



读客® 知识小说文库 058-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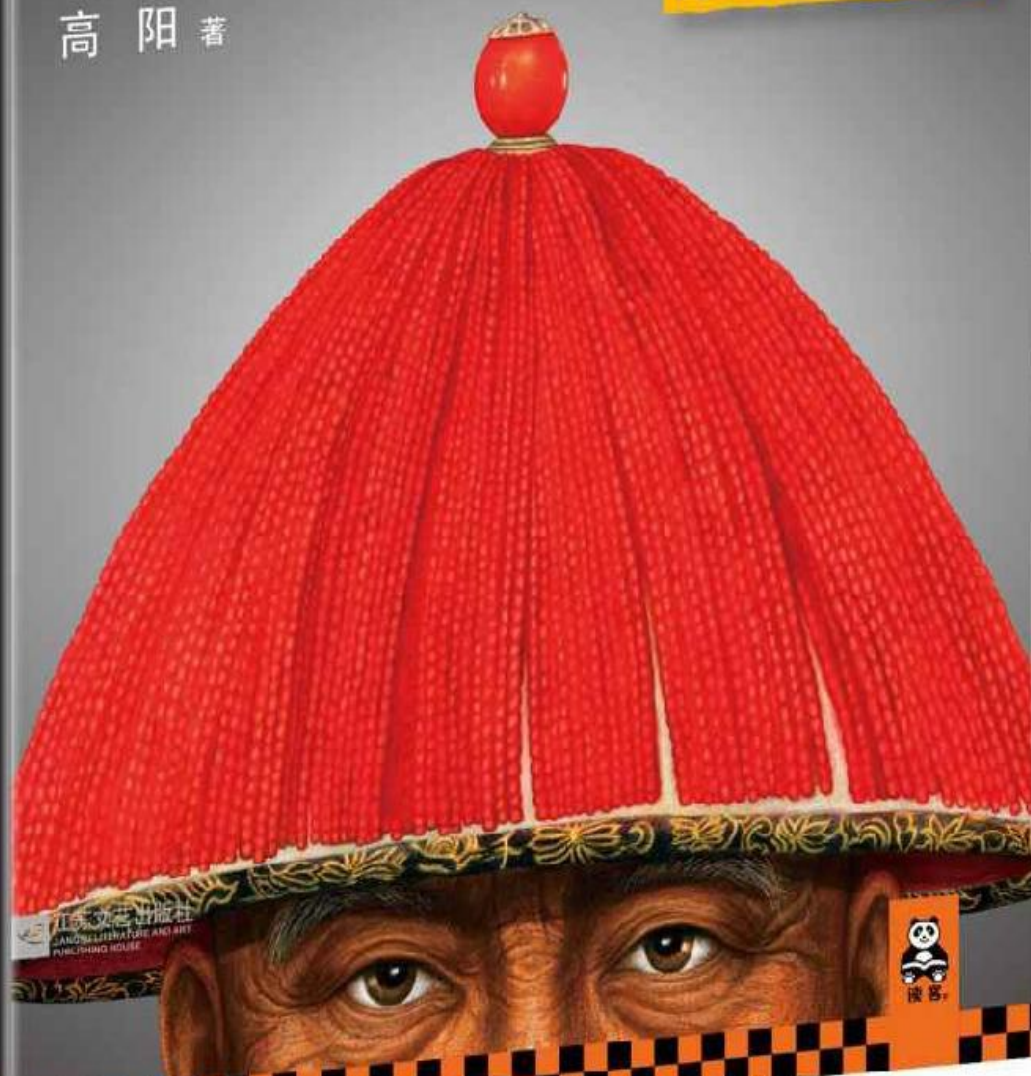
红顶商人

胡雪岩

珍藏版大全集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经商的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

长篇小说
高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读小说，学知识，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058-063

红顶商人

胡雪岩 珍藏版大全集

高阳 著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

[红顶商人胡雪岩2：信誉即生意](#)

[红顶商人胡雪岩3：人情是最重要的投资](#)

[红顶商人胡雪岩4：时局中的商机](#)

[红顶商人胡雪岩5：隐患埋于巅峰](#)

[红顶商人胡雪岩6：悲凉醒世大结局](#)

红顶商人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极高的暴利生存的安全边界；从珠的暴利权力的雷区所在。

胡雪岩

高阳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

[楔子](#)

[第一章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进京捐官](#)

[胡王结缘](#)

[漕运其事](#)

[椿寿之死](#)

[第二章 王有龄打通层层关节，起步官场](#)

[巧遇故知](#)

[进京捐官](#)

[返乡跑官](#)

[第三章 王有龄上任即遇大麻烦，胡雪岩谋划完美解决方案](#)

[胡王重逢](#)

[寻找卖主](#)

[结交漕帮](#)

[第四章 难倒百官的棘手事，胡雪岩火速办妥](#)

[风月场中](#)

[大功告成](#)

[妆阁密谈](#)

[第五章 公款过手做本钱，胡雪岩的融资之道](#)

[谒见藩司](#)

[筹开钱庄](#)

[第六章 靠山王有龄把官做实，胡雪岩把生意做活](#)

[委署知府](#)

[官运亨通](#)

[刑钱师爷](#)

[第七章 闲谈在他听来是商机，胡雪岩谋划开丝行](#)

[拟开丝行](#)

[多事姻缘](#)

[第八章 胡雪岩钱庄开张，向心腹亲授“官商之道”](#)

[钱庄开业](#)

[意外之喜](#)

[意外之财](#)

[春色满舟](#)

[第九章 上下打点，在湖州撞上一位最佳合伙人](#)

[结交郁四](#)

[收服世龙](#)

[第十章 时局动乱，押上全部身家的一次商业预判](#)

[乱世商机](#)

[推位让国](#)

[第十一章 王有龄仕途遭遇生死劫，胡雪岩巧妙化解](#)

[新城之乱](#)

[结交鹤翁](#)

成人之美

《红顶商人胡雪岩 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商人胡雪岩/高阳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99-4846-1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4877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书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著者 高阳

责任编辑 刘佳丁小卉

特约编辑 张福建 胡艳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331千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6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846-1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红顶商人胡雪岩

楔子

在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商业上的术语称为“帮”，北方是山西帮，南方是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是“钱庄”。

山西帮又分为祁、太、平三帮——祁县、太谷、平遥，而始创票号者，为平遥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家颜料铺，招牌叫做“日升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营业日盛，声誉日起，连四川都知道这块“金字招牌”，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等颜料，信用极好。

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不但麻烦，而且有风险。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由日升昌收银出票，凭票到指定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当然，汇兑要收汇费，名为“汇水”。汇水并无定额，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第一，路途的远近，远则贵，近则廉。第二，银根的松紧，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地方小则银根紧，如某处缺乏现金，而有待兑的汇票，则此时有客户交汇，正好济急，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

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种，最大的五十两，为了便于双手携捧，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即所谓“元宝”；而出于各省藩库的，称为“官宝”；其次是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称为“小元宝”，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最小的或三两、或五两，通称“银铤”；再就是碎银，轻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如江浙称为“元丝”，底凹上凸，以便叠置。但不管任何形状、大小，银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

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如果不是随身携带，

就得交镖局保送，费用大，麻烦多，走得慢，而且还有风险，万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镖局虽然照赔，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号一出，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号，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到咸丰初年，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因为江南的钱庄，为保护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号的成例，开办汇兑业务；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规模上，钱庄逊于票号而已。

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同时它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

这家钱庄的字号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

第一章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进京捐官

胡王结缘

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份，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像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丁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

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

“谢谢。不必破费。”

“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包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

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

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的茫然落寞。

“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

“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里来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吗？”

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

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像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

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绝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

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想要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办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

“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向原处，依旧不见小胡。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

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误不耽误。来，来，坐下来再说。”

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榭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

“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

“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

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

“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

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

“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

这里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

“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

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

“我叫雪轩。”

“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像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

“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

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子，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

“我不敢耽搁。把舍间略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钱行。”

“我一定来。”

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天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无处寻，只好再等。

天气热了，城隍山上品茶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走，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

漕运其事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到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账，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

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淤积，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了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¹一千艘，名为“三不像”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是“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之，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

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征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份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廒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多，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2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工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

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做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庾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漕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论如何要耽处分了！”

“谁耽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是耽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啰。”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词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绔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巇，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

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州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条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条支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份，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富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饌，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合，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殿》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

风，往东而去？

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

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

“尖丁”的身份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份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

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份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

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

这一问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份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

“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

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

“耽迟不耽错”这一说，凡是坐在太师椅上的，无不齐声附和。这些候补州县，没有一个不闹穷，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几年，始终没有补上一个缺，穷得只剩下一叠当票，好不容易才派上这一个押运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动，便好先支一笔公费安家。至于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通州，他们不必担心，迟延的处分落不到他们头上。

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

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你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

“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做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做主！”

“如果我说不走呢？”

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做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

“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

“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

“好，好，你们商量。”

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如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

谈来谈去，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去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

“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

间。”

“船上的漕粮有多少？”

“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

“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

“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

“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

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湖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

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

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

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复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

唯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不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

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

“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

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做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

“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了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

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

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合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另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

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

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唯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

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椿寿之死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

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飭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

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不要紧了。

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

“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勿贻误。懍之！”

“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

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

“请大人吩咐。”

“不，不！你有事你先说。”

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飭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

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

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衍期。”

“衍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抢着问道，“请贵司算与我听一听。”

“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

“最快什么时候？”

“总要到明年四月。”

“回空呢？”

“也要两个月。”

“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

“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

“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

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

“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

“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

“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像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

“没有不准之理。”

“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

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何桂清。

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赔个罪。

“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

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

椿寿的心越发地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

“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

说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

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夫加快，急急赶回衙门，

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

“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

“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得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漕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

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唯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何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

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走，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绝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关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椿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

门上一看，这不像话，赶紧赔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

“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

“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

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候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出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员，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

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复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动，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瞢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不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绌，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

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亏，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资，到京师活动。当然，像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份，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走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这道密谕照例

不发“邸抄”，被查的省份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较轻，仪表清俊，吐属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段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何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

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粒定心丸。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

第二章 王有龄打通层层关节，起步官场

巧遇故知

就在同一天，王有龄到了北通州。他从杭州动身，坐乌篷船到苏州，然后换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丰北决口，舍舟换车，却又舍不得多花盘缠，一路托客店代找便车、便船，花费固然省得多，时间却虚掷了，以至于走了几乎半年，才到北通州。

这里是个水陆大码头，仓场侍郎驻扎在此，当地靠漕船、廩仓为生的，不知其数。这时正是南漕云集、漕米入仓的旺季。漕帮与“花户”⁴，有各种公务私事接头。漕丁所带的私货，也要运上岸来销售，因此茶坊酒肆、客店浴池，到处都是客满。王有龄雇了个脚夫，挑着一担行李，连投数处客店，找不到下榻之处。

最后到了西关一家“兴发店”，看门口的闲人车马还不多，王有龄心想：这一处差不多了。几次碰壁的经验，让他学了个乖：跟柜上好言商量，反而易于见拒。不如拿出官派来，反倒可以把买卖人唬倒。

于是，他把身上那件马褂扯一扯平，从怀中取出来一副茶晶大墨镜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他不等他开口，先就大模大样地吩咐：“给找一间清静的屋子。”

伙计陪着笑先请教：“你老贵姓？”

“王。”

“喔，想是从南边来？”

“嗯。”王有龄答道，“我上京到吏部公干。”

那伙计对这些候补官儿见得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便改了称呼：“王老爷！”然后踌躇着说：“屋子倒是还有两间，不敢让王老爷住！”

“为什么？”

“知州衙门派人来定下了。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的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的空房，全给包了。实在对不起，王老爷再找一家看看。”说着又请了个安，连声道，“王老爷包涵。”

看他这副神情，王有龄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依然只好软商量：“我已经走了好几家，务必托你想办法，给腾一间屋子。我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

只住一宿，便好说话，伙计答应跟柜上去商量。

柜上最头痛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儿不大，官架子大，动辄“混账王八蛋”地骂，伙计回句嘴就得挨打，伺候得稍欠周到便要闹事。他们以“千总”、“把总”的职称，给总督、巡抚当“戈什哈”还不够格的官儿，敢于如此蛮横无理，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帮”在撑腰。漕帮暗中还有组织，异常隐秘，局外的“空子”无从窥其堂奥，所知道的就是极其团结，一声喊“打”，个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至于闹出事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呼叱立办，客店里是无论如何斗不过他们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干脆往官府一推，倒省了多少麻烦。

但王有龄不同，虽然也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不像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他也不像习于行旅，相当难缠的“老油子”，因而答应容留，但有一句话要声明在先。

“王老爷！”那伙计说，“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晨到，可保不定，倘或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有地方住，不过——嘿嘿，那时候，只好跟我们一起在大炕上挤一挤了。”

“行，行！”疲累不堪的王有龄心满意足，满口应承，“只需有地方睡就行了。”

于是伙计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开发了脚夫，把行李拿到屋内。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就跟他搭话，问问来踪去迹。等他洗完脸喝茶休息的时候，拿来一盏油灯，顺便问他晚饭怎么吃。

到了通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醺醺然在回忆与胡雪岩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掀，随即有人问道：“老

爷！听个曲儿吧？”

说话的声音倒还脆，王有龄抬眼一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擦了一脸的粉，梳得高高的一个“喜鹊尾巴”，叮铃当啷插着些银钗小金铃的。绿袄黑裤，下面穿一双粽子大的绣花红鞋。重新再看到她脸上，皮肤黑一些，那眼睛却顾盼之间，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酒意，醉眼又是灯下，看过去便是十足的美人了。

这北道上的勾当他也领教过几次，便招一招手说：“过来！”

那妇人嫣然一笑，向她身后的老妇摆一摆手，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请个安问道：“老爷贵姓啊？”

“我姓王。”王有龄问她，“你呢？”

“小名儿叫金翠。”

“金翠！嗯，嗯！”他把她从头到脚，又细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表示满意。

“王老爷，就是一个人？”

“对了，一个人。”王有龄又说，“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

于是金翠又飞了个媚眼，用她那有些发腻的声音说道：“多谢王老爷，您老可别忘了，千万叫刘四招呼我啊！”

“不会，不会！”

金翠掀着帘子走了。王有龄依然喝他的酒，于是浅斟低酌，越发慢了。

就这样一面喝，一面等，刘四却老是不露面，反倒又来了些游娼兜搭。因为心有所属，他对那些野草闲花，懒得一顾，且有厌烦之感，便亲自走出屋去，大声喊道：“刘四，刘四！”

刘四还在前院，听得呼唤，赶紧奔了来伺候，他只当王有龄催促饭食，所以一进来先道歉，说今天旅客特别多，厨下忙不过来，建议王有龄再来四两白干：“您老慢慢喝着。”他诡秘地笑道，“回头我替您老找个乐子。”

“什么乐子？”王有龄明知故问地。

“这会儿还早，您老别忙。等二更过后，没有人来，这间屋就归您老住了。我找个人来，包管您老称心如意。”刘四又说，“我找的这个人，是她们这一行的顶儿、尖儿，名叫金翠。”

王有龄笑了，“再拿酒来！”他大声吩咐。

喝酒喝到二更天，吃了两张饼，刘四收拾残肴，又沏上一壶茶来，接着便听见帘钩一响，金翠不期而至了。

“好好伺候！”刘四向她叮嘱了这一句，退身出去，顺手把房门带上。

金翠便斟了一碗茶，还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擦一擦碗口的茶渍，才双手捧到王有龄面前。

虽是北地胭脂，举止倒还温柔文静，王有龄越发有好感，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

金翠略有些忸怩地笑着：“问这个干吗？”

“怎么有忌讳？”

“倒不是有忌讳。”金翠答道，“说了实话，怕您老嫌我，不说实话，我又不肯骗你。”

“我嫌你什么？”王有龄很认真地说，“我不嫌！”

金翠那双灵活的眼珠，在他脸上绕了一下，低下头去，把眼帘垂了下来，只见长长的睫毛不住跳动。这未免有情的神态，足慰一路星霜，王有龄决定明天再在这里住一天。

一夜缱绻，加以旅途辛劳，他第二天睡得十分酣适。中间醒了一次，从枕头下掏出一个银壳表来看了看，将近午时，虽已不早，但有心与金翠再续前缘，便无须亟亟，翻个身依旧蒙头大睡。这一睡睡不多时，为窗外的争吵声所惊醒，听出一个是刘四，正低声下气地在赔罪，说原知屋子早已定下，不能更赁与别的旅客，“不过，这位王老爷连找了几家都不行，看样子还带着病，出门哪里不行方便？总爷，你别生气，请稍坐一坐，喝碗茶，我马上给你腾。”

王有龄一听，原来是为了自己占了别人的屋子，这不好让刘四为难，急忙一翻身坐了起来，披衣下床。

他一面拔门开门，一面向外大声招呼：“刘四，你不必跟客人争执，我让就是了。”

等开出门来，只见院子里与刘四站在一起的那个人，约有五十上下年纪，穿着簇新灰布面的老羊皮的袍子，头上戴着小帽，脚下却穿一双“抓地虎”的快靴，一下子倒认不准他的身份。

“王老爷，对不起，对不起！”刘四指着那人说，“这位是钦差大人身边的杨二爷。您老这间屋子，就分派给杨二爷住。我另外想办法替您找，您老委屈，请收拾行李吧！”

“喔！”王有龄向那姓杨的点点头，作为招呼，又说，“你是正主儿，请进来坐吧！”

“不要紧，不要紧。”姓杨的也很客气了，“王老爷你慢慢儿来！”

开出口来是云南乡音。喉音特重的云南话，本就能予人以纯挚的感觉，王有龄又从小在云南住过，所以入耳更觉亲切，随即含笑问道：“你家哪里，昆明？”

他这一句也是云南话，字虽咬得不太准，韵味却足。姓杨的顿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王老爷，你家也是云南人？”

“我生在云南。也攀得上是乡亲。”

“那好得很。”姓杨的大声说道，“王老爷，你老不要麻烦了。你还住在这里好了。”

“这怎么好意思。来，来，请进来坐。”

“是！”姓杨的很诚恳地答道，“自己人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事要去办，顺便再找间屋子住。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叙叙乡情。很快，要不了一个时辰。”

“好，好！我等你。”

两人连连拱手，互道“回见”。王有龄回到屋里坐下来，定定神回想，觉得此番遭遇十分可喜，除了客中的人情温暖以外，他另有一番打算——钦差的跟班，京里情形自然很熟。此番到吏部打点，正愁着两眼漆黑，不知门径，现在找到个人可以指点，岂不甚妙？

一想到此，精神抖擞，刚站起身要喊人，只见刘四领着小伙计，把脸水热茶都已捧来了，他笑嘻嘻地说：“王老爷，您老的运气真不坏，这一趟上京，一定万事如意。”

“好说，好说！”王有龄十分高兴，“刘四，回头杨二爷要看看我，我想留他便饭，你给提调一下子，不必太讲究，可也别太寒酸！”

“我知道！您老放心。全交给我了，包管您又便宜，又中吃。”

过不到一个时辰，姓杨的果然应约而至，手里拎着一包东西。王有龄从窗户里远远望见，顿被提醒，赶紧開箱子随便抓了些土产，放在桌上，然后掀帘子出去。

“公干完了？”他问。

“噯！”姓杨的答道，“交给他们办去了。”

进屋坐定，彼此重新请教姓名，姓杨的叫杨承福。王有龄管他叫“杨二哥”，他十分高兴，接着便把带来的一个包裹解开。

王有龄机警，抢先把自己预备下的礼物取了来，是一盒两把水磨竹骨的折扇，杭州城内名闻遐迩的“舒莲记”所制，一大包“宓大昌”的皮丝烟，这个字号，也是北方官宦人家连深闺内都知道的。

“杨二哥，不腆之仪，也算是个见面礼儿！”王有龄笑道，“不过，冬天送扇子，好像不大合时宜。”

“老弟台！”杨承福一把接着他的手，不让他把东西放下来，“你听我说一句，是一句自己弟兄的老实话，你可不能生我的气。”

“那叫什么话？杨二哥你尽管说。”

“你这些土仪，我也知道，名为‘四杭’，不过，你送给我是糟蹋了！水烟，我装给我们大人吃，自己吃旱烟；扇子，你哪里看见过我这种人，弄把折扇在手里摇啊摇的，冒充大人先生？你留着，到京里送别人，也是一份人情。再说一句你听。”杨承福似乎有些碍口，但停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我跟我们大人到了南边，这些东西有的是。老弟台，凡事总要有个打算，你到北方来，没有南边的东西送人。我往南边走，你又拿那里的东西送我，你想，这是什么算盘？”

话中带些做兄长开导的意味，王有龄再要客气，便似见外。“这一说，变成我假客气了！”他说。

“本来不用客气。”

杨承福一面说，一面已把他的包裹解了开来。他不收王有龄的礼，自己有所馈赠却有一番说辞——他送的是家备的良药，紫金锭、诸葛行军散，还有种金色而形状像耗子屎似的东西，即名为“老鼠屎”，这些药与众不同，出自大内“御药房”特制，选料名贵，为市面上所买不到。而他家“大人”因为太监来打秋风，送得很多，特意包了些来相送，惠而不费，备而不用，王有龄将来回南，拿这送人，最妙不过。

这是体贴诚恳的老实话，王有龄相当感动。等刘四送来四个凉碟，一个火锅，杨承福便老实叨扰了他的。新知把酒，互道行踪。

做主人的觉得初次见面，虽有一见如故之感，但请托帮忙的话，在此时来说，还是交浅言深，所以除了直陈此次北上，想加捐个“州县班子”以外，对于家世不肯多谈。

那杨承福听说他是个捐班的盐大使，大小是个官儿，自己的身份便觉不配，略有些忸怩地说：“这一说，我太放肆了！”

“怎样？”

“实不相瞒，我不过是个‘底下人’，哪里能跟你兄弟相称！”

“笑话！”王有龄说，“我没有这些世俗之见。”

杨承福把杯沉吟，似乎有些不知何以自处，也像是别有心事在盘算，过了好半晌，突然放下杯子说：“这样，我替你出个主意。我先问你，你这趟带着多少钱？”

这话问得突兀，王有龄记起“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行旅格言，有些踌躇，既而自责，别人如此诚恳，自己怎么反倒起了小人之心？所以老实答道：“不到五百两银子。”

杨承福点点头：“加捐个‘州县班子’，勉强也够了。不过要想缺分好，还得另想办法。”

“原要求杨二哥照应。”

“不敢当，不敢当。”杨承福接谈正文，“捐班的名堂极多，不是内行哪里弄得清楚？吏部‘文选司’的那些书办，吃人不吐骨头，你可曾先打听过的？”

“上京之前，在杭州也请教过内行，我想另外捐个‘本班尽先’的‘花样’，得缺可以快些。”

“这个‘花样’的价钱不轻。”当然，多少候补州县，“辕门听鼓”，吃尽当光，等到须眉皆白还未署过一任实缺的也多是。王有龄以正八品的盐大使，加捐为正七品的知县，一到省遇有县缺，尽先补用，这样如意的算盘，代价自然不会低。杨承福便替他打算，“不必这么办。你要晓得，做官总以寻靠山最要紧，哪怕你在吏部花足了钱，是‘本班尽先’的花样，一到省里，如果没有人替你讲话，有缺出来，照样轮不到你。”

“咦？”王有龄倒奇怪了，“难道藩台可以不顾部定的章程？”

“章程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一回事，藩台可以寻个说法，把你刷掉，譬如说，有个县的县官出缺了，他可以说，该县文风素盛，不是学问优长的科甲出身，不能胜任，这样就把捐班打下来了。倒过来也是一样，说该县地要事繁，非谙于吏治的干才不可，这意思就是说，科甲出身的，总不免书呆子的味道。你想想看，是这话不是？”

王有龄把他的话细细体味了一遍，恍然有悟，欣然敬一杯酒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所以我劝你不必加捐‘本班尽先’，一样也可以得好缺。”

世上有这样的妙事！王有龄离座而起，一揖到地：“杨二哥，小弟的前程，都在你身上了。若有寸进，不敢相忘。”

“好说，好说！”杨承福急忙跳起身来，拉住了他的手，“你请坐。听我告诉你。”

杨承福为王有龄谋，与其花大价钱捐“本班尽先”，不如省些捐个“指省分发”——州县分发省分，抽签决定，各凭运气，“指省分发”便可有所趋避，杨承福要他报捐时指明分发江苏。

“我们大人是江苏学政，身份与江苏巡抚、江宁将军并行，连两江总督也要买账。你分发到了江苏，我替你跟我们大人说一说，巡抚或者藩台那里关照一声，不出三个月，包你‘挂牌’署缺，缺分好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运气了。”

这真是天外飞来奇遇！王有龄笑得合不拢口，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在想，他家“大人”不知叫什么名字，想问出口来，又觉不妥。说了半天，连江苏学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岂非笑话。

杨承福还怕他不相信，特别又加了一句：“我们大人最肯照应同乡，你算半个云南人，再有我从中说话，事情一定成功。”

酒到微醺，谈兴愈豪，杨承福虽是“底下人”的身份，却不是那干粗活的杂役，一样知书识字，能替主人招待宾客，接头公事，所以对京里官场的动态十分熟悉。但是他的朋友都是些粗人，不是他谈论的对手，此刻遇见王有龄，谈科甲、谈功名、谈那些大官的出身交游，他不但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杨承福非常痛快，越觉得酒逢知己，人生难得。

“我们大人的人缘最好。在同年当中，年纪轻，有才气，人又漂亮，所以同年都肯照应他。‘散馆’⁵以后，不过十年的功夫，就当到侍郎。如果不是四年前老太爷故世，丁忧⁶闲了两年多，现在一定升尚书了。”

听到“散馆”两个字，便知是个翰林，王有龄问道：“你家大人是哪一科？”

“道光十五年乙未。这一榜是‘龙虎榜’，现在顶顶红了。”杨承福兴高采烈地说，“我家大人是二甲四十九名，点了翰林。第五十名就是大军机彭大人，他不曾点翰林，不过官运是他顶好，现在红得很，军机处里一把抓。”

这话似乎不能相信。王有龄也知道，军机大臣要讲资格，彭蕴章就算飞黄腾达，异乎常人，在军机上也是后进，怎么会“一把抓”呢？

“这我倒要请教了，”他说，“大军机不是有好几位吗？”

“不错，有好几位。不过前面的几位现在都不管事。资格最老的是赛尚阿赛大人，派到广西打‘长毛’，吃了败仗，革职了。还有位何汝霖何大人，身子不好，告了病假，剩下就是祁隽藻祁大人，那是老资格，精神也不大好，而且郑亲王家的那个老六——御前大臣肃顺，专门与他作对，灰心得很，越发不愿管事。这一来，就轮着彭大人，以下也还有两三位，科名上说是老前辈，不过进军机在后，凡事总要退让一步，听彭大人做主。”

“怪不得！有这么硬的靠山。你家大人升尚书，那是看得见的事了。”王有龄又问，“丁忧服满起复，仍旧是兵部侍郎？”

“调了。调户部，‘兼管钱法堂’，好差使！不是自己人照应，哪里轮得到。”

说来说去，到底叫什么名字呢？王有龄心里痒痒的，但越说越不宜开口动问。等饭罢订了后约，杨承福刚刚告辞，王有龄跟着也上了街。

他上街是要去买一部书。这部书在通都大邑都有得卖，京城里琉璃厂荣宝斋刻印的《爵秩全览》。王有龄买了两本，一本是今年，咸丰壬子年夏季的；一本是秋季的，翻到

户部这一栏一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汉缺的户部尚书和侍郎是孙瑞珍、王庆云、何桂清。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

“奇怪啊，是这个何桂清吗？”王有龄喃喃自问，“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有听说过有‘根云’这个别号。到底是不是他呢？”

王有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但也乱得厉害。他急需找个清静地方去好好想一想。

回到客店，王有龄关门躺在炕上，细思往事。有了几分酒意，兼以骤遇意想不到的情形，脑中乱得厉害，好久，才从一团乱丝中抽出一个头绪。

这个头绪从他随父初到云南时开始。王有龄的父亲单名燮，字梅林，家贫力学，很受人尊敬，嘉庆二十三年中了福建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悉索敝赋凑了一笔盘缠，到北京去会试，房官已经荐了他的卷子，主司不取。贫士落第，境况凄凉，幸好原任福建巡抚颜检已调升直隶总督，他本来就看重王燮，便把他招入幕府，这原是极好的一个机会，一面有束修收入可以养家，一面就近再等下一科的会试，免了一番长途跋涉，不必再为筹措旅费仰屋兴嗟。

不想到了道光三年，王燮的曾祖母故世，奔丧回籍。会试三年一科，连番耽误，已入中年，就算中了进士，榜下即用，也不过当六部的司官或者州县，那何不就了“大挑”一途？

“大挑”是专为年长家贫，而阅历已深的举人所想出来的一条路子。钦命王公大臣挑选，第一要仪表出众，第二要言语便给。王燮这两项都够条件，加以笔下来得，而且当过督署的幕府，公事熟悉，更不待言，因此而中“一等”，分发云南。

王燮携眷到了云南，随即奉委署理曲靖府同知，迁转各县，最后调署首县昆明。有一天从外面回衙，轿子抬入大门，听见门房里有人在读书，声音极其清朗，念得抑扬顿挫，把文章中的精义都念了出来，不由得大为欣赏。

回到上房，他便问听差：“门房里在念书的少年是谁啊？”

“是‘门稿’老何的儿子。”

“噢，念得好啊！找来我看看。”

于是把老何的儿子去找了来，王燮看他才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气度安详，竟是累世清贵的书香子弟。再细看一看，骨骼清奇，是一副早达的贵相，越发惊奇。

“你叫什么名字？”

“回老爷的话，叫何桂清。丹桂的桂，清秘的清。”

这一开口竟似点翰林入“清秘堂”的征兆，王燮便问：“开笔做文章了没有？”

何桂清略有些忸怩了，“没有人指点。”他说，“还摸不着门径。”

“拿你的窗课来我看。”

何桂清已把窗课带了来，薄薄竹纸订的两个本子，双手捧了上去。王燮打开一看，不但已经开笔做文章，而且除了八股文以外，还有诗词，肚子里颇有些货色，一笔字也写得不坏。

王燮是苦学出身，深知贫士的辛酸，一看何桂清的情形，顿起怜才之念，于是吩咐：“这样吧，从明天起，你跟大少爷一起念书好了。”

大少爷就是王有龄。何桂清从此便成了他的书僮兼同窗。

这个何桂清可就是杨承福的主人？王有龄要解答的，就是这个疑问。

他懊悔没有问清杨承福的住处，此刻无从访晤。转念一想，就是知道他的住处，也不能贸然跑了去，率直动问。如果是那个何桂清，可能他的家世是瞒着人的，一下揭了人家的痛疮疤，旧雨变作新仇，何苦？倘或不是，杨承福一定以为自己有痰疾，神智不清，怎还肯在他主人面前竭力保荐援引？

这样一想，便仍旧只有从回忆中去研究了。他记得何桂清是个很自负的人，也很重感情，在一起念书时，常常暗中帮自己做功课。他喜欢发议论，看法与常人不同，有时很高超，有时也很荒谬，但不论如何，夜雨联床听他上下古今闲聊，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太久，王有龄的母亲在昆明病歿。他万里迢迢，扶柩归乡，从此再没有跟何桂清见过。而且也不曾听他父亲谈过，事实上他们父子从云南分手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王有龄记得何桂清比自己只大一两岁，如何能在十几年前就点了翰林？而且他也不是云南人，不可能在云南应乡试。看起来，这位户部侍郎放江苏学政的何桂清与自己的同窗旧交何桂清，不过姓名巧合而已。

可是，为何又都在云南？一巧不能再巧！听杨承福说他上人，少年早发，“有才气，人又漂亮”，这些又都像是自己所识的何桂清。

疑云越来越深，渴求澄清的心情也越来越重，好不容易盼到天黑，杨承福应约而至，依然是四碟一火锅，对坐小酌。

“下午总算办了一件大事。”杨承福说，“把船都雇好了。”

“喔！”王有龄问到何桂清，这次不再用“你家大人”的笼统称呼了，“何大人什么时候到？”

“总在明天午间。”

“一到就下船吗？”

“哪里，起码有三四天耽搁。你想，通州有多少官儿要巴结我家大人？别的不说，通水道、仓场侍郎的两顿饯行酒，是不能不吃的，这就是两天去掉了。”

“那么——”王有龄很谨慎地问，“我能不能见一见何大人？”

杨承福想了想说：“索性这样，明天上午你早些到行辕来，等我家大人一到，你在门口‘站’个‘班’，我随即把你的‘手本’递了上去。看他怎么吩咐？”

“好极了。我遵办。”

“还有句话，我家大人自己年纪轻，人漂亮，所以看人也讲究仪表，你的袍褂带来了没有？”

这倒提醒了王有龄，他是五月里动身的，临时赶做了一套夏天的袍褂，冬天却还没有。

听他老实相告，杨承福便说：“亏得问一声。现做是来不及了，买现成的也未见得没有。好在你身材中等，我替你借一套来。”

杨承福非常热心，亲自去替他借了一件簇新的蓝绸棉袍，一件狐皮出锋，玄色贡缎的褂子，一顶暖帽。王有龄開箱子把八品顶戴的金顶子，以及绣着一只小小的鹌鹑的“补子”都拿了出来，配置停当。看看脚下那双靴子，已经破了两个洞，便又叫刘四去买了双新靴子，一面在客店门口的“剃头挑子”上剃了头、刮了脸。回到屋里，急急地又剔亮油

灯写手本，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特别用小字注明“字雪轩，一字英九”。这样，如果杨承福的主人，真的是当年同窗兼书僮的何桂清，便绝不会想不起他这个“王有龄”是何许人。

第二天一早，收拾整齐，揽镜自照，果然“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穿上这身借来的新袍褂，自觉气宇轩昂，派头十足，心里一高兴，精神越觉爽健，叫刘四雇了乘车，一直来到杨承福所说的“行辕”——西门一座道观的精舍。

“你来得早！”杨承福说，“总要午间才能到。且坐了吃茶。”

这时王有龄想起一件事，回头把手本递了上去，说不定就有石破天惊的奇遇出现，到那时杨承福不知自己的苦心，一定会在心里骂：“这小子真会装蒜，枉为待他那么好，居然事先一点口风都不露，太不懂交情了！”但是，要实说固然不可，就露一点根由，也是不妥。想来想去，只有含含糊糊先安一个伏笔，等事后再作解释。

于是他把杨承福拉到一边，悄悄说道：“杨二哥，等下如果何大人接见，说不定有些花样，让你意想不到。”

“什么花样？”杨承福有些紧张，“你不是要上什么‘条陈’吧？”

“不是，不是！”他拱拱手答道，“你请放心，倘有花样，绝不是闯什么祸。”

“那好。我想你也不会害我。”

“哪里话！”王有龄异常不安，“杨二哥待我的这番盛情，报答不尽，我怎能替你找麻烦惹祸？”

杨承福点点头，还想问下去，只见一名差官装束的汉子，一骑快马，飞奔到门，看样子是何大人的前站，杨承福便慌忙迎了出去。

不错！消息来了，何桂清已经到了通州，正在“接官厅”与迎候的官员应酬，马上就要到“行辕”了。

王有龄心里有些发慌，果真是当年的何桂清，相见之下，身份如云泥之判，见了面该怎么称呼，说些什么才得体？竟茫然不知所措。那乱糟糟夹杂着畏惧与兴奋的心情，他记得只有在做新郎官的那一刻有过。

幸好，鸣锣喝道的八抬大轿，一直抬进“行辕”大门。王有龄只“站班”，不报名。

轿帘不曾打开，轿中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候补盐大使在“伺候”，在别人是劳而无功，在他却是如释重负，舒口气依旧到门房里去坐着。

凳子都没坐热，忽听得里面递相传呼：“请王老爷！”“请王老爷！”王有龄一听，心又跳了，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候，杨承福比什么人都跑得快，到了王有龄面前，把他一拉拉到僻处，不断眨着眼，显得惊异莫名地问道：“王老爷，你与我家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二哥——”

“王老爷！”杨承福大声打断，跟着请了个安，站起身来说，“你老千万不能如此称呼！让我家大人知道了，一定生气，非把我打发回云南不可。”

“那么叫你什么呢？老杨？”

“是。王老爷如果不肯叫我名字，就叫老杨也可以。”

“老杨，我先问你，你家大人看了我的手本怎么说？”

“他很高兴，说：‘此是故人。快请！快请！’”

这一下，王有龄也很高兴了，“不错。”他顺口答道，“我们是世交。多年不见，只怕名同人不同，所以一时不敢跟你说破。”

“怪不得！”杨承福的疑团算是打破了，“快请进去吧！”

说着，哈一哈腰，伸手肃客，然后在前引路，把王有龄带到一个小院子里。

这个小院子原是这里的老道习静之所，花木掩映中，一排三间平房，正中门楣上悬着块小小的匾，上书“鹤轩”二字。未进鹤轩，先有听差高唱通报：“王老爷到！”

接着棉门帘一掀，踏出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面白如玉，戴一顶珊瑚结子的黑缎小帽，穿一件半旧的青灰缎面的薄棉袍，极挺括的扎脚裤，白布袜，黑缎鞋，丰神潇洒，从头到脚都是家世清华的贵公子派头，怎么样也看不出是现任的二品大员。

骤看之下，王有龄倒有些不敢相认，反是何桂清先开口：“雪轩，一别二十年，想不到在这里重逢！”

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所不同的是，当初叫“少爷”，现在叫“雪轩”。这提醒了王有龄，身份真个判如云泥了！他不能再叫他“小清”，甚至也不能叫他“根云”，他还是从《爵秩全览》中发现他有了一个别号，“做此官行此礼”，少不得要叫他一声“何大人”！

“何大人！”王有龄一面叫，一面请了个安。

这时何桂清才有些局促，“不敢当，不敢当！”他亲手来扶“故人”，同时回头问杨承福，“王老爷可曾带跟班？”

问跟班实在是问衣包，如果带了跟班，那么一定知道主人必会请客人便衣相见，预先带着衣包好更换。杨承福懂得他的意思，很快地答道：“王老爷在客边，不曾带人来。”

“那快伺候王老爷换衣服！”何桂清说，“看我那件新做的皮袍子，合不合身？”

“是。”杨承福转脸向王有龄说，“王老爷请随我来。”

他把他引入东面一间客室，放下帘子走了出去。王有龄打量了一下，只见四壁字画都落着“根云”的款，虽是过境稍作勾留，依然有过一番布置。何桂清的派头还真不小！二十年的工夫，真正是脱胎换骨了。

正在感慨万端时，杨承福已取了他主人的一件新皮袍，一件八成新的“卧龙袋”，来伺候王有龄更换。不过一天的工夫，由初交而成好友，由好友又变为身份绝不相类，相当于“老爷与听差”的关系，仅是这一番小小的人事沧桑，已令人感到世事万端，奇妙莫测，足够寻味了。

“王老爷！”杨承福说，“这一身衣服很合适，回头你老就穿了回去。这套袍褂，我正好送去还人家，也省了一番手脚。”

“真正承情之至！”王有龄握着他的手，心头所感到的温暖，比那件号称为“萝卜丝”的新羊裘为他身上所带来的温暖更多，“老杨，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感激你。”

“言重，言重！人生都是一个‘缘’。”杨承福取过一面镜子来，“王老爷你照照看。昨日今朝大不同了。”

王有龄从镜子里发现自己比穿着官服，又换了副样子——春风满面，喜气洋洋，如果留上两撇八字胡子，就是面团团富家翁的福相了。

照了一会儿镜子，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开心，却笑得无端，杨承福不免诧异。

“老杨！你说人生是个‘缘’字，我说人生如戏。你看，”他指指身上，又指指刚折叠好的那套官服，“这些不都是‘行头’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有‘缘’才生出许多‘戏’来。人生偶合，各凭机缘，其中没有道理好说。”

“王老爷的话不错。请吧！我们大人在等，你老好好把这出‘戏’唱下来！”

“说得是。”王有龄深深点头。

心中存着个“唱戏”的念头，便没有什么忸怩和为难的感觉了。踱着方步，由杨承福领到西面何桂清的屋子里，进门一揖，从容说道：“多谢何大人厚赐。真是‘解衣衣我’，感何可言！”

何桂清没有想到他是如此老练深沉，相当惊异，同时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一直在担心，怕王有龄在底下人面前泄了他的底细，照现在这样子看，是绝不会有的事。

“暖，你太客气了！你我何分彼此？”何桂清也很厚道，一上来就表明了不忘旧情的本心，“请炕上来坐，比较舒服些。”

炕几上已摆了八个高脚盆子，装着茶点水果，炕前一个雪白铜的火盆，发出哗哗剥剥煤炭的轻响。王有龄觉得这样的气氛，正宜于细谈叙旧，便欣然在下首落座。何桂清还要让他上坐，他一定不肯，也就算了。

当杨承福端来了盖碗茶，做主人的吩咐：“有客一概挡驾。王老爷是我从小的‘弟兄’，二十年不见，我们要好好谈谈，叫他们不必在外面伺候。”

“是！”杨承福又说，“请大人的示，晚上有饭局。”

“我知道，回头再说。”

等底下人一回避，室中主客单独相处，反有不知从何说起之苦。而且何桂清也还有些窘态。王有龄一看这情形，只好口不择言地说了句：“二十年不见，想不到大人竟直上青云，‘同学少年真不贱’！可喜可贺。”

话是不甚得体，但总算开了个头，何桂清紧接着摇摇手说：“雪轩！我们的称呼要改一改，在场面上，朝廷体制所关，不得不用官称，私底下你叫我‘根云’好了。”

“是。”王有龄坦然接受他的建议，“我倒还不知道你这个大号的由来。”

“是我自己取的。‘根云’者‘根基于云南’，永不忘本耳。”

原来如此！王有龄心想：照他的解释，无非特意挂一块“云南人”的幌子，照此看来，他可能是“冒籍”中的举。这也不去管他，反正能“不忘本”总是好的。

“我也听说，老太爷故世了。”何桂清又说，“其时亦正逢先君弃养，同在苦次，照礼不通吊问。”

他的所谓“先君”，王有龄从前管他叫“老何”。现在当然也要改口了：“我也失礼，竟不知老太爷下世。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中举、点翰林。不然——”

不然早就通音问了。王有龄不曾说出这句话来，何桂清心里却明白：他已听杨承福略略提过，知道他此行是为了上京加捐，看境况似乎并不怎么好，随即问道：“这几年一直在浙江？”

“是的。”王有龄答道，“那年在京里与先父见面，因为回福建乡试，路途遥远，当时报捐了一个盐大使，分发到浙江候补，一直住在杭州。”

“混得怎么样呢？”

“唉！一言难尽。”王有龄欲言又止地。

“从小的弟兄，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

王有龄是年轻好面子，不好意思把窘况说与旧日的“书僮”听，此时受了何桂清的鼓励，同时又想到“人生如戏”，便觉无所碍口了。

“这一次我有两大奇遇，一奇是遇着你；一奇是遇着个极慷慨的朋友。旧雨新知，遇合不凡，是我平生一大快事。”

于是王有龄把胡雪岩赠金的经过说了一遍。何桂清极有兴味地倾听着，等他说完，欣然笑道：“我也应该感谢这位胡君，若非他慷慨援手，你就不会北上，我们也就无从在客途重逢了。”

“是啊！看来今年是我脱运交运的一年。”

正说到这里，杨承福在窗外大声说道：“跟大人回话，通永道衙门派人来请大人赴

席。”

“好，我知道了。”停了一下，何桂清又说，“你进来。”

等杨承福到了跟前，何桂清吩咐他替王有龄备饭，又叫到客店去结账，把行李取了出来。王有龄不做一声，任他安排。

于是王有龄吃了一顿北上以来最舒服的饭。昨天还是同桌劝酬、称兄道弟的杨承福，这时侍立在旁，执礼极恭。要说有使得他感到不舒服的地方，那就是这一点歉疚不安了。

饭后，杨承福为他到客店去取行李，王有龄便歪在炕上打盹。一觉醒来，钟打三下，恰好何桂清回到行馆，煮茗清谈，重拾中断的话头。

说到“交运脱运”，何桂清要细问王有龄的打算。他很老实地把杨承福的策划说了出来，自己却不曾提什么要求，因为他认为这是不需要的，何桂清自会有所安排。

“捐一个‘指省分发’是一定要的，不过不必指明在江苏。”

“那么，在哪一省呢？”

何桂清沉吟了一下忽然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浙江出了一件大案？”话刚出口，随又用自己省悟的语气紧接着说，“喔，你当然不知道，这件案子发生还不久，外面的消息没有那么快！这也暂且不提。浙江的巡抚半年前换了人，你总该知道？”

“是的。是黄抚台。”

“黄寿臣是我的同年，现在圣眷正隆，不过——”何桂清略停一停说，“你还是回浙江。”

语意暧昧不明，王有龄有些摸不着头脑，定神想了一下，此一刻是机会、是关键，不可轻易放过，无论如何跟着何桂清在一起，缓急可恃，总比分发到别省来得好！

打定了这个主意，他使用反衬的笔法，逼进一步：“如果你不愿意我到江苏，那么我就回浙江。”

“你误会了！”何桂清很快地接口，“我岂有不愿意你到江苏的道理？老实说，我没有少年的朋友，有时觉得很寂寞，巴不得能有你在一起，朝夕闲话，也是一乐。我让你回浙江，是为你打算。”

“这我倒真是误会了。”王有龄笑道，“不过，如何是为我打算？乞闻其详。”

“江苏巡抚杨文定我不熟，而且比我早一科，算是前辈，说话不便，就算买我的账，也不会有好缺给你。到浙江就不同了。黄寿臣这个人，说句老实话，十分刻薄，但有我的信，对你就会大不相同。”

“是！”王有龄将信将疑地答应着。

“索性跟你明说了吧，省得你不放心。不过，”何桂清看了看窗外说，“关防严密，你千万不可泄漏出去。”

“当然，当然。”

“黄寿臣是靠我们乙未同年，大家捧他。”何桂清隔着炕几，凑过去放低了声音说，“这还在其次，他现在有件案子，上头派我顺道密查。自然，他也知道我有钦差的身份，非买我的账不可。你真正是运气好！早也不行，迟也不行，刚刚就是这会儿，我的一封信到他那里，说什么就是什么。”

“啊！”王有龄遍体舒泰，不由得想到“积德以遗子孙”这句话，如果不是老父生前提拔何桂清，自己何来今日的机缘？

这天晚上，何桂清又有饭局，是仓场侍郎做东。赴席归来，又吩咐备酒，与王有龄作长夜之饮。二十年悲欢离合，有着扯不断的话头，但王有龄心中还有一大疑团，却始终不好意思问出来。

这个疑团就是：何桂清如何点了翰林？照王有龄想，他自然是捐了监生才能参加乡试，乡试中式成了举人，然后到京城会试，成进士、点翰林。疑问就在他不是云南人，怎能在云南乡试？“冒籍”的事不是没有，但要花好大的力量，这又是谁帮了他的忙呢？

他不好意思问，何桂清也不好意思说。樽前娓娓，谈的都是京里官场的故事。何桂清讲起宣宗的俭德，当今皇帝得承大位的秘辛——全靠他“师傅”杜受田的指点，咸丰帝在做皇子时，表现了仁慈友爱的德量，宣宗才把皇位传了给他。

“当今皇上年纪虽轻，英明果敢，颇有一番作为。”何桂清很兴奋地说，“气运在转了，那班旗下大爷，昏庸糊涂，让皇上看透了他们，办不了大事。现在汉人正在得势，不过汉人中也要年轻有担当的，皇上才赏识。所以那些琐屑齷齪的大僚，因循敷衍，一味做官，不肯做事的，纷纷告老。如今朝中很有一番新气象。雪轩，时逢明主，你我好自为

之。”

“我怎能比你？以侍郎放学政，三年任满，不是尚书，就是巡抚。真正是望尘莫及！”

“你也不必气馁。用兵之际，做地方官在‘军功’上效力，升迁也快得很。”何桂清又说，“黄寿臣人虽刻薄，不易伺候，但倒是个肯做事的。你在他那里只要吃得来苦，他一定会提拔你。”

“那自然也靠了你的面子。不过——”

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何桂清便很关切地问：“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商量。”

“你说黄抚台不易伺候，我的脾气也不好，只怕相处不来。”

“这你放心。他的不易伺候，也要看人而定。有我的交情在，他绝不会难为你！”

“是的。”王有龄想了想，很谨慎地问，“你说他有件案子，上头派你顺道密查，不知是件什么案子？”

听他问到机密，何桂清面有难色，沉吟了一会才说：“反正将来你总会知道，我就告诉了你也可以。只是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不足为外人道。”

于是他把黄宗汉逼死椿寿，皇帝心有所疑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王有龄入耳心惊，对黄宗汉的为人，算是有了相当认识。

“这么件案子压得下去吗？”他问。

“怎么压不下去？‘朝里无人莫做官’，只要有人，什么都好办。”

“椿寿的家属呢，岂肯善罢甘休？”

“你想呢？椿寿的家属当然要闹。不过，黄寿臣在这些上的本事最大，不必替他担心。”何桂清又说，“我听说椿寿夫人到巡抚衙门去闹过几次，又写了冤单派人‘京控’。现在都没事了——这就是黄寿臣的本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平伏下来的！”

“有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

“官场龌龊，无所不有。”何桂清轻描淡写一句撇开，“别人的事，不必去管他

了。”

不管别人的闲事，自然是谈王有龄切身的利害。何桂清告诉他，洪杨起兵，在广西没有把它挡住，现在军入两湖，有燎原之势，朝廷筹饷甚急，捐例大开，凡是“捐备军需”的，多交部优予议叙，所以目前的机会正好，劝王有龄从速进京“投供”加捐，早日到浙江候补。

“也不忙在这几天。”王有龄笑道，“我送你上了船再动身也不晚。”

“不必。”何桂清说，“我陛辞时，面奉谕旨，以现在筹办漕米海运，我在户部正管此事，命我沿途考察得失奏闻。在通州，我跟仓场侍郎要好好商议，还有几天耽搁，好在江浙密迩，将来不怕见不着面。我明天就派一个人送你进京，黄寿臣的信，我此刻就写。”

“能有人送我进京，那太好了。吏部书办有许多花样，非有熟人照应不可。”

“就是这话。我再问你一句，你回浙江之后，补上了缺怎么办？”

这话问得王有龄一愣，细想一想才明白，问的依旧是“做官的本钱”。一旦藩署“挂牌”，不管是实缺还是署理，马上就是现任的“大老爷”了，公馆、轿马、衣服、跟班，一切排场要摆开来，加上赴任的盘缠，算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刚到任也不能马上就出花样弄钱，那两三个月的用度，也得另外筹措。这一点，王有龄当然盘算过，点点头说：“只要挂了牌，事情就好办了。”

“我知道。候补州县只要一放了缺，自有人会来借钱与你。不过，说得难听些，那笔借款就跟老鸨放给窑姐儿的押账一样，跟你到了任上，事事受他挟制，非弄得声名狼藉不可！”

说着何桂清站起身来，走到里面卧室，再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银票。“我手头也不宽裕，只能帮你这点忙，省着些用，也差不多了。”银票是八百两，足足有余了！王有龄喜出望外，眼含泪光地答道：“大恩不言谢。不过将来也真不知何以为报。”

“谈什么报不报？”何桂清脸上是那种脱手千金，恩怨了了的得意与欣快，“说句实话吧，这是我报答你老太爷的提携。没有他老人家，我也不能在云南中举。”

“话虽如此，我未免受之有愧。”

“这不须如此想。倒是那位在你穷途之际，慷慨援手的胡君，别人非亲非故帮你的忙，无非看你是个人才，会有一番事业，你该记着这一点！”

王有龄自然深深受教。他本来就不是没有大志，连番奇遇的鼓舞，越发激起一片雄心，只一闭上眼，便看得前程锦绣，目迷神眩，虽还未补缺，却已在享受做官的乐趣了。

第二天早晨起身，何桂清已写好了一封致黄宗汉的信在等他。这封信不是泛泛的八行8，甚至也不像一封荐信，里面谈了许多知交的私话，然后才提到王有龄，说是“总角之交，谊如昆季”，特为嘱他指捐分发浙江，以便请黄宗汉培植造就，照这封信的恳切结实来说，就差何桂清当面拱手拜托了。

等看过封好，王有龄便跟何桂清要人。以他的意思，很想请杨承福做个帮手，这一点何桂清无法满足他的希望，因为杨承福是他最得力的人，许多公事、关系只有他清楚首尾，非他人所能替代。

“这样吧，”杨承福建议，“叫高升跟了王老爷去，也很妥当。”

进京捐官

高升也很诚实能干，他自己也愿意跟王有龄，事情就算定局。拜别何桂清，谢了杨承福，由高升照料着，当天就到了京里。本来想住会馆，因为本年王子恩科，明年癸丑正科，接连两年会试，落第的、新到的举人，挤得满坑满谷，要找一间空房实在很难。而且王有龄以监生的底子来加捐，跟那些明年四月便可一举成名的举人在一起，相形之下，仙凡异途，也自觉难堪，便索性破费些，在两河沿找了家客店住。

天气极冷，生了炉子还像坐在冰窖里，高升上街买了皮纸和面，在炉子上打了一盆浆糊，把皮纸裁成两指宽的纸条，把窗户板壁上所有的缝隙都糊没。西北风进不来，炉火才能发生作用，立刻满室生春，十分舒服。王有龄吃过晚饭，便跟高升商量正事。

“老爷，我有个主意，你看使得使不得？”高升说道，“明天就是腊八，还有十几天工夫就‘封印’了。”

“啊！”一下提醒了王有龄，“一‘封印’就是一个月，这十几天办不成，在京里过年空等，那耽误的工夫就大了。”

“是啊！打哪儿来说，都是件划不来的事。所以我在想，不如多花几个钱，尽这十几天把事情办妥，赶年里就动身回南。”

“年里就动身？不太急了吗？”

“我是替老爷打算。京里如果没有什么熟人，在店里过年，也不是味儿。再说从大年初一到元宵，到哪儿也得大把花钱，真正划不来。与其这个样，莫如就在路上过年。再有一层，”高升凑近了他说，“老爷最好赶在何大人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日子到浙江见黄抚台，何大人的信才管用。”

王有龄恍然大悟，觉得高升的话实在有见识。黄宗汉此人既有刻薄的名声，保不定在椿寿那件案子结束以后，过河拆桥，不买何桂清的账。如果正是何桂清到浙江查案时，有求于人，情形自然不同。总之，宁早勿迟，无论如何不错。

“我听你的话，就这么办。不过，你可有路子呢？”

“路子总有的。明天我就去找。”高升极有把握地说，“包管又便宜又好。”

于是王有龄欣然开了箱子，把旧捐的盐大使“部照”取了出来，接着磨墨伸纸开具“三代”，细陈经历，把文件都预备妥当，一一交代明白，又取二十两银子交给高升，作为应酬花费。

从第二天起，高升开始奔走。起初的消息不太好，不是说时间上没有把握，就是额外需索的费用太高。这样过了三四天，不但王有龄心里焦灼，连高升自己也有些气馁了。

就在放弃希望，打算着在京过年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吏部有个书办，家里遭了回禄之灾⁹，还烧死了一母一子，年近岁逼，逢此家破人亡的惨事，偏偏这书办又因案下狱，雪上加霜，濒临绝境，必须求援于他的同事们。

帮忙无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出钱的不过十两、八两银子，倒是出力的帮忙得大。年下公事特忙，部里从司官到书办，知道各省差官，以及本人来候选捐纳，谋干前程的，都希望提前办理。在京里过年，赔贴盘缠，空耗辰光还不说，有些限期的公事，耽误了还有处分。所以这时是留难需索，择肥而噬的好机会，现在为了帮同事的忙，他们私下定了章程，出了“公价”，凡是想限期办妥的公事，除了照平时的行市纳规费以外，另

外看情况加送若干，多下的钱就归那遭祸的书办所得。对外人来说，这比自己去撞木钟，辗转托人，重重剥削要便宜得多。

高升从琉璃厂的笔墨庄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又去找熟人打听，果有其事，匆忙回来说与王有龄，就托那个熟人，代为接洽，说定了价钱，一共四百八十两银子，加捐为候补州县，分发浙江。其中三分之二是“正项”，三分之一是“杂费”，打成两张银票，正项自己去缴，杂费托经手人转交。不过五天工夫，就把簇新的一张“部照”和称为“实收”的捐纳交银收据都拿到手了。

这件大事倒办好了，长行回南却颇费周章。急景凋年，车船都不大愿意做此一笔买卖。王有龄便又跟高升商议，大事已妥，随时可走，也不争在这几天，不如过了“破五”再说。高升原是为主人打算，唯命是从，当时便先订好了两辆大车，付了一半车价，约定开年初七、宜于长行的黄道吉日动身。

这时京里除了军机处，大小衙门都已封印。满街都是匆匆忙忙的行人，有的忧容满面，四处告帮过年；有的提着灯笼，星夜讨债。王有龄却是心定神闲，每天由高升领着，到各处去闲逛。他在京里也有些熟人，但一则年节下大家都忙，不便去打搅；二则带的土仪不多，空手登门拜访，于礼不合；三则是他自己觉得现在境况不佳，不如不见，等将来得意了，欢然道故，才有人情酬酢之乐。因此，除了极少的一两家至亲，登门一揖以外，其余同乡亲友那里一概不去。

到了大年三十，会馆里的执事邀去过年，吃完年夜饭，厅上拉开桌子，摇摊的摇摊，推牌九的推牌九，王有龄不好此道，早早回到了西河沿客店。高升是他事先放了他假的，不在客店。伙计替他拨旺了炉火，沏了热茶，枯坐无聊，又弄了酒来喝，无奈“独醉不成欢”，有心摘一朵野花，点缀佳节，想想自己已是“父母官”的身份，怕让高升发觉了瞧不起。“八大胡同”倒是近在咫尺，但“清吟小班”是有名的销金窝，这一年异遇甚多，保不定又逢一段奇缘，那一下，五百年前的风流债还不清，岂不辜负了胡、何二人的盛情厚望？

在满街爆竹声中，王有龄一个人悄悄地睡下了，却是怎么样也没有睡意，通前彻后，细思平生，有凄凉，也有欢欣，有感慨，却更多希望。他在想，不走何桂清那样的“正途”，已是输人一着，但也不能就此认输，一个人总要能展其所长，虽说书读得没有何桂清好，但从小跟在父亲身边，了解民生，熟悉吏治，以及吃苦耐劳，习于交接，却不是那班埋首窗下，不通世务的书生可比。“世事洞明皆学问”，妄自菲薄，志气消沉，聪明才智也就灰塞萎缩了。于今逢到大好机会，又正当国家多事，明主求治之际，风尘俗吏的作

为，亦未见得会比金马玉堂的学士逊色！

转念到此，顿时浮起一片要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但以大器自期，觉得肚子里的货色还不够，不是词赋文章，而是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

因此年初一那天逛琉璃厂，别人买吃的、玩的，王有龄像那些好书成癖的名士一样，只在书铺里坐。王有龄此时的气度服饰，已非昔比，掌柜的十分巴结，先拜了年，摆上果盘，然后请教姓氏、乡里、科名。

“敝姓王，福建，秋闱刚刚侥幸。”王有龄的口气是自表新科举人，好在“王”是大姓，便冒充了也不怕拆穿。

“喔，喔！王老爷春风满面，本科一定‘联捷’。预贺，预贺！”

“谢谢。‘场中莫论文’，看运气罢了。”

“王老爷说得好一口官话，想来随老太爷在外多年？”

“是的。”王有龄心想，再盘问下去要露马脚了，便即问道，“可有什么实用之学的好书？”

“怎么没有？”那掌柜想了想，自己从书架子取了部新书来，“这部书，不知王老爷有没有？”

一看是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王有龄久闻其名，欣然答道：“我要一部。”

“这部书实在好。当今讲究实学，读熟了这部书，殿试策论一定出色。”

“有没有‘洋务’上的书？”

“讲洋务，有部贵省林大人编的书，非看不可。”

那是林则徐编的《四洲志》，王有龄也买了。书店掌柜看出王有龄所要的是些什么书，牵连不断，搬出一大堆来，一时也无暇细看内容，好在价钱多还公道，便来者不拒，捆载而归。

从这天起，王有龄就在客店里“闭户读书”，把一部《皇朝经世文编》中，谈盐法、河务、漕运的文章，反复研读，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他对湖南安化陶文毅公陶澍的政绩，原就敬仰已久，此时看了那些奏议、条陈，了解了改革盐法漕运的经过，越发向往。

同时也有了一个心得，兴利不难，难于除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只要功夫用到了，自能生利。但已生之利，为人侵渔把持，弊端丛生，要去消除，便成了侵害人的“权利”，自会遭遇到极大的反抗阻挠。他看陶澍的整顿盐务，改革漕运，论办法也不过实事求是，期于允当，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所可贵的是，他除弊的决心与魄力。

这又归结到一个要点：权力。王有龄在想：俗语说的“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话实在不错。不过这个道理要从反面来看。有权在手，不能有所作为，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则虽未作恶，其恶与小人相等，因为官场弊端，就是在此辈手中变得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

由于有用世之志，不得不留意时局，正好客店里到了一个湖北来的差官，就住在他间壁，客中寂寞，携酒消夜，谈起两湖的情形，王有龄才知道洪杨军攻长沙不下，克宁乡、益阳，掳掠了几千艘民船，出临资口，渡洞庭湖，占领岳州，乘胜东下，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里省城武昌也沦陷了！巡抚常大淳、学政、藩司、臬司、提督、总兵，还有道员、知府、知县、同知，几乎全城文武，无不殉难。说到悲惨之处，那差官把眼泪掉落在酒杯里。

王有龄也为之惨然停杯。常大淳由浙江巡抚调湖北，还不到一年，他在杭州曾经见过，纯粹是个秉性仁柔的书生，只因为在浙江巡抚任内平治过海盗，朝廷当他会用兵，调到湖北去阻遏洪杨军，结果与城同亡，说起来死得有点冤枉。

但是，地方官守土有责，而且朝廷已有旨意，派在籍大臣办理“团练”，以求自保，生逢乱世，哪里管得到文是文，武是武？必须得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¹⁰的本事，做官才能出人头地。有了这层省悟，王有龄又到琉璃厂去买了些《圣武记》之类谈征战方略、练兵筹饷的书，预备利用旅途好好看它一遍。

返乡跑官

依照约定的日子，正月初七一早，由陆路自京师动身，经长辛店一直南下。出京除了由天津走海道以外，水陆两途在山东边境的德州交汇，运河自京东来，过此偏向西南，经

临清、东昌南下。陆路自京西来，过此偏向东南，由平原、禹城、泰安、临沂，进入江苏省境，到清江浦，水陆两途又交汇了。

王有龄陆路走了二十天，在整天颠簸的大车中，依旧手不释卷，到晚宿店，豆大油灯下还做笔记。就这样把《经世文编》、《圣武记》、《四洲志》都已看完。有时车中默想，自觉内而漕、盐、兵事，外而夷情洋务，大致都已了然于胸。

他在路上早就打算好了。车子讲定到王家营子，渡过黄河就是清江浦，由此再雇船沿运河直放杭州。为了印证所学，不妨趁此弃车换船的机会，在清江浦好好住几天。这个以韩信而名闻天下的古淮阴，是南来水陆要冲的第一大码头，江南河道总督专驻此地，河务、漕运、以及淮盐的运销，都以此地为枢纽，能够实地考察一番，真个可谓“胜读十年书”了。

哪知来到王家营子，就听说“长毛”造反，越发猖獗。一到清江浦，立刻就能闻到一种风声鹤唳的味道，车马络绎，负载着乱糟糟的家具杂物。衣冠不整，口音杂出的异乡人，不计其数，个个脸上有惊惶忧郁的神色，显而易见的，都是些从南面逃来的难民。

“老爷！”高升悄悄说道，“大事不妙！我看客店怕都客满了。带着行李去瞎闯，累赘得很。你老先在茶馆坐一坐，看好了行李，我找店，找妥当了再来请老爷过去。”

“好，好！”王有龄抬头一望，路南就是一家大茶馆，便说，“我就在这里等。”

到了茶馆，先把行李堆在一边，开发了挑夫，要找座头休息。举目四顾，乱哄哄一片，只有当门之处一张直摆的长桌子空着。高升便走过去拂拂凳子上的尘土说道：“老爷请这里坐！”

他是北方人，没有在南方水路上走过，不懂其中的规矩。王有龄却略微有些知道，那张桌子叫“马头桌子”，要漕帮里的“龙头”才有资格坐，所以慌忙拉住高升：“这里坐不得！”

“噢！”高升一愣。

王有龄此时无法跟他细说，同时茶博士也已赶了来招呼他与人拼桌。高升见安顿好了，也就匆匆自去。王有龄喝着茶，便向同桌的人打听消息。

消息坏得很！自武昌沦陷，洪杨军扣了大小船只一万多艘，把一路所掳掠来的金银财货、军械粮食，都装了上去，又裹挟了几十万老百姓，沿着长江两岸，长驱而东，所过州

县，无不大抢特抢。就这样一直到了广济县的武穴镇，跟两江总督陆建瀛碰上了。

湖北不归两江总督所管，陆建瀛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省迎敌。绿营暮气沉沉，早已不能打仗，新招募的兵又没有多少，哪经得住洪杨军如山洪暴发般顺流直冲，以致节节败退。

这时洪杨军的水师，也由九江，过湖口、彭泽，到了安徽省境。守小孤山的江苏按察使，弃防而逃，这一下省城安庆的门户洞开。安徽巡抚蒋文庆只有两千多兵守城，陆建瀛兵败过境，不肯留守，直回江宁。蒋文庆看看保不住，把库款、粮食、军火的一部分，移运庐州，自己坚守危城。其时城里守卒已经溃散，洪杨军轻而易举地破了城，蒋文庆被杀于抚署西辕门。这是十天前的事。

“十天前？”王有龄大惊问道，“那么现在‘长毛’到了什么地方了呢？”

“这可就不知道了。”那茶客摇摇头，愁容满面的，“芜湖大概总到了。说不定已到了江宁。”

王有龄大惊失色！洪杨军用兵能如此神速？他有点将信将疑。但稍为定一定心来想，亦无足奇，这就是他在旅途中读了许多书的好处：自古以来，长江以上游荆州为重镇，上游一失，顺流东下，下游一定不保，所以历史上南朝如定都金陵，必遣大将镇荆襄，保上游，而荆襄有变，金陵就如俎上之肉，此所以桓温在荆州，东晋君臣，寝食难安，而南唐李氏以上游早失，终于为宋太祖所平。

这一下，他对当前的形势得失，立刻便有了一个看法，朝中根本无知将略的人，置重兵于湖广、河南、防洪杨北上，却忽略了江南的空虚，这是把他们逼向东南财赋之区，实在是极大的失策。

照这情形看，金陵迟早不保。他想到何桂清，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随即记起，何桂清不在金陵，抹一抹额上的汗，松口气失声自语：“还好，还好！”

同桌的茶客抬起忧郁的双眼望着他，他才发觉自己的失态，便陪着笑说：“我想起一个好朋友，他——”王有龄忽然问道，“请问，学台衙门，可是在江阴？”

“我倒不大清楚。”那人答道，“江苏的大官儿最多，真搞不清什么衙门在什么地方。”

“怎么搞不清？”邻桌上有人答话，“不错，江苏的大官最多，不过衙门都在好地

方。”他屈着手指数道，“从清江浦开始数好了，南河总督驻清江浦，漕运总督驻淮安，两江总督、驻防将军、江宁藩司驻江宁，江苏巡抚、江苏藩司驻苏州，学政驻江阴，两淮盐政驻扬州。”

果然是在江阴。王有龄心里在盘算，由运河到了扬州，不妨沿江东去，到江阴看一看何桂清，然后再经无锡、苏州、嘉兴回杭州，也还不迟。

刚刚盘算停当，高升气喘吁吁地寻了来了，他好不容易才觅着一间房，虽丢了定钱在那里，去迟了却保不定又为他人所得，兵荒马乱，无处讲理，所以催着主人快走。

于是王有龄起身付了茶钱，主仆两人走出店来，拦着一名挑夫，把笨重箱笼挑了一担，高升背了铺盖卷，其余帽笼之类的轻便什物，便由王有龄亲手拿着，急匆匆赶到客店。是一间极狭窄的小屋，而且靠近厨房，油烟弥漫，根本不宜作为客房。可是看到街上那些扶老携幼，彷徨不知何处可以容身的难民，王有龄便觉得这间小屋简直就是天堂了。

“你呢？”他关切地问高升，“也得找个铺才好。”

“我就在老爷床前打地铺。反正雇好了船就走，也不过天把的事。”

“高升，我想绕到江阴去看一看何大人。”王有龄把他的打算说了出来。

“这个——”高升迟疑地答道，“我劝老爷还是一直回杭州的好，一则要早早禀到；二则多换两次船，在平常不费事，这几天可是很大的麻烦。老爷，消息很不好，万一路断了，怎么办？”

高升的见识着实不低，分发浙江的候补州县，如果归路中断，逗留在江苏，那是一辈子都补不到缺的，所以王有龄一听他的话，幡然变计，当夜商量定规，尽快雇船赶回浙江。

第二天早晨一看，难民已到了许多，同时也有了确实消息，芜湖已经失守，官军水师大败，福山镇总兵阵亡，洪杨军正分水陆三路，进薄江宁。江南的老百姓，一二百年未经兵革，恐慌万状，因而雇船也不容易。南面战火弥漫，船家既怕送入虎口，又怕官府抓差扣船，不管哪一样，反正遇上了就要大倒其霉。

奔走了一天，总算有了结果，有一批浙江的漕船回空，可以附搭便客，论人计价，每人二十两银子，这比平时贵了十倍不止，事急无奈，王有龄唯有忍痛点头。

但也亏得是坐漕船，一路上“讨关”、“过坝”可得许多方便。风向也顺，船行极快，到了扬州，听说江宁已经被围，城外有七八十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城里只有四千旗兵，一千绿营兵，不过明太祖兴建的江宁城，坚固有名，一时不易攻下。

如果真的有七八十万人，洪杨军能不能攻下江宁无关大局。王有龄心里在想，他们的兵力足够，分兵两路，一支往东，径取苏常；一支渡江而北，经营中原，这一来江宁成了孤城，不战自下。由于这个想法，王有龄对大局相当悲观，中宵不寐，听着运河的水声，心潮起伏，不知如何才能挽救江南的劫运。

就这样忧心忡忡地到了杭州。一上岸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家，是胡雪岩，但自然没有行装未卸便上茶馆里去寻他的道理。而一到了家，却又有许多事要料理，当务之急是寻房子搬家。原来的住处过于狭隘，且莫说排场气派，首先高升就没有地方住，所以他在家只得坐一坐，喝了杯茶，随即带着高升去寻房屋经纪。

买卖房屋的经纪人，杭州叫做“瓦摇头”，他们有日常聚会的地方，在一家茶馆，各行各业都有一家茶馆作为买卖联络的集中之处，称为“茶会”。到了茶会上，那些连“瓦”见了他们都“摇头”的经纪人，一看王有龄的服饰气派，还带着底下人，都以为是大主顾来了，纷纷上来兜搭，问他是要买呢，还是“典”？

“我既不买，也不典。想租一宅房子。而且要快，最好今天就能搬进去。”

“这哪里来？”大家都有些失望地笑了。

“我有。”有个人说。

于是王有龄只与此人谈交易，问了房子的格局，大小恰如所欲，再问租金，也还不贵，“那就去看一看再说。”王有龄这样表示，“看定了立刻成约，当日起租。我做事喜欢痛快，疙里疙瘩的房子我可不要。”

“听你老人家是福建口音夹杭州口音，想必也吃了好几年西湖水，难道还不知道‘杭铁头’说一不二？”

那房子在清和坊，这一带杭州称为“上城”，从南宋以来，就是一城精华所在，离佑圣观巷的抚台衙门和藩司前的藩台衙门都不远，“上院”方便，先就中王有龄的意。再看房子，五开间的正屋，一共两进，左右厢房，前面轿厅，后面还有一片竹林，盖着个小小

的亭子。虽不富丽，也不寒酸，正合王有龄现在的身份。

看到他的脸色，“瓦摇头”便说：“王老爷鸿运高照！原住的张老爷调升山西，昨天刚刚动身。这么好的房子，一天都不会空，就不定明天就租了出去，偏偏王老爷就是今天来看，真正巧极了！”

“是啊，巧得很！”王有龄也觉得事事顺遂，十分高兴，“你马上去找房东，此刻就订约起租。”

“老爷！”高升插嘴问道，“哪一天搬进来？”

“拣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搬，万一来不及就是明天。”

这一天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但也有许多事要做，第一步先雇人来打扫房子；第二步要买动用家具，为了不愿意露出发户的味道，王有龄特地买了半旧的红木桌椅，加上原有的一套从云南带来的大理石的茶几、椅子，铺陈开来，显得很够气派。

真个“有钱好办事”，搬到新居，不过两天工夫，诸事妥帖，厨房里厨子，上房里丫头、老妈，门房里坐着四个轿班，轿厅里停一顶簇新的蓝呢轿子。高升便是他的大管家。

这就该去寻胡雪岩了。王有龄觉得现在身份虽与前不同，但不可炫耀于患难之交，所以这天早晨，穿了件半旧棉袍，也不带底下人，安步当车，踱到了以前每日必到的那家茶馆。自然遇到很多熟人，却独独不见胡雪岩。

“小胡呢？”他问茶博士。

“好久没有来了。”

“咦！”王有龄心里有些着急，“怎么回事？到哪里去了？”

“不晓得。”茶博士摇摇头，“这个人神出鬼没，哪个也弄不清楚他的事。”

“这样……”王有龄要了张包茶叶的纸，借支笔写了自己的地址，交给茶博士，郑重嘱咐，“如果遇见小胡，千万请他到我这里来。”

走出茶馆，想想不放心，怕茶博士把他的话置诸脑后，特为又回进去，取块两把重的碎银子，塞到茶博士手里。

“咦！咦！为啥？”

“我送你的。你替我寻一寻小胡，寻着了我再谢你。”

那茶博士有些发愣，心想这姓王的，以前一壶茶要冲上十七八回开水，中午两个烧饼当顿饭，如今随便出手就是两把银子，想来发了财了！可是看看他的服饰又不像怎么有钱，居然为了寻小胡，不惜整两银子送人，其中必有道理。

“这、这真不好意思了。”茶博士问道，“不过我要请教你老人家，为啥寻小胡？”

“要好朋友嘛！”王有龄笑笑不说下去了。

作了这番安排，他怅惘的心情略减，相信那茶博士一天到晚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眼皮宽，人头熟，只要肯留心访查，一定可以把小胡寻着。只怕小胡来访，不易找到地址，所以一回家便叫人去买了一张梅红笺，大书“闽侯王有龄寓”六字，贴在门上。

这就要预备禀到、投信了。未上藩署以前，他先要到按察使衙门去看一个朋友。按察使通称臬司，尊称为臬台，掌管一省的刑名。王有龄的那个朋友就是臬司衙门的“刑名师爷”，姓俞，绍兴人。“绍兴师爷”遍布十八行省、大小衙门，所以有句“无绍不成衙”的俗语，尤其是州县官，一成了缺，第一件大事就是延聘“刑名”、“钱谷”两幕友，请到了好手，才能一帆风顺，名利双收。

王有龄的这个朋友，就是刑名好手，不但一部《大清律》倒背如流，肚子里还藏着无数的案例。向来刑名案子，有律讲律，无律讲例，只要有例可援，定讞的文卷，报到刑部都不会被驳。江浙臬台衙门的“俞师爷”，就是连刑部司官都知道其人的，等闲不会驳他经办的案子，所以历任臬司都要卑词厚币，挽留他“帮忙”。

俞师爷的叔叔曾在福建“游幕”，与王有龄也是总角之交，但平日不甚往来。这天见他登门相访，料知“无事不登三宝殿”，便率直问道：“雪轩兄，何事见教？”

“有两件事想跟老兄来请教。”王有龄说，“你知道的，我本来捐了个盐大使，去年到京里走了一趟，过了班，分发本省。”

盐大使“过班”，自然是州县班子。俞师爷原来也捐了个八品官儿，好为祖宗三代请“诰封”，这时见王有龄官比自己大了，便慢吞吞地拉长了绍兴腔说：“恭喜，恭喜！我要喊你‘大人’了。”

“老朋友何苦取笑。”王有龄问道，“我请问，椿藩台那件案子现在怎么样了？”

“你也晓得这件案子！”俞师爷又问一句，“你可知道黄抚台的来头？”

“略略知道些。他的同年，在朝里势力大得很。”

“那就是了，何必再问？”

“不过我听说京里派了钦差来查。可有这事？”

“查不查都是一样。”俞师爷说，“就是查，也是自己人来查。”

听这口意，王有龄明白他意何所指。自己不愿把跟何桂清的关系说破，那就无法深谈了。但有一点必须打听一下：“那么，那个‘自己人’到杭州来过没有？”

“咦！”俞师爷极注意地看着他，“雪轩兄，你知道得不少啊！”

“哪里。原是特意来请教。”

俞师爷沉吟了一会放低声音说：“既是老朋友，你来问我，我不能不说，不过这一案关系抚台的前程，话不好乱传，得罪了抚台犯不着。你问的话如果与你无关，最好不必去管这闲事，是为明哲保身之道。”

听俞师爷这么说，王有龄不能没有一个确实的回答，但要“为贤者讳”，不肯直道他与何桂清的关系，只说托人求了何桂清的一封“八行”，不知道黄宗汉会不会买账？

“原来如此！恭喜，恭喜，一定买账。”

“何以见得？”

“老实告诉你！”俞师爷说，“何学台已经来过了。隔省的学政，无缘无故怎么跑到浙江来？怕引起外头的猜嫌，于黄抚台的官声不利，所以行踪极其隐秘。好在他是奉旨密查，这么做也不算不对。你想，何学台如此回护他的老同年，黄抚台对他的‘八行’，岂有不买账之理？”

“啊！”王有龄不由得笑了，他一直有些患得患失之心，怕何、黄二人的交情，并不如何桂清自己所说的那么深厚，现在从旁人口中说出来，可以深信不疑了。

“再告诉你句话：黄抚台奉旨查问，奏复上去，说椿寿‘因库款不敷，漕务棘手，致肝疾举发，因而自尽，并无别情’。这‘并无别情’四个字，岂是随便说得的？只要有‘别情’，不问‘别情’为何，皆是‘欺罔’的大罪，不杀头也得坐牢，全靠何学台替

他隐瞒，你想想看，这是替他担了多大的干系？”

一听这话，王有龄倒有些替何桂清担心，因为帮着隐瞒，便是同犯“欺罔”之罪，一旦事发，也是件不得了的事。

俞师爷再厉害，也猜不到他这一桩心事，只是为老朋友高兴，拍着他的肩说：“你快上院投信去吧！包你不到十天，藩司就会‘挂牌’放缺。到那时候，我好好荐个同乡给你办刑名。”

“对了！”王有龄急忙拱手称谢，“这件事非仰仗老兄不可，刑、钱两友，都要请老兄替我物色。”

“有，有！都在我身上。快办正事去吧！”

于是王有龄当天就上藩署禀到，递上手本，封了四两银子的“门包”。候补州县无其数，除非有大来头，藩司不会单独接见，王有龄也知道这个规矩，不过因为照道理必应有此一举，所以听得门上从里面回出来，说声：“上头身子不舒服，改日请王老爷来谈。”随即道了劳，转身而去。

蓝呢轿子由藩司前抬到佑圣观巷抚台衙门，轿班一看照墙下停了好几顶绿呢大轿，不敢乱闯，远远地就停了下来，王有龄下了轿，跟高升交换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入大门。抚台衙门的门上，架子特别大，一看王有龄的“顶戴”，便知是个候补州县，所以等高升从拜匣里拿出手本递去，连正眼都不看他，喊一声：“小八子，登门簿！”

那个被呼为“小八子”的，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但架子也不小，向高升说道：“把手本拿过来！”

在藩台衙门，手本还往里递一递，在这里连手本都是白费，好在高升是见过世面的，不慌不忙摸出个门包，递了给门上，他接在手里掂了掂，脸色略略好看了些，问一句：“贵上尊姓？”

“敝上姓王！”高升把何桂清的信取出来，“有封信，拜托递一递。”

看在门包的份上，那门上似乎万般无奈地说：“好了，好了，替你去跑一趟。”

他懒洋洋地站起身，顺手抓了顶红缨帽戴在头上，一直往里走去。抚台衙门地方甚大，光是中间那条甬道就要走好半天，王有龄便耐心等着。但这一等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不但他们主仆忐忑不安，连门房里的人也都诧异：“怎么回事，刘二爷进去了这半天还不出来？”

“也许上头有别的事交代。”

这是个合理的猜测，王有龄听在耳朵里，凉了半截，黄宗汉根本就不理何桂清的信，更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否则绝不会把等候谒见的人轻搁在一边，只管自己去交代别的事。

“刘二爷出来了！”高升悄悄说道。

王有龄抬眼一望，便觉异样，刘二已迥不似刚进去时的那种一步懒似一步的神情，如今是脚步匆遽，而且双眼望着自己这面，仿佛有什么紧要消息急于来通知似的。

这一下，他也精神一振，且迎着刘二，只见他奔到面前，先请了个安，含笑说道：“王大老爷！请门房里坐。”

何前倨而后恭？除掉王有龄主仆，门房里的，还有一直在那里的闲人，无不投以惊异的神色，有些就慢慢地跟了过来，想打听一下，这位戴“水晶顶子”的七品官儿是何来历？连抚台衙门赫赫有名的刘二爷都对他这样客气？

等进了门房，刘二奉他上坐，倒上茶来，亲手捧过去，一面问道：“王大老爷公馆在哪里？”

“在清和坊。”王有龄说了地址，刘二叫人记了下来。

“是这样，”他说，“上头交代，说手本暂时留下。此刻司道都在，请王大老爷进去，只怕没有工夫细谈。今天晚上请王大老爷过来吃个便饭，也不必穿公服。回头另外送帖子到公馆里去！”

“喔，喔！”王有龄从容答道，“抚台太客气了！”

“上头又说，王大老爷是同乡世交，不便照一般的规矩接见。晚上请早些过来，我在这里伺候，请贵管家找刘二接帖就是了。”

高升这时正站在门外，听他这一说，便悄悄走了进去。王有龄看见了喊道：“高升，你来见见刘二爷。”

“刘二爷！”高升请了个安。

刘二回了礼。跟班听差，客气些都称“二爷”，所以刘二不管他行几，回他一声：“高二爷！”又说，“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只管招呼我，不必客气！”

“是，是！将来麻烦刘二爷的地方一定很多，请多关照。”

这时王有龄已站起身，刘二便喊：“看！王大老爷的轿子在那里，快抬过来。”

他的那顶蓝呢大轿，一直停在西辕门外，等抬到大门，王有龄才踱着八字步走了出去，刘二哈着腰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那些司道的从人轿班，看刘二比伺候“首县”还要巴结，无不侧目而视，窃窃私议。

回家不久，果然送来一份黄宗汉的请帖，王有龄自然准时赴宴。虽然刘二已预先关照，只穿便衣，他却不敢把抚台的客气话当真，依旧穿公服，备手本，只不过叫高升带着衣包备用。

到了抚台衙门下轿，刘二已经等在那里，随即把他领到西花厅，说一声：“王大老爷请坐，等我到上面去回。”

没有多少时候，听得靠里一座通上房的侧门外面，有人咳嗽，随后便进来一个听差，一手托着银水烟袋，一手打开棉门帘。王有龄知道黄宗汉出来，随即站起，毕恭毕敬地立在下方。

黄宗汉穿的是便衣，驴脸狮鼻，两颊凹了下去，那双眼睛顾盼之间，看到什么就是死盯一眼，一望而知是个极难伺候的人物。王有龄不敢怠慢，趋跄数步，迎面跪了下去，报名请安。

“不敢当，不敢当！”黄宗汉还了个揖，他那听差便来扶起客人。

主人非常客气，请客人“升炕”。王有龄谦辞不敢，斜着身子在下方一张椅子上坐下。黄宗汉隔一张茶几坐在上首相陪。

“我跟根云，在同年中感情最好。雪轩兄既是根云的总角之交，那就跟自己人一样，何况又是同乡，不必拘泥俗礼！”

“承蒙大人看得起，实在感激，不过礼不可废。”王有龄说，“一切要求大人教导！”

“哪里！倒是我要借重长才——”

从这里开始，黄宗汉便问他的家世经历，谈了一会，听差来请示开席，又说陪客已经到了。

“那就请吧！”主人起身肃客，“在席上再谈。”

走到里间，两位陪客已在等候，都是抚署的“文案”，一个姓朱的管奏折，一个姓秦的管应酬文字。两个人都是举人，会试不利，为黄宗汉邀来帮忙。

这一席自然是王有龄首座，怎么样也辞不了的。但论地位，论功名，一个捐班知县高踞在上，总不免局促异常。幸好他读了几部实用的书在肚子里，兼以一路来正赶上洪杨军长驱东下，见闻不同，所以席上谈得很热闹，把那自惭形秽的感觉掩盖过去了。

酒到半酣，听差进来向黄宗汉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只听他大声答道：“快拿来！”

拿来的是一角盖着紫泥大印的公文，拆开来看完，他顺手递了给“朱师爷”。朱师爷却是看不到几行，便皱紧了双眉。

“江宁失守了。”黄宗汉平静地对王有龄说，“这是江苏巡抚来的咨文。”

“果然保不住！”王有龄喟然问道，“两江总督陆大人呢？”

“殉难了。死得冤枉！”黄宗汉说，“长毛用地雷攻破两处城墙，进城以后，上元县刘令奋勇抵抗，长毛不支，已经退出，不想陆制军从将军署回衙门，遇着溃散的长毛，护勇、轿班弃轿而逃，陆制军就这么不明不白死在轿子里！唉，太冤枉了！”

黄宗汉表面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可说是近乎冷漠，其实是练就了的一套矫情镇物的功夫，他的内心也很紧张，尤其是想到常大淳、蒋文庆、陆建瀛等人，洪杨军一路所经的督抚纷纷阵亡，地方大吏起居八座，威风权势非京官可比，但一遇到战乱，守土有责，非与城同存亡不可。像陆建瀛，即使不为洪杨军所杀，能逃出一条命来，也逃不脱革职拿问，丧师失地的罪名，到头来还是难逃一死，想到这里，黄宗汉不免惊心。

又说了阵时局，行过两巡酒，他忽然问王有龄：“雪轩兄，你的见闻较为真切。照你看，江宁一失，以后如何？”

王有龄想了想答道：“贼势异常猖獗，而江南防务空虚，加以江南百姓百余年不知兵革，人心浮动，苏、常一带，甚为可虑。”

“好在向欣然已经追下来了。自收复武昌以来，八战八克，已拜钦差大臣之命，或许可以收复江宁。”

这是秦师爷的意见，王有龄不以为然，但抚署的文案，又是初交，不便驳他，只好微笑不答。

“我倒要请教，倘或苏常不守，转眼便要侵入本省。雪轩兄，”黄宗汉很注意地看着他，“可能借箸代筹？”

这带点考问的意思在内，他不敢疏忽，细想一想，从容答道：“洪杨军已成燎原之势，朝廷亦以全力对付。无奈如向帅虽为名将，尚无用武之地，收夏武昌，八战八克，功勋虽高，亦不无因人成事——”

“怎么叫‘因人成事’？”黄宗汉打断他的话问。

原是句含蓄的话，既然一定要追问，只好实说。王有龄向秦师爷歉意地笑一笑：“说实在的，洪杨军裹挟百姓，全军东下，向帅在后面撵，不过收复了别人的弃地而已。”

“嗯，嗯！”黄宗汉点点头，向秦师爷说，“此论亦不算过苛。”然后又转眼看着王有龄，示意他说下去。

“以愚见，如今当苦撑待援，苏常能抵挡得一阵，朝廷一定会调遣精兵，诸路合围，那时候便是个相持的局面。胜负固非一时可决，但局面优势总是稳住了，因此，本省不可等贼临边境，再来出兵，上策莫如出境迎敌！”

黄宗汉凝视着他，突地击案称赏：“好一个‘出境迎敌’！”

他在想，出境迎敌，战火便可不致侵入本省，就无所谓“守土之责”。万一吃了败仗，在他人境内，总还有个可以卸责的余地。这还不说，最妙的是，朝廷一再颁示谕旨，不可视他省的战事与己无关，务宜和衷共济，协力防剿，所以出省迎敌正符合上面的意思，等一出奏，必蒙优诏褒答。

专管奏折的朱师爷，也觉得王有龄想出来的这四个字很不坏，大有一番文章可做，也是频频点头。

“办法是好！”黄宗汉又说，“不过做起来也不容易。练兵筹饷两事，吃重还在一个饷字！”

“是！”王有龄说，“有土则有财，有财就有饷，有饷就有兵——”

“有兵就有土！”朱师爷接着说了这一句，合座抚掌大笑。

于是又谈到筹饷之道，王有龄认为保持饷源，也就是说，守住富庶之区最关紧要。然后又谈漕运，他亲身经历过运河的淤浅，感慨着说，时世的推移，只怕已历数千年的河运，将从此没落。而且江南战火已成燎原，运河更难保畅通，所以漕运改为海运，为势所必然，唯有早着先鞭。

这些议论，他自觉相当平实，黄宗汉和那两位师爷，居然也倾听不倦。但他忽生警觉，初次谒见抚台，这样子放言高论，不管话说得对不对，总会让人觉得他浮浅狂妄，所以有些失悔，直到终席再不肯多说一句话。

饭后茗聚，黄宗汉才谈到他的正事，“好在你刚到省。”他说，“且等见了藩司再说。”

“是！”王有龄低头答道，“总要求大人栽培。”

“好说，好说！”说着已端起了茶碗。

这是对值堂的听差暗示，也就是下逐客令，听差只要一见这个动作，便会拉开嗓子高唱：“送——客——！”

唱到这一声，王有龄慌忙起身请安，黄宗汉送了出来，到堂前请留步，主人不肯，直到花厅门口，再三相拦，黄宗汉才哈一哈腰回身而去。

依然是刘二领着出衙门。王有龄心里七上八下，看不出抚台的态度，好像很赏识，又好像是敷衍，极想跟刘二打听一下，但要维持官派，不便跟他在路上谈这事，打算着明天叫高升来探探消息。

绕出大堂，就看见簇新两盏“王”字大灯笼，一顶蓝呢轿子都停在门洞里。刘二亲手替他打开轿帘，等他倒退着坐进轿子，才低声说道：“王大老爷请放心，我们大人是这个样子的，要照应人，从不放在嘴上。他自会有话交代藩台。藩台是旗人，讲究礼数，王大老爷不可疏忽！”

“是，是！”王有龄在轿中拱手，感激地说，“多亏你照应，承情之至。”

由于有了刘二的那几句话，王有龄这夜才能恬然上床。他自己奇怪，闲了这许多年，

也不着急，一旦放缺已有九成把握，反倒左右不放心，这是为了什么？在枕上一个人琢磨了半天，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他这个官不尽是为自己做，还要有以安慰胡雪岩的期望，所以患得患失之心特甚。

想起胡雪岩便连带想起一件事，推推枕边人问道：“太太，今天可有人来过？”

“你是问那位胡少爷吗？”王太太是个老实的贤德妇人，“我也是盼望了一天，深怕错过了，叫老妈子一遍一遍到门口去看。没有！没有来过。”

“这件事好奇怪——”

“都要怪你！”王太太说，“受人这样大的恩惠，竟不问一问人家是什么人家，住在哪里，我看天下的糊涂人，数你为第一了。”

“那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王有龄回忆着当时的情形，“事起突然，总有点儿不信其为真，仿佛做了个好梦，只愿这个梦做下去，不愿去追根落实，怕那一来连梦都做不成。”

“如果说是做梦，这个梦做得也太稀奇，太好了。”王太太欢天喜地地感叹着，“哪里想得到在通州又遇上那位何大人！”

“是啊！多年音问不通。我从前又不大看那些‘邸报’和进士题名的‘齿录’，竟不知道何桂清如此得意。”王有龄又说，“想想也是，现成有这么好一条路子不去走，守在这里，苦得要命！不好笑吗？”

“现在总算快苦出头了！说来说去，都是老太爷当年种下的善因。就是遇到胡少爷，一定也是老太爷积了阴德。”

王有龄深以为然：“公门里面好修行，做州县官，刑名钱谷一把抓，容易造孽，可是也容易积德。老太爷是苦读出身，体恤人情，当年真的做了许多好事。”

“你也要学学老太爷，为子孙种些福田！”王太太又忧郁地说，“受恩不可忘报，现在胡少爷踪影毫无，这件事真急人！”

“唉！”王有龄比她更烦恼，“你不要再说了！说起来我连觉都睡不着。”

王太太知道丈夫明日还要起早上藩台衙门，便不再响。到了五更天，悄悄起身，把丫头老妈子都唤醒了。等王有龄起身，一切都已安排得妥妥帖帖，于是吃过早饭，穿戴整

齐，坐着轿子，欣然“上院”。

上院扑了个空，藩司麟桂为漕米海运的事，到上海去了，起码得有十天到半个月的工夫才能回来，王有龄大为扫兴，只好用“好事多磨”这句话来自宽自解。

闲着无事，除了每天在家等胡雪岩以外，便是到臬司衙门去访俞师爷，打听时局。京里发来的邸报常有催促各省办理“团练”的上谕，这是仿照嘉庆年间，平“白莲教”时所用的坚壁清野之法。委派各省在籍的大员，本乎“守望相助”的古义，自办乡团练兵，保卫地方，上谕中规定的办法是，除了在籍大员会同地方官，邀集绅士筹办以外，并“着在京各部院堂官及翰、詹、科、道，各举所知，总期通晓事体，居心公正，素系人望者，责成倡办，自必经理得宜，舆情允协”。同时又训勉办理团练的绅士，说“该绅士等身受厚恩，应如何自固闾里，为敌忾同仇之计；所有劝谕、捐赈、浚濠、筑寨各事，总宜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布置。一切经费，不得令官吏经手。如果办有成效，即由该督抚随时奏请奖励”。

“你看见没有？”俞师爷指着“一切经费，不得令官吏经手”这句话说，“朝廷对各省地方官，只会刮地皮，不肯实心办事，痛心之情，溢于言表！”

“办法是订得不错，有了这句话，绅士不怕掣肘，可以放手办事。但凡事以得人为第一，各地的劣绅也不少，如果有意侵渔把持，地方官问一问，便拿上谕来作个挡箭牌，其流弊亦有不可胜言者！”

俞师爷点点头说：“浙江不知会派谁，想来戴醇士总有份的。”

“戴醇士是谁？”王有龄问，“是不是那位画山水出名的戴侍郎？”

“对了！正是他。”

过了几天，果然邸报载着上谕：“命在籍前任兵部侍郎戴熙，内阁学士朱品芳、朱兰，湖南巡抚陆费瑑等督办浙江团练事宜。”陆费瑑不姓陆，是姓陆费，只有浙江嘉兴才有这一族。

“气运在变了！”俞师爷下一次与王有龄见面时，这样感叹，“本朝有大征伐，最初是用亲贵为‘大将军’，以后是用旗籍大员，亦多是祖上有勋绩军功的世家子弟，现在索性用汉人，而且是文人。此是国事的一大变，不知纸上谈兵的效用如何？”

王有龄想想这话果然不错，办团练的大臣，除了浙江省以外，外省的，据他所知，湖

南是礼部侍郎曾国藩，安徽是内阁学士吕贤基，此外各省莫不是两榜进士出身，在籍的一二品文臣主持其事。内阁学士许乃钊甚至奉旨帮办江南军务，书生不但握兵权，而且要上战场了。

“雪轩兄！”俞师爷又说，“时逢盛世，固然是修来的福分；时逢乱世，也是有作为的人的良机。像我依人作嫁，游幕终老，可以说此生已矣，你却不可错过这个良机！”

受到这番鼓励的王有龄，雄心壮志，越发跃然，因而用世之心，格外迫切，朝朝盼望麟桂归来，谒见奉委之后，好切切实实来做一番事业。

这天晚上吃过饭，刚刚摊开一张自己所画的地图，预备在灯下对照着读《圣武记》，忽然高升戴着一顶红缨帽，进门便请安：“恭喜老爷，藩台的委札下来了！”

“什么？”这时王有龄才发觉高升手中有一封公文。

“藩台衙门派专人送来的。”说着他把委札递了上去。

打开来一看，是委王有龄做“海运局”的“坐办”。这个衙门专为漕米改为海运而设，“总办”由藩司兼领，“坐办”才是实际的主持人。王有龄未得正印官，不免失望，但总是一桩喜事，便问：“人呢？”

那是指送委札的人，高升答道：“还在外头。是藩台衙门的书办。”

“噢！”他跟高升商量，“你看要不要见他？”

“见倒不必了。不过要发赏。”

“那自然，自然。”

王太太是早就想到了，有人来送委札必要发赏。一个红纸包已包好了多日，这时便亲自拿了出来。

高升急忙又替太太请安道喜，夫妇俩又互相道贺。等把四两银子的红包拿了出去，家里的老妈子、厨子、轿班，得到消息，约齐了来磕头贺喜，王太太又要发赏，每人一两银子。这一夜真是皆大欢喜，只有王有龄微觉美中不足。

乱过一阵，他才想起一件要紧事，把高升找了来问道：“藩台是不是回来了？”

“今天下午到了，一到就‘上院’，必是抚台交代得很结实，所以连夜把委札送了

来。”

“那明天一早要去谢委。”

“是！我已经交代轿班了，谢了委还要拜客，我此刻要在门房里预备。顶要紧一张拜客的名单，漏一个就得罪人。”

王有龄非常满意，连连点头。等高升退了出去，在门房里开拟名单，预备手本，他也上房里动笔墨，把回杭州谒见黄抚台和奉委海运局坐办的经过，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告诉在江阴的何桂清。

信写完已经十二点，王太太亲自伺候丈夫吃了点心，催他归寝。人在枕上，心却不静，一会儿想到要请个人来办笔墨，一会儿又想到明天谢委，麟藩台会问些什么？再又想到接任的日子，是自己挑，还是听上头吩咐？等把这些事都想停当，已经钟打两下了。

也不过睡了三个钟点，便即起身。人逢喜事精神爽，一点都看不出少睡的样子，到了藩台衙门，递上手本，麟桂立即请见。

磕头谢委，寒暄了一阵。麟桂很坦率地说：“你老哥是抚台交下来的人，我将来仰仗的地方甚多，凡事不必客气，反正有抚台在那里，政通人和，有些事你就自己做主好了。”

王有龄一听这话，醋意甚浓，赶紧欠身答道：“不敢！我虽承抚台看得起，实在出于大人的栽培，尊卑有别，也是朝廷体制所关，凡事自然秉命而行。”

“不是，不是！”麟桂不断摇手，“我不是跟你说什么生分的话，也不是推责任，真正是老实话。这位抚台不容易伺候，漕运的事更难办，我的前任为此把条老命都送掉，所以不瞒你老哥说，兄弟颇有戒心。现在海运一事，千斤重担你一肩挑了过去，再好都没有。将来如何办理，你不妨多探探抚台的口气。我是垂拱而治，过一过手转上去，公事只准不驳，岂不是大家都痛快？”

倒真的是老实话！王有龄心想，照这样子看，是黄宗汉要来管海运，委自己出个面。麟桂只求不生麻烦，办得好，“保案”里少不了他的名字，办不好有抚台在上面顶着，也可无事，这个打算是不错的。

于是他不多说什么，只很恭敬地答道：“我年轻识浅，一切总要求大人教导。”

“教导不敢当。不过海运是我手里办起来的，一切情形，可以先跟你说一说。”

“是！”他把腰挺一挺，身子凑前些，聚精会神地听着。

“我先请问，你老哥预备哪一天接事？”

“要请大人吩咐。”

“总是越快越好！”麟桂喊道，“来啊！”

唤来听差，叫取皇历来翻了翻，第三天就是宜于上任的黄道吉日，决定就在这天接事。

“再有一件事要请问，你老哥‘夹袋’里有几个人？”

王有龄一个“班底”也没有，如果是放了州县缺，还要找俞师爷去找人，海运局的情形不知如何，一时无法作答。就在这踌躇之间，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必须替他留个位置。

“只有一个人，姓胡，人极能干。就不知他肯不肯来。”

“既然如此，海运局里的旧人，请老哥尽力维持。”

原来如此！麟藩台是怕他一接事，自己有批人要安插，所以预先招呼。王有龄觉得这位藩台倒是老实人，“我听大人的吩咐。”他又安了个伏笔，“倘或抚台有人交下来，那时再来回禀大人，商量安置的办法。”

“好，好！”麟桂接着便谈到海运，“江浙漕米改为海运，由新近调补的江苏藩司倪良耀总办。这位仁兄，你要当心他！”

“噢！”这是要紧地方，王有龄特为加了几分注意。

“亏得我们抚台圣眷隆，靠山硬，不然真叫他给坑了！”

原来倪良耀才具有限，总办江浙海运，不甚顺利，朝廷严旨催促，倪良耀便把责任推到浙江，说浙江的新漕才到了六万余石，其实已有三十几万石运到上海。黄宗汉据实奏复，因而有上谕切责倪良耀。

“有这个过节儿在那里，事情便难办了。倪良耀随时会找毛病，你要当心。此其一。”

“是。”王有龄问道，“请示其二。”

“二呢，我们浙江有些地方也很难弄。尤其是湖州府，地方士绅把持，大户欠粮的极多。今年新漕，奉旨提前启运，限期上越发紧迫。前任知府，误漕撤任，我现在在想……”

麟桂忽然不说下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王有龄心里思量：莫非委署湖州府？这也不对啊！州县班子尚未署过实缺，何能平白开擢？也许是委署湖州府属的哪一县。果真如此，就太妙了！湖州府属七县，漕米最多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此三县富庶有名，一补就先补上一等大县，干个两三年，上头有人照应，升知府就有望了。

“总而言之，外面一个倪良耀，里面一个湖州府，把这两处对付得好，事情就容易了。其余的，等你接了事再说吧！”麟桂说到这里端茶碗送客。

出了藩台衙门，随即到抚署谒见。刘二非常亲热地道了喜，接着便说，“上头正邀了‘杭嘉湖’、‘宁绍台’两位道台在谈公事，只怕没有工夫见王大老爷。我先去跑一趟看。”

果然，黄宗汉正邀了两个“兵备道”在谈出省堵敌的公事，无暇接见，但叫刘二传下话来：接事以后，好好整顿，不必有所瞻顾。又说，等稍为空一空，会来邀他上院，详谈一切。

所谓“不必瞻顾”，自是指麟桂而言。把抚、藩两上司的话合在一起来看，王有龄才知道自己名为坐办，实际已总负了浙江漕米海运的全责。

“我跟王大老爷说句私话，”刘二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上头有话风出来了：如今军务吃紧，漕米关系军食，朝廷极其关切。只要海运办得不误限期，这一案中可以特保王某，请朝廷破格擢用。是祸是福，都在王某自己。”

“真正是，抚台如此看得起我，我不知说什么好了。得便请你回一声，就说我决不负抚台的提拔。”

刘二答应一定把话转到。接着悄悄递过来两张履历片赔笑道：“一个是我娘舅，一个是拜把兄弟，请王大老爷栽培。”

“好，好！”王有龄一口答应，看也不看，就把条子收了起来。

由此开始拜客，高升早已预备了一张名单，按照路途远近，顺路而去。驻防将军、臬司、盐运使、杭嘉湖道、杭州府都算是上司，须用手本；仁和、钱塘两县平行用拜帖；此外是候补的道府、州县，仅不过到门拜帖，主人照例挡驾，却跑了一天都跑不完。

回到家，特为又派人到臬司衙门把俞师爷请来吃便饭，一面把杯小酌，一面说了这天抚、藩两司的态度。俞师爷很替他高兴，说这个“坐办”的差使，通常该委候补道，至少也得一名候补知府，以王有龄的身份，派委这个差使，那是逾格的提拔，不该为不得州县正堂而烦恼。

这一番话说得王有龄余憾尽释，便向他讨教接事的规矩，又“要个办笔墨的朋友”，俞师爷推荐了他的一个姓周的表弟，保证勤快可靠。王有龄欣然接纳，约定第二天就下“关书”。

“还有件事要向老兄请教。”他把刘二的两张履历，拿给俞师爷看，“是抚署刘二的来头，一个是他娘舅，一个是他拜把兄弟。”

“什么娘舅兄弟？”俞师爷笑道，“都是在刘二那里花了钱的，说至亲兄弟，托词而已！”

“原来如此！”王有龄又长了一分见识，“想来年长的是‘娘舅’，年轻的是‘兄弟’。你看看如何安插？”

“刘二是头千年老狐狸，不买账固不可，太买账也不好，当你老实好欺，得寸进尺，以后有得麻烦。”

俞师爷代他做主，看两个人都有“未入流”的功名，年轻的精力较好，派了“押运要员”；年长的坐得住，派在收发上帮忙。处置妥帖，王有龄心悦诚服。

接事受贺，热闹了两三天，才得静下心来办事，第一步先看来往文卷。这时他才知道，黄宗汉奏报——已有三十余万石漕米运到上海交倪良耀之说，有些不尽实，实际上大部分的漕米还在运河粮船上，未曾交出，倘或出了意外，责任不轻，得要赶紧催运。

正在踌躇苦思之时，黄宗汉特为派了个“文巡捕”来，说：“有紧要公事，请王大老翁即刻上院。”到了抚台衙门，先叩谢宪恩，黄宗汉坦然坐受，等他起身，随即递了一封公事过来，说道：“你先看一看这道上谕。”

王有龄知道，这是军机处转达的谕旨，称为“延寄”。不过虽久闻其名，却还是第一

次瞻仰，只见所谓“煌煌天语”，不过普通的宣纸白单帖所写，每页五行，每行二十字，既无钤印，亦无签押，如果不是那个钤了军机处印的封套，根本就不能相信这张不起眼的纸，便是圣旨。

一面这样想，一面双手捧着看完，他的记性好，只看了一遍，就把内容都记住了。

这道上谕仍旧是在催运漕米，对于倪良耀一再申述所派委员，不甚得力，朝廷颇为不耐，严词切责，最后指令“该藩司即将浙省运到米石，并苏省起运未完米石，仍遵叠奉谕旨，赶紧催办，务令克期放洋。倘再稍有延误，朕必将倪良耀从重治罪”。

“我另外接得京里的信，”黄宗汉说，“从扬州失守以后，守将为防长毛东窜，要放闸泄尽淮水，让贼舟动弹不得。如果到了高邮、宝应，还要决洪泽湖淹长毛，那时汪洋一片，百姓一起淹在里面，本年新漕也就泡汤了。为此之故，对海运的漕米，催得急如星火。倪良耀再办不好，一定摘顶戴，我们浙江也得盘算一下。”

王有龄极细心地听着，等听到最后一句，随即完全明白，浙江的漕米实在也没有运足，万一倪良耀革职查办，那时无所顾忌，将实情和盘托出，黄抚台奏报不实，这一下出的纰漏可就大了。

为今之计，除却尽快运米到上海，由海船承兑足额以外，别无善策。他把这番意思说了出来，黄宗汉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

没有表示就是表示，表示不满！王有龄心想，除非告诉他，五天或者十天，一定运齐，他是不会满意的。但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把握，只能这样答道：“我连夜派员去催，总之一丝一毫不敢疏忽。”

“也只好这样了。”黄宗汉淡淡地说了这一句，一端茶碗，自己先站起身来，哈一哈腰，往里走去。

王有龄大为沮丧。接事数天，第一次见抚台，落得这样一个局面，不但伤心，而且寒心，黄抚台是这样对部属，实在难伺候。

坐在轿子里，闷闷不乐，前两天初坐大轿，左顾右盼的那份得意心情，已消失无余。想着心事自然也不会注意到经过了哪些地方。就在这迷惘恍惚之中，蓦地里兜起一个影子，急忙顿足喊道：“停轿，停轿！”

健步如飞的轿班不知怎么回事，拼命煞住脚，还是冲了好几步才能停住。挟着“护

书”跟在轿旁的高升，立即也赶到轿前，只见主人已掀开轿帘，探出头来，睁大了眼回头向来路上望。

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引起了路人的好奇，纷纷驻足，遥遥注视，高升看看有失体统，便轻喊一声：“老爷！”

一见高升，王有龄便说：“快，快，有个穿黑布夹袍的，快拉住他。”

穿黑布夹袍的也多得很，是怎样一个人呢？高或矮，胖还是瘦，年纪多大，总要略略说明了，才好去找。

他还在踌躇，王有龄已忍不得了，拼命拍轿杠，要轿班把它放倒，意思是要跨出轿来自己去追。这越发不像样了，高升连声喊道：“老爷，老爷，体统要紧，到底是谁？说了我去找。”

“还有谁？胡少爷！”

“啊！”高升拔脚便奔，“胡少爷”是怎么个人，他听主人说过不止一遍，脑中早有了极深的印象。

一路追，一路细察行人，倒有个穿黑布袍的，却是花白胡须的老者，再有一个已近中年，形容猥琐，看去不像，姑且请问“尊姓”，却非姓胡。这时高升有些着急，也不免困惑，他相信他主人与胡雪岩虽失之交臂，却绝不会看错，然则就此片刻的工夫，会走到哪里去了呢？

第三章 王有龄上任即遇大麻烦，胡雪岩谋划完美解决方案

胡王重逢

正徘徊瞻顾，不知何以为计时，突然眼前一亮，那个在吃“门板饭”的，一定是了。杭州的饭店，犹有两宋的遗风，楼上雅座，楼下卖各样熟食，卸下排门当案板，摆满了朱漆大盘，盛着现成菜肴。另有长条凳，横置案前，贩夫走卒，杂然并坐，称为吃“门板饭”。一碗饭盛来，像座塔似的堆得老高，不是吃惯了的，无法下箸，不知从顶上吃起，还是从中腰吃起。所以那些“穿短打”的一见这位“穿大衫儿的”落座，都不免注目，一则是觉得衣冠中人来吃“门板饭”，事所罕见；二则是要看他如何吃法。不会吃，“塔尖”会倒下来，大家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就在这时，高升已经赶到，侧面端详，十有八九不错，便冒叫一声：“胡少爷！”

这一声叫，那班“穿短打的”都笑了，哪有少爷来吃门板饭的？

高升到杭州虽不久，对这些情形已大致明白，自己也觉得“胡少爷”叫得不妥，真的是他，他也不便答应，于是走到他身边问道：“请问，贵姓可是胡？”

“不错。怎地？”

“台甫可是上雪下岩？”

正是胡雪岩，他把刚拈起的竹箸放下，问道：“我是胡雪岩。从未见过尊驾——”

高升看他衣服黯旧，于思满面，知道这位“胡少爷”落魄了，才去吃门板饭。如果当街相认，传出去是件新闻，对自己老爷的官声，不大好听，所以此时不肯说破王有龄的姓

名，只说：“敝上姓王，一见就知道。胡少爷不必在这里吃饭了，我陪了你去看敝上。”

说罢不问青红皂白，一手摸一把铜钱放在案板上，一手便去搀扶胡雪岩，跨出条凳，接着便招一招手，唤来一顶待雇的小轿。

胡雪岩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肯上轿，拉住高升问道：“贵上是哪一位？”

“是……”高升放低了声音说，“我家老爷的官印，上有下龄。”

“啊！”胡雪岩顿时眼睛发亮，“是他。现在在哪里？”

“公馆在清和坊。胡少爷请上轿。”

等他上了轿，高升说明地址，等小轿一抬走，他又赶了去见王有龄，略略说明经过。王有龄欢喜无量，也上了蓝呢大轿，催轿班快走。

一前一后，几乎同时抬到王家。高升先一步赶到，叫人开了中门，两顶轿子，一起抬到厅前。彼此下轿相见，都有疑在梦中的感觉，尤其是王有龄，看到胡雪岩穷途末路的神情，鼻子发酸，双眼发热。

“雪岩！”

“雪轩！”

两个人这样招呼过，却又没有话了，彼此都有无数话梗塞在喉头，还有无数话积压在心头，但嘴只有一张，不知先说哪一句。

一旁的高升不能不开口了：“请老爷陪着胡少爷到客厅坐！”

“啊！”王有龄这才省悟，“来，来！雪岩且先坐下歇一歇再说。也不必在外面了，请到后面去，舒服些。”

一引引到后堂，躲在屏风后面张望的王太太慌忙回避。胡雪岩瞥见裙幅飘动，也有些踌躇。这下又提醒了王有龄。

“太太！”他高声喊道，“见见我这位兄弟！”

这样的交情，比通家之好更进一层，真个如手足一样，王太太便很大方地走了出来，含着笑，指着胡雪岩，却望着她丈夫问：“这位就是你日思夜梦的胡少爷了！”

“不敢当这个称呼！”胡雪岩一躬到地。

王太太还了礼，很感动地说：“胡少爷！真正不知怎么感激你。雪轩一回杭州，就去看你，扑个空回来，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我埋怨雪轩，这么好的朋友，哪有不请教人家府上在哪里的道理？如今好了，是在哪里遇见的？”

“在，在路上。”胡雪岩有些窘。

王有龄由意外惊喜所引起的激动，这时已稍稍平伏，催着他妻子说：“太太！我们的话，三天三夜说不完，你此刻先别问，我们都还没有吃饭，看看，有现成的，先端几个碟子来喝酒。”

“有，有。”王太太笑着答道，“请胡少爷上书房去吧，那里清静。”

“对了！”

王有龄又把胡雪岩引到书房，接着王太太便带着丫头、老妈子，亲来照料。胡雪岩享受着这一份人情温暖，顿觉这大半年来的飘泊无依之苦，受得也还值得。

“雪轩！”他问，“你几时回来的？”

“回来还不到一个月。”王有龄对自己心满意足，但看到胡雪岩却有些伤心，“雪岩，你怎么弄成这样子？”

“说来话长。”胡雪岩欲言又止地，“你呢？我看很得意？”

“那还不是靠你？连番奇遇，什么《今古奇观》上的‘倒运汉巧遇洞庭红’，比起我来，都算不了什么！”王有龄略停一停，大声又说，“好了！反正只要找到了你就好办了。来，来，今天不醉不休。”

另一面方桌上已摆下四个碟子，两副杯筷，等他们坐下，王太太亲自用块手巾，裹着一把酒壶来替他们斟酒。胡雪岩便慌忙逊谢。

“太太！”王有龄说，“你敬了兄弟的酒，就请到厨房里去吧，免得兄弟多礼，反而拘束。”

于是王太太向胡雪岩敬过酒，退了出去，留下一个丫头侍候。

于是一面吃，一面说，王有龄自通州遇见何桂清开始，一直谈到奉委海运局坐办，其

间也补叙了他自己的家世。所以这一席话谈得酒都凉了。

“恭喜，恭喜！”胡雪岩此时已喝得满面红光，那副倒霉相消失得无形无踪，很得意地笑道，“还是我的眼光不错，看出你到了脱运交运的当儿，果不其然。”

“交运也者，是遇见了你。雪岩，”王有龄愧疚不安地说，“无怪乎内人说我糊涂，受你的大恩，竟连府上在哪里都不知道。今天，你可得好好儿跟我说一说了。”

“自然要跟你说明。”胡雪岩喝口酒，大马金刀地把双手撑在桌角，微偏着头问他，“雪轩，你看我是何等样人？”

王有龄看他的气度，再想一想以前茶店里所得的印象，认为他必是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但不免有些甘于下流，所以不好好读书，成天在茶店里厮混。当然，这“甘于下流”四字，他是不能出口的，便这样答道：“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气。我看你像个纨绔。”

“纨绔？”胡雪岩笑了，“你倒不说我是‘撩鬼儿’！”这是杭州话，地痞无赖叫“撩鬼儿”。

“那我就猜不到了。请你实说了吧，我心里急得很！”

“那就告诉你，我在钱庄里‘学生意’——”

胡雪岩父死家贫，从小就在钱庄里当学徒，杭州人称为“学生子”，从扫地倒溺壶开始，由于他绝顶聪明，善于识人，而且能言善道，手面大方，所以三年满师，立刻便成了那家钱庄一名得力的伙计，起先是“立柜台”，以后获得东家和“大伙”的信任，派出去收账，从来不曾出过纰漏。

前一年夏天跟王有龄攀谈，知道他是一名候补盐大使，打算着想北上“投供”、加捐时，胡雪岩刚有笔款子可收。这笔款子正好五百两，原是吃了“倒账”的，在钱庄来说，已经认赔出账，如果能够收到，完全是意外收入。

但是，这笔钱在别人收不到，欠债的人有个绿营的营官撑腰，他要不还，钱庄怕麻烦，也不敢惹他。不过此人跟胡雪岩很谈得来，不知怎么发了笔财，让胡雪岩打听到了去找他，他表示别人来不行，胡雪岩来另当别论，很慷慨地约期归清。

胡雪岩一念怜才，决定拉王有龄一把，他想，反正这笔款子在钱庄已经无法收回，如

今转借了给王有龄，将来能还最好，不能还，钱庄也没有损失。这个想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悄悄儿做了，人不知，鬼不觉，一时也不会有人去查问这件事。坏就坏在他和盘托出，而且自己写了一张王有龄出面的借据送到总管店务的“大伙”那里。

“大伙”受东家的委托，如何能容胡雪岩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念在他平日有功，也不追保，请他卷了铺盖。这一下在同行中传了出去，都说他胆大妄为，现在幸亏是五百两，如果是五千两、五万两，他也这样擅做主张，岂不把一爿店都弄“倒灶”了？

为了这个名声在外，同业间虽知他是一把好手，却谁也不敢用他。同时又有人怀疑他平日好赌，或许是在赌博上失利，无以为计，饰词挪用了这笔款子。这个恶名一传，生路就越加困难了。

“谢天谢地，”胡雪岩讲到这里，如释重负似的说，“你总算回来了！不管那笔款子怎么样，以你现在的身份，先可以把我的不白之冤洗刷干净。”

润湿了双眼的王有龄，长长叹了口气：“唉，如果你我没有今天的相遇，谁会想得到我冥冥中已经害得你好惨。如今，大恩不言谢，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要看你。我如何能说？”

“不，不！”王有龄发觉自己措词不妥，赶紧抢着说道，“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怎么样把面子十足挣回来，这我有办法。现在要问你的是，你今后作何打算？是不是想回原来的那家钱庄？”

胡雪岩摇摇头，说了句杭州的俗语：“‘回汤豆腐干’，没有味道了。”

“那么，是想自立门户？”

这句话说到了他心里，但就在要开口承认时，忽然转念：开一家钱庄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本钱也要有人照应。王有龄现在刚刚得了个差使，力量还有限。如果自己承认有此念头，看他做人极讲义气，感恩图报，一定想尽办法来帮自己，千斤重担挑不动而非挑不可，那就先要把他自己压坏。这怎么可以？

有些警惕，胡雪岩便改口了，“我不想再吃钱庄饭。”他说，“你局里用的人大概不少，随便替我寻个吃闲饭的差使好了。”

王有龄欣悦地笑了，学着杭州话说：“闲饭是没有得把你吃的。”

胡雪岩心里明白，他会在海运局里给他安排一个重要职司，到那时候，好好拿些本事来帮一帮他。把他帮发达了，再跟他借几千两银子出来做本钱，那就受之无愧了。

吃得酒醉饭饱，沏上两碗上好的龙井茶，赅续未尽的谈兴。王有龄提到黄宗汉的为人，把椿寿一案，当做新闻来讲，又提到黄抚台难伺候，然后话锋一转，接上今日上院谒见的情形。

“那么你现在预备怎么样呢？”胡雪岩问——意思是问他如何能够把应运的漕米，尽速运到上海，交兑足额。

“我有什么办法？只有尽力去催。”

“难！”胡雪岩摇着头说，“你们做官的，哪晓得人家的苦楚？一改海运，漕丁都没饭吃了。所以老实说一句，漕帮巴不得此事不成！你们想从运河运米到上海，你急他不急，慢慢儿拖你过限期，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

“啊！”王有龄矍然而起，“照你这一说，是非逾限不可了。那怎么办呢？”

“总有办法好想。”胡雪岩敲敲自己的太阳穴说，“世上没有没有办法的事，只怕不用脑筋。我就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包你省事，不过要多花几两银子，保住了抚台的红顶子，这几两银子也值。”

王有龄有些不大相信，但不妨听他讲了再说，便点点头：“看看你是什么好办法？”

“米总是米，到哪里都一样。缺多少就地补充，我的意思是，在上海买了米，交兑足额，不就没事了吗？”

他的话还没有完，王有龄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妙极，妙极！准定这么办。”

“不过有一层，风声千万不可泄漏。漕米不是少数，风声一漏出去，米商立刻扳价。差额太大，事情也难办。”

“是的。”王有龄定定神盘算了一会，问道，“雪岩，你有没有功名？”

“我是一品老百姓。”

“应该去报个捐，哪怕是‘未入流’，总算也是个官，办事就方便了。现在我只好下个‘关书’，”王有龄又踌躇着说，“也还不知道能不能聘你当‘文案’。”

“慢慢来，慢慢来！”胡雪岩怕他为难，赶紧安慰着他说。

“怎么能慢呢？我要请你帮我的忙，总得有个名义才好。”王有龄皱着眉说，“头绪太多，也只好一样一样来。雪岩，你府上还有什么人？”

“一个娘，一个老婆。”

“那我要去拜见老伯母。”

“不必，不必！”胡雪岩急忙拦阻，“目前不必。我住的那条巷，轿子都抬不进去的，舍下也没有个坐处，你现在来不是替我增光，倒是出我的丑。将来再说。”

王有龄知道他说的是老实话，便不再提此事，站起身来说：“你先坐一坐，我就来。”

等他回出来时，手里拿着五十两一张银票，只说先拿着用。胡雪岩也不客气，收了下來，起身告辞，说明天再来。

“今天就不留你了。明天一早，请你到我局里，我专诚等你。还有一件，你把府上的地址留下来。”

胡雪岩住在元宝街，把详细地址留了下来。王有龄随后便吩咐高升，备办四色精致礼物，用“世愚侄”的名帖，到元宝街去替“胡老太太”请安。高升送了礼回来，十分高兴，因为胡雪岩虽然境况不佳，出手极其大方，封了四两银子的赏号。

“我不肯收，赏得太多了。”高升报告主人，“胡少爷非叫我收不可，他说他亦是慷他人之慨。”

“那你就收下好了。”王有龄心里在想，照胡雪岩的才干和脾气，一旦有了机会，发达起来极快，自己的前程，怕与此人的关系极大，倒要好好用一用他。

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应约而至，穿得极其华丽。高升早已奉命在等候，一见他来，直接领到“签押房”，王有龄便问：“那家钱庄在哪里？”

“在‘下城’盐桥。字号叫做‘信和’。”

“请你陪我去。你是原经手，那张笔据上是怎么写的？请你先告诉我，免得话接不上头。”

胡雪岩想了一下，徐徐念道：“立笔据人候补盐大使王有龄，兹因进京投供正用，凭中胡雪岩向信和钱庄借到库平足纹五百两整。言明两年内归清，照市行息。口说无凭，特立笔据存照。”

“那么，该当多少利息呢？”

“这要看银根松紧，并无一定。”胡雪岩说，“多则一分二，少则七厘，统算打它一分，十个月的工夫，五十两银子的利息也就差不多了。”

于是王有龄写了一张“支公费六百两”的条谕，叫高升拿到账房。不一会管账的司事，亲自带人捧了银子来，刚从藩库里领来的，一百一锭的官宝六锭，出炉以后，还未用过，簇簇光新，颇为耀眼。

“走吧！一起到信和去。”

“这样，我不必去了。”胡雪岩说，“我一去了，那里的大伙当着我的面，不免难为情。再有一句话，请你捧信和两句，也不必说穿我们已见过面。”

王有龄听他这一说，对胡雪岩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此人居心仁厚，手段漂亮。换了另一个人，像这样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弃？而他居然愿意委屈自己，保全别人的面子，好宽的度量！

因为如此，王有龄原来预备穿了公服，鸣锣喝道去唬信和一下的，这时也改了主意，换上便衣，坐一顶小轿，把六锭银子用个布包袱一包，放在轿内，带着高升，悄悄来到了信和。

轿子一停，高升先去投帖。钱庄对官场的消息最灵通，信和的大伙张胖子，一看名帖，知道是抚台面前的红人，王有龄三字也似乎听说，细想一想，恍然记起，却急出一身汗！没奈何，且接了进来再说。

等他走到门口，王有龄已经下轿，张胖子当门先请了个安，迎到客堂，忙着招呼，泡茶拿水烟袋，肃客上坐，然后赔笑问道：“王大老爷光降小号，不知有何吩咐？”

王有龄摘下墨晶大眼镜，从容答道：“宝号有位姓胡的朋友，请出来一见。”

“喔，喔，是说胡雪岩？他不在小号了。王大老爷有事，吩咐我也一样。”

王有龄停了停说：“还没有请教贵姓？”

“不敢！敝姓张，都叫我张胖子，我受敝东的委托，信和大小事体都能做三分主。”

“好！”王有龄向高升说道，“把银子拿出来！”接着转脸向张胖子，“去年承宝号放给我的款子，我今天来料理一下。”

“不忙，不忙！王大老爷尽管放着用。”

“那不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也知道宝号资本雄厚，信誉卓著，不在乎这笔放款，不过，在我总是早还早了。不必客气，请把本利算一算，顺便把原笔据取出来。”

张胖子刚才急出一身汗，就因为取不来原笔据，那张笔据，当时当它无用，不知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做钱庄这行生意，交往的都是官员绅士、富商大贾，全靠应酬的手段灵活。张胖子的机变极快，他在想，反正拿不出笔据，便收不回欠款，这件事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把小胡找到，才有圆满解决希望，此时落得放漂亮些。

因此，他先深深一揖，奉上一顶高帽子：“王大老爷真正是第一等的仁德君子！像您老这样菩萨样的主客，小号请都请不到，哪里好把财神爷推出门？尊款准定放着，几时等雪岩来了再说。倒是王大老爷局里有款子汇划，小号与上海南市‘三大’——大亨、大豫、大丰都有往来，这三家与‘沙船帮’极熟，漕米海运的运费，由小号划到‘三大’去付，极其方便，汇水亦绝不敢多要。王大老爷何不让小号效劳？”

这是他不明内情，海运运费不归浙江直接付给船商，但也不必跟他说破。王有龄依然要还那五百两的欠款，张胖子便再三不肯，推来推去，他只好说了一半实话。

“老实禀告王大老爷，这笔款子放出，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所以笔据不笔据，无关紧要，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改天寻着了再来领。至于利息，根本不在话下，钱庄盘利钱，也要看看人，王大老爷以后照顾小号的地方多的是，这点利息再要算，教敝东家晓得了，一定会怪我。”

话说得够漂亮，王有龄因为体谅胡雪岩的心意，决定做得比他更漂亮，便叫高升把包袱解开，取了五百五十两银子，堆在桌上，然后从容说道：“承情已多，岂好不算利息？当时我也听那位姓胡的朋友说过，利息多则一分二，少则七厘，看银根松紧而定，现在我们通扯一分，十个月工夫，我送子金五十两。这里一共五百五十两，你请收了，随便写个本利还清的笔据给我，原来我所出的那张借据，寻着了便烦你销毁了它。宝号做生意真是能为客户打算，佩服之至。我局里公款甚多，那位姓胡的朋友来了，你请他来谈一谈，我

跟宝号做个长期往来。”

张胖子喜出望外，当时写了还清的笔据，交与高升收执，一面决不肯收利息，但王有龄非要给不可，也就只好不断道谢着收了下来。

等他恭送上轿，王有龄觉得这件事做得十分痛快有趣，暗中匿笑，这张胖子想做海运局的生意，一定马上派人去找胡雪岩。谁知胡雪岩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回他店里，现在让他吃个空心汤圆，白欢喜一场，也算是对他叫胡雪岩卷铺盖的小小惩罚。

回到局里，会着胡雪岩说了经过。胡雪岩怕信和派人到家去找，戳穿真相，那时却之不可，不免麻烦，所以匆匆赶回家去，预作安排。王有龄也换了公服，上院去谒见黄抚台，还怕他不见，特为告诉刘二，说是为漕米交兑一案，有了极好的办法，要见抚台面禀一切。

刘二因为他交了去的两张“条子”，王有龄都已有了适当的安插，自然见他的情，所以到了里面，格外替他说好话。黄宗汉一听“有了极好的办法”，立刻接见，而且脸色也大不相同了。

等把胡雪岩想出来的移花接木之计一说，黄宗汉大为兴奋，不过不能当时就作决定，因为兹事体大。

于是黄宗汉派“戈什哈”把藩司和督粮道都请了来，在抚署西花厅秘密商议。为了早日交代公事，大家都赞成王有龄所提出来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顾虑。

“漕米悉数运到上海，早已出奏有案。如今忽然在上海买米垫补，倘或叫哪位‘都老爷’知道了，开上一个玩笑。”麟桂迟疑了一下说，“那倒真不是开玩笑的事！”

“藩台的话说得是。”督粮道接口附和，然后瞥了王有龄一眼，自语似的说，“能有个人挡一下就好了。”

所谓“挡一下”，就是有人出面去做，上头装作不知道，一旦出了事，有个躲闪斡旋的余地。抚、藩两宪都明白他的意思，但这个可以来“挡一下”的人在哪里呢？

黄宗汉和麟桂都把眼光飘了过来，王有龄便毫不考虑地说：“我蒙宪台大人栽培，既然承乏海运，责无旁贷，可否交给我去料理？”

在座三上司立刻都表示了嘉许之意，黄宗汉慢吞吞说道：“漕米是天庾正供，且当军

兴之际，粮食为兵营之命脉，不能不从权办理。既然有龄兄勇于任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谈一谈吧！”说完，他站起身来，向里走去。

抚台似乎置身事外了，麟桂因为有椿寿的前车之鉴，凡事以预留卸责的地步为宗旨。倒是督粮道有担当，很用心地与王有龄商定了处置的细节。

这里面的关键是，要在上海找个大粮商，先垫出一批糙米，交给江苏藩司倪良耀，然后等浙江的漕米运到上海归垫。换句话说，是要那粮商先卖出，后买进。当然，买进卖出价钱上有差额，米的成色也不同，漕米的成色极坏，需要贴补差价，另外再加盘运的损耗，这笔额子出在什么地方，也得预先商量好。

“事到如今，说不得只好在今年新漕上打主意，加收若干。目前只有请藩库垫一垫。”

“藩库先垫可以。”麟桂答复督粮道说，“不过你老哥也要替兄弟想一想，这个责任我实在担不起，总要抚台有公事，我才可以动支。”

“要公事恐怕办不到，要抚台一句切实的话，应该有的。现在大家同船合命，大人请放心，将来万一出了什么纰漏，我是证人。”

话说到如此，麟桂只得点点头答应：“也只好这样了。”

“至于以后的事，”督粮道拱拱手对王有龄说，“一切都要偏劳！”

这句话王有龄却有些答应不下，因为他对上海的情形不熟，而且江宁一失，人心惶惶，粮商先垫出一批粮食，风险甚大，有没有人肯承揽此事，一点把握都没有。

看他迟疑，督粮道便又说：“王兄，你不必怕！我刚才说过，这件事大家休戚相关，倘有为难之处，当然大家想办法，不会让你一个人坐蜡。王兄，你新硎初发，已见长才，佩服之至，尽管放手去干。”

受到这两句话的鼓励，王有龄想到了胡雪岩，该佩服的另有人。

谈到这里，事情可以算定局了，约定分头办事，麟桂和督粮道另行谒见抚台去谈差额的垫拨和将来如何开支？王有龄回去立刻便要设法去觅那肯垫出多少万石糙米的大粮商。

等一回海运局，第一个就问胡雪岩，说是从他回家以后，就没有来过，时已近午，想来他要在家吃了饭才来。但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还不见踪影，王有龄有些急了，他有许

多事要跟胡雪岩商量，胡雪岩自己也应该知道，何以如此好整以暇？令人不解。

他没有想到，胡雪岩是叫张胖子缠住了。王有龄出人意表的举动，使得信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是津津有味地资为话题。胡雪岩在店里的人缘原就不坏，当初被辞退时，实在因为他做事太荒唐，拆的烂污也太大，爱莫能助。以后又因为胡雪岩好面子，自觉落魄，不愿与故人相见，所以渐渐疏远。现在重新唤起记忆，都说胡雪岩的眼光确是厉害，手腕魄力也高人一等。如今且不说有海运局这一层关系，可以拉到一个大主顾，就没有这层关系，照胡雪岩的才干来说，信和如果想要发达，就应该把他请回来。

这一下，张胖子的主意越发坚定了。他原来就有些内疚于心，现在听大家的“口碑”，更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在内，因为他们这些话传到东家耳朵里，一定会找了自己去问，别的都不说，一张五百两银子的借据，竟会弄丢了，这还成什么话？东家在绍兴还有一家钱庄，档手缺人，保不一定会把自己调了过去，腾出空位子来请胡雪岩做，那时自己的颜面何存？

为此他找了个知道胡雪岩住处的小徒弟带路，亲自出马。事先也盘算过一遍，胡雪岩四两银子一月的薪水，从离开信和之日起照补，十个月一共四十两银子，打了一张本票用红封袋封好，再备了茶叶、火腿两样礼物，登门拜访。

说也凑巧，等他从元宝街这头走过去，胡雪岩正好从海运局回家，自元宝街那头走过来，撞个正着。胡雪岩眼尖想避了开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雪岩，雪岩！”张胖子跑得气喘吁吁的，面红心跳，这倒好，正可以掩饰他的窘色。

“张先生！”胡雪岩恭恭敬敬地叫一声，“你老人家一向好？”

“好什么？”张胖子埋怨似的说，“从你一走，我好比砍掉一只右手，事事不顺。”

胡雪岩心里有数，张胖子替人戴高帽子的本事极大，三言两语，就可以叫人晕晕乎乎，听他摆布，所以笑笑不答。

“雪岩！”张胖子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遍，“你混得不错啊！”

“托福！托福！”

胡雪岩只不说请他到家里坐的话，张胖子便骂小徒弟：“笨虫！把茶叶、火腿拎进去

啊！”等小徒弟往胡家一走，张胖子也挪动了脚步，一面说道：“第一趟上门来看老伯母，总要意思意思，新茶、陈火腿，是我自己的孝敬！”

见此光景，胡雪岩只好请他到家里去坐。张胖子一定要拜见“老伯母”、“嫂夫人”。平民百姓的内外之防，没有官府人家那么严，胡雪岩的母亲和妻子都出来见了礼，听张胖子说了许多好听的话。

等坐定了谈入正题。他把王有龄突然来到信和，还清那笔款子的经过，细说了一遍，只把遗失了那张借据这一节，瞒着不提。

讲了事实，再谈感想，“雪岩！”他问，“你猜猜看，王老爷这一来，我顶顶高兴的是啥子？”

“自然是趁此可以拉住一个大主顾。”

这句话说到了张胖子的心里，但是他不肯承认：“不是。雪岩，并非我此刻卖好，要你见情，说实在的，当初那件事，东家大发脾气，我身为大伙，实在叫没法子，只好照店规行事。心里是这样在巴望，最好王老爷早自来还了这笔款子，或者让我发笔什么财，替你赔了那五百两头。这为什么？为来为去为的是你好重回信和。现在闲话少说喏，”他把预先备好的红封套取了出来，“你十个月的薪水，照补，四十两本票，收好了。走！”

一面说，一面他用左手把红封套塞到胡雪岩手里，右手便来拉着他出门。

“慢来，慢来！张先生，”胡雪岩问道，“怎的一桩事体，我还糊里糊涂。你说走，走到哪里去？”

“还有哪里？信和。”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听他说明白了，便使劲摇头：“张先生，‘好马不吃回头草’，盛情心领，谢谢了。”说着把红封套退了回去。

张胖子双手推拒，责备似的说：“雪岩，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自此展开冗长的说服工作，他的口才虽好，胡雪岩的心肠也硬，随便他如何导之以理，动之以情，一个只是不肯松口。

磨到日已过午，主人家留客便饭，实在也有逐客的意思。哪知张胖子是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黠住胡雪岩，再也不肯走的，“好，多时不见，正要叙叙，我来添茶！”他摸

出块碎银子，大声唤那小徒弟，“小痢痢，到巷口‘皇饭儿’，叫他们送四样菜来：木榔豆腐，件儿肉，响铃儿，荤素菜，另外打两斤‘竹叶青’！”

胡雪岩夫妇要拦拦不住，只好由他。等一喝上酒，胡雪岩就不便“闷声大发财”，听他一个人去说，少不得要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推托。无奈张胖子那张嘴十分厉害，就像《封神榜》斗法似的，胡雪岩每祭一样法宝，他总有办法来破，倒是有样法宝，足可使他无法招架，但胡雪岩不肯说，如果肯说破跟王有龄的关系，现在要到海运局去“做官”了，难道张胖子还能一定叫他回信和去立柜台、当伙计？

酒添了又添，话越说越多，连胡雪岩的妻子都有些不耐烦了，正在这不得开交的当儿，来了个不速之客。

“咦！”张胖子把眼睛瞪得好大，“高二爷，你怎么寻到这里来了？”

奉命来请胡雪岩的高升，机变虽快，却也一时无从回答，但他听出张胖子的语气有异，不知其中有何蹊跷，不敢贸然道破来意，愣在那里只拿双眼看着胡雪岩。

看看是瞒不住了，其实也不必瞒，于是胡雪岩决定把他最后一件法宝拿出来。不过说来话长，先得把高升这里料理清楚，才能从容细叙。

“你吃了饭没有？”胡雪岩先很亲切地问，“现成的酒菜，坐下来‘摆’一杯！”

“不敢当，谢谢您老！”高升答道，“胡少爷不知什么时候得空？”

“我知道了。”他看一看桌上的自鸣钟说，“我准四点钟到。”

“那么，请胡少爷到公馆吃个便饭好了。”

把来意交代清楚，高升走了。胡雪岩才歉意地笑道：“实不相瞒，张先生，我已经跟王老爷先见过面了。我不陪他到信和去，其中自有道理，此刻也不必多说。王老爷约我到海运局帮忙，我已经答应了他，故而不好再回‘娘家’。张先生你要体谅我的苦衷。”

“啊！”张胖子咧开嘴拉长了声调，做出那意想不到而又惊喜莫名的神态，“雪岩，恭喜，恭喜！你真正是‘鲤鱼跳龙门’了。”

“跳了龙门，还是鲤鱼，为人不可忘本。我是学的钱庄生意，同行都是我一家。张先生，以后还要请你多照应。”

“哪里话，哪里话！现在自然要请你照应。”张胖子忽然放低了声音说，“眼前就要靠你帮忙，我跟王老爷提过，想跟海运局做往来。现在银根松，摆在那里也可惜，你想个什么办法用它出去！回扣特别克己。”

“好！”胡雪岩很慎重地点头，“我有数了。”

张胖子总算不虚此行，欣然告辞。胡雪岩也随即赶到王有龄公馆里。他把张胖子的神态语言形容了一番，两人拊掌大笑，都觉得是件很痛快的事。

“闲话少说，我有件正事跟你商量。”

王有龄把上院谒见抚台，以及与藩司、粮道会议的结果都告诉了胡雪岩，问他该如何办法。

“事情是有点麻烦。不过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去舐。风险总有人肯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有担保。”

“怎么样担保呢？”

“最好，当然是我们浙江有公事给他们，这一层怕办不到，那就只有另想别法，法子总有的，我先要请问，要垫的漕米有多少？”

“我查过账了，一共还缺十四万五千石。”

“这数目也还不大。”胡雪岩说，“我来托钱庄保付，粮商总可以放心了。”

“好极了。是托信和？”

“请信和转托上海的钱庄，这一节一定可以办得到。不过抚台那里总要有句话。我劝你直接去看黄抚台，省得其中传话有周折。”

“这个，”王有龄有些不以为然，“既然藩台、粮道去请示，当然有确实回话给我。似乎不必多此一举。”

“其中另有道理。”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作兴抚台另有交代，譬如说，什么开销要打在里头，他不便自己开口，更不便跟藩台说，全靠你识趣，提他一个头，他才会有话交下来！”

“啊！”王有龄恍然大悟，不断点头。

“还有一层，藩台跟粮道那里也要去安排好。就算他们自己清廉，手底下的人，个个眼红，谁不当你这一趟是可以‘吃饱’的好差使？没有好处，一定要出花样。”

王有龄越发惊奇了，“真正想不到！雪岩，”他说，“你做官这么内行！”

“做官跟做生意的道理是一样的。”

听得这话，王有龄有些啼笑，但仔细想一想，胡雪岩的话虽说得直率，却是鞭辟入里的实情。反正这件事一开头就走的是小路，既然走了小路，就索性把它走通。只要浙江的漕粮交足，不误朝廷正用，其他都好商量。如果小路走得半途而废，中间出了乱子，虽有上司在上面顶着，但出面的是自己，首当其冲，必受大害。

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胡雪岩的话，真个是“金玉良言”。这个人也是自己万万少不得的。

“雪岩，我想这样，我马上替你报捐，有了‘实收’，谁也不能说你不是一个官。那一来，你在我局里的名义就好看了，起码是个委员，办事也方便些。”

“这慢慢来！等你这一趟差使弄好了再说。”

王有龄懂他的意思。自己盘算着这一趟差使，总可以弄个三五千两银子，那时候替胡雪岩捐个官，可以捐大些。胡雪岩大概是这样在希望，自然要依他。

“也许。”他把话说明了，“我有了钱，首先就替你办这件事。不过，眼前怎么样呢？总要有个名义，你才好替我出面。”

“不必。”胡雪岩说，“我跟你的交情，有张胖子到外面去一说，大家都知道了，替你出面办什么事，人家自然相信。”

“好，好，都随你！”就从这一刻起，王有龄对他便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当天夜里又把酒细谈，各抒抱负。王有龄幼聆庭训，深知州县官虽被视作“风尘俗吏”，其实颇可有所展布，而且读书不成，去而捐官，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子，也就断了金马玉堂的想法，索性作个功名之士。胡雪岩的想法比他还要实际，一个还脱不了“做官”的念头，一个则以为“行行出状元”，而以发财为第一，发了财照样亦可以做官，不过捐班至多捐一个三品的道员，没有红顶子戴而已。

因为气质相类，思路相近，所以越谈越投机，都觉得友朋之乐，胜过一切。当夜谈到三更过后，才由高升提着海运局的灯笼，送他回家。

胡雪岩精力过人，睡得虽迟，第二天依旧一早起身。这天要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到信和去看张胖子。他心里在想，空手上门，面子上不好看，总得有所点缀才好。

胡雪岩又想，送礼也不能送张胖子一个人。他为人素来“四海”，而现在正要展布手面，所以决定要博得个信和上下，皆大欢喜。

这又不是仅仅有钱便可了事。他很细心地考虑到他那些老同事的关系、境遇、爱好，替每人备一份礼，无不投其所好，这费了他一上午的工夫，然后雇一个挑夫，挑着这一担礼物，跟着他直到盐桥信和钱庄。

这一下，就把信和上上下下都收服了。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感觉，胡雪岩倒霉时，不会找朋友的麻烦，他得意了，一定会照应朋友。

当然，最兴奋的是张胖子，昨天他从胡家出来，不回钱庄，先去拜访东家，自诩“慧眼识英雄”，早已看出胡雪岩不是池中物，因而平时相待极厚。胡雪岩所以当初去而无怨，以及现在仍旧不忘信和，都是为了他的情分。东家听了他这番“丑表功”，信以为真，着实嘉奖了他几句，而且也作了指示，海运局这个大主顾，一定要拉住，因为赚钱不赚钱在其次，声誉信用有关，这就是钱庄票号的资本，信和能够代理海运局的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就要刮目相看了。

张胖子和胡雪岩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关起门来谈生意，都不肯泄漏真意，胡雪岩说：“今天我遇见王老爷，谈起跟信和往来的事。他告诉我，现在有两三家钱庄，都要放款给海运局，也不是放款，是垫拨，因为利息有上落，还没有谈定局，听说是我的来头，情形当然不同。张先生，你倒开个‘盘口’看！”

张胖子先不答这句话，只问：“是哪两三家？”

胡雪岩笑了：“这，人家怎么肯说？”

“那么，你说，利息明的多少，暗的多少？”

“现在不谈暗的，只谈明的好了。”

“话是这么说，”张胖子放低了声音，“你自己呢？加多少帽子？”

胡雪岩大摇其头：“王老爷托我的事，我怎么好落他的‘后手’？这也不必谈。”

“你不要，我们总意思意思。”张胖子又问，“要垫多少？期限是长是短，你先说了好筹划。”

“总要二十万。”

“二十万？”张胖子吃惊地说，“信和的底子你知道的，这要到外面去调。”

到同行中去调头寸，利息就要高了，胡雪岩懂得他的用意，便笑笑说道：“那就不必谈下去了。”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张胖子又急忙改口，“你的来头，信和一定要替你做面子，再多些也要想办法。这你不管了，你说，期限长短？”

“你们喜欢长，还是喜欢短？”胡雪岩说，“长是长的办法，短是短的办法。”如果期限能够放长，胡雪岩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

张胖子自然不肯明白表示，只说：“主随客便，要你这里吩咐下来，我们才好去调度。”

这一问胡雪岩无从回答，海运局现在还不需用现银，只要信和能够担保。而他自己呢，虽然灵机一动，想借信和的资本来开钱庄，但这件事到底要跟王有龄从长计议过了，才能动手，眼前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这样踌躇着，张胖子却误会了，以为胡雪岩还是想在利息上“戴帽子”，自己不便开口，所以他作了个暗示：“雪岩，我们先谈一句自己弟兄的私话，你现在做了官，排场总要的，有些用度，自己要垫，我开个折子给你，二千两的额子以内，随时支用，你有钱随时来归，利息不计。”

胡雪岩明白，这是信和先送二千两银子，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他这二千两，信和有什么要求，就非得替他办到不可。不过胡雪岩也不便峻拒，故意吹句牛：“这倒不必。信和是我‘娘家’，我有钱不存信和存哪里？过几天我有笔款子，大概五六千两，放在你们这里，先做个往来。”

“那太好了。你拿来我替你放，包你利息好。”

“这再谈吧！”胡雪岩问道，“信和现在跟上海‘三大’往来多不多？”

“还好。”

这就是不多之意，胡雪岩心里有些嘀咕，考虑了一会，觉得不能再兜圈子了，尔虞我诈，大家不说实话，弄到头来，会出乱子。

于是他换了副神态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海运局跟你作了往来，信和这块牌子就格外响了。我总竭力拉拢。不过眼前海运局要信和帮忙。这个忙帮成功，好处不在少数。”

一听这话，张胖子越发兴奋，连连答应：“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话未说之先，我有句话要交代。”胡雪岩神色凛然地，“今天我跟你谈的事，是抚台交下来的，泄漏不得半点！倘或泄漏出去，闯出祸来，不要说我，王老爷也救不了你，做官的人不讲道理，那时抚台派兵来封信和的门，你不要怪我。”

说得如此严重，把笑口常开的张胖子吓得脸色发青，“唷！”他说，“这不是当玩儿的。等我把门来关起来。”

关上房门，两个并坐在僻处，胡雪岩把那移花接木之计，约略说了一遍，问张胖子两点：第一，有没有熟识的粮商可以介绍；第二，肯不肯承诺保付。

这风险太大了。张胖子一时答应不下，站起来绕室徘徊，心里不住盘算。胡雪岩见此光景，觉得有动之以利的必要，便把他拉住坐下，低声又说：“风险你自己去看，除非杭州到上海这一段水路上，出了纰漏，漕船沉掉，漕米无法归垫，不然不会有风险的。至于你们的好处，这样，好在日子不多，从承诺保付之日起，海运局就算借了信和的现银子，照日计息，一直到跟粮商交割清楚为止。你看如何？”

这一说，张胖子怦怦心动了，不须调动头寸，只凭一纸契约，就可以当做放出现款，收取利息，这是不用本钱的生意，加以还可借海运局来长自己的声势，岂不大妙？

张胖子利害相权，心思已经活动，做生意原来就是靠眼光，有胆气，想到胡雪岩当初放那五百两银子给王有龄，还不是眼光独到，甚至连张“饭票子”都赔在里面，在他个人来说，是背了风险，但如今来看，这笔生意他是做对了。

由于胡雪岩的现成的例子摆着，张胖子的胆便大了，心思也灵活了，他已决定接受胡雪岩的建议，但不便当时就作决定，还有一件事是非做不可的，到藩台衙门去摸一摸底，看看漕米运到上海的情形，藩台对王有龄是怎样一种态度。只要这两层上没有什么疑问，

这笔生意就算做定了。

于是他说：“雪岩！我们自己弟兄，还有说不通、相信不过的地方？这就算八成账了！不过像这样大的进出，我总要向东家说一声，准定明天午刻听回话，你看好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也有句话，大家都是替人家办事，身不由主。我老实说，也不必明天午刻，索性到后天好了，一过后天，没有回话，我也就不必再来看你，省得白耽误工夫。”

这就是说定了一个最后限期。张胖子觉得胡雪岩做事爽快而有担当，十分欣赏，连连点头答应。

回到海运局跟王有龄见面，互道各人商谈的结果。王有龄十分兴奋，说这天上午非常顺利，先去看了麟桂，说抚台已有表示，差额由藩库先垫，今年新漕中如何加派来弥补这笔款子，到时候再定办法，不与王有龄相干。又去看了抚台，黄宗汉吩咐，只要事情办得快，多花点钱无所谓。他还拿出两道上谕来给王有龄看，一道是八旗京兵有十五万之多，须严加训练，欠饷要设法发清，通谕各省，从速解运漕米银两，以供正用；一道是酌减文武大臣“养廉”银，以充军饷。可见得朝廷在粮饷上调度困难，如能早日运到，黄宗汉答应特保王有龄升官。

“照这一说，事情就差不多了。”胡雪岩心知张胖子要去打听情形，既然藩司有此确实表示，信和这方面当然可以放心，不必等张胖子正式回话，便可知事已定局，“该商量商量，好动身到上海去寻‘户头’了。”

“我想这样，请你陪了我去，局里当然要派两个人，那不过摆摆样子，事情全靠你来办。”

胡雪岩想了想答道：“真的要我来办，得要听我的办法。”

“好！”王有龄毫不迟疑地答应，“全听你的。”

为了办事方便，王有龄到底下了一通“关书”，聘请胡雪岩当“司事”，在签押房旁边一个小房间办事，作幕后的策划。首先是从藩库提了十万两银子过来，等跟信和谈好了保付的办法，把这笔款子存入信和，先划三万两到上海大亨钱庄。这三万两银子，一万两作公费使用，二万两要替黄宗汉汇到家乡，当然那是极秘密的。

然后，胡雪岩在局里挑了两个委员，一个是麟桂的私人姓周，一个跟粮道有关系姓

吴，请王有龄下条子，“派随赴沪”，同时每人额外先送二百两银子的旅费。周、吴二人原来有些敌视胡雪岩，等打听到这安排出于他的主张，立刻便倾心结交。

胡雪岩又把张胖子也邀在一起，加上庶务、厨子、听差、上上下下一共十个人，雇了两只“无锡快”，随带大批准备送人的土产，从杭州城内第一座大桥“万安桥”下船，解缆出关，沿运河东行。

寻找卖主

这时是三月天气，两岸平畴，绿油油的桑林，黄澄澄的菜花，深红浅绛的桃李，织成一幅锦绣平原。王有龄诗兴大发，倚舷闲眺，吟哦不绝。但别的人不像他那么有雅兴，周、吴两委员，加上胡雪岩、张胖子正好凑成一桌麻将。

打牌是张胖子所提议的，胡雪岩欣然附议。张胖子便要派人到头一条船上去请周、吴二人，一个说：“慢慢！摆好桌子再说。”

胡雪岩早有准备的，打开箱子，取出簇新的一副竹背牙牌、极精致的一副筹码，雪白的牙牌，叫船家的女儿阿珠来铺好桌子，分好筹码。两面茶几，摆上果碟，泡上好茶，然后叫船家停一停船，搭上跳板，把周、吴两委员请了过来。

一看这场面，两人都是高兴得不得了，“有趣，有趣！”周委员笑着说道，“跟我们这位胡大哥在一起，实在有劲道。”

“闲话少说，”吴委员更性急，“快坐下来。怎么打法？”

于是四个人坐下来扳了位，张胖子提议，一百两银子一底的“么半”，二十和底，三百和满贯。自摸一副“辣子”，三十两一家，便有九十两进账。

“太大了！”周委员说，“自己人小玩玩，打个对折吧！”

“对，对，打对折。”吴委员也说，“我只带了三十两银子，不够输的。”

“不要紧，不要紧！有钱庄的人在这里，两位怕什么？”胡雪岩一面说，一面给张胖子递了个眼色。

张胖子会意了，从身上摸出一叠银票来，取了两张一百两的放在周、吴二人面前，笑着说道：“我先垫本，赢了我提一成。”

“输了呢？”吴委员问。

“输了？”胡雪岩说，“等赢了再还。”

这是有赢无输的牌，周、吴二人越发高兴。心里痛快，牌风也顺了，加以明慧可人的阿珠，一遍遍毛巾把子，一道道点心送了上来，这场牌打得实在舒服。

四圈打完，坐在胡雪岩下家的周委员，一家大赢，吴委员也还不错，输的是张胖子和胡雪岩，两个人的牌品都好，依旧笑嘻嘻地毫不在乎。

等扳了位，吴委员的牌风又上去了，因为这四圈恰好是他坐在胡雪岩的下家。再下一家是周委员，吴委员只顾自己做大牌，张子出得松，所以周委员也还好，余出去有限。

八圈打完，船已泊岸，天也快黑了，自然歇手。算一算筹码，吴委员赢了一底半，周委员赢了一底，张胖子没有什么输赢，但有他们两家一成的贴补，也变成了赢家，只有胡雪岩一个人大输，连头钱在内，成了“四吃一”。

“摆着，摆着！”周委员很大方地说，“明天再打再算！”

“赌钱赌个现！”胡雪岩说了句杭州的谚语，“而况是第一次，来，来兑筹码，兑筹码！”

胡雪岩开“枕头箱”取出银票，一一照付，零数用现银子补足，只看他也不怎么细算，三把两把一抓，分配停当，各人自己再数一数，丝毫不差。

吴委员大为倾服，翘起大拇指赞道：“雪岩兄，‘度支才也’！”

他肚子里有些墨水，这句引自《新唐书》，唐明皇欣赏杨国忠替他管赌账管得清楚的褒语，胡雪岩却听不懂，但他懂得藏拙，料想是句好话，只报以感谢的一笑，不多说什么。

最后算头钱，那是一副牌一副牌打的，因为牌风甚大，打了十六七两银子，胡雪岩把

筹码往自己面前一放，喊道：“阿珠！”

阿珠正帮着她娘在船梢上做菜，听得招呼，娇滴滴答应一声：“来了！”接着便出现在船门口，她系一条青竹布围裙，一面擦着手，一面憨憨地笑着，一根乌油油的长辫子从肩上斜甩了过来，衬着她那张红白分明的鹅蛋脸，那番风韵，着实撩人。

胡雪岩眼尖，眼角已瞥见周、吴二人盯着阿珠不放的神情，心里立刻又有了盘算：“来，阿珠，四两银子的头钱。”他说，“交给你娘！”

“谢谢胡老爷！”阿珠福了福。

“你谢错人了！要谢周老爷、吴老爷。喏！”他拈起一张银票，招一招手，等阿珠走近桌子，他才低声又说，“头钱不止四两。周老爷、吴老爷格外有赏，补足二十两银子，是你的私房钱。”

这一说，阿珠的双眼张得更大了，惊喜地不知所措，张胖子便笑道：“阿珠！周老爷、吴老爷替你办嫁妆。还不快道谢！”

“张老爷最喜欢说笑话！”阿珠红云满面，旋即垂着眼替周、吴二人请安。

“这倒不能不意思意思了！”吴委员向周委员说。于是每人又赏了十两。在阿珠，自出娘胎，何曾有过这么多钱？只看她道谢又道谢，站起身来晃荡着长辫子，碎步走向船梢，然后便是又喘又笑在说话的声音，想来是把这桩得意的快事在告诉她娘。

大家都听得十分有趣，相视微笑。就这时听得外面在搭跳板，接着是船家招呼：“王大老爷走好！”

王有龄过船来了，大家一齐起身迎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笑着问周、吴二人：“胜败如何？”

属官听上司提起赌钱的事，未免不好意思，周委员红着脸答道：“托大人的福！”

“好，好！”王有龄指着张胖子说，“想来是张老哥输了，钱庄大老板输几个不在乎。”

“理当报效，理当报效。”

说笑了一会，阿珠来摆桌子开饭。“无锡快”上的“船菜”是有名的，这天又特别巴

结，自然更精致了。

除此以外，各人都还带得有“路菜”，桌子上摆不下，另外端两张茶几来摆。胡雪岩早关照庶务多带陈年“竹叶青”，此时开了一坛，烫得恰到好处，斟在杯子里，糟香四溢，连一向不善饮的周委员，都忍不住想来一杯。

这样的场合，再有活色生香的阿珠侍席，应该是淳于髡所说的“饮可八斗”的境界，无奈有王有龄在座，大家便都拘束了。他谈话的对象也只是一个吴委员，这天下午倚舷平眺，做了四首七绝，题名《春望》，十分得意，此时兴高采烈地跟吴委员谈论，什么“这个字不响”，“那个字该用去声”，大家听不大懂，也没有兴致去听，但礼貌上又非装得很喜欢听不可的样子，以至于变成喝闷酒，嘉肴醇醪，淡而无味，可餐的秀色，亦平白地糟蹋了，真是耳朵受罪，还连带了眼睛受屈！

胡雪岩看看不是路数，一番细心安排，都教王有龄的酸气给冲掉了。好在有约在先，此行凡事得听他做主，所以他找了个空隙，丢过去一个眼色，意思请他早些回自己的船，好让大家自由些。

王有龄倒是酒酣耳热，谈得正痛快，所以对胡雪岩的暗示，起初还不能领会，看一看大家的神态，再细一想，方始明白，心头随即浮起歉意。

“我的酒差不多了！”他也很机警，“你们慢慢喝。”

于是叫阿珠盛了小半碗饭，王有龄吃完离席。胡雪岩知道他的酒不曾够，特地关照船家，另外备四个碟子，烫一斤酒送到前面船上。

“好了！”周委员挺一挺腰说，“这下可以好好喝两杯了。”

略略清理了席面，洗盏更酌，人依旧是五个，去了一个王有龄，补上一个庶务，他姓赵，人很能干，不过，这几天的工夫，已经让胡雪岩收服了。

“行个酒令，如何？”吴委员提议。

“我只会豁拳。”张胖子说。

“豁拳我倒会。”周委员接口，“就不会喝酒。”

“不要紧，我找个人来代。”胡雪岩便喊，“阿珠，你替周老爷代酒。”

“嗯。”阿珠马上把个嘴撅得老高，上身摇两摇，就像小女孩似的撒娇。

“好，好！”胡雪岩也是哄小孩似的哄她，“不代，不代！”

阿珠嫣然一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这样，周老爷喝一杯，我代一杯！”

“如果周老爷吃十杯呢？”赵庶务问。

阿珠想了想，毅然答道：“我也吃十杯。”

大家都鼓掌称善，周委员便笑着摇手：“不行，不行！你们这是存心灌我酒。”说着便要逃席。

赵庶务和阿珠，一面一个拉住了他，吴委员很威严地说：“我是令官，酒令大似军令，周公乱了我的令，先罚酒一杯！”

“我替他讨个饶。”胡雪岩说。

“不行！除非阿珠来求情。”

“呀！吴老爷真正在说笑话了！”阿珠笑道，“这关我什么事啊？”

“你不是替他代酒吗？既然你跟周老爷好，为什么不可以替他求情呢？”

这算是哪一方的道理？阿珠让他缠糊涂了，虽知他的话不对，却无法驳他。不过，说她跟周老爷“好”，她却不肯承认。

“我伺候各位老爷都是一样的，要好大家都好。”

下面那半句话不能再出口，偏偏张胖子促狭，故意要拆穿：“要不好大家都不好，是不是？”

“啊呀呀！不作兴这样子说的。”阿珠有些窘，面泛红晕，越发妩媚，“各位老爷都好，只有一位不好。”

“哪一个？”

“就是你张老板！”阿珠说了这一句，自己倒又笑了，接着把腰肢一扭，到船梢上去取热酒。

取来热酒，吴委员开始打通关，个个逸兴遄飞，加以有阿珠如蛱蝶穿花般周旋在席间，周、吴二人乐不可支，欢饮大醉。

就这样天天打牌饮酒，跟阿珠调笑，船走得极慢，但船中的客人还嫌快！第四天才到嘉兴，吴委员向胡雪岩暗示，连日在船上，气闷之至，想到岸上走走。

这是托词，实在是想多停留一天。胡雪岩自然明白，便跟王有龄说了，在嘉兴停一天。

既到嘉兴，不能不逛南湖，连王有龄一起，在烟雨楼头品茗。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春阴漠漠，柳色迷离，王有龄的诗兴又发了。

张胖子却坐不住，“找只船去划划？”他提议。

“何必？”吴委员反对，“一路来都是坐船，也坐腻了。坐这里的船，倒不如坐自家的船。”

自家的船上有阿珠，南湖的船上也有不少船娘，但未见得胜过阿珠，就算胜得过，片时邂逅，也没有什么主意好打。

“我倒有个主意了。”张胖子失声说了这一句，发觉王有龄在注意，不便再说，悄悄把胡雪岩一拉，到一旁去密语。

张胖子是想去访“空门艳迹”。嘉兴有些玷辱佛门的花样，胡雪岩也知道，但王有龄的身份不便去，当时商定，张胖子带周、吴去结“欢喜缘”，胡雪岩陪着王有龄去闲逛。

于是分道扬镳，胡雪岩掉了个花枪，陪着王有龄先走，两顶小轿到了闹市，下轿浏览，信步走进一家书坊。

王有龄想买部诗集子，胡雪岩随手翻着新到的京报，看见一道上谕，上有黄宗汉的名字，便定睛看了下去。

上面除了黄宗汉奏复椿寿自尽原因的原折，说“该司因库款不敷，漕务棘手，致肝疾举发，因而自尽，并无别情。”皇帝批的是，“知道了。”胡雪岩知道，黄宗汉的那个麻烦已经没有了。这是否何桂清的功劳呢？

王有龄买了诗集子，胡雪岩也买了京报，无处可去，正好乘周、吴两人不在，回到船上去密谈。

看完京报上那道上谕，王有龄的心情，可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黄宗汉脱然无累，圣眷正隆，今后浙江的公事，好办得多；惧的是久闻他刻薄奸狡，说不定过河拆桥，不再买何桂清的账，那就失去了一座靠山。

“雪公！”胡雪岩对他，新近改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宜的称呼，“我说你是过虑。黄抚台想做事，要表功，我们照他的意思来做，做得比他自己所想的还要好，那还有什么话说？俗语说得好，‘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何学台把你领进门就够了，自己修行不到家，靠山再硬也不中用。你看！”

他指着京报中的一道上谕让王有龄看，写的是：

“谕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徐广缙罪名一折，已革署湖广总督徐广缙，经朕简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沿途行走，已属迟延；迨贼由湖南下窜，汉阳、武昌相继失守，犹复株守岳州，一筹莫展，实属调度失机，徐广缙着即照裕诚等所拟，按定律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位徐大帅，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靠山算得硬了！自己不好还是靠不住，还是要杀头。”胡雪岩似乎很感慨地说，“一切都是假的，靠自己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是个半吊子，哪里来的朋友？”

这番话听得王有龄连连点头，“雪岩，”他说，“不是我恭维你，你可惜少读两本书，不然一定比何根云、黄抚台还要得意。”

“我不是这么想，做生意的见了官，好像委屈些。其实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做官许多拘束，做生意发达了才快活！”

“喔！”王有龄很感兴趣地说：“‘盍言尔志’！”

这句话胡雪岩是懂的，“说到我的志向，与众不同，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他围拢两手，做了个搂钱的姿势，“不过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算数。我有了钱要用出去！世界上顶顶痛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人家穷途末路，几几乎一钱逼死英雄汉，刚好遇到我身上有钱，”他做了个挥手斥金的姿态，仿佛真有其事似的说，“拿去用！够不够？”

王有龄大笑：“听你说说都痛快！”

“还有一样，做生意发了财，尽管享用，盖一座大花园，讨十七八个姨太太住在里面，没有人好说闲话。做官的发了财，对不起，不好这样子称心如意！不说别的，叫人背后指指点点，骂一声‘赃官’，这味道就不好过了。”

“唉！”王有龄被他说动了心，“照此看来，我都想弃官从商了。”

“这也不是这么说。做官也有做官的乐趣，起码荣宗耀祖，父母心里就会高兴。像我，有朝一日发了大财，我老娘的日子自然会过得极舒服。不过一定美中不足，在她老人家心里，十来个丫头伺候，不如朝廷一道‘诰封’来得值钱！”

“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王有龄安慰他说，“不过一品夫人的诰封请不到而已。”

捐班可以捐到三品道员，自然也就有诰封。胡雪岩此时还不敢存此奢望，“请个诰封，自然不是太难的事，只是做官要做得名符其实，官派十足，那就不容易了。”他笑笑又说，“不是我菲薄做官的，有些候补老爷，好多年派不上一个差使，吃尽当光。这样子的官，不做也罢。”

这话，王有龄颇有感触，便越觉眼前的机会可贵。“雪岩，”他问，“周、吴二人，怎么说法？”

什么事怎么说？胡雪岩无法回答，但他的意思是能够懂的：“雪公，你放心！这两位全在我手里，要他长就长，要他短就短，不必放在心上。我现在担心的是怕寻不着这么一位肯垫货的大粮商。”

“是呀！”王有龄也上了心事，“我还怕找到了，他不肯相信。”

“这——”胡雪岩摇摇头，“不要紧！只要他有实力，不怕他不听我们的话。”

看到他这样有信心，再想到他笼络人的手段，王有龄果然放心了。

等闲谈到晚，张胖子带着周、吴两人兴尽归来。仔细看去，脸上都浮着诡秘的笑容。胡雪岩当着王有龄不便动问，心里明白，他们此行，必为平生所未历。

“喔，喔，我想起件事。”张胖子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我今天遇到一个朋友，偶然谈起，松江有一家大粮行，跟漕帮的关系密切，他们有十几万石米想卖。倒不妨打听一下。”

胡雪岩还未开口，王有龄大为兴奋：“这下对了路了！”

“咦，雪公！”胡雪岩奇怪地说，“事情不过刚刚一提，也不知内情如何。你何以晓得对了路了？”

“你也有不懂的事！”王有龄得意地笑了，为他讲解其中的道理。

他对于漕运已经下过一番功夫，知道松江出米，又当江浙交界，水路极便，所以松江的漕帮是个大帮，也应该是个富帮。但惟其既大且富，便成了一个俎上之肉。松江府知府所以与四川成都府、湖南长沙府，成为府缺中有名的三个肥缺，各有特殊的说法，松江府兼管水路关隘，漕帮过闸讨关，不能不买他的账是一大原因。

年深月久，饱受剥削，松江漕帮的公款亏空甚巨，成了“疲帮”。王有龄判断这家粮行，实际上就是漕帮所开，现在有粮食要卖，来源大成疑问，可能就是从漕米中侵蚀偷漏而来的，米质不会好，但是米价一定便宜，差额便可减少许多。

“那好！”胡雪岩对此还未有过深入的研究，只听王有龄的话。

于是，张胖子重又上岸，去寻他的朋友，约定在松江与那粮商会面的时间，会面的地方就在船上，这是王有龄处事精细，怕上岸与粮商有所接洽，会引起猜疑。

等张胖子回来，说是已经约好了，第三天到松江，舟泊城内泉野桥下，他那朋友自会约好粮行里的人来寻。而且他也证实了王有龄的判断，那家字号“通裕”的粮行，果然是松江漕帮的后台，不但经营米粮买卖，并且兼营票号，只是南方为钱庄的天下，跟北方通声气的票号难与钱庄抗衡，张胖子也知道有这家通裕，素无往来，所以不知道信用如何。

“你们明天再玩一天，”王有龄以一半体恤、一半告诫的语气说，“一到松江就要办正事了！”

事实上这天夜里就已开始办正事，大家在王有龄的船上吃饭，席间便谈起漕运。王有龄在这方面的学问，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所以只晓得规制、政令和故事。周委员却是老手，久当押运委员，在运河上前后走过七八趟，漕运中的弊病，相当了解。他所说的琐碎细节，虽有些杂乱无章，不如王有龄言之成理，但出于本身经验，弥觉亲切。

他们两个人的话，到胡雪岩脑子里一集中，便又不同了，一夜深谈，他成了一个既明规制，又懂实务的内行。

“我现在要请教，”他也还有些疑问，“怎么叫‘民折官办’？”

“所谓‘民折官办’是如此——”

王有龄为他解释，漕粮的征收，有五种花样，一种叫“正兑”，直接运到京城十三仓交纳；一种叫“改兑”，运到通州两仓交纳，这两处米仓简称为“京仓”、“通仓”；再有一种“白粮”，就是糯米，亦运“京仓”，供给祭祀及搭发王公官员俸米之用，规定由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等五府一州缴纳。这三种名目都是征实物，应征实物，由于特殊的原因，征米的改为征杂粮，征杂粮的改为征银，都出于特旨，就称“改征”。

最后一种是“折征”，以实物的征额，改征为银子，这又有四种花样，“民折官办”为其中之一。换句话说，老百姓纳粮，照价折算银子，由官府代办漕米充“正兑”或“改兑”，就叫“民折官办”。

“我明白了，再要请教。是怎么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民折官办’？”

这细节上就要周委员来解答了，“那也没有一定。总之，为了官民两便。譬如说，朝廷有旨意，为了正用，赶催漕米，那就先动库款，买米运出，再改征银子，归还垫款；也有小户实在无米可交，情愿照市价折银，官府自然乐于代办；再有一种就是各地丰歉不同，丰收的地方，大家自然交米，正项以外，另外额定的‘漕耗’、‘船耗’的耗米，以及浮收的耗外之耗，也都是米，这些米运到歉收的地方，价钱比较便宜，老百姓可以买来交粮，只要账面上做一道手续就好，也算‘民折官办’。”

“原来如此，那我们就用不着偷偷摸摸做了。”胡雪岩说，“现在军情紧急，赶催海运，我们动正项购运，有何不可？至于通裕这方面，既然是漕帮应得的耗米，而且准许‘民折官办’，那他卖米也不犯法。就算他们是偷盗来的赃货，我们只当他是应得的耗米好了！”

“不错啊！”一向口快的张胖子说，“麻袋上又没有写着字：‘偷来的’！”

王有龄和周、吴二人都相视以目，微微点头。显然的，他们都有些困惑，这么浅显的道理，何以自己就没有想到？

“话是不错。”王有龄说，“照这样子做，当然最好，但海运局只管运，‘民折官办’是征粮那时候的事，藩司、粮道两衙门，没有公事给我，我何能越俎代庖？”

到这里就看出胡雪岩一路来，把周、吴二人伺候得服服帖帖的效验了，他俩争着开口，却又互相推让，不过看得出来，要说的话是相同的，有一个人说也就够了。

周委员年纪长些，又是藩台麟桂的私人，所以还是由他答复：“这不要紧，藩台衙门要补怎么样一个公事，归我去接头。”

“粮道衙门也一样，归我去办好。”

“那就承情不尽了。”王有龄拱拱手说，“偏劳两位。”

“分所当为。”周、吴二人异口同声地。

“慢来！”张胖子忽然插嘴，“这把如意算盘不见得打得通！”

他说了其中的道理，确不为未见。通裕是想卖米，而自己这方面是想找人垫借，两个目标不同，未见得能谈出结果。

“那也不见得。”胡雪岩说，“做生意不能光卖出，不买进。生意要谈，就看你谈得如何。”

大家都点头称是，连张胖子也这样，“除非你去谈。”他笑道，“别人没这个本事。”

虽是戏言，也是实话，周委员私下向王有龄献议，“当官的”出个面，证明确有其事，实际上都委托胡雪岩跟张胖子去谈，生意人在一起，比较投机。

这番话恰中下怀，王有龄欣然接纳，而胡雪岩也当仁不让，到松江以后的行止，由他重新作了安排。本来只预备跟通裕那面的人，在舟中一晤，现在却要大张旗鼓，摆出一番声势，才便于谈事。

结交漕帮

一路顺风顺水，过嘉善到枫泾，就属于松江府华亭县的地界了。第二天进城，船泊在以出“巨口细鳞”的四鳃鲈闻名的秀野桥下。王有龄派庶务上岸，雇来一顶轿子，然后他和高升主仆二人，打扮得一身簇新，另外备了丰厚的土仪，叫人挑着，一起去拜客。

先拜松江府，用手本谒见，再拜华亭县和娄县。华亭是首县，照例要尽地主之谊，随即便来回拜，面约赴宴，又派了人来照料。接着，知府又送了一桌“海菜席”，胡雪岩做主，厚犒来使，叫把菜仍旧挑回馆子里，如何处理，另有通知。

“雪公！”胡雪岩说，“晚上你和周、吴二公去赴华亭县的席，知府的这桌菜，我有用处！”

“好，好，随你。”

话刚说完，张胖子的朋友，带着通裕的“老板”寻了来了，看见王有龄自然要请安。他受了胡雪岩的教，故意把官架子摆得十足。

张胖子的朋友姓刘、通裕的“老板”姓顾，王有龄请教了姓氏，略略敷衍几句，便站起身来说：“兄弟有个约会，失陪，失陪！”接着又向张胖子，“你们谈谈。凡事就跟我在场一样，说定规了就定规了。”

等他一走，周、吴两人声明，要陪同王有龄赴华亭知县之约，也起身而去。于是宾主四人，开始深谈。

深谈的还不是正题，是旁敲侧击地打听背景。顾老板坦率承认，通裕是松江漕帮的公产。接着，胡雪岩便打听漕帮的情形。

他是“空子”，但漕帮中的规矩是懂的，所以要打听的话，都在要紧关节上。他很快地弄清楚，松江漕帮中，行辈最高的是一个姓魏的旗丁，今年已经将近八十，瞎了一只眼，在家纳福。现在全帮管事的是他的一个“关山门”徒弟，名叫尤老五。

“道理要紧！”胡雪岩对张胖子说，“我想请刘、顾两位老大哥领路，去给魏老太爷请安。”

刘、顾二人一听这话，赶紧谦谢：“不敢当，不敢当！我把胡大哥的话带到就是。”

“这不好。”胡雪岩说，“两位老哥不要把我当官面上的人看待。实在说，我虽是‘空子’，也常常冒充在帮，有道是‘准充不准赖’，不过今天当着真神面前，不好说

假话。出门在外，不可自傲自大，就请两位老哥带路。再还有一说，等给魏老太爷请了安，我还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喝一杯，有桌菜，不晓得好不好，不过是松江府送我们东家的，用这桌菜来请他老人家，略表敬意。”

客人听得这一说，无不动容，觉得这姓胡的是“外场朋友”，大可交得，应该替他引见，欣然乐从，离舟登岸，安步当车，到了魏家。

魏老头子已经杜门谢客，所以一到他家，顾老板不敢冒昧，先跟他家的人说明，有浙江来的一个朋友，他愿不愿见？胡雪岩是早料到这样的处置，预先备好了全帖，自称“晚生”，交魏家的人，一起递了进去。

在客厅里坐不多久，魏家的人来说，魏老头请客人到里面去坐。刘、顾二人脸上顿时大放光彩，“老张，”姓刘的对他说，“我们老太爷很少在里面见客，说实话，我们也难得进去，今天沾你们两位贵客的光了！”

一听这话，胡雪岩便知自己这着棋走对了。

跟着到了里面，只见魏老头子又干瘦、又矮小，只是那仅存一目，张眼看人时，精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视，确有不凡之处。

胡雪岩以后辈之礼谒见，魏老头子行动不便，就有些倚老卖老似的，口中连称“不敢当”，身子却不动。等坐定了，他把胡雪岩好好打量了一下，问道：“胡老哥今天来，必有见教，江湖上讲爽气，你直说好了。”

“我是我们东家叫我来的，他说漕帮的老前辈一定要尊敬。他自己因为穿了一身公服不便来，特地要我来奉请老辈，借花献佛，有桌知府送的席，专请老前辈。”

“喔！”魏老头很注意地问，“叫我吃酒？”

“是！敝东家现在到华亭县应酬去了。回来还要请老前辈到他船上去玩玩。”

“谢谢，可惜我行动不便。”

“那就这样。”胡雪岩说，“我叫他们把这一桌席送过来。”

“那更不敢当了。”魏老头说，“王大老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胡老哥，你倒说看看，到底有何见教，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帮忙。”

“自然，到了这里，有难处不请你老人家帮忙，请哪个，不过，说实在的，敝东家诚心诚意叫我来向老前辈讨教，你老人家没有办不到的事，不过在我们这面总要自己识相，所以我倒有点不大好开口。”

胡雪岩是故意这样以退为进。等他刚提到“海运”，魏老头独眼大张，炯炯逼人地看着他，而这也在他意料之中。他早就想过了，凭人情来推断，漕运一走海道，运河上漕帮的生存便大受影响，万众生计所关，一定会在明里暗里，拼命力争。现在看到魏老头的敌视态度，证实了他的判断不错。

既然不错，事情就好办了。他依旧从从容容把来意说完。魏老头的态度又变了，眼光虽柔和了些，脸上却已没有初见面时，那种表示欢迎的神情，“胡老哥，你晓不晓得，”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漕帮要没饭吃了？”

“我晓得。”

“既然晓得，一定会体谅我的苦衷。”魏老头点点头，“通裕的事，我还不大清楚，不过生意归生意，你胡老哥这方面有钱买米，如果通裕不肯卖，这道理讲到天下都讲不过去，我一定出来说公道话。倘或是垫一垫货色，做生意的人，将本求利，要敲一敲算盘，此刻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是拒绝之词，亦早在胡雪岩的估计之中，“老前辈！”他抗声答道，“你肯不肯听我多说几句？”

“啊呀，胡老哥你这叫什么话？承你的情来看我，我起码要留你三天，好好叙一叙，交你这个朋友。你有指教，我求之不得，怎问我‘肯不肯听你多说几句’？莫非嫌我骄狂？”

“那是我失言了。”胡雪岩笑道，“敝东家这件事，说起来跟漕帮关系重大。打开天窗说亮话，漕米海运误期，当官的自然有处分，不过对漕帮更加不利。”

接下来他为魏老头剖析利害，倘或误期，不是误在海运，而是误在沿运河到海口这段路上，追究责任，浙江的漕帮说不定会有赔累，漕帮的“海底”称为“通漕”，通同一体，休戚相关，松江的漕帮何忍坐视？

先以帮里的义气相责，魏老头就像被击中了要害似的，顿时气馁了。

“再说海运，现在不过试办，将来究竟全改海运，还是维持旧规，再不然海运、河运

并行，都还不晓得。老实说一句，现在漕帮不好帮反对河运、主张海运的人的忙。”

“这话怎么说？”魏老头极注意地问。

“老前辈要晓得，现在想帮漕帮说话的人很多，敝东家就是一个。但是忙要帮得上，倘或漕帮自己不争气，那些要改海运的人，越发嘴说得响了：你们看是不是，短短一截路都是困难重重！河帮实在不行了！现在反过来看，河运照样如期运到，毫不误限，出海以后，说不定一阵狂风，吹翻了两条沙船，那时候帮漕帮的人，说话就神气了！”

魏老头听他说完，没有答复，只向他左右侍奉的人说：“你们把老五替我去叫来！”

这就表示事情大有转机了，胡雪岩在这些地方最能把握分寸，知道话不必再多说，只须哄得魏老头高兴就是，因此谈过正题，反入寒暄。魏老头自言，一生到过杭州的次数，已经记不清楚，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城外拱宸桥，跟漕帮有特殊渊源，魏老头常去杭州是无足为奇的。谈起许多杭州掌故，胡雪岩竟瞠然不知所答，反殷殷向他请教，两个人谈得投机。

谈兴正浓时，尤老五来了，约莫四十岁左右，生得矮小而沉静，在懂世故的人眼里，一望而知是个极厉害的人物。当时由魏老头亲自为他引见胡雪岩和张胖子。尤老五因为胡、张二人算是他“老头子”的朋友，所以非常客气，称胡雪岩为“胡先生”。

“这位胡老哥是‘祖师爷’那里来的人。”漕帮中的秘密组织——“清帮”的翁、钱、潘三祖，据说都在杭州拱宸桥成道，所以魏老头这样说。

“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了。”尤老五说，“胡先生千万不必客气。”

胡雪岩未曾答口，魏老头又说：“胡老哥是外场人物，这朋友我们一定要交。老五，你要叫‘爷叔’，胡老哥好比‘门外小爷’一样。”

尤老五立即改口，很亲热地叫了声：“爷叔！”

这一下胡雪岩倒真是受宠若惊了！他懂得“门外小爷”这个典故，据说当初“三祖”之中的不知哪一位，有个贴身服侍的小僮，极其忠诚可靠，三祖有所密议，都不避他。他虽跟自己人一样，但毕竟未曾入帮，在“门槛”外头，所以尊之为“门外小爷”。每逢“开香堂”，亦必有“门外小爷”的一份香火。现在魏老头以此相拟，是引为密友知交之意，特别是尊为“爷叔”，便与魏老头平辈，将来至少在松江地段，必为漕帮奉作上客。初涉江湖，有此一番成就，着实不易。

当然，他要极力谦辞。无奈魏老头在他们帮里，话出必行，不管他怎么说，大家都只听魏老头的吩咐，口口声声喊他“爷叔”。连张胖子那个姓刘的朋友和通裕的顾老板也是如此。

“老五！浙江海运局的王大老爷，还送了一桌席，这桌席是我们松江府送的，王大老爷特为转送了我。难得的荣耀，不可不领情。”魏老头又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你先到船上替我去磕个头道谢。”

“不必，不必！我说到就是。”胡雪岩口里这样客气，心中却十分高兴，不过这话要先跟王有龄说明白，尤老五去了，便不好乱摆官架子，因而又接上一句：“而且敝东家赴贵县大老爷的席去了。”

“那我就明天一早就去。”

于是胡雪岩请尤老五派人到馆子里，把那一桌海菜席送到魏家。魏老头已经茹素念佛，不肯入席，由尤老五代表。他跟胡雪岩两人变得都是半客半主的身份，结果由张胖子坐了首席。

一番酬劝，三巡酒过，话入正题，胡雪岩把向魏老头说过的话，重新又讲一遍，尤老五很友好地表示：“一切都好谈，一切都好谈！”

话是如此，却并无肯定的答复。这件事在他“当家人”有许多难处，帮里的亏空要填补，犹在其次，眼看漕米一改海运，使得江苏漕帮的处境异常艰苦，无漕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弟兄的生计要设法维持，还要设法活动，撤销海运，恢复河运，各处打点托情，哪里不要大把银子花出去？全靠卖了这十几万石的粮米来应付。如今垫了给浙江海运局，虽有些差额可赚，但将来收回的仍旧是米，与自己这方面脱价求现的宗旨完全不符。

胡雪岩察言观色，看他表面上照常应付谈话，但神思不属，知道他在盘算。这盘算已经不是信用方面，怕浙江海运局“拆烂污”，而是别有难处。

做事总要为人设想，他便很诚恳地说：“五哥，既然是一家人，无话不可谈，如果你那里为难，何妨实说，大家商量。你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不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

尤老五心里想，怪不得老头子看重他，说话真个“落门落槛”。于是他用感激的声音答道：“爷叔！您老人家真是体谅！不过老头子已经有话交代，爷叔您就不必操心了。今天头一次见面，还有张老板在这里，先请宽饮一杯，明天我们遵吩咐照办就是了。”

这就是魏老头所说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胡雪岩在思量，因为自己的话“上路”，他才有这样漂亮的答复。如果以为事情成功了，那就只有这一次，这一次自然成功了，尤老五说过的话，一定算数。但自己这方面，既然已知道他有难处，而且说出了口，却以有此漂亮答复，便假作痴呆，不谈下文，岂非成了“半吊子”？交情当然到此为止，没有第二回了。

“话不是这么说！不然于心不安。五哥！”胡雪岩很认真地说，“我再说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你们这方面能做才做，有些勉强，我们宁愿另想别法。江湖上走走，不能做害好朋友的行当。”

“爷叔这样子说，我再不讲实话，就不是自己人了。”尤老五沉吟了一会，说，“难处不是没有，不过也不是不好商量。说句不怕贵客见笑的话，我们松江一帮，完全是虚好看，从乾隆年间到现在，就是借债度日。不然，不必亟亟乎想卖掉这批货色。现在快三月底了，转眼就是青黄不接的五荒六月，米价一定上涨，囤在那里看涨倒不好？”

“啊，啊，我懂了！”胡雪岩看着张胖子说，“这要靠你们帮忙了。”

他这一句话，连尤老五也懂，是由钱庄放一笔款子给松江漕帮，将来卖掉了米还清，这算盘他也打过，无奈钱庄最势利，一看漕米改为海运，都去巴结沙船帮，对漕帮放款，便有怕担风险的口风。尤老五怕失面子，不肯开口，所以才抱定“求人不如求己的宗旨”，不惜牺牲，脱货求现。

至于张胖子，现在完全是替胡雪岩做“下手”，听他的口风行事，所以这时毫不思索地答道：“理当效劳！只请吩咐！”

一听这话，尤老五跟顾老板交换了一个眼色，仿佛颇感意外，有些不大相信似的，胡雪岩明白，这是因为张胖子话说得太容易，太随便，似乎缺乏诚意的缘故。

于是胡雪岩提醒张胖子，他用杭州乡谈，相当认真地说：“张老板，说话就是银子，你不要‘玩儿不当正经’！”

张胖子会意了，报以极力辩白的态度：“做生意的人，怎么敢‘玩儿不当正经’？尤五哥这里如果想用笔款子，数目太大我力量不够，十万上下，包在我身上。尤五哥你说！”

“差不多了。”尤老五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疲帮，你将来当心吃倒账。”

“笑话！”张胖子说，“我放心得很，第一是松江漕帮的信用、面子；第二是浙江海运局这块招牌；第三，还有米在那里，有这三样担保难道还不够？”

尤老五释然了，人家有人家的盘算，不是信口敷衍，所以异常欣慰地说：“好极了，好极了！这样一做，面面俱到。说实在的，倒是爷叔帮我们的忙了，不然，我们脱货求现，一时还不大容易。”说着，向胡雪岩连连拱手。

胡雪岩也很高兴，这件事做得实在顺利。当时宾主双方尽醉极欢，约定第二天上午见了面，随即同船到上海。通裕如何交米，张胖子如何调度现银，放款给松江漕帮，都在上海商量办理。

等尤老五亲自送他们回到秀野桥，一看便有些异样，原来是个虽不热闹，也不太冷落的码头，大大小小的船，总有十几艘挤在一起，这时只有他们两只船，船头正对码头石级，上落极其方便，占了最好的位置。

“咦！”张胖子说，“怎的？别的船都走了！莫非这地方有水鬼？”

“没有，没有！”尤老五抢着答道，“这地方干净得很。我是怕船都挤一起，吵得你们大家晚上睡不着，想办法叫他们移开。”

这才看出尤老五在当地运河上的势力，也见得他们敬客的诚意。胡雪岩和张胖子连连道谢。

“今天晚了，王大老爷想来已经安置，我不敢惊扰。明天一早来请安。”说着，他殷殷作别，看客人上了船，方才离去。

阿珠还没有睡，一面替他们绞手巾、倒茶，一面喜孜孜地告诉他们，说松江漕帮送了许多日用之物，一石上好的白米、四只鸡、十斤肉、柴炭油烛，连草纸都送到。而且还派了人邀他爹和那庶务上岸，洗澡吃饭，刚刚才喝得醉醺醺回来，倒头睡下。

“松江这个码头，我经过十几回，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胡老爷，”阿珠很天真地说，“你一定是‘在帮’的，对不对？”

“对，对！”张胖子笑道，“阿珠，你们这趟真交运了！怎么样谢谢胡老爷？”

“应该，应该。”阿珠笑道，“我做双鞋给胡老爷。”

“哪个稀罕？”

“那么做两样菜请胡老爷。”

“越发不中用了。”

张胖子是有意拿阿珠逗笑，这样不行，那样也不好，最后她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只有替胡老爷磕头了。”

“不错！”张胖子笑道，“不过也不光是替胡老爷磕，还要给胡老太太、胡太太磕头。”

“这又为什么？”

“傻丫头！”胡雪岩忍俊不禁，“张老板拿你寻开心你都不懂。”

阿珠还是不懂，张胖子就说：“咦！这点你都弄不明白，你进了胡家的门，做胡老爷的姨太太，不要给老太太磕头？”

这一下羞着了阿珠，白眼嗔道：“越胖越坏！”说完掉身就走。

张胖子哈哈大笑：“这一趟出门真有趣！”

“闲话少说。”胡雪岩问道，“你答应了人家放款，有把握没有？江湖上最讲究漂亮，一句话就算定局。你不要弄得‘鸭屎臭’！”

“笑话！”张胖子说，“我有五万银子在上海，再向‘三大’拆五万，马上就可以付现。不过，责任是大家的！”

“那还用说？海运局担保。”

这样说停当了，各自安置。第二天一早，胡雪岩还在梦中，觉得有人来推身子，睁眼一看是阿珠站在床前。

“王大老爷叫高二爷来请你去。”

“噢！”胡雪岩坐起身子，从枕头下取出表来看，不过才七点钟。

这时她已替他的一件绸夹袄披在身上，身子靠近了，芴泽微闻，胡雪岩一阵心荡，伸手一把握住了阿珠的手往怀里拖。

“不要嘛！”阿珠低声反抗，一面用手指指舱壁。

这不是真的“不要”，无非碍着“隔舱有耳”。胡雪岩不愿逼迫太甚，拿起她的手闻了一下，轻声笑道：“好香！”

阿珠把手一夺，低下头去笑了，接着把他的衣服都抛到床上，管自己走开，走到舱门口却又转过头来，举起纤纤一指，在自己脸上刮了两下，扮个鬼相，才扭腰而去。

胡雪岩心想：上个月城隍山的李铁口，说自己要交桃花运，看来有些道理。转念却又自责，交运脱运的当口，最忌这些花样。什么叫桃花运？只要有了钱，天天交桃花运！这样一想，立刻便把娇憨的阿珠置诸脑后，穿好衣服，匆匆漱洗，到前面船上去见王有龄。

王有龄在等他吃早饭，边吃边谈，细说昨日经过。王有龄听得出神，等他讲完，摇着头仿佛不相信似的说：“奇遇何其多也！”

“事情总算顺利，不过大意不得。”胡雪岩问道，“昨天总打听了些消息，时局怎么样？”

“有，有！”王有龄说，“得了好些消息。”

消息都是关于洪杨的，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国号”名为“太平天国”，改江宁为“天京”，洪秀全的“尊号”称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有十条禁令，也叫“天条”，据说仿自基督教的“十诫”。

太平天国的军队自然称作“太平军”，有一路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夺镇江，渡瓜洲，陷维扬，准备北取幽燕。

“唷！”胡雪岩吃惊地说，“太平军好厉害！”

“太平军诚然厉害，不过官军也算站住脚了。”王有龄说，“向钦差已经追到江宁，在城东孝陵卫扎营，预备围城。另外一位钦差大臣，就是以前的直隶总督琦善，也率领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从河南赶了下来，迎头痛击。我看以后的局势，慢慢可以变好，只看练兵筹饷两件大事办得如何。”

“照这一说，粮价一定会看好？”

“那当然。随便哪一朝、哪一代，只要一动刀兵，粮价一定上涨。做粮食生意的，如果囤积得好，能够不受损失，无不大发其财。”

“这就是了。”胡雪岩欣慰地说，“我们现在这个办法，倒真的是帮了松江漕帮的忙。”

王有龄点点头，两眼望空，若有所思，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倒教胡雪岩有些识不透。

“雪公！”他忍不住问，“你想到了什么好主意？”

“对了，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与其叫别人赚，不如我们自己赚！好不好跟张胖子商量一下，借出一笔款子来，买了通裕的米先交兑，浙江的那批漕米，我们自己囤着，等价钱好了再卖？”

“主意倒是好主意。不过我们做不得，第一，没地方囤……”

“那不要紧！”王有龄抢着说，“我们跟通裕合伙，借他的地方囤米。”

“这更不好了。雪公！”胡雪岩正色说道，“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不能翻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王有龄对胡雪岩十分信服，听他这一说，立刻舍弃了自己的“好主意”，不断说道：“对，对！我依你。”

“还有一层，回头尤老五来了，雪公，请你格外给他一个面子。”

“我知道了。”

不多久，尤老五上船谒见，磕头请安。王有龄十分客气，大大地敷衍了一番。接着就解缆开船，出城沿吴淞江东行，第二天上午就到了上海。

第四章 难倒百官的棘手事，胡雪岩火速办妥

风月场中

上海县城筑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原是用以“备倭”的，城周九里，城墙高二丈四尺；大小六个城门，东南西北四门，名为朝宗、跨海、仪凤、晏海；另外有宝带、朝阳两门，俗称小东门、小南门。他们的船就泊在小东门外。

船刚到就有人在码头上招手，立在船头上的尤老五，也报以手势。跳板还不曾搭妥，那人已三脚两步，走上船来，身手矫捷，如履平地，一望便知是过惯了水上生涯的。

“阿祥！”尤老五问他，“都预备好了？”

“都好了。”阿祥答道，“叫北门高升栈留了屋子，三多堂也关照过了，轿子在码头上。”

“好，你到码头上去招呼，凡事要周到。”

等阿祥一走，尤老五随即回到舱中。胡雪岩正在跟张胖子商量，住哪家客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两个人对上海都不大熟，所以商量了半天，尚未停当。

等尤老五一出现，就不必再商量了。他告诉胡雪岩，已预先派了人来招呼，一切都有预备，不劳大家费心，同时声明，上海县属于松江府，他是地主，所以在上海的一切供应，都由他“办差”。

“这怎么敢当？”胡雪岩说，“尤其是‘办差’两个字，五哥，你是在骂人了！”

尤老五笑笑不响，然后问道：“爷叔，你上海熟不熟？”

“不熟。”

“那就快上岸吧，好白相11的地方多得很，不必耽误工夫了。”

于是，连王有龄在一起，都上了岸，码头上已经有几顶蓝呢轿子停在那里。五口通商不过十年的工夫，上海已变得很奢华了，服饰僭越，更不当回事，所以除却王有龄，大家都生平第一遭坐了蓝呢大轿。

轿子进城，折而往北，停下一看，附近都是客栈，大小不同。大的金字招牌上写的是“仕宦行台”，小的便写“安寓客商”。高升栈自然是仕宦行台，尤老五派人包下一座院落，共有五间房，十分宽敞干净。这时行李也送到了，等安顿妥帖，尤老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悄悄问道：“王老爷为人是不是很方正？”

这话很难回答，胡雪岩便这样答道：“五哥，你问这句话，总有道理在内，先说来我听听。”

“是这样，我先替大家接风，饭后逛逛邑庙——钱业公所在邑庙后花园，张老板要看同行朋友，也很方便。到了晚上，我请大家吃花酒，如果王老爷不肯去，另作商量。”

原来如此！胡雪岩心想，看样子王有龄也是个风流人物，不过涉足花丛，有玷官常，这非要问他本人不可。

“时候也还早。”尤老五又说，“或者我们先去吃了饭，等下在邑庙吃茶的时候再说。”

“对，对！就这样。”

尤老五替他们接风的地方，是上海城内第一家本帮馆子，在小东门内邑庙前花草滨桂圆弄，实在是馆驿弄。王有龄先就说过，只要小吃，若是整桌的席，他便辞谢，因此尤老五点了本帮菜，糟钵头、秃肺、卷菜之类，味极浓腴，而正当“饥者易为食”之时，所以也不嫌腻了。

饭后去逛邑庙，近在咫尺，便都走着去了。邑庙就是城隍庙——城隍这位尊神起于北齐，原是由秦汉的社神转化来的，起初只有江南一带才有，不知是东南人文荟萃之区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好法子，赋予城隍以一种明确的身份：它是阴间的地方官，都城隍等于巡抚，县城隍便是县令，一般也有三班六房，在冥冥中可以抓人办案。因此，老百姓受了冤屈的，就有了一个最后申诉的地方。县官也承认本地有这么一位地位完全相等的同僚，而

这位阴世的县官似乎也管着阳世的县官，是以不能不心存忌惮。有部教人如何做地方官的《福惠全书》，就曾写明：县官莅境，“于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隍庙斋宿”，一则是礼貌上的拜访，先打个招呼，“请多多包涵”，再则是在梦中请教，本地有哪些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悬而未结的冤案，内幕如何之类。

城隍不归朝廷指派，而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就如阳世的选贤与能一般，选城隍是“聪明正直之谓神”，不正直不愿为老百姓伸冤，不聪明则不能为老百姓伸冤。上海县的城隍就是老百姓所选的，他是东南最有名的三位城隍之一。苏州城隍春申君黄歇，杭州城隍文天祥，上海原是春申君的采邑，他被苏州人请了去，上海人只好另选一位城隍，此公叫秦裕伯，大名府人氏，元朝末年当到“福建行省郎中”，因为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弃官避难到了上海。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征辟至朝，授官侍读学士，外放陇州知州，告老以后，不回大名府回到寄籍的上海，死后屡显灵迹，保障生民，所以上海人选他来做城隍。

上海的城隍庙跟开封的大相国寺一样，是个有吃有玩的闹市，一进头山门，两旁都是杂货铺；二山门正中是个戏台，台下就是通路，过道两旁是卖桂花糖粥、酒酿圆子等等的小吃摊。戏台前面是个极大的广场，西廊是刻字铺，东廊有家茶店，是上海县衙门书办、皂隶的“茶会”，老百姓打官司、托人情都在这里接头。

再往北就是城隍庙的大殿了，两旁石壁拱立四个石皂隶，相传是海上飘来的，大概是秦裕伯在福建的旧属，特地浮东海而来，投奔故主。

一进殿门，面对城隍的门楣上悬一把大算盘，两旁八个大字：“人有千算，天有一算”。这是给烧香出殿的人的“临别赠言”。正对大算盘，丈许高的神像上面有块匾，题作“金山神主”，是为上海县城隍的正式尊号。再进去就是后殿，供奉城隍及城隍夫人，她的寝宫就在西面，寂寂深闺，在她生日那天亦许凡夫俗子瞻仰。

城隍庙的好玩，是在庙后有座豫园，为上海城内第一名园，原是明朝嘉靖年间，当过四川布政使的潘允端的产业，明末大乱自然废圮，乾隆中叶，正值全盛，海内富丽无比，本地人为了使“保障海隅”的城隍有个公余游憩之地，特地集资向潘氏后裔买下这个废园，重新修建，历时二十余年，花了巨万的银子，方始完工。因为地处庙的西北，所以名为西园，而庙东原有个东园，俗称“城隍庙后花园”。

东园每年由钱庄同业保养修理，只有逢到城隍及城隍夫人生日，以及初夏的“蕙兰雅集”才开放。豫园却是终年洞开，里面有好几家茶店，还有极大的一座书厅。

尤老五招待大家在俗称“桂花厅”的清芬堂喝茶。这天有人在斗鸟，其中颇多尤老五

的“弟兄”，走来殷殷致意，请他“下场去玩”，这就像斗蟋蟀一样，可以博彩，输赢甚大。尤老五便把周、吴两委员和张胖子请了去一起玩，留下胡雪岩好跟王有龄说私话。

“雪公！”他意态闲豫地问道，“今天晚上，逢场作戏，可有兴致？”

王有龄只当要他打牌，摇摇头说：“你们照常玩吧！我对赌钱不内行。”

“不是看竹是看花！”

王有龄懂了，竹是竹牌，花则不用说，当然是“倡条冶叶恣留连，飘荡轻于花上絮”，便即笑道：“看竹看花的话，隽妙得很！”

两人交情虽深，结伴作狎邪游的话，却还是第一次谈到。王有龄年纪长些，又去不了一个“官”字的念头，所以内心不免有忸怩之感，只好作这样不着边际的答复。胡雪岩熟透人情，自然了解，知道他心里有些活动，但跟周、吴二人一起去吃花酒，怕他未见得愿意，就是愿意也未见得有趣。

这样一想，胡雪岩另有了计较，暂时不响，只谈公事，决定这天休息，第二天起，王有龄去拜客，胡雪岩、张胖子会同尤老五去借款。

“还有件要紧事，”王有龄说，“黄抚台要汇到福建的那两万银子，得赶紧替他办妥。”

“我知道。这件事不在快，要秘密，我自会弄妥当，你不必操心。”说着，便站起身来。

尤老五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角色，见胡雪岩一站起身来，便借故离座，两人会合在一起，低声密语，作了安排。

这天夜里，杭州来的人，便分作各不相关的三起去玩，一起是到三多堂；一起是高升一个人，由尤老五派了个小弟兄陪他各处去逛。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一个王有龄，换了便服，把一副墨晶眼镜放在手边，在船上看书坐等。

天刚刚黑，胡雪岩从三多堂溜了出来，尤老五已有人在等候，坐轿到了小东门外码头上，把王有龄接了出来。陪伴的人吩咐轿夫：“梅家弄。”

梅家弄地方相当偏僻，但曲径通幽，别有佳趣。等轿子抬到，领路的人在一座小小的石库门上，轻叩铜环，随即便有人来开门。应接的是一个四十左右的妇人，说得一口极好

听的苏州话。到了客厅里灯光亮处，王有龄从墨晶眼镜里望出去，才发觉这个妇人，秋娘老去，风范犹存。再看客厅里的陈设，布置得楚楚有致，着实不俗，心里便很舒服。

“三阿姨！”领路的人为“本家”介绍，“王老爷，胡老爷，都是贵客，格外招呼！”

三阿姨喏喏连声，神色间不仅驯顺，而且带着些畏惮的意味。等领路的人告辞而去，三阿姨才向王有龄和胡雪岩寒暄，一句接一句，照例有个“客套”，这个套子讲完，便了解了来客的身份。当然，她知道的是他们的假身份——王老爷和胡老爷都是杭州来的乡绅。

摆上果盘献过茶，三阿姨向里喊道：“大阿囡，来见见王老爷跟胡老爷！”

湖色夹纱门帘一掀，闪出来一个丽人。王有龄一见，双眼便是一亮，随手把墨晶眼镜取了下来，盯着风摆柳似的走过来的阿囡，仔细打量。她穿一件雨过天青的绸夹袄，虽然也是高高耸起的元宝领，腰身却做得极紧，把袅娜身段都显了出来，下面没有穿裙，是一条玄色夹裤，镶着西洋来的极宽的彩色花边。脸上薄施脂粉，头却梳得又黑又亮，髻上插一支翠镶金挖耳，此外别无首饰，在这样的人家，这就算是极素净的打扮了。

走近了越发看得清楚，是一张介乎“鹅蛋”与“瓜子”之间的长隆脸，生得极好的一双眼睛，就如西洋来的闪光缎一般，顾盼之间，一黑一亮，配上那副长长的睫毛，别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媚态，而且正当花信年华，就如秋月将满，春花方盛，令人一见便觉不可错过。

她一面含着笑，一面照着阿姨的指点，大大方方地招呼了贵客。然后说道：“两位老爷，请到房间里坐吧！”

到了里面，又别有一番风光，看不出是风尘人家，却像知书识字的大家小姐的闺房：红木的家具以外，还有一架书，墙上挂着字画，有戴熙的山水和邓石如的隶书，都是近时的名家。多宝架上陈设着许多小摆饰，一具形制极其新奇的铜香炉正烧着香，青烟袅袅，似兰似麝，触鼻心荡。

“王老爷请用茶！”她把盖碗茶捧到王有龄面前，随手在果盘里抓了几颗松仁，两手搓一搓，褪去了衣，一直就送到王有龄唇边。

王有龄真想连她的手指一起咬住，但到底不曾，一把捏住了她的手问道：“大阿囡，你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畹香。”

“哪两个字？”

“滋兰九畹的畹，王者之香的香。”

“好文雅的谈吐！”王有龄又问，“畹香，你跟谁读的书？”

“读啥个书，读过书会落到这种地方来？”说着，略带凄楚地笑了笑。

王有龄却不知道这是那些“住家”的“小姐”的做作，顿时起了红粉飘零的怜惜，握着她的手，仿佛有无穷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的。

胡雪岩看看已经入港了，便站起身来喊道：“雪公，我要告辞了。”

“慢慢，慢慢！”王有龄招着手说：“坐一会再说。”

“不必了。”胡雪岩一意思躲开，好让他们温存，所以站起来就走，“回头我再回来。”

“畹香！我看胡老爷在生你的气。”

听这一说，胡雪岩便站住了脚，畹香上来拉住他说：“胡老爷，可曾听见王老爷的话？你请坐下来，陪陪我们这位老爷，要走也还早。”

“我们、你们的，好亲热！”胡雪岩打趣她说，“现在你留我，回头叫我也走不了，在这里‘借干铺’！”

“什么‘干铺’、‘湿铺’，我不懂！”畹香一面说，一面眼瞟着王有龄，却又立即把视线闪开。

那送秋波的韵味，在王有龄还是初次领略，真有飘飘欲仙之感。“今宵不可无酒！”他用征询的眼光看着胡雪岩，意思问他这里可有“吃花酒”的规矩。

胡雪岩还不曾开口，畹香急忙答道：“已经在预备。要不要先用些点心？”说着，不等答话，便掀帘出门，大概是到厨房催问去了。

“想不到有这么个雅致的地方！”王有龄目送着她的背影，十分满意地说。

“雪公！”胡雪岩笑道，“我看你今天想回去也不行。”

“怎么办呢？”

“不看见畹香的神气吗？已经递了话过来，要留你在这里住了。”

“哪一句话？”

“‘要走也还早’。不就是表示你可以不走吗？”

想一想果然！王有龄倒有些踌躇了。

“我看这样，还是我早些走。”胡雪岩为他策划，“好在我从三多堂出来的时候，只说要陪你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亲戚，回头我就对他们说，你的亲戚留你住下，要明天才回去。”

王有龄大为高兴，连连点头：“就这样。我是有个表兄在上海，姓梁。”

话刚说完，三阿姨已经带着“大小姐”端了托盘进来，一面铺设席面，一面问贵客喝什么酒，又谦虚家厨简陋，没有好吃的东西款客，应酬得八面玲珑。

四样极精致的冷荤碟子搬上桌，酒也烫了来了，却少了一个最主要的人，胡雪岩便问：“畹香呢？”

“来了！”外面答应着，随即看见畹香提着一小锅红枣百合莲子汤进门，说是她亲手煮的，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吃在王有龄嘴里，特别香甜。

吃罢点心再喝酒。畹香不断替他们斟酒布菜，不然就是侧过身子去，伸手让王有龄握着，静静地听胡雪岩说话。看这样子，他觉得实在不必再坐下去，找个适当的时机，说是还要回三多堂，又约定明天上午亲自来接王有龄，然后就走了。

一走出门，心念一动，不回三多堂回到船上，在码头上喊了一声，船家从后舱探头出来，诧异地问道：“咦！胡老爷一个人？”

“我陪王大老爷去看他表亲，多年不见，有一夜好谈，今天大概不回来了。”胡雪岩踏上船头，这样回答，又说，“其余的都在三多堂吃酒。我身子不爽，还是回来早早睡觉。”

“胡老爷可曾用过饭？怕各位老爷要宵夜，我叫我女人炖了粥在那里。”

“这不错！我来碗粥，弄点清淡小菜来。”

船家答应着，回到后梢。胡雪岩一个人走入舱中，只见自己铺上，枕套被单都已换过，地板桌椅擦得纤尘不染，桌上一盏洋灯，玻璃罩子也拭得极亮，几本闲书叠得整整齐齐。等坐定了，隐隐觉得香气袭人，四下一看，在枕头旁边发现一串珠兰，拿起来仔细玩赏，穿珠兰的细铜丝上似有油渍，细想一想明白了，必是阿珠头上的桂花油。

阿珠头上戴的花，怎么会在自己枕头旁边发现？这是个很有趣的谜。正在独自玩味，帘钩一响，阿珠来了。

“我没有泡盖碗茶。”她也不加称呼，没头没脑地说，“你的茶瘾大，我索性用茶壶泡了。”

胡雪岩先不答，恣意凝视着，见她双眼惺忪，右颊上一片红晕，便问：“你刚从床上起来？”

“嗯！”阿珠一面替他倒茶，一面娇慵地笑道，“不晓得怎么的，一天都是倦得要命。”

“这有个名堂，叫做春困。你有没有做春梦？”

“做梦就是做梦。”阿珠嗔道，“什么叫春梦？一个你，一个张胖子，说话总是带骨头。不过——”她不说下去了。

“怎么样？”

“总算比什么周老爷、吴老爷好些。动手动脚的，真讨厌。”

“多承你夸奖。”胡雪岩问道，“这串珠兰是不是你的？”

“啊！”她把双眼张得好大，“怎么会在你手里？”

“在我枕头旁边找到的。我就不懂了，是不是特意送我的？”

“哪个要送你？”阿珠仿佛受了冤屈似的分辩，“下半天收拾房间，累了，在你铺上打了个中觉，大概那时候遗落下来的。”

“亏得我回来看见，不然不得了！”

“怎么？”她不服气地问，“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倒真不在乎！”胡雪岩笑道，“你想想看，你头上戴的花，会在我枕头旁边发现，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样想？”

“我不晓得。总归不会有好话！”

“在我来说是好话。”

“什么话？”

“你过来，我告诉你！”等阿珠走过去，他低声笑道，“别人是这样想，你一定跟我同床共枕过了。”

“要死，要死！”阿珠羞得满脸通红，咬着牙打了他一下。

不知是她的劲用得太大，还是胡雪岩就势一拉，反正身子一歪，恰好倒在他怀里。

“看你还打不打人？”胡雪岩揽着她的腰说。

“放手，放手！”阿珠这样低声吆喝了两句，腰也扭了两下，却不是怎么使劲挣扎，胡雪岩便不肯放手，只把她扶了在铺上并坐。

“今天没有人，我可不肯放你过门了。”

“你敢！”阿珠瞪着眼，又说，“我爹跟我娘不是人？”

“他们才不来管你的闲事。”

话还没有说完，听得阿珠的娘在喊：“阿珠，你问一问胡老爷要不要烫酒？”

她慌忙跳起身来，胡雪岩一把没有拉住，她已跑到了舱门口，答应一声，转脸问道：“要不要吃酒？”

“你过来！我跟你说。”

“我不来！我又不聋，你在那里，我听得见。”

“本来有些头痛，不想吃，现在好了，自然要吃一杯。”

“哼！”阿珠撇一撇嘴，“本来就是装病！贼头贼脑不知道想做什么。”

说完，她掀帘走了出去，不久便端来了酒菜，安设杯筷。胡雪岩要她陪着一起吃，她不肯，但也不曾离开，倚着舱门，咬着嘴唇，拉过她那条长辫子的辫梢来玩弄着。

胡雪岩一面喝酒，一面看她，看一看，笑一笑，陶然引杯，自得其乐。于是阿珠又忍不住了。

“你笑什么？”她问。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要到什么时候？”

“总有那么一天！你自己会晓得。”

“哼！”阿珠冷笑，“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要说就痛痛快快说！”

胡雪岩把她的话，稍为咀嚼一下，就懂了她的意思，招招手说：“这又不是三言两语谈得完的，你这样子，也不像谈正经话的神气。反正又没有外人，难得有个谈天的机会，你坐下来听我说！”

“坐就坐！”她仿佛壮自己的胆似的，又加了一句，“怕什么！”

等她坐了下来，胡雪岩问道：“你今年十几？”

“问这个做啥？”

“咦！谈天嘛本来就是海阔天空，什么话都可以谈的。你不肯说，我说，我今年三十一岁。”

阿珠笑了：“我又不曾问你的年纪。”

“说说也不要紧。我猜你今年二十六。”

“什么？”她又有些诧异，又有些不大高兴，“胡说八道！你从哪里看出我二十六？无缘无故给人加了十岁！难道我真的生得那样子老相？”

“这样说你是十六？”胡雪岩点点头，“那还差不多。”

阿珠恍然大悟，中了他的计：“你们这些做官的，真坏！诡计多端，时时刻刻都要防备。”她使劲摇着头，大有不胜寒心之意，“真难！一不小心，就要上当。”

“不是我坏，是你不老实！”说着，胡雪岩便挟了块茶油鱼干送到她嘴边。

“我不要！”阿珠把头偏了过去，不知是有些不好意思，还是故意不领他的情。

“你尝尝看，变味的鱼干也拿来我吃！”他气鼓鼓地把鱼干往碟子里一扔。

她又上当了，取他的筷子侧过头来，挟着鱼干刚送到嘴里，胡雪岩便变了样子，浮起一脸顽皮而略带得意的笑容。

阿珠又有些生气，又觉得别有滋味，故意嘟着嘴撒娇。于是胡雪岩笑道：“阿珠，我劝你趁早老老实实，听我的话。不然，我随便耍个花腔，就教你‘缸尖上跑马，团团转’！”

这是句无锡谚语，他学得不像，怪声怪气地惹得阿珠大笑，笑停了说：“不要现世了！”接着便也说了这一句谚语，字正腔圆，果然是道地的无锡话。

“阿珠！怎么你平时说话，是湖州口音？”

“我本来就是无锡人嘛！”

“如何变了我们浙江人？”

“‘六月里冻杀一只老绵羊’，说来话长。”阿珠摇摇头有些不大爱说似的。

胡雪岩就是要打听她的身世，怎肯放过，软语央求了一两句，她到底说了出来，声音放得极低，怕她父母听见，她谈的就是她父母的故事。

“我娘是好人家出身。”

故事应该很长，但在阿珠嘴里变短了，她娘是书香人家小姐，家住河岸，自己有条船，探亲访友，上坟收租，都坐了自家船去。

管船的姓张，年纪轻就叫他小张。小姐看中了他为人老实，两下有了私情，怀了阿珠在腹中。这件事闹出来不得了，两个人私下商议，不如双双远走高飞。小张为人老实，不愿“小姐”带她家一草一木，弄上个拐带卷逃的名声，但还是拿了她家样东西，就是那条船。

越过太湖就是吴兴，风波涉险，原非不得已，只防着她家会沿运河追了下来。事后打听，他们的路走对了。她从此没有回过无锡，水上生涯只是吴兴到杭州、杭州到上海，算来有十五年了。

讲的是私情，又是她爹娘的私情，所以阿珠脸上一阵阵红，忸怩万状，好不容易讲完了，长长透口气，腰也直了，脸也扬了，真正是如释重负。

“怪不得！”胡雪岩倒是一脸肃穆，“你娘是好出身，你爹是好人，才生下你这么个讨人欢喜的女儿。”

原是句不算什么的赞语，阿珠却把“讨人欢喜”这四个字，听得特别分明，消褪的红晕顿时又泛了上来。

“你爹娘就是你一个？”

“原有个弟弟，五岁那年糟蹋了。”

“这一说，你爹娘要靠你养老？”

阿珠不答，脸色不大好看。谈起这件事她心里就烦，她爹娘商量过她的亲事，有好几个主意，其中之一是招赘一个同行，娶她，也“娶”了这条船。

阿珠从小娇生惯养，而且因为她娘的出身不同，所以她的气质教养，也与别家船上闺女各别，加以她爹的这条“无锡快”，设备精致，招待周到，烹调尤其出名，历来的主顾，都是仕宦富家，阿珠从小便把眼界抬得高了，不愿嫁个赤脚摇橹的同行，所以等她爹娘一提到此，她总是板起了脸，脸上绷得一丝皱纹找不出，仿佛拿刀都砍不进去似的。

去年，有天晚上无意间听得她爹娘在计议：“阿珠十五了，她的生日早，就跟十六一样。”她爹说，“日子过来快得很，耽误不得了！”

她娘不响，好半天才叹口气说：“唉！高不成，低不就。”

“也由不得她！照她的意思，最好嫁个少年公子，做现成少奶奶。这不是痴心妄想？”

一听到这里，阿珠便忍不住淌眼泪，一则气她爹爹冤枉她，她从未这样想过，再则气她爹爹，把她看得这等不值钱，就做了少奶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又不是想做皇后娘

娘，如何说是“痴心妄想”？

“若要享福，除非替人做小。”

“那怎么可以？”她娘说，“就是阿珠肯，我也不肯。”

“我也不肯。”她爹立刻接口，“看起来还是寻个老老实实的人，苦就苦一点，总是一夫一妻。”

“阿珠吃不来苦！”

“不是阿珠吃不来苦，是你怕她吃苦。”

“也不是这话，总要有指望，有出息。我帮你摇了一辈子的船，现在叫阿珠也是这样，你想想看，你对不对得起我们母女？”

话说得很重，她爹不做声，似乎内疚于心，无话可答。

“我在想，最好有那么个穷读书人，”她娘的声音缓和了，“人品好，肯上进，把阿珠嫁了他。”

“好了，好了！”她爹不耐烦地打断，“下面我替你说，那个穷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刻苦用功，后来考中状元，阿珠做了一品夫人。你真是听‘小书’听入迷了！”

“也不见得没有这样的事！也不要中状元，阿珠做了秀才娘子就蛮好了。”

“你好他不好！男的发达了，就要嫌阿珠了。‘陈世美不认前妻’，‘赵五娘吃糠’，你难道不曾听说过？到那时候，你替阿珠哭都来不及！”

受了丈夫一顿排揎，阿珠的娘只是叹气不语。一会儿夫妇俩鼾声渐起，阿珠却是一夜都不曾睡着，至今提起自己的终身，心里便是一个疙瘩。

不管胡雪岩如何机警过人，也猜不透她的心事，见她凝眸不语，便又催问：“咦，怎么不说话？”

阿珠正一腔幽怨，无处发泄，恰好把气出在他头上，恶狠狠地抢白：“没有什么好说的！”

胡雪岩一愣，不知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但他并未生气，只觉得有些好笑。

她却是发过脾气，马上就知道自己错了！不说别的，只说对客人这个样子，叫爹娘发觉了便非挨骂不可。但也不愿认错，拿起酒壶替胡雪岩斟满，用动作来表示她的歉意。

这下胡雪岩明白了，必是自己这句话触犯了她的心境，应该安慰安慰她。于是他捏住了她的手，她也感觉得出来，这不是轻薄的抚慰，便让他去。

“阿珠！”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做人就是这样，‘不如意事常八九’，有些委屈连自己父母都不好说，真正叫‘有苦难言’。”

一句话不曾完，阿珠的热泪滚滚而下。她觉得他每一个字都打入自己的心坎，“有苦难言”，而居然有个人不必她说就知道她的苦楚，那份又酸又甜的痛快滋味，是她从未经经验过的。就这一下，她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踏实了，有地方安顿了。

胡雪岩一看这情形，不免惊异，也有些不安，不知她到底有什么隐痛，竟至如此，一时愣在那里，无法开口。阿珠却不曾看见他发傻的神情，从腋下衣纽上取下一块手绢在抹眼泪。那梨花带雨的韵致，着实惹人怜爱，胡雪岩越发动心了。

“阿珠！”他说，“心里有事，何妨跟我说，说出来也舒服些。”

她的心事怎能说得出口？好半天才答了句：“生来苦命！”

什么叫“生来苦命”？胡雪岩心里在想，阿珠虽是蓬门碧玉，父母一样把她当做掌上明珠，比起那些大家的庶出子女，处处受人歧视，不知要强多少倍。那么苦在何处呢？莫非——

“我知道了。”他想到就说，“大概你爹娘从小把你许了人，那家人家不中你的意？”

“不是，不是！”她急急分辩，灵机一动，就势有所透露，“你只猜到一半！”

“喔！现在正在谈亲事？”

阿珠没有表示，微微把头低着，显然是默认了。

“是怎么样的一家人家？怎的不中你的意？”

“唉！”她不耐烦地说，“不要去讲它了。”

“好！不谈这些，谈别的。”

他那有力的语气，就像快刀斩乱麻，把阿珠的心事一下割断抛开，于是她一颗心都在他身上。

“你也不要老是问我。”她说，“也谈谈你自己的情形。”

“从何谈起？”胡雪岩笑道，“我也不晓得你喜欢听哪些话，谈公事你又不懂。”

“哪个跟你谈公事？”

这就是要谈私事。他心里在想，她不知是打着什么主意？且先探明了再作计较。

“这样好了，你问，我答，”他说，“我一定说老实话。”

阿珠想问他家里有些什么人，娶了亲没有。这实在不用问的，当然娶了亲。那么太太贤惠不贤惠？这又是不用问的，贤惠又如何，不贤惠又如何？反正就自己愿意跟他，爹娘也不会答应。

她这时又想到那天张胖子跟她开玩笑的话，说“进了胡家的门，自然要替胡老太太、胡太太磕头”，这不是明明已经娶了亲？就不知道有小孩没有？

转念到此，阿珠忽生异想，如果没有小孩，那就好想办法了。尤其是有老太太在堂，急于想抱孙子，而媳妇的肚皮不争气，老人家便会出面说话，要替儿子再娶一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理由光明正大，哪怕媳妇心里万分不愿，也只好忍气吞声。

至于娶了去，如果不愿意同住，不妨另立门户，“两头大”，原有这个规矩。当然，这一来胡雪岩的开销要增加，但也顾不得他了。

就这一转念间，阿珠打定了主意，如果胡雪岩愿意，就是“两头大”，另外租房子，把爹娘搬了一起去住。不愿意就拉倒！

于是她的脸色开朗了，定一定心，老一老面皮，装作闲谈似的问道：“胡老爷，你有几个小宝宝？”

“两个。”

听说有两个，阿珠的心便一冷了，“都是少爷？”她又问。

“什么‘少爷’？女伢儿！”

“噢！”阿珠笑了，“两位千金小姐！”

“阿珠！”胡雪岩喝着酒，信口问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谈嘛！你不是说，‘谈天嘛，海阔天空随便什么都可以谈的’。”阿珠接着又问：“老太太呢，今年高寿？”

“快六十了。”

她想问：想不想抱孙子？不过这句话问出来未免太露骨，所以踌躇着不开口。

胡雪岩察言观色，又想起上个月杭州城隍山的李铁口，说他要交桃花运的话，看来果然是“铁口”！但是他也有警惕，看阿珠是个痴情的人，除非自己有打算，倘或想偷个嘴，事后丢开，一定办不到，痴情女子负心汉，缠到后来，两败俱伤。不可造次！

为了这个了解，他就越发沉着了。而他越沉着，她越沉不住气，想了又想，问出一句话来：“两位小姐几岁了？”

“一个六岁，一个五岁。”

“胡太太以后没有喜信？”

“没有。”胡雪岩摇摇头，又加了一句，“一直没有。”

“‘先开花，后结子’，老太太总归有孙子抱的。”

这是句试探的话，胡雪岩听得懂。自己的态度如何，便要在此刻表明了，只要说一句：“不错，大家都这么说，我也相信。”就可以封住阿珠的嘴。但是，他不愿意这么说。

那么怎么说呢？正在踌躇，听得岸上有人声，声音似乎熟悉，大概是在三多堂吃花酒的人回来了，两个人便都侧耳静听。

果然，听得那庶务在呼：“喂，船老大！搭跳板。”

“张胖子他们回来了！”阿珠慌忙起身离去。

第一个上船的是张胖子，一看胡雪岩引酒独斟，陶然自得，大为诧异，“咦！”他问，“你怎么不到三多堂来？我以为你一直跟王大老爷在一起。”

接着周、吴二人跟踵而至，都已喝得醉醺醺，说话的舌头都大了。胡雪岩就把预先想好的一套假话搬出来，瞒过了王有龄的行踪，然后回答张胖子的话：“我本来要回到三多堂去的。想想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办，你们各位尽量敞开来玩，不妨我一个人来仔细筹划一下，这样才不耽误正经！”

“够朋友！”周委员一面打着酒嗝儿，一面翘起大拇指说，“雪岩兄是好朋友，够意思！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替你出头。知恩当报，我们来！是不是？老吴！”

说着，他又拍自己的胸脯，又拍吴委员的肩膀。等阿珠送热茶进来，又拉住她的手，醉言醉语，说些疯话。阿珠哭笑不得，只不断瞟着胡雪岩，那眼色又似求援，又似求取谅解，好像在说：不是我轻狂，实在是拿这两个醉鬼没有法子！

好不容易把周、吴二人弄到前面那条船上去安置，剩下胡雪岩与张胖子，才得清清静静谈话。张胖子报告了吃花酒的经过，形容尤老五是如何竭诚招待，而周、吴是如何丑态百出，把站在一旁的阿珠，听得“格格”地笑个不停。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张胖子问到胡雪岩身上。

“好久了。”他信口答说。

“好久了？”张胖子转脸去看阿珠。

阿珠心虚，急忙溜走。这一下张胖子心里越发有数，看着她的背影，又看着胡雪岩含笑不语的神情，他也诡秘地笑了。

“你笑什么？”

“我笑周委员跟吴委员。”张胖子说，“这两个人一路来都在阿珠身上打主意。谁知道‘会偷嘴的猫不叫’！”

“不要瞎说！”胡雪岩指指外面，“当心她听见。”

“那么，你说老实话。”张胖子把颗亮光光的头伸过去，压低了嗓子问，“偷上手没有？”

“没——有！”胡雪岩拉长了声音，“哪有这回事？”

“那么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随便谈闲天，谈过就丢开，哪记得这许多？”胡雪岩正一正脸色，“闲话少说，今天你跟尤老五谈了正经没有？”

“对了，我正要告诉你。我已经跟他说好了，明天一起出帖子，请‘三大’的档手吃饭，请你作陪。放款的事，就在席面上谈。”

“好的。”胡雪岩又说，“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谈。不过……”

“噢！”张胖子惯会大惊小怪，睁大眼睛问，“怎么不说下去？”

话到口边，终又咽住，是胡雪岩警觉到张胖子嘴快，黄宗汉的那两万银子，如果托他去汇拨，一定会泄漏出去。不如明天找尤老五商量，比较靠得住。

大功告成

第二天一早，胡雪岩悄悄到梅家弄把王有龄接回船。这位王大老爷春风满面，步履轻快，大家都道他异乡遇故，快谈竟夕，才有这份轻松的情绪，谁也不知道他微服私行，比起三多堂的喧闹轰饮，另有一番屋小如舟，春深似海的旖旎风光。

这天开始要办正事了，王有龄把周、吴两委员请了来，连胡雪岩一起，先作个商量。他原定这一天上午去拜客，胡雪岩主张不必亟亟。

“今天中午，尤老五和张胖子出面，请‘三大’的人吃饭，放款的事一谈好，通裕的米随即可以拨借。”他说，“雪公，索性再等一等，也不会太久，一两天工夫，等我们自己这里办妥了再说。”

“这样好！”周委员首先表示赞成，“到明后天，王大人去拜这里的按察使，那就直接谈交兑漕米了，差使显得更漂亮。”

“好！我听你们的主意。”王有龄欣然同意。

“中午的饭局，不请周、吴两公了。”胡雪岩说第二件事，“商人总是怕官的，有周、吴两公在座，怕‘三大’的人拘束——”

“不错，不错！”周委员抢着说道，“你无须解释。”

“不过有件大事要请周、吴两公费心，‘民折官办’的这道手续，马上就要办一办。公事上我不懂，雪公看怎么处置？”

“那要奉托两位了。”王有龄看着他们说，“两位是熟手，一定错不了。该我出面的，尽管请吩咐！”

于是周、吴二人相视沉吟，似乎都有些茫然不知如何着手的样子。

胡雪岩等了一会，看他们很为难，忍不住又说了：“我看这件事，公文上说不清楚，得有一位回杭州去当面禀陈。”

“对了！”吴委员拊掌接口，“我也是这么想。当然，公文还是要的，只不过简单说一说，‘民折官办’一案，十分顺手，特飭某某人回省面禀请示云云。这样就可以了。”

“那好！两位之中，哪一位辛苦一趟？”

这一问，周、吴二人又迟疑了。甫到繁华之地，不能尽兴畅游，心里十分不愿。而且这一案的内容十分复杂，上面有所垂询，不能圆满解释，差使就算砸了。畏难之念一起，更不敢自告奋勇。

“怎么？”王有龄有些不悦，“看样子只好我自己回去一趟了。”

“那没有这个道理。”周委员很惶恐地说，“我去，我去！”

看周委员有了表示，吴委员倒也不好意思了，“自然是我去。”他说。

两个人争是在争，其实谁也不愿意去，王有龄不愿硬派，便说：“这样吧，我们掣签！”

“不必了！”周委员很坚决地说，“决定我去。吴兄文章好，留在这里帮大人料理公事。我今天下午就走，尽快回来复命。”

“也不必这么急。”胡雪岩作了个诡秘的微笑，“今天晚上我替周老爷钱行。明天动身好了。”

“雪岩兄的话不错。公事虽然紧要，也不争在这半天工夫。”吴委员也说，“晚上替周兄钱行，我跟雪岩兄一起做主人。”

王有龄也表示从容些的好，并且颇有嘉勉之词，暗示将来叙功的“保案”中，一定替周委员格外说好话，作为酬庸。自告奋勇的收获，可说相当丰富。

为了周委员回杭州，那个庶务却是大忙而特忙，第一要雇船，照周委员的意思，最好坐原来的那只“无锡快”，由阿珠一路伺奉着来回。但那只船名“快”而实不快，只宜于晚开早到，多泊少走，玩赏风景之用，赶路要另雇双桨奇快的“水上飞”。

第二件更麻烦，也是胡雪岩的建议，杭州抚、藩、臬三大宪，加上粮道，还有各衙门有关系的文案、幕友，都应该有一份礼。“十里夷场”，奇珍异物无数，会选的花费不多而受者惬意，不会的，花了大价钱却不起眼，变成“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因此，备办这十几份礼物，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使。胡雪岩出主意，请尤老五派个人，带着那庶务和高升，到“夷场”上外国人所开最大的一家洋行“亨达利”去采办。

这天人人有事，王有龄和周、吴二人在船上办文稿，开节略，把此行的经过，如何繁难吃力，而又如何圆满妥帖，字斟句酌地叙了进去。胡雪岩和张胖子的任务，自然更重要，中午与尤老五请“三大”的档手，在英租界的“番菜馆”赴宴谈生意。

结果生意不曾在番菜馆谈，因为照例要“叫局”，莺莺燕燕一大堆，不是谈生意的时候。饭罢一起到城隍庙后花园钱业公所品茗，这时张胖子才提到正事。

“三大”之中，大亨钱庄姓孙的档手资格最老，由他代表发言，首先就表示最近银根很紧：“局势不好，有钱的人都要把现银子捏在手里，怕放了倒账。说句实在话，钱庄本来空的。”

这是照例有的托词，银根紧的理由甚多，不妨随意编造，目的就在抬高利息。张胖子和胡雪岩都懂这个道理，尤老五却以受过上海钱庄的气，怀有成见，大为不快。

“我看不是银根紧，只怕是借的人招牌不硬，”他的话有棱角，态度却极好，是半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的，“漕帮现在倒霉，要是‘沙船帮’的郁老大开口，银根马上就松了。”

尤老五说的这个人沙船帮的巨擘，名叫郁馥山，拥有上百艘的沙船，北走关东，南走闽粤，照海洋的方位，称为“北洋”、“南洋”，郁馥山就以走南北洋起家，是上海县的首富。近年因为漕米海运，更是大发利市，新近在小南门造了一所巨宅，崇楼杰阁，参以西法，算是“海天旭日”、“黄浦秋涛”等等“沪城八景”以外的另一景。

沙船帮与漕帮，本来海水不犯河水，但漕运改了新章，便有了极厉害的利害冲突，所以尤老五那句话斤两很重，姓孙的有些吃不消。

“啊，尤五哥，”姓孙的惶恐地说，“你这话，我们一个字也不敢承认。客户都是一样的，论到交情，尤五哥的面子更加不同。好了，今天就请尤五哥吩咐！”

像尤老五这样在江湖上有地位的，轻易说不得一句重话，刚才话中有牢骚，已不够漂亮，此刻听姓孙的这样回答，更显得自己那句话带着要挟威胁的意味，越觉不安，所以急忙抱拳笑道：“言重，言重！全靠各位帮忙。”

张胖子总归是站在同行这方面的，而且自己也有担保的责任，心里在想，姓孙的吃不消尤老五，说到“请吩咐”的话，未免冒失！如果凭一句话草草成局，以后一出麻烦，吃亏的必是钱庄，自己也会连带受累。

由于这样的了解，他不希望他们讲江湖义气，愿意一板一眼谈生意，不过他的话也很圆到：“大家都是自己人，尤五哥更是好朋友，没有谈不通的事，”他说，“‘三大’愿意帮忙，尤老哥一定也不会叫‘三大’吃亏。是不是？”

尤老五当然听得出他话中的意思，立即接口：“一点不错！江湖归江湖，生意归生意。我看这样，”他望着胡雪岩说，“小爷叔，这件事让张老板跟孙老板他们去谈，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无不照办，我们就不必在场了。”

胡雪岩听他这一说，暗暗佩服，到底是一帮的老大，做事实在漂亮，于是欣然答道：“对，对！我也正有事要跟五哥谈。”

说着，两人相偕起身，向那几个钱庄朋友点一点头，到另外一张桌子去吃茶，让张胖子全权跟“三大”谈判。

“小爷叔！”尤老五首先表明，“借款是另外一回事，通裕垫米又是一回事，桥归桥，路归路。米，我已经教通裕启运了，在哪里交兑，你们要不要派人，还是统统由我代办？请你交代下来，我三天工夫替你们办好。”

“好极了！五哥跟老太爷这样放交情，我现在也不必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将来就晓得了。”胡雪岩接着又说，“在哪里交兑，等我问明白了来回报五哥。要不要另外派人，公事上我不大懂，也要回去问一问。如果我好做主，当然拜托五哥，辛苦弟兄们替我办一办。”

“好的，就这样说定了，我关照通裕老顾去伺候，王大老爷有什么话，尽管交代他。”

一件有关浙江地方大吏前程的大事，就这样三言两语作了了结。胡雪岩还有件要紧事要请尤老五帮忙。

“五哥，我还有个麻烦要靠你想办法。”他放低了声音说，“我有两万银子要汇到福建，不能叫人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尤老五沉吟了一会问道：“是现银，还是庄票？”

“自然是庄票。”

“那容易得很。”尤老五很随便地说，“你自己写封信，把庄票封在里面，我找个人替你送到，拿回信回来。你看怎么样？”

“那这样太好了。”胡雪岩又问，“不晓得要几天工夫？”

“不过五六天工夫。”

胡雪岩大为惊异：“这么快？”

“我托火轮船上的人去办。”

从道光十五年起，英国第一艘“渣甸号”开到，东南沿海便有了轮船。不久为了禁鸦片开仗，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七月，英国军队攻陷镇江，直逼江宁，运了大炮安置在钟山，预备轰城。朝廷大震，决计议和，派出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为“全权大臣”，与英国公使谈和，订立和约十三条，赔军费，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称为“五口通商”，大英公司的轮船，源源而至，从上海到福州经常有班轮，但一路停靠宁波、温州，来回要半个多月的工夫，何以说是只要五六天？胡雪岩越发不解。

“我到英国使馆去想办法，他们有直放的轮船。”

“噢！”是一声简单的答语，可是胡雪岩心里却是思潮起伏，第一觉得外国人的花样厉害，飘洋过海，不当回事，做生意就是要靠运货方便，别人用老式船，我用新式船，抢在人家前面运到，自然能卖得好价钱。火轮船他也见过，靠在码头上像座仓库，装的东西一定不少，倒不妨好好想一想，用轮船来运货，说不定可以发大财。

其次，他发觉尤老五的路子极广，连外国使馆都能打得通，并且这个人做事爽快，应该倾心结交，将来大有用处。

这样一想，便放出全副本领来跟尤老五周旋，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他把与王有龄的关系，作了适当的透露。尤老五觉得此人也够得上“侠义”二字，而且肯说到这种情形，完全是以自己人相看，因而原来奉师命接待，这时变成自己愿意帮他的忙了。

这面谈得忘掉了时间，那面的钱庄朋友却已有了成议：由通裕出面来借，“三大”和张胖子一共贷放十万两银子，以三个月为期，到期可以转一转，尤老五和胡雪岩作保，却有一个条件要王有龄答应，这笔借款没有还清以前，浙江海运局在上海的公款汇划，要归三大承办，这是一种变相保证的意思。

“用不着跟王大老爷去说。”胡雪岩这样答复，“我就可以代为答应。”

“利息呢？”尤老五问。

“利息是这样，”张胖子回头看了看那面“三大”的人，低了声说道，“年息一分一照算。”

“这不算贵。”尤老五说。

人家是漂亮话，胡雪岩要结交尤老五，便接口说道：“也不算便宜！”

张胖子很厉害，他下面还有句话，起先故意不说，这时察言观色，不说不可，便故意装作埋怨的神气：“你们两位不要性急！我话还没有完，实在是这个数！”说着伸开食拇两指扬了扬。

“八厘？”胡雪岩问。

“不错，八厘。另外三厘是你们两位作保应得的好处。”

“不要把我算在里头。”胡雪岩抢着说道，“我的一份归五哥。”

“小爷叔，你真够朋友！不过我更加不可以在这上面‘戴帽子’。这样，”尤老五转脸问张胖子，“你的一份呢？”

“我？”张胖子笑道，“我是放款的，与我什么相干？”

“话不是这么说。张老板，我也知道，你名为老板，实在也是伙计，说句不客气的话，‘皇帝不差饿兵’，我要顾到你的好处。不过这趟是苦差使，我准定借三个月，利息算九厘，明八暗一，这一厘算我们的好处，送了给你。”

“这怎么好意思？”

“不必客气了。”胡雪岩完全站在尤老五这面说话，“我们什么时候成契？”

“明天吧！”

就这样说定局，约定了第二天下午仍旧在这里碰面，随即分手。张胖子跟“三大”的人还有话谈，胡雪岩一个人回去，把经过情形一说，王有龄和周、吴二人，兴奋非凡，自然也把胡雪岩赞扬不绝。

避开闲人，胡雪岩又把汇款到福建的事，跟王有龄悄悄说了一遍。他皱着眉笑道：“雪岩，事情这么顺利，我反倒有些担心了。”

“担心什么？”

“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凡事物极必反，乐极生悲。”

“那在于自己。”胡雪岩坦率答道，“我是不大相信这一套的。有什么意外，都因为自己这个不够用的缘故。”说着，他敲敲自己的太阳穴。

“不错！”王有龄又说，“雪岩，你的脑筋好，想想看，还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

“你要写两封信，一封写给黄抚台，一封写给何学使。”

“对，我马上动手。”

当夜胡雪岩跟吴委员在三多堂替周委员饯行，第二趟来，虽算熟客，“长三”的规矩，也还不到“住夜厢”的时候，但尤老五的朋友，情形特殊，周、吴二人当夜就都做了三多堂的入幕之宾。

第二天王有龄才去拜客，先拜地主上海知县，打听总办江浙漕米海运，已由江苏臬司调为藩司的倪良耀，是否在上海？据说倪良耀一直不曾回苏州，公馆设在天后宫，于是转道天后宫，用手本谒见。

倪良耀是个老实人，才具却平常，为了漕米海运虽升了官，却搞得焦头烂额。黄宗汉参了他一本，说他办事糊涂，而且把家眷送到杭州暂住，所以谕旨上责备他说：“当军务倥偬之际，辄将眷属迁避邻省，致令民心惶惑，咎实难解，乃犹以绕道回籍探访老母为词，何居心若是巧诈？”为此，他见了王有龄大发牢骚，反把正事搁在一边。

王有龄从胡雪岩那里学到了许多圆滑的手法，听得他的牢骚，不但没有不豫之色，而且极表同情。提到家眷，他又问住处，拍胸应承，归他照料。

“你老哥如此关顾，实在感激。”倪良耀说的是真话，感激之情，溢于词色，“我也听人说起，你老哥是黄中丞面前一等一的红人，除了敝眷要请照拂以外，黄中丞那里，也要请老哥鼎力疏通。”

“不敢！不敢！”王有龄诚恳地答说，“凡有可以效劳之处，无不如命。”

“唉！”倪良耀安慰之中有感慨，“都像老哥这样热心明白，事情就好办了。”

有了这句话，公事就非常顺手了。提到交兑漕米余额，倪良耀表示完全听王有龄的意思，他会交代所属，格外予以方便。接着，他又大叹苦经，说是明知道黄宗汉所奏，浙江漕米如数兑足这句话不实，他却不敢据实奏复，辩一辩真相，讲一讲道理，原因是惹不起黄宗汉。

“黄中丞这一科——道光十五年乙未，科运如日方中，不说别的，拿江苏来说，何学使以外，还有许中丞，都是同年。京里除了彭大军机，六部几乎都有人。你老哥替我想，我到哪里去伸冤讲理？”

“大人的劳绩，上头到底也知道的。吃亏就是便宜，大人存心厚道，后福方长。”

倪良耀是老实人，对他这两句泛泛的慰词，亦颇感动，不断拱手说道：“托福，托福！”

主人并无送客之意，这算是抬举，王有龄不能不知趣，主动告辞，便又陪着倪良耀谈了些时局和人物，从他口中得知何桂清捐输军饷，交部优叙奖励，也常有奏折，建议军务

部署，朱笔批示，多所奖许，圣眷正隆。这些情形，在王有龄当然是极大的安慰。

辞出天后宫，王有龄在轿子里回想此行的种种，无一事不是顺利得出乎意料之外，因而心里不免困惑，一个人到底是靠本事，还是靠运气？照胡雪岩的情形来说，完全是靠本事，想想自己的今天，似乎靠运气。

这话也不对！他在想，胡雪岩本事通天，如果没有自己，此刻自是依然潦倒，怀才不遇的人车载斗量，看来他也要靠运气。

至于自己呢？如果不是从小习于吏事，以及这一趟从京师南下，好好看了些经世之学的名著，为黄宗汉所赏识，那么即使有天大的面子，也不过派上个能够捞几个钱的差使，黄宗汉绝不会把浙江漕米海运的重任，托付给自己。照此一说，还是要有本事。

有本事还要有机会，机会就是运气。想到这里，王有龄的困惑消失了，一个人要发达，也要本事，也要运气。李广不侯，是有本事没有运气，运气来了，没有本事，不过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现在是运气来了，要好好拿本事出来，本事在胡雪岩身上，把胡雪岩收服了，他的本事就变成了自己的本事。这样深一层去想，王有龄欣然大有领悟，原来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用人又先要识人，眼光、手腕，两俱到家，才智之士，乐予为己所用，此人的成就便不得了了。

由于这个了解，王有龄觉得用人的方法要变一变，应该恩威并用，特别是对胡雪岩，在感情以外，更加上权术、笼络之道，无微不至。

妆阁密谈

半个月的工夫，一切公事都办得妥妥帖帖，该要回杭州了。王有龄为了犒劳部属，特设盛宴，宴罢宣布：“各位这一趟都辛苦了，难得到上海来一趟，好好玩两天！今天四月初四，我们准定初七开船回杭州。”

说完，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叠红封袋，上面标着名字，每人一个，连张胖子都不例外。封袋里面是一张银票，数目多寡不等，最多的是周委员那一个，一百两；最少的是那个庶务的，二十两。

“这是‘杖头钱’。”他掉了句文，“供各位看花买醉之需。”

说到“看花”，那就是“缠头资”了。周、吴二人已经发觉，阿珠成了胡雪岩的禁脔，不便问津，好在三多堂各有相好，有钱有工夫，乐得去住两天。

“你也去逛一逛。”王有龄又对高升说，“我要到我亲戚那里去两天，放你的假吧！”高升也有一个红包，是二十两银子。

托词到亲戚家住，其实是住在梅家弄。这个秘密，始终只有胡雪岩一个人知道。这一天晚上，王有龄约了他在晚香的妆阁小酌，有公事以外的“要紧话”要谈。

半个月之中，王有龄来过四趟，跟晚香已经打得火热，自己的身份也不再瞒她。这天要谈的话，就是关于晚香的，把她安排好了，王有龄还要替阿珠安排。

他的心思，胡雪岩猜到一半，是关于晚香的。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但觉得不宜冒失，先要探探晚香的口气，所以等一端起酒杯就说：“晚香，王大老爷要回去了。”

一听这话，她的脸色马上变了，看上去眼圈发红，也不知她是做作还是真心。不过就算做作，也做得极像，离愁别恨霎时间在脸上堆起，浓得化不开。

“哪一天动身？”她问。

“定了初七。”王有龄回答。

“这么急！”晚香失声说道。

“今天初四。”胡雪岩屈着手指说，“初五、初六，还有三天的工夫，也很从容了。你有什么话，尽管跟王大老爷说。”

“我！”晚香把头扭了过去，“叫我说什么？我说了也没有用，办不到的！”

“怎么办呢？”胡雪岩逼进一层，“何以晓得办不到？”

晚香把脸转了过来，皱着眉、闭着嘴，长长的睫毛不住眨动，是极为踌躇的样子，几次欲语又休，终于只是一声微喟，摇摇头，把一双耳环晃荡个不住。

“有话尽管说呀！”王有龄拉住了她的手说，“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如你的愿；就办不到，我也一定说理由给你听。不要紧，说出来商量。”

“跟哪个商量？只好跟皇帝老爷商量！”

“皇帝老爷”的称呼，在王有龄颇有新奇之感，特别是出以吴侬软语，更觉别有风趣，便即笑道：“有那么了不起，非要皇帝才能有办法？”

“自然啰！”畹香似乎觉得自己极有理，“除非皇帝老爷有圣旨，让你高升到上海来做官。”

原来千回百折，不过要表明舍不得与王有龄相离这句话。本主儿此时不会有所表示，敲边鼓的开口了。

“畹香！”胡雪岩问道，“你是心里的话？”

“啊呀，胡老爷。”畹香的神色显得很郑重，“是不是要我把心剜出来给你看。”

“我相信，我相信！”王有龄急忙安慰她说。

“我也相信。”胡雪岩笑嘻嘻地接口，“畹香，初七你跟王大老爷一船回杭州，好不好？”

“怎么不好！只怕王大老爷不肯。”

“千肯万肯，求之不得！只有三天工夫了，你预备起来！”

这话连王有龄都有些诧异，为何胡雪岩这等冒失，替人硬做主纳妾？但以对他了解甚深，暂且不响，静观究竟。王有龄尚且如此，畹香自然格外困惑，而且也有些惊惶，怕弄假成真，变得骑虎难下。

“怎么样？是我们当面锣，对面鼓，直接来谈，还是由我找三阿姨去谈？或者请尤五哥出面？”

这是谈“身价”，越发像真了！畹香不断眨着眼，神态尴尬，但她到底不是初出道的雏儿，正一正脸色，坐了下来，带些欣慰的口气答道：“蛮好！我自家的身体，自己来谈好了。我先要请问王大老爷是怎么个意思？”

王有龄怎么说得出来？当然是胡雪岩代答：“王大老爷怎么个意思，你还不明白？”他这样反问，而其实是一句遁词，他最初就是使的一句诈语，目的是要试探畹香对王有龄究有几许感情。经此一番折冲，心中已经有数，这时倒是要问一问王有龄了。

“我当然明白。”畹香接着他的话，“不过我不敢说出来。自己想想没有那么好的福气。”

这一下连王有龄也明白了，如果想把她置于侧室，恐怕未必如愿，他怕谈下去会出现窘境，彼此无趣，便即宕开一句：“慢慢再谈吧！先吃酒。”

这句话与胡雪岩心思正相符，他也觉得畹香的本心已够明白，这方面不须再谈，所以附和着说：“对啊！吃酒，吃酒。有话回头你们到枕上去谈。”

畹香见此光景，知道自己落了下风。看样子王有龄亦并无真心，早知如此，落得把话说漂亮些，如今变得人家在暗处，自己在亮处，想趁这三天工夫敲王有龄一个竹杠，只怕办不到了。

这都是上了胡雪岩的当！畹香委屈在心，化作一脸幽怨，默默无言，使得王有龄大生怜惜之心。

“怎么？”他轻轻抚着她的肩问，“一下子不高兴了？”

这一问，畹香索性哭了，“嗯哼”一声，用手绢掩着脸，飞快地往后房奔了进去，接着便是很轻的“息率、息率”的声音传了出来。

王有龄听得哭声，心里有些难过，自然更多的是感动，要想有所表示，却让胡雪岩阻止住了，“不要理她！”他轻声说道，“她们的眼泪不值钱，一想起伤心的事就会哭一场，不见得是此刻受了委屈！”

听了他的话，王有龄爽然若失，觉得他的持论过苛，只是为了表示对他信服，便点点头，坐着不动。

“雪公！”胡雪岩问道，“你把你的意思说给我听，我替你办。”

“我的意思，”王有龄沉吟了好半天才说出来，“如果把她弄回家去，怕引起物议。”

他对畹香恋恋之意，已很显然。胡雪岩觉得他为“官声”着想，态度是不错的，不过

也不妨进一步点破：“晚香恐怕也未见得肯到杭州去，讨回家去这一层，大可不必想它。照我看，雪公以后总常有到上海来的时候，不妨置作外室。春二三月，或者秋天西湖风景好的时候，把她接到杭州去住一阵子，我另外替雪公安排‘小房子’。你看如何？”

“好，好，”王有龄深愜所怀，“就拜托你跟她谈一谈，看要花多少钱？”

“那不过每月贴她些开销。至于每趟来，另外送她钱，或是替她打道饰、做衣裳，那是你们自己的情分，旁人无法过问。”说到这里，胡雪岩向里喊了声：“晚香！”

晚香慢慢走了出来，重新匀过脂粉，但眼圈依旧是红的，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偎坐在王有龄身旁，含颦不语。

“刚才哭什么？”王有龄问道，“哪个得罪你了？”

“嗳！雪公，这话问得多余。”胡雪岩在一边接口，“晚香的心事，你还不明白？要跟你到杭州，舍不得三阿姨，不跟你去，心里又不愿。左右为难，自然要伤心。晚香，我的话说对了没有？”

晚香不答他的话，转脸对王有龄说：“你看你，枉为我们相好了一场，你还不如胡老爷明白。”

“这是旁观者清！”王有龄跟她说着话，却向胡雪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要他把商量好的办法提出来。胡雪岩微一颌首，表示会意，同时还报以眼色，请他避开。

“我有些头晕，到你床上去靠一靠。”

等王有龄歪倒在后房晚香床上，胡雪岩便跟晚香展开了谈判，问她一个月要多少开销？

“过日子是省的，一个月最多二三十两银子。”

“倘或王大老爷一个月帮你三十两银子，你不是就可以关起门来过清静日子了？”

“那是再好都没有。不过——”晚香摇摇头，不肯再说下去。

“说呀！”胡雪岩问道，“是不是有债务？不妨说来听听。”

“真的，再没有比胡老爷更明白的人！”晚香答道，“哪个不想从良？实在有许多难处，跟别人说了，只以为狮子大开口，说出来反而伤感情，不如不说。”

听这语气，开出口来的数目不会小，如果说有一万八千的债务，是不是替她还呢？胡雪岩也曾听闻过，有所谓“湔浴”一说，负债累累的红倌人，抓住一个冤大头，枕边海誓山盟，非他不嫁，于是花巨万银子替她还债赎身，真个量珠聘去，而此红倌人从了良，早则半载，晚则一年，必定不安于室，想尽花样，下堂求去，原来一开始就是个骗局。

看畹香还不至如此，但依了她的要求，叫她杜门谢客，怕未见得能言行一致，招蜂引蝶之余，说起来还是“王某某的外室”，反倒坏了王有龄的名声。这不是太傻了吗？

因此，他笑一笑说：“既然你有许多难处，自然不好勉强，不过你要晓得，王大老爷对你，倒确是真情一片。”

“我也知道，人心都是肉做的。而况有尤五少的面子，我也不敢不巴结，只要王大老爷在这里一天，我一定尽心伺候。”

“到底是见过世面的！说出话来与那些初出道的小姑娘不同。”胡雪岩这样赞她，“我也算是个‘媒人’，说话要替两方面着想。畹香，我看你跟王大老爷，一年做两三次短期夫妻好了。”

她大致懂得他的意思，却故意问一句：“怎么做法？”

“譬如说，王大老爷到上海来，就住在你这里，当然，你要脱空身子来陪他。或者，高兴了，接你到杭州去烧烧香，逛逛西湖，不又是做了一阵短期夫妻？至于平常的开销，一个月贴你二十五两银子，另外总还有些点缀，多多少少，要看你自己的手腕。”

这个办法当然可以接受，“就怕一层，万一王大老爷到上海来，我正好不空。”畹香踌躇着说，“那时候会为难。立了这个门口，来的都是衣食父母，哪个也得罪不起。胡老爷，我这是实话，你不要见气。”

“我就是喜欢听实话。”胡雪岩说，“万一前客不让后客，也有个办法，那时你以王太太的身份，陪王大老爷住栈房，这面只说回乡下去了。掉这样一个枪花行不行？”

怎么不行？畹香的难题解决，颇为高兴，娇声笑道：“真正的，胡老爷，你倒像是吃过我们这一行的饭，真会掉枪花！”

“那我替你做‘相帮’，好不好？”

妓家的规矩，女仆未婚的称“大姐”，已婚的称“娘姨”，男仆则叫做“相帮”。听

胡雪岩这一说，畹香才发觉自己大大失言了，哪一行的饭都好吃，说吃这一行饭，无异辱人妻女，遇到脾气不好的客人，尤其是北方人，开到这样的玩笑，当时就可以翻脸，所以她涨得满脸通红，赶紧道歉。

“胡老爷，大人不记小人过，我说错了话，真正该打。”她握着他的手，拼命推着揉着，不断地说，“胡老爷，你千万不能见气，你要如何罚我都可以，只不能生气。”

声音太大，把王有龄惊动了，忍不住走出来张望，只见胡雪岩微笑不语，畹香惶恐满面地在赔罪，越觉诧异。

等到说明经过，彼此一笑而罢。这时畹香的态度又不同了，自觉别具身份，对王胡之间，主客之分，更加明显。王有龄当然能够感觉得到，仿佛在自己家里那样，丝毫不觉拘束，因而洗杯更酌，酒兴越发好了。

“雪岩，我也要问你句话，”他兴味盎然地说，“听说阿珠一颗心都在你身上。到底怎么回事？”

胡雪岩还未开口，畹香抢着问道：“阿珠是谁？”

“你问他自己。”王有龄指着胡雪岩说。

“船家的小姑娘。”他说，“我现在没有心思搞这些花样。”

语焉不详，未能满足畹香的好奇心，她磨着王有龄细说根由。他也就把听来的话，加油加酱地说了给她听。中间有说得太离谱的，胡雪岩才补充一两句，作为纠正，小小的出入就不去管他了。

“这好啊！”畹香十分好事，“胡老爷我来替你做媒，好不好？”

此言一出，不独胡雪岩，连王有龄亦颇有匪夷所思之感，“你跟人家又不认识，”他说，“这个媒怎么做法？”

“不认识怕什么？”畹香答道，“看样子，这件好事要阿珠的娘点头，才会成功，而且阿珠好像也有心事，对你们爷们，她是不肯说的，只有我去，才能弄得清楚。”

王有龄觉得她的话很有理，点点头问：“雪岩，你看如何？就让畹香来试一试吧！”

“多谢，多谢！”胡雪岩说，“慢慢再看。”

“我知道了。” 晚香故意激他， “‘痴心女子负心汉’，胡老爷一定不喜欢她！”

“这你可是冤枉他了。” 王有龄笑着说，“胡老爷一有空就躲在船上，与阿珠有说不完的话。”

“既如此还不接回家去？莫非太太太厉害？”

“那可以另外租房子，住在外面。”

“对啊！” 晚香逼视着胡雪岩说，“胡老爷，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人！”

“我也这么想。” 王有龄接着便提高了声音念道，“‘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两个人一吹一唱，交替着劝他，他已打定了主意，但有许多话不便当着晚香说，所以只是含笑摇头。看他既不受劝，晚香也只好废然而罢。

第五章 公款过手做本钱，胡雪岩的融资之道

谒见藩司

船到杭州，王有龄回家歇得一歇，随即换了官服，去谒见抚台，当面禀报了此行的经过，同时呈上一封信——黄宗汉老家的回信，两万两银子业经妥收。这趟差使，公私两方面都办得极其漂亮，黄宗汉异常满意。

“你辛苦了！我心里有数。”他说，“我自有打算，几天以内，就有信息。”

“是！”王有龄不敢多问，辞出抚署，接着又去谒见藩司麟桂。

麟桂对王有龄，因为顾忌着黄宗汉难惹的缘故，本来抱的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好也罢，歹也罢，反正天塌下来有长人顶，自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不生麻烦就够了。及至看他此行办得圆通周到，而且颇懂“规矩”，已觉喜出望外，加以有周委员替他吹嘘，越发刮目相看。等把手本一递进去，立即便传下话来：“请王大老爷换了便衣，在签押房相见。”

这是接待地位仿佛而交情特深的朋友的方式，王有龄知道，是周委员替自己说了好话的效验，而收服了周委员，又是胡雪岩的功劳。想到他，再想到麟桂的优礼有加，顿时有了一个主意，要请麟桂来保荐胡雪岩。

在签押房彼此以便服相见，旗人多礼，麟桂拉着王有龄的手，从旅途顺适问到“府上安好”，这样亲热了一番，才把他让到西屋去坐。

签押房是一座小院落，一明两暗三间平房，正中算是小客厅，东屋签押办公，西屋才是麟桂日常坐起之处，掀开门帘，就看见红木炕床上，摆着一副烟盘，一个长辫子、水蛇

腰的丫头刚点起一盏明晃晃的“太谷灯”。

“请！”麟桂指着炕床上首说。

“大人自己请吧！”王有龄笑道，“我享不来这份福！”

“不会也好。”麟桂不说客套话，“说实在的，这玩意儿益处少，害处多。不过，你不妨陪我躺一躺。”

这倒无妨，能不上瘾，躺烟盘是件很有趣的事，而能够并头隔着荧荧一火说话，交情也就会不同。所以王有龄欣然应诺，在下首躺了下去。那个俏伶俐的丫头，马上走过来捧住他的脚，脱下靴子，拉一张方凳把他的双足搁好，接着拿床俄国毯子为他围住下半身。

另有个丫头已经端来了四个小小的果碟子，两把极精致的小茶壶，在烟盘上放好，即便坐在小凳子上打烟。装好一筒，把那支镶翠的象牙烟枪往王有龄唇边送了过来。

“请你们老爷抽。我不会。”

麟桂当仁不让，一口气把烟抽完，拿起滚烫的茶壶喝了一口，再拈一粒松子糖塞在嘴里，然后慢慢从鼻孔喷着烟，闭上眼睛，显得飘飘欲仙似的。

“雪轩兄！”麟桂开始谈到正事，“你这一趟，替浙江很挣了面子。公事都像老兄这么顺利，我就舒服了。”

“这也全靠大人的荫庇。”王有龄说，“总要长官信任，属下才好放手去干。”

“也要先放心，才好放手。说老实话，我对你老兄再放心不过，凡事有抚台在那里扛着，你怎么说怎么好。”麟桂又说，“抚台也是很精明的人，将心比心，一定也会照应我。”

说了这一句，他抽第二筒，王有龄把他的话在心里琢磨了一阵，觉得他后半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要自己在伺候抚台以外，也别忘了该有他应得的一份。其实这话是用不着他说的，胡雪岩早就替他想到了。

不过王有龄做官，已学得一个诀窍，不能为外人所知的事，必须要做得密不通风，所以虽然一榻相对，只因为有个打烟的丫头在，他亦不肯有所表示。

“说得是。”王有龄这样答道，“做事要遇着两种长官，最好当然是像大人这样，仁

厚宽大，体恤部属，不得已而求其次，倒宁愿在黄抚台手下，虽然精明，到底好歹是非是极分明的。”

“知道好歹是不错，说‘是非分明’，只怕不见得。”麟桂说了这话，却又后悔，“雪轩兄。”他故意说反话，“这些话，你得便不妨在抚台面前提一提。”

王有龄也极机警，“这可敬谢不敏了！”他笑着回答，“我从不爱在人背后传话。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于人有损，于己无益，何苦来哉！”

麟桂对他这个表示，印象深刻，心里便想：此人确是八面玲珑，可以放心。

由于心理上的戒备已彻底解除，谈话无所顾忌，兴致也就越发好了。他谈到京里的许多情形，六部的规矩“则例”，让王有龄长了许多见识。

最后又谈到公事，“今年新漕，还要上紧。江浙的赋额独重，而浙江实在不比江苏，杭、嘉、湖哪里比得上苏、松、太？杭、嘉、湖三府又以湖州为王，偏偏湖州的公事最难办。”麟桂叹口气说，“湖州府误漕撤任，一时竟找不着人去接手。真叫人头疼！”

椿寿一条命就送在湖州，麟桂对此不能不具戒心。王有龄知道其中的症结，但谈下去怕谈到椿寿那一案，诸多未便，所以他只作倾听的样子，没有接口。

“我倒有个主意！”麟桂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却又沉吟不语，好半天才自问自答地说：“不行！办不通，没有这个规矩。”

也不知他说的什么。王有龄百思不解，可也不便去问。就这冷场的片刻，麟桂二十四筒鸦片烟抽完，吩咐开饭。丫头退了出去传话，眼前别无他人，可以把那样东西拿出来了。

“我替大人带了个小玩意来！”王有龄一面说，一面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个纸包，隔着烟灯，递了过去。

打开一看，是个极精致的皮夹子，皮质极软，看那花纹就知道是西洋来的，麟桂把玩了外表，要打开看看里面时，王有龄又开口了。

“回头再打开吧！”

显然的，其中别有花样，麟桂笑一笑说声：“多谢！”随即把皮夹子揣在身上。等开饭时，托故走了出去，悄悄启视，皮夹子里是一张五千两的银票。王有龄做得极秘密，麟

桂却不避他的底下人，走进来肃客入座，第一句就说：“受惠甚多！粮道那里怎么样？”

“也有些点缀。”

“多少？”

“三数。”这是说粮道那里送了三千两。

麟桂点点头，又问：“送去了？”

“还没有。”王有龄答道，“我自然要先来见了大人，再去拜他。”

“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早些去吧！他在这上面看得很重。”

这完全是自己人关爱的口吻，王有龄觉得麟桂对自己的态度又进了一层，便以感激的声音答道：“多谢大人指点。”

“把‘大人’两个字收起来行不行？”麟桂放下酒杯，皱着眉说，“俗不可耐，败人的酒兴。”

王有龄微笑着答说：“恭敬不如从命，我敬称‘麟公’。请干一杯！”

“好，好！”麟桂欣然引杯，随即又说，“我刚才的话还没有完。你可晓得粮道有个癖好？”

“噢。我倒不知道，得要请教麟公。”

“其实这癖好，人人都有，只以此公特甚。”麟桂笑道，“他好的是‘男儿膝下’！”

王有龄愣住了，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哑谜。

“足下才大如海，怎么这句歇后语就把你难住了？”

原来如此！俗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隐下的是“黄金”二字。旗人掉书袋，有时不伦不类，王有龄倒真的好笑了。

“所以我劝你不必送银票，兑换了金叶子送去。”麟桂是说笑话的神情，有着忍俊不禁的愉悦，“听说此公每天临睡以前，以数金叶子为快，否则忽忽如有所失，一夜不能安

枕。”

“这倒是怪癖！”王有龄问道，“如果出远门怎么办呢？也带着金叶子上路？岂非漫藏诲盗？”

“那就知道了。”

讲过笑话，又谈正题，麟桂问起上海官场的情形，王有龄把倪良耀的委屈和牢骚，以及答应照料他的眷属的话，都告诉了麟桂。

“这件事我不好说什么！”麟桂这样回答，“甚至倪某的眷属，我也不便去管。你知道，抚台的疑心病很重。”

“是的。”

“所以我劝你，就是照料倪良耀的眷属，也只好偷偷摸摸，别让抚台知道。”麟桂放低了声音又说，“我实在不明白，我们这位黄大人何以如此刻薄？江苏藩司与浙江巡抚何干？把人折腾得那个样子！还有件事，更不应该……”

麟桂说到紧要关头，忽然住口，这自然是因为这句话关系甚重，碍着王有龄是黄宗汉的红人，还有些不放心的缘故。

了解到这一点，王有龄便不加追问，举杯相敬，心里思索着如何把话题扯了开去？

麟桂倒觉得不好意思了，“跟你说了吧！”他说，“他有件损人利己的事，利己应该，损人就要看一看，伤了自己的同年，未免太不厚道了。”

黄宗汉是伤了哪一个同年？他们这一科的飞黄腾达，全靠同年能和衷共济，互相照应，黄宗汉本人，不也靠大军机彭蕴章和何桂清这两个同年替他斡旋掩遮，逼死藩司椿寿一案，才得安然无事？因此，王有龄对麟桂所说的话，有些将信将疑。

“前些日子有道关于江浙防务的上谕，”麟桂问道，“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没有。”王有龄说，“我人在上海，好久未见邸抄了。”

“那道上谕是这么说：‘浙江巡抚黄宗汉奏陈，拨兵赴江苏，并防堵浙省情形。’得旨：‘甚妥！现今军务，汝若有见到之处，即行具奏。不必分彼此之见。’”

听他念完这道上谕，王有龄又惊又喜，派兵出省击敌，本是他的建议，原来黄宗汉竟

已采纳，更想不到竟蒙天语褒奖！也因为如此，他要辩护：“拨兵出省，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呀！没有人说不对。只是你做浙江的官，管浙江的事好了，上谕虽有‘不必分彼此之见’的话，我们自己要有分寸，不可越俎代庖。黄抚台却不问青红皂白，左一个折子、右一个折子，说江苏的军务该如何如何部署，请问，”麟桂凑身向前，“叫你老哥，做了江苏巡抚，心里作何感想？”

王有龄这才明白，黄宗汉为了自己的“圣眷”，不为他的同年江苏巡抚许乃钊留余地，这实在说不过去。而且他这样搞法，似乎是企图调任江苏。果然如此，更为不智，江苏诚然是海内膏腴之地，但一打仗就不好了。遇到机会，倒要劝劝他。

麟桂不知他心中另有想法，见他不即开口，当他不以为然，便坦率问道：“雪轩兄。你觉得我的话如何？”

王有龄这才醒悟，怕引起误会，赶紧答道：“大人存心忠厚，所持的自然正是正论。只是我人微言轻，不然倒要相机规谏。”

“不必，不必！”麟桂摇着手说，“这是我把你老哥当做好朋友，说的知心话。不必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当然。”王有龄郑重表示，“大人所说的话，我一句不敢外泄。不过既见于明发上谕，就是我跟抚台说了，他也不会疑心到别人头上的。”

“那倒随你。”麟桂又说，“许家虽是杭州巨室，与我并无干涉，我也不过就事论事，说一句公道话而已。”

这个话题就此抛开，酒已差不多了。王有龄请主人“赏饭”，吃完随即告辞，麟桂知道他行装甫卸，家里还有许多事，也不留他，亲自送到中门，尽欢而散。

筹开钱庄

第二天又拜了一天客，凡是稍有交情的，无不有“土仪”馈赠，从上海来，所谓“土仪”实在是洋货。海禁初开，西洋的东西，在它本国不值钱，一到了中华，便视为奇珍，哪怕一方麻纱手帕，受者无不另眼相看。因此，这趟客拜下来，王有龄的人缘又结了不少。

到晚回家，胡雪岩正在客厅里，逗着王有龄的小儿子说笑。不过一天不见，王有龄便如遇见多年不晤的知交一般，心里觉得有好些话，亟待倾吐。

“你吃了饭没有？”他问。

“没有。”胡雪岩说，“我原意想邀雪公到城隍山上去吃油蓑饼，现在天晚了，不行了。”

王有龄对这个提议，深感兴趣，“不晚！”他说，“快夏至了，白天正长，而且天也暖和，就晚了也不要紧。怎么走法？”

“总不能鸣锣喝道而去吧！”胡雪岩笑着说。

王有龄也自觉好笑，“当然换了便衣去。”他说，“我的意思是连轿子也不必坐，也不必带人，就安步当车走了去。”

“那也好。戴上一副墨晶眼镜，遇见熟人也可不必要招呼。”

于是王有龄换上一件宝蓝缎袍，套一件玄色贡缎背心，竹布袜、双梁鞋，戴上墨晶大眼镜，捏了一把折扇，与胡雪岩两个人潇潇洒洒地，取道大井巷，直上城隍山。

“还是我们第一次见的那地方喝茶吧！”他说，“君子不忘本，今天好好照顾他一下。”这个“他”，自是指那个茶座的老板。

这是他跟胡雪岩第二次来，但处境与心境与第一次有天渊之别。一坐下来，四面眺望，神闲气静，一年不到的工夫，自是湖山不改，但他看出去仿佛改过了，“西子”格外绰约，青山格外妩媚。

“两位吃酒、吃茶？”老板看他们的气派、服饰，不敢怠慢，亲自走来招呼。

“茶也要，酒也要。”王有龄学着杭州腔说，“新茶上市了，你说说看，有点儿啥个好茶叶？”

“太贵重的，不敢预备，要去现买。”

“现买就不必了。”王有龄想了好久说，“来壶菊花。”

那茶座老板看王有龄有些奇怪，先问好茶叶，弄到头来喝壶菊花，看起来是个说大话用小钱的角色。

不但他诧异，胡雪岩也是如此，问道：“怎么喝菊花？”

“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去年就是喝的菊花。”

这话只有胡雪岩心里明白，回首前尘，不免也有些感慨，不过他一向是只朝前看，不暇后顾的性情，所以旋即抛开往事，管自己点菜：“一鸡三吃，醋鱼‘带鬓’，有没有活鲫鱼，斤把重的？”

“我到山下去弄一条。是不是做汤？”

“对，奶汤鲫鱼，烫两碗竹叶青，弄四个小碟子。带几张油蓑饼，先吃起来。”

“好的，马上就来。”

等把茶泡了来，王有龄端杯在手，望着暗青淡紫的暮霭，追想去年在此地的光景，忽然感情激动了。

“雪岩！”他用非常有劲道的声音说，“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何事不可为？真要好好干一下。”

“我也这么想，”胡雪岩说，“今天来就想跟你谈这件事。”

“你说，你说！”

“我想仍旧要干老本行。”

“不是回信和吧？”王有龄半开玩笑地，说实在话，他还真怕信和的东家把胡雪岩请了回去。

“我早已说过了，一不做‘回汤豆腐’；二是自己立个门户。”胡雪岩说，“现在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上落，只要眼光准，兑进兑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

王有龄不响，箸下如雨，只管吃那一碟发芽豆。胡雪岩知道，不是他喜爱此物，而是心里有所盘算。盘算的当然是资本，其实不必他费心思，资本从哪里来，他早就筹划好了，不过自己不便先开口而已。

王有龄终于开口了：“雪岩！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不愿意你去开钱庄。目前是要你帮我，帮我也等于帮你自己。你好不好捐个功名，到哪里跟我在一起，抚台已经有话了，最近还有别样安排，大概总是再派我兼一个差，那时我越加要帮手，你总不能看着我顾此失彼，袖手不问吧？”

“这我早就想到了。开钱庄归开钱庄，帮你归帮你，我两样都照顾得来，你请放心好了。”

“当然，你的本事我是再清楚不过，不会不放心。”

看到他口不应心，依旧不以为然的神情，胡雪岩便放低了声音说：“雪公，你现在刚刚得意，但说句老实话，外面还不大晓得，所以此刻我来开钱庄，才是机会。等到浙江官商两方面，人人都晓得有个王大老爷，人人都晓得你我的关系，那时我出面开钱庄，外面会怎么说？”

“无非说我出的本钱！你我的交情，不必瞒人，我出本钱让你开钱庄，也普通得紧。”

“这话不错！不过，雪公，‘不招人妒是庸才’，可以不招妒而自己做得招妒，那就太傻了。到时候人家会说你动用公款，营商自肥，有人开玩笑，告你一状，叫我于心何安？”

这话打动了王有龄的心，觉得不可不顾虑，因而有些踌躇了。

“做事要做得不落痕迹。”胡雪岩的声音越低，“钱庄有一项好处，代理道库、县库，公家的银子没有利息，等于白借本钱。雪公，你迟早要放出去的，等你放出去再来现开一家钱庄，代理你那个州县的公库，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我要抢在这时候开。这一说，你懂了吧？”

“啊！”王有龄的感想不同了，“我懂了。”

“只怕你还没有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隔行如隔山’，我来讲给你听。”

胡雪岩的计划是，好歹先立起一个门户来，外面要弄得热闹，其实是虚好看，内里是空的，等王有龄一旦放了州县，这家钱庄代理它的公库，解省的公款源源而来，空就变成实的了。

“妙！”王有龄大笑，学着杭州话说，“雪岩，你真会变戏法儿！”

“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真东西拿出来。”

“这倒是实实在在的话。”王有龄收敛笑容，正色说道，“我们商量起来，先说要多少资本？”

于是两个人喝着酒，商议开钱庄的计划。主要的是筹划资金的来源，这可要先算“民折官办”的一盘账。胡雪岩的记忆过人，心算又快，一笔笔算下来，要亏空一万四千多两银子，都记在信和的账上。

得了海运局这么一个好差使，没有弄到好处，反闹了一笔亏空，好像说不过去。但王有龄不以为意，这算是下的本钱，以这两个多月的成绩和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收获已多。只是有了亏空，还要筹措钱庄的本钱，他觉得有些为难。

“本钱号称二十万，算它实收四分之一，也还要五万，眼前怕有些吃力！”

“用不着五万。”胡雪岩说，“至多二万就行了。眼前先要弄几千银子，好把场面撑起来。”

“几千两银子，随时都有。我马上拨给你。”

“那就行了。”胡雪岩说，“藩台衙门那里有几万银子的差额好领，本来要付给通裕的，现在不妨压一压。”

“对，对！”王有龄想通了，“通裕已经借了十万，我们暗底下替他作了保人，这笔款子压一压也不是说不过去的事。”

“正就是这话。不过这笔款子要领下来，总要好几个月的工夫，得要走走路子。”

这是王有龄很明白的，领到公款，哪怕是十万火急的军饷，一样也要重重勒措，尤其是藩司衙门的书办，格外难惹，“‘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他说，“麟藩台那里，我有把握，就是下面的书办，还想不出路子。”

“我来！”胡雪岩想说，“你去见阎王，我来挡小鬼。”话到口边，想到“见阎王”三个字是忌讳，便不敢说俏皮话了，老老实实答道：“你那里备公事去催，下面我来想办法，大不了多花些小费就是了。”

这样说停当，第二天王有龄就从海运局公款中，提了五千两银子，交给胡雪岩。钱是有了，但要事情办得顺利，还得有人。胡雪岩心里在盘算，如果光是开家钱庄，自己下手，一天到晚钉在店里，一时找不着好帮手也不碍。而现在的情形是，自己要在各方面调度，不能为日常的店面生意缠住身子，这就一定要托个能干而靠得住的人来做档手。

信和有两个过去的同事，倒是可造之材，不过他不愿去找他们，因为一则是挖了张胖子手下的“好角色”，同行的义气，个人的交情都不容出此；再则是自己的底细，那两个人十分清楚，原是玩笑惯的同事，一下子分成老板、伙计，自己抹不下这张脸，对方也难生敬畏之心。

想来想去，想出来一个人，也是同行，但没有什么交情，这个人就在清和坊一家钱庄立柜台做伙计，胡雪岩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觉得他头脑很清楚，仪表、口才也是庸中佼佼，大可以物色了来。

这件事最好托张胖子。由此又想到一个难题，从在上海回杭州的船上，下决心开钱庄那一刻起，他就在考虑，这件事要不要先跟张胖子谈，还是等一切就绪，择吉开张的时候再告诉他？

其实只要认真去想一想，胡雪岩立刻便会发觉，早告诉他不见得有好处，而迟告诉了必定有坏处：第一，显得不够交情，倒像是瞒着他什么，会引起他的怀疑，在眼前来说，张胖子替他和王有龄担着许多风险，诚信不孚，会惹起不痛快。第二，招兵买马开一爿钱庄，也是瞒不住人的，等张胖子发觉了来问，就更加没意思了。

主意打定，特为到盐桥信和去看张胖子，相见欢然，在店里谈过一阵闲话，胡雪岩便说：“张先生，我有件要紧事跟你商量。”说着，望了望左右。

“到里头来说。”

张胖子把他引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甚小，加上张胖子新从上海洋行里买回来的一具保险箱，越发显得狭隘，两个就坐在床上谈话。

“张先生，我决计自己弄个号子。”

“好啊！”张胖子说，声音中有些做作出来的高兴。

胡雪岩明白，张胖子是怕他自设钱庄，影响信和的生意，关于海运局这方面的往来，自然要起变化了。

因此他首先就作解释：“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个心思，我也不会第一个就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打路子。”

“噢！”张胖子问，“你是怎么打法？”

“这要慢慢看。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一定让开。”

“好的！”张胖子现在跟胡雪岩的情分关系不同了，所以不再说什么言不由衷的门面话，很坦率地答道，“你为人我相信得过。你肯让一步，我见你的情，有什么忙好帮，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尽心尽力。你说！”

“当然要请张先生帮忙。第一，开门那天，要捧捧我的场。”

“那还用得着说？开门那天，我约同行来‘堆花’，多没有把握，万把两现银子是有的。”

“好极！我先谢谢。”胡雪岩说，“第二件，我立定宗旨，信和的好手，决不来挖。我现在看中一个人，想请张先生从中替我拉一拉。”

“哪个？你说说看！”

“清和坊大源，有个小朋友，好像姓刘，人生得蛮‘外场’的。我想约他出来谈一谈。”

“姓刘，蛮‘外场’的？”张胖子皱着眉想了一会想起来了，“你的眼光不错！不过大源的老板、档手，我都很熟，所以这件事我不便出面，我寻个人替你把他约出来见面，将来谈成了，你不可说破是我替你拉拢的！”

“晓得，晓得。”

张胖子没有说假话，他帮胡雪岩的忙，确是尽心尽力，当时就托人把姓刘的约好。这天晚上快到二更了，有人到胡家去敲门，胡雪岩提盏“油灯照”去开门，把灯提起来往来人脸上一照，正是那姓刘的。

“胡先生，信和的张先生叫我来看看你。”

“不错，不错，请里面坐。”

请进客厅，胡雪岩请教名字，姓刘的名叫刘庆生。他就称他“庆生兄”。

“庆生兄府上哪里？”

“余姚。”

“噢，好地方，好地方。”胡雪岩很感兴趣地说，“我去过。”

于是谈余姚的风物，由余姚谈到宁波，再谈回绍兴，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把刘庆生弄得莫名其妙，好几次拉回正题，动问有何见教，而胡雪岩总是敷衍一句，又把话扯了开去，倒像是长夜无聊，有意找个人来听他讲“山海经”似的。

刘庆生的困惑越来越深，而且有些懊恼，但他也是极坚忍的性格，胡雪岩与王有龄的一番遇合，当事人都从不跟别人谈，但张胖子了解十之五六，闲谈之中，加油加酱地渲染着，所以同行都知道胡雪岩是个神秘莫测的“大好佬”，刘庆生心里在想：“找我来，必有所为，倒偏要看看你说些什么？”就由于这一转念，他能够忍耐了。

胡雪岩就是要考验他的耐性。空话说了一个钟头，刘庆生毫无愠色，认为满意，第一关，实在也是最难的一关，算是过去了。

这才谈到刘庆生的本行。胡雪岩是此中好手，借闲谈作考问，出的题目都很难。刘庆生照实回答，大都不错，第二关又算过去了。

“庆生兄，”他又问，“钱庄这一行，我离开得久了，不晓得现在城里的同业，一共有多少家？”

“‘大同行’八家，‘小同行’就多了，一共有三十三家。”

“噢！哪三十三家？”

这下才显出刘庆生的本事，从上城数到下城，以兑换银子、铜钱为主的三十三家“小同行”的牌号，一口气报了出来，一个不缺。这份记性，连胡雪岩都自叹不如。

到此地步，他差不多已决定要用此人了，但是还不肯明说出来，“宝眷在杭州？”他问。

“都在余姚。”刘庆生答。

“怎么不接出来呢？”

“还没有力量接家眷。”

“想来你已经讨亲了？”

“是的。”刘庆生说，“伢儿都有两个了。”

“府上还有些什么人？”

“爷娘都在堂。还有个兄弟，在蒙馆里读书。”

“这样说，连你自己，一家七口，家累也够重了！”

“是啊！所以不敢搬到杭州来。”刘庆生说，“在家乡总比较好寻生路。”

“倘或说搬到杭州，一个月要多少开销？”胡雪岩说，“不是说过苦日子，起码吃饭嘛一荤一素，穿衣嘛一绸一布，就是老婆嘛，一正一副也不算过分。”

刘庆生笑道：“胡先生在说笑话了。”

“就当笑话讲好了。你说说看！”

“照这样子说，一个月开销，十两银子怕都不够。”

“这也不算多。”胡雪岩接着便说，“杭州城里钱庄的大同行，马上要变九家了。”

“喔！”刘庆生很注意地问，“还有一家要开出来？”

“不错，马上要开出来。”

“叫啥字号，开在哪里？”

“字号还没有定，也不知道开在哪里。”

“这……这是怎么回事？”

胡雪岩不答他的话，“庆生兄，”他问，“如果这家钱庄请你去做档手，大源肯不肯

放？”

“什么？”刘庆生疑惑自己听错了，“胡先生请你再说一遍。”

这一次听清楚了，却又有些不大相信，细看胡雪岩的脸色，不像是在开玩笑，才知道自己的运气来了。

“大源没有不肯放的道理。我在那里感情处得不错，倘或有这样的好机会，同事听了也高兴的。”

“那好！我请你，我请你做这家新开钱庄的档手。”

“是胡先生自己要开钱庄？”刘庆生略有些讶异。

“老板不是我，也好算是我，总之，一切我都可以做主。庆生兄，你说一个月至少要十两银子的开销，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两，这样，我送你二百两银子一年，年底另有花红。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但太慷慨了，却又有些令人不信。胡雪岩看他的神情，猜到他心里，告个便到里面取了五十两一锭的四锭银子出来，放在他面前。

“这是今年四月到明年三月的，你先开了去。”

“不要，不要！”刘庆生激动不已，吵架似的把银子在外推，“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有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他激动，胡雪岩却冷静，很恳切地说：“庆生兄，这二百两头，你今天一定要带回去。钱是人的胆，你有这二百两银子在手里，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会高明。”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

“你不必再客气了，是你份内应得之财，客气什么？你不肯收，我反倒不便说话了。”

“好，好，这先不谈。谈正经！”

“对啊，谈正经。”胡雪岩说，“你今天回去，最好就把在大源经手的事，料理料理

清楚。第一桩要寻店面，房子要讲究、漂亮，出脚要方便，地点一定要在上城。寻‘瓦摇头’多看几处，或买或典，看定了来告诉我。”

“是的。第二桩？”

“第二桩要寻伙计，你看中了就好了。”

“是。第三桩？”

“以后无非装修门面，买木器之类，都是你办，我不管。”

刘庆生想了想答道：“我晓得了！胡先生请你明天立个一千两的折子，把图章交给我，随时好支用。”

“不错！你替我写张条子，给信和的张先生。请他垫支一千两，立个折子。”

这又是考一考他的文墨。刘庆生倒也应付裕如，把条子写好，胡雪岩看过不错，便画了花押，连同那二百两现银，一起让刘庆生带了回去。

刘庆生是就在这一夕谈中，完全为胡雪岩降服了。他本来一个人住在店里，这夜为了有许多事要筹划，特意到客栈去投宿，找了间清静客房，问柜上借了副笔砚，讨两张“尺白纸”，一个人在油灯下把自己该做的事，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到写完，鸡都叫了。

和衣躺了一会，天亮起身，虽然睡得极少，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提了银包，直回大源。同事见他一夜不回来，都道他狎妓去了，纷纷拿他取笑。刘庆生的为人，内方外圆，笑笑不响，动手料理自己经手的账目，一把算盘打得飞快，到日中都已结算清楚。吃过午饭，说要去收账，出店去替胡雪岩办事。

第一件就是寻房子，这要请教“瓦摇头”。到了“茶会”上寻着熟人，说了自己所要房子的格局，附带有个条件，要在“钱庄”附近，替他租一所小小的住屋，刘庆生的打算是要把家眷接了来，住得离钱庄近了，随时可以到店里去照应。

约定了听回话的时间，然后要去寻伙计，人来人往，总要有个起坐联络的地方，离开大源他得有个住处，好得手里有二百两银子在，刘庆生决定去借客栈，包了一座小院子，共有三个房间，论月计算。接着到“荐头行”去挑了个老实勤快的“打杂”，当天就叫他到客栈来上工。

看看天快黑了，大源的档手孙德庆已经回家。刘庆生办了四样很精致的水礼，登门拜

访。

“噢！”孙德庆大惑不解，“无缘无故来送礼，这是啥缘故？”

“我有件事，要请孙先生栽培。”

“我晓得，我晓得！”孙德庆抢着道，“我已经跟东家说过了，一过了节就要加你工钱。你何必还要破费？庆生，挣钱不容易，这份礼起码值四两银子，你两个月的工钱，何苦？”

他完全弄错了！但这番好意，反使得刘庆生难以启齿，笑一笑答道：“看来我要替孙先生和老板赔不是了！”

“怎么？”孙德庆一惊，“你闯了什么祸？是不是吃进了倒账？”

“不是！”他把随身所带的账簿，往孙德庆面前一放，“账都结清楚了，没有一笔账收不到的。孙先生，我要走了。”

“走到哪里去？”

“说出来孙先生一定替我高兴，有个朋友要弄个号子，叫我去做档手。”

“唷！恭喜，恭喜！”孙德庆换了副怀疑的面孔又说，“不过，你倒说说看，是怎样一个朋友？何以事先一点风声都不露？”

“我也是昨天才撞着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刘庆生说，“有个人，孙先生总晓得：胡雪岩！”

“是从前信和的那个胡雪岩？他是你的新东家？”

听到“新东家”三字，可知孙德庆已经答应了，刘庆生宽心大放，笑嘻嘻地答道：“大概是的。”

“这就不对了！东家就是东家，什么大概小概？胡雪岩这个人，我也见过，眉毛一动，就是一计。我看——”孙德庆终于很率直地说了出来，“有点不大靠得住！”

“靠得住。”刘庆生说，“真的靠不住，我再回来，孙先生像我的长辈一样，也不会笑我。”

这两句话很动听，孙德庆点点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你一出去就做档手，也是大源的面子，但愿不出笑话。如果真的靠不住，你千万要当心，早早滑脚，还是回大源来。”

过去也有过虚设钱庄，吸进了存款，一倒了事的骗局。孙德庆“千万要当心”的警告，就是怕有此一着，将来“东家”逃走，做档手的要吃官司。这是绝不会有的事，但说这话总是一番好意。刘庆生本来还想表示，等钱庄开出来，跟大源做个“联号”，现在当然也不必送这个秋波。答应一声：“我一定听孙先生的话。”随后便告辞了。

离了孙家，来到胡家，他把这一天的经过，扼要报告了胡雪岩。听说他在客栈里包了一个院子，胡雪岩就知道他做事是放得开手的，原来还怕他拘谨，才具不够开展，现在连这最后一层顾虑也消除了。

“好的，你尽管去做。该你做主的，尽管做主，不必问我。”

“有件事，一定要胡先生自己做主。”刘庆生问道，“字号不知道定了没有？定了要请人去写，好做招牌。”

“对，这倒是要紧的。不过，我也还要去请教高明，明天告诉你。”

第六章 靠山王有龄把官做实，胡雪岩把生意做活

委署知府

他请教的不是别人，是王有龄。

“题招牌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王有龄笑道，“还不知怎么题法，有些什么讲究？”

“第一要响亮，容易上口，第二字眼要与众不同，省得跟别家搅不清楚。至于要跟钱庄有关，要吉利，那当然用不着说了。”

“好，我来想想看。”

他实在有些茫然，随便抽了本书，想先选几个字写下来，然后再来截搭选配。书架上抽出来的那本书是《华阳国志》，随手一翻，看了几行，巧极了，现成有两个字。

“这两个字怎么样？”王有龄提笔写了《华阳国志》上的两句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在“阜康”上面打了两个圈。

“阜康，阜康！”胡雪岩念了两遍，欣然答道，“好极！既阜且康，就是它。”

说着，他就要起身辞去，王有龄唤住他说：“雪岩，我有个消息告诉你，我要补实缺了。”

“喔！哪个州县？”

“现在还不晓得。抚院的刘二来通知我，黄抚台约我今天晚上见面，他顺便透露的消

息。照我想，也该补我的缺了。”

就这时只见窗外人影闪过，脚步极其匆遽，胡雪岩眼尖，告诉王有龄说：“是吴委员。”

门帘掀处，伸进一张笑脸来，等双脚跨进，吴委员就势便请了个安，高声说道：“替大人道喜——真正大喜！”

“喔，喔，”王有龄愣了一下，旋即会意，吴委员跟藩署接近，必是有了放缺的消息，便站起身来，连连拱手，“多谢，多谢！”

“我刚从藩署来，”他走近两步说，“确确实实的消息，委大人署理湖州府。”

这一说，连不十分熟悉官场情形的胡雪岩都觉得诧异，候补州县，“本班”的实缺不曾当过一天，忽然一跃而被委署知府，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王有龄自然更难置信，“这，这似乎不大对吧？”他迟疑地问。

“绝不错！明天就‘挂牌’。”

王有龄沉吟了一会，总觉得事有蹊跷，便央求吴委员再去打听究竟，一面又叫高升到刘二那里去问一问，或者倒有确实消息。

消息来得太突兀，却也太令人动心，王有龄患得患失之心大起，在海运局签押房坐立不宁，胡雪岩便劝他说：“雪公，你沉住了气！照我想，就不是知府，也一定是个大县。到晚上见了抚台就知道了。”

“我在想，”王有龄答非所问，“那天藩台说的话，当时我没有在意，现在看来有点道理。”

“麟藩台怎么说？”

“他先说湖州知府误遭撤任，找不着人去接替，后来说是‘有个主意’，但马上又觉得自己的主意不好，自言自语在说什么‘办不通’，‘不行’，‘没有这个规矩’。莫非就与刚才这个消息有关？”

“那就对了！”胡雪岩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不是藩台保荐，抚台顺水推舟，就是抚台交下来，藩台乐得做人情。现在等高升回来，看刘二怎么说，如果藩台刚上院见过抚

台，这消息就有八成靠得住了。”

“说得有理。”王有龄大为欣慰。

“不过，雪公！”胡雪岩说，“湖州大户极多，公事难办得很。”

“就是这话啰！所以，雪岩，你还是要帮我，跟我一起到湖州去。”这句话胡雪岩答应不下，便先宕开一句：“慢慢再商量。雪公，倒是有件事，不可不防！这里的差使怎么样？”

“这里”自是指海运局，一句话提醒了王有龄，“坐办”的差使要交卸了，亏空要弥补，经手的公事要交代清楚。后有后任的办法，倘或海运局的公款不再存信和，关系一断，替松江漕帮借款担保这一层，就会有很大的麻烦，真个不可不防。

“是啊！”王有龄吸着气说，“这方面关系甚重，得要早早想办法，我想——跟抚台老实说明白，最好仍旧让我兼这个差使。就怕他说，人在湖州，省城的公事鞭长莫及，那就煞费周章了。”

“雪公，我倒要问一句，到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那一步，你怎样打算？”

“我情愿不补实缺，把这里先顾住。”王有龄说，“我靠朋友帮忙，才有今天，不能留下一个累来害你和张胖子、尤老五！”

“雪公！”胡雪岩深深点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有了这个念头，就不怕没有朋友。”

经此一番交谈，王有龄彻底了解自己的最后立场，心倒反而定下来了。两个人接着便根据不同的情况，商量在见黄宗汉时如何措词。这样谈了有半个时辰，高升首先回来复命，如胡雪岩所意料的，这天一早，黄宗汉特为把麟桂找了去，有所密谈，可见得吴委员的消息，不是无因而至。不久，吴委员带回来更详细的喜信，王有龄是被委署为乌程县知县，兼署湖州府知府。事到如今，再无可疑。海运局上上下下也都得到了消息，约齐了来向坐办贺喜，又商量凑公份办戏酒，为王有龄开贺。

这太招摇了！王有龄一定不肯，托吴委员向大家道谢疏通，千万不可有此举动。扰攘半日，莫衷一是，他也只得暂且丢下不问，准时奉召去看黄宗汉。

“今年的钱粮，一定要想办法征足，军费浩繁，催京饷的部文，接二连三飞到，你

看，还有一道上谕。”

王有龄起身从黄宗汉手中上谕来看，只见洋洋千言，尽是有关筹饷和劝谕捐输的指示，最后一段说：“户部现因外省拨款，未能如期解到，奏请将俸银分别暂停一年。朕思王公大臣，俸人素优，即暂停给发，事尚可行，其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各员，仍着户部将本年春季暂停俸银，照数补行给领。并着发内库帑银五十万两，交部库收存，以备支放俸饷要需。”王公大臣的俸银，岂肯长此停发？当然要严催各省解款。王有龄心有警惕，今年的州县官对于征粮一事，要看得比什么都重。

“本省的钱粮，全靠杭、嘉、湖三府，湖州尤其是命脉所在。我跟麟藩台商量，非你去不可。时逢二百年未有的变局，朝廷一再申谕，但求实效，不惜破格用人。所以保你老兄署湖州府，我想不至于被驳。”

王有龄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听黄宗汉一口气说下来，语声暂停之际，赶快起身请安：“大人这样子栽培，真是叫人感激涕零，惶恐万分，不知如何报答。”

“要谈报答，只要把公事办妥了就是报答。湖州地方，与众不同，雪轩兄，你要把全副本事拿出来。”

“是！”王有龄紧接着说，“不过我有下情，还要大人格外体恤。”

“你说。只要于公事有益，无不可通融。”

“就是海运局的公事。”王有龄说，“我接手还不久，这次‘民折官办’一案，其中委曲，无不在大人洞鉴之中。如今首尾未了，倘或后任不明究竟，遇事挑剔，且不说赔累的话，只往来申复解释，就极费工夫。大人请想，那时我人在湖州，如何得能全副心思去对付钱粮。这后顾之忧，我斗胆要请大人做主。”

“你要我如何替你做主？”黄宗汉问。

“请大人许我在这一案了结以后再交卸。”

黄宗汉沉吟了，两眼望空，似乎有所盘算。这一个便也猜他的心思，莫非这个差使已经许了别人，所以为难？

“答应你兼差，原无不可。”黄宗汉慢慢把视线落在他脸上，“只是你兼顾得来吗？”

这一问在王有龄意料之中，随即答道：“请大人放心，一定兼顾得来。因为我部下个人非常得力，这一次‘民折官办’，如果没有他多方联络折冲，不能这么顺利。”

“喔，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出身？几时带来我看看。”

“此人叫胡光墉，年纪甚轻，虽是闾閻¹²中人，实在是个奇才。眼前尚无功名，似乎不便来谒见大人。”

“那也不要紧。现在有许多事要办，只要是人才，不怕不能出头。”黄宗汉问，“你说他是闾閻中人，做的什么买卖？”

“他，”王有龄替胡雪岩吹牛，“他是钱业世家，家道殷实，现在自己设了个钱庄。”

“钱庄？好，很好，很好！”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语气奇怪，王有龄倒有些担心，觉得皮里阳秋，用意难测，不能不留神。

“提起钱庄，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黄宗汉问，“现在京朝大吏，各省督抚，纷纷捐输军饷，我亦不能不勉为其难，想凑个一万银子出来，略尽绵薄。过几天托那姓胡的钱庄，替我汇一汇。”

“是！”王有龄答道，“理当效劳，请大人随时交下来就是了。”

一听这话，黄宗汉便端茶碗送客，对他兼领海运局的事，并无下文。王有龄心里不免焦急，不上不下，不知再用什么方法，方能讨出一句实话来。

因此，他一出抚台衙门，立刻嘱咐高升去找胡雪岩。等他刚刚到家，胡雪岩跟着也就来了，王有龄顾不得换衣服，便拉了他到书房里，关起房门，细说经过。

“现在海运局的事，悬在半空里，该怎么打算，竟毫无着手之处，你说急人不急人？”王有龄接着又说，“索性当面告诉我行不行，反倒好进一步表明决心，此刻弄得进退维谷了。”

“不要紧，事情好办得很。”胡雪岩很随便地说，“再多花几两银子就行了。”

“咦！”王有龄说，“我倒不相信，你何以有此把握？再说，花几两银子是花多少，

怎么个花法？”

“雪公！你真正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盘口’已经开出来了，一万银子！”

“啊！”王有龄恍然大悟，“怪不得，怪不得！”

他把当时的情形又回想了一遍，只因为自己不明其中的奥妙，说了句等他“随时交下来”，黄宗汉一听他不识窍，立刻就端茶送客，真个翻脸无情，想想也不免寒心。

“闲话少说，这件事办得要快，‘药到病除’，不宜耽误！”

“当然，当然。”王有龄想了想说，“明天就托信和汇一万银子到部里去。”

“慢一点，这一万银子交给我，我另有用处。”

这话似乎费解，但王有龄看他不说，也就不问，这是他笼络胡雪岩的方法之一，表示彻底信任，所以点点头说：“明天上午请你到局里来取。”

“不！明天雪公一定很忙，我不来打搅，请派个人把银票给我送来，尽上午把它办好，中午我们碰头。”

“慢慢，我想一想。”王有龄猜度明天的情况，“算它一早‘挂牌’，立刻就要到藩署谢委，跟着上抚台衙门。”

“不！”胡雪岩打断他的话，摇着手说，“雪公，抚台那里下午去。你从藩署回局里，有件要紧事办，把局里的人找了来，透露点意思给他们，海运局的差使不动。为什么呢？是要把人心稳住，拿钱庄来说，如果档手一调动，伙计们就会到外面去瞎讲，或者别人问到，不能不回话，这样一来，内部许多秘密，就会泄漏出来。我想官场也是一样，所以只要这样一说，人心定了，就不会有风言风语，是是非非。雪公，你看可是？”

“怎么不是？”王有龄笑道，“我的脑筋也算很快，不过总比你慢了一步。就这样吧，别的话明天中午碰了头再说。”

到了第二天十点多钟，海运局的庶务，奉命去打了一张信和的银票送来。胡雪岩随即去找刘庆生——他是这样打算，刘庆生是个可造之材，但是立柜台的伙计，一下子跳成档手，同行难免轻视，要想办法提高他的身份，培养他的资望。现在替黄宗汉去办理汇款，显得来头不小，以一省来说，抚台是天字第一号的主顾，有这样的大主顾在手里，同行对刘庆生自然会刮目相看。

等他说明了这番意思，刘庆生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倒不尽是为自己高兴。

“真正是意想不到的漂亮！”他收敛笑容说，“胡先生，实不相瞒，有句话，我现在可以说了。大源的孙先生，对你老人家的后台、实力，还有点将信将疑。我心里懊恼，苦于无法分辩，空口说白话，毫无用处，不如不说，我现在到大源去办了这笔汇款，他们就晓得你老人家的手面了！”

“还有这一层？”胡雪岩笑道，“等招牌挂了出来，看我再要点手面给他们看看。”

“事不宜迟，我此刻就去办。等下我把票据送到府上。”

刘庆生的身价已非昔比了，穿上盐大街估衣铺买来的绸缎袍褂，簇新的鞋袜，雇了一乘小轿，抬到大源。

大源的伙计无不注目，以为来了个大主顾，等轿帘打开，一看是刘庆生，个个讶然，自也不免妒羨。刘庆生略略有些窘态，幸好他天生一张笑脸，所以大家也还不忍去挖苦他。

见了孙德庆，稍稍有一番寒暄，随即谈入正题：“我有笔款子，想托大源汇到京里，汇到‘日升昌’好了，这家票号跟户部有往来，比较方便。”

“多少两？”孙德庆问，“是捐官的银子？”

“不是。黄抚台报效的军饷，纹银一万两。”

听说是黄抚台的款子，孙德庆的表情立刻不同了，“咦！”他惊异而重视，“庆生，你的本事真不小，抚台的线都搭上了。”

“我哪里有这样的本事，另外有人托我的。”

“哪个？”

刘庆生故意笑笑不响，让他自己去猜，也知道他一定一猜便着，偏要叫他自己说出来才够味。

“莫非胡雪岩？”

“是的。”刘庆生看着他，慢慢地点一点头，好像在问：这一下你知道他了吧？

孙德庆有些困惑而艳羡的表情，把银票拿了出去交柜上办理汇划，随即又走了进来问道：“你们那家号子，招牌定了没有？”

“定了，叫‘阜康’。”

“阜康！”孙德庆把身子凑了过来，很神秘地问道，“阜康有黄抚台的股子？”

他的想法出人意外，刘庆生心想，这话关系甚重，说出去变成招摇，不要惹出是非来，所以立即答道：“我不晓得，想来不会，本省的抚台，怎么可以在本省开钱庄？”

“你当然不会晓得，这个内幕——”孙德庆诡秘地笑笑，不再说下去，脸上是那种保有独得之秘的矜持。

刘庆生是真的不知道阜康有没有黄抚台的股份在内，所以无法代为辩白，但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等把汇票打好，刘庆生离了大源，坐轿来到胡家，一面交差一面把孙德庆的猜测据实相告。胡雪岩得意地笑了。

“让他们去乱猜。市面‘哄’得越大，阜康的生意越好做。”

这一说刘庆生才放心，欣然告辞。胡雪岩随即也到了海运局，只见好几乘轿子在门口，钱塘县——杭州府所治两县：钱塘、仁和，钱塘是首县。县里的差役正在驱散闲人，维持交通，胡雪岩知道贺客正多，便不走大门，从夹弄中的侧门进去，悄悄溜到签押房旁边他平日起坐的那间小屋里。

“胡老爷！”伺候签押房的听差李成，笑嘻嘻地报告消息，“我们老爷高升了。”

“喔！怎么样？”

“补了乌程县，署理湖州府，仍旧兼局里的差使。我们老爷官运亨通，做下人的连带也沾了光。胡老爷，”李成说道，“我有件事想求胡老爷。”

“你说，你说！”

“我有个表叔，笔下很来得，只为吃了一场官司，光景很惨。我想请胡老爷说说，带了到湖州去。”

“噢！”胡雪岩问道，“你那表叔笔下来得，是怎么个来得呢？”

“写封把应酬信，都说好。也会打算盘记账。”

胡雪岩想了想说：“我倒要先试试他看。你几时叫他来看我？”

“是！”李成很兴奋地说，“不知道胡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叫他来。”

胡雪岩刚要答话，只听靴声橐橐，王有龄的影子已在窗外出现，李成急忙迎了出去打帘子，把主人迎了进来。王有龄却不回签押房，一直来到胡雪岩的那间小屋，只见他春风满面，步履安详，气派似乎大不相同了。

“恭喜，恭喜！”胡雪岩含笑起身，兜头一揖。

“彼此，彼此！”王有龄拉住他的手说，“到我那里去谈。”

他把胡雪岩邀到签押房的套间，并坐在他歇午觉的一张小床上，有着掩抑不住的兴奋，“雪岩！”他说，“一直到今天上午见了藩台，我才能相信。一年工夫不到，实在想不到有今日之下的局面。福者祸所倚，我心里反倒有些嘀咕了。”

“雪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只看将来。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王有龄听他的话，克制着自己，把心静下来，“第一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他说，“藩台催我赶快到任，另外有人劝我，赶在五月初一接印，先有一笔现成的节敬好收，你看怎么样？”

这一问，把胡雪岩问住了。他细想了想答道：“官场的规矩我不懂，不过人同此心，捡现成要看看，于人无损的现成好捡，不然就是抢人家的好处，要将心比心，自己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

“我踌躇的就是这一层。节敬只有一份，我得了，前任署理的就落空了。”

“这就决不能要！”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人家署理了好些日子，该当收此一份节敬，不该去抢他，铜钱银子用得完，得罪一个人要想补救不大容易。”

“好，你不必说了。”王有龄也打断了他的话，“我决定端午以后接印。”

“那就对了！雪公，你鸿运当头，做事千万要漂亮。”胡雪岩一面说，一面把那张汇票交了给他。

“这是要紧的，我吃了饭就上院。只怕手本递进去，他没工夫见！”王有龄很认真地说，“这件事非要从速有个了断不可！”

“也不一定要见你。‘火到猪头烂’，只要他见了汇票就好了，不妨先写好一封信摆着，见不着人就递信。顺便把抚台衙门节下该开销的，早早开销，那就放心好了，自会有人送消息来。”

“不错，准定这么办。”王有龄略停一下又说，“雪岩，这一补了实缺，起码又要万把银子垫进去，窟窿越扯越大，我有点担心呢！”

“不要怕，有我！”胡雪岩催他，“事不宜迟，最好趁黄抚台不曾打中觉以前就去一趟。”

王有龄依他的话办，写好一封短筒，把汇票封在里面，又备好节下该开发的赏号，一一用红封套套好，一大叠揣在靴页子里，然后传轿到抚台衙门。

刘二一见，赶来道喜。王有龄今非昔比，不免要摆一摆架子，但架了摆在脸上，赏封捏在手里，一个二十两银票的红封套塞了过去，那就架子摆得越足，刘二便越发恭敬。

“王大老爷！”刘二用那种极显决心的语气说，“今天是不是要见抚台？要见，我一定让你老见着！”

“怎么办呢？抚台极忙？”

“是啊！不是极忙，我怎么说这话？”刘二低声说道，“京里来了人，在签押房里关上门谈了一上午了。将军也派了‘戈什哈’来请，说有军务要商量，这一去，说不定到晚上才能回来。如果王大老爷一定要见，我此刻就上去回，掉个枪花，总要让你老见着。不过，就见了也谈不到多少时候。”

“那么，抚台去拜将军之前，可有看封信的工夫？”

“这一定有的。你老把信交给我，我伺候在旁边，一定让他拆开来看。”

王有龄便把信交了给他：“那就拜托你了。抚台有什么话，劳驾你跑一趟，给我个信。”

“那不用说的，我自然晓得。”

“再托你一件事。”王有龄把靴页子里一大把红封套掏出来交给刘二，“节下的小意思，请你代为送一送。”

这自是刘二乐于效劳的差使，喏喏连声地把王有龄送上了轿。等回到海运局，只见大门口越发热闹，挤满了陌不相识的人，看见大轿，都站了起来，注目致敬。王有龄端坐轿中，借一副墨镜遮掩，打量着那些人，一望便知，多数是来觅差使的，心内不免发愁，只怕粥少僧多，应酬不到，难免得罪人。

果然，等他刚在签押房中坐定，门上立刻递进一大捧名帖和“八行”来，这就是做官的苦楚了，一个个要应付，看来头的大小，或者亲自接谈，或者请周委员等人代见，要想出许多力不从心的客气话来敷衍。这样忙到夕阳衔山，方始告一段落，这才想起刘二，何以未见有信息送来？

等到上灯，依然音信杳然，王有龄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照胡雪岩的话做，这天上午从藩司衙门回来，立即宣布，仍旧兼着海运局坐办的差使，希望发生“稳定军心”的作用，倘或事有变卦，拆穿了西洋镜，传出去为人当笑话讲，这个面子可丢不起。

正在这样嘀咕，胡雪岩来了，问知情形，也觉得事不可解，不过他信心未失，认为虽无好信息，但也没有坏消息，不必着急。

“就算如此，刘二也该先来告诉我一声。”

“这是刘二不知道你的用意，倘或他知道你这么着急，当然会先来说一声。”胡雪岩想了一下说，“雪公，你不妨先回府。一面让高升把刘二请了来问一问看，看黄抚台是怎么个表示。”

“这话有理。就这么办！”

高升这一去，又好半天没有信息。王有龄在家跟胡雪岩两个人对饮坐等，直等到钟打

九下，才看见高升打着一盏灯笼把刘二照了进来。

人已到了，王有龄便从容了，先问刘二吃过饭没有，刘二说是早已吃过，接着便说：“高二爷来的那一刻，我正在上头回公事，交代的事很多，所以耽误了。你老这封信，抚台早就看过，直到此刻才有话。”

“噢！”王有龄见他慢条斯理的，十分着急，但急也只能急在心里，表面上一点不肯摆出来。

“上头交代：请王大老爷到湖州接了印，一等有了头绪，赶快回省。这里的公事也很要紧！”

“这里”当然是指海运局。王有龄喜心翻倒，与胡雪岩相视而笑，尽在不言。

这下刘二才恍然大悟，心里懊悔，原来他海运局的差使，直到此刻，才算定局。早知如此，这个消息真是奇货可居，应当另有一番丑表功的说法。不过此刻也还不晚。

于是他立即蹲下身子来请了个安：“恭喜王大老爷！我晓得你老急着等信息，伺候在我们大人身边，一步不敢离开，到底把好消息等到了。”

“承情之至。”王有龄懂他的意思，封了十两银子一个赏封，把刘二打发了走。

“总算如愿以偿，各方面都可以交代了。”胡雪岩开玩笑地说，“王大老爷！我要讨桩差使，到湖州上任的船，由我替你去雇。”

这自然是要照顾阿珠家的生意，王有龄便也笑道：“别的差使，无有不可，就是这桩不行。”

两人哈哈大笑，把王太太惊动了，亲自出来探问，这是一个因头，其实她是要来听听消息，分享这一份她丈夫大交官运的喜悦，好在彼此已成通家至好，她也不避胡雪岩，坐在一起，向他谢了又谢，然后问道：“胡少爷，你怎么不捐个官？”

“对了！”王有龄立即接口，“这实在是件要紧大事。雪岩，你有个功名在身上，办事要方便得多。譬如说海运局，你如果也是个州县班子，我就可以保你当委员，替我主持一切。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话是不错。不过老实说，我现在顶要紧的一件事，是先要把阜康办了起来。”说着，向王太太看了一眼。

王有龄会意，有些话他当着王太太不肯说，便托故把他妻子调了开去。

“阜康要早早开张。藩台衙门那几万银子，得要快领下来做本钱。雪公，你明天再去催一催，我这里已经托了人了。”

“这好办。”王有龄说，“我现在心里乱得很，不知道该先办何事，后办何事。”

“官场的规矩我不十分在行。大家慢慢商量，尽这一夜工夫，理出个头绪来。”

一宵细谈，该办的事，孰先孰后，一条一条都写了下来。胡雪岩是忙着去筹备阜康，王有龄的第一件大事，是要去物色幕友。

刑钱师爷

幕友的名堂甚多，刑、钱两席以外，还有管出纳的“账房”、写信的“书启”，以及为子弟授书的“教读”、帮忙考试的“阅卷”、征收地丁的“征比”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刑名”和“钱谷”。臬司衙门的俞师爷，是早就答应过王有龄，为他好好物色的，所以第二天他专诚去拜访俞师爷。来意不道自明，“刑名”一席，俞师爷已经替王有龄准备好了，就是他的学生。

俞师爷的这个学生，名叫秦寿门，名为学生，其实年龄与俞师爷相差无几，当然也不是初出茅庐。大致走上幕宾这条路子，虽说“读书不成，去而学幕”，好像是末路，但却“神仙、老虎、狗”的生涯。名幕的声光，十分煊赫，此辈不但律例烂熟，文笔畅达，而尤贵乎师承有自，见多识广，所以学幕的过程，十分重要。

秦寿门跟随俞师爷多年，由州县开始，历经府、道，一直学到臬司衙门，了解地方上整套司法的程序，以及每一级的职权范围和特性，是谓“能得其全”，比那仅仅于州县，或是臬司衙门的，自然高明得多。

他在十年前就已出道，馆地从来没有间断过，前年因为父母双亡，回到原籍绍兴奔丧，接着又生了一场病，最近身体复元来投靠老师，俞师爷正好把他荐给王有龄。当时请

了来彼此见面，一谈之下，相当投机。王有龄心想，幕友除了自己来得以外，还要讲关系、通声气，否则本事虽大，事倍功半，现在是俞师爷介绍的人，将来不管什么案子，由县里申详到省，俞师爷当然要尽力维持，这就等于出一份“修金”，聘了两位幕友，岂不划算？

于是即时下了口头聘约，彼此都很满意。王有龄对于另一位钱谷师爷，也是如法炮制，请藩署最出名的王师爷介绍，他介绍的是他的一个名叫杨用之的师兄弟，言明在先，人是勤恳老实，本事并不怎么样了了不起。好在王有龄所重视的是借此拉上王师爷的关系，钱谷一道，他自己也懂得很多，幕友弱一些也不要紧。

回到海运局，王有龄亲自动笔准备聘书，用大红全帖，面写“关书”二字，里面写的是“敦聘寿门秦老夫子，在署理乌程县知县兼署湖州府知府任内，办理刑名事件，月奉修金纹银七十两，到馆起修。三节另奉贐敬纹银八两。谨订”。下面署款“教弟王有龄顿首拜”。不用官印，也不用私章，封入红封套内，加个签条，写的是“秦老夫子惠存”。

杨用之的那份关书，款式也是一样，不过修金每月只有五十两，并且写明“不另致送节敬”，这是因为钱谷师爷，在每地丁钱粮征收完毕，另有好处的缘故。

等把关书送了去，王有龄随即又下帖子请客。幕友虽无官职，但地位与他的“东翁”相同，尤其是刑钱两席，有一定的称呼，州县称“大老爷”，所以秦寿门和杨用之，都该称为“师大老爷”。

两位“师大老爷”是分开来请的，因为幕友最讲究礼数，他们在衙里自成天地，长官有事，要移樽就教。初一、十五就像衙参那样，要恭具衣冠去拜访问好。岁时佳节，特为设宴奉请，平时请客一定要请幕友坐首座，否则就不必奉邀。现在虽还未到馆，已要按规矩办事，怕秦、杨二人，哪个坐首座，哪个坐次席，难于安排，所以索性分开来请，两个都是首座。陪客自然是胡雪岩和周、吴两委员。

第一天请的是刑名师爷秦寿门，帖子发了出去，这位贵宾专函辞谢，理由是他吃长素，不便叨扰。这也好办，杭州四大丛林的素斋，无不精致万分。雷峰塔下的净慈寺，方丈心悟是王有龄的同乡，素有往还，更加方便，于是另外备了个“洁治素斋候光”的请柬送出去。秦寿门复信，欣然应诺。

到了那天，轿子出清波门，由“柳浪闻莺”下船，先逛西湖，后吃素斋。净慈的方丈心悟以半主半客的身份作陪，席间问起秦寿门吃长素的原因，他回答得很坦率。

“有老和尚在，不敢打诳语，我是忏悔宿业。”寿门说，“前两年我在顺天府衙门‘作客’办一件案子，误信人言，以致‘失出’，虽无责任，此心耿耿不安，不久，先父先母，双双弃世，我辞馆回乡，料理完了丧事，自己又是一场大病，九死一生。病中忏悔，倘能不死，从此长斋念佛，一点诚心，居然蒙菩萨鉴怜，一天好似一天，如今是我还愿的时候。”

“诚则灵！”心悟不断点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不可不信。”

“我本想从此封笔，无奈家累甚重，不得不重作冯妇。公门之中，容易作孽，多蒙东翁台爱，我别无所报，为东翁种些福田。”

“是，是！”王有龄很诚恳地答道，“我所望于老夫子的，也就是如此。”

“公门之中也好修行。”胡雪岩安慰他说，“秦老夫子无心中积的德，一定不少。”

“这自然也有。我们这一行，多少年来师弟相传的心法：‘救生不救死’，就是体上天好生之德。然而说句老实话，也是‘乐’在其中。”

这句话很含蓄，但在座的人无不明白，救了“生”才有红色收入，一味替死者伸冤，除了苦主，谁来见情？

“话又说回来。干我们这一行，到底积德的多，造孽的少，不比刑官狱吏，造孽容易积德难。”

“这又是为什么呢？”胡雪岩很感兴味地问。

“此无他，到底自己可以做主！譬如像雪公这样的东家，自然不许我们造孽，即使所遇非人，我们只要自己把握得定，东家也不能强人所难。狱里就不同了，真正是暗无天日！”

“怎么办呢？”

“一句话，非钱不行。没有钱，那地方比猪圈都不如；有钱的，跟自己家里一样，不但起居饮食舒服，甚至妻妾可以进去伴宿。”

“我也听说过。”王有龄问道，“真有这样的事？”

“当然有！我说个故事为诸公下酒，就出在我们浙江，那是道光年间的事——”

据说，道光年间有个富家子弟，犯了命案，情节甚重。由县、府、道，一直到省里，都维持“斩立决”的罪名，只待刑部公文下来，便要处决。这个富家子弟是三世单传，所以他家上下打点，只想救出一条命来。无奈情真罪实，遇着的又都是清官，以致钱虽花得不少，毫无作用，只都便宜了中间经手的人。

那富家翁眼睁睁看着要绝后，百万家财，身后将为五服以外的族人所瓜分，无论如何于心不甘。于是经人指点，备了一份重礼去请教一个以善于出奇计，外号“鬼见愁”的刑名师爷，不得已而求于次，只想他的在狱中的儿子能够留下一点骨血，哪怕是个女孩子也好，问那刑名师爷，可有办法？

办法是有，但不能包养儿子，因为这是任何人所无能为力的。但就照“鬼见愁”的办法，已能令人满意。他答应可以让那富家子多活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以重金觅得数名宜男的健妇，送到狱中为富家子荐寝。当然，狱中是早已打点好的，出入无阻，每天黎明有人在监狱后门迎接，接着健妇送到家供养。事先已讲明白，要在他家住几个月，若无喜信，送一笔钱放回，有了喜信就一直住下去，直到分娩为止，那时或去或留，另有协议。

这样过了十几天，刑部的复文到了，是“钉封文书”，一望便知是核准了“斩立决”。

“慢来，慢来！”胡雪岩打断秦寿门的话问道，“不是说可以活三个月？何以前后一个月不到？”

“稍安毋躁，”秦寿门笑道，“当然另有道理，不然何以鬼见了都愁？”他接着又讲

既称“斩立决”，等“钉封文书”一到，就得“出红差”，知县升堂，传齐三班六房和刽子手，把犯人从监狱里提了出来，当堂开拆文书。打开来一看，知县愣住了，封套上的姓名不错，里面的文书，完全不对，姓名不对，案情不对，地方也不对，应该发到贵州的，发到浙江来了。

没有核准斩立决的文书，如何可以杀人？犯人依旧送回监狱，文书退了回去。杭州到京师，再慢也不过二十天，但是要等贵州把那弄错了的文书送回刑部，“云贵半月天”，一来一往就三个月都不止，便宜了贵州的那犯人，平白多活了几个月。

“这不用说，当然是在部里做了手脚？”王有龄问。

“是的。”秦寿门答道，“运动了一个刑部主事。这算是疏忽，罚俸三个月，不过几

十两银子，但就这样一举手之劳的‘疏忽’，非一吊银子不办。”

“这是好事！为人延嗣，绝大阴功，还有一千两银子进账。”胡雪岩笑道，“何乐不为？”

“其奈坏法何？”秦寿门说，“倘或查封、抄家的文书也是这么横生枝节，国库的损失，谁来认赔？”

“若有其事，也算疏忽？”

“此是何等大事，不容疏忽也不会疏忽。国法不外乎人情，所以听讼执法，只从人情上去揣摩，疑窦立见。譬如说某人向来精细，而某事忽然疏忽，此一疏忽又有大出入，其事便可疑了。又譬如‘例案’，向来如此办理，而主管其事的忽然说，这么办是冤枉的，驳了下来，甚至已定讞的案子，把它翻案。试问，这一案冤枉，以前同样的案子就不冤枉？何以不翻？只从这上面去细想一想，其中出了什么鬼，不言可知。”

听这番话，足见得秦寿门是个极明白事理的人，王有龄当然觉得欣慰。但刑名一道对县官的前程关系太大，老百姓对父母官的信服与否，首先也就是从刑名上看。只要年成好，地方富庶，钱粮的浮收及各种摊派稍微过分些，都还能容忍，若是审理官司，有理的一方受屈，无理的一方赢了，即或是无心之失，也会招致老百姓极大的不满，说起来必是“贪赃枉法”。所以王有龄对秦寿门看得比杨用之重，事先跟胡雪岩说好了的，自己不便频频质疑，要他借闲谈多发问，借以考一考秦寿门的本事，此时便又递了个眼色过去。

于是胡雪岩装得似懂非懂的样子，用好奇而仰慕的语气问道：“都说刑名老夫子一支笔厉害，一个字的出入，就是一家人的祸福，又说‘天下文章在幕府’，我问过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今天遇见秦老夫子，一定可以教一教我了！”

又捧刑名师爷又捧他本人，这顶双料的高帽子，秦寿门戴得很舒服，而且酒到半酣，谈兴正好，便矜持地笑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所谓‘天下文章，出于幕府’，言其实用而已，至于一个字的出入，关乎一家人祸福，这话倒也不假。不过，舞文弄墨，我辈大忌。总之，无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

在座的人连连点头，吴委员肚子里有些墨水，尤其觉得“舞文弄墨，我辈大忌”八个字，近乎见道之言，因而说道：“我也要请教！”

“先说无事不可生事——”

秦寿门讲了个故事作例证：曾有一省的巡抚与藩司不和，巡抚必欲去之而后快，苦于那藩司既清廉又能干，找不着他的错处。后来找到一个机会，文庙丁祭，那藩司正好重伤风，行礼的时候，咳个不停，巡抚抓住他这个错，跟幕友商量，那幕友顺从东家的意思，舞文弄墨，大张旗鼓，奏劾那藩司失仪不敬。

凡有弹劾，朝廷通常总要查了再说，情节重大则由京里特派钦差，驰驿查办。类此事件，往往交“将军”或者“学政”查报。那一省没有驻防的将军，但学政是每一省都有的，这位学政文庙丁祭也在场，知道藩司的失仪情非得已。就算真的失仪，至多事后教训一顿，又何至于毛举细故，专折参劾？

由于这一份不满的心情，那学政不但要帮藩司的忙，还要给巡抚吃点苦头。但是他不便公然指摘巡抚，让朝廷疑心他有意袒护藩司，所以措词甚难。

这位学政未曾中举成进士以前，原学过刑名，想了半天，从巡抚原奏的“亲见”二字中，欣然有悟，随即提笔复奏，他说他丁祭那天，虽也在场，但无法复查这一案，因为他“位列前班，理无后顾”，不知道藩司失仪了没有。

就这轻描淡写八个字，军机大臣一看便知道，是巡抚有意找藩司的麻烦，因为行礼时巡抚也是跪在藩司前面，如何知道后面的藩司失仪？照此说来，是巡抚先失仪往后面看了，才发现藩司失仪。结果两个人都有处分。

原被告各打五十板，自然是原告失面子，被告虽受罚，心里是痛快的。

“这真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吴委员说，“坏在那巡抚的幕友不能痛切规劝。”

“这话说中了症结所在。”秦寿门向王有龄看了一眼，“我辈既蒙东家不弃，处事自有必不可摇的宗旨，一时依从，留下后患，自误误人，千万不可。只是忠言往往逆耳，难得有几位东家没有脾气。”

“老夫子请放心！”王有龄急忙表明态度，“我奉托了老夫子，将来刑名方面，自然都请老夫子做主。”

“有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放手了。今天我借花献佛，先告个罪，将来要请东翁恕我专擅之罪。”

说着他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亦都觉得很愉快，轰然

祝饮，闹过一阵，重拾中断的话题。

“现在要谈有事不可怕事。”吴委员提高了声音说道，“索性也请老夫子举例以明之。”

秦寿门略略沉吟了一下说：“有事不可怕事者，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棋肚里才会出仙着。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道理不通，大家习焉不察，也就过去了，而看来不可思议之事，细想一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驳诘。所以只要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蹈瑕乘隙，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亦并不难。刚才提到‘钉封文书’，我就说个钉封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他看着王有龄问道，“想来东翁一定见过这玩意？”

“见过。”王有龄答道，“原来钉封文书，用意以示机密，亦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受领钉封文书不可，访拿要犯也用钉封文书。久而久之，成为具文¹³，封套上钉个‘瓣’，用细麻绳一拴，人人可以拆开来看，最机密变成最不机密，真正是始料所不及！”

“一点都不错。这件妙事，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来看’上面。钉封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县，都要加盖大印。公事过手，遇着好事的县太爷，就拆开来看一看依旧封好。有这么一位县太爷，鸦片大瘾，每天晚上在签押房里，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是拆了一封钉封文书看，迷迷糊糊，把那通文书在烟灯上烧掉了——”

这一下，那县太爷才惊醒过来，烧掉了钉封文书，是件不得了的事！急忙移樽就教，到刑名师爷那里求援。

“封套在不在？”那刑名师爷问。

“封套还在。”

“那不要紧！请东翁交了给我，顺便带大印来。”

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那刑名师爷取张白纸折好，往里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了回去。

“交驿递发下一站！”

“老夫子，”县太爷迟疑地问道，“这行吗？下一站发觉了怎么办？”

“东家，请你自己去想。”那刑名师爷说，“换了你是下一县，打开来一看，里头是张白纸，请问你怎么办？”

秦寿门把那个故事讲到此处，不需再往下说，在座的人应都明白，显然的，有人发现了是张白纸，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多事退回去。因为倘或如此，便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学政的“位列前班，理无后顾”八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刑名虽是‘法家’，也要多读老庄之书，才能有些妙悟。”王有龄感叹着说，“人不能有所蔽，有所蔽则能见秋毫，不见舆薪。世上明明有许多极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这是哪里说起？”

这番议论一发，便把话题引了开去，闲谈到夕阳衔山，方始散席，依旧荡桨回城。第二天请钱谷师爷杨用之，在西湖里的一条画舫上设席，陪客依旧是胡雪岩和周、吴两委员。

由于阜康钱庄创设以后，预计是要用湖州府和乌程县解省的公款作为资本，这与钱谷师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胡雪岩对杨用之特别笼络。杨用之赋性忠厚老实，是最容易对付的人，以胡雪岩的手腕，把他摆布得服服帖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凡是忠厚老实的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地语言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杨用之的本事不怎么好，但以他的性格随和，所以交游甚广，加以遇着胡雪岩，不知不觉地提起了谈兴，讲了许多时人的轶闻，最后谈到湖州府的人物，他提起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

“我听说过他，是湖州府长兴县人，曾跟我们福建的林文忠公，一起遣戍伊犁，由此出名。听说他是个奇士，想来林文忠公所赏识的人物，总不会错的。”王有龄问道，“怎么老夫子忽然提到这个人，莫非有他的新闻？”

“也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的主张如何。”

“喔，要请教。”

“这要从一位达官谈起，雷以诚其人，东翁总知道？”

“知道。”王有龄说，“此公湖北人，以左副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看邸抄，说他自请讨贼，现在募了一万人，驻军江北高邮，扼守扬州东南，很打了几场胜仗。”

“是的，钱江就在他幕府里。”杨用之说，“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的宗旨，反正只要你能募兵筹饷，自己去想办法，无不赞成的。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画一策，在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行商经过，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千取其一，称为‘厘捐’，除了行商，当地店铺亦照此抽税。收入颇为可观，听说各省都有仿照的意思。只是此法病商，朝廷或者不许。”

杨用之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议中的“厘捐”会“病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刑、钱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刑名是外行，非倚托秦寿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钱谷则王有龄自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他的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所学。

“‘病商’恐未必！”他一开口就是辩驳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以我看，开办‘厘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

这笼统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自古以来，国家岁收的主要项目，就是地丁与钱粮，明朝末年不断“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后只好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终以亡明的一大关键。

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始得奠定国基。鉴于前朝之失，颁发“永不加赋”的诏令，此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诸帝，对圣祖的这个诏谕信守不坠。此外国家岁收，还有关税、盐课两项，但地丁占岁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赋的限制，则岁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遇用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即无着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漕，一面要办赈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如何应付？再加刀兵水旱一齐来，火上加油，两面发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两个办法弥补，一靠平时蓄积。”王有龄从容议论，“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朝就很完备了，‘大司农’掌国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帑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服十国，所得金银珍宝虽输于内府，但另行封存，称为‘封桩银’。他的打算是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肖，以内府所积，用来起‘艮岳’¹⁴，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户部穷得要命，宫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积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户部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贖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

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像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啰！”王有龄口中这样说，心中却已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那怎么称做‘奇士’呢？”吴委员笑道，“像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用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

“请问，办什么？”胡雪岩愕然相问。

“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预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笑道，“本省亦已照样进行。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

这话倒把胡雪岩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滚，深知“身份”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方便，无论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时，称呼照规矩来，毫无窒碍。是个“白丁”，便处处有格格不入之感，熟人无所谓，大家可以称兄道弟，若是陌生的官儿，称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得罪了别人，实在是一大苦事。

因此，这天晚上他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赞成：“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

“都是为了没工夫，”胡雪岩说，“这件事麻烦得很，费辰光不说，还有层层挑剔需索，把人的兴致都消磨光了。像现在这样，随捐随发，一手交钱，一手取照，自然又当别论。”

“需索还是会有有的。讲是讲‘随捐随发’，到底也没有那么快。不过，部照不必到部里去领，当然快得多。”

“于此可见，凡事总要动脑筋。说到理财，到处都是财源。”胡雪岩又得到启示，“一句话，不管是做官的对老百姓，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荷包。”

“这话有道理。”王有龄深深点头，“我这趟到湖州，也要想办法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好叫他们高高兴兴来完钱粮。”

“其实老百姓也很好伺候，不打官腔，实事求是，老百姓自会说你是好官。”胡雪岩又谈到他自己的事，“雪公，你看我捐个什么班子？”

“州县。”王有龄毫不考虑地答说，“这件事你托杨用之好了。”

胡雪岩受了他的教，第二天特地具个柬帖，把杨用之请了到馆子里小酌。酒过三巡，谈起正事，杨用之一诺无辞，而且声明：“报捐向来在正项以外，另有杂费，经手的人都有好处，我的一份扣除，杂费还可以打个七折。”

“这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当你老夫子的，自然当仁不让。”

“那还叫朋友吗？”杨用之摇着手说，“你不必管这一层了。我且问你的意思，光是捐个班呢，还是要捐‘花样’？”

捐官的花样极多，最起码的是捐个空头名义，凭一张部照，就算是有了身份，可以光大门楣，炫耀乡里。如果要想补实缺，另有种种优先次序，补缺省份的花样。胡雪岩别有奥援，也不想进京到吏部报供候选，捐官不过捐个“胡老爷”的尊称，依旧开自己的钱庄，那就无须多加花费，另捐花样了。

于是胡雪岩说：“我只要有张‘部照’就可以了。难道真的去做官？”

“你要做官也不难，而且必是一等一的红员。不过人各有志。你明天就送银子来，我替你‘上兑’，尽快把捐照领下来。”

“拜托，拜托！”

胡雪岩道过谢，就不再提这事了，殷殷劝酒，一面拉拢杨用之，一面向他讨教州县钱谷出入之际，有些什么“花样”。杨用之人虽老实，而且也觉得他极够朋友，但遇到这些地方，他也不肯多说。好在胡雪岩机警，举一反三，依旧“偷”到不少“诀窍”。

第二天他从准备开钱庄的五千两银子中，提出一笔捐官的钱来，“正项”打成票子，“杂费”是现银，一起送到杨用之那里。杨用之果然不肯受好处，把杂费中他应得的一份退了回来。

这时已是四月底，王有龄要打点上任，忙得不可开交。胡雪岩当然更忙，既要为王有龄参赞，又要忙自己的钱庄。亏得刘庆生十分得力，在运司河下典了一幢极体面的房子，油漆粉刷，自己督工，此外做招牌、买家具、请伙计，里里外外一手包办，每天起早落夜，累得人又黑又瘦，但人逢喜事精神爽，丝毫不以为苦。

上任的黄道吉日挑定了，选定五月初九。这一下设宴饯行的帖子，纷纷飞到。做事容易做官难，应酬不能不到，王有龄时间不够，大感苦恼，等看到张胖子也来了一张请帖，就想躲懒了。

“你看，”他对胡雪岩苦笑，“张胖子也来凑热闹！算了吧，托你替我去打个招呼，留着他那顿酒，等我上省再叩扰。”

胡雪岩心想，张胖子的情分不同，利害关系格外密切，王有龄实在不能不给他一个面子，不过排排他的帖子，一天总有两三处应酬，也实在为难。

想了一下，他有了个主意：“本来我也要意思意思……”

“自己弟兄，”王有龄抢着说道，“大可免了。”

“雪公，你听我说完。”胡雪岩又说，“本来我想把我的‘档子’让给张胖子，张胖子人不错，应该要买买他的账。现在既抽不出工夫，就这样办，让张胖子那桌酒摆在船上，雪公，你看好不好？”

“我，我还不大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我和张胖子随你一起上船，送你一程，在船上吃了张胖子的饯行酒，我们第二天再回来。”

“这倒不错！雪岩，”王有龄笑道，“其实你也不要回来了，索性一路送到湖州，那又多好呢！”

“雪公，请你体谅我，我等把阜康的事弄舒齐了，马上赶了来。现在你也还没有到任，湖州怎么个情形，两眼漆黑，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再说，海运局这面也是要紧的。”

“对了！”王有龄矍然问道，“你的部照什么时候可以拿下来？”

“大概快了。”

“得要催一催杨用之，赶快办妥。我已经跟麟藩台说过了，等你部照下来，立刻委你为海运局的押运委员。这样，你才好替我照料一切。”

“这不好！”胡雪岩说，“名义上应该让周委员代理坐办。反正他凡事会跟我商量，误不了事。占了他的面子，暗中生许多意见，反为不妙。”

想想他的话不错，王有龄也同意了。不过他又说：“不管怎么样，此事总以早办妥为宜。”

“是的。也不尽是这一桩。等把你送上了任，我这里另外有个场面，搬个家，略略摆些排场，从头做起。”

“这也好！”王有龄笑道，“到那时候，你是阜康钱庄的胡大老爷了。”

这话虽带着调侃的意味，其实是说中了胡雪岩的心意。他现在对外不大作活动，就是要等官捐到了，钱庄开张了，场面摆出来了，示人以簇新的面目，出现了不凡的声势，做起事来才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之乐。

出了海运局到信和，张胖子正要出门，看见胡雪岩便即改变了原意，他有许多话要跟他谈，却不容易找得着他，难得见他自己上门，不肯轻易放过这个可以长谈的机会。

“雪岩，你是越来越忙，越来越阔了，要寻你说两句话，比见什么大官儿都难。”

“张先生！”胡雪岩听出他的口风不大对劲，赶紧辩白，“我是穷忙，哪里敢摆架

子？有事你叫‘学生子’到我家里通知一声，我敢不来？”

“言重，言重！”张胖子知道自己的话说得过分了些，也忙着自我转圜，“自己弟兄，说句把笑话，你不能当真。”

“哪里会当真？不过，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接着，他把张胖子为王有龄饯行，希望改换一个方式的话一说，张胖子欣然表示同意。

“雪岩，”他又说，“听说你捐了个州县班子？”

“是的。”胡雪岩不等他再问，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如果说张胖子对他还有些芥蒂，看他这样无话不谈的态度，心里也释然了，“雪岩，”他是真的觉得高兴，“将来你得发了，说起来是我们信和出身，我也有面子。”

胡雪岩笑笑不答，站起身说：“刚才看你要出门，我不耽搁你的工夫了，改天再谈。”

“喔！”张胖子突然说道，“老张过来了！”

“哪个老张？”

“你看你！只记得他女儿，不记得她老子。”

“噢……”胡雪岩笑了，“是阿珠的爹！”

“对了，也不知道老张怎么打听到我这个地方，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听说王大老爷放了湖州府，上任要船，无论如何要挑挑他。我说我不清楚这事，要问你。我把你府上的地址告诉他了。”

“我也帮不得他的忙。人家新官上任，自有人替他办差，像这种小事情我也要插手，那不给人骂死？”

“我不管了。”张胖子笑道，“反正老张会去看你，只要你不怕阿珠‘骂死’，你尽管回他好了。”

“要么这样。”胡雪岩灵机一动，“我们不是要送雪公一程，第二天回来不也要船

吗？那就不用老张的船。”

“对，对！这样子在阿珠面上也可以交代。”

张胖子开口阿珠，闭口阿珠，倒勾起了胡雪岩的旧情。想想那轻颦浅笑，一会儿悲，一会儿喜的神态，着实有些回味。因而第二天上午特意不出门，在家里等阜康开张以后，预备要去兜揽的客户名单，借此等老张上门，好订他的船。

谁知老张没有来，他老婆来了，新用的一个小丫头阿香来报，说有位“张太太”要见他，骤听之下，莫名其妙，随后才想到可能是阿珠的娘，从玻璃窗望出去，果然！

张太太就张太太吧！胡雪岩心想，她也是好人家出身，再则看阿珠的份上，就抬抬她的身份，于是迎出来招呼一声：“张太太？”

“不敢当，不敢当，胡老爷！”说着，她把手上提着的礼物放在一旁，衿衽为礼，“老早想来给胡太太请安，一直穷忙。胡太太呢？”

女眷应该请到后厅相会，但胡雪岩顾虑他妻子还不明究竟，先要向她说清楚，所以故意把话扯了开去，“在里头。”他指着礼物又说，“何必还要带东西来？太客气了！”

“自己做的粗东西，不中吃，不过一点心意。”

她一面说，一面把纸包和篾篓打了开来，顿时香味扑鼻，那是她的拿手菜，无锡肉骨头，再有就是薰青豆、方糕和粽子，那是湖州出名的小吃。

“这倒要叨扰你，都是外面买不到的。你等等！”他很高兴地说，“我去叫内人出来。”

胡雪岩到了后厅，把这位“张太太”的真正身份，向妻子说明白，当然不会提到阿珠，只说她也是书香人家的小姐，又说这天的来意是兜生意。但既然登门拜访，总是客人，要他妻子出去敷衍一下。

于是胡太太跟张太太见了礼。主人看客人觉得很对劲，客人看主人格外仔细，彼此紧瞪着，从头看到脚，让旁观的胡雪岩觉得很刺目。

女眷总有女眷的一套家常，一谈就把他搁在一边了。胡雪岩没有多少工夫，只好硬打断她们的话，“张太太！”他说，“你来晚了一步，王大老爷到湖州上任的船早就雇好了。”

听他们谈到正事，胡太太不必再陪客，站起身，说两句“宽坐”、“在这里吃便饭”之类的客套话，退了进去。

“胡老爷，你好福气！胡太太贤惠，看来脾气也好。”阿珠的娘又盯着问，“胡太太脾气很好，是不是？”

不谈正事谈这些不相干的话，胡雪岩不免诧异，“还好！”他点点头说，“张太太，你的船，短程去不去？”

“怎么不去？到哪里？”

“只到临平。”胡雪岩将何以有此一行的原因告诉了她。

“那再好都没有了。请胡老爷跟张老板说一说，他也不必费事备席，就用我们船上的菜好了。”阿珠的娘说，“鱼翅海参，王大老爷一定也吃得腻了，看我想几个清淡别致的菜，包管贵客赞好，主人的开销也省。”

“替我们省倒不必，只要菜好就是了。”

“是的。我有数。”

正事已经谈妥，照道理阿珠的娘可以满意告辞，却是坐着不走，仿佛还有话不便开口似的。

胡雪岩看出因头，却不知道她要说的什么话，于是便问：“可还有什么事？”

问到她，自不能不说，未说之前，先往屏风后面仔细张望了一下，是唯恐有人听见的样子。这一来，胡雪岩就越发要倾身凝神了。

“胡老爷！”她略略放低了声音说，“我们的船就停在万安桥，请过去坐坐！”

这一说，胡雪岩恍然大悟，老张来也好，她来也好，不是要兜揽生意，只是为了阿珠要他去见面。去就去，正中心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走，一则要防他妻子生疑心，再则一上午未曾出门，下午有许多事不料理不行。

“好的！”他点点头，“我下半天来。”

“下半天啥辰光？”

“今朝事情多，总要太阳落山才有工夫。”

“那么等胡老爷来吃晚饭。”她起身告辞，又低声叮嘱一句，“早点来！”

等她一走，胡雪岩坐在原处发愣。想不到阿珠如此一往情深，念念不忘，看来今天一去，又有许多牵惹。转念到此，忽生悔意，自己的前程刚刚跨开步子，正要加紧着力，哪来多余的工夫去应付这段情？

悔也无益！已经答应人家，决不能失信。于是他又想，既然非去不可，就要搞得皆大欢喜。回到自己“书房”里，打开柜子，里面还存着些上海带回来，预备王有龄送官场中人的“洋货”。翻了翻，巧得很，有几样带了要送黄抚台小姐的“闺阁清玩”，回到杭州才听说黄小姐感染时气，香消玉殒了，要送的东西没处送，留在胡雪岩这里，正好转赠阿珠。

于是他把那些玩意寻块布包袱包好，吃过午饭带出去，先到海运局，后到阜康新址，只觉得油漆气味极浓，从外到里看了一遍，布置得井井有条。后进接待客户的那座厅，也收拾得富丽堂皇，很够气派，但是，看来看去，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

“庆生！”他说，“好像少了样把什么东西？”

“字画。”

“对，对，对！字画，字画！”胡雪岩很郑重地说，“字画这样东西，最见身份，弄得不好，就显原形！你不要弄些‘西贝货’来，叫行家笑话。”

“假货是不会的，不过名气小一点。”

“名气小也不行，配不上‘阜康’这块招牌。你倒说说看，是哪些人的字画？”

于是刘庆生把他所觅来的字画，说了给胡雪岩听。他亦不见得内行，但书家画师名气的大小是知道的，觉得其中只有一幅杭州本地人，在籍正奉旨办团练的戴侍郎戴熙的山水，和王梦楼的四条字，配得上阜康的招牌。

不过他也知道，要觅好字画，要钱或许还要面子，刘庆生不能把开钱庄当做开古玩铺，专门在这上面用功夫，所以他反用嘉慰的语气，连声说道：“好，好！也差不多了。我那里还有点路子，再去觅几样来。你事情太多，这个客厅的陈设我来帮你的忙。”

刘庆生当然也懂得他的意思，不过他的话听来很入耳，所以并无不快之感，只

说：“好的！客厅的陈设，我听胡先生的招呼就是了。”

话谈得差不多了，看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胡雪岩离了阜康，径到万安桥来赴约。这座桥在东城，与运河起点——北新关的拱宸桥一样，高大无比，是城内第一个水路码头。胡雪岩进桥弄下了轿，只见人烟稠密，桅杆如林，一眼望去，不知哪条是张家的船，踌躇了一会，缓步踏上石级，预备登高到桥顶去瞭望，刚走到一半，听见有人在后面高声喊道：“胡老爷，胡老爷！”回身一看，是老张气喘吁吁赶了上来。

“你的船呢？”胡雪岩问。

“船不在这里。”老张答道，“阿珠说这里太闹，叫伙计把船撑到城河里去了。叫我在码头上等胡老爷！”

第七章 闲谈在他听来是商机，胡雪岩谋划开丝行

拟开丝行

这是胡雪岩第一次听见老张谈到他女儿，“叫”这个如何，“叫”那个如何，口气倒像是佣人听小姐的吩咐，不免有些诧异，但也明了阿珠在他家，真正是颗掌上明珠，她父母是无话不听的。

“胡老爷，”老张又说，“我备了只小划子，划了你去。这里也实在太闹了，连我都厌烦，城河里清静得多。”

于是下桥上船，向南穿过万安桥，折而往东，出了水关，就是极宽的护城河，一面城墙，一面菜畦，空阔无人。端午将近的黄梅天，蒸闷不堪，所以一到这地方，胡雪岩顿觉精神一爽，脱口赞了句：“阿珠倒真会挑地方！”

“喏！”老张指着胡雪岩身后说，“我们的船停在那里。”

船泊在一株柳树下面。那株杨柳极大，而且斜出临水，茂密的柳绿覆盖了大半条船，不仔细看，还真不大容易发现。

胡雪岩未到那条船上，已觉心旷神怡，把一脑子的海运局、钱庄之类的念头，忘了个干净。倒转身来，一直望着柳下的船。

那面船上也有人在望，自然是阿珠。越行越近，看得越清楚，她穿一件浆洗得极挺括的月白竹布衫，外面套一件玄色软缎的背心，一根漆黑的长辫子，仍然是她改不掉的习惯，把辫梢捞在手里捻弄着。

小船划近，船上的伙计帮忙把他扶上大船，只见阿珠回身向后梢喊道：“娘，好难请的贵客请到了！”

阿珠的娘在后梢上做菜，分不开身来招呼，只高声带笑地说：“阿珠，你说话要摸摸良心，胡老爷一请就到，还说‘好难请’！”

“也不知道哪个没有良心？”阿珠斜睨着胡雪岩，“人家的船是长途，我们的船就该是短程。”

阿珠的娘深怕她女儿得罪了“贵客”，随即用呵斥的声音说道：“说话没轻没重，越说越不好了。”接着，放下锅铲，探身出来，一面在围裙上擦着双手，一面向胡雪岩含笑招呼：“胡老爷，你怎么这时候才来？阿珠一遍一遍在船头上望。”

这句话羞着了阿珠，原是白里泛红的一张脸，越发烧得如满天晚霞，抢着打断她的话说：“哪个一遍一遍在船头上望？瞎说八道！”话一完，只见长辫子一甩，扭身沿着船舷，往后舱就走。

水上女儿走惯了，看似风摆杨柳般摇摇欲坠，其实安然无事，但胡雪岩大为担心，慌忙喊道：“阿珠，阿珠，你当心！不要掉到河里！”

阿珠没有理他，不过听他那发急乱叫的声音，心里觉得很舒服，不由得就把脚步放慢了，一步一步很规矩地走着。

“胡老爷，你看！”阿珠的娘仿佛万般无奈地，“疯疯癫癫，拿她真没法子。”

“你也少噜苏了！”老张这样埋怨他老婆，转脸又说，“胡老爷，你请舱里坐。”

进舱就发现，这条船油漆一新，收拾得比以前更加整齐，便点点头说：“船修理过了？”

“老早就要修了，一直凑不出一笔整数，多亏胡老爷上次照顾。”

“以后机会还有。”胡雪岩说，“王大老爷放了湖州府，在杭州还有差使，常来常往，总有用得着你船的时候。”

“那要请胡老爷替我们留意。”

“本来，这种事不该我管。不过，你的船另当别论，我来想个办法。”胡雪岩沉吟

着，想把老张的这条无锡快，当做海运局或者湖州府长期租用的“官船”，让他按月有一笔固定的收入。

沉吟未定，阿珠又出现了，打来一盆脸水。这下提醒了老张，站起身说：“胡老爷先宽宽衣，洗洗脸，吃碗菜。哪天到临平，要吃些什么菜，等下叫阿珠的娘来跟胡老爷商量。”

等老张一走，胡雪岩就轻松了，起身笑道：“阿珠，你的脾气好厉害！”

“还要说人家！你自己不想想，一上了岸，把人家抛到九霄云外。平常不来还不要去说它，王大老爷到湖州上任，明明现成有船，你故意不用。你说说看，有没有这个道理？”

她一面说一面替胡雪岩解钮扣卸去马褂、长衫，依偎在身边，又是那种无限幽怨的声音，胡雪岩自然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等她低头去解他腋下的那颗钮扣，他不由得就伸手去摸她的如退光黑漆般的头发，阿珠把头再往下低，避开了他的手，同时抗议：“不要动手动脚，把我头发都弄毛了！”

“你的头发是自己梳的？”

“自然啰！我自己梳，我娘替我打辫子。我们这种人，难道还有丫头、老妈子来伺候的福气？”

“也不见得没有。”胡雪岩说，“丫头、老妈子又何足为奇？”

这话一说完，阿珠立刻抬起眼来，双目流转，在他的脸上绕了一下，马上又低下头去，捞起他的长衫下摆，解掉最后一个扣子，卸去外衣，然后绞一把手巾送到他手里。

他发现她眼中有期待的神色，不用说，那是希望他对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有个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他已悔出言轻率，便装作不解，很快地扯到别的事。

这件事，足以让阿珠立刻忘掉他刚才的那句话，他解开他带来的那个包袱，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箱子，仿照保险箱的做法，用铁皮所装，漆成墨绿色，也装有暗锁。

“这是什么箱子？”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百宝箱。”

他把暗锁打开，箱内却只有“四宝”，一瓶香水，一个八音盒，一把日本女人插在头上装饰的象牙细篦，一只景泰蓝嵌珠的女表。

阿珠惊多于喜，看看这样，摸摸那样，好半天说不出话。胡雪岩先把牙篦插在她头发上，接着把那只表用钥匙上足了弦，以自己的金表校准了时刻，替阿珠挂在钮扣上，再把八音盒子开足了发条，让它叮叮当当响着，最后拿起那瓶香水，阿珠忽然失声喊道：“不要，不要！”

胡雪岩愕然：“不要什么？”

“傻瓜！”阿珠嫣然一笑，“不要打开来！”

这时老张和那船伙计，为从未听过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所招引，都在船舱外探望，要弄明白是什么东西在响。阿珠却不容他们看个究竟，一手八音盒，一手香水，头插牙篦，衣襟上晃荡着那只表，急忙走向后梢，到她娘那里“献宝”去了。

于是只听得她们母女俩赞叹说笑的声音，最后是做娘的在告诫：“好好去放好。有人的地方少拿出来，胡家的阿毛手脚不干净，当心她顺手牵羊。”

“怕什么！我锁在‘百宝箱’里！”

“什么‘百宝箱’？”

“喏，”大概是阿珠在比划，“这么长，这么宽，是铁的，还有暗锁，怎么开法只有我一个人晓得，偷不走的。”

“原来是首饰箱！”阿珠的娘说，“傻丫头，人家不会连箱子一起偷？”

“啊！”阿珠醒悟了，接着便又重新出现在中舱，高兴之外，似乎还有些忧虑的神色。

为了知道她的忧虑想安慰她，胡雪岩招把手说：“阿珠，你过来，我有话说。”

“你说好了！”她这样回答，一面打开那只百宝箱，除了头上的那把篦以外，其余“三宝”都收入箱内，却把个开了盖的箱子捧在手里，凝视不休。

“你到底想不想听我的话？”

“好，好！我听。”阿珠急忙答应，锁好箱子，走到胡雪岩对面坐下，右手支颐，偏

着头等他开口。

这又是一个极动人的姿态，胡雪岩也偏着头紧盯着她看。阿珠大概心思还在百宝箱里，以致视而不见。

她不做声，他也不开口。好久，她方省悟，张皇而抱歉地问道：“你，你刚才说什么？”

“咦！”胡雪岩故意装作十分诧异地，“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阿珠为他一诈，歉意越发浓了，陪着笑说：“对不起！我想起一桩要紧事情。”

“什么要紧事？”

原是托词，让他盯紧了一问，得要想几句话来圆自己的谎，偏偏脑筋越紧越笨，越笨越急，涨红了脸，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了，好了！”胡雪岩大为不忍，“不便说就不说。”

“是啊，这桩事情不便说。”阿珠如释重负似的笑道，“现在，你有什么话，请你尽管说，我一定留心听。”

“我劝你，不要把你娘的话太当真！”他放低了声音说，“身外之物要看得开些。”

他讲了一套“身外之物”的道理，人以役物，不可为物所役，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为了怕被窃，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分心，这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

“所以，”他说，“你的脑筋一定要转过来。丢掉就丢掉，没有什么了不得！不然，我送你这几样东西，倒变成害了你了。”

他把这番道理说得很透彻，无奈阿珠大不以为然，“你倒说得大方，‘丢掉就丢掉’！你不心疼我心疼。”她忽有怨怼，“你这个人就是这样，说丢掉就丢掉，一点情分都没有。对人对东西都一样！”

“你说‘对人对东西都一样’，这个‘人’是哪个？”

“你还问得出口？”阿珠冷笑，“可见得你心里早没有那个‘人’了！”

“亏你怎么想出来了？”胡雪岩有些懊恼，“我们在讲那几样东西，你无缘无故会扯到人上面！我劝你不必太看重身外之物，正是为了看重你，你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再说，我那么忙法子，你娘来一叫我就来，还要怎么样呢？至于王大老爷上任要雇船，你也得替我想想，照我在王大老爷面前的身份，好不好去管这种小事情？”

“我晓得，都归庶务老爷管，不过你提一声也不要紧啊！”

“这不就是插手去管吗？你总晓得，这都有回扣的，我一管，庶务就不敢拿回扣了。别人不知道用你家的船另有道理，只说我想要回扣。我怎么能背这种名声？”

阿珠听了这一番话，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把眼皮垂下去，长长的睫毛闪动着，好久不作声。

那是石火电光般的一瞥，但包含着自悔、致歉、佩服、感激，以及求取谅解的许多意思在内，好像在说：你不说明白，我哪里知道？多因为我的见识不如你，想不到其中有这么多道理。我只当你有意不用我家的船，是特意要避开我，其实你是爱莫能助。一请就来，你也不是有意避我。看来是我错怪了人！也难为你，一直逼到最后你才说破！我不对，你也不对，你应该晓得我心里着急，何不一来先就解释这件事？倘或你早说明白，我怎会说那许多教人刺心的话？也许你倒不在乎，但是你可知道我说这些话心里是如何懊悔？

女儿家的曲曲心事，胡雪岩再机警也难猜透，不过她有愧疚之意，却是看得出来的。他的性情是最不愿意做煞风景的事，所以自己先就一下撇开，摇着手说：“好了，好了，话说过就算数了，不要去东想西想。喂，我问你。”最后一句声音大了些，仿佛突如其来似的，阿珠微吃一惊，抬起头来睁大了双眼看着他。

“你娘今天弄了些什么菜给我吃？”

“我还不晓得。”

“咦！”胡雪岩说，“这就怪了，你怎么会不晓得？莫非——”

他本来想取笑她，说是“莫非一遍一遍在船头上望？”话到口旁，警觉到这个玩笑开不得，所以缩住了口。

话是没有说出口，脸上那诡秘的笑容却依然在。阿珠也是极精灵的人，顿时就逼着问：“莫非什么？”

“莫非，”胡雪岩随口答道，“你在生我的气，所以懒得去问？”

“你这话没有良心！”她说，也不见得生气，却转身走了出去。

很快地，她又走了回来，手里多了一个托盘，里面一只盖碗，揭开碗盖来看，是冰糖煮的新鲜莲子、湖菱和茨实，正是最时新、最珍贵的点心。另外有两只小碟子，一黄一红，黄的是桂花酱，红的是玫瑰卤，不但香味浓郁，而且鲜艳夺目。

“一天就替你弄这一碗点心，你还说我懒得管你，是不是没有良心？”

胡雪岩看碗中的莲子等物，剥得极其干净，粒粒完整，这才知道她花的工夫惊人，心里倒觉得老大不过意。

“吃啊！”阿珠说，“两样卤子随你自己调，我看玫瑰卤子好。”

“我实在舍不得吃，留着闻闻看看。”

“咄！”阿珠笑了，“跟伢儿一样。”说着用小银匙挑了一匙玫瑰卤调在碗里，然后往他面前一推，“冷了不好吃了。”

“你自己呢？”

“我啊！我自己才懒得弄呢。倒是我爹叨你的光，难得吃这么一碗细巧点心。”

“真正是细巧点心！皇帝在宫里，也不过如此。对不？”胡雪岩又说，“宫里虽然四时八节有各地进贡的时鲜货，到底路远迢迢，哪里一上市就有得吃？”

阿珠听了他的话，十分高兴，“这样说起来，你的福气比皇帝还好？”她拿手指刮着脸羞他，“说大话不要本钱，世上再没有比你脸皮厚的人！”说完，自己倒又笑了，接着扭身往后，到后梢去帮忙开饭。

胡雪岩倒不是说大话，真的自觉有南面王不易之乐¹⁵，一人坐在爽气扑人的船窗边，吃着那碗点心，眼望着平畴绿野，心境是说不出的那种开阔轻松。

当然，阿珠仿佛仍旧在他眼前，只要想到便看得见，听得到，一颦一笑，无不可人。他开始认真考虑他与她之间的将来了。

想不多久，思路便被打断，阿珠来开饭了，抹桌子，摆碗筷，一面告诉他说：“四菜一汤，两个碟子，够你吃的了。今天有黄花鱼，有莼菜。”

话没有说完，阿珠的娘已端了菜来，密炙方火，新鲜荷叶粉蒸肉、卤香瓜蒸黄花鱼、炸响铃，另外两个下酒的冷碟，虾米拌黄瓜、卤时件。然后自己替胡雪岩斟了杯“竹叶青”，嘴里说着客气话。

“多谢，多谢！”胡雪岩指着桌面说，“这么多菜，我无论如何吃不下。大家一起来！”

“从没有这个规矩！”阿珠的娘也知道他的弦外之意，所以接着又把话拉回来，“不过一个人吃闷酒也无趣，让阿珠敬胡老爷一杯。”

阿珠是巴不得她娘有这一句，立刻掉转身子，去拿了一小酒杯，同时把她的那双银筷子也捏了在手里。

“胡老爷，到底哪天要用船？”

“五月初七一早动身。”他说，“来去总得两天。”

“宁愿打宽些。”阿珠在旁接口，“两天不够的。”

“也对。”胡雪岩说，“这样，加一倍算四天好了。”

“菜呢？”

“随你配，随你配！”胡雪岩是准备好了，从小褂口袋里取出一张银票，递了过去，“你先收了，不够我再补。”

阿珠的娘是识得字的，看那银票是二十两，连忙答道：“有得多！哪里用得着这许多？”

“端午要到了。多了你自己买点东西吃，节礼我就‘折干’了。”

阿珠的娘想了想说：“好，多的银子就算存在我这里。好在胡老爷以后总还有坐我们船的时候。”说完，她就退了出去。

胡雪岩顾不得说话，一半也是有意如此，不喝酒先吃菜，而实在也是真正的享用，连着吃了好几筷鱼，才抬头笑道：“阿珠，我有个办法，最好有这样一位丈母娘，那我的口福就好了！”

表面上是笑话，暗地里是试探，遇着情分还不够的女孩子，这就是唐突，会惹得对方生气，非挨骂不可。但在阿珠听来，又不以为是试探，竟是他吐露真意，作了承诺，顿时脸也红了，心也跳了，忸怩万分，恨不得就从窗口“扑通”一声跳到河里去泅水，躲开他那双眼睛。

幸好，胡雪岩只说话时看了她一眼，说完依旧埋头大嚼。不过阿珠眼前的羞窘虽无人得见，心里的波澜却连自己都觉得难以应付，她霍地一下站起来就跑。

这不暇考虑的一个动作，等做出来了，心里却又不安，怕他误会她生了气，所以顺口说了句：“我去看看，汤好了没有。”

原是句托辞。一脸的红晕，她也羞于见娘，回到自己的铺上，抚着胸，摸着脸，只是对自己说：把心定下来！

心一定又想起她爹娘那天晚上的话，老夫妇没有防到隔舱有耳，说来一无顾忌，“女大不中留，我看阿珠茶不思，饭不想，好像有点……”她爹没有再说下去。

“有点什么？”

“好像害相思病。”

“死鬼！”她娘骂他，“自己女儿，说得这样难听！”

“我是实话。你说，我是不是老实话？”

她娘不响，好半天才问：“你看，那位胡老爷人怎么样？”

“这个人将来一定要发达的。”

“我不是说他发达不发达。”她娘抢着又说，“我是说，你看他有没有良心？”

“你怕他对阿珠没有良心？我看，这倒不会。不过，你说的，不肯阿珠给人家做小。何以现在又问这话？”

“我不肯又怎么样？阿珠喜欢他，有什么办法？”

“怎么样呢？我只看她茶不思，饭不想，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胡老爷。”

“在你面前当然不会。”阿珠的娘说，“在我面前，不晓得提过多少回了，无缘无故

就会扯到姓胡的头上，这一趟到上海的客人，不是很刮皮吗？阿珠背后说起来，总是‘人家胡老爷不像他’，‘人家胡老爷才是好客人’，你听听！”

“那么，你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呢？”

“我也想穿了，只要小两口感情好，做大做小也就不管它了！不过，”她娘换了种敬重丈夫的语气，“这总要做老子的做主。”

“也由不得我做主。我老早说过，照我的意思，最好挑个老实的，一夫一妻，苦就苦一点。只是你不肯，她不愿。那就你们娘儿俩自己去商量好了。”

“女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不要推出不管。”阿珠的娘说，“你也去打听打听，到底胡老爷住在哪里，信和的张老板一定晓得，你去问他！”

“问到了做什么？你要去看他？”

“一则看他，二则看他太太，如果是只雌老虎，那就叫阿珠死了这条心吧！”

这是十天前的话，果然寻着了“胡老爷”，而且一请就来。就不知道她娘看见了胡太太没有，为人如何，阿珠心里这样在转着念头。

唉！她自己对自己不满，这样容易明白的事，何以好久都猜不透？只要到了胡家，自然见着了胡太太，如果胡太太真个是只“雌老虎”，从娘那里先就死了心，决不肯承揽这笔短途的生意，更不会待他这样子的殷勤亲热。照此看来，娘不但见着了胡太太，而且看得胡太太十分贤惠，有气量，将来女儿嫁过去，有把握不会吃亏受气，所以今天完全是像“毛脚女婿”上门一般待他。这不是明摆着的事，为何自己思前想后一直想不通？

这下倒是想通了，但刚有些定下来的心，却越发乱了。

“阿珠啊！”她听得她娘在喊，“来把汤端了去！”

这一叫使得阿珠大窘，自己摸一摸脸，简直烫手，料想脸色一定红得像岸上的榴花一样，但不答应也不行，便高声先答一句：“来了！”

“快来啊！汤要冷了。”

万般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娘，你自己端一端，我手上不空。”

“你在做啥？”

什么也不做，只像一碗热汤一样，摆在那里，等自己的脸冷下来。她又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脱去软缎背心，刚解衣钮，听得一声门响，吓一大跳，赶紧双手抱胸，掩住衣襟。

“走进来也不说一声！”她埋怨她娘，“吓得我魂灵都出窍了。”

“你也是，这时候擦什么身？”她娘催她，“快点！你也来帮着招呼招呼。”

这一下妙极，“手上不空”的原因也有了，脸上的颜色也遮掩了。阿珠大为得意，把手巾一丢，扣好衣钮，拿下摆抹一抹平，重新走到了前舱。

胡雪岩已经在吃饭了，一碗刚刚吃完，她伸手去接饭碗，他摇摇头说：“吃得太饱了！”

“那么你多吃点汤。这碗三丝莼菜汤，是我娘的拿手菜。”

“没有一样不拿手，请王大老爷那天，大致就照这个样子，再添两个炒菜，弄只汽锅鸡。”

“什么叫汽锅鸡？”阿珠笑道，“江西人补碗，‘叽咕叽’！”

胡雪岩忍不住笑了，笑停了说：“原来你也有不晓得的菜！汽锅鸡是云南菜，王大老爷是福建人，生长在云南，所以喜欢云南口味。汽锅鸡我也是在他家头一回吃，做法我也学会了，等下我再传授给你娘。”

“不要，不要，你教我好了。”阿珠往后看了看，“不要给我娘晓得。”

“咦！这为啥？”

“我娘总说我笨手笨脚，没有一样菜烧得入味的。我现在也要学一样她不会的，只怕见都没有见过，那就尽由得我说了。”

“好，我教你！”胡雪岩把汽锅鸡的做法传授了她。

“这并不难嘛！”

“本就不难，只是那只锅不容易找，我送你一个。”胡雪岩又说，“我倒要尝一尝你这个徒弟的手艺，看比我另外一个徒弟是好是坏？”

“另外一个徒弟是哪个？”

胡雪岩笑笑不响。阿珠也猜到了是谁，心里顿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有些不舒服，但又不能不开心。

她又想，不问下去倒显得自己有什么忌讳似的，十分不妥。于是问道：“是胡太太？”

“当然是她。”

“胡太太的这样菜，一定做得道地。”

“也不见得。”胡雪岩说，“她不太会做菜，也不太喜欢下厨房。”

“那么喜欢什么呢？”

胡雪岩有些猜到，她是在打听他太太的性情，因而想到她娘那天也可能借送食物为名，特意来观望风色。如果自己的猜想不错，只怕今天就要有个了断。

这是个难题，在自己这方面来说，对于阿珠的态度，根本还未到可以作最后决定的时候，那得想个什么好办法来搪塞，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要不伤阿珠的感情。

“咦！怎么了，忽然变哑巴了？”阿珠见他久久不语，这样催问。

“我忽然想起一桩要紧事。”胡雪岩顺口掩饰着，“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

阿珠倒又不关心他太太的爱好了，咬着嘴唇，微垂着眼，死瞪住他看。

“我要说你了，”胡雪岩笑道，“莫非你也变了哑巴？”

“我也忽然想起一桩事，我要看你刚才说的话是真是假？”

“你以为我说有要紧事是骗你？”

“不是什么骗我，你在打主意要走了！”

“你的心思真多。不过，”胡雪岩望着窗外，“天快黑了，这地方上岸不便，而且看样子要下雨。我说句实话，你不说我倒记不起，你一说正好提醒我，我该走了。”

阿珠心里十分生气，明明早就想走了，还要说便宜话，于是转身向外，故意拉长了声

音喊船伙计：“阿四，搭跳板，送客！”

“还早呢！”她娘马上应声，“胡老爷再坐一歇。”

“不要留他！天黑了，要下雨了，路上不好走，等下滑一跤，都怪你！”

明明负气，偏是啾啾莺声，入耳只觉好听有趣。胡雪岩无论如何忍不下心来说要走，笑笑答道：“我不走，是阿珠在赶我。”

“阿珠又没规矩了。胡老爷，你不要理她！等我收拾桌子泡茶来你吃。”

等收拾了桌子，重新泡上一碗上品龙井新茶来，天气果然变了，船篷上滴滴答答响起了雨声。

“黄梅天，说晴就晴，一下工夫，天又好了。”

阿珠的娘说这话的用意，胡雪岩当然知道，是唯恐他要去，或者虽不走而记挂着天黑雨滑，道路泥泞，不能安心坐下来。他向来不肯让人有这种悬揣不安的感觉，心想既来之则安之，真的要走，哪怕三更半夜，天上下冰雹，总也得想出办法来脱身，那就不如放大方些。

于是他说：“随它下好了，反正不好走就不好走，你们船上我又不是没有住过。”

这一说，她们母女俩脸上的神色，立刻就都不同了。“是啊！”阿珠的娘说，“明天一早走也一样。”

“不过我今天晚上实在有件要紧事。也罢，”他慨然说道，“我写封信，请你们那位伙计，替我送一送。”

“好的！”阿珠的娘要吩咐她女儿去取笔砚，谁知阿珠的心思来得快，早就在动手了。

打开柜子取出一个红木盘，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原是为客人预备的，只是久已不用，砚墨尘封，阿珠抹一抹干净，随手伸出春葱样的一只指头，在自己的茶碗里蘸了几滴水珠，注入砚中，替他磨墨。

她磨墨，他在腹中打草稿，此是胡雪岩的一短，几句话想了好半天，把张信纸在桌上抹了又抹，取支笔在砚台中舐了又舐，才算想停当。

信是写给刘庆生的，请他去通知自己家里，只说：今夜因为王有龄有要紧公事，要彻夜会商，不能回家。其实这么两句话，叫船伙计阿四到自己家去送个口信，反倒简便，只是胡雪岩怕阿四去了，会泄漏自己的行踪，所以特意转这样一道手。

办了这件事，胡雪岩就轻松了，但阿珠看在眼里，却又不免猜疑，胡雪岩怕是个怕老婆的人？转念又想，这正是胡雪岩的好处，换了那些浪荡子弟，自己在外边花天酒地，把太太丢在家，独守空房，哪怕提心吊胆，一夜坐等，也不会放在他心上。

“好了！”他喝着茶说，“有事，你就谈吧！”

明明有终身大事要谈，说破了，阿珠反倒不愿，“你这个人！”她说，“一定要有事谈，才留你在这里么？”

“就是闲谈，总也要有件事。”胡雪岩问道，“阿珠，你在湖州住过几年？”

“那怎么说得出？来来去去，算不清楚了。”

“湖州地方你总很熟是不是？”

“当然不会陌生。不过也不是顶熟。”阿珠又说，“你问它做什么？”

“王大老爷放了湖州府，我总要打听打听那里的情形。”

“我倒问你。”阿珠忽然很注意地，“你是不是也要到湖州去做官？”

这话让胡雪岩很难回答，想了一会答道：“湖州我是要常去的。不过，至多是半官半商。”

“怎么叫‘半官半商’？又做官又做生意？”阿珠心中灵光一闪，就像黑夜里在荒野中迷路，忽然一道闪电，恰好让她辨清了方向，不由得精神大振，急急问道：“你要到湖州做啥生意？是不是开钱庄？”

“不是开钱庄。”胡雪岩答说，“我想做丝生意。”

“这就一定要到湖州去！”阿珠很高兴，也很骄傲地说，“我们湖州的丝，天下第一！”

“是啊！因为天下第一，所以外国人也要来买。”

阿珠说的“天下”，是照多少年来传统的定义，四海之内，就是天下。胡雪岩到过上海，晓得了西洋的情形，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他口中的天下，跟阿珠所想的不同。

“原来你买了丝要去‘销洋庄’！”阿珠说道，“销洋庄的丝，一直都是广帮客人的生意。”

“别人好做，我也好做。”胡雪岩笑道，“阿珠，看样子，你倒不外行。”

“当然啰，”她扬着脸，把腰一挺，以致一个丰满的胸部鼓了起来，显得很神气地，“你想想，我是什么地方人？”

“那好！你把你们湖州出丝的情形倒讲给我听听看。”

阿珠知道，这不是闲谈，胡雪岩既然要做这行生意，当然要先打听得越清楚越好，她怕自己说得不够明白，甚至说错，因而把她娘也去搬请了来，一起来细谈。

“这个，”阿珠的娘说，“我们无锡乡下也养蚕的，不过出的多是‘肥丝’，不比湖州多是‘细丝’。”

“怎么叫‘肥丝’？”胡雪岩打断她的话问。

“丝分三种，上等茧子缫成细丝，上、中茧缫成肥丝，下等茧子缫成的就是粗丝。粗丝不能上织机，织绸一定得用肥丝和细丝，细丝为经，肥丝为纬。”

这一说，胡雪岩立即就懂了细丝质地高于肥丝的道理，因为杭州的“织造衙门”，下城一带，“机坊”林立，他也听人说过，一定要坚韧光亮的好丝，才能做“经”丝。

“在湖州，女孩子十一二岁就懂养蚕，养蚕实在辛苦。三、四月里称为‘蚕月’，真正是六亲不认，门口贴张红纸就是‘挡箭牌’，哪怕邻舍都不往来。”

“听说还有许多禁忌，是不是？”

“禁忌来得个多。”阿珠的娘说，“夫妇不能同房，也不能说什么风言风语，因为‘蚕宝宝’最要干净。”

接下来，她细谈了养蚕的过程，由初生到成茧，经过“三眠”，大概要二十八天到四十天的工夫，喂蚕有定时，深更半夜，都得起身饲食，耽误不得一刻。育蚕又最重温度，

门窗紧闭，密不通风，如果天气骤变，觉得冷了，必须生火，常有些养蚕人家，不知不觉间倦极而眠，以致失火成灾。

育蚕当然要桑叶，空有桑树，固然无用，蚕多桑少，也是麻烦，有时不得不把辛苦养成一半的蚕弃置。这是养蚕人家最痛苦的事。

这一谈，把胡雪岩记忆中的关于蚕丝的知识勾了出来，便即问道：“最好的丝，是不是叫‘缉里丝’？”

“大家都这么说。”阿珠的娘答道，“那地方离南浔七里路。”

“原来是‘七里丝’，不是‘缉里丝’。”胡雪岩欣然领悟，“真是凡事要请教内行。”

“七”与“缉”字异而音似，所以阿珠听得莫名其妙，在旁笑他：“什么‘七里丝’不是‘七里丝’？姓胡的不姓胡！这叫什么怪话？”

胡雪岩笑笑不答，这时没有心思来跟她斗嘴开玩笑，他脑中有七八个念头在转，自己静一静，略略理出了一个头绪，才重拾中断的话题。

“养蚕我是明白了。怎么样缫丝，丝做出来，怎么卖出去，我还不大懂。”

于是阿珠的娘，把土法缫丝的方法讲给他听：用一口大锅，烧滚了水，倒一升茧下去，用根木棍子搅着，锅上架两部小丝车，下面装一根竹管，等把丝头搅了出来，通过竹管，绕小车一匝，再引入地上的大丝车。抽尽了丝，蚕蛹自然出现，如果丝断了再搅，搅出丝头来，抽光了为止。

“缫丝也辛苦。”阿珠的娘说，“茧子不赶紧缫出丝来，里头的蛹咬破了头，茧子就没有用了。所以缫丝一定是一家大小动手，没日没夜赶完为止。胡老爷你想想看，站在滚烫的小锅旁边，不停手地搅，不停手地抽丝，加以蚕蛹烫死了的那股气味，真正是受罪。倘或遇着茧子潮软，抽丝不容易，那就越发苦了。还有搅了半天，抽不出头的，那叫‘水茧’，只好捞出来丢掉，白费心血。”

“苦虽苦，总也有开心的时候。”

“当然啰，一直是苦的事情，天下没有人去做的。到缫成丝，‘丝客人’一到镇上，那就是开心的时候到了，丝价年年在涨，新丝卖来的钱，着实可以派点用场。”

这触及到胡雪岩最需要了解的地方了。

“丝客人”这个名称，他是懂的，带了大批现银到产地买丝的，称为“丝客人”，开丝行代为搜购新丝，从中取利的称为“丝主人”。每到三四月间，钱庄放款给丝客人是一项主要的业务。他在想，与其放款给丝客人去买丝，赚取拆息，何不自己做丝客人？

“我也想做做丝客人。不知道其中有什么诀窍？”

“这我就不晓得了。”阿珠的娘说，“照我想，第一，总要懂得丝好坏。第二，要晓得丝的行市，丝价每年有上落，不过收新丝总是便宜的。”

“丝价的上落，是怎么来的呢？出得少，价钱就高，或者收的人多，价钱也会高。不是这样子？”

“我想做生意总是这样。不过，”阿珠的娘又说，“丝价高低，我听人说，一大半是‘做’出来的，都在几个大户手里。”

听得这话，胡雪岩精神一振，知道丝价高低决于大户的操纵，这个把戏他最在行。

阿珠的娘这时越谈越起劲了，而且所谈的也正是胡雪岩想知道的——茧与丝的买卖。

“如果人手不够，或者别样缘故，卖茧子的也有。”她说，“收茧子的有茧行，要官府里领了‘牙帖’才好开。同行有‘茧业公所’，新茧上市，同行公议，哪一天开秤，哪一天为止。价钱也是议好的，不准自己抬价。不过乡下人卖茧子常要吃亏，除非万不得已，都是卖丝。”

“为什么要吃亏？”

“这一点你都不懂？”阿珠插嘴，“茧行杀你的价，你只好卖，不卖摆在那里，里头的蛹咬破了头，一文不值！”

“对，对！我也搅糊涂了。”胡雪岩又问，“那么茧子行买了茧子，怎么出手呢？”

“这有两种，一种是卖给缫丝厂；一种是自己缫了丝卖。”

“喔，我明白了。你倒再说说丝行看，也要向部里领牙帖，也有同业公所？”

“当然啰。丝行的花样比茧行多得多，各做各的生意，大的才叫丝行，小的叫‘用户’，当地买，当地用；中间转手批发的叫‘划庄’。还有‘广行’、‘洋庄’，专门做

洋鬼子的生意，那是越发要大本钱了，上万‘两’的丝摆在手里，等价钱好了卖给洋鬼子，你想想看，要压多少本钱？洋鬼子也坏得很，你抬他的价，他不说你贵，表面跟你笑嘻嘻，暗底下另外去寻路子，自有吃本太重，急于想脱手求现的，肯杀价卖给他。你还在那里老等，人家已经塌进便宜货，装上轮船运到西洋去了——”

“慢，慢来！”胡雪岩大声打断，“等我想一想。”

她们母女俩都不晓得他要想什么。只见他皱紧眉头，偏着头，双眼望着空中，是极用心的样子，他在想赚洋鬼子的钱！做生意就怕心不齐，跟洋鬼子做生意，也要像茧行收茧一样，就是这个价钱，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那一来洋鬼子非服帖不可。不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也难怪，本钱不足，周转不灵，只好脱货求现，除非……

他豁然贯通了！除非能把所有的“洋庄”都抓在手里。当然，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

这也不难！他在想，洋庄丝价卖得好，哪个不乐意？至于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肯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款子，拿货色来抵押，包你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这样，此人如果还一定要卖货色给洋鬼子，那必定是暗底下受人家的好处，有意自贬身价，成了吃里扒外的半吊子，可以鼓动同行，跟他断绝往来，看他还狠到哪里去？

“对啊，对啊！”他想到得意之处，自己拍着手掌笑，仿佛痰迷心窍似的，把阿珠逗得笑弯了腰。

阿珠的娘到底不同，有几分猜到，便即笑着问道：“胡老爷是想做丝生意？”

“我要做‘丝客人’。”

“果不其然！”阿珠的娘得意地笑了，“胡老爷要做丝生意。”

阿珠当然更是喜心翻倒，不仅是为了这一来常有跟胡雪岩聚会的机会，而且也因为自己的心愿，居然很快地就达成，所以有着近乎意外的那种惊喜。

“不过，干娘——”胡雪岩这样叫阿珠的娘。

那是杭州人习用的一种称呼，还是南宋的遗风：义母叫干娘，姑母也叫干娘，凡是对年纪比自己大的妇人而自愿执后辈之礼的，都可以这样称呼。因此这一叫，叫得阿珠的娘

受宠若惊。

“不敢当，不敢当！”她连连逊谢，近乎惶恐了，“胡老爷千万不要这样叫！”

她在谦虚，阿珠却在旁边急坏了！这一声“干娘”，在她听来就如胡雪岩跟她开那个玩笑，说要叫娘为“丈母娘”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表面没有什么，心一直在跳。她想：人家要来亲近，你偏偏不受，这算什么意思呢？

因此，胡雪岩还没有开口，她先发了话：“人家抬举你，你不要不识抬举！”

知女莫若母，胡雪岩的“干娘”立即有所意会，她自己也觉得大可不必如此坚辞不受。不过也不便把话拉回来，最好含含糊糊过去，等他再叫时不作声，那一下“干娘”就做定了。

于是她笑着骂阿珠：“你看你，倒过来教训起我来了！”

她们母女俩的语气眼风，一五一十都看在胡雪岩眼里，此时忙着要谈正经，没有工夫理这回事，“干娘！”他说，“我做‘丝客人’，你做‘丝主人’好不好？”

“胡老爷在说笑话了。”做“丝主人”就是开丝行，阿珠的娘说，“我又不开丝行，哪里有丝卖给你？”

“不要紧！我来帮你开。”

“开什么？”阿珠又插嘴，“开丝行？”

“对！”答得非常干脆。

阿珠的娘看看他，又看看女儿，这样子不像说笑话。但如果不是笑话，却更让她困惑，“胡老爷，”她很谨慎地问，“你自己为什么不来开？”

“这话问得对了！”胡雪岩连连点头，“为什么我自己不来开呢？第一，我不是湖州人，做生意，老实说，总有点欺生的；第二，王大老爷在湖州府，我来做‘客人’不要紧，来做‘主人’，人家就要说闲话了。明明跟王大老爷无关，说起来某某丝行有知府撑腰，遭人的忌，生意就难做了。”

这一说阿珠的娘才明白。一想到自己会有个现成的“老板娘”做，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原来胡大老爷要我出出面。不过，”她的心又一冷，“我女人家，怎么出面？”

“那不要紧，请你们老张来出面领帖，暗底下，是你老板娘一把抓，那不也一样吗？”

“啊唷！老板娘！”阿珠甩着辫子大笑，“又是干娘，又是老板娘，以后我要好好巴结你了！”

那笑声有些轻狂，以至于把她爹招引了来，探头一望，正好让胡雪岩发觉，随即招着手说：“来，来，老张！正有事要跟你谈。”

老张是个老实人，见了胡雪岩相当拘谨，斜欠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仿佛下属对上司似的，静听吩咐。胡雪岩看这样子，觉得不宜于以郑重的态度来谈正经，就叫阿珠说明因由。

“胡老爷要挑你做老板！”阿珠用这样一句话开头，口气像是局外人，接着把胡雪岩的意思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

老张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听了妻子的话，为打听胡雪岩的住址到信和去了一趟，撞出这么一件喜事来，不过，他也多少有些疑惑，觉得事太突兀，未见得如阿珠所说的那么好。

因此，他说话就有保留了，“多谢胡老爷，”他慢吞吞地，“事情倒是件好事，我也有一两个丝行里的朋友，只怕我做不好。”

“哪个生来就会的？老张，你听我说，做生意第一要齐心，第二要人缘，我想你人缘不坏的，只要听我话，别的我不敢说，无论如何我叫你日子比在船上过得舒服。”胡雪岩接着又说，“一个人总要想想后半世，弄只船飘来飘去，不是个了局！”

就这一句话，立刻打动了老张的心，他妻子和女儿当然更觉得动听，“胡老爷这句话，真正实在！”他妻子说，“转眼五十岁的人，吃辛苦也吃不起了，趁现在早早作个打算。我们好歹帮胡老爷把丝行开起来，叶落归根总算也有个一定的地方。”

“不是你们帮我开丝行！是我帮你们开丝行。”胡雪岩很郑重地，“既然你们有丝行里的朋友，那再好不过。老张，我倒先要问你，开丝行要多少本钱？”

“那要看丝行大小。一个门面，一副生财，两三百两银子现款，替客户代代手，也是丝行；自己买了丝囤在那里，专等客户上门，也是丝行。”

“照这样说，有一千两银子可以开了？”

“一千两银子本钱，也不算小同行。”

“那好！”胡雪岩把视线扫过他们夫妻父女，最后落在老张脸上，“我不说送，我借一千两银子给你！你开丝行，我托你买丝。一千两银子不要利息，等你赚了钱就还我。你看好不好？”

“那怎么不好？”老张答道，“不过，胡老爷，做生意有赚有蚀，万一本钱蚀光了怎么办？”

“真正是！”他妻子大为不满，“生意还没有做，先说不识头的话。”

“不！干娘，”胡雪岩却很欣赏老张的态度，“做生意就是要这个样子。顾前不顾后，一门心思想赚，那种生意做不好的。这样，老张，我劝你这条船不要卖，租了给人家，万一丝行‘倒灶’，你还可以靠船租过日子。”

老张怔怔地不作声，他有些心不在焉，奇怪“胡老爷”怎么一下子叫她妻子为“干娘”。

“爹！”阿珠推着他说，“人家在跟你说话，你在想啥心事？”

“喔，喔！”老张定定神，才把胡雪岩的话记起来，“胡老爷，”他说，“今年总来不及了！”

“怎么办呢？”

“开丝行要领牙帖，听说要京里发下来，一来一往，最快也要三个月工夫，那时候收丝的辰光早过了。”

“收丝也有季节的么？”

“自然啰！”阿珠的娘笑了，“胡老爷，你连这点都不明白？”

“隔行如隔山。我从来没有经手过这行生意。不过，”胡雪岩说，“我倒想起来了，钱庄放款给做丝生意的，总在四五月里。”

“是啊，新丝四五月里上市，都想早早脱手，第一，乡下五荒六月，青黄不接的当口，都等铜钿用；第二，雪白的丝，摆在家里黄了，价钱就要打折扣，也有的想摆一摆，

等价钱好了再卖，也不过多等个把月。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

胡雪岩听得这话踌躇了，因为他有一套算盘，王有龄一到湖州，公款解省，当然由他阜康代理“府库”来收支。他的打算是：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运到杭州脱手变现，解交“藩库”，这是无本钱的生意，变戏法不可让外人窥见底蕴，所以他愿意帮老张开丝行。现在听说老张的丝行一时开不成功，买丝运杭州的算盘就打不通了。

“有这样一个办法，”他问老张，“我们跟人家顶一张，或者租一张牙帖来做。你看行不行？”

“这个办法，听倒也听人说过。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说不定顶一年就要三五百两银子！”

“三五百两就三五百两。”胡雪岩说，“小钱不去，大钱不来！老张，你明天就到湖州去办这件事！”

想到就做，何至于如此性急？而且一切都还茫无头绪，到了湖州又如何着手？所以老张和他妻儿，都不知如何作答。

“胡老爷，”还是阿珠的娘有主意，“我看这样，王大老爷上任，你索性送了去，一船摇到湖州就地办事，你在那里，凡事可以做主，事情就妥当了。”

“妥当是妥当，却有两层难处，第一，大家都知道王大老爷跟我与众不同，我要避嫌，不便送他上任。第二，我家钱庄，马上要开出来，实在分不开身。”

“喔，胡老爷还有家钱庄？”

“是的。”胡雪岩说，“钱庄是我出面，背后有大股东。”

这一来，阿珠的娘越发把胡雪岩看得不同了，她看了他丈夫一眼，转脸问胡雪岩：“那么送到临平——”

“那还是照旧。”胡雪岩抢着说，“明天我打一张一千两的银票，请老张带到湖州去，一面弄牙帖，一面看房子，先把门面摆开来。我总在月半左右到湖州来收丝，我想，这船上，老张不在也不要紧吧？”

“那要什么紧？”阿珠的娘说，“人手不够，临时雇个短工好了。”

谈到这里，便有“不由分说”之势了，老张摇了几十年的船，一下子弃舟登陆，要拿着上千两银子，单枪匹马回湖州开丝行，自有些胆怯，但禁不住他妻儿和胡雪岩的鼓励推动，终于也有了信心，打算着一到湖州，先寻几个丝行朋友商量。好在自己在江湖上走了几十年，纵非人情险巇，一望而知，人品好歹总识得的，只要这一层上把握得住，就不会吃亏。

就这样兴高采烈地谈到深夜，阿珠的娘又去弄了消夜来，让胡雪岩吃过。阿珠亲手替他铺好了床，道声“安置”，各自归寝。她心里有好些话要跟他说，但总觉得半夜三更，孤男寡女在一起，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所以万般无奈地回到了她自己的铺上。

这一夜船上五个人，除了伙计阿四，其余的都有心事在想，所想的也都是开丝行的事，而且也都把阿珠连在一起想，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

最高兴的是阿珠的娘，一下子消除了她心里的两个“疙瘩”，第一个疙瘩是老张快五十岁了，《天雨花》、《再生缘》那些唱本儿上说起来，做官的“年将半百”，便要“告老还乡”，买田买地做“老员外”享清福，而他还在摇船！现在总算叶落归根，可以有个养老送终的“家”了。

第二个疙瘩是为了阿珠。把她嫁给胡雪岩，千肯万肯，就怕“做小”受气，虽说胡太太看样子贤惠，但“老爷”到底只有一个，这面恩恩爱爱，那面就凄凄凉凉，日久天长，一定会有气淘。现在把阿珠放在湖州，又不受“大的”气，自己又照顾得到，哪还有比这再好的安排？她一想到此，心满意足。

阿珠是比她娘想得更加美。她觉得嫁到胡家，淘气还在其次，“做小”这两个字，总是委屈，难得他情深意重，想出一条“两头大”的路子来！眼前虽未明言，照他的体贴，一定是这么个打算，他现在是先要抬举她爹的身份，做了老板，才好做他的丈人。将来明媒正娶，自己一样凤冠霞帔，坐了花轿来“拜堂”，人家叫起来是“胡太太”，谁也不晓得自己只是“湖州的胡太太”！

她那里一厢情愿，另一面胡雪岩也在自度得计。帮老张开丝行，当然也有安置阿珠的意思在内。他也相信看相算命，不过只相信一半，一半天意，一半人事，而人定可以胜天。脱运交运的当口，走不得桃花运，这话固然不错，却要看桃花运是如何走法。如果把阿珠弄回家去，倘或大小不和，三日两头吵得天翻地覆，自己哪里还有心思来做生意？像现在这样，等于自己在湖州开了个丝行，阿珠和她父母会尽力照应。自己到了湖州，当然住在丝行里，阿珠也不算大，也不算小，是个外室，将来看情形再说，果然丝行做得发达了，阿珠就是胡家有功之人，那时把她接回家去，自己妻子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他这个念头，看起来面面俱到，事事可行，真正是一把“如意算盘”。但是，他再也想不到，老张的心思却变了。

他虽是摇船出身，也不识多少字，倒是个有骨气的人。阿珠愿意嫁胡雪岩，自己肯委屈“做小”，他妻子又极力赞成，既然母女俩一条心，他也不反对。照他的想法，将来阿珠到了胡家，不管是大小住在一起，还是另立门户，总归是在杭州，自己做自己的生意，眼不见为净，旁人也不会说什么闲话。

此刻不同了。开丝行，做老板，固然是一步登天，求之不得。但旁人不免要问：“摇船的老张，怎么会一下子做了老板？”这话谈下去就很难听了！总不能逢人去分辩：“阿珠给胡某人做小，完全是感情，阿珠自己喜欢他。开丝行是胡某人自己为了做生意方便，就是没有这桩亲事，他依然要开，依然要叫我出面做现成老板！”这话就算自己能够说，别人也未见得相信。所以他这时打定主意，开丝行与阿珠嫁胡雪岩，这两件事绝不可夹杂在一起。

“喂！”躺在铺上的老张，推推他妻子，低声问道，“阿珠的事，你们谈过了？”

“没有。”

“那‘他’怎么叫你‘干娘’？”

“这是人家客气，抬举我们。”

“抬举是不错。不过‘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听’。”

“什么冷言冷语？”他妻子很诧异地问，“哪个在嚼舌头？”

“也没有人在嚼舌头。是我心里在想。”

“好了，好了！”她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得福不知！该想想正经，到了湖州，寻哪几个朋友，房子看在什么地方？”

老张对他妻子，七分敬爱三分怕，听她这语气，如果自己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当夜就会有一场大吵，因而隐忍未言。

一宵无话，第二天一早胡雪岩起身，阿珠服侍他漱口洗脸，由于急着要上岸办事，连点心都顾不得吃，就起身去了。临走留下话，中午约在盐桥一家叫“纯号”的酒店见面，

又说，如果阿珠和她娘有兴致，也一道来逛逛。

母女俩的兴致自然极好。盐桥大街多的是布店和估衣店，阿珠跟她娘商量：“爹要做老板了，总不能再穿‘短打’，先到估衣店去买件长衫，再自己剪布来做。”

“好啊！”她娘欣然同意，“我们早点去！”

她们母女俩高高兴兴在收拾头面，预备出门。老张一个人坐在船头上闷闷不乐，心里在想，中午一见了面，胡雪岩当然会把银子交过来，只要一接上手，以后再有什么话说，就显得不够味道了。要说，说在前面，或者今天先不接银子，等商量停当了再说。

他要跟他妻子商量，无奈有阿珠在，不便开口，心里踌躇无计，而一妻一女倒已经头光面滑，穿上“出客”的衣服，预备动身了。

“该走了吧！”阿珠的娘催促老张。

“爹！”阿珠又嫌她爹土气，“你把蓝布小衫换一换，好不好？寿头寿脑的，真把人的台都坍光了！”

由于宠女儿的缘故，老张一向把她这些没规没矩的话，当做耳边风。但话虽不理，该有行动，而他望着她们母女，怔怔地好像灵魂出窍了似的，好半天不开口。

“呀！”他妻子不胜讶异地，“怎的？”

老张摇摇头，接着说了句：“你们娘儿俩去好了。我不去了。”

“咦！为啥？”

老张想了想说：“我要帮阿四把船摇回万安桥去。”

这是不成理由的理由，阿珠和她娘的脸上，顿时像眼前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了。

“你在想什么古里古怪的心思？”阿珠娘脸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眼圈都有些红了，“生来是吃苦的命！好日子还没有过一天，就要‘作’了！”

“作”是杭州话，通常只用来骂横也不是，竖也不是，不讨人喜欢的孩子，用来责备老张，便有“自作孽不可活”的意思，话重而怨深，他不能不作个比较明白的表示了。

“你不要一门心思只想自己！”他说，“人家白花花一千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把它

蚀光了怎么办？”

“你啊，‘树叶儿掉下来怕打开头’，生意还没有做，开口闭口蚀本！照你这样子说，一辈子摇船好了，摇到七老八十，一口气不来，棺材都用不着买，往河里一推，喂鱼拉倒！”

爹娘吵架，遇到紧要关头，阿珠总是站在她爹这面，这时便埋怨着说：“娘！何苦说这些话？爹不肯去，让他不去好了。”

“对！”阿珠的娘真的生气了，“枉为他是一家之主。我们敬他，他不受敬，随他去，我们走！”

听得这负气的话，阿珠又觉得不安，想了想只好这样说：“怎么走？路好远到那里。”

路不但好远，而且郊野小径，泥泞不堪，就能走进城，脚上的鞋袜亦已不成样子，不过，这也难不倒她娘，高声喊道：“阿四，阿四！”

“阿四到万安桥去了。”老张说。

亏得他接了这句口，局面才不致僵持，他妻子气消了些，声音却依旧很大：“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等下再说。”老张这样回答，一面看了阿珠一眼。

这一下她们母女俩都懂了他的意思，阿珠有些羞，有些恼，更有些焦忧，看爹这神气，事情怕要变卦。

“阿珠！你到后面去看看，炖在炉子上的蹄筋怕要加水了。”

借这个因由把她支使了开去，夫妻俩凑在一起谈私话。老张第一句话就问：“人家姓胡的，对阿珠到底是怎么个主意？你倒说说看！”

“何用我说？你还看不出来？”

“我怎么看不出？不过昨天看得出，今天看不出了。”

“这叫什么话？”

“我问你，”老张想了想说，“他到底是要做丝生意，是要我们阿珠，还是两样都要？”

“自然两样都要。”

“他要两样，我只好做一样，他要我们阿珠，开丝行请他去请教别人；要我替他做伙计来出面，娶阿珠的事就免谈。”

“这为啥？”他妻子睁大了眼问，“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看。”

他的道理就是不愿意让人笑他，靠裙带上拖出一个老板来做，“一句话，”他很认真地说，“我贫虽贫，还不肯担个卖女儿的名声！”

人人要脸，树树要皮！他妻子在想，也不能说他的话没有道理。但事难两全，只好劝他委屈些。

“你脾气也不要这么倔，各人自扫门前雪，没有哪家来管我们的闲事。”

“没有？”老张使劲摇着头，“你女人家，难得到茶坊酒肆，听不到。我外头要跑跑的，叫人家背后指指点点，我还好过日子？好了，好了，”他越想越不妥，大声说道，“我主意打定了。你如果一定不肯依我，我也有我的办法。”

“什么办法？”她不安地问。

“丝行你去开，算老板也好，算老板娘也好，我不管。我还是去做我的老本行，做一天吃一天，有生意到了湖州，我来看你们娘儿两个。”

听他这番异想天开的话，居然说得像煞有介事，她失笑了，便故意这样问：“那么，你算是来做客人？”

“是啊！做客人。”

“照这样说，你是没良心把我休掉了？”

虽是半带玩笑，这“没良心”三个字，在老张听来就是劈脸一个耳光，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地，极力分辩着：“怎么说我没良心？你不好冤枉我！”

“我没有冤枉你！如果你有良心，就算为我受委屈，好不好呢？”

他不做声了，她看得出，自己真的要这么做，也可以做得到，但是他嘴上不说，心里不愿，到底是夫妇的情分，何苦如此？想想还是要把他说得心甘情愿，这件事才算“落胃”。

于是她想着想着，跟她女儿想到一条路上去了，“这样行不行呢？”她说，“你无非怕人家背后说闲话，如果人家在湖州照样请过客，见过礼，算是他在湖州的一房家小，这总没有话说了吧？”

见他妻子让步，他自然也要让步，点点头：“照这样子还差不多。”

“那好了，我来想法子。萝卜吃一截剥一截，眼前的要紧事先做。你换换衣裳，我们也好走了。”

老张换好一套出客穿的短衣，黑鞋白袜扎脚裤，上身一件直贡呢的夹袄。正好阿四划了一只小船，买菜回来，留他看船，老张自己把他妻儿划到盐桥上岸，从河下走上熙熙攘攘的盐桥大街。

水上生涯的人家，难得到这条肩摩毂接的大街上来，阿珠颇有目迷五色之感，顾上不顾下，高一脚低一脚地不小心踩着了一块活动的青石板，泥浆迸溅，弄脏了新上身的一条雪青百褶裙，于是失声而喊，顿时引得路人侧目而视。

“唷，唷，走路要当心！”有个二十来岁的油头光棍，仿佛好意来扶她，趁势在她膀子上捏了一把。

阿珠涨红了脸，使劲把膀子一甩，用力过猛，一甩上去，正好打了他一个反手耳光，其声清脆无比。

“唷，好凶！”有人吃惊，也有人发笑。

这一下使得被误打了的人，面子上越发下不来，一手捂着脸，跳脚大骂。阿珠和她娘吓得面色发白。老张一看闯了祸，赶紧上前赔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无心的！”

杭州人以掴脸为奇耻大辱，特别是让妇女打了，认为是“晦气”，而那个油头光棍又是杭州人所谓“撩鬼儿”的小流氓，事态便越发严重了，立刻便有五六个同党围了上来。其中一个一面口沫横飞地辱骂，一面劈胸一把将老张的衣服抓住，伸出拳来就要打。

“打不得，打不得！有话好讲。”阿珠的娘大喊。

“讲你娘的——”

一拳伸了过来，老张接住，下面一腿又到，老张又避开，他打过几个月的拳，也练过“仙人担”，抛过“石锁”，两条膀子上有一两百斤力气，这五六个人还应付得了，不过一则是自己的理屈，再则为人忠厚，不愿打架，所以只是躲避告饶。

拉拉扯扯，身上已经着了两下，还有趁火打劫的，挨挨蹭蹭来轻薄阿珠，就在这她眼泪都快要掉下来的当儿，来了个救星。

“三和尚！啥事体？”

叫得出名字就好办了，那人手上的劲，立刻就松。阿珠的娘如逢大赦，赶紧抢上来说：“张老板，张老板，请你来说一句！本来没事——”

“没事？”被打的那人也要抢着来做原告，指着阿珠说，“张老板，请你老人家评评理看，我看她要攒倒，好意扶她一把，哪晓得她撩起一个嘴巴！端午脚边，晦气不晦气？”

张胖子肚里雪亮，自然是调戏人家，有取打之道，而心里却有些好笑，故意问道：“阿珠，你怎么出手就打人？”

一听他叫得出阿珠的名字，原是熟人，抓住老张的那个人，不自觉地就把手松开了。

又羞又窘，脸色像块红布样的阿珠，这才算放了心，得理不让人，挺起了胸说：“我也不是存心打他，是他自己不好。”

“好了，好了！”她娘赶紧拦她，“你也少说一句。”

“看我面子！是我侄女儿。”张老板对被打的那人说，“等下我请你们吃老酒。”

一场看来不可开交的纠纷，就此片言而决。老张夫妇向张胖子谢了又谢，阿珠心里却是连自己都辨不出的滋味，仿佛觉得扫兴，又仿佛觉得安慰，站在旁边不开口。

“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张胖子说，“你们不是约了在‘纯号’碰头？喏，那里就是。”

纯号这家酒店，出名的是绍烧。双开间门面，一半为一座曲尺形的柜台所隔断，柜台很高，上面放着许多直径一尺多的大瓷盘，盛着各种下酒菜，从最起码的发芽豆到时鲜海

货，有十来样之多。这时已有好些人在吃“柜台酒”，菜市上的小贩、盐桥河下的脚夫，早市已毕，到这里来寻些乐趣，一碗绍烧、一碟小菜，倚柜而立，吃完走路，其中不少是老张的熟人，看到他穿得整整齐齐，带着妻子女儿在一起，不免有一番问询。等他应付完了，张胖子和两个“堂客”，已经在里面落座了。

里面是雅座，八仙桌子只坐了两面，阿珠和她母亲合坐一张条凳。老张来了，又占一面，留着上首的座位给胡雪岩。

“真碰得巧！”张胖子说，“我也是雪岩约我在这里，他一早到我店里来过了，现在回局里有事，等一下就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等。”

于是呼酒叫菜，喝着谈着。“堂客”上酒店是不太有的事，阿珠又长得惹眼，所以里里外外都不免要探头张望一番，她又局促又有些得意，但心里只盼望着胡雪岩。

胡雪岩终于来了。等他一入座，张胖子便谈阿珠误打了“撩鬼儿”的趣事，因为排解了这场纠纷，他显得很得意。

“阿珠！”胡雪岩听完了笑道，“我们还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听他的口气，当她是“雌老虎”，阿珠便红着脸分辩：“他是有心的，大街上动手动脚像啥样子？我一急一甩，打到他脸上，什么厉害不厉害？厉害也不会让人欺侮了！”

胡雪岩笑笑不响。张胖子听她对胡雪岩说话的态度，心里明白，两个人已到了不需客气，无话不谈的地步，不妨开个玩笑。

“老张，”他把视线落在阿珠和她娘脸上，“什么时候请我吃喜酒？”

老张无从置答，阿珠羞得低下了头，她娘却正要拜托张胖子，随即笑孜孜地答道：“这要看张老板！”

“咦！关我什么事？”

阿珠的娘话到口边，又改了一句：“张老板府上在哪里？我做两样菜请张老板、张太太尝尝。”

在座的人只有胡雪岩懂她的意思，是要托张胖子出来做媒，心想透过熟人来谈这件事也好，便提醒张胖子：“只怕有事情托你！”

“喔！喔！”张胖子会意了，“我住在‘石塔儿头’到底，碰鼻头转弯，‘塞然弄堂’，坐北朝南倒数第二家。”

这个地址一口气说下来，仿佛说绕口令似的，阿珠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张胖子又逗着阿珠说了些笑话，适可而止，然后把话风一转，看着胡雪岩说：“我们谈正经吧！”

一听他用“我们”二字，便知湖州的丝生意，张胖子也有份。胡雪岩已经跟他谈妥当了，目前先由信和在湖州的联号恒利钱庄放款买丝，除了照市拆息以外，答应将来在盈余中提两成作为张胖子个人的好处。他愿意出这样优厚的条件，一则是为了融通资金方便；其次是他自己怕照顾不到，希望张胖子能替他分劳；再有一层就是交情了，信和钱庄虽然做着了海运局的生意，但张胖子自己没有什么利益，胡雪岩借这个机会“挑”他赚几文。

“老张！我今天有两件事交代你，第一，一千两银子在这里，你收好。”说着，胡雪岩取出一个毛巾包来，打开来看，里面是五百两一张的两张银票，“张老板那里出的票子，在湖州恒利照兑。”

“恒利在城隍庙前。”张胖子说，“老张，你在那里立个折子好了，随用随提，方便得很。”

“是的。”老张很吃力地回答。

“第二件，张老板荐了个朋友替你做帮手——”

“噢！”老张很高兴地抢着说，“那就好！我就怕一个人‘没脚蟹’似的，摆布不开。”

“不过，老张，有一层你一定要弄清楚。”胡雪岩看一看张胖子，很郑重地说，“丝行是你开，主意要你自己拿，荐来的人给你做伙计，凡事他听你，不是你听他。这话我今天要当着张老板交代清楚。”

“不错，不错。”张胖子接口说道，“那个小伙子姓李，是我的晚辈亲戚，人是蛮能干的，丝行生意也懂，不过年轻贪玩，要托你多管管他。”

老张把他们两个人的话体味了一遍，点点头说：“生意归生意，朋友归朋友，我晓得了。”

“对啊！”胡雪岩很欣慰地说，“老张，你说得出这一句话，生意一定会做得好。尽管放手去做！还有一句话，你一到湖州，马上就要寻个内行，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一分价钱一分货，用人也是一样的。”

老张受了鼓舞，大有领会，不断点头，“那么，这位姓李的朋友，我们什么时候见面？”他问。

“吃完了到我店里去。”张胖子答道，“我派人把他去叫了来见你。”

因为有许多正经事要办，这一顿酒草草终场，出了纯号，分成两拨——张胖子带着老张到信和；阿珠和她娘到估衣铺去替老张办“行头”。剩下胡雪岩一个，阿珠总以为他一定也到信和，谁知他愿意跟她们作一路。

这是求之不得的事，阿珠心里十分高兴，不过在大街上不肯跟他走在一起，搀扶着她娘故意远远地落在后面。胡雪岩却是有心要讨阿珠的好，走到一家大布庄门口，站住了脚等她们。

“这里我很熟，包定不会吃亏。要剪些什么料子，尽量挑，难得上街一趟，用不着委屈自己。”

越是他这么说，她们母女俩越不肯让他破费，略略点缀了一下，便算了事。胡雪岩要替她们多剪，口口声声“干娘这块料子好”，“这块颜色阿珠可以穿”，但那母女俩无论如何不要，为了不肯直说“舍不得你多花钱”这句话，阿珠便故意挑剔那些衣料，不是颜色不好，就是花样过时，不然就是“门面”太狭，下水会缩之类的“欲加之罪”，昧着良心胡说，把布店里的伙计气得半天不开口。

布店隔壁就是估衣店，到替老张买衣服，胡雪岩当仁不让了，“这要我来做主！”他说，“现在做生意不像从前了——打扮得越老实越好，上海的‘十里夷场’你们见过的，哪一行走出来不是穿得挺挺括括？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看我把老张打扮起来，包他像个大老板。”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阿珠抿着嘴笑了，推一推她娘小声说道：“你也要打扮打扮，不然不像个老板娘！”

真的要做老板娘了！阿珠的娘心里在想，昨天还只是一句话，到底不知如何，这现在可是踏踏实实再无可疑，别样不说，那一千两银子总是真的。

这样一想，就想得远了，只是想着怎样做老板娘和做老板娘的滋味，忘掉了自己身在何处。

等她惊醒过来，胡雪岩已经替老张挑了一大堆衣服，长袍短套，棉夹俱备。胡雪岩还要替老张买件“紫羔”的皮袍子，阿珠的娘不肯，说是：“将来挣了钱做新的！”才算罢手。

结了账，一共二十多两银子，胡雪岩掏出一大把银票，拣了一张三十两的，交了过去，找来的零头，他从阿珠手里取了手巾包过来，把它包在里面。

“这算啥？”她故意这样问。

“对面就是‘戴春林’分号，”胡雪岩说，“胭脂花粉我不会买，要你自己去挑。”

阿珠果然去挑了许多，而且很舍得花钱，尽拣好的买，除了“鹅蛋粉”之类的本地货以外，还买了上海来的“水粉”、花露水、“洋肥皂”。要用这些东西打扮出来，博得胡雪岩赞一声“好”！

多事姻缘

在老张动身到湖州的第二天，阿珠的娘弄了几样极精致的菜，起个大早，雇了顶小轿到石塔儿头去看张胖子。

见了张太太，少不得有阵寒暄，很快地便由她所送的那四样菜上，转入正题，张太太在表示过意不去，张胖子却笑了，“‘十三只半鸡’，着实还有得吃！”他说。

据说做媒的男女两家跑，从“问名”开始到“六礼”¹⁶将成，媒人至少要走十三趟。主人家每一趟都要杀鸡款待，到“好日子”那天还有一只鸡好吃。不过新娘子要上轿，不能从容大嚼，至多只能吃半只，合起来便是十三只半，这是贫嘴的话，久而久之便成了做媒的意思。张太太一听这话，便极感兴趣地问他丈夫：“我们这位阿嫂是男家还是女家？”

“女家。”

“喔，恭喜，恭喜！”张太太向客人笑着道贺，然后又问她丈夫，“那么男家呢？”

“你倒猜猜看！”张胖子道，“你也很熟的。”

于是张太太从信和钱庄几个得力而未曾成家的伙计猜起，猜到至亲好友的少年郎君，说了七八个人，张胖子便摇了七八次头。

“好了，好了！你猜到明天天亮都猜不着的。”他将他妻子往里面推，“闲话少说，你好到厨房里去了，今天有好菜，我在家早早吃了中饭，再到店里，等下我再跟你说。”一面推着，一面向他妻子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关照她一进去便不必再出来了。

这就是张胖子老练圆滑之处，因为第一，胡雪岩跟阿珠的这头姻缘，究还不知结果如何，也不知胡雪岩是不是要瞒着家里，此时需要保守秘密。他妻子最近常到胡家去作客，万一不小心漏了口风，影响到他跟胡雪岩的交情，而胡雪岩现在是他最好、最要紧的一个朋友，绝不能失掉的。

其次他是为阿珠的娘设想。女儿给人作妾，谈起来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怕她有初见面的人在座，难于启齿。这一层意思，阿珠的娘自然了解，越觉得张胖子细心老到，自己是找对了人。

“张老板，”她说，“我的来意，你已经晓得了。这头亲事，能不能成功，全要靠你张老板费心。”

“那何消说得？”张胖子很诚恳地答道，“雪岩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两家不托我，我也要讨这杯喜酒来吃。”

“噢！”阿珠的娘异常关切地问，“胡老爷也托过你了，他怎么说？”

“他没有托我。我说‘两家’的意思是，随便你们男女两家哪一家。不都一样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阿珠的娘摇着头说，“胡老爷是你的好朋友，不错！不过今天我来求张老板，你张老板答应了，就是我们女家的大媒，总要帮我们阿珠说话才对。你想是不是呢？”

张胖子笑了，“阿嫂！我服你。”他说，“到底是书香人家出身，说出话来，一下子

就扎在道理上。好，好，你说，我总尽心就是了。”

“多谢大媒老爷！”她想了想说，“我也不怕你笑话，说句老实话，我们阿珠一片心都在胡老爷身上，完全是感情，绝不是贪图富贵。”

“这我知道。”

“大家爱亲结亲，财礼、嫁妆都不必去谈它。胡老爷看样子也喜欢我们阿珠，想来总也不肯委屈她的。”

张胖子心里有些嘀咕了，既非贪图将来的富贵，又不是贪图眼前的财礼，那么所谓“不肯委屈”阿珠，要怎么样办呢？

“我实话直说。这名分上头，要请张老板你给阿珠争一争。”

这怎么争法？张胖子心想，总不能叫胡雪岩再娶！“莫非，”他忽然想到了，“莫非‘两头大’？”

阿珠的娘反问一句：“张老板，你看这个办法行得通行不通？”

张胖子不愿作肯定的答复，笑说：“如果换了我，自然行得通。”

这表示在胡雪岩就不大可能。原因何在？阿珠的娘当然要打听。张胖子却又说不上来，他只是怕好事不谐，预留后步。其实他也不了解胡雪岩的家庭，不知道这桩好事会有些什么障碍。不过，他向她保证，一定尽力去做这头媒，不论如何，最短期间内，必有确实的答复。同时他也劝她要耐心，事缓则圆，心太急反倒生出意外的障碍。他说像阿珠这样的人才，好比奇货可居，最好要让胡雪岩万般难舍，自己先开口来求婚，那样事情就好办了。

阿珠的娘先有些失望，听到最后几句话，觉得很在道理。心里在想，阿珠也不可太迁就胡雪岩，这些事上面，真像做生意一样，太迁就顾客，反显得自己的“货色”不灵光似的，因而深深受教，但依旧重重拜托，能够早日谈成，早了一件心事，总是好的。

于是张胖子一到店里，立刻打发一个小徒弟到胡家去说，请胡雪岩这天晚上到信和来吃饭，有要紧事要谈，不论迟早，务必劳驾。

快到天黑，张胖子备了酒菜专诚等候。直到八点钟左右，胡雪岩才到，见面连声道歉，说王有龄那里有许多公事。

“不是我的事情，是你的，这件事要一面吃酒一面谈，才有味道。”

张胖子肃客入座，关照他店里的人不喊不要进来，然后，把杯说媒，将阿珠的娘这天早晨的来意，原原本本告诉了胡雪岩。

“事情当然要办的，不过我没有想到她这么心急。”

“我也这么劝她。”张胖子说到此，忽然露出极诡秘的笑容，凑近了低声问道，“雪岩，我倒要问你句话，到底你把阿珠弄上手没有？”

“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那她娘为什么这么急？”张胖子是替他宽慰的神气，“我还当生米已成熟饭，非逼你吃了下去不可呢！”

“要吃也吃得下。不过现在这个当口，我还不想吃，实在也是没有工夫去吃，生意刚刚起头，全副精神去对付还不够，哪里有闲心思来享艳福？”

张胖子心里明白，胡雪岩逢场作戏，寻些乐趣则可，要让他立一个门户，添上一个累，尚非其时。彼此休戚相关，他当然赞成胡雪岩把精力放在生意上，所以这时候忘掉女家的重托，反倒站在胡雪岩这面了。

“那么，你说，你是怎么个意思？我来帮你应付。”

胡雪岩有些踌躇了，阿珠的一颦一笑，此时都映现在脑子里，实在不忍心让她失望。

“照我看，只有一个字：拖！”张胖子为他设谋。

“拖下去不是个了局！”胡雪岩不以为然，“话要把它说清楚。”

“怎么说法？”

胡雪岩又踌躇了：“这话说出来，怕有人会伤心。”

那当然是指阿珠，“你先说来听听，是怎么句话？”张胖子说，“我是站在旁边的，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我在想，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

“对啊！”张胖子鼓掌称善，“你的脑筋真清楚。不过我倒要问你，你在湖州开丝行，既然不是为了安顿阿珠，又何必找到老张？他又不是内行。”

“他虽不是内行，但是老实、勤恳，这就够了。”胡雪岩问，“难道你我生来就会在‘铜钱眼里翻跟头’的？”

“这话也不错，只是现在已经有感情夹在里面，事情就麻烦了。”

“麻烦虽麻烦，有感情到底也是好的。有了感情，老张夫妇才会全心全意去做生意。”

“话又兜回来了。”张胖子笑说，“我们在商量的，就是怎么才能够不把感情搞坏，可又不叫感情分你的心。”

“正就是这话，所以不宜拖。拖在那里，老张夫妇心思不定，生意哪里做得好？而且拖到后来，因情生恨，搞得彼此翻脸，那又何苦？”

张胖子心想，翻来覆去都是胡雪岩一个人的话，自己脑筋也算清楚，嘴也不笨，就是说不过他，倒不如听他自己拿定了主意，该怎么办怎么办，自己只听他的好了。

“张先生，”胡雪岩看他闷声不响，只管端杯挟菜，便即问道，“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媒不做成功，在阿珠的娘面上不好交代？”

“这倒也不是。”张胖子答道，“能够做成功了，总是件高兴的事。”

“做是一定做得成功的，不过媒人吃十三只半鸡，没有一趟头就说成功的。”胡雪岩笑道，“阿珠的娘拿手菜好得很，你一趟说成功，以后就没有好东西吃了。”

张胖子也笑了，觉得胡雪岩的话，也颇有些滋味好辨，“那么，我这样子去说，你看行不行？”他说，“我告诉阿珠的娘，既然是‘两头大’，不能马马虎虎，先把八字合一合，看看有没有什么冲克？然后再跟老太太说明白，原配太太那里也要打个招呼。这两关过去，再排日子。这一来就是年把过去了，还是我说的话，一个‘拖’字。”

“这一拖跟你所说的‘拖’不同。你的拖是没有一句准话，心思不定，我的拖是照规矩一定要拖，就算将来不成功，譬如八字犯冲之类，那是命该如此，大家没话好说。”

张胖子想一想果然，“雪岩！”他举杯相敬，“随便你做啥，总是先想到退步。这一点我最佩服你，也是人家放心，愿意跟你打伙的道理。”

胡雪岩笑笑不答，只这样问道：“你什么时候去回报女家？”

“我看她明天来不来，不来也不要紧，她在后天总见得着面。”

后天就是王有龄荣行上任的日子，胡雪岩和张胖子要坐张家的船送到临平，阿珠的娘得预备一桌好菜，一点空都抽不出来，所以她心里虽急着想听回音，却跟张胖子的打算一样，只能等到他们上船的那天再说。

那天王有龄在运司河下船，胡雪岩和张胖子在万安桥下船，约在拱宸桥的北新关前相会。两人一到船上，只见阿珠打扮得艳光照人，笑嘻嘻地把他们迎入舱中。胡雪岩和张胖子都注意到她的脸色，毫无忸怩不自然的神态，心里便都有数，她还不知道她娘在提亲，胡雪岩即时对张胖子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必说破。

“胡老爷，张老板！”阿珠的娘出来打招呼，“你们请宽坐，我不陪你们。”

打招呼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来观望气色，不过胡、张两人都是很深沉的人，自然不会在脸上让她看出什么来，张胖子只是这样回答：“你尽管去忙，回头等你闲一闲再谈。”

有了这句话，阿珠的娘便回到船梢去忙着整治筵席，船也解缆往北面去。张胖子乘胡雪岩跟阿珠谈笑得起劲的那一时刻，托词要去看看准备了些什么菜，一溜溜到船梢上。

“阿嫂，恭喜你！”张胖子轻声说着，拱拱手道贺。

就这一句话，把阿珠的娘高兴得眉开眼笑，除却连声“多谢”以外，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切照你的意思。”张胖子紧接着说，“不过这不比讨偏房，要规规矩矩，按部就班来做，你们肯马虎，我媒人也不肯。阿嫂，这话是不是？”

“是啊，一点不错。张老板，请你吩咐。”

“那么我先讨个生辰八字，阿珠今年十几？”

“道光十八年戊戌生的，今年十六。”

“那是属狗，雪岩属羊，羊同狗倒可以打伙，不犯冲的。”张胖子又问，“阿珠几月里生日？”

犯冲不犯冲这句话提醒了她。媒人讨了八字去，自然要去请教算命的，拿胡雪岩的八字合在一起来排一排，倘或有何冲克，胡雪岩自己或许不在乎，但他堂上还有老亲，不能不顾忌。最好预先能够把胡雪岩的八字打听清楚，自己先请人看一看，如果有什么合不拢的地方，可以把阿珠生日的月份、日子、时辰改一改，叫乾坤两造合得拢。

这样打定了主意，她便不肯先透露了，“张老板，准定这样办！”她说，“等我回到杭州，请人写好了送到府上去。”

“好，好，就这样。”

就这样三言两语，张胖子对女家的重托，算是圆满地交了差，走回中舱，避开阿珠的视线，向胡雪岩笑一笑，表示事情办得很顺利。

于是到了北新关前，等候王有龄的官船一到，讨关过闸，把王有龄和秦寿门、杨用之一起请到张家的船上，一面在水波不兴的运河中缓缓行去，一面由阿珠伺候着，开怀畅饮。

因为有秦、杨两师爷在座，既不能一无顾忌，畅抒肺腑，也不便放浪形骸，大谈风月，所以终席只是娓娓清谈。

这席酒从拱宸桥吃到临平，也就是从中午吃到晚上。宴罢又移到王有龄船上去品茶闲话，到了起更时分，秦、杨二人告辞回自己的船，张胖子跟着也走了，只有胡雪岩为王有龄留了下来话别。

虽只有几个月的相聚，而且也只是一水可航，两天可达的睽隔，但王有龄的离愁无限，除了感情以外，他还有着近乎孤立无倚的恐惧，因为这些日子来，倚胡雪岩如左右手，已养成“一日不可无此君”的习惯。

不过他也知道，要胡雪岩舍却自己的事业，到他衙门中去当遇事可以随时商议的客卿，不但办不到，就算办到了，又置秦、杨二人于何地？因此，这条心他是死了，退而求其次，唯有希望常见见面。

于是他问：“雪岩，你什么时候到湖州来？”

“不会太远。”他算了算日子，等阜康开了张，立即就要到湖州去看老张这方面的情形，“快则半个月，迟则月底。”他说。

“我倒想起来了。”王有龄说，“前两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工夫问你。你要在湖州开丝行，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我本来想到了湖州再跟你谈。此刻不妨就说给你听。”

他把前后经过细细讲了一遍，包括阿珠的亲事。事情相当复杂，王有龄一时抓不着头绪，只是深感兴味地说：“你搞的花样真热闹。”

“雪公，热闹都从你身上来的。”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丝行当然有你一份。”

“这不必，怕外面知道了，名声不好听。反正你我之间，无事不可商量，这些话现在都不必去谈它。倒是杨用之那里，你得想办法下些功夫。不然，他有他的主张，在公款的调度上，不无麻烦。”

“我早已想到了。不过，我仍旧要用雪公你的名义来办。”

“怎么办？”王有龄问。

“秦、杨两家的眷属，住在哪里，我都打听清楚了。我会派人照应，到时候该送东西送东西，该送钱送钱，他们家里自会写信到湖州，秦、杨两位知道了，当然会见你的情。那时候一切都好办了。”

“对，对！”王有龄欣然嘉许，“这样最好！我也不必先说破，等他们来跟我道谢时，我自会把交情卖到你身上。”

胡雪岩笑着说了句杭州的俗语：“花花轿儿人抬人！”

“那么，”王有龄突然露出顽皮的笑容，“你什么时候让阿珠坐花轿？”

“现在还谈不到。走到哪里算哪里。”

“你太太知道这件事不？”

胡雪岩摇摇头：“最好不要让她知道。”

“这一点我不赞成。”王有龄说，“你是绝顶聪明的人，总该晓得这两句话：‘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如今虽非停妻再娶，也得跟你太太商量一下才好。”

胡雪岩默然，觉得王有龄的话，有点打官腔的味道。

第八章 胡雪岩钱庄开张，向心腹亲授“官商之道”

钱庄开业

阜康钱庄开张了。门面装修得很像样，柜台里四个伙计，一律簇新的洋蓝布长衫，笑脸迎人。刘庆生是穿绸长衫纱马褂，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在亲自招呼顾客。来道贺的同行和官商两界的客人，由胡雪岩亲自接待。信和的张胖子和大源的孙德庆都到了，大家都晓得胡雪岩在抚台那里也能说得上话，难免有什么事要托他，加以他的人缘极好，所以同行十分捧场，“堆花”的存款好几万，刚出炉耀眼生光的“马蹄银”、“圆丝”随意堆放在柜台里面，把过路的人看得眼睛发直。

中午摆酒款客，吃到下午三点多钟，方始散席。胡雪岩一个人静下来在盘算，头一天的情形不错，不过总得扎住几个大户头，生意才会有开展。第一步先要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才会热闹。

忽然间，灵光闪现，他把刘庆生找了来说：“你替我开张单子。”

他随身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只有他自己认识的符号，里面有往来的账目、交往的人名，还有哪位大官儿和他老太太、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的生日。这时翻开来看了看，报出一连串户名，“福记”、“湘记”、“和记”、“慎德堂”等等。

刘庆生写好了问道：“是不是要立存折？”

“对了。”胡雪岩问道，“一共多少个？”

刘庆生用笔杆点了一遍：“一共十二个。”

“每个折子存银二十两。一共二百四十两，在我的账上挂一笔。”

等刘庆生办好手续，把十二个存折送了来，胡雪岩才把其中的奥妙告诉他，那些折子的户名，都是抚台和藩台的眷属，立了户头，垫付存款，把折子送了过去，当然就会往来。

“太太、小姐们的私房钱，也许有限，算不了什么生意。”胡雪岩说，“可是一传出去，别人对阜康的手面，就另眼相看了。”

“原来如此！”刘庆生心领神会地点着头，“这些个折子，怎么样送进去？”

“问得好！”胡雪岩说，“你明天拿我一张片子去看抚台衙门的门上的刘二爷，这个‘福记’的折子是送他的，其余的托他代为转送。那刘二，你不妨好好应酬他一番，中午去最好，他比较清闲，顺便可以约他出来吃个馆子，向他讨教讨教官场中的情形。我们这行生意，全靠熟悉官场，消息灵通。”

刘庆生一叠连声答应着。胡雪岩让他出面去看刘二，正是信任的表示，所以刘庆生相当高兴。

第二天中午，刘庆生依照胡雪岩的嘱咐，专诚去看刘二，因为同姓的关系，他管刘二叫“二叔”，这个亲切的称呼，赢得了刘二的好感，加以看胡雪岩的面子，所以接待得很客气。

能言善道的刘庆生，说过了一套恭维仰慕的话，谈到正事，把“福记”那个折子取了出来，双手奉上。刘二打开来一看，已经记着存银二十两，很诧异地问道：“这是怎么说？”

“想二叔照顾阜康，特为先付一笔利息。”

刘二笑了，“你们那位东家想出来的花样，真正独一无二。”他又踌躇着说，“这一来，我倒不能不跟阜康往来了。来，来，正好有人还了我一笔款子，就存在你们那里。”

于是刘二掀开手边的拜盒，取出两张银票交到刘庆生手里。入眼便觉有异，不同于一般票号、钱庄所出的银票，仔细一看，果不其然。

那是皮纸所制的票钞，写的是满汉合璧的“户部官票”四字，中间标明：“库平足色银一百两”，下面又有几行字：“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

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

刘庆生竟不知道有此官票，因而笑道：“市面上还没有见过，今天我算开了眼界。”

“京里也是刚刚才通行。”刘二答道，“听说藩署已经派人到京里去领了，不久就会在市面上流通。”

这还不曾流通的银票，一张是一百两，一张是八十两，刘庆生便在折子上记明收下。接着把其余几个折子取了出来，要求刘二代递。

“这好办，都交给我好了。”刘二问道，“你说，还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二叔！就是这件事。”

“那我就不留你了，自己人说老实话，上头还有公事要回，改天再叙吧！”

刘庆生出了抚台衙门，先不回阜康，顺路到大源去看孙德庆，把那两张“户部官票”取了出来供大家赏鉴，同时想打听打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隐隐约约听见说要发官票，也没有什么动静，官票居然就发了出来了，上头做事情好快！”

“军饷紧急，不快不行。”另有个大源的股东说，“我看浙江也快通行行了。”

“这种官票也不晓得发多少，说是说‘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如果票子太多，现银不足，那就——”孙德庆摇摇头不再说下去。

刘庆生懂他的意思，心生警惕，回到店里，看胡雪岩还在，便将去看刘二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又提到“户部官票”。

胡雪岩仔细看了看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越是难做，越是机会。庆生，这官票上头，将来会有好多花样，你要仔细去想一想。”

“我看，将来官票一定不值钱。”

胡雪岩认为他的话太武断了些，信用要靠大家维持，如果官票不是滥发，章程又定得完善，市面使用，并无不便，则加上钱庄、票号的支持，官票应该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价值，否则，流弊不堪设想。他要刘庆生去“仔细想”的，就是研究官票信用不佳时，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毛病，以及如何避免，甚至如何利用这些毛病来赚钱。

“你要记住一句话，”他说，“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就要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占便宜，有时候卖出占便宜，会做生意的人，就是要两面占它的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这就是两面占便宜。”

刘庆生也是很聪明的人，只是经验差些，所以听了胡雪岩的指点，心领神会，自觉获益不浅。但如何才知道涨跌呢？当然要靠自己的眼光了，而这眼光又是哪里来的呢？

他把他的疑问提出来请教，胡雪岩的神色很欣慰，“你这话问得好。”他说，“做生意怎么样的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远。做小生意的，譬如说，今年天气热得早，看样子这个夏天会很长，早早多进些蒲扇摆在那里，这也是眼光。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

这番话在刘庆生真是闻所未闻，所以在衷心钦佩之外，不免也有些困惑，“那么，胡先生，我倒要请教你，”他说，“你现在是怎么样个看法呢？”

“我是看到天下！”胡雪岩说话一向轻松自如，这时却是脸色凝重，仿佛肩上有一副重担在挑着，“‘长毛’不成大事，一定要完蛋。不过这不是三年两年的事，仗有得好打，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官军打胜仗。”

“胡先生，”刘庆生微皱着眉，语音嗫嚅，“你的话我还不大会。”

“那我就说明白些。”胡雪岩答道，“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做，你要晓得这不是亏本，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世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你想想看，这还有个不发达的？”

这一说，刘庆生随即想到王有龄。胡雪岩就是有眼光，在王有龄身上“放资本下去”，才有今天，于是欣然意会：“我懂了，我懂了！”

因为有此了解，他对“户部官票”的想法就不同了，原来是料定它会贬值，最好少碰它，这时认为官票一发出来，首先要帮它站稳，真如胡雪岩所说的“信用要靠大家来维持”，自己既能够作阜康的主，便在这一刻就下了决心，要尽力支持官票。

过了两天，钱业公所发“知单”召集同业开会，要商量的就是官票如何发行。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派销。除了“户部官票”以外，还有钱票。公所值年的执事取来了几张样本，彼此传观，钱票的形式跟银票差不多，平头横列四个字：“大清宝钞”；中间直行写明：“准足制钱××文”；两边八个字：“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方记载：“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

“现在上头交下来，二十万两银票，十万千钱票。规定制钱两千抵银一两，十万千就等于五万两银子，一共是二十五万两。”值年的执事停了一下说，“大小同行，如何派销，请大家公议。”

“部里发下来的票子，市面上不能不用。不过这要靠大家相信官票才好。顾客如果要现银，钱庄不能非给他票子不可。我看这样，”张胖子说道，“公所向藩库领了银票和钱票来，按照大小同行，平均分派，尽量去用，或者半个月，或者十天结一次账，用掉多少，缴多少现款进去。钱庄不要好处，完全白当差。”

虽无好处，也不背风险，所以张胖子的办法，立刻获得了同业的赞许，纷纷附和。

“这办不到。”值年的执事大摇其头，“上头要十足缴价，情商了好半天，才答应先缴六成，其余四成分两个月缴清。”

这话一说，彼此面面相觑。大家都知道，那值年的执事，素来热心维护同业的利益，能够争到有利条件，他一定会出死力去争，他争不到，别人更无办法。现在就只有商量如何分派了。

谈到这一层，又有两派意见，大同行主张照规模大小，平均分派，小同行则要求由大同行先认，认够了就不必再分派给小同行。

你一言，他一语，相持不下。刘庆生以后辈新进，不敢率先发言，等那些同业中有面子的人，都讲过了还未谈出一个结果，他觉得该自己当仁不让了。

“我倒有个看法，说出来请同行老前辈指教，”他说，“缴价六成，领票十足，等于公家无息贷款四成，这把算盘也还打得过。再说，官票刚刚发出来，好坏虽还不晓得，不过我们总要往好的地方去想，不能往坏的地方去想。因为官票固然人人要用，但利害关系最密切的是我们钱庄，官票信用不好，第一个倒霉的是钱庄，所以钱庄要帮官票做信用。”

“唷！”张胖子心直口快，惊异地接口，“看不出小刘倒还有这番大道理说出来！”

“道理说得对啊！”值年的执事，大为赞赏，望着刘庆生点点头说，“你这位小老弟，请说下去。”

受了这番鼓励，刘庆生越发神采飞扬了：“阜康新开，资格还浅，不过关乎同行的义气，决不敢退缩。是分派也好，是认也好，阜康都无不可。”

“如果是认，阜康愿意认多少？”值年的执事，看出刘庆生的态度，有意要拿他做个榜样，便故意这样问。

刘庆生立即作了一个盘算，大同行本来八家，现在加上阜康是九家，小同行仍旧是十三家。如果照大同行一份，小同行半份的比例来派销那二十五万银子的票钞，每一份正差不多是一万两银子。

他的心算极快，而且当机立断，所以指顾之间，已有了肯定的答复：“阜康愿意认销两万。”

“好了！”值年的执事很欣慰地说，“头难、头难，有人开了头就不难了。如果大同行都像阜康一样，就去掉十八万，剩下七万，小同行分分，事情不就成功了。”

“好嘛！”孙德庆捧刘庆生的场，“大源也认两万。”

捧场的还有张胖子。不过他的捧法跟孙德庆不同，特意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来抬高阜康的地位：“信和认一万五。”他大声喊着。

于是有人认一万五，有人认一万，小同行也两千、三千地纷纷认销，总结下来，二十五万的额子还不够分派，反要阜康和大源匀些出来。

那值年的执事姓秦，自己开着一家小钱庄，年高德劭，在同业中颇受尊敬，由于刘庆生的见义勇为，使得他能圆满交差，心里颇为见情。而刘庆生也确是做得很漂亮，同业都相当佩服。因此，阜康这块招牌，在官厅、在同行，立刻就响亮了。

这些情形很快地传到了胡雪岩耳朵里，深感欣慰，“庆生！”他用很坦率的语气说，“我老实跟你说，阜康新开，情形还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不敢离开，照现在的样子，我可以放心到湖州去了。”

“我也说实话，胡先生，不是你那天开导我，眼光要放得远，我对认销官票，还真不敢放手去做！”

意外之喜

一切都安排好了，自然是坐张家的船，行李都已经发到了船上，只待胡雪岩一下船就走。来了个意外的消息：麟桂调任了！

消息是海运局的周委员特地来告诉他的，“麟藩台的兄弟在当‘小军机’，特地专人送信，调署江宁藩司，上谕也快到了。不过，”周委员神色严重而诡秘地，“有件事，无论如何要请老兄帮忙！”

只要帮得上忙，胡雪岩无不尽力，当时便用很恳切的语气答道：“你尽管说！”

“麟藩台私人有两万多银子的亏空，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不过，黄抚台的为人，你是晓得的，落不得一点把柄在他手里，所以藩台的意思，想托你替他借一笔钱，先垫补了亏空再说。江宁的缺比浙江好得多，等他一到了任，总在半年以内，一定可以还清。雪岩兄，”周委员的声音越发低了，“这完全是因为麟藩台晓得你有肝胆，做事妥当隐秘，才肯说这话。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请问，这笔款子什么时候要用？”

“总在十天以内。”

“好的，一句话。”

答应得太爽快，反使得周委员将信将疑，愣了一会才问出一句话：“那么，利息呢？”

胡雪岩想了一下，伸出一个指头。

“一分？”

“怎么敢要一分？重利盘剥是犯王法的。”胡雪岩笑道，“多要了，于心不安；少要了，怕麟大人以为我别有所求，所以只要一厘。”

“一厘不是要你贴利息了吗？”

“那也不尽然。兵荒马乱的时候，尽有富家大户愿意把银子存在钱庄里，不要利息，只要保本的。”

“那是另一回事。”周委员很激动地说，“雪岩兄，像你这样够朋友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遇见。彼此以心换心，你也不必客气，麟藩台的印把子，此刻还在手上，可以放两个起身炮，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惠而不费，你不必客气，尽管直说。”

说到这样的话，胡雪岩还要假撇清高就变得做作而见外了。于是他沉吟了一会答道：“眼前倒还想起，不过将来麟大人到了新任，江宁那方面跟浙江有公款往来，请麟大人格外照顾，指定交阜康汇兑，让我的生意可以做开来，那就感激不尽了。”

“这是小事，我都可以拍胸脯答应你。”

等周委员一走，胡雪岩立刻把刘庆生找了来，告知其事，要凑两万五千银子给麟藩台送了去。

“银子是有。不过期限太长怕不行。”刘庆生说，“销官票的一万二千，已经打了票子出去，存款还有限，凑不出两万五。除非动用同业的‘堆花’，不过最多只能用一个月。”

“有一个月的期限，还怕什么？萝卜吃一节剥一节，‘上忙’还未了，湖州的银粮地丁还在征，十天半个月就有现款到。庆生，”胡雪岩说，“我们的生意一定要做得活络，移东补西不穿绷，就是本事。你要晓得，所谓‘调度’，调就是调动，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款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做生意，就比人家走在前面了。”

刘庆生也懂得这个道理，不过自己不是老板，魄力方面当然差些，现在听胡雪岩这么说，他的胆也大了，“既然如此，我们乐得做漂亮些。”他说，“早早把银子送了去。”

“这话不错。你去跑一趟，以后凡是像这样的情形，都是你出面。你把空白票子和书柬图章带了去，问周委员怎么开法，票子多带几张。”

“好的。”刘庆生又问，“借据呢？”

“随他怎么写法。哪怕就麟藩台写个收条也可以。”

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合钱庄的规矩，背的风险甚大。不过刘庆生早就看出这位老板与

众不同，所以并不多说。当时带着书柬图章和好几张空白票子去看周委员，胡雪岩也收拾收拾随身日用的什物，预备等刘庆生一回来，问清楚了经过情形，随即上船到湖州。

这一等等了许久，直到天黑，才看见他回店，脸上是那种打牌一吃三，大赢特赢的得意之色。

一看他的神态，胡雪岩便已猜到，或有什么意外的好消息，而他此行的圆满，自更不待言。为了训练他的沉着，胡雪岩使用提醒他的语气说：“庆生！有话慢慢说！”

刘庆生也很机警，发觉他的语气和态度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不免有些飞扬浮躁，所以惭愧地笑了一下，坐下来把个手巾包放下，抹一抹汗，才从容开口。

“我见着了麟藩台，十分客气。事情已经办妥了，由麟藩台的大少爷出的借据，周委员的中保。”说着他把借据递了给胡雪岩。

“我不必看！”胡雪岩摆一摆手说，“麟藩台可有什么话？”

“他说很见阜康的情。又说，有两件事已经交代周委员了，这两件事，实在是意外之喜。”

说着，刘庆生的神色又兴奋了。这也难怪他，实在是可以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据周委员告诉刘庆生，钱业公所承销官票，已禀复到藩台衙门，其中对阜康踊跃认销，特加表扬。麟藩台因为公事圆满，相当高兴，又因为阜康的关系不同，决定报部，奏请褒奖，刘庆生认为这在同业中是很有面子的事。

“这是你的功劳。”胡雪岩说，“将来褒奖又不止面子好看，生意上亦大有关系。因为这一来，连部里都晓得阜康的招牌，京里的票号对我们就会另眼相看，以后有大宗公款汇划，就吃得开了。”

这又是深一层的看法，刘庆生记了在心里，接着又说第二件事。

“这件事对我们眼前的生意，大有帮助。”刘庆生忽然扯开话题问道，“胡先生，我先要请教你，什么叫‘协饷’？”

这个名称刚行了不久，胡雪岩听王有龄和杨用之谈过，可以为刘庆生作很详细的解释：“户部的岁入有限，一年应该收四千万，实际上收不到三千万，军饷不过维持正常额数，现在一打长毛，招兵募勇，平空加了十几万兵，这笔军费哪里来？照明朝的办法，凡

遇到这种情形，都是在钱粮上每亩‘加派’。大清朝是‘永不加赋’的，那就只有不打仗、市面比较平定的省份多出些力，想办法帮助军饷，就称为‘协饷’。协饷不解部，直接解到各大营粮台。”

“这就对了。”刘庆生说，“浙江解‘江南大营’的协饷，麟藩台已经吩咐，尽量交阜康来汇。”

“那太好了！”这一下连胡雪岩都不由得喜形于色，“我正在筹划，怎么样把生意做到上海和江苏去，现在天从人愿，妙极，妙极！”

“不过胡先生，这一来，湖州你一时不能去了，这方面我还没有做过，要请你自己出马。”“好的。等我来料理，我也要请张胖子帮忙，才能把这件事办通。”他说，“第一步先要打听江南大营的粮台是驻扎在苏州，还是哪里？”

当时站起身来就想到盐桥信和，转念一想，这么件大事，究竟还只是凭刘庆生的一句话，到底款数多少，汇费如何，暗底下还有没有别的花样？都还一无所知，此时便无从谈起。至少要等跟周委员见了面，把生意敲定了再去求教同行，万一不成，落个话柄在外面，对阜康的信誉大有影响。

于是他定定心坐了下来，“湖州是一定要晚几天才能走了。”他说，“事情是件好事，不过要慎重，心急不得。而且像这样的事，一定会遭同行的妒，所以说话也要小心。”

这是告诫刘庆生，不可得意忘形。对刘庆生来说，恰是一大警惕，从开业以来，事事顺利，刘庆生的态度，不知不觉间，总有些趾高气扬的模样。这时听得胡雪岩的提醒，自己平心静气想一想，不由得脸上发热，敛眉低眼，很诚恳地答道：“胡先生说得是。”

看他这样的神态，胡雪岩非常满意，“庆生！”他也有些激动，拍着他的肩说，“我们的事业还早得很呢！刚刚才开头，眼前这点点算不了什么。我就愁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够用，有个好帮手，你看我将来搞出什么样一番市面，我的市面要摆到京里，摆到外国，人家办不到的我办得到，才算本事。你好好做，有我一定有你！”

意外之财

胡雪岩不但觉得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够用，而且幻想着最好分身有术，眼前就有两处地方都需要他即时亲自去一趟，才能铺排得开。

一处当然是湖州，不但老张开丝行要他实地去看了，作个决定，而且王有龄专人送了信来，“上忙”征起的钱粮，到底是交汇，还是使个手法就地运用？因为王有龄奉了委札，要到浙皖交界之处去视察防务，不能久待，要他赶紧到湖州会面。

一处是上海。他已经跟周委员见过面，据说，浙江的协饷，原是解缴现银，但以江南大营围金陵，江北大营围扬州，水陆两路都怕不安靖，所以最近跟江南大营的粮台商议决定，或者汇解上海，或者汇解苏州，视需要随时通知。江南大营的粮台，现在派了委员驻上海，要求由浙江承汇的钱庄，有个负责人跟他去协商细节。这件事刘庆生办不了，就算办得了，一个到湖州，一个到上海，杭州本店没人照料也不行。

筹思了好一会，胡雪岩叹口气对刘庆生说：“人手不够是顶苦恼的事。从今天起，你也要留意，多找好帮手。像现在这样，好比有饭吃不下，你想可惜不可惜？”

“吃不下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请人来帮着吃。江南大营的协饷——”胡雪岩沉吟了一下问道，“大源老孙为人如何？”

刘庆生懂得他的意思，“孙先生人是再规矩扎实都没有。不过，”他说，“阜康跟信和的关系不同，胡先生，你为何不分给信和来做？”

“你不是想跟大源做联号吗？这道理很容易明白，要想市面做得大，自然要把关系拉得广。”胡雪岩说，“下次如果有别样要联手的生意，我们另外再找一家。这样子下去，同行都跟阜康的利害相关，你想想看，我们的力量，会大到怎么样一个地步？”

胡雪岩最善于借助于他人的力量，但他总是在两利的条件下谈合作，所以他人亦乐为所用。大源的孙德庆就是如此，对于阜康愿意与他合做承汇江南大营协饷的生意，十分感激，而让他出面到上海去接头，更觉得是胡雪岩给他面子，因而死心塌地支持阜康，自动表示把那一万二千两银子的“堆花”，改为同业长期放款。于是阜康放给麟桂的那笔款子，一半有了着落。另一半是得到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存款——就在胡雪岩动身到湖州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了一名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沉重的麻袋，指名要看“胡老板”。

“请坐，请坐！”刘庆生亲自招待，奉茶敬烟，“敝东因为要到湖州，已经上船了。有话跟我说，也是一样。”

“不！我一定要当面跟胡老板说。能不能请他回来一趟，或者我到船上去看他。”

既然如此，没有不让他去看胡雪岩的道理，事实上胡雪岩也还不曾上船，是刘庆生的托词，这时候便说：“那么，我去把敝东请了来。请问贵姓？”

那人把姓名官衔一起报了出来：“我叫罗尚德，钱塘水师营十营千总。”

“好！罗老爷请坐一坐，我马上派人去请。”

等把胡雪岩从家里找了来，动问来意，罗尚德把麻袋解开，只见里面是一堆银子，有元宝，有圆丝，还有碎银子，土花斑斓，仿佛是刚从泥土里掘出来的。

胡雪岩不解，他是不是要换成整锭的新元宝？那得去请教“炉房”才行。

正在这样疑惑，罗尚德又从贴肉口袋里取出来一叠银票，放在胡雪岩面前。

“银票是八千两。”他说，“银子回头照秤，大概有三千多两。胡老板，我要存在你这里，利息给不给无所谓。”

“噢！”胡雪岩越发奇怪，看不出一个几两银子月饷的绿营军官，会有上万银子的积蓄。他们的钱来得不容易，出息不好少他的，所以这样答道：“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小号，我们照市行息，不过先要请问，存款的期限是长是短？”

“就是这期限难说。”罗尚德紧皱着他那双浓密的眉毛，一只大手不断摸着络腮胡子，仿佛遇到了极大的难题。

“这样吧，是活期。”胡雪岩谈生意，一向派头很大，“不论什么时候，罗老爷要用，就拿折子来取好了。”

“折子倒不要了。我相信你！”

事情愈出愈奇，胡雪岩不能不问了：“罗老爷，我要请教，你怎么能存一万多银子，连个存折都不要？”

“要跟不要都一样。胡老板，我晓得你的为人，抚台衙门的刘二爷，是我同乡，我听他谈过你。不过你不必跟他提起我的存款。”

听他这几句话，胡雪岩立即便有两个感想：一个感想是，罗尚德对素昧平生的他，信任的程度，比相交有年的小同乡还来得深；一个感想是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这可能不是一笔生意，而是一种麻烦。

他是不怕麻烦的，只觉得罗尚德的对他信任，便是阜康信誉良好的明证，因而对其人其事，都颇感兴趣。看看天色不早，原该招待顾客，于是用很亲切随便的语气说道：“罗老爷，看样子你也喜欢‘摆一碗’，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好不好？”

这个提议，正投其所好，“要得！”罗尚德是四川人，很爽快地答应，“我不会假客气，叨扰你！酒要高粱，菜不在乎，多给我辣子，越辣越好。”

“对路了！”胡雪岩笑道，“我有两瓶辣油，辣得喉咙会冒烟，实在进不了，今天遇见识家了。”说着，便喊小徒弟到“皇饭儿”去叫菜，酒是现成有的，黄白俱全，整坛摆在饭厅里，再有一样“辣子”，他告诉小徒弟说：“阿毛！你到我家里跟胡太太说，有人送的两瓶平望辣油，找出来交给你。”

等小徒弟一走，胡雪岩照规矩行事，把刘庆生请来，先招呼两名伙计，用天平秤称麻袋里的银子，当着罗尚德的面点清楚，连银票两共一万一千两挂零，胡雪岩建议，存个整数，零头由罗尚德带回，他同意了。

银票收拾清楚，酒菜已经送到，拉开桌子，连刘庆生一共三个人小酌，不一会阿毛把两瓶辣油取了来。这种辣油是吴江附近一个平望镇的特产，能够制得把红辣椒溶化在菜油中，其辣无比，胡雪岩和刘庆生都不敢领教，罗尚德却是得其所哉，大喊“过瘾”不止。

“胡老板，”罗尚德开始谈他自己，“你一定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主顾，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做法，不免叫人起疑。”

“不是叫人起疑心。”胡雪岩纠正他的说法，“叫人觉得必有一番道理在内。”

“对了，就是有一番道理在内。”

据罗尚德自己说，他是四川巴县人，家境相当不坏，但从小不务正业，嫖赌吃着，无所不好，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因而把高堂父母气得双双亡故。

他从小订过一门亲，岳家也是当地乡绅，看见罗尚德不成材，虽未提出退婚的要求，却是一直不提婚期。罗尚德对于娶亲倒不放在心上，没有赌本，才是最伤脑筋的事，不时

向岳家伸手告贷。最后一次，他那未来的岳父，托媒人来说，罗尚德前后用过岳家一万五千银子，这笔账可以不算，如果罗尚德肯把女家的庚帖退还，他另外再送一千银子，不过希望他到外县去谋生，否则会在家乡沦为乞丐，替他死去的父母丢脸。

这对罗尚德是个刻骨铭心的刺激，当时就当着媒人的面，撕碎了女家的庚帖，并且发誓：做牛做马，也要把那一万五千银子的债务了清！

“‘败子回头金不换’！”胡雪岩举杯相敬，“罗老爷，一个人就怕不发奋。”

“是啊！”罗尚德大口喝着酒说，“第二天我就离了重庆府，搭了条便船出川。在船上心想，大话是说出去了，哪里去找这一万五千两银子？到了汉口有人就说，不如去投军，打了胜仗有赏号，若能图个出身，当上了官儿，就有空缺好吃。我心想反正是卖命了，这条命要卖得值，投军最好。正好那时候林大人招兵——”

林大人是指林则徐。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军队集中澳门，计划进攻广州。两广总督林则徐大治军备，在虎门设防，两岸列炮二百余门，并有六十艘战船，同时招募新兵五千，罗尚德就是这样辗转投身水师的。

但是在广东他并没有打仗，因为林则徐备战的声势甚壮，英军不敢轻犯，以二十六艘战舰，改道攻定海，分路内犯，浙江巡抚和提督束手无策。朝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视师，福建提督余步云驰援，在广东的新募水师，亦有一部分调到了浙江。

“我就是这么到了杭州的。”罗尚德说，“运气还不坏，十三年工夫，巴结上了一个六品官儿，也积蓄了上万银子。胡老板，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些银子有来得艰难的，也有来得容易的。”

来得艰难是省吃俭用，一文钱一文钱地累积；来得容易是吃空缺，分贼赃，不然积蓄不来一万一千银子。

绿营军官，暮气沉沉，无不是没有钱找钱，有了钱花钱，只有罗尚德别具一格，有钱就埋在地下，或者换成银票藏在身上，不嫖不赌不借给人。有人劝他合伙做贩私盐之类的生意，可以赚大钱，他亦不为所动，因此，在同事之中，他被目为怪物。

“他们说他们的，我打我自己的主意。我在打算，再有三年工夫，一万五千银子大概可以凑满了，那时候我就要回川去了。”

“到那一天可就扬眉吐气了！”胡雪岩颇为感动，心里在想，有机会可以帮他挣几

文。但转念又想，此人抱定宗旨不做生意，自己的一番好意，说出口来碰个钉子可犯不上，因而欲言又止。

“不过胡老板，现在怕不行了。”

“怎么办呢？”

“上头有命令下来，我们那一营要调到江苏去打长毛。”罗尚德的神情显得抑郁，“不是我说句泄气的话，绿营兵打土匪都打不了，打长毛怎么行？这一去实在不太妙，我得打算打算。”

“喔！”胡雪岩很注意地问，“怎么个打算？”

“还不是这一万一千多银子？我在这里无亲无眷，抚台衙门的刘二爷，人倒也还不错，可是我不能托他，他是跟着黄大人走的，万一黄大人调到偏远省份，譬如说贵州巡抚，四川总督，或者到京里去做官，刘二爷自然跟了去。那时候，几千里路，我怎么去找他？”

“这也说得是。阜康是开在杭州不会动的，罗老爷随时可以来提款。”

“一点不错！”罗尚德很舒畅地喝了一大口酒，“这一下，胡老板你懂我的意思了。”

“我懂，我懂！”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会，接下来说，“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阜康，当我一个朋友，那么，我也很爽快，你这笔款子准定作为三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本利一共一万五。你看好不好？”

“这，这怎么不好？”罗尚德惊喜交集，满脸的过意不去，“不过，利息太多了。”

“这也无所谓，做生意有赚有蚀，要通扯算账。你这笔款子与众不同，有交情在内。你尽管放心去打仗，三年以后回重庆，带一万五千两银子去还账。这三年，你总另外还有收入，积下来就是盘缠。如果放在身边不方便，你尽管汇了来，我替你入账，照样算利息给你。”

这番话听入罗尚德耳中，就好比风雪之夜，巡逻回营，濯足上床，只觉四肢百骸，无不熨帖，想到三年以后，携金去访旧时岳家的那一刻，真正是人生得意之秋，越觉陶然。

“胡老板，怪不得刘二爷提起你来，赞不绝口，跟你结交，实在有点味道。”

“我的宗旨就是如此！”胡雪岩笑道，“俗语道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在家亦靠朋友，所以不能不为朋友着想。好了，事情说定局了，庆生，你去立个折子来。”

“不必，不必！”罗尚德乱摇着手，“就是一句话，用不着什么折子，放在我身上，弄掉了反倒麻烦。”

“不是这样说！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折子还是要立，你说放在身上不方便，不妨交给朋友。”

“那我就交给你。”

“也好！”胡雪岩指着刘庆生说，“交给他好了。我这位老弟，也是信义君子，说一句算一句，你放心。”

“好极！那就重重拜托了！”罗尚德站起身来，恭恭敬敬作了个揖，接着告辞而去。

等客人一走，刘庆生再也无法强持，兴奋之情，溢于词色，忙不迭地要谈他心中的感觉。

“胡先生，我们的生意，照这样子做下去，用不着半年，基础就可以打稳了。”

“慢慢来！”胡雪岩的神色依然十分沉着，“照我的预料，罗尚德今天回去，会跟他的同事去谈这回事，看样子‘兵大爷’的存款还会得来，不管多少，都是主顾，你关照伙计们，千万要一样看待，不可厚此薄彼。态度尤其要客气，这些‘兵大爷’，好讲话比什么人都好讲话，难弄起来也比什么人都难弄。”

“是，是！我晓得。”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上了船，因为天气太热，特地跟阿珠的娘商量好，夜里动身，泊在拱宸桥北新关下，等天一亮就“讨关”，趁早风凉尽力赶一程，到日中找个风凉地方停泊，等夜里再走。这样子，坐船的和摇船的，大家都舒服，所以不但阿珠和她母亲乐从，连阿四和另外雇来的一个伙计也都很高兴。

春色满舟

橹声欸乃中，胡雪岩和阿珠在灯下悄然相对。她早着意修饰过一番，穿一条月白竹布的散脚裤，上身是黑纺绸窄腰单衫。黑白相映，越显肤色之美。船家女儿多是天足，而且赤脚的时候多，六寸圆肤趿一双绣花拖鞋。胡雪岩把她从上看到下，一双眼睛瞪住了她的脚不放。

“你不要看嘛！”她把一双脚缩了进去。

“我看你的拖鞋。来，把脚伸出来！”

有了这句话，阿珠自觉不是刚才那样忸怩难受了，重新伸足向前让他细细赏鉴。

“鞋面是什么料子？”他伸手下去，摸一摸鞋面，顺便握了握那双扁平白皙的脚，“替我也做一双。肯不肯？”

“不肯！”她笑着答了这一句，站起来走了进去，捧出一册很厚很大的书来。

翻开一看，里面压着绣花的花样和五色丝线。胡雪岩挑了个“五福捧寿”的花样，指定用白软缎来绣。

“白缎子不经脏，用蓝的好了。”

“不要紧，不会脏的。”

“又来骗人了！”阿珠说，“天天在地上拖，怎么不会脏？”

“你当我真的要穿？我还舍不得呢，做好了摆在那里，想你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一句话把阿珠说得满脸通红，但心里是高兴的，窘笑着骂了句：“你的脸皮真厚！”

那份娇媚的神态，着实教胡雪岩动情，真想一把将她搂在怀里。但窗开两面，前后通风，怕船梢上摇橹的阿四看见了不雅，只得强自忍耐着。

阿珠也不开口，把胡雪岩的拖鞋当做一件正经大事，立刻就翻书找丝线，配颜色，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忘了旁边还有人在。

“此刻何必忙着弄这个？”胡雪岩说，“我们谈谈。”

“你说，我在听。”

“好了，好了。”胡雪岩把她那本书合拢，“我讲件妙事给你听。”

他讲的就是罗尚德的故事，添枝加叶，绘声绘影，阿珠把每一个字都听了进去了。

“那么，”阿珠提出疑问，“那位小姐怎么样？是不是她也嫌贫爱富？或者恨罗尚德不成材，不肯嫁他？”

“这，”胡雪岩一愣，“我倒没有问他。”

“为啥不问？”

问得无理！胡雪岩有些好笑：“早知道你关心那位小姐，我一定要问他。”

“本来就该问的。他不讲，你也不问，好像那位小姐根本就不是人。”阿珠撇着嘴说，“天下的男人，十个倒有九个没良心。”

“总还有一个有良心的。”胡雪岩笑道，“我不在那九个之内。”

“也不见得。”

“不见得坏。是不是？”

“厚皮！”她刮着脸羞他。

为此又勾起阿珠的满腹心事。她娘把托张胖子做媒的事，都瞒着她，她脸皮嫩也不好意思去问，只是那天“纯号”小聚，隐隐约约看出她娘有意托张胖子出面来谈这场喜事，但到底怎么了呢？月下灯前，一个人悄悄地不知思量过多少遍，却始终猜不透其中的消息。

眼前是个机会，但她踌躇无法出口，第一是不知用怎样的话来试探；第二又怕试探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打击受不起，反倒是像现在这样混沌一团，无论如何还有个指望在那里！

一个人这样想得出了神，只见她睫毛乱闪，双眉低敛，胡雪岩倒有些猜不透她的心事，只觉得一个男人，辛苦终日，到晚来这样灯下悄然相对，实在也是一种清福。

因此，他也不肯开口说话，静静坐着，恣意饱看秀色。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阿珠终于如梦方醒似的，茫然四顾，仿佛不知身在何处。

看到胡雪岩诡秘的笑容，她有些不安，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秘密被他看穿了，因而嗔道：“贼秃嘻嘻地，鬼相！”

“咦！”胡雪岩笑道，“我什么地方冒犯你了？我又不曾开口。”

“我就恨你不开口！”

这句话意思很深，胡雪岩想了想问道：“你要我开口说什么？”

“我怎么晓得？嘴生在你身上，有话要你自己说。”

“我要说的话很多，不晓得你喜欢听哪一句？”

这回答很有点味道，阿珠细细咀嚼着，心情渐渐舒坦，话很多，就表示日久天长说不完，那就不必心急，慢慢儿说好了。

“我们谈谈生意。”胡雪岩问，“你爹带回来的口信怎么说？”

“房子寻了两处，人也有两个，都要等你去看了，才好定局。”

“房子好坏我不懂——不是房子好坏不懂，地点好坏我不晓得，总要靠近水陆码头才方便。人呢，如果两个都好就都用。”

“那两个人一个姓王，一个姓黄，都是蛮能干的，可惜只能用一个。”

“为啥？”

“他们心里不和。”阿珠答道，“‘一山不能容二虎’这句话，你都不知道？”

“我自然知道。”胡雪岩说，“不会用人才怕二虎相争，到我手里，不要说两只老虎，再多些我也要叫他服帖。”

阿珠心里在想，照他的本事，不见得是吹牛，不过口中却故意要笑他：“说大话不要本钱！”

“不相信你就看着好了。”胡雪岩笑笑又说，“我就怕两只雌老虎，那就没本事弄得

她们服帖了。”

阿珠心想，这不用说，两只雌老虎一只是指胡太太，一只是指自己。她恨不得认真辩白一声：我才不是雌老虎！最好再问一句：你太太凶不凶？但这些话既不便说，也不宜装作不懂，她这一阵子已学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懂得跟人说话，有明的、暗的各种方法，而有时绝不能开口，有时却非说不可，现在就是这样，不能不说话。

这句话要说得半真半伪，似懂非懂才妙，所以她想了想笑道：“你这个人太厉害，也太坏，是得有雌老虎管着你才好。”

“口口声声说我坏，到底我坏在什么地方？”

“你啊！”阿珠指着他的鼻尖说，“尽在肚子里用功夫。”

“你说我是‘阴世秀才’？”

为人阴险，杭州人斥之为“阴世秀才”，特征是沉默寡言，喜怒不形词色，这两点胡雪岩都不像，他是个笑口常开极爽朗的人，说他“阴世秀才”，阿珠也觉得诬人忒甚，所以摇摇头说：“这倒不是！”

“那么我是草包？”

“这更不是。啊！我想到了！”阿珠理直气壮地，“这就是你最坏的地方，说话总是说得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好接口。”

听得这两句话，胡雪岩倒是一愣，因为在他还是闻所未闻，细想一想，自己确是有这样在辞令上咄咄逼人的毛病，处世不大相宜，倒要好好改一改。

“我说对了没有？”阿珠又问。

“一个人总有说对的时候。”胡雪岩很诚恳地问，“阿珠，你看我是不是肯认错改过的人？这句话，你要老实告诉我。”

阿珠点点头：“你的好处，我不会抹煞你的。”

“我的坏处你尽管说。我一定听。”

他自然而然地把手伸了过去，阿珠就让他握着，双颊渐渐泛起红晕，加上那双斜睨着的水汪汪的眼睛，平添了几分春色。

夜深了，野岸寂寂，只听见“吱呀、吱呀”和“刷喇、刷喇”摇橹破水的声音，阿珠也还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到湖州，你住在哪里？”

“我想住在王大老爷衙门里。”

“嗯！”阿珠很平静地说，“那应该。”

“我在想，”胡雪岩又想到了生意上面，“房子要大，前面开店，后面住家，还要多备客房，最好附带一个小小花园，客房就在小花园里。”

“要这样讲究？”

“越讲究越好！”胡雪岩说，“你倒想想看，丝的好坏都差不多，价钱同行公议，没有什么上落，丝客人一样买丝，为什么非到你那里不可？这就另有讲究了，要给客人一上船就想到，这趟到了湖州住在张家，张家舒服，住得好，吃得好，当客人像自己亲人一样看待，所谓‘宾至如归’。那时候你想想看，生意还跑得了？”

其实，胡雪岩所说的也是很浅的道理，但阿珠休戚相关，格外觉得亲切动听，脑中顿时浮现出许多“宾至如归”的景象，这些景象在平日也见过，就在她家的船上，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而此时想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之情。

“别的不敢说，丝客人住在我们家，起码吃得会比别家舒服。”她说，语气是谦抑的。

“那还用得着说？你娘做的菜，还不把他们吃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你也是！”阿珠笑着抢他的话，“什么话到了你嘴里，加油加酱，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其词有憾，其实深喜，胡雪岩适可而止，不再说恭维的话了，“阿珠，”他说，“要讲究舒服，讲究不尽，将来丝行开起来，外场我还可以照应你爹，里面就全靠你们娘儿俩。而且里面比外场更要紧！”

“这我懂。”阿珠答道，“不过，我又不能像在船上一样，哪晓得丝客人喜欢什么？”

“这就两样了。在船上，客人做主，怎么说怎么好。住到店里来的外路客人，要你做

主，他不会说话的。”

“他说了不说，心里晓得好歹。”

“就是这话啰！”胡雪岩深深点头。

这对阿珠是绝好的鼓励，因而心领神会，颇有妙悟，“我只当来了一份亲眷。”她从容自若地，“该当照应他的照应他。他不要人家照应的，总有他的花样在内，我们就不去管他。”

“对啊！”胡雪岩轻轻拍着桌子说，“你懂诀窍了！有的人不懂，不是不体谅客人，就是体谅得过了分，管头管脚都要管到，反害得客人拘束，吓得下次不敢来了。”

阿珠是很豁达的性情，但不知怎么，跟胡雪岩说话，心思就特别多，这里便又扯到自家头上。

“你这一说，我倒明白了。”她说，“一定是我娘太亲热，你怕管头管脚不自由，所以吓得不敢来。可是与不是？”

“你啊！”胡雪岩指一指她，不肯再说下去。

明明是有指责的话，不肯说出来，阿珠追问他还是不说，于是半真半假地，又像真的动气，又像撒娇，非要胡雪岩说不可。

说也不妨，胡雪岩有意跟她闹着玩，故意漏这么一句半句去撩拨她。阿珠不知是计，越逼越近，“问罪”问到他身边，动手动脚，恰中心意，终于让他一把抱住，在她脸上“香”了一下。

这下阿珠才发觉自己上了当，真的有些动气了，背着灯，也背着胡雪岩，垂着头，久久不语。

先当她是有意如此，他故意不去理她，渐渐发觉不妙，走过去想扳过她的身子来，她很快地一扭，用的劲道甚大。这就显然不是撒娇了，胡雪岩心中一惊，走到她正面定睛一看，越发吃惊。

“这，这是为啥？”他结结巴巴地问。

阿珠一看胡雪岩那惶恐的神色，反倒觉得于心不忍，同时也颇有安慰，看出自己在他

心目中的分量极重，因而破涕而笑。当然，还有些不自然的表情。

已生戒心的胡雪岩，不敢再说笑话去招惹她，依然用极关切的神色问道：“到底为啥？吓我一大跳。有什么不如意，或者我说错了什么话，尽管说啊！”

“没有事！”她收敛了笑容，揩揩眼泪，恢复了神态。

由于这个小小的波折，胡雪岩变得沉默了，但却一直窥伺着她的眼波，深怕一个接应不到，又惹她不满。

“时候不早了。”船舱外有声音，是阿珠的娘在催促，她没有进舱，而阿珠却深怕她有所发觉，赶紧向胡雪岩递个眼色，意思是不要说出她曾哭过。

“干娘！”胡雪岩一面向阿珠点头，一面迎了出去，“进来坐！”

她没有不进来的道理，坐定了问道：“胡老爷到湖州去过没有？”

“胡老爷”三个字听来刺耳，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干娘，叫我雪岩好了。”

这句话碰在阿珠心坎上便是一震！就这句话中，名分已定，她像吃了颗定心丸，通体舒泰，笑吟吟地望着她母亲，要看她如何回答。

阿珠的娘依然谦虚，“不敢当！”她也是眉开眼笑地，“我还是——”

“还是”如何呢？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持何态度。阿珠的警觉特高，不肯放过这个机会，脱口说道：“还是叫雪岩！”话一出口，发觉过于率真，便又补了一句：“恭敬不如从命！”

亏她想得出这样一句成语，虽用得不很恰当，也算一个很有力的理由，阿珠的娘便说：“这话也是，我就放肆了。”

口说“放肆”，依然不直喊出来，阿珠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敲钉转脚，把事情做牢靠些，“娘！”她说，“那么你叫一声看！”

这反像有些捉弄人似的，阿珠的娘微感窘迫，白了她一眼说：“要你来瞎起劲！”

这母女俩微妙的神态，胡雪岩看得十分清楚，心里觉得好笑，自己的话是说得冒失了些，但悔亦无用，事到如今，索性讨阿珠一个欢心。于是在脸上堆足了笑容说道：“干娘，大家同一家人一样，你早就该叫我的名字了。阿珠，是不是？”

这一下轮到阿珠受窘了，红着脸说：“我不晓得！我同我娘的事，不要来问我。”

为了替女儿解围，阿珠的娘终于叫了声：“雪岩！你说得不错，大家同一家人一样，以后全要靠你照应。”

“那自然。”胡雪岩有心要看阿珠的羞态，便又转脸问了句，“阿珠，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我不晓得！”阿珠又羞又喜，也还有些恼，恼他促狭，故意叫人下不得台。

因为如此，她便赌气不肯跟胡雪岩在一起，但他的念头比她更快，刚一转身，便被喊住：“阿珠，不要走！我有话谈。”

“我困了。有话明天再说。”她这样回答，而脚步却停在原处。

“我说个笑话，保管你不困。”

“睡也还早。”她娘也说，“你就再坐一坐。”

这一下阿珠便又回身坐了下来，看胡雪岩却不像是说笑话的神情，果然，他拍拍她的手背，作了个示意“稍安毋躁”的姿势，转脸向他“干娘”说道：“我刚刚在跟阿珠谈，一样开丝行，为啥丝客人非要跟你们打交道不可？其中有许多道理。”

“是啊！”提到这一层，阿珠的娘大感兴趣，眼睛都发亮了，“我要听听这些道理看。”

“叫阿珠讲给你听。”

阿珠的兴趣也来了，细细讲了一遍，胡雪岩又加以补充，把阿珠的娘听得津津有味，她自然也有许多连胡雪岩都未想到的意见。

“雪岩，不是我说，你实在是能干！”她停了一下，看一看女儿，终于毅然决然地说了句：“总算是阿珠的命好，将来一定有福享！”

当面锣、对面鼓地说了出来，把阿珠羞得耳根子都红了，偏偏胡雪岩又似笑非笑地直盯着她看，不但看，还来摸她的手，这一下把她窘得坐不住了。

“哪个要享他的福！”她霍地站了起来，扭身就走，把条长辫子甩得几乎飞到胡雪岩

脸上。

“你到底要不要享我的福？”胡雪岩摸着她的脸，用低得仅仅只有他自己和阿珠才听得见的声音问。

阿珠的脸就伏在他的胸脯上，但是，她听见的是自己的心跳，而且自己觉察到脸上在发烧，幸好灯大如豆，不畏人见，所以能够从从容容地说话。

“我自然要！”她说，“你的福我不享，哪个来享？”

“那好。总有福让你享就是了。”

“我倒要问你了，”她把脸仰起来说，“我娘怎么跟你说的？”

“什么事怎么说？”

“你还要问？”

“当然要问。”胡雪岩振振有词地说，“事情太多，我晓得你指的是哪一桩？”

“你顶会‘装佯’！”阿珠恨声说道，“恨不得咬你一口。”

“我‘装佯’，你吹牛！”胡雪岩笑道，“你敢咬，我就服了你。”

“你真当我不敢？”她比齐了四颗细小平整的门牙，轻轻咬住了他的耳垂，然后一点一点地劲道加上去，终于把胡雪岩咬得喊出声来才松口。

“你服不服？”她问。

“你要说怕不怕？”胡雪岩一把将她抱得紧紧的。

在他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一只手抱住她的上半身，另一只手更不规矩。阿珠不辨心里是何滋味，也不知道如何才是最好的应付，只抓着他那只“不规矩”的手，似告饶、似呵斥地连声轻喊：“不要，不要！”

为了阻止她的噜苏，胡雪岩嘴找着嘴，让她无法说话，但那只不规矩的手毫无进展。阿珠的那条裤带，后面一半缝在裤腰上，前面两端打成死结，带头塞入裤腰，而那条裤带

勒得极紧，切入肉里，连根手指都插不进去。

这不是可以用强的事，胡雪岩见机而作，把手缩了回来，恨声说道：“恨不得有把剪刀！”

见他这样，她不但把心定了下来，而且颇为得意，吃吃笑道：“早知你不安好心！果然让我料中了。”

“我就不懂，”胡雪岩说，“勒得这样子紧，你自己怎么解开呢？”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说说看！”

“我把肚皮一吸，找着带头，”她捧着胡雪岩的双手做手势，“这么一绕，再这么一绕，跟着一抽就解开了。”

“我倒不信。”胡雪岩说，“你的腰细，带子勒得又紧，肚皮哪里还有地方可缩？”

阿珠刚想试给他看，转念省悟，撇着嘴说：“你一肚皮的诡计，我才不上你的当！”

胡雪岩骗不了她，也就一笑而罢，“我又要问你，”他说，“这是谁教你的？”

“一个跑马卖解的姑娘，山东人，长得很漂亮。有一次他们坐我家的船，她跟我一起睡，晚上没事谈闲天，她跟我说，江湖上什么坏人都有，全靠自己当心。她穿的裤子就是这样子，我照样做了两条穿。”

“你有没有跟她学打拳？”

“没有。”阿珠说，“她倒要教我，我想船上一点点大，也不是学打拳的地方，没有跟她学。”

“她要教你什么拳？”

“叫什么‘擒拿手’。如果哪个男的想在我身上起坏心思，就可以要他的好看。”

“还好，还好！”胡雪岩拍拍胸口说，“亏得没有跟她学，不然我跟你在一起，就时时刻刻要当心了。”

“你看得我那么凶？”阿珠半真半假地问。

“你自己说呢？”

阿珠不响，心里有些不安，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胡雪岩把她看成一个很难惹的人。有了这样的存心，将来感情会受影响。然而她无法解释，最好的解释是顺从他的意思。因而心里又想，反正迟早有那么一天，又何必争此一刻？心思一活动，态度便不同了，靠紧了胡雪岩，口中发出“嗯，嗯”的腻声，而且觉得自己真有些透不过气来，必得他搂紧了，一颗心才比较有着落。

胡雪岩也是心热如火，但他的头脑却很冷静，这时有两种想法，第一是要考一考自己，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倒要看看自己闯不闯得过这一关？第二是有意要叫阿珠受一番顿挫，也不是杀杀她的威风，是要让她知道自己也是个规规矩矩的君子，什么“发乎情，止乎礼”，自己照样也做得到。

于是他摸着她的脸说：“好烫！”

这就像十分春色尽落入他眼中一样，阿珠把脸避了开去，但身子却靠得更紧了。

于是他又摸着她的胸说：“心跳得好厉害！”

阿珠有点不大服帖，她不相信这样昏灯淡月之夜，男贪女爱之时，他的心会不跳，因而也伸手按在他胸前，针锋相对地说：“你的心不也在跳？”

“我是碰到你这地方才心跳的。”他轻声笑着，把手挪动了一下，盈盈一握，滑腻非凡。

“快放手！我怕痒。”语气中带着告饶的意味。

再要捉弄她，便迹近残忍了，他放开了手说：“阿珠，倒碗茶我喝。”

“茶凉了。”

“就是凉的好。”

阿珠一骨碌下床，背着他捻亮了灯，纽好了那件对襟的绸衫，从茶壶里倒出一碗凉透了的龙井茶，自己先大大地喝了一口，沁人脾胃，顿觉心地清凉，摸一摸自己发烫的脸，想到刚才与胡雪岩缠在一起的光景，又惭愧，又安慰，但是再不敢转过脸去看床上的那个

人。

“怎么回事？”胡雪岩催促着。

想了想，她倒好了茶，顺手又把那盏“美孚”油灯，捻得豆大一点，然后才转身把茶捧了给胡雪岩。

他翻身坐了起来，接住茶碗也拉住了手问：“心还跳不跳？”

阿珠很大方，也很有把握地答道：“你再用手试试看！”

“不能再摸了。”胡雪岩笑道，“一摸，你的心不跳，我的心又要跳了。”

“原来你也有不敢的时候。”阿珠用讥嘲的声音说，“我只当你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这会儿有得你说嘴了！”胡雪岩又笑，笑停了说，“既然不做坏事，何苦把灯弄得这样暗？去捻亮了，我们好好儿说说话。”

她怕捻亮了灯为他看出脸上的窘态，便说：“行得正，坐得正，怕什么！”

“还有一正：睡得正！”

“当然啰。”阿珠很骄傲地说，“不到日子，你再也休想。”

“日子？”胡雪岩故意装作不解，“什么日子？”

他装得很像，倒弄得阿珠迷迷糊糊，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懂，还是有意“装佯”。

“你不晓得拉倒！”她有些气了，“再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难弄的人，一会真，一会假，从不把真心给人看！”

这话说得很重，胡雪岩不能再出以嬉皮笑脸的态度，然而他亦不愿接受阿珠的指责，“你自己太傻！”他用反驳的语气说，“我的真心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你要晓得，跟你在一起，为的就是寻快活，难道要像伺候大官儿，或者谈生意一样，一本正经，半句笑话都说不得？那样子不要说是我，只怕你也会觉得好生无趣。”

阿珠受了一顿排揎，反倒服帖了，咬着嘴唇把胡雪岩的话，一句一句想过去，心里觉得很舒坦，同时也领悟出一个诀窍，反正胡雪岩喜欢“装佯”，自己就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也跟他装就是了。

“好了，我晓得你的脾气了。”她又笑道，“反正我也不怕你骗我，我的脾气你也晓得，好说话就好说话，不好说话，看我的手段，你当心点好了。”

胡雪岩笑笑不答。对付女人和对付顾客一样，他宁愿遇到一个厉害而讲理的，不愿与看来老实无用而有时无理可喻的人打交道。

第九章 上下打点，在湖州撞上一位最佳合伙人

结交郁四

一到湖州，胡雪岩就为王有龄接到知府衙门去住，虽只是小别重逢，但以交情太深，彼此都有无法言喻的喜悦，心里各有好些话，却还没有工夫深谈，为了礼貌，也为了切身利益关系，胡雪岩先要去拜两位“师大老爷”。

幕友照例有自己的小天地，秦寿门和杨用之各占一座院落，办公住家都在一起。王有龄陪着他，先去拜访秦寿门，欢然道故之余，向胡雪岩深深致谢。端午节前，他有一份极丰富的节礼，包括两石白米，一担时新蔬果，还有十吊钱，送到秦家，秦太太已经从杭州写信告诉了秦寿门，所以这时对胡雪岩的态度，比以前更不同了。

“我发湿气戒酒。”秦寿门说，“今天要开戒了，陪雪岩兄痛饮一番。”

“好极了！”王有龄接口问道，“老夫子，你看我们在哪里替雪岩接风？”

以常理来说，第一天自然是他自己做东道主，问到这话，秦寿门便知有深意在内，想了想笑道：“东翁莫说出口，我们各自一猜，看看是不是一条路。”

于是秦寿门取管笔，撕张纸，背转身去，悄悄写好，王有龄如法炮制，把纸条伸开来一看，一个写着“则行”，一个写着“木易”，两人哈哈大笑。

“木易”是杨，“用之则行”这句成语，胡雪岩也知道，就不明白到杨用之那里去喝酒，有何可笑。

“我来告诉你。”王有龄说，“杨老夫子有极得意之事，到湖州不多几天，已经纳了

宠了。这位如夫人生得宜男之相，而且贤惠能干，我们今天就扰他去。”

口说“扰他”，其实还是王有龄做东，他叫伺候签押房的听差李成，备一桌翅席，抬一坛好酒，送到杨用之那里。胡雪岩却是别有用心，此刻正用得着杨用之的时候，有些结纳示惠的机会，不肯放过，找个空隙，把王有龄拉到一边有话说。

“杨老夫子纳宠，该送礼吧？”

“我送过了。”王有龄说，“你可以免啦！”

“礼不可废。”胡雪岩说，“而且礼不可轻。”

王有龄略想了想，懂了他的用意，点点头说：“也好。你打算送什么？”

“总以实惠为主，我想送一副金镯子，趁早去办了来。”

“不必这么费事，我那里现成有一副，你拿去用。不过，”王有龄放低了声音，指指里面，“可不能让他知道！”

这是指秦寿门，胡雪岩报以领会的眼色。于是王、胡二人托词换衣服，暂且告别，与秦寿门约好，准六点钟在杨用之那里会面。

而胡雪岩五点钟就由李成引领着，到了杨用之那里。人逢喜事精神爽，杨用之那番红光满面，春风得意的神情，看来着实令人羡慕。

“啊，老兄！”杨用之拉着他的手，亲热非凡，“不敢说是‘一日思君十二时’，一静下来就会想到你，倒是一点不假。如何，宝号开张，营业鼎盛？”

“托福，托福！”胡雪岩特意很仔细地看了他一眼，“老夫子的气色好极了！想来宾主都很对劲？”

“那还用说。我与雪公，真正是如鱼得水。”

“对，对！如鱼得水。”胡雪岩笑道，“听说老夫子另外还有鱼水之欢？”

杨用之哈哈大笑，向里喊道：“锦云，锦云，你出来！”

不用说，锦云就是他的新宠。门帘启处，走出来一个面团团如无锡大阿福，年可二十的姑娘，很腼腆地向客人笑了笑。

“锦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胡老爷，见一见！”

“啊，胡老爷！”锦云把双眼睁得滚圆，将胡雪岩从上看到下，然后衿衽为礼。

“不敢当！”胡雪岩朝上作了个揖，顺势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红纸包递了给杨用之，“一点点薄礼，为如夫人添妆！”

“不，不！没有这个规矩。”杨用之极力推辞。

“若是嫌菲薄，老夫子就不收。再说，这是送如嫂夫人的，与老夫子无关。”

这一说，杨用之不能不收，捏在手里，才发觉是一副镯子，却不知是金是银，只好再叫锦云道谢。

“礼太菲薄，老夫子暂且不必打开，也不必说起，免得叫人笑话。”

这一说杨用之也有数了，把那个红纸包拿在手里，显得为难而感激，“惠我甚厚，真是受之有愧！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罢，深深一揖，把红纸包塞入衣袋。

这番揖让折冲刚刚完毕，王有龄和秦寿门相偕到了。少不得又有一番以锦云作话题的调侃戏谑，然后开席。胡雪岩首先声明，他不算是客，仍奉王有龄首座，而王有龄又要逊两位幕友居上席，谦让了半天，还是王有龄居首，胡雪岩其次，杨用之坐了主位，同时也叫锦云入席。

宾主的交情都够了，不妨脱略形迹，锦云的脾气极好，说话总是带着一团甜笑，而且温柔殷勤，所以这一席酒，吃得秦寿门醺醺大醉。王有龄心想，这是个机会，由阜康代理府库的事，他已经跟杨用之提过，此时正好让他们去深谈，因此他起身告辞。

“你们谈谈吧！”他说，“我有些困了，先走一步。”

“只怕雪岩兄也困了。”杨用之的话，出人意外，竟无留客之意，好在下面还有表示，“明天早晨，奉屈雪岩兄来吃点心，湖州的点心着实讲究，来试试小妾的手段。”

“好好！一定来叨扰。”

“东翁有兴也请过来。”杨用之又说。

“谢谢！”王有龄当然不肯来，而且也正好有事，“东乡出了命案，我明天一早就要下乡验尸，不来了。”

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应邀赴约。锦云的手段真个不坏，有样“千张包子”煮线粉，加上平望的辣油，胡雪岩在张家的船上亦未曾吃过，连尽两器，赞不绝口。吃完了泡上茶来，开始谈判。

“东翁关照过了，湖州府库跟乌程县库，都托阜康代理，一句话！”杨用之问道，“老兄在湖州可有联号，或者是将来要设分号？”

“分号是一定要设的。目前托恒利代收。”

“恒利信用还不错。”杨用之站起身来说，“请到我书房里来！”

名为书房，闻不出一丝书卷气：当窗一张五斗桌，铺着蓝布，除去笔砚，便是算盘、账簿；旁边一具极厚实的木柜，他打开来取出一只拜盒，从拜盒取出一张纸递给胡雪岩。

“我都替老兄预备好了，填上恒利的名字，敲一个保，做个样子，就叫恒利来收款。”

胡雪岩接过那张纸看，是一张承揽代理公库的“禀帖”，此事他还是初次经手，不由得问了句：“这样子递了进来，就算数了？”

“是啊！衙门里给你个批，就算数了。”

“那么，”胡雪岩知道，凡有公事，必有花费，所以很恳切地说，“老夫子，该当多少费用，交到哪里，请吩咐了，我好照办。”

“说句老实话，别人来，花上千银子，未见得能如此顺利。老兄的事，没有话好说。不过，我为老兄设想，以后要诸事方便，书办那里不可不点缀点缀。我为你引见一个人，你邀他出去吃个茶，说两句客气话，封一个数给他好了。”说着，伸了一个指头。

这一个指头当然不是代表一千两，那么是十两呢，还是一百两呢？想一想是宁可问清楚为妙。

“好的。我封一百二十两银子好了。”他这样旁敲侧击地说，如果是十两，杨用之当然会纠正他。

“不必，不必！一百两够了，统统在里头，你另外不必再花冤枉钱。”

于是杨用之派人去找了户房一个书办来，五十多岁，衣着相当够气派。书办的官称

为“书吏”，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

府、县衙门“三班六房”，六房皆有书办，而以“刑房”的书办最神气，“户房”的书办最阔气。户房书办简称“户书”，他之所以阔气，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则如何，只有“户书”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有了这本册子，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户书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多少年来钱粮地丁的征收，是一盘混账，纳了钱粮的，未见得能收到“粮串”，不纳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反正“上头”只要征额够成数，如何张冠李戴，是不必管也无法管的。

因此，钱谷老夫子必得跟户书打交道。厉害的户书可以控制钱谷老夫子，同样的，厉害的钱谷老夫子，也可以把户书治得服服帖帖。一般而论，总是和睦相处，情如家人，杨用之跟这个名叫郁四的户书就是这样。“老四！”杨用之用这个昵称关照，“这位是王大老爷的，也是我的好朋友，胡老爷！”

书办的身份本低，郁四见这位胡老爷的来头不小，要行大礼，但胡雪岩的动作快，刚看他弯膝，便抢上去扶住他说：“郁四哥！幸会，幸会！”

“胡老爷，这个称呼万万不敢当，你叫我郁四好了。”

杨用之也觉得他不必如此谦虚，便说：“你也叫他老四好了。”接着又对郁四说，“老四，你请胡老爷去吃碗茶！他有点小事托你。”

“好的，好的！我请胡老爷吃茶。”

于是他带胡雪岩上街，就在县前有家茶馆，招牌名叫“碧浪春”，规模极大，三开间的门面，前面散座，后面是花木扶疏，另成院落的雅座，郁四不把他带到雅座，却在当檐正中一张竖摆的长桌子上首一坐。

胡雪岩一看便懂了。这张茶桌，名为“马头桌子”，只有当地漕帮中的老大，才有资格朝外坐。胡雪岩虽是“空子”，却懂这个规矩，而且也明白郁四的用意，是要向大家表明，他有这样一位贵客。

不过，胡雪岩心里感他的情，却不宜说破，“开口洋盘闭口相”[17](#)，说破了反难应付，只是神色间摆出来，以有郁四这样的朋友为荣。

果然，郁四的威风不小，一坐定，便陆续有人走来，含笑致候，有的叫“四哥”，有的叫“四叔”，极少几个人叫“老四”，那当然不是“同参”，就是交情够得上的平辈。

不管叫郁四什么，对胡雪岩都非常尊敬，郁四一一为来人引见，其中有几个人便介绍给胡雪岩，他心里有数，这都是够分量的人物，也是自己在湖州打天下必不可少的朋友。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许多送来点心，摆满了一桌子。这样子根本无法谈正事，同时郁四觉得为大家介绍这个朋友，到这地步也就够了。所以招手把茶博士喊了过来问道：“后面有地方没有？要清静一点的。”

“我去看了来回报你老人家。”

不多片刻，茶博士说是有了座位。引进去一看，另有个伙计正在移去僻处一张桌上的茶具。显然的，茶博士是说了好话，要求雅座上的客人腾让了出来的，这是一件小事，胡雪岩的印象却极深刻，郁四的“有办法”，就在这件小事上，表现得清清楚楚。

“胡老爷，你有话请说。”

“郁四哥！”胡雪岩又改回最早的称呼，“自己人这样叫法，显得生分了。你叫我雪岩好了。”

“没有这个规矩。”郁四又说，“我们先不讲这个过节，你说，有什么事要吩咐？”

“是这样——”胡雪岩说明了来意。

“那么，你有没有保呢？”

“我托恒利去找。”

“那不必了。”郁四说道，“你把禀帖给我，其余的你不必管了。明天我把回批送到你那里！”

这样痛快，连胡雪岩都不免意外，拱拱手说：“承情不尽。”他接着又说，“杨师爷原有句话交代，叫我备一个红包，意思意思。现在我不敢拿出来了，拿出来，倒显得我是半吊子。”

郁四深深点头，对胡雪岩立即另眼相看，原来的敬重，是因为他是杨师爷和王大老爷的上宾，现在才发觉胡雪岩是极漂亮的外场人物。

于是他在斟茶时，用茶壶和茶杯摆出一个姿势，这是在询问，胡雪岩是不是“门槛里的”？如果木然不觉，便是“空子”，否则就会照样用手势作答，名为“茶碗阵”。

“茶碗阵”胡雪岩也会摆，只是既为“空子”，便无须乎此。但郁四已摆出点子来，再假装不懂，事后发觉便有“装佯吃相”之嫌。他在想，漕帮的规矩，原有“准充不准赖”这一条，这个“赖”字，在此时来说，不是身在门槛中不肯承认，是自己原懂漕帮的规矩，虽为空子，而其实等于一条线上的弟兄，这一点关系，要交代清楚。

于是他想了想问道：“郁四哥，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想来你一定认识。”

“喔，哪一位？”

“松江的尤五哥。”

“原来你跟尤老五是朋友？”郁四脸有惊异之色，“你们怎么称呼？”

“我跟尤五哥就像跟你郁四哥一样，一见如故。”这表明他是空子，接着又回答郁四的那一问，“尤五哥客气，叫我‘爷叔’，实在不敢当。因为我跟魏老太爷认识在先，尤五哥敬重他老人家，当我是魏老太爷的朋友，自己把自己矮了一辈，其实跟弟兄一样。”

这一交代，郁四完全明白，难得“空子”中有这样“落门落槛”的朋友，真是难得！

“照这样说，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过，你老是王大老爷的贵客，我实在高攀了。”

“哪有这话？”胡雪岩答道，“各有各的交情，说句实话，我跟做官的，不大轧得拢淘。”

江湖中人，胸襟有时候很放得开，看胡雪岩这样表示，郁四便想进一步交一交，改口称为：“胡老板，这趟到湖州来，专为办这桩公事？”他指着那张禀帖问。

“这是一桩。”胡雪岩想了一下，决计跟他说实话，“再想帮朋友开一家丝行，我自己也想买点丝。”

他一说，郁四便已会意，收了湖州府和乌程县的公款，就地运用，不失为好算盘，“不过，”郁四问道，“丝的行情，你晓不晓得？”

“正要向郁四哥讨教。”

“丝价大跌，买进倒正是时候，不过，要当心脱不得手。”

“喔！”胡雪岩说，“隔行如隔山，郁四哥这两句话，我还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这容易明白——”

湖州的生丝有个大主顾，就是“江南三局”——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三局规模相仿，各有织机七八百张，每年向湖州采购的生丝，数量相当可观。等洪杨战事一起，库款支绌，交通不便，三局的产量已在减少。江宁一失，织机少了三分之一，苏州临近战区，织造局在半停顿之中，就算杭局不受影响，通扯计算，官方购丝的数量，也不过以前的半数。加以江宁到苏州，以及江北扬州等地，老百姓纷纷逃难，果腹亦不易，如何穿绸着缎？所以生丝滞销，价格大跌，进了货不易脱手，新丝泛黄，越发难卖。

“真是！”胡雪岩笑道，“我只会在铜钱眼里翻跟斗，丝方面的行情，一窍不通，多亏郁四哥指点，不然冒冒失失下手，‘湿手捏着干燥面’，弄不清楚了。”

“我也不十分内行。不过这方面的朋友倒有几个可以替你找来谈谈。”郁四略停一下又说，“他们不敢欺你外行。”

“那真正千金难买。”胡雪岩拱手道谢，“就托郁四哥替我约一约。”

“自己人说话，我晓得你很忙，请你自己说，什么时候有空？我替你接风，顺便约好了他们来。”

“明天晚上吧！”胡雪岩又说，“我想请郁四哥约两位懂‘洋庄’的朋友。”

郁四心一动，“胡老板，你的心思好快！”他由衷地说，“我实在佩服。”

“你不要夸奖我，还不知道洋庄动不动，如果动洋庄，丝价跌岂不是个机会？郁四哥，我们联手来做。”

“好的！”郁四欣然答道，“我托你的福。”

“哪里？是我靠你帮忙。”

“自己人都不必客套了。”郁四有点兴奋，“要做，我们就放开手来做一票。”

在别人，多半会以为郁四的话，不是随口敷衍，就是故意掉枪花，但胡雪岩不是这么想，江湖中人讲究“牙齿当阶沿石”，牙缝中一句话，比有见证的亲笔契约还靠得住。郁四的势力地位，已经表现得很清楚，论他的财力，即使本身并不殷实，至少能够调度得

动，这样不就可以做大生意了？这个大生意有两点别人所没有的长处——自己的头脑和郁四的关系，两者配合得法，可以所向无敌。

因此，胡雪岩内心也很兴奋。他把如何帮老张开丝行的事，大致说了一遍，但没有提到其中关键所在的阿珠。

而郁四却是知道老张，并且坐过张家的船的，“原来是老张！”他说，“这个人倒是老实的。他有个女儿，长得很出色。”

既说到这上面，胡雪岩不能再没有表示，否则就不够意思了。但这个表示也很难，不便明说，唯有暗示，于是他笑一笑说：“开这个丝行，一半也是为了阿珠。”

“噢！”真所谓“光棍玲珑心”，郁四立刻就懂了，“你眼光真不错！”

“这件事还有点小小的麻烦，将来说不定还要请郁四哥帮忙，这且不谈。郁四哥，你看这个丝行，我们是合在一起来做，还是另设号子？”

“也不必合开丝行，也不必另设号子。老张既是你面上的人，便宜不落外方，将来我们联手做洋庄，就托老张的丝行进货好了。”

老张的丝行连招牌都还未定，已经有了一笔大生意，不过胡雪岩也很漂亮，“既然如此，将来我叫老张在盈余当中，另提一笔款子来分。”他说。

“这是小事。”郁四说，“胡老板，你先照你自己的办法去做，有什么办不通的地方，尽管来找我。等明天晚上约了人来谈过，我们再商量我们合伙的事。”

就这样素昧平生的一席之谈，胡雪岩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合伙人。离了碧浪春，不远就是恒利，那里的档手赵长生，早就接到了张胖子的信，知道胡雪岩的来头，接了进去，奉如上宾。

谈到本行，胡雪岩可就不如谈丝行那样事事要请教别人，略略问了些营业情况，就已了然，恒利的生意做得很规矩，但规模不大，尚欠开展。照自己做生意锐意进取的宗旨来说，只怕恒利配合不上。

做生意最要紧的是，头寸调度得灵活。他心里在想，恒利是脚踏实地的做法，不可能凭自己一句话，或者一张字条，就肯多多少少先付了再说，这样子万一呼应不灵，关系甚重。那么，阜康代理湖州府库、乌程县库，找恒利做汇划往来的联号，是不是合适？倒要

重新考虑了。

由于有此一念，他便不谈正题，而赵长生却提起来了，“胡老板，”他说，“信和来信，说是府、县两库，由胡老板介绍我们代收代付，承情之至。不知道这件事，其中有什么说法，要请教。”

胡雪岩心思极快，这时已打定了一个于己无损，于恒利有益，而在张胖子的交情方面，足以交代得过去的折中办法，“是这样的，”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本地府、县两库，王大老爷和杨师爷商量结果，委托阜康代理。不过阜康在湖州还没有设分号，本地的支付，我想让给宝号来办。一则是老张的交情，再则是同行的义气，其中毫无说法。”

所谓“毫无说法”就是不必谈什么条件，这真是白占便宜的帮忙，赵长生既高兴、又感激，不断拱手说道：“多谢，多谢！”

“长生兄不妨给我个可以透支的数字，我跟里头一说，事情就算成功了。改一天，我请客，把杨师爷和户书郁老四找来，跟长生兄见见面。”

府、县衙门的师爷，为了怕招摇引起物议，以致妨碍东家的“官声”，无不以在外应酬为大忌。郁四在湖州的手面，赵长生亦是深有所知的，现在听胡雪岩是招之即来的语气，而且对郁四用稔友知交的称呼，便越发又加了几分敬重，于是他的态度也不自觉地不同了。

“当然是恒利请客。胡老板！”他双手放在膝上，俯身向前，用很清楚的声音问道，“我先要请问一声，不晓得府、县两库，有多少收支？”

“这我倒还不大清楚。照平常来说，本地的收支虽不多，不过湖州富庶，又是府、县两衙门，我想经常三五万银子的进出总有的。”

“那么，”赵长生想了想，带些歉意地说，“恒利资本短，我想备两万银子的额子，另外我给宝号备一万两的额子，请胡老板给我个印鉴式样。”

“好的！”胡雪岩原不想要他那一万银子的透支额，但谢绝好意，一定会使赵长生在心里难过，所以平静地又说，“至于阜康这方面跟宝号的往来，我们另外订约，都照长生兄的意思好了。”

“是！是！我听胡老板的吩咐。”

“一言为定。”胡雪岩站起来说，“我告辞了。”

赵长生要留他吃午饭，情意甚殷，无奈胡雪岩对恒利的事，临时起了变化，急于要去安排妥帖，所以坚辞不肯，只说相处的日子正长，不必急在一时。然后订下第二天上午再见面的后约，离了恒利。

从恒利又回到了碧浪春，俨然常客，立刻便有好些人来招呼，胡雪岩直言问道：“我有要紧事，要看郁四哥，不晓得到哪里去寻找他呢？”

“有地方寻找，有地方寻找。”有个姓钱的招呼一个后生，“小和尚！你把胡先生带到‘水晶阿七’那里去！”

胡雪岩道过谢，跟着小和尚出店向西，心里在想，“水晶阿七”不知道是个什么人物呢？先得弄清楚了再说。

等他一问，小和尚调皮地笑了，“是个‘上货’！”他说，“郁四叔的老相好，每天在她那里吃中饭、打中觉。”

原来是个土娼，郁四哥看中的，当然是朵名花，“怎么叫‘水晶阿七’呢？”他又问。

“水晶就是水晶。”小和尚笑道，“莫非胡先生连女人身上的这个花样都不知道？”

一说破，胡雪岩自己也觉得好笑，便不再多问，只跟着他曲曲折折进了一条长巷，将到底时，小和尚站定了脚说：“胡先生，你自己敲门，我不进去了。”

“为什么？”

小和尚略有些脸红，“郁四叔不准我跟水晶阿七见面。”他说。

“原来如此！”胡雪岩拱拱手说，“劳步，劳步！”等小和尚走远了，他才敲门，应门的是个小姑娘，等他说了来意，立刻引进。刚刚上楼，就闻得鸦片烟的香味，揭开门帘一看，郁四正在吞云吐雾，大红木床的另一面，躺着一个花信年华、极其妖艳的少妇，自然是水晶阿七了。

郁四因为烟枪正在嘴里，只看着他招手示意，阿七替他捧着烟斗也不能起身，只抛过来一个媚笑。胡雪岩不由得心中一荡，怪不得郁四不准小和尚上门！他在想，这个媚眼勾魂摄魄，有道行的老和尚都不能不动心，何况“小和尚”？

一口气把一筒烟抽完，郁四抓起小茶壶喝了口茶，急急起身问道：“你怎么来的？来，来，躺一躺。”

等他说到这句话，水晶阿七已经盈盈含笑，起身相让。胡雪岩觉得不必客气，便也含笑点头，撩衣上了烟榻。

“阿七！这是胡老板，贵客！”

“郁四哥，”胡雪岩纠正他说，“你该说是好朋友！”

“对，对。是贵客也是好朋友。”

于是阿七一面行礼，一面招呼，然后端张小凳子坐在床前替郁四装烟。

“你怎么来的？”郁四又问。

“先到碧浪春，有个后生领了我来的。”胡雪岩特意不提小和尚的名字。

“想来还不曾吃饭？就在这里将就一顿。阿七，你去看看，添几个中吃的菜！”

等阿七去照料开饭，胡雪岩和郁四便隔着烟灯，低声交谈，他直道来意，说要抽回禀帖，重新写过。

“怎么写法？”

“恒利的规模不大，我想分开来做，本地的收支归恒利，汇到省里的款子，另外委托别家。”

“你想托哪一家？”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了。”胡雪岩问，“郁四哥，你有没有熟的钱庄？”

“有！”郁四一面打烟，一面不知在想些什么，好久，他才问道，“你的意思要我替你找一家？”

“是啊！”

“假使换了别人，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哪一家靠得住。现在是你托我，话当另说，做钱庄你是本行，无须找我，找到我总有说法。自己人，你尽管实说，看我替你想得对不

对？”

听这番话，郁四已经胸有成竹，为自己打算好了一个办法。这当然要开诚布公来谈，但以牵扯着王有龄和杨用之，措词必须慎重，所以这样答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郁四哥。我跟王大老爷有一段特别的交情，杨师爷也相处得不借，不过公事上要让他们交代得过去，决不能教帮忙的朋友受累，这是我在外面混，铁定不移的一个宗旨。郁四哥，你说是不是？”

当然是啰！胡雪岩说这段话的用意，一则是为王有龄和杨用之“撇清”，再则也是向眼前一见成为知交的朋友表明，他不会做出什么半吊子的事来。郁四懂得这意思，所以虽未开口，却是不断点头。

“钱庄代理公库的好处，无非拿公款来调度，不过这又不比大户的存款，摆着不动，尽可以放出去吃利息。公款只有短期调动，倘或一时无法运用，那就变成白当差了。”

“嗯，嗯！”郁四说道，“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请再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想在这里买丝，如果行情俏，一转手有顶‘帽子’好抢。不过现在看起来不行了，而且既然跟你联手，我的做法要改一改，怎么改，要请教你。”

“老实说，我也有家钱庄，我是三股东之一，教我兄弟出面。本地府、县两库，我如果想代理，早就代理了，就怕外头说闲话。所以我这家钱庄，现在也不能跟你做联号，公款汇划我决不能沾手。我在想，你何不在湖州设阜康分号？”

这原是胡雪岩的希望，但此时脚跟未稳，还谈不到，因而踌躇着不知如何作答。

“你是怕人地生疏？”郁四转过脸来，看着他问。

由这个动作，见得他很认真。胡雪岩心想，钱庄设分号不是一件说开张就开张，像摆个菜摊那么容易的事，既然郁四也是内行，其间的难处，他当然想过，倒要先听听他的再说。

“地是生疏，人倒不然，别的不说，光说有你郁四哥，我还怕什么？现在我跟郁四哥还是同行，我要请教，阜康这个分号，应该如何开法？”

“你这个分号与众不同。只为两件事，第一件代理公库，第二件是为了买丝方便，所以样子虽要摆得够气派，人倒用得不必多，你自己有人最好，不然我替你找。这是第一

件。”

“第二件呢？”

“第二件当然是本钱。”郁四说，“你这个分号本钱要大，一万、两万说要就要。但不做长期放款，总不能备足了头寸空等，所以我替你想，你索性不必再从杭州调头寸过来了，除掉府、县公款，另外要多少，由我那里拨。”

这是太好了！胡雪岩大喜：“承郁四哥帮忙，还有什么话说？我照同行的拆息照算。”

“不，你不能照同行拆息。”郁四说，“这一来你就没好处了。我们另外定一个算法。”

郁四所提的办法是有伸缩的，也就是提成的办法，如果阜康放款给客户，取息一分，郁四的钱庄就收半分，是八厘，便取四厘。总而言之，两家对分。换句话说，阜康转一转身，便可取得一半的利益。

世上真难得有这样的好事！但细想一想，阜康也不是不劳而获，要凭关系手腕，将郁四的款子用出去，否则他的钱再多，大钱不会生小钱，摆在那里也是“烂头寸”。

话虽如此，无论如何还算是胡雪岩占便宜，所以他连连道谢，但也放了两句话下来。

“自己人不必假客气，光棍眼里更是揉不得沙子，我老实跟郁四哥说，钱庄这一行，我有十足的把握。我敢说一句，别人的生意一定没有我做得活。既然郁四哥你挑我，我也一定会替郁四哥挣面子。”

“你这两句话倒实惠。”郁四慢吞吞答道，“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自己的这班老弟兄，‘小角色’，做什么都行，就是做生意，没有像你老兄这样一等一的能干朋友，就有几个门槛外头的朋友，也算是好角色，比起你来，还差一截，再说，也没有跟你这样投缘。”

这完全是托以腹心的表示，胡雪岩倒不便再作泛泛的谦逊之词了，只答了两个字：“我懂！”

“你当然懂！我这双眼睛看人也是蛮‘毒’的。”

交情到此，已无须客套。这时水晶阿七已领着人来开饭，靠窗红木桌子上，摆满了一

桌子的菜，宾主二人，相向而坐，水晶阿七打横相陪，胡雪岩戏称她为“四嫂”。

“胡老板吃啥酒？”阿七指着郁四说，“他是个没火气的人，六月里都吃‘虎骨木瓜烧’。”

“今天不吃这个了。”过足了瘾的郁四，从烟榻上一跃而起，伸腿踢脚，仿佛要下场子练武一般，然后把两手的骨节，捏得“咯啦、咯啦”地响，耸耸肩，扭扭腰，是非常舒服的样子。

“说嘛！”阿七催他，“吃啥酒？”

“把那瓶外国酒瓶子装的药酒拿来。”

“哪一瓶？”阿七略显迟疑，“顶好的那一瓶？”

“自然是顶好的那一瓶！”郁四狠狠瞪了她一眼。

阿七这才明白，胡雪岩是郁四真正看重的一个好朋友，急忙赔笑：“胡老板，不是我小气，我不知道。”

“好了，好了！”郁四拦着她说，“越描越黑。快拿酒来！”

这瓶酒实在名贵。据郁四自己说，是照大内的秘方，配齐道地药材，用上等的汾酒泡制而成，光是向御医买这张方子，就花了一百两银子，一剂药配成功，也得花到二百多两。已经泡了三年，郁四还舍不得喝，“倒不是铜钿银子上的事，”他说，“有几样药材，有钱没处买。”

“原来说过，要到五十岁生日那天打开来。”阿七笑道，“今天叨胡老板的光，我也尝一尝这瓶宝贝酒，不晓得怎么好法。”

“怎么好法？你到了晚上就知道了！”

郁四说了这一句，与胡雪岩相顾而笑，讲到风情话，阿七即使视如常事，也不能表现得无动于衷，白了郁四一眼，嗔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说笑过一阵，肃客入厅，尝那瓶名贵的药酒，胡雪岩自然说好，郁四便要把方子抄给他。这样应酬过了，便须重新谈入正题，事情很多，一时有无从谈起之苦，所以胡雪岩举杯沉吟着。

郁四当他有何顾忌，便指着阿七说：“她没有别样好处，第一是口紧，听了什么话，从来不在外面说一句。第二是真心真肚肠，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叫做‘水晶’。”说完，斜睨着阿七笑了。

这一笑便大有狎昵之意，阿七似乎真的着恼了，“死鬼！”她低声骂道，“什么水晶不水晶，当着客人胡说八道！”

郁四有些轻骨头，阿七越骂他越笑，当然，她也是骂过算数，转脸向胡雪岩和颜悦色地说：“胡老板，你不要笑话我，老头子一天不惹我骂两声，不得过门。”

“原是要这样子才有趣。”胡雪岩笑着答道，“要是我做了郁四哥，也要你每天骂两句才舒服。”

阿七笑了，笑得极甜，加上她那水银流转似的秋波，春意盎然。胡雪岩心中一荡，但立刻就有警觉，江湖道上，最忌这一套，所以赶紧收敛心神，把视线移了开去。

“我们先谈钱庄。”郁四迎着他的眼光问道，“我那钱庄叫聚成，也在县前，离恒利不远。”

“郁四哥，”胡雪岩问道，“你看，我阜康分号就在聚成挂块牌子如何？”

“也未尝不可。不过不是好办法，第一，外面看起来，两家是一家；第二，你迟早要自立门户的，将来分了出去，跑惯的客户会觉得不便。”

这两层道理胡雪岩自然都知道，但他实在是缺少帮手，一个人办不了那么多事，打算着先“借地安营”，把阜康招牌挂了出来，看丝行生意是否顺手，再作道理。现在因为郁四不以为然，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也晓得，你一定是因为人手不够。这一点，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只能派人替你跑跑腿，档手还是要你自己去寻。”

“这不一定。”胡雪岩把他用刘庆生的经过，说了一遍，“我喜欢用年纪轻，脑筋灵活的人，钱庄这一行不大懂，倒没有关系，我可以教他。”

“这样的人，一时倒还想不出。”郁四转脸问阿七，“你倒想想看！”

“有是有一个，说出来一定不中听，还是不说的好。”

“说说也不要紧。”

“年纪轻，脑筋灵活，有一个：小和尚。”

这话一出口，郁四未有表示，胡雪岩先就心中一动。双眼不自觉地一抬。郁四是何等角色，马上就发觉了，“怎么！”他问，“你晓得这个人？”

“刚才就是他陪我来的。”胡雪岩泰然自若地回答。

“咦！”阿七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不进来呢？”

从这一问中，可知郁四不准小和尚到这里来，阿七并不知道，如果照实回答，西洋镜拆穿，说不定他们俩便有一场饥荒好打。就算郁四驾驭得住阿七，这样不准人上门，也不是什么漂亮的举动，所以胡雪岩决定替郁四隐瞒。

“我倒是邀他一起进来的。”胡雪岩说，“他在碧浪春有个朋友等着，特地抽工夫来领我的路，领到了还要赶回去陪朋友。”

这番谎编得点水不漏，连郁四都信以为真，看他脸色便知有如释重负之感，“小和尚的脑筋倒是好的，”他说，“不过——”

“什么不过！”阿七抢着说道，“把小和尚荐给胡老板，再好都没有。人家‘四叔，四叔’，叫得你好亲热，有机会来了，你不挑挑小角色？”

绷在场面上，阿七说的又是冠冕堂皇的话，郁四不便峻拒，只好转脸对胡雪岩说，“你先看看人再说。如果你合意就用，不然我另外替你找。”

其实胡雪岩对小和尚倒颇为欣赏，他虽不是做档手的材料，跑跑外场，一定是把好手。不过其中有那么一段暧昧的心病在内，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所以点点头答道：“好的！等我跟他谈一谈再说。”

“我也想寻你这面一个人谈一谈。”郁四突然问道，“老张这个人怎么样？”

“忠厚老成。”胡雪岩说，“做生意的本事恐怕有限。将来我们联手来做，郁四哥，你派个人来‘抓总’。”

“不好，不好！”郁四使劲摇着头，“已成之局不必动，将来还是老张‘抓总’，下面的‘做手’我来寻。我想跟老张谈一谈，就是想看他是哪一路人，好寻个脾气相配的人

给他。现在你一说我晓得了，这件事等过了明天晚上再说。此刻我们先办你钱庄的事，禀帖我先压下来，随时可办，不必急，第一步你要寻人寻房子。回头我陪你到‘混堂’泡一泡，要找什么人方便得很。”

于是停杯吃饭，饭罢到一家名叫“沂园”的浴室去洗澡。郁四每日必到，有固定的座位，那一排座都给他留着招待朋友。一到坐定，跟在碧浪春一样，立刻有许多人上来招呼。这一回郁四又不同了，不管来人身份高低，一律替胡雪岩引见，应酬了好一会，才得静下来。

“小和尚这一刻在哪里？”他就这么随便看着人问，“有人晓得没有？”

“还会在哪里？自然是王家赌场。”有人回答。胡雪岩明白郁四的意思，是要找小和尚来谈，便拦阻他说：“郁四哥，慢一慢！”

“怎么样？”

胡雪岩想了一会问道：“不晓得他肯不肯跟我到杭州去？”

“咦！”郁四不解，“你怎么想的，要把他带到杭州去？”

“我在杭州，少这么一个可以替我在外面跑跑的人。”胡雪岩这样回答。

“他从没有出过湖州府一步，到省城里，两眼漆黑，有啥用处？”

胡雪岩没有防到，郁四会持反对的态度，而且说的话极在理，所以他一时无法回答，不由得愣了一愣。

这一愣便露了马脚，郁四的心思也很快，把从阿七提起小和尚以后，胡雪岩所说的话，合在一起想了一下，断定其中必有不尽不实之处，如果不想交这个朋友，可以置诸不问，现在彼此一见，要往深里结交，就不能听其自然了。

“小和尚这个人滑得很，”他以忠告的语气说，“你不可信他的话。”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知道郁四已经发觉，小和尚曾有什么话，他没有告诉他。有道是“光棍心多”，这一点误会不解释清楚，后果会很严重。便是解释也很难措词，说不定就是一场“乌龙院”，揭了开来，郁四脸上会挂不住。

再想想不至于，阿七胸无城府，不像阎婆惜，郁四更不会像宋江那么能忍，而小和尚似乎也不敢，果有其事，便决不肯坦率自道郁四不准他上阿七的门。不过阿七对小和尚另

眼相看，那是毫无可疑的，趁此机会说一说，让郁四有个警觉，也不算是冒昧之事。

于是他说：“郁四哥，我跟你说实话。小和尚这个人，我倒很中意。不过他说你不准他上门，所以我不能在湖州用他。你我相交的日子长，我不能弄个你讨厌的人在眼前。我带他到杭州就无所谓了。”

这才见得胡雪岩用心之深！特别是当着阿七，不说破他曾有不准小和尚上门的话，郁四认为他为朋友打算，真个无微不至。照此看来，他要带小和尚到杭州，多半也是为了自己，免得阿七见了这个“油头小光棍”，心里七上八落。

心感之下，郁四反倒觉得有劝阻他的必要：“不错，我有点讨厌小和尚。不过，讨厌归讨厌，管我还是要管。这个人太滑，吃玩嫖赌，无一不精，你把他带了去要受累。”

“吃玩嫖赌，都不要紧。”胡雪岩说，“我只问郁四哥一句话，小和尚可曾有过吃里扒外的行为？”

“那他不敢！要做出这种事来，不说三刀六洞，起码湖州这个码头容不得他。”

“既然如此，我还是带了他去。就怕他自己不肯，人，总是在熟地方好。”

“没得这话！”郁四摇摇头，“你真的要他，他不肯也得肯。再说，跟了你这样的‘爷叔辈子’，还有什么话说？我刚才的话，完全是为你着想。”

“我知道，我知道。”胡雪岩说，“我不怕他调皮。就算我自己驾驭不了，有你在哪里，他敢不服帖？”

这句话恭维得恰到好处，郁四大为舒服。再想一想，这样子“调虎离山”，而且出于阿七的推荐，轻而易举地去了自己心中一个“痞块”，岂非一件极痛快的事？

“不过，这也不必急。”郁四从从容容地说，“这件事等你回省城以前办妥就可以了。等闲一闲，我先把小和尚找来，你跟他好好谈一谈，果真中意了，你不必跟他说什么，你把你的意思告诉我，带到杭州派他啥用场，等我来跟他说好了。”

“好极，好极！”胡雪岩要用小和尚，本就是一半为了郁四，乐得听他安排，“我就拜托郁四哥了。”

到沂园来“孵混堂”，主要的就是避开阿七谈小和尚，既有结果，不必再“孵”，胡雪岩穿衣告辞，急着要跟老张去碰头。

“你一个人去，陌陌生生，怎么走法？”郁四把沂园的伙计喊了来说，“你到轿行里去喊顶轿子，说是我要的。”

很快地，簇新的一顶轿子抬到，三个年轻力壮的轿夫，态度非常谦恭，这自然是郁四吩咐过了的缘故，胡雪岩说了地址，上轿就走。

张家住在城外，就在码头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轿子一抬进去就塞住了，这条巷子，实在也难得有轿子经过，所以路人不但侧身而让，并且侧目而视，其中一个就是阿珠。

他没有看见，她却发现了，“喂，喂！”她望着抬过门的轿子喊，“你们要抬到哪里去？”

轿夫不理她，胡雪岩却听出是阿珠的声音，急忙拍拍扶手板，示意停轿。

“怎么到这时候才来？”一见面就是埋怨的口气，显见得是“一家人”，让左邻右舍发觉了，会引起诧异。阿珠自觉失言，立刻红晕上脸，强笑道：“我们这条巷子里，难得有坐轿来的贵客！请进来，请进来。”

“你先进去。”胡雪岩心细，看轿子停在门口，妨碍行人会挨骂，所以先关照轿夫，把轿子停在巷口，然后进门。

进门就是客堂。里面说话，大门外的人都听得见，自然不便，阿珠把他领到后面，隔着一个小小的天井，东面两间，看样子是卧室，西面也是两间，一间厨房，炖肉的香味四溢，一间堆着什物。

“只有到我房间里坐了！”阿珠有些踌躇，“实在不大方便。”

不方便是因为她父母都不在家，“到哪里去了？”胡雪岩问。

“还不是伺候你胡老爷！”阿珠微带怨怼地答道，“爹到衙门看你去了，娘在河滩上，看有什么新鲜鱼买一条，好等你来吃。”

“那么，你呢？你在门口等我？”

“哪个要等你？我在等我娘。”

“闲话少说。”胡雪岩说，“要去通知你爹一声，不要教他空等了。”

“不用。说好了的，等不到就回来，也快到家了。”

说着，阿珠推开房门，只见屋中刚刚裱糊过，四白落地，十分明亮。一张床，一张梳头桌，收拾得很洁净，桌上还有只花瓶，插着几朵荷花。

“地方太小了！”阿珠不好意思地说。

“小的好！两个人一张床，最妙不过。”

“说说就没有好话了。”她白了他一眼。

“来，来，坐下来再说。”

他拉着她并坐在床沿，刚要开口说话，阿珠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跳起身来奔了出去。在客堂里打了个转，又回了进来。

“你做什么去了？”

“闭门。”她说，“大门不关上，客堂里的东西叫人偷光了都不晓得。”

这是托辞，胡雪岩心里明白，她是怕她爹娘突然闯了进来，诸多不便，因而笑笑答道：“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说完，将她一把拖住，吻她的脸，她嘴里在说：“不要，不要！”也挣扎了一会，但很快地就驯服了，任他恣意爱抚。

“你的肚兜扎得太紧了。只怕气都透不过来！”

“要你管？”

“我是为你好。”胡雪岩去解她的钮扣，“我看看你的肚兜，绣的是什么花？”

“不可以！”阿珠抓住了他的手，“没有绣花，有什么好看？”

看她峻拒，他便不愿勉强，把手移到别处，“你会绣花，何不绣个肚兜？”他怂恿她说。

“懒得动。”

“你好好绣一个。绣好了，我有奖赏。”

“奖赏！”阿珠笑道，“奖什么？”

“奖你一条金链条。”他用手比着说，“吊肚兜用的。你看好不好？”

这怎么不好？阿珠一双俏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这样子讲究？”

“这算得了什么？将来有得你讲究。”

“好！一言为定。”阿珠很起劲地说，“我好好绣个红肚兜。你看，绣什么花样？”

“自然是鸳鸯戏水。”

阿珠一下子脸又红了，低着头不做声。

“怎么样？”他催问着，“这个花样好不好？”

她点点头，又看了他一眼，脉脉含情，令人心醉。他把她抱得更紧，接着，身子往后一倒，一只手又去解她的钮扣。

这一下她没有做声，但外面有了声音，“砰砰”然敲了两下，接着便喊：“阿珠，阿珠！”

“我娘回来了！”阿珠慌忙起身，诸事不做，先照镜子，镜子里一张面泛桃花的脸，鬓边也有些乱，她着急地说：“都是你害人！这样子怎么走得出去？”

“白天不做虚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怕什么？我去开门，你把心定下来。”

胡雪岩倒真沉得住气，把长衫抹一抹，泰然自若地走了出去，开开门来，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干娘！”

“咦！”阿珠的娘惊喜地问，“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不多一息。”

“阿珠呢？”

“在后面。”胡雪岩知道阿珠红晕未褪，有心救她一救，便问这样，问那样，绊住了阿珠的娘，容不得她抽身。

而她记挂着拎在手里的一条活鳊鱼，“桃花流水鳊鱼肥”，春天不稀罕，夏天却难

得，而且鳊鱼往往出水就死，这却是一条活的，更为名贵，急于想去“活杀”，偏偏胡雪岩絮絮不休，只好找个空隙，向里大喊：“阿珠啊！”

阿珠已经心定神闲，把发鬓梳得整整齐齐地走了出来。她娘便吩咐她去剖鱼，剖好了等她来动手，又问胡雪岩喜欢清蒸，还是红烧呢？

“活鳊鱼不容易买到，自然是清蒸。”阿珠替他做了主。胡雪岩还有许多事要办，只待见老张一面，交代几句话就要走，现在看样子，这顿饭是非吃不可了！这就索性在这里，跟老张把事情都商量好了再说。

“干娘！”他说，“吃饭是小事，越简单越好，等老张回来，我有许多话说。市面要弄得很热闹，大家都有得忙，工夫不能白糟蹋！”

阿珠的娘知道他是实话，好在她手下快，等老张从县衙门回家，饭菜都已齐备，四个人团团坐下，边吃边谈。

“一家人，我先要说句老实话。”高踞上座的胡雪岩说，“明天一早，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管什么地方，搬了再说，这里实在太小了。”

老张夫妇面面相觑，他们的感想一样，搬家是件大事，要看房子，拣黄道吉日，家具什物虽不多，收拾起来也得两三天。

胡雪岩一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的心思，数着手指说：“第一，房子明天一大早去看，像个样子就可以，先租下来住了再说，好在自己要买房子，不过一个短局，好歹都无所谓；第二，这些家具将来也用不着，不如送了左邻右舍，做个人情，另外买新的；第三，拣日不如撞日，说搬就搬，明天一天把它都弄舒齐。”

“明天一天怕来不及。”阿珠的娘踌躇着说。

“那就两天。”胡雪岩很“慷慨”地放宽了限期，但又重重地叮嘱了一句，“后天晚上，我到你们新搬的地方来吃饭。”

“哪有这么快？”阿珠提出抗议，“你只管你自己说得高兴，不想想人家。”

“来得及，来得及！”阿珠的娘不愿违拗胡雪岩的意思，但只有一点顾虑，叫阿珠去拿皇历来看。

刚好，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宜于迁居的好日子，那就连最后一点顾虑都消除了，决定

吃完晚饭，连夜去找房产经纪觅新居。

“不要怕花钱！”胡雪岩取出一张二百两的银票，放在她面前，“先拿这个去用。我在湖州还要开钱庄，另外也还有好些生意要做，只怕事情做不完，不怕没有钱用。你们照我的话做，没有错！”

这句话为他们带来了满怀的兴奋，但都矜持着，只睁大了眼，迷惘地看着这位“娇客”。

喝了几杯的胡雪岩，回想这两天的经历，也是满心愉悦，得意非凡，因而谈兴大发，“说句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今年脱运交运，会走到这样一步！”他说，“哪个说‘福无双至’？机会来起来，接二连三，推都推不开。我现在最苦的是人手不足，一个人当两个人，一天当两天，都还不够，实实在在要三头六臂才好。”

“这就是所谓‘能者多劳’！”阿珠的娘到底是大小姐出身，这样掉了一句文。

“说到‘能’，那倒不必假客气，我自己晓得我的本事，不过光是我一个人有本事也不行，‘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干娘，你说是不是？”

“是啊！不过你也不是‘光杆儿牡丹’，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帮你来做。”

“就是这话。大家帮我来做！再说句实话，帮我就是帮自己。”胡雪岩看着老张说，“县衙门的户书郁四，你总晓得？”

“晓得！”老张答道，“码头上就凭他一句话。”

“那么我告诉你，郁四要跟我联手做丝生意。老张，你想想看，我在湖州，上有王大老爷，下有郁四，要钱有钱，要路子有路子，如果说不好好做一番市面出来，自己都对不起自己了。”

老张老实，越是他这样说，越觉得不安，生意做得太大，自己才具不胜，所以踌躇着说：“只怕我挑不动这副担子！”

“这话也是，”阿珠的娘也有些惴惴然，“市面太大，他应付不来。再说，郁四手下有的是人，未见得——”

“未见得什么？”胡雪岩抢过她的话来说，“郁四是怎样的人，你们总也晓得。光棍做事，只要是朋友，只有拉人家一把，没有踹人家一脚的道理。他也晓得我们的交情不

同，怎么好说不要老张？你们老夫妇俩放心，丝行开起来，你们只要把店里管好，坐在那里就有进账。总而言之，要勤、要快，事情只管多做，做错了不要紧！有我在错不到哪里去的。”

老张一面听，一面点头，脸上慢慢不同了，是那种有了把握的神气，等扒完一碗饭，他拿筷子指一指胡雪岩说：“你慢慢吃！我出去一趟。”

“这么晚了！”阿珠接口问道，“到哪里去？”

“我去看房子。我想起有个地方，前后两进，好像大了点，不管它，先租下来再说。”

“对啊！”胡雪岩大为高兴，“你请，你请！如果回来得快，我还好在这里等你听回音。”

等老张一走，阿珠下逐客令了：“我看你也早点吃完饭走吧，一则你忙；二则，你走了，我们好收拾。不然明天怎么搬？”

“这倒是老实话。”她娘也这样说。

胡雪岩深感安慰，这一家三个人，就这一顿饭的工夫，脑筋都换过来了。如果手下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勤快，何愁生意不发达？

收服世龙

到第二天，大家都忙，老张夫妇忙着搬家，胡雪岩忙着筹划设立阜康分号，跟杨用之商量了一上午。到了日中，依旧到水晶阿七家去访郁四。

谈完正事，谈到小和尚，却是阿七先提起来的，“胡老板，”她问，“你想把小和尚带到杭州去？”

“是啊，还不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他自然肯的。”阿七又问，“我倒不懂胡老板为啥要把他带到杭州？”

这话在郁四问，不足为奇，出于阿七之口，就得好好想一想，或许她已经疑心是郁四的指使，先得想办法替他解释这可能已有的误会。

“老实跟四嫂说，我看人最有把握。”他从从容容地答道，“小和尚人最活络，能到大地方去历练历练，将来是一把好手。我不但要带他到杭州，还想带他到上海。”

“上海十里夷场，他一去，更不得了。”阿七以一种做姊姊的口吻拜托，“胡老板要好好管一管他。”

“是啊！”胡雪岩趁机说道，“郁四哥劝我，还是把小和尚放在湖州，多几个‘管头’，好教他不敢调皮。调皮不要紧，只要‘上路’，我有办法管他。”

这一说，阿七释然，郁四欣然。事实上阿七确有些疑心，让胡雪岩把小和尚带到杭州，是郁四的授意，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疑心是多余的。

“小和尚是我从小的邻居。”阿七显然也想到了，自己对小和尚这么关心，须有解释，“他姊姊是我顶顶好的朋友，死了好几年了。小和尚就当我是他的姊姊，他人最聪明，就是不务正业，好赌，赌输了总来跟我要。所以，”她愤然作色，“有些喜欢嚼舌头的，说我跟他怎么长，怎么短，真气人！说句难听的话，我是——”

“好了，好了！”郁四真怕她口没遮拦，自道“身份”，因而赶紧拦住她说，“只要我没嚼你的舌头就好了，旁人的闲话，管他呢！”

“你也敢！”阿七戟手指着，放出泼妇的神态，但随即又笑了，笑得极其妩媚。

胡雪岩倒是欣赏她这样爽朗的性情，但郁四的禁脔，唯有收摄心神，视如不见。转念想到小和尚，既然话已说明，便无须有所顾忌。此刻正在用人之际，应该谈定了，马上拿他来派用场。

于是他说：“郁四哥，此刻能不能跟小和尚见个面？”

“怎么不能？”郁四站起身说，“走！”

两个人又到了沂园。郁四派人把小和尚去找了来，招呼过后，他问：“四叔寻我有话说？”

郁四先不答他的话，只问：“你的赌，戒得掉戒不掉？”

小和尚一愣，笑着说道：“四叔要我戒赌？”

“我是为你好。你这样子天天滥赌，哪一天才得出头？”郁四又说，“靠赌吃饭没出息，你晓不晓得？”

小和尚不答，只看看胡雪岩，仿佛已知道郁四的意思了。

于是郁四又问：“你想不想出去闯闯码头呢？”

一听这话，小和尚显得很注意，而眼中看得出来，是憧憬大地方热闹，就像小孩听说能跟大人去看戏的那种神色。

“胡老板想带你到杭州去。”郁四说道，“我已经答应胡老板了，要问问你自己的意思。”

“四叔已经答应了，我不愿意也要办得到呀！”

“小鬼！”郁四笑着骂道，“我不见你这个空头人情。你自己说一句，到底愿意不愿意呢？胡老板的脾气，不喜欢人家勉强。”

“愿意！”小和尚很清楚地表示，同时向胡雪岩点点头。

“那好了。你现在就跟胡老板去办事，胡老板的事就是我的事。”

有这句话交代，什么都在里头了。胡雪岩辞别郁四，找了个清静酒店，先要了解了解小和尚的一切。

小和尚名叫陈世龙，孑然一身，身无恒业，学过刻字店的生意，因为没有终日伏案的耐性，所以半途而废。

“这样说，你认得字？”

“认得几个。”小和尚——陈世龙说，“‘百家姓’最熟。”

“你说话倒有趣。”胡雪岩答道，“会不会打算盘？”

“会。不过不大精。我在牙行帮过忙。”

“牙行”是最难做的一种生意，就凭手里一把秤，要把不相识的买卖双方，撮合成交易，赚取佣金。陈世龙在牙行帮过忙，可知能干，胡雪岩越发中意了。

“听说你喜欢赌，是不是？”

“赚两个外快用。”陈世龙说，“世界上好玩的花样多得很，不一定要赌。”

“说得对！你这算是想通了。你去过上海没有？”

“没有。”

“你去过上海就知道了。光是见见世面就很好玩，世界上的事，没有一样不好玩，只看你怎么样想。譬如说，我想跟你交朋友，交到了，心里很舒服，不就很好玩吗？”

这话是陈世龙从未听过的，有些不懂，却似乎又有些领悟，所以只是看着他发愣。

“世龙，我再问你一句话——”

看他不说下去了，陈世龙不由得奇怪，刚喊得一声：“胡老板——”胡雪岩打断了他的话。

“你叫我胡先生。”

这就有点收他做学生的味道在内，陈世龙对他很服帖，便改口说道：“胡先生，你要问我句什么话？”

“我这句话，如果问得不对，你不要摆在心上，也不必跟人说起。我问你，阿七到底对你有意思没有？”

“这我哪里晓得。”

“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我只晓得我自己，郁四叔疑心病重，我哪里会对阿七动什么脑筋？”陈世龙停了一下又说，“赌输了跟她伸伸手是有的，别的没有。”

胡雪岩用他，别的都不在乎，唯一顾虑的就是他跟阿七的关系，这一点非弄得清清楚楚不可，因而又向下追问：“你动不动歪脑筋是一回事，动不动心又是一回事。你说，你心里喜欢不喜欢阿七？”陈世龙到底资格还嫩，不免受窘，犹豫了一会答道：“男人总是

男人嘛！”

这句话就很明白了，胡雪岩对他的答复很满意，因为他说了实话。不过，接下来的却是告诫。

“你也怨不得你四叔疑心病重。有道是‘麻布筋多，光棍心多’，你年轻力壮，跟阿七又是从小就认识的，常来常往，人家自然要说闲话。”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照我看，你郁四叔少不得阿七，你就做得格外漂亮些。”

“怎么做法？”

“从此不跟阿七见面。”

“这做得到。我答应胡先生。”陈世龙放出很豁达的神态，扬着脸说，“天下漂亮女人多的是！”

“这话说得好！”胡雪岩心想得要试一试他，从身上取出来五十两一张银票，“这点钱，你先拿去用。”

陈世龙迟疑了一下，接过银票道了谢。

“再有件事，你替我去办一办，我在沂园等你回话。”

他说了老张的地方，要陈世龙去看搬了家没有，搬在何处。陈世龙答应着走了，胡雪岩也重新回到沂园，把他们谈话的情形略略说了些给郁四听。

很快地，陈世龙有了回话，说老张正在搬家，也说了新址所在，然后问道：“胡先生，今天还有什么事交代我做？”

“没有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明天早晨，我在碧浪春吃茶。”

“那么明天一早，我到碧浪春去碰头。”

等陈世龙一走，胡雪岩才跟郁四说，给了他五十两银子，“你要他戒赌，他自己也跟我说，不一定要赌。”胡雪岩说，“喜欢赌的人，有钱在身上，手就会痒。你倒不妨派人去打听一下看。”

“不错！倒要看看这个小鬼，是不是口不应心？”

于是郁四找了个人来，秘密叮嘱了几句，去打听陈世龙的影踪，约定明天上午回话。

当夜郁四请了两个南浔镇上的朋友跟胡雪岩见面。这两个人都懂洋文，跟外国商人打过交道，谈起销洋庄的丝生意，认为应以慎重为是，因为上海有“小刀会”闹事，市面不太平静。将来夷场上会不会波及，尚不可知，最好看看风色再说。

席间胡雪岩不多开口，只是静静听着。当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到碧浪春，陈世龙已经等在那里了。胡雪岩心想，他光棍一条，有了五十两银子在身上，如果不是送在赌场里，一定会买两身好衣服，新鞋新帽，打扮得十分光鲜，而此刻看他，依旧是昨天那一身衣服，心里便嘀咕：只怕靠不住，口不应心了！

不过他口中不作声，只叫他到老张新搬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曾搬定。

接着郁四也到了，依旧在当门的“马头桌子”上一坐，同时把胡雪岩请了来，在左首第一位上坐下，少不得又有一阵忙乱，等清静下来，才见郁四昨天派去访查陈世龙行动的那个人，悄悄走了过来。

“小和尚真难得！”他根本不知道胡雪岩给了陈世龙一笔钱，而陈世龙应诺戒赌的情形，所以一开口就这样说，“居然不出手。”

郁四跟胡雪岩对看了一眼，彼此会意，虽然不曾出手，赌场还是去了。“他昨天身上的钱很多，不晓得什么道理，看了半天，不曾下注，后来就走了。”

“是不是到别家赌场去了？”郁四问。

“没有，”那人答道，“后来跟几个小弟兄去听书。听完书吃酒，吃到半夜才散，睡在家里的。”

“好！”郁四点点头，“辛苦你！你不必跟小和尚说起。”

“晓得了。”

等他一走，胡雪岩便笑道：“我没有料中。看起来他倒是说话算话。”

“还好。”郁四也表示满意，“没有坍我的台。”

“郁四哥，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胡雪岩说，“销洋庄的生意，还是可以做，大家怕小刀会闹事，不敢做，我们偏偏要做，这就与众不同，变成独门生意了。”

“！”郁四想了想，不断颌首，“你的想法，总比别人来得深一层。你再说下去看。”

“凡事就是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做洋庄的那些人，生意不动，就得吃老本，心里何尝不想做？只是胆子小，不敢动，现在我们想个风险不大的办法出来，让大家跟着我们走。”胡雪岩问道，“郁四哥，那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一行之中，是什么地位？”

“对！”郁四拍案激赏，“人家根深蒂固多少年，我们只要一上手就是头儿、脑儿！这种好事情，天下哪里去找？”

“我就是这个意思。‘胆大做王’！再说，别人看来危险，照我看，风险不大。第一，夷场上，人家外国人要保护他自己的人，有大兵船停在黄浦江，小刀会也要看看风色，小刀子到底比不得洋枪洋炮。”

“这话也不错。”郁四看看四周，凑过头去低声说道，“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上海的情形，不过照我想，小刀会里，一定有尤老五的弟兄，不妨打听打听看。”

“我正就是这个意思。”胡雪岩也低声答道，“我们也不是跟小刀会走到一条线上，他们造反，我们是安分老百姓，打听消息，就是要避开他们，省得走到一条线上。”

郁四深深点头：“他们闹事，我们不动；他们不动，我们抢空当把货色运到上海去。”

“郁四哥，”胡雪岩笑道，“不是我恭维你，你这两句话，真正是在刀口上。”

“好了！”郁四抬起头来，从容说道，“回头我们到阿七那里细谈。”接着便谈到陈世龙。胡雪岩的意思，看他年轻聪明，口齿伶俐，打算让他去学洋文，因为将来销洋庄，须直接跟洋人交往，如果没有一个亲信的人做“通事”，请教他人传译，也许在语言隔阂之中，为人从中做了手脚，自己还像蒙在鼓里似的，丝毫不知，这关系太重大了。

“这个主意很好。”郁四说道，“不过学洋文要精通，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眼前得先寻一个人。”

“我也是这么想。这个人，第一，要靠得住；第二，要有本事；第三，脾气要好。就叫世龙跟他学。不晓得郁四哥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当然有。还不止一个。”

“好极了。”胡雪岩很高兴地说，“那就请来谈谈。”

“我托人去约。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中午碰头好了。”

这天晚上，胡雪岩在老张的新居吃饭，座间还有陈世龙。

陈世龙跟老张也认识。平常“老张、老张”叫惯的，但这时不能不改改口，他是极机警的人，两次到张家，把胡雪岩和老张的关系，看出了一半。等看到了阿珠对胡雪岩，在眉梢眼角，无时不是关切的样子，更料中了十之八九。既然自己叫他为“胡先生”，对老张就不能不客气些，改口叫他“张老板”，阿珠的娘便成了“张太太”，而阿珠是“张小姐”。

阿珠还是第一次被人叫做“小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因而对陈世龙也便另眼相看了。

“世龙！”阿珠的娘——张太太则是看在胡雪岩的份上，而且也希望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能帮丈夫的忙，所以加意笼络，“都是一家人，你不必客气。我这里就当你自己家里一样，你每天来吃饭，有啥衣服换洗，你也拿了来，千万不要见外。”

“是啊！”胡雪岩也说，“这不是客气话。”

“我懂，我懂。”陈世龙连连点头，“我要客气，做事就不方便了。”

于是一面吃，一面谈生意。有陈世龙在座，事情就顺利了，因为老张所讲的情形，他差不多都知道，可以为胡雪岩作补充，像老张所说的那两个懂丝行生意的朋友，陈世龙就指出姓黄的那个比姓王的好，后者曾有欺骗东家，侵吞贷款的劣迹，是老张所不知道的。

“世龙！”胡雪岩对在湖州的一切安排，大致都已作了决定，“明天我们就动手，把阜康分号和丝行开起来。到事情差不多了，你要替我跑一趟松江。”

“松江？”陈世龙颇感意外，“我还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不要紧，去闯一闯。”胡雪岩一件事没有谈定规，又谈第二件，“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肯不肯学洋文？”

陈世龙更觉意外，“胡先生，”他嗫嚅着说，“我还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那自然是要你做‘丝通事’。”阿珠接口说道。

“连她都懂了！”胡雪岩又对陈世龙说，“将来我不止于丝生意，还有别样生意也想销洋庄。你想，没有一个懂洋文的人，怎么行？”

陈世龙的脑筋也很快，根据他这一句话，立刻就能为自己的将来，画出许多景象，不管丝生意还是别样生意，在上海必是他“坐庄”，凡跟洋人打交道，都是自己一手主持。南浔的那些“丝通事”，他也知道，一个个坐收佣金，附带做些洋货生意，无不大发其财。起居饮食的阔绰，自然不在话下，最令人羡慕的是，有许多新奇精巧的洋货可用。如果自己懂了洋文，当然也有那样的一天。

转念到此，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胡先生叫我学洋文，我就学。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有志气！”胡雪岩把大拇指一翘，很高兴地说，“学一样东西就要这样子，不学拉倒，要学就要精。世龙，你跟我跟长了就知道了，我不喜欢‘三脚猫’的人。”

一知半解叫做“三脚猫”，年轻好胜的人最讨厌这句话，所以陈世龙立刻答道：“胡先生放心，我不会做‘三脚猫’。”

“我想你也不会。”胡雪岩又说，“我再问你一句话，松江有个尤五，你知道不知道？”

漕帮里的大亨，陈世龙如何不知道？不过照规矩，在这方面他不能跟“空子”多说，即使“胡先生”这个“空子”比“门槛里”的还要“落门落槛”也不行，所以他只点点头作为答复。

胡雪岩却不管这些，率直问道：“你跟他的辈分怎么排？应该叫他爷叔？”

“是的。”

“尤五管我叫‘小爷叔’。”胡雪岩有意在陈世龙面前炫耀一番，好教这个小伙子服帖，“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头子看得起我，尤五敬重他老头子，所以也敬重我。他本人跟我的交情，也就像你郁四叔跟我的交情一样。你说松江没有去过，不要紧，有我的信，你尽管去，没有人敢拿你当‘洋盘’。”

“我晓得，我晓得。”陈世龙一叠连声地说，显得异常兴奋。他也真没有想到，胡雪

岩这样一个“空子”，有这么大的来头！顿时眼中看出来的“胡先生”，便如丈六金身的四大金刚一般高大了。

“现在我再告诉你，你到了松江，先到一家通裕米行去寻他们的老板，寻到了，他自会带你去见尤五。你把我的信当面交给他，千万记住，要当面交给他本人，这封信不能落到外人手里。”

很显然的这是封极机密的信，陈世龙深深点着头问：“要不要等回信？”

“当然要。回信也是紧要的，千万不能失落。”胡雪岩又说，“或许他不会写回信，只是带回来口信，他跟你说什么，你都记住，说什么你记住什么，不要多问！”

“也不要跟旁人说。”陈世龙这样接了一句。

“对！”胡雪岩放心了，“你懂我的道理了。”

陈世龙这里倒交代清楚了，但写这封信却成了难题，胡雪岩的文墨不甚高明，而这封信又要写得含蓄，表面没有破绽，暗中看得明白，他没有这一份本事，只好去请教郁四。

郁四是衙门里的人，对于“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这句话，特持警惕，认为这样的事不宜在信中明言，万一中途失落了这封信，会惹出极大的麻烦。

“你我都无所谓，说句老实话，上上下下都是人，总可以洗刷干净。”郁四很诚恳地说，“不过，你无论如何也要替王大老爷想想，事情弄到他头上，就很讨厌了！”

这个警告，胡雪岩十分重视，翻然变计，决定让陈世龙当面跟尤五去谈。

“是这样的，”他第二天悄悄对陈世龙说，“我们的丝要运上海，销洋庄，只怕小刀会闹事，碰得不巧，恰恰把货色陷在里面。尤五说不定知道小刀会的内情，我就是想请教他一条避凶趋吉的路子。你懂了吧？”

“懂了！”

“那么，你倒想想看，你该怎么跟他说？”

陈世龙思索了一会答道：“我想这样子跟他说：‘尤五叔，胡先生和我郁四叔，叫我问候你，请老太爷的安。胡先生有几船丝想运上来，怕路上不平静，特地叫我请示你老人家，路上有没有危险？运不运，只听你老人家一句话。’”

胡雪岩想了想，点点头说：“好！就是这样子说。”

“不过胡先生，你总要给我一封引见的信，不然，人家晓得我是老几？”

“那当然！不但有信，还有水礼让你带去。”

名为“水礼”，所费不赀，因为数量来得多，光是出名的“诸老大”的麻酥糖就是两大篓，另外吃的、穿的、用的，凡是湖州的名产，几乎一样不漏，装了一船，直放松江。

“这张单子上是送尤五本人的；这张是送他们老太爷的；这张送通裕的朋友。还有这一张上的，你跟尤五说，请他派人带你去。”

接过那张单子来看，上面写着“梅家巷畹香”五字，陈世龙便笑了。

“你不要笑！”胡雪岩说，“不是我的相好！你也不必问是哪个的。见了她的面，你只问她一句话，愿意不愿意到湖州来玩一趟？如果她不愿意，那就算了。愿意，你原船带了她来。喏！一百两银子，说是我送她的。”

“好！我晓得了。”

第十章 时局动乱，押上全部身家的一次商业预判

乱世商机

半个月以后，陈世龙原船回湖州，没有把畹香带来，但一百两银票却已送了给畹香，因为她也听说王有龄放了湖州府，愿意到湖州来玩一趟，只是要晚些日子。陈世龙急于要回来复命，无法等她，“安家费”反正要送的，落得漂亮些，就先给了她。

“做得好！这件事不去管它了。尤五怎么说？”

“他说他不写回信了。如果胡先生要运丝到上海，最好在七月底以前。”

“七月底以前？”胡雪岩很认真地追问了一句。

“是的。尤五说得很清楚，七月底以前。他又说，货色运过嘉兴，就是他的地段，他可以保险不出乱子。”

“嗯，嗯！”胡雪岩沉吟着，从两句简单的答语中，悟出许多道理。

“胡先生！”陈世龙又说，“小刀会的情形，我倒打听出来许多。”

“喔！”胡雪岩颇感意外，“你怎么打听到的？”他告诫过陈世龙，不许向尤五多问什么。真怕他多嘴多舌，向不相干的人去打听，这语言不谨慎的毛病，必须告诫他痛改。

陈世龙看出他的不满，急忙答道：“我是在茶店里听别的茶客闲谈，留心听来的。”

他听来的情形是如此：前几年上海附近，就有一股头裹红巾的暴民作乱，官府称之为“红头造反”，其中的头脑叫做刘雨川，本来是广东人，在上海做生意，结交官场，跟

洋商亦颇有往来。最近因为洪秀全在金陵“建都”，彼此有了联络，刘丽川准备大干一番。上海的谣言甚多，有的说青浦的土匪头目周立春，已经为刘丽川所勾结，有的说，嘉定、太仓各地的情势都不稳，也有的说，夷场里的洋商都会支持刘丽川。

这些消息，虽说是谣言，对胡雪岩却极有用处。他现在有个新的顾虑，不知道尤五是不是也跟刘丽川有联络，这一点关系极重，他必得跟郁四去商量。

转述过了陈世龙的话，胡雪岩提出他的看法：“尤五给我们一个期限，说是在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意思是不是到了八月里就会出事？”

“当然。到八月里就不敢保险了。”

“照此说来，小刀会刘丽川要干些什么，尤五是知道的，这样岂不是他也要‘造反’？”胡雪岩初次在郁四面前表现了忧虑的神色，“‘造反’两个字，不是好玩儿的！”

郁四想了好一会答道：“不会！照刘丽川的情形，他恐怕是‘洪门’。漕帮跟洪门，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再说，尤五上头还有老头子，在松江纳福，下面还有漕帮弟兄，散在各处，就算尤五自己想这样做，牵制太多，他也不敢冒失。不过江湖上讲究招呼打在先，刘丽川八月里或许要闹事，尤五是晓得的，说跟刘丽川在一起干，照我看，绝不会！”

这番分析，非常老到，胡雪岩心中的疑惧消失了，他很兴奋地说：“既然如此，我们的机会不可错过。郁四哥你想，如果小刀会一闹事，上海的交通或许会断，不过夷场绝不会受影响，那时候外路的丝运不到上海，洋商的生意还是要照做，丝价岂不是要大涨？”

“话是不错。”郁四沉吟着说，“倘或安然无事，我们这一宝押得就落空了。”

“也不能说落空，货色总在那里的。”

“你要做我们就做。”郁四很爽朗地说，“今天六月二十，还有四十天工夫，尽来得及！”

“郁四哥！”胡雪岩突然说道，“我又悟出一个道理。”

胡雪岩认为尤五既然是好朋友，当然会替他设想，如果尤五参与了刘丽川的密谋，则起事成败在未知之数，他的自身难保，当然不肯来管此闲事，甚至很痛快地说一句“路上不敢保险”，作为一种阻止的暗示。现在既然答应在七月底以前可以“保险”，当然是局

外人，有绝不会卷入漩涡的把握。

这个看法，郁四完全同意，“换了我也是一样。”他说，“如果有那么样一件‘大事’在搅，老实说，朋友的什么闲事都顾不得管了。”

“再说，尤五也是懂得生意的，如果夷场有麻烦，丝方面洋庄或许会停顿，他也一定会告诉我。照这样看，我们尽可以放手去做。”

“对嘛！”郁四答道，“头寸调动归我负责，别样事情你来。”

于是又作了一番细节上的研究，决定尽量买丝，赶七月二十运到上海，赚了钱分三份派，胡、郁各一份，另外一份留着应酬该应酬的人，到时候再商量。

离开阿七那里，胡雪岩回到大经丝行，在陈世龙到上海的半个月之中，他已经把两号子都开了起来，丝行的“部照”是花钱顶来的，未便改名，仍叫“大经”，典了一所很像样的房子。前面是一座五开间的敞厅作店面，后面一大一小两个院子，大的那个作丝客人的客房，小的那个胡雪岩住，另外留下两间，供老张夫妇歇脚。

大经的档手，照陈世龙的建议，用了那个姓黄的，名黄仪，此人相当能干，因而老张做了“垂拱而治”的老板，有事虽在一起商量，胡雪岩却常听黄仪的话。

“胡先生，”等听完了胡雪岩的大量购丝的宣布，黄仪说道，“五荒六月，丝本来是杀价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买丝，不能透露风声，消息一传出去，丝价马上就哄了起来。”

“那么怎么办呢？”

“只有多派人到乡下，不声不响地去收。只不过多费点辰光。”

“就是为这点，事情一定要快。”胡雪岩又说，“销洋庄的货色，绝不可以搭浆，应该啥样子就是啥样子。这一来，我们自己先要花工夫整理过，打包、装船，一个月的工夫运到上海，日子已经很紧了。”

黄仪有些迟疑，照他的经验，如果红纸一贴，只要货色合格，有多少收多少，那丝价就一定会涨得很厉害，吃亏太大。因此，他提出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由胡雪岩跟衙门里联络，设法催收通欠，税吏到门，不完不可，逼着有丝的人家非得卖去新丝纳官课不可。

“不好，不好！”胡雪岩大摇其头，“这个办法太毒辣，叫老百姓骂杀！那我在湖州

就站不住脚了。而且，王大老爷的官声也要紧。”

“那就是第二个办法，”黄仪又说，“现在织造衙门不买丝，同行生意清淡，我们打听打听，哪个手里有存货，把他吃了进来。”

“这倒可以。不过货色是不是合于销洋庄，一定要弄清楚。”

于是大经丝行大忙而特忙了，一车一车的丝运进来，一封一封的银子付出去，另外又雇了好些“湖丝阿姐”来整理货色。人手不够，张家母女俩都来帮忙，每天要到三更过后才回家，有时就住在店里。

胡雪岩每天要到三处地方：县衙门、阿七家、阜康分号，所以一早出门，总要到晚才能回大经，然后发号施令，忙得跟阿珠说句话的工夫都没有。

天气越来越热，事情越来越多，阿珠却丝毫不以为苦，唯一使她快快在心的，是找不到机会跟胡雪岩在一起。转眼二十天过去，快到七月初七，她早几天就下了决心，要在这个天上双星团圆的佳节，跟胡雪岩好好有番话说。

到了那一天，她做事特别起劲，老早就告诉“饭司务”，晚饭要迟开，原来开过晚饭，还有“夜作”，她已经跟那班“湖丝阿姐”说好了，赶一赶工，做完吃饭，可以早早回家。

吃过晚饭，天刚刚黑净，收拾一切该回家了。阿珠跟她娘说，家里太热，要在店里“乘风凉”。

这是托辞，她娘知道她的用意，不肯说破，只提醒她说：“一身的汗，不回家洗了澡再来？”

洗了澡再走回来，又是一身汗，“我就在这里洗了！”她说，“叫爱珍陪我在这里。”爱珍是她家用的一个使女。

等浴罢乘凉，一面望着迢迢银汉，一面在等胡雪岩。等到十点钟，爱珍都打盹了，来了个人，是陈世龙，他是五天之前，由胡雪岩派他到杭州去办事的。

“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到。”陈世龙说，“我不晓得你在这里，我把东西带来了。”

“什么东西？”

“吃的、用的都有，衣料、香粉、香榧、沙核桃糖、蔬菜。有胡先生叫我买的，有我自己买的。”

“你自己买的什么？”

“一把檀香扇。送你的。”

“你又去乱花钱！”阿珠埋怨他，“买一把细蒲扇我还用得着，买什么檀香扇？”这是违心之论，实际上她正想要这么一把扇子。

陈世龙觉得无趣，“那倒是我错了！”他怔怔地望着她。

阿珠心中歉然，但也不想再解释这件事，问道：“你吃过饭没有？”

“饭倒不想吃。最好来碗冰凉的绿豆汤。”

“有红枣百合汤！”明明可以教爱珍去盛来，阿珠却亲自动手，等他狼吞虎咽吃完便又问：“要不要了？”

“我再吃，胡先生怕就没得吃了。”

“不要紧！他也吃不了多少的。”她把自己的一份，省下来给饜陈世龙的口腹。

第二碗红枣百合汤吃到一半，胡雪岩回来了，陈世龙慌忙站起来招呼。胡雪岩要跟他谈话，便顾不得阿珠，一坐下来就问杭州的情形。

“老刘有回信在这里！”陈世龙把刘庆生的信递了过去。

信上谈到代理湖州府、县两公库的事。胡雪岩在这里把公款都扯了来买丝了，而应解藩库的公款，催索甚急。派陈世龙专程到杭州给刘庆生送信，就是要他解决这个难题。刘庆生走了刘二的路子，转托藩衙门管库的书办，答应缓期到月底，必须解清。

“老刘说，日子过得很快，要请胡先生早点预备。一面他在杭州想办法，不过有没有把握，很难说。”

“他在杭州怎么样想办法呢？”

“他没有跟我说，不过我也有点晓得。”陈世龙说，“第一是到同行那里去商量，有湖州的汇款，最好划到阜康来开票子。”

“啊！”胡雪岩矍然一惊，“这就是他冒失了。杭州开出票子，在这里要照兑，这个办法要先告诉我，不然岂不是‘打回票’了？”

“老刘现在还在进行，等有了眉目，自然会写信来的。”陈世龙停了一下又说，“另外，他跟信和在商量，到时候这里没有款子去，请信和先垫一笔。”

“那么你晓不晓得信和张胖子怎么说法呢？”

“听说信和自己的头寸也很紧。”

胡雪岩默然，心里在盘算着，月底的限期，绝不可能再缓。如果说小刀会真的闹事，“江南大营”一方面少了上海附近的饷源；另一方面又要派兵剿办，那时候来催浙江的“饷”，一定急如星火。倘或无以应付，藩司报抚台，抚台奏朝廷，追究责任，王有龄的干系甚重。

“月底以前，一定要想办法解清。”胡雪岩说，“世龙，你替我写封信。”

信仍旧是写给刘庆生的，关照他预先在同行之中接头短期的借款，以八月底为期，能借好多少，立刻写信来，不足之数在湖州另想办法。至于由杭州阜康出票，湖州阜康照兑的汇划，暂时不必进行，等全部款子筹划妥当了再说。

“胡先生，”陈世龙捏着笔说，“有句话，我好不好问？”

“你问，不要紧。”

“我要请问胡先生，八月底到期的款子，是不是等在上海卖掉了丝来还？”

“不错。”胡雪岩答道，“如果一时卖不掉，我还有个办法，在上海先做押款。当然，最好不要走这条路，这条路一走，让人家看出我们的实力不足，以后再要变把戏就难了。”

陈世龙对这句话，大有领悟，“把戏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巧妙就在如何不拆穿把戏上面。

一面想，一面写信。写完又谈丝生意，现在到了快起运的时候了。胡雪岩的意思，仍

旧要陈世龙押运。

陈世龙一诺无辞。接下来便谈水运的细节，一直谈到货色到上海进堆栈，然后又研究在上海是不是要设号子，话越来越多，谈到深宵，兴犹未尽。

这一来便冷落了阿珠。她先还能耐心等待，但对胡雪岩那种视如不见的态度，反感越来越浓，几次想站起身走，无奈那张藤椅像有个钩子，紧紧钩住了她的衣服。心里不断在想：等一下非好好数落他几句不可。

到钟打一点，胡雪岩伸个懒腰说：“有话明天再说吧！我实在困了。”

“我明天一早就来。”陈世龙说，“杭州买的东西都还在船上。”

“不要紧，不要紧。你也好好歇一歇，明天下午来好了。”说到这里他才发现阿珠，不由得诧异：“咦，你还在这里？”

阿珠真想回他一句：你到此刻才知道？可是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

“不早了！世龙正好送你回去。”

这一下，她可真的忍不住了。等了半天，等到“送回去”这句话，难道自己在这里枯守着，就为等陈世龙来送？她恨他一点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因而扭头就走，跌跌冲冲地，真叫“一怒而去”！

胡雪岩和陈世龙都是一愣，也都是立刻发觉了她的异样，不约而同地赶了上去。

“阿珠，阿珠！”

“张小姐！”

两个人都在喊，阿珠把脚停下来了。胡雪岩很机警，只对陈世龙说：“你自己走好了。”

“好！”陈世龙装得若无其事地跟阿珠道别，“张小姐，明朝会！”

她不能不理，也答一声：“明朝会！”然后仍旧回到原来那张藤椅上坐下。

“天气太热！”胡雪岩跟过去，陪着笑说，“最好弄点清心去火的东西来吃。”

她以为他一定会问：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那一来就好接着他的话发牢骚。不想是这么一句话，一时倒叫人发不出脾气，只好不理他，作为报复。

“喔，有红枣百合汤，好极了！”胡雪岩指着陈世龙吃剩下的那只碗说，“好不好给我也盛一碗来？味道大概不错。”

有心答他一句：吃完了！又怕这一来，真的变成反目，结果还是去盛了来，送到胡雪岩手里，但心里却越发委屈，眼眶一热，流了两滴眼泪。

“这为啥？”胡雪岩不能再装糊涂，“好端端地哭！如果是哪个得罪了你，尽管说，我想也没有哪个敢得罪你。”

话是说得好看，却只是口惠，实际上他不知存着什么心思，跟他怄气无用，还是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你晓不晓得，我特为在这里等你？”她拭干了眼泪问。

“啊呀！”胡雪岩故意装得大惊小怪的，敲敲自己的额角，“我实在忙得头都昏了，居然会没有想到你在这里是等我。对不起，对不起！”

说着便拉过她的手来，揉着、搓着，使得阿珠啼笑皆非，弄不清自己的感觉是爱还是恨。

最为难的还是一腔幽怨，无从细诉。她一直在想，以他的机警而善于揣摩人情，一定会知道她的心事，然则一直没有表示，无非故意装糊涂。但有时也会自我譬解，归因于他太忙，没有工夫来想这些。此刻既然要正正经经来谈，首先就得弄清楚，他到底真的是忙，想不到，还是想过了，有别样的打算？

就是这一点，也很难有恰当的说法，她一个人偏着头，只想心事，把胡雪岩的那些不相干的闲话，都当做耳边风。

“咦！”胡雪岩推推她问道，“你是哑巴，还是聋子？”

“我不哑不聋，只懒得说。要说，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语气平静，话风却颇为严重，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他原有些装糊涂，最近更有了别样心思，所以越发小心，只这样问道：“什么事？这样子为难！”

“难的是我自己说不出口。”

这句话答得很好，虽说含蓄，其实跟说明了一样，胡雪岩不能装糊涂了，“喔，原来如此。说实话，你是说不出口，我是忙不过来。”他说，“你当我没有想过？我想过十七八遍了，我托张胖子跟你娘说的话，绝对算数。不过要有工夫来办。现在这样子，你自己看见、听见的。我没有想到，这一趟到湖州来，会结交郁四这个朋友，做洋庄，开阜康分号，都是预先不曾打算到的。你刚才听见的，我杭州的头寸这么紧，等着我去料理，都抽不出空来。”

就这一番话，阿珠像吃了一服消痰化气的汤头，“你看你，”她不由得有了笑容，“我不过说了一句，你咕咕呱呱一大套。没有人说得过你。”

“我不说又不好，说了又不好！真正难伺候。好了，好了，我们谈点别的。”

所谈的自然也不脱大经丝行这个范围。阿珠最注意的是胡雪岩的行踪，话风中隐约表示，她也想到上海去玩一趟。胡雪岩说天气太热，一动不如一静，同时老张是一定要去的，她该留在湖州，帮着她娘照料丝行。这是极有道理的话，阿珠不作声了。

“你看，”他忽然问道，“陈世龙这个人怎么样呢？”

是哪方面怎么样呢？阿珠心里想替陈世龙说几句好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笼统地答道，“蛮能干的！”

“我是说他做人，你看是老实一路呢？还是浮滑一路呢？”

老实就是无用，浮滑就是靠不住。阿珠觉得他的话，根本不能回答，便摇摇头说：“都不是！”

“不老实，也不浮滑，普普通通。是不是呢？”

“普普通通”也不是句好话，她不愿委屈陈世龙，又答了个：“不是！”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么你说，陈世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一半是无从回答，一半由于他那咄咄逼人的词色，阿珠有些恼羞成怒了，“我不晓得！”她的声音又快又尖，“陈世龙关我什么事？请你少来问我。”

说着，脸都涨红了，而且看得出来在气喘，她穿的是薄薄纱衫，映着室内灯光，胸前

有波涛起伏之胜，胡雪岩笑嘻嘻的，只直着眼看。

阿珠一个人生了半天的闷气，等到发觉，才知道自己又吃亏了，一扭身转了过去，而且拿把蒲扇，遮在胸前，嘴里还咕哝了一句：“贼秃嘻嘻！”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天有点凉了，到里头来坐。”

这句话提醒了她，夜这么深了，到底回去不回去？要回去，就得赶紧走，而且要胡雪岩送，一则街上看到了不便，再则也不愿开口向他央求。

不走呢，似乎更不好。虽然也在这里住过，那都是跟娘在一起，不怕旁人说闲话，现在是孤男寡女，情形又不同了。

“真的不理我？”胡雪岩又说，“那我就陪你在这里坐一夜。不过受了凉，明天生病，是你自己吃苦头。”

听得他温情款款，她的气也消了，“没有看到过你这种人，”她说，“滑得像泥鳅一样！”

这是说他对她的态度，不可捉摸。胡雪岩无可辩解，却有些着急，明天一早还有许多事等着自己料理，得要早早上床，去寻个好梦，这样白耗工夫，岂不急人？

想一想，只有这样暗示：“那么你坐一下，我先去抹个身。”

抹过身自然该上床了。听得这话，他急她也急，便不再多作考虑，站起身来说：“我要回去了。”

“回去？”胡雪岩心想，这得找人来送，当然是自己义不容辞，一来一去又费辰光又累，实在不想动，便劝她说，“何必？马马虎虎睡一，天就亮了。”

阿珠犹在迟疑，一眼瞥见在打瞌睡的爱珍，顿感释然，有爱珍陪着，就不必怕人说闲话。

于是又说了两句闲话，各自归寝，却都不能入梦。胡雪岩心里在想，阿珠这件事真有点进退两难，照她的脾气，最好成天守在一起，说说笑笑，如果嫁个老老实实的小伙子，一夫一妻，必定恩爱。像自己这种性情，将来难免三妻四妾，阿珠一定会吃醋，何苦闹得鸡犬不宁？

于是他又想到陈世龙。看样子，阿珠并不讨厌他，只是她此刻一心要做“胡家的人”，不会想到陈世龙身上。倘或一方面慢慢让她疏远，一方面尽量让陈世龙跟她接近，两下一凑，这头姻缘就可以成功了。

这一成功，绝对是好事。阿珠的父母，必定喜欢这个女婿，他们小夫妻也必定心满意足，饮水思源，都是自己的功劳。别的不说，起码陈世龙就会死心塌地帮自己好好做生意。

打定了主意，恬然入梦。第二天一早起身，盘算了一下，这天该办的大事有两件，第一件是王有龄要晋省述职，说过要约他一起同行，得去讨个回话；第二件是跟郁四去商量，哪里设法调一笔款子，把月底应解藩库的公款应付过去。

“你来得正好！”王有龄一见他便这样说，“我正要找你，有两件事跟你商量。先说一件，要你捐钱。”

这句话没头没脑，听不明白，但不管是捐什么，没有推辞的道理，所以他很豪爽地答道：“雪公说好了，捐多少？一句话。”

“是这样，我想给书院里加些‘膏火’银子，你看如何？”

寒士多靠书院月课得奖的少数银子，名为夜来读书的“膏火”所需，实在是用来养家活口的，“这是好事！”胡雪岩也懂这些名堂，“我赞成！捐二百两够不够？”

“你出手倒真阔！”王有龄笑道，“你一共捐二百两银子。一百两书院膏火，另外一百两捐给育婴堂，让他们多置几亩田。”

“好，就这样。银子缴到哪里？”

“这不忙。我谈第二件。”王有龄又说，“本县的团练，已经谈妥当了。现在局势越来越紧，保境安民，耽误不得，所以我马上要到省里去一趟，说停当了，好动手。预备明天就走，你来不来得及？”

“明天就走哪里来得及？”胡雪岩想了想答道，“最快也得三天以后，我才能动身。”

“那么，你一到省就来看我。还有件事，解省的公款怎么样了？上面问起来，我好有句话交代。”

这是个难题。王有龄不上省，延到月底缴没有关系，既已上省，藩司会问：怎么不顺便报解？这话在王有龄很难回答，自己要替他设想。

“讲是讲好了，月底解清。不过雪公不能空手上省。我看这样，”胡雪岩说，“雪公能不能缓三天，等我一起走？这三天工夫当中，我给雪公凑五万现款出来。这样子上省，面子也好看些。”

王有龄想了一下答道：“那也好！”

事情说定了，胡雪岩急于想去凑那五万现款，随即去找郁四，说明经过。彼此休戚相关，而且郁四早就拍过胸脯，头寸调度，归他负责，所以一口答应，等临走那天，一定可以凑足。

于是胡雪岩回到大经，把黄仪和老张找来，说三天以后就要动身，问他们货色能不能都料理好，装船同走？

“来不及！”黄仪答道，“我今天一早，仔细算过了，总要五天。”

“今天七月初八，加五天就是十三，二十以前赶得到上海。”胡雪岩灵机一动，“我跟王老爷已经约好，不能失信，我们十一先走，你们随后来，我在杭州等。”接着，他又对老张说，“阿珠想到上海去玩一趟，就让她去好了。”

“好的！”老张深表同意，“阿珠这一向也辛苦，人都瘦了，让她到上海去逛一逛。”

“还有件事，”胡雪岩忽然有个灵感，“我们要做好事！”

黄仪和老张都一愣，不知道他何以爆出这么句话来，好事怎么做法？为谁做好事？

当然，胡雪岩会有解释：他是从王有龄那里得来的启示，“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我们做好事，就是求市面平静。”他喜欢引用谚语，这时又很恰当地用了一句，“‘饥寒起盗心’，吃亏的还是有钱的人，所以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今年我们要发米票、施棉衣、舍棺材。”

“原来是这些好事！”黄仪答道，“那都是冬天，到年近岁逼才办，时候还早。”

“现在热天也有好事好做，秋老虎还厉害得很，施茶、施药都是很实惠的好事。”胡雪岩最有决断，而况似此小事，所以这样嘱咐，“老黄，说做就做！今天就办。”

黄仪深知他的脾气，做事要又快又好，钱上面很舍得。这就好办了！当天大经丝行门口便出现了一座木架子，上面两口可容一担水的茶缸，竹筒斜削，安上一个柄，当做茶杯，茶水中加上清火败毒的药料。另外门上一张簇新的梅红笺，写的是：“本行敬送辟瘟丹、诸葛行军散，请内洽索取。”

这一来大经丝行就热闹了，一下午就送掉了两百多瓶诸葛行军散，一百多包辟瘟丹，黄仪深以为患，到晚来向胡雪岩诉苦，一则怕难以为继，二则怕讨药的人太多，影响生意。

“丝也收得差不多了，生意不会受大影响，讨药的人虽多，实在也花不了多少钱。第一天人多是一定的，过两天就好了，讨过的人，不好意思再来讨，再说，药又不是铜钿，越多越好。不要紧！”

“我倒有个办法。”陈世龙接口说道，“我们送的药要定制，分量不必这么多。包装纸上要红字印明白：‘大经丝行敬送’。装诸葛行军散的小瓷瓶，也要现烧，把大经丝行印上去。”

“这要大动干戈，今年来不及，只好明年再说。”黄仪是不愿多找麻烦的语气。胡雪岩当时虽无表示，事后把陈世龙找了来说：“世龙，你的脑筋很好。说实话，施茶施药的用意，只有你懂，好事不会白做的，我是借此扬名，不过这话不好说出口，你倒猜到了，实在聪明。”

得了这番鼓励，陈世龙颇为兴奋，很诚恳地答道：“我跟胡先生也学了好多东西。”

“慢慢来！你只要跟我跟长了，包你有出息。现在，我再跟你说件事。这趟阿珠到杭州，你多照应照应她，她是丫头脾气，喜欢热闹，船上没事，你多陪陪她。”

“我晓得了！”

晓得了？胡雪岩心想，未见得！话还要再点一两句。

“世龙！”他态度轻松地问道，“你倒说说看，我跟阿珠是怎么回事？”

这叫陈世龙怎么说？他笑一笑，露出雪白的一嘴牙齿，显得稚气可掬地。

“这有什么好碍口的？你尽管说。”

陈世龙逼得无法，只好说了：“胡先生不是很喜欢张小姐吗？外面都说，胡先生在湖

州还要立一处公馆。”

“对！我在湖州倒想安个家，来来往往，起居饮食都方便。不过，我跟阿珠是干干净净的。”

这前后两截话，有些接不上榫头，陈世龙倒愣住了，“莫非胡先生另有打算？”他问。

“现在也还谈不到。等我下趟来再说。”

“那么，”陈世龙想了想，替阿珠有些忧虑和不平，“张小姐呢？她一片心都在胡先生身上。”

“这我知道。就为这点，我只好慢慢来。好在，”胡雪岩又说，“我跟她规规矩矩，干干净净，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

照这样一说，胡雪岩是决定不要阿珠了。这为什么？陈世龙深感诧异，“胡先生，有句话，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他眨着眼说，“张小姐哪一点不好？这样的人才，说句老实话，打了灯笼都找不着的。”

由这两句话，可见他对阿珠十分倾倒。胡雪岩心想，自己这件事做对了，而且看来一定会有圆满结局，所以相当高兴。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反而叹口气说：“唉！你不知道我的心。如果阿珠不是十分人才，我倒也马马虎虎安个家，不去多伤脑筋了。就因为阿珠是这样子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人，我想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似乎越说越玄妙了，陈世龙率直问道，“为什么？”

“第一，虽说‘两头大’，别人看来总是个小。太委屈阿珠。第二，我现在的情形，你看见的，各地方在跑，把她一个人冷冷清清摆在湖州，心里过意不去。”

“胡先生！”陈世龙失声说道，“你倒真是好人。”

“这也不见得。闲话少说，世龙，”胡雪岩低声说道，“我真正拿你当自己小兄弟一样，无话不谈。你人也聪明，我的心思你都明白。刚才我跟你谈的这番话，你千万不必给阿珠和他爹娘说。好在我的意思你也知道了，该当如何应付，你自己总有数！”

陈世龙恍然大悟，喜不可言。原来是这样子“推位让国”！怪不得口口声声说跟阿珠“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意思是表示并非把一件湿布衫脱了给别人穿。这番美意，着

实可感。不过他既不愿明说，自己也不必多事去道谢。反正彼此心照就是了。

但有一点却必须弄清楚，“胡先生！”他问，“张小姐跟我谈起你，我该怎么说？”

问到这话，就表示他已有所领会，胡雪岩答道：“你不妨有意无意多提这两点：第一，我太太很凶。第二，我忙，不会专守在一个地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你要让她慢慢把我忘掉。”

“好的。”陈世龙说，“我心里有数了。”

推位让国

因为有些默契，胡雪岩从当天起，就尽量找机会让陈世龙跟张家接近，凡有传话、办事、与老张有关的，都叫他奔走联络，同时胡雪岩自己以“王大老爷有公事”这么一句话作为托词，搬到知府衙门去住，整天不见人面。

再下一天就是初十，一直到中午，仍旧不见胡雪岩露面，阿珠的娘烦躁了，“世龙，”她说，“你胡先生是怎么回事？明天要动身了，凡事要有个交代，大家总要碰碰头才好。”

“胡先生实在忙！”陈世龙说，“好在事情都交代清楚了。我们十三开船，有什么事，到杭州再问他也不迟。”

话是不错，但照道理说，至少要替胡雪岩饯个行，这件事她前两天就在筹划了，心里在想，动身之前这顿晚饭，总要在“家里”吃，所以一直也不曾提。现在看样子非先说好不可了。

“世龙，我拜托你件事情，请你现在就替我劳步走一趟，跟你胡先生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请他回来吃饭。”

陈世龙自然照办不误。可是这一去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张家，阿珠和她娘已经悬念不已，嘀嘀咕咕半天了。

“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阿珠大为埋怨。

“我心里也急呀！”陈世龙平静地回答，“胡先生在王大老爷签押房里谈公事，叫我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个把时辰，我怕你们等得心急，想先回来说一声。刚刚抬起脚，胡先生出来了，话还说到三句，王大老爷叫听差又来请。胡先生说马上就出来，叫我千万不要走，哪晓得又是半个时辰。”

“这倒错怪你了！”阿珠歉意地笑笑。

“胡先生说，来是一定要来的，就不知道啥时候，只怕顶早也要到七点。”

“七点就七点。”阿珠的娘说，“十二点也要等。不过有两样菜，耽误了辰光，就不好吃了。”

“那我到丝行里去了，还有好多事在那里。”

“你晚上也要来吃饭。”阿珠的娘还有些不放心，“最好到衙门里等着你胡先生一起来。”

陈世龙答应着刚刚走出门，只听阿珠在后面喊道：“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于是两个人同行从张家走向大经丝行，陈世龙的朋友很多，一路走一路打招呼，有些人就打量阿珠，他总替人很郑重地介绍：“这位是张小姐！”

这样介绍了两三次，阿珠又怪他了：“不要‘小姐、小姐’的，哪有个大小姐在街上乱跑的呢？”

“那么叫你啥呢？”

阿珠不响。“小姐”的称呼，在家里听听倒很过瘾，在人面前叫，就不大好意思了。但也不愿他叫自己的小名，其实也没有关系，不过这样叫惯了，将来改口很困难，而由“张小姐”改称“胡太太”或者“胡师母”，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想到将来的身份，她不由得有些脸上发热，怕陈世龙发觉，偷眼去觑他，不过他也在窥伺，视线相接，他倒不在乎，她却慌忙避了开去，脸更加红了。

心里慌乱，天气又热，迎着西晒的太阳，额上沁出好些汗珠，偏偏走得匆忙，忘了带手绢。陈世龙只要她手一动，便知道她要什么，从袖子里取出自己的一方白杭纺手绢，悄

悄塞了过去。

看手绢雪白，仿佛还未用过，阿珠正需要，便也不客气了。但一擦到脸上，便闻得一股特异的气味，是只有男人才有，俗名“脑油臭”的气味。那股气味不好闻，但阿珠却舍不得不闻，闻一闻，心里就是一阵荡意，有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也有说不出来的那种好过。

因此她就不肯把它还他，捏在手里，不时装着擦汗，送到鼻子上去闻一闻，一直走到大经门口，才把手绢还了他。

大经丝行里堆满了打成包的“七里丝”，黄仪和老张正在点数算总账。陈世龙和阿珠去得正好，堆在后面客房里的丝，就归他们帮忙。于是陈世龙点数，阿珠记账，忙到天黑，还没有点完，阿珠提醒他说：“你该到衙门里去了！点不完的，晚上再来点。”

看样子一时真个点不完了，陈世龙只得歇手，赶到知府衙门，接着胡雪岩一起到了张家。

等胡雪岩刚刚宽衣坐定，捧着一杯茶在手，老张手持一张单子，来请他看账：

“确数虽还没有点完，约数已经有了，大概八百五十包左右，连水脚在内，每包成本，总要合到番洋二百八十块左右。”他说，“这票货色，已经二十万两银子的本钱下去了。”

胡雪岩便问陈世龙：“八百五十包，每包二百八十块番洋，总数该多少？”

“二十三万八。”陈世龙很快地回答。

胡雪岩等了一下：“不错！”他又问老张：“可晓得这几天洋庄的行情，有没有涨落？”

“没有什么变动。”

“还是三百块左右。照这样算，每包可以赚二十，也不过一万七千五。”

“这也不少了。一笔生意就赚番洋一万七千多！”

老张老实，易于满足。胡雪岩觉得跟他无可深谈。想了想，只这样说道：“反正大经的佣金是您赚的。老张，不管怎么样，你是大经的老板，你那条船可以卖掉了。”

老张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何以要说这话。陈世龙心里却明白，这是胡雪岩表示，将来就是不做亲戚，他仍旧要帮老张的忙。如果这是他的真心话，为人倒真是厚道了！

“船也不必卖掉，你来来去去也方便些。”

“这也好。”胡雪岩又说，“不过你自己不必再管船上的事了。应该把全副精神对付丝行。可惜，世龙帮不上你的忙！”

“怎么办呢？”老张有些着慌，“没有世龙帮忙，你再不在湖州，我一个人怕照顾不到。黄先生，说句实话，我吃不住他。”

老张慌张，胡雪岩却泰然得很，这些事在他根本不算难题，同时他此刻又有了新的念头，要略微想一想，所以微笑着不作答复。

老实的老张，只当他不以为然，黄仪有些霸道的地方，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但说出来是在背后讲人坏话，他觉得道义有亏，不说，看胡雪岩的样子不相信。那怎么办呢？只有找个证人出来。

“黄先生为人如何，世龙也知道的。”他眼望着陈世龙说，“请你说给胡先生听听。”

“不必！”胡雪岩摇着手说，“我看也看得出来。说句实话，这趟我到湖州来，事事圆满。就是这位仁兄，我还没有把他收服。你当然吃不住他，不过有人吃得住他，你请放心好了，反正眼前也没有什么事了，等你从上海回来再说。”

“那时候怎么样？”

“那时候——”他看了看陈世龙说，“我自有极妥当的办法，包你称心如意。”

他们在谈话，阿珠一面摆碗筷，一面留心在听。她心里在想，最妥当的办法，就是不用黄仪，让陈世龙来帮忙。但是，她也听说过，胡雪岩预备让陈世龙学洋文，将来在上海“坐庄”，专管跟外国人打交道。这也是一项要紧的职司，胡雪岩未见得肯如此安排。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妥当的安排？

她的这个想法，恰好与胡雪岩相同，但他只字不提，因为时机未到。这时候，大家一起团团坐下吃饭，胡雪岩上坐，左首老张，右首陈世龙。下方是她们母女俩的位子，阿珠的娘还在厨房里，阿珠一坐坐在右首，恰好靠近陈世龙。

“来端菜！”因为爱珍临时被遣上街买东西去了，所以阿珠的娘高声在厨房里喊。

听这一喊，却是陈世龙先起身，阿珠便很自然地把他一拉：“你坐在那里，我去。”

陈世龙还是跟着去了，两个人同出同进，也不知道他在路上说了什么，阿珠只是在笑。胡雪岩一面跟老张喝酒，一面眼角瞟过来，心里有些好笑。

吃完饭，略坐一坐，胡雪岩又要走了，说还有事要跟郁四商量。阿珠和她娘听这一说，怏怏之意，现于颜色，她们都似乎有许多话要跟他谈，但细想一想，却又没有一句话是紧要而非在此刻说不可的，便只好放他走了。

“杭州见面了。”胡雪岩就这么一句话告别。

等走到门口，阿珠的娘赶上来喊住他问：“那么，啥时候再到湖州来？”

“现在哪里说得定？”

阿珠的娘回身看了一下，阿珠不在旁边，便又说道：“那件事，您放在心上。今年要办了它。”

“对，对！”胡雪岩答道，“今年年里，一定热热闹闹办喜事。那时我一定要来。”

如果是做新郎官，当然一定要来，何消说得？阿珠的娘觉得他的话奇怪，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胡雪岩已经不是她的“女婿”了。

第十一章 王有龄仕途遭遇生死劫，胡雪岩巧妙化解

新城之乱

王有龄的船到杭州，仍旧泊在万安桥。来时风光，与去时又不大相同。去时上任，仪制未备，不过两号官船，数面旗牌，这一次回省，共有五只大号官船，隶役侍应，旗帜鲜明。未到码头，仁和、钱塘两县已派了差役在岸上照应，驱散闲人，静等泊岸，坐上大轿，径回公馆。

胡雪岩却不忙回家，一乘小轿直接来到阜康，他事先并无消息，所以这一到，刘庆生颇感意外。胡雪岩原是故意如此，教他猝不及防，才好看出刘庆生一手经理之下的阜康，是怎么个样子。

因此，他一面谈路上和湖州的情形，一面很自然地把视线扫来扫去，店堂里的情形，大致都看清楚了，伙计接待顾客，也还客气，兑换银钱的生意，也还不少，所以对刘庆生觉得满意。

“麟藩台的两万银子，已经还了五千——”刘庆生把这些日子以来的业务情形，作了个简略的报告。然后请胡雪岩看账。

“不必看了。”胡雪岩问道，“账上应该结存的现银有多少？”

“总账在这里，”刘庆生翻看账簿，说结存的现银，包括立刻可以兑现的票子，一共七万五千多银子。

“三天以内要付出去的有多少？”

“三万不到。”

“明天呢？”胡雪岩又问。

“明天没有要付的。”

“那好！”胡雪岩说，“我提七万银子，只要用一天好了。”说着拿笔写了一张提银七万两的条子，递了过去。

他这是一个试探，要看看刘庆生的账目与结存是不是相符，如果叫他拿库存出来看，显得对人不相信，所以玩了这么一记小小的花样。

等刘庆生毫不迟疑地开了保险箱，点齐七万两的客票送到他手里，他又说了：“今天用出去，明天就可以收回来。你放心，不会耽误后天的用途。说不定用不到七万，我是多备些。”

就这么片刻的工夫，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刘庆生的操守和才干，考察了一番。回家拜见了老母，正在跟妻子谈此行的成就，王有龄派人来请，说有要紧事商量，请他即刻到王家见面。

到得王家，已经晚上九点钟了。王有龄正在书房里踱方步，一见胡雪岩就皱着眉说：“搞了件意想不到的差使，要到新城去一趟。”

新城又称新登，是杭州府属的一县，在富阳与桐庐之间，那一条富春江以严子陵的钓台得名，风光明媚，是骚人墨客歌咏留连的胜区，但新城却是个小小的山城。湖州府署理知府，跑到那儿去干什么？“莫非奉委审案子？”胡雪岩问。

“案子倒是有件案子，不是去审问。”王有龄答道，“新城有个和尚，聚众抗粮，黄抚台要我带兵去剿办。”

听得这话，胡雪岩大吃一惊，“这不是当耍的事。”他问，“雪公，你带过兵没有？”

“这倒不关紧要，我从前随老太爷在云南任上，带亲兵抓过作乱的苗子。不过这情形是不同的，听说新城的民风强悍得很。”

凡是山城的百姓，总以强悍的居多。新城这地方，尤其与众不同，那里在五代钱武肃王的时候，出过一个名人，叫做罗隐，在两浙和江西、福建的民间，“罗隐秀才”的名气

甚大，据说出语成讖，言必有中，而他本人亦多奇行异事。新城的民风，继承了他的那股傲岸倔强之气，所以很不容易对付。

“是啊！”胡雪岩答道，“这很麻烦。和尚聚众抗粮，可知是个不安分的人。如果带了兵去，说不定激成民变。雪公，你要慎重。”

“我所怕的正就是这一点。再说，一带兵去，那情形——”王有龄大摇其头，“越发糟糕！”

这话胡雪岩懂。绿营兵丁，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真正是“兵不如匪”，一带队下去，地方老百姓先就遭殃。想到这一点，胡雪岩觉得事有可为。

“雪公！随便什么地方，总有明事理的人。照我看，兵以不动为妙，你不妨单枪匹马，到新城找着地方上有声望的绅士，把利害关系说明白，此事自然能够化解。”

“话是不错。”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为难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还不够。上头的意思是，现在各地风声都很紧，怕刁民学样捣乱，非要严办祸首不可。”

“不管是严是宽，那是第二步的事！”

“对！”王有龄一下领悟了，不管怎么样，要眼前先把局势平服了下来，才能谈得到第二步。他想了想，站起身来说，“我要去拜个客，先作一番部署。”

“拜哪个？”

“魁参将。他原来驻防嘉兴，现在调到省城，黄抚台派他带兵跟我到新城，我得跟他商量一下。”

“雪公，你预备怎么跟他说？”

“我把以安抚为先的宗旨告诉他，请他听我的招呼出队，不能胡来。”

“叫他不出队，怕办不到。”胡雪岩说，“绿营兵一听见这种差使，都当发财的机会到了。哪里肯听你的话？”

“那么照你说，该怎么办呢？”

“总要许他点好处。”胡雪岩说，“现在不是求他出队，是求他不要出队。”

“万一安抚不下来，还是要靠他。”王有龄点点头，下了个转语，“不过，你的话确是‘一针见血’，我先许了他的好处，那就收发由心，都听我的指挥了。”

当夜王有龄去拜访了魁参将，答应为他在黄抚台那里请饷，将来事情平定以后，“保案”中一定把他列为首功，但希望他听自己的话，实在是要他听自己的指挥。魁参将见王有龄很知趣，很爽快地答应照办。

由于王有龄遭遇了这么一件意外的差使，把他原来的计划都打乱了，该办的事无法分身，只有胡雪岩帮他的忙。首先是藩司衙门的公事要紧，胡雪岩用他从阜康取来的客票，解入藩库，把湖州带来，由郁四调来的五万银票，连同多下的两万，一起还了给刘庆生。此外还有许多王有龄个人的应酬，何处该送礼，何处该送钱，胡雪岩找着刘庆生帮忙，两个人整整奔走了一天，算是都办妥了。

“这就该忙我自己的事了。”胡雪岩把经手的事项，一一向王有龄交代过后，这样对他说，“我赤手空拳做出来的市面，现在都该要有个着落。命脉都在这几船丝上面，一点大意不得。”

王有龄哑然。他此刻到新城，也等于赤手空拳，至少要有个心腹在身边，遇到疑难危急的时候，也有个人可以商量。但胡雪岩既已做了这样的表示，而且也知道这一次的丝生意，对他的关系极大，所以原想留他帮忙的话，这时候就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

他的失望无奈的神色，胡雪岩自然看得出来，心里在想：这真叫爱莫能助！第一，实在抽不出空；第二，新城地方不熟；第三，带兵出队，动刀动枪的事，也真有点“吓势”，还是不必多事为妙。

因为如此，他就不去打听这件事了。管自己跟张胖子和刘庆生去碰头，把他到上海这个把月中，需要料理或者联络的事，都作了妥帖的安排。三天工夫过去，丝船到了杭州，陈世龙陪着老张到阜康来报到。

问起路上的情形，陈世龙说一路都很顺利，不过听到许多消息，各地聚众抗粮的纠纷，层出不穷，谣言极盛，都非好兆。因此，他劝胡雪岩当夜就下船，第二天一早动身，早早赶到松江地界，有尤五“保镖”就可以放心了。

“世龙兄这话很实在。胡先生早到早好。今天晚上我做个小东，给胡先生送行。”刘庆生又面邀老张和陈世龙说，“也是替你们两位送行。”

“既如此，你就再多请一位‘堂客’。”

“是，是。”刘庆生知道胡雪岩指的是阿珠，“今天夜里的月亮还很好，我请大家到西湖上去逛逛。”

“一天到晚坐船也坐厌了。”胡雪岩笑道，“还是去逛城隍山的好。”

“就是城隍山！主从客便。”刘庆生问老张，“令媛在船上？”

“是的，我去接她。”

“何必你自己去？”胡雪岩说，“叫世龙走一趟，先接她到这里来再说。”

听得这话，陈世龙连声答应着，站起来就走。等了有个把时辰，两乘小轿抬到门前，阿珠走下轿来，只见她破例着条绸裙子，但盈尺莲船，露在裙幅外面，走起路来，裙幅摆动得很厉害，别人还不曾摇头，她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条断命的裙子，我真正着不惯！”

“那你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找罪来受？”胡雪岩这样笑着问。

“喏！都是他。”

他是指陈世龙。阿珠一面说，一面拿手指着，眼风自然而然地瞟了过去。话中虽带着埋怨，脸色和声音却并无责怪之意，倒像是陈世龙怎么说，她就该怎么听似的。

这微妙的神情，老张看不出来，刘庆生更是如蒙在鼓里，甚至连阿珠自己都没有觉察有什么异样，但胡雪岩心里明白，向陈世龙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我们商量商量，到哪里去吃饭？”刘庆生还把阿珠当做胡雪岩的心上人，特地征询她的意见，“‘皇饭儿’好不好？”

最好的一家本地馆子，就在城隍山脚下，吃完逛山，正好顺路，自然一致同意。于是刘庆生做东，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上城隍山去品茶纳凉。

这夜月明如昼，游客甚多，树下纳凉，胡雪岩跟老张和刘庆生在谈近来的市面，阿珠和陈世龙便小声闲话。杭州的一切，他不如她熟，所以尽是她话，指点着山下的万家灯火，为他介绍杭州的风物。

到得二更将近，老张打个哈欠说：“回去吧！明天一早就要动身。”

阿珠有些恋恋不舍，但终于还是站了起来。陈世龙却是一言不发，抢先下山。胡雪岩

心里奇怪，不知道他去干什么，这个疑团直到下山才打破，原来他是雇轿子去了。

“只得两顶轿子。”陈世龙说，“胡先生坐一顶。”

还有一顶呢？不用说，当然是阿珠坐。胡雪岩心想，自己想是沾了她的光，其实可以不必，我家甚近，不妨安步当车。阿珠父女回船的路相当远，不如让他们坐了去。

“我要托世龙帮我收拾行李，我们先走，轿子你们坐了去。”胡雪岩又对刘庆生拱拱手说，“你也请回去吧！”

“好的。明天一早我来送行。”

于是五个人分做三路。胡雪岩把陈世龙带回家。胡家大非昔比了，胡太太很能干，在丈夫到湖州去的一个月中，收拾得门庭焕然，还用了一个老妈子，一个打杂的男工，这时还都在等候“老爷”回家。

“行李都收拾好了。”打杂的男工阿福，向“老爷”交代，“约了两个挑夫在那里，行李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发下船，还是明天一早挑了去？”

胡雪岩觉得阿福很会办事，十分满意，但他还未接口，陈世龙就先说了：“今天晚上下船！回头我带了挑夫去，也省得你走一趟。”

这样说停当，阿福立刻去找挑夫，趁这片刻闲空，胡雪岩问道：“一路上，阿珠怎么样？”

这话让陈世龙很难回答，虽已取得默契，却不便自道如何向阿珠献殷勤，想了想答道：“我都照胡先生的话做。”

“好！”胡雪岩说，“你就照这样子做好了。不过生意上也要当心。”这是警告他，不要陷溺在阿珠的巧笑娇语之中。

这言外之意，陈世龙当然懂，到底年纪还轻，脸有些红了。但此刻不能装糊涂，事实上他也一直在找这样一个可以表示忠心的机会，所以用极诚恳坦率的声音答道：“胡先生，你尽管请放心，江湖上我虽少跑，江湖义气总晓得的，胡先生这样子待我，我拆烂污对不起胡先生，将来在外面还要混不要混？”

“对！”胡雪岩颇为嘉许，“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见得你脑子清楚。我劝你在生意上巴结，不光是为我，是为你自己。你最多拆我两次烂污，第一次我原谅你，第二次对不

起，要请你卷铺盖了，如果烂污拆得太过，连我都收不了场，那时候该杀该剮，也是你去。不过你要晓得，也有人连一次烂污都不准人拆的，只要有这么一次，你就吃不开了。”

他这番话，等于定了个规约，让陈世龙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他对待手下的态度。不过陈世龙绝没有半点因为可容许拆一次烂污而有恃无恐的心思，相反地，这时候暗暗下了决心，在生意上非要规规矩矩地做个样子来给胡雪岩看不可。

“胡先生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走了。”他又问，“明天一早，要不要来接？”

“不必，不必！我自己会去的。”

等陈世龙一走，胡雪岩也就睡了。临别前夕，夫妇俩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谈到半夜，人是倦了，却不能安心入梦，心绪零乱，一直在想王有龄，担心他到新城，生命有没有危险，公事会不会顺利？

“怎么这时候才来？太阳都好高了！”阿珠一见胡雪岩上船，就这样埋怨地问。

“一夜没有睡着。”胡雪岩答道，“我在担心王大老爷。”

“王大老爷怎么样？”

“这时候没有工夫谈。开了船再说。”

解缆开船，也得要会工夫，胡雪岩一个人坐在船舱里喝茶，懒得开口，自从与王有龄重逢以来，他的情绪从没有像这样恶劣过。

“到底啥事情？”阿珠问道，“这样子愁眉不展，害得大家都不开心。”

听这话胡雪岩感到歉然，心情便越发沉重，“嘻！”他突然站起身来，“我今天不走了！王大老爷的公事有麻烦，我走了对不起朋友。阿珠，你叫他们停船。”

等船一停，老张和陈世龙不约而同地搭了跳板，都来到胡雪岩舱里，查问原因。

这时候他的心情轻松了，把王有龄奉令赴新城办案的经过说了一遍，表示非跟他在一起不可。

“我事情一办好，就赶了上来，行李也不必卸了。”

“如果事情没有办完，赶不到呢？”陈世龙针对这个疑问作了建议，“我们在松江等你，有尤五照应，船上的货色绝不会少。”

胡雪岩觉得这办法十分妥帖，欣然同意，随即单身上岸，雇了乘小轿，直接来到王家。

王有龄家高朋满座，个个都穿着官服，看样子都是“州县班子”，自然是“听鼓辕门”的候补知县。胡雪岩自己虽也是捐班的“大老爷”，但从未穿过补褂、戴过大帽，与这班官儿们见面，先得一个个请教了，才好定称呼，麻烦甚大，所以踏入院子，不进大厅，由廊下绕到厅房一间小客厅去休息等候。

等听差的捧了茶来，他悄悄问道：“你家老爷在谈什么？”

“还不是新城的事！听说那和尚厉害得很，把新城的县官都杀掉了。为此，我们太太愁得觉都睡不着。”

胡雪岩大吃一惊！这一来，事情越闹越大，必不能善罢甘休，王有龄真是“湿手捏了燥干面”，怕一时料理不清楚了。

于是他侧耳静听着，不久就弄清楚了，那些候补州县，奉了抚台的委札，到王有龄这里来听候差委，此刻他正召集他们在会议，商量处理的办法。

你一言，他一言，聚讼纷纭了半天，只听有个人说道：“现在是抗粮事小，戕官事大，首要各犯，朝廷决不会放松。我看，第一步，要派兵分守要隘；第二步，才谈得到是剿、是抚，还是剿抚兼施？”

胡雪岩暗暗点头，只有这个人说话还有条理，外面的王有龄大概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听他说：“高明之至。我还要请教鹤翁，你看是剿呢？还是抚呢？”

“先抚后剿。”那个被称做“鹤翁”的人，答得极其干脆。

“先抚后剿，先抚后剿，这四个字的宗旨，确切不移。”王有龄很快地说，“我索性再请教鹤翁，能就抚自然不必出队进剿，所以能抚还是要抚。应该如何着手？想来必有高见。”

“倒是有点看法，说出来请王大人指教——”

胡雪岩正听到紧要地方，谁知听差奉命来请，说是王太太吩咐，请他到里面去坐。彼此的关系，已超过“通家之好”的程度，内眷不避，胡雪岩便到内厅去见了王太太。

“你看，好端端在湖州，上省一趟，就派了这么件差使！”王太太愁眉苦脸地说，“省城里谣言很多，都说新城这件事，跟‘长毛’是有勾结的。那地方又在山里，雪轩一去，万一陷在里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怎么办？”

“不要紧，不要紧！”胡雪岩为了安慰她，只好硬起头皮拍胸脯，“有我在！我来想办法，包你平安。”

“是啊！”王太太有惊喜之色，“雪轩常说，什么事都靠你。你们像弟兄一样，你总要帮帮你哥哥的忙。”

“那还用说。你先请放宽了心，等他回头开完了会，我们再来商量。”

于是胡雪岩便大谈王有龄在湖州的情形，公事如何顺利，地方如何爱戴，尽是一些好听的话，让王太太好忘掉新城的案子。

谈到日中要开饭了，王太太派人到外面去催请，把王有龄催了进来，他一见胡雪岩便问：“你怎么没有走？”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我在船上提心吊胆，雪公，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

王有龄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他知道的感觉，跟胡雪岩做朋友，实在够味得很！“雪岩，”他眼睛都有些润湿了，“这才是生死患难之交！说实话，一见你的面，精神就是一振。事情是很棘手，不过你来了，我倒也不怎么怕了。”

王太太听他们这一番对答，对胡雪岩的看法越发不同，而且她也跟她丈夫一样，愁怀一放，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从容的神色。

“有话慢慢谈，先吃饭！”她对王有龄说，“一直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今天可以舒舒服服吃餐饭了，你们弟兄俩先吃酒，我做个‘红糟鸡’替你们下饭。”

王有龄欣然赞许，对胡雪岩夸耀他太太的手艺：“你尝尝内人的手段！跟外面福州馆子里的菜，大不相同。”

于是都变得好整以暇了，王有龄擎着酒杯为胡雪岩细述新城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眼前的处理办法。果然如胡雪岩所想象的，那些奉派听候王有龄差委的候补州县中，管用的

只有那个“鹤翁”。

“此人名叫嵇鹤龄，真正是个人才！”王有龄说，“足智多谋，能言善道，如果他肯帮我的忙，虽不能高枕无忧，事情已成功了一半。”

“喔！”胡雪岩问，“他的忙怎么帮法？”

“去安抚！”王有龄说，“新城在省的绅士，我已经碰过头了，那几位异口同声表示，有个得力的人到新城就地办事，事半功倍。本来也是，遇到这种情形，一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无奈能干的，胆小不敢去；胆大敢去的，又多是庸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除非我自己去，我不能去就得找嵇鹤龄这样的人。”

“我明白了。嵇鹤龄不肯去的原因何在？也是胆小？”

“哪里？”王有龄说，“此人有谋有勇，没有把那班乱民放在眼里。他只是不肯去——”

不肯去的原因是他觉得不合算。王有龄谈嵇鹤龄的为人，吃亏在恃才傲物，所以虽有才干，历任大僚都不肯或者不敢用他，在浙江候补了七八年，派不上几回差使，因而牢骚极多。

“他跟人家表示：‘三年派不上一趟差，有了差使，好的轮不着，要送命的让我去。我为何这么傻？老实说，都为王某某还是个肯办事，脑筋清楚的，我才说几句。不然我连口都懒得开。’”王有龄说，“今天这一会，其实毫无影响，我一直在动脑筋的是，设法说动嵇鹤龄，谁知劳而无功！”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雪公，你的条件开得不够吧？”

“根本谈不上！嵇鹤龄穷得你们杭州人说的‘嗒嗒滴’，但就是不肯哭穷，不谈钱，你拿他有什么办法？”王有龄停了一下又说体谅的话，“想想也难怪，八月半就要到了，要付的账还没有着落，转眼秋风一起，冬天的衣服还在长生库里。听说他最近悼亡，留下一大堆孩子要照应。心境既不好，又分不开身，也实在难怪他不肯帮忙。”

“那就只有我去了。”胡雪岩说。

“你我是一样的。”王有龄说，“我不能去，当然也不能让你去。”

“既如此，雪公，你要我做点什么？”胡雪岩已有所领会，特意这样问一句。

“你看，雪岩，怎么想个办法，能让嵇鹤龄欣然应请，到新城去走一趟？”

胡雪岩不即作答，慢慢喝着酒盘算。这个征兆不好，在王有龄的印象中，任何难题，一跟他提出来，就会有办法，没有办法也有答复，一两句话，直抉症结的根源，商量下去，总能解决。像这样不开口，看起来真是把他难倒了。

难是有点难，却还不至于把胡雪岩难倒，他现在所想的还不是事而是人，嵇鹤龄这样的人，胡雪岩最倾倒，有本事也还要有骨气。王有龄所说的“恃才傲物”四个字，里面有许多学问，傲是傲他所看不起的人，如果明明比他高明，不肯承认，眼睛长在额角上，目空一切，这样的人不是“傲”是“狂”，不但不值得佩服，而且要替他担心，因为狂下去就要疯了。

嵇鹤龄心里是丘壑分明的，只听他说王有龄“还肯办事，脑筋清楚”，他才肯有所建言，就知道他的为人。这样的人，只要摸着他的脾气，很容易对付，话不投机，他睬都不睬你。

“可惜事情太急，没有辰光了，不然，我跟他个把月交下来，一定可以叫他听我的话。”

“是啊！我是不容你下水磨功夫。难就难在这日子上头。”

“他有没有什么好朋友？”

“怎么没有？”王有龄说，“也是个候补知县，会画画，好酒量，此人最佩服嵇鹤龄，但虽无话不谈，却做不得他的主。我就是托他去疏通的。”

“喔，‘无话不谈’？”胡雪岩很注意地问。

“是的。此人姓裘，裘、酒谐音，所以外号叫‘酒糊涂’，其实不糊涂。我介绍他跟你见见面？”

“不忙！”

胡雪岩说了这一句，却又不开口了，尽自挟着王太太精心烹调的红糟鸡，大块往嘴里送。还要腾出工夫来向她讨教做法，越发不来理会王有龄。

吃完饭、洗过脸，胡雪岩叼着根象牙“剔牙杖”，手里捏一把紫砂小茶壶，走来走去踱方步，踱了半天，站住脚说：“要他‘欣然’，只怕办不到！”

等了好久的王有龄，听得这一说，赶紧接口：“不管了！嵇鹤龄欣然也好，不高兴也好，反正只要肯去，就一定会尽心。公事完了，我替他磕个头道谢都无所谓。”

“好，我来办！雪公，把你的袍褂借我一套。”

“什么借？”王有龄转身喊道，“太太，你拣一身袍褂，还有，全副的七品服色，拣齐了叫高升送到雪岩那里去。”

“对了，顺便托高升跟我家说一声，我上海暂时不去了。”

王太太答应着，自去料理。王有龄便问：“你忽然想起要套公服，作何用处？”

“我要唱出戏。”胡雪岩又说，“闲话不必提，你发个帖子，晚上请‘酒糊涂’来喝酒，我有事要问他。”

王有龄依言照办，立刻发了帖子，同时预备酒筵，因为宾主一共只有三个人，菜备得不多，却特地觅了一罐十五年陈的“竹叶青”，打算让“酒糊涂”喝个痛快。

到晚来，客人欣然应约，胡雪岩跟他请教了“台甫”，略略寒暄，随即入席。姓裘的名叫丰言，名如其人，十分健谈，谈的自然是嵇鹤龄。

这一顿酒吃完，已经二更过后。王有龄厚犒裘丰言的跟班、轿夫，并且派高升把有了六七分酒意的客人送了回去。然后跟胡雪岩商量如何说服嵇鹤龄。

“雪公，”也有了酒意的胡雪岩笑道，“山人自有道理，你就不必问了。明天我得先部署部署，后天一早去拜嵇鹤龄，必有好音。我这出戏得有个好配角，请你关照高升到舍间来，我用他做配角儿。”

“好！好！”王有龄也笑道，“我等着看你这出戏。”

结交鹤翁

第三天一早，胡雪岩穿起补子的袍褂，戴上水晶顶子的大帽，坐上轿子，由高升“执帖”，径自来拜嵇鹤龄。

他住的是租来的房子，式微的巨族，房屋破旧，但格局甚大，里面住着六七户人家，屋主连门房都租了出去，黯旧的粉墙上写着“陈记苏广成衣”六个大字。高升便上去问讯：“陈老板，请问嵇老爷可是住在这里？”

“嵇老爷还是纪老爷？”姓陈的裁缝问，嵇跟纪念不清楚，听来是一个音。

“嵇鹤龄嵇老爷。”

“我不晓得他们的名字。可是喜欢骂人的那位嵇老爷？”

“这我就不晓得了。”高升把一手所持的清香素烛拿给他看，“刚刚死了太太的那位嵇老爷。”

“不错，就是喜欢骂人的那个。他住在三厅东面那个院子。”

“多谢，多谢！”高升向胡雪岩使个眼色，接着取根带来的纸煤，在裁缝案板上的烫斗里点燃了，往里就走。

胡雪岩穿官服，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踱不来方棱折角的四方步，加以高升走得又快，他不能不紧紧跟着，所以顾不得官派，捞起下摆，大踏步赶了上去。

穿过大厅，沿着夹弄，走到三厅，东面一座院落，门上钉着麻，一看不不错，高升便开始唱戏了，拉长了调子喊一声：“胡老爷拜！”

一路高唱，一路往里直闯，到了灵堂里，吹旺纸煤，先点蜡烛后燃香。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把嵇家弄得莫名其妙，有个跟班模样的老者问道：“老哥，贵上是哪一位？”

“敏上姓胡，特来拜嵇老爷！拜托你递一递帖子。”说着，高升从拜匣里取出一张“教愚弟胡光墉拜”的名帖递了过去。

他们在里头打交道，胡雪岩只在院子门口等，过了一会，听见嵇家的跟班在说：“不敢当，不敢当！敝上说，跟胡老爷素昧平生，不敢请见，连帖子亦不敢领。”

这拒人于千里以外的态度，是胡雪岩早就料到了的。他的步骤是：如果投帖而获嵇鹤龄延见，自然最好，否则就还有一步棋。

此刻便是走这步棋的时候了，他不慌不忙地往里走去，直入灵堂，一言不发，从高升手里接过已点燃的线香，在灵前肃穆地往上一举，然后亲自去上香。

等嵇家的跟班会过意来，连忙喊道：“真不敢当，真不敢当！”

胡雪岩不理他，管自己恭恭敬敬地跪在拜垫上行礼。嵇家的跟班慌了手脚，顺手拉过一个在看热闹的胖胖的小姑娘，把她的头一揪，硬捺着跪下。

“快磕头回礼！”

这时把嵇家上下都惊动了，等胡雪岩站起身来，只见五六个孩子，有男有女，小到三四岁，大到十四五岁，都围在四周，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位从未见过的客人。

“大官！”嵇家的跟班，招呼年龄最大的那个男孩，“来给胡老爷磕头道谢。”

就这时候嵇鹤龄出现了，“是哪位？”他一面掀起门帘，一面问。

“这位想来就是嵇大哥了！”胡雪岩兜头一揖。

嵇鹤龄还了礼，冷冷地问道：“我与足下素昧平生，何劳吊唁？”

“草草不恭！我是奉王太守的委托，专诚来行个礼。”胡雪岩张开两臂，看看自己身上，不好意思地笑道，“不瞒嵇大哥说，从捐了官以来，这套袍褂还是第一次穿。只因为初次拜访，不敢不具公服。”

“言重，言重！不知足下光降，有何见教？”

话是很客气，却不肯肃客入座，意思是立谈数语便要送客出门。不过他虽崖岸自高，他那跟班却很懂礼数，端了盖碗茶来，说一声：“请坐，用茶！”这一下嵇鹤龄不能不尽主人的道理了。

等一坐下来，胡雪岩便是一顿恭维，兼道王有龄是如何仰慕。他的口才本就来得，这时又是刻意敷衍，俗语道得好：“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怕拍得肉麻，因而几句恰到好处的好处的恭维，胡雪岩就把嵇鹤龄的傲气减消了一半。

“嵇大哥，还有点东西，王太守托我面交，完全是一点点敬意。”说着，他从靴页子里掏出来一个信封，隔着茶几递了过去。

嵇鹤龄不肯接，“内中何物呢？”他问。

“不是银票。”胡雪岩爽爽快快地把他心中的疑惑揭破，接下来又加了一句，“几张无用的废纸。”

这句话引起了嵇鹤龄的好奇心，撕开封套一看，里面一叠借据，有向钱庄借的，有裘丰言经手为他代借的，上面或者盖着“注销”的戳子，或者写着“作废”二字。不是“废纸”是什么呢？

“这、这、这怎么说呢？”嵇鹤龄的枪法大乱，而尤其令他困惑的是，有人抬进来两只皮箱，他认得那是自己的东西，但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在当铺里。

于是嵇鹤龄急急喊他那跟在箱子后面的跟班：“张贵！怎么回事？”

上当铺的勾当，都归张贵经手，但是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出戏他不过看到前台的演出，后台的花样他看不见。

线索是裘丰言那里来的，知道了嵇家常去求教的那家当铺就好办了。钱庄与当铺素有往来，刘庆生就认识那家当铺的徽州朝奉，一说替嵇老爷赎当，自然万分欢迎。但赎当要有当票，因而作了一个约定，由刘庆生将全部本息付讫，“当头”送到嵇家，凭票收货，否则原货取回。这是万无一失的安排，当铺里自然乐从。

因此，在胡雪岩跟嵇鹤龄打交道时，作为“配角”的高升也在“唱戏”，他把张贵悄悄拉到一边，先请教了“贵姓”，然后说道：“张老哥，有点东西在门外，请你去看看。”

门外是指定时间送到的两口皮箱。高升告诉他，本息都已付过，只凭当票就可取回箱子。张贵跟了嵇鹤龄十几年，知道主人的脾气，但也因为跟得太久，不但感情上已泯没了主仆的界限，而且嵇鹤龄的日常家用，都由他调度，等于是个“当家人”，别的都还好办，六个孩子的嘴非喂不可，所以对这两箱子衣服，决定自作主张把它领了下来，至多受主人几句埋怨，实惠总是实惠。

“唉！”被请到一边，悄悄听完经过的嵇鹤龄，微顿着足叹气：“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现在怎么办呢？”

张贵不作声，心里在想：有钱，把赎当的本息归还人家，没有钱，那就只好领受人家的好意。不然，难道把东西丢掉？

“好了，好了！”嵇鹤龄横一横心，另作处置，挥手说道，“你不用管了。”

“老爷！”张贵交代了一句，“本息一共是二百三十二两六钱银子。”

嵇鹤龄点点头，又去陪客，“仁兄大人，”他略带点气愤地说，“这是哪位的主意？高明之至！”

“哪里，哪里！”胡雪岩用不安的声音说，“无非王太守敬仰老兄，略表敬意，你不必介怀！”

“我如何能不介怀？”嵇鹤龄把声音提得高，“你们做这个圈套，硬叫我领这个情，拒之不可，受之不甘。真正是——”他总算把话到口边的“岂有此理”四个字咽了回去。

他要发脾气，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笑嘻嘻地站起身来又作揖：“老兄，我领罪！是我出的主意，与王太守无干！说句实话，我倒不是为老兄，是为王太守。他深知老兄的耿介，想有所致意而不敢，为此愁眉不展，我蒙王太守不弃，视为患难之交，不能不替他分忧，因而想了这么一条唐突大贤的计策。总之，是我荒唐，我跟老兄请罪！”说到这里又是长揖到地。

嵇鹤龄不知道这番措词雅驯的话，是经王有龄斟酌过的“戏辙儿”，只觉得他谈吐不俗，行事更不俗，像是熟读《战国策》的，倒不可小看了这个“铜钱眼里翻跟斗”的陌生人。

于是他的态度和缓了，还了礼拉着胡雪岩的手说：“来，来，我们好好谈一谈。”

一看这情形，胡雪岩自觉嵇鹤龄已入掌握，不过此刻有两种不同的应付办法，如果只要他就范，替王有龄作一趟新城之行，事毕即了，彼此漠不相关，那很好办，就地敷衍他一番就行了。倘或想跟他做个朋友，也是为王有龄在官场中找个得力帮手，还须好好下一番功夫。

转念之间，就有了抉择，他实在也很欣赏嵇鹤龄这样的人，所以提了个建议，并且改了称呼，不称“老兄”称“鹤龄兄”。

“我看这样，”他说，“鹤龄兄，我奉屈小酌，找个清凉的地方‘摆一碗’，你看怎么样？”

日已将午，对这样一位来“示惠”的客人，嵇鹤龄原就想到，应该留客便饭，只是中

馈乏人，孩子又多，家里实在不方便，不想胡雪岩有此提议，恰中下怀，因而欣然表示同意。

“这身公服，可以不穿了！”胡雪岩看着身上，故意说道，“等我先回家换了衣服再来。”

“那何必呢？”嵇鹤龄马上接口，“天气还热得很，随便找件纱衫穿就行了。”接着就叫他的儿子，“大毛，把我挂在门背后的那件长衫拿来。”

于是胡雪岩换了公服，穿上嵇鹤龄的一件实地纱长衫。到了这样可以“共衣”的程度，交情也就显得不同了。两个人都没有穿马褂，一袭轻衫，潇潇洒洒地出了嵇家的院子。

“鹤龄兄，你请先走一步，我跟他说几句话。”

他是指高升，胡雪岩先夸奖了他几句，然后让他回去，转告王有龄，事情一定可以成功，请王有龄即刻到嵇家来拜访。

“胡老爷！”高升低声问道，“你跟嵇老爷吃酒去了，我们老爷一来，不是扑个空吗？”

“‘孔子拜阳货’，就是要扑空。”胡雪岩点破其中的奥妙，“你们老爷来拜了，嵇老爷当然要去回拜，这下有事不就可以长谈了吗？”

“是的，胡老爷的脑筋真好！”高升笑着说，“我懂了，你请。”

出了大门，两个人都没有坐轿子。嵇家住在清波门，离“柳浪闻莺”不远，安步当车到了那里，在一家叫做“别有天”的馆子里落座。胡雪岩好整以暇地跟嵇鹤龄研究要什么菜，什么酒，那样子就像多年知好，常常在一起把杯小叙似的。

“雪岩兄，”嵇鹤龄开门见山地问，“王太守真的认为新城那件案子，非我去不可？”

“这倒不大清楚。不过前天我听他在埋怨黄抚台。”胡雪岩喝口酒，闲闲地又说，“埋怨上头，派了这么多委员来，用得着的不多，倒不如只派嵇某人一位，那反倒没有话说。”

“怎么叫没有话说？”

“听他的口气，是指你老兄没有话说。如果委员只有你一位，他有什么借重的地方，我想你也不好推辞。现在有这么多人，偏偏一定说要请你去，这话他似乎不便出口。”

“是啊！”嵇鹤龄说，“我也知道他的难处。”

知道王有龄的难处又如何呢？胡雪岩心里这样在问，但不愿操之过急，紧盯着问。同时他也真的不急，因为嵇鹤龄的脾气，他几乎已完全摸到，只要能说动他，他比什么人的心还热。

果然，嵇鹤龄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当仁不让。不过，王太守得要能听我的话。”

胡雪岩也真会做作，“到底怎么回事？我还不十分清楚，这是公事，我最好少说话。鹤龄兄，王太守跟我关系不同，想来你总也听说过。我们虽是初交，一见投缘，说句实话，我是高攀，只要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们交下去一定是顶好的朋友。为此，”他停了一下，装出毅然决然的神情，“我也不能不替你着想，交朋友不能‘治一径，损一径’，你说是不是？”

“是的。”嵇鹤龄深深点头，“雪岩兄，不是我恭维你，阡陌中人，像你这样有春秋战国策士味道的，还真罕见。”这两句话，胡雪岩听不懂，反正只知道是恭维的话，谦逊总不错的，便拱拱手答道：“不敢，不敢！”

“现在我要请问，你说‘不能不替我着想’，是如何想法？”

“你的心太热，自告奋勇要到新城走一趟，王太守当然也有借重的意思。不过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总要不生危险才好，如果没有万全之计，还是不去的好。倘或王太守谈到这件事，你有难处，尽管实说。”他加重语气又说，“千万千万不能冒险。这就是我替你着想的地方。”

“承情之至。”嵇鹤龄很坦然地说，“这种事没有万全之计的，全在乎事先策划周详，临事随机应变。雪岩兄，你放心，我自保的办法，总是有的。”

“可惜，新城是在山里，如果是水路码头我就可以保你的驾了。”

“怎么办呢？”嵇鹤龄问，“你跟水师营很熟？”

“不是。”胡雪岩想了想，觉得不妨实说，“漕帮中我有人。”

“那好极了！”嵇鹤龄已极其兴奋地，“我就想结识几个漕帮中人，烦你引见。”他

接着又加了一句，“并无其意，只是向往这些人的行径，想印证一下《游侠列传》，看看今古有何不同？”

《游侠列传》是个什么玩意儿？胡雪岩不知道，片刻之间，倒有两次听不懂他的话，心里不免难过，读的书到底太少了。

不过不懂他能猜，看样子嵇鹤龄只是想结交这些朋友，江湖上人四海得很，朋友越多越好，介绍他跟郁四和尤五认识，绝不嫌冒昧，所以他一口答应。

“鹤龄兄，”他说，“我是‘空子’，就这年把当中，在水路上交了两个响当当的好朋友，一个在湖州，一个在松江。等你公事完了，我也从上海回来了，那时候我们一起到湖州去玩一趟，自然是扰王太守的，我跟你介绍一个姓郁的朋友。照你的性情，你们一定合得来。”

“好极了！”嵇鹤龄欣然引杯，干了酒又问，“你什么时候动身到上海？”

“本来前天就该走了。想想不能把王太守一个人丢在这里，所以上了船又下船。”

“啊！这我又要浮一大白！”嵇鹤龄自己取壶斟满，一饮而尽，向胡雪岩照一照杯又说，“现在能够像你这样急人之难、古道热肠的，不多了。”

这句话他听懂了，机变极快，应声答道：“至少还有一个，就是仁兄大人阁下。”

说着，胡雪岩回敬了一杯，嵇鹤龄欣然接受，放下杯子，有着喜不自胜的神情，“雪岩兄，人生遇合，真正是佛家所说的‘因缘’两字，一点都强求不来。”

“喔，原来‘姻缘’两字，是佛经上来的？”

这一说，嵇鹤龄不免诧异，看他吐属不凡，何以连“因缘”的出典都会不知道呢？但他轻视的念头，在心中一闪即没，朋友投缘了，自会有许多忠恕的想法，他在想，胡雪岩虽是生意中人，没有读多少书，但并不俗气，而且在应酬交往中，学到了一口文雅的谈吐，居然在场面上能充得过去，也真个难能可贵了。

他还没有听出胡雪岩说的是“姻缘”，不是“因缘”，只接着发挥他的看法：“世俗都道得一个‘缘’字，其实有因才有缘。你我的性情，就是一个因，你晓得我吃软不吃硬，人穷志不穷的脾气，这样才会投缘。所以有人说的无缘，其实是无因，彼此志趣不合，性情不投，哪里会做得成朋友？”

胡雪岩这才明白，他说的是因果之“因”，不是婚姻之“姻”，心里越发不是味道，但也不必掩饰。“鹤龄兄，”他很诚恳地说，“你跟我谈书上的道理，我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尽管谈，我听听总是有益的。”

这一说，益使嵇鹤龄觉得他坦率可爱，不过也因为他这一说，反倒不便再引经据典，谈书上的道理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雪岩兄，你倒也不必忒自谦。”嵇鹤龄说，“我劝你闲下来，倒不妨读几首诗，看看山、看看水，这倒是涵泳性情，于你极有益处的。”

“你这几句话是张药方子，”胡雪岩笑道，“可以医我的俗气。”

“对了！”嵇鹤龄击节称赏，“你见得到此就不俗。”

这一来，他的谈兴越发好了，谈兴一好酒兴也一定好，又添了两斤竹叶青来。酒店主人也很识趣，从吊在湖水中的竹篓里，捞起一条三斤重的青鱼，别出心裁，舍弃从南宋传下来的“醋溜”成法不用，仿照“老西儿”的吃法，做了碗解酒醒脾的醋椒鱼汤，亲自捧上桌来，说明是不收钱的“敬菜”。于是嵇鹤龄的饭量也好了，三碗“冬春米”饭下肚，摩着肚皮说：“从内人下世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酒醉饭饱。”

他这一说，倒让胡雪岩想起一件事，“鹤龄兄，”他问，“尊夫人故世，留下五六个儿女，中馈不可无人，你也该有续弦的打算！”

“唉！”嵇鹤龄叹口气，“我何尝不作此打算？不过，你倒想想，五六个儿女需要照料，又是不知哪一年补缺的‘灾官’，请问，略略过得去的人家，哪位小姐肯嫁我？”

“这倒是实话。”胡雪岩说，“等我来替你动动脑筋！”

嵇鹤龄笑笑不答。胡雪岩却真的在替他“动脑筋”，并且很快地想到了一个主意，但眼前先不说破，谈了些别的闲话，看着太阳已落入南北高峰之间，返照湖水，映出万点金鳞，暑气也不如日中之烈，柳下披风，醉意一消，真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到黄昏，城门快要关了，两人恋恋不舍地约了明天再见。

胡雪岩直接来到王家，王有龄正好送客出门，一见便拉着他的手笑道：“雪岩，你的本事真大，居然能把这么个人降服了，我不能不佩服你。我去拜过他了，封了八两银子的奠仪，不算太菲吧！”

“这无所谓。”胡雪岩答道，“他已经自告奋勇，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回拜，你就开门

见山跟他谈好了。”

“自告奋勇？”王有龄愁怀尽去，大喜说道，“好极，好极！明天晚上我请个客，把魁参将和新城县的两个绅士约了来，好好谈一谈。你早点来！”

第二天下午，胡雪岩依约，在家吃完午饭就到了王家。不久，嵇鹤龄也到了，他在上午已来回拜过王有龄，接受了晚宴的邀请，同时应约早到，好先商量出一个具体办法，等魁参将和新城县的绅士来了，当面谈妥，立即就可以动手办事。

“鹤龄兄，”王有龄说，“早晨你来过以后，我一直在盘算，新城县令已为匪僧慧心戕害，现在是县丞护印。我想上院保老兄署理新城，有‘印把子’在手里，办事比较方便。当然，这是权宜之计，新城地瘠民贫，不好一直委屈老兄。将来调补一等大县，我一定帮忙。”

“多谢雪公栽培！”嵇鹤龄拱拱手说，“不过眼前还是用委员的名义好。何以呢？第一，此去要随机应变，说不定我要深入虎穴，权且与那班乱民‘称兄道弟，杯酒言欢’。如果是父母官的身份，不能不存朝廷的体统，处处拘束，反而不便。其次，现在既是县丞护印，身处危城，能够尽心维持，他总也有所贪图，如果我一署理，他就落空了，即使不是心怀怨望，事事掣肘，也一定鼓不起劲来干，于大事无益。”

“是，是！”王有龄钦佩之忱，溢于词色，“老兄这番剖析，具见卓识。我准定照老兄的吩咐，等这件事完了，老兄补实缺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我要请雪公先跟上头进言，新城县丞，倘或著有劳绩，请上头不必另外派人，就让他升署知县。”嵇鹤龄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有时候很用得着。如果上头肯这么答应，我到了新城，可得许多方便。”

“对！这也是应该的。危城之中，也靠他撑持，理当有此酬庸。倘或受罪吃辛苦有分，局势平定了，别人来坐享其成，这也太不公平了。”

接着，他们两人便谈到“先抚后剿”的细节。胡雪岩看没有他的事，也插不进话去，便悄悄退了出来，径到上房来见王太太。

王太太越发亲热，口口声声“兄弟，兄弟”的，简直把他当做娘家人看待了。

胡雪岩深知官场中人的脾气，只许他们亲热，不许别人越礼，所以仍旧按规矩称她：“王太太！”他说，“现在你可以不必再为雪公担心了。嵇鹤龄一则是佩服雪公，再

则是跟我一见如故，肯到新城去了。”

“这都是兄弟你的功劳！”王太太很吃力地说，“真正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不必谢我！就算我出了力，以我跟雪公的情分来说，也是应该的。倒是人家嵇老爷，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一趟去，真正要承他的情。”胡雪岩又说，“刚刚雪公要保他署理新城县，他一定不要，说是这一来事情反倒不好办。王太太你想，候补候补，就是想补个缺，此刻不贪功名富贵，所为何来？无非交情二字。”

“这是真的。”王太太说，“兄弟我们自己人，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虽说公事上头，我不能问，也插不进手去，私人的情分上他帮了你哥哥这么一个大忙，我总也要尽点心。如果他太太在世，倒也好了，内眷往来，什么话都好说，偏偏他太太又故世了！”

这就说到紧要关头上来了，胡雪岩三两句话把话题引到此处，正要开门见山转入正文，不想来了个人，他只好把已到喉咙口的话，咽了回去。

“胡老爷请用茶。钱塘县陈大老爷送的狮子山的‘旗枪’还是头一回打开来吃。胡老爷，你是讲究吃茶的，尝尝新！”

说话的是王太太的一个心腹丫头，名叫瑞云，生得长身玉立，一张长隆脸，下巴宽了些，但照相法上说，这是所谓主贵的“地角方圆”。看瑞云的气度，倒确是有点大家闺秀的味道，语言从容，神态娴静，没有些儿轻狂。尤其好的是操持家务，井井有条，等于王太太的一条右臂，所以到了花信年华，依然是小姑居处，只为王太太舍不得放她出去。

“多谢，多谢！”胡雪岩笑嘻嘻地问道，“瑞云，你今年几岁？”

瑞云最怕人问她的年纪，提起来有点伤心，但她到底与众不同，这时大大方方地答道：“我今年二十二。”其实是二十五，瞒掉了三岁。

“二十二岁倒不像。”胡雪岩有意教她开开心，“我当你二十岁不到。”

瑞云笑了，笑得很大方，也很妩媚，只是嘴大了些，好在有雪白整齐的一嘴牙，倒也丝毫不显得难看。

“兄弟！”王太太有些紧张，“你——”

胡雪岩重重咳嗽了一声，示意她不要说下去，她要说的一句话他知道，当着瑞云诸多不便，所以阻止。

瑞云怎会看不出来？顺手取走了王太太的一只茶杯，毫不着痕迹地躲了开去。这时王太太才低声问道：“兄弟，你是不是要替瑞云做媒？”

“有是有这么个想法，先要看王太太的意思。”胡雪岩老实说道，“我看耽误不得了！”

王太太脸一红，“我也不瞒你，”她说，“一则来高不成低不就；二则来，我实在也离不开她。”

“这是从前的话，现在不同了。”

“是的，不同。”

王太太说是这样说，其实不过礼貌上的附和，究竟如何不同，她自己并不知道。胡雪岩看出这一点，自恃交情深厚，觉得有为她坦率指出的必要，不然，话就谈不下去了。

“王太太！一年多以前，雪公还不曾进京，那时府上的境况，我也有些晓得。多亏王太太一手调度，熬过这段苦日子，雪公才能交运脱运，当时自然少不了瑞云这样一个得力帮手——”

“啊！”不等他的话完，王太太便抢着打断，是一脸愧疚不安的神情，“兄弟，你说得不错！真正亏得你提醒！”

今昔的不同，让胡雪岩提醒了。做主人家的，宦途得意，扶摇直上，做下人的又如何呢？瑞云帮王家撑过一段苦日子，现在也该有所报答了，再不替她的终身着想，白白耽误了青春，于心何忍呢？因此，这时候的王太太，不仅是不安，甚至于可说有些着急，最好能立刻找到一个年貌相当，有出息的人，把瑞云嫁了出去。

“兄弟，你说，你要替我们瑞云做媒的是哪家？什么出身？有多大年纪？如果谈得拢，我要相相亲。”

听她这关切起劲的语气，可知祈望甚奢，嵇鹤龄不可能明媒正娶把瑞云当“填房”，又有六个未成年的儿女，这些情形一说，王太太立刻会摇头。上手之初就碰个钉子，以后就能够挽回，也很吃力。所以胡雪岩心里在想，第一句话说出去，就要她动心，不能驳回。

这就要用点手腕了！反正王太太对瑞云再关切，也比不上她对丈夫的关切，不妨就从

这上面下手。

于是他说：“王太太，这头亲事，跟雪公也大有关系，我说成了，诸事顺利，说不成难免有麻烦。”

为他所料的，王太太一听，神态又是一变，不仅关切，还有警惕，“兄弟，你来说，没有说不成的道理。”她这样答道，“你做的事都是不错的！”

这句话答得很好，使胡雪岩觉得双肩的责任加重，不能不为瑞云设想，因而不即回答，在心里把嵇鹤龄的各方面又考虑了一遍。

经过这短暂的沉默，王太太也有所领悟了，“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嵇老爷？”她率直问说。

“就是他！”胡雪岩也考虑停当了，“王太太，我要说句老实话，瑞云如果想嫁个做官的，先总只有委屈几年。”接下去他说，“至于嵇鹤龄这个人，你想也可以想到，人品、才干都呱呱叫，将来一定会得意。瑞云嫁了他，一定有的好日子过。”

王太太不响，盘算一会问道：“嵇老爷今年多大？”

“四十刚刚出头。”胡雪岩说，“人生得后生，看来只有三十多，精神极好。”

“脾气呢？”

“有才干的人，总是有脾气的，不过脾气不会在家里发，在家里像只老虎，在外头像只‘煨灶猫’，这种是最没出息的人。”

“原是！”王太太笑道，“只会在家里打老婆，算什么男子汉？”她紧接着又说，“提起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怎么说先要瑞云‘委屈’两年，这话我不大懂。”

“我是说，刚进门没有什么名份。过个两三年，嵇鹤龄自然会把她‘扶正’。”

王太太对此要考虑，考虑的不是眼前是将来，“兄弟，”她说，“你这句话倒也实在。不过，将来嵇老爷另外娶了填房，我们瑞云不是落空了吗？”

“这可以言明在先的。”胡雪岩拍拍胸说，“不然找我媒人说话。”

“‘满饭好吃，满话难说’！我样样事相信你，只有这上头，说实话，我比你见得多了，做媒吃力不讨好的，多得很！不然怎么会有‘春媒酱’这句话？我们两家的交情，自

然不会这样子，到那时候，就只有叫瑞云委屈了！”

“这要看人说话。嵇鹤龄是个说一不二的人，除非不答应，答应了一定有信用。总而言之，只要瑞云真的贤慧能干，嫁过去一定同偕到老。”

“好了，这层不去说他。”王太太又问，“嵇老爷堂上有没有老亲？”

“堂上老亲倒没有。底下有六个小鬼！”此是这桩亲事中最大的障碍，胡雪岩特意自己先说破，“不过，王太太，你放心，嵇家的家教极好，六个伢儿都乖得很！”

他一路在说，王太太一路摇头，“这难了！”她说，“你们男人家哪里晓得操持家务的苦楚？六个伢儿，光是穿鞋子，一年就要做到头，将来瑞云自己再有了儿女，岂不是苦上加苦？”

从这里开始，胡雪岩大费唇舌，他的口才超妙，一向无往不利，只有他这一刻，怎么样也不能把王太太说服。他恭维瑞云能干，繁难的家务，在她手里举重若轻，又说嵇鹤龄不久就会得意，可以多用婢仆分劳。凡此理由都敌不过王太太一句话：“瑞云苦了多年，我不能再叫她去吃苦！”

多说无益，胡雪岩慢慢自己收篷，所以事虽不成，和气未伤，王太太当然感到万分歉仄，便留了一个尾巴，说是“慢慢再商量”。

胡雪岩却等不得了，像这样的事，要做得爽利，才能叫人见情，因此他另辟蹊径，从王有龄身上着手。不过要让他硬做主张，王太太也会不高兴，说不定会伤他们夫妻的感情，所以胡雪岩想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办法。

“太太！”王有龄用商量的语气说，“嵇鹤龄这一趟总算是帮了我们全家一个大忙，刚才在席上已经谈好了，他后天就动身到新城。不过人家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也要想想人家的难处。”

“那自然。”王太太问道，“嵇老爷眼前有啥难处，怎么帮法？”

“他是父代母职。等一离了家，虽有个老家人，也照顾不了。我想叫瑞云去替他管几天家。”

王太太笑了：“这一定是雪岩想出来的花样。”

“雪岩绝顶聪明，他想出来的花样，不会错的。”

“我不是说他错。”王太太问，“不过其中到底是什么花样，总也得说出来，我才会明白。”

“是这样子，雪岩的意思，一则替嵇鹤龄管几天家，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二则让瑞云去看看情形，如果觉得嵇鹤龄为人合得来，他家几个孩子也听话，瑞云认为应付得下，那就再好都没有。否则就作罢，从此大家不谈这件事，一点痕迹不留，岂不甚好？”

“这好，这好！”王太太大为点头，“这我就没话说了。”

“不过我倒要劝你。”王有龄又说，“像嵇鹤龄这样的人，平心而论，是个人才，只要脾气稍为变得圆通些，以他的仪表才具，不怕不得意。瑞云嫁了他，眼前或许苦一点，将来一定有福享。再说，彼此结成至好，再连上这门亲，你们可以常来常往，不也蛮热闹有趣的吗？”

这句话倒是把王太太说动了。既然是讲感情，为瑞云着想以外，也要为自己想想，不管瑞云嫁人为妻还是为妾，堂客的往来，总先要看“官客”的交情，地位不同，行辈不符，“老爷”们少有交往，内眷们就不容易轧得拢淘。自己老爷与嵇老爷，以后定会常在一起，真正成了通家之好，那跟瑞云见面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了。

因此，她欣欣然把瑞云找了来，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首先也就是强调彼此可以常来常往，接着便许了她一份嫁妆，最后问她的意思如何。

当胡雪岩和王有龄跟王太太在谈此事时，瑞云早就在“听壁脚”了，终身大事，心里一直在盘算，她觉得这时候自以不表示态度为宜，所以这样答道：“嵇老爷替老爷去办公事，他家没有人，我自然该替他去管几天家。以后的事谁晓得呢？”

“这话也对！”王太太是想怂恿她好好花些功夫下去，好使得嵇鹤龄倾心，但却不便明言，因而用了个激将法，“不过，我有点担心，他家伢儿多，家也难管，将来说起来，‘管与不管一样’，这句话，就不好听了。”

瑞云不响，心里冷笑，怎说“管与不管一样”呢？明天管个样子出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瑞云带了个衣箱，由高升陪着，一顶小轿，来到嵇家。嵇鹤龄已预先听胡雪岩来说过，深为领情，对瑞云自然也另眼相看，称她“瑞姑娘”，教儿女们叫她“瑞阿姨”。

“瑞姑娘，多多费心，多多拜托！”嵇鹤龄不胜感激地说，“有你来帮忙，我可以放心了。这个家从今天起，就算交了给你了，孩子们不乖，该打该骂，不必客气。”

“哪有这个道理？”瑞云浅浅地笑着，把他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儿搂在怀里，眼角扫着那五个大的，正好三男三女，老大是男的，看上去极其忠厚老实。老二是女孩，有十二岁左右，生得很瘦，一双眼睛却特别灵活，话也最多，一望而知，不易对付。她心里在想，要把这个家管好，先得把这个“二小姐”收服。

“瑞姑娘！”嵇鹤龄打断了她的思路，“我把钥匙交给你。”

当家的钥匙，就好比做官的印信，瑞云当仁不让，把一串沉甸甸的钥匙接了过来。接着，嵇鹤龄又唤了张贵和一个名叫小青的小丫头来，为她引见。交代这一些，他站起身来要出门了。

“嵇老爷，”瑞云问，“是不是回家吃饭？”

“明天就要动身，今天有好些事要料理，中午赶不回来，晚上有个饭局。”

“那么，行李要收拾？”

“这要麻烦你了！行李不多带。”嵇鹤龄说，“每趟出门，我都带张贵一起走，这一次不必了。要带些什么东西，张贵知道。”

成人之美

嵇鹤龄到二更天才回家，带了个客人来：胡雪岩。

一进门便觉得不同，走廊上不似平常那样黑得不堪辨识，淡月映照，相当明亮，细看时是窗纸重新糊过了。走到里面，只见收拾得井井有条。乱七八糟，不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都已移了开去，嵇鹤龄顿有耳目清凉之感，不由得就想起太太在世的的日子。

“嵇老爷回来了！”瑞云从里面迎了出来，接着又招呼了胡雪岩。

“费心，费心！”嵇鹤龄满面含笑地拱手道谢。

“如何？”胡雪岩很得意地笑道，“我说这位瑞姑娘很能干吧！”

“岂但能干？才德俱备。”

这完全是相亲的话了，否则短期作客，代理家会，哪里谈得到什么“才德”？瑞云懂他们的话，但自觉必须装得不懂，从从容容地指挥小青倒茶、装水烟。等主客二人坐定了才说，煮了香粳米粥在那里，如果觉得饿了，随时可以开出来吃。

嵇鹤龄未曾开口，胡雪岩先就欣然道好：“正想吃碗粥！”

于是瑞云转身出去，跟着就端了托盘进来，四个碟子，一壶嵇鹤龄吃惯了的“玫瑰烧”，一瓦罐热粥，食物的味道不知如何，餐具却是异常精洁。嵇鹤龄从太太去世，一切因陋就简，此刻看见吃顿粥也颇像个样子，自然觉得高兴。

“来，来！”他招呼着客人说，“这才叫‘借花献佛’，如果不是瑞姑娘，我简直无可待客。”

“嵇老爷！”瑞云心里也舒服，但觉得他老是说这么客气的话，却是大可不必，“你说得我都难为情了。既然来到府上，这都是我该做的事，只怕伺候得不周到，嵇老爷你多包涵！”说着，深深看了他一眼，才低下头去盛粥。

看他们这神情，胡雪岩知道好事必谐，便忍不住要开玩笑了，“鹤龄兄，”他说，“你们倒真是相敬如宾！”

“原是客人嘛！”嵇鹤龄说，“应当敬重。”

瑞云不响，她也懂胡雪岩那句话，只觉得怎么样说都不好，所以仍旧是装作不懂，悄悄退了出去。

“鹤龄兄，”目送她的背影消失，胡雪岩换了个座位，由对面而侧坐，隔着桌角，低声说道，“此刻我要跟你谈正事了。你看如何？”

这样逼着问，嵇鹤龄不无受窘之感，笑着推托说：“等我新城回来，再谈也不迟。”

“对！本来应该这样。不过，我等你一走，也要马上赶到上海去。彼此已成知交，我不瞒你，我的一家一当都在那儿船丝上，实在怕路上会出毛病，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且

不去谈它。到了上海，我要看机会脱手，说不定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那时你早就回到了杭州。你们情投意合，就等我这个媒人，你们急，我也急，倒不如趁现在做好了媒再走。喜酒赶不赶得上，就无所谓了。”

“阁下真是一片热肠！”嵇鹤龄敬了他一杯酒，借此沉吟，总觉得不宜操之过急，便歉然说道，“可能再让我看一看。”

“还看什么？”胡雪岩不以为然地问他，“第一，你我的眼光，看这么个人还看不透？第二，如果不是你所说的‘才德兼备’，王太太又何至于当她心肝宝贝样，留到这个岁数还不放？”

“这倒是实话。”

“再跟你说句实话，纳宠到底不比正娶，不用想得那么多。”

“好了！我从命就是了。”嵇鹤龄又敬他酒，表示谢媒。

“慢慢，你从我的命，我的命令还没有下呢！”胡雪岩说，“我在王太太面前拍了胸脯来的，如果三两年以后，她没有什么错处，你就要预备送她一副‘诰封’。”

“那自然。我也不会再续娶了，将来把她扶正好了。”

“话是你说的。”胡雪岩特意再盯一句，“你将来会不会做蔡伯喈、陈世美？这要‘言明在先’，我好有交代。”

嵇鹤龄笑了，“亏你想得出！”他说，“我又不会中状元，哪里来的‘相府招亲’？”

“我想想你也不是那种人！那我这头媒，就算做成功了。好日子你们自己去挑，王太太当嫁女儿一样，有份嫁妆。至于你的聘礼，”胡雪岩说，“有两个办法，你挑一个。”

“这也是新鲜话。你说个数目，我来张罗好了，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好挑？”

“我做事向来与众不同。第一，我想以三方面的交情，你的聘礼可以免了。第二，如果你一定要替尊宠做面子，我放笔款子给你。两个办法你自己挑。”

“我自然要给她做面子，而且已经很见王太太的情了，聘礼不可免。”嵇鹤龄沉吟了一会，说，“借钱容易，还起来就难了。”

“一点都不难。这趟新城的差使办成功，黄抚台一定放你出去，说不定就是雪公湖州府下面的县缺。那时候你还怕没有钱还账？”

嵇鹤龄通盘考虑了一下，认为这笔钱可以借，便点点头说：“我向宝号借一千银子。利息可要照算，不然我不借。”

胡雪岩不响，从马褂夹袋里掏出一叠银票，拣了一张放在嵇鹤龄面前，数目正是一千两。

“你倒真痛快！”嵇鹤龄笑道，“也真巴结！”

“我开钱庄做生意，怎么能不巴结？你把银票收好，如果要到我阜康立折子，找我的档手，名叫刘庆生。”

“多谢了！我先写张借据。”

这也现成，胡雪岩随身带着个“皮护书”，里面有空白梅红八行笺，墨盒和水笔。嵇鹤龄用他那笔凝重中不失妩媚的苏字，即席写了张借据，连同银票一起交了过去。

“这为啥？”胡雪岩指着银票，诧异地问。

“礼啊！”嵇鹤龄说，“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拜托你‘大冰老爷’[18](#)，代为备个全帖，送了过去。”

“这也不必这么多——”

“不，不！”嵇鹤龄抢着说，“十斛量珠，我自觉已太菲薄了。”

胡雪岩想了想说：“也好。我倒再问你一声，你预备什么时候办喜事？”

“既然事已定局，自然越快越好。不过我怕委屈了瑞云。”嵇鹤龄说，“果然如你所说的，新城之行，圆满归来，有个‘印把子’抓在手里，她不也算‘掌印夫人’了？”

“你这样想法，我倒要劝你，”胡雪岩居然也掉了句文，“稍安勿躁。”

“对！我听你的话。”嵇鹤龄欣然同意，“而且也要等你回来，我叫她当筵谢媒！”

他们在大谈瑞云，先还有些顾忌，轻声相语，到后来声音越说越大，瑞云想不听亦不可得，一个人悄悄坐在门背后，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有些喘不过气来。特别是那“掌印

夫人”四个字，入耳就像含了块糖在嘴里。不过她始终觉得有些不大服帖的感觉——无论如何总要先探一探自己的口气！就看得那么准，把得那么稳，自作主张在商量办喜事的日子！还说“谢媒”，难道一定就知道自己不会反对？说啥是啥，听凭摆布。

正在这样盘算，听得外面嵇鹤龄在喊：“瑞姑娘！”

“来了！”她答应一声，手已经摸到门帘上，忽又缩了回来，摸一摸自己的脸，果然有些发烫。

这样子走不出去。但不出去恰好告诉人她在偷听，想一想还是掀帘而出，却远远地垂手站着。

“瑞云，”胡雪岩说道，“我要走了！”

“等我来点灯笼。”她正好借此又避了开去。

“不忙，不忙！我有句话问你。”

“是，胡老爷请说。”

“嵇老爷因为你替他管家，承情不尽，托我在上海买点东西来送你。你不必客气，喜欢什么，跟我说！”

“不敢当。”瑞云答道，“怎么好要嵇老爷破费？”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你自己说。”胡雪岩又说，“如果你不说，我买了一大堆来，跟你们嵇老爷算账，反而害他大大地破费了！”

瑞云心想，这位胡老爷实在厉害！也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真的买了一大堆用不着的东西回来，虽不是自己花钱，也会心疼。照此看来，还是自己说了为是。

不过瑞云也很会说话，“胡老爷跟嵇老爷也是好朋友，不肯让嵇老爷太破费的。”她看了嵇鹤龄一眼又说，“胡老爷看着办好了。”

“这也是一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好办事了。总而言之，包你们都满意，一个不心疼，一个不肉痛！”

皮里阳秋，似嘲似谑，嵇鹤龄皱眉，瑞云脸红，她不想再站在那里，福一福说：“谢谢胡老爷跟嵇老爷！”然后转身就走。

“如何？”胡雪岩很得意地说，“处处都回护着你，刚刚进门，就是贤内助了！”

嵇鹤龄撮两指按在唇上，示意噤声，接着指一指里面，轻声说道：“何苦让她受窘？”

胡雪岩又笑了：“好！她回护你，你回护她。看来我这头媒，做得倒真是阴功积德。”

一面说，一面往外走。这时瑞云已将在打盹的张贵唤醒，点好灯笼，主仆两人把胡雪岩送出大门外，看他上了轿子才进去。

于是检点了行李，嵇鹤龄又嘱咐张贵，事事听“瑞姑娘”做主，小心照料门户。等男仆退出，他才问：“瑞姑娘住在哪间屋子？”

“我跟二小姐一屋——”

“瑞姑娘！”嵇鹤龄打断她的话说，“小孩子，不敢当你这样的称呼。你叫她名字好了，她叫丹荷。”他把他六个儿女的名字，一一告诉了她。

“叫名字我也不敢。”瑞云平静地答道，“叫官官吧！”

江南缙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官”，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荷就是“荷官”，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嵇鹤龄便也不再“谦辞”了。

“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间完全奉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嵇老爷你请放心，府上的事都有我。”瑞云这时对他的感觉不同了，隐隐然有终身倚靠的念头，所以对他此行的安危，不能不关心，但话又不便明说，只这样问起，“嵇老爷这趟出门，不晓得哪天才能回来？”

“也不会太久，快则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工夫，我相信公事一定可以办好了。”

“听说这趟公事很麻烦？”

“事在人为。”嵇鹤龄说了这句成语，怕她不懂，因而又作解释，“事情要看什么人办。我去了，大概可以办得下来。”

“如果办不下来呢？”

办不下来就性命交关了！嵇鹤龄也体谅得到她的心情，怕吓了她，不肯说实话。“不要紧！”他用极具信心的语气说，“一定办得来。”

瑞云的脸上，果然是宽慰的表情。她还有许多话想问，苦于第一天见面，身份限制，难以启齿。但又舍不得走，就只好低头站在那里，作出伺候垂询的样子。

嵇鹤龄觉得气氛有些僵硬，不便于深谈，便说了句：“你请坐！以后见面的日子还有，一拘束，就不像一家人了。”

这话说得相当露骨，如果照他的话做下来，便等于承认是“一家人”了。她心里虽异常关切嵇鹤龄，但表面上却不愿有任何倾心委身的表示，因为一则不免羞涩，再则对他和胡雪岩还存着一丝莫名其妙的反感，有意矜持。

看她依旧站着，嵇鹤龄很快地又说了句：“你请坐啊！”

“不要紧！”她还是不肯依。

于是嵇鹤龄不自觉地也站了起来，捧着一管水烟袋，一路捻纸捻，一路跟她说话，主要的是问她的家世，瑞云有问必答，一谈谈到三更天，方始各归寝室。

这应该是嵇鹤龄悼亡以后，睡得最舒服的一夜，因为他的床铺经瑞云彻底地整理过了，雪白的夏布帐子，抹得极干净的草席，新换的枕头衣。大床后面的搁板上，收拾得整整齐齐，有茶有书，帐子外的一盏油灯，剔得极亮，如果睡不着可以看书消遣。

他睡不着，但也不曾看书，双眼已有些涩倦，而神思亢奋，心里想到许多事，最要紧的一件是新城之行的估量。最初激于胡雪岩的交情、王有龄的礼遇，挺身而出，不计后果，此刻想想，不能只凭一股锐气，做了再说。到新城以后，如何下手，固非临机不可，但是成败之算，应有筹划。身入危城，随便什么人不可能有万全之计，倘或被害，身后六个儿女怎么办？

当然，朝廷有抚恤，上官会周济，然而这都要看人的恩惠，总得有个切实可靠，能够托孤的人才好。

念头转到这里，自然就想到了胡雪岩，心里不免失悔，如果早见及此，趁今晚上就可以切切实实拜托一番，现在只好留个“遗嘱”了。

于是他重新起身，把油灯移到桌上，展开纸笔，却又沉吟不定。留遗嘱似乎太严重了

些，这对胡雪岩会是很大的一个负担。考虑了很久，忽有妙悟，自己觉得很得意。

《红顶商人胡雪岩 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价值二十三万八千两白银的生丝运抵上海，能否顺利脱手已成为胡雪岩的命脉所在。与此同时，全面施行海运使得以河运为生的漕帮面临解体之危，帮内怨气冲天，一场大乱一触即发。胡雪岩上通官府，下通漕帮，趋吉避凶，多方斡旋，在结识了以擅长跟洋人打交道而著称的古应春后，居然萌生了做军火生意的念头，随即在洋商、太平军、官府、漕帮、小刀会之间展开周旋，场面越铺越大，商机和危机接踵而至，是扶摇直上还是全面崩盘？

敬请阅读《红顶商人胡雪岩2》。

备注

1、沙船：中国古代近海船，因其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航行，故名沙船。

2、海底：江湖帮派的帮内资料。

3、戈什哈：满语。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武弁），简称“戈什”，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官属下均设有此职。

4、花户：旧时对户口的称呼，这里指户头。

5、散馆：进士经殿试后，除一甲三名授修撰、编修外，其余一部分选为庶吉士，由特派的翰林官教习。庶吉士学习之地称“庶常馆”，学习期满称“散馆”。

6、丁忧：官员停职守制的制度，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官居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

7、苫次：原指居亲丧的地方，也用作居亲丧的代称。“苫”是旧时居丧睡的草席。

8、八行：旧式信纸大多用红线直分为八行，因此多以“八行”指称书信。近代多指请托的信件。

9、回禄之灾：指火灾，“回禄”是传说中的火神。

10、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出自《北史·傅永列传》，意思是战场上能击退贼兵，平时能作文书。“露布”是公开发布的文书，汉代开始多用于发表军事捷报。

11、白相：〈方言〉嬉游，玩耍。

12、鬻鬻：街市的意思。这里指胡雪岩是生意人，没有功名在身。

13、具文：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的规章制度。

14、艮岳：中国宋代的著名宫苑。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兴工，宣和四年（1122）竣工。

15、南面王不易之乐：就算是南面称王也不愿意交换某件事物。语出自《聊斋志异·青凤》中“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16、六礼：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17、开口洋盘闭口相：上海话，意思是开口说话容易暴露出外行或是不懂事，闭着嘴不吭声倒能装出一副有派头的样子。

18、大冰老爷：杭州的官宦人家称媒人为“大冰老爷”，女媒便是“大冰太太”。

红顶商人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洪兴计划到天津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经营的底线是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底线是权力的禁区所在。

胡雪岩

高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

信誉即生意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2：信誉即生意](#)

[第一章 用十万银子做五十万银子的生意](#)

[生丝生意](#)

[曲曲心事](#)

[不速之客](#)

[上海之行](#)

[第二章 官场、洋行、江湖联手，才是大生意](#)

[结交应春](#)

[军火生意](#)

[会见洋商](#)

[一见钟情](#)

[第三章 胡雪岩义兄接任海运局一把手，为军火押运开门路](#)

[终身大事](#)

[鹤龄接任](#)

[第四章 胡雪岩的心腹陈世龙，湖州之行遭遇意外风波](#)

[拜见岳母](#)

[恼人情债](#)

[第五章 胡雪岩公事家事一把抓，三天之内事事妥帖](#)

[料理家事](#)

[大好商机](#)

[阿七做媒](#)

[第六章 结亲也能结出商机，胡雪岩谋划药材生意](#)

[洞房之夜](#)

[药店生意](#)

[第七章 为结交战略合作伙伴，胡雪岩在赌场设局做人情](#)

[以赌会友](#)

[全权委托](#)

[第八章 市面骤起大变故，胡雪岩多方周旋渡过危机](#)

[骤起变故](#)

[渡过难关](#)

[第九章 帮靠山找更大的靠山，胡雪岩层层加固官场关系](#)

[家事之争](#)

[共议前程](#)

[《红顶商人胡雪岩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商人胡雪岩. 2 /高阳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399-5439-4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1403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胡雪岩(中)》）

书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2

著者 高阳

责任编辑 刘佳 姚丽

特约编辑 张福建 胡艳艳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96千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439-4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红顶商人胡雪岩2：信誉即生意

第一章 用十万银子做五十万银子的生意

生丝生意

到新城先到富阳，走钱塘江这条水路，等送行的王有龄一走，嵇鹤龄把胡雪岩留了下来，说还有几句话要谈。

到船舱中坐定，他从拜匣里取出一张梅红单帖，放在胡雪岩面前，上面写的是：“嵇鹤龄，以字行。湖北罗田人，嘉庆二十一年十月初四午时生。”

“喔！”胡雪岩笑道，“你倒真巴结，应该我先去讨瑞云的八字来给你。其实，这也可以不必。”

“不是，不是！”嵇鹤龄摇着手说，“这张帖子是交给你的。雪岩兄，我想高攀，我们拜个把子。”

“这……”胡雪岩愣了一下，接着喜逐颜开地说，“那是我高攀了！不过，此刻来不及备帖子，但是也要磕个头。”

“这都好办，等我新城回来再行礼。”嵇鹤龄说，“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嫌弃，此刻我们就改称呼。你今年贵庚？”

“我小得多。”胡雪岩改了称呼，叫一声，“大哥！”接着便给“大哥”磕头。

嵇鹤龄急忙也跪下还礼，自然称他“二弟”。两人对拜了一拜，连“撮土为香”都用不着，就结成了异姓手足。

拜罢起身，彼此肩上的感觉便都不同了，嵇鹤龄是减轻而胡雪岩是加重。“大哥！”他说，“你尽管放心到新城去，专心一致办事，家里一点都不用记挂，一切都有我！”

“那自然要托你。”嵇鹤龄又说，“不过眼前有瑞云在，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走了，你也赶紧动身到上海去吧！早去早回，我们换帖子请客。”

“好的，我晓得，一路顺风。”

胡雪岩离船登岸，坐轿进城。等王有龄到家，他接着也到了他那里，脸上是掩抑不住的笑容，王有龄夫妇都觉得奇怪，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你们两位再也想不到的，就雪公上了岸那一刻工夫，我跟鹤龄拜成把弟兄了。”

“太好了！恭喜，恭喜！”王有龄对他妻子说，“太太，这一来我们跟鹤龄的情分也不同了。”

“真成了一家人，至亲好友，原是越多越好。”

“说到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胡雪岩从马褂口袋里摸出个红封套递向王太太。

她不肯接：“这是什么？”

“瑞云的聘金。”

话没有完，王有龄先就乱喊：“不行，不行！这怎么好收他的？你还给他。”

“慢慢，你不要吵！”王太太挥挥手说，“我先要问问清楚，瑞云怎么样？她自己答应了没有？”

“看样子是千肯万肯的了。”

“哪有这么快？”王太太不信，“她到底怎么说的？”

“这也用不着明说。”胡雪岩把昨晚上的情形讲了一遍，这些眉目传情、灵犀暗通的事，本来就是最好的话题，胡雪岩又有意刻画入微，所以把王有龄夫妇听得津津有味，都是微张着嘴，耸起两面唇角，随时准备放声大笑的神态。

“差也差不多了。”等他讲完，王有龄点点头说。

“到底不是什么‘千肯万肯’，总还要我来说两句，她才会松口。”

“拜托，拜托！”胡雪岩拱一拱手，趁势又把红封套递了过去。

王太太已经接到手里，王有龄一把夺了回来，塞回胡雪岩：“这不能收的。”

“没有什么不能收。”王太太接口，“我们瑞云是人家聘了去的，不是不值钱白送的。兄弟，你把聘金交给我，我另有用处。”

“你有什么用处？”王有龄大为不悦，几乎要跟太太吵架了。

“我说给你听！”王太太的声音也很大，“瑞云一份嫁妆归我们预备。这一千两银子，我另外交给她，是她的私房钱。请问王大老爷，可以不可以？”

王有龄的表情立刻改变了，歉意地笑着，却用埋怨的语气回答：“太太，你何不早说？”

“现在说也不晚。”王太太拿着红封套，得意地走了。

“雪岩！”王有龄略有忧色，“我们先商量一下，万一嵇鹤龄此去无功，下一步该如何？”

“先抚后剿”的宗旨是早已定好了的，抚既不成，自然是派兵进剿，何须问得？但胡雪岩了解他的内心，便不肯这么回答，只说：“你不必过虑！鹤龄跟我说过，无论如何，自保之策，总是有的，可见得他极有把握。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此去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一致对付公事，当然无往不利。”

听他侃侃而谈，声音中极具自信，王有龄不知不觉受了鼓舞，愁怀一放，连连点头。

“还有，雪公，”胡雪岩又说，“你正鸿运当头，瑞云也要托你的福，她又是一副福相，看起来必有帮夫运，所以鹤龄一定马到成功。瑞云迟早是个‘掌印夫人’！”

这一说，王有龄越发高兴，“不错，不错！我也觉得，这无论如何不是倒霉的时候。”他又说，“等鹤龄功成回省，我一定力保他接归安县。这个缺，一年起码有五万银子进账。”

胡雪岩心想，归安县现在由王有龄兼署，保了嵇鹤龄，就等于从他自己荷包里挖五万银子出来。一时慷慨，终必失悔，却又是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到了这地步一定不能善

始善终，倒要劝一劝他。

“归安是一等大县，只怕上头不肯。如果碰个钉子，彼此不好，我倒有个想法。”

“噢！你说，一定是好主意。”

“你看是不是好主意？”胡雪岩说，“海运局的差使，你又兼顾不到，何不保鹤龄接替？”

“啊！”王有龄恍然大悟，“对了！这才是一举数得。”

胡雪岩懂他这句话的意思，这一举数得就包括了他的便利在内。嵇鹤龄接替海运局的差使，他经手的几笔垫款、借款，料理起来就顺利了。

“准定这么办，”王有龄又问，“你哪天走？”

“至迟后天一定要走了。”

“那好，你办完了事就回来。”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我托你带笔钱去。”

带给谁？心照不宣，胡雪岩只问：“带多少？”

“给她二三百两银子吧！”

“知道了，我替你垫付二百两，回来再算。”

于是胡雪岩回家重整行装。第二天抽出工夫来，亲自上街买了好些茶食，去探望嵇鹤龄的子女。只见瑞云把那六个孩子料理得干干净净，心里大为宽慰。他跟嵇鹤龄拜把子的事，没有跟他的儿女说，却跟瑞云说了。正在谈着，来了位意想不到的“堂客”，是王太太。

她的来意，胡雪岩明白，他没有理由妨碍她们谈正事，便笑笑走了。

一到松江，仍旧在出四鳃鲈的秀野桥上岸，胡雪岩没有带跟班，却有许多零零碎碎的行李，多是些杭州的土产，但他不怕照应不了。叫船家找了轿子和挑夫来，关照到通裕米行，那就连价钱都不用讲。因为“车、船、店、脚、牙”虽然难惹，却也十分开窍，通裕米行的后台是谁，码头上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也没有一个人不买账。

到了通裕，却好遇见陈世龙在门口，一见面就说：“胡先生，我天天在盼望，为啥到

今天才到？”

“说来话长。”胡雪岩问道，“尤五哥在不在松江？”

“昨天晚上刚从上海回来。”

“好，进去再说。”

通裕的人听见声音也迎了出来，代为开发轿子挑夫，把他奉为上宾，同时赶紧派人去通知尤五。

“不必，不必！”胡雪岩拦着他们说，“我去看尤五哥，跟他一起到老太爷那里请安。”说着，便检点土仪，叫陈世龙拿着跟了去。

尤五家住得不远，不必再用轿马。陈世龙一面走，一面把到了松江以后的情形，扼要地报告，人是分开来住，陈世龙住在通裕，老张住在船上，阿珠就住在尤五家。

胡雪岩心里明白，尤五仍旧当阿珠是他的心上人，所以特加礼遇，这且不去管她，他关心的是货色。

“货色进上海丝栈了。”陈世龙说道，“是尤五叔作的主。堆在上海二洋泾桥北大街的裕记丝栈，栈单在尤五叔那里，他要交给我，我不肯收。不过一张记数的单子，还在我手里。”

陈世龙算是机警的，栈单在人家那里，他自己留着一张记数的单子，多少算个字样。其实无用！把栈单收了下來，原是正办，否则就索性大方到底。捏一张记数单子算是啥名堂？

这是陈世龙做事不够老到，也正是自己要教导他的地方，但此时此地，不便多说，点点头就算了。

到了尤五那里，只见高朋满座，胡雪岩方在踌躇，尤五已迎了出来，神情显得异常亲热。两个人拱拱手打过招呼，尤五拉着他的手问道：“我以为你还有几天才来。王大老爷的公事有了头绪没有？”

他怎么会知道王有龄的公事？看一看陈世龙，神态自如，显然不是他告诉尤五的。然则消息何以如此灵通？胡雪岩飞快地在心里转念头，同时口中答道：“有头绪了！不然我也抽不出身来。”

“好的！回头我们细谈。”尤五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道，“厅里那班‘神道’，我不替你引见了。你懂？”

胡雪岩一想就明白，很干脆地答了一个字：“懂！”

“那好。你先请到通裕去，等我‘送鬼出门’，马上就来。”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在老太爷那里碰头好了。”

“老太爷倒常提到你。我派人领了你去。”尤五又拍拍陈世龙的肩膀说，“这位小老弟也见过老太爷，蛮喜欢他的。”

听得这句话，陈世龙脸上像飞了金一样：“那还不是看胡先生的面子。”他一半谦虚，一半说的也是实话。

于是由尤五派了人，陪着到他老头子那里。“老太爷”已经退隐，除了有关一般的大计以外，别的事都已不问，每天空下来的工夫，都在徒子徒孙陪侍闲谈中打发。最近兴致不佳，但见了胡雪岩却是十分高兴，这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胡雪岩顶对劲。

问过安，献上土仪，老太爷叫都打了开来，大部分是茶食之类的东西，他每样都尝了些，不断说好。这样乱过一阵，算是坐定了，老太爷吩咐：“你们都到外头坐坐！我跟胡先生有话说。”

摒人密谈的事，除非是对尤五，现在对一位远来的“空子”也是如此，大家不免诧异。不过也没有人敢问，一屋中十来个人，都静悄悄地退了出去。

“雪岩！”老太爷扶着他的肩说，“最近我兴致很不好。兵荒马乱，着实有些担心。老五呢，能干倒能干，运气不好，轮着他挑这副担子，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我做老头子的，觉得对不起他。”

“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太爷，你实在可以想开些。船到桥门自会直，凭五哥在外头的面子，无往不利，老太爷何必替小辈担心？”

“江湖上总还好说，官面上事，再是朝廷的圣旨，教他有啥法子？雪岩，你倒想想我们的处境！”

胡雪岩明白，这是指漕米改为海运，漕帮有解体之危。这件事，他当初也想过，打算

尽点心，都为接二连三地有所发展，忙得连想这件事的工夫都没有。所以这时一听老太爷的话，内心立即泛起浓重的歉疚。

“现在做官的人，不是我说句看不起他们的话，‘江西人补碗，自顾自’，妻财子禄最要紧！不然，不会弄成今天这样子的局面。”

老太爷大发了一顿牢骚，说的却是实话。这胡雪岩心里也很明白，是对漕米海运有所不满，或者说，对不替漕帮谋善后之策有所不满。不过他觉得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官府，但这话此时不便说，说也无益，所以保持着沉默，要等弄清了他的意思再作道理。

“现在能替朝廷和老百姓办事的人，不是我恭维你，实在只有像你老弟这样的人！”老太爷又说，“王大老爷的官声，我也有点晓得，算是明白事理，肯做事的官。为此，我有句话想跟老弟你说！”

“是的，老太爷尽管吩咐，漕帮都是我的好朋友，效得上劳的地方，我当我自己的事一样。”

“所以我要跟你谈。除了你够朋友、重义气以外，还有一层，你见得事明，决不会弄错我的意思。老弟，”老太爷凑过头来，低声说道，“一个人总要放他条路走，狗急跳墙，人急悬梁，何况我们漕帮的情形，你是晓得的，好说话很好说话，不好说话也着实难弄。事情总要预先铺排，等抓破了脸，再想来摆平，交关吃力。雪岩，王大老爷还兼着海运局差使，请你劝劝他，不要顾前不顾后，替我们漕帮弟兄也要想一想。”

这番话听得胡雪岩暗暗心惊，看样子漕帮内部怨气冲天，一旦纸包不住火，烧开来会成燎原之势。局势已经够乱了，听说太平天国跟洪门有关，如果再加上“安庆”一起起事，越发不得了。

做生意总要市面平靖，而市面的平靖，不能光靠官府，全须大家同心协力。胡雪岩一向有此想法，所以听了老太爷的话，细想一想其中的利害关系，自觉义不容辞，有替漕帮好好出番力的必要。

于是他很郑重地说道：“你老人家的话，也不光是顾自己，是为地方着想。一条运河，从南到北，没有什么省界好分，只要我用得上力，一定效劳。”

“对呀！”老太爷拍拍他的背说，“所以我说你‘见得事明’，晓得休戚相关，不分彼此，事情就好办了。”

“那么，老太爷，你请吩咐，要我回去怎么说？”

老太爷略想一想答道：“第一，时世不同了，海运当然也有好处，不过河运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请你跟王大老爷说，河运能维持还要维持。”

这意思是漕米不必尽改海运，要求也不算过分，胡雪岩点点头说：“这应该办得到的。”

“第二，”老太爷又说，“漕帮的运丁，总该有个安置的办法。王大老爷也该替我们说说话。”

这更是义不容辞的事，“一定，一定！”胡雪岩满口答应，“一定会说。”

“我晓得你老弟是有肩胛的。”老太爷拱拱手说，“做官的不大晓得底下的苦楚，难得有你老弟承上启下，可以替我们通条路子，拜托，拜托！我替我们一帮磕头。”

“老太爷这话言重了！”胡雪岩又说，“不过，我倒有句话，怕不中听。”

“你尽管说。”

“我在想，漕帮自己也该寻条生路，譬如‘屯田’可以整顿整顿。”

“老弟这话，自然在道理上。不过，说到‘屯田’，真正是一言难尽，多少年来，‘私卖’、‘私典’的不知道多少。松江独多‘挂户田’，所以成了‘疲帮’。”

“挂户田”这个名目，胡雪岩还是初次听到，因而老太爷替他作了一番解释。“屯田”原是官产，“屯丁”领来耕种，算是皇家的佃户，因此“屯丁”便有双重负担，一是向公家完纳正赋，再是论亩出银、津贴运丁，名为“津银”，每亩银子一分到三四分不等。所以名为“屯田”，其实比民田的负担还要重。

这一来就有许多弊病出现，一种是“丁逃地荒”；一种是为土豪劣绅，或者卫所衙门的书办等类的人霸占；再有一种是私卖或者私典屯田——照律法讲，以“私典军田例”，买卖双方均须治罪，因此有了“挂户田”这个名目，就是买或典的人，仍旧在屯丁或运丁名下挂户，完粮纳税，成了有名无实。

“从雍正十三年到道光十八年，屯田清查过七次，其中什么毛病，上头都晓得，始终整顿不出一个名堂来。老弟，”老太爷双手一摊，“请你想想，朝廷都没法办的事，叫我们自己如何整顿？”

“我懂了！”胡雪岩说，“屯田既成为漕帮一累，这事情反倒好办。”

这话听来费解，还须胡雪岩补充说明。他认为田地是样“绊手绊脚的东西”，不知道多少人安土重迁，只为家乡有块田地舍不得丢下，不肯挺起胸来，去闯市面。松江漕帮的屯田如果有好处，屯丁、运丁或者会在本乡本土，你争我夺，事情就麻烦了。既然是个累，丢掉就丢掉，只要公家筹得了办法，改行就行，无所瞻顾争执，岂非反而省事？

“老弟，真正要佩服你！”老太爷大为感叹，“英雄出少年，你的见解，实在高人一等。”

说到这里，尤五闯了进来。老太爷便把刚才与胡雪岩的谈话，扼要地告诉了他。尤五很仔细地听着，但这只是表示“孝顺”，心里觉得这件事虽然重要，但有力无处使，只有听其自然，至少在眼前来说是不急之务。因而答了句：“我跟小爷叔慢慢商量。”就把话扯开去了。

扯的是闲话，说阿珠在他家作客，跟他家内眷如何投缘，胡雪岩自然要客气几句。他从话风中听出来，尤五似乎有事要跟他老头子谈，说闲话便有碍着自己在座的意思在内，因而很知趣地站起身来，说先回通裕休息，等尤五来一起吃饭，商量生意。

话还没有完，尤五就拉住他说：“小爷叔，你等一等。我跟老太爷稍为说两句话，一起走。”

“好的，那么我在外面坐一坐。”

“不必！”老太爷对尤五说，“你小爷叔不是外人，有话不必避他。”

“不是我避小爷叔。我们是无法，人家找到头上，不能把耳朵遮起来。小爷叔不相干的人，何必让他也晓得？眼不见，心不烦，多好呢！”

“这话也是。那么，雪岩，你就到外面坐一坐！”老太爷提高了声音说，“来个人啊！陪客人去看看我的兰花。”

老太爷养了好几百盆“建兰”，有专人替他照料，就由这个人陪着胡雪岩去看兰花。一花一叶，都能谈出好些名堂来。胡雪岩没有那么雅，敷衍着混辰光，心里只想，是什么机密而又麻烦的大事，尤五看得如此郑重？

想到尤五在他自己家所说的“送鬼出门”这句话，胡雪岩恍然了。那班“神道”大概

是“小刀会”的，不然亦必与刘丽川有关。

一想到此，又惊又喜。惊的是这要“造反”，尤五和他老头子不要被牵涉了进去；喜的是小刀会的情形尤五都知道，避凶趋吉，对自己的生意大有益处。

只要益处，不要坏处！他在心里说，这件事倒要跟尤五好好商量一下。

好久，尤五才跟老太爷谈完话出来，于是招呼了陈世龙一起出门。“小爷叔，”他问，“你是到我那里，还是到通裕？通裕比较静，谈天方便。”

话中的意思是，到他家便可以先跟阿珠见面。在这时来说，无此必要，所以毫不迟疑地答道：“到通裕好了。我有好些话要跟你一个人谈。”

因为有这样的暗示，所以到了通裕，只有他们两个人把杯密谈。

“你的货色，我代为做主进丝栈。栈单交了给你！”尤五首先交代这件事。

栈单在胡雪岩手里有许多花样好耍，起码也可以作为表示实力和信用的凭证，因而他不必作不必要的客气，接过来放在一边。

“这家丝栈跟我也熟。栈租特别克己。不过你能早脱手，还是早脱手的好，丝摆下去会变黄，价钱上就要吃亏了。”

“五哥说得不错。不过，”胡雪岩停了一下说，“我现在有了新主意，要跟你商量。”

“这上面我不大懂。且不管它，你先讲出来再说。”

“五哥跟洋行里很熟？”

“是的。是不是要我介绍洋商？”

“还不止这一层。另外，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如果不该问，五哥老实不客气告诉我。自己弟兄，千万不要存丝毫不好意思的心。”

“我晓得了！‘光棍心多，麻布筋多’，有时候，我不能不顾忌。不过对你不同。”尤五这时对胡雪岩的看法，跟刚才又不同了，“老头子跟我说，说你的见解着实高明，有许多事，是江湖道上的人见不到的。”

“多谢他老人家的夸奖，说句实话，我别的长处没有，第一，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第二，事情轻重出入，我极清楚。所以我那句也许不该问的话，五哥你大可放心。”

他这是一再表示不会泄密，尤五“光棍玲珑心”，自然会意，心想何必等你问出来？我先告诉你，不显得漂亮些吗？

于是他说：“你要问的就是你今天在我那里看见的那班‘神道’？”

“对了。”胡雪岩很严肃地点着头，“你是为我好，叫我‘眼不见，心不烦’。而我呢，另有生意上的打算。”

尤五不即回答，慢慢喝了口酒，夹了一块鱼干在嘴里嚼了半天，然后吐掉了渣滓说话。

“我不晓得你在生意上有什么打算。这件事，我老实告诉你好了，小刀会就这几天要起事，他们来请我‘入伙’，我决定随他们自己去搞。”

果然是这么回事！“五哥，”胡雪岩先敬一杯酒，“你这个主意捏得好！跟他们一起趟浑水，实在犯不着。”

“主意是容易捏，做起来不容易，浑水要泼到你身上，要躲掉也蛮难的。”

这表示尤五虽未“入伙”，但也不便反对他们。胡雪岩了解他的难处，不了解的是小刀会的作为，“那么，五哥，我还有句话请问。”他说，“你看那班人会不会成气候？”

“这很难说。有外国人夹在里头，事情就难弄了。”

“怎么？”胡雪岩一惊，“还有外国人插手？”

“那是刘丽川的关系。”

“照这样说，夷场里是一定不会乱的？”

“外国人跟刘丽川打交道，就是为了保夷场的平安。”尤五答道，“不然我为什么要把你的丝送进夷场的丝栈？”

胡雪岩不做声，默默地把他的话细想了一遍，觉得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到了。

这个好机会自然要与尤五分享，而且事实上也不能不靠他的力量。因此，胡雪岩这样说道：“五哥，照我的看法，小刀会一起事，不是三五个月可以了事的，丝的来路会断，洋庄价钱看好，我们可以趁此赚它一票。”

“我倒真想赚它一票。”尤五答说，“帮里越来越穷，我肩上这副担子，越来越吃力。就不知道怎么赚法？你说买丝囤在那里，等洋庄价钱好了再卖，这我也懂。不过，我倒说说看，本钱呢？”

最大的困难，就是本钱。胡雪岩已经有了成算，但需要先打听一下尤五这方面的情形，“你能调多少？”他问，“先说个有把握的数目，我们再来商量。”

“‘三大’的十万银子，我已经转了一期，不能再转了！眼前我先要凑这笔款子，哪里还谈得到别的？”

“那么，这笔借款上，你已经凑到了多少？”

“还只有一半。”

“一半就是五万。”胡雪岩问，“三天之内你还能调多少？”

“最多再调两万。”

“那就是七万。好了，你只管去调，‘三大’转期，归我来想办法。”胡雪岩接着又问，“有件事我不大明白，洋行里可能做押款？”

“这倒没有听说过。”

“那么请五哥去打听一下。”胡雪岩说，“我们本钱虽少，生意还是可以做得很热闹，这有两个办法。”

他的两个办法是这样：第一，他预备把存在裕记丝栈的货色作抵押，向洋行借款，把栈单化成现银，在上海就地收货。如果洋行借不到，再向钱庄去接头。

“慢慢！”尤五打断他的话说，“你的脑筋倒动得不错，不过我就不明白，为啥不直接向钱庄做押款呢？”

胡雪岩笑了，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五哥，我要拿那张栈单变个戏法。”他低声说道，“‘三大’那面的款子转期，要有个说法，就说我有笔款子划给你，不过要等我的丝

脱手，才能料理清楚。栈单给他们瞧一瞧，货色又在丝栈里不曾动，他们自然放心。哪晓得我的栈单已经抵押了出去？”

尤五也笑了：“你真厉害！做生意哪个都弄不过你。”他说，“我懂了！反正栈单不能流入钱庄，戏法才不会拆穿。如果洋行那方面不行，只要有东西，我在私人方面亦可以商量。”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再说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一直是胡雪岩的理想，丝商联合起来跟洋行打交道，然后可以制人而非制于人。这个理想当然不是一蹴可就，而眼前不妨试办，胡雪岩的打算是用尤五的关系和他自己的口才，说服在上海的同行——预备销洋庄的“丝客人”，彼此合作。

“这又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我们先付定金，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货色就归我们，等半年以后付款提货。价钱上通扯起来，当然要比他现在就脱手来得划算，人家才会点头。”

第二个办法是联络所有的丝客人，相约不卖，由他们去向洋人接头讲价，成交以后，抽取佣金。

胡雪岩讲得很仔细，尤五也听得很用心。耳中在听，心里在算，照胡雪岩的办法，十万银子就可以做五十万银子的生意，以二分利计算，赚来的钱对分，每人有五万银子，加上已经在手里的五万，恰好可以还“三大”的借款。他不能不动心。

“小爷叔！”他说，“你的算盘真精明，我准定跟你搭伙。我们啥时候动身到上海？”

“你看呢？”胡雪岩答道，“在我是越快越好。”

“最快也得明天。”

“就是明天。一言为定。”

谈完正事谈闲天。尤五提到阿珠，笑着问他何时纳宠，预备送礼。

“你弄错了！”胡雪岩答了这一句，又觉得话没有说对，“也不是你弄错。实在是哪个也不晓得我的心思。五哥，我倒要先问你一句话，你看阿珠为人如何？自己人，不必说客气话。”

“人是好的，脾气好像很刚。说句实话，这种小姐要嫁给肯闯市面的小伙子，倒是好帮手，嫁了给你，”尤五忽然问道，“嫂夫人的脾气怎么样？”

“内人的脾气，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这也不去管她，反正跟阿珠不相干的了。”

“小爷叔，你这话奇怪了！”尤五诧异地，“听你的口气，不预备把她讨回去，可是她跟内人无话不谈，说你已经答应她在湖州另立门户。这不是两面的话对不上榫头吗？”

“是的。这件事我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呢，我说出来，五哥，你倒替我想一想。”

于是他把准备移花接木，有劝阿珠嫁陈世龙的打算，细细说了给尤五听。

“原来如此！”尤五笑道，“小爷叔，你不但银钱上算盘精明，做人的算盘也精明。不错！陈世龙这位小老弟是有出息的。我赞成你的主意。”

“那好！我一直想找个人谈谈，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一厢情愿’，既然你赞成，那就准定这么做了。”

尤五一时高兴，随即自告奋勇：“这件事虽好，做起来不容易，她一心一意在你身上，忽然要叫她抛掉，难得很。要不要我来帮忙？”

这是好意，胡雪岩没有拒绝的道理，“当然要的。”他问，“就不知道怎么帮法？”

“我不是跟你说过，她跟内人无话不谈，要不要内人来做个媒呢？”

“这再好都没有。不过——”胡雪岩说，“这件事急不得。”

尤五一听懂了，这是变相的辞谢，所以点点头说：“好的！那么等一等再看，只要用得着，随时效劳。”

“言重了！”胡雪岩忽然又改了主意，“我想请嫂夫人先探探她口气，一路上觉得陈世龙怎么样？如果她认为他不错，那就请嫂夫人进一步劝一劝。看她是何话说？”

“不是这样说法！”尤五摇摇头。

这下，胡雪岩倒有些不大服帖了，难道以自己对阿珠的了解，还会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于是他问：“那么，该怎么说呢？”

“第一步就要让她晓得，她给人做小是委屈的；第二步要让她晓得，给你做小，将来未见得舒服。”

想想不错，胡雪岩服帖了，“我是当局者迷。”他拱拱手说，“完全拜托，这件事我就要丢开了。”

丢开了这件事，他才能专心一意去做他的丝生意。尤五心想，此事非把它办成不可，不然会分他的心，彼此的利害，都有关系。

于是当天回家，就跟他妻子作了一番密商。话刚说完，看见阿珠从窗外经过，便喊住她说：“张小姐，我有句话告诉你。”

阿珠自以为胡雪岩的人，所以跟他用一样的称呼，叫一声：“五哥！”接着便走了进来，挨着“五嫂”一起坐下。

在她面前，尤五却不叫胡雪岩为“小爷叔”，他说：“雪岩托我告诉你一声，他今天不来看你了，因为晚上还有好些事要料理。”

阿珠自然失望，不过心里在想：他事情多，应该原谅他。所以点点头：“我晓得了。”

“他明天动身，我跟他一起走。走以前，恐怕也没有工夫跟你见面。”

这话就奇怪了。“我们不是一起到上海吗？”

“不！”尤五答道，“他的意思，让你住在我这里。”

“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尤太太拉一拉她的手，接着她丈夫的话说，“过几天我也要到上海，你跟我去，我们去玩我们的。”

阿珠一泡泪，忍住在眼眶里。越是居停情重，越觉得胡雪岩可恶。看起来他有些变心了！

“张小姐，明天一早，我就要跟他碰头，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我替你转到。”

“没有！”阿珠因为负气，语气很硬，说出口来，自己觉得很不应该这样子对尤五，因而赶紧又用很温柔的声音说，“谢谢你，五哥！我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好！我就把你这句话说给他听。”

这下，阿珠又有些不安了。她自己负气，甚至于见着胡雪岩的面，想骂他几句，但不愿旁人把她的气话传来传去，不过她也弄不懂尤五的意思，不便再有所表示，只问：“我爹和陈世龙呢？他们是不是一起走。”

“当然。上海有许多事情在那里，人手不够，他们怎好不去。”

“好的。那我明天到船上去看我爹。”她已打定了主意，明天到了船上，总可以遇见胡雪岩，一定要拿点颜色给他看，是怎样的颜色，她却还不知道，得要慢慢去想了再说。

曲曲心事

“天气真热！”尤太太拉着她的手站了起来，“我们到亭子里乘凉去。”

尤家后园，小有花木之胜，还有一座假山，山上一座亭子，题名甚怪，叫做“不买亭”，大概是取“清风明月不费一文钱买”的意思，但题名虽怪，亭子倒构筑得相当古朴，而且地势极好，登高远眺，绿野遥山，颇能赏心悦目。园子的围墙不高，假山上望得见行人，行人只望得见亭子里的鬓丝丽影。在谨饬的人家，这座亭子是不宜女眷登临的，但尤五家与众不同，女眷向不避人，而外人也不敢打尤家女眷什么主意，所以从阿珠来了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随着尤太太在“不买亭”纳凉。

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尤五的一个妹妹，行七，尤家都叫她“七姑奶奶”。七姑奶奶早年居孀，与翁姑不和，住在娘家，三十岁左右，长得极艳，但坐在那里不讲话，是个绝色美人，一开口出来，会把胆小的男人吓走，因为她伉爽有须眉气概，而且江湖气极重，不独言词犀利，表情丰富，横眉瞪眼，杀气腾腾，最让男人吃不消的是口没遮拦，骂人也是如此，什么“蠢话”都说得出口，所以她嫂子叫她“女张飞”。

“女张飞”心肠热，跟阿珠尤其投缘，一看她眉宇之间，隐现幽怨，忍不住要问：“怎么了，有啥心事，跟我说！”

这心事如何肯与人说？尤其是在她面前，阿珠更有顾虑。“没有，没有！”她竭力装

得很轻松的，“住在你们这里，再‘笃定’不过，有啥心事？”

“我倒不懂了。”七姑奶奶心直口快，说话不大考虑后果，“你们那位胡老爷，既然来了，怎不来看你呢？”

这一问阿珠大窘，而尤太太大为着急，赶紧拦着她说：“你又来了！真正是莽张飞。”

“咦！这话有啥问不得？”

尤太太也是很厉害的角色，一看这样子，灵机一动，索性要利用“女张飞”。“唉！”她故意叹口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总要相劝张家妹子体谅胡老板。”

一说“体谅”，再说“相劝”，这就见得错在胡雪岩。阿珠还在玩味她这两句话，七姑奶奶忍不住了，拉住她的手，逼视着说道：“你明明有心事，有委屈嘛！不管再忙，说来见个面都抽不出工夫，这话除非骗鬼！男人都是犯贱的，想你的时候，你就是皇后娘娘，一变了心，你给他磕头，他给你拳头。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姑奶奶，姑奶奶！”尤太太仿佛告饶似的说，“你饶了我好不好？你这么大声小叫，算怎么回事？”

“好！”七姑奶奶把声音低了下来，但说得更快更急，一只手把着阿珠，一只手指着她嫂子，“张家妹子说得再清楚都没有了，既然答应好两处立门户，早就应该办好了，为啥到现在不办？索性到了松江都不肯见一面，这算是啥？”说到这里，她转过脸来，对阿珠说，“我老早就觉得这件事不大对，替你不平，先还怕是我想错了，照现在看，果不其然是‘痴心女子负心汉’！”

“莽张飞啊莽张飞！你真正是——”尤太太不说下去了。

阿珠在旁边听得心里好不舒服！但是这不舒服是由七姑奶奶，还是由胡雪岩而来？一时之间，她却弄不明白。反正又羞又气，觉得忸怩得很，只有悄悄将身子挪一挪，把自己的脸避到暗处，不为她们姑嫂所见。

她们姑嫂却偏不容她如此，双双转过脸来看着她，“张家妹子，”尤太太握住她另一只手，安慰她说，“你不要听她的话！脾气生就，开出口来就得罪人。”

这一来，阿珠倒不能不说客气话了，“七姐也是为我。”她点点头，“我不会怪她的。”

“你说话有良心！”七姑奶奶越发义形于色，“这是你终身大事，既然说破了，我们索性替你好好想一想。”她问她嫂子：“胡老板这样子，到底存着什么心思？”

尤太太笑道：“你问的话，十句有九句叫人没法回答。不过——”

她故意不说下去，很谨慎地看着阿珠的脸色，想知道她心里的感觉。这当然不容易看出来，因为阿珠觉得她们的关切事属多余，所以极力矜持平静，作为一种拒绝“好意”的表示。

七姑奶奶不甚明白她的意思，就明白也拦不住她自己的嘴，“张家妹子，”她换了比较文静的态度，“不是我说，你一表人才，何苦委屈自己？”

尤太太一听她的话，与她哥哥的意思一样，正好借她的口来为自己表达，所以看阿珠不答，便似唱戏对口一般，有意接一句：“怎么叫委屈自己？”

“做低服小，难道不是委屈自己！”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正触着阿珠的“隐痛”，要想保持平静也不可能了。

“再说，如果太太脾气好，也还罢了；不然做低服小，就是热面孔贴人的冷屁股。”

“蠢话”又来了！尤太太已经一再告诫过这位姑奶奶，人家是“大小姐”身份，不登大雅的话要少说，谁知到底还是本性难移。不过这时候要用她来做“配角”，也顾不得指责，只叹口气说：“唉！正就是为此，人家胡老板为难。”

话里有话，阿珠必得问个究竟，不过用不着她费心，自有人代劳，“怎么？”七姑奶奶问，“胡家那个是雌老虎？”

“听胡老板的意思，厉害得很！”

“那就是他不对了！既然家里有个醋坛，为啥来骗我们张家妹子？”

“这我倒要为胡老板说句公平话，”尤太太很认真地说，“原来是想跟他太太商量好了，再办喜事。商量不通，只好打退堂鼓。这也不算骗人。”

“什么？”阿珠失声问道，“五嫂，你怎么知道？”

“她五哥，”尤太太指着七姑奶奶说，“都告诉我了。胡老板实在有难处，话又跟你说不出口，闷在心里不是回事，只好跟好朋友谈谈。张家妹子，你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语意不明，而阿珠心乱如麻，也无法细想。此时她唯一的意愿是要跟胡雪岩当面谈一谈。

“办法总有的。对付没良心的男人，不必客气。不过，”七姑奶奶低声向阿珠问道，“你要说句实话，你们船上来来去去，在湖州又住在一起，你到底跟他——”

不等她说完，阿珠便又羞又急地叫了起来，“没有！”她的语气异常决绝，唯恐他人不信，“绝对没有！我不是那种人。”

“我晓得，我晓得。”七姑奶奶很欣慰地说，“没有吃他的亏，就更加好办了。”

“对！”尤太太附和，“这件事还不算麻烦。全在你自己身上。”

这话又有深意了，阿珠得好好想一想，可是七姑奶奶的话实在多，不容她有细想的工夫。

“幸亏发觉得早！”她说，“你想想，男人十个有十一个好新鲜，还没有上手，对你已经这个样子，等一上了手，尝过甜头，还不是一丢了事。那时候，你就朝他哭都没有用。”

她已经算是措词很含蓄了，但已把对男女间事似解非解的阿珠听得飞起一脸红晕，忸怩得不知如何是好。低着头想想，“女张飞”的话虽粗鲁，却说中了她从未了解过的一面，男人喜新厌旧，这话听人说过，只不如她来得透彻。转念到此，想起胡雪岩几次“不规矩”，得寸进尺地到了紧要关头，总算自己还守得住，真正是做对了！

庆幸之念一生，就不觉得那么羞窘了，同时也不是那么一颗心系在胡雪岩身上，丝毫不能动弹了，她抬起脸来，掠一掠鬓发，喝了口败毒消火的“金银花茶”，平静地问道：“五嫂，七姐，你们说替我想办法，想什么办法？”

尤太太是等着她来问这句话的，这到了关系出入的地方，言语必须谨慎，所以一面按着七姑奶奶的手，示意她不要插嘴，一面反问了一句：“这要看你自己的意思。大主意要你自己拿！你说往东，替你想往东的路子；你说往西，我们来看看，往西走不走得通。”

这话阿珠明白，两条路，一条是仍旧跟胡雪岩，一条是过去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一笔勾销。但明白归明白，一时间要她做个抉择，却是办不到的事。

“照我来想，这种事，总要两厢情愿。人家既然有了这样的话，一定要勉强人家也不大好。不说别的，起码自己的身份要顾到。”

“真的！”七姑奶奶终于忍不住了，“五嫂这话说得真正有道理。我们娇滴滴一朵鲜花，又不是落市的鱼鲜，怕摆不起，要硬扭给他！”

听这句话就像吃了芥末，阿珠一股怨气直冲到鼻子里，差点掉眼泪了，自己是娇滴滴的一朵鲜花，胡雪岩却当做落市的鱼鲜，阴阳怪气，爱理不理，想想真有点伤心，不由得咬着牙说：“哪个有那么贱，一定要硬扭给他！”

“好了，你想明白了。”七姑奶奶说，“老实说一句，‘两头大’已经委屈得不得了，他还说有什么难处。这种男人，真是‘谢谢一家门’了。”

事情已一半成功，何必再骂胡雪岩，徒结冤家？尤太太便替他解释：“七妹，你的话也太过分了。胡老板人是再好没有，他也是力不从心，不肯耽误张家妹子的青春，你不要冤枉他。”

七姑奶奶有样好处，勇于认错。听了她嫂子的话，心里在想，胡雪岩有多少机会把阿珠弄上手，而到现在她还是“原封未动”。同时他给张家的好处，也真不少。这样的人，说起来也很难得了。

于是她笑着说道：“想想也是，费心费力，忙了半天一场空不说，还要挨骂，实在也太冤枉了！”

阿珠的一颗心，一直动荡不定，只随着她们姑嫂俩的话，浮沉摆动。这时候听了七姑奶奶的话，便又想起胡雪岩的许多好处，心里实在割舍不下，但硬话已经说出去了，落下来的篷，再要撑起来，十分不易，心中萌生悔意，却又是说不出的苦，因而滚落两滴泪珠。

“咦！”七姑奶奶惊诧地说，“你哭点啥？”

“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尤太太也劝她，“路差点走错，及早回头，你应该高兴。”

阿珠心想，怎么高兴得起来？七姑奶奶说胡雪岩费心费力一场空，自己何尝不是？他的落空是他自己愿意的，自己的落空是无奈其何！夜深更深，想起从前的光景，将来的打算，一起都变了镜花水月，这日子怎么过法？

她一个人怔怔地在想心事，尤太太便趁此机会给她小姑抛了眼色过去，意思是不必再多说了。但七姑奶奶却不明用意，趁她起身去倒茶时，跟了过去，悄悄问道：“你有话要跟我说？”

本来无话，不过她既问到，倒也不妨跟她谈一谈，“话是有两句。就怕你嘴快！”尤太太说，“事情成功了一半，不过还有一半不成功，就算统通不成功。”

“怎么办呢？”

“胡老板的意思是，”尤太太朝阿珠看了一眼，把她拉到亭子外面，低声说道，“还要替我们这位张家妹子做媒。”

“做给哪个？”

“做给姓陈的那个后生。”

“他！”七姑奶奶惊喜地喊了起来。

“轻点，轻点！”尤太太埋怨她说，“真正是莽张飞！一点都不晓得顾忌。”

“这个人倒不错！”七姑奶奶把声音放得极低。她的心肠热，为了阿珠，喜不自胜，“对路了！真正对路了！”

“你不要高兴！事情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来劝她，一定要劝得她点头。”七姑奶奶说，“我听她说过，她对姓陈的蛮中意的。”

“喔！”尤太太很注意地问，“她跟你怎么说呢？”

“说起来还真有趣！她跟我说过，姓陈的能干、心好，将来要好好替他做头媒。哪知道‘养媳妇做媒，自身难保’。”

说到这里，七姑奶奶哈哈大笑，弯腰顿足，笑得傻里傻气，这一下，连阿珠都被她逗得好笑。

“你笑啥？”

“笑你！”七姑奶奶说了这一句，又放开了刚止住的笑声。

“傻相！”她嫂子白了她一眼，却也忍不住笑了。

这诡秘的神情，越使得阿珠怀疑，尽自追问着，她有什么事值得她们如此好笑呢？尤太太长于机变，便编了一套话，支吾了过去。

于是扯了些闲话，吃罢夜点心，时间到了午夜。尤太太白天操持家务，相当劳累，倒不是亲操井臼，尤五家的客人多，“吃闲饭”的人也不少，每天要开四五桌饭，光是指挥底下人接待宾客，就够忙的，这时支撑不住要上床了。

“你们呢？”她说，“天凉快了，也去睡吧！”

“我还不困。想再坐一歇。”阿珠这样回答，其实是有心事，上床也不能入梦。

“我也不困。”七姑奶奶说，“天气凉快了，正好多坐一歇。”

尤太太一想，这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还要谈到胡雪岩和陈世龙，她深怕七姑奶奶不够沉着，操之过急，把好好的一件事弄糟，所以不放心地迟疑不定。

“你回房去好了。”七姑奶奶猜到她的心事，安慰她说，“我们稍为再坐一坐，也要上床了。”

“有啥话，明天再说。”尤太太特意再点她一句，“事缓则圆，我常常跟你说这句话，你总不大肯听。”

“晓得，晓得！你放心。”

她们姑嫂这一番对答，明显着还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因而等尤太太一走，阿珠随即问道：“五嫂说什么‘事缓则圆’？”

“还不是你的事？”七姑奶奶想了想问道，“刚才谈了半天，你到底作何打算。人家倒不是不要你，你这样的人才，怕没人要？不过胡老板是到口的馒头不敢吃，你也不能硬塞到他的嘴里。”

这段话的前一半倒还动听，说到最后，阿珠又有些皱眉了，“七姐，”她说，“你的

譬喻，总是奇奇怪怪的，叫人没法接口。”

“怎么办呢？我说的是实话。心里这么想，嘴上这么说，一点不会有虚伪。”

“我晓得你待人诚恳。不过——”这该怎么说呢？世间有许多事是只能在心里想，不能在口中说的，这番道理阿珠懂，但讲不明白，只好付之苦笑。

“不过怎么样？”七姑奶奶倒有些明白，“怪我心直口快，说话不中听？”

这有些说对了，可是不会承认，“不是，不是！决不是怪你。”阿珠答道，“府上一家，五哥、五嫂，连你七姐待我，不能再好了。既然像自己人一样，原要实话真说。”

“那好！”七姑奶奶又忍不住了，“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别人的事就当我自己的事一样，尤其是对你。我们现在长话短说，胡老板这方面，你到底怎样？”

阿珠想避而不答，但办不到，想了一下，只好这样推托：“七姐，这件事是我娘做的主，将来总也还要问她。”

“这话就奇怪了！你自己没有主张？”

“父母的话，不能不听。”

“唷！唷！你倒真是孝顺女儿！”

语涉讽刺，阿珠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七姐！”阿珠用一种情商的口吻说，“你让我想一想。我明天早晨再跟你谈。”

七姑奶奶在家耳濡目染，对鉴貌辨色也是很在行的，一看她这神色，再要多说，就是不知趣了。于是立刻接口答道：“你慢慢想，慢慢想！等你想停当了，要怎么样做，我一定帮你的忙。”

“谢谢七姐！”阿珠拉着她的手说，“亏得是在你们这里，如果是在别地方，我连可以诉诉苦的人都没有。”

说这话，一大半是为了拉拢交情。其实在这时候，她就已有了无可与言之苦，七姑奶奶的心热，热得令人烫手，尤太太人很圆滑，看样子是为了利害关系，站在胡雪岩这边。此外就只有一个陈世龙了，这个人也差不多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但这件事跟他去谈，是不是合适，却成疑问。就算跟他谈了，他帮着胡雪岩做事，要靠他提拔，能不能帮着自己对

付胡雪岩，又成疑问。

千回百折的心事，绕来绕去，又落到胡雪岩身上。她觉得以后变化如何，犹在其次，眼前横亘胸中，怎么样也无法自我消除，而必得问一问的是：胡雪岩的变心，到底为了什么？

因此，这夜工夫，她的心思集中在第二天如何去找胡雪岩，同时如何开口问他？这样设想着，便如跟那“没良心的人”面对面在吵架，心里又气愤，又痛快。气愤的是“他”说不出个道理，痛快的是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等“骂”过了，她却又有警惕，无论如何，胡雪岩对她父母来说，是个无比重要的人物！世界上哪里去找这样慷慨的人？就算他自己能忍受这顿骂，旁人也要批评她恩将仇报。这样一想，阿珠气馁了，同时也更觉得委屈了，真正吃的是有冤无处诉的哑巴亏！

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又无法再睡。天气热，都要趁早风凉好做事，她身在客边，不能一个人睡着不起来。尤家倒不拿她当客人看，等她漱洗出房，厅里已摆好早饭，尤太太和七姑奶奶已端起碗在吃了。

道过一声“早”，七姑奶奶看着她的脸说：“你的眼睛都凹下去了。一定一夜没有睡着，来，吃了早饭再去睡。”

阿珠不做声，只看着早饭发愁。松江出米，一早就吃炒饭，她的胃口不开，只想喝碗汤，吃不下饭。

“你们吃吧，”她说，“我不饿！”

尤太太一听这话，便放下筷子，伸手到她额上摸了一下，又试试自己的额头，皱眉说道：“你有点发烧，请个郎中来看一看吧！”

“不要，不要！”阿珠自觉无病，“好好的，看什么郎中？五嫂也真想得出。”

“那么先弄点药来吃。”

尤家成药最多，都是漕船南来北往，从京里有名的“同仁堂”、“西鹤年堂”等等有名的大药铺中买了带回来。当时使用老姜、红枣煎了一块“神面”，浓浓地服了下去。出了些汗，觉得舒服得多，但神思倦怠、双眼涩重，只想好好睡一觉。

但她心里还有事放不下，想去看看她父亲，却又怕遇见胡雪岩，夜里所想的那一套，

此刻整个儿推翻了，她自己都不明白，怕的是什么呢？是怕跟胡雪岩翻脸，以至于为她家父母带来纠纷，还是怕自己受不住刺激？甚至是怕胡雪岩面对面为难受窘？

精神不好，偏偏心境又不能宁静，烦得不知如何是好。想想真懊悔有此一行！不管怎么样，在自己娘身边，就算发顿脾气，哭一场，也是一种发泄。现在不但没有人可为她遣愁解闷，还得强打精神，保持一个做客人的样子，其苦不堪！

想想又要恨胡雪岩了！是他自己跟她父亲说的，让她到上海来玩一趟。带了出来，却又这样一丢了事，这算是哪一出？别的都不必说，光问他这一点好了，如果他说不出个究竟，便借这个题目，狠狠挖苦他几句，也出出从昨天闷到此刻的一口气。

这样想着，精神不自觉地亢奋了，于是趁七姑奶奶不在场，向尤太太说道：“五嫂，我想去看看我爹。请你派个人陪了我去。”

“那现成。不过你身体不大好，不去也不要紧，反正我们过几天就要到上海，那时候再碰头好了。”

“还是去一趟的好，不然我爹会记挂我。”

说到这个理由，尤太太不便再劝阻，正在找人要陪她到老张船上，恰好陈世龙来了。

“来得巧！”尤太太一本正经地向他说，“你好好陪了她去看她爹，拣阴凉地方走！她在发烧。”

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尤家，拣人家檐下，阳光晒不到的地方走。陈世龙照顾得很周到，三步一回首地探视，口中不断在说：“走好走好！”那样子既不像兄妹，又不像夫妇，引得许多人注目。阿珠有些发窘，心里嗔怪：又不是黑夜，路也很好走，何苦这样一路喊过去，倒像是有意要引人来看似的。

走出巷子，豁然开朗，临河是一条静悄悄的路。阿珠遥望着泊在柳荫下的船，忽然停住了脚，喊一声：“喂！”

陈世龙闻声回头，奇怪地问道：“你在跟哪个招呼？”

“这里又没有第三个人，你的话问得可要发噱？”

“原来是叫我。有话说？”

“自然有话说，不然叫住你做啥。”阿珠想了想问道，“你有没有听见什么话？”

“什么话？听哪个说？”

“你是装糊涂，还是怎么？”阿珠有些生气了。

“喔！”陈世龙才明白，“你是说胡先生。他的话很多，不知道你问的哪一方面？”

“自然是说到我的！”

“这倒没有！只说要赶到上海去接头生意，过几天再来接你，这当然不大对！”

听得这句批评，阿珠心里舒服了些，“连你都晓得他不对！”她冷笑道，“说好了让我到上海去玩一趟，结果半路里放人家的生，这不是有意欺侮人！”说到“欺侮”，又想起胡雪岩的无端变心，顿觉百脉贲张，眼眶发热，一下忍不住，便顿着足，且哭且说：“他是存心好了的，有意欺侮我！有意把我丢在半路上！他死没良心！”

陈世龙有些发慌，也有些伤心。从湖州一路来，他下了许多功夫，谁知她一寸芳心，仍旧在胡雪岩身上。不过转念一想，他把已馁之气又鼓了起来，女人的委屈，最怕郁积在心里，朝思暮想，深刻入骨，那就不容把她的一颗心扳转来，像这样大哭大闹，发泄过了，心里空荡荡的，反倒易于乘虚而入。

因此，他默不做声，只把雪白的一方大手帕，递过去让她擦眼泪。这个小小的动作，不知怎么，在阿珠的心里居然留下了一个印象，同时也唤起了回忆，想起在湖州一起上街，他总是拿这样一方手帕，供她拭汗。

心无二用，一想到别的地方，便不知不觉地收住了眼泪，自己觉得有些窘，也有些可怜。拿手帕擦一擦眼泪，擤一擤鼻子，往前又走。

“慢慢！”这回是陈世龙叫住了她，等她回过身来，他又问道，“到了船上，你爹问起来，你为什么哭，该怎么说呢？”

阿珠想了想答道：“我不说，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可以，你爹来问我，我不能装哑巴。”

“你——”阿珠这样叮嘱，“你只说我想家。”

“好了。走吧！”

到了船上，老张果然诧异地问起，阿珠不做声，陈世龙便照她的话回答。

“那总是受了什么委屈，在别人家作客——”

“跟人家有什么相干呢？”阿珠抢着说道，“尤家是再好都没有了，爹不要冤枉人家。”

“那么是什么委屈呢？不然不会好端端地想家。”

“我想，”陈世龙说，“大概是胡先生不让张小姐到上海去的缘故。”

“这你不要怪他。他跟我说过了，一到上海，碌乱三千忙生意，照顾你没工夫，不照顾你又不放心。等事情弄得略有些头绪了，再来接你，好好去玩两天。这话没有啥不在道理上，你很明白的人都想不通？”

阿珠一面听着，一面在心里冷笑，听完，愤愤地说道：“他这张嘴真会说！骗死人不偿命。现在也只有你相信他了。”

“怎么？”老张大为惊诧，看她不答，便又转脸来问陈世龙，“阿珠的话，什么意思？”

陈世龙自不便实说，但光是用“不知道”来推托，也不是办法，想了想，觉得最好避开，让他们父女私下去谈。

于是他说：“你问张小姐自己！”接着，走出船舱，上了跳板，在柳荫下纳凉。

“阿珠！”船里的老张神色严重地问，“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给我听听看。”

怎么说？说人家不要我了？这话似乎自己作践自己，她不肯出口。如说胡雪岩变心了，话不够清楚，打破沙锅问到底，依然难以回答。因而阿珠觉得很为难。

“说呀！”老张催问着。

想了半天，她答了这样一句：“我懊悔来这一趟的！”

老张听不懂她的话，着急地说，“你爽爽快快的说好不好？到底为了啥？”

“你不要来问我！你不会去问他？”

这个他，自然是指胡雪岩。老张有些不安，“怎么？”他皱眉问道，“你们吵了架了？”

“人影子都没有看见，哪里去吵架？哼，”阿珠冷笑道，“见了面，倒真的有场架好吵！”

“为啥呢？他对你有啥不对？”老张埋怨他女儿，“你的脾气也要改改，动不动生气，自己身子吃亏！”

先听她爹的两句话，阿珠忍不住又要发火，但最后一句让她心软了，到底还是亲人！自己有这一双爹娘，总算“八字”不错。这样一转念，心境不由得变为豁达，提不起放不下的事，此时也提得起，放得下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不知不觉地受了七姑奶奶的感染，挺起胸来，摆出须眉气概，高声说道，“从此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也不同他吵，吵不出名堂来的，他同我说话，我朝他笑笑，看他到晚来睡在床上，自己摸摸良心，难过不难过？”

怎么一下子决裂得如此？老张相当诧异，却还镇静，女儿许给胡雪岩，他原来就不大赞成，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他觉得也并不坏。

不过，事情要弄清楚，看阿珠的神气，可以想见胡雪岩有了很明确的表示。然而阿珠又说连“他的人影子都没有看见”，那么，“是不是他托人带了什么话给你？”他问。

“自然啰！不然我怎么晓得他的鬼心思？”

“不要开口骂人！”老张训了她一句，“不管怎么样，人家人是好的。”

“你跟娘当然要都当他好人，没有他，哪里会有今天？”

这话对自己的父亲来说，是太没有礼貌了，老张又是带些狷介的性格，无法忍受说他贪图财势的指责，所以脸色大变。

阿珠是顺口说得痛快，未计后果，抬头发现她父亲的脸，大吃一惊！再想一想，才发觉自己闯了祸，赶紧想赔笑解释，但已晚了一步。

“你当我卖女儿？”老张的声音，又冷又硬像块铁，“我不想做啥丝行老板！上海也用不着去了，我们今天就回湖州。”

阿珠没有想到她爹生这么大的气，也晓得他性子倔，说得到，做得到。一时慌了手脚，又悔又急，又恨自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这一哭，使得老张好生心疼，但绷着的脸一下子放不松，依然气虎虎地呵斥：“你哭什么？要哭回家去哭！”

于是阿珠心里又加了一分挨了骂的委屈，越发哭，哭声随风飘到岸上，陈世龙听见了，不能不去看个究竟。

看到阿珠用衣袖在拭泪，他又把他的手帕递了过去，一面开玩笑地说：“今天哭了两场了。”

阿珠正找不到一句话可以开口，心里说不出的不对劲，恰好在陈世龙身上发泄，使劲把手帕往他身上一掷，白眼说道：“你管我？哭十场也不与你相干！”

看她拿陈世龙出气的语调、神气，完全是个娇憨的小女孩，老张不由得好笑，同时心里也动摇了，跟她生气，不就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了？

然而拿眼前来说，就算陈世龙熟得一家人一样，到底是外人，应该客气，女儿失礼，他做父亲的应该有表示，所以赶紧向陈世龙说好话。

“世龙，你不要理她，疯疯癫癫，越大越不懂事了。”

“张老板，你这话多说了的。”陈世龙笑道，“不是我这一来，张小姐的眼泪怎么止得住？”

听这一说，阿珠便瞟了他一眼，撇着嘴说：“多谢你！”

“好，闲话少说了。”老张脸色一紧，又谈到必须要谈的正事，“世龙，”他用迟缓而认真的语气说，“我们阿珠的事，你也晓得的，如今听说胡先生另有打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她她不说，只会哭。你想来总清楚，倒说给我听听看。”

“我实在不大清楚。”陈世龙很谨慎地答道，“不过在杭州的时候，我听胡先生说起，好像为了这件事，胡先生跟胡师母吵得很厉害。”

“那——”阿珠突然转脸，看着陈世龙大声质问，“这话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你早告诉我，我老早就好问他了，何至于弄到今天，要刚认识几天的陌生朋友来传话？不是有意出我们家的丑！”

问倒问得理直气壮，但却是片面之词，陈世龙并没有一定要把听来的话告诉她的责任。但情势是只好她发脾气，别人不能反驳，否则就变成吵架了。而且陈世龙另有用心，更不肯正面讲理，反倒点点头表示歉意：“你要体谅我，这话在我不好乱说。”

“是嘛！你叫他胡先生，已经是他的学生子了，自然要帮师父。”

“好了！”老张不耐烦地阻止，“咕咕呱呱，就会吵架！这样子谈到天黑，也谈不出一个结果。”

受了一顿排揎的阿珠，自知理屈，不敢开口，但脸上又有些挂不住，那就只好避了开去，“你们去谈，不管我事！”说完，扭头就走，到后舱去坐着静听。

老张不理她，管自己对陈世龙说：“我现在很为难。世龙，你看事情看得很准，我要跟你商量，我想带阿珠回湖州——”

话还没有完，陈世龙吃惊地问：“这为啥？张老板，你是不是生胡先生的气？”

“不是，不是，绝不是！”老张极力否认，“我刚才还在阿珠面前帮他说话。不过，一个人穷虽穷，志气是要紧的。说实话，阿珠的娘有点痴心妄想，我是从来也不觉得我做了丝行的老板。以前说要结亲戚，彼此还无所谓，现在事情有了变化，他不必再照应我，我也不好再受他的照应。你说，我的话是不是？”

“不是！”陈世龙简截了当地答说，“张老板，你的想法，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老张倒有些不服气，“你倒说说看！”

“第一，胡先生不是那种人，不管事情有没有变化，他喜欢照应人家的性子是不会改的；第二，开丝行，不是你受胡先生照应，是你照应胡先生。”

“你的话是说得好听，可惜不实在。他那么大本事的人，何用我来照应？”

“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只有叫花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也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胡先生的手面，你是晓得的，他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天大的本事也无用。就拿这次买丝来说，湖州不是你们老夫妻两位，还有珠小姐的照应，哪里会这样子顺当？所以，”陈世龙加强语气说，“张老板，你千万不要存了什么受人好处的心思！大家碰在一起，都是缘分，胡先生靠大家照应，他也不会亏待大家。再说句实话，我们就算替胡先生做伙计，凭

本事、凭力气挣家当，用不着见哪个的情。”

老张的心思拙，而且有些如俗语所说的“独门心思”，钻入牛角尖，不易自拔，他虽觉得陈世龙的话有道理，却总丢不开耻于受人恩惠的念头，因而只是摇着头，重复地表示：“话不是这么说！”

在后舱的阿珠，有些发急了！陈世龙的话不但句句动听，同时她另有一种看法，即使跟胡雪岩“闹翻”了，生意不妨照做。这样桥归桥、路归路，才不会惹人说闲话。不然，一定会有人说，张某人的女儿嫁不成胡雪岩，连丝行老板也做不成了！那有多难听？

她又想到她娘，一心一意要丢掉那条船，在岸上立起个门户，好不容易有了如陈世龙所说的“缘分”，得以如愿，谁知弄到头来是“竹篮子捞月一场空”，那有多伤心？

为了这两个原因，她不能不挺身而出，“爹！”一踏入中舱她就气虎虎地质问，“你是不是跟我别气？”

老张一愣，不高兴地说：“哪个来跟你一般见识？”

“既然不是别气，为啥一定要回湖州？人家的话，”她指着陈世龙说，“说得再明白都没有了，你一定不肯听，是啥道理。”

老张不做声，心里盘算了一会，如果硬做主张，一定夫妻吵架，而阿珠一定站在她娘这一面，吵不过她们，只好自己委屈些了。

“好了，好了，我听！”

阿珠得意地笑了，但心里对父亲不无歉然，只是娇纵惯了的，不但不跟老张说两句好话，反而“没大没小”地笑道：“一定要我来凶两句，才会服帖。”

“我算怕了你。”老张苦笑，“你们说的话，自觉有道理，到底怎么回事，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是‘独门心思’，想法总跟人家不同。”

“一个人要自己晓得自己！”老张正色说道，“凭力气吃饭，这话好说，说凭本事挣家当，我没有那种本事！”

“那怕什么？”陈世龙毫不思索地接口，“有我！”

“听见没有？”阿珠很欣慰地说，“人家都要帮你的忙，你就是不愿意。怪不得娘常常说你——说你牛脾气！真正是对牛弹琴！”说着，她掩着嘴笑了。

陈世龙看在眼里，大为动心，觉得她笑有笑的妙处，哭也有哭的味道，实在比那些呆呆板板、老老实实的姑娘们有趣得多。

这时的阿珠，已走入后舱，取只木盆，盛了她父亲换下来的一身白竹布小褂裤，预备到“河埠头”去洗，除了嘴上不肯吃亏以外，她总算是个孝顺女儿，但老张却不领她这份孝心，大声喊住她说：“放在那里，我自己会洗。太阳越来越厉害了，你快回尤家。”说着，又向陈世龙努努嘴，意思是快领着她走。

阿珠奇怪，不知她父亲为何急着催她走？只是跟爹吵了半天，不忍再执拗，把木盆放下，微咬着嘴唇，要细想一想，在临别之际，有什么话交代？

“走了嘛！”老张说道，“有话过几天到上海再说。”

“爹！”阿珠终于想到了一句话，“娘要买的东西，你有没有忘记？”

“忘记也不要紧，等你到了上海再说。”

于是阿珠仍旧由陈世龙陪着，上岸回尤家。一面走，一面说话，阿珠把她心里的疑问提了出来，陈世龙明白，老张急着催她走，是因为胡雪岩快要来了，怕他们见了面会吵架。这话他本来是不想说的，但为了试探，他还是说了出来。

阿珠不响，只沿着静僻的河边，低着头走。这使得陈世龙感到意外，照他的预计，她听了他的话，一定会有所表示，或者说她父亲过虑，她不会跟胡雪岩吵架，或者说胡雪岩如何不对。这样保持沉默，倒猜不透她的心思了。

“好热！”阿珠忽然站住脚，回转头来跟陈世龙说。

“那就在这里息一息！”他顺理成章地用手一指。

手指在一棵绿荫浓密的大树下，极大的一块石头，光滑平净，一望而知是多少年路人歇脚之处。石头上足可容两人并坐。但男女有别，陈世龙只好站着。

一坐一站两个人，眼睛都望着河里，有五六个十岁上下的顽童，脱得精赤条条地在戏水。但两人却都是视而不见，都在心里找话，好跟对方开口。

“喂！”阿珠突然想到有句话得问，“你刚才怎么叫我‘朱’小姐？”

陈世龙一愣，定神思索了一下才想到：“把阿珠小姐的‘阿’字拿掉，就变成珠小姐，有啥不对？”

阿珠很满意这个称呼，“我还当你替我改了姓了呢。”她笑着说。

那妩媚的笑容，对他是又一次很有力的鼓励，多少天来积在心的情愫，到了必须表达的时候，就算操之过急，他也顾不得了。

“要改姓，也不会替你改成姓朱。”他半真半假地回答。

阿珠骤听不觉，细想一想才辨出味道，心里在想：这个人好坏！他那“胡先生”刚一打退堂鼓，他就来动脑筋了。于是把脸一沉，但是她马上发觉，要想生他的气也生不起来。以至刚绷起的脸，不自觉地立刻又放松。

这忽阴忽晴，比黄梅天变得还快的脸色，让陈世龙有些莫名其妙。不过由阴变晴，无论如何是个好征兆，所以胆又大了。

“阿珠！”他这样喊了一声，同时注意她的神态。

她的神态是一惊，而且似乎微有怒意，不过很快地转为平静，用聊闲天的语气说道：“先叫我张小姐，刚才叫我珠小姐，现在索性叫我的名字了，越来越没有规矩！”

“从前，你是候补胡师母，我不能不叫你小姐——”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阿珠就抢着问道：“现在呢？”

“现在自然不同了。你我是平辈，我为啥不能叫你名字？”

他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阿珠心里还有些不舒服，也不响，也不笑，捡起一把碎石子，一粒一粒抛向水里，看着涟漪一个个出现，扩大，消失，忽然觉得世间凡事都是如此，小小一件事，可以引起很大的烦恼，如果不理它，自然而然地也就忘记了。

“平辈就平辈，”她说，“我也不想做你什么长辈。”

她这句话是有感而发，但在陈世龙听来，宽心大放，第一步的试探已经成功，不妨再接再厉，从今天起，就要叫她一颗心放在自己身上。

于是他说：“阿珠，我要问你一句话，这句话如果你不便回答，可以不开口，我就晓得了。”

阿珠也是很好奇的，听这话就觉得有趣，但也不无戒心。因为听得出来，他要问的那句话，一定很难答复。所以就像小孩玩火那样，又想下手，又有些踌躇，不知如何处置。

这样拖延了一会儿，陈世龙认为她默然就是同意，便把那句话问了出来：“阿珠，你凭良心说，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我？”

竟是这样一句话！阿珠大吃一惊，只觉头上“轰”地一下，满脸发烫，一身的汗，不但无法回答，最好能够往河里一跳，躲开了他的视线。

他的视线直盯着她。阿珠只好把头转了开去，心里在想，这个人脸皮真厚！而且有些惫赖，如果不开口，他一定道是自己喜欢他。但是要说不喜欢他，又觉得有些不愿。左右为难之下，不由得发恨，“你这个人，”她站起身来说，“我不高兴跟你说！”

“不高兴说，就是‘不开口’，我晓得了！”

“你晓得啥？”阿珠放下脸来说，“你不要乱猜！”

“我一点不会乱猜。你心里的意思，我都明白。”

倘或她真的无意，大可置之不理，反正心事自己明白，随他乱猜也不要紧。无奈她怎么样也不能泰然置之，“我心里的意思，你怎么会明白？”她说，“你一定不会明白！”

“那么，要不要我说给你听？”

“你说！一定不对！”

“你一点都不喜欢我。”

她在猜想，他一定会说：“你喜欢我。”谁知不是！这话太出人意外，以至愣在那里，无从置答。

“怎么样？我说得不对？”

“也不能说不不对！”

“那么，”陈世龙紧接着问，“你是喜欢我的？”

阿珠让他把话缠住了，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心里虽恨他促狭，却无论如何不肯很清楚地表示：我不喜欢你！

“我再也不跟你说了！”她大发娇嗔，“你比你‘先生’还要难惹！”

“不会。”陈世龙的语气极坚定，“我跟胡先生都不是难惹的人。”

阿珠听人说话，有时不听意思，只听语气，由于陈世龙的声音坚定有力，令人有种可信赖的感觉，她也就忘记掉自己的话，真的认为他并不难惹。

“我问你，”陈世龙又说，“你预备哪天到上海去？”

“我哪里晓得，要看尤太太和七姑奶奶的意思。”

“尤太太是靠不住的。他们家天天高朋满座，都靠尤太太招呼，又有孩子，哪里抽得出空来陪你到上海去？”

“七姑奶奶有空。不过——”

“不过你不大愿意跟她在一起！是不是？”

“她人是好人，心直口快，可惜稍为过分了些。”阿珠苦笑着摇头，“真有些吃她不吃。”

陈世龙颇有同感，他也吃不消七姑奶奶。说起来也是好意，总拿他当兄弟看，但大庭广众之间，过于亲热，看起来仿佛情有所钟似的。陈世龙虽有些浪子的气质，因为身在客边，辈分又矮，怕惹出许多话，所以总避着她，这也就是他少到尤家去的原因。

但以前可以少去，现在要在阿珠身上下功夫，不能不多去。去了又吃不消七姑奶奶，而且说不定会引起阿珠的误会，这倒是个难题。

看他说话，她觉得再坐下去也没有意思，便站起身来，把衣襟和下摆扯一扯平整，又掠一掠发鬓说道，“该回去了吧？”

“再坐一下，我还有话说。”

阿珠不即回答，心里在想，这一坐下来再谈，就绝不是谈什么可有可无的闲天，他是在自己身上打主意，当然有些紧要的话要说。自己跟胡雪岩就是这样好起来的，前车不远，应当警惕，如果自己根本不容他打什么主意，那就不如趁早躲开。

然而心里想得很明，那双脚却似钉住在地上，动弹不得。最后，终于糊里糊涂坐回原处。

“我看你不必等尤太太和七姑奶奶了。过两天，我来接你。你看，好不好？”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一走容易，到了上海，不能好好玩一玩，反倒无趣，那得先问一问清楚。

“到了上海以后怎么样呢？”

“玩嘛！”陈世龙说，“夷场上很开通的，洋人和洋婆子都是手挽手上街——”

阿珠很敏感，大声打断他的话说：“哪个要跟你手挽手上街？”

“我没有这样说。”陈世龙觉得好笑，“不过拿洋人作个比方，我的意思是，你要在上海逛一逛，也不必一定要七姑奶奶作伴。我就好陪你。”

话倒说得轻松，实际上绝不会这么简单，“偶尔陪一趟可以，天天陪我上街——”阿珠很吃力地说，“成什么样子？”

“人家不晓得我们是怎么回事，说是兄妹，难道不可以？”

“这哪里好冒充？亲兄妹到底亲兄妹，一看就看出来了。”

“不见得。”陈世龙说，“这也可以装得像的。”

“怎么装法？”

“第一，要亲热——”

“啐！”阿珠脸红了，“哪个要跟你亲热？”

动辄是“哪个要跟你”怎么样，“哪个要跟你”怎么样，陈世龙注意到了这种语气，蓬门碧玉他见多了，了解这种语气后面的真意，完全是“对人不对事”，意思是“手挽手上街”也可以，“亲热”也可以，只不过不愿“跟你”如此而已。当然，这也算是句反话，有点故意“搭架子”的意味，仿佛暗示着，只要情分够了，无事不可商量。

这就是无意间流露的真情，陈世龙越觉得有把握，也就越不肯放松，“你不肯跟我亲

热也不要紧，”他说，“好在我装得像，叫人家看起来，一定当我是你的亲哥哥。那一来，你还怕什么？”

阿珠想了一会，决定依他的话，但还要约法三章：“我话先说在前面：第一，不准你嬉皮笑脸；第二，不准你噜哩噜苏；第三，”她略顿一顿，板着脸说，“不准你动手动脚！你答应了，我跟你去。”

陈世龙笑道：“还有第四没有？”

“你看你，”阿珠斜着白眼看他，“刚刚说过，不准你嬉皮笑脸，你马上就现形了。”

这是真的有点生气，陈世龙起了戒心，正一正脸色答道：“好，你不喜欢这样子，我懂了。我决不讨你的厌！”

这倒提醒了阿珠。她一直弄不清自己对陈世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现在“找”到了：这个人讨厌，而且应该说是蛮讨人喜欢的，这样想着，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大大方方地看，原也不妨，她却偏要偷偷摸摸去看，一瞥之下，迅即回避。越是如此，越使陈世龙动心，几乎当时就想违反她的约法第三章，抓住她那白白软软的手握一握。

“嗨！”突然有个在戏水的顽童大喊，“你们来看，一男一女吊膀子！”

这一下把阿珠羞得脸如红布，顾不得陈世龙，拔脚就走，走得像逃。河里的顽童还在哗笑大喊：“吊膀子！吊膀子！”阿珠急得要哭了。

“小鬼！”陈世龙恨不得抓住他，狠狠揍一顿，只是顾阿珠要紧，便也拔脚追了上去。

追是很快地追上了，阿珠不理他，特意避到对面檐下去走。陈世龙很机警，知道她这时的心境，不敢再跟过去。

尤家快到了，只见她忽然站住脚，微微回头望着，这自然是有话要说，陈世龙加快几步，到了她身边，不忙开口，先看脸色，红晕尚未消褪，怒气更其明显。他心里有些着慌，不知道该怎么说。

“都是你！”阿珠咬牙瞪眼地埋怨。

迁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唯有解劝：“那些淘气的小鬼，犯不着为他们生气！”

“你脸皮厚，自然不在乎！那些难听的话——”阿珠深感屈辱，眼圈一红，要掉眼泪。

“不要哭！”陈世龙轻声说道，“七姑奶奶喜欢管闲事，当心她会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下提醒了阿珠，她的原意就是要告诫他，不准把刚才这件事当笑话去讲，所以此时用手指抹一抹眼角答道：“只要你不说就好了！”

说完，阿珠转身就走。陈世龙心里很不是味道，好好一件事，不想叫那几个“小鬼”搞得糟不可言，这是从何说起？细想一想，也要怪自己太大意，如果能够谨慎小心些，不是在那人来人往的河边，大诉衷曲，岂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扫兴的事了？

徒悔无益，为今之计，必须全力挽回局面。因此，陈世龙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还是跟了进去。他在尤家没有像阿珠那样熟，而且尤家虽说江湖上人，比较开通，男女之防，还是很着重的，尽管七姑奶奶不大在乎，他却不便穿房入户，闯入后厅。到尤家，只是存下个见机行事的打算，就算不能见着阿珠，无论如何要让她知道，为了她恋恋不忍遽去。

他不知道，这天的情形跟昨天已大不相同，不同的原因，就在尤家姑嫂对他已“另眼相看”，所以当他正在厅上与尤五手底下的人闲谈时，尤太太打发一个丫头来请，说有话跟他谈。

这真是“宠召”了！陈世龙精神抖擞地到了后厅，恭敬而亲热地招呼：“尤太太，七姑奶奶！”

“不要用这样客气的称呼了。”七姑奶奶说道，“你跟我们张家妹子一样，也叫‘五嫂’、‘七姐’好了。”

陈世龙越有受宠若惊之感，而且福至心灵，想起一句很“文”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他垂着手喊，“五嫂！七姐！”

一面喊，一面眼风顺便扫过阿珠，她把脸转了过去，不知是有意不理，还是别有缘故。

“世龙！”尤太太开口了，语气平静自然，“你今天下午要走了？”

“是的。下午走。”

“我托你点事，可以不可以？”

“五嫂怎么说这话？有事尽管吩咐！”

“我托你在上海买点东西。”尤太太接下来解释，“不要看我这里，差不多天天有人到上海，关照他们买点东西，总是不称心，不是样子不对，就是多了少了的，真气人！我晓得你能干，这一趟特为托你。”

“五嫂说得好。”陈世龙笑道，“只怕我买回来，一样也要挨骂。”

“不会的。”尤太太问道，“东西很多，要开个单子，你会不会写字？”

陈世龙学过刻字生意，字认得不多，却写得很好，便即答道：“会！”

他一说会，七姑奶奶已把笔砚捧了过来，在红木方桌上放下，拉开凳子，还拿手拍了一下：“来！坐下写。”

他坐在东首顺光的那一边，七姑奶奶坐在他对面，左手方是尤太太。还空着上首一个座位，七姑奶奶把阿珠硬拉了来坐下，三双眼睛灼然地看着陈世龙手中的那支笔。

他忽然意会了，“这哪里是开买东西的单子？简直是考自己的文墨嘛！”心里不安而又兴奋，打起精神，希望在三位“考官”面前交一本好卷子。

真如“说书先生”常用来表白那句话，“磨得墨浓，舐得笔饱”，陈世龙执笔在手，看着尤太太，静候吩咐。

“男人的袍子要一丈四。一丈四、一丈四、两丈八，再加八尺，就剪四丈八好了。”尤太太念念有词地盘算了一会，抬头看着陈世龙，“哆罗呢四丈。”

第一遭就遇着难题。哆罗呢这种衣料听说过，是外国来的呢子，却不知怎么写法。不过陈世龙的脑筋也很快，他想，外国名字大多加个“口”字旁，譬如“咭喇”之类，那就不妨如法炮制。

这一下倒是写对了。他也很细心，写完又问：“什么颜色？”

“玄色。”

“玄”字不会写，却也不算错，他在“哆罗呢”三字下，注了个“黑”字。

就这样尤太太口述，陈世龙笔录，许多洋货的名字，他“以意为之”，只译写声音，反正自己知道。尤太太她们也不来管他，实在是不知道他写对了没有，不过阿珠看他那笔字，写得端端正正，心里也不知是安慰，还是得意，只觉得脸上很有光彩。

女人家办这些琐碎事最麻烦，尤太太跟她小姑又商议、又争辩，阿珠也不时参加些意见，越发耗费辰光。陈世龙很耐心地等着。等那单子写完，已经误了中饭时间，一桌子的菜都摆得凉了。

“吃饭，吃饭！”七姑奶奶对陈世龙的称呼，与众不同，比较亲昵，“阿龙，你不必到外头吃，同我们一桌好了。”

如果是在平常日子，陈世龙一定会辞谢她的好意，而这天不同，欣然落座，坐下来就吃。一面吃，一面闲谈，不过“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视线不断缭绕在阿珠脸上，她除掉偶尔低下头来，很快地眨着眼，仿佛有些事在想以外，脸色大致是恬静的，大可叫人放心。

吃完饭，尤太太进去取出一张一百两银子的银票，交了给陈世龙。这就该走了！他却还不肯告辞，总觉得没有机会跟阿珠再说两句话，于心不甘。

谁知有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我还要到船上去一趟。”阿珠起身说道，“有两句要紧话，刚才忘了跟我爹说了。”

用不着陈世龙自告奋勇，有意为他们撮合的七姑奶奶，当然会顺理成章地建议，仍旧由陈世龙陪着她到船上。

“不要走那条路了。”一出尤家后门，阿珠就嘟着嘴说。

“总归要到河边。”陈世龙答道，“那些小鬼再淘气，我一定捉牢他们敲屁股。”

“你少替我多事！”

其实，阿珠并不要到船上，只是有件事要跟陈世龙说，所以当先领路，走到僻静之处站住了脚。

“我请你办点事。”她说，“在尤家叨扰了他们许多日子，应该有点意思，我想送他们一份礼，请你在上海办一办。”说着，她从手巾里取出一张银票，递了过去，“尽二十

两银子办，要办两份，送五嫂的那份，是伢儿用的东西就可以了。”

“我晓得了。等我办好了，回来再跟你算。”

“那样我就不要。”阿珠把银票塞到他手里。

不接不行，陈世龙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只另外问了一句要紧话：“我先前说来接你的话，怎么样？”

阿珠知道，这像走路一样，又到了一处三叉路口，一条路渺渺茫茫，走到哪里算哪里，路虽平坦不会摔跟斗，但没有什么景致，也不知走到头来是何光景。

另一条路已可以看得出来，崎岖难行，但必有山光水色、奇石怪木，堪以流连，而走到头来，若有归宿必是个很好的归宿，就怕中途失足，葬送一生。

陈世龙见她久无回答，心急催问：“怎么样呢？你倒是说一句吵！”

“让我想一想也不要紧——”

“好，好！”陈世龙是怕她听而不闻，在转别的念头，只要是想这件事，时间再长，他也能等待，所以这样抢着说，“你尽管慢慢想！”

想了半天，委决不下，心里是愿意走第二条路，却又有些胆怯。她这时候才感觉到，一个人不能没有一个可以商量心事的亲人或者朋友，如果有七姑奶奶在旁边就好了。

这样一转念，她越不肯作肯定的答复，不过这一来，反倒有话可说了：“到时候再看！”

这句话，如果他一开口她就这么回答，必是敷衍，经过好一阵考虑才说，那是打不定主意。陈世龙虽有些扫兴，不过因为一时得不到一句准话，细想一想，正见得她重视此行，不仅仅是为了玩一趟。至于她为何打不定主意，这倒该设法在她心里查一查。

于是他问：“你是不是还顾忌着胡先生？”

“顾忌他点啥？”阿珠把脸绷得极紧，才好说出她那一句不大好意思出口的话，“我跟他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有啥好顾忌的？”

不但已可以把胡雪岩抛开，而且在表明心迹了，其中的意味，着实深厚。陈世龙心满意足，“自说自话”地放下诺言：“我五天以后来接你。”

阿珠差一点又要说：“哪个要你来接？我又没有答应你一起走。”只是毕竟未曾出口，而且心里觉得好笑，此人比胡雪岩还要不讲理。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阿珠挥挥手说。

“要不要我送？”

“不要！”阿珠又说，“你也该早点到船上去，人家在等你。正经事也要紧，不要尽转不相干的念头。”

陈世龙笑笑走了，走了几步，转脸去看，恰好阿珠也回身在望，视线一触便离，扭转身去，沿着路边很快地走了。

这一个望着苗条的背影，回想她临别之际的那两句叮咛，觉得有咀嚼不尽的余味，心里是说说不出的好过。

阿珠却跟他不同，心里乱糟糟的，不辨是何滋味，却又无法静下来想一想，因为一回去就让七姑奶奶缠住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第一句话就让她不容易回答，她嘴上不大肯让人，其实说不来假话，自己算一算，到船上来回一趟，这点辰光是够的，因而疑心七姑奶奶已发觉她根本没有去见她父亲，只是借故溜出去跟陈世龙“讲私话”。

于是像被人捉住了短处似的，她一张脸涨得通红，半晌说不出话来。

七姑奶奶等于一个女光棍，那双眼睛看阿珠这样的人，表里俱澈。恍然大悟之余，心中好笑，真正是做贼心虚。但她虽口没遮拦，对这句话到底还有顾忌，怕阿珠脸皮薄，一个挂不住，会伤了彼此情分，因此笑笑不响。

这一笑在心思也极灵敏的阿珠，当然亦猜到了她的心理。掩饰不可，只有解释，索性把话说明了，倒也无所谓。

“老实告诉你，”她的脸色反转为平静，“我也要托陈世龙买点东西，不好当着你们的面说。”

“为啥？”

“在府上打扰了好些日子，哪怕送点不值钱的东西，也是我一点心。我如果当了你们的面说，你们一定不肯，所以我要避开你们托他。”

“原来这样。你何必又破费——”

“是不是？”阿珠理直气壮似的说，“我就晓得你们一定会拦住我。”

“好了。我就不客气了。自己姐妹，老说客气话也没有意思。”七姑奶奶看一看桌上的自鸣钟说，“我要到书场去了。你去不去？”

七姑奶奶喜欢听书。一部书听上了瘾，天天要听。阿珠总觉得女人抛头露面上书场，不像样子。而且有些“先生”，说到男女间事，看有“堂客”在座，比较含蓄，有些就毫无顾忌了，绘声绘影，春情十足，七姑奶奶不在乎，阿珠却窘不可言。她“上过一回当”，颇存戒心，七姑奶奶也不便勉强，只是每天去总要问她一声。她有时去，有时不去，要看那天说的是哪一回书。

阿珠知道，她听上瘾的那部书是《玉蜻蜓》，随即问道：“今天说到哪里？”

“快要‘庵堂产子’了。”

“庵堂产子”只有怀孕足月的小尼姑志贞，没有造孽缘的申贵升，听这回书不会受窘，阿珠便答应同去。

有人做伴，七姑奶奶的兴致格外好，一面涂脂抹粉，细细打扮，一面把“庵堂产子”的情节和昨天的“关子”说到什么地方，都讲了给阿珠听。

“到底是‘申大爷’，还是‘金大爷’？”

“应该是‘申大爷’，说书先生都称‘金大爷’，因为苏州申家势力大，不敢得罪他们，这部书，从前是禁的。”

“这样说来，真的有这回事了？”

“那就不晓得了。不过，”七姑奶奶说，“申家上代出过状元，倒是真的。有年到苏州，走过一家人家，门口下马石、旗杆、有块匾‘状元及第’，气派大得很，别人说是申状元家。”

“这个状元，就是小尼姑志贞的儿子？”

“照《玉蜻蜓》说，志贞的儿子叫申元宰，后来中了状元，‘庵堂认母’，把她接回家里。”

“那么，”阿珠问道，“‘申大娘娘’呢？怎么说？”

“这还有啥话说？儿子虽不是她生的，诰封总要先归她，再说申大爷老早痨病死在庵里，为死人吃醋也没有这个道理。”

“这一下，志贞总算苦出头了。”阿珠感叹着说，“大概她做梦也不曾想到，儿子会中了状元。”

“照我想想犯不着。”七姑奶奶很平静地说，“苦守苦熬多少年，才熬得儿子出了头，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牙齿掉了，就算有福好享，也是枉然。倒不如觅个知心合意的，趁少年辰光，过几天写意日子。”

这话不知是不是有意讽劝？反正阿珠的印象极深。等听了“庵堂产子”回来，感触越深。而且由志贞的伶仃无告，勾起想家的念头，渴望着回到湖州，觉得只有在自己娘身边，这颗心才能定下来。

乡思造成失眠，一直到四更天还不曾睡着。七姑奶奶跟她住东西两厢房，一觉睡醒，发觉对面还有灯光，心里有些不放心，便起床来敲她的房门。

阿珠知道是七姑奶奶，除了她不会有第二个人。于是开门问道：“你怎么还不睡？”

“我已经睡过一大觉了，看见你这里灯光亮着，过来看看。”她走进门来，发觉阿珠的两面帐门都未放下，便奇怪地问：“你一直都不曾睡吗？在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就是睡不着。”

“在想哪个？”

阿珠脸一红，“会想哪个？”她说，“自然是想娘。”

“怪不得！”七姑奶奶捏着她的手臂问，“冷不冷？”

“还好。”阿珠见她只穿一件对襟短袖的褂子，胸前钮扣不曾扣好，露出雪白的一块肉，褂子又小了些，鼓蓬蓬的凸出两大块。心里便想，七姑奶奶像花开到盛时，却形单影只的守了寡，似乎也可怜。

这样想着，不由得伸手捏住了她的丰腴的手臂，“七姐，”她说，“这里来坐！”

她拉着她并坐在床沿上，怔怔地看着她，眼中有些迷惘和忧郁，把七姑奶奶看得莫名其妙，便即问道：“怎么回事？你有话说嘛！”

“我在想，”阿珠缓慢而低沉地说，“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话还不对，实在是‘人人有本难念的经’。譬如七姐你，别人看起来，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没啥心事，仔细想一想，你一个人的日子也难过。”

这两句话听来平淡无奇，谁知恰好触着了七姑奶奶的隐痛，连她兄嫂在内，从来没有人说过这话。午夜梦回，凄凉万状，那时的心境，只有自己知道。如今总算还有个人了解她的苦楚！七姑奶奶顿有知遇之感，那么刚强的人，竟忍不住眼圈一红，快要掉眼泪了。

但是刚强的人总是刚强的，就在这时候，也不愿让人觉得她可怜，“你说得不对！”所以她装得很豁达地，“我倒不觉得日子难过。”

“叫我，”阿珠摇摇头，“这种日子就过不下去。”

“所以啰！”七姑奶奶为人的心又热了，接口劝她，“你过不惯这种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日子，要趁早打主意。跟胡老板断了，这着棋走得一点不错，他是个做大生意的人，一会儿湖州，一会儿上海，说走就走，丢下你独守空房，这味道不大好受的。”

“噯！”阿珠皱眉摇手，“不要去讲他了。讲讲别人吧！”

她是无心的一句话，七姑奶奶却大为兴奋，“来！”她拉着她倒下，“今天我陪你。我们姐妹也说说私话。”

阿珠也是精神亢奋，毫无睡意，刚过了立秋的天气，后半夜非常舒服，她也愿意作个长夜之谈。不过七姑奶奶如不羁的野马，她实在有些怕她，便得要有句话“言明在先”。

“说私话可以。”她笑道，“就是你哇啦哇啦吃不消。”

“傻妹子！”七姑奶奶捧着她的红馥馥的脸香了一下，“说到私话，怎么会哇啦哇啦？自然只有你我两个人才听得见。”

“这样才好，”阿珠问道，“你饿不饿？我有杭州带来的‘绍兴香糕’，要不要吃？”

“‘绍兴香糕’哪有你们‘湖州酥糖’好吃。有没有‘沙核桃糖’？”

“有，有！我倒忘记掉了。”

阿珠从置放茶食用的，可以收燥的石灰坛里，摸出一大包沙核桃糖，带到床上，两个人并头共枕，盖着一条薄薄的紫罗被，一面吃糖，一面谈私话。

“七姐，你守寡守了几年了？”

“四年。”

这四年的味道如何呢？阿珠很想问，又觉得碍口，只好扯些不相干的话：“想来你那婆婆很凶。”

“凭良心说，倒也还好。就是脾气合不来，一天到晚噜苏，实在也是好意，譬如说，天气热胃口总有不好的时候，只要一顿不吃，她老人家就问长问短，一刻不停了。一会儿是不是病了？要不要看医生？一会儿又说受凉了，晚上睡觉要小心。如果我不理她，她就哭儿子，我都想哭在那里，听见她哭，你想烦不烦？”

“那么，回娘家来住，是哪个的意思呢？”

“自然是我自己的意思，”七姑奶奶说，“哪个都做不得我的主。”

“难道，”阿珠很谨慎地问，“在娘家住一辈子？”

“住一辈子也不要紧。我五哥、五嫂，跟别家的兄嫂不同。”

“这我看得出来的，说句良心话，五哥、五嫂待你是再也没话可说了。”

“当然，自己同胞手足嘛！不过，”七姑奶奶又说，“其中还有个道理，说给你听听也不要紧。”

原来尤五在十几年前，是倔强到底、宁折不弯的脾气，有一次跟松江府知府的大少爷，在妓院里打架，被抓到了“班房”里，那知府倒也还明理，预备训斥一顿，放他走路。但尤五自觉道理上站得住，所以言语顶撞，不受责备，这一下知府动了真气，非办他个“目无官长”的罪名不可。“老太爷”托出许多人来求情，那知府是个书呆子，说什么也不行。

“这时漕粮要起运了，船上不是我五哥，就吃不住，老太爷十分着急。后来是我出面

去见知府。”七姑奶奶回忆着得意的往事，那双眼睛格外亮，格外显得一汪水似的，“我说：大老爷，我哥得罪了大少爷，又得罪大老爷，理当吃三年六个月的官司。不过现在他有公事，好不好我来做押头？把我关起来，放我哥哥出去当差，等漕船回空，他进监牢，我再出去。”

“你倒想得出。”阿珠听得津津有味的笑道，“那知府大老爷，怎么说法？”

“大家都说知府大老爷是书呆子，其实不呆。”七姑奶奶答道，“当时他跟我说：‘你哥哥不讲道理。世界上只有老百姓怕官，照他这样子，莫非官要怕他？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我本来不但要重办，还要申详到上头，革他‘尖丁’的差使。现在看你倒还讲道理，不过你也不要看得太容易，监狱里的罪不是好受的。’我说：‘我晓得。不过不是这样子，大老爷不能消气，说不得只好我咬咬牙关来受罪。’大老爷听我这一说，摇摇手：‘罢了，罢了！看你这样子，我也不气了。你具个结，把你哥哥领了回去。’”

“这真正是新闻。”阿珠笑道，“还要你具结？”

“是啊！硬是我盖手模具结。具了结，知府大老爷把五哥叫了去说：‘你要改过自新！再是这样子横行霸道，我不办你，办具结的人。你要想想，倘或你连累你妹子吃官司，对不对得起你父母？’”

“啊！这一着厉害。”阿珠倒懂得那知府的用意，“就算五哥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总要顾到你。这一来，脾气无论如何要改改了。”

“就是这话啰！所以我说知府大老爷一点不呆。”

七姑奶奶又说，“等堂上下来，老太爷亲自来接我，接到他家，摆开了十桌酒席，帮里弟兄都到了，老太爷叫我坐首座。他说：阿七可惜是女的，如果是男的，我要收了‘他’才‘关山门’。”

“七姐！”阿珠听得出神了，“我倒没有想到，你出过这么大的风头？”

“唉！”七姑奶奶长叹一声，“就是那次风头出坏了。”

“怎么办呢？”阿珠诧异地问。

是老于世故的，就不会觉得诧异。以七姑奶奶的性情，出了这样一回风头，自不介意非凡，从此以后，也像男子汉一样，伸手管事，“吃讲茶”常有她一份。豪情胜概，自

然会把女孩儿家的温柔，消折殆尽。

“女人总是女人。”七姑奶奶不胜悔怨地说，“女人不像女人，要女人做啥？像我这样子，弄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

这句话说得极深。七姑奶奶以过来人的资格，才有此“见道之言”。阿珠既警惕，又感动。警惕的是女人争强好胜，使得男人敬神而远之，实在欠聪明；感动的是七姑奶奶的这些话，真正是肺腑之言，对旁人是不肯说的。

“七姐！”阿珠也还报以真情，“你不说，我不敢说，你既然说了，我倒要劝你。你不开口坐在那里，真正是一尊观音菩萨，一开口就比申大娘娘还要厉害。如果申大娘娘不是雌老虎，申大爷不会迷上那几个‘师太’，一条命也不会送掉。我劝你，也要像五哥一样，把脾气好好改一改。”

“我何尝不想改？”七姑奶奶摇摇头，不说下去了。

这是说改不掉。阿珠在想，改不掉就不会有男人敢要她。真的守一辈子寡？想守出一座贞节牌坊来？

她疑心七姑奶奶守不住。但这话说出来会得罪人，所以几次想开口，终于还是忍住了。

“我问你，”七姑奶奶突如其来地说，“你看阿龙这个人怎么样？”

“又要提到他了。”阿珠想拦住她，因而特意装出不悦的神情，“你为啥这么关心他？”

七姑奶奶笑了，略带些忸怩的神色，这样的神色，阿珠几乎还是第一次看见，在她的印象中，七姑奶奶从不知什么难为情，因而这一丝忸怩之色，便特别引人注目。阿珠想起她平日对陈世龙的殷勤，深悔失言，自己的这句话，可能在七姑奶奶听来刺耳。

正想有所弥补时，七姑奶奶说出一番令人大吃一惊的话来：“不错，我关心他。老实跟你说了吧，我也想过好几回，要么不嫁，要嫁，现成有在那里！”

“现成在那里”的，自然是陈世龙。话说得如此赤裸裸，阿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忆一遍，并未听错。这一来，心里的滋味便不好受了，脸上的神色也不好看了，勉强笑着问了声：“你是说哪个？陈世龙？”

“是啊，陈世龙。”七姑奶奶看了看她的脸色，又问，“你看我嫁他配不配？”

真正脸皮厚，居然问得出来！阿珠心想：你不怕难为情，我就胡胡你的调。因而点点头说：“配！怎么不配？”

“你倒说说看，我跟他怎么样的相配？”

“这话就奇怪了。”阿珠依然是很勉强的笑容，“怎么样的相配，你自己总想过，何用来问我？”

“我跟你开开玩笑的。”七姑奶奶在她脸上轻轻拧了一把，“我怎么会跟他相配？第一，年纪不对；第二，身份不配，他没讨过亲，要娶自然娶个黄花闺女；第三，脾气不配，他的性子也是好胜的，两个人在一起，他不让我，我不让他，非天天吵架不可。”

阿珠不知怎么，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因为她说言语闪烁，一会儿像煞有介事，一会儿又说“开玩笑”，所以大起戒心，不敢轻易答话，只微笑着作出不甚关心的样子，同时很仔细地观察她的脸色。

“你说，我的话对不对？”

“也不见得对！”阿珠很谨慎地回答，反过来试探她，“七姐，陈世龙娶了你，也有很多好处。像你这样的人才，打了灯笼都没处去寻的，又漂亮，又能干，而且还有五哥的照应。再好都没有了。”

“真的？”七姑奶奶有意相问。

语气中总听得出来，有说她作违心之论的意味在内。阿珠有些发窘，但不容不答，更不容改口，硬着头皮答道：“自然是真的。”

七姑奶奶笑一笑不答，随后又说：“话再拉回来，你看阿龙这个人怎么样？”

第二次再问，如果依旧避而不答，便显得“有心”了。阿珠想了想说：“我跟他认识的日子也不久，只晓得他人很能干的。”

“心呢？”七姑奶奶问，“你看他的心好不好？”

“我看不出来。”阿珠说，“有道人心难测。”

“别人的心思难测，阿龙的心，你总晓得的。”

“又来说疯话了！”阿珠一半害羞，一半赌气，翻个身脸朝里，以背向人。

过了一会，没有动静，她当七姑奶奶有些动气了，想回过身来敷衍两句，但外床的人比她快了一步，已经起身下床。

“嗨！”她提高了声音喊，“你到哪里去？”

“哪里也不去。”七姑奶奶“噗”地一声，吹灭了灯，仍旧上床，上床却不安分，一把抱住了阿珠。

这是异样的滋味。自懂人事以来，阿珠就没有这样子为人紧抱过，何况是面对面在黑头里，虽明知道跟自己一样是女人，仍然禁不住怦怦心跳。

“松手！松手！”阿珠轻喊，“抱得我气都透不过来了。”

七姑奶奶略微松了些，“现在你用不着怕难为情了。”她说，“有话尽管讲。”

“我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么你就想，”七姑奶奶说，“想我就是阿龙。”

阿珠被她说得脸上火辣辣发烧，一面挣扎，一面喘气：“噯！真不得了，从没有遇见过你这样的人！”

“这怕什么？嘴馋没有肉吃，想想肉味道都不可以？”

“有啥想头。想得流口水！”

“这倒是真的。”七姑奶奶又把她抱紧了，不但如此，还这样要求，“你也抱紧我。”

“我不来！”

“来嘛！心肝。”七姑奶奶腻声说道，“我抱的是你，心里想的是我死掉的那一个。”

阿珠大出意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她丈夫的替身，心有不忍，便姑且顺从，抱紧了她，同时跟她开玩笑，“我是你的‘老爷’，你明天要服侍我洗脚！”

“你正好说反了，从前是我们那口子服侍我洗脚。”

“我不相信！男子汉大丈夫，做这种龌里龌龊的事，真正气数！”

“你不懂。”七姑奶奶闻着她的脸说，“夫妇淘里，有许多异出异样的花样，将来等你嫁了阿龙就知道了。”

又是阿龙！阿珠不做声，争辩也无用，而且觉得越争辩似乎越认真，不如随她说去。她心里倒是在想，夫妻淘里有些什么古怪花样？但这话问不出口，只希望七姑奶奶自己说下去。

七姑奶奶哪里猜得到她是这样的心思？看她不响，她也不开口，抱着阿珠，别有绮想，就这样神思昏昏地，一觉睡到天亮。

是阿珠先惊醒，只听见有人叫门：“阿七，阿七！”是尤五嫂的声音，“张家妹子！你醒醒！”

“来了！”阿珠听得尤五嫂的声音有异，急忙推醒七姑奶奶，“你听，五嫂在叫你，好像出了什么事似的。”

七姑奶奶定定神，一骨碌下床，拔开门闩，只见尤五嫂的脸色有些惊惶。

“怎么搞的！都叫不醒。”尤五嫂一脚跨进门来，拉住七姑奶奶的手，连连摇撼，“小刀会造反，上海昨天失守了。”

“喔！”七姑奶奶回身看了看阿珠，“不要把她吓一跳！到我房里去说。”

这句话反而说坏了，阿珠的耳朵尖，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急急赶过来问道：“七姐，出了什么事？”

“你慌啥？”七姑奶奶很沉着地指着她嫂子说，“我也是刚听她说，说上海失守了！”

阿珠何能不慌？小刀会要起事的消息，事先她毫无所闻，只想到上海失守，她父亲便要陷在里面，还有陈世龙，还有胡雪岩，都是有关系的人，如今一起都有危险，因而急得快要哭了。

“你怎么想不穿！”这些时候，就看出七姑奶奶的“本事”来了，说出话来，明白有

力，“我五哥也在上海，难道我倒不急？”

想想不错，尤五嫂似乎也不怎么着急，可见得事情不要紧，再想到尤五的手面，越发心宽。当然，关切还是关切，不过看她们姑嫂有正事要谈，只得暂时忍耐，回头再来打听。

尤五嫂没有工夫来管她，拉着七姑奶奶的手说：“你快去穿衣服。嘉定有人来了，你去跟他见个面。”

听她这一说，七姑奶奶拉着尤五嫂就走，到了她自己房里匆匆漱洗，拢一拢头发，穿裙着衫，走来走去地忙着。尤五嫂便跟来跟去，把嘉定来客的话，告诉了她。

不速之客

这个不速之客是嘉定的一个土豪周立春派来的。周立春与刘丽川有勾结，所以上海一起事，周立春预备在嘉定响应，事先曾经跟尤五接头，希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尤五不愿蹚这浑水，但也不便得罪他们，所以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但以前可以敷衍，此刻到了真刀真枪要上场的时候，那就敷衍不过去了。

“我来跟他说。”七姑奶奶小声诅咒着，话又难听了，“他娘的！只有强奸，没有逼赌！造反又不是去吃花酒，还有啥硬拉牢了一起走的？”

“你又来了！”尤五嫂又气又急，“求求你，姑奶奶！你要跟他去吵架，还是不要去的好。”

“唉！五嫂，你又看得我那样子草包了！我不过在这里发发牢骚，见了面，人家总是客人，我无缘无故得罪他做什么？”七姑奶奶推着她说，“你先去应酬应酬，要特别客气，不要冷落人家。”

“不要紧。我开了早饭，请他在这里吃酒。”尤五嫂说，“人家是连夜赶来的。”

“那么，你看他吃好了，请他在五哥的那间房子里见面。”

尤五有间密室，看是孤零零一座院落，四外隔绝，其实有地道与外间相通。七姑奶奶为怕走漏风声，特意约在那里相会。

那个人是周立春的本家兄弟，排行第六，七姑奶奶也认识，但谈这些事，非另有凭信不可，因而一见面，她先这样问说：“周六哥，你要寻我五哥有啥话说呢？”

周六略略踌躇了一下答道：“七姑奶奶，立春有几句机密话——”

“慢点！周六哥，”她拦着他说，“既然是周大哥的机密话，你总晓得规矩？”

“喔，我倒忘记掉了。”周六歉意地笑着，伸手到腰上去掏摸。

他掏摸出来一块汉玉，送到七姑奶奶手里，这是信物。周立春因为造反是要杀头的机密大事，往来接洽，不便形诸笔墨，而派人传话，却又口说无凭，便与尤五作了个约定，用这块汉玉作为凭证。无此信物，守口如瓶，七姑奶奶知道有这样一个约定，所以首先就要查问。

验明无误，她把汉玉交了回去，接着便说：“周六哥，你晓得我们这里情形的，你有话跟我说也一样。”

“是，是！我们也晓得七姑奶奶女中丈夫，令兄凡遇大事，都要跟你商量。”周六说到这里，不放心似的往外面看了一下，然后把声音放得极低，“上海方面的情形，七姑奶奶想必已有消息？”

“我也是刚刚听说，详细情形还不晓得。”

“上海已经成功了。刘大哥有洋人撑腰，事情很顺手，以后还要顺手。苏州的绿营兵，湖州人居多，跟刘大哥是同乡，已经约定，就要起事。”周六顿了一下，很吃力地说，“立春也就要在这两三天动手，以前跟尤五哥谈过，尤五哥答应到时候一定帮忙。我今天来，就是来谈这件事。”

“喔，”七姑奶奶从从容容地答道，“你们谈过这件事，我是晓得的。不过我没有听我五哥说过一定帮忙的话。”这一下就谈不下去了，周六愣住在那里，一脸懊丧之色。

“周六哥，我五哥最讲义气，为朋友上刀山、下油锅，他都肯的。是不是？”

“是啊！”周六连连点头，“就为此，立春才来请尤五哥帮忙的，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实不相瞒，我五哥眼前就是难关。”七姑奶奶正好接住他的话，“如果是前一两年，我五哥有啥推辞是孙子王八蛋，眼前真正叫有心无力。为啥呢？为来为去为的是，不晓得哪个赃官想出来的，断命的‘海运’呀！”

“海运？”周六问道，“是说漕米改海运？”

“是啊，漕米改了海运，挑沙船帮发财！走关东的沙船，本来一向是装了压舱石头到北边的，现在改装漕米，平白里赚一笔水脚银子，运到天津不出事，还有啥‘保举’，沙船帮老大也做官了，气数不气数！”七姑奶奶咽了口唾沫，接下去又说，“沙船帮交财运，我们漕帮要没饭吃了。松江是疲帮，你也晓得的，我五哥当这个家，真正是黄连当饭，苦头吃足。转眼重阳节边，西北风起，漕帮弟兄的夹衣裳都还在当铺里，我五哥不能不想办法。现在陪了个‘空子’到上海去做丝生意了，多少想掏摸几个，贴补贴补。周六哥你倒想想，我五哥在江湖上的身份，倘不是穷极无奈，怎么肯去服侍一个空子？这样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时候，怎么帮得上周大哥的忙？”

一番话说得周六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了句：“既然如此，尤五哥为啥又说，到时候一定帮忙。”

“这就是我五哥的为人。你现在跟他去说，他还是会答应帮忙。不过这个忙，照我看，是越帮越忙。”

“噢！”周六深为诧异，“这是啥道理？”

“啥道理？吃饭的道理。”七姑奶奶答得极其干脆，“漕米为啥改为海运，说运河水浅，有时候漕船不通，这好想办法；时世一乱，漕船走不过去，那才是死路一条。帮里的弟兄，对‘长毛’都摇头，现在再要他们跟周大哥一起走，表面不说，心里另有打算。万一做出啥对不起人的事来，我五哥一定压不住。这不是越帮越忙吗？”

周六听她这一说，打了个寒噤。果然要松江漕帮协同起事，说不定洋枪到手，枪口朝里，那岂是儿戏之事？

不过，仔细想一想也不对。俗称“通草”的“通漕”，周六也见过，上面记着，陆祖命翁、钱、潘三祖下山行道，行的就是“反清复明”的道，陆祖说的两首偈子，第一首中的“前人世界后人收”，就指的是光复大明江山；第二首中“日月巍巍照玉壶”，日月合成“明”字，“壶”字谐音“胡”，指的是满清，也有反清复明的意思在内。那么，现在起事反清，漕帮弟兄何能倒戈？

他是想到就说，而七姑奶奶报以轻蔑说：“周六哥，这些道理不晓得是啥辰光留下来的？‘皇帝不差饿兵’，饭都没得吃了，现在想大明江山，不好笑？”

再说下去，依然无用。这一趟完全白来。周六想了想，只好这样说：“那么，七姑奶奶，我今天这番话，算是没有说，你也当做不曾听说过好了。”

这话她懂，“尽管请放心！我哪里会做这种半吊子的事？如果周六哥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漏一个字到外面，你尽管来寻我们兄妹说话。”她接下来又极诚恳地说：“周六哥，害你白来一趟，我心里真正过意不去。不过事情明摆在那里，实在力不从心。请你回去跟周大哥说，这一次真对不起他，别处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话再说回来，我们也有请周大哥照应的时候，‘行得春风有夏雨’，只要力量够得到，帮朋友就是帮自己。”

周六暗暗点头，都说这位七姑奶奶办事跟男子汉一样，果然名不虚传。这几句话还有打招呼的意思在内，事情不成，朋友要交，索性买买她的账。

“这就是七姑奶奶的话了！尽管请放心！嘉定过来青浦，青浦过来松江，过几天到了贵宝地，有‘老太爷’在决不敢惊动的！”

“周六哥，你这句话值钱了。我替松江老百姓，谢谢你！”说着，她学男人的样子，抱拳作了个揖。

总算不伤和气，把周六送出后门，七姑奶奶心里不免得意，笑嘻嘻地回到后面，尤五嫂迎着她问道：“怎么说法？”

“没事了！”她守着给周六的诺言，“详细情形也不必说，总而言之一句话，五哥的麻烦，我统统把它扫干净了！”

“真正亏得你！”尤五嫂极欣慰地，“实在也要谢谢胡老板，不是他来，你五哥不会到上海去。叫他自己来应付，还不如你出面来得好。”

“这话倒是真的。”七姑奶奶想了想说，“五嫂，我今天要到上海去一趟。”

“应该去一趟。”尤五嫂说，“就怕路上不好走。”

“怕什么？”七姑奶奶毫不在乎的，“他们闹事是在陆路上，我们坐船去，根本就碰不见，碰见也不要紧，凭我还会怕他们？”

“那好，你就赶快去一趟，叫你五哥在那里躲一躲，省得那班‘神道’又来找麻烦。”

“我晓得。我去收拾东西。五嫂，你关照他们，马上替我备船。”

于是七姑奶奶回到自己卧室，匆匆收拾随身衣物，正在手忙脚乱的当儿，阿珠悄悄地走了进来，有所央告。

“七姐！”她用耍赖的神态说道，“我不管，你一定要带我一起走。”

“咦！”七姑奶奶有些诧异，“我又不是去玩儿。”

“我也不是去玩儿。我要去看我爹，不然不放心。”

“话是不错，走起来有难处，路上不平靖。”七姑奶奶郑重其事地说，“你想想看，造反的人，哪个不是无法无天？遇见了，不是好玩儿的。”

“我不怕！”阿珠豁出去了，“大不了一条命。”

“他不要你的命，要你的身子。”

听这句话，阿珠不能不怕，愣了一会说：“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跟他们‘滚钉板’，滚过明白。”七姑奶奶又说，“我再告诉你，我学过拳头，像阿龙这样的，三五个人，我一样把他们‘摆平’！”说完，她拿起墙角的一枝青皮甘蔗，右掌平平地削过去，也不见她如何用力，甘蔗却已断成两截。

这一说一试，效用恰好相反，阿珠对她本就信赖，现在看她“露了一手”，益发放心，轻松地笑道：“我有个女镖客保镖，还怕什么？我跟你走定了！我也去收拾东西。”

“慢点，慢点。”七姑奶奶一把拖住她，想了又想，无奈点头，“你一定要去，我就依你。不过，说实话，像你这样人又漂亮，年纪又轻的人，我带了你好走，责任很重。你要听我的话做，不然——”

“听，听！”阿珠抢着表示态度，“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听。”

“那么，”七姑奶奶说，“你也不是没有在江湖上走过的，总晓得女人有女人的笨法子。你有没有粗布衬裤？”

阿珠也听人说过这种“笨法子”，很愿意试一试，但是，“粗布裤子倒没有。”她说。

“那就多穿两条。”

阿珠依言而行，穿了三条衬裤，两件紧身小马甲，到了七姑奶奶那里，关紧房门，拿针线把裤腰裤脚和小马甲的前襟，缝得死死的。这样子，遭到强暴，对方就很难得逞了。

到了饭后，正预备下船，突然来了个意想不到的人，是陈世龙，一身泥泞、十分狼狈，但精神抖擞，脸上充满了经历艰险，安然到达目标的快慰。

这一到，立刻为尤家的人所包围，都要听他从上海带来的消息。七姑奶奶和阿珠也就停了下来，先听他说了，再定行止。

“你是怎么来的？”尤五嫂急急问道，“我们的人都好吧？”

“都好，都好！”陈世龙大声答道，“都住在夷场，安稳得很。”

有这句话，大家都放心了，“那么，上海县城呢？”尤五嫂又问。

“县城失守了。”陈世龙所了解的情形，相当完整，于是从头细说，“小刀会要起事，早有谣言了，坏在吴道台手里——”

吴道台是指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他跟刘丽川是同乡旧识，而上海县的团练又多是广东、福建人，因此，吴健彰对于小刀会利用团练起事的流言，不以为意——在他的想法，小刀会起事，就是跟他过不去，有彼此的交情在，刘丽川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来。

谁知刘丽川已经跟太平天国的‘丞相’罗大纲有联络，同时与英国领事温那治有所勾搭，决定于“丁祭”那天起事，先攻县衙门。

上海县知县名叫袁祖德，是袁子才的孙子，由捐班的宝山县丞，升任上海知县。这天一早整肃衣冠，预备坐轿到文庙去上祭，人刚走出大堂，拥进来一群红巾裹头的乱民，为头的叫小金子，曾经为袁祖德把他当流氓抓来办过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雪亮一把刀立刻递到胸前。袁祖德倒也是个硬汉，破口大骂，不屈而死，吴健彰得到消息，溜到了英国领事署，总算逃出一条命。

于是道署、县署、海关，都被一抢而空。小刀会占据了小南门乔家浜、沙船帮巨擘郁馥山新起的大宅作巢穴。城内乱得很厉害，但“红巾”不敢入夷场一步，因此难民纷纷趋

避，十里夷场反倒格外热闹了。

“官兵呢？”七姑奶奶问道，“难道不打一打？”

“官兵少得很，根本不敢打，带兵官是个守备，姓李，上吊死了。”

“鸭屎臭！”七姑奶奶不屑地，“有得上吊，为啥不拼？”

“不去管这些闲事了。”尤五嫂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特地来送信，口信。”陈世龙看了看说，“可以不可以到里面去说？”

这自是机密信息，引入内厅，陈世龙告诉尤五嫂说，尤五特地嘱咐，如果嘉定有人来，好好敷衍，千万不可得罪。

“原来是这么一句话！”七姑奶奶问道，“怎么会叫你来的呢？”

这话问得有理，尤五手下多的是人，传这样的信息，理当派自己人，何至于劳动来作客的陈世龙？

“其中有个道理，”陈世龙道，“胡先生叫我把珠小姐送回湖州，顺便就要我带个口信。”

“这——”七姑奶奶深感意外，“这是为啥？”

“胡先生说兵荒马乱，还是回去的好。张老板也是这么说。”

“这要问问她自己。”七姑奶奶忽然又说，“这样吧，我们已经约好一起到上海，船都备好了，你跟我们一起走，有啥话到上海再说。”

“好的。啥时候走？”陈世龙看着身上说，“我一身烂污，总得先洗个澡。”

等陈世龙到“混堂”里去洗澡的工夫，七姑奶奶才去找到因为他们要传机密口信而回避的阿珠，说了陈世龙此来的本意，以及她的决定，阿珠自然表示同意，但也不免奇怪，胡雪岩此刻正当用人之际，何以肯放陈世龙专程送她回湖州？

这就是七姑奶奶厉害了，一下子就看出是胡雪岩替陈世龙安排机会，漫漫长途，寡女孤男，而又当一个此身无托，一个爱慕不已，彼此都有了意思的时候，只怕如干柴烈火，生米很快可以煮成熟饭。但是，七姑奶奶自己觉得对他们俩的了解，比胡雪岩更深，有把

握促成好事，所以自做主张，改变了胡雪岩的安排。

上海之行

舟入吴淞江，顺风顺水，一夜工夫就到了上海。船不敢再泊小东门，在洋泾滨上岸，直接坐轿到了裕记丝栈。丝栈里乱得一团糟，连走廊上都打着地铺，全是县城里和浦东一带逃难来的，沾亲带故，半央求、半强占地住了下来。

七姑奶奶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一看这情形就喊了起来：“这里怎么住法？五哥他们住哪里？”

“不要吵，不要吵！有地方。”

陈世龙引着她和阿珠，径自走到最后，另有道黑漆石库门，虚虚掩着，推开一看，别有天地，三开间一楼一底，堆满了丝包。

“咦！阿珠。”阿珠抬头一看，是她父亲正开了楼窗在喊。

“楼下堆丝，楼上住人。”陈世龙告诉七姑奶奶说，“上楼再说。”

老张下楼把他们接到楼上，父女相见，因为有了一番变乱的缘故，所以多少有恍如隔世之感。坐定下来，七姑奶奶问道：“他们呢？”

这是指尤五和胡雪岩，“洋人请他们吃番菜，谈生意，大概快要回来了。”老张又问她女儿，“我跟雪岩商量，叫世龙送你回湖州，你怎么跑到上海来了？”

“是我的主意。”七姑奶奶抢着答道，“好在也方便得很，闲话少说，张老板，对不起你，请你楼下坐一坐，我们要房间用一用。”

这话真说到了阿珠心里，自从用了那个“笨法子”，大不“方便”，她连茶都不敢多吃一口，急于解除束缚，轻松一下，所以帮着七姑奶奶催：“爹，你先请下去，快，快！”

老张莫名其妙，但女人的事也不必多问，提着旱烟袋就走，陈世龙自然也要下楼，指一指左右说：“两间房都开着，随便你们用哪一间。”

“阿龙，”七姑奶奶喊住了他，从来不晓得什么叫难为情的人，这时也不免有些忸怩，窘笑着说，“拜托你一件事，也不晓得他们这里有没有娘姨，大厨房在哪里？替我们提一桶热水来，好不好？”

“怎么不好？”陈世龙也很机警，“胡先生房间有个新买的脚盆，你们用好了。”说着，“噚、噚、噚”一直下楼。

“你看，”七姑奶奶低声对阿珠笑道，“阿龙替你提洗脚水去了！”

阿珠无心理她的戏谑，匆匆奔进房去，七姑奶奶自然也跟着行动，两个人的手脚都很快，关紧门窗，相互帮忙，在黑头里摸索着，解除了束缚。

不久，楼梯声响，是陈世龙提了水上楼，一壶热水、一桶凉水，交代明白，便待下楼。

“阿龙慢一点！”七姑奶奶喊道，“黑咕龙冬的怎么办？要替我们拿盏灯来。”

那间房正就是他跟老张的卧室，因而答道：“我桌上有洋蜡烛，还有包红头洋火，在我枕头下面。”

“哪张床是你的？”

“靠壁的那张。”陈世龙说，“红头洋火，随便哪里一划就着，当心烧着手。”

“晓得了！你不要走，我还有事情要你做。”

七姑奶奶摸着洋火，取一根在地板上一划，出现小小一团火，向阿珠那里一照，只见一身细皮白肉，她正拿件布衫在胸前挡着，刚想开句玩笑，只见阿珠一张口把火柴吹灭，低声说道：“当心他在外面偷看。”

转脸一望，果然壁间漏光，有缝隙可以偷窥，七姑奶奶便问：“阿龙，你在外头做啥？”

“我坐在这里，等你有啥事情吩咐。”

“你不是在‘听壁脚’？”七姑奶奶格格笑着，“你要守规矩，不准在外头偷看。”

陈世龙笑笑不响，阿珠便低声埋怨她：“你不是在提醒他？洋蜡烛不要点了！”

这句话让外面的陈世龙听到了，心里不知道是怎么一股滋味，想想还是“守规矩”要紧，便大声说道：“没有事我就下楼去了。”

七姑奶奶这时也觉得让他避开的好，“那谢谢你了。”她说，“你在楼梯口替我们把守，不要让人闯上来。”

有陈世龙把守楼梯，大可放心，七姑奶奶到外面胡雪岩房间里，找着脚盆，提水进来，两个人大洗大抹了一番，然后取出梳头盒子，重新涂脂抹粉，打扮得头光面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才开了房门出来。

巧得很，正好裕记丝栈的老板娘，听说有“堂客”到了，带了一个粗做娘姨和一个丫头赶来，七姑奶奶是认得她的，招呼一声“陈太太”，接着便替阿珠引见。

等娘姨在楼上替她们收拾了残局，宾主坐定寒暄，问了问路上的情形，陈太太邀她们到家去住。

七姑奶奶怕拘束不肯去，转身跟阿珠商量，她也不愿住陈太太家，便以见了她父亲，马上就要回湖州，不必费事作推托。七姑奶奶也就设词力辞，陈太太只得由她们。坐了一会，邀客到她家吃晚饭，七姑奶奶答应等他们兄妹见过面，谈完正事再赴约。

于是等陈太太一走，陈世龙动手替她们设榻，老张和他搬到楼下，在丝包旁边安设床位。原来的房间里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七姑奶奶占大床、阿珠用小床，而这张小床，正是陈世龙原来所睡的。

刚刚安置停当，胡雪岩和尤五回到了裕记丝栈。时地相异，感觉不同，胡雪岩固然神态自若，阿珠也还显得从容。七姑奶奶略略道了决定到上海来的缘由，随即向尤五使个眼色，示意避人密谈。尤五因为跟胡雪岩已到了共机密的程度，所以顺手把他一拉，一起来听七姑奶奶的报告。

“嘉定的人，昨天早晨来过了——”她把经过情形，细说了一遍。

“这样应付也好！”尤五很欣慰的。

默默在一旁听着的胡雪岩，不曾想到七姑奶奶如此能干，不免刮目相看。她发觉了他的眼色，心里觉得很舒服，便笑着问了句：“小爷叔，你看我说错了话没有？”

“当然不错！”胡雪岩转脸对尤五说，“这下了掉一件心事，我们在上海可以好好动一动脑筋。”

尤五先不答他的话，向他妹子低声叮嘱：“阿七，我一时不能回去，家里实在放不下心，趁这一两天，路上还不要紧，你赶紧回去吧！”

七姑奶奶点点头，问起他们在上海的情形：“生意怎么样？”

这话在尤五就无从置答了，只是微微叹口气，见得不甚顺手。

“生意蛮好！”胡雪岩却持乐观的态度，“正在谈，就要谈出结果来了。”

事实上不容易谈得出结果，胡雪岩坚持不卖，洋行方面因为小刀会起事的关系，是在观望之中，所以最大的两项“洋庄”货色——茶和丝都变成有行无市，混沌一团。尤五因为生意方面不大在行，而局势甚乱，自不免悲观，因而才叹气不答。

“阿七，”尤五又说，“你明天就回去吧！”

“晓得了！”七姑奶奶不悦，“我会走的。不过张家妹子是我带到上海来的，总要把她作个交代。”

“交代她爹就是了。”

话是不错，但七姑奶奶一心要牵那条红线，巴不得当时就有个着落，这话又似乎不宜出口，因而沉默着。

“七姐！”胡雪岩看出她的热心，安慰她说，“事情是一定会有个好好交代的，急也急不得。我想把她先送回湖州，叫世龙送了去，那也就算是有交代了。”

“嗯，嗯。”七姑奶奶不置可否地，然后又说，“裕记老板娘今天请我们一起去吃夜饭，也该走了。”

“不行！”尤五摇头，“我们今天夜里约好一个要紧人在那里。你们去吧！”

于是乍一相见，匆匆又别，尤五和胡雪岩席不暇暖地，赶到一家“堂子”里去赴约会。

第二章 官场、洋行、江湖联手，才是大生意

结交应春

要会的那个要紧人姓古，广东人，是个“通事”，结交的洋朋友极多，对英国人尤其熟悉。而在上海的英国人，自从洪秀全在江宁“开国”，便有许多花样。他们去会那姓古的，就是要打听这些花样。

尤五在上海的路子也很广，辗转打听到，英国洋行已经跟洪军展开贸易。曾经有两只英国兵船，从上海开到下关，洪军起初以为是清军邀来助阵的，大起戒备。谁知英国人带了一名通事上岸，一开口就表明，此来特为通商。商品是枪械火药，以货易货，换来的是洪军从长江东下，沿路掳掠所获的珠宝古玩。那家洋行大获其利，而所带的通事，就是这个姓古的，名叫古应春。

于是胡雪岩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跟尤五商量，最好能够跟古应春结交，在珍宝和枪械方面都有生意好做。尤五对胡雪岩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便设法托人，从中介绍，前一天已在吃花酒的场面上见过面，当时约定，这天是尤五回请，全班人马，一个不缺，其实主客只有一个古应春。

设席的地点在宝善街怡情院。尤五是这家“长三堂子”的主政——怡情老二的恩客，所以连带胡雪岩亦有宾至如归之乐。到了那里，在“大房间”落座，刚刚卸去长衫，听“相帮”在喊客到，怡情老二亲自打开帘子，只见古应春步履轻快地踏上台阶了。

“古大少，真真够交情。”怡情老二盈盈笑着，“第一个到。”

“尤五哥请客不能不早点来。”古应春又说，“而且是在你这里请客，更不能不早到。”

“这是我沾尤五少的光，谢谢，谢谢！”

“承情之至。”尤五也拱手致谢，接着向里一指，“要不要里头躺一会？”

“我是过足了瘾来的。不过躺一会也可以。”

一听这话，怡情老二便喊：“点灯！”接着把古应春的哗叽袍子接过来，引入里间。

里间就是怡情老二的香闺，一色红木家具，却配了一张外国来的大铜床，雪白珠罗纱的帐子吊得高高的，床上已设着一副极精致的鸦片烟具。古应春略略客气了一下，先在上首躺下，对面的空位，尤五让胡雪岩，胡雪岩又让尤五，这是一番做作，胡雪岩是客，而且有话要问古应春，自然该他相陪。

“香”过两筒烟，说过一番闲话，怡情老二要去招呼“台面”，尤五也另有客要陪，小屋间里便只剩下胡、古二人。胡雪岩已经看出，古应春也是个很“外场”的人物，不难对付，因而一上来使用请教的口气说：“应春兄，我总算运气不错，夷场上得有识途老马指点，以后要请你多多指教。”

“不敢当。”古应春笑道，“尤五哥是我久已慕名的，他对你老兄特别推重，由此可见，足下必是个好朋友，我们以后要多亲近。”

“是，是！四海之内皆弟兄，况且海禁已开，我们自己不亲近，更难对付洋人了。”

“着！”古应春拿手指拍着烟盘，“雪岩兄，你这话真通达。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自己弄死自己，白白便宜洋人。”

这话就有意思了，胡雪岩心想，出言要谨慎，可以把他的话套出来。

“现在新兴出来‘洋务’这两个字，官场上凡是漂亮人物，都会‘谈洋务’，最吃香的也是‘办洋务’，这些漂亮人物我见过不少，像应春兄你刚才这两句话，我却还是第一次听见。”

“哼！”古应春冷笑着，对胡雪岩口中的“漂亮人物”，做了个鄙夷不屑的表情，“那些人是闭门造车谈洋务，一种是开口就是‘夷人’，把人家看做茹毛饮血的野人；再一种是听见‘洋人’二字，就恨不得先跪下来叫一声‘洋大人’。这样子谈洋务、办洋务，无非自取其辱。”

“这话透彻得很。”胡雪岩把话绕回原来的话头上，“过与不及，就‘自己人弄死自

己人’了。”

“对了！”古应春拿烟签子在烟盘上比划着说，“恨洋人的，事事掣肘，怕洋人的，一味讨好，自己互相倾轧排挤，洋人脑筋快得很，有机可乘，绝不会放过。这类人尤其可恶。”

胡雪岩看他那愤慨的神情，知道他必是受过排挤，有感而发。“不遭人妒是庸才”，受倾轧排挤的人，大致能干的居多，看他说话，有条有理，见解亦颇深远，可以想见其人。于是胡雪岩心想，自己正缺少帮手，尤其是这方面的人才，倘或古应春能为己所用，岂不大妙？

这个念头，几乎在他心里一出现，就已决定，但却不宜操之过急，想了想，他提出一个自信一定可以引起古应春兴趣的话题。

“应春兄！”他矍然而起，从果碟子抓了几粒杏仁放在嘴里大嚼，嘴唇动得起劲，说话便似乎格外显得有力，“我有点不大服气！我们自己人弄死自己人，叫洋人占了便宜，难道就不能自己人齐心协力，从洋人手里再把便宜占回来？”

古应春听了他的话，只是翻眼，一根烟签子不断在烟盘戳着，好久，他说：“雪岩兄，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话。上次开了两条兵轮到下关去卖军火，价钱已经谈好，要成交了，有个王八蛋跑来见洋人，他会说洋文，直接告诉洋人，说洪军急需洋枪火药，多的是金银珠宝。说这句话，洋人反悔了，重新议价，涨了一倍还不止。这就是洋人占的大便宜！我也一直不服气。能够把洋人的便宜占回来，哪怕我没有好处也干。于今照你所说，自己人要齐心协力，这句话要怎么样才能做到，我要请教。”

“这话倒是把我问倒了。”胡雪岩说，“事情是要谈出来的，现在我还不大知道洋人的情形，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既说齐心协力，总要有个起头。譬如说，你、我，还有尤五哥，三个人在一起，至诚相见，遇事商量，哪个的主意好，照哪个的做，就像自己出的主意一样，这样子一步一步把人拉拢来，洋人不跟我们打交道则已，要打，就非听我们的话不可！”

“好！”古应春也一仰身坐了起来，“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就从你、我、尤五哥起头。我洋行里那个‘康白度’也不要做了。”

洋行里管事的人叫“康白度”，是洋文的译音，地位又非仅仅负传译之责的通事可比。胡雪岩觉得他不须如此做法。

“应春兄，”胡雪岩首先声明，“自己人说话，不妨老实。你洋行里的职位，仍旧要维持，不然跟洋人打交道不方便，而且这一来，洋人那里的消息也隔膜了。”

古应春原是不假思索，想到就说的一句话，即使胡雪岩不点明，他回想一下，也会改变主意的。因而当然一迭连声地表示同意。

“我在想，”胡雪岩踌躇满志地说，“你刚才所说的‘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真正不假。我们三个人，各占一门，你是洋行方面，尤五哥是江湖上，我在官场中也还有点路子。这三方面一凑，有得混了！”

古应春想一想，果然！受了胡雪岩的鼓舞，他也很起劲地说：“真的，巧得很！这三方面要凑在一起，说实在的，真还不大容易。我们明天好好谈一谈，想些与众不同的花样出来，大大做它一番市面。”

军火生意

因为有此契合，这顿花酒吃得十分痛快，尤五的手面很大，请的客又都是场面上人，每人都叫了两三个局，莺莺燕燕，此去彼来，弦管嗷嘈，热闹非凡。吃到九点多钟，又有人“翻台”，一直闹到子夜过后，才回裕记丝栈。七姑奶奶和阿珠都已累了一天，早早入梦，老张是一向早睡早起，只有陈世龙一个人，泡了一壶好茶在等他们。

“五哥，你困不困？”胡雪岩兴致勃勃地问。

“不困。”尤五问道，“你有啥事情要谈？”

“事情很多。”胡雪岩转脸说道，“世龙，你也一起听听，我今天替你找了个读洋文的先生。”

这一说，尤五立即明白：“你是说古应春！你们谈得怎么样？”

“谈得再好都没有了——”胡雪岩把他跟古应春在烟榻上的那一席对话，原原本本地说了给尤五听。

尤五比较深沉，喜怒不大形于颜色，但就算如此，也可以发现他眉目轩豁，这几天来阴沉沉的脸色，似乎悄然消失了。

“你的脑筋快，”他用徐缓而郑重的声音说，“倒想想看，跟他有什么事可以做联手的。”

“眼前就有了一样，不过——”胡雪岩的尾音拖得很长。

“咦！”尤五诧异了，“有啥为难的话，说不出口？”

“我不晓得你跟卯金刀，到底有没有交情？”

“卯金刀”是指刘丽川，尤五当然明白，很快地答了句，“谈不上。”

“我这么在想，英国人反正做生意，枪炮可以卖给太平军，当然也可以卖给官军。今天我在席面上听说，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为了卯金刀在伤脑筋，奏报出去，轻描淡写，好像是地方上闹事，其实是想多派兵，一仗把他打倒。既然如此，枪炮、火药是要紧的，我们好不好先替他们办个‘粮台’，等他们的兵一到，就好出队打仗。如果你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我马上到苏州去跑一趟，江苏巡抚许乃钊是我们杭州人，一定可以找得到路子见一见他。”

“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不能做。”

“是因为‘圈吉’的关系？”胡雪岩问。

“圈吉”周，是指周立春，尤五点点头说：“一点不错，不过你跟他没有交情，你可以做。”

“那就算了。第一，要做，就是大家一起来；第二，人家也晓得我跟你的交情，如果你觉得有妨碍，我做了一样也有妨碍。”

尤五听得这话，大感快慰，他心里是巴不得胡雪岩不要做，但“光棍不断财路”，明明是笔好生意，自己不能叫他罢手，所以那样言不由衷地说“你可以做”。

“我还有第二条路子，浙江现在正在办团练。湖州由一位姓赵，名叫赵景贤的绅士出面，此人极其通达能干，跟王雪公的公谊私交都不错，我一说就可以成功。”

“那好！这笔军火生意，我们一起来做。”

“就有一样麻烦，要尤五哥你有办法才能成功。”胡雪岩说，“英国人的兵船开不到湖州，只能在上海交货，上海运到湖州，路上怕有危险。抢掉了怎么办？”

“危险也不过上海到嘉兴这一段，一进浙江境界，有官兵护送，哪个敢抢？至于这一段路，归我保险。”尤五又说，“反正我们漕帮弟兄现在都空在那里，要人要船都现成。借此让他们赚一笔水脚，事情再好都没有了。”

“这一说，在我们两个人就算定局了。说做就做，你倒再想想看，你那面还有什么事要我做到的？”

尤五仔细想了想说：“你请浙江方面，替我们这里的督粮道来封公事，说要用松江漕帮的船运军火。这样，我对官面上就算有了交代。”

“这一定办得到。”胡雪岩转脸对陈世龙说，“又要你辛苦跑一趟了。”

“到杭州，还是到湖州？”

“先到杭州。如果王大老爷已经回任，你就再到湖州，寻着他算数。不错，”胡雪岩忽然又说，“你正好把阿珠送了回去。”

“好的。啥时候走？”

“最多两三天，等我在这里接好头，写了信，马上就走。”

接头是跟古应春接头。第二天在怡情老二的香闺中，三个人又见了面，胡雪岩说了经过，问古应春，英国人肯不肯将枪炮、火药卖给这方面？

“有啥不肯？他们是做生意，只要价钱谈得拢，什么都卖。”古应春问道，“你要些什么东西，我好去谈。”

这下把胡雪岩难倒了，“这上面我一窍不通。”他说，“只要东西好就好。”

“不光是东西好坏，还有数目多少。总要有个约数，才好去谈，譬如洋枪，应该多少支？”

“总要一千支。”

“一千支！”古应春笑道，“你当一千支是小数目？我看办团练，有五百支洋枪就蛮好了。还有，要不要请教习？洋枪不是人人会放的，不会用，容易坏，坏了怎么修，都要

事先盘算过。”

“应春兄，”胡雪岩拱拱手说，“你比我内行得太多了。索性你来弄个‘说帖’，岂不爽快？”

古应春慨然应诺，而且立刻动手。怡情老二亲自照料，移过“叫条子”用的笔砚来，磨浓了墨，却无纸可写，好在是草稿，不妨拿“局票”翻过来，将就着用。

于是古应春一面提笔构思，一面过鸦片烟瘾，烟泡装上烟枪，枪嘴上接根橡皮管子，一直通到他嘴里。十六筒烟抽完，精神十足，文不加点，洋洋洒洒地写完，递到了胡雪岩手里。

胡雪岩自己不能动笔，看却会看，不但会看，而且目光锐利，像这些“说帖”，最要紧的是简洁，要几句话就能把那些大官儿说动心，才是上品。古应春的笔下很来得，但流畅有余，不免枝蔓，他把洋枪、火药的好处，原原本本谈起，好虽好，看来却有些吃力。胡雪岩心想，这个说帖，王有龄、赵景贤一定会看完，但递到黄宗汉手中，他有没有看完的耐心，就难说了。

“高明之至！”胡雪岩先声色不动地把说帖递给尤五。

“我不必看了。”尤五笑道，“看也是白看。”

“雪岩兄，”古应春接口问道，“我是急就章，有不妥的地方你尽管说。”

“好极了！不过，应春兄，对外行不好说内行话，说了，人家也不懂。我看，前面这一段，有些地方要割爱。”

“我懂！”古应春点点头，“现在谈洋务，都是些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蒙人的玩意。那些谈枪、炮怎么样制造的道理，说句实话，也真没有几个人懂，我可以把它删节。删归删、添归添，你看，哪里还可以多说两句？”

“很好了。还有些地方不说也可以。”

这显然是客气话，古应春便说：“我这个人做事，不做则已，一做一定要把它做好，何况是自己人，尽请直言。”

“既如此，我说出来请你斟酌，第一，说道光年间，‘英、法犯我，不幸丧师，症结所在，厥为刀矛不敌火器’，这句话一针见血，不过还可以着力说两句。”

“对！我自己也有这么个想法。”

“再有一层，应春兄，是不是可以加这么一段——”

胡雪岩所建议增加的是，说英国人运到上海的洋枪、火药有限，卖了给官军，就没有货色再卖给洪军及各地乱党，所以这方面多买一支，那方面就少得一支，出入之间，要以双倍计算。换句话说，官军花一支枪的钱，等于买了两支枪。

“你这个算法倒很精明，无奈不合实情。英国人的军械，来了一批又一批，源源不绝，不会有什么卖给这个，就不能再卖给那个的道理。”

“是的。应春兄，这种情形，我清楚，你更清楚，不过做官的不清楚，京里的皇上和军机大臣，更不会清楚。我们只要说得动听就是。”

古应春看着尤五笑了，尤五的话很爽直：“应春兄，这些花样，我的这位小爷叔最在行，你听他的，包定不错。”

“好！”古应春说，“我都懂了。如果没有别的话，我今天带回去，改好誊正，再连洋行里的估价单，一起开来交给你。”

“慢来！”尤五插嘴问道，“估价单怎么开法？”

“照例是二八回扣。”古应春答道，“如果要‘戴帽子’，我亦可以去说。”

听他的口气，显然不主张浮报价款的“戴帽子”。胡雪岩也觉得一方面不能叫洋人看不起，另一方面对浙江官方要建立信用，不宜在两成回扣以外，另出花样。

“对！”尤五很诚恳地接受，“我原是怕你们疏忽，提一句。既然都曾想过，那就怎么样都是不错的了。”

“不过，”古应春接下来问，“除了洋枪，还有大炮，要不要劝浙江买？”

“这慢一点。浙江有个姓龚的，会造炮——”

姓龚的福建人，名叫龚振麟，曾经做过嘉兴县的县丞，道光末年就在浙江主持“炮局”。从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在仿制的“红衣大将军炮”，都用生铁翻砂，龚振麟却发明了铸炮铁模，著成‘图说’，还著了一本《枢机炮架新式图说》，在铸炮技术上，颇有改良。他的儿子名叫龚之棠，能得父传。父子二人，都很得浙江大吏的重用。

“当然，打‘群子’的土造大炮，不及西洋的‘落地开花大炮’，但这话不能说！一说，炮局里的人当我们要敲他的饭碗，一定鸡蛋里挑骨头，多方挑剔，结果是连洋枪都不买。”

“雪岩兄，”古应春既感慨又佩服地，“你真正人情熟透，官场里的毛病，被你说尽了。”

“官场、商场都一样！总而言之，‘同行相妒’，彼此能够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

古应春和尤五，都认为他这句话说得好，因此感情亦特别融洽。在怡情院中，浅斟低酌，谈了许多开展的计划，一直到午夜散席，约定第二天下午，仍旧在原处见面。

古应春走了，尤五宿在怡情老二那里，因为还有事要谈，所以胡雪岩就在怡情院“借干铺”。尤五要谈的是，他这天中午，和胡雪岩分手以后，到怡情院重新见面以前，所得来的一个消息。

听说，刘丽川跟英国人联系上了。夷场四周，英国人预备建筑围墙，不让官军进驻，也不准官军借道，但是英国人却预备开放陈家木桥，让刘丽川能够获得军火和粮食的接济。

“照这样子，上海一年半载，不会光复。我们的丝生意，是不是做得下去？现在先要作个打算。”

“这倒要好好想一想。”胡雪岩提出疑问，“上海的关税，是两江的命脉，总不会一直让英国人张牙舞爪，一定有对付的办法。”

“这也听说了。”尤五答道，“两江总督怡大人怡良，因为洋人助逆，早就预备禁止内地跟夷场通商。来源一断，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发展？”

“这话分两方面来说，来源一断，货价必高，对我们有利，没有货色，货价再高也无用，对我们无利。”胡雪岩说，“生意还是可以照常做，只要对我们不利的这方面能够避掉。”

“怎么避呢？就是避不掉！”

有个办法，就是走私。以尤五在水路上的势力，呼应灵活，走私亦非难事，但犯法的

勾当，胡雪岩不敢做，而且目前事事顺利，也犯不着去干犯法的勾当，就这一转念间，他把到口的话缩了回去。

“小爷叔，我想只有这么样，”尤五自己提出了一个办法，“尽量调动现款，就在上海收货，囤一段时间脱手。另外除了军火以外，有啥生意好做，我们再商量。顶好是我们漕帮弟兄能够一起出力的事，一则大家有口苦饭吃，二则也免得游手好闲去闯祸。”

胡雪岩听出尤五的话中，对漕帮生计日窘，怀有隐忧，既成知己，休戚相关，应该替他分忧，于是问起松江漕帮的困难，看有什么办法好想。这一谈就谈得深了，直到天色微明方始归寝。

一觉睡到近午时分，胡雪岩为怡情院一个“大姐”喊醒，说有客来。起床一看是陈世龙，递上一封信，说是王有龄专程派人送了来的。启封细看，才知道新城县抗粮滋事案，大功已成，嵇鹤龄不负所望，协同地方绅士，设计擒获首要各犯，已经解到杭州审讯法办。

报告喜讯以外，接着便谈冬漕，因为上海失守，浙江的漕米海运，决定改由浏河出口，这一来便多了周折，所以必须提早一个月启运，连带也就要提早催征，王有龄得要赶回湖州。同时又因为上海失守的缘故，浙江人心惶惶，各地团练都在加紧办理，湖州亦不例外，虽说有赵景贤主持其事，地方官守土有责，不能不问。所苦的是，海运局的差使还不能摆脱，分身乏术，希望胡雪岩无论如何回浙江一趟，他有许多事要当面商量。

看完信，胡雪岩又高兴、又为难，而且还有些困惑，高兴的是新城建功，为难的是他亦分身乏术，困惑的是嵇鹤龄应有酬庸，却未见提起。

怎么办？他定神想了想，决定回去一趟，但不能“空手而回”，有两件事，可以先为王有龄做好。想停当了他告诉陈世龙说：“你回去收拾行李，我们明天就走，阿珠也一起走。”

接着，他匆匆漱洗，去找尤五商量，一谈漕米由浏河出口，尤五皱着眉说：“这麻烦大了！”

“怎么办呢？”

“浏河在嘉定北面。”

“啊！”胡雪岩失声而呼，漕米驶运到浏河，由青浦、嘉定这一条路走，是不可能

了。“那么，该怎么走呢？”

“要兜圈子！”尤五蘸着茶在桌上画出路线，“从嘉兴往北，由吴江、昆山、太仓到浏河。”

“这真是兜了个大圈子。”胡雪岩又问，“太仓是不是靠近嘉定？”

“是啊，太仓在嘉定西北，四五十里路。”说着，他深深看了胡雪岩一眼，意思是要当心周立春劫漕米。

胡雪岩心里明白，灵机一动，笑嘻嘻地说道：“尤五哥，你的生意来了，靠交情卖铜钲，浙江冬漕最后到浏河那段路，归你包运好不好？”

这是顺理成章、极妙的事，但尤五因为来之太易，反有天下哪有这种好事的感觉，一时竟茫然不知所答。

“怎么样？”胡雪岩催促着说，“这件事我有把握，完全可以做主，只等你一句话，事情就算定局。”

“不晓得‘那方面’买不买我的账？”尤五踌躇着说。

出入关系，就在这一点上，所谓“靠交情，卖铜钲”也就是这一点，胡雪岩说道：“尤五哥，别的我都可以替你出主意，这方面要你自己才有数，我不便说什么！”

“是的。”尤五深深点头，“这要我自己定主意。说实话，既然答应下来，要有肩膀，不能做连累你和王知府的荒唐事。这样，为求稳当，我只能暂且答应你。好在日子也还早，我托人跟‘圈吉’去打个招呼看看，如果口气不妙，我立刻通知你，只当没有说过这回事。你看怎么样？”

“你怎么说，怎么做。我们假定事在必成，先商量商量怎么个办法。”

于是议定浙江漕船到吴江，归尤五接驳转运，到浏河海口为止。因为包运要担风险，水脚自然不能照常例计算。胡雪岩答应为他力争，多一个好一个。

谈完了一件谈第二件，这要去找古应春，胡雪岩估计情势，浙江当道不但一定会买洋枪，而且因为上海失守，人心惶惶，防务亟待加强，所以对洋枪的需要，会倍感急迫。看准了这一点，不妨双管齐下，一面带说帖回去，劝浙江当道大批购买，一面带着现货回杭州，如果团练不用洋枪，就劝王有龄买了，供他的亲军小队使用。

会见洋商

找到古应春家，只见他正衣冠整齐地，预备到怡情院赴约。等胡雪岩说明来意，古应春想了一下问道：“你想要买多少支？”

“先买两百支。”胡雪岩说，“我带了一万两银子在身上。”

“两百支，有现货。你怎么运法？”古应春提醒他说，“运军械，要有公事，不然关卡上一定会被扣。”

“是的。我跟尤五哥商量好了，由上海运到松江，不会有麻烦。我一到杭州，立刻就请了公事迎上来接货，这样在日子上就不会有耽搁了。”

“好！我此刻就陪你去看洋人，当面议价。”说着，古应春拉了胡雪岩就走。

“慢点，慢点！”胡雪岩怯意地笑着，“跟洋人打交道，我还是第一回。”

“你怕什么？”古应春打断他的话说，“洋人也是人，又不是野人生番，文明得很。”

“不是说野蛮、文明，是有些啥洋规矩？你先说给我听听，省得我出洋相。”

“这一时无从谈起。”古应春说，“中国人作揖，洋人握手，握右手。到屋子里要脱帽。洋人重堂客，回头你看见洋婆子要站起来，那个哈德逊太太很好客，最喜欢跟中国人问长问短，洋人的规矩是不大重男女大防的，你不必诧异。”

“这倒好，”胡雪岩笑道，“跟我们尤家那位七姑奶奶一样。”

“你说谁？”

“不相干的笑话，你不必理我。”胡雪岩摇摇手说，“我们走吧！”

于是两乘肩舆，到了泥城桥一座小洋房，下轿投刺，被延入客厅，穿蓝布大褂的听差

也不奉茶，也不敬烟，关上房门就走了。

隔不多久，靠里的一道门开启，长了满脸黄胡子的哈德逊大踏步走了出来。胡雪岩已打定主意，亦步亦趋跟着古应春，看他起身，他亦起身，看他握手，他亦握手，只有古应春跟洋人谈话时，他只能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表情很不好，洋人只管耸肩摊手，而古应春大有恼怒之色，然后声音慢慢地高了，显然起了争执。

“岂有此理！”古应春转过脸来，怒气冲冲地对胡雪岩说，“他明明跟我说过，贸易就是贸易，只要有钱，他什么能卖的东西都愿意卖，现在倒又翻悔了，说跟长毛有协议，卖了给他们就不能再卖给官军。我问他以前为什么不说，他说是他们领事最近才通知的。又说，他们也跟中国人一样，行动要受官府约束，所以身不由主。你说气人不气人？”

“慢来！”胡雪岩问道，“什么叫协议，是不是条约的意思？”

“大致就是这意思。”

“那就不对了，朝廷跟英国人订了商约，开五口通商，反而我们不能跟他通商，朝廷讨伐的叛逆倒能够跟他通商。这是啥道理！”

古应春大喜，“不错，不错。说得真有道理！等我问他。”

于是古应春转脸跟哈德逊办交涉，胡雪岩虽然听不懂意思，却听得出语气，看得出神色，古应春一派理直气壮的声音，而哈德逊似乎有些词穷了。

到最后只见洋人点头，古应春含笑，向胡雪岩说道：“成功了！他答应跟他们领事去申诉。看样子未必有什么协议，只因为我们的生意小，长毛的生意大，怕贪小失大而已。”

“请你告诉他，眼前我们的生意小，将来生意会很大，眼光要放远些，在目前留些交情，将来才有见面的余地。”

古应春便把他的话译了过去，洋人不断颌首，同时也不断看着胡雪岩，显然是心许其言。

“雪岩兄，”古应春说，“他说，你的话很有意味，要交你一个朋友，想请你去喝杯酒。问你的意思怎么样？”

“当然，应该叙叙，归我们做东好了。”

“那倒不必。让他做东好了。等生意谈妥，我们再回请。”

于是，等古应春转达了接受邀请的答复，哈德逊到屋角将一条在中国犯禁的“明黄”色丝绦一拉，外面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接着便见原来的那个听差推门而入，这让胡雪岩学了个乖，洋人招呼听差，是打铃不是拉长了声音喊：“来呀！”

哈德逊吩咐听差，是准备马车。亲自拉缰，把他们两人载到一家外国酒店，入门一看，胡雪岩觉得有些头晕，四面镜子，映出无数人影、灯烛、桌椅，赶紧顺手扶住一张椅子，立定了脚再说。

“就是这里吧！”古应春喊住哈德逊，各拉一张椅子坐下来。

于是胡雪岩也拉开椅子坐下，一抬眼，恰好看见镜子中出现的丽影。转脸来望，见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真正是雪肤花貌，腰如一捻，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笑着在问话。

于是哈德逊嘱咐了几句，那女侍转身走了。胡雪岩不便盯着她的背影看，只望着镜子。西洋女人见得还不多，这一望，眼睛便舍不得离开镜子，看到那刚健婀娜的行路姿态，不由得想起穿着“花盆底”的旗下大姑娘，一摇三摆的样子，觉得各擅胜场，都比三寸金莲，走路讲究裙幅不动的汉人妇女来得中看。

正在这样想着，镜中的丽影又出现了，她手托银盘，盘中一瓶颜色像竹叶青的酒，三只水晶杯，又有一瓶凉水。摆设停当，哈德逊取了三块银洋，放在银盘里。

“这酒也不便宜。”胡雪岩说，“一块银洋七钱二，三块银洋就合到二两一钱多银子。”

“是啊！运费贵。”古应春答了他一句，帮着哈德逊倒酒，又加上凉水，然后彼此举一举杯。

“怎么？”胡雪岩问，“这就吃了？有酒无肴！”

“洋盘！”古应春用夷场中新近流行的谚语笑他，“洋人吃酒，没有菜的。”

“这我倒还是第一回。”胡雪岩喝了一口，酒味倒还不坏，但加了水，觉得劲道不够，便又把杯子放下了。

“我们谈生意吧！”古应春说了一声，跟哈德逊去交谈，然后又问胡雪岩说，“他问你货色什么时候要？”

“最多三天就要起运。”

“那价钱就不同了。”古应春说，“有一批货色，他已经答应了镇江一个姓罗的长毛，你要可以先给你，要三十两银子一支。如果你肯等半个月，他另有一批货色从英国运到，只要二十两一支。”

“三十两就三十两。货色要好。”

古应春点点头，又跟哈德逊去说。就这样由他居间口译，很快地谈妥了一切细节，两百支枪，一万发子药，总价一万一千两银子，二八回扣，实收八千八百两。另外由哈德逊派一名“铜匠”随货到浙江去照料，要二百两银子的酬劳。

“货款我带在身上，是不是此刻就交？”

“不必。”古应春说，“明天到他洋行里去办手续。”

“那就托你了。”胡雪岩取出银票，交了过去，“这里一万两，多的是你的。”

“用不着。”古应春急忙摇手，“大家一起做，回扣列入公账，将来再说。”

“这话也对。那么，多的一千两算存在你的手里好了。”

古应春点点头，指着银票又跟哈德逊去谈，只见洋人笑容满面，很快地说了好些话，据古应春传译，哈德逊认为跟胡雪岩做生意，很痛快，他要额外送一支最新式的“后膛七响”，以表敬意。

“请你替我说，谢谢！”胡雪岩又说，“再请你问问他，那种什么‘后膛七响’，可以不可以卖几支给我？我要带回去送人。”

这有些困难，哈德逊在中国好几年，深知贪小便宜的人多，留着几支好枪要用来应酬人情，不肯出售。

然而最后哈德逊却又让步了，愿意匀出两支来卖给胡雪岩，价钱是每支一百五十两银子，据他说，完全是照成本出让。每支枪另配一百粒子药，也是白送。

做了额外的这笔小交易，哈德逊要开一瓶香槟酒庆祝。古应春心想，胡雪岩对那种带

点酸味的淡酒，未见得会感兴趣，而开一瓶香槟很贵，让哈德逊破费还是小事，回头胡雪岩端起杯子一喝，皱眉摇头，浅尝即止，那就是件很不礼貌的事，不如辞谢了的好。

于是他告诉哈德逊，说胡雪岩喝不惯洋酒，不能领受他的好意，表示抱歉，哈德逊便问，胡雪岩是不是不会喝酒？及至听说他的酒量很好时，哈德逊便表示奇怪，说桌上那瓶酒，来自苏格兰，不但是最有名的牌子，而且窖藏甚久，为何胡雪岩不喝？又说，他跟好些中国人有过交往，凡是会喝酒的，都欣赏苏格兰的酒，何以胡雪岩独异？接着又表示，如果胡雪岩不介意，他很想知道其中的缘故。

古应春想敷衍一下，就算过去。倒是胡雪岩看哈德逊不断指着酒瓶和他的酒杯，滔滔不绝地在说话，猜到是谈杯中物，便自己先问起此事。古应春自然照实回答。

“饮食一道，萝卜青菜，各人自爱，好像女人一样，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古应春把他这一段话译给哈德逊听，洋人大点其头，说饮食没有道理好讲，这就是道理。接着又说，外国酒种类很多，胡雪岩不喜欢英国酒，也许喜欢法国的白兰地，于是招一招手把那女侍叫了过来，指明要一种名牌的白兰地。

喝这种酒又是一种杯子，矮脚敞口大肚子，但酒倒得不多，也不掺水。

哈德逊通过古应春，教胡雪岩喝这种酒的方法，说要双手阖捧酒杯，慢慢摇晃，等手心里的热气传入酒中，香味自发，便益觉醇美。胡雪岩如法炮制，试一试果如其言。

哈德逊告诉古应春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为胡雪岩所喜爱的酒，觉得很高兴。接着便谈白兰地的制法，由采撷葡萄到装瓶出售，讲得非常详细。最后指着标贴纸上的一个洋字，读出它的译名叫“可涅克”，说选白兰地，一定要注意这个字，它是地名，法国出酒最好的地方。

“我懂了！”胡雪岩对古应春说，“好比中国的黄酒一样，一定要‘绍兴’才道地。”

“对，就是这意思。”

“现在——”哈德逊接着便跟古应春说，他的洋行刚刚取得这种法国酒的代理权，希望胡雪岩为他介绍买卖。

“原来他是推销货色！”胡雪岩笑道，“怪不得这么起劲。不过我不懂，什么叫‘代理权’？”

“就是归他包卖。”古应春为他解释，“这种酒在我们中华土地上，归他总经销，坐抽水子，这就叫代理权。”

胡雪岩立刻就懂了，这种坐享其成的事，完全要靠信誉，牌号响，信用好，货色销得出去，货款收得进来，到时候结账，不欠分文，人家才肯赋予代理权。他心里在想，自己也大可这么做，不过那是将来的事，眼前怎么样也谈不到此，所以不再往下说了。

酒味甚美，只是有酒无肴，胡雪岩还不习惯这样的饮酒方式，所以喝得不多，但为了酬答雅意，也为了馈赠所需，他决定买五箱白兰地带回去。哈德逊也很会做生意，马上又给他一个很优惠的折扣，他的目的是在推广。杭州是浙江省城，除了总督，各式各样的衙门都有，又是运河起点，商业相当繁盛，这个码头在哈德逊看，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希望得到胡雪岩的助力，能够把他所代理的各种洋货，推销到杭州。

这番意思经由古应春表达以后，胡雪岩自然欢迎，但他跟古应春说了实话，他官商两方面，缠在手里的事情实在太多，一时无法给哈德逊任何确实的答复，看这话是如何说法？

“那就直接回头他！”

这里的“回头”是辞谢的意思，胡雪岩却又觉得这是个机会，弃之可惜，最好是拖延着，要能让哈德逊不找别人，为他保留着这个机会。

脑筋一动，想到了一番话：“你这样跟他说，本来我马上可以答应他，为他在杭州策划，但目前局势不稳，上海到杭州的路会断，货源不继，变成白贴开销。等局势稍微稳定下来，我马上替他动手。”

哈德逊认为他的看法很稳健，同意等一等再说，不过他要求胡雪岩在杭州先替他看看洋货的行情，预作准备。将来有任何代理承销的机会，答应让胡雪岩优先承揽。

生意谈到这里为止，彼此都觉得很圆满。古、胡二人先起身告辞，安步当车，走向怡情院。

一路走，一路谈，谈的却不是生意，胡雪岩问道：“怎么样？外国酒馆里的那个洋女人，算是啥名堂？”

“卖酒的还有啥名堂！”古应春笑道，“你想她卖啥？”

胡雪岩笑笑不答，不一会却又以抱憾的声音说：“可惜我不懂洋文。不然，跟她谈谈说说，一定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我倒想不到，”古应春也笑了，“你会中意洋女人！”

“女人总是女人，管她是华是洋，只要动人就好。”

“慢慢来！”古应春说，“将来你在上海住长了，总有跟洋女人落个交情的时候。”

一见钟情

就这样谈着夷场风月，不知不觉到了怡情院。一进门就见相帮、娘姨、大姐聚在一起，指指点点在小声说笑，似乎遇见了什么神秘而有趣的事，胡雪岩便好奇地问道：“你们在讲啥？”

“胡老爷，有位堂客在里面，跟二小姐谈得好亲热。”

“堂客！”胡雪岩诧异，“堂子里只住官客，哪来的堂客？”说着便站住了脚，因为有堂客在里面，虽未“放门帘”，也不便乱闯。

“不要紧！胡老爷你请进去看了，就晓得了。”

古应春比胡雪岩更好奇，听得“不要紧”三字，首先就拔脚进门，只觉眼前一亮，那位堂客如雪山皑皑，令人不可逼视。

这位丰腴白皙、艳光照人的少妇，正是七姑奶奶。看见闯来的那个陌生男子，长身如鹤，英气勃勃，不觉心中一动，五百年风流冤家，就此在不该相遇的地方遇到了。

一半是不知如何招呼，一半是目炫心迷，正当他们错愕无语，而怡情老二也觉得为难之际，胡雪岩跟了进来，一看亦大感意外：“咦，七姐！是你。”

有人搭腔，事情便好办了，七姑奶奶向来说话粗声大气，不堪领教，这时不知是受了怡情老二一口吴侬软语的安装，还是因为有古应春这个一见便生好感的陌生男客在，心存顾忌，居然斯斯文文地喊一声：“小爷叔，你想不到我在这里吧？”

自然想不到，胡雪岩心想，兄弟一起逛堂子的事，听说过，兄妹一起逛堂子，却是天大的新闻。便点点头说：“我道是哪位堂客？怎么样也想不到是你。”

“请坐，请坐！”怡情老二看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偷眼相望，随即说道，“胡老爷，你来引见吧！”

于是胡雪岩为古应春及七姑奶奶作了介绍，一个盈盈含笑，把双手放在左腰上，福了一福，一个抱拳作揖说道：“原来是七姐！真正伉爽不让须眉。”

七姑奶奶懂了他那句话，虽是恭维，却也有惊诧的意味在内，想想一个良家妇女，独闯娼门，说起来是有些不守妇道，所以很难得地害了羞，红着脸报以微笑。她的笑容最甜，虽是窘笑，依然妩媚。古应春心里在想：倒不曾料到，尤五有这样漂亮的一个妹妹！

等怡情老二招呼着坐定，胡雪岩自然要问来意，七姑奶奶坦率相告，因为尤五一夜不曾回家，而她回松江之前还有许多话要问他，心里焦急，所以找上门来。

“你一个人来的？”

“是啊！”七姑奶奶顽皮而得意地笑道，“我那位妹子不许我来，阿龙也不肯带路，我只好借故溜了出来，自己雇一顶小轿到这里。不曾遇着五哥，倒跟二小姐谈得好投机。”

“啊呀！七姑奶奶，”怡情老二不安地笑着，“真正不敢当你这么的称呼，叫我老二好了。”

“或者叫小五嫂。”胡雪岩打着趣问，“那么，人呢？”

这是指尤五，怡情老二答道：“有朋友约了出去了。说八点钟一定回来，请胡老爷、古老爷务必等他。”

“自然要等。”胡雪岩问七姑奶奶，“想来你也还没有吃饭，我们是上馆子，还是就在这里吃？”

“自然是在这里吃。”怡情老二急忙接口，“我请七姑奶奶吃便饭，请你们两位作陪

客。”

“理当奉陪。”

古应春都答应了，胡雪岩还有什么话说？七姑奶奶却是外场人物，招招手把他叫到一边，悄悄问道：“小爷叔，这里的规矩，我不大懂。你看，这顿饭该不该吃？”

“来都来了，还讲什么规矩？”

七姑奶奶脸一红，“本来是没有这种规矩的，我大着胆子乱闯。只怕叫人笑死了！”说着，俏伶俐一双眼睛瞟了过去。

胡雪岩顺着她的眼光看过去，恍然大悟，怪不得“女张飞”这般斯文！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要成人之美。于是他轻轻说道：“七姐，你请过来，我有句话说。”

怡情院的那个“大房间”甚大，西面用个“多宝榻”隔开，他领着她到里面，在窗下红木太师椅上坐下，两人的脸都朝外，透过多宝榻，只见古应春和怡情老二也正谈到起劲，不会注意到他们的谈话，于是胡雪岩才出言规劝。

“七姐，”他用兄妹般、极恳切的声音说，“你不开口，是尊观音，开出口来，说句实话，别人吃你不消！今天总算难得，替五哥做了面子。回头你自己再做忌些，那样子人家就不会笑你了。”

在平日，七姑奶奶对他这话一定不服帖，这时却是窘笑着点一点头说：“我晓得了。就是这句话吗？”

“就是这句话。”胡雪岩说，“你是玲珑七窍心，自己有数就是，何必还要我多说呢？”

这话有言外之意，七姑奶奶想再问些什么，到底还不好意思出口，只很妩媚地笑着道谢：“谢谢你，小爷叔！”

两人走到外面，怡情老二迎上来说：“古老爷的话不错，这里太嘈杂，请到我‘小房子’去吃吧！”

姑娘与恩客另营不虑人干扰的双宿双飞之处，叫做“小房子”。怡情老二的小房子就在这条弄堂的末尾，也是尤五每个月贴开销，但尤五的朋友多，在怡情院会客比较方便，所以难得到小房子去。想不到这时候倒派上了用场。胡雪岩自然赞成，回头对七姑奶奶说

道：“那是老二住家的地方，比较清静，走吧！”

于是怡情老二关照相帮，凡有“局票”来，只说病了，不能出“堂差”，又关照，等尤五一来，请到小房子去。

这一下倒提醒七姑奶奶了，依然是把胡雪岩喊到一边，悄悄说道：“我是溜出来的。不见我的人，他们会发急。”

这是指阿珠和陈世龙而言，“那好办！”他说，“叫人去通知一声就是了。”

当时写了个便条，说七姑奶奶与尤五在一起，到时自回，不必着急。胡雪岩掏了个银角子做力钱，叫怡情院的相帮，立刻送交陈世龙。

办妥了这一切，一起走到怡情老二的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另一家，她住楼上，布置得楚楚有致，看上去是很舒服的地方。

刚刚坐定，怡情院里自己做的酒菜已经送到。怡情老二和古应春都要推七姑奶奶上座，她则一定不肯，结果是古应春首座，她和胡雪岩两对面，主人末座，正好各据一方。

款客的是红葡萄酒，古应春送的洋酒。据说那是补血的，连宫里都经常饮用。怡情老二把它看得很珍贵，殷殷相劝。七姑奶奶的酒量也还不坏，但一心只记着胡雪岩的忠告，强持着不肯多喝，也不多说话。席面上只听古应春在谈胡雪岩上外国酒馆的经过，七姑奶奶和怡情老二都听得只是笑。

古应春这天的兴致很好，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直到尤五出现，话锋才被打断。

兄妹相见，都有些不自然的表情，尤五的不悦，还可以想象得到，但对七姑奶奶的微现惧惮，胡雪岩却有些意外，在他的印象中，七姑奶奶行事任性，从不知什么叫害怕。平日只见尤五有些怕她，此刻为何她怕尤五？

这就是为了有古应春在座的缘故。胡雪岩很快的想通了，她怕她哥哥责备她几句，当着古应春下不得台。既然如此，倒要小心防护她，因此，他首先就替她解释不能不来的缘故。接着便谈与哈德逊会面的经过，算是让尤五忘掉了对七姑奶奶的不快。

自此开始，就没有工夫说笑了，许多正事要商量，头绪纷繁，一件事没有办妥，又扯到第二件。直到午夜，还未安排停当。

“怎么办呢？我非早早赶回杭州不可。”胡雪岩有些着急，“一直都觉得人不够用，

此刻越觉得摆布不开。”

半天未曾开口的七姑奶奶开口了：“也没有什么摆布不开！小爷叔你明天尽管动身，路上没有人送，我送，保你到了嘉兴，我再回松江。”

“这倒也是个办法！”尤五点点头，“好在一路上阿七都熟。就这样吧！你到了杭州，赶快派世龙拿了公事到松江来接洋枪。”

他们兄妹这一番对答，使得古应春大为惊奇，“原来七姐是这么能干！”他自愧不如以外，也为她担忧，“这条路上，这几天很不好走，要当心！”

“谢谢你！”她报以矜持的微笑，“不要紧的。”

“真的不要紧！”到这时候，尤五总算找到机会，可以说她一句了，“我们家这位姑奶奶，一个人乱闯闯惯了的。”

“也不是什么乱闯。”七姑奶奶觉得必须分辩，“有把握的地方我才敢去，摸不清路道的地方，我也不敢乱闯。像这里，我就晓得是不要紧的。”

“对啊！”怡情老二接口说道，“要是不嫌弃，常常请过来，这里就跟自己家一样。”

“听见没有，五哥！”七姑奶奶得意地，“就跟自己家一样！”

“只有一件，”古应春也凑趣说笑，“回去在五嫂面前瞒着点。”

“这倒不碍事。我五嫂最贤惠，不管他这笔账。”

“好了，好了！”尤五看看钟说，“该走了。”

于是古应春首先告辞，却悄悄拉了胡雪岩一把。他知道是有话说，跟着古应春下楼出门，站定了脚笑道：“你可是要跟我打听一个人？”

“咦！”古应春诧异，“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说吧，可是要问七姑奶奶？”

“是的。”古应春说，“我听老二告诉我，她似乎居孀多年。可有这话？”

“有的。不过也不算多年。”

“倒守得住？”

这是指七姑奶奶守节为何守得住，胡雪岩觉得他的话问得好笑，而且难以回答，只好半开玩笑地答道：“你何不自己去问她？”

古应春也发觉自己失言，只好报以苦笑。就这时候看到尤五兄妹和怡情老二，已经走下楼来，古应春心想，明天胡雪岩就要走了，此一去又有多日睽隔，而自己有一番心事非要跟他商量不可，因而便向尤五说道：“五哥，你们先请。我跟胡雪岩还有些事要商量。”

尤五还不曾开口，怡情老二便说：“何不请到我那里去谈？”

这就是胡雪岩机警了，不等古应春开口，他先就搭话：“实在是我有点私事托应春兄，就在这里谈一谈好了，你们先请过去，我们马上就到。”

“那么，快点来。”怡情老二说，“等你们来吃消夜。”

等他们走远了，胡雪岩便问：“应春兄，是在这里谈，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呢？我看你要谈的事，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谈得清楚的。”

“你大概也猜到了。”古应春说，“七姑奶奶的相貌、风度，很对我的劲。我托你做个媒。”

胡雪岩想不到他这么开门见山就说了出来，一时倒有些无从答复，愣在那里，半晌无声。

“怎么样？”古应春很关切地问，“是不是有难处？”

“有没有难处，还不知道。”胡雪岩说，“你总先把你的情形跟我说一说。”

“对，对！这是我的疏忽。”

古应春说了他的家庭，父母都在广东，也娶过亲，只是妻子已经过世，有个女儿，今年十六岁，随祖父母在乡，如此而已。

“那倒好，没有什么噜苏。”胡雪岩说，“七姑奶奶就因为跟她婆婆太太合不来，才回的娘家，照你府上这情形，如果不回广东，大概她也愿意。”

“那——”古应春反倒迟疑了，“不回广东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要回去见一见家父、家母。”

“那自然。我是说不回广东乡下去住，你们夫妇在上海自立门户。这都是以后的事。”胡雪岩沉吟着说，“看样子，七姑奶奶对你倒也还中意。不过，我有句话，一定要说在前面。”

“是，是。你说！我总尽力照办。”

“不是要你什么‘照办’！是要你忍耐。你晓不晓得七姑奶奶有个外号，叫做‘女张飞’！”

“是不是说她脾气暴躁？”古应春摇摇头，“我看倒不像‘女张飞’！”

这一半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半也是七姑奶奶特意收敛，看样子好事可谐，但情愿还是先把话说得深些，劝他慎重的好。

“应春兄，”他说，“日子太浅，相知不深，好在以后见面的时候有的是，你何不看一看再说？”

听语气是七姑奶奶有着不便说破的缺点，自己去看，当然最好。但古应春鳏居十年，一下子动了心，有如古井重波，心澜难平，急于要问个明白，所以接下来又说：“看归看，听归听！你多告诉我些。”

胡雪岩不知该告诉他些什么。七姑奶奶的情形，他耳闻目见的很多，但不能一味说好话，更不能一味说坏话。如果是寻常女子，品貌过得去，他一定尽说好话，促成美事，因为那可以断定，决不会成为怨偶。而七姑奶奶与众不同，做媒的责任甚重，真仿佛一言可兴邦，也可丧邦，谁能受得了她的脾气，一定是个贤内助，否则，感情会搞得极坏，媒人挨骂一辈子，于心何安？

“说实话，你们都是一见钟情，瞒不过我，我也用不着你说，就已经想来做这个媒。应春兄，”胡雪岩非常恳切地说，“你知道我的，我做事一向性子急，但这件事，实在急不得！为啥呢？七姑奶奶的好处，是别人没有的，她的叫人啼笑皆非的脾气，也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你要我说，我实在说不像。要你自己看，反正我总一定帮你的忙，做你的参赞。再透个信息给你，七姑奶奶的愿守不愿守，她兄嫂都做不得她的主，现在她似乎也看中你了，那你就请放心，好事迟早必成。”

这番话对古应春是颗定心丸，而且启发甚多，大致七姑奶奶是个巾帼须眉，个性极强，遇事敢当。这样性格刚强的人，要看自己能不能驾驭得住她，驾驭得住，百炼钢化绕指柔，闺房中仍有画眉之乐；驾驭不住，一辈子是她系在裤腰带上的裙下之囚。

“多谢，多谢！就你这几句话，我已受惠非浅。走吧！”

两个人一起回到怡情院，只见七姑奶奶跟怡情老二，并坐在床边，喁喁细语，亲热得像姐妹。尤五显然对此感到欣慰，含笑坐在一旁，神态显得很恬静。

“来了，来了！”他站起来，兴致勃勃地，“有人送了我一篓蟹，刚才忘了拿到那里去吃了，尝一尝！”

于是怡情老二急忙站起来招呼，七姑奶奶也要下手帮忙，做主人的一定不准她动手，这是堂子里，七姑奶奶是客，下手帮忙变得也成了主人，那不像话，但她想不到此，最后是胡雪岩递了个眼色，她才会过意来。

这使得古应春又得了个极深的印象，他觉得她只是凡事热心，所以显得有些鲁莽。好在她也肯听人教导，绝不是那种蛮不讲理，死不认错的泼妇。这就没有可怕了。

摆好桌子，娘姨端出两大盘热气腾腾、加紫苏蒸的阳澄湖大蟹，此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天下第一名物，阳澄湖的尤其出名。特征是“金毛紫背”，通常每只八两，两只一斤，所以称为“对蟹”。七姑奶奶嗜蟹如命，但这时却很斯文，先挑了一只团脐送到尤五面前。

“先敬客嘛！”尤五完全是做哥哥教导弟妹的派头。

客是两位，论客气应该是古应春，七姑奶奶不知不觉地又有些着急，便拿那只蟹送到胡雪岩面前。

“七姐，我们自己人。我自己来！”胡雪岩有些促狭，不但话里挤得她非把那只蟹送给古应春不可，而且还用手往外推谢。

“那就你来！”七姑奶奶被逼到差不多的地步，“冲劲”就来了，大大方方地对古应春说，并且还把一小碗姜醋推到他面前。

“谢谢！”古应春含着笑说，同时深深看了她一眼。

七姑奶奶装作不见，只拿一只蟹在手，看胡雪岩已经自己动手，便拿向她哥哥面前，然后自己也取一只，同时转眼去看怡情老二。

怡情老二正取了一副吃蟹的家伙出来，纯银打造，小钳小锤子的，看来十分精巧。七姑奶奶觉得好玩，取过小锤子来，一下打在蟹螯上。在她自觉未曾用力，但那只蟹螯已被砸得甲碎肉烂，一塌糊涂了。

大家都笑，七姑奶奶也笑，“这东西不是我用的。”她说，“还是用手方便。”

她的那只手仿佛生来就是为剥蟹用的，手法熟练非凡，只用一根牙筷帮忙，须臾之间，把一只蟹吃得干干净净，蟹螯、蟹脚和那个“盖”拼凑在一起，看来仍旧是一只蟹。

“这倒着实要点本事。”古应春颇为惊异，“我还是第一次见！”

广东人的古应春，吃蟹自然没有苏、锡、嘉、湖一带，出蟹地方的人来得内行，表里不分，胡嚼一气，吐了一桌子的渣滓，七姑奶奶直性子，实在看不过去，便打趣他说：“你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看我来！”

她取了一只蟹，依然只用一根筷子，很快地剥了一盖子的蟹肉，黄白杂陈，倒上姜醋，却不是自己享用，一推推到了古应春面前。

这真叫古应春受宠若惊了，但也知不宜显示心中的感觉，所以只是接连说了两声：“多谢，多谢！”

巧得很，怡情老二正好也用小钳子小锤子，敲敲打打，外带嘴咬手剥，也弄了一盖子蟹肉，送给尤五。于是胡雪岩笑道：“你们都有人代劳，只有我没有这份福气！”

古应春知道他在打趣七姑奶奶，怕她脸上下不来，有意要把“美人之贻”这回事，看作无所谓，便将那蟹盖推过去说：“你来，你来！”

“你舍得？”胡雪岩抓住题目，越发要开玩笑。

这话很难回答，要说“舍得”，马上就会惹七姑奶奶在心里骂一句：没良心！想了想这样答道：“在别人，自然舍不得，你老兄又当别论。”

“承情之至。不过，只怕你舍得，人家舍不得。”胡雪岩说，“人家辛辛苦苦剥了给你吃的，让我吃掉了，一定会心痛！”

话还不曾完，七姑奶奶发急了，“小爷叔！”她用笑容掩饰窘态，“罚酒！你的话真正说得气人。”

“是啊！”怡情老二在一旁帮腔，平她的气，“胡老爷话里有骨头，应该罚酒。”

“好，好！”胡雪岩原是为古应春试探，看七姑奶奶虽然羞窘，并无愠色，觉得试探的结果，大可满意，便欣然引杯，一饮而尽。

一直坐在那里不说话的尤五，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是做哥哥的想法，觉得七姑奶奶有些放浪形骸，心里便不大舒服。胡雪岩鉴貌辨色，看出风向不对，很知趣地把话题引了开去，同时也不肯再多作流连，找个机会，提议散席。

时近午夜，而怡情院所在地的那条弄堂，却还热闹得很，卖熟食的小贩往来如梭，吆喝不停。弄口停着许多小轿，流苏轿帘，玻璃小窗，十分精致，专做深宵寻芳倦客的生意，唯有这天抬着一位堂客——七姑奶奶。

回到裕记丝栈，她第一个下轿，往后直奔，刚上楼梯，便扯开喉咙大喊：“张家妹子，你睡了没有？”

阿珠还没有睡，先是不放心七姑奶奶，要为她等门，后来是跟陈世龙吃零食闲谈，谈上了劲，倒把要等的人忘掉了。这时听得楼下一喊，方始惊觉，赶紧起身迎了出去。

两人在楼梯口相遇，只见七姑奶奶双颊如霞，眼波如水，一片春色，不觉大声而问：“你在哪里？吃得这么醉醺醺地回来？”

“你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来给你吃！”七姑奶奶把一只细竹篮递了过去。

这时胡雪岩和尤五亦已上楼，加上阿龙和闻声起床的老张，挤得满满的一屋子，却只听得七姑奶奶一个人的声音，大讲在怡情院消磨了这一晚上的经过。

在老张父女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就连陈世龙也觉得这位七姑奶奶胆大得惊人。

“你们吃嘛！”最后她揭开了篮盖，里面是六只阳澄湖大蟹。她粗中有细，特别周到，连姜醋都是现成带着的。

一则情不可却，再则那蟹也实在诱人，老张父女和陈世龙，便一面剥蟹，一面听七姑奶奶谈怡情院的风光。尤五却向胡雪岩使个眼色，两人避到里面谈心去了。

“小爷叔，”尤五皱着眉头说，“你看我这个妹子越来越不像样，怎么得了？”

“不要这么说！”胡雪岩笑嘻嘻地答道，“五哥，我要讨喜酒吃了。你晓得老古跟我

怎么说？他要托我做媒！”

尤五大为诧异，愣了好一会才问：“是想娶我们阿七？”

“对！这才叫一见倾心。姻缘，姻缘，真正是缘分。”

“什么缘分？”尤五的双眉皱得更深，“说起来是在堂子里见过面，那有多难听！”

这个回答大出胡雪岩的意料，一时不知如何为他和七姑奶奶譬解。愣在那里，好半晌做声不得。

“我倒不懂了，老古怎么会知道阿七此刻住在娘家？”尤五又问，“他当阿七还是大小姐？”

“不！他晓得七姐居孀。是老二告诉他的，不对！是他跟老二打听的。”接着，胡雪岩便把古应春家里的情形说了一遍。

“那么，小爷叔，你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说，要他自己看。我看——他们有缘，这杯喜酒吃得成功的。”

尤五不以为然，大摇其头：“算了，我看不要害人！”

“你倒也不必把我们这位姑奶奶贬得太厉害！”胡雪岩以不平的语气说，“像她这样的人才，嫁给老古，照我看还是委屈的。至于说她脾气不好，这话要说回来，女人家心思最怪不过，只要她自己愿意，自然会改。看今天的样子，斯斯文文，大大方方，可见已经在改了！”

话虽说得动听，却无结论，事实上婚姻大事，一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论，只有摆着再说，先料理第二天动身的事。

下船是在中午，胡雪岩“师弟”，老张父女，加上七姑奶奶一共五个人，除去老张，各有只可促膝密谈，未便公然表露的心事，加以路上不太平，风吹草动，需要随时当心，所以就连七姑奶奶这样爱说话的人，也是保持沉默的时候居多。

第二天快到松江了，胡雪岩该当作个决定，要不要七姑奶奶送到嘉兴？如果认为不需要，把她留在松江，扬帆而走，至多停泊半日，将他自己和阿珠寄在尤家的行李搬上船，否则，至少得在松江停一天，让七姑奶奶先打听消息，或者带个把可供奔走的人同行。

“小爷叔！”等胡雪岩刚一提及，七姑奶奶便抢着说，“不管我送不送你，无论如何在我们那里住一天再走。”

“杭州等得很急。”

“急也不急在一天，我五嫂有话跟你说。”

这倒奇了，尤五嫂会有什么话？就有话要说，七姑奶奶怎么会知道？凡是遇到艰难，胡雪岩总要先通前彻后想一遍，等自己想不通时再发问。

他的脑筋特别快，察言辨色，觉得只有一个可能，“七姐，”他问，“是不是你自己有话不便说，要请五嫂来问我？”

七姑奶奶笑了，带些顽皮，也有些忸怩，“小爷叔，”她说，“你顶聪明。”

“既然如此，你何不直接告诉我？”

“还是等五嫂自己来问你的好。”

这话倒像是关于尤五夫妇的事，胡雪岩有些困惑，细想一想，莫非是有关怡情老二的话？也许七姑奶奶多事，要到她嫂子那里去“告密”，所以尤五嫂会有些话要问。或者七姑奶奶倒是好心，与怡情老二投缘，在她嫂子面前下说词，劝她为夫纳妾，这样尤五嫂就更会有些话要问。

同样是问，有的话可说，有的话不可说。到底是怎样的一问？先得把方向弄清楚，临事才不致窘迫。于是他问：“七姐，你晓不晓得五嫂要问我的话，是好事还是啥？”

“自然是好事。”

这下胡雪岩放心了。船抵松江，上岸直到尤家，歇一歇脚。他趁空去拜访了“老太爷”，在他那里吃了饭，再到尤家，谈不到三五句话，尤五嫂起身说道：“小爷叔，我有件事拜托你。”

是拜托胡雪岩做媒，却不是为尤五娶怡情老二进门，是替七姑奶奶促成良缘。尤五嫂告诉他说，当他在裕记丝栈跟尤五密谈古应春时，七姑奶奶在外屋趁老张父女和陈世龙吃蟹吃得起劲时，悄悄在“听壁脚”，古应春的意思她已经知道了，表示非古应春不嫁。因为听出尤五似乎不赞成这头亲事，所以特为来跟嫂子谈。

听完经过，胡雪岩失笑了。笑自己误解了七姑奶奶的语气，上了自己的当，如果是跟人做一笔出入甚巨的生意，也是这样子胡思乱猜，自以为是，那就非大蚀其本不可。

“小爷叔，”尤五嫂问道，“阿七怎么会认识那姓古的，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在哪里？”

这一问就不易回答了，尤其是对她。诚然如尤五所说的，在堂子里见的面，这话提起来难听。再问下去：她怎么跑到了那种地方去？那又要牵涉到怡情老二。尤五这样的人，在花街柳巷走走，尤五嫂自然不会干涉，但如说是怡情老二的恩客，在外面置了“小房子”，就难保尤五嫂会不吃醋。

于是他说：“在裕记丝栈。老古现在跟五哥、跟我，三个人合伙。这头亲事说起来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郎有意姐有情，哪还有啥话说？至于做媒的话，不但义不容辞，而且是所谓非我莫属。不过，五嫂，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出来你看，对不对！”

“你的话没有错的，小爷叔，你说。”

“我们杭州说媒人‘吃十三只半鸡’，意思是说要媒人一遍遍传话，事情极慢。别的亲事嫌慢，这头亲事嫌快，我看还是慢一点的好。”

“我懂小爷叔的意思，是怕太快了，彼此都看不清楚，将来会懊悔？”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好的。不过，你晓得的，我们家这位姑奶奶是急性子。”

“这就要你劝她了。”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还有一层，听七姐的意思，好像有点跟五哥怄气，你不大赞成，我偏要嫁他。婚姻大事，怄气就不对了。”

尤五嫂想了想，深深点头：“小爷叔，你的话不错的。我倒没有想到。”

胡雪岩探头望了一下，弄清楚七姑奶奶没有在“听壁脚”，才向尤五嫂说：“她性急，你不能依她，事情拖它一拖，等五哥回来大家好好商量。你就这样说好了，做媒要按规矩行事，你要先相一相亲。这一来就半个月拖过去了。”

“我懂，我懂！我会想办法来拖。不过，我再问小爷叔一句话：那姓古的，人到底怎么样？”

“你最好自己去看。”

胡雪岩这样回答，不像一个媒人的口吻，其实他确是有了悔意。七姑奶奶的性子太急，而且在呕气，尤五又有意见，隐隐然使他感觉到，这件事将来会有纠纷。一片热心顿时冷了下来。

就因为如此，他要躲着七姑奶奶，所以坚辞她送到嘉兴的好意。第二天上船沿运河下驶，总算一路顺利，风平浪静地进入浙江省境，从此到杭州，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

第三章 胡雪岩义兄接任海运局一把手，为军火押运开门路

终身大事

放下一颗悬着的心，胡雪岩又把全副精神放在正事上。船上无事正好算账，结出总账一看自己都有些不相信了。

不过短短半年工夫，自己经手的款项，已有五十万两银子之多，杭州、湖州、上海三处做生意，局面搞得确是很热闹，事情也十分顺手。但万一出了意外，牵一发动全身，自己倒下来不说，还要牵连许多人，第一个是王有龄，第二个是张胖子，第三个是郁四，第四个是尤五。

这样转上念头，便觉得河上秋风，吹到身上格外冷了。推开算盘，独对孤灯，思前想后，生出无限警惕。他告诉自己：不要自恃脑筋快、手腕活，毫无顾忌地把场面拉开来。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有个顾不到，就会出漏洞，而漏洞会很快地越扯越大，等到发觉，往往已不可收拾。

想到这里，自然而然生出两点觉悟，一是节省精力，不必去多管那些无谓的闹事；二是还要多寻帮手，刘庆生算是找对了，已可独当一面；陈世龙是块好材料，却未曾善加利用。于是他决定，趁这到杭州的一段旅程，将生意场中的各种“门槛”，好好教他一教，教会了就把上海这方面的事务都交给他。

但是没有让他“学生意”以前，先要为他安排亲事，那也就是连带了清了他自己跟阿珠之间的关系，从此心无牵挂，也是节省精力之道。于是盘算了好一会，想定了入手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开船，除了老张在船梢上帮同把舵以外，其余的人都没有什么事。他特意

叫陈世龙进舱谈话，从一上船，阿珠便常在后舱，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也不大交谈。当然，陈世龙是常到后舱去找她的。胡雪岩料定他跟陈世龙在中舱谈什么，她一定会在后舱留心静听，所以他预备装作“言者无意”，其实是有心要说给她听。

“世龙！”他说，“我现在的场面是撑起来了。不过饭是一个人吃不完的，要大家一起来动手。我现在问问你的意思，你是想在湖州，还是想在上海？”

陈世龙不知道他胸有成竹，有意如此发问，只当真的要他自己挑一处。上海虽然繁华，做事却无把握，在湖州是本乡本土，而且又厮守着阿珠，自然是湖州好。

“我想先在湖州，把丝行弄好了再说。”

“我晓得你要挑湖州，”胡雪岩背对后舱，不怕阿珠看见他的脸，所以向陈世龙使劲挤一挤眼睛，表示下面那句话别有用心，叫他留神，“你是舍不得阿珠！”

陈世龙也很聪明，做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表示默认。

一个如此说，一个如此承认，除非阿珠自己走出来明明白白说一句，不愿嫁陈世龙！那么，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句话中交代清楚了。在后舱听壁脚的阿珠，十分气恼，心想：简直把一个人看成一包丝一样，凭你们一句话，就算交易过手了！世上哪有这样自说自话的事？

想归想，气归气，人还是坐在那里不动，屏声息气，细听外面，胡雪岩又在说了。

“我的意思，丝行有你丈人、丈母娘在那里。”

听到这里，阿珠惊异不止，“丈人、丈母娘”是指谁？她自己这样在问。

细听下去，明明白白，陈世龙的丈人、丈母娘，不是自己父母是哪个？阿珠惊疑羞愤，外带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心里乱得如万马奔腾，自己克制了又克制，才能勉强听得清外面的话。

“说起来，阿珠的娘的想法也不大对！她以为我帮了她家的忙，她就得把女儿许配给我，作为报答。其实桥归桥，路归路，我帮他们的忙，又不是在想他们的女儿。”

哼！假正经！阿珠不由得在心里骂，同时想起胡雪岩当初许多勾引的行径，脸上有些发烧，暗暗的又骂了句：不要脸！

再听下去，她比较舒服了。“讲句良心话，”胡雪岩说，“我喜欢不喜欢阿珠呢？当然喜欢的。不过，我不肯委屈阿珠。冰清玉洁，大家小姐不见得有她那样子的品貌！世龙，她嫁了你也是委屈的。”

“我晓得。”陈世龙自惭地点一点头。

“你晓得就好。”胡雪岩又说，“总要格外对她体贴。”

陈世龙依然是那句话：“我晓得。”

口口声声顺从着，倒像真的已把人家娶到手了似的。阿珠心里非常不服气，同时也有些奇怪，听口风好像他们早就瞒着自己，暗中做了“交易”，倒要仔仔细细先把事情弄清楚，然后再想报复的主意。

这回是陈世龙在说话：“胡先生，那么，你看我这件事该怎么办？赤手空拳，一点底子都没有。”

“有我！”胡雪岩答得极其干脆，“我今天一共有三头媒要做，一头已经成功了，还有一头要看看再说，再有就是你这头媒。老张那里我一说就成功，你丈母娘更不用说，最听我的话。阿珠最孝顺，只要跟两老说好了，不怕她不答应。”

原来如此，阿珠心想：拿我父母来压我，所以有这样子的把握，那也太目中无人了。于今之计，第一步先要在爹面前说好，不可轻易答应。到时候叫你干瞪眼！

刚想得好好地，立刻又是一愣，因为胡雪岩说破了她的心思，“不过，”他说，“阿珠的性子最傲，服软不服硬，也要防她一脚！就算父母之命，勉强依从，心里一千一万个不甘心，将来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好的。所以说到头来，两厢情愿最要紧。你总要记住我这句话，阿珠服软不服硬。处处依她，包你一辈子有福享。”

听到这几句话，阿珠心里又酸又甜，同时也觉得泄了气，什么劲道都拿不出来了。不过总还是有些不甘，不甘于如此受人摆布，同时也觉得不能就这么便宜了陈世龙。

“我的打算是这样，看看年底办喜事来不来得及。如果来不及，就今年‘传红’，明年‘入赘’……”

“入赘！”

陈世龙大声插嘴，光听声音，就知道他不愿，在后舱的阿珠不由得就把心悬了起来。

“又不是要你改姓张，不过两家并作一家，也不是什么失面子的事！”

“不改姓就可以。”

“你不要得福不知！”胡雪岩故意这样说给阿珠听，“就算你想改姓，阿珠也许看你不上眼。”

陈世龙露着一嘴雪白的牙齿，不好意思地笑了。这笑容正落在壁缝中向外张望的阿珠眼中，她的感觉是得意的舒服。

“老婆虽好，吊在裙带上一步不离，也太没有出息了。”胡雪岩说，“湖州丝行有你丈人、丈母娘在，尽可以照料得了。我希望你在上海帮我的忙，跟老古把洋文学学好，将来受用无穷。”

“好啊！”陈世龙很兴奋地，“古先生的洋文，说得真是呱呱叫，我一定跟他学会了它！”

“这才是！”胡雪岩用欣慰的声音说，“好在丝生意上有关联，常常要回湖州，有得你跟阿珠亲热的时候！”

要死！阿珠一下子绯红了脸，顿时觉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却又不敢弄出声响来，怕前面发觉她在偷听，于是蹑手蹑脚，掩到自己铺位上，手抚着一颗突突在跳的心，细细去想他们所说的那些话。

这一想想得忘掉辰光，直到老张在喊，她才警觉，朝窗外望了一下，太阳当头，已经中午了。

“来吃饭！”老张问道，“阿珠，你在作啥？一直不见你的人？”

“我睡着了！”她自己觉得这句话答得很好，睡着了便表示根本没有听见胡雪岩和陈世龙的话，见了面就容易装糊涂了。

她装人家也装，在饭桌上胡雪岩和陈世龙一如平时，倒是老张有许多话，因为这天下午船泊德清，就要分手。胡雪岩和陈世龙往南到杭州，老张带着女儿，原船往北回家，自然有些事要交代交代。

当天下午，很早就到了德清，船一泊定，胡雪岩邀老张上岸走走。阿珠立刻想到，他们是有关自己的话要谈，她上午躺在床上想心事，就已经盘算过，这件终身大事，不管怎

么样，要自己回到湖州先告诉了娘，再作道理。如果她爹一答应，便毫无商量的余地。她不甘于随人摆布，因而打定主意，这一天要一直跟爹在一起，不容胡雪岩有开口的机会。

那么此刻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仍是跟着不放，胡雪岩总不见得当面锣，对面鼓，有自己在场，便好意思提做媒的话！

于是她接口喊道：“爹，我也去！”

胡雪岩自然不要她去。这容易得紧，想都不用想，便有了话：“阿珠，拜托你，替我把零碎东西收拾收拾，好不好？”

“是啊！”老张老实，“要掉船了，各人的东西该归一归。你不要去！”

这一说，胡雪岩又有了话，“对的！”他喊道，“世龙，你也看一看，哪些东西该带到湖州送人的，跟阿珠交代清楚，不要弄错了！”

说完，他跟老张扬长上岸，有意把陈世龙留在船上，好跟阿珠细诉衷曲。

阿珠心里实在有些气不过，想想自己真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怎么样也翻不出胡雪岩的手掌。这份闲气，此刻自然要发在陈世龙头上了。

“他们上岸去做啥？”她气鼓鼓地问。

陈世龙本来就聪明，加以这阵子跟着胡雪岩，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待人处事的诀窍。这样一件有关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当然更不敢疏忽，所以这时不忙着答阿珠的话，先抬眼看，用心想，要把她的态度弄明白了再说。

他在想：阿珠问到这句话，就可以证明，他们上午的那一番谈话，她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此刻是疑心胡雪岩跟她父亲去谈她的终身。既然如此，上午为何不站出来说话，此刻却大光其火？可见得光火是闹脾气。她的脾气他也摸透了，越顶越凶，最好的应付办法是让她发不出火。

于是他赔笑答道：“这我倒不晓得。要不要我追上去问一声？”

“难为你！”阿珠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你们师父徒弟，一上半天，乱七八糟在讲些什么怪话？”

既然叫穿了，陈世龙何可否认？但怎么样承认呢？笑而不答，惹她反感，细说从头，

就会把胡雪岩苦心设计，说到了她心里的那番话的效用，付之东流。左右不是，十分为难，而阿珠看他答，似乎又要光火了。

一急急出一个计较，觉得就像筑堤防水一样，多少日子，多少人工，辛辛苦苦到了“合龙”的那一刻，非要眼明手快，把握时机不可。河官到了合龙的时候，如果情况紧急，往往会纵身一跳，跳在缺口里，身挡洪流。别人看他如此奋不顾身，深受感动，自然一起着力，得收全功。现在自己也要有那纵身一跳的勇气，大事方得成功。

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双膝一跪，直挺挺地跪在阿珠面前说：“既然你已经都听见了，也就不需要我多说了。阿珠，我一条命都在你手里。”

阿珠不防他有此一着，急得胸头乱跳，急的是怕人看见不像话，便低声喝道：“怎么这副样子？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也容易，你说一句，我就起来！”

这一句是什么？阿珠自然知道，但就是心里肯了，也说不出口，那便只有先吓他一吓：“你越是这么赖皮，我越不说！起来，起来！不然，我永远不理你。”

陈世龙是打定了主意，非要一下子有个了局不可，因而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声音说：“你不说一句，我永远跪在这里！”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阿珠恨声说道，“你要我说什么？”

“你自己晓得的。”

“对了！你晓得，我也晓得，不就行了吗？”

听得这一句，陈世龙一颗心踏实了，笑嘻嘻地问道：“真的‘行了’？”

“不要噜苏！”阿珠把脸一沉，“你再不起来，行了也不行！”

到此地步，不能再不听她的话，但陈世龙还要试探一下，“起来可以，”他说，“你拉我一把！”

“不拉！为啥要我来拉你？”阿珠拿手指刮着脸羞他，“‘男儿膝下有黄金’，就是你两个膝盖不值钱。”

“就看在‘膝下有黄金’的份上，扶我一把！”陈世龙一面说，一面把手一伸。

阿珠真不想理他，但她那只右手跟心中所想的的一致，莫名其妙地就伸了出去，等陈世龙拉住她的手，可就不肯放了！他站起身来，一只手紧握着她的手，坐向她身旁；另一只手很快地伸向船窗，只听“喀喇”一响，舱中顿时漆黑，木板船窗被拉上了。

阿珠轻声喝道：“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只要亲亲你！”

“你敢！”

“敢”字不曾出口，已让陈世龙一把搂住，也不知他的一双眼睛是怎么生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那两片嘴唇会一下子很准确地找着了她的嘴唇，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阿珠又羞又急，却又有种夏天伤风闭汗吃酸辣热汤面的味道，是说不出的刺激而痛快。但舱里虽然黑漆一团，外面却是朗朗乾坤，如果让人发觉，怎么还有脸见人？因而，一颗心提到了喉头，口干舌燥，满头大汗。

“放手！”她好不容易才能扭过头去，这样低声说了一句。

“再亲一个！”

“还要？”阿珠发怒了，“你不要弄得人怕了你！”

这是极严重的警告，陈世龙适可而止，放开了手，拉她坐了起来，温柔地问道：“要不要开窗子？”

“自然要开的。”说着，她自己伸手去拉开了窗子，等光亮扑了进来，她赶紧避开，缩向外面看不到的角落，理理鬓发，拉拉衣襟，闭着嘴，垂着眼，仿佛受了什么委屈似的。

“阿珠。”

“你不要再跟我噜苏！”她抢着说道，“安安分分说几句话，不然，你就替我请出去！”

陈世龙不响，只嘻嘻地笑着，一双眼睛盯着阿珠，从头到脚，恣意赏鉴，把阿珠看得既窘且恼。

“你不要这样子盯着人看，好不好？”阿珠白了他一眼，“又不是不认识。”

“对不起！”陈世龙笑道，“我舍不得不看。”

这话说得她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于是语气缓和了：“好也好在心里好了！何必一定都要摆在脸上呢？你脸皮厚，不怕人笑，也要给人家想想。”

说到这话，陈世龙便把视线避开。但立刻又拉了回来，不见阿珠的脸，就像失落了一样什么要紧的东西，一定得找着了，才能安心。

就这片刻的沉默，阿珠觉得自己的一颗心比较平伏了，摸一摸脸，也不再那么发烫，于是便说：“我要好好问你几句话。你是不是规规矩矩的告诉我，就看你自己的良心！”

“好！”陈世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定凭良心。你说好了。”

“你跟你师父，老早就谈过我的事？”

“是的。老早谈过。”

“怎么说法？”

“这话就难说得清楚了。”陈世龙说，“话很多，不晓得从哪里说起。”

“照这样看，你们不知道打过我多少遍主意了！”阿珠又想起他们“私相授受”的可恶，便发怨声，“只怕让你们把我卖到外国，我都不晓得。”

“哪个敢打你的主意？”陈世龙故意装得很认真地说：“第一个我就不依！”

“哼！”阿珠撇一撇嘴，“你是好人，如果你是好人，为什么这许多日子，你一句口风都不肯透露？”

“不是不肯，是不敢！”

“为啥不敢？”

“怕碰你一个钉子，以后的话就难说了。”

想想这也是实话。但她同时也想到，自己在小姐妹淘里，被公认为厉害角色，比起胡雪岩和陈世龙来，差得就太远了，如果他们真的起下什么没良心的意思，自己一定被他们

摆布得走投无路。然则自己所倚恃的是什么呢？是陈世龙的一颗心，能收服了他的心，自己才可以放心。

想到这里，觉得要恩威并用，体贴固然要紧，但也要立下许多“规矩”，不可迁就。当然，这是以后的话，眼前还得多打听一些关于自己的事。

“胡先生到底怎么说我？”

“胡先生”这个称呼，在陈世龙听来非常新鲜，以前他从没有听她这样叫过。此刻改口的意思，一面是表示与胡雪岩的关系，到此告一段落；另一方面表示“夫唱妇随”，他怎么叫，她也怎么叫。意会到这一点，陈世龙觉得非常欣慰，不由得又傻兮兮地瞪着她看。

这是她在胡雪岩脸上从没有见过的表情。那像个顽皮的大孩子的笑容，另有一种使人醉心之处，这时反倒是她想伸手去摸一摸他的脸了。

突然，陈世龙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

阿珠心不在焉，被他问得一愣，不过对这样的场面，她有个“倒打一耙”的法子，“你看你！”她不满地说，“刚刚说过的话，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你哪里有一点心在人家身上？”

“对不起！”陈世龙赔笑致歉，“我实在高兴得有些昏头了。”

在这一迁延之间，阿珠已想起了自己的那句问话，便又说一遍：“我是问，胡先生到底怎么说我？”

“你自己总听见了！千言万语一个字：好！”

这是指她“听壁脚”而言，不便否认，“我是说平常，总还有些话。”她说。

“不要去打听了。”陈世龙摇一摇手，“我们只谈我们的事。”

“对！”阿珠脱口说了这一个字，接着便问，“他们上岸谈啥？是不是谈我？”

“一定是的。”

“那么你刚才怎么‘装佯’，说不晓得？”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我可以不叫你阿珠了，叫你一声：太太！”

“咄！”阿珠红着脸说，“不要肉麻！”

“想想真妙！”陈世龙有些不胜感叹似的，“先叫你张小姐，以后叫你阿珠，现在叫你太太！几个月的工夫，变得这么厉害！”

阿珠想一想，深有同感。人生在世，实在奇妙之至，从认识胡雪岩开始一直到今天，不知经历了多多少少新奇的事。这半年工夫，过得真有意思。

“我在想，”陈世龙又说，“一个人全要靠运气，遇着胡先生就是我交运的日子到了。”

“也不要这么说！一个人不能光靠运气，运气一时，总要自己上进！”

话中带着些教训的意味，陈世龙觉得有点刺耳，但转念想到，这正是阿珠心里有了做成夫妻，休戚相关的想法，才会有这样的话头。于是他的那一丝反感，很快地消失了。

他没有再做声，阿珠也不开口，沉默并不表示彼此无话可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管是他的长伺眼波，还是她的一瞥即避，无不意味深长地传达了太多的心曲。

“天黑了！”阿珠讶然说道，“爹还不回船？”

“一定在镇上吃酒。有一会才得回来。”

“你饿不饿？”

“我不饿。”陈世龙问道，“你呢？”

“我也不饿。不过——”阿珠顿住了，在想心事。

不饿就是不饿，“不过”这个转语下得令人莫名其妙，陈世龙忍不住追问：“不过，怎么样？”

“我们到外头去！”阿珠站起身来，“黑咕隆咚地，两个人在这里，算啥一出？”

照陈世龙的心思，最好就在这样的黑头里，相偎相依，低声密语。但为了顺从阿珠，言不由衷地答道：“好，好！到外头点了灯等他们！”

走到中舱，点起煤油灯一看，方桌上已摆了四个碟子、四副杯筷、一壶酒，也不知船家是什么时候进来过，一舱之隔，竟无所知，令人惊讶。

再多想一想，阿珠的脸又红了，“你看！”她低声埋怨陈世龙，“我们在里头说的话，一定叫人家都听了去了。”

他也明白，必是船家来陈设杯盘时，听见他们在后舱密语，不肯惊动，所以摆好了这些东西，也不点灯，也不催他们吃饭，听其自然。看来倒是个极知趣的人。

“我们都是些大大方方的话，听了去，也不要紧。”陈世龙设词宽慰，“好在总归瞒不住他们的，再说也用不着瞒。你索性毫不在乎，像七姑奶奶那样，反倒没有人拿你取笑了。”

提起七姑奶奶，阿珠既关切又好奇，而且心里还有种说不出的、不大好过的感觉，“我倒问你，”她说，“七姑奶奶口口声声叫你‘阿龙’，你心里是怎样个味道？”

陈世龙还不曾想到自己，先辨出她的话中，微带酸味，心里立刻便生警惕，“她要那么叫，我只好那么答应，说实在的，”话到口边，陈世龙觉得有些刻薄，摇摇手说，“啊，啊，不谈了。”

“怎么？”阿珠盯紧了问，“为啥不谈？”

“不相干的事，何必谈它？”

“说说也不要紧嘛！”

看她如此认真，陈世龙不能不答，昧着良心说道：“听了实在有点肉麻！”

阿珠微微笑了，这是对他的答复颇为满意的表示，因而没有再问下去。

陈世龙有如释重负之感，帮阿珠点好了灯，对坐吃饭。平日是各管各，即使心中有意，也不便公然献殷勤，此刻不同了，他替她盛饭、夹菜，自嘲是个“大脚丫头”，这是他从杭州听来的，嘲笑喜欢服侍娘儿们的男人的一句俗话。

这顿饭吃了有一个钟头，是陈世龙的话多，谈这个、谈那个，不大谈到他自己，但阿珠仍旧听得趣味盎然。

“回来了！”

突然间，陈世龙一喊，阿珠回头去看，只见两盏灯笼冉冉而来。她顿时心慌，不知见了她父亲和胡雪岩持何表情。当然也没有躲到后舱的道理，那怎么办呢？唯有尽力装得平静，收拾收拾饭桌，等他们上了船，随机应付。

陈世龙很快地迎了出去，帮着船家搭好跳板，扶着老张上了船，又来扶胡雪岩，他趁机把陈世龙的手，重重一捏，暗示大事已经谈妥。

“咦！”胡雪岩一进舱就开玩笑，“你们两个人这一顿饭，吃了多少辰光？”

“都是等你们，一直等到现在。”阿珠看他们都是满脸通红，酒气熏天，便先提出警告，“不要吃醉了，来说疯话！”

“不说，不说！”胡雪岩醉态可掬的，“不说疯话，说正经话。”

“吃醉了酒，有啥正经话好说？我替你们去泡浓浓的一壶茶来，吃了去睡，顶好！”说着，她喊着船家来拾掇残肴，自己拿着瓷茶壶去沏茶。

人在外面，心在舱中，注意着听胡雪岩会说些什么。哪知所听到的，却是老张的声音：“世龙！”

“嗯！”陈世龙重重答应。

就这一呼一应，把阿珠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这只手捏着一把茶叶，那手捏着一把汗，不知道她父亲会说出什么来。偏偏老张又没有声音了，越发使得做女儿的惊疑不定。

“老张，”胡雪岩打破了难耐的沉默，“你跟阿珠去说，我来跟世龙说。”

“好，好！我不晓得跟世龙说啥好，你来！”接着老张便喊，“阿珠，阿珠！”

听这语气，想来爹爹已经答应了！阿珠心想，这话要悄悄来说，怎好大呼小叫的？心里有些气，便大声答道：“我在泡茶！”

“泡好了你出来，我有话说。”

“有啥话你不会进来说？”

“我就进来。”老张答应着，果然走出舱外，酒是喝得多了些，脚步有些跌跌撞撞走不稳。

阿珠赶紧扶住了他，埋怨着说：“黄汤也少灌些！为啥吃这许多？”

“我高兴啊！”老张答道，“人生在世，就是像今天晚上这样子，才有个意思。”

慈爱之意，溢于言表，阿珠不但感动，而且觉得自己的福气真不坏，不过口头上当然还带着撒娇埋怨的语气。

“一开口就是酒话！”她说，“从来也没有听你说过什么‘人生在世’，文绉绉的，真肉麻。”

说是这样说，孝顺还是很孝顺，把她父亲扶着坐下，沏好了茶，先倒了一杯过来。

于是老张一把拉住她，抬眼望着她说：“阿珠，你要谢谢胡老爷。”

“为啥？”

“他替你做了一头好媒，”老张放低声音说了这一句，又连连点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阿珠有些好笑，但却不便有所表示。心里也矛盾得很，一方面希望她父亲就此打住，不再多说，免得受窘；一方面却又想听听，胡雪岩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老张当然还要说，“阿珠，”他一本正经地，“胡老爷做媒，我已经答应他了。希望你们和和气气，白头偕老。”

说了半天，到底是指的谁呢？虽明知其人，也知道她父亲不会说话，而阿珠心里仍有些着急，总觉得要听到了“陈世龙”这个名字，才能放心。然而口中却是害羞的话：“爹，说你说酒话，你还不肯承认。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是啊！你总也晓得了，我不说也不要紧，不过婚嫁大事，总得跟你说一声。”

话说得颠三倒四，而且有些不着边际，外面的胡雪岩忍不住了，大声说道：“你们父女俩请出来吧！我有几句话。”

“好，好！”老张也高声答道，“还是要你来说。”

说完，他站起身来去拉女儿，阿珠怕羞，不肯出去，却禁不住她父亲硬拉，到底还是进了中舱，灵活的眼珠，在陈世龙脸上绕得一绕，马上收了回来，低着头站在舱门口。

“阿珠！你一向最大方，用不着难为情。”胡雪岩说，“媒是我做的，你爹也答应了，陈世龙更是求之不得，只等你答应一句，我就要叫世龙给你爹磕头，先把名分定了下来。你大大方方说一句，到底喜欢不喜欢世龙？”

“我不晓得。”阿珠这样回答，声音又高又快，而且把脸偏了过去，倒有些负气似的。

“这大概不好意思说。这样，你做一个表示，如果不喜欢，你就走了出去，喜欢的就坐在这里。”

胡雪岩真促狭！阿珠心里在骂他，走出去自然不愿，坐在这里却又坐不住，那就依然只有装傻了：“我不懂你的意思。”

“说不懂就是懂！”胡雪岩笑道，“好了，玩笑也开过了，我正正经经问一句话，你如果不好意思跟我说，就跟你爹说了来告诉我。世龙算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又是媒人，又是他的长辈，百年大事，不同儿戏，有啥话这时说清楚了的好，你对男家有啥要求？”

这就是胡雪岩做事老到的地方，明知这桩亲事，一方面阿珠和陈世龙两情相悦，千肯万肯；一方面自己于张家有恩，媒人的面子够大，但仍旧要问个清楚，省得女家事后有何怨言。

说到这话，老张首先觉得他是多问，“没有，没有！”他摇着手说，“哪里谈得到什么要求？你大媒老爷怎么说，我们怎么依！”

“就因为你是这么想，我不能不问。”胡雪岩转脸又说，“阿珠，终身大事，千万不可难为情。你现在说一句，我看做不做不到，做不到的，我就不管这个闲事了。”

这是一句反逼的话。阿珠心想，如果真的不肯说，他来一句：“那我只好不管了！”岂非好事落空，成了难以挽回的僵局？这样一急，便顾不得难为情了，低着头，轻声说道，“我也没有啥要求，只要他肯上进，不会变心就好了！”

“你听见没有？世龙！”胡雪岩说，“你如果不上进，好吃懒做，或者将来发达了，弄个小老婆进门，去气阿珠，那你就是存心要我媒人的好看！”

“日久见人心，胡先生看着好了。”

“好，我相信你。”胡雪岩又说，“阿珠，你放心！有我管着他，他不敢不上进，至

于变心的话，真的有这样的事，你来告诉我，我替你出头。”

阿珠想说一句：“谢谢你！”但不好意思出口，只看了他一眼，微点一点头，表达了感激之意。

“好了！世龙，你给你丈人磕头，就今天改了称呼。”

听得这话，阿珠拔脚就走，老张也连连表示“不必”，但陈世龙仍旧跪倒在地，磕了个响头，笑嘻嘻叫一声：“爹爹！”

“请起来，请起来！”老张又高兴，又不安，一面笑口大开，一面手忙脚乱地来扶陈世龙。

陈世龙起来又跪倒，给胡雪岩也磕了个头，接着便受命去取了个拜盒来，胡雪岩早有打算，在上海就备好了四样首饰：一双翡翠耳环、一副金镯子、两朵珠花、四只宝石戒指，算起来总要值五六百两银子，作为送女家的聘礼。

老张当然很过意不去，但也不必客气，道谢以后，高声喊道：“你来看看！你真好福气，你娘也不曾戴过这样好的首饰。”

躲向后舱，在缝隙中张望的阿珠，原来就激动得不得了，一听她爹这两句，不知怎么心里一阵发麻，滚烫的眼泪一下子流得满脸，同时忍不住发出哽咽的声音。

“咦！好端端地。”

“不要去说她！”胡雪岩摇手打断老张的话，“阿珠大概是替她娘委屈。”

阿珠觉得这句话正碰在心坎上，也不知是感激亲恩，还是感激胡雪岩，索性倒在床上，呜呜咽咽地哭个不住。心里是越哭越痛快，越哭越胆大，哭完了擦擦眼睛，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不过笑总还不好意思笑，绷着脸坐在那里，预备等他爹或者胡雪岩一开口，便好搭腔。

胡雪岩说了话：“阿珠，你替我们泡的茶呢？”

“啊呀！我倒忘记了。”阿珠站起身来，“只怕已经凉了。”

“就是凉茶好！你拿来吧！”

于是阿珠去取了茶来，倒一杯给胡雪岩，再倒一杯给她父亲，还有腼腼腆腆坐在一

旁，蛮像个新郎官的陈世龙。她迟疑了一会，终于替他倒了一杯，只是不曾亲自捧给他，也没有开口，把茶杯往外移了移，示意他自己来取。

“你自己看看！中意不中意？”胡雪岩把拜匣打了开来。

望着那一片珠光宝气，阿珠反倒愣住了。这是我的东西？她这样在心里自问，仿佛有些不大能相信它是真的。

“财不露白！”久历江湖的老张，还真有些害怕，“好好收起来，到家再看。”

这一说，阿珠不能不听，但不免怏怏，盖好拜盒，低着头轻轻说了句：“胡先生，谢谢你！”

“小意思，小意思，”胡雪岩笑嘻嘻地说，“等世龙将来发达了，给你买金刚钻。”

“世龙！”老张也有些激动，口齿亦变得伶俐了，“胡先生待你们这样子好，你总要切记在心里，报答胡先生。”

陈世龙深深点头，正在想找一句能够表达自己感激的话来说明，胡雪岩先开了口。

“老张，你这话不完全对，谈不到什么报答！我请你们帮我的忙，自然当你们一家人看，祸福同当，把生意做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好了，”他向老张使个眼色，“我们上床吧，让阿珠和世龙替我们把东西理一理齐，明天上午好分手。”

这是有意让他们能够单独相处，说几句知心话。陈世龙掌灯把他们送回铺位，走回来先把船窗关上，然后取了一面镜子放在桌上，温柔地说道：“这些首饰，你倒戴起来看看！”

这是极可人意的话，阿珠听他的话，打开拜匣，首先把那副翡翠秋叶的耳环戴上，然后双腕套上金镯，又取了个红宝石戒指戴。只有珠花没有办法上头，因为那是戴在发髻上的，而她一直是梳的辫子。

坐在对面的陈世龙，含笑凝视，显得异常得意。阿珠原来就不大有小家碧玉的味道，这一戴上首饰，越觉她那张鹅蛋脸雍容华贵，绝不像摇船人家的女儿。

在镜子里左顾右盼的阿珠，突然收敛了笑容，慢慢摘下首饰，一件件放好。陈世龙倒有些奇怪了，不懂她这意兴阑珊的表情，从何而来。

“你——”他很吃力地说，“好像有点不大高兴。”

“不是不高兴，有些可惜。”

“什么可惜？”陈世龙急急说道，“难道像你这样的人，还不配戴这些东西？”

“不是这话！‘好女不穿嫁时衣’，这些首饰，可惜不是你买给我的。”

这句话让陈世龙震动了！心里千周百折，一遍遍在想，要如何争气，才对得起她？这样愣了半天，终于逼出几句答复：“你有志气，我也有志气！不过，你如果不肯跟着我吃几年苦，将来想替你办这样子的首饰，是做不到的事。”

“你当我吃不来苦？”阿珠答一声，“你看着好了！”

“我相信，我相信。”陈世龙笑道，“说实在的，我哪里肯让你吃苦？照现在的样子，生意十分顺手，日子会过得很舒服。这都是胡先生的提拔！”

“为人总不好忘本。”阿珠终于说了一句心里的话，“我们总要先把他的生意，处处顾到，才对得起人家。”

夜深人静，即令是他们低声交谈，睡在铺上的胡雪岩，依然隐约可闻，他觉得这件事做得极好，不但欣慰，而且得意，于是心无挂碍，怡然入梦。

鹤龄接任

一到杭州，胡雪岩回家坐得一坐，立刻便到阜康，陈世龙已押了行李先在那里等候。行李虽多，尽是一些送人的礼物，由刘庆生帮着料理，一份份分配停当，派了一个“出店”陪着陈世龙一家去分送。胡雪岩则趁此刻工夫，听取刘庆生的报告。

“胡先生，请你先看账。”刘庆生捧着一叠账簿，很郑重地说。

“不忙，不忙！你先跟我说说大概情形。”

“请你看了账再说。”

听他如此坚持，料知账簿中就可以看出生意好坏，于是他点点头先看存款。一看不由得诧异了，存户中颇多“张得标”、“李德胜”、“王占魁”、“赵虎臣”之类的名字，存银自几百到上万不等，而名下什九注着这么四个小字：“长期无息”。

“唷，唷！”胡雪岩大为惊异，“阜康真的要发财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户头？”

“胡先生！”刘庆生矜持着说，“你再看这一笔账。”

他翻到的一笔账是支出，上面写着：“八月二十五日付罗尚德名下本银一万一千两。息免。”

“喔，原来罗尚德的那笔款子，提回去了？”

“不是！”刘庆生说，“罗尚德阵亡了，银子等于是我送还的。我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刘庆生细谈这件事的经过，是八月二十五那天，有两个军官到阜康来问，说是听闻罗尚德曾有一笔款子存在阜康，可有其事？又说罗尚德已经阵亡，但他在四川还有亲属，如果有这笔款子，要提出来寄回去。

罗尚德的存折在刘庆生手里，倘或否认其事，别无人证。但他不肯这样做，一口承认，同时立即取出存折，验明银数，但他表示，不能凭他们两个人的片面之词就付这笔存款。

“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罗老爷跟抚台衙门的刘二爷是朋友，要刘二爷跟你们营官一起出面，出条子给阜康。”刘庆生说，“只要罗老爷是真的阵亡，你们各位肯担责任，阜康立刻照付。”

于是那两个军官，当天便找了刘二爷来，共同具了领条，刘庆生即捧出一万一千两银子，还要算利息，人家自然不肯再要。这样到了第二天，张得标、李德胜等等，便都上门来了。

胡雪岩听他讲完，异常满意，“庆生，”他说，“阜康的牌子打响了！你做得高明之极。”

“老实说，”刘庆生自己也觉得很安慰，“我是从胡先生你这里学来的窍门。做生意诚实不欺，只要自己一颗心把得定就可以了。诚实不欺要教主顾晓得，到处去讲，那得要花点心思，我总算灵机一动，把机会抓住了。”

“对！做生意把握机会，是第一等的学问。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非常高兴。庆生，我现在帮手不够，你还是替我多管点事，以后钱庄的生意都归你。”胡雪岩说，“我一切不管，都归你调度。”

“这——”刘庆生兴奋之余，反有恐惧不胜之感，“这副担子我怕挑不下。”

“不要紧！你只要多用心思，凡事想停当了去做，就冒点风险也不要紧。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只要值得，你尽管放手去做。”

“这话就很难说了，怎么叫值得，怎么叫不值得？各人看法不同。”

“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得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胡雪岩停了一下指着账簿说，“譬如这笔放款，我知道此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你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运到不曾失守的地方，不要紧，运到长毛那里，这笔放款就不能做！为啥呢，万一这笔账放倒了，外面说起来是：哪个要你去帮长毛？倒账活该！这一来名利两失，自然犯不着冒险。”

“我懂了！”刘庆生深深点头，“凡事总要有个退步。即使出了事，也能够在台面上说得过去。”

“对啊！庆生，”胡雪岩拍着他的肩说，“你完全懂了！我们的生意，不管是啥，都是这个宗旨，万一失手，有话好说。这样子，别人能够原谅你，就还有从头来起的机会，虽败不倒！”

“虽败不倒！”刘庆生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好几遍，颇有领悟。接着便谈了些业务扩充的计划，胡雪岩因为自己在杭州只有几天耽搁，一拖便无结果，所以或可或否，当时便要作出决定。

正在从长计议时，只听有人一路喊了进来：“二弟，二弟！”

听这称呼便知是嵇鹤龄，胡雪岩急忙迎了出去。只见他红光满面，梳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身上穿一件极挺括的紫酱色线春夹袍，外面套一件黑缎“巴图鲁”坎肩，平肩一排珊瑚套扣，卷着袖子，露出雪白纺绸的袖头，左手盘一对核桃，右手拿着支湘妃竹镶翠的

短烟袋，十足一副纨绔公子的打扮，以前的那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连影子都找不到了。

“大哥！”胡雪岩笑道，“你年轻了十几岁，差点都认不得了。”

“都是瑞云啊！”嵇鹤龄有着掩抑不住的喜色，“打扮了几个孩子，还要打扮我。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这且不去说它。我是奉命来邀客，瑞云叫我来说，晚上为你接风，没有什么菜吃，但一定要到。”

“一定到。只是时候不会太早。”

“你是要先去访雪公？”嵇鹤龄说，“那就不必了。我已约了雪公，他到舍间来会你，吃完饭，你们一起走好了。”

“那好，省了我多少事。”胡雪岩笑着问道，“瑞姑娘怎么样？”

“那是尽在不言中了。总而言之，承情不尽。”

“新城的案子，雪公已经写信告诉我了，说得语焉不详，我在上海记挂得很。”胡雪岩问道，“对你总有个安排？”

“是的，我正要跟你详细谈。”嵇鹤龄略一踌躇，接着又说，“话太长，一说开头，就无法收场了。这样吧，我还要去办点事，瑞云要我去买几盆菊花，我把轿子留在这里，回头你坐了来。最好早些到，雪公未来之前，我们先可以好好谈一谈。”

看他春风满面，服饰华丽，此时又知道养了“轿班”，可知情况很不坏，胡雪岩先就放心了，点点头答应，尽快赴约。

在阜康把几件紧要的事处置完毕，胡雪岩坐了轿子径到嵇家。嵇鹤龄也刚回来不久，正穿着短衣在指挥花匠陈设菊花，一见他来，便说一声：“你到里面坐，我洗了手就来。”

这时张贵已来肃客，看见胡雪岩异常恭敬，也格外亲热，一面佝偻着身子引路，一面殷殷问讯，直接领到后厅，迎面遇着瑞云。

“二老爷！”因为胡雪岩与嵇鹤龄拜了把子，所以她这样含笑称呼。略一凝视，接着又说，“清瘦了些，想来路上辛苦了！不过精神气色都还是老样子。”

“你像是发福了。”胡雪岩笑着问，“日子过得还称心吧？”

“托二老爷的福。”瑞云向里喊道，“荷官，领了弟弟、妹妹来见二叔！”

“噢！”里面娇滴滴地答应一声，只见丹荷领头，带着一群小家伙，摇摇摆摆走了来，一个个都穿得很干净，等丹荷一站定，便也都站住了。

“叫啊！二叔。”瑞云看着丹荷说。

于是丹荷先叫，她叫过了再叫弟、妹们叫。胡雪岩一看这情形，对瑞云佩服得不得了。她是用的“擒贼擒王”的手段，不知怎么一来，把最调皮的丹荷笼络得服服帖帖！那一群小家伙便也都安分了。

“老大呢？”他问。

“我送他‘附馆’去了。”嵇鹤龄进门接口，两个小的立刻便都扑了过去。

胡雪岩心里着实羡慕嵇鹤龄，自然也深感安慰，拉着丹荷的手问长问短，好半天不放。

“好了好了！”瑞云大声说道，“都跟着二姐到里头去，不要来烦你们二叔！”

遣走了孩子们，瑞云也告个便回到厨下。于是嵇鹤龄跟胡雪岩谈起别后的光景。新城之行，先抚后剿的宗旨定得不错，当地士绅对嵇鹤龄革枪匹马，深入危城，都佩服他的胆气，也了解他的诚意，因此都愿意跟他合作，设法把为首的“强盗和尚”慧心，引诱到县自首。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一下子散得光光。前后不过费了半个月的工夫。

功成回来，王有龄自然敬礼有加，万分亲热，私人先送了五百两银子，作为谢礼。嵇鹤龄不肯收，王有龄则非送不可，“到后来简直要吵架了。”他说，“我想你跟他的交情不同，我跟你又是弟兄，就看在这一层间接的渊源上，收了下來。”

“你真是取与舍之间，一丝不苟。”胡雪岩点点头说，“用他几个也不要紧。这且不去说他，你补缺的事呢？雪公说过，补实缺的事，包在他身上。现在怎么样了？”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气人，”嵇鹤龄急忙又加了一句，“不过，雪公对我是没有什好说的，他保我署理归安县，黄抚台不肯，又保我接海运局，他也不肯，说等‘保案’下来再说。”

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等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出力人员请奖，称为“保案”，保有“明保”、“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

“黄抚台给了我一个明保，反是雪公倒是密保。”

“这太不公平了。”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莫非其中有鬼？”

“嗨！”嵇鹤龄一拍大腿，“真正机灵不过你！黄抚台手下一个文案委员，要我两千银子，我也不知道这两千银子是他自己，还是他替黄抚台要？反正别说我拿不出，就拿得出来，也不能塞这个狗洞。”

“那么，雪公怎么说呢？”

“雪公根本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嵇鹤龄说，“我跟他说了，他一定为我出这两千银子。我何必再欠他一个人情？”

官场中像他这样耿介的人，已经不多了，胡雪岩不由得肃然起敬。但他可以这么想：自己应该跟王有龄说清楚，无论如何要把海运局的差使拿下来，哪怕“塞狗洞”也只好塞了再说。

“大哥！”他说，“这件事你不必管了，雪公必有个交代，等我来跟他说。”

“其实也不必强求。”嵇鹤龄摇摇头，“官场中的炎凉世态，我真看厌了。像我现在这样也很舒服，等把那五百两银子花光了再说。反正世界上决没有饿死人的。”

“你真正是名士派。”胡雪岩笑道，“不是我说句大话，像你这样的日子，我也还供得起，不过你一定不肯，我也不愿意让你闲下来不做事。人生在世，不是日子过得舒服，就可以心满意足的。”

“一点不错。”嵇鹤龄深深点头，“我自然也有我的打算，如果浙江混不下去，我想回湖北去办团练。”

“那不必！我们在浙江着实有一番市面好做，等雪公来了，大家好好谈一谈。”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因为已成熟客，刚听得张贵来报：“王大老爷到！”王有龄已经进门，一面走，一面在喊：“雪岩，雪岩！”

“雪公！”胡雪岩迎了出去，拱拱手招呼。

“我天天在盼你。等你一来，我就有回湖州的日子了。”

“老爷！”是瑞云在喊，她仍旧用他在家的称呼，“请里面坐，就吃酒吧！只怕胡老爷也饿了。”

“好，好，吃酒，吃酒！”王有龄很高兴地说，“今天要痛痛快快吃几杯。”

于是延入后厅，只见已摆了一桌子的菜：有瑞云的拿手菜红糟鸡，也有她别出心裁，将嵇鹤龄家乡口味的鱼杂豆腐和杭州菜的鱼头豆腐烩在一起的一品锅，烹制得浓腴非凡，正宜于这西风落叶的黄昏食用。

“胡老爷送的洋酒。”瑞云拿着一瓶白兰地笑道，“我竟不知道怎么开法？”

“我来，我来！”嵇鹤龄接过酒来，很自然把双手抚在她肩膀上说，“喝这酒省事，不必烫。你请到厨房里去吧！菜慢一点好了。回头你也来敬酒。”

他这样款款而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瑞云却很不好意思，微微窘笑着白了他一眼，然后低声埋怨：“你真噜苏！”

王有龄向胡雪岩看了一眼，等瑞云的背影一失，忍不住哈哈大笑，“雪岩！”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乐趣，看天下有情人成眷属，实在是件赏心乐事。”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西湖月老祠的对联，嵇鹤龄随即笑道，“这一字改得好！雪公有此襟怀，自然常乐。”

“好说，好说！都亏你们两位帮了我的大忙。今天先借花献佛，聊表寸心。”

于是三个人先干了一杯。白兰地不比绍兴酒，嵇鹤龄喝得太猛了些，呛了嗓子，咳得面红脖子粗，连瑞云在厨房里都听到了，赶了出来一看，便一面问原因，一面替他捶背。王、胡两人看在眼里又相视而笑了。

“你那位珠小姐呢？”王有龄问胡雪岩，“现在是要看你的了！”

“那也是件赏心乐事。”

“怎么？”王有龄很关切地抢着问，“莫非好事不谐？”

“在阿珠仍旧是件好事，这也不去谈她了。倒是畹香，”胡雪岩说，“我在上海叫人去看过她，还住在梅家弄，不曾受到什么惊吓。她有意思来玩一趟，雪公，你看如何？”

“看看再说吧！”王有龄的神色很冷淡，是不大愿意谈及此事的神情。

嵇鹤龄本来想问畹香是何许人？看见他这样的神色，见机不言。胡雪岩当然更不会再提，话题一扯，谈到他自己在上海的交游及生意。

此刻有两件事要谈，一件是代买的洋枪；一件是海运由浏河出口，交尤五驳运，后者又跟嵇鹤龄的出处有关，胡雪岩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当做嵇鹤龄的见解提出来，显得他在这方面也有过人的才干，因而决定先谈洋枪。

“雪公！”他问，“湖州的团练怎么样了？”

一问到此，王有龄大为兴奋，“很好哇！全省各地的团练，就数我湖州顺利。平心而论，都是赵景贤的功劳。”他对嵇鹤龄说，“此人的才具，不逊于老兄。几时我介绍你跟他交个朋友。”

“我亦听说此君既贤且能，很想交这个朋友。若蒙雪公引见，真是快事！”说着，他陶然引杯，一仰脖子干了酒。

“雪公！”胡雪岩把话题拉了回来，“我替你买了一批洋枪。”他把整个经过说了一遍。

“我也要浮一大白！”王有龄极高兴地说，“雪岩你这件事，办得好极了！前两天，抚台还跟我谈起，兵在精而不在多，又说欲善其事，先利其器。龚振麟父子，对造炮虽有经验，无奈不会造枪。现在能够买到洋枪，对防务大有裨益。我明天就‘上院’去见抚台，筹个通盘的办法出来，洋枪多多益善。”

“那是以后的事。目前这批枪呢？”

“这一批枪，当然是我们湖州买！有了这批洋枪，将来的效用如何，且不去说它，起码眼前就可以激励团练的士气，关系甚重。”王有龄又说，“赵景贤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

“雪公！”嵇鹤龄插进来说，“既然湖州志在必得，事情就不是这么个做法。明天要防黄抚台截留这批枪，还是暂时不说的好。”

“那么到什么时候再说？”

“我看要用这么个步骤，”嵇鹤龄慢条斯理地答道，“先跟藩司请一张洋枪的运照，接着了这批枪，送到湖州，然后再跟黄抚台去说。那时枪支已经发了下去，莫非黄抚台倒说，统通收了回来，给他的亲兵用？”

“对，对！”王有龄说，“有你们两个人替我画策，真正是万无一失！来，吃酒！”

一面喝酒，一面胡雪岩又谈买这批洋枪，还有拉拢英商，叫他们少跟洪、杨打交道的好处。嵇鹤龄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心里便在为胡雪岩想，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便用提醒的语气说：“雪岩，这批货色的价款如何算法，你要不要先跟雪公谈一谈？”

胡雪岩还不曾开口，王有龄矍然说道：“提到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团练都是官督民办，地方上自己筹了饷，自己保管。湖州富庶，地方上也热心，团练经费很充裕。我本来想跟赵景贤说，教他把公款存在阜康，又怕碰个软钉子，面子上下不来，所以一直不曾开口。现在好了，有了这批洋枪，是个很好的‘药引子’，赵景贤一定很见你的情，我就容易说话了。至于这一批货色的价款，说多少是多少，回扣当然是你的。”

胡雪岩此刻最感困难的，第一是人手不足；第二是头寸调不转。有了湖州团练的大笔经费存进来，如鱼得水，再妙不过。有了大生意，他就不肯贪小利了，“不！”他说，“我的事需要做得漂亮。回扣或者归公，或者归景贤手下的人去分，我完全当差。”

“白当差也不必。”王有龄说，“这件事你不必管了，我来跟赵景贤说。”

要谈的两件事谈妥了一桩，另一桩得要从嵇鹤龄身上谈起，“雪公！”他开门见山地问，“鹤龄的事怎么了？”

一提到这话，王有龄把已送到唇边的酒杯又放下，意兴阑珊地先叹了口气。

“为这件事，我睡觉都不安枕。”王有龄说，“我也正要等你商量。抚台不知打的什么主意，迹近过河拆桥，叫我怎么对得起鹤龄兄？”

于是他把几次为嵇鹤龄的事，跟黄宗汉去谈的经过，说了一遍，先是请求，没有确实答复，便改做保荐，保荐依旧不得要领，就只好力争，无奈至今争不出名堂来。

“雪岩！”王有龄说到最后，又要请教他了，“你料事比别人来得准，倒看看，是何道理？”

“‘无鬼不死人’！”胡雪岩很坦率地说，“其中必定有鬼。”

“我也想到了这一层。”王有龄答道，“问过文案上的人，说要不要有所点缀？文案上的人，回话很诚恳，说这件事全看抚台的意思，他们此刻还不敢受好处，怕受了好处，事情办不成，对不起人。等将来嵇某人的委札下来，自然少不得要讨他一杯喜酒吃。雪岩，你听，这话不是说到头了吗？”

王、嵇两个人两样的话，摆到胡雪岩心里一辨味道，立刻就懂了。两千银子是黄宗汉要，却又不肯叫王有龄出，所以才有这样的话，如果是文案上要钱，管你这银子姓王姓嵇，只要成色足就行了！

懂是懂了，却不肯说破。说破了，王有龄即或花了钱，仍旧会觉得替嵇鹤龄不曾尽心而感疚歉，在嵇鹤龄则既有那样不愿花钱买官做的表示，说破了更会成僵局。

于是他笑笑说道：“他们闹鬼，我就是专捉这路鬼的‘茅山道士’。且看我的手段！”

“那么，你预备如何‘捉鬼’？”王有龄问。

“天机不可泄漏。”胡雪岩拿手一指嵇鹤龄，“雪公，鹤龄给我的信上，谈到漕米海运，由浏河出口，因为小刀会起事，怕出乱子，出了个主意你看行不行？”

听得这话，嵇鹤龄大为诧异，自己何尝出过什么主意？正要开口，发觉有人轻轻踢了他一脚，这自然是胡雪岩递过来的暗号，嵇鹤龄便不做声了。

“什么主意？”王有龄极注意地问，“上头正为这件事在担心，我也很头痛，派兵护漕，原是公事，谁知百端需索，绿营兵真正都该裁撤！”

“那好！这个主意用得着了。”胡雪岩不慌不忙地说道，“鹤龄晓得我跟尤五的交情，也晓得尤五的手面，出的主意就是包给尤五驳运。你看如何？”

王有龄思索了一下，拍案称赏：“这个主意想绝了！尤五是松江漕帮，说起来便宜不落外方，哪方面都交代得过。鹤龄兄，你真正才气纵横。这样吧，请你今天就做个说帖，我明天上院面递。如果抚台再有噜苏，那就真正是出了鬼了！”

“是，是！”嵇鹤龄答应是在答应，不免有些面红耳热，只是借酒盖脸，一时看不出来。

“甚好，甚好！”王有龄举杯说道，“白兰地我也喝过几回，似乎都不如今天的来得香，来得醇。”

“‘与周公谨交，如饮醇醪’！”嵇鹤龄引了句《三国志》上的话，端杯向王有龄一举，眼却看着胡雪岩。

干了这一杯，王有龄说：“酒差不多了。鹤龄兄今晚上还要写说帖，明天晚上到我那里再喝个痛快！”

话刚完，只听瑞云一面掀帘子走了出来，一面笑道：“我还没有敬胡老爷，敬老爷呢！”

“敬胡老爷应该，谢媒！”

瑞云原有这意思，让王有龄一说破，便不好办了，一手执壶、一手持杯，僵在那里有些手足无措，幸好，这不过眨眨眼的工夫，因为嵇鹤龄很机警地替她解了围。

“还是应该先敬雪公！”他接过壶来说，“雪岩跟我弟兄，那是自己人。”

“糟了！”王有龄笑道，“你们都是自己人，只剩下一个我是外人。”

“老爷也不要这么说，”瑞云窘意消失，依然很会应酬了，“胡老爷跟嵇老爷都没有拿老爷当外人看。”

“对了！”有了几分酒意的王有龄，词锋特别锐利，“女心外向，倒是你拿我当外人看了。”

“我不敢！”虽是戏言，瑞云却当做正经话回答，“我在老爷家十几年，不敢忘记老爷、太太待我的好处。”

说到这样的话，王有龄就是借酒盖脸，也不好意思跟她再说笑话，规规矩矩受了她一杯酒。接着，瑞云又敬了胡雪岩，放下杯子要走，他喊住了她，要她也敬嵇鹤龄。这时候的瑞云可大方不起来了！但越是不肯，胡雪岩越闹得厉害，把几个小把戏都招引了来，在门帘后面遮遮掩掩地看热闹，特别是最调皮的丹荷，格格地笑个不停。嵇鹤龄借着去叱斥儿女的机会，算是替瑞云又解了围。

饭罢回到书房里去喝茶，又谈正经。王有龄问起胡雪岩说：“驳运一节，你跟尤五谈过没有？”

“谈是谈过，没有定局。因为不知道你的意思究竟如何？”

“其实你就做了主也一样。”王有龄问，“尤五怎么说？”

“尤五还不是一句话！费用好商量，不过要浙江给他们江苏督粮道一件公事。”

“公事现成！哪怕就是给江苏许抚台，也不费什么事。倒是费用一层，还要有个大概数目，才好筹划。”

“我想，”胡雪岩说，“总比请派绿营兵保护，要便宜得多。”

“那行！”王有龄很仔细地想了想说道，“只要尤五真的能够保险，这件事就太妙了！”

胡雪岩听出他的意思，是有些不放心中尤五，但许多话亦不便跟他说，譬如尤五跟周立春的交情之类。不过既然王有龄有这话，而且又扯上嵇鹤龄，算是他的“条陈”，那么一出纰漏，于他们两个人的前程，都有妨碍，不能不重新考虑。

“事情是有七分把握，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想，”胡雪岩看着嵇鹤龄说，“条陈里写活动些，让黄抚台去做主。”

“不行，不行！”王有龄摇着手说，“他不肯担责任的。”

这一下，事情变得就要重新再谈，胡雪岩因为责任太重，总觉得很难有万全之计，方在沉思之际，嵇鹤龄开了口。

“此事要盘马弯弓，有一番做作。”嵇鹤龄说，“现在防务吃紧，各地方都要增添兵力，原有的兵勇尚不敷用，何能再抽人护送漕米？”

“啊，啊！”王有龄恍然大悟，“我懂了。”

“我也懂了。”胡雪岩说，“不过这话，最好不由雪公来说。”

“你是说由绿营自己来说？”王有龄摇摇头，“他们不肯说的，这是趟好差使，又舒服，又有出息，何乐不为？”

“舒服却未见得，真的遇见小刀会，开起仗来，绿营不是他们的敌手。”

“无奈他们不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王有龄下了个决定，“准定由我面见抚

台，相机行事。”

“那么，”胡雪岩问道，“条陈呢？”

“条陈还是今夜把它拟好，我带了去，宁可备而不用，不可要用而未备。”

“既如此，我连夜赶起来。”嵇鹤龄慢了一下说，“我想把雪岩留下来，一起商量，斟酌尽善。雪公看如何？”

“也好！”王有龄看着胡雪岩说，“我们就明天上午碰头好了。”

这样说停当了，王有龄告辞回家。胡雪岩和嵇鹤龄也就毫无耽搁，立即动手。一个条理清楚，一个笔下来得，不费什么事就已把草稿拟好，重新斟酌一遍，作成定稿，随手誊清，由胡雪岩带走。

第二天上午王有龄不出门，专诚在家等候胡雪岩。一到便在书房里闭门密谈，自从新城之乱平服，王有龄愈得黄宗汉的信任，因而妒忌他的人也不少，办事不免多掣肘的人，为此他有许多苦恼，要向胡雪岩倾吐。

“雪岩，”他说，“我现在有件大事，要跟你商量。听说黄抚台有调动的消息，如果他一走，来接他的人不知怎么样。所以我颇有急流勇退之想。”

一听这话，胡雪岩大吃一惊，急急说道：“雪公你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局面刚刚摆开，正搞得顺手，为啥要打退堂鼓？”

“一则我怕后任一来，如果彼此不甚对劲，我许多经手的事，收拾起来就会有噜苏，趁黄抚台在这里，办交卸比较容易；二则江忠源由湖北臬司调升安徽巡抚，他跟我有旧，来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安徽去？他跟曾国藩两个，现在圣眷甚隆，我想到他那里去也不错。”

“不然！”胡雪岩大为摇头，“安徽地方你不熟悉，我也不熟悉。而且说句老实话，你到安徽，我不会去的，因为我去了也帮不了你的忙！”

“好！”王有龄点点头，“你说到这话，我不必再多说，今天就写信，回谢江忠源的好意。”

听他这样表示，胡雪岩自然感到安慰了，然而也不免觉得责任愈重，想了想说：“黄抚台调动的消息，确不确？”

“有此一说，不可不防。”王有龄又说，“现在浙江各地，都有土匪滋事的情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抚台对这方面非常认真。因为新城的案子办得不错，所以这些差使，以后怕都会落在我头上。海运局的事又不能不拖在那里，实在有点心余力绌。”

这就见得嵇鹤龄的事，格外重要。说实话，王有龄比嵇鹤龄本人还急，但他在黄宗汉面前，却是有力使不上，因为论功行赏，王有龄走错了一着棋，或者说，这一着棋，他没有去走，在黄宗汉，对新城一案的酬佣，是早就分配好了的。王有龄和嵇鹤龄两人，给一个密保，一个明保，谁密谁明，他没有意见。当初出奏的时候，如果王有龄说一句：“嵇鹤龄出的力多，请抚台赏他一个密保。”黄宗汉也会照办。就因为少了这一句话，把自己搞成了密保，如果这时候再力荐嵇鹤龄，仿佛投机取巧，他怕黄宗汉心里不高兴，因而始终不敢多说。这一层苦衷，甚至在胡雪岩面前，都难启齿，而时间隔得愈久，那种近似“冒功”的疚歉愈深，渴望着胡雪岩能出个主意，把这件事早早办成。

“照现在看，恐怕还不是三天两天的事。”王有龄说，“先要谈防务，让黄抚台晓得抽不出兵，然后就让他自己来问，可还有别的好办法？那时我才能把鹤龄的条陈拿出来。你想想，这是多绕弯子的事？”

胡雪岩同意他的说法，重新把前因后果考虑了一遍，发觉自己错了！错在想为嵇鹤龄“显显本事”。其实，那个条陈对嵇鹤龄能不能接海运局差使的关系不大。关系还在文案那里。“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怎么连这两句话都想不起？

于是他说：“雪公，我请你缓一缓，快则明天，迟则后天，再去见黄抚台。”

“怎么办呢？”王有龄问，“你又有什么安排？”

“还是那句话。”胡雪岩笑道，“天机不可泄漏。”

“好吧！我也不问了，听你的招呼好了。”

于是彼此又谈了些在上海、在杭州的情形，话太多一时说不尽，加上王太太又出来很应酬一番，谈起瑞云，越发说个没有完。胡雪岩也索性丢开正事，聊了些闲天，在王家吃了午饭，告辞出门，一直来到阜康替嵇鹤龄办事。

他就用本号的银票，开了两张，一张两千，一张两百，用个封套封好，上写“菲仪”二字，下面具名是“教愚弟嵇鹤龄”。

“庆生！拜托你走一趟，托刘二爷代为递到文案上的陈老爷。说我还有几天忙，杂务

稍为定一定，请他过来叙一叙。”

“好的。”刘庆生又问，“要不要回片？”

“不必了。”胡雪岩说，“他给你就带了回来，不给也不必要，反正心到神知。”

刘庆生办事极快，不过一个时辰，就已回店，带来抚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字：“拜领谢谢！”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通知王有龄，说可以去见抚台谈这件事了。王有龄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正照他的话做绝不会错，因而第二天衣冠整肃地到了抚台衙门。手本递了进去，刘二回出来说：“上头交代，上半天客多，准定请王大爷下半天三点钟来。”

凡是上宪专约时刻会商，皆是格外看重的表示，意思是要抽出一段时间，可以从容细谈。王有龄听得这话，便打道回府，到了下午再来。

黄宗汉在巡抚衙门后花园的“船厅”接见，一到叫先换了便衣，接着便邀王有龄一起吃点心，千层糕、燕皮汤、地力糕，甜咸俱备，冷热皆有，都是他们八闽的家乡口味。

一面吃，一面谈，先谈时局，说向荣的江南大营，每月耗饷甚巨，公文急如星火，催索不已，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这也不该浙江一省出。”王有龄表示意见，“需索无底，难以为继，大人似乎可以跟向帅商量，是不是通盘筹划，由江苏、江西、浙江三省，每月确定额数，到期报解？这样子，大家筹措起来也比较容易。”

“你这个主意不错，我可以试一试。”黄宗汉又说，“你湖州这方面，关系甚重，通省的饷源，主要的就靠你那里。我看，海运局你真有点兼顾不到了！”

王有龄心里有些嘀咕，听这意思，抚台夹袋中似乎有人，倘或此时就提了出来，一个上司，一个下属，直来直往，中间没有缓冲的余地，嵇鹤龄岂不是就落空了？

这还在其次，如果换一个人来，立刻就得办移交，海运局的亏空，除非能找一笔钱来补上，否则就会原形毕露，那怎么得了？

一想到此，额上便见了汗。黄宗汉不知就里，随即说道：“十月小阳春，天气太热。你请升冠吧！”

升冠就是脱帽，是不礼貌的，王有龄拿块手巾擦擦汗说：“不要紧，不要紧！”

这是小事，黄宗汉也不再多说，又谈公事：“那个姓嵇的，我看倒有点才气。”

听得这一句，王有龄顿觉心头一宽，耳目清凉，赶紧答道：“大人目光如炬，凡是真才，都逃不过大人的耳目。”

这一声恭维，相当得体，黄宗汉瘦刮刮的脸上有了笑容，“让他接你的海运局。”他用征询的语气说，“你看怎么样？”

“那是再适当不过。”王有龄乘此机会答道，“嵇鹤龄此人，论才具是一等一，有人说他脾气太傲，也不见得。有才气的人，总不免恃才傲物，不过所做者，是不如他的人。其实他也是颇懂好歹的，大人能够重用他，我敢写包票，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让大人称心如意。”

最后一句话，意在言外，不尽关乎公事妥帖。黄宗汉其实也不需他“写包票”，胡雪岩那张阜康的银票，比王有龄的“包票”更来得有力。所以他点点头说：“我知道！你就回去准备交卸吧！”

“是！”王有龄站起身来请了一安，“大人容我暂息仔肩，真是体恤我。”

“不敢当，快请起来。”黄宗汉也站起来，虚扶一扶。这一站起来，不再坐下，便是等待送客的表现。

“我就告辞了。”王有龄敲钉转脚地加了一句，“我回去就将大人这番栽培的德意，告诉嵇某人，叫他实心报效。”

“可以，你就告诉他好了。我马上叫人下委札。”

于是王有龄告辞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请胡雪岩和嵇鹤龄。自然是胡雪岩先到，因为阜康离王家不远，而他是早就关照了王家门上的，有事到阜康招呼，所以一请就到。

“佩服，佩服！”王有龄翘着大拇指说，“雪岩，你具何神通，料事如此之准？”接着，他把会见黄宗汉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胡雪岩也不曾料到事情是这样子的顺利，因而也有喜出望外之感，想了想问道：“那么，条陈是怎么说法？”

“条陈不曾上。”王有龄答道，“一拿出来，倒显得早有成算似的。大人物分两种，一种喜欢先意承志，事事先替他想到；一种是喜欢用不测之威，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的心思，黄抚台就是这一类人。我觉得等鹤龄接了事，或者谢委的时候，当面请求比较好。”

“事情要快，就让他谢委的时候请求吧！”胡雪岩又问，“运枪的公事——”

“啊！把这件事给忘记掉了。”王有龄说，“不要紧，我写封信就行了。”

刚把信写完，嵇鹤龄到了。王、胡二人一见他先道贺，然后略说缘由，嵇鹤龄有点摸不清首尾，不知道是谁的力量使然，唯有向他们两个人都道了谢。

这时王家的男女佣仆也都来磕头道喜，嵇鹤龄正带着一张三十两银子的银票在身上，很大方地发了“总赏”，还有人说要给瑞云道贺，又说她福气好！尤其是待嫁的两名丫头，眼看瑞云“飞上枝头作风凰”，艳羡之意，溢于词色。这就不但是嵇鹤龄，连胡雪岩也觉得得意。

这样喜气洋洋地乱过一阵，王有龄便说：“鹤龄兄，你请回去吧！说不定已有送喜信的人到府上去了。雪岩帮着一起去招呼招呼，我们晚上再谈。”

叫胡雪岩去招呼，是招呼放赏，这方面的“行情”他不大熟悉，少不得先要向王有龄问清楚了，然后顺道往阜康交代了几句话，才一起回到嵇家。

“二弟！”嵇鹤龄在轿子里把事情想通了，一到家率直问道，“可是你走了门路？”

因为嵇鹤龄说过不愿买官做的话，所以胡雪岩的回答很含蓄：“也不过托人去说过一声。”

“怎么说法？”

“无非拜托而已。”

嵇鹤龄静静地想了想说：“我也不多问了，反正我心里知道就是！”

正说到这里，刘庆生也到了嵇家，他是奉了胡雪岩的指示，送东西来的，一千两银票、五百两现银，另外一扣存折，上面还有三千五百两。

“二弟！”嵇鹤龄把存折托在手里说，“我觉得沉重得很，真有点不胜负荷。”

这是说欠他的情太多了，怕还不清，“自己弟兄，何必说这话？”胡雪岩答道，“而

且水帮船，船帮水，以后仰仗大哥的事还多。”

“这用不着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海运局的内幕，我还不大清楚，要你帮我的忙，才能顶得下来。”

刚谈到这里，只见听差引进一位客来，是抚台衙门的一名戈什哈，这是满洲话“侍奉”的意思，转用为护卫的名称，到了后来，凡是督抚左右跑腿的差官，都叫做“戈什哈”，此人戴着个金顶子，也是个八品官儿，但遇见候补州县七品官的嵇鹤龄，不敢以官自居，抢上来请两个安，一面口称，“恭喜嵇大老爷！”

这自是报喜信的，嵇鹤龄连称：“不敢当！”扶起来请教，“贵姓？”

“不敢！敝姓朱。抚台派我在文案上当差，文案陈老爷特别派来跟嵇大老爷报喜。”说着，从“护书”中，取出来一封盖着紫泥大印的委札，双手捧向嵇鹤龄。

委札不曾封口，取出来一看，不错，是接王有龄“海运局坐办”。嵇鹤龄顺手交了给胡雪岩，转脸向姓朱的说一声：“劳你的驾，请坐了说话！”

“不敢！”姓朱的说，“陈老爷交代，说先跟嵇大老爷道喜，晚上再来拜会，又交代：抚台今天身子不大爽快，嵇老爷今天不必谢宴，等到明天上院好了。”

“好，好！费心你转达陈老爷，多承他关照，心感万分。准定我今天晚上到他府上去拜访。”

“是，”姓朱的又说，“请嵇大老爷赏个名片，我好回去交差。”

这是早准备好的，一张名帖，一封二十两银子的红包。刚打发了姓朱的，只见瑞云走了出来，穿一件紫缎夹袄，系一条雪青绸裙，一朵红花，盈盈笑道：“嵇老爷我来道喜！”

“怎样！”嵇鹤龄有些意外，也有些手足无措似的，“你也来这一套，何必！免了，免了。”

“应该的。嵇老爷大喜！”说着，她手扶左腰襟衽为礼，随后又喊，“荷官，带了弟弟、妹妹来替爹爹磕头。”

于是丹荷领头，一群小把戏，推推拉拉地都从门边出现，显然是瑞云早就安排好的，一个个都像过年的样子，穿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在一长条毡条上，七跌八冲地，一面磕

头，一面笑着。嵇鹤龄扶住这个，抱住那个，嘴里还要应付调皮的丹荷“讨赏”，乱到十分，也热闹到了十分。

“瑞云！”嵇鹤龄等乱过一阵，这样说道，“实在要谢谢二老爷——”

“是啊！”瑞云抢着接口，“不过倒不是谢谢二老爷，也是要跟二老爷道喜。”

“同喜，同喜！双喜临门，喜酒吃不完。”胡雪岩笑道，“瑞云，都是你带来的运气。”

这句话说得瑞云心花怒放，不自觉地就瞟了嵇鹤龄一眼，然后正一正脸色说道：“这有好几天可以忙了。马上就有道喜的人来，茶烟点心，都要早早预备，二老爷请宽坐，我不陪你了。”说着又福了福，转身而去。

大家妇女的派头，讲究稳重，行路无声，裙幅不动，才是福相，瑞云居然亦有这副风范，使得胡雪岩大感意外，大概婢学夫人，早就有心了，于此见得她的志气，不由得赞了一声：“实在不错！”

嵇鹤龄也看到了瑞云那俨然命妇的派头，自然也很得意，得意思往，想到两个月前与胡雪岩初见的光景，恍似梦寐，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春梦，而且一时不会醒，还有更妙的梦境在后面。

无量欢喜竟化作浓重感慨，“提起来也真好笑！”他说，“记得我们第一天见面，我还埋怨你跟雪公做下圈套，令人拒之不可，受之不甘。谁知是这样的圈套，只怕再耿介的人，也要去钻一钻。”

提到这个回忆，胡雪岩更觉得得意，从与王有龄认识以来，他出过许多奇奇怪怪的花样，而以“收服嵇鹤龄”最足以自豪，因为第一，救了新城地方一场刀兵之灾；其次，帮了王有龄一个大忙；复次，好人出出头，使得嵇鹤龄不致有怀才不遇之叹；第四，促成了一头良缘；最后，自己交了一个亲如骨肉的好朋友。一举而众善备，自觉这个脑筋动得实在不坏。

于是他半开玩笑地说道：“我听你谈过，说汉高祖的陈平，出过多少条奇计，我的奇计也很多，大小由之，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只看对方自己怎么样。”

“是的！”嵇鹤龄说，“你应该是诸侯的上客，像现在这样是委屈了。”

“那也不见得。事在人为！”胡雪岩跟嵇鹤龄交谈，话中不知不觉就有书卷气了，“俗语说得好，‘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现在虽不是诸侯的上客，帮人做到诸侯的位分，自然就是上客了。”

“这话说得好！乱世本来是出人才的时候，征诸史书，历历可见。”

“书上怎么说，我不晓得。不过，大哥，”胡雪岩的脸上，显出那种在他难得有的、古板正经的神色，“你说现在是出人才的时世，我相信！乱世故事，不必讲资格例规，人才容易出头。再有一层，你到过上海，跟洋人打交道，就晓得了，洋人实在有洋人的长处，不管你说他狡猾也好，寡情薄义也好，有一点我们及人家不来，人家丁是丁、卯是卯，你说得对，他一定服你，自己会认错。不像我们，明明晓得这件事错了，不肯承认，仿佛认了错，就失掉了天朝大国的面子。像洋人那样，不会埋没你的好处，做事就有劲了，才气也容易发挥了。凡是有才气的人，都是喜欢做事的，不一定为自己打算。所以光是高官厚禄，不见得能出人才，只出旗人对皇上自称的‘奴才’！”

“嘿！”嵇鹤龄睁大了眼说，“想不到你能这么痛快的议论。书，我比你多读了几句，论世故，我实在不及你。”

“我是瞎说的。”胡雪岩谦虚着，“吃亏还在书读得少。”

“不然，不然！”嵇鹤龄不断摇头，换了个话题，“我说过，我想认识几个江湖上的朋友，第一个是尤五，这一回少不得要借重他了。我想接了事，先到上海、松江走一趟，一则看看海口的情形，再则专诚去拜访尤五，不晓得你能不能陪我一起走？”

“可以，我本来在上海也还有好些事要料理。不过，此刻来说，言之过早。等你明天谢了委、接了事再来商量，也还不迟。”

说到这里，张贵来报，有道喜的客来了。

这位贺客是裘丰言，向主人道过喜，便来跟胡雪岩招呼，将他奉若神明，因为裘丰言原来最佩服嵇鹤龄，而胡雪岩能使得恃才傲物的嵇鹤龄服帖，进而结为昆季，这就像如来佛收服孙悟空一般，不能不令人倾倒。

胡雪岩也很喜欢裘丰言，此人生来心肠热、脾气好、肯吃亏，最难得的是眼力高，识得人的长处，而且衷心敬服。同时他的趣味别具一格，说他俗，俗到不堪言状；说他雅，做两件别出心裁的事，比雅人还雅，这就是嵇鹤龄能够跟他成为好朋友的一大原因。至于胡雪岩喜欢他，是喜欢他那副生气勃勃的劲道，哪怕家里等米下锅，外面看来是吃饱睡足

只想找乐趣的样子。

胡雪岩因材施教，马上替他想到了一桩“差使”：“老裘，你今天就不要走了！替主人陪陪客。”

“义不容辞！”裘丰言笑嘻嘻地答道，“鹤龄兄春风得意，声名鹊起，贺客必多，都归我招呼。摆酒唱戏‘开贺’，我心里也有谱了，起码有十天好热闹。”

“噯，老兄，老兄！”嵇鹤龄连忙拦着他说，“你少给我出点花样，弄出暴发户的样子来！”

“做此官，行此礼，哪个不是这样子热闹热闹的？”

“斯世何世？长毛打到黄河以北，上海又是小刀会起事，我们在这里瞎起哄，给京里‘都老爷’晓得了，随便什么奏陈时政的折子上，带上一笔，吃不了还兜着走呢！”

“这倒也是实话。”胡雪岩一想是该当心，“老裘，眼前不必铺张，自己人悄悄玩一两天，有个庆贺的意思，也就够了。好在至迟年底，总还有一场热闹。”

“对，对！”裘丰言“从善如流”地连声答应，“鹤龄兄，年底纳宠之喜，也就跟洞房花烛的‘小登科’一样。到那时候，你总不能委屈我们那位才貌双全，既贤且惠的如嫂夫人了吧？”

“这也再说。如果公事顺手，年下无事，倒不妨热闹热闹。”

“好，有这句话就行了。年下办喜事，自然也是我的‘总管’？”

“当然，少不得要奉烦。”嵇鹤龄又问，“老裘，你现在忙不忙？”

“你晓得的，我是无事忙。”

“那就忙点正经的。”嵇鹤龄向胡雪岩问道，“你看，请老裘来帮忙如何？”

“那还有什么话说？”胡雪岩忽然想到一件事，便接下来问一句，“你请老裘在哪方面帮忙？”

“自然是押运。”

“我也猜到是这方面。”胡雪岩问裘丰言说，“老裘！请你当海运局的押运委员，你

肯不肯屈就？”

“谈不到这两个字。海船我还没有坐过，不晓得会不会晕船。这都不去说它了，反正你们两位说怎么，就是怎么！”

“承情之至！”嵇鹤龄拱拱手，又向胡雪岩说道，“我猜你另外还有事托老裘？”

“是啊！‘烧香看和尚，一事两勾当’，等你那个条陈准了，先请老裘到松江跑一趟。”

“我懂了！”嵇鹤龄说，“你想把那批枪托老裘带了回来？”

“对了！”胡雪岩说，“我本来想叫我那个‘学生子’去办，一则怕他年纪轻，不够老练；再则，‘一品老百姓’的身份，到底比不上我们裘大老爷！”

“好了，好了！”裘丰言用告饶的语气说，“雪岩兄，你不必调侃我了。说了半天是怎么回事？我还不甚明白。”

于是胡雪岩把海运转驳和向英商购枪两事，说了个大概，裘丰言好热闹，爱朋友，对尤五这样的人，跟嵇鹤龄一样，渴望结交，运洋枪的差使，也觉得新鲜有趣，所以满口答应。

“不过，说句实话，此行也不是全无意外！”嵇鹤龄提出警告，“这年头，萑苻遍地，洋枪这样的利器，暗中颇有人眼红。老裘，你是有名的‘酒糊涂’，一路上要少喝。”

“少喝一点可以。你放心好了，我每顿总喝到快要糊涂为止。”

嵇、胡二人都笑了。“老裘！”胡雪岩好奇地问道，“你平生醉过没有？”

“只醉过一趟。”裘丰言说，“是我娶亲那天，特意喝醉的。”

“为什么？”胡雪岩诧异地问。

“负气！”裘丰言说，“我那头亲人，是先父定下的，照我的心意，想娶东邻之女，先父说什么不许。我心里存个拙见，花轿要抬进门，我没法阻挡，洞房之中，同床异梦，是我自己的事。所以吃喜酒的时候，同学少年起哄来灌，我来者不拒，已吃到了六七分。一进新房，我不揭新娘子的盖头，去揭酒坛子的盖头，吃得颓然大醉，人事不知，整整睡

了一天一夜才醒。”

“该打屁股！”胡雪岩好奇地笑着，“新娘子必是哭了一夜？”

“新娘子倒没有哭，先母从没有看我醉过，吓得哭了！你道我醉得如何？十一月的天气，一块豆腐放在胸口，要不了多久就滚烫了。”

“好家伙！”胡雪岩咋舌，“你这么喝，不把命都喝掉了？”

嵇鹤龄没有听他谈过这一段，此时感兴趣的是他的新娘子，便抢着问道：“尊夫人如何？虽不哭，必是苦苦相劝？”

“没有那话！”裘丰言摇摇头，“你们道内人如何？只怕猜到天亮也猜不着。”

“那就不要猜了，你自己从实供来！”

“内人当时叫‘伴房’的回娘家，说新姑爷好酒若命，叫她娘家送二十坛好酒来——”

“妙！”嵇鹤龄失声而呼，“那你怎么样呢？”

“我还有怎么样？人生难得一知己，我好酒，她寻好酒来我吃，你想想，我怎么能不服帖？”

嵇鹤龄跟胡雪岩都大笑，裘丰言回忆着少年的妙事，自己也笑了。

“说也奇怪！”他又说，“从那一天起，我对内人的看法就两样了，原来看她胖得有些蠢，这时候想想，杨贵妃是胖的，明朝的万贵妃也是胖的，《红楼梦》上的薛宝钗也是胖的。脚是大了点，她的三寸金莲——”

“慢来，慢来！”嵇鹤龄抢着问道，“三寸金莲怎么说是大脚？”

“我的话还没有完。”裘丰言不慌不忙地答道，“内人的三寸金莲是横量，跟观音大士一样。”

这一下，里里外外都是笑声。孩子们未见得听懂裘丰言的妙语，但极易受大人的感染。第一个丹荷就不曾看见他父亲与客人们这么笑不可抑过，因而颇有滑稽之感，便忍不住笑得比什么人都厉害。而瑞云则已内心充满了笑意，一触即发，况且裘丰言谈他那位大脚的胖太太，措词甚“绝”，她也是听得懂的。

就在这一片笑声中，又有位贵客翩然而临，是王有龄，这下场面自然变得严肃了，有裘丰言在座，宾主都不便说什么涵意较深的话，一个道了贺，一个致了谢，王有龄便说：“鹤龄兄，我的移交现成，你随时可接，我看拣日不如撞日，你明天谢了委，就请移驾到局先视了事，也好让我早卸仔肩，稍松口气。”

“雪公！”嵇鹤龄拱拱手用歉意的声音说，“这一层实在不能从命，容我先好好跟你老请教了再接事，如何？”

“那么，”王有龄看了看裘丰言说，“丰言兄，一起到舍下便饭吧！”

裘丰言也是熟透了人情世故的，听这话便知他们预先有约，当然有好些体己话要说，自己决不能去惹厌。然而他也不肯实说这层意思，“改天到府上叨扰，”他指指地下说，“鹤龄兄见委，要我为他接待贺客。我今天晚上一顿酒，就扰嵇府上的了。”

这样安排也很好。于是嵇鹤龄特地入内，关照瑞云，款待嘉宾，然后道声“拜托，偏劳”，与王有龄、胡雪岩一起出门。

到了王家，王太太已特地从“小有天”闽菜馆叫了一桌席，为嵇鹤龄贺喜，兼为胡雪岩接风。三个人吃酒席，虽是盛饌，亦难下咽，因此胡雪岩出个主意，索性请些海运局的同事来赴席，一则作为王有龄酬谢他们平日帮忙，再则也为嵇鹤龄引见。

临时飞笺召客，原是不甚礼貌的举动，不过都是局内同事，也就无所谓了。在等候的这段时间，王有龄延客入书房，商谈移交。王有龄在海运局有亏空，但历来相沿的习惯，大致前任亏空总归后任接收，作为一笔宕账，能弥补就弥补，不能弥补就再移交给后任。到了移交不过去时，那就要出大乱子了。

当然前任是红是黑，后任是忠厚还是精明，以及彼此的交情，都有关系。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前后任等于一个人，自然没有话说。但胡雪岩觉得这件事应该有个明确的处置，否则就变成让嵇鹤龄受累，不仅于心不安，而且出了乱子，也就无异为自己找麻烦。

“雪公！”他一开始就这样说，“现在等于做生意盘一爿店一样，亲兄弟明算账，账尽管宕在那里，算不能不算清楚。该如何归清，我们再想办法，等我上海的丝卖掉，我想就不要紧了。”

听胡雪岩一说，王有龄心里有数，赶紧答道：“应该应该。我们休戚相关，灾福相共，决不能把个烂摊子甩了给鹤龄兄就算数。”

这一说，事情就好办了，那笔宕账，能报销的报销，不能报销的，宕在那里，宕不过去再说，反正有胡雪岩在，不会叫嵇鹤龄为难。至于张胖子那里，继续维持旧有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嵇鹤龄一路听，一路点头，保持沉默，这是最适当的态度，这个差使由王有龄和胡雪岩身上而来，此刻便不宜有所主张，等接了事，只要不伤害到他们两人，自己尽可发挥，亦无须在此时有所主张。

接着就谈到用人，这下嵇鹤龄却有话了，“雪公！”他问，“局里哪几位是非留下不可的？”

王有龄懂得他的意思，“我没有什么人。”这是表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深切的私人，“不过，有一两位平日颇为出力，你能维持就维持，真的以为不行，当然也由你自己处置。”

接着，王有龄说了两个司事的名字，嵇鹤龄都把他记了下来，表示一定设法维持。

“那么，雪公另外有没有人要安插呢？”

王有龄想了想说：“我有个远房侄子，最近从家乡来，我不想把他带到湖州，怕有人说闲话，‘官亲’太多。你如果能设法安插，那就求之不得了。”

“好！请雪公叫令侄开个履历给我。”嵇鹤龄又说，“我跟雪岩商量好了，预备用裘丰言。雪公看如何？”

这是嵇鹤龄的手腕，有意表示恭敬亲切。当然，王有龄即使不赞成，因为有胡雪岩的意思在内，也不会反对，而况事不干己，且对裘丰言的印象不坏，所以他连连点头：“很好，很好！”

“再有，”胡雪岩接着说，“到松江去接洋枪，我想请老裘顺便去跑一趟，请雪公再弄件公事。”

“公文方便。不过‘酒糊涂’办这种事，会不会出纰漏？”王有龄说，“我看最好叫你那个姓陈的后生跟了他去，这个人年纪虽轻，人倒能干。”

“既然雪公看他能干，不妨在湖州给他一个什么差使。”胡雪岩毫不思索地说了这一句，想想又不对，赶紧再接一句，“当然是挂名差使。”

“挂名差使又何必？”

“有个道理。”胡雪岩说，“陈世龙年底要成亲了。有个差使，便算衣冠中人，男女两家的场面上都好看些。”

“这可以！”王有龄随口答道，“女家是哪一家？”

“新娘子就是阿珠。”

“咦！”王有龄和嵇鹤龄不约而同地面现诧异之色，而且都非常困惑，不知这话怎么问下去。

也不需他们动问，胡雪岩自己把那段移植蓬门清卉的经过，讲了一遍。

王有龄和嵇鹤龄自然都极注意地在听，但两人的反应不同，王有龄是替他惋惜，嵇鹤龄则颇为赞成，说胡雪岩这件“快举”，大有唐人侠义之风。

第四章 胡雪岩的心腹陈世龙，湖州之行遭遇意外风波

拜见岳母

当天回家，胡雪岩叫阿福把住在附近客栈里的陈世龙去找了来，他是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到松江接枪，已经用不着他了。眼前在杭州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先回湖州一趟，去见一见“丈母娘”。

“不必！”陈世龙说，“接枪的事情，也很麻烦，我跟了裘老爷去好了。”

“为什么呢？”胡雪岩倒有些诧异，心想这是求之不得的“美差”，陈世龙不该不领情。

他何尝不领情，心里也巴不得去看一看小别数日便如数年的阿珠，只是为了感恩图报，自愿出力。而这话他又不愿说，觉得说了便没意思了，因而沉默不答。

胡雪岩是察言观色，只需稍为用点心，便可以看透他的肺腑，心里暗暗欣慰，也不说破，只这样告诉他：“叫你看丈母娘是‘顺带公文一角’，湖州我一时去不了，有好些事，要你替我去办。你不必到松江去了！”

最后一句话，完全是长辈的口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世龙只好点点头。

“第一件，你跟你郁四叔去说，如果有多余的头寸，我要用，请他汇到阜康来，期限最好长一点，利息我特别加厚。第二件——”

说到第二件，他沉吟了，意思是想把黄仪调开，但丝行才开始做，总得把这一“季”做出个起落来，净赚多少，该分多少花红，有个实实惠惠的交代，则宾主尽欢而

散，才是正办。照目前这样子，仿佛有些过河拆桥，传出去于自己的名声有损。

“世龙，”他问，“你看黄仪这个人怎么样？”

“本事是有的，不大合得来群。”陈世龙直抒观感。

“对！你说到了他的短处。”胡雪岩说，“你丈人自己说过，‘吃不住他’，我要想个办法，把他调开，不过目前还不到时候，你跟你丈人说，好歹先敷衍敷衍他，到明年我自有妥当办法。”

“我晓得了。”陈世龙又说，“郁四叔那里，最好请胡先生写封信。”

“信我是要写的，还有东西带去。啊！”胡雪岩突然喊了起来，“我倒想起来了，老黄文墨很不错，我想请他来帮忙，专门替我写写信，你倒探探他的口气看！送他的酬劳，一定够他用，你看他的意思如何？写信来告诉我。”

“这倒也不错。老黄这个人也只有胡先生能收服，他做事最好自己做自己的，不跟人联手，一定做得好。”

这样商量定了，陈世龙便整整忙了两天，把胡雪岩要带到湖州送人的土仪什物，以及他自己“孝敬”丈人丈母娘的衣料与食物，向阿珠献殷勤的胭脂花粉，一起采办齐全，再下一天就下了航船，直放湖州。

一上岸先到大经丝行，迎面就遇见阿珠的娘，心里没有预备，顿时搞得手足无措。首先称呼就为难，自然不能再叫“张太太”，但又老不出面皮喊声，“娘！”

阿珠的娘，却是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她说，“来，先坐了再说，你丈人也在里头。”说着，她自己先转身走了进去。

陈世龙定定神，心里在想，看这样子，丈母娘对自己是中意的，他唯一的顾虑，是怕阿珠的娘觉得受胡雪岩的好处太多，不一定以这头亲事为然，或者口中不说，心里起了个疙瘩。现在，这个疑虑似乎是多余的了。

由店堂绕过屏风，走入第二进就是客房，这时不是收丝的季节，空荡荡的一个客人都没有，但旁边厢房却有人，是黄仪，在窗子里望见了便喊：“啊呀，新贵人上门了！”一路喊，一路抢了出来，笑脸迎人。

陈世龙有些发窘，站定了脚招呼一声：“黄先生，你好！”

“你发福了！”黄仪歪着头，从上到下把陈世龙端详了一遍，“上海住了几个月，样子变过了！”

这一说引起了阿珠的娘的注意，也是退后两步，直盯着陈世龙看。夷场上的衣饰总要漂亮些，又是“丈母娘看女婿”，所以她脸上的笑意越堆越浓，这样就更要惹得黄仪开玩笑。

“张太太，”他笑着说，“回去慢慢看！新贵人脸嫩，看得他不好意思了。”

“晓得他脸嫩，你就少说一两句！”阿珠的娘已经在卫护女婿，这样笑着说，“都到里头来坐！”

“对！”黄仪兴味盎然地，“我到里头来看你们‘见礼’。”

阿珠的娘心里一动，立刻有了个主意，她是体恤女婿，看陈世龙有点发窘，心里便想，“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总要有个媒人，或者男女两家都熟悉的亲友陪着，彼此才不致尴尬。现在陈世龙像个“没脚蟹”似的，要请黄仪来帮忙，媒人照规矩是两位，有了一个胡雪岩，另一个不是现成在眼前？

于是她说：“黄先生，我们女家的大媒是胡先生，男家的大媒老爷，拜托了你好不好？”

“怎么不好？现成的媒人，求之不得。”

陈世龙也听出丈母娘意存体恤，这样安排，再好不过，便向黄仪拱手作揖：“黄先生，我重重拜托！”

“好说，好说！”黄仪很高兴地，“那么，张太太，我要叫你亲家太太了！”

就这样说笑着，一起进了胡雪岩以前所住的那个院子，老张闻声迎了出来，也有意外的惊喜，陈世龙喊一声：“爹！”有了爹自然有娘，黄仪以媒人的身份，从中牵引，陈世龙便又替老张夫妇磕了头，正式见过礼，改了口，把阿珠的娘笑得合不拢口。

这时大经丝行里用的伙计，出店、烧饭司务，还有两三个缫丝的女工，都跑了来看热闹，因为陈世龙平常人缘极好，所以都替他高兴，但也多要开几句玩笑。陈世龙觉得最艰难的是见丈母娘这一关，这一关一过就不在乎，脸皮也厚了，随他们去说，只报以矜持的微笑。

然而另一个难关又来了，这一关不是他自己难过，是替阿珠担心，说巧不巧，阿珠从家里到丝行，一路走进来，就看见大家想笑不笑，已在怀疑，等踏入院子，第一眼就看见陈世龙，心里一慌，赶紧想溜，已来不及。

“阿珠！”老张在里头喊。

阿珠不理，依旧往外走，有个缫丝的女工叫阿翠，生性最好事，偏偏就在她身后，堵着门不让她出去。

“走开！”她低声怒喝。

“你不要逃嘛！”阿翠笑道，“又不是不认识。”

于是里面也笑，外面也笑，终于让阿珠夺门逃走，陈世龙才算松了一口气。

阿珠的娘记挂着女儿，同时为女婿设想，料知他一颗心也早就飞了出去，因而看一看天色，提议回家，顺便邀黄仪一起去吃晚饭。

黄仪大喜。他不喜欢赌钱，也不会花花草草在外头搞女人，甚至连旱烟都不抽，唯一的嗜好，是口腹之欲，这位“老板娘”的烹调手段，他是领教过的，只是在老张父女到上海去的那些日子，只有阿珠的娘带着个使女爱珍在家，他不便上门去叨扰。从老张回来以后，才又去吃过两次饭，家常肴馔，精洁有余，丰腴不足，未能大嚼，今天又是款待“毛脚女婿”，又是请媒人，自然有一顿称心满意的晚饭好吃了。

“你先去！”老张对他妻子说，“胡先生带来送人的东西，我跟世龙先料理料理，弄好了就回来。”

“今天也晚了，留到明天再说。”阿珠的娘这样嘱咐，“世龙就住在店里好了，要茶要水也方便。要住哪一间自己挑，挑好了叫他们打扫，铺盖到家里去拿。”

这番体贴，完全是父母之心，陈世龙极其感动，但也很不安，就此刻他已觉得岳家的恩情太重，不知何以报答。加上胡雪岩的一手提拔，越有恐惧不胜之情，于是不由得又想到阿珠的那番激励：“‘好女不穿嫁时衣’，这些首饰，可惜不是你买给我的！”同时也记了胡雪岩对阿珠说过的那句话：“等世龙将来发达了，给你买金刚钻。”两下凑在一起，陈世龙死心塌地了！

“爹！”等阿珠的娘一走，陈世龙这样对老张说，“你先陪了黄先生回去。我把胡先

生交代的事，办完了就来。今天我仍旧回家去住，省得麻烦。”

“何必？”黄仪劝他，“明天一早来料理也一样。”

“不！”陈世龙固执地，“今日事，今日毕，明天有明天的事，积在一起，拖到后天，那就永远料理不清楚了！”

听这一说，已入中年的黄仪不断点头，“老张！”他说，“你这个女婿，人又变过了，不但聪明勤快，而且老成扎实！真正是乘龙快婿，恭喜，恭喜！”

老张是忠厚老实到了家的，自然更欣赏陈世龙的作风。要这样，后半世才有依靠！照他的想法，当时就想下手帮忙，但既邀了黄仪回家吃饭，也不便让他空等。就这踌躇之间，有了个主意，正不妨趁此机会跟黄仪先谈一谈如何办喜事。

陪他到家，刚一进门，里面阿珠便躲了开去。爱珍来开了门，第一个先寻陈世龙，看看不见，便失望地问了出来：“咦！姑少爷呢？”

骤然改口，老张倒是一愣，想一想才明白，随即答道：“在收拾东西，要等下才来。”

听这一说，爱珍便急忙到厨房里去报告消息。阿珠跟她一样失望，但似乎又觉得轻松。不过，还有个黄仪，这时一走出去，必定受窘，因而又有些上心事。

她娘看不出她的心事，正忙得不可开交，要在个把钟头以内，弄出一桌像样的菜来，着实要费一番手脚。而且不但手脚忙，口中也不闭，一面调理咸酸，一面不厌其详地讲解，让阿珠都听得有些烦了。

“娘！”她说，“这时候哪里有工夫讲空话？”

“你当是空话？”做母亲的大为不悦。

“马上要自己做人家了，我教得你一样是一样，你还不肯学！”阿珠的娘埋怨女儿，“虽然上头没有婆婆，旁人要说闲话，一把锅铲刀上没有点功夫，你想想，男人怎么会在家里面耽得住？”

话是不中听，但看娘忙成这个样子，阿珠不肯再跟她争辩，只是一向撒娇惯了的，不顶句嘴办不到，便笑着说道：“随你，随你！你老太太喜欢噜苏，尽管去噜苏好了！”

阿珠的娘，实在也没有工夫“噜苏”了，却又惦记着外面，“你去听听！”她说，“黄先生跟你爹讲些什么？”

这句话正中下怀，阿珠随即出了厨房，躲在窗下，用发簪在窗纸上戳出个小孔，悄悄向外窥探。

外面一主一宾，神态各别，老张正襟危坐，显得极为郑重，黄仪却是翘着“二郎腿”，很随便的样子，这时正是他在说话。

“换个庚帖，方便得很，回头叫你们大小姐去买全帖来，我马上就写，男女两家，归我一手包办。还有啥？”

“还有，‘送日子’归男家。”老张停了一下又说，“世龙预备啥时候办喜事，拜托你问他一声。”

“这何必还要我问？”黄仪笑道，“你们翁婿这么熟的人，用得着我这个现成的媒人传话？”

“这也是规矩。总要请大媒老爷。”

“老张！”黄仪突然打断他的话说，“所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只有一项，我该替女家效劳的。‘纳征’怎么说？”

“六礼”二字，老张倒听说过，“纳征”他就不懂了。后面的阿珠也在纳闷，听语气是不知出了什么花样，所以越发侧耳细听。

“纳征就是聘礼。这个上头，你们自己不好开口，我倒可以替你去问。”

“原来是聘礼，这个已经有了。想来你还不晓得，应该请你过目。”

于是老张亲自入内，小心翼翼地捧了个朱漆描金的拜盒出来，打开一看，是这么四件首饰，黄仪大出意外。

“是胡先生代世龙送的。”

这句话使黄仪更感意外。他对胡雪岩的接触不算多，但却听见许多说他慷慨的话，于今一看，果不其然。这位“东家”本性着实宽厚，就跟他一辈子亦何妨。

“好极，好极！”黄仪也替阿珠高兴，“将来新娘子珠围翠绕，打扮出来，格外出

色。我看老张，现在凡事有胡先生替世龙做主，啥事情你不必问我，问他好了。”

这一句话，确是要言不烦，老张爽然若失，问了半天，原是白问，照现在这样子看，只怕陈世龙也做不得自己的主。说不定胡雪岩已有话交代，等下倒不妨问问他。

又闲谈了好一会，黄仪肚子饿得咕咕叫，正想开口先向主人家要些什么点心来吃，总算还好，陈世龙到了。

一路上他是想好了来的，虽说结成至亲，不过多了一重名分，在岳家他仍旧应该像从前一样，才显得亲切自然，而且也为自己减除了许多窘相。所以招呼过后，一直就往厨房里走去。

一踏到后面，顶头就遇见阿珠，双方都以猝不及防而微吃一惊，但亦随即都在心头浮现了莫可言喻的喜悦。陈世龙只叫得一声：“阿珠！”便把一双眼睛瞪住在她身上不放。

“你有几天耽搁？”她很快地说，声音也很轻。

不问来，先问走，便已见得她的不舍之意，就这样一句平淡的话，已使得陈世龙回肠荡气，真想终老家乡，一辈子厮守着阿珠。

然而他也马上自谴，觉得起这种念头就是没出息，因而放出那种无所谓的神态说：“要看胡先生的意思，他差遣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信一来就走。”

阿珠不响，心里有许多话要说，而此时此地不是细诉衷曲的时候，便侧着身子努一努嘴，意思是让他到厨房里去跟她娘招呼。

陈世龙会意，微笑着点一点头，走过她身边时，在暗头里捏住了她的手，柔荑一握，入手心荡，倒又舍不得走了。

阿珠不赞成他这样的行为，只是不忍拒绝，倚恃母亲的宽容，就看见了也不会责备，便尽着由他握着。偏偏不识相的爱珍一头冲了出来，阿珠眼尖，夺手便走。陈世龙也有些吃惊，搭讪着说：“爱珍，我有两样东西从上海带来送你。一样是象牙篋箕，一样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木头镶嵌得很好看的盒子，不晓得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的！”爱珍很高兴地说，“谢谢姑少爷！”

“少爷”这个称呼在陈世龙已觉得很新鲜，何况是“姑少爷”？他自己把这三个字，默默念了两遍，忽然发觉，他和张家的身份，都在无形中提高了！这自是受了胡雪岩的

惠，但自己和张家的身份，是不是真的提高了呢？这一点他却有些不大明白。

这些念头如电闪一般在心头划过，一时也不暇去细思，因为人已到了厨房，先喊一声：“娘！”然后去到他丈母娘身边去看她做菜。

“厨房里脏！”阿珠的娘一面煎鱼，一面大声说道，“你外头坐。”

“不要紧！”陈世龙不肯走。

这时是一条尺把长的鲫鱼，刚刚下锅，油锅正“哗哗”地响，阿珠的娘全神贯注着，没有工夫跟他说话，等下了作料，放了清汤，盖上锅盖以后，才用围裙擦一擦手，笑嘻嘻地问：“东西都料理好了？”

“都料理好了，请出店一份份连夜去送，也挑他挣几个脚力钱。娘。”陈世龙又说，“我给你剪了两件衣服。天气快冷了，我又替你买了个白铜手炉。”

“我哪里有闲下来烘手炉的辰光？”做丈母娘的说，“下次不要买，啥也不要买，何必去花这些钱？再说，你现在也挣不到多少钱，一切总要俭朴。”

话是好话，陈世龙不大听得进去。不过他也了解，天下父母心都是如此。所以不答这句腔，把话题扯了开去。

就这样，他绕着丈母娘的身子转，谈到在上海、在松江的情形，絮絮不断地，真有那种依依膝下的意绪。阿珠的娘，一面忙着做菜，一面也兴味盎然地听他讲话，有些事已听阿珠讲过，但再听一遍，仍然觉得有趣。

等厨房里整备停当，入座时又有一番谦让，结果当然是黄仪上座。阿珠和她母亲，原可入席，而这天是例外，母女俩等前面吃完了，方始将残肴撤下来，叫爱珍一起坐下，将就着吃了一顿。

吃完收拾，洗碗熄火，请事皆毕，而前面却还谈得很热闹。老张回来多日，上海的情形他也很清楚，但一向不善词令也不喜说话，所以黄仪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跟陈世龙在一起就不同了，他说话本有条理，记性又好，形容十里夷场的风光，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把个足不出里门的黄仪，听得神往不止。

这种不自觉流露的表情，不要说陈世龙，就连老张都看出来了，因此当谈话告一段落时，他向黄仪说道：“上海倒是不可不去，几时你也去走一趟？”

“那一定要的。”黄仪也是个不甘雌伏的人，此时听了陈世龙的话，对胡雪岩有了一种新的想法，觉得跟了这个人去闯市面，是件很够劲的事，不过这番意思却不知如何表达，只问了声：“胡先生啥时光到湖州来？”

“他一时怕没有到湖州来的工夫。”陈世龙说，“上海、杭州方面的事，怕生了四只手都忙不过来。”

“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闲坐。”

陈世龙听出因头，当时不响。辞出张家时，表示要送黄仪回店，那一个谈兴未央，欣然表示欢迎。于是回到大经丝行，泡了壶茶，剔亮了灯，继续再谈。陈世龙依照胡雪岩的指示，以话套话，把黄仪所希望的“进账”，探听清楚，然后说道：“胡先生很佩服你的文墨，他现在就少一个能够替他代代笔的人。胡先生经手的事，官私两面都很多，有些事情是不便叫第三者晓得的，只有心腹知己才可以代劳。这一个人很难找。”

“怎么样？”黄仪很注意地问，“胡先生是不是想叫我去？”

“他没有跟我说。”陈世龙本来想说：如果你有意思，我可以写信给胡先生。转念一想，这样说法，即表示自己在胡雪岩面前的关系比他深，怕黄仪多心，因而改口说道：“如果胡先生有这个意思，当然直接会跟你商量的。”

“嗯，嗯！”黄仪忽然想到，大经丝行的事也不坏，不必亟亟乎改弦易辙，便即答道，“一动不如一静，看看再说。”

陈世龙一听话风不对，知道是因为自己话太多了的缘故，心里深为懊悔。同时再也不肯多说，告辞回到自己住处。多日不曾归家，灰尘积得甚厚，又忙了大半夜，草草睡下，这一天实在太累了，头一着枕，便已入梦。

恼人情债

睡梦头里仿佛听得屋里有脚步声，但双眼倦涩，懒得去问。翻个身想再寻好梦时，只

觉双眼刺痛，用手遮着，睁眼看时，但见红日满窗，阳光中一条女人的影子，急切间，辨不出是什么人。只是睡意却完全为这条俏拔的影子所驱除，坐起来掀开帐门，细看，不由得诧异：“是你！”

“是我！你想不到吧？”

“真是不曾想到。”

陈世龙不曾想到水晶阿七会突然出现。梦意犹在，而又遇见梦想不到的情况，他的脑子被搅得乱七八糟，茫然不知所措，只是看看窗外，又看看阿七，先要把到底是不是在做梦这个疑问作个澄清。

“我盼望你好几天了！”阿七幽幽地说，同时走了过来，由暗处到亮处站住脚，拿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陈世龙脸上膘来膘去。

这下陈世龙才把她看清楚，脂粉未施，鬓发蓬松，但不假膏沐，却越显她的“真本钱”，白的雪白，黑的漆黑，一张嘴唇不知是不是上火的关系，红得像榴花。身上穿一件紧身黑缎夹袄，胸前鼓蓬蓬，大概连肚兜都未带。这触目惊心的一番打量，把他残余的睡意，驱除得干干净净，跳起身来，先把所有的窗子打开，然后大声说道：“你请外面坐！”

“为啥？”

“不方便！”

“怕什么！”阿七答道，“我们规规矩矩说话，又没有做啥坏事。”

“话不是这么说——”陈世龙心里十分着急，就无法跟她好好讲了，紧皱着眉，连连挥手，“你最好请回去！我这个地方你不要来。”

这一说，阿七脸色大变，但愤怒多于羞惭，同时也不能期望她能够为这么一句话气走，不但不走，反倒坐了下来，冷笑说道：“小和尚，我晓得你已讨厌我了。”

看样子，她要撒泼。如果换了几个月以前，他倒也不在乎她，对骂就对骂，对打就对打，如果她要哭，自己就甩手一走，反正没有她占的便宜。但现在情形不同了，这中间关碍着身份、脸面，而最要紧的是嫌疑，在郁四面前分辩不清楚，固然麻烦，若是风声传入阿珠耳中，更是件不得了的事，因而只好想办法敷衍。

“不是讨厌你，是不敢惹你。”陈世龙这样答道，“你不想想你现在啥身份？我啥身份？”

“你啥身份我不晓得！不过吃饭不要忘记种田人，不是我在胡老板面前替你说好话，你哪有今天？这话不是我要表功，要你见我的情。我不过表表心，让你晓得，你老早把我抛到九霄云外，我总是时时刻刻想着你。”

这番话叫陈世龙无以为答，唯有报以苦笑：“谢谢你！闲话少说，你有啥事情，灶王爷上天，直奏好了。”

“不作兴来看看你，一定要有事才来？”

“好了，好了！”陈世龙又不耐烦了，“你晓得郁四叔的脾气的。而且我——”

他是要说，答应过胡雪岩，从此不跟她见面。但这话说出来，没意思，所以顿住了口，而阿七却毫不放松：“男子汉大丈夫，该说就说！你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跟你不相干！总而言之，你来看我，我谢谢你。现在看过了，你好走了！”

阿七一听这话，霍地站起身来，把脚顿两顿才骂道：“你死没良心！”她咬牙切齿地，“我偏偏不走！”

“你不走，我走！”陈世龙摘下衣架上的夹袍，往身上一披，低头拔鞋，连正眼都不看她。

“好了，好了！”阿七软语赔罪，“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陈世龙啼笑皆非，同时也不能再走了，因为这样要甩手一走，就会有人批评：第一欺侮女人，不算好汉；第二，说他连水晶阿七这样一个女人都应付不了。

不走就得另打主意，陈世龙发过一阵脾气，此时冷静下来，觉得麻烦要找了来，推不掉就只有挺身应付，且看她说些什么。反正抱定宗旨，不理她，等她走后，再到郁四那里和盘托出，原来就要去看郁四，转达胡雪岩的口信，正好“烧香看和尚，一事两勾当”。

于是他拔上鞋子再扣衣钮，阿七还来帮他的忙，低着头替他扣腋下的扣子，露出雪白一段头颈，正在陈世龙眼下，他把视线移了开去，但“元宝领”中散发出来的甜甜、暖暖的香味，却叫他躲避不了。好在这只是片刻工夫，等把衣钮扣好，随即走到窗前一一张凳子上坐下，预备好好应付麻烦。

“我昨天刚刚到，胡先生有好些要紧的事情，叫我替他去办。县衙门里杨师爷在等我，”陈世龙先表白一段，然后提出要求说，“你有话，爽爽快快地说！我实在没有工夫陪你。”

水晶阿七不即回答，想了好一会才说：“本来有一肚皮的话，要细细的告诉你，所以特为起个早来。既然你没有工夫，要我爽爽快快地说，我就说一句：三年前头，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算不算数？”

提到三年前，陈世龙就知道麻烦不小，那时阿七还没有跟郁四，跟陈世龙有过一段情。情热如火时，什么话都说出来，陈世龙不知道她指的是哪句话，不过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句话在这时候来说，一定对自己不利。

因此他先就来个“金钟罩”，概不认账：“那时的话哪里好作数？”

“什么？”阿七咄咄逼人地，“亏你说得出口，说了话不算数？难道你小和尚是这种没肩膀的人？”

“肩膀要看摆在什么地方。”陈世龙说，“我也不知道你指的是啥？如果说，我答应过你什么，譬如买衣料、打镢子什么的，我自然有肩膀，倘或有些事情，当时做得到，现在做不到，再有肩膀的也没有办法。”

“你自然做得到。”阿七说道，“你倒再想想看，你答应过我一句什么话？”

“我想不起，你说好了。”

“你说过，要我跟你。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却把陈世龙搞糊涂了，原来以为她只是想瞒着郁四来偷情，不道是这样一句话！

“那怎么行！”他脱口答道，“你是郁四叔的人，怎么谈得到此？”

这是陈世龙失言，他没有细想一想，如果她还是跟着郁四，怎么能说这话？阿七相当机警，捉住他这个漏洞，逼紧了问：“你是说，碍着郁老头？如果没有这重关碍，你当然还是有肩膀，说话一定算话！是不是？”

话外有话，陈世龙再不敢造次，先把她前后两句话的意思细想了一遍问道：“是不是你跟郁四叔散伙了？”

“对！我跟郁老头散伙了。”

果有其事，陈世龙不免诧异，照他知道，郁四是一天都离不开阿七的，何以竟会散伙？莫非阿七做下什么不规矩的事，为郁四所不能容忍，赶出门去？

“你奇怪是不是？”阿七神色泰然地说，“我先说一句，好叫你放心，我跟郁老头是好来好散的。”

这就越发不能理解了！“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有点不大相信。”

“不要说你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不过，这也该当你我要走到这一步，真正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

看她那种兴高采烈、一厢情愿的神气，陈世龙又好笑，又好气，本来想拦着不让她说，但这一来马上又要吵架，她如何跟郁四散伙的经过，就听不到了。因而很沉着地听她讲完，催促着说：“你闲话少说！就讲郁四叔为啥跟你散伙好了。”

“嗨！提起来，真是说书先生的口头禅：‘六月里冻杀一只老绵羊，说来话长！’”说到这里，阿七的神色忽显哀伤，“你晓不晓得，阿虎死掉了？”

陈世龙大惊：“什么？阿虎死掉了，怎么死的？”

“绞肠痧！可怜，八月十四下半天得的病，一夜工夫就‘翘’掉了，连个节都过不过！”

陈世龙听得傻了，眼中慢慢流出两滴眼泪。郁四生一子一女，阿虎就是他的独子，今年才二十二岁，去年娶的亲，为人忠厚，极重义气，跟陈世龙也算是要好弟兄，尤其因为他父亲不准陈世龙上门，他似乎倒怀着歉意，所以对陈世龙格外另眼相看，三天两头不是来邀他听书、吃酒，就是来问问要不要铜钿用。这样一个好朋友，一别竟成永诀，陈世龙自然要伤心。

但是，他的这两滴眼泪，在阿七看来，却别有会心，越觉得好事可成，因为这可以看出，陈世龙是有良心，重感情的。

“你也不要难过。死了，死了，死啦就了掉了！”阿七略停一下说，“我跟郁老头散伙，就是因为阿虎死了才起的因头。阿虎不死，将来他老子的家当，归他独得，哪个也不能说话，阿虎一死，又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你想想看，自然有人要动脑筋了。你晓得是哪

个动脑筋？”

陈世龙摇摇头，方在哀伤之际，懒得去想，也懒得说话。

“一说破，你就不会奇怪了，是阿兰姐夫妇！”

阿兰姐是郁四的大女儿，今年快三十了，是个极厉害的角色。年前，郁四跟他的同事一个姓邢的刑房书办结了亲家。老书办是世袭的行当，老邢去世，小邢进衙门当差，比他老子干得还出色，又可知是如何厉害的角色呢。这对夫妇凑在一起，图谋回娘家来夺产，自是不足为奇之事。陈世龙因为跟阿虎的交情，此时便想到阿虎嫂的将来，不由得愤愤说道：“阿兰姐是嫁出去的人，她凭啥来动脑筋呢？”

“就是这话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本来没啥脑筋好动，说来说去，是阿兰姐和她男人厉害，没事找事，脑筋动到了我头上。”

“怎么办呢？”陈世龙有些想不通，“跟你啥相干？”

“怎么不相干？如果我替郁老头养个儿子，他们还有啥脑筋好动，所以把我看成眼中钉。你懂了吧？”

“懂是懂了！”陈世龙摇摇头，“我就不懂郁四叔，怎么肯放你走？”

“哼！”阿七冷笑道，“你当郁老头是什么有良心的人？年纪一大把，‘色’得比哪个都厉害。你道他那宝贝女儿怎么跟他说？”

“我想不出。总归是郁四叔听得进去的话。”

“自然啰！说给他另外买人，又年轻、又漂亮，老色鬼还有啥听不进去。”

照阿七打听来的消息是如此：阿兰姐劝她父亲，说阿七过了两三年，没有喜信，就不会有喜信了，风尘出身的，“凉药”吃得多，根本不能生育。没有儿子，只能在族中替阿虎嫂过继一个，偌大家产，将来白白便宜了别人。最好的办法，莫如买两个宜男之相的年轻女人做侍妾，必有得子之望。

讲到这里，陈世龙插了一句嘴：“什么，还要买两个？”

“是啊，怕一个不保险，多弄一个。”阿七用讥嘲的口风说，“有这样孝顺的女儿，做老子的，当然艳福不浅！”

“我懂了。买这两个人，一定归阿兰姐经手，他们夫妇就从这上头一步一步踏进来，把持一切。不过，”陈世龙说，“又何必把你看成眼中钉？”

“他们怕我坏她的事。在郁老头面前说，我会吃醋，搅得家宅不安。最最气不过的是，”阿七咬牙切齿地说，“自己做贼，赖人做贼，说我一定会勾引了外面的野汉子，来谋他郁家的财产，小和尚你想想，这种女人，心毒不毒？”

话说到这里，全盘情况，皆已了解，郁四听了女儿的话，决定跟阿七散伙。既说“好来好散”自然有一笔钱可拿，照郁四的手面，这笔钱还不会少，没有五千，也有三千。只知道阿七自郁家下堂以后，是不是重张艳帜？不过，他心里虽然存疑，而且好奇心驱使，得问个明白，却终于不曾开口，因为他要表示出事不干己，不闻不问的态度，好让阿七自己识趣，知难而退。

阿七却决不会如他的愿，“现在谈到正事上头来了。”她说，“小和尚，我随郁老头唱了半出‘乌龙院’，他走他的清秋大路，我也没有什么麻烦好找他的。走的时候，总算客客气气，房子是他买的，早已过户到我名下，所以该他搬出，另外给了我一个他钱庄里的折子，数目是五千两，只能取息，不能动本，这以后再说了，是我名下的铜钲，我当然要提出来。他识相的，拉倒，不识相我要打官司，好在王大老爷跟胡老板是好朋友——”

“慢慢！”陈世龙当头泼她的冷水，“你不要做梦！人家胡老板跟郁四叔等于弟兄一样，打到官司，一定帮他不帮你！”

“那就不要他帮！”阿七答得极爽利，“我自己到堂上去告，说他那钱庄要‘倒灶’了，我不相信他，可以不可以？”

陈世龙为她那种自说自话的神态逗得笑了，“都随你！”他说，“你跟阿兰姐一样，都算是厉害角色！”

“我啥厉害？做人全靠心好！像阿兰姐，哼，也是到现在没有儿子，将来有苦头吃。这都不去说它了。”话到此处，阿七的神情变得郑重而兴奋，“小和尚，从我跟郁老头分手，就有好些上门来打我的主意，都叫我回绝掉了，不识相的，我就爽爽快快地把他骂了出去。我平日都不出门，出门就是去打听你的消息。我一直在守你，今天总算守到了。你先搬到我这里去住，有话我们慢慢再说。”

长篇大套，自说自话完了，一只手就搭了过来，按在陈世龙肩膀上，同时一双俏伶俐的眼睛瞟着，是恨不得弄碗水来，把他一口吞了下去的神气。

陈世龙并不觉得好笑，是着急，没有想到她一厢情愿到痴的程度！照此看来，只怕她跟郁四过了两三年日子，心里是对他想了两三年，牵丝攀藤这么多日子下来，要想好好摆脱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事。那么怎么办呢？

“说嘛！”她又催促，“啥辰光搬？我那里统统现成，不像你这里，一早起来，要茶要水，什么都没。洗个脸都要到茶店里去。这种光棍打流的日子，你自己想想看，苦不苦？”

不对了！就这片刻工夫，又是结结实实的一根藤缠了上来，这样下去，非让她捆得动弹不得不可。陈世龙心想，只有快刀一挥，才能斩断纠葛，这在她自己受不了，但为了自保，不能不下辣手。

“阿七！我骗你我天诛地灭！”他先罚个咒，让她知道绝非设词推托，“小和尚老早有小尼姑了！”

阿七的脸色大变，眼睛倒还是水汪汪的，不过像含了两泡泪水，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摇摇头说：“我不相信！是哪个？”

“张家的阿珠。”

“哪个张家的阿珠？”

“原来摇船，现在开大经丝行的——”

“你在说啥！”阿七打断了他的话，显得十分困惑地，愣了好半天才说，“我还是不相信，摇船老张的女儿，不是胡老板的人吗？”

“你完全弄错了！人家是把阿珠当女儿看，哪里有啥别的意思？”陈世龙又说，“就是这趟到上海，胡老板替我定下的亲事。聘礼都送过去了，四样首饰，也是胡老板买的。总在今年年底，就要请大家吃喜酒。”

言之凿凿，不像撒谎，把阿七听得目瞪口呆，背脊上一阵阵发凉，颓然坐倒，只是喃喃地说：“有这种事情？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啰！”陈世龙此时如释重负，“就像你跟郁四叔散伙一样，也是想都想不到的。”

“不过——”阿七霍地站了起来，仿佛犹不死心，最后还想跟阿珠争夺一番似的，但

是力不从心，终于气馁。

“阿七！”陈世龙安慰她说，“人都是缘分。我们缘分不到，没有话说。你也不要难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怕没人要。”他又说，“你的心好，好心自有好报。你请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阿七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垂头不语，慢慢站起身来，脸上浑不似初来时那种芍药带露、艳光逼人的神采，气色灰暗，倒像一下子老了十年。陈世龙瞻念旧情，不能无动于衷，但怜念一生，马上又感到双肩都有沉重的压力，一只肩膀是与阿珠偕老的盟约，想到在船上跪在她面前求婚所许下的诺言，一只肩膀上是胡雪岩的情分，想到他提携爱护，待自己像嫡亲的子弟，亦不过如此，自己何能去找这种一沾上便摆不开的麻烦，以至于耗神废业，辜负了他的期望？

这样一转念，他的心肠便又硬了。对阿七的神情，视如不见，走出巷，招手喊过一顶小轿来，同时早就拈了块只多不少的碎银子在手里，等轿子抬到，他把碎银子递了过去，交代了阿七的住处，便往旁边一站，意思是等她上轿。

“小和尚！”阿七这样喊了一声，欲言又止，只拿忧郁而惶惑的眼色看着他。

“你回去吧！”陈世龙觉得要有句话，哪怕是敷衍的话，也得说一句，才能叫她上轿，因而顺口又说，“有空我来看你！”

阿七点点头，脸上有着感激的意味，移步从放倒的轿杠上跨了进去，回身倒退着进轿时，又是深深地一瞥，为陈世龙留下来无数幽怨。

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十月小阳春，阳光明亮，照得人有些眩目，陈世龙觉得有些晕淘淘，信步踏进一片小茶店，洗脸喝茶吃点心，静静坐了一会，脑子才算完全清醒。想想这天该做的事，第一件就是到阿虎灵前一拜，同时把胡雪岩的话交代了郁四。

于是他取钱托茶博士办来一份素烛清香，往北门郁四的老家走了去。进门就淌眼泪，一路淌到灵前，焚烛上香，拜罢起身，只见阿兰头上簪一朵白花，手扶在一个小丫头的肩上，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

一见了面少不得又是“流泪眼观流眼泪”，阿兰姐一面抹眼泪，一面为陈世龙说阿虎得病的经过。接着又说她父亲晚年丧子，家门如何不幸，然后再谈阿七，指她不安于室，又说阿七日夜吵着要进郁家的门，不但进门，还要做阿虎嫂的婆婆，要给她磕头。

“小和尚，你想想看！这是做不做得到的事情？”阿兰姐说，“明晓得做不到，天天又哭又闹，她打的是什么主意？还不是一想就明白！所以大家都劝爹，放她走路算了。这件事提来鸭屎臭，你见了我爹，不必说起。免得他老人家心里不舒服。”

照她说来，是阿七不对。不过陈世龙也不尽相信她的话，只觉得事不关己，不必多问，所以点点头说：“我晓得了。四叔是不是在茶店里？”

“是啊！”阿兰说，“你昨天叫人送了胡老板的礼来，他才晓得你回来了。一早就要到碧浪春去等你。你就到那里去看他吧！”

到了碧浪春，只见郁四仍旧坐在马头桌子上，人瘦了不少。陈世龙叫过一声：“四叔”，相顾黯然。

“你昨天到的？”郁四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昨天下半天到的。”

说了这一句话，陈世龙忽然转到一个念头，在“家门”里，他的“前人”跟郁四是“同参”，师父一死，郁四就算嫡亲的长辈，为了阿七不准自己上门，并不是不照应自己，起码胡雪岩这条路子就是从这位长辈身上来的，“家门”里讲究饮水思源，“引见”之恩不可忘。照此说来，昨天一到，应该先去看他，自己是走错了一步，尤其这天早晨，阿七又来密访，“光棍心多，麻布筋多”，如果郁四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想一想，搞出什么误会来，那就“跳到黄河洗不清”了！所以正好趁此刻先作一个不着痕迹的解释。

于是他说：“四叔！昨天一到，我就先要给你老人家来请安的，哪晓得一到了老丈人那里，硬给他们留住了。”

这段话有两层用意，一是解释他所以昨天一到未去看郁四的原因；二是表示他已经定了亲，决不会再跟阿七搅七念三。然而郁四却有些莫名其妙，“你说啥？”他问，“啥个老丈人？你几时定的亲，怎么我不晓得？”

“湖州还没有人晓得，是这趟胡先生做主替我定下的。”

“噢！”郁四显然自这喜讯中，受到了鼓舞，失神的双眼有了闪闪的亮光，“好极！是哪一家的姑娘？”

“这话说来很长，也很有趣，四叔万万想不到的。”陈世龙先宕开一句，“胡先生还

有他自己的事情，要我跟四叔谈。”

这话郁四明白，自然是头寸上的事，于是他站起身来说：“这里人来人往，静不下来。走，到聚成去！”

聚成钱庄中，特为给郁四预备了一个房间，他有许多衙门里的公事，都在这里处理。这天却是清闲无事，陈世龙从容细谈，先把胡雪岩在上海、杭州的情形，大致说了一遍，最后谈到他头寸的话。郁四跟胡雪岩是有约定的，阜康代为放款，比同行拆息还便宜，照一般放款利息折半计算，当然也不需要什么担保。郁四把聚成的档手喊了进来，一问可以调拨三万银子，便即关照，马上汇到杭州阜康。

谈完“公事”，陈世龙谈私事，把胡雪岩对阿珠的用心及处置，从头细叙。郁四觉得比听书还要有味，从烟榻听到饭桌上，再由饭桌听到烟榻上。听完说道：“老胡这个人，真要佩服他！做出来的事，别出心裁，真正漂亮！”

“四叔，”陈世龙说，“喜事总在年底，那时候发帖子，要你老人家替我出面。”

“那当然！”说到这里，郁四长叹一声，“你倒好了——”

这自是触景生情，想起阿虎，陈世龙赶紧说道：“四叔，你老人家不要难过！阿虎不在了，还有我侍奉你老人家。”

一听这话，郁四的眼圈红了，也不知是伤子还是为陈世龙而感动，但终于强自振作起来，“小和尚！”他说，“你晓得的，我这个做四叔的，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现在事情过去了，也不必多说了。你现在成家立业，朝正路上走去，我高兴得很，亲事自然我来出面，一切都是我的。那四样首饰，你打听打听看，老胡是花多少银子办的，我来还他。有我在，这笔聘礼不好叫他出。”

陈世龙自然感激。但他虽只跟了胡雪岩短短一段日子，因为人既聪明灵活，又是衷心受教，人情世故的阅历上，大非昔比，此时心里在想，自己是出于一番至诚，安慰长辈，而郁四居然拿自己当亲人看待，原是好事，但郁家迟早要闹家务，阿兰姐正在动娘家的脑筋，自己再受郁四的好处，叫别人看来，仿佛他也是乘虚而入，在打郁四的主意，这个嫌疑不可不避。

避嫌疑犹是小事，眼前看样子是阿兰姐在替郁四当家，买那四样首饰也要千两银子，由郁四捧出来还给胡雪岩，阿兰姐知道了，心里先将不舒服，闲话可就多了！

“怎么？”郁四见他不做声，倒真有困惑了，“那还有什么话说？”

陈世龙已决定辞谢郁四的好意，不过这话不知如何措词，经他一逼，只好这样答道：“四叔！不是我不识抬举，我是想争口气，这件事我要自己来办。为来为去也是为四叔争气，说起来，四叔可以告诉人家，小和尚是自己讨的亲，我要替他出聘礼，他用不着。这不是四叔也有面子？”

江湖上讲究面子，也看重“人贵自立”这句话，尤其是做长辈的，听他这样说，自然要嘉许，“你这两句话，我听了倒高兴。不过，”郁四又以告诫的语气说，“你刚刚出道，不要别的本事没有学会，先学会说大话。那就不对了！”

“我是实实在在的话。尤其是在四叔面前，说大话算哪一出？”

“那么，我倒问你。”郁四很认真地，“你哪里来的钱讨亲？你不是说四样首饰是老胡替你买的吗？”

“是啊！胡先生替我垫银子买的，将来我分了花红可以还他。如果是四叔替我出了这笔钱，将来我说拿了来还四叔，不是要挨骂了吗？”

“那也一样。你有了钱也可以孝敬孝敬我的！”

“那还用说？我有了钱不孝敬四叔，把哪个用？不过眼前要请四叔，帮我做过面子争口气，一切让我自己来。”

听了他的话，郁四又高兴、又困扰，高兴的是他前面那两句话，就算是米汤，心里也舒服。困扰的是后面那两句话，不管他，让他自己去料理，是帮他争气做面子，出钱替他办喜事，反倒不是！这成何话说。

虽不成话，却驳不倒！郁四把头往后仰一仰，打量了陈世龙一番，拿签子指指点点地说：“两三个月不见，我看你是变过了！长衫上身，倒也蛮像个‘大二先生’的样子，说两句话，异出异样，比上头的‘官腔’还要难应付。这都是你从老胡那里学来的？”

其词若憾，其实深喜，陈世龙笑笑不答，站起身来说：“四叔，我还有几桩事情，等着要去接头。明天再来看你老人家。”

“明天到我家来，北门！”郁四特地交代明白，接着又叹口气，“唉，这一阵的日子，不是人过的，今天见了你，心里好过得多。你晚上有空，最好再来一趟，我还有些话

要告诉你，如果今天晚上没空，明天上午一定来，茶店里我这一向也少去，今天是为了等你，不然我也就在家里孵孵算了，衙门里的差使，我都想辞掉。没有意思！”说着，摇头不止。

郁四居然连世袭的差使都不要了，可知心境灰恶。陈世龙于心不忍，颇想再陪他坐一会，说些夷场上有趣的见闻，为他遣愁破闷，无奈这一天，从水晶阿七来访开始，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工夫，不得不走，去办正事。

等一个圈子兜下来，把胡雪岩交代的事情办妥，已是近夕照黄昏，匆匆赶到大经丝行，只见黄仪迎着他说道：“你丈母娘刚走，把你的房间铺陈好，还等了好一歇辰光，看看你不来，只好回去。临走千叮万嘱，一定要你到家吃饭。丈母娘待女婿，真正是没话说。”

“我心里也急。”陈世龙有些不安。“实在是分不开身，现在也还不能去，我想先给胡先生写封信，好趁早叫航船带出。”

“晚上回来写也不迟。好在你今天总要住在这里。”

“不！”陈世龙觉得住在大经，便好似“入赘”一般，有骨气的男子汉是不肯做赘婿住在岳家的，因而很坚决地表示，“我还是住在我自己那里。”

黄仪了解他的用心，点点头说：“这也随你。不过我劝你早点到张家，信到那里去写也一样。”

这个建议，陈世龙接受了。赶到张家，正好是阿珠来开的门。这一次不像昨天那样不好意思了，她用微带埋怨的口吻说，“怎么到这时候才来？”

“遇到好些意想不到的事。唉！”陈世龙摇摇头。

“一进门就叹气，”阿珠十分关切地，“为啥？”

“不是我的事。”陈世龙怕她误会，先这样说一句，好叫她放心，“一个要好弟兄，想不到死掉了。真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看他神情不怡，阿珠也郁郁地不开心。关上大门，把他带到客堂说道：“爹吃喜酒去了。没有人陪你，要不要到厨房里来？”

“要来的！”陈世龙说，“等我到厨房里去打个招呼，抽空给胡先生写信。”

这个招呼一打就是好半天工夫，阿珠的娘一面炒菜，一面问长问短问陈世龙这天做了些什么？于是谈阿虎就谈不完，自然水晶阿七那一段，他只字不会提的。

“好了！”阿珠等要开饭时笑道，“信也写不成了。”

“吃了饭写，今天非写不可。”

这是正事，阿珠的娘把它看得很重要，吃完饭，忙着收桌子，泡上茶来，摆出笔砚，阿珠又替他铺纸磨墨，连陈世龙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未免太郑重，便自嘲似的说：“不像写信，倒像给皇帝写奏折。”

“闲话少说，快点写好了，送到航船上。晚上，人家都睡了，那就得明天起个大早才赶得上。”

明天有明天的事，陈世龙感恩图报，决心要好好巴结，守定今日事今日毕的宗旨。当时定一定心，把胡雪岩交代的事，办得如何，逐项写明。最后提到郁四，说他独子病故，而且要闹家务，精神颓唐，当然，也提到了他的喜事。写完看一看钟，已经九点敲过，匆匆告辞，自己送到去杭州的航船上。然后径自回家。

未曾进门就已发现了怪事，他屋里亮着灯，而且不止一盏灯亮。

陈世龙出门向来不上锁，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好偷，而钥匙忘记带出来，或者虽带出来而遗失反倒麻烦，好在同一个大门里的邻居会替他照看，不锁更不要紧。有时朋友来访，见他不在家，径自推门入内坐等，事或有之，但都在白天，像这样的情形，还是头一回，不免令人诧异，同时也逗人的好奇心，陈世龙心想，倒要看看是哪一个？

这样转着念头，就不肯直接推门去看，蹑手蹑脚走到窗下，找个窗纸破了的洞洞，凑眼过去张望。一望就知道麻烦大了。

里面是水晶阿七，对着一盏擦得雪亮的油灯在喝茶，两眼怔怔地望着另一张桌上的油灯，仿佛有无数心事在盘算。看她身上穿一件紫红宁绸的小夹袄，领子上的钮扣未扣，敞得极大，一股系肚兜的金链子，隐约可见，这副样子让人看见了，不说“水晶阿七跟小和尚有一腿”，那才真叫有鬼！陈世龙十分火冒，走到房门口，提脚就踢，但就在拉起脚的刹那，心中自语，慢来！看样子阿七不知安着什么心？他知道她的为人，心是不坏，但吃了那碗饭，脸皮就撕破了，什么奸刁泼辣的事，都做得出来。也许她是故意的，好说不行，存心来撩拨得自己跟她吵架，传到阿珠耳朵里，这饥荒有得打。万一吵散，阿七就得其所哉了！

念头转到这里，自觉是“小人之心”，但记起黄仪常说的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阿七这种人不可不防，只看眼前的情形，就是自己防不到的。

想停当了，气也平了，伸手把门一推，阿七似乎猝不及防，霍地站起身来，两眼睁得极大，看见陈世龙才拍拍胸说：“咄！吓得我来！”

“你倒不说我吓一跳！”陈世龙平静地答道，“你这样子，像不像半夜里跑出一只狐狸精来？”

“你骂好了！”阿七泰然地笑着，“好在我自己晓得，我不是来迷你的。”

“那你来做啥？”

“想想你光棍可怜，我又没啥事情好做，替你这间狗窝样的房子收拾收拾，这总不犯啥法？”

这一说，陈世龙才把视线扫了一遍。屋子里收拾得像个样子了，尤其使他触目的是，那张床不像自己的床，他是从来不叠被的，此刻叠好了被一看，仿佛那张床大了许多。

“难为你！”陈世龙坐了下来。

“刚刚泡的茶。”阿七倒了一杯茶给他，“廊沿上我替你炖了一锅鸭粥在那里。”

“哪里来的锅灶？”

“买的。”阿七数着手指说，“风炉、茶壶、砂锅，还有炭，一共用了两千铜钱。”

“还替我买了啥东西，一共垫了多少？”

“你要还我？”

“当然！”陈世龙说，“我又不跟你‘做人家’，没有要你来买的道理。”

看他的神气倒还平静，但话中摸不到一丝热气，阿七心里便自怨，何苦来自讨没趣？但一则不甘于就此一走；二则是觉得良家妇女好做，凄凉和寂寞难耐。秋宵冷雨，独对孤灯，把棉被咬破了都没用，还不如在陈世龙这里的好，虽说他没有好脸嘴给人看，到底是两个人呀！

这样转着念头，陈世龙就落下风了，他原来是想她自觉没趣，不如归去。谁知她虽觉

没趣而不走，是他再也猜不到的，所以谈话依旧是一句顶一句，毫不放松。

阿七行所无事，走到廊沿下去把一锅鸭粥端了进来，放在地上，接着又奔了出去，只听乒乒乓乓的响声，不知在搞些什么。陈世龙忍不住也走出去张望，这才发现廊沿转角上已安下一个小小的厨房，一张白木方桌，靠壁置着一具竹子碗橱，“乒乒乓乓”正就是她在取碗筷弄出来的响声。

她倒是真的想打算跟自己“做人家”了。陈世龙又好气，又好笑，却不能说什么，他回身坐定，阿七已跟着走了进来，手里一个托盘、两副碗筷以外，还有两碟小菜，一碟是糟“吐脍”，一碟是酱萝卜。

“我不要吃！”陈世龙先来个拒人于千里之外。

“你不吃我吃！”阿七答得异常干脆。

她自盛了一碗鸭粥坐下来吃，也不知是真的饿了，还是有意气他。只见她唏哩呼噜，吃得好香。鸭粥熬得火候够了，香味浓郁，不断飘到他的鼻下，再看她夹块绷脆的酱萝卜放在嘴里，咬得“嘎吱嘎吱”地响，越使得陈世龙要咽唾沫。

想想有点不甘心，“你这个人倒好！”他说，“真的当这里是你的家了？”

“有交情的嘛！”阿七毫不在乎地说，“你到我那里，还不是一样？”

“我是不会这样子不识相的。”

“你是说我不识相？”

“有一点。”陈世龙说，“天晚了，我要睡觉了。”

“小和尚，你气量真小！”阿七的声调幽幽地，“你就让我把这碗粥吃完了，再赶我走，也还不迟。”

这话说得很够分量，陈世龙大为懊悔，堂堂男子汉，在江湖上辈分虽低，倒也从来没有哪个敢当面藐视过，不过今天，“吃瘪”在她这两句话上！

于是他“找场”了！“什么气量大，气量小？谈不到！”他说，“我是为你好，不是啥‘赶你走’！随你喜欢到啥辰光，我不在乎。不过我要少陪了。”

说着脱下长衫，往椅背上一搭，坐到床沿上去换拖鞋。哪知早晨刚刚穿过的拖鞋，此

时已不在床下，心知是阿七不知摆到哪里去了，懒得跟她搭话，便把鞋子一甩，身子往床上一倒。

“拖鞋在这里。”阿七从床头方凳下拖出一双拖鞋来，回身又把他的长衫挂到衣架上，接着又去收拾桌子。

陈世龙看在眼里不响，但身子却睡不宁贴，倒像背上长了根刺在那里似的。他此时唯一的希望是，阿七早早离去，从此不来。

“小和尚！”阿七收拾完毕，坐下来，说：“我有句话要问你。”

不理不好意思，陈世龙只得冷冷地答道：“你说好了。”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烧过这么入味的鸭粥，你吃一碗好不好？”

想不到是这么一句话！陈世龙大出意外，“人心都是肉做的”，她辛辛苦苦烧好，还要哀求别人来享用，仿佛吃她一碗鸭粥，就是帮了她什么大忙似的。这叫人无论如何硬不起心肠来峻拒，只好这样推托：“已经都收拾好了，何必再费事——”

一句话没有完，阿七已站起身来，连连说道：“不费事，不费事！”说着，就走了出去。

陈世龙无法阻拦。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懊恼，是恨自己无用，连个阿七都对付不了！于是自己跟自己赌气，一面从床上仰身坐了起来，一面心中自语：何必像见了一条毒蛇似的怕她？越是这样躲她，她越要缠住不放。

等阿七笑嘻嘻地盛了粥来，他也不说一声“谢谢”，拾起筷子就吃，也像她一样，把酱萝卜咬得“嘎吱，嘎吱”地响，吃完一碗，再来一碗。

“味道不错吧？”阿七得意地问。

“不见得怎么样。”

“哼！”她撇一撇嘴，笑他言不由衷，“我烧的粥是不好，不过你的胃口还不错。”

“我的胃口是不好，不过不吃你不开心。”陈世龙学着她的语气说。

阿七不做声，静静地在咀嚼他这句话的滋味。

“现在该轮到我问句话了。”陈世龙放下空碗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没有啥！说实话，我回去也没有事，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东想西，一夜到天亮都睡不着。跟你谈谈，心里好过些，谈到差不多辰光了，你睡你的觉，我回我的家。”

所望不奢，而且陈世龙对她的观感，跟刚进门时，已有不同，于是点点头答应：“好嘛！大不了陪你坐到天亮。”

阿七嫣然一笑，先把碗筷收了出去，重新沏了一壶茶来，就隔着一盏剔亮了的油灯，跟陈世龙闲谈。自然是她的话多，谈郁四的待人接物，说他“还算是有爱心的”，只是耳朵软，喜欢听女儿的话。又说她本来已经死心塌地的预备跟郁四一辈子，哪知道中途出此变故？因而便发牢骚，说大家只骂风尘中人下贱，却不知从良也不是件容易事。

谈到这里就不是闲话了，“小和尚！”她说，“我今天下午去打听过，你跟张家的亲事不假，我晚了一步！那么，你倒替我想想，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

看她的神情是诚恳求教，陈世龙不能推托，想一想答道：“你自己总要有几句话摆出来，人家才好替你留意，譬如说，你吃不吃得苦，肯不肯做小？要怎么样的人品？说清楚了，我替你去找。这件事说难很难，说容易很容易，胡老板在这两三个月中，就做了三个媒。在这上面，就跟他做生意一样，顶有办法。我把你的事情托他，包你三个月之内，就有好消息。”

阿七不响，只是眨眼，仿佛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该“从”怎么样的一个“良人”。

“终身大事急不得！”陈世龙趁机劝她走路，“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已经吃过一次亏，不能再吃第二次。”

语气很诚恳，阿七觉得他说得很中听，便站起身来有告辞的模样。陈世龙的动作很快，把他从大经丝行带来的钉在亭柱上的一盏灯笼，取了下来，点了蜡烛，交在阿七手里。

“那么明朝会了！”

“明朝会，明朝会！”陈世龙灵机一动，下个伏笔，“不过这两天你怕不容易寻得着我。”

“怎么办呢？”阿七问道，“这样子忙法？”

“是啊！说来你不相信，连知府衙门里的公事，我都要管。”

这也没有什么不能相信，阿七知道胡雪岩跟王大老爷是分不开的，既然陈世龙是胡雪岩的亲信，附带办些知府衙门的公事，也是情理中事。好在公事总在白天，晚上亦总要回家睡觉，不怕寻不着他。

陈世龙要避她的，正在晚上。看阿七现在的样子，硬的吓不走她，软的磨不过她，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然不能离开湖州，那就是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另外找房子搬家，第二个是住到大经丝行去。

细想一想，其实只有一个办法，搬到大经丝行，因为另外找房子搬家，别人问起来，总得有个说法，说是为了避阿七，则变成自己心虚，无私有弊了。同时，阿七说不定会到大经去找，自己在那里，比较好应付，否则，阿七在那里说两句不知轻重出入的话，引起嫌疑，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打定了主意，安然入梦。第二天一早出门去看了几个素日有来往的小弟兄，一顿酒吃到下午三点钟，回家收拾随身衣服，带到大经丝行。

“来，来！”黄仪从屋里奔了出来，招手喊道，“今天我这个媒人有话跟你说了。”

邀他到房间里，一谈经过，陈世龙大出意外。据说郁四在这天早晨，特地到大经丝行来看老张，口称“亲家”，说陈世龙是他的小辈，现在当儿子一样看待，将来办喜事，男家归他主持，同时送了一千两银子的聘金。

“你丈人老实，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特地来问我，这还有啥话说？我叫你老丈人认了亲家。”黄仪很高兴地说，“到底是占码头的人物，做事漂亮之至，送了我二百两银子，算是谢媒，不收他会不高兴，我也就老实，叨你老弟的光了。”

陈世龙听这一说，觉得面子十足，心里非常高兴，但不肯在脸上摆出来，怕黄仪发觉他并不知道这件事。

“这一来，日子就急得不得了。”黄仪说道，“你丈母娘请我去吃中饭，当面跟我说，她要替女儿办嫁妆，起码要半年工夫，年底下来不及。看你的意思怎么样？我们先谈好了，再跟郁四叔去说。”

陈世龙有些不太愿意，想了想问道：“不晓得阿珠怎么说？”

“你问这话真没道理！她会怎么说，难道说越早出阁越好？”

想想不错，陈世龙失笑了，“这件事我做不来主。”他说，“要跟郁四叔、胡先生商量了再说。”

“难道你自己作不得你自己的主？”黄仪拿了郁四的、吃了张家的，不能不把情况弄清楚，“说句实话，你父母双亡，人家虽帮你的忙，到底不是‘父母之命’。”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两句话，陈世龙也听到过，但他的这头亲事，真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成家立业是一事的两面，为胡雪岩想，是要提拔陈世龙，也为了他自己的事业要觅个得力的帮手，引替陈世龙促成良缘，此刻各样生意，都在着着进展之中，到什么时候需要陈世龙出力，只有胡雪岩心里才有数，倘或正要用人的时候，他在忙着办喜事，岂不耽误了生意，那就不是胡雪岩的本意了。

除此以外，陈世龙还有一份感恩的心情，自从跟了胡雪岩，叫他“先生”，陈世龙才知道“师父，师父”，师真如父，为了尊敬“胡先生”，哪怕就没有耽误生意的顾虑，他也愿意请命而行。

见他沉吟不语，黄仪明白了，陈世龙必有他的难处，但女家也有女家的难处，要先让陈世龙明白，否则做媒人的两头传话，南辕北辙，就吃力而不讨好了。

“世龙，”他用劝告的语气说，“洞房花烛，一个人一生只一回，女家又是独养女儿，人家要好好预备嫁妆，因此耽误日子，我们做男家的要体谅。大户人家的小姐，一到了十二三岁就在办嫁妆了，一办五六年，不足为奇。现在人家只要五六个月，不算多。你跟胡老板去说，他的人情世故熟透熟透，一定会答应。”

“我也晓得他十之八九会答应，不过我不能不先跟他说一声。”

“那就行了。”黄仪指着 he 随身的衣包又问，“你主意改过了？觉得还是住到这里来方便，是不是？”

陈世龙灵机一动，阿七的事，不便对别人说，“媒人”这里正好说清楚，万一将来发生误会，有个有力的见证，于是叹口气说：“我是来‘逃难’！”

“咦！”黄仪大为惊异，而且颇为关切，“你有了什么麻烦，自己家里都不能住了！是不是欠了哪个的债？”

“债倒是债，不是钱债——”

听他说完经过，黄仪笑道：“真正是风流债！世龙，你倒是艳福不浅。”接着又用不胜羡慕的语气说，“到底是小伙子，有办法！”

“你还要拿人开胃！这件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黄先生，你要帮我的忙。”

“你做得对，步子踏得很稳。不要紧，不要紧！”黄仪拍胸说道，“只要你自己把握得定，不受她的诱惑，一切有我。如果她寻上门来，我有绝妙一计对付她，包你一点麻烦都没有。”

听他说得如此有把握，陈世龙关切以外，不免好奇，笑嘻嘻地问道：“黄先生，你这条妙计，可以不可以先跟我讲一讲？”

“天机不可泄漏！”黄仪定神想了一会，忽然问道，“有句话我再问一声，你确实确实晓得她跟郁四叔是好好分手的？不是吵散的？”

“看样子是这样。不然郁四叔也不是好说话的人。”

“等她来了，你躲起来，千万不要露面。我自有‘退敌’之方。”

陈世龙实在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在有了这块挡箭牌，诸事无碍，宽心一放。当时便住入他丈母娘替他布置的卧室。略略睡了片刻，复又出门去向郁四叔道谢，陪着他说了些闲话，再到张家，阿珠的娘对他是越发亲热了，但也像是越发客气了。

“我住到行里去了。”他这样告诉她，不说任何原因。

“原该这样。”阿珠的娘当然高兴，“以后你每天回家来吃饭，行里的伙食也还好，不过总没有在家里吃得舒服。”

他们这样在谈，阿珠一直躲在自己的屋中，她有许多话要问陈世龙，只是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陈世龙也是一样，不便闯进屋去，只不住遥望雪白纸窗中的一盏明灯、一条黑影，看看已无话可说，起身告辞，阿珠的娘没有留他，也没有提到阿珠，让他怏怏然地离去。

陈世龙一路走，一路在想，觉得他丈母娘仿佛有把他与阿珠隔绝开来的意思？这是为了什么？费人猜疑。当然，他不愿往不好的地方去猜，然而实在也无法说它是个好现象，只好自譬自解，当做一件偶然之事。

第二天一早起身，神清气爽、思虑敏锐而周密，觉得在湖州要找件正经事做，如果湖州无事，就当赶回杭州，看胡雪岩有何差遣，无所事事，坐享“清福”，绝不是善策。

于是他把整个情况细细思考一遍，发觉有件事情可以做，去打听打听丝的行情。这个行情是胡雪岩所急于想知道的，他在杭州一直也在打听，但销洋庄的丝，大部分出在湖州，在杭州打听湖州的行情，不一定准确，闲着无事，正好替胡雪岩在这方面出点力。

转念一想，这件事是黄仪熟悉，行情如有变化，他一定会写信给胡雪岩，自己何必白忙？倒是到县衙门里去看看那两位师爷，打听打听官场有什么消息，倘或平静无事，不如回杭州去的好。

结果是扑了个空，也可以说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刑、钱两师爷的住处，关防甚严，向来不准闲杂人等乱闯，陈世龙跟杨用之他们并不熟悉，所以托听差通报进去，都挡驾不见。

陈世龙心里很不高兴，但想想是自己冒昧，又算长了一次经验。回到大经，枯坐无聊，想回自己住处去看看，刚踏出门，只见行里的小徒弟，匆匆赶来告诉他，说黄仪叫他来通知，让陈世龙赶紧从后门避开。

这是阿七寻上门来了。陈世龙好奇心起，反倒不肯走，只问：“可是有个堂客来看黄先生？”

“是的。”

“黄先生怎么跟她说？”

“黄先生笑嘻嘻地请她到里头坐。叫她‘七阿姐’。”

听这一说，陈世龙决定去窥探一番，遣走了那小徒弟，从侧门溜到黄仪那里。他的房间旁边就是楼梯，楼梯下面是堆储杂物之处，有一道门锁着，陈世龙悄悄开了锁，就躲在这里偷听。

“七阿姐！”他听见黄仪在说，“我倒不晓得你跟世龙相熟。”

“我们认识多年了。”

“这样说起来，你们是‘老相好’？”

黄仪的话过于率直，近乎粗鲁，听壁脚的陈世龙大为皱眉。就这时一线光亮，穿壁而入，壁上本来有个洞，刚才是为黄仪的背脊所挡住了，此刻他换了个地方坐，所以光线得以透过。陈世龙凭此指引，悄悄移步凑眼，阿七和黄仪恰好都在视界之中。

阿七打扮得很朴素，穿一件铁灰线春的薄棉袄，系着玄色洋绉的裙子，脂粉不施，只在鬓边簪一朵红花，这样打扮，在庄重中又显得很俏丽，徐娘风韵，着实迷人。

她的神色也很庄重，但一双眼睛不能动，一动便如波光潋滟，令人目炫。陈世龙顾得看，便顾不得听，想不起刚逝的这片刻工夫，两个人又对答了几句什么话。只见阿七略有愠色，必是黄仪说话太不客气的缘故。

“七阿姐！”黄仪在说，“既然你们规规矩矩，没啥纠葛，那么你来看世龙是为啥？”

“我有笔小小的款子，托他代为放息。现在要钱用，想请他替我抽回来。”

一听这话，陈世龙先是诧异，从而恼怒！这不是诬赖？她何尝有什么款子托自己放息？然而稍为多想一想，便即恍然，这是“烟熏鼠穴”之计，目的是要把自己逼出来跟她见面。这一计想得甚绝！怕黄仪难以应付了。

不然！黄仪听陈世龙谈过她跟郁四的情形，以前陈世龙连跟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怎么会替她经手银钱？而况郁四自己跟人合股开着聚成钱庄，如果阿七有私房，何不存在聚成生息，要来托陈世龙代放？

明知道她是假话，黄仪却不肯戳穿，只问：“你那笔钱是多少，要抽回多少？”

“不多，几百两银子，能抽回多少是多少。”

“好的。我替你转告。”

“谢谢你！”阿七略停一停又说，“不过我想要当面跟他算一算账。黄先生你看，我啥辰光来，可以见得着他的面？”

“说句实话，啥时光也见不着！”

“为啥？”

“为了他一见你七阿姐要着迷，我的责任有关。”

这句话很厉害！厉害在骤出不意，如当头霹雳一般，把盘算得好好的，预备一步一步逼出陈世龙来的阿七，震得七荤八素，枪法大乱，有些气馁了。

望着笑嘻嘻的，似乎不怀好意的黄仪，阿七很不服气，挺一挺腰，凸出了她那个鼓蓬蓬的胸脯说：“着迷不着迷，不去说它，我倒要请教黄先生，什么叫‘责任有关’？我要跟陈世龙见一见面，谈正经事，你为啥从中作梗？”

“陈世龙要讨亲了，是我做的媒，我对女家有责任，新郎官看见你着了迷，到时候出了什么花样，女家找我说话，我怎么交代？”黄仪又换了个位子，坐到她下首一张椅子上，隔着茶几凑过脸去问道，“七阿姐，你想呢，我这话在不在道理上？”

阿七气得脸色发白，冷笑连声：“有道理，有道理！”

陈世龙看在眼里，又觉得好笑，又有些不忍，他心里在想，黄仪如果是打算着把她气走，这一计便不高明了。因为他深知阿七的脾气，服软不服硬，越是如此，越惹得她心中不平，什么撒泼的花样都要得出来，岂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

正在有些失悔着急，只见黄仪又换了副神色，满脸疚歉，一片小心，“七阿姐，”他低声下气地说，“我言语冒犯，你在生我的气，是不是？”

“哼，”阿七微微冷笑，“我怎么敢生你黄先生的气？”

“啊呀！”黄仪抓抓头皮，作出那万分伤脑筋的神气，“听这话，生气生得大了。七阿姐，我替你赔罪，你千万不要生气。”

听他这样说，阿七不好意思了，把脸色放缓和了说：“没有。我生什么气？”

“真的不生气？”黄仪带着些逗弄的意味，“真的不生气，你就笑一笑。”

这怎么笑得出？阿七觉得这个人颇为难缠。定睛一看，只见黄仪的一双色眼瞪在自己胸前，恍然大悟，原来这家伙不怀好意！想起他的可恶，阿七决定要请他吃点苦头。

这样一转念，便先浮起一阵报复的快意，心境开朗，不觉嫣然一笑，秋波流转，站起身来，走了几步，回身斜睨着黄仪，欲语不语的，真有烟视媚行之致。

黄仪心里痒得仿佛有十七八只小手在搔抓似的，他原来的盘算，就是挺身自代，既替陈世龙解了围，自己又捡了个便宜，所以一上来不惜言语开罪，好教她对陈世龙先死了心，然后用“潘驴邓小闲”的“小”字诀，来叫她化嗔为喜。自己估量，这是着实要费一

番精神的事，不想收功如此之速，因有喜出望外之感。

“七阿姐，”他开始挑逗，“我听世龙说过，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寂寞得很。可有这话？”

“是啊！”阿七把眼望着别处，似乎不好意思正视黄仪，“不然我还不会来寻陈世龙。”

“你现在就寻着他也没用了。陈世龙得新忘旧，一片心都在张家的阿珠小姐身上。”

听得这话，阿七的妒心又起，冷笑说道：“哼，阿珠我也见过，黄毛丫头也叫‘小姐’了，真正气数！”

“这都不去说它了，提起来你不开心。阿七姐，”黄仪试探着问，“你住哪里？”

“就住郁老头原来住的地方。现在是我一个人。”

“怪不得！一个住是太寂寞了些。”黄仪说道，“用个小大姐陪陪你嘛！”

“有一个。”阿七答道，“笨得像牛，蠢得像猪，一吃过夜饭就要打瞌睡，上了床像死人一样。”

“这样子，夜里就寂寞了。也没有人来看看你？”

“有哪个？鬼都没有得上门。”

“那么，”黄仪涎着脸说，“我来做‘鬼’好不好？”

“这，这叫什么话？”

“你说鬼都没得上门，我就做‘鬼’上你的门！”

“啊唷！”阿七双手环抱在胸前，作出不胜战栗的样子，“你来嘛就来！啥叫‘做鬼上门’，说得人吓兮兮地！”

这副神态虽是做作，却也可喜，而黄仪特感会心的是她那第一句话，认为无意流露，最见真情，只要能够上门，像她这种出身，自然不愁不能入幕。

心里这么在想，手上就随便了，“不要吓，不要吓！”他很自然地拉住了她的

手，“说说笑笑。”

阿七凝睇含笑，像是心里有什么不易为人知的高兴事在想，突然间，将手一夺，凛然说道：“不要动手动脚！”说着还转脸望了一下。

这在黄仪又有会心了，“动手动脚”不要紧，就怕让人看见。那容易！“怎么搞的呢？叫学生子去买点心，到现在还不来？”他这样自言自语着，奔了出去。

隔壁的陈世龙却不免诧异，不懂阿七是什么意思。莫非真个孤衾难耐，有意接受黄仪的勾引？他想仔细看一看阿七的表情，无奈她背着身子，正朝窗外在望。就这时候，听得黄仪的脚步声，接着是关门声和落闩声。原来如此！陈世龙心想，黄仪心也太急了些，这下真有场“隔壁戏”好看了。

“你看我这地方怎么样？”黄仪走回来笑嘻嘻地说，“一门关紧，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我晓得了！”阿七慢慢点着头，伸出一只用凤仙花染红了指甲的食指，指指戳戳地说，“你好坏！”

“坏！怎么坏法？”

“问你自己啊！”

“我倒不晓得。”黄仪又拉住了她的手，涎着脸说，“你倒说给我听听。”

“何必我说？”阿七把眼睛望着别处，“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

“对，说出来没意思。只要心里有数就是。”

一面说，一面把脸凑过去闻她。阿七只把脸往侧面仰了仰，但一双手被他拉着，就躲也躲不远，到底让他闻到了。

“好香！”黄仪仰脸闭眼，向空嗅了两下，同时一只手从她膀子上慢慢摸了上去。

他还在不胜陶醉，陈世龙却在替他担心了。因为阿七已经变态，眼睛渐渐睁圆，眉毛渐渐上竖，嘴巴渐渐闭紧，最后扬起她那只多肉的手，使劲一掌，打在黄仪脸上。

“啊！”黄仪大喊一声，睁开眼来，看到阿七的脸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打我？”他捂着脸问。

“打你个调戏良家妇女！”阿七很沉着地说。

“你！”黄仪像打雷似的暴喝一声，跳脚骂道，“你个臭婊子——”

一声没有骂完，脸上又着了一掌，这时才显出阿七的泼辣，抢步过去，从桌上拿起把剪刀扬起来，咬牙切齿地骂：“你嘴里再不干不净，我一剪刀扎出你的眼乌珠！”

不得了！陈世龙大为着急，要出人命了。幸好黄仪识趣，窘笑着说：“何必呢！这样子认真。早晓得你开不起玩笑，哪个孙子王八蛋跟你噜苏！”

“哼！”阿七把剪刀往桌上一抛，板着脸叱斥：“走！开门。我要走了。”

黄仪一言不发，乖乖地去开了门，放阿七走路。这一下陈世龙却受罪了，使尽吃奶的力气，才能把笑声憋住，直到黄仪走得远了，他才掩着嘴，溜了出来，急急忙忙奔到后面的废园中，捧着肚子，纵声大笑。

如果照以前的脾气，陈世龙一定会把黄仪的这个笑话散布出去，自从跟了胡雪岩，学到了许多人情世故，了解这必成黄仪深讳之事，不但不能讲出去，最好连黄仪面前，都要装作不知其事。不然便要遭忌，俗语说的“是非只为多开口”，正指此而言。

然而难题仍未解决，阿七仍旧会来，看她号为“水晶”，表里通明，好像胸无城府，想不到撒泼放刁也绝得很。那条“烟熏鼠穴”之计，十分厉害，不能听其自然。

这样就还是只好跟黄仪去商量。他特别谨慎，怕自己脸上的神色有异，也怕黄仪的心情还未能平贴，当时便不去找他，一个人出后门寻朋友一起吃晚饭，回到丝行，才踱到黄仪那里“打听消息”。

“怎么样？”他装得若无其事地，“你是怎么把她弄走的？”

“我告诉她，你跟阿珠的亲事，是我做的媒，我有责任，劝她以后不要来找你的麻烦。”

“她怎么说？”

“这个女人，坏得很！”黄仪恨恨地说，“她说有什么私房钱，托你替她放息。又说，要抽回本钱，最好跟你见个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贱货！没有男人不过门。”

听他此刻的话，想起他当时咆哮如虎，而结果如丧家之狗的神情，前后映照，使得陈世龙的肚肠根痒不可当，差点又笑出声来。

“事情真麻烦了！”黄仪又说，语气倒是平静了，见得他已好好想过，“现在已经不是躲的事。”

“怎么办呢？”

“她到大经来寻你，有我在，总可以把她挡回去。就怕她不来，到处去放谣言，说你欠了她的钱，避不见面，逼得你非出面跟她理论不可。”黄仪抬眼望道，“你想这个女人坏不坏？”

照阿七的为人，还不至于这么坏！不过她如缠住不放，而自己又始终避不见面，怨恨交加，像她这样的女人就很难说了！因此，陈世龙吸着气，搓着手，显得颇为不安。

“好好一头亲事，不要坏在她手里！她现在逼得你没路走，世龙！你要早点想办法。”

“是啊！我现在不就是在向黄先生讨教？”

黄仪点点头，一双眼睛突然变得深沉，沉思了好一会，才慢吞吞地开口：“办法是有一个。‘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一劳永逸，唯有这条路好走。”

看样子是极狠的一着，陈世龙催他：“黄先生，你说，是怎么一条路？”

“听说你跟县衙门的刑名师爷很熟？”

“熟也不太熟。不过打着胡先生的旗号去，可以说得上话。”

“这就行了！”黄仪很轻松地，“阿七不是本地人，原籍高邮。你去托刑名师爷弄张牌票出来，转她个‘流娼’的罪名，递解回籍，滚她拉块妈妈咸鸭蛋！”

想不到是如此一计，实在太狠毒了一些，陈世龙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黄仪是这么一个人！以后共事，倒要好好防他。

“怎么样？”黄仪催问，“我是为你设想，非如此不足以放心！”

“是，是！我知道黄先生完全是为我。不过，”陈世龙亦颇多急智，把这重公案扯到了郁四身上，“其中碍着郁四叔，旁人不知道是我们出的花样，只当郁四叔放不过这样一

个人，传到江湖上，郁四叔的声名不好听。”

“那不要紧。”黄仪拍着胸说，“郁四叔问起来，我替你一力承当。”

就表面看，黄仪这样够朋友，再不领情受教，就变成半吊子了。陈世龙十分机警，用欣然的语气答道：“黄先生这样子帮我的忙，还有什么说？我明天就去办。”

这当然是敷衍，陈世龙决不会照他的话去做的。一个人静下来想想，原意托黄仪帮忙，谁知越帮越忙，反倒额外添了些麻烦，所以心中甚为不快，早早上床睡了。

第五章 胡雪岩公事家事一把抓，三天之内事事妥帖

料理家事

刚睡下不久，小徒弟来敲门，送来一封夜班航船刚刚带到的信，信是胡雪岩寄来的，拆开一看，寥寥数语，只说得知郁四有伤子之痛，深为惦念，特地抽空，专程到湖州来一趟，慰唁郁四，发信以后，即日下船。

这一下，陈世龙的愁怀尽去，有胡雪岩到，凡事都不碍了。一觉好睡，第二天一早，悄悄到码头上去等，等到十点多钟，将胡雪岩等到了。

泊舟下碇，搭好跳板，陈世龙先到船上，笑嘻嘻叫过一声：“胡先生！”接着又说，“没有想到胡先生会来，真是太好了。”

听他这样说法，便知自己这一趟适逢其会，有什么事要自己来料理，胡雪岩便点点头说：“我是包了一只船走的，只有三天的工夫。来，你坐下来，我们先细谈一谈。”

这一谈便长了，由郁四丧子谈到他的家务，由阿七谈到自己的麻烦，由自己又谈到黄仪。自然，也谈到郁四尽释前嫌，替自己出面办喜事，如何会亲送聘金，以及阿珠的娘要替女儿办嫁妆，婚期得延到明年。结语是：“我一切都要请胡先生来做主。”

“想不到我一走，出了这么多花样！”胡雪岩紧皱着眉，想了好半天才开口：“你的喜事，怎么样都可以，慢慢再说。你郁四叔搞成这样子，倒有些伤脑筋了。他的大小姐我没有见过，你看她为人如何？天性厚不厚？”

“阿兰姐的精明强干，早就有名的。天性呢，”陈世龙出语很谨慎，“自然不会太薄，郁四叔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是唯一的亲骨肉了！我想，她不会不孝顺，也不敢不孝顺。”

最后一句话，骤然难以索解，细想一想，才察出这句话中的分量，如果阿兰姐敢于不孝顺老父，胡雪岩以父执的资格，一定会出来说话。至少限度，他会劝郁四，一个沙壳子都不要给阿兰姐，“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阿兰姐在娘家硬争是争不到财产的。

“胡先生，”陈世龙忽有灵感，“你何不帮郁四叔把家务料理一下子？”

胡雪岩沉吟不语，显然是觉得陈世龙的提议，不无考虑的余地。照他的性情，以及与郁四的交情来说，不能不管这桩闲事，只是不管则已，一管就要弄得漂漂亮亮，三天的工夫来不及，就算再加一两天，未见得能料理清楚，而上海、杭州的事却要耽误，变成“驼子跌跟斗，两头落空”，不智之至。

“还有，”陈世龙又说，带些愁眉苦脸地，“阿七是个麻烦！从前我不怕她，随她怎么好了！现在我不能跟她一起在烂泥塘里滚。胡先生，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就是“混市面”的人的苦衷！人之好善，谁不如我？略有身价，总想力争上游，成为衣冠中人，但虽出淤泥，要想不染却甚难，因为过去的关系，拉拉扯扯，自己爱惜羽毛不肯在烂泥塘里一起打滚，无奈别人死拉住不放，结果依旧同流合污。胡雪岩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当然要替陈世龙想办法。

郁四的家务是个难题，陈世龙的麻烦又是一个难题，两个难题加在一起，反激出胡雪岩的灵感，站起身来说：“走！我们上岸。”

看他欣然有得的神情，陈世龙知道他又要出“奇计”了，便笑嘻嘻地问道：“胡先生，你一定又有啥人家想不到的主意，好不好先讲给我听听？”

“没有啥不好讲的。”胡雪岩说，“我想叫阿七‘船并老码头’。”

陈世龙一愣，再细想一想，不由得衷心钦服，郁四少不得阿七，是他早就深知的。现在硬生生的拆散，完全是阿兰姐夫妇在捣鬼。倘能破镜重圆，且不说阿七这方面，起码郁四的心情就不会这么颓丧。当然，自己的麻烦就此烟消云散，更不在话下。

“胡先生！真正是，有时候我们看事情总不够透彻，自己不晓得什么道理。现在我懂了，差的就是那一层纸，一个指头可以戳破的，我们就是看不到！”

“你不要恭维我。事情成不成，还不晓得。等我先去探探口气。”胡雪岩说，“先去

看你郁四叔。”

于是陈世龙上岸，在码头上雇了两乘轿子，一直抬到郁四家。陈世龙先下轿，一直奔了进去，只见郁四一个人在喝闷酒，叫应一声，接下来说：“胡先生来了！”

郁四顿有惊喜之色，“在哪里？”他站起身问。

“从船上下来，就到这里，他是专程来看四叔的。”

正说到这里，胡雪岩已经走进二门，郁四急忙迎了上去，执手相看，似乎都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胡雪岩才说了句：“四哥，你不要难过！”

不说还好，一说正说到郁四伤心之处，眼泪簌簌地流个不停，顿足哭道：“做人真没有意思！”接着又哽咽咽咽、断断续续地说，不逢知己，连痛哭一场都不能够。自己有多少心事，无人可诉，这份苦楚，一时也说不尽。如今交代了胡雪岩，便要辞掉衙门里的差使，找个清静地方去吃素念佛，了此余生。

“四哥，四哥！”胡雪岩连声叫唤，“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就这样解劝着，他半搀半携地把郁四扶到里面，接着阿兰姐出来拜见，虽是初见，久已闻名，她知道这是自己父亲的一个很够分量的朋友，所以礼数甚恭，好好敷衍了一阵，接着重治酒肴，留客便饭。

胡雪岩在席间只听郁四诉苦，很少说话，一则是要多听，二则此时也不便深谈。等郁四倾吐了心里的愁郁，精神显得振作了些，他才说道：“四哥，我有几句心腹话想说。”

“噢！”郁四懂了他的意思，“到我钱庄里去坐。”

到了聚成钱庄，郁四那间密室里没有第三者，两人靠在烟榻上，聚首密谈，胡雪岩的第一句话是：“四哥，阿七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郁四长叹一声，又息了好一会才说，“我不晓得从何说起，这件事——”他摇摇头，又叹口气。

察言观色，这没有说完的一句话是：这件事我做错了。有此表示，见得胡雪岩的那句话一针见血！这就用不着再迂回试探了，“四哥，”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替你把阿七弄回来！”

一听这话，郁四仰直了头看着胡雪岩，仿佛弄不懂他的意思，当他在说笑话。当然不会是笑话！胡雪岩从不说这些笑话的，就算是笑话，他也相信胡雪岩有把笑话变成真事的手段。要考虑的只是自己这方面。

“难处也很多——”

“不！”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四哥，你不要管这些个。你说的难处，我都知道，第一，怕阿兰姐跟阿七不和；第二，怕阿七心里有气，故意拿跷。这些都不是难处，包在我身上，安排得妥妥帖帖，只看四哥你自己。如果你一定要唱一出‘马前泼水’，那就不必再谈。否则，一切归我来办。你倒说一句看！”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我还说什么？”

“那就行了，我就要你这一句话，你请躺一躺，我跟世龙说句话，马上就回来。”

于是胡雪岩离榻而起，把陈世龙找到，拉至僻处，密密嘱咐了一番，等陈世龙领计而去，他才回到原处。

“四哥，”他说，“我话先说在前面，谈到你的家务，只怕我言语太直，你会不会动气？”

“这叫什么话？你我的交情，哪怕你就责备我不是，我也要听你的。”

“既然如此，我就老实说了，你那位令媛，大家都说她厉害得很，可有这话？”

“有的。”郁四点点头，“我也在防她。”

“至亲骨肉，时时刻刻要防备，那就苦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来为去，为两个钱。我劝你不如趁此机会分家。女儿也得一份，叫她不必再想东想西，岂不爽快吗？”

“嗯，嗯！”郁四慢慢点头道，“这倒也是个办法。你再说，你总还有话。”

“分家也有个分法。”胡雪岩说，“我先要问你，你自己总也有过打算？”

“我哪里有什么打算？阿虎一死，我的心冰凉，恨不得出家做和尚！他们怎么说怎么好，反正我都丢开了，随他们去搞。不过，”郁四顿了一顿，显得有些激动，“小和尚一来，听说了他的情形，我心里才高兴了些。今天，你路远迢迢抽出工夫来看我，想想这个

世界上也还有些好东西。说句实话，到现在我才稍微有点做人的乐趣。”

这才真的是肺腑之言，胡雪岩觉得很安慰，也越觉得要替他尽心，“四哥，”他说，“承蒙你看得起我，我倒不能不多事了，索性谈得深些。府上的事，要通盘筹划，麻烦虽多，不能怕事，挺一挺胸，咬一咬牙，把它一起理清楚了，好不好？”

“好啊！”郁四很兴奋地回答，他自己也盘算过家务，但越想越头痛，始终鼓不起勇气来清理这一团乱丝，现在听胡雪岩这样说法，先就如释重负，心里好过得多。

“那么，一样样地谈。我先请问，你衙门里的差使，将来怎么样处置？”

户书是世袭的差使，因为手中有一本将全县田地业主、座落、亩数、赋额记载得明明白白的“鱼鳞册”，这就是世代吃着不穷的衣食饭碗。如果阿虎不死，自然归他承袭父职，现在膝下无子，即令将来有后，要把儿子教养成人，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渺焉无凭，作不得那样不切实际的打算，所以郁四曾经一度想辞差，这是绝少有的事，通常总是有亲子则亲子承袭，否则就收个螟蛉子，甚至高价顶让，改姓承袭。此刻当然已不作辞差打算，但究竟应该如何处理，郁四却一时不得主意。

遇见胡雪岩，他就懒得去伤脑筋了，直截了当地摇摇头：“我不晓得。”

“好，我再请问第二件。”胡雪岩说，“你那令媳，你又如何替她打算？”

“这件事我最为难！”郁四放下烟枪，矍然而起，“你想想，今年才十九岁，又没有儿子。怎么守法？”

“她自己的意思呢？”

“她当然要守。”

“守节是越守越难。尽有守到四十出头出了毛病的！四哥，我说句老实话，我们又不是啥书香门第，不妨看开些，再说，为儿子挣座贞节牌坊，还有点意思，没有儿子，没有希望，守不守得住且不去说它，就算守着了一座贞节牌坊，有啥味道？”

“你说得透彻。我主意定了，还是劝她嫁的好，有合适的人，我把她当女儿嫁出去，好好陪嫁。不过，”郁四皱眉又说，“万一她一定要守，怎么办？”

这当然只好成全她的志向，为她在族中选一个侄儿过继为子，然而将来又如何呢？有郁四在自然没有话说，倘或三年五载以后，郁四撒手归西，则孤儿寡妇，难保不受人欺

凌。

这些难处，胡雪岩早就替他想到了，“凭四哥你在外头的面子，百年以后，不怕没有人照应府上。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自己族里要出花样，外人就很难说话了。”胡雪岩先这样把症结点明，然后才替他划策。

胡雪岩的想法，如果阿虎嫂愿意守节，应该有个在郁四身后可以照料她的人，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当家。郁四得找一个年轻能干而最要紧的是忠厚的人，收为义子，改姓为郁，不必顶他的香烟，只是继承他的世袭差使。此人受恩所须报答于郁四的，就是将来照应阿虎嫂母子，以及阿七可能为郁四生下的小儿女。

这是面面俱到的办法，郁四完全同意。难题是这个可以“托孤”的人，不容易找，在户房中，郁四虽有些得力的帮手，但不是年龄太长，早已生儿育女，不可能做人家的螟蛉，便是虽有本事，人品不佳，有郁四在，不敢出什么花样，郁四一死，必定难制，托以孤儿寡妇，会变成羊落虎口。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在这事也不急，你慢慢留心好了。”

忽然，郁四很兴奋地欲有所言，但刚抬起身子，便又颓然倒下，摇摇头自语：“不行！不行！”

胡雪岩倒有些困惑，想想自己的办法，没有什么行不通的，随即问道：“怎么说不行？”

“我倒想到一个人。”郁四慢吞吞地说，“只怕你不肯。”

这一说胡雪岩才明白就里，“大概你是看中了世龙？”他问。

“不错。”郁四说，“他是你得力的人，你没法放手的。”

“这倒是实话。不过你的事也要紧，果真世龙自己愿意，我也不便反对。”

“那再谈吧！”郁四怕他为难，自己收篷，顾而言他，“你再说说看，我分家的事怎么样？”

“女儿原是分不着的，不过家私是你所挣，你愿意怎么样用，谁也管不着你。我的意思，你先提出一笔来给女儿，也是你们做父女一场！”

话说得很含蓄，意思是这一来可以绝了阿兰姐觊觎娘家之心，省去多少是非。郁四本来当局者迷，一直以为女儿是一番孝心，现在才有些明白，觉得此举是必要的，所以连连点头：“我分一百亩田，提两万现银给她。也要把话说明白，叫他们夫妇拿良心出来。”

说到这样的话，胡雪岩不便接口，停了一下说：“此外你应该作三股派，阿虎嫂如果一定要守，自然该得一股；阿七将来会有儿女，也该得一股；另外一股留在你自己手里，慢慢再说，有这一股在手里，大家都会孝顺你，千万不要分光！还有一层，等分好了，一定要禀请官府立案，以绝后患。”

“这我懂！我都依你的话做。现在，”郁四很吃力地说，“只怕阿七心里还在怪我。”

“这是免不了的。”胡雪岩有意隐瞒阿七对陈世龙的那段情，而且还说了一句假话，“阿七其实还念着你的好处。你就算看在我的面上，委屈些！回头阿七要发牢骚，哪怕给你难看，四哥，你都要忍一忍。”

“她是那样子的脾气，我不跟她计较。”郁四说道，“照你的意思，等下我要跟她见面，在哪里？”

“等世龙回来再说。此刻你先过足了瘾，回头好有精神应付阿七。”

“应付”是句双关语，郁四会心一笑，听他的话，抽足了鸦片，静待好事成双。

郁四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悬念而好奇，但不能不沉着处之，微微一笑，抛开阿七，问起胡雪岩自己的事。

这就有得好谈了。胡雪岩与尤五之间的秘密，特别是关于小刀会的内幕，他在陈世龙面前都是守口如瓶，而对郁四却无须隐瞒。并头低语，声音低到仅仅只有两个人听得见，郁四一面打着烟泡，一面侧耳静听，觉得惊心动魄，对胡雪岩更加另眼相看了。

“想不到你有这一番经历！”听完了他说，“说得我都恨不能像你这样去闯闯码头。”

见他受了鼓舞，胡雪岩正好趁机劝他：“四哥，这几年是一重劫运、惊天动地的日子，我不相信在劫难逃这句话，只觉得一个人要出头，就在这个当口。人生在世，吃饱穿暖，糊里糊涂过一生，到闭眼的那一刻，想想当初，说不定会懊悔到这世界上来一遭，这就没啥意思了！”

“是啊。”郁四答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总要做件把别人做不到的事，生前死后，有人提起来，翘一翘大拇指，说一声‘某人有种’，这才是不辱没爷娘！”

听这语气，胡雪岩想起从嵇鹤龄那里听来的一句成语，脱口说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四哥，你果有此心，眼前倒有个机会，可以做一番事业。”

“噢！你说。”

“你们湖州办团练，听说赵景贤是个角色，你如果能够帮他办好了，保境安民，大家提起你来，都要翘大拇指了。”

郁四不响，只是双眼眨得厉害，眨了半天，忽然抛下烟枪，坐起身来说：“你说得对！要人要钱，我尽我的力量。不过我不便自己凑上门去。倒不是要他来请教我，是怕人说我高攀，想挤到绅士堆里，自抬身价。”

“这也不是这么说法。守土之责，人人有份！”胡雪岩略停一停说，“我来安排，叫王大老爷来跟赵景贤说，那样，四哥你面子上也过得去了。”

“好！你去办，我只听你的招呼就是。”说着，他下了炕床，关照聚成的人备饭，兴致极好，迥不是以前那种垂头丧气的颓唐之态。

刚刚拿起酒杯，陈世龙赶到，冲胡雪岩点了点头，坐下来一起吃饭。郁四知道他是安排好了，只知道他是如何安排，跟阿七见了面，自己该说些什么？心里痒痒地却不便问，那酒就吃得似乎没啥味道。

“少喝两杯！”胡雪岩说，“回头再吃。”

郁四听这话，便喝干了酒，叫人拿饭来吃。吃完，一个人坐在旁边喝茶，静候胡雪岩行动。

“我们走吧！”

“慢点。”郁四到底不能缄默，“到哪里？”

“到大经丝行。”胡雪岩说，“我请阿七来碰头，你躲在我后房听，说什么你都不必开口！等我一叫，你再出来。”

“出来以后怎么样？”

“那——”胡雪岩笑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怎么知道？”

这句皮里阳秋的谐语，表示接下来就是重圆破镜，复谐好事。郁四听了当然兴奋，急着要走。

三个人一起出了聚成钱庄，却分两路，郁四跟胡雪岩到大经，陈世龙别有去处，他第一次受计所办的是“调虎离山”，赶到老张那里，报告胡雪岩已到湖州，说跟郁四有要紧话在大经商谈，不便让黄仪知道，嘱咐老张夫妇，借商谈陈世龙的亲事为名，把他邀到家，把杯谈心，务必缠着他的身子。这样做的用意，就因为阿七要到大经来，怕跟黄仪遇到，彼此不便。

敲开阿七家的门，她是诧异多于一切，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说了句：“是你！”

“是我。”陈世龙平静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哼！”阿七冷笑，“你是卑鄙小人，良心叫狗吃掉了！”

“怎么好端端骂人？”

“为什么不骂你！”阿七一个指头，戳到他额上，使劲往后一揪，指甲切入肉里，立刻便是一个红印。

“不要动手动脚！”陈世龙说，“胡先生从杭州来了，他叫我来请你过去，有话跟你谈。”

“你还想来骗人，真正良心丧尽了。你自己躲我，还不要紧。你叫黄仪来打我的主意，拿我送礼，讨他的好！”阿七越说越气，大声骂道，“你替我滚！我不要看你。”

这一说，陈世龙想起那天的光景，忍不住纵声大笑。

“你还笑！有啥好笑？”

“我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差点眼睛都被戳瞎。”

“咦！”阿七秋波乱转，困惑地问，“难道他还好意思把这桩‘有面子’的事告诉你听？”

“他怎么会告诉我？我在间壁楼梯下面张望，亲眼看到的。”陈世龙又说，“阿七，

你想想，我怎么会捉弄你？我们是熟人，而况你又有私房钱叫我替你放息，我捉弄了你，不怕你跟我逼债？”

听这一说，阿七有些发窘，破颜一笑，故意这样说道：“对！我就赖你欠我的钱，不听我的话，我就去替你‘卖朝报’！”

“好了，好了！”陈世龙问，“你要不要换件衣服？如果不换，我们此刻就走。”

“真的胡老板要见我？”阿七答非所问地，“他有啥话要跟我谈？”

“我不晓得，不过，我告诉你，他现在鸿运当头，照顾到哪个，哪个就有好处。你听我的话，跟我走！”陈世龙把她打量了一番，虽是家常打扮，风韵自胜，便又说道，“这样也蛮漂亮，不要换衣服了。”

阿七听他的话，嘱咐了她所用的那个爱打瞌睡的小大姐当心门户，跟着陈世龙出门，巷口雇一顶小轿，一直抬到大经丝行。

“越来越年轻了！”胡雪岩迎着她，便先灌了句米汤，接着取出一个外国货的鍍银粉镜——是特地叫陈世龙向阿珠借来的，“没啥好东西。郁四嫂，千里鹅毛一点心，你将就着用。”

“多谢胡老板，不过，你的称呼，不敢当。”

“不是这话。不管你跟郁四哥生什么闲气，我总当你郁四嫂！”

“我哪里高攀得上他们郁家？胡老板，多承你抬举我，实在对不起，要叫你骂一声‘不识抬举’了！”

听她的口风甚紧，胡雪岩不敢造次，一面请她落座，一面向陈世龙使个眼色，暗示他避开。

“那么，我走了！”陈世龙说，“阿七，明朝会！”

“慢点。”胡雪岩故意问一句，“你到哪里去？是不是阿珠在等你？”

这还用思索？当然是实实在在地答应一个：“是！”

“将来又是个怕老婆的家伙！”胡雪岩望着陈世龙的背影，轻轻说了句，偷眼看阿七的脸上，是爽然若失的神情，便知自己这番做作不错。要先把陈世龙的影子从她心里抹干

净，再来为郁四拉拢，事情就容易了。

“胡老板！”阿七定定神问道，“不晓得你有啥话要跟我说？请吩咐！”

“吩咐二字不敢当。郁四嫂！说句实话，我这趟是专程来看郁四哥的，这么一把年纪，没有了一个独养儿子，你想想可怜不可怜？”

阿七在恨郁四，想答一句“可怜不足惜”！话到口边，觉得刻薄，便忍住了点一点头。

“阿虎我没有见过，他为人怎么样？”

“郁家这位大少爷，凭良心说，总算是难得的好人。”阿七答道，“不比他那个姐姐，眼睛长在额头上。”

“是啊，我听说你跟郁家大小姐不和，有没有这话？”

“这话，胡老板你说对了一半，是她跟我不和！”阿七愤愤地说，“她老子听了宝贝女儿的话，要跟我分手。分就分，我也不在乎他！”

“唉！郁四哥糊涂到了极点！”胡雪岩摆出为她大不平的神态，责备郁四，“你跟了他，算是委屈的，他怎么得福不知？我先当是你要跟他分手，原来是他自己糊涂，这我非好好说他几句不可！”

“哪里是我要跟他分开？”阿七上当了，极力辩白，“我从来都没有起过这样的心思。都是他自己，一心还想弄两个年轻的，人老心不老，不晓得在交什么墓库运！”

“好！”胡雪岩翘着大拇指说，“郁四嫂，我倒真还看不出，你一片真心，都在郁四哥身上。”

“哼，有啥用？”阿七黯然摇头，“好人做不得！叫人寒心。”

“那也不必。人，总要往宽处去想——”

“是啊！”阿七抢着说道，“我就是这样想。心思不要太窄，难道‘死了杀猪屠，只吃带毛猪’？我说句不怕难为情的话，离了郁家，还怕找不着男人？到后来倒看看，究竟是他吃亏，还是我吃亏？”

这番挟枪带棒、不成章法的话，看似豁达，其实是摆脱不掉郁四的影子，胡雪岩觉得

自己的成绩不错，把她真正的心意探清楚，便已有了一半的把握了。

于是他借话搭话地说：“自然是郁四哥吃亏。拿眼前来说，孤苦伶仃，一夜到天亮，睁着眼睛想儿子，那是什么味道？”

她不响，息了一会才说了句：“自作自受！”

“他是自作自受。不过，你也一样吃亏！”

“这——”阿七大摇其头，“我没有啥吃亏。”

“你怎么不吃亏？”胡雪岩问道，“你今年二十几？”

“我——”阿七迟疑了一下，老实答道，“二十七。”

“女人像朵花，二十三岁，就是花到盛时，一上了你在这年纪，老得就快了。”胡雪岩说，“你想想看，你顶好的那几年，给了郁四哥，结果到头一场空，岂不是吃了亏了？”

听他这一说，阿七发愣。这番道理，自己从没有想过，现在让他一点破，越想越有理，也越想越委屈，不由得就叹了口气。

到此地步，胡雪岩不响了，好整以暇地取了个绿皮红心的“抢柿”慢慢削着皮，静等阿七发作。

“胡老板，我想想实在冤枉！人不是生来就下贱的，说实话，跟郁老头的时候，我真是有心从良。哪晓得你要做好人，人家偏偏不许你做！”说到这里，阿七一生委屈，似乎都集中在一起爆发开来，显得异常激动，“就是胡老板你说的，我一生顶好的几岁给了他，他听了女儿的话，硬逼我分手，他这样子没良心，那就不要怪我，我也要撕撕他的脸皮。”

“噢！”胡雪岩很沉着地问，“你怎么撕法呢？”

“我啊，”阿七毅然决然地说了出来，“我做我的‘老行当’，我还要顶他的姓，门口挂块姓郁的牌子，叫人家好寻得着。”

这倒也厉害！果然如此，郁四的台就坍了。“阿七，”胡雪岩说，“人总不要走到绝路上去——”

“是他逼得我这样子的。”阿七抢着分辩。

“你这个念头是刚刚起的。是不是？”

“是的。”阿七已完全在胡雪岩摆布之下，有什么，说什么，“多亏你胡老板提醒我，想想真是一口冤气不出。”

“那就变成是我挑拨是非了。阿七，你要替我想想。”

“对不起！”阿七满脸歉疚，“这件事我不能不这么做。请你胡老板体谅我！”

“你无非想出口气。我另外替你想出气的办法，好不好？”

阿七想了想答道：“那么，胡老板你先说说看！”她紧接着又声明，“这不是我主意已经改过，说不说在你，答应不答应在我。”

“当然。”胡雪岩说，“不要说你那口冤气不出，就是我旁边看着的人，心里也不服气。无论如何要叫你有面子，争一口气，有面子就是争气，这话对不对？”

阿七并不觉得他的话对，但也不明白错在何处，只含含糊糊地答道：“你先说来看！”

“我想叫郁四哥替你赔个罪。怎么样？”

“赔罪？”阿七茫然地问道，“怎么赔法？”

“你说要怎么赔？”胡雪岩说，“总不见得要‘吃讲茶’吧！”

“吃讲茶”是江湖道上的规矩，有啥“难过”，当面“叫开”，像这种家务事，从没有吃讲茶的规矩。但此外阿七也想不出如何叫郁四赔罪，只睁大了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望着胡雪岩发怔。

“阿七，什么赔罪不赔罪，都是假的，一个人的感情才是真的。只要郁四哥把真心给了你，也就差不多了！”

阿七一方面觉得他这话不无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这话或有深意。两个念头加在一起，得要好好想一想，所以双手按在膝上，低头垂眼，只见睫毛不住闪动，那副娴静的姿态，看起来着实动人。

她还在细细思量，胡雪岩却说得圈子兜得太远，自己都有些不耐烦，决定揭破谜底，略想一想，他说：“郁四嫂，其实你这口冤气也算出过了，你刚才左一个‘没良心’，右一个‘老糊涂’，骂得狗血喷头，人家一句口也不开，等于向你赔了罪，你也可以消消气了。”

这一说，把阿七说得莫名其妙，好半晌才说：“我是‘皇帝背后骂昏君’，他人又不在这里，怎么听得见？”

“哪个说不在这里？”胡雪岩敲敲板壁，“郁四哥，你可以出来了，再来跟郁四嫂说两句好话！”

“噢！”郁四应声掀帘，略带窘色，先叫一声，“阿七！”

阿七这时才会过意来，“冤家”相见，先就有气，扭转身来就走。哪知道门外早有埋伏，陈世龙说到张家是假话，一直等在门外，这时笑嘻嘻地说道：“你走不得！一走，郁四叔‘跪算盘’、‘顶油灯’的把戏，都看不到了。”

于是又是一气，“你好！”她瞪着眼说，“你也跟他串通了来作弄我！”

“是，是！”陈世龙高拱双手，一揖到地，“是我错，你不要生气。”

这一下搞得阿七无计可施！当前的局面，软硬两难，走是走不脱，理又不愿理郁四，只有回转身坐了下来，把个头偏向窗外，绷紧了脸不说话。

“阿七！”郁四开口了，“算我不对——”

“本来就是你不对！”阿七倏地转过身来抢白。

“是，是！”郁四也学陈世龙，一味迁就，“是我不对，统统是我不对。好了，事情过去了，不必再打搅人家胡老板，我们走！”

“走？走到哪里去？”

“你说嘛！到我那里，还是到你那里？”

“到你那里？哼，”阿七冷笑道，“你们郁府上是‘高门槛’，我哪里跨得进去？”

说到这样酸溜溜的话，那就只是磨工夫的事了，胡雪岩向陈世龙抛个眼色，站起身说：“好了！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讨厌了！你们先谈几句，等下我送你们入洞房。”

“啥个洞房不洞房？”阿七也起身相拦，“胡老板你不要走，我们要把话说清楚，没有这样便当的事！”

“我不走！我就在对面房里。”胡雪岩说，“你们自己先谈，谈得拢顶好，谈不拢招呼我一声我就来。郁四嫂你放心，我帮你。”

这个承诺又是一条无形的绳子，把阿七捆得更加动弹不得，除了依旧数落郁四“没良心”、“老糊涂”以外，只提出一个条件：要郁四从今以后，不准女儿上门。

这如何办得到？不管郁四如何软语商量，阿七只是不允。于是非请胡雪岩来调停不可了。

听完究竟，胡雪岩笑着向郁四说：“这是有意难难你。郁四嫂是讲道理的人。”

这个手法叫做“金钟罩”，一句话把阿七罩住，人家恭维她“讲道理”，她总不能说“我不讲道理”，非要郁四父女断绝往来不可。因此，这时候又板着脸不响了。

“我现在才晓得，郁四嫂气的不是你，”胡雪岩这样对郁四说，“是气你大小姐。这也难怪郁四嫂，换了我也要气！想想也实在委屈，照道理，当然要你有交代，不过说来说去一家人，难道真的要逼你不认女儿？就是你肯，郁四嫂也不肯落这样一个不贤的名声在外面。这就是山东的俗话：‘一块豆腐掉在灰堆里，弹不得了！’真正有苦说不出！”

这几句话，直抉阿七心底的衷曲，自己有些感觉，苦于说不出口，现在听胡雪岩替她说了出来，那一份令人震栗的痛快，以及天底下毕竟还有个知道自己的心的知遇之感，夹杂在一起，就如一盏热醋泼在心头，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一路哭，一路数落，但已不是吵架，完全是诉怨。郁四虽觉得有些尴尬，心里却是一块石头落地，知道大事已定。心情闲豫，应付自然从容，也不说话，只从袖中抽出一方手帕递了过去，让她好擦眼泪。

擦湿了一方手帕，收住了眼泪，阿七心里感激远多于怨恨，感激的是胡雪岩，站起来福了福：“胡老爷多谢你！费了你好半天的精神。”接着转过脸去向郁四说道：“好走了，麻烦人家胡老板好些工夫，还要赖在这里！”

“走，走！”郁四一叠连声地回答，“我先问你，到哪里？”

“还到哪里？自然是回家。”

“对，对！回家，回家！”郁四转身看着胡雪岩，仿佛千言万语难开口，最后说了这样一句，“我们明天再谈。”

一场雷雨，化作春风，胡雪岩心里异常舒畅，微微笑着，送他们出门。走到店堂，迎面遇着黄仪，胡雪岩和他都有意外之感，不由得便站住了脚。

“黄先生！”阿七泰然无事，扬一扬招呼，“明朝会。”说着还回眸一笑，洋洋得意地走了。

大好商机

湖州之行，三天之内，胡雪岩替自己办了两件要紧事。第一件是约妥了黄仪，随他到杭州去办笔墨。黄仪改变了心意，一则想到外面去闯闯，二则是觉得跟了胡雪岩这样的东家，十分够味，当然也知道这位东家不会薄待，所以薪水酬劳等等，根本不谈。

第二件是进一步赢得了郁四的友谊。郁四自从跟阿七言归于好，他的颓唐老态，一扫而空，不再谈衙门里辞差的话，家务也不劳胡雪岩再费心，表示自己可以打点精神来料理。胡雪岩要头寸周转，除了已经拨付的那一笔以外，另外又调动了五万两银子，让他带走。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为你这样的朋友，倾家荡产也值得。况且，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他这样对胡雪岩说，“你要头寸，只要早点告诉我，我一定替你调齐。”

有了郁四的十万银子和他的那句话，胡雪岩又是雄心万丈了。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头寸，在上海堆栈里的丝，搁煞了他的大部分本钱，阜康钱庄的生意，做得极其热闹，已成“大同行”中的“金字招牌”之一，但唯其如此，决不能露丝毫捉襟见肘的窘态，而海运局方面，正当新旧交替之际，亏空只能补，不能拉。在这青黄不接的当口，胡雪岩一度想把那批丝杀价卖掉，虽仍有盈余，但已有限，费心费力的结果变成几乎白忙一场，自是于心不甘，同时也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左右为难之下，有郁四的这一臂之力，帮忙帮得大了。

“四哥！”他兴奋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我包你这笔款子的利息，比放给哪个都来得划算。我已经看准了，这十万银子，我还要‘扑’到洋庄上去。前两天我在杭州得到消息，两江总督怡大人，要对洋人不客气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抓住必发大财。不过，机会来了，别人不晓得，我晓得，别人看不准，我看得准。这就是人家做生意做不过我的地方。”

说了半天是什么机会呢？两江总督怡良，郁四倒是晓得的，他是当权的恭亲王的老丈人，也算是皇亲国戚，如果有什么大举措，朝廷一定会支持他，然而对洋人是如何不客气？“莫非，”他迟疑地问，“又要跟洋人开仗？”

“那是不会的——”

胡雪岩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因为两件事，两江总督怡良对洋人深为不满，第一，小刀会的刘丽川，有洋人自租界接济军火粮食，这是“助逆”而不是“助顺”，就算实际上对刘丽川没有什么帮助，朝廷亦难容忍，而况对刘丽川确为一大助力。

第二是从上海失守以后，“夷税”也就是按值百抽五计算的关税，洋人借口战乱影响，商务停顿，至今不肯缴纳。商务受影响自是难免，如说完全停顿，则是欺人之谈。洋商缴纳关税，全靠各国领事代为约束，现在有意不缴，无奈其何！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不跟洋人做生意。

“租界上的事，官府管不到，再说不跟洋商做生意，难道把销洋庄的货色抛到黄浦江里？这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再退一步说，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很厉害，内地的丝茶两项，不准运入租界。这是官府办得到的事。”

“我懂了！还是你原来的办法，”郁四点点头说，“那样子一来，丝茶两项存货的行情，一定大涨。这倒是好生意！”

“自然是好生意。”胡雪岩说，“丝我有了，而且现在也不是时候，收不到货。茶叶上面，大有脑筋可动，官府做事慢，趁告示没有出来以前，我还来得及办货。此外，我还想开一爿当铺，开一家药店，阜康也想在上海设分号。”

“老胡，”郁四打断他的话，“我说一句，怕不中听，不过我声明在先，绝不是我有啥别的心思，无非提醒你，事情还是你去做，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四哥，我们的交情，你这番表白是多余的。”

话虽多余，不能不先交代，这就是江湖上的“过节”，其实就是郁四以下要说的话，也近乎多余，他劝胡雪岩说，一个人本事再大，精力有限，头绪太多，必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而且他的生意，互相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垮下来，不可收拾，不如暂时收敛，稳扎稳打。

这番话语重心长，见得郁四的关切，但胡雪岩自己何尝不知道？其间的利害关系，他远比郁四了解得更透彻，不过他自己足以应付得了，哪一处出了毛病，该如何急救，也曾细细策划过，有恃无恐，所以我行我素。只是郁四说到这样的话，休戚相关，虽不能听，亦不宜辩，因而不断点头，表示接受。

接受不是一句空话可以敷衍的，而郁四有大批本钱投在自己名下，也得替他顾虑。胡雪岩的思考向来宽阔而周密，心里在想郁四的话，可有言外之意？却是不能不问清楚的。

“四哥，你的话十分实在。当铺、药店，我决定死了心，暂且丢下。不过，我要请问一句，四哥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你这话也是多余的。”郁四答道，“我几时跟你说过假话？”

“是的，是的，我晓得。”胡雪岩连连点头，“不过，我怕我或者有啥看不到的地方，要请四哥指点。你看，我们在上海的那批丝，是不是现在脱手比较好？”

“嘻！”郁四的神色和声音，大似遗憾，“你完全弄错我的意思了！你当我不放心我投在你那里的本钱？绝不是！我早就说过了，我相信你，生意你去做，我不过问。”

“四哥是相信我，结果弄得‘鸭屎臭’，叫我怎么对四哥交代？”

“不要交代！要啥交代？做生意有亏有蚀，没话可说！只有‘开口自己人，独吃自己人’的才是‘鸭屎臭’，你不是那种人。再说一句，就算你要存心吃我，我也情愿，这话不是我现在说，你问阿七。”说着便连声喊着，“阿七，阿七！胡老板有话问你。”

阿七在打点送胡雪岩的土仪，正忙得不可开交，但听说是胡雪岩有话问，还是抽出身子来了。

“我昨天晚上跟你谈到上海的那批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郁四问。

“你说，那批丝上的本钱，你只当赌铜钿输掉了。赚了，你不结账，蚀了，你也睡得着觉。”

听这样一说，胡雪岩既感激，又不安，听郁四的口气，大有把那笔本钱奉送之意，这无论如何是受之有愧的。但此时无需急着表白，朋友相交不在一日，郁四果有此心，自己倒要争个面子，将来叫他大大地出个意外。

于是他说：“四哥你这样说，我的胆就大了。人生难得遇着知己，趁这时候我不好好去闯一闯，也太对不起自己了。”

在这一刻，胡雪岩又有了新的主意，但决定等那批丝脱手以后，把郁四名下应得的一份，替他在上海买租界上的地皮。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细细想去，第一，不受炮火的影响，各地逃难到上海租界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市面当然要兴旺；第二，朝廷对洋人不欢迎，但既然订了商约，洋人要来，不欢迎也办不到。“五口通商”只有上海这个码头最热闹，一旦洪杨之乱平定，逃难的人会相携还乡，但做生意的人，是不会走的。所以，趁现在把上海租界里那些无甚入息，地价便宜的苇塘空地买下来，将来一定会大发其财。不过，这是五年、十年以后，如果有闲钱无甚用处，不妨买了摆在那里，像自己现在这样，急需头寸周转，就不必去打这个主意。

“老胡！”郁四见他沉吟不语，便即问道，“你在想啥？”

“还不是动生意上的脑筋。”说了这一句，胡雪岩才想起郁四劝他的话，自然不宜再出花样，因而自己摇着手说，“不谈，不谈。是空想！”

“不要去多想了！我们吃酒，谈点有趣的事。”

趣事甚多，胡雪岩讲了七姑奶奶逛堂子的笑话，把阿七听得出神。郁四也觉得新奇，表示很想会一会这样一个“奇女子”。

“那容易得很！”胡雪岩说，“只要你抽得出空，我陪你走一遭，尤家兄妹一定也会觉得你很对劲。”

“真的，”阿七接口向郁四说，“你也该到外头走走，见见世面。年纪一大把，乐得看开些，吃吃喝喝，四处八方去逛逛，让我也开开眼界。”

这番怂恿把郁四说动了心，平生足迹不出里门，外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只听人说，未曾目睹，到底是桩憾事，如果能带着阿七去走一走，会一会江湖上的朋友，也是暮年一大乐事。只是怎么能抽得出身。

因此，他又想到衙门里的差使要找个替手这件大事，“老胡，”他毫不考虑地问了出来，“上次我跟你谈过的，想叫小和尚来当差，你可曾问过他？”

“还不曾问。”胡雪岩心想，陈世龙大概不会愿意，而且有阿七在，陈世龙也实在不宜过分接近郁家，再为自己打算，也难放手，所以索性再加一句：“我想不问也罢。我看他十之八九不肯！”

“那就算了。”郁四惘惘地说，“我另外物色。”

这两句对答，使得阿七深为注意，在过去，如果谈到陈世龙，她立刻会插嘴来问，但自从有了那两番私晤，倾诉心曲的经历，变得“做贼心虚”，在郁四面前，处处要避嫌疑，所以当时不敢搭腔，过后才找个机会，悄悄问胡雪岩是怎么回事。

阿七做媒

胡雪岩也正要有这样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好问她一个明白，因而说明其事以后，紧接着便是这样一句：“郁四嫂，我有句话，不晓得能不能问，问了怕你不高兴，不问，我心里总不安稳。真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七是很聪明、也很爽荡的人，微微红着脸说：“我晓得你要问的是啥，那件事我做错了。不过当时并不晓得做错。”

“这话怎么说？”胡雪岩觉得她的话很有意味，“是你跟郁四哥讲和以后，才晓得自己错了？”

“是的！”阿七羞涩地一笑，别具妩媚之姿，“想想还是老头子好，样样依我，换了别人，要我样样依他，这在我，也是办不到的。”

胡雪岩觉得以她的脾气和出身，还有句话提出来也不算太唐突，所以接着又问：“那么你去看世龙之前，是怎么个想法？”

一听这话，阿七有些紧张：“小和尚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

这下胡雪岩倒要考虑了，看阿七的神气，是不愿意让第三者晓得她的秘密，如果为了叫她心里好过，大可否认。只是这一来，就不会了解她对陈世龙到底是怎么一种感情，想一想，还是要说实话。

于是他点一点头，清清楚楚地答道：“原原本本地都告诉我了。”

阿七大为忸怩，“这个死东西！”她不满地骂，“跟他闹着玩的，他竟当真的了！真不要脸！”

这是掩饰之词，胡雪岩打破沙锅问到底，又刺她一句：“你说闹着玩，也闹得太厉害了，居然还寻上门去，如果让阿珠晓得了，吃起醋来，你岂不是造孽？”

“那也要怪他自己不好。”阿七不肯承认自己的错处，“无论如何香火之情总有的。那时候我心里一天到晚发慌，静不下来，只望有个人陪我谈谈。他连这一点都不肯，我气不过，特为跟他噜苏，叫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说着，她得意地笑了。

这番话照胡雪岩的判断，有十分之七可靠，不可靠的是她始终不承认对陈世龙动过心！然而事过境迁可以不去管它，只谈以后好了。

“以后呢？”他问，“你怎么样看待陈世龙？”

“有啥怎么样？”阿七说得很坦率，“我死心塌地跟了老头子，他也要讨亲了，还有啥话说？”

于是胡雪岩也没话说了，神色轻松，大可放心。

“胡老板，”阿七出了难题给他来回答，“张家阿珠这样的人品，你怎么舍得放手？”

“这话，”胡雪岩想了想答道，“说来你不会相信，只当我卖膏药、说大话。不过我自己晓得，我做这件事就像我劝郁四哥把你接回来一样，是蛮得意的。”

“得意点啥？”阿七有意报复，“刚开的一朵鲜花，便宜了小和尚。你倒不懊悔！”

“要说懊悔，”胡雪岩也有意跟她开玩笑，“我懊悔不该劝郁四哥把你接回来，我自己要了你好了，大不了像黄仪一样，至多讨一场没趣。”

阿七笑了，“好样不学，学他！”接着，神色一正，“胡老板，我规规矩矩问你一句

话。”

“好！我规规矩矩听。”

“你太太凶不凶？”

“你问她作啥？”胡雪岩笑道，“是不是要替我做媒？”

“对！不然何必问？”

“那么，你说来听听，是怎么样一个人？”

“人是比我胜过十倍，不过命也比我苦。”阿七说道，“是个小孤孀。”

接着，阿七便夸赞这个“小孤孀”的品貌，胡雪岩被她说得心思有些活动了，试探着问道：“她家里怎么样？守不住改嫁，夫家娘家都要答应，麻烦很多。”

“麻烦是有一点，不过也没有料理不好的。”阿七说道，“她夫家没有人。倒是娘家，有个不成材的叔叔，还有个小兄弟，如果娶了她，这个小兄弟要带在身边。”

“那倒也无所谓。”胡雪岩沉吟着，好半天不做声。

“胡老板，”阿七怂恿着说，“你湖州也常要来的，有个门口在这里，一切方便，而且，说人品真正是又漂亮、又贤惠！要不要看看？”

“那好啊！怎么个看法，总不是媒婆领了来吧？”

“当然不能这么看。”阿七想了想说，“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邀她到北门天圣寺烧香，你在那里等，见了装作不认识我，不要打招呼。我也不跟她说破，这样子没有顾忌，你就看得清楚了。”

“也好！准定这么办。”

到了第二天，胡雪岩找陈世龙陪着，到了北门天圣寺，先烧香，后求签，签上是这样一首诗：

暮云千里乱吴峰，落叶微闻远寺钟；

目尽长江秋草外，美人何处采芙蓉？

胡雪岩看不懂这首诗，只看签是“中平”，解释也不见得高明，便一笑置之，跟陈世龙寺前寺后，闲步随喜。

陈世龙却有些奇怪，只听胡雪岩说要到天圣寺走走，未说是何用意。他这样的一个大忙人，为何忽发雅兴，来游古刹。先是心里打算，他既不说，自己也不必问，但等到了天圣寺，自然明白，这时看不出名堂，就忍不住要问了。

“胡先生，你是不是等什么？还是——”

“对！我正是等人。跟你说了吧！”

一说经过，陈世龙笑道：“喔。我晓得了！”他说，“一定是何家的那个小孤孀，不错！阿七的眼光不错。不过，这个媒做得成做不成，就很难说了。”

“原来你也晓得。”胡雪岩颇有意外之感，“来，我们到那里坐一坐。”

两人在庙门口一家点心摊子上坐了下来，一面吃汤圆，一面谈何家的小孤孀。据陈世龙说，此人颇有艳名，自从居孀以后，很有些人打她的主意，但夫家还好说话，娘家有个胞叔，十分难，所以好事一直不谐。

“无非是多要几两银子。”胡雪岩问，“有什么难的？”

“那家伙嫖赌吃着，一应俱全，哪个跟他做了亲戚，三天两头上门来噜苏，就吃不消了。”

“这倒不必怕他。”胡雪岩又问，“她娘家姓啥？”

“娘家姓刘。他叔叔叫刘三才，人家把他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叫做刘不才。由这上头，胡先生就可以晓得他的为人了。”

“总有点用处吧！”

“用处是有点的。不过没有人敢用他。这个人太滑、太靠不住。”

“不管它！你倒说来我听听，刘不才有何用处？”

“他能说会道，风花雪月，无不精通，是做篾片的好材料。”陈世龙接着又用警告的语气说，“就是银钱不能经他的手。说句笑话，他老子死了，如果买棺材的钱经他的手，他都会先用了再说。”

胡雪岩笑了，“有这样的人？”是不甚相信的语气。

“就有这样的人！”陈世龙特为举证，“我跟他在赌场里常常碰头，诸如此类的事，见得多了。”

胡雪岩点点头，抛开陈世龙的话，管自己转念头。他心里在想，篾片有篾片的用处，帮闲的人，官场中叫清客，遇着纨绔子弟便叫篾片，好似竹篓子一样，没有竹篾片，就拧不起空架子。自己也要几个篾片，帮着交际应酬，如果刘不才本心还不坏，只是好拆烂污，倒不妨动动脑筋，收服了他做个帮手。

“来了，来了！”陈世龙突然拉着他的衣服，轻轻说道。

胡雪岩定定神，抬头望去，这一望，心里立刻便是异样的味道。何家的小寡妇是个“黑里俏”，除了皮肤以外，无可批评。腰肢极细，走几步路，如风摆杨柳，却又不像风尘中人的有意做作，而是天然袅娜。她下了轿子，扶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一步一步地走过点心摊子。胡雪岩的脸便随着她转，一直转到背脊朝陈世龙为止。

陈世龙已会过了账，悄悄地拉了他一把，两个人跟着又进了山门。阿七是早就看到了他们的，此时落后一步，微微转近身来摇一摇手。

“她什么意思？”胡雪岩问。

“大概是关照不要靠得太近。”

听这一说，胡雪岩便站住了脚，尽自盯着她的背影看。从头到脚，一身玄色，头上簪一朵穿孝的白绒花，显得格外触目。

“胡先生，”陈世龙轻声问道，“怎么样？”

“就是皮肤黑一点。”

“有名的‘黑芙蓉’嘛！”陈世龙说。

“怎么叫黑芙蓉？只听说过黑牡丹。”

“她的名字就叫芙蓉。”

“芙蓉！”胡雪岩偏着头，皱着眉想，“好像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名字？”

就这样不断念着“芙蓉、芙蓉”，皱眉苦思，到底想起来了。

“原来在这里！”他把刚才求的那张签，拿给陈世龙看。

“巧了！”陈世龙极感兴趣地笑着，“看起来是前世注定的姻缘。”

“不见得！‘美人何处采芙蓉’，是采不到的意思。”胡雪岩摇摇头，大有怏怏之意。

陈世龙从未见过他有这样患得患失，近乎沮丧的神情，心里有些好笑。但随即想到，胡雪岩对芙蓉，可说是一见钟情，无论如何得把她“采”来供养，才是报答之道。

“再进去看看！”胡雪岩说。

“胡先生，你一个人去好了。她有点认识我的，见面不大方便，我先避开为妙。”

等陈世龙一走，胡雪岩一个人在大殿前面那只高可及人的大香炉旁边，七上八下想心思，又想闯进殿去细看一看，又怕不依阿七的暗示，会把好事搞坏，左思右想只是打不定主意，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几万银子上落的生意，都是当机立断，毫无悔尤，偏偏这么点事会大为作难！

辰光就这样空耗着，耗到阿七和芙蓉出殿，他不能再没行动了。“嘻！”他自己对自己不满，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成也罢，不成也罢，何必看得那样认真？这一转念，犹豫和怯意一扫而空，同时也把阿七的约定和暗示都抛到九霄云外，踏着从容潇洒的步子迎了上去，清朗朗地喊一声：“郁四嫂！”

既然叫出来了，阿七不能不理，装出略如惊喜的神态说道：“啊，胡老板，是你！怎么有空？来烧香，还是啥？”

“偶然路过，进来逛一逛。”胡雪岩一面说，一面打量芙蓉。她那双眼睛很活，但也很静，在初见胡雪岩，视线飞快地一绕之后，一直垂着眼皮，看着地下。

阿七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胡雪岩自己要出头，索性彰明较著替他们拉拢，让他自己来显显本事，倒省了许多心。于是她说：“胡老板，我要敲你的竹杠，好好请一请我

们——”

一说到“我们”两字，芙蓉便推一推她的手埋怨：“你这个人！哪里有这样子的？”

“怕啥！”阿七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胡老板又不是外人，是我们老头子的要好弟兄！”

“正是这话。这位——”胡雪岩微笑着说，“这位小姐，不必见外！”

“喔，”阿七趁机说道，“胡老板，我来引见，这是我的小姐妹，娘家姓刘，夫家姓何，小名叫芙蓉。你叫她名字好了。”

听这番介绍，芙蓉只是皱眉，胡雪岩不知道她因何不满，不敢鲁莽，“没有这个道理！至少该尊称一声小姐。”说着作了个揖，“芙蓉小姐！”

“不敢当。”芙蓉带着羞意，还了礼，接着转脸对阿七说，“我先走一步了！”

“你不要扫我的兴！”阿七一把拉住她，“我老早想到白衣庵去吃素斋，难得今天凑巧，又有人做东道，又有人陪我。”

芙蓉不响，自是默许了。胡雪岩便一叠连声地说：“好，好！我做个小东。不过白衣庵在哪里？在它那里吃素斋是怎么个规矩？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阿七接口答说，“不过，胡老板，这个东道倒不是小东道！白衣庵的素菜，湖州有名的，吃一顿斋，缘簿上总要写五两银子才够面子。”

“只要你吃得中意，五两银子算啥？”胡雪岩避开一步问道，“轿子可是在山门外？”

“已经打发走了。胡老板，拜托你到山门口去雇两顶，白衣庵在西门城脚下，轿夫都知道的。”

胡雪岩答应着，抢步先行，等阿七和芙蓉一出山门口，轿子已经倾倒轿杠在等着了。

但事情起了变化，芙蓉原已默许了的，突然变卦，说她的小兄弟在发烧，甚不放心，一定要回家。阿七自然不肯，无奈芙蓉的主意也很坚决。众目睽睽之下，不便拖拖拉拉地争持，于是胡雪岩反帮着她劝阿七，说不必勉强，改天还有相叙的机会。

“哪里还有相叙的机会？”等芙蓉坐上轿子回家，阿七这样埋怨胡雪岩，“我关照你

不要叫我，你不听！好好一头姻缘，让你自己搅散了！”

此时此地，不宜细谈此事，胡雪岩自己认错：“都怪我不好。回家去说。”

一回到家，说郁四到沂园“孵混堂”去了。好在通家之好，不避形迹，阿七便留胡雪岩吃午饭，谈芙蓉的事。

“我已经露口风给她了，虽然没有指出人来，不过你一露面，也就很清楚了。”阿七又说，“她跟我的交情很够，等我慢慢来说，一定可以成功。哪晓得你心这么急？现在事情弄僵了！”

“也不见得。”胡雪岩说，“也许是她心里有数，所以不好意思。你不妨去探探她的口气看！”

“当然！总不能就此算数。不过，很难！”阿七摇摇头说，“我懂她的脾气。”

“她的脾气怎么样？”

“她也是很爽快的人，一肯就肯，说不肯就不肯。”

“我倒不相信！”胡雪岩心想，本来也还无所谓，照现在看，非要把芙蓉弄到手不可！不然传出去便成了一个话柄。

不过这一趟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且等年下有空，好好来动一番脑筋。

心里存了这么个主意，便暂且抛开了芙蓉，自去知府衙门访杨、秦两位老夫子辞行，准备再住一天就带着黄仪回杭州。

“来一趟不容易，何妨多住几天。”郁四挽留他说，“你不是要在上海打局面，我有几个南浔的朋友，不可不交。”

这一说胡雪岩心思活动了。他一直想到南浔去一趟，因为做洋庄的丝商，南浔最多，一则应该联络一气，以便对付洋人；再则洋庄方面还有许多奥妙，非局外人所知，他们也不肯随便透露，现在有郁四介绍，正好叨教。

于是他欣然答道：“好的！我就多留两天。”

“两天？”郁四慢吞吞地答道，“也够了。不过，我这两天衙门里有事，不能陪你，我另外找个人陪你去，就同我去一样。”

“好的。什么时候动身？”

“随便你。明天一早动身好了。晚上我把陪你去的人找来，你们先见一见面。”

那人是郁四手下的一个帮手，沉默寡言，但人头极熟，交游极广。他姓刘，单名一个权字，原是南浔人。南浔刘家是大族，刘权以同族的关系，包收南浔刘家的钱粮。以这样的关系，陪着胡雪岩同行引路，可说是最适当的人选。

“你哪一天回湖州？”郁四问道，“我们把它说定规！”

“我想两天工夫总够了。”

“明天，后天，好！你准定大后天回来，我有事要请个客，你一定要赶到。”

“一定！”胡雪岩毫不迟疑地应承。

“那就拜托你了。”郁四向刘权说，“老刘，你晓得的，胡老板是王大老爷的好朋友。”

这是指点刘权，要把胡雪岩的这种特殊关系说出去，好增加声势。果然，“不怕官，只怕管”，就因为王有龄的关系，胡雪岩在南浔的两天，极受优礼，到第三天东道主还挽留，胡雪岩因为郁四有事请客，不能失约，坚辞而回。

早晨上船，过午到湖州，陈世龙在码头迎接，告诉他说，郁四在沂园等他。

“好，我正要恣个浴。”

“我也晓得胡先生一定要恣浴。”陈世龙把手里的包裹一扬，“我把胡先生的干净小褂裤、袜子都带来了。”

这虽是一件小事，显得陈世龙肯在自己身上用心，胡雪岩相当高兴。一路谈着南浔的情形，走到沂园，跟郁四见面招呼过，随即解衣磅礴，一洗征尘，顿觉满身轻快，加以此行极其顺利，所以精神抖擞，特别显得有劲。

谈了好些在南浔的经过，看看天色将晚，胡雪岩便问：“四哥，你今天请哪个？是啥事？”

“很客气的一位客人。”郁四说着，便向放在软榻前面的胡雪岩的那双鞋子，看了一

眼。

胡雪岩是极机警的人，立刻便说：“我这双鞋子走过长路，不大干净，恐怕在生客面前，不大好看吧！”

“自己人说老实话，是不大光鲜。不要紧，”郁四叫过跑堂来说，“你到我那里去一趟，跟四奶奶说，把我新做的那件宁绸衬绒袍子，直贡呢马褂拿来。另外再带一双新鞋子。”

“何必？”胡雪岩说，“你新做的袍子怎么拿来我穿？我的这身衣服也还有八成新，叫他们刷刷干净，也还可以将就。鞋子也不必去拿，回头走出去现买一双好了。”

郁四没有理他，挥挥手示意跑堂照办，然后才说：“你也太见外了，套把衣服算得了什么？还要客气！”

听这一说，胡雪岩还能有何表示？丢开此事，谈到他预备第二天就回杭州。郁四还要留他，胡雪岩不肯，两人反复争执，没有结果，而跑堂的已把衣服取来了。

“走吧！”郁四说，“时间不早了。你到底哪天动身，回头再说。”

“慢点！”胡雪岩看着那双双梁缎鞋和一身新衣服，摸着脸说，“要剃个头才好，不知道辰光够不够？”

“够，够！你尽管剃！”

于是换了个剃头担子来，胡雪岩剃头修脸，重新打过辫子，才穿上新袍新鞋，里里外外，焕然一新，跑堂的打趣说道：“胡老爷像个新郎官！”

“我呢？”郁四接口问道，“你看我像不像个‘大冰老爷’？”

郁四也是上下簇新，喜气洋洋，很像个吃喜酒的冰人。

跑堂的还不曾接口，又出现了一个衣帽鲜洁，像个贺客样的人，那是陈世龙。胡雪岩不觉诧异，“你怎么又来了？”他问，“是找我有话说？”

陈世龙笑笑不响，只看着郁四，于是郁四说道：“我请客也有他一个。走吧！”

第六章 结亲也能结出商机，胡雪岩谋划药材生意

洞房之夜

走出沂园，坐上轿子，陈世龙吩咐了一个地名，是胡雪岩所不曾听说过的，只觉得曲曲折折，穿过好几条长巷，到了一处已近城脚，相当冷僻的地方。下轿一看，是一座很整齐的石库房子，黑漆双扉洞开，一直望到大厅，灯火通明，人影幢幢，再细看时，檐前挂着宫灯，厅内烧着红烛，似是有何喜庆的模样。

“这是哪里？”胡雪岩问。

“是我的房子。”

“喔！”胡雪岩灵机一动，“四哥，莫非今朝是你的生日？怎么不先告诉我！”

郁四微笑着点点头说：“你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走到里面一看，有杨、秦两位老夫子，黄仪、老张，还有胡雪岩所认识的钱庄里的朋友，看见他们进来，一齐拱手，连称“恭喜”。胡雪岩只当是给郁四道贺，与己无干，悄悄退到一边去打量这所房子的格局，心里盘算，倘或地方够宽敞，风水也不错，倒不妨跟郁四谈谈，或买或典，在湖州安个家。

这一打量发现了怪事，正中披了红桌围的条桌上，红烛双辉，有喜庆是不错，但做寿该有“糕桃烛面”，供的应该是寿头寿脑的“南极仙翁”，现在不但看不到寿桃寿面，而且供的是一幅五色缣丝的“和合二仙”。这不是做寿，是娶亲嫁女儿的喜事。

“咦！”胡雪岩摸着后脑说，“真正‘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怎么回事？”

这一回引得哄堂大笑，笑声中出现一位堂客，是阿珠的娘，梳得极光的头，簪着红花，身上是缎袄罗裙。胡雪岩从未见她如此盛装过，不由得又愣住了。

“胡先生！”阿珠的娘笑道，“恭喜，恭喜！”

胡雪岩恍然大悟，回身以歉意的声音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原来各位刚才是跟我道喜。我倒失礼了！”说着，连连拱手。

这一来又引得大家发笑。胡雪岩倒又发觉一桩疑问，一把拉住郁四问道：“郁四嫂呢？”

“大概在里头陪新人。”

“对了！”阿珠的娘笑得异常愉悦，“真正好人才！胡先生，你好福气，还不快来看？”

于是一拥而进，都要来看胡雪岩的新宠。而他本人反倒脚步趑趄了，心想，世人有这种怪事，自己娶妾，别人都知道，就是本人被瞒在鼓里！现在既已揭晓，总也得问问清楚，不然言语之间接不上头，岂不是处处要闹笑话。

于是，他落后两步，拉住陈世龙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先告诉我。”

“四叔都说好了，就请胡先生做现成的新郎官。”

这两句话要言不烦，胡雪岩完全明白，今天的局面，是郁四一手的经营，劝自己到南浔去走一趟，原是“调虎离山”，好趁这两天的辰光办喜事。虽说他在湖州很够面子，时间到底太匆促，好比喝杯茶的工夫要拿生米煮成熟饭，近乎不可思议。刘不才又是个很难惹的家伙，郁四能在短短两天之内，让他就范，大概威胁利诱，软硬齐来，不知花了多少气力！

转念到此，胡雪岩不由得想到了“盛情可感”这句成语，钱是小事，难得的是他的这片心、这番力！交朋友交到这样，实在有些味道了。

“嗨！”郁四回身喊道，“你怎么回事？”

这一喊才让胡雪岩警醒，抬眼望去，恰好看到珠翠满头的阿七，红裙红袄，浓妆艳抹，从东首一间屋里，喜气洋洋地迎了出来。

郁四这时候特别高兴，先拿阿七打趣，“唷！”他将她上下一看，“你倒像煞个新娘子！”

阿七不理他，冲着胡雪岩改口喊做：“胡大哥！”她得意地问道，“你怎么谢我？”

“承情之至！”胡雪岩拱手说，“我早晚一炉香，祝你早生贵子。”

这是善颂善祷，阿七越发笑容满面，接着便以居停主人的身份，招待宾客，一个个都应酬到，显得八面玲珑，而郁四却有些不耐烦了。

“好了，好了！”他拦着她说，“办正经要紧。请出来见礼吧！”

娶妾见礼，照规矩只是向主人主母磕头，主母不在，只有主人，胡雪岩觉得此举大可不必。无奈贺客们众口一词，礼不可废，把他强按在正中太师椅上。然后只见东首那道门帘掀开，阿七权充伴娘，把芙蓉扶了出来，向上磕了个头，轻轻喊了声：“老爷！”

芙蓉忸怩，胡雪岩也觉得忸怩，贺客们则大为高兴，尤其是杨、秦两位老夫子，评头品足，毫无顾忌。阿珠的娘便来解围，连声催促，邀客入席。

喜筵只有一席，设在厅上，都是男客，猜拳行令，闹到二更天方散。贺客告辞，只郁四和陈世龙留了下来。

“到里面去吧！”郁四说，“看看你的新居，是阿七一手料理的，不晓得中不中你的意？”说着，他拉着胡雪岩就走。

“慢点，慢点！”胡雪岩说，“四哥，你这么费心，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一共替我垫了多少？”

“这时候算什么账？明天再说。”

“好，明天再说。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胡雪岩问，“她那个叔叔呢？”

“你是说刘不才？”郁四略停一下说道，“你想，他怎么好意思来？”

侄女儿与人做妾，做叔叔的自不好意思来吃喜酒。胡雪岩心想，照此看来，刘不才倒还是一个要脸面的人。

“不过今天不来，迟早要上门的。这个人有点麻烦，明天我再跟你谈。”

胡雪岩本想把他预备收服刘不才做个帮手的话，说给郁四听，但郁四不容他如此从容，一叠连声地催着，便只好先丢开“叔叔”，去看他的“侄女儿”。

一踏进新房，看得眼都花了，触目是一片大红大绿，裱得雪亮的房间里，家具器物，床帐衾褥，无不全新，当然，在他感觉中，最新的是芙蓉那个人！

新人正由阿珠的娘和阿七陪着吃饭，听见脚步声响，她先就站了起来，有些手足无措似的。胡雪岩也觉得不无僵窘之感，只连声说道：“请坐，请坐！你们吃你们的。我看看！”

借故搭讪，看到壁上悬着一幅红绫裱的虎皮笺，是黄仪写的字，胡雪岩腹中墨水不多，但这幅字，却能读得断句，因为是他熟悉的一首诗——签上的那首诗，只最后一句改了两个字，原来是“美人何处采芙蓉”，黄仪却写成“美人江上采芙蓉”。

胡雪岩笑了，回头看到陈世龙，他也笑了。显然的，这是他跟黄仪两个人搞的把戏。

别人却不明白，不知他们笑些什么。阿七最性急，首先追问，陈世龙便将胡雪岩的如何求签，又如何因“何处”二字而失望的故事，笑着讲了一遍。

大家都感觉这件事很有趣，特别是芙蓉本人，一面听，一面不断抬起头来看一看，每一看便如流光闪电般，那眼神在胡雪岩觉得异常明亮。

“那就没有话说了！”阿七对芙蓉说，“你天生该姓胡！”

“是啊，真正姻缘前定。”郁四也说，“我从没有办过这样顺利的事。”

“话虽如此，到底是两位的成全。借花献佛，我敬四哥四嫂一杯酒。”

阿珠的娘手快，听胡雪岩这一说，已把两杯酒递了过来，一杯给她，一杯给郁四。

“慢来，慢来！不是这样。”阿七用指挥的语气说，“你们索性也坐了下来再说。”

于是阿七亲自安排席次，上首两位，胡雪岩和芙蓉，阿珠的娘和陈世龙东西相对，然后她和郁四说：“老头子，我们坐下首，做主人。”

大家都坐定了，只有芙蓉畏畏缩缩，仿佛怕礼节僭越，不敢跟“老爷”并坐似的，胡雪岩就毫不迟疑地伸手一拉，芙蓉才红着脸坐了下来。

“你们先吃交杯盏，再双双谢媒。”

从这里开始，阿七想出花样来闹，笑声不断，她自己也醉了。胡雪岩酒吃得不少，但心里很清楚，怕阿七醉后出丑，万一跟陈世龙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那就是无可弥补的憾事，所以不断跟阿珠的娘使眼色，要他们劝阻。

“好了！我们也该散散了，让新人早早安置。”阿珠的娘说到这里，回头看了看便问，“咦！世龙呢？”

陈世龙见机，早已逃席溜走。胡雪岩心里有些着急，怕她一追问，正好惹得阿七注意，便赶紧乱以他语：“郁四嫂酒喝得不少，先扶她躺一躺吧！”

一句话未完，阿七张口就吐，狼藉满地，把簇新的洞房搞得一塌糊涂，气得郁四连连叹气。自然，胡雪岩不会介意，芙蓉更是殷勤，忘却羞涩矜持，也顾不得一身盛装，亲自下手照料，同时指挥新用的一名女仆和她自己带来的一个小大姐，收拾残局。

等呕吐过后，阿七的酒便醒了，老大过意不去，连声道歉。郁四又骂她“现世”，旁人再夹在中间劝解，倒显得异常热闹。

乱过一阵，贺客纷纷告辞，芙蓉送到中门，胡雪岩送出大门，在郁四上轿以前，执着他的手说：“四哥，这一来你倒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湖州怕还要住几天了。”

郁四笑笑不响，陈世龙却接上了话，“胡先生！”他说，“如果杭州有事要办，我去跑一趟。”

“对呀！”阿珠的娘说，“尽管叫世龙去！”

“等我想一想，明天再说。”

回进门来亲自关了大门，走进大厅，喜烛犹在，红艳艳的光晕闪耀着，给胡雪岩带来了梦幻似的感觉。“真正像做梦！”他自语着，在一张新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扶手，识得那木料，在广东名叫“酸枝”，样子也是广式，在杭州地方要觅这样一堂新家具都不容易，何况是在湖州？见得郁四花的心血，真正可感。

由郁四想到阿七，再想到老张和他的妻儿女婿，还有黄仪和衙门里的两位老夫子，最后想到这天的场面，胡雪岩十分激动——世界上实在是好人多，坏人少，只看今天，就可明白，不但成全自己的好事，而且为了让自己有一番意外的惊喜，事先还花了许多心血“调虎离山”。这完全是感情，不是从利害关系生出来的势利。

正想得出神，咀嚼得有味，听见有人轻轻喊道：“老爷！”

转脸一看是芙蓉，正捧了一盏盖碗茶来，她已卸了晚妆，唇红齿白，梳个又光又黑的新样宫髻，这时含羞带笑地站在胡雪岩面前，那双眼中荡漾着别样深情，使得胡雪岩从心底泛起从未经验过的兴奋，咽了两口唾沫，润湿了干燥的喉咙，方能开口答话。

“谢谢！”他一只手接过茶碗，一只手捏住她的左臂。

“索性在外面坐一坐再进去吧！”芙蓉说，“我熏了一炉香在那里，气味怕还没有散尽。”

“郁四嫂真有趣。”胡雪岩问道，“你们是很熟的人？”

“认识不过两年，从她嫁了郁四爷，有一次应酬——”芙蓉笑笑不说下去了。

“怎么办呢？”胡雪岩奇怪，“又是闹了什么笑话？”

“不是闹笑话。”芙蓉语声从容地答道，“那天别人都不大跟她说话，想来是嫌她的出身。我不晓得她是什么人，只觉得她很爽朗，跟她谈了好些时候。就此做成了好朋友。”

“原来如此！”胡雪岩很欣赏芙蓉的态度，同时又想到她刚才不嫌龌龊，亲自照料呕吐狼藉的阿七的情形，庆幸自己娶了个很贤惠的妇人。

这一转念间，胡雪岩对芙蓉的想法不同了。在一个男人来说，妻妾之间的区别甚多，最主要的是“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胡雪岩看中芙蓉，也就是倾心于她的剪水双瞳，柳腰一捻，此刻虽然矜持庄重，而那风流体态，依然能令人如灯蛾扑火般，甘死无悔。但是，光有这样的想法，胡雪岩觉得可惜，就好比表链上所系的那个英国金洋钱一样，英镑诚然比什么外国钱都来得贵重，但拿来当做表坠，别致有趣，比它本身的价值高得多。这样，如果只当它一个可以折算多少银子的外国钱来用，岂不是有点儿糟蹋了它？

要娶芙蓉这样一个美妾，也还不算是太难的事，但有色又有德，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应该格外珍惜。这样想着，他的心思又变过了，刚才是一味兴奋，所想到的是“携手入罗帏”，此刻是满足的欣悦，如对名花，如品醇酒，要慢慢地欣赏。

看他未曾说话，只是一会儿眨眼，一会儿微笑，芙蓉很想知道，他想什么想得这么有趣？然而陌生之感，到底还浓，只有尽自己的礼法，便试探着说道：“请到里面去坐

吧！”

“好！你先请。”

这样客气，越使她有拘束之感，退后一步说：“老爷先请！我还有事。”

她分内之事，就是尽一个主妇的责任，吹灭烛火，关上门窗，又到厨房里去检点了一番，才回入“洞房”。

胡雪岩一个人在屋里小饮，四碟小菜、一壶酒是早就预备在那里的，把杯回想这天的经过，心里有无数急待解答的疑问，所以看见她一进来就又忙忙碌碌地整理衾枕，便即说道：“芙蓉，你来！我们先谈谈。”

“嗯！好。”芙蓉走了过来，拉开椅子坐下，顺手便把一碟火腿换到他面前，接着又替他斟满了酒。

他把酒杯递到她唇边，她喝了一口，又夹了一片火腿来，她也吃了。

“你晓不晓得我今天闹个大笑话？”

这个开始很好，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很熟了，芙蓉以极感兴趣和关切的眼色看着他，“怎么办呢？”她问。

“我跟郁老四一起进门，大家都说‘恭喜’，我莫知莫觉，只当是郁老四做生日，大家是跟他道喜，你想想，世界上有这种事！”

芙蓉忍俊不禁，“噗”地一声笑了出来，却又赶紧抿着嘴，摆出正经样子：“难道你自己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为了瞒着我，他们还特地把我弄到南得去玩了一趟。”

“那——”芙蓉迟疑了一会，双目炯炯地看着他问，“要我，不是你的意思？”

“哪有这话！”胡雪岩赶紧分辩，“我是求之不得！”

芙蓉点点头，神色和缓了，“我也不曾想到。”她低着头说，“我实在有点怕！”

“怕什么？”

“怕我自己笨手笨脚，又不会说话，将来惹老太太、太太讨厌。”

“那是绝不会有的事！你千万放心好了。”

得到这样的保证，芙蓉立刻绽开了笑容，笑容很淡，但看起来却很深，她是那种天生具有魔力的女人，不论怎么一个淡淡的表情，受者都会得到极深的感受。

“我的情形，你大概总听郁四嫂说过了。”胡雪岩问道，“她是怎么说我？”

“话很多。”芙蓉把那许多话，凝成一句，“总之，劝我进你们胡府上的门。”

“那么你呢？乐意不乐意？”

这话在芙蓉似乎很难回答，好半晌，她垂着眼说：“我天生是这样的命！”

话中带着无限的凄楚，可知这句话后面隐藏着无限波折坎坷。胡雪岩怜惜之余，不能不问，但又怕触及她什么身世隐痛，不愿多说。所以踌躇着不知如何启齿。

一个念头转到她的亲属，立刻觉得有话可说了，“你不是有个兄弟吗？”他问，“今天怎么不见？”

“在我叔叔那里。”芙蓉抬起头来，很郑重地，“我要先跟老爷说了，看老爷的意思，再来安排我兄弟。”

“我不晓得你预备怎么安排？”胡雪岩说，“当初郁四嫂告诉过我，说你要带在身边。这是用不着问我的，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将来教养成人，当然是我的责任！”

听到最后一句，芙蓉的不断眨动的眼中，终于滚出来两颗晶莹的泪珠，咬一咬嘴唇，强止住眼泪说：“我父母在阴世，也感激的。”

“不要这样说！”胡雪岩顺手取一块手巾递了给她，“不但你兄弟，就是你叔叔，我都想拉他一把，既然做了一家人，能照应一定要照应。日子一长，你就晓得我的脾气了。”

“我晓得，我听阿七姐说过。”芙蓉叹口气，“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也听说过，你的叔叔，外号叫做‘刘不才’，这不要紧！别人不敢用，我敢用，就怕他没有本事。”说到这里，胡雪岩便急转直下地加了一句，“你家是怎么个情形，我一点都不晓得。”

芙蓉点点头：“我当然要告诉你。”

刘家也是生意人家，芙蓉的祖父开一家很大的药材店，牌号叫做“刘敬德堂”。祖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就是芙蓉的父亲，老二早夭，老三便是刘不才。刘不才绝顶聪明，但从小就是个纨绔，芙蓉的父亲是个极忠厚老实的人，无力管教小兄弟，又怕亲友说他刻薄，便尽量供应刘不才挥霍。因此，刘敬德堂的生意虽做得很大，却并不殷实。

不幸地，十年前出了一个极大的变故，芙蓉的父亲到四川去采办药材，舟下三峡，在新滩遇险，船碎人亡，一船的贵重药材漂失无遗。刘不才赶到川中去料理后事，大少爷的脾气，处处摆阔，光是雇人捞尸首，就花了好几百银子，结果尸首还是没有捞到，便在当地做法事超度，又花了好些钱。

“你想想，我三叔这样子的弄法，生意怎么做得好？一年工夫不到，维持不下去了，人欠欠人清算下来，还差七千银子。那时我三叔的脾气还很硬，把店给了人家，房子、生财、存货，一塌刮子折价一万，找了三千银子回来。”

三千银子，不到一年就让刘不才花得光光。于是，先是上当铺，再是卖家具什物，当无可当、卖无可卖，就只好以贷借为生。“救急容易救穷难”，最后连借都没处借了。

谈到这里，芙蓉摇摇头，不再说下去，那不堪的光景，尽在不言，胡雪岩想了想问：“你娘呢？”

“娘早就死了，我兄弟是遗腹子，我娘是难产。”芙蓉又说，“到我十五岁那年，我三婶也让我三叔把她活活气杀！我也不知道我三叔哪里学来的本事，家里米缸天天是空的，他倒是天天吃得醉醺醺回来，就靠我替人绣花，养我兄弟。想积几两银子下来，将来好叫我兄弟有书读，哪晓得？妄想！”

“怎么是妄想？”

“我三叔啊！”芙蓉是那种又好气，又好笑，出于绝望的豁达的神情，“不管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寻得着！真正是气数。”

胡雪岩也失笑了，“这也是一种本事。”他说，“那样下去也不是一回事。你怎么办呢？”

“就是这话啰！我想了又想，下定决心。”芙蓉略停一停，挺一挺胸说，“我十二岁

的时候批过一张八字，说我天生偏房的命，如果不信，一定会克夫家。所以我跟我三叔说，既然命该如此，不如把我卖掉，能够弄个二三百两银子，重新干本行，开个小药店，带着我兄弟过日子，将来也有个指望。你晓得我三叔怎么说？”

胡雪岩对刘不才这样的人，了如指掌，所好的就是虚面子，所以这样答道：“他一定不肯，怕失脸面。”

“一点不错！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家，穷虽穷，底子是在的，哪有把女儿与人做偏房的道理？别的好谈，这一点万万办不到。”芙蓉说，“我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看出我三叔还有出息。”

前后话风，不大相符，胡雪岩心中不无疑问，但亦不便打断她的话去追问，只点点头说：“以后呢？”

“以后就嫁了我死去的那个。”芙蓉黯然说道，“一年多工夫，果然，八字上的话应了！”

胡雪岩这才明白，她现在愿意做人的偏房，是“认命”。但是，刘不才呢？可是依旧像从前那样，郁四是用了什么手腕，才能使他就范？这些情形是趁此时间问芙蓉，还是明天问郁四？

他正在这样考虑，芙蓉却又开口了，“有件事，我不甘心！”她说，“我前头那个是死在时疫上。初起并不重，只要有点藿香正气丸、诸葛行军散这种极普通的药，就可以保得住命，偏偏是在船上，又是半夜里，连这些药都弄不到。我常常在想，我家那爿药店如果还开着，这些药一定随处都是，他出门我一定会塞些在他衣箱里，那就不会要用的时候不凑手。应该不死偏偏死，我不甘心的就是这一点！”

胡雪岩不作声。芙蓉的话对他是一种启发，他需要好好盘算。就在这默然相对之中，只听“卜”地一声，抬眼看时，红烛上好大的一个灯花爆了。

“时候不早了！”芙蓉柔声问道，“你恐怕累了？”

“你也累了吧！”胡雪岩握着她的手，又捏一捏她的手臂，隔着紫缎的小夹袄，仍能清楚地感觉到，她臂上的肌肉很软，却非松弛无力，便又说道：“你不瘦嘛！”

芙蓉的眼珠灵活地一转，装作不经意地问道：“你喜欢瘦，还是喜欢胖？”

“不瘦也不胖，就像你这样子。”

芙蓉不响，但脸上是欣慰的表情，“太太呢？”她问，“瘦还是胖？”

“原来跟你也差不多，生产以后就发胖了。”胡雪岩忽然提起一句要紧话，“你有孩子没有？”

“没有！”芙蓉又说，“算命的说，我命里该有两个儿子。”

听得这话，胡雪岩相当高兴，捧着她的脸说：“我也会看相，让我细看一看。”

这样四目相视，一点腾挪闪转的余地都没有，芙蓉非常不惯，窘笑着夺去他的手：“没有什么好看！”说着，她躲了开去。

“我问你的话，”胡雪岩携着她的手，并坐在床沿上说，“那天你先答应去吃素斋，一出天圣寺的山门，怎么又忽然变了卦？”

“我有点怕！”

“怕什么？”

芙蓉诡秘地笑了一下，尽自摇头，不肯答话。

“说呀！”胡雪岩问道，“有什么不便出口的？”

迟疑了一下，她到底开了口：“我怕上你的当！”

“上什么当？”胡雪岩笑道，“莫非怕我在吃的东西里面放毒药？”

“倒不是怕你放毒药，是怕你放迷魂药！”说着，她自己笑了，随即一扭身，伏在一床白缎绣着丹凤朝阳花样的夹被上，羞得抬不起头来。

不管她这话是真是假，胡雪岩只觉得十分够味，因而也伏身下去，吻着她的颈项头发，随后双脚一甩，把那双簇新的双梁缎鞋，甩得老远。

药店生意

第二天早晨，他睡到钟打十点才起身，掀开帐子一看，芙蓉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正在收拾妆台。听得帐钩响动，她回过头来，先是娇羞地一笑，然后柔声说道：“你不再睡一息？”

“不睡了！”胡雪岩赤着脚走下地来，“人逢喜事精神爽，还睡什么？”

“你看你！”芙蓉着急地说，“砖地上的寒气，都从脚心钻进去了，快上床去！”

说着，取了一件薄棉袄披在他身上，推着他在床沿上坐定，替他穿袜子、穿套裤、穿鞋，然后又拉着他站起身来，系裤带，穿长袍。

胡雪岩从来没有这样为人伺候过，心里有种异样的感受，“怪不得叫妾侍！”他不由得自语，“‘侍’是这么个解释！”

“你在说啥？”芙蓉没有听清楚他的话，仰着脸问。

“我说我真的享福了！”胡雪岩又说，“我们谈谈正经！”

胡雪岩的“正经事”无其数，但与芙蓉相共的只有两桩，也可以说，只有一桩，胡雪岩要安置她的一叔一弟。

“你兄弟名字叫啥？”

“我小弟是卯年生的，小名就叫小兔儿。”

“今天就去接了他来！你叔叔不会不放吧？”

胡雪岩人情透熟，君子小人的用心，无不深知，刘不才在此刻来说，还不能当他君子，所以胡雪岩以“小人之心”去猜度，怕他会把小兔儿当做奇货，因而有此一问。

这一问还真是问对了，芙蓉顿有忧色，“说不定！”她委委屈屈地说，“我跟我三叔提过。他说，刘家的骨血，不便，不便——”

芙蓉不知如何措词，脸涨得通红，话说出来屈辱了自己，也屈辱了娘家。刘三才的话说得很难听：“你说你命中注定要做偏房，自己情愿，我也没话说。郁四有势力，我也搞

不过他。不过小兔儿是我们刘家的骨血，你带到姓胡的那里，算啥名堂？你自己已经低三下四了，莫非叫你兄弟再去给人家做小跟班？”当时自己气得要掉眼泪，但也无法去争，原来打算慢慢再想办法，此刻胡雪岩先提到，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不便什么？胡雪岩的心思快，稍微想一想就明白，自然是名分上的事。那好办！他说：“你们刘家的骨血，自然让他姓刘。我现在算是姐夫资格，难道就不能管你的同胞骨肉？”

芙蓉怕是自己听错了，回想一遍，是听得清清楚楚，有“姐夫”二字，惊喜感激之余，却仍有些不大相信，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

“还有啥难处？你说出来商量。”

这还有什么难处？就怕他的话靠不住！芙蓉在要紧关头上不放松，特意问一句，“你说小兔儿叫你‘姐夫’？”

“不叫我姐夫叫啥？难道也像你一样，叫我老爷？”

芙蓉叫“老爷”是官称，就是正室也如此叫法，身份的差别不显，小兔儿就不能这么叫。难得胡雪岩这等宽宏大量，体贴入微，芙蓉真个心满意足，凝眸含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番衷情，让胡雪岩发觉，自己的猜测，完全对了，“这一来，你叔叔该没话说了吧？”他问。

“当然！”芙蓉的声音很响亮，“我自己去接我小弟。”

胡雪岩先不答她这话，只说：“我想跟你叔叔见个面。你看是我去拜会他，还是请他到我们这里来？”

“他怕不肯来，你暂时也不必理他。”芙蓉一大半是为胡雪岩打算，“我叔叔，说实在的，能避他还是避开他的好。”

“我倒问你，他对本行生意，到底怎么样？”

没有料到他会提起这句话，而且意义也不明显，芙蓉不知如何作答。细细想一想，才略略猜出他的意思，大概是要给她三叔荐到什么药材行去做事。论本事倒还不差，就是银钱上头，不能叫人放心，将来一定连累保人。然而人家既有这番好意，自己这面又是嫡亲

的叔叔，也不能说有机会不要，左思右想，十分为难，就越发无话可答了。

“我是说他的本事。对本行是不是在行？”

“怎么不在行？祖传的行当，从小看也看会了。”芙蓉说到这里，突生灵感，“老爷，”她说，“我倒有个主意，不晓得办不办得到？”

这个主意是这样，刘不才手里有几张家传的丸散膏丹的秘方，是根据明朝大内的“宫方”，加以斟酌损益而成，“刘敬德堂”的生意，一半要靠这几张方子。生意“倒灶”，清算账目时，还差七千银子，有人提议拿这几张秘方作价了清。刘不才却是宁愿不要店面和生财，要留着那几张方子，当时他倒是“人穷志不穷”，对债主表示：“刘敬德堂从我手里败掉的，自然还要从我手里恢复。将来‘老店新开’，这几张方子，我自己要用。”

“老店新开，看来是痴心妄想！”芙蓉说道，“小兔儿倚靠得着你，我也可以放心了。我三叔，照我看，除掉一样吃鸦片，没出息的事都做绝了，我做侄女儿的，不管他怎么对不起我，总没有眼看他没饭吃，不拉他一把的道理。不过，我也不敢请你替他想办法，害你受累，岂不是变成我自讨苦吃？所以我这样在想，要劝他把那几张秘方卖掉。从前有人出过七千银子，现在不晓得能不能卖到一万银子。有一万银子，随他去狂嫖烂赌，总也还有几年好混，倘或他倒回心向善了，拿这一万银子做做生意，真个安分守己，省吃俭用，变得可以靠得住，那时候你也自然肯提拔他。这才真正是我们刘家祖上的阴功积德！”

听她长篇大论说这一套，胡雪岩对芙蓉越发爱中生敬，因为她不但明白事理，而且秉性淳厚，再从她的话中，对刘不才又多了一番认识，此人不但有本事，也还有志气，人虽烂污，只要不抽鸦片，就不是无药可救。这样转着念头，心中立刻作了个决定，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很兴奋，但一切都要等与刘不才见了面，才能定局，此时还不宜对芙蓉细谈实话。

“你的打算真不错。那几张秘方值不值一万银子，不去管它，只要他肯拿出来，我一定可以替他卖到这个价钱。这样子，”胡雪岩说，“今天下午我们一道去看你三叔。你穿了红裙子去好了！”

向来明媒正娶的正室，才有穿红裙的资格，所以听得胡雪岩这一说，芙蓉既感激又高兴。虽然只有胡太太不在这里，权且僭越，但总是有面子的事。

不过从而一想，又不免犯愁，天生是偏房的命，做了正室，便要克夫。这条红裙穿得

穿不得？还得要请教算命先生才能决定。因此，她便不谢，只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就在这时候，阿珠的娘和阿七不约而同至，而且还有不约而同的一件事，都叫人挑了食盒，送了菜和点心来。相见之下，自然有一番取笑，阿珠的娘还比较客气，阿七则是肆无忌惮，连房帏燕好的话都问得出来，把芙蓉搞得其窘无比。

幸好又来了两个男客，一个是郁四，一个是陈世龙，这才打断了阿七的恶谑。

一桌吃过了午饭，男客和女客分做两起，芙蓉拉着阿珠的娘和阿七去请教，那条红裙穿得穿不得？胡雪岩邀了郁四在外面厅上坐，有话要谈。

谈的是刘不才。郁四也正感到这是桩未了之事，游说芙蓉，是阿七建的功，何家早就表示过，愿意放她自主，自然不会留难。刘不才那里，郁四原预备让他“开价”，只要不是太离谱，一定照办，不想刘不才的话说得很硬气：“穷虽穷，还不到卖侄女儿的地步。初嫁由父，再嫁由己，她愿意做胡家的偏房，我没话说。不过我也不想认胡家这门亲戚。”

“这不像他平日的行为。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郁四又说，“事情总要料理清楚，留下个尾巴也讨厌，我正要跟你商量，还是得想个办法，送他一笔钱！”

“四哥，你费心得多了，这件事不必再劳你的神。芙蓉已经跟我仔细谈过，”胡雪岩笑道，“他不想认我这门亲，我却非认他不可！”

“怎么个认法？”陈世龙颇有童心，“刘不才难惹得很，我倒要看胡先生怎么跟他打交道？”

“我要请你先替我去做个开路先锋！”

于是他把芙蓉所谈的情形，扼要谈了些，又嘱咐了陈世龙几句话，让他先去探路。

陈世龙打听到了刘不才的住处，一径就寻上门去，他跟嵇鹤龄一样，也是租了一家式微世家的余屋住，不过另外开了个门，敲了两下，有个眉清目秀，但十分瘦的孩子来开门，转着乌黑的一双眼珠问道：“你找谁？”

陈世龙听胡雪岩谈过，猜想他必是芙蓉的弟弟，随即说道：“小兔儿，你三叔呢？”

“在里头。”等陈世龙要踏进去，他却堵着门不放，“你不要进来，先告诉我，你姓啥？”

“怎么？”陈世龙答道，“你怕我是跟你三叔来讨债的？不是，不是！我姓陈，送钱来给你三叔的。”

小兔儿有些将信将疑，但毕竟还是让步了。陈世龙一进门就觉得香味扑鼻，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仔细辨一辨味道，是炖火腿的香味。

“这家伙，真会享福！”

一句话未完，看见刘不才的影子，哼着戏踱了出来，身上穿一件旧湖绉棉袄。下面是黑洋绉扎脚裤，两只裤脚扎得极其挺括，显得极有精神。

“小和尚！想不到是你。”

“刘三爷！特为来跟你老人家请安。”

过于谦恭，反成戏谑，刘不才便骂：“去你的，寻什么穷开心！”

“不是这话。”陈世龙答道，“从前叫你刘不才，如今不同了，你变成我的长辈，规矩不能不讲。”

“噢！”刘不才眨着眼说，“我倒没有想到，忽然爆出来的这么个晚辈！是怎么来的，你说来听听！”

“你跟我先生结成亲戚，不就是我的长辈？”

刘不才愣了一下，换了副傲慢的神色：“我不晓得你的先生是哪个？反正我最近没有跟什么人结亲。谦称奉璧，蜗居也不足以容大驾，请！”说着将手向外一指，竟下了逐客令。

陈世龙有些发窘，但当然不能翻脸，在平时，翻脸就翻脸，也无所谓，此刻是奉命差遣，不能不忍一忍，同时还得想办法让刘三才取消逐客令。

于是他尽量装出自然的笑容，“刘三爷，你真不够朋友，炖着那么好吃的东西，一个人享用，好意思？莫非，”他说，“你不想在赌场里见面了？”

提到赌场，刘三才的气焰一挫。彼此的交情虽不深，但输了就顾不到体面，曾有两三次向陈世龙伸手借过赌本，想起这点情分，也是话柄，他的脸板不成了。

“要怪你自己不知趣！‘哪壶水不开，偏提哪一壶’，你晓得我讨厌我那个侄女儿，

你偏要拿她来触我的心境，叫人光火不光火？”

“好了，好了，说过算数。如果你留我吃饭，你出菜，我出酒。小兔儿，你来！”陈世龙摸出块五六钱的碎银子问道，“你会不会上街买东西？”

“你要买什么？”刘不才问。

“巷口那家酒店的‘绍烧’我吃过，不坏，叫他们送两斤来，把酒钱带去给他。”说着，他把银子塞到小兔儿手里，“多下的送你买梨膏糖吃！”

“没有要你破费的道理！”刘不才赶上来插在他跟小兔儿中间，一只手到他侄儿手里去夺银子，一只手又推陈世龙，仿佛不让他给钱似的。这就像下馆子抢着惠账，只拉住了别人的不管用的左手一样，完全是“障眼法”。

结果是那块碎银子到了刘不才手里，却叫小兔儿到酒店里去赊账。从这个行为上，陈世龙看透了他，骨头硬不到哪里去！他跟芙蓉也决不会决裂。

“来，来！”刘不才的兴致又很好了，把沙锅盖一揭，鼻子闻了两下，得意地笑道，“‘走得着，谢双脚’，你的口福不坏！陈火腿全靠收拾得干净，整整搞了一上午，才把上面的毛钳干净。”

“刘三爷！”陈世龙趁机说道，“你的陈火腿吃不光！我今天来拉拢一桩生意。”

“生意？”刘不才不信他，“怎么找到我头上？跟我有啥生意好谈？”

“自然有！等下我再告诉你。”

等酒杯一端上手，陈世龙才道明来意，他说他有个朋友，预备在杭州开一家极大的药店，知道“刘敬德堂”的名气，也知道刘不才是行家，特地托他来探问一下，想邀刘不才合伙。

“合伙？怎么合法？”刘不才摇着头说，“别的事都好谈，这件事谈不拢，我哪里有股本？”

“你不是有几张祖传的药方子？”

这话一说出口，刘不才的脸色顿时就很难看了，笑容尽敛，冷冷笑道：“原来是打我这个主意！怪道，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好人，不嫌我穷，来邀我合伙！”

话和神色，都让陈世龙忍不住心头火发，“咦！”他也很不客气地回敬，“怪道叫你刘不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怎见得人家打你那张药方的主意？你晓得人家是怎么说？”

“且慢！”刘不才的态度变得愿商量的了，“我先问一声，想跟我合伙的是哪一个？是不是姓胡的？”

陈世龙很机警，趁机反问一句：“你见过我那位胡先生没有？”

“从来不曾见过。”

“那我告诉你，”陈世龙既不说破，也不否认，“此人是个候补知县，在官场中很红，本人虽不出面，却有好些差使跟他有关系。他要开药店也不光是为了做生意，是存心济世——”

“好了，好了！”刘不才不屑地，“‘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药店里挂的这副对子，是啥花样，难道我还不知道？何必到我面前来卖这种膏药？”

“不是我在你面前卖膏药，人家这么告诉我，我照本宣科，信不信在你！”

“闲话少说，他做生意也好，存心济世也好，与我无关。如说要邀我合伙，看中我几张祖传秘方，请他趁早少打主意。”

“你为来为去是怕方子落在人家手里，你要晓得，人家并不要你的什么宝贝方子！”

“那——？”刘不才愕然，不知这话从何说起了。

于是陈世龙转述了合伙的办法，刘不才的祖传秘方，当然要用，可是不要他把方子公开，将来开了药店，请他以股东的身份在店里坐镇，这几张方子上的药，请他自己修合。“君臣佐使”是哪几味药？分量多少？如何炮制？只有他自己知道，何虑秘方泄漏？

原来人家不是来图谋自己的秘方，刘不才倒觉得刚才的态度，未免鲁莽，因而歉意地点点头：“这倒还可以谈谈！”

“我再告诉你，人家提出来的条件，合情合理，药归你去合，价钱由人家来定，你抽成头。你的药灵，销得好，你的成头就多，你的药不灵，没人要，那就对不起，请你带了你的宝贝方子卷铺盖！”

“药怎么会不灵？尤其是一种‘狗皮膏药’，明朝的一个皇帝，靠了它才生的太子，真正是无价之宝！”

“吹什么牛！”陈世龙笑道，“刘敬德堂的狗皮膏药，哪个不晓得，完全是骗人的东西！”

“这你就不懂了！老实告诉你，方子是真的，药太贵重，而合起来交关麻烦，只好马马虎虎，效验当然就差了。这且不去说它！”刘不才把腰挺一挺，双手靠在桌上，凑近陈世龙，显得相当认真地说，“这位老朋友说的话很上路，看起来绝不是半吊子。他的办法在我有益无损，可进可退，只要成头谈得拢，我就跟他合伙。”

“那么你说，你想怎么抽法？”

“我先要问一句，价钱为啥要归他定？应该大家商量商量。”

“这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你想定得高，人家既然为了济世，自然要定得低。”陈世龙觉得这话说得不好，便又补了一句，“再说，薄利多卖，生意才会好，竹杠把人家敲怕了，不上你的门，药再好也无用。”

“这话也对。不过既然薄利，我的成头要多抽些。”

陈世龙也很精明，“既然是薄利多卖，你名下的也不会少，怎么说要多抽？”接着他又自下转语，“不过，这都好商量，等你们碰了头，当面再谈，一定会谈得很投机。”

刘不才点点头，用手抓着一块火腿脚爪在嘴里啃，同时一双眼珠骨碌碌地转着，见得他在心里有极周详的盘算。陈世龙也不催他答话，只是冷眼旁观，看他的神态，打自己的主意。

“就这样了！”刘不才把火腿骨头一丢，使劲擦着手说，“我决定交这个人！小和尚，你说，哪天跟他碰头？事情既然决定了，就不必耽搁，越快越好！”

看他心思如此活动，陈世龙便进一步逗引他：“刘三爷！你还有什么话，自己不便说，我可以替你转达。你们没有见面前，你有什么难处，我可以替你想办法，等你们见了面，有话自己谈，就没有我的事了。”

刘不才原就想开口，听陈世龙这一说，恰中下怀，当即定一定神答道：“小和尚，承你的好意，我也不必瞒你，我的境况，你是晓得的，他要请我到杭州去跟他合伙，谈妥当

了，也要我动得成身才行！”

“我晓得。”陈世龙问道，“你身上有多少债务？”

“也不过几百两银子。”

“嗯！”陈世龙又问，“你的侄儿呢？要托人照应啊！”

“不必！我带到杭州去。”

“喔！”陈世龙站起身来说，“那么，我先去告诉人家，什么时候碰头，我明天一早来给你回音。”

一夜过去，刘不才起来得特别早。他家里不像样，“出客”的衣服依旧很漂亮，不但料子，连花样都有讲究，一件铁灰摹本缎的袍子，松竹梅的暗花，梅花还只含苞初放，因为这是早晨，倘或下午穿出去，还有一件，那梅花就开得极盛了。

打扮好了，在家坐等陈世龙的回音。到了九点钟只听有人敲门，刘不才亲自去开门一看，不由得愣住了，门外两顶轿子四个人，一个老妈子，一个丫头，一个是极艳丽的少妇，还有一个是自己的侄女儿！

“三叔！”穿着红裙的芙蓉，叫了一声，不等他应声，便回身为那少妇引见，“这位是郁太太，这是我三叔！”

郁太太自然是阿七，当时盈盈含笑地喊道：“刘三爷！”

刘不才有些发急。他好面子，而家里乱七八糟，如何好意思接待这位珠翠满头、艳光照人的郁太太？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拼命在想，怎么样得能挡驾，不让她们进门？而就在这时候，从他肋下钻出来一个人，是小兔儿！

“姐姐！”

“小兔儿！”芙蓉一把将她兄弟揽在怀里，接着便捧着他的脸端详了一下，痛心地理怨，“看你，脏得这个样子！两个鼻孔像烟囱，只怕三天没有洗过脸了！”一面说，一面扯下衣纽上的绣花手帕，毫无顾惜地为小兔儿去擦鼻子。

“刘三爷！冒昧得很，我送我这个妹妹来见叔太爷，请到里面坐了，好行礼！”

这一下反客为主，刘不才枪法大乱，而芙蓉已经搀着小兔儿走了进去。

到此地步，刘不才已经毫无主张，芙蓉的一切，暂时也无从去考虑，觉得眼前的唯一大事，是要打点精神来应酬这位艳丽的郁太太。

于是他赔笑说道：“劳动郁太太，真正过意不去。请里面坐！地方又小又脏，实在委屈了贵客。”

“不必客气！”阿七嫣然一笑，索性改了称呼，“刘三叔，都是自己人，用不着叙什么客套。”

“是，是！郁太太说得是。请，我来领路。”

刘不才甩着衣袖，走几步路着实潇洒，进了他那间起坐兼饭厅的客堂，亲自端了他的唯一像样的一样家具——那张红木的骨牌凳，抽出雪白的手绢，拂了两下，请阿七落座。接着又找茶叶、洗茶碗，口中还要跟客人寒暄，一个人唱独脚戏似的在那里忙个不停，仿佛忘掉了还有个芙蓉在。

芙蓉跟阿七对看了一眼，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也都感到安慰，因为看样子，刘不才是很好说话的了。

“刘三叔！你不必费心！请坐下来，我有几句正经话说。”

“好！恭敬不如从命。郁太太有什么吩咐？”刘不才等坐了下来才发觉，小兔儿不但脸洗得极干净，而且已换上了一件新罩袍，安安静静偎倚着他姐姐坐着。

“刘三叔，”阿七问道，“你前天怎么不来吃喜酒？”

这第一句话就问得刘不才发窘，只能故意装作讶异地问：“喜酒？”

“是啊，我芙蓉妹子的喜酒。”阿七紧接着把话挑明，“刘三叔，你心里一定有误会。你看看，芙蓉穿的啥裙子？那位胡老爷是三房合一子，照规矩可以娶三房家小，芙蓉是他的‘湖州太太’，跟他的‘杭州太太’又不见面。人家抬举芙蓉，你这个做亲叔叔的，先把侄女儿贬得不是人！好日子都不到，叫人家看起来，真当我们芙蓉妹子是怎么样的低三下四。你想想看，哪有这个道理？”

阿七的言词爽利，表情又来得丰富，斜睨正视，眼风如电，这番兴师问罪的话，把刘不才说得服服帖帖，赔笑答道：“郁太太说得是！是我不对。”接着又转脸看着芙蓉说：“我哪里知道，是这么回事？早知如此，我自然出面替你办喜事。现在只有这样，我

发帖子，请大家补吃喜酒。”

“这是一桩！”阿七紧接着他的话说，“还有一桩，刘三叔！刘三婶过去了，你也不续弦，孤家寡人一个，带着侄儿也不方便。不如让芙蓉把她兄弟领了去！”

“这一层——”刘不才终于答应了，“也好！”

阿七很高兴地笑了，“多谢刘三叔！”她说，“总算给我面子。不过，还有件事，我要请问你们什么时候会亲？”

这是指的跟胡雪岩见面，刘不才心想，当然是侄女婿先来拜叔岳。不过家里实在不像样，最好晚几天，等把药店合伙的事情谈好，先弄几文钱到手，略略铺排一下，面子比较好看。

于是他说：“这要挑个好日子。我也要预备预备，能不能稍停两天再说？”

阿七也是受命试探，重要的不在哪一天，是刘不才对胡雪岩的态度。芙蓉是他的亲人，不论怎么样，他不能不理，但对胡雪岩不同，说不定发了“大爷脾气”，不愿认亲，甚至表面同意，见了面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以胡雪岩此时的身份，丢不起这个面子。

因此，他派出两路人马试探，一路是陈世龙，只谈生意。一路就是阿七，先抬高芙蓉的身份，消除刘不才的愤懑疑忌，然后再提会亲的话，看他是何态度？

阿七也是久经沧桑，饱阅世态的人，看刘不才这样回答，便知对胡雪岩已不存丝毫敌意。所谓“预备预备”，多半也是实话。事情到此，自己可以交差，现在该想办法让他们叔侄有个谈谈体己的机会。

这也容易，她顺手拉过小兔儿来问了几句“今年几岁”、“可曾上蒙馆读书”之类的话，随后很自然地牵着他到廊下，去看他叔叔所养的那几笼鸟。

这一来刘不才自然要说话了，“芙蓉”，他问，“那姓胡的，到底怎么样？”

“你见了就知道了。”

这是很满意的表示，刘不才凝神想了一下，发觉自己已不像前两天那样，无缘无故心里就来气，再细想一想，芙蓉以再嫁之身，而且命中注定该做偏房，结果成了“两头大”，也算是差强人意，同时又想到陈世龙来谈的合伙开药店的那件事，内心更是充满了兴奋，觉得时来运转，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这样子总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如果你真的替人做小，叫我走出去怎么见人？当然，这也怪叔叔我没出息！且不去说它了。芙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人请我合伙开药店。”接着，他把陈世龙所谈的一切，都告诉她。

芙蓉很有耐心地听着。她这时才完全了解胡雪岩的用心，怪不得都说他能干！想出来的办法，实在叫人佩服。然而，欣慰之外，也不免忧虑，当时就把心事说了出来。

“三叔！事情是好事情，就怕你拆烂污。”

“你总是这个样！”刘不才不悦，“处处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你三叔，你不晓得我心里着急！四十多的人了，一天到晚做‘马浪荡’，怎么得了？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如果再拆烂污拆得人家见了你就躲，你倒想想看，哪里再还有翻身的日子？”

“哼，你不懂！”刘不才依然不服帖，“我只管照方合药。既不经手银钱，又不管店堂里的事，每个月坐分成头，有啥烂污好拆？”

“不一定银钱上拆烂污，有了钱成天在赌场里，误了正事，也是拆烂污。”芙蓉紧接着又说，“还有一层，人家倒看得三叔你有本事，要请你做档手，那时候你怎么样呢？”

这一问是刘不才所不曾想到的，细想一想确是个疑问。

“你看，是不是？”芙蓉趁势逼他发奋，“三叔，你连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还怪我不相信你？”

“事情好办。人家要请我做档手，我不做。这样子没有烂污好拆，你总该放心了吧！”

“懒和尚只求没布施！”芙蓉有些气，“没有看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只会说大话！”

“我何尝说过什么大话？”刘不才越发不高兴，“你在那里乱扯！”

“那么我倒要问，说敬德堂从你手里败掉的，还要从你手里恢复！可有这话？”

“对，有的！这也不算说大话。”

“还不是？”芙蓉逼视着问，“你拿什么来恢复？要说恢复，眼前的希望就在这条路子上，全要靠你自己去巴结，一方面省吃俭用，积少成多，有一份小小的资本；一方面安

分守己帮人家把店开好了，可以开口请人家帮忙。这样子两下一凑，刘敬德堂的招牌才有重新挂出来的一天。照你现在的想法，有多少用多少，只图眼前快活，哪里有什么长远的打算。请问三叔，你不是在说大话？”

长篇大套地一顿驳，把做叔叔的说得哑口无言，但仔细想去，却不能不说她看得透彻，想得周到。商场中要想由伙计变作大老板，这样做生意最稳当不过。但是，他还是开不得口：因为自己估量自己，实在没有把握能够做到芙蓉所说的“省吃俭用、安分守己”八个字。

就这沉默之际，只见进来一个脚步匆匆的年轻人，刘不才赶到门口细看，才认出是陈世龙，便喊一声：“小和尚！”心里奇怪，他跟这位郁太太怎么也相熟？因为两人面对面在低声细语，不熟不会这样子谈话。

陈世龙答应着走了过来，看见芙蓉，恭恭敬敬叫了一声：“师母！”然后才转脸向刘不才说：“刘三爷，我已经约好了，有空就走！”

“好，好，就走。”刘不才向她侄女儿说，“就是谈合伙的那一位。”

于是芙蓉带着小兔儿，和阿七上轿而去。刘不才请陈世龙坐下来，先要了解一下情况，到底对方是谁？在哪里见面？

“就在郁太太他们聚成钱庄——”

“慢来！”刘不才打断他的话问，“那位郁太太就是郁四的太太？”

“是啊！”陈世龙说，“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我也没有想到。只听说郁四有个小太太，前些日子吵散了，所以竟会想到郁太太就是郁四的小的。”说到这里，灵机一动，急急又问，“照这样子说，谈合伙的一定是胡雪岩？”

事到如今，不必再瞞，陈世龙点点头答道：“不错！就是胡先生。你们至亲合伙，还有啥话说？刘三爷，一个人不怕不发达，不交运，就怕机会来了错过。机会来了看不到，犹有可说，明明看到，自己错过，将来懊悔的时候，那味道最不好受。”

刘不才不响，他觉得这件事多少要想一想，因为来得太突兀了。

“赌钱讲究冷、准、狠！”陈世龙说，“现在是个‘大活门’，你不扑上去，就真正

是刘不才！永世不得翻身。”

“真的是‘大活门’？”

“当然，只拿郁四叔来说好了！”

陈世龙就由郁四谈到尤五，王有龄谈到嵇鹤龄，再由老张谈到他自己，结论是谁跟胡雪岩交往，谁就交运！一半事实，一半是陈世龙口舌玲珑的渲染，把刘不才听得全神贯注，一字不漏。

“好！”他断然决然地，真有“赌场烈士”那种背城借一的壮烈之概，“我听你的劝告，就赌这一记了！”

陈世龙慢慢喝着茶解渴，同时在盘算下一着棋，他叫胡雪岩作“先生”，的确已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驾驭的权术，刘不才此时正在心热，变卦是决不会的了，现在所要考虑的是，如何一下子叫他死心塌地，服服帖帖？

“怎么样？”刘不才觉得他的沉默不可解，催问着。

“讲得我口干舌燥，你也得让我先润润嗓子。”陈世龙放下茶杯，站起身来，“这样，我先走，把你的难处去安排好，你中午自己到聚成来。怎么样？”

“你是说，先给我去弄钱？”刘不才接来说，“现在也无所谓了。”

“这用不到客气！客气自己受罪。说句实话，你现在的境况也不怎么好，怕要请桌客都为难。到那时候，一面要办事，一面又要凑钱应付债主，反而原形毕露，面子失光，倒还不如我替你预先安排好的为妙。”

想想也不错，刘不才便随他去。答允准定中午到聚成钱庄跟胡雪岩碰头。

到时候，陈世龙已在门口等候，迎入客座，胡雪岩兜头一揖，口称“三叔”，同时看到一桌银台面的盛宴，四干四湿的果碟子都已经摆好了。

刘不才称他“雪岩兄”，不提亲戚，只道仰慕，郁四陪客，再加陈世龙从中穿针引线，将刘不才当上宾看待，捧得他飘飘然，大为过瘾。

茶罢入席，自然是刘不才首座，左右是郁、陈二席，胡雪岩坐了主位。酒过三巡，话入正题，是郁四提起来的。

“刘三哥，”郁四说，“老胡想开药店，原来我不赞成，现在我想想也不错。行善济世，总是好事，将来我也要加入股子。不过，老胡跟我都是外行，一切要多仰仗。”

“不敢，不敢！”刘不才说，“这是我的本行，凡有可以效劳之处，在所不辞。不过，我还不晓得怎么样一个开法，规模如何？”

“这就要请教三叔了。规模嘛，”胡雪岩想了想说，“初步我想凑十万两银子的本钱。”

十万两银子的本钱，还是“初步”！如果不是有陈世龙的先入之言，以及素有富名的郁四表示要入股，刘不才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这个规模，”他兴奋之中又有顾虑，“就很大了。不过乱世当口，只怕生意不见得如太平年岁！”

“太平年岁吃膏滋药的多，乱世当口，我们要卖救命的药，少卖补药。”胡雪岩说，“三叔，生意你不要担心。大兵以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早饥夜寒，水土不服，生了病一定要买药，买不起的我们送。”

“嗯，嗯！”刘不才心想，此人的口气，倒真是不小。

口气虽大，用心却深，“三叔，”胡雪岩笑道，“我想做生意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创牌子最要紧，我说送药，就是为了创牌子的。”

“这我也晓得。”刘不才平静地答道，“凡是药店，都有这个规矩，贫病奉送。不过，没有啥用处，做好事而已。”

“那是送得不得法！我在上海听人讲过一个故事，蛮有意思，讲给大家听听。”

胡雪岩讲的这个故事，出在雍正年间，京城里有家小药店，承揽供应宫里“御药店”的药，选料特别地道，雍正皇帝很相信他家的药。

有一年逢辰戌丑未大比之年，会试是在三月里，称为春闱。头一年冬天不冷，雪下得不多，一开春天气反常，春瘟流行，举人病倒的很多，能够支持的，也多是胃口不开，萎靡不振。这家药店的主人，配了一种药，专治时气，托内务府大臣面奏皇帝，说是愿意奉送每一个举子，带入闱中，以备不时之需。科场里的号舍，站起来立不直身子，靠下来伸不直双腿，三场下来，体格不好的就支持不住，何况精神不爽？雍正是个最能体察人情的

皇帝，本来就有些在替举子担忧，一听这话，大为嘉许。于是这家药店奉旨送药，派人守在贡院门口，等举子入闱，用不着他们开口，在考篮里放一包药。包封纸印得极其考究，上面还有“奉旨”字样，另外附一张仿单，把他家有名的丸散膏丹，都刻印在上面。

结果，一半是他家的药好，一半是他家的运气好，入闱举子，报“病号”出场的，并不比前几科会试来得多，足见药的功效。这一来，出闱的举子，不管中不中，都先要买他家的药，生意兴隆得不得了。

“你想想看，”胡雪岩说，“天下十八省，远到云南、贵州等，都晓得他家的药。你花多少银子，雇人替你遍天下去贴招贴，都没有这样的效验。这就是脑筋会不会动的关系。”

“真是，”郁四笑道，“老胡，你做生意就是这点上厉害！别人想不到的花样，你想不到。”

“那么，”刘不才的态度也不同了，很起劲地问，“我们怎么送法？”

“我们要送军营里——”

“那再好都没有。”刘不才抢着说道，“我有‘诸葛行军散’的方子，配料与众不同，其效如神。”

“真的再好都没有！”胡雪岩说，“送军营里要送得多，这当然也有个送法。将来我来动脑筋，叫人出钱，我们只收成本。捐助军营；或者有捐饷的，指明捐我们的诸葛行军散多少，什么药多少，折算多少银子。只要药好，军营里的弟兄们相信，那我就有第二步办法，要赚钱了！”他故意不说，要试试刘不才的才具，看他猜不猜得到这第二步办法是什么。

刘不才猜不到，陈世龙却开了口，“我懂！”他说，“胡先生的意思，是不是想跟‘粮台’打交道？”

这就无怪乎刘不才猜不到了，军营里的规制，他根本不懂。

胡雪岩对陈世龙深深点头，颇有“孺子可教”的欣慰之色，然后接着他的话作进一步的解释。

“粮台除掉上前线打仗以外，几乎什么事都要管，最麻烦的当然是一仗下来，料理伤

亡。所以粮台上用的药极多。我们跟粮台打交道，就是要卖药给他。价钱要便宜，东西要好，还可以欠账，让他公事上好交代，私底下，我们回扣当然照送——”

“这笔生意不得了！”刘不才失声而呼，他有个毛病喜欢抢话说，“不过，这笔本钱也不得了。”

“是啊！”胡雪岩又说，“话也要讲回来，既然可以让他欠账，也就可以预支，只看他粮台上有钱没钱。现在‘江南大营’靠各省协饷，湖南湘乡的曾侍郎，带勇出省也要靠各地的协饷。只要有路子，我们的药价，在协饷上坐扣，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只看各人的做法！”

“只看各人的脑筋，雪岩兄，”刘不才高举酒盅，“我奉敬一杯！”

“不敢当。还要仰仗三叔。”

“一句话！”刘不才指着陈世龙，“他晓得我的脾气，我也跟他说过了，我就赌这一记了！”

说着，他从贴肉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绫封面、青绫包角、丝线装订，装潢极其讲究的小本子递了过来，胡雪岩看着那上面的题签是“杏林秘笈”四个字，就知道是什么内容。

“这就是我的‘赌本’。说扑上去就扑上去。”他又看着陈世龙就问，“你说我做得对不对！”

在陈世龙看，不但觉得他做得对，而且觉得他做得够味，这样子，自己替胡雪岩探路的，也有面子，所以笑容满面，不断颌首。

“你请收起来。三叔既然赞成我的主意，那就好办了。回头我们好好的商量一番。”

两个人都很漂亮，一个“献宝”示诚，一个不肯苟且接受。推来推去，半天，是陈世龙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取张包银圆的桑皮纸，把“杏林秘笈”包好封固，在封口上画了个花押，交给郁四保管，郁四当即把它锁了在保险箱里。

饭罢品茗，那就都是刘不才的话了，谈一爿药店，如何开法，怎么样用人，怎么样进货，怎么样炮制，利弊如何，要当心的是什么。讲的人，兴高采烈，听的人，全神贯注，彼此都很认真。

“三叔！”胡雪岩听完了说，“这里面的规矩诀窍，我一时也还不大懂，将来都要靠

你。不过我有这么个想法，‘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我们要叫主顾看得明明白白，人家才会相信。”

“那也可以。譬如说，我们要合‘十全大补丸’了，不妨预先贴出招贴去，请大家来看，是不是货真价实？”

“就是这一点难！我不晓得你用的药，究竟是真是假？”

刘不才一愣，“照你这样子说，譬如卖鹿茸，还要养只鹿在店里？”他的语气显得相当困惑！

哪知胡雪岩毫不迟疑地回答：“对！这有何不可？”

这对刘不才是一大启发，拓宽了他的视界，仔细想了想，有了很多主意，“既然如此，那就敞开手来干。”他说，“只要舍得花钱，不怕没有新鲜花样。”

“我们也不是故意耍花样，只不过生意要做得既诚实，又热闹！”

“既诚实，又热闹！”刘不才复念了一遍，深深记在心里。

谈到这样，就该有进一步的表示了，陈世龙看看已是时候，向刘不才使了个眼色。胡雪岩自然也看到了，不等他有何表示，先就站了起来。

“三叔，你坐一坐。我跟郁四哥有些事谈。”其实无事，只不过在里间陪郁四躺烟榻，避开了好让陈世龙说话。

“刘三爷，你看！”陈世龙递了个折子过去。折子是个存折，聚成钱庄所出，但打开来一看，并无存数记载，看起来是个不管用的空折子。

“为啥不记载钱数呢？”陈世龙问道，“三叔，你懂不懂其中的意思？”

“说实话，我不懂！”刘不才说，“雪岩的花样真多，我服了他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是尽你用，你要取多少就多少，所以不必记载钱数。不过，一天最多只能取一次。”

有这样的好事！刘不才闻所未闻，但当然不会疑心胡雪岩是开什么玩笑。细想一想，问出一句话来作为试探。

“这样漫无限制，倒是真相信我！倘若我要取个一万八千呢？”

“那要看你作何用处？只要你有信用，一万八千也不是取不到的。”

这一说，刘不才懂了其中的深意。胡雪岩当然关照过，有个限度，超出限度，聚成的伙计就会托辞拒绝。至于说一天只能取一次，那是防备自己拿了钱上赌场，如果只是正用，即使不够，也可以留到明天再说。唯有下赌注，是不能欠账的。

转念到此，刘不才又发了“大爷脾气”，把折子交了回去，“谢谢！”他的声音有点冷，“我怕我自己管不住自己，有了这么一条源源不绝的财路，一定输得认不得家！”

“刘三爷！”陈世龙的态度很平静，“你说过决心赌这一记！这话算不算数？”

“自然算数！那几张方子，就是我的赌本，已经全部交出去了，还有啥话说？”

“那不是赌本。胡先生说，你果然有此决心，只要你做一件事，才算是你真的下了赌本，真的愿意赌一记。这件事说难不难，说容易不容易。我要等你想停当了，我再说。”

刘不才想了想问：“是我做得到的事？”

“当然！”

“好，你说。”

“刘三爷！”陈世龙的神态异常郑重，“外头跑跑的，说话算话！”

“那还用说。小和尚，”刘不才不悦，“你真是门缝里看人！”

陈世龙是受了胡雪岩的教，听了芙蓉细谈过她三叔，有意要逼刘不才发奋，因而若无其事地答道：“不是我门缝里看人，把你刘三爷看扁了，只因为我也跟刘三爷差不多，知道这件事不大容易办得到，而且说出来伤感情，所以不能不问个清楚。唉！”他有意做作，“想想还是不说的好！”

刘不才气得直咬牙，但不便发作。忍了又忍，才说了这样一句：“说不说随便你！我倒不相信我刘某人会叫你小和尚把我看轻了！”

“这也难说。我说句话，你刘三爷就不见得做得到。”

“好，你说！”刘不才用拳将桌子一捣，站起身来，双手撑桌，上身前俯，以泰山压顶之势，仿佛要把陈世龙一下子打倒在地上似的。

“那么我说，你能不能像我一样，从此不进赌场？”

听得这一声，刘不才的身子不自觉地往下挫，依然坐了下来，半晌做声不得。

“胡先生说过了，你要有这个决心，才显得是真心。他又说他不希望你别样，‘吃着、嫖、赌’四个字，只希望你少一个！”陈世龙说，“照我看，如果这一个字都不能少，那——”他摇摇头，“不必再说，说下去就难听了！”

他不说，刘不才也想象得到，吃着嫖赌，四字俱全，非搞得讨饭不可！

“胡先生又说，赌钱是赌心思，做生意也是赌心思，何不把赌钱的心思，花到做生意上头来？只要你生意做得入门了，自然会有趣味。那时就不想赌钱了！”

刘不才沉吟不语，但神态慢慢在变，飞扬浮躁带些怒气的脸色，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平静、沉着，最后终于点头。

“话不错！”他清晰地吐出来五个字，“我要戒赌了！”

“恭喜，恭喜！”陈世龙笑容满面地拱手，同时仍旧把那个存折推了过来。

“那么，我们谈正事。讲了半天，到底要我如何着手？我要弄个明白。”

这自然又只有请胡雪岩来谈。事情到了这地步，已经无须借聚成的地方，自然而然地，胡雪岩一邀就把他邀到了家，跟芙蓉叔侄之间的芥蒂，当然也就不知不觉地消除了。

一夕之谈，谈出了头绪。胡雪岩的药店，定名“胡庆余堂”，请刘不才负责筹备，约定三天以后，跟他同船回杭州，细节到了杭州再谈。

“三叔！”芙蓉劝他，“你也真该收收心了。有适当的人家，娶位三婶娘回来。”

“现在还谈不到此。”刘不才只是摇头，“我现在的心思，完全在胡庆余堂上头。雪岩，”他马上把话题扯了开去，“我想，房子要画图样自己盖。”

“我也是这么样想。一切从头做起！”

“对，从头做起！”刘不才说，“我自己也是这样。”

果然，刘不才是重新做人，就在这三天工夫当中，他开了个“节略”，把胡庆余堂从购地建屋到用人进货，如何布置，如何管理，都详详细细地写了下来。胡雪岩做生意，还是第一次有这样周到的盘算。

然而他做生意也是第一次这样不着实。如今说大话的不是刘不才，是胡雪岩，“初步下的资本十万两银子”，这话是说出去了，银子却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郁四虽说过愿意加股的话，但他已倾全力支持，胡雪岩总不好意思要他卖田卖地来帮自己的忙，而况这个年头，兵荒马乱，不动产根本就变不成现钱。

好的是还不需要马上拿钱出来。胡雪岩的打算是，到了杭州跟王有龄商量，开药店是极稳妥的生意，又有活人济世的好名目，说不定黄宗汉的极饱的宦囊中，肯拿出一部分来，用他家人的名义投作股本。如果有黄抚台提倡，另外再找有钱的官儿来凑数，事情就容易成功了。

这当然是初步打算，只求把事业办成，谈不到赚钱，更谈不到照自己的理想去做。当然，刘不才绝不会想到他肚子里是这么一把算盘，依旧兴高采烈，见了面就谈药店，这样一路谈到杭州，胡雪岩把他安置在钱庄里，派了一个小伙计，每天陪他到各处去逛，招待得非常周到。

第七章 为结交战略合作伙伴，胡雪岩在赌场设局做人情

以赌会友

这样老是玩不是事。刘不才最感苦恼的是，无事可做，手会发痒，老想赌钱，但每一转到这个念头，随即想起自己对陈世龙说过的话，拼命压制着。如是十天下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忍不住的是要胡雪岩说句话，等了两天，到第三天终于把胡雪岩等到了。

“雪岩！”他有些激动，“来了半个多月，什么事也没有做，我也晓得你事情忙，不过，这样子下去，我要闷出病来了！”

“我晓得，我晓得！实在对不起，几处的事情，都非我亲自料理不可。现在大致有了头绪，尤其海运转驳，总算办妥当了，我可以抽得出工夫来。明天开始，我们第一步就是去看地皮。”胡雪岩问道，“三叔，你酒量怎么样？”

“还可以对付。”

“那么，我先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他介绍的是裘丰言。押运洋枪的差使，裘丰言办得很妥当。王有龄送了他一笔钱，着实夸奖了一番，所以他最近的心境极好，跟刘不才一见如故，加以受了胡雪岩的委托，刻意敷衍，因而刘不才也觉得交了裘丰言这个朋友，是件很可以叫人高兴的事。

陪着看地皮的事，便由裘丰言来承当，每天一早到丰乐桥茶馆里喝茶。裘丰言在扬州住过，早晨这一顿很讲究，炒两个菜吃早酒，酒罢吃面，然后由掮客领着去看地皮，有的

嫌小，有的价钱不合，这样一番折冲下来，到了下午三点钟，裘丰言又要喝茶吃酒了。刘不才因为有他作陪，不如以前那样无聊，倒也相安无事，把想赌的念头歇了下来。

突然间有一天，胡雪岩一大早来找刘不才，第一句话就是：“三叔，我要请你陪一位客，这位客嫖赌吃着，无所不精，只有你可以陪他。”

刘不才一时开不得口，第一，觉得突兀；第二，觉得胡雪岩违反了他自己的来意，本来要求人家戒赌的，此刻倒转头来，请人去赌；第三，觉得自己说了戒赌，而且真的已经戒掉，却又开戒，这番来之不易的决心和毅力，轻易付之东流，未免可惜。

“三叔！”胡雪岩正色说道，“你心里不要嘀咕，这些地方就是我要请你帮忙的。说得再痛快一点，这也就是我用你的长处。”

那就没话好说了，“既然是帮你的忙，我自然照办。”刘不才问，“不过是怎么一回事，你先得跟我说清楚。”

胡雪岩略微踌躇了一下，“说来话长，其中有点曲折，一时也说不清楚。”他停了停又说，“总而言之一句话，陪这位公子哥儿玩得高兴了，对我的生意大有帮助。”

“嗯，嗯！我懂了，你要请我做清客？”

“不是做清客，是做阔客。当然，以阔客做这位公子哥儿的清客，不就更加够味道了！”

这一下，刘不才方始真的懂了，点点头很沉重地道：“只要你不心疼，摆阔我会，结交阔客我也会。”

“自然！怎么谈得到心疼的话？三叔，”胡雪岩问，“你一场赌，最多输过多少？”

“输过——”刘不才说，“输过一爿当店，规模不大，折算三万银子。”

“好的，你经过大场面。那就行了！”胡雪岩说，“你不必顾虑，三五万银子，我捧现银给你，再多也不要紧，我随时都调得动。总之，输不要紧，千万不能露出小家子气的样子来！”

“这你放心好了，赌上头，我的胆子最大。”

当时约定，胡雪岩下午来陪他去结交那位公子哥儿，银票在那时带来。刘不才便也精

神抖擞地去剃了头，打扮成个翩翩浊世公子的样子，在那里坐等。

午后不久，胡雪岩又来了，看刘不才穿的是铁灰色缎面的灰鼠皮袍，枣红色巴图鲁坎肩，头戴一顶珊瑚结子的玄色缎子的小帽，正中镶着一块寿字纹的碧玉。雪白的纺绸褂子，下面是笔挺的扎脚裤和一双漳绒的双梁鞋。

“漂亮得很！我有两样东西带了来，正好配你这一身打扮。”

那两样东西是一个金打簧表，带着根极粗的金链子，一个羊脂白玉的班指。另外有两万银票，起码是五百两一张。

“时候还早，我先把这个阔少的来历告诉你。”

这位阔少姓庞，是胡雪岩到南浔去的那两天认识的，大家都叫他庞二爷。这位庞二爷是丝业世家，几代蓄积，再加上道光末年中外通商，在洋庄上很赚了些，所以虽不是富堪敌国，而殷厚之处，远非外人所能想象。

庞二爷虽然是一等一的纨绔，但家学渊源，做生意极其在行，此所以胡雪岩要跟他打交道。

庞二爷是个捐班的道台，自然不会“辕门听鼓”去候补等差使，平常也不穿官服，但如果有什么州县官在他面前，以官派骄人，那一下他摆出来的官派，比什么人都足，就从这一点上，把庞二爷吃软不吃硬的性情完全显出来了。

原来是他！刘不才一面听，一面心里在想。同是湖州人，他自然知道庞二爷，不过论“少爷班子”的等级，刘不才起码要比他差两等。而且现在已经“落薄”了，提起来，说是“当年刘敬德堂的老三”，这句话并不见得光彩，庞二爷心里作何感想，却不能不预先顾虑。

“三叔，”胡雪岩接下来说，“为了拉拢庞二爷，我特地托王大老爷出面请客，他是你们湖州的父母官，庞二爷再忙也不能不到。不过今天只是为了请客吃饭，‘场头’拉不大，只不过打打麻将。你要拿本事出来，让他跟你赌过一场，还愿意跟你赌第二场，这样子交情才可以越拉越拢。”

“我晓得了。这一点你放心！不过，”刘不才很吃力地说，“我们虽没有会过，他是在上海的时候多，大概总也晓得我这个人。”

“晓得也不要紧，‘败子回头金不换’，没有哪个笑话你！再说，我跟王大老爷关照过了，对你会特别客气，有主人抬举着，人家也识不透你的底细。”

刘不才听了他的话，看一看自己那身装束，再看一看那两万银票，想法变过了，什么都可以假，银子不假，钱就是胆，怕什么！

“雪岩，你的话不错。”他精神抖擞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走？”说着，便打开那只打簧表，一看才午后两点钟。

“约的是四点，我自然要早到。你再养养神，准时到王公馆好了。”胡雪岩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王家的地址。

约定了各自分手。刘不才果然靠在一张软榻上，闭目养神，把庞二爷的脾气作了一番很周详的考虑，然后又细想应付的态度。自己觉得颇有把握，欣然睁眼，重新又修饰了一番，方始雇一顶小轿，专程赴约。

到了王家，主人果然很客气，口口声声称他“三才兄”，坐下寒暄了一阵，请的客人陆续都到了，除了嵇鹤龄和裘丰言，另外两个都是阔少，一个是做过天津海关道的周道台的弟弟，行五；一个是亦官亦商的高家老四。坐下来言不及义，不是说一顿牌九输了多少，就是谈“江山船”上出了怎么样的一个尤物。

最后，庞二爷到了，三十四五岁年纪，一张银盆大脸，赛似戏台上的曹操。因为祖父死了不久，有服制在身，只穿一件灰布羊皮袍，但手上戴一只翻头十足的“火油钻”戒指，戒面朝里，偶尔扬手之间，掌中光芒乱闪，格外引人注目。

主人一一引见，庞二爷初见面的只是嵇鹤龄、裘丰言和刘不才。听到他是湖州口音，便觉亲热，“刘三哥，”他问，“你府上哪里？我怎么没见过？”

刘不才声明住处，接着又说：“久仰庞二爷的大名，幸会之至。”

“彼此，彼此！”庞二也很客气，不像有架子的纨绔。

“喂，喂！”周老五性子最急，“该上场了！”

于是主子引导，进入厢房，里面已摆好一桌麻将牌在那里，站着商议入局，庞、周、高三人是用不着说的，剩下一个搭子，主人让嵇鹤龄，嵇鹤龄让刘不才，刘不才让胡雪岩，胡雪岩一推辞，便即定局，仍由刘不才上场。

扳好位子坐定，讲好一万银子一底的“么二”，四十和底十六圈，随即噼噼啪啪打了起来。刘不才先不忙着和牌，细看各人的牌路，庞二和高四都打得很精，但高四有个毛病，喜欢做牌，周五打牌跟他的脾气一样，性子急，不问大小，见牌就和，一等张便把牌扣了下来，两眼瞪着“湖”里，恨不得拣一张来和牌似的。

然而牌虽打得蹩脚，手气却是他好。四圈牌下来，和了两副清一色，一副三元，已经赢了将近一底，把他高兴得不得了。

“这都是老四做牌做得太厉害，张子太松！”庞二一面掷骰子扳位，一面冷冷地说，“这四圈如果你坐我下家，可要当心一点儿！”

结果刘不才坐了周五的上家，他的上家是高四，跟庞二对面。高四老脾气不改，十三张牌只要七张花色一样，就想做清一色，所以张子仍旧很松。刘不才心想，不能多吃，不然自己的张子也会松，让周五捡了便宜，手风一上去就很难制了。

打定这个主意，连边嵌都不吃，全神贯注在下家，把周五钉得死死的，两圈牌下来，周五“余”出去一半，但大输家的庞二却并无起色。于是刘不才又想，现在不但要扣住周五，还得想办法让庞二和牌才好。

他的牌打得极精，稍微注意一下进出张子，就能料到庞二要的牌，总是在他刚听张的时候“放铳”。庞二连着和了两副，手风一顺扳了回去。等八圈下来吃饭，计算一下，成了三吃一的局面，大输家是高四。

“老兄的牌打得很高明。”下了牌桌，庞二这样对刘不才说，“牌品更是佩服之至。”

“哪里，哪里！”刘不才觉得很安慰，同时也有些佩服庞二，是个识好歹的人。

到了饭后，庞二的手风转旺了，逢庄必连，牌也越和越大，这也要归功于刘不才，但他已不再放张子，只是专门扣住周、高二人，尤其是不让他们俩和大牌，一看风色不对，不是自己抢和，就是放人家和小牌。等到打完结账，庞二一家大赢，周五一家大输。

“每次都是这样，先赢后输，输倒不要紧，牌真气人！”周五恨恨地说，“所以我不喜欢打麻将！真没意思。”

庞二和高四是看惯了他这副样子，相视而笑，不说什么，刘不才却开口了：“周五哥的性子急，推牌九就配胃口了！”

“对！”周五接着说道，“我来推个庄！”

高四无可无不可，刘不才也不做声，只有庞二迟疑着说：“太晚了吧？打搅主人不方便。”

“不晚，不晚！”胡雪岩代表主人答话，“各位尽管尽兴，是吃了消夜再上场，还是——”

“吃消夜还早。”周五抢着说道，“等我先推个庄再说。”

庞二深知他的脾气，若是他做庄，不管输赢，不见天光不散，因而紧接着他的话说：

“都是自己人，小玩玩。这样好了，推‘轮庄牌九’，大小随意，一万两银子一庄，输光让位，赢的也只能推四方。”

“四方太少了，起码要八方。”

“算了，四四十六牌九推下来，扰了主人的消夜，回家睡觉正好。”

“这话不错。”高四也说，“明天上半天，我还有事，早些散吧！”

周五孤掌难鸣，只得依从。等把牌拿出来，自然是他第一个做庄，掏出随身携带的一个豆荚样的象牙盒，抽开盖子倒出四粒骰子来。周五的花样很多，四粒骰子一掷，要有一个四，一个五，才把红的那粒拣出来，余下三粒再掷，掷出一个四，一个六，才用红的那粒四加五是九，谐音为“酒”，六加四是十，谐音为“肉”，说是“请骰子吃酒吃肉”。

“麻将要打得清静，牌九要赌得热闹，请大家都来玩！”周五大声说道，“一两银子也可以下注。”

这时裘丰言还没有走，刘不才分了二百两“红钱”给他，让他五两、十两押着玩。王有龄也被请了下场，胡雪岩虽不喜欢赌钱，但此时当然要助兴，取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押在庞二所坐的上门。

“是大，是小？”庞二问说。

“看我‘开门’就知道了。”依周五的性格，开出“门”来，自是“一翻两瞪眼”的小牌九。

他这个庄只推了两方牌九，就让庞二和高四把他打坍了。接下来是庞二推庄，四方牌

九，平平而过。周五却又输了一万多，大赢家是高四，刘不才也赢了五六千银子。

第三个庄家刘不才，他卷起雪白的袖头，洗牌砌好，一面开门一面说：“周五哥喜欢小牌九，我也推小的。”

周五赌得火气上来了，一听他的话，脱口答道：“对！‘春天不问路’，坐天门就打天门。”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叠银票，往桌上一摔，“我包了！”

“嘻！”庞二大不以为然，“大家好玩嘛！你这样子不让别人下注，多没意思！”

“怎么叫没意思，各人赌各人的，你要看得你下门好，你可以移我的注码，不是照样赌？”

“移注码”是旁家跟旁家做输赢，如果统吃统赔，移注改押的人毫无干系，倘或一家配、一家吃，那出入就大了。牌九、摇摊，专有人喜欢移别人的注码，彼吃此配，赢了庄家赢旁家，双倍得利，而且还可自诩眼力，是件很得意的事。

但“移注码”往往会变成闹意气，一个移过去，一个移回来，一个再移过去，一个再移回来，每移动一次，就加了双倍的输赢，那就赌得“野”了。

现在周五跟庞二就有点闹意气的模样。赌钱失欢，旁人自然要排解，但两个人都是阔少，银钱吃亏可以，话上吃不得一句亏，所以要排解也很难，胡雪岩不免有些着急。

就在这庞二爷有些光火，要想说“天门归下门看”，移周五的注码时，刘不才抢先一步，开口说道：“庞二哥的话不错，都是自己人，‘书房赌’，小玩玩——”

果然，脾气暴躁的周五打断他的话说：“你庄家说的什么话？倒要请教，他的话不错，我的话错？”

“你的话也不错。”刘不才神色从容地答道，“庞二哥也不必动注码了。周五哥有兴趣，我做庄的理当奉陪，‘外插花’赌一万银子好不好？”

说“好”的是裘丰言：“好！这样子就两全其美了。”

庄家跟旁家额外“做交易”，谁也不能管，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刘不才花一万银子，把面子卖了给两个人，这一手做得很漂亮，而那一万银子，也还不一定会输。胡雪岩暗暗心许，刘不才在应酬场中，果然有一套。

骰子掷了个七点，周五抢起分在外面的那两张牌一翻，真是瞪眼了！一张牛头、一张三六，把他气得脸色铁青。

“这叫什么？”裘丰言说，“我上次到松江听来的一句话，叫做‘黑鬼子扛洋枪’！”

他是不带笑容，一本正经地在说，便无调侃的意味，大家都笑，周五也笑了。

这一牌是统吃。那“外插花”的一万两银子，刘不才原可以另外收起，等于赌本已经收回，这一庄变成有赢无输，但他很漂亮，放在外面，数一下，报个数，是两万七，好让旁家斟量下注。

他这个庄很稳，吃多赔少，每把牌都有进账，推到第三方第三条，照例末条不推，重新洗牌，他却“放盘”了。

“只有一方牌了！”他说，“我推末条，要打尽快！”

“老兄，”庞二劝他，“‘下活’的牌，这一条你还是不推的好！”

“多谢关照！”刘不才说，“推牌九的味道就在这上头，骰子帮忙，‘独大拎进’！也是常有的。”

“那就试试看！我倒不相信下门会‘活抽’。”周五又摸出一把银票，“庄家有多少？”

刘不才点了点数，一共是四万银子。

“统归下门看。”周五拿银票往下门一放，“多下的是我的。”

这一下大家都紧张了。小牌九是没有“和气”的，这一牌，庄家不是由四万变八万，就是输光让位。从赌到现在，这是最大的一笔输赢，一进一出不是小数，连庞二都很注意了。

刘不才声色不动，把骰子掷了出去，等三门摊牌，上门九点，天门七点，下门天牌配红九，讲好不作天九作一点。

“你们看，下活嘛！”周五有些色厉内荏的神气，“一副克一副，不是下活是什么？”

“下活是下活，点子太小了！”庞二说道，“末条常会出怪牌，老五，满饭好吃，满话难说。”

“有点子就有钱！”周五索性硬到底了，“这副牌再输，我把牌吃下去。”

不要说是巨额赌注的本身，引人瞩目，光是周五这句可能会搞得无法收场的话，就使得一屋子的人，从坐在赌桌上的到站在旁边伺候的听差丫头，无不大感兴味，渴望着看看庄家的那两张牌，翻出来是什么点子？倘或是一张杂七、一张杂五凑成的“无名二”就赢了下门的“天九一”，那时看说了“满话”的周五，是何尴尬的神色。

但包括庞二在内，谁也没有想到，刘不才根本就不翻牌，“周五哥！”他说，“不错，你的一点很值钱。”

说着，他把面前的钱推了出去，脸上带着平静自然的笑容，竟像心甘情愿地输给周五，而更像自己赢了周五。

庞二此时对刘不才已大有好感，所以处处偏向着他，“你牌还没有看！”他提醒他，“真的一点都会赶不上？”

“牌都在外面。”刘不才说，“用不着看了，一点输一点。”

“我倒不相信。”庞二说着，就动手理牌，从最大的“宝子”理起，找到一张二四，却找不到“么丁”，既然说是一点输一点，那么庄家应该是一副“人丁一”，找人牌，果然只有一张。

翻出来，可不是“人丁一”？十个红点，衬得那黑黑的一点格外触目。极静的屋子里，立刻响起一片喧哗，叹惜和笑声、惊异和感叹，自然声音最大的是周五。

“来，来，归我来配！”他把庄家的钱和自己的银票，都携到面前，配完了小注，余下的便是他的盈余。

“真有这样的牌！”庞二摇摇头，“就翻不出一个两点。”

他替庄家遗憾，甚至引为恨事，刘不才却若无其事地，把牌推向高四，这是最后一庄，推完四方，也是平平而过。于是主人招呼到厅上吃消夜，一面吃一面谈，不知不觉又谈到刘不才的那副牌。

“你老兄的眼光真厉害。”庞二说，“一下子就看到了外面少一张人牌，少一张‘钉

子’，这点道行，倒也不是三年、五年了。”

“老刘是个角色。”连周五都心服，“跟你赌，输了也有味道。几时我们好好赌他一场。”

“何用‘几时’？”庞二接口说道，“就是明天。”

“明天不是约好了，扰老胡的，后天好了。”

“明天也一样。”胡雪岩说，“你们约哪几位来玩，我补帖子也一样。”

“不必，不必！”庞二说道，“后天我请大家吃饭，找几个朋友来，好好赌他一场。”他特意向刘不才问道：“后天你空不空？”

“哪一天都空。”

“好的，那你后天早一点请过来。”庞二又说，“统通请赏光，喜欢玩的玩，不然就吃饭。我新用了一个厨子，做的鱼翅还不错，请大家来品尝一番。”

“我谢谢了！”王有龄说，“后天我回湖州。”

于是即席约定，除了王有龄以外，后天都赴庞二的约。嵇鹤龄自然也请在内，庞二很佩服他，说一定要请到，特意拜托胡雪岩代为致意。

第二天胡雪岩借了王有龄家请客，依旧是“小玩玩”。两天下来，刘不才赢了一万多银子，大为兴奋。胡雪岩却提醒他，不可因此改变初衷，赌上绝不能成功立业，同时也再一次拜托，务必把庞二笼络得服服帖帖，然后好相机进言。

“看样子我们很投缘。”刘不才说，“长线放远鹞，‘火到猪头烂’——”

“不！”胡雪岩不容如此闲豫，“我要托他的事，很急！三叔，你无论如何，趁明天这个机会，就要把他收服。像昨天那样子就很好，连我都佩服。不过你今天就不大对了，全副心思放在赌上，误了正事。”

“今天的机会很好，我先弄它几个，好做赌本。”刘不才不好意思地笑一笑，“以后没有机会了，你就先放我一马！”

“赌本你不必愁。有机会能赢几个，我自然也没有反对你，非要你输的道理，只是你要顾到你去赌的原意。”胡雪岩又重重地说，“做生意就是这样！处处地方不要忘记自己

是为的什么！”

刘不才想了一会，点头答道：“好！我明天全副精神对付庞二。”

庞二请客的场面很阔，他家在西湖葛岭山脚下有一所别墅，请客就请在那里。十一月的天气，外面西北风刮得人重裘不暖，但在庞二的别墅中，却是温暖如春，在那间背山面湖的温室中开筵，一共三桌客，身份极杂，但都穿的便衣，也就不容易分得出来了。

宴是午宴，吃完已经下午两点，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余都是知名的赌客，一散席便商量如何赌法。

“做主人的摇场摊吧！”

这个提议，立刻有人附和。庞二喜欢摇摊是出名的，而在这个场合中，最有资格做庄的，自然也是庞二。在他虽有当仁不让之心，却不免踌躇，因为缺少一个帮手。

但转眼看到刘不才，立即欣然答应：“好的！各位有兴致，我就先摇几十摊。”

于是除了一桌麻将以外，近二十个人都预备打摊。听差的准备桌子、座位、赌具，庞二却把刘不才找到一边有话说。

“老刘！我们合伙。我六成，你四成，你看如何？”

“当然好啰！不过，我先要‘灵一灵’市面，我只带了三万银子在身上，场面太大，我要派人回去拿钱。”

“不必，不必，钱我有。你也不要先拿本钱，等场头散了再算。只有一件事，请你替我做‘开配’。”庞二又说，“我摇摊有个臭脾气，开配不灵光，我摇起来就没劲。那天在周五家摇摊，临时请了位朋友帮忙，我不过出了五个‘老宝’，输不到两万银子，那位开配朋友的手就有些发抖了。不是人家帮我的忙，我不见情，还要说人家，像那位朋友开配，真把我的脸面都丢完了！”

“我没有替你做过开配，不过，你的事，自然没话说。就怕我应付不下来，”

“你别客气了。”庞二拱拱手，“捧我小弟的场！承情，承情。”

于是刘不才到场执行开配的任务。只见台面已经布置好了，那张台子，是专为摇摊用的，紫檀桌子，黄杨木的桌面，比平常方桌大一号，四角用象牙嵌出界线，每一方又用象

牙嵌出茶杯大的圆点，庄家一点，对门三点，右方是二，左方是四，左青龙，右白虎，开配照例站立在左上角的三与四之间，那是吉利的“青龙角”。

等他在青龙角上站定，随即便有听差送过一盒筹码来，筹码是四寸长的牙筹！上面刻着金字“世载堂庞”四字，作为标识，筹码共分五种，分别刻着骨牌中“天、地、人、和”的点子，另外还有一种只刻堂名的白筹，自然是最小的码子。

刘不才把筹码定为五等，一千、五百、一百、五十、十两，等赌客买好筹码，才是“皇帝”庞二落座，拿起一个明朝成化窑的青花摇缸，“察浪浪，察浪浪”地摇了三下，打开摇缸来看，十二点是四。

“不错！‘开青龙’！”庞二说着又摇。

前三下，名为“亮摊”，好供赌客“画路”，摊路的名堂甚多，大路、小路、荤路、素路，各人相信各人的。到第四下摇过，那才正式开始下注，场面极其热闹，刘不才的本事也就要拿出来了。

摇摊在赌里面最公平，做下手的一点亏都不吃，而下手押注的花样也最多，跟牌九一样，打“角”、打“横堂”以外，还可以打“大头”。角与横堂，下手与庄家各占两门，所以是一赌一，“大头”就不同了，虽也是各占两门，但赢法有差别，二带么的大头，开出“白虎”赢两倍，开出“进门”算和气。此外还有“放鹞子”，下手打三门，赢了吃二配三，在钱上是以三赌一，大本钱卜小利，好像吃亏；但在骰子上，下手占了便宜，赢三门输一门，当然，偏开不下注的一门，也是有的，那一下三注都吃，全军皆墨，就变成“放鹞子断线”了。

“放鹞子”还是“孤丁”，照吃照配，不伤脑筋，伤脑筋的是改注码，有的大头改为孤丁，有的把这门注码移到另一门，注码不动，只凭口说，都要开配记住。不该配的配了，自然没有人说话；不该吃的吃了，便有人提出抗议。赔钱是小事，出了错便是不够格，会替庞二丢面子，所以刘不才不敢轻忽，每一注都得注意。

暗中用心，表面却很悠闲，等摇缸亮出，该吃的吃进，该配的配多少倍，一一计算清楚，没有下手说闲话，更不曾起争执。刘不才不但计算得清楚，而且计算得特别快，庄家不会等得无聊，所以摇起来格外起劲。

不多时候，二十摊已经摇完，做庄做了一半，庞二才看一看面前的银票。

开配手边，只存筹码和不足一万的银票，满了一万，就得摆到庄家面前，名为讨口彩

的“进庄”，其实是防范开配落入自己荷包。刘不才与庞二初交，兼以负有争取信任的责任，对这些细节，自然特别当心。庞二这时略略点了下，共有十四五叠之多，自己是十万银子的本钱，算来赢得也不能说少。

但下半场的手风就不如上半场了，只见刘不才不断伸手到他面前取钱，转眼间，只剩下七叠。而摊路更坏，一缸青龙，一缸白虎，来回地甩，这名为“摇路”，又称“摇槽”，周五看准了，一下就在白虎上打了两万孤丁，另外在这一门上还有万把银子，假如庄家开个二，便得配九万银子，虽有三门可吃，为数极微，庄家面前的钱是不够输的。

这是开配的责任，得要提醒庄家，但也有些庄家不爱听这罄其所有，还不够配的话，所以刘不才有些踌躇。

一抬眼恰好看到胡雪岩，不自觉略一皱眉，胡雪岩立刻便抛过一个阻止的眼色来。刘不才警觉了，嘴向庄家面前一努，随即恢复常态。

“老刘！”庞二自己当然有个计算，问道，“怎么样？”

这一问当然是问本钱够不够？刘不才不能给他泄气，但也不便大包大揽、说得太肯定，只这样含糊含糊地说：“开吧！”

开开来是三，刘不才松了口气，等吃配完毕，只见庞家的听差取了两张银票，悄悄往庞二面前一放。他看了看，略有诧异之色，欲言又止地点一点头，不知是表示会意，还是嘉许。

“老五！”庞二看着周五说，“你打吧！我添本钱了，再添十万。”

说也奇怪，一添本钱，手风便又不同，摊路变幻莫测，专开注码少的那门。等四十摊摇完，结账赢了七万银子。

接下来是周五做庄，也要求刘不才替他做开配，二十摊终了，看钟已是晚上八点，暂停吃饭。趁这空隙，庞二把刘不才找到书房里，打开抽屉，取出两个信封，递了给他。

刘不才不肯接，“庞二哥！”他问，“这是啥？”

“你打开来看。”

打开第一只信封，里面是三张银票，两张由阜康钱庄所出，每张五万，另外还有一张别家钱庄的，数目是五千。

“老胡很够朋友，叫我听差送了十万银子约我添本钱，我用不着，不过盛情可感。五千银子算是彩，请你转交给他。”

“雪岩不肯收的——”

“你别管。”庞二打断他的话说，“只托你转交就是了。”

刘不才也是大少爷出身，知道替胡雪岩辞谢反拂他的意，便收了下來。看第二只信封，里面是三万二千多两银子。

“这是你的一份。”庞二解释，“原说四六成，我想还是‘南北开’的好。”

刘不才当年豪赌的时候，也很少有一场赌三万银子进出的手面，而此时糊里糊涂地赢了这么一笔钱，有些不大能信其为真实，因而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庞二不免觉得奇怪。他在想，莫非他意有不足？这个疑惑的念头，一起即灭，那是绝不会有事！然则必是在想一句什么交代的话。这交代，并非道一声谢，就可以了事的，三万二千银子不是小数目。庞二对自己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已觉得很得意，当然还想再听两句“过瘾”的话，大少爷的脾气，就是这样。

刘不才的感动，不言可知，不过他倒也没有让这笔飞来之财冲昏了头脑，心想，胡雪岩的意思，是要自己争取庞二的信任，最好还能叫他见自己的情。现在分到了这笔巨数，就得见人家的情了。再说，赌场里讲究的就是“现钱”两个字，当时讲好四六成比例合伙，就该先出本钱，把身上的三万银票交了过去，到此刻来分红，就毫无愧怍了。虽然庞二是有名的阔少，不在乎此，但人家漂亮，自己也要漂亮，这才是平等相交的朋友，不然就成了抱粗腿的篾片，说话的分量大不相同。

道理是想通了，要交庞二这个朋友，要替胡雪岩办事，这笔钱就不能收。不收呢，到底是三万二千银子，加上前一天赢的一万多，要把“敬德堂”恢复起来，本钱也够了。

因为出入关系太大，决心可真难下，但此时不容他从容考虑，咬一咬牙在心里说：铜钱银子用得光，要想交胡雪岩和庞二这样的朋友，今后未见得再有机会。

于是他做出为难而歉然的神色，笑一笑说道：“庞二哥，你出手之阔是有名的，这等于送了我三万二千银子。我不收是不识抬举，收了心里实在不安。我想这样，做朋友不在一日。以后无论是在一起玩，还是干啥正经，总还有合伙的机会。这笔钱，我存在你这里。”说着，把那个信封放回庞二面前。

“你——”庞二搔搔头皮，“没有这个道理！我们一笔了一笔，以后再说，无论一起玩，还是干啥正经，总有你一份就是了。”

刘不才急忙拱手：“庞二哥说到这话，当我一个朋友，这就足够了！来来，吃饭去！”

一面说，一面走了出去。庞二无可奈何，只好在那个信封上写了“刘存”二字，藏入抽斗。

等吃了饭再赌，刘不才觉得刚才那样做法，对胡雪岩的委托来说，已经做到，所以心无牵挂，全副精神摆在赌上，用“冷、准、狠”的三字诀，在周五所摇的二十摊中，只下了三次注，看准了“老宝”打两千银子的孤丁，赢了六千，连本带利再扑一记，变成一万八。第三记收起一万打八千，如果赢了，就是两千变成三万四，除去本钱，恰好是那辞谢未受的三万二千银子。结果吃掉了，周五的庄也做完了，刘不才赢了八千银子。

以后换了推牌九，赌到天亮，没有什么进出，而刘不才觉得三四天工夫就赢了两万银子，大可知足。

伸个懒腰，离开牌桌，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顿觉强光眩目，闭一闭眼，再从那难得几家有的外国玻璃窗望出去，不由得讶然失声：“好大的雪！”

“真是！赌得昏天黑地，”高四也说，“外面下这么大的雪都不知道。”

“雪景倒真不坏！”刘不才望着弥望皆白的西湖说，“庞二哥这个庄子的地势真好，真正是洞天福地。”

“你说好就不要走。”周五赌兴未已，“多的是客房，睡一觉起来，我们再盘肠大战。”

刘不才遇到赌是从不推辞的，但此时想到胡雪岩的正事，而他本人又早已回城，必得跟他碰个头才谈得到其他，所以推说有个紧要约会，宁可回了城再来。

“再来就不必了。”庞二说道，“今天歇一天吧！如果有兴，倒不妨逛一逛西湖，我派船到涌金门码头去等你们。”

一听这话，周五先就将脖子一缩，“我可没有这个雅兴，”他说，“不如到我那里去吃火锅，吃完再赌一场。”

“不行！”庞二笑道，“我这个地方，就是赏雪最好，我也学一学高人雅士，今天不想进城。”

高四也说有事，还有几位客，都不开口，周五的提议，就此打消。在庞家吃了丰盛的早饭，各自坐轿进城。刘不才不回钱庄，直接到一家招牌叫“华清池”的澡堂，在滚烫的“大汤”中泡了一会，躺在软榻上叫人捶着腿便睡着了。

这一觉睡到下午两点才醒，还不想离开澡堂子，喊来一名跑堂，到馆子里，叫菜来吃饭，同时写了张条子，吩咐送到胡雪岩家，说明行踪，请来相会。

等他就着一只十景生片火锅，喝完四两白干，正在吃饭时，胡雪岩到了，一见他便很注意地说：“你今天的气色特别好。想来得意？”

“还不错。一切都很顺利。等我吃完这碗饭，再细谈。”刘不才说，“天气太冷，你先到池子里泡一泡。”

于是胡雪岩解衣入池，等他回到座位，刘不才已很悠闲地在喝着茶等。炕几上摆着个信封，看上面写着两行字：“拜烦袖致雪岩老哥。”

“你昨天怎么不等庞二把摊摇完，就走了？”

“我自然要先走，不然，到晚上‘叫城门’就麻烦了。”胡雪岩说，“我开了两张票子，带在身上，交是交了给庞二，号子里有没有这么多存款，还不知道，必得赶进城来布置好。”

“亏得庞二不曾输掉，否则就麻烦了。”刘不才这时倒有不寒而栗之感，“你想，我说了跟他四六成合伙，倘或连你这十万一起输光，就是二十万。我派四成，得要八万，划个账，找两万银子。十万剩了两万，险呀！这种事下次做不得了。”

“你也知道做不得！”胡雪岩笑道，“你在场上赌，等于我在场外赌。不过我这场外赌，无论输赢，都是合算的。”

“赢了是格外合算。你看！”刘不才把信封推了给他，说明经过。

胡雪岩这时才打开信封，把他自己的两张银票收了起来，扬着庞二的那张五千两的银票说：“我当然不能要他这五千银子，但也不便退回。只有一个办法，用他的名义，捐给善堂。昨天夜里一场大雪，起码有二三十具‘倒路尸’，我钱庄里已经舍了四口棺材

了。”

“‘做好事’应该！我也捐一千银子。”

“算了，算了！”胡雪岩不便说他有了钱，“大少爷脾气”就会发作，只这样阻止，“你要做好事，也该到湖州去做！杭州有我，不劳你费心。”

刘不才有些发觉了，略显窘色地笑道：“其实我也要别人来做好事，自己哪里有这个资格。”

“闲话少说。”胡雪岩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舍间去谈。”

全权委托

于是两个人穿衣起身。刘不才是第一次到胡家，想到他侄女儿，有些心事重重的模样，他不知道胡雪岩在湖州另立门户，胡太太是不是知道。倘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免尴尬，因而便有畏缩之意。但转念又觉得这是机会，可以看看胡太太为人如何？将来跟芙蓉是不是相处得来？

就这样踌躇着，走出华清池时，脚步就懒了。胡雪岩回身一望，从他的脸色，猜到他的心里，觉得必须交代一句。

“三叔，”他说，“在湖州的事，见了内人，不必提起。”

这句话解除了刘不才心里的一个疙瘩，脑筋就变得灵活了。“那么，”他提醒他说，“你也不能叫我三叔！脱口出来，就露了马脚。”

“不要紧。倘或内人问起来，我只说我先认识你侄儿，跟着小辈叫，也是有的。”

“算了，你叫我别样。我也不想做你的长辈，宁愿做朋友。”

“是的！刘三爷。”

这是“官称”，刘不才欣然同意。一起坐轿到了胡家，拜见胡雪岩的母亲和妻子，刘不才口称“伯母”、“大嫂”。看这位“胡大嫂”人虽精明，极顾“外场”，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悍泼妇人，刘不才替芙蓉放了一半心。

于是围炉把酒，胡雪岩开始谈到庞二，“你晓得的，我现在顶要紧的一笔生意，是上海的丝。”他说，“我既然托了你，以后也还要共事，我不必瞒你，年关快到了，各处的账目要结，应该开销的要开销，上海那批丝，非脱手不可。”

“嗯，嗯！”刘不才生长在湖州，耳濡目染，对销洋庄的丝自然也颇了解，“现在价钱不错呀！不如早早脱手。摆到明年，丝一变黄，再加新丝上市，你就要吃大亏了。”

“是的，眼前的价钱虽不错，不过还可以卖得好，说句你不相信的话，价钱可以由我开。”

“有这样的好事！”刘不才真的有些不信，反问一句，“那你还在这里做啥？赶紧到上海去呀！”

“对！就这几天，我一定要动身。现在只等庞二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是要取得庞二的承诺，他在上海跟洋商做丝的交易，跟胡雪岩采取同样的步骤，胡雪岩已经得到极机密的消息，江苏的督抚已经联衔出奏，因为在上海租界中的洋人，不断以军械粮食接济刘丽川，决定采取封锁的措施，断绝内地与洋人的贸易，迫使其转向“助顺”。这一来，丝茶两项，来源都会断绝，在上海的存货，洋人一定会尽量搜购，只要能够“垄断”，自然可以“居奇”。

“原来如此！”刘不才很有把握地说，“这庞二一定会答应的，挑他赚钱，何乐而不为？”

“话不是这么说。”胡雪岩大摇其头，“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

刘不才是不大肯买账的性格，“我倒不相信！”他说，“庞二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凭交情，自然会答应。交情不够就难说了。你要晓得。第一，他跟洋人做了多年的交易，自然也有交情，有时不能不迁就；第二，在商场上，这有面子的关系，说起来庞二做丝生意，要听我胡某人的指挥。像他这样的身份，这句话怎么肯受？”

想想果然！刘不才又服帖了，笑着说道：“你的脑筋是与众不同。这样一说，我倒还

真得小心才好。”

“对了！话有个说法。”胡雪岩接下来便教了他一套话。

刘不才心领神会地点头，因为休戚相关的缘故，不免又问：“万一你倒扳价不放，洋人看看不划算，做不成交易，岂非枉做恶人？而且对庞二也不好交代！”

“不会的！”胡雪岩答道，“外国的丝，本来出在叫做意大利的一个国度，法兰西也有。前个七八年，这两个国度里的蚕，起了蚕瘟，蚕种死了一大半，所以全要靠中国运丝去。原料不够，外国的丝厂、机坊都要关门，多少人的生计在那里！他们非买我们的丝不可。羊毛出在羊身上，水涨船高，又不亏洋丝商的本，怕什么！”

“你连外国的行情都晓得！”刘不才颇有闻所未闻之感，“怪不得人家的生意做不过你。”

“好了，好了！你不要恭维我了。”胡雪岩笑道，“这些话留着跟庞二去说。”

刘不才如言受教，第二天专诚去访庞二，一见面先拿他恭维一顿，说他做生意有魄力，手段厉害。接着便谈到胡雪岩愿意拥护他做个“头脑”的话。

“雪岩的意思是，洋人这几年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刁，看准有些户头急于脱货求现，故意杀价。一家价钱做低了，别家要想抬价不容易，所以，想请你出来登高一呼，号召同行，齐心来对付洋人！”

“是啊！我也想到过，就是心不齐。原是为大家好，哪晓得人家倒像是求他似的。”庞二摇摇头，叹口气，“唉！我何苦舒服日子不过，要吃力不讨好，自己给自己找气来受！”

“你是大少爷出身，从出娘胎，也没有受过气，自然做不来这种仰面求人的事。雪岩也知道，他只请你出面为头，靠你的地位号召，事情归他去做。”

“这也不敢当！”庞二答道，“老胡这样捧我，实在当不起。”

这话就要辨辨味道了，可能是真心话，也可能是推托。如果是推托，原因何在？刘不才这样想着，一面口中恭维，一面在细察庞二的脸色。

这是刘不才有阅历的地方！庞二果然是假客气的话，他对胡雪岩虽颇欣赏，但相知不深，对于胡雪岩一下子如跳龙门似的，由穷小子闯出这样的手面，其间的传奇也听人约略

谈过，认为他实力毕竟有限，深恐他弄什么玄虚，存着戒心。

说到后来，刘不才有些着急了，“庞二哥，承蒙你看得起我，一见如故，所以雪岩托我这件事，我一口答应。现在你一再谦虚，似乎当我外人看待。”说到这里，发觉自己的态度有些过分，便笑一笑说，“好了，好了！庞二哥，我不管这桩闲事了，我请你到‘江山船’上吃花酒去。”

最后这一转很好，庞二觉得刘不才很够朋友，自己虽存着猜疑之心，他却依旧当自己好朋友，这很难得。

就一转念之间，心便软了，觉得无论如何要有个交代，于是这样笑道：“老刘，你不要气急！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第一趟跟我谈正经事，又是为彼此的利益，我怎么能不买你的账？不过，我也说句实话，像这样的事，做好了没有人感激，做坏了，同行的闲话很多。中国人的脑筋比外国人好，就是私心太重，所以我不敢冒昧出头。现在这样，我跟老胡先谈一谈再说，能做我一定做，决不会狗皮倒灶。你看好不好？”

“哪还有不好的道理？你说，你们在哪里谈？”

“今天我还有一个约，没有空了，就明天吧。”庞二又说，“你不是要请我吃花酒吗？我们就在江山船上谈好了。”

“一言为定。明天请你江山船上吃花酒，我发帖子来。”

“这不必了。你是用哪家的船？”庞二对此道也很熟悉，“顶好的是小金桂的船，只怕定出去了。其次就是‘何仙姑’的船。”

“好，不是小金桂，就是何仙姑。事不宜迟，我马上去办。定好了船，还是发帖子来。”

“好，好，我听你招呼。”庞二又说，“人不宜太多，略微清静些，好谈正事。”

刘不才答应着告辞而去。进城直接去找胡雪岩，细说了经过，表示佩服胡雪岩有先见之明，果然事情不那么容易，又说他未能圆满达成任务，深感歉疚。

“这是哪里话！”胡雪岩安慰他说，“有这样一个结果，依我看，已经非常好了。”

“那么，预备怎么跟他谈呢？”

“那自然要临机应变。看样子，他是跟我初次共事，还不大能够相信。”胡雪岩又说，“这件事即使做不成功，我以后跟他合作的日子还有。所以，三爷，倘或事情谈不拢，你不必摆在心上，好像觉得对不起我，他不够朋友。你要一切照常，一点不在乎。你懂我意思不懂？”

“当然懂！”刘不才深深点头，“这个朋友是长朋友。”

“对了！”胡雪岩极欣慰地，“说这话，你是真的懂了。”

于是，刘不才告辞回去，托刘庆生派人定了小金桂的船，又发帖子，整整忙了一下午，才算诸事就绪。哪知到了夜里，突然接到庞二的信，说他接到家报，第二天必须赶回南浔，花酒之约，只得辞谢，胡雪岩的事，希望即晚谈一谈，在何处见面，立等回音。

信是由庞家的听差送来的，刘不才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庞二闹家务，看起来他的心境不会好，对胡雪岩的事，自然也不会感兴趣，谈与不谈已经无关宏旨了。不过想到“长朋友”这句话，刘不才觉得对庞二应有一番慰问之意，因此告诉庞家的听差，说他马上约了胡雪岩去拜访。

等庞家的听差一走，刘不才接着也赶到了胡家，相见之下，说了经过，胡雪岩大为皱眉，沉吟了好半晌，倏地起身，成竹在胸似的说：“走吧！船到桥头自然直。”

坐轿出城，见着了庞二，胡雪岩发觉他眉宇之间，隐然有忧色，便不谈自己的事，只问庞二有何急事，要赶回家去？

“我叫人告到官里了！”庞二很坦率地回答，“这一趟回去，说不定要对簿公堂。”

“不幸之至。”胡雪岩问道，“到底为了什么？”

“这话说来太长，总之，族中有人见我境遇还过得去，无理取闹。花几个钱倒不在乎，这口气忍不下去。”

一听这话，就知道无非族人夺产，事由不明，无法为他出什么主意，只好这样相劝：“庞二哥，讼则终凶，唯和为贵。”

“和也要和得下来。”庞二摇摇头，“唉！不必谈了。”

庞二不谈，胡雪岩却不能不谈，也不可不谈，因为他可以帮庞二的忙，“如果你愿意和，我包你和得下来。”胡雪岩说，“庞二哥，打官司你不必担心！只要理直，包赢不

输，不过俗话说得好：富不跟穷斗。你的官司就打赢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啊！”庞二突然双眼发亮，“对了，你跟王大老爷是好朋友。这个忙可以帮我。”

“当然。”胡雪岩说，“我先陪你走一趟。你的事要紧，我上海的事只好摆着再说了。”

这是以退为进的说法，庞二被提醒了，他是阔少的作风，遇到这些地方，最拿得出决断，“老胡！”他说，“你上海的事不要紧，都在我身上。你说，要我怎么样？”

“刘三爷跟你大致已经谈过了。我就是想庞二哥来出面，我劝同行齐心协力，由我陪你去跟洋人谈判。”

“我是没有空来办这件事了。”庞二问道，“你在上海有多少丝？”

“我有两万包。”

“那就行了。我跟你加在一起，已经占到百分之七十，实力尽够了。你跟洋人会谈，我把我的栈单交了给你，委托你代我去做交易，你说怎么就怎么。这样总行了吧？”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胡雪岩喜出望外。有庞二的全权委托，不但对洋商的交易可以顺利达成，而且自己的声望，立刻就会升高。但好事来得太容易，反令人有不安之感，他不敢有得意的神色，“庞二哥，你这个委任重了！”他戒慎恐惧地说，“我怕万一搞得灰头土脸，对你不好交代。”

“不会的！”庞二答道，“我听老刘谈过了，你对丝不外行。就请你记住一句话，‘顺风旗不要扯得太足’，自然万无一失。”

“是的，”胡雪岩衷心受教，“我照你的话去做。价钱方面，我总还要跟你商量的，不会独断独行。”

“不必，你看着办好了。至于回扣——”

“不，不！”胡雪岩急忙摇手，“你这么捧我，我决不能再要回扣。原是你自己可以谈的事，怎么好损失回扣？我晓得你为人大方，不过你手下也有一班‘朋友’，叫他们背后说你的闲话，变得我对不起你了。”

听这一说，庞二越觉得胡雪岩“落门落槛”，是做生意可以倾心合作的人。别人漂

亮，他更不肯马虎，坚持一定要送，胡雪岩也作了很肯定的表示，倘或庞二一定要送，他不能不收，只是除了必要的开支以外，余数他要送庞二手下的“朋友”。

“那随你，我就不管了。”庞二又说，“今天晚上我就写信通知上海，把栈单给你送去，送到哪里？”

“不是这么做法，只请你写封委托信给我，同时请你通知宝号的档手，说明经过。栈单不必交给我。”

这样做，亦无不可。谈完胡雪岩的事，庞二谈他自己的事。照胡雪岩的想法，上海那方面的生意，他可以托人代办，自己该陪着庞二到湖州，去替他料理官司。刘不才也在旁边帮腔，说胡雪岩对这种排难解纷的事，最为擅长，此行少不得他。但唯其如此，庞二反倒顾虑了。

“老胡！有你出大力帮忙，这件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心，至多惹几天麻烦，花几吊银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不愿意落个仗势欺人的名声，你陪了我去，好是好，就只一样不妥，湖州好些人都知道你跟王大老爷是知交，看你出面，明明王大老爷秉公办理，别人说起来，总是我走了门路。”庞二停了一下又说，“这一来不但我不愿意，对王大老爷的官声也不好。”

听了这番话，胡雪岩心想，谁说庞二是懂事的纨绔，谁就是有眼无珠的草包，因而心悦诚服地答说：“庞二哥看事情，真正透彻！既然如此，我全听吩咐。”

“不敢当！”庞二说道，“我只请你切切实实地替我写封信，我也是备而不用。”

“好的。我的信要写两封，一封给王雪公，一封给刑幕秦老夫子，此人我也是有交情的，庞二哥有什么难处，尽管跟他商量。”

“这是文的一面，还有武的一面。”刘不才插嘴问庞二，“郁四，你认不认识？”

“认是认得，交情不深。”庞二答道，“说句实话，这些江湖朋友，我不大敢惹。”

“这个人也是‘备而不用’好了。”胡雪岩说，“信我也是照写，其实不写也不要紧，郁四听见是庞二哥的事，不敢不尽心。”

这是胡雪岩拿高帽子往庞二头上戴，意思是以庞家的名望，郁四自然要巴结。只是恭维得不肉麻，庞二听了非常舒服，心里在想，他们杭州人的俗语，“花花轿儿人抬人”，

胡雪岩越是如此说，就越要买他的面子。

“老胡，听你这一说，郁四跟你的交情一定不错。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这趟回湖州，倒要交他一交，请你替我写介绍信。”

“一句话！”胡雪岩起身告辞，“你就要走了，总还有些事要料理，我不耽搁你的工夫，明天一早，我把信送来。”

这天晚上胡雪岩备下三封极其切实的信，第二天一早带到庞二那里。投桃报李，他交给胡雪岩的两封信也很实在，一封是委托书；一封是写给他在上海的管事的，特意不封口，请胡雪岩代发，意思是让他过了目，好放心。这使得胡雪岩对庞二又有深一层的了解，做事不但豪爽，而且过节上的交代，一丝不苟，十分漂亮。

第八章 市面骤起大变故，胡雪岩多方周旋渡过危机

骤起变故

有了这封委托书，胡雪岩要好好地动脑筋了。

他不断跟古应春有书信往来，上海方面的生意，是托古应春代为接头，尤五的一切情形，也是由古应春代达。所以庞二这面谈成功，他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告诉古应春，然后料理杭州这方面所经手的事务，预备在十二月初动身到上海，尽月半以前把丝卖出去，好应付公私账目。然后开了年，另外再推出新的计划，大干一番。

不多几天，古应春的回信来了，让胡雪岩大出意外的是，洋人那方面变了卦，表示年关以前，无意买丝。表面是说，他们国内来信，存货已多，可以暂停。实际上照古应春的了解，外国人也学得门槛精了，知道中国商场的规矩，三节结账，年下归总，需要大笔头寸，有意想“杀年猪”。如果胡雪岩价钱不是扳得太高，则洋人为了以后的生意，也不会赶尽杀绝。

“事情麻烦了！”胡雪岩跟刘不才说，“我自己要头寸在其次，还有许多小户，不能过关，一定会倒过来恳求洋商，虽然他们这点小数，不至于影响整个行情，但中国人的面子是丢掉了！”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刘不才已经把胡雪岩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世上没有难得倒他的麻烦，所以语气非常轻松，“你调一笔头寸帮小户的忙，或者买他们的货，或者做押款，叫他们不要上洋人的圈套，不就完了吗？”

胡雪岩最初的计议就是如此，难就难在缺头寸，所以听了他的话，唯有报以苦笑。

这一下，刘不才也看出意思来了，“老胡，”他说，“我看庞二也是吃软不吃硬的脾气，听见洋人这样可恶，一定不服帖，你何不跟他商量一下看？他的实力雄厚，如果愿意照这个办法做，岂不就过关了？”

话是说得不错，但自己有许多公私账务，一定要有个交代，那又如何说法？这非得细细地通盘筹划一番不可。

这天晚上，胡雪岩跟刘庆生算了一夜的账，各处应付款项，能展期的展期，能拖一拖的拖一拖，无论如何要三十万两银子才能过关。而应收及可以调动的款子，不到十五万，头寸还缺一半，更不用说替丝商小户张罗过年的现款。

这就到了必须向洋商屈服的时候了。胡雪岩想想实在于心不甘，多少时间心血花在上面，就为的是要弄成“一把抓”的优势，如今有庞二的支持，优势已经出现，但“一把抓”抓不住，仍旧输在洋商手里，这是从何说起？

一方面不甘屈服，一方面急景凋年，时不我待，胡雪岩彻夜彷徨，想不出善策，急得鬓边见了白发。而刘庆生却又提出警告，该付的不付，面子要弄得很难看了！这个警告的意味，他很了解，万一传出风声，说胡某人的周转不灵，阜康的存户纷纷地提存，这样一“挤兑”，雪上加霜，非倒闭不可。

于是他又想到刘不才的话，觉得庞二是个可共患难的人，与其便宜洋商，不如便宜自己人！向庞二去开口，当然是件失面子的事，然而，这是同样的道理，与其丢面子丢给洋人，倒不如丢给自己人。

“三爷！你陪我到湖州去一趟。”他这样跟刘不才说，“这一趟去要看我的运气，如果庞二闹家务，已经顺顺利利了结，我说话也就容易了。不然，他自己都弄得‘头盔倒挂’，我怎么还开得出口？”

“好的。”刘不才说，“我看我们直接赶到南浔去吧，不必先到湖州，再走回头路就耽误工夫了。”

胡雪岩点点头，未置可否，心里在盘算杭州跟上海两方面的交代，细想一想，就是三五天的工夫也不容易抽出来，年底下的商场，虽不是瞬息万变，却往往会出意外，万一有何变化，自己措手不及，岂不误了大事？刘不才看他踌躇不决，知道他必须坐镇在杭州，因而试探着说：“雪岩，你看是不是我代你去走一趟？”

这倒是个办法。刘不才的才干，办这样一件事，可以胜任。但他还有一件事不放

心，“三爷！”他说，“你去了不能露出急吼吼的样子——”

“这何消说得？”刘不才抢着说，“我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懂。”

“不是！我还有话。”胡雪岩说，“既然不是急如星火的事，那就可以从从容容来。大少爷的脾气，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他模拟着庞二的态度说，“‘好了，好了，凡事有我。先赌一场再说。’那时候你怎么样？”

刘不才想想不错，这一赌下来，说不定就耽误了胡雪岩的工夫，千万赌不得！

“我这样跟他说：我自己在杭州还有许多事，要赶回去料理，到年三十，我赶到南浔来，陪你好好赌几场。”

“对！就是这么说。”胡雪岩又郑重地加了一句，“三爷，你可不能拆我的烂污！”

“你不相信我，就不要叫我去。”

说到这话，胡雪岩不能再多提一句，当时写了信，雇了一只船，加班添人，星夜赶到南浔去会庞二，约定无论事成与否，三天以后，必定回来。

这三天自是度日如年的光景，但胡雪岩决不会独坐愁城，听天由命，他要作万一的打算，所以依然每天一早，坐镇阜康，不断派出人去联络试探，希望能找出一条得以筹集这笔巨款的路子来。

第一天第二天都毫无结果，到了第三天，他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正在攒眉苦思时，嵇鹤龄到阜康钱庄来相访，一见面便讶然说道：“雪岩，几天不见，你何以清瘦如此？”

异姓手足，无需掩饰，胡雪岩老实答道：“还差三十万银子，怎么不急得人瘦？”

听这话，嵇鹤龄大吃一惊，“你怎不跟我说？那天我问你，你不是说可以‘摆平’吗？”他带些责备语气地问。

“跟你说了，害你着急，何苦？”胡雪岩改用宽慰的语气说，“只要海运局的那笔宕账，你能给我维持住，别的也还不要紧。”

怎么又说不要紧？显见得他是故意叫人宽心。嵇鹤龄想了想问道：“你总得想办法啰！”

“是的。”他说了遣刘不才到南浔乞援的事，“我给庞二的信上说，我愿意照市价卖

多少包丝给他，便宜不落外方。我这样吃亏还卸面子，他应该可以帮我这个忙。”

“年底一下子要调动三十万的头寸，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实，有一半也可以过关了。”

“十五万也不是少数。”嵇鹤龄招招手说，“你来，我跟你说句话。”

到得僻处密谈，嵇鹤龄告诉他一个消息，是裘丰言谈起的，说有个洋商走了“炮局”龚振麟、龚之棠父子的路子，龚家父子又走了黄抚台三姨太的路子，决定跟洋商买一万五千支洋枪，每支三十二两银子，价款先发六成，就在这两天要立约付款了。

听得这个消息，胡雪岩大为诧异，买洋枪是他的创议，如果试用满意，大量购置，当然是他原经手来办，何以中途易手，变成龚家父子居间？

当然，这是不用说的，其中必有花样，胡雪岩问道：“可晓得那洋商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听说是个普鲁士人。”

“那就不是哈德逊了。”胡雪岩说，“这笔生意，每支枪起码有十二两的虚头，一万五千支枪是十八万，回扣还不算。这样子办公事，良心未免太黑了一点。”

“这不去说它了。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提醒你想一想，这笔款子，能不能在你手里过一过，能够办得到，岂不是眼前的难关可以过去？”

这倒是个很新鲜的意见。胡雪岩对任何他不曾想到的主意都有兴趣，于是扳着手指数道：“一万五千乘三十二，总价四十八万银子，先付六成就是二十八万八，弄它一大半就差不多了。”

“你跟龚家父子认识不认识？我倒有个朋友，跟小龚很熟，可以为你先容。”

“好极了！等我想一想。这条路子一定有用的。”

胡雪岩略为一想，就看出了这桩交易之中的不妥之处，一万五千支洋枪，是一批极惹人注目的军火，近则上海的小刀会，远则金陵的“长毛”，一定会眼红，如果在上海起运，不管陆路水路，中途都难免会出纰漏。

“怎么样能把合同打听出来就好了。”胡雪岩自语似的说，“我看这件事，怕有点靠不住！”

“怎么靠不住，千真万确有此事。”

“我不是说没有这件事，是说这笔生意，怕要出乱子，龚家父子会惹极大的麻烦。”接着，胡雪岩将他的顾虑跟嵇鹤龄细谈了一遍。

“我懂了！”嵇鹤龄说，“症结在交货的地方，如果是在上海交货，黄抚台得派重兵护运。这倒是很麻烦的事。”

“有了！”胡雪岩当时便把刘庆生找了来问说，“抚台衙门刘二爷的节敬送了没有？”

“还早啊！”

“要提前送了。”胡雪岩说，“我记得是每节一百两，过年二百两，请你另外封四百两，连例规一起送去，说我拜托他务必帮个忙！”

要刘二帮忙的，就是把合同的原底子设法抄了来。刘二看在两个红封，总计六百两银票的面上，这个忙非帮不可，又因为龚家父子越过他这一关，以同乡内眷，经常来往的便利，直接搭上了三姨太的线，心里原就有气，这时猜测胡雪岩的用意，大概要动脑筋打消这笔买卖，自所乐见，格外巴结，当天就用五十两银子买通了黄宗汉的变童兼值签押房的小听差，把合同的底稿偷了出来，刘二关上房门，亲自录了个副本，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胡雪岩手里。

合同上写的是由船运在浙江边境交货。胡雪岩倒弄不明白，这个名叫鲁道夫的普鲁士人，具何神通？能够安然通过上海到嘉善的这一段水路？倘或中途出险，不能如约交货，又将如何？

细看合同，果然有个绝大的漏洞，这笔买卖，在卖主方面自然有保人，由上海的两家钱庄承保，但保的是“交货短少”及“货样不符”，又特为规定一样：“卖方将枪支自外洋运抵上海后，禀请浙江抚台衙门委派委员，即就海关协同检验，须验得式样数目相符，始得提领交运。”看起来好像公事认真，完全为了维护买方的利益，实际上是正好为卖方脱卸责任。

“好刀笔！”在一起细看合约的嵇鹤龄，书生积习，不免愤慨，“公家办事，就是如此！自作聪明，反上了别人的当。”

“恐怕不是自作聪明，是故作聪明。”胡雪岩说，“照这个合约来看，卖方只要把洋枪运到上海，在海关经过浙江的委员协同检验，数量式样相符，卖方就已尽了责任。如果中途遇劫，那就好比当票上的条规：‘天灾人祸，与典无涉。’保人是不保兵险的。真的闹将开来，洋人只要说一句：在你们中国地方被抢的。你们自己不能维持地方平靖，与外人什么相干？这话驳不倒，还只能捏着鼻子受他的！”

嵇鹤龄也是才气横溢，料事极透的人，听了胡雪岩的话，连连点头，嘴角中现出极深沉诡秘的笑容，眼睛不断眨动，似乎别有深奥的领悟似的。

“大哥！”胡雪岩问道，“你另有看法？”

“我是拿你的话，进一步去想。也许是‘小人之心’，但是，人家未必是君子，所以我的猜测也不见得不对。”

说了半天，到底是指什么呢？胡雪岩有些不耐，催促着说：“大哥！你快说吧，这件事上，也许可以生发出什么办法来，如今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要快动脑筋，快动手。”

于是嵇鹤龄提纲挈领地只问了一句，胡雪岩就懂了，所问这一句是：“这会不会是个骗局？”

如果要行骗，根据合约来说，并不是不可能：洋枪运到上海关，浙江所派的委员验明了数目式样，无不相符，但交运中途，说是遇到劫盗，意外灾祸，不负责任。至于是不是真的抢走了洋枪，无可究诘，那就可以造成骗局。

倘或事先有勾结，浙江的委员虚应故事，数目既不够，式样也不符，而以“相符”禀报；及至被劫，亦是无可究诘，这个骗局就更厉害了。

“我看，”胡雪岩毕竟是商人，迟疑着问道，“这，我看他们不至于如此大胆吧？”

“哈！”嵇鹤龄冷笑，“你不知官场的齷齪！事实俱在，这合约中有漏洞，人之才智，谁不如我？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他们经过那么多人看，说是不曾看出来，其谁能信？”

“是的。”胡雪岩点点头，转问出一句极要紧的话，“既然我们看出来了，该怎么办？”

嵇鹤龄笑了，“以你的聪明，何需问我？”他说，“你定策，我看我能不能帮你的

忙！”

胡雪岩觉得嵇鹤龄这个人不失为君子，在这样异姓手足之亲，时不我待之迫，有了机会还不肯出“坏主意”，就算很难得了。

“办法当然很多。”胡雪岩想了想说，“光棍不断财路，只要他们不是行骗，生意仍旧让他们去做。不过，我觉得黄抚台不作兴这样，我也帮过他好些忙，买洋枪又是我开的路子，现在叫别人去做这笔生意，想想于心不甘。”

嵇鹤龄听他的话一脚进、一脚出，便知道他的意思了，反正只要能对他眼前的难关有帮助，他也不愿多事，照此宗旨替他设想，觉得有跟龚家父子开个谈判的必要。

“请谁去谈判呢？”胡雪岩问，“托你的朋友？”

“不！这件事你我先都还不便出面，叫裘丰言去！”

“妙！妙！”胡雪岩抚掌称善，“我们马上找他来谈。”

于是就借嵇鹤龄的地方，由瑞云设炉置酒，叫人去请裘丰言。时已深夜，天气已冷，裘丰言黄昏时分喝得醺醺然，早已上了床，但听说嵇、胡二人请他围炉消夜，立刻披衣起床，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兴冲冲地赶到嵇家。

一进门他就把“寒夜客来茶当酒”这句诗改了一下，朗然而吟：“寒夜客来酒当茶！”

不但嵇鹤龄和胡雪岩相视莞尔，连隔室的瑞云都笑了，只见小丫头把门帘一掀，她一手提个酒瓶，一手提把酒壶，扬一扬笑道：“裘老爷，有的是酒，中国酒、外国酒都有，你尽管喝！”

“多谢如嫂夫人！”裘丰言兜头一揖，然后接过一瓶白兰地，拔开塞头，先就嘴对嘴喝了一口。

这一下惹得瑞云又笑，“裘老爷喝酒倒省事，”她说，“用不着备菜！”

“这话在别处可以这么说，在府上我就不肯这么说了。”

“为什么呢？”

“说了是我的损失。说句不怕人见笑的话，我这几天想吃府上的响螺跟红糟鸡，想得

流涎不止。”

“那真正是裘老爷的口福，今天正好有这两样东西。”瑞云笑道，“不过，不好意思拿出来待客，因为吃残了！”

“怕什么，怕什么！来到府上，我就像回到舍下，没有说嫌自己家里的东西吃残的。”

于是瑞云将现成的菜，办了一个火锅、四只碟子为他们主客三人消夜。嵇鹤龄一面劝酒，一面为裘丰言谈那张购枪合同的毛病。他虽未提到胡雪岩，而有了几分酒意，并且一向与胡雪岩交好的裘丰言却很替他不平。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非得好好评理不可。”

“稍安毋躁！”嵇鹤龄拉着他的手说，“今天请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个打抱不平的办法。毛病捉住了，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龚家父子也不是好相与的人，这件事还得平心静气来谈。”

“好，好！”裘丰言喝口酒，夹块红糟鸡放在口中咀嚼着，含含糊糊地说，“有你们两位在，没有我的主意，你们商量，我喝着酒听。”

嵇胡两人对看一眼，都觉得老实人也不易对付，他们原先有过约定，预备一搭一档，旁敲侧击，让裘丰言自告奋勇，现在他是“唯君所命”的态度，说话就不能再绕圈子，否则便显得不够朋友，所以反觉得为难。

当然，还是得嵇鹤龄开口，他想了一下看着胡雪岩说：“做倒有个做法，比较厉害，不过盘马弯弓，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不管它！你先说你的。”

“我想，老裘办过一回提运洋枪的差使，也可以说是内行，不妨上他一个说帖，就说有英商接头，愿意卖枪给浙江，条件完全跟他们一样，就是价钱便宜，每支只要二十五两银子。看他们怎么说？”

“此计大妙！”说不开口的裘丰言，到底忍不住开口，“有此说帖，黄抚台就不能包庇了，不然言官参上一本，朝廷派大员密查，我来出头，看他如何搪塞？”

“不至于到此地步。这个说帖一上，龚家父子一定会来找你说话，那时就有得谈

了。”嵇鹤龄转眼看着胡雪岩说，“有好处也在年后。”

裘丰言不明用意，接口又说：“年后就年后，反正不多几天就过年了。”

嵇鹤龄听得这话，慢慢抬眼看着胡雪岩，是征询及催促的眼色，意思是让他对裘丰言有所表白。

胡雪岩会意，但不想说破真意，因为这对裘丰言无用，此人样样都好，就是办到正事，头绪不能太多，跟他说了他也许反嫌麻烦，答一句：“长话短说，我记不住那么多！”岂不是自己找钉子碰？

因此，胡雪岩只这样说：“不管什么时候收效，这件事对老裘有益无害，我看先上了说帖再作道理。”

“那也好。”嵇鹤龄转脸问道，“老裘，你看怎么样？”

“除却酒杯莫问我！”醉眼迷离的裘丰言，答了这样一句诗样的话，一只手又去抓酒瓶。

“你不能喝了！”嵇鹤龄夺住他的手，“要办正事就不能喝醉。等办完了事，我让你带一瓶回去。”

裘丰言恋恋不舍地松了手，瑞云在隔室很见机，立刻进来收拾残肴剩酒，另外端来一锅“烧鸭壳子”熬的粥，四样吃粥小菜。裘丰言就着象牙色的“冬腌菜”，连吃三碗，“好舒服！”他摸着肚子说，“酒醉饭饱，该办正事了。是不是拟说帖？”

“对了！”嵇鹤龄问道，“你还能动笔不能？”

“有何不能，‘太白斗酒诗百篇’，何况平铺直叙一说帖？”

“那好！你先喝着茶，抽两袋烟休息。我跟雪岩商量一下。”

于是两个人移坐窗前，悄悄地商议。因为有些话不便当着裘丰言说，首先就要考虑他个人的利害。

“这个说帖一上，黄抚台自然把裘丰言恨得牙痒，将来或许会有吃亏的时候，我们做朋友的，不能不替他想到。”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大哥，我跟你的看法有点两样，黄抚台这个人，向来敬酒不

吃吃罚酒，说不定这一来反倒对老裘另眼相看。”

嵇鹤龄想了想说：“这一层暂且不管，只是这个说帖，要弄得像真的一样才好。”

“本来就要有这个打算。真的这笔生意能够拿过来，二十五两银子一支一定可以买得到，而且包定有钱赚。”

等这一点弄明白了，说帖便不难拟，移砚向灯，他们两个人斟酌着一条一条地说，裘丰言便一条一条地写。写完再从头斟酌，作成定稿，说好由裘丰言找人去分缮三份，一份送抚台，一份送藩台。这件事明天上午就得办妥。

“好！这都归我。现在问下一步，说帖送了上去，黄抚台要找我，我该怎么说？”

“黄抚台不会找你！”嵇鹤龄极有把握地答道，“要找一定是龚家父子来找你。”

“那总也要有话说啊！”

“这不忙！他来找你，你找我。”

“等我来找你，你的‘过年东道’就有着落了。”胡雪岩觉得这话不妥，因而紧接着笑道，“这是我说笑话，不管怎么样，你今年过年不必发愁，一切有我！”

“多谢，多谢！”裘丰言满脸是笑，“说实话，交上你们两位朋友，我本来就不用愁。”

说到这里，裘丰言站起身来告辞，胡雪岩亦不再留，一起离了嵇家，约定第二天晚饭时分，不管消息如何，仍在嵇家碰头。

裘丰言感于知遇，特别卖力，回家以后，就不再睡，好在洋酒容易发散，洗过一把脸，喝过两杯浓茶，神思便已清醒，于是挑灯磨墨，决定把这通说帖抄好了它，一早“上院”去递。

这一番折腾，把他的胖太太吵得不能安眠，“死鬼！”她在帐子里“娇嗔”，“半夜三更，又是这么冷的天气，不死到床上来，在搞啥鬼！”

“你睡你的，我有公事。”

这真是新闻了，裘丰言一天到晚无事忙，从未动笔办过公事，而况又是如此深宵，说有公事，岂非奇谈！

“你骗鬼！什么公事？一定又是搞什么‘花样’，穷开心！”胖太太又说，“快过年了，也不动动脑筋，看你年三十怎么过？”

“就是为了年三十好过关，不能不拼老命。你少跟我噜苏，我早早弄完了，还要上院。”

听说上院，就绝不是搞什么“花样”，胖太太一则有些不信，二则也舍不得“老伴”一个人“拼老命”，于是从床上起身，走来一看，白折子封面写着“说帖”二字，这才相信他真的是在忙公事。

“你去睡嘛！”裘丰言搓一搓手说，“何苦陪在这里受冻。”

“你在这里办公事，我一个人怎么睡得着？”

听得这话，裘丰言的骨头奇轻，伸手到她的脸上，将她那像泻粉似的皮肉轻轻拧了一把，然后提起笔来，埋头疾书。

他的一笔小楷，又快又好，抄完不过五更时分，胖太太劝他先睡一会，裘丰言不肯，吃过一杯早酒，挡挡寒气，趁着酒兴，步行到了巡抚衙门，找着刘二，道明来意。

由于裘丰言为人和气，所以人缘极好，刘二跟他是开玩笑惯了的，把“裘老爷”叫成：“舅老爷！”他笑着说道：“已经冬天了，‘秋风’早就过去了，你这两个说帖没得用！”

“难道上说帖就是想打秋风？”裘丰言答道，“今年还没有找过你的麻烦，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

“怎么帮法？”

“马上送到抚台手里，不但送到，还要请他老人家马上就看。”

“有这么紧要？”刘二倒怀疑了，“什么事，你先跟我说一说。”

裘丰言已听嵇鹤龄和胡雪岩谈过，知道刘二对龚家父子亦颇不满，心想，这件事不必瞒他，便招一招手把他拉到僻处，悄悄说道：“我有个户头要推销洋枪，这件事成功了，回扣当然有你一份。”

“推销洋枪！”刘二细想一想，从裘丰言跟胡雪岩的关系上去猜测，就知道了是怎么

回事，便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有数了。倘有信息送哪里？”

这句话把裘丰言问住了，他得先想一想，是什么“信息”？如果是黄抚台的约见，则嵇鹤龄已经说过，不会有这样的情形。看起来，这个推断还是不确，得要预备一下。

“你是说抚台会找我？”裘丰言想了想答道，“你寻我不易，这样吧，我下午再来一趟。”

“也好！如果有信息，而我又不在，必定留下信，否则就是没有消息，你请回好了。”

这样约定以后，裘丰言方始回家补觉，一睡睡到午后两点才醒，只见胖太太递给他一封信，是胡雪岩写来的，约他下午三点在阜康钱庄见面。

原来说好了，晚上仍旧在嵇家相会，如今提前约晤，必有缘故。裘丰言不敢怠慢，匆匆漱洗，出门赴约。

一到阜康钱庄，头一个就遇见陈世龙，彼此是熟识的，寒暄了几句，去见胡雪岩，只见他神采焕发，喜气洋洋，不由得诧异：“咦！你今天像个新郎官！”

胡雪岩笑一笑，不理他的话，只问：“那东西递上去了？”

“昨天晚上回去——”他倒也不是“丑表功”，只要说明替好朋友办事的诚意，所以把整个经过情形讲了一遍。

“好极！事缓则圆。回头你就再辛苦一趟，看看有什么信息，打听过了，晚上我们在嵇家喝酒。”

“好，好，我这就去。”裘丰言又问，“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你特为约我此刻见面，就是问这句话？”

“是的！我的意思，怕你说帖还不曾送出去，就摆一摆，等我到了上海，把那个普鲁士人的底细摸清楚了再说。既然已送了出去，那也很好。”

这一说裘丰言更为困惑，“怎么，一下子想到要去上海？”他问，“哪天动身？”

“日子还没有定，总在这两天。喔，”胡雪岩想起一件事，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红封袋，塞到裘丰言手里，笑着说道，“赶快回去跟你胖太太交账，好让她早早筹划打年

货！”

裘丰言抽开封套看，是一张四百两银子的银票，心里愧感交集，眼圈有些发红。

胡雪岩不肯让他说出什么来，推着他说：“请吧，请吧，我不留你了，回头嵇家见。”

渡过难关

陈世龙的不速而至，在胡雪岩颇感意外，但说穿了就不稀奇，是刘不才“抓差”。

到庞家的交涉，还算顺利，主要的还是靠胡雪岩自己，由于他那两封信，王有龄对庞二自然另眼相看。嘱咐刑名老夫子替他们调解争产的纠纷。原告是庞二的一个远房叔叔，看见知府出面调停，知道这场官司打下去得不到便宜，那时“敬酒不吃吃罚酒”，未免不智，所以愿意接受调解。庞二早就有过表示：花几个钱不在乎，能够不打官司不上堂，心里就安逸了。因此，看了胡雪岩的信，听了刘不才的叙述，一口答应帮忙。只是年近岁逼，人又在南浔，一下子要凑一大笔现银出来，倒也有些吃力。

“我来想办法！一定可以想得出。你就不必管了，先玩一玩再说。”

果然是胡雪岩预先猜到的情形出现了，刘不才心想，如果辞谢，必惹庞二不快，说不定好事就会变卦，但坐下来先赌一场，又耽误了胡雪岩的正事。灵机一动，想到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庞二哥，我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本来应该赶回去，不过你留我陪着你玩，我也实在舍不得走。要玩玩个痛快，不要叫我牵肠挂肚。这样，”他略作沉吟之态，然后用那种事事不无可疑，非如此办不可的语气说，“庞二哥，你把雪岩托你的事筹划好，我到湖州找个人回去送信！”

“好！”庞二很爽快地答应，“你坐一下，我到账房里去问一问看。”

他一走，刘不才也不愿白耽误工夫，立刻就写了一封信，请庞家派个人到湖州，把陈

世龙找来待命。

“家里倒有点现银，过年要留着做赌本，也防着穷朋友穷亲戚来告贷，不能给老胡。”庞二说道，“我在上海有好几十万账好收，划出二十五万给老胡，不过要他自己去收，有两笔账或许收不到，看他自己的本事。”

“好的，好的！”刘不才觉得有此结果，大可满足，“你帮雪岩这么一个大忙，我代表他谢谢。不过，这笔款子，怎么算法，你是要货色，还是怎么样？请吩咐了，我好通知雪岩照办。”

“要什么货色？算我借给老胡的，等他把那票丝脱手了还我。”

“是！那么，利息呢？”

“免息！”

“这不好意思吧——”刘不才迟疑着。

“老刘！”庞二放低了声音，“我跟你投缘，说老实话吧，其中有两笔账，大概七八万银子上下，不大好收。听说老胡跟松漕帮的尤老五交情很够，这两笔账托尤老五去收，虽不能十足回笼，七成账是有的。能够这样，我已经承情不尽，尤老五那里，我自然另有谢意，这都等我跟老胡见了面再谈。”

陈世龙非常巴结，接信立刻到南浔。刘不才已经在牌九桌上了，抽不出空写信，把他找到一边，连话带庞二的收账凭证，一一交代明白，陈世龙随即坐了刘不才包雇的快船，连夜赶到杭州。

胡雪岩一块石头落地。不过事情也还相当麻烦，非得亲自到上海去一趟不可，而杭州还有杂务要料理。尤其是意外发现的买洋枪这件事，搞得好是笔大生意，由此跟洋人进一步的交往，对他的丝生意也有帮助，而搞不好则会得罪了黄抚台和龚家父子，倘或迁怒到王有龄和嵇鹤龄身上，关系甚重，更加放不下心。

看他左右为难，陈世龙便自告奋勇，“胡先生！”他说，“如果我能办得了，就让我去一趟好了。”

胡雪岩想了想，这倒也是个办法，“你一个办不了的，要托尤五！”他断然决然地作了决定，“你先到松江，无论如何要拖着他在—起。其余的事，我托老古。”于是整整

谈了一晚上，指点得明明白白。第二天一早，陈世龙就动身走了。就在这天，裘丰言所上的说帖有了反应，一大早便有一顶蓝呢大轿，抬到裘家门口，跟班在拜匣里取了张名帖，投到裘家“门上”。看门的是早就受了嘱咐，一看帖子便回说主人出门了，其实裘丰言刚刚起身。

客是走了，名帖却留了下来，是炮局坐办龚振麟来拜访过了。裘丰言大为兴奋，一直赶到阜康钱庄，见了胡雪岩就说：“鹤龄好准的阴阳八卦！你看，老龚果然移尊就教来了。”

“你见了他没有？”

“自然不见。一见便万事全休，他要一问，我什么也不知道，真正是‘若要盘驳，性命交脱’！”

“没有那样子不得了，你别害怕。走，我们到鹤龄那里去。”

海运局年底清闲无事，嵇鹤龄在家纳福，冬日晴窗之下，正在教小儿子认字号。看到裘丰言的脸色，便即笑道：“必是有消息了。”

“是啊！”裘丰言答道，“一路上我在嘀咕，从来不曾干过这种‘戳空枪’的把戏，不知道应付得下来不能。”

他担心的是本无其事，亦无其人，问到洋人在何处，先就难得回答。然而在胡雪岩和嵇鹤龄策划之下，也很容易应付，细细教了他一套话。裘丰言才真的有了笑容。

“我要去回拜，得借你的轿子和贵管家一用。”

“不好！”嵇鹤龄未置可否，胡雪岩先就表示异议，“那一下就露马脚了。”

“不错，不错！不要紧，我可以将就。”

裘丰言朋友也很多，另借一顶轿子，拿他的门上充跟班，将就着到炮局去回拜，名帖一递进去，龚振麟开中门迎接。他家就住在炮局后面，为示亲切，延入私第，先叫他儿子龚之棠来拜见，一口一个“老伯”，异常恭敬。

“丰言兄，久仰你的‘酒中仙’，我也是一向贪杯，颇有佳酿，今天酒逢知己，不醉无归。”

“一定要叨扰，未免不成话！”

“老兄说这话就见外了。”龚振麟嘱咐儿子，“你去看看裘老伯的管家在哪里？把衣包取了来。”

“不必，不必！”裘丰言说，“原来是打算着稍微坐一坐就告辞，不曾带便衣来。”

“既如此，”龚振麟看看客人，又看看儿子，“之棠，你的身材跟裘老伯相仿，取一件你的皮袍子来。伺候裘老伯替换。”

裘丰言心想，穿着官服喝酒，也嫌拘束，就不作假客气，等龚之棠叫个丫头把皮袍子取了来，随即换上，是件俗称“萝卜丝”的新羊皮袍，极轻极暖，刚刚合身。

未摆酒，先设茶，福建的武夷茶，器具精洁，烹制得恰到好处。裘丰言是随遇而安的性格，跟点头之交的龚振麟虽是初次交往，却像熟客一样，一面品茗，一面鉴赏茶具，显得极其舒适随便。而龚振麟父子也是故意不谈正事，只全力周旋着想在片刻之间，结成“深交”。

品茗未毕，只见龚家两个听差，抬进一坛酒来，龚振麟便说：“老兄对此道是大行家，请过来看看。”

裘丰言见此光景，意料必是一坛名贵的佳酿，便欣然离座，跟龚振麟一起走到廊下，只见是一坛二十五斤的花雕，坛子上的彩画，已经非常黯淡，泥头尘封，变成灰色，隐约现得有字，拂尘一看，上面写着：道光十三年嘉平月造。

“哟！”裘丰言说，“整整二十年了！”

“是的。在我手里也有五六年了。一共是两坛，前年家母七十整寿，开了一坛，这一坛是‘樽因吾辈到时开’！”

裘丰言自然感动，长揖致谢，心里却有些不安，这番隆情厚意，不在胡、嵇估计之中，以后投桃报李，倒下不了辣手了。

就在这沉吟之际，龚家听差已经将泥头揭开，取下封口的竹箸说：“裘老爷，你倒看一看！”

探头一看，坛口正好有光直射，只见一坛酒剩了一半，而且满长着白毛，这就证明了确是极陈的陈酒，裘丰言果然是内行，点点头说：“是这样子的。”

于是，龚家听差拿个铜勺，极小心地撇净了白花，然后又极小心地把酒倒在一个绿瓷大坛中，留下沉淀的不要，又开了十斤一坛的新酒，注入瓷坛，顿时糟香扑鼻，裘丰言不自觉地喉间咽下一口口水。

回屋入座，但见龚家的福建菜，比王有龄家的更讲究，裘丰言得其所哉，在他们父子双双相劝之下，一连就干了三杯，顿觉胸膈之间，春意拂拂而生，通身都舒泰了。

等小龚还要劝干第四杯时，裘丰言不肯，“这酒上口淡，后劲足，不宜喝得过猛。”他说，“喝醉了不好！”

“老伯太谦虚了！无论如何再干一杯。先干为敬。”说着龚之棠“咽、咽”的，一口气喝干了酒，侧杯向客人一照。

裘丰言也只好照干不误。自然，他的意思龚家父子明白，是要趁未醉之前，先谈正事。事实上也确是到了开谈的时候了。

“昨天我上院，听抚台谈起，老兄有个说帖，”龚振麟闲闲提起，“抚台嘉赏不已！说如今官场中，像老兄这样的热心又能干的人，真正是凤毛麟角了。”

“那是抚台谬奖。”裘丰言从容答道，“抚台是肯做事的人，不然，我也不肯冒昧。”

“是啊！抚台总算是有点魄力的。不过做事也很难，像这趟买的洋枪，是京里的大来头，不晓得那普鲁士人具何手眼，力量居然达得到大军机？价钱当然就不同了，简直是狮子大开口！抚台把这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委了我，好不容易才磨到这个价钱。我做了恶人，外面还有人说闲话，变得里外不是人，这份委屈，别人不知道，你老兄一定体谅！”

裘丰言心想，他拿大帽子压下来，也不知是真是假，此时犯不着去硬顶。好在胡雪岩已授以四字妙诀：不置可否！

于是他点点头答了一个字：“哦！”连这大军机是谁都不问。

“我现在要请教老兄，你说帖中所说的英商，是不是哈德逊？”

这不能不答：“是的。”

“这就有点奇怪了！”龚振麟看看他的儿子说，“不是哈德逊回国了？”

这话是说给裘丰言听的，他一听大惊，心想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胡雪岩本事再大，也不会想到哈德逊已不在中国。这一下，谎话全盘拆穿，岂不大伤脑筋？

幸好，第一，裘丰言酒已上脸，羞愧之色被掩盖着，不易发现；第二，裘丰言押运过一次洋枪，也到过上海，跟洋人打过交道，不是茫无所知；第三，最后还有一句托词。

“这怕是张冠李戴了！”他这样接口，“洋人同名同姓的甚多，大概是另外一个洋商哈德逊。至于我，这趟倒没有跟哈德逊碰头，是一个‘康白度’的来头。”

“康白度”是译音，洋人雇用中国人作总管，代为接洽买卖，就叫“康白度”，是个极漂亮的“文明辙儿”，龚家父子听他也懂这个，不觉肃然起敬。

“也许是的。”龚之棠到底年纪轻，说话比较老实，“是那个普鲁士人，同行相妒，故意这么说的。”

“对了！”龚振麟转脸跟裘丰言解释，“跟现在这个洋人议价的时候，我自然要拿哈德逊来作比，想杀他的价。如果他肯跟哈德逊的出价一样，那么，既买了上头的面子，公事上也有了交代。其中唯一的顾虑，是胡雪翁费心费力，介绍了一个哈德逊来，照规矩，应该让他优先，现在机会给了别人，说起来道理上是不对的。不过，军机上的来头不能不买账，事出无奈，所以我曾经跟抚台特为提到。抚台当时就说，胡某人深明大义，最肯体谅人，这一次虽有点对不起他，将来还有别的机会补报。军兴之际，采买军火的案子很多，下一次一定调剂他。又说：胡某人的买卖很多，或许别样案子，也可以作成他的生意，总而言之，不必争在一时。”

龚振麟长篇大套，从容细叙，裘丰言则酒在口中，事在心里，只字不遗地听着，一面听，一面想，原是想跟洋商讲价，结果扯到胡雪岩身上。这篇文章做得离题了！黄抚台是否说过那些话，莫可究诘，但意在安抚胡雪岩，则意思极明。自己不便有所表示，依然只能守住“不置可否”的宗旨，唯唯称是而已！

“所以我现在又要请教，老兄所认识的这个哈德逊，与胡雪岩上次买枪的卖主哈德逊，可是一个人？”

这句话是无可闪避的，裘丰言觉得承认比不承认好，所以点点头说：“是的！”

“那么上次卖三十两银子一支，此刻何以又跌价了呢？”

“上次是我们向他买，这次是他自己来兜生意，当然不能居奇。”裘丰言自觉这话答

得极好，一得意之下，索性放他一把野火，“再说句实话，我还可以杀他个三五两银子！”

“喔，喔！”龚振麟一直显得很从容，听到这一句，却有些穷于应付的模样了。

龚振麟大概也发觉到自己的神态，落入裘丰言眼中，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极力振作起来，恢复原来的从容，喝口酒说道：“我有句不中听的话，不能不说与老兄听，哈德逊的货色，并不见得好，炮局曾拿老兄上次押运回来的洋枪试放过，准头不好。不知道这一次哈德逊来兜销的货色，是不是跟上次的一样？”

说“准头不好”，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他有意这么说，裘丰言无法分辨，但后半段的话，却不难回答，“我的说帖上写得很明白，”他说，“照那个普鲁士人同样的货色。”

“这反而有点不大合龙了。”龚振麟说，“那批货色除他，别人是买不到的。”

不妙！裘丰言心想，这样谈下去，马脚尽露，再有好戏也唱不下去了。

于是不答这话，单刀直入地问：“我要请教贤乔梓，那个普鲁士人在不在这里？好不好我当面跟他谈一谈？”

这是裘丰言的缓兵之计，用意是不想跟龚家父子多谈，哪知龚振麟却认为他真的想跟洋人见面盘问，心里有些着慌，因为其中有许多花样，见洋人一谈，西洋镜就都拆穿了。

于是他这样答道：“洋人此刻在上海。老兄有何见教，不妨跟我说了，我一定转达。”

裘丰言多喝了几杯酒，大声说道：“我想问问他，凭什么开价这么高！”

这语气和声音，咄咄逼人，龚振麟不觉脸色微变，“刚才已经跟老兄说过了，有京里的大来头，此间办事甚难。”他用情商的口吻说，“凡事总求老兄和胡雪翁体谅。”

说到这里，便无可再谈。裘丰言既不便应承，亦不便拒绝，只点点头说：“老兄的意思，我知道了。”

局面变得有些僵，龚振麟当然不便硬逼，非要裘丰言打消本意，收回说帖不可，唯有尽主人的情意，殷殷酬劝，希望裘丰言能够欢饮而归。

一顿酒吃了四个钟头，裘丰言带着八分酒意，到了嵇家。胡雪岩正好在那里，听他细谈经过，不免有意外之感。

“原来是京里大军机的来头，怪不得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做！大哥，”胡雪岩问嵇鹤龄，“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官场中的情形，嵇鹤龄自然比胡雪岩了解得多，“不见得是大来头，是顶大帽子。”他说，“你先不要让他给压倒了！”

“对！”裘丰言也说，“我就不大相信，堂堂军机大臣，会替洋商介绍买卖。”

“再退一步说，就算有大来头，也不能这么乱来！他有大来头，我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不过那一来是真刀真枪地干了！”

“怎么办呢？大哥你有啥办法？”

“最直截了当的是，托御史参他一本，看他还敢说什么大来头不敢？”

这是极狠的一着，只要言官有这么个折子，即令黄宗汉有京里的照应，可以无事，至少那桩买卖是一定可以打消的。但这一来就结成了不可解的冤家，只要黄宗汉在浙江一天，就有一天的麻烦，而且必然连累王有龄在浙江也无法混了。

当然，嵇鹤龄也不过这样说说，聊且快意而已。反倒是裘丰言由此触机，出了个极妙的“点子”。

“我想我们可以这么做，‘只拉弓，不放箭’，托个人去问一问，就说有这么一回事，不知其详，可否见告？看龚振麟怎么说。”

嵇鹤龄有些不解：“托什么人去问？”

“自然是托出一位‘都老爷’来。”

这一说嵇、胡二人都明白了，所谓“只拉弓，不放箭”，就是做出预备查究其事的姿态，叫龚振麟和黄宗汉心里害怕，自然便有确切的表示。

“好是好！哪里去寻这么一位都老爷？从京里写信来问，缓不济急。”

裘丰言当然是有这么一个人在，才说那样的话，有个监察御史姓谢，请假回籍葬亲，假期已满，只等一开了年便要动身，这位谢都老爷是裘丰言的文酒之友，感情极好，一托

无有不成之理。

“你看怎么样？”嵇鹤龄向胡雪岩说，“我是不服龚家父子的气，肆无忌惮，竟似看准了没有人敢说话似的。”

“我不是恚这个闲气，也不想在这上头赚一笔。只是我现在正跟洋人打交道，面子有关。”

嵇鹤龄懂胡雪岩的意思，心里在想，能把抚台做主的已有成议的买卖推翻，另找洋商，这消息传到夷场上去，足以大大地增加胡雪岩的声势。但另一方面，无疑地，黄宗汉和龚家父子都会不快。所以此事不干则已，一干就必定结了冤家。

“我想这样子，”胡雪岩在这片刻间，打定了主意，“这件事做还是做，有好处归老裘，一则他出的力多；二则也替他弄几文养老，或者加捐个实缺的‘大花样’，也会过一过官瘾。只是将来事情要做得和平。”

“再和平也不行！”嵇鹤龄说，“你从人家口去夺食，岂能无怨！”

“这我当然想到，”胡雪岩说，“光棍不断财路，我们这票生意倘能做成功，除了老裘得一份，龚家父子和黄抚台的好处，当然也要替他们顾到。”

“这还差不多！”

事情就此谈定局。实际上等于是裘丰言的事，所以由他去奔走，胡雪岩只是忙自己的事。由于尤五的帮忙和古应春的手腕，上海方面的情形相当顺利，杭州方面亦都“摆平”，到了腊月二十，几乎诸事就绪，可以腾出工夫来忙过年了。

就在送灶的那一天，裘丰言兴冲冲地到阜康来看胡雪岩，带来一个好消息，说龚振麟已经跟他开诚布公谈过，那笔洋枪生意，预备双方合作。

龚振麟提出来的办法是，这一批洋枪分做两张合同，划出五千支由哈德逊承售，也就是裘丰言经手；抚台衙门每支拿二两银子作开销，此外都是裘丰言的好处。

胡雪岩算了一下，原来每支枪有十二两银子的虚头，如今只取了一个零数，换句话说，让出五千支就是损失了五万两银子。这不是笔小数，龚振麟岂甘拱手让人？只是为势所迫，不能不忍痛牺牲，心里当然记着仇恨，以后俟机报复，自己要替裘丰言挡灾，未免太划不来。

当然，既上了这个说帖，龚振麟不能不敷衍，他自己吃肉，别人喝汤，应该不会介意，照现在这样，变成剝了他的心头肉，那就太过分了。但当初已经说过，有好处都归裘丰言，那么如今替龚振麟的利益着想，便又是剝裘丰言的心头肉，怕他会不高兴。这样想，左右为难，觉得这件事做得太轻率了。

“怎么回事？”裘丰言见他神色有异，困惑地问。

“老裘，”胡雪岩试探着说，“恭喜你发笔财！”

“那都是你挑我的。”裘丰言答道，“这笔好处，当然大家有份，将来听你分派。”

这个表示，使得胡雪岩很安慰，只要裘丰言未曾存着“吃独食”的打算，事情就好办了。

“我跟鹤龄决不要！不过，老裘，钱要拿得舒服，烫手的钱不能用。哈德逊的这张合同，大有研究。”胡雪岩想了一下问道，“说实话，老裘，你想用多少钱？”

这话使人很难回答，裘丰言不解所谓，也不知道能用多少钱，唯有这样答道：“我说过，归你分派，你给我多少，就是多少。”

“是这样，我不能不从头说起。”胡雪岩说，“他们让出五千支来，就要损失五万银子，但是从哈德逊那里，弄不到这个数目，为啥呢？我算给你听——”

说帖上说，照同样的货色，每支只要二十五两银子，实际上每支二十两，只有五两银子的虚头，所以一共也只有二万五千银子的好处，除掉抚台衙门一万，还剩下一万五千银子。

“一万五千银子三股派，”胡雪岩说到这里，裘丰言自动表示，“每人五千。”

所望不奢，胡雪岩反倒过意不去，“你忙了一场，五千也太少了，你拿一万。”他说，“我跟鹤龄不要。”

“那么，还有五千呢，莫非送给龚振麟？”

“不错，不但这五千送他，还要问他，愿意戴多少‘帽子’？要这样，你的钱才不烫手。”

裘丰言先还不服气，经过胡雪岩反复譬解，总算想通了，答应照他的意思跟龚振麟会

谈。

当然，这有个说法，说是哈德逊愿意每支枪再减一两银子，加上另外的二两，一共三两，这就是说每支枪以二十二两银子算。实收是这个数目，如果“上头还有别的开销，要加帽子也不妨”。

一听这个说法，龚振麟的观感一变。裘丰言背后有胡雪岩，他是知道的，原来以为胡雪岩太辣手，现在才发觉是“极漂亮”的一个人。

除了交情以外，当然更要紧的是估量利害关系。龚振麟对胡雪岩一派的势力，相当了解，王有龄已有能员之名，在抚台面前很吃得开，嵇鹤龄也是浙江官场中一块很响的牌子，而此两人都倚胡雪岩为“谋主”，此人手腕灵活，足智多谋，尤其不可及的是人人乐为所用。像这样的人物，有机会可以结交而交臂失之，未免可惜。

打定了这个主意，龚振麟便对裘丰言这样表示：“不瞒老兄说，这件事我的处境，实在为难，其中委曲，不必细表。以老兄及胡雪翁的眼力，自然能识得透，言而总之一句话，多蒙情让，必有所报。”

这几句话听得裘丰言大为舒服，便也很慷慨地说：“交个朋友嘛！无所谓。”

“是，是！俗语说得一点不错，‘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能交得上，一定要交。”龚振麟说，“事完以后，老兄这里，我另有谢意，至于胡雪翁那里，我当然也要致敬，想请教老兄，你看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所馈赠，他是一定不肯收的。”裘丰言说到这里，灵机一动，“我为老兄设想，有个惠而不费的办法。”

“好极了！请指教。”

“阜康钱庄，你总知道，是杭州钱庄大同行中响当当的字号，老兄大可跟阜康做个往来，也算是捧捧他的场。”

“这容易得紧，容易得紧！”龚振麟一叠连声地说，“此外，我想奉屈胡雪翁小叙，请老兄为我先容。”

“好，好！胡雪岩很爱朋友的，一定会叨扰。”

“事情就这样说了。”龚振麟重又回到公事上，“哈德逊这方面的事，谨遵台命办

理。上头有什么开销，我要上院请求了才能奉告。”说到这里，他又放低声音，作出自己人密诉肺腑的神态，“替黄抚台想想也不得了！一个年过下来，从京里到本省、将军、学政那里，处处打点，没有三十万银子过不了关。真正是‘只见和尚吃粥，不见和尚受戒’！”

听这口风，便知加的帽子不会小。裘丰言也不多说，回到阜康钱庄跟胡雪岩细谈经过，话还未完，刘庆生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显然是有什么得意的事要说。

“胡先生，来了一笔意外的头寸，过年无论如何不愁了。”他说，“炮局龚老爷要立个折子存八万银子！”

这一下裘丰言也得意了，笑着问道：“如何？”

“你慢高兴。”胡雪岩却有戒慎恐惧之感，对刘庆生说，“这笔头寸，不算意外，随时来提，随时要有，派不着用场。”

“不！说了的，存三个月，利息随意。”

“那倒也罢了！”胡雪岩想了想说，“利息自然从优。这样，你先打张收条给来人，就说：我马上去拜会龚老爷，存折我自己带去。”

刘庆生答应着管自己去料理。胡雪岩这时才有喜色，踌躇满志地跟裘丰言表示，这件事得有此结束，是意外地圆满。因为原来他最顾虑的是“治一经，损一经”，怕因为这件事，把王有龄跟黄抚台的关系搞坏，而照现在看，关系不但未坏，反倒添上一层渊源，岂不可喜？

“不过，也不能太兴头。”胡雪岩又说，“现在连‘买空卖空’都谈不到，只能说是‘卖空’，大包大揽答应了下来，哈德逊那里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不要紧！你不是说哈德逊答应二十两一支？现在有个二两头的富余在那里，大不了我白当一次差，二十二两一支，总敲得下来。”

裘丰言这番表白，很够味道，胡雪岩笑笑拍一拍他的肩。然后，带着存折到炮局去拜访龚振麟。

一见面当然各道仰慕，十分投机，入座待茶，胡雪岩首先交代了存折，申明谢意，接着便谈王有龄的近况，套到这层关系上，更觉亲热，真正是“一见如故”了。

“这次裘丰翁上的说帖，多蒙雪岩兄斡旋，体谅苦衷，承情之至。”龚振麟说道，“我已经面禀抚台，抚台亦很欣慰，特地嘱我致意。”

如何致意没有说，意思是黄宗汉也很见情。胡雪岩矜持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我虽承乏炮局，对洋务上所知并不多，以后还要请雪岩兄多指教！”

“不敢当。”胡雪岩急转直下地问道，“我想请教，跟普鲁士人订的那张合同，不知定在什么地方交货？”

“定在杭州。”龚振麟答道，“他答应包运的。”

“振麟兄！由上海过来，路上的情形，你估量过情形没有？”

“也晓得不大平靖，所以我已经面禀抚台，将来要派兵到边境上去接。”

“能入浙江境界，就不要紧了。”

“喔！”龚振麟很注意地问，“你是说江苏那段水路不平靖？”

“是的。小刀会看了这批枪，一定会眼红。”胡雪岩说，“不是我危言耸听，洋人包运靠不住。”

龚振麟吸着气，显然有所疑惧，望着胡雪岩，半晌说不出话。

“振麟兄，”胡雪岩很率直地说，“万一出事，洋人可以推托，或者禀请官厅缉捕，那场官司怎么打？”

“啊！”龚振麟满头大汗，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多蒙指点，险险乎犯下大错。合同非修改不可，不能叫洋人包运，他也包不了。”

“是的！振麟兄明白了。”

“明白是明白了，怎么个办法，还要雪岩兄指点。”龚振麟又说，“这件事恐怕还要请教裘丰翁，他押运过一趟，路上的情形比较熟悉。”

“不须请教他。此事我可以效劳。”

“那太好了！”龚振麟又是一揖。

胡雪岩赶紧还了礼。到此地步，自不须再作迂回，他直截了当地把跟尤五的交情说了出来，表示如果龚振麟有用得着的地方，可以帮忙。

“自然要仰仗！”龚振麟喜不可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多亏得雪岩兄，不然真是不了之事了！”

接着，龚振麟要人。官场中讲交情关系，谈到这一点，就是最切实的表示，无奈胡雪岩自己也是人手不足，便只有谨谢不敏了。

不过，他还是替龚振麟出了一个主意，两方面的枪支不妨合在一起运，仍旧请黄抚台下委札，派裘丰言当“押运委员”，跟尤五的联络，自然也归裘丰言负责，驾轻就熟，可保无虑。

这个办法既省时，又省运费，龚振麟自然依从。两人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方散。第二天龚振麟又到胡家回拜，硬要把胡老太太请出堂前，为她磕头，到了下午又是龚太太携礼来见。两家很快地成了通家之好。

不过胡雪岩对龚振麟是“另眼相看”的，这“另眼”不是青眼，他察言观色，看出龚振麟这个人的性情，利害重于感情，如俗语所说的“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所以不能与王有龄、尤五、郁四、嵇鹤龄等量齐观。也因此，他嘱咐妻子，与龚家交往要特别当心，礼数不可缺，而有出入关系的话，不可多说，免得生出是非。

果然，从龚家惹来一场是非！

年三十晚上，祭过祖吃“团圆夜饭”。胡老太太穿着新制的大毛皮袄，高高上坐，看着儿媳，又欢喜、又感慨地说：“我也想不到有今天！虽说祖宗积德，也靠‘家和万事兴’，雪岩，你总要记着一句老古话：‘糟糠之妻不可忘’，良心摆在当中。”

大年三十怎么说到这话，胡雪岩心里觉得不是味道，但只好答应一声：“我晓得！”

胡太太不响，照料一家老小吃完，才问她丈夫：“你要不要出去？”

“不出去！”胡雪岩说，“今天晚上自然在家守岁。”

听得这话，胡太太便备了几个精致的碟子，供胡雪岩消夜。夫妇俩围炉小饮，看看房中无人，做妻子的说出一句话来，让胡雪岩大为惊疑。

“娘说的话，你总听见了。雪岩，你良心要摆在当中！”

“奇怪了！”胡雪岩说，“我哪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好！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胡太太说，“一过了年，湖州那个人，叫她走！”

这句话说得胡雪岩心中一跳，镇静着装傻：“你说的是哪个？”

“哼！你还要‘装佯’？可见得要把我骗到底。”胡太太说，“要不要我说出名字来？”

“你说嘛！”

“芙蓉！”

“噢——”胡雪岩装得久已忘却其事，直到她提起方始想到的神情，“逢场作戏，总也有的。过去的事了，提她作啥？我问你，你这话听谁说的？”

“自然有人！”胡太太追紧了问，“你说啥逢场作戏，过去的事？是不是说这个人不在湖州了？”

“在不在湖州，我怎么晓得？”胡雪岩一面这样说，一面在心里一个个地数，数他妻子平日往来的亲友，谁会知道芙蓉其人？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知道，王有龄的太太。但是，王太太能干而稳重，说什么也不会多嘴去告诉胡太太，除非——

胡雪岩蓦然醒悟，王龚两家同乡，内眷常有往来，一定是王太太在闲谈中泄漏了秘密，而胡太太是从龚太太那里听来。

由于做丈夫的坚决不认，做妻子的也只得暂且抛开。但夫妇俩就此有了心病，这个年也过得不如想象中那么痛快。

第九章 帮靠山找更大的靠山，胡雪岩层层加固官场关系

家事之争

年初四夜里“接财神”。胡雪岩因为这一年顺利非凡，真像遇见了财神菩萨似的，所以这天夜里“烧财神纸”，他的心情异常虔诚，照规矩，凡是敬神的仪节，妇女都得回避，胡雪岩一个人孤零零地上香磕头，既鲜兄弟，又无儿子，忽然感从中来，觉得身后茫茫，就算财神菩萨垂青，发上几千万两银子的大财，有何用处。

等把财神“接”回来，全家在后厅“散福饮胙”，胡老太太倒很高兴，胡雪岩却神情忧郁，勉强吃了两杯酒、半碗鸡汤面，放下筷子就回卧房去了。

“怎么了？”胡老太太很不安地低声问儿媳妇，“接财神的日子，而且吃夜饭辰光，还是有说有笑的，忽然变成这副样子，是不是你又跟他说了啥？”

“没有！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胡太太说，“新年新岁，一家要图个吉利，我不会跟他淘闲气的。”

做婆婆的连连点头，显得十分欣慰，“我晓得你贤惠，雪岩有今天，也全亏你。”她抚慰着说，“不过，他外面事情多，应酬也是免不了的。你的气量要放宽来！”

前面的话都好，最后一句说坏了，胡太太对婆婆大起反感，想答一句：“我的气量已经够大了！”但话到口边，到底又咽了下去。

回到卧房，只见胡雪岩一个人在灯下想心事，胡太太想起婆婆的话，忘掉了那令人不怡的一句，只记着“他外面事多”这句话，心便软了，也亏他一个赤手空拳，打出这片天下，在家里，凡事总要让他。

于是她问：“你好像没有吃饭，有红枣莲子粥在那里，要不要吃点甜的？”胡雪岩摇摇头，两眼依旧望着那盏水晶玻璃的“洋灯”。

“那么，睡吧！”

“你不要管我！”胡雪岩不耐烦地说，“你睡你的。”

一片热心换他的冷气，胡太太心里很不舒服，“他在想啥？”她暗中自问自答，“自然是想湖州的那个狐狸精！”这一下，只觉得酸味直冲脑门，忍了又忍，噙着眼泪管自己铺床，而胡雪岩却发了话。

“喂！”他说，“我看你要找个妇产医生去看看！”

听这一说，胡太太大为诧异，“为啥？”她问，不敢转过脸去，怕丈夫发现她的泪痕。

“为啥？”胡雪岩说，“‘屁股后头光塌塌’，你倒不着急？”这是指她未生儿子。胡太太又气又恼，倏地转过身来瞪着她丈夫。

“没有儿子是犯‘七出之条’的。”胡太太瞪了一会，爆出这么句话来。

这句话很重，胡雪岩也愣了，“怎么说得上这话？”他实在有些困惑，原也知道妻子胸有丘壑，不是等闲的女流，却想不到说出话来比刀口还锋利。

“我怎么不要说？”胡太太微微冷笑着，“生儿育女是两个人的事，莫非天底下有那等人，只会生女儿，不会生儿子？你既然要这样说，自然是我退让，你好去另请高明。”

为来为去为的是芙蓉，胡雪岩听出因头，不由得笑了，“你也蛮高明的。”他说，“‘先开花，后结果’，我的意思是不妨请教请教妇科医生，配一服‘种子调经丸’试试看。”

胡太太实在厉害，不肯无理取闹，态度也变得平静了，但话很扎实，掌握机会，谈到要紧关头上，“试得不灵呢？”她问。

胡雪岩已具戒心，不敢逞强，“不灵只好不灵，”他带点委屈的声音，“命中注定无子，还说点啥？”

有道是“柔能克刚”，他这两句仿佛自怨自艾的话，倒把胡太太的嘴堵住了。这一夜

夫妇同床异梦，胡太太通前彻后想了一遍，打定了一个主意。

于是第二天胡老太太问儿子：“你打算哪一天到上海去？”

“到上灯就走。”

“今天初五，上灯还有八天。”胡老太太说，“也还来得及。”

“娘！”胡雪岩诧异地问道，“什么来得及来不及？”

胡老太太告诉他，胡太太要回娘家，得要算一算日子，趁胡雪岩未走之前，赶回家来。胡太太娘家在杭州附近的一个水乡塘栖，往返跋涉，也辛苦得很，如果日子局促，一去就要回来，便犯不着吃这一趟辛苦了。

“那倒奇怪了，她怎么不先跟我谈？”

“我也问她，说你晓得不晓得？她说先要我答应了，再告诉你。”

话是说得礼与理都占到了，而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每一次归宁都是夫妇俩先商量好了，方始禀告堂上的，何以这一次例外？同时一接了财神，商场上便得请吃春酒，胡雪岩要趁这几天大请其客，不能没有人照料，此刻怎抽得出工夫回娘家？

他把这一层意思一说，胡老太太答道：“我也提到了。她说你请客是在店里，用不着她，她也帮不上忙。请几家亲眷吃春酒，日子也定了，就是明天。”

“岂有此理！”胡雪岩不悦，“怎么不先告诉我？”

胡老太太因为已经知道芙蓉的事，觉得儿媳妇受了委屈，不免袒护，所以这时候便“揽是非”，说是她的主意，与胡太太无关。

看这样子，胡雪岩认为以少开口为妙，冷笑一声答道：“随便她！反正在家里是她大！”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做娘的自然听得出来，“这个家也亏得她撑持，”她警告儿子，“你不要以为你在外头，就没有人管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存了这个念头，将来苦头有得你吃！”

知子莫若母，一句话说到胡雪岩心里，他也颇生警惕，不过事情多想一想也不能无怨，“娘！”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你老人家就不想抱孙子？”

“我怎么不想？”胡老太太平静地说，“这件事我们婆媳已经商量过了。媳妇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我做婆婆的，自然要依从她的打算。”

“她是怎么样打算？”

“你先不要问。”胡老太太笑道，“总于你有好处就是了。”

胡雪岩猜不透她们婆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就只好暂且丢开。

到第二天在家请过了春酒。胡太太便带着八岁的小女儿，雇了一只专船回塘栖，这一去只去了五天，正月十一回杭州。他们夫妇感情本来不坏，虽然略有齟齬，经此小别，似乎各已忘怀，仍旧高高兴兴地有说有笑。

胡雪岩打算正月十四动身，所以胡太太一到家，便得替丈夫打点行李，他个人的行李不多，多的是带到松江、上海去送人的土产，“四杭”以外，吃的、用的，样数很不少，一份一份料理，着实累人。

土产都是凭折子大批取了来的，送礼以外，当然也留些自用，胡雪岩打开一包桂花猪油麻酥糖，吃了一块不想再吃，便喊着他的小女儿说：“荷珠，你来吃了它。”

拿起酥糖咬了一口，荷珠直摇头：“我不要吃！”

“咦！你不是顶喜欢吃酥糖？”

“不好吃！”荷珠说，“没有湖州的好吃。”

“你在哪里吃的湖州酥糖？”

这句话其实问得多余，自然是在外婆家吃的，但“一滴水恰好溶入油瓶里”，略懂人事的荷珠，忽然有所顾忌，竟答不上来，涨红了脸望着他父亲，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怕受责似的。

这一来胡雪岩疑云大起，看妻子不在旁边，便拉着荷珠的手，走到窗前，悄悄问道：

“你告诉爸爸，哪里来的湖州酥糖？我上海回来，买个洋囡囡给你。”

荷珠不知怎么回答，想了半天说：“我不晓得！”

做父亲的听这回答，不免生气，但也不愿吓得她哭，只说：“好！你不肯告诉我，随便你！等我上海回来，姐姐有新衣裳、洋囡囡，你呢，什么没得！”

威胁利诱之下，荷珠到底说了实话：“娘带回来的。”

“娘到湖州去过了？”

“嗯。”荷珠委屈地说，“我也要去，娘不许！”

“噢！去了几天？”

“一天去，一天回来。”

“那么是两天。”胡雪岩想了想又问，“你娘回来以后，跟外婆说了些什么？”

“我不晓得。我走过去要听，娘叫我走开。娘又说，不准我说娘到湖州去过。”荷珠说到这里，才感觉事态严重，“爸爸，爸爸，你千万不要跟娘去说，说我告诉你，娘到湖州去过。”

“不会，不会！”胡雪岩把她搂在怀里，“我买洋囡囡给你。”

安抚了荷珠，胡雪岩大上心事。他妻子的湖州之行，不用说，自然是为了芙蓉，但她干了些什么，却难以揣测，是去打听了一番，还是另有什么作为？照他的了解，她做事极有分寸，绝不是蛮横无理的悍泼之妇可比。意识到这一点，他越觉得自己不可鲁莽，必须谋定后动，或者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她是用的什么办法，再来设计破她。

只要知道了她的用意和行动，一定有办法应付，这一点胡雪岩是有信心的。不过他也有警惕，自己所遭遇的“对手”太强，不可造次，同时估量形势，在家里他非常不利，上有老母，下有一双女儿，都站在他妻子这面，自己以一敌四，孤掌难鸣。所以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优势，而这个工作只能在暗地里做，让妻子知道了，只要稍加安抚，“地盘”就会非常稳固。

于是他首先还是找到荷珠，告诫她不可将他所问的话，告诉她母亲。然后又找他的大女儿，十五岁的梅玉。

梅玉很懂人事了，虽是她母亲的“死党”，却很崇拜父亲，因而胡雪岩跟她说话，另有一套计算，一开口就说：“梅玉，你跟爸爸一起到上海去，好不好？”

这话让梅玉又惊又喜。能出去开一开眼界，又听说十里夷场有数不尽的新奇花样，自然向往万分，但离开母亲，又仿佛觉得不能令人安心，所以只骨碌碌地转着一对黑眼珠，半晌答不出话来。

“你的意思怎么样？不愿意？”

“哪个说不愿意？”梅玉说，“我有点怕。”

“怕？那完了！”胡雪岩说，“爸爸还想靠你，你先怕了！”

“靠我！”梅玉大惑不解，怎么样也不能接受这话，“爸爸，你靠我什么？”

“靠你替我写写、算算。”胡雪岩郑重其事地说，“我在外面的生意做得很大，总要有个帮手，这个帮手一定要自己人，因为有些账目，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哪怕刘庆生刘叔叔、陈世龙陈叔叔，都不能让他们知道。想来想去，只有靠你帮忙。”

这一套鬼话，改变了梅玉的心情，原来一直当自己是个文弱的女孩子，在外面百无一用，只有帮着操持家务，现在才知道自己还有派得上紧要用场的地方，顿觉自己变了一个“大人”，而且也不再想到母亲，自觉胆子甚大，出去闯一闯也无所谓。

但是，这只是一鼓作气，多想一想不免气馁，“爸爸，”她说，“我怕我算不来账。”

“那么，你帮你娘记家用账，是怎么记的呢？”

“家用账是家用账。爸爸的账是上千上万的进出。”

“账目不管大小，算法是一样的，家用账琐琐碎碎，我的账只有几样东西，还比家用账好记。”

梅玉接受了鼓励，“雄心”又起，毅然决然地说：“那我就跟了爸爸去，不过我要把阿彩带了去。”

阿彩是专门照料她的一个丫头，胡雪岩当然答应。事情就这样说定局了。

这一来，全家大小都知道了这回事，而胡太太只当丈夫说笑话。

“你要把梅玉带到上海去啊？”她问她丈夫。

“对！”胡雪岩说，“女儿大了，带她出去阅历阅历。”

“阅历！”胡太太诧异之至，“听说夷场上的风气不好，有啥好阅历？学了些坏样子回来，你害了她！”

胡雪岩笑笑不做声。

这有何可笑？女孩子学坏学好，有关终身，不是好笑的事，那自然是笑自己的话没见识！胡太太倒有些不服气了。

“我的话说错了？”她平静而固执地，“而且听说路上不平靖，梅玉不要去！”

“路上不平靖，那么我呢？你倒放心得下？”

“你跟梅玉不同。”胡太太说，“又有尤五爷照应，我自然放心。”

“那就对了，梅玉跟我在一起，你还有啥不放心？”

夫妇俩的交谈，针锋相对，而且是“绵里针”，劲道暗藏着，但毕竟还是胡雪岩占了上风，胡太太争不过他，还有一着棋，拿老太太搬了出来。

对母亲说话，自然不能那样子一句钉一句，胡雪岩依旧是对梅玉的那套说法，说要有个亲信的人替他管账，不过一套假话，比对梅玉说的还要详细，他说有些交际应酬的账目，没有凭证，如果不是当时记下来，事后就搞不清楚。而这些账目，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所以要把梅玉带去帮忙。

说到这里，他叹口气：“如果有男孩子，何必要带梅玉出去？哪怕有个亲侄儿就好了！苦的就是没有。”

这是胡雪岩灵机一动的攻心之计。胡老太太果然在想，梅玉如果是个男孩，十五岁便可以跟他父亲出去“学生意”，有五六年下来，足可以成为他父亲的一个得力帮手，生意做得发达了，不患后继无人。如今就算马上有了孩子，要到十几年以后，才能成人，缓不济急，对胡家来说，是吃了亏了，不免有些怨儿媳妇，耽误了这十几年的大好时光。

这一下胡太太又落了下风，胡雪岩则甚为得意，但再想进一步打听他妻子到了湖州的情形，却是失望，听梅玉的口气，她母亲根本没有跟她说过。

就在这天晚上，钱庄里派人来通知，说刘不才已经从湖州回来，请胡雪岩去有话说，

可想而知的，必是关于芙蓉的事，否则刘不才也是熟客，何不到家来谈？

估量到这一层，他首先就要注意他妻子的态度，“奇怪！”他试探着说，“刘不才怎么不来？反要我去看他。”

“你管他呢！”胡太太夷然不以为意，“你去了再说。”

胡太太的沉着实在厉害了！等跟刘不才见了面，才知道她跟芙蓉已经见过面，只说她是跟胡雪岩共患难的糟糠之妻，然后留下一张五千两银票，就告辞了。

“有这样的事！”胡雪岩说，“我实在想不到。”

“谁也没有想到。”刘不才很尴尬地说，“芙蓉要我来问你的意思，才好作去留之计。”

于是胡雪岩又改回原来的称呼，“三叔！”他说，“请你仍旧回湖州，叫芙蓉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

“是什么办法呢？”

“这一时说不清楚。”胡雪岩这样答道，“三叔，反正我一定对得起芙蓉就是了。”

这话恰好是刘不才听不进去的，照他的私心打算，最好胡雪岩再给个三两万银子，让芙蓉下堂，别求归宿，省得自己沾上这点不十分光彩的裙带亲。而现在听他的口气，适得其反，刘不才虽然失望，却不便多说什么。

“你新年里的手气如何？”胡雪岩故作闲豫地问。

这一问，刘不才又高兴了，“实在不错！”他笑得合不拢口，“所向披靡，斩获甚丰。”

大概是赢得不少。胡雪岩心想，趁这时候得要规劝几句。“三叔！”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你见过哪个是在赌上发迹的，现在你手上很有几文了，应该做点正事。”

“我的账都还清了。”刘不才说，“还赢进一张田契，我已经托郁四去替我过户营业。”说到这里，他又感慨地说，“一个人真是穷不得！手头有几个钱，别人马上不同，就在这几天，有好几个人来替我做媒，劝我续弦。”

“那是好事啊！”

“不忙！”刘不才摇摇头，“让我潇潇洒洒，先过几年清闲日子再说。”

“这就不对了！未曾发财，先想纳福，吃苦在后头。”胡雪岩说，“三叔，我劝你把敬德堂恢复起来。”

“咦！”刘不才诧异，“你不是要我帮你开庆余堂吗？”

这件事几乎连胡雪岩自己都已忘记了，“自己人我说实话，这要慢慢再说了。就是开起来，我也要另外请人，三叔，”他说，“你的长处不在这上面。”

一听是这样的答话，刘不才不免有些伤心，“雪岩，”他怨艾地说，“你看得我只会赌钱？”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胡雪岩倒觉歉然，极力安慰他说，“你的长处我都知道，将来我有大大仰仗你的地方。”

“那么眼前呢？”

“眼前要看你自己的意思，你的志向是把祖传的基业恢复起来，所以我那样劝你，而且可以帮你的忙。”

“我的想法变过了，敬德堂就算恢复了，也没有啥意思，叫我守在店里，更加办不到。我想想，还是跟你一起去闯一闯的好。”

“那好！”胡雪岩说，“你先回湖州，叫芙蓉放心，关起门来过日子，什么事也不必管，等我上海回来，自有安排。这话说到了，请你跟世龙一起赶到上海来。”

这样说定了，各自分手。胡雪岩已出钱庄，灵机一动，开了张五千两的银票，带在身上，一到家，正好在书房里遇着他妻子，便把那张银票递了过去。

胡太太装作不解地问道：“这是啥？”

“你白送了五千银子！我贴还你的私房。”胡雪岩又说，“有私房钱，放到钱庄里去生息倒不好？压在箱子底下，大钱不会生小钱的。”

看他是这种态度，胡太太倒有些莫测高深了。

夫妇俩暗中较劲，到了这样的地步，至矣尽矣，胡太太自然有些不安，心想既然西洋镜已经拆穿，就不如敞开来谈了。

于是她先表示歉意，“雪岩，你不要怪我事先没有跟你商量！我也是万般无奈，为了一家大小，我们苦了这么多年，你刚刚转运，千万沾染不得‘桃花’，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十几年夫妻，你总晓得我的心。”她停了一下又说，“当然，我另外有打算的，跟娘也讲过，将来你就可以晓得了，我不是不讲道理，乱吃醋的人。”

最后这几句话，让胡雪岩看穿了他妻子的用心。只要是小康之家，三十一过，尚乏子息，堂上老亲，便会动替儿子置妾的念头，再过五六年，依然有“后顾之忧”，则乡党宗亲都会出来“说公话”，再悍泼的大妇，也得屈服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之下，忍气吞声让丈夫另辟偏房。

因此，会吃醋的人便作未雨绸缪之计，表面绝不露愠色，而且为丈夫置妾之念，表现得非常热切，三天两头找媒婆上门，里外串通，托词宜男之相，找来个粗脚大手，其蠢如牛的女孩子，作为丈夫金屋中的阿娇。同时一进门便立下许多规矩，阍令大如军令，偏房有如敌国，戒备森严，把丈夫摆布得动弹不得。胡雪岩认为他妻子就是这类厉害的角色，所以立刻表示“敬谢不敏”！

“你不必瞎打算，我也不会领你的情。”他接着提到芙蓉，“你这趟到湖州去，做错了，大错特错！我跟你说过，是逢场作戏，认不得真，以后我自有摆脱的办法。现在你这一来，倒叫我为难了，如果照你的想头，给个几千银子，让人家走路，说出去是我胡雪岩怕老婆！不要说我面子上下不来，而且人家要想，胡雪岩凡事自己做不得主，你倒说人家还信任不信任我？”

这番道理把胡太太说得愣住了！她虽精明，到底世面见得少，商场中的习惯和顾忌，哪里懂得透？只好这样辩解：“我一个人去，一个人来，一共只见了一面，谈不到一盏茶的工夫，真正是人不知鬼不觉，哪个会晓得？”

“是不是‘鬼不觉’，我不晓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说别的，就说我，先就晓得了。”胡雪岩故意跌足嗟叹，“现在湖州已经在笑话我了！你晓得庞二怎么说？他说，做大生意就像皇帝治天下一样，该杀的杀，该放的放，全靠当机立断，所以切忌女人轧脚。胡雪岩原来要听太太的话！如果说有笔生意来了，发大财或者本钱蚀光，都在当时一句话上，而胡某人说要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看。你们说，这样子怎么合得拢淘来做大生意？”

这番编出来的话，把胡太太说得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又急又悔，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也不要急！”胡雪岩倒过来安慰她，“事情已经做错了，懊悔也无用，眼前只有让他们去笑我，等我上海回来再说。”

越是如此，越不能让胡太太安心。夫妇之间为了妾侍，没有不吵得天翻地覆的，即令丈夫脾气好，也不能这样丝毫不带愠色。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样！同时芙蓉到底怎么样了呢，是知难而退，还是恋恋不舍，也得从丈夫口中讨出一个确实信息来，才好处置。

总而言之，事情到此地步，由暗而明，便得干干净净有个了结，如果听任丈夫从上海回来再办，且不说夜长梦多，光是这许多日子他心中怀着不满，就足以使夫妇的感情起变化。

想到这里，胡太太认为丈夫的生意虽然要紧，但这件事更显得紧迫，说不得只好留了下来。

“你晚几天走好不好？”她问。

真是俗语说的“开口见喉咙”，一听这话，胡雪岩便看透底蕴，却明知故问地说：“为啥？”

“梅玉第一趟出远门，总要替她多做点衣服。”胡太太这样托辞，“晚个两三天走，也不碍吧？”

“你说不碍就不碍。”胡雪岩隐约提出警告，“不过这几天当中，你不要替我惹什么麻烦，弄得我走不成，那就要了我半条命了。”

“有啥麻烦？”胡太太想到自己处处落下风，不免怨恨，便发牢骚似的说，“啥麻烦也难不倒你！反正各凭天良就是了。”

说着，眼圈便有些红了。性格刚毅的女子，有此软弱的表示，最易感人，胡雪岩倒觉得心里酸酸的，一伸手扶着她的肩头说：“十几年夫妻，你难道还不晓得我？你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不然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日子。”

想到眼前的日子，胡太太又生警惕，也越觉得留住丈夫是个一点不错的做法，她的做法是预备请嵇鹤龄出面来谈判，能让步一定让步。

胡雪岩只知道她一定会有动作，却不知道她是打的这个主意。冷静地想一想，发觉到这重纠纷，主客已经易势，原来是自己怀着个鬼胎，深怕妻子进一步追究，此刻变成她急自己不急，以逸待劳，看她使出什么招数，再来设法破它，也还不迟。

有此闲豫的心情，而且有了多出来的两三天工夫，他忽发雅兴，特地约嵇鹤龄和裘丰言，白天逛湖，晚上吃“皇饭儿”，吃完上城隍山去看灯。

裘丰言一诺无辞，嵇鹤龄则辞了逛湖之约，来赴饭局。酒到半酣，话题落到芙蓉身上，一个是异姓手足，一个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了几分酒意的胡雪岩想起对付他妻子的手腕，自觉得意，忍不住大谈特谈。

就是这天上午，嵇鹤龄已受了胡太太之托，要来调停此事，便落得听他“自供”。裘丰言却不知就里，附和着胡雪岩说：“胡大嫂果然精明，只怕是读过‘妒律’的。”

胡雪岩没有听懂，追问一句：“你说啥？”

“‘妒律’，妒忌之妒，律例之律！”

“吃了酒又来信口开河，杜撰故事了。”嵇鹤龄笑道，“从未听说过有此一部律例。”

“自然是游戏笔墨，但也不无道理。把大妇的妒心，刻划得无微不至。”裘丰言笑道，“天下凡想纳宠的男子，都当一读。”

“那么，”胡雪岩很感兴趣地说，“你倒讲讲这部妒律，是怎么回事？”

“分吏、户、礼、兵、刑、工，另加‘各例’、‘督捕律’等，一共八章。有引有判，是绝妙好词。”

“你念几条来听听！”

裘丰言点点头，喝了口酒，夹了一个“响铃儿”在嘴里咀嚼得“嘎吱、嘎吱”的响，念念有词地默诵了一会，忽然笑道：“想起来了，我念两条你听，是兵部的军律：‘凡妇见夫入妾房言语，即假借公事，突入冲散，拟坐以‘擅闯辕门’律。如止诤扰，不作嗔状，引例未减，笞五十，免供。判曰：翡翠床前，方调鹦鹉之舌；水晶帘外，忽来狮吼之声。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剑！有心心术不端，无心见识不到。’”

这几句四六是胡雪岩听得懂的，“判得好！‘花上晒衣’，大煞风景，”他说，“真

个该打手心！”

“再有一种罪名，就不轻了！”裘丰言又拉长了声调念，“凡妇度与夫正值绸缪之际，忽唤妾起，嘱以他事，拟坐以‘擅调官军’律——。”

一句话未完，胡雪岩大笑：“好个‘擅调官军’，应得何罪？”

“杖一百，发边远充军。”

“这未免太重。”嵇鹤龄也笑了。

“你说太重，人家以为‘宥以生命，犹为宽曲’。”裘丰言接着念判词，“‘酣战方深，浪子春风一度；金牌忽召，夫人号令三申，既撤白登之围，讵有黄龙之望？’”

“想想也是。”胡雪岩问道，“像内人那样，不晓得犯什么‘律’？”

裘丰言想了想说：“有这么一条，‘凡妇蓄妾，原非得已，乃自夸贤德，冀人赞美。拟坐现任官辄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此由‘事因情近，名与实违’，‘盗名有禁，功令宜遵！’”

“你不要瞎说！”嵇鹤龄觉得裘丰言的玩笑之谈，有碍他的调停之职，所以阻止他再说下去，“我那位弟妇，绝不是那种人，他要替雪岩置妾，既非‘名与实违’，更不是‘盗名’。你说的妒律，全不适用。”

裘丰言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极其见机，“原是不经之谈，”他说，“胡大嫂的贤德，不必自夸，亲友无不深知。”

“家家有本难念经——”

“雪岩！”嵇鹤龄抢着问道，“你那位新宠，如今怎么样了？”

胡雪岩当然没有骗他的道理，老实答道：“好好在湖州。”

“还顶着你的姓？”

“当然。”胡雪岩忽然发觉嵇鹤龄的态度，与自己不尽符合，便问了一句，“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千言并一句，不可因此在家庭中生出意见，否则就是大不幸。”

“对，对！”裘丰言又在旁边帮腔，“家和万事兴！雪岩兄鸿运当头，方兴未艾，此时最要得内助的力。”

胡雪岩把他们两人一看，笑着说道：“双拳难敌四手，看样子我今天说不过你们了。”

“老裘不是外人，我说老实话，我受托调停，即此可以看出弟妇的贤德。”嵇鹤龄又说，“今天上午，我也拜见了伯母，面奉慈谕，要我以长兄的资格，料理这件‘风流官司’。”

“高堂之命、贤妻之托、长兄之尊，”裘丰言拍掌笑道，“雪岩兄，你可真要唯命是从了。”

嵇鹤龄赶紧摇手阻止：“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大家都是为雪岩。我先问你的意思，弟妇有句话给我，只要在情理上，一定可以如你的愿。”

说到这话，胡雪岩觉得不必再玩弄什么手腕，便很率直地说道：“我不是什么荒唐的人，而且也还没有到可以荒唐的时候。没有儿子是一层，各地来去，要有个歇脚的地方，又是一层。所以我不觉得在湖州立个门户，就是对不起内人。我是尊重她，所以不让她知道，她偏偏要戳穿西洋镜，这出戏就很难唱得下去了。”

“唱总要唱下去，顶了石臼也要唱。”嵇鹤龄说，“家庭之间和为贵，要和就得忍。弟妇算是忍耐了，你呢？”

“我不是也在忍吗？凡事将就，不跟她吵，也算对得起她了。”

“是的。我也知道。不过芙蓉呢？总得有个着落才好。”

“目前的情形，就是着落。”

“这就谈不下去了。”

照此看来，胡太太提得有条件，胡雪岩心想，莫非他妻子还是坚持要遣走芙蓉？果然如此，可真的是谈不下去了。

就在这显现僵局之际，裘丰言说了句很公平的话：“彼此都要让步。雪岩兄如果坚持目前的情形，似乎不对！”

“对了！我也是这话。”

“不坚持目前的情形又如何？莫非真的叫大家笑话我胡某人怕老婆？”

“当然不是这样子。”嵇鹤龄说，“我已经听出意思来了，弟妇的想法是，你讨小纳妾都可以，不过一定要住在一起。”

“这就不错了！”裘丰言说，“胡大嫂这个意思在情理上。”

“情理固然说得过去，无奈还有法——妒律！”

这是没有理由的理由，照理一时倒还不容易解释说服，除非嵇鹤龄能提出保证！天下事什么都可保证，只有共一座江山、共一个丈夫不能保证相安无事。嵇鹤龄为难而生烦恼，因而有点迁怒到裘丰言身上。

“都是你！信口开河，讲什么妒律，以至于授人以柄！”

裘丰言脾气好，受此责备不以为忤，反自引咎，自斟自饮干了一杯酒说：“罚我，罚我！”

“我敬一杯！”胡雪岩笑道，“都亏你提醒了我。”

“不敢，不敢！”裘丰言这时才觉察到“授人以柄”这句话，不是笑谈，所以不愿再提，连连摇手说道，“雪岩兄，再莫谈妒律！不然我就变成罪魁祸首了。”

胡雪岩笑一笑不答，神态闲豫。嵇鹤龄觉得事有蹊跷，异姓手足，责无旁贷，胡家的家务，也就像自己的烦恼，因而一连干了两杯酒。

“大哥！”胡雪岩极其机警，看出他有不悦之色，“你不必烦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唉！你不晓得我的处境。”嵇鹤龄说，“如果你们夫妻反目，你想我以后怎么还有脸见老伯母？”

“绝不会！”胡雪岩的语气很坚定，“绝不会有什么反目之事。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等我从上海回来再说，如何？”

“叫我有什么话说？”嵇鹤龄报以苦笑，“但望你心口如一，不要对弟妇生什么意见，听她的劝。”

“能听一定听，不能听我也不会让她咽不下气去。”

话说到这里，至矣尽矣，彼此都不再谈，饭罢看灯，深夜归去。胡雪岩只当没事人似的，依然有说有笑地，跟他妻子大谈这一天的游踪。

到了第二天，瑞云来看胡太太，她是受了嵇鹤龄的委托来传话的，说胡雪岩的态度很好，事情一定有圆满结局，请胡太太放心好了。这是宽慰的话，胡太太不明就里，只是看丈夫毫无芥蒂的神情，自然相信中间人的传言。

到了动身那天，胡雪岩带着一女一婢上路，当夜在北新关前泊舟，父女俩灯下吃闲食说闲话，做父亲的刻意笼络女儿，把个梅玉宠得依依不舍，一直不肯上床。

“梅玉，”胡雪岩认为时机已至，这样问道，“你晓不晓得爸爸的苦处？”

梅玉点点头：“爸爸一年到头在外头，自然辛苦的。”

“辛苦在其次，每到一处地方，没有人照应，是最苦的事。不过，这一趟不会苦了，有你陪我在一起，情形不同。”

“那——”梅玉答道，“以后爸爸出门，我陪你好了。”

“好倒是好，只怕办不到。”胡雪岩说，“梅玉，我说句话，你会不会动气？”

“不会的，爸爸，你尽管说。”

“我是说老实话，在家是女儿好，出门是儿子好。如果你是男的，我走东走西，一定带着你走。可惜不是，就算我舍不得你，你舍不得我，也不能趟趟带着你走，第一，奶奶跟娘不放心；第二，别人会说闲话，哪有个女孩子走江湖的？第三，你也不方便，吃不起这个辛苦。所以只好偶尔一次。”

梅玉不做声，只拿忧愁的眼光看着她父亲。

“我倒问你看，假使到一处地方，有人能代替你来服侍我，你觉得怎么样？”

梅玉不明他的意思，只直觉地答道：“那自然好啰！”

“乖！”胡雪岩愉悦地拍拍她的肩，“真正是我的好女儿。”

于是第二天胡雪岩吩咐船家，先到湖州去弯一弯，再直放松江。

“咦，爸爸，”梅玉不解地问，“怎么忽然想到湖州去，为啥？”

“为了你，我要到湖州去一趟。”

这话越发令人困惑，“为我？”十五岁的梅玉，情窦初开，忽然想到，是不是要把自己“许人家”，所以到湖州去弯一弯？

这样一想，顿觉忸怩万状，脸也红了，心也跳，话也说不清楚！这一下轮到做父亲的感觉诧异，回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话，才知道梅玉起了误会。

这是个令人好笑的误会，但他不敢笑出来，然而此时也不便深谈，因为梅玉心神不定，不能去细想他的话，就得不到他想到的效果。

于是，他说：“是为我的事，我要你替我去拿个主意。”

原来是这样！自己完全弄错了，想想有些惭愧，又有些爽然若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只有一点是她能抓得住的，就是深怕她父亲发觉她的误会。

还好！她看不出她父亲有何异样的表情，一颗心放了下来，定定神问道：“爸爸，什么事要我拿主意？”

“说来话长。等吃过饭，我慢慢跟你细谈。”

饭罢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天倒又快黑了，彤云密布，大有雪意，胡雪岩叫早早泊了船，命船家到岸上去买了一尾鲜鱼，一大块羊肉，恰好有人猎获野味经过，胡雪岩买了一只雉鸡、一只野鸭。这顿晚饭就非常丰盛了。

“今天还不错！”胡雪岩举杯在手，慢慢说道，“你不要以为出门都是这样子舒服！今天是因为有你，我的兴致比较好，有时候要赶路，错过地方，荒村野岸，什么也没有，就只好冲碗酱油汤吃冷饭了。”

父亲出门是如此苦法！梅玉心里好生疼怜，虽未说话，手中那双筷子的动作就慢了，一筷一筷拨着饭粒，却不送进口去。

“你吃嘛！”胡雪岩夹了一块红烧羊肉放在她碗里，“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你娘不晓得我在外头的苦楚，你该晓得了？”

梅玉点点头，她并不觉得苦，只是她父亲说苦，她也就隐隐然觉得行路难了。

“梅玉！”胡雪岩急转直下地说，“你是我的大女儿，但我当你儿子看待。现在我湖州有个人，要你去看看，你说好，我就留下来，你说不好，我叫她走！”

梅玉一时不解所谓，转一转念头才知道所说的“有个人”是什么人。她也隐隐约约听说过，父亲在湖州娶了个人，问她母亲，母亲反叱斥她“少管闲事”，如今听父亲是这样子说，倒有些不大相信。

“真的？”

是问那个“人”的去留，真的凭自己一言而决？胡雪岩懂她的意思，正色答道：“当然是真的！我跟你娘说不清楚。只有跟你商量。”

“我——”梅玉不知道怎么说了，心里只想帮父亲的忙，却苦于无从表达，愣了一会才问，“是怎么个人？”

“她叫芙蓉。”

接着，胡雪岩便大谈芙蓉人如何好，命如何苦！使得梅玉除却芙蓉，就不会想别的念头了。

谈到最后，胡雪岩问道：“梅玉，你说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梅玉答说，“爸爸，你怎么跟她认识的？”

这其中的曲折，做父亲的就不肯细说了，“也是人家做的媒。说我每次到湖州，没有个歇脚的地方，没有个照料起居的人，应该立个门户，做大生意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不足为奇。”胡雪岩又说，“我看她人还不错，而且人家讲的话，也是实在情形，就接了她来往。不过讲明在先，要等我跟我女儿谈过，等你答应了，才能算数。”

再一次提到这话，使梅玉有受宠若惊以及感惧不胜之感，“怎么说要我答应？”她摇摇头，“我哪里敢来管爸爸的事？”

“你不敢管，我还非要你管不可。为啥呢？”胡雪岩喝口酒，一层层往下说，“第一当然要告诉奶奶，奶奶答应了，还要你娘答应。你娘答应了，我还要问你，我不愿意家里有哪个跟她不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懂。”梅玉答道，“面和心不和，大家都难过。”

“就是这话啰！我为啥非要你管不可呢？因为奶奶最听你的话，你娘也不能不问你的意思。所以将来要你从中说话，事情才会顺利。”

梅玉从来没有为人这么重视过，自觉责无旁贷，当时答道：“爸爸这么说，我回去就先跟奶奶讲。”

“你预备怎么讲法？”

梅玉想了想答道：“我说她是好人，蛮可怜的。”

“怎么好法呢？奶奶问你，你见过没有，你怎么说？所以我一定要带你去看了她再谈。”

到此光景，胡雪岩已有把握，女儿是自己的不叛之臣，只是父女之情是一回事，梅玉看芙蓉怎么样，又是一回事。所以此时他的心思，抛开了梅玉，在思索着应该怎么安排，才能让芙蓉跟梅玉一见投缘。

一夜过去，第二天午前就可抵达湖州，事先他把在湖州的朋友和关系，如何称呼，都细细告诉了梅玉。等船泊下，先把梅玉带到郁四家暂时安顿，见了面，梅玉叫郁四为“四伯伯”，阿七是“七阿姨”。七阿姨对这些事上最聪明，一看胡雪岩把他女儿带到她家，便知道应有顾忌，所以绝口不提芙蓉，只是极殷勤地招待梅玉。她的心热，又会说话，加以胡雪岩的交情深厚，因而把梅玉看得娇贵无比，刻意取悦。梅玉当然知道，人家是看谁的面子，心里便越觉得她父亲了不起了。

“你坐一下，在七阿姨家就跟自己家一样，不用拘束。我先到知府衙门去一趟，马上来接你。”

胡雪岩哪里是到知府衙门去看王有龄，一径来得芙蓉那里，敲门相见，芙蓉自然高兴，但眉宇间掩抑不住幽怨之色。迎入客厅，先问行李在哪里？

“在船上。”胡雪岩说，“我住一天就走，特为带个人来看你。是我大女儿。”

“喔！”芙蓉双目灼灼地看着他问，“大小姐在哪里？”

“在郁家，回头我就带她来。小孩子，你骗骗她！”

这句话芙蓉懂得，“骗骗她”就是好好敷衍笼络一番，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会对付。”她说，“这是小事情。”

什么是大事呢？她认为胡雪岩的态度和打算，一定先要弄清楚。她三叔所转达的话，语焉不详，只说“放心”，却不知如何才能叫人放得下心。她首先问的就是这一点。

这话不是三言两语所谈得完的，两人携手并坐在床沿上，胡雪岩先问到他妻子寻上门来的经过。“那天我在家做年糕，说有个胡太太来了！”芙蓉用委委屈屈的声音说，“一见面就说：‘我家老爷叫胡雪岩。’我一听心里就发慌。这样不明不白的身份，实在不是味道。唉！”她叹口气，眼圈便有些红了。

胡雪岩见此光景，颇为着急，这时不是拉拉扯扯诉苦讲感情的时候，辰光不多，要扎扎实实谈办法，但其势又不能不安慰安慰她，只好耐着心说：“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一切都看在我面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妥帖。你先讲给我听，当时她怎么说？”

眨了两下眼，芙蓉又抽出一块手绢，擤了擤鼻子，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谈她所遭遇的窘境：“你太太说：‘上门冒昧，实在叫没法子！我也晓得你是好人家的女儿，受了他的骗。如今明人不必细说，只求你可怜可怜我！’我看她的话厉害，态度倒还好，就这样回答她：‘胡太太你到底啥意思，请你实说！’她听我的话，不响，从手中包里拿出一个红封套来，放在我面前，‘这是我多年积下来的一点私房，你收了来，我就感激不尽了。’我自然不肯收，她硬塞在我手里，又说：‘雪岩一时不会来了。他有没有啥账簿、契约之类的东西放在这里？我顺便带了回去。’我说：‘没有！’她有点不大相信的样子，愣了一愣说道：‘我跟雪岩是患难夫妻，无话不谈的。千言并一句：大家都是女人，总要你体谅我的处境，可怜可怜我！你年纪还轻，又是这样的人才，实在犯不着做低服小。’”芙蓉说到这里，略停一下，扭转脸去说，“我想想她的话也不错。”

察言观色，胡雪岩知道这句话纵非言不由衷，也是一半牢骚，便不觉得如何严重，扳过她的肩来，轻轻点着她的鼻尖笑道：“你真老实无用！不是嫁着我这样一个人，有得苦头吃。你说她的话不错，我倒问你，她说我不会回来了，怎么我又来了呢？不但来了，我还带了女儿来。你说，她的话是不是大错特错？”

“总也有些话不错的。”芙蓉答道，“我实在好难，你们是患难夫妻，我算啥？”

这样扯下去，交涉办不清楚了！胡雪岩想了想，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那么你倒说一句，”他问，“你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我不是说过，我好难！”

这样就不必再问了，“你为难，我来替你出个主意。”胡雪岩故意这样问，“你看好不好？”

“你说！”

“我说啊，”他这次是点点她的额头，“你仍旧跟我姓胡！”

“也要姓得成才行呀！”

“怎么姓不成？胡是我的姓，我自己做主，哪个敢说一句话？”

话说到这里，芙蓉纵有千言万语，也没法再开口了。胡雪岩却还有句话，想问她一下，如果必须回杭州，与大妇合住，她的意思怎么样？但话到口边，发觉不妥，此时不宜节外生枝，先取得她的合作，一起“收服”了梅玉，才是当务之急，其他都可以留待以后再谈。

于是他把梅玉的性情、癖好都告诉了芙蓉。她一一依从，只是提出一个条件，梅玉必须认了名分，否则她不招待。

“这你放心，包在我身上。”说完就走了。

回到郁四那里，只见阿珠的娘也在，她是来串门子偶尔遇上的。梅玉跟她见过，即无陌生之感，所以反跟她谈得很起劲。

跟胡雪岩见了，自有一番寒暄。阿珠的娘要请他们父女到丝行去住，胡雪岩不肯，“这就不必了！”他说，“倒是有件事要麻烦你。你做两样拿手菜请我女儿吃。”

“容易，容易！大小姐喜欢吃啥，点出来，我马上动手。”

梅玉给大家一捧，乐不可支，但毕竟是十五岁的女孩子，怎么样也不肯点菜，最后是做父亲的拣女儿喜爱的，点了两样。两样都是炒菜，并不费事，阿珠的娘欣然应声，又即问道：“在啥地方吃？”

“在芙蓉那里。”

“炒菜要一出锅就上桌，我带材料到那里去下锅。”

“那就多谢。我们也好走了。”胡雪岩把梅玉拉到僻处悄声问道，“你见了姨娘怎么叫？”

这一问把梅玉弄糊涂了，明明已说了是“姨娘”，还怎么叫？“不叫姨娘叫啥？”她问。

胡雪岩原是暗示的手法，听得梅玉这么说，便即笑道：“我当你不肯叫她姨娘呢！”

“肯叫的！”梅玉重重地点头。

“你姨娘脾气最好。在湖州，我都靠她服侍，这也就等于代替你服侍我，所以你见了面，最好谢谢她。这是做人的道理。”

“好的。”梅玉想了想，又说一句，“好的。”

于是胡雪岩放心大胆地带了女儿到芙蓉那里，两乘轿子到门，就听芙蓉在喊：“抬进来，抬进来！”

轿子抬进大门，厅前放下，她走到第二乘前面，亲自揭开轿帘，梅玉已经在轿中张望过了，觉得这位新姨娘就是皮肤黑了些，论相貌实在不坏，恍然意会，怪不得父亲这么“舍不得她”！

“大小姐！”芙蓉含笑说道，“没有想到你来。”

梅玉自然有些腼腆，报以羞涩的一笑，跨出轿门，才低低叫了声：“姨娘！”

听得这一声，芙蓉也不好意思老实答应，挽着她的手说：“来，来！到里面坐。你冷不冷？”说着便又去捏她的肩臂，“穿得少了！看我新做的一件丝绵袄能不能穿！”

“谢谢姨娘！”梅玉趁机把父亲教的那句话，说了出来，“平常多亏姨娘照应！”

话说得不够清楚，但意思可以明白，既说“平常多亏姨娘照应”，则照应的一定是胡雪岩，不是此时照应梅玉。芙蓉听得她这话，自然安慰，但也有感想，由女及母，认为梅玉有这样的教养，可以想见胡太太治家是一把好手。

因为有此想法，更不敢把梅玉当孩子看待，领入她自己卧室，很客气地招呼，左一个“大小姐”、右一个“大小姐”，连梅玉自己都觉得有点刺耳。

“姨娘，你叫我梅玉好了。”

芙蓉还待谦虚，刚刚跟了进来的胡雪岩恰好听见，难得梅玉自己松口，认为机不可失，因而接口说道：“对了！自己亲人，‘小姐、小姐’的倒叫得生疏了。”

芙蓉接受了暗示，点点头说：“那么，我就老实了。梅玉，你来，试试这件丝绵袄看！”

拉开衣橱，芙蓉的衣服不少，取下一件葱绿缎子的新丝绵袄，往梅玉身上一披，看来长了些，袖口也嫌太大，不合穿。倒是有件玫瑰紫宁绸面子的灰鼠皮背心，恰恰合身，芙蓉等她穿了上去，就不肯让她脱下来了。

“姨娘的好衣服，”梅玉非常高兴，但有些过意不去，望着她父亲说，“我不要！”

“一样的。”胡雪岩很快地说，“你姨娘比你娘还要疼你！”

就这一句话，把梅玉跟芙蓉拴得紧紧的，两个人形影不离，像一双友爱的姐妹花。

共议前程

胡雪岩宽心大放，觉得自己不必再操心了，时贵如金，不肯虚耗，随即到知府衙门去看王有龄。

“你有几天耽搁？”王有龄问。

“想明天就走。”

“何以如此匆忙？”王有龄说，“能不能多住几天？”

不来倒也罢了，来了自然有许多话谈，估量一夜也谈不完，胡雪岩便说：“我多住一天吧！”接着，他把此行的目的和他的家务，细细说了一遍。

“你真厉害！”王有龄笑道，“内人最佩服尊夫人，在你手里就如孙行者遇着了如来佛。”

“还未可乐观。”胡雪岩摇摇头，“孙行者还有一招，连如来佛怕也招架不住。”

“哪一招？”

“她要将芙蓉接回去一起住。”

“那么，你的意思呢？”

“我想，还是照现在这样子最好。”

“走着看吧！”王有龄劝他，“真的非一起住不可的时候，你也只好将就。”

“我不是怕别的，芙蓉太老实，绝不是内人的对手，我又常年在外，怕她吃亏。”

王有龄想了想说：“如果只是为了这一层，我倒有个计较，眼前且不必说，我问你，你跟龚家父子是怎么回事？”

“喔，我正要跟你说。”胡雪岩先反问一句，“你必是听到了什么话？”

“很多。不过大致都还好。”王有龄说，“龚家父子虽是同乡，我并不袒护他们，说实话也不甚投缘。这父子俩手段甚辣，因此他们这一趟吃了你的亏，颇有人为之称快。”

胡雪岩听了这话，颇为不安。他的宗旨是不得罪人，进一步能帮人的忙一定帮。做生意脱不了与官场打交道，尤其是做大生意，只要小小一点留难，就可以影响全局，因而更不愿得罪官场。在这方面他颇下过潜察默会的功夫，深知人言可畏，甲与乙原无芥蒂，但如有人传说，乙如何如何与甲不睦，结果连甲自己都糊里糊涂，真的当乙不够朋友了。这就叫“疑心生暗鬼”。他自己虽常引以为警惕，遇到有人在背后道人是非，不愿轻听，可是他无法期望别人也像他这样明智，所以这时不能不作辩白。

“那么，雪公，你倒说，龚家父子是不是吃了我的亏？”

“我想，你不是那样的人！”

“知我者雪公！”胡雪岩略感欣慰，“龚家父子不但不曾吃亏。而且我还帮了他的忙。”接着胡雪岩把买洋枪一案的来龙去脉，都讲了给王有龄听。

王有龄一面听，一面不断地点头，认为胡雪岩这件事，做得面面俱到，相当妥帖。接着由洋枪谈到湖州的团练，盛赞赵景贤了不起。提到这上头，他相当欣慰，因为各地办团练，官绅的意见，常有扞格，唯独湖州是个例外，彼此合作无间，处事相当痛快。

“我曾细想过，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赵景贤本人的功名有限，倘或他是戴过红顶子的在籍绅士，还忘不了在‘马上’的威风，隐隐然以为我必得像伺候现任一二品大员那样去仰他的鼻息，那就谈不拢了。其次，要归功于你，雪岩，不是我捧场，”王有龄很恳切地说，“做生意能干的也有，未见得懂公事。了解做官的苦衷和想法，只有你，无不精通。这又要说到洋枪了，赵景贤看我能留意于此，颇为佩服，其实，他不知道是你的功劳。”

“既无功，又无劳。像这些事，在雪公面前，我不敢说假话，无非顺带公文一角。这趟我到上海，如果有事，我还可以代办。”

“我想留你多住两天，正就是为此。湖州地方富庶，大家也热心，团练的经费相当充足。我想托你办一批军装，明天交单子给你，请你先访一访价。”

“这容易。我一到上海就可以办好。”

“还有件事，这件事比较麻烦。”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江夏’有动的消息，我得要早自为计。”

“江夏？”胡雪岩弄不明白。

“‘江夏黄’！”

这一说胡雪岩才知道是指黄宗汉。官场中好用隐语，尤其是指到大人物，或者用地名、或者用郡名、或者用一个古人来代替。说破了不稀奇，但肚子里墨水不多，还真不知人家说的是啥。这一点是自己的一短，看起来虽不能“八十岁学吹鼓手”再去好好念两天书，至少也得常跟嵇鹤龄这样的人请教请教。

这是附带引起的感想，暂且抛开，为王有龄的前程打算，是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不敢轻忽，很用了些心思。

“怎么？”看他久久不语，王有龄便问，“你另有想法？”

“我想先请问雪公，‘江夏’到底待你怎么样？”

“总算不错。”

“那么是希望他留任了？”

“这也不然。”王有龄答道，“此人甚难伺候。如果换个人来，于我无碍，我倒巴不得他早早动身。”

“我懂了！”胡雪岩点点头说，“最妙不过，何学使能调到浙江来。”

何学使是指何桂清，听他这一说，王有龄猛然一拍大腿。“真的！”他极兴奋地说，“真正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倒不妨问问他看。”

“不是问，是劝！”胡雪岩说，“劝何学使趁早活动。自然要一笔花费，我们替他想办法。”

这下是王有龄凝神不语了。一面想，一面又微笑，又点头，一副欣然有得的神情，使得胡雪岩暗暗得意，能使人颠倒如此！

“你的主意真不坏！我想何根云一定乐从。第一，学政虽也是二品官儿，到底不及巡抚是方面大员；第二，江苏到底是危疆，浙江虽不及江苏大，毕竟兵火未及，而况军务部署，已有基础，只要‘保境安民’四个字能够做到，前程大有可观。何乐不为。”

“那一来，”胡雪岩笑着揭破他心里的话，“雪公知府‘过班’，就轻而易举了。”

“当然！调首府也在意中。”王有龄说，“这件事，最好是我自己去，不过越省为人代谋，风声太大，‘江夏’的气量狭，一定大不高兴，此外，只有雪岩，你替我去走一趟如何？”

胡雪岩有些踌躇，因为时间上实在抽不出空，上海的生意急待料理，而何桂清还不知在何处，江苏学政原驻江阴，自从“太平天国”一出现，江阴存身不住，流徙不定，同时因为道路艰难，要去找他，怕要费好些周折。

看他面有难色，王有龄自然体谅，便改变了一个主意：“这样吧，我亲笔写封信，请你带到上海，雇专人投递如何？”

“这当然遵办。”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何学使此刻驻节在哪里？”

“想来应该在苏州。你到上海再打听吧！”

这样说定了，又谈了与彼此利益有关的事，等胡雪岩告辞时，已经深夜，王有龄用自己的轿子，派四名亲兵，持着官衔灯笼，送他回去。到家一看，芙蓉和梅玉都还未睡。

“怎么样？”胡雪岩笑着问道，“你们在家做些什么？”

“姨娘跟我在描花样，要做一双鞋子，孝敬奶奶。”

“哪个做？”他问，“是你还是你姨娘？”

“我倒想跟姨娘学了做，哪里有工夫呢？”

这句话触动了胡雪岩的灵机，偷空把芙蓉找到一边，叮嘱她把梅玉留了下来，胡雪岩原就觉得带着梅玉，是个累赘，只是另有作用，不能编一套正大光明的理由，如今看梅玉与芙蓉投缘，便乐得改变主意。

“就怕她不肯，徒然碰个钉子。”

“碰就碰。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胡雪岩说，“你眼光要放远来！预备在胡家过日子，就得先拿梅玉收服，她是老大，将来帮着你说两句话，很有用的。”

想想不错！姑老爷姑太太是“公亲”，分家之类的家务，总是请“公亲”到场，主持公道。娘家人是“私亲”，不能出场的，为将来着想，这时候值得在梅玉身上下番功夫。

于是这一夜胡雪岩孤眠独宿，芙蓉找了梅玉一起同床，刻意笼络，把梅玉说动了心，只要父亲答应，她愿意在芙蓉这里住些日子。

明明是做父亲的出的主意，而提到这话，却还犹豫作态。最后算是允许了，答应从上海回来时，先到湖州来把她带回杭州。倘或上海逗留的日子过久，而梅玉思归时，便由陈世龙护送回去。

芙蓉的事，在胡雪岩仿佛下棋，摆了下梅玉这粒子，胜券可操，不妨暂时丢开，自己计算了一下，为这桩家务，耽误的工夫已多，便不肯多作勾留。

这一天跟郁四匆匆一晤，到钱庄里看了一下，连丝行的事都无暇过问，当天便拿了王有龄的信和采办军装的单子下了船，吩咐多雇水手，连夜赶路，直放松江。

“你来到正巧！”尤五一见面，就这样说，“丝茶两项，这几天行情大涨，机会好极！”

“怎么？”胡雪岩问，“是不是有什么禁运的消息？”

“对呀！你看。”

尤五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纸来，上面抄着一通“折底”，是两江总督怡良的原奏，大意是说小刀会“通洋”有据，唯有将福建、浙江、江西的丝茶，暂行停运到上海，使洋商失自然之利，急望克复，方能停止对小刀会的接济。

“这两天都在传说，除此以外，还有严厉的处置。”尤五又说，“官军已经决定，非把上海克复不可。”

接着，尤五又谈了最近的战局。从胡雪岩离开上海以后，江苏的绅士便捐款募了一千“川勇”，由四川荣县籍派赴“江南大营”效力的刑部主事刘存厚率领，隶属于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部下。同时太仓的举人钱鼎铭与嘉定的举人吴林，又办团练，配合官军反攻，所以嘉定、青浦，首先克复；宝山、南汇、川沙，也次第落入官军手中，目前是由吉尔杭阿与刘存厚，合围上海县城。不过刘丽川是不是马上会失败？却在未定之天，因为洋商的接济相当有效，刘丽川有粮食、有军械弹药，守个年把，也是很可能的事。

“这得要好好筹划一下。”胡雪岩问，“应春兄呢？”

“在上海。”谈到这里，尤五叹口气，欲言又止。

“五哥，怎么回事？”

“唉！家丑。跟你自然不必瞒，不过这话真不知从何谈起。”

尤五是极外场的人物，说话爽利干脆，有时需要婉转陈词的，也是娓娓言来，从来没有什么吞吐其词，难以出口的。只有这时候是例外，胡雪岩凝神细听，费了好半天，才算弄明白，原来是七姑奶奶私奔，在上海跟古应春住了在一起。

这种情形，俗语叫“轧姘头”，是极丑之事，衣冠缙绅之家，甚至连这句俗语都不上口的，那就无怪乎提到此事，忸怩万状了。胡雪岩甚为诧异，诧异的不是七姑奶奶有此大胆举动，而是古应春何以如此不顾朋友的交情和自己的体面，而更为不解的是，古应春信中连一句口风都没有露过。照道理说，至交好友，而且他还是替他们拉拢，将来要做大媒的，古应春有什么理由瞒着不说？

这样转着念头，他不由得说了句：“老古太不对了！”

事情已经揭明，就比较不觉得碍口，尤五答道：“江湖上要说公话，这件事其实怪不得老古。总而言之，家门不幸，出了这么个宝贝妹子！”

“喔，”胡雪岩追问着，“怎么说是怪不得老古？”

于是尤五又为难了，语焉不详地透露了经过，胡雪岩一半听，一半猜，仿佛是七姑奶奶到了上海，锲而不舍地钉住了古应春，然后有一天在她所租的寓所中，留古应春喝酒，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古应春颓然大醉，胡里糊涂成就了“好事”。

“事后老古跪在我面前赔罪。小爷叔。做事情要凭良心，哪怕是圣人，到了那步田地，只怕也要落水。我只好这样问他：‘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他要专诚到杭州来请你出面做媒。这样也算是歪打正着，倒也罢了。哪知道横途里岔出个程咬金，三斧头把古应春劈得招架不住。”

“怪了！”胡雪岩疑云大起，“是不是老古另有原配？从前跟我说的话不实在。果真如此，我倒要好好问他一问。”

“不是，不是！”尤五答道，“是他们古家门里的族长，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刚好到上海来看孙子，坏在老古太守道理，跟他去禀告这件事，哪知不讲还好，一讲了，白胡子老头大为反对，说他们古家门里，从无再醮之妇，不准！老古再三央求，托了人去说情，一句回话：要娶可以，他要开祠堂出他的族！这件事，现在成了僵局。”

“这些话是老古自己跟你说的？”

“是的。不过，”尤五又说，“我托人去打听过，话不假。”

“那么，七姐呢？”

“唉！女心外向。”尤五叹口气说，“一个月在家里住不到十天，一直在上海，跟老古已经做了人家。不过阿七自己说，老古从来没有住在她那里过。就这样子，也够我受的了！”

“五哥，”胡雪岩便劝他，“哪个不晓得七姐是女中丈夫。她做的事，不好拿看一般妇道人家的眼光去看她的。我相信人家不会笑话你，你何必郁在心里？”

“话是不错，这件事总要有个了局。”

“等我到了上海再说，总有办法好想的。”

《红顶商人胡雪岩 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胡雪岩的两大生意支柱——钱庄和生丝，走向了绝然不同的两面：钱庄生意以杭州为据点，做得风生水起，准备开赴上海；生丝生意则在胡雪岩与洋商旷日持久的拉锯和相持中，变得吉凶未卜。与此同时，军火生意、房地产生意、药材生意和典当生意的诱人前景极大地挑逗着胡雪岩的野心，一个庞大的“胡氏商业帝国”已略具雏形。

为求市面平静、生意长远，胡雪岩插手江苏学政何桂清的仕途调动，企图找一个更大的靠山为自己的生意保驾护航。但江湖凶险、洋商狡诈、竞争对手阴招连连、官场时局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资金链又时刻有崩断的危险。胡雪岩的高超商业手腕能否摆平这一切？

敬请阅读《红顶商人胡雪岩3》。

红顶商人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合伙计划到首富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精准的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看到权力的普及所在。

胡雪岩

高阳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3

人情是最重要的
投资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3：人情是最重要的投资
第一章 温柔乡里的反思，胡雪岩看破商业大趋势
瞒天过海
温柔乡里
分头行事
第二章 结交贵人，胡雪岩奉上生平最重一份大礼
拜会学台
为人谋职
第三章 找靠山不如立靠山，胡雪岩密谋调任大事
密谋调任
意外纠纷
苏州同行
真假丈夫
第四章 苏州之行，赔了“夫人”赢了前程
名花易主
巧遇鹤龄
富家公子
应变之道
第五章 结束与洋商的对峙观望，胡雪岩准备卖丝
筹划谈判
佳人心曲
军火押运
第六章 生意被劫匪盯上，胡雪岩谋划招安之计
江湖祸事
俞三婆婆
招安之计
第七章 步步凶险，胡雪岩涉足江湖化解危机
同里之行
深入虎穴
第八章 众望所归，胡雪岩担起为漕帮谋生路的大任
化敌为友
情场干戈
漕帮生计
终成眷属
第九章 中外生丝生意大战，胡雪岩大获全胜
小人拆台
强强联手
商场斗法
收为己用
大展鸿图
《红顶商人胡雪岩 4》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商人胡雪岩. 3 /高阳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8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5499-8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7933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胡雪岩(下)》）

书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3

著者 高阳

责任编辑 姚丽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张福建 胡艳艳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28千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4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499-8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红顶商人胡雪岩3：人情是最重要的投资

第一章 温柔乡里的反思，胡雪岩看破商业大趋势

瞒天过海

当天两个人就到了上海，住在裕记丝栈。古应春得信赶来相会。见了胡雪岩略有忸怩之色，他自然不会在那样的场合之下提到七姑奶奶，先听取古应春谈上海的市面，丝价是涨了，由于庞二的支持，大家都齐心协力，待价而沽，但洋人似乎也很厉害，千方百计，自己到内地去收丝，辗转运到上海集中放洋。

“这局面当然不会长的，第一，费事，第二，成本不轻，第三，两江总督衙门等出了告示，为了维持威信，各处关卡，自然要派兵盘查，严禁闯关。照我看，”古应春很兴奋地说，“洋人快要就范了。你来得正是时候。”

胡雪岩听此报告，自感欣慰。不过此行要办的事极多，得分缓急先后，一样一样来办。首先要打听的就是何桂清的下落。

“这就不晓得了！”古应春说，“学台是要到各府各州去岁考秀才的，此刻不知道在哪里。不过总打听得到的。这件事交给我。”

“不光是打听，有封紧要信要专人送去。”

“这也好办。你把信交给我好了。”

这件事有了交代，第二件就得谈浙江要买洋枪的事。古应春在由接到胡雪岩的信以后，已经作过初步联络，只是那个洋人到宁波去了，还得几天才能回上海，唯有暂且等

待。

最急要的两件事谈过，那就该谈七姑奶奶了。在路上，胡雪岩就已跟尤五商量好，到此辰光，须得回避，所以一个眼色抛过去，尤五便托词去找朋友，站起身来，准备出门。

“五哥，”古应春说，“我替老胡接风，一起吃番菜去。”

“番菜有啥好吃？动刀动叉的，我也嫌麻烦，你们去吧！”

目送他的背影消失，胡雪岩便笑道：“老古，你瞒得我好！”

这一说，古应春立刻着急了，“你是说七姐的事？如果我有心瞒你，就是我不够朋友。”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如果你也不谅解我，我就没有路好走了！”

“不要急，不要急！你慢慢地说给我听，大家一起想办法。我就不相信做不成这头媒。”

听得这两句话，古应春大感宽慰，“我就是怕信里说不清楚，又想你不久就要来了，所以索性不说。原是要等你来替我做个军师。”古应春说，“这件事搞成这么一个地步，你不晓得我心里的着急。真好有一比——”他咽着唾沫说不下去了。

“好比什么？”胡雪岩问道，“你作个比方，我就晓得你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我好比‘鬼打墙’，不知道怎么一下会弄成了这个样子。”

胡雪岩笑着说：“酒能乱性，又碰着一向喜欢的人，生米下了锅，却又煮不成熟饭，实在急人！”

“对，对！”古应春抚掌称妙，“你这个比方真好。我和你说句心里的话，到了她那里，馋在眼里，饿在肚里，就是到不了嘴里，就为的是煮不成熟饭！”

“怎么？真的从那晚以后，就跟七姐没有‘好’过？”

胡雪岩想到尤五的话，说是七姑奶奶告诉过他，古应春从来没有在她那里留宿过一夜，如今又听他本人这样表示，心里不免存疑。男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七姑奶奶又是豪放脱略，什么都不在乎的性格，既有那一夜的“好事”，何以鸳鸯未续，似乎不近情理。

彼此极熟，无话不谈，论及闺阁，虽伤口德，但以七姑奶奶的情形不同，也不算“唐突佳人”，于是胡雪岩便笑道：“干柴烈火，就只烧过那么一回，这倒有点奇怪了！”

“说破了，你就不觉得奇怪，我是为了两层原因：第一，既然打算明媒正娶，该当尊重七姐，那一夜就如你所说的，‘酒能乱性’，另当别论；第二，婚事还有周折，后果如何，颇难逆料，倘或不成，且不说对不起七姐跟五哥，就是我自己良心上亦不安。再有那不明内情的人，一定说我始乱终弃，洋场上好说闲话的人最多，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名声落在外面，那就不知道让人说得我如何不堪了！”

此言一出，胡雪岩肃然起敬，“老古，”他收敛了笑容，说了句使古应春深感安慰的话，“照你这样的存心，姻缘也不会不成。时候还早，我先去看看七姐。”

古应春略一沉吟，这样答道：“那就索性到她那里去吃饭。今天家里还有点菜。”

这样的语气，显得古应春跟七姑奶奶已经像夫妇一样，只欠同圆好梦而已。同时也听得出他和她的感情很不坏。一双两好，顺理成章的事，偏有那个“程咬金”来讲家法，真正可恨！

胡雪岩起了种不服气的心思，当即拍胸说道：“老古，你放心！你们那位老族长，看我来对付他。”

“慢来，老胡！”古应春惴惴然地说，“那是我的一位叔祖，又教先父念过书，你千万不可鲁莽，你倒说说看，是如何‘对付’？”

“‘对付’这两个字，好像不大好听。其实我不是想办法叫他‘吃瘪’，是想办法叫他服帖。”

“那就对了。”古应春欣然问道，“你快说来听听，让我也好高兴高兴！”

“此刻还不到高兴的时候，只好说是放心。事情要做起来看，办法倒有一个，不过要先跟七姐谈了再说。”

“啥时候谈？要不要我回避？”

“能回避最好。”

“那就这样，我陪你去了以后，我到外国伙食店去买些野味，你就在那里谈好了。”

这样约定以后，古应春便雇了一辆“亨斯美”的马车，到了棋盘街七姑奶奶的寓所。一见面，七姑奶奶喜不自胜，“小爷叔，”她说，“昨天晚上老古去了以后，我起牙牌，

算定今天有贵人到，果不其然你来了！真正救命王菩萨！”接着又瞟着古应春说：“都是他们的姓不好！遇着这么一个牛脾气的老‘古’板，真把我气得胃气都要发了。”

“不要气，不要气！只要你肯听我的话，包你也姓古！”

听得这话，古应春便站起身来，依照预先商量好的步骤，托词到洋人伙食店去买野味，离座而去。

等他一走，七姑奶奶的态度便不同了，在古应春面前，她因为性子好强，表示得毫不在乎，而此时与胡雪岩单独相处，就像真的遇见了亲叔叔似的，满脸委屈、凄惶，与她平常豪迈脱略的神态比较，令人不能相信是同一个人。

“小爷叔，”她用微带哭音的声调说，“你看我，不上不下怎么办？一辈子要争气，偏偏搞出这么件争不出气的事！所以我不大回松江，实实在在是没脸见人。小爷叔，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想办法。”

“你不要急！办法一定有。”胡雪岩很谨慎地问道，“事情我要弄清楚，到底是你们感情好得分不开，还是为了争面子？”

“两样都有！”七姑奶奶答道，“讲到面子，总是女人吃亏。唉！也怪我自己不好，耍花枪耍得自己扎伤了自己。”

胡雪岩最善于听人的语气，入耳便觉话外有话，随即问道：“你要的什么花枪？”

问到这话，她的表情非常奇怪，好笑、得意、害羞而又失悔，混杂在一起，连胡雪岩那样精于鉴貌辨色的人，都猜不透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怎么？”胡雪岩故意反激一句，“说不出口就算了！”

“话是说得出口的，只怕——只怕小爷叔不相信。”

“这一点你不用管。不是我吹一句，别样本事没有，人家说话，是真是假，真到几成账，假到什么程度，都瞒不过我。”

“这我倒相信。”七姑奶奶的表情又一变，变得诚恳了，“这话呢，实在要跟小爷叔才能说，连我五嫂那里，我都不肯说的。说了，她一定埋怨我，我倒先问小爷叔，外头怎么说我？”

“外头？哪里有外头！我只听五哥告诉过我。”

“他怎么说呢？”

“酒能乱性”之类的话，怎么说得出口？胡雪岩想了想，这样答道：“五哥说，这件事不怪老古。”

话虽含蓄，七姑奶奶一听就明白，“自然是怪我！好像自轻自贱，天在上头，”她说，“实实在在没有那回事！”

“没有哪回事？”胡雪岩愕然。

这一问，即令是七姑奶奶那样口没遮拦的人，也不由得脸生红晕，她正一正脸色，敛眉低眼答道：“小爷叔是我长辈，说出来也不碍口，到今天为止，老古没有碰过我的身子。”

“原来是这回事！”胡雪岩越觉困惑，“那么，‘那回事’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赖老古的。”

“为啥？”

“为啥！”七姑奶奶这时才扬起脸来，“难道连小爷叔你这样子的‘光棍玲珑心’都不懂？”

想一想也就懂了。必是七姑奶奶怕古应春变卦，故意灌醉了他，赖他有了肌肤之亲，这样古应春为了责任和良心就不得不答应娶她了。

这个手法是连胡雪岩都梦想不到的。七姑奶奶的行事，与一般妇女不同，也就在这个手法上充分显现了。想想她真是用心良苦，而敢于如此大胆地作破釜沉舟之计，也不能不佩服！

不过，交情深厚，胡雪岩是真的当她亲妹妹看待，所以佩服以外，更多的是不满，“你真真想得出！”他说，“不要说五嫂，我也要埋怨你！老古是有良心的，他跟我说的话，真正叫正人君子。万一老古没有肩胛，你岂不是‘鞋子没有着，先倒落个样’？好好的人家，落这样一个名声在外面，你自己不在乎，害得五哥走出去，脸上都没有光彩。你倒想想看，划算不划算？”

这句话说得七姑奶奶失悔不迭，异常不安，“啊哟哟！”她搓着手，吸着气说，“小爷叔，你提醒我了！我倒没有想到，会害五哥坍台！这！这怎么办呢？”

她这副着急的神态，胡雪岩从来没有见过，于心大为不忍，赶紧想安慰她，但灵机一动，觉得七姑奶奶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人劝，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正好抓住了给她一个“教训”。

于是，他越发把脸板了起来，“七姐，”他的声音很平静，但也很冷峻，“不是我说一句，你做事只顾自己高兴，不想想人家。像这种自毁名节的做法，坏你们尤家的名声，想来老太爷老太太在地下也会痛心。你的脾气真要改改了。”

提到父母，七姑奶奶的良心越受责备，涨红了脸，盈盈欲泪，只拿求取谅解和乞援的眼色看着胡雪岩。

“女人总是女人！”胡雪岩换了恳切柔和的声音说，“女人能干要看地方，男人本性上做不到的事，女人做得到，这才是真正能干。如果你像男人那样子能干，只有嫁个没用的丈夫，才能显你的长处，不然，就绝不会有好结果。为啥呢，一个有骨气的丈夫，样样事情好忍，就是不能容忍太太在外场上扎丈夫的面子！”

七姑奶奶不响，倒不是无话可说，只是觉得遇到的人总是夸她怎么能干，怎么能干，不是恭维她“女中丈夫”，就是说她比男人还管用，胡雪岩这话，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要好好地想一想，这一细想，就像吃橄榄那样，上口酸涩，回味弥甘，这多少年在场面上处处占上风，但私底下作为一个女人的苦处，只有自己知道。到那孤灯独对、衾寒枕单的时候，场面上“七姐、七姐”叫得好响的声音，一无用处，心里所想的是丈夫跟孩子，情愿烧饭洗衣裳，吃苦也有个名堂。

“人有男女，就好比天地有阴阳，万物有刚柔，如果女人跟男人一样，那就是只阳不阴，只刚不柔，还成什么世界？再说，一对夫妻，都是阳刚的性子，怎么合得拢淘？七姐，你说我的话错不错？”

指名问到，七姑奶奶自然不会再沉默，应声答道：“不错！小爷叔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早有人跟我说这话，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的脾气。”

“现在改也还来得及。”胡雪岩也答得极快。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七姑奶奶停了一下又说，“我试试看。”

“对！只要你有决心，要争口气，一定改得掉。倘或改不掉——”胡雪岩有意不说下去。

七姑奶奶当然要追问：“改不掉会怎么样呢？”

“改不掉？我说句老实话，你还是不必嫁老古的好。嫁了他，性情也合不拢的。”

这句话她觉得说得过分，但不便争辩，只好不答。

“你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

“不是不相信小爷叔的话。”七姑奶奶抢着说，“老古也常来常往，他没有说过啥！”

“我知道。”胡雪岩平静地答说，“一则，这时候大家要客客气气；二则，男女双方，没有做夫妻跟做了夫妻以后的想法会变的！老古看重你的是心好，脾气豪爽。你不要把你的长处，变成短处，要把你的短处改过，变成长处。”

这两句话说得七姑奶奶佩服了：“小爷叔这两句话有学问，我要听！”

“那就对了，你肯听我的话，我自然要插手管你的事。不然做媒人做得挨骂，何必去做？”胡雪岩接着又问，“七姐，我先问你，你肯不肯改姓？”

“改姓？”七姑奶奶睁大了一双眼问，“改啥姓？为啥？”

“这个姓，当然不辱没你。喔，”胡雪岩突然想起一件事，急急问道，“还有句要紧话要问你，古家那位老族长见过你没有？”

“没有。他们古家什么人我也没有见过。”

“那好！一定成功。准定用我这条瞒天过海之计。”

胡雪岩这一计，是让王有龄认七姑奶奶作妹妹，不说是义兄妹，所以要改姓王，古应春求亲要向王家去求，女家应允亲事，也由王有龄出面付庚帖。这一来，古家的老族长看在知府大老爷的面子上，就算真的晓得了实情，也不好意思不答应，何况既未谋面，要瞒住他也很容易。

七姑奶奶笑得合不拢口，“小爷叔！”她说，“你真正是诸葛亮，就算古家的老头子是曹操，也是吃鳖在你手里。不过，”她忽然双眉微蹙，笑容渐敛，“王大老爷啥身份，

我啥身份？怎么高攀得上？”

“这你不用管，包在我身上。”

“还有，”七姑奶奶又说，“五哥的意思不知道怎么样？”

“为你好，五哥无有不答应的，这也包在我身上。”

七姑奶奶凝神想了一会，通前彻后思量遍，没有啥行不通的，只有一点顾虑：自己像不像知府家的姑奶奶？

这样一想，便又下了决心，“我一定要改一改！”她说，“要像个官家小姐！”

“对！这才是真的。”

就在这时候，只听辘辘马车声，自远而近，七姑奶奶是听惯了这声音的，说一声：“老古回来了！”随即掀开窗帘凝望。

胡雪岩也站起来看，只见暮霭中现出两条人影，隐约分辨得出，一个是古应春，一个是尤五。等上楼来一看，果然不错。古应春把一大包熏鹤鹑之类的野味交给七姑奶奶时，不由得凝神望了她一眼。

“怎么样？”他看她眉目舒展，多少天来隐隐存在的悒郁，一扫而空，所以问道，“老胡出了什么好主意？”

这一问，连尤五也是精神一振，双眼左右环视，从胡雪岩看到他妹妹脸上，显出渴望了解的神情。

这使得七姑奶奶很感动。她一直以为尤五对自己的麻烦，不闻不问，也不常来看她，是故意冷淡的表示，内心相当不满，现在才知道他是如何关切！因此，反倒矜持慎重了，“请小爷叔告诉你们好了。”她说，“这件事要问五哥。”说完，翩然下楼，到厨房去了。

于是，胡雪岩把他的办法，为他们说了一遍。古应春十分兴奋，而尤五则比较沉着，所表示的意见，也就是七姑奶奶所顾虑过的。

“王大老爷跟你的交情，我是晓得的，一说一定成功。不过我们自己要照照镜子，就算高攀上了，王大老爷不嫌弃，旁人会说闲话。”

“五哥，你说这话，我就不佩服了。”胡雪岩很率直地说，“你难道是那种怕旁人道长论短说闲话的人？”

尤五面有愧色，“自己人，我说实话，”他说，“这两年我真的有点怕事。俗语道得好：‘初出三年，天下去得，再走三年，寸步难行。’我现在就常想到这两句话。”

胡、古两人都不作声，因为不知道尤五这话中是不是有何所指，觉得以保持沉默为宜。

“这不谈了。就照小爷叔的办法，我这里在礼节上应该如何预备，请小爷叔吩咐。”

“这是小事。眼前我们先要替老古筹划，事情要这样做法，就算原来所谈的亲事，已经不成功，另起炉灶娶王家的小姐。这样子才装得像。”

“对！”尤五又郑重其事地说，“有句话！我要请小爷叔告诉阿七，这里不能再住了，先回松江去。”

提到这一层，胡雪岩突然想起一句话，对古应春笑道：“对不起！我要跟尤五哥讲个蛮有趣的笑话。”

既是有趣的笑话，何不说来大家听听，偏要背着人去讲？可见这笑话与自己有关。不但古应春大感困扰，连尤五也觉得奇怪，等胡雪岩说了七姑奶奶所表明的心迹，他却真的笑了，笑声甚大，因为一小半是好笑，一大半是欣悦，自己妹子不管怎么样飞扬浮躁，到底还是玉洁冰清的！

“笑啥？”古应春真的忍不住了，走过来问道，“说来让我也笑笑。”

尤五和胡雪岩都不答他的话，不约而同地对看了一眼，相互征询意见。

“这话应该说明白它！”尤五很认真地说。

要说当然该由胡雪岩来说，他把古应春拉到一边，揭破了七姑奶奶的秘密。

“怪不得！”古应春失声而呼，心中有无比的宽慰，因为解消了他多少天来，只能存之于心愿，无法跟人去研究的一个疑团——当天五更梦醒，只见七姑奶奶穿一件小夹袄在灯下独坐，眼下隐隐泪痕，然后就说，什么都给他了，要他对着灯起誓，永不变心。他也真的觉得愧对佳人，所以唯命是从。但有时静中回想，怎么样也记不起那股“软玉温香抱满怀”的旖旎风光，更不用说真个销魂，是何滋味？人生最难得的良宵，竟这样糊里糊

涂、不知不觉地度过，真比“猪八戒吃人参果”还可惜。此刻才知道“猪八戒”是受了骗了。

然而受骗比不曾受骗好！古应春非七姑奶奶不娶，主要的是为了尽责任，此刻却又恢复到初见时的心境，“整顿全神注定卿”，是倾心爱慕，因而又向胡雪岩深深一揖：“务期玉成，越快越好！”

“好事多磨，你把心耐下来。”胡雪岩揉一揉肚子说，“我实在饿了。”

这一说，尤五和古应春都有同感，不知道女主人在做什么费手脚的菜，一直不能开饭。正想下楼探望，只见七姑奶奶带着小大姐，端了朱漆托盘上来，一进门就笑道：“今天吃广东鱼生。我是第一次做，不晓得灵光不灵光。如果不好吃，你们骂老古，是他传授得不得法。”

“你是第一次做，我是第一次见。怎么个吃法？”

胡雪岩一面说，一面走过去看，中间是个空的盛鱼翅的大冰盘，另外又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盘子，盛着鱼生、榨得干干的萝卜丝、油炸过的粉丝与馓子、盐、糖、麻油、胡椒之类的佐料，另有一碟切得其细如发的绿色丝子，他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了。

“是橘树叶子，当香料用的。”七姑奶奶说，“要切得细，费了我好大的工夫。”

这样一个豪放不拘细节的“女张飞”，能静下心来花这样的细功夫，胡雪岩颇为惊异，同时也相当感动，不由得就说了声：“真难为你！”

“先不要恭维我，尝了味道再说。”

于是四个人一起动手，将所有的佐料都倾入大冰盘，搅拌均匀了，胡雪岩夹一筷送入口中，果然别有风味。

“拿酒来！”好久不曾开口的尤五说，“今天要好好敬小爷叔几杯酒。”

这一顿酒，喝得极其舒畅，胡雪岩成了“众矢之的”，三个人纷纷酬劝，喝到八分，吃了两碗鱼生及第粥，通体皆暖，乘兴说道：“五哥，我们去走走！”

“你想到哪里去？”尤五问。

“走着再说。”

他们俩站了起来，古应春亦接踵而起，喊了声：“七姐！”然后歉意地说，“老胡第一天到，我该陪陪他。”

七姑奶奶听了胡雪岩的劝，性情变过了，这一变也不过方寸一念之间。她以前的想法是：男人有什么了不起！吃讲茶、讲斤头，没啥稀奇，上刀山、下油锅，照样也不会皱一皱眉。而现在时刻提醒自己的是：我是个女人，好人家的女儿，还要高攀王府上去做官家小姐，总要找出女人的样子来，不要让人家背后骂一句“强盗婆”！

有了这样的想法，便觉得古应春的这句话，会让她五哥和胡雪岩误会她离不开未婚丈夫，所以不但害羞，而且生嗔。

“小爷叔来了，你理当陪他，何必跟我来说？像是我管头管脚，拿你管得多么凶似的。真正气数！”说完，还白了他一眼。

七姑奶奶的美，就在宜喜宜嗔，白眼也像青眼，而且讲话也合道理，所以古应春被骂了还是心悦诚服。

倒是胡雪岩反而拦住古应春，他是给他们方便，料知在这事有转机，难题将可解消的时候，他们俩必有一番款款深谈，但如果这样说，即使古应春肯留下，七姑奶奶也不会答应，所以他只往自己这方面找理由。

“老古，不必！我跟五哥有几句话要说，你不必陪我。”

“那么，”古应春踌躇着问道，“你们在哪里？我回头来寻你们。”

“这样，”尤五向胡雪岩说，“我们到老二那里去坐一坐。”

温柔乡里

约定了地方，尤五陪着胡雪岩安步当车，到了怡情院。怡情老二出堂差去了，新用的一个娘姨阿巧姐十分能干，一面应酬着把客人引入大房间，一面派“相帮”去催怡情老二回来。

“怎么玩法？”尤五问道，“是邀人来吃酒，还是打牌？”

“打牌不必了。”胡雪岩看那阿巧姐白净俏刮，一口吴侬软语，比怡情老二说得还道地，大有好感，所以自告奋勇，“我来做个‘花头’。摆个‘双台’吧！”

“胡老爷有多少客人？”阿巧姐说，“客人少了，摆双台不像呢。”

“摆双台”不一定摆两桌，她这样说是表示当客人“自己人”，替他节省。胡雪岩对花丛的规矩还不大在行，不知如何回答。尤五却懂她的意思，同时料知胡雪岩一时不会有什么客人要请，便老实说道：“阿巧姐的话不错！要做花头，有的是辰光。等老二来了再说。”

阿巧姐也附和着，胡雪岩只好作罢。两个人在套房里，隔着一只烟盘，躺在红木炕床上闲谈着，等候怡情老二。

“这个阿巧娘姨倒还不错。”胡雪岩说，“今年快三十岁了吧？”

“怎么样？”尤五笑道，“我替你做个媒，好不好？”

胡雪岩笑而不答，自是默许之意，正想开口说什么，只见门帘掀处，怡情老二翩然出现，见了胡雪岩少不得有一番殷勤的问讯。接着，古应春也到了，他要抢着作东，北里冶游，有套不成文的法则，作主人必在相好的地方，吃了这家到那家，名为“翻台”，古应春为了生意上交际的需要，有个相熟的户头，名叫“虹影楼老七”，就在前一条弄堂“铺房间”，约胡雪岩先到那里吃一台酒，再翻回来在怡情院吃消夜。

“没有这个规矩。”怡情老二反对，“自然是先在这里摆酒，再翻到虹影楼去。”

胡雪岩也认为应该这样，但尤五另有打算，摇手说道：“照老古的办法。回头来吃消夜。小爷叔不回丝栈了，今天晚上在你们这里‘借干铺’。”

既然如此，当然是先到别处吃花酒，最后回到怡情院，吃完消夜，就可安歇，不必再挪动了。所以怡情老二点头同意，而且打算着陪尤五住到“小房子”去，将自己在怡情院的房间，让给胡雪岩住。

于是一起到了虹影楼，进门落座，古应春就叫取纸笔写请客票。胡雪岩征尘甫卸，惮于应酬之繁，便阻止他说：“算了，算了！就我们三个人玩玩吧！”

这一来改了写局票，第一张是怡情老二，写完了，古应春拈笔问胡雪岩，“小爷

叔，”他改了称呼，“叫哪个？是不是以前的那个眉香老四？”

“市面勿灵！”虹影楼老七接口，“眉香老四上一节就不做了。”

“这样吧，”尤五代为做主，向古应春说道，“你们做个‘联襟’吧，叫老九来陪小爷叔。”

“老九？”古应春说，“老九是‘清倌人’！”

不曾“梳拢”的雏妓叫“清倌人”，古应春的意思是提醒尤五，胡雪岩如果叫“虹影楼老九”的局，只能眼皮供养，而胡雪岩却了解尤五的用心，赶紧说道：“就是清倌人好。”

这一说，主随客意，古应春便把局票发了出去，一个在楼上，一个隔一条弄堂，不费工夫，所以等席面摆好，怡情老二和虹影楼老九都到了，各人跟着一名提了胡琴的“乌师”，准备清唱下酒。

席面甚宽，“小姐”不必按规矩坐在客人身后，夹杂并坐，胡雪岩拉着虹影楼老九细看，见她刘海覆额，稚气未脱，便问：“你今年几岁？”

“十五。”

胡雪岩看一看虹影楼老七，再回脸看她，一个鹅蛋脸，一个圆脸，面貌神情，完全两路，因又问道：“你们是不是亲姐妹？”

问到这话，虹影楼老九笑而不答，古应春接口说道：“哪里来这么多亲姐妹？不过，老九的事，老七做得了主。”

胡雪岩懂他的意思，倘若有意梳拢，不妨跟虹影楼老七去谈，他无意于此，就不接口了。

“老九！”古应春说，“你唱一段什么？”

“胡老爷喜欢听啥，我就唱啥。”

“唷！”胡雪岩笑道，“看样子老九肚里的货色还不少。”

“不错！”古应春说，“女大十八变，论色，现出还看不出，论艺，将来一定行。”

“谢谢你。姐夫！”虹影楼老九嫣然一笑，现出两个酒窝，显得很甜。

“论色，将来一定也是好的。一株名花，值得下功夫培养。”

“全靠胡老爷捧场。”虹影楼老七接着胡雪岩的话说，然后又轻声去问古应春，他住在哪里？

“你问这话做啥？”古应春笑道，“是不是怕胡老爷没地方睡，好睡到老九床上去？”

“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虹影楼老七捏起粉拳在他背上捶了一下，“我跟你说！”

说得很轻，咕咕噜噜听不清什么，尤五有些不耐烦，大声说道：“有话不会到枕头上说！吃酒！吃酒。”

虹影楼老七见客人发话，急忙赔笑道歉，亲自执壶敬酒，又叫她妹妹唱了一段小调，这才把席面搞得热闹了起来。

一曲既罢，来了张局票，交到虹影楼老九手里，她说一声：“对不起！回头请过来坐。”起身而去，这一下席面顿时又显得冷清清了。

尤五大为不满，“凳子都没有坐热，就要转局。”他说，“这种花酒吃得真没有味道！”

这一说，虹影楼老七自然不安，说好话，赔不是。尤五爱理不理，胡雪岩懒得答话，一时场面上弄得很尴尬，虹影楼老七面子上有些下不来，便嗔怪古应春不开口帮她，是存心要她的好看。

“我不怪你，你还怪我！”古应春也有些光火。

“好了，好了！”怡情老二开口相劝，“都看我的薄面，七阿姐绝不敢故意怠慢贵客的。”一面说，一面将尤五拉了一把。

这个不曾开口，胡雪岩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都怪我！”他举杯向古、尤二人说道，“罚我一杯。”

这罚的是什么名堂？古应春正想发问，胡雪岩抛过一个眼色来，暗示息事宁人，倒使得他越觉歉然，想了想，对怡情老二说道：“到你那里去吧！”

“这，怎么好意思！”怡情老二为了“小姐妹”的义气，面有难色。

“这里很好！”胡雪岩故意说道，“老七，请你拿块热手巾给我。”

等她一走，胡雪岩便劝告古应春和尤五，逢场作戏，不必认真。那两人没有表示，怡情老二却大为感动，说他脾气好，能体谅人，不知道哪个有福气的，做着这一号好客人。

这一说提醒了尤五，把她拉到一边，附耳低语，怡情老二一双俏眼，只瞟着胡雪岩，一面听，一面点头，最后说了句：“包在我身上。”

“听见没有？”尤五笑道，“包在老二身上。”

胡雪岩会意，报以感谢的一笑，古应春却不明白，但察言观色，料知是一桩有趣的事，而这桩趣事，绝不会发生在虹影楼，便站起身来说：“走吧！”

这一走，让虹影楼老七的面子过不去，怡情老二和胡雪岩便都相劝，总算又坐了下來，但意兴已颇阑珊。

勉强坐到钟敲十下，才算终席。等回到怡情老二的小房子里，不曾再摆酒，煮茗清谈，反倒有良朋聚首之乐。胡雪岩便讲他在湖州的遭遇，与刘不才的妙闻。尤五听了，只觉得有趣，古应春却是别有会心。

“这位刘老兄倒是难得的人才。”他说，“能不能叫他到上海来？”

“当然可以。”胡雪岩问，“莫非你有用他之处？”

“对！这个人是‘篾片’的好材料。”古应春说，“十里夷场，光怪陆离，就要这样的人，才有办法。我想请他专门来替我们陪客，贵家公子，纨绔子弟，还有些官场红员，都喜欢到夷场上来见识见识，有个人能陪着他们玩，说什么话都容易了。”

这个看法与胡雪岩相近，因而欣然同意，决定第二天就写信把刘不才找来。

接下来又是大谈生意，古应春的主意很多，从开戏馆到买地皮，无不讲得头头是道。但所有的生意，都寄托在上海一定会繁荣这个基础上，而要上海繁荣，首先要设法使上海安定。夷场虽不受战火的影响，但有小刀会占领县城，总是肘腋之患。同时江苏官方跟洋人在暗中较劲，阻隔商贩，夷场的市面，也要大受影响。这样联想下来，胡雪岩便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老古，”他说，“我看我那票丝，还是趁早脱手的好。”

“怎么？”古应春很注意地问，“你是怎么想了想？”

“我在想，禁止丝茶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两败俱伤，洋人固然受窘，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我们的做法，应该在从中转圜，把彼此不睦的原因拿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弄热闹起来。那时开戏馆也好，买地皮也好，无往不利，你们说，我这话对不对？”

古尤二人，都深深点头，“小爷叔，”古应春不胜倾服地说，“你看得深了！做大生意就要这样。帮官场的忙，就等于帮自己的忙。现在督、抚两衙门，都恨英国人接济刘丽川。这件事有点弄僵了，仿佛斗气的样子，其实两方面都在懊悔，拿中国官场来说，如果真的断了洋商的生路，起码关税就要少收。所以禁制之举，也实在叫万不得已。如果从中有有人出来调停，就此言归于好，不是办不到的事。不过说来说去是一介商人，洋人那里是很看得起商人的，一定说得上话，就是我们自己官场里，这条线不知怎么样搭法？”

“有条路子，我看可以试试。”尤五慢吞吞地说道，“何学台那里！”

“对，对！”古应春说，“这条路子好！何学台虽然管的是考秀才，也常常上奏折讲江苏军务的，我看能见他一面，一定有些好处。”

“要见他也容易，不过请王大老爷写信引见，费些周折。”胡雪岩想了想说，“我看这样，索性你自己去一趟，当面投王大老爷的那封信，不就见着了吗？”

这件事如果能做成功，古应春的声名，立刻便可大起，所以他颇有跃跃欲试之意，欣然接纳了胡雪岩的建议。只是贸然跑了去，空谈无益，总得先在英国领事那里作个接触，探明意向，估量有没有谈得拢的可能，才好下手。这一来，就不是三两天的事了。

“这封信也是要紧的。”古应春决定多吃一趟辛苦，“我先去走一趟，认识了何学台，见机行事，一方面仍旧请小爷叔写信给王大老爷，请他出一封荐函来，备而不用。”

“都随你。那封荐函上怎么说法，你索性起个稿子，我寄到湖州，请他抄一遍，盖印寄来，岂不省事？”

兴致勃勃的古应春，当时便要动笔，尤五看时过午夜，不愿误了胡雪岩的良宵，因而劝阻，说等明天再办也不迟。接着，便跟怡情老二一起伴着胡雪岩去“借干铺”。

“今天实在怠慢，”古应春歉意地说，“虹影楼那顿酒扫兴之至。老七还要托我请你捧场，真正不识相。”

“那也无所谓。”胡雪岩说，“反正花几个钱的事。我也要有个地方好约朋友去坐，就做了那个清倌人吧！”

“算了，小爷叔！”尤五说道，“我劝你像我这样子也蛮好。”

这句话古应春不甚明白，胡雪岩却懂，如果对阿巧姐中意，不妨也借一处小房子。湖州立了个门户已经在打饥荒了，何苦再惹一处麻烦？不过当着怡情老二，不便明言拒绝，只好敷衍着说：“再看吧！”

到了怡情院，已经灯火阑珊，只有楼上前厢房还有一台酒在闹。到了怡情老二的大房间略坐一坐，古应春首先告辞，接着是尤五道声“明朝会”，怡情老二诡秘地一笑，相偕离去。

阿巧姐却始终不曾露面，一个小大姐名叫阿翠的，替胡雪岩铺衾安枕，接着端了热水来，服侍他洗脚。杂事已毕，掩上房门，管自己走了。

胡雪岩有些心神不安，不知怡情老二是怎么一个安排，只凝神静听房门外面，脚步声倒有，都是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不曾见有人推门进来，而自鸣钟已经打了数下，自笑是“痴汉等老婆”，懒洋洋地上了床。

这一天相当累，心里有事，眼皮却酸涩得很，朦朦胧胧地睡了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发觉被中伸进一只冰冷的手来，“啊！”的一声，不等他开口，又有一只冰冷的手，掩在他嘴上。

胡雪岩会意，身子往里面一缩，腾出地方来容纳阿巧姐。她钻进被窝，牙齿冻得“格格”发抖，同时一把抱住了他，前胸紧贴着他的后背，意在取暖。

“怎么冻得这样子？”胡雪岩转过脸悄悄问说。

“前厢房断命客人，到三点钟才走。”阿巧姐说，“今天轮着我值夜，风又大，冻得我！”说着吸了口气，把他抱得更紧了。

胡雪岩好生怜惜，翻个身伸手把被掖一掖，阿巧索性把头钻在他胸前，他的一双手自然也就不老实了。一面摸索着，他一面问：“阿巧，你今年几岁？”

“猜猜看呢？”

“二十三。”胡雪岩说，“至多二十四。”

“二十四是要来生了。”

“那么多少呢？”

“我属羊的。”

“属羊？”胡雪岩在衾底拿起阿巧姐的纤纤五指，扳数着说，“今年咸丰四年甲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五年乙未，正好二十岁。”

“越算越好了！”阿巧姐当然知道他是有意这样算法，但心里总是高兴的。

“阿巧，”胡雪岩做了反面文章，又做正面，“你真正看不出三十二岁。”

“大家都说胡老爷一双眼睛厉害，会看不出？”

“真的看不出！”胡雪岩问道，“像你这样的人才，为啥不自己铺房间，要帮人家？”

“吃这碗饭，三十二岁就是老太婆了！人老珠黄不值钱，啥人要？”

“我要。”胡雪岩不假思索地回答。

阿巧姐见多识广，当然不会拿他的话当真，接口答道：“既然有人要，我还要铺啥房间？”

“这话倒也不错。”胡雪岩又问，“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问到这话，近乎多余，而偏偏客人常喜欢问这句话，阿巧姐都腻烦回答了，“问它作啥！”她说，“总不见得是千金小姐出身。”

言语简峭，胡雪岩又多一层好感，不由得想起了尤五的话，认真地开始考虑。

此时此地，忽然既不动口，又不动手，那是大为反常的事，阿巧姐不由得有些奇怪，伸一只手去摸在他的胸前，左一按，右一按，这使得胡雪岩也奇怪了。

“做什么？”

“看看可能摸得出你的心事？”

“心事怎么摸得出？只能猜。你倒猜猜我的心事看。”

“我不用猜，我摸得出。”阿巧姐说，“你不喜欢我。”

“奇了！哪有这话？你倒讲个道理给我听听。”

“你喜欢我就会心跳。现在心一点不跳，是‘当伊煞介事’。”

“妙！”胡雪岩笑道，“还有这么一套说法？不晓得你这样子摸过几个男人？”

这句话说得失于检点，阿巧姐恼怒伤心，兼而有之，慢慢抽开手，背脸向外。

胡雪岩这才发觉，说了句极无趣的话，深为失悔，扳她身子不动，仰头去看，梳妆台上一只洋灯的残焰映照，阿巧姐两粒泪珠，晶莹可见。

“生气了是不是？”胡雪岩尴尬地说，“说说笑话，何苦当真！”说着，拿手指替她拭去眼泪，顺势就亲着她的脸。

阿巧姐不作声，但也没有再作何不快的表示，她只是尽力为自己譬解，敷衍怡情老二和尤五的面子，好歹应付了这一夜。

胡雪岩却是由于这个言语上的波折，失去了兴趣，同时也累得懒于说话，一合上眼，便觉双目酸涩，真的借了一夜“干铺”。

到第二天一觉醒来，时已近午，侧身一望，阿巧姐自然不在，枕边却遗下一根长长的头发，拈到手里，想起宵来的光景，倒有无端的怅惘，同时也觉得有些歉疚，心想阿巧姐一定很不高兴，并且也辜负了尤五和怡情老二玉成的美意。

这样转着念头，便打算要跟阿巧姐先谈一谈，披衣起床，咳嗽一声，房门随即“呀”地推开，进来的正是阿巧姐，梳一个极光极亮的头，脸却是不施脂粉的清水脸，新象牙似的皮肤，淡红的嘴唇，颊上有几点茶叶末似的雀斑，徐娘丰韵，别有动人之处。

“起来了！”她说，眼睛一瞟，撮两个手指放在嘴唇，示意禁声。看她这个姿态，胡雪岩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说，而实在有些困惑，不知道要顾忌的是哪些话。

“夜里的事，不要漏出来！”

原来如此！胡雪岩不知是不是因为她来相伴，不合于“长三”的规矩，所以有所忌讳。只觉得这样子倒有偷情的趣味，越发觉得昨夜的机会可惜。

要再找这样一个机会也不难。等小大姐打了脸水进来，阿巧姐理好了床，来替他打辫子时，胡雪岩便说：“今天晚上我仍旧要借干铺。”

“随便你。”阿巧姐淡淡地应声。

“还跟昨天一样。”

“啥个一样？”

他不知她是真不明白，还是有意装傻，想了想笑道：“来摸摸我的心跳不跳？”

阿巧姐不响，把眼垂了下去，似乎专心一致在他那条辫子上。

“还在生我的气？”

“哪有这话？我们什么人，敢生贵客的气？”阿巧姐正色说道，“胡老爷，你千万不能说这话，传到二小姐耳朵里，一定会说我。”

“不会，不会！”胡雪岩灵机一动，“你能不能请一天假？”

“为啥？”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玩。”停了一会，见她不作声，便知不是不能请假的，因而又加了一句，“我来跟老二说，放你一天假。”

“不！”阿巧姐说，“我自己跟二小姐讲。不过，胡老爷，你要带我到啥地方去玩？”

“玩就是玩。看戏，吃大菜，再到外国洋行看看，有什么新样子的首饰？”

这一说，阿巧姐不由得露了笑容，昨夜那一言之失所引起的不愉快，至此才算消除。

“胡老爷！”小大姐走了来说，“尤五少说，请胡老爷到小房子去吃中饭。”

“好。我就去。”胡雪岩暗示阿巧姐说，“我吃完饭就要走了。”

等胡雪岩一到，只见古应春也在那里，跟尤五和怡情老二的脸上一样，都挂着愉悦的

笑容，仿佛正在谈一件很有趣的事，看到胡雪岩出现，笑容更浓了，显然的，所谈的这件趣事，与他有关。

“昨晚我竟蒙在鼓里。”古应春迎着他说，“这也算‘小登科’，恭喜，恭喜！”

“怎么样？”尤五问了这一句，又说，“老二说，她在床上——”

“瞎三话四！”怡情老二赶紧拦住，同时又给了尤五一个白眼，“胡老爷自己不知道，要你来说？”

“是啊！阿巧姐好在哪里，小爷叔身历其境，最清楚不过，何用旁人告诉他？”

古应春这一说，胡雪岩才完全懂得，急于求得补偿的心也更热了，然而口中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唯有笑而不答。

“先吃饭，还是先谈事？”古应春一面问，一面从怀里掏出两张纸来。

“先谈事吧！”胡雪岩望着一窗的好太阳，兴致勃勃地问，“老古，你的马车坐了来没有？”

“在弄堂口。你要到哪里去？”

“难得有空，又是好天气，我想好好去逛半天。”

那三个人互相望了望，仍旧是古应春开口动问：“你预备怎么逛法？我来替你安排。”

“回头再说。”胡雪岩指着他手中的纸问，“这是什么？”

“两通信稿子。你看吧！”

一通是致王有龄的，请他出信给何桂清，介绍古应春去谒见，一通是致刘不才的，要他到上海来。胡雪岩看完，仍旧交了回去，请古应春誊正发出。

要谈的事，就是这些。开出饭来，正在喝酒，阿巧姐到了，大大方方地一招手，最后向怡情老二抛了眼色，两人走到后房去谈心。

“真不错！”古应春望着阿巧姐的苗条背影说，“是扬州‘瘦马’的样子。”

“什么‘瘦马’？活马！”尤五笑道，“小爷叔，你怎么谢媒？”

“谢你，还是谢老二？”

“我当差应该，自然是谢老二。”

“那容易。回头我要到洋行里去，挑点首饰，老二一起去好了，她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送她。”

“说说笑话的，何用你如此破费？不过，”尤五向后房望了一眼，放低了声音说，“你买首饰给哪个？阿巧是厉害角色，你不要做‘洋盘’！”

“如果她是厉害角色，就不会当我洋盘。”

“对！”古应春击节称赏，“小爷叔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深极了。”

“也好！”尤五笑着对胡雪岩说，“你也难得做一回洋盘，就带着她去好了。老二就不必了。”

“一起去，一起去！”胡雪岩说，“打搅老二的地方很多，我本来想送她点东西，表示表示我的意思。”

“回来再说吧！”尤五不置可否。

于是喝着酒谈些夷场趣事。不久，看见怡情老二和阿巧姐一前一后走了出来，一个是春风满面，一个是故作矜持，反正神色之间，都显得不平常。

“都坐下来吃吧！”

怡情老二坐下来当女主人，阿巧则无论如何不肯，说“没有这个规矩”，侍立在旁，递菜热酒。三个男的主客，视线都断断续续地跟着她转，倒把她看得不好意思了。

“二小姐！”她说，“没有事情我就转去了。”

“不要走，不要走！”尤五首先就喊。

“让她走吧！”怡情老二向尤五抛过去一个眼色。

等阿巧姐走了，才便于说话，她说，阿巧姐把昨夜的事都告诉她了。阿巧姐不知道胡

雪岩是打的什么主意，如果真的喜欢她，她愿意陪着一起玩，倘或以为是尤五和怡情老二的面子，不能不对她敷衍敷衍，那就大可不必了。

“人在这里，”尤五指着胡雪岩对怡情老二说，“你自己问他。”

“胡老爷，”怡情老二笑嘻嘻地问道，“昨天夜里是怎么想了想，不愿意理她了？”

“我没有什么不愿意，我是怕她不愿，心想不必勉强。”

“怎么？”尤五大为诧异，“昨夜你没有理她？真的是‘干铺’？”

胡雪岩点点头说：“这也是常事！”

“叫我就刹不住车。”尤五看一看怡情老二说，“我是怕她‘三礼拜、六点钟’，不然我早就动脑筋了。”

“你不要扯到我身上！”怡情老二讥嘲地说，“你动得上脑筋，尽管去动。阿巧姐眼界高得很，不见得看得上你，现在有胡老爷一比，你更加‘鼻头上挂盐鱼——嗅鲞’！”

她这样一说，古应春和尤五都笑了，胡雪岩却有点不明白，“什么叫‘三礼拜、六点钟’？”他问。

“这是夷场上兴出来的一句俗话，”古应春为他解释，“三礼拜‘廿一日’，六点钟‘酉’正，合起来是个什么字？你自己去想。”

“原来是说老二会吃醋！”胡雪岩说，“老二不是那种人，再说，尤五哥也不会让老二吃醋，不然，我们在旁边的人也不服。”

由这两句话，怡情老二对胡雪岩更有好感，决心要促成他与阿巧姐的姻缘，便趁尤五和古应春谈他们都相识的一个熟人，谈得起劲时，招招手把胡雪岩找到一边，探问他的意思。

“胡老爷，你是预备长局，还是短局？”

“长局如何，短局又如何？”

“短局呢，我另外用人，你借一处小房子，或者就在楼下，那家房客就要搬了，大家住在一起热闹些。长局呢，事情比较麻烦，阿巧姐是有男人的，在木渎种田，不过也不要紧，包在我身上，花个二三百两银子，就可了结。阿巧姐身上没有什么亏空，胡老

爷，”怡情老二很热心地说，“这件事，只要胡太太那里没有麻烦，你大可做得。”

胡雪岩一时无从回答，事情倒是好事，但窒碍甚多，必须好好打算，但直说了怕扫了怡情老二的兴，所以考虑了好半天这样答道：“长也好，短也好，总要成局。你的好意，我十分领情，哪一天空了，我们好好谈一谈。眼前请你放在心里好了。”

“我晓得。”怡情老二连连点头，“这件事本来也是急不得的。不过，胡老爷，我还有句话。你不要多花冤枉钱。”这话与尤五的忠告，如出一辙，可见得大家都拿他当自己人看待，这一点是胡雪岩最感到安慰的。

因此，他的兴致越发好了，“今天的天气实在不坏。”他怂恿着怡情老二说，“一起出去兜兜风，痛痛快快玩它半天。”

“到哪里去呢？总要想好一个地方。”

这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响了，古应春已经听到，便插嘴提议：“到龙华去看桃花如何？”

“龙华？”胡雪岩对上海还不熟，便即问道，“那里地方安靖不安靖？”

“怎么不安靖？离着县城还有十八里路呢！再说，有五哥在，怕什么。”

“好吧！”尤五接口，“你们有兴，我就保驾。”

这一说，大家的兴致都提了起来，古应春亲自到弄堂口去雇好马车，怡情老二则派人去找阿巧姐来，就在她那里梳妆换衣服，都是素雅的淡妆，但天然丰韵，已是出人头地，胡雪岩颇为得意。

马车一共是两部，古应春自己的那部亨斯美，载了胡雪岩和阿巧姐，出了弄堂，向南疾驰，经斜桥、高昌庙，一条官道，相当宽广。这个天气，都愿郊游，一路轿马纷纷，极其热闹，但像这两部马车，敞着篷，俩影双双，招摇而过的，却不多见，因此轮声鞭影中，不断有人指指点点。阿巧姐视而不见，只是稳稳地坐着，不轻言笑，怎么也看不出风尘气息。

等望见了龙华寺的塔影，同时也望见了一道长桥。这道桥也是上海的一胜，称为百步桥，长二十四丈，阔二丈有余，马蹄得得，轮声辘辘，过了百步桥不远，便是龙华寺。

这座古刹，以一座七级浮屠著名，是上海唯一的古塔。马车就在塔前停下，怡情老二

和阿巧姐先忙着请香烛烧香。胡雪岩想起在湖州与芙蓉初见，也是在佛像之前，当时还求了一张签，“江上采芙蓉”成为姻缘前定的佳签，此时也不妨如法炮制一番。

不过，自己不必再求，“阿巧姐，”他说，“你无妨求张签看。”

“问啥呢？”阿巧姐想了想说，“好，我来求它一张。”

于是烧了香求签，签条拿到她手里，不肯给胡雪岩看，她不识多少字，只知道这张签，是“下下”，当然不是好签，怕扫了胡雪岩的兴，所以不愿公开。

怡情老二也求了一张，倒是“上上”，说得妻财子禄，无一不好，如果是妇人求得这张签，主得贵子，古应春便向尤五道贺，而实际上是拿怡情老二开玩笑。

就这样说笑着，闲步桃林，随意浏览，五个人分做两起，古应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引着尤五和怡情老二，越走越远，留下胡雪岩和阿巧姐在后面，正好谈话。

“累了吧！”胡雪岩看她双足纤纤，不免怜惜，便指着一处茶座说，“喝碗茶再走！”

白布棚子下的茶座，几乎都是官客，有一两桌有女眷，也是坐在僻隐之处，而且背朝着外，不肯以面目示人。阿巧姐却无此顾忌，拣了张干净桌子坐下来，正在通道旁边，人来人往，无不注以一瞥，也有已走过去了，又借故回头，好再看一眼的。而阿巧姐是视如不见，等茶博士拿了茶来要斟时，她赶紧摇手阻止：“谢谢你，我们自己来。”

茶博士住了手，阿巧姐才用茶涮了茶碗，抽出一条来路货的雪白麻纱手绢，将杯口里外擦净，然后斟得八分满，双手捧到胡雪岩面前，到她自己喝时，也是这样一丝不苟，极讲究洁净。

“我在想，人生在世，实在奇妙难测。我敢说，没有一个人，今天能晓得明天的事。”

胡雪岩对景生情，发了这么一段感慨，阿巧姐自然莫名其妙，一双俏伶俐的眼睛看着他不断眨动，示意他说下去。

“譬如昨天，我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会在龙华看桃花，更想不到会跟你在一起。”

“我算啥！”阿巧姐说，“名字生得不好，说破了不值钱，不会有啥‘巧’事落到我头上。”

这段话令人有突兀之感，胡雪岩细辨了辨，觉得意味深长，可能也是在试探，便先不追究，只问：“你是七月初七生的？”

“不然怎么叫这个名字？”

“好！你的生日好记得很。今年我替你做生日。”

“啊唷唷！”阿巧姐有些受宠若惊，“真正不敢当，折煞我了。”

“日子过来快得很，桃花开过开荷花，七月初七转眼就到。”胡雪岩问，“那时候我接你到杭州去逛西湖、看荷花，好不好？”

“怎么不好！”阿巧姐双眼凝望着茶碗，口中不断在吹着茶水，茶已经不烫，可以上得口了，何需再吹？可见得她是在想心事。

当然，胡雪岩自己也知道，这话可以解释为一种暗示，有把她娶回杭州的意思，阿巧姐所想的必也是这一点。自己是无心的一句话，如果她真有此误会，未免言之过早，转念到此，微生悔意，同时也更留心她的脸色和言语了。

“胡老爷这一趟有多少日子耽搁？”她问。

“说不定，少则半个月，多则二十天，一定得回杭州。”

“我晓得了。跟胡太太说好了来的，不能误卯。”

胡雪岩笑而不答，他的笑容是经过做作的，特意要显得令人莫测高深。

阿巧姐很有城府，见此光景，便不再多说，只望着悠悠的塔影，慢慢地品茗，样子十分闲适。

胡雪岩看她的态度，倒有些不明究竟，心里七上八下的放不下。但转念却又自笑，自己没有应付不了的人，也很少心浮气躁过，此刻是怎么回事？这样一想，硬生生地把杂念抛开，也是抱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情，品茗看花，只求自适。阿巧姐看他这样，当然更不便多说什么。两个人等于都在肚子里做功夫。

看看日色偏西，桃林中潋滟红霞，如火如荼，真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流连不走，天一黑，路上就不好了，于是仍旧照原来的样子，坐着马车，疾驰而回。

胡雪岩兴犹未尽，同时要“守信用”，说了带阿巧姐去挑首饰，也要送怡情老二“做

媒”的谢礼，一定要做到，所以特意关照古应春，先到黄浦滩禅臣洋行。

尤五记起胡雪岩的话，便特别注意阿巧姐，可是拿客人当“洋盘”？只见她初入店内，望着成排的玻璃柜和闪闪生光的珠宝首饰，颇有目迷五色之概，但很快地恢复了常态，看看古应春说道：“古大少爷，请你问问洋人，有没有男用的表链？”

“男人用的？”

“是呀！”阿巧姐笑着问，“怎么了？”

“没有什么。我只当我没有听清楚。”

于是古应春跟洋人一说，立刻便捧出一只皮盒子来，打开来一看，里面有十几副表链，金银粗细，各式俱备。阿巧姐伸出手去，一条一条挑，最后挑了一根十八开金的，链子一端坠着一只铸得很玲珑的小金羊。

“这东西不错！”胡雪岩在一旁说，“再挑！”

“不挑了。”阿巧姐走开两步，同时招招手把古应春邀了过去，悄悄说道，“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千万不好叫胡老爷惠钞。请你替我付一付。”说着，手一伸，一张折得小小的银票，塞到了古应春手里。

古应春明白了，这是阿巧姐买给她乡下的丈夫的，自然不便让胡雪岩出钱，便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胡雪岩还在坚持着，要阿巧姐再挑一两件首饰，她只是袖手不动。又再三问怡情老二喜欢什么？她却不过情，挑了一瓶法国香水。

“算账吧！”胡雪岩取了一百两的银票，交给古应春。

接到手里，古应春也不作声，到账台上跟洋女人结了账，上车回到怡情老二的小房子，古应春才把他的银票交了回去，“你还阿巧姐六块洋钱。”他说，“表链子阿巧姐自己买，不叫你惠钞。”

“岂有此理。”

“日子长了，何争一时？”尤五这样说，心里也有替他们作撮合的打算了。

胡雪岩听得这么说，也就一笑置之。在那里吃了饭，怡情老二拉着尤五到一边说了几

句，尤五又转达给胡雪岩：阿巧姐今天既然休息，就不想回怡情院，问胡雪岩的意思如何？

“那好办！”他说，“跟我走好了。”

“要走就早走！不必在这里泡了。”

“时候还早，”胡雪岩踌躇着说，“我们一起看戏去？”

这个提议没有人接受，古应春说明天要动身到苏州去见何桂清投信，尤五表示倦了，不想出门。其实都是托词，目的是要让胡雪岩跟阿巧姐早圆好梦。

这当然不宜在裕记丝栈双宿双飞。他由于尤五的推荐，住进一家新开的“仕宦行台”大兴客栈，是个小小的跨院，一明两暗三间房。阿巧姐认为太大了用不着，胡雪岩认为房间一定要多，会客才方便，有时客人来访，只为说一句知心话，稠人广众，大家都憋在肚子里不便说，结果高朋满座，尽是空谈，如果多一间空屋子作为退步，就方便得多了。

“照这个样子说，胡老爷，你是预备长住？”

“是啊！”胡雪岩说，“丝栈里诸多不便，我想在这里长住，比较舒服。”

“你不是说，”阿巧姐指出他的前言不符后语，“半个月、二十天就要回杭州吗？”

“不错！”胡雪岩很从容地答道，“去了马上要来的，房间留着也不要紧，不过多花几个房钱，有限的。”

阿巧姐不作声，心里在盘算，既然如此，不妨备办一些动用什物，于是喊进茶房来，有条不紊地吩咐他去买办风炉锅碗等等，吃的、用的一大堆。胡雪岩心想，照此看来，已不用多说，至少一个“短局”已经存在了。阿巧姐也真是“做人家”的样子，为他打开行李，将日用杂件，布置妥帖，然后铺好了床，请胡雪岩安置。

等胡雪岩上床，她却不睡，将一盏洋灯移到窗前方桌上，背着身子，不知在做些什么。胡雪岩等得不耐烦，便即催问：“你怎么不来睡？我有好些话跟你说。”

“来了，来了！”

于是阿巧姐移灯到梳妆台前，洗脸卸妆，又检点了门窗，才披了一件夹袄，掀开帐

子，跟胡雪岩并头睡下。

“你晓得我刚才在做啥？”

“我怎么晓得？”

“你看！”她伸手从夹袄口袋中掏出一个金表交到胡雪岩手里。表是他的，却多了一条金链子，正就是她在禅臣洋行自己花钱买的那一条。

“我送你的。”

“你送我的？”胡雪岩大感意外，接着浮起满怀的喜悦和感动，把表链子上坠着的那只小金羊，凑近眼前，仔细观玩，才领悟她特为挑选这一条链子的深意。她是属羊的，这只玲珑的小金羊，就是她的化身，怀中相伴，片刻不离，这番深情，有如食蜜，中边皆甜。

“喏！”她又塞过来一个纸包，“大概是胡太太替你打的丝绦子，好好带回去，不然胡太太问起来，没法交账。”

她猜得一点不错，原来系表的一条黑丝绦，是胡太太亲手所织，难为她想得这么周到。

“这条丝绦子，齜齜是齜齜得来！”阿巧姐皱着眉说，“本来我想拿它洗洗清爽，深怕你太太会问，是哪个洗的？就露了马脚了。男人绝不会想到，拿这条丝绦子洗洗干净！”

心细如发，人情透切，胡雪岩对阿巧姐刮目相看了。

一手把玩着“小金羊”，一手轻抚着活的“白羊”，胡雪岩才真的领略到了温柔乡中的滋味。“阿巧，”他忽然问道，“你把我当做什么人？”这话的意思欠明确，阿巧姐只有这样答道：“好人。”

“是相好的好，还是好坏的好？”

“好坏的好。”

“那种好人我不要做。”胡雪岩说，“我是说，你把我当做你的什么人？”

这话就更难回答了，如果说是客人，则私赠表记，变作笼络客人的虚情假意，即有此

意，阿巧姐也不肯承认，若说是心上人，又觉得肉麻碍口，想了想有个说法：“你是胡老爷，我自然当你老爷！”

“老爷”的意思是双关，下人称男主人为老爷，妻妾称男主人亦是老爷。阿巧姐这样回答，要自己去体会，才有意味，胡雪岩当然懂，但为了逗乐，有意误解。

“你骂我‘赤佬’？”

上海话称“鬼”为“赤佬”，苏州人则对邪魔外道的鬼祟，如“五通神”之类，为了忌讳，有时亦称“老爷”，意义与上海话的“赤佬”相近，所以胡雪岩这样歪缠。

“啥人骂你？”阿巧姐真的骂了，“你自己下作，好的人不要做，要做赤佬。”

“赤佬自然不想做，老爷也不必。”胡雪岩涎着笑脸道，“阿巧，我做你的‘姘头’好不好？”

“要死快哉！”阿巧姐打了他一下，用道地的苏州话娇嗔着，“闲话阿要难听！”

越是如此，胡雪岩越觉得乐不可支，调笑闲话，几乎闹了一整夜。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阿巧姐才起身，胡雪岩则还在呼呼大睡。

也不过是她刚刚漱洗好，有人来敲门，开开一看，是尤五和古应春。

“怎么？”尤五探头一望，脱口问道，“小爷叔到此刻还不起来！你们一夜在干什么？”阿巧姐脸一红，强笑道：“我是老早起来了，哪个晓得他这么好困？”

古应春走了过来，摸一摸那只洋瓷脸盆，余温犹在，笑一笑说道：“对！阿巧姐老早起来了。”

谎话拆穿，阿巧姐更窘，不过她到底经验丰富，不至于手足无措，依旧口中敷衍，手头张罗，把客人招待到外面坐下，然后去叫醒胡雪岩。

睡眼惺忪的胡雪岩，还恋着宵来的温馨，一伸手就拉住了她往怀里抱，急得阿巧姐恨恨地骂：“人家已经在笑了，你脸皮厚，我可吃不消！”

“谁，谁在笑？”

“尤五少、古大少都来了，坐在外头，你快起来吧！”阿巧姐又说，“说话当心些。”一面说，一面服侍他起床，胡雪岩只是回忆着昨夜的光景又发愣、又发笑、傻兮兮

的样子，惹得阿巧姐更着急。

“求求你好不好！越是这样，人家越会跟你开玩笑。”

“怕什么！”胡雪岩说，“你不理他们就是了。”

见了面还是有一番调笑，甚至可说是谑，尤五和古应春这一双未来的郎舅，像逼问犯人口供似的，要胡雪岩“招供”衾底风情。急得里屋的阿巧姐，暗地里大骂“杀千刀”！幸好胡雪岩一问三不知，只报以满脸笑容，阿巧姐总算不至于太受窘，当然，对胡雪岩这样的态度是满意的，同时也对他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嘴上尽管不听她的劝，做出事来，深可人意，是要这样的男人才靠得住。

“好了，好了！”胡雪岩终于开了口，“再说下去，有人要板面孔了。我请你们吃番菜去，算是替老古饯行。”

古应春未曾应声，先看一看尤五，两人相视一笑，又微微点头，是莫逆于心的样子，倒使得胡雪岩困惑了。

“你们捣什么鬼？”

“不与你相干。”古应春说，“我今天不走，明天一早动身。”

“怎么回事？”胡雪岩更要追问。

“跟洋人还有点事要谈。”

胡雪岩不甚相信，但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说过抛开，重申前请，邀他们俩去吃番菜。

“阿巧姐呢？”古应春说，“一起去吧！”

“谢谢！”里面高声应答，苏州话最重语气，阿巧姐的声音，峭而直，一听就知道是峻拒之意。

胡雪岩微感不安，而尤、古二人却夷然不以为忤，“阿巧姐！”尤五也提高了声音说，“既然你不肯去，那么转去一趟，老二在想念你。”

“要的，要的！”这一下她的声音缓和了，“我本来要转去的。”一面说，一面走了出来，手里捧着长袍、马褂。胡雪岩倒也会享福，只张开双手，让她替他穿好，为他一粒一粒扣钮子，然后掏出表来看了一下说：“走吧，一点钟了。”

“咦！”古应春眼尖，“这条表链，怎么到了你手里？”

这是胡雪岩最得意的事，向古应春使个眼色，表示回头细谈，果然，在番菜馆里，他把阿巧姐的情意，津津有味地细说了给他们两人听。

“小爷叔！”尤五笑道，“你真要交鸿运了，到处都有这种艳福。”

这一说，胡雪岩的脸色反严肃了，“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你们倒替我出个主意看。”

尤五和古应春又相视而笑，“事缓则圆！”古应春答道，“等我苏州回来再说，如何？”

“你哪一天回来？”

“现在还说不定，会见那些大人先生要等，光是投封信，见不着面，又何必我自己去？”

“这话也不错，不过我希望你早点回来，”胡雪岩紧接着说，“倒不是为这件事，怕洋人那里有什么话，你不在这里，接不上头。”

“不要紧。我托了个人在那里，尤五哥也认识的，如果洋人那里有什么话，他会来寻尤五哥，不会耽误。”话说到这里，西崽已端来了“尾食”，吃罢算账，是一桌鱼翅席的价钱，而尤五却说未曾吃饱。

“番菜真没有吃头，又贵，又不好。”尤五笑道，“情愿摊头上一碟生煎馒头，还吃得落胃些。”

当然，这也不过口发怨言而已，没有再去吃一顿的道理，出了番菜馆，访友的访友，办事的办事，各自分手，约定晚上在怡情院吃花酒。

分头行事

胡雪岩这两天的心有点野了，正经事虽有许多，却懒得去管，仍旧回到客栈，打算静下心来，将公私杂务，好好想它一想。等一走进屋，非常意外地，发现陈世龙在坐等。

“咦！你怎么来了？啥辰光到的？”

“来了不多一会。”陈世龙答道，“一下船先到裕记丝栈，说胡先生搬到这里来了，”

“坐，坐！湖州怎么样？”胡雪岩问道，“到上海来作啥？”

“王大老爷叫我来的。有封信在这里。”

拆开信一看，又是求援。为了漕米改为海运，原来粮船上的旗丁水手，既无口粮，又少人约束，所以往往聚众闹事，甚至发生抢案，黄宗汉颇为头痛。由于王有龄在筹办海运时，对这方面曾有建议，要为旗丁水手妥筹生计，所以黄宗汉仍旧责成他设法安抚。

王有龄在信中说，如果当初照他的条陈，拨出一笔费用来办理这事，比较容易收功，因循未办，如今看形势不妙，再来安抚，显得是受了此辈的威胁挟制，事倍功半，十分棘手。同时湖州的团练，正在密锣紧鼓地编练，而江浙交界的平望、泗安两处防务，又相当重要，经常要去察看，他实在无力来顾及此事。本来想推给嵇鹤龄，再又想到，推给了嵇鹤龄，他仍旧要求助于胡雪岩，与其如此，不如直接写信乞援。希望胡雪岩能请尤五一起到浙江去一趟，以同为漕帮的情谊，设法排解。

“王大老爷叫了我去，当面跟我说，他也晓得胡先生很忙，如果真的分不开身，叫我陪了尤五爷去。”

“这件事有点麻烦。他们漕帮里面的事，外人不清楚。尤五跟浙江漕帮的头脑，是不是有交情，还不晓得。说不定不肯插手。”胡雪岩又说，“你郁四叔怎么说？”

“请尤五爷去排解，就是郁四叔出的主意。”

“喔！”胡雪岩欣慰地说，“那就不错了。走！我们到怡情院去。”

于是一起到了怡情老二的小房子里，尤五还没有回来，胡雪岩便趁此机会，向陈世龙细问湖州的情形，知道今年因为洋庄可能不动，时世又不好，养蚕的人家不多。不过陈世龙又说了他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时的现象，如果有钱，可以放给蚕农，明年以新丝作抵，

倒是一笔好生意。

“有钱，好做的生意多得很，眼前还谈不到明年的事。”胡雪岩说，“你这趟回去，先打听今年的行情，湖属有多少人养蚕？大概能出多少丝？打听确实了，赶紧写信来。这件事要做得秘密，请人去办，不可省小钱。”

“是的。”陈世龙接着提起他的亲事，说岳家已经跟他谈过，日子想挑在端午节前后，问胡雪岩的意思怎么样？

“那时候不正是新丝上市吗？”

“我也是这么说，生意正忙的时候办喜酒，‘又是灯龙又是会’，何必夹在一起？他们说，如果不是端午前后，就要延后到秋天。”

“与其延后，何不超前？”胡雪岩以家长的口吻说，“你们早点‘圆房’倒好。”

“阿珠的娘不肯马虎，一定要把嫁妆办好。除非——”陈世龙说，“胡先生说一句。”

“说一句还不容易，你早跟我说了，我早就开口了。这趟你回去跟他们老夫妇说，生意要紧，家也要紧，趁新丝上市以前让你办了喜事成了家，定定心在生意上巴结，岂不是两全其美？”胡雪岩又说，“今年秋天局面会有变动，我的场面也要扯得更大，那时人手越嫌不够，一办喜事，忙上加忙，这把算盘打不通。”

他说一句，陈世龙应一句，也不过刚刚谈完，尤五和古应春联袂而至，跟陈世龙寒暄了一番，问起来意，陈世龙只有目视胡雪岩示意。

“尤五哥，你的麻烦来了！”胡雪岩将浙江漕帮不遵约束，聚众滋事的情形，以及王有龄的要求都说给他听。

“事情很麻烦！”尤五说了这一句，紧接着表示，“不过上刀山我也去。”

“尤五爷真是够朋友。”陈世龙立即表现了不胜倾服的神态。

在胡雪岩，觉得他这样豪爽地答应，倒不无意外之感，想到尤五去杭州，古应春去苏州，上海剩下自己一个人，与洋人言语不通，万一有事，虽说古应春托有一个人在这里，但素昧平生，而且有些事只有古、尤二人清楚，自己还是等于孤立无助，此事十分不妥。

“老古！”他当机立断地说，“上海一定要你坐镇。我跟你换一换，我到苏州去看何学台，你留在上海。”

这番变化将古应春和尤五的“密谋”完全推翻，说起来也是很扫兴的一件事——是尤五的提议，认为郁四他们在湖州为胡雪岩谋娶芙蓉这件事，确是够好朋友的味道，不妨如法炮制，古应春特为迟一天走，就是要等着看胡雪岩和阿巧姐的态度，如果妾有情，郎有意，古应春就预备趁去苏州之便，专诚到木渎去访阿巧姐的夫家跟娘家，拿大把银子来为他们结成连理。刚才他们就是从怡情院来，据怡情老二说，阿巧姐不但已经点头答应，而且还提供了许多情况，指出着手进行的办法，“火到猪头烂”，最多花上三五百银子，就可买得阿巧姐的自由之身，如今胡雪岩这一说，岂非无趣？

“怎么回事？”胡雪岩看他态度有异，追问着说，“老古，你有什么难处？”

“唉！”古应春笑着叹口气，“好事多磨！”

“怎么办呢？”

“事情有缓急，”尤五抢着对古应春说，“你就守老营吧。过些日子专程跑一趟，也算不了什么。”

“那也只好如此。”

“你们讲啥？”胡雪岩大惑不解，“何妨说出来大家商量！”

“说出来就没有味道了。”古应春摇摇头。

尤五也是微笑不作声。这就很明白了，虽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必与他跟阿巧姐有关。理解到这一点，不免又把这段艳福思量了一下。诚然，阿巧姐的情味，与他过去所遇到的任何女人不同，真可以说一句“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世界上天生有一种福气人，什么事都不必做，席丰履厚，多的是闲情，专门可以消耗在阿巧姐这种尤物身上，而自己不同，自己天生来就是做生意的，而且是做大生意的，虽然也能欣赏阿巧姐的好处，并且有办法使得阿巧姐这样的人，心甘情愿随自己摆布，然而到底不是“正业”，不可为她耗费工夫，更不可为她神魂颠倒，忘记了自己应该是干什么的！

这样想着，觉得手心上都有汗了，内心相当不安，从到上海以来，似乎一直迷恋着阿巧姐，还不曾好好办过一件正经事。因此，他收敛笑容，正色说道：“两位的心思，我有点猜到了。我不是昧着良心说话，这不过逢场作戏，要看机缘，总要顺乎自然，不可强

求。湖州那件事我做得有点冒失，现在还有麻烦，当然，说句狂话，什么麻烦我都不怕，但要工夫来料理，我现在少的就是工夫。”

这段话颇引起尤五的警惕，古应春的脸色也不同了，“我们晓得了。”他说，“听你的意思办，目前按兵不动。”

“这样最好。到我感觉可以办了，我一定拜托你们费心。”胡雪岩忽然想到，“五哥，你这趟正好把七姐带了去，将我们所议的那件事办一办。”

这件事就是请王有龄与七姑奶奶认作义兄妹。机会倒是好机会，但事先要谈妥当，行礼要有胡雪岩在场，就这样带了去，登门认亲，未免太冒昧了。

尤五说了他的意思，古应春亦以为然，胡雪岩也就不再多说。但这一下倒提醒了尤五，认为这趟到杭州去，应该多备礼物结交王家，以为将来结干亲的地步，于是由此开始，商量杭州的行程，决定在第三天动身。

“小爷叔，你呢？”

“我随时可走。没有事的话，我明天就动身，早去早回。”

“不行！”尤五说，“这条路上，不怎么安靖，我叫人替你打听一下，雇一只专船，派人陪了你去。”

“不要紧！”胡雪岩因为尤五此行，琐琐碎碎的事情也很多，不愿再麻烦他，这样说道，“这条路，我不熟，老古熟，我请他帮忙，你就不必管了。”

“对！”古应春立即应声，“这件事交给我，包管妥帖。”

这样说定了，各自散去。陈世龙住在裕记丝栈，胡雪岩先把他送到那里，有许多话叮嘱他，主要的是为尤五，他是王有龄请去排难解纷的上客，但在官面上的身份不同，而且将来还要结成干亲，所以为了双方的面子，绝不可叫尤五受了委屈，他关照陈世龙当面将这些情形跟王有龄讲清楚。

“顶要紧的一句话，尤五爷这趟去，完全是私人面子，所以他只是王大老爷一个人的客人，跟浙江官面上，不必交结。这一点，你要跟王大老爷说清楚，省得尤五爷受窘。”

陈世龙心领神会，诺诺连声。等胡雪岩说完要走，陈世龙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声：“胡先生，那阿巧姐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慢慢你就知道了。”胡雪岩倒被提醒了，“回去不必多说。”

“知道，知道，我不能不晓得轻重。”

回到大兴客栈，阿巧姐正在灯下理燕窝，用心专注，竟不曾发觉胡雪岩。她已经卸了妆，解了髻，一头黑发，松松地挽成一条极粗的辮子，甩在一边，露出雪白的一段头颈。胡雪岩忍不住低头闻了一下。

这一下把阿巧姐吓得跳了起来，脸都急白了，看清是胡雪岩才深深透了口气，拍着胸以白眼相向。

“何至于如此！”胡雪岩歉意地笑道，“早知你这么胆小，我不跟你闹着玩了。”

“‘人吓人，吓煞人’！你摸摸看！”阿巧姐拉着他一只手在左胸上探试，果然心还在跳。

“你胆这么小，怎么办？”胡雪岩说，“后天我要到苏州去两三天，本来想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住，现在看起来，你还是回怡情院吧！”

答复大出胡雪岩意外，“我不回去。”她说，声音虽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摸得出棱角似的。

“怎么？”胡雪岩问道，“是啥缘故？”

“我已经算过工钱了，”阿巧姐说，“那种地方只有出来的，没有回进去的。”

“好志气！”胡雪岩赞了她一句，心里却有些着急，阿巧姐决心从良，是跟定了自己了，这件事只有往前走，不容自己退步，看来还有麻烦。

“你到苏州去好了。”阿巧姐坦然地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好了。我只怕人装鬼吓我，真的鬼，我反而不怕。”

“这又是你这时候说说。真的有鬼出现，怕不是吓得你半死。”

“我不相信鬼。总要让我见过，我才相信。”

“自然有人见过。”胡雪岩坐在她对面，两手支颐，盯着她看，“我讲两个鬼故事你听！”

“不要，不要！”阿巧姐赶紧站起身来，“看你这样子瞪着人看，就怕人。吃了燕窝粥睡吧！”

茶几上有一只“五更鸡”，微微的几星火，煨着一盅燕窝，拣得一根毛都看不见，且不说滋补的力量如何，光是她这份细心料理，就令人觉得其味无穷了。

两人上了床，阿巧姐紧抱着他说：“现在你可以讲鬼故事了。”

“奇了！”胡雪岩笑着问，“何以刚才不要听，现在要听？”

“现在？现在我不怕了！”说完，把他搂得更紧。

这是胡雪岩所从未有过的经验，太太是“上床”亦是“君子”，芙蓉的风情也适可而止，只有阿巧姐似乎每夜都是新鲜的。

于是胡雪岩添枝加叶地讲了两个鬼故事，吓得阿巧姐在他胸前乱钻。又怕听，又胆小，原是听讲鬼故事的常情，只不如她这般矛盾，胡雪岩也知道她有些做作，但做作得不惹人厌。

一宵缱绻，胡雪岩第二天仍旧睡到很晚才起身。这天他知道尤五去杭州之前，有许多杂务要安排，古应春替他去雇船找人护送，也在忙着，都不会到大兴来。自己没有急事要料理，便又懒得出门，愿意在妆台边守伺阿巧姐的眼波。

“可有人会来吃饭？”阿巧姐说，“今天我们要开伙食了！”

“那有多麻烦，馆子里叫了来就是了。”

“那不像做人家。”阿巧姐挽起一只篮子，“我上小菜场去，顺便雇个小大姐来。”

胡雪岩实在不愿她离开，但又无法阻拦，只好怏怏然答应。一个人在旅馆里，觉得百无聊赖，做什么都没有兴致。勉强把烦躁的心情按捺了下来，静坐着细想，突然发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哪怕是王有龄到京里，他被钱庄辞退，在家赋闲的那段最倒霉的日子，也没有这样意兴阑珊过！

“这是什么道理？”胡雪岩喃喃自语，暗暗心惊，“怎么一下子卸掉了劲道？”

他在想，可能是自己太倦了。经年奔波，遭遇过无数麻烦，精力形成透支，实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在这夷场上，十丈软红尘中，无法休息，最好是带着阿巧姐，借一处

西湖的别墅，安安静静住上两个月，什么事不做，什么心不用，闲来划划船、看看山，到晚来弄条鲜鱼，中段醋溜，头尾做汤，烫一斤竹叶青跟阿巧姐灯下对酌，那就是神仙生活了。

这样不胜向往地想着，忽又自笑，事业做得大了，气局却反变得小！刚得意的那一刻，曾经想过，要把现在住处附近的地皮都买下来，好好盖座花园，日日开宴，座客常满，大大地摆一番场面。如今却只愿跟阿巧姐悄悄厮守，这又是什么道理？

两件事并在一起想，很容易发觉相同之处：这些感觉，都是这几天跟阿巧姐在一起以后才有的。有人说：温柔乡中，最容易消磨一个人的志气。这话看来有道理。

想到了这个道理，接着便是警惕，由警惕又生出不服气的感觉，决定抛开阿巧姐，去想正经事。这一想，就是一身汗！正事不知有多少，不知为何都抛在脑后！这样下去，可真是危险了。

于是等阿巧姐回来，他说：“你马马虎虎弄顿饭来吃。吃完了，我要出门。”

“你看你！”阿巧姐笑道，“阔气起来，要顿顿在馆子里叫菜，小气起来，连外面去吃碗面都不肯。”

这一下提醒了他，自己也失笑了，“都是你那‘做人家’这句话害的，我总以为要在家里吃了午饭再出门。”他一面走，一面说，“好了，好了，我到外面去吃。”

“慢点！”阿巧姐拉住他，指着篮子说，“我一篮子的菜怎么办？”

“晚上来吃！”这句话使得她深为满意，“请他们都来！”她说，“菜多吃不完。”

“也好！你索性多做些，就算替尤五爷饯行。”

等出得门来，却有些茫然，因为他的本意，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不愿沉溺在温柔乡中。要办的事虽多，或者还不到时候，或者要听候他人的消息，再定行止，此时一事不能办，何去何从？倒费踌躇。

想一想还该先到裕记丝栈，找着了陈世龙再说。事不凑巧，陈世龙刚刚出门，丝栈里的执事非常客气，一定要留胡雪岩在那里坐。奉茶奉烟，极其殷勤。他情不可却而懒于应酬，便这样答道：“你们不必招呼我，我喝喝茶等着，尽管请便，不然我就不敢打搅了。”

执事的听他这样说，知道他不愿跟闲杂人等在一起，便将他引入一间小屋，那也是尤五跟人约会谈体己话的地方，布置不见得好，却有很精致舒服的一张藤靠椅，躺着想心事，最为合适。

“这里好！”他欣然说道，“我正好在这里打个盹！”

这就更明白表示出来，不愿有人搅扰了，执事的连声称是，叫小徒弟把一碗现泡的盖碗茶，四个果盘子，还有一支水烟袋都挪了进来，取张方凳当茶几，安设停当，掩上门退了出去。

胡雪岩躺了下来，觉得相当舒服，心一静，便觉得隔室的谈话声，历历入耳。留神细听，谈的是地皮生意。

胡雪岩亦曾有意于此，便一字不肯放过。那两人对洋场的情况，和洋人的动向，相当清楚，说洋人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的路是走出来，人多成市，自然走出一条路来，等到预备修路，路面为两旁的市房摊贩所限制，已无法扩充。洋人的办法不同，是先开路，有了路便有人到，有人到便有房屋，自然市面会热闹起来。因此中国人的市面做不大，不能不佩服洋人的规模、气魄。

这番话，在胡雪岩可说闻所未闻，细细玩味，果然大有道理。他听王有龄谈过京城里的情形，如今才知道京城的市面与众不同，一半固然因为天子脚下，人烟稠密，一半就因为京城里的建制，也跟洋人一样，先开好大路，分好地段，哪里做衙门，哪里住人，哪里开店，开店又分出来，哪里可以开戏园茶楼，哪里可以贩牛羊驴马，这样子的规模，自然就可观了。

“照上海滩的地形看，大马路、二马路，这样开下去，南北方面的热闹是看得到的，其实，向西一带，更有可为，眼光远的，趁这时候，不管它芦荡、水田，尽量买下来，等洋人的路一开到那里，乖乖，坐在家里发财。”

胡雪岩听隔室说到这里，哪还能静心躺下去？但说了睡个午觉，突然告辞而去，也不大合适。因而只好按捺心情强忍着，无奈遇到这种生意经，胡雪岩就是抛不开。他对上海的地形不熟，要筹划也无从筹划去，这时候渴盼的，就是找到古应春，坐了他的那辆亨斯美往西一直到静安寺一带，实地去看一看才符心愿。

幸好，不久陈世龙就回来了。于是胡雪岩向执事殷殷致谢，辞了出来。

走到街上，第一句话就问：“世龙，你对西面一带熟不熟？”

“胡先生都不熟，我怎么会熟？”

“不管它，我们弄部马车去兜兜风。”

于是雇了一辆干净车，由泥城墙往西，不择路而行，七兜八转，尽是稻田水荡，胡雪岩几乎连方向都辨不清楚了。

一路漫无目的地兜风，一路他把刚才所听到的话告诉了陈世龙。原来如此！陈世龙提出了一个见解：“胡先生，这件事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恐怕办不到。”

“你不管它，说来看！”

“第一个办法是有闲钱。反正地价便宜，譬如不赚，买了摆在那里，看哪一天地价涨了，再作道理。依我看，为子孙打算，倒不妨这么办。不过胡先生，你手里的钱是要活用的，所以说办不到。”陈世龙停了停又说，“第二个做法，一定要靠古先生，先去打听洋人准备修哪条马路，抢先一步，把附近的地皮买下来，那一来，转眼之间，就可以发财！”

“对！这话对！”胡雪岩拿他的话细想了一想，忽有启发，“你的话也不全对。”他说，“最高明的做法是，叫洋人修那条马路！”

“这——”陈世龙想懂了他的意思，认为办不到，“洋人岂肯听别人摆布，叫他修哪条路，他就修哪条路？”

“事在人为。总可以想得出办法。好在这事也不急，慢慢儿再说。”

胡雪岩做事就是这样，不了解情况时，为求了解，急如星火，等到弄清楚事实，有了方针，他就从容了。陈世龙知道他的脾气，说是说“慢慢儿”，绝不是拖延，更不是搁置，帮着他做事，须知这一点，自己暗暗去做准备，说不定哪一天，他筹划好了，拿出来的计划详详细细，立刻可以动手，自己没有准备，就合不上他的步子和要求了。

“我还要多找几个人。”胡雪岩在归途中说，“你这趟回去，随时替我留心。”

“是的。”陈世龙想了想问，“胡先生将来到底叫我做什么？我不想死守在湖州。”

“我知道。”胡雪岩说，“你喜欢在外头跑，将来不要叫苦！”

“怎么办呢？”

胡雪岩沉吟不答，好久好久才问：“你看山西的票号，打不打得倒？”

“打是打不倒的！人家多年信用。不过钱庄的做法如果活络些，不像票号那样墨守成规，那么，南五省的地盘，应该可以拿得到。”

胡雪岩很欣赏陈世龙的态度，看他的样子近乎浮滑一路，说话倒很实在，因而将心里的话告诉了他。

“今天我好好细想了一想，我的基础还是在钱庄上面。不过，我的做法还要改。”他说，“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所以现在先不必求利，要取势。”

“势？”陈世龙很用心地想着，“胡先生，你说的势是指势力？”

“不错！势力。商场的势力，官场的势力，我都要。这两样要到了，还不够。”

“还有洋场的势力！”陈世龙接着他的话说。

“好！”胡雪岩很兴奋地翘起大拇指，衷心夸赞陈世龙，“你摸得到我的心思，就差不多了。”

“我哪里及得上胡先生？十分之一都没有。”陈世龙也很高兴，矜持地说，“不过胡先生的路子，我总还不至于不懂。”

“你懂就好！”胡雪岩说，“现在风气在变了！你到底比我要轻个几岁，比较不出来。从前做生意的人，让做官的看不起，真正叫看不起，哪怕是扬州的大盐商，捐班到道台，一遇见科举出身的，服服帖帖，唯命是从。自从五口通商以后，看人家洋人，做生意的跟做官的，没有啥分别，大家的想法才有点不同。这一年把，照我看，更加不对了，做官的要靠做生意的！为啥我要洋场的势力，就因为做官的势力达不到洋场，这就要靠我这样的人来穿针引线。所以有了官场的势力，再有洋场的势力，自然商场的势力就容易大了。”

陈世龙一面听，一面点头，细细体味着胡雪岩的话，悟出来许多道理。就这样谈着，不知不觉又回到人烟稠密之区，胡雪岩这时才想起阿巧姐的话，要约尤五和古应春到家吃饭，一见时候不早，深怕他们另有约会，便即赶到怡情院，谁知一个人都不见，连怡情老二亦不在那里。

人虽不遇，却留着话，“相帮”的告诉胡雪岩，说尤五关照：“请胡老爷等他，他准

六点钟回来。”

六点钟见了面怎么样？如果他说另有约会，或者自己在怡情院请客，那么，阿巧姐那里就只好交代了。这样想着，便有些坐立不安的神气。

陈世龙很少看见他有过这种样子，不免诧异，当然，更多的是关切，一问起来，才知究竟，心里好笑，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语：“英雄难过美人关”。一等一的厉害角色，在这上头，往往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这便又用得着“旁观者清”这句话了。

“这不用为难，或者我去通知一声，或者我留在这里等！”

“对，对！”不待他说完，胡雪岩就说，“你去一趟吧！这样告诉她：我在这里等他们，等到了就回来。如果客人约不来，我一定回家吃饭。”

陈世龙衔命而去，只见阿巧姐很安闲地坐在那里，一见很客气，听陈世龙讲完，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没有几样菜，蒸的蒸着，要炒的，等人到了再下锅。”

看她从容不迫的样子，跟芙蓉那种宛转的神态，是不同的风味。陈世龙心里便想：胡先生的艳福倒真不浅！

还有一样不同的，是阿巧姐的谈锋极健，陈世龙也算很善于词令的，相形之下，自觉见绌，而且谈到后来，忽然发觉，自知可能是失言了，因为阿巧姐的旁敲侧击，他把胡雪岩的家庭情况，透露了许多。所幸的是，不曾说出胡太太是很厉害也很能干的妇人。

一则起了戒心，再则亦不便久坐，陈世龙便起身告辞。阿巧姐知道他是胡雪岩的心腹，当然要加以笼络，一再挽留，最后这样说道：“你是胡老爷自己人，我才不作客气，不然，我也不会留你。除非你不当我自己人看待。”

说到这样的话，俨然以胡雪岩的外室自居，陈世龙已看出“胡先生”对她极其喜爱，而将来结局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如果坚决告辞，仿佛真的不当她“自己人”，在阿巧姐会起疑心，似乎不妥，因而改了主意：“我还是先回去，跟胡先生说一声，回头再一起来。”

“那么，”阿巧姐说，“回头一定要来噢！”

“一定，一定！”

出了大兴客栈，安步当车，刚走得不多几步路，忽然听得有女人在喊：“世龙！”

定睛一看，是七姑奶奶，古应春亲自驾车，也发现了陈世龙，停下来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回怡情院去。”

“不必了！”古应春说，“我们特为来接阿巧姐，今晚上，在我们那里聚会，你也去。”

于是陈世龙又折回，三个人一起又到大兴客栈，七姑奶奶跟阿巧姐是初见，一个守礼，一个亲热，而都健谈，所以拉着手，前朝后代，大谈渊源。七姑奶奶说听古应春谈过，知道她能干漂亮，阿巧姐则说听怡情老二说起，有这样一位豪爽有趣，敢到怡情院这种地方的堂客。

彼此都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古应春却不耐烦了：“我的姑奶奶，谈了半天，你倒说点正经话啦！”

正经话是特地来邀客，因为胡雪岩和尤五要动身到苏杭，七姑奶奶特地在徽馆叫了一桌席，替他们饯行。胡雪岩又要邀到大兴客栈，尝试阿巧姐的烹调手段，变成僵持的局面。

“我在想，到你这里，到我那里都一样。不过，第一，叫了席不能退掉，几两银子也可惜；第二，到我那里比较方便。”七姑奶奶又说，“天气也还不热，就做好了菜，摆一夜也不会坏。明天我来吃！”

阿巧姐自然一诺无辞，以换衣服为名，请他们在外屋坐，却把陈世龙悄悄找到一边，摸出四块银洋说道：“陈少爷！我拜托你一件事。第一趟上七姑奶奶的门，不能空手，托你替我办四样吃食东西，带到七姑奶奶那里去。”

“七姑奶奶家，我不认识。”陈世龙转念有了主意，“不过不要紧，你交给我。”

等她换好衣服，四个人一辆马车到了七姑奶奶门口。陈世龙认清了地方说：“我马上就来！”说完掉身就转，在弄堂口就有茶食店、水果摊，买了一篓花旗橘子、一篓天津鸭梨，茶食店里买了一大盒松子糖，还剩下两块钱，叫店家拿一条陈火腿下来，算一算差四角钱，陈世龙替她垫上。

“这是阿巧姐送七姑奶奶的。”陈世龙笑道，“我是小辈，今天就白吃了。”

“何用客气。”七姑奶奶说，“阿巧姐，我们像自己人一样，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喜欢这一套，我自己也弄不来这一套。”

“你看你，”古应春忍不住埋怨她，“人家一番好意，倒落得你这么两句话。阿巧姐是晓得你的脾气的，不晓得的人，岂不是要怪你不近人情。”

“不会，不会！”阿巧姐抢着说道，“我也晓得七姑奶奶不喜欢这些虚文，不过，我们是弄惯了，改不过来，好在陈少爷买得好，都是实惠的东西，就我不送，七姑奶奶也要花钱买的。”

“这倒是实话。”七姑奶奶笑嘻嘻地说，又表示歉意，“我说话一向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错了你不要怪我。”

这两句话，别人都不觉得什么，只有陈世龙大为惊异，因为她以前绝无这种口吻，看来是古应春的潜移默化之功。

正想要说一两句调侃的话，作为取笑，只听楼梯上有声音，接着是尤五和胡雪岩一路走，一面谈着，相偕出现，略略招呼了一下，继续谈话。陈世龙听出来，他们去拜访了一位人物，这位人物对于调处浙江漕帮的纠纷，大有用处，现在是在商量，是不是要把这位人物一起请到杭州去。

“你们有啥谈不完的话？回头再谈，要开席了。”七姑奶奶忽然又说，“人少了欠热闹。何不把老二也请了来。”

“不必，不必！”尤五插手说道，“她出局去了，回头会来的。”

于是在堂屋中开席，一张圆台面，坐了六个人，似乎嫌大。阿巧姐经不住七姑奶奶的硬作主张，与胡雪岩并居首席，这样官客与堂客夹杂而坐，大反惯例，而坐首席更是阿巧姐的破题儿第一遭，所以相当拘谨，跟胡雪岩隔得远远的。

酒过一巡，胡雪岩对阿巧姐说道：“你跟七姑奶奶谈了些什么？”

“话多了。七姑奶奶脾气直爽，谈得真有趣。”

“那你何不常跟七姑奶奶来作伴？”

说到这里，尤五咳嗽了一声，胡雪岩才想起，他是极力主张七姑奶奶回娘家的，如说阿巧姐常来跟作她伴，岂不是给了她一个留在上海的借口？七姑奶奶却不理会这些，“小爷叔这话对！”她说，“你陪我到松江去住几天好不好？”

“这很好！”尤五微觉意外，赶紧怂恿，“阿巧姐，你就到那里去住几天。好在来去方便，你想回上海，随时可以回来。”

“打搅府上，不好意思。”

说是这样说，一双俏眼只瞄着胡雪岩，要看他的态度定行止，胡雪岩自然表示赞成，反倒是古应春有了意见。

“我看松江也不必去，上海也不必留，索性跟小爷叔到苏州去逛一趟。”

“这倒也是个办法。”尤五看着他们俩问，“怎么样？”

胡雪岩实在有些委决不下，一方面觉得有阿巧姐作伴，此行一定温馨愉快，一方面又觉得双宿双飞之余，更加以相携相将，越发变成敲钉转脚，铁案如山，只可进不可退了。

这就要看阿巧姐自己的意思。而她对胡雪岩由误解而了解，由了解而接受怡情老二的劝告，已经下定决心，不过阅人已多，世故熟透，绝不肯事事勉强，引起胡雪岩的忌惮敬远之心，所以此时默不作声。

“怎么样？”七姑奶奶催问着，“是到松江，还是到苏州？”

这一问，在阿巧姐当然只能回答到松江。古应春在这些地方，自比七姑奶奶更机敏，便不等她开口回答，先就抢着说了句：“当然是到苏州。”

“到苏州就到苏州。”胡雪岩定了主意，但不能不问一问本人，“去不去？”

这就是阿巧姐能干了，她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只说：“七姑奶奶一片好意——”

意思是答应了，还照顾着七姑奶奶，虽是口头上的人情，也惹人好感。

“不要紧，不要紧！”七姑奶奶说，“等你苏州回来，我再来接你到松江去玩。”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各人要收拾行装，早早散去，约定第二天中午在怡情老二小房中吃中饭，吃完分别上船。

第二章 结交贵人，胡雪岩奉上生平最重一份大礼

拜会学台

回到大兴客栈，阿巧姐一面收拾随身动用什物，一面问起胡雪岩此行的目的，这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而且也深知她不是那种无知无识，不懂轻重的妇女，所以他把实话都告诉了她。

“学台是个啥个官？”

“专管考秀才的。”

“有没有外快？”

“这我倒不大懂了。”胡雪岩说，“听说四川学台、广东学台是肥缺。江苏就不晓得了。照我想，现在兵荒马乱，好些地方连去都不能去。地盘一小，就有外快也有限。”

“如果是这样子，要请何学台去谋干一个好地方的官，只怕不成功。”

“怎么办呢？”

“要钱呀！”阿巧姐笑一笑又说，“我是不懂啥！有一次一个候补道台汪老爷在怡情院请客，大讲官场的生意经，说是京里的大老倌那里，都要送钱的。钱越多，越容易升官。”

“嗯，嗯！”胡雪岩被提醒了，暗地里打了主意，却不愿说破，因为其中出入关系甚大，即令是对阿巧姐这样的人，也是不说的好。

“总还要送点礼啊！”阿巧姐又说。

“那有了，备了四色洋货。”

“何学台哪里人？”

“云南。”

“那不如送云南东西——”

“啊，对！”胡雪岩大为赞赏，“阿巧，你的脑筋真不错。”

于是第二天一早，胡雪岩便去寻古应春，要觅云南土产，结果找着一个解铜到江苏藩司衙门的云南候补州判，在他那里转让了四样云南土产。这四样土产是宣威火腿、紫大头菜、鸡踪菌和咸牛肉干，可惜数量不多，但也正因为数量不多，便显得物以稀为贵了。

中午在怡情老二那里吃了饭，彼此约定，互不相送。等古应春替他安排护送的那个人一到，胡雪岩很客气地请教了“尊姓台甫”，然后一起上船，船是小火轮拖带的一条“无锡快”，胡雪岩带着阿巧姐住后舱，前舱让给护送的那个人住。

此人名叫周一鸣，湖南人，原在江南水师中当哨官，因为喜欢喝酒闹事，一次打伤了长官的小舅子，被责了二十军棍，开除除名。但周一鸣的酒德虽不好，为人倒极豪爽重义气，由于在水师当差，认识的船户颇不少，所以起先是跑码头、打秋风，大家也乐于周济，有时托他带个把口信，他倒也“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一定确确实实做到，慢慢地有了信用，便在上海船户的“茶会”上帮忙。各行各业的茶会，犹如同业公所，或者接头生意，或者与官场打交道，或者同业中有纠纷“吃讲茶”，都在茶会上商谈。周一鸣就成了船户茶会上的一名要角，特别是“抓船”、“派差”等等官面上硬压下来的公事，都由周一鸣出面去接头。这次也是有公事到苏州，古应春跟他相熟，正好把胡雪岩托了他，连雇船带护送，都归他包办，讲好送二十两银子。

胡雪岩的出手大方是出名的，一上船就找了个红封套，装了一张三十两银子的银票，当面双手奉上。周一鸣还要客气，禁不住胡雪岩言词恳切，他千恩万谢地收了下来。一路招呼得自是格外周到。

胡雪岩出门一向不喜欢带听差，于是周一鸣自告奋勇，到了苏州雇轿子，提行李，下客栈，都由他一手经理。客栈在阊门外，字号就叫“金阊”，等安置停当，周一鸣要告辞了。

“胡大老爷！”因为胡雪岩是捐班候补知县，所以他这样称呼他，“我在苏州有个‘门口’，现在回去看一看。明天上半天到水师衙门去投文办事，中午过来伺候。你老看，行不行？”

“我有个不情之请。”胡雪岩说，“有四件东西，一封信，想拜托你此刻就送一送。”

“是了。”周一鸣问，“送到哪里？”

“送给何学台。还得先打听一下，何学台公馆在哪里？”

“这容易，都交给我好了。”

于是胡雪岩托金闾栈的账房，写了个手本，下注：“寓闾门外金闾栈第三进西头”，连同四样云南土仪和一封王有龄的信，都交了给周一鸣。信是胡雪岩密封了的，内中附着一张五千两的银票，作为王有龄送何桂清的，这封信当然重要，所以胡雪岩特别叮嘱：“老周，还要麻烦你，务必跟何公馆的门上说明白，讨一张有何学台亲笔的回片。”

“是！”周一鸣问，“今天要不要把回片送来？”

胡雪岩心想，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而且周一鸣人既重义气，又是有来历的，因而很快地答道：“如果回片上只写收到，那就不必来了，明天再说。”

等周一鸣一走，胡雪岩迫不及待地想跟阿巧姐去观光。苏州不比上海，虽然妇女喜欢小庙烧香，凡有出会报赛等等人声鼎沸的场面，都要去轧个热闹，但一男一女不论是出现在玄妙观，还是虎丘山塘，总是招摇过市、惹人物议的一件事，而且阿巧姐是本乡本土，难免遇见熟人，尤须顾忌，因此，她更觉为难。

就在这软语相磨，未定行止之际，只见周一鸣把顶红缨帽捏在手里当扇子扇，跑得满头大汗，却是笑容满面，胡雪岩当是何桂清有什么话交代，赶紧迎了出去。

“送到了！”周一鸣说，“回帖在这里。”

接过回帖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王太守函一件，收讫。外隆仪四色，敬领谢谢。”帖尾又有一行字：“敬使面致。”

“胡大老爷，真要谢谢你挑我。”周一鸣垂着手打个千说，“何学台出手很阔，赏了我二十两银子。”

听这一说，胡雪岩觉得很有面子，便说：“很好，你收下好了。”

“我特为跟你老来说一声，何学台住在苏州府学。”

“喔，你见着何学台没有？”

“见是没有见着。不过听他们二爷出来说，学台很高兴。”

高兴的是收到五千两银子，还是四色云南土产，或则两者兼而有之？胡雪岩就不知道了。不过不管怎么样，都算是得阿巧姐的力。

因为如此，他便依从了她的意思，不勉强她一起出游。但打算一个人出去逛逛，这得先跟阿巧姐请教，正在谈着苏州城里的名园古刹，突然发现金阊栈的掌柜，行色匆匆，直奔了进来。

“胡大老爷，胡大老爷！”掌柜说道，“何学台来拜，已经下轿了。”

听这一说，胡雪岩倒有些着慌，第一，没有听差“接帖”；第二，自己该穿公服肃迎，时间上来不及了。所以一时有手足无措之感。

还是阿巧姐比较沉着，“何学台穿啥衣服来的？”她问。

“穿的便服。”

“这还好！”胡雪岩接口说道，“来不及了，我也只好便服相迎。”说着，他便走了出去，阿巧姐也赶紧将屋里刚刚倒散未曾归理的行李，略略收拾了一下，在窗口张望，只等何桂清一到，便要回避。

何桂清是走到第二进中门遇着胡雪岩的。虽然穿的便衣，但跟着两名青衣小帽的听差，便能认出他的身份。胡雪岩却还不敢造次，站住脚一看，这位来客年纪与自己相仿，生得极白净的一张脸，这模样与王有龄所形容的何桂清的仪表，完全相符，便知再不得错了。

“何大人！”他迎面请个安说，“真不敢当。”

“请起，请起！”何桂清拱拱手说，“想来足下就是雪岩兄了？”

“不敢当此称呼！我是胡雪岩。”

“幸会之至。”说着，何桂清又移动了脚步。

于是胡雪岩引路，将何桂清引到自己屋里。就这几步路，做主人的转了好些念头，他发觉情况很尴尬，二品大员拜访一个初交，地点又是在客栈里，既没有像样的堂奥可以容纳贵客，又没有听差可以供奔走之役。这样子就很难讲官场的仪节了。

索性当他自己人！胡雪岩断然作了这样一个决定，首先就改了称呼，何桂清字根云，便仿照“雪公”的例，称他“云公”。

接入客座，他这样说道：“云公，礼不可废，请上坐，让我这个候补知县参见！”

这是打的一个“过门”，既是便服，又是这样的称呼，根本就没有以官场礼节参见的打算，何桂清是绝顶聪明的人，一听就懂，再替他设身处地想一想，倒又佩服他这别出一格的处置，因而笑道：“雪岩兄，不要说煞风景的话。我听雪轩谈过老兄，神交已久，要脱略形迹才好！”

“是！恭敬不如从命！”胡雪岩一揖到地，站起身来说，“请里面坐吧！”

这才真的是脱略形迹，一见面就延入内室。何桂清略一踌躇，也就走了进去。一进门却又赶紧退了出来，因为看到一具闺阁中用的镜箱，还有两件女衣。

“宝眷在此，不好唐突！”

“不妨，不妨。”胡雪岩一面说，一面便喊，“阿巧，你出来见见何老爷。”

何桂清还在迟疑之际，突然眼前一亮，就不肯再退出去了，望着走几步路如风摆杨柳似的阿巧姐，向胡雪岩问道：“怎么称呼？是如嫂夫人？”

“不是！”胡雪岩说，“云公叫她小名阿巧好了。”

就这对答间，阿巧姐已经含笑叫一声：“何老爷！”同时盈盈下拜。

“不敢当，不敢当！请起来。”

男女授受不亲，不便动手去扶，到底让阿巧姐跪了一跪，她站起来说一声：“何老爷请坐！”然后翩然走了出去，听她在喊客栈里的伙计泡盖碗茶。

真是当做自己人看待，何桂清也就不再拘束，坐在窗前上首一张椅子上，首先向胡雪岩道谢：“多蒙专程下顾，隆仪尤其心感。天南万里，何况烽火，居然得尝家乡风味，太

难得了。”

“说实话，是阿巧姐的主意。”

“可人，可人！”何桂清的视线又落在正在装果碟子的阿巧姐身上。

“没有好东西请何老爷吃，意思意思。”阿巧姐捧了四个果碟子走过来说，四个果碟子是她带在路上的闲食，一碟洋糖、一碟蜜枣、一碟杭州的香榧、一碟是昆山附近的黄埭瓜子。

“谢谢！”何桂清目光随着她那一双雪白的手转，蓦然警觉，这忘形的神态是失礼的，便收拢眼光，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是哪天到的？”

“今天刚到。”

“从杭州来？”

“不，到上海有几天了。”胡雪岩说，“本想请个人来送信。因为久慕云公，很想见一见，所以专诚来一趟。”

“盛情可感之至。”何桂清拱拱手，“不知道雪岩兄有几日勾留？”

不说耽搁说勾留，这些文绉绉的话，胡雪岩是跟嵇鹤龄相处得有了些日子，才能听懂，因而也用很雅饬的修辞答道：“此来专为奉谒。顺道访一访灵岩、虎丘，总有三五日盘桓。”

“老兄真是福气人！”何桂清指着阿巧姐说，“眷侣双携，载酒看山，不要说是这种乱世，就是承平时节，也是人生难得之事。”

阿巧姐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估量必是在说自己，而且料定是好话。再看这位“何老爷”，是“白面书生”的模样，不道已经戴上了红顶子，说来有些叫人不能相信，转念又想，“说书先生”常常讲的，落难公子中状元，放作“七省巡按”，随带尚方宝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怕正就是像眼前“何老爷”这样子的人。

心里如此七颠八倒地想，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便不住看着何桂清。那位阿巧姐眼中的“白面书生”，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滋味，同时不断在想：她是什么路数，与胡雪岩是怎么回事？因为如此，口中便不知道跟胡雪岩在讲些什么，直到阿巧姐悄悄上去，倩影消失，他才警觉，既不安，又好笑，想想不能再坐下去了，否则神魂颠倒，不知会有什么笑

话闹出来。

“我告辞！”他说，“今晚上奉屈小酌，我要好好请教。”

“不敢当。”

“雪岩兄！”何桂清很认真地说，“我不是客套。雪轩跟你的交情，我是知道的，他信中也提起，说你‘足智多谋，可共肝胆’，我有好些话，要跟老兄商议。”

“既如此，我就遵命了。”

“这才好。”何桂清欣然又说，“我不约别人，就是我们两个。回头我具柬帖来。”

于是胡雪岩将何桂清送了出门，等他上了轿，回到自己屋里，看见阿巧姐在收拾果盘，想起她刚才跟何桂清眉来眼去的光景，心里便有些酸溜溜的，不大得劲。

“这位何老爷，”阿巧姐说，“看上去年纪比你还轻。”

“是啊！”胡雪岩说，“我看他不过比你大两三岁，正好配得上你。”

“瞎三话四！”阿巧姐白了他一眼。

她不再说话，胡雪岩也懒得开口，一个人歪在床上想心思，想东想西，百无聊赖。看看天快黑下来了，外面又有掌柜的声音，急促地在喊：“胡大老爷，胡大老爷！”

这声音喊得人心慌，赶紧一骨碌起身，迎了出去，只见前面是掌柜，后面跟着个戴红缨帽的听差，手里夹一个“护书”，见了胡雪岩，抢上两步打个千说：“小的何福，给胡大老爷请安。敝上特地叫小的来迎接，轿子在门口，请胡大老爷就动身吧！”说着递了一份帖子上来。

帖子写的是：“即夕申刻奉迓便酌。”下款具名：“教愚弟何桂清谨订。”

“喔！好，我就走。”胡雪岩回到屋里，只见阿巧姐已取了一件马褂，作势等他来穿。

“留你一个人在客栈里了！”胡雪岩说了这一句，忽起试探的念头，“等我到了那里，请何老爷派人来接你好不好？”

这应该算作绝顶荒唐的念头，主客初会，身份不同，离通家之好还有十万八千里，就

算一见如故，脱略形迹，而她是“妾身未分明”，怎能入宦宦之家？再迟一步而论，算是有了名分，胡家的姨太太，也得何家的内亲眷派人来接，怎么样也不能说由“何老爷”来邀堂客！

因此，阿巧姐的表情应该是惊异，或者笑一笑，照苏州人的说法：“亏你想得出！”甚至，置之不理，表示无可与言，亦在意中。而她什么都不是，只这样答说：“不好意思的！”

是怎么样的不好意思，就颇耐人寻味了。胡雪岩便报以一笑，不再说下去了。等坐上轿子，心里还一直在研究阿巧姐的态度。他很冷静，就当估量一笔有暴利可图，但亦可能大蚀其本的大生意那样，不动感情，纯从利害去考虑。

考虑到轿子将停，他大致已经有了主见，暂且搁下，抖擞精神来对付这个新交的贵人。

何桂清是借住在苏州府学的西花厅，厅中用屏风隔成三间，最外一间，当做“签押房”，接见是在第二间，书房的格局，布置得雅洁有致。胡雪岩到时，他正在写大字，放下未写成的对联，欢然待客。但见他穿一件枣红宁绸的夹袍，外套一字襟的玄色软缎坎肩，戴一顶六角形的折帽，一种像扇子样，可以折起来，置入衣袋中的瓜皮小帽，这副打扮，哪里像个考秀才的学台？倒像洋场中的纨绔。

“雪岩兄！”何桂清潇洒地将手一摆，“你看，就你我俩，无话不可谈。”作此表示，非同寻常，胡雪岩相当感动，但也格外慎重，“云公，”他以端然的神色说，“雪公把信交给我的时候，特别叮嘱，云公如果有什么吩咐，务必照办。这句话，我亦不肯随便出口，因为怕力量有限办不到。如今我不妨跟云公说，即使办不到，我觉得云公一定也会体谅，所以有话尽请吩咐。”

这话已经说到头了，何桂清也就无所顾虑，很坦率地说：“黄寿臣是我的同年，他如果不走，我不便有所表示，现在听说他有调动的消息，论资格，我接他的缺，也不算意外，所以雪轩为我设谋，倒也不妨计议计议。不过，费了好大的劲，所得的如果是‘鸡肋’，那就不上算了。你看，浙江的情形，到底怎么样？”

胡雪岩不懂“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作何解，不过整段话的意思，大致可以明白，是问浙江巡抚这个缺分的好坏。

“浙江当然不如江苏，不过，有一点比江苏好！到底还不曾打仗。”

“虽未打仗，替江南大营办粮台，还有安徽的防务，也得帮忙，为人作嫁，颇不上算。”

“这也不见得。”胡雪岩答道，“如果是个清闲无事的缺，只怕云公亦未必肯屈就。”

“这倒是真话。”何桂清颇有深获我心之感，“我这个江苏学政，照承平时候来说，也就仅仅次于‘提督顺天学政’，这是因为京畿之地，论人才，又何尝及得上贵处江南？所以江苏学政的是否得人，关乎国家的气运，人才的消长。谁知两百年来，我适逢其会，遇上这么个用兵的时候，如今是只讲战备，不修文治，加以地方沦陷的很多，我原可躲躲懒，但此时不讲培育，战乱一年，人才中断，那就是我的误国之罪了。所以借地科考，辗转跋涉，自觉也对得起皇上，对得起江苏百姓了。”

胡雪岩也曾听说过，何桂清这个江苏学政做得相当起劲，本职以外，常有奏疏论军务，本意以为他越俎代庖，迹近多事，现在听他谈到“借地科考，辗转跋涉”，才知道未忝所职，心里不觉浮起敬意。但这方面他无可赞一词，唯有凝神倾听，不断点头而已。

“老爷！”有个丫头走来说，“请客人入席吧。”

“请吧！真正是小酌，”何桂清说，“而且是借花献佛。”

果然，六样菜倒有四样的材料，出自胡雪岩送的那四色云南土产，当中一个一品锅，揭开来看，形式与众不同，中间“朝天一柱”，多出个嘴子，里面是一锅鸡块，汤汁极清，微带糟香，不觉就在喉间咽了一口唾沫。

“这大概就是‘汽锅鸡’了。”胡雪岩说，“久闻其名，还是初次见识。”

“这鸡也就是喝点汤，做法并不麻烦，难得的是家伙，这汽锅，我曾托人到宜兴仿制，怎么样也不合适。”何桂清说到这里，忽然问道，“雪岩兄到敝处去过没有？”

“没有。不过我久慕昆明是洞天福地，四季如春，山明水秀。”胡雪岩又说，“俗语道得好，人杰地灵，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出云公这样的人物。”

“过奖，过奖！”何桂清说，“你总听雪轩说过，我不是云南土著。”肯提到这一点，也就表示不讳他的身世。胡雪岩转念到此，便理解到何桂清真的是拿自己当知心朋友看待。不过，自己却不便透露已尽知他的底细，所以这样答道：“略知一二。雪公也是很佩服云公的。”

“我跟他的交情不同，你跟他的交情也不同。所以今后你不要见外才好。”

“是！是！承蒙云公不弃，我敬云公亦像敬雪公一样。”

“敬则不敢，但愿你不分彼此。来‘相见欢’，请干了这一杯。”

两个人都干了照杯，然后低斟慢饮，继续谈浙江的情形。胡雪岩认为已不需怂恿他作何打算，只就浙江的吏治、民生、人情、风土，尽其所知地细细陈述。何桂清听得很仔细，偶尔也发一两句问，问的都是地方的形势，胡雪岩听得出来，他的兴趣是在军务上，倘或防守没有把握，他对浙江巡抚这个缺，就不见得会有兴趣。

谈到最后，何桂清对他的出处，作了透露：“我这个学政是一定不干了。以后干什么，却还打不定主意。”

官场上的花样，胡雪岩所了解的，只到府县为止，省里的事，还可以猜得出来。至于京官以后许多特殊的缺分，他就不懂了，所以对何桂清的话，无可置答。

“你知道，我们那一榜，道光十五年乙未，现在算是最得意了。这是因为当年穆相国的提拔，穆相国你知道吧？”

“说来惭愧。我还不大清楚。”

“这也怪你不来，你不是我们这一路上的人。”

何桂清接下来便为胡雪岩谈“穆相国”——道光朝的权相穆彰阿。乙未科会试，是他的大主考，十五年工夫，尽是提拔门生，内而军机部院，外而巡抚藩臬，遍布要津，所以穆彰阿虽在当今天子接位的第二年垮了下来，但乙未科同榜，羽翼已经丰满，个个可以振翅高飞，不但不受老师垮台的影响，而且老师反因门生的力量，仅仅得了个革职的处分，不曾像当年“和珅跌倒”那样，搞成抄家送命的悲惨结局。

“所以，”何桂清话锋一转，谈到自己，“我不能轻弃机会，动是总归要动的，现在不是承平之世，学政没有干头。如果说想到浙江去，变成挖黄寿臣的根，同年相好，说不过去。叫我回去当礼部侍郎的本缺，亦实在没有意思。我在想，像仓场侍郎之类的缺分，倒不妨过个渡。”

“仓场侍郎”这个官称，胡雪岩倒是知道，因为与漕运有关，听王有龄和嵇鹤龄都谈过。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漕粮的接收、存贮，下面有十一个仓监督，是个肥缺，做两三

年下来，外放巡抚，便有了做清官的资格，因为宦囊已丰，不必再括地皮。

胡雪岩的脑筋快，一下子想到浙江的海运，从王有龄到嵇鹤龄，海运局的麻烦还很多，有许多核销的账目，要靠通州方面的帮忙，如果何桂清能够去掌管其事，一切都方便了。于是他说：“云公，你这个打算，真正不错！说到这上头，我倒有微劳可效。天下的漕粮重在江浙，浙江方面的海运，只要云公坐镇通州，说什么便是什么，一定遵照云公的意思办理。”

“喔，”何桂清问，“浙江的海运，雪轩已经交卸了，你何以有这样的把握？”

“雪公虽已交卸，现在的坐办嵇鹤龄，跟雪公仍旧有极深的渊源。嵇某人是我拜把的兄弟。”

“原来如此！”何桂清欣喜中有惊异，觉得事情真有这么凑巧，倒是意想不到。

“至于江苏方面的海运，云公想必比我还清楚，而且由江苏调过去，不论谁来办，必都是熟人，自然一切容易说话。”说到这里，胡雪岩作了一个结论，“总而言之，云公去干这个缺，是人地相宜。”

“能人地相宜，就可以政通人和。”何桂清停了一下，又说，“我本来只是随便起的一个念头，不想跟你一谈，倒谈出名堂来了。我已写了信到京里，想进京去一趟，‘陛见’的上谕，大概快下来了，准定设法调仓场。”何桂清肯说到这样的话，便见得已拿胡雪岩当做无话不谈的心腹。听话的人了解，人与人之间，交情跟关系的建立与进展，全靠在这种地方有个扎实的表现。这一步跨越不了，密友亦会变成泛泛之交。因此，胡雪岩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云公！我敢说，你的打算，不能再好了。事不宜迟，就该放手进行。不过，有句话，我不知道说得冒昧不冒昧？”

“你不曾说，我怎么知道？”何桂清剥着指甲，眼睛望着他自己的手，是准备接受他那句“冒昧”话的神气。

“听说藩司进一趟京，起码得花两万银子，可是有这话？”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等省份够了，像江苏这样一等一的大省就不够。仅仅陛见述职够了，如果有公事接头，或者请款，或者报销，那‘部费’就没得底，两万银子哪里够？”

“照这样说，有所谋干，就更不够了。”

“这也要看缺分、看圣眷、看朝里有人无人而定。像我这趟去，就花不了多少钱。”

“那么，”胡雪岩敛眉正视，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地问，“到底要多少呢？”

何桂清不即回答，乱眨着眼，念念有词地数着指头，好久才说：“若有一万五千银子，尽足敷用。”

“云公，”胡雪岩一笑，又放正了脸色，“你老知道的，我做钱庄，我们这行生意，最怕‘烂头寸’，你老这趟进京，总要用我一点才好。”

这一说，何桂清的表情便很复杂了，惊喜而兼困惑，仿佛还不十分懂他的话似的，是有点不懂，细想一想才算弄明白，但亦不知道自己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话说得不很利落。

“雪岩兄，你的意思是想放一笔款子给我？”

“是的。”胡雪岩很率直，也很清楚地回答，“我想放一万五千银子的账给云公。利息特别克己，因为我的头寸多，总比烂在那里好。”

“期限呢？”

“云公自己说。”

何桂清又答不上来了，他要好好盘算一下，却又无从算起，因为只知道仓场侍郎的缺不错，一年到底有多少进账并不知道。

看他迟疑，胡雪岩便说：“我替云公出个主意，在京城里，我替云公介绍一家票号，云公的款子都存在他那里，看情形办，钱多多还，钱少少还，期限不定，你老看如何？”

“好，好，就是这么办。不过我不必用那么多，只要一万就可以了。”

胡雪岩知道，五千已有着落，还是自己听了阿巧姐的话，亲手封进去的银票，但不便说破，“怎么办呢？不还差五千吗？”他故意这样问。

何桂清也不肯说破，王有龄在信中，已附了五千银子，只是这样答道：“不敷之数，我另外找人凑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胡雪岩肚子里雪亮，便点点头说：“那么，请云公的示，我那一万银子，送到哪

里？”

这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应该是极容易回答的，而何桂清竟开不得口！因为这件事说起来未免令人觉得突兀而骤难相信。一万银子不是小数，初次见面，三言两语便大把捧出来借与人，不要中，不要保，还不必讲利息和期限，这不太少见？

这样茫然想着，忽有领悟，胡雪岩这样做法，固可解释为王有龄的交情使然，但他本人是否有所图谋呢？生意人的算盘，无论如何是精明的，还是先问一问清楚的好。

“雪岩兄，”他很吃力地说，“你真的是所谓‘烂头寸’？”

问到这话，胡雪岩觉得不必再说假话，因而这样模棱地答道：“就算头寸不烂，云公的大事，我亦不能不勉力效劳。”

“感激得很。只是我受你此惠，不知何以为报？”

话是一句普通见情的话，但他的眼神不同，双目灼灼地望着胡雪岩，是等候回话的神态。这一下，玲珑剔透的胡雪岩就了然了，这句话不仅是内心感激的表示，还带着“问条件”的意味。条件自然有，但绝不能说，说了就是草包。同时胡雪岩也觉得他的这一问，未免看轻了他自己跟王有龄的交情，所以意中微有不满。

“云公说的是哪里话？我不曾读过书，不过《史记》上的《货殖列传》、《游侠列传》也听人讲过。区区万金，莫非有所企图，才肯出手？”

“是，是！”何桂清大为不安，连连拱手，“是我失言了。雪岩兄，我真还想不到，你是读书有得的人。”

胡雪岩心里好笑，自然也得意，听嵇鹤龄讲过几个汉朝的故事，居然把翰林出身的学台夫人都唬住了，将来跟王有龄、嵇鹤龄他们谈起来，倒是一件值得夸耀之事。

“哪里，哪里，云公这话，等于骂我。”他一半实话，一半谦虚地说。

而何桂清却真的刮目相看了，“怪不得雪轩佩服你。”他说，“雪轩以前虽不得意，却也是眼高于顶的人，平日月旦人物，少所许可，独独对你不同，原来你果然不同。”

胡雪岩报以矜持谦虚的微笑，拿话题又拉回到借款上：“我那一万银子，一到上海就可以备妥，是寄了来，还是怎么样？”

“不必寄来。”何桂清想了想说，“等我进京，自然是先到上海，由海道北上，一则路上比较平靖，再则也看看海运的情形。到了上海，我们见面再说。那时少不得还有麻烦你的地方。”

“好，好——”胡雪岩自告奋勇，“云公什么时候进京，先给我一封信，在上海备公馆，定船舱都归我办差。”

“‘办差’两个字请收回。”何桂清又踌躇着说，“倒是有一件，我动身至快也得端午前后，那时候，恐怕你已回杭州了。”

“我从杭州赶回上海。”胡雪岩答得极其爽利，“而且，我上海也有人，一切不需云公费心。”

谈话到此，酒也够了，胡雪岩请主人“赏饭”，吃完略坐一坐，随即起身告辞，何桂清仍旧用轿子将他送回金闾栈。阿巧姐正灯下独坐，在守候他回来。

“你吃了饭没有？”

“吃过。”阿巧姐说，“一直想吃陆稿荐的酱猪肉，今天总算到口了。”说着，她服侍他卸衣洗脚，一面问起何桂清那里的情形。胡雪岩不便将那些如何进京活动调任的话告诉她，但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何家的内眷亲属，他一个也不曾看到。

等上了床，阿巧姐在枕头上问他：“明天怎么样？想到哪里去？”

“正事都办完了。明天哪里去逛一天？到苏州一趟，总不能说虎丘都不曾到过。”

听他这一说，阿巧姐颇有意外之感，“我原以为你的事，总得有几天，才能办完。”她说，“这一来——”

“怎么办呢？”胡雪岩见她欲言又止，同样地感到诧异。

“我本来想回木渎去一趟。现在看来不成功了。”

“这倒无所谓。”胡雪岩问，“你去干什么？”

“噢，你这话问得怪！我家在木渎，到了苏州不回去，说得过去吗？”

“喔！”胡雪岩脱口说，“你是去看老公？”

“说得可要难听！”阿巧姐有些气急败坏地，“我是回娘家。”

看她的神气，这不是假话，既然如此，胡雪岩觉得倒不妨问了下去：“你娘家还有什么人？”

“娘老子，一个兄弟。”阿巧姐又说，“我看一看他们，有点钱带到了，马上回城。”

“那得多少时候？”

“一来一去，总要两天。”

“两天？”胡雪岩想了想说，“你明天就去，后天回来，一回来我们就走。”

“这样，”阿巧姐歉然地说，“明天不能陪你逛虎丘了。”

“这倒无所谓。阿巧，”胡雪岩问道，“你跟你夫家，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只要有钱给他们，他们啥也不管。”阿巧姐用这样鄙夷不屑的口吻回答。

“钱是按月带回去？”

“有时一个月，有时两个月。钱多多带，钱少少带，没有一定。再也要看有没有便人。常常要托人，真麻烦。”

“与其如此，还不如一刀两断，也省得托人麻烦。”

阿巧姐不响，看样子是有些为难，胡雪岩便在猜度她的为难是什么？

“一刀两断是可以，就怕他们狮子大开口。”

“你倒说说看，大到怎样的程度？乡下人开口来也不见大到哪里去。”

“总要两千银子。”

两千银子倒是狮子大开口了，在上海“长三”中，娶个红倌人也不过花到这个数目，而阿巧姐人虽不错，身价到底不值这么多。

如果说一句“两千就两千”，这样出手，不能博得豪阔之名，倒有些像洋场新流行的

俗语，成了“洋盘”。当然，这是因为从阿巧姐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何老爷”有“意思”以后，胡雪岩对她的兴趣已经打了折扣之故，否则他就不会有那样做“洋盘”的感觉。

于是他淡淡地答了句：“到了上海再说吧，手边也没有这么多银子。”

其实他带着三千银票，这样说是托词，阿巧姐原不曾作此期待，因而也不觉得失望。一宿无话，第二天起身，他实践前宵枕上的许诺，催阿巧姐回木渎。

“丢你一个人在客栈里，真不好意思。”阿巧姐说，“要么，你跟我一同去。”

这算什么名堂？乡下风气闭塞，阿巧姐这样带个“野汉子”回家，就算她自己不在乎，胡雪岩也觉得尴尬，所以摇着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一个人去好了。一个人在城里逛逛也很好。”

“那么，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回来。大概中午就可以到了。”

说着，便托金闾栈代为雇一顶来回的轿子，胡雪岩想想让她空手回去，自己一无表示，也不好意思，便取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说是送她父母买补药吃。阿巧姐自然高兴，上轿时便越发有那种依依不舍的神情了。

也不过是她刚走，何桂清又派人送了柬帖来，约他午间在狮子林小酌。胡雪岩正愁无处可去，自然是欣然许诺，给了回片，发了赏钱，坐轿进闾门，到玄妙观里喝了一碗茶，在庙市上买了几样小件的玉器，到了近午时分，就在庙前雇一顶小轿，去赴何桂清之约。

狮子林以假山出名，据说是倪云林亲手所经营，曲折高下，诡异莫测，何桂清亲自引导游览，随处指点，极其殷勤。一圈逛下来，去了个把钟头，走得累了，便觉得饮食格外有味，吃到半饱，话才多了起来。

这种场合，自然不宜谈官场，谈商场则何桂清是外行，于是只好谈山水、谈风月了。

有了几分酒意的何桂清，谈兴愈豪，话也更少顾忌，一谈谈到家庭，他忽然说道：“雪岩兄，我有件事，要腆颜奉托。内人体弱多病，性情又最贤惠，常劝我置一房妾侍，可以为她分劳，照料我的饮食起居。我倒也觉得有此必要，只是在江苏做官，纳部民为妾，大干禁例。这一次进京，沿途得要个贴身的人照料，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在上海或者在杭州，物色一个？”

“这容易得很。请云公说说看，喜欢怎样的人？”

“就像阿巧姐那样的，便是上选。”何桂清脱口而答。

胡雪岩一愣，细看一看他的脸色，不像饰词巧索，心里便好过些了，“我知道了。”他点点头，“总在云公动身以前，我必有以报命。”

“拜托，拜托！”何桂清说，“回头我先送五百两银子过来。请雪岩兄在这个数目之内替我办。”

“用不了这么多。”胡雪岩说，“云公也不必送来，办成了，我跟云公一起算，顺便还要讨赏。”

“言重，言重！该我谢媒。”

为人谋职

答应是答应下来了，回到金闾栈，细想一想，要找像阿巧姐这样的人，却真还不大容易。

“嘻——我傻了！”胡雪岩突破心头的蔽境，解决了难题，却带来怅然若失的情怀。

何必再去寻阿巧姐这样的人？阿巧姐不就在眼前？然而胡雪岩这一次撒手，跟放弃阿珠的感觉大不相同，当时移花接木将阿珠与陈世龙之间的那条红丝联系起来，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有快心惬意之感，如今要将阿巧姐送入别人的怀抱，心里却是酸溜溜的，很不好受。

因此一个人徘徊又徘徊，翻来覆去地在想，除此以外可还有更好的办法？这样蚁旋磨转的一直到天快黑，听得外面有人在喊：“胡大老爷！”

声音很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出门一看，才影影绰绰地辨清楚，是周一鸣。

“中午我来伺候，胡大老爷出去了？”

“喔，对不起，失迎！”胡雪岩答道，“何学台约我逛狮子林。”

“姨太太也不在？”

“她回木渎去了。”胡雪岩又补了一句，“那不是小妾，你的称呼用不着。”

这也算是碰了一个钉子，周一鸣答不上来了，没话找话说了句：“胡大老爷怎不点灯？”

“啊！”胡雪岩这时才醒悟，自己也觉得好笑，说了一半实话，“我在想一件心事，想得出神了。老周，我们吃酒去。”

“是！”周一鸣赔笑说道，“我本来就打算做个小东，请胡大老爷喝杯酒。只怕胡大老爷不肯赏脸，不敢说。”

“笑话！啥叫不肯赏脸？你说得太客气了。”胡雪岩很中意周一鸣，想跟他谈谈，便很恳切地说，“我扰你的。不过，下馆子我可不去，不是怕你多花钱。第一，中午油腻吃得太多；第二，想看看苏州的小酒店是怎么个光景，跟我们杭州有什么不同。”

“胡大老爷这样说，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种专门吃酒的酒店，玄妙观前多得很，地方很干净，可以坐一坐。”

“那好，我们就走吧！”

胡雪岩随手套上一件马褂，关照店伙计锁了门，与周一鸣雇了一辆马车进城。玄妙观前灯火辉煌，十分热闹，江宁失守，苏州成了全省的首善之区，文武官员，平空添了数百，大多不曾带家眷，公余无处可去，多集中在玄妙观前，闲逛的闲逛，买醉的买醉，市面要到二更才罢。

酒店家家客满，最后在一家字号叫“元大昌”的，找到了一副临街的座头，两个人坐下来，要了绍兴花雕，随即便有两三个青布衣衫，收拾得十分干净挺括的上了年纪的妇人，挽着篮来卖下酒的卤菜。那些鸭头和鸭翅膀，看样子很不坏，但味道不怎么样，好在胡雪岩旨在领略苏州酒店的情趣，不在口腹，倒也不甚介意。

等坐定了，吃过一巡酒，他放眼四顾，开始观察，苏州本地人雍容揖让，文文气气，一望而知，他们间壁一桌就是，两个都是白须老者，但一口道地的苏州话，却是其软无

比，只听他们高谈阔论，也是一种乐趣。

四外烽火连天，这“元大昌”中却是酒温语软，充满了逸兴闲情，隔座那两位白须老者，谈的是嘉庆年间的旧话，谈砚台、谈宜兴的“供春壶”、谈竹雕，都是太平盛世，文人墨客的雅玩。

“人生在世，为什么？”胡雪岩忽生感慨，“就是吃吃喝喝过一生？”

这句话问得周一鸣直着眼发愣，不但不能回答，甚至也无从了解他的意思。

“我是说，像隔壁那两位老太爷，”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大概是靠收租过日子的乡绅。这样的人家，我们杭州也很多，祖上做过官，挣下一批田地，如果不是出了个败家精，安分度日，总有一两代好吃。本身也总有个把功名，好一点是进过学的秀才，不然就是二三十两银子捐来的监生，也算场面上的人物。一年到头无事忙，白天孵茶馆，晚上‘摆一碗’，逍遥自在到六七十岁，一口气不来，回老家见阎王，说是我阳世里走过一遭了。问他阳世里做点啥？啥也不做！像这样的人，做鬼都没有意思。”

这番不知是自嘲，还是调侃他人的话，周一鸣倒是听懂了，此人也算是有志向的人，所以对胡雪岩的话，颇有同感，“是啊！”他说，“人生在世，总要做一番事业，才对得起父母。”

有这句话，胡雪岩觉得可以跟他谈谈了，“老周，”他问，“听说你在水师，也是蛮有名的人物？”

“名是谈不到，人缘是不错。”周一鸣喝了口酒，满腹牢骚地说，“从前船户都叫我‘老总’，见了客气得很，现在都叫我老周，啥跑腿的事都要干。想想真不是味道。”

“你的意思，仍旧想回水师？”

“想也不行！”周一鸣摇摇头，“从前我那个长官，现在官更大了，听了他娘的小舅子的话，把我恨得要死。要想再回去补个名字，除非移名改姓，从小兵干起，那要干到什么时候才得出头？想想只好算了。”

“果真你要回去，我倒可以帮你的忙。”胡雪岩说，“想来水师管带，官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我替你请何学台写封信，你看怎么样？”

“求得到何学台的信，我又不必回原地方了，何学台跟江苏巡抚许大人是同年，有何

学台的信，我投到‘抚标’去当差，比原来的差使好得多。”

“那好！”胡雪岩说，“这上头我不大懂。明天我带你去见何学台，你当面跟他说。”

听得这话，再想到何桂清对胡雪岩的客气，料知他们交情极深，事必有济，所以他极其兴奋，连连道谢，应酬得格外殷勤了。

酒吃到六分，胡雪岩不想再喝，叫了两碗“双浇面”，一碗是焖得稀烂的大肉面，一碗是熏鱼面，两下对换，有鱼有肉，吃得酒醉饭饱，花不到五钱银子，胡雪岩深为满意。

“钱不在多，只要会用。”他说，“吃得像今天这么舒服的日子，我还不多。”

“这是因为胡大老爷晓得我做东，没有好东西吃，心里先就有打算了，所以说好。”

“这就叫‘知足常乐’。”胡雪岩说，“凡事能够退一步想，就没有烦恼了。”

这天晚上他再想阿巧姐的去留，就是持着这种态度，譬如不曾遇见她，譬如她香消玉殒了，譬如她为豪客所夺，这样每自譬一次，便将阿巧姐看得淡了些，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自己说一声：“君子成人之美！”然后叹口气，蒙头大睡。

第三章 找靠山不如立靠山，胡雪岩密谋调任大事

密谋调任

第二天一早起身，周一鸣已经在等着了，临时客串听差，替他奔走招呼，所以阿巧姐虽不在身边，胡雪岩亦觉得并无不便。同时心里在想，自己一向为求便捷爽利，不喜欢带个听差在身边，看来若有像周一鸣这样的人，带在身边，亦自不妨，这一趟回去，或在杭州，或在上海，倒要好好物色一个。

等他漱洗完毕，周一鸣又要请他进城去喝早茶。胡雪岩心里有数，便连声答道：“好的，好的！吃完早茶，我带你去见何学台，当面求他替你写信。”

于是进了城在“吴苑”茶店吃早茶。苏州的茶店跟杭州的又不同。杭州的茶店，大都是敞厅，一视同仁，不管是缙绅先生，还是贩夫走卒，入座都是顾客；苏州的茶店，分出等级，各不相淆，胡雪岩好热闹，与周一鸣只在最外面那间厅上坐，一面喝茶，一面吃各式各样的点心，消磨到十点钟，看看是时候了，算了账，安步当车到苏州府学去见何桂清。

由于爱屋及乌的缘故，何桂清对周一鸣也很客气，再三让坐，周一鸣守着官场的规矩，只是垂手肃立，最后却不过意，才屁股沾着椅子边，仿佛蹲着似的坐了下来。

看他这局促的光景，胡雪岩倒觉得于心不忍，便要言不烦地说明来意，何桂清当时答道：“许大人亲自到上海督师去了。”接着转脸问胡雪岩，“现在倒有个好机会，是去收税，不知道这位周君愿意不愿意屈就。”

“屈就这两个字言重了。不知是哪一处税卡？”

“现在新创一种‘厘金’，你总晓得。”

“这听说过。”胡雪岩答道，“到底怎么回事，却还不十分清楚。”

“是你们浙江的一个奇士的策划。此人算是雪轩的部民，湖州府长兴人，名叫钱江——”

钱江字东平，是浙江长兴的一名监生，好大言，多奇计，仿佛战国的策士一流人物。鸦片战争一起，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宗室奕经，奉旨以“扬威将军”的名义，到浙江督办军务，钱江叩辕献计，招募壮士，奇袭英军，擒其首脑。畏葸的奕经，如何敢用这样的奇计？敬谢不敏。

后来林则徐得罪遣戍，而钱江在广州犯了法，亦充军到伊犁，在戍所相遇，林则徐对他深为赏识。当林则徐遇赦进关时，设法将他洗脱了罪，带入关内，在京城里为他揄扬于公卿之间，声名鹊起，不幸地，林则徐不久病歿，钱江顿失凭依，于是挟策游于江淮之间，在扬州遇到了雷以诚。献上两策，第一策是预领空白捐照，随时填发；第二策就是开办厘金。

穷了想富，富了想贵，人之常情，所以做生意发了财的，尤其是两淮的那班盐商，最喜欢捐官，捐到三品道员还觉得戴蓝顶子不够威风，总想找机会，如报效军需，捐助河工，花大把银子买个“特保”，弄个二品顶戴的红顶子才肯罢休。

但是捐官的手续甚为繁复，吏部书办的花样百出，往往“上兑”一两年，一张证明几品官员身份的“部照”还拿不到，这一来自然影响捐官的兴趣。钱江的办法就是专为想过官瘾的富商打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上了兑，立刻填发部照，爽快无比。雷以诚认为此策极妙，便托钱江上了个奏折，细陈其事，照他的办法，部里的书办就没有好处了，所以起初部议不准。无奈国库空虚，乾嘉年间积下的上千万银子，从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来，以奕经、耆英、琦善以及赛尚阿等总领师干的钦差大臣，花得光光，现在朝廷为对付洪杨起义，“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马儿自己觅草去吃，犹复不准，如何说得过去？因此，钱江的妙策，到底被批准了。部里领来大批的空白捐照，现款交易，而且没有层出不穷的小费，既快又便宜，捐官的人，自然趋之若鹜。雷以诚就靠了这笔收入，招募乡勇，才得扼守扬州、镇江一带。

然而捐官只是一趟头的买卖，细水长流，还得另想别法，于是而有厘金。清朝的行商税，本来只有关税一种。大宗税收是钱粮地丁，因为失地太多而收额大减，两淮的盐税，亦因为兵火的影响，销场不旺，弥补之道，就靠厘金，一钱抽一厘，看起来税额甚轻，但

积少成多，为数可观。最先是由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邵伯镇等运河码头，设卡试办，成效不坏，朝廷因而正式降旨，命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漕运总督杨以增，在江南、江北各地试行捐厘助饷，以裕军需。

听罢何桂清的陈述，胡雪岩对钱江其人，深为仰慕，颇想一见，但这是一时办不到的事，只好丢开，先替周一鸣作打算。

“他是水师出身，运河、长江各码头，都是熟人。若得云公栽培，当差绝不致误事，坍云公的台。”

“我知道，我知道，看周君也是很能干的人，而况又是你的举荐，一定赏识不虚。”何桂清说，“我马上写信，请坐一坐！”

说罢，他退入书房，亲笔写了一封信。何桂清虽未做到封疆大吏，督抚的派头已经十足，两张八行笺，写着胡桃大的字，按科名先后，称雷以诚为“前辈”。胡雪岩接了信代周一鸣道谢，周一鸣自己则叩头相谢。

“你先回去吧！”胡雪岩对周一鸣说，“我还要陪何大人谈谈。”

等周一鸣一走，何桂清告诉胡雪岩一个消息，说江苏巡抚许乃钊有调动的消息，“今天一早，接到京里的密信。”他说，“我想等一等再说。”

许乃钊调动，何以他要等候？细想一想，胡雪岩明白了，必是何桂清有接此任的可能，不妨静以观变。

这个主意的变化，胡雪岩觉得对自己这方面大为不利，因而颇想劝他仍照原来的计划，先活动调任仓场侍郎，然后放到浙江去当巡抚，那一来，对王有龄，对自己，对嵇鹤龄便有左右逢源、诸事顺手之乐了。

暗中的猜测，不便明劝，万一猜得不对，变成无的放矢，是件可笑的事，叫何桂清看轻了自己，而且凡事明说不如暗示，旁敲侧击的效果最好，这是胡雪岩所深知的。于是略想一想，有了一套说词。

“江苏巡抚这个缺，从前是天下第一，现在，我看是最末等的了。”他忽然发了这样一段议论。

何桂清当然要注意，“苏抚的缺分，不如以前是真的，”他说，“但亦不至于沦为末

等。”

“我是瞎说说的，跟云公请教。”胡雪岩徐徐而言，想着末等的理由，想到一条说一条，“第一是大乱在江苏，地方少了，钱粮也就少了。”

“还好，苏松膏腴之地，还在我们手里。”

胡雪岩不便说苏松难保，“要保住，也很吃力，刘丽川至今还在上海。这且不去说它，第二，江苏的官太多。”他说，“浙江好的是巡抚独尊！”

“啊！”何桂清深深点头，“你这话有道理，督抚同城，确是麻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巡抚要压倒总督，怕不大容易，这也不去说它，第三，”胡雪岩又说，“江南大营的向大人，听说很难伺候。云公，有这话没有？”

这话当然有的。何桂清心想，江南大营的骄兵悍将，不知凡几，向荣的难侍候，犹其余事。于是本来想在江苏等机会，打算着能接许乃钊的遗缺的心思动摇了。

看他默然不语，胡雪岩猜到了他的心思，益发动以危言：“地方官要与城共存亡。我替我们杭州同乡许大人说句私话，如果能够调动一个缺，真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这句话才真的打动了何桂清，他最胆小，虽然纸上谈兵，豪气万丈，其实最怕打仗。看起来，江苏真的成了末等的缺，何必自讨苦吃，还是进京去吧！

主意打定了，却不便明说，只连连点头：“高论极是，佩服之至。”

“我哪里懂什么，不过俗语道得好：‘旁观者清。’不在其位，不关得失，看事情比较清楚。”

“说得一点不错。”何桂清答道，“我就正要老兄这样的人，多多指点。”

“云公这话说得太过分，真叫我脸红。”他趁势站了起来，“我就此告辞了，顺便跟云公辞行。”

“怎么？”何桂清顿现怅然之色，“你就这样走了？”

“是的，我预备明天一早动身回上海。”

“那么——”何桂清沉吟了好半晌说，“我们上海见面吧！那不会太久的。”

“是！我一回上海就把款子预备好，随时等云公的招呼。”

“还有件事，无论如何，奉托费心。”

胡雪岩一愣，随即会意，事实上此事已成功了一半，所以很有把握地说：“云公请放心，一到上海，必有喜信。”

何桂清自然高兴，而过分的欣悦，反生感慨，“真想不到，这一次无端与雪岩兄结成知交。”他摇摇头说，“人生在世，都是一个缘字，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胡雪岩跟他的境遇，约略相似，再加上王有龄，三个人天南地北，不知冥冥中是什么力量的驱使，得能聚在一起，像七巧板一样，看似毫不相干，居然拼出一副花样，实在巧妙之至。所以对他的话，深具同感。

“云公，说到缘字，还有让你想不到的事。”他紧接着又说，“眼前我不说破，说破了不好玩了。只盼你早则节前，晚则节后，到了上海，我们再叙。”

听他如此说法，何桂清便不肯多问，只说：“好，好！我们再叙。良晤非遥，我就不送你了。”

“不敢当，我也就不再来辞行了。”他站起身作揖。

“你请等一等。”何桂清说完，匆匆又走入书斋，好久，都不见再露面。他是亲笔在写名帖，写信来不及了，只好用名帖，一共七八张，从苏州到上海，沿路掌管一方的文武官员，都有他的名帖致意。致意是门面话，其实是为胡雪岩作先容。

“你备而不用吧！”何桂清把一叠名帖交了过去，“交情深浅，都在措词上看得出来，该用不该用，怎么用法，你自己斟酌。”

“有云公这几张名帖，就等于派了百把兵保护，一路上可以睡到上海，多谢，多谢！”

“雪轩那里，我另外复信，这里跟浙江，每天都有驿差，方便得很。我就不必麻烦你转信了。”

何桂清一面说，一面亲自送客，体制所关，送到二门为止。等胡雪岩回到客栈，他跟

着又派人送了四样路菜，一部他新刻的诗稿，另外一个沉甸甸的小木箱，打开来一看，是一只“汽锅”。

“难为你家大人想到。”

“我家大人交代，”那个叫何福的听差说，“胡大老爷的交情，与众不同，叫我跟胡大老爷请示，若还有事，我就在这里侍候胡大老爷上了船再回去。”

“不必，不必！我有人，你请回去吧，替我道谢。”

说完，在阿巧姐的梳头匣里取了个红封套，红封套甚多，备着赏人用的，轻重不等，最重的是五两一张银票，给何福的就是这一种。

意外纠纷

这一下，胡雪岩就只有一件事了，等阿巧姐回来。原说午间可到，结果等到日落西山，不见芳踪，反倒是周一鸣又来相伴了。

“胡大老爷，真是多亏你栽培。我去请教过人了，说何大人这封八行的力量很够，一定会得个好差使。”他笑嘻嘻地说。

“那很好！”胡雪岩也替他高兴，“你得赶快到扬州才好。迟了就没有好差使了。”

“不碍。沿运河、长江两岸都要设卡子，差使多得很，抢不光的。我伺候了胡大老爷回上海，再到扬州，最多耽误十天的工夫，不要紧。”

看他意思甚诚，而且路上也还要他招呼，胡雪岩就点点头不再多说了。于是又闲谈了一会，周一鸣看胡雪岩有点心神不定的模样，便有些踌躇，再坐下去，怕惹他的厌，如果告辞，丢下他一个人在客栈，更为不妥，想了想又劝他出去喝酒散心。

“谢谢，今天不行了。我得等人。”

“喔，”周一鸣知道他心神不定的由来了，“是等阿巧姐？”

“是啊！她回木渎娘家去，说了中午回来的，至今人面不见，不知是怎么回事。”

“此刻不来，今天不会回来了。木渎的航船，早就到了。”

“不是搭的航船，自己雇了一只船来回。”

“那这样，”周一鸣站起身来，“我到阊门码头上去打听打听看。”

“不晓得是哪一条船，怎么打听？”

“不要紧！我到那里，一问便知。”

“对了！你码头上最熟。”胡雪岩欣然答道，“那就拜托了。”

等周一鸣走不多时，忽然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后生，由金阊栈的店伙领了来见胡雪岩，自道他是潘家跑上房的书僮，奉了他家姨太太之命，“请胡老爷过去，有位堂客，要见胡老爷。”

又是姨太太，又是堂客，当着店伙在那里，胡雪岩倒有些尴尬，怕引起误会，传出谣言去，总是烦恼，所以不跟那小后生答话，只向店伙说道：“你们这里，另外有位胡老爷吧？他弄错了！”

“不错！”店伙答道，“他说了胡大老爷的官印，上雪下岩，我才领了来了。”

“那就奇怪了。”胡雪岩对那小后生说，“苏州我没有姓潘的朋友，更不认得你家姨太太。”

“原是木渎来的那位堂客要见胡老爷。”小后生说，“那位堂客是我们姨太太的要好姐妹。”

“原来是阿巧姐！”胡雪岩大惑不解，“怎么不回客栈，到了你家？”

“那就不清楚了。只说请胡老爷过去见面。”

胡雪岩为难了。素昧平生，应人家内眷的邀请，这算是怎么回事？同时阿巧姐有何理由到了潘家？而又叫自己去相会？凡此都是疑窦，以不去为妙。

话虽如此，事情却要弄清楚，真假之间，首先要问阿巧姐，“那位木读来的堂客，你看见了没有？”他问。

“见了的。”

“是怎么个样子？”

那小后生把阿巧姐的身材、容貌、服饰形容了一遍，果然不错。阿巧姐在潘家这话，看来不假。

有了这个了解，事情就好办了，“好的，你到外面等一下。或者去逛一逛再来，我要等个人回来见了面，才能跟你去。”说着，胡雪岩随手在茶几上抓了些零钱给他，“你去买糖吃！”

“谢谢胡老爷！”小后生问道，“我歇多少时候再来？”

“歇半个时辰。”

未到半个时辰，等的人到了，是周一鸣，据他打听的结果，阿巧姐的那条船，早在下午三点钟，就已到达。

“这有点意思了！看起来不假。”接着，胡雪岩便将那个突如其来的邀请，说了给周一鸣听。

“这其中一定有道理。阿巧姐必有不便回来的理由，胡大老爷，我陪了你去。”

“你的话不错。不过我不想去，一个人不怕一万，独怕万一。”胡雪岩低声说道，“人心多险，一步错走不得。我平日做人，极为小心，不愿得罪人，但难免遭妒，有人暗中在算计我，亦未可知。别样事都好分辩，就是这种牵涉人家闺阁的事，最要远避。所以，我想请你替我去一趟。”

周一鸣久历江湖，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经过，心想他是怕着了“仙人跳”，顾虑得倒也有道理。自己替他去走一趟，一样也要小心，当时便点点头说：“我去！去了只把阿巧姐请出来，看她是何话说？”

“对了！你问明了立刻来告诉我。”

正在谈着，那小后生已转了回来。胡雪岩随便找了个不能分身的理由，来人自无话

说，带着周一鸣走了。

这一走，过了个把时辰，才见他回来，“阿巧姐的话很多，有些事，我也弄不清楚。”周一鸣略停一停，整理一下思绪，要言不烦地说，“阿巧姐夫家派了人，从木渎跟了她到这里，看样子是来找麻烦。阿巧姐不愿回这里，就是不愿意让他们发现她落脚的地方。阿巧姐说有好些话一定要跟胡大老爷你当面谈。她怕跟来的人，在潘家附近守着，此刻不敢出门，到半夜里叫我去接了她来。”

“喔！”胡雪岩深为诧异，“据我知道，她夫家老实得很。怎有此事？”这话在周一鸣无可赞一词，只这样说：“反正见了面就知道了。”

“慢点！”胡雪岩双目炯炯，神色凛然，“不能去接她！万一为人跟踪，明天告我个拐带良家妇女，这个面子我丢不起。老周，我问你，那潘家是怎么回事？”

“苏州潘家有两潘，一潘是‘贵潘’，一潘是‘富潘’，阿巧姐的那一家，是富潘的同族。阿巧姐的小姐妹，是他家的姨太太，太太故世了，姨太太当家，所以能够作主，把阿巧姐留了下来住。”

“潘家的男主人，叫啥？你晓得不晓得？”

“不晓得。”

“不晓得也不碍。”胡雪岩说，“等我去拜他家男主人，当面说明经过，把阿巧姐找了出来，就当着他家男主人谈好了。不过，这一下，要委屈你了。”

这话周一鸣明白，是要他权且充任报帖的家人，这也无所谓，他很爽快地答应：“我伺候胡大老爷去。”

于是雇好一顶轿子，周一鸣持着拜匣，跟随胡雪岩到了潘家。帖子一投进去，潘家的男主人莫名其妙，但他的姨太太心里明白，说了经过，方始恍然，立刻吩咐接见。

“来得冒昧之至，”胡雪岩长揖问道，“还不曾请教台甫。”

“草字叔雅。”潘叔雅说，“老兄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我把人请出来，你们当面谈。”

“是！是！承情不尽。只是深夜打搅，万分不安。”

于是潘叔雅道声：“暂且失陪。”转身入内。

趁这片刻工夫，胡雪岩将潘家的客厅，打量了一番，这才讶然发现，潘家的里外大不相同。大门残旧狭隘，像个破落户，客厅中的陈设却是名贵非凡，光是壁上的字画，就让胡雪岩目眩不止，这面一堂屏条山水，四幅恰好就是“四王”，那面一堂屏条书法，四幅也恰好就是文徵明的真草隶篆“四体”。另有一幅中堂，顶天立地，写的是碗大的狂草，胡雪岩除了个“一”字，其余一字不识，但这么两丈多长，七八尺宽的一张宣纸，就够他发半天的愣了。

“胡老爷，请用点心！”

一个穿着极整洁的蓝布大褂的听差，捧来了一只银盒，盒子凿成一朵梅花，花蒂就是把手。揭开来看，里面是五只细瓷碟子，盛着五样点心，红、绿、黄、黑、白俱备，颜色极艳，胡雪岩只认得红的是玫瑰年糕，拿起银镶牙筷，拈了一块放在嘴里，滑糯香甜，其味弥甘，但却不是玫瑰的味道。

“这是拿啥做的？”

“是拿桃子汁在粉里蒸的。”

这在胡雪岩可说闻所未闻，只有叹一声：“你们府上真讲究！”

听差矜持地微笑着，退后两步，悄悄侍立。胡雪岩一面进食，一面在想：等将来发了大财，总要比这潘家更讲究，做人才有意思。

正在仰慕不已，胡思乱想的当儿，听得屏风后面，有了人声，抬眼看时，正是阿巧姐由个丫头陪着走了出来。一见面就说：“我等你好久了。”

“请这面坐吧！”听差十分知趣，将他们两人引到靠里的炕床上，端来了盖碗茶，随即向那丫头使个眼色，都退到了廊下。

“怎么回事？”胡雪岩问，“回一趟娘家，搞出很大的麻烦！早知如此，倒不如我叫老周陪了你去。”

“陪了去也没用。事情很奇怪——”

奇的是就在阿巧姐回去的前一天，有人寻到阿巧姐的夫家，直言相告，说是受阿巧姐的委托，来谈如何了结他们这层名存实亡的夫妇关系。如果愿意休妻另娶，可以好好送一

笔钱。

阿巧姐的丈夫很老实，不知何以为答，但他有个堂房哥哥，名叫小狗子，却是个喜欢搅是非的坏蛋，一看奇货可居，当时便表示：一切都好谈，但要阿巧姐亲自出面料理。来人一再探询口风，小狗子说是只想要个两三百银子。

“是假话！小狗子的打算，是要骗我到家，好敲人家的竹杠。偏偏我第二天就回家，亏得消息来得早，所以小狗子来叫我，我不肯回去。我娘也叫我早早走。”阿巧姐接着又说，“哪知道小狗子带了两个地痞，弄了只船跟了下来。我一看这情形，不敢回客栈，同时关照船老大，不可说破是金闾栈代雇的船。上了岸，雇顶小轿，一直抬到这潘府上，还不晓得小狗子知道不知道我在这里。”

胡雪岩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等她说完，主意也就定了，“你做得好！”他说，“不要紧，我来料理。”

“你怎么样料理？”

“这家的姨太太，跟你的交情厚不厚？”

“从小在一起的姐妹。”阿巧姐答道，“交情不厚，我也不会投到这里来了。”

“那好！”胡雪岩欣慰地，“你就先住在这里。多住几日。”

阿巧姐大感意外，“多住几日？”她皱眉问道，“住到几时？”

胡雪岩的意思，最好住到何桂清动身北上的时节。但这话此时不便说，而且一时也说不清楚。再又想到，虽然阿巧姐跟人家的交情甚厚，只是当居停的，到底不是正主人，作客的身份也有些尴尬，主客双方，都有难处，短时勾留，还无所谓，住长了要防人说闲话。

“这样吧！”胡雪岩说，“见事行事。你在这里打搅人家，我自然有一番意思。明天就备一笔礼来，若是她家男主人好意相留，你就住下去，不然另想别法。”

“住下去倒没有什么。我只是问你，要住到哪一天？”阿巧姐又说，“我也知道你上海事情多，最多三两天就要回去，莫非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

“当然不会！”胡雪岩说，“我另有安排。”

“啥安排？”阿巧姐抢着问，神气极其认真。

若是别人，看她这样咄咄逼人，会觉得招架不住，胡雪岩自然不会，“你不要着急，自然是极妥当的安排。”他接着又说，“长话短说，我让你住在这里，不让你回客栈，就是不想落把柄在小狗子手里。回头我就要去打听，到那里去的人是什么人？”

“对！这要去打听。”阿巧姐说，“在船上我一直想不通，为啥要冒我的名，说我托他们去谈的？莫非是我认识的人？”

这句话提醒了胡雪岩，念头像闪电一般从心里划过，十有八九是尤五和古应春搞的把戏，自己曾经跟他们说过，请他们听自己的招呼行事，暂时不必插手，果然，不听自己的话，弄巧成拙，反惹出意外的麻烦。

不过，他也知道阿巧姐此时心神不定，不宜多说，便即答道：“你不必瞎猜。一切有我。这件事办得顺利的话也很快，说不定明后天就可以水落石出。你先安心在这里玩几天，我把你的衣箱送过来。”

“那倒不必。我跟我那小姐妹，身材相仿，她的衣服多得穿不完，不过，”阿巧姐又提到那话，“这总也要说个日子，到底住多少天？我也好安心，人家问起来，我也有话好答。”

“那——”胡雪岩心想，看样子到端午前后，何桂清动身的那时候，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就早些了结这事，所以盘算了一会，很爽快地答道：“三天！第四天我准定来接你。”

阿巧姐很满意，却又叮嘱了一句：“你可记在心里！”

“不会忘记！”说着，他从身上摇出一大叠银票来，捡了几张小数目的递了过去，“这里二百两银子，你留着用。在人家这里作客，小钱不要省，下人该当开发的，都要开发。出手也不可以小气。懂吧？”

阿巧姐如何不懂？点点头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丢你的面子。”

于是胡雪岩请见主人，道谢告辞，等周一鸣陪着回到金闾栈，他把他留了下来，细谈究竟。

这段经过，前因后果，相当曲折，即令胡雪岩把不必说出的话，隐去了许多，仍旧使

周一鸣听得津津有味，而且摩拳擦掌，大有跃跃欲试之意。

“乡下土流氓搞不出什么把戏，等我打发他们走。”

“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先别忙！”胡雪岩说，“我们商量好再动手。只是摆脱这两个人，事情好办，我要跟小狗子打交道。”

“喔！”周一鸣把心定下来，因为看样子还有许多花样，且等听了再说。

“我现在又要叫小狗子晓得厉害，又要他感激。你倒想个办法看。”

这是个难题，胡雪岩原有借此考一考周一鸣的意思。他好好考虑了一会，出了一个主意，胡雪岩认为可行，当天就开始动手。

第一步是去打听这两个人，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不脱泥土气，所以第二天一早，周一鸣很快地在潘家附近找到了。潘家的巷口就是一爿俗称“老虎灶”的小茶店，光顾这里的茶客，大多是附近的平民，一到先自己取了木脸盆舀水洗脸漱口，相互招呼，然后吃茶吃点心，高谈阔论，只有坐在门口饶饼摊子后面那张桌子上，土里土气，贼头贼脑的两个茶客，不但不跟人招呼，而且两双眼睛只盯着过往行人，特别是看见堂客，更为注意，这就相当明显了。

“小狗子！”周一鸣冒叫一声。

小狗子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听得声音，转脸来看，看到周一鸣含笑注视，便即问道：“是你叫我？”

“是啊！哪一天进城来的？”

“昨……昨天。”小狗子嗫嚅着说，“我不认识你。”

“怎么会不认得我？”周一鸣也做出困惑的神色，“我倒请问，你是不是家住木渎？”

“是的。”

“那就对了！”周一鸣以极有把握的声音说，“你贵人多忘事，认不得我，我是不会记错的。我们上一次吃过‘讲茶’，我那朋友多亏你帮忙。”

这又是周一鸣瞎扯，料准像小狗子这样的人，少不得有吃讲茶、讲斤头的行径，所以

放心大胆撒谎。小狗子不知是计，想了想问：“你的朋友是哪个？”

“姓王。”

“喔，”小狗子说，“想来是王胖子的朋友。不错，王胖子调戏刘二寡妇，挨了耳光，是我帮他叫开的。王胖子现在还好吧！”

“还不错，还不错！”周一鸣顺口回答，“他常常提到你，说你小狗子够朋友。来，来，我做个吃点心的小东。”说着便向烧饼摊子高声吩咐：“拿蟹壳黄、油包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狗子一面说话，一面眼睛朝外看，街上走过一个女人，后影极俏，像极了阿巧姐。

这等于自画供状，周一鸣心里好笑，便根本不拿他当个对手，等那条俏影消失，小狗子怏怏地收拢目光，脸上并现懊恼与疑惑之色，周一鸣便单刀直入问道：“小狗子，你在等人？”

“不是，不是！”

“那个女的，”周一鸣遥遥一指，“后影好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小狗子怎想得到是有意逗他？惊喜交集地问：“你——啊，说了半天，看我荒唐不荒唐？还没有请教你老哥尊姓？”

周一鸣因为藐视他的缘故，便懒得改姓，照实答道：“敝姓周。”

“喔，周大哥，刚才过去的那个女人，你也觉得像是认识的？”

“是啊！”周一鸣说，“好像木渎见过，也好像在上海见过。”他摇摇头，“记不得了！”

这番做作，把小狗子骗得死心塌地，当时先不忙跟周一鸣答话，向他的同伴叫了声：“老吴！”接着向外努一努嘴。

那个老吴便飞奔而去，周一鸣越发匿笑不已。“小狗子，”他放低了声音说，“你们在盯人的梢？”他又用关切的神色，提出警告，“苏州城里，不比乡下，尤其是这年把，总督、巡抚、总兵，多少红顶子大官儿在这里，你们要当心。”

“这——”小狗子嗫嚅着，“不要紧的！是熟人。”

“什么熟人？说刚才那个女的是熟人？”

“是的。”小狗子觉得周一鸣见多识广，而且也说了相熟，便不再隐瞒，“周大哥，你说在木渎，在上海见过都不错。说起名字，你恐怕晓得，叫阿巧！”

听得这话，周一鸣又有番做作，把腰一直，脸微微向后，眼略略下垂，好半晌才说：“我道是哪个，是在长三堂子里的阿巧！怪不得背影好熟。”

“对，对！周大哥，你也晓得的，她在堂子里。”小狗子更觉需要解释，赶紧又说，“那都是她娘家不好，她是私下从夫家逃出的，做出这种事来，害得夫家没面子，真正气数。”

“那你现在盯她的梢，所为何来？想捉她回去？”

“也不是捉她，她不守妇道，想劝她回去。”

“这，小狗子，不是我说一句，真正你们苏州人的俗语：‘鼻头上挂咸鱼——臭鲞’，这种人怎么劝得醒？”

小狗子点点头，想开口却又把话咽了回去。

周一鸣明白，这就到了要紧关头了。他原来定的计划是，找好“班房”里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托他找个同事，两个人弄条链子，弄副手铐，等自己探明了小狗子的住处，“硬装榫头”，随便安上他一个罪名，先抓到班房里，然后胡雪岩拿着何桂清留给他的致长洲知县的名片去保他出来。这就是既叫小狗子知道厉害，又要他感激的手法。而照现在来看，根本无须这样子大动干戈，直截了当谈判就行了。

对小狗子这面，毫无疑问，周一鸣认为“搓得圆、拉得长”，要他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极有把握，但在胡雪岩那方面不能没有顾忌，他觉得自己无论就身份、交情来说，替他办事，还没有能够到自作主张，独断独行的程度。自己只不过为胡雪岩奔走，他怎么说，自己怎么做，能把他的交代完全办到，便是最圆满的事。不听他的话做，即使效果超过预期，依然会使得胡雪岩有“此人不可靠”的感觉，因为不听话即是不易控驭。

为此，他改了主意，“小狗子，各人有各人的事，我也不来多问。”他略停一停说，“今天也是凑巧，我有个机会可以发笔小财，不过这件事我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正好路过看见你，想邀你做个帮手，不知道你有空没空。”

话甚突兀，小狗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有钱进账的事，自然求之不得，但第一要看他的话靠得住靠不住；第二要看自己做得了做不了，所以先要问个清楚才能打主意。

“周大哥，你挑我，我自然没话说。是怎么回事，好不好请你先说一说？”

“说来话长。看你现在心神不定，我也还有点事要去办，这样，”周一鸣故意做个沉吟的神情，然后语声很急地问道，“你住在哪里，中午我来看你。”

“我住在阊门外一个朋友那里。”小狗子又说，“中午不见得回去。”

“那么，我们中午约在那里碰头好了。我请你吃酒，把你的朋友老吴也带来。”

“好的。”小狗子毫不迟疑地答道，“你约地方好了。哪个请哪个，自己弟兄都一样的。”

“对！我们准定中午在观前街元大昌碰头。先到先等，不见不散。”

说定了，周一鸣先走，他很细心，没有忘了先到烧饼摊上付了点心钱。然后匆匆奔到吴苑茶店，这是昨天晚上约好了的，胡雪岩在那里等他。

“这个小狗子，两眼墨黑，啥也不懂！居然想来寻这种外快，真正叫自不量力！”周一鸣得意地细讲了发现小狗子的经过，然后又说，“杀鸡焉用牛刀？这种样子，胡大老爷你也犯不着费心了，有话跟他实说就是。本来我就想跟他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不过是胡大老爷的事，我不敢擅专。”

“不敢，不敢！”胡雪岩对周一鸣很满意，所以也很客气，拱着手说，“你帮我的这个忙，帮得不小。”

“哪里的话？胡大老爷，你不必说客气话。”周一鸣很恳切地答道，“该当怎么办，你尽管吩咐，我去跑。”

“你的办法已经很好了。能够就在这一两天内办妥当了，说句实话，是意想不到的顺利。你中午去赴约，约了他到我客栈里，我们一起跟他谈。不过，那个姓吴的，最好把他撇开。”

“这容易。我自有法子。”

“还有件事，很要紧。”胡雪岩略想一想说，“不管它了，我自己去办，你就只管约

了小狗子来，只要约到，以下都是我的事。”

“只要约到”四个字，等于提醒周一鸣，小狗子可能心生疑惑，有意爽约。那在胡雪岩面上就不好交代了。

于是周一鸣不暇多说，匆匆出了金闾栈，为求快速，赁了一匹供游客逛山用的马，认镫扳鞍，跨上马背，将缰绳一带朝城里走。

“喂，喂，客人，你到哪里？”赁马的马夫赶紧抢着嚼环，仰脸问说。

这些马照例有马夫带路，而马是跑熟了路的，出行之时，一步踏一步，到归途回槽，撒开四蹄，却又大不相同。马都是上了岁数的，实在也快不到哪里去，而且除却逛山，从不进城，所以马夫要那样诧异地问。

周一鸣原晓得这些规矩，一看不能通融，便很简捷地说：“我要进城，你赁不赁？不赁我就下来。”

“做生意哪有不赁之理。不过——”

周一鸣没有工夫跟他多磨，跳下马来将缰绳一丢，掉头就走。

这态度就不太好了，而那马夫也是有脾气的，当时便吐一口唾沫，自言自语地骂道：“真叫气数！碰着‘老爷’哉！”

苏州话的“老爷”，用在这里当鬼解释，周一鸣正因赁马不成，惹了一肚子气，此时怒不可遏，转过身来，抢上两步，戟指喝道：“你骂谁？”

那马夫一看来势汹汹，便有惧意，但“苏州人打架”的那副工架是出了名的，一面用怎么样也硬不起来的苏州话，连声警告：“耐要那哼？耐要那哼？”一面倒退着揎拳捋袖、捞衣襟、盘辫子，仿佛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苏州人又最好看热闹，顿时围了一圈人。那马夫有本地人助威，声音便高了，用极快的苏州话指责周一鸣不通人性，即令是吵架，也忘不了说几句俏皮话，于是看热闹的人丛中，便有了笑声。

周一鸣此时处境甚窘，他倒不是畏惧，而是怕闹得不可开交，误了小狗子的约会，便误了胡雪岩的要紧事，心里颇为失悔，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台阶可下。

幸好，有了救星，是胡雪岩，“老周，”他从人背后挤了出来，问道，“跟他吵什么？”

“为了赶辰光，想赁匹马进城，这家伙的马，要拣地方走的，那就算了！‘买卖不成仁义在’，用不着骂人。”

“哪个骂人？”马夫也抢上来分辩，却让胡雪岩止住了。

“‘相骂无好口’，谁是谁非，不必再辩。我只问你，耽误了你的生意没有？”

“就耽误了生意，也只好我认倒霉。”

“那就没话可说了。”胡雪岩说，“你赶快招呼你的生意去吧！”说着，他把周一鸣一拉，掉臂而出，也不必劝解，更不必追问，两个人雇了两顶轿子抬进城，在观前下轿，重新约一约时间，准定正午在金闾栈见面，然后分手，各去干各的。

苏州同行

胡雪岩本想去找“炉房”，一打听地方远得很，只好找钱庄，踏进一家门面很像样的“永兴盛”，开口便问：“有没有刚出炉的‘官宝’？”官宝就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由藩库监视熔铸，专备解京及其他公用，所以称作“官宝”。

钱庄不见得有刚出炉的官宝，但可以到炉房去兑换，甚至现铸，只要顾客愿意“贴水”，无不办到。永兴盛有个伙计，架子甚大，双手分开成个八字，撑在柜台上，歪着头问：“要多少？”

“要二十个。”

二十个就是一千两银子，那伙计拿过算盘来，滴沥搭拉打了几下，算出贴水的银数，然后说道：“要下午才有。”

“我有急用，另贴车费，拜托代办一办。”

于是又说定所贴的车费，胡雪岩付出一大一小两张阜康的“即票”，那伙计斜睨着说：“这票子我们不收。”

“为什么？”

“信用靠不住。”

如果说跟阜康没有往来，不知道它的虚实，不便收受，胡雪岩倒也无话可说。说阜康“信用靠不住”，近于诬蔑，他不由得气往上冲，伸手入怀，取出一大叠银票，其中有鼎鼎大名的京师“四大恒”，以及总号设在汉口，分号二十余处的“日升昌”的票子，预备拿到柜台上，叫他自己挑一张。手已经摸到银票了，转念一想，不必如此，便忍住了怒气问道：“宝号可出银票？”

“当然。”

“那好。”胡雪岩问道，“如果是宝号的本票，自然是顶靠得住了？”

“那还用说吗？你有多少，我们兑多少。”

“我没有。既然宝号不肯收阜康的票子，我只好到别家了。”胡雪岩拱拱手说，“对不起，对不起！”

出了永兴盛，觉得这口气真咽不下去，最好马上就能报复，但这不是咄嗟可办的事，只得暂且丢开，先另找一家钱号，兑换了二十个官宝，托那家钱庄派一名“出店”送到了金闾栈。

也不过刚刚把银子堆好，周一鸣陪着小狗子到了，引见以后，胡雪岩开门见山地说：“我是阿巧姐的客人，她托我替她来说句话，如果他夫家肯放她，她愿意出一千两银子，让她丈夫另外攀亲，还可以买几亩田，日子很可以过得去了。我听老周说，这件事有你‘轧脚’在内，‘皇帝不差饿兵’，我替阿巧姐作主送你一百两银子。你看如何？”

这番话说得很明白，而小狗子仍有突兀之感，最叫他困惑的是，这个自称是王胖子的朋友，曾经一起吃讲茶的“周大哥”，何以会把自己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因此，看看周一鸣，又看看胡雪岩，翻着一双白多黑少的三角眼，竟无从作答。

就在他这迟疑不语之际，突然觉得眼前一亮——胡雪岩把张被单一揭，下面盖着的二

十大元宝，尽皆揭露，簇簇全新，银光闪亮，着实可爱，另外又有一堆银子，几个“中锭”，一些“元丝”，估计是百把两上下，这不消说得，是预备送自己的谢礼。

俗语道得好：“财帛动人心”，胡雪岩是钱眼里不知翻过多少跟斗的，最懂得这句俗语，所以特地要换官宝，好来打动小狗子的心。

这是胡雪岩熟透世故，参透人生，驾驭世人的一帖万应灵药，小狗子心里也知道，阿巧姐真正成了奇货。说书的常说：美人无价，若是咬定牙关不放松，弄个一万八千的也容易得很，这区区一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

无奈心里是这样想，那双眼睛却不听话，盯住了叠得老高，耀眼生花的大元宝不肯放。当然口中无话。周一鸣要催他，嘴唇刚一动，让胡雪岩摇手止住了。

他很有耐心，尽让小狗子去想。银子如美色，“不见可欲，其心不乱”，或者刚看一眼，硬生生被隔开，倒也罢了，就是这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况之下，一定越看越动心，小狗子此时的心情，就慢慢变成这个样子了。

“凡事不必勉强。”胡雪岩开口了——再不开口，小狗子开不得口，会成僵局，“你如有难处，不妨直说。”

“难处？”小狗子茫然地问。

胡雪岩看他有点财迷心窍的模样，便像变戏法似的，拎起被单的一角，往上一抖，被单飞展，正好又把元宝覆住。这一来，小狗子的一颗心，才又回到了腔子里。

“我也晓得你老哥是在外头跑跑的，做事‘落门落槛’，所以爽爽快快地跟你说。”胡雪岩说，“我是受人之托，事情成不成，在我毫无关系，只要讨你一句回话，我就有交代了。”

银子等于已经收起来了，似乎只等自己一句话，事情便成罢论。这样一个局面，轻易放弃，总觉得“于心不忍”，因此不择言地答了句：“我来想办法。”

“这就是了。”胡雪岩接着他的话说，“我们都是居间的人，有话尽不妨实说，有难处大家商量着办。你老哥是何办法？我要请教。”

“事情我做不得主，我只有尽力去说。成不成，不敢包。”小狗子又说，“如果数目上有上落，应该怎么说法？要请胡老爷给我一句话，我心里好有个数。”

这到了讨价还价的时候，可说大事已定，胡雪岩略想一想说：“我在苏州很忙，实在没有闲工夫来磨，这样，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如果不耽误我的工夫，我花钱买个痛快。明天一早，能够立笔据，我自己贴四个大元宝。”

“明天一早怕来不及。”

“至迟明天中午，中午不成，这件事就免谈了。一千两银子有人想用。”

这话是什么意思？小狗子方在猜疑，周一鸣便桴鼓相应地说了句：“刑房的张书办，我是约了明天中午吃酒。”

两句话加在一起，表示这一千两银子，可能送给张书办，送钱给刑房书办用，自然是要打官司，小狗子越发心存警惕，于是连连点头：“好的，好的。我准定明天中午，把‘原主’带了来，要立笔据，我就是中人。”

“我们这方面，请老周做中人。”胡雪岩把那一百两银子取了来，放在小狗子面前，“这个，你先收了。”

小狗子喜出望外，但口头还自要客气两句，“没有这个规矩！”

“规矩是人立的，我的规矩一向如此，你先把你的那一百两银子拿了去，跑起腿来也有劲。”

胡雪岩还附带奉送了一块簇新的绸面布里的包袱，将银子亲手包好，交了过去。小狗子算一算，这件事办成功了，那一千二百两银子中，明的中人钱，暗的二八回扣，还有三百两银子好进账，平白撞出这一炷财香，也多亏周一鸣，所以向胡雪岩道了谢，招招手说：“周大哥，请你陪我出去。”

周一鸣陪他出了门，等走回来时，手里托着两个“中锭”，笑嘻嘻地说：“这家伙倒还有良心，说饮水思源，是我身上来的路子，要送二十两银子给我，我乐得收下来，物归原主。”说着，把两锭银子摆在胡雪岩面前。

“笑话，他送你的，跟我啥相干？你收下好了！明天‘写纸’，我们照买卖不动产的规矩，‘成三败二’，中人钱五厘，你们‘南北开’，还有三十两银子，是你应得的好处。”

周一鸣也平白进账了五十两银子，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把胡雪岩奉若神明，敬重得

不得了，自告奋勇，要去接阿巧姐回来。

“不忙，不忙，让她在潘家住两天。”胡雪岩说，“我倒有两件事跟你商量。”

这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这天早上在永兴盛受的气要出，问周一鸣有何妙计？

“心思好不过胡大老爷。”周一鸣答道，“你老想出法子来，跑腿归我。”

“法子倒有一个，我怕手段太辣。我先讲个票号的故事你听——”

京师的票号，最大的四家，招牌都有个“恒”字，通称“四大恒”。行大欺客，也欺同行，有家异军突起的票号，字号“义源”，专发钱票，因为做生意迁就和气，信用又好，营业蒸蒸日上。而且发钱票专跟市井细民打交道，这口碑一立，一传十，十传百，市面上传得很快，连官场中都晓得义源的信誉了。

四大恒一看这情形，同行相妒，就要想法打击义源，于是一面暗地里收义源所出的票子，收了去兑现，一面放出谣言，说义源快要倒闭了，这一来造成了挤兑的风潮。哪知一连三天，义源见票即兑，连等都不用等，第四天，风平浪静，义源的名气反倒越加响了。

四大恒见此光景，自然要去打听它的实力，一打听才晓得遇上了不倒的劲敌，义源有实钱四百万，出了一张票子，照数提一笔另行存贮，从来不发空票，所以不致受窘。

这个故事一说，周一鸣就懂了，“胡大老爷，”他问，“你的意思也是想收‘义源’的票子，去‘整’它一家伙？”

“对了！不过我又怕像‘四大恒’跟‘义源’一样。”胡雪岩说，“你做初一，人家做初二，弄‘义源’不倒，‘义源’来整我的阜康，岂不是自讨苦吃？”

“是的。这一点不可不防。”周一鸣说，“等我去打听打听‘义源’的实力看。实力不厚，不妨‘将他一军’，不然，还得另想别法。”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去打听了再说。好在这件事不忙。我讲另外一件。”

另一件事是要送潘叔雅一笔礼，一则酬谢他暂作阿巧姐居停的情谊，再则是胡雪岩觉得像这样的人，大可做个朋友，有心想结纳。

如果说，仅仅是还人情债，这笔礼很容易送，反正花上几十两银子，买四色礼物，情意就算到了。但要谈结纳，则必须使潘叔雅对这笔礼重视，甚至见情，他家大富，再贵重

的礼物，也未见得放在心上。或者是杭州的土产，物稀为贵，倒也留下一个印象，无奈人在苏州，无法办到。

这番意思说了出来，等于又替周一鸣出了个难题，“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他说，“潘家有钱，少的是面子。能不能送他个面子？”

“这话说得妙！”胡雪岩抚掌称赏，“我们就动脑筋，寻个面子来送他。”

这两句话对周一鸣是极大的鼓励，凝神眨眼，动足脑筋，果有所得，“我倒有个主意，你老看行不行？”他说，“何学台跟你老的交情够了，托他出面，送潘家一个面子。”

“这个主意的意思很好。”胡雪岩深深点头，“不过，我倒想不出，这个面子怎么送法？”

“可以这样子办，你老写封信给何学台，事情要不要说清楚，请你老自己斟酌，如果不愿意细说，含含糊糊也可以，就说，这趟很承潘某人帮忙，请何学台代为去拜访潘某人道谢。”周一鸣说，“二品大员，全副导子去拜访他，不是蛮有面子的事？”

“好极，好极。这个主意高明之至，高明得——老周，你自己都不晓得高明在哪里？”

这是什么怪话？周一鸣大为困惑，自然也无法赞一词，只望着胡雪岩翻眼。

胡雪岩也不作解释，还没有到可以说破的时候，他已经决定照官场中通行的风气，买妾以赠，安排阿巧姐做何桂清的侧室。这一来，阿巧姐在潘家作客，何桂清亦应见情，所以代胡雪岩道谢，实在也就是他自己道谢。周一鸣的主意，隐含着这一重意义，便显得格外高明，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

“准定这样子办。”胡雪岩相当高兴，但也相当惋惜，“老周，你很能干，可惜不能来帮我。”

周一鸣心中一动。他也觉得跟胡雪岩做事，不但爽脆痛快，而且凡事都是着着占上风，十分够味，但到扬州去办厘金，大小是个官，而且出息不错，舍弃了似乎也可惜，所以也只好表示抱歉：“是啊！有机会我也很想跟胡大老爷。”

“那都再说了。”胡雪岩欣快地站起身，“今天我没事了，到城里去逛逛。你去打听

打听永兴盛的虚实，晚上我们仍旧在元大昌碰面。”

于是胡雪岩去逛了玄妙观，吃茶“听大书”，等书场散了出来，安步当车到元大昌，挑了一副好座头，一个人先自斟自饮，等候周一鸣。

吃完一斤花雕，周一鸣来了，脸上是诡秘的笑容。胡雪岩笑道：“看样子，永兴盛要伤伤脑筋了。”

“说巧真巧！”周一鸣很起劲地说，“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永兴盛当‘出店’，邀出来吃了碗茶，全本《西厢记》都在我肚里了。”

“好极，好极！先吃酒。”胡雪岩亲手替他斟了碗热酒，“边吃边谈。”

“永兴盛这爿店，该当整它一整，来路就不正——”

周一鸣从这家钱庄的来路谈起。老板本来姓陈，节俭起家，苦了半辈子才创下这点基业，不想老板做不到一年，一场伤寒，一命呜呼，死的那年，四十刚刚出头，留下一妻一子。孤儿寡妇，容易受人欺侮，其中有个伙计也姓陈，心计极深，对老板娘嘘寒送暖，无微不至，结果人财两得，名为永兴盛的档手，其实就是老板。

“真叫是一报还一报！”周一鸣大大喝口酒说，“现在这个陈老板，有个女儿，让店里一个伙计勾搭上了，生米煮成熟饭，只好招赘到家。这伙计外号‘冲天炮’，就是得罪了你老的那个家伙。”

“怪不得这么神气！原来是‘钦赐黄马褂’的身份。”胡雪岩问道，“这个陈老板图谋人家孤儿寡妇，他女婿又是这样子张牙舞爪，他店里的朋友一定不服，这爿店怎么开得好？”

“一点不错！”周一鸣放下酒杯，击着桌面说，“真正什么毛病都逃不过你老的眼睛，不是这样子，我那个朋友，怎么会‘张松献地图’来泄他的底？”

照周一鸣所知的底细，永兴盛已经岌岌可危，毛病出在姓陈的过于贪心，贪图重利，放了几笔账出去，收不回来，所以周转有些不灵，本来就只有十万银子的本钱，票子倒开出去有二十几万。永兴盛的伙计因为替死掉的陈老板不平，所以都巴不得活着的这个陈老板垮了下来。

胡雪岩是此道中人，听了周一鸣的话，略一盘算，就知道要搞垮永兴盛并不难，如果

有五万银票去兑现，就能要它的好看，有十万银票，则非关门不可。看姓陈的为人，在同行当中所得的支持，一定有限。而且同行纵讲义气，到底“救急容易，救穷难”，永兴盛的情形，不是一时周转不灵，垫了钱下去，收不回来，没有人肯做这样的傻事。

转念一想，自己搞垮了永兴盛，有何好处？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风声传出去，说杭州阜康的胡雪岩，手段太辣，苏州同业动了公愤，合力对付，阜康在苏州这个码头就算卖断了。

“算了！”胡雪岩笑笑说道，“我不喜欢打落水狗，放他一马！”

“胡大老爷，”周一鸣反倒不服气，“总要给他个教训，而且阜康也来创牌子。”

胡雪岩想了想说：“这倒可以！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件事就不谈了。胡雪岩放宽了心思喝酒，难得有这样轻松的时候，不觉过量，喝到酩酊大醉，连怎么回金闾栈的都记不清楚了。

到得第二天醒过来，只觉得浑身发软，因而便懒得出门，在客栈里静坐休息，一个人喝着酽茶，回想前一天的一切，觉得周一鸣有句话，倒颇有意味，跟永兴盛斗闲气是犯不着，但阜康的招牌，要到苏州来打响了它，却是很高明的看法。因为苏州已是两江的第一重镇，军需公款，各省协饷，进出甚巨，如果阜康要想像汉口日升昌那样，遍设分号，大展身手，苏州是个一定要打的码头。

打码头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名符其实的“打”，以力服人，那是流氓“立万儿”的法子，胡雪岩也可以办得到，逼垮永兴盛，叫大家知道他的厉害。然而他不肯这样做，他的铁定不变的宗旨，是杭州的一句俗语：“花花轿儿人抬人”，这个宗旨，为他造成了今天的地位，以后自然还是奉行不渝。这样，便只有“以德服人”来打码头，想起“冲天炮”的脸嘴，实在可恨，但做生意绝对不可以斗气，他心平气和地考虑下来，觉得永兴盛大可用来作为踏上苏州这个码头的跳板，现在要想的是，这条跳板如何搭法？

看样子那个陈老板不是好相与的人。像这样的人，胡雪岩也看得多，江湖上叫做半吊子，上海人称为“蜡烛”，“不点不亮”，要收服他，必得先辣后甜，叫他苦头吃过尝甜头，那就服服帖帖了。

照此想法，胡雪岩很快拟定了一个计划。浙江跟江苏的公款往来，他可以想法子影响的，第一是海运局方面分摊的公费，第二是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以及直接由湖州解缴江苏的协饷，这两部分汇到江苏的款子，都搜罗永兴盛的票子，直接解交江苏藩司和粮台，

公款当然提现，这一下等于借刀杀人，立刻就要叫永兴盛好看。

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便要由阜康出面来“挺”了。那时永兴盛便成为俎上之肉，怎么宰割都可以，或者维持它，或者接收了过来。当然，这要担风险，永兴盛是个烂摊子，维持它是从井救人，接收下来可能成为不了之局。整个计划，这一点是成败的关键所在。胡雪岩颇费思考，想来想去，只有这样做法最稳妥，就是临时见机行事，能管则管，不能管反正有江苏官方出面去提款，自己这方面并无干系。

然而这样做法，稳当是稳当，可能劳而无功，也可能损人不利己，徒然搞垮永兴盛。转念到此，觉得现在还不到决定的时候，这事如果真的要去做，还得进一步去摸一摸永兴盛的底，到底盈亏如何，陈老板另外有多少产业，万一倒闭下来，“讲倒账”有个几成数？这些情形都了解了，才能有所决定。因此，等周一鸣一到，他就这样问：“你那个在永兴盛的朋友，对他们店里的底细，究竟知道多少？”

“那就说不上来了，不过，要打听也容易，永兴盛的伙计大都跟陈老板和那个‘冲天炮’不和，只要知道底细，一定肯说。”

“好的，你托你那朋友去打听。”胡雪岩说，“事情要做得秘密。”

“我知道，不过，这不是三两天的事。怕你老等不及。”

“不忙，不忙！”胡雪岩说，“你打听好了，写信给我就是。”

“是！”周一鸣停了一下又说，“我把胡大老爷的事办好了，就动身到扬州，先看看情形，倘或没啥意思，我到上海来投奔你老。”

“我也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果真扬州没意思，我欢迎你。不过，不必勉强。”胡雪岩仍旧回到永兴盛的话头上，“你那个朋友叫啥？”

“他姓郑，叫郑品三。”

“为人如何？”

“蛮老实，也蛮能干的。”

“这倒难得！老实的往往无用，能干的又以滑头居多。”胡雪岩心念一动，“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你能不能带他来见一见？”

“当然！当然！他也晓得你老的。”

“他怎么会晓得？”

“是我跟他说的。不过他也听说过，杭州阜康的东家姓胡。”周一鸣问道，“胡大老爷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带他来。”

“你明天就要动身，你今天晚上带他来好了。”

真假丈夫

小狗子果然很巴结，“午炮”刚刚放过，人就来了，一共来了五个人，三个留在院子里，带着麻袋和扁担。一个带进屋来，不用说，是阿巧姐的丈夫。

据说他姓陈，四十岁左右，畏畏缩缩，是个极老实的人，臃臃肿肿一件棉袄，外面罩着件簇新的毛蓝布衫，赤脚草鞋。进得门来，只缩在门边，脸上说不出是忸怩还是害怕。

“请坐，请坐！”胡雪岩转脸问小狗子，“都谈好了？”

“谈好了。”说着，他从身上掏出来两张桑皮纸的笔据，连“休书”都预备好了。

胡雪岩接过来看了一遍，写得十分扎实，表示满意，“就这样！”他指着周一鸣说，“我们这面的中人在这里，你算是那方面的中人。还要个‘代笔’，就挑金闾栈的账房赚几个。”

“胡大老爷，”小狗子赶紧抢着说，“代笔我们带来了。”接着便往外喊了一声：“刘先生！”

五个人当中，只有这个“刘先生”是穿了长衫的，獐头鼠目，不似善类。

胡雪岩忽然动了疑心，然后发觉自己有一步棋，非走不可的，却忘了去走。因此，一面敷衍着，一面把周一鸣拉到一边，悄悄说道：“有件事，我疏忽了。你看，这姓陈的，

像不像阿巧姐的男人？”

“这怎么看得出来？”

“万一是冒充的，怎么办？钱还是小事，要闹大笑话！”胡雪岩说，“我昨天忘了关照一句话，应该请他们族长到场。”

“那也可以。我跟小狗子去说。”

“一来一往，耽误工夫也麻烦。”胡雪岩说，“只要‘验明正身’，不是冒充，他们陈家族长来不来，倒也不生关系。”

“哪个晓得他是不是冒充？”周一鸣说，“除非请阿巧姐自己来认。”

这倒是一语破的！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胡雪岩考虑了一下，断然定下了缓兵之计。于是周一鸣受命招待小狗子吃午饭，胡雪岩则以要到钱庄去兑银子作托词，出了金闾栈，坐轿直奔潘家。

一张名帖，附上一个丰腴的门包，胡雪岩向潘家的门房，坦率道明来意，他家主人不见都无所谓，目的是要跟阿巧姐见面。

潘叔雅是惮于世俗应酬的“大少爷”，听得门房的通报，乐得偷懒，便请阿巧姐径自出见。她一见胡雪岩空手上门，颇为失望，不免埋怨：“你也要替我做做人！我在这里，人家客气得不得了，真正叫人不安。”

“你放心！我已经打算好了，一定叫你有面子。现在闲话少说，你马上跟我回客栈，去认一个人。”

“认一个人！认哪个？”阿巧姐眨闪着极长的睫毛，异常困惑地问。

“你想想看，还有哪个是非要你去认不可的？”

这句反问，就点得很清楚了，然而阿巧姐却越感困惑，“到底怎么回事？”她有些不悦，觉得胡雪岩办这样的大事，不该不先商量一下，所以很认真地表示：“你不说清楚，我绝不去。”

胡雪岩十分见机，陪着笑说：“你不要怪我独断独行，一则是没有机会跟你说，二则是免得你操心，我是好意。”

“谢谢你的好意。”阿巧姐接受了他的解释，但多少还有些余憾，而且发觉处境颇为尴尬，“当面锣，对面鼓，你叫我怎么认法。”

“不是，不是！用不着你照面，你只要在壁缝里张一张，认清楚了人，就没你的事了。”接着，胡雪岩把如何收服了小狗子的话，扼要说了一遍。

“你的花样真多！”阿巧姐笑着说了这一句，脸色突然转为严肃，眼望着砖地，好久不作声。

这神态使得胡雪岩有些着急，同时也有些失悔，事情真的做得欠检点了！阿巧姐与她丈夫的感情不太好，只是听了怡情老二的片面之词，她本人虽也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与夫家几乎已断绝往来，但这种门户人家的话，靠不住的居多，俗语说得好：“骗死人不偿命”，自己竟信以为真，一本正经去办，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变成自讨苦吃，阿巧姐固然不见得有意欺骗，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看样子是别有衷曲，须当谅解？说来说去是自己鲁莽，怪不得她。

怪不怪她在其次，眼前的难题是，阿巧姐如果不肯点头，小狗子那面就不好交代。跑到苏州来做这么一件荒唐事，传出去成为笑话，自己的这个面子却丢不起。因而急于要讨她一句实话。

“阿巧姐！”他神色严重地说，“到这时候，你再不能敷衍我了，你心里的意思，到底怎么样，要跟我实说！”

“咦！”阿巧姐深感诧异，“我几时说假话敷衍过你？”

“那么，事情到了这地步，你像煞要打退堂鼓，是为啥？”

阿巧姐觉得好笑，“我又不曾像县大老爷那样坐堂，啥叫打退堂鼓？”她这样反诘。

话越发不对了，细辨一辨，其中有刺，意思是说，胡雪岩做这件事之先，既未告诉过她，更未征求同意，这就是“不曾坐堂”，然则又何来“退堂鼓”可言？胡雪岩心想，阿巧姐是厉害角色，此时不宜跟她讲理，因为自己道理欠缺，讲不过她。唯有动之以情，甚至骗一骗她再说。

于是他先认错：“这件事怪我不好。不过我一定顺你的心意，绝不勉强。现在人在那里，你先去认一认，再作道理。人不对，不必再谈，人对了，看你的意思，你说东就东，你说西就西，我决无二话。”

人心到底是肉做的，听得他这样说，阿巧姐不能再迟疑了，其实她的迟疑，倒不是对她丈夫还有什么余情不忍割舍，只是想到她娘家，应该让胡雪岩拿笔钱出来，替她娘养老。这个条件，似乎应该在此时一起来谈，却又不知如何谈法。迟疑者在此，而胡雪岩是误会了。

“那么你请坐一坐，我总要跟主人家去说一声。”她又问，“你可曾雇了轿子？”

“这方便，我轿子留给你，我另雇一乘。”胡雪岩说，“到了金闾栈，你从边门进来，我叫人在那里等你。”

这样约定了，胡雪岩先离了潘家，轿子是闾门附近的，坐过两回，已经熟识，等吩咐妥当，另雇一乘，赶回金闾栈，再赁一间屋子，关照伙计，专门守在边门上，等阿巧姐一到，悄悄引入，然后进来照一照面，无须开口。

一切布置妥帖，胡雪岩方回到自己屋里，坐候不久，周一鸣领着小狗子等人，吃了饭回来，一个个脸上发红，似乎喝了不少酒。彼此又作了一番寒暄，胡雪岩便海阔天空地谈苏州的风光，周一鸣会意，是要拖延辰光，就在一旁帮腔，谈得极其热闹，却始终不提正事。

小狗子有些忍不住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插进一句话去：“胡大老爷，我们今天还想赶回木渎，时间太迟了不方便。现在就动手吧！”

“喔，喔，”胡雪岩歉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再略等一等，等钱庄的伙计一到，凑够了银钱，我们马上动手。好在只是画一个花押，快得很。”

这样一说，小狗子就又只好耐心等候，但局促不安的情状，越来越明显。胡雪岩冷眼旁观，心头疑云愈密，暗暗又打了第二个主意。

正想托词把周一鸣找到一边商量，那守候的伙计出现了，他也很机警，提着茶壶来冲茶，暗中使了一个眼色，竟连周一鸣都不曾发觉。

于是胡雪岩告个便，在另一屋中见着阿巧姐，悄悄说道：“回头我引一个人出来，你细细看，不要作声。我马上又会回来。”叮嘱完了，仍回原处，对阿巧姐的丈夫招招手。那个畏畏缩缩的中年人，只是望着小狗子，用眼色在讨主意。

“胡大老爷，你有啥话，跟我说！”

“没有啥要紧话，不过，这句话也不便让外人听见。”胡雪岩又连连招手，“请过来，请过来。”

乡下人纵或不上“台盘”，但私底下说句话，何至于如此畏缩不前？所以小狗子不便再加阻挠，那个姓陈的，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主人出去。胡雪岩是何等角色？一看这姓陈的，木头人似的只由小狗子牵线，便不待阿巧姐来“验明正身”，即已料到了七八分，因而引到外面，面对着阿巧姐所隐藏的窗户，他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你到底姓啥？”

“我姓陈。”

这句话答得极爽利，显见不假，于是胡雪岩又问第二句：“你是阿巧姐的什么人？”

这句话问得他显了原形，支支吾吾地嗫嚅着不知所云。果然，胡雪岩暗叫一声：惭愧！若非临时灵机一动，叫小狗子骗了一千多两银子去，那才真是阴沟里翻船，吃了亏还不能声张，声张出去，是个绝大的话柄。

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脸上却是声色不动，反倒好言安慰：“老陈，小狗子玩的把戏，我都晓得，你跟我说实话，我不难为你。回头在小狗子面前，我也不说破，免得害你为难。”

最后这句话，说到了这个老实人心里，“胡大老爷，我跟你说了实话，”他很认真地问，“你真的不会告诉小狗子？”

“真的。你要不要我罚咒？”

说到这话，姓陈的放心了，当时将内幕实情，和盘托出，他是阿巧姐的堂房“大伯子”，欠了小狗子的钱，所以不得受小狗子的挟制，让他来冒充阿巧姐的丈夫。讲明了旧欠一笔勾销，另外送他一个大元宝。

有这样荒唐事！胡雪岩问道：“你不怕吃官司？”

“我也怕！”那姓陈的哭丧着脸说，“小狗子说不要紧，中人、代笔都是自己人，告到县衙门里，只说那张笔据是假的，根本没得这回事。”

“这家伙！”胡雪岩心想，小狗子倒厉害，要让他吃点苦头，于是悄悄说道：“你不要怕，回头他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只要咬定不曾跟我说实话，小狗子就不会怪你了。”

脑筋简单的人，只有这样教他，姓陈的倒也心领神会，连连点头，只说：“晓得，晓得。”

相偕回了进去，小狗子的脸色阴晴不定，但等胡雪岩说出一句话来，他的神态马上又轻松了。

“来，来！”胡雪岩说，“我们就动手，立好笔据，你们抬了银子，早早回木渎，大家省事。”

周一鸣不知就里，只当已经证实，姓陈的果真是阿巧姐的丈夫，得此结果，总算圆满，于是欣然安设笔砚，让小狗子把笔据铺在桌上，首先在中人名下画了花押，接着是小狗子和代笔拈起笔来画了个“十”字，最后轮着姓陈的，“十”字都不会画，只好蘸了印油，盖个手印。

手续齐备，该当“过付”了，胡雪岩说：“老周，你是中人，先把笔据拿好，等付清了款子，再把笔据交给我。”说着，略微使个眼色。

周一鸣恍然大悟，还有花样！一把就将笔据抢在手里，一折两，两折四，紧紧捏住。

于是胡雪岩又说：“婚姻大事，合也好，分也好，都要弄得清清楚楚，现在笔据是立下了，不过男女两造，只有一造到场，而且就是男方，我们也是初见。”他问周一鸣，“老周，你是中人，万一将来有了纠葛，你怎么说？”

周一鸣知道他是有意作此一问，便装作很诧异地说：“有什么纠葛？”

“是啊！”小狗子也赶紧接口，“有啥纠葛？绝不会有的。”

“不然。”胡雪岩向姓陈的一指，“我看他不大像阿巧姐的丈夫，刚才私底下问了一声，他一口咬定不假。这且不去说它了，不过，这张笔据，还要有个手续，才能作数。我们替人办事，总要做得妥当扎实，不然将来男婚女嫁出了麻烦，是件不得了的事。”

“对！”周一鸣帮腔，“这个中人不好做。假使说是钱债纠纷，大不了中人赔钱就是。如果人弄错了，说要赔个阿巧姐出来，怎么赔法？”

“就是这话啰。”胡雪岩说，“人是货真价实的本人，还是冒充？阿巧姐不在这里，无法来认，也就不去说它，至少这张笔据，要能够证明它是真的。”

听说阿巧姐不在这里，小狗子大放其心，心头一宽，脑筋也灵活了，他振振有词地

说：“胡大老爷的话，一点不错，要中人，要代笔，就是要证明这张笔据是真的。我倒不懂，胡大老爷你还要啥见证？”

“有中人，有代笔是不错。”胡雪岩淡淡一笑，“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万一出了纠葛，打到官司，堂上也不能只凭老周一个人的见证，我们不如到县衙门里，在‘户房’立个案，好比买田买地的‘红契’一样，请一方大印盖一盖。要多少花费，都归我出。”

“好，好！”周一鸣首先赞成，对小狗子说，“这一来我们中人的责任都轻了。”

小狗子支吾着不置可否。这是突出不意的一着，乡下人听到“县衙门”，心里存怯意，提到书办，就想起城隍庙里，面目狰狞的“判官”。到了“户房”，书办如果说一声：下乡查一查再说。西洋镜就完全戳穿了。

然而，这是极正当的做法，无论如何想不出推辞的理由。因此，小狗子急得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再看到周一鸣的诡秘的笑容，以及他手里捏着的那张笔据，蓦然意会，银子不曾到手，自己的把柄先抓在别人手里，这下要栽大跟斗了！

这一转念间，就如当头着了一棒，眼前金星乱爆，一急之下，便乱了枪法，伸出手去，要抢周一鸣掌握中的笔据。

一抢不曾抢到，周一鸣却急出一身汗，慌忙将字据往怀里一塞，跳开两步，将双手按在胸前，大声说道：“咦，咦！你这是做啥？”

小狗子一看行藏等于败露，急得脸如土色，气急败坏地指着周一鸣说：“事情太罗嗦！我不来管这个闲事了。请你把笔据拿出来，撕掉了算了，只当没有这回事。”

周一鸣相当机警，知道自己这时候应该“做红脸”，然后好让胡雪岩出来打圆场、“讲斤头”，于是一伸手做个推拒的姿态，同时虎起脸说：“慢慢，小狗子，我们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片血心，拿你当个朋友，你不要做半吊子，害得我在胡大老爷面前，不好交代。”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小狗子极力分辩，“我也是好意，不过这场闲事，实在难管。周大哥，你做做好事，把这张笔据还给我。”

“还给你？”周一鸣变色冷笑，“哪有这样方便！”

这一说，小狗子把双眼睁得好大，盯着周一鸣一眼不眨，倒像以前从未认清他的面貌

似的，胡雪岩了解小狗子的心理，觉得周一鸣的火候还差些，翻脸不能翻得这么快。于是赶紧站出来说话。

“有话慢慢谈。”胡雪岩对小狗子说，“白纸写黑字，要说随便可以撕掉，也是办不到的事。你倒说说看，事情怎么样‘罗嗦’？有啥难处，说出来大家商量。”

小狗子的难处，就是难说。情急之下，只好随便抓个人作挡箭牌，“他是老实人，”他指着姓陈的说，“从来没有上过衙门。胡大老爷要他到户房去立案，他一定不肯去的，岂不是害我们中间人为难。好在银子亦不曾收，大家一笔勾销，本夫在这里，你们当面锣，对面鼓，重新谈过。谈得好，我做个现成中人，谈不好，只算我白跑一趟腿，白当一回差。”

强词夺理，居然也说了一大套，胡雪岩笑道：“已经谈好了，笔据都立了，还谈什么。如果说，不愿意到衙门里去，也不要紧，大不了多费点工夫，我们一船到木渎，请你们这方面的陈家族长也做个见证，这总可以吧！”

这一下，西洋镜还是要拆穿，但无论如何总是到了木渎以后的事，小狗子觉得可以先喘口气再说，便硬着头皮答道：“好的！”

“那么，什么时候走？”

“说走就走。随你们便。”

小狗子的态度仿佛很硬气，但另外一个老实人却没他这点点“功夫”，姓陈的可沉不住气了，拉一拉小狗子的衣服，轻声说了句：“去不得！”

“什么去不得？”小狗子大声叱斥，“怕什么！”

“对啊！怕什么？”周一鸣在旁边冷冷地说，“大不了吃官司就是了。”

这一说，姓陈的越发着急。他已经拿实情告诉了胡雪岩，如何还能跟着小狗子去蹚浑水？却又不便明说，人家已经知道是假冒，话说得再硬都无用，所以只是搓着手说：“我们慢慢儿再谈。”

胡雪岩看出他的窘迫，便见风使舵，抓住他这句话说：“谈就谈。事体总要让它有个圆满结局。你们自己去谈一谈。”

有这句话，绷紧的弦，就暂时放松了。小狗子一伙，避到外面，交头接耳去商议，周

一鸣与胡雪岩相视一笑，也走向僻处去估量情势，商量对策。

“果不其然是假冒。”胡雪岩将姓陈的所说的话，告诉了周一鸣，却又蹙眉说道，“我看这件事怕要麻烦你了。”

“好的！”周一鸣这两天跟胡雪岩办事，无往不利，信心大增，所以跃跃欲试地说，“我去一趟，好歹要把它办成了。”

“你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

照胡雪岩的分析，小刀子出此下策，必是走正路走不通，却又不甘心舍弃这一堆白花的大元宝，因而行险以图侥幸。如果这个猜测不错，则在阿巧姐夫家那面，一定有何窒碍，首先要打听清楚，才好下手。

“这容易。”周一鸣说，“我只要逼着小刀子好了。把柄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说实话。”

等到一逼实话，方知胡雪岩这一次没有料中。小刀子不务正业，有心想骗了这笔钱，远走高飞，阿巧姐的丈夫根本不知有此事。当然，这些话是周一鸣旁敲侧击套出来的。小刀子的意思是，这桩荒唐行径，一笔勾销，他愿意陪着胡雪岩到木渎，从中拉拢，重新谈判，又表示绝不敢再在中间做手脚、“戴帽子”，只巴望谈成了写纸，仍旧让他赚一份中人钱。

胡雪岩同意这样的办法，他的处置很宽大，当时就将那张笔据销毁，委托周一鸣作代表，即时动身到木渎办事。

第四章 苏州之行，赔了“夫人”赢了前程

名花易主

等这些人走了，阿巧姐也可以露面了。胡雪岩觉得已到了一切跟她说明白的时候，于是凝神想了想，开口问道：“阿巧，我替你做个媒如何？”

他是故意用此突兀的说法，为的一开头就可以把阿巧姐的心思扭了过来。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得到的，被问的人，眨着一双灵活的眼睛，在不曾想好话回答以前，先要弄清楚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摇着头，一双翠玉耳环晃动不停，“我真不懂。”

“你是不是当我说笑话？”

“我不晓得。”阿巧姐答道，“反正我领教过你了，你的花样百出，诸葛亮都猜不透。”

胡雪岩笑了：“你这句话是捧我，还是骂我？”

“也不是捧，也不是骂，我说的是实话。”

“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胡雪岩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我替你做的这个媒，包你称心如意，将来你也想着我一点好处，能替我说话的时候要替我说话。”

这几句话说得相当率直，也相当清楚，阿巧姐很快地懂了，特别是“包你称心如意”这六个字，撞在心坎上非常舒服。然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不用她问，胡雪岩也要说：“这个人，你见过，就是学台何大人。”

听得是这一个人，阿巧姐不由得脸就发热，一颗心跳得很厉害。她还想掩饰，要做出无动于衷的神情，无奈那双眼睛瞒不过目光如炬的胡雪岩。“怎么样？”他故意问一句，“何大人真正是白面书生，官场中出名的美男子。马上进了京，就要外放，听说太太身子不好，万一有三长两短，说不定拿你扶了正，不就是坐八抬大轿的掌印夫人？”

这说得有趣！阿巧姐心花怒放，嘴角上不由得就绽开了笑意。只是这笑容一现即逝，因为阿巧姐突然警觉，事太突兀，多半是胡雪岩有意试探，如果信以为真，等拆穿了，便是一个绝大的话柄。别样事可以开玩笑，这件事绝不是一个玩笑，太天真老实，将来就会难做人！

这样一转念间，不由得有愠色，冷笑一声，管自己退到床帐后面的夹弄中去换衣服。

胡雪岩见她态度突变，自然诧异，不过细想一想，也就懂了。这也难怪她，“你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他平静地问，“你说，要怎么样，你才相信？”

这正也就是阿巧姐在自问的话。只是不知有何办法，能够证明此事真假，在此刻的态度，要表现得对此根本漠不关心，才是站稳了脚步。因此，她故意用不耐烦的声音答道：“不晓得。你少来跟我罗嗦。”

这样水都泼不进去的话锋，倒有点叫人伤脑筋。胡雪岩踱着方步在盘算，回头有句话，可以让她相信自己不是跟她开玩笑。反正真是真，假是假，事情总会水落石出，该说的话，此时尽不妨先说，她自会记在心里，到她信其为真的那一刻，这些话就会发生作用了。

于是他“自说自话”地大谈何桂清的一切，以及他预备采取的步骤，最后便必然又要问到：“现在要看你的意思怎么样？”

阿巧姐的衣服早已换好了，故意躲在床后不出现，坐在那里听他说得有头有尾，活龙活现，心思倒又活动了。只是自己的态度，依然不肯表示，而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装佯”二字。

“什么我的意思？”她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一面折衣服，一面答道，“我不晓得。”

胡雪岩知道再逼也无用，只有反跌一笔，倒有些效用，于是装出失望的神情说道：“你既然不肯，那也无法。什么事都可以勉强，这件事必得两厢情愿才行。幸亏我在那面还没有说破，不然就搞得两面不是人了。”

一听这话，阿巧姐怕煮熟了的鸭子，就此飞掉，岂不是弄巧成拙？但如果老实说一句“愿意”，则装了半天的腔，又是前功尽弃。左右为难之下，急出一计，尽力搜索记忆，去想七岁当童养媳开始，受婆婆虐待，冬天生冻疮还得用冷水洗粗布衣服，夏天在柴房里，为蚊子叮得一夜到天亮不能睡觉的苦楚，渐渐地心头发酸，眼眶发热，抽抽噎噎地哭出声来。

漂亮女人的眼泪威力绝大，胡雪岩什么都有办法，就怕这样的眼泪，当时惊问：“咦，咦，怎么回事？有啥委屈好说，哭点啥？”

“我的委屈哪里去说？”阿巧姐趁机答话，带着无穷的幽怨，“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不是有钱大爷的玩的东西，像只猫、像笼鸟一样，高兴了花钱买了来，玩厌了送人！叫她到东，不敢到西，还有啥好说？”

“你这话说得没良心。”胡雪岩气急了，“我是为你好。”

“哪个晓得是坏是好？你倒想想看，你做事自说自话，从来不跟人商量，还说为我好！”

这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周一鸣去办的那件事。胡雪岩自觉有些理亏，只好不作声。

沉默带来冷静，冷静才能体味，细想一想阿巧姐的话，似逆而实顺，也可以说是似怨而实喜，她心里已是千肯万肯了，只是不能不以退为进地做作一番。这是人之常情，甚至不妨看作她还有“良心”，如果一定要逼她说一句：愿意做何家的姨太太，不但可能，就可能又有什么意味？

想透了这一层，便不觉她的眼泪有什么了不起。胡雪岩心里在想，此刻必得争取她的好感，让她对自己留下一个感恩图报的想法，将来她才会在何桂清那里，处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想起听嵇鹤龄谈过的秦始皇身世的故事，自己倒有些像吕不韦，不知不觉地笑了出来。

“别人哭，你笑！”阿巧姐还在装腔作势，白着眼，嘟着嘴说，“男人最没有良心，真正叫人看透了。”

“对！”胡雪岩顺着她的语气说，“我也承认这句话。不过男人也很聪明，不大会做赶尽杀绝的事，该讲良心的时候，还是讲良心的。”

阿巧姐不答，拭一拭眼泪，自己倒了杯热茶喝，茶刚送到唇边，忽又觉得这样不是道

理，于是把那杯茶放在胡雪岩面前，自己又另倒一杯。

“阿巧！”胡雪岩喝着茶，很悠闲地问，“你家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

“不跟你说过，一个老娘，一个兄弟。”

“兄弟几岁，干啥营生？”

“兄弟十八岁，在布店里学生意。”

“可曾讨亲？”

“还没有‘满师’，哪里谈得到此？”阿巧姐说，“再说，讨亲也不是桩容易的事。”

“也没有什么难。阿巧，”胡雪岩说，“我另外送你一千银子，你找个妥当的钱庄去存，动息不动本，贴补家用，将来等你兄弟满师，讨亲也好，自己弄个小布店也好，都在这一千银子上头。”

阿巧姐看一看他，眨着眼不响。胡雪岩以为她不相信自己的话，便很大方地，取出一千两银票，塞到了她的手里。

“你真的要帮我的忙？”

“这还有啥假的。”胡雪岩笑道，“你真当我没有良心？”

“我也是说说而已！人心都是肉做的，你待我好，我难道心里没有数？”阿巧姐又说，“你真的要帮我的忙，不要这样帮。”

“那怎么帮法？”

“我兄弟人很聪明，长得也不难看，在我们镇上，是有名的漂亮小官人——”

“你不用说了。”胡雪岩笑道，“看姐姐，就晓得做兄弟的一定长得很秀气。”

“不是娘娘腔的那种秀气，长得又高又大，站出来蛮登样的。这也不去说他，我在想，你如果肯照应我兄弟，我叫他出来，跟了你去，不比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学生意来得强？”说着，把银票退了回来。

“原来如此！可以，可以。我一定提拔你兄弟，只要他肯上进。银子你还是收着，算我送你老娘的‘棺材本’。”

明知跟胡雪岩不用客气，但阿巧姐总觉得不便收受，于是这样说道：“我替我娘磕个头谢谢你。钱，暂时先存在你这里。”

“不必！你还是自己保管好了。”

阿巧姐不肯，他也不肯，取过银票来，塞到她口袋里。她穿的是件缎子夹袄，探手入怀，温软无比，心头不免荡漾起绮思，倒有些失悔，这样一个人，遣之远离，实在不大舍得。

因此，他一时无语，心里七上八下地，思绪极乱。阿巧姐当然猜他不透，又提到她兄弟的事。

“我兄弟小名阿顺。你看，什么时候叫他出来？”

胡雪岩定定神说：“学生意是写好了‘关书’的，也不能说走就走，我这里无所谓，随便什么时候来好了。”

学生意未曾满师，中途停止，要赔饭食的银子，这一点阿巧姐也知道，不过有一千两银子在身上，有恃无恐，便即答道：“这不要紧，我自会安排妥当。”

“那好。你写信叫他出来好了。”

阿巧姐心想，除了这件事以外，还有许多话要跟家里人说，那就不如再回去一趟，这样转念，便即问道：“你哪天走？”

“工夫已经耽误了。等老周一回城，如果你的事情已经办妥当，我明天一早就走。”

“那，”阿巧姐怏怏然说，“那来不及了。”

“怎么样？”

“如果你还有一两天耽搁，我想回去一趟。现在，当然不必说它了。”

经此片刻工夫，胡雪岩的浮思已定，话已经说了出去，绝无翻悔的道理。既然如此，原来打算让阿巧姐仍旧住在潘家的计划，不妨更改一下。

“我是这样在想，在外面做事，绝不可受人批评。从此刻起，你算是何学台的人了，我们就不便再住在一起，不然不像话。我原来的意思，想让你住在潘家，现在你自己看，你住到娘家去也可以。”

这番话在阿巧姐颇有意外之感，细想一想，又觉得胡雪岩做事，真个与众不同，心思细密，手法漂亮。既然他如此说，自己将来在何桂清面前也占身份，就无须多说什么了。

转念又想，作此表示，显得毫无留恋，像煞没有良心，所以还是得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很难，总不能说：反正还未到何家，住在一起，又有何妨？那不成了堂子里的行径？就是堂子里，姑娘答应了嫁客人，马上就得“下牌子”，也不能说未曾出门以前，还可以接客。但如果不是这样说，又怎么说呢？

终于想到一句话来了：“一个人讲心，行得正，坐得正，怕什么？反正我们自己晓得就是了。”

“话不是这么说，嫌疑一定要避。”胡雪岩又说，“我明天请老周送了你回去。你乡下住两天，如果觉得气闷，再回潘家，也是一样，或者，到上海来玩几天也可以。反正在我，从现在起，就当你何家姨太太看待了！”

胡雪岩的这一句话，为他自己和阿巧姐之间，筑起了一道篱笆，彼此都觉得该以礼自持，因而言语举止，突然变得客气了，也生疏了。

这样子相处，便有拘束之感，胡雪岩便说：“你回潘家去吧，我送了你去。”

“那么，你呢？”

“我，”胡雪岩茫然无主，随口答道，“我在城里逛逛。”

阿巧姐很想说一句，陪着他在城里逛一逛。但想到自己的“何家姨太太”的身份，那句话便难出口，关切之意，无由寄托，不免踌躇。

“怎么样，早点走吧！”

“不忙！我再坐一息。”

枯坐无聊，少不得寻些话来说，阿巧姐便谈苏州的乡绅人家，由富潘到贵潘，由贵潘谈到“状元宰相”，苏州是出大官的地方，这一扯便扯不完了。看看天色将晚，入夜再去打搅潘家，不大合适。胡雪岩便催阿巧姐进城，送到潘家，约定第二天再碰面，胡雪岩便

不再惊动主人，径自作别而去。

巧遇鹤龄

轿子已经打发走了，他信步闲行，一走走到观前，经过一家客栈，正有一乘轿子停下，轿中出来一个人，背影极熟，定神想了想，大喜喊道：“大哥，大哥！”

那人站住脚，回头一望，让胡雪岩看清楚了，果然是嵇鹤龄。

“真想不到！”嵇鹤龄也很高兴，“竟在这里会面。你是怎么到苏州来的？”

“我也要问这话。”胡雪岩说，“大哥，你是怎么来的？”

“我来接头今年的海运。来了几天了。”

“这样说，杭州漕帮出乱子的事，你还不晓得？”

“我听说了。虽不是我的事，到底与海运有关，心里急得很，只是公事未了，脱不开身。”嵇鹤龄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里不是说话之处，你的屋子在哪里？”

“喔！在这里。”

嵇鹤龄引着胡雪岩到他的住处，也是一个小院子，有人开门出来，胡雪岩一愣，没有想到是个妙年女子。

“这是胡老爷！我换帖兄弟。”

“胡老爷！”那妙年女子，含笑肃客，“请里面坐。”

胡雪岩不知如何称呼，只含含糊糊地点头示意，视线却始终不离，看她不到二十岁年纪，穿一件月白缎子夹袄，外罩一件玄缎长背心，散脚裤，天足，背后垂着漆黑的一条长

辫子，像是青衣侍儿，但言谈举止，却是端庄稳重，又不像个丫头，倒有些识不透她的路数。

嵇鹤龄照理应该引见，却一直不提。胡雪岩越发纳闷，但当着她本人，不便动问，只好谈漕帮闹事，王有龄求援的经过。

“好！有尤五去调停，一定可以无事。”嵇鹤龄极欣慰地说，“这一下，我可以放心了。”他接着又问，“那么，你是怎么到苏州来的呢？”

“说来话长。”胡雪岩站起身来，“大哥，走，我们出去吃饭，一面吃，一面谈。”

嵇鹤龄欣然同意，“不过，有件事要先作安排。”他问胡雪岩，“你搬了来与我一起住如何？”

“我今天住在这里好了，行李就不必搬了。”胡雪岩说，“本来我想明天就走，既然你在此，我多住一天，后天在阊门外下船，一动不如一静。”

“也好。我叫人替你找屋子。”

于是唤了他那新用的跟班长庆来，叫他到柜上关照，留一间干净上房。胡雪岩怕周一鸣回来找不到人，所以又托长庆专程到金阊栈去说明自己的下落。

这样安排停当，才一起出门，元大昌近在咫尺，走走就到了。两个人找了个隐僻的角落坐下，把杯倾谈，胡雪岩将此行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嵇鹤龄。

“你倒真像你们西湖上所供奉的月下老人！”嵇鹤龄笑道，“尽做这些好事。”

“这好事不得不做。阿巧姐的心已经变了，我何苦强留？至于何学使那方面，我完全是‘生意经’，也可以说押宝，押中了，大家有好处。”

嵇鹤龄懂这“大家”二字，意思是包括他和王有龄在内，因而越觉得胡雪岩这个朋友，真是交着了。不过，他到底是读过几句书的人，不以为拉这种裙带关系是件很体面的事，所以不肯作何表示。

“现在要讲你屋里的那个人了。”胡雪岩问，“是怎么回事？”

听这一问，嵇鹤龄笑了，“你当是怎么回事？”他反问一句。

“我哪里猜得出？你自己说吧。”

“是瑞云的表妹，原来嫁在常熟，去年居孀，不容于翁姑，写信给瑞云，想来投靠她表姐。瑞云问我的意思，你想，我莫非那么小气，养个吃闲饭的人都不肯？所以趁这趟到苏州来公干的机会，预备把她带到杭州。”

“怎么？”胡雪岩不胜惋惜地说，“年纪轻轻就居孀了。”

看他大有惜花之意，嵇鹤龄心里一动，但随即警觉，不宜多事，但点点头说：“将来自然要遣嫁。如果你有合适的人，譬如像陈世龙那样的，拜托你留意。”

“好！”胡雪岩很切实地答应，“我一定替她找。”

这一段又揭过去了，嵇鹤龄问到时局：“上海的情形怎么样？”

“小刀会不成气候，只是有洋人在后面，替他撑腰，看样子，上海县城，一时怕难收复。”胡雪岩说，“这种局面一长，无非便宜了洋人。”

“怎么办呢？”嵇鹤龄近来对“洋务”很关心，所以逼视着胡雪岩问，“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第一，租界本是一片荒地，有地无人，毫无用处，现在这一乱，大家都逃到夷场去避难，人多成市，市面一繁荣，洋人的收入就多了；第二，现在两方面都想拉拢洋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洋人乐得从中操纵。”

“怎么个操纵法？”

“无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要想他帮忙，就得先跟他做生意。现在两江总督怡大人，决定断绝他们的货源，我看这个办法，维持不长的。”

接着胡雪岩讲了许多夷场上与洋人有关的“奇闻异事”，这在嵇鹤龄是很好的下酒物。当然，也增长了许多见识，他觉得胡雪岩似乎也有些偏见，洋人虽刁，刁在道理上，只要占住了理，跟洋人的交涉也并不难办。最怕自己疑神疑鬼，或者一定要保住“天朝大国”的虚面子，洋人要听一句切切实实的真心话，自己偏跟他推三阻四地敷衍，那就永远谈不拢了。

不过，这番见解，究竟尚未经过印证，而且风气所播，最好是痛骂洋人，如果说两句持平的话，一定为卫道之士斥为不明夷夏之辨，甚之加以“认贼作父”、“汉奸”等等恶名。因此，嵇鹤龄就是对胡雪岩这样的至交，也未便径发议论。

话锋一转，又谈到浙江的政局。嵇鹤龄亦认为黄宗汉的调动，只是日子迟早而已，最明显的迹象是，黄宗汉自己亦已在作离任的准备，该他收的陋规好处，固然催得甚紧，不该他得的好处，亦伸长了手在捞。这都是打算随时可以卷铺盖的模样。

“那么，大哥，你看何学使有没有调浙江的希望？”胡雪岩很关切地问。

“这哪里晓得？现在也不必去管他！”

胡雪岩很坦率地说了他所以特感关怀的原因。在这次上海的丝生意结束以后，他虽说决定了根本的宗旨，仍然以做钱庄为主，但上海这个码头，前程似锦，也不大肯放弃。在他的想法是，有了官场与洋场的势力，商场的势力才会大，如果何桂清放了浙江巡抚，以王有龄跟他过去的渊源，加上目前自己在苏州与他一见投契的关系，这官场的势力，将会无人可以匹敌，要做什么生意，无论资本调度，关卡通行，亦就无往不利。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想办法看准风头，好早作预备。如果何学使放到浙江，是没有希望的事，我的场面就要收缩，抱定稳扎稳打的宗旨，倘或放到浙江是靠得住的，我还有许多多花样拿出来。”胡雪岩又说，“不是为此，我丢下上海、杭州许多等着料理的杂务，跑到苏州来跟小狗子这种人打交道，不发疯了吗？”

这一说，嵇鹤龄自然要为他认真去想了。他点点头，不即开口，喝着酒细细思量。

“我想有希望的。”嵇鹤龄先提了句使胡雪岩高兴的结论，“现在他们乙未这一榜，声气相通，团结得很，外面的几个缺，抓到了不肯轻易放手的。江西巡抚张芾，是他们乙未的传胪，从前穆彰阿门下的‘穆门十子’之一，今年正月里革了职，上个月马上又推出来一个他们同榜的郑敦谨，到河南去当巡抚。现在江浙两抚，都是乙未，听说江苏的许巡抚，圣眷已衰，早有调动的消息，如果黄巡抚再一调，一下子去了两处要紧地盘，自然要作桑榆之计。照这样说起来，何学使去接浙江，大有可能。再还有一层，此公亦愿意自己去接。”嵇鹤龄一面说，一面拿筷子蘸着酒写了个“黄”字，自然是指黄宗汉。

“何以见得？”聚精会神在倾听的胡雪岩问。

“这就跟我接雪公的海运局，是一样的道理。”

“啊！‘一语惊醒梦中人’！”胡雪岩恍然大悟，多想一想，拍案说道，“岂止有希望，简直十拿九稳了。”

他接着提出一套深一层的看法，黄宗汉为人阴险工心计，目前虽红，但冤家也不少，

既然在浙江巡抚任内有许多“病”，自然要顾虑到后任谁属？“官官相护”原是走遍天下十八省所通行的惯例，前任有什么纰漏，后任总是尽量设法弥补。有些人缘好的官儿，闹了亏空，甚至由上司责成后任替他设法清理，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只是有两种情形例外，一种是与后任的利害发生冲突，不能不为自己打算，一种就是前后任有仇怨，恰好报复。

黄宗汉要顾虑的，就是后一种的情形。浙江巡抚虽说归闽浙总督管辖，但总督驻福州，浙江的巡抚是名符其实的一省最高长官，倘或后任抓住他的什么毛病，不需跟总督商量，就可以专折参劾，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所以照这样子，黄宗汉必得设法找个有交情的来接他的任，而何桂清跟他的交情，是没有话可说的。

“是的！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但是，”胡雪岩却又提出疑问，“如果上头对何学使想重用，而江苏的许巡抚又要调动，那么，何不将何学使放到江苏，岂不是人地相宜，顺理成章吗？”

“不会！这有两个道理，第一，何学使在江苏常常上奏折谈军务，颇有伤及许巡抚的话，他们是同年，不能不避嫌疑，所以即使上头要派他到江苏来，他怕人家说他上折谈军务，是有取而代之的心，一定也不肯就的。”嵇鹤龄喝了一口酒又说，“其次，江苏巡抚要带兵打仗，而且目前是军功第一，布政使吉尔杭阿在上海打小刀会，颇为卖力。照我的看法，许巡抚倘或调动，多半是吉尔杭阿接他的手。”

这一番分析下来，胡雪岩就更放心了，何桂清一定会当浙江巡抚，不过日子迟早而已。如果来得迟，对自己不利，但对嵇鹤龄却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一定是中间转一任仓场侍郎，将来在通州验收海运的漕米时，嵇鹤龄可以得到许多方便。

通过了这些，他颇有左右逢源之乐，因而酒兴和谈兴也都更好了，喝得酩酊大醉，方跟嵇鹤龄回客栈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起身，问起伙计，听说嵇鹤龄一早拜客去了，留下话，中午一定回来，要胡雪岩等他。枯坐无聊，而且自己也还要去等周一鸣的消息，以及跟阿巧姐见面，所以决定回金闾栈。他也留下了话，说下午再来看嵇鹤龄。

未出闾门，先去看阿巧姐，跟她略说经过，表示不得不多留一天，这对阿巧姐是好消息，她决定立刻回木渎，把她的兄弟去领来见胡雪岩。

“也好！索性都把它办妥当了。不过你一个人是办不了的，等周一鸣回来，我叫他再辛苦一趟，陪你一起回木渎。”胡雪岩说，“回头你也见见我那拜把子的大哥。”

于是阿巧姐又随着胡雪岩回金闾栈，随身带着一大包衣服，其中有她的小姐妹送她的，也有这两天现做的。潘家常年搭着案板，雇着两名女裁缝，按日计酬。除却三节，无日不制新衣。近水楼台，方便得很。

当然，阿巧姐晓得胡雪岩的脾气，不会把人家送她的实新而名旧的衣服在他面前穿出来。新制的衣裙，款式自不如夷场上来得新颖，但也有一样好处，就是庄重。她索性连头面的修饰都改过了，尽洗铅华，只梳一个极亮的头，髻上插一支碧玉簪，耳上戴一副珠环，陌生人见了，怎么样也察觉不出一点风尘出身的气息。

就在她在金闾栈刚打扮好，预备饭后随着胡雪岩去见嵇鹤龄的时候，要去看的人，却先到了。胡雪岩引见过后，阿巧姐执礼极恭，使得嵇鹤龄大起好感，当着她的面，赞不绝口。

“雪岩！”等阿巧姐退到里室时，嵇鹤龄忍不住说了，“我略知柳庄相法，这个徐娘老去的佳人，着实有一段后福。”

“这一说，我的做法是对的。”胡雪岩笑道，“看她走几步路，裙幅不动，稳重得很，倒是掌印夫人的样子。”

“不然——”嵇鹤龄忽然停住了。

“怎么不说下去？”胡雪岩真忍不住要追问，“这个‘不然’，大有文章。”

嵇鹤龄想了好半天，摇摇手说：“不谈了！说出来徒乱人意。反正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无所谓。”

他引用的这句成语，胡雪岩是懂的，意思是放弃了阿巧姐可惜，但也有补偿，这个补偿，自然是从何桂清身上来，由于嵇鹤龄这样说法，胡雪岩也就把未来所能得的那一份补偿，看得特别认真了。

秋收全靠春耕，他觉得就从此刻起，对何桂清还得重新下一番功夫，想一想另外换了个话题，但仍旧是关于何桂清与阿巧姐的。

“大哥！”他说，“有件事正要托你。我想请你写封信。”

“写给谁？”

“何学使！这封信要写得漂亮。最好是‘四六’——”

“你怎么想来的？”嵇鹤龄笑着打断他的话，“你简直是考我。骈文要找类书，说得干脆些，无非獭祭成章，客边何来《佩文韵府》之类的书？”

这番话说得胡雪岩不懂，但大致猜得出来是为难。胡雪岩也知道对仗工整的‘四六’，不是人人会做，心里倒有些懊悔，贸然提出来，害得嵇鹤龄受窘。

“不管它了！”嵇鹤龄看出他的心思，急忙改口，“你的事，我也只好勉强试一试。你说吧，怎么个意思？”

胡雪岩大喜，“是这样，”他说，“第一，向他道谢，自然是一番仰慕的客套；第二，就说阿巧姐寄住潘家，我欠了人家的情，请他代为致谢！”

“第三，”嵇鹤龄笑着接口，“托他照拂佳人！”

“是有这么个想法，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说法？”

“我会说。”嵇鹤龄极有把握地，“我好好想两个典故，隐隐约约透露点意思给他。”

“对！就这样。”胡雪岩半羡慕、半感慨地说，“你们的这支笔，实实在在厉害。小时候读蒙馆，记得读过两句诗：‘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当时心里在想，毛笔哪有宝剑厉害？现在才知道有些笔上刻的那句话：‘横扫千军’，真正一点不错。”

“也不见得那么厉害！”嵇鹤龄由此想到了胡雪岩的不足之处，“有句话我早想跟你说了，依你现在的局面，着实要好好用几个人。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光靠你一个人，就是三头六臂，到底也有分身不过来的时候。”

这句话搔着了胡雪岩的痒处，“着啊！”他拍着大腿说，“我也久已想跟大哥讨教了。而且也作过打算，我想要用两个人，一个是能够替我出面应酬的，这个人有了，就是刘不才，另外一个能够替我办笔墨的，在湖州有个人姓黄，本说要跟我一起到杭州，后来因为别样缘故，打消了此议。我看他的本事也有限。如今我要跟大哥商量，”他很吃力地说，“这些人，我实在也还不知道怎么用法。”

嵇鹤龄将胡雪岩的情况细想了一遍，很清楚地看出来他的“毛病”，于是这样从远处说起：“我说句很老实的话，你少读书，不知道怎么把场面拉开来，有钱没有用，要有人，自己不懂不要紧，只要敬重懂的人，用的人没本事不妨，只要肯用人的名声传出去，自会有本事好的人，投到门下。”

接着，嵇鹤龄由“千金市骨”的故事，谈到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胡雪岩一面听，一面心潮起伏，有了极多的启示。等嵇鹤龄谈完，他不住赞叹，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懂了！”胡雪岩连连点头，“我这样奔波，不是一回事！要弄个舒舒服服的大地方，养班吃闲饭的人，三年不做事，不要紧，做一件事就值得养他三年。”

“你真的懂了！”嵇鹤龄极其欣慰地说，“所谓‘门客’就是这么回事。扬州的盐商，大有孟尝遗风，你倒不妨留意。”

胡雪岩不答，心里在细细盘算，好久，他霍地站了起来：“就是这样了！这一趟回去，我要换个做法。”

“怎么换？”

“用人！”胡雪岩一拍双掌说，“我坐镇老营，到不得已时才亲自出马。”

“对了！要这样子你的场面才摆得开。”嵇鹤龄又说，“我帮你做！”

“自然。”胡雪岩说，“大哥就是我的诸葛亮。”

“这不敢当。”嵇鹤龄笑了，然后又仿佛有些不安地，“你本来是开阔一路的性情，我劝你的话，你自己也要有个数，一下子把场面扯得太大，搞到难以为继，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

“大哥放心！”胡雪岩在这时候才有胜过嵇鹤龄的感觉，“只要是几十万银子以内的调动，绝不会出毛病。”

“只要你有把握就行了。”嵇鹤龄站起身来，“我回去了。早早替你把那封信弄出来。”

“不是有什么约会，或者要去拜客？”

“都没有。”

“那何不就在这里动手？”

正说着，阿巧姐听见了，也走出来留客，相邀便饭，这是无所谓的事，嵇鹤龄也就答应了。

“不必多预备菜。”他说，“我只想一样东西，附近有陆稿荐没有？”

“陆稿荐到处都有。”阿巧姐说，“我叫他们去买酱猪肉。”

“不是酱猪肉，是煮酱肉封口的那东西。”

大锅煮酱猪肉，到了用文火焖的时候，为防走气泄味，用面条封住锅口，那东西虽能吃，却不登大雅之堂，阿巧姐便笑道：“这是卖给叫花子吃的呀！”

“你不管！”胡雪岩知道嵇鹤龄的脾气，这样抢着说，“只叫人去买就是。”

于是话题又转到陆稿荐，胡雪岩与嵇鹤龄有同样的困惑，不知道苏州卖酱肉卤味的熟食铺，何以市招都用陆稿荐，到底是一家主人的许多分店，还是像杭州张小泉的剪刀店一样，真的只有一家，其余都是冒牌？

“自然是冒牌的多！”阿巧姐说。

“怎么叫陆稿荐呢？这名字题得怪。”嵇鹤龄问，“其中一定有个说法。”

“是的——”

阿巧姐一本正经地讲陆稿荐的故事，是个神话。据说陆家祖先起初设个卖酱肉的小铺子，有个乞儿，每天必来乞讨，主人是忠厚长者，总是操刀一割，割下好大一块肉给他。这乞儿后来就露宿在他家檐下，有一天忽然不见了，剩下一床破草荐，废置在屋角，从无人去理它。

有一次煮肉将成，这家主人发觉还须有一把猛火，才够火候。这最好是用柴草，苏州人称为“稻柴”。稻柴一时无处去觅，恰好拿那床破草荐派用处，谁知这床草荐一烧，锅中的酱肉，香闻数里。生意就此做开了。为了不忘本起见，便题名陆稿荐。

“禾秆为稿。这个名字倒是通人所题。”嵇鹤龄说，“不过我就不懂了，为什么这床草荐能叫酱肉香闻数里？”

“那自然是沾着仙气的缘故。”阿巧姐说，“这个叫花子，不是真的叫花子，是吕洞宾下凡。”

“原来吕仙游戏人间。”

“鬼话！”胡雪岩笑道，“人发达了，总有段离奇古怪的故事，生意做得发达了，也

是如此。”

“能叫人编出这么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来，也足以自豪了。但愿后人提起胡雪岩，也有许多离奇的传说。”

“身后的名气我不要！”胡雪岩随口答道，“我只要生前有名，有一天我阜康的招牌，就像苏州陆稿荐一样，到处看得见，那就不白活一世了。”

“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就看你能不能立志！”嵇鹤龄勉励着换帖弟兄。

胡雪岩脱口答道：“立志在我，成事在人！”

“这两句话说得好！”嵇鹤龄大为赞赏，“雪岩，你的吐属，真是大不凡了。”

“大哥，你不要捧我。”胡雪岩高兴地谦虚着。

“不是捧你，你这两句话，确是见道之言。成语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作不得自己的主，算得了什么好汉？像你这样就对了！先患不立志，次患不得人！”

这几句话说得胡雪岩脸发烫，觉得他的夸奖，真个受之有愧，原来的意思，亦等于“成事在天”，事情成不成，要看别人。而嵇鹤龄却把“在人”解释为“得人”，并非本意。然而这样解释，确比本意高明。

“仅有志向，不能识人、用人，此之谓‘志大才疏’，像那样的人，生来就苦恼！”嵇鹤龄停了一下又说，“不得志的时候，自觉埋没英才，满腹牢骚，倘或机缘凑巧，大得其发，却又更坏！”

“这——”聚精会神在倾听的胡雪岩失声而问，“什么道理？”

“这个道理，就叫‘爬得高，跌得重’！他的爬上去是靠机会，或者别的人有意把他捧了上去的，捧上了台，要能守得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一摔摔下来，就不送命，也跌得鼻青眼肿。所以这种志大才疏的人，怎么样也是苦恼！”嵇鹤龄又说，“稽诸史实，有许多草莽英雄，因缘时会，成王称帝，到头来一场春梦，性命不保，说起来大都是吃了这四个字的亏。”

这番议论，胡雪岩心领神会，大有领悟，每次跟嵇鹤龄长谈，总觉得深有所得，当然，也深深领受了友朋之乐，不过这份乐趣，较之与郁四、尤五，甚至王有龄在一起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

“说实在，我的见识，实在在大哥之下。”他心悦诚服地说，“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

“‘世事洞明皆学问’，光是读死书，做八股，由此飞黄腾达，倒不如一字不识，却懂人情世故的人。”

“大哥这话，又是牢骚了！”胡雪岩知道，科甲出身的官儿，看不起捐班，但捐班中有本事的，一样也看不起科甲中的书呆子。

“你说他牢骚，他说他老实话也可以。”

“我倒说句老实话，”胡雪岩忽然想起，“也是极正经的话，大哥，你还打算不算‘下场’？”

嵇鹤龄是俗称秀才的生员，“下场”是指乡试，他自然也打算过，“‘下场’也不容易，”他说，“辕门听鼓，闲了好多年，刚得个差使，辞掉了去赴乡试，就算侥幸了，还有会试。这一笔浇裹哪里来？”

“这怕什么？都是我的事。”

“论你我的交情，果真我有秋风一战的雄心，少不得要累你。不过，想想实在没有意思。”

“何以呢？”胡雪岩怂恿他说，“今年甲寅，明年乙卯才是大比之年，有一年多的工夫，正好用用功。”

嵇鹤龄是久绝此想了，摇摇头说：“时逢乱世，哪里都可以立功名，何必一定要从试场去讨出身？越是乱世，机会越多。其中的道理，我想，你一定比我还清楚。”

这又是一个启示，胡雪岩想想果然，自己做生意，都与时局有关，在太平盛世，反倒不见得会这样子顺利，由此再往深处去想，自己生在太平盛世，应变的才具无从显见，也许就庸庸碌碌地过一生，与草木同腐而已。

感慨之下，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乱世才会出人材！”

“这话倒是有人说过。”嵇鹤龄有着嘉许之意，“上下五千年，人材最盛的是秦末汉初跟魏、蜀、吴三分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乱世。”

“如今呢？”胡雪岩说，“也可以说是乱世。就不知道后世来看，究竟出了多少人材？”

“不会少！只说眼前，雪岩，你不要妄自菲薄，像你就是难得的人材。”

胡雪岩笑笑不作声，就这时候，阿巧姐来请用饭，馆子里叫的菜，十分丰盛，另外一大盘陆稿荐的酱肉，自然也有那不登大雅的食物在内。

“你也一起来吃吧！”胡雪岩对阿巧姐说。

“哪有这个规矩？”她笑着辞谢。

“又没有外人。”嵇鹤龄接口说道，“我跟雪岩都是第一趟到苏州，要听你谈谈风土人情。”

听得这样说，再要客套，就显得生分了。阿巧姐心想，反正也要照料席面，站着显得尴尬，倒不如坐了下来。

于是她打横作陪，一面斟酒布菜，尽主人的职司，一面跟嵇鹤龄谈家常。苏州女人长于口才，阿巧姐又是历练过的，所以嵇鹤龄觉得她措词得体、声音悦耳，益生好感。

这一来，一顿酒便喝得时候长了，喝到四点多钟，方始结束。等嵇鹤龄一走，周一鸣跟着就到，阿巧姐的事，已经顺顺利利谈成功，只待“过付”，便可“成交”。

“恭喜，恭喜！”胡雪岩笑着问阿巧姐说，“你算是脱掉束缚了。”

“多亏周先生费心！”阿巧姐向周一鸣道了谢，接着又歉然地说，“明天只怕还要劳驾。”

于是胡雪岩代为说明，要请他陪阿巧姐再回木渎去一趟，将她的弟弟领了出来。周一鸣自然毫不迟疑地应承下来。

经过这一番细谈，又到了晚饭时分，胡雪岩留下周一鸣吃饭，自己只喝着茶相陪，口中闲谈，心里在打主意。等盘算定了，闲闲问道：“老周，我倒问你一句话，你平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发达了是怎么个样子？”

周一鸣无从回答，“我没有想过。”他很坦率地说，“混一天，算一天！”

“这样子总想过，譬如说，要做个怎么样的官，讨个怎么样的老婆？”

“我在家乡有一个。”周一鸣说，“我那女人是从小到我家来的，比我大两岁，人很贤惠，一直想接她出来，总是办不成功。”

“这总有个道理在里头。你说，何以办不成功？”

“这还不容易明白？说来说去，是个钱字。”周一鸣不胜感慨地说，“这两年，一个人混一个人，替人跑腿，又不能在哪里安顿下来。想想不敢做那样冒失的事。”

“那么，你要怎么个样子，才能把你女人接出来？”

“现在就有希望了。”周一鸣换了副欣慰的神情，“多亏胡大老爷照应。这趟到扬州，谋好差使，如果靠得住，一年有二百两银子的入息，我就要接我女人出来，让她过几天安闲日子了。”

“这也不算什么。”胡雪岩说，“照我想，像你这样的人，一个月总得要有五十两银子的入息，才不委屈你。”

“哪有这样的好事？”周一鸣说，“如果哪个给我这个数，我死心塌地跟他一辈子。”

“这话是真的？”

周一鸣是信口而答，此刻发现胡雪岩的神色相当认真，倒不敢随便回答了。

“我们随便谈谈。”胡雪岩放缓了语气，“无所谓的。”

话虽如此，周一鸣却必得认真考虑，看胡雪岩的神情，倒有些猜不透他的用意，只好这样答道：“若是胡大老爷要我，我自然乐意。”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胡雪岩摇着手说，“我用人不喜欢勉强。”

“我是真心话。跟胡大老爷做事，实在痛快，莫说每月五十两，有一半我就求之不得了。”

看他说得恳切，胡雪岩也就道破了本意，他说他想用周一鸣，是这天跟嵇鹤龄畅谈以后的决定。他预备论年计薪，每年送周一鸣六百两银子，年终看盈余多少，另外酌量致送红利。要周一鸣仔细想过以后再答复他，如果不愿意，仍旧想到扬州，他也谅解，因为厘金关卡上的差使，到底是“官面上的人”。

“哪个要做那种‘官面上的人’？我也无须仔细想，此刻就可以告诉胡大老爷，一切都遵吩咐。”

“好！”胡雪岩欣然说道，“这一来，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不过，在周一鸣这一来反倒拘束了，不便再一个人在那里自斟自饮，匆匆吃完饭，自己收拾了桌子，接着便问起阿巧姐明日的行程。

“我把阿巧姐托给你了。”胡雪岩说，“明天等立了笔据，你陪她到木渎。事情办完了，你把他兄弟带到上海来。回头我抄上海、杭州的地址给你。”

“那么，”阿巧姐听见了，走来问道，“你呢？”

“我看嵇大哥的意思。”胡雪岩答道，“明天再陪他一天，大概后天一早，一定要动身。现在有老周照应你，你落得从容，在木渎多住几天，以后有什么事，我请老周来跟你接头。总而言之，‘送佛送到西天’，一定要把你安顿好了，我才算了掉一件大事。”

一则是当着周一鸣，阿巧姐不愿她与胡雪岩之间的“密约”，让局外人窥出端倪；再则是这两三日中，对胡雪岩的观感，又有不同，所以当时便作了表示。

“啥个‘送佛送到西天’？我不懂！”

不管她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反正对“送佛送到西天”这番好意，她并不领情，却是灼然可见的。胡雪岩也发觉了，自己说话稍欠检点，所以很见机地不提此事，只对周一鸣说：“你早点请回吧！你自己有啥未了之事，最好早早料理清楚。我顺便有句话要叫你先有数，我做事是要‘抢’的，可以十天半个月没事，有起事来，说做就要做。再说句不近情理的话，有时候让你回家说一声的工夫都没有。当然，你家里我会照应，天大的难处，都在我身上办妥。凡是我派出去办事的人，说句文绉绉的话：绝无后顾之忧。老周，你跟了我，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胡大老爷——”

“慢点！”胡雪岩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称呼要改一改了。我的这个‘大老爷’，是花银子买来的，不是真的坐堂问案的‘大老爷’。如果是不相干的人，要这样子叫我，虽然受之有愧，不过既然有‘部照’，好歹也是个官，朝廷的体制在那里，硬要不承认，就叫却之不恭。做生意没有什么大老爷、二老爷的，只有大老板、二老板。不过我也不喜

欢分出老板、伙计来，我另外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刘庆生，一个叫陈世龙，都是我的得力帮手，他们都叫我胡先生，你也这样叫好了。别的地方，我要跟你学，做生意，我说句狂话，你要跟我学，这个‘先生’，就是你跟我学做生意的先生。”

“喔唷唷！”阿巧姐在旁边作出蹙眉不胜，用那种苏州女人最令人心醉的发嗲的神情说，“闲话多是多得来！”

“话虽多，句句实用。”周一鸣正色说道，“胡先生，我就听你吩咐了。”

“就这样了。你明天一早来。”

富家公子

就在周一鸣要离去的那一刻，金闾栈的伙计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阿巧姐认得，是潘家的听差。

“他叫潘福。”阿巧姐在窗子里望见了，这样对胡雪岩说，“不晓得为啥来，如果是跟我有关系的事，不要随便答应。”说完，她将他轻轻一推。

于是胡雪岩在外屋接见潘福。来人请安以后，从拜匣里取出一封梅红帖子，递了上来。打开一看，是潘叔雅用“教愚弟”署名，请他吃饭，日期是第二天中午。帖子上特别加了四字：“务乞赏光”。

这就很突兀了！潘叔雅是十足的“大少爷”，对不相干的人懒于应酬，所以胡雪岩到潘家去过几次，根本就不请见男主人。而此时忽然发帖请客，必有所谓，被请的人自然要问一问：所为何来？

“只为仰慕胡大老爷。”潘福答道，“也没有请别位客，专诚请胡大老爷一个人。”

胡雪岩实在想不到潘叔雅是何用意，但此时亦不必去想，到明日赴宴，自然明白。当即取了一张回帖，向潘福说明准到，先托他代为道谢。

“敝上又说，如果胡大老爷明日上午不出门，或者要到哪里，先请吩咐，好派轿来接。”

“大概不出门，不过派轿来接，大可不必。”

“一定要的。敝上说，不是这样，不成敬意。”

既然如此，亦就不必客气。等潘福告辞去后，少不得与阿巧姐研究其事，彼此的意见相同，潘叔雅下此请帖，一则说是“务乞赏光”，再则要派轿来接，必是有事重托。至于所托何事，连住在潘家好几天的阿巧姐都无从猜测。

“不管它了！”胡雪岩说，“你让老周陪着你进城吧！顺便先在潘家姨太太那里探探口气，明天我到了，先想法子透个信给我。”

阿巧姐还有些恋恋不舍之意，但当着周一鸣不便多说什么，终于还是雇轿进了城。

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早，胡雪岩进城逛了逛，看嵇鹤龄不在客栈，亦未惊动瑞云的表妹，悄悄回到金闾栈。十一点钟刚打过，潘家所派的轿子到了。居然是顶大轿。问起来才知道潘叔雅一出生未几，他父亲就仿照扬州盐商的办法，花了两万银子，替他捐了个道员，三品官儿，照例可以坐绿呢大轿。按规矩，还可以有“顶马”，但这份官派，潘叔雅未摆，只是那顶大轿，十分讲究，三面玻璃窗，挂着彩绸的窗帷，轿檐上是彩色的缨络，轿杠包铜，擦得雪亮。轿子里盖碗、水果、闲食，还有一管水烟袋、两部闲书，一部《隔帘花影》、一部《野叟曝言》，如果是走长路，途中不愁寂寞，尽有得消遣。

胡雪岩还是第一趟坐大轿，看到四名轿夫抬轿的样子，不由得想起嵇鹤龄的话——嵇鹤龄讲笑话，说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的形容，前面第一个昂首天外，叫做“扬眉吐气”，第二个叫做“不敢放屁”，因为位置正在“老爷”前面，一放屁则“老爷”首当其冲，后面两名轿夫，前面的一个，视线为轿子挡住，因而叫做“不辨东西”，最后一个亦步亦趋，只有跟着走，那就是“毫无主意”。

据说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四名轿夫一样。军机领袖自然“扬眉吐气”；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个人发言，所以第二个叫做“不敢放屁”；第三个进军机不久，还摸不清楚底细，以“不辨东西”形容，亦是刻画入微。至于最后一个，通称“打帘子军机”，当然是“毫无主意”了。

由此又想到何桂清的同年，军机大臣彭蕴章，不知位列第几？如果是“不敢放屁”，则又何能为何桂清说话？几时有机会倒要问一问他。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已到了潘家，轿子一直抬到大厅檐外，才知道潘福的话靠不住，除了主人以外，另外还有两位客，一般是华服的贵公子派头。

宾主互揖以后，主人为胡雪岩引见两位新交。他猜得果然不错，一个叫吴季重，一个叫陆芝香，都是贵介公子，父兄皆是京官，本人是秀才。彼此道过仰慕，潘叔雅延入花园接待。

潘家的花园甚大，但房屋显得很旧了，只有一座楠木船厅是新建的，潘叔雅就在这里款客。男仆在厅外，厅内用两个丫头伺候。苏州的丫头得一俏字，一式滚花边的竹布衫、散脚裤，束得极细的腰，梳得极光的辫子，染得极红的指甲。莺声呖呖地，叫潘、吴、陆三人都是“少爷”，只称胡雪岩才是“胡老爷”！

时已正午，就在船厅中开席。主人奉胡雪岩首座，不待他谦让，首先声明：客人只有胡雪岩一位，吴季重和陆芝香连陪客都不是，算是三个主人公请，有事要向胡雪岩请教。潘福的话是不错。

有事要托胡雪岩是他早已意料到，等酒过三巡，他先开口动问了，潘叔雅才细叙缘由。事起于阿巧姐的闲谈，跟潘家姨太太在一起盘桓，闺中无事，她把从尤五、怡情老二以及胡雪岩本人那里听来的许多故事，作为消遣之资。胡雪岩的故事本来就与众不同，加以阿巧姐口齿伶俐，渲染入微，所以潘家姨太太深感兴趣。

于是这些故事又从枕上传到了潘叔雅的耳朵里。这一下，他对胡雪岩刮目相看！纨绔子弟交朋友，从不交平淡无奇的方正君子，一定要交“有趣”的人物，或者能说会道，或者仪表出众，或者行事漂亮，照潘叔雅看，胡雪岩就是这一路人物。但是最使他佩服的，却是胡雪岩的义气，也就因为这一点，他要重托胡雪岩。

“胡大哥，”他叙入正题，“苏州从没有这么乱潮！官兵打仗，保民不足，骚扰有余，我们三个都想到上海夷场上去看看，要请胡大哥照应。”

“是的。”胡雪岩平静地回答，心里在想，所谓照应，无非买房子之类，这是小事，于是又加了一句，“好的，都在我身上。”

“我想这样，我有一笔现款，交给胡大哥，看怎么给我用出去？”潘叔雅说，“这笔款子数目不大，大概十二三万银子。”

十二三万银子，还说数目不大，好阔的口气。胡雪岩正要开口，吴季重抢在他前面说了。

“我跟叔雅的情形，差不多，有十万银子，也要请胡大哥替我费心用出去。”

“我的情形，稍为不同些。”陆芝香说，“我有一箱东西，放在苏州不放心，请胡大哥看看，是存在什么地方妥当。”

“喔，”胡雪岩问道，“是一箱什么东西？”

“是一只画箱。”

“芝香家府上的收藏，是有名的。”潘叔雅说，“有几件精品，还是明朝留下来的。”

就凭这句话，便可以想象得到那只画箱的珍贵。这一点胡雪岩却不敢轻易回答，只点点头说：“我们再商量。”

所谓“商量”是推托之词，胡雪岩已经决定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果然吃力不好，也还罢了，就怕出了什么毛病，古玩古画是无法照样赔偿的。所以他作了这样一个明智的决定。

但陆芝香的目的，是希望在运出危城，转移到洋人所保护的夷场时，胡雪岩能保他的险，因而提到了尤五。

“听说胡大哥跟漕帮的首脑，是至交？”

这是不能赖也不必赖的，他点点头答道：“是的。松江的漕帮，管事的老少两代，都很看得起我。”说到这里，胡雪岩很机警地想到，陆芝香说这话，自然有事要托尤五，那就落得放漂亮些，不必等他再开口，“如果老兄有什么事，只要力所能及，我可以代求。”

“是的。是要请胡大哥代求。”陆芝香说，“松江漕帮的势力很大，跟这里的‘老大’也有联络。我想请胡大哥探探口气，如果松江漕帮肯帮我的忙，我自然有一份微意。”接着，他问潘叔雅，“送五千银子差不多了吧？”

潘叔雅还未答话，胡雪岩在一旁连连摇手：“谈不到，谈不到！谈到这个，我那姓尤的朋友，反倒不肯搭手了。老兄，”他很诚恳地向陆芝香说，“你听我一句话，几位老哥都是大少爷出身，出手豪阔，不过，江湖上交朋友，也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老兄的委托，我尽全力去办，只要有把握，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将来办好了，我们总要在上海碰

头，那时我备桌酒，替各位引见，老兄当面谢过就够了。”

前半段话略带教训的意味，但以态度恳切，所以陆芝香不但不以为忤，且连连拱手受教：“是的，是的！一谈酬劳就俗了。”

接着便谈漕帮的内幕，然后又谈到夷场的奇闻异事，言不及义地大谈特谈，反将正事搁在一边。

胡雪岩一面应酬着，一面很冷静地在观察，很快地明白了这三位“大少爷”想移居上海，一半是逃难，一半是向往夷场的繁华。照此看来，如今要替他们在上海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替他们每一家造一所住宅。

这三所“住宅”的图样，很快地就已在他的脑中呈现，是洋楼，有各种来自西洋的布置，软绵绵的“梭化”椅、大菜台，还有烧煤或者烧木柴的壁炉。

这样想着，对于潘、吴两人的现款，胡雪岩也有了生利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是“长线放远鹞”，要图急功近利，就根本无从谈起。如果他们是望远了看，那就对于自己的生意，也是一大帮助，胡雪岩心想，有二十万可以长期动用的头寸，何不在上海再开一家钱庄？

这一转念间，才发觉自己又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仔细盘算了一会，想停当了，才找个他们谈话间的空隙，向潘叔雅说道：“我有句话想动问。”

“好，好。你请说。”

“承两位看得起我，我不敢不尽心。不过两位对这笔现款，总有个打算，是做生意，还是放息，如果是放息，是长放，还是短放？总要先拿个大主意，我才好措手。”

潘叔雅向吴季重看了一下，以眼色征询意见。

“胡大哥，”吴季重只谈他自己的情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如果要逃难，苏州的入息自然中断了，田上的租米收不到，市房也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更不用谈什么房租。那时候，舍间一家十八口，养命之源，都靠这笔款子。实情如此，请你看着办。”

“我的情形也差不多。”潘叔雅说，“我自己一家不过十三口，只是寒族人多，如果都逃在上海，生活不济，少不得我也要尽点心。”

“我明白了！”胡雪岩说，“万一苏州沦陷，不知道哪一天恢复，一年半载，还是三年五年，谁也不敢说。既然拿这笔款子作逃难的本钱，就得要细水长流，以稳当为第一。”

“‘细水长流’这话，说得太好了！”吴季重很欣慰地，“我就是这意思。”

胡雪岩点点头，放下筷子，两手按在桌上，作出很郑重的姿态：“两位给我的这个责任不轻！我只能勉力以赴。我想应该作这么一个兼顾的打算。第一，在上海夷场上，要有自己的住宅；第二，看每个月要多少开销，提出一笔钱来放息，动息不动本。住的房子有了，日常家用有了，先稳住了‘老营’，就不妨放手干一番，余下的钱，或者买地皮，或者做生意。这样子做法，就朝最坏的地方去想，哪怕蚀光了，过日子依旧可以不愁，也就不伤元气。两位看我这个打算行不行？”

“怎么不行？太好了。”吴季重转脸说道，“叔雅，这位胡大哥老谋深算，真正叫人佩服。”

朋友是从潘叔雅来的，听得这番赞扬，真所谓“与有荣焉”，所以他也极其得意。一高兴之下，马上唤着丫头说：“你进去跟姨太太说，铁箱里有只拜匣，连钥匙都拿来。”

“慢慢！”胡雪岩急忙阻止，“你现在先不要拿什么东西给我。”

“一样的。”潘叔雅说，“我家里有五六万的银票，先交了给胡大哥。”

“不，不！我们做钱庄的，第一讲究信用，第二讲究手续。等谈好了办法，你们两位的款子，交到钱庄里来，我要立折子奉上，利息多寡，期限长短，都要好好斟酌。”

“也好！”潘叔雅说，“那就请胡大哥吩咐。”

于是胡雪岩从买地皮，造房子谈起，一直谈到做洋货生意，大致有了个计划。购地造屋，以一万两银子为度，其余的对半分成两份，一半是五年期的长期存款，一半是活期存款，用来作为经商的资本。存放的钱庄，由胡雪岩代为介绍，实际上都等于长期存款，因为用来做生意的那一半活期存款，亦要听胡雪岩的主意，如果他的头寸紧，某一笔生意就可以不做，翻来覆去都听他口中一句话。

“好，我们就这样。”潘叔雅问陆芝香，“你呢？是怎么个主意？”

“听你们谈得热闹，我自然也要筹划筹划，在上海大家房子造在一起，走动也方便。”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都是谈的将来住在一起，朝夕过从的乐事。胡雪岩冷眼旁观，觉得这三个阔少，与庞二、高四、周五那班人，脾气又自不同，周、高等人到底自己也管过生意，比较精明，唯其比较精明，反容易对付，这三个却完全是不知稼穡艰难的大少爷，也许期望太高，不切实际，也许未经世途，不辨好歹，谈的时候什么都好。等一做出来，觉得不如理想，立刻就会有很难听的话，吃力而不讨好，那就太犯不着了。

于是他问：“三位都到上海去过没有？”

“我去是去过一次，那时只有四岁，什么都记不得了！”潘叔雅说，“他们两位最远到过常熟。”

“这样说，夷场是怎么个样子，你还是没有见过。”

“是啊！”潘叔雅说，“我今年四十二，四岁的时候，还是嘉庆年间，哪里来的夷场？”

“都说夷场热闹，我倒要跟三位说一句：热闹是在将来。眼前热闹的，只是一小块地方，鱼龙混杂，不宜于像你们三位，琴棋书画，文文雅雅的人住。我倒想到一处，可以买一大块地皮住宅，那里现在还像乡下，将来等洋人修马路修到那里，就会变成闹中取静，住家的好地方。不过，这是我说，到底如何，要等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

“只要你说好就好，先买下来再说。”

“潘三哥的话是不错。”胡雪岩很率直地说，“不过我们是第一次联手做事，以后的日子也还长，所以第一趟一定要圆满。我现在倒有个主意，三位之中，哪位有兴趣，我陪着到上海先去看一看，怎么样？”

“这个主意好！”陆芝香很兴奋地说，“我早就想去玩一趟，只怕没有熟人，又不懂夷场规矩，会闹笑话。如今有胡大哥在，还怕什么？”

这一说，潘、吴二人的心思也活动了，但吴季重十分孝母，又有些舍不得轻离膝下，潘叔雅则因为有一笔产业要处分，其势不能远离，所以商量结果，决定还是由陆芝香一个人去。

“我们哪一天走？”他问。

“我想明天就动身。”

“唷！”陆芝香大为诧异，“那怎么来得及？”

做生意的人出远门是常事，说走就走，像陆芝香这样的人，出一趟远门，是件了不得的大事，首先要挑宜于长行的黄道吉日，然后备办行李，打点送亲友的土仪，接着是亲友排日饯别，自己到各处去辞行，这样搞下去，如果十天以后走得成，还算是快的。

胡雪岩明白这些情形，心想，不必跟他“讨价还价”了，就算多等他两三天，亦是无济于事，而自己的这两三天的工夫，却宝贵得很，不能无谓消耗，于是这样说道：“好在我也不是急的事，你尽管从容，定了日子，我派人专程来迎接，或是我自己再来一趟，包你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到上海。”

“这样就再好都没有了。”陆芝香拿皇历来挑日子，本来挑在月底，又以端阳将届，要在家里过节，最后挑定了五月初七这个黄道吉日。

谈完正事，一席盛宴，亦近尾声，端上来四样“压桌菜”，只好看看，倒是小碟子装的八样酱菜，一扫而空，胡雪岩喝了一碗香粳米粥，拍拍肚子站起来说：“我要告辞了，大概明天动身，不再来向各位辞行，等过了端午，我一定设法抽空，亲自来接芝香兄，那时候再叙吧！”

潘叔雅还要留他多坐，吴季重和陆芝香又要请他吃晚饭。胡雪岩觉得对这班“大少爷”，不必过于迁就，所以一律托词拒绝，厚犒了潘家的婢仆，仍旧坐着那乘装饰华美的四人大轿出阊门。

应变之道

这时不过午后两点钟，胡雪岩一面在轿中闭目养神，一面在心里打算，这一下午只剩下一件事，就是立阿巧姐恢复自己之身的那张笔据，一杯茶的工夫就可了事。余下来的工

夫，都可用来陪嵇鹤龄，等下进城，不妨到慕名已久，据说还是从明朝传下来的一家“孙春阳”南货店去看看。

打算得倒是不错，不想那顶四人大轿害了他，阊门外是水陆要道，金阊栈成了名符其实的“仕宦行台”，而苏州因为江宁失守，大衙门增多，所以候补的、求差的、公干的官员，平空也添了许多，近水楼台，都喜欢住在金阊栈，看见这顶四乘大轿，自然要打听轿中是哪位达官。

胡雪岩性情随和，出手豪阔，金阊栈的伙计，无不巴结，于是加油添酱，为他大大吹嘘了一番，说他是浙江官场上的红人，在两江也很吃得开，许巡抚是小同乡，何学使是至交，亲自来看过他两次。总督怡大人派了戈什哈送过一桌燕菜席，这顶四人大轿是苏州城里第一阔少，一生长下来就做了道台的潘大少爷派来的。把胡雪岩形容成了一个三头六臂、呼风唤雨的“通天教主”。

恰好潘、吴、陆三家又讲究应酬，送路菜的送路菜，送土仪的送土仪，派来的又都是衣冠整齐的俊仆，这一下越显得胡雪岩交游广阔，伙计所言不虚。于是纷纷登门拜访，套交情，拉关系，甚至还有来告帮的，把个胡雪岩搞得昏头搭脑，应接不暇。直到上灯时分，方始略得清静。

“胡先生！”周一鸣提出警告，“你老在这里住不得了！”

“是啊！”胡雪岩苦笑着说，“这不是无妄之灾？”

“话倒不是这样说。有人求还求不来这样的场面，不过你老不喜欢这样子招摇。我看，搬进城去住吧！”

“明天就要走了。一动不如一静，只我自己避开就是了。”

好在最要紧的一件大事，已经办妥，于是胡雪岩带着阿巧姐的那张笔据，与周一鸣约了第二天再见，然后进城，一直去访嵇鹤龄。谈起这天潘叔雅的晚宴，嵇鹤龄大为惊奇，自然也替他高兴。

“真正是‘富贵逼人来’！雪岩，我真想不到你会有这么多际遇！”

不过嵇鹤龄是读书人，总忘不了省察的功夫，看胡雪岩一帆风顺，种种意想不到的机缘，纷至沓来，不免为他忧虑，所以接下来便大谈持盈保泰的道理，劝他要有临深履薄的警惕，处处小心，一步走错不得。

话是有点迂，但胡雪岩最佩服这位“大哥”，觉得语重心长，都是好话，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最后便谈到了彼此的行期。

“动身的日子一改再改，上海也没有信来，我心里真是急得很！”胡雪岩问，“不知道大哥在苏州还有几天耽搁？如果只有一两天，我就索性等你一起走。”

“不必。我的日子说不定。你先走吧！我们在杭州碰头。”

“那也好！”胡雪岩说，“明天上午我要到孙春阳看一看，顺便买买东西。铁定下午开船。明天我就不来辞行。”

“我也不送你的行。彼此两免。”嵇鹤龄说，“提起孙春阳，我倒想起在杭州临走以前，听人谈起的一个故事，不妨讲给你听听。这个故事出在方裕和。”

方裕和跟孙春阳一样，是一家极大的南北货行，方老板是有“徽骆驼”之称、专出典当朝奉的徽州人，刻苦耐劳，事必躬亲，所以生意做得蒸蒸日上，提起这一行业，在杭州城内首屈一指。

哪知道从两年以前，开始发生货色走漏的毛病，而且走漏的是最贵重的海货，鱼翅、燕窝、干贝之类。方老板明查暗访，先在店里查，伙计中有谁手脚不干净？再到同行以及馆子里去查，看哪家吃进了来路不明的黑货？然而竟无线索可寻。

到了最近，终于查到了，是偶然的发现，发现有毛病的是“火把”——用干竹子编扎的火炬，寸许直径三尺长，照例论捆卖，贵重的海货，就是藏在火把里，走漏出去的。

方老板头脑很清楚，不能找买火把的顾客，说他勾结店中的伙计走私，因为顾客可以不承认，反咬一口，“诬良为盗”，还得吃官司。考虑结果，声色不动，那捆有挟带的火把，亦依旧摆在原处。

不久，有人来买火把，去接待“顾客”的，是他最信任的一名伙计，也是方老板的同宗，不但能干，而且诚实。这一下方老板困惑了，这个人忠诚可靠，绝不会是他走私。也许误打误撞，一时巧合，决定看一看再说。

过了几天，又发现火把中有私货，这次来买火把的是另一个人，但接待的却仍是那方姓伙计。这就不会是巧合了，他派了个小徒弟，暗中跟踪那名“顾客”，一跟跟到漕船上。这就很容易明白了，怪不得本地查不出，私货都由漕船带到外埠去了。

于是有一天，方老板把他那同宗的伙计找来，悄悄地问道：“你在漕船上，有朋友没有？”

“没有。”

说是这样说，神色之间，微微一惊，方老板心里明白，事无可疑了，如今要想的是处置的办法。谈到这里，嵇鹤龄问道：“雪岩，换了你做方老板，如何处置？”

“南北货这一行，我不大熟悉。不过看这样子，店里总还有同伙勾结。”

“是的，有同伙勾结。”

胡雪岩略想一想说：“南北货行的规矩，我虽不懂，待人接物的道理是一样的。我有我的处置办法，你先说，那方老板当时怎么样？”

方老板认为他这个同宗走私，能够两年之久，不被发觉，是个相当有本事的人，同时这件事既有同伙勾结，闹出来则于信誉有损，而且势必要开除一班熟手，生意亦有影响，所以决定重用此人，升他的职位，加他的薪水。这一来，那方伙计感恩图报，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偷漏的弊病发生。

听嵇鹤龄讲完，胡雪岩点点头说：“那个老板的想法不错，做法还差一点。”

嵇鹤龄大为诧异，在他觉得方老板的处置，已经尽善尽美，不想在胡雪岩看，还有可批评之处，倒有些替方老板不服气。

“噢！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做贼是不能拆穿的！一拆穿，无论如何会落个痕迹，怎么样也相处不长的。我放句话在这里，留待后验，方老板的那个同宗，至多一年工夫，一定不会再做下去。”

“嗯，嗯！”嵇鹤龄觉得有些道理了，“那么，莫非不闻不问？”

“这怎么可以？”胡雪岩说，“照我的做法，只要暗中查明白了，根本不说破，就升他的职位，加他的薪水，叫他专管查察偷漏。莫非他再监守自盗？”

“对！”嵇鹤龄很兴奋地说，“果然，你比哪个生意人都高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才是入于化境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除非那个人真正有本事，不然，这样做法，流弊极大，变成奖励

做贼。所以我的话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大哥，”他说，“我常常想到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做生意跟带兵打仗的道理是差不多的，只有看人行事，看事说话，随机应变之外，还要从变化中找出机会来！那才是一等一的本事。”

“我看你也就差不多这个本事了。”嵇鹤龄又不胜惋惜地说，“你就是少读两本书。”

说到此事，胡雪岩只有摇头，嵇鹤龄倒是想劝他折节读书，但想想他那样子忙法，何来读书的工夫？也就只好不作声了。

到了第二天，刚刚起身，又有个浙江到江苏来公差的佐杂官儿，投帖来拜。胡雪岩一看这情形，果真应了周一鸣的话。此地不能再住了，因此托客栈去通知他的船老大，当天下午启程，自己匆匆忙忙避了出去，临走时留下话，如果周一鸣来了，叫他到城内吴苑茶馆相会，不见不散。

坐上轿子，自觉好笑，世间的麻烦，有时是意想不到的，自己最不愿做官，偏偏有人拿官派套上头来，这是哪里说起？

自然，他也有些懊恼，一清早在自己住处存不住身，想想真有些不甘心。

这样怏怏然进了城，便觉意兴阑珊，只在吴苑喝茶，听隔座茶客大谈时事。那人是浓重的湖南口音，相当难懂，而且声音甚大，说话的神态，亦颇不雅，指手画脚，口沫横飞，胡雪岩深为不耐。但看他周围的那些听众，无不聚精会神，十分注意，不由得有些好奇，也耐着心细听。

慢慢听懂了，是谈曾国藩在湖南省城长沙城外六十里的靖港，吃了败仗，愤而投水，为人所救的情形。湖南的藩司徐有壬、臬司陶恩培本来就嫌曾国藩是丁忧在籍的侍郎，无端多事，办什么团练，分了他们的权柄，所以会衔申详巡抚骆秉章，请求出奏弹劾曾国藩，同时遣散他的部队。

骆秉章还算是个明白人，而且他刚请到一位襄办军务的湘阴名士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已经上奏自劾，不可以再落井下石，而且敌势正盛，也不是裁军的时候，所以骆秉章断然拒绝了徐、陶两人的要求。

哪知就在第二天，归曾国藩节制的长沙协副将塔齐布，败太平军于湘潭。湖南的提督鲍起豹，上奏自陈战功，朝廷拿曾国藩自劾与鲍起豹表功的奏折一比较，知道吃败仗的应该奖励，“打胜仗”的根本不曾出兵，于是一道上谕，免了鲍起豹的官，塔齐布则以副将

越过总兵这一阶，超擢为指挥一省绿营的湖南提督。

部将尚且如此，主帅的地位绝不会动摇，自可想而知。徐有壬和陶恩培大为不安，深怕曾国藩记仇，或者塔齐布要为他出气，随便找他们一个错处，参上一本，朝廷一定准奏。因而两个人约好了，到长沙南门外高峰寺，曾国藩驻节之处，磕头道贺兼道歉。

这是一大快事，听的人无不抚掌，“曾侍郎吃了这个败仗，反而站住脚了。”那人说道，“士气反比从前好，都是朝廷明见万里，赏罚公平的缘故。”

“正是，正是！”好些人异口同声地附和。

由此开始，谈话便乱了，你一言，我一语，胡雪岩只觉得意气激昂，心里暗暗在想：真叫“公道自在人心”，看样子洪杨的局面难以久长。一旦战局结束，抚辑流亡，百废俱举，那时有些什么生意好做？得空倒要好好想它一想，须抢在人家前面，才有大钱可赚。

于是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及至警觉，自己不免好笑，想得太远了！再抬头看时，茶客寥寥无几，早市已经落场，辰光近午，周一鸣不知何以未来。这一上午就此虚耗，胡雪岩叹口气站起身来，付过茶账，决定到孙春阳去买了土产，回客栈整顿行装上船。

刚走出吴苑，劈面遇着周一鸣，彼此叫应，胡雪岩问道：“哪里来？”

“我从阊门来。”周一鸣答道，“一早先到潘家去看阿巧姐，约好明天上午到木渎。阿巧姐要我陪她到金阊栈，才知道你老进城了。”

“喔，那么阿巧姐呢？”

“她在客栈里收拾东西，叫我来接胡先生。”周一鸣说，“听客栈里的人说，你老今天动身，所以有些行李已经发到船上去了。”

“噢。”胡雪岩问道，“孙春阳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在吴趋坊。”

于是周一鸣领路，安步当车到了吴趋坊以北的孙春阳，门口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树，光秃秃的却有几枝新芽，证明不是枯树。周一鸣告诉胡雪岩说，这株老树还是明朝留下来的，此地原是唐伯虎读书之处。

胡雪岩对这个古迹，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孙春阳的那块招牌，泥金的底子，已经发

黑，“孙春阳”三字，亦不甚看得清楚，然而店老却有朝气，一眼望去，各司其事，敏捷肃穆。有个白胡子老头，捧着管水烟袋，站在店堂中间，左右顾盼，拿着手里的纸媒，指东指西，在指挥伙计、学徒招呼客人。

奇怪的是有顾客，不见货色，顾客交易，付了钱手持一张小票，往后走去，不知是何花样。

“孙春阳的规矩是这样，”周一鸣为他解释，“办事分六房，不是衙门里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是南货、北货、海货、腌腊、蜜饯、蜡烛六房。前面付钱开票，到后面凭票取货。”

“顾客看不见货色，怎么挑？或者货色不合，怎么办？”

“用不着挑的，说啥就是啥，货真价实。”周一鸣说，“孙春阳做出牌子，货色最道地，斤两最足，老少无欺。如果这里的货色不满意，就没有再好的货色了。”

“牌子做到这么硬，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于是胡雪岩亲自上柜，买的是茶食和蜡烛，也买了几条火腿，预备带回杭州跟金华火腿去比较优劣。付款开票，到货房交涉，要店里送到金闾栈。孙春阳的牌子真是“硬”，说是没有为客送货的规矩，婉词拒绝。

“这就不对了！”胡雪岩悄悄对周一鸣说，“店规不是死板板的。有些事不可通融，有些事要改良，世界日日在变，从前没有外国人，现在有外国人，这就是变。做生意贵乎随机应变。孙春阳从明朝传到现在，是因为明朝下来，一直没有怎么变，现在不同了，海禁大开，时势大变，如果还是那一套几百年传下来的老规矩，一成不变，我看，孙春阳这块招牌也维持不久了。”

周一鸣也觉得大宗货色，店家不送，是件说不通的事。听了胡雪岩的话，心里好好体会了一番，因为他晓得这是胡雪岩在教导，以后跟着他做生意，得要记住他这番话，随机应变，处处为顾客打算。

照胡雪岩的打算，本想在城里吃了午饭再回金闾栈，现在因为有几大篓的茶食之类的拖累，不得不雇个挑夫，押着出城。到了金闾栈，只见阿巧姐已将他的箱笼什物，收拾得整整齐齐，堆在一边，只等船家来取。

于是唤来金闾栈的伙计，一面准备午饭，一面吩咐结账。等吃了饭，付过账，阿巧姐

送胡雪岩到船上，送到船上，却又说时候还早，不妨坐一会。周一鸣知趣，托词避到岸上去了。

胡雪岩归心如箭，急待开船，但阿巧姐不走，却不便下逐客令。看她站在那里，默然有所思的神气，又不免诧异，当即问道：“可是还有话要跟我说？”

阿巧姐在想心事，一时未听清他的话，眨着眼强笑道：“你说啥？”

“我说：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跟我说？”

“话？”她迟疑了一下，“又像有，又像没有。”

这就是说，不忍舍去，想再坐一会。胡雪岩觉得她的态度奇怪，不弄弄清楚，一路回去，想起来心里就会有个疙瘩，所以自己先坐了下来，歪身过去，拉开一张骨牌凳，示意她也坐下。

一个是在等她开口，一个是在找话好说，想来想去，想到有件事要问：“昨天，潘家三少请你吃饭，到底为啥？是托你在上海买地皮造房子？”

“你已经晓得了。”

“晓是晓得，不太清楚。”

于是胡雪岩很扼要地把昨天聚晤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

“照这样说，你过了节还要到苏州来？”

“不一定，要看我有没有工夫。我看是来不成功的，将来总是让老周辛苦一趟。”

“那时候——”阿巧姐说，“我不晓得在哪里。”

这是变相的询问，问她自己的行止归宿。胡雪岩便说：“到那时候，我想一定有好消息了。”

“好消息？”阿巧姐问，“什么好消息？”

这是很明白的，自然是指何桂清筑金屋，胡雪岩不知道她是明知而装傻，还是真的没有想到，心里不免略有反感，便懒得理她，笑笑而已。

“有工夫，你最好自己来！”

“为什么呢？”

“到那时候，我也许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何不此刻就说？”

“自然还不到时候。”阿巧姐又说，“也许有，也许没有，到时候再说。”

言词闪烁，越发启人疑窦。胡雪岩很冷静地将她前后的话和恋恋不舍的神态，合在一起想来想，终于明白了她的心思。此刻她还在彷徨，一只手已经抓住了那一何，这一只手却还不肯放弃这一胡。然而这倒不是她取巧，无非这几日相处，易生感情，遽难割舍罢了。

意会到此，自己觉得应该有个表示，但亦不宜过于决绝，徒然刺伤她的心，所以用恳切规劝的语气说道：“你不要胡思乱想了！终身已定，只等着享福就是了。”

“唉！”阿巧姐忽然幽幽地叹了口气，“啥地方来的天官赐？”

胡雪岩一愣，旋即明白，苏州人好说缩脚语，“天官赐”是隐个“福”字，于是笑道：“你真是得福不知，好了，好了，”他摆出不愿再提此事的神态，“你请上岸吧！我叫老周送你回去。”

“还早！”阿巧姐不肯走，同时倒真的想起一些话，要在这时候跟胡雪岩说。

算了，算了！胡雪岩在心里说，多的日子也过去了，何争这一下午？倒要看看她，究竟有些什么花样。所以索性取出孙春阳买的松子糖之类的茶食，一包包打开，摆满了一桌子说：“你慢慢吃着谈。”

阿巧姐笑了，“有点生我的气，是不是？”

“我改了主意了。今天不走！”胡雪岩又说，“不但请吃零食，还要请你吃了晚饭再走。”

“这还不是气话？”

“好了，好了！”胡雪岩怕真的引起误会，“我怎么会生你的气，而且也没有什么可气的。你一定还有许多话，趁我未走以前，尽量说吧！”

“这倒是真话，我要托你带两句话到上海。”阿巧姐拈了颗杨梅脯放在嘴里，“请你跟二小姐说——”

说什么呢？欲言又止，令人不耐，胡雪岩催问着：“怎么样，要跟老二说啥？”

“我倒问你，尤五少府上到底怎么样？”阿巧姐补了一句，“我是说尤五奶奶，是不是管五少管得很紧？”

问到这话，胡雪岩便不必等她再往下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你是想劝老二，跟尤五少说一说，让他接回家去，是不是？”他问。

“是啊！外面借小房也不是一回事。”

“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有七姑奶奶在那里，从中自会安排。”胡雪岩说，“五奶奶人最贤惠，不管尤五少的事。”

“那么，为什么不早早办了喜事呢？”

这自然是因为尤五的境况，并不顺遂，无心来办喜事。不过这话不必跟阿巧姐说，他只这样答道：“我倒没有问过他，不知是何缘故。我把你的话带给老二就是了。”

说到这里，只见舱门外探进一个人来，是船老大来催开船，说是天色将晚，水关一闭，就得明天早晨才能动身。

“不要紧，”胡雪岩说，“我有何学台的名片，可以‘讨关’。”

这意思是只等阿巧姐一走，哪怕水关闭了，他也要开船。意会到此，她实在不能再逗留了，便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

胡雪岩也不留，一面派人上岸招呼周一鸣来接，一面送客。等阿巧姐袅袅娜娜地上了岸，船老大抽去跳板，正侍开船，忽然周一鸣奔了来，大声喊道：“慢慢，慢慢！”

胡雪岩就站在舱门口，随即问道：“还有什么话？”

“阿巧姐有个戒指，掉在船里了。”

于是重新搭起跳板，让阿巧姐上船，胡雪岩问她，是掉了怎么样的一个戒指？她支支吾吾地，只是在甲板中低头寻找。这就令人可疑了。胡雪岩故意不理，不说话也不帮她找，只站着不动。

他是出于好玩的心理，要看她如何落场。阿巧姐却以为胡雪岩是看出她说假话，心中不快，有意造成僵局，不免有些恼羞成怒了。

于是，她仰起身子站定脚，用女孩子赌气的那种声音说：“寻不着这个戒指，我不走！”说完，气鼓鼓地坐了下来，眼睛偏到一旁去望，是气胡雪岩漠不相关的态度。

这让他诧异了，莫非真的掉了一个戒指？看样子是自己弄错了。因而赔笑说道：“你又不曾说明白，是怎样一个戒指，我想帮你寻，也无从寻起。”

这话道理欠通，阿巧姐便驳他：“戒指总是戒指，一定要说明白了，你才肯劳动贵手，帮我去寻？”

“好，好！”胡雪岩摇摇手说，“我都要走了。何必还斗两句口。”他定神想了想，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走，我们上岸！”

“上岸？”阿巧姐愕然相问，“到哪里去？”

“进城。”胡雪岩说，“你的戒指也不要寻了，我赔你一个，到珠宝店里，你自己去挑。”

这一下就像下象棋“将军”，一下子拿阿巧姐“将”住了，不知如何应付，支支吾吾地答道：“算了，算了，我也不要你赔。”

胡雪岩回答得极快：“那也就不要寻了！你就再坐一会儿，让老周送你回潘家。我到了上海，自会写信给你。”

能够再与胡雪岩相聚片刻，而且又听得这样一句话，她觉得也可满意了，所以刚才那种绷紧了脸的神情，不知不觉地消失，重重地钉了一句：“你自己说的，要写信来！看你守不守信用。”

“一定会守。我自己没有空写信，请古大少写，或者请七姑奶奶写。”

“七姑奶奶通文墨？”

“好得很呢！她肚子里着实有些墨水。”胡雪岩说，“我都不及她。”

这在阿巧姐听来，好像是件极新鲜有趣的事，“真看不出！”她还有些不信似的，“七姑奶奶那副样子，不像是通文墨的人。”

“你是说她不够‘文气’是不是？”胡雪岩说，“人不可貌相！七姑奶奶的为人行事，另有一格，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接着，他讲了七姑奶奶的那段“妙事”，有意灌醉了古应春，诬赖他“酒后乱性”，以至于逼得古应春指天发誓，一定要娶七姑奶奶，绝不负心。阿巧姐听得目瞪口呆，“这真正是新闻了。哪里有这样子做事的？”她说，“女人的名节最重，真有这样的事还要撇清，没有这样的事，自己拿烂泥抹了一脸。这位七姑奶奶的心思，真是异出异样！”

“是啊，她的心思异出异样。不过厉害也真厉害，不是这样，如何叫老古服服帖帖？”胡雪岩掉了一句文，“欲有所取，先有所予，七姑奶奶的做法是对的。”

阿巧姐不作声，脸色慢慢转为深沉，好久，说了一句：“我就是学不到七姑奶奶那样的本事。”

那副神色加上这么句话，言外之意就很深了，胡雪岩笑笑，不肯搭腔。见此光景，阿巧姐知道胡雪岩是“吃了秤砣——铁心”了，再挨着不走，也未免太自轻自贱！所以霍地站了起来，脸扬在一边，用冷冷的声音说：“我要走了！”

胡雪岩不答她的话，只向外高喊一声：“搭跳板！”

跳板根本没有撤掉，而且他也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是有意这样喊一声。阿巧姐心里有数，这就是俗语说的：“敲钉转脚”，将她离船登岸这回事，弄得格外牢靠，就算她改变心意，要不走也不行了。

做出事来这么绝！阿巧姐那一片微妙的恋意所转化的怨恨，越发浓了，“哼！”她冷笑一声，“真正气数，倒像是把我当做‘瘟神’了！就怕我不走。”

这一骂，胡雪岩亦只有苦笑，一只手正插在袋里，摸着表链子上系着的那只“小金羊”，突然心潮起伏，几乎想喊出来：“阿巧，不要走！”

然而她已经走了，因为负气的缘故，脚步很急也很重，那条跳板受了压力，一起一伏在晃荡，她虽握着船老大伸过去的竹篙当扶手，到底也是件危险的事！胡雪岩深怕她一脚踩空，失足落水，瞠目张口，自己吓自己，什么话都忘记说了。等他惊魂一定，想要开口说句什么，阿巧姐已经上了轿，他只有高声叫道：“老周，拜托你多照料！”

“晓得了！请放心。”周一鸣又扬扬手说，“过几天我就回上海，有要紧事写信，寄

到金阊栈转好了。”

第五章 结束与洋商的对峙观望，胡雪岩准备卖丝

筹划谈判

胡雪岩到了上海，仍旧径投大兴客栈，行李还不曾安顿好，就写条子叫客栈专人送到七姑奶奶的寓所，请古应春来相会。

不到一个钟头，古应春亲自驾着他的那辆“亨斯美”赶到大兴客栈，一见面叫应了，什么话不说，先仔细打量胡雪岩的行李。

“怎么回事，老古！”

“阿巧姐呢？”

“没有来！”胡雪岩说，“事情大起变化，你想都想不到的。”

“怎么样呢？”

“说来话长。回头有空再谈。喂，”他问，“五哥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古应春又问，“阿巧姐呢？怎么事情起了变化？你要言不烦说两句。”

胡雪岩不知道他何以对阿巧姐特别关心，便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派人到木渎去谈过？”

“你先不用管这个，只说阿巧姐怎么样了。”

“名花有主，是我一手经理。不久，就是何学台的姨太太了。”接着，便讲移植这株名花的经过，胡雪岩虽长于口才，但经过太曲折，三言两语说不完，站着讲了一刻钟，才

算说清楚。

“这样也好！”古应春拉着他的袖子说，“走！去晚了，七姐的急性子，我是晓得的，又要埋怨我。”

“慢来，慢来！”胡雪岩按住他的手说，“我的话告诉你了，你一定也有话，怎么不告诉我？”

“当然要告诉你的。到家再说。”

等坐上马车，古应春承认曾派人到木渎去谈过阿巧姐的事，但一场无结果，派去的人不会办事，竟连何以未能成功的原因何在，都弄不清楚。

“我倒比你清楚。阿巧姐吃了一场惊吓，由此让我还交了三个朋友，都是苏州的阔少，有一大笔款子要我替他们用出去。”胡雪岩笑道，“老古，我这一趟苏州，辛苦真没有白吃，谈起个中的曲折，三天三夜都谈不完。”

事情太多，东一句，西一句，扯来扯去，古应春一时也听不清楚，只知道他这趟大有收获。彼此在生意上休戚相关，胡雪岩有办法，他自然也感到兴奋。

转眼间到了七姑奶奶寓所，马蹄声音是她听熟的，亲自下楼来开门，老远就在喊：“小爷叔，你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胡雪岩说，“先告诉你一桩开心的事，你总说苏州的糖食好吃，我替你带了一大篓来，放在‘石灰缸’里，包你半年都吃不完。”

“谢谢，谢谢！”七姑奶奶口中是对胡雪岩说话，眼睛却看着古应春。

“阿巧姐不来了！”古应春轻声对她说，“她也不会姓胡了。”

“怎么闹翻了？”

“不是，不是。你不要乱猜，回头再跟你说。总而言之，可以放心了！”

“嗯，嗯！”七姑奶奶很高兴地拍拍胸。

胡雪岩听他们这番对答，越觉困惑，“老古，”他用低沉的声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可以放心？”

“现在不会‘白板对煞’了，”七姑奶奶搭腔，“大家都可以放心。小爷叔，快上楼来，看看哪个来了？”

上楼掀帘一看，含笑凝睇的竟是芙蓉，胡雪岩惊喜之余，恍然大悟所谓“白板对煞”作何解。

“你是怎么来的？”

“我跟三叔一起来的。”芙蓉说，“一到就住在七姐这里。本来要写信告诉你，七姐说不必，你就要回来的。”

“那么三叔呢？”

“他就住在不远一家客栈。”古应春笑道，“这位先生真是妙人！从他一来，你晓得哪个最开心？”

“哪个最开心？”胡雪岩想了想说，“照我看，只有他自己。”

大家都笑了，“还有一个，”古应春指着七姑奶奶，“她！”

这一说，胡雪岩又大惑不解了，“何以七姐最开心？”

“你想呢？我们这位姑奶奶一刻都静不下来的，现在听了你小爷叔的话，要学做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叫她怎么坐得住？刘三爷一来算救了她了，他每天到各处去逛，看了稀奇古怪的花样，回来讲给她听，真好比听大书。”

“听大书都没有听刘三叔说笑话来得发噱。”七姑奶奶也爽朗地笑着，“这个人真有趣。”

“来了，来了！”古应春说，“他的脚步声特别。”

因为有此一句话，胡雪岩便先注意门帘下的脚，原来刘不才着的是一双只有洋人用的黑色革履，上了油，擦得闪闪发亮。身上只穿长袍，未着马褂，那件袍子纯黑，非绸非缎，细细看去，才知是洋人用来做礼服的呢子，刘不才别出心裁，做成长袍，配上水钻的套扣，显得相当别致，也相当轻佻。

“喔！”刘不才先开口，“你总算回来了！人像胖了点。”

胡雪岩先答他的话，忍着笑将他从头看到底，“刘三爷，”他又似嘲弄，又似佩服地

说，“你真正时髦透顶了！”

“刘三爷真开通。”古应春也说，“叫我就敢穿了这一身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这有啥要紧？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七姑奶奶帮刘不才说话，“‘女要俏，一身孝，男要俏，一身皂’，刘三爷这身打扮真叫俏！看上去年纪轻了十几岁。”

这一说大家都笑了，“闲话少说，”古应春问道，“我们是下馆子，还是在家吃饭？”

“在家吃吧！”胡雪岩说，“我不想动了。”

于是七姑奶奶和芙蓉都下厨房去指挥娘姨料理晚餐，胡雪岩开始畅谈此行的经过，因为有刘不才在座，关于阿巧姐的曲折，自然是有所隐讳的。

“照此看来，刘不才来得正好，”等听完了，古应春异常兴奋地说，“五月初七去接陆芝香，就请刘三爷去。”

“是的。”胡雪岩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将来陪他们吃喝玩乐，都是刘三爷的事。何学使经过上海，也归刘三爷接待。”

“好的！”刘不才欣然答应，“都交给我。包管伺候得他们服服帖帖。”

“你这身衣服，”古应春说，“陆芝香或许不在乎，在何学使一定看不顺眼。”

“我懂，我懂！”刘不才说，“陪啥人穿啥衣裳，我自己有数。”

“我在想，”胡雪岩说，“将来刘三爷跟官场中人打交道，甚至到家里去的机会都有，有个功名在身上，比较方便得多。我看，捐个官吧？”

“最好不捐。一品老百姓最大。”

胡雪岩很机警，听出刘不才的意思，不捐官则已，要捐就要捐得像样，不过自己也不过“州县班子”，不能替刘不才捐个“知府”，所以这样说道：“我们是做生意，不是做官，大小不在乎，只为了做生意方便。譬如说逢关过卡，要讨个情，一张有官衔的名帖投进去，平坐平起，道弟称兄，比一品老百姓，就好说话得多了。”

“小爷叔的话不错，我也想捐一个，捐他个正八品的县丞。”

“那也不必，都是州县班子好了，弄个‘大老爷’做做。”

接着胡雪岩的话，那边笑了。七姑奶奶手里捧着一瓶洋酒，高声说道：“各位‘大老爷’请上桌吧！”

“啊呀！”古应春突然说道，“我倒忘记了，有位仁兄应该请了他来。”

“谁啊？”胡雪岩问。

“裘丰言。”

“喔，他也来了。这可真有得热闹了。”胡雪岩笑着说了这一句，却又摇摇头，“不过今天不必找他。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谈。”

生意上的许多机密，只有他们俩可以知道，连刘不才都不宜与闻，因此饭桌上言不及义，只听刘不才在大谈这天下午所看的西洋马戏，马背上的金发碧眼的洋美女，如何婀娜多姿，大露色相。别人倒都还好，芙蓉初涉洋场，听了目瞪口呆，只是不断地说：“哪有这样子不在乎、不顾脸面的？我不信！”

“百闻不如一见。”胡雪岩说，“你明天自己去看一次就晓得。”

“对的！”七姑奶奶的兴致也来了，“明天我们也去看一场。”

“女人也许看吗？”

“女人难道不是人？为啥不许！”

“有没有女人去看？”芙蓉问她三叔。

“有，有。不但有，而且还跟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一起——”

“三叔又要瞎说了。”芙蓉老实不客气地指责，“这话我绝对不信。”

“我话没有说完，你就怪我！”刘不才说，“我说的是西洋女人。”

古应春衔杯在口，忍俊不住一口酒喷了出来，亏得脸转得快，才没有喷到饭桌上，但已呛了嗓子，又咳又笑好半天才能静下来。

“小爷叔！”七姑奶奶也笑着对胡雪岩说，“我们这位刘三爷跟‘酒糊涂’裘大老

爷，真正是‘宝一对’，两个人唱双簧似的说起笑话来，简直把人肚肠都要笑断。我情愿每天备了好酒好菜请他们吃，听他们说说笑话，消痰化气，延年益寿。”

“你倒真阔！”古应春笑道，“请两位州县班子的大老爷做清客。”

“我倒想起来了。”七姑奶奶问道，“刚才你们在谈，是不是刘三爷也要捐个官做？”

“老古也是！”胡雪岩接口，“老古精通洋务，现在刚正吃香的时候，说不定将来有人会借重，真的挂牌出来，委个实缺。七姐，那时候你就是掌印夫人了。”

“谢谢！”七姑奶奶撇着嘴说，“我才不要做啥官太太。”

“老古！”胡雪岩先是当笑话说，转一转念头，觉得倒不是笑话，“说真的！老古，我看你做官，倒是蛮好一条路子。于你自己有益，对我们大家也有好处。”

七姑奶奶口快，紧接着问：“对老古自己有没有益处，且不去说它，怎么说对大家都有好处？”

“自然啰！”胡雪岩答道，“你只看王雪公，他做了官，不是我们都有好处？”

“喔，我懂了，是仰仗官势来做生意。既然如此，老古为朋友，倒不妨打算打算。”

“你啊！”古应春叹口气说，“得着风，就是雨。晓得的人，说你热心，不晓得的人，当你疯子。”

七姑奶奶听了胡雪岩的劝，脾气已改得好多了，受了古应春的这顿排揎，笑笑不响。

“小爷叔！”古应春转脸又说，“我样样佩服你，就是你劝我做官这句话，我不佩服。我们现在搞到兴兴头头，何苦去伺候贵人的颜色？”

胡雪岩很知趣，见这上头话不投机，就不肯再说下去，换了个话题说：“从明天起，我们又要大忙特忙了。今天早点散吧！”

“对！”七姑奶奶看一看胡雪岩和芙蓉笑道，“你们是小别胜新婚，早点去团圆，我也不留你们多坐。吃了饭就走好了。”

于是止酒吃饭。古应春拿起挂在门背后的一支西洋皮马鞭，等在那里，是预备亲自驾车送他们回大兴客栈的样子。

“你住得近，不必忙走！就在这里陪七姑奶奶谈谈闲天解解闷。”胡雪岩向刘不才说。

虽然七姑奶奶性情脱略，但道理上没有孤身会男客的道理，所以刘不才颇现踌躇，而古应春却懂得胡雪岩的用意，是怕刘不才跟到大兴客栈去，有些话就不便谈了。因而附和着说：“刘三爷，你就再坐一会好了。”

既然古应春也这么说，刘不才勉强答应了下来。古应春陪着胡雪岩和芙蓉下楼，戴着顶西洋鸭舌帽的小马夫金福，已经将马车套好，他将马鞭子递了过去，命金福赶车，自己跨辕，以便于跟胡雪岩谈话。

“先到丝栈转一转，看看可有什么信？”

先到裕记丝栈，管事的人不在，古应春留下了话，说是胡大老爷已从苏州回到上海，如有他的信，直接送到大兴客栈，然后上车又走。

到了客栈，芙蓉便是女主人，张罗茶烟，忙过一阵，才去检点胡雪岩从苏州带回来的行李。胡雪岩便向古应春问起那笔丝生意。

刚谈不到两三句，只听芙蓉在喊：“咦！这是哪里来的？”

转脸一看，她托着一方白软缎绣花的小包袱走了过来，包袱上是一绺头发，两片剪下来的指甲。

“头发上还有生发油的香味，”芙蓉拈起那一绺细软而黑的头发，闻了一下说，“较下来还不久。”

胡雪岩很沉着地问：“你是在哪里寻出来的？”

“你的那个皮包里。”

不用说，这是阿巧姐替他收拾行李时，有意留置的“私情表记”，胡雪岩觉得隐瞒、分辩都不必要，神色从容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回头细细告诉你。”

芙蓉看了这两样东西，心里自然不舒服，不过她也当得起温柔贤惠四个字，察言观色，见胡雪岩是这样地不在乎，也就愿意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仍旧收好原物，继续整理其他的行李。

“洋人最近的态度，改变过了。”古应春也继续谈未完的生意，“听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到江宁城里去看过，认为洪秀全那班人搞的花样，不成名堂，所以有意跟我们的官场，好好坐下来谈。苦的是‘上门不见土地’。”

“这叫什么话？”

“找不着交涉的对手。”古应春说，“历来的规矩，朝廷不跟洋人直接打交道，凡有洋务，都归两广总督兼办，所以英国、美国公使要见两江总督，督署都推到广州，拒而不见。其实，人家倒是一番好意。”

“何以见得？”

“这是有布告的。英、美、法三国领事，会衔布告，通知他们的侨民，不准接济小刀会刘丽川。”古应春又说，“我还有个很靠得住的消息，美国公使麦莲，从香港到了上海，去拜访江苏藩司吉尔杭阿，当面声明，并无助贼之心。只是想整顿商务、税务，要见两江怡大人。此外又听说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衔送了一个照会，为了上海新设的内陆海关，提出抗议。”

“这是什么意思？”

“多设一道海关，多收一次税，洋商自然不愿。”

胡雪岩很用心地考虑了一会，认为整个形势，都说明了洋人的企图，无非想在中国做生意，而中国从朝廷到地方，有兴趣的只是稳定局势，其实两件事是可以合起来办的，要做生意，自然要求得市面平静，要求市面平静，当然先要在战事上取胜，英、美、法三国公使，禁止他们的侨民接济刘丽川，正就是这个意思。当今最好的办法，是开诚布公，跟洋人谈合作的条件。

当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古应春叹口气说：“小爷叔，要是你做了两江总督就好了，无奈官场见不到此，再说一句，就是你做了两江总督也不行，朝廷不许你这样做也是枉然，我们只谈我们自己的生意。”他提醒他说，“新丝快要上市了。”

新丝虽快上市，不准运到上海与洋人交易，则现有的存货，依然奇货可居。疑问是这样的情势，究竟可以维持多久？一旦禁令解除，丝价下跌是一可虑；陈丝品质不及新丝，洋人要买一定买新丝，陈丝的身价更见下跌，说不定卖不出去是二可虑。胡雪岩意会到此，矍然而惊，当即问道：“老古，照你看，我们的货色是卖，还是不卖？”

古应春不作声。这个决定原是很容易下的，但出入太大，自己一定要表现出很郑重的态度，才能说动胡雪岩，所以他的沉默，等于盘马弯弓，实际上是要引起胡雪岩的注意和重视。

“你说一句啊！”胡雪岩催促着。

“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得尽的，贵乎盘算整个局势，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照这个方向去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胡雪岩一面听，一面点头，“不错。”他说，“所谓眼光，就是要用在这上头。照我的看法洪杨一定失败，跟洋人一定要合作。”

“对！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既然看出这个大方向，我们的生意应该怎么做，自然就明白了。”

“迟早要合作的，不如放点交情给洋人，将来留个见面的余地。”胡雪岩很明确地说，“老古，丝我决定卖了！你跟洋人去谈。价钱上当然多一个好一个。”

古应春只点头，不说话。显然的，怎样去谈，亦须有个盘算。

古应春想了想说：“这样做法，不必瞒来瞒去，事情倒比较容易办。不过‘操纵’二字就谈不到了。”

这句话使得胡雪岩动容了，他隐隐然觉得做生意这方面，在古应春面前像是差了一着，然而那股好胜之心，很快地被压了下去。做生意不是斗意气！他这样在想，见机最要紧。

“‘操纵’行情，我何尝不想？不过当初我计算的时候，没有想到最要紧的一件事，这件事，洋人占便宜，我们吃亏。所以要想操纵很难，除非实力厚得不得了。”

“哪一件事？”古应春问，“洋人占便宜的是，开了兵船来做生意——”

“着啊！”胡雪岩猛然一拍手掌，“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也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从来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论斤争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譬如说，内地设海关，其权操之在我，有

海关则不便洋商而便华商，我们就好想出一个办法来，专找他们这种‘不便’的便宜，现在外国领事提出抗议，如果撤消了这个海关，我们的打算，岂不是完全落空？”

胡雪岩知道他在动脑筋，这笔生意，脑筋不灵活是无法去做的，跟洋人打交道已经不容易，还有一批丝商散户要控制。主意是胡雪岩所出，集结散户，合力对付洋人，并且实力最强的庞二这个集团，亦已由于胡雪岩的交情和手腕，联成了一条线。而指挥这条线的责任，却落在古应春的身上。以前为了说服大家一致行动，言语十分动听，说是只要团结一致，迫得洋人就范，必可大获其利，如今这句话必得兑现，倘或丝价不如预期之高，一定要受大家的责难。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垫借了款子的，丝价不好，垫出去的钱不能十足收回，就非吃赔账不可。

这样考虑了好一会，盘算了坏的这方面，又盘算了好的这方面，大致决定了一个做法，“小爷叔，”他说，“我想先跟洋人去谈，开诚布公说明白，大家一起来维持市面，请他们开个底价给我。这个底价在我们同行方面，不宜实说，留下一个虚数，好作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看我这样子做，是不是妥当？”

“洋人这方面的情形，我没有你熟。”胡雪岩说，“不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同行，我觉得亦用得着‘开诚布公’这四个字。”

“你是说，洋人开价多少，我们就实说多少？”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胡雪岩说，“这趟生意，我们赚多赚少在其次，一定要让同行晓得，我们的做法是为大家好，绝不是我们想利用小同行发财。”

“小爷叔是眼光看得远的做法，我也同意。不过，”古应春说，“当初为了笼络散户，垫出去的款子，成数很高，如今卖掉了丝，全数扣回，所剩无几，只怕他们有得罗嗦。”

“不要紧！”胡雪岩说，“我在路上已经算过了，有庞家的款子，还有苏州潘家他们的款子，再把这票丝卖掉，手上的头寸极宽裕，他们要借，就让他们借。”

“慢慢！”古应春挥着手说，“是借，是押，还是放定金？”

这句话提醒得恰是时候，借是信用借款，押是货色抵押，放定金就得“买青”——买那些散户本年的新丝。同样一笔钱，放出去的性质不一样。胡雪岩想了想说：“要看你跟洋人谈下来的情形再说，如果洋人觉得我们的做法还不错，愿意合作，那就订个合约，我们今年再卖一批给他们。那一来，就要向散户放定金买丝了。否则，我们改做别项生意，

我的意思，阜康的分号，一定要在上海开起来。”

“那是并行不悖的事，自己有了钱庄，对做丝只有方便。”

“这样子说，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你拿出本事去做，你觉得可以做主的，尽由自己做主。”

将胡雪岩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古应春发觉自己所顾虑的难题，突然之间，完全消失了。明天找洋人开诚布公去谈，商量好了一个彼此不吃亏的价钱，然后把一条线上的同行、散户都请了来，问大家愿不愿意卖？愿意卖的最好，不愿意卖的，各自处置，反正放款都用栈单抵押，不至于吃倒账。生意并不难做。

这样想了下来，神色就显得轻松了，“小爷叔，”他笑道，“跟你做事，真正爽快不过。”

“你也是爽快人，不必我细说。总而言之，我看人总是往好处去看，我不大相信世界上有坏人。没有本事才做坏事，有本事一定会做好事。既然做坏事的人没有本事，也就不必去怕他们了。”

古应春对他的这套话，在理路上一时还辨不清是对还是错，好在这是闲话，也就不必去理他。起身告辞，要一个人去好好筹划，明天如何跟洋人开谈判？

佳人心曲

等古应春一走，胡雪岩才能把全副心思摆到芙蓉身上。小别重逢，自然有一番体己的话，问她在湖州的日常生活，也问起她的兄弟。芙蓉告诉他，决计叫她兄弟读书上进，附在一家姓朱的书香人家读书，每个月连束修和饭食是三两银子，讲好平日不准回家。

胡雪岩听见这话，大为惊异，想不到芙蓉那样柔弱的性情，教养她的兄弟，倒有这样刚强的处置。

“那么小兔儿呢？”他问，“一个人住在朱家，倒不想家？”

“怎么不想？到了朱家第三天就逃了回来，让我一顿手心又打回去了。”

“你倒真狠得下这个心？”

“你晓得我的心，就晓得我狠得下来了！”

“我只晓得你的心好，不晓得你心狠。”胡雪岩已估量到她有个很严重的说法，为了不愿把气氛弄得枯燥严肃，所以语气中特地带着点玩笑的意味。芙蓉最温柔驯顺不过，也猜到胡雪岩在这时刻只愿享受温情笑谑，厌闻什么一本正经的话，所以笑笑不响，只把从湖州带来的小吃，烘青豆、酥糖之类摆出来供他消闲。

她将他的心思倒是猜着了，但也不完全对，胡雪岩的性情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笑话，也什么时候都可以谈正经，而且谈正经也可以谈出谐谑的趣味来，这时便又笑道：“你是啥个心，怎么不肯说？是不是要我来摸？”说着顺手捞住芙蓉的一条膀子，一摸摸到她胸前，芙蓉一闪，很轻巧地避了开去。接着便发现窗外有人疾趋而过，看背影是大兴客栈的伙计。显然的，刚才他的那个轻佻的动作，已经落入外人眼中，即令芙蓉温柔驯顺，也忍不住着恼，手一甩坐到一边，扭着头不理胡雪岩。

一时忘形，惹得她不快，他自然也感到歉疚，但也值不得过去赔笑说好话，等一会事情也就过去。所以只坐着吃烘青豆，心里在想着，湖州有哪些事要提出来问她的？

偶然一瞥之间，发觉芙蓉从腋下钮扣抽出一条手绢，正在擦眼泪，不由得大惊失色，奔过去，捧着她的脸一看，可不是泪痕宛然？

“这，这是为什么？”

“没有什么！”芙蓉擤擤鼻子，擦擦眼泪，站起来扯了扯衣襟，依旧坐了下来，要装得没事人似的。

“一定有缘故。”胡雪岩特为这样说，“你不讲，我要起疑心的。”

“我自己想想难过！不怨别人，只怨自己命苦。”她将脸偏到一边，平静地说，“如果是平起平坐的夫妇，上床夫妻，下床君子，你一定也要尊重人家，不会这样动手动脚，叫不相干的人看轻了我。”

越是这样怨而不怒的神态，越使得胡雪岩不安，解释很难，而且也多余，唯一的办法是认错。

“我不对！”他低着头说，“下次晓得了。”

忠厚的芙蓉反倒要解释了，“我也不是说你不尊重我，不过身份限在那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又说，“你现在应该想得到了，我为什么对小兔儿狠得下心来，我要他争气！要他忘记了有我这样一个姐姐！”

“这——”胡雪岩颇感不安，“你也把这一点看得太重了！男人家三妻四妾，也是常事，我又没有看轻过你。”

“话不是这么说。”芙蓉也觉得这身份上的事，再谈下去也无味，所以避而不谈，只谈她兄弟，“我一个人前前后后都想过了，小兔儿在我身边，一定不会有出息，为啥呢，第一，不愁吃，不愁穿，他要啥，我总依他，只养不教，一定不成材；第二，有三叔在那里，小兔儿学不到好样，将来嫖赌吃着，一应俱全。我们刘家就再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这番话说得胡雪岩半晌作声不得，口虽不言，心里却有许多话，最想说的一句是：“我把你看错了！”他一直看芙蓉是个“面人儿”，几块五颜六色的粉，一把象牙刻刀，要塑捏成怎样一个人，就是怎样一个人。此时方知不然！看似柔弱，其实刚强，而越是这样的人，用的心思越深，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越是出人意外。从今以后，更不可以小觑任何人了！不然就可能栽大跟斗。

由于这样的警惕，他更加不肯轻易答腔，站起来一面踱方步，一面回味她的话，越想越深，把她未曾说出来的意思都琢磨到了。

“难为你想得这么深！”他站定了脚说，“不过，我倒要劝你，你这样子不是福相！我实在替你担心。你什么事放不开，一个人在肚子里用功夫，耗心血的，怪不得人这么瘦！”

芙蓉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怎么样在肚子里用功夫，也抵不上他脑筋略为一转，就凭这两句话，便可以想见他已了解自己所不曾说出来的一番意思——如果她是他明媒正娶的结发糟糠，小兔儿这个小舅子，他就会当自己同胞的小弟弟看待，自然而然地负起教养之责，惟其他念不及此，所以只有靠她做姐姐的，自己要有决断。

只要他知道了就好，他一定会有办法！芙蓉这样在想，先不必开口，且听他说些什么？

“这是我不对！我没有想到小兔儿。不过，话说回来，是我没有想到，不是不管他。我的事情实在太多，就算是我自己的兄弟，只怕也没有工夫来管。所以，你不要怨我，只

要你跟我提到，我一定想办法，尽责任。”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你就只有这么一个亲骨肉，只要你舍得，事情就好办了，你倒说，你希望小兔儿将来做啥？做官？”

“也不一定是做官，总巴望他能够自立。”芙蓉想了想，低眉垂眼，是那种不愿说而非说不可的神态，“无论如何，不要像三叔那种样子。”

胡雪岩明白，这是她感怀身世，痛心疾首的一种感慨。如果不是刘不才不成材，她即使相信算命看相的话，生来是偏房的命，但不能为人正室，不嫁也总可以！只为有了一个兄弟，又不能期望叔父能教养侄儿成人，终于不得不做人的偏房，而委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小兔儿。其情哀，其志苦，胡雪岩对她不但同情，而且钦佩，因而也愈感到对小兔儿有一份必须要尽的责任。

“你的意思我懂了。”他说，“你三叔虽不是败子回头金不换，也有他的道理，将来会发达的。你不要太看轻了他。”

“我不是看轻他，他是我叔叔，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我总尊敬他的。不过——”芙蓉忽然摇摇手，“这也不去说他了。我只望你拿小兔儿当自己人。”

“当然。不是自己人是啥？”胡雪岩说，“闲话少说，你倒说，你将来希望小兔儿做啥？”

“自然是巴望他荣宗耀祖。”

“荣宗耀祖，只有做官。像我这样捐来的官不稀奇，要考场里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才值钱。”胡雪岩平静地说，“只要小兔儿肯替你争气，事情也很好办，我替你请个最好的先生教他读书。”

为了表示不是信口敷衍，胡雪岩当时就要笔墨纸张，给王有龄写信，请他代为托“学老师”，觅一个饱学秀才“坐馆”。当然，他也还有许多事要跟王有龄谈，文墨上的事，胡雪岩不大在行，有些话，像跟何桂清见面的经过，又非亲笔不可，所以这封信写到钟敲十二下，还没有写完。

芙蓉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先是当他有些负气，后来看看不像，长篇大套在写，当然是谈别的事。不过因头总是由小兔儿身上而起，这样慎重其事，未免令人难安。

“好歇歇了！”她温柔地说，“莲子羹都煮成泥了，吃了点心睡吧，明天再说。”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胡雪岩头也不抬地说。

说是这样说，仍旧又很费劲地写了一个钟头才罢手，他把头一张信纸，递了给芙蓉。

芙蓉是识得字的，接过来念道：“雪公太守尊兄大人阁下，敬禀者，”念到这里笑了，“好罗嗦的称呼！”

“你看下去。”

于是芙蓉又念：“套言不叙。今有内弟刘小兔，”到这里，芙蓉又笑了，“你怎么把小兔儿的小名也写上去？”

“那要什么紧，又不是官场里报履历，我跟王大老爷通家至好，就写小名也不要紧。”

想想也不错，她便笑道：“说来说去，总说不过你。”

“不用你说，我自己晓得，你看，”他指着“内弟”二字，“这你总没话说了吧？”

这是不拿芙蓉视作妾媵，她自然感激，却不便有何表示，只静心看下去，见胡雪岩对聘师的要求是学问好、性情好，年纪不宜过大，如愿就聘，束修从优。这见得他是真为自己跟小兔儿打算，心头由热而酸，不知不觉地滚下两滴眼泪。

“我想想又不对了！”她揩一揩眼睛说，“怕小兔儿福薄，当不起！再说，这样费事，我心也不安。”

这话让胡雪岩无可奈何了，“算命看相，可以相信，不过一个人也不要太迷这些花样。”他搔搔头说，“你样样都好，就是这上头看不开。”

“我看，还是先附在人家馆里的好。”

“为啥呢？”

为来为去，还是为了芙蓉怕小兔儿没有那种专请一位先生来教导的福分，她最相信八字，连自己的终身，都相信是注定了偏房的命。胡雪岩意会到此，便有了办法。

“我看这样，你先去替小兔儿排个八字看，到底福命如何？若是注定要做官的，就照我的话做，不然就随便你。”

“这话说得对！你倒提醒我了。明天就替他去排个八字看。”芙蓉去找了一张红纸，“劳动你把小兔儿的生辰八字写下来。”

写完小兔儿的生辰八字，也吃了消夜，上床在枕头上，芙蓉还有一桩“官司”要审，就是那方白缎绣花小包袱中，包着的一绺黑发，两片指甲。

“这是哪里来的？”她说，“你用不着赖，也用不着说假话。”

“听你的口气，当我一定要赖，一定要说假话。那，我就最好不说话，说了真话，你也一定不相信。”

“我说不过你！”芙蓉有些着恼，“你不说，那包东西我不还你。”

“你尽管拿去好了，不管拿它烧掉、摔掉，我绝不过问。”

“你不觉得心疼？”

“心疼点啥？”胡雪岩泰然自若地，“你要不相信，我当面烧给你看！”

“唉！”芙蓉叹口气说，“‘痴心女子负心汉’，我真替那个送你这些东西的人难过。”

这句话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用，胡雪岩大为不安，“你说我别样，我都不在乎，就是这一样不能承认。”他加重语气分辩，“我绝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对朋友如此，对喜欢过的女人，也是如此。”

“这样说起来，你对这个女人是喜欢过的？”

“不错。”胡雪岩已经从芙蓉的语气，料准了她不会吃醋，觉得直言不妨，所以又说，“就是前不久，我喜欢过，现在已经一刀两断。她不知道怎么，忽然‘冷镬里爆出热栗子’，在我绝不能捡‘船并旧码头’的便宜。所以对这两样东西，我只当做不曾看见。”

“你的话我弄不明白。”芙蓉问，“她叫啥名字，啥出身？”

“叫阿巧姐。是堂子里的，七姑奶奶也见过。”

芙蓉深为诧异：“七姑奶奶这样直爽的人，跟我无话不谈，怎么这件事不曾提起？”

“你说话叫人好笑，直爽的人，就该不管说得说不得，都要乱说？”胡雪岩提醒她，“七姑奶奶真正叫女中豪杰，不要看她疯疯癫癫，胸中着实有点丘壑，你不要看错了她！”

“好了，好了！你不要把话扯开去。你倒讲讲看，你们怎么样好法？”

“就是这样子！”胡雪岩翻个身，一把抱住芙蓉。

“哼！”芙蓉冷笑，“看你这样子，心里还是忘不掉她，拿我来做替身！”说着，便要从他怀抱中挣扎出来，无奈他的力气大，反而拿她抱得更紧了，“我不是拿你做她的替身，我是拿你来跟她比一比。”他说，“她的腰没有你细，皮肤没有你滑。说真的，我还是喜欢你。”

这两句话等于在醋罐里加了一大勺清水，酸味冲淡了，“少来灌米汤！”她停了一下又说，“你把跟她的事，从头到尾，好好讲给我听。”

“讲起来话长！”胡雪岩从枕头下掏出表来看了一下说，“两点钟了！再讲就要讲到天亮，明天再说。”

“你不讲就害我了！”

“这叫什么话？”

“你不讲，害我一夜睡不着。”

“好，我讲。”等把阿巧姐的故事，粗枝大叶讲完，胡雪岩又说，“这一来，你可以睡得着了，不许再罗嗦！”

“问一句话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过只许一句。”

“照你看，”芙蓉问，“事情会不会起变化？”

“什么变化？”

“阿巧姐只怕不肯嫁何学台了。”芙蓉从容分析，“照你的说法，她先对你也不怎么样，等到见了年纪轻、人又漂亮、官又做得大的何学台，心里就有了意思。照规矩说，她自己也要有数，是人家何家的人了，在你面前要避嫌疑，怎么又在替你收拾行李的时候，

私底下放了这两样‘私情表记’？而且送你上了船，推三阻四，不肯下船，恨不得跟你一起回来。这你难道看不出来，她的心又变过了。”

“我怎么看不出来？不理她就是了。”

“你倒说得容易！可见你不懂女人的心。”

这一下，胡雪岩便不能不打破自己的戒约，往下追问：“女人的心怎么样？”

“男人是没良心的多，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丢一个，女人不同，一颗心飘来飘去，不容易有着落，等到一有着落，就像根绳子一样，捆得你紧紧的、再打上个死结，要解都解不开。现在你是让她捆住了，自己还不晓得，说什么‘不理她就是’，有那么容易？你倒试试看！”芙蓉讪笑地又说，“真正是‘吃的灯草灰，放的轻巧屁’！”

这一番话把胡雪岩的瞌睡虫赶得光光的，睁大了眼，望着帐顶，半晌做声不得。

“你说，我的话错不错？”

“岂但不错！还要谢谢你，亏得你提醒我。”胡雪岩不安地问，“你看，该怎么办？”

“自然是把她接了回来。”

这是句反话，如果在平时，胡雪岩一定又会逗她拈酸吃醋，开开玩笑，此时却无这种闲逸的心情，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我现在就怕对何学台没有交代，好好一件事，反弄得人家心里不痛快，对我生了意见，说都说不明白了！”

芙蓉是有意试探，看他这样表示，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便全心全意替他策划：“你现在要抢在前面，不要等她走在你前面叫明了，事情就会弄僵，人人要脸，树树要皮，话说出口，她怎么收得回去？”

“这话对！”胡雪岩说，“我现在脑筋很乱，不晓得怎么快法？”

“无非早早跟何学台说明，把阿巧接了回去，生米煮成熟饭，还有啥话好说。”

“话是有道理。不过官场里有样规矩你不懂，做哪个地方的官，不准娶哪个地方的女子做妾，麻烦就在这里。”

谈到官场的规矩，芙蓉就无法置喙了。但即使如此，她的见解对胡雪岩仍旧是个很大

的帮助。第二天一早醒来，首先想到的也就是这件事，大清早的脑筋比较清醒，他很冷静地考虑下来，认为“生米”虽不能一下子就成“熟饭”，但米只要下了锅，就不会再有变化，于今为计，不妨托出潘叔雅做自己的代表，先向何桂清说明白，事成定局，阿巧姐自会死心，这就是将“生米”下锅的办法。

不过，这件事还要个居间奔走的人。现成有个周一鸣在那里，不然还有刘不才，也是干这路差使的好材料。好在事情一时还不会生变，不妨等周一鸣回来了再说。

等把这个难题想通了，胡雪岩觉得心情相当轻松，盘算了一下，古应春这天一定在忙着跟洋人接头，不必去打扰他，只有找刘不才一起盘桓，不妨一面出去游逛，一面看看可有合适的地皮，为潘叔雅买下来建新居。

想停当了才起身下床，芙蓉晨妆已毕，侍候他漱洗早餐，同时问起这天要办些什么事？

“等你三叔来了再谈。”胡雪岩说，“我想带你去逛逛。”

“我不去。抛头露面像啥样子？”

“那么你做点啥呢？”

“我还是到七姑奶奶那里去。”芙蓉答道，“跟她在一起，永远是热闹的。”

“就你们两个人，怎么热闹得起来？我看不如约了七姑奶奶一起去玩。”

“她不肯的。”芙蓉忽然问道，“你说了她什么？她好像有点赌气的样子，古老爷常常劝她出去走走，不要在家闷出病来，她说什么也不肯。”这话胡雪岩在前一天也听说过，当时不以为意，现在听芙蓉提到，才知道七姑奶奶真的发奋了！倒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我不过劝她，要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哪知道她这样认真。”胡雪岩说，“赌气是绝不会有的事，她最佩服我，还有大事要我帮忙，赌什么气？”

“这倒是真的，”芙蓉点点头，“提起你来总是小爷叔长，小爷叔短。我看，”芙蓉笑道，“只有一个人不佩服你。”

“哪个？”

“梅玉的娘。”

昨天是为了阿巧姐生醋意，这时候又提到他妻子，胡雪岩心里不免有些厌烦，所以默不作声。

芙蓉也是很知趣的人，见他是这样的态度，便不再往下说，聊些别的闲天，等着刘不才。

军火押运

结果刘不才不曾来，来了个古应春，带了由丝栈里转来的两封信，一封是尤五的，由陈世龙代笔，说杭州漕帮闹事，经过调处，已经平息。只是新交了好些朋友，饮宴酬酢无虚日，所以还得几天才能回上海。再有一封是王有龄的，这封信就长了。

王有龄接到胡雪岩初到上海的信，又接到何桂清从苏州写给他的信，加上陈世龙带去的口信，都要在这封信中答复，所以足足写了七张纸，认得出是他的亲笔。这样一个浙江官场中的红人及能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居然能抽出工夫来写这么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就显得交情确是与众不同了。

信上自然先提到尤五，说是“既感且愧”，因为尤五会同郁四，将浙江漕帮的纠纷，顺顺利利地处置停当，感情已是可感，而且还承他送了许多礼物，实在受之有愧。至于认七姑奶奶作义妹一节，君子成人之美，而况又是旧雨新知双重的交情，自然乐从。问七姑奶奶什么时候到浙江，他好派专差来迎接。

“你看！”胡雪岩将前面两张信递了给古应春，接着又往下看。下面提到何桂清，说是接到他从苏州寄去的信，才知道胡雪岩的行踪。何桂清认为能结识胡雪岩，是“平生一大快事”，也提到了那一万银子，这下是王有龄来赞扬胡雪岩了，说他的处置“高明之至”，这一万两银子，请胡雪岩替他记入账下，将来一起结算。

此外还有许多琐碎的事，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催促裘丰言早日回杭州，因为现在有个“优差”的机会，他可以设法谋取，“迟则为他人捷足先登，未免可惜。”

“对了！”胡雪岩放下信问道，“‘酒糊涂’住在哪里？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昨天我倒忘了问你。”

“都弄好了，就因为五哥不在这里，路上没有交代好，不敢启运。”古应春又说，“刘三爷知道你要跟他碰头，去约他了。等一下就到。”

“那这样吧，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到七姐那里去，留下口信请他们来。”

“那又何必在外头吃？还是到我们那里去。”

于是古应春和胡雪岩坐马车，芙蓉不肯跟胡雪岩同车招摇过市，另雇一顶小轿走。轿慢车快，等她到时，只见七姑奶奶正笑容满面地在跟胡雪岩商量到湖州的行程。

“怎么？”芙蓉惊喜地问道，“你也要到湖州去？”

“是啊！”七姑奶奶洋洋得意地说，“我哥哥在做知府，我为啥不去。”这一节，也就像阿巧姐那件事一样，是无话不谈的七姑奶奶所不曾跟她谈到的少数“秘密”之一。不谈阿巧姐是为了怕替胡雪岩惹麻烦，不谈胡雪岩居间拉拢，认王有龄作义兄，是七姑奶奶自觉身份悬殊，不相信现任知府的王大老爷肯降尊纡贵，认此义妹。事情不成，徒落话柄，所以她不愿告诉芙蓉。

谁知王大老爷居然答应了，而且仿佛认此义妹，是件极可高兴的事，当然喜出望外，加以芙蓉一见投缘，不算外人，所以有那得意忘形的神态。听她自己约略说明缘由，芙蓉也替她高兴，“恭喜，恭喜！”她笑着说，“从今以后，不叫你七姑奶奶，要叫你王大小姐了。”

“好了，好了！自己人，不作兴笑我的。我是沾了小爷叔的光。来！”七姑奶奶一把拉着她走，“到厨房里帮帮我的忙。”

古应春是广东人，讲究饮饌，七姑奶奶闲着无事，也就在烹调上消磨辰光，所以家里没有客来，饭菜也很丰腆，厨房里早已预备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娘姨，一个小大姐，四个人一起动手，很快地把饭开了出来。

主客四人一面吃饭，一面还是谈湖州之行。刚刚只谈了一半，胡雪岩决定亲自送七姑奶奶去，现在要谈的是动身的日期。

这是个难题，胡雪岩的事情太多，不容易抽出工夫来，“五月初七以后就不行了，苏

州的人要来。再等下去，天气太热，又不相宜。”他踌躇着说，“而且一去一来至少要半个月的工夫。”

“小爷叔抽不出工夫，只好等秋凉以后再说。”七姑奶奶不愿强人所难，这样很爽快地表示了态度。

“那不行。耽误了你们的好事。”胡雪岩又说，“再者，陈世龙也要做亲了。这杯喜酒一定也要去吃的，事情总有办法，等我慢慢来想。”

话题中断，接下来是古应春谈他上午跟洋人见面的情形，谈到一半又被打断了，刘不才和裘丰言连翩而至，两个人脸上红着，是喝了酒来的，但也不妨再来几杯。

“事情都弄好了。”裘丰言说，“只等尤五哥来就动身。”

“他还有些日子才能回来。”胡雪岩说，“或者你先回去一趟。”

“不必，不必！”裘丰言指着刘不才说，“我跟刘三哥在一起，写意得很，每天吃喝酒，到处逛逛，这种逍遥自在的日子，难得遇到，尤五哥尽管慢点回来好了。”

胡雪岩又好气，又好笑，“你真正‘酒糊涂’！一则要早早交差，人家等着洋枪在用，采运军火的事，哪容得你逍遥自在？真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再则，”他把王有龄的信拿给他看，“雪公一番热心，你不要错过机会。”

等把信看完，裘丰言点点头说：“雪公的盛意，着实可感。不过，尤五哥不来，我也没办法走。空手回去，算啥名堂？只好让人家捷足先登了！”

这话也不错，于是胡雪岩又遇到一个难题。七姑奶奶看他们愁颜相向，忍不住要问：“小爷叔！到底为了啥？”

“老裘要运洋枪回去，路上怕不安靖，要五哥先替他沿路安排好。只要一进浙江地界就不要紧了。”胡雪岩说，“上次也是这样。一定要等五哥来，说妥当了才敢走。”

“是这样一桩事情！为啥早不跟我说？”

一听这话，胡雪岩和裘丰言精神一振，齐声说道：“七姐！你有办法？”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七姑奶奶又怪古应春，“你知道这件事，也放在肚里不说，真正气数。”

“一时疏忽，也是有的。”古应春笑道，“闲话少说，你有办法就拿出来！”

七姑奶奶的办法很简单。尤五手下几个得力的人，她无不相熟，只要找到其中之一，一切迎刃而解。但十分不凑巧的是，古应春亲自去跑了一遍，竟一个也不曾找到。

“不要紧！”七姑奶奶真有男子汉的气概，毫不迟疑地说，“这段路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晓得我。我送了裘老爷去。”

这真是语惊四座了！首先古应春就担心，“一船军火，不是好玩的事！”他说，“千斤重担你挑不挑得下来，自己要想一想。”

“我想过了。不要紧的。”

语气虽平静，而胡雪岩却听得出，愈平静愈显得倔强，他是深知她的脾气的，发现芙蓉也想说话，急忙抛过去一个阻止的眼色，然后装出欢然的神情说：“好极，好极！有七姐出马，一定一路顺风。老裘，就让七姐送你去好了。”

裘丰言知道胡雪岩这样说法，必有道理，自然桴鼓相应地也装出兴奋和感激的神态，拱拱手说：“多谢七姑奶奶，只是劳动玉步，于心不安。”

“没有多少路，只当到嘉兴去玩一趟。”

“慢点！”胡雪岩灵机一动，“我倒有个办法。七姐，你索性到杭州，把那件大事办了它。”

“那——”事出突兀，七姑奶奶一时还想不通，“那么，小爷叔你呢？”

“我是对不起，这趟不能陪你了——”

胡雪岩的打算是，七姑奶奶认义兄，尤五一定要到场，来了又去，徒劳跋涉，而自己算来抽不出工夫，那就不如趁此机会，早早办了这件大事，以便向古家老族长去说媒。至于尤家兄妹与王有龄之间，要有个人从中传话照料，他也想好了，可以拜托裘丰言。

裘丰言当然乐意效劳。七姑奶奶和古应春也觉得这样安排十分妥帖。只是一船军火，真个托付七姑奶奶保险，这件事除了她自己有信心以外，谁也觉得太不妥当。

找个机会，古应春将胡雪岩和裘丰言拉到一边说道：“小爷叔，你真的信任我们那口子？她是‘女张飞’，你是诸葛亮，莫非有啥妙算？”

“妙算不敢说，打算是有的。要我亲自跑一趟松江，我到‘老太爷’那里去搬救兵。”

“妙，妙！”古应春大喜，“真正是妙算！”

“轻点！轻点！”胡雪岩急忙阻止，“七姐的脾气你晓得的，这件事不能让她知道。我悄悄去，悄悄来，有一昼夜的工夫就够了。”

“那么，你预备啥时候走？”

“今天就走。”

“我陪你去。”裘丰言说，“我也久慕‘老太爷’的名，想见见他。”

“也好！不过水路不平靖，我想走陆路，为了赶辰光我骑马去，你行不行？”

裘丰言不会骑马，无法同行，只得怏怏而罢。及至回到屋里，只见刘不才正为七姑奶奶在开备办礼物的单子，芙蓉则是七姑奶奶的参赞，两人商量着说一样，刘不才便提笔写一样。

开完长长的一张单子，七姑奶奶接到手里看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备齐总得六七百两银子。”接着便叫一声，“小爷叔！”

“怎么样？”

“你有没有空？”她问，“我是说能不能抽出两天的工夫来？”

胡雪岩面有难色，便先问一句：“你要我替你办什么事，说来商量。”

“我想请你陪我回一趟松江。”

这一说，古应春不由得就要问：“回松江干什么？”

“要去拿东西，天气热了，我的单衣夹服还在家里，还有些首饰，到杭州去也要用的。”

“那也用不着小爷叔陪你去啊？”

“这件大事，我总要跟老太爷说一声，还有，你的那件事。”

“我的？”古应春诧异地，“我自己倒不晓得！”

“你真是木头人！”七姑奶奶恨恨地说，“小爷叔是不是你的大媒老爷？”

“原来是这件事！”古应春笑着答道，“你不说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怎么知道？”

谈到这里，裘丰言大为高兴地说了句：“这一下，我也去得成了。”

七姑奶奶自然不懂他的话，胡雪岩便一半解释，一半掩饰地说：“老裘跟我提过好几次，想去见见老太爷，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可以一起去了。”

“喔，那太好了！”七姑奶奶也问道，“小爷叔，那么你呢？”

胡雪岩还不曾开口，古应春和裘丰言相视而笑，神态诡秘，使得七姑奶奶大感困惑，睁圆了一双眼，直瞟着古应春。

“说实话吧！”胡雪岩深怕引起误会，揭破了真相，“我原来就想去见老太爷，跟他要两个人，送老裘到杭州。七姐，不是我不相信你有办法，是因为我觉得千斤重担，何必放在你肩膀上？万一出了事，五哥一定要怪我，说：‘老七是心热，做事为了朋友，不计后果。你们怎么也不仔细想一想。’这话我就没法交代了。七姐，你是明白人，一定体谅我跟老裘的处境！”

“那没有什么！只要把事情办通就是。小爷叔用不着这样子来解释的。”

听她如此谅解，胡雪岩深感欣慰，“说你是明白人，真是明白人！”他转脸去问芙蓉，“你呢？”

“我们说好了。”七姑奶奶抢着答道，“一起到松江去玩一趟。现在就挑日子好走！”

芙蓉取了皇历来看，第二天就是宜于长行的好日子，时间是太局促了些，但以芙蓉在这些上头很迷信，明天不走，就得再等五天，为了迁就她，只好大家赶一赶。

“你没事，替我们去雇船，要大，要好！”七姑奶奶这样吩咐古应春。听得七姑奶奶这一声，古应春赛如奉了将军令，答应着转身就走。

“等等，等等！”刘不才慌不迭地站起来，“我跟你一起走。”

这下芙蓉开了口，“三叔！”她也是极匆遽的语气，“你不要走！这里有好多事，要

请你办。”

刘不才无可奈何地站定脚，转身答道：“你快说！我有要紧事。”

“咦！”芙蓉倒奇怪了，“忽然有要紧事，三叔，你倒说！”

“哎呀！”他着急地，“姑奶奶，你就少问了，只说要我办什么事就是。”

“我也要买点零碎东西带走，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

“那就这样。你请雪岩开单子，我一下就回来，替你去买。夷场上市面迟，都买得到。买不齐的，明天上午再补。”

芙蓉见他行踪诡秘，还要留住他说个究竟。倒是胡雪岩看不过，阻住了芙蓉，于是刘不才如逢皇恩大赦似的，跟着古应春匆匆走了。

“奇怪！”芙蓉咕哝着说，“我这三叔，尽做些别人不懂的事。我看不是好花样。”

“算了，算了！”胡雪岩说，“我要去看两个钱庄朋友，你要买点啥，我替你带来。其实你不说我也晓得，无非胭脂花粉、衣料吃食，新奇实用的洋货。”

“对！我要送人的。不过，千万不要太贵，贵的你买来我也不要。”

“你看你，”胡雪岩笑道，“七姐是自己人。客气一点的，听了你的话会怎么想？送人的礼，不要贵的，原来是弄些不值钱的东西送人！”

“话不是这么说，”七姑奶奶向着芙蓉，“东西贵不一定好，贱的也不一定不好。送礼全在合用，要看人会不会买。”

胡雪岩笑了，“七姐，你现在真的很会说话了。”他说，“老古是好口才，总算在这上头你拜着个好师傅。”

“哪个要拜他师傅？除非你小爷叔，还差不多。”

“好了，好了，不要恭维我了。”胡雪岩一笑出门。

等他走了不久，刘不才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是极得意的神情，自道是赌“花会”去了，赢了二百多两银子。

什么叫“花会”，芙蓉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两个字。七姑奶奶却是懂的，不但懂，而且迷过，因而便为芙蓉解释，“花会”跟广东的“白鸽票”相仿，上海设局赌花会的，亦以广东省城和潮州两地的人居多。赌法是三十六门开一门，其中两门永远不开，所以实际上是三十四门猜一门，猜中的一赔二十八。

“这种赌不公平，要公平就要一赔三十三，一赔二十八，等于多占五门。”七姑奶奶说，“后来我是想穿了，所以不赌。这种赌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尤其是没有知识的女人！”

“本来嘛！”芙蓉这样说，“好好的良家妇女到花会里去赌钱，像什么样子？输了钱，自然吵得家宅不安。”

“还不光是输钱，为了‘祈梦’，败坏名节的都不知道多少。”

“什么？”芙蓉大为不解，“与‘祈梦’啥相干？”

芙蓉也是迷信这些花样的，七姑奶奶觉得正好借此讽劝，便从头讲起：花会的总机关叫‘总筒’，各地方设‘筒’，也有上门来兜揽的，叫做‘航船’。赌法是每天早晚各开一次，称为‘早筒’、‘晚筒’。向例前面两筒开过的围不开，所以三十六门实际上只开三十四门。

“三十六门是三十六个人，据说最初就是梁山泊的三十六响马巨头，但久而久之，宋江、吴用等等名字，完全改过了。三十六个人的身份，各各不同，另外每个人有座‘本命星’，天上飞的、陆上爬的、水中游的都有，像第二十五，名叫林太平，身份是皇帝，本命星就是一条龙。”

“三十四门只能挑一门，怎么挑法？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就只好祈梦了。梦见龙，当然押林太平，梦见黑狗，就要押第二十八罗必得。”七姑奶奶停了一下问，“你晓得祈梦到哪里去祈？”

“自然是庙里。”芙蓉答说。

“不是！荒山野地的坟头上。”

芙蓉大骇，“是晚上？”她问。

“当然是晚上，哪有白天祈梦的？”

“晚上睡在坟头上？”芙蓉不断摇头，“不吓死人！”

“为了钱，胆就大了，不但是坟头上，而且越是新坟越好——”

这是由于“新鬼大，故鬼小”的说法，新坟则墓中人新死不久，魂灵易聚，招魂的方法是用一口空铁锅，拿锅铲空铲一阵，据说鬼魂就会闻声而至。然后根据梦兆去押，百不失一。

“那么，灵不灵呢？”

“怎么会灵？”七姑奶奶说，“譬如你梦见黄狗，我梦见黑狗，各押各的，总有一个不灵。各人有各人的心境，各人做各人的梦，个个要灵，除非三十四门全开。哪有这个道理？”

“讲得透彻！”对赌之一道三折肱的刘不才，击案称赏，“赌钱全靠算！‘触机’不足为据。”

芙蓉也深有所思地点点头，接着又问：“那么，怎么说是败坏名节呢？”

“你想想，一个女人独自睡在荒郊野外，还有个不被人糟蹋的？”

“啊！”芙蓉悚然，“这花会说起来真是害人无穷！三叔，你也少去！”

“你放心，这种赌是不会赌的人玩的。迷不到我！我不过喜欢赌，要去见识见识而已。”刘不才又说，“今天赢了二百多两银子，不足为奇。遇见一桩妙事，说起来，倒着实叫我佩服。”

听这一说，七姑奶奶首先就高兴了，“快说，快说！”她捧杯茶给刘不才，“你说的妙事一定妙！”

刘不才所讲的，是他在一处“分筒”中亲眼得见的一位人物。这处分筒，规模极大，赌客中颇多殷实富户，下的赌码极重，其中有个富孀，夫家姓梁，行四，所以都叫她“梁四太太”。

梁四太太打花会与众不同，专打一门，这一门在三十六门中，名列十六，叫做李汉云。奇的是她专打这一门，总筒中偏偏不开这一门，这样一年多下来，已经输了上万的银子。

这天下午，她照例坐轿到了那里，因为是大户，自然殷勤接待，一盏茶罢，分筒执事便赔笑相问：“四太太，把条子交下来吧！”

花会打哪一门的那张“条子”照例是封缄的，要等总筒开出来才能揭晓。不如此则总筒可以统计每一门下注的数目，避重就轻拣注码最少的一门开。话虽如此，弊端还是有的。梁四太太这时听执事问到，便愤愤地说：“钱输了，还是小事，我就不相信一次都不会中。我总要着一次才服气。”

“我劝四太太换一门的好！”分筒执事说，“赌上面真是有鬼的，不开起来一定不开。”

“今天开出来，我一定会中。你看，”梁四太太便从手巾包里取出一把纸条来，“今天我打三十四门，莫非还不中？”

“哪有这种赌法的？”分筒执事笑道，“四太太你不想想，三十四门，只中一门，赔了你二十八，还要输四门。这叫什么算盘？”

“当然下注有多少。开出来是我的重门，我就赢了。”梁四太太说，“总要中一回，我才能死心歇手。”

分筒执事，听她的口风，这是最后一回来赌花会，平白失去这么一个大户，未免可惜。但此时亦不便相劝，只拿笔来记每一门所下的注码。

一注注写完，却只有三十三门，梁四太太奇怪，凝神细想一想说道：“下轿的时候我还数过的，是三十四张条子，大概是数弄掉了一张，你们替我去找一找看？”

那分筒执事，工于心计，而且日夕从事，对于这上面的舞弊，精到极点，当时心里就打算好，这张条子就寻着了，也不能够给她。

果然在门槛下面找到了，但回复梁四太太却是如此：“到处找过，没有！”

“没有，就算了！莫非偏偏就开那一门？我想，世界上没有那么巧的事！”

分筒一则要“统吃”梁四太太，再则怕她今日一中，明日不来，于是便单开那一门，打开捡到的那张条子，看是第三十五门张九官，当即通知总筒，开出張九官来。

“我跟这位梁四太太前后脚到。”刘不才说，“眼看她的三十三张条子拆封，第一封拆开来就是张九官——”

七姑奶奶心急，打断他问：“这是啥道理？好奇怪！”

“怪事还多呢！你不要心急，听我说！”刘不才又说，“拆开第二封，还是张九官。”

“第三封呢？”七姑奶奶问，“莫非也是张九官？”

“这还用说！一直拆到第三十三封，都是张九官，梁四太太一共赢了一万两千多银子，一年多输下去的，一下子扳本反赢钱！”

这个故事的谜底揭开来，将芙蓉听得目瞪口呆，不信地说：“真想得出这种恶毒的法子？”

“这梁四太太的脑筋，可以跟小爷叔比了！”七姑奶奶不胜向往地说，“我们真想结识结识她！”

“那也容易，”刘不才说，“只要到那处分筒去几回，一定遇得见她。”

“省省吧！”芙蓉赶紧劝阻，“这种花会，害人不浅，这样子猜心思，寿命都要短几年，你既然已经戒掉了，千万别去。”

“这话也是！”刘不才大有忏悔之意，“赌这样东西，不赌心思没有趣味，要赌心思，真叫‘强中自有强中手’，永远不会有啥把握。想想真没意思！”

“照这样子说，刘三爷，你也要洗手戒赌了？”

“你听他的！”芙蓉撇撇嘴，对七姑奶奶说，“我们三叔说要戒赌，总有十七八回了。”

刘不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七姑奶奶便为他解嘲：“虽然没有戒掉，总常常想着在戒，这就蛮难得的了！”

“怎么难得？”门外有人在搭腔，大家转脸看时，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出去，如今又溜了回来的裘丰言。

于是七姑奶奶将刚刚听来的故事，又讲了一遍。裘丰言也对梁四太太赞叹不止，这样谈到十点多钟，古应春和胡雪岩陆续归来，船已雇好，胡雪岩所买的东西，已直接送回客棧。约定第二天中午，仍在七姑奶奶那里会齐，一起下船。

第六章 生意被劫匪盯上，胡雪岩谋划招安之计

江湖祸事

到了松江，船泊秀野桥下，都上了岸，先到尤家休息。尤五奶奶大出意外，少不得有一番寒暄张罗。尤家常年备着好些客房，除了芙蓉是七姑奶奶早就约好，跟她一起住以外，尤五奶奶又坚邀胡、裘二人在她家下榻。略略安顿，随即去见老太爷。

因为裘丰言是生客，又是一位官儿，老太爷十分客气，叫人取来长袍马褂，衣冠整齐，肃然陪坐。这一下不但裘丰言大为不安，连胡雪岩亦颇为局促，幸好，七姑奶奶接踵而至，有她在座，能说会道，亲切随和，才把僵硬的气氛改变过来。

说过一阵闲话，七姑奶奶谈到正事，“老太爷，”她说，“今天我有桩大事来禀告你老人家。不过，有点说不出口。”

老太爷已经看出来，裘丰言跟她也相熟，这样，自己说话，就无须有所避忌：“真正新鲜话把戏！”他似笑非笑地说，“你还有啥说不出口的话！”

“老太爷也是，就看得我那样子的老脸厚皮。”七姑奶奶笑着站了起来，“我先进去跟老姑太太谈谈，请小爷叔代我说吧！”

老姑太太是老太爷的妹妹，也七十多了，耳聋口拙，没有什么可谈的，七姑奶奶无非是托词避开，好让胡雪岩谈她的亲事。

七姑奶奶没有一个归宿，原是老太爷的一桩心事，所以听得胡雪岩细谈了经过，十分高兴。尤其是听说王有龄以知府的身份，降尊纡贵，认出身江湖的七姑奶奶作义妹，更觉得是件有光彩的事。这一切都由胡雪岩而来，饮水思源，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同时因为裘

丰言作胡雪岩的代表，在尤家与王家之间，要由他来从中联合安排，所以老太爷又向裘丰言拜托道谢。言出至诚，着实令人感动。

“老太爷，”胡雪岩最后谈到他自己的请求，“有件事，尤五哥不在这里，要劳动你老人家替我调兵遣将了！”

“噢！”老太爷一叠连声地说，“你吩咐，你吩咐！”

等胡雪岩说明，要派两个人护送，料想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却不道老太爷竟沉吟不语。

这就奇怪了，他忍不住要问：“老太爷，莫非有什么难处？”

“是的。”老太爷答道，“你老弟是自己人，裘爷也是一见如故的好友，这件事说不巧真不巧，说巧真巧。不巧的不去说它了，只说巧的是，亏得你跟我说，不然，真要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来了。”

听得这话，以胡雪岩的精明老到，裘丰言的饱经世故，都察出话中大有蹊跷，两人面面相觑，交换了一个眼色，自然还是胡雪岩开口。

“老太爷既当我们是自己人，那么，是怎么的‘不巧’？何妨也说一说！”

“不必说了！不巧的是老五不在这里，在这里就不会有这件事。”老太爷平静地问道，“裘老爷预备什么时候走？”

“我的货色还在上海，雇船装货，总得有三五天的工夫。我听老太爷的吩咐！”

“吩咐不敢当。”老太爷说，“你明天就请回上海去预备。今天四月十四，准备四月二十开船，我们四月十九，在上海会齐。”

“怎么？”胡雪岩不解“我们”两字，“莫非——”

“是的。”老太爷说，“我送了裘老爷去！”

“那怎么敢当？”裘丰言跟胡雪岩异口同声地说。

“不！”老太爷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非我亲自送不可。”说着，嘴唇动了两下，看看裘丰言，到底不曾说出口来。

“对不起，老裘！”胡雪岩看事态严重，也就顾不得了，径自直言，“你请外面坐一坐，我跟老太爷说句话。”

“是，是！”裘丰言也会意了，赶紧起身回避。

“不必！裘老爷请这里坐！”老太爷起身又道歉，“实在对不起！我跟我们胡老弟说句‘门槛里’的话。不是拿你当外人，因为有些话，说实在的，裘老爷还是不晓得的好。”

交代了这番话，老太爷陪着胡雪岩到佛堂里去坐——这是他家最庄严、也最清静的一处地方，胡雪岩很懂这些过节，一进去立刻摆出极严肃的脸色，双手合十，先垂头低眼，默默地礼了佛，才悄悄在经桌的下方落座。

老太爷在他侧面坐了下来，慢慢吞吞地说道：“老弟台，我不晓得这件事有你‘轧脚’在内，早晓得了，事情就比较做好。现在，好比生了疮，快要破头了，只好把脓硬挤出来！”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始终猜不透，裘丰言押运的这一批军火，跟他有何关系？但有一层是很清楚的，老太爷的处境相当为难，只是难在何处，却怎么样也想不出。江湖上做事，讲究彼此为人着想，所以胡雪岩在这时候，觉得别样心思可以暂时不想，自己的态度一定得先表明。

“老太爷，”他说，“我晓得你拿我这面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既然这样子，我们就当这件事你我都有份，好好商量着办。如果难处光是由你老一肩挑了过去，即使能够办通，我也不愿意。”

“老弟台！”老太爷伸出一只全是骨节老茧的手，捏着胡雪岩的手腕说，“我真没有白交你这个朋友。我把事情说给你听。”

真如他自己所说的：事情说巧真巧，说不巧真不巧！这一批军火跟他的一个“同参弟兄”有关，这个人名叫俞武成，地盘是在扬州、镇江一带。

这时太平军虽已退出扬州，但仍留“丞相”赖汉英扼守辰州，与清军刑部左侍郎雷正诚的水师，相持不下。太平军全力谋求打开局面，所以跟上海的洋商在暗中有交易，希望买到一批军火。

“这件事要派洋商的不是！”老太爷说，“浙江买的那批洋枪，原来洋商是答应卖

给‘长毛’的，已经收了人家的定洋，约期起运，由英国兵舰运了去。哪知道事情变了卦，听说替浙江方面出头交涉的人，手腕很灵活——”

“老太爷，”胡雪岩很高兴地抢着说，“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未来的‘七姑爷’古应春。”

“噢！我不晓得。老五这两个月一直在上海，消息隔绝了。这且不去说他，先说我那个同参弟兄俞武成。”

俞武成跟赖汉英相熟，因而一半交情，一半重礼，赖汉英托出俞武成来，预备等这批军火从上海起运，一入内河，就要动手截留。由于是松江漕帮的地盘，所以俞武成专程到松江来拜访他这位老师兄，很客气地打了招呼。

“这怪我一时疏忽。”老太爷失悔地说，“我是久已不管闲事，一切都交给老五，偏偏老五又到杭州去了。俞武成又是当年一炷香一起磕头的弟兄！五十年下来，同参的只剩了三个人，这个交情，我不能不卖。哪晓得大水冲了龙王庙！如今说不得了，只好我说了话不算！”

“那怎么可以？”胡雪岩接口答道，“俞老虽是你老的同参，但是答应过他的，也不能脸一抹，说是自己人的东西，不准动！光棍不断财路，我来想办法。”

“老弟台！没有叫你伤脑筋的道理。我是因为当你自己人，所以拿门槛里的话告诉你，照规矩是不能说的。”老太爷又说，“我只请你做个参赞，事情是我的，无论如何要掬它下去，你请裘老爷放心好了。”

“怎么放得下心！”胡雪岩说，“如今只有‘按兵不动’，那批洋枪先放在那里，等跟俞老谈好了再说。”

老太爷不答，身往后一靠，双眼望空，紧闭着嘴唇，是那全心全意在思索如何解开这难题的神气。

胡雪岩见此光景，颇为不安，心里也在打算：如果俞武成不是他的“同参弟兄”，事情就好办；若是这批军火，不是落到太平军手里，事情也好办。此刻既是投鼠忌器，又不能轻易松手，搞成了软硬都难着力的局面，连他都觉得一时真难善策。

“难！”老太爷说，“想来想去，只有我来硬挺。”

“硬挺不是办法。”胡雪岩问道，“照你老看，俞老跟那面的交情如何？”

“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江湖上走走，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他答应了人家，我又答应了他，反正不管怎么样，这票东西，我不让他动手，我们弟兄的交情就算断了。”

“话不能这么说！”胡雪岩脑际灵光一闪，欣然说道，“我倒有个无办法中的办法，我想请你老派个专人，将俞老请来，有话摆在台面上说：两面都是自己人，不能帮一面损一面。事情该怎么办，请俞老自己说一句。”

“这叫什么办法？”老太爷笑道，“那不就表示：这闲事我管不下来，只好不管吗？”

“正就是这话！”胡雪岩点点头，“你老不肯管这闲事，俞老怨不着你。而在我们这面，就承情不尽了。”

老太爷略想一下问道：“莫非你另有法子，譬如请官兵保护，跟武成硬碰硬较量个明白？”

“我哪能这么做？”胡雪岩笑道，“我这样一做，将来还想不想在江湖上跑跑？”

“那么，你是怎么办呢？”

“我想跟俞老谈了再说。”胡雪岩答道，“我要跟他老实说明白，这票货色，如果不是太平军那面要，我可以放手，由他那面的户头承买，我另找洋商打交道，现在可不行，这是请俞老不要管闲事。至于那面送了怎样一笔重礼，我照送就是。”

“听说是一万银子。”

“一万银子小事，我贴也贴得起。我看俞老也不见得看得如何之重！我要劝他的是，一定不可以帮长毛。为人忠逆之辨，总不可以不分明。”

听到最后一句，老太爷很注意地望着他，好久，才点点头说：“老弟台，你虽是空子，漕帮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说句实话，二百年下来，现在的时世，不是翁、钱、潘三祖当年立家门的时世了。长毛初起，我们漕帮看得两‘秀’很重。哪晓得越来越不像话，天下还没有到手，伦常名教倒已经扫地了。什么拜天地不敬父母，什么‘男行’、‘女行’，乌七八糟一大堆。现在小刀会刘丽川也在拜天地了，这些情形我也看不惯。所以，你如果能劝得武成回心转意，不帮长毛，这就不算在江湖道上的义气有亏缺。”

不过，我不晓得你要怎么劝他？”

“那自然见机行事。此刻连我自己都还不晓得该怎么说。”

谈到这里，就该马上做一件事，派人去把俞武成找来，老太爷不知道他此刻在何处，但漕帮的声气甚广，只要交代一句下去，大小码头，旦夕皆知，自会找出人来，而况俞武成亦非无名小卒，找起来更容易。只是要看他是近是远，在近处来得快，在远处来得慢，日子无法预定。

“我晓得你心里急，不过急也无用，事情是总可以摆平的。”老太爷说，“难得相聚，且住两日再说。”

“当然，当然。”胡雪岩说，“多的日子也耽搁下来了，不争在这两天。”他是如此，裘丰言更不在乎，这一夜照样开怀畅饮，听老太爷谈他当年走南闯北，涉历江湖所遭遇到的奇闻异事，直到深宵不倦。

谈来谈去谈到俞武成，“松江是‘疲帮’，他们那一帮是‘旺帮’，所以武成在我们这伙人当中，是花花公子，嫖赌吃着，样样来，样样精。”老太爷不胜感慨地说，“哪晓得快活了一辈子，老来苦！”

“这都是叫长毛害的。”胡雪岩说，“不闹长毛，他好好在扬州、镇江，何至于此？所以俞老跟‘他们’搞在一起，我真弄不懂！”

“老弟台，你见了武成，这些话要当心。他有样坏毛病：不肯认错！不说还好，一说偏偏往错里走。除非他老娘说他，他不敢不听，不然，天王老子说他一句错，他都不服。”

“这样看起来，倒是位孝子！”裘丰言说，“可敬之至。”

“大家敬重他，也就是为此。”老太爷说，“他今年六十七，到了九十岁的老娘面前，还会撒娇。想想也真有趣。”

“喔！”胡雪岩问，“她娘还在？”

“还在！”

“在镇江？还是扬州？”

“不！那两个地方怎么还能住？”老太爷说，“搬在苏州。去年到杭州烧香，路过松江，在我这里住了几日。”

“九十岁的老太太，还能出远门烧香。倒健旺？”

“健旺得很呢！”老太爷说，“这位老太太，当年也是好角色。俞三叔——武成的老爹，是叫仇家害死的，她带了一把水果刀找上仇家的门去，见面就是一刀！出来就到衙门，县官倒是好官，说她替夫报仇，当堂开释。那时她还有四月的身孕在身，生下来就是武成。”

“原来俞老是遗腹子！怪不得孝顺。”

“他也不敢不孝顺。”老太爷又说，“武成后来管帮，也亏得我这位俞三婶。当时俞三叔一死，还没有儿子，帮中公议，由他家老五代管。遗腹子生下来，如果是女的，不必说，是男的，到二十岁，俞老五‘推位让国’。哪晓得俞老五黑心，到时候不肯让出来。又是俞三婶出面，告到漕运总督那里，官司打赢，武成才能够‘子承父业’。”

“照此说来，这位老太太对外头的事情，也很明白？”

“当然！是极明白的人。”

“也管他们帮里的事吗？”

“早先管，这几年不大管了。”老太爷又说，“早先不但管他们帮里的事，还管江湖上的闲事，提起俞三寡妇，真个是响当当的字号。”

就在这一番闲谈之中，胡雪岩已筹划好一条极妥当的计策，不过欲行此计，少不得一个人，先要跟这个人商量好了，才好跟老太爷去谈。

这个人就是七姑奶奶。回到尤家已经深夜，不便惊动。第二天一早起身，匆匆漱洗，便唤过来伺候他的小厮，进去通知，立请七姑奶奶有要紧事商量。

七姑奶奶大方得很，说是请胡雪岩、裘丰言到她屋里去谈。“小姐”的闺房，又有芙蓉在，裘丰言自然不便入内。

“不要紧！我们真正是通家之好，你一起去听听，省得回头我再说一遍。”

听得这话，裘丰言只好相陪。到七姑奶奶住的那间屋子，堂屋里已经摆好了一桌早

饭，松江人早餐吃硬饭，裘丰言颇感新奇，不但有饭还有酒，这在他倒是得其所哉，欣然落座，举杯便喝了一大口。

“老裘，你少喝点，今天还有事！”

“什么事？”七姑奶奶接口说道，“裘老爷来，没有啥款待，只有酒。小爷叔，你不要拦他的高兴。”

“老裘不会不高兴，我一说出来就晓得了。七姐，我问你个人，你晓不晓得？”胡雪岩说，“俞三寡妇！”

“是不是俞师叔的老娘？”

“对。”

“现在不叫俞三寡妇了，大家都叫她三婆婆。我见过的，去年到松江来，说要收我做干女儿，后来算算辈分不对，才不提起的。”

“好极了！照此说，她很喜欢你的。七姐，你要陪我到苏州去一趟。”

说到这一句，裘丰言恍然大悟，高兴地端起一大杯烧酒：“这下我非浮一大白不可了！”

七姑奶奶和芙蓉，却是莫名其妙，于是胡雪岩约略将俞武成打那票枪械的主意，以及老太爷如何为难的情形，略略谈了些。这些七姑奶奶不等他再讲下去，也就明了他们的用意了。

“小爷叔，你是想搬出三婆婆来，硬压俞师叔？”

“是的，意思是这个道理。不过有一套做法。”胡雪岩说，“我动到这个脑筋，主要的是不让老太爷为难。我想这样做，你看行不行？”

胡雪岩的做法是，备一笔重礼，跟裘丰言俩肃具衣冠，去拜访俞三婆婆，见面道明来意，要说老太爷因为已经答应了俞武成，不便出尔反尔。万般无奈，只有来求教俞三婆婆，应该怎么办？请她说一句。

“人心都是肉做的，小爷叔这样子尊敬她，我再旁边敲敲边鼓，三婆婆一定肯出面干预。只要她肯说一句，俞师叔不敢不依。好的，我准定奉陪，什么时候走？”

“我先要跟老太爷谈一谈。请你先预备，我们说走就走。”

“我没有啥好预备的。”七姑奶奶说，“倒是送三婆婆的礼，小爷叔你是怎么个打算？”

这一层，胡雪岩自然已有打算，分派裘丰言去办，请他当天赶到上海，转告刘不才，采办两枝吉林老山人参，另外再配三样宜乎老年人服食使用的礼物，由裘丰言带到苏州，仍旧以阊门外的金阊客栈为联络聚集的地点。

于是，裘丰言跟着胡雪岩到了老太爷那里，开口说到“辞行”，老太爷不解所谓，深为诧异。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免得你老人家在俞老面前为难。”胡雪岩说，“我跟老裘，好比焦赞、孟良，预备把余太君去搬请出来。不过你老要跟我们唱出双簧。”

这出双簧，在老太爷这面轻而易举，只要找了俞武成来，当面跟他说明：胡、裘二人，上门重托，他因为答应俞武成在先，已经拒绝。同时告诉他，说俞三婆婆派人来寻过，留下了话，叫他立即赶回苏州，有紧急大事要谈。

听胡雪岩讲完，老太爷兜头一揖：“老弟台，你这条计策，帮了我的大忙，保全了我们白头老弟兄的交情，感激之至。不过虽拿余太君把他压了下去，他的难处也要替他想想，这归我来办。你们不必管了。”

“这也没有叫老太爷劳神的道理。”胡雪岩说，“老实奉告，洋枪上是有一笔回扣的，我们就拿这笔钱交俞老一个朋友，在苏州见着他，我当面跟他谈，一定可以摆平。反正你老只要假装糊涂好了。”

“装糊涂我会。”老太爷问道，“你们啥时候动身？”

“装就要装得像。我们明天就走，回头也不再到你老这里来了。怕一见俞老，反而不好。”

“既然这样说，我就不留你们了。不过，在苏州把事情说妥当了，无论如何再要到松江来住两天。”

“一定，一定！”

两人辞了出来，裘丰言当即动身到上海。胡雪岩心里在想，意料不到的，又有苏州之

行。既然有此机会，阿巧姐的纠葛，应该理个清楚，巧的是有芙蓉，大可以拿她作个挡箭牌。

因此，回到尤家，他问芙蓉：“你要不要到苏州去玩一趟？”

“我懒得动，而况你们两三天就回来了，尤五嫂跟我也很谈得来，我就一动不如一静了。”

做女主人的，也在殷勤留客，胡雪岩当着尤五嫂的面，不便多说什么，只好向七姑奶奶使个眼色。

这个眼色用意，不易了解，七姑奶奶心直，当时就说：“小爷叔，你有话尽管说，怕啥？”

“七姐！”胡雪岩无可奈何，只好这样说，“你请过来，我有句话说。”

一说自然明白，七姑奶奶也认为芙蓉跟着到了苏州，阿巧姐一见，当然什么话都说不出，这是个极好的挡箭牌。于是悄悄劝尤五嫂，不必强留。至于芙蓉，听说有此关系，随即也改了主意，愿意跟七姑奶奶作伴到苏州。于是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下船，一行四众，胡雪岩和两位堂客之外，另外带了个后生，名叫阿土，他曾奉了尤五的命令，到苏州去送过俞三婆婆的寿礼，所以带着他做“向导”。

俞三婆婆

到了苏州可热闹了，在金阊栈的，有原来住在那里的周一鸣，随后来的裘丰言，还有跟了来“轧闹猛”的刘不才，分住了两座院落，却都集中在胡雪岩那里，听他发号施令。

“七姐！你带着阿土是第一拨，见着三婆婆，先替我们问好，再说要去拜访她。如果她问：为什么不跟着你去？你就说怕她嫌我们冒昧不见。然后问她，明天一早去见她，行不行？她若是允了，你就派阿土回来通知。”

“我晓得了。小爷叔，”七姑奶奶问道，“三婆婆一定会问，为啥要去看她，我怎么

说？”

“你只说我们寻俞老寻不着，只好来见三婆婆，她若问起寻俞老又是何事？你只说不晓得，不过决无恶意。”

“好的，我懂了。”七姑奶奶说完，立刻带着阿土离去。

“老周！你即刻上观前去一趟，替我办一身七品服色！从上到下，全套都要。”

“啊呀！”裘丰言说，“我也没有带袍褂来。”

“那容易，一共办两身。”等周一鸣一走，胡雪岩对刘不才说，“三爷，如今是你的差使了！你身上多带些钱，进城到花家柳巷去走走，挑个最好的地方‘开盘子’，要做阔客！”

“你倒好！”芙蓉先就埋怨了，“一到就不叫三叔干好事。”

“好事坏事，不去说它！”刘不才问道，“这是为了啥？你说了，我心里好有个数。”

“是为了过几天好请客。”胡雪岩说，“听说俞武成是个‘老白相’，嫖赌吃着，式式精通，等他一来，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这一说，倒是我来对了！你放心，你放心，等他一来，归我招呼，包管他服服帖帖！”说完，刘不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调兵遣将已毕，胡雪岩笑着对芙蓉和裘丰言说：“今天没有事了，我们到哪里去逛逛？”

“算了，算了！”裘丰言说，“等事情办妥了，再去逛也不迟。”

“咦！”胡雪岩问道，“你一向是天塌下来都不担心的人，这回怎么放不下心来？”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裘丰言说，“这件事，我通前彻后想过了，不全是江湖道上的事，有长毛夹在里头，只怕俞老身不由己！”

这一说，胡雪岩矍然而起，“你的话对，不可不防！”他想了想又说，“事不宜迟，赶快给松江写封信回去。老裘，你来动笔！”

这是裘丰言责无旁贷的事，一面亲自搬出文房四宝来，一面问胡雪岩，这封信如何写法？

信中拜托老太爷，等俞武成到了松江，务必设法探明跟赖汉英那方面订下了怎样的约定，原来的计划是如何动手？还有最要紧的一层，俞武成是不是自己在赖汉英的挟制胁迫之下，有身不由主的模样？

刚把信写完，阿土已经回到客栈，跑得气喘吁吁地说：“七姑奶奶叫我赶紧回来通知，三婆婆的孙子，马上要来拜会，他是个‘总爷’。”

绿营武官中有‘千总’、“把总”的名目，是低级武官，所以老百姓见了绿营兵丁，都尊称一声“总爷”。胡雪岩觉得这不值得重视，倒是三婆婆有此礼遇的表示，自然是肯接见了，值得高兴。

“好的，我知道了。”他想了一想，认为阿土在苏州已无用处，正好派他回去送信，“阿土，我烦你立刻回松江，拿这封信送给老太爷。你跟老太爷说，信中所谈的事，一有结果，立刻给我回信。就劳驾你再辛苦一趟。”说着，又喊芙蓉，取出十两银子送他做盘缠。

就在这时，只见金闾栈的伙计引进一名武官来，后面还跟着四名马弁。一看这气派，不像“总爷”。胡雪岩眼尖，赶紧向裘丰言说道：“是个水晶顶子。”

顶戴用水晶，是五品官员，裘丰言失声说道：“啊！是守备。糟了，便衣接见，似乎失礼。”

失礼也无可补救了，只见伙计已经高举名帖，拉长了声音唱道：“俞老爷拜！”

裘丰言比较熟于官场仪注，拉一拉胡雪岩，掀开门帘，踱着方步，迎到外屋，只见“俞老爷”带着马弁站在门外，便闪开了视线，从伙计手里接过名帖来看，上面写的是：“侍晚俞少武顿首拜。”不用说，是俞武成的儿子。

“不敢当，不敢当！请你替我们挡俞老爷的驾，身在客边，未带公服，不敢褻慢！”

伙计还未接话，俞少武已经跨了进来，两手一挥，将马蹄袖放了下来，接着便请了个安。虽说武职官儿品级不值钱，到底受之有愧，所以胡雪岩和裘丰言都觉得相当尴尬。

幸好，俞少武不叙官阶叙世谊，站起来口称：“两位老世叔！”他说，“家祖母特意

命少武来请安。家祖母的意思，不敢劳动两位老世叔光降，有什么吩咐，告诉少武就是了。”

“是，是！”裘丰言拱手答道，“世兄，请先坐了叙说。敝姓裘，这位是雪岩兄！”

彼此重新又见了礼，坐定攀谈，裘丰言有一番官场中请教“功名”的话头，这才知道，俞少武是一名武进士，授职守备，派在两江“督标”当差。督标中军知道他是漕帮子弟，又见他仪容出众，言语灵便，特为报请总督，行文兵部，将他补了一名“提塘官”，专驻京城，接理两江总督衙门的奏折呈递事宜。最近是请假回籍省亲，还有个把月的勾留。

“原来世兄是科甲出身！真正失敬之至。”裘丰言翘一翘大拇指，“英雄出少年。如今亦正是英雄的时势，前程如锦，可喜可贺。”

等到寒暄告一段落，俞少武重申来意，请示有何吩咐。这是谈到了正经上头，裘丰言使个眼色，让胡雪岩回答。

“有件事，要请教令尊。只为令尊行踪不定，特意来求三婆婆。”胡雪岩说，“未尽道理，不便启齿，我想烦世兄回去禀告令祖母，我跟裘兄准定明天一早，登堂拜谒，务必请三婆婆容我们晚辈，有个申诉的机会。”

“实在不敢当。”俞少武站起身来答道，“家祖母说，现在住在苏州，亦是寄人篱下，只怕接待简慢，不敢劳驾，有话还是请这时候吩咐。”

“这是三婆婆体恤我们晚辈，做晚辈的自己要知道敬老尊贤。”胡雪岩又说，“我跟松江尤五哥如同亲弟兄一样，他不当我‘门槛’外头的人看待，说起来等于一家人，我们岂有不去给三婆婆请安的道理？准定这样，明天一早到府上。虽有话要申诉，绝不会让老人家操心为难，请放心！”

俞少武听得这样说，只好答道：“那就明天上午，恭候两位老世叔的大驾！”

说完，请安告辞。胡雪岩和裘丰言送出客栈大门，又开发了四名马弁的赏钱，眼看客人骑马走了，两个人在门口就谈了起来。

“想不到俞武成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胡雪岩赞叹着说，“上头又有那么一位老娘替他遮风雨，我倒着实羡慕他的福气。”

“闲话少说。”裘丰言熟于官场的种种，提醒胡雪岩说，“明天去见三婆婆，着实该有一番重的礼节，照我看，三婆婆必是一位封的命妇。”

“喔！”胡雪岩倒想起来了，从他捐了官以后，一直就想替父母请个封典，也算是荣宗耀祖的一番孝心，所以听裘丰言提到此事，特感兴趣，“老裘，我正要请教你，这封典是怎么请法？”

“到里头去谈。”

回到里面，丢下俞家的事，裘丰言细讲封典，照《会典》规定，文武官员三品以上封三代，妻子，父母，祖父母；七品到四品封两代，妻子，父母；八、九品只封妻子，未入流就谈不到封典了。

人子为尽孝心，将妻子的封典让出来，让求改封上人，叫做“封”，所以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请求封曾祖父母，七品到四品，可以请求封祖父母。以俞家的情形来说，俞少武一定替三婆婆请了封典。

“封典亦是朝廷的名器，从前很慎重的，军兴以来也滥了，跟捐官一样，封典亦可以捐的。”

“喔，”胡雪岩更感兴趣，“怎么捐法？”

“白丁是不可以捐的，有了官职，可以加捐品级。”

“那好！捐个‘一品夫人’什么价钱？”

裘丰言笑了，“一品夫人是捐不来的，捐加品级，也有个限制，像俞少武是五品，可以替他祖母捐个‘三品淑人’。”他略停一下又说，“明天我们去见她，势必至于要穿公服，也势必至于要磕头。这虽是礼书所不载，但比照下属见上官的礼节，应该如此！”

“不但要行大礼，”胡雪岩说，“江湖上的人，最讲究面子，我还想捧一捧这位老太太。譬如说我们借一副‘导子’摆了去，让她家热闹，你看行不行？”

“这也没有什么不行，不过嫌俗气而已。只要你不在乎人家背后笑你，我就可以借得到。”

“借哪个的？”

“当然是借县官的。吴县孙大令，跟我相熟，要借他的导子一定借得到。不过敲锣喝道而去，如果她家地方太小，或者巷子太狭，塞得实实足足，害做主人的不自在，那反倒不好了。”

“这话也是，等老周回来了再说。”

周一鸣还没有来，七姑奶奶却从俞家折回，她是奉了俞三婆婆之命，特意来接芙蓉去相会的。据她告诉胡雪岩，说俞三婆婆起先有所疑忌，当是她儿子跟浙江官面上有什么纠葛，特意派两名“差官”来“办案”。后来俞少武回去一说，提到胡雪岩的声明，绝不让她“操心为难”，才知他们此来，并无恶意。

“三婆婆听我提到芙蓉阿姨，她说：‘照规矩，他们两位既然特为武成而来，就是我家的贵客，该尽地主的道理。不过我是女流，不便出面，少武又是晚辈。只好这样了，把胡家姨太太先请了来，也算是个做东道的意思。’小爷叔，我看三婆婆的意思很诚恳，就让芙蓉阿姨去走一趟好了。”

胡雪岩欣然许诺：“三婆婆的盛意，不可不领。这样，”他转脸对芙蓉说，“你就跟七姐去玩一趟，顺便先把我们的礼带了去。”

芙蓉有些踌躇，她拙于交际应酬，又听说俞三婆婆早年是那样一个“狠角色”，心里有种异样的畏惮。七姑奶奶看出她的心思，便即鼓励她说：“不要紧！一切有我。”

“对了！”胡雪岩也明白她的心境，“有七姐保你的驾，你怕什么？”

“也好！”芙蓉终于点点头，“我总归寸步不离七姑奶奶就是了。”

“你看！”七姑奶奶笑道，“我们这位芙蓉阿姨，真正忠厚得可怜。闲话少说，你快换衣裳，我们就走。”

趁芙蓉更衣的片刻，胡雪岩把他们第二天的部署，告诉了七姑奶奶。凡是这种摆虚场面的事，从中必要有个“赞礼”的人，穿针引线，素昧平生的双方，礼尚往来，才会若合符节。七姑奶奶是玲珑七窍心，当然心领神会，一口应承，包管主客双方，不但不至于会在礼节上出现僵窘，而且皆大欢喜。

等芙蓉一走，俞少武又派马弁送了一桌燕菜席来。吃到一半，又有人来通知，说七姑奶奶和芙蓉，这天都让俞三婆婆留着，住在俞家了。这种种情谊相孚的迹象，都显示着明天见了俞三婆婆，一切难题都可迎刃而解。现在只望阿土能赶快送个信来，说俞武成不会

受到赖汉英那方面的挟制，大功便近乎告成了！

第二天一早起身，漱洗装扮，胡雪岩和裘丰言一个人一身簇新的袍褂，由周一鸣当跟班，捧着拜匣，另外裘丰言的一名听差，挟着衣包和红毡条，跟在轿子后头，一直进城，直奔铁瓶巷俞家。

俞家从七姑奶奶那里得知梗概，也早有准备，大门洞开，俞少武侯在门口，等轿子一到，命轿夫抬了进去，到大厅滴水檐前下轿。

彼此作揖招呼过后，胡雪岩便说：“把老人家请出来吧！我们好行礼。”

“实在不敢当！”俞少武垂手弯腰答道，“家祖母有话，请两位老世叔换了便衣，到后厅待茶。”

“礼不可失！”裘丰言说道，“初次拜谒，一定要‘堂参’的！”

谦辞再三，俞少武说了句：“恭敬不如从命！”便转到大理石屏风后面去了。

于是周一鸣和裘丰言的听差，一起动手，移一张太师椅正中摆好，椅前铺下红毡条，静等俞三婆婆出临。

不久，听得脚步隐隐，望见去裙衫绰约，是七姑奶奶亲自搀着俞三婆婆，颤巍巍地走了出来。胡、裘二人，一齐站起，在下首并立。胡雪岩定睛凝视，一见了俞三婆婆的面，不免诧异，在他的想象中，俞三婆婆早年既有‘英雄’的名声，想来必是像山东妇女的那种刚健高大的体魄，谁知她生得又矮又小，而且百褶红裙下，浑如无物，料想必是一双三寸金莲。这样纤弱的一个妇人，怎能叫无数江湖好汉畏服？真正是人不可貌相了。

然而看到脸上，才知道她果有不凡之处。那张脸皱得像橘皮一样，口中牙齿大概掉完了，瘪得很厉害，但是一双眼睛，依然十分灵活，顾盼有神，视线转到客人身上，她侧脸问七姑奶奶：“哪位是你的小爷叔？”

“个子高的那位。”

胡雪岩便踏前一步，“我是胡雪岩！”他说，“特地来给三婆婆请安。”

“哎呀！这话折煞我了。胡老爷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三婆婆！”七姑奶奶说，“小爷叔跟师叔一辈，你请坐下来，好让小爷叔跟裘老爷

行礼。”

“喔，还有裘老爷，更不敢当了！”

谦之又谦，让之又让，俞三婆婆只肯站在椅子旁边，受了两位“大老爷”的头，由他的孙子，磕头还礼。

“两位老世叔，请换了便衣，后面坐吧！”

于是俞三婆婆仍旧由七姑奶奶搀着，先回了进去，胡雪岩和裘丰言换去袍褂，在俞少武陪同之下，接到二厅款待，八个干湿果盘，银托子的盖碗茶，排场相当讲究。

“真正不敢当！胡老爷、裘老爷这么隆重的礼数，又赏了那么贵重的东西，叫我老婆子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俞三婆婆说到这里，又转脸对七姑奶奶说，“我的耳朵不好，回头两位有什么吩咐，你替我仔细听着！”

这就显得俞三婆婆是个角色了！她明明耳聪目明，却偏这样子交代，为的是留下一个退步，等胡雪岩有所干求而无法办到时，便好装聋作哑，得有闪转腾挪的余地。

因为如此，胡雪岩越发不敢大意，要言不烦地叙明来意，一方面表示不愿使松江漕帮为难，开脱了老太爷的窘境；一方面又表示不愿请兵护运，怕跟俞武成发生冲突，伤了江湖的义气。

这番话真如俗语所说“绵里针”，表面极软，骨子里大有讲究。俞三婆婆到底老于江湖，熟悉世面，听胡雪岩说到“不愿请兵护运”这句话，暗地里着实吃惊。话中等于指责俞武成抢劫军械，这是比强盗还重的罪名，认起真来，灭门有余。

“胡老爷，裘老爷！”俞三婆婆装出气得不得了的样子，“我这个儿子，真正无法无天！活到六十多，实在还不及我这个孙子懂事。两位看我老婆子的面上，千万不必生气，等我找了他来问。”她回头拄一拄拐杖，厉声吩咐俞少武，“赶快多派人，把你那个糊涂老子找回来！”

不管她是真的动气，还是有意做作，来客都大感不安，“三婆婆！”胡雪岩急忙相劝，“这件事怪不得俞大哥！我们也是道听途说，事情还不知道真假，我想俞大哥亦不至于敌友不分。我们的来意，是想请三婆婆做主，就算没有这回事，少不得也要仰仗俞大哥的威名，保一保我们。”

听得这一说，俞三婆婆的脸色和缓了，转眼对七姑奶奶说：“这倒还罢了！我想你师叔也不至于这么糊涂！”略停一下，她又对客人说道：“既承两位看得起我，武成理当效劳。他心直口快，外面得罪的人多，每每有人造他的谣言，亏得两位贤明，绝不会误听人言。事情好办，请两位在苏州玩个两三日，我一定叫两位高高兴兴回杭州。”

胡雪岩将她的话，一字一句，听得明明白白，心里着实佩服俞三婆婆，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将俞武成意图劫械的一行罪嫌，洗刷掉了。话是从自己口里说出去的：“道听途说”、“不知真假”，即使将来翻脸，要想改口，已是不能。真正姜是老的辣！自己竟糊里糊涂被她骗了一句话去，可以说是这一年多一帆风顺的境遇中，唯一的一次栽跟斗。然而，这个跟斗栽得不能不服输。

“多谢三婆婆，我们不敢打搅了。静听好音！”胡雪岩站起身说，“不过，我们还有句话，实在想交一交俞大哥。等他来了，务必请三婆婆派人给我们个信，我们好当面跟俞大哥解释。”

“都是好朋友，一切心照，何用解释？”俞三婆婆说，“两位抬举武成，我们母子祖孙三代都是感激的。等武成一回来，我马上叫他给两位去请安。”这几句交代，漂亮之至。胡雪岩和裘丰言，心满意足，但要告辞，却被留住了。

“无论如何，要让我们祖孙，尽一点意思，吃了便饭再请回去！”俞三婆婆又说，“看见两位，我倒想起有件心事，还要重托。”

俞三婆婆的话，其实是留客的托词。筵席是早就预备好的，俞家还请了陪客，有些是俞少武的同僚，有些是俞武成的师兄弟。不管是何身份，对胡、裘二人的礼数，都极恭敬。好在胡雪岩长于词令，裘丰言为人风趣，所以很快地都消除了拘束的感觉，快谈豪饮，颇为酣畅。

酒到一半，俞少武告个罪，回到二厅，那里也有一桌丰盛筵席，是俞三婆婆亲自做主人，款待芙蓉和七姑奶奶。这一桌就不如外面那样轻松自如了，主要的原因是，芙蓉被奉为首席，深感不安，过于矜持。

俞少武一进来，先敬堂客的酒。照官称叫芙蓉是“胡姨太太”，他也学了京里的规矩，将“姨”字念成“亦”字，表示“亦是一位太太”。

敬了“胡亦太太”，再敬七姑奶奶，她跟俞少武是青梅竹马之交，一个叫“七姐”，一个叫“大弟弟”。这一番周旋过后，俞少武才搀着祖母到大厅向官客来敬酒。

在座的陪客都是她的晚辈，胡、裘二人亦以晚辈自居，所以一齐起身离座，再三谦辞。结果由俞三婆婆总敬一杯，然后向她孙子说道：“少武，你要向胡老爷、裘老爷磕头道谢。这两位真正够义气！”

俞少武也已知道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倘或认真，是件不得了的事，所以连声答应着，要来行礼。胡雪岩和裘丰言，自然不肯受这个头，逊席相避，于是俞三婆婆又说话了。

“两位请听我说。我就是这个孙子，如今大小也是朝廷的命官，在我们这种人家，也算荣宗耀祖了。不过，江湖上的家世，跟官场难免合不拢，这是我一直不放心的一件事，总想托个人照应，说实话，官场中也认识几位，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就是自己觉得高攀不上。难得两位赏面子，再说句放肆的话，我也看得两位跟官场中人不同，真正是重情分，讲义气。所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把我这个孙子，托付给两位，要让少武磕了头，我才放心。”

这一套长篇大论，旁人只觉得俞三婆婆是特别看重两位贵客，在胡雪岩却听出弦外之音，拜托照应俞少武，实在是拜托回护俞武成。照此看来，俞三婆婆用的心思极深，处处在防备自己这方面会动用官面上的力量来对付她的儿子。有此疑忌存在，总不是件妙事。

为了消释可能会有的误会，胡雪岩不肯说谦辞的话，“既然三婆婆如此吩咐。我们倒不能不老着脸受少武一个头。”他说，“三婆婆，从今天起，少武的事，就等于我自己兄弟的事一样。”

“胡老爷，你的话错了！”俞三婆婆平静地说，“是你侄儿的事。”

“侄儿也罢，兄弟也罢，只当我自己的事！”

“少武！”俞三婆婆极欣慰地说，“你听见没有？还不快磕头！你说想调回来，跟在我身边，胡老爷一定会替你想法子。”

这一说，俞少武更是心甘情愿地跪了下来，胡雪岩也就坦然受了他的大礼。

江湖上重然诺，经此当筵一拜，俞少武的穷通富贵，便与胡雪岩息息相关了。而父子的安危祸福是不可分的，所以俞武成如果遇到了什么难题，胡雪岩由于对俞少武有责任，自然也不能袖手。俞三婆婆这着棋，实在高明，然而也只有胡雪岩喻得其中的深意。

因此，他对松江的消息，特感关心。为了不愿让裘丰言担心，他只好独任其忧，在肚子里默默做功夫，将俞武成的情况，重新作一番深入的估计。想得越多，疑虑越深，到了

第二天早晨，尚无消息，他觉得不能再因循株守，坐失时机了。

于是约了俞少武在吴苑茶馆见面，找个僻静之处，悄悄问道：“你晓不晓得令尊此刻在哪里？”

“大概是在青浦叉袋角。”俞少武说，“不瞒老世叔说，家父在那里有一房家眷，叉袋角又有几家大赌场，是家父喜欢去的地方。我昨天就请人分头去找了，到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消息的。”

“我倒要问问你，令尊跟赖某人到底是啥交情？他想动那票‘货色’，你知道不知道？”

这一问，俞少武的脸色显得异常认真，用一种近乎要赌咒的语气答道：“在老世叔面前，我不敢说一个字的假话，我一点都不晓得。家父不会跟我说，我也不便去问。而且我一直在京城里，回来还不到半个月，一共见过家父两面，谈不了几句话。如果我晓得有这件事，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劝家父打消了它！”

话说得很诚恳，也相当坦率，胡雪岩觉得跟他谈论，不必像对他祖母那样，要加几分小心，便直抒所感：“这件事，照我看有麻烦。令尊客居异地，手下的弟兄都不在这里，虽然出头来主持，无非因人成事。上山容易下山难，不是凭一句话就可以罢手的。如果脱不得身，怎么办？”

俞少武是现任的武官，当然能够领会胡雪岩所说的话，想一想果然，截掠军械，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调兵遣将，如何下手，得手以后，如何将这批枪械运交赖汉英？官军派出大队拦截剿办，又如何应付？自然得有一番布置，而人不是自己的人，中途变卦，想凭一句话就撤消原有的布置，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这样一层一层想下来，脸上顿现愁云，“事不宜迟！”他说，“及早劝阻，还容易着手。我马上就到青浦去一趟。”

见他如此果断，胡雪岩深感安慰，不过他的计算到底比俞少武深得多，按着他的手说：“你不宜去！因为虽是父子，到底是朝廷的五品武官，去了容易让人起疑。而且，只要令尊是在青浦，这时候就一定到了松江，你去了也是扑空。”

“那么，老世叔说怎么办，我听命。”

“我想我马上赶回松江去看看。你派个得力的人跟了我去。”胡雪岩紧接着说，“令

祖母有什么话交代，最好也由这个人带了去，那就更省事了。”

“是！”俞少武说，“我马上回去告诉我奶奶。老世叔是不是一起到舍下坐坐？”

“不必！”胡雪岩答道，“我先回金闾栈料理，在那里等你的信息。再托你转告七姑奶奶，小妾烦她照应。”

“是，是！我奶奶跟姨太太谈得来，就请她在舍下玩两天，一切我们都会伺候，老世叔请放心！”

“打搅不安。只有等我回来，再给三婆婆道谢了。”

于是就在吴苑分手，各奔东西。胡雪岩轿去如飞，到了金闾栈，只见裘丰言一个人在那里独酌，见他进来，便站起身来说：“你到哪里去了？刘三爷和老周又不在，我一个人又不敢走开，无聊之极，只有借酒遣闷。”

胡雪岩虽有事在心，但天生是什么忧烦都不肯现于词色的人，便笑笑调侃他说：“没有哪个不准你吃早酒，何必还要想套话来说？”

刚说到这里，只见刘不才脚步轻飘飘地走了进来，裘丰言一见，便趁着酒兴向他这位谐谑惯了的好朋友取笑，“三爷，春风得意？”他说，“我真羡慕，老胡委派了你那么好一个差使。说说看，温柔乡中是何风光？”

胡雪岩昨天派他的差使，是去寻芳问艳，刘不才不辱所命，连走数家，到底访着了一处极出色的妆阁，主政是金闾的一朵名葩。

“你先说，芳名叫啥？”

“你看！”

刘不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局票”，黄笺纸印着一个银元宝，只字皆无。连胡雪岩那样的人，都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

“我是问那个姑娘的花名，你弄这张纸头给我们看干什么？”裘丰言把局票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遍，交还刘不才。

刘不才不接，“你再仔细看看，”他说，“这张局票上就隐着她的名字。”

这一指点，胡雪岩马上就猜到了一半：“姓黄？”

“对！叫做黄银宝。”

“妙！说穿了一点不错。”裘丰言仔细欣赏那张局票，角上有“北京琉璃厂荣宝斋精制”的字样，不由得又夸一声，“似俗而雅，倒也难得。”

“一点不错！似俗而雅。”刘不才抚掌说道，“名字俗气，人倒雅得很，像朵菊花似的。”

“那么你就是陶渊明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裘丰言笑道，“昨天晚上采了花没有？”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你看得她们太不值钱了。”

“那么昨天一夜不回是借的干铺？”胡雪岩说，“刚刚头一天肯借干铺，也就不错的了。”

“照这样说，你今天就该‘报效’了！”裘丰言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晚上吃你的‘镶边酒’！我替你算算客人看，老胡一个，俞少武一个——”

“慢点，慢点！”胡雪岩打断他的话，“不要算上我，我马上要到松江——”

这下是裘丰言打断了他的话：“何出此言？”

“是真的。吃花酒的事，摆在一边再说。”胡雪岩略顿一下，毅然说道，“我们先商量正经。”

招安之计

先是不愿他人分忧，到此地步，已非胡雪岩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消弭可能的祸患，因此，他唯有直言心中的顾虑。裘丰言已有先见，经验也多，倒还不怎么样，刘不才从前是纨绔，此刻成了清客的材料，酒阵拳仗，一往无前，但听得这种隐伏杀机的勾当，顿时脸

色大变，连黄银宝都置诸脑后了。

胡雪岩一见他这样子，赶紧加以安慰，拍拍他的背说：“没有你的事，你跟老裘坐守苏州。”

“就没有我的事，我也不放心你去啊！”

“这话不错。”裘丰言接口，“是我的事，我没有袖手闲坐的道理。”

“算了，算了！”胡雪岩急忙拦在前头，“我没工夫跟你们争论，现在办事要紧，你们要听我的，不要乱了阵脚。”

这是所谓徒乱人意，裘丰言和刘不才不敢再开口。于是胡雪岩又估计情势，分析出三种情况，三种难处。

三种情形是：第一，俞武成跟洪杨合作，调兵遣将，已经布置就绪，而且身不由己，无形中受了挟制；其次，虽已布置就绪，但收发由心，仍可化干戈为玉帛，只是一笔遣散的费用，相当可观；最后一种情况，也正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俞武成可以说不干就不干，至多将已收的酬金退还给对方而已。

“凡事总要作最坏的打算。算它是第一种情形，我倒也有个算盘。”

裘丰言略一踌躇，“老胡，你先说，是哪三种难处？”

“第一是俞家的交情。俞三婆婆实在厉害，如今这件‘湿布衫’好像糊里糊涂套到我身上了，投鼠忌器，处处要顾着俞武成，这是最大的难处。”

“是的。”裘丰言深深点头，“又不光是俞家的交情，牵涉到松江漕帮，无论如何这份交情要保全。”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初步有这么个打算，倘或是第一种情形，至少要想法让俞武成退出局外，哪面也不管。”

“你的意思是，如果赖汉英一定要蛮干，就是我们自己来对付？”

“对！我们要替俞武成找个理由，让那方面非许他抽身不可。”

“这容易想。难的是我们自己如何对付？”裘丰言说，“照我看到那时候，非请兵护运不可。”

“难就难在这里，目前请兵不容易，就请到了，绿营的那班大爷，也难伺候，开拔要钱，安营要钱，出队要钱，阵亡抚恤，得胜犒赏更要钱——”

“算了，算了！”裘丰言连连摇手，“此路不通！不必谈了。”

“那么谈第三种难处。譬如能够和平了结，他们的人或者撤回，或者遣散，我们当然要筹笔钱送过去。钱在其次，万一有人告我们一状，说我们‘通匪’，这个罪名，不是好开玩笑的！”

裘丰言瞿然而惊，“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是那种做了噩梦而惊醒的欣慰，“亏得你想得深！”

在旁边半天不曾开口的刘不才，听得满腹忧烦，忍不住插了句口：“只听你们说难！莫非真的一筹莫展？”

“你倒说，有什么好办法？事情是真难！”裘丰言看着胡雪岩，“老胡，我看只有照我的办法，一了百了。”

他故意不说，留下时间好让人去猜。可是连胡雪岩那样的脑筋，亦不得不知难而退：“老裘，你说吧！看看你在死棋肚里出了什么仙着？”

“依我说，这票货色，拿它退掉！”他撇着京腔说，“大爷不玩儿了！看他们还有辙没有？”

“这，这叫什么话。”刘不才是跟他开惯玩笑的，便尖刻地讥嘲，“天气还没有热，你的主意倒有点馊了！”

“三爷，话不是这么说！出的主意能够出其不意，就是高着。真的如此，叫他们白费心思一场空，倒也不错。不过，为了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妨这么办。现在，我们是在打天下，就绝不能这么退缩。面子要紧！”

这个面子关乎胡雪岩的信誉，裘丰言的前程，还有王有龄的声望。非绷了起来不可。说来说去还是得照胡雪岩的办法，初步找个理由让俞武成脱身事外，第二步看情形再作道理。

“这个理由太容易找了！”裘丰言说，“俞武成是孝子，江湖上尽人皆知。如今老太太说不行，就叫不行！俞武成母命难违，不是很好的理由吗？”

胡雪岩还未及答言，只见又是四名马弁出现，随后便见俞少武陪着一个人进来，这个人的形象生得极其奇特，一张圆脸上眉眼鼻子凑得极近，年纪有六十了，一张瘪嘴缩了上去，越显得五官不分，令人忍不住好笑。

“老世叔，我替你引见一个人，是我大师兄杨凤毛。”

看杨凤毛年纪一大把，胡雪岩总当他是俞少武的父执辈，如今听说是“大师兄”，知是俞武成的“开山门”的徒弟，大概代师掌帮，是极有分量的人物，所以赶紧走上去拉着他的手说：“幸会，幸会！”

哪知杨凤毛年纪虽大，腰脚极其轻健，一面口中连称“不敢”，一面已跪了下去磕头。胡雪岩谦谢不遑，而杨凤毛“再接再厉”，对裘丰言和刘不才都行了大礼。

“这是怎么说？”胡雪岩很不安地，“这样子客气，叫我们倒难说话了。”

“是我们三婆婆交代的，见了胡老爷跟胡老爷的令友，就跟见了师父一样。”杨凤毛垂手说道，“胡老爷，三婆婆派我跟了你老到松江去。”接着张目四顾，显得很踟蹰似的。

胡雪岩懂得他的意思，江湖上最重秘密，有些话是连家人父子都不能相告的。虽然裘、刘在座共闻，绝不会泄漏，不过“麻布筋多，光棍心多”，杨凤毛既然有所顾忌，不如单独密谈的好。

于是他招招手说：“杨兄，我们借一步说话！”

“告罪，告罪！”杨凤毛又向裘丰言、刘不才作了两个大揖，才跟着胡雪岩走到套间，地方太小，两个人就坐在床沿上说话。

“胡老爷！三婆婆跟我说，胡老爷虽在‘门槛’外头，跟自己人一样，关照我说话不必叙客套，有什么说什么。所以，我有句老实话，不晓得该不该说？”

这样招呼打在前头，可知那句“老实话”，不会怎么动听。只是胡雪岩不是那么喜欢听甜言蜜语的人，便点点头说：“没有关系！你尽管说好了。”

“我也打听过，胡老爷是了不起的人物。不过隔道门槛就像隔重山，有些事情，胡老爷怕没有经过。”杨凤毛略停一下又说，“江湖上的事，最好不沾上手，一沾上就像唱戏那样，出了上场门就不容你再缩回去了。”

“我知道。这出戏不容我不唱，哪怕台下唱倒彩，我也要把它唱完。”

“现在这出戏不容易唱，‘九更天带滚钉板’！”杨凤毛满脸诚恳地说，“能不唱最好不唱。”

一听这话，胡雪岩起了戒心。俞武成想动那批洋枪，显然的，杨凤毛也是参预其事的一个，而且以他们的关系来说，必还是一个重要角色。虽然三婆婆极其漂亮，俞少武相当坦率，然而都算是局外人，只有眼前的这个杨凤毛，才是对自己此行成败，大有关系的人物，而照彼此的立场来说，是敌是友，还不分明，倒要好好应付。

因此，他很谨慎地答道：“多谢老兄的好意。事出无奈，不要说是‘九更天’，就是‘游十殿’我也只好去。不过，‘花花轿儿人抬人’，承三婆婆看得起我，我唱这出戏，总要处处顾得到她老人家。”

这番表白，似软实硬，意思是不看三婆婆的面子，就要硬碰硬干个明白。至于“花花轿儿人抬人”这句俗语是反着说：“我是如此尊敬三婆婆，莫非你们就好意思让我下不去？”

杨凤毛是俞武成最得力的帮手，见多识广，而且颇读过几句书，此来原是先要试探试探胡雪岩，看他是不是够分量、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如果窝窝囊囊不中用，或者虽中用是个半吊子，便另有打算。现在试探下来，相当佩服，这才倾心相待。

“胡大叔！”他将称呼都改过了，“既然你老能体谅我们这方面，愿意担当，那么我就掏心窝子说实话。事情相当麻烦。”

果然，是胡雪岩所估计的第一种情形。这当然也要怪俞武成沉不住气，自觉失去了镇江一带的地盘，寄人篱下，不是滋味，同时漕帮弟兄的生计甚艰，他也必须得想办法，为了急谋打开困难，以致误上贼船。

“胡大叔，”杨凤毛说，“我师父现在身不由己。人是他们的，一切布置也是他们的，不过抬出我师父这块招牌，挡住他们的真面目而已。”

“那我就懂了，莫非他们从镇江、扬州那方面派人过来？不怕官军晓得了围剿？”

“这就要靠我师父帮他们遮盖了。”杨凤毛答道，“镇江、扬州派来的人倒还不多，一大半是小刀会方面的。周立春的人本来已经打散，现在又聚了拢来了。”

“如果你师父不替他们遮盖呢？”胡雪岩问，“那会变成啥样子？”

“变得在这一带存不住身。”

这就是对方非要绊住俞武成不可的道理。事情很明显了，俞武成是骑虎难下，纵能从背上跳下来，亦难免落个出卖自己人的名声。江湖上最看重这一点，所以俞三婆婆的话，有没有效力，俞武成是不是始终能做个百依百顺的孝子，都大成疑问。

想是这样想，话不妨先说出来：“‘萝卜吃一截剥一截’，我想第一步只有让你师父跳出是非之地，哪一方面都不帮。这总可以办得到吧？”

“那也要做起来看。”

“怎么办呢？”

“那方面如果不放，势必至于就要翻了脸。”杨凤毛说，“翻了脸能够一了百了，倒也罢了，是非还在！胡大叔，请问你怎么对付？除非搬动官军，那一来是非更大了。”

这就是说，跳下了虎背，老虎依然张牙舞爪，如何打虎，仍旧是个难题。就这处处荆棘之际，胡雪岩灵机一动，不自觉地说出来一句话。

“做个伏虎罗汉，收服了它！”

杨凤毛不懂他的话，愕然问道：“胡大叔！你说点啥？”

胡雪岩这才醒悟，自己忘形自语，“喔，”他笑道，“我想我心里的事。有条路或许走得通，我觉得这条路，恐怕是唯一的一条路。”

“只要走得通，我们一定拼命去走。胡大叔，你说！”

胡雪岩定定神答道：“我是‘空子’，说话作兴触犯忌讳，不过——”

“唉，胡大叔！”杨凤毛有些不耐，“我们没有拿你老当空子看。胡大叔，你何须表白。”

“好！那我就实说。”胡雪岩回忆着老太爷的话，从容发言，“你们漕帮的起源，我也有些晓得，洪杨初起，你们都很看重的，哪晓得长毛做出来的事，不伦不类，跟圣经贤传上所说的大道理，全不对头，简直可以说是逆天行事，决计成不了气候。既然如此，无须跟他们客气。再说，你们镇江、扬州的地盘，就失在他们手里。有朝一日光复了，你们

才有生路。你说我这话是不是？”

“是的！”杨凤毛深深点头，忧郁地说，“我师父这一次是做得莽撞了些。”

“歪打可以正着！老兄，”胡雪岩抚着他的背说，“我替你们师徒想条路子！小刀会这方面的情形，我也有点晓得，周立春他们那班人，亦不过一时鬼摸头，心里何尝不懊悔？只不过摸不到一条改邪归正的路子。如今要靠你们师弟两个。我的意思是，周立春下面那批打散了的人，既然已经聚拢，何不拿他们拉过来？”

一听这话，杨凤毛那张瘪嘴闭得越紧，以至于下巴都翘了起来，一双眼睛眨得很厉害，不过眼中发亮，是既困惑又欣喜的神情。

“胡大叔，你是说‘招安’这批人？”

“是啊！”胡雪岩说，“赖汉英那里来的长毛，如果肯一起过来最好，不然就滚他娘的蛋，也算对得起他们了！”

杨凤毛觉得胡雪岩的做法很平和。再往深处去想，就算俞武成能退出来成为局外人，也只是表面如此看法，实际上是绝不能置身事外的，倘或官军围剿，事情闹大了，江湖上还会批评他不够朋友。所以唯有这样子才是正办，退一步说，招安不成，他总算为朋友尽过心力，对江湖上也有了交代了。

想通了这些道理，顿时将胡雪岩敬如天神，站起来便磕了个头。胡雪岩大惊，急忙避开，拉着他的胳膊说：“怎么，怎么，无缘无故来这一套！”

“胡大叔，你算是救了我师父一家，你老怕还不晓得，三婆婆几十年没有为难过，这一趟她老人家，急得睡不着觉，在苏州，我们是客地，这件事要闹开来，充军杀头都有份！再说，她老人家又疼孙子，少武是朝廷的武官，我师父做这件事，传出去不断送了少武的前程？如今好了！不过，”杨凤毛又赔笑说，“你老送佛到西天，我晓得你老跟何学台有交情，招安的事，还要仰仗鼎力。”说着，又作了个大揖。

胡雪岩倒不曾想到何桂清。如今听杨凤毛一提醒，立刻在心里喊一声：妙！何桂清纸上谈兵的套折，上了不少，现在能办成这事，是大功一件，对于他进京活动，大有帮助。这样看来，自己的这个主意，平心而论，着实不坏。

于是他很爽快地答道：“一句话！这样好的事情不做，还做啥！”

“多谢胡大叔！”杨凤毛的脸色转为严肃，“我听你老的差遣。”

胡雪岩最会听话，听出这是句表示谦虚的反话，实际上是杨凤毛有一套话要说，所以这样答道：“事情是你们师徒为头，我只要能尽力，绝不偷半分的懒。不必客气，该怎么办请你分派。”

“那我就放肆了！我想，第一，这话只有你老跟我两人晓得。”

“当然！”胡雪岩说，“你们杨家的堂名叫‘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是。第二，我想我先去一趟，请胡大叔听我的消息，再去见何学台。”

“那也是一定的。总要那方面点了头，才好进一步谈条件。”

“你老最明白不过，那我就不必多说了。”杨凤毛说，“我马上赶去见我师父，最多一昼夜的工夫，一定赶回来。”

“你师父怕是在松江，我们一起去也可以。”

“不！不在松江。”

不在松江在哪里呢？他不说明，胡雪岩也不便问，不过心里已经雪亮，俞武成的行踪，杨凤毛一定清楚。说是最多一昼夜定能赶回来，则隐藏之地亦绝不会远。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杨凤毛郑重叮嘱，“胡大叔！明天上午，请你无论如何不要走开，我人不到一定有信到。”

等杨凤毛告辞，裘丰言自然要问起谈话的情形。胡雪岩谨守约定，只字不吐，只笑着说：“你陪刘三爷去捧那个‘银元宝’好了。几台花酒吃下来，就有好消息了。”

裘丰言宽心大放，喜孜孜地跟着刘不才走了。胡雪岩一个人静了下来，将前后经过情形细想了一遍，觉得自己的路子走对了，走得通走不通，明日此时，可见分晓，且不去管它。眼前有一整天的工夫，光阴如金，不该虚耗，正好将潘家所托，以及阿巧姐的终身，办出个头绪来。

这就得找周一鸣了。奇怪的是一早不见他的面，只好留下话，如果来了，让他在金闸栈等候，然后坐轿进城，先去拜访何桂清。

名帖一投进去，立刻延见，何桂清将他请到书斋，执手寒暄，极其殷勤，自然要问起：如何又到了苏州？

“有几件事，必得来一趟，才能料理清楚。其中有一件是云公吩咐的，办得差不多了。”

“喔！”何桂清很高兴地问，“是怎样一个人？”

“德是中上，貌是上中，才是上上，将来体贴殷勤，一定没话可说。”胡雪岩因为阿巧姐自己看中过何桂清，料想进了何家的门，必然驯顺非凡，所以此时夸下这样的海口。

何桂清当然相信他的话，喜心翻倒，忍不住搓着手说：“能不能见一面？”

“请云公稍安毋躁。”胡雪岩笑道，“几时到了上海，立刻就能见面。”

到底身份是二品大员，不便做出猴急相，何桂清只得强自按捺着那颗痒痒的心，定一定神答道：“天气快热了。炎暑长行，一大苦事，我想早一点走。算日子，也就在这几天必有旨意。”

“这样说起来，总在五月中就可以动身了。”

“对了。”

“那我跟云公暂且作个约定，以五月十五为期，如何？”

“好的。我也照这个日子去作安排。”何桂清又说，“你托我的事，我替你办了。潘叔雅人倒不俗，我们现在常有往来。承他的情，常有馈遗，想辞谢吧，是你老兄面上的朋友，似乎不恭，只好愧受了。”话中是很愿屈尊交潘叔雅这样一个朋友，而潘叔雅对他的尊敬，则从“常有往来，常有馈遗”这些话中，表现得明明白白。胡雪岩的原意，就是要替他们拉拢，所以听得何桂清的话，当然感到欣慰。

照规矩，他亦还需有所表示，“云公爱屋及乌，真是感同身受。”他拱拱手说。

“哪里，哪里！”何桂清心里在想，真叫“三日不见，刮目相看”，相隔没有多少日子，不想他也会掉文了！虽是尺牍上的套话，总算难能可贵，这样想着，便又笑道：“雪岩兄，曾几何时，你的谈吐大不相同，可喜之至。”

胡雪岩略有窘色，“叫云公见笑！”他急转直下地说，“有件事，想跟云公请

教。”说着，他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听差。

这是有要紧话说，何桂清便吩咐听差回避，然后由对面换到胡雪岩下首，侧过头来，等他发话。

“我想请教云公一件事，”胡雪岩低声说道，“现在有一批人，一时糊涂，误犯官军，很想改过，不知道朝廷能不能给他们一条自新之路？”

“怎么不能？这是件绝好之事！”何桂清大为兴奋，“这批人是哪里的？”

问到这话，胡雪岩当然不肯泄底，“我亦是辗转受人之托，来手做事很慎重，详情还不肯说。不过，托我的那人，是我相信得过的。我也觉得这是件好事，心想云公是有魄力、肯做事的人，所以特地来请教。”他略停一下又说，“如今我要讨云公一句话，此事可行与否？朝廷可有什么安抚奖励的章程？”

“一般都是朝廷的子民，如能悔过自新，朝廷自然优容，所以安抚奖励，都责成疆吏，相机处理。”何桂清又说，“我为什么要问这批人在哪里，就是要看看归谁管，如果是苏州以西，常州、镇、扬一带，归江南、江北两大营，怡制台都难过问。倘或是苏州以东，许中丞是我同年，我可以跟他说，诸事都好办。”

听得这话，胡雪岩暗暗心喜，“那么，等我问清了再回报云公。不过，”胡雪岩试探着问，“我想，招抚总不外有官做、有饷领，云公，你说是不是呢？”

“给官做是一定的，看那方面人数多少，枪械如何，改编为官军，要下委札派相当的官职。饷呢，至多只能过来的时候，关一次恩饷，以后看是归谁节制，自有‘粮台’统筹发放。”

胡雪岩所想象的，亦是如此。只是授官给饷，都还在第二步争取，首先有句话，关系极重，不能不问清楚。

“云公，”他特意摆出担忧的沉重脸色，“我听说有些地方弃械就抚的，结果上了大当，悔之莫及。不知可有这话？”

“你是说‘杀降’？”何桂清大摇其头，“杀降不祥，古有明训。这件事你托到我，就是你不说，我也一定要当心。你想想，我无缘无故来造这个孽干什么？再说，我对你又怎么交代？”

“是！是！”胡雪岩急忙站起来作了个揖，“云公厚爱，我自然知道，只不过提醒云公而已。”

“是你的事，我无有不好说的。不过，这件事要快，迟了我就管不到了。”

“我明白，就在这两三天内，此事必有个起落。不过还有句话，我要先求云公体谅。”胡雪岩说，“人家来托我，只是说有这件事，详情如何，一概不知。也许别有变化，作为罢论，到那时候，我求云公不要追究。”

“当然。我不会多事的。”

“还要求云公不必跟人谈起。”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此事作为罢论，我就当根本没有听你说过。总而言之，我绝不会给你惹麻烦。”

“云公如此体恤，以后我效劳的地方就多了！”

这句话中有深意，意思是说，只要何桂清肯言听计从，不是自作主张，他就会有许多办法拿出来，帮何桂清升官发财。

“正要倚重。”何桂清说，“老兄夙夙奇才，佩服之至。前几天又接得雪轩的长函，说老兄帮了他许多忙。我跟雪轩的交情，不同泛泛，以后要请老兄以待雪轩者待我！”

于是由此又开始叙旧，一谈就谈得无休无止。许多客来拜访，何桂清都吩咐听差，请在花厅里坐，却迟迟不肯出见，尽自应酬胡雪岩。

这让客人很不安，同时也因为还有许多事要料理，所以一再告辞，而主人一再挽留，最后还要留着吃晚饭，胡雪岩无论如何不肯。等到脱身辞了出来，太阳已快下山了。

轿夫请示去处，胡雪岩有些踌躇，照道理要去看一看三婆婆，却又怕天黑了不方便。如果回到金闾栈，则出了城就无须再进城，这一夜白耗费在客栈里未免可惜。左右为难之下，想到了第三个去处，去拜访潘叔雅。

不过天黑拜客，似乎礼貌有亏，而且一见要谈到他所托的事，如何应付，预先得好好想一想，仓促之间，还是以不见面为宜。

于是又想到了第四个去处，“喂！”他问轿夫，“有个有名的姑娘，叫黄银宝，住在

哪里，你晓不晓得？”

轿夫歉然赔笑：“这倒不晓得了。”

“苏州的堂子，多在哪一带？”

“多在山塘。上塘丁家巷最多。”轿夫建议，“我们抬了胡老爷到那里问一问就知道了。”

一家一家去访艳，胡雪岩觉得无此闲工夫，大可不必。而且就寻到了，无非陪着裘丰言吃一顿花酒，也干不了什么正经。这样一想，便断然决定了主意，回客栈再说。

一到金阊栈，迎面就看到周一鸣，一见胡雪岩如获至宝，“胡先生，胡先生！”他说，“等了你老一下午。”

胡雪岩未及答言，只见又闪出来一个后生，长得高大白皙，极其体面，那张脸生得很清秀，而且带点脂粉气，胡雪岩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一时愣在那里，忘了说话。

“他叫福山。”周一鸣说，“是阿巧姐的兄弟。”

“怪不得！”胡雪岩恍然大悟，“我说好面熟，像是以前见过！这就不错了，你跟你姐姐长得很相像。”

福山有些腼腆，“胡老爷！”那一口苏州话中的脂粉气更浓，然后，跪了下去磕头。

“请起来，请起来！”

福山是他姐姐特地关照过的，非磕头不可，胡雪岩连拖带拉把他弄了起来，心里十分高兴，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福山长得体面，还是爱屋及乌的缘故。

“我一大早到木渎去了。特地把他带了出来见胡先生。”周一鸣说。

“怪道，早晨等你不来。”胡雪岩接着又转脸来问福山，“你今年几岁？”

“十九岁。”

“学的布店生意？”

“是的。”

“有几年了？”胡雪岩问，“满师了没有？”

“满师满了一年了。”

只问了两句话，倒有三处不符的地方。胡雪岩的记性极好，记得阿巧姐告诉过他的话，因而问道：“你的小名不是叫阿顺吗？”

“是的。”福山答道，“进布店学生意，老板叫我福山，就这样叫开了。”

“我记得你姐姐说你今年十八岁，还没有满师。”

“我是十九岁。我姐姐记错了。”

“那么，你满师不满师，你姐姐总不会记错的啰？”

“也可以说满师，也可以说不满师。”周一鸣代为解释，“他学生意是学满了，照例要‘帮师三年’，还没有帮满。”

“现在都弄妥当了？”胡雪岩看着周一鸣问。

“早已弄妥当。”周一鸣答道，“‘关书’已经拿了回来。”

“那好。”胡雪岩又问福山，“你姐姐拿你托付给我，我倒要问你，你想做点啥？”

“要请胡老爷——”

“不要叫老爷！”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叫先生好了。”

“噢！”福山也觉得叫“老爷”碍口，所以欣然应声，“先生！”

“你是学布生意的，对绸缎总识货啰？”

“识是识。不过那布店不大，货色不多，有些贵重绸缎没有见过。”

“那倒不要紧，我带你到上海，自然见识得到。”胡雪岩又说，“做生意最要紧一把算盘。”

“他的算盘打得好。”周一鸣插嘴说道，“飞快！”

“噢，我倒考考你。你拿把算盘坐下来。”

等福山准备好了，胡雪岩随口出了一个题目，四匹布一共十两银子，每匹布的尺寸不同，四丈七、五丈六、三丈二、四丈九，问每尺布合到多少银子？他说得很快，用意是考福山的算盘之外，还要考他的智慧。如果这些罗里罗嗦的数目，听一遍就能记得清楚，便是可造之材。

福山不负所望，五指翻飞，将算盘珠拨得清脆流利，只听那“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声音，就知道是好手。等声音一停，报告结果：“四匹布一共一百八十四尺，总价十两，每尺合到五厘四毫三丝四忽挂零。”

胡雪岩亲自拿算盘复了一遍，果然不错，深为满意，便点点头说：“你做生意是学得出来的。不过，光是记性好、算盘打得快，别样本事不行，只能做小生意。做大生意是另外一套本事，一时也说不尽。你跟着我，慢慢自会明白，今天我先告诉你一句话：要想吃得开，一定要说话算话。所以答应人家之前，先要自己想一想，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的事，不可答应人家，答应了人家一定要做到。”

他一路说，福山一路深深点头，等胡雪岩说完，他恭恭敬敬地答一声：“我记牢了！”

“你苏州城里熟不熟？”

“城里不熟。”

“那么，山塘呢？”

“山塘熟的。”福山问道，“先生要问山塘啥地方？”

“我自己不去，想请你去跑一趟。有个姑娘叫黄银宝，我有两个朋友在那里，一个姓裘，一个姓刘，你看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回来告诉我。”胡雪岩紧接着又说，“你不要让他们知道，有人在打听他们。”

“噢！”福山很沉着地答应着，站起身来，似乎略有踌躇，但终于很快地走了。

等他背影消失，周一鸣微带不以为然的语气说：“胡先生，我知道你是考考他‘外场’的本事，不过，他这种小后生，到那种地方去，总不大相宜！”

“你怕他落入‘迷魂阵’是不是？”胡雪岩笑道，“不要紧的！我看他那个样子，早就在迷魂阵里闯过一阵子了。我倒不是考他，就是要看看他那路门径熟不熟。”停了一下

他又说，“少年入花丛，总比临老入花丛好。我用人跟别人不同，别人要少年老成，我要年纪轻的有才干、有经验，什么事看过经过，到了要紧关头，才不会着迷上当。”

这番见解，在周一鸣不曾听说过，一时无话可答，仔细想想，似乎也有些道理。不过，他在想，年轻后生，一个个都见过世面，经过阵仗，学得调皮捣蛋，驾驭可就不容易了。

“也只有胡先生，有本事吃得住他们。”周一鸣毕竟想通了，“旁人不敢像胡先生这样子做法。”

“对！”胡雪岩表示欣慰，“你算是懂得我了。”

“不过，”周一鸣又替福山担心，“他身上没有什么钱，就找到了黄家，那种‘门口’怎么踏得进去？”

“这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不去管他。我倒问你，阿巧姐怎么样？”

“她仍旧住在潘家，人胖了，自然是日子过得舒服。”周一鸣又说，“福山的事，也就是胡先生你来之前两三天才办好。如果你老不来，我已经带着福山回上海。现在是怎样一个情形，请胡先生吩咐。”

“唉！”胡雪岩摇摇头，“事情一桩接一桩，好像捏了一把乱头发。你问的话，我现在无法告诉你，你跟福山先住下来再说。”

于是周一鸣到楼房去作安排，胡雪岩一个人倚枕假寝，心里一桩一桩的事在想，发觉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因而想到一句话：“君子务本”。自己的根本，第一是钱庄，第二是丝。钱庄现成有潘叔雅的一笔钱在那里，丝则湖州方面的新丝又将上市，今年是不是还做这生意？要做是怎么个做法？得要赶快拿定主意，通知陈世龙去办。这样子专管闲事，耽误了正经，将来是个不了之局。

于是，他当机立断，作了个决定，只等明天杨凤毛回来，看怎么说，事情如果麻烦，只好照裘丰言的办法，把那批洋枪丢在上海再说，自己赶紧陪着七姑奶奶回浙江去干正经，闲事能管则管，不能管的只好丢下再说。

想停当了，便又另有一番筹划，将能管的闲事，派定了人去管，第一个是刘不才，可以管潘家的事；第二个是周一鸣，可以管何桂清跟阿巧姐的事。

多少天来积压在心头的沉重之感，就由于这样一转念间，大见轻松。当然，刘不才和周一鸣去代他管那两件闲事，绝不会做得比自己好，似乎有些不能放心。但是他实在疲倦了，管不得那许多了。心一横，想起不知哪里看来的两句诗，脱口念了出来：“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

然而三件闲事毕竟有一件不能不管，心思集中，顾虑便能周详，心里在想：何必路远迢迢先回杭州，再转湖州？由苏州到湖州，现成的一条运河，算起位置来，苏州在太湖之东，湖州在太湖之南，应该是条捷径。

“老周，”胡雪岩向他请教，“苏州到湖州的水路怎么走法？”

“胡先生是问运河？”周一鸣答说，“这条路我走过，由苏州到吴江叫北塘河，吴江到平望这一段叫官塘河，到了平望分两支，一支往南到嘉兴叫南塘河，往西经南浔到湖州，就是西塘河，一共一百二十里路。”

于是胡雪岩打定了主意，剪烛磨墨，亲笔写好一封信，封缄完毕，福山也就回来了。

“黄银宝住在下塘水潭头。”福山回报，“刘老爷、裘老爷都在那里，刘先生在推牌九。”

“推牌九？”胡雪岩诧异，“跟哪些人在赌？”

“都是那里的人，娘姨、小大姐，拥了一屋子。”福山又说，“只有裘老爷一个人在吃酒。”

胡雪岩笑了：“一个酒鬼，一个赌鬼，到哪里都一样。”

“福山，”周一鸣问，“你是不是亲眼看见的？怎么晓得是他们两位？”

福山脸一红，“那里有个‘相帮’，我认识，”他说，“是我们木渎人，我托他领我进去看的。”

这就见得胡雪岩说他“在迷魂阵里闯过一阵”的话，有点道理了。周一鸣笑笑不响。胡雪岩却对福山夸奖了两句。

“你倒蛮能干，在外面自己会想办法，很好，很好！”接着又问，“湖州，你去过没有？”

“没有去过。”福山刚受了鼓励，因而自告奋勇，“不过没有去过也不要紧，胡先生有啥事，我去好了。”

“你替我去送封信。地址在信面上，那个人你叫他郁四叔好了。讨了回信，立刻回来。”说着，胡雪岩将一封信，十两银子都交了给他，又加了一句话，“穷家富路，多带点，用多少算多少。”

这意思是，盘缠费用，实报实销。周一鸣想指点他一句，转念一想，怕胡雪岩是有意试他，不宜说破，便闭口不语。

于是福山当夜便去打听到湖州的航船，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胡雪岩睡得很晚才起身，抖擞精神，等候杨凤毛的消息。趁这空档中，他将阿巧姐与何桂清的好事，如何安排，细细作了交代，接着，刘不才与裘丰言在黄银宝家宿夜归来，少不得又有一番的说笑，这就到了放午炮的时候了。

杨凤毛言而有信，正在他们团团一桌吃午饭的当儿，匆匆赶了回来。

于是主客四人，一起离座，相邀共餐。杨凤毛说是吃了饭来的，胡雪岩便不勉强，依旧是将他延入套房去密谈。

“你啥辰光到的？”

“上半天就回来了。在三婆婆那里有几句话要说。”杨凤毛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双眼不住地眨，仿佛话很多，不知从哪里说起似的。

这神情让胡雪岩起了戒心，心里在想，他一回来不先到金闾栈，却回俞家去看三婆婆，自然是他们“自己人”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密议。照此看来，彼此还谈不到休戚与共，亲疏远近之间，自己要掌握分寸才好。

“胡大叔，我先说一件事，三婆婆想高攀，请姨太太认在她老人家名下。不知胡大叔肯不肯委屈？”

这一问，大出胡雪岩的意外，不过他的思路快，几个念头电闪般在脑海中印了一下，大致明白了用意，还是因为彼此初交，而所言之事，安危祸福，出入甚大，要结成亲家，变做“自己人”方能放心。

为了公事，胡雪岩自然乐从，为了彼此结交，这也是好事，但他另有一层顾虑，怕芙

蓉有了这样一个来头甚大的“干娘”，搞成尾大不掉之局，将来处妻妾之间会有麻烦，因而迟疑着答应不下来。

江湖上讲究见风使舵得快，杨凤毛一看这样子，赶紧说道：“原是妄意高攀，做不到的事——”

“不！”胡雪岩深恐引起误会，急忙打断，同时也想到唯有说实话，才能消释猜疑，所以接着说道，“承三婆婆抬爱，我是求之不得。为的是内人是只雌老虎，我亦不敢将小妾带回家去。将来内人有什么悍泼的行为，小妾受了委屈，变得对不起她老人家，所以我不敢答应。”

话说得很老实，也很委婉，杨凤毛当然懂得其中的深意，“胡大叔，说到这一点，你请放心。三婆婆的人情世故熟透熟透！将来只有帮你调停家务，”他使劲摇着手说，“绝不会替干女儿撑腰，让胡大叔为难的。”

“既然如此，那我还有什么话说？”胡雪岩放出心满意足的神态，“拣日不如撞日，今天下午，就叫小妾替三婆婆磕头。”

“好的！归我来安排。胡大叔，我跟你老实说吧！这样一办，是让我师父好向对方说话。原来一切都安排好了，实在说不出不算数的话来，如今才有话说，是我干妹妹家的事，真正没有法子，只好对不起了！”

胡雪岩这才明白，杨凤毛所以要先回俞家，原是与三婆婆有关，要跟她先说通，这样安排，用心甚苦，也见得俞家的诚意，胡雪岩觉得很安慰。

“那么，”他问，“还有件事，怎么说？”

还有件就是“招安”大事，杨凤毛沉着地说：“我师父自然赞成，不过做起来不容易，好比一条船已经顺流东下，再要掉过头来逆风上行，自然吃力。我师父的意思，是想请胡大叔去见一面，当面详谈。”

“好！”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你师父此刻在哪里？”

“在同里。”杨凤毛问道，“这地方，胡大叔总知道吧？”

胡雪岩自然听说过——吴江县城极小，有人说笑话，东门喊一声“喂”，西门会有人答应，但吴江县属，位处县城东北的同里，却是出名的一个大镇，其地与青浦接壤，是东

南鱼米之乡中的菁华，富庶异常。

“原来你师父在同里，怪不得来去不过一天的工夫。”胡雪岩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胡大叔你看如何？”

“可以。怎么去法？”

“自然是坐船去，归我预备。”杨凤毛又说，“骑马也很方便，沿着一条塘路，一直就到了。”

“还是坐船去吧！”

“是。”杨凤毛略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有句话，我先要关照你老。对方有几个管事的人，亦都在同里，这批人，胡大叔想不想跟他们见面？”

胡雪岩考虑了一会，毅然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跟他们见见面也可以。”

“既然如此，要请胡大叔随缘些，”杨凤毛说，“这批人狂嫖滥赌，不成个玩意，如果肯跟他们混在一起，那就说什么都好办了。”

胡雪岩灵机一动，立即问了出来：“杨老兄，我带个人去行不行？”

“那自然可以。”杨凤毛的语气有些勉强，“不知是哪一个？”

“自然是极靠得住的自己人，就是外面的那位刘三爷。”胡雪岩说，“我们是亲戚。此公吃着嫖赌，件件精通，赌上面更是个大行家。”

“是胡大叔的亲戚，自然不要紧。”杨凤毛站起身来说，“我先去回报三婆婆。”

“好的！我等下就去。托你先跟小妾说一声，拜在三婆婆膝下，我很高兴。应该有的规矩，我会预备——”

“不！”杨凤毛打断他的话，“三婆婆交代过了，那份重礼已经受之有愧，绝不让胡大叔再破费！”

胡雪岩心想，此刻不必多争，自己这面照规矩办好了。因而含含糊糊地敷衍着，等把杨凤毛送走了，立刻便找裘、刘、周三商量，好分头办事。

事情很复杂，“招安”一节，还有忌讳，一时说不清楚，他只能要言不烦地交代，首先是让周一鸣进城，备办匹头等物，作为芙蓉孝敬“干娘”的仪礼。其次是关照刘不才收拾行李，预备第二天到同里。最后托裘丰言到俞家，跟七姑奶奶商议芙蓉拜义母的礼节。

“那么你呢？”裘丰言问，“一起到俞家不好吗？”

“我另有个要紧地方，非走一趟不可。一会儿找到俞家去好了。”

胡雪岩要去的那个要紧地方，是潘叔雅家。由于杨凤毛的话，触发了他的灵机，预备做一篇“偏锋文章”，在赌上找机会去收服那批草莽豪客，这就得带足了本钱，自己身上只有一万多银票，打算跟潘叔雅去借两万现银。

名帖一投进去，潘叔雅立刻迎了出来，一见面就说：“雪岩，要罚你！到了苏州，为什么不来看我？”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今天上午见着何学使，他告诉我的。”

“这就是了！我自然该罚。不过，你老兄也要想想，如果不是为了有迫不得已的事，我去看他干什么？”胡雪岩又说，“本来还不想来打搅你，晓得你们这班阔大爷讨厌无谓的应酬，既然抽不出工夫来陪你们玩，而且各位所委的事，也还没有办妥，何必上门？”

潘叔雅笑了，“话总说不过你。”他又问，“照这样说，今天来是有事？”

“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有两桩事奉托，第一，想请你们到同里去捧我一个场——”

“你的手真长，”潘叔雅打断他的话说，“伸到同里去做生意捞钱了！”

“恰恰相反，不是去捞几文，想去送几个，不然，还不至于来麻烦你。我想到同里去大赌一场。”

这一下潘叔雅才懂了捧场的意味，胡雪岩不是赌客，但不懂他为何路远迢迢跑到同里去大赌一场？“其中总有个道理吧？”他问。

“不错，我要结交几个人，到了同里你就知道了，”胡雪岩紧接着提出第二个要求，“为此想跟你借两万银子，三天以后，等我上海钱到，马上奉还。”

“说什么马上马下？”潘叔雅想了想说，“我给你金叶子如何？”

“都可以，借金叶子我仍旧还金叶子好了。”

于是潘叔雅借了五百两金叶子给胡雪岩。但到同里捧场，他却不甚有兴趣，“同里的赌风极盛，平常人家，什么儿子周岁，孙子满月，请客一请请三天，也就赌三天。”潘叔雅摇摇头，“龙蛇混杂，我不想去。”

“既然如此，我不勉强。”胡雪岩说，“等我这趟回来，如果事情顺利，陪你们好好赌一场。此外还有个人要替你们引见，此人极有趣，跟你们几位一定玩得来。你们几位托办的事，我也交给他了。一切都等我从同里回来再谈。”

“好！专候大驾。”潘叔雅又问，“要不要跟那位见见面？”

这是指阿巧姐，胡雪岩早就打好了主意的，立即答道：“不必，不必！我晓得她住在府上，人都胖了。心广体胖，日子过得很舒服，我放心得很。”

说完胡雪岩随即告辞，先回金闾栈，将金叶子锁了箱子里。接着，周一鸣也回来了，办来极丰盛的仪礼，胡雪岩一一检视，认为满意。于是由周一鸣押着礼物，跟在他的轿子后面，一起进城。

一到俞家，俞少武开大门迎接，抬头望到里面，大厅上已高烧一对红烛，燃着寿字香，桌椅都换上红缎平金的围椅披，檐前还挂着四盏簇新的宫灯，一派喜气洋洋，布置得像个寿堂。

芙蓉还不曾替三婆婆行礼，俞少武倒已经改了口，“姑夫！”他这样喊着，“一切都布置好了，只等你老来了，行个仪式。”

到得里面一看，大厅两厢，高朋满座，裘丰言被奉为上客，好些人陪着谈话，一看胡雪岩自然转移了目标。看这样子，三婆婆对收这干女儿，视作一件大事。胡雪岩一面敷衍应酬，一面心里在琢磨，到底是她跟芙蓉投缘，还是另有用意？

这个疑问一时无从解答，只好先随缘应酬着，找个空隙跟俞少武说：“我先到后面跟老人家去请个安。”

“奶奶也在等姑夫。”俞少武说，“我陪了你老进去。”

道声“得罪”，胡雪岩跟着俞少武进了中门，里面也是布置得一片喜气。七姑奶奶笑

嘻嘻地迎了出来，绿袄黑裙，鬓边簪一朵深红色极大的茶花，衬着她那皓皓白雪的肌肤，浓艳异常，见了胡雪岩先福一福道贺：“小爷叔，恭喜，恭喜！”

“不敢当！”胡雪岩拱手答礼，“这两天多亏你照应。”

“小爷叔！”七姑奶奶心急，不及等待三婆婆，就有话要说，“你请过来！”

胡雪岩立即就想到，她要说的话，必是在见三婆婆以前就该知道的，所以遥遥以目致了歉意，然后跟着七姑奶奶到了一边。

“小爷叔！”她轻声说道，“事情要当做芙蓉阿姨从小就认了三婆婆做干娘。”

“光棍一点就透”，这是为了便于俞武成好说话，若非如此，则认亲一举，显然就是有意装扮出来的一出戏。所以胡雪岩连声答道：“我懂，我懂！”

“三婆婆今天把压箱底的私房钱，掏出来请客，晚上场面热闹得很——”

“啊！”这一下提醒了胡雪岩，抢着问道，“七姐，我正要问你，今天场面好像很隆重。到底是三婆婆喜欢芙蓉，还是另有用意？”

“两样都有。一则替阿姨热闹热闹，再则要叫江湖上传出一句话去，三婆婆收了干女儿。”

“啊！啊！”胡雪岩说道，“真正是姜是老的辣。”

说完，随着七姑奶奶一起进了堂屋，三婆婆跟芙蓉是一样打扮，大红宁绸夹袄，月白裙子，簇簇生新，看上去像是连夜赶制而成的。

胡雪岩为了捧三婆婆，也抬举芙蓉的身份，直截了当便叫：“干娘！”这一叫三婆婆高兴，芙蓉更高兴。有这样一个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俞三婆婆做干娘，在她是个极大的安慰，心里不舒服的是，不是正室，像今天这种日子，竟不能穿红裙。三婆婆体贴干女儿，却又不能乱了世俗规矩，特意跟七姑奶奶商量，找了四个女裁缝来，搭起案被，连夜做了这么一式两套衣服，叫人一望而知是母女，这已使得芙蓉感激不已，如今再听得胡雪岩跟着自己一样称呼，泯灭了偏房的痕迹，自然越发高兴。

“胡老爷！”三婆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就高攀托大了，以后称你‘姑爷’。”她紧握着芙蓉的手说，“姑爷，从今更是一家人了。武成的事，你总要放在心上。”

“当然，不但大哥的事，少武的事，我也不能不管。”

这些都不是寻常的应酬。胡雪岩意会到这是一出做给江湖朋友看的戏，跟俞三婆婆桴鼓相应，每句话都应付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一切仪节，也是庄肃隆重，顺顺利利地行过了礼，随即开筵，一共有十二桌人。胡雪岩在裘丰言“保驾”之下，依次敬酒，应酬得十分周到。

盛筵结束，继之以赌，摇摊，牌九，一应俱全。这时候胡雪岩可不上场了，由杨凤毛陪着，进中门去跟俞三婆婆辞行。

“干娘！”他这样开口问道，“明天我到同里去看大哥。干娘有什么话，要我跟大哥说？”

“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倒是，姑爷，我跟你有几句话说。”

“是！请干娘吩咐。”

“我今天很高兴。说实在的，我大半截身子在土里的人，还有这样一桩意外的喜事，想想老天爷真不亏待我！”

“干娘说得好。”胡雪岩笑道，“只怕我跟芙蓉没有啥孝敬干娘，等我这趟跟大哥将事情办妥当了，我接干娘到杭州去，在西湖上住一个夏天。”

“好啊！去年到杭州烧过一次香，今年还要去。这是以后的事，暂且不去说它。”俞三婆婆略停一下又说，“姑爷，我现在要重重托你。”

“干娘怎么说这话？”胡雪岩微感不安，“我早说过，只要我能尽心，一定尽心，大哥、少武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晓得，我晓得。不过，你大哥虽说年纪也一大把，说实在的，有时候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嫩得很，远不如凤毛来得老到。比姑爷你，那就差得更远了。”

“干娘！”胡雪岩笑道，“你把大哥说成这个样子，连我都有点替他不服。”

“是我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他一个，哪有故意贬他的道理？实在情形是如此！在外人面前，我做娘的，要替他遮羞，在你面前我不必。你以后就知道了。现在我要重托你，其实是跟你打个招呼，如果武成说话、行事有什么不上路的地方，你看我的面子！”

这番话说得胡雪岩莫名其妙，但此时亦无暇去细作推敲，只满口应承下来。

“干娘，你请放心。我这趟去，见了大哥，自然当自己长兄一样敬他。”胡雪岩又说，“大哥是‘大树下面好乘凉’，我也听说了，他从小就是公子哥儿的脾气，倘或有什么话，我自不敢跟他计较！”

“姑爷！”俞三婆婆激动地说，“有你这两句话，就是我们俞家之福。我什么话也不用说了，等你回来，我好好替你接风。”

“不光是接风，”胡雪岩凑她的兴说，“还要庆功！”

“愿如你金口。”三婆婆转脸喊道，“姑奶奶，你请出来吧！”

她口中的姑奶奶便是芙蓉，因为有杨凤毛在，先不便露面，此时听得呼唤，才踏着极稳重的步子走了出来。

“这两天你算是‘回门’，今天姑爷来接，你们一起回去吧！”

今天去了，明天胡雪岩到同里，还得回来，何必多此一举？一动不如一静，反可以显出自己的“孝心”。芙蓉对人情世故也很留意的，这样打定了主意，便笑着答道：“还是在干娘这里舒服，我不回去！”

胡雪岩也不愿她回去，因为这一夜要跟刘不才、裘丰言有所商议，也许谈得很晚，也许到黄银宝那里作长夜之饮，有芙蓉在，言语行动都不免顾忌，所以听得她的答语，正中下怀，随即便帮了两句腔。

“让芙蓉在这里陪你老人家，等我同里回来，再来接她。”

“随你们的便。好在我这里也是你们的家。”三婆婆又说，“或者你就住在这里也好。”

“那不必了，我跟凤毛兄，还有点事要商量。”胡雪岩趁机告辞，“明天一早就走，我此刻就跟干娘辞行。”

于是作了个揖，彼此叮咛了一番，胡雪岩跟裘丰言在赌桌上找到刘不才，由杨凤毛陪着一起回金闾栈，约定了第二天上船的时刻，杨凤毛随即辞去。

“我看俞武成不大好对付。”胡雪岩面有忧色，“我要另外安一支伏兵。”他问周一

鸣，“同里地方你熟不熟？”

“这一带的水路码头，我都熟的。”

“那好！明天等我们一走，”胡雪岩对裘丰言说，“你跟老周随后赶了来，找一家客栈住下，听我的招呼，你们要委屈一两天，一步不可走开。”

“好！”裘丰言笑道，“我买了两部诗集子，还没有打开过，正好在客栈里吃酒读诗。”

“对！就这样好了。”胡雪岩又问周一鸣，“在哪家客栈？你先说定了它！”

周一鸣想了想答道：“同里的客栈倒想不起了。每趟经过同里，不是住在船上，就是住在我一个朋友家，从没有住过客栈。”

“那就在你朋友家通消息好了。”刘不才说。

“好的。我那个朋友跟刘三爷你是同行，到同里东大街，问养和堂药店老板，就找到我了。”

胡雪岩点点头说：“就这样！你们到了同里，找地方住定以后，老裘不要露面，老周不妨到水路上去打听打听，俞武成在同里干些啥？不过，老周，事情要做得隐秘。”

“我晓得。”

第七章 步步凶险，胡雪岩涉足江湖化解危机

同里之行

安下了这支伏兵，胡雪岩才算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起身，漱洗穿戴，刚刚停当，杨凤毛就到了，一起吃了早饭上船。船就停在阊门码头，双桨如飞，穿过吴江有名的垂虹桥，中午时分就到了同里。

船是停在一家后门口，踏上埠头，就算到了目的地。在船上，胡雪岩就听杨凤毛谈过，这家人家做米行生意，姓朱，朱家老大是俞武成的徒弟，也就是杨凤毛的后弟。俞武成只要一到同里，就住他家，朱老大待师父极其恭敬，所以胡雪岩、刘不才不妨亦以朱家为居停。

胡雪岩此来一切听从杨凤毛的安排，虽觉得住在素昧平生的朱家，可能会十分不便，但亦不便表示异议，幸好朱老大殷勤随和，一见之下，颇觉投缘，把那嫌拘束的感觉，消除了许多。

引见寒暄以后，朱老大随即向杨凤毛说道：“大哥，师父到青浦去了，今天晚上如果不回来，明天早晨一定到。临走留下话，请大哥代为向贵客道歉，失迎不安。又说，请贵客一定住在这里。”说到这里，面向胡雪岩和刘不才，“舍间太小，只怕款待不周，让两位委屈。”

于是胡雪岩少不得也有几句谦谢的门面话，一面应酬，一面在心里转念头，觉得这半天的工夫，白耗费了可惜，应该如何想法子好好利用。念头还没有转定，朱家的佣工来请吃饭，鱼米之乡，饮食丰美，虽是便饭，亦如盛筵，朱老大还说：“简慢不恭，到晚上替贵客接风。”

同席的除了宾主四人，另外还有三个人作陪，朱家的老三、账房和教书先生。席间谈谈吴江的风物，轻松得很。饭罢，杨凤毛征询胡雪岩的意见，是在朱家客房中睡个午觉起来，再作道理，还是出去走走。

“久闻同里是个福地，去瞻仰瞻仰吧！”

于是由杨凤毛、朱老大陪着，出去走走。后门进来，前门出去，一条长街，铺得极平整的青石板，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楼房，相当整齐。街上行人，十九穿的绸衫，哪怕是穿草鞋的乡下人，都是干干净净的一身细蓝布短衫裤，手中多半持一支湘妃竹的旱烟袋，有的套一个白玉扳指，有的腰上拴一挂玉石佩件。吴中人物的俊雅，光看这些乡下人，就不难想见了。

走到一家挂灯结彩的人家，朱老大站住脚说：“两位要不要进去玩玩？”

从大门中望进去，里面有好几桌赌，胡雪岩便问：“不认识的也可以进去吗？”

“可以，可以，敝处的风俗是如此。”

于是进去看了看，有牌九，有摇摊。胡雪岩入境问俗，志在观光，不肯出手，刘不才则守着“冷、等、狠”三字诀，不愿出手。这样连闯了几家，都是转个圈子就走，由南到北，一条长街快到尽头了。

因为胡雪岩和刘不才都有些鼓不起兴致来的样子，朱老大颇感不安，悄悄向杨凤毛问道：“到小金秀那里去坐坐，怎么样？”

杨凤毛略有些踌躇，胡雪岩耳朵尖，心思快，听出来小金秀必是当地的一朵“名花”，勾栏人家要熟朋友同去，才有点意思，否则就会索然寡味，所以赶紧接口：“不必费心，就这样走走很好。”

说着话，又到了一处热闹的人家，这家的情形与众不同，石库门开得笔直，许多卖熟食的小贩，由门外延入门内，似乎二门院子里都有。进出的人物，也不像别家衣冠楚楚地相当整齐，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胡雪岩摸不清它是什么路道。

刘不才却一望而知，别家是“书房赌”，这一家是真正的赌场。

“如果要玩，就要在这种地方，”他说，“‘开了饭店不怕大肚汉’，赌起来爽气。”

“刘三爷眼力真好！”朱老大听懂了他的话，由衷地佩服，“真正的赌场，在同里就这一家。要不要进去看看？只有这一家赌‘白星宝’。”

听说是“白星宝”，刘不才技痒了，“这是赌心思！”他问，“这种赌在浙东很流行，怎么也传到了贵处？”

“原是从浙东传过来的——”

有个绍兴人姓章的，到同里来开酒作坊，生性好赌，先是聚集友好，关起门来玩，不久有人闻风而至，场面便大了，正好驻同里的巡检换人，新任的吴巡检是章老板的同乡，因势利用，包庇他正式开赌场，而巡检老爷则坐抽头钱，日进斗金，两年下来，已经腰缠十万了。

听朱老大说明了来历，刘不才认为一定赌得很硬，不妨进去看看。

到了大厅上一看，有牌九，有摇摊，赌客却并不多。从夹弄穿到二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张大方桌，三面是人，人有三排，第一排坐，第二排立，第三排则站在条凳上，肩叠着肩，头并着头，挤得水泄不通。好在朱老大也是当地有面子的人物，找着熟人情商，才腾出空位，让他们挤了进去。

不管是江南用骰子摇的摇摊，广东抓棋子数的番摊，都在未知之数，只有白星宝是庄家可以操纵的“做宝”，所以刘不才说“这是赌心思”——赌客跟一个不在场的人赌心思。

这个人名为“做手”，住在楼上，为了防止弊端，也为了不以场上的胜负得失影响他的冷静思考，所以楼梯是封闭的，只在板壁上开一个小孔，用一只吊篮传递宝盒。楼下有个小童专司奔走之役，铃声一响，将篮子吊了上去，拿着那个铜制的宝盒，送给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做手，做好了宝，再用铃声通知，将篮子吊了下来，等宝盒上桌，赌客方才下注。

赌注跟摇摊完全一样，只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是用天、地、人，和四张牌九来表示。而且，虽是“做宝”，一样也有“路”。刘不才借了旁人所画的“路”来一看，认为这个做手是高手，做的宝变幻莫测，哪一条路都是，其实哪一条都不是，因而决定等着看一看再说。

这时候已经连开了三记“老宝”，都是地牌，第四宝开出来还是老宝。到了第五宝，楼上的铃声还不响，宝官沉得住气，赌客却不耐烦了，连声催促，于是宝官叫人去拉铃，

催上面快将宝盒送下来。

催管催，上面只是毫无动静，催到第三遍，才听见铃响。但是赌客望着宝盒，却都踌躇着不知如何下注，因为连开了四记老宝，第五宝又拖延了这么多时候，料想楼上的做手，殚精竭虑算无遗策，这一宝十分难猜。

“我照路打，应该这一门！”有人把赌注放在天牌那一门上。

“不能照路了！一定是老宝。”另一个人说，随即在“老宝”上下注。

“有理，有理！”又一个赌客连连点头，“拖延了这许多工夫，就为的要狠得下心来做老宝。”

由于这两个人一搭一档，认定是老宝，别的赌客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影响，纷纷跟着下注，开出宝来，哗然欢呼，果然又是一张地牌，庄家赔了个大重门。

到第六宝越发慢了，等把宝盒子催了下来，打老宝的人就少了，但是开出来的，居然又是老宝。这一次是惊异多于一切，而越到后来越惊异，连开六记地牌。

“出赌鬼了！”有人向宝官说，“弄串长锭去烧烧！”

“笑话！哪里有这种事？”宝官因为打地宝的越来越少，吃重赔轻，得其所哉，所以拒绝了那人的提议。

到第九记再开出老宝来，赌客相顾歇手，没有一个人相信还会出老宝。

于是道有赌鬼的那人便谈掌故，说乾隆年间有家赌场摇摊，曾经一晚上一连出过十九记的“四”，后来被人识破玄机，在场赌客都押“四孤丁”，逼得赌场只好封宝关门。

“什么玄机？”

“那晚上，乾隆皇帝南巡的龙船在同里过夜。真龙出现，还会不出四？”

“对，对！”四是青龙，问的那人领悟了，但对眼前却又不免迷惑，“那么此刻又是什么花样？皇帝在京城，同里不会出现真龙，而且地牌是‘进门’！”

“所以我说有赌鬼。”

“照你这样说，还要出老宝？”

“不晓得！”那人摇摇头，“就明晓得是老宝，也打不下手，照我看，这一记绝不会‘两眼笔直’了！”

“两眼笔直”是形容地牌。别的赌客都以其人之言为是，一直冷静在听、在看的刘不才，却独具机杼，他认为如果是讲“路”，则怪路怪打，还该追老宝，若是讲赌心思，则此人做老宝做得别人不敢下注，这才是一等一的好心思！照此推论，着实还有几记老宝好开。

“冷、等”两字做到了，现在所要的是个“狠”字。正当宝官要揭宝盒子时，他轻喝一声：“请等一等！”

“可以。”宝官缩住手说，“等足输赢。”

“请问，多少‘封门’？”

“一千两。”

“一千两！”刘不才从身上掏出一卷银票来，取一张，摆在地牌那一门上。

这一下便令全场侧目。由于刘不才是生客，而且看他气度安闲，将千把两银子，看得如一吊铜钱似的不在乎，越发觉得此人神秘莫测，因而也越增好奇的兴趣。

百多只眼睛注视之下，开来居然又是“两眼笔直”！于是场中像沸了似的，诧异的、羡慕的、气愤的、懊恼的，众声并作，诸态毕陈。刘不才却是声色不动，只回头向朱老大轻声说了句：“侥幸！”

这一下大家才知道这个生面孔的大赌客是朱老大的朋友，纷纷投以仰慕的眼光。江湖中人最爱的是面子，朱老大自然以有这样一个“一赌惊人”的朋友为得意，脸上像飞了金，心上像拿熨斗烫过，舒坦异常。

宝官笼络赌客，也凑兴表示佩服，而且关照站在“青龙角”上的“开赔”，免抽头钱——行话叫做“水子”，三厘、五厘不等。当然，刘不才也是很漂亮的，等开赔将三千两的筹码赔到，他取了根一百两的牙筹，往青龙角上抛了过去。

等宝盒子再放到赌台上时，大家都要看刘不才如何下手，再定主意。这也有句红话，叫做“灯笼”。灯笼照“路”，有红有黑，赌场里讲究避黑趋红，如果刚才一直有人在追老宝，而有人错过了好几宝不出手，到“年三十看皇历，好日子过完了”再来下注，则其

人之黑可知！善于趋避的人，就会抽回注码，改押别处，但刘不才这盏灯笼是红灯笼，别人对老宝不敢再押，就他敢，而且居然追到了，这是多旺的手气！所以都要跟着他下注。

于是等刘不才将一千两银子一押在地牌上，赌注如雨，纷纷跟进。开出盒子来，宝官与开赔，相顾失色，而赌客则皆大欢喜，庄家在这一记老宝赔了两万多银子。

这一下，全场鼎沸，连大厅上的赌客都赶了进来。刘不才则被奉若神明，他左右的两个赌客，都尽量将身子往外缩，怕挤得他不舒服。而就在这时候，发觉有人拍一拍他的肩，回头看时，是胡雪岩在向他使眼色，接着努一努嘴，示意他离去。

刘不才实在舍不得起身，但又不肯不听胡雪岩的指挥，终于装模作样地掏出金表来看了看，点点头，表示约会的时间到了，然后一把抓起银票，站起身来。

赌场里专有班在混的人，一看刘不才赢了六千银子，便包围上来献殷勤，刘不才自然懂“规矩”，到账房里去兑现时，顺便买了一百两的小筹码，一人一根，来者不拒。

一面“分红”，一面便有怨言，“你不该催我，”他向胡雪岩说，“做手的路子，让我摸到了，起码还有三记老宝。”

“就因为你摸到了，我才催你走。大家都跟着你打，再有两下，就可以把赌场打坍。何苦一到同里，就害得人家栽跟斗？”

“胡大叔！”朱老大跟着杨凤毛这样称呼，“你老人家真正是老江湖，够义气。”

刘不才心里不服，“赌场无父子”，讲情面义气，自己倒霉，但当着主人，又见朱老大是那样尊重胡雪岩，只好隐忍不言。再退一步想想，片刻工夫，赢进六千银子，真正“赌能不输，天下营生第一”！不由得便有了笑意。

“刘三爷赌得好，胡大叔不赌则更好！”杨凤毛对朱老大说，“怪不得胡大叔有那么好的人缘，你我都要学他老人家。”

“言重，言重！”胡雪岩摸着脸笑道，“你们两位说得我脸红了。”

“闲话收起。”杨凤毛问道，“再到哪里去坐坐？”

“恐怕胡大叔、刘三爷也倦了，回到舍间息一息，吃酒吧！”

于是安步当车，仍旧回到朱家。他家最好的一处房子，是座水阁，在嘉宾莅止时，正

好有朱家亲戚女客住在那里，这时已腾了出来，朱老大便将胡雪岩等人，延入水阁休息。

刚刚坐定，朱家老仆在门外轻叫一声：“大少爷！”使个眼色把他请了出去，悄悄说道：“赌场里的章老板来了，说要看我们家一位客人，还带了四样礼，请大少爷先出去看看。”

这真是不速之客了！朱老大不知他要看哪个，想想哪个也跟他没有渊源，这件事倒着实猜它不透。于是匆匆出厅接见，彼此熟人，见面不用寒暄，直问来意。

一问才知道他要看的是胡雪岩。章老板是从那些向刘不才讨彩的闲汉口中，得知胡雪岩用心仁厚，特意将刘不才那盏“灯笼”拿走，解了赌场的一个大厄。因而专诚拜访，一则道谢，二则想交个朋友。

“这位胡大叔，是我师父的朋友，还有点干亲，为人四海得很，道谢不必，交朋友一定可以。不过，”朱老大说，“你这四样礼，大可省省。”

“我也晓得，几样吃食东西，不成敬意，不过空手上门，不好意思。”章老板也觉得这四样水礼送得不妥，如果说是谢礼，反倒像轻看胡雪岩的一番意思，所以踌躇了一下说，“这样吧，你不必跟胡先生说起。不过，东西带都带来了，再拿回去也麻烦，你就丢在厨房里好了。”

“这倒也是句话。来，来，我带你进去。”

一直带到水阁，引见以后，朱老大代为道明来意，胡雪岩对此不虞之誉，谦谢不受。章老板却是一脸诚意，一揖到地，差点就要跪下来。

“胡先生，你帮我这个忙帮大了。说实话，”他指着刘不才说，“这位刘三爷也是我在赌上混了二三十年，头一遭遇见的人物。如果刘三爷再玩一会，大家跟着他‘一条边’打‘进门’，我今天非倾家荡产不可！”

“怎么办呢？”胡雪岩问道，“下面还是出老宝？”

“一共出了十六记。说起来，也是一桩新闻。幸好，”章老板仿佛提起来仍有余悸的神情，“只有刘三爷一个人看得透。刘三爷一走，大家都不敢押老宝，通扯起来，庄家还是赢面。”

刘不才听见这话，自然面有得色，于是特地笑道：“我也不过怪路怪打，瞎碰瞎撞而

已。”

“赌就是赌个机会，千载一时的机会，只有刘三爷一个人抓得住。说起来叫人不相信，做手只做了四记老宝，但开出来的是十六记，毛病出在第五记上——”

“啊，我想起来了。”刘不才插嘴说，“第五记上，宝盒子老不下来，拉铃拉了三遍才催到。出了什么毛病？”

是做手得了暴疾，昏迷在烟榻上。传递宝盒子的小童，不知就里，拼命推他推不醒，下面铃声催得心慌，便不问青红皂白，将原盒子送了下来。做到十六记上，隐隐听得楼上有哭声，拿钥匙开了楼门，上去一看，那小童因为上下隔绝，呼援无门，越想越害怕，已是面无人色。再看那做手，连身子都凉了。

这是闻所未闻的怪事，连在赌场里混过半辈子的刘不才，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那烽火不惊、平静富足的同里，连张家的母狗哺育了李家的小猫，都会成为谈来津津有味的新闻，对这样一件“死人做宝”的怪事，自然会轰动。所以，就在章老板访胡雪岩的那时刻，茶坊酒肆便到处在谈论。于是“朱老大家的两个客人”，立即成了同里的风头人物。

这件新闻，下午刚到，在酒店里小酌自劳的裘丰言和周一鸣也听到了，两人相视而笑，十分兴奋。裘丰言倒还持重，周一鸣却忍不住了，同时他跟胡雪岩这许多日子，也懂了很多扬名创招牌的花样，于是将胡雪岩和刘不才的身份揭露了出来，道是并非朱老大的朋友，是朱老大的师父俞武成的朋友。这一下，在大家的心目中，俞武成这个名字，似乎也很响亮了。

深入虎穴

消息传播得真快，第二天一早，俞武成从青浦回同里，中途在一处村镇歇脚吃茶，便有人向他打听胡雪岩和刘不才。因此，在朱老大家的水阁初见面，他向胡雪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兄一到，名气就响。我们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的，真要甘拜下风了！”

这话不是句好话，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只好这样答道：“我们是仰仗大哥的声光。这种毫无道理的风头，不出为妙，所以今天步门不敢出，专诚等候大哥，一切听大哥的吩咐。”

宾主之间，一见面便有些格格不入的模样，杨凤毛大为不安，赶紧将俞武成的袖子一拉，“师父！”他轻声说道，“你老请到这面来！”

将俞武成拉到一边，杨凤毛将三婆婆如何看重这门干亲，一一细陈，最后极郑重地说：“临走之前，三婆婆特为拿我喊到一边，叫我告诉师父：这位胡大叔是极能干、极讲义气的人。她老人家说：几十年工夫当中，看过的也不少，狠的有，忠厚的也有，像胡大叔这样又狠又忠厚的人，还是第一趟见——”

“什么？”俞武成说，“我倒不懂她老人家的话，怎么叫又狠又忠厚？”

“忠厚是说他的本性，狠是说他办事的手段。”杨凤毛又说，“我倒觉得三婆婆的眼光到底厉害，这‘又狠又忠厚’五个字，别人说不出。”

“那么，你说对不对呢？”

“自然说得对！”杨凤毛接下来又转述“慈训”，“三婆婆说，我们在这里，寄人篱下，受人的气，也不是办法。想要打开局面，都在胡大叔身上。师父要格外尊敬他！”

“昨天章老板赌场里又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杨凤毛的神色显得很兴奋，“师父也有面子！”接着，他将当时的情形，细说了一遍。

“这倒难得！说他忠厚不错。”俞武成又说，“那姓刘的，看起来也是‘老白相’，居然对他服服帖帖，这就看得出来，有点本事的。”

“本事不止一点点。师父，你老跟他一谈就知道了。”

于是俞武成再跟胡雪岩交谈时，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很客气，一定要让胡雪岩和刘不才“升炕”，而叙起礼节来，刘不才是芙蓉的叔叔，长了一辈，所以称谓亦自各别，俞武成叫胡雪岩“老胡”，叫刘不才则是官称“刘三爷”，刘三爷却又尊称他“俞老”，跟胡雪岩所叫的“大哥”一比，仿佛又矮了一辈。反正江湖上各叙各的，称呼虽乱，其实都是一律平等的朋友。

俞武成的门规甚严，杨凤毛、朱老大都是站着服劳，他自己则坐在水阁临窗的一张太师椅上相陪，跟胡雪岩大谈松江漕帮。他称“老太爷”为“松江老大”，说起许多他们年轻时一起闯荡江湖的故事，感叹着日子不如从前好过。

刘不才在这场合，只有静听的份儿。一面听，一面打量俞武成，年纪六十开外，打扮得却如纨绔子弟，缎鞋、缎袍、雪白的袖头，不时卷上翻下，等袖子翻下来时，已经盖过手面，所以必得翘起一只大拇指来，将袖口挡住，才便于行动——这原是江湖上人特有的一种姿态，只是俞武成身材魁梧，服装华丽，大拇指一翘起来，那只通体碧绿的“玻璃翠”扳指，异常耀眼，所以格外显得有派头。

然而刘不才感觉有兴趣，也感到困惑的是，俞武成那件在斜阳里闪闪发光的缎袍，无风自动，不时东面凸起一块，西面蠕动片刻，不知是何缘故！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总想不透，心便痒得厉害，正忍不住要动问时，谜底揭晓了。

朱老大捧了一大冰盘出于太湖中洞庭东山的樱桃来款客，但见俞武成抓了一串在手里，平伸手掌，很快地，袖子里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来，一对极大、极明亮的眼睛，灵活地转了转，然后拱起两只前爪，就俞武成掌中捧着樱桃咬。

刘不才嘻开了嘴笑，“俞老，你真会玩！”他问，“怎么养只松鼠在身上？不觉得累赘？”

“养熟了就好了。”

“整天在身上？”

“嗯！”俞武成点点头，“几乎片刻不离。”

“一天到晚，在你身上爬来爬去，不麻烦吗？”

“自然也有睡觉的时候，只要拿它一放到口袋里，它就不闹了。”俞武成又说，“刘三爷喜欢，拿了去玩！”

“不，不！”刘不才摇着手说，“君子不夺人所好。而且，说实话，在我身上爬来爬去，也嫌肉麻！”

俞武成笑笑不响，回头问朱老大：“快开饭了吧？”

“听胡大叔跟师父的意思。”朱老大答道，“如果不怎么饿，不妨稍等一等，火腿煨

鱼翅，火功还不大够。”

“那就等一下。先弄些点心来给胡大叔点饥，等我们谈好了正事，痛痛快快吃酒。”

这段话中要紧的是“谈正事”这一句，胡雪岩怕他不愿刘不才与闻机密，便不经意地使个眼色，刘不才会意，站起身来说：“你们谈吧！我趁这会儿工夫，上街去看个朋友。”

“那么，”朱老大自告奋勇，“我陪着刘三爷一起去。”

刘不才是想去看周一鸣，这是暗中埋伏的援兵，不便让俞武成这方面的人知道，所以拱拱手说：“不敢，不敢！你做主人，要留在府上，而且，同里我也熟，绝不致迷路。”

这是假话，他也是第一次到同里，只是不如此说，朱老大还会派人引路。果然，做主人的不再客气，放他一个人走了。

于是，俞武成跟胡雪岩，还有杨凤毛在一起密谈。俞武成表示愿意听从胡雪岩的安排，老实相告，原来准备动那船洋枪的人马，都由周立春手下一个得力的头目“跷脚长根”安排。所要借重俞武成的，是因为这条水路，是松江漕帮的势力范围，必须请他出面，来打通“松江老大”的路子。现在松江方面，由于守着“两方面都是朋友，只好袖手中立”的立场，所以“跷脚长根”也踌躇着不敢下手。如今得有这样一条出路，深符所愿，但条件如何，必得跟胡雪岩谈一谈。

“那当然。”胡雪岩问道，“怎么样跟这位朋友碰头？”

“那还得再联络。老胡，我是直心直肚肠，”俞武成很郑重地说，“有句话我想先请教你，你是一家人了，而且我老娘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我当然相信。不过，那批做官的，我吃过他们的苦头，实在不大相信。当初我儿子要去考武举，我就跟他说：‘做官也没啥意思，不要去考。’也是我老娘‘望孙成龙’亲自料理，亲自送考。至于招抚这一节，我是无所谓的，办成功了，帮里弟兄，可以去吃一份粮，也算是糊口，再说，拿他们拉过来，也总算是替朝廷出了力。就怕那批做官的老爷，口是心非，等出了毛病，我怪你也无用，那时候，我就不是在江湖上好混不好混的事了！”

听他这夹枪带棒一大顿，胡雪岩相当困惑，不知他说的什么，只是抓住“出了毛病”这四个字极力思考，慢慢悟出道理来了。

“你是说，人过去以后，当官儿的，翻脸不认人，是不是？”

“对了！”俞武成说，“光是翻脸不认人，还好办，就怕——”他摇摇头，“真的有那么一下子，那就惨了。”

“你是说——”胡雪岩很吃力地问，“会‘杀降’？”

“保不定的。”

“不会！”这时候胡雪岩才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我包你不会，大哥，我跟你实说吧，我接头的是何学使的路子，他马上要放好缺了。京里大军机是他们同年，各省巡抚也有许多是他同年。这一榜红得很，说出话来有分量的。”

“那么，何学使跟你的交情呢？”

“何学使托我替他置妾。交情如此而已！”

“那就没话说了。”俞武成欣然问道，“何学使可曾谈起，给点啥好处？”他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说我。是说对跷脚长根他们。”

“提到这一层，就我不说，大哥也想象得到，弃暗投明，朝廷自然有一番奖励，官是一定有得做的。”接下来，胡雪岩便根据何桂清的指示说道，“弟兄们总可以关一个月恩饷，作为犒赏。以后看拨到哪里，归哪里的粮台发饷。本来，一个月的恩饷好像少了点，不过也实在叫没法子，地方失得太多，钱粮少收不少，这些情形，大哥你当然清楚。”

俞武成当然清楚，他自己和这一帮无事可做，便是朝廷岁入减少的明证，所以点点头表示领会，“恩饷不恩饷，倒不在话下，照跷脚长根的意思，将来投过去，变成官兵，驻扎的地方要随他挑，说老实话，也就是仍旧想驻扎在这一带。这一点，”俞武成很难出口似的，“总要把它做到！”

胡雪岩对这方面虽不在行，但照情理而论，觉得不容易做到，他略想一想问道：“那我倒请问大哥，如果叫他去打小刀会，他肯不肯？”

“这不肯的。原来是一条跳板上的人，怎么好意思？”

“这样子就难了！”胡雪岩说，“这一带驻了兵，都是要打小刀会的。军情紧急，一道命令下来，就要开拔，如果不肯出队，就是不服调度。大哥，你想想看，你做了长官，会怎么样处置？”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俞武成搔搔头皮，显得很为难似的。

胡雪岩看得出来，俞武成大概已拍了胸脯，满口应承，必可做到，所以才有此着急的神情。正在替他伤脑筋时，杨凤毛已先开了口。

“师父只有这样回复他，还是调得远些的好，本乡本土，如果小刀会不体谅他的处境，或者事急相投，拒而不纳，就伤了感情，要帮忙呢，窝藏叛逆的罪名，非同小可。何不远离了左右为难的窘境？”

“这话说得透彻。”胡雪岩趁机劝道，“大哥，你就照此回复，跷脚长根如果明道理、讲道理，一定不会再提什么人家做不到的要求。”

这两个人一说，俞武成释然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我想，大致可以谈得拢了。我们吃饭吧！”

开席要等刘不才，而刘不才迟迟不回，于是一面先用些点心，一面闲谈坐等。等到天黑净了，才见刘不才赶回来，进门向主人道歉，却偷空向胡雪岩使了个眼色，暗示着周一鸣那里有了什么花样。

胡雪岩声色不动，席间谈笑风生，跟俞武成无所不谈，散了席又喝茶，有意无意打个呵欠，朱老大便提议让客人休息，送入客房，各道安置。胡雪岩和刘不才各住一间屋，但有门相通，为了慎重，他先看清了没有朱家的人住在临近，才招招手将刘不才邀了过来，细问究竟。

“老周在这一带很熟，水路上到处有朋友，据他听到的消息，俞老头的处境，相当窘迫。不知道他自己跟你谈了没有？”

“略为谈了些。却不是什么‘窘迫’。”胡雪岩问，“老周怎么说？”

“老周是这么说，他听人谈起，这一带是松江漕帮的势力，也很有趣有人知道你跟尤五的交情，所以‘松江老大’一说退出，名为中立，在旁人看，就是不管俞老头的事了。江湖上虽重义气，但要是熟人才行，俞老头的地盘都丢掉了，在这里是靠松江老大的牌头，松江老大一不管，就没有人买他的账了。”

胡雪岩拿这些话跟俞武成自己的情形，合作一起来想，觉得周一鸣所得到的消息，相当可靠。照目前的情形看，俞武成确在窘境之中，成事不能，败事不足，变成无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说他还有什么作用，无非是他身上，还维系着跷脚长根这条线索而已！

“我看，你也犯不着这么敷衍俞老头。”刘不才说，“我看他跟药渣子一样，过气无

用了。”

“话不是这么说。既然交了朋友，也不便太过于势利。”

“朋友是朋友，办正事是办正事。他已经没得用了，你还跟他搅在一起做什么？”

“不！”胡雪岩还不想跟他说跷脚长根的事，只这样答道，“我要从他身上牵出一个要紧人来！所以还要跟他合作。”

“你跟他合作是你的事，不过，你要想想人家会不会跟他合作呢？”

这句话提醒了胡雪岩，心里在想：是啊！跷脚长根当然也已晓得，俞武成的行情大跌，然则是不是会像自己一样，跟他推心置腹，就大成疑问。说不定周一鸣所说的“没有人买他的账”，正就是跷脚长根那面的人。

念头转到这里，觉得自己布下周一鸣这支伏兵的做法，还真是一步少不得的棋。于是他将俞武成跟他密谈商定，要与跷脚长根见一次面的话，都悄悄说了给刘不才听，然后嘱咐他第二天一早，再去看周一鸣，托他找水路上的朋友，好好去摸一摸跷脚长根的底，看看俞武成跟他的关系如何。

到了第二天早晨，刘不才依旧托词看朋友，一个人溜了出去，胡雪岩则由杨凤毛和朱老大相陪吃早茶，说俞武成一清早有事出去了，到午后才能回来。胡雪岩心里有数，是安排他跟跷脚长根的约会去了。

到得吃过午饭，胡雪岩深感无聊，正想利用这段闲工夫，去打听打听丝市，刘不才匆匆赶了回来，一见胡雪岩便悄悄招手，拉到僻处，压低声音问道：“俞老头回来了没有？”

“你怎么知道俞老头出去了？”

“你先不必问。”

“还没有回来！”

“还好，还好，真是命中该救。”

“咦！”胡雪岩大吃一惊，“你怎么说？”

“周一鸣真得力。打听来的消息，说出来要吓你一跳。跷脚长根摆下了‘鸿门宴’，

不但你，连俞老头都要陷在里面。”

“这——”胡雪岩定定神先想一想，然后沉着地问，“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据周一鸣打听来的消息是如此，跷脚长根听说“松江老大”变了卦，俞武成又谈什么招安，疑心他要出卖朋友，因而不做，二不休，决定连俞武成一起下手，预备绑架勒索，条件就是那一船洋枪。

跷脚长根的打算是：请俞武成跟胡雪岩到他家会面，一入牢笼，移换密处，等所欲既偿，便带着那船洋枪，投奔洪杨。而且还怕胡雪岩不敢深入虎穴，预备了第二处地方，是同里闹市中的一家“私门头”，内中有一双坠溷的姐妹花，妹妹叫妙珠，姐姐叫妙珍，是跷脚长根的禁脔。她家跟朱老大家一样，开出后门，就是河埠，半夜里绑架落船，人不知，鬼不觉。

这消息太可惊了，但也太可疑了，胡雪岩实在不能相信，因为这样做，在江湖上来说，是异常“伤道”的，跷脚长根既有此心，部署一定异常机密，如何轻易能让周一鸣打听得到？

“我也是这么想。”听胡雪岩提出疑问以后，刘不才这样答道，“但老周说得斩钉截铁，消息万分可靠。他又说，这也是无意中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人，他承认事情太巧，说是你鸿运当头，才有这种逢凶化吉的机遇。”

“那好！这一试就试出来了。你说，那私门头姐妹叫什么名字？”

“妙珍，妙珠。”

胡雪岩点点头，四面一望，窗前就是书桌，有副笔砚，砚台尘封，墨剩了半段，拔出笔架上的笔来看，笔锋已秃，这都只得将就了。他亲自倒了点茶汁在砚台中，一面磨墨，一面招手将刘不才唤到跟前，低声说过：“你随便找张纸，替我写下来，写一句话好了：不在长根家，就在妙珍家。”说着，他走到门外去替刘不才“望风”。

急切间就是找不到纸，情急智生，刘不才将一方雪白的杭纺手绢，铺在桌上，提笔写了那十个字，然后折了起来，交到胡雪岩手里，他很慎重地藏入贴肉小褂子的口袋里。

这一来，胡雪岩就改了主意，托词想睡午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筹划应付可能会有这一番意外变化。刘不才则在主人的安排下，上了牌桌。

到了四点多钟吃点心时候，俞武成回来了，一来便问胡雪岩。他倒是真的睡着了，为朱老大唤醒，请到水阁跟俞武成见面。

“我去看了跷脚长根，他听说你来了，很高兴，明天晚上替你接风，详谈一切。”俞武成说，“我把你的话都告诉了他，他也很体谅，藩库已不比从前，一个月的恩饷，对弟兄也总算有了交代。”

俞武成说得很起劲，胡雪岩却显得相当冷淡，平静地问道：“他预备请我在哪里吃饭？”

“主随客便！”俞武成说，“如果你不嫌路远，就到他那里，他住在平望，说远也不远。不然，就在同里，他有个老相好是这里出名的私门头，名叫——”他敲敲自己的额角，“这两年的记性坏了，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

“是不是叫妙珍？”

“妙珍，妙珍！”俞武成一叠连声地，“老胡，你怎么知道？”

“大哥！”胡雪岩用极冷静的声音答道，“我给你看样东西。”

不用说，就是刘不才的那块杭纺手绢，展开来铺在桌上，潦潦草草十个大字：“不在长根家，就在妙珍家。”

“老胡，”俞武成疑云满面，“这，这是啥讲究？”

胡雪岩不答他的话，只顾自己说：“大哥，今天我们同船合命，有啥话你无论如何不能瞒我！”

看他面色凝重，俞武成便知内中大有文章，而且事机可能非常急迫，于是拉着他的膀子说：“来，来！到我房间里去谈。”

朱老大为他师父预备的住处，不但讲究，而且严密，是个花木扶疏的小院落，北面三间平房，俞武成住在最里面那一间，引客入内，在一张临窗的红木小圆桌旁边坐下，脸朝着外，窗外若是有人经过，绝逃不脱他的视线——其实这是顾虑，从开始筹划要动那票洋枪开始，这三间精舍，便成了禁地，除却朱老大和杨凤毛以外，什么人都不敢擅自入内的。

“老胡，我想你一定另外有路子！”俞武成说，“既然你说同船合命，你那边如果另

有打算，也不要瞒我。”

真是“光棍眼，赛夹剪”，一下就看出端倪来了，胡雪岩自然不肯再隐瞒，“另外打算是没有，另外有路子，倒是真的。不过这条路，来得也意外，回头我当然一五一十都要告诉大哥你听。”他停了一下说，“我先请问大哥一句话，跷脚长根为人怎么样？跟大哥的交情够不够？”

“要说他为人，向来是用心计的，外号‘赛吴用’，至于跟我的交情，那就难说了。”

“怎么办呢？”

“我跟他本人交情不算深，不过，他的‘前人’跟我一辈，叫做‘金毛狗炳奎’。我救过金毛狗的性命，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俞武成紧接着说，“长根是金毛狗最喜欢的一个徒弟，金毛狗临死的时候，关照徒弟：俞某人的恩，我今生是无法报答了！将来你们见了他，就当见了我一样。等他的徒弟点头答应了，金毛狗才咽的气。所以他的徒弟都叫我俞师父，长根也就是为此，才来找我帮忙。”

“这样说，此人就是‘欺师灭祖’了！”

听这一说，俞武成骇然，这四个字是他们帮中极严重的恶行，犯者“三刀六洞”，绝不容情，所以俞武成神情紧张，一时竟无法开口了。

“大哥，你大概不大相信？”

“是的。”俞武成慢慢点着头，“跷脚长根脚一跷就是一个主意，我也不相信他是什么好人。不过，老胡，江湖上不讲义气，也要讲利害，他做了‘初一’，不怕我做‘初二’？”

“你做初一，我做初二”，是与“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大同小异的说法。大同者有仇必报，小异者时间不同，一个是“三年不晚”，一个是初一吃了亏，初二就要找场。

俞武成的话问得自然有道理，不过胡雪岩也可以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讲义气，讲利害”，跷脚长根认为俞武成已经失势，“虎落平阳被犬欺”，无足为奇，只是这话不便直说，怕俞武成听了伤心。

“大哥的话是不错。”他这样答道，“跷脚长根已经预备逃到那方面去了，当然不怕

大哥做初二。”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跟他算账是以后的事。”胡雪岩有些着急，抢着开口，将话题拉了回来，“我们先谈眼前，这消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俞武成摇摇头，“不是什么信不信！要弄清楚，这个消息真不真？”他抬头逼视着胡雪岩问，“你这个消息哪里来的？”

“有个姓周的湖南人，从前在水师衙门做过事，水路上的情形很熟悉，是他得来的消息。”

“能不能请来见个面？”

“当然可以。我托刘三爷去找他。”

于是将刘不才从牌桌子上拉了下来，胡雪岩当着俞武成的面，把任务告诉了他，特意说明是俞武成要跟周一鸣见面。这是个暗示，周一鸣一定会想得到是怎么回事，该如何答复，便好早作准备。

在等待的工夫中，俞武成将杨凤毛、朱老大都找了来，关门密议，宣布了周一鸣所得来的消息，杨凤毛跟朱老大的看法不同，一个信以为真，一个说靠不住。

说靠不住的是朱老大，他的理由是，妙珍、妙珠这双姐妹的香巢每日户限为穿，人来人往不知有多少，众目昭彰之下，根本不能干那种绑架的事。而且，她家后门那段河面，离码头不远，整夜有船只来往，要想悄悄将俞武成、胡雪岩弄上船，运出水关，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你是小开出身，没有经过这种花样。”杨凤毛平静地驳他，“只要他起了这种心思，办法多得很。说实话，跷脚长根这个人，照我看就是魏延，脑有反骨。事情有七八分是真的，幸亏周朋友的消息得来得早，我们还好想法子防备，不过，也难！”

“怎么办呢？”俞武成说，“你说出来，向胡大叔讨教。”

“胡大叔！”杨凤毛问道，“你老看，是软做，还是硬做？”

“什么叫软做？”

“软做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劝他不要这样子做！”

“不好，不好！”俞武成大摇其头，“这样子软法，越让他看得我们不值钱。而且他真的敢这样做，就是生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跟他说人话，他哪里会听？”

“这话说得是。软做怕没有用。”胡雪岩又说，“不过硬做要做得漂亮。最要紧的是，先把证据抓在手里。”

“着啊！”杨凤毛拍着大腿说，“胡大叔的话，一滴水落在油瓶里，再准不过。硬做的办法很多，就是要看证据说话。”

“怎么样抓证据，我们回头再说。”俞武成问，“你先说，硬做有几个做法？”

杨凤毛很奇怪地，却又踌躇不语，他师父连连催问，才将他的话逼出来：“我的办法不妥当！”

为来为去是为了证据，照杨凤毛的设计，俞武成和胡雪岩要先入牢笼再设法跳出来，才可以抓得住跷脚长根犯罪的真凭实据。万一配合得不凑手，跳不出来，反激起长根的杀机，那就神仙都难救了。

相谈尚无结论，刘不才却陪着周一鸣到了，他在胡雪岩面前，身份低一等，但对俞武成师弟而言，却同样是朋友，而且有了那个消息，等于已嘉惠俞武成，所以他们师弟对他很客气，着实敷衍了一阵，才谈到正题。

话当然要由胡雪岩来问：“老周，你那个消息，很有点道理。不过其中也不能说没有疑问。这件事关系太大，非要弄清楚不可。这消息是怎么来的，你能不能讲出来听听？”

如果光是胡雪岩一个人私下问他，他自然据实而言，但有初会面的俞武成师徒在，不免有所顾忌。俞武成看出端倪，便作了很诚恳的表示：“周老兄，你尽管说，我们这面，绝不会泄漏半个字。你如果不相信，我拿我老娘来罚咒——”

周一鸣倏然动容，连连摇手：“这怎么可以？”他想了想问，“我想请问俞大爷，跷脚长根做的那些坏事，你是不是都晓得？”

“晓得一点，不能说完全晓得。”

“他欺侮过一个寡妇，这件事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俞武成点点头，“他先搭上了一个寡妇，赌输了就去伸手，那寡妇的一点私房跟首饰，都让他逼光了。长根要她卖祭祀田，她不肯，就吓她，要撕她的面皮。那寡妇想想左右做不来人，一索子上吊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那寡妇姓魏，有个兄弟在长根手下，长根大意，不在乎他——”

“我懂了。”俞武成不需他再说下去，“姓魏的，是你老兄的好朋友？”

“不是，我跟他初交。我有个换帖弟兄，跟他是好朋友，这趟跟我换帖弟兄谈起长根，他才找了小魏来跟我见面。消息是绝不假，可惜详细情形他还不清楚。”

“这已经够了。”俞武成问道，“不知道小魏肯不肯出面做见证？”

“不会肯的。”胡雪岩接口，“就肯出面，口说无凭，长根也可以赖掉的。”

“那么，”俞武成断然决然地说，“就我一个人去会他！”

“不！”胡雪岩说，“大哥，你一个人去无用，他一定按兵不动。我看此事只好作罢。那一船洋枪，承大哥情让，我另有补报——”

“嘻！”俞武成抢着打断，“老胡，你这不成话了。事情弄到这步田地，糟糕得很，窝窝囊囊，叫我以后怎么再在场面上混？这样，你先请回去，我跟松江老大去商量，一定把你这一船洋枪，运到杭州。跷脚长根，当然也饶不过他，不要看我借地安营，我照样要跟他拼个明白。”

看到俞武成有些闹意气模样，胡雪岩认为这件事不宜再谈下去，先要让他冷一冷，消一消气，所以一面向刘不才使个眼色，一面摆摆手说：“‘性急吃不得热粥’，回头再谈吧！反正有大哥在这里，没有什么办不通的事。”

“对了！”刘不才领受默喻，附和着说，“我陪俞老先玩一场牌九，换换脑筋！”

说着，他将俞武成硬拖了走。朱家吃闲饭的人很多，等场面摆开，自有人聚拢来，很快地凑起一桌小牌九。刘不才有意推让俞武成做庄，绊住了他的身子，以便胡雪岩与杨凤毛好从容筹计。

他的测度，丝毫不差，胡雪岩正是这样希望。他对俞武成有多少实力，肚子里有些什么货，以及他的想法和脾气，尽皆了然，觉得跟他谈，不如跟杨凤毛谈，来得有用。当然，还有个少不得的人：周一鸣。

三个人是在水阁中促膝画策。胡雪岩首先表明了态度，他的目的已经有所更改，那一船洋枪如何运到杭州，犹在其次，主要的是想帮俞武成翻身，也不枉三婆婆一番器重的情意。

江湖上就讲这一点“意思”。杨凤毛对胡雪岩的态度，一变再变，由不甚在意，到相当佩服，而此刻是十分感激了，“胡大叔，”他说了句很坦率的话，“你老的心，我师父或许还不明白，我是完全晓得的。只要胡大叔吩咐，我们做得到的，一定出全力去做。现在胡大叔是这样的用心，我倒想请问一句，照胡大叔看，我师父要怎么样才能翻身？”

“官私两面。”胡雪岩很快地回答，“官的，譬如说能够办好这一次招抚，自然最好，不然，就要有杀搏的做法，也是大功一件。”

杨凤毛领会得他的意思，一颗心怦怦然，相当紧张，但还不便表示态度，只眼神专注着，等他再说下去。

“私的，在江湖上要把你师父的名气，重新打它响来！”

“是的。”对这一点，杨凤毛深有同感，“我也一直这样子在想。不过，也要有机会，能够有机会干一两件漂亮的事就好了。”

“眼前就是个机会。这且摆下来再说。我现在想到一个主意，说出来你看看，行不行？”胡雪岩说，“有句话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现在跷脚长根全副精神，都在你师父跟我身上，一双眼睛，只顾看着同里，别的方面就疏忽了。我想趁这个空档，将上海的那船军火，赶紧起运。好在松江那方面有照应，一定不会出毛病。”

“嗯，嗯！”杨凤毛连连点头，“这个险值得冒。”

“不过也有个做法，我想请少武押运。当然，”胡雪岩紧接着说，“万一出了毛病，绝不要他负责任。我的意思是，有这样一趟‘劳绩’，等军火到了杭州，奏保议叙，就可以拿他的名字摆在前面，多少有点好处，对三婆婆也是个交代。”

“好的。胡大叔挑他，那还有什么话说？等我回苏州去一趟，当面告诉他。”

“不必你去，我会安排。”

接下来便是商量如何对付跷脚长根。胡雪岩与杨凤毛的看法相同，整个关键，就在证据！有了证据，怎么样都好办，大则动用官兵围剿，是师出有名；小则照他们帮里“家

门”的规矩，“开香堂”问罪，亦可问得他俯首无辞，三刀六洞，任凭处置。

“现在只有这样的消息，既无书信字迹，也没有人肯挺身指证，这就莫奈其何。当然，我也可以想法子拿他抓到公堂上，严刑拷问，不过这一来，我结了怨还在其次，损了你们老头子的威名，说他仗势损人，这个名声，我想他也绝不肯背的。”

“当然，当然。”杨凤毛一叠连声地说，“一落这个名声，在江湖上就难混了。”

“所以，除非罢手，不上他的圈套，不然就只有一条路子，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也想到过，觉得太危险！”

“只要接应得好，绝不要紧。我想这样子做法——”

胡雪岩的做法是跟俞武成去赴这一场“鸿门宴”，准备谈判决裂，准备被绑架，等船到关卡，借稽查为名，出其不意，上船相救，那时候就证实了跷脚长根的不逞之心，是官了还是私了，到时候再说。

杨凤毛极注意地听着，从头到底，细作盘算，认为他的计划，比自己的打算来得周密——前面的一段经过相同，不同的是脱险的方法：杨凤毛预备邀人埋伏，唱一出“临江夺计”；胡雪岩是动用官方的力量作掩护，围赵救燕。一个力夺，一个智取，自然后者比前者高明。

“胡大叔，你老随机应变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就怕我师父脾气暴躁，搞得跷脚长根恼羞成怒。除此以外，只要接应得好，不会不成功。”

“成败的关键在明暗之间。”胡雪岩说，“跷脚长根以为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其实他明我暗。如果消息泄漏出去，就又变成我们在明处了。”

“是的。”杨凤毛郑重地答道，“我想，这件事就胡大叔、周先生跟我三个人知道。等筹划好了，再告诉我师父。”

“一点不错。”

于是彼此不动声色，吃罢了饭，仍旧由刘不才陪着俞武成赌钱，他们三个人接续未完的话题，将一切细节，都筹划到了，然后分头行事。

首先当然是要告诉俞武成。对于整个计划，他有不以为然的地方，譬如由他儿子去押运那一船洋枪，俞武成就觉得将来说出去，是他先背弃了跷脚长根，名声不好听。但他一向倚人成事，杨凤毛是他最得力的学生，胡雪岩又处处显得比自己这面高明，加以有那一层干亲在，越发不便多说什么。所以慨然答应：“都随你们，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做！”

“有一层要请示大哥，等事情抖明了，是官了，还是私了？”胡雪岩说，“官了，我来奔走，私了，是你们家门里的事，我就不能过问了。”

俞武成想了想说：“我想还是私了。惊官动府也不大好。”

“那都随大哥的意思，好在我跟大哥始终在一起，有事随时听招呼就是了。”

“始终在一起”这五个字，俞武成深深印入脑中，不由得便有患难祸福相共的感觉，因而对胡雪岩的情分也就不同了。他是豪爽，加上些纨绔子弟想到就做的鲁莽性格，当时便说：“凤毛，你告诉你那些兄弟和‘小角色’，以后胡大叔说的话，就跟我同你说的一样。”

“是！”杨凤毛心悦诚服地答道，“我们不敢不敬胡大叔。”

“不敢当，不敢当！”胡雪岩既得意，又惭愧，“贤师弟如此厚爱，叫我不知何以报。”

“老胡，你说反了——”

“师父！”杨凤毛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谈这些话的时候。胡大叔还有正事要赶着办，晚上消夜再谈吧！”

胡雪岩深知江湖上行事，越是光棍，越易多心，过节上的话，要交代得清楚，无端冒出个周一鸣来，已有些自张一帜，独行其是的味道，再藏着个“黑人”裘丰言，更不成话，因而把握机关，作了说明。

“有件事，我要跟大哥回明白。老周跟我还有个朋友，也就是那一船洋枪的押运委员裘丰言，他们两位不放心我，现在都赶到同里，预备帮忙。人多好做事，我们调兵遣将，原该在一起，不过，人一多，怕风声太大，我跟大哥请示，是大家住一起，还是分开来的好？”

是合是分，俞武成无从作判断，不过听话是听得懂的，胡雪岩既“怕风声太大”，则

意向如何，不言可知。于是俞武成毫不迟疑地答道：“分开来的好，分开来的好！”

“那位裘大老爷是‘州县班子’，跟刘三爷一样，极有趣的人，三婆婆认胡大婶，算是他引进。”

“喔！”俞武成说，“那么，我该尽点道理，明天下个帖子，请裘大老爷吃饭。”

“那就不必了。等事情成功了，我们再好好热闹一下子。如果大哥想跟他见一面，我今晚上就把他带了来。”

“那好极了！只怕简慢不恭。”

这样说定了，胡雪岩便由周一鸣陪着去看裘丰言。他正在客栈里，捏着一卷黄仲则的《两当轩集》，醉眼迷离地在吟哦。一见胡雪岩便即笑道：“老胡，我真服了你！来，来，先奉敬一杯。”

“等等，等等，回头消夜，我再陪你吃。如今‘军情紧急’，你先把酒杯放下来。”

夺去他的酒杯，自是件极扫兴的事，但他是真的服胡雪岩，说什么是什么，当时便陪着胡雪岩到另一张桌子坐下，细谈正事。

胡雪岩将“暗渡陈仓”的计划说了一遍，当时便请他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松江老大，说明经过，请求在水路上照应；一封是由裘丰言自己出面，写给王有龄，说明委任俞少武押运洋枪，作为将来叙功的根据；再一封是写给何桂清，介绍周一鸣晋谒，说有“机密要事”密陈。

写完了信，胡雪岩邀他到朱家消夜，跟俞武成见面。“酒糊涂”的裘丰言，却忽然谨小慎微了，认为做事以隐秘为上，而且他也没有跟俞武成见面的必要。但胡雪岩认为说好了见面，临时变卦，怕俞武成多心，所以坚持原议。

这样便不得不有此一行。见了面互道仰慕，而且酒杯中容易交朋友，俞武成觉得此人颇为投机。谈到俞少武押运的差使，做父亲的虽不以为然，而此时竟不能不郑重拜托。这顿消夜，直吃到深夜才罢，裘丰言和周一鸣双双告辞，回到客栈打个盹，上了预先雇定的船，一个往北到苏州去见何桂清，并通知俞少武到上海会齐，一个往东，先到松江见“老太爷”，然后回上海去运洋枪。

由于关卡上的安排援救脱险，得有些日子来部署，所以依照预先的商议，先用一条缓

兵之计——俞武成向跷脚长根说，胡雪岩为表敬意，坚持要先请他吃饭，从来“行客拜坐客”，但坐客却须先尽地主之谊，因此俞武成提出折中办法，由他作东，先请双方小叙会面，等条件谈妥当了，再领跷脚长根的情。

这个说法，合情合理，跷脚长根当然想不到其中别有作用，只觉得自己的计划，晚几天实行，也无所谓，因而欣然应诺。

于是就在裘丰言动身的第二天中午，俞武成在朱家设下盛筵，跷脚长根一跷一拐地到了，不知是有意炫耀，还是自觉不甚安全，需人保护，他竟带了二十名随从。

这一下，主人家固然手忙脚乱，得要临时添席招待，胡雪岩亦不得不关照刘不才，赶着添办礼物。每人一套衣料，二两银子的一个红包，原来备了八份，此刻需再添十二份。这倒不是他摆阔，是有意笼络，保不定将来遇着性命呼吸的生死关头，有此一重香火因缘，就可能会发生极大的作用。

入席谦让，胡雪岩是远客，坐了首座，与跷脚长根接席，在场面上自然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应酬话。吃完了饭，刘不才做庄推牌九，以娱“嘉宾”，俞武成则陪着胡雪岩和跷脚长根，到水阁中谈正经，在座的只有一个杨凤毛。

“长根！”俞武成先作开场白，“这位胡老兄的如夫人，是我老娘从小就喜欢，认了干亲的，‘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说起来也是巧事。老胡虽是空子，其实比我们门槛里都还够朋友，他跟松江老大、尤五的交情，是没话说的。还有湖州的郁四，你总也听说过，他们在一伙做生意。所以，那件事，要请你高抬贵手！”

“俞师父，你老人家说话太重了，”跷脚长根的态度显得很恳切，“江湖上碰来碰去自己人，光是三婆婆跟你老的面子，我就没话可说。何况，我也很想结交我们胡老兄。”

“承情，承情！”胡雪岩拱拱手说，“多蒙情让，我总也要有点意思——”

“笑话！”跷脚长根摆着手说，“那件事就不必谈了！”

洋枪的事，总算有了交代，于是谈招抚。

跷脚长根亦颇会做作，明明并无就抚之心，却在条件上斤斤较量，反复争论，显得极其认真似的，特别是对改编为官军以后的驻区，坚持要在嘉定、昆山和青浦这个三角形的地带上。

一直是胡雪岩耐着性子跟他磨，到了僵持不下之时，俞武成忍不住要开口，“长根！”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做事总要‘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我倒要问你一句：等招安以后，上头要派你出队去打上海县城，你肯不肯去？”

“这——俞师父，你晓得我的处境的。”

“是啊！”俞武成紧接着他的话说，“别人也就是晓得你的处境，不肯叫你为难，所以要把你调开。不然的话，你跟小刀会倒还有香火之情，小刀会不见得跟你讲义气，冷不防要来吃掉你，那时候你怎么办？老实说一句：你想退让都办不到！为什么呢，一则，你当官军，小刀会就不当你朋友了，说不定赶尽杀绝；再则，你一退就动摇军心，军令如山，父子都不认账的，‘辕门斩子’这出戏，你难道没有看过？”

跷脚长根被驳倒了，沉吟了好半晌，做出情恳的神态，“俞师父，胡老兄，我实在有我的难处，弟兄们一份饷只好混自己，养家活口是不够的。在本乡本土，多少有点生路，一调开了，顾不到家眷，没有一个人安得下心来。俞师父你老的话，当然再透彻都没有，我就听凭上头作主，不过‘皇帝不差饿兵’，请上头无论如何发半年的恩饷，算是安家费。家不安，心不定，出队打仗也不肯拼命的，胡老兄，你说是不是？”

“是，是。你老兄再明白不过。”胡雪岩很诚恳地说，“我一定替你去力争。半年，恐怕不大办得到，三个月，我一定替你争来。能多自然最好。”

“好了，好了！话说到这里，长根，你要再争就不够意思了！”

“是的。”跷脚长根略带些勉强地，仿佛是因为俞武成以大压小，不敢不听，“我就听你老的吩咐了。”

“好极！总算谈出个结果。”胡雪岩看着俞武成说，“大哥，我想明天就回苏州。官场上做事慢，恐怕要五六天才谈得好。不过，到底有多少人马，要有个确数，上头才好筹划。”

这是想跟跷脚长根要本花名册，俞武成虽懂得他的意思，却感到有些不易措词，怕跷脚长根托词拒绝，碰一个钉子，则以自己的身份，面子上下不来。

谁知跷脚长根倒爽快得很，不待俞武成开口，自己就说：“对，对！”接着便喊一声，“贵生！”

贵生是他的一名随从，生得雄武非常，腰里别一把短枪，枪上一络猩红丝穗子，昂然

走了进来候命。

“你把我那个‘护书’拿来。”

取来“护书”，跷脚长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递给胡雪岩，打开一看，上面记得有数字：两千七百人，三百五十匹马，此外记着武器的数目，如长枪、大刀、白蜡杆子，另外还有四十多支洋枪。

胡雪岩虽不曾经手过招抚的事务，但平时跟王有龄、嵇鹤龄、裘丰言闲谈之中，已略知其中的关键虚实。大致盗匪就抚，老老实实陈报实力的，例子极少，不是虚增，就是暗减。而就在这增减之中，可以看出受抚者的态度，如果有心受抚，自然希望受到重视，所以人马总是多报些，用虚张声势来自高身价；倘或一时势穷力蹙，不得不暂时投降，暂保生路，那就一定有所隐瞒，作为保存实力，俟机翻复的退步。胡雪岩现在想探明的，就是跷脚长根真正的实力。

“老兄诚意相待，让我中间人毫不为难，实在心感之至。现在有句话想请教，我回到苏州，是不是拿老兄的这张单子，送了上去？”

这意思是说，单子送了上来，即是备了案，“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将来就抚时，便得照单点验。他这样试探，就是要看看跷脚长根的态度，倘或有心就抚，听此一说，自然要郑重考虑，否则，便不当回事了。

果然，胡雪岩试探出来了，“尽管送上去！”跷脚长根答道，“将来照这单子点数，我可以写包票，一个人不少，一匹马不缺。”

越是说得斩钉截铁，越显得是假话，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两千七百多人中，难免没有暴疾而亡的事情发生，何能包得下一个不少？他的心思深，跷脚长根和俞武成都想不到有这样的用意在内，只觉得事情谈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当时约定，等他从苏州回来那天，便是在妙珍香闺畅饮庆功之日。

谈完正事，少不得有点余兴，这时在大厅上的赌，已经由一桌变成两桌，一桌牌九一桌摊，另外在厢房里有两桌麻将。俞武成陪着跷脚长根来做庄，胡雪岩反对，认为庄家赢了钱该继续往下推，让下风有个翻本的机会。

刘不才这一阵子跟胡雪岩朝夕相处，默契更深，听他这一说，立即会意，当时便改了宗旨，不以赢钱为目的。赌钱想赢不容易，想输不难，不过刘不才就是输钱，也要使点手段，潜注默察，哪个大输，哪个小赢，一一了然于胸，然后运用大牌九配牌的巧妙，斟酌

情形，该放的放，该紧的紧，调剂盈虚，很快地使得十之七八都翻本出了赢钱。自己结一结账，输了三千银子，便笑嘻嘻地站起身“推位让国”。

这三千银子输得跷脚长根的手下，皆大欢喜，一致称赞他是第一等的赌客。接下来跷脚长根推庄，照规矩，他一个做头脑的，跟他手下赌，必得送几文，一千银子很快地输光。胡雪岩想输些钱给他，却不知怎么样才输得掉。“怎么！”跷脚长根不明他的用意，看着胡雪岩问道：“不下手玩玩？”

“我对此道外行。”胡雪岩微笑着答道，“再看一看！”

跷脚长根不知是忽发豪兴，还是别有作用，突然间提高了声音，看着胡雪岩说道：“老兄，我们赌一记，怎么样？”

“好！”胡雪岩答得也很干脆，“奉陪。”然后又问，“是不是对赌？”

对赌就没有庄家、下风之分，跷脚长根在场面上也很漂亮，很快地答道：“自然是对赌，两不吃亏。怎么赌法，你说！”

所谓“怎么赌法”是问赌多少银子，胡雪岩有意答非所问地说：“赌一颗真心！”

这话出口，旁人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看一看胡雪岩，再看跷脚长根，只见他一愣，双眼不住眨着，仿佛深感困惑似的，接着笑容满面地答道：“对，对！赌一颗真心！老兄，我不会输给你。”

这意思是他亦有一颗真心，然而这话也在可信、可疑之间，借机喻意，当不得真，胡雪岩自己把话拉了转来：“我是说笑话。你我连俞大哥在内，待朋友哪个不是真心。何用再赌？来，来！赌钱，赌钱！”他看着刘不才说，“三爷，借一万银子给我。”

等刘不才数了一万两的银票，交了过去，胡雪岩顺手就摆在天门上。于是跷脚长根又叫贵生把那个护书拿来，朝桌子中间一放，表示等见了输赢再结算。但在赌场中，这是个狂傲的举动，有着以大压小的意味，俞武成看着很不舒服，忍不住就说了句：“我也赌一记！”

真所谓“光棍一点就透”，跷脚长根赶紧一面伸手去取护书，一面赔笑说道：“俞师父出手，我就不敢接了。回头你老人家推几方给我们来打。”这是打俞武成的招呼，自是一笑置之，跷脚长根也不敢再有什么出格的花样，规规矩矩理了一叠银票，放在手边，然后问道：“赌大的，还是小的？”

“小的爽快！”

跷脚长根便将副乌木牌九，一阵乱抹，随手拣了两副，拿起骰子说道：“单进双出。”

骰子撒出去，打了个五点，这是单进，他把外面的那副牌收进来，顺手一翻，真正“两瞪眼”了！是个整十。

胡雪岩不想赢他这一万银子。他的赌不精，对赌徒的心情却很了解，有时输钱是小事，一口气输不起。特别是跷脚长根此时的境况，不用打听，就可以猜想得到，势穷力蹙，已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一万银子究竟不是小数目，一名兵勇的饷银是一两五钱到二两银子，他手下二千七百人，如果改编为官军，发三个月的恩饷，还不到一万银子，就这样一举手之间输掉了，替他想想，心里也不是味道！

有钱输倒还罢了，看样子是输不起的，一输就更得动歪脑筋，等于逼他“上梁山”。这样电闪一般转着念头，手下就极快，当大家还为跷脚长根错愕嗟叹之际，他已把两张牌，抢到了手里。

场面上是胡雪岩占尽了优势，跷脚长根已经认输，将那一万银票推到了他的面前，脸色自不免有些尴尬。其余的人则都将视线集中在胡雪岩的两张牌上，心急的人，并且喊道：“先翻一张！”

胡雪岩正拇指在上，中指在下，慢慢摸着牌，感觉再迟钝的人也摸得出来，是张地牌，这张牌绝不能翻，因为一翻就赢定了跷脚长根。

他决计不理旁人的怂勇关切，只管自己做作，摸到第二张牌，先是一怔，然后皱眉，继之以摇头，将两张牌，往未理的乱牌中一推，顺手收回了自己的银票。

“怎么样？”跷脚长根一面问，一面取了张胡雪岩的牌去摸。

“丁七整！”胡雪岩懒懒地答道，“和气！”

怎会是“丁七整”？跷脚长根不信，细细从中指的感觉上去分辨，明明是张“二六”，有这张牌就绝没有“整十”，再取另外一张来摸，才知道十点倒也是十点，只不过是一副地罡。

“难得和气！”他说，“和气最好！赌过了，好朋友只好赌一次，不好赌第二次。谢

谢俞师父了，叨扰，叨扰！”

“时候还早嘛！再玩一息？”

“不玩了。”跷脚长根答道，“相聚的日子还长。等胡老兄从苏州回来，我们再叙，”

等他一走，俞武成悄悄问胡雪岩：“你到底是副什么牌，我不相信你连鳖十都吃不了它！”

“是副地罡。”胡雪岩说，“我看他的境况也不大好，于心不忍。”

“你倒真舍得！铜钱掬在水里还听个响声，你一万两银子就这样阴干了？”其词若有憾焉，其实是故意这样讥嘲，胡雪岩一时辨不清他的意思，唯有报之以一笑。

“老胡，怪不得我老娘都佩服你！”俞武成这时才说了他的想法，“现在，你交情是放出去了！要看跷脚是人，还是畜生？是人，当然不会做出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是畜生，我们就当他一条毒蛇打，要打在七寸上！死不足惜。”

“我就是这个意思。”胡雪岩说，“这一来，我们就是下了辣手，只怪他自己不好，不但我们自己心里不会难过，就是有人替他出头，‘四方台子八方理’，我们也可以把话摆在台面上来讲。”

“一点都不错！你对江湖上的过节，熟透，真不晓得你是哪里学来的？”

胡雪岩笑笑答道：“闲话少说，我明天一早就走，大概三五天就回来。这里都拜托大哥了。”

第五天早上，胡雪岩如他自己所预定的期限，回到了同里，周一鸣是跟他一起来的。一到便调兵遣将，周一鸣和杨凤毛守住运河两头的卡子，朱老大打接应，刘不才串清客，陪着胡雪岩和俞武成去赴那场“鸿门宴”。

等布置停当，跷脚长根的帖子也送到了，日期是在两天以后，所以不一到就请，理由是妙珍家的厨子，整治一桌水陆杂陈的盛宴，需要两天的工夫。

当然，谈正事归谈正事，送帖子的当天，跷脚长根专诚来讨消息。

跷脚长根随身带一个蓝布包裹，不知包着什么东西。客人不说，主人也不便问，说过几句闲话，随即问起此行的结果。

“四个月的恩饷——”

四个月的恩饷，跷脚长根可以保为四品的武官，驻区此刻不能预定，但一定会调到他处。胡雪岩说了这三个主要条件，留神观察跷脚长根的态度，倒要看看他用些什么话来敷衍。

“既然要投过来，好坏都说不得了。有你老兄在，绝不会叫我们弟兄吃亏，我就谨遵台命了。”

说着，跷脚长根亲自解开蓝布包裹，里面是一叠旧簿子，封面上写着四个大字：“同心一德”。

“这是花名册。我就只有这一份，时间局促，来不及誊清，只好请你看底册了。”

胡雪岩和俞武成相顾愕然，竟不知跷脚长根是何用意，看那册子，油腻垢污，拿在手里都有些厌恶。翻开来看，里面涂涂改改，有些地方注一个“逃”字，有些地方注一个“亡”字，有些地方注着“改归某队”，是真实不虚的底册。

“好极，好极！”胡雪岩只好当他确有诚意，“这份底册，我借用两天，请几个人分开来赶抄。”

“不用你老兄费心，里面有些变动的情形，别人弄不清楚，我派人来抄。不过，”跷脚长根看着朱老大说，“我预备派三个人来，要在府上打扰两天。”

这好像是更进一步表现了诚意，当朱家是他自己办机密事务的地方。俞武成不等主人开口，便代为应允：“小事，小事！尽管请过来。”

“谢谢！就这样说了。今天我还有点事，不打搅了，后天下午，早点请过来，还有许多事要请教。”

等跷脚长根一走，胡雪岩大为紧张，也大为兴奋，将俞武成拉到一边，悄悄问道：“大哥，你看怎么样？这家伙，不像是耍花样。”

“是啊！我也有点想不懂。他把底册都拿了来了，竟像是真有这回事！我想，”俞武成说，“不如托老周再去摸一摸底看。”

“对！”

于是，周一鸣受命去打听跷脚长根的真实意向，如果真的愿意就抚，则前后的态度大不相同，何以有此突然的大变化？要找出能够令人满意的解释来，方可以使人信其为真。

周一鸣的消息不曾来，苏州却有了信息，何桂清用专差送了一封信给胡雪岩，说是由江苏营务处得来的消息，青浦、嘉定之间，不断有一股一股的“匪徒”在移动，携带武器，行迹诡秘，自称是由各地集中，听候官方点验。深怕这是借机蠢动，请胡雪岩赶紧打探明白，是不是确有其事。如果并无其事，则将出动清军兜剿。信尾特别赘了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务望火速回示。”

第八章 众望所归，胡雪岩担起为漕帮谋生路的大任

化敌为友

这轻飘飘的一封八行，在胡雪岩感觉中，仿佛肩上压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地方的安危，跷脚长根的祸福，以及何桂清的前程，都系于他的一句话中。说一声：是预备点验，不是别有用心，则清军自然撤围，但万一跷脚长根乘机作乱，则追究责任，岂仅何桂清不得了，自己亦有脑袋搬家的可能。倘或答说：情况不明，难作判断，则清军便可能围剿，有如杀降，自己在场面上如何交代，还在其次，身上等于背了一笔血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跟俞武成商量的结果，只有这样答复：已经遵谕开始调查，真相未明之前，请何桂清转告营务处，按兵不动，加意防范。

这是搪塞眼前，究竟真相如何，亟待澄清，周一鸣却又不知到哪里去了。胡雪岩心想，形势像炉子上烘着一罐火药，随时可以爆发，这罐火药不早早设法拿开，令人片刻难安。因而当机立断，决定了一个开门见山的办法。

这天晚上打听到，跷脚长根歇在妙珍那里，胡雪岩请朱老大派了个人引导，径造妙珍香阁。这是不速之客，跷脚长根深感意外。

内心紧张，表面却甚闲豫，胡雪岩先打量妙珍，貌不甚美，但长身玉立，身段极好，而且花信年华，正是风尘女子中最妙的那段年岁。至于谈吐应酬，更见得气度不凡，配了跷脚长根那样一个草莽英豪，他倒替她觉得可惜。

等摆出碟子来小酌，胡雪岩才看一看妙珍问跷脚长根：“有封信，想给你看。”

“喔，” 蹠脚长根会意了，“请到这边来。”

一引引入妙珍的卧室，请胡雪岩坐在妆台边，蹠脚长根自己坐在床沿上，俯身相就，静候问话。

“我听你一句话，你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答复。”胡雪岩一面说，一面把信递了过去。

看完了信，蹠脚长根的脸色显得很不安，静静想了一会答道：“老兄，你看我是什么意思？”

这话问得很有分量，胡雪岩很慎重地答道：“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拿这封信给你看了。”

蹠脚长根点点头，表示满意：“好的！我晓得你为难。该怎么办，请你吩咐。”

“言重，言重！”胡雪岩想了想答道，“也难怪官军！实在时世太乱，不能不防，弄出误会来，说句实话，总是我们吃亏。所以，我想不如等一等，到有了点验的日子，大家再来，官军就不会疑心了。”

“是！”蹠脚长根说，“吃酒去！”

走到外间，他立刻找了贵生来，嘱咐他连夜派人，分头通知部下，各回原处。

这样明快的处置，胡雪岩也深感满意。喝酒闲谈之际，由于撤除了内心的戒备，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胡雪岩不待周一鸣来回报，就已知道了蹠脚长根改变态度，愿意就抚的原因，当然，这是出于他的自叙。

一言以蔽之，是为了胡雪岩的态度。那副牌九上的“高抬贵手”，当然是促成蹠脚长根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他认为胡雪岩讲江湖义气讲得“上路”，固然心服，而真正使他能够信任的，还在胡雪岩的才干。讲义气也要有个讲法，同生共死算得是最义气的，但同年同月同日的同死，究竟不如一起吃酒吃肉的同生来得有味道。蹠脚长根很坦白地表示，他就是相信胡雪岩有让他吃酒吃肉的本事。

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自然令胡雪岩有着意外的感动，不过他向来的处世之道是，大家越尊敬他，他越替人着想，所以一再谦虚，认为蹠脚长根“够朋友”，给他这么一个面子。同时又极力推崇俞武成，让蹠脚长根清楚地感觉到，能尊敬俞武成，则比尊敬他更能

使他高兴。

这一番小酌，吃到深更半夜，俞武成却有些不放心，特为派朱老大来探问，托词苏州有连夜送到的信，要请他回去看。到家相见，彼此说明经过，俞武成便越发对他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一早，周一鸣带来的消息，与跷脚长根自己所说的，大致相仿，而他，此刻又有了新的任务。在苏州那方面，胡雪岩的布置是七分防备，三分招抚，现在防备不需要了，关卡上所设的暗桩，应该撤回，而招抚的准备工作，只做了三分是不够的，必得立刻替跷脚长根去安排，特意先派周一鸣去见何桂清，报个信息，他自己打算在这晚上赴宴以后，连夜回苏州去料理。

一场“鸿门宴”，变成了庆功宴，在妙珍姐妹殷勤侍奉，以及跷脚长根的不断相劝之下，胡雪岩跟俞武成一样喝得酩酊大醉。等酒醒过来，急切间不辨身在何处，一只手无意间一伸，触摸到极软、极滑的肌肤，于是接着闻到了脂香，看到了粉光，昏昏罗帐中有个妙年女子陪他睡着，只是脸朝外面，一时看不出是谁。

定定神细想，除了猜拳闹酒的情形，再也想不起酒阑人散的光景。于是摇摇他身边那段藕也似的手臂，摇醒了一看，是妙珍的妹妹，颜色远胜于她姐姐的妙珠。

“喔，胡老爷，你醒了！”和衣而睡的妙珠，急忙坐了起来，“要不要喝茶？”

“要的。”胡雪岩觉得嗓子干涩，说话都很吃力，“要冷茶，大大来一杯！”

“酒吃得忒多了。俞大爷也醉得人事不知。”说着，她掀帐下床，剔亮了灯，倒了一大杯半温的茶，挂起帐子，拿茶杯送到胡雪岩唇边。

他一饮而尽，喘口气问道：“什么时候了？”

“快四点钟了。”

“只怕害你半夜不曾好睡，真正过意不去。”

“胡老爷为啥这样子说？服侍客人是我们应该的，何况你是李七爷的朋友。”

李七爷是指跷脚长根，胡雪岩便问：“他醉了没有？”

“李七爷从不醉的。”

“喔！”胡雪岩很诧异，“他的酒量这么大？”

“李七爷的酒量并不大，不过，他会得吃酒。”

“你这话倒有趣！”胡雪岩讪笑地说，“又说他会吃酒，又说他酒量并不大。”

“喔唷！胡老爷，你不作兴‘扳差头’的！”妙珠的神态、声音都嗲得令人发腻，“我是说李七爷吃酒上会变把戏。”

“我不是扳你的差头，你说话真的有趣。”胡雪岩捧着她的脸说，“吃酒还会变把戏，你自己想想，话可有趣！”

“真的！不作兴瞎说。”妙珠问道，“胡老爷，你跟李七爷熟不熟？”

“也算熟，也算不熟。”

“你自己呢？”妙珠反唇相讥，“说话也是一脚进、一脚出。”

“这有个说法，相交的日子不久，不能算熟，不过交情已很深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很熟。”

“熟了你就知道了，豁拳敬酒，你要当心李七爷，明明看他已经灌进嘴，实在是倒在地上，或者袖子里。他晓得自己酒量的深浅，永远喝到七分数就不喝了。不过，他不肯说一句话吃不下了，那时候——”妙珠笑笑不再说下去，意思是到那时候，就有“把戏”看了。

这句毫不相干的闲谈，在胡雪岩觉得极其有用，喝酒赌钱，最可以看出性情。照跷脚长根这种喝酒的情形来看，显然是个极能自制的人，但也是极难惹的人，到他不说不做这件事，而逼着他非做不可时，他就出花样了。

因此，胡雪岩对他仍不免引起了一两分戒心。妙珠极其机敏，从他眼睛里看出他神思不属，随即问道：“胡老爷你在想点啥？”

“我在想李七爷吃酒的把戏，以后遇到这种情形，要防备他，不叫他变把戏。”

“不容易，李七爷花样多得很，你防不住的。”

“喔！”胡雪岩的戒心更深了，“你们看，李七爷这个人怎么样？”

妙珠想了想答道：“极能干的。”

“他的脾气呢？”

“一个人总有脾气的。李七爷有样好，脾气不乱发。我姐姐就欢喜他这一点。”

“你呢？你跟你姐姐是不是一样？”

“是啊！”妙珠做出那种娇柔不胜的神态，“喔唷，碰着有种脾气丑的客人，那么，我们吃这碗饭，真是叫作孽，什么伤人心的话都说得出来！”

“照这样说，你也跟你姐姐欢喜李七爷那样，会得欢喜我。”胡雪岩说，“我是从不发脾气的。”

“真的？”

“自然是真的。”

“那我欢喜。”说着，一把抱住胡雪岩，而且深深吸气，仿佛无端兴奋得不克自持似的。

胡雪岩静静享受着那种温馨的滋味，同时拿眼前的触觉，与他以前有过肌肤之亲的几个女子比较，觉得妙珠别有动人之处。

芙蓉沉静，阿巧姐老练，而妙珠有阿珠那种娇，却无阿珠未曾开怀的生涩味道。这样想着，起了移情之念，便将此珠当做那珠，正好弥补了缺憾。

一番缱绻，万种风情，胡雪岩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一觉醒来，红日满窗，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要上苏州，但不知如何，一念及此，那颗心便往下一沉，就像小时候新年里正玩得高高兴兴，忽然听说蒙馆里开学那样，真是一万个不情愿。

算了！他将心一横，决定偷一天懒。于是翻个身又睡，只是枕上衾底，香泽犹存，缭绕鼻端，荡漾心头，怎么样也睡不着了。

辗转反侧之际，惊动了在后房理妆的妙珠，轻轻走了出来，探望动静。

胡雪岩从簇新的珠罗纱帐子中望出去，只见妙珠淡妆犹如浓抹，因为天生来唇格外红，皮肤格外白，朝阳映照，犹如一株带露的芍药，而隔着帐子，又如雾里看花，逗得他格外心痒，渴望着再亲一亲。

因此，等妙珠刚一掀帐子，他就伸手去拉，突如其来，动作又太猛了些，妙珠真的吓一大跳，“啐！啐！”她拍着自己的胸说，“吓得我来！”

“对不起，对不起！”胡雪岩歉意地赔笑，同时将身子往里缩了一下，示意她坐下。

“真正是‘猛门’老爷！”妙珠还在拍胸，“到现在我心还在跳！”

“哪里就吓得这样了？”胡雪岩不满地说，“我不相信。”

“不相信你摸摸看。”

胡雪岩便伸手摸到她胸前，一面摸，一面得意地笑了，这才让妙珠发觉上了当，将腰一扭，捉住他的手，“啪”地打了一下，然后白着眼，将他的手塞到被头里。

“妙珠！”胡雪岩涎着脸说，“再陪我睡一会！”

“啐！不作兴的。”说着站起来要走。

“别走，别走！”胡雪岩软化了，连声喊道，“我不跟你罗嗦，陪我说说话总可以吧！”

妙珠嫣然一笑，又坐了下来，“时候还早，你再睡一息。”她问，“今天想吃点啥？鲥鱼，好不好？”

“好！”

“那么，我要早点去关照大司务。”妙珠按着他的被头，不让他将手伸出来，“我马上就来！”

果然，言而有信，一去即回，一面收拾房间，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与胡雪岩说闲话。这一来，越发使得胡雪岩无法再睡，但他深知那种地方的规矩，午饭之前，除了厨子和打杂男工以外，娘姨、大姐都还在床上，非到中午不起市面，自己如果起身，则按规矩要有人来伺候，岂不是扰了人家的好梦？胡雪岩最肯体恤下人，为此便依旧“赖”在床上，口中闲话，心里盘算着事，倒也难得悠闲。

就这样挨到近午时分，方始起身。漱洗完毕，正想去跟跷脚长根见面，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朱老大，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说尤五和古应春都到了，俞武成请他立刻去见面。

“好！”胡雪岩十分高兴，“我跟主人说一声，马上就走。”

到得后进妙珍的香巢，才知道跷脚长根一早就走了，因为胡雪岩那时好梦正酣，不便惊扰，临走留下话，留胡雪岩住一天，晚上依然在这里宴叙。

为了报答妙珠，同时，既还跷脚长根的席，又替尤、古二人接风，胡雪岩便用妙珠的称呼，对妙珍说：“珍姐，今天应该我‘做花头’，请你备个‘双台’。菜跟酒都要好！”说着，取了张五十两的银票，放在桌上。

妙珍无论如何不肯收，又说用不了这么多钱，推让再四，胡雪岩只能收回，另外给了二十两银子的赏钱，娘姨、大姐、相帮一齐来谢赏，个个笑逐颜开。于是，“胡老爷是第一号好客人”这句话，马上传开去了。

到得朱家，胡雪岩就感到不寻常，不请自来的不止尤五和古应春，另外还有五个人，都是中年，个个衣冠楚楚，但神态间总掩不住江湖豪气，倒叫他识不透是何路数。

等尤五一引见，才约略听出来，都是苏、松、太一带提得起名头的第一等人物。其中有个人管胡雪岩叫“小爷叔”，不用说，是尤五的师兄弟。有了这个“底子”在心里，胡雪岩应酬寒暄就很投机了。然而此辈来意如何，煞费猜疑，因而找个机会，将尤五邀到一边，细问究竟。

“我们自来一趟，不过倒是白来的好，要用得着我们的力量，事情就不妙了！”

尤五微笑着说了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然后表明来意，他是前天回松江的，王有龄托办的事，此刻无暇细说，一到松江就得到消息，说跷脚长根将有不利于胡雪岩和俞武成的举动，松江老大颇为关心，与尤五商议，邀了这批人，赶来排解，如果排解不成，说不定就要“动手”，因此，松江老大亲自在调兵遣将，还有大批人马在待命。

“老太爷这么待我，真正感激不尽。”胡雪岩是真的感动，“事情弄好了！”

“我也是一到就听说了。小爷叔，你真行！跷脚长根是有名疙瘩难弄的人，居然让你摆平。不过，我想，我们此来，替你助助阵也是好的。”

“一点都不错。老实说，我打听过跷脚长根的为人，十分之中，还有两三分不大靠得住，有你们几位的面子压一压，那就十足保险了！”

“好的！我出面来请客。”

“今天晚上是我的，大家吃花酒。明天中午算你出面，你看在哪里好不好？”

“也只有借朱老大的地方才合适。不过——”尤五迟疑着，仿佛有句话不便出口似的。

“五哥，有话你尽管说。”胡雪岩倒真想不出尤五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什么话碍口，因而充满了好奇心，“我们的交情，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小爷叔，我先告个罪。说来说去，你总在‘门槛’外头——”

原来为此！胡雪岩抢过来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理当回避。”

能谅解最好。尤五觉得交情已够，无须解释，便又提到另外一件事：“老古是昨天到我那儿的，他也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听说洋人已经服帖了。我去陪客人，把他调出来跟你来谈。”

古应春带来了极好的消息，洋人终于软化了，决定出高价买丝。照古应春的算法，这一笔生意，可以赚十八万银子，问胡雪岩卖不卖？

“怎么不卖？”胡雪岩很高兴地说，“不要说十八万银子，就是赚八万银子，我也要卖了！生意要慢慢做，长线放远鹞。而且，说老实话，我手上的事情太多，不清理不得了！”

“卖是卖，洋人有个条件，要订三年的约，以后的丝都归他一个人买。”

“这也可以，就是价钱上，年年不同，怎么算法？”

“这当然到时候再议。他保证我们有钱赚。”古应春说，“大致是照外洋报价，扣除他的赚头，就是实价。”

“这恐怕不妥当吧！这样变成包他有钱赚了。”胡雪岩说，“你想想看，如果外洋丝价一落，扣除了他的赚头，不够我们的成本，怎么办？”

“是的。我也想到了。不过，说来说去，‘千来万来，赔本不来’，中外都是一样的。如果外洋丝价落，他不收，别人当然也不收。我再说一句，洋人做生意，跟我们不同，他们做生意，讲究培养来源，所以亦绝不会要求过分。我想，我们这方面的顾虑，亦

可以跟他谈。总而言之，守住互利两个字，合约一定谈得拢。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到上海去？”

“我的事，大部分要在上海办，不过，杭州不能不去，七姐的事也要紧。”

“喔！”古应春问，“五哥没有跟你谈过？”

“谈什么？没有！”

“五哥跟王雪公老实说了，结这门干亲，是借重他的名望，好叫我们那位老族长服帖。王雪公很体谅，他说，既然如此，不妨先提亲事，现在天气也热，不必劳动七姐。秋凉办喜事，他抽空来吃喜酒，再补认亲的礼节。如果他不能来，就让我送七姐去，回门带认亲，一事两便。”

“好极了！雪公既有这话，恭敬不如从命，我暂时不必回杭州，办完了跷脚长根的事，由苏州回上海。”胡雪岩又问，“老裘怎么办？”

“预定今天从上海动身。俞老的那位少君，我也见着了，少年老成，人很妥当。松江一带，五哥已经关照过了，必定一路顺风，你放心好了。”

由于这一连串诸事顺利的好消息，胡雪岩的心境开朗，兴致大好，决定大大地请一次客。另外挑日子已不可能，就拿这晚上的宴会扩大，这件事交给刘不才去办，他跟杨凤毛、朱老大商议，将当地与漕帮有渊源的人，统统请到。又顾虑到跷脚长根当着尤五他们这班远客，不便高踞首座，而又不宜委屈他做个陪客，特地向胡雪岩说明，将跷脚长根也当做主人，发帖子拿他列在前面，这样也就算很捧他了。

尴尬的是到了傍晚，嘉宾云集，总数不下四十，主人之一的跷脚长根始终不曾露面。胡雪岩一个人八面周旋，未免吃力，而心里犹自不断嘀咕，更觉得不是滋味。

“珍姐！”胡雪岩悄悄问妙珍，“长根到底到哪里去了？你总有点数吧？”

“我也猜不透。一早有他一个弟兄来叫，背人谈了一会就走了，临走什么话都没有留下。我看，”妙珍倒很有决断，“不便让客人久等，就开席吧！”

于是筵开四席，推让多时，方始坐定。刘不才早就有了准备，将同里的“名花”列成一张单子，在席间传观，有熟识愿意招呼的，便拿笔做个记号，然后飞笺催花，莺莺燕燕，陆续而至，有熟客的自然去就熟客，没有熟客的，由刘不才看情形撮合。一时丝竹歌

喉，接踵而起，前门轿马后门船，热闹非凡。

这番豪举，吸引了无数路人，驻足探望，纷纷探询，是哪位阔客有此手面，等听说是跷脚长根做主人，便有人诧异，不知道他何以忽然有此阔绰的场面。

还有个诧异的人，就是跷脚长根自己，一见妙珍那里如此热闹，倒有些不便乱闯，进门拉住一个相帮问道：“是什么人在这里请客？”

“咦！李七爷，你这话问得可要叫人好笑？不是你自己跟胡老爷一起请客吗？”

跷脚长根明白了，是胡雪岩替他做面子，于是先不进大厅，由备弄绕到后面，把妙珍找了来，细细一问，才知究竟。

“对不起，对不起！”跷脚长根走到厅上，握拳作了个罗圈揖，“我做主人的迟到，失礼之至。没有什么说，罚我三杯。”

说着，便端起胡雪岩面前的酒杯，连着干了三杯，然后看行辈大小，到席前一一招呼。那番应酬，相当漂亮周到。

盛筵已毕，接着便拉开台子豪赌。安排好了客人，跷脚长根将胡雪岩拉到一边，用埋怨的口气说道：“老胡，有件事你做得不对了。差点出大乱子！”

“怎么？”

“你从上海起运洋枪，也该先跟我说一声！”

“喔！喔！”胡雪岩急忙认错，“这是我疏忽。对不起，对不起！”

“我今天一早才晓得，忙到下午才算摆平。”

于是，跷脚长根透露了他部下的情形，两千七百多人，并非个个都肯听他的指挥，有一批人态势不稳，只是他以大压小，暂时制服着。及至跷脚长根翻然变计，化干戈为玉帛，那一批人便有反他的意思，而且预备依照原定计划硬夺裘丰言所押运的那一船洋枪。

幸好，事机不密，为跷脚长根的一个心腹探明究竟，星夜赶来同里，这天一清早将他从妙珍的香衾中唤了起来，赶到青浦与嘉定交界之处，才算截住了那批人。

“截是截住了，费了好大的手脚。那船洋枪，已过金山卫，有松江老大的人在，不要紧了。不过——”跷脚长根摇摇头，不愿再说下去。

胡雪岩感激而不安，“李七哥，”他改了称呼，“你帮了我这个大忙，现在你自己有为难之处，该我出力。你说，只要我力量用得上，无不从命。”

跷脚长根想了好一会，毅然说道：“你老兄与众不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那批人为头的是我一个‘同参’的徒弟，让我‘做’掉了——”

胡雪岩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事都不在乎，只有听见这话，脸色一变，不由得抢着问道：“怎么？你拿他杀掉了？”

跷脚长根脸色凝重地点点头。

“那么，”胡雪岩失声而言，“他家不要找你算账？”

“照江湖上的规矩，我做得不算错。他不听话，而且这件事关系太大，事情又紧急，我这样做，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对。不过，公是公，私是私，为了家门的规矩，我不能不做掉他，论到私情，他的后事我不能不料理。”

“喔，喔，我懂了，我懂了！好比诸葛亮斩马谡，他‘家有八旬老母’，你不能不管。”胡雪岩略停一下，直截了当地问道，“李七哥，你是不是要铜钱用？”

“是的。一面是抚恤，一面有些人嘴里不敢说，心里不肯跟我，我想不如打发掉的好。”

“对！这样做倒也干净。”胡雪岩问道，“你要多少？万把银子我现成，再多也有，不过要隔个两三天。”

“够了，够了！两千银子抚恤，打发走路的十两银子一个，大概有三百多人，你借我五千银子好了。”说着，他一跷一拐地走到窗前，取出写局票用的笔砚，很吃力地写了一张借据，字迹歪歪斜斜，措词却很得体：“今借到胡雪岩兄名下纹银五千两整。彼此至好，无保无息，约期三个月归清。特立笔据存照。”下面具名是“李长根”。

他在写借据的当儿，胡雪岩已去寻着刘不才，准备好了银数，等回进来，跷脚长根递过那张借据，胡雪岩看都不看，就在蜡烛火上点燃烧掉，“李七哥，我那个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古应春告诉我，我在丝上赚了一票。自己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他将一叠银票递了过去，“你分一万银子的红。”

“这，这——”一向精明强干长于词令的跷脚长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李七哥！交朋友的日子长得很。”胡雪岩拍拍他的背，微笑着走了。

情场干戈

这一夜尽欢而散。送走了客人，胡雪岩要用现银开销，妙珍不肯收，因为跷脚长根已有话关照，都归他算。妙珍又说，头钱打了两百多两银子，她亦不好意思再要客人有何花费。胡雪岩只得由她。

于是摆上消夜，团团一桌，胡雪岩扶起筷子，先就说了一句：“早点散吧！”

“散？”跷脚长根问道，“今天不住在这里？”

于是妙珍也劝他留宿，而胡雪岩因有事要连夜赶办，执意不从。妙珠的脸色便不好看了，托词头痛，告个罪离席而去。

“这未免煞风景了！”古应春说，“老胡，何苦？”

胡雪岩不响，站起身来，去看妙珠，进房就发现她一个人坐在梳妆台前面抹眼泪。

“怎么样？”他走过去，扶着她的肩，用服软的声音说道，“是生我的气？”

“没有！”妙珠摇摇头。

“那么，好端端，淌什么眼泪？”

“是我自己心里有感触。”妙珠不胜幽怨地，“生来命苦，吃这碗断命饭！”

胡雪岩觉得有些搭不上话，想了想，取出二百两银票塞到她手里说：“明天下午我就回苏州了。这给你买点东西吃。”

“我不要！”妙珠将银票往外一推，冷冷答道，“我卖笑不卖眼泪。”这句气话的情分就深了，胡雪岩愣在那里，好半天作声不得。

“你请吧！不是说半夜里还有要紧事要办？”

“我不骗你。”他改变了办法，“这样，我就在你这里办。你这里有信纸没有？”

“间壁就是笺纸店，敲开门来也不要紧。”

“那就是了。你叫人去买点顶好的信笺、信封，再沏一壶浓茶，我跟古老爷要商量写信。”胡雪岩又郑重地告诫，“是机密信，所以我先要回家写，此刻在你这里写，你听见了什么，千万不可说出去。”

“你放心！我听都不听。”

于是胡雪岩将古应春留了下来，就拿妙珠的梳妆台当书桌。她倒是心口如一，备好了纸笔茶水，关照娘姨、大姐都去睡觉，然后自己也避了到套房里。

“老古，”胡雪岩坐在床沿上低声说道，“直到今天晚上，长根回来，这件招抚的大事，才算定局。我把前后经过，详详细细说给你听，请你替我写封信给何学台，明天一早交给老周专送。”

“你不是马上就要到苏州去了，当面谈倒不好？”

“情形不稳，事未定局，不好留什么笔迹。照现在的样子，一定要有个正式的书面，才显得郑重。而况，何学使还要跟营务处去谈，口头传话，或许误会意思，不如写在纸上，明明白白，不会弄错。”

这一封长信写完，自鸣钟正打三下。夏至前后，正是昼最长、夜最短的时候，看窗外曙色隐隐，夜深如水，想来妙珠的好梦正酣，胡雪岩不忍唤醒她，便跟古应春商量，两个人睡一张大床。

“这又何必？”古应春笑道，“放着‘软玉温香’，不去‘拥满怀’，未免暴殄天物。自然是我用小床，你们用大床。”

一句话说得胡雪岩动了心，便改了主意，“你一个人睡大床吧！”他说，“我跟她去挤一挤。”

“挤有挤的味道。随便你。”说着，古应春便解衣上床了。

胡雪岩悄悄推开套房的门，只见残焰犹在，罗帐半垂，妙珠裹着一幅夹被，面朝里

睡，微有鼾声。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轻轻关好了门，卸衣灭灯，摸到床上，跟妙珠并头睡下。

他不想惊动她，但心却静不下来，只为了她头上的一串珠兰，此物最宜枕上，沾染妇人的发脂而香味愈透，浓郁媚冶，令人心荡。胡雪岩挤在这张小床上，忽然想到当时在老张那条“无锡快”上，与阿珠纠缠的光景，余味醺醺中，不免惘惘，越发心潮起伏，无法平贴。

不知不觉地转身反侧，吵醒了妙珠，睡梦里头忽然发觉有个男人在自己身边，自然一惊，她仿佛着魔似的，倏然抬起半身，双手环抱，眼睛睁得好大地斜视着。

“是你！”她透口气，“吓我一大跳。”

“你倒不说吓我一跳。”胡雪岩失笑了。

“真正是，鬼头鬼脑！”妙珠嗔道，“为啥要这样子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才有趣。”胡雪岩伸手一拉，把她拉得又重新睡下，“我本来不想吵醒你，实在是睡不着。”

“古老爷呢？”

“他在大床上，也是刚睡下。”

“恐怕还不曾睡着，声音轻一点。”妙珠又问，“信写好了？”

“自然写好了才睡。”

“写给谁的？”

“写到苏州去的。”

“你不是要回苏州了吗？为啥还要写信？照这样说，你还住两天？”这一连串的问句中，留他的意思，表露无遗。胡雪岩心想，如果说了实话，又惹她不快，因而便含糊糊地答道：“嗯，嗯，也没有定规。”

于是妙珠便问胡雪岩家里的情形。由于她是闲谈解闷的语气，胡雪岩便不作戒备，老母在堂，一妻一妾，还没有儿子等等，都老实告诉了她。

“刘三爷是极精明、极能干的人，想来你那位‘湖州太太’也厉害得很！”

“一点不厉害。真正阿弥陀佛的好人。”

“这是你的福气！”

“谢谢你！”胡雪岩带些得意地笑着，“我的福气还不错。”

“也是你那位湖州太太的福气。”

“这倒不见得。”

“嫁着你胡老爷这样又能干、又体贴的人，过的是不愁吃、不愁穿的称心日子。你胡老爷人缘又好，走到哪里都是热热闹闹，风风光光。这还不叫福气？”

“我这个人好说话时很好说话，难弄的时候也很难弄。”

“我倒看不出来。”妙珠紧接着说，“照我看，你最随和不过。”

“随和也有随和的坏处，外头容易七搭八搭，气量小的会气煞。”

“男人家有出息的，三妻四妾也是常事。”妙珠忽然问道，“你有了湖州太太，总还有上海太太、苏州太太？”

“那倒还没有。”胡雪岩说，“一时也遇不着中意的人。”

妙珠恨不得凑过脸去说一声：你看我怎么样？但这样毛遂自荐，一则老不起这张面皮，二则也怕他看轻了自己，只好忍着。但转念一想，放着自己这样的人才，哪一样比别人差？他竟说“遇不着中意的人”，倒着实有点不服气。

“那么，”她问，“要怎样的人，你才算中意呢？”

胡雪岩听出因头来了，答话便很谨慎，“这很难说，”他有意闪避，“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有定规的。”

这一来，妙珠就说不下去了，总不能这样质问：难道我不是你的情人？这话就问得出来，也乏味。自己这样一片痴心待他，而他真当自己路柳墙花，随折随弃，真是叫人寒心。

念头转到这里，顿觉有无限难诉的委屈，心头凄楚，眼眶随即发热，眼泪滚滚而下。

两个人是贴着脸的，虽然眼睛都朝着帐顶，他看不见她哭，但热泪下流，沾着胡雪岩的右颊，不能没有感觉，转脸一看，大惊问道：“咦！你又哭了！为什么？”

“我有心事。你不晓得！”

“又是触动什么心境了？”

“我在想，珍姐倒快有归宿了，李七爷跟她说，这次招安做了官，要好好做人，干一番事业，预备把珍姐接了回去。我们姐妹相差一岁，自小到现在没有分开过。从今以后，她归她，我归我，想想可要伤心？”

“原来为的姐妹情深。”胡雪岩笑道，“我倒有个主意，何不你跟你姐姐一起嫁了李七爷？”

这句话说坏了，妙珠的眼泪，倾江倒海一般，身子一蹦，面朝里边，拉起夹被蒙着头，“啍啍”地哭出声来。

胡雪岩悔恨莫及，同时也有些昏头搭脑地弄不明白，一句笑话，何至于惹得她如此？当然，这时不暇细思，只有好言解释，继以赔罪，只求她住了哭声。

哭声不但不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结果，门上有了响声，古应春被惊醒了，来探问究竟。

“你听！”胡雪岩推着她说，“拿人家吵醒了。”

妙珠不理，心里倒巴不得有个第三者从中排解，好事方始有望，所以反哭得更起劲了。

“你真是，‘越扶越醉’！”胡雪岩无奈，只好起床去开了门。

“怎么回事？”古应春踏进来问说，同时仔细看着胡雪岩的脸色，是啼笑皆非的神情。

“哪晓得怎么回事？讲话讲得好好地，忽然说舍不得她姐姐从良，伤起心来。”

最后一句话不曾说完，妙珠将被一掀，恨恨地说：“你死没良心！”然后将头转了过去，掩面而啼。

这是有意抛出一个疑团，好让古应春去追问，果然，他中了她的计。

“小爷叔，你有啥地方得罪妙珠了？拿你恨得这样子，真叫人不懂！”

“你不懂，我也不懂。”胡雪岩唯有装傻，而且不希望古应春介入，所以接着便做了个送客出门的姿态，将身子往旁边一挪，手一扬，“天快亮了，请上床去吧，睡不了多少时候了。”

听这一说，妙珠的哭声突然提高，仿佛第三者一走，她就孤立无援，有冤难诉似的，于是古应春踌躇了。

“到底为什么？”

“她要跟我，又不肯好好谈。弄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一套，你说好笑不好笑？”

古应春大感意外，不假思索地说了句：“这是好事啊！”

“好事多磨！总也要慢慢儿谈，慢慢儿磨，才可以谈得拢。”胡雪岩打个呵欠，又催他走，“你请吧，我也要睡了。”

等古应春一走，妙珠的哭声也停住了，因为胡雪岩已有表示，她便等着他来谈。谁知他一口将灯吹熄，上了床却不开口。

事情成了僵局，妙珠又羞又恼，而且初次领略到胡雪岩的手段，真个因爱成仇，心思拨不转，拼命往牛角尖里去钻。

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做人乏味，再看胡雪岩时，鼾声大起，这一下更把她的心思逼到了绝路上，悄悄起床，流着眼泪，找了根带子出来，端张椅子到床脚，在床顶栏杆上，将圈套结好，头一伸上了吊。

胡雪岩的鼾声是假的，有意冷落妙珠，好逃避纠缠，她起来从他身上跨过下了地，他都知道，只知道她下了地做些什么，只觉得床突然一震，不由得睁开了眼，一望之下，吓得心胆俱裂，跳起身来，赤脚下了地，将妙珠的下半身一抱，往上一耸，那个圈套总算卸掉了。

妙珠的气刚要闭过去，上了圈套，后悔嫌迟，那一刹那，只觉得世间样样可爱，人人可亲，所以此时遇救，把胡雪岩的薄情都抛在九霄云外，一片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

激，趁势抱住他的头，“哇”地一声大哭而特哭。

这一下，不但惊醒了古应春，也惊动了妙珍和前后院的闲人，纷纷赶来探望，但心存顾忌，只在窗前门外，探头探脑，窃窃私议，只有妙珍排闥直入，但见妙珠伏在床上抽噎不止，胡雪岩穿一身白洋布小褂裤，赤着脚坐在那里，样子相当窘迫。

她只有向站在一边，仿佛遭遇了绝大难题，不知如何应付的古应春探问：“古老爷，到底为了啥？是不是妙珠得罪了胡老爷？”

古应春不答，只将嘴一努，视线上扬，她顺着他的眼风看过去，才发觉朱漆床栏杆上，束着一条白绸带子，莫非妙珠曾寻死觅活来着？心里疑惑，却怎么样也问不出口来，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时的胡雪岩，心里异常矛盾，异常难过，但也异常清醒，为了应付可能会有的麻烦，他觉得非先在理上站稳了地步不可。

于是他沉着脸说：“珍姐，我有句话要请教你。彼此初会，但有李七爷的关系在那里，大家都不算外人，我到同里来作客，妙珠要害我吃一场人命官司，我真不懂，为啥要这样子跟我过不去？”

这几句话，不但说得妙珍大为惶恐，连古应春都觉得太过分了，所以抢着说道：“小爷叔，话不好这样子说——”

“我说得并不错。”胡雪岩有意装出不服气的神情，“你倒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她一口气不来，害我无缘无故打这场人命官司，是可以开得玩笑的事吗？”

妙珍至今还只明白了一半。她实在不懂妙珠为何要上吊，为何上吊又不死？只是听胡雪岩这样发话，衷心感觉歉疚，便只好这样说：“胡老爷，我想总是妙珠得罪了你，你千万不要生气，等我来问她，回头给胡老爷磕头赔罪。”

“好！”胡雪岩趁势站了起来，“你问问她！问她看看，我哪里亏待了她？前后不过三天的工夫，哪里来的深仇大恨，要这样子害我！”

在床上的妙珠，既感愧悔，又觉委屈，哭得越发伤心。古应春倒起了一片怜惜之心，但还弄不明白胡雪岩的意思，不便说什么，只陪着他走到外面。

“小爷叔！为啥会搞得她要上吊？到底你说了什么话，叫她如此伤心？”

“轻点，轻点！”胡雪岩埋怨他说，“你要帮着我‘唱双簧’才对，怎么开出口来，总是帮人家说话？”

古应春报以苦笑，然后自语似的说了句：“长根怎么不露面，我去找他来。”

胡雪岩不响，这是默许的表示。古应春便开门走到外面，闲人甚多，见他的面都避了开去，古应春也不理他们，一直寻到妙珍所住的那座院落。

“李七爷呢？”他问一个娘姨。

“昨天没有住在这里。当夜就回盛泽去了。不过中午就要回来的。”

于是古应春只好折回原处，只见妙珍正在跟胡雪岩说话，发现他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投以期待的眼光，仿佛都要向他求援似的。

“古老爷，要请你说句公道话。”妙珍一开口便是受了委屈的语气，“我妹子眼界高，从来没有啥客人是她看得上眼的，今天为了胡老爷，连命都不要了！只看这一层，胡老爷也该有句话。”

“慢来，慢来！”古应春听她话中略有负气的味道，所以先出以安抚的态度，“有话慢慢儿谈，你请过来，怎么回事，先说给我听。”

妙珍听他这样说，便跟着古应春走到一边，简单扼要地提出要求，妙珠已自誓非胡雪岩不嫁，而胡雪岩一口拒绝，似乎没有转圜的余地。希望古应春主持公道。

这公道如何主持？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对胡雪岩只有谏劝，听不听在人家。不过，他也很困惑，胡雪岩为人最随和，这番好意，就是难接受，也该婉言辞谢，何以话风硬得竟连妙珍也感到气愤了。

“你等一下，让我先来问问我们小爷叔。”

问到胡雪岩。他又有一番说词，认为妙珍的话，迹近要挟，同时事实上也无法相许，加以这几天身心交疲，不耐烦多作纠缠，所以干脆回绝。

看起来胡雪岩也有些负气，但论道理，妙珍是骨肉连心，疼她妹子，说几句气话是可以原谅的。不过，胡雪岩身心交疲，肝火不免旺些，似乎也是情有可原，反正都是一时情绪不佳，事后自然相互谅解，旁人亦可以代为解释得清楚的。症结是在“事实上无法相许”这句话，不能不问。

“小爷叔，你有啥难处，说来听听。”古应春问道，“可是我们那位婶娘那里说不通？”

“正是！为了芙蓉，大打饥荒，至今还不曾摆平，我何苦又惹麻烦？”

古应春想了一会说：“这总有办法可以弄妥当。最主要的是，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妙珠？”

这话叫胡雪岩就难回答了，既不愿作违心之论，也不肯公然承认，顾而言他地说：“还有一层，我这趟是带着芙蓉来的，当着她在这里，倒又弄上一个人！你想想，她心里是何滋味？再说，我对刘三爷也不好交代。”

古应春旁观者清，听他这两句话，立刻了解了他的本心。他是喜欢妙珠的，杭州的那位太太，也不足为碍，只碍着芙蓉，一时做不成这件“好事”。

“你说的是实话，我懂了。”古应春提出警告，“妙珠一片痴心，如果落空，说不定还会有第二次的举动。好好的日子不过，弄件命债在身上，太划不来了。”

“命债”二字，说得胡雪岩悚然一惊，极其不安，搓着手说：“世上真有那样傻的人，连性命都不要？”

“说不定的！”古应春又正色说道，“她第一次真的上吊死了，倒也罢了，第二次出毛病，就是你见死不救，良心上一辈子不安。”

胡雪岩几乎一夜不曾睡，又遭遇了这些惊吓烦恼，只觉得头痛欲裂，神思昏昏，于是老实告诉古应春，他必须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托他代为敷衍珍珠姐妹，一切都摆到下午再谈。

要寻清静之处，自然还是朱老大家。到了那里，从后门入内，走到自己卧室，关照朱家派来伺候他的佣工，谢绝访客，然后关紧房门，解衣上床。他实在是累了，着枕便即入梦，直到中午才起身。

刘不才就在他外屋喝茶守候，听见响动，便来叩门，等胡雪岩开了门，他第一句就问：“怎么会险险乎闹出人命来？”

经过一觉好睡，胡雪岩的情绪稳定了，脑筋也清楚了，不先答他的话，却问到古应春：“老古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我就是听他说的。”

“那么，俞老跟尤五他们也知道了。”

“自然。”刘不才说，“大家都有点派你不是。”

胡雪岩在心里说：别人都可以说我薄情，派我的不是，唯独你不能！这样想着，口中便问了出来：“你呢？”

“我无所谓！你的事跟我不相干。”

这表示胡雪岩果真要娶妙珠，他亦不会反对。将来如何，虽不可知，但总算去了一个小小的障碍，自是可令人安慰的。

不过这件事到底是“闲事”，胡雪岩决定采取敷衍的态度，先拖着再说。眼前还有许多正经事要办，因而当机立断地作了决定：“你去收拾收拾行李吧！我们今天就回苏州，交代了长根的大事，赶紧回上海。”

“今天走怕不行。”刘不才说，“我听尤五说，今天晚上他们要公请你。”

“公请？”胡雪岩诧异，“为什么？”

“总有话跟你说。此刻他们关起门来，不知在商量什么。”

这让胡雪岩想起来了，急急问道：“长根来了没有？”

“自然来了。”刘不才说，“他这两天最忙了。据说，一早到盛泽去了一趟，特地赶回来的。”

胡雪岩点点头：“今天是他们帮里有事要谈，外人不便插足，我们也不必打搅他们，你把老古去找来，我们寻一处地方，一面吃饭，一面谈谈我们自己的事。”

等把古应春找了来，他建议仍旧到妙珍那里去盘桓。因为她自知失态，异常惶恐，托古应春无论如何要将胡雪岩请了去吃午饭，好让她有个赔罪的机会。

不去是逃避麻烦，而麻烦往往是越避越多，胡雪岩此时的心情已大不相同，想了一下，毅然决然地答道：“也好！我倒要听听她怎么说？”

于是三个人安步当车到了妙珍那里。她的神态前倨而后恭，口口声声：“胡老爷不要

动气，妙珠年轻不懂事。”又说，“千不看，万不看，看李七爷面上，当没那回事。”

这样措词，反令胡雪岩不安，便问一句：“妙珠呢？怎么不见她的面？”

“会来的！会来的！”妙珍问道，“时候不早了，是马上开饭，还是先用些点心？”

“点心可以省了，酒也不必，就吃饭吧！”

古应春是有意来做“串客”的，便顺着他的意思说：“对！天气太热，酒，免了。”

“这样吧，吃点‘杨梅烧’，是我去年泡的，一直舍不得吃，今天请请胡老爷。”

“那好。”古应春又改了口气，“杨梅烧可以祛暑，不妨来一杯。”

于是在一张大理石面的小圆桌上，妙珍亲自安席，乌木银镶筷，景德镇的瓷器，餐具相当精致。等摆上冷荤碟子，妙珍亲手捧出一个白瓷坛，打开布封口，一揭盖子，便有一股醇冽的酒香透出来，这种用洞庭山白杨梅泡的高粱酒，酒味都到了杨梅里面，其色殷红的酒，甜而淡，极易上口，最宜于这种初夏午间饮用。

坐定斟酒之际，妙珠翩然而至，不施脂粉，只梳一个乌油油的头，插着一排茉莉，倩影未到，香风先送，走到席前，从刘不才招呼起，最后才轻轻地喊一声：“胡老爷！”秋波流转，盈盈欲泪，但仿佛警觉到此时此地，不宜伤心，所以极力忍住，低着头坐在胡雪岩身边。

包括胡雪岩在内，谁都不提这天黎明时分，性命呼吸的那一段事故。妙珍也放出全副本事，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般，应酬得席面上非常热闹，但彼此的视线，总离不开妙珠，她不知道是别有幽怨，还是不好意思，一直低着头，偶尔扬眉，飞快地看胡雪岩一眼，不等他发觉，便又避了开去，实在猜不透她是什么意思。

在胡雪岩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想起一早跟她说的话，对她的态度，自觉过分，不免歉疚，便悄悄从桌子底下伸过一只手去，想握住她的手，她灵得很，拿手一移，让他扑了个空。

越是这种带些负气的动作，越使胡雪岩动情，便笑嘻嘻地问道：“还在生我的气？”

“我哪里敢？”

“不是什么敢不敢！”古应春接口，“妙珠根本没有生气，是不是？”

“是啊！”妙珍也说，“好端端地生什么气？妙珠！”她努一努嘴，意思是胡雪岩的酒杯空了，要妙珠替他斟酒。

妙珠迟疑了一下，取起酒坛中的银勺子，舀了一勺酒，从刘不才斟起，最后才替胡雪岩斟满。

“别人都有杨梅，为何我没有？”胡雪岩故意这样质问。

妙珠不响，舀了两个杨梅，放在一只小碟子里，推到他面前。

“讨出来的不好吃。我不要了。”

“我也晓得你不要！”妙珠冷笑，“你就是看见我讨厌。”

“妙珠！”她姐姐重重地喊，带着警告的意味。

这让胡雪岩颇为不安，怕姐姐要管妹妹，妹妹不服顶嘴，岂不煞风景？妙珠倒不曾顶嘴，只又是眼圈发红，盈盈欲涕，越惹人怜惜。于是做姐姐的叹口气，欲言又止，似乎想埋怨、想责备，总觉得于心不忍似的。风尘中人，善于做作，而况是带着真情的做作，那番低徊欲绝的神情，真是满座惻然。刘不才一向是个寻快乐的人，首先就心酸酸地忍不住，但以他的身份，颇难为词，便递个眼色给古应春，示意他有所主张。

古应春懂他的意思，但这样的事，何能擅作别人的主张，也不便当着珍珠姐妹劝胡雪岩莫负芳心，怕她们误会他代胡雪岩作了承诺。想了一下，唯有不着边际地劝慰一番。

“妙珠，”他说，“事情是来得突然了一点。胡老爷不是不中意你，他有他的难处。凡事事缓则圆，只要郎有情，姐有意，总有成其好事的一天。”在他觉得这是遥遥无期，说如不说的“空心汤圆”，而在妙珠却大有领悟，她平时喜欢听小书，也喜欢看那些七字句的唱本，才子佳人，痴心苦恋，历尽艰难，最后终了大团圆的事，在肚子里记着好多，这时听得古应春的话，就像一把锁匙开启了她失而复得的一具百宝箱，心想：对啊！他自己不也说过“好事多磨”，我且耐着性子磨，哪怕他有棱有角，要磨得他圆转自如，滚入自己怀中。

这样想着，脸色就不同了，低眉垂眼，神思不属地在悄然思量，席间的谈话，一概不闻。别人倒还好，胡雪岩是惊弓之鸟，心里在想，莫非她又生了拙见？常听人说：一个人自尽，在刚要断气的刹那，想起尘世繁华，一定痛悔轻生，所以遇救之后，绝不会再想到自尽。如果真的想死，则其志坚决，异于寻常，预先顾虑到可能会再度遇救，想出来的寻

死的办法，是别人所防不到的，那就死定了！

转念到此，悚然自惊，急急抬眼去看妙珠，但见她神态安闲，又不像是在想寻死的样子，倒有些困惑了。

“妙珠，”这次他伸过手去，她不曾拒绝，“你在想啥心事？”他率直地问。

“我在想——”她突然嫣然一笑，“不告诉你！”

这一笑，使胡雪岩大为安慰，一切顾虑，都抛在九霄云外，因为这个笑容，绝不会出现在想寻死的人的脸上。

“告诉是要告诉的，”古应春也觉得安慰，所以打趣她说，“要私底下说，才有味道。是不是？”

妙珠不答，拿起银勺子来，又替大家斟酒，然后取起自己面前的杯子，看着妙珍说道：“珍姐，你吃点酒！”

“越大越不懂规矩！”妙珍仿佛又好笑，又好气地说，“怎么不敬贵客，来敬我？”

“自然有道理在里头。”

“你讲！啥道理？”

“你先吃了我再讲，讲得没有道理，我一杯罚两杯！”

“这话对！我做见证，”刘不才插嘴，“妙珍你就先吃了。看她怎么说。”

于是妙珍将面前的半杯酒，一饮而尽，放下杯子，与他人一样，都注视着妙珠，要听她有什么出以如此郑重态度的话说。

妙珠自觉绝妙的智珠在握，神态极其从容，“珍姐，从爹娘故世，多亏你照应。如今李七爷要做官去了，眼看珍姐你是现成的一位官太太。刚才这杯酒是恭喜你！”她看着刘不才和古应春问道，“这杯酒，珍姐是不是该吃？”

“对，对！”两人异口同声附和。

“好了，好了。”妙珍催促，“你自己有话快说。”

“刚才这杯是喜酒。”妙珠慧黠地格格一笑，“我是有两句极要紧的话，珍姐你再喝一杯，我才能说。”

妙珍又好笑，又好气，“死丫头！”她咬一咬牙，“我再不上你的当了。”

看她们姐妹俩的神情，大家都笑了，只有妙珠例外，“真的！是极要紧的话！”她说，“说出话来，有没有道理，是要大家评的。如果没有道理，我一杯罚三杯。”

“真硬气！”刘不才揶揄着说，“妙珍，你不能输给你妹妹。”

席面上原要这样才热闹，妙珍就装得很认真地说：“刘老爷，我听你的话。回头她的话没有道理，你可要说公话。”

“当然！当然！”刘不才亲自执壶，替妙珍斟了大半杯酒。

等她干了酒，妙珠问道：“珍姐，你倒爬上高枝儿去了，丢下我一个怎么办？”

“对！”刘不才脱口就说，“问得有道理！”

古应春和胡雪岩亦以为然，但他们的心思都快，觉得她这句话不但问得有道理，而且问得很厉害，尤其是胡雪岩仿佛看到一片罗网迎头罩了下来。

妙珍也确是这样的心思，打算着让胡雪岩娶了妙珠回去，也是个极好的归宿。但这是私下打算，不便公然透露，否则胡雪岩会起反感：原来你自己急着要从良，而抚妹之责，又不能不尽，才套到我头上。我偏不要！

因为有此顾虑，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妙珠趁机又说：“我也知道珍姐为难，自己不能不打算打算。珍姐，你让我先走一步。”

“先走？”妙珍愕然，急急问道，“走到哪里去？”

“我想先搬出去住。”妙珠以从容而坚决的语气答道，“这碗饭，吃到现在为止了！”

这一说，大家才算明白，虽未从良，愿先“脱籍”。这也是好事，但总得有个着落，才是办法。

“至于住的地方，我也想过了。”妙珠说道，“多的是庵堂，让我带发修行，修修来世，总也是办得到的。”

“这，怎么可以？”刘不才大摇其头，“年纪轻轻，说出这种话来，岂不叫你的姐姐伤心？”

“我想，”妙珍慢条斯理地说，“果然有志气不吃这碗饭，我倒也赞成。先搬出去住也可以，住庵堂就不必了。”她又加了一句，“胡老爷，你说是不是？”

胡雪岩心想，妙珠似乎胸无城府，花样倒真不少，且“将”他一“军”，看她怎么说？

“我不相信妙珠年纪轻轻，会看破红尘，要修什么来世？如果，”前一句话倒没有什么毛病，坏就坏在“如果”，他说，“如果真的要修行，我替妙珠造一座家庵。”

这真是语惊四座，珍珠姐妹无不变色，刘不才和古应春也深为不安，觉得他这句话太重了。

在妙珠，不但气，更多的是恨，心里在想：真看不出他，好狠的心肠，一死回不了他的意，现在还要逼自己出家。然而她也是好强的性格，说了不算，叫人笑话。于是她又想：好！我就跟你赌这口气！

冲动之下，不暇细思，“胡老爷一言为定。”她站起身来福了福，“我先谢谢你！”

“说笑话的！”刘不才先喊了起来，“妙珠，你怎么当真？”

“绝不是说笑话。”妙珠的脸色煞白，“我懂胡老爷的心思，最好我在这时候就一剪刀拿头发剪了起来。这可对不起了，修行在心，不在乎做不做尼姑！”

越是这种不讲理的诬指，越见得她一片深心都在胡雪岩身上。但局面越来越僵，僵得有无无法收场之势，胡雪岩当然自悔轻率，尴尬万分。妙珍和刘不才也只有从中打岔，乱以他语，倒是古应春，忽有妙悟，通前彻后，略想一想，作了个“大胆”的决定。

“妙珠！”他起身招招手说，“你来，我有句话问你。”

“古老爷！”妙珠率直拒绝，“有话，你在这里说好了。”

“喔唷！”古应春故意抚摸着前额，“这个钉子碰得好厉害。”

虽是玩笑，含有指责之意，勾栏人家以不得罪客人为第一要诀，所以妙珍代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古老爷！她年纪轻，不懂事，一切包涵。”接着，便正色向妙珠

训斥，“你怎么连好歹都不懂！古老爷有话问你，自然是好意。‘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不跟古老爷赔罪。”

妙珠也觉得自己不对，但要她赔罪，却又一时变不出那样的脸色来，幸好古应春体恤，连声说道：“赔什么罪，赔什么罪。来，来，我们到这面来谈。”

一面说，一面拉，妙珠也就顺势收篷，跟到一边，悄悄说道：“古老爷，真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必去谈了。我问你，”古应春停了一下，用很郑重的语气问道，“你是不是下定决心，非姓胡不可？”

妙珠抬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很快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便垂下头去，然后，微微颌首。

“好的！不过事情一时不会成功，一年半载，说不定三年两年，你等得及吗？”

“没有啥等不及！”妙珠用极轻的声音回答。

“那就让胡老爷替你造一座家庵，反正带发修行，不要说带发修行，就真的做了尼姑，也可以留起头发来还俗的。”古应春又说，“你想想，你住的是姓胡的替你造的房子，还不算是胡家的人？”

这不但是一句话指点了迷津，也因为古应春站在自己这边，越发增加了信心，因而妙珠眉开眼笑地不断低声称谢：“古老爷，谢谢你，谢谢你！”

“我的话，你摆在心里。”

“是的。我晓得。”

话虽如此，妙珠到底不是那种老于世故，深于城府的九尾狐，开朗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摆在脸上。妙珍和刘不才看她神情舒坦，自然都感到快慰，只有胡雪岩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妙珠是宜喜宜嗔春风面，一扫愁苦之容，格外显得明艳照人，看在眼里，爱在心头，一方面又怕古应春擅作主张，投其所好，如果所许的愿心是自己办不到的，则又何以善其后？

心里七上八下半天，终于趁刘不才大谈赌经时悄悄问妙珠：“古老爷跟你说点啥？”

她眼波闪耀，斜着从他脸上飘过，故意洋洋不睬地答了句：“不好跟第三个人说

的。”

她装假，他便有意逗她：“想来是他看中了你了？你可当心！古老爷有个‘女张飞’管着。”

“女张飞？”妙珠触发了好奇心，“怎么叫出这么个名字来。你倒说给我听听。”

“来！”胡雪岩趋势将她一拉，两人走到屏风背后，在一张杨妃榻上，并排坐了下来，“女张飞”自然不谈了，但却别无话说，一个拉着她的手凝视，一个低头不语。

“胡老爷！”是妙珠先开口，“你说要给我造一座家庵，这话算不算数？”

“我跟你说说笑话的。”胡雪岩正好改口，“莫非我真的作孽？年纪轻轻的，送你进庵堂去过那种日子？”

“哼！”妙珠微微冷笑，“造一座庵，也要几百两银子，自然舍不得了！”

胡雪岩再精也想不到这是激将之计，当即答道：“几百两银子小事。不要说你我有过交情，哪怕初见面，送你几百两银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既然你这样说，我先谢谢你，明天等家庵造好了，我供你一个‘长生禄位’。”

“不行，不行！‘家庵’两字，再不用提起。”

妙珠也不是真的看破红尘，要去带发修行，就这片刻之间，她照古应春的指点，另外打定了主意，“你不用管，你总归给我几百两银子，让我造间新房子住就是了。”她又加了一句，“你肯不肯？”

“谈不到什么肯不肯。你如果不相信，我马上给你银子好了。”

“那倒不必。说过算数。”

接着，她伸出春葱样的一只小指，一钩新月似的弯着，胡雪岩也伸出小指来跟她勾了勾。接着，便一手揽住了她的腰，说了句真心话：“妙珠，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又舍不得你，又怕你。”

“怕我什么，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老虎倒不是，是一条——”

“一条什么？”

胡雪岩想说：是一条会缠人的蛇。但因已领教过妙珠的脾气，不敢造次，所以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等她再追问时，自然也不肯出口，笑笑而已。

“我知道你怕我。”妙珠有些悔恨不胜似的，“我也知道我的脾气，就是改不掉。”

一个人能有自知之明，便容易相处了，胡雪岩心想，不管将来如何，能劝得她稍敛那种刚烈性情，总是好事，“妙珠，”他先恭维她一顿，“说良心话，我从杭州看到上海，上海看到苏州，像你这样的人品，真是顶儿尖儿，再没有话好说——”

“好了，好了！不要替我乱戴高帽子。捧得高，跌得重，下面就要说到我的坏处了。”

一说破，胡雪岩倒又不便再出口了，仍然只能付之一笑。

“闲话少说。”妙珠忽然问道，“你住房子喜欢怎样一种格局？”

这话问得太突兀。胡雪岩想了一下，方始明白，但也不愿说破，只反问一句：“你呢？你喜欢怎样的格局？”

“我喜欢高大凉爽，前后空地要多。”

“那么，你就照你的意思去盖好了。如果要修怎么样一座亭台楼阁的大花园，我力量不够，普通一所住宅，我还送得起。”胡雪岩又说，“房子是你住，不是我住，自然是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是有意这样说的，暗中拒人于千里以外，这，妙珠也懂，不过她受了古应春的教，已打定一个“磨”字的主意，所以并不觉得失望，神态自若地问道：“你们杭州的房子是怎样的格局？”

“普通人家前后厢房，中间是正屋，有个名堂，叫做‘四盘一汤’。”

妙珠觉得这个说法很新奇，闭上眼想一想，若是临空下望，前后厢房，分布四角，中间一座厅，果然是这样一种形状，于是笑道：“好的！我们也来个四盘一汤。”

这近乎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自然也懂，认为不宜再说下去了，话越来越多，也越描越黑。因而又是笑笑不响。

“你倒真会笑！一笑、两笑、三笑了！”

是不明用意的废话，但出之于她的口中，另有一种味道。胡雪岩斗口也是很在行的，随即笑道：“你倒是胜过秋香，可惜没有一个唐伯虎！”

这又有暗中见拒之意，妙珠心中自语：总有一天叫你脱不得身。这样想着，脸上便露了诡黠的笑容。

这让胡雪岩又起警惕，不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凝神细看，妙珠忽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笑，越使胡雪岩困惑，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的：前嫌尽释！既然如此，就不必再瞎费什么工夫了，且丢开了再说。

回到席间，重又闹酒，一顿午饭，吃到下午四点才罢。妙珠道声“得罪”退了出去。接着便有个替妙珍收拾房间的心腹娘姨，进来使个眼色，将妙珍调到外面。这一去好久不见进来，冷落客人是娼门大忌，而况是这几位特客。所以胡雪岩等人，虽在海阔天空地闲谈，暗地里却都抱着一个疑团。

天快黑下来时，来了一班狎客，嘈杂的人声中有一句话听得很清楚，是她们那里的相帮在说：“二小姐收房间了。”

“二小姐”就是妙珠，“收房间”等于上海长三堂子里的“卸牌子”，是从良的表示。问津有心的那班狎客，一看名花有主，无不惘叹，少不得有人打听，是何豪客，量珠来换去了这一粒“妙珠”？相帮以“弄不清楚”作答。

别人不清楚，妙珍屋里的三个人，心中雪亮，古应春笑笑说道：“小爷叔！艳福不浅，到处有人留情。”

胡雪岩却笑不出来，“我不是假道学，用不着口是心非。人呢，当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工夫来享这份艳福。”他看着刘不才说，“三爷，你来接收了去吧！”

“说笑话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刘不才大摇其头，“退一万步说，妙珠一片心在你身上，九牛拔不转，就算我可以接收也接收不到。”

“麻烦！”胡雪岩有些怨恨，“老古，一定是你替她做了狗头军师！你说实话，你替她出了什么馊主意？”

古应春想了一下，这样答道：“小爷叔，我劝你最好置之不理，听其自然，那就不会有麻烦，更不会有烦恼了。”

“这话倒说得有道理。”胡雪岩深深点头，“我就照你的话做。”

“只怕不容易做到。”

听他的话又翻覆，自然诧异，而且不满：“这话，我弄不明白！”

“很容易明白！小爷叔，有道是：‘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我怕你心里抛不开。倘或如此，倒不如实事求是的好。”

胡雪岩沉吟了一会，果然有些割舍不下，因而便无话可答了。

漕帮生计

就在这时候，到了一班客人，领头的是跷脚长根，其次是俞武成，再后面就是尤五跟他的那班江湖弟兄，殿尾的是杨凤毛和朱老大，挤得满满的一屋子，加上妙珍领着娘姨、大姐来招呼，乱得不可开交。

“小爷叔！”尤五避开古应春和刘不才，将他一拉，悄悄说道，“我有几句要紧话，想跟你说。看哪里有清静的地方？”

这得找主人，胡雪岩便又去问妙珍，她毫不迟疑地答道：“妙珠的房间空着。”

“不错！”胡雪岩倒想起来了，“妙珠是怎么回事？”

听此一问，妙珍的神情很奇怪，瞟了他一眼，用又像埋怨，又像调侃的声音说：“我都要问胡老爷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扯开来，话就说不完了，事虽关心，苦于此时无暇深问，胡雪岩只说得一句：“回头再谈！”转身而去。

将尤五领到妙珠原来的住处，进房便觉异样。古应春睡过的那张大铜床，衾枕皆已收起，只剩下一张藤棚，妆台上胭脂花粉，一扫而空，玻璃镜子上还蒙了个布套子，格外有股人去楼空，天涯何处的凄凉味道。

“唉！”胡雪岩不知不觉地轻轻叹了口气。

尤五一天都在忙着商谈“大事”，不解所谓，便愕然相问：“小爷叔，你叹啥气？”

胡雪岩是深感于这短短一天之中，妙珠由一念轻生到毅然脱出风尘，已经历了好一番沧桑，情动乎中，不能自己，但到底算是闲情，这时候何必去谈它？所以问而不答，只说：“你们今天跟长根谈得怎么样？”

“那是小事。长根自然是厉害角色，不过自己人面前，不作兴说‘法兰西话’——”

“什么？”胡雪岩打断他的话问，“你说什么‘话’？”

“喔，”尤五笑道，“这是最近夷场里流行的一句俗语。说洋文，英国话还有人懂，法兰西语，只听他舌头上打滚，不晓得他说些什么，所以说人自说自话，彼此永远谈不拢，就说他是说‘法兰西话’。”

“这倒也妙。长根不说‘法兰西话’，说的什么话呢？”

“说的老实话，人心都是肉做的。小爷叔这样待他，他不能做半吊子。又说：吃不穷，着不穷，不长眼睛一世穷！这句话也很实在。大家都看上小爷叔了！”尤五用极郑重的语气说，“小爷叔，江南江北的漕帮，以后都要靠你老人家了！”

“言重，言重！”胡雪岩大为诧异，“怎么扯得这句话？”

“我们商量好了！”尤五慢吞吞地说，“我们大家推小爷叔，做个军师，请你来发号施令。小爷叔，你不要打岔，听我讲完。”

讲的是他们江南江北漕帮的一条自救自保之策。从洪杨乱起，河道阻塞，漕米改为海运以后，漕帮生计维艰，只是遍地烽火，各地纷纷办团练自保，朝廷焦头烂额，只顾军务，尚且不暇，自然无法来管漕帮的生计。这层苦衷，漕帮的头脑，无不体谅，因此各地帮口小弟兄闹事，他们都是好言相劝，共体时艰，但朝天一张口，家家有老小，总得要喂饱肚子才行。这就不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所能济事的。

因此，尤五、俞武成、跷脚长根还有另外一班漕帮管事的人物，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都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自己来寻一条生路。

“小爷叔！大家都佩服你是天下第一等的脑筋，这条生路，不但要你替我们来寻，而且要请你领我们来走。”

“啊！”胡雪岩吸着气，已感到双肩沉重不胜了，但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只有三个字：想办法！

当然，尤五与他的同道，亦绝不会仅仅定下这么一个宗旨，便将千斤重担，不问青红皂白，压在胡雪岩肩上，他们也谈到过许多能够走、走得通的路。不过，这些想头，也大都是胡雪岩的启发而已。

“小爷叔，我们也谈过，第一，漕帮有船有人，不运漕粮，可以运别的东西，甚至于载客。现在难民多，有时要搭船觅个铺位，还真不容易。你说，这行生意好不好做？”

“当然好做。难处是怕官府不准。这，我来想办法。”

“对啊！”尤五十分欣慰，“我们要请小爷叔来出头，就是这些关节，都要仰仗大力来打通。”

“打不打得通，还不敢说。”胡雪岩又问，“你们还谈些什么生意？”

“丝、茶两项销洋庄，现在看样子是一定可以恢复的了。我们想集一笔资本，请小爷叔替我们来做。”

“这当然可以。不过我先要问一问，这两项生意，赚了钱，是私人的，还是公众的？”

这话问得尤五一愣，“是啊！”他搔搔头皮说，“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是请小爷叔来替漕帮弟兄想办法，如果赚钱公众分，当然没话说。不然，就只好搁在后头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五哥，”胡雪岩迟延了一下，终于问了出来，“我倒要请教，你的意思，是为公，还是——”

“我的情形，你晓得的，无所谓公私。有钱，老太爷的用度先提起一份，此外就是大家用，手长的多用几个，脚慢的少用几个。”

“这不是办法，你总要定个章程出来。不要说你是一帮之主，就是我自己的生意，对

伙计们也要一碗水往平处端，大家才会心服。”

“是！小爷叔说得是。”尤五深深点头。

“这件事你不妨请老古替你参赞。现在不必去谈它。丝、茶两项生意，当然要做的，不过应该还有别的，大家有饭吃的生意好做。等我空一空来替你们动脑筋。”

“是的。我先跟你说明白了，回头席面上，他们还有话说。”

这一夜的盛宴，算是漕帮公众特请，虽非鸿门宴，但这顿饭也着实难吃，大家越是恭维，胡雪岩越觉责任沉重。所以一面谦虚，一面腹中寻思：江湖上行事，有时要“充”，不会的也得要大包大揽，满口答应；有时要“冲”，不管做得到做不到，硬做了去。但是，有时既不能充，更不能冲，一要诚实，二要稳健。像此时的情形，充对了、冲过了，未见得见好；充不好、冲不过，则误人大事，吃力而不讨好，不智之甚！

因此，他等大家的话告一段落，从容冷静地说道：“刚才尤五哥跟我说，承各位抬爱，我说不出推辞的话来。此刻想想，有两句话，一定先要向各位说明白。”

这不能不预先声明的两点苦衷是：第一，他个人的生意，以及招揽在身上的闲事很多，而且也都到了不容再拖，必须料理的时候，所以一时还无法为漕帮效劳；其次，他感叹着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将来必不能尽如人意，希望大家谅解。

对于第一点，自是同声应承，提到第二点，尽管他措词委婉，仍有好些人觉得不安，尤其是俞武成，很费劲地申述，大家绝没有任何成见，希望他不要多心。胡雪岩对“麻布筋多，光棍心多”这句江湖上人人皆知的谚语，深具戒心，所以本来还想在这方面再发挥几句的，见此光景，也只好缄口不言了。

这一顿酒吃下来，已是斗转参横，除掉跷脚长根，其余都回到朱家歇宿。

尤五因为同里事毕，而松江、上海都还有许多事要等他去料理，决定第二天一早离去，特地到胡雪岩那里话别。不想一谈起来就没有完，胡雪岩一再催促，他总舍不得走，话虽多，其实以后有机会再谈亦可以，只是久别重逢，乍逢又别，觉得依依不舍而已。

就这样一谈谈到天亮，尤五索性直接上船，睡到松江。由于有他的朋友在一起，胡雪岩在礼节上不能不送行。河干握别，人已疲乏不堪，正待回朱家蒙头大睡，在一起的古应春眼尖，拉了他一把，急急说：“你看！”

终成眷属

注目看时，一顶小轿，如飞而过，只从两方镶嵌的玻璃小窗中，看出是个女人，却不辨是何面貌。

“是哪个？”

“还有哪个？”古应春笑道，“请问在同里，还有哪个女人是小爷叔你关心的？”

这当然是指妙珠，但古应春这样硬指他对妙珠关心，却使他感到有口难辩的委屈。就在这苦笑无以为答之际，只见轿子已转入一条小巷，他便脱口问了一句：“昨天搬出去以后，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也许就住在这条巷子里。”古应春怂恿着说，“去看看！”

拉着走到巷口一望，果不其然，轿子已经停了下来。胡雪岩心想，既已如此，不如看个明白，因而不必古应春相劝，先就走了过去。

到那里一看，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一幅簇新的朱笺，写着乌光闪亮的两个径尺大字：“胡寓”。

胡雪岩大为诧异，“老古，老古！”他慌慌张张地问，“妙珠也姓胡？”

“我不晓得。”

“这就有点奇怪了！”胡雪岩狐疑满腹，“这样‘霸王硬上弓’的事！我还是第一回看见。回去倒要问问妙珍！”

“何必那么费事？现在有妙珠在这里，为啥不问？”说着，古应春伸手便去叩门，胡雪岩想要阻止，已是不及，古应春拉起铜环“当当”地拍了两下。

黑漆双扉开启，垂鬟小婢正是妙珠身边的小大姐阿金。

“胡老爷！”面团团像“无锡大阿福”的阿金，笑嘻嘻地说，“你莫非千里眼、顺风耳？一早就寻得来了。”

胡雪岩无心跟她逗笑，只问：“二小姐呢？”

“刚刚回来。”

一句话不曾完，妙珠已掀帘而出，布衣布裙，屏绝铅华，已俨然“人家人”的样子了。“古老爷，”她含笑迎客，“请里面坐。”说着，抛给胡雪岩一个眼风，作为“尽在不言中”的招呼。

这样的举止，是以胡家的主妇自居，胡雪岩心想：这就不必再问她的本姓了。如今要动脑筋的是，设法让她将“胡寓”这张朱笺取消。

这样盘算着，便声色不动地说：“你这房子，倒不错。难为你觅得着，说搬就搬，一搬就有合适的房子，倒真凑巧。”

“是啊，巧得很！”妙珠很高兴地说，“我领你们看看。”

于是从前到后，走了一遍，最后到客堂落座。家具似是现成有在那里的，屋角堆着箱笼什物，还未整理。

“今天还乱糟糟的，没有地方坐。古老爷，你下次来就好了。”妙珠又说，“做丝生意，总少不得要到同里来，如果没有地方落脚，就住在这里好了。这里，古老爷，你当它自己的家一样。”

“多谢，多谢。”古应春说，“如果到同里，一定来看你。”

修行的话也不说起了！胡雪岩心里好笑，想挖苦她两句，又怕她动气，便忍住了。但嘴角掩不住那种近乎捉住人错处的笑容，使得妙珠忍不住要问。

“胡老爷，你笑啥？笑我做事顾前不顾后，是不是？”

“顾前不顾后”五个字，不堪寻味，胡雪岩却不说破，只问：“你这房子是租，是典，还是买的？”

“租的。”

“房东卖不卖？”

“卖也可以谈。”

“看样子，你倒像很中意这所房子。”胡雪岩略停一下说，“我看为了省事，我就买这所房子给你好了。”

“随你的意思。”

“照我的意思，你先把‘胡寓’这张条子拿掉！”

“不！”妙珠断然拒绝，“我姓胡，为啥不能贴那张条子？”

“你将来不是要改做家庵吗——”

“对，”妙珠抢着说道，“那时再换一张条子，叫做‘胡氏家庵’。”

“那也随你的便。反正天下姓胡的多得很，随你高兴姓啥就姓啥。”依然是拒人千里的语气，妙珠觉得他太过于薄情，脸色便有些不大好看了。

胡雪岩神思困倦，肝火上升，认为妙珠过于惫赖，有意想跟她吵一架，吵散了拉倒。但未及开口，为古应春看出端倪，急忙抢在前面做和事佬。“啊！”他故意装作耽误大事，突然想起的那种吃惊的神色，目瞪口呆地望着妙珠。

这是为了想移转他们的注意力，两个人当然都上当，胡雪岩先问：“怎么回事？”

“喔，”他忽又放缓了神色，摇摇头说，“没有什么！想起来了，不要紧。”

“真正是！”妙珠拍着胸说，“古老爷真会吓人。”

胡雪岩对他，当然远比妙珠来得关心，因而追问：“你想起什么？什么事不要紧？”

根本无事，如何作答？古应春便信口胡扯：“我想起个很有趣的故事。”

胡雪岩啼笑皆非，妙珠却是想想滑稽，这古老爷莫非有痰疾？再看到胡雪岩那副懊恼而无可奈何的模样，不由得“噗哧”一声，忍俊不禁了。

这破颜一笑，便至少是安抚了一方。古应春旁观者清，此时若得妙珠的一番柔情蜜意，则百炼钢可以化为绕指柔，因而先抛个眼色，然后指着胡雪岩对妙珠说：“他跟尤五爷谈了一夜，又送他上船，又来看你，这会儿真的累了。你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说完，起身就走，脚在移动，眼睛中不敢放松，一看胡雪岩也要站起，立即回身硬按着他坐下。

“朱家人来人往，嘈杂不过。你这两天精神耗费得太多了，难得几样大事都已有了头绪，正该好好息一息，养足了精神，我们明天一起到苏州，转上海。”

“古老爷是好话！”妙珠从容接口，“一个人，好歹要晓得，好话一定要听。”

胡雪岩也实在是倦得眼都要睁不开，勉强撑持在那里，经他们两人这样相劝，一念把握不住，如水就下，浑身劲泄，不但懒得动，连话都懒得说了。看古应春刚要出门，他想起一句话，非说不可，“老古，老古，你等等！”他吃力地说，“老周只怕今天会从苏州回来，如果有啥信息，你赶紧派人来通知我。”

“我知道了。你尽管安心在这里休息好了。”

等古应春一走，妙珠亲自去绞了一把热毛巾，递到胡雪岩手里，同时问道：“饿不饿？”

“饿倒不饿，心里有点发虚。”

“不是心里虚，是身子虚。我煨了一罐莲芯粥在那里，你吃一碗，就上床去吧！”

一面说，一面便走了开去，不多片刻，阿金捧着一只闽漆托盘，端来了一碗桂花冰糖莲芯粥。胡雪岩本来就爱甜食，那碗粥清腴甘糯，吃完了意犹未尽。妙珠仿佛预知他的心意似的，紧接着端来了第二碗。

“没有打算你会来，不曾多预备，就只有这一碗了。我马上再炖，等你起来再吃。”妙珠又问，“另外还想吃点啥？好趁早动手。”

这样深情款款，胡雪岩心头的樊篱尽撤，看看阿金走得远了，便笑笑说道：“啥也不要，只要你的人！”

嘴里说着话，一只手便伸过来拉，妙珠腰肢一扭，翩然避开，带着顽皮的笑容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胡雪岩一笑而罢，伸过懒腰，站起身来，妙珠便引着他到卧房，房间甚大，却犹未布置妥帖，不过窗帘已经装好，床上衾枕整洁，尽堪安卧，身子一歪，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起来嘛！等我铺床。”

“马马虎虎好了。”胡雪岩的眼睛已经合拢，“我不想再动了。”

妙珠无奈，叫进阿金来，替他脱靴宽衣，一个身子拨过来拨过去，费了好半天的事，刚把他的头搬到枕上，鼾声已经起了。

他这一觉睡到下午才醒，首先听到的是柔靡的小调，用鼻音低低哼着，转身朝外，从雪白方孔纱帐中望出去，只见妙珠正坐在窗前通头发，发长及腰，一梳子通不到底，不能不抬起又白又腻的一弯手臂，反握发梢，才料理得了。胡雪岩看在眼里，痒在心头，便咳嗽一声，等她揭帐来视，很快地将她一拉。

猝不及防的妙珠，恨声说道：“总是这样子蛮来！”等他一放手，她脱身退后，正色而言：“这里地方不同了。”

胡雪岩愣了一下，才明白她的意思——是良家妇女了，不同于她们姐妹一起张艳帜的时候。一夜之隔，居然身份不同，然而对一个睡在她床上的男人，说这样的话，不太可笑吗？

因此，他不假思索地问了一句：“那么我呢？睡在这里，算是啥名堂？”

“问你自己！你不说明白，我只好拿你当客人看。”

“客人？”胡雪岩忍不住好笑，“睡在女主人床上的客人！”

妙珠也忍不住抿嘴笑了，但很快地又绷起脸来，“难得一次。”她说，“下次再来，就对不起了。”

“怎么样？莫非赶我出门？”

妙珠词穷不答，只叫阿金舀脸水进来，自己虽也在招呼照料，却总是远远地躲着胡雪岩，深怕他要动手动脚来轻薄似的。

这样子见他如见了一条蛇的神情，使得胡雪岩大起反感，便忍不住挖苦她：“真像个人人家的样子了！是不是想造贞节牌坊？”

话说得太重，妙珠勃然变色，强自按捺怒气，冷笑着说：“随便你怎么样说好了！总而言之，我的主意打定了，你一天不拿真心出来，我一天饶不了你。你等在那里！”

自有麻烦来找上你的门。”

像要挟，又像恫吓，但更像撒娇，胡雪岩笑道：“你倒说说看，怎么样找我的麻烦？”

“不告诉你。”妙珠恨恨地说，“没良心的人，值不得可惜，你看我！总有一天要你讨饶。”

明知是因爱生恨，胡雪岩仍不免哑然失笑，“到底你我有啥解不开的仇？”他问，“你拿我恨成这个样子？”

妙珠也是一时冲动，发泄了固然快意，事后却不免失悔。由他这一问，少不得从头想起，也不过几天间的事，像他这样场面上的人，走马章台，不足为奇，如说有人喜欢他，就得量珠聘去，世上哪里有这样的事？置妾虽不比娶妻，也不是一件小事，当然他有他的难处。只为自己一片痴情，都在他身上，相形之下好像显得他薄情，其实他守着他做客人的道理，丝毫不错，怪来怪去，只怪自己一厢情愿，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这是有苦说不出的委屈，既以自怨，又以自责，更以自惭，那眼泪就止不住了，面朝外坐在妆台边，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大片，也懒得去拭一拭眼。

胡雪岩坐在床沿上，是在她身后，看不见她的脸，只觉得她无语兀坐，态度可怪，等走过来一看，方始惊惶，“咦，咦！”他问，“怎么了？伤这么大的心！”

“我也想穿了，”妙珠哭过一阵，心境比较开朗，情感不再那么黏滞，“各人有各人的处境，硬凑到一起，也没有意思。回去是绝不会回去了，不过，我也不会再缠住你。”说着，擦一擦眼睛，擤一擤鼻子，走了出去。

胡雪岩的心情很矛盾。听她这样的表示，原该有如释重负之感，却反觉得无趣，就坐在妙珠原来的座位上，茫然不知所措。

坐又有些坐不住，站起来随便走一走，一走走到窗前，无意中向外一望，恰好看到妙珠，手里拿着一张红笺，上面仿佛有字，这很容易理解，她将那张“胡寓”的门牌取消了。

这反使得他怅然若失。但是妙珠两手空空走了进来，不提此事，他也不便先问，搭讪着说：“老古怎么不来？”又问，“几点钟了？”

“快打三点了。”妙珠换了一副态度，平添些周旋的形迹，“还是吃饭，还是先吃些点心？”

“午饭、晚饭并在一起吃了！我也不饿。”他说，“哪家馆子好，晚上叫一桌席来，我借你的地方请客。”

妙珠似有难色，但终于点点头：“是哪几位客？”

“还不就是这几个熟人。主客是朱老大，在他家打搅了好几天，应该表示点意思。”

“叫酒席倒现成。”妙珠提醒他说，“如果你是临时起意，要赶紧通知客人。”

“是的。我自己去。”

于是妙珠伺候他穿上长衫，送他出门。等她关上大门，他才回身去看，果然，那张“胡寓”的朱笺消失了。但深红的四只纸角残迹犹在，好比“家有喜事”的条子刚刚撕去那样，令人兴起一种曲终人散的怅惘。

胡雪岩站了好一会，方始回身又走，走出巷口，就是一家笺纸店，他买了一张虎皮笺，看着柜台上的大墨海说：“你们这里哪位字写得好，劳驾替我写两个字。”

“喏，”小徒弟指着坐在账台旁吸水烟的白胡子老头说，“我们老东家的字，呱呱叫！”

那个鬓眉皆白的老掌柜，便捧着水烟袋起身，含笑招呼，问明了胡雪岩要写的字样，就着现成的笔墨，一挥而就，年虽衰迈，腕力不弱，一笔魏碑，将“胡寓”二字写得典雅凝重，很够气派。

写完裁齐，一客不烦二主，托小徒弟带着浆糊，领他到妙珠家，在门柱上悄悄贴好，然后出巷雇了顶小轿一直来到朱家。

进门就遇见周一鸣，他是中午到的。因为古应春体恤胡雪岩连日辛苦，特意不让周一鸣去扰他的好梦。此时自是先谈这一件大事，据说何桂清接信颇为高兴，也颇为热心，当时就上督署接洽，由营务处指派一位委员，是个姓奚的候补同知，专责办理此案。奚同知在一两天内，就要到同里来跟跷脚长根见面。

“姓奚的，是我极熟的熟人。”俞武成在一旁插嘴，“此人极能干，也极四海，是个好朋友。”

“那太好了！”胡雪岩喜不可言，拱手长揖，“大哥，偏劳了！我本来就在发愁，只怕分不开身，如今就都拜托大哥了，我把老周留在这里，听你招呼。”

“大家都有份的事，说什么偏劳？”俞武成慨然应承，“我也晓得你这阵子管闲事，耽误了好些正经。这里都交给我好了。你啥时候走？”

“明天一定要走了。”胡雪岩趁机邀客，“打搅了朱老大好几天，无以为敬，今天借个地方，专请你们几位叙一叙。这个地方，老古知道，请他陪了去。”

“是啥地方？方便不方便？”俞武成说，“我最怕在陌生地方应酬。”

“方便，方便！”古应春代为回答，“包你不会拘束。”

客是请好了，妙珠那里却还令人放心不下，怕她只有一个阿金，主婢二人，铺排不开，因而又带周一鸣，赶回“胡寓”去照料。

到了那里一看，才知是过虑。妙珠叫了半副“茶箱”，茶水、烫酒，兼带值席，一起都有人照应。另外馆子里派来三个人，一个厨子、一个下手、一个打杂上菜，请一桌客有这么多人料理，女主人根本清闲无事，在廊上嗑瓜子闲眺，显得十分悠闲。

“不过，老周，”妙珠很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要劳你的驾，给我去借几副牌来。”

这是“余兴”中少不得的。周一鸣回朱家去借了麻将、牌九、摇缸，刚刚铺设停当，大队人马已经到了。

一马当先的古应春，见了女主人就问：“妙珠，刚贴上去，簇簇新的一张条子，为啥又换过？”

妙珠一愣，想不通是怎么回事，“什么条子？”她问。

“还不是那两个字！你难道不明白。”

她是真的不明白。空言相辩无用，所以先不作答，奔出大门一看，虎皮笺上“胡寓”二字，看墨迹已经干了，不是刚贴上去的。

“是哪个？”她心里疑惑，莫非是……如果是他，又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

会不会是古应春呢？他是个热心人，也许说动了胡雪岩，回心转意，有些抚慰的表

示。但再想一想，便知不然，古应春根本不知道自己跟胡雪岩怄气，撕下门牌这回事，则何由而出此举？照这样看来，还是胡雪岩自己改变了主意。到底把他感动得“降服称臣”，拜倒在石榴裙下。妙珠十分得意，当然，更多的是欣喜和感动。

走回里面，只见胡雪岩望着她一笑，这就是证实了是他干的事。只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干下的。这样一件小事，都有点神出鬼没，这个人实在厉害！不能不佩服，也不能不小心。

心里这样在想，脸上也报以莫逆于心的一笑。古应春看在眼里，越觉好奇心起。只是这样的场合，他要帮着胡雪岩应酬，一时无法去盘根问底。

“吃饭还早，”刘不才这时已很起劲地在拉搭子了，“我们怎么玩？请俞老出主意。”

“都是自己人，不好当真。”俞武成说，“今天妙珠从良，我们该有点意思，我出个主意，请大家公断。我们推一桌轮庄牌九，赢了的不准落荷包，都拿出来，替妙珠置点啥！”

“不必，不必！”胡雪岩急忙辞谢，“没有这个规矩。”

大家都赞成，只有胡雪岩坚辞不允，俞武成心直口快，便即问道：“老胡，你是不是怕我们扫了你的面子？”

“大哥！”胡雪岩觉得他的话不中听，但不能不表示惶恐，“你怎么说这话？我只好不响了。”

“对！”俞武成笑道，“不是我这样子说，没有办法叫你不开口。来，来，我痴长两岁，第一个庄该我。”这桌牌九，味道特别，大家都想输几文，让妙珠有点好处，结果反而扯平了，四个庄——俞武成、刘不才、古应春、杨凤毛分别推完，结账只多了两百五十两银子。

“这不够！再来！”俞武成掬过牌来洗着，“这一下推小的，大家放开手打。”

于是下风出手都不能太少，台面上有一千六百两银子，掷骰分牌，他看了一下，扣住牌不响，三门翻牌，点子都不小，俞武成轻轻将牌一掀，一对宝子，统吃。

“够了，够了！我替妙珠谢谢。”俞武成将牌一推，拿银票集中在桌子中间，笑盈盈

地站起身来。

一方牌九只推一条便散场，刘不才赌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回见过这种事。输钱还在其次，赌瘾被勾了起来，未免难受，但亦无可奈何，只能罢手。

古应春的感想不同，“俞老真是快人快事！”他说，“我就佩服这种爽快的性子。”

俞武成本来就觉得得意，听古应春这一说，越发有兴，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今天我们索性再做件痛快的事。我一说，大家赞成，不过，老胡不准开口。”

“何以不准我开口？”胡雪岩笑着抗议。

“怕你煞风景——”

俞武成刚说了这一句，古应春已猜到他的心思，深怕一个说出口，一个有推托，好事变成僵局，所以急忙拦在前面说：“俞老，俞老！你请过来。”拉到旁边一问，果不其然，俞武成就趁此刻，要为胡雪岩与妙珠撮合，现成的酒席，便是喜筵，贺客贺礼，也都来了。办了喜事，胡雪岩明天好回苏州去干正经。

“俞老，你的美意，我那位小爷叔一定感激。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到底有何难处，还不晓得。你老的一句话，重似千金，说出来，他不能说个不字，但心里如果有什么嘀咕，想来你也不愿意。交朋友，总要彼此丝毫无憾，你说是不是呢？”

“丝毫无憾”这句话，俞武成听不懂，但他的意思是很容易明白的。仔细想一想，自己有点冒失，说出话来，收不回去，面子上下不来，岂非自讨没趣？这样想着，便对古应春油然而生敬服之心。

“不错，不错。老古你想得周到，如今，你看这件事怎么办？”

古应春知道他好热闹，更知道他的性情是那种自以为是好意，便不许人不受的纨绔脾气。再细想一想胡雪岩的态度，对妙珠已经回心转意，好事有望，便答应由他去作个探问。

私下一谈，胡雪岩的答复是古应春再也想不到的，“我已经叫老周接妙珍来了。”他说，“俞老一开口，我就懂了，既然如此，回头就烦你们两位跟妙珍谈一谈，什么都好答应，只有一样：不能老住在外面。”

“小爷叔！”古应春愣了一下说，“我晓得你意思已经活动了，不想变得这么快，是

怎么想了一想？”

男女间事，无理可喻，胡雪岩的改变心意，是决定于重新贴上“胡寓”门牌的那一刻，而到底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贴上“胡寓”的门牌，是为了妙珠忽作悬崖勒马之计而受了感动，还是一时兴起？已莫可究诘。不过，他是个不肯欺心的人，既然有此决定，即令不为人知，亦不可相负。至于趁今天纳宠，无非不愿辜负朋友的好意，乐得“凑兴”。

感到兴趣的，自然不止俞武成和古应春，未吃喜酒，先闹新房，都挤在妙珠屋中，欢然谐笑。等妙珍一到，俞武成和古应春“做媒”，代为谈判条件，问她有何要求？

“我没有要求，这是件好事，我只有高兴。不过，我总得问问妙珠的意思。”

这是理所当然的，便让她们姐妹密谈。妙珍的意思，怕胡雪岩将来会变心，要他拿出一笔钱来，以防人老珠黄，后半辈子的衣食可以无忧。

“你心里要放明白，不是我在打什么主意。初出来那两年的债务，总算弄清楚了，我不想一个钱的好处，他那笔钱拿出来，用你的户名去存去放，折子仍旧交给你。”妙珍又说，“我们姐妹一场，我完全是为你着想。”

“那就跟他要三千银子好了。”

妙珠的身价，应该不止三千两。不过这桩喜事，与一般情形不同，妙珍也就不便再多劝。把话转到古应春那里，他不需征询胡雪岩的意见，便代为答应了下来，当时向这一晌掌管着胡雪岩的财务的刘不才，如数要足银票，用个红封袋套好，封签上写明“奩仪”，交了给妙珍。

妙珍再转交妙珠，她却不肯收，送给姐姐，作为敬意。妙珍无论如何不要，姐妹俩推让了半天，最后作为妙珠托她代为放息，妙珍才收下那个“红包”。

酒阑人散，妙珠方得有机会跟胡雪岩说话。只是原有无数语言，迫不及待地想倾吐，而到了此时，反觉无从说起。望着高烧的红烛，回想这两天的波折，心里不辨是悲，是喜，是感慨，还是感激——感激日日在念经礼拜的白衣大士，菩萨有灵，终于如愿以偿。

胡雪岩的心思也跟她差不多，在绯色的光晕中，有着如梦似幻的感觉，凝视着镜中的宜喜宜嗔春风面，自不免兴奋而得意，但想到在苏州的芙蓉，不由得又生歉意。就这样心潮起伏，便想不起该怎么找两句话来跟妙珠说了。

“洞房”中是出奇地沉寂，寂静得灯花爆裂的声音都听得见。这使得妙珠大起警觉，也可以说是大起疑虑，如此良宵，绝不该有这样清冷的光景，于是觉得有句话非说不可。

“你懊悔了是不是？”她问。

胡雪岩很诧异，“懊悔什么？”他反问一句。

“懊悔不该自己贴上‘胡寓’那张条子？”

“没有这话！我做事从来不懊悔的。”

妙珠默然。这总算是一种安慰，但究不知他真心如何，也许口中否认，心里真有悔意。那样子倒是自己该懊悔孟浪了。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却还未下咽。她心里在想，错了一步，错不得第二步，宁可落下笑柄，也不能自误一辈子，无论如何得要试出他的真心来。一念到此，立刻有了计较。要试别人的真心，先得自己表示真心，她毫不迟疑地打开一只描金皮箱，从箱底取出首饰箱来，开锁揭盖，送到胡雪岩面前。

箱子里有玉镯、宝石、戒指、珠花、金镑、珈南香手串，都用新棉花包着，此时一样一样揭开来放在桌上，五光十色，令人目眩。胡雪岩不解所谓，忍不住问道：“你这样献宝干什么？”

“我的私房都在这里。喏，你看！”她捡起一扣存折，递给胡雪岩。

“你自己的东西，用不着给我看！”他不看存折，顺手抛在首饰箱里。

“这些首饰，我自己估一估，值两万银子。你看呢？”

“我不大懂。”胡雪岩说，“快收起来！财不露白。如果这时候外面有个贼在偷看，以后就危险了。”

“不要紧的！这房子严密得很，围墙极高，不怕贼来。”妙珠略停一下，回入正题，“我留着这些东西无用，说不定如你所说，叫贼偷了去，反害得我心疼，不如交了给你。”

“交给我做什么？”

“咦！那还不是随便你，做生意派点本钱也是好的。”

听得这两句话，胡雪岩的感想极多，但最后却是笑了出来，想到“唱本”上的故事：公子落难，花园赠金，大魁天下，奉旨归娶。看起来，妙珠多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一笑，显得有些轻侮，妙珠微感不悦，正色说道：“我是诚心诚意的正经话。”

“我晓得你是诚心诚意。可惜，”胡雪岩想了想，还是将那句话说了出来，“你这番诚心，用错了地方。”

“怎么办呢？诚心待人还会错？”

“本心不错，用得不得当。你要遇见一个肯上进的穷书生就好了，将来不说中状元，进京赶考中个进士好了，明媒正娶，还挣副诰封给你。那有多好？”

“我不稀罕。只要——”

“只要怎么样？”

“只要——”妙珠很吃力地说，“只要你不变心就好了。”

胡雪岩默然，觉得所遇到过的几个女子，以妙珠用心最苦，胁之以死，动之以利，先怕嫁不成，嫁成了又怕人变心，心眼儿这么多，将来怕难得相处。

他的心里很矛盾，有畏惧也有怜惜，因而既设法将刚结上的红丝剪断，却又觉得割舍不下，就这踌躇莫决之际，听得妙珠幽幽地叹了口气。

“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跟你一样，做事不会懊悔的。将来都看你！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姓胡是姓定了。”听得出来，这是从心底掏出来的真话。她有这样的表示，自己便再无别的主意好打。但是胡雪岩也警觉到，此时不宜轻许诺言，宜乎硬起心肠来，言明在先。

“你这样一片诚心待我，我怎么肯变心。不过，我有为难之处，你也该体谅。将来有不得不让你委屈的地方，你肯不肯咬起牙关来承受？”

妙珠咬一咬牙，答了一个字：“肯！”

“那就好了。什么委屈，这时候也不必去说它，总之将心比心，到时候你肯为我设想，就晓得我要你受那种委屈，也是无奈。”

这番话暧昧难明，妙珠认为必须问个清楚：“你倒说说看，是啥委屈？让我心里也好有个预备。”

“譬如说，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岂不是委屈了你？”

“像这样，不算委屈。”妙珠又问，“还有呢？”

“还有？”胡雪岩摇摇头，“一时无从说起。反正都是这种事出无奈的情形。我们先谈明天，我走了以后，你怎么样？”

“自然是关起门来过日子。”

这样的答复，是可以意料得到的。但说出口来，有声音灌入耳中，少不得要想一想，这一想，便有疑问了。

“你是过惯了热闹日子的，一个人清清冷冷，熬得下来吗？”

话问得很坦率，也很实在，可是妙珠却觉得不中听，因而语声中便有不服气的意味：“你看着好了，看我熬得下来，熬不下来？”

熬不下来又如何？胡雪岩心里在想，将来红杏出墙丢了自己的面子。这件事非同小可，必得好好想个办法。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说不算也不行，那就只有一条路好走。

对这一重姻缘，一直优柔寡断、彷徨游移、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胡雪岩，恢复了明快果断的性格，“妙珠！”他用毫不含糊的语气说，“这些东西你自己先收起来，有机会我替你做点‘小货’，是你的私房，我绝不来动你，至于丢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也不放心，你等我明天一走，就收拾收拾行李，我再来接你，我想把你摆在上海。”

到底有了个明确的了断！转弯抹角，终于逼出了他心里的话，妙珠大为欣慰。但是，他还有个芙蓉在那里，又将作何处置？

“此刻在苏州的‘那一个’呢？”

“你是说芙蓉？”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拿她摆在湖州。”这就很容易明白了，他预备立三个“门口”，除了杭州在老家，上海、湖州各一处。上海是繁华之地，而且要做生意，就得常住上海，比较上以自己的处境最优越。

妙珠苦心设计，做作得太久，这时候再也不愿掩饰她的真情，收好她的首饰箱往床里

枕头边一放，随即便贴住他的身子坐下，两手环抱，抱住他的上半身，将脸偎依在他肩头，深深地吸着气，显得极其满足恬适似的。

第九章 中外生丝生意大战，胡雪岩大获全胜

小人拆台

第二天一早便有人敲门，妙珠惊醒了问道：“是不是阿金？做啥？”

“是我。”阿金高声相答，“古老爷来了。说有要紧事情，要跟胡老爷说。”

于是妙珠推醒胡雪岩说知究竟。他披衣起床，开出门来，古应春歉然说道：“对不起！吵醒了你们的好梦。有个消息，非马上来告诉你不可。”

胡雪岩睡意犹在，定定神问道：“什么消息？不见得是好事吧？来，来，进来坐了谈。”

“不必！我直截了当说吧！五哥派了专人送信来，上海洋商那里，事情怕有变化，庞二那里的档手出了花样——”

“是那个姓朱的吗？”胡雪岩打断他的话问。

“是的。就是那个外号‘猪八戒’的朱观宗。”

“这个人我早已看出他难弄。”胡雪岩摇摇头，“你说，他出了什么花样？”

“五哥派来的那个人很能干，讲得很详细。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猪八戒”野心勃勃，想借庞二的实力，在上海夷场上做江浙丝帮的头脑，因而对胡雪岩表面上“看东家的面子”，不能不敷衍，暗地里却是处心积虑要打倒胡雪岩。

自从古应春跟洋商的生意谈成功，由于事先有庞二的关照，猪八戒不能不跟着一起

走。坏在胡雪岩不在上海，一时不能签约，而古应春又到了同里，造成可乘之隙。据尤五打听来的消息，猪八戒预备出卖胡雪岩，他已跟洋商接过头，劝洋商以他为交涉的对手，他也愿意订约保证，以后三年的丝，都归此洋商收买，而眼前的货色则愿以低于胡雪岩的价格，卖给洋商。

“这家伙是跟洋商这么说：你不必担心杀了价，胡某人不肯卖给你！你不知道他的实力，我知道，他是空架子，资本都是别处地方挪来的，本钱搁煞在那里，还要吃拆息，这把算盘怎么打得通？不要说杀了价，他还有钱可赚，就是没有钱赚，只要能保本，他已经求之不得。再说，新丝一上市，陈丝一定跌价，更卖不掉。”古应春越说越气，声音提得很高，像吵架似的，“你看，这个王八蛋的猪八戒，是不是汉奸？”

“你不必生气。我自有治汉奸的法子。”胡雪岩好整以暇地喊道，“妙珠！你叫阿金先弄些点心来给古老爷吃。”

“不必，不必！我吃不下，气都气饱了。小爷叔，”古应春说，“我看只有一个法子，一面你或者请刘三爷，赶到南浔去一趟，请庞二出来说话，一面我赶回上海，联络散户对付猪八戒。”

“庞二是孙悟空，治猪八戒倒是一帖药。不过，还没有到要搬请齐天大圣出来的时候。”胡雪岩又说，“至于联络散户对付猪八戒，打狗要看主人面，庞二面上不好交代。”

“小爷叔！”古应春真的有点着急，“你处处请交情，爱面子，你不想想人家跟你不讲交情，不讲面子。”

胡雪岩想了想，笑了，“我已经有了法子。”他说，“猪八戒识相的，我们善罢干休，他如果不识相，那就真正是‘猪八戒照镜子’，我要搞得他‘里外不是人’。”

“好啊！小爷叔，你说！”

“不忙，不忙，先坐下来。”

等胡雪岩拖他进了“新房”，妙珠已经草草妆成，一夜之隔，身份不同，古应春笑嘻嘻地叫一声：“阿姨，恭喜，恭喜！”

“不敢当。”妙珠娇羞满面，“古老爷请坐，啥事体生气？听你喉咙好响。”

“现在不气了。”胡雪岩接口说，“快弄点茶水来，我渴得要命。”

于是妙珠唤来阿金，一面伺候胡雪岩漱洗，一面张罗着招待客人。胡雪岩说“有了法子”是宽古应春的心意的话，直到慢慢洗完了脸，才真的筹划出一个办法。

于是胡雪岩一面陪着古应春吃早点，一面授以对付“猪八戒”的秘计。古应春心领神会，不断称是。等谈妥当，古应春即时动身，赶回上海，照计行事。

依照预定的步骤，他首先去看洋商，怡和洋行的大班吉伯特，那个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人，极善于做作，一见古应春的面，首先表示惋惜，当初谈成交后，不曾先签下一张草约，于今接到欧洲的信息，丝价已跌，所以不能照原定的价格成交，他个人表示非常抱歉。又说：如果当初订下草约，则此刻照约行事，总公司明知亏本，亦无可奈何。怪来怪去怪古应春自己耽误。

“是的，草约不曾订，是我自误。不过，中国人做生意，讲究信义，话说出口，便跟书面契约一样有效。”古应春从容问道，“欧洲的丝价，是否已跌，我们无法求证。我只想问一问：你是不是仍旧愿意照原价买我们的丝？”

“抱歉！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吉伯特答道，“如果你愿意减价百分之十五，我们依旧可以交易。”

“不行！”古应春答，“你向任何一个中国商人买丝，都需要这个价钱。”

谈判决裂是在意中。古应春离开怡和洋行，立即赶到二马路一家同兴钱庄，取出一张五千两的银票，存入“福记”这个户头。

“好的！”同兴的伙计说，“请你把折子给我。”

“没有折子。”古应春答道，“我们是裕记丝栈，跟福记有往来，收了我的款子，请你打一张收条给我。”

生意上往来，原有这种规矩，同兴钱庄便开出一张收据，写明“裕记丝栈交存福记名下银五千两整”，付与古应春。同时又通知了福记，有这样一笔款子存入。

“福记”就是“猪八戒”的户头，他的名字叫朱福年。一接到同兴的通知，深为诧异，因此等古应春去拜访他时，首先便提到这件事，“老兄，”他问，“我们并无银钱上落，你怎么存了五千银子在我户头里？”

“这是胡先生的一点意思。”古应春答道，“胡先生说，平常麻烦你的地方很多，早想有所表示，现在丝上赚了一笔，当然要送红利。”

“不敢当，不敢当。”朱福年忽然装得忧形于色地，“应春兄，你是刚回上海？”

“是的。”

“那么，怡和洋行的吉大班你碰过头没有？”

“碰过头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来向你老兄讨教的。吉伯特说欧洲的丝价跌了，要杀我们的价。你看，该怎么办？”

“这——我正也为这一层在伤脑筋。洋人坏得很，我们要齐了心对付他。他要杀价，我们就不卖。”

“你这里实力充足，搁一搁不要紧，我们是小本钱，搁不起。”

“好说，好说。”朱福年试探着问，“应春兄，你那里的货色，是不是急于想脱手？”

古应春点点头，面色凝重而诚恳，“实不相瞒，”他说，“这票丝生意，如果先没有成议，各处的款子都还可以缓一缓，因为十拿九稳了，所以都许了人家最近料理清楚。想不到煮熟了的鸭子又飞掉，只好请老兄帮忙，让我们过一过关。”

“不敢当，只怕我力量有限，作不得主——”

“当然不会让老兄为难，”古应春抢在前面说，“跟洋人做生意，不是这一回，再困难也不能走绝路。老兄也是内行，晓得洋人的厉害，所以我们这票丝，跌价卖给洋人，无论如何不肯。我跟吉伯特已经说过了，不管向哪个中国人买丝，都非照原议的价钱不可。只要大家齐心，不怕洋人不就范。我想这样，便宜不落外方，我们少赚几个，老兄帮了我们的忙，总也要有点好处。”

接着古应春便说了办法，拿他们的丝卖给朱福年，照吉伯特的原价打个九五折，换句话说，给朱福年五厘的好处，算起来有一万六千银子。

古应春的神态，看来恳切，其实是安排下一个陷阱。如果朱福年知趣，收下那五千银子的“红包”，高抬贵手，仍旧照原议，让古应春代表同业跟吉伯特去打交道，订约成交，利益均沾，则万事全休。无奈此人利令智昏，一只手如意，一只手算盘，心里在想，

一转手之间，有一万多银子好赚，而且归自己出面订约，马上就变成同业的头脑，这样名利双收的机会，岂可错过？

只是心花虽已怒放，表面还不能不做作一番，“应春兄，只要我力量够得上，无有不效劳的。不过，我是依人作嫁，这件事做是可以做，照规矩总得先跟东家说一声。歇个三四天，给你回音好不好？”

这两句托词，早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古应春心里好笑，一只脚已经被拉住了，他还在鼓里！当时答道：“是的。规矩应该如此，不过总要拜托老兄格外上紧。”

“我晓得，我晓得，最多四天工夫，一定有确实回信。”朱福年又说，“那五千银子，绝不敢领，请你带了回去。”接着便拿钥匙要开外国银箱取银票。

“不！”古应春将他那只拿钥匙的手按住，放低了声音说，“老兄，我们迟早要付的，四天以后有了确实回信，我再把余数补足。”

“嗯，嗯！”朱福年还不大懂他的话。

“老兄，”古应春的声音放得更低，“这笔生意，怎么样一个折扣、怎么样出账，完全听你老兄的。如果是照原价出让，我们再补一万一千银子到福记。”

这是叫朱福年作弊，意思是他大可跟庞二去说，为了帮胡雪岩的忙，照吉伯特的原价，先行垫付，账上十足照给，暗中收下一万六千银子的回扣，这也是做法之一。朱福年一时无从决定，当然是先保留着这条路，所以点点头说：“那也好！我们到时候再结账。”

于是欢然辞别，回到裕记丝栈，古应春找着尤五，不曾开口，先就得意大笑。

由于古应春一到上海就忙着跟洋人与“猪八戒”打交道，匆匆一晤，尤五只知道胡雪岩已授以“锦囊妙计”，却不知其详，所以这时看他得意大笑，虽觉欣慰，更多困惑，急于要问个明白。

古应春说了经过，他还是不明白，“这里头有啥‘窍槛’？我倒不懂，”尤五问道，“四天以后，照你的价钱卖给猪八戒，无非白白让他得一万六千银子的好处，外带捧他做个‘老大’。”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等我修起一封书信来，刘三爷一到，直投南浔，那时候就要

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啊，啊！”尤五被点醒了，却还不曾点透，“庞二是大少爷脾气，要面子的，跟小爷叔的交情也够。不过——”他说，“照我来说，猪八戒帮东家赚钱，他也不能说他错。”

“不然！”古应春问道，“五哥，你算是朱福年，设身处地想一想，他有几个做法？”

尤五想了一会答道：“他有三个做法，一个是自己‘做小货’，赚钱归自己，蚀本归东家。帮人做伙计，这是最犯忌的事。第二，他照你教他的办法，跟庞二说是帮我们的忙，十足垫付，暗地里收了个九五回扣，这也是开花账，对不起东家的事。但是，他如果老老实实，替庞二打九五折收我们的货，赚进一万六千银子归入公账，那就一点不错了。”

“说得不错，可惜还有一样把柄在我们手里。”古应春将同兴钱庄所掣的那张收据一扬。

“这——”尤五疑惑地，“这也好算是把柄？”

“怎么不是把柄？就看话怎么说！”古应春得意洋洋地，“不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只说他吃里扒外，如果不是送了五千银子，我们的丝卖不到这个价钱！”

“我懂了，我懂了。”尤五恍然大悟，“意思是说，吉伯特要打八五折，我们跟猪八戒串通好，提高到九五折？”

“对！不然我们为什么要送他五千银子？银子多得发霉了是不是？”

“这咬他一口，倒也厉害。不过，他要退了回来呢？岂不是嫌疑洗刷干净了？”

“怎么洗刷得干净？他要今天硬不肯收那五千银子，而且自己先跟他东家说明白：人家送我五千银子，我不要！那才算他硬气，这一步错过，嫌疑洗刷不干净了。”

尤五想一想，果然！“小爷叔想条把计策，也蛮毒的。”他笑说道，“当然，只怪猪八戒心太狠，这五千银子本来是‘人参果’，现在变成蜜糖里的砒霜，看它啥时候发作？”

“信一到就会发作。”古应春说，“这封信很要紧，我得快点动手。”

于是他精心构思，用胡雪岩的语气，给庞二写了一封求援的信。信上第一段说，吉伯特要杀他的价，而他急于脱货求现，跟朱福年已经谈过。第二段是引用朱福年自己的话，也道出了写这封信的缘故，因为朱福年表示不敢作主，要请东家决定，所以他特地向庞二请求，希望“鼎力赐援，俾济眉急”。第三段最难措词，要在惭愧中有感慨，感慨中寓不满，意思是说：回想当初，承庞二全力支持，原以为可以借重他的实力，有一番作为，不想落到今日的地步，当然是自己才具不胜，辜负了好朋友的厚爱，这是惭愧中有感慨。然而又何以落到这步田地呢？当然是猪八戒从中捣乱的缘故，但这话绝不宜说破，而又不能太隐晦，明暗之间要恰恰能引起庞二的关切怀疑，不能不加以追究为度，过与不及，皆非所宜，是相当费斟酌的事。

好在古应春英文虽佳，中文也不坏，改了又改，又征询尤五的意见，毕竟写得到了恰到好处。

等誊清校对，看明只字不误，这就要等刘不才了。尤五的意见，认为不管朱福年是真的要请示东家，还是别有用心，这封信却必须尽快递到南浔，无论如何要在朱福年之前“抢个原告”，才有效验。古应春认为这个看法很实在，但刘不才不到，没有第二个人认识庞二，也是枉然。

“这样，我们迎了上去，如果能在松江截住刘三爷，转舵直奔南浔，起码可以省出来一天的工夫。”

“也好！”古应春说，“我顺便到府上去等七姐，说不定小爷叔也到了，有啥话，我们在松江细谈，也是一样。”

于是在裕记丝栈留下话，万一中途错过，刘不才到了上海，让他即刻翻回松江。当然，水路上一路而去，尤五处处皆熟，逢人打听，是很少会有错失可能的。

到了松江，才知道这一着真是走对了。他们是一早到家的，进门就遇见刘不才在客厅上喝早酒，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前一天晚上到的，护送七姑奶奶和芙蓉在尤家暂住，他自己预备中午下船回上海。

“小爷叔呢？”尤五问。

“他跟何学使还有点要紧事谈。大概一两天回上海。”

“暂时不管他。”古应春说，“三爷，事不宜迟，你的酒带到船上去喝。”

“可以。”

于是尤五替他准备船只，古应春交代此行的任务，将其间的作用关键，细细说完，千叮万嘱：“说话要当心，言多必失。”

“是了。你放心。”刘不才说，“问起来，我只说我在同里，不清楚就是了。”

强强联手

一条“无锡快”分班摇橹，日夜不停，赶到南浔，刘不才上岸雇轿，直奔庞家。

来得不巧，也来得很巧，不巧的是庞二的老太太正做六十大寿，巧的是嘉宾云集，像刘不才这副清客材料，正好派上用场。

到寿堂磕过了头，庞二一把拉住他说：“刘三哥，你来得好极。有帮客人，要你替我招呼。”

不用说，当然是赌客，刘不才的心跟手都痒了，但办正事要紧。

于是刘不才不慌不忙地说道：“老伯母的大寿，理当效劳，只要用得着我，十天八天都要伺候。不过，我是雪岩特地派来的，有封信，请二哥先过目。”

庞二拆开信，一目十行，匆匆看去，还未看完，就连声答说：“小事，小事，朱福年今天也要来的，我关照他就是。”

这封信是要从容寻味，才能看出名堂，照眼前的情形，庞二哪里有心思细琢磨？看起来古应春的这番精心构思，变成“俏媚眼做给瞎子看”。自己虽守着“言多必失”之诫，未便多说，但这意外的情形，应该通知古应春，好作个准备。

打算停当，便即摆出欣然的颜色：“二哥肯这样帮忙，我的差使也好交代了。上海还在等我的回音，我写封信叫原船带回去，回头再来帮你招呼客人。”

“何必你亲自去跑。”庞二说道，“船在哪里？你写好了信，我派人替你送去。”

“不必，不必！”刘不才答道，“我本来是打算原船回去的，现在总还得住两天，船上的东西，要收拾收拾，还是我自己去一趟的好。”

听他这样说法，庞二只得由他，派了一名佣工，又派了轿子，送他到码头。刘不才先在船上收拾好行李，关照庞家的听差押着先走，然后在舱中写好一封信，叮嘱船家即时赶回松江，送交尤五。

这天是寿诞正日，前一天暖寿，下一天补寿，一共三天。远道来的贺客，余兴未尽，少不得还要赌几天，所以刘不才打算着，总得五天以后才能回上海。

两天过去，他已结交了好些朋友。这两天当中，他也确实卖力，根据客人的兴趣，组合赌局，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大家都夸奖刘不才，主人也有面子，所以庞二对刘不才大生好感。第三天上午，赌局还未开场以前，特地到他下榻的小花厅来道劳。

道过谢，说些闲话，庞二提了胡雪岩，“老胡的礼数真周到。”他说，“昨天特为派了人来送礼，真正盛情可感。”

“应该的。”刘不才也很机警，答得十分漂亮，“若不是那票丝弄得他焦头烂额，照他跟二哥你的交情，一定还要赶来替我伯母磕头拜寿。”

这一下倒提醒了庞二，皱着眉头说：“老胡长袖善舞，我最佩服他。何至于弄得如此！而且我也不懂，他是怎么跟洋人搞决裂的？照朱福年说，他心太急了，让洋人看透他的实力，趁机‘拿跷’，不知道有没有这话？”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他跟洋人打交道，都是一位姓古的经手，所以这方面的情形，我隔膜得很。”

“你是说古应春？这个人我也知道，极能干的，洋人那里的信用也很好。老胡有他，如虎添翼，所以越发叫人弄不懂了。”

话要入港了，刘不才暗暗高兴，表面上却还是装佯，“怎么弄不懂？”他问。

“应该可以做得极出色的事，为啥弄得这样子狼狈，我就不懂。我想，以老胡和姓古的手腕，加上老胡跟我的实力，我真不相信搞不过洋人！”

“是啊！”刘不才做出被提醒的神气，眨着眼，皱着眉说，“照规矩说，不应该如

此。到底啥道理，这趟我回上海倒要问问他。”

“我们一起走。”庞二立即相邀，“我早就要走了。只为家母的整生日，分不开身，还有几位比较客气的朋友，明天都要走了，快的话，我们后天就可以动身。”

案头正好有本皇历，刘不才随手一翻，看到后天那一行，一个大“宜”字下，密密麻麻的小字，不问可知是黄道吉日。看皇历有句俗语，叫做“呆人看长行”，长行的都是宜什么，宜什么，如果是个“破日”，只有短短一行，四个大字：“诸事不宜”。

“后天宜乎出门。”他正好怂恿，“过了后天，就得隔五天才有好日子，我常在外面跑，无所谓，你好久不出门了，该挑个好日子。”

“那，”庞二略一沉吟，毅然作了决定，“准定后天走。”

于是，刘不才陪客，庞二料理出门的杂物。纨绔子弟好面子，送人的礼物就装了半船，除了南潏的土产以外，还有两箱瓷器，是景德镇定烧的，庞老太太“六秩华诞”的寿碗，预备分送那种礼到人不到的亲友。

五月底的天气，又闷又热，出门是一大苦事，但庞二有庞二的办法，在水路上“放夜站”，白天找浓密的柳荫下将船泊下。船是两条，一条装行李，住佣人，一条是他跟刘不才的客船，十分宽敞，听差的以外，随带一位十分伶俐的小丫头服侍，纳凉、品茶、喝酒、闲谈，十分逍遥自在。

谈风月、谈赌经以外，少不得也谈到胡雪岩。庞二虽是纨绔，但出身生意人家，与做官人家那种昏天黑地、骄恣狂妄的“大少爷”毕竟不同，不但在生意买卖上相当精通，而且颇能识好坏、辨是非。加以刘不才处处小心，说到胡雪岩这一次的受窘，总是旁敲侧击，以逗人的怀疑和好奇为主。因此，庞二不能不拿古应春的信，重新找出来，再看一遍。

这一看，使得他大为不安。当时因为家里正在做寿，贺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无暇细思，朱福年来了以后，也只是匆匆的交代一番，说照胡雪岩的意思办就是。这话乍看不错，其实错了，以自己与胡雪岩的交情，如何去赚他这个九五扣一万六千银子？当然是照洋人的原价收买。

“糟了！糟了！”他不胜懊丧地说，“老胡心里一定骂我不够朋友！刘三哥，你要替我解释。”接着，他把他的疏忽，说了给刘不才听。

“庞二哥，你也太过虑了，老胡绝不是那种人！感激你帮忙还来不及，哪里会多心？”

“这叫什么帮忙？要帮忙就该——”庞二突然顿住，心里涌起好些疑问。道理是很明白地摆在那里，要讲“帮忙”，就得跟胡雪岩采取一致的态度，迫使洋人就范。论彼此的交情，应该这么办，况且过去又有约定，更应当这么办。

而目前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各行其是了。到底是胡雪岩自己知难而退，解除了齐心一致对付洋人的约定，还是另有其他缘故？必须弄个清楚。纨绔子弟都是有了疑问，渴望立即求得解答的脾气，所以庞二吩咐船家，彻夜赶路，兼程而进，到了上海，邀刘不才一起在“一品香”客栈住下，随即命他的贴身跟班庞义，去找朱福年来见面。

在路上，刘不才已隐约听庞二谈起他的困惑，心里在想，这一见上面，说不定有一顿声色俱厉的斥责，自己是外人，夹在中间，诸多不便，因而表示要先去看胡雪岩，庞二亦不坚留，只说等下请他约了胡雪岩一起来，大家好好叙一叙。

“这下要‘猪八戒’的好看了！”听刘不才说了经过，古应春兴奋地看着胡雪岩说，“我们照计行事吧！”

朱福年的底细已经摸清楚了，他本来是想“做小货”的，亏得有庞老太太做寿一事，到了南浔，庞二先提胡雪岩的信，他见机改口，说是“正为这件事，要跟二少爷来请示”。这下，就如尤五所预料的，变成为东家赚钱，无可厚非。古应春亦就针对这情形作了布置，有个丝商也是南浔人，生意不大，人却活跃，跟庞二极熟，与古应春也是好朋友，预备通过他的关系，将胡雪岩与朱福年的秘密交涉，透露给庞二。

这个“秘密交涉”已经了结，五千银子已经退了回来。古应春“存心不良”，另外打张收条给他，将同兴钱庄的笔据，捏在手里，作为把柄。但是胡雪岩却不愿意这样做了。

“不必，不必！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他说，“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所谓“正路”就是将交情拉得格外近，当时决定，借怡情老二的地方，为庞二接风。本来想即时去看他，当面邀约，怕他正跟朱福年谈话，诸多不便，决定先发请帖。

“有个人要请他作陪客。”古应春笑嘻嘻地说，是不怀好意的神气。

“你是说朱福年？”胡雪岩说，“照道理应该。不过，我看他不会来。”

“不管他来不来，发了再说！”

请帖送到一品香，带回来一网篮的东西，有寿碗，有土产，另外还有庞二的一封信，道谢以外，表明准时践约。

时刻定的是“酉正”，也就是傍晚六点钟，庞二却是五点半钟就到了。欢然道故之余，胡雪岩为他引见了尤五和古应春。

庞二对古应春慕名已久，此时见他是个举止漂亮、衣饰时新的外场人物，越有好感。至于对尤五，听说他是漕帮中的顶儿尖儿，先就浮起一层神秘之感，因而看他朴实拙讷，更为好奇。纨绔子弟常喜结交江湖人物，尤五又是忠厚可亲的样子，自然一见如故。觉得这天来赴胡雪岩的邀约，大有所得。

“你那里的那位朱先生呢？”胡雪岩问道，“怎么不跟你一起来？”

一提到朱福年，庞二的笑容尽敛，代之而起的神色，不仅歉仄，还有恼怒。

“老胡，”他略一踌躇，“还是我们私底下谈的好。”他又转脸问怡情老二，“二阿姐，可有清静房间，让我们谈一歇？”

“有的，请过来。”

怡情老二带他们到了尤五平时烧酒的小房间，红木炕床上摆着现成的烟盘，她一面点上那盏“太谷灯”，一面问道：“庞二少，要不要烧一口白相？”

庞二喜欢躺烟盘，但并没有瘾，此时有正事要谈，无心烧烟来玩，便摇摇头，表示不要。怡情老二也知道他们讲的是“私话”，便悄悄退了出去，顺手掩上了房门。

“老胡，”庞二的声音很奇怪，是充满着忧虑，“你看我那个姓朱的，人怎么样？”

胡雪岩略一沉吟答说：“我跟他不熟。”

“人虽不熟，你跟他有过交往。你的这双眼睛，像电火一样，什么都瞒不过你。我们是好朋友，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佩服的人也没有几个，你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番话说得太恳切了，使胡雪岩在感动以外，更有不安，拿他的话细细玩味了一番，似乎是他对朱福年起了绝大的怀疑。莫非——“姓朱的拆了你的什么烂污？”他忍不住问出口来。

“现在还不敢说。”庞二点点头，“我一直当他忠心耿耿，人也能干。现在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怎么办呢？”

“事情就是从你身上起的。我在想，既然我答应了你，请你全权去跟洋人打交道，何以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一到就找了朱福年来问，越问越不对，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跟你的交情，跟你不大合作。老胡，”庞二加强语气问，“是不是这样？”

胡雪岩不肯马上回答，有意踌躇了一会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谈它。”

“这样说来是有的！可见我的想法不错。接下来我问我自己的生意。”

庞二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说：“人与人之间，不能起疑心，一起疑心，处处都是毛病——”

“这话也不尽然。”胡雪岩插了句嘴。

“我不是冤枉他，确确实实有毛病。”

“是不是账上有毛病？”

“账还没有看，不过大致问了几笔账，我已经发现有讲不通的地方。譬如说你这面吧，我在南浔就关照他：照人家胡老板的意思办。今天问他，他说货价还没有送过来，这就不对了。”

“这没有什么不对。”胡雪岩要表示风度，便得回护朱福年，“照交易的规矩，应该由我们这面跟他去接头，我们因为货色先要盘一盘，算清楚确数，才能结账，所以耽搁下来了。”

“不然！”庞二大摇其头，“信义通商，你我的交情，他不是不晓得，既然我这样说了，他应该先把货款送过来，账随后再结不要紧。现在他的做法，替我得罪朋友，可以说是得罪同业，我要他做啥？”

听庞二的口气，预备撤换朱福年。这原是胡雪岩的本意，现在他的想法不同了，庞二够朋友，他为庞二设想，不能杂以私意，因此他也大摇其头。

“庞二哥，光是为这件事，你大光其火，是说不通的——”

“当然，还有别的。”庞二抢着说，“譬如，泥城桥有块地皮，也是他来跟我说的，预备买下来造市房出租。这话有两个月了，我总以为他已经成交，今天一问，说是让人家捷足先登了。问买主是哪个，他又说不出。老胡，你想，既然晓得人家捷足先登，怎么会不晓得人家姓啥？为啥不问一问买主？所以我要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他自己在捣鬼？此外还有好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从前我相信他，都忽略了，现在听起来，处处是毛病。这个人绝不能再用了。你说是不是？”

胡雪岩对他那方面的情形，不甚明了，不肯轻作断语，未答之前，先问一句：“你那面‘抓总’的是哪个？”

“就是他！我那样子信任他，他对不起我，这个人真是丧尽天良。”庞二愤愤地回答说。

其实这是无足为奇的事，豪门巨室的账户，明欺暗骗，东家跌倒，西宾吃饱的情形，比比皆是。看样子朱福年也是心狠手辣的人，照庞二这种态度，说不定他一不做，二不休，反会出大毛病。

因此他庄容警告：“庞二哥，你千万动不得！他现在搞了些啥花样，你还不清楚，你在明里，他在暗里，你的形势就不利。大家不破面子，他还不肯明目张胆出大毛病。一听说你有动他的意思，先下手为强，拆你个大烂污，你怎么收拾？”

这话说得庞二一愣，好半天答不出话来。

“不说别的，一本总账在他手里，交易往来，人欠欠人，只有他最清楚，账里出点毛病，等你弄清楚，已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事，他早就布置好了。你又能奈其何？”

“老胡，亏得你提醒我！现在没有别的好说了，你我的交情，你不能不帮我这个大忙。”

“当然。只要帮得上，你说，怎么帮法？”

“他的毛病，一定瞒不过你，我不说请他走路的话，只请你接管我的账，替我仔仔细细查一查他的毛病。”

“这件事，我不敢从命。做不到！”

庞二大为沮丧：“我晓得的，你待人宽厚，不肯得罪人。”

“这不是这么说法！庞二哥你的事，为你得罪人，我也认了，不过这样做法要有用才行，徒然得罪人，没有益处，何必去做它？你听我说——”

胡雪岩有三点理由，第一，怕打草惊蛇，反逼得朱福年去舞弊使坏；第二，庞二手下用的人很多，就算要换朱福年，也该从伙计当中去挑选替手，徐图整顿，此刻弄个不相干的人去查账，仿佛看大家都靠不住，是跟朱福年走在一条路上，通同作弊，岂不令人寒心？第三，胡雪岩也实在抽不出那许多工夫替他专办这件事。

“而况，我对你那方面的情形又不清楚，贸然下手，一年半载不能完事，在我有没有工夫，且不去说它，就怕一年半载下来，查不出名堂，那时你做东家的，对伙计如何交代？”

“这没有什么！我现在可以断定，朱福年一定有毛病。”

“毛病可以弥补的——”

“对啊！”庞二抢着说道，“只要你一去，他看见厉害的人来了，赶紧想法子把他的毛病弥补起来，你不就帮了我的大忙了吗？”

这话倒也驳他不倒。胡雪岩想了一会，总觉得庞二的做法，不甚妥当，就算将朱福年的毛病查出来了，甚至于照庞二的如意算盘，把胡雪岩三个字抬了出去，就能叫朱福年敛迹，弥补弊病，然而以后还用不用他呢？这样想着，便问出口来：“庞二哥，这朱某人的本事到底怎么样？”

“本事是有的。”

“如果他肯改过，实实在在替你办事，你还用不用他？”

“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用。不过——”他摇摇头，觉得说下去就没有味道了。

“我懂你的意思。”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人不对，请他走路，这是普通人的做法，你庞二哥要么不出马，一出马就要叫人晓得厉害，佩服你确是有一套。”

这两句话，最配争强好胜的纨绔脾气，所以庞二精神一振，有了笑容。

“老胡，你这两句话我交关听得进。你倒再说说看，应该怎么做法？”

“要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火烧藤甲兵’不足为奇，要烧得他服帖，死心塌地替你出力，才算本事。”

“话是一点都不错，不过，”庞二踌躇着说，“我实在没有这份本事。”说到这里，突然眼睛一亮，拍着自己的后脑勺，“我真糊涂了！现成的诸葛亮在这里。老胡，”他停了一下，喜逐颜开地又说，“我送你股份，你算是跟我合伙，也是老板的身份，名正言顺来管事，不就可以收服朱福年了吗？”

胡雪岩的打算就是如此，不过自己说不出口，难得庞二的想法相同。光就是这一点，便值得替他出一番力了。

胡雪岩有项过人的长处，能在心血来潮之际，作出重要而正确的决定，思路快不足为奇，能快又能细致深刻，就只有他有此本事。

此刻便是这样。因为庞二先作提议，就是个极好的机会，他抓住了题目的精义，立即便有一篇好文章交卷。“庞二哥，”他正色说道，“生意是生意！分花红彼此礼让，是交朋友的情分、义气，不可一概而论。我是不赞成吃干股这一套花样的，如果你看得起我，愿意让我搭点股份，我交现银出来。”

“好啊！”庞二欣然同意，因为这一来，胡雪岩就更加出力。他问：“你想要多少股子？”

“我的实力比你差得远，只能来个两成。”

“一句话！我们重新盘过，你十万，我四十万，我们五十万银子下手，上海的市面，可以捏在手里了。”

“准定如此，庞二哥，”胡雪岩带点兴奋的神色，“我的钱庄，你也来点股子。索性大家滚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礼尚往来，再好不过！而且便宜不落外方，你在上海立一爿分号起来，我们自己的款子存在自己的钱庄里，岂不方便？”

胡雪岩的打算就是如此，他还有进一步的打算，此刻却不宜先露，只是连连称“是”。接着又说定庞二的股份，真个礼尚往来，他也是十万，彼此只要立个合伙的合同，划一笔账，都不必另拨现银。

他们谈得津津有味，外面却等得心急了，酒已经回烫过两遍，再烫就要走味，怡情老二推门望到第三遍，看他们还没有住口的样子，忍不住便轻轻咳嗽了一声。

这下才惊醒了庞二，歉然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害他们久等了，我们出去吧！”

等坐定下来，第一件事是叫局。怡情老二亲自捧过一只长方红木托盘，里面是笔砚局票，拈笔在手，先问庞二。

“我好久没有到上海来了，市面不灵。”他想了想说，“叫宝琴老三吧？”

“是怡红院的宝琴老三吗？”怡情老二问。

“对了，怡红院。”

“这一节不做了。”怡情老二说，“节前嫁了个道台，做官太太去了。”

于是庞二又想了两个人，非常不巧，不是从良，便是开了码头，他不免怅惘，说一声：“随便找好了！”

“你替庞二少做个媒吧。”尤五对怡情老二说了这一句，便又转脸问庞二，“喜欢啥样子的？”

“脾气爽快的好。”

“有了！”怡情老二喜孜孜地说，“我替庞二少保荐一个，包管中意。”这个人叫怡云老七，就在怡情院“铺房间”，她怕庞二以为她有意照应小姐妹，不管好歹，硬塞给他，所以只说名字，不说地方。刘不才会意，也不多问，将一叠局票写好，交给“相帮”发了出去。

隔不多久，莲步姗姗进来一个丽人，鹅蛋脸，高身材，长眉入鬓，神采飞扬，是那种一见便能令人目眩神移的尤物。在座的人都没有见过她，她却全认得，含笑一一招呼，最后才在庞二身后坐下，未曾开口，先抛媚眼，然后轻声说道：“二少，长远不见了！”

“原来你们是老相好！”刘不才起哄，“庞二哥怎不早说？罚酒，罚酒。”

“你看！”庞二对怡云老七说，“你一来就害我罚酒。我们啥地方见过？我怎么想不起来？”

“在怡红院。二少，你自然想不起了，一则贵人多忘事，二则也看我不上眼。”

庞二将牙一齧，故意说道：“好酸！”

“庞二哥，你不要假惺惺装不认识。这杯酒非罚不可！”

刘不才将一杯酒端了过来。庞二顺手就端向怡云老七，意思是要她代酒，怡云老七毫无难色，一仰脸干了那杯酒。

“谢谢！”庞二开始有了笑容。

于是怡云老七执壶敬酒，酒量很好，一个个都照了杯，最后是自己喝了半杯酒，剩下的半杯敬庞二，却又温柔地问：“嫌不嫌脏？”

杯沿脂痕宛然，美人余泽，脏之何有？庞二笑嘻嘻地干了酒，大家也都相视而笑，笑庞二是如此容易地掉入怡云老七的罗网中。

“你住在哪里？”庞二悄然相问。

“等下告诉你。”

他还想说什么，只听门帘响动，胡雪岩和刘不才叫的局，陆续到了。为求热闹，叫得不少，片刻之间，莺莺燕燕，翩然群集。猜拳的猜拳，唱戏的唱戏，因为庞二是主客，自然都应酬他，左顾右应，忙得不可开交。

叫的局来了又去，川流不息，怡云老七却始终不动，娘姨拿进一叠局票，悄悄塞了过来，她看都不看，就交了回去，只说得一声：“随它去！”

这一下反倒使得庞二过意不去了，“你管你出局去！”他说，“回头我们‘翻台’过来。你住得远不远？”

“是真的要翻台过来？”

“这，我骗你干什么？”

怡云老七笑一笑不响，却依然坐着不动。

“你先回去，预备预备，我们就过去。”

“叫我回哪里去？”怡云老七用手一指，“喏，前厢房就是我的房间。”

“原来你也在这里！”庞二顿觉意外，“为啥早不说？”

“现在说也不晚。”怡云老七越发坐近了，手扳着他的肩，低声说道，“翻来翻去，都在一处地方。尤五少的面子，你就在这里多坐一会。回头到我那里去消夜好不好？”

这便是一种暗示，有身份的“红倌人”，通常是不肯作此露骨的表示的，所以庞二颇为高兴。

他们低眉垂眼，款款深谈的神情，都落入旁人眼中，也猜得到他们已有密约，所以为了予人方便，作主人的竟一反常例，提议早早散席，理由是因为怕庞二在路上辛苦了，需要早早休息。

“多谢关切！”庞二指着怡云老七说，“我答应到她那里消夜。大家一起过去坐一息。”

怡云老七唯恐客人推辞，抢着先拜托怡情老二：“二阿姐，你替我讲一声，请各位老爷，赏我个面子。”

直待大家都答应了，怡云老七方始匆匆赶回自己房间去准备。等庞二陪着客人一到，已经准备停当，虽是消夜，依然丰盛，还特地用了一副“银家伙”，开了一小坛十年陈的“竹叶青”，此外果盘茶烟，无不精美，这又合了庞二的脾胃，脸上飞了金似的，相当得意。

“明天原班人马在这里，我不发帖子了。”

“好的。”刘不才说，“后天该我——”

“不行！刘三哥！你再让我两天，后天、大后天仍旧应该是我的，还是在这里。”

阔客捧场，也要有个规矩，所以刘不才问道：“明天算是庞二哥还席，后天、大后天算是啥名堂？”

“我跟老胡的交情，还席可以摆在后头——”

照庞二的说法，明天是他诚意结交新朋友，专请尤五和古应春，后天则是酬谢刘不才，在南浔替他照料宾客，大后天才是还胡雪岩的席。花丛哄饮，能够说得出道理，没有不凑兴的道理，因而大家都答应了，然后又排定次序，接下来是刘、古、尤三人做主人。

庞二的兴致极好，还要叫局，只是大家都说良朋良夜，清谈最好，只把怡情老二找了来，浅斟低酌，又消磨了一个时辰，方始兴尽而散。当然，这一夜的庞二是不会再回一品香了。

第二天午后，刘不才听从胡雪岩的指挥，特地去陪伴庞二。胡雪岩则与古应春和尤五在裕记丝栈谈了一下午，听说了庞二与他昨天所谈的话，尤、古二人大为兴奋。能够与庞二合作，无论讲声势、讲实力，都是十分有利的事，尤其是在上海设一钱庄，现成有五十万银子这么个大户头作往来，这个局面的开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不过障碍也不是没有，“朱福年多年耕耘，视庞二的事业如禁脔，肯拱手让人吗？”古应春怀着浓重的疑惑。

“小爷叔，”尤五也说，“你在庞二面前已夸下口了，要‘七擒孟获’，我倒要问问，怎么个擒法？”

“用不着七擒！”胡雪岩说，“昨天我在床上就想好了办法，要下一着狠棋。五哥，同兴的档手你熟不熟？”

“你是说同兴钱庄？”尤五答道，“档手姓邵，镇江人，我不熟，不过我可以托朋友去说话。”

“话要我自己来说，不能让第三者知道。你能不能托人介绍，大家见一面？”

“这不难。你想要啥时候见面？”

“越快越好。”

“今天晚上就可以。应春，”尤五转脸说道，“你替我写封信给华佩卿。”

古应春也认识华佩卿，他是个书贾，跟北京的琉璃厂有联络，以前在江南旧家收买了善本古书，总是搭松江帮的漕船进京，所以跟尤五颇有交情。古应春跟他相识，就是从尤五的关系上来的。

“今天晚上要应酬庞二。请他约一约，明天中午见面如何？”

“随便你。”

于是古应春用尤五的名义给华佩卿写了信，立即派“出店”送去。信上注明：“即晚

候玉”，而回信在他们到怡情院赴约以前就收到了。

华佩卿很热心，回信中说，接到信他立即照办，找到了同兴的档手邵仲甫，说明经过。邵仲甫也知道有胡雪岩这么一位同业，仰慕已久，乐于相交。不过他明天中午有个“非践不可之约”，所以华佩卿已经跟他约好，第二天上午吃早茶，由华佩卿作东。介绍认识以后，胡雪岩要跟邵仲甫单独相谈，“自行面约可也”。

名为“吃早茶”，其实是约在一家扬帮馆子里。扬州人早晨这一顿很讲究，先拿着肉、干丝来吃酒，然后点过桥面，“浇头”也先炒出来下酒。主客一共四个人，胡雪岩是由尤五陪着去的，四碗面两样花色，炒出来两大盘浇头，一盘虾腰，一盘“马鞍桥”，华佩卿不断劝客，十分殷勤。

彼此都是“外场人物”，做生意又讲究和气亲热，不似官场中人矜持，所以胡雪岩跟邵仲甫第一遭相见，就很熟了。尤五看华佩卿健谈而又健啖，这顿早酒，着实要消磨些工夫，便向胡雪岩使个眼色：“你跟邵先生有话，就这里借个地方谈谈，岂不省事？”

“对，对！你们两位尽管请便，我跟尤五哥好久不见，也要叙叙。”

于是一桌化做两桌，胡雪岩跟邵仲甫另外在僻静角落坐定，喝茶密谈。

在这一顿点心的工夫中，胡雪岩对邵仲甫的性情，已有了解，不善言词而是心有丘壑的人，这路人物比较讲实际，动以利害则自能分辨，所以他决定开门见山，实话直说。

“仲甫兄，”他问，“宝号跟庞家的‘恒记’有往来？”

“是的。”邵仲甫答道，“我们做往来，不是一年了。”

“那以后还要请你多帮忙。”胡雪岩说，“庞家二少爷已经到了上海，你总见过面了。”

“还没有。约了今天中午见面。”

胡雪岩心里明白，所谓“非践不可之约”，就是跟庞二见面。照此看来，他对庞二的重视，又不言可知，然则自己动以利害的打算，越显得不错，不过，胡雪岩灵机一动，改变了主意，“这样说，我们中午还要见面。”他说，“我有几句话，不妨明后天再谈。”

邵仲甫跟恒记有多年的关系，所以跟恒记有往来的客户，大致也都了解，就没有听说过有胡雪岩在内。然而照他此刻的话来看，似乎跟庞二很熟，与恒记在生意上有密切的牵连，岂不费解？

既为了生意上的关切，也为了好奇，邵仲甫何能置而不问，“雪岩兄，我们一见如故，有话尽说不妨！”他用套交情的方式来套话，“何必等到明后天？”

在胡雪岩原是盘马弯弓，有意要引起邵仲甫的注意，见他这副神情，便知已经入彀，不妨略为透露，于是很快地答道：“原是一见如故，我才跟仲甫兄谈到深处。庞二哥是我的好朋友，最近进一步谈到彼此合伙。当然，恒记是以他为主，听他跟你老兄是怎么说，我们再细谈。彼此同业，要讲义气，没有不好谈的。”

这几句话闪闪烁烁，越引人关切，邵仲甫拿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体味了一遍，有些明白了，既然他们合伙，则庞二跟钱庄有银钱往来，自然要问问做钱庄的胡雪岩的意见，最后讲的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恒记是同兴的大户，也是一根台柱，如果这根台柱一抽走，后果不堪设想。虽然胡雪岩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尚待求证，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难得他有讲同业义气的善意表示，不正好拉近了交情？

“好极了！庞二少有你搭档，将来做出来的市面不得了，雪岩兄，”他急转直下地说，“我是久仰大才，也久仰阜康的信誉，大树底下好乘凉，想沾你老兄一点光，不晓得肯不肯照应照应我们？”

“好说，好说，请吩咐！只要力量够得上，绝不推辞。”

“我是想，同兴跟阜康做个联号，不晓是高攀得上，高攀不上？”

对这个提议，胡雪岩倒有些意外之感，暗暗佩服邵仲甫的手腕也不坏，做成联号，则恒记跟同兴的往来，也就等于跟阜康往来，他考虑了一下答道：“只怕阜康高攀不上。仲甫兄，我说句实话，现在丝生意是我自己管，钱庄都托了一个刘姓朋友，你老兄晓得的，东家未见得都了解，全盘情形，都在档手肚子里。彼此联手，我完全赞成，不过先要问一问我那个刘朋友，我写信叫他上来，大家一起谈好不好？”

“是的。做事情是应该如此。”

“就这样说了。”胡雪岩假意掏出表来看了一下，“我还有个约会，先走一步，中午

再碰头。”

于是胡雪岩站起身来，向华佩卿道了谢，与尤五告辞出门，一起赶到怡情院，庞二刚穿好衣服，预备到一品香去会见约好了的人。

“二哥！”胡雪岩将他拉到一边，悄然问道，“你今天中午是不是约了同兴的邵仲甫见面？”

“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刚见了面。”胡雪岩以郑重的神色，低声说道，“恒记跟同兴的往来，都由朱福年经手，我先要拿同兴方面稳住，以防万一。”

“不错，不错！你的心思真细。”庞二说道，“谈得怎么样？”

“没有深谈，因为恒记到底是你的事业，要你作主。我告诉他，要先听你怎么说，我才能跟他进一步谈。”

这两句话中，一方面表示尊重庞二，一方面也是为他自己表白，并无喧宾夺主的意思。同时也在暗示，需将双方的关系，公开向邵仲甫说明。措词相当巧妙，丝毫不着痕迹。庞二深为满意，不知不觉中便由胡雪岩牵着鼻子走了。

“好的。回头我们一起吃饭，我当面跟邵仲甫说。时候不早了，一起走吧。”

到了一品香，已有好些人在等，包括朱福年在内。一见胡雪岩跟庞二在一起，他的脸色一变。庞二不曾发觉，胡雪岩是见如不见，神色不动地跟他寒暄，说前天请他作陪，未见赏光，深为遗憾。朱福年当然也有几句致歉的话，只是神色之间，不免忸怩。

由这一番周旋，便看出朱福年其实不是什么厉害角色，因而越有自信必可将他收服。

“福年！”庞二打发走了一些不相干的访客，招招手说，“你请过来，我有件事告诉你。”

庞二住的是一进五间屋子，将朱福年找到最东面那一间，谈了好半天，才见朱福年出来，脸上的气色越发难看了，但对胡雪岩却又不能不敷衍。

“胡先生，刚才二少爷跟我说了，说胡先生有大股份加到恒记来。”他极力装出欣幸的神情，“好极，好极！以后要请胡先生多教导。”

“不敢当，不敢当。”胡雪岩很恳切地，但说话已有老板的味道，“老兄在恒记多年，将来着实还要借重。”

听得这一说，朱福年的脸色好看了些，陪着笑敷衍了一会。胡雪岩以话套话，将庞二跟他说的话，都打听了出来，果然说的是“大股份”。显然的，这是为了让他好受恒记的同人看重，有意这么说，庞二真的很够交情。

由邵仲甫作东，吃了一顿丰盛的“番菜”，庞二要陪怡云老七到洋行里去买首饰衣料，匆匆走了，主人留胡雪岩在原处喝“英国红茶”，有话要谈。

在邵仲甫面前，庞二也说胡雪岩在恒记有大股份，因而他的神态也显得跟第一次见面不同，连称呼也改过了，不是称兄道弟，而是叫“胡先生”。

“胡先生！”他说，“我有句话请教，刚刚庞二少爷关照，以后恒记跟同兴往来，归胡先生你经手，那么，朱福年来说的话，算不算数？”

一下子问到要害上，胡雪岩不敢轻率回答，先反问一句：“是什么话？”

“恒记跟同兴的往来，本来都归朱福年一个人接头，上十万银子的出入，或者调拨户头，都听他一句话。以后，我们听不听呢？”

这“调拨户头”四个字，正就是胡雪岩要弄明白的，当然往下追问：“恒记在宝号有几个户头？”

“三个。”邵仲甫答道，“恒记、继嘉堂、福记。”

“继嘉堂”是庞家的堂名，“福记”当然是朱福年，这个都算是私人户头，但恒记与继嘉堂不可分，福记的私人户头如何可以跟恒记混在一起？这期间，不言可知有了弊病。

于是胡雪岩不但不答邵仲甫的询问，而且提出要求：“请同兴先将福记历年进出的数目，抄个单子给我。”

邵仲甫一听吓了一跳。这是钱庄的大忌——有钱的人，守着“财不露白”的古训，在钱庄里存款是绝不肯告诉人的，用堂名或用个什么“记”的户名，就是为了隐藏真相，而钱庄里也有义务为客户守机密。如今将福记存款进出的数目，泄漏给第三者，这话一传出去，信用一失，人人自危，都来提存，岂不把同兴挤垮。

“胡先生，你是内行。”他哭丧着脸说，“这件事实在不敢从命。”

他的难处，胡雪岩完全了解，所以早就想好了的，这时便即问道：“仲甫兄，我跟你有没有仇？”

“哪里来的仇？”

“那不就是了！我跟你无冤无仇，何必来害你？福记是纯粹的私人户头，我没有资格查他的账，既然跟恒记混在一起，当然我要弄弄清楚。就是在同兴来说，也有义务拿福记的进出开给我看。”胡雪岩又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坏同业的规矩的。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连庞老二我都不告诉他，你还怕什么？”

邵仲甫想了想问道：“胡先生，你要这张单子做啥用场，是不是跟朱福年去算账？”

“不是！”胡雪岩说，“朱福年也不会晓得有这件事，我是根据你开的单子，盘恒记的账。”

邵仲甫真的为难了，“英国红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只是答不出来。

胡雪岩也知道这是件极严重的事，不加点压力，邵仲甫绝不肯就范，所以用相当冷峻的声音说道：“庞老二本有意叫我在上海立阜康的分号，我因为你老兄有言在先，没有答应他。现在看来，只有自己有钱庄，账目才能弄得清楚。”说着，便有起身告辞的模样。

阜康一设分号，同兴当然再也做不成恒记的生意，这一着棋是“将”邵仲甫的“军”，他不能不着急。

“胡先生，胡先生，有话好商量。你能不能让我明天答你的话？”

“那自然可以。不过有一层，仲甫兄你千万记住，无论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晓得。”

意思是不可泄露其事给朱福年。邵仲甫当然意会得到，连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

到了第二天一早，同兴钱庄派人送了信来，邵仲甫约胡雪岩，中午仍旧在那家番菜馆见面。准时赴约，点好了菜，等“仆欧”退了出去，做主人的取出一个信封，摆在面前，跟他先有番话要交代。

邵仲甫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这份清单不得泄漏给任何人；第二，不得以此作为对付朱福年的根据；第三，不管胡雪岩是不是在上海设阜康的分号，恒记不能与同兴断

绝往来。

第三点其实是请求，只是邵仲甫的措词不甚恰当，有些近乎要挟的意味。胡雪岩颇为不悦，“仲甫兄，”他这样答道，“第一、第二两点，我谨遵台命，第三点，我只能这么说，我一定讲同业的义气。恒记如果是我一个人的事业，老兄吩咐，闲话一句，无奈大老板是庞老二，他又是大少爷脾气，如果恼了他，翻脸不认人，我说的话，他也未见得听。所以这一点，完全要看你自己的做法，我在旁边总替同兴说好话就是。”

这是暗示邵仲甫，如果同兴是这种近乎要挟的做法，庞二首先就会着恼，邵仲甫也是极老到的人，一听他这话，自知失态，很见机地道歉。

“胡先生，我不会说话，请你不要见怪。将来仰仗的地方还多，一切心照。我也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听你的吩咐就是。”

胡雪岩的度量宽，有他这两句话，不满之意，随即消失。等邵仲甫将他面前的信封移了过来，便即抽出里面的单子来看，只见开头写的是“福记名下收付清单”，后面盖着“同兴协记钱庄”的书柬图章。他不暇细看内容，将前后折起，用桌上现成的餐刀，裁下“福记”字样及同兴图章，各约一指宽的两张纸条，交回邵仲甫。

这个小小的动作，使得邵仲甫大为服帖，一则见得胡雪岩的诚意，不会拿这张清单作为对付朱福年的把柄；二则也见得他心细，邵仲甫发觉自己做错了，本来就不必写明“福记”字样，更不必盖上书柬图章，纵然胡雪岩无他，万一遗失了这张清单，落入旁人手中，依然是件极不妥的事。幸好，他的这个错误，为胡雪岩及时纠正了。

“胡先生，”他由衷地表示佩服，“有魄力的人，粗枝大叶，心细的人，手面放不开。只有你胡先生，这两样长处都有，实在是没话可说了。”

“谬奖，谬奖！”胡雪岩亦颇欣慰，因为邵仲甫言出至诚，看起来自己是在事业上结交了一个很有用的朋友。

商场斗法

朱福年的“把柄”虽已入手，胡雪岩却反丢开了，他做事一向往好的方面走，眼前的唯一大事是与庞二谈判合伙的细节。由于彼此都具诚意，谈判相当顺利，胡雪岩在恒记不居任何名义，但先要为恒记作一番整顿，等到有了头绪，再进行筹设阜康钱庄上海分号。对这方面，庞二表示概不过问，又说，如果胡雪岩资金不足，他可以拉一批长期存款的户头来，变相地为阜康增添资本。

于是，双方找了见证人来写合伙的契约，胡雪岩请的是尤五，庞二找了一个他的父执——专做桐油出口的孙大存。合同签押好了，庞二大张筵宴，请见证人，也请恒记管事的人，包括朱福年在内，即席宣布，赋胡雪岩以盘查银钱货色、考查同人、重新改组的大权。

胡雪岩接着也站起来说了话，表示绝不轻易更动，请大家照常办事，不必三心两意，话不多而扼要，每人都像服了颗定心丸。当然，只有朱福年是例外。

到了第二天，朱福年来请胡雪岩到恒记去“视事”。他早就打好了主意，到了恒记在账房中坐定，管事的人一个个来见过，他问了问各人的经历，随即起身辞别，朱福年请他看账，他回说：“不忙。慢慢儿来好了。”

这一半是放朱福年一马，看他是不是自己去弥补他的“花账”，一半也是实话，因为眼前先有件与他切身利益有关的大事要办。

恒记人事上的变动，朱福年已经告诉了怡和洋行的大班吉伯特。这个意外的变化，自然是一大打击，但朱福年还不服气，怂恿吉伯特说：胡雪岩实力不足，只要吉伯特坚持原议，必可迫他杀价脱手。

因此，当古应春跟吉伯特再度会面，说明恒记的丝亦归他经手，要求照最初的议价成交时，吉伯特断然拒绝，依旧以欧洲丝价大跌为托词，只肯照八五折收买。

事情成了僵局，胡雪岩相当为难，如果坚持原价，万一不能成交，不但自己的本钱搁不起，丝也会变质，而且对庞二这方面也难以交代，倘或委曲，则更不能求全，不但为庞二所笑，在商场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名声，亦会大打折扣。同时还有一层顾虑，也许朱福年已经跟庞二说过，他那里的货色，可以照原定的价钱卖给吉伯特，由自己来经手，反打了个八五折，即或庞二了解其中的苦衷，为了划一步骤，以后易于控制全局，眼前不能不吃点亏，但心里总不会舒服，那就要影响彼此合伙的关系了。

“我在想，吉伯特恐怕也是‘嘴硬骨头酥’，莫非他买不成我们中国的丝，外国那些

绸厂就拿织机停下来，不出绸缎？我想总没有这样的道理吧？”

这一说，触发了古应春的灵感，“有了，”他喜孜孜地说，“我有个办法，打听他的虚实！”

“那太好了。”胡雪岩精神一振，“我就是想要晓得他手里的牌，看样子‘三副落地’，到底是不是清一色呢？如果不是，我们死扣着那张牌，不是自己害自己？”

“就是这话。我马上去打听。”

“慢来！”胡雪岩拉住他说，“你怎么样下手，先说来我听听！”

“吉伯特听了朱福年的话，自然以为千稳万妥，买不成我们的货色，至少可以买恒记的，有了货色，当然要定轮船舱位装货。我就从轮船公司方面去打听，看他定了舱位没有？”古应春又说，“货色不在少数，一两条船还装不下，非先预定不可。所以一定打听得出来的。”

“对！这个办法好。”胡雪岩的脑筋极快，当时便说，“除非他真的不想做这票生意，要做这票生意，不但要他照我们的价钱，额外还要他破费。”

古应春笑了。由于心情由沉重转为轻松，所以戏谑地挖苦胡雪岩：“小爷叔，你也真是，得着风就是雨！给不得你三分颜色，就要开大红染坊了。”

“我说个道理你听，你就晓得我不是胡言乱语。”

照他的判断，吉伯特以为自己这方面迟早总会就范，所以轮船的舱位定好了不会退掉，如果能够跟轮船公司接洽，以高价将吉伯特所定的舱位抢过来，则洋人买下了丝运不出去，又会来跟自己这方面情商转让，岂不又可以赚他一笔。

“这是如意算盘。”古应春说，“不过也不妨试试。”说到这里，他触类旁通，仍旧觉得胡雪岩的话极有用，“小爷叔，你说的办法，恐怕行不通，不过我倒想到了，大可借这个说法，逼他一遍。”

“嗯，嗯！”胡雪岩意会了，点点头说，“你请吧！我等你的回音。”

于是古应春去寻一个名叫陈顺生的朋友，此人是他的同乡，在太古轮船公司做买办，专门负责招揽客货承运。太古也是英国人的资本，怡和有货色交运，当然委托太古。

一问果然，“不错，有这回事。”陈顺生答道，“先是定了两班轮船的舱位，到期说货色还不齐，要延到下两班，贴了四百两银子的损失。”

“那么下两班什么时候到？”

“一班十天以后，还有一班要半个月。到埠卸货装货，要十天工夫。”陈顺生问，“你打听它是为什么？”

托人办事，当然要相见以诚，而且是同乡好友，也不必顾虑他会“泄底”，所以古应春将跟吉伯特斗法的经过，源源本本说了一遍，接着便托陈顺生去“逼他一逼”。

“延过一次期，话就更好说了。”古应春低声说道，“我拜托你问一问吉伯特，货色齐了没有？到时候能不能装船？如果不能，要趁早说，好让太古另外去招揽客户。”

“懂了。这个忙我可以帮你。”

“多谢，多谢。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花酒，顺便听你的消息。”

“这么急？”

“拜托，拜托！”古应春长揖恳求，“务必请你就跑一趟。”

情面难却，陈顺生真的丢下了自己的事，去为古应春奔走。到了晚上在怡情院见面，他带来了吉伯特的消息。

“他说等三天看。如果三天当中没有回话再谈。”

“怎么叫‘再谈’？”古应春问，“是谈班期顺延，还是根本就不要舱位了？”

“怎么不要？当然要的！”

古应春听得这个回音，十分满意，足见怡和洋行非买丝不可，而且在三天以内就会来谈判。

这个看法，胡雪岩也认为不错，但主张再逼一逼。

这就是请陈顺生再跟吉伯特去说，有客户求货运舱位甚急，请他在三天以内，必须提出确实答复，否则，吉伯特就得照约履行，即使放弃不用，亦要照全价收费。

“这一逼还不够。”胡雪岩又说，“我们还要想个办法，让吉伯特以为我们不愿意跟他再做生意，他才会着慌，你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另外找洋人接头，虚张声势一番？”

“不行！洋人比我们团结，彼此都通声气的，而且哪个洋行做哪项买卖，完全听他们国内指挥，不会突然之间改做别项生意。虚张声势瞒不过吉伯特。”古应春又说，“倒是有个办法，我们放个风声出去，预备立一间号子，专做洋庄，直接写信给外国厂家交涉。看吉伯特怎么说？”

“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胡雪岩沉吟了一会，说，“俗语说得好：‘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吉伯特就算愿意回头，总也要有个‘落场话’。大家的话都很硬，自己转不来弯，我们要替吉伯特开条路子出来。你说是不是？”

“我也想到过。就怕我们想转圜，他以为我们软弱，越发搭架子，岂非僵上加僵？”

对这个顾虑，胡雪岩无法作判断了，因为洋人做生意的规矩，以及吉伯特的性情，他都不太了解。只是将心比心，自己不肯低头，谅来吉伯特也是如此，如果从中有个穿针引线的人，搭一搭桥，事情便容易办通了。

“小爷叔！”古应春看他犹豫的神色，提醒他说，“洋人做生意，讲利益，也讲道理，只要我们道理站得住，态度坚决，洋人倒是不讲面子的，自会笑嘻嘻来跟你说好话。所以你不要三心二意，让洋人看穿了，事情格外难办。”

胡雪岩最尊重行家的意见，古应春跟洋人的交道打得多，自然听他的，“那好！”他说，“我们就做一番态度坚决的表示给他看，请尤五哥弄两条船，我们拿货色装上去。”

“这，这表示，绝不卖给他了？”

“对了！对外头说，我们的丝改内销了，预备卖给杭州织造衙门。”

“那么，恒记的货色呢？”

“这我会跟庞二说，让庞二关照朱福年，也是雇船运杭州。”

古应春闭着嘴，脸色郑重地考虑好一会，毅然决然地答道：“可以！我们就这么做。不过，庞二对朱福年说的话很要紧。”

“那当然！我知道。”胡雪岩说，“朱福年自然要劝他，不必受我们这方面的牵累，拿丝卖给吉伯特。庞二只要说一句：‘胡某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吉伯特要买丝跟胡某

人去接头。’那就成功了。”

照胡雪岩的估计，朱福年当然会将庞二的态度告诉吉伯特，吉伯特一定会回头。如果不理，那么僵局就真的不能化解了。自己这方面固然损失惨重，怡和洋行从此也就不用再想在中国买丝。

想到就做，而且像煞有介事，裕记丝栈开了仓，一包包的丝，用板车送到内河码头上去装船。

另一方面，庞二听了胡雪岩的话，照计行事。他做生意多少有点公子哥儿的脾气，喜欢发发“骠劲”，把朱福年找了来，叫他雇船装丝运杭州，一言不合，拿朱福年训了一顿。

“二少爷！”朱福年问，“这是为啥？”

“丝不卖给洋人了！可以不可以？”

“那也不用运杭州。运到杭州卖给哪个？”

“卖给织造衙门。”

“二少爷，这不对吧！”他说，“从一闹长毛，京里就有圣旨。各织造衙门的贡品都减少了。怎么会买我们的丝？这点道理，难道二少爷都不懂？”

“我不懂你懂！”庞二的声音粗了，“除非有人吃里扒外，不然洋人怎么会晓得我们的情形？你跟洋人去说，他有洋钱是他的，我不稀罕。他到中国来做生意，三翻四覆，处处想占便宜，当我们中国人好欺负？滚他娘的蛋！”

这种情形，遇到过不止一次，朱福年也知道他不过一时之气，做伙计的遇上有脾气的东家，当不得真，否则不如早早卷铺盖走路。而况，庞二虽有脾气，御下相当宽厚，像恒记这种职位是“金饭碗”，丢掉了不易再找。所以想一想，宁可挨骂，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才显得自己是“忠心耿耿”。

“二少爷，难怪你发脾气，洋人是不大对，不过，他既然是来做生意，当然没有空手而回的道理，我看，丝是一定要买的，就是价钱上有上落——”

“免谈。少一个‘沙壳子’都办不到。就算现在照我的价钱，卖不卖也要看我的高兴。”

“二少爷，生意到底是生意。”他试探着说，“要不要我再跟洋人去谈谈？如果肯依我们的价钱，不如早早脱手，钱也赚了，麻烦也没有。”

“我不管。你跟胡先生去谈，看他怎么说就怎么说。”

听得这一句话，朱福年只觉得酸味直冲脑顶，顿时改了主意，回到账房里，自己在咕哝：“他娘的，随他去。看他这票货色能摆到啥辰光？”这话是针对胡雪岩而说的，原来是“忠心耿耿”对东家，此时决定牺牲东家的利益，变相打击胡雪岩，真的雇了船，连夜装货，预备直驶杭州。

但是，吉伯特却沉不住气了，一面是陈顺生来催，一面对方的丝真有改为内销的迹象，不由得便软化了，急于想找个人来转圜。

这些情形胡雪岩不知道，他只听庞二说过，朱福年自告奋勇，愿跟吉伯特去重开谈判。又说已告诉朱福年，一切都听自己作主。既如此，则朱福年不论谈判得如何，都该跟自己来接头。何以不见他的踪影，反倒真的雇船装货？显见得其中起了变化。

“如果朱福年肯去说，倒是最适当的人选。”古应春也说，“不过现在对他弄僵了，我们不便在他面前示弱，只有再请庞二去问他。”

胡雪岩沉吟未答，古应春看的是一面，他要看两面，一面容易找出办法，要兼顾两面，就煞费周章了。

“庞二以东家的身份，问他一声，这件事办得怎么样了，有何不可？”

“自无不可，不过那是不得已的办法，套句你们文绉绉的话，是下策。”

“怎么样才是上策呢？”

胡雪岩有些答非所问地：“像猪八戒这种样子，我们杭州话，叫做‘不入调’。现在好比唱出戏，我跟庞二唱的是‘乙字调’，他唱的是‘扒字调’，根本搭配不拢。我们调门高的，唱到半路拉不低，就算拉低了来迁就他，这出戏也好听不到哪里去了。”

古应春把他这个比方，体味了一会，恍然大悟，“我懂了！”他说，“上策是叫朱福年将调门提高，让它入调！”

“一点都不错。”

“想倒想得不错。”古应春看一看胡雪岩的脸色，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老实问道，“计将安出？”

“喏！就靠这个。”

他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一扬，古应春认出是同兴抄来的那张“福记”收付清单。

“你倒看看，这里面有啥毛病？”

古应春仔细看了一遍，实在找不出毛病，“我看不出。”他摇摇头，“钱庄生意，我是外行。”

“用不着行家，照普通情理，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一个做伙计的人，就算在恒记是头脑，进出数目，充其量万把银子，至矣尽矣。所以，”胡雪岩指着单子说，“这几笔大数目，都有毛病，尤其是这一笔，收五万、付五万，收的哪一个的，付的哪一个的？如果说是恒记的生意，头寸一时兜不转，他有款子，先代垫五万，这倒也说得过去。现在明明是转一个手，我可以断定收的五万是从恒记来的。如果恒记要付偿款，直接支付好了，为啥要在福记的户头里打个转？”

他这样一说，古应春也觉得大有疑问，“那么，”他问，“小爷叔，你就当面拆穿他，让他不能不买你的账？”

“要当面拆穿，我早就动手了，为的是要顾他的面子。我自有道理，明天上午你在这里等我消息。”

收为己用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恒记说要看看账，朱福年自然无话可说，硬着头皮，亲自开锁，从柜子里捧出一大叠总账来。

“总账不必看，我看看流水。你的账不会错的，我随便挑几天看看好了。”接着，胡雪岩便说，“请你拿咸丰三年七月、十月、十一月的流水账给我。”

听这样交代，朱福年大放其心，以为他真的不过随便抽查，便依言将这三个月的流水账找了出来，捧到他的面前。

胡雪岩翻到七月初八那一天细看，果然，有一笔五万两银子的现款，送于同兴。

“福年兄。”他说，“请你拿‘恒记’户头的存折我看看。”

朱福年的一颗心，陡地提了起来：“是不是现在在用的那一个？”

这句话便是个老大的漏洞。按常理而论，应该就是目前在用的那一个，何消问得？问到这话，便表示他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胡雪岩问的不是这一个。

这见得朱福年不是什么老奸巨猾，只因为庞二到底是大少爷，只要对了他的脾气，什么都好说话。意会到此，胡雪岩越发打定了将朱福年收为己用的主意，因而在表面上越对他尊重，和颜悦色地说：“不晓得找起来方便不方便？我想拿这两年的存折，大略看一遍。”

越是这样，越使朱福年有莫测高深之感，喏喏连声地说：“方便，方便。”

一把存折送了过来，胡雪岩慢条斯理地随意浏览，一面说着闲话，根本不像查账的样子。朱福年却没有他那份闲豫情致，惴惴然坐在账桌对面，表面是准备接受询问，其实一双眼只瞪在存折上。

“朱先生！”小徒弟走来通报，“船老大有事来接头。”

这“船老大”就是承揽装丝运杭州的船家。朱福年不能不去接头。趁这空档，胡雪岩在存折上翻到咸丰三年七月初八那一天，那里有同兴收银五万两的记载。

胆子倒真大！胡雪岩心里在想，莫非硬吞五万银子？这盘账倒要细看了。他是这一行的好手，如今虽不大管账打算盘，但要算起账来，还是眼明手快，账簿与存折一对，再看一看总账，便弄清楚了，朱福年硬吞五万银子还不敢，只是挪用了公款，以后在半个月中，分四次归还了。

然而这已是做伙计的大忌。胡雪岩认为不必再看，将翻开的账簿、存折都收好，静等朱福年来答话。

“船老大来问，货都装齐了，问啥时候开船？”朱福年说，“我告诉他，跟胡先生的货色搭帮走，比较有照应。不晓得胡先生的丝船，啥时候开？”

很显然地，就这样一查账，还未有何结果，就已让他感到威胁，不能不来周旋示好。胡雪岩便将计就计地说：“我们那票货色，是我的朋友古应春在料理。如果福年兄有空，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当面谈一谈这件事。你看好不好？”

“好，好！”朱福年急忙答应，“我做个小东，请胡先生吃徽馆。”

“哪个做东都一样。请你拿账簿、存折收一收，我们就走吧。”

看样子太平无事了，朱福年顿觉步履轻快，浑身是劲，收拾一切，陪着胡雪岩出了恒记的大门。

“就是后马路，有家徽馆，叫做福源楼，做几样我们家乡菜，着实道地。请胡先生尝尝看。”

“原来你是徽州人，口音倒听不出。”

“我原籍徽州。”朱福年说，“在外多年，口音变过了。”

“既是徽州，对典当自然熟悉？”

“怎么不熟悉？我也劝过二少爷开典当。他说，穷人的钱不忍心赚。怎么也不肯。”

“开典当是为了方便穷人，穷人出点利息，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也是这样说，二少爷听不进去，也是枉然。”

就这样一路谈着典当，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福源楼。坐定下来，胡雪岩先写张条子，交柜上派人送到裕记丝栈去请古应春，然后点了菜，趁这等客等菜的工夫，他跟朱福年谈到了账务。

“福年兄，刚才我看的那笔五万银子的账，恐怕有点错了。”

“喔。”因为胡雪岩语气缓和，所以朱福年也能沉得住气，平静地问道，“我倒还不清楚。日子久了，不大记得起来。”

“账上有送存同兴的一笔账，存折上没有。”

“是说恒记这个折子？”朱福年答道，“恒记在同兴有三个折子。”

“我知道。”胡雪岩接着便问，“福记是你老兄的户头吧？”

这就是所谓作贼心虚了，朱福年脸上的颜色，立刻就不大自然，勉强答说：“是的。”

“我做钱庄也多年了，这种情形，倒还少见。”

“各处地方不一样。”朱福年说，“为了调度方便，二少爷叫我也立一个户头。”

“喔，”胡雪岩抓住他“调度方便”这四个字追问，“是不是说，有时候要向外头调动头寸，恒记不便出面，用你福记的名义？”

这话，朱福年就答不出来了，因为庞二财大势雄，从不向外面调动头寸，如果应声“是”，胡雪岩跟庞二一谈，西洋镜马上拆穿，金饭碗也就要不翼而飞了。

因此，他只能含含糊糊地答说：“不是这意思。”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胡雪岩若无其事地问，声音中不带丝毫诘质的意味，而朱福年却已急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地不知道说些什么。

“那也不必说它了！”胡雪岩不再侧面相逼，正面指出他的错，“那五万银子，细看前后账，分毫不少——”

“是啊！”朱福年急忙抢着辩白，“账是绝不会错的。”

“错不错，要看怎么个看法，什么人来看。”胡雪岩答得极快，“我看是不错，因为以前的账目，跟我到底没有啥关系，叫你们二少爷来看，就错了。你说是不是呢？”

最后这一问，使得朱福年又大受其窘，只得先虚晃一枪：“我倒还不明白胡先生你的话。”

“再明白都没有，五万银子说存恒记，结果存入福记，福记再分四次归还。前后数目不错，起码拆息上，恒记吃亏了。不过，这在我看，是小事，你倒拿我前后的话，仔细想一想！”

他以前说过什么话？朱福年茫然不辨，定定心细想，才意会到他有句话，大有深意。这句话就是：“我看是不错，因为以前的账目，跟我到底没有啥关系！”

这就是暗示，以前的账目他不会顶真，但以后他是恒记的股东，账目便不能说无关，当然也就要认真了。

意会到此，朱福年才知道自己不是“猪八戒”，倒是“孙悟空”，跳不出胡雪岩这尊“如来佛”的手掌心，乖乖儿认输，表示服帖，是上上大吉。

“胡先生，我在恒记年数久了，手续上难免有疏忽的地方，一切要请胡先生包涵指教。将来怎么个做法，请胡先生吩咐，我无不遵办。”

这是递了“降表”。到此地步，胡雪岩无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更用不着假客气，直接提出他的意见：“福年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们二少爷既然请我来看看账，我当然对他要有个交代。你是抓总的，我只要跟你谈就是了，下面各人的账目，你自己去查，用不着我插手。”

“是。”朱福年说，“我从明天就清查各处的账目，日夜赶办，有半个月的工夫，一定可以盘清楚。”

“好的。你经手的总账，我暂时也不看，等半个月以后再说。”

“是！”

“这半个月之中，你也不妨自己检点一下，如果还有疏忽的地方，想法子自己弥补。我将来也不过看几笔账，”接着，胡雪岩清清楚楚地说了几个日子，这是从同兴送来的福记收支清单中挑出来的，都是有疑问的日子。

朱福年暗暗心惊，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却不明白胡雪岩何以了如指掌，莫非他在恒记中已经埋伏了眼线？照此看来，此人高深莫测，真要步步小心才是。

他的疑惧都流露在脸上，胡雪岩便索性开诚布公地说：“福年兄，你我相交的日子还浅，恐怕你还不大晓得我的为人。我一向的宗旨是：有饭大家吃，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所以，我绝不肯敲碎人家的饭碗。不过做生意跟打仗一样，总要同心协力，人人肯拼命，才会成功。过去的都不必说了，以后看你自己，你只要肯尽心尽力，不管心血花在明处还是暗处，说句我自负的话，我一定看得到，也一定不会抹煞你的功劳，在你们二少爷面前会帮你说话。或者，你倒看得起我，将来愿意跟我一道来打天下，只要你们二少爷肯放你，我欢迎之至。”

“胡先生，胡先生！”朱福年激动不已，“你说到这样的金玉良言，我朱某人再不肯尽心尽力，就不是人了。胡先生，我敬一杯，表表我的心。”

说罢，满斟一杯，仰脸饮尽。胡雪岩当然高兴，陪了一满杯，然后笑道：“福年兄，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有啥说啥，不要见外。”

“是的。”朱福年想一想说，“胡先生，以后恒记的跟同兴的往来，只用两个户头，公款用恒记，二少爷私人收支用继嘉堂。我在同兴的户头，决定结了它。”

“结了它也不必。”胡雪岩说，“不必让外头人猜测，以为我们内部生了啥意见。”

这更见得胡雪岩的体恤，顾到自己的面子，当然乐受这番好意，“是！”他很恭敬地回答，“我懂胡先生的意思，找机会，我要告诉下面的‘朋友’们，恒记是一家，总要让外头人看得我们上下一心，不敢来动我们的歪脑筋才好。”

“就是这话！‘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方算好汉。”

说到这里，只见古应春步履安详地踏了进来，朱福年起身让坐，极其殷勤。在古应春的心目中，此人自视甚高，加以东家“弹硬”，所以平日总在无意间流露出“架子大”的味道，此刻一反常态，不用说，是对胡雪岩服帖了，才有这番连带尊敬的表示。

意会到此，他的神情越发从容，说着闲话，不提正事。倒是朱福年忍不住了，“胡先生，应春兄来了，我们拿丝上的事说个定规。”他略停了一下又说，“照我看，‘只拉弓，不放箭’也就够了。”

胡、古二人，目视而笑。然后是胡雪岩回答他的话，反问一句：“我们在‘拉弓’，吉伯特晓不晓得？”

“我想他是晓得的。我们真的‘放箭’他也会着急。”

“当然啰！”古应春接口，极有信心地说，“他万里迢迢跑了来为啥？不是为了生意？生意做不成，他的盘缠开销哪里来？”

“话虽如此，事情有点弄僵！”胡雪岩问古应春，“你肯不肯向他去低头？”

“我不去了！洋人是‘蜡烛脾气’，越迁就他，他越摆架子。”

“为来为去，只为了我是当事人。如果这票货色不是我的，替双方拉场，话就好说

了。而且双方也都一定感激此人。”

“这个人很难。”古应春会意，故意不去看朱福年，尽自摇头，“不容易找！”

他们这样一拉一唱，暗中拉住了朱福年，他终于忍不住：“胡先生！你看，我跟吉伯特去谈一谈，是不是有用？”

“噢！”胡雪岩一拍前额，做出茅塞顿开的姿态，“有你老兄出面，再好都没有了。有用，有用，一定有用。”

受了鼓励的朱福年，越发兴致勃勃，自告奋勇：“吃完饭，我就去看他。我要吓他一下，他不照原议买我们的这票货色，劝他趁早回国，他在这里永远买不到我们的丝！”

“对。就这么说。这倒也不完全是吓他，反正这票生意做不到，我们就斗气不斗财了！”

朱福年倒真是赤胆忠心，即时就要去办事。胡雪岩当然要留住他，劝他从容些，把话想停当了再说。接着便设想吉伯特可能会有反响，他这么说便那么回答，那么说便这么回答，一一商量妥帖，还要先约个时间，从容不迫地谈，才能收效。

正事谈毕，酒兴未已，胡雪岩一直对典当有兴趣，此时正好讨教，“福年兄，”他先问，“你是不是典当出身？”

“不是。不过我懂，我故世的三叔是朝奉，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年。”接下来，朱福年便谈了典当中的许多行规和弊端，娓娓道来，最后似感叹，又似遗憾地说，“当初未曾入典当，自己都不知道是得计，还是失策。因为‘吃典当饭’与众不同，是三百六十行生意中，最舒服的一行，住得好、吃得好，入息优厚，工作轻松，因此吃过这碗饭，别的饭就难吃了！”

“照你这样说，如果开爿典当，要寻好手还不容易。”胡雪岩问，“典业中的好手，宾主相得，一动不如一静，轻易不肯他就。是这样吗？”

“大致是这样子。不过人材是不断在冒出来的，本典没有位置，另求发展，也是有的。”

“那么，我倒要请你留意，有这样的人，我想见见。”

这表示胡雪岩也有创办典当的打算，朱福年欣然应诺，而且跃跃欲试地，颇有以半内

行作内行，下手一试，以补少年未曾入此业之憾的意思。

朱福年是在第二天跟吉伯特见面的，那也正是陈顺生来探问运货舱位消息，以及由东印度公司转来伦敦总公司发出何以今年的丝，至今未曾起运的质问的时候。所以，吉伯特一见他的面，便先追问恒记和裕记两处的货色，可曾运离上海？

“明天就要开船了。”朱福年用英语答说，“吉伯特先生，我觉得我对你有种道义上的责任，必须为你争取最后一个机会。最近商场上有一个大消息，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恒记的东主，也就是我的雇主庞先生，跟胡雪岩在事业上达成了合作的协议。胡雪岩的实力并不充足，但他是商场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主要的是他在各方面都有极好的关系，而且他的手腕十分灵活。这两项就是他最大的资本，他所缺少的是现金，而这个缺点，由于跟庞先生的合作而充分弥补了。因此，我可以这样说：胡雪岩是无敌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商场上击败他，包括你吉伯特先生在内。”

“我不需要击败他，我只为我的公司的利益打算。最初是我采纳了你的建议，否则，也不至于有今天的僵局。”

“吉伯特先生！”朱福年放下脸来问，“你是不是要讨论这件事的责任？”

“不！”吉伯特摇摇头，“那是没有用的。我又不能向你要求赔偿，哪里来的责任可言？你觉得对我有种道义上的责任，足见得你对我还存着友谊，我希望我们仍旧是朋友。”

听他这一番话，朱福年报之以诚恳的神色，“就因为如此，我要尽我的友谊。”他停了一下，用平静但很坚定的声音说，“吉伯特先生，你并没有失败，一切都可以照你原来的计划实现。但你如果错过此刻这个最后的机会，那么，你的失败不止于这一次，是明年及以后的日子。用最简单的话说：你将不能在上海买到你所需要的丝。”

“照你看，丝价是不是能够减少若干？”吉伯特说，“如果你办得到，我们当然会付你应得的佣金。”

“不！”朱福年斩钉截铁地说，“绝无可能！你应该知道，胡雪岩做生意的精明，是无人可及的，现在他不向你提出延期损失的赔偿，已经是很宽大了。”

“好！”吉伯特终于低头了，“我一切照办，只希望赶快订约。”

大展鸿图

订了约，收银交货，胡雪岩如释重负。但经过一整夜的计算，却又爽然若失，自己都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

赚是赚了十八万银子，然而，不过说来好听，甚至于连账面上的“虚好看”都没有。因为合伙的关系太多，开支也太大，跟尤五、古应春分了红利以外，还要跟郁四再分，付了各处的利息，还要为王有龄弥补海运局的亏空，加上裘丰言和嵇鹤龄那里都要点缀。这一下已经所余无几，却还有开销杭州、湖州、同里三个“门口”所拉下来的“宕账”，细算一算，除了阜康钱庄的本钱，依旧是一整笔债务以外，还有万把银子的亏空。

万把银子在他当然不必发愁，要愁的是这样子费心费力，到头来还闹了一笔亏空，则所谓“创业”也者，岂非缘木求鱼？

照道理不应该如此！落到这样的地步，总有个道理在内，当然是自己的做法有了毛病。这个毛病不找出来，令人寝食难安。

为此，他虽然一整夜未睡，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但精神有种异样的亢奋，怎么样也不想上床。

到了快中午时，古应春和刘不才相偕来访，一见了面，古应春失声说道：“小爷叔，你的气色好难看！是不是病了？”

刘不才开过药店，对于伤风发烧之类的毛病，也能诊察，当时伸手一探他的额头，又叫他伸舌头出来看了舌苔，很准确地作了判断：“睡得太少，用心过度，是虚火上升。好好吃一顿，舒舒服服睡一觉，精神马上就好了。”

“一点不错。”胡雪岩有意将他遣开，“请你替我去约一约庞二，晚上在哪里叙一叙。回头四五点钟，你到浴德池来找我。”

等刘不才一走，胡雪岩将预先一张张计算好的单子，取了出来，检出古应春的一张交了给他，照胡雪岩的算法，古应春应该分一万五千多银子的盈余。

“小爷叔！”古应春略看了一眼，将单子推了回去，“第一，你分得我多了；第二，现在不要分，我们仍旧在一起做，商量商量以后怎么个做法，才是正经。”

胡雪岩脱口答道：“我正就是不晓得以后怎么个做法。”接着便皱起了眉不断摇头。

这态度很奇怪，古应春大为惊疑，“小爷叔！”他很吃力地说，“你好像有啥难言之隐似的。大家自己人，你尽吩咐，有啥‘摆不平’，我的一份不必计算在内。”

“应春兄！”胡雪岩相当感动，率直答道，“我一无所求，就是朋友的情分义气，千金不换。”

“岂止于千金不换？小爷叔，你不要说一无所得，在我看，所得正多。不说别的，只说朱福年好了，庞二虽有些大少爷的脾气，有时讲话不给人留情面，到底御下宽厚，非别的东家好比，可是朱福年还是有二心，只有遇到小爷叔你，化敌为友，服服帖帖，这就是你的大本事，也就是你的大本钱。”

由于说得中肯，不是一般泛泛的恭维可比，所以胡雪岩听了这几句话，深受鼓舞，“老古，”他便索性问道，“你直言谈相，看我做生意有啥毛病要改？”

“毛病是谈不到。不过，小爷叔，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业勤于勤，荒于嬉’，这个‘勤’字照我讲，应该当做敬业的敬，反过来‘嬉’字不作懒惰解释，要当做浮而不实的不敬来讲。敬则专，专心一志，自然精益求精。小爷叔，如果说你有失策之处，我直言谈相，就是不专心。”古应春又说，“人的精力到底有限，你经手的事情到底太多了，眼前来，好像面面俱到，未出纰漏，其实是不是漏了许多好机会，谁也不得而知。”

他一路说，胡雪岩一路点头，等他说完，随即答道：“有好几位都这样劝过我，不过没有你说得透彻。我刚才在想，忙了半天，两手空空，总有个毛病在那里，你说我不专心，这就是我的毛病。不过，也不能说两手空空——”

他没有再说下去，说下去怕古应春多心，他本人两手空空，还亏下了账，但相交合作的朋友，都有好处。这盘账要扯过来算，还是有成就的。

这样转念，更觉精神一振，“走，走，”他站起身来说，“照刘三爷的话，好好吃它一顿，睡它一觉。有没有什么好番菜？吃完了到浴德池去泡它一下午。”

“好番菜是有，只怕你吃不来。”

“怎么吃不来？”

“夏天讲究吃‘色白大菜’，生冷清淡，半生不熟，吃不惯的会倒胃口。”

“那就算了。还是——”

“还是到我这里去吃饭吧！七姐现在返璞归真了，到处跟人学做菜，今天在做粉蒸鸡，还有你们西湖上的莼菜——”

“你不要再说了。”胡雪岩咽了口唾沫答道，“再说下去，我真要流口水了。”

于是一起到古应春那里。七姑奶奶果然卷起衣袖，在厨房里大忙特忙，汗水蒸润，她那张银盆似的脸，和两条藕也似的手臂，格外显得红白分明，看见胡雪岩在厨房门口探头一望，赶紧喊道：“厨房里像火焰山一样，小爷叔，快不要进来！”

“我饿了！”胡雪岩老实答说，“有啥吃的，先弄点来喂喂我。”

“我先下碗米粉干，让你点点饥。回头慢慢吃酒。”

等一碗鸡汤火腿笋干米粉下肚，接着便摆桌子喝酒，恰好尤五也到了，胡雪岩越有兴致。

席间当然要问他今后的打算，胡雪岩却反问尤五和古应春，要怎么样打算，才能于大家有益？

“这话就很难说了。”尤五答说，“照我的心思，最好你别人的闲事都不管。”

“五哥也是！”七姑奶奶性子直，马上就补了一句他未曾说出来的话，“别人的闲事不要管，只管你的事。是不是？”

大家都笑了。“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不过，”尤五正色说道，“我们漕帮方面，生路越来越狭，小爷叔，你答应过的，总要替我们想个办法。”

“当然，当然。我一定当我自己的事来办。”胡雪岩又问古应春，“你看呢，我以后该怎么做法？”

“我刚才就说过了。”

胡雪岩点点头，重新回想他上午所作的那番劝告。

那些话，尤五和七姑奶奶并不知道，尤其是七姑奶奶性子急，便追问着，胡雪岩将古应春劝他专心的话，说了给她听，并且盛赞古应春看得深，识得透。

“谢谢一家门！”七姑奶奶撇着嘴说，“小爷叔，他是狗头军师，你不要听他的话。”

古应春不服气，但也不敢跟她争辩，只说：“小爷叔，‘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啥叫‘妇人之言’？”七姑奶奶的反应快得很，“场面总是越大越好。照你的说法，有皇帝做也不要做了，因为管的事太多太杂？”

一句话驳得古应春哑口无言，摇摇头轻轻说了句：“歪理十八条。”

胡雪岩看他那无奈七姑奶奶之何的尴尬神态，未免好笑，但一向不以他那个“宝贝妹子”为然的尤五，却帮着她说话：“阿七说的倒也不是歪理。事情不怕多，要有人管，皇帝好做，难的是用不着一个好宰相。小爷叔，我想，老古的话也不错，阿七的比喻也有道理，你是聪明人，不妨拿他们两个人的话好好想一想，作一番打算。”

“是的！”胡雪岩深深点头。

于是他一面吃喝闲谈，一面在心中盘算，等酒醉饭饱，他的盘算也大致停当了。

“五哥，老古！”他说，“我们先把账分了——”

“不必分！”尤五抢着说，他的意思跟古应春一样，主张就原来的资本和盈余，听候胡雪岩全权运用，能够“利上滚利”。

“我懂你们的意思。”胡雪岩说，“我要重起炉灶，做几样事业，大家分开来管，我只抓个总。就好比做皇帝一样，要宰相大臣分开来办事，用不着我亲自下手。”

“嗯，嗯！”在座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颌首表示同意。

“第一样是钱庄，这方面是我的根本，我也内行，恐怕还是要亲自下手。第二样是丝，在湖州，我交给陈世龙，在上海，我交给老古。”

“好的！”古应春说，“我当仁不让，无须客气。将来茶叶、桐油也好做洋庄，慢慢儿再说。”

“将来销洋庄都归你一手担当。茶叶、桐油我也想过，只要你认为可以做，我无不赞成。不过眼前新丝就要上市了，所以要请你赶紧筹划，专心一致，百事不管。不过——”胡雪岩看一看七姑奶奶，笑笑不再说下去。

这大有皮里阳秋的意味，七姑奶奶免不了要问：“小爷叔，不过什么？”

“不过，”胡雪岩笑道，“百事不管，你们的终身大事是非管不可的。我也是这样子，别样闲事不能再管，你的这桩大事，非效劳到底不可。当着五哥在这里，我做大媒的说一句，你们挑日子、办喜事，乾坤两宅，自己商量，不必我来传话。古家老族长那里的归我疏通，一定不会办不通，你们放心好了。”

“是的。”尤五点点头说，“这件事，我就这几天要好好谈一谈。现在且不去说它，小爷叔你再讲你的打算。”

“我还打算办两样事业，一样是典当，一样是药店。药店请刘三爷来做，典当，我想跟庞二谈一谈，请朱福年帮我的忙。”

对他的这番打算，尤五和古应春默然不置可否，这意思就是不以为然。在古应春觉得他不宜做此自己不懂的事业，而刘不才的本性，也不宜于苦干创业，朱福年则相交未几，虽说“南蛮不复反矣”，但他究竟有几许本事，尚未明了，何以轻付以重任？

尤五也略有这样的想法，此外他还有疑虑，率直问道：“小爷叔，一样钱庄，一样丝，都是大本钱，你哪里还有余力开当铺、开药店？”

“五哥说到要害上来了。”胡雪岩很起劲地，“自然我都有打算。”

胡雪岩的打算，是凭他的信誉、本领，因人成事。阜康设分号，是庞二有过承诺，愿意支持的，做丝生意，仍旧是大家集股。开典当的本钱，他看中了苏州潘叔雅那班富家公子，开药店则预备在江浙官场上动脑筋。

“我再说，为啥要开典当、开药店？这两样事业，一时都无利可图，完全是为了公益，我开典当是为方便穷人。胡雪岩三个字，晓得的人，也不算少了，但只有做官的和做生意的晓得，我以后要让老百姓都晓得，提起胡雪岩，说一声：这个人不错！事业就会越做越大。为此，我要开药店，这是扬名的最好办法。再说，乱世多病痛，大乱之后，必有瘟疫，将来药店的生意，利人利己，是一等一的好事业。”

听得这一说，七姑奶奶首先就钦佩不止，“你听听，”她带点教训意味地对古应春说，“小爷叔的眼光，才真叫眼光！看到大乱以后了。你要学学小爷叔。”

“本来就跟小爷叔在学。”古应春转脸问道，“小爷叔，你说开药店的本钱，出在公家，是怎么个办法？”

“这要靠关系了。军营里自然要用药，我要跟刘三爷商量，弄两张好方子，真材实料修合起来，譬如刀伤药、诸葛行军散、辟瘟丹之类，要一服见效，与众不同。这样子就好稟请各路粮台，先定我们多少，领下价款来做本钱。”

“真是！”七姑奶奶听得眉飞色舞，“我看世界上，没有小爷叔没有办法的事！”

“七姐，”胡雪岩有些惶恐，“这话捧得我太过分了。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限，就算三头六臂，又办得了多少事？要成大事，全靠和衷共济，说起来我一无所所有，有的只是朋友。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

“小爷叔这话一针见血，”尤五紧接着他的话说，“我们那一伙弟兄，都当小爷叔好朋友，现在等着你老发号施令呢！”

“你别忙！我答应替你们筹出一条生路来，一定要做到，说句老实话，我眼前第一件大事，就是替你们去开路，大致的办法，我已经有了——”

这是胡雪岩另一项与民生国计有关的大事业，他准备利用漕帮的人力、水路上的势力跟现成的船只，承揽公私货运，同时以松江漕帮的通裕米行为基础，大规模贩卖粮食。

“乱世米珠薪桂，原因有好多，要一样样去考究。兵荒马乱，田地荒了，出产少了，当然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眼看有米的地方因运不出，卖不掉，多么可惜！这还不算，最可惜的是糟蹋掉了！有些人家积存了好多粮食，长毛一来，烧得光光，或者秋收到了，长毛来了，有稻无人割，白白作践。能够想办法不糟蹋，你们想，于公于私多么好！”

“有道理！”尤五矍然而起，“前面两个原因，我懂，后面说的这一层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倒要请教小爷叔，怎么样才能不糟蹋？”

“这就要看局势了。眼要明，手要快，看啥地方快靠不住了，我们多调船过去，拿存粮抢运出去。能割的稻子，也要抢着割下来。”胡雪岩又说，“这当然要官府帮忙，或者

派兵保护，或者关卡上格外通融，只要说好了，五哥，你们将来人和、地利都具备，是独门生意。”

尤五和古应春都不作声，两个人将胡雪岩的话，细细体味了一会，才大致懂得了他的做法。这确是一项别人所抢不去的好生意，但是做起来不容易。

“官场的情形，小爷叔你晓得的，未见得肯帮我们的忙。”

“一定肯！只看怎样说法。其中还有个道理：打仗两件事，一是兵，二是粮，叫做足食足兵。粮食就这么多，双方又是在一块地方，我们多出一份粮食，长毛就少一份粮食，一进一出，关系不轻。所以，我去一说这层道理，上头一定会赞成。”

“对！”尤五问道，“小爷叔你预备跟哪个去说？王大老爷？”

“是的。我先跟他去说。事不宜迟，明天我就走！我还有好多法子可以治长毛，譬如加紧缉私，断绝他们的日用百物的供应之类。”胡雪岩站起身来，很起劲地挥着手，“做小生意迁就局势，做大生意先帮公家拿局势扭过来。大局好转，我们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你们等着，看我到了杭州，重起炉灶，另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红顶商人胡雪岩 4》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太平军兵围杭州，时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守土有责，誓死抵御。胡雪岩奉王有龄之托，从城内潜出，赴上海采办粮食救济杭州饥民。胡雪岩粮船抵达杭州城外，城内军民无力突围接应，王有龄自缢殉国，胡雪岩洒泪诀别。挚友和靠山已失，胡雪岩元气大伤，但机缘巧合，竟在此时结识了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胡雪岩赢得左宗棠的信任，为其筹措粮饷，采购军火，操办洋务，举借外债，开办船厂。胡雪岩帮左宗棠成就勋业，左宗棠帮胡雪岩大发其财。

投靠了一代名臣左宗棠，使得身为商人的胡雪岩一步一步地走入官场上层，此时一个巨大的政治漩涡正在酝酿生成，而胡雪岩正雄心万丈，对此全无防备。一代红顶商人命运到底如何？

敬请阅读《红顶商人胡雪岩 4》。

红顶商人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点校计划大商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轻重的差别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差别权力的情况所在。

胡雪岩

高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4

时局中的商机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4：时局中的商机

第一章 杭州被围，胡雪岩冒死筹粮救济饥民

血书求援

杭州之围

请援郁家

请兵护航

预备后路

死得其所

第二章 浩劫难逃，胡雪岩与王有龄的生死诀别

抵达杭州

生死诀别

第三章 运粮计划失败，胡雪岩大病一场转道宁波

转道宁波

离乱重逢

多情郎中

第四章 重返上海，胡雪岩意图东山再起

带病启程

逃出劫数

伏下奇计

第五章 胜在胆略，胡雪岩想做太平军的生意

喜事心事

劝离之计

新媒旧友

皆大欢喜

空门寻踪

第六章 结识左宗棠，开启巨商之路

设置内应

重回杭州

投靠左帅

第七章 左宗棠委以重任，胡雪岩筹粮筹饷办船厂

诡变战局

粮饷大任

拟办船厂

第八章 左宗棠筹划西征，胡雪岩步入事业巅峰

入闽督师

筹办船厂

西征大事

《红顶商人胡雪岩5》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商人胡雪岩. 4 /高阳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9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5562-9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088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红顶商人》）

书 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4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姚 丽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张福建 赵晨凤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13千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4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62-9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编者按：

胡雪岩重回杭州后，借助各方势力纵横商场、大发利市，很快成为杭州巨富；不料在六年后，太平军攻打杭州，一场浩劫席卷而来……

红顶商人胡雪岩4：时局中的商机

第一章 杭州被围，胡雪岩冒死筹粮救济饥民

血书求援

“禀大帅，”戈什哈向正在“饭后一局棋”的曾国藩请个安说，“浙江的差官求见。请大帅的示：见是不见？”

曾国藩正在打一个劫，这个劫关乎“东南半壁”的存亡，非打不可，然而他终于投子而起。

“没有不见之理。叫他进来好了。”

那名差官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行装。九月底的天气，早该换戴暖帽了，而他仍是一顶凉帽，顶戴是亮蓝顶子，可知是个三品武官。

“浙江抚标参将游天勇，给大帅请安。”那游天勇抢上两步，跪下去磕头，背上衣服破了个大洞，露出又黄又黑的一块皮肉。

“起来，起来！”曾国藩看他那张脸，仿佛从未洗过似的，内心老大不忍，便吩咐戈什哈说，“先带游参将去息一息，吃了饭再请过来说话。”

“回大帅的话，”游天勇抢着说道，“卑职奉敕省王抚台之命，限期赶到安庆，投递公文，请大帅先过目。”

“好，好！你给我。你过来说话！”

“谢大帅！”

游天勇站起身来，略略退后两步，微侧着身子，解开衣襟，取出一个贴肉而藏的油纸包，厚甸甸的，似乎里面装的不止是几张纸的一封信。

那油纸已经破裂，但解开来看，里面的一个尺把长的大信封却完好如新。曾国藩接到手里，便发觉里面装的不是纸，是一幅布或绸。翻过来先看信面，写的是：“专呈安庆大营曾制台亲钧启”。下面署明：“王有龄亲笔谨缄”。

再拆开来，果不其然，是一方折叠着的雪白杭纺。信手一抖，便是一惊，字迹黑中带红，还有数处紫红斑点，一望而知是血迹——王有龄和血所书的，只有四个海碗大的字：“鹄候大援”，另有一行小字：“浙江巡抚王有龄谨率全省数百万官民百拜泣求。”

曾国藩平生修养，以“不动心”三字为归趋，而此时不能不色变了。

大营中的幕友材官，见了这幅惊心动魄，别具一格的求援书，亦无不动容，注视着曾国藩，要看他如何处置。

曾国藩徐徐卷起那幅杭纺，向游天勇说道：“你一路奔波，风尘劳苦，且先休息。”

“是，多谢大帅。”游天勇肃然答说，“卑职得见大帅，比什么都安慰，种种苦楚，这会都记不起来了。只求大帅早早发兵。”

“我自有道理。”看他不愿休息，曾国藩便问他浙江的情形，“你是哪天动身的？”

“卑职是九月二十从杭州动身的。那时余杭已经沦陷。”游天勇答道，“看样子，现在杭州已经被围。”

“杭州的城池很坚固。我记得《一统志》上说，是十个城门。”曾国藩念道，“‘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宋仁宗的时候，处士徐仲晦，愿子孙世世不离钱塘，说是永无兵燹之灾。想来杭州可以守得住。”

他念的那句诗，游天勇倒是听过，是拿杭州的十个城门，候潮门、清波门等等缀成诗句。至于什么宋朝人的话，他就莫名其妙了。只是听语气，说杭州守得住便无发兵之意，游天勇大为着急，不能不说话。

“杭州的城坚固，倒是不错。不过守不长久的。”

“喔，”曾国藩揸开五指，抓梳着胡须问，“这是什么道理？你倒说来我听听。”

“杭州存粮不足。”

杭州虽称富足，但从无积米之家。浙西米市在杭州东北方一百里处的长安镇，杭州的地主，每年所收租谷，除了留下一家食米之外，都运到长安镇待价而沽，所以城里无十日之粮。这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米价大涨，而杭州经过上年二月间的一番沦陷，劫掠一空，留下来的百姓，艰苦度日，哪里来的钱购粮存贮？本来是想等新谷登场，好好作一番储粮的打算，谁知兵败如山，累累满野，都便宜了太平军。

“唉！”曾国藩深深叹息，“在浙东的张玉良、李定太，如果肯拼命抵挡一阵就好了。”他接着又问，“守城最要紧的是粮食丰足。王抚台难道就不想办法？”

“王抚台也在极力想办法，去年就出告示，招商采买，答应所过地方，免抽厘税。不过路上不平靖，米商都不敢来。”游天勇说，“卑职动身的时候，听说王抚台预备请胡道台到上海去采办粮食军火，也不知运到了没有。”

“哪个胡道台？”曾国藩问，“是胡元博吗？”

“不是。是胡雪岩。”

“喔，喔，是他！听说他非常能干？”

“是！胡道台很能干的。杭州城里，大绅士逃的逃，躲的躲，全靠胡道台出面，借粮借捐维持官军。”

曾国藩点点头，默想了一下杭州的形势，随又问道：“钱塘江南岸呢？现在浙江的饷源在宁绍，这条路总是畅通的吧？”

“是。全靠这条路。不过——”

“你说！有什么碍口的？”

“回大帅的话，过钱塘江，萧山、绍兴、宁波一带，都归王大臣管，他跟王抚台不和。事情——”游天勇略微摇一摇头，说不下去了。

王大臣是指钦命团练大臣王履谦。曾国藩亦深知其人，并且曾接到他来信诉苦，说绍兴、宁波两府，每月筹饷十万两银子解送省城，而王有龄未发一卒渡江。现在听游天勇的

话，似乎事实并非如此。但不论谁是谁非，将帅不和，兵民相仇，总不是好兆。浙江的局势，真是令人灰心。

“你下去休息。”以曾国藩的地位，若有所处置，自不须跟游天勇明说，更不必向他作解释，只这样吩咐，“你今晚上好好睡一觉，明来取了回信，即刻赶回杭州去复命。公文、马匹、盘缠，我会派人给你预备。”

“是！”游天勇站起身来请个安，“多谢大帅。”

杭州之围

跑上海、安庆的轮船，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四明号，船上的买办叫萧家骥，原是上海的富家子，生就一副喜欢搜奇探秘的性格，最初是因为好奇，拜了古应春做老师学英文。再由他的“师娘”七姑奶奶而认识了“舅舅”尤五——他跟着七姑奶奶的孩子这样叫，因而对漕帮也有了渊源。但是，他跟胡雪岩一样，是一个深懂“门槛”里的内幕，却是个在“门槛”外面的“空子”。

为了曾国藩派李鸿章领兵援沪，四明号接连跑了几趟安庆。到得事毕，已在深秋，萧家骥方得抽空去看古应春。

古应春很得意了，先跟胡雪岩合作丝茶生意，很发了点财。及至江浙局势大变，丝茶来路中断，改行经营地皮，由于逃难的富室大族，纷纷涌向上海租界，地价大涨特涨，越发财源茂盛。而且近水楼台，选地鸠工购料都方便，所以在新辟的二马路上，造了一所极精致的住宅。一家三口——七姑奶奶生了个儿子，倒用了上十口的下人。

他们师弟的感情一向深厚，自然先谈些旅途情况之类的闲话。说不到几句，听得七姑奶奶的声音，接着便出现在他们面前，浓妆艳抹，一张银盆大脸，白的格外白，红的格外红，加以首饰炫耀，更令人不可逼视。

“师娘要出门？”萧家骥站起身来招呼。

“是啊，有两个远道来的亲戚，去见见上海的市面。逛逛洋行兜兜风。”

“这么冷的天去兜风？”古应春打断她的话笑道，“你在发疯！”

古应春就爱捉他妻子话中的漏洞，七姑奶奶听惯了不理他，只管自己往下说：“中午请客人吃番菜，下午去看西洋马戏。晚上还没有定，要不要在一起吃饭？”

“不必了！晚上回家吃饭。这两天蟹好，我去弄一篓蟹来。”

“对！”七姑奶奶大为高兴，“今年还没有好好吃过一顿蟹。”接着又叹口气道，“遭劫！兵荒马乱，蟹的来路都断了。这个年头，做人真没味道。”

“好了，好了，不要不知足了！”古应春说，“你住在夷场上，不忧穿、不忧吃，还说做人没有味道，那么陷在长毛那里的人呢？”

“就为的有人陷在长毛那里，消息不通，生死不明，叫人牵肠挂肚，所以说做人没有味道。”说着，便是满脸不欢。

“顾不得那么多了。”古应春用劝慰的语气说，“你们去逛逛散散心，晚上回来吃蟹。”

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什么，低着头走了。

古应春亦不免黯然，“局势很坏。”他摇摇头，“杭州只怕就在这几天完蛋。”

“胡先生呢？”萧家骥问道，“不晓得在杭州怎么样？”

“没有信来。”古应春忽然流下两滴眼泪，“这么一个好朋友，眼看他失陷在里面，也不晓得将来还有没有见面的日子。这两天晚上跟你师娘谈起来，都是一整夜睡不着觉。”

“吉人天相！”萧家骥劝慰他说，“我看胡先生，不管他的相貌、性情、行为，都不像是遭劫的人。再说，以胡先生的眼光、心思，又哪里会坐困愁城，束手无策？”

这几句话很有用，古应春想了好一会，点点头说：“我也怎么样都看不出他是短命相。”

在古家吃了饭，师弟二人，同车而出。古应春将他送到了船公司，自己便到他的做地产的号子里，派“出店老司务”去买蟹，还特为关照：只要好，价钱不论。

有这一句话，事情就好办了。那老司务也很能干，到内河码头上等着，等到一只嘉兴来的船，载来十几篓蟹，眼明手快，先把住一篓好的不放手，然后再谈价钱。

“五钱银子一个，大小不论。这一篓三十二个，格外克己，算十五两银子。”

“十五两银子，还说克己？”

“要就要，不要拉倒。你要晓得，蟹在嘉兴不贵，这一路到上海，是拿性命换来的。难道不值五钱银子一个？”说着，就要来夺回他的货色。

老司务哪里肯放，但是也不能照数付价，摸出十二两现银，塞到货主手里。此人不肯接，软磨硬吵，十四两银子成交。

将蟹送到古家，七姑奶奶刚好回家。拿蟹来看，只见金毛紫背，壮硕非凡，取来放在光滑如镜的福建漆圆桌上，八足挺立，到处横行。那老司务看着，不由得就咽唾沫。

七姑奶奶本性厚道，也会做人，当时便对老司务说：“买得多了，你拿几个带到号子里，跟同事分着尝尝。”说着便从篓子里拎了一串出来，恰好五尖五团，整整十个，就手递了过去。

老司务却不肯要，无奈七姑奶奶执意要大家分尝，只好带了回去。然后亲自下厨，指挥厨子用紫苏蒸蟹，接着又開箱子找出一套银餐具，小钳子、小钉锤，做得极其玲珑可爱。

正在吃得热闹的当儿，只见人影幢幢，有人声，也有脚步声——七姑奶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见这种情形，一下子吓得手足发软、脸色苍白。因为她家在她六岁的时候，遭过一阵火灾，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快三十年了，印象不消，余悸犹在。

“不要这样子，”她又气又急地喊，“你们在乱什么？”

一句话没有完，只见男仆扶进一个人来。七姑奶奶越发惊心，但总算还好，一眼瞥见古应春是好好的。他抢上几步，亲手揭开门帘，不断地喊：“扶好，扶好！”又抽空向里说了句，自是对七姑奶奶而发，“快叫人搬一张藤靠椅来！”

惊魂初定的七姑奶奶问道：“谁啊？”

不知从哪里闪出来一个萧家骥，接口说道：“胡先生！”

“哪个胡先生？”

“还有哪个？小爷叔！”

七姑奶奶一听心就酸了，急急往门口迎了出去，正好男仆扶着胡雪岩到门口，灯光映照，哪里还认得出来？

“是小爷叔？”

“七姐！”满脸于思，憔悴异常的胡雪岩勉强笑了笑，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是我。”

“真是小爷叔？”七姑奶奶双泪交流，“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哪里有工夫说话？”古应春不耐烦地催促，“还不快搬藤椅来？”

七姑奶奶赶紧回身指挥丫头，搬来一张藤椅，铺上褥子。男仆们七手八脚地将胡雪岩扶着躺下，她这时才发觉，胡雪岩一条腿受伤了。

“快请医生来！拿姜汤！”古应春一迭连声地吩咐，“熬粥！”

事出突兀，七姑奶奶乱了枪法，倒是萧家骥比较镇静：“师父，你让胡先生先坐定了再说。”

胡雪岩那边坐定下来，已有丫头端来一碗红枣姜汤，他一面喝，一面喘气，手在发抖，腿在抽筋，那副样子看在七姑奶奶眼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

“这是虚极了！”古应春对他妻子说，“这时候还不能多吃东西。你把那枝老山人参拿出来。”

这是因为胡雪岩已经两个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坐只小船一路逃出来，由于身上带着公事，不敢露面，昼伏夜行穿过一个接一个的“长毛窝”，沿途也不容易弄到食料。就算有，也不能尽情饱餐，因为肠胃太弱，骤饱之下，无法消化。相传每年冬天开施粥厂，头一天总有几个穷汉因为过于贪心而胀死。七姑奶奶也懂这个道理，急急去取了那枝出自大内、珍藏已久的吉林老山人参来，让胡雪岩嚼咽而食，扶保元气。

“小爷叔，”七姑奶奶望着他那条受伤的腿说，“我看看你的伤口。”

说着，就要伸手去捧他的脚，胡雪岩急忙往里一缩。伤是在嘉兴附近为长毛盘问时，

一句话不对劲被砍了一刀。无医无药，在荒郊野庙胡乱找了些香火掩敷，从小褂子上撕了些布条扎紧。如今正在溃烂，血污淋漓，肮脏不堪，所以胡雪岩不愿让她沾手，“七姐，你不要动它。”胡雪岩说一句便喘气，停了一下又说了两个字，“我饿！”

“我晓得，我晓得！粥在熬了。”七姑奶奶想到一个办法，“我先弄些东西来给小爷叔吃。”

她亲自入厨，舀了一碗现成的鸡汤，撇去浮油，撕一块脯子肉剁成肉泥，倒在汤里。然后取一块米粉做的奶糕，在鸡汤中捣碎泡化，成了一碗“浆糊”，亲手捧给胡雪岩。

一闻见香味，胡雪岩先就忍不住连连咽着唾沫，接到手里恨不得一下子吞进肚里，但他想到，过于露出“馋相”，会伤他们夫妻的心，所以不得不强自抑制着，装得斯文从容地，一匙一匙舀着吃。

一大碗浆糊吃得光光，实在意有未足，便用无可奈何的声音说道：“七姐，五脏庙还在造反。”

“小爷叔，”古应春劝他，“等下再吃！”

“喔！”胡雪岩点点头，但脸上是异常失望的神色。

七姑奶奶大为不忍，但也不能不顾他的肠胃，随即说道：“这样吧，弄点吃不坏的东西来吃。”

于是装了几盘零食，松子、杏仁、蜜枣、金橘饼之类，为他“煞馋”。而就在这个时候，伤科医生到了，检视伤口，认为相当严重，总要半个月才能行动。

“这，这办不到，”胡雪岩很着急地说，“至多三五天，我一定要回去。”

“什么？”七姑奶奶急急问道，“小爷叔，你还要回去？回杭州？”

“是啊！杭州城里，多少张嘴都朝天张大了在等我。”

“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特为到上海来买米的。”古应春向七姑奶奶解释，“这是救命的事，小爷叔确是不便耽搁。我已经派人去请五哥来商量了。不过，”他转脸向伤科医生问道，“先生，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不管用什么贵重药，总要请你想个法子，让我们这位小爷叔，三五天以内，就能走动。”

“真的。”这时的七姑奶奶也帮着恳求，“郎中先生，你要做做好事。我们这位小爷叔早到一天，杭州城里就要多活好些人。这是阴功积德的大好事。郎中先生，你一生看过的病人，没有比这位再要紧的。”

最后这句话很有力量，伤科医生大为动容。将他的伤口左看右看，攒眉咂嘴了好半天，说出一句话来。

“办法是有，只怕病人吃不起痛苦。”

“不要紧！”胡雪岩咬一咬牙说，“什么痛我都不在乎，只要早好！”

“说说容易。”伤科医生大摇其头，“看你的样子，人是虚弱到了极点。痛得厉害，人会昏过去。等我想想。”他转脸问道，“古先生，你不是认识外国医生？”

这一说，提醒了古应春。悔恨不迭——只为胡雪岩的模样，令人震惊，一时昏瞆，竟想不起请西医，如今倒不便“另请高明”了。

“是吗！”他只好先回答了再说。

“外国医生的看法来得慢，不过他们有两样药很管用，你能不能去要点止痛药来。”

“这，”古应春面有难色，他知道西医跟中医不同，不曾诊视过病人，不肯随便给药。而且止痛的药也不止一种，有外敷、有内服，“要哪一种止痛药，总得有个药名才好。”

“药名就说不出来了，叽哩咕噜的洋文，弄不清楚。”伤科医生略停一下，下了决心，“算了！耽误时候，也不是一回事，我先动手。”

于是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布包，一打开来，雪亮耀眼，是几把大小不同的刀钳。然后用新棉花擦拭伤口，运刀剜去腐肉，疼得胡雪岩满头大汗。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心惊肉跳，也陪着他淌汗，同时还得故作镇静，想出话来安慰病人。七姑奶奶像哄小孩似的，不断地说：“不疼、不疼，马上就好了。”

毕竟好了，敷上止血定痛的“降香散”，包扎妥当。伤科医生自己也大大地舒了口气，“总算还好，没有变成破伤风。”他说，“‘金疮出血太多，其脉虚细者生。’如今千万要好好照料，疏忽不得。”

接着他又说了许多禁忌，不能劳动，不能生气，不能大说大笑，还要“忌口”，咸、

酸、辣和热酒、热汤都不能喝，连热粥也在禁忌之列。

“糟了！”七姑奶奶说，“刚喝了一大碗热鸡汤。”

“喝也喝过了，提它干什么？”古应春说，“以后小心就是了。”

等伤科医生一走，古应春要改请西医来看。七姑奶奶不赞成，胡雪岩也表示不必，因为他自觉痛楚已经减轻，证明这位伤科医生有些手段，自不宜更换医生。

“我精神好多了。”胡雪岩说，“办大事要紧。五哥怎么还不来？”

“今天是他一个徒弟续弦，在吃喜酒，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小爷叔，”古应春说，“有事你先分派我。”

“好！”他探手入怀，掏摸了好半天，才掏出一个油纸包，递了给古应春。

打开油纸包，里面是惊心动魄的王有龄的两通血书，一通致闽浙总督庆端，乞援以外，更望设法督催一直逗留在衡州的李元度，带领所募的湘勇，往杭州这方面打，好牵制长毛，减轻杭州的压力。

还有一通是给江苏巡抚薛焕的，要求筹饷筹粮，同时附着一件奏稿，托薛换代缮拜发。其中详叙杭州被围绝粮，归咎于驻在绍兴的团练大臣王履谦，勾结劣绅，把持地方，视省城的危急，如秦人之视越。更骇人听闻的是，居然唆使莠民戕害命官——九月廿四，长毛窜陷钱塘江南岸，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萧山，绍兴知府廖宗元派炮船，迎头拦击，寡不敌众，官军败退。王履谦和萧绍一带的百姓，平时就与官军不和，猜忌甚深。这时以为炮船通敌，回来是替长毛带路，王履谦便下令包围活捉，格杀不论。

廖宗元得报，知道这纵非诬陷，也是极严重的误会，赶紧亲自出城弹压。暴民一声呼啸，将廖宗元从马上拉下来痛殴，王履谦袖手旁观，默赞其事。由这一番内讧，替敌人制造了机会。长毛长驱猛扑，兵不血刃而陷绍兴。长毛进城的前一天，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由绍兴逃到宁波，经海道逃到福建，而杭州的粮道，也就此断了。王有龄自然要参劾王履谦，措词极其严厉，甚至有“臣死不瞑目”的话，可以想见他对王履谦怨恨入骨。

“这两封血书，”古应春问道，“怎么样处置？”

“都送薛抚台——”

“好。”古应春不等他话完，就要起身，“我连夜送去。”

“这倒不必。明天一早送去好了。我还有话。”

“是！你说。”

“我要托你面见薛抚台。”胡雪岩虽然气弱，但低微的语声中，仍然显得很有决断，“米，我自己想办法。运米的船，回头要问五哥，能够不麻烦官府最好。不过，他要替我派兵护运。”

“这条路通吗？”

“有一条路好走，你不明白。五哥知道，等他来了再说。”胡雪岩又说，“还有几首诗，也请你送给薛抚台。你说我因为腿伤，不能当面去见他，要问杭州惨状到什么样子，请他看这几首诗就知道了。”

一面说，一面又在衣襟中摸索半天，才掏出几张极皱的纸。古应春摆在桌上抹平了细看，标题叫“辛酉杭城纪事诗”，作者名叫张荫榘。一共是十二首七绝，每首都有注解，看到第五首，古应春念道：

雍容铃阁集簪裾，九月秋清气象舒，无数妖氛惊乍逼，十门从此断军书。

诗下的注解是：“九月二十六日，贼以数十万众围城，十门紧闭，文报从此不通，居民如笼中鸟，釜中鱼。”

古应春念到这里，屈指数了一下：“今天十一月初五，围了四十天了。”

“四十天不算多，无奈缺粮已久，围到第十天就人心大乱了。”胡雪岩叹口气说，“你再看下去。”

接下去看，写的是：

十面城门十面围，大臣谁是识兵机？国人望岁君胡胄，传说张巡整队师。

注是：“十月初六日，张军门玉良援到，大获胜仗。即派况副将文榜于下午入城见王中丞有龄，请城内连夜移兵出扎，便可与张军门联络，以通粮道。饶军门从旁阻之云：‘明日总来得及。’不料伪逆李秀成连夜筑成木城，于是饷道与张营隔绝。而十城隔濠，亦遍筑土城。当张军门令况副将入城见中丞，以灭贼自任，百姓延颈覩伺，均言贼必扑灭。”

看完这首诗和原注，古应春问道：“饶军门是谁？”

“饶廷选。这个人因为救过广信府，靠沈夫人出了大名，其实没用。”胡雪岩叹口气说，“我劝过王雪公多少次，说他因人成事，自己胆子小得很。王雪公不听我的话。救杭州就靠这个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神仙来都没救了。”

“张玉良呢？”古应春又问，“这个人大家都说他不行，到底怎么样？”

“你再往下看，下面有交代。”

诗中是这样交代：

桓侯勇健世无双，飞炮当前岂肯降？万马不嘶军尽泣，将星如斗落长江。

“怎么？阵亡了？”

“阵亡了。”胡雪岩摇摇头，“这个人也耽误了大事，嘉兴一败，金华、兰溪又守不住，杭州就危险了。不过，总算亏他。”

“诗里拿他比做张飞，说得他很好。”

“他是阵亡殉国的，自然要说得他好。”胡雪岩黯然说道，“我劝王雪公暂且避一避。好比推牌九摇摊一样，这一庄手气不顺，歇一歇手，重新来过。王雪公不肯，他说他当初劝何根云，守土有责，决不可轻离常州。现在自己倒言行不符，怎么交代得过去？”

“看起来王雪公倒是忠臣。”

“忠臣？”胡雪岩冷笑，“忠臣几个钱一斤？我看他——”

语声哽咽欲绝。古应春从未听胡雪岩说过什么愤激的话，而居然将“忠臣”说得一文不值，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沉痛悲愤，只是苦于没有话可以安慰他。

“先吃饭吧！”七姑奶奶说，“天大的事，总也得吃饱了才好打主意。而且小爷叔真的也饿了。”

“提到杭州，我哪里还吃得下饭？”胡雪岩泪汪汪地抬眼，“你看最后那两首诗。”

古应春细细看了下，颜色大变。七姑奶奶不免奇怪，“怎么了？”她问，“说的什么？”

“你听我念！”古应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剜肉人来非补疮，饥民争啖事堪伤，一腔热血三升血，强作龙肝凤脯尝。

“什么？”七姑奶奶大惊问道，“人吃人？”

古应春不即回答，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注解：“兵勇肆掠，居民鸣锣捕获，解送凤山门王中丞常驻之处。中丞询实，请王命尽斩之。尸积道旁，兵士争取心肝下酒，饥民亦争齧食之。‘食人肉’，平日见诸史乘者，至此身亲见之。”

就这一段话，将厅前厅后的人，听得一个个面无人色，七姑奶奶连连摇头：“世界变了！有这样的事！”

“我也不大相信。小爷叔，真有其事？”

“不但真有其事，简直叫无足为奇。”胡雪岩容颜惨淡地喘着气说，“人饿极了，什么东西都会吃。”

他接下来，便讲杭州绝粮的情形——这年浙西大熟，但正当收割之际，长毛如潮水般涌到，官军节节败退，现成的稻谷，反而资敌，得以作长围久困之计。否则，数十万长毛无以支持，杭州之围也就不解而自解了。

杭州城里的小康之家，自然有些存粮，升斗小民，却立刻就感到了威胁，米店在闭城之前，就已歇业。于是胡雪岩发起开办施粥厂，上中下三城共设四十七处，每日辰、申两次，每次煮米一石，粥少人多，老弱妇孺挤不到前面，有去了三四次空手而回的。

没有多久，粥厂就不能不关闭。但官米还在计口平卖，米卖完了卖豆子，豆卖完了卖麦子。有钱的人家，另有买米的地方，是拿黄金跟鸦片向旗营的八旗兵私下交换军粮。

又不久，米麦杂粮都吃得光光，便吃药材南货，熟地、米仁、黄精，都可以代饭。枣栗之类，视如珍品，而海参、鱼翅等等席上之珍，反倒是穷人的食料。

再后来就是吃糠、吃皮箱、吃钉鞋——钉鞋是牛皮做的、吃浮萍，吃草根树皮。杭州人好佛，有钱人家的老太太，最喜欢“放生”。有处地方叫小云栖，专养放生的牛羊猪鸭，自然一扫而空了。

“杭州城里的人，不是人，是鬼。一个个骨头瘦得成了一把，望过去脸上三个洞，两个洞是眼睛，一个洞是嘴巴。走在路上，好比‘风吹鸭蛋壳’，飘飘荡荡，站不住脚。”

胡雪岩喘口气，很吃力地说：“好比两个人在路上遇着，有气无力在谈话，说着说着，有一个就会无缘无故倒了下去。另一个要去扶他。不扶还好，一扶头昏眼花，自己也一跟头栽了下去，爬不起来了。像这样子的‘倒路尸’，不晓得有多少。幸亏是冬天，如果是夏天，老早就生瘟疫了。”

“那么，”七姑奶奶急急问道，“府上呢？”

“生死不明。”胡雪岩垂泪说道，“早在八月里，我老娘说是避到乡下好。全家大小送到北高峰下的上天竺，城一关，就此消息不知。”

“一定不要紧的。”七姑奶奶说，“府上是积善之家，老太太又喜欢行善，吉人天相，一定平安无事。”

“唉！”古应春叹口气，“浩劫！”

请援郁家

这时已经钟打八点，一串大蟹，蒸而又冷，但得知素称佛地的杭州，竟有人吃人的惨状，上上下下，谁都吃不下饭。七姑奶奶做主人的，自不能不劝，但草草终席，塞责而已。

吃饱了的，只有一个闻信赶来的尤五，吃他徒弟的喜酒，自然奉为上宾。席间听得胡雪岩已到的消息，急于脱身，但仍旧被灌了好些酒，方得离席。此时一见之下，酒意去了七八分，只望着胡雪岩发愣。

“小爷叔，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五哥，你不要问他了。真正人间地狱，九死一生，现在商量正事吧！”

“请到里头来。”七姑奶奶说，“我替小爷叔铺排好了。”

她将胡雪岩的卧室安排在古应春书斋旁边的一间小屋。裱糊得雪白的窗子，生着极大

的火盆，一张西洋铜床铺得极厚的被褥。同时又预备了“独参汤”和滋养而易于消化的食物，让他一面吃、一面谈。

实际上是由古应春替他发言，“五哥，”他说，“杭州的百姓都要活活饿死了。小爷叔是受王抚台的重托，到上海来办米的，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浙江藩库发了两万银子，现银没法带，我是空手来的。”胡雪岩说，“我钱庄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五哥，这笔账只好以后再算了。”

“钱小事，”古应春接口说道，“我垫。”

“也用不着你垫，”尤五接口说道，“通裕庄一千石米在仓里，另外随时可以弄一千石，如果不够，再想办法。米总好办，就是怎么样运法？”

“运河不通了，嘉兴这一关就过不去。”胡雪岩说，“只有一条路，走海道经鳖子门。”

鳖子门在海宁，是钱塘江入海之处，在明朝是杭州防备倭患的第一门户。尤五对运河相当熟悉，海道却陌生得很，便老实说道：“这我就搞不清楚了。要寻沙船帮想办法。”

沙船帮走海道，从漕米海运之议一起，漕帮跟沙船帮就有势不两立的模样。现在要请他跟沙船帮去打交道，未勉强人所难。胡雪岩喝着参汤，还在肚子里盘算，应该如何进行，古应春却先开口了。

“沙船帮的郁老大，我也有一面之识。事到如今，也说不得冒昧了。我去！”

说着，就站起身来。尤五将他一拉，慢条斯理地说：“不要忙，等我想一想。”

胡雪岩依然非常机敏，看出尤五的意思，便挣扎着起身。七姑奶奶赶紧一面扶，一面问：“小爷叔，你要啥？”

胡雪岩不答她的话，站起身，叫一声：“五哥！”便跪了下去。

尤五大惊，一跳老远，大声说道：“小爷叔、小爷叔，你这是为啥？折煞我了。”

古应春夫妇，双双将他扶了起来，七姑奶奶要开口，他摇摇手说：“我是为杭州的百姓求五哥！”

“小爷叔，你何必如此？”尤五只好说痛快话了，“只要你说一句，哪怕郁老大跟我

是解不开的对头，我也只好去跟他说好话。”

他跟郁老大确是解不开的对头——郁老大叫郁馥山，家住小南门内的乔家浜，以航行南北洋起家，发了好大一笔财。本来一个走海道，一个走运河，真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并无恩怨可言，但从南漕海运以后，情形就很不同了。尤五倒还明事理，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并非郁馥山有意想承揽这笔生意，打碎漕帮的饭碗。但他手下的小弟兄，却不是这么想。加以沙船帮的水手，趾高气扬，茶坊酒肆，出手阔绰，漕帮弟兄相形见绌，越发妒恨交加，常起摩擦。

有一次两帮群殴，说起来，道理是漕帮这面欠缺。但江湖事，江湖了，郁馥山听信了江苏海运局中几个候补佐杂的话，将尤五手下的几个弟兄，扭到了上海县衙门。知县刘郇膏是江苏的能员，也知道松江漕帮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愿多事。同时古应春在上海县衙门也算是吃得开的，受尤五之托，去说人情。两下一凑，刘郇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传了尤五到堂，当面告诫一番，叫他具了“不再滋事”的切结，将人领了回去。

这一下结怨就深了。在尤五想，连县大老爷都知道松江漕帮不好惹，网开一面，郁馥山反倒不讲江湖义气，不想想大家都是“靠水吃水”，一条线上的人。既然如此，两不往返。尤五特地召集所属码头的头脑，郑重宣布：凡是沙船帮的一切，松江漕帮，不准参预。有跳槽改行到沙船帮去做水手的，就算“破门”，从今见面不认。

郁馥山自己也知道做错了一件事，深感不安，几次托人向尤五致意，希望修好。尤五置之不理，如今却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告诫，要向对方去低头了。

“为小爷叔的事，三刀六洞，我也咬一咬牙‘顶’了。不过这两年，我的旗号扯得忒足，一时无法落篷。难就难在这里。”

“五哥，你是为杭州的百姓。”胡雪岩说，“我腿伤了，没办法跟郁老大去办交涉——话说回来了，出海进鳖子门这一段，不要紧。一进鳖子门，反有风险，郁老大作兴不肯点头，只有你去托他，他要卖你一个交情，不肯也得肯。至于你说旗号扯得太足，落不下篷，这也是实话。我倒有个办法，能够让你落篷，不但落篷，还让你有面子，你看怎么样？”

“小爷叔，你不要问我，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也是说说而已。真的没有办法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郁老大。”

“不会让你太受委屈。”胡雪岩转脸说道，“老古，我请你写封信，写给何制台

——”

“写给何制台？”古应春说，“他现在不知道躲在哪里？”

“这难道打听不到？”

“打听是一定打听得到的。”尤五接口说道，“他虽然革了职，要查办，到底是做过制台的人，不会没人晓得。不过，小爷叔，江苏的公事，他已经管不到了，你写信给他为啥？”

“江苏的公事他虽管不到，老长官的账，人家还是要买的。”胡雪岩说，“我想请他交代薛抚台或者上海道，让他们出来替五哥跟郁老大拉拉场。”

“不必，不必！”尤五乱摇双手，“现任的官儿，我跟他们身份不配。这种应酬，场面上尴尬得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古应春倒觉得胡雪岩的话，大有道理，便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如有地方大员出面调停，双方都有面子，应该顺势收篷了。”

“这还在其次，”他接下来讲第二个理由，“为了小爷叔的公事，郁老大的沙船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不过风险太大，就算买五哥你的面子，欠他的这个情，将来很难补报。有官府出面，一半就等于抓差。五哥，你的人情债不就可以轻得好多？”

“老古的话，一点不错。”胡雪岩连连点头，“我正是这个意思。”

既然他们都这样说，尤五自然同意。于是胡雪岩口述大意，古应春代为执笔，写好了给何桂清的信，约定第二天一早分头奔走，中午都得办妥。至于运米的细节，要等尤五跟郁馥山言归于好以后才谈得到。

安顿好了两拨客人，七姑奶奶上床已交半夜子时了。向丈夫问起胡雪岩的公事，听说其中有写信给何桂清的这一段周折，当时就“跳”了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还容得你们‘城头上出棺材，大兜大转’！且不说杭州城里的老百姓，都快饿死光了，光是看小爷叔这副样子来讨救兵，就该连夜办事。”她气鼓鼓地说，“真正是，看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做事怎么这样子娘娘腔？”

古应春笑了，“你不要跟我跳脚，你去问你哥哥！”他说，“不是我劝，五哥跟郁老大的过节还不肯解呢！”

“等我去！”七姑奶奶毫不迟疑地，“等我去跟五哥说。”

不用她去，尤五恰好还有私话要跟妹夫来说，一开门就遇见，见她满脸不悦的样子，不由得诧异。

“怎么？跟哪个生气？”

古应春一听这话，赶紧拦阻：“七姐，你跟五哥好好说。五哥有五哥的难处，只要你讲得有道理，五哥会听的。”

“好，我就讲道理。五哥，你进来坐，我请问你一句话，是小爷叔的交情要紧？还是什么制台、抚台的面子要紧？”

“你问这话啥意思？”

“自然有讲究。你先回了我的话，我再讲缘故给你听。”

“当然小爷叔的交情要紧。”

“好！”七姑奶奶脸色缓和下来了，“我再问一问，杭州一城百姓的命，跟我们漕帮与郁老大的过节，五哥，你倒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哪一方来得重？”

尤五哑然，被驳得无话可说。古应春又高兴，又有些不安。因为虽是娘舅至亲，到底要保持一份客气，有些话不便率直而言。现在有了“女张飞”这番快人快语，足以折服尤五，但又怕她妻子得理不让人，再说下去会使得尤五起反感，希望她适可而止。

七姑奶奶长了几岁，又有了孩子，自然亦非昔比。此时声音放得平静了：“依我说，小爷叔是想替你挣面子，其实主意不大高明。”

“这样说，你必有高明主意？”古应春点她一句，“倒不妨慢慢说给五哥听一听，看看行不行得通？”

“要做官的出来拉场，就有点吃罚酒的味道，不吃不行——”

“对！”尤五一拍大腿，大为称赏，“阿七这话说到我心里了，小爷叔那里我不好驳，实实在在是有点这样的味道。”

“江湖事，江湖了。”七姑奶奶又有些慷慨激昂了，“五哥，你明天去看郁老大，只说为了杭州一城百姓的性命，小爷叔的交情，向他低头，请他帮忙。这话传出去，哪个不

说你大仁大义？”

尤五凝神想了一下，倏然起身，一句话不说就走了——他要跟妹夫说的私话，就是觉得不必惊动官府，看看另外有更好的办法没有？这话，现在也就不必再说了。

一到小南门内乔家浜，老远就看到郁家的房子，既新且大。郁馥山的这所新居，落成不久，就有小刀会起事为刘丽川头尾盘踞了三年。咸丰五年大年初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由法国海军提督辣尼尔帮忙，克复了上海县城，郁馥山收复故居，大事修葺，比以前更加华丽了。

尤五还是第一次到郁家来，轻车简从，无人识得。他向来不备名帖，只指一指鼻子说：“我姓尤，松江来的。”

尤五生得劲气内敛，外貌不扬，衣饰亦朴素得很。郁家的下人不免轻视，当他是来告帮求职的，便淡淡地说了句：“我们老爷不在家，你明天再来。”

“不，我有极要紧的事，非见你家老爷不可。请派人去找一找，我就在这里立等。”

“到哪里去找？”郁家的下人声音不好听了。

尤五是极有涵养的人，而且此来既然已下了降志以求的决心，亦就容易接受委屈，便用商量的语气说道：“既然如此，你们这里现成的条凳，让我坐等，可以不可以？”

郁家门洞里置两条一丈多长的条凳，原是供来客随带的跟班和轿夫歇脚用的，尤五要坐，有何不可？尽管请便就是。

这一坐坐了有个把时辰，只见来了一辆极漂亮的马车，跨辕的俊仆，跳下车来，将一张脚踏凳放在车门口，车厢里随即出来一名华服少年，昂然入门。

这个华服少年是郁馥山的大儿子郁松年，人称“郁家秀才”——郁馥山虽发了大财，总觉得子侄不得功名，虽富不贵，心有未足，所以延请名师，督促郁松年下帷苦读。但“场中莫论文”，一直连个秀才都中不上，因而捐银五万，修葺文庙。朝廷遇有这种义举，不外两种奖励，一种是飭令地方官为此人立牌坊褒奖，一种是增加“入学”，也就是秀才的名额。郁馥山希望得到后一种奖励，经过打点，如愿以偿。

这是为地方造福，但实在也是为自己打算。学额既已增加，“入学”就比较容易。郁

松年毕竟得青一衿。秀才的官称叫做“生员”，其间又有各种分别，占额外名额的叫做“增生”，但不论如何，总是秀才。称郁松年为“郁家秀才”，表示这个秀才的名额，是郁家斥巨资捐出来的，当然有点菲薄的意味在内。

但是郁松年倒非草包，虽不免纨绔习气，却是有志于学，彬彬有礼。当时已经在下人一片“大少爷”的招呼声中，进入屏门，忽然发觉有异，站定了，回身注视，果然看到了尤五。

“尤五叔！”他疾趋而前，请了个安，惊喜交集地问，“你老人家怎么在这里？”

“我来看你老人家，”尤五气量甚宽，不肯说郁家下人的坏话，“听说不在家，我等一等好了。”

“怎么在这里坐？”郁松年回过脸去，怒声斥责下人，“你们太没有规矩了，尤五爷来了，怎么不请进去，让贵客坐在这里？”

原先答话的下人，这才知道自己“有眼不识泰山”。自家主人跟尤五结怨，以及希望修好而不得的经过，平时早就听过不止一遍。如今人家登门就教，反倒慢客，因此而得罪了尤五，过在不宥，说不定就此敲碎了绝好的一只饭碗，所以吓得面无人色。

尤五见此光景，索性好人做到底了，“你不要骂他，你不要骂他。”他赶紧拦在前面，“管家倒是一再邀我进去，是我自己愿意在这里等，比较方便。”

听得这一说，郁松年才不言语，“尤五叔，请里面坐！”他说，“家父在勘察城墙，我马上派人去请他回来。”

“好的，好的！实在是有点要紧事，不然也不敢惊动你老人家。”

“尤五叔说哪里话？请都请不到。”

肃客入厅，只见华堂正中，悬一块蓝底金字的扁额，御笔四个大字：“功襄保赤”。这就是郁馥山此刻去勘察城墙的由来——当上海收复时，外国军舰在浦江南码头开炮助攻，从大南门到大东门的城墙，轰坏了一大片，朝廷以郁家巨宅曾为刘丽川盘踞，郁馥山难免资匪之嫌，罚银十万两修复城墙，而经地方官陈情，又御赐了这一方匾额。如今又有长毛围攻上海的风声，郁馥山怕自己所修的这段城墙，不够坚固，万一将来由此攻破，责任不轻，所以连日勘察，未雨绸缪。

听郁松年说罢究竟，尤五趁机安了个伏笔，“令尊一向热心公益，好极、好极！”他说，“救人就是救己，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是！”郁松年很恭敬地问道，“尤五叔是先吩咐下来，还是等家父到了再谈？”

“先跟你谈也一样。”于是尤五将胡雪岩间关乞粮的情形，从头细叙。谈到一半郁馥山到家，打断了话头。

“尤五哥，”郁馥山是个中号胖子，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又喘又笑地说，“哪阵风把你吹来的。难得，难得！”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来求你，正跟你们老大谈。”

郁松年接口提了一句：“是要运粮到杭州——”

郁馥山脑筋极快，手腕极其圆滑，听他儿子说了一句，立刻就猜想到一大半，急忙打岔说：“好说，好说！尤五哥的事，总好商量。先坐定下来。多时不见，谈谈近况。尤五哥，你的气色好啊，要交鸿运了！”

“托福，托福。郁老大，今天我来——”

“我晓得，我晓得。”郁馥山不容他谈正事，转脸向他儿子说道，“你进去告诉你娘，尤五叔来了，做几样菜来请请尤五叔，要你娘亲手做。现成的‘糟钵头’拿来吃酒，我跟你尤五叔今天要好好叙一叙。”

尤五早就听说，郁馥山已是百万身价，起居豪奢。如今要他结发妻子下厨，亲手治饌款客，足见不以富贵骄人，这点像煞不忘贫贱之交的意思，倒着实可感，也就欣然接受了盛情。

摆上酒来，宾主相向相坐。郁馥山学做官人家的派头，子弟侍立执役，任凭尤五怎么说，郁松年不敢陪席。等他执壶替客人斟满了，郁馥山郑重其事地双手举杯，高与鼻齐，专敬尤五，自然有两句要紧话要交代。

“五哥，”他说，“这几年多有不到的地方，一切都请包涵。江海一家，无分南北西东。以后要请五哥随处指点照应。”说着，仰脸干了酒，翻杯一照。

尤五既为修好而来，自然也干了杯，“郁老大，”他也照一照杯，“过去的事，今天一笔勾销。江海一家这句话不假，不过有些地方，也要请老大你手下的弟兄，高抬贵

手！”

“言重，言重！”郁馥山惶恐地说了这一句，转脸问道，“看福全在不在？”

尤五也知道这个人，是帮郁馥山创业的得力助手。如今也是面团团的富家翁。当时将他唤了来，不待郁馥山有所言语，便兜头作了个大揖，满脸赔笑地寒暄：“尤五叔，你老人家还认得我吧？”

“喔，”尤五有意眨一眨眼，作出惊喜的神气，“是福全哥，你发福了。”

“不敢当，不敢当。尤五叔，你叫我小名好了。”

“真的，他们是小辈，尤五哥你客气倒是见外了。”郁馥山接着转脸告诫福全，“你关照下去，江海一家，松江漕帮的弟兄，要当自己人一样，处处尊敬、处处礼让。尤五叔有啥吩咐，就跟我的话一式一样。”

他说一句，福全答应一句，神态不但严肃，而且诚恳。江湖上讲究的是“受人一尺，还人一丈”，尤五见此光景，少不得也有一番推诚相与、谦虚退让的话交代。

多时宿怨，一旦解消，郁馥山相当高兴。从利害关系来说，沙船帮虽然兴旺一时，而漕帮到底根深蒂固，势力不同，所以两帮言归于好，在沙船帮更尤其来得重要。郁馥山是个极有算计的人，觉得这件事值得大大铺张一番，传出去是尤五自己愿意修好，岂不是可以增加光彩与声势的一件好事？

打定了主意，当即表示，就在这几天，要挑个黄道吉日，大摆筵宴，略申敬意。言语恳切，尤五不能也不宜推辞，当下未吃先谢，算是定了局。

这一下情分就更觉不同，郁馥山豪饮快谈，兴致极好。尤五却颇为焦急，他是有要紧事要谈，哪有心思叙旧？但又不便扫他的高兴。这样下去，等主人喝得酩酊大醉，岂不白来一趟？

等了又等，也是忍了又忍，快将忍不住时，郁松年看出苗头，提醒他父亲说：“爹！尤五叔有事要跟爹商量呢！”

“喔，喔，是的。”郁馥山不能再装马虎了，随即转脸说道，“尤五哥，你倒请再说一遍看。”

“是这样的，有一批米，要借重老大你的船，走海道，由海宁进鳖子门，入钱塘江，

运到杭州。”尤五又说，“杭州城里的百姓，不但吃草根树皮，在吃人肉了。所以这件事务必要请老大你帮忙，越快越好。”

“尤五哥，你的事，一句话。不过，沙船帮的情形，瞒不过你。鳖子门这条路从来没有去过，水性不熟，会得搁浅，岂不耽误大事？”他紧接着说，“当然，漕帮弟兄可以领路，不过沙船走江里，路道不对。这样子，我马上找人来商量，总要想条万全之计。好不好明天给你回话？”

听得这一说，尤五颇为不悦，心里在想，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哪里都是冒险，就算承平时，风涛险恶，也没有什么保险不出事的把握。说要想一条万全之计，不就是有心推托？

想是这样想，当然绝没有发作的道理，不过话要点他一句，“郁老大，”他说，“亲兄弟，明算账，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请你仔细盘算一下，运费出公账，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

“言重，言重！尤五哥，你误会了，我决不是在这上头打算盘。为的是——”郁馥山觉得怎么样说都不合适，而且也要问问路上的情形，便改口问道，“尤五哥，那位胡道台，我久仰大名，好不好领我会一会他？”

胡道台就是胡雪岩，这几年连捐带保，官运亨通，成了浙江省城里亦官亦商的一位特殊人物。尤五原就有意替他们拉拢见一面，现在郁馥山自己开口，当然毫无推辞，而且表示：“说走就走，悉听尊便。”

“今天太匆促了！一则喝了酒，二则，草草未免不恭。准定明天一早，我去拜访。不知道胡道台耽搁在哪里？”

“他住在舍亲古应春家。明天一早我来接。”

“原来是老古那里。我们也是熟人，他府上我去过。不必劳驾，我自己去就是了。”

谈到这里，告一段落，而且酒也够了，尤五起身告辞。一回到古家，七姑奶奶迎上前来，虽未开口，那双眼睛却比开口还显得关切。

“怎么样？”

尤五不答，只问胡雪岩的伤势如何？这倒是使得七姑奶奶可以高兴的，夸赞伤科医生

有本事。胡雪岩的痛楚大减，伤口好得很快，预计三天以后，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这也是人到了这里，心就安了。”七姑奶奶又说，“人逢喜事精神爽，郁老大如果肯帮忙，真比吃什么药都有用。”

“帮忙是肯帮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先跟小爷叔谈了再说。”

于是从头谈起。一旁静听的七姑奶奶，先是一直含着笑，听到郁馥山说要明天才有回话，一下子跳了起来。

“这明明是推托嘛！”

“七姐，”胡雪岩赶紧拦住她说，“人家有人家为难的地方，你先不要着急，慢慢儿商量。”

“我是替你着急，小爷叔！”

“我晓得，我晓得。”胡雪岩依旧从容不迫地，“换了我是郁老大，也不能不仔细。海面上没有啥，一进了鳖子门，走在钱塘江里，两岸都是长毛，他自然要担足心事。这件事只有这样办。一方面，我们要跟他说实话，哪里有危险，哪里没有危险，出了危险，怎么样应付？一方面得要请他放点交情，冒一冒险。俗语说：‘前半夜想想人家，后半夜想想自己。’我们现在先想自己，有什么好处到人家那里，人家肯看交情上头，冒一冒险。”

“对！”尤五不胜倾倒，“小爷叔这两句话入情入理，照这样去想，事情就可以办通了。”

“好吧！”七姑奶奶无可奈何，转个念头，自己女流之辈，可以不必来管这桩大事，便即说，“天塌下来有长人顶，与我不相干，你们去商量。”说完转身就走。

“七姐！”胡雪岩急忙喊道，“有件事非跟你商量不可。你请回来！”

她自然又立脚站定。胡雪岩原是听她的话近乎赌气，其实并没有什么事要跟她商量，不过既已说出口，倒又不得不找件事跟她商量了。

灵机一动，开口只道：“七姐，上海我半年不曾过来了，最近有没有好的馆子？”

“有啊！”七姑奶奶答道，“新开一家泰和馆，一统山河的南北口味，我吃过几次，

菜呱呱叫。”

“地方呢，宽敞不宽敞？”

“岂止宽敞？庆兴楼、复新园、鸿运楼，数得出的几家大馆子，哪一家都没有它讲究。”七姑奶奶问道，“小爷叔，你是不是要请客？”

“我的心思瞒不过七姐。”胡雪岩笑着回答，是有意恭维她一句。然后转脸看着尤五说：“五哥，你既然委屈了，索性看我们杭州一城百姓的面上，委屈到底。请你出面请个客，拿郁老大手下的大小角色都请到。我们漕帮弟兄，最好也都到场，给足了他面子，看他怎么说？”

“好的。一句话。”

“那就要托七姐了，定泰和馆的席。名归五哥出，钱归我出——”

“这用不着你交代。”七姑奶奶抢着说，“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定多少桌席？”

这当然要问尤五，他慢吞吞地答道：“要么不请，请了就不管他多少人了。我只备一张帖子，统请沙船帮全体弟兄。拿泰和馆包下来，开流水席，有一桌算一桌。”

“这倒也痛快。就这么说了。”胡雪岩向七姑奶奶拱拱手，“拜托，拜托！”

七姑奶奶最喜欢排场热闹，一诺无辞，但粗中有细，想了想问道：“哪一天请？”

“不是要快嘛！”尤五答说，“要快就在明天。”

七姑奶奶不做声，将排在门背后的皇历取了下来，翻了翻说：“明天怕不成功，是好日子，总有人做亲，在它那里请客。后天是个平日，‘宜祭祀、订盟，余事不宜。’不晓得可以不可以？”

“可以！”胡雪岩接口便说，“我们这就算‘订盟’。”

事不宜迟，七姑奶奶当时便取了一封银洋，亲自坐马车到泰和馆去定席。尤五便找古家的账房赵先生来，写好一封大红全帖，送到乔家浜郁家，同时又派人去找他一个心爱的徒弟李得隆来办事。

请兵护航

他们兄妹在忙，胡雪岩一个人躺在床上盘算。等尤五再回进来时，他已经盘算停当了。

“五哥，我们现在一桩桩来谈。米怎么样？”

“我已经关照下去，今天下午就可成局。”尤五答道，“虽说多多益善，也要看郁老大有多少船，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他有船，我就有米。”

“那好，我们谈船。郁老大怕来怕去，最怕长毛。不过不要紧，长毛在岸上，我们在江里，他们没有炮船，就不必怕他。至多坐了小划子用洋枪来攻。我们自己能有一批人，备它几十杆好枪，说开火就开火，打他个落花流水。”胡雪岩又说，“这批人，我也想好了，不知道老古跟杨坊熟不熟？”

尤五懂他的意思，点点头说：“很熟的。就不熟也不要紧。”

“何以呢？”胡雪岩问。

“小爷叔，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借洋将华尔的人？”

“对啊！”胡雪岩问，“不是说洋将跟上海道的交涉，都是杨坊在居间接头的吗？”

“一点不错。杨坊是‘四明公所’的董事，宁波也是浙江，为家乡的事，他没有不肯出力的道理，就算不认识，一样也可以请他帮忙。”

“我对此人的生平不大清楚，当然是有熟人从中说话，事情更容易成功。不过，我想是这样，行不行得通，还不晓得。先要问一问老古，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不必问他，”尤五手一指，“现成有个人在这里。”

这个人就是萧家骥。他是一早跟了古应春去办事的，由于胡雪岩关照，王有龄的两封血书要面递薛焕，所以古应春一直守在江苏巡抚设在上海的行署中，等候传见。为怕胡雪岩惦念，特地先派萧家骥回来送信。

“你看，”胡雪岩对尤五说，“这就是我刚才盘算，要借重洋将的道理。官场办事，没有门路，就行不通。要见薛抚台一面都这么难，哪里还能巴望他派兵替我们护粮。就算肯派，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走得动的。”他加重语气又说，“我主意打定了，决定我们自己想办法。”

于是尤五将他的打算告诉了萧家骥，萧家骥静静地听完，并未做声。

“怎么样？家骥！”胡雪岩催问着，已看出他另有主意。

“这件事有个办法，看起来费事，其实倒容易。”他说，“不如请英国或者法国的海军提督，派兵船护送。”

“这——”尤五首先就表示怀疑，“这行得通吗？”

“行得通的。”萧家骥说，“外国人另有一套规矩，开仗是一回事，救老百姓又是一回事。如果说这批米是军粮，他们就不便护送。为了救老百姓，当然可以。”

听这一说，胡雪岩大为高兴。但是，“这要怎么样说法，跟哪个去接头？”他问。

“我就可以去！”萧家骥自告奋勇，但立刻又加了一句，“不过先要问问我师父。”

“你的师父当然赞成，”尤五接口说道，“不过，我始终不大相信，只怕没有这么好的事。”

“那也不妨双管齐下。”胡雪岩问萧家骥，“你看，我们自己出钱，请华尔派几十个人保护，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试一试？”

“试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试的。”萧家骥答说，“不过，我看很难。为什么呢——”

为的是第一，华尔部下的“佣兵”，已经为上海道吴煦“惯”坏了，花了大钱，未必能得他们的出死力；第二，这批佣兵是“步军”，在水上能不能发挥威力，大成疑问。

“说得有道理。”胡雪岩最不肯掩没人的长处，对萧家骥大为欣赏，“家骥，这件事倒要请你好好帮我一个忙。”

“胡先生言重了，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

一个赏识，一个仰慕，于是尤五有了一个计较，暂且不言，要等古应春回来了再说。

“薛抚台见着了。”古应春的神情不愉，“小爷叔，王雪公要想指望他肯出什么大力，恐怕是妄想。”

“他怎么说？”胡雪岩很沉着地问。

不问还好，问起来教人生气。薛焕叹了一大遍苦经，又怪王有龄在浙江自己不想办法练军队，军饷都接济了皖南和江西，如今局势一坏，连带上海亦吃紧。又提到他在江苏的时候，如何跋扈刚愎，言下大有落到今日的光景，是自取其咎之意。

“也难怪他！”古应春又说，“京里闹得天翻地覆，两个亲王都送了命，如今又是恭王当政，一朝天子一朝臣，曾国藩也快到两江来了，薛抚台署理两江总督跟实缺江苏巡抚的两颗印把子，看起来摇摇欲坠，心境当然不好。”

“我知道。”胡雪岩说，“你没有来之前，我跟五哥还有家骥，都商量过了，本来就不想靠他。不过，他到底是江苏巡抚，王雪公的折子，一定只有请他拜发。不知道这件事，他办了没有？”

“这他不敢不办。”古应春说，“连催李元度的公事，都已经交待下去。我还怕下面太慢，特意打了招呼，答应所有的公事，明天都一起办出。”

“那就不管它了。我们商量我们的。”

于是尤五和萧家骥将刚才所谈经过，原原本本说了给古应春听。这在他是个很大的安慰。本来为了要见薛焕，将大好时光，白白糟蹋，不但生气，而且相当着急。照现在看起来，路子甚多，事情并不是无处措手，因此愁怀一去，精神大为振作。

“既然如此，我们要把宗旨先定下来，请兵护送的事，能够说动英、法提督，派兵护送，不但力量够强，足可保险，而且还不用花钱。不过有两层顾虑，第一，恐怕仍旧要江苏巡抚出公事；第二，不是三五天之内可以办得成的。”

“慢就不行！”胡雪岩立即答说，“我现在度日如年，巴不得明天就走。”

“要快只有雇华尔的部下。这笔钱，恐怕不在少数。”

“要多少？”

“要看雇多少人。每个人起码三十两银子，死一个抚恤一千。照五十个人算，最少一千五。如果——”

如果全数阵亡，就得另外抚恤五万，话到口边，古应春才发觉这话太丧气，果然如此，胡雪岩的性命自然也就不保，所以把话硬咽了下去。

胡雪岩却不以为意，“一千五就一千五。带队官总要多送些，我不在乎。倒是，”他指着萧家骥说，“他的顾虑不错，只怕在岸上打惯了仗的，一上了船，有劲使不出，有力用不上。”

“这要问他们自己才知道。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性命到底是拿钱换不来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把握，当然不敢贸然答应。我们局外人，不必自作聪明。”

古应春最后这句话，颇有告诫学生的意味，因而原有一番意见想陈述的萧家骥，就不便开口了。

“说到杨坊，我也认识，交情虽不深，倒承他不弃，还看得起我。今天晚上我就去看他。”

“对了！我们分头行事。此刻大家规定一下，米跟沙船，归我，请洋将归你。”尤五对古应春说，“还有件事，你要调一批现头寸来。”

“这不要紧！”胡雪岩从手上取下一个戒指，交给古应春，“我往来的几家号子你是晓得的，看存着有多少头寸，你随意调度就是。”

戒指是赤金的，没有一两也有八钱，其大无比，其俗也无比，但实际上是一枚图章，凭戒面上“胡雪岩印”四个朱文篆字，调集十万八万银子，叱咤立办。不过以古应春的实力，也还用不到此。

“不必！你这个戒指片刻不离身，还是你自己带着。”

“不然！”胡雪岩说，“我另外还有用意。这一次回杭州，好便好。如果将来再不能见面，一切托你料理。人欠人，等我明天开出一张单子来交给你。”

托到后事，无不惨然。古应春也越发不肯收下他那枚戒指图章，拉过他的手来，硬要替他戴上。正在拉拉扯扯的时候，七姑奶奶回来了，少不得询问究竟。大家都知道她重感情，说破了一定会惹她伤感，所以彼此使了个眼色，随意扯句话掩饰了过去。

“菜定好了，八两银子一桌的海菜席，包他们四十桌。”七姑奶奶说，“那里老板说是亏本生意，不过要借这桩生意创招牌。人家既然看得这么重，人少了，场面不够热闹，面子上不好看，五哥，我倒有点担心。”

“担什么心？叫人来帮场面、吃酒席，还怕没有人？回头我会关照李得隆。”

“那么郁老大那里呢？”

“这你更可以放心。小爷叔想的这个办法，在郁老大求之不得，来的人一定多。”尤五又说，“你再要不放心，我叫李得隆放个风出去，说我们包了泰和馆，大请沙船帮，不来就是看不起我们。”

“那好。我叫人去通知，再预备十桌在那里。”七姑奶奶一面说，一面就走了出去。

“七姐真有趣。”胡雪岩笑道，“好热闹，一定是福气人。”

“闲话少说。我还有一桩事，应春，你看如何？”尤五说道，“小爷叔要人帮忙，我说实话，你我去都没啥用处。我派李得隆，你派萧家骥，跟了小爷叔一路到杭州。”

“嗯！”古应春略有迟疑的神情。

“不必，不必。”胡雪岩最知趣，赶紧辞谢。

古应春实在很为难。因为萧家骥跟他的关系，与漕帮的情形不同。漕帮开香堂收徒弟，师父之命，其重如山，而且出生入死，不当回事。萧家骥到底只是学洋文，学做生意的徒弟，到这种性命出入的事，不便勉强，要问问他本人。

但是胡雪岩这方面的交情，实在太厚。能有一分力，一定要尽一分力，决说不出推辞的话来。同时看出胡雪岩口称“不必”，脸上却有失望的表情，越觉得过意不去了。

想一想只有老实说：“小爷叔，如果我有亲兄弟，我都一定叫他跟了你去。家骥名为徒弟，到底姓萧，我来问问他看。”说到这里，发觉话又不妥，如果萧家骥胆怯不肯去，岂不又显得自己的徒弟“不够料”，因而只好再加一句掩饰的话，“他老太太病在床上，如果病势不碍，我想他一定会去的。”

话刚完，门外有人接口，是萧家骥的声音，他正好走了来听见，自告奋勇：“我去！我一定去！”

这一下解消了古应春的难题，也觉得脸上很有光彩，但胡雪岩却不能不辞谢——他也知道萧家骥母亲病在床上的话，是古应春为了体恤徒弟，有意留下的一个退步。只是“光棍好做，过门难逃”，而且这个“过门”，古应春不便来打，要自己开口。

“家骥，我晓得你义气，不过为人忠孝当先，令堂老太太身体不舒服，你该留下来侍奉。”

“不碍，不碍！”萧家骥也很机警，很快地答说，“我娘胃气痛是老毛病，两三天就好了。”

“那就这样吧！”古应春站起身来，“既然你要跟了去，一切事情要接得上头才好，你跟我一起去看‘大记’杨老板。”

杨坊开的一家专销洋庄的号子，就叫“大记”。师徒二人到了那里，杨坊正在大宴客商，相邀入座应酬一番，亦无不可，但古应春为了表示事态紧急，坚辞婉拒，同时表示有个不情之请：需要当时就单独交谈。

“好！”杨坊慨然许诺，“请到这面来。”

就在客厅一角，促膝并坐。古应春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杨坊吸了口气，样子显得颇为棘手似的。

“杨兄，恕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浙东浙西，休戚相关，看在贵省同乡的面上，无论如何要请你想办法。”

“我自然要想办法，自然要想办法。”杨坊一迭连声地说，“为难的是，最近华尔跟吴道台闹意气。洋人的脾气很倔，说好什么都好，犯了他的性子，不容易说得进话去。现在只有这样：我先派人去约他，今天晚上见个面。等我敷衍完了客人，我们一起去。便菜便酒，你何妨就在这里坐了。”

说到这里，古应春自然不便再推辞，入席酬酢，同时在肚子里盘算如何说动华尔。

“师父，我想我先回去一趟，等下再来。”萧家骥忽然说道，“我要好好去问一问胡先生。”

“问什么？”

“洋人做事情仔细，又是打仗，路上的情形，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不然决不肯答应。”

“一点不错。”杨坊大为赞许，“这位小阿弟实在有见识。那你就快去吧！两个钟头谈得完谈不完？”

“够了。”

“好。我就约华尔九点钟碰头。八点半钟请你无论如何赶了来。”

萧家骥不到预定的时间，就已去而复回，除了将他想到该问的情形都问明白以外，还带来胡雪岩一句话。

“师父！胡先生叫我跟师父说：请将不如激将！”

这真有点“军师”的味道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付下来这样一个“锦囊”。古应春在颠簸的马车上，反复体味着“请将不如激将”这六个字。

华尔扎营在沪西静安寺附近。杨坊是来惯的，营门口的卫兵拿马灯一照，挥挥手放行，马车一直驶到华尔的“签押房”。

介绍过后，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台上。杨坊开个头，说古应春是浙江官场的代表之一，有事相恳。接着便由古应春发言，首先补充杨坊的话，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浙江官场的正式代表是胡雪岩，一个受有清朝官职的很成功的商人，而他是胡雪岩所委派的代表。

说到这里，华尔提出第一个疑问：“胡先生为什么要委派代表？”

“他受伤了，伤势很重。为了希望在三到五天以内赶回去，他需要遵守医生的嘱咐，绝不能行动。”古应春说，“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喔！”华尔是谅解的神态，“请你说下去。”

于是古应春道及本意，提出希望以外，还有一番恭维，说华尔一定会站在人道的立场，助成这场义举，而他的勇敢的部下，亦一定会圆满达成任务。

说到一半，华尔已在不断摇头。等他说完，随即用冷峻的声音答道：“抱歉！我很同情，但是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帮助。”

“这太教我失望了。”古应春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不能予以帮助的原因？”

“当然！第一，浙江不是我应该派兵的范围；第二，任务很危险，我没有把握。”

“第一个理由，似乎不成立。我已经说过，这是慈善任务——”

“不！”华尔抢着说，“我有我的立场。”

“你的立场不是助顺——帮助中国政府吗？”

“是的。”华尔很勉强地说，“我必须先顾到上海。”

“但是，抽调五十个人，不至于影响你的实力。”

“是不是会影响，要我来判断。”

“上校，”杨坊帮着说好话，“大家都对你抱着莫大的希望，你不应该这样坚拒。”

“不！”华尔尽自摇头，“任务太危险，这是毫无价值的冒险。”

“并不危险！”古应春指着萧家骥说，“他可以为你解释一切情况。”

“不！我不需要听他的解释。”

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且大有藐视之意，古应春忍不住火发。想到胡雪岩的话，立即有了计较，冷笑一声，面凝寒霜地对杨坊说：“人言不可信。都说客将讲公理正义，急人之急，忠勇奋发，谁知道完全不是这回事，一群胆怯贪利的佣兵而已！”

说到最后这一句，华尔勃然变色，霍地站起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古应春喝道：“你说谁是胆怯贪利的佣兵？”

“你应该知道。”

“我当然知道！”华尔咆哮着，“你必须道歉，我们不是佣兵。”

“那么，你是正规军队？”

“当然。”

“正规军队，一定受人指挥。请问，你是不是该听命于中国官员？是薛还是吴？只要你说了，我自有办法。”

这一下击中了华尔的要害，如果承认有人可以指挥他，那么找了可以指挥他的人来下命令，岂不是自贬身份。

“说老实话，贪利这一点，也许我过分了，但是我不承认说你胆怯也是错了！”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一点。说一个军人胆怯，你知道不知道是多么大的侮辱？”

古应春丝毫不让，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如果是侮辱，也因为你自己的表现就是如此！”

“什么！”华尔一把抓住了古应春的肩，使劲地摇撼着，“你说！我何处有胆怯的表现？”

一看他要动武，萧家骥护师心切，首先就横身阻挡，接着杨坊也来相劝，无奈华尔的气力大，又是盛怒之际，死不放手。

古应春却是神色泰然，冷冷说道：“凡是胆怯的人，都是勇于私斗的。”

一句话说得华尔放了手，转身对杨坊说道：“我必须维持我的威信。此人的行为，所侮辱的不是个人，是整个团体。这件事相当严重。如果他没有合理的解释，他将要担负一切不良的后果。”

杨坊不知道古应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免怨责：“这样子不大好！本是来求人的事，怎么大破其脸？如今，有点不大好收场了。”

他是用中国话说的，古应春便也用中国话回答他：“你放心！我就要逼得他这个样子！我当然有合理的解释。”

杨坊哪知道他是依照胡雪岩“请将不如激将”这条“锦囊妙计”，另有妙用，只郑重其事地一再嘱咐：“千万平和，千万平和，不要弄出纠纷来。”

“你请放心，除非他蛮不讲理，不然一定会服我。”古应春用中国话说了这几句，转脸用英语向华尔说，“上校！杭州有几十万人，濒临饿死的命运。他们需要粮食，跟你我现在需要呼吸一样。如果由于你的帮助，冒险通过这条航路，将粮食运到杭州，有几十万人得以活命。这是‘毫无价值的冒险’吗？”

一句话就将华尔问住了。他卷了根烟就着洋灯点燃，在浓密的烟氛中喷出答语：“冒这个险，没有成功的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先不谈。请你回答我的话：如果冒险成功，有没有价值？”

华尔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承认：“如果能成功，当然有价值。”

“很好！”古应春紧接着他的话说，“我认为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当然也愿意做有价值的事。你应该记得，我向你说过，这个任务并不危险，萧可以向你说明一切情况。而你，根本不作考虑，听到洪杨的部队，先就有了怯意——”

“谁说的！”华尔不大服气，“你在侮蔑我。”

“我希望你用行为表现你的勇敢，表现你的价值。”

“好！”华尔受激，脱口说道，“让我先了解情况。”说着，便站起身来，走到一张地图面前立定。

事情有了转机，杨坊既佩服，又兴奋，赶紧取了桌上的洋灯，同时示意萧家骥去讲解情况。古应春一起跟着过去，在洋灯照映下都望着墙壁上所贴的那张厚洋纸画的地图。这种地图比中国的舆图复杂得多，又钉着好些红蓝小三角旗，更让人看不明白。但萧家骥在轮船上也常看航海图，所以略略注视了一会，便已了然。

“在海上不会遭遇任何敌人。可能的危险从这里开始。”萧家骥指着鳖子门说，“事实上也只是一处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海面辽阔，洪杨部队没有炮艇，不能威胁我们的船只。只有这一处，南北两座山夹束，是个隘口，也就是闻名的‘浙江潮’所以造成的由来，冲过这个隘口，江面又宽了，危险也就消失了。”

“那么这个隘口的江面，有多宽？”

“没有测量过。但是在岸上用长枪射击，就能打到船上也没有力量了。”

华尔摇摇头：“我不怕步枪。”他接着又问，“有没有炮台？”

“绝没有。”古应春在旁边接口。

“即使没有炮台，也一定有临时安置的炮位。如果是我，一定在这里部署炮兵阵地。”

“你不要将洪杨部队，估计得太高。”古应春又说，“他们不可能了解你们的兵法。”

这一点，华尔认为说得不错。他跟长毛接过许多次仗，对此颇有了解，他们连用洋枪都不十分熟练，当然不会懂得用火力扼守要隘的战法。再进一步看，即使懂得，亦用不着防守这个隘口，因为在这一带的清军，兵力薄弱，更无水师会通过这个隘口增援杭州。如果布炮防守，岂不是置利器于无用之地。

但是，“多算胜”的道理，中外兵法都是一样的。华尔觉得还是要采用比较安全的办法，所以又问：“这个隘口，是不是很长？”

“不会。”古应春估计着说，“至多十里八里路。”

“那么，用什么船呢？”

“用海船。”

所谓海船就是沙船。华尔学的是陆军，对船舶是外行，不过风向顺逆之理总知道的，指着地图说道：“现在是西北风的季节，由东向西行驶，风向很不利。”

“这一点，”古应春很谨慎地答道，“我想你不必过虑，除了用帆以外，总还有其它辅助航行的办法。海船坚固高大，船身就具备相当的防御力，照我想，是相当安全的。”

“这方面，我还要研究，我要跟船队的指挥者研究。最好，我们能在黑夜之间，偷渡这个隘口，避免跟洪杨部队发生正面的冲突。”

这样的口气，已经是答应派兵护航了，杨坊便很高兴地说：“谢谢上校！我们今天就作个决定，将人数以及你所希望补助的饷银，定规下来，你看如何？”

“你们要五十个人，我照数派给你们。其他的细节，请你们明天跟我的军需官商量。”

“好的！”杨坊欣然答道，“完全遵照你的意思。”

于是“化干戈为玉帛”，古应春亦含笑道谢，告辞上车。

预备后路

“老古，”在车中，杨坊表示钦佩，“你倒是真有一套。以后我们多多合作。”

“侥幸！亏得高人指点。”古应春说，“也是胡道台一句话：请将不如激将。果然把华尔激成功了。”

“原来胡道台也是办洋务的好手。”

“他倒不十分懂洋务，只是人情熟透、熟透！”

“几时我倒要见见他。”杨坊又说，“华尔的‘军需官’，也是我们中国人，我极熟的。明天晚上我约他出来吃花酒，一切都好谈。”

“那好极了。应该我做东。明天早晨，我就备帖子送到你那里，请你代劳。”

“你做东，还是我做东，都一样。这就不去说它了，倒是有句话，我要请教：杭州不是被围了吗？粮船到了那里，怎么运进城？”

这句话让古应春一愣，“啊，”他如梦初醒似的，“这倒是！我还没有想到。等我回去问了，再答复你。”

“可以不可以今天就给我一个确实回音？”

到了杭州的事，此刻言之过早，而且米能不能运进杭州城，与杨坊无干，何以他这么急着要答复？看起来，别有作用，倒不能不弄个明白。

这样想着，便即问道：“为什么这么急？”

“我另外有个想法。如果能运进杭州城，那就不必谈了，否则——”杨坊忽然问道，“能不能此刻就替我引见，我想跟胡道台当面谈一谈。”

“这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马车转向，直驶古家。车一停，萧家骥首先奔了进去通知。胡雪岩很讲究礼节，要起床在客厅里迎接会面。七姑奶奶坚决反对，结果折衷办法，起床而不出房门，就在卧

室里接见客人。

女眷自然回避。等古应春将杨坊迎了进来，胡雪岩已经穿上长袍马褂，扶着萧家骥的肩，等在门口了。

彼此都闻名已久，所以见礼以后，非常亲热，互相仰慕，话题久久不断。古应春找个机会，插进话去，将与华尔交涉的经过，略略说了一遍。胡雪岩原已从萧家骥口中，得知梗概，此刻少不得要向杨坊殷殷致谢。

“都是为家乡的事，应当出力。不过，”杨坊急转直下地转入本题，“粮船到了杭州，不晓得怎么运进杭州？”

提到这一层，胡雪岩的脸色，马上转为忧郁了，叹口气说：“唉！这件事也是失策。关城之先，省城里的大员，意见就不一，有的说十个城门统统要关，有的说应该留一两个不关。结果是统统关了。这里一关，长毛马上在城外掘壕沟，做木墙，围困得实腾腾。”他一口气说到这里，喘息了一下又说，“当初还有人提议，从城上筑一道斜坡，直到江边，作为粮道。这个主意听起来出奇，大家都笑，而且工程也浩大，所以就没有办。其实，此刻想来，实在是一条好计。如果能够这么做，虽费点事，可是粮道不断，杭州就能守得住！”接着，又是一声长叹。

听得这样说法，古应春先就大为着急，“小爷叔，”他问，“照你这么说，我们不是劳而无功？”

“这也不见得。”胡雪岩说，“只要粮船一到，城里自然拼死命杀开一条血路，护粮进城。”

杨坊点点头，看一看古应春，欲语不语。胡雪岩察言观色，便知其中有话。

“杨兄，”他说，“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尽请直说。”

“是这样的，我当然也希望杭州的同乡，有一口活命的饭吃。不过，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去打算：万一千辛万苦将粮船开到杭州，城里城外交通断绝，到时候，胡先生，你怎么办？”

“我请问杨兄，依你看，应该怎么办？”

“在商言商。这许多米，总不能送给长毛，更不能丢在江里。”杨坊说道，“如果运

不进杭州城，可以不可以请胡先生改运宁波？”

原来他急于要见胡雪岩，是为了这句话。古应春心想：此人倒也是厉害角色，“门槛”精得很，不可小觑了他。因此，很注意地要听胡雪岩如何回答。

“杨兄的话很实在。如果米运不进杭州城，我当然改运别处，只要不落在长毛手里，运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到这里，胡雪岩下了一个转语，“不过，杨兄的话，我倒一时答应不下。为什么呢，因为宁波的情形，我还不晓得。许了杨兄，倘或办不到，岂不是我变成失信用。”

“宁波的情形，跟上海差不多。”

因为宁波也有租界。江苏的富室逃到上海，浙东的大户，则以宁波租界为避难之地。早在夏天，宁波的士绅就条陈地方官，愿集资五十万两银子，雇英法兵船代守宁波。及至萧绍失守，太平军一路向东，势如破竹，攻余姚、下慈溪、陷奉化，宁波旦夕不保，于是英、法、美三国领事，会商以后，决定派人到奉化会晤太平军守将范汝增，劝他暂缓进攻宁波。

范汝增对这个请求，不作正面答复，但应允保护洋人。因此三国领事已经会衔了布告，保护租界。但陆路交通，近乎断绝，商旅裹足，也在大闹粮荒。杨坊的打算，一方面固然是为桑梓尽力，另一方面亦有善价而沽，趁此机会做一笔生意的想法。

不过杨坊的私心，自然不肯透露，“胡先生，”他说，“据我晓得，逃在宁波的杭州人也不少。所以你拿粮食改运宁波，实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唯一出路。”

“那么，到了宁波呢？如果不能上岸，又怎么办？”

“不会的。英、法、美三国领事，哪一位都可以出面保护你。到那时候，我当然会从中联络。”

“既然如此——”胡雪岩矍然而起——想好了主意，一时兴奋，忘却腿伤，一下子摔倒在地，疼得额上沁出黄豆大的汗珠。

萧家骥动作敏捷，赶紧上前扶起。古应春也吃了一惊，为他检视伤势。乱过一阵，胡雪岩方能接着他自己的话说下去。

“杨兄，既然如此，我们做一笔交易。杭州缺粮，宁波也缺粮，我们来合作。宁波，

我负责运一批米过去，米、船，都归我想办法。杭州这方面，可以不可以请你托洋人出面，借个做善事的名义，将我这一批米护送进城？”

“这个办法……”杨坊看着古应春，颇有为难的神情。

“小爷叔，做生意，动脑筋，不能不当你诸葛亮。”古应春很委婉地说，“可惜，洋务上，小爷叔你略为有点外行，这件事行不通。”

“怎么办呢？”

“因为外国领事，出面干预，要有个名目。运粮到宁波，可以‘护侨’为名，为的洋人不能没有食物接济。但杭州的情形就不同了，并无英法美三国侨民需要救济。而救济中国百姓，要看地方，在交战区域，民食军粮是无从区分的。”

等古应春解释完了，杨坊接着补充：“八月里，英国京城有一道命令给他们的公使，叫做‘严守中立’。这就是说，哪一面也不帮。所以胡先生的这个打算，好倒是好，可惜办不通。”

胡雪岩当然失望，但不愿形诸颜色，便又将话题回到杨坊的要求上，慨然说道：“那就一言为定了。这批米如果运不进杭州城，就转运宁波。不过，这话要跟郁老大先说明白。到时候，沙船不肯改地方卸货，就要费口舌了。”

“这一层，我当然会请应春兄替我打招呼。我要请胡先生吩咐的是粮价——”

“这不要紧！”胡雪岩有力地打断他的话，“怎么样说都可以。如果是做生意，当然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现在不是做生意。”

“是，是！”杨坊不免内惭，自语似的说，“原是做好事。”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古应春怕胡雪岩过于劳累，于伤势不宜，邀了杨坊到客厅里去坐，连萧家骥在一起，商定了跟华尔这方面联络的细节，直到深夜方散。

死得其所

第二天大家分头办事，只有胡雪岩在古家养伤。行动不便，不能出房门，一个人觉得很气闷，特为将七姑奶奶请了来，不免有些微怨言。

“我是不敢来打扰小爷叔，让你好好养伤。”七姑奶奶解释她的好意，“说话也费精神的。”

“唉！七姐，你哪晓得我的心事。一个人思前想后，连觉都睡不着，有人谈谈，辰光还好打发。”

谈亦不能深谈，胡雪岩一家，消息全无，谈起来正触及他的痛处。因此，平日健谈的七姑奶奶，竟变得笨嘴拙舌，不知道说什么好。

“七姐，”胡雪岩问道，“这一阵，你跟何姨太太有没有往来？”

何姨太太就是阿巧姐。从那年经胡雪岩撮合，随着何桂清到通州。不久，何桂清果然由仓场侍郎，外放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一路扶摇直上。阿巧姐着实风光过一阵子。

“好久没有见到她了。”七姑奶奶不胜感慨地，“那时候哪个不说她福气好？何大人在常州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她特地派官船到松江来接我，还有一百个兵保护，让我也大大出了一次风头。到了常州，何大人也很客气。何太太多病，都是姨太太管事，走到哪里，丫头老妈子一大群跟着，那份气派还了得！人也长得越漂亮了，满头珠翠，看上去真像一品夫人。哪晓得何大人坏了事！前一晌听人说，人都老得认不得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工夫急白了头发，看起来真有这样的事。”

“这样说起来，她倒还是有良心的。”

“小爷叔是说她为何制台急成这个样子？”

“是啊！”胡雪岩说，“我听王雪公说，何制台的罪名不得了。”

“怎样不得了？莫非还要杀头？”

胡雪岩看着她，慢慢点头，意思是说：你不要不信，确有可能。

“这样大的官儿，也会杀头？”七姑奶奶困惑地，大有不可思议之感。

“当然要杀！”胡雪岩忽然出现了罕见的激动，“不借一两个人头做榜样，国家搞不

好的。平常作威作福，要粮要饷，说起来是为了朝廷、为了百姓。到真正该他出力的时候，收拾细软，一溜了之。像这样的人，可以安安稳稳拿刮来的钱过舒服日子，尽心出力，打仗阵亡的人，不是太冤枉了吗？”

七姑奶奶从未见过胡雪岩有这样气急败坏的愤激之态，因而所感受的冲击极大。同时也想到了他的境况，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

“小爷叔，”她不由自主地说，“我看，你也用不着到杭州去了，粮船叫五哥的学生子跟家骥押了去，你在上海养养伤，想办法去寻着了老太太，拿一家人都接到上海来，岂不甚好？”

“七姐，谢谢你！你是替我打算，不过办不到。”

“这有什么办不到？”七姑奶奶振振有词地说，“这一路去，有你无你都一样。船归李得隆跟沙船帮的人料理，洋将派来保护的兵，归家骥接头。你一个受了伤的人，自己还要有人照应，去了能帮什么忙？越帮越忙，反而是累赘。”

“话不错。不过到了杭州，没有我从中联络，跟王雪公接不上头，岂不误了大事？”

想一想这话也不错，七姑奶奶便又问道：“只要跟王抚台接上头，城里派兵出来运粮进城。小爷叔，就没有你的事了。”

“对。”

“那就这样，小爷叔，你不要进城，原船回上海。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样想法子去寻老太太。”七姑奶奶又说，“其实，小爷叔你就在杭州城外访查也可以。总而言之，已经出来了，绝没有自投罗网的道理。”

“这话也说得是。”

听他的语气，下面还有转语。七姑奶奶不容他出口，抢着说道：“本来就是嘛，小爷叔，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捐班的道台，跟何制台不同，没有啥守土的责任。”

“不尽是为公，为的是交情。”胡雪岩说，“我有今天，都是王抚台的提拔，他现在这样子为难，真正是在十八层地狱里受熬煎，我不跟他共患难，良心上说不过去。”

“这自然是义气，不过这份义气，没啥用处。”七姑奶奶说，“倒不如你在外头打接应，还有用些。”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胡雪岩总觉得不能这么做。他做事一向有决断，不容易为感情所左右——其实，就是为感情所左右，也总在自己的算盘上先要打得通。道穿了，不妨说是利用感情，而对王有龄，又当别论了。

“唉！”他叹口气，“七姐，我何尝不知道你是一句好话，不但对我一个人好，而且对王雪公也好。不过，我实在办不到。”

“这就奇怪了！既然对你好，对他也好，又为什么不这么做？小爷叔，你平日为人不是这样的。”

“是的。我平日为人不是这样。唯独这件事，不知道怎么，想来想去想不通。第一，我怕王雪公心里会说：胡某人不够朋友，到要紧关头，他一个人丢下我不管了；第二，我怕旁人说我，只晓得富贵，不知道啥叫生死交情。”

“噯！”七姑奶奶有些着急了，因此口不择言，“小爷叔，你真是死脑筋，旁人的话，哪里听得那么多，要说王抚台，既然你们是这样深的交情，他也应该晓得你的心。而况，你又并没有丢下他不管，还是替他在外办事。”说到这里，她觉得有一肚子的议论要发，“为人总要通情达理。三纲五常，总也要合道理，才有用处。我最讨厌那些伪道学，或者不明事理的说法，什么‘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你倒想想看，忠臣死了，哪个替皇帝办事？儿子死了，这一家断宗绝代，孝心又在哪里？”

胡雪岩笑了，“七姐，”他说，“听你讲道理，真是我们杭州人说的：‘刮拉松脆’，好痛快！”

“小爷叔，你不要恭维我。你如果觉得我的话还有点道理，那就要听我的劝！”七姑奶奶讲完君臣、父子，又谈“第五伦”朋友，“我听说大书的说‘三国’，桃园结义，刘关张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话就不通！如果讲义气的好朋友，死了一个，别的都跟着他一起去死，这世界上，不就没有君子，只剩小人了？”

“这话倒是。”胡雪岩兴味盎然，“凡事不能寻根问底，追究到底好些话都不通。”

“原是如此！小爷叔，这些天，我夜里总在想你的情形。想你，当然也要想到王抚台。我从前听你说过，他曾劝过何制台不要从常州逃走，说一逃就身败名裂了！这话现在让他说中。想来杭州如果不保，王抚台是决不会逃走，做个大大的忠臣。不过，你要替他想一想，他还有什么好朋友替他料理后事？不就是小爷叔你吗？”

这话说得胡雪岩矍然动容，“七姐，”他不安地，“你倒提醒我了。”

“谢天谢地！”七姑奶奶合掌当胸，长长地舒了口气，“小爷叔，你总算想通了。”

“想是还没有想通。不过，这件事倒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于是他一面跟七姑奶奶闲谈，一面在心里盘算。看样子七姑奶奶的话丝毫不错，王有龄这个忠臣是做定了！杭州的情形，要从外面看，才知道危险。被围在城里的，心心念念只有一个想法：救兵一到，便可解围。其实，就是李元度在衢州的新军能够打到杭州，亦未见得能击退重重包围的长毛。破城是迟早间事，王有龄殉节，亦是迟早间事。且不说一城的眼光，都注视在他身上，容不得他逃，就有机会也不能逃走，因为一逃，不但所有的苦头都算白吃，而且像何桂清这样子，就能活又有什么味道？

“我想通了。”胡雪岩说，“王雪公是死定了！我要让他死得值。”

“是嘛！”七姑奶奶异常欣慰，“原说小爷叔是绝顶聪明的人，哪里会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常言道的是‘生死交情’，一个人死了，有人照他生前那样子待他，这个人就算有福气了。”

“是啊！他殉了节，一切都在我身上。就怕……”

他虽没有说出口来，也等于说明白了一样。这倒不是他自己嫌忌讳，是怕七姑奶奶伤心。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以七姑奶奶的性情，自然也会有句痛快话。

“小爷叔，这一层你请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切都在我们兄妹夫妻身上。”

“是了！”胡雪岩大大地喘了口气，“有七姐你这句话，我什么地方都敢去闯。”

这话又说得不中听了，七姑奶奶有些不安，“小爷叔，”她惴惴然地问，“你是怎么闯法？”

“我当然不会闯到死路上去。我说的闯是，遇到难关，壮起胆子来闯。”胡雪岩说，“不瞒你说，这一路来，我遇见长毛，实在有点怕。现在我不怕了，越怕越误事，索性大胆去闯，反倒没事。”

第二章 浩劫难逃，胡雪岩与王有龄的生死诀别

抵达杭州

由浏河出长江，经崇明岛南面入海，一共是十八号沙船。保护的洋兵——最后商量定规，一共是一百二十个人，一百士兵，大多是“吕宋人”，十二个官长，七个吕宋人，三个美国人，还有两个中国人算是联络官，分坐两号沙船，插在船队中间。

胡雪岩是在第一条船上。同船的有萧家骥、李得隆、郁馥山派来的“船老大”李庆山，还有一个姓孔的联络官。一切进退行止，都由这五个人在这条船上商量停当，发号施令。一上船，胡雪岩就接到警告，沙船行在海里，忌讳甚多，舵楼上所设，内供天后神牌的小神龛，尤其不比等闲。想起“是非只为多开口”这句话，胡雪岩在船上便不大说话，闲下来只躺在铺位上想心事。但是，别人不同，萧家骥虽惯于水上生活，但轮船上并无这些忌讳，姓孔的更不在乎，李庆山和李得隆识得忌讳，不该说的虽不说，该说的还是照常要说。相形之下，就显得平日谈笑风生的胡雪岩仿佛心事重重，神情万分抑郁似的。

于是姓孔的提议打麻将，萧家骥为了替胡雪岩解除寂寞，特地去请他入局。

“五个人怎么打。除非一个人做——”

说到“做”字，胡雪岩缩住了口。他记起坐过“水路班子”的船，“梦”是忌讳的，要说“黄梁子”，便接下去，“除非一个人做黄梁子。”

萧家骥一愣，想了一下才明白，“用不着。”他说，“我不想打。胡先生你来，解解厌气。”

于是胡雪岩无可无不可地入了局。打到一半，风浪大作，被迫终止。胡雪岩又回到铺

上去睡觉，心里不免忐忑不安，加以不惯风涛之险，大呕大吐，心里那份不宁帖，真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感。

“胡先生，不要紧的！”萧家骥一遍一遍地来安慰他。

不光是语言安慰，还有起居上的照料，对待胡雪岩真像对待古应春一样，尊敬而亲热。胡雪岩十分感动，心里有许多话，只是精神不佳，懒得去说。

入夜风平浪静，海上涌出一轮明月，胡雪岩晕船的毛病，不药而愈，只是腹饥难忍，记得七姑奶奶曾亲手放了一盒外国饼干在网篮，起床摸索，惊醒了熟睡中的萧家骥。

“是我！”他歉然说道，“想寻点干点心吃。”

“胡先生人舒服了！”萧家骥欣然说道，“尾舱原留了粥在那里，我替你去拿来。”

于是萧家骥点上了盏马灯，到尾舱去端了粥来，另外是一碟咸鱼，一个咸蛋。胡雪岩吃得一干二净，抹一抹嘴笑道：“世乱年荒，做人就讲究不到哪里去了。”

“做人不在这上面，讲究的是心。”萧家骥说，“王抚台交胡先生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有眼光的。”

“没有用！”胡雪岩黯然，“尽人事，听天命。就算到了杭州，也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形，说不定就在这一刻，杭州城已经破了。”

“不会的。”萧家骥安慰他说，“我们总要朝好的地方去想。”

“对！”胡雪岩很容易受鼓舞，“人，就活在希望里面。家骥，我倒问你，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这话使萧家骥有如逢知音之感，连古应春都没有问过他这句话，所以满腹大志，无从诉说，不想这时候倒有了倾诉的机会。

“我将来要跟外国人一较短长。我总是在想，他们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中国人的脑筋，不比外国人差，就是不团结，所以我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跟外国人比一比。”

“有志气！”胡雪岩脱口赞道，“我算一个。你倒说说看，怎么样跟他们比？”

“自然是做生意。他到我们这里来做生意，我们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做生意。在眼前来

说，中国人的生意应该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钱也要中国人来赚。只要便宜不落外方，不必一定要我发达。”

胡雪岩将他的话细想了一会，赞叹着说：“你的胸襟了不起。我一定要帮你，你看，眼前有啥要从外国人那里抢过来的生意？”

“第一个就是轮船。”

于是，从这天起，胡雪岩就跟萧家骥谈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直到沙船将进鳖子门，方始停了下来。

依照预定的计划，黑夜偷渡，越过狭处，便算脱险，沿钱塘江往西南方向走时，正遇着东北风，很快地到了杭州，停泊在江心。但是，胡雪岩却不知道如何跟城里取得联络。从江心遥望，凤山门外，长毛猬集，仿佛数十里连绵不断，谁也不敢贸然上岸。

“原来约定，是王雪公派人来跟我联络，关照我千万不要上岸。”胡雪岩说，“我有等、等、等！”

王有龄预计胡雪岩的粮船，也快到了，此时全力所谋求的，就是打通一线之路，直通江边，可以运粮入城。无奈十城紧围，战守俱穷，因而忧愤成疾，肝火上升，不时吐血，一吐就是一碗，失血太多，头昏目眩，脸如金纸。然而他不肯下城休息，因为休息亦归于无用，倒不如勉力支撑，反倒可收激励士气的效用。

哀兵的士气，倒还不坏，但俗语道得好：“皇帝不差饿兵”，打仗是费气力的事，枵腹操戈，连跑都跑不动，哪谈得到杀敌？所以每天出城攻击，长毛一退，官军亦随即鸣金收兵。这样僵持了好久，一无成就，而城里饿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了。先还有做好事的人，不忍见尸骨暴露，掘地掩埋，到后来埋不胜埋，只好听其自然。大街小巷“路倒尸”不计其数，幸好时值冬天，还不致发生疫病，但一城的尸臭，也熏得人够受的了。

到了十月底，城外官军的营盘，都为长毛攻破，硕果仅存的，只有候潮门外，副将曾得胜一营，屹然不动。这一营的不倒，是个奇迹，但说穿了不稀奇，城外比较容易找粮食，真的找不到了，到长毛营盘里去找。反正打仗阵亡也是死，绝粮坐毙也是死，既然如此，不如去夺长毛的粮食，反倒是死中求活的一条生路。因此，曾军打起仗来，真有视死如归之概。说也奇怪，长毛望见“曾”字旗帜，先就心慌，往往不战而遁。但是，这一营也只能自保，要想进击破敌，实力悬殊过甚，到底无能为力。

只是王有龄却对这一营寄以莫大的期望，特别下令仁和知县吴保丰，将安置在城隍上的一尊三千斤重的大炮，费尽力量，移运到曾得胜营里，对准长毛的壁垒，大轰特轰。这一带长毛倒是绝迹了，但仍无法直通江边，因为大炮射程以外，长毛仍如牛毛，重重阻隔，处处填塞，始终杀不开重围。

就在这时候，抓住一名奸细——奸细极易分别，因为城里的人，不是面目浮肿，就是骨瘦如柴，走路挪不了三寸，说话有气无力。如果遇到一个气色正常，行动舒徐，说话不必侧耳就可以听得清楚的，必是从城外混进来的。这样一座人间地狱，还有人跳了进来，其意何居？不问可知。

果然，抓住了一顿打，立刻打出了实话，此人自道是长毛所派，送一封信来给饶廷选部下的一名营官，约定里应外合的日期。同时也从他口中得到一个消息，说钱塘江中，停泊了十几号大船，满装粮食。这不问可知，是胡雪岩的粮船到了。王有龄陡觉精神一振，当即去看杭州将军瑞昌，商量如何杀开一条血路，能让江中的粮食运入城内。

不须多作商量，便有了结果，决定请副都统杰纯，当此重任。事实上怕也只有此人堪当重任——杰纯是蒙古人，他祖先驻防杭州，已有好几代，杰纯本人是正六品骁骑校出身，武艺娴熟，深得军心，积功升到正四品的协领，颇为瑞昌所倚重。

咸丰十年春天，杭州城第一次为长毛攻破，瑞昌预备自刎殉国，杰纯劝他不必轻生，认为安徽广德来的敌军，轻骑疾进，未有后继，不足为忧，不妨固守待援。瑞昌听了他的话，退守满营。营盘在西湖边上，实际是一座子城，俗称满城。因为防御得法，长毛连攻六天，劳而无功，杰纯的长子守城阵亡，杰纯殄而不哭，认为长子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到了第七天，张玉良的援兵到了。杰纯怒马突出，当者披靡，配合援军，大举反攻，将长毛逐出城外十几里。以此功劳，赏戴花翎，升任为宁夏副都统，但仍旧留在杭州，成了瑞昌的左右手。

这次杭州再度吃紧，杰纯战功卓著，赐号巴图鲁，调任乍浦副都统。乍浦是海防上的一个要缺，但乍浦已落入长毛手中，所以仍旧留防省城。杭州十城，最关紧要的就是北面的武林门和南门的凤山门。凤山门原由王有龄亲自坐镇，这一阵因为呕血过多，气衰力竭，才改由杰纯防守——胡雪岩的粮船，就泊在凤山门外的江面。让杰纯去杀开一条血路，亦正是人和地理，两皆相合的顺理成章之事。

围凤山门的长毛主将叫做陈炳文，照太平天国的爵位，封号称为“朗天义”。他本来要走了——长毛的军粮，亦渐感不敷。李秀成已经拟定行军计划，回苏州度岁，预备明年春天，卷土重来。但陈炳文已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口中，得知城内绝粮，已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所以翻然变计，坚持不走。同时也知道城内防守，以凤山门为重点，因而又厚集兵力，一层夹一层，直到江边，弹丸之地，集结了四万人之多。

等到粮船一到，遥遥望见，陈炳文越发眼红，一方面防备城内会冲出来接粮，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攻夺粮船。无奈江面辽阔，而华尔的部下防守严密，小划子只要稍稍接近，便是一排枪过来，就算船打不沉，人却非打死打伤不可。

一连三日，无以为计。最后有人献策，依照赤壁鏖兵，大破曹军的办法，用小船满载茅柴，浇上油脂，从上游顺流而下，火攻粮船。

陈炳文认为此计可行。但上游不是自己的战区，需要派人联络，又要禀报忠王裁夺，不是一两天所能安排停当的。同时天气回暖，风向不定，江面上有自己的许多小划子，万一弄巧成拙，惹火烧身，岂不糟糕？因而迟疑未发。就在这时候，粮船上却等不得了。

因为一连三天的等待，胡雪岩度日如年，眠食俱废。而护航洋兵的孔联络官，认为身处危地，如果不速作处置，后果不堪设想，不断催促胡雪岩，倘或粮食无法运上陆地，就应依照原说，改航宁波。沙船帮的李庆山口中不言，神色之间亦颇为焦急，这使得胡雪岩越发焦躁，双眼发红，终日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看样子快要发疯了。

“得隆哥，”萧家骥对胡雪岩劝慰无效，只好跟李得隆商议，“我看，事情不能不想办法了。这样‘并’下去要出事。”

“是啊！我也是这样在想。不过有啥办法呢？困在江心动弹不得。”李得隆指着岸上说，“长毛像蚂蚁一样，将一座杭州城，围得铁桶似的，城里的人，怎么出得来？”

“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想，城里的人出不来，只有我们想法子进城去，讨个确实口信。行就行，不行的话，胡先生也好早作打算。这样痴汉等老婆一般，等到哪一天为止？”

李得隆也是年轻性急，敢冒险的人，当然赞成萧家骥的办法，而且自告奋勇，愿意泅水上岸，进城去通消息。

“得隆哥，”萧家骥很平静地说，“这件事倒不是讲义气，更不是讲客气的。事情要办得通，你去我去都一样，只看哪个去合适。你水性比我好，人比我灵活，手上的功夫，

更不是我比得了的——”

“好了，好了！”李得隆笑道，“你少捧我！前面捧得越高，后面的话越加难听。你老实说，我能不能去？”

“不是我有意绕弯子说话，这种时候，杂不得一点感情意气，自己好弟兄，为啥不平心静气把话说清楚。我现在先请问你，得隆哥，你杭州去过没有？你晓得我们前面的那个城门叫啥？”

“不晓得。我杭州没有去过。”

“这就不大相宜了。杭州做过宋朝的京城，城里地方也蛮大的。不熟，就寻不着。这还在其次，最要紧的一点是，你不是听胡先生说过，杭州城里盘查奸细严得很，而且因为饿火中烧，不讲道理。得隆哥，”萧家骥停了一下说，“我说实话，你不要动气。你的脾气暴躁，口才不如我。你去不大相宜！”

李得隆性子直爽，服善而肯讲道理，听萧家骥说得不错，便即答道：“好！你去。”

于是两个人又商量了如何上岸，如何混过长毛的阵地，到了地下，如何联络进城，种种细节，大致妥当，才跟胡雪岩去说明其事。

“胡先生！”是由李得隆开口，“有件事禀告你老人家，事情我们都商量好了，辰光也不容我们再拖下去了，我说了，请你老人家照办，不要驳回。请你写封信给王抚台，由家骥进城去送。”

李得隆其实是将胡雪岩看错了。他早就想过，自己必须坐守，免得城里千辛万苦派出人来，接不上头，造成无可挽救的错失。此外，只要可能，任何人都不妨进城通消息，所以一听这话，神态马上变过了。

“慢慢来！”他又恢复了临大事从容不乱的态度，比起他这两天的坐卧不宁来，判若两人，“你先说给我听听，怎么去法？”

“泅水上去——”

“不是，不是！”第一句话就让他大摇其头，“湿淋淋一身，就不冻出病来，上了岸怎么办？难道还有客栈好投，让你烤干衣服？”

“原是要见机行事。”

“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了。要想停当再动手。”胡雪岩说，“你听我告诉你。”

他也实在没有什么腹案，不过一向机变快，一路想，一路说，居然就有了一套办法——整套办法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遇到长毛，如何应付。胡雪岩教了他一条计策：冒充上海英商的代表，向长毛兜售军火。

“好在你会说英文，上海洋行的情形也熟，人又聪明，一定装得像。”胡雪岩说，“你要记住，长毛也是土里土气的，要拿外国人唬他。”

一一交代停当，却不曾写信。这也是胡雪岩细心之处，怕搜到了这封信，大事不成，反惹来杀身之祸。但见了王有龄，必须有一样信物为凭，手上那个金戒指本来是最真确的，又怕长毛起眼劫掠，胡雪岩想了半天，只有用话来交代了。

“我临走的时候，王抚台跟我谈了好些时候，他的后事都托了我。他最钟爱的小儿子，名叫茗云，今年才五岁，要寄在我名下。我说等我上海回来再说。这些话，没有第三个人晓得，你跟他说了，他自然会相信是我请你去的。”

这是最好的征信办法，萧家骥问清楚了“茗云”二字的写法，紧记在心。但是，一时还不能走，先要想办法找只小船。

小船是有，过往载运逃难的人的渡船，时有所见，但洋兵荷枪实弹，在沙船上往来侦伺，没有谁敢驶近。这就要靠李得隆了，借了孔联络官的望远镜，看准远远一只空船，泅水迎了上去，把着船舷，探头见了船老大，先不说话，身上摸出水淋淋的一块马蹄银，递了过去。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顺利地雇到了船。

这时天色将暮，视界不明，却更易混上岸去。胡雪岩亲自指点了方向，就在将要开船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喂，喂，船老大，你贵姓？”

船老大指指水面：“我就姓江。”

“老江，辛苦你了。”胡雪岩说，“你把我这位朋友送到岸上，回来通个信给我，我再送你十两银子。决不骗你。如果骗你，教我马上掉在钱塘江里，不得好死。”

听他罚得这么重的咒，江老大似乎颇为动容，“你老爷贵姓？”他问。

“我姓王。”

“王老爷，你老人家请放心，我拿这位少爷送到了，一定来报信。”

“拜托、拜托！”胡雪岩在沙船上作揖，“我备好银子在这里等你，哪怕半夜里都不要紧，你一定要来！你船上有没有灯笼？”

“灯笼是有的。”江老大也很灵活，知道他的用意，“晚上如果挂出来，江风一吹，马上就灭了。”

“说得有理。来，来，索性‘六指头搔痒’，格外奉承你了。”胡雪岩另外送他一盏燃用“美孚油”的马灯，作为报信时挂在船头的信号，免得到时洋兵不明就里，误伤了他。

等萧家骥一走，李得隆忍不住要问，何以要这样对待江老大，甚至赌神罚咒，唯恐他不信似的，是不是不放心萧家骥？

“已经放他出去了，没有什么不放心。”胡雪岩说，“我是防这个船老大，要防他将人送到了，又到长毛那里去密告讨赏。所以用十两银子拴住他的脚，好教他早早回来。这当然要罚咒，不然他不相信。”

“胡先生，实在服了你了，真正算无遗策。不过，胡先生，你为啥又说姓王呢？”

“这另外有个缘故，钱塘江摆渡的都恨我，说了真姓要坏事。你听我说那个缘故给你听。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胡雪岩，还在钱庄里学生意。有一次奉命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县去收一笔账款。账款没有收到，有限的几个盘缠，却在小菜馆里掷骰子输得只剩十个摆渡所需的小钱。

“船到江心，收钱了。”胡雪岩说，“到我面前，我手一伸进衣袋里，拿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李得隆问。

“也叫祸不单行，衣袋破了个洞，十个小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漏得精光。钱塘江的渡船，出了名的凶，听说真有付不出摆渡钱，被推到江里的事。当时我自然大窘，只好实话实说，答应上岸到钱庄拿了钱来照补。可是说破了嘴都无用，硬要剥我的衣服。”

“这么可恶！”李得隆大为不平，“不过，难道一船的人，都袖手旁观？”

当然不至于，有人借了十文钱给他，方得免褫衣之辱。但胡雪岩经此刺激，上岸就发誓：只要有一天得意，力所能及，一定买两只船，雇几个船夫，设置来往两岸不费分文的义渡。

“我这个愿望，说实话，老早就可以达到。哪知道做好事都不行！得隆，你倒想想看，是啥道理？”

“这道理好懂。有人做好事，就有人没饭吃了。”

“对！为此钱塘江摆渡的，联起手来反对我，不准我设义渡。后来幸亏王抚台帮忙。”

那时王有龄已调杭州知府，不但私人交情上帮胡雪岩的忙义不容辞，就是以地方官的身份，为民造福，奖励善举，亦是责无旁贷的事。所以一方面出告示，不准靠摆渡为生的人阻挠这件好事，一面还为胡雪岩请奖。

自设义渡，受惠的人，不知凡几。胡雪岩纵非沽名钓誉，而声名洋溢，就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只是钱塘江里的船家，提起“胡善人”，大多咬牙切齿，此所以他不肯对江老大透露真姓。

小小的一个故事，由于胡雪岩心情已比较开朗，恢复了他原有的口才，讲得颇为风趣，所以李得隆听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更佩服了。

“胡先生，因果报应到底是有的。就凭胡先生你在这条江上，做下这么一桩好事，应该绝不会在这条江上出什么风险。我们大家都要托你的福。”

这两句话说得很中听，胡雪岩喜逐颜开地说：“谢谢！谢谢！一定如你金口。”

不但胡雪岩自己，船上别的人，也都受了李得隆那几句话的鼓舞，认为有善人在船，必可逢凶化吉。因而也就一下子改变了前两天那种坐困愁城，忧郁不安，令人仿佛透不过气来的氛围。晚饭桌上，兴致很好，连不会喝酒的李得隆也愿意来一杯。

“说起来鬼神真不可不信。”孔联络官举杯在手，悠闲地说，“不过行善要不叫人晓得，才是真正做好事。为了善人的名声做好事，不足为奇。”

“不然。人人肯为了善人的名声，去做好事，这个世界就好了。有的人简直是‘善

棍’。”胡雪岩说，“这就叫‘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

“什么叫‘善棍’？”李得隆笑道，“这个名目则是第一次听见。”

“善棍就是骗子。借行善为名行骗，这类骗子顶顶难防。不过日子一久，总归瞒不过人。”胡雪岩说，“什么事，一颗心假不了。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绝顶，人人都会上他的当，其实到头来原形毕露，自己毁了自己。一个人值不值钱，就看他自己说的话算数不算数。像王抚台，在我们浙江的官声，说实话，并不是怎么样顶好。可是现在他说不走就不走，要跟杭州人同祸福，共存亡，就这一点上他比何制台值钱得多。”

话到这里，大家不期而然地想到了萧家骥，推测他何时能够进城，王有龄得到消息，会有什么举动？船上该如何接应？

“举动是一定会有举动的。不过——”胡雪岩忽然停杯不饮，容颜惨淡，好久，才叹口气说，“我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将这批米运上岸。就算杀开一条血路，又哪里能够保得住这条粮道畅通？”

“胡先生，有个办法不晓得行不行？”李得隆说，“杭州不是有水城门吗？好不好弄几条小船，拿米分开来偷运进城？”

“只怕不行——”

话刚说得半句，只听一声枪响，随即有人喊道：“不能开枪，不能开枪，是报信的来了。”

于是胡雪岩、李得隆纷纷出舱探望，果然，一点星火，冉冉而来，渐行渐近，看出船头上挂的是盏马灯。等小船靠近，李得隆喊一声：“江老大！”

“是我。”江老大答应着，将一根缆索抛了过来。

李得隆伸手接着，系住小船，将江老大接了上来，延入船舱。胡雪岩已将白花花一锭银子摆在桌上了。

“那位少爷上岸了。”江老大说，“我来交差。”

“费你的心。”胡雪岩将银子往前一推，“送你做个过年东道。”

“多谢，多谢。”江老大将银子接到手里，略略迟疑了一下才说，“王老爷，有句话

想想还是要告诉你：那位少爷一上岸，就叫长毛捉了去了。”

捉去不怕，要看如何捉法，胡雪岩很沉着地问：“长毛是不是很凶？”

“那倒还好。”江老大说，“这位少爷胆子大，见了长毛不逃，长毛对他就客气点了。”

胡雪岩先就放了一半心，顺口问道：“城里有啥消息？”

“不晓得，”江老大摇摇头，面容顿见愁苦，“城里城外像两个世界。”

“那么城外呢？”

“城外？王老爷，你是说长毛？”

“是啊！长毛这方面有啥消息？”

“也不大清楚。前几天说要回苏州了，有些长毛摆地摊卖抢来的东西，三文不值两文，好像急于脱货求现。这两天又不听见说起了。”

胡雪岩心里明白，长毛的军粮亦有难乎为继之势，现在是跟守军僵持着，如果城里有粮食接济，能再守一两个月，长毛可以不战自退。但从另一方面看，长毛既然缺粮，那么这十几船粮食摆在江面上，必启其觊觎之心。如果调集小船，不顾死命来扑，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这晚上他又急得睡不着，心心念念只望萧家骥能够混进城去，王有龄能够调集人马杀开一条血路，保住粮道。只要争到一天的工夫，就可以将沙船撑到岸边，卸粮进城。

生死诀别

萧家骥果然混进城了。

被捕之时，长毛就对他“另眼相看”，因为凡是被掳的百姓，没有不吓得瑟瑟发抖

的。只有这个“新家伙”——长毛对刚被掳的百姓的通称——与众不同。因此别的“新家伙”照例双手被缚，这个的辫子跟那个的辫子结在一起，防他们“逃长毛”。对萧家骥却如江老大所说的，相当“客气”，押着到了“公馆”，问话的语气亦颇有礼貌。

“看你样子，是外路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行当？”一个黄衣黄帽，说湖北话的小头目问。

“我姓萧，从上海来。”萧家骥从容答道，“说实话，我想来做笔大生意。这笔生意做成功，杭州城就再也守不住了。”

那小头目听他口气不凡，顿时肃然起敬，改口称他：“萧先生，请问是什么大生意？怎么说这笔生意成功，他们杭州就会守不住？”

“这话我实在不能跟你说。”萧家骥道，“请你送我去见忠王。”

“忠王不知道驻驾在哪里，我也见不着他，只好拿你往上送。不过，萧先生，”那小头目踌躇着说，“你不会害我吧？”

“怎么害你？”

“如果你说的话不实在，岂不都是我的罪过？”

萧家骥笑了，见此人老实可欺，有意装出轻视的神色，“你的话真叫人好笑，你怎么知道我的话不实在？我在上海住得好好的，路远迢迢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跟你实说吧，我是英国人委托我来的，要见忠王，有大事奉陈。”他突然问道，“请问尊姓大名？”

“我叫陆德义。”

“见了忠王，我替你说好话，包有重赏。”李秀成治军与其他洪杨将领，本自不同，一向注重招贤纳士，所以陆德义听了他这话，越发不敢怠慢。“萧先生，”他很诚恳地答道，“多蒙你好意，我先谢谢。不过，今天已经晚了，你先住一夜。我一面派人禀报上头，上头派人来接。你看好不好？”

这也不便操之过急，萧家骥心想，先住一夜，趁这陆德义好相与，打听打听情形，行事岂不是更有把握？便即欣然答道：“那也好。我就住一夜。”

于是陆德义奉之为上宾，设酒款待。萧家骥跑惯长江码头，而陆德义是汉阳人，因而以湖北近况为话题，谈得相当投机。

最后谈到杭州城内的情状，那陆德义倒真不失为忠厚人，愀然不乐，“真正是劫数！”他叹口气说，“一想起来，叫人连饭都吃不下。但愿早早破城，杭州的百姓，还有生路，再这样围困着，只怕杭州的百姓都要死光了。”

“是啊！”萧家骥趁机说道，“我来做这笔大生意，当然是帮你们，实在也是为杭州百姓好。不过，我也不懂，忠王破苏州，大仁大义，百姓无不感戴。既然如此，何不放杭州百姓一条生路？”

“现在是骑虎难下了。”陆德义答道，“听说忠王射箭进城，箭上有封招降的书信，说得极其恳切，无奈城里没有回音。”

“喔！”萧家骥问道，“招降的书信怎么说？”

“说是不分军民满汉，愿投降的投降，不愿投降的遣散。忠王已经具本奏报‘天京’，请天王准赦满军回北，从这里到‘天京’往返要二十几日，‘御批’还没有回来。一等‘御批’发回，就要派人跟瑞昌议和。那时说不定又是一番场面了。”陆德义说，“我到过好多地方，看起来，杭州的满兵顶厉害。”

这使得萧家骥又想起胡雪岩的话，杭州只要有存粮，一年半载都守得住，因而也越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所以这一夜睡在陆德义的“公馆”里，一遍一遍设想各种情况，盘算着如何能够取信于李秀成，脱出监视，如何遇到官军以后，能够使得他们相信他不是奸细，带他进城去见王有龄。

这样辗转反侧，直到听打四更，方始朦胧睡去。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突然惊醒，只听得人声嘈杂，脚步匆遽，仿佛出现了极大的变故。萧家骥一惊之下，睡意全消，倏然坐起，凝神静听，听出一句话：“妖风发了，妖风发了！”

这句话似乎在哪里听过，萧家骥咬紧了牙，苦苦思索，终于想到了，是沙船上无事，听胡雪岩谈过，长毛称清军为“妖”，“妖风发了”就是清军打过来了。

一想到此，又惊又喜，急忙起床，扎束停当。但又不敢造次，推开一条门缝，往外张望，只见长毛蜂拥而出，手中的武器，种类不一，有红缨枪、有白蜡杆、有大砍刀、也有洋枪——枪声已经起了，杂着呼啸之声，忽远忽近，忽东忽西，随着风势大小在变化，似乎清军颇不少。

怎么办？萧家骥在心中自问。要脱身，此时是大好机会，但外面的情况不清楚，糊里糊涂投入枪林弹雨中，死了都只怕没人知道，岂不冤枉？然而不走呢？别的不说，起码要

见李秀成，就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耽误了工夫不说，也许陆德义就死在这一仗中，再没有这样一个讲理的人可以打交道，后果更不堪设想。

就在这样左右为难之际，只见院子外面又闪过一群人，脚步轻，语声也轻，但很急促，“快，快！”有人催促，“快‘逃长毛’，逃到哪里算哪里！”

“逃长毛”是句很流行的话，萧家骥听胡雪岩也常将这三个字挂在口头，意思是从长毛那里逃走。而“逃到哪里算哪里”，更是一大启示。“逃！”他对自己说，“不逃，难道真的要跟李秀成做军火生意？”

打定主意，更不怠慢。不过虽快不急，看清楚无人，一溜烟出了夹弄，豁然开朗，同时闻到饭香，抬头一看，是个厨房。

厨房很大，但似乎没有人。萧家骥仔细察看着，一步一步走过院落，直到灶前，才发现有个人坐在灶下烤火。那人极瘦，眼睛大，骤见之下，形容格外可怖，吓得他后退了两步。

那人却似一个傻子，一双虽大而失神的眼，瞅着萧家骥，什么表情都没有。

“你是什么人？”他问。

“你不要来问我！”那人用微弱的声音答道，“我不逃！逃来逃去逃不出他们的手，听天由命了。”

听得这话，萧家骥的心凉了一半，怔怔地望着他，半晌无语。

“看你这样子，不是本地人。哪里逃来的？”

看他相貌和善，而且说话有气无力，生趣索然似的，萧家骥便消除了恐惧戒备之心，老实答道：“我从上海来。”

“上海不是有夷场吗？大家逃难都要逃到那里去，你怎么反投到这里来？”那人用听起来空落落的绝望的声音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何苦？”

“我也是无法，”萧家骥借机试探，却又不便说真话，“我有个生死至交，陷在杭州，我想进城去看他。”

“你发疯了！”那人说道，“杭州城里人吃人，你那朋友，只怕早饿死了。你到哪里

去看他？就算看到了，你又不能救他。自己陷在里头，活活饿死。这打的是什么算盘？真正气数。”

话中责备，正显得本心是好的，萧家骥决定跟他说实话，先问一句：“你老人家贵姓？”

“人家都叫我老何。”

“老何，我姓萧，跟你老人家老实说吧，我是来救杭州百姓的——也不是我，是你们杭州城里鼎鼎大名的一位善人做好事，带了大批粮食，由上海赶来，叫我到城里见王抚台送信。”萧家骥略停一下，摆出一切都豁出去的神态说，“老何，我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你如果是长毛一伙，算我命该如此，今年今月今日今时，要死在这里。如果不是，请你指点我条路子。”

老何听他说完，沉思不语，好久，才抬起头来。萧家骥发觉他的眼神不同了，不再是那黯然无光，近乎垂死的人的神色，是闪耀着坚毅的光芒，仿佛一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方寸眸子中似的。

他将手一伸：“信呢？”

萧家骥愕然：“什么信？”

“你不是说，那位大善人托你送信给王抚台吗？”

“是的，是口信。”萧家骥说，“白纸写黑字，万一落在长毛手里，岂不糟糕？”

“口信？”老何踌躇着，“口信倒不大好带。”

“怎么？老何，”萧家骥了解了他的意思，“你是预备代我去送信？”

“是啊，我去比你去总多几分把握。不过，凭我这副样子，说要带口信给王抚台，没有人肯相信的。”

“那这样，”萧家骥一揖到地，“请老何你带我进城。”

“不容易。我一个人还好混，像你这样子，混不进去。”

“那么，要怎样才混得进去？”

“第一，你这副脸色，又红又白，就像天天吃大鱼大肉的样子，混进城里，就是麻烦。如果你真想进城，要好好受点委屈。”

“不要紧！什么委屈，我都受。”

“那好！”老何点点头，“反正我也半截入土的人了，能做这么一件事，也值！先看看外头。”

于是静心细看，人声依旧相当嘈杂，但枪声却稀了。

“官军打败了。”老何很有把握地说，“这时走，正好。”

萧家骥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听一听声音，就能判断胜负，未免过于神奇。眼前是重要关头，一步走错不得，所以忍不住问了一句：“老何，你怎么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老何答道，“官军饿得两眼发黑，哪里还打得动仗？无非冲一阵而已。”

这就是枪声所以稀下来的缘故了。萧家骥想想也有道理，便放心大胆地跟着老何从边门出了长毛的公馆。

果然，长毛已经收队，满街如蚁，且行且谈且笑，一副打了胜仗的样子。幸好长毛走的是大街，而老何路径甚熟，尽从小巷子里穿来穿去，最后到了一处破败的财神庙，里面是七八个乞儿，正围在一起掷骰子赌钱。

“老何，”其中有一个说，“你倒没有死！”

老何不理他，向一个衣衫略为整齐些的人说：“阿毛，把你的破棉袄脱下来。”

“干什么？”

“借给这位朋友穿一穿。”

“借了给他，我穿啥？”

“他把他的衣服换给你。”

这一说便有好些人争着要换，“我来，我来！”乱糟糟地喊着。

老何打定主意，只要跟阿毛换。他的一件破棉袄虽说略为整齐些，但厚厚一层垢腻，如屠夫的作裙，已经让萧家骥要作呕了。

“没有办法。”老何说道，“不如此就叫不成功。不但不成功，走出去还有危险。不要说你，我也要换。”

听这一说，萧家骥无奈，只好咬紧牙关，换上那件棉袄，还有破鞋破袜。萧家骥只觉满身虫行蚁走般肉麻，自出娘胎，不曾吃过这样的苦头，只是已穿上身，就决没有脱下来的道理。再看老何也找人换了一身衣服，比自己的更破更脏，别人没来由也受这样一份罪，所为何来？这样想着，便觉得容易忍受了。

“阿毛！”老何又说，“今天是啥口令？”

“我不晓得。”

“我晓得。”有人响亮地回答，“老何，你问它做啥？”

“自然有用处。”老何回头问萧家骥，“你有没有大洋钱，摸一块出来。”

萧家骥如言照办，老何用那块银洋买得了一个口令。

但是，“这是什么口令呢？”萧家骥问。

“进城的口令。”老何答道，“城虽闭了，城里还是弄些要饭的出来打探军情，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萧家骥却太有用了，同时也恍然大悟，为何非受这样的罪不可。

走不多远，遥遥发现一道木城，萧家骥知道离城门还有一半路程。他听胡雪岩谈过杭州十城被围以后，王有龄全力企图打开一条江路，但兵力众寡悬殊，有心无力。正好张玉良自富阳撤退，王有龄立即派人跟他联络，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张玉良从江干往城里扎营，城里往江干扎营，扎住一座，坚守一座，不求速效而稳扎稳打，总有水到渠成，联成一气打开一线生路的时候。

由于王有龄的亲笔信，写得极其恳切，说“杭城存亡，视此一举，不可失机误事”，所以张玉良不敢怠慢，从江干外堤塘一面打、一面扎营，扎了十几座，遇到一条河，成了障碍。张玉良派人夺围进城，要求王有龄派兵夹击，同时将他扎营的位置，画成明明白白的图，一并送上。王有龄即时通知饶廷选调派大队出城。谁知饶廷选一夜耽误，泄漏机

密，李秀成连夜兴工，在半路上筑成一座木城，城上架炮，城外又筑土墙，墙上凿眼架枪，隔绝了张玉良与饶廷选的两支人马，而且张玉良因此中炮阵亡。

这是胡雪岩离开杭州的情形，如今木城依旧，自然无法通过。老何带着萧家骥，避开长毛，远远绕过木城，终于见了城门。

“这是候潮门。”

“我晓得。”萧家骥念道，“‘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

这两句诗中，嵌着杭州五个城门的名称，只有本地人才知道，所以老何听他一念，浮起异常亲切之感，枯干瘦皱，望之不似人形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你倒懂！”他说，“哪里听来的？”

萧家骥笑笑答道：“杭州我虽第一次来，杭州的典故我倒晓得很多。”

“你跟杭州有缘。”老何很欣慰地说，“一定顺利。”

说着话，已走近壕沟。沟内有些巡逻，沟外却有人伏地贴耳，不知在干什么。萧家骥不免诧异却步。

“这些人是什么人？”

“是瞎子。”老何答道，“瞎子的耳朵特别灵，地下埋着酒坛子，如有啥声音听得格外清楚。”

“噢！我懂了。”萧家骥恍然大悟，“这就是所谓‘瓮器’，是怕长毛挖地道，埋炸药。”

“对了！快走吧，那面的兵在端枪了。”

说着，老何双手高举急步而行，萧家骥如法而施，走到壕沟边才住脚。

“口令！”对面的兵喝问。

“日月光明。”

那个兵不做声了，走向一座辘轳，摇动把手，将一条矗立着的跳板放了下来，横搁在

壕沟上，算是一道吊桥。

萧家骥觉得这个士兵，虽然形容憔悴，有气无力，仿佛连话也懒得说似的，但依然忠于职守，也就很可敬了。由此便想：官军的纪律，并不如传说中那样糟不可言。既然如此，何必自找麻烦，要混进城去。

想到这里，萧家骥说：“老何！我看我说明来意，请这里驻守的军官，派弟兄送我进去，岂不省事？”

老何沉吟了一下答道：“守候潮门的曾副将，大家都说他不错的，不妨试一试。不过，”老何提出警告，“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也是实话。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晓得。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自讨苦吃。”

“不会，不会！我的话，货真价实。那许多白米停在江心里，这是假得来的吗？”

听这一说，老何翻然改计，跟守卫的兵士略说经过，求见官长。于是由把总到千总，到守备，一层层带上去，终于候潮门见到了饶廷选的副将曾得胜。

“胡道台到上海买米，我们是晓得的。”曾得胜得知缘由以后，这样问道，“不过你既没有书信，又是外路口音，到底怎么回事，倒弄不明白，怎么领你去见王抚台？”

萧家骥懂他的意思，叫声：“曾老爷！请你搜我身子，我不是刺客。公然求见，当然也不是奸细。只为穿越敌阵，实在不能带什么书信，见了王抚台，我有话说，自然会让他相信我是胡道台派来的。如果王抚台不相信，请曾老爷杀我的头。我立一张军令状在你这里。”

“立什么军令状？这是小说书上的话。我带你去就是。”曾得胜被萧家骥逗得笑了，不过他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是！”萧家骥响亮地答应一声，立即提出一个要求，“请曾老爷给我一身弟兄的棉军服穿！”

他急于脱卸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但轻快不过片刻，一进了城，尸臭蒸熏，几乎让他昏倒。

王有龄已经绝望了！一清早，杰纯冲过一阵——就是萧家骥听到枪声的那时刻。十几

船活命的白米等着去运，这样的鼓励，还不能激出士兵的力量来，又还有什么人能开粮通道，求得一线生路？

因此，他决定要写遗折了：

窃臣有龄前将杭城四面被围，江路阻绝，城中兵民受困各情形，托江苏抚臣薛焕，据情代奏，不识能否达到？现在十门围紧，贼众愈聚愈多，迭次督同饥军，并密约江干各营会合夹击，计大小昼夜数十战，竟不能开通一线饷道。城内粮食净尽，杀马饷军，继以猫鼠、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日多一日，兵弁忍饥固守，无力操戈。初虞粮尽内变，经臣等涕泣拊循，均效死相从，绝无二志，臣等奉职无状，致军民坐以待毙，久已痛不欲生。

写到这里，王有龄眼痛如割，不能不停下笔来。他这眼疾已经整一年了，先是“心血过亏，肝肠上逼，脾经受克，肺气不舒”，转为“风火上炎”而又没有一刻能安心的时候，以致眼肿如疣，用手一按，血随泪下。见到的人，无不骇。后来遇到一位眼科名医，刀圭与药石兼施，才有起色。但自围城以来，旧疾复发，日重一日，王有龄深以为恨，性命他倒是早已置之度外，就这双眼睛不得力，大是苦事。

如果是其他文报，可以口授给幕友子侄代笔，但这通遗折，王有龄不愿为人所见，所以强睁如针刺般疼痛的双眼，继续往下写：

第残喘尚存，总以多杀一贼，多持一日为念，泣思杭城经去年兵燹之后，户鲜盖藏，米粮一切，均由绍贩运，军饷以资该处接济为多。金、兰不守后，臣等早经筹计，须重防以固宁绍一线饷源，乃始则飭宁绍台道张景渠，继又迭飭运司庄焕文，记名道彭斯举，各带兵勇设防，均经王履谦议格不行，又复袒庇绅富，因之捐借俱穷，固执已见，诸事掣肘。臣等犹思设防堵御，查有廖守元与湖绅赵景贤，历守危城，一载有余，调署绍兴府，竭筹布置。乃违大绅不愿设防之意，诬以通贼痛殴，履谦从旁袖手。比及城陷而走，卒致廖宗元城亡与亡，从此宁绍各属，相继失陷，而杭城已为孤注，无可解救矣！

写到这里，王有龄一口怨气不出，想到王履谦携带家眷辎重，由宁波出海到福建，远

走高飞，逍遥自在，而杭州全城百姓，受此亘古所无的浩劫。自己与驻防将军瑞昌，纵能拼得一死报君主，却无补于大局，因而又奋笔写道：

王履谦贻误全局，臣死不瞑目。眼下饷绝援穷，危在旦夕，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唯求皇上简发重兵，迅图扫荡，则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现在折报不通，以后更难偷达，谨将杭城决裂情形，合词备兵折稿，密递上海江苏抚臣薛焕代缮具奏。仰圣瞻天，无任痛切悚惶之至。

遗折尚未写完，家人已经闻声环集。王有龄看着奶妈抱着的五岁小儿子，肤色黄黑，骨瘦如柴，越发心如刀割，一恸而绝。

等救醒过来，只见他的大儿子乔云含着泪强展笑容，“爹！”他说，“胡大叔派人来了。”

“喔，”这无论如何是个喜信，王有龄顿觉有了精神，“在哪里？”

“在花厅上等着。”乔云说道，“爹也不必出去了，就请他上房来见吧！”

“也好。”王有龄说，“这时候还谈什么体制？再说，胡大叔派的人，就是自己人。请他进来好了。”他又问，“来人姓什么？”

“姓萧！年纪很轻，他说他是古应春的学生。”

进上房，萧家骥以大礼拜见。王有龄力弱不能还礼，只叫：“萧义士，萧义士，万不敢当。”

萧家骥敬重他的孤忠苦节，依旧恭恭敬敬地一跪三叩首。只由乔云在一旁还了礼，然后端张椅子，请他在王有龄床前坐下。

“王大人！”

萧家骥只叫得这一声，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了。这倒不是怯官，只为一路而来，所见所闻，是梦想不到的惊心惨目。特别是此一刻，王家上下，一个个半死不活，看他们有气无力地飘来飘去，真如鬼影幢幢，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此身究竟是在人间，还是在地

狱。因而有些神智恍惚，一时竟想不起话从哪里开头。

于是反主为客，王有龄先问起古应春：“令师我也见过，我们还算是干亲。想来他近况很好？”

“是，是。托福，托福！”

等话出口，萧家骥才发觉一开口就错。王有龄眼前是这般光景，还有何福可托？说这话，岂不近乎讥讽？

这样想着，急图掩饰失言，便紧接着说：“王大人大忠大义，知道杭州情形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动的。都拿王大人跟何制台相比——”

这又失言了！何桂清弃地而逃，拿他相比，自是对照，然仿佛责以与杭州共亡似的。萧家骥既悔且愧又自恨，所以语声突住。平日伶牙俐齿的人，这时变得笨嘴拙舌，不敢开口了。谁知道这话倒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用，王有龄不但不以为忤，脸上反而有了笑容，“上海五方杂处，议论最多。”他问，“他们是怎么拿我跟何制军相比？”

既然追问，不能不说，萧家骥定定神答道：“都说王大人才是大大的忠臣。跟何制台一比，贤愚不肖，更加分明了。大家都在保佑王大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呢。”

“唉！”王有龄长长地舒了口气，“有这番舆论，可见得公道自在人心。”他略停一下又问，“雪岩总有信给我？”

“怕路上遇到长毛，胡先生没有写信，只有口信。”萧家骥心想，胡雪岩所说，王有龄向他托孤的话，原是为了征信之用，现在王有龄既已相信自己的身份，这话就不必再提，免得惹他伤心，所以接下来便谈正题：“采办的米，四天前就到了，停在江心。胡先生因为王大人曾交代，米船一到，自会派人跟他联络，所以不敢离开。一直等到昨天，并无消息，胡先生焦躁得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特为派我冒险上岸来送信，请王大人赶快派兵，打通粮道，搬运上岸。”

话还未完，王有龄双泪直流，不断摇头，哽咽着说：“昨天就得到消息，今天也派兵出城了。没有用！叫长毛困死了，困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可望而不可及。有饭吃不到口，真叫我死不瞑目。”

说到这里，放声一恸，王家大小，亦无不抢天呼地，跟着痛哭。萧家骥心头一酸，眼泪汨汨而下，也夹在一起号啕。

“流泪眼看流泪眼”，相互劝慰着收住了眼泪。萧家骥重拾中断的话头，要讨个确实主意。

问到这话，又惹王有龄伤心。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关乎全城数十万生灵，明知可望而不可及，却又怎么能具此大决断，说一声：“算了！你们走吧！”

不走等机会又如何？能办得到这一点，自然最好，虽然画饼不能充饥，但是望梅或可止渴，有这许多米停泊在钱塘江心，或者能激励军心，发现奇迹——王有龄见过这样的奇迹，幼时见邻家失火，有个病足在床的人，居然能健步冲出火窟。人到绝处想求生时，那份潜力的发生，常常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这到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这许多米摆在那里，长毛必起觊觎之心。就算他们自己不绝粮，但为了陷敌于绝境，亦必千方百计动脑筋不可，或明攻、或暗袭，只要一于此，胡雪岩十之八九会葬身在钱塘江中，追随伍子胥于地下，呜咽朝夕，含恨千古。转念到此，王有龄凄然下泪，摇头长叹：“何苦‘临死还拉个垫背的’？萧义士，你跟雪岩说：心余力绌，坐以待毙。请他快走吧！”

其实这倒是萧家骥想讨到的一句话，但听王有龄说出口来，他反答应不下了。

“王大人！再筹划筹划看！”

“不用筹划了。日日盼望，夜夜盘算，连想派个人跟雪岩联络，都不容易办得到。唉，”王有龄痛心欲绝地说，“我什么都不错，只错了两件事，一件是当初有人劝我从城上筑一条斜坡，直到江边，派重兵把守，以保粮路，我怕深累民力，而且工程浩大，担心半途而废，枉抛民力，不曾采纳。如今想来，大错特错。”

这实在是个好办法，有了这条路，当然也难免遭长毛的袭击，但九次失败，一次成功，城内亦可暂延残喘，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困得一点点生路都找不到。

当然，这话要说出来，会更使王有龄伤心，所以只好反过来说，“那也不见得。”他说，“照我一路看到的情形，长毛太多，就有这条斜坡，也怕守不住。”

“这不去说它了。第二件事最错！”王有龄黯然说道，“被围之初，有人说该闭城，有人说要开城放百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不该听了主张闭城的人的话，当初该十门大开，放百姓去逃生才是正办。”

“王大人，你老也不必懊悔了。说不定当初城门一开，长毛趁机会一冲，杭州早就不

保。”

“原来顾虑的也就是这一点。总当解围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大家不妨守一守，开城放百姓，会动摇军心。哪知道，结果还是守不住。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对不起杭州的百姓啊！”说到这里，又是一场号啕大哭，萧家骥再次陪泪，而心里却已有了打算，哽咽着喊道：“王大人，王大人，请你听我说一句。”

等王有龄悲伤略减，萧家骥提出一个办法，也可以说是许诺，而实在是希望——希望粮船能再安然等待三天，更希望城内官军能在这三天以内，杀出一条血路，运粮上岸。

“但愿如此！”王有龄强自振作着说，“我们内外和继，尽这三天以内拼一拼命。”

“是！”为了鼓舞城内官兵，萧家骥又大胆作了个许诺，“只要城内官兵能够打到江边，船上的洋兵一定会来接应。他们的人数虽不多，火器相当厉害，很得力的。”

“能这样最好。果然天从人愿，杭州能够解围，将来洋兵的犒赏，都着落在我身上。多怕不行，两万银子！”王有龄拍着胸脯说，“哪怕我变卖薄产来赔，都不要紧。”

“是了。”萧家骥站起身来说，“我跟王大人告辞，早点赶回去办正事。”

“多谢你！萧义士。”王有龄衷心感激地说，“杭州已不是危城，简直是绝地。足下冒出生入死的大险来送信，这份云天高义，不独我王某人一个人，杭州全城的文武军民，无不感激。萧义士——”他一面说，一面颤巍巍地起身，“请受我一拜！”

“不敢当，不敢当！”萧家骥慌忙扶住，“王大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一个坚辞，一个非要拜谢，僵持了好一会，终于还是由王有龄的长子代父行礼。萧家骥自然也很感动，转念想到生离几乎等于死别，不由得热泪盈眶，喉头梗塞，只说得一声：“王大人，请保重！”扭头就走。

踉踉跄跄地出了中门，只听里面在喊：“请回来，请回来！”

请了萧家骥回去，王有龄另有一件大事相托，将他的“遗疏”交了给萧家骥：“萧义士！”这一次王有龄的声音相当平静，“请你交付雪岩保管。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只听说杭州失守，就是我毕命之日。请雪岩拿我这道遗疏，面呈江苏薛抚台，请他代缮出奏。这件事关乎我一生的结果，萧义士我重重拜托了。”

见他是如此肃穆郑重的神情，萧家骥不敢怠慢，重重地应一声：“是！”然后将那道

遗疏的稿子折成四叠，放入贴肉小褂子的口袋中，深怕没有放得妥当会遗失，还用手在衣服外面按了两下。

“喔，还有句话要交代，这道遗疏请用我跟瑞将军两个人的衔名出奏。”王有龄又说，“我跟瑞将军已经约好了，一起殉节，决不独生。”听他侃侃而谈，真有视死如归的气概。萧家骥内心的敬意，掩没了悲伤，从容拜辞，“王大人，”他说，“我决不负王大人的付托。但愿这个稿子永远存在胡先生手里！”

“但愿如此！”王有龄用低微但很清晰的声音说，“再请你转告雪岩，千万不必为我伤心。”

第三章 运粮计划失败，胡雪岩大病一场转道宁波

转道宁波

胡雪岩岂有不伤心之理？接到王有龄的遗疏，他的眼圈就红了，而最伤心的，则是王有龄已绝了希望。他可以想象得到，王有龄原来一心所盼的是粮船，只怕胡雪岩不能顺利到达上海，到了上海办来粮食，又怕不能冲破沿途的难关到达杭州。哪知千辛万苦，将粮运到了，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从此再无指望，一线希望消失，就是一线生机断绝。“哀莫大于心死”，王有龄的心化为成冰，有生之日，待死之时，做人到此绝境，千古所无，千古所悲。

然而胡雪岩却不能不从无希望中去找希望，希望在这三天中发生奇迹。这是个飘渺的希望，但就悬此飘渺的希望亦似乎不易——形势在一夜之间险恶了，长毛一船一船在周围盘旋，位置正在枪弹所够不到的地方。其意何居，不言可知。因此，护送的洋兵，已在不断催促，早作了结。

“要请他们等三天，只怕很难。”李得隆说，“派去的人没有回来，总要有了确实信息再说。这句话在道理上，他们就不愿也没奈何。现在家骥回来了，刚才一谈杭州的情形，大家也知道了。没有指望的事，白白等在这里冒极大的危险，他们不肯的。”

“无论如何要他们答应。来了一趟，就此回去，于心不甘。再说，有危险也不过三天，多大的危险也冒过了，何在乎这三天？”

“那就早跟他们说明白。”李得隆说，“沙船帮看样子也不大肯。”

“只要洋兵肯了，他们有人保护，自然没有话说。这件事要分两方面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胡雪岩说，“请你们两位跟联络的人去说：我有两个办法，随他们挑。”

胡雪岩盘算着，两个办法够不够，是不是还有第三条兼筹并顾的路。想了半天，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如果城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请他们帮忙打，王抚台犒赏的两万银子，我一到上海就付，另外我再送一万。如果有阵亡受伤的，抚恤照他们的营规加一倍。这样等过实足三昼夜，如果没有动静，开船到宁波，我送三千银子。”

“这算得重赏了。他们卖命也卖得过。”李得隆又问，“不过人心不同，万一他们不肯，非要开船不可呢？”

“那就是我的第二个办法，他们先拿我推在钱塘江里再开船。”

胡雪岩说这话时，脸色白得一丝血色都没有，李得隆、萧家骥悚然动容，相互看看，久久无语。

“不是我吓他们！我从不瞎说，如果仁至义尽他们还不肯答应，你们想想，我除死路以外，还有什么路好走？”

由于胡雪岩不惜以身相殉的坚决态度，一方面感动了洋兵，一方面也吓倒了洋兵，但通过联络员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胡雪岩说话算话，到了三天一过，不要再出花样，拖延不走。

“‘尽人事而听天命。’”胡雪岩说，“留这三天是尽人事而已，我亦晓得没用的。”

话虽如此，胡雪岩却是废寝忘食，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日日夜夜在船头上凝望。江潮呜咽，虽淹没了他的吞声的饮泣，但江风如剪，冬宵寒重，引发了他的剧烈的咳嗽，却是连船舱中都听得见的。

“胡先生，”萧家骥劝他，“王抚台的生死大事，都在你身上，还有府上一家，都在盼望。千金之躯，岂可以这样不知道爱惜？”

晚辈而有责备之词，情意格外殷切，胡雪岩不能不听劝。但睡在铺上，却只是竖起了耳朵，偶尔听得巡逻的洋兵一声枪响，都要出去看个明白。

纵然度日如年，三天到底还是过去了。洋人做事，丝毫没有通融，到了实足三昼夜届满，正是晚上八点钟，却非开船不可。

胡雪岩无奈，望北拜了几拜，权当生奠。然后痛哭失声而去。

到了甬江口的镇海附近，才知道太平军黄呈忠和范汝增，从慈溪和奉化分道进攻，宁波已经在两天前的十一月初八失守。不过宁波有租界，有英美领事和英法军舰，而且英美领事已经划定“外人居住通商区域”，正跟黄呈忠和范汝增在谈判，不准太平军侵犯。

“那怎么办？”胡雪岩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回上海？”

“哪有这个道理？胡先生，你精神不好，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于是萧家骥雇一只小船，驶近一艘英国军舰，隔船相语。军舰上准他登船，同时见到了舰长考白脱。

他的来意是要跟杨坊开在宁波的商号联络，要求军舰派人护送。同时说明，有大批粮食可以接济宁波。

这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件事，“在‘中立区’避难的华人，有七万之多，粮食供应，成为绝大的问题，你和你的粮食来得正是时候。不过，我非常抱歉，”考白脱耸耸肩说，“眼前我还没有办法达成你的意愿。你是不是可以在我船上住两三天？”

“为什么？”

“领事团正在跟占领军谈判。希望占领军不侵犯中立区，同时应该维持市面。等谈判完成，你的粮食可以公开进口，但在目前，我们需要遵守约定，不能保护任何中国人上岸。”

“那么，是不是可以为我送一封信呢？”

考白脱想了想答道：“可以你写一封信，我请领事馆代送。同时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领事。”

萧家骥如言照办。考白脱的处置也异常明快，派一名低级军官，立即坐小艇登岸送信，同时命令他去谒见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夏福礼，报告有大批粮食运到的好消息。

为了等待复信，萧家骥很想接受考白脱的邀请，在他的军舰上住了下来，但又不放心自己的船，虽说船上有数十名洋兵保护，倘或与太平军发生冲突，麻烦甚大。如果跟考白脱要一面英国国旗一挂，倒是绝好的安全保障，却又怕属于美国籍华尔的部下，认为侮辱而拒绝。

左思右想，只有先回船守着再说。及至起身告辞时，考白脱正好接到报告，知道有华尔的兵在，愿意取得联络，请萧家骥居间介绍。

这一来无形中解了他的难题，喜出望外，连声许诺。于是由军舰上放下一条救生艇，陪着一名英国军官回到自己船上。洋兵跟洋兵打交道的结果，华尔的部下接受了英国的建议，粮船悬挂英国国旗，置于考白脱的保护之下。

到这地步，算是真正安全了。萧家骥自觉这场交涉办得异常得意，兴冲冲要告诉胡雪岩。到了舱里一看，只见胡雪岩神色委顿异常，面色难看得很。

“胡先生，”他大惊问说，“你怎么了？”

“我要病了。”

萧家骥探手去摸他的额头，其烫无比，“已经病了！”他说，“赶快躺下来。”

离乱重逢

这一躺下就起不来了，烧得不断谵语，不是喊“雪公”就是喊“娘”。病中神志不清，只记得已到了岸上，却不知卧疾何处。有一天半夜里醒过来，只见灯下坐着一个人，且是女人，背影苗条，似乎很熟，却一时再也想不起来是谁。

“我在做梦？”

虽是低声自语，自也惊动了灯下的人，她旋转身来，扭亮了洋灯，让胡雪岩看清了她的脸——这下真的像做梦了，连喊都喊不出来！

“你，你跟阿巧好像！”

“我就是阿巧！”她抹一抹眼泪强笑着，“没有想到是我吧？”

胡雪岩不答，强自抬起身子。力弱不胜，摇摇欲倒，阿巧赶紧上来扶住了他。

“你要做啥？是不是要茶水？”

“不是！”胡雪岩吃力地说，“我要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这是哪里，你是不是真的阿巧？”

“是啊！我是真的阿巧。我是特为来看你的。你躺下来，有话慢慢说。”

话太多了，无从说起，其实是头上昏昏沉沉的，连想都无从想起。胡雪岩只好躺了下来，仰脸望望帐顶，又侧脸望望阿巧，先要弄清楚从得病到此刻的情形。

“人呢？”他没头没脑地问。

“你是说那位萧少爷？”阿巧答道，“他睡在外房。”

在外房的萧家骥，已经听见声音，急急披衣起床来探视，只见胡雪岩虽然形容憔悴，但眼中已有清明的神色，便又惊又喜地问道：“胡先生，你认不认得我？”

“你？”胡雪岩不解地问：“你不是家骥吗？”

“这位太太呢？”

“她是何姨太太。”胡雪岩反问一句，“你问这些做啥？倒像我连人都认不得似的。”

“是啊！”萧家骥欣慰地笑道，“前几天胡先生你真的不认得人。这场湿温的来势真凶，现在总算‘扳’回来了。”

“这么厉害！”胡雪岩自己都有些不信，咽着气说，“我自己都想不到。几天了？”

“八天了。”

“这是哪里？”

“在英国租界上，杨老板号子里。”萧家骥说，“胡先生你虚极了，不要多说话，先吃点粥，再吃药。睡过一觉，明天有了精神，听我们细细告诉你。”

这“我们”很明显地包括了阿巧姐，所以她接口说道：“萧少爷的话不错，你先养病要紧。”

“不要紧。”胡雪岩说，“我什么情形都不知道，心里闷得很。杭州怎么样？”

“没有消息。”

胡雪岩转脸想问阿巧姐时，她正站起身来，一面向外走，一面说道：“我去热粥。”

望着那依然袅袅婷婷的背影，再看到萧家骥似笑非笑，有意要装得不在意的诡秘神情，胡雪岩仍有相逢在梦中的感觉，低声向萧家骥问道：“她是怎么来的？”

“昨天到的。”萧家骥答道，“一到就来找我——我在师娘那里见过她一次，所以认得。她说，她是听说胡先生病重，特为赶来服侍的，要住在这里。这件事师娘是知道的，我不能不留她。”

胡雪岩听得这话，木然半晌，方始皱眉说道：“你的话我不懂，想起来头痛。怎么会有这种事？”

“难怪胡先生。说来话长，我亦不太清楚。据她说，她去看师娘，正好师娘接到我的来信，听说胡先生病很重，她要赶来服侍。师娘当然赞成，请师父安排，派了一个人护送，坐英国轮船来的。”

“奇怪啊！”胡雪岩说，“她姓人可何，我姓古月胡，何家的姨太太怎么来服侍我这个病人？”

“那还用说？当然是在何家下堂了。”萧家骥说，“这是看都看得出来的，不过她不好意思说，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回头胡先生你自己问她就明白了。”

这一下，大致算是了解了来龙去脉。他心里在想，阿巧姐总不会是私奔，否则古应春夫妇不致派人护送她到宁波。

“但是，她的话靠得住靠不住？何以知道她是你师娘赞成她来的？”

“不错！护送的人，就是我师父号子里的出店老司务老黄。”胡雪岩放心了。老黄又叫“宁波老黄”，他也知道这个人。

胡雪岩还想再细问一番，听得脚步声，便住口不语，望着房门口。门帘掀动，先望见的是阿巧姐的背影，她端着托盘，腾不出手来打门帘，所以是侧着进来。

于是萧家骥帮着将一张炕几横搁在床中间，端来托盘，里面是一罐香粳米粥，四碟清

淡而精致的小菜，特别是一样糟蛋，为胡雪岩所酷嗜，所以一见便觉得口中有了津液，腹中也辘辘作响了。

“胡先生，”萧家骥特地说明这些食物的来源，“连煮粥的米都是何姨太从上海带来的。”

“萧少爷，”阿巧姐接口说道，“请你叫我阿巧好了。”

这更是已从何家下堂的明显表示。本来叫“何姨太”就觉得刺耳，因而萧家骥欣然乐从，不过为了尊敬胡雪岩，似乎不便直呼其名，只拿眼色向他征询意见。

“叫她阿巧姐吧。”

“是。”萧家骥用亲切中显得庄重的声音叫一声，“阿巧姐！”

“嗯！”她居之不疑地应声，真像是个大姐姐似的，“这才像一家人。”

这话在他、在胡雪岩都觉得不便作何表示。阿巧姐也不再往下多说，只垂着眼替胡雪岩盛好了粥，粥在冒热气，她便又撮起滋润的嘴唇吹得不太烫了，方始放下。然后从腋下抽出白手绢，擦一擦那双牙筷，连粥碗一起送到胡雪岩面前，却又问道：“要不要我来喂你？”

这话提醒了萧家骥，有这样体贴的人在服伺，何必自己还站在这里碍眼，便微笑着悄悄走出去。

四只眼睛都望着他的背影，直待消失，方始回眸。相视不语，怔怔地好一会，阿巧姐忽然眼圈一红，急忙低下头去，顺手拿起手绢，装着擤鼻子去擦眼睛。

胡雪岩也是万感交集，但不愿轻易有所询问。她的泪眼既畏见人，他也就装作不知，扶起筷子吃粥。

这一吃粥顾不得别的了。好几天粒米不曾进口，真是饿极了，唏哩呼噜地吃得好不有劲。等他一碗吃完，阿巧姐已舀着一勺子在等了，一面替他添粥，一面高兴地笑道：“赛过七月十五鬼门关里放出来的！”

话虽如此，等他吃完第二碗，便不准他再吃，怕病势刚刚好转，饱食伤胃。而胡雪岩意有未餍，好说歹说才替他添了半碗。

“唉！”放下筷子他感慨着说，“我算是饱了！”

阿巧姐知道他因何感慨。杭州的情形，她亦深知，只是怕提起来惹他伤心，所以不理他的话，管自己收拾碗筷走了出去。

“阿巧，你不要走，我们谈谈。”

“我马上就来。”她说，“你的药煎在那里，也该好了。”

过不多久，将煎好了的药送来，服侍他吃完，劝他睡下。胡雪岩不肯，说精神很好，又说腿上的伤疤痒得难受。

“这是好兆头。伤处在长新肉，人也在复原了。”她说，“我替你洗洗脚，人还会更舒服。”

不说还好，一说胡雪岩觉得浑身发痒，恨不得能在“大汤”中痛痛快快地泡一泡才好——他也像扬州人那样，早就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习惯。自从杭州吃紧以来，就没有泡过“澡塘”。这次到了上海，又因为腿上有伤，不能入浴。虽然借助于古家的男佣抹过一次身，从里到外换上七姑奶奶特喊裁缝为他现制的新衣服，但经过这一次海上出生入死的跋涉，担忧受惊的冷汗，出了干、干了出，不知几多次。满身垢腻，很不舒服，实在想洗个澡，无奈万无劳动阿巧姐的道理。

他心里这样在想，她却说到就做，已转身走了出去，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只簇新的高脚木盆，提来一铤子的热水，冲到盆里，然后掀被来捉他的那双脚。

“不要，不要！”胡雪岩往里一缩，“我这双脚从上海上船就没有洗过，太脏了。”

“怕什么？”阿巧姐毫不迟疑地，“我路远迢迢赶了来，就是来服侍病人的。只要你好好复原，我比什么都高兴。”这两句话在胡雪岩听来，感激与感慨交并。兵荒马乱，九死一生，想到下落不明的亲人，快要饿死的杭州一城百姓，以及困在绝境，眼看着往地狱里一步一步在走的王有龄，常常会自问：人生在世，到底为的什么，就为了受这种生不如死的苦楚？现在却不同了，人活在世界上，有苦也有乐，是苦是乐，全看自己的作为。真是《太上感应篇》上所说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这样转着念头，自己觉得一颗心如枯木逢春般，又管用了。脑筋亦已灵活，本来凡事都懒得去想，此刻却想得很多，想得很快。等阿巧姐替他将脚洗好，便又笑道：“阿巧，送佛送到西天，索性替我再抹一抹身子。”

“这不大妥当。你身子虚，受不得凉。”

“不要紧！”胡雪岩将枯瘦的手臂伸出来，临空捣了两下，显得很有劲似的说，“我自己觉得已经可以起床了。”

“瞎说！你替我好好睡下去。”她将他的脚和手都塞入被中，硬扶他睡倒，而且还掖紧了棉被。

“真的。阿巧，我已经好了。”

“哪有这种事？这样一场病，哪里会说好就好？吃仙丹也没有这样灵法。”

“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就是仙丹。仙丹一到，百病全消。”

“哼！”阿巧微微撇着嘴，“你就会灌米汤。睡吧！”她用纤纤一指，将他的眼皮抹上。等她转身，他的眼又睁开了，望着帐顶想心事，要想知道的事很多，而眼前却只有阿巧好谈。

阿巧却好久不来，他忍不住喊出声来，而答应的是萧家骥，“胡先生，”他说，“你不宜过于劳神。此刻半夜两点钟了，请安置吧！”

“阿巧呢？”胡雪岩问道，“她睡在哪里？”

做批发生意的大商号，备有客房客铺，无足为奇，但从不招待堂客。有些商家的客户，甚至忌讳堂客，因为据说月事中的妇女会冲犯所供的财神。杨坊的这家招牌也叫“大记”，专营海鲜杂货批发的商号，虽然比较开通，不忌妇女出入，但单间的客房不多，所以阿巧姐是由萧家骥代为安排，借住在大记的一个伙计家中，与此人的新婚妻子同榻睡了一夜。

“今天不行了，是轮到那伙计回家睡的日子，十天才有这么一天。阿巧姐说：‘人家喷喷香、簇簇新的新娘子，怎好耽误他们夫妻的恩爱？’那伙计倒很会做人，一再说不要紧，是阿巧姐自己不肯。”

“那么今天睡在哪里呢？”

“喏，”萧家骥指着置在一旁的一扇门板，两张条凳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替她搭‘起倒铺’。不过——”他笑笑没有再说下去，神情诡秘，令人起疑，胡雪岩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

“我看这张床蛮大，不如让阿巧姐就睡在胡先生脚后头。”萧家骥又说，“她要在这里搭铺就为了服侍方便，睡在一床上，不更加方便了吗？”

不知他是正经话，还是戏谑？也不知阿巧姐本人的意思究竟如何？胡雪岩只有微笑不答。

到最后，萧家骥还是替阿巧姐搭了“起倒铺”。被褥衾枕自然是她自己铺设。等待候病人服了药，关好房门，胡雪岩开口了。

“你的褥子太薄，又没有帐子，不如睡到我里床来！”他拍拍身边。

正在卸妆的阿巧姐没有说话，抱衾相就。不过为了行动方便，睡的是外床——宁波人讲究床铺，那张黄杨木雕花的床极大，两个人睡还绰绰有余。里床搁板上置一盏洋灯，捻得小小的一点光照着她那件葱绿缎子的紧身小夹袄。看在胡雪岩眼里，又起了相逢在梦中的感觉。

“阿巧！你该讲讲你的事了吧？”

“说来话长。”阿巧很温柔地说，“你这半夜也累了，刚吃过药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谈。”

“我现在精神很好。”

“精神好自然好。你听，”阿巧姐说，“鸡都在叫了。后半夜这一觉最要紧，睡吧！好在我人都来了，你还有什么好急的？”

这句话的意思很深，足够胡雪岩想好半天。到底病势初转，精神不够，很快地便觉得困倦，一觉睡到天亮。

他醒她也醒了，急急要起床料理。胡雪岩却愿她多睡一会，拖住她说：“天太冷，不要起来。我们好好谈谈。”

“谈什么？”阿巧姐说，“但愿你早早复原，回到上海再说。”

“我昨天晚上想过了，只要这一次能平平安安过去，我再也不做官了。安安分分做生意，能够跟几个好朋友常在一起叙叙，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只晓得朋友！”阿巧姐是微带怨怼的神情，“就不替自己打算打算。”

替他自己打算，当然也就要包括她在内。言外之意，相当微妙。胡雪岩很沉着地不作表示，只是问说：“你是怎么从何家出来的？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当然要告诉你的。不过你处处为朋友，听了只怕心里会难过。”

她的意思是将何桂清当作胡雪岩的朋友——这个朋友现在惨不可言。只为在常州一念之差，落得个“革职拿问”的处分。迁延两年，多靠薛焕替他支吾敷衍，然而“逃犯”的况味也受够了。

“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阿巧姐喟叹着说，“人嘛是个黑人，哪里都不能去。听说有客人来拜，先要打听清楚来做什么。最怕上海县的县大老爷来拜，防是来捉人的。‘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句俗语，我算是领教过了，真正一点不错。我都这样子，你想想本人心里的味道？”

“叫我，就狠一狠心，自己去投案。”

“他也常这样说。不过说说而已，就是狠不下心来。现在——”

现在，连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快不多了。从先帝驾崩，幼主嗣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重用恭王，朝中又是一番气象。为了激励士气，凡是丧师辱国的文武官员，都要严办。最不利的是，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朝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官员，文到巡抚，武到提督，悉归节制。何桂清曾经托人关说，希望能给他一个效力赎罪的机会，而得到的答复只有四个字：“爱莫能助。”

“半个月以前，有人来说，曾大人保了个姓李的道台，领兵来守上海。这位李道台，据说一到上海就要接薛抚台的手。他是曾大人的门生，自然听老师的话。薛抚台再想帮忙也帮不上了。为此之故——”

为此，何桂清不能不作一个最后的打算：家事已作了处分，姬妾亦都遣散，阿巧姐就是这样下堂的。

想想他待她不错，在这个时候，分袂而去，未免问心不安。无奈何桂清执意不回，她也就只好听从了。

“那么，他也总要为你的后半辈子打算打算。”胡雪岩说，“不过，他剩下几个钱，这两年坐吃山空，恐怕所余已经无几。”

“过日子倒用不了多少，都给人骗走了，这个说，可以替他到京走门路，那个说某某人那里送笔礼。这种塞狗洞的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阿巧姐说，“临走以前，他跟我说，要凑两千银子给我。我一定不要。”

“你倒也够义气。不过，这种乱世，说老实话：求人不如求己。”

“我也不是毫无打算的，我有一只小箱子托七姑奶奶替我收着。那里面一点东西，总值三五万。到了上海我交给你。”

“交给我做什么？”胡雪岩问道，“我现在还没心思来替你经营。”

阿巧姐先不做声，一面眨眼，一面咬指甲，仿佛有极要紧的事在思索似的。胡雪岩是从钱塘江遥别王有龄的那一刻，便有万念俱灰之感，什么事都不愿、也不能想，因此恹恹成病，如今病势虽已脱险，而且好得很快，但懒散如旧，所以不愿去猜她的心事，只侧着脸像面对着他所喜爱的古玉似的，恣意鉴赏。

算一算有六年没有这样看过她了。离乱六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多少人生死茫茫，音信杳然，多少人升沉浮降，荣枯异昔，而想到六年前的阿巧姐，只如隔了一夜做了个梦。当时形容清晰地浮现在脑际，两相比较，有变了的，也有不变的。

变得最明显的是体态，此刻丰腴了些。当时本嫌纤瘦，所以这一变是变得更美了，也更深沉老练了。

不变的是她这双眼中的情意，依然那么深，那么纯，似乎她心目中除了一个胡雪岩以外，连她自己都不关心。转念到此，他那颗心就像冷灰发现一粒火星，这是火种复炽的开始，他自己都觉得珍贵得很。

于是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握住她的手，感慨地说：“这趟我真是九死一生——不是怕路上有什么危险，胆子小，是我的心境。从杭州到宁波，一路上我的心冷透了，整天躺在床上在想，一个人为啥要跟另外一个人有感情？如果没有感情，他是他，我是我，用不着替他牵肠挂肚。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说，将来等我心境平静了，对什么人都要冷淡些。”

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气喘，停了下来。阿巧姐不曾听出他的语气未完，只当他借题发挥，顿时脸色大变。

“你这些话，”她问，“不是特为说给我听的？”

“是的——”说了这两个字，胡雪岩才发觉她的神情有异，立刻明白她是误会了，赶紧又接了一句，“这话我什么人面前都没说过，只跟你一人说，是有道理的。不晓得你猜得着，猜不着？”

意思仍然令人莫名其妙，但他急于解释误会的态度，她是看出来的，心先放了一半，另一半要听他下一句话如何。

“你不要让我猜了！你晓得的，赌心思，跟别人我还可以较量较量，在你面前差了一大截。”

胡雪岩笑了，笑容并不好看，人瘦显得口大，两颗虎牙看上去像獠牙。但毕竟是高兴的笑容，阿巧姐还是乐意看到的。

“你还是那样会说话。”他正一正脸色说，“我特地谈我的心境，是想告诉你一句话，此刻我的想法变过了。”

“怎么变法？”

“人还是要有感情的。就为它受罪，为它死——”

一句话未完，一只又软又暖的手掩在他口上：“什么话不好说，说这些没轻重的话！”

“好，不说，不说。你懂我的意思就可以了。”胡雪岩问道，“你刚才好像在想心事？何妨跟我谈谈。”

“要谈的话很多。现在这样子，你没心思听，我也没心思说，一切都不必急，等你病养好了再说。”

“我的病一时养不好的。好在是——”他想说“好在是死不了”，只为她忌讳说“死”，所以猛然咽住，停了一下又说，“一两天我就想回上海。”

“那怎么行？”

“没有什么不行。在宁波，消息不灵，又没有事好做，好人都要闷出病来，怎么会养得好病？”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刚刚才有点好，数九寒天冒海风上路，万一病势反复，在汪

洋大海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就是两条人命。”

“怎么办呢？”

“你不想想，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除了跳海，还有什么路好走？”

是这样生死相共的情分，胡雪岩再也不忍拂她的意了。但是，他自己想想，只要饮食当心，加上阿巧姐细心照料，实在无大碍。不过，若非医生同意，不但不能塞阿巧姐的嘴，只怕萧家骥也未见得答应。

因此，他决定嘱咐萧家骥私下向医生探问，但始终找不到机会。因为阿巧姐自起床以后，几乎就不曾离开过他。而天又下雪了，萧家骥劝她就在屋子里“做市面”，就着一只炭盆，煎药煮粥做菜，都在那间屋里。胡雪岩倒觉得热闹有趣，用杭州的谚语笑她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但也因此，虽萧家骥就在眼前，却无从说两句私话。

不过，也不算白耗工夫。萧家骥一面帮阿巧姐做“下手”，帮她料理饭食，一面将这几天的情形都告诉了胡雪岩。据说黄呈忠、范汝增跟英国领事夏福礼的谈判很顺利，答应尽力保护外侨。有两名长毛侵袭英国教士，已经抓来“正法”。而且还布告安民，准老百姓在四门以外做生意。宁波的市面，大致已经恢复了。

“得力的是我们的那批米。民以食为天，粮食不起恐慌，人心就容易安定。”萧家骥劝慰似的说，“胡先生，你也可以稍稍弥补遗憾了。”

“这是阴功积德的好事。”阿巧姐接口说道，“就看这件好事，老太太就一定会有菩萨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胡雪岩不做声。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没有什么适当的话好表达他的复杂的心情。

“有句要紧话要告诉胡先生，那笔米价，大记的人问我怎么算法？是卖了拆账、还是作价给他们？我说米先领了去，怎样算法，要问了你才能定规。如果他们不肯答应，我做不了主，米只好原船运回。大记答应照我的办法。现在要问胡先生了。照我看，拆算比较合算！”

“不！”胡雪岩断然答道，“我不要钱。”

那么要什么呢？胡雪岩要的是米，要的是运粮的船，只等杭州一旦克复，三天以内就要。他的用意很容易明白，等杭州从长毛手里夺了回来，必定饿殍载途，灾民满城，那时

所需要的就是米。

“何必这么做？”萧家骥劝他，“胡先生，在商言商，你的算盘是大家佩服的，这样做法，不等于将本钱‘搁煞’在那里。而况杭州克复，遥遥无期。”

“不见得，气运要转的。”胡雪岩显得有些激动，“长毛搞的这一套，反复无常，我看他们不会久了。三五年的工夫，就要完蛋。”

“三五年是多少辰光，利上盘利，一担米变成两三担米。你就为杭州百姓，也该盘算盘算。”

“话不错！”胡雪岩又比较平静了，“我有我的想法，第一，我始终没有绝望，也许援兵会到，杭州城可以不破。如果粮道可以打通，我立刻就要运米去接济，那时候万一不凑手，岂不误了大事！第二，倘或杭州真的失守，留着米在那里，等克复以后，随时可以启运——这是一种自己安慰自己的希望。说穿了，是自己骗自己，总算我对杭州也尽心了。”

“这也有道理，我就跟大记去交涉。”

“这不忙。”胡雪岩问道，“医生啥时光来？”

“每天都是中饭以后。”

“那就早点吃饭，吃完了她好收拾。”胡雪岩又问阿巧姐，“等会医生来了，你要不要回避？”

虽然女眷不见男客，但对医生却是例外，不一定要回避。只是他问这句话，就有让她回避的意思。阿巧姐当然明白，顺着他的心意答道：“我在屏风后面听好了。”

胡雪岩是知道她会回避，有意这样问她。不过她藏在屏风后面听，调虎不能离山，在自己等于不回避，还要另动脑筋。这也简单得很，他先请萧家骥替他写信，占住了他的手，然后说想吃点甜汤，要阿巧姐到厨房里去要洋糖，这样将她调遣了开去，就可以跟萧家骥说私话了。“家骥，你信不必写了，我跟你说句话，你过来。”萧家骥走到床前，他说，“我决定马上回上海，你跟医生说一说，我无论如何要走。”

“为什么？”萧家骥诧异，“何必这么急？”

“不为什么，我就是要走。到了上海，我才好打听消息。”胡雪岩又说，“本来我的

心冷透了。今天一早跟阿巧谈了半天，说实话，我的心境大不相同。我现在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救杭州，不管它病入膏肓，我死马要当活马医；第二件，我要做我的生意。做生意一步落不得后，越早到消息灵通的地方越好。你懂了吧？”

“第二点我懂，头一点我不懂。”萧家骥问道，“你怎么救杭州？”

“现在没法子细谈。”胡雪岩有些张皇地望着窗外。

这是因为苗条一影，已从窗外闪过，阿巧姐快进来了。胡雪岩就把握这短短的片刻，告诫萧家骥跟医生私底下“情商”，不可让阿巧姐知道。

是何用意，不易明了，但时机迫促，无从追问，萧家骥只有依言行事。等胡雪岩喝完一碗桂圆洋糖蛋汤，阿巧姐收拾好了一切，医生也就到了。

多情郎中

那医生颇负盛名，医道医德都高人一等。见胡雪岩人虽瘦弱，双目炯炯有光，大为惊异，一夜之隔，病似乎去了一大半，他自承是行医四十年来罕见之事。

“这自然是先生高明。”胡雪岩歉意地问，“先生贵姓？”

“张先生。”萧家骥一旁代答，顺便送上一顶高帽子，“宁波城里第一块牌子，七世祖传的儒医。张先生本人也是有功名的人。”

所谓“功名”，想起来是进过学的秀才，“失敬了！”胡雪岩说，“我是白丁。”

“胡大人太客气了。四海之大，三品顶戴无论如何是万人之上。”

“可惜不是一人之下。”胡雪岩自嘲着纵声大笑。

笑得太急，呛了嗓子，咳得十分厉害。萧家骥赶紧上去替他捶背，却是越咳越凶，张医生亦是束手无策，坐等他咳停。这一下急坏了阿巧姐。她知道胡雪岩的毛病，要抹咽

喉，喝蜜水才能将咳嗽止住。萧家骥不得其法，自然无效。

蜜水一时无法张罗，另一点却是办得到，“萧少爷，”她忍不住在屏风后面喊，“拿他的头仰起来，抹抹喉咙。”

是娇滴滴的吴依软语，张医生不免好奇，转脸张望，而且率直问道：“有女眷在？”

医生是什么话都可以问，不算失礼。但萧家骥却很难回答，一面替胡雪岩抹着喉头，一面含糊地答道：“嗯，嗯，是！”

张医生欲语又止。等胡雪岩咳停了才切脉看舌苔，仔细问了饮食起居的情形，欣慰地表示：“病势已经不碍，只须调养，大概半个月以后可以复原。”

“多谢，多谢！”胡雪岩拱拱手说，“家骥你陪张先生到你那里开方子去吧！”

萧家骥会意，等开好方子，便谈到胡雪岩想回上海的话。张医生深为困惑，“病人连移动床铺都是不相宜的。”他问，“大病刚有转机，何可这样子轻率冒失？”

“实在是上海有非他到场不可的大事要办。”家骥说，“路上也只要一两天的工夫，请张先生多开几服调理药带去，格外当心照料，想来不碍。”

“照料！哪个照料？万一病势反复，我又不在船上，你们怎么办？”

“是！”萧家骥说，“那就只好算了。”而间壁的胡雪岩耳朵尖，听了张医生的话，已经有了主意，请他到上海出诊，随船照料。

等张医生开好方子，告辞上轿，阿巧姐自然也不必回避了，胡雪岩便当着萧家骥透露了他的意思。这个想法亦未始不可行，富室巨户，多有这样重金礼聘，专用车船奉迎的，但是眼前时地不同，阿巧姐和萧家骥都觉得不易办到。

“他肯去当然最好，就怕他不肯。”萧家骥说，“第一，宁波的市面还不甚平靖，离家远行，恐怕不放心；第二，快过年了，宁波人的风俗，最重过年团圆，在外头做生意的，都要赶回家来，哪里反倒有出远门的？”

“过年还早，我一定赶年前送他回来。”胡雪岩又说，“说不说在我，肯不肯在他。你何妨去谈一谈。”

“那当然可以。我本来要到他清仪堂去撮药，顺便就看他。”

“原来他也开着药店？”胡雪岩说，“那太好了！就是他不肯到上海，我也想跟他谈谈。”

胡雪岩想开药店是大家知道的，萧家骥心中一动，点点头说：“这倒或许会谈得投机。”

“那是另外一回事，家骥，只要他肯去，他怎么说，我们怎么依他。还有，要投其所好。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萧家骥笑道，“不过，恐怕要请了他来，你自己跟他谈。”

去了一个多时辰，萧家骥回来了，说张医生答应来吃晚饭，又说他喜欢字画。问到邀他同行照料的话，萧家骥表示还不便开口，又说最好由阿巧姐来说，因为这是不情之请，只有女眷相求，容易成功。

“这话也是。男人说话，一句就是一句，碰了钉子或者打了折扣，以后说话就不值钱了。阿巧，”胡雪岩问道，“你肯不肯说？”

“本来是不肯说的，女人的话就不值钱，碰钉子、打折扣都不要紧？真正气数！不过——”她故意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唉！不说又不行，只好我来出面了。”

说停当了，要准备肴馔款客。胡雪岩认为不如到馆子里叫菜，比较郑重。阿巧姐也想省事，自然赞成。但萧家骥不甚同意，他肚子里另有一番话，要避着胡雪岩跟阿巧姐说。

“胡先生，这些小事，你不必操心了，我要跟阿巧姐去商量。阿巧姐，我陪你到他们厨房里看了再说。”

走到廊下僻处，估量着胡雪岩听不见了，他站住脚，要问她一句话。

“阿巧姐，你是不是真的想帮胡先生办成功这件事？”

“是啊！本来我不赞成的，不过他一定要这样做，我无论如何只有依他。”

“既然无论如何要依他，那么，我有句话说出来，你可不能动气。”

“不会的。你说好了。”

“姓张的很关心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打听到的，晓得你姓何，何姨太长，何姨太短，不停地问。”说到这里，萧家骥停下来看她的脸色。

她的脸色自然不会好看，气得满脸通红。“这种郎中，狼心狗肺，杀千刀！”

“是不是？”萧家骥很冷静地说，“我知道你要动气。”

一句话提醒了阿巧姐，知道他还有未说出来的话，如果自己还是这样子，那些话就听不到了。转念又想，总怪自己的身份尴尬，何姨太出现在姓胡的这里，在人家看，当然也不是什么好女人。既然如此，就不妨动动歪脑筋了。

这样转着念头，脸色自然就缓和了，“随他去胡说八道，只要我自己行得正，坐得正好了。”她催促着，“你再说下去。”

“只为胡先生不走不可。要走，就非姓张的一起走不可。所以，我只好耍记花枪。阿巧姐，你是明白人，又看在胡先生份上，一定不会怪我。”

话风不妙，阿巧姐有些吃惊，不过戒心起在暗中，表面上又是一种态度：“不会，不会。我晓得你是为他。你说出来商量。”

“我在想，如果直言相谈，说请他一起陪到上海，他一定不会答应。这话等他一出口，事情就僵了，所以我灵机一动，说是：‘何姨太特为要我来奉请，晚上她亲手做两样菜，请张先生喝酒。一定要请你赏光。’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说是‘一定来，一定来！’”

这用的是一条美人计，阿巧姐心里当然不是味道，不过一想到是为胡雪岩，她自然不会对萧家骥介意，她很平静地问道：“他还有什么话？”

“自然还有话，他问我：‘何姨太为什么要请我？’我说：‘是因为你看好了胡道台，略表谢意。另外还有件事求你。’他一再问我什么事，我不肯说。回头全要看你了。”

阿巧姐点点头，将他前后的话细想了一遍，心里有了主意，只是有一点必须先弄清楚。

“问到我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怎么告诉他的？”

“我说：‘何姨太现在下堂了。她是胡道台的大姨子。苏州现在沦陷在那里，娘家回

不去，只好来投奔至亲。’他说：‘怪不得！人在难中，谈不到避嫌疑。大姨子照料妹夫的病，也是应该的。’”

阿巧姐明白，所谓“大姨子”是意指她有个妹妹嫁做胡雪岩的偏房。关系如此安排，是疏而亲，亲而疏，不但她穿房入户、照料病人可以说得过去，而且让色迷迷的张郎中希望不绝，才会上钩。

阿巧姐十分欣赏萧家骥的机智，但也不免好笑，“要死快哉！耐那哼想得出格介？”她用道道地地苏州话笑着说。

萧家骥自己也笑了，“看起来，他是想跟胡先生做‘连襟’。既然至亲，无话不好谈。”他提醒她说，“这出戏包定唱得圆满，不过，要不要先跟胡先生说好？你自己斟酌。”

阿巧姐考虑结果，认为不可不说，亦不可全说。她是在风尘中打过滚的，男人的心，别样摸不透，只有这一层上，她真是了如指掌。男人的气量大，固然不错，却就是论到夺爱，不能容忍。因为这不但关乎妒意，还有面子在内。

于是略略安排了酒食，找个萧家骥不在眼前的机会，问胡雪岩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姓张的郎中陪到上海？”

“对！”胡雪岩答得斩钉截铁，“他不陪去，你不放心。那就只好想办法说动他了。”

“办法，我跟萧家骥商量好了。不过有句话说在前面，你要答应了，我们才好做。”

一听就知道话中有话，胡雪岩信得过他们两人，落得放漂亮些，“不必告诉我。”他说，“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

“唷，唷，倒说得大方。”阿巧姐用警告的口吻说，“回头可不要小器。”

这就不能不好好想一想了。胡雪岩自负是最慷慨、最肯吃亏的人，所以对这“小器”的两字之贬，倒有些不甘承受。转念又想，阿巧姐阅历甚深，看男人不会看错，看自己更不会看错，然则说“小器”一定有道理在内。

他的心思，这时虽不如平时敏捷，但依旧过人一等，很快地想到萧家骥从张家回来那时，说话带些吞吞吐吐，仿佛有难言之隐的神情，终于看出因头了。

于是他故意这样说：“你看得我会小器，一定是拿我什么心爱的东西送他。是不是？”

“是啊，你有什么心爱的东西？”

“只有一样，”胡雪岩笑道，“是个活宝。”

“你才是活宝！”阿巧姐嫣然一笑，不再提这件事了。

张医生早早就来了。一到自然先看病人，少不得也要客气几句，“多蒙费心，不知道怎么样道谢。请过来吃顿便饭，真正千里鹅毛一点心。不过，我想总有补报的日子。张先生，我们交个朋友。”

“那是我高攀了。”张医生说，“我倒觉得我们有缘。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有的一服见效，有的吃下去如石沉大海，这就是医家跟病家有缘没有缘的道理。”

“是的。”萧家骥接口说道，“张先生跟我们都有缘。”

“人生都是个缘字。”胡雪岩索性发议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到宁波，到了宁波也不曾想到会生病，会承张先生救我的命——”

“言重，言重！”张医生说，“药医不死人，原是吉人天相，所以药到病除，我不敢贪天之功。”

就这时门帘一掀，连萧家骥都觉得眼前一亮，但见阿巧姐已经着意修饰过了，虽是淡妆，偏令人有浓艳非凡之感。特别那一双剪水双瞳，眼风过处，不由得就吸住了张医生的视线。

萧家骥知道阿巧姐跟胡雪岩的话说得不够清楚详细，深怕言语不符，露了马脚，赶紧借着引见这个因头，将他们的“关系”再“提示”一遍。

“张先生，”他指着阿巧姐说，“这位就是何姨太，胡大人的大姨子。”

胡雪岩几乎笑出声来。萧家骥的花样真多，怎么编派成这样一门亲戚？再看阿巧姐，倒也不以为意，盈盈含笑地衿衽为礼，大大方方招呼一声：“张先生请坐！”

“不敢当，不敢当。”张医生急忙还礼，一双眼睛却始终舍不得向别处望一望。

“我们都叫何姨太阿巧姐。”萧家骥很起劲地作穿针引线的工作，“张先生，你也这样叫好了。”

“是，是！阿巧姐。”张医生问道，“阿巧姐今年青春是？”

“哪里还有什么青春？人老珠黄不值钱，今年三十二了。”

“看不出，看不出。我略为懂一点相法，让我仔细替阿巧姐看一看。”

也不知是他真的会看相，还是想找个借口恣意品评，不过在阿巧姐自然要当他是真的，端然正坐，微微含笑，让他看相。那副雍容自在的神态，看不出曾居偏房，更看不出来自风尘。

张医生将她从头看到脚，一双脚缩在裙幅之中看不见，但手是可以讨来看的——看相要看手是通例，阿巧姐无法拒绝。本来男左女右，只看一只，她索性大方些，将一双手都伸了出来。手指像葱管那样，又长、又白、又细，指甲也长，色呈淡红，像用凤仙花染过似的，将张医生看得恨不能伸手去握一握。

“好极了！”他说，“清贵之相。越到晚年，福气越好。”

阿巧姐看了胡雪岩一眼，淡淡一笑，不理他那套话，说一句：“没有什么菜，只怕怠慢了张先生！”随即站起身来走了。

张医生自不免有怅然若失之感。男女不同席，而况又是生客，这一见面，就算表达了做主人的礼貌。而且按常理来说，已嫌过分，此后就再不可能相见了。

“但是，她不是另外还有事要求我吗？”想到这一点，张医生宽心了，打定主意，不论什么事，非要她当面来说，才有商量的余地。

果然，一顿饭只是萧家骥一个人相陪。肴饌相当精致，最后送上火锅，阿巧姐才隔帘相语，说了几句客气话，从此芳踪杳然。

饭罢闲谈，又过了好些时候，张医生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问道：“不是说阿巧姐有事要我办吗？”

“是的。等我去问一问看。”

于是张医生只注意屏风，侧着耳朵静听。好久，有人出来了，却仍旧是萧家骥，但是

屏风后面却有纤纤一影。

“阿巧姐说了，张先生一定不会答应的，不如不说。”

“为什么不说？”张医生脱口答道，“何以见得我不会答应。”

“那我就说吧！”是屏风后面在应声。

人随话到，阿巧姐翩然出现。衣服也换过了，刚才是黑缎灰鼠出锋的皮袄，下系月白绸子百褶裙。此刻换了家常打扮，竹叶青宁绸的丝绵袄，爱俏不肯穿臃肿的棉裤，也不肯像北地胭脂那样扎脚，是一条玄色软缎，镶着极宽的“栏杆”的撒脚裤。为了保暖，衣服腰身裁剪得极紧，越显得体态婀娜，更富风情。

有了五六分酒意的张医生，到底本心还是谨飭一路的人物。因为艳光逼人，竟不敢细看，略略偏着脸问道：“阿巧姐有话就请吩咐。是不是要我格外细心替你拟张膏滋药的方子？”

“这当然也要。”阿巧姐答说，“不过不忙。我是受了我妹妹的重托，不放心我这位至亲一个人在宁波。我又不能常来照应，就是照应总不及我妹妹细心体贴。我在想，舍亲这场大病，幸亏遇着张先生，真正着手成春，医道高明，如今一定不碍了。不过坐船到上海，没有张先生你照应，实在不放心。那就只好——”说到这里，她抽出腋下的乡花手绢，抿着嘴笑了一下，仿佛下面的话，不好意思出口似的。

在张医生，那沥沥莺啭似的声音，听得他心醉不已，只顾欣赏声音，不免忽略了话中的意思，见她突然停住，不由得诧异。

“怎么不说下去。请说，请说，我在细听。”

其实意思已经很明显，细听而竟听不出来，可见得心不在焉。萧家骥见他有些丧魂落魄的样子，便向阿巧姐使个眼色，示意她实话直说，不必盘马弯弓，宛转透露了。

“好的，我就说。不过，张先生，”阿巧姐一双大眼珠灵活地一闪，做出像娇憨的女孩子那样的神情，“等我把话说出口，你可不能打我的回票！”

这话相当严重，张医生定定神，将她的话回想了一遍，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倒有些答应不下了。

“是不是？”阿巧姐有意轻声对萧家骥说，“我说不开口的好，开了口白白碰钉子

——”

“没有这话。”张医生不安地抢着说，“你的意思我懂了。我在想的，不是我该不该陪着去。”

“那么是什么呢？”

“是病人能不能走。这样的天气，跋涉波涛，万一病势反复，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

话说得有理，但究竟是真话，还是托词，却不易估量。阿巧姐也很厉害，便有意逼一逼，却又不直接说出来，望着萧家骥问：“张先生不是说，一路有他照应，就不要紧吗？”

“是！有张先生在，还怕什么？”

两人一唱一和，倒像张医生不肯帮忙似的，使得他大为不安，但到底还不敢冒失，站起身来说：“我再看看病。”

在隔室的胡雪岩，将他们的对答，只字不遗地听了进去。一半是心愿可望达成，心中喜乐，一半是要隐瞒病情，所以诊察结果，自然又显得大有进境。

这时候张医生才能考虑自己这方面的情形。兵荒马乱，年近岁逼，实在不是出远门的时候，但话说得太慷慨，无法收科或者打折扣。同时也存着满怀绮想，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个与阿巧姐海上同舟的机会，终于毅然答应了下来。

这一下，胡雪岩自然感激不尽。不过张医生所要的是阿巧姐的感激。此中微妙，胡雪岩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用红纸包了一百两银子，让她亲手致赠。

“医家有割股之心。”张医生摇着双手说，“谈钱，反倒埋没我的苦心了。”

话说得很漂亮，不过阿巧姐也深知他的这片“苦心”，越发要送，因为无法也不愿酬答他的“苦心”。当然，这只是深藏在她心里的意思。

“张先生，你的苦心我知道。这是我那位‘妹夫’的一点小意思。他说了，若是张先生不受，于心不安，病好得不快，他就不敢劳动大驾了。”

张医生将她的话，细细咀嚼了一遍，“你的苦心我知道”这几个字，简直就像用烙铁

印了在心版上，再也忘不掉了。

“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老脸皮收下。不过——”他没有再说下去。为了要在阿巧姐面前表示她这番交情，完全是卖给她的，他决定要补还胡雪岩的人情，投桃报李，想送两样贵重补药。但话不必先说，说了味道就不够了，因而缩住了口。

“那么，要请问张先生。”萧家骥插进来说，“预备哪天动身？”

“越早越好。我要趁年里赶回来。”

“那是一定赶得回来的。”萧家骥盘算了一下，作了主张，“我尽明天一天预备，后天就动身怎么样？”

“后天一定是好日子，”阿巧姐识得的字不多，但看皇历还能应付，很有把握地指着十二月初一那一行说，“‘宜出门。’”

第四章 重返上海，胡雪岩意图东山再起

带病启程

尽一天的工夫安排妥帖，第三天一早都上了船，略略安顿，鸣锣启碇。张医生捧着个蓝布包到了胡雪岩舱里。

“胡大人，”他说，“红包太丰厚了，受之有愧。有两样药，请胡大人留着用。”

“多谢！多谢！真正不敢当。”

胡雪岩只当是普通药材，等他打开来一看，是两个锦盒，才知道是珍贵补药。长盒子里是全须全尾的一支参，红绿丝线扎住，上贴金纸红签，上写八字：“极品吉林老山人参”。

“这支参是贡品，张尚书府上流出来的，真正大内的货色。”张医生一面说，一面打开方盒子。

方盒子里是鹿茸。一寸多长一段，共是两段，上面长着细细的白毛，看不出是好是坏。

“鹿茸就是鹿角，是大家都晓得的，不过鹿角并不就是鹿茸。老角无用，里面都是筋络，要刚长出来的新角，长满了精血，像这样子的才合格。”张医生又说，“取鹿茸也有诀窍，手段不高，一刀会拿鹿头砍掉。”

张医生是亲眼见过的——春夏之交，万物茂盛，驱鹿于空围场中，不断追赶，鹿胆最小，自是尽力奔避，因而血气上腾，贯注于新生的鹿角中。然后开放栅门，正好容一头鹿

逃避，栅门外是曲栏，一端有人手持利斧，聚精会神地在等待，等这头鹿将出曲栏时，看准了一斧下去，正好砍断了新生的那一段鹿角。要这样采取的鹿茸，才是上品。

胡雪岩对这段叙述深感兴趣，“虽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货色好坏，日子一久，总会有人知道的，一传十，十传百，口碑就出去了。张先生，”他说，“听说你也有家药店，想来规模很大。”

“谈不到规模。祖传的产业，守守而已。”张医生又说，“我诊断很忙，也顾不到。”

听得这样说，胡雪岩就不便深谈了——刘不才陷溺于赌，对胡雪岩开药店的打算，不甚关切。胡雪岩本想问问张医生的意见，现在听他的话，对自己的事业都照顾不周，自然没有舍己而耘人之田的可能，那又何必谈它。

不过既是特地延请来的上客，总得尽心招待，找些什么消遣？清谈不如手谈，最合适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消遣，就是凑一桌麻将。

宁波麻将跟广东麻将齐名，据说，由马吊变为麻将，就是宁波人由明朝以来，不断研究改进的结果。张医生亦好此道，所以听得胡雪岩这个提议，欣然乐从。

胡雪岩自己当然不能打，眼前的搭子三缺一，拉上船老大一个才能成局。萧家骥亦是此中好手，但不知阿巧姐如何，少不得要问一声。

“阿巧姐，你跟宁波人打过牌没有？”

“当然打过。”

“有没有在这种船上打过？”

“这种船我还是第二次坐。”阿巧姐说，“麻将总是麻将，船上岸上有啥分别？”

“这种麻将要记性好——”

“那自然。”阿巧姐认为萧家骥无须关照，“打麻将记性不好，上下家出张进张都弄不清楚，这还打什么？”

听这一说，他不便再说下去了。等拉开一张活腿小方桌，分好筹码，只见船老大将一条系在舱顶上的绳子放了下来，拿只竹篮挂在绳端的钩子上，位置恰好悬在方桌正中，高

与头齐，伸手可及，却不知有何用处。

阿巧姐也是争强好胜的性格，一物不知，引以为耻，所以不肯开口相问。反正总有用处，看着好了。

扳庄就位，阿巧姐坐在张医生下家，对家船老大起庄，只见他抓齐了十四张牌，从左到右看了一遍，立即将牌扑倒，取出一张亮一亮，是张北风。

他的上家萧家骥叫碰，张医生便向阿巧姐说：“这就是宁波麻将算得精的地方。庄家头一张不打南风打北风，上家一碰，马上又摸一张，也许是张南风，本来该第二家摸成后对的，现在是自己摸成双，这一摸味道就好了。”

摸呀摸的，阿巧姐听来有些刺耳，便不理他。只见萧家骥拿张东风亮一亮，没有人要，便抬起手来将那张东风，往挂着的竹篮中一丢。

原来竹篮是这样的用处，阿巧姐心里有些着慌，脱口说道：“宁波麻将的打法特别。”

“是的——”

张医生马上又接口解释，由于海上风浪甚大，船会颠簸，所以宁波麻将讲究过目不忘，阖扑着打。又因为船上地方小，摆不下大方桌，甚至有时候团团围坐四个人，膝盖上支块木板，就当牌桌，这样自然没有富裕的地方来容纳废牌，因而打在竹篮里。

“不过，”张医生看着船老大和萧家骥说，“这张桌子也不算太小，我们照岸上的打法好了。”

船老大当然不会反对，萧家骥却笑了笑——这一笑使得阿巧姐不大舒服，觉得他有轻视之意，大不服气。

“不要紧，不要紧。”她说，“照规矩打好了。”

这等于不受张医生的好意，然而他丝毫不以为忤。阿巧姐却是有点如俗语说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硬记三家出张，颇以为苦。

打到一半，三家都似“听叫”，而她的牌还乱得很，而且越打越为难，生熟张子都有些记不住了。

“这样子不是路道，只怕一副都和不成功。输钱在其次，面子输不起。”她这样在心中自语着，决定改变打法。

新的打法是只顾自己，不顾外面，只要不是三副落地，包人家的辣子，她什么生张都敢打。张医生却替她担心，不断提示，那张牌出了几张，那张牌已经绝了。阿巧得其所哉，专心一致管自己做牌，两圈不到，就和了一副清一色，一副三元，一副凑一色，手气大旺。

“张先生，你下家的风头不得了。”船老大说，“要看紧点！”

越是这样说，张医生的手越松，不但不扣她的牌，还会拆搭子给她吃，而且还要关照：“阿巧姐，这张三万是第四张，你再不吃就没有得吃了。”

加上萧家骥打得很厉害，扣住了船老大的牌，很难得吃到一张，这样就几乎变成三个对付一个，船老大一个人输，却不敢得罪主顾，打完四圈装肚子痛，拆散了场头。

阿巧姐一个人赢，但牌打得并不有趣，自己觉得赢船家的钱不好意思，将筹码一推，“算了，算了！”接着起身离去。

这个慷慨大方的举动，自然赢得了船老大的感激与尊敬，因此照料得很周到，一路顺利到上海，胡雪岩也不劳张医生费心，按时服药，毫无异状。话虽如此，对张医生还是很重视的，所以一到上海码头先遣萧家骥去通知，说有这样一位贵客，请他预备招待。

古应春不在家，好在七姑奶奶一切都能作主。宁波的情形，前半段她已听李得隆谈过，虽替胡雪岩的病担忧，但有阿巧姐在照料，也略略可以放心，估量着总要到年后，病势才会养到能够长途跋涉，不想这么快就已回上海，自觉惊喜交集。

于是匆匆打点，雇了三乘暖轿，带着男女佣人，直奔码头。上船先见阿巧姐，后见胡雪岩，看他瘦得可怕，不免有点伤心，掉了两滴眼泪。

“张先生不要笑我！”七姑奶奶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这位小爷叔，这一阵子真是多灾多难，说到他的苦楚，眼泪好落一脸盆。不过总算还好，命中有贵人相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才会遇着张先生这种医道高明心又热的人。”

张医生也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姑奶奶，心直口快，大家不但服她，也有些怕她，自己要在阿巧姐身上打主意，还非得此人的助力不可，因而格外客气，连声答道：“好说，好说。七姑奶奶才是天字第一号的热心人。”

七姑奶奶最喜欢听人说她热心，觉得这个张医生没有名医的架子，人既和气，言语也不讨厌，顿生好感。原来打算请他住客栈的，此时改了主意，“张先生，”她说，“难得来一趟，多玩些日子！就住在舍下好了。只怕房子太小，委屈了张先生。”

话刚说完，阿巧姐拉了她一把，显然是不赞成她的办法，但话已说出口，不能收回，只好看张医生如何答复，再作道理。

“不敢当，不敢当。我年内要赶回去。打搅府上，只怕诸多不便。”

他是客气话，七姑奶奶却将计就计，不作决定：“先到了舍下再说。”她这样答道，“现在就上岸吧！”

第一个当然安排胡雪岩，轿子抬到船上，然后将胡雪岩用棉被包裹，像个“蜡烛包”似的，抱入轿内，遮紧轿帘。上岸时，当然要特别小心，船老大亲自指挥，全船上下一起动手，搭了四条跳板，才将轿子抬到岸上。

再一顶轿子是张医生，余下一顶应该是阿巧姐，她却偏要跟七姑奶奶挤在一起，为的是有一番心事，迫不及待地要透露。

七姑奶奶听阿巧姐刚说了个开头，就忍不住笑了。阿巧姐便有些气，“跟你规规矩矩说，你倒笑话我！”她说。

“我不是笑你，是笑张郎中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不要紧！你跟我说，我替你想办法。”

“这才像句话！”阿巧姐回嗔作喜，细细说明经过。话完，轿子也到家了。

到家第一件事是安置胡雪岩，第二件事是招待客人，这得男主人回家才行，而且七姑奶奶已有了为阿巧姐解围的策略，也得古应春来照计而行。因此，她趁萧家骥要赶着回家省视老母之便，关照他先去寻到师父，说知其事。

找了两处都不见，最后才在号子里听说古应春去了一处地方，是浙江海运局。浙江的漕运久停，海运局已成了一个浙江派在上海的驿站，传递各处的文报而已。古应春到那里，想来是去打听杭州的消息。

正留了话想离去时，他师父回来了，脸色阴郁，如果说是去打听消息，可想而知，消息一定不好。

然而见了徒弟，却有喜色。他也跟他妻子一样，猜想着萧家骥必得过了年才会回来，因而首先就问：“病人呢？”

“一起回来了。”萧家骥紧接着说，“是郎中陪着来的。年底下不肯走这一趟，很承他的情。师娘请师父马上回家，打算要好好陪他玩两天。”

“这是小事。”古应春问，“我们这位小爷叔的病呢？”

“不碍了。调养几天就可以起床。”

“唉！”古应春长叹一声，“起了床只怕又要病倒。”

萧家骥一听就明白，“是不是杭州失守了？”他问。

“上个月廿八的事。”回答的声音似乎有气无力，“刚才从海运局得来的消息。”

“王抚台呢？”

“听说殉节了。”古应春又说，“详细情形还不晓得。也许逃了出来，亦未可知。”

“不会的。”萧家骥想到跟王有龄一经识面，便成永诀的凄凉近事，不由得两行热泪汨汨而下。

“唉！”古应春顿着足叹气，“你都如此，何况是他？这个坏消息，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

“现在说不得，一说，病势马上反复。不但师父不能说，还得想法子瞒住他。”

“我晓得。你回家去看一看，今晚上不必来了。明天上午再碰头。”

于是师弟二人同车，先送了萧家骥，古应春才回家。跟胡雪岩相见自有一番关切的问讯，然后才跟张医生亲切相叙，这样就快到了晚饭时分了。

七姑奶奶找个机会将她丈夫唤到一边，商量款客。她的意思是，如果在家吃饭，加上一个李得隆，只有三个人，未免清冷，不如请张医生上馆子，“最好是请他吃花酒。”她说。

“花酒总要请他吃的。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吃花酒？”

“不但吃花酒，最好还替他寻个好的，能够讨回去的。其中自有道理，回头我再跟你细谈。”

“我也不管你搞什么鬼！照办就是。”古应春又说，“有句要紧话关照你，千万要当心，不能在小爷叔面前透露，不然不得了——”

“急煞人了！”七姑奶奶不耐烦了，“到底是啥事，你倒是快说呀！”

纵然如此，知妻莫若夫，贸然说出杭州的变化，以七姑奶奶的性情，先就会大惊小怪，瞒不住人，因而又先要关照一句：“你可不要叫！杭州失守了，王雪公不知存亡，十之八九殉了节。”

七姑奶奶倒没有叫，半晌作不得声，接着也跟萧家骥那样，热泪滚滚，闭着眼睛说：“我好悔！”

“悔！”古应春大为不解，“悔什么？”

“我们也算干亲。虽说高攀，不敢认真，到底有那样一个名分在。看他困在杭州等死，我们做亲戚的一点不曾尽心，只怕他在地下也在怨我们。”

“这是劫数！小爷叔那样的本事，都用不上力，你我有什么办法？只有拿他的下落打听清楚，果然殉了节，替他打一场水陆，超度超度。”

七姑奶奶不做声，皱紧双眉苦苦思索——遇到这种情形，古应春总是格外留神，因为这是七姑奶奶遇到疑难，要拿出决断来的时候。

“你先陪客人出去。能早回来最好早回来。再打听打听王抚台的下落。”

她说一句，他应一句，最后问说：“张先生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的家。”七姑奶奶毫不迟疑地回答，“这几天着实还有偏劳他的地方。”

古应春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正对这位郎中要格外巴结，他已能会意的。因此，安排在最好的番菜馆“吃大菜”，在那里就叫了两个局。张医生对一个“红倌人”艳春老四，颇为中意。古应春便在艳春院摆了个“双台”，飞笺召客，奉张医生为首座。客人无不久历花丛，每人起码叫两个局，珠围翠绕，热闹非凡，将个初涉洋场的张医生弄得晕头转向，然而乐在其中了。

席间闲话，当然也有谈时局的，古应春正要打听杭州的情形，少不得要细细追问。

据说杭州城内从十一月二十以后，军心就已瓦解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绝粮”二字。廿四那天，在一家海货行，搜到一批木耳，每人分得一两。廿五那天又搜到一批杭州人名“盐青果”的盐橄榄，每人分得五钱。于是外省军队，开始大家小户搜食物。抚标中军都是本省人，在杭日久，熟人甚多，倒还略有羞耻之心，压低帽檐，索粮用福建或者河南口音。当然，除去搜粮，还有别样违犯军纪的行为。这一下秩序大乱，王有龄带领亲兵小队，亲自抓了十几个人，当街正法。然而无救于军纪，更无补于军心。

这时还有个怪现象，就是“卖钱”。钱重不便携带，要换银子或者银洋，一串一串的铜钱，公然插上草标出卖，当然银贵钱贱。这是预作逃亡之计，军心如此，民心更加恐慌，这时相顾谈论的，只有一个话题：长毛会在哪天破城？

到了十一月廿七，守下城的官军，决定死中求活，第二天黎明冲出艮山门，杀开一条血路，接引可能会有有的外援。这虽是妄想，但无论如何是奋发自救的作为，可以激励民心士气，有益无害。不想到了夜里，情况起了变化，士兵三三两两，缒城而下，这就变做军心涣散，各奔前程的“开小差”了。

据说，这个变化是有人从中煽动的结果。煽动的人还是浙江的大员：藩司林福祥。

林福祥带领的一支军队，名为“定武军”，军纪最坏，而作战最不力。而林福祥则颇善于做作，专干些毫无用处的花样，又喜欢出奇计，但到头来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颇有人怀疑他已与长毛暗通了款曲。说他曾与一个姓甘的候补知府，到长毛营盘里议过事。

这些传闻虽莫可究诘，但有件事却实在可疑，王有龄抓到过一个奸细名为徐宗鳌，就是林福祥保举在定武军当差的营官。王有龄与张玉良在城内城外互通消息，约期会合的“战书”，都由定武军转送，先后不下十余通之多，都为徐宗鳌转送到了长毛那里。后来经人密告，逮捕审问属实，徐宗鳌全家，除了留下三岁的一个小儿子以外，尽数斩决。可是只办了这样一个罪魁祸首，王有龄虽然对幕后的林福祥已大具戒心，却因投鼠忌器，不愿在强敌包围之下，还有自乱阵脚的内讧出现，只好隐忍不言。

而林福祥却确实跟长毛已取得了默契，虽不肯公然投降，却答应在暗底下帮着“拆墙脚”，这天晚上煽动艮山门守军潜逃，就是要拆杭州这座将倒的危墙。

夜里的逃兵，长毛不曾发觉。到了天明，发现踪迹，长毛认为这是杭州城内守军溃散

的迹象，于是发动攻势，凤山、候潮、清波三门，首先被破。报到王有龄那里，知道大势去矣！自道：“不负朝廷，只负了杭州城内数十万忠义士民。”

殉节之志早决，这是时候了！回到巡抚衙门，穿戴衣冠，望阙谢恩，留下遗书，然后吞金，唯恐不死，又服鸦片烟。而这时衙门内的哭声和衙门外人声相应和，长毛已经迫近，为怕受辱，王有龄上吊而死。

同时殉难的有学政员锡庚、处州镇总兵文瑞、仁和知县吴保丰。盐运使庄焕文所带的是骁勇善战的福建泉州籍的“泉勇”，奋战突围，不幸兵败，庄焕文投水自尽。

林福祥却果然得到长毛的破格优遇，被安置在藩司衙门的西花厅，好酒好肉款待，而且答应听凭林福祥自己决定，要到哪里便护送到哪里。林福祥选择的是上海，据说此来还有一项任务，是护送王有龄的灵柩及家眷，由上海转回福建原籍。

听到这里，古应春不能不中断话问了。因为王有龄的灵柩到上海，且不说胡雪岩凭棺一恸，决不可免，就是他在情分上亦不能不吊祭一番。尤其是想到刚听妻子说过，颇以对这位“干亲”生前，未能稍尽心意而引为莫大憾事，那就不但灵前叩拜，还须对遗属有所慰恤，才能稍稍弥补歉疚的心情。

问到王有龄灵柩到上海的日期，谁也不知道。然而也不碍，到时候必有迎灵、路祭等等仪式，不管哪个衙门都会知道，不难打听。

一顿花酒吃到半夜。古应春看张医生对艳春老四有些着迷的模样，有心作个“红娘”，将外号“金大块头”的“本家”唤到一边，探问是否可以让张医生“借干铺”。

“古大少！”金大块头笑道，“你是‘老白相’，想想看可有这规矩？”

“规矩是人兴出来的。”古应春说，“我跟你讲老实话，这位医生朋友我欠他的情，你算帮我的忙，不要讲规矩好不好？再说，他是外路来的，又住不到多少日子，也不能跟你慢慢讲规矩。”

古应春是花丛阔客，金大块头要拉拢他，听他一开口，心里便已允许，但答应得太爽快，未免自贬身价，也不易让古应春见情，所以说了些什么“小姐名声要紧”，“头一天叫的局，什么‘花头’都没有做过，就借干铺，会教人笑话”之类的言语，而到头来是“古大少的面子，不肯也要肯。”

这面肯了，那面反倒不肯。张医生到了洋场，算“乡下人”，在宁波也是场面上的人物，不肯留个“头一天到上海就住在堂子里”的话柄，所以坚持要回家。

一到家，又替胡雪岩看了一回病，“望闻问切”四个字都做到，很高兴地告诉古应春夫妇，说病人十天一定可以起床。

“那么，张先生，”七姑奶奶说，“我留张先生住十天，肯不肯赏我一个面子？”

“言重，言重！”张医生面有难色，“再住十天，就到了送灶的日子了。”

古应春也觉得急景凋年，硬留人羁栖异乡，不但强人所难，也不近人情，所以折衷提议：“再住五天吧！”

“好，就住五天。”张医生略有些忸怩地说，“我还有件事，恐怕要重托贤伉俪。”

这话正好为要掀门帘进屋的阿巧姐听见，扭头就走。古应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开口相问，七姑奶奶机警，抢着悄悄拉了他一把衣服，才将他的话挡了回去。

“张先生，不要这么说。”七姑奶奶答道，“只要我们办得到的事，你尽管吩咐。今天怕累了，吃了粥，请安置吧！”

“粥是不吃了，累倒真有些累了。”张医生略有些怏怏然。

七姑奶奶向来待客殷勤诚恳，煮了一锅极道地的鱼生粥，定要请客人试试她的手段，又说还有话要谈。张医生自然没有坚拒之理，于是一面吃消夜，一面谈正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古应春谈杭州的情形。这些话张医生已经在艳春院听过一遍，所以古应春不便再详细复述，顶要紧的是证实王有龄殉节，以及由林福祥护送灵柩到上海的话，要告诉七姑奶奶。

“那就对了！我的想法不错。”她转脸对张医生说，“张先生大概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这位小爷叔，跟王抚台是生死之交。现在听说王抚台死得这么惨，病中当然更受刺激。不过我在想，我这位小爷叔，为人最明道理，最看得开，而且王抚台非死不可，他也早已看到了的，所以这个消息也不算意外。现在王抚台的灵柩到上海，马上要回福建，如果他不能到灵前去哭一场，将来反倒会怪我们。所以我想，不如就在这一两天告诉他。张先生，你看可以不可以？”

“这就很难说了。”张医生答道，“病人最怕遇到伤心的事。不过照你所说，似乎又

不要紧。”

“应春，”七姑奶奶转脸问道，“你看呢？”

古应春最了解妻子，知道她已经拿定了主意，问这一句，是当着客人的面，表示尊重他做丈夫的身份，自己应该知趣。

知趣就要凑趣：“张先生自然要慎重。以小爷叔的性情来说，索性告诉了他，让他死了心，也是一个办法。”

“对！”张医生觉得这话有见地，“胡道台心心念念记挂杭州，于他养病也是不宜的。不过告诉他这话，要一步一步来，不要说得太急。”

“是的。”七姑奶奶这时便要提出请求了，“我在想，告诉了他，难免有一场伤心。只怕他一时会受震动，要请张先生格外费心。张先生，我虽是女流之辈，做事不喜欢扭扭捏捏，话先说在前面，万一病势反复，我可要硬留张先生在上海过年了。”

此时此地，张医生还能说什么？只好报以苦笑，含含糊糊地先答应下来。

等吃完粥，古应春亲送张医生到客房。客房是七姑奶奶亲自料理的，大铜床，全新被褥，还特为张了一顶灰鼠皮帐子，以示待客的隆重，害得张医生倒大为不安。

又说了些闲话，谈谈第二天逛些什么地方，然后道声“明天见”，古应春回到卧室，七姑奶奶已经卸了妆在等他了。

“今天张医生高兴不高兴？”

“有个艳春老四，他看了很中意，我本来想替他拉拢，就住在那里。都已经说好了，张医生一定不肯，只好由他。”古应春又问，“你这样子热心，总有道理在内吧？我一直在想，想不通。”

“说起来有趣。你晓得张医生这趟，怎么来的？”

这一问自然有文章，古应春用右手掩着他妻子的嘴说：“你不要开口，让我想一想。”

聪明人一点就透。古应春只要从女人身上去思索，立刻就想到方才阿巧姐帘前惊鸿一瞥的情形。于是张医生刚到时对阿巧姐处处殷勤的景象，亦都浮现脑际，恍然大悟，原来

如此！

“是为了这个？”他缩回右手，屈指两指，做了个“七”的手势，暗扣着一个“巧”字。

七姑奶奶似乎有些扫兴，“真无趣！”她说，“怎么会让你猜到？”

“猜到这一点点没有用处。来，来，”他拉着妻子并肩坐下，“你讲这段新闻来听听。”

这段新闻讲得有头有尾，纤细无遗，比身历其境的人还清楚，因为他们都只知道自己在场或者听说过的一部分，萧家骥有些话不便出口，阿巧姐跟胡雪岩的想法，亦颇多保留，唯有在七姑奶奶面前倾囊而出，反能了解全盘真相。

“家骥这个小鬼头！”古应春骂着，有些忧虑，却也有些得意，“本来人就活动，再跟小爷叔在一起，越发学得花样百出。这样下去，只怕他会走火入魔，专动些歪脑筋。”

“他不是那种人。”七姑奶奶答道，“闲话少说，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小爷叔的脾气你晓得的，出手本来就大方，又觉得欠了张郎中很重的一个情，所以我的办法——”

“慢来，慢来！”古应春打断她的话问，“你是什么办法，还没有告诉我，是不是李代桃僵？”

“是啊！不然真要弄僵。”七姑奶奶说，“小爷叔也觉得只有我这个办法。而且他想最好年内办成，让张郎中高高兴兴回家，花个千把银子，都归他去。”

虽说长三的身价高，千金赎身，也算很阔绰了，但这样身价的“红倌人”，给张郎中作妾，就有些“齐大非偶”的意味了。

“这样做法不妥。你再行，到底外场的事情懂得太少。”

“这我又不服了。”七姑奶奶性急的毛病发作了，“就算我一窍不通，难道小爷叔的话也不对？”

“自然不对，刚刚一场大病，脑筋自然不够用。再说，小爷叔对堂子里的情形，到底也没有我懂得多。像这种‘红倌人’，一句话，叫做不甘寂寞！平日穿得好，吃得好，且不去说它，光是夜夜笙歌的热闹，已经养成习惯，你想想，跟了张郎中，怎么会称心如意？”

“照你说，那里头就没有一个能从良的？”

“十室之内，必有芳草。要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然也有，不过可遇而不可求，一下子哪里去找？就算找到了，也要看彼此有没有缘分。光是一头热，有啥用处？”古应春又说，“看在银子份上，勉强跟回家也会过日子，也会生儿子，就是没有笑脸，要笑也是装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哪怕她天仙化人，我也敬谢不敏。”

话是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这么做，“难道就此罢手不成？”她怔怔地问她丈夫。

“最好罢手，花了钱挨骂，岂不冤枉？”

这句话，七姑奶奶大为不服，“奇了！”她说，“这种事也多得是。你不是自己说过，上个月，什么办厘金的朱老爷，就花三千银子弄了个‘活宝’送上司。”

“献活宝巴结上司，又当别论。”

古应春另有一番议论——官场中巴结上司，物色美人进献，原是自古已然的事，但取悦一时，不必计及后果。而且名妓为达官贵人做妾，即令家规森严，行动不自由，然而锦衣玉食，排场阔绰，总也有贪图。风尘中爱慕虚荣的多，珠围翠绕，婢仆簇拥，夸耀于旧日小姐妹，听得啧啧称羡之声的那一刻，也还是很“过瘾”的。

“张郎中能够有什么给艳春老四？”古应春说，“就算他殷实，做生意人家总是生意人家的规矩，讲究实惠，不见得经常替她做衣服，打首饰。日常饮食，更不会像做大官的人家，天天鸡鱼鸭肉。内地又不比上海，过惯了繁华日子的，你想想她心里是何滋味？少不得三天两头生闲气，这就叫不安于室。张郎中哪里还有艳福好享？”

七姑奶奶想起一句成语：“爱之适足以害之”，也觉得不妥，然而又何至于挨骂？

她心里这样在想，还未问出口，古应春却已有了解释：“做人情也是一门学问。像这样的情形，懂道理的人，一定批评小爷叔，简直就是以怨报德，这倒还在其次，张郎中家里的人，一定骂死了小爷叔。你想是不是呢？”

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也会如此。不但要骂出钱的人，还会骂出主意的人。七姑奶奶这样想着，深为不安。可是，阿巧姐又如何？

“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七姑奶奶说，“当然，这件事要两厢情愿，这面不肯，那面

也没有话说。不过当初那样做法，显得有点有意用‘美人计’骗人上当，倘或就此记恨，说出去的话一定难听。不要说阿巧姐，就是小爷叔也一定不开心。”

古应春沉吟了一会，从从容容地答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送银子，作为补偿。”

“也只好如此。”七姑奶奶说，“到时候再说，此刻不必去伤脑筋了！”

逃出劫数

住在洋场的人，特别是经常在花天酒地中的，都有迟睡迟起的习惯。古应春因为有生意要照料，起得还算早的，但也要九点钟才下床。这天八点钟就有娘姨来敲房门，说号子里派了人来，有话要说。

“什么话？”古应春隔着窗子问。

“杭州有位刘三爷来。人在号子里。”

“哪个刘三爷？”睡眼惺忪的古应春，一时想不起是谁。

七姑奶奶在后房却想到了，掀开帐子说道：“不是刘不才刘三爷吗？”

“是他？不会是他！”古应春说，“刘三爷也是自己人。一来，当然会到这里来，跑到号子里去干什么？”

“老板娘的话不错。”号子里的伙计在窗外接口，“本来是要请刘三爷到家里来的。他说，他身上破破烂烂不好意思来。”

果然是刘不才！这个意外的消息，反替古应春带来了迷茫，竟忘了说话。还是七姑奶奶的心思快，胡家的情形还不知道，也许有了什么不幸之事。如果让胡雪岩知道了，一定立刻要见他，当面锣，对面鼓，什么话都瞒不住他，大是不妥。

因此，她便替丈夫作主，吩咐伙计先回号子，说古应春马上去看他。同时叮嘱下人，不准在胡雪岩面前透露刘不才已到上海的消息。

“想不到是他来了。”古应春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看他？”

“自然要啰！”

夫妇俩一辆马车赶到号子里。相见之下，彼此都有片刻的沉默。在沉默中，古应春夫妇将刘不才从头看到底，衣衫虽然褴褛，精神气色都还不错，不像是快饿死了的样子。

“刘三叔！”终于是七姑奶奶先开口，“你好吧？”

“还好，还好！”刘不才仿佛一下子惊醒过来，眨一眨眼说，“再世做人，又在一起了，自然还好！”

听得这话，古应春夫妇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胡家呢？”七姑奶奶问说，“都好吧？”

“逃难苦一点，大大小小轮流生病，现在总算都好了。”

“啊——”七姑奶奶长长舒口气，双手合掌，当胸顶礼，“谢天谢地。”然后又说，“不过我倒又不懂了，杭州城里饿死的人无其数——”说到这里，她咽口唾沫，将最后那句话缩了回去。

那句话是个疑问：饿死的人既然无其数，何以胡家上下一个人都没有饿死？刘不才懂她的意思，但不是一句话所能解答得了的，“真正菩萨保佑！要谈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尽。”他急转直下地问道，“听说雪岩运粮到过杭州，不能进城又回上海。人呢？”

“他一场大病，还没有好。不过，不要紧了。”七姑奶奶歉意地说，“对不起，刘三叔，你现在还不能跟他见面，等我们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王抚台是不是真的殉节了？”

“死得好，死得好！”凡事吊儿郎当，从没有什么事可以叫他认真的刘不才，大声赞叹，“死得有价值。王抚台的官声，说实在的，没有啥好，这一来就只好不坏了，连长毛都佩服。”

据刘不才说，杭州城陷那天，“忠王”李秀成单骑直奔巡抚衙门，原意是料到王有龄会殉节，想拦阻他不死，可是晚了一步，王有龄已朝服自缢于大堂右面的桂花树下。李秀成敬他忠义，解下尸首，停放在东辕门彭亭左侧，觅来上好棺木盛殓。王家上下老幼，自

然置于保护之下。

“长毛总算也有点人心。”七姑奶奶问道，“不是说要拿王抚台的灵柩送到上海来吗？”

“那倒没有听见说起。”

“满城呢？”古应春问，“将军瑞昌，大概也殉节了？”

“满城在三天以后才破。”

在这三天中，李秀成暂停进攻，派人招降，条件相当宽大，准许旗人自由离去，准带随身细软以外，另发川资，同时将“天王”特赦杭州旗人的“诏旨”送给瑞昌看，目的是想消除他们的疑虑，而效用适得其反。也许是条件太宽大，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败军之将归旗，亦必定治罪，难逃一死，反倒失去了抚恤，甚至还褫夺了旗籍，害得子孙不能抬头，无法生活，所以瑞昌与部将约定，决不投降。

于是三天一过，李秀成下令攻击，驻防旗人，个个上阵，极力抵抗。满城周围九里，有五道城门，城上有红衣大炮，轰死了长毛三千多人，到十二月初一午后城破。将军瑞昌投荷花池而死，副都统杰纯、关福亦都自戕。男女老小纵火自焚以及投西湖而死的，不计其数。

讲到这里，刘不才自我惊悸，面无人色。古应春赶紧叫人倒了热茶来，让他缓一缓气，再问他个人的遭遇。

“杭州吃紧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雪岩跟我商量，湖州亦已被围，总归一时回不去了，托我护送他的家眷到三天竺逃难。从此一别，就没有再见过他，因为后来看三天竺亦不是好地方，一步一步往里逃，真正菩萨保佑，逃到留下。”

“留下”是个地名，在杭州西面。据说当初宋高宗迁都杭州，相度地势，起造宫殿，此处亦曾中意，嘱咐“留下”备选，所以叫做留下。其地多山，峰回泉绕，颇多隐秘之处，是逃难的好去处。

“逃难的人很多，人多成市，就谈不到隐秘了。我一看情形不妙，跟雪岩夫人说：要逃得远，逃得深，越是荒凉穷苦的地方越好。雪岩夫人很有眼光，说我的话对。我就找到一处深山，真正人迹不到之处，最好的是有一道涧，有涧就有水，什么都不怕了。我雇人搭了一座茅棚，只有三尺高，下面铺上木板，又运上去七八担米，一缸盐菜，十来只火

腿。说起来不相信，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不知道多少，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

“怪不得。刘三叔不像没饭吃的样子。”七姑奶奶说，“长毛倒没有寻到你们那里？”

“差一点点。”刘不才说，“有一天我去赌钱——”

“慢点。”七姑奶奶插嘴问道，“逃难还有地方赌钱？”

“不但赌钱，还有卖唱的呢！市面热闹得很。”

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起先是有人搭个茅篷，卖些常用的什物，没有字号，通称“小店”。然后小店成为茶店，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难中岁月，既愁且闷，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刘不才先是不愿与世隔绝，每天走七八里路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中去听听新闻，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了，牌九、做宝、掷骰子，什么都来。有庄做，就做庄家，没有庄做就赌下风，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

这天午后，刘不才推庄赌小牌九，手气极旺，往往他翻整十，重门也翻整十，算起来还有钱赢。正赌得兴头时，突然有人喊道：“长毛来了！”

刘不才不大肯相信，因为他上过一回当。有一次也是听说“长毛来了”，赌客仓皇走避，结果无事，但等回到赌场，台面上已空空如也。事后方知，是有人故意捣乱，好抢台面。他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所以大家逃，他不逃，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

“刘三爷！”开赌场的过来警告，“真的是长毛来了。”

这一说刘不才方始着慌，匆匆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背起五六串铜钱，拔脚夺门而走。

然而已经晚了，有两个长毛穷追不舍。刘不才虽急不乱，心里在想，自己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肩上又背着铜钱，长毛决不肯放过自己。这样一逃一追，到头来岂不是“引鬼进门”？

念头转到此处，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拉过一串铜钱来，将“串头绳”上的活结，一下扯开，“哗哗”地将一千铜钿落得满地，然后跑几步，如法炮制。五六串铜钱洒完，肩

上的重负全释，脚步就轻快了。然而还是不敢走正路，怕引长毛发现住处，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晚上才绕道到家。

“从那一次以后，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其实，市面也就此打散了——那一次是一小队长毛，误打误撞闯到了那里，人数太少，不敢动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来了大队人马，奸淫掳掠外加一把火，难民遭劫的不知多少。”刘不才说到这里，表情相当复杂，余悸余哀都犹在，却又似乎欣慰得意，“亏得我见机！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

谈这样的生死大事，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又好笑，但更多的是关切：“以后始终没有遇见长毛？”

“没有！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提心吊胆的味道，只有尝过的人才晓得真不好受！”

然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算完全过去。长毛进城，由于李秀成的约束，照例会有烧、杀、奸、抢倒不甚厉害。但杭州人不肯从贼，男的上吊、女的投井、阖家自尽的，不计其数。这也不尽是忠义之气使然，而是生趣索然，其中又分成几类：怕受辱吃苦头的是一类；满目极人间未有之惨，感情上承受不住，愿求解脱的，也是一类；无衣无食，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以为迟早是死，不如早死的，又是一类；历尽浩劫，到头来仍不免一场空，于心不甘，愤而自裁的，更是一类。

像胡家这样“跳出劫数外，不在五行中”的，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出一家。然而现在却又在劫数中了，荒山茅篷，自然不能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存粮已罄，不能不全家“出山”，城里尸臭不可向迳，如果不是严冬，瘟疫早已流行，当然不能再住。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发达起来，更认定是菩萨保佑，大小庙宇庵堂，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必不会空手而回。三天竺是香火盛地，几座庙宇，无不相熟，找一处安顿下来，倒也容易。苦恼的仍旧是粮食。整个杭州城，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两万石米，如果不包括军食在内，倒也能维持一段时期，无奈先发军粮，再办平糶，老百姓的实惠就有限了。

“现在全家大小，每天只吃一顿粥。我倒还好，就是上面老的，下面小的，不能不想法子。”

“这个法子总想得出来。”古应春说，“不过，刘三叔，你有句话我不懂。你一向胃口很好，每天吃一顿粥，倒能支持得住？还说‘还好’！”

刘不才笑笑，不好意思地答道：“我会到长毛公馆里去打野食。”

七姑奶奶也笑了，“刘三叔，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也敢夺来吃。”她说，“你怎么打法？”

“这就不好告诉你了。闲话少说，有句正经话，我要跟你们商量，有个王八蛋来找雪岩的麻烦，如果不理他会出事。”

刘不才口中的“王八蛋”叫袁忠清，是钱塘县署理知县。此人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勇目”，打仗发了笔横财，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幕友，在一次“保案”中将他添上了一个名字，得了“六品蓝翎”的功名。后来犯了军令，袁甲三要杀他，吓得连夜开了小差，逃回江西原籍。

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同年、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张芾。袁忠清假报为六品蓝翎的县丞，又走了门路，投效在张芾那里。不久，长毛攻江西省城，南昌老百姓竭力助守，使得张芾大起好感。爱屋及乌，便宜了“王八蛋”，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这是个极肥的差使，在袁忠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得其所哉。

不久，由于宁国之捷，专案报奖，张芾倒很照顾袁忠清，特意嘱咐幕友，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保升县令。这原是一个大喜讯，在他人当然会高兴得不得了，而袁忠清不但愁眉苦脸，甚至坐卧不宁。

同事不免奇怪，少不得有人问他：“老袁，指日高升！上头格外照应你，不是列个字的泛泛保举，你是十六个字的考语，京里一定照准。眼看就是‘百里侯’，如何倒像如丧考妣似的？”

“说什么指日高升？不吃官司，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接着，又摇摇头，“官司吃定了！祖宗积德也没用。”他那同事大为惊惑：“为什么？”

袁忠清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

“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蓝翎’，货真价实，县丞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

“什么？你的县丞是假的！”

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班子”。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部照’或是捐过班的“实收”？

像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吏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无弊不悉，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

他那同事，倒也言而有信，为他请教高人，想出一条路子，补捐一个县丞。军兴以来，为了筹饷，大开捐例，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收据，即名为“实收”——捐班有各种花样，各种折扣，以实际捐纳银数，暂给收据，就叫“实收”，将来据以换领正式部照。所以这倒容易，兑了银子，立时可以办妥。但是，日期不符也不行，缴验“实收”，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把戏立刻拆穿。

“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袁忠清说，“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都在这里了！”

将枕头箱打开，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百把两银子。像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也得三百两，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将他这件事办了下來。

但是，袁忠清“不够意思”的名声，却已传了出去。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托人到部里打点，分发浙江候补。

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禀到”候补，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陷收复以后，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构筑长壕，增设炮台，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架起极坚固的吊车，安上轴辘，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放眼一望，旗帜鲜明，刀枪雪亮，看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

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有钱塘、仁和两县，而钱塘是首县，县官身份更自不同。袁忠清工于心计，只具“内才”，首县却是要“外才”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袁忠清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送往迎

来的差使不繁，正可发挥他的所长。

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城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账。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

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绝粮，人人瘦瘠，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背人“吃独食”，然而事无佐证，莫可究诘。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放长毛进城的人。这一点也无实据，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受了伪职，却是丝毫不假。他受的伪职，名为“钱塘监军”，而干的差使却是“老本行”，替长毛备办军需。

长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因为一方面掳掠而得的大批珠宝细软、古董字画，要运到“天京”，进献天王。一方面要从外埠赶运粮食到杭州，所以袁忠清摔掉翎领，脱去补挂，换上红绸棉袄，用一块黄绸子裹领，打扮得跟长毛一样，每天高举李秀成的令箭在江干封船。城外难民无数，有姿色的妇女，遇到好色如命的袁忠清，就难保清白了。

“这个王八蛋！”刘不才愤愤地说，“居然亲自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有他的罪受！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麻烦？”

这确是个麻烦。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作铺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

“顶教人担心的是，这是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托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就怕他跟长毛一说，人是抓进去了，要放，他可作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爽朗明快的词色。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已生不测，急也无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则病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自速其祸。

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

“不要紧！不要紧！”他拍一拍胸说，“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眼前有件事，先要定个主意。”

这件事就是要将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山陷贼，至交殒命，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阖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

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求的一种欲望。

“那容易。”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

“不必，不必！七姐，”刘不才说，“我还是住客栈，比较自由些。”

“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古应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些。

在新辟的“石路”上，买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套衣衫鞋帽。照道理说，刘不才脱下来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他却要留着。

“从前，我真正是不知稼穡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变过了。”刘不才说，“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这不是说笑话，我要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

古应春相当惊异，“刘三叔，”他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

“我也是受了点刺激，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刘不才说，“从三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像从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

这是一番牢骚，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就难得听他发牢骚，

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像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

再将他话中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刘三叔，”他试探着问，“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

刘不才倏然抬眼，怔怔地望着古应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应春兄，你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雪岩的处境很不利。”

听他谈了下去，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积，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

“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的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长毛也看中了雪岩，这就麻烦了。”

越说越奇，如何长毛又看中胡雪岩？古应春大感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沽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就越发遭忌，原来有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得那批人好搞的，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国食，请朝廷降旨查办。”

听到这里，古应春大惊失色，“这，从何说起？不是要害他家破人亡吗？”他大摇其头，“不过我又不懂，果然降旨查办，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只好投到长毛那里，于他们又有何好处？”

“不要忙，还有话。”刘不才说，“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账。”

“算什么账？”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账？这句话毒在‘鸣锣聚众’四个字上头，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古应春敲敲额角，“刘三叔，”他紧皱着眉说，“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

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

“当然。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应春兄，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

“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嘱咐他转言。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

“照这样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说，“你是身历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有什么解救之方？”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不过——”刘不才摇摇头说，“说出来你不会赞成。”

“说说何妨。”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刘三叔，”他慢吞吞地说，“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

伏下奇计

带来了全家无恙的喜讯，也就等于带来了王有龄殉难的噩耗。刘不才不提王有龄，真所谓“尽在不言中”，胡雪岩双泪交流，但哀痛还能承受得住，因为王有龄这样的下场，原在意中。一个多月前，钱塘江中一拜，遥别也就是永诀，最伤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王有龄的遗属呢？他想问，却又怕问出来一片悲惨的情形，有些不敢开口。而七姑奶奶则是有意要谈能叫人宽心的事，特意将胡家从老太太起，一个个挨次问到，这就越发没有机会让胡雪岩开口了。

谈到吃晚饭，正好张医生回来，引见过后，同桌共饮。他们两人算是开药店的同行，彼此都别有亲切之感，所以谈得很投机。饭后，古应春特为又请张医生替胡雪岩去诊察。也许是因为有了喜讯的缘故，神旺气健，比上午诊脉时又有了进境。

“还有件很伤脑筋的事要跟病人谈。”古应春悄悄问张医生，“不知道对他的病势相宜不相宜？”

“伤脑筋的事，没有对病人相宜的。不过，他的为人与众不同，经得起刺激，也就不要紧了。”

既然如此，古应春便不再瞒——要瞒住的倒是他妻子，所以等七姑奶奶回卧房去看孩子时，他才跟刘不才将杭州对胡雪岩种种不利的情形，很委婉地，但也很详细地说了出来。

胡雪岩很沉着，脸色当然也相当沉重。听完，叹口气：“乱世会坏心术。也难怪，这个时候哪个要讲道德、讲义气，只有自己吃亏。不过，还可以讲利害。”

听这口气，胡雪岩似乎已有办法，古应春随即问道：“小爷叔，事不宜迟，不管定的什么主意，要做得快！”

“不要紧，‘尽慢不动气’！”

到这时候，胡雪岩居然还有心思说这样轻松的俏皮话，古应春倒有点不大服气了，“看样子，小爷叔倒真是不在乎！”他微带不满地说，“莫非真的有什么神机妙算？”

“不是啥神机妙算！事情摆明在那里，他们既然叫我钱庄里的人来传话，当然要等有

了回信，是好是歹，再作道理。现在人还没有到，急什么？”

听得这一说，古应春实在不能不佩服。原是极浅的道理，只为方寸一乱，看不真切。这一点功夫，说来容易，临事却不易做到，正就是胡雪岩过人的长处。

“那好！”古应春笑道，“听小爷叔一说破，我也放心了。就慢慢商量吧。”

急人之急的义气，都在他这一张一弛的神态中表露无遗。这在胡雪岩是个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更多的信心，因而语气就越发从容了。

“那个袁忠清，他的五脏六腑，我都看得见，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绝不敢多事。别的人呢，都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跟我家眷为难，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人。”胡雪岩说，“他们不会逼我的！逼急了我，于他们没有好处。第一，我可以回杭州，长毛要我，就会听我的话，他们自己要想想，斗得过我，斗不过我；第二，如果我不回杭州，他们总也有亲人至戚在上海，防我要报复；第三——那就不必去说它了，是将来的话。”

古应春却偏要打听：“将来怎么样？”

“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个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就拿眼前来说，现在大家都说我如何如何不好，如果他们为难我的家眷，就变成他们不对了。有理变成无理，稍微聪明的人，不肯做这样的事。”

这一点古应春不能同意，留个相见余地的话，也未免太迂，不过仅是前两点的理由也足够了。古应春便催着他说：“小爷叔，你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做一笔交易。他们不愿意我回杭州，可以。我不但不跟他们去争，而且要放点交情给他们。有朝一日，官军光复杭州，我自有保护他们的办法。不过，眼前他们要替我想办法，拿我的家眷送出杭州。”

这样的一笔交易是不是做得成？古应春颇为怀疑，因而默然不语，只望着刘不才，想听他的意见。

刘不才却对他的话大感兴趣，“这倒是个办法。”他说，“照我看，那批人又想吃羊肉，又怕羊骚臭，怕将来官军光复了，跟他们算账。如果真的有保护他们的把握，那批人肯照我们的办法做的。不过，空口说白话可不行。”

“现在当然只有空口说白话，话要动听，能够做得到，他们自然会相信。”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三叔，这件事只有你辛苦，再去一趟，因为别人去说，他们不大容易相信。”

“这还用说？自然是我去。你说，跟他们怎么个讲法。”

“当然要吹点牛。”胡雪岩停了下来，“等我好好想一想。”

这一想想了好多时候，或者是暂且丢开此事，总而言之，不见他再谈起，尽自问着杭州的情形，琐琐屑屑，无不关怀。胡雪岩的交游甚广，但问起熟人，不是殉难，就是下落不明，存者十不得一。连不相干的古应春，都听得凄怆不止。

到得十点多钟，刘不才一路车船劳顿，又是说话没有停过，再好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古应春便劝他不必再住客栈，先好好睡一觉再说。刘不才依从，由古家的丫头侍候着，上床休息。

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老古，”他招招手让古应春坐在床前，低声说道，“我对人不用不光明的手段，这一次要做它一次一百零一回的买卖，全家大小在那班王八蛋手里，不能不防他们一着。我现在要埋一条药线在那里，好便好，搞得不好，我点上药线轰他娘的，叫他们也不得安逸。话说明了，你心里也有数了，要劳你的神，替我做一件公事。”

他是“话说明了”，古应春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小爷叔，”他皱着眉说，“我还是莫名其妙，什么药线，什么公事？”

“公事就是药线，药线就是公事。”胡雪岩说，“这件公事，是以我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奉王抚台委派，筹划浙江军需民食，以及地方赈济事宜的身份，报给闽浙总督衙门庆制军。公事上要说明，王雪公生前就顾虑援兵不到，杭州恐怕保不住，特意嘱咐我，他是决定城亡人亡，一死报答朝廷。但是杭州的百姓，不可不顾，因为我不是地方官，并无守土之责，所以，万一杭州沦陷，必得顾念家乡，想办法保护地方百姓。这是第一段。”

古应春很仔细地听着，已理会得胡雪岩入手的意思，并即说道：“第二段当然是叙你运粮到杭州，不能进城的情形？”

“对！不过转道宁波这一层不必提。”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现在要叙顶要紧的第三段，要这样说法：我因为人在上海，不能回杭州，已经派人跟某某人、某某人联络，请

他们保护地方百姓，并且暗中布置，以便官军一到，可以相机策应。这批人都是地方公正士绅，秉心忠义，目前身陷城中，不由自主，将来收复杭州，不但不能论他们在长毛那里干过什么职司，而且要大大地奖励他们。”

“啊，啊！”古应春深深点头，“我懂了，我懂了，这就是替他们的将来留个退步。”

“对了。这道公事要等庆制军的批示，他人在福州，一时办不到，所以要来个变通办法，一方面呈报庆制军，一方面请江苏巡抚衙门代咨闽浙总督衙门，同时给我个复文，拿我的原文都叙在里头，我好给他们看。”

“嗯、嗯！”古应春想了一下，记起一句话，“那么什么叫‘公事就是药线’呢？”

“这你还不懂？”胡雪岩提醒他说，“你先从相机策应官军这句话上去想，就懂了。”

真所谓“光棍一点就透”，古应春恍然大悟，如果那批人不肯就范，甚至真个不利于胡家眷属，胡雪岩就可用这件公事作为报复，向长毛告密，说这班人勾结清军，江苏巡抚衙门的回文，便是铁证。那一来，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着实在狠。但原是为了报复，甚至可以作为防卫，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事是一根一点便可轰发火药，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小爷叔！”古应春赞叹着说，“真正‘死棋肚子里出仙着’。这一着，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变通一下子。说起来，还要谢谢王雪公，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他的同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

王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如此：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同年陈翰林是福州人。这年翰林散馆，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不久就有三藩之乱，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也叛变了，开府设官，陈翰林被迫受了伪职。

李中堂见猎心喜，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便劝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定下一计，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疏，指陈方略，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这道密疏封在蜡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请同乡代

为奏达御前。

“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打算。”胡雪岩说，“李中堂与陈翰林约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耿精忠垮台，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策应官军——”

“啊，啊，妙！如果耿精忠成了功，李中堂这首密疏，根本没有人知道，陈翰林依旧可以保荐他成为新贵。是不是这样的打算？”

“一点不错。”

“那么后来呢？”古应春很感兴趣地问，“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

“就为李中堂不是东西，出卖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复福建，要办附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他洗刷。害得陈翰林充军到关外。”胡雪岩说，“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但愿那批人很识相，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将来一定有用。”

“对！小爷叔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这道公事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

“不忙。明天动笔也不迟。”胡雪岩说，“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自不外名利两字。王有龄的宦囊虽不太丰，却绝不能说是一清如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收入像征粮的“羨余”，漕粮折实，碎银子镕铸为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照例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间就已“化暗为明”，明定为地方官的“养廉银”。此外“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属员必有馈敬，而且数目亦大致有定规，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

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的，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说到这里，他有点烦躁，“这样子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叫我不好交代。”

这确是极为难的事。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殉节，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不但处处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

“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决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愁的

是眼前！”胡雪岩说，“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我怎么吃得消？”

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

麻烦的是，杭州一陷，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无法做得“漂亮”。那就要靠大家帮忙了。

“小爷叔，”他问，“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

“王太太手里有账的，大概有十万，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

“是这样子的，”胡雪岩说，“咸丰六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先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是生息。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泫然欲涕。

等他拭一拭眼睛，擤一擤鼻子，情绪略略平伏，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问：“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折子在谁手里？”

“麻烦就在这里。折子是有一个，我交了给王雪公，大概是他弄掉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补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

“你是原经手。”古应春说，“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不生关系。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钱庄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好，

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就是关系。王雪公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账。”

这番分析，极其透彻。古应春听入心头，亦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夫复何言？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只有这样，托出人來，請云貴總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公为国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老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也只好这样。”胡雪岩说，“交涉归交涉，眼前我先要赔出来。”

“这一来总数就是十二万。”古应春沉吟了一下，毅然决然地说，“生意在一起，信用也是大家的。我想法子来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

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胡雪岩心情很复杂，既感激，又不安，自觉不能因为古应春一肩承担，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还是要问一问。

“老古，你肯帮我这个忙，我说感激的话，是多余的。不过，不能因为我，拖垮了你。十二万银子，到底也不是个小数目，我自己能凑多少，还不晓得，想来不过三五万。还有七八万要现款，只怕不容易。”

“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七八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

“嗯，嗯！”胡雪岩说，“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

“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

“这件事，关系王雪公的千秋。”胡雪岩说，“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像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

“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

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像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赐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例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

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衢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

“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那么，王履谦、李元度呢？”他说，“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

“王履谦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愣，好半天说不出话。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像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绝不是对古应春，他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

从第二天起，古应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游亦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工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了。

这时，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三叔，”最后他说，“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

刘不才的性情，最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绔，不能干正事，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雪岩，”他凛然问道，“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这无形中的一顶高帽子，才将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你倒说说看，怎么办？”他的声音缓和了。

“第一，路上要当心——”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同时伸手去解扎脚带。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像是一个狭长的口袋，“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晓得这以后，总少不得有啥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早就预备好了。”

“好的，这一点不难。”胡雪岩说，“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你方始告诉我，我还没有想过，”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话太软了不好，硬了也不好。软了，当我怕他们，硬了又怕他们心里有顾忌，不敢答应，或者索性出首。”

“对了，难就难在这里。”胡雪岩说，“我有两句话，三叔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胜在胆略，胡雪岩想做太平军的生意

喜事心事

一个多月以后，刘不才重回上海，他的本事很大，为胡雪岩接着，居然成功。可是，全家将到上海，胡雪岩反倒上了心事，就为借了“小房子”住在一起的阿巧，身份不明难以处置，只好求教七姑奶奶。

“七姐，你要替我出个主意，除你以外，我没有别人好商量。”

“那当然！小爷叔的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先要你自己定个宗旨。”

问到胡雪岩对阿巧姐的态度，正是他的难题所在，唯有报以苦笑：“七姐，全本西厢记，不都在你肚子里？”

七姑奶奶对他们的情形，确是知之甚深，总括一句话：表面看来，恩爱异常，暗地里隔着一道极深的鸿沟。一个虽倾心于胡雪岩，但宁可居于外室，不愿位列小星，因为她畏惧胡家人多，伺候老太太以外，还要执礼于大妇，甚至看芙蓉的词色。再有一种想法是：出自两江总督行辕，虽非嫡室，等于“署理”过掌印夫人，不管再做什么人的侧室，都觉得是一种委屈。

在胡雪岩，最大的顾虑亦正是为此。阿巧姐跟何桂清的姻缘，完全是自己一手促成，如今再接收过来，不管自己身受的感觉，还是想到旁人的批评，总有些不大对劲。在外面借“小房子”做露水夫妻，那是因为她千里相就于患难之中，因感生情，不能自己，无论对本身，对旁人，总还有句譬解的话好说，一旦接回家中，就无词自解了。

除此以外，还有个极大的障碍，胡太太曾经斩钉截铁地表示过：有出息的男人，三妻

四妾，不足为奇，但大妇的名分，是他人夺不去的，所以只要胡雪岩看中了，要回家则可，在外面另立门户则不可。同时她也表示过，凡是娶进门的，她必以姐妹看待。事实上对待芙蓉的态度，已经证明她言行如一，所以更显得她的脚步站得极稳，就连胡老太太亦不能不尊重她的话。

然而这是两回事。七姑奶奶了解胡雪岩的苦衷，却不能替他决定态度，“小爷叔，你要我帮你的忙，先要你自己拿定主意，或留或去，定了宗旨，才好想办法。不过，”她很率直地说，“我话要说在前头，不管怎么样，你要我帮着你瞒，那是办不到的。”

有此表示，胡雪岩大失所望。他的希望，正就是想请七姑奶奶设法替他在妻子面前隐瞒，所以听得这句话，做声不得。

这一下，等于心思完全显露，七姑奶奶便劝他：“小爷叔，家和万事兴！婶娘贤惠能干，是你大大的一个帮手。不过我再说一句：婶娘也很厉害，你千万别惹她恨你。如果说，你想拿阿巧姐接回去，我哪怕跑断腿，说破嘴，也替你去劝她。当然，成功不成功，不敢保险。倘或你下个决断，预备各奔东西，那包在我身上，你跟她好来好散，决不伤你们的和气。”

“那，你倒说给我听听，怎么样才能跟阿巧姐好合好散？”

“现在还说不出来，要等我去动脑筋，不过，这一层，我有把握。”胡雪岩想了好一会，委决不下，叹口气说：“明天再说吧。”

“小爷叔，你最好今天晚上细想一想，把主意拿定了它。如果预备接回家，我要早点替你安排。”七姑奶奶指一指外面说，“我要请刘三叔先在老太太跟婶娘面前，替你下一番功夫。”

胡雪岩一愣，是要下一番什么功夫？转个念头，才能领会，虽说自己妻子表示不禁良人纳妾，但却不能没有妒意。能与芙蓉相处得亲如姐妹，一方面是她本人有意要作个贤惠的榜样，一方面是芙蓉柔顺，甘于做小服低。这样因缘时会，两下凑成了一双两好的局面，是个异数，不能期望三妻四妾，人人如此。

七姑奶奶要请刘不才去下一番功夫，自然是先作疏通。果然自己有心，而阿巧姐亦不反对正式“进门”，七姑奶奶的做法是必要的。不过胡雪岩也因此被提醒了，阿巧姐亦是极厉害的角色，远非芙蓉可比。就算眼前一切顺利，阿巧姐改变初衷，妻子亦能克践诺言，然而好景绝不会长，两“雌”相遇，互持不下，明争暗斗之下，掀起醋海的万丈波

澜，那时候可真是“两妇之间难为夫”了。

这样一想，忧愁烦恼，同时并生，因而胃纳越发不佳。不过他一向不肯扫人的兴，见刘不才意兴甚好，也就打点精神相陪，谈到午夜方散。

回到“小房子”，阿巧姐照例茶水点心，早有预备。卧室中重帷深垂，隔绝了料峭春寒，她只穿一件软缎夹袄，剪裁得非常贴身，越显得腰肢一捻，十分苗条。

入手相握，才知她到底穿得太少了些。“若要俏，冻得跳！”他说，“当心冻出病来。”

阿巧姐笑笑不响，倒杯热茶摆在他面前，自己捧着一把灌满热茶的乾隆五彩的小茶壶，当做手炉取暖，双眼灼灼地望着，等他开口。

每天回来，胡雪岩总要谈他在外面的情形，在哪里吃的饭，遇见了什么有趣的人，听到了哪些新闻，可是这天却一反常态，坐下来不作一声。

“你累了是不是？”阿巧姐说，“早点上床吧！”

“嗯，累了。”

口中在答应她的话，眼睛却仍旧望着悬在天花板下，称为“保险灯”的煤油吊灯。这神思不属，无视眼前的态度，在阿巧姐的记忆中只有一次，就是得知王有龄殉节的那天晚上。

“那哼啦！”她不知不觉地用极柔媚的苏白相依，“有啥心事？”

“老太太要来了！”

关于接着的事，胡雪岩很少跟她谈。阿巧姐也只知道，他全家都陷在嘉兴，一时无法团圆，也就不去多想。这时突如其来地听得这一句，心里立刻就乱了。

“这是喜事！”她很勉强地笑着说。

“喜事倒是喜事，心事也是心事。阿巧，你到底怎么说？”

“什么怎么说？”她明知故问。

胡雪岩想了一会，语意暧昧地说：“我们这样子也不是个长局。”

阿巧姐颜色一变，将头低了下去，只见她睫毛闪动，却不知她眼中是何神色。于是，胡雪岩的心也乱了，站起来往床上一倒，望着帐顶发愣。

阿巧姐没有说话，但也不是灯下垂泪，放下手中的茶壶，将坐在洋油炉子上的一只瓦罐取了下来，倒出熬得极浓的鸡汤，另外又从洋铁匣子里取出七八片“盐饼干”，盛在瓷碟子里，一起放在梳妆台上。接着便替胡雪岩脱下靴子，套上一双绣花套鞋。

按部就班服侍到底，她才开口：“起来吃吧！”

坐在梳妆台畔吃临睡之前的一顿消夜，本来是胡雪岩每天最惬意的一刻，一面看着阿巧姐卸妆，一面听她用吴侬软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有趣而不伤脑筋的闲话，自以为是南面王不易之乐。

然而这天的心情却有些不同。不过转念之间，还是不肯放弃这份乐趣，从床上一个虎跳似的跳下地来，倒吓了阿巧姐一下。

“你这个人！”她白了他一眼，“今朝真有点邪气。”

“得乐且乐。”胡雪岩忽然觉得肚子饿得厉害，“还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辰光，只有吃干点心。馄饨担、卖湖州粽子茶叶蛋的，都来过了。”阿巧姐问道，“莫非你在古家没有吃饱？”

“根本就没有吃！”

“为啥？菜不配胃口？”

“七姑奶奶烧的吕宋排翅，又是鱼生，偏偏没口福，吃不下。”

“这又是啥道理？”

“唉！”胡雪岩摇摇头，“不去说它了。再拿些盐饼干来！”他不说，她也不问，依言照办，然后自己坐下来卸妆，将一把头发握在手里，拿黄杨木梳不断地梳着。房间里静得很，只听见胡雪岩“嘎吱、嘎吱”咬饼干的声音。

“老太太哪天到？”阿巧姐突如其来地问。

“快了！”胡雪岩说，“不过十天半个月的工夫。”

“住在哪里呢？”

“还不晓得。”

“人都快来了，住的地方还不知道在哪里，不是笑话？”

“这两天事情多，还没有工夫去办这件事。等明天刘三爷走了再说。有钱还怕找不到房子？不过——”

“怎么？”阿巧姐转脸看着他问，“怎么不说下去？”

“房子该多大多小，可就知道了。”

“这又奇了！多少人住多大的房子，难道你自己算不出来？”

“就是多少人算不出来。”胡雪岩看了她一眼，有意转过脸去，其实是在镜子里看她的表情。

阿巧姐沉默而又沉着，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然后，站起来铺床叠被，始终不作一声。

“睡吧！”胡雪岩拍拍腰际，肚子里倒饱了，心里空落落地，有点儿上不巴天，下不巴地似的。

“你到底有啥心事？爽爽快说。牵丝扳藤，惹得人肚肠根痒。”

有何心事，以她的聪明机警，熟透人情，哪有不知之理？这样子故意装作不解，自然不是好兆头。胡雪岩在女人面前，不大喜欢用深心，但此时此人，却成了例外，因此以深沉对深沉，笑笑答道：“心事要慢慢猜才有味道。何必一下子揭破？”

阿巧姐无奈其何，赌气不做声，叠好了被，伺候他卸衣上床。然后将一盏洋灯移到红木大床里面的搁几上，捻小了灯芯，让一团朦胧的黄光，隐藏了她脸上的不豫之色。

这一静下来，胡雪岩的心思集中了，发觉自己跟阿巧姐之间，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照现在的样子，再一条就是各奔西东。

“你不必胡思乱想。”他不自觉地说，“等我好好来想个办法。”

“没头没脑你说的是啥？”

“还不是为了你！”胡雪岩说，“住在外边，我太太不答应，住在一起，你又不愿意。那就只好我来动脑筋了。”

阿巧姐不做声。她是明白事理的人，知道胡雪岩的难处，但如说体谅他的难处，愿意住在一起，万一相处得不好，下堂求去，不但彼此破了脸，也落个很坏的名声：“跟一个，散一个”。倒不如此刻狠一狠心，让他去伤脑筋，看结果如何，再作道理。然而抚慰之意不可无。她从被底伸过一只手去，紧紧捏住胡雪岩的左臂，表示领情，也表示倚靠。

胡雪岩没有什么人可请教，唯有仍旧跟七姑奶奶商量。

“七姐，住在一起这个念头，不必去提它了。我想，最好还是照现在这个样子。既然你不肯替我隐瞒，好不好请你替我疏通一下？”

“你是说，要我替你去跟婶娘说好话，让你们仍旧在外面住？”

“是的！”

“难！”七姑奶奶大摇其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婶娘现在当家，她定的规矩又在道理上，连老太太也不便去坏她的规矩，何况我们做晚辈的？”

“什么晚辈不晚辈。她比较买你的账，你替我去求一次情，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小爷叔，你还想下不为例？这句话千万不能说，说了她反而生气：喔，已经有俩了，还不够，倒又在想第三个了！”

“你的话不错，随你怎么说，只要事情办成功就是了。”

“事情怕不成功！”七姑奶奶沉吟了好半晌说，“为小爷叔，我这个钉子也只好硬碰了！不成功，可不能怪我。”

“这句话，七姐你多交代的。”胡雪岩说，“一切拜托。千不念，万不念，我在宁波的那场病，实在亏她。”

这是提醒七姑奶奶，进言之际，特别要着重这一点：阿巧姐有此功劳，应该网开一面，格外优容。其实，他这句话也是多交代的，七姑奶奶当然也考虑过，虽说预备去碰钉子，到底也要有些凭借，庶几成事有万一之望。这个凭借，就是阿巧姐冒险赶到宁波，衣

不解带地伺奉汤药之劳。而且，她也决定了入手之处，是从说服刘不才开始。

“去年冬天小爷叔运米到杭州，不能进城，转到宁波，生了一场伤寒重症。消息传到上海，我急得六神无主。刘三叔，你想想，那种辰光，宁波又在长毛手里，而且人地生疏，生这一场伤寒病，如何得了？这种病全靠有个体贴的人照应，一点疏忽不得。我跟老古商量，我说只有我去，老古说我去会耽误大事。为啥呢？第一，我的性子急，伺候病人不相宜；第二，虽说大家的交情，已经跟亲人一样，但是我不在乎，怕小爷叔倒反而有顾忌，要茶要水还有些邈邈遑遑的事，不好意思叫我做。病人差不得一点，这样子没有个知心着意，切身体己的人服侍，病是好不了的。”

“这话倒也是。”刘不才问道，“后来是阿巧姐自告奋勇？”

“不是！是我央求她的。”七姑奶奶说，“她跟小爷叔虽有过去那一段，不过早已结了。一切都是重起炉灶，只是那把火是我烧起来的。刘三叔，你倒替我想想，我今朝不是也有责任？”

“我懂了！没有你当初央求她，就不会有今朝的麻烦。而你央求她，完全是为了救雪岩的命，实际上雪岩那条命，也等于是阿巧姐救下来的。是不是这话？”

“对！”七姑奶奶高兴地说，“刘三叔你真是‘光棍玲珑心，一点就透’！”

“七姐！”刘不才正色说道，“拿这两个理由去说，雪岩夫人极明白事理的人，一定没话好说。不过，她心里是不会舒服的。七姐，你这样‘硬吃一注’，犯不犯得着，你倒再想想看！”

“多谢你，刘三叔！”七姑奶奶答道，“为了小爷叔，我没有法子。”

“话不是这么说。大家的交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必再顾忌对方会不高兴什么的。做这件事，七姐，你要想想，是不是对胡家全家有好处？不是能教雪岩一个人一时的称心如意，就算有了交代！”

刘不才的看法很深，七姑奶奶细想一想，憬然有悟。然而她到底跟刘不才不同，一个是胡家的至亲，而且住在一起，这家人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当然他比她了解得多。因此，七姑奶奶觉得此事要重谈了。

“刘三叔，你这句话我要听，我总要为胡家全家好才好。再说，将来大家住在上海，总是内眷往来的时候多。如果胡家婶娘跟我心里有过节，弄得面和心不和，还有啥趣味？”

只有一层，我还想不明白，这件事要做成功了，难道会害他们一家上下不和睦？”

“这很难说！照我晓得，雪岩夫人治家另有一套，坏了她的规矩，破一个例，以后她说的话就要打折扣了。”

“小爷叔说过的：‘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将来如果再有这样子的情形，不用胡家婶娘开口发话，我先替她打抱不平！”

听到这里，刘不才“噗哧”一声笑了，叹口气不响。

这大有笑人不懂事的意味，七姑奶奶倒有些光火，立即追一句：“刘三叔，我话说错了？”

“话不错，你的心也热。不过，唯其如此，你就是自寻烦恼。俗语道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七姐，就算你是包公，断得明明白白，依旧是个烦恼！”

“怎么办呢！这话我就听不懂了。”

“七姐，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打到官司，不是原告赢，就是被告赢，治一经，损一经，何苦来哉！”

七姑奶奶恍然大悟，将来如果帮胡太太，就一定得罪了胡雪岩，岂不是治一经，损一经？

“好了，好了，刘三叔，你也是，有道理不直截了当说出来，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亏得我不比从前，有耐心盘问，不然不是害我走错了路？”

这番埋怨的话，真有点蛮不讲理，但不讲理得有趣，刘不才只好笑了。

“我也不要做啥‘女包公’！还是做我的‘女张飞’来得好。”

话外有话，刘不才一下子就听了出来，不能不问：“七姐！你是怎么个打算？做女张飞还则罢了，做莽张飞就没意思了。”

“张飞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我自然有分寸。你放心好了，不会有啥风波。”

刘不才想了一下问道：“那么，是不是还要我在雪岩夫人面前去做功夫？”

“要！不过话不是原来的说法了。”

这下搞得刘不才发愣。是一非二的事，要么一笔勾销不谈此事，要谈，还要另一个说法吗？

“前半段的话，还是可以用，阿巧姐怎么跟小爷叔又生了感情，总有个来龙去脉，要让胡家婶娘知道，才不会先对阿巧姐有成见。”七姑奶奶停了一下说，“后半段的话改成这个样子。”

她的做法是先安抚胡太太，也就是先安抚胡雪岩。因为胡家眷属一到上海，胡雪岩有外室这件事，是瞒不住的，而且胡雪岩本人也会向七姑奶奶探问结果，所以她需要胡太太跟她配搭，先把局面安定下来。

“我要一段辰光，好在阿巧姐面前下水磨功夫。就怕事情还没有眉目，他们夫妇已经吵了起来。凡事一破了脸，往往就会弄成僵局。所以胡家婶娘最好装作不知道这回事，如果小爷叔‘夜不归营’，也不必去查问。”

“我懂你的意思，雪岩夫人也一定做得到。不过，雪岩做事，常常会出奇兵，倘或一个装糊涂，一个倒当面锣、对面鼓，自己跟她老实去谈了呢？”

“我想这种情形不大会有的，如果是这样，胡家婶娘不承认，也不反对，一味敷衍他就是了。”

“我想也只好这样子应付。”刘不才点点头，“一句话：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就是圆滑。请你跟胡家婶娘说，总在三个月当中，包在我身上，将这件事办妥当。什么叫妥当呢？就是不坏她的规矩，如果阿巧姐不肯进门姓胡，那就一定姓了别人的姓了。”

“原来你是想用条移花接木之计。”刘不才兴致盎然地问，“七姐，你是不是替阿巧姐物色好了什么人？”

“没有，没有！要慢慢去觅。”七姑奶奶突然笑道，“其实，刘三叔，你倒蛮配！”

“开玩笑！我怎么好跟雪岩‘同科’？”

劝离之计

回家已经午夜过后的丑时了，但是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坐在梳妆台畔看阿巧姐卸妆，同时问起她们这一夜出游的情形。

“先去吃大菜。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炸鹌鹑还不如京馆里的炸八块。又是我们这么两个人，倒像——”阿巧姐摇摇头，苦笑着不肯再说下去。

像什么？胡雪岩闭起眼睛，作为自己是在场执役的“西崽”去体会。这样两位堂客，没有“官客”陪伴，抛头露面敢到那里“动刀动枪”去吃大菜，是啥路道？照她们的年纪和打扮来说，就像长三堂子里的两个极出色的“本家”。

阿巧姐的想法必是如此，所以才不愿说下去。了解到这一点，自然而然地意会到她的心境，即令不是向往朱邸，确已鄙弃青楼，真有从良的诚意。

由于这样的看法，便越觉得阿巧姐难舍，因而脱口问道：“七姐怎么跟你说？”

“什么怎么跟我说？”阿巧姐将正在解髻的手停了下来，“她会有什么话跟我说？你是先就晓得的是不是？你倒说说看，她今天拿五爷丢在家里，忽然要请我看戏吃大菜，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一连串的疑问，将胡雪岩搞得枪法大乱，无法招架。不过他有一样本事，善于用笑容来遮盖任何窘态，而那种窘态亦绝不会保持得太久，很快地便沉着下来。

“我不懂你说的啥，”他说，“我是问你，七姐有没有告诉你，她何以心血来潮约你出去玩？看样子你也不知道，那我就更加知道了。”

“连你这样聪明的人都不知道？”阿巧姐微微冷笑，“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夫妇闲谈，说说何妨？”

阿巧姐倏然抬头，炯炯清眸，逼着胡雪岩：“夫妇？我有那么好的福气？”

无意间一句话，倒似乎成了把柄。不过也难不倒胡雪岩，“在这里我们就是夫妇。”他从容自在地回答。

“所以，”她点点头，自语似的，“我就更不能听七姑奶奶的话了。”

“她说了什么话？”

“她劝我回去。”

这“回去”二字可有两个解释，一是回娘家，一是进胡家的大门做偏房。她的娘家在苏州木渎，而苏州此刻在长毛手里，自然没有劝她回娘家的道理。

弄清楚了她的话，该问她的意向，但不问可知，就无须多此一举。停了好一会，他口中爆出一句话来：“明天真的要去找房子了。”

他的态度有些莫测高深。她记起前几天谈到找房子的事，曾经暗示要让她跟大妇住在一起，而此刻还是那样的心思？必得问一问。

于是她试探地说：“如果真的一时找不到，不如先住到这里来。”

“住不下。”

这住不下是说本来就住不下呢，还是连她在一起住不下？阿巧姐依然不明白，就只好再试探了。

“暂时挤一挤。”她说，“逃难辰光也讲究不来那么多。”

“那么，你呢？”

“我？”阿巧姐毅然决然地说，“另外搬。”

“那又何必？一动不如一静。”胡雪岩想了一会，觉得还是把话说明了，好，“我跟你心思一样，就照这个样子最好。我已经托了七姑奶奶了，等我太太一来，请她去疏通，多说两句好话，特别通融一次。”

“那就奇怪了！”阿巧姐有些气愤，“七姑奶奶反而劝我回去，跟你托她的意思，完全相反，这是为啥？”

胡雪岩深为失悔，自己太疏忽了！明知道七姑奶奶劝她的话是什么，不该再说实话，显得七姑奶奶为人谋而不忠。同时也被提醒了，真的，七姑奶奶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倒费人猜疑。

然而，不论如何，眼前却必须为七姑奶奶辩白，“也许她是先探探你的口气。”他问，“她怎么说？”

“她说：‘妇道人家总要有个归宿，还是正式姓了胡，进门磕了头的好。不然，就不如拿个决断出来！’”

“何谓‘拿个决断出来’？”

“你去问她。”

阿巧姐这懒得说的语气，可知所谓“决断”，是一种她决不能同意的办法。胡雪岩将前后语言，合起来作一个推敲，懂了七姑奶奶的心思，只不懂她为何有那样的心思？

“七姑奶奶做事，常有教人猜想不到的手段。你先不必气急，静下心来看一看再说。”

“要看到什么时候？”阿巧姐突然咆哮，声音又尖又高，“你晓不晓得七姑奶奶怎么说你？说你滑头，说你没有常性，见一个爱一个！这种人的良心让狗吃掉了，劝我早早分手，不然将来有苦头吃。我看啊，她的话一点不错。哼！骗死人不偿命。”

这样夹枪带棒一顿乱骂，拿胡雪岩搞得晕头转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当然也很生气，气的不是阿巧姐，而是七姑奶奶，不但为人谋而不忠，简直是出卖朋友。彼此这样的交情，而竟出此阴险的鬼蜮伎俩！这口气实在教人咽不下。

胡雪岩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气得脸青唇白，刚要发作，突然警觉，七姑奶奶号称“女中丈夫”，胸中不是没有丘壑的人，更不是不懂朋友义气的人，她这样说法，当然有她的道理在内——这层道理一定极深，深得连自己都猜不透。这样一转念间，脸色立刻缓和了，先问一句：“七姑奶奶还说点啥？”

“说点啥？”阿巧姐岂仅余怒不息，竟是越想越恨，“不是你有口风给她，打算不要我了，她会说这样的话！死没良心的——”苏州女人爱骂“杀千刀”，而阿巧姐毕竟余情犹在，把这三个字硬咽了回去。

胡雪岩不作辩白，因为不知道七姑奶奶是何道理，怕一辩就会破坏了她的用意。然而不辩白又不行，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你何必听她的？”

“那么，我听谁？听你的？”阿巧姐索性逼迫，“你说，你倒扎扎实实说一句我

听。”

何谓“扎扎实实说一句”？胡雪岩倒有些困惑了，“你说！”他问，“你要我怎么说一句？”

“你看你！我就晓得你变心了。”阿巧姐跺着脚恨声说道，“你难道不晓得怎么说？不过不肯说而已！好了，好了，我总算认识你了。”

静夜娇叱，惊起了丫头娘姨。窗外人影幢幢，是想进来解劝而不敢的模样，胡雪岩自觉无趣，站起身来劝道：“夜深了，睡吧！”

说完，他悄悄举步，走向套间。那里也有张床，是偶尔歇午觉用的，此时正好用来逃避狮吼，一个人捻亮了灯，枯坐沉思。

丫头姨娘看看无事，各自退去。阿巧姐赌气不理胡雪岩，一个人上床睡下。胡雪岩见此光景，也不敢去招惹她，将就睡了一夜。第二天起身，走出套间，阿巧姐倒已经坐在梳妆台前了，不言不语，脸儿黄黄，益显得纤瘦，仔细看去，似有泪痕，只怕夜来将枕头都哭湿了。

“何苦！”他说，“自己糟蹋身子。”

“我想过了。”阿巧姐木然地说，“总归不是一个了局。你呢，我也弄不过你。算了，算了！”

一面说，一面摆手，而且将头扭到一边，大有一切撒手之意。胡雪岩心里自不免难过，但却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去安慰她。

“今天中午要请郁老大吃饭。”他说，意思是要早点出门。

“你去好了。”阿巧姐说，声音中带着些冷漠的意味。

胡雪岩有些踌躇，很想再说一两句什么安抚的话，但实在没有适当的意思可以表白，也就只好算了。

到古家才十点钟，七姑奶奶已经起身，精神抖擞地在指挥男佣女仆，准备款客。大厅上的一堂花梨木几椅，全部铺上了大红缎子平金绣花的椅披，花瓶中新换了花，八个擦得

雪亮的高脚银盘，摆好了干湿果子。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满院，又没有风，所以屏门窗子全部打开，格外显得开阔爽朗。

“小爷叔倒来得早！点心吃了没有？”七姑奶奶忽然发觉，“小爷叔，你的气色很不好，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不是！”胡雪岩说，“昨晚上一夜没有睡好。”

“为啥？”七姑奶奶又补了一句，“就一夜不睡，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总有道理吧？”

“对。其中有个缘故。”胡雪岩问道，“老古呢？”

“到号子里去了。十一点半回来。”

“客来还早。七姐有没有事？没有事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七姑奶奶的眼睛眨了几下，很沉着地回答说：“没有事。我们到应春书房里去谈。”

到得书房，胡雪岩却又不开口，捧着一碗茶，只是出神。七姑奶奶已经有点猜到他的心事，如果是那样的话，发作得未免太快，自己该说些什么，需要好好想一想。所以他不说话，她也乐得沉默。

终于开口了：“七姐，昨天晚上，阿巧跟我大吵一架。”他问，“你到底跟她说了些啥？”

七姑奶奶不即回答，反问一句：“她怎么跟你吵？”

“她说：我有口风给你，打算不要她了。七姐，这不是无影无踪的事？”

七姑奶奶笑一笑，“还有呢？”她再问。

“还有，”胡雪岩很吃力地说，“说你骂我滑头，良心让狗吃掉了。又说我是见一个爱一个。”

七姑奶奶又笑了，这一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小爷叔，”她带点逗弄的意味，“你气不气？”

“先是有点气。后来转念想一想，不气了。我想，你也不是没有丘壑的人，这样子说

法，总有道理吧？”

听到这话，七姑奶奶脸上顿时浮起欣慰而感激的神色，“小爷叔，就因为你晓得我的本心，我才敢那样子冒失——其实也不是冒失，事先我跟人商量过，也好好想过，觉得只有这样子做最好。不过，不能先跟你说，说了就做不成了。”她撇开这一段，又问阿巧姐，“她怎么个说法？为啥跟你吵？是不是因为信了我的话？”

“她是相信我给了你口风，打算不要她了，所以你才会跟她说这些话。”胡雪岩说，“换了我，也会这样子想，不然，我们这样的交情，你怎么会在她面前，骂得我一文不值？”

“不错！完全不错。”七姑奶奶很在意地问，“小爷叔，那么你呢？你有没有辩白？”

“没有。”胡雪岩说，“看这光景，辩亦无用。”

由于胡雪岩是这样无形中桴鼓相应的态度，使得七姑奶奶的决心无可改变了。她是接受了刘不才的劝告，以胡家的和睦着眼，来考虑阿巧姐跟胡雪岩之间的尴尬局面，认为只有快刀斩乱麻，才是上策。但话虽如此，到底不能一个人操纵局面，同时也不能先向胡雪岩说破，那就只有见机行事，到什么地步说什么话了。

第一步实在是试探。如果阿巧姐不信她，只信胡雪岩，拿她批评胡雪岩用情不专，迹近薄幸的种种“背后之言”，付之一笑，听过丢开，这出戏就很难唱得下去了。或者，胡雪岩对阿巧姐迷恋已深，极力辩白，绝无其事，取得阿巧姐的谅解，这出戏就更难唱得下去了。谁知阿巧姐疑心她的话，出于胡雪岩的授意，而胡雪岩居然是默认的模样，这个机会若是轻轻放过，岂不大负本心？

于是，她正一正脸色，显得极郑重地相劝：“小爷叔！阿巧姐你不能要了。旁观者清，我替你想过，如果你一定不肯撒手，受累无穷。”

照七姑奶奶的说法，胡雪岩对阿巧姐有“四不可要”：第一，阿巧姐如果一定要在外面“立门户”，坏了胡太太的家法，会搞得夫妇反目；第二，即令阿巧姐肯“回去”，亦是很勉强的事，心中有了芥蒂，妻妾之间会失和；第三，阿巧姐既由何家下堂，而且当初是由胡雪岩撮合，如今就该避嫌疑。不然，说不定会有人说他当初不过“献美求荣”，这是个极丑的名声；第四，阿巧姐出身青楼，又在总督衙门见过大世面，这样的人，是不是能够跟着胡雪岩从良到底，实在大成疑问。

“小爷叔！”最后七姑奶奶又恳切地劝说，“杭州一失守，王雪公一殉难，你的老根断掉了，靠山倒掉了。以后等于要重起炉灶，着实得下一番功夫，才能恢复从前那种场面。如果说，你是像张胖子那样肯守的，只要一家吃饱穿暖就心满意足，那我没有话说。想要创一番事业，小爷叔，你这个时候千万闹不得家务。不但闹不得家务，还要婶娘切切实实助你一臂之力才行。这当中的利害关系，你倒仔细想一想！”

前面的“四不可要”，胡雪岩觉得也不过“想当然耳”的危言耸听，最后一句“这个时候千万闹不得家务”，却真的让他悚然心惊了。“七姐，你晓得的，我不是张胖子那种人，我不但要重起炉灶创一番事业，而且要大大创它一番事业。你提醒了我，这个时候心无二用，哪里有工夫来闹家务。”

“是啊！”七姑奶奶抢着说，“你不想闹家务，家务会闹到你头上来！推不开，摔不掉，那才叫苦恼。”

“我就是怕这个！看样子，非听你的不可了。”

“这才是！谢天谢地，小爷叔，你总算想通了。”七姑奶奶高兴地说，“阿巧姐自然是好的，不过也不是天下独一无二就是她！将来有的是。”

“将来！”胡雪岩顿一顿足，“就看在将来上面。七姐，我们好好来谈一谈。”

要谈的是如何处置阿巧姐。提到这一层，七姑奶奶不免踌躇，“说实话，”她说，“我还要动脑筋！”

“七姐，”胡雪岩似乎很不放心，“我现在有句话，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动出啥脑筋来，要先跟我说明白。”

这话使得七姑奶奶微觉不安，也微有反感：“哟！哟！你这样子说法，倒像我会瞒着你，拿她推到火坑里去似的。”她很费劲地分辩，“我跟阿巧姐一向处得很好，现在为了你小爷叔，抹煞良心做事，你好像反倒埋怨我独断独行——”

“七姐，七姐！”胡雪岩不容她再往下说，兜头长揖，“我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无非我自己觉得对不起她，要想好好补报她一番而已。”

“我还不是这样？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动她的坏脑筋。”说到这里，七姑奶奶的眼睛突然发亮，同时绽开笑靥，望空出神。

这是动到了极好的脑筋。胡雪岩不敢打搅她，但心里却急得很！渴望她揭开谜底。

七姑奶奶却似有意报复：“我想得差不多了。不过，小爷叔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动手，到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跟你说明白，你也一定会赞成。”

“七姐！”胡雪岩赔笑说道，“你何妨先跟我说说？”

“不行，起码要等我想妥当，才能告诉你。”七姑奶奶又说，“不是我故意卖关子，实在是还没有把握，不如暂且不说的好的。”

听她言词闪烁，竟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以她的性情，再问亦无用，胡雪岩只好叹口气算了。

到了第二天，胡雪岩又去看七姑奶奶，恰好古应春也在，谈起家眷将到，另外要找房子，置家具，备办日用物品，本来可以关照阿巧姐动手的，此刻似乎不便麻烦她了。

“不要紧！”七姑奶奶在这些事上最热心，也最有兴趣，慨然应承，“都交给我好了。”

在一旁静听的古应春，不免困惑，“为啥不能请阿巧姐帮忙？”他问。

“其中自然有道理。”七姑奶奶抢着说，“回头告诉你。”

“又是什么花样？”古应春跟他妻子提忠告，“你可不要替小爷叔乱出主意。现在这个辰光，顶要紧的就是安静二字。”

“正是为了安静两个字。”七姑奶奶不愿丈夫打搅，催着他说，“不是说，有人请你吃花酒，可以走了。”

“吃花酒要等人来催请，哪有这么早自己赶了去的？”古应春看出妻子的意思，觉得还是顺从为妙，所以又自己搭讪着说，“也好！我先去看个朋友。”

“慢点！”七姑奶奶说，“我想起来了，有次秦先生说起，他的亲戚有幢房子在三马路，或卖或典都可以，你不妨替小爷叔去问一问。”

秦先生是她家号子里的账房。古应春恪遵阃令，答应立刻去看秦先生细问，请胡雪岩第二天来听消息。

“这样吧，”七姑奶奶说，“你索性请秦先生明天一早来一趟。”

“大概又是请他写信。”古应春说，“如果今天晚上有空，我就叫他来。”

于是七姑奶奶等丈夫一走，便又跟胡雪岩谈阿巧姐，“小爷叔，”她问，“你的主意打定了？将来不会懊悔，背后埋怨我棒打鸳鸯两分离？”

“哪有这样的事？七姐在现在还不明白我的脾气？”

“我晓得，小爷叔是说到做到、做了不悔的脾气。不过，我还是问一声的好，既然小爷叔主意打定，明天我就要动手了。你只装不知道，看出什么异样，放在肚子里就是。”

“我懂！”胡雪岩问，“她如果要逼着我问，我怎么样？”

“不会逼着你问的，一切照旧，毫无变动，她问什么？”

“好的！那就是我们杭州人说的那句话：‘城隍山上看火烧！’我只等着看热闹了。”

如果不是极深的交情，这句话就有讽刺意味的语病了。不过七姑奶奶还是提醒他，不可自以为已经置身事外。一旦火烧了起来，也许会惊心动魄，身不由主，那时一定要有定力，视如不见，切忌临时沉不住气，横身插入。“那一来，”她说，“就会引火烧身，我也要受连累，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阿巧姐说什么，你不要理她！”

原来七姑奶奶由胡雪岩要买房子，想到一个主意，决定借这个机会刺激阿巧姐，能把她气走了，一了百了。但也可能会发生极大的风波，所以特意提出警告。

购屋之事，相当顺利。秦先生所介绍的那幢房子，在三马路靠近有名的昼锦里，虽是闹市，但屋宇宏深，关紧大门，就可以隔绝市嚣，等于闹中取静。胡雪岩深为中意，问价钱也不贵，只有鹰洋两千五百元，所以当天就成交了。

七姑奶奶非常热心，“小爷叔，”她说，“你再拿一千块钱给我，一切都归我包办。这三天你去干你的事，到第四天你来看，是啥样子。”

“这还有啥好说的？不过，七姐，太费你的心了！”

胡雪岩知道她的脾气，这样说句客气话就行了。如果觉得她过于劳累，于心不安，要派人去为她分劳，反使得她不高兴，所以交了一千银洋给她，不闻不问。趁这三天工夫，

在自己钱庄里盘一盘账，问一问业务，倒是切切实实做了些事。

第三天从集贤里阜康钱庄回家，只见阿巧姐头光面滑，点唇涂脂，是打扮过了，但身上却穿的是家常衣衫，不知是正要出门，还是从外面回来。

“我刚回来。我去看七姑奶奶了。”阿巧姐说，“三马路的房子，弄得很漂亮啊！”

语气很平静，但在胡雪岩听来，似有怨责他瞒着她的味道，因而讪讪地有些无从接口。

“七姑奶奶问我：房子好不好？我自然说好。她又问我想不想去住，你道我怎么回答她？我说：我没有这份福气。”

胡雪岩本来想答一句：只怕是我没有这份福气。话到口边，忽又缩住，用漫不经心的口吻答道：“住这种夷场上的所谓‘弄堂房子’，算啥福气？将来杭州光复，在西湖上好造一座庄子，住那种洞天福地，可真就要前世修一修了。”

阿巧姐不做声，坐到梳妆台前去卸头面首饰，胡雪岩便由丫头伺候着，脱掉马褂，换上便鞋，坐在窗前喝茶。

“我看，”阿巧姐突然说道，“我修修来世吧！”

“来世我们做夫妻。”胡雪岩脱口相答。

阿巧姐颜色大变——在胡雪岩的意思，既然她今生不肯嫁胡家的偏房，那就只好期望来世，一夫一妻，白头到老。而阿巧姐误会了！

“我原在奇怪，七姑奶奶为啥说那些话？果不其然，你是变心了！有话你很可以自己说，何必转弯抹角去托人？”

胡雪岩知道自己失言了，然而也实在不能怪自己，那天原就问过七姑奶奶，如果阿巧姐逼着要问她的归宿，如何作答。七姑奶奶认为“一切照旧，毫无变动”，她不会问。照现在看，情形不同了！新居既已为她所见，“变动”便已开始，以后她不断会问，总不能每次一问，便像此刻一样，惹得她怨气冲天。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脑筋应付！他这样对自己说，而且马上很用心地去体察她的态度。为什么她不自己想一想，她这样不肯与大妇同住，悖乎常情，强人所难，而偏偏一再要指责他变心？莫非她自己有下堂求去之意，只是说不出口，有意这样诿过，这样逼迫，

想把决裂的责任，加在他头上？

这是个看来近乎荒诞的想法。胡雪岩自问：果真自己是小人之心？不见得！阿巧姐当初对何桂清亦曾倾心过，到后来不管怎么说，总是负心，而且是在何桂清倒霉的时候负心。这样看起来，将她看成一个“君子”，似乎也太天真了些。

就这一念之间，他自己觉得心肠硬了，用不大带感情的、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你愿意修修来世，我当然也只好希望来世再做夫妻。”

“你的意思是，今生今世不要我了？”阿巧姐转过脸来，逼视着他问。

他将视线避了开去，“我没有说这话，不过——”他没有再说下去。

“说啊！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要吞吞吐吐！”

遇到他这种口吻语气，如果她是愿意委屈息事的，至多流泪，不会追问，既然追问，便有不惜破脸的打算。胡雪岩觉得了解她的态度就够了，此时犯不着跟她破脸——最好永不破脸，好来好散！

于是他笑笑说道：“我们都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这个样子叫底下人笑话，何必呢？”

“哼！”阿巧姐冷笑了一下，依然回过脸去，对镜卸妆。胡雪岩觉得无聊得很。这种感觉是以前所从不曾有过的，他在家的时候不多，所以一回到家，只要看见阿巧姐的影子，便觉得世界上只有这个家最舒服，非万不得已，不肯再出门。而此刻，却想到哪里去走走，哪怕就在街上逛逛也好。

此念一动，不可抑制，站起身来说：“我还要出去一趟。”说了这话，又觉歉然，因而问道，“你想吃点啥？我替你带回来。”

阿巧姐只摇摇头，似乎连话也懒得说。胡雪岩觉得背上一阵一阵发冷，拔步就走，就穿着那双便鞋，也不着马褂，径自下楼而去。

走出大门，不免茫然，“轿班”阿福赶来问道：“老爷要到哪里去？我去叫人。”

轿班一共四个人，因为胡雪岩回家时曾经说过，这夜不再出门，所以那三个住在阜康钱庄的都已走了，只剩下阿福在家。

“不必！”胡雪岩摆一摆手，径自出弄堂而去。

茫然闲步，意兴阑珊，心里要想些有趣的事，偏偏抛不开的是阿巧姐。美目盼兮，巧笑倩兮，那些影子都在眼前，其美如莺的吴侬软语亦清清楚楚地响在耳际。突然间，胡雪岩有着浓重的悔意，掉头就走，而且脚步极快。

到家只见石库墙门已经关上了，叩了几下铜环，来开门的仍是阿福，胡雪岩踏进门便上楼，一眼望去，心先凉了！

“奶奶呢？”他指着漆黑的卧室，向从另一间屋里迎出来的丫头素香问说。

“奶奶出去了。”

“到哪里？”

“没有说。”

“什么时候走的？”

“老爷一走，奶奶就说要出去。”素香答说，“我问了一声，奶奶骂我：少管闲事。”

“那，怎么走的呢？”胡雪岩问，“为什么没有要你跟去？”

“奶奶不要我跟去，说是等一息就回来。我说：要不要雇顶轿子？她说，她自己到弄堂口会雇的。”

胡雪岩大为失望，而且疑虑重重，原来想跟阿巧姐来说：“一切照旧，毫无变动”，不管胡太太怎么说，他决意维持这个外室。除非阿巧姐愿意另外择人而事，他是决不会变心的。这一番热念，此刻全都沉入深渊。而且觉得阿巧姐的行踪，深为可疑，素香是她贴身的丫头，出门总是伴随的，而竟撇下不带，可知所去的这个地方，是素香去不得的，或者说，是她连素香都要瞒住的。

意会到此，心中泛起难以言宣的酸苦抑郁，站在客堂中，久久无语。这使得素香有些害怕，怯怯地问道：“老爷！是不是在家吃饭？我去关照厨房。”

“我不饿！”胡雪岩问，“阿祥呢？”

“阿祥，出去了。”

“出去了！到哪里？”

“要——”素香吞吞吐吐地说，“要问阿福。”

这神态亦颇为可疑，胡雪岩忍不住要发怒，但一转念间冷静了，“你叫阿福来！”他说。

新媒旧友

等把阿福喊来一问，才知究竟，阿祥是在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白相”。那家杂货店老夫妇两个，只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胡雪岩也见过，生得像“无锡大阿福”，圆圆胖胖的一张脸，笑口常开。阿祥情有所钟，只等胡雪岩一出门，便到那家杂货店去盘桓，是他家不支薪工饭食的伙计兼跑街。

“老爷要喊他，我去把他叫回来。”

“不必！”胡雪岩听得这段“新闻”，心里舒服了些，索性丢下阿巧姐来管阿祥的闲事，“照这样说，蛮有意思了！那家的女儿，叫啥名字？”

“跟——”阿福很吃力地说，“跟奶奶的小名一样。”

原来也叫阿巧，“那倒真是巧了！”胡雪岩兴味盎然地笑着。

“我跟阿祥说，你叫人家的时候，不要直呼直令地叫人家的名字，那样子犯了奶奶的讳。做下人的不好这样子没规矩。”

这是知书识礼的人才会有见解，不想出现在两条烂泥腿的轿班身上，胡雪岩既惊异又高兴，但口中问的还是阿祥。

“他不叫人家小名叫啥？”胡雪岩问，“莫非叫姐姐、妹妹？那不是太肉麻了。”

“是啊！那也太肉麻。阿祥告诉我说，他跟人家根本彼此都不叫名字，两个人都

是‘喂’呀‘喂’的。在她父母面前提起来，阿祥是说‘你们家大小姐’。”

“这倒妙！”胡雪岩心想男女之间，彼此都用“喂”字称呼，辨声知人，就绝不是泛泛的情分了，又问道，“她父母对阿祥怎么样？”

“她家父母对阿祥蛮中意的。”

“怎么叫蛮中意？”胡雪岩问，“莫非当他‘毛脚女婿’看待？”

“也差不多有那么点意思。”

“既然如此，你们应该出来管管闲事，吃他一杯喜酒啊！”

“阿祥是老爷买来的，凡事要听老爷作主，我们怎么敢管这桩闲事，再说，这桩闲事也管不了。”

“怎么办呢？”

“办喜事要——”

胡雪岩会意，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把阿祥替我去叫回来。”

用不到一盏茶的工夫，阿祥被找了回来。脸上讪讪的，有些不大好意思。显然的，他在路上就已听阿福说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今年十几？”

“十七。”

“十七！”胡雪岩略有些踌躇似的，“是早了些。”他停了一下又问，“‘他们家大小姐’几岁？”

这句对阿巧的称呼，是学着阿祥说的，自是玩笑，听来却有讥嘲之意，阿祥大窘，嗫嚅着说：“比我大两月，我是五月里生的，她的生日是三月三。”

“连人家的时辰八字都晓得了！”胡雪岩有些忍俊不禁，但为了维持尊严，不得不忍笑问道，“那家人家姓啥？”

“姓魏。”

“魏老板对你怎么样？”胡雪岩说，“不是预备拿女儿给你？你不要难为情，跟我说实话。”

“我跟老爷当然说实话。”阿祥答道，“魏老板倒没有说什么，老板娘有口风透露了，她说：他们老夫妇只有一个女儿，舍不得分开，要娶她女儿就要入赘。”

“你怎么说呢？”

“我装糊涂。”

“为啥？”胡雪岩问，“是不肯入赘到魏家？”

“我肯也没有用。我改姓了主人家的姓，怎么再去姓魏？”

“你倒也算是有良心的。”胡雪岩满意地点点头，“我自有道理。”

这当然是好事可谐了！阿祥满心欢喜，但脸皮到底还薄，明知是个极好的机会，却不敢开口相求，就此“敲钉转脚”拿好事弄定了它。

不说话却又感到僵手僵脚，一身不自在。于是搭讪着问道：“老爷恐怕还没有吃饭？我来关照他们！”接着便喊，“素香，素香！”

素香从下房里闪了出来，正眼都不看阿祥，走过他面前，低低咕哝了一句：“叫魂一样叫！”然后到胡雪岩面前问道，“老爷叫我？”

做主人的看在眼里，恍然大悟，怪不得问她阿祥在哪里，她有点懒得答理的模样！原来阿祥跟魏阿巧好了，她在吃醋。照此说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阿祥倒辜负她了。

这样想着，便有些替素香委屈。不过事到如今，没有胡乱干预，扰乱已成之局的道理，唯有装作不解，找件事差遣素香去做。

“我不在家吃饭了。”他嘱咐阿祥，“你马上到张老板那里去，说我请他吃酒。弄堂口那家酒店叫啥字号？”

“叫王宝和。”

“我在王宝和等他。你去快点，请他马上来。”

“是！”阿祥如奉了将军令一般，高声答应，急步下楼。

等他一走，胡雪岩喝完一杯素香倒来的茶，也就出门了。走到王宝和，朝里一望，王老板眼尖，急忙迎了出来，哈腰曲背地连连招呼：“胡大人怎么有空来？是不是寻啥人？”

“不是！到你这里来吃酒。”

王老板顿时有受宠若惊之感：“请！请！正好雅座有空。胡大人来得巧了。”

所谓雅座是凸出的一块方丈之地，一张条案配着一张八仙桌，条案上还供着一座神龛，内中一方“王氏昭穆宗亲之位”的神牌。胡雪岩看这陈设，越发勾起乡思，仿佛置身在杭州盐桥附近的小酒店中，记起与张胖子闲来买醉的那些日子了。

“胡大人，我开一坛如假包换的绍兴花雕，您老人家尝尝看。”

“随你。”胡雪岩问，“有啥下酒菜？”

“蛭子刚上市。还有鞭笋，嫩得很。再就是酱鸭、糟鸡。”

“都拿来好了。另外要两样东西，‘独脚蟹’、油炸臭豆腐干。”

“独脚蟹”就是发芽豆，大小酒店必备。油炸臭豆腐干就难了，“这时候，担子都过去了。”王老板说，“还不知有没有。”

“一定要！”胡雪岩固执地说，“你叫个人，多走两步路去找，一定要买来！”

“是，是！一定买来，一定买来！”王老板一迭连声地答应，叫个小徒弟遍处去找，还特地关照一句，“快去快回。”

于是，胡雪岩先独酌。一桌子的酒菜，他单取一样发芽豆，咀嚼的不是豆子，而是寒微辰光那份苦中作乐的滋味。心里是说不出的那种既辛酸又安慰的隽永向往的感觉。

一抬眼突然发觉，张胖子笑嘻嘻地站在面前，才知道自己是想得出神了，定定神问道：“吃了饭没有？”

“正在吃酒，阿祥来到。”张胖子坐下来问道，“今天倒清闲，居然想到这里来吃酒？”

“不是清闲，是无聊。”

张胖子从未听他说过这种泄气的话，不由得张大了眼想问，但烫来的酒，糟香扑鼻，就顾不得说话先要喝酒了。

“好酒！”他喝了一口说，啧啧地咂着嘴唇，“嫡路绍兴花雕。”

“酒再好，也比不上我们在盐桥吃烧酒的味道好。”

“呕！”张胖子抬头四顾，“倒有点像我们常常去光顾的那家‘纯号’酒店。”

“现在也不晓得怎么样了？”胡雪岩微微叹息着，一仰脸，干了一碗。

“你这个酒，不能这样子喝！要吃醉的。”张胖子停杯不饮，愁眉苦脸地说，“啥事情不开心？”

“没有啥！有点想杭州，有点想从前的日子。老张，‘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来，我敬你！”

张胖子不知他是何感触，惴惴然看着他说：“少吃点，少吃点！慢慢来。”

还好，胡雪岩是心胸开阔的人，酒德甚好，两碗酒下肚，只想高兴的事。想到阿祥，便即问道：“老张，前面有家杂货店，老板姓魏，你认不认识？”

“我们是同行，怎么不认识？你问起他，总有缘故吧？”

“他有个女儿，也叫阿巧，长得圆圆的脸，倒是宜男之相。你总也很熟？”

听这一说，张胖子的兴致来了，精神抖擞地坐直了身子，睁着眼睛看着胡雪岩，一面点头，一面慢吞吞地答道：“我很熟，十天八天总要到我店里来一趟。”

“为啥？”

“她老子进货，到我这里来拆头寸，总是她来。”

“这样说，他这个杂货店也可怜巴巴的。”

“是啊，本来是小本经营。”张胖子说，“就要他这样才好。如果是殷实的话，铜钿银子上不在乎，做父母的就未必肯了。”

“肯什么？”胡雪岩不懂他的话。

“问你啊！不是说她宜男之相？”

胡雪岩愣了一下，突然意会，一口酒直喷了出来，赶紧转过脸去，一面呛，一面笑。将个张胖子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啊！老张，你一辈子就是喜欢自作聪明，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张胖子嗫嚅着说，“你不是想讨个会养儿子的小？”

“所以说，你是自作聪明。哪有这回事？不过，谈的倒也是喜事，媒人也还是要请你去做。”接着，胡雪岩便将阿祥与阿巧的那一段情，都说给了张胖子听。

“好啊！”张胖子很高兴地，“这个媒做起来包定不会‘春梅浆’！”

“春梅浆”是杭州的俗语，做媒做成一对怨偶，男女两家都埋怨媒人，有了纠纷，责成媒人去办交涉，搞得受累无穷，就叫“春梅浆”。老张说这话，就表示他对这头姻缘，亦很满意，使得胡雪岩越发感到此事做得惬意称心。一高兴之下，又将条件放宽了。

“你跟魏老板去说，入赘可以，改姓不可以。既然他女儿是宜男之相，不怕儿子不多，将来他自己挑一个顶他们魏家的香烟好了。至于阿祥，我叫他也做杂货生意，我借一千银洋给他做本钱。”

“既然如此，也就不必谈聘金不聘金了。嫁妆、酒席，一切都是男家包办。拜了堂，两家并作一家。魏老板不费分文，有个女婿养他们的老，有这样便宜的好事，他也该心满意足了。你看我，明天一说就成功，马上挑日子办喜事。”

“那就重重拜托。我封好谢媒的红包，等你来拿。”

“谢什么媒！你帮我的忙还帮得少了不成？”

谈到这里，小徒弟捧来一大盘油炸臭豆腐干。胡雪岩不暇多说，一连吃了三块，有些狼吞虎咽的模样，便又惹得爱说话的张胖子要开口了。

“看你别的菜不吃，发芽豆跟臭豆腐干倒吃得起劲！”

胡雪岩点点头，停箸答道：“我那位老把兄嵇鹤龄，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从前有个穷书生，去庙里住，跟一个老和尚做了朋友。老和尚常常掘些芋头，煨在热灰里，穷书生吃得津津有味。到后来穷书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做了大官。

衣锦还乡，想到煨芋头的滋味，特为去拜访老和尚，要尝一尝，一尝之下，说不好吃。老和尚答他一句：芋头没有变，你人变了！我今天要吃发芽豆跟臭豆腐干，也就仿佛是这样一种意思。”

“原来如此！你倒还记得，当初我们在纯号‘摆一碗’，总是这两样东西下酒。”张胖子接着又问，“现在你尝过了，是不是从前的滋味？”

“是的。”

“那倒难得！”张胖子有点笑他言不由衷的意味，“鱼翅海参没有拿你那张嘴吃刁？”

“你弄错了，我不是说它们好吃！从前不好吃，现在还是不好吃。”

“这话我就不懂了！不好吃何必去吃它？”张胖子说，“从前也不晓得吃过多少回，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发芽豆、臭豆腐干不好吃。”

“不好吃，不必说，想法子去弄好吃的来吃。空口说白话，一点用都没有，反而害得人家都不肯吃苦了！”

这几句话说得张胖子愣住了，怔怔地看了他好半天，方始开口：“老胡，我们相交不是三年五年，到今天我才晓得你的本性。这就难怪了！你由学生意爬到今天大老板的地位，我从钱庄大伙计弄到开小杂货店，都是有道理的。”

一向笑嘻嘻的张胖子，忽然大生感触，面有抑郁之色。胡雪岩从他的牢骚话中，了解他不得意的心情，多年的患难贫贱之交，心里自然也很难过。

他真想安慰他，因而想到跟刘不才与古应春所商量的计划，不久联络好了杭州的小张和嘉兴的孙祥太，预备大举贩卖洋广杂货，不正好让张胖子也凑一股？股本当然是自己替他垫，只要他下手帮忙，无论如何比株守一片小杂货店来得有出息。

话已经要说出口了，想想不妥，张胖子嘴不紧，而这个贩卖洋广杂货的计划，是有作用的，不宜让他与闻。要帮他的忙，不如另打主意。

想了一下，倒是有个主意，“老张，”他说，“我也晓得你现在委屈。不过时世不对，暂时要守一守。我的钱庄，你晓得的，杭州的老根一断，就没有源头活水了！现在也是苦撑在那里的局面。希望是一定有的，要摆功夫下去。你肯不肯来帮帮我的忙？”

“你我的交情，谈不到肯不肯。不过，老胡，实在对不起，钱庄饭我吃得寒心了。你想想，我从前那个东家，我那样子替他卖力，弄到临了，翻脸不认人。如果不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吃官司都有份。从那时候起，我就罚过咒，再不吃钱庄饭！自己小本经营，不管怎么样，也是个老板。”说到这里，张胖子自觉失言，赶紧又作补充，“至于对你，情形当然不同。不过我罚过咒，不帮人家做钱庄，这个咒是跪在关帝菩萨面前罚的，不好当耍。老胡，千言万语并一句：对不起你！”说完，举杯表示道歉。

“这杯酒，我不能吃。我有两句话请问你，你罚咒，是不帮人家做钱庄？”

“是的。”

“就是说，不给人家做伙计？”

“是的！”张胖子重重地回答。

“那么，老张，你先要弄清楚，我不是请你做阜康的伙计。”

“做啥？”张胖子愕然相问。

“做股东。等于你自己做老板！这样子，随便你罚多重的咒，都不会应了。”

“做股东！”张胖子心动了，“不过，我没有本钱。”

“本钱我借你。我划一万银子，算你的股份。你来管事，另外开一份薪水。”胡雪岩说，“你那家小杂货店，我也替你想好了出路，盘给阿祥，他自然并到他丈人那里。你看，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交情，照常理说，张胖子应该一诺无辞，但他仍在踌躇，因为第一，钱庄这一行，他受过打击，确实有些寒心；第二，交朋友将心换心，唯其胡雪岩如此厚爱，自己就更得忖量一下，倘或接手以后，没有把握打开局面，整顿内部，让好朋友失望，倒不如此刻辞谢，还可以保全交情。

当然，他说不出辞绝的话，而且也舍不得辞绝，考虑了又考虑，说了句：“让我先看一看再说。”

“看？你用不着看了！”胡雪岩说，“阜康的情形比起从前王雪公在世的时候那样热闹，自然显得差了。跟上海的同行业一比，老实说一句，比上不足，比下着实有余。阜康绝没有亏空，放款出去的户头，都是靠得住的，几个大存户亦都殷实得很，不至于一下子

都来提款。毛病是我不能拿全副精神摆在上头。原来请那个大伙，人既老实，身子又不好，所以弄得死气沉沉，没有起色。你去了，当然会不同。等我来出两个主意，请你一手去做，同心协力拿阜康这块招牌再刷得它金光闪亮。”

照这样说，大可一干，不过，“我到底是啥身份到阜康呢？”他说，“钱庄的规矩，你是晓得的。”

钱庄的规矩，大权都在大伙手里，股东不得过问，胡雪岩原就有打算的，毫不迟疑地答道：“对我来说，你是股东，对阜康来说，你是大伙。你不是替人家做伙计，是替自己做。”

这个解释很圆满，张胖子表示满意，毅然决然地答道：“那就一言为定。主意你出来，事情我来做，对外是你出面，在内归我负责。”

“好极！我正就是这个意思——”

“慢来。”张胖子突然想到，迫不及待地问，“原来的那位老兄呢？”

“这你不必担心。他身体不好，而且儿子已经出道，在美国人的洋行里做‘康白度’，老早就劝他回家享福。他因为我待他不错，虽然辞过几次，我不放他，也就不好意思走。现在有你去接手，在他真正求之不得。”

张胖子释然了，“我就怕敲了人家饭碗！”他又生感慨，“我的东家不好，不能让他也在背后骂东家不好。”

“你想想我是不是那种人？”胡雪岩问道，“老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此刻起，我们就算合伙了！倒谈谈生意经，你看，我们应该怎么个做法？”

这一下，将张胖子问住了。他是钱庄学徒出身，按部就班做到大伙，讲内部管理，要看实际情形而定，谈到外面的发展，也要先了解了解市面。如要他凭空想个主意出来，可就抓瞎了。

想了好一会，他说：“现在的银价上落很大，如果消息灵通，兑进兑出一转手之间，利息不小。”

“这当然。归你自己去办，用不着商量。”胡雪岩说，“我们要商量的是，长线放远鹞，看到三五年以后，大局一定，怎么样能够飞黄腾达，一下子蹿了起来。”

“这——”张胖子笑道，“我就没有这份本事了。”

谈生意经，胡雪岩一向最起劲，又正当微醺之时，兴致更佳，“今天难得有空，我们索性好好儿筹划一番。”他问，“老张，山西票号的规矩，你总熟悉的吧？”

“隔行如隔山。钱庄、票号看来是同行，做法不同。”张胖子在胡雪岩面前不敢不说老实话，“而且，票号的势力不过长江以南，他们的内幕，实在没有机会见识。”

“我们做钱庄，唯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这方面，我平时很肯留心。现在，不妨先说点给你听。”

照胡雪岩的了解，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而以京师为中心。这几年干戈扰攘，道路艰难，公款解京，诸多不便，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部库与省库的职司，公款并不计息，汇水尤为可观，自然大获其利。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莫如京师，所以多将现款，汇到京里，实际上就是存款。这些存款的目的不是生利，而是保本，所以利息极轻。

“有了存款要找出路。头寸烂在那里，大元宝不会生小元宝的。”胡雪岩说，“山西票号近年来通行放款给做京官的，名为‘放京债’。听说一万两的借据，实付七千——”

“什么？”张胖子大声打断，“这是什么债，比印子钱还要凶！”

“你说比印子钱还要凶，借的人倒是心甘情愿，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倒霉！”

“怎么办呢？”

“你想，做官借债，拿什么来还？自然是老百姓替他还。譬如某人放了你们浙江藩司，京里打点上任盘费，到任以后置公馆、买轿马、用底下人，哪一样不用钱？于是乎先借一笔京债，到了任想法子先挪一笔款子还掉，随后慢慢儿弥补，不在老百姓头上动脑筋，岂不是就要闹亏空了？”

“这样子做法难道没有风险！譬如说，到了任不认账？”

“不会的。第一，有保人。保人一定也是京官；第二，有借据。如果赖债，到都察院递呈子，御史一参，赖债的人要丢官；第三，自有人帮票号的忙，不准人赖债。为啥呢？一班穷翰林平时都靠借债度日，就盼望放出去当考官，当学政，收了门生的‘贽敬’来还

债，还了再借，日子依旧可以过得下去。倘若有人赖了债，票号联合起来，说做官的没有信用，从此不借，穷翰林当然大起恐慌，会帮票号讨债。”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要论风险，只有一样，新官上任，中途出了事，或者死掉，或者丢官。不过也要看情形而定，保人硬气的，照样会一肩担承。”

“怪不得！”张胖子说，“这几年祁、太、平三帮票号，在各省大设分号。原来有这样的的好处！”他跃跃欲试地说，“我们何不学人家一学？”

“着啊！”胡雪岩干了一杯酒，“我正就是这个意思。”

胡雪岩的意思是，仿照票号的办法，办两项放款。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南北道路艰难，时世不同，这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文武官员，尽有当到藩司、臬司，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由京里补缺放出来，自然可以借京债，如果在江南升调，譬如江苏知县调升湖北的知府，没有一笔盘缠与安家银子就“行不得也”！胡雪岩打算仿照京债的办法，帮帮这些人的忙。

“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但要通扯扯算，以有余补不足。自从开办厘金以来，不晓得多少人发了财。像这种得了税差的，早一天到差，多一天好处，再高的利息，他也要借，而且不会吃倒账。我们的做法是要在这些户头上多赚他些，来弥补倒账。话不妨先说明白，我们是‘劫富济贫’的做法。”

“劫富济贫！”张胖子念了两遍，点点头说，“这个道理我懂了。第二项呢？”

“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这些人家在原籍，多是靠收租过日子的，一早拎只鸟笼泡茶店，下午到澡塘子睡一觉，晚上‘摆一碗’，吃得醉醺醺回家。一年三百六十天，起码三百天是这样子。这种人，恭维他，说他是做大少爷。讲得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如果不是祖宗积德，留下大把家私，一定做‘伸手大将军’了。当初逃难来的时候，总有些现款细软在手里，一时还不会‘落难’。日久天长，坐吃山空，又是在这个花天酒地的夷场上，所以这几年下来，很有些赫赫有名的大少爷，快要讨饭了！”

这话不是过甚其词，张胖子就遭遇到几个，境况最凄惨的，甚至倚妻女卖笑为生。因此，胡雪岩的话，在他深具同感，只是放款给这些人，他不以为然，“救急容易求穷难！”他说，“非吃倒账不可！”

“不会的。”胡雪岩说，“这就要放开眼光来看。长毛的气数快尽了！江浙两省一光复，逃难的回家乡，大片田地长毛抢不走，他们苦一两年，仍旧是大少爷。怎么会吃倒账？”

“啊！”张胖子深深吸了口气，“这一层我倒还没有想到。照你的说法，我倒有个做法。”

“你说！”

“叫他们拿地契来抵押。没有地契的，写借据，言明如果欠款不还，甘愿以某处某处田地作价抵还。”

“对！这样做法，就更加牢靠了。”

“还有！”张胖子跟胡雪岩一席长谈，启发良多，也变得聪明了，他说，“既然是救穷，就要看远一点。那班大少爷出身的，有一万用一万，不顾死活的，所以第一次来抵押，不可以押足，预备他不得过门的时候来加押。”

这就完全谈得对路了，越谈越多，也越谈越深。然而仅谈放款，又哪里来的款子可放？张胖子心里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疑问，却不肯问出来，因为在他意料中，心思细密的胡雪岩，一定会自己先提到，无须动问。

而胡雪岩却始终不提这一层，这就逼得他不能不问了：“老胡，这两项放款，期限都是长的，尤其是放给有田地的人家，要等光复了，才有收回的确期，只怕不是三两年的事。这笔头寸不在少数，你打算过没有？”

“当然打算过。只有放款，没有存款的生意，怎么做法？我倒有个吸收存款的办法，只怕你不赞成。”

“何以见得我不赞成？做生意嘛，有存款进来，难道还推出去不要？”

胡雪岩不即回答，笑一笑，喝口酒，神态显得很诡秘，这让张胖子又无法捉摸了。他心里的感觉很复杂，又佩服，又有些戒心，觉得胡雪岩花样多得莫测高深，与这样的人相处，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终于开口了，胡雪岩问出来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老张，譬如说：我是长毛，有笔款子化名存到你这里，你敢不敢收？”

“这——”张胖子答，“这有啥不敢？”

“如果有条件的呢？”

“什么条件？”

“他不要利息，也不是活期，三年或者五年，到期来提，只有一个条件，不管怎么样，要如数照付。”

“当然如数照付，还能怎么样？”

“老张，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也还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抄家你总晓得的，被抄的人，倘或有私财寄顿在别处，照例是要追的。现在就是说，这笔存款，即使将来让官府追了去，你也要照付。请问你敢不敢担这个风险？”

这一说，张胖子方始恍然，“我不敢！”他大摇其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官府来追，不敢不报，不然就是隐匿逆产，不得了的罪名。等一追了去，人家到年限来提款，你怎么应付？”

“我晓得你不敢！”胡雪岩说，“我敢！为啥呢？我料定将来不会追。”

“喔，何以见得？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何用说道理？打长毛打了好几年了，活捉的长毛头子也不少，几时看官府追过。”胡雪岩放低了声音又说，“你再看看，官军捉着长毛，自然搜刮一空，根本就不报的，如果要追，先从搜刮的官军追起，那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我说过，长毛的气数快尽了！好些人都在暗底下盘算，他们还有一场劫，只要逃过这场劫，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是怎么样一场劫？”

“这场劫就是太平天国垮台。一垮台，长毛自然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那一阵乱的时候最危险。只要局面一定，朝廷自然降旨：首恶必惩，胁从不问，更不用说追他们的私产。所以说，只要逃过这场劫，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

谈到这里，张胖子恍然大悟。搜刮饱了的长毛，要逃这场劫有个逃法，一是保命，二是保产。大劫来时即令逃得了命，也逃不了财产。换句话说，保命容易保产难，所以要早作安排。

想通了，不由得连连称“妙”！但张胖子不是点头，而是摇头，“老胡，”他带着些杞人忧天的味道，“你这种脑筋动出来，要遭天忌的！”

“这也不足为奇！我并没有害人的心思，为啥遭天之忌？”

“那么，犯不犯法呢？”张胖子自觉这话说得太率直，赶紧又解释，“老胡，我实在因为这个法子太好了。俗语说的是：好事多磨！深怕其中有办不通的地方，有点不大放心。”

“你这话问得不错的。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隐匿罪犯的财产，固然犯法，但要论法，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份？”

“其实我们晓得的，良心上总说不过去！”

“老张，老张！”胡雪岩喝口酒，又感叹又欢喜地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本性厚道，实在不错。然而要讲到良心，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主顾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至于对朝廷，要做官的讲良心。这实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顾讲良心是一样的道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廷是文武官儿的主顾，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不讲良心。在我们就可以不讲了。”

“不讲良心讲啥？”

“讲法，对朝廷守法，就是对朝廷讲良心。”

张胖子点点头，喝着酒沉思，好一会才欣然开口：“老胡，我算是想通了。多少年来我就弄不懂，士农工商，为啥没有奸士、奸农、奸工，只有奸商？可见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别有讲究。不过要怎么个讲究，我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对朝廷守法、对主顾讲公平，就是讲良心，就不是奸商！”

“一点不错！老实说一句：做生意的守朝廷的法，做官的对朝廷有良心，一定天下太平。再说一句：只要做官的对朝廷讲良心，做生意的就不敢不守法。如果做官的对朝廷没有良心，要我们来对朝廷讲良心，未免迂腐。”

“嗯，嗯，你这句话，再让我来想一想。”张胖子一面想，一面说，“譬如，有长毛头子抓住了，抄家，做官的抹煞良心，侵吞这个人的财产，那就是不讲良心。如果我们讲

良心呢？长毛化名来存款，说是应该充公的款子，我们不能收。结果呢？白白便宜赃官，仍旧让他侵吞了。对！”他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光是做生意的对朝廷讲良心，没有用处。我们只要守法就够了！”

“老张啊！”胡雪岩也欣然引杯，“这样才算是真正想通。”

这一顿酒吃得非常痛快，最后是张胖子抢着做的东。分手之时，胡雪岩特别关照，他要趁着属未到上海来的这两天，将钱庄和阿祥的事安排好，因为全家劫后重聚，他打算好好陪一陪老母，那时什么紧要的大事都得搁下来。

张胖子诺诺连声。一回到家先跟妻子商议，那小杂货店如何收束。他妻子倒也有些见识的，听了丈夫的话，又高兴，又伤感。走进卧房，開箱子取出一个棉纸包，打开来给张胖子看，是一支不甚值钱的银镶风藤镯子。

做丈夫的莫名其妙，这支镯子与所谈的事有何相干？而张太太却是要从这上头谈一件往事，“这支镯子是雪岩的！就在这支镯子上，我看出他要发达。”她说，“这还是他没有遇到王抚台的时候的话。那时他钱庄里的饭碗敲破了，日子很难过。有一天来跟我说，他有个好朋友从金华到杭州来谋事，病在客栈里，房饭钱已经欠了半个月，还要请医生看病，没有五两银子不能过门，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我看雪岩虽然落魄，那副神气不像倒霉的样子。一件竹布长衫，虽然褪了色，也打过补丁，照样浆洗得蛮挺括，见得他家小也是贤惠能帮男人的。就为了这一点，我‘嗯顿’都不打一个，借了五两银子给他。”

“噢！”张胖子大感兴趣，“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倒没听你说过。钱，后来还你没有？”

“你不要打岔，听我说！”张太太说，“当时雪岩对我说：‘现在我境况不好。这五两银子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不过我一定会还。’说老实话，我肯借给他，自然也不打算他一时会还，所以我说：‘不要紧！等你有了还我。’他就从膀子上勒下这只风藤镯子，交到我手里：‘镯子连一两银子都不值，不能算押头，不过这只镯子是我娘的东西，我看得很贵重。这样子做，是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记掉还人家的钱。’我不肯要，他一定不肯收回，就摆了下来。”

“这不像雪岩的为人，他说了话一定算数的。”

“你以为镯子摆在我这里，就是他没有还我那五两银子？不是的！老早就还了。”

“什么时候？”

“就在他脱运交运，王抚台放到浙江来做官，没有多少时候的事。”

“那么镯子怎么还在你手里呢？”

“这就是雪岩做人，不能不服他的道理。当时他送来一个红封套，里头五两银子银票，另外送了四色水礼。我拿镯子还他，他不肯收。他说，现在的五两银子绝不是当时的五两银子，他欠我的情，还没有报。这只镯子留在我这里，要我有啥为难的时候去找他，等帮过我一个忙，镯子才肯收回。我想，他娘现在戴金佩玉，也不在乎一只风藤镯子，无所谓的事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那次他帮你一个大忙，我带了四样礼去看他，特为去送镯子。他又不肯收。”

“这是啥道理？”张胖子越感兴味，“我倒要听听他又是怎么一套说法？”

“他说，他帮你的忙，是为了同行的义气，再说男人在外头的生意，不关太太的事。所以他欠我的情，不能‘划账’，镯子叫我仍旧收着，他将来总要替我做件称心满意的事，才算补报了我的情。”

“话倒也有道理。雪岩这个人够味道就在这种地方，明明帮你的忙，还要教你心里舒坦。闲话少说，我们倒商量商量看，这爿杂货店怎么样交出去？”张胖子皱着眉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欠欠人的账目，鸡零狗碎的，清理起来，着实好有几天头痛。”

“头痛，为啥要头痛？人欠欠人都有账目的，连店址带货色‘一脚踢’。我们‘推位让国’都交给了人家，拍拍身子走路，还不轻松？”

张胖子大喜，“对！还是你有决断。”他说，“明天雪岩问我盘这爿店要多少钱，我就说，我是一千六百块洋钱下本，仍旧算一千六百块好了。”

这套说法完全符合张太太的想法。三四年的经营，就这片刻间决定割舍，夫妇俩都无留恋之意，因为对“老本行”毕竟有根深蒂固的感情在，而且又是跟胡雪岩在一起。相形之下，这爿小杂货店就不是“鸡肋”而是“敝屣”了。

皆大欢喜

一早起身，张胖子还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提着鸟笼上茶店，有时候经过魏老板那里，因为同行的缘故，也打个招呼。魏老板克勤克俭，从来不上茶店，但张胖子这天非邀他去吃茶不可，因为做媒的事，当着阿巧不便谈。

踏进店堂，开门见山道明来意，魏老板颇有突然之感，因而便有辞谢之意。就在这时候，阿巧替她父亲来送早点，一碗豆腐浆，一团粢米饭，看到张老板甜甜地招呼：“张伯伯早！点心吃过没有？”

张胖子不即回答，将她从头看到脚，真有点相亲的味道，看得阿巧有些发窘。但客人还未答话，不便掉身而去，只有将头扭了开去，避开张胖子那双盯住了看的眼睛。

“阿巧！”张胖子问道，“你今年几岁？”

“十七。”

“生日当然是七月初七。时辰呢？”

这下惊了阿巧！一早上门，来问时辰八字，不是替自己做媒是做啥？这样转着念头，立刻想到阿祥，也立刻就着慌了！“哪个要你来做啥断命的媒？”她在心中自语，急急地奔到后面，寻着她母亲问道：“张胖子一早跑来为啥？”

“哪个张胖子？”

“还有哪个？不就是同行冤家的张胖子！”

“他来了？我不晓得啊！”

“娘！”阿巧扯着她的衣服说，“张胖子不晓得啥心思，又问生日，又问时辰。我——”她顿一顿足说，“我是不嫁的！用不着啥人来噜苏。”

这一说，做母亲的倒是精神一振，不晓得张胖子替女儿做的媒，是个何等样人，当时便说：“你先不要乱！等我来问问看。”

发觉母亲是颇感兴趣的神气，阿巧非常失望，也很着急。她心里在想，此身已有所属，母亲是知道的，平时对阿祥的言语态度，隐隐然视之为“半子”，那就不但知道自己属意于什么人，而且这个人也是她所中意的。既然如此，何必又去“问问看”？岂不是不

明事理的老糊涂了！

苦的是心里这番话说不出口，也无法用任何暗示提醒她。情急之下，只有撒娇，拉住她母亲的衣服不放。

“不要去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没有啥好问的。”

“问问也不要紧。你这样子做啥？”

母女俩拉拉扯扯，僵持着，也因循着，而魏老板却因为情面难却，接受了张胖子的邀请，在外面提高了声音喊：“阿巧娘！你出来看店，我跟张老板吃茶去了。”

这一下阿巧更为着急。原意是想母亲拿父亲叫进来，关照一句：如果张胖子来做媒，不要理他。不想要紧话未曾说清楚，白白耽误了工夫。如今一起去吃茶，当然是说媒。婚事虽说父母之命，而父亲可以做七分主，如果在茶店里糊里糊涂听信了张胖子的花言巧语，那就是一辈子不甘心的恨事。

念头风驰电掣般快，转到此处，阿巧脱口喊道：“爹！你请进来，娘有要紧话说。”

魏老板听这一说，便回了进来。他妻子问他：“张胖子是不是来替阿巧做媒？”

魏老板还未答话，阿巧接口：“哪个要他来做啥媒？我是不嫁的。”

“咦！”魏老板看看妻子，又看看女儿，真有些莫名其妙了，“你们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

阿巧耳朵灵，心思快，立刻喜孜孜地问道：“那么，他来做啥呢？”

“他说要跟我谈一笔生意。”

“谈生意？”他妻子问道，“店里不好谈？”

“我也是这么说。他说他一早起来一定要吃茶，不然没有精神。我就陪他去吃一回也不要紧。”

“好，好！”阿巧推一推她父亲，“你老人家请！不过，只好谈生意，不好谈别的。”

这一去去了两个钟头还不回来。阿巧心里有些嘀咕，叫小徒弟到张胖子每天必到的那

家茶店里去悄悄探望。须臾回转，张胖子跟魏老板都不在那里。

这就显得可疑了。等到日中，依然不见魏老板的影子。母女俩等了好半天等不回来，只有先吃午饭。刚扶起筷子，魏老板回来了，满脸红光，也满脸的笑容。

阿巧又是欣慰又是怨，“到哪里去了？”她埋怨着，“吃饭也不回来！”

“张胖子请我吃酒，这顿酒吃得开心。”

“啥开心？生意谈成功了？”阿巧问，“是啥生意？”

“不但谈生意，还谈了别样。是件大事！”魏老板坐下来笑道，“你们猜得不错，张胖子是来替我们女儿做媒的。”

听到这里，阿巧手足发冷，一下扑到母亲肩上，浑身抖个不停。

魏老板夫妇俩无不既惊且诧！问她是怎么回事，却又似不肯明说，只勉强坐了下来，怔怔地望着她父亲。

到底知女莫若母，毕竟猜中了她的心事，急急向丈夫说：“张胖子做媒，你不要乱答应人家。”

“为啥不答应？”

“你答应人家了！是怎么样的人家，新郎官什么样子？”

“新郎官什么样子，何用我说？你们天天看见的。”

提到每天看到的人，第一个想起的是隔壁水果店的小伙计润生，做事巴结，生得也还体面。他有一手“绝技”，客人上门买只生梨要削皮，润生手舞两把平头薄背的水果刀，旋转如飞，眼睛一眨的工夫，削得干干净净，梨皮成一长条。阿巧最爱看他这手功夫，他也最爱看阿巧含笑凝视的神情。有一次看得出神失了手，自己削掉一小节指头，一条街上传为笑谈。以此话柄为嫌，阿巧从此总是避着他，但彼此紧邻，无法不天天见面，润生颇得东家的器重，当然是可能来求婚的。

第二个想起的是对面香蜡店的小开，生得倒是一表人才，而且门当户对，可惜终年揭不得帽子，因为是个癞痢。阿巧想起来就腻味，赶紧抛开再想。

这一想就想到阿祥了，顿时面红心跳。要问问不出口，好在有她母亲，“是哪

个？”她问她丈夫。

“还有哪个，自然是阿祥！”

“祥”字刚刚出口，阿巧便霍地起身，躲了进去，脚步轻盈无比。魏老板愣了一会，哈哈大笑。

“笑啥？快说！阿祥怎么会托张胖子来做媒？他怎么说？你怎么答复他？从头讲给我们听。”

这一讲，连“听壁脚”的阿巧在内，无不心满意足，喜极欲涕，心里都有句话：“阿祥命中有贵人，遇见胡道台这样的东家！”

空门寻踪

然而胡道台此时却还管不到阿祥的事，正为另一个阿巧在伤脑筋。

阿巧姐昨夜通宵不归，一直到这天早晨九点钟才回家。问起她的行踪，她说心中气闷，昨天在一个小姐妹家谈了一夜。

她的“小姐妹”也都三十开外了，不是从良，便是做了本家——老鸨。如是从了良的“人家人”，不会容留她只身一个人过夜，一定在头天夜里就派人送了她回来。这样看来，行踪就很有疑问了。

于是胡雪岩不动声色地派阿祥去打听。阿巧姐昨天出门虽不坐家里轿子，但料想她也不会步行，所以阿祥承命去向弄堂口待雇的轿夫去探问。果然问到了，阿巧姐昨天是去了宝善街北的兆荣里，那轿夫还记得她是在倒数第二家，一座石库门前下的轿。

所谓“有里兆荣并兆富，近接公兴，都是平康路”，那一带的兆荣里、兆富里、公兴里是有名的纸醉金迷之地。阿巧姐摒绝从人，私访平康，其意何居？着实可疑。

要破这个疑团，除却七姑奶奶更无别人。胡雪岩算了一下，这天正是她代为布置新

居，约定去看的第四天，因而坐轿不到古家，直往昼锦里而去。

果然，屋子已粉刷得焕然一新，七姑奶奶正亲自指挥下人，在安放簇新的红木家具。三月底的天气，艳阳满院，相当闷热，七姑奶奶一张脸如中了酒似的，而且额上见汗，头发起毛，足见劳累。

胡雪岩大不过意，兜头一揖，深深致谢。七姑奶奶答得漂亮：“小爷叔用不着谢我，老太太、婶娘要来了，我们做小辈的，该当尽点孝心。”

说着，她便带领胡雪岩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去看，不但上房布置得井井有条，连下房也不疏忽，应有尽有。费心如此，做主人的除了没口夸赞以外，再不能置一词。

一个圈子兜下来，回到客厅喝茶休息，这时候胡雪岩方始开口，细诉阿巧姐一夜的芳踪，向七姑奶奶讨主意。

事出突兀，她一时哪里有主意？将胡雪岩所说的话，前前后后细想了一遍，觉得有几件事先要弄清楚。

“小爷叔，”她问，“阿巧姐回来以后，对你是啥样子？有没有发牢骚？”

“没有，样子很冷淡。”

“有没有啥收拾细软衣服，仿佛要搬出去的样子？”

“也没有。”胡雪岩答说，“坐在那里剥指甲想心事，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在那里似的。”

就问这两句话便够了。七姑奶奶慢慢点着头，自言自语似的说：“这就对了！她一定是那么个主意！”

由于刚才一问一答印证了回忆，胡雪岩亦已有所意会。然而他宁愿自己猜得不对，“七姐，”他很痛苦地问，“莫非她跟她小姐妹商量好了，还要抛头露面，自己去‘铺房间’？”

“贱货！”脱口骂了一句。

“小爷叔！这，我要替阿巧姐不服。”七姑奶奶的本性露出来了，义形于色地说，“一个人总要寻个归宿。她不愿做低服小，只为觉得自己出身不是良家，一向自由惯

了的，受不得大宅门的拘束，要在外头住，说起来也不算过分。这一层既然办不到，只有另觅出路，哪里来的还到哪里去，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算是从良，总亦不能喊个媒婆来说：‘我要嫁人了，你替我寻个老公来！’她‘铺房间’自己不下水，遇见个知心合意的，自订终身，倒是正办。”

听她一顿排揎，胡雪岩反倒心平气和了，笑笑说道：“其实她要这样子做，倒应该先跟七姐来商量。”

“跟我没商量！我心里不反对她这样子做，口里没有赞成她再落火坑的道理。阿巧姐是聪明人，怎么会露口风？我现在倒担心一件事，怕她心里恨你，将来会有意坍你的台。”

“怎么坍法？”胡雪岩苦笑着，“只要她再落水，我的台就让她坍足了。”

“那还不算坍足。明天她挂上一块‘杭州胡寓’的牌子，那才好看呢！”

一句话说得胡雪岩发愣。他也听人说过，这一两年夷场“花市”，繁盛异常，堂子里兴起一种专宰冤大头的花样，找个初涉花丛，目炫于珠围翠绕，鼻醉于粉膩脂香，耳溺于嗽嘈弦管的土财主，筵前衾底，做足了宛转绸缪的柔态痴情，到两情浓时，论及嫁娶，总说孤苦伶仃一个人，早已厌倦风尘，只为“身背浪向”有几多债务，只要替她完了债，她就是他家的人。除此别无要求。

于是冤大头替她还债“卸牌子”，自此从良。到一做了良家妇女，渐渐不安于室，百般需索，贪壑难填，稍不如意，就会变脸，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得这家人家的上上下下，六神不安。冤大头这才知道上了恶当，然而悔之晚矣！少不得再花一笔钱，才能请她走路。

这个花样名为“湔浴”。如果洗清了一身债务，下堂求去，两不相干，还算是有心心的。有些积年妖狐，心狠手辣，嫁而复出，还放不过冤大头，顶着他的姓接纳生张熟魏，甚至当筵诉说她的嫁后光阴如何如何，或者这家人家的阴私家丑，少不得又要花钱，才能无事。

不过，阿巧姐总不至于如此绝情。胡雪岩问道：“她这样子做，于她有什么好处？她是理路极清楚的人，为啥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小爷叔这句话说得很实在，阿巧姐应该不是这种人。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反倒好办了。小爷叔，你交给我，包你妥当。”七姑奶奶接着又说，“小爷叔，你这两天不要回

去！住在我这里，还是住在钱庄里，随你的便，就是不要跟阿巧姐见面。”

胡雪岩实在猜不透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料知问亦无用，为今之计，只有丢开不管，听凭她去料理了。

于是他说：“我住在钱庄里好了。我请了张胖子做档手，趁这两天工夫陪他在店里谈谈以后的生意。”

“张胖子为人倒靠得住的。就这样好了！你去忙你的生意，有事我会到阜康来接头。”

当天下午，七姑奶奶就去看一个人，是尤五的旧相知怡情老二。当年因为松江漕帮正在倒霉的时候，弟兄们生计艰难，身为一帮当家的尤五，岂可金屋藏娇？因而尽管怡情老二说之再三，尤五始终不肯为她“卸牌子”。怡情老二一气之下，择人而事，嫁的是个破落的世家子弟，体弱多病，不到两年呜呼哀哉。怡情老二没有替他守节的必要，事实上也不容于大妇，因而重张艳帜，先是做“先生”，后来做“本家”，跟尤五藕断丝连，至今不绝。

阿巧姐原是怡情老二房间里的人，七姑奶奶去看怡情老二，一则是要打听打听阿巧姐预备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则也是要利用她跟阿巧姐旧日的情分，从中斡旋。不过自己一个良家妇女，为了古应春的名声，不便踏入妓家，特意到相熟的一家番菜馆落脚，托西崽去请怡情老二来相会。

两个人有大半年不曾见面了。由于彼此的感情一向很好，所以执手殷勤，叙不尽的寒温。怡情老二问讯了七姑奶奶全家，与尤五以外，也问起胡雪岩，这恰好给了她一个诉说的机会。

“我今天就是为我们这位小爷叔的事，要来跟你商量。”七姑奶奶说，“阿巧姐跟胡老爷要分手了。”

“为啥？”怡情老二讶然相问，“为啥合不来？”

“其实也没有啥合不来。”七姑奶奶将胡家眷属脱困，将到上海，谈到阿巧姐的本心，语气中一直强调，脱辐已成定局，姻缘无可挽救。

怡情老二凝神听完，面现困惑，“阿巧姐跟我，一两个月总要见一次面，这样的大事，她怎么不来跟我谈？”她问，“她与胡老爷分手以后怎么办？苏州又回不去，而且乡下她也住不惯的。”

“是啊！”七姑奶奶接口说道，“不管她怎么样，我们大家的情分总在的，就是胡老爷也很关心她。一个女流之辈，孤零零的，总要有个妥当的安顿之处才好。她自己好像打定了主意。不过，这个主意照我看不大高明。二阿姐，你晓不晓得她在兆富里有没有要好的小姐妹？”

怡情老二想了一下答说：“有的。她从前没有到我这里来之前，在心想红老六那里帮忙，跟同房间的阿金很谈得来。阿金我也认识的，现在就住在兆富里，养着个小白脸。”

“这个阿金，现在做啥？”

“现在也是铺房间。”

“我猜得恐怕不错。”七姑奶奶将阿巧姐瞒着人私访兆富里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推断她是跟阿金在商量，也要走这条路。

“奇怪！她为什么不来跟我商量？”

“二阿姐，你问得对。不过，我倒要请问你，如果阿巧姐要走这条路，你赞成不赞成？”

“我怎么会赞成？这碗饭能不吃最好不吃！”

“那就对了。她晓得你不会热心，何必来跟你商量？”

“这话倒也是。”怡情老二仍然困惑，“我就不懂。她为啥还要回头来‘触祭’这碗断命饭？”

七姑奶奶认为要商量的正就是这一点。猜测阿巧姐预备重堕风尘的动机，不外三种：第一是为生计所逼；第二是报复胡雪岩；第三是借此为阅人之地，要好好觅个可靠的人，为一世的归宿。

“我在想，”七姑奶奶分析过后，谈她自己的意见，“第一，她不必愁日子不好过，她自己跟我说过，手里有两三万银子的私房，何况分手的时节，胡老爷总还要送她一笔钱。至于说到报复，到底没有深仇切恨，要出人家的丑，自己先糟蹋名声出了丑，她不是

那种糊涂人。想来想去，只有这样子一个理由：想挑个好客人嫁！”

“为了要嫁人，先去落水？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怡情老二大为摇头，“除非像阿金那样，挑个小白脸养在小房子里，要挑好客人是挑不到的。”

这话可以分两方面来听，一方面听怡情老二始终是不信阿巧姐会出此下策的语气，另一方面亦可以听出她不以阿巧姐此举为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听，都能使七姑奶奶感到欣慰的。

“二阿姐，我亦不相信阿巧姐会走上这条路。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一面是帮我小爷叔的忙，一面也是为阿巧姐的好。二阿姐，这件事上头，你要看我五哥的份上，帮一帮我的忙！”

怡情老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七姑奶奶，说到这话，你该罚！你的吩咐，我还有个不听的？”她质问着，“为啥要搬出五少来？”

“是我的话说得不对，你不要动气。我们商量正经，我原有个主意——”

七姑奶奶是打算着一条移花接木之计，特地托号子里的秦先生，写信给宁波的张郎中，想撮合他与阿巧姐成就一头姻缘。这话说来又很长，怡情老二从头听起，得知张郎中如何与阿巧姐结识，以及后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怅然而返的经过，对此人倒深为同情。

“七姑奶奶，你这个主意，我赞成。不过，是不是能够成功，倒难说得很。男女之间，完全靠缘分，看样子，阿巧姐好像跟他无缘。”

“不是！当初是因为我小爷叔横在中间，这面一片心都在他身上，张郎中再好也不会中意。那面，看阿巧姐是有主儿的，知难而退。其实，照我看，阿巧姐既然不愿意做人家的偏房，嫁张郎中就再好不过。第一，张郎中的太太最近去世了，以他对阿巧姐那一片痴情来说，讨她回去做填房，也是肯的；第二，张郎中年纪也不大。”七姑奶奶问道，“阿巧姐今年多少？”

“她属羊的。今年——”怡情老二扳指头算了一下，失声惊呼，“今年整四十了！”

“她显得年轻，四十倒看不出。不过总是四十了！”七姑奶奶停了一下，歉然地说，“二阿姐，我说一句你不要生气，四十岁的人，又是这样子的出身，只怕要做人家的正室，不大容易！”

“岂止不大容易？打着灯笼去找都难。”怡情老二很郑重地问道，“七姑奶奶，张郎中那里，你有几分把握？”

“总有个六七分。”

“六七分是蛮有把握的了。我今天就去看看阿巧姐，问她到底是啥意思。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自然最好，倘使有的，我一定要拦住她。总而言之，不管她怎么样打算，我一定要做个媒。”

“你是女家的媒人，我是男家的。我们一定拿它做成功也是件好事。”

“当然是好事。不过，好像委屈了张郎中。”

提到这一层，七姑奶奶想起自己嫁古应春以前，由胡雪岩居间安排，拜王有龄的老太太做义女的往事，顿时又有了灵感。

“二阿姐，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倒商量商量看，怎么样把阿巧姐的身份抬一抬？”

七姑奶奶的安排是，请胡老太太收阿巧姐为义女，于是胡雪岩便是以“舅爷”的身份唱一出“嫁妹”了。这原是古人常有之事，在此时此地来说，特别显得情理周至，怡情老二自然赞成，也为阿巧姐高兴，认为这样子做，她倒是“修成正果”了。

七姑奶奶也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打算，性子本来急，也正兴头的时候，当时就要邀怡情老二一起去看阿巧姐，当面锣、对面鼓，彻底说个明白。倒还是怡情老二比较持重，认为应该先跟阿金碰个头，打听清楚了邀她一起去谈，更容易使阿巧姐受劝。

“那也好！”七姑奶奶问道，“我们就去看阿金。”

“这——”怡情老二知道阿金因为养着小白脸，忌讳生客上门，但这话不便明说，所以掉个枪花，“七姑奶奶，你的身份不便到她那里。我叫人去喊她来。”

于是她唤带来的小大姐，赶到兆富里去请阿金，特别叮嘱喊一乘“野鸡马车”，催阿金一起坐了来。

在这等候的当儿，少不得又聊家常。怡情老二的话中，颇有厌倦风尘之意，但也不曾表示要挑个什么样的人从良，七姑奶奶思路快，口也快，听出她的言外之意，忍不住要提出诤劝。

“二阿姐，你不要一门心思不转弯，那样也太痴了！你始终守着我五哥，守到头发白也不会成功。这里头的原因，五哥想必跟你说过。他领一帮，做事要叫人心服，弟兄穷得没饭吃，他还要多立一个门户，你想，这话怎么说得过去？二阿姐，你死了这条心吧！”

怡情老二无词以对，默然泫然，唯有背人拭泪。七姑奶奶也觉得心里酸酸的好不自在，倒有些懊悔，不该拿话说得这么直。

“说真的，”她没话找话，用以掩饰彼此都感到的不自然，“那位张郎中倒是好人，家道也过得去，我就怎么没有想到，早应该替你做这个媒。”

“多谢你，七姑奶奶！命生得不好，吃了这碗断命饭，连想做小都不能够，还说啥？”

话中依然是怨怼之意。使得一向擅于词令的七姑奶奶也无法往下接口了。

幸好，兆富里离此不远，一辆马车很快地去而复回，载来了阿金。她在路上便已听小大姐说过，所以一见七姑奶奶，不必怡情老二引见，很客气地问道：“是尤家七姑奶奶？生得好体面！”

“不敢当！这位，”七姑奶奶问怡情老二，“想来就是阿金姐了？”

“是啊！”怡情老二做主人，先替阿金要了食物饮料，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七姑奶奶为了关心阿巧姐，特意请你来，想问问你，这两天阿巧姐是不是到你那里去了？”

“她常到我那里来的。”

“阿金姐，”七姑奶奶说，“我们是初会，二阿姐知道我的，心直口快。我说话有不到的地方，请你不要见气。”

这是因为阿金跟怡情老二，谈到阿巧姐时，一上来便有针锋相对之势，七姑奶奶深怕言语碰僵，不但于事无补，反倒伤了和气，所以特为先打招呼。

阿金也是久历风尘，熟透世故的人，自知一句“她常到我这里来的”答语，语气生硬，隐含敌意，成为失言。所以歉然答道：“七姑奶奶你言重了！我的嘴笨。二阿姐又是好姐妹，说话不用客气。你可千万不能多我的心！”

既然彼此都谦抑为怀，就无须再多作解释，反倒像真的生了意见。不过，有些话，七姑奶奶因为彼此初交，到底不便深问，要由怡情老二来说，比较合适。因而报以一笑之

外，向旁边抛了个眼色示意。

怡情老二点点头，接下来使用平静的语气，向阿金说明原委：“阿巧姐跟胡老爷生了意见。‘清官难断家务事’，谁是谁非也不必去说它，总而言之，恐怕是要分手了。七姑奶奶跟阿巧姐的感情一向是好的，当初作成他们的姻缘，又是七姑奶奶出过力的，不管怎么说，阿巧姐的事，她不能不关心。刚刚特地寻了我来问我，我实在不晓得。阿巧姐好久没有碰过头了，听说这两天到你那里去过，想必总跟你谈了，她到底有什么打算？”

“喔，”阿金听完，不即回答，却转脸问七姑奶奶，“阿巧姐跟胡老爷的感情，到底怎么样？”

“不坏啊！”

“那就奇怪了！”阿金困惑地说，“她每次来，总怨自己命苦。我问她：胡老爷待你好不好？她总是摇头不肯说。看样子——”

下面那句话，她虽不说，亦可以猜想得到。这一下，却是轮到七姑奶奶有所困惑了，“阿巧姐为啥有这样的表示？”她问，“他们要分手，也是最近的事，只为胡老爷的家眷要到上海来了，太太不容老爷在外面另立门户，阿巧姐又不肯进他家的门，以至于弄成僵局。要说以前，看不出来他们有啥不和的地方！”

阿金点点头，“这也不去说它了。”她的脸色阴沉了，“也许要怪我不好。我有个堂房姑婆，现在是法华镇白衣庵的当家师太，一到上海，总要来看我，有时候跟阿巧姐遇见，两个人谈得很起劲。我们那位老师太，说来说去无非‘前世不修今世苦’，劝她修修来世。这也不过出家人的老生常谈，哪知道阿巧姐倒有些入迷的样子。”

一口气说到这里，七姑奶奶才发觉自己的猜想完全错了！照这段话听来，阿巧姐去看阿金，或者与那位师太有关，不是为了想铺房间。因而急急问道：“怎样子的入迷？”

“说起来真教人想不到。她那天来问我白衣庵的地址，我告诉了她，又问她打听地址何用。她先不肯说，后来被逼不过，才说实话：要到白衣庵去出家！”

七姑奶奶大惊失色：“做尼姑？”

“哪个晓得呢？”阿金忧郁地答道，“我劝了她一夜，她始终也没有一句确实的话，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哪个也猜不透。”

“我猜不会的。”怡情老二却有泰然的神情，“阿巧姐这许多年，吃惯用惯，从没有过过苦日子。尼姑庵里那种清苦，她一天也过不来。照我看——”她不肯再说下去，说下去话就刻薄了。

照七姑奶奶想，阿巧姐亦未必会走到这条路上去。自宽自慰之余，却又另外上了心事，她不愿重堕风尘，固然可以令人松一口气，但这种决绝的样子，实在也是抓住胡雪岩不放的表示。看起来麻烦还有的是。

“现在怎么办呢？”七姑奶奶叹口气说，“我都没有招数了。”

怡情老二跟她交往有年，从未见她有这样束手无策的神情。一半是为她，一半为阿巧姐，自觉义不容辞地，在此时要出一番力。

“阿巧姐落发做尼姑是不会的，无非灰心而已！我们大家为她好，要替她想条路走！”怡情老二向阿金说，“她今年整四十岁了，这把年纪，还有啥世面好混？七姑奶奶预备替她做个媒……”

听她谈完张郎中，阿金亦颇为兴奋：“有这样的收缘结果，还做啥尼姑！”她说，“难得七姑奶奶热心，我们跟阿巧姐是小姐妹，更加应该着力。这头媒做成功，实在是你阴功积德的好事。我看我们在这里空谈无用，不如此刻就去看她，我不相信三张嘴说不过她一个。”

由于怡情老二与阿金很起劲，七姑奶奶的信心也恢复了，略想一想问道：“阿金姐，二阿姐，你们是不是决心要帮阿巧姐的忙？”

“自然。”怡情老二说，“只要帮得上。”

“好的！那么两位听我说一句。凡事事缓则圆，又道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从今天起，索性叫胡老爷不必再跟阿巧姐见面，我们先把她的心思引开来，让她忘记有姓胡的这个人。这当然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所以我要先问一问两位，真要帮她的忙，一定要花功夫下去。从今天起，我们三个缠住她，看戏听书吃大菜，坐马车兜风，看外国马戏，凡是好玩的地方，都陪她去。她不肯去，就说我们要玩。人总是重情面的，她决计不好意思推辞，也不好意思哭丧了脸扫大家的兴。到夜里我们分班陪着她住在一起，一面是看住她，一面是跟她谈天解闷。这样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她的心境就不同了。到那时候再跟她提到张郎中，事情就容易成功！至于这些日子在外头玩儿的花费，我说句狂话，我还用得起，统通归我！”

“二阿姐！”阿金深深透口气，“七姑奶奶这样子的血性，话说到头了，我们只有依她。不过，也不好七姑奶奶一个人破费。”

“当然。”怡情老二向七姑奶奶说，“什么都依你，只有这上头，请你不要争，大家轮着做东。今天是我。我们走吧，邀她出来看‘杨猴子’。”

于是由怡情老二结了账，侍者将账单送了来，她在上面用笔画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认得的花押。这原是西洋规矩，名为“签字”，表示承认有这笔账。本来要写名字，如果不识字的，随意涂一笔也可以，应到规矩就行了。

三个人都带着小大姐，挤上两辆“野鸡马车”，直放阿巧姐寓处。下车一看，便觉有异，大门开了一半，却无人应门。

七姑奶奶便提高了声音喊道：“阿祥、阿福！”

阿祥、阿福都不见，楼梯上匆匆奔下来一个人，晃荡着长辫子，满脸惊惶，是阿巧姐的丫头素香。

三个人面面相觑，都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七姑奶奶遇到这种情形，却很沉着，反安慰她说：“素香，你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奶奶不见了！”素香用带哭的声音说，“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叫她慢慢说，她说得还是没头没脑，七姑奶奶只好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奶奶不见了？她什么时候出的门？”

“老爷一走，没有多少时候，她叫我到香粉弄去买丝线，又差阿祥去叫米叫柴。等到我跟阿祥回来，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门了，连门上都不知道，再看后门，是半开在那里。一直到下半天三点钟都不见回来。我进房去一看，一只小首饰箱不见了，替换衣服也少了好些。这——这——”素香着急地，不知如何表达她的想法。

这不用说，自然是到老师太那里去了。七姑奶奶倒吸一口冷气，怔怔地望着同伴。怡情老二便问：“素香，你们老爷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素香答说，“阿祥跟轿班去寻老爷去了。”

“你们老爷在钱庄里。”七姑奶奶说，“你看，轿班还有哪个在？赶快去通知，请你们老爷到这里来，我有要紧话说。”

就在这时候，胡雪岩已经赶到，同来的还有萧家骥。胡雪岩跟怡情老二熟识，与阿金却是初见，不过此时亦无暇细问，同时因为有生客在，要格外镇静，免得“家丑”外扬，所以只点点头，平静地问：“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我们是碰上的。”七姑奶奶答说，“有话到里面去说。”

进入客厅，她方为胡雪岩引见阿金。话要说到紧要地方了，却不宜让素香与阿祥听到，所以她要求跟胡雪岩单独谈话。

“阿巧姐去的地方，我知道，在法华镇，一座尼姑庵里，事不宜迟，现在就要去寻她。我看，”七姑奶奶踌躇着说，“只好我跟阿金姐两个人去，你不宜跟她见面。”

胡雪岩大惑不解，“到底怎么回事？”他问，“何以你又知道她的行踪？那位阿金姐，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没有办法细说。小爷叔，你只安排我们到法华好了。”

“法华一带都是安庆来的淮军。还不知道好走不好走呢！”

“不要紧！”萧家骥说，“我去一趟好了。”

“好极！你去最好。”七姑奶奶很高兴地说，因为萧家骥跟淮军将领很熟，此去必定有许多方便。

“七姐，我想我还是应该去。”胡雪岩说，“不见面不要紧，至少让她知道我不是不关心她。你看呢？”

“我是怕你们见了面吵起来，弄得局面很不好收场。既然小爷叔这么说，去了也不要紧。”

到得法华镇，已经黄昏。萧家骥去找淮军大将程家启部下的一个营官，姓朱，人很爽朗热心。问明来意，请他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命手下一个把总将地保老胡找了来，说知究竟。

“好的，好的！我来领路。”老胡说道，“请三位跟我来。”

于是迎着月色，往东而去，走不多远，折进一条巷子，巷底有处人家，一带粉墙，墙

内花木繁盛，新月微光，影影绰绰，薰风过处，传来一阵浓郁的“夜来香”的香味，每个人都觉得精神一振，而一颗心却无缘无故地飘荡不定，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怅惘的感觉。

这份感觉以萧家骥为尤甚，不由得便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地保答道，“就是白衣庵。晚上来，要走边门。”

边门是一道厚实的木板门，举手可及的上方，有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扁圆形铁环。地保一伸手拉了两下，只听“哐啷、哐啷”的响声。不久，听得脚步声，然后门开一线，有人问道：“哪位？”

“小音，是我！”

“噢！”门内小音问道，“老胡，这辰光来做啥？”

“你有没有看见客人？”地保指着后面的人说，“你跟了尘师父去说，是我带来的人。”

门“呀”地一声开了。灯光照处，小音是个俗家打扮的垂发女郎。等客人都进了门，将门关上，然后一言不发地往前走，穿过一条花径，越过两条走廊，到了一处禅房，看样子是待客之处。她停了下去，看着地保老胡。

老胡略有些踌躇，“总爷！”他哈腰问，“是不是我陪着你老在这里坐一坐？”

这何消说得？把总自然照办。于是老胡跟小音悄悄说了几句，然后示意胡雪岩跟着小音走。

穿过禅房，便是一个大院子，绕向西边的回廊，但见人影、花影一齐映在雪白的粉墙上，还有一头猫的影子，弓起了背，正在东面屋脊上“叫春”。萧家骥用手肘轻轻将胡雪岩撞了一下，同时口中在念：“‘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胡雪岩也看出这白衣庵大有蹊跷。但萧家骥的行径，近乎佻，不是礼佛之道，便咳嗽一声，示意他检点。

于是默默地随着小音进入另一座院落，一庭树木，三楹精舍，檀香花香，交杂飘送。萧家骥不由得失声赞道：“好雅致的地方！”

“请里面坐。”小音揭开门帘肃客，“我去请了尘师父来。”说完，她就管自己走

了。

两个人进屋一看，屋中上首供着一座白瓷观音，东面是一排本色的桧木几椅，西面一张极大的木榻，上铺蜀锦棉垫。瓶花吐艳、炉香袅袅，配着一张古琴，布置得精雅非凡。但这一切，都不及悬在木榻上方的一张横披，更使得萧家骥注目。

“胡先生！”萧家骥显得有些兴奋，“你看！”

横披上是三首诗，胡雪岩总算念得断句：

闲叩禅关访素娥，醮坛药院覆松萝，一庭桂子迎人落，满壁图书献佛多，作赋我应惭宋玉，拈花卿合伴维摩。尘心到此都消尽，细味前缘总是魔！

旧传奔月数嫦娥，今叩云房锁丝萝，才调玄机应不让，风怀孙绰觉偏多，谁参半分优婆塞？待悟三乘阿笈摩。何日伊蒲同设馔，清凉世界遣诗魔。

群花榜上笑良多，梓里云房此日过。君自怜才留好句，我曾击节听高歌，清阴远托伽山竹，冶艳低牵茅屋萝。点缀秋光篱下菊，尽将游思付禅魔。

胡雪岩在文墨这方面，还不及萧家骥，不知道宋玉、孙绰是何许人，也不知道玄机是指的唐朝女道士鱼玄机。佛经上的那些出典更是莫名其妙。但诗句中的语气不似对戒律森严的女僧，却是看得出来的。因而愕然相问：“这是啥名堂？”

“你看着好了。”萧家骥轻声答道，“这位了尘师父，不是嘉兴人就是昆山人，不然就是震泽、盛泽人。”

昆山的尼姑有何异处，胡雪岩不知道，但嘉兴的尼庵是亲自领教过的。震泽和盛泽的风俗，他在吴江同里的时候，也听人说过，这两处地方，盛产丝绸，地方富庶，风俗奢靡。盛泽讲究在尼姑庵宴客，一桌素筵，比燕菜席还要贵。据说是用肥鸡与上好的火腿熬汁调味，所以鲜美绝伦。震泽尼姑庵的烹调，亦是有名的，荤素并行，不逊于无锡的船菜。当然，佳肴以外，还有可餐的秀色。

这样回忆着，再又从初见老胡，说夜访白衣庵“没有啥不便”想起，一直到眼前的情景，觉得无一处不是证实了萧家骥的看法，因而好奇大起，渴望着看一看了尘是什么样

子。

萧家骥反显得比他沉着，“胡先生，”他说，“只怕弄错了！阿巧姐不会在这里。”

“何以见得？”

“这里，哪是祝发修行的地方？”

胡雪岩正待答话，一眼瞥见玻璃窗外，一盏白纱灯笼冉冉而来，便住口不言，同时起身等候。门帘启处，先见小音，次见了尘——若非预知，不会相信所见的是个出家人。

她当然也不是纯俗家打扮，不曾“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发长齐肩，穿的是一件圆领长袍。说它是僧袍固然可以，但僧袍不会用那种闪闪生光的玄色软缎来做，更不会窄腰小袖，裁剪得那么得体。

看到脸上，更不像出家人，虽未敷粉，却曾施朱。她的皮肤本来就白，亦无须敷粉。特别是那双眼睛，初看是剪水双瞳，再看才知别蕴春情。

是这样的人物，便不宜过于持重拘谨，胡雪岩笑嘻嘻地双掌合十，打个问讯：“可是了尘师太？”

“我是了尘。施主尊姓？”

“我姓胡。这位姓萧。”

于是了尘一一行礼，请“施主”落座，她自己盘腿坐在木榻上相陪，动问来意。

“原是用来见当家老师太的，听地保老胡说，宝庵其实是由了尘师太当家。有点小事打听，请我这位萧老弟说吧！”

萧家骥点点头，不谈来意却先问道：“听了尘师太的口音是震泽人？”

了尘脸上一红：“是的。”

“这三首诗，”萧家骥向她上方一指，“好得很！”

“也是三位施主，一时雅兴，疯言疯语的，无奈他何！”说着，了尘微微笑了，“萧施主在震泽住过？”

“是的。住过一年多，那时还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意思是现在都懂了？”

这样率直反问，有些咄咄逼人的意味，萧家骥自非弱者，不会艰于应付，从容自若地答道：“也还不十分懂，改日再来领教。今天有件事，要请了尘师太务必帮个忙。”

“言重！请吩咐，只怕帮不了什么忙。”

“只要肯帮忙，只是一句话的事。”萧家骥问道，“白衣庵今天可有一位堂客，是来求当家老师太收容的？这位堂客是闹家务一时想不开，或许她跟当家师太说过，为她瞒一瞒行迹。倘或如此，她就害了白衣庵了！”

了尘颜色一变，是受惊的神气，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终于点点头说：“有的。可就是这位胡施主的宝眷？”

果然在这里，一旦证实了全力所追求的消息，反倒不知所措。萧家骥与胡雪岩对望着，沉默着，交换的眼色中，提出了同样的疑问：阿巧姐投身在这白衣庵中，到底是为了什么？

若说为了修行，诚如萧家骥所说：“这里，哪是祝发修行的地方？”倘使不是为了修行，那么非杨即墨，阿巧姐便是另一个了尘。这一层不先弄明白，不能有所决定，这一层要弄明白，却又不知如何着手。

终于是胡雪岩作了一个决定，“了尘师太，我请这位萧老弟先跟敝眷见一面。不知道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这样最好。不过，我得先问一问她。”

由于了尘赞成萧家骥跟阿巧姐见面，因而可以猜想得到，所谓“问一问她”，其实是劝一劝她。反正只要了尘肯帮忙，一定能够见得着面，胡雪岩和萧家骥就都无话说，愿意静等。

等了尘一走，萧家骥问道：“胡先生，见了阿巧姐，我怎么说？”

“我只奇怪，”胡雪岩答非所问，“这里是怎样一处地方，莫非那个什么阿金一点都不晓得？”

“现在没有工夫去追究这个疑问。胡先生，你只说我见了阿巧姐该怎么样？”

“什么都不必说，只问问她，到底作何打算。问清楚了，回去跟你师娘商量。”

跟阿巧姐见面的地方，是当家老师太养静的那座院子。陈设比不上了尘的屋子，但亦比其他的尼姑庵来得精致，见得白衣庵相当富庶，如果不是有大笔不动产，可以按期坐收租息，便是有丰富的香金收入。

阿巧姐容颜憔悴，见了萧家骥眼圈都红了。招呼过后，萧家骥开门见山地问：“阿巧姐，你怎么想了想，跑到这地方来了？”

“我老早想来了。做人无味，修修来世。”

这是说，她的本意是要出家。萧家骥便问：“这里你以前来过没有？”

“没有。”

怕隔墙有耳，萧家骥话不能明说，想了一下，记起胡雪岩的疑问，随即问道：“阿金呢？她来过没有？”这意思是问，阿金如果来过，当然知道这里的情形，莫非不曾跟你说过？

阿巧姐摇摇头：“也没有。”

“那就难怪了！”

话只能说这一句，而阿巧姐似乎是了解的，幽幽地叹了口气，仿佛也是有好些话无法畅所欲言似的。

“现在怎么样呢？”萧家骥问道，“你总有个打算。”

“我——”阿巧姐说，“我先住在这里。慢慢打算。”

“也好。”萧家骥说，“明天，我师娘会来看你。”

“不要！”阿巧姐断然决然地说，“请她不要来。”

这很奇怪！能见一个像自己这样渊源不深的男客，倒不愿见一向交好的七姑奶奶，而

且语气决绝，其中必有缘故。

他的思路很快，想得既宽且深，所以在这些地方，格外谨慎，想了一下说：“阿巧姐，我晓得你跟我师娘，感情一向很好，你这话，我回去是不是照实说？”

“为什么不能照实说？”

“那么，我师娘问我：为啥她不要我去？我怎么答复她？”

问到这话，阿巧姐脸上出现了一种怨恨的表情。“我俗家的亲戚朋友都断了！”她说，“所以不要她来看我，来了我也不见。”

语气越发决绝，加上她那种脸色，竟似跟七姑奶奶有不解之仇。萧家骥大为惊骇，可是说话却更谨慎了。

“阿巧姐，”他旁敲侧击地探索真相，“我不也俗家人吗？”

这一问算是捉住她话中一个无法辩解的漏洞。她脸上阴晴不定地好半天，终于有了答复：“萧少爷，说实话，我是怕你师娘。她手段厉害，我弄不过她。再说句实话，做人无味，教人灰心，也就是为了这一点，自以为是心换心的好朋友，哪知道两面三刀，帮着别人来算计我。真正心都凉透了！萧少爷，这话你一定奇怪，一定不相信。不过，你也要想想，我三十多岁的人，各种各样的世面也见识过，总还不至于连人好人坏都看不出，无缘无故冤枉你师娘。你师娘啊，真正是——”她摇摇头，不肯再说下去。

这番话，在萧家骥简直是震动了！他实在不明白，也不能接受她对七姑奶奶这样严酷的批评，愣了好一会才说：“阿巧姐到底为了啥？我实在想不通！请你说给我听听看。如果是师娘不对，我们做晚辈的，当然不敢说什么，不过肚子里的是非是有的。”

“如果，萧少爷，你肯当着菩萨起誓，什么话只摆在肚子里，我就说给你听。”

“你是说，你的话不能告诉我师父、师娘？”

“对了。”

“好！我起誓：如果阿巧姐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了我师父师娘，叫我天打雷劈。”

阿巧姐点头表示满意，然后说道：“你师娘真叫‘又做师娘又做鬼’。”

用这句苛刻的批评开头，阿巧姐将七姑奶奶几次劝她的话“夹叙夹议”地从头细诉。

照她的看法，完全是七姑奶奶有意要拆散她跟胡雪岩的姻缘，七姑奶奶劝她委屈，入门见礼正正式式做胡家的偏房，看似好意，其实是虚情，因为明知她决不愿这么做，就尽不妨这么说，好逼得不能不下堂求去。

对胡雪岩，七姑奶奶在她面前一再说他“滑头”，“没常性，见一个爱一个”，听来是骂胡雪岩而其实是帮他。

“萧少爷你想，你这位师娘开口‘小爷叔’，闭口‘小爷叔’，敬得他来像菩萨。就算他真的‘滑头’、‘没常性’，又怎好去说他？”阿巧姐说到这里很激动了，“我先倒也当她生来爽直，真的是为我抱不平，所以有啥说啥。后来越想越不对，前前后后，想了又想，才晓得她的意思，无非说胡某人怎么样不是人，犯不着再跟他而已！”

听她对七姑奶奶的指责，实在不无道理。但越觉得她有道理，越觉得心里难过，因为萧家骥对他的这位师娘，有如幼弟之于长姐，既敬且爱。多少年来存在心目中的豪爽、正直、热心、慷慨的完美印象，此时似乎发现了裂痕，怎不叫人痛心？

因此，他竟没有一句话说。这一方面是感到对阿巧姐安慰，或为七姑奶奶辩护都不甚合适，另一方面也实在是沮丧得什么话都懒得说了。

一见萧家骥的脸色，胡雪岩吓一大跳，他倒像害了一场病似的。何以跟阿巧姐见了一次面，有这样的似乎受了极大刺激的神情？令人惊疑莫释，而又苦于不便深问，只问得一句：“见过面了？”

“见过了。我们谢过了尘师太，告辞吧！”

了尘又变得很沉着了，她也不提阿巧姐，只殷勤地请胡雪岩与萧家骥再来“随喜”。尼姑庵中何以请男施主来随喜？这话听来便令人有异样之感，只是无暇去分辨她的言外之意。不过，胡雪岩对人情应酬上的过节，一向不会忽略，想到有件事该做，随即说了出来：“请问，缘簿在哪里？”

“不必客气了！”

胡雪岩已经发现，黄色封面的缘簿，就挂在墙壁上，便随手摘下，交给萧家骥说：“请你写一写，写一百两银子。”

“太多了！”了尘接口说道，“如果说是为了宝眷住在我们这里，要写这么多，那也用不着！出家人受十方供养，也供养十方，不必胡施主费心。”

“那是两回事。”萧家骥越出他的范围，代为回答，“各人尽各人的心意。”

接着，萧家骥使用现成的笔砚，写了缘簿，胡雪岩取一张一百两的银票，夹在缘簿中一起放在桌上，随即告辞出庵。

回营谢过朱管带，仍旧由原来护送的人送回上海。一路奔驰，无暇交谈，到了闹区，萧家骥才勒住马说道：“胡先生，到你府上去细谈。”

于是遣走了那名马弁，一起到胡雪岩与阿巧姐双栖之处。粉奁犹香，明镜如昨，但却别有一股凄凉的意味。胡雪岩换了一个地方，在他书房中闭门深谈。

听萧家骥转述了阿巧姐的愤慨之词，胡雪岩才知道他为何有那样的痛苦的神态。当然，在胡雪岩也很难过。自他认识七姑奶奶以来，从未听见有人对她有这样严苛的批评，如今为了自己，使她在阿巧姐口中落了个阴险小人的名声，想想实在对不起七姑奶奶。

“胡先生，”萧家骥将一路上不断在想的一句话，问了出来，“我师娘是不是真的像阿巧姐所说的那样，是有意耍手段？”

“是的。”胡雪岩点点头，“这是她过于热心之故。阿巧姐的话，大致都对，只有一点她弄错了。你师娘这样做，实实在在是为她打算。”

接着胡雪岩便为七姑奶奶解释，她是真正替阿巧姐的终身打算，既然不愿做偏房，不如分手，择人而事。他虽不知道七姑奶奶有意为阿巧姐与张郎中撮合，但他相信，以七姑奶奶的热心待人，一定会替阿巧姐觅个妥当的归宿。

这番解释，萧家骥完全能够接受，甚至可以说，他所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番能为七姑奶奶洗刷恶名的解释。因此神态顿时不同，轻快欣慰，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似的。

“原说呢，我师娘怎么会做这种事？她如果听说阿巧姐是这样深的误会，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

“对了！”胡雪岩矍然惊觉，“阿巧姐的话，绝对不能跟她说。”

“不说又怎么交代？”

于是两个人商量如何搪塞七姑奶奶。说没有找到，她会再托阿金去找，说是已经祝发，决不肯再回家，她一定亦不会死心，自己找到白衣庵去碰钉子。想来想去没有妥当的办法。

丢下这层不谈，萧家骥问道：“胡先生，那么你对阿巧姐，究竟作何打算呢？”

这话也使得胡雪岩很难回答，心里转了好半天的念头，付之一叹：“我只有挨骂了！”

“这是说，决定割舍？”

“不割舍又如何？”

“那就这样，索性置之不理。”萧家骥说，“心肠要硬就硬到底！”

“是我自己良心上的事。”胡雪岩说，“置之不理，似乎也不是办法。”

“怎么才是办法？”萧家骥说，“要阿巧姐心甘情愿地分手，是办不到的事。”

“不求她心甘情愿，只望她咽得下那口气。”胡雪岩作了决定，“我想这样子办——”

他的办法是一方面用缓兵之计，稳住七姑奶奶，只说阿巧姐由白衣庵的当家师太介绍，已远赴他乡，目前正派人追下去劝驾了，一方面要拜托怡情老二转托阿金：第一，帮着瞒谎，不能在七姑奶奶面前道破真相；第二，请她跟阿巧姐去见一面，转达一句话，不管阿巧姐要干什么，祝发也好，从良也好，乃至步了尘的后尘也好，胡雪岩都不会干预，而且预备送她一大笔钱。

说完了他的打算，胡雪岩自己亦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牵缠多日，终于有了快刀斩乱麻的处置。而在萧家骥，虽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只是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而况毕竟事不干己，要想使劲出力也用不上，只有点点头表示赞成。

“事不宜迟，你师娘还在等回音，该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晚上还要辛苦你。”

“胡先生的事就等于我师父的事，”萧家骥想了一下说，“我们先去看怡情老二。”

到了怡情老二那里，灯红酒绿，夜正未央。不过她是“本家”，另有自己的“小房子”。好在相去不远，“相帮”领着，片刻就到。入门之时，正听得客厅里的自鸣钟打十

二下，怡情老二虽不曾睡，却已上楼回卧室了。

听得小大姐一报，她请客人上楼。端午将近的天气，相当闷热。她穿一件家常绸夹袄对客，袖管很大也很短，露出两弯雪白的膀子，一只手膀上戴一支金镯，一只手腕上戴一支翠镯，丰容盛鬋，一副福相。这使得萧家骥又生感触，相形之下，越觉得阿巧姐憔悴可怜。

由于胡、萧二人是初次光临，怡情老二少不得有一番周旋，倒茶摆果碟子，还要“开灯”请客人“躺一息”。主人殷勤，客人当然也要故作闲豫，先说些不相干的话，然后谈入正题。

萧家骥刚说得一句“阿巧姐果然在白衣庵”，小大姐端着托盘进房，于是小酌消夜，一面细谈此行经过。萧家骥话完，胡雪岩接着开口，拜托怡情老二从中斡旋。

一直静听不语的怡情老二，不即置答。事情太离奇了，她竟一时摸不清头绪，眨着眼想了好一会才摇摇头说：“胡老爷，我看事情不是这么做法。这件事少不得七姑奶奶！”

接着，她谈到张郎中，认为七姑奶奶的做法是正办。至于阿巧姐有所误会，无论如何是解释得清楚的。为今之计，只有设法将阿巧姐劝了回来，化解误会，消除怨恨，归嫁张宅，这一切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花功夫下去，一定可以有圆满的结局。

“阿金不必让她插手了，决绝的话，更不可说。现在阿巧姐的心思想偏了，要耐心拿它慢慢扭过来。七姑奶奶脾气虽毛糙，倒是最肯体恤人、最肯顾大局，阿巧姐的误会，她肯原谅的，也肯委屈的。不过话可以跟她说明白，犯不着让她到白衣庵去碰钉子。我看，胡老爷——”

她有意不再说下去，是希望胡雪岩有所意会，自动作一个表示。而胡雪岩的心思很乱，不耐细想，率直问道：“二阿姐，你要说啥？”

“我说，胡老爷，你委屈一点，明天再亲自到白衣庵去一趟，赔个笑脸，说两句好话，拿阿巧姐先劝了回来再说。”

这个要求，胡雪岩答应不下。三番两次，牵缠不清，以致搁下好多正事不能办，他心里实在也厌倦了。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措施，却又不能实行，反转要跟阿巧姐去赔笑脸，说好话，不但有些于心不甘，也怕她以为自己回心转意，觉得少不得她，越发牵缠得紧，岂不是更招麻烦？

看他面有难色，怡情老二颇为着急，“胡老爷，”她说，“别样见识，我万万不及你们做官的老爷们，只有这件事上，我有把握。为啥呢？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晓得。再说，阿巧姐跟我相处也不止一年，她的性情，我当然摸得透。胡老爷，我说的是好话，你不听会懊悔！”

胡雪岩本对怡情老二有些成见，觉得她未免有所袒护，再听她这番话，成见自然加深，所以一时并无表示，只作个沉吟的样子，当作不以为然的答复。

萧家骥旁观者清，一方面觉得怡情老二的话虽说得率直了些，而做法是高明的。另一方面又知道胡雪岩的心境，这时不便固劝，越劝越坏。好在阿巧姐的下落明了，在白衣庵多住些日子亦不要紧。为了避免造成僵局，只有照“事缓则圆”这句话去做。

“胡先生也有胡先生的难处，不过你的宗旨是对的！”他加重了语气，同时对怡情老二使个眼色，“慢慢来，迟早要拿事情办通的。”

“也好。请萧少爷劝劝胡老爷！”

“我知道，我知道。”萧家骥连声答应，“明天我给你回话。今天不早了，走吧！”

辞别出门，胡雪岩步履蹒跚，真有心力交瘁之感。萧家骥当然亦不便多说，只问一句：“胡先生，你今天歇在哪里？我送你去。”

“我到钱庄里去睡。”胡雪岩说道，“你今天还要不要去见你师娘？”

“今天就不必去了。这么晚！”

“好的。”胡雪岩沉吟了一会，皱眉摇头，显得不胜其烦似的，“等一两天再说吧！我真的脑筋都笨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拉拉扯扯、弄不清爽的麻烦！”

“那么，”萧家骥低声下气地，倒像自己惹上了麻烦，向人求教那样，“明天见了我师娘，我应当怎么说？”

这一次胡雪岩答得非常干脆：“只要不伤你师娘的心，怎么说都可以。”

回到钱庄，只为心里懊恼，胡雪岩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市声渐起，方始朦胧睡去。

正好梦方酣之时，突然被人推醒，睁开涩重的睡眼，只见萧家骥笑嘻嘻地站在床前，“胡先生，”他说，“宝眷都到了！”

胡雪岩睡意全消，一骨碌地翻身而起，一面掀被，一面问道：“在哪里？”

“先到我师娘那里，一翻皇历，恰好是宜于进屋的好日子，决定此刻就回新居。师娘着我来通知胡先生。”

于是胡家母子夫妇父女相聚，恍如隔世，全家大小，呜咽不止，还有七姑奶奶在一旁陪着掉泪。好不容易一个个止住了哭声，细叙别后光景，谈到悲痛之处，少不得又淌眼泪。就这样谈了哭、哭了谈，一直到第三天上，胡老太太与胡雪岩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

这三天之中，最忙的自然七姑奶奶。胡家初到上海，一切陌生，处处要她指点照料。但是只要稍微静了下来，她就会想到阿巧姐，中年弃妇，栖身尼寺，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不知生趣何在。

因此，她不时会自惊：不要阿巧姐寻了短见了？这种不安，与日俱增，不能不找刘不才去商量了。

“不要紧！”刘不才答说，“我跟萧家骥去一趟，看情形再说。”

于是找到萧家骥，轻车熟路，到了白衣庵，一叩禅关，来应门的仍旧是小音。

“喔，萧施主，”小音还认得他，“阿巧姐到了宁波去了！”

这个消息太突兀了，“她到宁波去做什么？”萧家骥问。

“我师父会告诉你。”小音答说，“我师父说过，萧施主一定还会来，果然不错。请进，请进。”

于是两人被延入萧家骥上次到过的那座精舍中。坐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了尘飘然出现，刘不才眼睛一亮，不由得含笑起立。

“了尘师太，”萧家骥为刘不才介绍，“这位姓刘，是胡家的长亲。”

“喔，请坐！”了尘开门见山地说，“两位想必是来劝阿巧姐回去的。”

“是的。听小师太说，她到宁波去了？可有这话？”

“前天走的。去觅归宿去了。”

萧家骥大为惊喜，“了尘师太，”他问，“关于阿巧姐的身世，想来完全知道？”

“不错！就因为知道了她的身世，我才劝她到宁波去的。”

“原来是了尘师太的法力无边，劝得她回了头！”刘不才合十在胸，闭着眼喃喃说道，“大功德，大功德！”

模样有点滑稽，了尘不由得抿嘴一笑，对刘不才仿佛很感兴味似的。

“的确是一场大功德！”萧家骥问道，“了尘师太开示她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听听？”

“无非拿‘因缘’二字来打动她。我劝她，跟胡施主的缘分尽了，不必强求。当初种那个因，如今结这个果，是一定的。至于张郎中那面，种了新因，依旧会结果，此生不结，来世再结。尘世轮回，就是这样一番不断的因果，倒不如今世了掉这番因缘，来世没有宿业，就不会受苦，才是大彻大悟的大智慧人。”了尘接着又说，“在我养静的地方，对榻而谈，整整劝了她三天，毕竟把她劝醒了！”

“了不起！了不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刘不才说，“不是大智慧人遇着大智慧人，不会有这场圆满的功德。”

“刘施主倒真是辩才无碍。”了尘微笑着说，眼睛一瞟，低头无缘无故地微微笑着。

“了尘师太太夸奖我了。不过，佛经我亦稍稍涉猎过，几时得求了尘师太好好开示。”

“刘施主果真向善心虔，随时请过来。”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刘不才张目四顾，不胜欣赏地，“这样的洞天福地，得与师太对榻参禅，这份清福真不知几时修到。”

了尘仍是报以矜持的微笑，萧家骥怕刘不才还要噜苏，赶紧抢着开口：“请问了尘师父，阿巧姐去了还回不回来？”

“不回来了！”

“那么她的行李呢？也都带到了宁波？”

“不！她一个人先去。张郎中随后会派人来取。”

“张郎中派的人来了，能不能请了尘师太带句话给他，务必到阜康钱庄来一趟。”

“不必了！”了尘答说，“一了百了，请萧施主回去，也转告胡施主，缘分已尽，不必再自寻烦恼了。”

“善哉！善哉！”刘不才高声念道，“‘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

见此光景，萧家骥心里不免来气，刘不才简直是在开搅。一赌气之下，别的话也不问了，起身说道：“多谢了尘师父，我们告辞了。”

刘不才犹有恋恋不舍之意，萧家骥不由分说，拉了他就走。

一回到家，细说经过，古应春夫妇喜出望外，不过七姑奶奶犹有怏怏不乐之意，“你还应该问详细点！”她略有怨言。

这一下正好触动萧家骥的怨气，“师娘，”他指着刘不才说，“刘三爷跟了尘眉来眼去吊膀子，哪里有我开口的份？”接着将刘不才的语言动作，描画了一遍。

古应春夫妇大笑，七姑奶奶更是连眼泪都笑了起来。刘不才等他们笑停了说：“现在该我说话了吧？”

“说，说！”七姑奶奶笑着答应，“刘三叔，你说。”

“家骥沉不住气，这有啥好急的？明天我要跟了尘去‘参禅’，有多少话不好问她？”

“对啊！刘三叔，请你问问她，越详细越好。”

古应春当时不曾开口，过后对刘不才说：“你的话不错，‘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小爷叔跟阿巧姐这段孽缘，能够有这样一个结果，真正好极！不必再多事了。刘三叔，我还劝你一句，不要去参什么禅！”

“我原是说说好玩的。”

第六章 结识左宗棠，开启巨商之路

设置内应

左宗棠从安徽进入浙江，也是稳扎稳打，先求不败。所以第一步肃清衢州，作为他浙江巡抚在本省境内发号施令之地，这是同治元年六月初的事。

在衢州定了脚跟，左宗棠进一步规取龙游、兰溪、寿昌、淳安等地，将新安江以南、信安江以西地区的长毛，都撵走了。然后在十一月下旬，攻克了新安、信安两江交汇的严州。由此越过山高水长的严子陵钓台，沿七里泷溯江北上，第二年二月间进围杭州南面的富阳，距省城不足百里了。

钱塘江南面，洋将德克碑的常捷军、丢乐德克的常安军，在不久以前，攻克绍兴。接着，太平军又退出萧山。整个浙江的东西南三面，都已肃清。然而膏腴之地的浙西，也就是杭州以北，太湖以南，包括海宁、嘉兴、湖州在内的这一片沃土，仍旧在太平军手里。

这时，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由曾国荃补授，他人在金陵城外，无法接事，仍由左宗棠兼署。为了报答朝廷，左宗棠全力反攻，谁都看得出来，杭州克复是迟早间事。

那时攻富阳、窥杭州的主将是浙江藩司蒋益澧。左宗棠本人仍旧驻节衢州，设厂督造战船。富阳之战，颇得舟师之力。但太平军在富阳的守将，是有名骁勇的汪海洋，因而相持五月，蒋益澧仍无进展。左宗棠迫不得已，只好借重洋将，札调常捷军二千五百人，由德克碑率领，自萧绍渡江，会攻富阳，八月初八终于克复。其时也正是李鸿章、刘铭传、郭松林合力攻克江阴，李秀成与李世贤自天京经溧阳到苏州，想方设法解围的时候。

浙江方面，蒋益澧与德克碑由富阳北上，进窥杭州，同时分兵攻杭州西面的余杭。太

平军由“朝将”汪海洋、“归王”邓光明、“听王”陈炳文，连番抵御，却是杀一阵败一阵。到十一月初，左宗棠亲临余杭督师，但杭州却仍在太平军苦守之中。

其时李鸿章已下苏州、无锡。按照他预定的步骤，不愿往东去占唾手可得的常州，免得“挤”了曾国荃，却往浙北去“挤”左宗棠。一面派翰林院侍讲面奏调到营的刘秉璋，由金山卫沿海而下，收复了浙北的平湖、乍浦、海盐，一面派程学启由吴江经平望，南攻嘉兴。收复了浙西各地，当然可以接收太平军的辎重，征粮收税，而且仿照当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收复安徽边境的先例，以为左宗棠远在杭州以南，道路隔阻，鞭长莫及，应该权宜代行职权，派员署理浙西收复各县的州县官。

这一下气得左宗棠暴跳如雷。李鸿章不但占地盘，而且江苏巡抚这个官做到浙江来了，未免欺人太甚！但一时无奈其何，只好先全力收复了杭州再说。

于是，胡雪岩开始计划重回杭州，由刘不才打先锋。此去是要收服一个张秀才，化敌为友，做个内应。

这个张秀才本是“破靴党”，自以为衣冠中人，可以走动官府，平日包揽讼事，说合是非，欺软怕硬，十分无赖。王有龄当杭州知府时，深恶其人，久已想行文学官，革他的功名，只是一时不得其便，隐忍在心。

这张秀才与各衙门的差役都有勾结——杭州各衙门的差役，有一项陋规收入，凡是有人开设商铺，照例要向该管地方衙门的差役缴纳规费，看店铺大小，定数目高下，缴清规费，方得开张，其名叫做“吃盐水”。王有龄锐于任事，贴出告示，永远禁止，钱塘、仁和两县的差役，心存顾忌，一时敛迹。巡抚、藩司两衙门，自觉靠山很硬，不买知府的账，照收不误，不过自己不便出面，指使张秀才去“吃盐水”，讲明三七分账。

谁知运气不好，正在盐桥大街向一家刚要开张的估衣店讲斤头，讲不下来的时候，遇到王有龄坐轿路过，发现其事，停轿询问，估衣店的老板照实陈述。王有龄大怒，决定拿张秀才“开刀”，立个榜样。

当时传到轿前，先申斥了一顿，疾言厉色警告，一定要革他的功名。这一下张秀才慌了手脚，一革秀才，便成白丁，不但见了地方官要磕头，而且可以拖翻在地打屁股，锁在衙门照墙边“枷号示众”。

想来想去只有去托王有龄言听计从的胡雪岩。带了老婆儿女到阜康钱庄，见了胡雪岩

便跪倒在地，苦苦哀求。胡雪岩一时大意，只当小事一件，王有龄必肯依从，因而满口答应，包他无事。

哪知王有龄执意不从，说这件事与他的威信有关，他新兼署了督粮道，又奉命办理团练，筹兵筹饷，号令极其重要，倘或这件为民除害的陋习不革，号令不行，何以服众？

说之再三，王有龄算是让了一步。本来预备革掉张秀才的功名，打他两百小板子，枷号三月，现在看胡雪岩的份上，免掉他的皮肉受苦，出乖露丑，秀才却非革不可。

说实在的，胡雪岩已经帮了他的大忙，而他只当胡雪岩不肯尽力，搪塞敷衍，从此怀恨在心，处处为难。到现在还不肯放过胡雪岩。

幸好一物降一物，“恶人自有恶人磨”，张秀才什么人不怕，除了官就怕他儿子。小张是个纨绔，嫖赌吃着，一应俱全。张秀才弄来的几个造孽钱，都供养了宝贝儿子。刘不才也是纨绔出身，论资格比小张深得多，所以胡雪岩想了一套办法，用刘不才从小张身上下手。收服了小张，不怕张秀才不就范。

到杭州的第二天，刘不才就进城去访小张——杭州的市面还萧条得很，十室九空，只有上城清和坊、中城荐桥、下城盐桥大街，比较像个样子。但是店家未到黄昏，就都上了排门，入夜一片沉寂，除掉巡逻的长毛，几乎看不见一个百姓。

但是，有几条巷子里，却是别有天地。其中有一条在荐桥，因为中城的善后局设在这里，一班地痞流氓，在张秀才指使之下，假维持地方供应长毛为名，派捐征税，俨然官府。日常聚会之处，少不得有烟有赌有土娼。刘不才心里在想，小张既是那样一个角色，当然倚仗他老子的势力，在这种场合中当“大少爷”，一定可以找到机会跟他接近。

去的时候是天刚断黑，只见门口两盏大灯笼，一群挺胸凸肚的闲汉在大声说笑。刘不才踱了过去朝里一望，大门洞开，直到二厅，院子里是各种卖零食的担子，厅上灯火闪耀照出黑压压的一群人，一望而知是个赌局。

是公开的赌局，就谁都可以进去，刘不才提脚踏上门槛，有个人喝一声：“喂！”

刘不才站住脚，赔个不亢不卑的笑，“老兄叫我？”他问。

“你来做啥？”

“我来看小张。”

“小张！哪个小张？”

“张秀才的大少爷。”刘不才不慌不忙地答道，“我跟他是老朋友。”

这下还真冒充得对了，因为张秀才得势的缘故，他儿子大为神气，除非老朋友，没有人敢叫他小张。那个人听他言语合拢，挥挥手放他进门。

进门到二厅，两桌赌摆在那里，一桌牌九一桌宝。牌九大概是霉庄，所以场面比那桌宝热闹得多。刘不才知道赌场中最犯忌在人丛中乱钻，只悄悄站在人背后，踮起脚看。

推庄的是个中年汉子，满脸横肉，油光闪亮，身上穿一件缎面大毛袍子，袖口又宽又大，显然的这件贵重衣服不是他本人所有。人多大概又输得急了，但见他解开大襟衣纽，一大块毛茸茸的白狐皮翻了开来，斜挂在胸前，还不住喊热，扭回头去向身后的人瞪眼，是怪他们不该围得这么密不通风，害他热得透不过气来的神情。

“吴大炮！”上门一个少年说，“我看你可以歇歇了。宁与爷争，莫与牌争！”

输了钱的人，最听不得这种话，然而那吴大炮似乎敢怒而不敢言，紧闭着嘴，将两个腮帮子鼓得老高，那副生闷气的神情，叫人好笑。

“好话不听，没有法子。”那少年问庄家，“你说推长庄，总也有个歇手的时候，莫非一个人推到天亮？”

“是不是你要推庄？”吴大炮有些沉不住气了，从身上摸出一叠银票，“这里二百两只多不少，输光了拉倒。”

“银票！”少年顾左右而言，“这个时候用银票？哪家钱庄开门，好去兑银子？”

“一大半是阜康的票子。”吴大炮说，“阜康上海有分号，为啥不好兑？”

“你倒蛮相信阜康的！不过要问问大家相信不相信？”少年扬脸回顾，“怎么说？”

“银票不用，原是说明了的。”有人这样说，“不管阜康啥康，统通一样。要赌就是现银子。”

“听见没有？”少年对吴大炮说，“你现银子只有二三十两了，我在上门打一记，赢了你再推下去，输了让位。好不好？”

吴大炮想了一下，咬一咬牙说：“好！”

开门掷骰，是个“五在首”，吴大炮抓起牌来就往桌上一翻，是个天杠，顿时面有得色。那少年却慢条斯理地先翻一张，是张三六，另外一张牌还在摸，吴大炮却沉不住气了，哗啦一声，将所有的牌都翻了开来，一面检视，一面说：“小牌九没有‘天九王’，你拿了天牌也没用。”

刘不才在牌上的眼光最锐利，一目了然，失声说道：“上门赢了，是张红九。”

那少年看了他一眼，拿手一摸，喜孜孜地说：“真叫得着！”

翻开来看，果然是张红九，凑成一对。吴大炮气得连银子带牌往前一推，起身就走。

“吴大炮。”那少年喊道，“我推庄，你怎么走了？”

“没有钱赌什么？”

“你的银票不是钱？别家的我不要，阜康的票子，我不怕胡雪岩少！拿来，我换给你。”

吴大炮听得这一说，却不过意似的，在原位上坐了下来。等那少年洗牌时，便有人问道：“小张大爷，你推大的还是推小的？”

这小张大爷的称呼很特别，刘不才却是一喜，原来他就是张秀才的“宝贝儿子”——市井中畏惧张秀才，都称他张大爷，如今小张必是子以父贵，所以被称为小张大爷。这样想着，便整顿全神专注在小张身上。

小张倒不愧纨绔，做庄家从容得很，砌好牌才回答那个人的问话：“大牌九‘和气’的时候多，经玩些。”

于是文文静静地赌大牌九。刘不才要找机会搭讪，便也下注。志不在赌，输赢不大，所以只是就近押在上门。

这个庄推得很久，赌下风的去了来，来了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似的，将刘不才从后面推到前面，由站着变为坐下。这一来，他越发只守着本门下注了。

慢慢地，小张的庄变成霉庄，吴大炮扬眉吐气，大翻其本——下门一直是“活门”，到后来打成“一条边”，唯一的例外，是刘不才的那一注，十两银子孤零零摆在上门，格

外显眼。

这有点独唱反调的意味，下风都颇讨厌，而庄家却有亲切之感，小张深深看了他一眼，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感动的神色。

刘不才心里在说：有点意思了！但却更为沉着，静观不语。

“上门那一注归下门看！”吴大炮吼着。

“对不起！”小张答道，“讲明在先的，大家不动注码。”

吴大炮无奈，只好跟刘不才打交道：“喂！喂！上门这位老兄的注码，自己摆过来好不好？赔了我再贴你一半，十两赢十五两。”

刘不才冷冷问道：“输了呢？”

“呸！”吴大炮狠狠向地下吐了口唾沫，“活见鬼。”

刘不才不做声，小张却为他不平，“吴大炮！”他沉下脸来说，“赌有赌品，你赌不起不要来，人家高兴赌人家的上门，关你鸟事！你这样子算啥一出？”

“好了，好了！”有人打岔解劝，“都离手！庄家要下骰子了。”

骰子一下，吴大炮一把抓住，放在他那毛茸茸的手中，眯着眼掀了几掀，很快地分成两副，一前一后摆得整整齐齐。有人想看一下，手刚伸到牌上，“吧嗒”一声，挨了吴大炮一下。不问可知是副好牌，翻开来一比，天门最大，其次下门，再次庄家，上门最小。照牌路来说，下门真是“活门”。

赔完了下门，庄家才吃刘不才的十两银子，有些不胜歉疚地说：“我倒情愿赔你。”

“是啊！”刘不才平静地答道，“我也还望着‘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门会转运。现在——”他踌躇了一会，摸出金表来，解下表坠子问道：“拿这个当押头，借五十两银子，可以不可以？”

这表坠子是一块碧绿的翡翠，琢成古钱的式样，市价起码值二百两银子，但小张却不是因为它值钱才肯借。

“有啥不可以？我借五十两银子给你，要啥押头？”

“不！庄家手气有关系。”刘不才固执地，“如果不要押头，我就不必借了。”

其实他身上有小张所信任的阜康的银票，有意如此做作，是要铺个进身之阶。等小张歇手，他五十两银子也输得差不多了，站起身来请教住处，说第二天拿银子来赎。

“你贵姓？”小张问。

“敝姓刘。”

“那我就叫你老刘。”小张说，“我倒喜欢你这个朋友，东西你拿回去，好在总有见面的时候，你随便哪一天带钱来还我就是。”说着又将那块翡翠递了过来。

“你这样子说，我更不好收了。府上在哪里？我明天取了银子来赎。”

“说什么赎不赎？”小张有些踌躇。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倒有三百天不在家，姓刘的“上门不见土地”，有何用处？如果为了等他，特意回家，却又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的行踪。

刘不才很机警，虽不知他心里怎么在想，反正他不愿客人上门的意思，却很明显。自己有意将表坠子留在他那里，原是要安排个单独相处的机会，这不必一定到他家，还有更好的地方。

“小张大爷，”他想定了就说，“你如果不嫌弃，我们明天约个地方见面，好不好？”

“好啊！你说。”

“花牌楼的阿狗嫂，你总知道？”

小张怎么不知道？阿狗嫂是有名的一个老鸨，主持一家极大的“私门头”，凡是富春江上“江山船”中投怀送抱的船娘，一上了岸都以阿狗嫂为居停。小张跟她，亦很相熟，只是杭州被围，花事阑珊，乱后却还不曾见过。

因而小张又惊又喜地问：“阿狗嫂倒不曾饿杀！”

“她那里又热闹了。不过我住在她后面，很清静。”

“好！明天下午我一定来。”

刘不才的住处是阿狗嫂特地替他预备的，就在后面，单成院落，有一道腰门，闭上了便与前面隔绝，另有出入的门户。

“张兄，”刘不才改了称呼，“阜康的票子你要不要？”

“喔，我倒忘记了。”小张从身上掏出一个棉纸小包，递了过去，“东西在这里，你看一看！”

“不必看。”刘不才交了五十两一张庄票，银货两讫以后，拉开橱门说道，“张兄，我有几样小意思送你。我们交个朋友。”

那些“小意思”长短大小不一，长的是一枝“司的克”，小的是一只金表，大的是一盒吕宋烟，还有短不及五寸，方楞折角的一包东西，就看不出来了——样子像书，小张却不相信他会送自己一部书。而且给好赌的人送书，也嫌“触霉头”。

“你看这支‘司的克’，防身的好东西。”刘不才举起来喝一声，“当心！”接着便当头砸了下来。

小张当然拿手一格，捏住了尾端。也不知刘不才怎么一下，那根“司的克”分成两截，握在刘不才手里的，是一支雪亮的短剑。

“怎么搞的？”小张大感兴趣，“我看看，我看看。”

看那短剑，形制与中国的剑完全不同，三角形，尖端如针，剑身三面血槽，确是可以致人于死的利器。

“你看，这中间有机关。”

原来司的克中间有榫头，做得严丝合缝，极其精细，遇到有人袭击，拿司的克砸过去，对方不抓不过挨一下打，若是想夺它就上当了，正好借势一扭，抽出短剑刺过去，突出不意，必定得手。

了解了妙用，小张越发喜爱，防身固然得力，无事拿来献献宝，夸耀于人，更是一乐。所以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这里是几本洋书。”

果然是书！这就送得不对路了，小张拱拱手：“老刘！好朋友说实话，中国书我都不大看得懂，洋书更加‘赵大人看榜’，莫名其妙。”

“你看得懂的。”刘不才将书交到他手里，“带回去一个人慢慢看。”

这句话中，奥妙无穷，小张就非当时拆开来看不可了。打开来一翻，顿觉血脉贲张——是一部“洋春宫”。

这一下就目不旁视了。刘不才悄悄端了张椅子扶他坐下，自己远远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看他眼珠凸出，不断咽口水的穷形极相，心里越发泰然。

好不容易，小张才看完，“过瘾！”他略带些窘地笑道，“老刘，你哪里觅来的？”

“自然是上海夷场上。”

“去过上海的也很多，从没有看着他们带过这些东西回来。”小张不胜钦服地说，“老刘，你真有办法！”

“我也没办法。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哪里去觅，是一个亲戚那里顺手牵来的。这话回头再说，你先看看这两样东西。”

这就是一大一小两个盒子，小张倒都仔细看了。一面看，一面想，凭空受人家这份礼，实在不好意思，不受呢，那支司的克和那部“洋书”真有些舍不得放手。

想了半天，委决不下，只有说老实话：“老刘，我们初交，你这样够朋友，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不过，我真的不大好意思。”

“这你就见外了。老弟台，朋友不是交一天，要这样分彼此，以后我就不敢高攀了。”

“我不分，我不分。”小张极力辩白，不过，“你总也要让我尽点心意才好。”

看样子是收服了，那就不必多费工夫，打铁趁热，“我也说老实话，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是我一个亲戚托我带来的。”他接着又说，“你家老太爷，对我这个亲戚有点误会，不但误会，简直有点冤枉。”

“喔，”小张问道，“令亲是哪一个？”

“阜康钱庄的胡雪岩。”

小张失声说道：“是他啊！”

“是他。怎么说你家老太爷对他的误会是冤枉的呢？话不说不明，我倒晓得一点。”

小张很注意地在等他说下去，而刘不才却迟疑着不大愿意开口的样子，这就令人奇怪了，“老刘！”小张问道，“你不是说晓得其中的内情吗？”

“是的，我完全晓得。王抚台由湖州府调杭州府的时候，我是从湖州跟了他来的，在他衙门里办庶务，所以十分清楚。不过，这件事谈起来若论是非，你家老太爷也是我长辈，我不便说他。”

“那有什么关系？自己人讲讲不要紧。我们家‘老的’，名气大得很，不晓得多少人说过他，我也听得多了，又何在乎你批评他？”

“我倒不是批评他老人家，是怪他太大意，太心急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该当避他一避，偏偏‘吃盐水’让他撞见。告示就贴在那里，糰糊都还没有干，就有人拿他的话不当话，好比一巴掌打在他脸上——人家到底是杭州一府之首，管着好几县上百万的老百姓，这一来他那个印把子怎么捏得牢？老弟，‘前半夜想想人家，后半夜想想自己’。换了你是王抚台，要不要光火？”

小张默默。倒不仅因为刘不才的话说得透彻，主要的还是因为有交情在那里，就什么话都容易听得进去了。

“不错，雪岩当时没有能保得住你家老太爷的秀才。不过，外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王抚台动公事给学里老师，革掉了秀才还要办人出气。这个上头，雪岩一定不答应，先软后硬，王抚台才算勉强卖了个面子。”

“喔，”小张乱眨着眼说，“这我倒不晓。怎么叫‘先软后硬’？”

“软是下跪，硬是吵架。雪岩为了你家老太爷，要跟王抚台绝交，以后倒反说他不够朋友不帮忙，你说冤枉不冤枉？”

“照你这么说，倒真的是冤枉了他？”小张紧接着说，“那么，他又为啥要送我这些东西？好人好到这样子，也就出奇了。”

“一点不奇。他自然有事要拜托你。”

“可以！”小张慨然答道，“胡老板我不熟，不过你够朋友。只要我做得到，你说了我一定帮忙。”

“说起来，不是我捧自己亲戚，胡雪岩实在是够朋友的，你家老太爷对他虽有误会，他倒替你家老太爷伸好后脚，留好余地在那里了。”

这两句话没头没脑，小张不明所以，但话是好话，却总听得出来，“这倒要谢谢他了。”他问，“不知道伸好一只什么后脚？”

“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刘不才从床底下拖出皮箱来，开了锁，取出一本“护书”，抽出一通公文，送到小张手里。

小张肚子上的墨水有限，不过江苏巡抚部堂的紫泥大印，是看得懂的，他父亲的名字也是认识的，此外由于公文套子转来转去，一时就弄不明白是说些什么了。

“这件公事，千万不能说出去。一说出去，让长毛知道了不得了。”刘不才故作郑重地嘱咐，然后换了副轻快的神情说，“你带回去，请老太爷秘密收藏，有一天官军克复杭州，拿出公文来看，不但没有助逆反叛之罪，还有维持地方之功。你说，胡雪岩帮你家老太爷这个忙，帮得大不大？”

这一说，小张方始有点明白，不解的是：“那么眼前呢？眼前做点啥？”

“眼前，当然该做啥就做啥。不是维持地方吗，照常维持好了。”

“喔，喔！”小张终于恍然大悟，“这就是脚踏两头船。”

“对！脚踏两头船。不过，现在所踏的这只船，迟早要翻身的，还是那只船要紧。”

“我懂。我懂。”

“你们老太爷呢？”

“我去跟他说，他一定很高兴。”小张答说，“明天就有回话。时候不早，我也要去了。”

第二天一早，小张上门，邀刘不才到家。张秀才早就煮酒在等了。

为了套交情，刘不才不但口称“老伯”，而且行了大礼，将张秀才喜得有些受宠若惊的模样。

“不敢当，不敢当！刘三哥，”他指着小张说，“我这个畜生从来不交正经朋友，想不到交上了你刘三哥。真正我家门之幸。”

“老伯说得我不曾吃酒，脸就要红了。”

“对了，吃酒，吃酒！朋友交情，吃酒越吃越厚，赌钱越赌越薄。”他又骂儿子，“这个畜生，就是喜欢赌，我到赌场里去，十次倒有九次遇见他。”

“你也不要说人家。”小张反唇相稽，“你去十次，九次遇见我，总还比你少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张秀才气得两撇黄胡子乱动，“这个畜生说的话，强词夺理。”

刘不才看他们父不父，子不子，实在好笑，“老伯膝下，大概就是我这位老弟一个。”他说，“从小宠惯了！”

“都是他娘宠的。家门不幸，叫你刘三哥见笑。”

“说哪里话！我倒看我这位老弟，着实能干、漂亮。绝好的外场人物。”

一句话说到张秀才得意的地方，敛容答道：“刘三哥，玉不琢，不成器，我这个畜生，鬼聪明是有的，不过要好好跟人去磨练。回头我们细谈，先吃酒。”

于是宾主三人，围炉小饮，少不得先有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谈到差不多，张秀才向他儿子努一努嘴，小张便起身出堂屋，四面看了一下，大声吩咐他家的男仆：“贵生，你去告诉门上，老爷今天身子不舒服，不见客。问到我，说不在家。如果有公事，下午到局子里去说。”

这便是摒绝闲杂，倾心谈秘密的先声，刘不才心里就有了预备，只待张秀才发话。

“刘三哥，你跟雪岩至亲？”

话是泛泛之词，称呼却颇具意味，不叫“胡道台”而直呼其号，这就是表示：一则很熟，二则是平起平坐的朋友。刘不才再往深处细想一想，是张秀才仿佛在暗示：他不念前

嫌，有紧要话，尽说不妨。

如果自己猜得不错，那就是好征兆，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又想起胡雪岩的叮嘱：“逢人只说三分话”，所以很谨慎地答道：“是的，我们是亲戚。”

“怎么称呼？”

“雪岩算是比我晚一辈。”

“啊呀呀，你是雪岩的长亲，我该称你老世叔才是。”张秀才说，“你又跟小儿叙朋友，这样算起来，辈分排不清楚了。刘三哥，我们大家平叙最好！”

“不敢！不敢！我叫张大爷吧。”刘不才不愿在礼节上头，多费工夫，急转直下地说，“雪岩也跟我提过，说有张大爷这么一位患难之交，嘱咐我这趟回杭州，一定要来看看张大爷，替他说声好。”

“说患难之交，倒是一点不错。当初雪岩不曾得发的时候，我们在茶店里是每天见面的。后来他有跟王抚台这番遇合，平步青云，眼孔就高了。一班穷朋友不大在他眼里，我们也高攀不上。患难之交，变成了‘点头朋友’。”

这是一番牢骚，刘不才静静听他发完，自然要作解释：“雪岩后来忙了，礼节疏漏的地方难免，不过说到待朋友，我不是回护亲戚，雪岩无论如何‘不伤道’这三个字，总还做到了的。”

“是啊！他外场是漂亮的。”张秀才说，“承蒙他不弃，时世又是这个样子，过去有啥难过，也该一笔勾销，大家重新做个朋友。”

“是！”刘不才答说，“雪岩也是这个意思。说来说去，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叶落归根，将来总要在了一起。雪岩现在就是处处在留相见的余地。”

这番话说得很动听，是劝张秀才留个相见的余地，却一点不着痕迹，使得内心原为帮长毛做事而惶惑不安的张秀才，越发觉得该跟胡雪岩“重新做个朋友”了。

“我也是这么想，年纪也都差不多了，时世又是如此。说真的，现在大家都是再世做人，想想过去，看看将来，不能再糊涂了。我有几句话！”张秀才毅然说了出来，“要跟刘三哥请教。”

听这一说，刘不才将自己的椅子拉一拉，凑近了张秀才，两眼紧紧望着，是极其郑

重、也极其诚恳的倾听之态。

“明人不说暗话，雪岩的靠山是王抚台，如今已不在人世。另外一座靠山是何制军，听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既然这样子，我倒要请教刘三哥，雪岩还凭啥来混？”

这话问在要害上，刘不才不敢随便，心里第一个念头是：宁慢勿错。所以一面点头，一面细想，如果随意编上一段关系，说胡雪岩跟京里某大老如何如何，跟某省督抚又如何如何，谎话也可以编得很圆，无奈张秀才决不会相信，所以这是个很笨的法子。

刘不才认为话说得超脱些，反而动听，因而这样答道：“靠山都是假的，本事跟朋友才是真的。有本事、有朋友，自然寻得着靠山。”他又补上一句，“张大爷，我这两句话说得很狂。你老不要见气。”

“好！”张秀才倒是颇为倾心，“刘三哥，听你这两句话，也是好角色！”

“不敢，我乱说。”

“刘三哥，我再请教你，”张秀才将声音放得极低，“你看大局怎么样？”

这话就不好轻易回答了，刘不才拿眼看一看小张——小张会意，重重点头，表示但说不妨。

“我从前也跟张大爷一样，人好像闷在坛子里，黑漆一团，这趟在上海住了几天，夷场上五方杂处，消息灵通。稍为听到些，大家都在说‘这个’不长的！”

一面说，一面做了个手势，指一指头发，示意“这个”是指长毛。张秀才听罢不响，拿起水烟袋，噗噜噜、噗噜噜，抽了好一会方始开口。

“你倒说说看，为啥不长？”

“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

刘不才的口才很好，何况官军又实在打得很好，两好并一好，刘不才分析局势，将张秀才说得死心塌地。他也知道他们父子的名声不好，必得做一件惊世骇俗，大有功于乡邦的奇行伟举，才能遮掩得许多劣迹，令人刮目相看。现在有胡雪岩这条路子，岂可轻易放过？

“刘三哥，我想明白了，拜托你回复雪岩，等官军一到，撵走长毛，光复杭州，我做

内应。到那时候，雪岩要帮我洗刷。”

“岂止于洗刷！”刘不才答说，“那时朝廷褒奖，授官补缺，这个从军功上得来的官，比捐班还漂亮些！”

重回杭州

果然，等杭州克复，张秀才父子因为开城迎接藩司蒋益澧之功，使小张获得了一张七品奖札，并被派为善后局委员。张秀才趁机进言，杭州的善后，非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

蒋益澧深以为然。于是专程迎接胡雪岩的差使，便落到了小张身上。

到得上海，先在“仕宦行台”的长发客栈安顿下来，随即找出刘不才留给他的地址，请客栈里派个小伙计去把刘不才请来。

“我算到你也该来了，果不其然。”刘不才再无闲话，开口就碰到小张的心坎上，“我先带你去看舍亲，有啥话交代清楚，接下来就尽你玩了。”

“老刘，”小张答说，“我现在是浙江善后局的委员，七品官儿。这趟奉蒋藩台委派，特地来请胡大人回杭州，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好！我晓得了。我们马上就走。”

于是小张将七品官服取出来，当着客人的面更衣，换好了不免面有窘色，自觉有些沐猴而冠的味道。

刘不才倒没有笑他，只说：“请贵管家把衣包带去，省得再回来换便衣了。”

小张带的一个长随张升，倒是一向“跟官”的，名帖、衣包，早就预备好了，三个人一辆马车，径自来到阜康钱庄。

胡雪岩跟一班米商在谈生意，正到紧要关头，因为小张远道而来，又是穿官服来拜访，只得告个罪，抛下前客，来迎后客。

小张是见过胡雪岩的，所以一等他踏进小客厅，不必刘不才引见，便即喊一声：“胡老伯！”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

“不敢当，不敢当！世兄忒多礼了。”胡雪岩赶紧亦跪了下去。

对磕过头，相扶而起，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然后转入正题。等小张道明来意，胡雪岩答说：“这是我又不容辞的事，已经在预备了。世兄在上海玩几天，我们一起走。”

“是！”

“好了！”刘不才插进来对小张说，“话交代清楚了，你换一换衣服，我们好走了。”

于是刘不才带着小张观光五光十色的夷场，到晚来吃大菜、看京戏。小张大开眼界，夜深人倦，兴犹未尽，刘不才陪他住在长发客栈，临床夜语，直到曙色将动，方始睡去。

这时的胡雪岩却还未睡，因为他要运一万石米到杭州，接头了几个米商，说得好好的，到头来却又变了卦，迫不得已只好去找尤五，半夜里方始寻着，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尤五对米生意本是内行，但松江漕帮公设的米行，早已歇业，隔膜已久，而且数量甚巨，并非叱嗟可办。他这几年韬光养晦，谨言慎行，做事越发仔细，没把握的事，一时不敢答应。

“小爷叔，你的吩咐，我当然不敢说个‘不’字，不过，我的情形你也晓得的，现在要办米，我还要现去找人。‘班底’不凑手，日子上就捏不住了。从前你运米到杭州进不了城，改运宁波，不是他们答应过你的，一旦要用，照数补米？”

这是当初杨坊为了接济他家乡，与胡雪岩有过这样的约定。只是杨坊今非昔比，因为白齐文劫饷殴官一案受累，在李鸿章那里栽了大跟头，现在撤职查办的处分未消，哪里有实践诺言的心情和力量。胡雪岩不肯乘人于危，决定自己想办法。

听完他所讲的这番缘由，尤五赞叹着说：“小爷叔，你真够朋友，不过人家姓杨的不像你。他靠常胜军，着实发了一笔财，李抚台饶不过他，亦是如此。如今米虽不要他补，

米款应当还你，当初二两多银子一石，现在涨到快六两了，还不容易采办。莫非你仍旧照当初的价钱跟他结算？”

“那当然办不到的。要请他照市价结给我。不然我跟他动公事，看他吃得消，吃不消？”

“钱是不愁了，”尤五点点头，“不过，小爷叔，你想办一万石米，实在不容易。这两年江苏本来缺粮，靠湖广、江西贩来，去年李抚台办米运进京，还采办了洋米，三万石办了两个月才凑齐，你此刻一个月当中要办一万石，只怕办不到。”

“不是一个半月。一个月包括运到杭州的日子在内，最多二十天就要办齐。”

“那更难了。只怕官府都办不到。”

“官府办不到，我们办得到，才算本事。”

这句话等于在掂尤五的斤两。说了两次难，不能再说第三次了，尤五不做声，思前想后打算了好久，还是叹口气说：“只好大家来想办法。”

分头奔走，结果是七姑奶奶出马，找到大丰米行的老板娘“粉面虎”，将应交的京米，以及存在怡和洋行的两千石洋米，都凑了给胡雪岩，一共是八千五百石，余数由尤五设法，很快地凑足了万石之数。

米款跟杨坊办交涉，收回五万两银子，不足之数由胡雪岩在要凑还王有龄遗族的十二万两银子中，暂时挪用。一切顺利，只十三天的工夫，沙船已经扬帆出海，照第一次的行程，由海宁经钱塘江到杭州望江门外。

小张打前站，先回杭州，照胡雪岩的主意，只说有几百石米要捐献官府，再用一笔重礼，结交了守望江门的营官张千总，讲好接应的办法，然后坐小船迎了上来复命，细谈杭州的情形，实在不大高明，胡雪岩听完，抑郁地久久不语。

既是至亲，而且也算长辈，刘不才说话比较可以没有顾忌，他很坦率地问道：“雪岩，你是不是在担心有人在暗算你？”

“你是指有人在左制军那里告我？那没有什么，他们暗算不到我的。”

“那么，你是担啥心事呢？”

“怎么不要担心事？来日大难，眼前可忧！”

这八个字说得很雅驯，不像胡雪岩平时的口吻，因而越使得刘不才和小张奇怪。当然，刘不才对胡雪岩，要比小张了解得多，“来日大难”这句话他懂，因为平时听胡雪岩谈过，光复以后，恤死救生，振兴市面善后之事，头绪万端。可是，眼前又有何可忧呢？

“我没有想到，官军的纪律亦不比长毛好多少！”胡雪岩说，“刚才听小张说起城里的情形，着实要担一番心事。白天总还好，只怕一到了夜里，放枪放火，奸淫掳掠都来了！”

怪不得他这样子忧心忡忡，不管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总不可不作预防。小张家在城里，格外关切，失声问道：“胡先生！那，怎么办呢？”

“办法是有一个。不过要见着‘当家人’才有用处。”

整个杭州城现在是蒋益澧当家，小张想了一下问道：“胡先生，我请你老人家的示，进了城是先跟家父见见面呢？还是直接去看杭州的‘当家人’？”

“当然先看‘当家人’。”

“好的！”小张也很有决断，“老刘，我们分头办事。等到了岸上，卸米的事，请你帮帮张千总的忙。现在秩序很乱，所谓帮忙，无非指挥指挥工人。别的，请你不必插手。”

刘不才懂得他的言外之意，不须负保管粮食之责，如果有散兵游勇，强索软要，听凭张千总去处理，大可袖手旁观。

“我知道了。我们约定事后见面的地方好了。”

“在我舍间。”小张答说，“回头我会拜托张千总，派人护送你去。”

于是，胡雪岩打开小箱子，里面是一套半新旧的三品顶戴官服，等他换穿停当，船也就到岸了。

虽说到岸，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沙船装米，吃水很深，而望江门外的码头失修，近岸淤浅，如果沙船靠得太近，会有搁浅之虞。

好在重赏之下，自有勇夫，张千总颇为尽心，不但已找好一所荒废的大房子，派兵打

扫看守，备作仓库之用，而且也扣着小船，预备接驳。此时相度情势，又改了主意，下令士兵在浅河滩上涉水负载，更为简捷。小船只用了一只，将胡雪岩、小张、刘不才，和胡雪岩的跟班长贵送到岸上，交代明白，胡、张二人就由挟着拜匣的长贵陪着，先进城了。

望见城头上飘拂的旗帜，胡雪岩感从中来，流涕不止，他是在想王有龄，如果今天凯旋入城的主帅，不是蒋益澧而是王有龄，那有多好！今日之下，自然是以成败论英雄，但打了胜仗的人不知道可会想到，王有龄当年苦守危城，岂仅心力交瘁，简直是血与泪俱，所吃的苦、所用的力，远比打胜仗的人要多得多！

这样想着，恨不得一进城先到王有龄殉节之处，放声痛哭一场。无奈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实在没有工夫让他去泄痛愤。只好拭拭眼泪，挺起胸膛往里走！

守城的已经换了班，是个四品都司，一见胡雪岩的服色，三品文官，与蒋益澧相同，不敢怠慢，亲自迎上来行了礼问道：“大人的官衔是？”

“是胡大人。”小张代为解说，“从上海赶来的，有紧要公事跟蒋藩台接头。”

这时长贵已经从拜匣里取出一张名帖递了过去，那都司不识字，接过名帖，倒着看了一下，装模作样地说道：“原来胡大人要见蒋大人！请问，要不要护送？”

“能护送再好不过！”小张说道，“顶要紧的是，能不能弄两匹马来？”

“马可没有。不过，胡大人可以坐轿子。”

城门旁边，就是一家轿行，居然还有两乘空轿子在，轿夫自然不会有，那都司倒很热心，表示可以抓些百姓来抬轿。可是胡雪岩坚决辞谢——这时候还要坐轿子，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没有马，又不肯坐轿，自然还借重自家的一双腿。不过都司派兵护送，一路通行无阻，很顺利又到了三元坊孙宅，蒋益澧的公馆，投帖进去，中门大开，蒋益澧的中军来肃客入内。走近大厅，但见滴水檐前站着一个穿了黄马褂的将官，料知便是蒋益澧，胡雪岩兜头长揖：“恭喜，恭喜！”

这是贺他得胜，蒋益澧拱手还礼，连声答道：“彼此，彼此！”

于是小张抢上一步，为双方正式引见，进入大厅，宾主东西平坐，少不得先有一番寒暄。

胡雪岩先以浙江士绅的身份，向蒋益澧道谢，然后谈到东南兵燹，杭州受祸最深。接下来便是为蒋益澧打算，而由恭维开始。

蒋益澧字芑泉，所以胡雪岩称之为“芑翁”，他说：“芑翁立这样一场大功，将来更上层楼，巡抚两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不见得，我亦不敢存这个妄想。”蒋益澧说，“曾九帅有个好哥哥，等金陵一下，走马上任，我还是要拿‘手本’见他。”

浙江巡抚是曾国荃，一直未曾到任，现在是由左宗棠兼署。蒋益澧倒有自知之明，不管从勋名、关系来说，要想取曾国荃而代之，是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胡雪岩另有看法：“曾九帅是大将，金陵攻了下来，朝廷自然另有重用之处。至于浙江巡抚一席，看亦止于目前遥领，将来不会到任的。芑翁，你不要泄气！”

“噢？”蒋益澧不自觉地将身子往前俯了一下，“倒要请教，何以见得曾九帅将来不会到任？”

“这道理容易明白，第一，曾九帅跟浙江素无渊源，人地生疏，不大相宜；第二，曾大帅为人谦虚，也最肯替人设想，浙江的局面是左大人定下来的，他决不肯让他老弟来分左大人的地盘。”

“啊，啊！”蒋益澧精神一振，“雪翁见得很透彻。”

“照我看，将来浙江全省，特别是省城里的善后事宜，要靠芑翁一手主持。”胡雪岩停了一下，看蒋益澧是聚精会神在倾听的神态，知道进言的时机已到，便用手势加强了语气，很恳切地说，“杭州百姓的祸福，都在芑翁手里，目前多保存一分元气，将来就省一分气力！”

“说的是，说的是！”蒋益澧搓着手，微显焦灼地，“请雪翁指教，只要能保存元气，我无有不尽力的！”

“芑翁有这样的话，真正是杭州百姓的救星。”胡雪岩站起来就请了个安，“我替杭州百姓给芑翁道谢！”

“真不敢当！”蒋益澧急忙回礼，同时拍着胸说，“雪翁，你请说，保存劫后元气，应该从哪里着手？”

“请恕我直言，芑翁只怕未必知道，各营弟兄，还难免有骚扰百姓的情形。”

“这——”

胡雪岩知道他有些为难。官军打仗，为求克敌制胜，少不得想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老古话，预先许下赏赐，但筹饷筹粮，尚且困难，哪里还筹得出一笔巨款可作犒赏之用？

这就不免慷他人之慨了，或者暗示，或者默许，只要攻下一座城池，三日之内，可以不守两条军法：抢劫与奸淫。蒋益澧可能亦曾有过这样的许诺，这时候要他出告示禁止，变成主将食言，将来就难带兵了。

因此，胡雪岩抢着打断了他的话：“芑翁，我还有下情上禀。”

“言重、言重！”蒋益澧怕他还有不中听的话说出来，搞得彼此尴尬，所以招呼打在先，“雪翁的责备，自是义正词严，我唯有惭愧而已。”

不说整饬军纪，只道惭愧，这话表面客气，暗中却已表示不受责备。胡雪岩听他的语气，越觉得自己的打算是比较聪明的做法，而且话也不妨说得率直些。

“芑翁知道的，我是商人。在商言商，讲究公平交易，俗语说的礼尚往来，也无非讲究一个公平。弟兄们拼性命救杭州的百姓，劳苦功高，朝廷虽有奖赏，地方上没有点意思表示，也就太不公平，太对不起弟兄了。”

蒋益澧听他这段话，颇为困扰，前面的话，说得很俗气，而后面又说得很客气，到底主旨何在？要细细一想，才好答话。他心里在想，此人很漂亮，但也很厉害，应付不得法，朋友变成冤家，其中的出入很大，不可不慎。

于是他细想了一下，终于弄明白了胡雪岩的意思，谦虚地答道：“雪翁太夸奖了。为民除寇，份所当为，哪里有什么功劳可言？”

“芑翁这话才真是太客气了。彼此一见如故，我就直言了。”胡雪岩从从容容地说，“敝处是出了名的所谓‘杭铁头’，最知道好歹，官军有功，理当犒劳。不过眼前十室九空，这两年也让长毛搜刮净了，实在没有啥好劳军的。好在杭州士绅逃难在外的，还有些人，我也大多可以联络得到。如今我斗胆做个主，决定凑十万两银子，送到芑翁这里来，请代为谢谢弟兄们。”

这话让蒋益澧很难回答，颇有却之不恭，受之不可之感。因为胡雪岩的意思是很显然的，十万两银子买个“秋毫无犯”，这就是他所说“公平交易”，“礼尚往来”。只是十万两银子听上去是个巨数，几万人一分，所得有限，能不能“摆得平”，大成疑问。

见他踌躇的神气，胡雪岩自能猜知他的心事，若问一句：“莫非嫌少？”未免太不客气，如果自动增加，又显得讨价还价地小器相。考虑下来，只有侧面再许他一点好处。

“至于对芑翁的敬意，自然另有筹划——”

“不，不！”蒋益澧打断他的话，“不要把我算在里头。等局势稍为平定了，贵省士绅写京信的时候，能够说一句我蒋某人对不起浙江，就承情不尽了。”

“那何消说得？芑翁，你对得起浙江，浙江也一定对得起你！”

“好，这话痛快！”蒋益澧毅然决然地说，“雪翁的厚爱，我就代弟兄们一并致谢了。”接着便喊一声，“来啊！请刘大老爷！”

“刘大老爷”举人出身，捐的州县班子，蒋益澧倚为智囊，也当他是文案委员。请了他来，是要商议出告示，整饬军纪，严禁骚扰。

这是蒋益澧的事，胡雪岩可以不管，他现在要动脑筋的是，如何实践自己的诺言，有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解交藩库，供蒋益澧分赏弟兄？

一想到藩库，胡雪岩心中灵光一闪，仿佛暗夜迷路而发现了灯光一样，虽然一闪即灭，但他确信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而生的错觉，一定能够找出一条路来。

果然，息心静虑想了一会，大致有了成算，便等蒋益澧与他的智囊谈得告一段落时，开口问道：“芑翁的粮台在哪里？”

“浙江的总粮台，跟着左大帅在余杭，我有个小粮台在瓶窑。喏，”蒋益澧指着小张说，“他也是管粮台的委员。”

“那么，藩库呢？”

“藩库？”蒋益澧笑道，“藩司衙门都还不知道在不在，哪里谈得到藩库？”

“藩库掌一省的收支，顶顶要紧，要尽快恢复起来。藩库的牌子一挂出去，自有解款的人上门。不然，就好像俗语说，‘提着猪头，寻不着庙门。’岂不耽误库收？”

蒋益澧也不知道这时候会有什么人来解款，只觉得胡雪岩的忠告极有道理，藩库应该赶快恢复，可是该如何恢复，应派什么人管库办事，却是茫无所知。

于是胡雪岩为他讲解钱庄代理公库的例规与好处。阜康从前代理浙江藩库，如今仍愿效力，不过以前人欠人犹待清理，为了划清界限起见，他想另立一钱庄，叫做“阜丰”。

“阜丰就是阜康，不过多挂一块招牌。外面有区分，内部是一样的，叫阜丰，叫阜康都可以。芎翁！”胡雪岩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家，阜康收进旧欠，解交阜丰，也就是解交芎翁。至于以前藩库欠人家的，看情形该付的付，该缓的缓，急公缓私，岂非大有伸缩的余地？”

“好，好！准定委托雪翁。”蒋益澧大为欣喜，“阜丰也好，阜康也好，我只认雪翁。”

“既蒙委任，我一定尽心尽力。”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应该解缴的十万银子，我去筹划，看目前在杭州能凑多少现银，不足之数归我垫，为了省事，我想划一笔账，这一来粮台、藩库彼此方便。”

“这，这笔账怎么划法？”

“是这样，譬如说现在能凑出一半现银，我就先解了上来，另外一半，我打一张票子交到粮台，随时可以在我上海的阜康兑现。倘或交通不便，一时不能去提现，那也不要紧，阜丰代理藩库，一切代垫，就等于缴了现银，藩库跟粮台划一笔账就可以了。垫多少扣多少，按月结账。”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蒋益澧只觉得振振有词，到底这笔账怎么算，还得要仔细想一想，才能明白。

想是想明白了，却有疑问：“藩库的收入呢？是不是先还你的垫款？”

“这，怎么可以？”胡雪岩的身子蓦然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不断摇头，似乎觉得他所问的这句话，太出乎常情似的。

光是这一个动作，就使得蒋益澧死心塌地了。他觉得胡雪岩不但诚实，而且心好，真能拿别人的利害当自己的祸福。不过太好了反不易使人相信，他深怕是自己有所误会，还是问清楚的好。

“雪翁，”他很谨慎地措词，“你的意思是，在你开给粮台的银票数目之内，你替藩库代垫，就算是你陆续兑现。至于藩库的收入，你还是照缴。是不是这话？”

“是！就是这话。”胡雪岩紧接着说，“哪怕划账已经清楚了，阜丰既然代理浙江藩库，当然要顾浙江藩司的面子，还是照垫不误。”

这一下，蒋益澧不但倾倒，简直有些感激了，拱拱手说：“一切仰仗雪翁，就请宝号代理藩库，要不要备公事给老兄？”

“芑翁是朝廷的监司大员，说出一句话，自然算数，有没有公事，在我都是无所谓。不过为了取信于人，阜丰代理藩库，要请一张告示。”

“那方便得很！我马上叫他们办。”

“我也马上叫他们连夜预备，明天就拿告示贴出去。不过，”胡雪岩略略放低了声音，“什么款该付，什么款不该付，实在不该付，阜丰听命而行。请芑翁给个暗号，以便遵循。”

“给个暗号？”蒋益澧搔搔头，显得很为难似的。

这倒是小张比他内行了，“大人！”他是“做此官，行此礼”，将“大人”二字叫得非常亲切自然，等蒋益澧转脸相看时，他才又往下说，“做当家人很难，有时候要粮与饷，明知道不能给，却又不便驳，只好批示照发，粮台上也当然遵办。但实在无银无饷，就只好婉言相商。胡观察的意思，就是怕大人为难，先约定暗号，知道了大人的意思，就好想办法敷衍了。”

“啊，啊！”蒋益澧恍然大悟，“我懂了。我一直就为这件事伤脑筋。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是欠了他们的饷，你说，拿了‘印领’来叫我批，我好不批照发吗？批归批，粮台上受得了、受不了，又是另外一回事。结果呢，往往该给的没有给，不该给的，倒领了去了。粮台不知有多少回跟我诉苦，甚至跳脚。我亦无可奈何。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好人’我做，‘坏人’别人去做的办法，那是太好了。该用什么暗号，请雪翁吩咐。”

“不敢当！”胡雪岩答道，“暗号要常常变换，才不会让人识透。现在我先定个简单的办法，芑翁具衔只批一个‘澧’字，阜丰全数照付，写台甫‘益澧’二字，付一半，若是尊姓大名一起写在上头，就是‘不准’的意思，阜丰自会想办法搪塞。”

“那太好了！”蒋益澧拍着手说，“‘听君一席话，胜做十年官。’”

宾主相视大笑，真有莫逆于心之感。交情到此，胡雪岩觉得有些事，大可不必保留了，因而向小张使个眼色，只轻轻说了一个字，“米！”然后微一努嘴。

小张也是玲珑剔透的一颗心，察言辨色，完全领会，斜欠着身子，当即开口向蒋益澧说道：“有件事要跟大人回禀，那几百石米，已经请张千总跟胡观察的令亲在起卸了。暂时存仓，听候支用。这几百石米，我先前未说来源，如今应该说明了，就是胡观察运来的。数目远不止这些。”

“喔，有多少？”蒋益澧异常关切地说。

“总有上万石。”胡雪岩说道，“米，我是专为接济官军与杭州百姓的。照道理说，应该解缴芑翁，才是正办。不过，我也有些苦衷，好不好请芑翁赏我一个面子，这批米算是暂时责成我保管，等我见了左制军，横竖还是要交给芑翁来做主分派的。只不过日子晚一两天而已。”

蒋益澧大出意外。军兴以来，特别是浙江，饿死人不足为奇，如今忽有一万石米出现，真如从天而降，怎不令人惊喜交集。

“雪翁你这一万石米，岂止雪中送炭！简直是大旱甘霖！这样，我一面派兵保护，就请张委员从中联络襄助，一面我派妥当的人，送老兄到余杭去见左大帅。不过，我希望老兄速去速回，这里还有多少大事，要请老兄帮忙。”

“是！我尽快赶回来。”

“那么，老兄预备什么时候动身？今天晚上总来不及了吧？”

“是的！明天一早动身。”

蒋益澧点点头，随即又找中军，又找文案，将该为胡雪岩做的事，一一分派停当。护送他到余杭的军官，派的是一名都司，姓何，是蒋益澧的表侄，也是他的心腹。

于是胡雪岩殷殷向何都司道谢，很敷衍了一番，约定第二天一早在小张家相会，陪同出发。

到了张家，张秀才对胡雪岩自然有一番尽释前嫌、推心置腹的话说。只是奉如上宾，只有在礼貌上尽心，没有什么酒食款待。而胡雪岩亦根本无心饮食，草草果腹以后，趁这

一夜工夫，还有许多大事要交待，苦恨人手不足，只好拿小张也当做心腹了。

胡雪岩没有工夫跟他们从容研商，只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第一件大事，请小张费心跟你老太爷商量，能找到几位地方上提得起的人物，大家谈一谈，想法子凑现银给蒋方伯送了去，作为我阜丰暂借。要请大家明白，这是救地方，也是救自己，十万银子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将来大家肯分担最好，不然，也就是我一个人认了。不过，此刻没有办法从上海调款子过来，要请大家帮我的忙。”

“好的。”小张连连点头，“这件事交给我们父子好了。胡先生仁至义尽，大家感激得很，只要有现银，一定肯借出来的。”

“其次，阜康马上要复业，阜丰的牌子要挂出去。这件事我想请三爷主内，小张主外。”胡雪岩看着刘不才说，“先说内部，第一看看阜康原来的房子怎么样，如果能用，马上找人收拾，再写两张梅红笺，一张是‘阜康不日复业’，一张是‘阜丰代理藩库’，立刻贴了出去。”

“藩司衙门的告示呢？”

“到复业那天再贴。”胡雪岩又说，“第二，准备一两千现银，顶要紧的是，弄几十袋米摆在那里。然后贴出一张红纸：‘阜康旧友，即请回店。’来了以后，每人先发十两银子五斗米。我们这台戏，就可以唱起来了。”

“那么，”小张抢着说道，“胡先生，我有句话声明在先，您老看得起我，汤里来，火里去，唯命是从。不过，我也要估计估计我自己的力量，钱庄我是外行，工夫又怕抽不出来，不要误了胡先生的大事。那时候胡先生不肯责备我，我自己也交代不过去。”

“不要紧。我晓得你很忙，只请你量力而为。”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我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固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现在我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托得过我，还有啥靠不住的？只要那批新存户有这样一个想法，阜丰的存款就会源源不绝而来，应该解蒋方伯的犒赏和代理藩库要垫的款子，就都有了。”

看着事情都交代妥当了，刘不才有句话要跟胡雪岩私下谈，使个眼色，将他拉到一边，低声说道：“你跟蒋芎泉搞得很好，没有用，我今听到一个消息，颇为可靠，左制军要跟你算账，已经发话下来了，弄得不好，会指名严参。”

“你不要担心！”胡雪岩夷然不以为意，“我亦没有啥算不清的账。外面的话听不得。”

刘不才见他是极有把握的样子，也就放心了。小张却还有话问。

“胡先生的算计真好。不过，说了半天，到底是怎么样的新存户呢？”

“长毛！”胡雪岩说，“长毛投降了，这两年搜刮的银子带不走，非要找个地方去存不可！”

胡雪岩所要吸收的新存户，竟是长毛！小张和刘不才都觉得是做梦亦想不到的事，同时亦都觉得他的想法超人，但麻烦亦可能很多。

那种目瞪口呆的带些困惑的表情，是说明了他们内心有些什么疑问，胡雪岩完全了解，但是，这时候不是从容辩理的时候，所以他只能用比较武断的态度：“事情绝不会错！你们两位尽管照我的话去动脑筋。动啥脑筋，就是怎么样让他们死心塌地拿私蓄存到阜丰来？两位明白了吧？”

“我明白。不过——”刘不才没有再说下去。

“我也明白。杭州的情形我比较熟，找几个人去拉这些存户，一定不会空手而回。不过，在拉这些客户以前，人家一定要问，钱存到阜丰会不会泡汤？这话我该怎么说？”小张这样问说。

“你告诉他：绝不会泡汤。不过朝廷的王法，也是要紧的，如果他自己觉得这笔存款可能有一天会让官方查扣，那就请他自己考虑。”胡雪岩停一下又说，“总而言之句话：通融方便可以，违犯法条不可以。户头我们不必强求，我们要做气派，做信用。信用有了，哪怕连存折不给人家，只凭一句话，照样会有人上门。”

刘不才和小张都觉得他的话一时还想不透，好像有点前后不符。不过此刻无法细问，而且也不是很急的事，无须在这时候追根究底去辨清楚。因此，两人对看了一眼，取得默契，决定稍后再谈。

“做事容易做人难！”胡雪岩在片刻沉默以后，突如其来地以这么一句牢骚之语发端，作了很重要的一个提示，也是一个警告：“从今天起，我们有许多很辛苦，不过也很划算的事要做，做起来顺利不顺利，全看我们做人怎么样。小张，你倒说说看，现在做人要怎么样做？”

小张想了一会，微微笑道：“做人无非讲个信义。现在既然是帮左制军，就要咬定牙关帮到底。”

“我们现在帮左制军，既然打算帮忙到底，就要堂堂正正站出来。不过这一下得罪的人会很多。”刘不才说。

“面面讨好，面面不讨好！唯有摸摸胸口，如果觉得对得起朝廷，对得起百姓，问心无愧，那就什么都不必怕。时候不早了，上床吧！”

这一夜大家都睡不着，因为可想的事太多。除此以外，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激动。上海、杭州都已拿下来，金陵之围的收缘结果，也就不远了。那时是怎样的一种局面？散兵游勇该怎么料理，遣散还是留用，在这都是疑问，实在令人困惑之至！

忽然，胡雪岩发觉墙外有人在敲锣打梆子，这是在打更。久困之城，刚刚光复，一切还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居然还有巡夜的更夫，听着那自远而近“笃、笃、镗，笃、笃、镗”的梆锣之声，胡雪岩有着空谷足音的喜悦和感激。而心境也就变过了，眼前的一切都抛在九霄云外，回忆着少年时候，寒夜拥衾，遥听由西北风中传来的“寒冬腊月，火烛小心”的吆喝，真有无比恬适之感。

那是太平时世的声音。如今又听到了！胡雪岩陡觉精神一振，再也无法留在床上。三个人是睡一房，他怕惊扰了刘不才和小张，悄悄下地，可是小张已经发觉了。

“胡先生，你要做啥？”

“你没有睡着？”

“没有。”小张问道，“胡先生呢？”

“我也没有。”

“彼此一样。”刘不才在帐子中接口，“我一直在听，外面倒还安静，蒋藩司言而有信，约束部下，已经有效验了。”

“这是胡先生积的阴德。”小张也突然受了鼓舞，一跃下床，“这两天的事情做不完，哪里有睡觉的工夫？”

等他们一起床，张家的厨房里也就有灯光了。洗完脸，先喝茶，小张以为胡雪岩会谈未曾谈完的正事，而他却好整以暇地问道：“刚才你们听到打更的梆子没有？”

“听到。”小张答道，“杭州城什么都变过了，只有这个更夫老周没有变，每夜打更，从没有断过一天。”

胡雪岩肃然动容，“难得！真难得！”他问，“这老周多大年纪？”

“六十多岁了。身子倒还健旺，不过，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

“他没有饿死，而且每天能打更，看来这个人的禀赋，倒是得天独厚。可惜，”刘不才说，“只是打更！”

“三爷，话不是这么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是用不着才干的，人人能做，只看你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去做。能够这样，就是个了不起的人。”胡雪岩说，“小张，我托你，问问那老周看，愿意不愿意改行？”

“改行？”小张问道，“胡先生，你是不是要提拔他？”

“是啊！我要提拔他，也可以说是借重他。现在我们人手不够，像这种尽忠职守的人，不可以放过。我打算邀他来帮忙。”

“我想他一定肯的。就怕他做不来啥。”

“我派他管仓库。他做不来，再派人帮他的忙，只要他像打更那样，到时候去巡查就是。”

说到这里，张家的男佣来摆桌子开早饭。只不过拿剩下的饭煮一锅饭泡粥，佐粥的只有一样盐菜，可是“饥者易为食”，尤其是在半夜休息以后，胃口大开，吃得格外香甜。

“我多少天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了！”胡雪岩很满意地说，“刘三爷说得不错，‘用得着就好’！泡饭盐菜，今日之下比山珍海味还要贵重。”

这使得小张又深有领悟，用人之道，不拘一格，能因时因地制宜，就是用人的诀窍。他深深点头，知道从什么地方去为胡雪岩物色人才了。

投靠左帅

何都司是天亮来到张家的，带来两个马弁，另外带了一匹马来，“提起此马来头大”，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送，蒋益澧派人细心喂养，专为左宗棠预备的坐骑，现在特借给胡雪岩乘用。

何都司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消息，余杭城内的长毛，亦在昨天弃城向湖州一带逃去。左宗棠亲自领兵追剿，如今是在瓶窑以北的安溪关前驻扎。要去看他，得冒锋镝之危，问胡雪岩的意思如何。

“死生有命，左大帅能去，我当然也能去。用不着怕！”

“不过，路很远，一天赶不到，中途没有住宿的地方，也很麻烦。”

“尽力赶！赶不到也没有办法，好在有你老兄在，我放心得很。”

这本是随口一句对答之词，而在何都司听来，是极其恳切的信任。因而很用心地为他筹划，好一会方始问道：“胡大人，你能不能骑快马？”

“勉强可以。”

“贵管家呢？”

“他恐怕不行。”

“那就不必带贵管家一起走了。现成四个弟兄在这里，有什么差遣，尽管让他们去做。”何都司又说，“我们可以用驿递的办法，换马走，反而来得快。”

紧急驿递的办法是到一站换一匹马，由于一匹马只走一站路，不妨尽全力驰驱，因而比一匹马到底要快得多。僧王的这匹名驹虽好，也只得走一站，换马时如果错失了找不回来，反是个麻烦，因此胡雪岩表示另外找一匹马。

“这容易，我们先到马号去换就是。”

于是胡雪岩辞别张家，临走时交代，第三天早晨一定赶回来。然后与何都司同行，先到藩司行台的马号里换了马，出武林门，疾驰到拱宸桥，何都司找着相熟的军营，换了好马，再往西北方向行进。

一路当然有盘查、有阻碍、也有惊险，但都安然而返。下午三点钟到了瓶窑，方始打

尖休息，同时探听左宗棠的行踪：是在往北十八里外的安溪关。

“这是条山路，很不好走。”何都司恳切相劝，“胡大人，我说实话，你老是南边人，‘南人行船，北人骑马。’你的马骑得不怎么好，为求稳当，还是歇一夜再走。你看怎么样？”

胡雪岩心想，人地生疏，勉强不得，就算赶到安溪，当夜也无法谒见左宗棠，因而点头同意，不过提出要求：“明天天一亮就要走。”

“当然。不会耽误你老的工夫。”

既然如此，不妨从容休息。瓶窑由于久为官军驻扎，市面相当兴盛，饭摊子更多，胡雪岩向来不摆官架子，亲邀四名马弁，一起喝酒。而那四名弟兄却深感局促，最后还是让他们另桌而坐。他自己便跟何都司对酌，听他谈左宗棠的一切。

“我们这位大帅，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不过，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能怕，越怕越糟糕。”

“这是吃硬不吃软的脾气。”胡雪岩说，“这样的人，反而好相处。”

“是的。可也不能硬过他头！最好是不理他，听他骂完、说完，再讲自己的道理，他就另眼相看了。”

胡雪岩觉得这两句话，受益不浅，便举杯相敬，同时问说：“老兄，你跟蒋方伯多少年了？”

“我们至亲，我一直跟他。”

“我有句冒昧的话要请教，左大帅对蒋方伯怎么样？是不是当他是自己的替手？”

“不见得！”何都司答说，“左大帅是何等样人？当自己诸葛亮，哪个能替代他？”

这两句闲谈，在旁人听来，不关紧要，而在胡雪岩却由此而作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对于自己今后的出处，以及重整旗鼓，再创事业的倚傍奥援，一直萦回脑际，本来觉得蒋益澧为人倒还憨厚，如果结交得深了，便是第二个王有龄，将来言听计从，亲如手足，那就比伺候脾气大出名的左宗棠，痛快得多了。

现在听何都司一说，憬然有悟，左宗棠之对蒋益澧，不可能像何桂清之对王有龄那

样，提携唯恐不力。一省的巡抚毕竟是个非同小可的职位，除非曾国荃另有适当的安排，蒋益澧本身够格，而左宗棠又肯格外力保，看来浙江巡抚的大印，不会落在蒋益澧手里。

既然如此，唯有死心塌地，专走左宗棠这条路子了。

半夜起身，黎明上路。十八里山道，走了三个钟头才到。

左宗棠的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里。虽是戎马倥偬之际，他的总督派头，还是不小，庙前摆着一顶绿呢大轿，照墙下有好几块朱红“高脚牌”，泥金仿宋体写着官衔荣典，一块是“钦命督办浙江军务”，一块是“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督部堂”，一块是“兼署浙江巡抚”，一块是“赏戴花翎”，再一块就不大光彩，也是左宗棠平生的恨事，科名只是“道光十二年壬辰科湖南乡试中式”，不过一名举人。

再往庙里看，两行带刀的亲兵，从大门口一直站到大殿关平、周仓的神像前，蓝顶子的武官亦有好几个。胡雪岩见此光景，不肯冒犯左宗棠的威风，牵马在旁，取出“手本”，拜托何都司代为递了进去。

隔了好久，才看见出来一个“武巡捕”，手里拿着胡雪岩的手本，明明已经看到本人，依然拉起官腔问道：“哪位是杭州来的胡道台？”

胡雪岩点点头，也摆出官派，踱着四方步子，上前答道：“我就是。”

“大帅传见。”

“是的。请引路。”

进门不进殿，由西边角门中进去，有个小小的院落，也是站满了亲兵，另外有个穿灰布袍的听差，倒还客气，揭开门帘，示意胡雪岩入内。

进门一看，一个矮胖老头，左手捏一管旱烟袋，右手提着笔，在窗前一张方桌上挥毫如飞。听得脚步声，浑似不觉，胡雪岩只好等着，等他放下笔，方捞起衣襟请安，同时报名。

“浙江候补道胡光墉，参见大人。”

“喔，你就是胡光墉！”左宗棠那双眼睛，颇具威严，光芒四射似的，将他从头望到

底，“我闻名已久了。”

这不是一句好话，胡雪岩觉得无须谦虚，只说：“大人建了不世之功，特为来给大人道喜！”

“喔，你倒是得风气之先！怪不得王中丞在世之日，你有能员之名。”

话中带着讥讽，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一时也不必细辩，眼前第一件事是，要能坐了下来——左宗棠不会不懂官场规矩，文官见督抚，品秩再低，也得有个座位，此刻故意不说“请坐”，是有意给人难堪，先得想个办法应付。

念头转到，办法便即有了，捞起衣襟，又请一个安，同时说道：“不光是为大人道喜，还要跟大人道谢。两浙生灵倒悬，多亏大人解救。”

都说左宗棠是“湖南骡子”的脾气，而连番多礼，到底将他的骡脾气拧过来了，“不敢当！”他的语声虽还是淡淡的，有那不受奉承的意味，但亦终于以礼相待了，“贵道请坐！”

听差是早捧着茶盘等在那里的，只为客人不曾落座，不好奉茶，此时便将一碗盖碗茶摆在他身旁的茶几上。胡雪岩欠一欠身，舒一口气，心里在想：只要面子上不难看，话就好说了。

“这两年我在浙江，很听人谈起贵道。”左宗棠面无笑容地说，“听说你很阔啊！”

“不敢！”胡雪岩欠身问道，“请大人明示所谓‘阔’是指什么？”

“说你起居享用，俨如王侯，这也许是过甚之词。然而也可以想象得知了。”

“是！我不瞒大人，比起清苦的候补人员来，我算是很舒服的。”

他坦然承认，而不说舒服的原因，反倒像塞住了左宗棠的口，停了一下，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也接到好些禀帖，说你如何如何！人言未必尽属子虚，我要查办，果真属实，为了整饬吏治，我不能不指名严参！”

“是！如果光墉有什么不法之事，大人指名严参，光墉亦甘愿领罪。不过，自问还不敢为非作歹，亦不敢营私舞弊。只为受王中丞知遇之德，誓共生死，当时处事不避劳怨，得罪了人亦是有的。”

“是不是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犹待考查。至于你说与王中丞誓共生死，这话就令人难信了。王中丞已经殉难，你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如果大人责光墉不能追随王中丞于地下，我没有话说，倘或以为殉忠、殉节，都有名目，而殉友死得轻如鸿毛，为君子所不取，那么，光墉倒有几句话辩白。”

“你说。”

“大人的意思是，光墉跟王中丞在危城之中共患难，紧要关头，我一个人走了，所谓‘誓共生死’，成了骗人的话？”

“是啊！”左宗棠逼视着问，“足下何词以解？倒要请教！”

“我先请教大人，当时杭州被围，王中丞苦苦撑持，眼睛里所流的不是泪水，而是血，盼的是什么？”

“自然是援军。”

“是！”胡雪岩用低沉的声音说，“当时有李元度一军在衢州，千方百计想催他来，始终不到。这一来，就不能不作坚守的打算，请问大人，危城坚守靠什么？”

“自然是靠粮食。‘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固然不错，如果罗掘俱穷，亦无非易子而食。但是，士兵没有粮食，会出什么乱子？不必我说，大人比我清楚得多。当时王中丞跟我商量，要我到上海去办米。”胡雪岩突然提高了声音说，“王中丞虽是捐班出身，也读过书的，他跟我讲《史记》上赵氏孤儿的故事，他说，守城守不住，不过一死而已，容易，到上海办米就跟‘立孤’一样比较难。他要我做保全赵氏孤儿的程婴。这当然是他看得起我的话，不过，大人请想，他是巡抚，守土有责，即使他有办法办得到米，也不能离开杭州。所以，到上海办米这件事，只有我能做，不容我不做。”

“嗯，嗯！”左宗棠问道，“后来呢？你米办到了没有？”

“当然办到。可是——”胡雪岩黯然低语，“无济于事！”

接着，他将如何办米来到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中，如何想尽办法，不能打通粮道，如何望城一拜，痛哭而回，如何将那批米接济了宁波。只是不说在宁波生一场大病，几乎送命，因为那近乎表功的味道，说来反成蛇足了。

左宗棠听得很仔细，仰脸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却是胡雪岩再也想不到的。

“你也很读了些书啊！”

胡雪岩一愣，随即想到了，这半天与左宗棠对答，话好像显得很文雅，又谈到《史记》上的故事，必是他以为预先请教过高人，想好了一套话来的。

这多少也是实情，见了左宗棠该如何说法，他曾一再打过腹稿。但如说是有意说好听的假话，他却不能承认，所以这样答道：“哪里敢说读过书？光墉只不过还知道敬重读书人而已！”

“这也难得了。”左宗棠说，“人家告你的那些话，我要查一查。果真像你所说的样子，自然另当别论。”

“不然。领了公款，自然公事上要有交代。公款虽不是从大人手上领的，可是大人现任本省长官，光墉的公事，就只有向大人交代。”

“喔，你来交代公事。是那笔公款吗？”左宗棠问，“当时领了多少？”

“领了两万两银子。如今面缴大人。”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封袋来，当面奉上。

左宗棠不肯接红封袋，“这是公款，不便私相授受。”他说，“请你跟粮台打交道。”

当时便唤了粮台上管出纳的委员前来，收取了胡雪岩的银票，开收据，盖上大印，看来是了却了一件公事，却不道胡雪岩还有话说。

“大人，我还要交代。当初奉令采办的是米，不能拿米办到，就不能算交差。”

“这——”左宗棠相当困扰，对他的话，颇有不知所云之感，因而也就无法作何表示。

“说实话，这一批米不能办到，我就是对不起王中丞的在天之灵。现在，总算可以真正有交代了！”胡雪岩平静地说，“我有一万石米，就在杭州城外江面上，请大人派员验收。”

此言一出，左宗棠越发困惑，“你说的什么？”他问，“有一万石米在？”

“是！”

“就在杭州城外江面上？”

“是！”胡雪岩答说，“已有几百石，先拨了给蒋方伯，充作军粮了。”

左宗棠听得这话便向左右问道：“护送胡大人来的是谁？”

“是何都司。”

于是找了何都司来，左宗棠第一句话便是：“你知道不知道，有几百石军粮从钱塘江上运到城里？”

“回大帅的话，有的。”何都司手一指，“是胡大人从上海运来的。”

“好！你先下去吧。”左宗棠向听差吩咐，“请胡大人升炕！”

礼数顿时不同了！由不令落座到升炕，片刻之间，荣枯大不相同，胡雪岩既感慨，又得意，当然对应付左宗棠也更有把握了。

等听差将盖碗茶移到炕几上，胡雪岩道谢坐下，左宗棠徐徐说道：“有这一万石米，不但杭州的百姓得救，肃清浙江全境，我也有把握了。老兄此举，出人意表，功德无量。感激的，不止我左某一个人。”

“大人言重了。”

“这是实话。不过我也要说实话。”左宗棠说，“一万石米，时价要值五六万银子，粮台上一时还付不起那么多。因为刚打了一个大胜仗，犒赏弟兄是现银子。我想，你先把你缴来的那笔款子领了回去，余数我们倒商量一下，怎么样个付法。”

“大人不必操心了。这一万石米，完全由光墉报效。”

“报效？”左宗棠怕自己是听错了。

“是！光墉报效。”

“这，未免太破费了。”左宗棠问道，“老兄有什么企图，不妨实说。”

“毫无企图。第一，为了王中丞；第二，为了杭州百姓；第三，为了大人。”

“承情之至！”左宗棠拱拱手说，“我马上出奏，请朝廷褒奖。”

“大人栽培，光墉自然感激，不过，有句不识抬举的话，好比骨鲠在喉，吐出来请大人不要动气。”

“言重，言重！”左宗棠一迭连声地说，“尽管请说。”

“我报效这批米，绝不是为朝廷褒奖。光墉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好一个只会做事，不会做官！”这一句话碰到左宗棠的心坎上，拍着炕几，大声地说，赞赏之意，真个溢于言表了。

“我在想，大人也是只晓得做事，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胡雪岩说，“照我看，跟现在有一位大人物，性情正好相反。”

前半段话，恭维得恰到好处，对于后面一句话，左宗棠自然特感关切，探身说道：“请教！”

“大人跟江苏李中丞正好相反。李中丞会做官，大人会做事。”胡雪岩又说，“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只不过不屑于做官而已。”

“啊，痛快，痛快！”左宗棠仰着脸，摇着头说，是一副遇见了知音的神情。

胡雪岩见好即收，不再奉上高帽子，反而谦虚一句：“我是信口胡说，在大人面前放肆。”

“老兄，”左宗棠正色说道，“你不要妄自菲薄，在我看来满朝朱紫贵，及得上老兄识见的，实在不多。你大号是哪两个字？”

“草字雪岩，风雪的雪，岩壑的岩。”

“雪岩兄，”左宗棠说，“你这几年想必一直在上海，李少荃的作为，必然深知，你倒拿我跟他比一比看。”

“这，”胡雪岩问道，“比哪一方面？”

“比比我们的成就。”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答道，“李中丞克复苏州，当然是一大功，不过，因人成事，比不上大人孤军奋战，来得难能可贵。”

“这，总算是一句公道话。”左宗棠说，“我吃亏的有两种，第一是地方不如他好；第二，是人才不如他多。”

“是的。”胡雪岩深深点头，“李中丞也算会用人的。”

“那么，我有句很冒昧的话请教，以你的大才，以你在王中丞那里的业绩，他倒没有起延揽之意？”

“有过的。我不能去！”

“为什么？”

“第一，李中丞对王公有成见，我还为他所用，也太没有志气了。”

“好！”左宗棠接着问，“第二呢？”

“第二，我是浙江人，我要为浙江出力，何况我还有王中丞委托我未了的公事，就是这笔买米的款子，总要有个交代。”

“难得，难得，雪岩兄，你真有信用。”左宗棠说到这里，喊一声，“来呀！留胡大人吃便饭。”

照官场中的规矩，长官对属下有这样的表示，听差便得做两件事，第一件是请客人更换便衣；第二件是准备将客人移到花厅甚至“上房”中去。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胡雪岩去拜客，自然带着跟班，跟班手中捧着衣包，视需要随时伺候主人更换。但此时只有胡雪岩一个人，当然亦不会有便衣，左宗棠便吩咐听差，取他自己的薄棉袍来为“胡大人”更换。左宗棠矮胖，胡雪岩瘦长，这件棉袍穿上身，大袖郎当，下摆吊起一大截，露出一大截沾满了黄泥的靴帮子，形容不但不雅，而且有些可笑。但这份情意是可感的，所以胡雪岩觉得穿在身上很舒服。

至于移向花厅，当然也办不到了。一座小关帝庙里，哪里来的空闲房屋，闽浙总督的官厅，签押房与卧室，都在那里了。不过，庙后倒有一座土山，山上有座茅亭，亦算可供登临眺望的一景，左宗棠为了避免将领请谒的纷扰，吩咐就在茅亭中置酒。

酒当然是好酒。绍兴早经克复，供应一省长官的，自然是历经兵燹而无恙的窖藏陈酿，菜是湖南口味，虽只两个人对酌，依然大盘长筷，最后厨子戴着红缨帽，亲自来上菜，打开食盒，只是一小盘湖南腊肉。不知何以郑重如此？

“这是内子亲手调制的，间关万里，从湖南送到这里，已经不中吃了。只不过我自己提醒我，不要忘记内子当年委曲绸缪的一番苦心而已。”

胡雪岩也听说过，左宗棠的周夫人，是富室之女，初嫁左家时，夫婿是个寒士。但是周夫人却深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才气纵横，虽然会试屡屡落第，终有破壁飞去的一日，所以鼓励慰藉，无所不至。以后左宗棠移居岳家，而周家大族，不会看得起这个脾气大的穷姑爷。周夫人一方面怕夫婿一怒而去，一方面又要为夫家做面子，左右调停，心力交瘁，如今到底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了。

这对胡雪岩又是一种启示。左宗棠如今尊重周夫人，报恩的成分，多于一切，足见得是不会负人，不肯负人而深具性情者，这比起李鸿章以利禄权术驾驭部下来，宁愿倾心结交此人。

因此，当左宗棠有所询问时，他越发不作保留，从杭州的善后谈到筹饷，他都有一套办法拿出来，滔滔不绝，言无不尽。宾主之间，很快地已接近脱略形迹，无所不谈的境地了。

一顿酒喝了两个时辰方罢。左宗棠忽然叹口气说：“雪岩兄，我倒有些发愁了。不知应该借重你在哪方面给我帮忙？当务之急是地方善后，可是每个月二十五六万的饷银，尚无的款，又必得仰仗大力。只恨足下分身无术！雪岩兄，请你自己说一说，愿意做些什么？”

“筹饷是件大事，不过只要有办法，凡是操守靠得住的人，都可以干得。”胡雪岩歉然地说，“光塘稍为存一点私心，想为本乡本土尽几分力。”

“这哪里是私心！正见得你一副侠义心肠。军兴以来，杭州被祸最惨，善后事宜，经纬万端，我兼摄抚篆，责无旁贷，有你老兄这样大才槃槃，而且肯任劳任怨，又是为桑梓效力的人帮我的忙，实在太好了。”左宗棠说到这里，问道，“跟蒋芑泉想来见过面了？”

“是！”

“你觉得他为人如何？”

“很直爽的人。我们谈得很投机。”

“好极，好极！”左宗棠欣然问道，“地方上的一切善后，总也谈过了？”

“还不曾深谈。不过承蒋方伯看得起，委托我的一个小钱庄，为他代理藩库，眼前急需的支出，我总尽力维持。”

“那更好了。万事莫如赈济急，如今有一万石米在，军需民食，能维持一两个月，后援就接得上了。再有宝号代为支应藩库的一切开销，扶伤恤死，亦不愁无款可垫。然则杭州的赈济事宜，应当马上动手。我想，设一个善后局，雪岩兄，请你当总办，如何？”

“是！”胡雪岩肃然答说，“于公于私，义不容辞。”

“我就代杭州百姓致谢了。”左宗棠拱拱手说，“公事我马上叫他们预备，交蒋芑泉转送。”

这样处置，正符合胡雪岩的希望。因为他为人处世，一向奉“不招忌”三字为座右铭，自己的身份与蒋益澧差不多，但在左宗棠手下，到底只算一个客卿，如果形迹太密，甚至越过蒋益澧这一关，直接听命于左宗棠，设身处地为人想一想，心里也会不舒服。现在当着本人在此，而委任的札子却要交由蒋益澧转发，便是尊重藩司的职权，也是无形中为他拉拢蒋益澧，只不过公事上小小的一道手续，便有许多讲究，足见得做官用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样想着，他对左宗棠又加了几分钦佩之心，因而愿意替他多做一点事，至少也得为他多策划几个好主意。心念刚动，左宗棠正好又谈起筹饷，他决定献上一条妙计。

这一计，他筹之已熟，本来的打算是“货卖识家”，不妨“待价而沽”。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当的酬庸，他是不肯轻易吐露的，此刻对左宗棠，多少有知遇之感，因而就倾囊而出了。

“筹饷之道多端，大致不外两途，第一是办厘金，这要靠市面兴旺，无法强求；第二是劝捐，这几年捐得起的都捐过了，‘劝’起来也很吃力。如今我想到有一路人，他们捐得起，而且一定肯捐，不妨在这一路人头上，打个主意。”

“捐得起，又肯捐，那不太妙了吗？”左宗棠急急问道，“是哪一路人？”

“是长毛！”胡雪岩说，“长毛盘踞东南十几年，搜刮得很不少，现在要他们捐几文，不是天经地义？”

这一说，左宗棠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对，对，请你再说下去。”

于是胡雪岩为他指出，这十几年中，颇有些见机而作的长毛，发了财退藏于密，洪杨一旦平定，从逆的当然要依国法治罪。可是叛逆虽罪在不赦，而被裹胁从逆的人很多，办不胜办。株连过众，扰攘不安，亦非大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之道，所以最好的处置办法是，网开一面，予人自新之路。

只是一概既往不咎，亦未免太便宜了此辈，应该略施薄惩，愿打愿罚，各听其便。

“大人晓得的，人之常情，总是愿罚不愿打，除非罚不起。”胡雪岩说，“据我知道，罚得起的人很多。他们大都躲在夷场上，倚仗洋人的势力，官府一时无奈其何，可是终究是个出不了头的‘黑人’，如果动以利害，晓以大义，反正手头也是不义之财，舍了一笔，换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何乐不为？”

“说得是。”左宗棠笑道，“此辈不甘寂寞，不但要爬起来做人，只怕还要站出来做官。”

“正是这话。”胡雪岩撮起两指一伸，“像这种人，要捐他两笔。”

“怎么办呢？”

“一笔是做人，另外一笔是做官。做官不要捐吗？”

左宗棠失笑了，“我倒弄糊涂了！”他说，“照此看来，我得赶快向部里领几千张空白捐照来。”

“是！大人尽管动公事去领。”

“领是领了。雪岩兄，”左宗棠故意问道，“交给谁去用呢？”

胡雪岩不做声，停了一会方说：“容我慢慢物色好了，向大人保荐。”

“我看你也不用物色了，就是你自己勉为其难吧！”

“这怕——”

“不，不！”左宗棠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不必推辞了！雪岩兄，你遇见我，就容不得你再作主张。这话好像蛮不讲理，不是的！足下才大如海，我已深知。不要说就这两件事，再多兼几个差使，你也能够应付裕如。我想，你手下总有一班得力的人，你尽管开单子来，我关照蒋芗泉，一律照委。你往来沪杭两地，出出主意就行了。”

如此看重，不由得使胡雪岩想起王有龄在围城中常说的两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慨然答道：“既然大人认为我干得了，我就试一试看。”

“不用试，包你成功！”左宗棠说，“我希望你两件事兼筹并顾。浙江的军务，正在紧要关头上，千万不能有‘闹饷’的活把戏弄出来。”

“是。我尽力而为。”胡雪岩说，“如今要请示的是，这个捐的名目。我想叫‘罚捐’。”

“罚捐倒也名副其实。不过——”他沉吟着，好久未说下去。

这当然是有顾忌，胡雪岩也可以想象得到，开办“罚捐”可能会惹起浮议，指作“包庇逆党”。这是很重的一个罪名。然而是否“包庇”，要看情节而定，与予人自新之路，是似是而非的两回事。

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却保持沉默，而且很注意左宗棠的表情，要看他是不是有担当？

左宗棠自然是有担当的，而且这正也是他平时自负之处。他所考虑的是改换名目，想了好一会，竟找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决定暂时先用了再说。

接着，又有疑问，“这个罚捐，要不要出奏？”他问，“你意下如何？”

“出奏呢，怕有人反对，办不成功，不出奏呢？又怕将来部里打官腔，或者‘都老爷’参上一本。”胡雪岩说，“利弊参见，全在大人做主。”

“办是一定要办，不过我虽不怕事，却犯不上无缘无故背个黑锅，你倒再想想，有什么既不怕他人掣肘，又能为自己留下退步的办法？”

“凡事只要秉公办理，就一定会有退步。我想，开办之先，不必出奏，办得有了成效，再奏明收捐的数目，以后直接咨部备案，作为将来报销的根据。”

“好！准定这样办。”左宗棠大为赞赏，“‘凡事只要秉公办理，就必有退步。’这话说得太好了。不过，你所说的‘成效’也很要紧，国家原有上千万的银子，经常封存内库，就为的是供大征伐之用。这笔巨款，为赛尚阿之流的那班旗下大爷挥霍一空，所以‘皇帝不差饿兵’那句俗语，不适用了！如今朝廷不但差的是饿兵，要各省自己筹饷，而且还要协解‘京饷’。如果说，我们办得有成效的税捐，不准再办，那好，请朝廷照数

指拨一笔款好了。”

这番话说到尽头了，胡雪岩对左宗棠的处境、想法、因应之道亦由这番话中有了更深的了解。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任何筹饷的办法，都可以得到他的同意。

胡雪岩在左宗棠行辕中盘桓了两天，才回杭州。归来的这番风光，与去时大不相同，左宗棠派亲兵小队护送，自不在话下，最使他惊异的是，到了武林门外，发现有一班很体面的人在迎接，一大半是杭州的绅士，包括张秀才在内，其余的都穿了官服，胡雪岩却一个都不认识。此外，还有一顶绿呢大轿，放在城门洞里，更不知作何用处。

胡雪岩颇为困惑，“是接我的吗？”他问何都司。

不用何都司回答，看到刘不才和小张，胡雪岩知道接自己是不错了。果然，小张笑容满面地奔了上来，一把拉住马头上的嚼环，高声说道：“这里前天晚上就得消息了！盼望大驾，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是何消息，盼望他回来又为何如此殷切？胡雪岩正待动问，却不待他开口，首先是一名武巡捕在马前打躬，同时说道：“请胡大人下马，换大轿吧！”

“是这样的，”小张赶紧代为解释，“这是蒋方伯派来的差官，绿呢大轿是蒋方伯自己用的，特为来伺候。”

“是！”那名武巡捕打开拜匣，将蒋益澧的一份名帖与一份请柬递了上来，“敝上派我来伺候胡大人，特为交代，本来要亲自来迎接，只为有几件紧要公事，立等结果，分不开身。敝上又说：请胡大人一到就会个面，有好些事等着商量。”

这一说胡雪岩明白了，小张所说的“消息”，是指他奉委为善后局总办一事，大家如此殷切盼望，以及蒋益澧立等会面，当然是因为“万事莫如赈济急”，一切善后事宜，都待他来作了决定，方能动手兴办。

领会及此，他觉得不宜先跟蒋益澧见面。但此刻的蒋益澧等于一省长官，这样殷勤相待，如果不领他的情，是件很失礼的事，必得找一个很好的借口才能敷衍得过去。

他的心思很快，下马之顷，已想好了一套说辞，“拜烦回复贵上，”他说，“我也急于要进见，有好些公事请示。不过，这几天来回奔波，身上脏得不成样子，这样子去见长

官，太不恭敬。等我稍为抹一抹身子，换一套干净衣服，马上就去。贵上的绿呢大轿，不是我该坐的，不过却之不恭，请你关照轿班，空轿子跟着我去好了。”

于是先到张家暂息，将善后应办的大事，以及要求蒋益澧支持的事项，写了个大概，方始应约赴宴。

相见欢然，蒋益澧当面递了委札，胡雪岩便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上面写的是：“善后急要事项”，一共七条：

第一，掩埋尸体，限半个月完竣。大兵之后大疫，此不仅为安亡魂，亦防疫疠。

第二，办理施粥，以半年为期。公家拨给米粮，交地方公正绅士监督办理。

第三，凡粮食、衣着、砖瓦、木料等民生必需品类，招商贩运，免除厘税，以广招徕。

第四，访查殉难忠烈，采访事迹，奏请建立昭忠祠。

第五，贼营拔出妇女，访查其家，派妥人送回。

第六，春耕关乎今年秋冬生计，应尽全力筹办。

第七，恢复书院，优待士子。

“应该，应该！”蒋益澧说，“我无不同意。至于要人，或者要下委札，动公事，请雪翁告诉我，只要力之所及，一定如命。”

“多谢芎翁成全浙江百姓。不过眼前有件事，无论如何要请芎翁格外支持。”胡雪岩率直说道，“弟兄们的纪律一定要维持。”

蒋益澧脸一红，他也知道他部下的纪律不好，不过，他亦有所辩解：“说实话，弟兄们亦是饿得久了——”

“芎翁，”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饷、我负责，军纪、请芎翁负责。”

蒋益澧心想，胡雪岩现在直接可以见左宗棠，而且据说言听计从，倘或拿此事跟上面一说，再交下来，面子就不好看了。既然如此，不如自己下决心来办。

于是他决定了两个办法：一是出告示重申军纪，违者就地正法；二是他从第二天开

始，整天坐镇杭州城中心的官巷口，亲自执行军法。

这一来，纪律果然好得多了。善后事宜，亦就比较容易着手，只是苦了胡雪岩，一天睡不到三个时辰，身上掉了好几斤的肉，不过始终精神奕奕，毫无倦容。

左宗棠是三月初二到省城的，一下了轿，约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胡雪岩。

“惨得很！”左宗棠脸上很少有那样沮丧的颜色，“军兴以来，我也到过好些地方，从没有见过杭州这样子遭劫的！以前杭州有多少人？”

“八十一万。”胡雪岩答说。

“现在呢？”

“七万多。”

“七万多？”左宗棠嗟叹着，忽然抬眼问道，“雪翁，不说八万，不说六万，独说七万多，请问何所据而云然？”

“这是大概的估计。不过，亦不是空口瞎说。”胡雪岩答道，“是从各处施粥厂、平糶处发出的‘筹子’算出来的。”

“好极！”左宗棠极为嘉许，“雪翁真正才大心细。照你看，现在办善后，当务之急是哪几样？”

“当务之急，自然是振兴市面，市面要兴旺，全靠有人肯来做生意，做生意的人胆子小，如果大人有办法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到杭州来，市面就会兴旺，百姓有了生路，公家的厘金税收，亦会增加。于公于私，都有莫大的好处。”

“这无非在整饬纪律四个字，格外下功夫，你叫商人不要怕，尽管到杭州来做生意。如果吃了亏，准他们直接到我衙门来投诉，我一定严办。”

“有大人这句话，他们就敢来了。”胡雪岩又问，“善后事宜，千头万绪，包罗太广，目前以赈抚为主，善后局是否可以改为赈抚局？”

“不错！这个意见很好。”左宗棠随即下条子照办，一切如旧，只是换了个名字。

赈抚局的公事，麻烦而琐碎，占去了胡雪岩许多的工夫，以致想见一次左宗棠，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

这样迁延了半个月，专折奏报克复杭州的折差，已由京里回到杭州，为左宗棠个人带来一个好消息，“内阁奉口谕：闽浙总督左宗棠自督办浙江军务以来，连克各府州县城池。兹复将杭州省城、余杭县城攻拔，实属调度有方。着加恩赏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此外，蒋益澧亦赏穿黄马褂，“所有在事出力将士，着左宗棠查明，择优保举。”

消息一传，全城文武官员，够得上资格见总督的无不肃具衣冠，到总督行辕去叩贺。左宗棠穿上簇新的黄马褂，分班接见，慰勉有加，看到胡雪岩随着候补道员同班磕头，特为嘱咐戈什哈等在二堂门口，将他留了下来。

等宾僚散尽，左宗棠在花厅与胡雪岩以便服相见。一见少不得再次致贺，左宗棠自道受恩深重，对朝廷益难报称，紧接着又向胡雪岩致歉，说克复杭州有功人员报奖，奏稿已经办好，即将拜发，其中并无胡雪岩的名字，因为第一次保案，只限于破城将士，以后奏保办理地方善后人员，一定将他列为首位。

胡雪岩自然要道谢，同时简单扼要地报告办理善后的进展，奉“以工代赈，振兴市面”八个字为宗旨，这样一方面办了赈济，一方面做了复旧的工作。左宗棠不断点头，表示满意，然后问起胡雪岩有何困难。

“困难当然很多，言不胜数，也不敢麻烦大人，只要力所能及，我自会料理，请大人放心。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今已经三月下旬了，转眼‘五荒六月’，家家要应付眼前。青黄不接的当口，能够过得去，都因为有个指望，指望秋天的收成，还了债好过年，大人，今年只怕难了！”

一句话提醒了左宗棠，悚然而惊，搓着手说：“是啊！秋收全靠春耕。目前正是插秧的时候，如果耽误了，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大人说这话，两浙的百姓有救了。”

“你不要看得太容易，这件事着实要好好商量。雪翁，你看，劝农这件事，该怎么样做法？”

“大人古书读得多，列朝列代，都有大乱，大乱之后，怎么帮乡下人下田生产，想来

总记得明明白白？”

“啊，啊，言之有理。”左宗棠说，“我看，这方面是汉初办得好，薄太后的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才真是与民休息。就不知道当今两宫太后，能否像薄太后那样？”

胡雪岩不懂黄老之学，用于政务，便是无为而治，也不知道薄太后就是汉文帝的生母。不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两句成语是听得懂，便紧接着他的话说：“真正再明白不过是大人！要荒了的田地有生气，办法也很简单，三个字：不骚扰！大人威望如山，令出必行，只要下一道命令，百姓受惠无穷。”

“当然，这道命令是一定要下的。雪翁，你且说一说，命令中要禁止些什么？”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答说，“第一，军饷的来源是厘金、是殷实大户的捐献，与种田的老百姓无干。今年的钱粮，想来大人总要奏请豁免的，就怕各县的‘户书’假名追征旧欠。那一来，老百姓就吓得不敢下田了！”

“那怎么行？”左宗棠神色凛然地，“若有此事，简直毫无心肝了，杀无赦！”

“第二，怕弟兄们抓差拉夫。”

“这也不会。我早就下令严禁，征差要给价。如今我可以重申前令，农忙季节，一律不准骚扰，而且还要保护。”左宗棠问道，“还有呢？”

“还有就是怕弟兄们杀耕牛！”

“那也不会，谁杀耕牛，我就杀他。”

“大人肯这样卫护百姓，今年秋收有望了。至于种籽、农具，我去备办，将来是由公家贷放，还是平价现卖，请大人定章程。好在不管怎么样，东西早预备在那里，总是不错的！”

“不错，不错。请你去预备，也要请你垫款。”左宗棠说道，“除了钱以外，我这里什么都好商量。”

“是！”胡雪岩答道，“我是除了钱以外，什么事都要跟大人商量，请大人做我的靠山。”

“那还用说，要人要公事，你尽管开口。”

“有件事要跟大人商量。湖州府属的丝，是浙西的命脉，养蚕又是件极麻烦的事，以蚕叫‘蚕宝宝’，娇嫩得很，家家关门闭户，轮流守夜，按时喂食，生客上门都不接待的。如今蒋方伯正带兵攻打湖州，大军到处，可能连茶水饭食都不预备，可是这一来，蚕就不能养了。还有，养蚕全靠桑叶，倘或弟兄们砍了桑树当柴烧，蚕宝宝岂不是要活活饿死？”

“噢，”左宗棠很注意地，“我平日对经济实用之学，亦颇肯留意，倒不知道养蚕有这么多讲究。照你所说，关系极重，我得赶紧通知蒋芑泉，格外保护。除了不准弟兄骚扰以外，最要防备湖州城里的长毛突围乱窜，扰害养蚕人家。”

“大人这么下令，事情就不要紧了！”胡雪岩欣慰地说，“江南是四月里一个月最吃重，唱山歌的话：‘做天难做四月天’，因为插秧、养蚕都在四月里，一个要雨，一个要晴。托朝廷的鸿福，大人的威望，下个月风调雨顺，军务顺手，让这个月平平安安过去，浙江就可以苦出头了！”

“我知道了，总想法子如大家的愿就是。”说到这里，左宗棠眉心打了个结，“倒是有件事，雪翁，我要跟你商量，看看你有没有高招，治那一班蠹吏！”

“蠹吏”二字，胡雪岩没有听懂，瞪然不知所答。及至左宗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才知道指的是京里户部与兵部的书办。

“户部与兵部的书办，盼望肃清长毛之心，比谁都殷切，在他们看，平了洪杨，就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到了。正月廿一，曾老九克了天保城，金陵合围，洪秀全已如釜底游魂。李少荃的淮军，攻克常州，亦是指顾间事，常州一下，淮军长驱西进，会合苦守镇江的冯子材，经丹阳驰援曾九，看起来可以在江宁吃粽子了。”

“没有那么快！”胡雪岩接口便答。

这一答，使得左宗棠错愕而不悦，“何以见得？”他问。

胡雪岩知道自己答得太率直了。左宗棠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莫非论兵我还不如你？因而很见机地改口：“大人用兵，妙算如神，我何敢瞎议论。不过，我在上海那两年，听到看到，关于李中丞的性情，自以为摸得很透。常州如果攻了下来，他未必肯带兵西进，因为，他不会那么傻，去分曾九帅一心想独得的大功。”

“啊！”左宗棠重重一掌，拍在自己大腿上，“你也是这么想？”

“只怕我想得不对。”

“不会错！”左宗棠叹口气，“我一直也是这么在想，不过不肯承认我自己的想法，我总觉得李少荃总算也是个翰林，肚子里的货色，虽只不过温熟了一部《诗经》，忠君爱国的道理总也懂的，而况受恩深重，又何忍辜负君父灭此大盗，以安四海的至意？如今你跟我的看法不约而同，就见得彼此的想法都不错。论少荃的为人，倒还不致巴结曾九，只为他老师节制五省军务，帘眷正隆，不免功名心热，屈己从人。至于他对曾九，虽不便明助，暗底下却要帮忙，助饷助械，尽力而为，所以金陵克复的日子，仍旧不会远。”

“是的。这是明摆在那里的事，江宁合围，外援断绝，城里的存粮一完，长毛也就完了。照我看，总在夏秋之交，一定可以成功。”

“那时候就有麻烦了。你先看这个。”

说着左宗棠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厚甸甸地，总有十来张信笺，他检视了一下，抽出其中的两张，递了给胡雪岩。

这两张信笺中，谈的是一件事，也就是报告一个消息。说兵部与户部的书办，眼看洪杨肃清在即，军务告竣，要办军费报销，无不额手相庆。但以湘淮两军，起自田间，将领不谙规制，必不知军费应如何报销。因而有人出头，邀约户兵两部的书办，商定了包揽的办法，多雇书手，备办笔墨纸张，专程南下，就地为湘淮两军代办报销。一切不用费心，只照例奉送“部费”即可。在他们看，这是利人利己的两全之计，必为湘淮两军乐于接纳，所以不但已有成议，而且已经筹集了两万银子，作为“本钱”，光是办购置造报销的连史纸，就将琉璃厂几家纸店的存货都搜空了。

“这个花样倒不错！”胡雪岩有意出以轻松的姿态，“不过这笔‘部费’可观。我替殉节的王中丞经手过，至少要百分之二。”

“就是这话啰！”左宗棠说，“我要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我前后用过上千万的银子，如果照例致送，就得二十万银子。哪里来这笔闲钱，且不去说它，就有这笔闲钱，我也不愿意塞狗洞。你倒想个法子看，怎么样打消了它！”

“打消是容易，放句话出去挡驾就是。可是以后呢？恐怕不胜其烦了！军费报销是最噜苏的事，一案核销，有几年不结的。大人倒仔细想一想，宝贵的精神，犯得着犯不着花在跟这些人交道上头？”

“不！”左宗棠大不以为然，“我的意思是，根本不要办报销。军费报销，在乾隆年

间最认真，部里书办的花样也最多。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在人檐下过，不敢不低头’，如今我又何必低头？户部也没有资格跟我要账！”

这话说得太霸道了些。诚然，湘军和淮军的军费，都是在地方自筹，户部并没有支付过，但在地方自筹，不管是厘金、捐募，总是公款，何至于户部连要个账都没有资格？胡雪岩不左宗棠的话为然，因而沉默未答。

“雪翁，”左宗棠催问着，“有何高见，请指教！”

这就不能不回答了，胡雪岩想了一下答道：“那不是大人一个人的事。”

“是啊！不过事情来了，我可是脱不了麻烦。”

“就有麻烦，也不至于比两江来得大。”

这一说，左宗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策动曾相去顶？”他问。

这是指曾国藩，他协办大学士兼领两江总督，也算入阁拜相，所以称之为“曾相”，胡雪岩正是此意，点点头答说：“似乎以曾相出面去争，比较容易见效。”

“我也想到过，没有用。曾相忧谗畏讥，胆小如鼠，最近还有密折，请朝廷另简亲信大臣，分任重责。你想，他怎么肯不避嫌疑，奏请免办报销？何况时机亦还未到可以上折的时候。”

“难处就在这里。”胡雪岩说，“军务究竟尚未告竣，贸然奏请免办报销，反会节外生枝，惹起无谓的麻烦。”

“可是消弭隐患，此刻就得着手。倘或部里书办勾结司员，然后说动堂官，再进而由军机奏闻两宫，一经定案，要打消就难了。”

胡雪岩觉得这番顾虑，决不能说是多余，而且由他的“书办勾结司员”这句话，触机而有灵感，不假思索地答说：“既然如此，不妨在第一关上就拿书办挡了回去。”

“嗯，嗯！”左宗棠一面想，一面说，“你这话很有意味。然而，是如何个挡法呢？”

“这等大事，书办不能做主，就如大人所说的，得要勾结司官。司官给他们来盆冷水，迎头一浇，或者表面上敷衍，到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讲话，只要有理，户部堂官亦不

能不听。”

“话是有理。难在哪里去找这么一位明大体、有胆识的户部司官？”

“不一定要明大体、有胆识。”胡雪岩答说，“只要这位司官，觉得这么做于他有利，自然就会挺身而出。”

“着！”左宗棠又是猛拍自己的大腿，“雪翁，你的看法，确是高人一等，足以破惑。”略停一下，他又说道，“听你的口气，似乎胸有成竹，已经想到有这么一个人了。”

“是的。就是杭州人。”

“杭州人，”左宗棠偏着头想，“在户部当司官的是谁？我倒想不起来了。”

“这个人咸丰二年的进士，分发户部，由主事做起，现在是掌印郎中了。他叫王文韶，大人听说过此人没有？”

左宗棠凝神了一会，想起来了：“似乎听人提起过。”他问，“他的号，是叫夔石吗？”

“正是。王夔石。”

“此人怎么样？很能干吧？”

“很能干，也很圆滑，人缘不错。加以户部左侍郎沈桂芬是他乡试的座师，很照应这个门生，所以王夔石在户部很红。”

“既然人很圆滑，只怕不肯出头去争！”左宗棠说，“这种事，只有性情比较耿直的人才肯做。”

“大人见得是。不过，我的意思不是鼓动王夔石出头去力争，是托他暗底下疏通。我想，为了他自己的前程，他是肯效劳的。”

“何以见得？雪翁，请道其详。”

照胡雪岩的看法，做京官若说不靠关系靠自己，所可凭借者，不是学问，便是才干。当翰林靠学问，当司官就要靠才干。这才干是干济之才，不在乎腹有经纶，而是在政务上遇到难题，能有切切实实的办法拿出来，至少也要能搪塞得过去。王文韶之所长，正就是

在此。

可是，做京官凭才干，实在不如凭学问。因为凭学问做京官，循资推转，处处得以显其所长，翰林做到兼日讲起居注官，进而“开坊”升任京堂，都可以专折言事，更是卖弄学问的时候。也许一道奏疏，上结天知，就此飞黄腾达，三数年间便能戴上红帽子。而凭才干做官，就没有这样便宜了！

“为啥呢？因为英雄要有用武之地。做部里司官，每天公事经手，该准该驳，权柄很大，准有准的道理，驳有驳的缘故，只要说得对，自然显他的才干。可是司官不能做一辈子，像王夔石，郎中做了好多年了，如果升做四品京堂，那些鸿胪寺、通政司，都是‘聋子的耳朵’，没有它不像样子，有了它毫无用处。王夔石就有天大的本事，无奈冷衙门无事可做，也是枉然。”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司官推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考御史，当御史更是只要做文章的差使，王夔石搞不来。而且他也不是什么铁面无情的人，平时唯恐跟人结怨，哪里好当什么都老爷？”

“我懂了！”左宗棠说，“王夔石是不愿做京官，只想外放？”

“是的。外放做知府，做得好，三两年就可以升道员。”胡雪岩笑笑说道，“做外官，就要靠督抚了！”这一下，左宗棠心领神会，彻底明了。因为做外官靠督抚，没有比他更清楚的。清朝的督抚权重，京官外转府道，督抚如果不喜此人，从前可以“才不胜任”的理由，奏请“调京任用”，等于推翻朝旨。乾隆初年，虽曾下诏切责，不准再有这样的事例，可是督抚仍旧有办法可以不使此人到任，或者奏请调职。至于未经指明缺分，只分省候补任用的，补缺的迟早，缺分的优瘠，其权更操之督抚。

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王文韶如果志在外官，就必得与督抚结缘，而能够设法搞成免办平洪杨的军费报销，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因为这一来，湘淮将领，无不感戴，而天下督抚，就眼前来说，两江曾国藩、闽浙是左宗棠自己、江苏李鸿章、直隶刘长佑、四川骆秉章、湖广官文、河南张之万、江西沈葆楨、湖北严树森、广东郭嵩焘，哪一个都花过大把银子的军费，能够免办报销，个个要见王文韶的情，等他分发到省，岂有不格外照应之理？

想到这里，左宗棠心头的一个疙瘩，消减了一半，“王夔石果然是能干的，就得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普结天下督抚之缘。”他又回想了一下胡雪岩的话，发现有件事令人惊异，便即问道，“雪翁，你到京里去过没有？”

“还不曾去过。”

“那就怪了！你没有上过京，又是半官半商，何以倒对京官的推迁升转，如此熟悉？”

“我本来也不懂。前年跟王夔石在上海见面，长谈了好几夜，都是听他说的。”

“原来如此！不过能说得清源流，也很难得的了。”左宗棠又问，“你跟王夔石很熟？”

“是的。”胡雪岩又说，“不过并无深交。”

“看你们谈得倒很深。”

“有利害关系，谈得就深了，交情又另是一回事。王夔石没有什么才气，也没有什么大志，做人太圆滑，未免欠诚恳。我不喜欢这个人。”

左宗棠觉得胡雪岩这几句话，颇对自己的胃口，同时对他的本性，也更为了解，确是个可以论大事、共患难的人。因而不断点头，表示心许。

“大人的意思是，”胡雪岩问道，“让我写封信给王夔石，请他从中尽力？”

“是的。我有这个意思。不过，我怕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四处去瞎撞木钟，搞得满城风雨，无益有害。”

“他一个人的力量，诚然不够，不过事情的轻重，他是识得的。他的本性也是谨慎小心一路，绝不至于飞扬浮躁，到处瞎说。大人这样说，我信上格外关照，叫他秘密就是。”

“能这样最好。”说到这里，左宗棠向左右吩咐，“拿‘缙绅’来！”

缙绅是京师书坊刻的一部职官录，全名叫做“大清缙绅全书”。由“宗人府”开始，一直到各省的佐杂官儿，从亲王到未入流，凡是有职衔的，无不有简历记载。左宗棠索取缙绅，是要查户部的职官。

翻到“户部衙门”这一栏，头一行是“文渊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倭仁”。左宗棠顿时喜孜孜地说：“行了！此事可望有成。”

“喔，”胡雪岩问道，“大人参透了什么消息？”

“这倭相国是蒙古人。他家一直驻防开封，所以跟河南人没有什么两样。河南是讲理

学的地方，这倭相国规行矩步，虽然有点迂，倒是不折不扣的道学先生，先帝对此人颇为看重，所以两宫太后亦很尊敬他。能得此老出头说话，事无不成之理。”

“那么，”胡雪岩问道，“这话可以不可以跟王夔石说？”

“这些情形，王夔石比我们清楚得多。说亦可，不说亦可。”左宗棠又说，“这倭相国与曾相会试同榜，想来他亦肯帮帮老同年的忙的。”

“既然如此，何不由大人写封信给曾相，结结实实托一托倭中堂？”

“这也是一法。我怕曾相亦有道学气，未见得肯写这样的信。”

“是！”胡雪岩口里答应着，心中另有盘算。兹事体大，而又不与自己相干，甚至左宗棠亦不必太关切，天塌下来有长人顶，曾氏弟兄所支销的军费，比左宗棠所经手的，多过好几倍，要办军费报销，曾氏弟兄，首当其冲，自然会设法疏通化解。如今自己替左宗棠出主意，不须太起劲，不求有功，先求无过，最为上策。

这样一转念，步子便踏得更稳了，“为求妥当，我看莫如这么办，先写信透露给王夔石，问问他的意思，看看能不能做得到。要做，如何着手，请他写个节略来！”

“这样做再好都没有。可是，”左宗棠怀疑地问，“他肯吗？”

“一定肯！我有交情放给他。”

“你不是说，你们没有深交吗？”

“放交情”是句江湖上的话，与深交有别，左宗棠不懂这句话，胡雪岩便只好解释：“我是说，王夔石欠下我一个情在那里，所以我托他点事，他一定不会怕麻烦。”

“那就是了。此事能办成功，与你也有好处，曾相、李少荃都要见你的情。”说罢，左宗棠哈哈一笑。

这一笑便有些莫测高深了。胡雪岩心想，大家都说此公好作英雄欺人之谈，当然也喜欢用权术。他说这话，又打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哈哈，莫非有什么试探之意在内？

继而转念，不管他是不是试探，自己正不妨借此机会，表明心迹，因而正色说道：“大人！我跟王夔石不同，王夔石是想做官上头飞黄腾达，我是想做大生意。因为自己照照镜子，不像做官的材料。所以曾相跟李中丞见不见我的情，我毫不在乎，他们见我

的情，我亦不会去巴结他们的。如今，我倒是只巴结一个人！”说到这里，他有意停了下来，要看左宗棠是何反应。

左宗棠当然要问，而且是很关切地问：“巴结谁？”

“还有谁？自然是大人。”胡雪岩说，“我巴结大人，不是想做官，是报答。第一，大人是我们浙江的救星，尤其是克复了杭州，饮水思源，想到我今天能回家乡，王雪公地下有知，可以瞑目，不能不感激大人；第二，承蒙大人看得起我，一见就赏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不巴结大人巴结谁？”

“言重，言重！你老哥太捧我了。”左宗棠笑容满面地回答。

“这是我的真心话。大人想来看得出来。”胡雪岩又说，“除此以外，当然也有我的打算，很想做一番事业，一个人如果要想有所成就，一半靠本事，一半靠机会。遇见大人就是我的一个机会，当然不肯轻易放过。”

“你的话很老实，我就是觉得像你这路性情最投缘。你倒说与我听听，你想做的是什么事？”

这一问，很容易回答，容易得使人会觉得这一问根本多余。但照实而言，质直无味，胡雪岩虽不善于词令，却以交了嵇鹤龄这个朋友，学到了一种迂回的说法，有时便觉俗中带雅。好在他的心思快，敏捷可济腹笥的不足，此时想到了一个掌故，大可借来一用。

“大人总晓得乾隆皇帝南巡，在镇江金山寺的一个故事？”

左宗棠笑了。笑的原因很复杂，笑的意味，自己亦不甚分明。不称“高宗”或者“纯庙”，而说“乾隆皇帝”是一可笑；乾隆六次南巡，在左宗棠的记忆中，每次都驻驾金山寺，故事不少，却不知指的是哪一个，是二可笑；“铜钱眼里翻跟斗”的胡雪岩，居然要跟他谈南巡故事，那就是三可笑了。

可笑虽可笑，不过左宗棠仍持着宽容的心情，好比听稚龄童子说出一句老气横秋的“大人话”那样，除笑以外，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你说！”他用一种鼓励的眼色，表示不妨“姑妄言之”。

胡雪岩当然不会假充内行，老老实实答道：“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年乾隆皇帝南巡的事，我是听我的一个老把兄谈过，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记住了。据说——”

据说，有一次乾隆与金山寺的方丈，在寺前闲眺，遥望长江风帆点点，乾隆问方丈：江中有船几许？方丈答说：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这是扬州的盐商，深知乾隆的性情，特意延聘善于斗机锋的和尚，承应皇差的佳话。只是传说既久，变成既俗且滥的一个故事，胡雪岩引此以喻，左宗棠当然知道他的用意，是说他的事业，只是“做大生意”图利而已。

然而，他没有想到，胡雪岩居然另有新义，“照我说，那位老和尚的话，也不见得对。”胡雪岩很起劲地举手遥指，“长江上的船，实在只有一艘，既为名，亦为利！”

“噢！”左宗棠刮目相看了，“何以见得？”

“名利原是一样东西。”胡雪岩略有些不安地，“大人，我是瞎说。”

这比“既为名，亦为利”，企求兼得的说法，又深一层了。左宗棠越感兴味，正待往下追问时，但见听差悄悄掩到他身边，低声问道：“是不是留胡老爷便饭？”

“当然。”左宗棠问道，“什么时候了？”

“未正！”

未正就是午后两点，左宗棠讶然，“一谈谈得忘了时候了。”他歉然地问，“雪翁，早饿了吧？”

“大人不提起，倒不觉得饿。”

“是啊！我亦是谈得投机，竟尔忘食。来吧，我们一面吃，一面谈。”

于是午饭就开在花厅里。左宗棠健于饮啖，但肴馔量多而质不精，一半是因为大劫以后，百物皆缺，亦无法讲求口腹之欲，席中盛馔，不过是一大盘红辣椒炒子鸡，再有一小碟腊肉，胡雪岩知道是左宗棠的周夫人，远自湖南寄来的，客人非吃不可，而且非盛赞不可，所以下箸便先夹腊肉。

腊肉进口，左宗棠顾不得听他夸赞周夫人的贤德，急于想重拾中断的话题，“雪翁，”他说，“你说名利原是一样东西，这话倒似乎没有听人说过，你总有一番言之成理的说法吧？”

“我原是瞎说。”胡雪岩从容答道，“我常在想，人生在世应该先求名，还是先求

利？有一天跟朋友谈到这个疑问，他说：别的我不知道，做生意是要先求名，不然怎么叫‘金字招牌’呢？这话大有道理，创出金字招牌，自然生意兴隆通四海，名归实至。岂非名利就是一样东西？”

“你把实至名归这句话，颠倒来说，倒也有趣。”左宗棠又问，“除了做买卖呢？别处地方可也能用得上你这个说法不能？”

“也有用得上的。譬如读书人，名气大了，京里的大老，都想收这个门生，还不曾会试，好像就注定了一定会点翰林似的。”

说到这里，胡雪岩记起左宗棠数上春官，铩羽而归，至今还是一个举人，所以听见人谈中进士、点翰林，心里便酸溜溜地不好受，自己举这个例，实在不合时宜。好在他的机变快，就地风光，恰有一个极好的例可举。

“再譬如大人。”他说，“当年我们远在浙江，就听说湖南有位‘左师爷’，真正了不起！大人名满天下，连皇上都知道，跟贵省的一位翰林说：叫左某人出来给我办事。果不其然，不做官则已，一做便是抚台。从来初入仕途，没有一下子就当巡抚的，大人的恩遇，空前绝后。这也就是名归实至的道理。”

这顶高帽子套在左宗棠头上，顿时使他起了与天相接之感，仿佛在云端里似的，飘飘然好不轻快！不自觉地拈着花白短髭，引杯笑道：“虽蒙过奖，倒也是实情。一介举人而入仕便是封疆大吏，这个异数，老夫独叨，足令天下寒儒吐气！雪翁，来，来，我敬你一杯！”

就这杯酒交欢之间，左宗棠与胡雪岩的情谊又加深了，深到几乎可以推心置腹的地步。因而说话亦越发无所隐讳顾忌。谈到咸丰曾向湖南一位翰林表示，“叫左某人出来给我办事”时，胡雪岩问说，这位翰林可是现任广东巡抚郭嵩焘？

“正是他！”左宗棠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似乎有些激动似的。

这使得胡雪岩不免困惑。因为他曾听说过，郭嵩焘救过左宗棠，对于已有恩的故交，出之以这种的异样口吻，听来真有些刺耳。

左宗棠也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而且心里也有牢骚要吐，所以很快地接下来问：“他跟我的渊源，想来你总知道？”

“知道得不多。”

“那么，我来说给你听。是咸丰八年的事——”

咸丰八年春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贪纵不法，又得罪了势焰熏天的“左师爷”，因而为左宗棠主稿上奏，严劾樊燮，拜折之时，照例发炮，骆秉章坐在签押房里听见声音，觉得奇怪。看时候不是午炮，然则所为何来？

听差的告诉他说：“左师爷发军报折。”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一向这样独断独行，因而又有个外号叫“左都御史”——巡抚照例挂两个衔：一个是兵部右侍郎，便于管辖武官，一个是右副都御史，便于整饬吏治，参劾官吏。而“左师爷”的威权高过骆秉章，称他“左都御史”是表示右副都御史得要听他的。这一次参劾樊燮，骆秉章事前亦无所闻，此时才要了奏折来看，措词极其严厉，但也不是无的放矢，譬如说樊燮“目不识丁”，便是实情。既已拜折，没有追回来的道理，也就算了。

其时朝廷正倚任各省带兵的督抚，凡有参劾，几乎无一不准，樊燮就此革了职。只以左宗棠挟有私怨，大为不服，便向湖广总督衙门告了一状，又派人进京向都察院呈控，告的是左宗棠，牵连到骆秉章，说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官两印”。

这是大案，当然要查办。查办大员一个是湖广总督官文，另外一个为湖北乡试的主考官钱宝青。官文左右已经受了樊燮的贿，形势对左宗棠相当不利。幸亏湖北巡抚胡林翼，与官文结上一层特殊的关系——官文的宠妾是胡老太太的义女，所以连官文都称胡林翼为“胡大哥”。这位胡老太太的义女，常对官文说：“你什么都不懂！只安安分分做你的官，享你的福，什么事都托付给胡大哥，包你不错。”官文亦真听她的话，所以胡林翼得以从中斡旋，极力排解，帮了左宗棠很大的一个忙。

“总而言之，郭筠仙平地青云，两年之间，因缘时会，得任封疆，其兴也暴，应该虚心克己，以期名实相称。不然，必成笑柄，甚至身败名裂！我甚为筠仙危。”说到这里，左宗棠忽然忍俊不禁了，“曾相道貌俨然，出语亦有很冷隽的时候。前几天有人到营里来谈起，说郭筠仙责备‘曾涤生平生保人甚多，可惜错保了一个毛寄云。’这话传到曾相耳里，你道他如何？”

“以曾相的涵养，自然付之一笑？”

“不然，曾相对人说：‘毛寄云平生保人亦不少，可惜错保一个郭筠仙！’针锋相对，妙不可言。”

左宗棠说完大笑。胡雪岩亦不由得笑了，一面笑一面心里在想，郭嵩焘做这个巡抚，可说四面受敌，亏他还能撑得下去！看起来是一条硬汉，有机会倒要好好结识。

左宗棠却不知怎么，笑容尽敛，忧形于色，“雪翁，”他说，“我有时想想很害怕！因为孤掌难鸣。论天下之富，苏、广并称，都以海关擅华洋之利。如今江苏跟上海有曾、李，广东又为曾氏兄弟饷源。郭筠仙虽然官声不佳，但如金陵一下，曾老九自然要得意，饮水思源，以筹饷之功，极力维持郭筠仙，亦是意中之事。照此形势，我的处境就太局促了！雪翁，你何以教我？”

这番话，左宗棠说得很郑重，很深，胡雪岩亦听得很用心，很细。话外有话、意中有意，是有关左宗棠的前程，也可能有关自己利害的一件大事，不宜也不必遽尔回答，便以同样严肃的神色答道：“大人看得很远，要让我好好想一想，才能奉答。”

“好！请你好好替我想一想。”左宗棠又说，“不足为外人道。”

“当然！”胡雪岩神色凛然，“我不能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是，是，”左宗棠歉疚地，“我失言了。”

“大人言重。”胡雪岩欠一欠身子，“等着见大人的，只怕还很多，我先告辞。”

“也好！”左宗棠说，“以后你来，不必拘定时刻，也不一定要穿公服。还有，刚才我跟你谈的那件事，不必急，且看看局势再说。”

第七章 左宗棠委以重任，胡雪岩筹粮筹饷办船厂

诡变战局

局势的发展，许多方面都出人意料。第一，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及常胜军戈登合力猛攻之下，于四月初六克复，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一定乘胜西趋，直扑金陵，为曾国荃助攻。哪知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却以伤亡过重，亟须整补为名，按兵不动。这是为左宗棠、胡雪岩所预料到的，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得的大功，有意作态。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梦呓的“诏令”，说“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过了两天，“天王”服毒自尽，实现了他“上天堂”的诺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岁儿子，名叫“洪天贵福”，称号唤做“幼天王”。

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而京里重臣、京外督抚，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国十余年的积聚，尽萃于“天王府”，足可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解的协饷，可以不解，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

像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便将复成浙江的饷源。他曾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其实不当它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

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龙膊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巔，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

曾国荃用兵，独得一“韧”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韧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无时或已的炮声，遮掩他挖掘地道的声响。

金陵围了两年，曾国荃从朝阳门至钟阜门，挖过三十多处地道，有时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丛葬其中，有时是为长毛所发觉，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内的士兵，忽然发现一枝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长毛行军休息，随意将矛一插，而官军轻躁没脑筋，使劲将那枝矛往下拉，长毛始而大骇，继而大喜，掘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其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

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药，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曾国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头敌”，哪一营“二敌”？

诸将默无一言，便按官职大小，个别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依旧沉默，便只好问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愿打头阵，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便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内用粗布包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火铄金一般，炸药绝不燃之理，万千将士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

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情事，这一次看起来又是徒劳无功。各营将士，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时，突然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二十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

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工夫，

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

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

捷报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次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伪勇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奉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伪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萧孚泗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

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筒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粱一梦，锡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携，李臣典一日夜之间，御十数女子，溽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童，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遁走的长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见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我送三万银子酬谢。”

说着，他与他的书童都将袖子抹了上去，但见四条手臂上，戴满了金镯子，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

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一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秘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

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之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差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工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以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寨，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楨，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

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棠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至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人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回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入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

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玕、“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玕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诟，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搬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搬不得！”他说，“搬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像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函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灵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

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口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迭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

“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

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

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

“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然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

“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唯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着高！”他翘着大拇指说，“封侯不稀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提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畛域之分”的要求。

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持。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渊藪，残兵败将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了，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伏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天贵福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唯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像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自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

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的，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的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李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

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像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勾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輜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廿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窜追不舍，其它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天贵福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天贵福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军”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词更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

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谕：“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礼，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孚厚望。”

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像在夹缝中受挤，又像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兵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有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结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抚篆，飭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

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

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天贵福终于落网了。

粮饷大任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甯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份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救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

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旂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军，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话说得很恳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两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

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几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楨，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盐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

“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与广东了。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划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像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

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胡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它？”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少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声：“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由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

“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面饼。你信不信？”

“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

“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

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至于说出“大锯活人”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愣在那里做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大，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耍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

“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

“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

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

“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像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问——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问，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还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至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万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很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

“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六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话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是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位，不过像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乱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长”。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份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冕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议，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

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

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到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欠，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话，而“停止”以前的账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是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臬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了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

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塌，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矫饰之词，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

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

“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里，先试办一年。

“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于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份，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带，分拨过去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

“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芑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

“二十万不多，只恨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浚为浙江臬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先手棋”，用来钳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公，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总要明年春未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也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芑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至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

逼蒋芑泉，逼蒋芑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楨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到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胡雪岩答道，“唯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

“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

“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

“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孰可取代？芑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芑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辨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还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

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芑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啰，要京里有人照应！芑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句：“你不妨与芑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

“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工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

“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据实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

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

“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掀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掌钥”，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锵朗锵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

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

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

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讲，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

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

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

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托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工夫。”

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

“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

“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

“那好！我来告诉芑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输，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

“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

“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

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

“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唯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

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

“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唯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至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

“承情之至！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芑泉就是。”

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是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纵不能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需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的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

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么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私，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

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

“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

“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

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

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

拟办船厂

在这百忙里，左宗棠还是时常约见，有一天甚至来封亲笔信，约他第二天上午逛西湖。这下，胡雪岩可真有些啼笑皆非了！但亦不能不践约，只好通宵不睡，将积压已久，不能不办，原来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了结的几件要紧事务，提前处理。到曙色将透之时，和衣打个盹，睡不多久，一惊而醒，但见是个红日满窗的好天气，急急漱洗更衣，坐上轿子飞快地直奔西湖，来赴左宗棠的约会。

轿子抬过残破的“旗营”，西湖在望，胡雪岩忽然发现沿湖滨往北的行人特别多。当时唤跟班去打听，才知道都是去看“西洋火轮船”的。

胡雪岩恍然大悟，并非有逛西湖的闲情逸致，只是约他一齐去看小火轮试航——这件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早在夏天，就听左宗棠告诉过他，已觅妥机匠，试造小轮。他因为太忙，不暇过问，不想三四个月的工夫，居然有了一艘自己制造的小火轮。这是一件大事！能造小轮船就能造大轮船，胡雪岩的思路很宽也很快，立刻便想到了中国有大轮船的许多好处。越想越深，想得出了神，直到停轿才警觉。

下轿一看，是在西湖四大名刹之一的昭庆寺前。湖滨一座篷帐，帐外翎顶辉煌，刀光如雪，最触目的是夹杂着几名洋人，其中一个穿西装，一个穿着三品武官服色，大帽子后面，还缀着一条假辫子。胡雪岩跟他们很熟，这两个洋将都是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已改武就文，被委充为宁波新关的税务司，所以换穿便服，另一个叫德克碑，因军功保到参将，愿易服色，以示归顺，颇为左宗棠所器重。

看到湖中，极粗的缆绳系着一条小火轮，已经升火待发。胡雪岩亦随众参观，正在指点讲解时，左宗棠已经出帐，在文武官员肃立站班的行列中，缓缓穿过，直到湖边站定，喊一声：“请胡大人！”

胡雪岩被唤了过去，行完礼，首先道歉：“没有早来伺候。”又笑着说，“曾中堂、

李中丞都讲究洋务，讲究坚甲利兵，现在都要落在大人后头了。”

这句话恭维得左宗棠心花大开，“我就是让他们看看！”他摸着花白短髭点头，“所以我特意要请你来看，只有你懂得我的用意。”

胡雪岩不敢再接口，因为随口恭维，无甚关系。一往深处去谈，不知道左宗棠到底有什么主意，而且他自己对此道亦还不甚了解，不如暂且藏拙为妙。

好在此刻亦不是深谈的时候，主要的是要看。一声令下，那条形式简陋的小火轮，发出“卜卜卜”的响声，激起船尾好大一片水花，但机器声时断时续，就像衰迈的老年人咳嗽那样，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这时在湖边屏息注视的官员、士兵、百姓，不下上万之多，都为那条只响不动的小火轮捏把汗，唯恐它动不了，四名负责制造的机器匠，更是满头大汗，不断地在舱中钻进钻出，忙了好半天，终于听得机器声响亮了起来，而且节奏匀净。然后蓦地里往前一冲，胡雪岩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谢天谢地，动了！”

动是动了，却走不快，蹒跚跚跚，勉强拖动而已。费了有两刻钟的工夫，在湖面上兜了个圈子，驶回原处。承办的一名候补知府，领着戴了红缨帽的机器匠来交差，脸色很深沉的左宗棠，仍旧吩咐，赏机器匠每人二十两银子。

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都觉得意兴阑珊，胡雪岩也是如此。站班送走了左宗棠，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哪知到得傍晚，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说的是：“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

到了行辕，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胡雪岩先见左宗棠，然后与德克碑、日意格行礼，彼此一揖，相将入席。左宗棠虽是主人，仍据首座，左右两洋将，胡雪岩下首相陪，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份儿了。

“办洋务要请教洋人。”左宗棠对胡雪岩说，“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说仿制的式样，大致不差，机器能够管用，就很难为他们了。不过，要走得快，得用西洋的轮机。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你不妨看看。”

“是！”胡雪岩试探着问，“大人的意思是——？”

“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左宗棠答非所问，然后略略回头，嘱咐蔡通事，“你问他们，我想造轮船机器，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

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一个讲过另一个讲，舌头打卷，既快且急，显得十分起劲。

“回大帅的话，”蔡通事说道，“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不但可以代雇洋匠，而且愿意代办材料，设厂监造。如果大人有意，现在全浙军务告竣，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

“喔！”左宗棠点点头，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

胡雪岩会意，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询问，最着重的是经费。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并不能有问必答。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引申推比，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

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左宗棠送走洋客，留下胡雪岩，邀到签押房里坐定，第一句话就说：“雪岩，我想自己造兵轮。”

胡雪岩吓了一跳，“这谈何容易？”他说，“造一个船厂，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不说多，算造十条，就是两三百万。闽浙两省，加上两江，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

“不错！不过，你不要急，等我说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但办得通，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雪岩，”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李少荃的学问，是从阅历中来的，不过这几年的事，他点翰林，不过靠一部《诗经》熟。我做学问的时候，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我从道光十九年起，就下过功夫——”

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英国军舰犯境，爆发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这一年，陶澍病歿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迁居陶家，代为照料一切，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小说，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载记、官私文书，凡是有关海国故事的，无不涉猎。所以谈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他不算全然外行。

“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于古无征，不过举一反三，道理是一样的。海船不可行于江河，不然必致搁浅。可笑的是，衮衮诸公，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说起来，李少荃的洋务，懂得实在也有限。”

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没头没脑，无从捉摸，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当即老实问道：“大人指的是哪件事？”

“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

“喔，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当时杭州被围，后来杭州失守，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一切都隔膜了，只知有这样一件事，对来龙去脉，完全不清楚。”

“我很清楚。这宗公案的始末经过，我细看过全部奏折。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小号火轮四只，船价讲定六十五万银子，李泰国擅作主张，一加再加，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至于火轮到后，轮上官兵薪饷、煤炭杂用，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这还不算，火轮上的官兵，都要由英国人管带——”

“我打句岔，”胡雪岩截断了话问，“这为了什么？”

“喏，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左宗棠真是有心人，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谕与奏折，抄辑成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递给胡雪岩，让他自己去细看。

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人会衔的奏折，一开头就说：

窃臣等前以贼氛不靖，力求制胜之方，因拟购买外洋炮船，以为剿贼之资，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奉上谕：“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贼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等因，钦此，遵即咨行各该督抚。

旋据两江督臣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读到这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胡雪岩说道：“如用于剿贼，只需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何至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

“就是这话啰！衮衮诸公昏聩不明，于此可见。你再看这一篇！”

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说的是：

查前年廷旨购办轮船七号，不惜巨资，幸而有成，闻皆将到海口矣！唯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俱于海关支扣。窃计国家帑藏空虚，倏而岁增巨款，度支将益不给。

当始议购买之时，原以用中国人力，可以指挥自如，且其时长江梗塞，正欲借此巨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洑洲，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

臣窃见轮船经过长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趋避不及，时有胶浅之虞。盖江路狭窄，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其势之使然也。平时一线直行，犹且如此，临阵之际，何能盘旋往复，尽其所长？是大江之用轮船，非特势力少逊，究亦有术穷之时。今会其入江，实有不藉彼战攻之力，若顿诸海口，则又安闲无所事事。

看到这里，亦可以掩卷了。购造大轮船，非是为了剿匪，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金陵将次合围，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大功之成，已有把握，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而况他所作的譬喻，如“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衡诸海轮行江的实况亦甚贴切。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难以与谋，得此一奏，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

“然而，今昔异势，”左宗棠说，“福建沿海，非兵轮不足固疆圉、御外敌。雪岩，你以为如何？”

“是！大人见得远。”胡雪岩答说，“督抚担当方面军务，如今内乱将平，外患不可不防。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守土之责，全在大人。如果不作远图，虽不至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

所谓“叶大人”是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拿他作比，稍觉不伦，但就事论事，却是前车可鉴。左宗棠很起劲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益见得我责无旁贷，雪岩，我决计要办船厂。”

“只要经费有着，当然应该办。”

“经费不必愁。当初购船，是由各海关分摊，如今当然仍照旧章。不过，闽浙两海关，格外要出力。”

“那是一定的。不过——”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

左宗棠知道，遇到这种情形，便是胡雪岩深感为难，不便明说的表示，可是他也知道，到头来，难题在胡雪岩也一定会解消。最要紧的是，让他无所顾虑，畅所欲言。

因此，他出以闲豫的神态，“不必急，我们慢慢谈。事情是势在必行，时间却可无限。”他神秘地一笑，“等我这趟出兵以后，局面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了，要紧要慢，收发由心。”

这最后两句话，颇为费解，就连胡雪岩这样机警的人，也不能不观色察言，细细去咀嚼其中的意味。

看到左宗棠那种成竹在胸，而又诡谲莫测的神态，胡雪岩陡然意会，所谓“要紧要慢，收发由心”，是指入闽剿匪的军务而言。换句话说，残余的长毛，他不但自信必可肃清，并且肃清的日子，是远是近，亦有充分的把握，要远就远，要近就近。

这远近之间，完全要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打算。勤劳王事，急于立功，自是穷追猛打，克日可以肃清，倘或残余的长毛有可以利用之处，譬如借口匪势猖獗，要饷要兵，那就必然“养寇自重”了。

想到这里，就得先了解左宗棠的打算，“大人，”他问，“预备在福建做几年？”

“问得好！”左宗棠有莫逆于心之乐，然后反问一句，“你看我应该在福建做几年？”

“如果大人决心办船厂，当然要多做几年。”

“我也是这么想。”

“做法呢？”胡雪岩问，“总不能一直打长毛吧？”

“当然，当然！釜底游魂，不堪一击，迁延日久，损我的威名。不过，也不必马到成功。”

说到这里，左宗棠拈髭沉思，脸上的笑容尽敛，好久才点点头说：“你知道的，广东这个地盘非拿过来不可，兵事久暂，只看我那位亲家是不是见机？他肯急流勇退，我乐得早日克敌致果，不然就得多费些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胡雪岩说，“我就是明白了大人的意思，才可以为大人打算。”

“那么，如今你是明白了？”

这是提醒胡雪岩该做打算了。他精神抖擞地答说：“只要广东能听大人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在想，将来大人出奏，请办船厂，像这样的大事，朝廷一定寄谕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福建、浙江不用说，如果广东奏复，力赞其成。大人的声势就可观了。”

“正是！我必得拿广东拉到手，就是这个道理。南洋沿海有三省站在我这面，两江何敢跟我为难？”

“两江亦不敢公开为难，必是在分摊经费上头做文章。说到办船厂的经费，由海关洋税项下抽拨，是天经地义的事。北洋的津海关，暂且不提，南洋的海关，包括广东在内，一共五大关：上海的江海关，广州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跟厦门关，我们浙江的宁波关。将来分摊经费，闽、厦两关以外，粤海关肯支持，就是五关占其三，浙江归大人管辖，马中丞亦不能不卖这个面子。这一来，两江方面莫非好说江海关一毛不拔？”

“对了！你的打算合情合理，其间举足重轻的关键，就在广东。雪岩，我想这样，你把我这个抄本带回去，参照当年购船成例，好好斟酌，写个详细节略来，至于什么时候出奏，要等时机。照我想，总要广东有了着落，才能出奏。”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胡雪岩说，“好在时间从容得很，一方面我先跟德克碑他们商量，一方面大致算一算经费的来源。至于筹备这件大事，先要用些款子，归我想办法来垫。”

“好极！就这么办。不过，雪岩，江海关是精华所在，总不能让李少荃一直把持在那里！你好好想个法子，多挖他一点出来！”

“法子有。不过，”胡雪岩摇摇头，“最好不用那个法子！”

“为什么？”

“用那个法子要挨骂。”

“这你先不必管。请说，是何法子？”

“可以跟洋人借债。”胡雪岩说，“借债要担保。江海关如说目前无款可拨，那么总有可拨的时候。我们就指着江海关某年某年收入的多少成数，作为还洋债的款，这就是担

保。不过，天朝大国，向洋人借债，一定有人不以为然。那批都老爷群起而攻，可是件吃不消的事。”

这番话说得左宗棠发愣，接着站起身来踱了好一会方步，最后拿起已交在胡雪岩手里的“抄本”，翻到一页，指着说道：“你看看这一段！”

指的是恭亲王所上奏折中的一段，据李泰国向恭王面称：“中国如欲用银，伊能代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分年带利归还。”可是恭王又下结论：“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

“大人请看，”胡雪岩指着那句话说，“朝中决不准借洋债。”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说到这里，左宗棠突然将话锋扯了开去，“雪岩，你要记住一件事，办大事最要紧的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拿恭王的这个奏折来说，当时因为中国买船，而事事要听洋人的主张，朝中颇有人不以为然，恭王已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所以才说中国断无借洋债的办法。倘或当时军务并无把握，非借重洋人的坚甲利炮不可，那时就另有一套话说了，第一，洋人愿意借债给中国，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中国，一定可以肃清洪杨，光复东南财赋之区，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那是多好听的话，朝廷岂有不欣然许诺之理？”

这几句话，对胡雪岩来说，就是“学问”，心悦诚服地表示受教。而左宗棠亦就越谈越起劲了。

“我再跟你讲讲办大事的秘诀。有句成语，叫做‘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何谓势？雪岩，我倒考考你，你说与我听听，何谓势？”

“这可是考倒我了。”胡雪岩笑道，“还是请大人教导吧！”

“有些事，我要跟你请教，有些事我倒是当仁不让，可以教教你。谈到势，要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人之势者，势力，也就是小人势利之趋。当初我几乎遭不测之祸，就因为湖广总督的官文的势力，比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得大，朝中自然听他的。他要参我，容易得很。”

“是的。同样一件事，原是要看什么人说。”

“也要看说的是什么事？”左宗棠接口，“以当今大事来说，军务重于一切，而军务

所急，肃清长毛余孽，又是首要，所以我为别的事说话，不一定有力量，要谈入闽剿匪，就一定会听我的。你信不信？”

“怎么不信？信，信！”

“我想你一定信得过。以我现在的身份，说话是够力量了，论事则还要看是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开口，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言听计从。说迟了自误，说早了无用。”左宗棠笑道，“譬如撵我那位亲家，现在就还不到时候。”

“是的。”胡雪岩脱口答道，“要打到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才是时候。”

左宗棠大笑。笑完了正色说道：“办船厂一事，要等军务告竣，筹议海防，那才是一件大事。但也要看时机。不过，我们必得自己有预备，才不会坐失时机。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胡雪岩不但懂他的意思，而且心领神会，比左宗棠想得更深更远。结合大局，左宗棠的勋名前程，和他自己的事业与利益，了解了一件事，左宗棠非漂漂亮亮地打胜仗不可！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关键。

由于这个了解，他决定了为左宗棠办事的优先级，不过，这当然先要征得同意，因而这样说道：“大人的雄心壮志，我都能体会得到，到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我亦大致有数，事先会得预备。如今我要请问大人的是，这趟带兵剿匪，最着重的是什么？”

这句话将左宗棠问住了，想了一会答道：“自然是饷！”

“饷我可以想法子垫。不过，并不是非我不可，各处协饷，能够源源报解，何必我来垫借，多吃利息？”

“啊，我懂你的话了。”左宗棠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兵坚而器不利，则能守而不能攻。我要西洋精良兵器，多多益善，雪岩，这非你不可！”

“是！愚见正是如此。”胡雪岩欣慰地答说，“我替大人办事，第一是采办西洋兵器，不必大人嘱咐，我自会留意。至于炮弹子药，更不在话下，决不让前方短缺；第二是饷，分内该拨的数目，不管浙江藩库迟拨早拨，我总替大人预备好。至于额外用款，数目不大，当然随时都有，如果数目太大，最好请大人预先嘱咐一声，免得措手不及。此外办造船厂之类，凡是大人交代过的，我都会一样一样办到，请大人不必费心，不必催，我总不误时机就是。”

“好极了！”左宗棠愉悦异常，“汉高成功，功在萧何。我们就这样说了，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切有我担待。”

第八章 左宗棠筹划西征，胡雪岩步入事业巅峰

入闽督师

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鸣炮恭送之下，启程入闽督师。

在此以前，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的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经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领兵四千五百人，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陆。

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李世贤踞厦门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窜。左宗棠的打算是，决不能让他们出海，由北、西、东三面收紧，压迫敌人南窜。

福建之南就是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见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驱贼入粤，则援闽之师，随贼而至，会形成长毛与“友军”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着急。

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卓兴而率领的粤军，不过八千之众，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虽是广东人，新统一军，亦多粤籍，却不能算粤军，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面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长毛，暗挡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

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

人，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衢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平乱。

乱党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余孽。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沦陷，在福建的官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月间由其党羽林懋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自称“东王”，“南王”是林懋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

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

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林懋晟败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肃清残余乱党，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

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

打定主意，仓猝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哪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网。

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忿报仇的心理，淬厉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于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

溃。

本来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在万松关上扎营。

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于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长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扎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

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了，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犄角之势。

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专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入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

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长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外，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

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却不肯逃，结果中枪阵亡。溃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

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一军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

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所以只要高

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肃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

这两场胜仗打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驱贼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阻断了。

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攻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成为“困兽”了。

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

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绝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更未谈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迭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郭松林抽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钩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臬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

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这样反复分析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虽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餉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餉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名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餉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餉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餉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两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藪。”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铨，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

从。张铎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匪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贯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销。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飭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糶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账，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谗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像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才，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

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飭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飭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亏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飭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工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飭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

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飭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声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绝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廛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

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筹办船厂

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份，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冀在保案上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

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大不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功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迭次委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是加了布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像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瞻恤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番。

本来还想亲谒墓门，无奈有件大事在办，忙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

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的意志强毅，蓄志之事，非见诸实行，不能甘心。当时奉命入闽督师，不能躬亲料理，却并未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

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教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到轮船、铁路、火器的精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易于相处。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国在华势力，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抑制英国的势力，只有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同种，所以与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无故背弃，道义有亏。

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几已成不两立之势，李鸿章办洋务，倚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重，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祥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

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预算，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经策划得很周详了。

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非常高兴，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实，宜于开槽建坞。兼以密迩省城，稽查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募师匠，预算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厂成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须银五六万两，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计，不过三百多万。

这三百多万银子，从何筹集？当然煞费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一百万银子，能应付得了头一年，此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不想办法。如果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

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袖手，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有此三处财源，尽可放手办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应诏陈言，以为剿捻宜用车战，平回则千里馈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

复旨对车战、屯田之议，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知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择定马尾山下，潮平之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然后议土木、议工匠、议经费，大致妥协，订立草约，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当然，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与左宗棠晤见之下，对于所订草约，并无异词，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却有意见，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的一场陆地，基址不够坚固。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个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议，作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正在起劲的时候，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在左宗棠虽觉突兀，但稍一细想，便知事所必然，势所必至，并非全出意外。同时想起历史上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雄心陡然，跃跃欲试，相当兴奋。

在胡雪岩却是件非常扫兴的事，而且忧心忡忡，颇有手足无措之感。因此，到总督衙门向左宗棠道贺时，虽然表面从容，一切如常，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

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小同乡吴观礼。此人字子俊号圭庵，本来是一名举人，才气纵横，做得极好的诗。由于胡雪岩的推荐，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担任总理营务处的职司，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赞军务，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

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这就因为是读书多少的缘故。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

“雪岩，”吴观礼问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话问得很率直，胡雪岩也就老实答道：“是的！以后无论公私，我都难了！”

“不然！不然！”吴观礼大为摇头。

照吴观礼的看法，出关西征，总得三年五载，才能见功，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势与剿捻不同。捻匪窜扰中原，威胁京畿，在朝廷看，纵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克日收功。事势急迫，不容延误。

西征则在边陲用兵，天高皇帝远，不至于朝夕关怀，其势较缓，公事自然比较好办。至于私事，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可资荫庇，处处圆通。一旦靠山领兵出关，远在西陲，鞭长莫及，缓急之际呼应为难。吴观礼认为亦是过虑。

“你要晓得，从来经营西北，全靠东南支持，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会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为。”吴观礼拍拍胡雪岩的肩说，“你没有读过《圣武记》，不知道乾隆年间的‘十大武功’。经营边疆，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如今派了我们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杨以来的元戎勋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两位其次，从此以后，只怕曾左要并称了。”

最后一句话，点醒了胡雪岩，满腔忧烦，顿时一扫而空。靠山虽远，却更高大稳固，了解到这一层，就不必发什么愁了。

“多承指点。”胡雪岩很高兴地说，“索性还要费你的心，西北是怎么个情形，请你细细谈一谈。”

“我们先谈造轮船。”左宗棠极坚决果断地说，“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要我赶快出关，这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我不会离开福建。”

“是的。”胡雪岩问道，“定局以后，交给哪位？”

“着！你问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数月，才能有此结果。倘或付托非人，半途而废，我是不甘心的。这一层，我还在考虑，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

“那何消说得。不过，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为止。”

“不然。我离开福建，你还是要管。”左宗棠说，“管的是船厂。这件事我决不能半途而废，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道盘算过多少次，这件事办成，比李少荃所办的洋务，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于争胜之心。他的好胜心是决不因任何人的规劝而稍减的，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仔肩，非“顶石臼做戏”不可了。不过，刚才那句“问在要害”上的话，并无答复，还得追问。

“大人这么说，当然只有遵命。”胡雪岩说，“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位？”

“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雪岩，你最聪明不过，没有什么人不能相处的。唯其我付托了这个人，更得借重你——”

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胡雪岩却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托的，是个很难“伺候”的人。这就更急着要问：“是哪位？”

“沈幼丹。”

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楨。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意外之感。细想一想，付托倒也得人，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为法例所不许。兼以丁忧，更成窒碍。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来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看个奏稿。”

奏稿洋洋千言，畅论造船之利，最后谈到主题：

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咨防，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唯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成城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维，唯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楨，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明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干亦以为然。臣曾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楨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

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楨，勉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取，责成署藩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胡光墉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

“好！我就交给你了！”左宗棠站起身，一面走向书案，一面说道，“现在要跟你谈第一件大事了！”

西征大事

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西征。而凡有大征伐，首先要筹划的是兵、饷二事。左宗棠连日深宵不寐，灯下沉思，已写成了一个筹划的概略，此时从书案抽斗中取了出来，要胡雪岩细看。

这个节略先谈兵，次筹饷。而谈兵又必因地制宜，西北与东南的地势，完全不同，南方的军队，到了西北，第一不惯食麦，第二不耐寒冷。因此，左宗棠在东南转战得力的将领部队，特别是籍贯属于福建、广东两省的，都不能带到西北。

带到西北的，只有三千多人，另外他预备派遣原来帮办福建军务，现已出奏保荐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回湖南，招募三千子弟兵，带到西北。这六千多人，左宗棠用来当做亲兵，至于用来作战的大批部队，他打算在本地招募，要与“关中豪杰”共事业。

看到这里，胡雪岩不由得失声说道：“大人，照你老人家的办法，要什么时候才能平得了回乱？”

“你这话，我不大懂。”

“大人请想，招募成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练成精锐，更是谈何容易？这一来，要花一两年工夫。”

“岂止一两年？”左宗棠说道，“经营西域，非十年不足以收功。”

“十年？”胡雪岩吓了一跳，“那得——”

他虽住口不语，左宗棠也知道，说的是要费多少饷。笑笑说道：“你不要急！我要在西北办屯垦，这是长治久安之计。就像办船厂一样，不能急功图利，可是一旦见效，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错了。”

“是！”胡雪岩将那份节略搁下，低着头沉思。

“你在想什么？”

“我想得很远。”胡雪岩答说，“我也是想到十年八年以后。”

“着！”左宗棠拊掌欣然，“你的意思与我不谋而合，我们要好好打算，筹出十年八年的饷来。”

胡雪岩暂且不答，捡起节略再看，大致了解了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计划。他要练马队，又要造“两轮炮车”，开设“屯田总局”——办屯垦要农具、要种子、要车马、要垫发未收成以前的一切粮食杂用，算起来这笔款子，真正不在少数。

“大人，”胡雪岩问道，“练马队、造炮车，是制胜所必需，朝廷一定会准。办屯垦，朝廷恐怕会看作不急之务吧？”

“这，你就不懂了。”左宗棠说，“朝中到底不少读书人，他们会懂的。”

胡雪岩脸一红，却很诚恳地说：“是！我确是不大懂，请大人教导。”

于是左宗棠为胡雪岩约略讲述用兵西域的限制，自秦汉以来，西征皆在春初，及秋而还。因为第一，秋高马肥，敌人先占了优势；其次就是严寒的天气，非关内的士兵所能适应。

“就是为了这些不便，汉武帝元朔初年征匈奴，几乎年年打胜仗，而年年要出师，斩草不能除根，成了个无穷之累。”左宗棠一番引经据典以后，转入正题，“如今平回乱，亦仿佛是这个道理。选拔两三万能打的队伍，春天出关，尽一夏天追奔逐北，交秋班师，如当年卫霍之所为，我亦办得到。可是，回乱就此算平了吗？”

“自然没有平。”胡雪岩了然了，“有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花大

工夫拿那块地彻底翻一翻，野草自然长不出来了。”

“一点不错！你这个譬喻很恰当。”左宗棠欣慰地说，“只要你懂我的意思，我就放心了。你一定会把我所要的东西办妥当。”

这顶“高帽子”出于左宗棠之口，弥觉珍贵，然而也极沉重。胡雪岩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是要他负筹饷的主要责任。凝神细想了一会，觉得兹事体大，而且情况复杂，非先问个明白不可。

“大人，将来要练多少营的队伍？”

“这很难说，要到了关外看情形再说。”

第一个疑问，便成了难题，人数未定，月饷的数目就算不出来。胡雪岩只能约略估计，以五万人算，每人粮饷、被服、武器，以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在五两银子以内开支，每月就要二十五万两。

于是他再问第二问：“是带六千人出关？”

“是的。大概六千五百人。”左宗棠答说，“三千五百人由闽浙两省动身，另外三千人在湖南招募成军以后，直接出关。”

“行资呢？每人十两够不够？”

“我想，应该够了。”

“那就是六万五千两，而且眼前就要。”胡雪岩又问第三问，“大人预备练多少马队？”

“马队我还没有带过，营制也不甚了然。只有自初步打算，要练三千马队。”

“那就至少要有三千匹马。”胡雪岩说，“买马要到张家口，这笔钱倒是现成的，我可以垫出来。”

“怎么？你在张家口有钱？”

“是的。”胡雪岩说，“我有十万银子在张家口，原来打算留着办皮货、办药材的，现在只好先挪来买马。”

“这倒好。”左宗棠很高兴地说，“既然如此，我立刻就可以派委员去采办了。”

“是！大人派定了通知我，我再派人陪着一起去。”胡雪岩又问，“两轮炮车呢？要多少？”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塞外辽阔，除精骑驰骋以外，炮车轰击，一举而廓清之，最是扫穴犁庭的利器！”

听这一说，胡雪岩觉得心头沉重。因为他也常听说，有那不恤民命的官军，常常拿炮口对准村落，乱轰一气。窝藏在其中的盗匪，固然非死即伤或逃，而遭受池鱼之殃的百姓，亦复不少。

左宗棠所部的洋枪洋炮，多由胡雪岩在上海采办，推原论始，便是自己在无形中造孽，为了胡雪岩的购办杀人利器，胡老太太不知道劝过他多少次，胡雪岩十分孝顺，家务巨细，母命是从，唯独谈到公事上头，不能不违慈命。好在胡老太太心地亦很明白，知道不是儿子不听话，实在是无可奈何。因此，只有尽力为他弥补“罪过”，平时烧香拜佛，不在话下，夏天施医施药施凉茶，冬天舍棉衣、散米票，其他修桥铺路，恤老怜贫的善举，只要求到她，无不慷慨应诺。

但是，尽管好事做了无其数，买鸟雀放生，总抵偿不了人命，所以胡老太太一提起买军火，便会郁郁不乐。胡雪岩此时听左宗棠说得那么起劲，不由得便想起了老母的愁颜，因而默不做声。

“怎么？”左宗棠当然不解，“你是不是觉得我要造两轮炮车，有困难？”

“不是。我是在想，炮车要多少，每辆要多少银子，这笔预算打不出来。”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只好算一个约数，我想最好能抽个二十万银子造炮车。”

“那么办屯田呢？请问大人，要筹多少银子？”

“这更难言了。”左宗棠说，“好在办屯田不是三年五载的事，而且负担总是越来越轻。我想有个五十万银子，前后周转着用，一定够了。”

“是的。”胡雪岩心里默算了一会，失声说道：“这样就不得了！不得了！”

“怎么？”

“我算给大人听！”胡雪岩屈指数着，“行资六万，买马连鞍辔之类，算他一百二十两银子一匹，三千匹就是三万六千。造炮车二十万。办屯田先筹一半，二十五万。粮饷以五万人计，每人每月五两，总共就是二十五万，一年三百万。合计三百五十四万，这是头一年要筹的饷。”

这一算，左宗棠也愣住了。要筹三百五十四万两的饷，谈何容易？就算先筹一半，也得一百七八十万，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而且我想，西北运输不便，凡事都要往宽处去算。这笔饷非先筹好带去不可！大人，这不比福州到上海，坐海轮两天工夫就可以到，遇有缓急之时，我无论如何接济得上。西北万里之外，冰天雪地之中，那时大人乏粮缺食，呼应不灵，岂不是急死了也没用？”

“说得是，说得是！我正就是这个意思。雪岩，这笔饷，非先筹出来不可，筹不足一年，至少也要半年之内不虞匮乏才好。”

“只要有了确实可靠的‘的饷’，排前补后，我无论如何是要效劳的。”

接着，胡雪岩又分析西征军饷，所以绝不能稍有不继的缘故。在别的省份，一时青黄不接，有厘税可以指拨，有钱粮可以划提，或者有关税可以暂时周转，至不济还有邻省可以通融。西北地瘠民贫，无可腾挪，邻省则只有山西可作缓急之恃，但亦有限，而且交通不便，现银提解，往往亦须个把月的工夫。所以万一青黄不接，饥卒哗变，必成不可收拾之势。

这个看法，亦在左宗棠深思熟虑的预见之中。因而完全同意胡雪岩的主张，应该先筹好分文不短，一天不延的“的饷”，也就是各省应该协解的“甘饷”。

谈到这一层上头，左宗棠便很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了，如果不是撵走了他的“亲家”郭嵩焘，便顶多只有福建、浙江两个地盘，而如今却有富庶的广东在内。要筹的饷，自然先从这三省算起。

三省之中，又必先从福建开始。福建本来每月协济左宗棠带来的浙军军饷四万两，闽海关每月协济一万两。从长毛余孽肃清以来，协浙的四万两，改为协济甘肃，现在自是顺理成章归左宗棠了。至于海关的一万两，已改为接济船厂经费，此事是他所首创，不能出尔反尔，这一万两只得放弃。

其次是浙江。当杨岳斌接任陕甘总督，负西征全责时，曾国藩曾经代为出面筹饷，派

定浙江每月协解两万。上年十月间左宗棠带兵到广东，“就食于粤”的计划既已实现，在胡雪岩的侧面催促之下，不得不守减除浙江负担的诺言。在浙江等于每月多了十四万银子，马新贻是很顾大局的人，自请增拨甘饷三万两，每月共计五万银子。

“浙江总算对得起我，马谷山为人亦很漂亮，每月五万银子协饷，实在不能算少了，不过，”左宗棠停了一下说，“有两笔款子，在浙江本来是要支出的，我拿过来并不增加浙江的负担，你看如何？”

“这要看原来是给什么地方？”

“一笔是答应支持船厂的造船经费，每月一万两。现在设厂造船，全由福建关税、厘金提拨，这一万两不妨改为甘饷。”

这是变相增加福建负担的办法。胡雪岩心里好笑，左宗棠的算盘，有时比市侩还精，但只要不累浙江，他没有不赞成之理。因而点点头说：“这一层，我想马中丞决不会反对。”

“另一笔协济曾相的马队，也是一万两。照我想，也该归我。雪岩，你想想其中的道理。”

“曾相从前自己定过，江苏协济甘饷，每月三万，听说每月解不足。大人是不是想拿浙江的这一万两，划抵江苏应解的甘饷？”

“是呀！算起来于曾无损，为什么不能划账？”

就事论事，何得谓之“于曾无损”？胡雪岩本想劝他，犯不上为这一万两银子，惹得曾国藩心中不快。转念又想，若是这样开口一劝，左宗棠又一定大骂曾国藩，正事便无法谈得下去。因而将到口的话又缩了回去。

这下来就要算广东的接济了。广东的甘饷，本来只定一万，造船经费也是一万，仿照浙江的例子协甘，共是两万。左宗棠意思，希望增加一倍，与福建一样，每月四万。

“这一定办得到的。”胡雪岩说，“蒋中丞是大人一手提拔，于公于私，都应该尽心。事不宜迟，大人马上就要写信。”

“这倒无所谓，反正蒋芑泉不能不卖我的面子，现在就可以打入预算之内。”

“福建四万、浙江七万、广东四万、另加江海关三万，目前可收的确数是十八万，一

年才两百十六万。差得很多。”

“当然还有。户部所议，应该协甘饷的省份，还有七省。江西、湖北、河南三省，等我这次出关路过的时候，当面跟他们接头，江苏、河南、四川、山东四省的甘饷，只有到了陕西再说。我想，通扯计算，一年两百四十万银子，无论如何是有的。”

“那，我就替大人先筹一半。”胡雪岩若无其事地说。

“一半？”左宗棠怕是自己没有听清楚，特意钉一句，“一半就是一百二十万银子。”

“是，一百二十万。”胡雪岩说，“我替大人筹好了带走。”

“这，”左宗棠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你哪里去筹这么一笔巨数？”

“我有办法。当然，这个办法，要大人批准。等我筹划好了，再跟大人面禀。”

左宗棠不便再追着问。他虽有些将信将疑，却是信多于疑，再想到胡雪岩所作的承诺，无一不曾实现，也就释然欣然了。

“大人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出关？”

“我想十一月初动身，沿途跟各省督抚谈公事，走得慢些，总要年底才能到京。”

“到京？”胡雪岩不解地问，“上谕不是关照，直接出关？”

“这哪里是上头的意思？无非有些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怕我进京找麻烦，我偏要去讨他们的厌，动身之前，奏请陛见。想来两宫太后决不至于拦我。”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出关的日期，现在还不能预定。最早也得在明年春天。”

“那还有三四个月的工夫。大人出关以前，这一百二十万一定可以筹足，至于眼前要用，二三十万银子，我还调度得动。”

“那太好了！雪岩，我希望你早早筹划停当，好让我放心。”

这又何消左宗棠说得？胡雪岩亦希望早早能够定局。无奈自己心里所打的一个主意，虽有八成把握，到底银子不曾到手。俗语说的“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自是言过其实，但凡事一涉银钱，即有成议，到最后一刻变卦，亦是常有之事。一百二十万两不是个小数目，西征大业成败和左宗棠封爵以后能不能入阁拜相的关键都系于此，关系真个不轻。倘

或功败垂成，如何交代？

兴念及此，胡雪岩深深失悔，何以会忘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之戒？如今既不能打退堂鼓，就得全力以赴加紧进行。

所苦的是眼前还脱不得身，因为日意格、德克碑与中国官场打交道，大至船厂计划，小至个人生活，都要找他接头。在左宗棠，对洋人疑信参半，而有些话怕一说出来，洋人戆直，当场驳回，未免伤他的身份与威望，因而亦少不得胡雪岩这样一个居间曲曲转达的人。

这就难了！左思右想，一时竟无以为答，坐在那里大大发愣。这是左宗棠从未见过的样子，不免诧异，却又不好问得。主宾二人，默然相答，使得侍立堂下的戈什哈亦惊愕不止，因为平日总见左宗棠与胡雪岩见了面，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何以此刻对坐发呆？

于是，有个左宗棠亲信的戈什哈上前问道：“可是留胡大人在这里便饭？”

这下使胡雪岩惊醒了，“不，不，多谢！”他首先辞谢，“我还要到码头去送客。”

“送什么人？”左宗棠问。

“福州税务司布浪。”

“喔，他到上海去？”

“是的。”胡雪岩答说，“是驻上海的法国总领事自来尼找他谈公事。”

“谈什么公事？”左宗棠问道，“莫非与船厂有关？”

胡雪岩灵机一动，点点头答说：“也许。”

“那可得当心。”左宗棠说，“洋人花样多。日意格、德克碑办理此事，起先越过他们总领事，直接回国接头，自来尼当然不高兴。而此刻一切合同，又非自来尼画押不可，恐怕他会阻挠。”

“大人深谋远虑，见得很是。我看——”胡雪岩故意踌躇着，“办不到的事。算了！”

“怎么？”左宗棠问，“什么事办不到？”

“我想最好我也走一趟，盯住布浪。只是这里不容我分身。”

左宗棠摸着花白短髭，沉吟了一会，徐徐说道：“速去速回，亦自不碍。”

听得这话，胡雪岩精神一振，“是！”他立即答说，“我遵大人吩咐，速去速回。如果布浪谈的公事与轮船无关，不过三五天工夫，就可以回福州。”

“好！”左宗棠说，“你就请吧！我还有好些大事，跟你商量，尤其是那一百二十万银子，一天没有着落，我一天心不安。”

胡雪岩这一次不敢再说满话了，只答应尽速赶回。至于在福州，唯一不放心的日意格与德克碑有萌退之意，深恐事生周折，斡旋无人，以致决裂，而左宗棠却劝他不必过虑，同时拍胸担保，必定好言相劝，善为抚慰。如果有什么意见不能相合之处，自会暂且搁下，等胡雪岩回到福州以后再说。

得此保证，胡雪岩才算放心，回到寓处，匆匆收拾行装，赶到码头，与布浪同船，直航上海。

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访古应春密谈。

古应春近年又有新的发展，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办，照英文译名，俗称“康白度”，在银行中是华籍职员的首脑，名义上只是管理账目及一切杂务，其实凡与中国人的一切交涉，大至交接官场，小至雇用苦力，无不唯买办是问。而中国人上外国银行有业务接头，更非找买办不可。因此，古应春在汇丰银行权柄很大，他又能干而勤快，极得洋东信任，言听计从，这就是胡雪岩所以首先要找他的缘故。

“我要请几家外国银行的‘档手’吃饭。”他一开口就说，“你倒替我开个单子看！”

“小爷叔，”古应春问道，“是不是为船厂的事？”

“不是！我要跟他们借钱。”

平时向外国银行借钱，一二十万银子，只凭胡雪岩一句话，就可以借到。如今特为要请洋人吃饭，可见得数目不小。古应春想了一下，拿出一本同治四年的洋商行名簿，翻到“银行”这一栏问道：“是不是十家都请？”

胡雪岩看这十家外国银行：

一，阿加刺银行。二，利中银行。三，利商银行。四，汇泉银行。五，麦加利银行。六，汇隆银行。七，有利银行。八，法兰西银行。九，汇丰银行。十，丽如银行。

这一着，他倒踌躇了。因为通称外国银行，而国籍不同，尤其英法两国，一向钩心斗角，各自扩张势力，如今为了左宗棠设厂造船，更加不和。如果请在一起，彼此猜忌，不肯开诚布公相见，岂不是白费工夫？

于是他问：“分开来请如何？”

“当然可以。不过，小爷叔，照我看，只请有用的好了。一次弄妥当了，其余的就不必理了。”

“那么，你说，哪些是有用的呢？”

古应春提笔在手，毫不考虑地在五、七、九三家银行上面一勾。这也在胡雪岩意中，因为汇丰银行在古应春是必不会少的，既有汇丰，便有麦加利与有利两家，因为这两家是英国银行，与汇丰的渊源较深。

但是，汇丰银行却并非纯然英国银行。它原名“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同治三年创设总行于香港，资本定为港币五百万元，由英国的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以及德国、中东的商人投资。华商亦有股份加入，古应春即是其中之一，而且以此渊源，得以充任上海分行的买办。

香港上海银行的上海分行，较总行迟一年成立，派来的总经理名叫麦林，是英国人，与古应春是旧识，久知他干练可靠，且又是本行的股东，因而延揽他出任买办。古应春接事后第一个建议是“正名”，香港上海银行的名称，照英文原名直译，固无错误，但照中国的习惯，开店不管大小，总要取个吉利的名字，用地名，而且用两个地名作为银行的名称，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如果“香港上海银行”之下，再赘以“上海分行”四字，更觉不伦不类，文理不协，难望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麦林从善如流，接纳了古应春的意见，依照中国“讨口彩”的习俗，取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简称汇丰银行或汇丰，无论南北口音，喊起来都很响亮。而且南北口音，都无甚区别，不比麦加利银行的麦加二字，在上海人口中便与北方人并不一致。

古应春的第二个建议是，股东的国籍不同，彼此立场不同，就会意见分歧，形成相互

掣肘，无可展布的不利情况。所以主张以英国为主体，逐渐收买他国股份，同时联络友行，厚集势力，相互支持。亦为麦林所欣然接纳。

汇丰所联络的两家友行，当然是英国银行，亦就是麦加利与有利两行。有利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外国银行，创设于咸丰四年。它是英国的海外银行之一，总行设在伦敦，在印度孟买及上海都有分行。

麦加利银行是英皇发布敕令，特许在印度、澳洲、上海设立分行的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在伦敦，咸丰七年在上海开设分行，广东人称它为“渣打银行”，渣打是英文“特许”一词的音译，可是上海人却嫌渣打二字拗口，索性以它第一任总经理麦加利为名，叫它麦加利银行。

麦加利银行完全是为了便利英商在印度、澳洲、上海的贸易而设，所以跟胡雪岩在阜康钱庄的同行关系以外，还有“销洋庄”生意上的往来。

“这三家银行当然有用。”胡雪岩踌躇说，“只怕还不够。”

“还不够？”古应春这时才发觉，谈了半天，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弄明白，只凭彼此相知既久，默契已深，猜测着谈论，毕竟是件可笑的事，因而扼要问道，“小爷叔，你要借多少银子？”

“至少一百二十万。”

“这是银行从来没有贷放过的一笔大数目。”古应春又问，“是替谁借？当然是左大人？”

“当然！”

“造轮船？”

“不是！西征的军饷。”

即令是通晓中外，见多识广的古应春，也不由得愣住了，“向外国人借了钱来打仗，似乎没有听说过。”他很坦率地说，“小爷叔，这件事恐怕难。”

“我也知道难。不过一定要办成功。”古应春不再劝阻了。胡雪岩从不畏难，徒劝无效，他知道自己唯一所能采取的态度，便是不问成败利钝，尽力帮胡雪岩去克服困难。

于是他问：“小爷叔，你总想好了一个章程，如何借，如何还，出多少利息，定多少期限？且先说出来，看看行得通行不通？”

“借一百二十万，利息不妨稍为高些。期限一年，上半年只行息，下半年按月还本，分六期拨还。”

“到时候拿什么来还？”

“各省的西征协饷。”胡雪岩屈指算道，“福建四万、广东四万、浙江七万，这就是十五万，只差五万了。江海关打它三万的主意，还差两万，无论如何好想法子。”

“小爷叔，你打的如意算盘。各省协饷是靠不住的！万一拖欠呢？”

“我阜康钱庄担保。”

“不然！”古应春大摇其头，“犯不着这么做！而且洋人做事，讲究直截了当，如果说到阜康担保的话，洋人一定会说：‘钱借给你阜康钱庄好了。只要你提供担保，我们不管你的用途。’那一来，小爷叔，你不但风险担得太大，而且也太招摇。不妥，不妥！”

想想果然不妥，很能服善的胡雪岩深深点头，“外国银行的规矩，外国人的脾气，你比我精通得多，你看，是怎么个办法？”他说，“只要事情办通，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洋人办事跟我们有点不同。我们是讲信义通商，只凭一句话就算数，不大去想后果。洋人呢，虽然也讲信义，不过更讲法理，而且有点‘小人之心’，不算好，先算坏，拿借钱来说，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对方将来还不还得起？如果还不起又怎么办？这两点，小爷叔，你先要盘算妥当，不然还是不开口的好。”

“我明白了。第一点，一定还得起，因为各省的协饷，规定了数目，自然要奏明朝廷，西征大事，哪一省不解，贻误戎机，罪名不轻。再说，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都有左大人的人在那里，一定买账。这三省就有十五万，四股有其三，不必担心。”

“好，这话我可以跟洋人说。担保呢？”

“阜康既然不便担保，那就只有请左大人自己出面了。”

“左大人只能出面来借，不能做保人。”

“这就难了！”胡雪岩灵机一动，“请协饷的各省督抚做保，先出印票，到期向各省

藩司衙门收兑。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见得！不过总是一个说法。”古应春又说，“照我看，各省督抚亦未见得肯。”

“这一层你不必担心，左大人自然做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花样，他最擅长。”

“好的。只要有把握，就可以谈了。”古应春说，“我想，请吃饭不妨摆在后面，我先拿汇丰的大板约出来跟小爷叔见个面，怎么样？”

“大板”是“大老板”的简称，洋行的华籍职员，都是这样称他们的“洋东”。汇丰的“大板”麦林，胡雪岩也曾会过，人很精明，但如上海人所说的很“上路”，凡事只要在理路上，总可以谈得成功。所以胡雪岩欣然表示同意。不过还有些话要交代明白。

“老古，”他说，“我的情形本来瞒不过你，这年把你兼了汇丰的差使，对我个人的情形有些隔膜了。我如今是个‘空心大老倌’，场面扯得太大，而且有苦难言。福建这面，现银接济跟买军火的垫款，通扯要亏我二三十万，浙江这面，代理藩库的账，到现在没有结算清楚。有些账不好报销，也不好争，因为碍着左大人的面子，善后局的垫款，更是只好摆在那里再说。这样扯算下来，又是二三十万，总共有五十万银子的宕账在那里，你说，怎么吃得消？”

“有这么多宕账！”古应春大吃一惊，“转眼开春，丝茶两市都要热闹，先得大把银子垫下去。那时候，小爷叔，阜康倘或周转不灵，岂不难看？”

“岂但难看？简直要命！”胡雪岩紧接着又说，“说到难看，年内有件事铺排不好，就要显原形。我是分发福建的道员，本不该管浙江的盐务，不过浙江总算闽浙总督管辖，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我改归陕甘总督差遣了，将来必是长驻上海，办西北军火粮饷的转运，浙江盐务，非交卸不可。要交卸呢，扯了十几万的亏空，怎好不归清？”

“这就是说，年内就要十几万才能过门。”

“还只是这一处，其它还有。一等开了年，阜康总要五十万银子才周转得过来。如果这笔借款成功，分批汇解，我可以先用一用，一到明年夏天，丝茶两市结束，货款源源而来，我就活络了。”

古应春松了口气。“好！”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想法子，拿这笔借款弄成功。”

“有你，一定可以成功。老古，我还有点意思，说给你听，第一，这件事要做得秘密，千万漏不得一点风声，不然，京里的‘都老爷’奏上一本，坏事有余。我告诉你吧，这个做法连左大人自己都还不知道——”

此言一出，古应春大为诧异，“那么，”他忧虑地说，“到谈成功了，如果左大人说‘不行’，那不是笑话！”

“你放心！绝不会闹笑话，我有十足的把握，他会照我的话做。”

“好！再说第二件。”

“第二件，我想托名洋商，其实，有人愿意放款，也不妨搭些份头，多赚几个利息。”

“这要看情形，如今还言之过早。”

“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是。”胡雪岩说，“左大人的功名，我的事业，都寄托在这笔借款上了。”

为了保持机密，古应春将麦林约在新成立的“德国总会”与胡雪岩见面，一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麦林相当深沉，听完究竟，未置可否，先发出一连串的询问。

“贵国朝廷对此事的意见如何？”

“平定回乱在中国视为头等大事。”胡雪岩透过古应春的翻译答说，“能够由带兵大臣自己筹措到足够的军费，朝廷当然全力支持。”

“据我所知，中国的带兵大臣，各有势力范围。左爵爷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有陕西甘肃两省，那是最贫瘠的地方。”

“不然。”胡雪岩不肯承认地盘之说，“朝廷的威信，及于所有行省，只要朝廷同意这笔借款，以及由各省分摊归还的办法，令出必行，请你不必顾虑。”

“那么，这笔借款，为什么不请你们的政府出面来借？”

“左爵爷出面，即是代表中国政府。”胡雪岩说，“一切交涉，要讲对等的地位，如果由中国政府出面，应该向你们的‘户部’商谈，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计议。”

麦林深深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左爵爷代表中国政府，而你代表左爵爷，那就等于你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吗？”

这话很难回答。因为此事，正在发动之初，甚至连左宗棠都还不知道有此借款办法，更谈不到朝廷授权。如果以讹传讹，胡雪岩便是窃冒名义，招摇辱国，罪名不轻。但如不敢承认，便就失去凭借，根本谈不下去了。

想了一会，含含糊糊地答道：“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

“胡先生的词令很精彩，也很玄妙，可是也很实在。好的，我就当你中国政府的代表看待。这笔借款，原则是我可以同意，不过，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的谈判未曾有结论以前，你们不可以跟任何另一家银行去谈。”

“可以，我愿意信任你。”胡雪岩说，“不过我们应该规定一个谈判的限期，同时我也有一个要求，在谈判没有结果以前，你必须保守秘密。”

“那是彼此都应该接受的约束。至于限期，很难定规，因为细节的商谈，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磋商。”

“好！我们现在就谈细节。”

这等于已确定麦林是作了借款的承诺，连古应春都笑了，“小爷叔，”他说，“我看交涉是你自己办的好，我只管传译。麦林很精明，也只有精明的人才能让他佩服。”

于是即时展开了秘密而冗长的谈判，前后三天，反复商议，几于废寝忘食。麦林原来就佩服精明的人，此时更为胡雪岩的旺盛企图心所感动，更为胡雪岩的过人的精力所压倒，终于达成了协议。

这一协议并未订成草约，亦未写下笔录，但彼此保证，口头协议，亦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量，决无翻悔。商定的办法与条件是：

第一，借款总数，关平一百二十万两，由汇丰银行组成财团承贷。

第二，月息八厘，付款先扣。

第三，由胡雪岩、古应春介绍华商向汇丰银行存款，月息明盘四厘、暗盘六厘。

第四，各海关每月有常数收入，各税务司多为洋人，因此，借款笔据，应由各海关出印票，并由各省督抚加印，到期向各海关兑取。

第五，自同治六年七月起，每月拨本二十万两，半年清偿。

这五条办法中，第三条是洋商与胡雪岩、古应春合得的好处，明盘四厘，暗盘六厘，即是中间人得二厘的佣金，这也就是说，洋商向中国人借了钱，转借与中国官场，四厘入，八厘出，所得四厘好处，各半均分。

至于印票必出自海关，是麦林坚决的主张。因为他虽相信胡雪岩与左宗棠，却不相信有关各省的督抚，到时候印票如废纸，无可奈何，而海关由洋人担任税务司，一经承诺，没有理由不守信用。

这在胡雪岩却是个难题，因为除江海关每月协解三万两，可以情商上海道先出印票以外，其余各海关并无协饷之责，就不见得肯出印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奏明朝廷，每月由各省藩司负责将应解甘饷，解交本省海关归垫。

幸好协饷各省都有海关，每月闽粤两海关各代借二十四万，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两，加上江海关本身应解的十八万两，共计一百零八万两，所缺只有十二万。胡雪岩建议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协饷两万，由江汉关出十二万两的印票，合成一百二十万整数。

这些办法，左宗棠完全同意，但等奏准，已在开春，丝茶两市方兴，正须放款，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利贷，于是流言四起，说胡雪岩从中渔利，尤其是李鸿章一派的人，不但展开口头的攻击，而且亦有实际的破坏行动。

这个行动很简单，却很有效，就是策动江海关税务司拒绝出具印票。一关如此，他关皆然，几于功败垂成。

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这笔大借款还是做成功了。是为中国借外债的开始，而左宗棠的勋业，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亦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福者祸所倚，“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结局，相当凄惨，种因亦在于此！

《红顶商人胡雪岩 5》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胡雪岩帮助左宗棠西征，立下军功，得赏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慈禧御赐黄马褂，成为一代红顶商人，大富大贵，显赫一时。然而，凡事盛极必衰，在风光无限的背后，胡雪岩的事业已经有了全面崩溃的迹象。在政治上，他被卷入到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政治斗争中，李鸿章确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方针，准备对胡雪岩痛下杀手，危机悄然临近，胡雪岩却对此警惕不足；在生意上，新式缫丝技术的潮流不可遏抑，胡雪岩为了保护江南养蚕人家的生计，决定逆势而行，以一人之力对抗西方工业革命的大潮，悲壮的结局悄然注定。胡雪岩一手创下胡氏商业帝国，享尽世间荣华，却在巅峰时种下隐患，他将如何应付这场前所未有的商业危机？

敬请阅读《红顶商人胡雪岩 5》。

红顶商人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精英的奢则生存的安全边界；从该奢到权力的雷区所在。

胡雪岩

高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5

隐患埋于巅峰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5：隐患埋于巅峰](#)

[前记](#)

[第一章 进京结交众权贵，胡雪岩帮左宗棠借洋款](#)

[出将入相](#)

[举借洋债](#)

[第二章 胡雪岩算盘落空，商场劲敌盛宣怀逆势崛起](#)

[深宫疑云](#)

[上下打点](#)

[商场劲敌](#)

[第三章 为保护民族手工业，胡雪岩对抗新式缫丝厂](#)

[政局多变](#)

[对抗潮流](#)

[用人不利](#)

[第四章 步入圈套，胡雪岩的典当生意隐患重重](#)

[清查典当](#)

[美人圈套](#)

[左帅临任](#)

[第五章 胡雪岩事业的贤内助——螺蛳太太](#)

[螺蛳太太](#)

[两厢情愿](#)

[巧牵红线](#)

[名分之争](#)

[置备嫁妆](#)

[第六章 胡雪岩宴请四方，荣华背后危机四伏](#)

[帮夫行运](#)

[大摆寿宴](#)

[新式丝厂](#)

[第七章 帮左宗棠购置军火，胡雪岩商场树敌](#)

[婉拒合作](#)

[排解纠纷](#)

[恭迎左帅](#)

[巡视防务](#)

[局势突变](#)

[第八章 身陷政治斗争，胡雪岩遭李鸿章暗中算计](#)

[移花接木](#)

[遭人算计](#)

[第九章 市面巨变，胡雪岩钱庄资金周转无力](#)

[危机逼近](#)

[胡李会晤](#)

[《红顶商人胡雪岩6·悲凉醒世大结局》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商人胡雪岩. 5 /高阳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9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5596-4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3842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灯火楼台（上）》）

书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5

著者 高阳

责任编辑 姚丽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张福建 王丹丹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25千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4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96-4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红顶商人胡雪岩5：隐患埋于巅峰

前记

同光年间有“财神”之号的胡光墉，与王有龄、左宗棠遇合之奇，为拙作《红顶商人胡雪岩》前四部的主要题材。《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后两部，写胡雪岩的结局。

胡雪岩事业的颠峰，亦正是左宗棠“西征”收功，新疆底定，晋封二等侯，一生勋业的颠峰，时在光绪四年春天。

饮水思源，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持之功，左宗棠的“西征”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因此，这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举他的功劳，计九款之多。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亦须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胡庆余堂”，规模宏大，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历年西征将士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辟瘟丹”、“神曲”、“六神丸”之类的成药，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创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雪岩捐解。

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采运局，转运输将毫无延误。再次是经手购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随时采购，运至军前，左宗棠认为“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

最后一项最重要，即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借洋债及商债，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之外，各省的“协饷”，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饷未到，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多由胡雪岩代垫。湘军、淮军多曾出现过索饷哗变事件，只有西征将士从不“闹饷”。

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棠认为“实与前敌将领无殊”，事先曾问过胡雪岩，打算得个什么奖励？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所以奏折中请予“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奉旨准如所请。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间的盐商，有戴红顶子的，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只有一个胡雪岩。

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觐，“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及陕甘总督的差缺，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派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他从甘肃启程时，曾专函胡雪岩，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可是——

第一章 进京结交众权贵，胡雪岩帮左宗棠借洋款

出将入相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洗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做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

“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

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州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

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千十年，宦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份，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帘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乱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归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义，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签订了《中俄返还伊犁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与俄；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

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启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屈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银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章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共为九百万。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与左宗棠的“陆防论”针锋相对。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满意，无甚争执，后议李鸿章“海防”的计划，他的话就多了，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滔不绝，目无余子，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礼绝百僚”的恭王，默坐一两个时辰，连句话都插不上。

“大先生你想，”汪惟贤说，“不要说恭王，哪个都吃不消他。恭王忍了又忍，忍到后来，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不议了。”

“不议了？”胡雪岩诧异，“李合肥的海防，规模大得很呢！要开办北洋舰队、电报局，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哪里就说说算数，不议了？”

“喏，”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议不可以，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

一听这话，胡雪岩心冷了一半。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将来要借洋债，必然由他来主持，财源滚滚不绝。如今看样子怕又要外放，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此事颇为不妙，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

“醇王待他是好的。大先生晓得的，醇王是好武的一伙，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拿他当个英雄看，所谓惺惺相惜，常常有往来，走得很近的。醇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

“你说啥？”胡雪岩问道，“醇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

“是啊。”

“你听哪个说的？”

这话有不相信的意味，而且看得出来，胡雪岩很重视这件事，汪惟贤倒有些猜不透，只好据实作答。

“我是听小军机徐老爷说的。”汪惟贤又说，“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二月初醇亲王就请他吃饭，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二月十几又请，当面约他看操，左大人答应了，一定去，不过日子没有定。大先生这一来，大概要定日子了。”

胡雪岩越发不解，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先想了一下，何以醇亲王请左宗棠看操，先

不能定日子，等他一来，才可以定日子呢？

想通了才问：“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徐老爷？”

“不是他还有哪个？”

胡雪岩心想，“小军机徐老爷”——军机章京徐用仪，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左宗棠应酬京官，一直都托他经手，他要谈到左宗棠，话都是靠得住的。

继而转念，一客不烦二主，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于是立刻关照杨师爷写了个帖子，请徐用仪“小酌”，特别注明“盼即命驾，俾聆教益”，另外捡了四样杭州的名物，两只方裕和的火腿，十把舒莲记的檀香扇，四坛景阳观的酱菜，还有胡庆余堂的“本作货”辟瘟丹、虎骨木瓜烧之类，装了一网篮，伴着请帖，一起送到徐府。

日落时分，徐用仪来了，还是穿了官服来的，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胡雪岩的顶戴是珊瑚顶子，官阶差着一大截，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

“大人几时到京的？”徐用仪见了胡雪岩，急趋踱步，一面说话，一面捞起袍褂下摆，打算要请安了。

徐用仪字筱云，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称他“筱翁”，这时急忙双手扶住，带着埋怨的语气说：“筱翁，筱翁，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

徐用仪的跟班，早就挟着衣包在上等候，听得这话，便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宝蓝绸夹袍，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这是军机章京习惯成自然而专用的服饰，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的。

相互作了揖，上炕落坐，徐用仪改了称呼：“胡大先生是哪天到的？”

“刚到。我的第一位客，就是筱翁。”

徐用仪有些受宠若惊似的，抱着拳文绉绉地说：“辱承不弃，又蒙宠赐多珍，真是既感且愧。”

“小意思，小意思，何足道哉！”胡雪岩问，“筱翁跟左大人常见？”

“天天见面的，该我的班，一天要见两回，早晨在军机处，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

“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

“还好，还好。不过……”徐用仪微蹙着眉说，“好得有点过头了，反倒不大好。”

“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

“话不但多，中气还足。他在北屋高谈阔论，我们在南屋的人都听得到。”

胡雪岩点点头，暂且丢开左宗棠，“筱翁，”他说，“我在京里，两眼漆黑，全要靠你照应。”

徐用仪知道这是客气话，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双眼雪亮，当下答说：“不敢当，不敢当。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不必客气，敬请吩咐。”

“太言重了。”胡雪岩说，“我是真心要拜托筱翁，想请筱翁开个单子，哪里要应酬，哪里要自己去，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都请筱翁指点。还有个不情之请，这张单子要请筱翁此刻就开。”

这是委以重任了。徐用仪自然照办，想了一下说：“第一是同乡高官，尤其是言路上的几位，要多送一点。”

“是的。请筱翁指示好了。说多少就是多少。”

浅交而如此信任，徐用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他问，“这趟进京，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

“是的。”

“还有呢？”

“还有，想打听打听洋法缫丝，京里是怎么个宗旨？”

“这容易，我就知道，回头细谈。”徐用仪接着又说，“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总理衙门的章京、户部的司官，不能不应酬。我开个单子出来。”

于是端出笔砚，徐用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斟酌再三，在名字下写上数目，自一百至五百不等——自然是银票的数目。

“有个人，怎么送法，要好好考究。”徐用仪搁笔说道，“如今管户部的是宝中堂，

他又是总理大臣。”

清朝有“大学士管部”的制度，勋业彪炳的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奉旨“入阁办事”，自然是管兵部，宝璽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实掌度支大权。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啧有烦言，这是胡雪岩也知道的，如今听徐用仪提到宝璽，正说到心事上，不由得便将身子凑了过去，声音也低了。

“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请教筱翁，有没有路子？”

“有条路子，我也是听说，不过可以试一试。”

“什么路子？”

“是这样的——”

“法不传六耳”，徐用仪说得仅仅只有胡雪岩听得见。于是，在摆点心请徐用仪时，他抽个空将古应春找了来，有话交代。

“你对古董字玩都是内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走一趟。”

古应春不免奇怪，胡雪岩到京，正事一件未办，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其故安在？

看出他心中的疑惑，胡雪岩便又说道：“我要买两样东西送人。”

原来是送礼，“送哪个？”古应春问。

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在他掌心写了个“宝”字，然后开口：“明白？”

“明白。”

“好。”胡雪岩说，“琉璃厂有一家‘海岳山房’，上海的海、岳老爷的岳。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是绍兴人，你问他，某某人喜欢什么？他说字画，你就要字画，他说古董，你就要古董。并要关照，东西要好，价钱不论。”

古应春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深深点头，表示会意：“我马上去。”等他回来，主客已经入席了，胡雪岩为古应春引见了徐用仪，然后说道：“来，来，陪筱翁多喝几杯。”接着又问，“怎么样？”

“明天看东西。”

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了，便不再多问，转脸看着徐用仪说：“筱翁刚才说，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是哪四条？”

“是四种身份的人，‘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像李兰荪、翁叔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此谓之‘帝师’。宝中堂是恭王的死党，以前文中堂也是，这是‘王佐’。”

“文大人？”胡雪岩不觉诧异，“入阁拜相了。”

徐用仪一愣，旋即省悟。他指的是已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胡雪岩却以为文煜升了协办大学士。当即答说：“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 he 现在是刑部尚书，还早。”

“喔，喔，”胡雪岩也想到了，“筱翁是说以前的文文忠。”文忠是文祥的谥称。

“不错。”

“筱翁，”古应春插进来说，“‘鬼使’顾名思义，是出使外国，跟洋鬼子打交道。何谓‘神差’就费解了。”

“一说破很容易明白。”徐用仪指着胡雪岩说，“刚才胡大先生跟我在谈神机营，‘神差’就是神机营的差使。因为醇王之故，在神机营当差，保举特优。不过汉人没份，就偶尔有，也是武将，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

“应春，”胡雪岩说，“刚刚我跟筱翁在谈，醇王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左大人要我来定日子，你道为啥？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你倒弄个章程出来。”

古应春心想，犒赏兵丁，无非现成有阜康钱庄在此，左宗棠要支银，派人来说一声就是。不此之图，自然是认为犒赏现银不适宜，要另想别法。

“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古应春建议，“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醇王那里去老实问一问，该怎么犒赏，听醇王的吩咐预备。”

“荣仲华早已不上醇王的门了。”

荣仲华就是荣禄，大家都知道他是醇王一手所提拔，居然不上“举主”的门了，宁非怪事？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地要一问究竟。

“说来话长。其中还牵涉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秘密。”徐用仪放低声音问道，“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西太后是什么病？”

“听说是干血癆。”胡雪岩答说，“怎么会弄出来这个毛病？”

“是——”徐用仪突然顿住，“这话以不说为宜，两位亦以不听为妙，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那就是我害了两位了。我们谈别的吧。”

说到紧要之处，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胡雪岩不免怏怏。但转念觉得徐用仪如此谨慎小心，倒是可信任的。这一转念间，心中的不快，涣然而释。

于是又把杯闲谈了片刻，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不肯多饮，要了一碗粥喝完，预备告辞了。

“惟贤！”胡雪岩问道，“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了。”

汪惟贤亲自端来一个托盘，上有十几个红封套，另外一张名单，这是要托徐用仪代为致送的“菲敬”。

“拜托，拜托！”胡雪岩拱拱手说，“其余的我亦照筱翁的意思办，或我亲自去拜候，或我派人送，尽明天一天办妥。”

“好！好！”徐用仪问，“胡大先生你明天什么时候去看左大人？”

“一早去等他。”

“那么明天我们在贤良寺见，有话到时候再说。”

“是，是！”胡雪岩一面说，一面向汪惟贤手一伸，接过来一个红封套，抽出里面的银票来看，照他的意思，开出四百两不误，便悄悄塞到徐用仪手中，顺势捏住，不让他推辞。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

“小意思。筱翁不收就是不拿我胡某人做朋友。”

“真是受之有愧。谢谢，谢谢。”

等客人走了，胡雪岩问起海岳山房的情形，古应春告诉他说，会到了姓朱的伙计，问起宝璠喜欢什么，姓朱的答说都喜欢。古应春便照胡雪岩的话交代，价钱贵不要紧，只要东西好，当下约定次日上午看货。

“你早点去。看过了，马上陪洋人到贤良寺来。”胡雪岩又说，“左大人犒赏神机营，我倒想好了一个办法，不知道办得通，办不通。都等明天下午再谈吧！”说罢，打了一个呵欠。

海岳山房的朱伙计，外号“朱铁口”，所以有这个仿佛星相术士艺名的外号的由来是，他对古董、字画、版本的鉴别，无一不精，视真必真，说伪必伪。因此，虽是受人雇用的伙计，而琉璃厂中古玩铺、南海店的掌柜，当面都尊称他为“朱先生”。

古应春做事很精细，知道了朱铁口的本事，有意拉交情，委屈自己主顾的身份，也称他为“朱先生”，朱铁口自然谦称“万不敢当”，自己建议：“叫我老朱好了。”

“恭敬不如从命。”古应春说道，“老朱，你有些什么东西给我看？”

那一声“朱先生”改变了朱铁口平时接待顾客的方式，“东西很多。”他随手捧起一方砚池说，“古老爷，你看。”

古应春看那方砚池七寸长、五寸宽、三寸高，色如猪肝，正面两边各有一行篆字，右边是“丹心贯日”，左边是“汤阴鹏举志”。

“原来是岳武穆用过的。”

“不光是岳武穆用过，明太祖还用过呢！”朱铁口微笑着说。

古应春仔细一看，砚池右侧还刻着四行楷书，“岳少保砚向供宸御，今蒙上赐臣达。古忠臣宝砚也，臣何能堪？谨矢竭忠贞，无辱此砚。洪武二年正月朔日，臣徐达谨记。”

“徐达是明朝开国元勋第一位，又是明太祖的儿女亲家，这方砚有这样的来历，明朝人的笔记当中，一定有记载的。老朱，你说是不是？”

朱铁口笑了，“听古老爷这话，就晓得是内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不是中山王徐达收藏过，也不必去谈它了。”他将砚池置回原处又说，“古老爷，你请里面来坐。”

所谓“里面”是账柜后面的一间斗室，一关上门，就靠屋顶一方天窗透光进来，阳光斜射，恰好照亮靠壁的方桌。朱铁口等古应春在对面坐定，方始俯身向前，低声开口，神态顿时神秘而郑重。

“古老爷，你是哪位介绍你来的？”

“是我的东家交代我来的，没有人介绍。”

“贵东家是哪位？”

古应春有些踌躇，不知道能不能透露胡雪岩的姓名，因而久久未答。

“古老爷，”朱铁口说，“贵东家是怎么关照你的？”

“就说让我来找你老朱，问一问宝中堂喜欢什么。东西要好，价钱不在乎。”

“那就怪不得你不肯说破了，贵东家没有交代清楚。”朱铁口说，“贵东家要买古董字画送宝中堂，当然是有作用的。到底是为了啥，预备送值多少钱的东西？古老爷，你老实告诉我，我来替你盘算一下，包你一钱不落虚空地，都用在刀口上。”

古应春听出话中大有曲折，看朱铁口意思诚恳，便老实答道：“确如你所说，敝东家没有交代清楚。老朱，你能不能先把其中的奥妙告诉我，我再看能不能替敝东家作主。”

“这有何不可。”朱铁口说，“我们这里跟各王府、几位中堂府上都有往来的，说穿了——”

说穿了是卖官鬻爵，过付之处，公然受贿，有所不便，所以要有人居间来遮蔽形迹。

“假使说，你古老爷想放个考官，或者少爷乡试要下场了，怕‘场中莫论文’，想买个‘关节’，就得要到打磨厂去请教江西金溪人开的，卖‘闱墨’的书坊，他们会跟你讲价钱。倘或要谋缺谋差呢，就得来找我们，我们会替你去问了来告诉你，要送什么东西，自然是在我们这里买——”

“慢慢！”古应春打断他的话问，“你是说一定要在你这里买？”

“是的。”

“价钱由你开？”

“当然。”

“能不能还价？”

“能还价，怎么不能？”朱铁口说，“古老爷承你看得起，我不忍赚你的昧心钱，所以要请你告诉我，贵东家打算谋个什么差缺，我好告诉你真正的行情。”

“嗯，嗯。”古应春细想了一下，还有不甚明白的地方，便又说道，“请你举个譬仿我听听。”

“譬仿，你老想放上海道。我去问了来告诉你，送宝中堂一部《玉枕兰亭》就可以了。这部帖要十二万银子，你买了这部帖送进去，宝中堂知道已经到手了，就会如你所愿。其实呢，上海道的行情是十万银子，我们外加两成帽子，内扣两成回佣，一笔交易赚四万。如果主顾精明，磨来磨去讨价还价，顶多磨掉外加的那两成帽子，至于放交情，像你老这样的，我就老实告诉你，十万银子一文不能少。”

“喔，原来如此。”古应春又问，“如果不知道你们这里这条门路，另外托人去活动呢？”

“他们也会告诉你，送一部《玉枕兰亭》，而且告诉你要到哪里去买。”朱铁口又说，“这个法子乾隆年间和珅发明的，他说送什么东西，根本就是他自己的收藏，我们去问价钱的时候，顺便就把东西带回来了。”

“多谢，多谢！我学到了一个秘诀。不过，还有一点想请教，譬如说，我倒不想讨价还价，直接想送某人多少，这又该怎么办呢？”

“这我们也有规矩的。先问你送什么人，送恭王有送恭王的东西，送宝中堂有送宝中堂的东西。譬如你说送恭王，我会告诉你，喏，这方岳少保砚，两千，那部‘阁帖’三千，一部宋版杜诗五千，你如果想送一万银子，凑起来正好。”

“有没有帽子在里头？”

“货真价实，不加帽子。”

朱铁口解释这种情形跟卖差卖缺不同，譬如上海道一缺值十万银子，收到十万，则该

到手都到手了，外加帽子吃亏的是“买主”。

倘或有人想送八万，而实际上照底价只是七万银子的东西，岂不是侵吞了“卖主”应得之款？信用一失，另觅别家过付，这样好的买卖做不成，真正贪小失大，不智之甚。

“老朱，你把话都说明了，我也不能有一点骗你。敝东家不是谋差谋缺，另有缘故，想送多少我虽还不知道，不过猜想不是三五万银子的事。等我回去问清楚了，我们再进一步商量。”古应春又加重了语气说，“老朱，你请放心。除非不送，要送一定请你经手，即使敝东家想另找别家，我也不会答应的。”

看他说得如此诚恳，又看他的仪表服饰，朱铁口知道遇见阔客了，这件事成功，掌柜起码要分他几千银子，大可自立门户了。

转念到此，心花怒放，“古老爷栽培，感激不尽。”朱铁口站起身来请了个安说，“古老爷想来收藏很多，不知道喜欢玩点什么，看看我能不能效劳？”

古应春心想，既然拉交情，即不能空手而回，但一时想不起要些什么，便信口问道：“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有。怎么没有？古老爷请到外面来看。”

朱铁口寻寻觅觅，找出来四样古玩，长圆方扁不一，长的是仿佛黄玉所制的箫，圆的是一具大明宣德年制的蟋蟀罐，方的是明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辉祖蒙御赐得以免死的铁券，扁的是康熙年所制的“葫芦器”，是一只印泥盒。

“古老爷，你倒估估看，哪一样最值钱？”

“应该是这一枝玉箫。”

“玉箫？你老倒仔细看一看，是不是玉？”

古应春拿起那枝箫，用手指弹了两下，其声铿然，“不是玉是什么？”他问。

“你再看。”

再看上面有题词，“外不泽，中不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以上。”字是墨迹。玉器何能着墨？这就奇怪了。

“是纸箫，出在福建。”朱铁口说，“这是明朝的东西，制法现在已经失传。”

古应春大为惊异，随手摆在一旁，表示中意要买，然后问道：“老朱，你说哪样东西最难得？”

物以稀为贵，最难得的自然值钱，朱铁口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具蟋蟀罐，用指轻扣，渊渊作金石之声，很满意地说道：“不假，五百年前的东西。”

见此光景，古应春好奇心起，接过那具陶罐细看，罐子四周雕镂人物，罐底正中刻着“大明宣德年制”，另有一行小字，“苏州陆墓邹大秀敬造。”但制作虽相当精巧，毕竟只是个蟋蟀罐，经历四五百年，也不能就算值钱的古董。

他不好意思直抒观感，只好这样问：“老朱，你说它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旧、在有土性，火气尽脱，才不伤虫。古老爷，你总斗过蚰蚰吧？”

蟋蟀在北方唤做“蚰蚰”，南方亦有此称呼，古应春虽不好此道，但斗蟋蟀博彩，输赢进出极大，他是知道的。

“一场蚰蚰斗下来，银子上千上万算，好蚰蚰说得难听些，真当牠祖宗看待，上百两银子一只宣德盆，又算得了啥？”

古应春暗暗咋舌，“一只瓦罐，值一百两银子？”他问。

“是的。不过古老爷要，当然特别克己。”朱铁口说，“四样东西，一共算二百两银子好了。”

这不应该算贵，古应春一语不发，从身上掏出来一个洋式的皮夹，取出来一叠银票，凑好数目二百两，收起皮夹。

朱铁口在一旁看得很清楚，所有的银票都是阜康所出，当下灵机一动，惊喜地说道：“原来古老爷的贵东家，就是‘胡财神’。”

胡雪岩被称为“胡财神”，已有好几年了。古应春不便否认，只低声说道：“老朱，你知道就好。放在肚子里！一张扬开来，这笔交易就做不成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事怎么好张扬？”

古应春点点头，关照老朱将四样古玩送到阜康，自己坐着车匆匆进城，赶到冰盂胡同贤良寺去作翻译。

举借洋债

贤良寺本来是雍正朝怡贤亲王的故居，屋宇精洁，花木扶疏，而且离东华门很近，上朝方便，所以封疆大吏入觐述职，都爱住在这里。左宗棠下榻之处，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院落，另外开门出入，门口站着七八名壮汉，服饰随便，举止粗率，形似厮养卒，但古应春却丝毫不敢怠慢。

原来左宗棠平洪杨、平捻、平回，二十年指挥过无数战役，麾下将校，百战余生，从军功上保到总兵、提督的，不知凡几。但武人诚朴，颇有不愿赴任，而宁愿跟着左宗棠当差官，出入相从，不说破不知道他们都有红顶子，黄马褂，甚至双眼花翎。

一次，有个何总兵奉左宗棠之命，去见陕西藩司谈公事。这个藩司是满州的世家子，架子极大，平时视部属如仆从，呼来喝去，视作当然，因而都敬鬼神而远之。此人本来对外事不大明白，加以部下疏远，对各方面的情形，更加隔膜，不知道何总兵的来头，不过看在左宗棠的份上，接见时以平礼相待。只是心里有个想法，我是敬其上而重其下，你就该守着你的规矩，要谦虚客气才是。

不道何总兵全不理会，“升炕”就升炕！“上坐”就上坐，而且翘起二郎腿，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藩司心里已很讨厌了，及至“端茶”送客，何总兵昂然直出中门，将藩司抛在身后，竟似以长官自居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藩司震怒之余，第二天谒见左宗棠时，谈及此事，愤愤不平之意，还现于词色。

左宗棠笑一笑，将何总兵传了来训斥，他说：“你们自以为都出生入死，立过战功，在我面前随意坐卧谈笑，固无不可。藩台大人是朝廷大员，体制何等尊贵，你怎么可以放肆，当是在我面前一样，何以这样不自量。你现在赶快给藩台磕头赔罪，不然藩台发了脾气，我亦没有这张脸替你再求情。”

何总兵答应一声，跪倒在地，磕头请罪。过了一会，左宗棠送客，藩司一出中门就看到十几个红顶花翎黄马褂的武官手扶腰刀在那里站班，其中有一个就是何总兵。

这一下，头上蓝顶子、脑后只有一条辫子的藩司，大惊失色，手足无措。还算见机，定定神，佝偻着身子，一一请安招呼，步行到辕门外，方始上轿，但已汗透重棉了。

古应春从听说这个笑话以后，就不敢小看这些“老粗”们，当时赔笑问道：“大人回来了？”其时有个差官认识古应春，上前接话，“我们大人刚回来。”他说，“胡大先生陪着洋人早就到了，派人出来问过你两次，赶快请进去吧！”

到得花厅，见了胡雪岩，还来不及叙话，只见角门已开，闪出来两名差官，知道左宗棠要来了，当即招呼两名洋人站起来迎接。

左宗棠自然是便衣，一件旧薄棉袍，头上是兰州织呢厂所出，一顶鼻烟色的毡帽。胡雪岩跟古应春自然磕头请安，洋人则是一鞠躬，然后又跟左宗棠拉手。

上是左宗棠独坐，问了些“哪天到的”、“路上如何”、“江南有什么新闻”之类的话，胡雪岩一一照答，一阵寒暄过后，谈入正题。

正题是借洋债。胡雪岩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四年，为左宗棠借过四次外债，以充“西饷”。西陲用兵，须由各省补助军饷，称为“协饷”。但协饷分年解送，而打仗不能说今年饷银用完，不打了，明年有了饷再打。因而胡雪岩想出一个借洋债的办法，最大的“银主”是英商汇丰银行。还款的方式是由江海关开出期票，而由协饷省份，主要的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省的督抚，盖上大印，表示承诺在到期以前，将协饷解交江海关，偿还洋商，年限总在六年上下，半年一期，付息拔本。方式是由胡雪岩秉承左宗棠的意思，找洋商谈妥细节，然后由左宗棠出奏。奏准后，以上谕飭协饷各省出具印票，交江海关，同时由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转知贷款的汇丰银行照付。

这套手续很繁琐，其中还有两道关口，一道是总税务司赫德——根据中英条约，关税是用来赔偿鸦片战争失败军费的保证，因此英国人要求控制中国新开各口岸，称为“洋关”的海关，职称是税务司，都归总税务司赫德管辖。赫德不下命令，江海关税务司不肯出票，钱就借不成了。

再一道关口是英国驻华公使，没有他的核准，汇丰银行不能拨款，有他批准了，即等于英国政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吃倒账。赫德还好，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的客卿，不能不买总理衙门的账，而且有回佣好分，亦愿乐观其成。但英国公使这一关很噜苏，哪怕上谕批准了，各省的印票也备齐了，总理衙门跟赫德也说好了，没有英国公使点头，钱仍旧借不到。

以左宗棠天马行空的性格，这当然是件不能容忍的事，中国人借洋债，要做中国官的英国人赫德同意，更起反感。因此当德国泰来洋行的经理福克，向左宗棠表示，有钱可借，手续可以节减许多，左宗棠自然是欢迎的。

福克之得以谒见左宗棠，出于胡雪岩的推荐，那是一年前的话，西陲已经平定，左宗棠准备在陕甘大兴实业，关照胡雪岩招聘技师，胡雪岩找上了福克。在哈密行营一席之谈，左宗棠认为福克“切实而有条理”，颇为欣赏，福克便抓住机会，为德国资本找出路，当然，要谈这笔借款，仍旧需要胡雪岩。

当时正是崇厚擅自订约，被捕下狱，中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之时，左宗棠接到一个情报，说俄国举了一笔“国债”达五千二百万两之巨，用来扩充军备，认为中俄难免一战，将来兵连祸结，其势难以停止，亦须未雨绸缪，如果能借二千万银子，分数十年偿还，则饷源一广，练兵必精，写信给胡雪岩，要他跟泰来洋行谈判，而且约他在开年灯节以后，进京面谈。

不久，这件事打消了，因为由于曾纪泽斡旋，中俄形势已趋缓和，没有再大举外债的理由。

这是第一遍，第二遍旧事重提，又要借了。原来左宗棠内召入关进军机时，奉旨将他的一差一缺，分别交卸，一差是“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交由刘锦棠接替，一缺是“陕甘总督”交由杨昌浚署理。刘、杨都是左宗棠麾下的大将，但资望不足，难当重任，陕甘贫瘠，全靠各省协饷，各省如果不卖账，刘、杨就一筹莫展，因此，左宗棠必须为刘锦棠、杨昌浚筹好了饷，西征的功绩，才算有了着落。

照左宗棠的盘算，新疆与陕甘以玉门关为界，每年关外军饷要三百七十万，关内二百一十万，全年为五百八十万两。光绪五年起，上谕各省协饷，必须解足五百万两，相差八十万，前后套搭，总还可敷衍得过，那知上谕归上谕，协饷归协饷，两年之间，各省协饷欠解竟达四百二十万两之巨。

为此，刘锦棠忧心忡忡，左宗棠为他出奏陈情说：“不虞兵机之迟钝，而忧饷事之艰难，深惧仔肩难卸，掣肘堪虞，将来饷不应手，必致上负圣恩，悔已无及。”这也是实在情形，即令宝璽表示，“西饷可缓，洋款不必着急。”朝廷仍旧许他再借一笔外债，弥补协饷之不足。

胡雪岩与福克，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的信用，大不如前了。一则是借洋债及商款的利息过重，人言藉藉，连左宗棠都没面子；二则是采买军火有浮报情事。但左宗棠仍旧少不了胡雪岩，而胡雪岩亦想力盖前愆，对这趟借洋债，格外尽心尽力，希望左宗棠能对他的成绩满意。

“雪岩，你信上说票要出给汇丰，怎么又是汇丰呢？”左宗棠指着福克说，“不是他们泰来洋行吗？”

“是。一大半是泰来的款子，不过要由汇丰出面。”

“这是什么讲究？”

“汇丰是洋商的领袖，要它出面，款子调度起来才容易。这好有一比，好比刘钦差、杨制台筹饷筹不动，只要大人登高一呼，马上万山响应，是一样的道理。”

左宗棠平生一癖，是喜欢人恭维，听胡雪岩这一说，心里很舒服，“雪岩，”他说，“你这一阵子倚红偎翠之余，想来还读读书吧？”

这话想来是指着“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这两句成语而说的，胡雪岩笑着答道：“大人太夸奖我了，哪里谈得到读书？无非上次大人教导我，闲下来看看《唐诗三百首》，现在总算平仄也有点懂了，王黄也分得清了。”

“居然平仄也懂了，难得，难得。”左宗棠转脸看着福克说，“我本来打算借个三百万，你一定要我多借一百万，我也许了你了，你利息上头，应该格外克己才是。”

古应春司翻译之责，福克与凯密伦各有所言，及至他再翻给左宗棠听时，已非洋人原来的话了。

福克的回答是：“不早就谈好了吗？”经古应春翻给左宗棠听是：“一分一厘。”

“还是高了。”

左宗棠的话刚完，胡雪岩便即接口，“是不是？”他向古应春说，“我早说大人不会答应的。你跟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一分。”

于是古应春便要求福克，就谈好的利率再减若干，福克自然不悦，便有了争执的模样。其间当然也牵涉到汇丰的利益，所以凯密伦亦有意见发表。最后，古应春说了

句：“好吧！就照原议。”洋人都不响了。

“怎么样？”胡雪岩问，“肯不肯减？”

“福克跟凯密伦说，以前是一分二厘五，这回一分一厘已经减了。我跟他们说，你不能让胡先生没面子。总算勉强答应在一分以内，九厘七毫五。”

“是年息？”

“当然是年息。”

于是胡雪岩转眼看着左宗棠，一面掐指甲，一面说道：“年息九厘七毫五，合着月息只有八厘一毫二丝五。四百万两一月的息钱是三万两千五，六个月也不过二十万银子。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始，每年拨还一百万，四年还清。大人看，这个章程行不行？”

“一共是六年。”

“是。”胡雪岩答说，“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我是磨了好久才磨下来的。这一两年各省关有余力还以前的洋款，就宽裕得多了。”

“好，好！”左宗棠连赞两声，然后俯身向前，很关切地问，“要不要海关出票？”

“不要！”胡雪岩响亮地回答。

“只要陕甘出票？”

“是。只凭‘陕甘总督部堂’的关防就足够了。”

左宗棠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但也不免感慨系之，“陕甘总督的关防，总算也值钱了！”接着还叹口气，“唉！”

“事在人为。”胡雪岩说，“陕西、甘肃是最穷最苦最偏僻的省份。除了俄国以外，哪怕是久住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晓得陕甘在哪里。如今不同了，都晓得陕甘有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连带陕甘总督的关防，比直隶两江还管用。”说到这里，他转脸关照古应春，“你问他们，如果李合肥要借洋款，他们要不要直隶总督衙门的印票。”

古应春跟福克、凯密伦各说了一句不知什么话，等他们回答以后才说：“都说还是要开票。”

听得这一句，左宗棠笑逐颜开，他一直自以为勋业过于李鸿章，如今则连办洋务都凌驾而上了。这份得意，自是非同小可。

“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三两天后就出奏。这回宝中堂应该不会有后言了。”

胡雪岩不懂“后言”二字，不过意思可以猜得出来，而且他也有把握能使得宝璠服贴。因而提出最要紧的一句话。

“有一层要先跟大人回明白，如今既然仍旧要汇丰来领头调度，那就仍旧要总理衙门给英国公使一个照会。”

“这是一定的道理。我知道。”

“还有一层，要请大人的示，是不是仍旧请大人给我一道札子？”

下行公事叫“札子”，指令如何办理。左宗棠答说：“这不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是陕西驻上海转运局的委员，应该杨制台下札子给你。”

“是！不过，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不要紧。”

“同样是陕甘总督衙门下的札子，分量不一样。如果是大人的札子，我办事就方便得多了。”

“呃、呃！我明白了。”

左宗棠心想，杨昌浚的威望不够，胡雪岩即不能见重于人，为他办事顺利起见，这个障碍得替他消除。

盘算了好一会，有个变通办法，“这样，”他说，“只要是牵涉到洋人，总署都管得到的，我在奏折上特为你叙一笔，请旨下总理衙门札飭道员胡某某遵照办理。你看如何？”

胡雪岩喜出望外，因为这一来就是受命于恭亲王，身价又抬高了。不过，表面上却不敢有何形色，而用微感无奈的神情说：“如果大人不便下札子给我，那也就只好请总理衙门下了。”

“好！这就说定了。”左宗棠接着又说，“雪岩，我们打个商量，西边境况很窘，刘毅斋又要撤勇，打发的盘川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能不能先凑一百万，尽快解到杨石泉那里。”

毅斋、石泉是刘锦棠、杨昌浚的别号。胡雪岩责无旁贷，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有一名听差，悄然到左宗棠身边说了句话，他便问道：“这两个洋朋友，会不会用筷子？”

左宗棠打算留福克与凯密伦吃饭。胡雪岩觉得大可不必，便即答说：“大人不必费心了。”

“那么，你留下来陪我谈谈。”

“是。”

见此光景，古应春便向洋人表示，公事已经谈妥，应该告辞了。接着便站起来请了个安，洋人亦起立鞠躬。左宗棠要送客，胡雪岩劝住，说是由他代送，乘此机会可跟古应春说几句话。

“应春，你把他们送回去了，交代给陪他们的人，空出身来办两件事。”

胡雪岩交代，一件是跟汪惟贤去谈，能不能在京里与天津两处地方，筹划出一百万现银？

“这件事马上要有回音。”胡雪岩轻声说道，“左大人一开了话匣子，先讲西征功劳，再骂曾文正，这顿饭吃下来，起码三个钟头，你三点钟以前来，我一定还在这里。”

“好！还有一件呢？”

“还有一件，你倒问问福克，王府井大街的德国洋行里，有没有望远镜、挂表。如果有，你问他有多少，先把它定下来。”

“喔，”古应春明白了，是左宗棠应醇王之邀，到神机营“看操”，作犒赏用的，便即问说，“有是一定有的。不知道要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先问了再说。”

古应春答应着，陪着洋人回阜康。下午三点钟复又回到贤良寺，果然，那顿午饭尚未

结束，他在花厅外面等待时，听得左宗棠正在谈“湖湘子弟满天山”的盛况，中气十足，毫无倦容，看来还得有些时候才会散。

古应春心想，胡雪岩急于要知道交办两事的结果，无非是即席可以向左宗棠报告。既然如此，就不必等着面谈，写个条子通知他好了。

打定主意，便从怀中掏出一个洋纸笔记本来，撕一张纸，抽出本子上所附的铅笔，蘸一点口水，写道：“现银此间有三十万，天津约十余万。镜表各约百余具，已付定。惟大小参差不齐。”

这张字条传至席面时，为左宗棠发现问起，胡雪岩正好开口，“回大人，”他说，“京里现银可以凑五十万，一两日内就解出去，另外一半，等我回上海以后，马上去想法子。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

“能有一半先解，其余慢一点不要紧。”

“是。”胡雪岩又问，“听说醇亲王要请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

“有这回事。”一提到此，左宗棠的精神又来了，“神机营是八旗劲旅中的精华。醇王现在以皇上本身父的身份，别样政务都不能管，只管神机营，上头对神机营的看重，可想而知。李少荃在北洋好几年了，醇王从未请他去看操，我一到京，头一回见面，他就约我，要我定日子，他好下令会操。我心里想，人家敬重我，我不能不替醇王做面子。想等你来了商量，应该怎么样犒赏？”

“大人的意思呢？”

“我想每人犒赏五两银子，按人数照算。”

“神机营的士兵，不过万把人，五六万银子的事，我替大人预备好了。”胡雪岩又说，“不过现银只能犒赏士兵，对官长似乎不大妥当。”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我看送东西好了。送当然也要实用，而且是军用。我有个主意，大人看能不能用。”

“你说。”

“每人送一架望远镜，一个挂表。”

话刚完，左宗棠便击案称赞，“这两样东西好！很切实用。”他说，“神机营的官长一百多，要一百多份，不知道备得齐，备不齐？”

“大人定了主意，我马上写信到上海，尽快送来。我想日子上一定来得及。”胡雪岩紧接着说，“大人去看操的日子，最好等借洋款的事办妥了再定。不然，恐怕有人会说闲话，说大人很阔，西饷一定很宽裕，洋款缓一缓不要紧。”

不等他话完，左宗棠便连连点着头说：“你倒提醒了我。此事虽小，足以影响大局。我准定照你的话办。”

“是！”胡雪岩问，“大人还有什么交代？”

“一时倒想不起，想起来再跟你谈。”左宗棠说，“借洋款的章程，你马上写个节略来，我尽明天一天办好奏稿递上去，倘或顺利的话，大概三五天就定局了。”

“是！”胡雪岩说道，“明天我想跟大人告一天假，办办私事。后天来伺候。”

“后天如果没事也不必来。有事我会随时派人来招呼你，你尽管办你自己的事去好了。”

于是胡雪岩告辞回阜康，先请杨师爷将借洋款的条件写成一个节略，即刻派人送到贤良寺。然后向古应春细问到海岳山房接头的经过。

“应春，你知道的，为了去年买水雷的价钱，福德多嘴泄了底，左大人对我已经起疑心了。这件事我心里很难过，所以这趟借洋款，除了大家该得的好处以外，我不但分文不要，而且预备贴几万银子，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功。办成功不算，还要办得漂亮，要叫左大人心里舒服。倘或宝中堂噜苏，就算办成功，他也不会高兴，所以宝中堂那里，一定要摆平，能听他说一句，这笔洋款借得划算。我这几万银子，花得就值了。”

“小爷叔的心思，我是早看出来了。不过，我想也不必把钱花在宝中堂一个人身上，他手下的人也是要紧的。”古应春问道，“小爷叔预备花多少？”

“这个数。”胡雪岩将手一伸。

“那么，送四万，留一万作开销。”

“好的。你跟徐筱云去商量，看这条路子应该怎么样走通？”

第二天三月初九，徐筱云不待去请，自己来访，胡雪岩不在，由古应春接待。他告诉古应春说，左宗棠的奏稿是他办的，已经眷正呈递。不过，三五天内，绝不会有结果，因为恭亲王为福晋安葬，请了七天假，而这件大事，非恭亲王来议不可。

“这样说，宝中堂也不能起作用？”

“不，不！有作用的。恭王听他的话。而且凡是到了这个地位，不管怎么样，败事总是有余的。”

“筱翁，这么说，胡大先生要重重拜托你。海岳山房我去过了，跟老朱谈得很好。胡大先生要我跟筱翁商量，这条路子一定要走通，你看该送多少？”

“借洋款的条件比过去都好，我的奏稿上写得很切实，事情一定可成，不送亦可，要送，这就差不多了。”说着，徐用仪示以一指。

“筱翁，‘差不多’不够，要势在必成。”

“多送当然更保险，不过钱要用在刀口上。”徐用仪问说，“明天你会去贤良寺不会？”

“会去。明天我带洋人给左大人去辞行。”

“那么，我们明天中午在贤良寺见，到时候我再跟你谈。”

第二天中午胡雪岩、古应春带着两个洋人，都到了贤良寺，静等左宗棠自军机处散值回寓，以便辞行。哪知一等等到下午三点半钟，还不见人影，亦无消息。宫门申正下钥，申正就是四点钟，通常军机处自大臣至章京，最迟未正二刻，也就是两点半钟，一定已走得光光，而左宗棠到此时尚未出宫，是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只怕宫里出事了。”胡雪岩悄悄跟古应春耳语，“莫非西太后的病，起了变化？”

一语未终，只见徐用仪匆匆而来，他也顾不得行礼，一把将胡雪岩拉到僻处，低声说道：“左大人叫我来送个信，洋人慢点走，事情或许会有波折。”

“怎么？”胡雪岩又问，“左大人何以到现在还不出宫？”

“宫里出了件意想不到的怪事。”徐用仪的声音越发低了，“今天军机没有叫起，说

太后受了寒，人不舒服。大家都当是感冒，到内奏事处看药方，管事太监说没有发下来。后来听内务府的人说，是昨天下午发的病，突然之间，口吐白沫，像发羊癫疯。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请了三次脉，早晨一次，午时一次，未时一次，人只怕不中用了。”

“慢慢，筱翁，”胡雪岩问道，“你说是东太后，还是西太后？”

“是东太后。”

“东太后？”胡雪岩越发诧异。

“自然是东太后。西太后好久不视朝，因为东太后违和，军机才没有叫起。”

“喔。”胡雪岩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来把洋人留下来。”

于是胡雪岩向古应春密言经过，关照他先带洋人回去，随便找个理由，请他们暂留几天。

“如果东太后真的驾崩了，宫里要办丧事，洋款的事就会搁下来。”胡雪岩问道，“应春，你看左大人会怎么办？”

“这一搁下来，”古应春答非所问地，“人家款子早已筹好了，吃利息犹在其次，倘或一搁搁得不办了，对人家怎么交代？”

“这不会的。”胡雪岩说，“吃利息还是小焉者也，刘毅斋、杨石泉筹饷如星火，这上头耽误了才是大事。”

“那么，大先生，你看左大人会怎么办呢？”

“自然是独断独行，办了再说。”

以左宗棠的性情，这是可能的，但古应春终有疑惑，因为四百万银子到底不是个小数目，左宗棠即令有魄力，也不敢如此擅专。

左宗棠是过了四点才回贤良寺的，一到就传胡雪岩，“国将大变！”他一开口就发感慨，接着又说，“应变要早。你告诉福克他们，事情就算定局了，请他们一回上海就预备款子，印票现成，我带得有了陕甘总督关防的空白文书，一填就是，让他们带了去。”

果如胡雪岩所料，但他不能不为左宗棠的前程着想，“大人，”他很直爽地说，“数目太大，将来宝大人会不会说闲话？”

“说闲话也是没法子的事。”左宗棠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连‘君命’都没有，我辈身为勋臣，与国同休戚，不能不从权处置。”

“大人，我倒有个想法。这件事，大人何妨跟醇王说一说，醇王是带兵的，总知道‘闹饷’不是闹着玩的。”

“通极！”左宗棠拍着膝盖说，“有他知道这回事，谅宝佩蘅也不敢再说闲话。”

宝佩蘅就是宝璠。胡雪岩心想，要他不说闲话，只有找海岳山房朱铁口，否则即使不敢说闲话，也尽有刁难的手段。

“我得躺一会。”左宗棠说，“今天晚上，说不定宫里会出大事。”

“是。”胡雪岩乘机打听，“刚才徐筱云来传大人的话，说起东太后政躬违和，仿佛来势不轻呢？”

“岂止来势不轻，牙齿都撬不开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谁知道？”左宗棠将两手一拍，“牝鸡司晨，终非佳事。”

胡雪岩听不懂他说的什么，站起身来告辞，“明天再来伺候。”他请了个安。

“明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第二章 胡雪岩算盘落空，商场劲敌盛宣怀逆势崛起

深宫疑云

左宗棠只睡得两个时辰，刚交子时便让老仆左贵推醒了，告诉他说：“军机徐老爷有急信。”

说着，将左宗棠扶了起来，另有一仆擎着烛台，照着他看信，信封上浓墨淋漓地写着：“飞递左爵相亲钧启”，抽出信笺，上面只有八个字：“东朝上宾，请速入宫。”

原来这天军机章京换班，徐用仪值夜，所以消息来得快。左宗棠遇到这种意外变故，最能沉得住气，下床看到红烛，便指着说道：“明天得换白的。”

“老爷，”左贵服伺左宗棠多年，称呼一直未改，他怕自己听错了，侧耳问道，“换白蜡？”

“对了。这会别多问！传轿，我马上进宫。”

进宫时为丑正，乾清门未开，都在内务府朝房聚集，左宗棠一看，近支亲贵有惇亲王、醇亲王、惠亲王，御前大臣有伯彦讷谟诰、奕劻，军机大臣有宝鋆、李鸿藻、王文韶，此外便是六部尚书、“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

国家大事，权在军机，军机领班的恭王不在，便该左宗棠为首。他此刻才发觉自己的地位特殊，初次当京官，朝中典故，茫然莫晓，且又遇着意想不到的情况，虽说他善能应变，亦有手足无措，尴尬万分之感。

正要开口动问，只见徐用仪疾趋而前，借搀扶的机会，贴身说道：“听宝中堂的。”

争胜好强的左宗棠，到此亦不能不退让一步，与三王略略招呼后，向宝璠拱拱手说：“我初遇大丧，军机职司何事，都请佩翁主持。”

“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一语未毕，有人来报，乾清门开了。于是醇王领头，入乾清门先到“内奏事处”——章奏出纳、皆经此处，照规矩帝后违和，脉案药方亦存内奏事处，王公大臣谁都可以看的。

药方一共五张，最后一张注明“酉刻”，是左宗棠出宫以后请脉所开的，说是“六脉将脱，药不能下。”

“宾天是什么时候？”醇王在问。

“戌时。”

戌时是晚上八点钟。左宗棠心里在想，接到徐用仪的信是十一点钟，计算他得知消息不会早于十点钟，相隔两个钟头，在这段辰光之中，不知道钟粹宫中是何境况。

“大人！”徐用仪牵着他的袖子说，“请到南书房。”

宫中定制，凡有大丧，都以乾清门内西边的南书房为“治丧办事处”。一到了那里，第一件事便是将官帽上的顶戴与红缨子都摘下来，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阶大小，找适当的座位坐下来。

“真是想不到的事！”醇王向宝璠问道，“得赶紧把六爷追回来。”

“六爷”是指恭王，“已经派人去了。”宝璠答说，“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得找个人来问一问才好。”醇王说道，“譬如有没有遗言？”

“不会有的。”惠王接口，“中午的方子已经说‘神识不清’，以后牙关都撬不开口，怎么能开口说话？”

醇王默然，举座不语，但每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病？

“要问什么病，实在没有病。”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下人都在廊上，客厅中除了胡

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别无闲人，方始低声说道，“是中了毒。”

此言一出，胡雪岩跟古应春互看了一眼。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自然而然地对药性医道，都不太外行，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向古应春谈起，唯一可能的死因是中毒。此刻是证实了，只不知如何中的毒。

“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徐用仪说，“东太后有歇午觉的习惯，睡醒以后，经常要吃甜点心。初九那天，午觉醒来，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进了一盘松仁百果蜜糕，刚蒸出来又香又甜，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不到半个钟头，病就发作了。”

胡雪岩骇然，“是西太后下的毒？”他问，“为什么呢？”

“这话说来就长了——”

慈禧太后一直有桩耿耿于怀，说什么也无法自我譬解的事，就是为什么她该低于慈安太后一等，而这一等非同小可——皇后母仪天下，生日称为“千秋”，受群臣在宫门外朝贺。下皇后一等的皇贵妃，不独无此荣耀，甚至姓氏亦不为群臣所知。

东西两宫——慈安、慈禧由“选秀女”进身，家世是一样的，慈安之父为广西右江道，慈禧之父是安徽池太广道。起初身份虽同，但当文宗元后既崩，立第二后时，选中了慈安，便使得那时封号为“懿贵妃”的慈禧，愤不能平，因为慈安无子而她有子，且是唯一的皇子，不是她的肚子争气，大清朝的帝系，将从咸丰而绝。由此可知，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有功之人反遭贬损，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可是文宗却又是一种想法，正因为她生了皇子，断送了被立为皇后的希望。原来慈禧精明能干、争胜揽权的性格，文宗已看得很清楚，自知在世之日无多，一旦驾崩，幼主嗣位，皇后成为太后，倘或骄纵不法，无人可制。

纵然如此，仍有隐忧，因为母以子贵，将来仍旧会成为太后，两宫并尊，而慈安赋性忠厚，必受欺侮。这重心事，偶尔与他的宠臣肃顺吐露，肃顺便劝文宗行“钩弋夫人”的故事。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当他六十三岁时，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弗陵，生得茁壮聪明，颇为钟爱。汉武帝晚年多病，年长诸子，看来多不成材，几经考虑，决定传位幼子弗陵，但顾虑得幼主在位，母后年轻，每每会骄淫乱政，春秋战国，不乏其例，秦始皇初年的情形，更当引以为鉴。因而狠心将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患。

文宗也觉得肃顺的建议不错，但却缺乏汉武帝的那一副铁石心肠。到得病入膏肓，势将不起时，特为用朱笔亲书密谕一道，交付慈安，大意是“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群臣，将朕此言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

不但有朱谕，而且还口头叮嘱，倘或需要用这道密旨时，应该如何召集群臣，如何宣示，又如何可能有人为西宫求情，而决不可稍为之动，必须当机立断，斩草除根。慈安含泪倾听，将朱谕珍重密藏，而心里却从未想过有用得到它的一天。

事隔二十年，慈禧已经四十六岁，这年——光绪六年二月初，忽然得了重病，脉案对病因的叙述，含糊不清，而所开药方，则属于专治胎前产后诸症的“四物汤”，群臣皆为之困惑不解。据御医庄守和、李德立向人透露，说是“血崩”，但用血崩的药，却并不对症。

于是降旨征医。直隶总督荐山东泰武临道无锡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太原府阳曲县知县杭州汪守正，此两人都是世家子弟，饱读医书，精研方脉，六月间先后到京，一经“请脉”，都知病根所在，不约而同地表示慈禧太后患的是“骨蒸”，其实是“蓐劳”，产后失血过多，成了俗语所说的“干血癆”，用温补甘平之法，病势日有起色。到了这年年底，已无危险，只待调养了。

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自然亦为之庆幸。有一天——就在几天以前，在她所住的钟粹宫，邀慈禧共餐，还喝了酒，到得席散，暗示宫女尽皆回避，促膝深谈，作了一番规劝。

据私下窥视的宫女所传出的消息，说是慈安真的动了感情，首先追叙当年文宗逃难到热河的种种苦楚，文宗崩后，“孤儿寡妇”受肃顺欺侮，幸而“姐妹”同心协力，诛除权臣，转危为安。接着又谈同治十三年间所经历的大风大浪，种种苦乐，到伤心之处，“姐妹”俩相对流涕，互为拭泪，看来慈禧也动了感情了。

于是慈安慨然说道：“我们姐妹也都老了，重新同侍先帝的日子，不会太远。二十多年相处，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争执，以后当然亦是平平静静过日子。有样东西是先帝留下来的，我一直以为永远也用不着，不过我怕我一死以后，有人捡到这样东西，会疑心我们姐妹表面和好，暗底下不是那回事，那就不但你我会觉得是一大恨事，先帝亦会自悔多事。这样东西，不如今天就结束了它吧！”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慈禧手里，打开来一看，慈禧脸色大变，原来就是文宗亲自以朱笔所写的那道密谕。

“既然无用，就烧掉了吧。”

慈安取回原件，就在烛火上点燃焚毁。慈禧作出感极而泣的神情，还须慈安多方安慰，方能收泪。

但从此慈禧只要一见了慈安，便如芒刺在背，处处小心，像唯恐不能得慈安欢心似的。这一天——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百果蜜糕上送了命。

上下打点

“这样说，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作主的局面了？”胡雪岩问说，“筱翁，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还是比以前容易？”

“我看要比以前难办。”徐用仪答说，“东太后德胜于才，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西太后才胜于德，稍微马虎一点，她就会抓住毛病，问得人无话可说。”

“这话说得不错。不过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事情也不至于太难。”

“呃，”徐用仪不免诧异，“胡大先生，你说要敷衍哪一个人？”

“李莲英。”胡雪岩说，“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当然会得宠。”

“嗯，嗯！”徐用仪说，“我倒还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古应春接口说道，“我看，这条路子如果要走，就要走得早。”

徐用仪不做声，意思当然是“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另请高明。”胡雪岩体会得他的心境，便向古应春递个眼色——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

不过，宝璽还是要谈的。古应春将胡雪岩准备送五万银子，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作开销，问徐用仪有何意见。

“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多了他反而会疑心，以为这笔借款中，又有多少好处。钱要

花在刀口上，一文抵十文用，才算本事。”

“那么，筱翁！”胡雪岩笑道，“你倒说说看，要怎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

“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独断独行了，宝中堂那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礼。不然就变成‘塞狗洞’了。”

“‘塞狗洞’的事，我做过很多。”胡雪岩说，“既然筱翁不赞成，我们就来想它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

“这办法不大好想。”古应春问道，“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谈？”

“没有用。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

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胡雪岩突然说道：“筱翁，你倒谈一谈，宝中堂是怎么样一个人？”

“人是很念旧的——”

因为念旧重情，宝璠受了许多累。其中有件事，凡是浙江人无不知道，六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因病暴毙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当作武大郎，而诬指小白菜谋杀亲夫，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教唆小白菜下毒的“灭门县令”刘锡彤，就是宝璠的乡榜同年。

“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锡彤，不过刘锡彤总以为宝中堂一向念旧，有此大军机的靠山，做错就做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害己害人，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些闲话。”

“这刘锡彤呢？”胡雪岩说，“充军在哪里？”

“老早就死掉了。”徐用仪说，“你想七十岁的人还要充军，不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自己想想，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

“是啊！做人总要有味道，活下去才有劲。”胡雪岩又问，“他是哪里人？”

“靠近沧州的盐山。”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不大清楚。”徐用仪说，“他有个儿子，本来也是牵涉在杨乃武那一案里的，后来

看看事情闹大了，刘锡彤叫他回盐山，哪知坐的是福星轮。”

福星轮沉没，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所以徐用仪不说，也知道刘锡彤之子已经遭难。

“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古应春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刘锡彤居心可恶，才会遭祸。不过报应也太惨了。”

“打听打听。”胡雪岩说，“刘锡彤总算在我们杭州做过父母官，子孙如果没饭吃，应该做个好事。”

徐用仪心想，胡雪岩哪里是为刘锡彤做过余杭县知县的香火之情，无非看在宝璠份上，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希望见好于宝璠。不过他亦必须有这么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才不落痕迹，否则就会为人所讥。人情世故毕竟是他识得透。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他问，“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此人怎么样？”

“此人去年让言路上参了一本。参的其实不是他，是宝中堂，参宝中堂袒护亲族。不过，这一来倒霉的一定是宝森，如今境况很窘。”

“呃，筱翁，你倒谈谈他倒霉的来龙去脉。”

原来宝璠之弟宝森，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既没有读多少书，也谈不到才具，而且理路不大清楚。靠他老兄的面子，总常有差使派他，有时州县出缺，派他去署理，坐堂问案，笑话百出，上官看宝璠的份上，只有格外宽容。

后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他是讲究吏治的，看宝森实在没有用处，就想照应他亦有力不从心之感。宝森几次找宝璠，要他写八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使，宝璠怕碰钉子，不肯出信。到得真的缠不过了，宝璠说：“你到四川去吧！”为他加捐，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又在吏部说了情，得以分发四川。

四川总督名叫吴棠，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宫以前，有援之于穷途末路的大恩。慈禧之父惠征，官居安徽池太广道，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咸丰初年，洪杨起事，舟船东下，势如破竹，惠征望风而逃，降旨革职查办，旋即一病而亡。俗语说，“太太死了压断街，老

爷死了没人抬”，官场最势利不过，何况惠征是“犯官”的身份，加以外省的旗汉之别，远较京里来得分明。因此，慈禧以长女的身份，携带一妹两弟，奉母盘灵回旗时，一路遭受白眼，那种境况，真可说是凄凉万状。

一天船泊江苏淮安府桃源县，忽然有人送来一份奠仪，而且颇为丰腆，白银二百两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具衔是桃源县知县吴棠，不由得纳闷，惠征从无这样一个朋友，如说是照例的应酬，隔省的官员，了无渊源，充其量送八两银子奠仪，已是仁至义尽。一送二百两，阔得出奇，慈禧判断，一定是送错了，防着人家要来索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她的判断不误，果然是送错了。吴棠一看听差送上来的回帖，大发雷霆，幸而他有个幕友，深明人情世故，便劝他说：“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理，就讨，人家也未见得肯还。听说这惠道台的两位小姐，长得很齐整，而且知书识字，旗人家的闺秀，前途不可限量。东翁不如将错就错，索性送个整人情，去吊上一吊。”

吴棠心想，这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打算，当下肃其衣冠，备了祭品，传轿打道运河码头，投了帖上船祭灵。祭毕慰问家属，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照祥，都还年幼，只会陪礼，无从陪客，都是慈禧隔着白布灵幔，与吴棠对答，再三称谢。

这一下足以证明吴棠的奠仪并未送错，可以放心大胆地支用了。慈禧感激涕零之余，将吴棠的名帖放在梳头盒子里，跟妹妹相誓：“倘或天可怜见，咱们姐妹也有得意的一天，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姐妹做了妯娌，不过十年的工夫，姐姐“以天下养”，妹妹亦贵为醇王的福晋。

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便是报恩，这时已升知府的吴棠，官符如火，一路超擢，吴棠既庸且贪，而凡有参劾吴棠的折子，一概不准。不过五六年的工夫，继骆秉章而为四川总督，他在成都，公事委诸属下，每天开筵演戏，顿顿鱼翅鸡鸭，自我豢养成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一品肉”。

宝鋆为老弟的打算是，唯有到“一品肉”那里当差，不必顾虑才具之短。果然，吴棠看宝鋆是大军机，一到就派了“厘金”的差使，终吴棠之任，宝森的税差没有断过，是四川官场的红员之一。

不久，吴棠歿于任上，继任川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楨。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称之为“小安子”，他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在“辛酉政变”中立过功劳，升任

为长春宫的总管。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招权纳贿，骄恣不法，有年夏天，打着太后的旗号，擅自出京，连直隶总督曾国藩，都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动他。不道丁宝桢却不买账，等他一入山东境内，便派人严密监视，及至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懿旨，便不客气地下令逮捕，飞章入奏，奉旨“毋庸讯问，就地正法”，随即提出牢来，在济南处决。

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丁宝桢杀了他，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哪知事实适得其反，慈禧不但不恨，而且很感激丁宝桢，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丁宝桢下令暴尸三日，济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没有“那话儿”的真太监。这一来，一直流传着的，安德海为慈禧面首的谣言，不攻自破。慈禧心感丁宝桢为她洗刷之德，所以吴棠出缺，将他自东抚擢为川督。当然，也有看重丁宝桢清廉刚直，用他去整饬为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内。

果然，丁宝桢一入川便大加整顿，贪庸疲软的劣员，参的参，调的调，官场气象一新。像宝森这样的人，当然也在淘汰之列，但想到他是宝璠的胞弟，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处置就不一样了。

像这样的情形，原有个客客气气送出门的办法，譬如督抚与两司——藩司、臬司不和，想把他们调走，而又怕伤了和气，发生纠纷，便在年终“密考”时，加上“堪任方面”的考语。既然才足以当方面之任，朝廷当然要将此人召进京去，当面察看。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惯例，军机处一看督抚对两司下的是这样的考语，便知是请朝廷将两司调走，必如所请，因为封疆大吏的用人权是必须尊重的。

宝森只是一个候补道，不适用此例，但亦有变通之方，即以人才特荐，奏请送部引见，意思是请朝廷考虑，此人可放实缺。

那是光绪四年年底的事。其时言路上气势很盛，除了御史、给事中这些言官以外，翰林而兼“日讲起注官”，得以专折言事者，奏议尤为朝廷所重，其中言论最犀利者四人，号称“翰林四谏”。而“四谏”中又以张佩纶的一支笔最厉害，心想宝森一无才能，只以宝璠的关系，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令人不平，因而上章搏击。

上谕中嘉许张佩纶“所陈绝瞻顾，尚属敢言”。至于丁宝桢特荐宝森，究竟有何过人之长的实绩，命丁宝桢“据实具奏，毋稍回护”。原奏又说宝森并无才能，“着李鸿章查明宝森在直隶时，官声政绩究竟如何，详细具奏。”

其时宝森已经到京，兴冲冲地真的以为丁宝桢够交情帮他的忙，满心打算着引见以后，靠他老兄的关系，分发到富庶的省份，弄个实缺的道员，好好过一过官瘾——正印官的气派，跟候补道毕竟是不同的。

哪知跟宝璠见了面，他一句话就是：“你告病吧！”

“为什么？”

“喏，你自己看去。”

很吃力地看完了张佩纶参劾的奏折，宝森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才明白，丁宝楨别有用心，复奏也必是一番敷衍的空话，未见得有用。

“现在言路上嚣张得很，你碰了钉子，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别求荣反辱吧，你先告病，过些日子，我再替你想办法。”

日子过了两年了，宝森静极思动，常常跟宝璠争吵，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样。宝璠经常望影而避，头痛不已。

“弟兄感情到了这样子，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隔开。”胡雪岩说，“见不着面，就吵不起来了，旁人劝解，话也比较听得进去。”

“胡大先生，你的话是不错，不过，请问怎么个隔法？”

“那还不容易。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月，意气慢慢化解了，弟兄到底是弟兄，终究会和好如初的。”

“这倒也是个办法，可惜没有人请他。”

“我请！”胡雪岩脱口而答，“如果宝二爷愿意，我把他请到上海、杭州去逛个一年半载，一切开销都是我的。”

徐用仪心想，这一来宝璠得以耳根清净，一定会领胡雪岩的情。当下表示赞成，古应春亦认为这是个别开生面的应酬宝璠的办法，大可行得。

至于胡雪岩与宝森素昧平生，看似无由一通款曲，其实容易得很，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煜在，便是现成的一条路子。

这天文煜宴客。本来他宦囊甚丰，起居豪奢，住处又有花木园林之胜，每逢开宴，必是丝竹杂陈，此时因逢国丧，八音遏密，同时也不便大规模宴客，以防言官纠弹，只约了少数知好，清谈小酌而已。

主客是胡雪岩，其次便是宝森。主人引见以后，宝森颇道仰慕，胡雪岩更是刻意周

旋，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颇为投机。席间谈起上海“夷场”上的情形，胡雪岩与古应春大肆渲染，说得宝森向往不已。

看看是时候了，古应春便即问说：“森二爷有几年没有到上海了？”

“说起来寒碜。”宝森不好意思地，“我还没有去过呢！”

“那可真是想不到。”古应春看着胡雪岩说，“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可就更热闹了。”

宝森是所谓“旗下大爷”，吃喝玩乐，无一不精，这两年在京，全靠寄情声色，才能排遣失意，自从慈安太后暴崩，歌台舞榭，弦索不闻，正感到寂寞无聊，听得古应春的话，自然动心。

“如今是国丧，也能上堂子——”宝森突然缩住口，倒像说错了话似的。

原来上海人所说的“堂子”，北方称为“窑子”。旗人口中的“堂子”，是皇室祭祖的所在，拿来作为窑子的别称，未免亵渎，因而觉得碍口。

“如今国丧，也能吃花酒？”他换了个说法。

“怎么不能？”古应春答说，“一则是天高皇帝远，再则夷场是‘化外’，不管是上海道，还是松江府，都管不到，甚至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莫奈何。”

“真的？”宝森有些不信。

“我只谈一件事好了。”古应春问道，“听说森二爷票戏是大行家，有出‘张汶祥刺马’看过没有？”

“听说过，可没有看过。”

“那就是上海人独有的眼福、耳福，这出戏只有在上海能唱，别处是禁的。”

禁演的原因是，这出戏全非事实。两江总督马新贻已经惨死在张汶祥白刃之下，而竟说他夺人之妻，有取死之道，死而被诬、冤及泉台，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的人，无不气愤填膺。江南大吏曾谋设法禁演，但因势力不能及于夷场，徒呼奈何。

这一实例，说明了在京八音遏密，何以在上海可以不守国丧的规矩。宝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但有些说不出口。

看出他心情的胡雪岩，便即说道：“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如今大家都讲洋务，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讲法。宝中堂是身份、地位把他绊住了，没有机会到上海，森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

这为他拈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宝森大为兴奋，“我也不为他，为我自己。”他说，“长点见识总是好的。将来到了上海，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

“言重了。”胡雪岩问道，“森二爷预备什么时候去？”

“这还不能定。我得先跟本旗请假。”

在京的旗人，不能随便出京，这个规矩在雍、乾年间，极其严格，以后慢慢地也放宽了。不过宝森因为他老兄一再告诫，诸事谨慎，所以不敢造次。

这时一直未曾说话的文煜开口了，“老二，我准你的假。”原来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统。

“啊，啊，对了。”宝森“啪”地一下，在自己额上打了一下，“看我这个脑筋！竟忘了本旗的长官就在眼前。”

“文大人，”胡雪岩问道，“准他多少日子的假？”

“那要问他自己。”

“我想，”宝森答说，“一个月也差不多了。”

“不够，不够。一个月连走马看花都谈不到，起码要三个月。”

“三个月就三个月。”文煜向宝森说道，“这得找个理由，你就写个呈文，说赴沪就医好了。”

宝森还在踌躇，胡雪岩抢着说道：“好了！文大人准假三个月，森二爷，这三个月归我管，你一切不必费心。我大概还有五六天耽搁，请你料理料理，我们一起走。”

邂逅初逢，即使一见如故，这样被邀到纸醉金迷之地，流连三月之久而不费分文，真也可说是难得的奇遇。因为如此，反而令人有难以接受之感，宝森只是搓着手，矜持地微笑着，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老二，”文煜知道他的心情，忍不住开口，“你久在四川，对雪岩不熟，雪岩豪爽出了名的，只要投缘，像这么请你到南边玩上几个月，算不了什么。我看你在京里也无聊得很，不如到上海去散散心。交朋友的日子很长，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我可真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宝森乘机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先跟胡大哥道谢。”

“说这话就见外了。”胡雪岩转脸对古应春说，“叫惟贤明天派人到森二爷公馆去招呼，行李不必多带，缺什么在上海预备也很方便。”

第二天午后，汪惟贤亲自去拜访宝森，执礼甚恭，自不待言，略事寒暄，谈入正题，首先问说：“森二老爷预备带几个人？”

宝森不好意思，略想一想答说：“我只带一个。”

“一个怎么够？”汪惟贤屈着手指说，“打烟的一个，打杂的一个，出门跟班的一个，至少得三个人。”

“我就带一个打烟的。”宝森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有一口嗜好，没法子。”

“这是福寿膏。”汪惟贤将手边一个长形布袋拿了起来，脱去布套，是个打磨得光可鉴人的紫檀长方盒，顺手递过去说，“森二老爷倒看看，这样东西怎么样？”

宝森接来一看，盒盖上刻着一行填彩的隶书：“吹箫引凤”，便知是一支烟枪，抽开盒盖，果不其然。虽抽了三十年的鸦片，见过许多好烟具，这一支十三节湘妃竹的烟枪，所镶的绿玉烟嘴固然名贵，但妙处却在竹管，是用橄榄核累贯到底，核中打通，外凉内热，抽起来格外过瘾。

“好东西。”宝森爱不忍释，“总得二百两银子吧？”

“森二老爷中意，就不必问价钱了。请留着用吧！”汪惟贤不容他谦辞，紧接着又说，“敝东交代，森二老爷不必带烟盘，太累赘，都由我们预备。”

说到这样的话，倘再客气，就变得虚伪了。宝森拱拱手说：“胡大先生如此厚爱，实在心感不尽。不过，人，我准定只带一个，带多了也是累赘。”

“是，是。我们那里有人，森二老爷少带也不要紧。还有，现在是国丧，穿着朴素，森二老爷不必带绸衣服，等穿孝期满，在上海现做好了。”

他说什么，宝森应什么。等汪惟贤一走，想一想不免得意，用新得的烟枪过足了瘾，看辰光未时已过，宝璠已经下朝了，乘兴省兄，打算去谈一谈这件得意之事。

宝璠家的门上，一看“二老爷”驾到，立即就紧张了，飞速报到上房，宝璠刚想关照，说我头疼，已经睡了。只见宝森已大踏步闯了进来，料想挡也挡不住，只能叹口气，挥一挥手，命门上退了下去。

“你那件事，过一阵子再说。”宝璠一见了他老弟的面就先开口，“这会儿办东太后的丧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提。”

“哪一件？”宝森要他老兄托人情的事太多了，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所以如此发问。

“你不是兜揽了一件帮人争产的官司吗？”

“喔，那一件。”宝森答说，“如今我可没工夫管人家的事了。”

原来宝森受人之托，有件庶出之子向嫡出长兄要求分家的官司，要求宝璠向顺天府尹说情，将庶出之子的状子驳回。他从杨乃武那一案，受刘锡彤之累，为清议抨击以后，凡是这类牵涉刑名的案件，不愿再管，无奈宝森一再纠缠，只能饰词敷衍，每一次要想不同的理由来拖延，深以为苦，因而此刻听得宝森的话，顿觉肩头一轻，浑身自在了。

“我特为来跟大哥说，我要到上海去一趟，总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

“喔，”宝璠问道，“到上海去干什么？”

“有人请我去玩两三个月。管吃管住，外带管接管送，一共是四管，自己一个子儿都不用花。”

“好家伙。管你到上海玩两三个月，不要分文，谁那么阔啊？”

“胡雪岩。”

“原来你交上‘财神’了！”宝璠立刻沉下脸来，“你可别胡乱许了人家什么，替我添麻烦。”

宝森愕然，“人家会有事托我？”他问，“会是什么事呢？”

“谁知道？此人的花样，其大无比，这一趟是来替左季高筹划借洋债，说不定就会托

你来跟我噜苏。”

“哼！”宝森微微冷笑，“有海岳山房在那里，哪轮得到我来跟你噜苏。”

宝鏊装作不曾听见，呼噜噜地抽了几口水烟，开口问道：“你哪一天走？”

“就在这几天。”

宝鏊点点头，喊一声，“来啊！”将听差宝福唤来吩咐，“到账房里支二百银子，给二老爷送了去。”

“谢谢大哥！”宝森请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地走了。

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悄然而至，走到宝鏊面前说道：“朱铁口来过了，替胡大人送了一份礼来。”

“哪个胡大人？”

“有手本在这里。”

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由得就关切了，“送的什么？”他问。

“一个成化窑的花瓶。”

“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

大的便是两万银子。宝鏊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两万银子，就大可不必再在宝森身上做人情，而居然做了，并且这个人情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又想到宝森一走，耳根清净，便对胡雪岩越有好感了。

“朱铁口走了没有？”

“还没有。”

宝鏊便将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

“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两万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账房里了。”

“有什么话托你转达的没有？”

“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佩服中堂为国操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最近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

宝璠的顾虑消释了。这两万银子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有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帮忙，两万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责。

遣走朱铁口以后，宝璠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急”，忽然很热心地赞成左宗棠这笔洋债，出尔反尔，启人疑窦。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天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

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宝森告诉他的，丁宝楨当年的故事，丁宝楨以清廉知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廷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使可应酬，招待食宿，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不能不尽，这些都在他每个月一万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入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抚的惯例，方便得很，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困窘即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弥补，不必费心，有藩司，有榷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一来，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

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份、当面子的办法，取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上锁，再取两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浆实贴。然后派戈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

朝奉吓了一跳，从来没有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便很客气地请问：“要当多少银子？”

“五千银子。”

朝奉又吓了一跳，五千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是什么贵重东西，能不能看一看？”

“不能看。大人亲手贴的封条，谁敢揭开来？”

“那么——”

“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抢着说道，“你只凭封条好了。将来赎当的时候，只看封条完整，就是原封不动。你明白了没有？”

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数照当。丁宝桢倒是好主顾，下个月藩库将养廉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丁宝桢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它。

宝鋈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桢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盘算了一阵，到得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去请了徐用仪来，邀到僻处，悄悄相语。

“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

“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是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愆的缘故。”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

“也不必再缓。请你转告左相，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议奏，那就要算老账了。”宝鋈突然问道，“丁稚璜当当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

徐用仪不知他忽有此问的用意，赔笑答道：“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

“不是笑话。”宝鋈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服，让他当五千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定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让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没办法。左相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懂我的意思不？”

徐用仪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圆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

“好。不过，”宝鋈沉着脸说，“丁稚璜当当，几乎月月如此，左相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

“是。”

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徐用仪退值以后，先去访胡雪岩，将宝鋈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话，要不要说？

“当然不必说。”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

人不高兴？”

徐用仪听从他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璽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这么办，但未想到宝璽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兴亲自执笔起草奏稿。

第一段当然是陈述边务之重要，以及各省协饷，不能及时而至，拖欠年复一年，越积越多的困难。接下来便叙此次筹借洋款的由来，说有“德国商伙福克，在兰州织呢局闻之，自称该国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轻，并可由陕甘总督出票”，因于上年腊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户部咨复，以借数虽经奏明为四百万，惟期限、利息，以及还款来源，应该补叙说明。

但其时左宗棠已奉旨晋京，不在其位，似乎不应再谋其政，所以此处须作一番解释：“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属臣代为借箸。臣虽去任在即，亦不欲贻累替人，遂飞飭办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速向洋商议借银四百万，以应急需。抵都后，连接杨昌浚、刘锡棠来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即据情入告，情词迫切异常。”

以下是根据“胡光墉偕同德国泰来行伙福克及英国汇丰行伙凯密伦”所称，开具办法：

借款数目：库平足色宝银四百万两。

期限：六年还清。

利率：年息九厘七毫五丝。

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

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飭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运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

是年息由一分二厘减至不足一分，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飭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飭道员胡光墉及照会英国使臣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規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直，而所办之事并无两样，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

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间”，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

第二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

“不瞞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

“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

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

“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

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

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像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请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

“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

“是的。”

“差多少？”

“一万三千多两。”

“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

“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

“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

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

“请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千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鐫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

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

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取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不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么样？”

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天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

“那么怎么样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

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

“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

“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

“说的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

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一一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

“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

“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至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成语，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啥？”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

“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筋斗’，想不到钱，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

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蒂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

“这话，还要请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真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天年的道理。听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另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的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去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定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

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了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

商场劲敌

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份，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份，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联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楨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楨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楨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楨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唯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楨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助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楨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楨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楨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楨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楨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楨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劝沈葆楨“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楨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飭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绝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平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楨病歿，继任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

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账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账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账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义，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公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楨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公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义”，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于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洋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是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账，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楨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楨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笔糊涂账。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

刘坤一先引沈葆楨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

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楨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飭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楨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飭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楨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楨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杀沈葆楨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楨于光绪三年陈奏餉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糜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费，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岁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线。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线，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码，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

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藪，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线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召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可，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

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销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席，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通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处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七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

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和，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戴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像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其中的道理。”

“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留。”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的。

“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下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绝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

“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

“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欲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胡的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行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倒像有什么芥蒂似的，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

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须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此人之谋报复，是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却须看情况，视机会而定。不过他也深知情况愈了解，机会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认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会有机会。果然，机会来了。

这机会其实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况，胡封翁在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全家亦无不重视“老太爷”的一言一动。有一次胡封翁“发痧”，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闹得天翻地覆。姓吕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经考虑，定下了一计，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两年前的夏天，天时不正，疫疠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个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时疫，只是年纪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个，内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吕的便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胡参赞，细述胡封翁的颓唐老境，却又劝慰胡参赞，“为国宣劳，自有天助”，全家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极周到，何况还有朋友在，缓急之济，必当全力相助，胡参赞大可放心。

估量这封信已寄到了胡参赞手里了，同时判断胡参赞亦已接到家书，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话绝无矛盾时，他发了一个电报，只有八个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参赞自然深信不疑，所谓“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来奔丧。胡参赞便向公使陈明，公使电奏，参赞丁忧，请予开缺，并声明派何人代理参赞的职务。哪知电奏到达上海之日，姓吕的又发了一个电报，更正前电。

可是已经奏了丁忧开缺，却无法更正。胡参赞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有请公使备交呈报总理衙门，转咨吏部备案，否则将来到了胡封翁寿终正寝时，胡参赞连发丧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绝后的笑话。

醇王由于这个笑话的启发，想到了许多事该警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报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给很妥当的人不可，否则机密容易外泄。”他说，“疆臣窥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况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弥缝，那一来朝廷的号令不行，国将不国，太可怕了。”

听得这话，盛宣怀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时觉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惧，只让他想到电报的

好处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道：“王爷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们知识浅薄的人所能及。不过由王爷的开示，宣怀倒想起西洋的一个法子，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码。”盛宣怀答道，“现在汉字的电报，每个字四码，有现成的书，照码译字，那是明码，如果事先约定，码子怎么拿它变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码、或者减多少码，只有彼此知道，机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来还有这个法子！”醇王问道，“这个加码、减码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谓“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张厚纸。使用的方法是，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用多大的纸、每页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用哪种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处。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犹如科场考试的“关节”那样，把要说的一两句话，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废话之中。收信的人，将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来的字，连缀成文，就是对方要说的话。

“套格”确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来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子里有墨水，嵌字贵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绝不知其中的奥妙；第二是，不能畅所欲言，数百言的一封长函中，也许只说得五六句话。

“比较起来，加码、减码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怀又说，“还有一层，套格一定要预先做好，送交对方，加码减码，只要先有一句话的约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码本，当然头两个字要用明码，不然对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密码本了。”

“这话我不大懂。”盛宣怀字杏荪，醇王很客气地称他，“杏翁，请你说清楚一点儿。”

“是。譬如说吧，王爷交代我‘天地玄黄’四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交代一句话，‘天’字减一百二，‘地’字减三百三，‘玄’字加一百二，‘黄’字加三百三。到得王爷给我密码时，头两个明码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数码都要减三百三十，原码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实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这个码子的字，才是王爷要用的

字。”

“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减多少，密码不就不密了吗？”

“是，是！王爷一语破的。”盛宣怀答说，“所以最保密的办法，就是自己编一本密码本，不按部首，随意乱编。这个密码本一样也可以加减数码，密上加密，就更保险了。”

接着盛宣怀又讲了许多使用电报的方法与诀窍，譬如像“洪状元”——洪钧发明的韵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两个字来表明月日，如“寅东”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东为“一东”，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时辰，“寅东寅”为正月初一寅时，第二个寅字与第一个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会弄错。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醇王完全为电报着迷了，“杏翁，”他说，“你能不能把电报怎么发、怎么收，演练给我看看？”

“王爷怎么说‘能不能’？王爷吩咐，宣怀自然遵办，不过先得预备预备。”

“要预备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样，盛宣怀计算了一下，允以五日为期。辞出王府，立即遣派专人到天津，调了两名电报学堂的教习，带同得力学生及工匠，运用收发报机、发电机之类，在醇王府中，临时架线，布置妥当，恰好是第五天自设的限期。

醇王府的范围很广，花园题名“适园”，正厅名为“颐寿堂”，是恭王所题，内悬同治皇帝御笔“宣德七德”的匾额。

这是极严肃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设电杆，所以在颐寿堂后拉线，一端通往堂东的风月双清楼，一端通往抚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风月双清楼写了一通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亲自在抚松草堂照料，收到电码，交由两名学生分译。

这两个学生程度很不坏，电码更是熟得不须翻书，便能识字，一个念，一个写，盛宣怀站在他们身后细看，只见写的是：“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邸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国”指李鸿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别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这句诗竟不成话说了。盛宣怀便指着字面问：“这是不是错了？”

“不错。”

“可是意思不通。”

笔录的那学生想了一下，将“女足女足”四字涂去，另写了“妮妮”二字。盛宣怀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电报新书》中，并无“妮”字，所以醇王用测字法，写成“女足”。

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个小小的变通办法。醇王对于自己初次使用电报，遇到难题，而能应变，且为人所接受，证明他的变通办法是行得通的这一点，非常得意。同时电报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是可靠的，也是可亲的了。

这使他记起许多往事，有些得自传闻，有些则是亲身的经历。清宫中秘密通讯的方法，一向重视，尤其是在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决于俄顷的紧要关头，能够运用独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防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早年听说过康熙末年夺嫡的许多故事，有的使用“矾书”，有的用罗马字代替满州话的“字头”来拼音。“九阿哥”胤禩的门客中，有一个是“东正教”的教士，因而发明了用俄文拼音来表达满州话，传递反抗雍正的信息，虽为雍正截获了，却不知说些什么，因而胤禩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终是个谜。

醇王亲身所经历的是“辛酉政变”。那时肃顺等人将两宫太后与诸王隔离开来，尤其是对恭王，监视更严，以至于不得已用太监安德海使一条苦肉计，伪装他犯了严重的过失，痛责一顿板子，打发回京，实际上是携带两宫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当时有电报，能用密码通信，调遣神机营到热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带人到旅舍，将肃顺从他的姨太太身边拉起来那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这样，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说盛宣怀目前总办电报局的差使，极其要紧，且亦无人替代，不宜对他有所处分。而况就算他有过失，能将电报办好了，亦足以将功折罪。同时李莲英亦一再说盛宣怀如何有良心，一定会感恩图报，如何能干，可资以为耳目，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决定将刘坤一的奏折“留中不发”，只是由总理衙门给了北洋一道咨文，飨令盛宣怀不得干预招商局局务。

获知了这些内幕，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数年以来，他虽看出盛宣怀机

诈百出，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总觉得此人还不成气候，无需过虑，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

“将来上海、天津的电报一通，盛杏荪在管这件事，消息比我们灵通，已经占先一着。”胡雪岩对汪惟贤说，“这还在其次，更要防他在电报上动手脚，弄些伪消息、伪行情过来，一相信了它，岂不大上其当。这一点，你要格外当心。”

“我知道。”汪惟贤答说，“电报学堂我也有熟人，到时候我会想办法，也弄它几套密码出来，行情我们自己报。”

“不错。将来丝的行情，一定要自己报。”

第三章 为保护民族手工业，胡雪岩对抗新式缫丝厂

政局多变

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上海已略感厌倦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应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乘绿呢、一乘蓝呢的大轿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两匹跟马，四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

船家将船泊稳，搭好跳板，船家与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杆，捏稳两端，高及腰际，宝森以竹杆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头，立即便有一个穿得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过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作胡雪岩的清客，专责是接待宾客。

“森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几天了。森二爷路上还舒服？”

“舒服得很。”宝森舒了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辐辏的行人，不由得赞叹，“都说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虚传。”

“森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

“长毛”两番破杭州，被灾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清客捧宾客以外，亦须不忘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听得这话，宝森连连点头：“雪岩之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径以雪岩相称。

陶敦甫觑空跟古应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呢大轿，古应春坐蓝呢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间道先赶往“元宝街”等候。

“元宝街”满铺青石板，足容四马并行，街中突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心，因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时，却并未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当然，四周的阴沟经过细心修建，畅通无阻，每遇夏日暴雨，他处积水两三尺，元宝街却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坐在绿呢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脚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入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檐前等候了。

“森二爷，”胡雪岩拱拱手说，“一路好吧？”

“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

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窠巢大书“积善衍庆”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谟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想其中当是家祠，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当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

“森二爷刚到，先请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

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廊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宝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参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着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又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开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了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接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地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斋，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蓦地里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再看到他脸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

“谈起刘岷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子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岷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觉得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军水师的领袖。洪杨既平，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枭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嫉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桓，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狩”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谁就非倒霉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为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

目，甚或坍塌。”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派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恭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楨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画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察，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乱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须带兵将帅就地自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须另筹财源。

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像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桢接任江督。丁宝桢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桢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桢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黩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桢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个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立即“挂牌”派了他军需总办的肥差。

从此赵继元便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隐忍不言。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无情地揭发了他的劣迹，复奏中说：“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是李鸿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国藩歿于两江总督任上，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宗羲竟能继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鸿章可以遥制，两江诸般设施，每听北洋指挥。盛宣怀以直隶候补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当会办，便是李宗羲任内之事。这样的一个人，赵继元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至于对刘坤一，据彭玉麟在复奏中说：“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力争，仍旧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军费为口实，惑众而阻群言。”

彭玉麟说，在赵继元看，跟洋人如果发生了纠纷，到头来无非归之于“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费心血，不过朝廷这样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节省经费、粉饰表面，也还罢了。实际上浪费甚多，只是当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认为赵继元持这种论调，是件极危险的事，防务废弛，尽属虚文，一旦有警，无可倚恃，必至贻误大计。最后又说：“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肘，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权，即时会将赵继元撤差革职。

此奏一上，慈禧太后震怒，初揽大权，正想整饬纲纪立威之时，当即批了个“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再一次为彭玉麟显一显威风。

这一来，李鸿章亦大伤面子，不便对两江总督的人选，再表示意见，那把如意算盘，竟完全落空了。

听宝森谈完这段刚出炉的新闻，胡雪岩便即问道：“这么说，刘峴帅还会回任？”

“回任大概不会了。”

“那么是谁来呢？”

“当然是曾九帅。”

“曾九帅”便是曾国荃。江宁是他在同治三年攻下来的，加以湘军旧部遍布两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苏，所以每逢江督出缺，总有人把他列入继任人选。这一回，看起来真的要轮到“曾九帅”了。

结果却大出意料之外，在朝廷内研商此项人事时，宝璣提出反对意见。

“曾九不相宜。”宝璣说道，“他嫌陕甘太苦不肯去，最后拿富庶的两江给他，且不说人心不服，而且开挟持之渐，朝廷以后用人就难了。”

宝璣是恭王的智囊，听他说得不错，便即问道：“那么，你看是让谁去呢？”

“现成有一个人在那里，左季高。”

“啊，啊！好。”恭王深深点头。

原来左宗棠在军机处，主意太多，而又往往言大而夸，不切实际，宝璠一直在排挤他。左宗棠一气之下，上折告病，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赏了他两个月的假。恭王毕竟忠厚，虽也讨厌左宗棠喋喋不休，但挤得他不安于位，也不免内疚神明，如今有两江这个“善地”让他去养老，可以略补疚歉，因而深为赞成。

于是九月初六那天，由恭王面奏，说海防之议方兴，势在必行，主其事者是北洋、南洋两大臣，北洋有李鸿章在，可以放心，南洋需要有威望素著的重臣主持，几经考虑，认为以左宗棠为最适宜。而且，江南政风疲软，亦须像左宗棠那样有魄力的人去当总督，才能大事整顿。

慈禧太后亦很讨厌左宗棠的口没遮拦，什么事想到就说，毫无顾忌，不过她很念旧，总想到左宗棠是艰难百战、立过大功劳的人，既然不宜于在朝，应该给他一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所以同意了军机的建议，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

对抗潮流

这个消息传到时，恰好胡雪岩陪着畅游了西湖上六桥三竺之胜的宝森回到上海。对他来说，这自然是个喜讯，不由得又在心里激起了好些雄图壮志。

照例的，胡雪岩每一趟到上海，起码有半个月的工夫，要应付为他接风而日夜排满了的饭局，第一是官场，第二是商场，最后才轮到至亲好友。古应春和七姑奶奶夫妇是“自己人”，挨到他们做主人请客，已经是十月初，将近慈禧太后万寿的日子了。

这天请了两桌客，陪客也都是“自己人”，其中有刘不才——他如今管着胡庆余堂药店，这一回到上海是要转道北方去采办明年要用的药材，有必本常，他是阜康雪记银号上海总号的“大伙”。

此外也都是胡雪岩私人资本开设的丝号、典当的档手。

酒阑人散，为时尚早，胡雪岩想趁此机会跟古应春夫妇好好谈一谈自己这几天的见闻与想法，所以决定留宿在古家。

古家原替他预备得有宿处，是二楼后房极大的一个套间，一切现成，便将他的轿夫与跟班都打发了回去，只留下一个贴身的小跟班，名叫阿成的，随他住在古家。

“应春，这回湘阴放两江，等于合肥攒了一大趸，你看，我们有点啥事情好做？”

“小爷叔，”古应春答说，“我看你现在先不必打什么主意，不妨看看再说。”

“为啥？”

“事情明摆在那里，合肥、湘阴一向是对头，湘阴这趟放两江，第一，他不会像以前的几位制台那样，让北洋来管南洋的事；其次，湘阴跟刘岷帅是湖南同乡，刘岷帅吃了合肥的亏，湘阴只要有机会，自然要替他报复，这是湘阴这方面，再说合肥那方面，当然也要防备。论手段是合肥厉害，说不定先发制人，我们要防到‘吃夹档’。”

“‘吃夹档’？”胡雪岩愕然，他想不通左李相争，何以他会受池鱼之殃？

“两方面钩心斗角，不外乎两条计策，一种是有靠山的，擒贼擒王，一种是有帮手的，翦除羽翼。湘阴是后面一种，小爷叔，合肥要动湘阴，先要翦除羽翼，只怕你是首当其冲。”

胡雪岩悚然动容，但亦不免困惑，“莫非你要叫我朝合肥递降表？”他问，“我要这样做，怎么对得起湘阴？”

“递降表当然说怎么样也不行的。我看，小爷叔要联络联络邵小村。”

邵小村名友濂，浙江余姚人，也算是洋务人才，一向跟李鸿章接近，新近放的上海道——上海道本来是李鸿章的亲信刘瑞芬，因为刘坤一参盛宣怀一案，刘瑞芬秉公办理，因而得罪了李鸿章，设法将他调为江西藩司。刘去邵来，足以看出上海道这个管着江海关的肥缺，等于是由李鸿章在管辖。

“联络邵小村，不就是要吊合肥的膀子？莫非真的要磕了头才算递降表？”

“吊膀子”是市井俚语，语虽粗俗，但说得却很透彻。古应春默然半晌，突然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

“小爷叔，一不做，二不休，你索性花上二三十万银子，把邵小村攻掉！”

这一下，胡雪岩更觉错愕莫名，“你是说，要我去当上海道？”他问。

“是啊！”

胡雪岩无从置答，站起来踱着方步盘算了好一会，突然喊道：“七姐，七姐！”

七姑奶奶正在剥蟹粉预备消夜点心，听得招呼，匆匆忙忙出来问道：“小爷叔叫我？”

“应春要我去做上海道。你看他这个主意，行得通，行不通？”

七姑奶奶愣了一下，“怎么一桩事情，我还弄不清楚呢？”她看着她丈夫问，“上海道不是新换的人吗？”

这一下倒提醒了古应春，自觉虑事不周，邵友濂到任未几，倘非有重大过失，绝无开缺之理，因而点点头答说：“看起来不大行得通。”

“而且，我也不是做官的人。”胡雪岩问，“你看我是起得来早去站班的人吗？”

胡雪岩虽戴“红顶”，毕竟是“商人”。如今发了大财，起居豪奢，过于王侯，分内该当可摆的官派，也不过是他排场的一部分。倘说补了实缺，做此官，行此礼，且不说像候补道那样，巴结长官，遇到督抚公出，早早赶到地方去站班伺候，冀邀一盼，至少大员过境，上海道以地方官的身份，送往迎来，就是他视为畏途的差使。

七姑奶奶有些弄明白了，她也是听古应春说过，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跟胡雪岩是左宗棠的人，算是敌对的。现在古应春建议胡雪岩去当上海道，取邵而代之，不是上海道对胡雪岩有何好处，只是要攻掉邵友濂而已。

“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也不管小爷叔舒服惯，吃不吃得来做官的苦头，基本上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七姑奶奶说话向来爽直而深刻，因此，何以不该动这个念头，在古应春与胡雪岩都要求她提出解释。

“我倒先请问你，”七姑奶奶问她丈夫，“上海道是不是天下第一肥缺？”

“这还用你问？”

七姑奶奶不理他，仍旧管自己问：“小爷叔是不是天下第一首富？”

这就更不用问了，“不然怎么叫‘财神’呢？”古应春答说，“你不要乱扯了。”

“不是我乱扯。如果小爷叔当了上海道，就有人会乱扯。小爷叔是做生意发的财，偏偏有人说他是做官发的财，而偏偏上海道又是有名的肥缺，你说，对敲竹杠的‘都老爷’，如果应酬得不周到，硬说小爷叔的钱是做贪官来的，那一下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这一说，吓出古应春一身冷汗，如果胡雪岩当了上海道，真的说不定会替他惹来抄家之祸。

“应春，你听听。”胡雪岩说，“这就是为啥我要请教七姐的道理。”

“小爷叔，你不要替我戴高帽子！倒是有句话，我——”七姑奶奶突然顿住，停了一会才说，“慢慢再谈吧！”说完，转身走了。

胡雪岩并不曾留意于她那欲言又止的态度，重拾话题说道：“对邵小村，敷衍我不肯，要攻掉他，大可不必，那么，应春，你说，如何是好？”

“当然只有不即不离。”

“也就是一切照常？”

“是的。”

“那好。我们回头再来谈湘阴来了以后的做法。”胡雪岩说，“我想湘阴来后，我可以对怡和下杀手了。”

怡和是指英商怡和洋行。这家洋行的在华贸易，发展得很快，跟胡雪岩的关系是亦友亦敌。胡雪岩为左宗棠采办军需，特别是西洋新式的军火，颇得力于怡和的供应，但在从事丝的出口方面，怡和是胡雪岩的第一劲敌。

本来胡雪岩做丝生意，“动洋庄”是以怡和为对象。但怡和认为透过胡雪岩来买丝，价格上太吃亏，不如自己派人下乡收购，出价比胡雪岩高，养蚕人家自然乐意卖出，而在怡和，仍旧比向胡雪岩买丝来得划算。换句话说，养蚕人家跟怡和直接交易，彼此分享了胡雪岩的中间利益。

不过，这一点胡雪岩倒不大在乎，因为他讲究公平交易，而且口头上常挂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养蚕人家的新丝能卖得好价钱，于他有益无损——青黄不接，或者急景调年辰光放出去的账，能够顺利收回，岂非一件好事。

只是眼前有一样情况，非速谋对策不可，光绪五年怡和洋行在苏州河边，设了一家缫丝厂，今年——光绪七年，有个湖州人黄佐卿也开了一家，字号名为公和永，还有一家公平缫丝厂，由英商公平洋行投资，亦在密锣紧鼓地筹备之中。

怡和与公和永这两家缫丝厂，都还没有开工，主要的原因是，反对的人太多。一部机器抵得上三十个人，换句话说，机器开工一日的产量，用人工要一个月。这一来，浙西农村中，多少丝户的生计，有断绝之虞。因此丝业公所发起抵制，实际上是胡雪岩发起抵制，丝业公所的管事，都唯他马首是瞻的。

但这三家新式缫丝厂，势成骑虎，尤其是怡和、公平两家，倘或不办新式缫丝厂，他们在欧洲的客户，都会转向日本去买高质量的丝。

因为如此，三家新式缫丝厂，居然联成一起，共同聘请意大利人麦登斯为总工程师，指导三厂的技师，操作购自意大利或法国的机器，同时派人下乡，预付价款，买明年的新丝。这一下，可以说与胡雪岩发起的抵制，进入短兵相接的局面了。

胡雪岩手下的谋士，对这件事分成两派，大多数赞成抵制，少部分主张顺应潮流，古应春就曾很恳切地劝过他。

“小爷叔，如今不是天朝大国的日子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再狠也不能不看看潮流。机器缫丝，不断不毛，雪白发亮，跟发黄的土丝摆在一起看，真像大小姐跟烧火丫头站在一起，不能比了。这是没法子的事，当年英国发明蒸汽机，还不是多少人反对，可是到后来呢？”

“你说的道理不错，不过乡下那许多丝户，手里没有‘生活’做，叫他们吃什么？”胡雪岩说，“我尽我的心，能保护住他一天，我尽一天的心。真的潮流冲得他们立脚不住，我良心上也过得去了。”

这不是讲良心的事！古应春心里在想，如果真的能将三厂打倒，关门拍卖机器，那时不妨找几个人合伙接手，捡个现成的大便宜。当然，胡雪岩如果愿意，让他占大股，不过此时还不宜说破。

于是古应春一变而为很热心地策划抵制的步骤，最紧要的一着是，控制原料，胡雪岩以同样的价钱买丝，凭过去的关系，当然比工厂有利。无奈怡和、公平两厂，财力雄厚，后又提高收购价格，胡雪岩一看情势不妙，灵机一动，大量出货，及至怡和、公平两行高价购入，行情转平，胡雪岩抢先补进，一出一进狠赚了一笔。

这第一回合，怡和、公平吃了亏，手中虽有存货，初期开工，不愁没有原料，但以后势必难乎为继。而就在这时候，胡雪岩又有机会了。

机会就是左宗棠来当两江总督，“应春，”他说，“我们现在讲公平交易。怡和、公平用机器，我们用手，你说公平不公平？”

“这不公平是没法子的事。”

“怎么会没有法子？当然有，只看当道肯不肯做，如果是合肥只想跟洋人拉交情，不肯做，湘阴就肯做了。等我来说动他。”

“小爷叔，”古应春笑了，“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肯做不肯做？”

“加茧捐。要教他们成本上涨，无利可图，那就一定要关门大吉了。”

这茧捐当然是有差别的，否则成本同样增加，还是竞争不过人家。古应春觉得用这一着对付洋商，确是很厉害，但须防洋商策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经由李鸿章的关系，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不会的。”胡雪岩另有一套看法，“合肥碰了两个钉子，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多管闲事了。再说，我们江浙的丝业，跟他北洋风马牛不相及，他就要想管闲事，你想，湘阴会买他的账吗？”

正谈到这里，七姑奶奶来招呼吃消夜。古家是很洋派的，饭厅中正摆一张桃花心木的长餐桌，六把法国宫廷式的椅子，不过座位还是照中国规矩，拿长餐桌两端的主位当作上座，古应春夫妇分坐他的左右首作陪，弄成个反客为主的局面。

消夜粥菜是火腿、皮蛋、肉松、虾子腐乳、糟油萝卜之类的酱菜，在水晶吊灯照耀之下，色彩鲜艳，颇能逗人食欲，“我想吃点酒。”胡雪岩说，“这两天筋骨有点发酸。”筋骨发酸便得喝“虎骨木瓜烧”，这是胡庆余堂所产驰名南北的药酒。胡雪岩的酒量很浅，所以七姑奶奶只替他在高脚玻璃杯中倒了半杯。

“七姐，”胡雪岩衔杯问道，“你啥辰光到杭州去？老太太一直在牵记你。”

“我也牵记老太太。”七姑奶奶答说，“年里恐怕抽不出工夫，开了春一定去。”

“喔，有件事我要跟你们商量。明年老太太六十九，后年整七十，我想趁湘阴在这里，九也要做，十也要做。”

胡雪岩的门客与属下，早就在谈论，胡老太太七十整寿，要大大热闹一番，如今胡雪岩要借左宗棠两江总督的风光，明年就为胡老太太做生日，这一点七姑奶奶倒不反对，不过俗语有“做九不做十”之说，如果“九也要做，十也要做”就不免过分了。

心里是这样想，可是不论如何，总是胡雪岩的一番孝心，不便说什么煞风景的话，只是这样答说：“九也好，十也好，只要老太太高兴就好。”

“场面撑起来不容易，收起来也很难。”胡雪岩说，“这几年洋务发达，洋人带来的东西不少，有好的，也有坏的，学好的少，学坏的多，如果本来就坏，再学了洋人那套我们中国人不懂的花样，耍起坏来，真是让他卖到金山去当猪仔，都还不知道是怎么样到了外国的。七姐，你说可怕不可怕？”

七姑奶奶不明他的用意，含含糊糊答一声：“嗯。”

“前一晌有个人来跟我告帮。”胡雪岩又说，“告帮就告帮好了，这个人的说法，另有一套，他说，‘胡大先生，你该当做的不做，外头就会说你的闲话，你犯不着。’我说：‘人生在世，忠孝为本，除此以外，有啥是该做的事？我只要五伦上不亏，不管做啥，没有人好批评我。’他说：‘不然。五伦之外，有一件事是你胡大先生该做的事。’我问：‘是啥？’你们道他怎么说？他说：‘花钱。’”

此人的说法是，胡雪岩以豪奢出名，所以遇到花钱的事，就是他该做的事。否则就不成其为胡雪岩了。接下来便要借五百两银子，问他作何用途？却无以为答。

“我也晓得他要去还赌账，如果老实跟我说，小数目也无所谓。哪晓得他说：‘胡大先生，你不要问我啥用途，跟你借钱，是用不着要理由的。大家都说你一生慷慨，冤枉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你现在为五百两银子要问我的用途，传出去就显得你胡大先生“一钿不落虚空”，不是肯花冤枉钱的人。’你们想，我要不要光火？”

“当然要光火。”古应春答说，“明明是要挟，意思不借给他，他就要到处去说坏话。可恶！”

“可恶之极！”胡雪岩接着往下谈，“我心里在想，不借给他，用不着说，当然没有好话，借给他呢？此人说话向来刻薄，一定得便宜卖乖，说是‘你们看，我当面骂他冤大头，他还是不敢不借给我。他就是这样子不点不亮的蜡烛脾气。’你们倒替我想想，我应该怎么办？”

“叫我啊！”七姑奶奶气鼓鼓地说，“五百两银子照出，不过，他不要想用，我用他

的名字捐了给善堂。”

胡雪岩叹口气，“七姐，”他说，“我当时要有你这点聪明就好了。”

“怎么？”古应春问，“小爷叔，你是怎么做错了呢？”

“我当时冷笑一声说：‘不错，我胡某人一生冤枉钱不晓得花了多少，不过独独在你身上是例外。’我身上正好有一张北京‘四大恒’的银票，数目是一千两，我说：‘今天注定要破财，也说不得了。’我点根洋火，当着他的面，把那张银票烧掉了。”

“他怎么样呢？气坏了？”

“他倒没有气坏，说出一句话来，把我气坏了。”

“他怎么说？”

“他说：‘胡大先生，你不要来这套骗小爷儿的把戏，你们阜康跟四大恒是同行，银票烧掉可以挂失的。’”

古应春夫妇默然，然后七姑奶奶说道：“小爷叔，你吃了哑巴亏了。”

确是个哑巴亏。胡雪岩根本没有想到可以“挂失”，及至此人一说破，却又决不能去挂失，否则正好坐实了此人的说法，是“骗小爷儿的把戏”。

“后来有人问我，我说有这桩事情，问我有没有挂失？我只好笑笑，答他一句，‘你说呢！’”

“能有人问，还是好的，至少还有个让人家看看你小爷叔态度的机会。就怕人家不问，一听说有这件事，马上就想到一定已经挂失了，问都不用问的。”古应春说，“阿七说得不错，小爷叔，你这个哑巴亏吃得很大。”

“吃了亏要学乖。”胡雪岩接口说道，“我后来想想，这位仁兄的确是有道理，花钱的事，就是我该当做的事，根本就不应去问他的用途。如果说我花得冤枉了，那么我挣来的钱呢？在我这面说，挣钱靠眼光、靠手腕、靠精神力气，不过我也要想想亏本的人，他那面蚀本蚀得冤枉，我这面挣的就是冤枉钱。”

“小爷叔的论调，越来越玄妙了。”古应春笑道，“挣钱也有冤枉的？”

“挣了钱不会用，挣的就是冤枉钱。”胡雪岩问道，“淮扬一带有种‘馨响钱’，你

们有没有听说过？”

古应春初闻此“磬响钱”三字，七姑奶奶倒听说过，有那一班锱铢必较，积资千万，而恶衣恶食，一钱如命的富商，偏偏生个败家子，无奈做老子的钱管得紧，就只好到处借债了。利息当然比向“老西儿”借印子钱还要凶，却有一样好处，在败家子还不起钱的时候，决不会来催讨。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还呢？”七姑奶奶自问自答地为古应春解释，“要到他老子死的那天。人一咽气，头一件事是请个和尚来念‘倒头经’，和尚手里的磬一响，债主就上门了，所以叫做磬响钱。”

“与其不孝子孙来花，不如自己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本来也无所谓。不过，小爷叔，你说花钱的事，就是该当你做的事，这话，”古应春很含蓄地说，“只怕也还有斟酌的余地。”

“我想过好几遍了，既然人家叫我‘财神’，我就是应该散财的，不然就有烦恼。”胡雪岩急转直下地回入本题，“譬如说明年老太太六十九，我一定要做。不做，忌我的人就有话说了，怎么说呢？说胡某人一向好面子，如今两江总督是左大人，正好借他的威风来耍一耍排场，不做不是他不想做，是左大人对他不比从前了，胡老太太做生日，礼是当然要送的，不过普普通通一份寿礼，想要如何替他做面子，是不会有事。倒不如自己识相为妙。七姐，你说，如果我不做，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形？”

七姑奶奶不能不承认，却换了一种说法：“做九原是好做的。”

“明年做了九，后年还要做。”胡雪岩又说，“如果不做，又有人说闲话了，说胡老太太做七十岁是早已定规了的。只为想借左大人招摇，所以提前一年。做过了也就算了，他这两年的境况不比从前，能省就省了。七姐，你要晓得，这比明年不做还要坏！”

“为什么呢？”

“这点你还不明白？”古应春接口，“这句话一传开来，阜康的存款就要打折扣了。”

“岂止打折扣？”胡雪岩掉了句文，“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就是一个大风浪。”

七姑奶奶无法想象，会是怎样的一种“大风浪”，只是看他脸上有难得一见的警惕之色，忍不住将她藏之心中已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

“小爷叔，我也要劝你，好收收了。不过，我这句话，跟老太太说的，意思稍微有点不同，老太太是说排场能收则收，不必再摆开来，我说的收一收是能不做的生意不做，该做的生意要好好儿做。”

此言一出，首先古应春觉得十分刺耳，不免责备：“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小爷叔做生意，还要你来批评？”

“应春！”胡雪岩伸手按着他摆在桌上的手，拦住他的话说，“现在肯同我说真话的，只有七姐。我要听！”说着还重重地点一点头。

古应春原是觉得胡雪岩的性情，跟以前不大一样了，怕七姑奶奶言语过于率真，惹他心中不快，即或不言，总是件扫兴的事。既然他乐闻逆耳之言，他当然没有再阻挠的必要，不过仍旧向妻子抛了个眼色，示意她措词要婉转。

“有些话我摆在肚皮里好久了，想说没有机会。既然小爷叔要听，我就实话直说了，得罪人我也不怕，只要小爷叔有一句两句听进去，就算人家记我的恨，我也是犯得着的。”

由这一段开场白，胡雪岩便知她要批评他所用的。对这一点，他很在意，也很自负，他认为他之有今日立下这番乾嘉年间，扬州盐商全盛时期都及不上的局面，得力于他能识人，更能用人，这当然要明查暗访，才能知道一个人的长处何在，毛病在哪里。不过，他听人月旦人物，胸中却自有丘壑，首先要看批评人的人，自己有没有可批评之处，然后才来衡量那些批评，哪一句是可以听的，哪一句是对方希望他能听的。七姑奶奶是极少数他认为应该佩服的人之一，她对人的批评，不但要听，而且唯恐她言之不尽，因而觉得有鼓励她的必要。

“七姐，没有人会记你的恨，因为没有人会晓得你同我说的话。你有见到的地方，尽管说，就是我有错处，你亦不必客气，你说了实话，我只有感激，决不错怪你。”

有这样诚恳的表示，反使得七姑奶奶觉得光是批评某些人，犹不足以尽其忠悃，要批评就要从根本上去批评毛病的由来。

“小爷叔，说实话，跟前个十来年比起来，我对你的敬重打折扣了，不过小爷叔，对你的关心，是有增无减。思前想后，有时候为你想得一夜困不着。”

这话说得胡雪岩悚然动容，“七姐，”他说，“我们是患难之交，我最佩服你是女中丈夫。我自己也知道，做人处世，没有十几年前那样，处处为人着想，不过，总还不算对

不起人。场面虽然扯得大，用的人是得力的，里里外外都绷得牢，不晓得七姐是为啥为我愁得一夜困不着。”

“我愁的是树大招风。小爷叔，你是丈八灯台，多少人沾你的光，照出一条路来，走得又快又稳，可惜你照不见自己。”

“丈八灯台”这句俗语，是如此用法，胡雪岩觉得格外贴切，因而也就更重视她的下文了。

“七姐，亏得还有你看得清楚。今天没有外人，请你老实说，我有哪些毛病要改？”七姑奶奶沉吟不语。她本想着，你认为你用的人都得力，里外都能绷得住，这一点就要改。不过这好像一概抹杀，会惹胡雪岩起反感，何况事实上也有困难，如果他这样说一句，照你说起来，我用的人统统要换过，请问，一时三刻哪里去找这么多人？找来的人是不是个个靠得住？这就无辞以答了。

古应春多少看出她的心思，怕她说得过分，徒乱人意，无益实际，便暗示她说：“阿七，你谈一两件小事，小爷叔心里自然有数。”

“好！”七姑奶奶接受了这个建议，略想一想说道，“小爷叔，我讲两件你自己不知道，人家替你得罪了人，都记在你账上的事。”

用人不利

第一件花园落成以后，胡雪岩对其中的假山不满意，决心改造。请了几个专工此道的人来看，画了图样，亦不见得有何出色之处，最后打听到京中有个大家，姓应单名一个崇字，河南人，咸丰初年是怡亲王载垣门下的清客。辛酉政变，载垣家破人亡，应崇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感慨甚深，因而遁入西山，闭门课子，不闻外事。好在当年载垣炙手可热时，应崇曾获厚赠，粗茶淡饭的生计，维持个几年，还不至于拮据。

这应崇本来不想出山，禁不起胡雪岩卑词厚币，加以派去延请的刘不才，能言善道，终于将他请到了杭州。

实地看了已造好的假山，又看了好些绘而未用的图样，应崇觉得也不算太坏，只需修改，不必重造。但胡雪岩不以为然，坚持全盘更新。应崇心想，这是钱太多的缘故，不过，这话不便说破，交浅言深，会使得胡雪岩误会他胸中本无丘壑，所以不敢拆了重造。

也就是这好强争胜的一念，应崇关起门来，一个月不下楼，画成了一幅草图，却还不肯出以示人，每天在六桥三竺之间，策杖徜徉，或者深入南北高峰，探幽搜奇，回来挑灯展图，细修改。到得三个月后，终于杀青了。

这一套图一共十七张，一幅总图、十六幅分图，奇岩怪壑，百折千回，方丈之地，以小见大，令人拍案叫绝。胡雪岩大喜过望，设盛筵款待，当面约请监工，应崇也答应了。

造假山当然要选奇石。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名园甚多，也有废弃了的，应崇一一看过，却都不甚当意。这天到了贡院西桥，一处废园，据说原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的祠堂，其中有块卧倒在地的石头，却大有可观。

论石之美，有个三字诀，叫做“瘦、绉、透”，应崇看这块石头虽一半埋在土中，但露出地面的部分，足以当此三字，判断另一半亦复如是。

正在反复观赏之时，只见有个须眉全白老者，短衣草鞋，手里捏着一枝湘妃竹的旱烟袋，意态萧闲地踱了过来。应崇看他打扮不似缙绅先生，那气度却似退归林下的大老，顿时肃然起敬地问讯。

“老先生尊姓？”

“不敢当。我姓赵。足下贵姓？”

“敝姓应。”应崇问道，“请问赵老先生，这废园可有人管？”

“怎么没有？我就是。”

“喔！失敬，失敬。”应崇连连拱手。

赵老者一面擎着旱烟袋还礼，一面问道：“足下要找管园的，有何见教？”

“想请教请教这块石头。”

赵老者点点头，将应崇自上而下端详了一番问道：“足下想来亦有米颠之癖。既承下问，不敢不告，提起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原是从大梁艮岳运来的。”

原来是宋徽宗艮岳的旧物，千里迢迢，从开封运来，亘历六七百年之久，名贵可知。

“足下恐怕还不知道这块石头真正的妙处。”赵老者回头喊道，“小四儿，拿根‘浪竿’来！”

晾衣服用的竹竿，杭州叫做“浪竿”。小四儿知道要“浪竿”作何用途，取了来一言不发，从石头的一端伸进竹竿去——这时应崇才发现石头中间有个碗大的孔，贯通两头，竹竿很容易地从另一面冒出头来。

“这才是真正的‘一线天’。”应崇很快地想到这块石头叠在假山上，到得正午，阳光直射入山洞，圆圆的一道光柱，岂非很别致的一景。

“赵老，”应崇率直问道，“这块石头能不能割爱？”

赵老者又细看了几眼，开口问道：“足下是自己起造园林，还是为人物色材料？”

“实不相瞒，我是应胡财神之邀，替他来改造花园。得此奇石，我的图样又要修改了。”

“原来是他！”赵老者摇摇头说，“我不造这个孽。”

应崇愕然，“赵老，”他问，“这话怎么说？”

“说起来，这位胡大先生倒是值得佩服的，好事也做得不少。可惜，这几年来骄奢淫逸，大改本性，都是他手下那班卑鄙小人奉承得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从来勤俭兴家，骄奢必败，只看这块石头，当年道君皇帝，如果不是要起艮岳，弄出什么‘花石纲’来，金兵哪里到得了汴梁？足下既以此为业，想来平生也替达官贵人造过不少花园，不知道这几家的主人，有哪几家是有贤子孙的？至于这位胡大先生，尾大不掉，真是他的好朋友要劝劝他，趁早收山，倘或依旧挥霍无度，迟早有受良心责备之一日。”

这番侃侃而谈，使得应崇汗流浹背，深悔出山之非计。但事已如此，总不能说退还聘金，收回图样，只好托词家乡有急事，坚辞监工的职务。

胡雪岩再三挽留留不住，只好请他荐贤自代。应崇却不过情，而且毕竟是一番心血所寄，也怕为俗手埋没，看胡家的清客中，有个名叫曾笑苏的，对此道不算外行，有时谈起来颇有创见，因而说了句：“曾笑苏堪当此任。”

胡雪岩用人，一定要先摸清此人的本事，随即将曾笑苏请了来，当着应崇的面，要他

细看图样，然后问道：“照应先生的图样，不晓得要多少日子，才能完工？”

“这，”曾笑苏笑道，“当着大行家在这里，哪有我置喙的余地。”

“不敢，不敢！”应崇接口，同时抛了个眼色给他，“笑苏兄，请你估计。”

曾笑苏会意，监工这个有油水的好差使，多半可以捞得到手了，当下聚精会神地盘算了好一会，方始问道：“大先生想多少日子完工？”

“五十天如何？”

“五十天就得要用一百二十个人。”曾笑苏屈着手指计算，“照图施工，四处山洞，每洞工匠二十名，下余四十名，专运石料。舂浆五天，施工二十天，预备改作十天，结顶十天。如果一切顺利，四十五天可以完工。大先生要大宴宾客，日子挑在五十天以后好了。”

胡雪岩不置可否，转脸问道：“应先生看怎么样？”

“算得很精明。不过稍微紧了一点，施工的时候，稍一放松，五十天就不够用了。”

“原有五天的余裕打在里面。”曾笑苏答说，“应先生，你老有所不知，倘或是在别处施工，也许石料不齐、人手不足，我不敢说哪天一定可以完工，在我们胡大先生府上，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料有料，五十天完工，是有把握的。”

“说得是。”

有应崇这句话，就像朝廷逢到子午卯酉大比之年，放各省乡试主考，先钦派两榜出身的大员，将够资格派充考官的京官，集合起来，考上一考，合格了方能放出去当正副主考那样，曾笑苏能充任监工之职，已由应崇认可，胡雪岩自是信任不疑。

于是择吉开工，一百二十名工匠，在早经将原有假山拆掉的空地上，分做十二圈，开始舂浆，事先有总管胡云福关照：“舂浆不能出声，老太太讨厌那种声音。”

原来其中有个讲究。所谓舂浆的浆，杭州人称之为“裨浆”，专有一种树叶子，用水一泡，稠稠地像妇女梳头用的刨花水，然后用石灰、黄泥掺合，加入这种稠汁，就可以开始舂了。

舂浆的法子是，几个人绕着石灰、黄泥围成一圈，每人手里一把齐腰的丁字锤，锤身

是饭碗粗的一根栗木柱，柱底镶半圆形的铁锤，柱顶有条两尺长镶得很牢固的横木，以便把握。

到得围拢站齐，为头的一声讯号，往后退步，腰身挺起，顺势将丁字锤往上一翻，翻到朝天往下落，同时进步弯腰，锤头重重春在石灰、黄泥土上——另有人不断地用木勺舀着稠汁往上浇。起始是白灰、黄泥灼然可见，后来浑然融合，春得愈久，韧性愈佳。杭州人修造坟墓，棺木四周，必实以裛浆，干燥以后，坚硬异常，真正是“刀枪不入”，杭州盗墓之风不炽，即因得力于裛浆。至于有那要迁葬的，另有一个破裛浆之法，法子是打开坟头，遍浇烈性烧酒，用火点燃，等酒尽火熄，泥质发脆，自能下锄。

从前明太祖造南京城，责成元末巨富沈万三施工，城墙用巨石堆砌，接缝用糯米熬浆黏合，所以能历数百年不坏，裛浆居然亦有此功用。最要紧的是，春得匀、春得久，所以为头的讯号，关系不浅，而讯号无非“邪许”之声，从宣泄劳苦的“力笨之歌”中，音节上自然有指挥下锤轻重徐疾，计算锤数，以及移动步伐“尺寸”的作用在内——春裛浆的人，一面春，一面慢慢向右转，为的是求均匀，同时亦为计算工夫的一种方法，大致总要转到十二至十六圈，那裛浆的功用，才能发挥到顶点。

除了修造坟墓以外，裛浆另外的用途，就是起造假山，石料与石料的接合，非用裛浆，不能坚固。但这一有特殊音节的“邪许”之声，春秋每闻于定山，自然而然地使人意识到，附近又有一座新坟在造。

胡老太太年纪大了，恶闻此声，所以由胡云福交代下来，不准出声。

这一来便如军队失去号令，自然混乱不齐，手脚慢了。曾笑苏求功心切，不免责骂叱喝，工匠敢怒不敢言，到得散工出门，议论纷纷，不说曾笑苏不体恤人，却说胡家刻薄。

刻薄之事，不是没有，只是胡雪岩根本不知。从来大户人家有所兴作，包工或者工头，总难免偷工减料，起造假山，料无可减，工却可偷，只以曾笑苏颇为精明，不敢虚报人数，只以学徒下手混充熟练的工匠。头两天还好，到第三天情形就不大对了，曾笑苏挖空心思，定了个规矩，工钱不许先支，当日发给。散工时，园门口置特制的八尺多高条凳一张，每班十二人，上置十二份工钱，各人自取，不得接手代递，手不够长拿不到的，就算白做。不但未成年的学徒，只好眼泪汪汪，空手出门，就是身矮的，也是徒呼奈何。曾笑苏还得意洋洋地表功，道是“身长力不亏。矮子纵有气力也有限，试问堆假山没有力气，有何用处？这是存优汰劣的不二法门。”

可是外头的舆论就不堪闻问了，传来传去，说是胡雪岩仗势欺人，叫人做了工，不发

工钱。有人不信，说“胡大先生做好事出名的，哪里会有这样刻薄？”无奈人证俱在，想替他说好话的人，也开不得口了。

还有件事，更为荒唐。一年胡雪岩为亡父冥寿作佛事，时逢初冬，施衣施食，只要自己舍得下脸的，都可以排队来领，每人蓝布棉袄一件，饭碗大的白面馒头四个。棉袄、馒头都经胡雪岩自己看过，尝过，毫不马虎，这场好事，应该做得很好，不道有人咬牙切齿在痛骂。

说来说去，还是胡雪岩用人不当，主事的胆大妄为。原来有那贪小的，排了一次队，第二次再来，多领一份。这往宽处说，他也是花了工夫气力，多换得一份施舍，不算白捡便宜，就算从严，训斥几句，亦就至矣尽矣，谁知主事者别出心裁，等人头一次来领了棉袄、馒头，到出口处有一班“待诏”在等着——剃头匠别称“待诏”，每人一把剃刀，头发剃去一块，作为已领施舍的记号，倘或不愿，除非不领。

“小爷叔，”七姑奶奶谈到这件事，犹有余愤，“你倒想想，有的天不亮去排队，轮到日中才轮到，料不到有这么一个规矩，要不领呢，白吃一场辛苦，于心不甘，要领呢，头发缺一块，挂了块穿舍衣的招牌在那里，真叫进退两难，有个不咬牙切齿的吗？”

这几句话说得胡雪岩脸上红一阵、青一阵，深秋天气，背上却湿漉漉地冒汗，“七姐，”他说，“你说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回去要查，查出来我要狗血喷头，骂他一顿。”

“你也不必去查。这个人已经不在小爷叔你那里了，我才说的。”

“这样说，还有这样子的人在那里？”

七姑奶奶默然，也就是默认。古应春觉得话既说到如此，就索性再劝一劝他。

古应春追随胡雪岩多年，当初创业维艰的经过大多熟悉，所以劝他的话不但很多，而且也很深刻，“小爷叔，”他说，“你的事业当中，典当在你看，完全是为了方便穷人，不想赚钱。话是这样说，天下哪有不赚钱的典当？不过，因为你有这番意思在那里，明明应该赚的也不赚了。小爷叔，这一层，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我同他们说，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有钱的人，我来对付，他‘当信用’、‘当交情’，能不能当，能当多少，我大致有数。穷人太多，我照顾不到，都托你们了，大家要凭天良。我想，那班‘徽州朋友’我待他们不坏，应该不至于没良心。”

当铺朝奉都出在徽州，所以胡雪岩称之为“徽州朋友”。古应春听他这一番话，便知他对自己的典当的积弊，一无所知，同时也觉得自己的看法，对胡雪岩确实有用。

“小爷叔，你有多少月典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胡雪岩一愣，搔搔头说：“二十家总有吧？”

“小爷叔，”七姑奶奶怂恿着说，“你倒算算看！从杭州算起。”

从杭州算起，首先便是公济，这是胡雪岩所设的第一家当铺，然后是广顺，武林门外拱宸桥，运河起点，专为方便漕帮的泰安——浙江的杭州、湖州、嘉兴、海宁、金华、衢州，江苏的苏州、镇江，还有湖北、湖南，一共二十三家。

当铺的资本，称为“架本”，向例不用银数，而以钱数计算，一千文准银一两，一万银子便称为一万千文。典当有大有小，架本少则五万千文，大则二十万千文，通扯以十万计，二十三家典当的架本，便是两百三十万银子，如果以“架货”折价，至少要加一倍。

“小爷叔，架本总共算它四百五十万银子好了，做生意打他一分息，算低了吧，一个月就是四万五千银子，怎么样用也用不完。小爷叔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必做，光是经营这二十三家典当好了。”

胡雪岩心想一个月四万五，一年就是五十四万，在他记忆中，每年年底结总账，典当部分的盈余，从未超过二十万，照此说来，每年有三十多万银子，为“徽州朋友”吞掉了。

“我一个月的开销，连应酬统统算在内，也不过四五万银子。典当弄好了，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胡雪岩问道，“应春，你看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来整顿？”

“自然是从盘查着手。”

“查了一家再查一家呢？还是一声号令一起查？”

“自然是一起查。”

“你是不是在信口开河？”七姑奶奶插嘴道，“二十三家典当一起查，人手呢？不光是查账，还要查架子上的货，不是外行做得了的。”

“七姐，”胡雪岩拦住她的话说，“应春出这个主意，当然有他的诀窍。”

“小爷叔说得对！”古应春得意地说，“我有个诀窍，不但快，而且切实，而且还会得罪人。这话怎么说呢？譬如一家一家查，当然就要从靠不住的那几家先下手，为的是叫他措手不及，但这一来，查出毛病来不必说，倘或倒是干干净净的，人家心里就会不舒服，以后就不容易得力了。”

“闲话少说。”七姑奶奶性急，“你既然有诀窍，赶快说啊！”

“这个诀窍，不着痕迹。小爷叔，我劝你来个大扳位，二十三家的‘管总’、‘管包’，统统调动，调动要办移交，接手的有责任，自然不敢马虎，这一来账目、架货的虚实，不就都盘查清楚了？”

“这个法子倒真巧妙。不过以小调大，没有话说，以大调小，难免会有闲话。”

“这也有个法子。典当大小，拿它分成三等，同等的抽签互换，好坏相差有限，各凭运气，大家也就没话说了。”

“再说，”七姑奶奶有补充的意见，“真正几个得力、做得好的，小爷叔不妨私下安慰奖赏他们。”

“说得是，我回杭州就办。”

第四章 步入圈套，胡雪岩的典当生意隐患重重

清查典当

胡雪岩在上海，一直等得到左宗棠的确实信息，已于十月十八日出京，但不是由天津乘海轮南下，经上海转江宁去接两江总督的任，而是先回湖南扫墓，预计要到年底快封印时，才会到任。胡雪岩本打算在上海迎接左宗棠，等他动身赴江宁后，再回杭州，见此光景，决定先回去了再来。

回到杭州的第二天，他就将公济典的管总唐子韶约了来，将打算全盘调动廿三家典当的管总，趁彼此移交的机会，自然而然作了一次大清查的计划，告诉了他。

“子韶，”他说，“我这廿三家典当，你算是他们的头儿。这件事，我要请你来做，你去拟个章程来，顶好在年里办妥当，明年开头，家家都是一本新账，界限分明，清清楚楚。你说呢！”

唐子韶一愣，心里七上八下，念头很多，定一定神说：“大先生，年底下，景况好的要来赎当头，年过不去的，要求当当，生意正忙的时候，来个大调动，不弄得天下大乱？”

“这话倒也不错。不过章程可以先拟，叫大家预备起来，一过了年，逢到淡月，再来调动。”

“是的。这样子才是正办。”

奉命回来，唐子韶立即找到管包潘茂承，关起门来密谈。原来唐潘勾结舞弊，已历多年，毛病最多的是满当的衣服——公济典为了满当的衣服太多，特为设了一家估衣铺，招

牌叫做“公济衣庄”，各典满当的衣服，都发衣庄去叫卖，有的原封不动，有的是掉了包的，明明一件八成新“萝卜丝”的羊裘，送到衣庄，变了一件“光板”。当铺“写票”，向来将值钱的东西写得一文不值，明明是个金打簧表，当票上却写的是“黄铜烂表一个”。那笔龙飞凤舞的狂草，除了朝奉自己，无人能识，所以从无顾客提过抗议，而因为如此“写票”记账，满当之物要掉包，亦就无从查考了。

公济典掉包掉得最凶，紫貂换成紫羔，纺绸换成竹衣，拿来跟公济衣庄的进货账一对，清弊毕现，那时就会弄得难看了。

谈来谈去，唯一的挽救之道，便是根本打消这个计划。但除了以年底生意忙碌，不宜大事更张的说法，将此事缓得一缓以外，别无可以驳倒此一计划的理由。潘茂承一筹莫展，唐子韶却想到了一个万不得已的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只能悄悄去做，决不能声张，而且能不能做，还要看他的姨太太肯不肯。

原来唐子韶是徽州人，徽州朝奉到外地谋生，都不带家眷，胡雪岩看他客中寂寞，三年前送了他一个名叫月如的丫头做姨太太。月如自从嫁了唐子韶，不到半年工夫，竟似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头发本来发黄，变黑变多了，皮肤本来粗糙，变白变细了，她的身材本来不坏，此时越发显得蜂腰丰臀，逗人遐思，尤其是那双眼睛，本来呆滞失神，老像没有睡足似的，忽然变得水汪汪的，顾盼之间，仿佛一道闪光，摄人心魄。

为此，胡雪岩颇为动心，言谈神气之间，每每流露出跃跃欲试之情，唐子韶早已发觉，只是装做不知而已。如今事急无奈，才想到这条美人计，若能说服月如，事成一半了。

事先经过一番盘算，决定胁以利害，“月如，”他说，“祸事临头了。”

“祸事？”月如自不免吃惊，急急问说，“你闯了什么祸？”

“也可以说是我自己闯的祸。”他指着月如头上插的一支翠玉钗，手上戴的一个祖母绿的戒指问道，“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不是满当货吗？”

“不错，应该是满当货，我当做原主来赎了回去了。”唐子韶说，“这就算做手脚舞弊，查出来不得了。”

“不会的，大先生为人顶厚道，你跟他老实说一声，认个错，他不会为难你的。”

“没有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一定会查出来。到那时候，不用大先生开口请我走路，我自己也没有这张脸再在杭州混了，只好回家吃老米饭。”唐子韶紧接着又哭丧着脸说，“在我自己是自作孽，心里难过的是害了你。”

“害了我？”月如大惊，“怎么会害了我？”

“你想，第一，作弊抓到，自然要赔，你的首饰只怕一样都不会剩；第二，你跟我回徽州要吃苦。那种苦，你怎么吃得来？”

月如平时听唐子韶谈过家乡的情形，徽州在万山丛中，地少人多，出产不丰，所以男人都出外经商，女人就要做男人做的事，挑水劈柴，样样都来，比江浙哪个地方的女人都来得辛苦。而况，她又想到自己的身份，见了唐子韶的元配，要她做低服小，早晚伺候，更是件宁死也不愿的事。

转念到此，不由得大为着急，“你也真是！”她埋怨着说，“正薪俸以外，每个月分‘存箱’、‘使用’、‘公抽’、‘当厘’、‘赎厘’，外快已经不少了，年底还有分红，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何苦又另外去搞花样？”

月如嫁过来虽只三年，当铺的规矩，已经很熟悉了。典当从“内缺”的管总、管包、管钱、管账，到“外快”站柜台的朝奉，以下“中缺”的写票、清票、卷包、挂牌，还有学徒，每月正薪以外，还有“外快”可分。贵重衣服，须加意保管，例收当本百分之一的酬劳，称为“存箱”，满当货卖出，抽取六厘，归伙友所得，称为“使用”，典当宽限，例不过五，赎当时不超过五天，不另计息，但如超过六天，要付两个月利息。遇到这种情形，多出来的一个月利息亦归伙友，称为“公抽”。至于“当厘”是照当本抽一厘，“赎厘”是照赎本抽三厘，譬如这个月当本支出十万两银子，赎本收回五万银子，就有一百两银子的“当厘”，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赎厘”。这些外快，汇总了每月公分，所得多寡的比例不同，唐子韶是管总，当然得大份，每个月少则五六十两，多则上百，日子过得着实宽裕。

唐子韶自然亦有悔意，不过，“事情做也已经做了，你埋怨也没用。”他说，“如今只有想法子来补救。你如果愿意，我再来动脑筋。”

“我愿意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只要你说一句，愿意不愿？”

“哪里会不愿意？你倒说，为啥只要我说一句愿意，就有用处？”

“这因为，你身上就有一样有用处的东西，只问你肯不肯借出来用一用？你要肯，拿出来就是。”

月如将他的话，细细体味了一会，恍然大悟，板起脸问：“你要我借给哪个用？”

“还有哪个？自然是胡大先生。”

“哼！”月如冷笑，“我就晓得你会出这种不要脸的主意！”

“人人要脸，树树要皮，我哪里会不要脸？不过事急无奈，与其让同行骂我不要脸，不如在胡大先生面前不要脸。你说，我的打算莫非错了？”

“你的打算没有错。不过，你不要脸，我要脸。”

“这件事，他知、你知、我知，没有第四个人晓得，你的脸面一定保得住。”

月如不做声，显然是同意了。

美人圈套

“大先生。”唐子韶说，“这件事我想要跟蓉斋商量，他的脑筋好，一定有妥当办法想出来。”

蓉斋姓施，此人是湖州德清城内公顺典的总管。为人极其能干，公顺典在他一手经营，每年盈余总是居首，论规模大小，本来在廿三家典当中排列第五、六，如今是最大的家，架本积到三十万千文之多。胡雪岩心想，唐子韶要跟施蓉斋去商量，是办事的正道，所以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大先生，有没有话要我带给蓉斋？”

“有的。”胡雪岩问道，“你哪一天走？”

“我随时可以走。”

“好的。等我想一想再告诉你。”

“这样好了，”唐子韶问，“大先生哪天中午有空？”

这要问胡雪岩十二个姨太太中，排行第五的宋娘子，胡雪岩有应酬都归她管，当下叫丫头去问，回话是一连十天都不定，而且抄了一张单子来，哪天人家请，哪天请人家，写得清清楚楚。

“你问我哪天中午有空，为啥？”

“是月如，总想弄几个菜孝敬大先生。我想不如请大先生来便饭，有什么交代蓉斋的话，顺便就可以告诉我了。”

听这一说，胡雪岩心里高兴，因为不但可以看看月如，而且也很想吃月如所做的菜，于是拿起单子来，仔细看了一会说：“后天中午的两个饭局，我都可以不去。就是后天中午好了。”

“是，是。”唐子韶又说，“请大先生点几个菜。”

原来月如本在厨房中帮忙，虽非灶下婢，也只是往来奔走，传递食盒，只是她生性聪明，耳濡目染，也做得一手好菜。当初胡雪岩挑这个貌不出众的丫头送唐子韶，就因为他讲究饮饌，而她善于烹调之故。这三年来，唐子韶拿《三荒十月愆余》、《随园食单》中开列的食谱，讲给月如听了，如法炮制，复加改良，颇有几味连胡家的厨子都佩服的拿手菜，只是月如颇自矜其手艺，不肯轻易出手，因而不大为人所知而已。

“月如的菜，样样都好，不过有几样做起来很费事。”

“不要紧。大先生尽管吩咐。”

胡雪岩点点头说：“做一样核桃腰子。”

这就是颇费工夫的一样菜。先拿羊腰或猪腰用盐水加生姜煮熟，去膜切片，再挑好核桃肉剥衣捣烂，与腰片拌匀，下锅用极小的火，不停手地炒，直到核桃出油，渗入腰片，再用好酱油、陈酒、香料烹透。是下酒的妙物。

“还有呢？”

“有一回月如做来孝敬老太太的蒸蛋，也不错。”

“喔，那是三鲜蛋，不费事，还有呢？”

“我就想到这两样。”胡雪岩又说，“菜千万不要多，多了糟蹋。再说，一个人的工夫到底有限，菜多了，照顾不到，味道总不免要差。”

“是，是。后天中午，请大先生早早赏光。”

唐子韶就住在公济典后面，分租了人家一进房子，三楼三底，前后厢房，后厢房朝东的一间，月如用来做厨房。楼上外面两间打通，作起坐之用，最里面一间，才是卧室。

胡雪岩一到，接到楼上去坐，雪白铜的火盆，生得极旺，窗子是新糊的，虽关紧了，屋子里仍旧雪亮，胡雪岩卸了玄狐袍子，只穿一身丝棉袄，仍旧在出汗。

坐定不久，楼梯声响，上来的月如，她上身穿一件紫色湖绉袄裤，下面是散脚的贡呢夹裤——胡雪岩最讨厌年轻妇女着裙子，胡家除了胡老太太，全都是袄裤，月如也是如此。

见了胡雪岩，衿衽为礼，称呼一直未改，仍旧叫“老爷”，她说：“发福了，气色更加好，红光满面。”

“红光是太热的缘故。”胡雪岩摸着脸说。

“老爷穿的是丝棉，怪不得了。”月如转脸向唐子韶说，“你快去看看，老爷的衣包里面，带了夹袄裤没有？”

“对，对，”唐子韶猛然拍一下自己的额角，“我早该想到的。”说着，起身就走。

于是，月如坐下来问老太太、太太，当家的大姨太太——姓罗行四，家住螺蛳门外，因而称之为“螺蛳太太”。再就是“少爷”、“小姐”，一一问到，唐子韶已经从胡雪岩的跟班手里，将衣包取来了。

“老爷，”月如接过衣包说道，“我伺候你来换。”

当着唐子韶，自然不便让她来执此役，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自己来。”

“那就到里面来换。”

月如将胡雪岩引入她的卧室，随手将房门掩上。胡雪岩便坐在床沿上，脱棉换夹，易衣既毕，少不得打量打量周围，家具之中只有一张床最讲究，是张红木大床，极厚的褥子，簇新的丝棉被，雪白的枕头套，旁边摆着一枚蜡黄的佛手，拿起来闻一闻，有些桂花香，想来是沾了月如的梳头油的缘故。

“换好了没有？”房门外面在问。

“换好了。”

“换好，我来收拾。”接着，房门“呀”地一声推开，月如进来将换下的丝棉袄袴，折齐包好。

胡雪岩这时已走到外面，正在吸水烟的唐子韶站起来问道：“大先生，是不是马上开饭？”

“好了就吃。”胡雪岩问道，“你啥辰光到湖州？”

“今天下半天就走。”

“喔，那我要把交代蓉斋的话告诉你，第一，今年丝的市面不大好，养蚕人家，今年这个年，恐怕很难过，你叫他关照柜台上，看货稍微放宽些。”

“是的。”

“第二，满当的丝不要卖——”

“满当的丝，大半会发黄，”唐子韶抢着说，“不卖掉，越摆越黄，更加不值钱了。”

“要卖！”胡雪岩说，“也要先把路脚打听打听清楚，如果是上海缫丝厂的人来收，决不可卖给他们。”

“是的。”唐子韶答应着，却又下了一句转语，“其实，他们如果蓄心来收，防亦无从防起。”

“何以见得？”

“他们可以收了当票来赎啊！”

“我就是要这样子。”胡雪岩说，“人家赎不起当头，当票能卖几个钱，也是好的。”

“大先生真是菩萨心肠。”唐子韶感叹着说。

“也不是啥菩萨心肠，自己没有啥损失，能帮人的忙，何乐不为？说老实话，一个人有了身价，惠而不费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好做，只在有心没有心而已。”

“大先生是好心，可惜有些人不知道。”

“何必要人家晓得？惠而不费而要人家说一声好，是做官的诀窍，做生意老老实实，那样做法，晓得的人在背后批评一句沽名钓誉，你的金字招牌就挂不牢了。”

“是，是。大先生真见得到。不过——”

“你不要‘白果’、红枣的，谈得忘记辰光！”月如大声打断他的话，“开饭了。”

抬头看时，已摆满了一桌的菜，除了胡雪岩所点的核桃炙腰与三鲜蛋以外，另外蒸的是松子鸡，炒的是冬笋鱼，烩的是火腿黄芽菜，再就是一大碗鱼圆莼菜汤与杭州到冬天家家要制的腌菜。

“老爷吃啥酒？”月如说道，“花雕已经烫在那里了。”

“好，就吃花雕。”

斟上酒来，月如又来布菜，“我怕方裕和的火腿，老爷吃厌了。”她说，“今天用的是宣威腿。”

“你的话也说得过分了，好火腿是吃不厌的。”胡雪岩挟了一块宣威腿，放在口中，一面咀嚼，一面说道，“谈起宣威腿，我倒说个笑话你们听听。盛杏荪最喜欢吃宣威腿，有人拍他马屁，特为托人从云南带了两条宣威腿，送到他电报局，礼帖上写的是‘宣威腿一双’，这一来已犯了他的忌讳——”

“盛杏荪名字叫盛宣怀。”唐子韶乘间为月如解释。

“犯他的忌讳，他自然不高兴啰？”月如问说。

“是啊！”胡雪岩答道，“当时他就发脾气：‘什么宣威不宣威腿的？拿走！拿走！’过了几天，他想起来了，把电报局的饭司务叫了来问：‘我的腿呢？’饭司务听懂

了，当时回报他：‘大人的两条腿，自己不要，局里的各位老爷把大人的两条腿吃掉了。’”

胡雪岩说得极快，像绕口令似的，逗得月如咯咯地笑个不停。“笑话还没有完。”胡雪岩又说，“盛杏荪这个人很刻薄，专门做得便宜卖乖的事。有人恨在心里，存心寻他的开心，叫人送了一份礼去，礼帖上还是‘宣腿一双’。看那两条火腿，墨黑，大小比不上金华腿，更不要说宣威腿了。心想，这是啥火腿？就叫了饭司务来看。”

“饭司务懂不懂呢？”月如又问。

“饭司务当然识货，当时就说：‘大人，你的这两条腿是狗腿！’”

这一来，月如自然又大笑，笑停了说，“原来是‘戍腿’！我也只听说，没有见过。”

“本来就难得见的。”唐子韶说，“一缸火腿当中，只摆一条‘戍腿’，为的是取它的香味。”

“狗肉是真香。可惜老太太不准进门。”胡雪岩转脸看着月如说，“老太太常常提起你炖的蛋，你明天再弄一碗去孝敬孝敬她。”

“唷！老太太真是抬举我。她老人家喜欢，我天天做了送去。”

“蒸蛋要现蒸现吃。”唐子韶有个更好的办法，“倒不如你把诀窍传授了小刘妈，老太太想吃就有，多少好？”

原来胡家也仿佛宫中那样，有好几个小厨房，胡老太太专用的小厨房，归小刘妈管，诀窍传了给她，就省事得多了。

“子韶这话，通极。”胡雪岩深以为然，“月如，我倒要问你，凡是蒸蛋，不管你加多少好作料，端上桌来，总归上清下浑，作料沉在碗底，结成绷硬一块。只有你蒸的这碗三鲜蛋，作料都匀开在蛋里面，嫩而不老，诀窍在哪里？”

“诀窍是分两次蒸——”

月如的方法是，第一次用鸡蛋三枚，加去油的汤一茶杯、盐少许，打透蒸熟，就像极嫩的水豆腐，这时才加作料、火腿屑、冬菇屑、虾仁之类，另外再打一个生鸡蛋，连同蒸好的嫩蛋，一起打匀，看浓淡酌量加冬菇汤。这样上笼蒸出来的蛋，就是此刻胡雪岩所吃

的三鲜蛋。

“凡事说破不得。”唐子韶笑道，“说破了就不值钱了。”

“不然。”胡雪岩说，“光晓得诀窍，不用心、不下工夫，弄出来也是个‘三不像’，更不必说胜过人家。月如，你说我这话是不是？”

月如听了他的话，心里很舒服，绽开的笑容很甜，“老爷这么说，就趁热再吃点。”说着，用汤匙舀了一匙，伸到胡雪岩口边。

“我自己来。”胡雪岩捏住她的手，不让她将汤匙送入他口中。

见此光景，唐子韶便回头关照侍席的丫头：“你替我盛碗饭来，吃完了，我要赶上船，辰光已经很局促了。”

“两点钟。”

“呃，这倒是要快了。已经一点过头了。现在小火轮拖航船，一拖七八条，到时候不等的。”

于是唐子韶匆匆吃完了饭，向胡雪岩告辞，月如要送他下楼，到得楼梯口，却让唐子韶拦住了。

“你陪陪大先生。辰光够的，航船一定赶得上。去了总有三天耽搁，你火烛小心。”

“我晓得，你放心去好了。”月如又叫那丫头，“你送老爷下楼，就到厨房里去帮陈妈的忙，这里有我。”

月如说完了，却仍站在原处，直待脚步声消失，方始回身，顺手把楼梯间的门关上，活络门闩一拨，顿时内外隔绝。

胡雪岩心中一动，这倒有点像《金瓶梅》开头的那种情形了。“胡大先生”变了“西门大官人”，不过唐子韶虽说看起来像王婆，倘或航船赶不上，回家来撞见了，一下变成了武大郎，那不是开玩笑的事。

“会不会唐子韶起黑心，做好仙人跳的圈套要我来钻？”胡雪岩在心中自问，同时抬眼去看月如的脸色。

她的脸色很平静，使得胡雪岩心里也平静了，想想唐子韶即令“起黑心”，也还没有

这样的胆子。月如更没有理由陪唐子韶扮演仙人跳，看起来是有所求，出此下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想着，心思便野了，“月如，”他说，“我好懊恼，不该把你许给老唐的。”

“为啥？”

“还要我问？”胡雪岩捏着她的手说，“你是不是装糊涂？”

“我不是装糊涂，我是怨我自己命苦。一样是做小，为啥不配住‘十二楼’？”

胡雪岩造了一座走马楼，共分十二区，安置十二个姨太太，所以这座走马楼又称十二楼。

听她话中有怨怼之意，胡雪岩便即说道：“你也不要怪我。哪晓得你今天会是这样的！”

“我怎样？月如还不是月如？”

“苏秦不是旧苏秦。女大十八变，不过人家没有你变得厉害。你除了——”胡雪岩将话咽住了。

月如却要追问：“除了什么？除了会弄几样菜，没有一样中老爷的意的。”

“样样中意。除了——”

“喏，说说又不说了。我顶不欢喜话说半句。”

“你不动气，我就说。你美中不足的是，一双大脚。”

“脚大有什么，李中堂的老太太就是一双大脚。”

李中堂是指李鸿章。据说李瀚章当湖广总督时，迎养老母，李鸿章亦先期由天津赶到武昌去迎接，官船靠岸，码头上挤满了一城文武。上岸到总督衙门，顶马、跟马几十匹，职事衙牌加上“导子”，长到前面鸣锣喝道，后面听不见。李太夫人的绿呢大轿，左右扶轿杠的是两个当总督的儿子，倾巷来观的武昌百姓，无不羡慕，说“李老太太真好福气。”

那李老太太自然也很得意，得意忘形，不知不觉间将脚尖伸出轿帘以外，原来李老太

太是天足，看热闹的百姓，不免窃窃私议，李鸿章发觉了，自不免有些窘，当下向轿中说道：“娘，请你把脚伸进去，露出来不雅观。”

谁知一句话恼了李老太太，实在也是因为她最恨人家说她大脚，不免恼羞成怒，当时大声说道：“你老子不嫌我大脚，你倒来嫌我！”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笑话，所以月如也知道，胡雪岩便即笑笑说道：“好，好，我不嫌你。”

“实在也没啥好嫌的。你不晓得大脚的好处。”

“喔，你倒说说看。”

月如眨着眼思索着，突然脸一红，而且白了他一眼说：“偏不告诉你。”

胡雪岩心里有点发痒，笑嘻嘻地说道：“你倒把脚伸出来让我看看。”

“不要！”月如答得很简洁，同时将一双脚往椅子后面缩了去。

于是胡雪岩又想到了《金瓶梅》，很想照西门庆的办法，故意拂落筷子，俯身去捡时，便好捏一捏她的脚。不道念头还未转定，月如却开口说话了。

“我的一双脚，你总看得见的。”

“喔，”胡雪岩问，“啥辰光？”

月如不答话。

“月如，”胡雪岩伸过手去，握着她的手说，“你坐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你坐在那里，不也好说？”

“不！这话要‘咬耳朵’才有味道。”

杭州话“咬耳朵”是耳语之意，“又没有人，要咬啥耳朵？”月如话虽如此，还是将一张红木圆凳移了过来，坐在胡雪岩身边。

胡雪岩将左手伸了过去，揽着她那又细又软的腰，凑过头去，先好好闻一闻她的头发，然后低声说道：“你现在就去洗脚，好不好？”

“不好！”月如很快地回答。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

“不错，我说过的。不过不是今天。”

“那么，哪一天呢？”

月如不答，但任由胡雪岩越搂越紧，却并无挣拒之意，好久，才说了声：“好热。”接着略略坐直了身子，伸左手去摘衣钮，从领子到腋下那一颗，都解开了，衣襟半掀，芴泽微闻，胡雪岩坐在她的右面，要探摸她的胸前，只是一举手之劳，但他宁愿先把话问清楚。

“你为什么不说话？”

“叫我说啥？螺蛳太太晓得了，我怎么还有脸到元宝街？”

“她从哪里去晓得？跟我出来的人，个个都是嘴紧的人。”

月如又不做声了，看样子是肯了，胡雪岩便耐心地等着。

“我炖了鸭粥在那里，要不要吃一碗？”

“等歇再吃。”胡雪岩站起身来，顺手拉了她一把。

月如收拾了床铺，又洗了手，然后开楼门叫丫头从厨房里将一锅鸭粥端了来。随即遣走丫头，亲手盛了一碗捧给胡雪岩，她自己也盛了半碗，在一旁相陪。

“老爷，”月如闲闲问道，“是不是说甘三家的管总，要来个大扳位？”

“是啊！老唐到德清就是商量这件事去的。”

“你预备把老唐调到哪里？”

“这还不晓得。”

“怎么你会不晓得呢？”

“‘凭天断’我怎么会晓得？”

“啥叫‘凭天断’？”

“抽签。”胡雪岩答说，“廿三家典当分做大中小三等，分等抽签。譬如顶大的有八家，这八家的管总合在一起抽签，抽到哪里是哪里。”

“这样说，老唐抽到苏州到苏州，抽到镇江到镇江？”

“不错。”

听得这话，月如将筷子一放，掩着脸踉踉跄跄地奔回卧室。胡雪岩大吃一惊，随即也跟了进去，只见她伏在床上，双肩耸动着在哭。

“月如，月如！”

他尽管推着她的身子，她却不理，但哭声仿佛止住了。

“你到底为啥？无事端端地哭得好伤心。”

“我怎么不要伤心？”月如脸朝里床口发怨言，“你死没良心！把我骗到手，尝过新鲜了，马上想这么一个法子！叫老唐带着我充军充到外县，你好眼不见为净！”

“这是从哪里说起？”胡雪岩不由得失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把毫不相干的两桩事情扯在一起！”

“哪里是毫不相干？老唐调到外县，我自然要跟了去，你好像一点都不在乎，玩过就算数了。”

这番指摘，不能说她没有道理，胡雪岩细想了一会说道：“你也不一定要跟老唐去，我替你另外买一幢房子。”

“做你的小公馆？”

“也不是啥小公馆——”

胡雪岩有些词穷了，月如却毫不放松。

“不是小公馆是啥呢？”她说，“就算作为是老唐买的房子，我一个人住在杭州，别

人问起来，我怎么回复人家？而且你要来了，总归有人晓得的，跟你的人不说，自然会有人到螺蛳太太面前去说，总有一天带了人打上门来。那时候我除了投河跳井，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话说得驳不倒，胡雪岩愣了好半晌说：“月如，你晓得的，廿三家管总调动的事在前，我们今天会睡在一床，是我连昨天都没有想到的事。本来是两桩不搭界的事情，现在倒好像扯在一起了。你倒说说看，有啥好办法？”

月如故意沉吟了一会，方始说道：“办法是有。先要问你，你是只想今天捡捡便宜呢，还是仍旧要我？”

“仍旧要你。”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原样不动。”

“怎么叫原样不动？”

“别家的管总，你尽管去调动，老唐仍旧管公济，”月如又说，“老唐是帮你管典当的头脑，跟别家不同，他不动是说得过去的。”

“那怎么说得过去？一有了例外，大家不服。”

“那就大家不动。”月如又说，“我是不懂做生意，不过照我想，做生意全靠人头熟，忽然之间到了陌生地方，两只眼睛墨黑，等到你看清楚，生意已经让别家抢走了。”

胡雪岩心里七上八下，盘算来盘算去，苦无兼顾的善策，最后叹口气说：“只好大家不动。”

唐子韶的“美人计”，元宝街的下人很快地都知道了，不过胡老太太治家极严，将“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句俗语，奉为金科玉律，所以没有人敢到十二楼去说这个秘密。

但近处未传，远处却传到了，古应春以抑郁的语气，将这件事告诉了七姑奶奶，而七姑奶奶不信。

“小爷叔不是这种人。如果为了女人会把生意上商量好的事，推翻不算，小爷叔哪里

会有今天这种场面，老早败下来了。”

“我懒得跟你争。好在他就要来接左大人了，你不妨当面问问他。”

“我当然要当面问他。”七姑奶奶继续为胡雪岩辩护，“廿三家典当管总仍然照旧，一定有他的道理。小爷叔的打算不会错的。”

第二天，胡雪岩就到了，仍旧住在古家，应酬到半夜十一点多钟才跟古应春一起回家，七姑奶奶照例预备了消夜在等他们。

把杯闲谈之际，七姑奶奶闲闲问道：“小爷叔，你廿三家典当管总调动的计划，听说打消了，是为啥？”

“嘻，七姐，请你不要问了。”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勃然变色，立即问说：“为啥不要问？”

“七姐，有趣的事，大家谈谈，没趣的事谈起来，连带你也不高兴，何苦？”

“这样说，是真的了。真的姓唐的做了圈套，请你胡大先生去钻。小爷叔，你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

说到“糊涂”二字，嘴已经歪了，眼睛也斜了，脸红如火，古应春叫声：“不好！”赶紧上前去扶，七姑奶奶已在凳子上坐不住，一头栽在地上，幸好地上铺了极厚的波斯羊毛地毯，头没有摔破。

“是中风！”胡雪岩跳起身来喊道，“来人！”

于是一面叫进人来，扶起七姑奶奶，一面打发人去延医——胡雪岩关照去请在咸丰年间曾入宫“请脉”，号称太医的曹郎中，但古应春相信西医，且有一个熟识的医生，名叫艾礼脱，所以另外派人去请。

时已夜半，叩门将医生从床上叫起来，自然得费些工夫。古应春倒还沉得住气，反是胡雪岩异样地焦急不安，望着躺在软榻上，闭着眼“呼噜、呼噜”只在喉间作痰响的七姑奶奶，搓着手蹀躞不停。他知道七姑奶奶是听到他做了没出息的事，气恼过度，致生此变。倘或不治，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会一辈子疚歉在心，日子还过得下去？

好不容易将医生等到了，先来的是艾礼脱，一看姑奶奶躺在那里，用英语跟古应春说中风的病人，不宜横卧。古应春随即叫两名仆妇，把七姑奶奶扶了起来，靠在安乐椅上，左右扶持。西医看病，没有“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艾礼脱打开皮包，取出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关照古应春解开七姑奶奶的衣钮，拿听筒按在她胸前听心跳。诊断完了，撬开牙关，用温开水设法将他带来的药丸，让她吞了下去。然后告诉古应春，六小时以后，如能苏醒，性命可保，他天亮后再来复诊。正在谈着，曹郎中到了，艾礼脱脸色不大好看，抗议式地对古应春说，看西医就不能看中医。这一下，让古应春为难了，跟胡雪岩商量，应该怎么办？

“你相信西医，自然是你作主。曹郎中，病情他照看，方子由他照开，不吃他的药就是了。”

“不错，不错！这法子好。”古应春照他的话办。

艾礼脱的本领不错，到了天亮，七姑奶奶居然张开眼睛了，但胡雪岩却倦得睁不开眼睛。

“小爷叔，你赶紧去睡一觉，下午还要去接左大人。”古应春说，“尽管放心去睡，到时候我会叫你。”

“能放心睡得着倒好了。”

“小爷叔，死生有命，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你不必担心。”

话虽如此，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双眼虽涩重得睁不开，睡却睡不好，时时惊醒，不到中午就起身了。

“艾礼脱又来看病，说大致不要紧了，不过风瘫恐怕不免。带病延年，活上十几年的也多是。”古应春说道，“小爷叔办正事去吧，可惜我不能陪你，见了左大人，代我说一声。”

“好，好！我会说。”

左帅临任

左宗棠等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方始出京，奉准回籍扫墓，十一月廿五日到湖南省城长沙，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郭嵩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有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当咸丰八 years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一切独断独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忽然听见辕门放铙，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午时炮”，便问是怎么回事？听差告诉他：“左师爷拜折。”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左都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都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当下先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进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燮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定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折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折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潘祖荫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定专差赍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奈何。

哪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还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责以外，且四次上奏折，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所以狠狠心不顾感谊友情，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使，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队，不意为官兵所戕，因而引起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杀害情由，据实奏报，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

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诒来关说。朱孙诒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些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份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去看郭嵩焘，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有很难听的话，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

郭嵩焘气得半死，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只好自怨命中注定。后来刘锡鸿果然处处跟他为难，而且大吵大闹，不顾体统，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形容共事为“鬼噪于室，狐啸于梁”，公使馆的上下不安，可想而知。

其时刘锡鸿已调充驻德公使，可以单衔上奏，彼此互劾，而由于刘锡鸿有李鸿藻撑腰，占了上风。李鸿藻的门下，赫赫有名的“翰林四谏”之一张佩纶，上奏“请撤回驻英

使臣”。郭嵩焘大为泄气，一再求去，终于在光绪五年七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不过刘锡鸿亦同时垮台，改派郭嵩焘所欣赏的李凤苞使德。这是李鸿章力争的结果。

郭嵩焘在英国博得极好的声望，所以于郭之去，多表惋惜。郭嵩焘元配早死，继室下堂，只带了个姓梁的姨太太赴英，照她的身份是不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竟亦破例特许。但在英国如此，回国后郭嵩焘自知李鸿藻这班人不会放过他，而且已六十二岁，因而决意引退，一到上海即称病，不回京复命，而请开缺，终得如愿以偿，回湖南后住在长沙。身虽在野，并不消极，关于时政，特别是洋务方面，常跟李鸿章、曾国荃书信往来，细作讨论。日子过得也还闲适。

这一年——光绪七年，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一件是二月间，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洋饭碗”记恨在心，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刘锡鸿自不量力，出以此举，自然是自讨没趣，上谕斥责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

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排场阔极，顶马、跟马、高脚牌、前呼后拥一顶绿呢大轿，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双眼花翎，身穿四开襖袍黄马褂，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恪靖侯。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清道等候。湖南省的藩、臬两司、候补道等等，亦来站班。可是郭家双扉紧闭，拒而不纳，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轿，由戴红顶子的“材官”上门投帖。

“不敢当，不敢当！”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打千说道，“请大人回驾。”

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点都不生气，和颜悦色地答说：“你跟你家老爷去回，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便衣不恭敬，所以穿了官服来的。”

门上一进去，久无消息，首县看“爵相”下不了台，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说是“如果不见，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请他体恤下情。”总算说动了郭嵩焘，开正门迎接，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

“老哥！”左宗棠见面便说，“宗棠无状，特来请罪。”接着，拂一拂马蹄袖，捞起四开襖袍下摆，跪了下去。

“不敢，不敢！”郭嵩焘也只好下跪答礼。

随从官员，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也不解释是为了军

饷，“有土斯有财”的缘故，只连声：“是我该死，是我荒唐。”

左宗棠一向健谈，谈西征、谈边防、谈京里的新闻，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郭嵩焘也不便像督抚会客那样“端茶碗送客”，便只好留饭。

随从倒是有首县办差，从长沙第一家大馆子玉楼东去叫了酒席来，在附近的关帝庙接待，左宗棠却必须是郭嵩焘的家庖，才是待客之道。好在湘军出身的达官，除了胡林翼以外，都不甚讲究饮食，左宗棠喜欢吃狗肉，称之为“地羊”，有此一味，加上腊味，再炒一盘去骨的东安鸡，在他便是盛饌了。

一顿饭吃到未末申初，左宗棠方始兴尽告辞。临行时做个手势，材官递上一个红封套，左宗棠双手奉上，口中说道：“不腆之仪，聊助卒岁，务请赏收。”

郭嵩焘不肯收，左宗棠非送不可。当着好些湖南的文武官儿，郭嵩焘觉得起了争执，有失体统，便收了下来，不过，心里已经打算好了，拆开封套一看，是阜康钱庄所出的一万两银票，当即提起笔来批上“注销”二字，拿个信封装了，送到左宗棠的行辕。照道理是要回拜的，郭嵩焘也免了这套俗礼。左宗棠到头来，还是讨了个没趣。

十二月初二到湘阴，当天晚上，就收到一道由湖南巡抚衙门派专差送来的军机处的“廷寄”。

廷寄中说，有人参劾湖广总督李瀚章“任用私人，纵容劣员，该省防军缺额，虚糜帑金，贻害地方，李瀚章本人黠货无厌，民怨日深。”原奏胪列了李瀚章许多劣迹，其中情节重大者四款：

一，湖北全省厘金，岁收三四百万，报部则仅四万。

二，竹木税年收百万，报部仅三万。湖广总督衙门每日用银七百五十两，即在此中开支，年耗帑银二十七万余两。

三，以公家轮船，载运私货，公然贩卖。

四，李瀚章在扬州、芜湖均设有当铺。

清朝的规制，凡是督抚被参，视情节轻重作不同的处置。情节较重者，常由京里特派大员，至少是尚书，且须资格较被参督抚为深的，前往查办。为了防备被参督抚事先湮灭证据，所以明发上谕中只说派某人往某地出差，所谓“某地”绝非被参督抚所管的省份，

譬如说派到四川出差，湖北是必经之地，一到武昌，立即传旨，随带司员马上动手，封库的封库，查账的查账，来他一个措手不及。

情节轻微，或者有意把案情看得不重，便就近派官阶资格较高者查办或查复。左宗棠奉到的上谕是：“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这是查复，不是查办，可是左宗棠不理这一套。

十二月十三日到武昌时，李瀚章已经接到李鸿章的通知，知道左宗棠要来查案。须先示意布政使銜候补道杨宗濂告假回籍。此人在咸丰末年，以户部员外郎在原籍江苏金坛办团练。同治元年，江苏仕绅凑集了十八万银子，雇用英国轮船到安庆，接淮军到上海打长毛时，杨宗濂就是往来奔走接头的人，以此渊源，与李鸿章的关系很深，李鸿章剿捻军那两年，杨宗濂替他管过营务处。以后一直在湖北当道员，李氏兄弟相继督鄂，杨宗濂由“李二先生”的部属变为“李大先生”的部属，管理汉口“新关”。

“关差”一向是好差使，汉口是长江的第一个大码头，收入以竹木税为大宗。西南深山中的木材，以湘西辰州为集散地，扎成“木排”，由沅江入洞庭湖，经岳阳入长江，在汉口交易。左宗棠早就听湘西的“排客”谈过，汉口“新关”收竹木税的种种弊端，所以一到武昌，就要找杨宗濂。

由于是奉旨查案，所以左宗棠跟李瀚章不作私人的交往，在行辕以一角公文咨湖广总督衙门，“请飭杨宗濂到案备询”，而复文是“该员业已告假回籍，无从传飭”。

这一下左宗棠大为光火，用“札子”下给汉黄德道及武昌府，“催令杨宗濂”迅赴江宁问话。一面出奏：“臣前次回湘，路过新关，杨宗濂避而未见，此次又先期告假回籍，是否有规避，虽未可知，而查询杨宗濂素日声名平常、性情浮动，则众论相同，无代其剖白者。”至于经收竹木税有无弊端，“应俟查取票根底簿，传杨宗濂到案质询，方昭核实。”接着声明：因为须赴两江接任，所以传杨宗濂到江宁备询，同时以“贪鄙狡诈”的考语，请旨将杨宗濂“先行革职，听候查办”。

此外汉黄德道何维键、候补知府李谦，都是李瀚章的私人，左宗棠亦毫不客气，对何维键以“庸软无能”四字考语，奏请“开缺送部引见”，意思是请慈禧太后亲自考查，对李谦则谓之“性善圆通，难期振作”，请旨交湖北巡抚彭祖贤“察看”。

奏折中还将李瀚章训了一顿，他说，李瀚章一门，遭逢圣时，功名大显，亲党交游，能自立的亦颇不乏人。不过依附者亦很多，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辗转依附，久而久之恃势妄为，官府处置为难，不能不作姑息，乡里受其欺凌，亦惟有敢

怒而不敢言。由于“贤者不肯规之以正、懦者畏其忌嫉，谣诼纷兴、事端迭起，洵非家门之福。宜以身作则，毋与乡邦人士争势竞利，遇事敛抑，免为怨府。其李鸿章、李瀚章所难尽言者，臣等忝仕疆圉，亦当尽心化诲，俾知以义为利、如思保世承家，为报国之本，则李氏亲友之福，亦李鸿章、李瀚章一门之福也。”

话说得很不客气，但左宗棠自以为对李瀚章多所开脱，帮了他很大的忙。十二月十九日拜发奏折以后，随即坐长江轮船，鼓棹东下，到江宁拜印接任。

因为如此，使得胡雪岩扑了个空。原来左宗棠原先的计划是，回湖南原籍祭祖扫墓以后，南下由广东至福建，自厦门坐特派的南洋兵舰到上海，再转江宁接任。这是为了一履旧日百战立功之地，同时还有“南洋大臣”巡海之意。不想一到湘阴，有奉旨查复李瀚章纵容劣员一案，前后耽误了十一天，不能不走捷径，在年前赶到江宁接任。

“既然如此，小爷叔你回杭州过年吧。”古应春说，“过了年，我陪小爷叔专程到南京去一趟。”

“也只好这样子。不过，七姐的病，我实在不放心。”

“不要紧的。人是醒过来了，只要慢慢调养，逐渐会好的。医生说，中风这种病，全靠调理。将来总归带病延年了。”

胡雪岩跟七姑奶奶情如兄妹，看她人虽醒了，却还不能说话，不过人是认得的，一见双泪交流，嘴唇翕动，不知多少有苦难言，胡雪岩忍不住也掉眼泪。

“小爷叔，小爷叔，千万不要如此。”古应春劝道，“这样子反让病人心里难过。”

胡雪岩点点头，抹掉眼泪，强作欢颜，坐在病榻前向七姑奶奶说道：“七姐，年底下事情太多，我不能不走。你慢慢调养，我记得你的八字上，说你四十四岁有一关，来势虽凶，凶而不险，过了这一关，寿至七十八。今年年内春，算壬午年，你正好四十四，你这一关应过了，明年秋天，老太太等你来吃寿酒。”

七姑奶奶口不能言，却听得懂，只在枕上摆头，表示会意。

“还有句，七姐，那种荒唐事情，偶尔一回，以后决不会再做了。”

七姑奶奶致疾之由，便是由于气恼胡雪岩的荒唐，所以这句对她是最好的安慰，居然

含着泪笑了。

离了病榻，打点回乡，当天晚上，古应春为胡雪岩饯行，只为七姑奶奶在病中，所以在家由厨娘备了几味精致的肴馔，也不邀陪客，只是两人对酌。

在餐桌上，采运局的司事送来了一封信，是左宗棠自湘阴所发，告诉胡雪岩因为奉旨赴武昌办案，原来的行程取消，武昌事毕，径赴江宁，约胡雪岩灯节以后，在江宁相会。

此外又托胡雪岩查一件事，说是“江苏司关厘局，及鄂湘皖西为督销局，每月均有专拨之饷，其细数如何，乞为密访见示。”

胡雪岩看完信，沉吟了好一会说：“我看，左大人对李合肥要动手了。”

“喔，小爷叔看出苗头来了？”古应春问道，“怎么样动手法？”

“这还言之过早。而且动手也要看机会，不过左大人现在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原来李鸿章的淮军有好些部队，驻扎在江苏，湘淮军都是子弟兵，先命将，后招募，募兵成营，即以统率将官之名命名，吴长庆所部名“庆字营”，有一营在江苏，“刘六麻子”刘铭传虽已挟其宦囊，在合肥原籍构筑“大潜山房”，饮酒赋诗，大过儒将的瘾，但“铭字营”的番号依旧，不过由李鸿章拿他们一分为二，一部分由记名提督刘盛休统带，驻山东张秋一带，防守运河要口，一部分交福建提督唐定奎率领，驻防江苏、靖江两县，另有铭字先锋马队之营，驻扎江苏宿迁，主要的任务，亦是防运河沿岸一带有警，可以迅速赴援。

李鸿章的淮军中，亦有原为湘军的将领，此人名叫郭松林，他的旧部名为“武毅军”，有十营为江防军，亦驻江阴、靖江境内，有五营为海防军，驻扎上海、宝山两县境内。

这些部队，都由江苏发饷。所谓“司关厘局”，司指藩司，关指海关，厘指厘金，局指捐局、税局以及淮盐督销局。

两淮出盐，盐课收入为两江一大财源。但上江安徽、下江江苏两省的人吃不完两淮的盐，所以淮盐有指定的销售地区，称为“引局”，分布在鄂、湘、西、皖四个省份，西非山西而是江西。这四省都有淮盐督销局，收入亦归两江。

“也不回杭州查，也不叫采运局去办，我有个极方便的法子。叫老宓写信到各处问一

问，就差不多了。”

胡雪岩口中的“老宓”，名叫宓本常，宁波人。他是阜丰雪记沪庄的档手，沪庄是阜丰总号，由他分函各地阜丰联号一查“司关厘局”近几个月汇款到淮军后路粮台的数目，每个月的负担，大致就可以算出来了，确是个很方便的办法。

“不过，”古应春说，“既然左大人是要攻李合肥，这件事就要隐密，这样子做法，会不会有风声传出去？”

“有啥风声传出去？”胡雪岩说，“譬如，你是南昌阜丰的档手，我问你江西淮盐督销局每个月汇到江宁淮军后路粮台的款子有多少，你怎么会想到这是左大人要查了有作用的？”

“不错，不错。我是知道了有这么件事，才会顾虑。不知道，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小爷叔，既然各处都是汇到江宁，那又何必费事，只要江宁阜丰查一查，总账不就出来了？”

“啊！啊！”胡雪岩在自己额头上拍了一下，“脑筋不灵了！‘脱裤子放屁’，真是多余的。”

于是第二天在上船之前，胡雪岩就办好了这件事，只不过写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左宗棠，说江苏各处解交淮军后路粮台的款项，似乎除了委托阜丰以外，别无更简易的通汇之法，所以已发函江宁阜丰开单径呈辕门，如有缺漏，另再设法查报。此外叙明，准明年灯节以后，到江宁叩谒。一封是写给江宁阜丰的档手，照办其事。

“小爷叔，”古应春问，“开年什么时候来？”

“总在上灯前后。”

“好！到时候我陪小爷叔一起到南京。”

“我当然巴不得你陪了我去，不过，也要看七姐的情形。”

“那时候一定不要紧了。”古应春又说，“阿七得病，小爷叔回去了不必提。过年了，何必让老太太记挂。”

胡雪岩不答，沉吟了好一会，叹口气说：“我实在没有想到，七姐为了我，会这样子在意。”

古应春欲言又止，考虑了一会，终于说了出来：“小爷叔，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索性说吧！阿七为小爷叔担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她常说，树大招风。小爷叔无心结下的怨家，大概不少。这倒还在其次，这几年小爷叔用的人，大不如前，有的本事有限，有的品性不好。她说，她还真不知道小爷叔的眼光，为啥不大灵了。是事情太多太杂，还是精神不济，照顾不到，或者别有缘故？”

胡雪岩脸一红，心知道“别有缘故”四字，是古应春说得含蓄，这“缘故”，说来说去总由于狗皮膏药在作怪。

“七姐为我好，我晓得。不过，她实在也担心得稍微过头了。”胡雪岩又说，“等七姐稍微好一点，你同她说，她说我的毛病，我要仔仔细细想一想，结结实实拿它改掉。”

“小爷叔这么说，阿七心里一定宽得多。”古应春欣然答说。

第五章 胡雪岩事业的贤内助——螺蛳太太

螺蛳太太

胡雪岩这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疚歉之故。

不过，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螺蛳太太”——这个称呼，由来已久，她本姓罗，行四，未嫁以前，是个极能干的小家碧玉，认识她的人，不管老少，都叫她“罗四姐”，算是个尊称。这罗四姐慧眼识英雄，在胡雪岩潦倒的时候，接济过他。可惜胡雪岩已经娶了妻子，彼此虽都有爱慕之意，却无从结合。不久，长毛作乱，纷纷逃乱，音信不通，一别九年，方始重逢。

胡雪岩记得很清楚，那年是同治六年，他已经奉委主持西征采运局，长驻上海。清明之后不久，胡雪岩的旧侣张胖子去世，在静安寺作佛事，他跟古应春夫妇去祭吊时，看见有个在烧香的淡妆少妇，异常面善，却怎么样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

那少妇烧完香，带着个十三四岁的大小姐走了。胡雪岩不死心，悄悄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想，到底是什么人？

静安寺是上海第一古刹，建于吴大帝赤乌十年，地方很大，原有“静安八景”之称，但那时已只剩下“涌泉”一景，涌泉又称沸井，井中之水终年翻翻滚滚，有水沸，上海人说它是个海眼。初礼静安寺的人，少不得都要去望一望。那少妇亦不例外，胡雪岩亦步亦趋地跟了过去，装作来看沸井的游客，驻足不行，以观动静。

“阿华，当心，当心，跌到井里，把你小命送掉！”

原来那大小姐探头下望沸井，走得很近，身子又往前倾，这个动作很危险，所以那少妇大声警告——一口杭州话帮胡雪岩敲开了记忆之门，又惊又喜地在想，这不是罗四姐？

本想冒叫一声，证实了再上前招呼。但游客甚多，而上海的风气虽然比较开通，也还不到西洋人男女可以在稠人广众间公然招呼的程度，因而考虑了一下，回头关照书僮桂生，赶快将七姑奶奶所带来的小大姐叫一个来，越快越好。

桂生飞奔而去，他亦不必先告诉七姑奶奶，在七姑奶奶带来的两个小大姐中，找到跟他比较好的彩凤，说一声：“跟我来，有要紧事，快，快！”

彩凤只当他闯了什么祸，急急忙忙跟在他身后，桂生等看到胡雪岩的影子，方始停住脚。

“是我们老爷要叫你。”

“彩凤，”胡雪岩悄悄指点，“你上去问她，是不是杭州的罗四姐？如果她说是，你就说我们奶奶是胡老爷的亲戚，请她跟你们奶奶去见一见。”

彩凤很伶俐，想了一下问：“如果她不肯去呢？”

“你就回过头来看我，她就一定肯去了。”

果然，一如胡雪岩的估计，只见彩凤上前搭话时，仿佛有难以沟通的情状，然后是彩凤先回头来看胡雪岩，接着是那少妇随着她的视线所示来搜索，遥遥望去，显得相当震动似的。

胡雪岩知道成功了，赶紧转身直奔作为堂客休憩之地的一座禅房，找到七姑奶奶的另一个小大姐，关照请她的主母出来叙话。

“七姐，我同你谈过的罗四姐，你还记得记不得？”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记得。”

“她今天在这里，我叫彩凤‘假传圣旨’，说你同我是亲戚，请她来见面。马上就要来了。七姐，你请她到你那里去，仔仔细细问问她，她好像居孀在那里。”

“好，好！”七姑奶奶连连答应，又问，“小爷叔，你呢？”

“我到钱庄里，有桩要紧事情料理好了，马上来。”

等胡雪岩走了好一会，才看到彩凤领着莲步姗姗一个俏括括的素服少妇，扶着小大姐的肩头，冉冉而来。七姑奶奶性子急，撇开一双大脚，迎了上去。

“是不是罗四姐？”

“不敢当。我姓罗，尊姓？”

“我夫家姓古，娘家姓尤，行七，我们小爷叔叫我‘七姐’。罗四姐你也这样叫我好

了。”

七姑奶奶是直性子，一古脑儿都说了出来，在罗四姐听，却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既是“小爷叔”，何以又叫她“七姐”？但这个疑团，还在其次，眼前有句最要紧的话先要问清楚，才谈得到其它。

“请问，古太太你的‘小爷叔’是哪个？”

“还有哪个？不就是你老早认识的胡雪岩，鼎鼎大名阜康钱庄的老板。”

罗四姐又惊又喜。她也听说过，阜康钱庄的老板，就是从前在张胖子那里做伙计的胡雪岩，一直想打听，苦无机会。不想真的有这回事。

“罗四姐，”七姑奶奶说，“你听我叫他小爷叔，就晓得我们是自己人。你一定要请到我那里去坐一歇。你当年待我们小爷叔的好处，他也跟我说过。等下他也要来的。”

罗四姐心想，胡雪岩倒真是有良心的！就这一转念间，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在翻动了。

“罗四姐，”七姑奶奶催问着，“你肯不肯赏面子？”

“唷，古太太，你的话太客气了。真正不敢当。”

于是七姑奶奶向丧家致意告辞，将罗四姐主婢二人带回家。一看她家的气派，七姑奶奶又热心仗爽，罗四姐决心要结交，因而改了称呼，同时深谈身世。

原来罗四姐当年随父母逃难，转徙千里，流离途中，父母双亡，孑然一身，不是了局，只有择人而事——结伴同行，一共有三家，其中两家都有个尚未婚娶的廿来岁的儿子，当然亦都时时在找机会向她献殷勤。这两家一富一穷，而罗四姐挑了穷的那家，姓程，是独子。

“七姐，我是因为他虽穷，肯上进，只要他肯上进，我就有把握帮他出头。再说，上头只有一个老娘，不比另外一家，父母双全，还有三个兄弟，两个妹妹，嫁过去做媳妇，一定像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

“罗四姐，换了我，也会像你一样，宁愿挑这一位。”七姑奶奶早就发现她鬓边戴一朵白头绳结的菊花，却故意问说，“我们程姐夫呢？几时请过来见一见。”

“不在了。”罗四姐凄然说道，“是前年这个时候去世的。”

“可怜，可怜！”七姑奶奶紧握着她的手，但有无言的慰藉。

“说起来也怪我不好。”罗四姐说，“他学的是刻字匠手艺。有一回他跟我谈起，说是长毛打到杭州的前两年，乡试考举人，他跟他师父一起到考场里去刻题目纸，熬夜熬到天亮，心里在想：‘我也读过书，一样是熬夜，为啥不是去考举人，坐在这里当个低三下四的刻字匠。人家举子写错了字，顶多贴出“蓝榜”，我刻错一个字要打手心，“吃生活”？’”我就说：‘你果然有心，把招牌收起来，好好儿读书。开门七件事都是我管，用不着你费心。’他真的就听我的话，三更灯火五更鸡，闷倒头读书——”

“罗四姐，”七姑奶奶打断她的话问，“你这开门七件事，怎么管法？”

“我绣花。不光是绣花，还替绣庄去收件，到后来做‘小包’，一批绣货包下来，再分给人家去做，日子过得很舒服。七姐，上海滩繁华地方，遍地银子，只要你肯花工夫去捡。不瞒你说，我就不相信，世界上有饿死的人。饿死的人是有的，那是因为有钱买不到米，不是没有铜钱买米。这不一样的。七姐，你说是不是？”

“怎么不是？”七姑奶奶笑道，“你的说法，倒跟小爷叔很像。”她紧接着又问，“后来呢？”

“后来杭州光复了。他同我说，考秀才要到杭州去考，将来举人也是到杭州考，家一搬到杭州，你的这点基础，就要抛掉了。不如捐个监生，下回直接进京去考举人，头一年秋天考中了，第二年春天再考进士。如果在浙江考中了举人，考进士还是要进京。一番手续两番做，反而不划算。我想想不错，凑了二百两银子，替他捐了个监生，他就更加用功了。唉！”罗四姐叹口气，说不下去了。

“用功用出毛病来了？”练达人情的七姑奶奶问说。

“先是吐血。”罗四姐用低幽但很平静的声音说，“他还瞒着我，吐血吐在手帕里，

手帕自己去洗。脸色越来越白，到了下半天，颧骨上倒像搽了胭脂，我懵懵懂懂，还不当它一回事。有一天他有应酬回来，我替他脱袍子，随手在口袋里一摸，摸出一条上有血迹的手帕，才晓得他是痲病。”

“痲病？”七姑奶奶神色紧张，“后来呢？照样还是赶考去了？”

“没有。他这样子怎么能赶考？”

“以后呢？”

以后自然是养病。痲病俗称“馋痲病”，想吃这个，想吃那个，罗四姐总依着他的性子去办，办来了，却又浅尝即止，剩下来的不仅是食物，还有他的歉疚。

“我听人说，痲病只要胃口好，还不要紧，像他那样子，馋是馋得要命，胃口一点都没有。人一天比一天瘦，不过三个月的工夫。唉！”罗四姐又是一声长叹。

七姑奶奶不必再谈她的丈夫，觉得要关心的是罗四姐，“你现在住在哪里？”她问。

“南市。天主教堂后面。”

“日子过得很艰难吧？”

“也还好。”罗四姐淡淡地答说。

“有没有伢儿？”

“没有。”罗四姐口中干脆，内心不免抱歉。

“既无儿女，年纪也离‘老’字还早——”七姑奶奶突然咽住，毕竟还是第一次见面，哪里能谈得那么深。

看看没有话了，罗四姐便即告辞，“七姐，我要走了。”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明天我再来看你。”

“不，不！”七姑奶奶急忙拦阻，“何必等到明天？我们一见如故，你不要见外，在我这里吃了饭，我再拿马车送你回去。”

罗四姐原是没话找话，并没有想走的意思，见她留客之意甚殷，落得将顺。

“七姐的话，一点不错。”她复又坐了下来，“我也觉得我们一见如故。大概是前世的缘分。”

“罗四姐，你说到‘前世的缘分’，我就更不肯放你回去了。”七姑奶奶的心又热了，“你这样子不是个了局。守寡这回事，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我劝你——。”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要劝的是什麼，却无须明言，就会知道。于是很坦率地答说：“我也不想造‘节孝坊’，不过，这回是要好好挑一挑了。”

正在谈着，胡雪岩来了，“果然是罗四姐！”他怔怔地望着她，心中百感交集，有无数的话要说，但都堵在喉头，竟不知说哪一句好。

相形之下，罗四姐反显得比较沉着，站起来说道：“从前我叫你的名字，现在不晓得叫你啥好？”

“你仍旧叫我雪岩好了。”

“这不像样。你现在是大老板，哪里好直来直去叫名字，也忒嫌没分寸。”

“这样好了。”七姑奶奶插嘴说道，“大家都叫他胡大先生，或者大先生，罗四姐，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的，好的。这是尊称。大先生，我们没有见面有九年了吧？”

胡雪岩默默算了一下，“九年！”他说，“虽说九年，同隔世一样。杭州光复之后，左大人叫我办善后，我叫人到处访你，音信毫无，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已经在上海了。”

“喔，怎么会到了上海了呢？”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七姑奶奶心想，罗四姐这一谈身世遭遇，要费好些辰光，她是已听说过了，不必在此白耗工夫，便即起身说道：“罗四姐，小爷叔，你们都在这里便饭，我去料理一下，你们慢慢谈。”

所谓料理，只是交代几句话的事，一是到馆子里叫菜，二是通知古应春，家中有客，胡雪岩也在，晚上有饭局最好辞掉，回家来陪客。然后坐在客厅间壁的小房间中，打开了

房门，一面闭目养神，一面听他们叙旧。

“罗四姐，”她听见胡雪岩在说，“你从前帮过我许多忙。现在我总算立直了，不晓得有啥地方可以帮你的忙，请你尽管说。”

“多谢你。我也还混得落，到我混不落去的时候，再请你大先生帮忙。”

“你一个人这样混也不是一个了局。”

听得这话，七姑奶奶心中一动，悄悄起身，遥遥相望，只见胡雪岩与罗四姐四目凝视，心里在想，他们那一段旧情，又挑起来了。

她猜得不错。胡雪岩觉得九年不见，罗四姐变过了，从前是一根长辫子甩来甩去，走路腰扭得很厉害，左顾右盼，见了陌生人不会脸红的小家碧玉；如今沉静得多了，皮肤也白净得多了，瓜子形的清水脸上，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不似从前那么灵活，但偶尔瞟他一眼，仿佛有无数心事要倾诉似的。

最动人的是堕马髻旁戴一朵白头绳结的菊花——胡雪岩选色，喜欢年轻孀妇，所以这朵带孝白菊花，最逗人遐思。

“这样好不好，”胡雪岩说，“我帮你在杭州开一家绣庄。”

“不！我不想回杭州。”

“为啥呢？”

“在上海住惯了。”

“那么，绣庄就开在上海？”

“多谢你。”罗四姐说，“等我想一想。”

七姑奶奶很想再听下去，但古应春回来了，不能不抢先一步截住他，略略说了生客的来历，方始带他到客厅，与罗四姐见面。

“喔，”罗四姐很大方地衿衿为礼，口中叫一声，“七姐夫。”

是这样亲近的称呼，使得古应春很快地消失了陌生感，像跟熟人那样谈了起来。不久，馆子里送了菜来，相将入席，大家都尊罗四姐上坐，她说什么也不肯，结果依旧是胡

雪岩首座，一张八仙桌，主客四人，各占一方。

“罗四姐会吃酒的。”胡雪岩对七姑奶奶说，“而且酒量好得很。”

“这样说，葡萄酒是太淡了。”七姑奶奶问说，“罗四姐，你喜欢哪种酒？烫花雕来好不好？”

“谢谢。我现在酒不吃了。”

“为啥要戒酒？”七姑奶奶说，“你一个人，正要吃酒，一醉解千愁。”

“你看你！”古应春埋怨地说，“你没有吃酒，倒在说醉话了。人家罗四姐日子过得好好地，何必借酒浇愁？”

“好！算我说错了。”七姑奶奶让步，复又劝客人，“你为我开戒，我陪你吃两杯。”

“不敢当，不敢当。七姐一定要我吃，我就吃。”

“这才好。你说，吃啥酒？”

“你吃啥，我吃啥。”

“我是吃了好玩儿的。只怕你不喜欢。”

七姑奶奶到柜子里取来一瓶薄荷酒，葫芦形的瓶子，碧绿的酒，非常可爱，倒将罗四姐的酒兴引发了。

“我也吃杯薄荷酒。”胡雪岩凑趣，举杯在手，看着七姑奶奶说，“我劝罗四姐开一家绣庄，你们看好不好？”

“大先生，我想过了。”罗四姐接口说道，“多谢你的好意，我是力不从心。本钱虽归你出，也要人手，我一个人照应不过来。”

“那怕什么？请七姐帮你的忙，外场请应春照应。另外我再派两个老成靠得住的伙计给你。你做现成的老板好了。”

“吃现成饭也没啥意思。”

言语有点谈不拢。古应春觉得这件事暂时以不谈为妙，便将话扯了开去，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

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以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

“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我现在住的地方，听他们说就是露香园的基址——”

露香园在上海城内西北角，先是明朝道州知府顾名儒所建，本名“万竹山居”。顾名儒的胞弟叫顾名世，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官拜尚宝丞，告老还乡，宦囊甚丰，看万竹山居东面的空地尚多，于是拓宽来开辟一座池塘，哪知此地本来就是池，有掘出来的一块石碑为证。碑上刻的是“露香池”三字，而且是赵子昂的手笔。因此，顾名世将万竹山居改名“露香园”，那座池塘当然一仍其旧，依然叫做“露香池”。

顾名世的姬妾很多，其中有一个姓繆，她在京城的时候，学会了刺绣，而且是宫中传出来的诀窍，繆姨娘在这方面有天才，更加改良，益见精妙。五色丝线擘，细针密缕，颜色由浅入深，浑然一体，配色之美，更不在话下。最见特色的是，顾绣以针代笔，以丝线作丹青，以名迹作蓝本，山水、人物、花鸟，无不气韵生动，工细无匹，当时称为“画绣”。繆姨娘曾经仿绣赵子昂的《八骏图》，董其昌认为即使是赵子昂本人用笔，亦未见得能胜过她。又绣过一幅《停针图》，真是穷态极妍，而且无法分辨是画、是绣。后来由扬州的一位盐商，拿一个汉玉连环，及南唐名家周昉作画的一幅美人图交换了去。

由于繆姨娘的教导，露香园的女眷，下至丫头，都会刺绣，而且极精，“画绣”之名大著，顾名世本人的名字，反而不为人所知，以至于顾名世有一次酒后大发牢骚，说他“寄名于汝辈十指之间”。

不过称为“顾绣”是入清以后的事。顾名世有个孙女儿，嫁夫姓张，二十四岁居孀，有个一岁的儿子。抚孤守节，全靠纤纤十指，绣件不输于繆姨娘，但除绣画以外还绣普通的花样，生意很好，“顾绣”便取“画绣”之名而代之，传遍南北。同时“顾绣”也成了上海的一样名产，家学户习，甚至男子也有学刺绣的。

罗四姐讲得头头是道，胡雪岩与七姑奶奶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古应春却有些心不在焉，他关心的是胡雪岩这天在长三堂子中有六七处应酬，每处坐半点钟，连路上的工夫，至少亦要四个钟头，所以等罗四姐谈得告一段落，便提醒他说：“应该去了。”

一听这话，胡雪岩便皱起了眉，“可以不去的，有哪些地方？”他问。

“最好都去。万不得已，那么，有两处非去不可。”

“好吧！就去这两处。”胡雪岩问道，“罗四姐呢？应该有人送。”

“不要了。”七姑奶奶说，“城里这么远，又是晚上。”

七姑奶奶是不由分说要留客过夜了。罗四姐也想留下来，不过家里只有一个老苍头看门，她一夜不回去，害老苍头着急，亦觉于心不忍。

“这倒容易。”古应春说，“请罗四姐把府上的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通知。”

于是胡、古二人先行离席，七姑奶奶陪着罗四姐吃完饭，领她到专为留堂客的客房，检点了被褥用具，请罗四姐卸了妆，再舒舒服服喝茶闲谈。

一谈谈到午夜，古家照例每天必有消夜，正在吃粥时，古应春回来了，同行的还有胡雪岩。

“小爷叔没有回去？”七姑奶奶信口说了一句。

“我想来吃粥。”胡雪岩也信口回答。

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特为来看罗四姐。卸了妆的她，梳一条松松的大辫子，穿的是散脚裤，小夹袄，照规矩是卧室中的打扮，见不得“官客”的。不过既然让官客撞见了，也就只好大大方方地，视如无事。

“你们走了哪两家？”七姑奶奶问。

“会乐里雅君老五家。还有画锦里秋月楼老四家。”古应春答说。

“秋月楼老四不是从良了吗？”七姑奶奶问说，“莫非‘惚了个浴’又出来了？”

“倒不是她要‘惚浴’，”胡雪岩答说，“是让邱家的大太太赶出来的。”

“喔。”七姑奶奶问，“老四还是那么瘦？”

“稍微发福了。”

“那好，她是要胖一点才好看。”

他们在交谈时，罗四姐的眼光不断扫来扫去，露出诧异的神色，七姑奶奶觉察到了，“罗四姐，”她问，“你逛过堂子没有？”

“没有。”罗四姐答说，“听都没有听说过。”

“女人逛堂子，只有我们这位太太。”古应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罗四姐，要不要让她带你去开开眼界？”

“谢谢，谢谢！”罗四姐一面笑，一面瑟缩敛手，“我不敢。”

“怕啥？”七姑奶奶鼓励她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要到堂子里去过，才晓得为啥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会交墓库运。你懂了其中的道理，你家老爷也就不会交墓库运了。”

“这又是啥道理呢？”

“因为你懂了，女人家要怎么个样子，才能收男人的心。他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要逼了他去做，他不喜欢的东西，你少说。他喜欢的东西，你也要当自己的事情那样子放在心上。到了这个地步，你尽管放他出去逛堂子，吃花酒，他一颗心还是在你身上的。”

“怪不得！”罗四姐笑道，“七姐夫这样子听你的话。”

“听她的话倒不见得。”古应春解嘲似的说，“不过大概不至于交墓库运。”

“是不是？”七姑奶奶怂恿着说，“我们去打个茶围，有兴致再吃它一台酒，你也长长见识。又不跟他们男人家在一起，怕啥？”

“我用不着长这个见识了。孤家寡人一个，这番见识也用不着。”

说着，抬起头来，视线恰好跟胡雪岩碰个正着。赶紧避开，却又跟七姑奶奶对上了，看她似笑非笑的神情，罗四姐无缘无故地心虚脸红，竟有些手足无措了。

于是胡雪岩便叫一声：“七姐，应春！”接着谈一件不相干的事，目的是将他们夫妇俩的视线吸引开去，为罗四姐解围。

“我的酒不能再吃了。”罗四姐找个谈话的空隙，摸着微微发烧的脸说，“再吃要醉了。”

“不会的。酒量好坏一看就看出来了。”七姑奶奶说，“只怕是酒不对你的胃口。”

“大概是。薄荷酒带甜味，酒量好的人，都不喜欢甜味道。”古应春问道，“罗四姐，你吃两杯白兰地好不好？”

“吃两种酒会醉。”

“不会，不会！”七姑奶奶接口，“外国人一顿饭要吃好几种酒，有的酒在饭前，有的酒在饭后，杂七杂八都吃在肚皮里，也没有看他们有啥不对。”

“真的？”

看样子并不坚拒，古应春便起身去取了一瓶三星白兰地，拿着螺丝钻在开瓶塞时，罗四姐开口了。

“我听人家说，这种酒上面那块月牙形招头纸，拿湿手巾擦一擦，会有三个蓝印子出来。没有蓝印子的就是假酒。”

“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试试看。”

叫人拿块湿手巾来擦了又擦，毫无反应，罗四姐从从容容地说：“可见得听来的话靠不住。府上的酒，哪里会有假的？”

“这也不见得，要尝过才算数。”七姑奶奶起身去拿了两个水晶酒杯来，向她丈夫说，“只有你陪罗四姐了。”

“胡大先生，你呢？”罗四姐问。

“我酒量浅，你请。”

“罗四姐，”七姑奶奶又提逛堂子的事了，“怎么样，哪一天？”

“七姐，”胡雪岩玩笑地插嘴，“帮衬我打个‘镶边茶围’好不好？”

“哪个要你‘镶边’？不但不要你镶边，我们还要‘剪’你的‘边’呢！”

罗四姐看他们这样随意开玩笑，彼此都没有丝毫做作或不自然的神色，知道他们的交情够深了。而且看七姑奶奶不但爽朗热心，似乎胡雪岩很听她的话。她心里在想，如果对胡雪岩有什么盘算，一定先要将七姑奶奶这一关打通。

于是，她的语气改变了，先是提到“堂子”就觉得是个不正经的地方，谈都不愿谈，这时候却自动地问道：“七姐，什么叫‘剪你的边’？”

“‘剪边’就是把人家的相好夺过来。”七姑奶奶凑过去，以一种顽皮好奇的神态，略略放低了声音说，“我带你去看看小爷叔的相好，真正苏州人，光是听她说说话，你坐下来就不想走了。”

“真正苏州人？”罗四姐不懂了，“莫非还有假的苏州人？”

“怎么没有？问起来都说是苏州木渎人，实在不过学了一口‘堂子腔’的苏白而已。”

“苏白就是苏白，什么叫堂子腔的苏白？”

“我不会说，你去听了就知道了。”

“好啊！”一直坚拒的罗四姐，趁此转圜，“几时跟七姐去开开眼界。”

“你们去是去，”古应春半真半假地警告，“当心《申报》登你们的新闻。”

“喔，”胡雪岩突然提高了声音说，“应春提到《申报》，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从去年冬天天津到上海的电报通了以后，我看《申报》上有些新闻是打电报回来的。盛杏荪当电报局总办，消息格外灵通，有些生意上头，我们消息比人家晚，那怕只不过晚一步，亏就吃得很大了。所以，我有个念头，应春，你看能不能托《申报》的访员帮忙？”

“是报行情过来？”

“是啊。”

“那，我们自己派人在天津，每天用密码发过来好了。”

“那没有多少用处。”胡雪岩说，“有的行情，只有访员才打听得得到。而且，也不光是市面上的行情，还有朝廷里的行情。像去年冬天，李大先生的参案——”

“李大先生”是指李鸿章。七姑奶奶的性情，外粗内细，一听谈到这些当朝大老的宦海风波，深知有许多有关系的话，不宜为不相干的人听见，传出去会惹是非，对胡雪岩及古应春都没有好处，所以悄悄拉了罗四姐，同时还做了个示意离席的眼色。

“他们这一谈就谈不完了，我们到旁边来谈我们的。”

罗四姐极其知趣，立刻迎合着七姑奶奶的意向说：“我也正有些话，不便当着他们谈。七姐，我心里头有点发慌。”

“为啥？”

罗四姐不即回答，将七姑奶奶拉到一边，在红丝绒的长“安乐椅”上并排坐了下来，一只手执着七姑奶奶的手，一只手只是摸着因酒而现红晕的脸。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七姑奶奶不安地问，“怎么好端端地，心里会发慌？”

“不是身子不舒服。”罗四姐仿佛很吃力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会有像今天这样子一天，又遇见雪岩，又结识了七姐你，好比买‘把儿柴’的人家，说道有一天中了‘白鸽票’，不晓得怎么好了。”

七姑奶奶虽是松江人，但由于胡雪岩的关系，也懂杭州话，罗四姐的意思是，升斗小民突然中了奖券，也就是拿穷儿暴富的譬喻，来形容她自己的心境。七姑奶奶觉得她的话很中听，原来就觉得她很好，这下便更对劲了。

不过要找一句适当的话来回答倒很难，所以她只是笑嘻嘻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我一个寡妇，哪里有过这种又说又笑又吃酒的日子。他要帮我开绣庄，你要请我逛堂子，不要说今生今世，前世都不曾想到过的。”

踌躇满志之意，溢于言表，七姑奶奶当然看得出来，抓住她一只手，合拢在她那双只见肉、不见骨的温暖手掌中，悄悄问道：“罗四姐，他要帮你开绣庄，不过一句话的事，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呢？”

罗四姐不答，低垂着眼，仿佛有难言之隐，无法开口似的。

“你说一句嘛！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勉强不来的事。”

“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不过，七姐，”罗四姐倏然抬眼，“我算啥呢？”

“女老板。”

“出本钱是老板，本钱又不是我的。”

七姑奶奶始而诧异，做现成的老板，一大美事，还有什么好多想的？继而憬然有悟，脱口说道：“那么是老板娘？”

罗四姐又把头低了下去，幽幽地说：“我就怕人家是这样子想法。”

不说自己说人家，言外之意就很微妙了。遇到这种时候，七姑奶奶就不会口没遮拦了，有分寸的话，她把握住分寸，才肯出口。

“罗四姐，”她终于开口探问了，“你年纪还轻，又没有儿女，守下去没有意思嘛。”

在吃消夜以前，罗四姐原曾谈过身世，当时含含糊糊表示过，没有儿女，此时听七姑奶奶这样说，她觉得应该及时更正，才显得诚实。

“有个女儿。”她说，“在外婆家。”

“杭州。”

“女儿不比儿子，总是人家的。将来靠女婿，他们小夫妇感情好还好，不然，这碗现成饭也很难吃。尤其是上有婆婆，亲家太太的脸嘴，实在难看。”

“我是决不会靠女婿的。”罗四姐答说，声音很平淡，但字字清楚，显得很有把握。

“那么你靠哪个呢？”

“靠自己。”

“靠自己就更要有样靠得住的东西了。”

意在言外，是劝她接受胡雪岩的资助，但罗四姐就在这一顿消夜前后，浮动在心头的各种杂念，渐渐凝结成一个宗旨，要接受胡雪岩的好处，就不止于一家绣庄，否则宁可不受。因而明知其意，却装作不解。

七姑奶奶当然不相信她不懂这话，沉默不答，必是别有盘算，便追问着说：“你说我的话是不是？靠自己是有志气的事，不过总也要有一样东西抓在手里。绣花这样本事，全靠年纪轻、眼睛亮、手底下准，没有几年，你就靠它不住了。”

靠得住的便是绣庄。罗四姐不会再装不懂了，想一想说：“要说开绣庄，我再辛苦两三年，邀一两个姐妹淘合伙，也开得起来。”

莫非是嫌胡雪岩的忙帮得不够？还是性情耿介，不愿受人的好处？七姑奶奶一时还看不出来，便也就保持沉默了。

“七姐，”罗四姐忽然问道，“胡家老太太还在？”

“健旺得很呢。”七姑奶奶问，“你见过？”

“见过。”

“那么，胡太太呢？也见过？”

“也见过。”罗四姐忽然幽幽地叹了口气。

这一下，七姑奶奶恍然大悟。胡雪岩未忘旧情，罗四姐旧情未忘。胡雪岩那边不会有什么障碍，如果罗四姐这方面肯委屈，倒也未始不是一件美事。

感情上的事，要两厢情愿。七姑奶奶当时便作了个决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接近。果然有缘，两情相洽，那时看情形，再来做现成媒人，也还不迟。

“阿七，”古应春在喊，“小爷叔要走了。”

七姑奶奶转脸看时，小大姐已在伺候胡雪岩穿马褂了，“小爷叔，”她说，“今天不算数，明天晚上我正正式式请罗四姐，你有没有空？”

胡雪岩尚未答话，罗四姐抢在前面谦谢，“七姐，七姐，”她说，“你太客气了。”

“不是客气，道理上应该。”七姑奶奶又说，“就算客气，也是这一回。”

罗四姐不做声了，胡雪岩便笑着向她说道：“你看，七姐就有这点本事，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够把你的嘴封住，没话可说。”

“我话还是有的，”罗四姐说，“恭敬不如从命。”

“你这话，”七姑奶奶说道，“才真的太客气了。”

“那么，还有句不客气的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好，好。下不为例。”

古应春与胡雪岩互相看了一眼，有同感的默契，罗四姐也是个角色，针锋相对，口才上并不逊于七姑奶奶。

“闲话少说，”七姑奶奶问道，“小爷叔，明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空？”

“没有空，也要抽出空来啊！”

“罗四姐，你看，你多有面子！”

“哪里，我是沾七姐你的光。”

“地方呢？”胡雪岩插嘴问说。

“你看呢？”七姑奶奶征询丈夫的意见，“我看还是在家里吧！”

“也好。”

“那就说定了。”七姑奶奶又说，“小爷叔，还有句话，我要言明在先。罗四姐今天住在我这里，明天早晨，我送她回去，下午再去接她。不过，晚上送她回家，小爷叔是你的差使了。”

这是试探罗四姐，如果她对胡雪岩没有意思，一定会推辞，一个男人，深夜送单身女子回家，那会在邻居之中引起极多的批评，罗四姐果真以此为言，七姑奶奶是无法坚持一定要胡雪岩送的。

推辞也很容易，最简捷的办法，便是说夜深不便，仍旧想住在古家。可是，她不是这样说，说的是：“胡大先生应酬多，不要再耽误他的工夫了。”

“没有，没有！”胡雪岩赶紧接口，“明天晚上我没有应酬。”

七姑奶奶看着罗四姐笑了，这一笑倒使得她有些发窘，将视线避了开去。

两厢情愿

第二天，七姑奶奶送罗四姐回家，她家住南市，一楼一底的石库房子，这条弄堂是小康之家集居之地。

楼上住家、楼下客厅。客厅中已坐满了人，大多挟着一个平平扁扁的包裹，有个中年妇女首先迎上来埋怨似的说：“罗四姐，你昨天一天哪里去了？我儿子要看病，急着要交货等钱用。”

“喔，”罗四姐歉然答说，“昨夜我住在我姐姐那里。”

谁也没有听说过罗四姐有个姐姐，所以不免好奇地注视七姑奶奶，看她一副富态福相，衣服华丽不说，腕上一双翠镯，指上黄豆大一枚闪光耀眼的金刚钻戒指，便使得大家另眼相看了。

七姑奶奶却毫无架子，而且极其爽朗，“你先不要招呼我，大家都在等你。”她对罗四姐说，“你赶紧料理，我来帮你。”

“再好没有。”罗四姐高喝，“老马、老马！”

老马是她请的帮手，五十多岁，帮她管账兼应门，有时也打打杂，人很老实，但语言木讷，行动迟缓。这么多交货领货的人，无以应付，索性在厢房里躲了起来，此时听得招呼，方始现身。

平时收货发货，只有罗四姐跟他两个人，这天添了一个帮手，便顺利得多，但也一直到中午，方能毕事。

“真对不起。”罗四姐说，“累你忙了半天。”接着便关照老马，到馆子里叫菜，要留七姑奶奶吃饭。

“不必客气。我来认一认地方，等下再来接你。家里还有事要料理，我索性楼上都不上去了，下半天来了再来看你的卧房。”

这在罗四姐倒是求之不得，因为卧房中难免有凌乱不宜待客之处。“既然这么说，我也不留七姐了。”她说，“下半天七姐派车子来好了，自己就不必劳驾了。明天晚上，我请七姐、七姐夫来吃便饭，不晓得七姐夫有没有空。”

“等下再说好了。”

客人一走，罗四姐便从容了，吃过饭，她有午睡的习惯。一觉醒来，想起胡雪岩晚上

要来，当即唤小大姐，连老马都叫了上来，帮着拖地板、抹桌子、擦窗户，换了干净的被褥，又把一套平时难得一用的细瓷茶具亦找了出来，另外备了四个果盘。等预备停当，开始妆扮，好在她一向是一张清水脸，只加意梳好一个头，便可换衣服坐等了。

等到五点钟，只听楼下人声，小大姐匆匆忙忙奔上来说：“胡老爷来了。”

罗四姐没有想到是他来接，好在都已经预备好了，不妨请他上楼来坐。于是走到楼梯口说道：“胡大先生，怎么劳你的驾？要不要上来坐一坐。”

“好啊！”影随声现，罗四姐急忙闪到一边。江浙两省，男女之间的忌讳很多，在楼梯上，上楼时必是男先女后，下楼正好相反，因为裙幅不能高过男人头顶，否则便有“晦气”。罗四姐也是为此而急忙闪开，等胡雪岩上了楼梯，她已经亲自打着门帘在等了。

胡雪岩进了门，先四周打量一番，点点头说：“收拾得真干净，阳光也足，是个旺地。”

“寡妇人家，又没有儿子，哪里兴旺得起来？”

胡雪岩没想到她一开口就是很直也很深的话，一时倒不知该持何态度，便只好笑笑不答。

这时小大姐已倒了茶来，罗四姐便照杭州待客之礼，将高脚果盘中的桂圆、荔枝、瓜子、松子糖之类，各样抓一些，放在胡雪岩面前，一个说：“不好吃。”一个连声：“谢谢。”

“罗四姐，有点小意思。你千万要给我一个面子。”胡雪岩又说，“跟我来的人，手里有个拜匣，请你关照小大姐拿上来。”

取来一个乌木嵌银丝的拜匣，上面一把小小的银丝，钥匙就系在搭扣上，打开来看，里面是三扣“经折”，一个小象牙匣子。

胡雪岩先拿起两扣，一面递给罗四姐，一面交代：“一个是源利的，一个是汪泰和的。”

源利与汪泰和是上海有名两家大商号，一家经营洋广杂货，一家是南北货行。罗四姐接过经折来看，户名是“阜康钱庄”，翻开第一页，上面用木戳子印着八个字：“凭折取货，三节结账。”意思是罗四姐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凭折到这两家商号随便索取，三

节由阜康付账。

这已经是厚惠了，再看另一扣经折，罗四姐不由得心头一震——是一扣阜康的定期存折，存银一万两，户名叫做“维记”。

“本来想用‘罗记’，老早有了，拆开来变‘四维记’，哪晓得这个户名也有了，只好把‘四’字搁起，单用‘维记’。喏，”胡雪岩拿起小象牙匣子，“外送一个图章。”

罗四姐接过经折与牙章，放在桌上，既非辞谢，亦未表示接受，只说：“胡大先生，你真的阔了。上万银子，还说小意思。”

“我不说小意思，你怎么肯收呢？”

“我如果不收，你一定要跟我争，空费精神。”罗四姐说，“好在送不送在你，用不用在我。这三个经折，一颗图章，就放在我这里好了。”

她做事说话，一向胸有丘壑，胡雪岩认为不必再劝，便即说道：“那么，你把东西收好了，我们一起走。”

“怎么走法？”

“你下去就晓得了。”

胡雪岩是坐轿子来的，替罗四姐也备了一乘很华丽的轿子，他想得很周到，另外还加了一顶小轿，是供她的女仆或小大姐乘坐的。

胡雪岩还带了三个跟班，簇新的蓝布夹袍，上套玄色软缎坎肩，脚下薄底快靴。由于要骑马的缘故，夹袍下摆都掖在腰带中，一个个神情轩昂，礼节周到。罗四姐也很好面子，心里不由得在想，出门能带着这样子的“底下人”，主人家自然很显得威风了。

正要上轿时，罗四姐忽然想到一件事，还得回进去一次。原来她是想到应该备礼送古家，礼物现成，就是绣货。送七姑奶奶的是两床被面、一对枕头、一堂椅披、两条裙子，这已经很贵重了，但还不如送古应春的一条直幅，是照宋徽宗画的孔雀，照样绣下来的，是真正的“顾绣”。

到得古家，展现礼物，七姑奶奶非常高兴，“你这份礼很重，不过我也不客气了。”她说，“第一，我们的日子还长，总有礼尚往来的时候；第二，我是真正喜欢。”当时便先将绣花椅披，陈设起来，粉红软缎，上绣牡丹，显得十分富丽。

“七姐，”罗四姐说，“你比一比这两条裙子的料子看，是我自己绣的。”

一条是红裙，上绣百蝶，色彩繁艳，令人炫目，“好倒是好，不过我穿了，就变成‘丑人多作怪’了。”七姑奶奶说，“这条裙子，要二十左右的新娘子，回门的时候穿，那才真叫出色。我留起来，将来给我女儿。”

“啊！”胡雪岩从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应春，你要请我吃红蛋了？”

原来古应春夫妇，只有一个儿子，七姑奶奶却一直在说，要想生个女儿。胡雪岩看她腰身很粗，此刻再听她说这话，猜想是有喜了。

古应春笑笑不答，自然是默认了，罗四姐便握七姑奶奶的手说：“七姐，恭喜、恭喜！几个月了？”

七姑奶奶轻声答了句：“四个月。”

“四个月了！唷、唷，你赶快给我坐下来，动了胎气，不得了。”

“不要紧的。洋大夫说，平时是要常常走动走动，生起来才顺利。”

“唷！七姐，你倒真开通，有喜的事，也要请教洋大夫。”罗四姐因为七姑奶奶爽朗过人，而且也没有外人，便开玩笑地问，“莫非你的肚皮都让洋大夫摸过了？”

“是啊！不摸怎么晓得胎位正不正？”

原是说笑，不道真有其事，使得罗四姐拮舌不下，而七姑奶奶却显得毫不在乎。

“这没有啥好稀奇的，也没有啥好难为情的。”

“叫我，死都办不到。”罗四姐不断摇头。

“罗四姐！”古应春笑道，“你不要上她的当，她是故意逼你。洋大夫倒是洋大夫，不过是个女的。”

“我说呢！”罗四姐舒了口气，“洋人那只长满黑毛，好比熊掌样的手，摸到你肚皮上，你会不怕？”

七姑奶奶付之一笑，拿起另一条裙子料子看，月白软缎，下绣一圈波浪，上面还有两只不知名的鸟。花样很新，但也很大方。

“这条裙子我喜欢的，明天就来做。”七姑奶奶兴致勃勃地说，“穿在身上，裙幅一动，真像潮水一样。罗四姐，你是怎么想起来的？”

“也是我的一个主顾，张家的二少奶奶，一肚子的墨水，她跟我很投缘，去了总有半天好谈。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提起来一句古话，叫做‘裙拖六幅湘江水’，我心里一动，回来就配了这么一个花样。月白缎子不耐脏，七姐，我再给你绣一条，替换了穿。”

“这倒不必，我穿裙子的回数也不多。”

这时古应春跟胡雪岩在看那幅“顾绣”，开屏的孔雀，左右看去，色彩变幻，配上茶花、竹石，令人观玩不尽。胡雪岩便说：“何不配个框子，把它挂起来？”

“说得是。”古应春立刻叫进听差来吩咐，“配个红木框子，另外到洋行里配一面玻璃。最好今天就能配好。”

接着又看被面、看枕头，七姑奶奶自己笑自己，说是“倒像看嫁妆”。惹得婢仆们都笑了。

“饿了！”胡雪岩问，“七姐，快开饭了吧？”

“都预备好了，马上就开。”

席面仍旧像前一天一样。菜是古应春特为找了个广东厨子来做的，既好又别致，罗四姐不但大快朵颐，而且大开眼界。有道菜是两条鱼，一条红烧、一条清蒸，摆在一个双鱼形的瓷盘中，盘子也很特别，一边白、一边黄，这就不仅罗四姐，连胡雪岩都是见所未见。

“这叫‘金银鱼’，”古应春说，“进贡的。”

胡雪岩大为诧异，“哪个进贡？”他问，“鱼做好了，送到宫里，不坏也不好吃了。”

“自然是到宫里，现做现吃。”古应春说，“问到是什么人进贡，小爷叔只怕猜不到，是山东曲阜衍圣公进贡的。”

“啊！”胡雪岩想起来了，“我听说衍圣公府上，请第一等的贵客，菜叫‘府菜’，莫非就是这种菜？”

“一点不错。府菜一共有一百三十六样，菜好不稀奇，奇的是每样菜都用特制的盘碗来盛。餐具也分好几种，有金、有银、有锡、有瓷，少一样，整桌台面都没用了，所以衍圣公府上请贵客，专有个老成可靠的老家人管餐具。”

“那么进贡呢？当然是用金台面？”

“这是一定的。”古应春又说，“宫里有喜庆大典，像同治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四十岁整生日，衍圣公都要进京去道喜，厨子、餐具、珍贵的材料都带了去。须先请旨，预备哪一天享用府菜，到时候做好送进宫，有的菜是到宫里现做——这要先跟总管太监去商量，当然也要送门包。好在衍圣公府上产业多，不在乎。”

胡雪岩听了大为向往，“应春，”他问，“你今天这个厨子，是衍圣公府出身？”

“不是，他是广东人，不过，他的爷爷倒是衍圣公府出身。这里面有段曲折，谈起来蛮有趣的。”说着，他徐徐举杯，没有下文。

“喔，”七姑奶奶性急，“有趣就快说，不要卖关子！”

“我也是前两天才听说，有点记不太清楚了，等我好好想一想。”

“慢慢想。”罗四姐挟了块鱼敬他，“讲故事要有头才好听。”

“好！先说开头，乾隆末年——”

乾隆末年，毕秋帆当山东巡抚，阮元少年得意，翰林当了没有几年，遇到“翰詹大考”，题目是乾隆亲自出的，“试帖诗”的诗题是《眼镜》。这个题目很难，因为眼镜是明朝末年方由西洋传入中土，所以古人诗文中，没有这个典故，而且限韵“他”字，是个险韵，难上加难，应考的无不愁眉苦脸。

考试结果，阮元原为一等第二名，乾隆拔置为第一，说他的赋做得好，其实是诗做得好，内中有一联：“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为乾隆激赏，原来乾隆得天独厚，过了八十岁还是耳聪目明，不戴眼镜，平时常向臣下自诩。因此，阮元用舜的典故“四目”、“重瞳”来恭维他，意思是说他看人看事，非常清楚，根本用不着借助于眼镜。

大考第一，向来是“连升三级”，阮元一下子由编修升为詹事府少詹，不久就放了山东学政，年纪不到三十，断弦未娶。毕秋帆便向阮元迎养在山东的“阮老太爷”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伯做媒，衍圣公的胞姐可配令郎，我做媒。”阮元就此成了孔家的女

婿。

衍圣公府上的饮饌，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孔子“食不厌精”，原有传统。因此，随孔小姐陪嫁过来的，有四名厨子，其中有一个姓何，他的孙子，就是古应春这天邀来的何厨。

“那么，怎么会是广东人呢？”胡雪岩问。

“阮元后来当两广总督，有名的肥缺，经常宴客，菜虽不如府菜，但已经远非市面上所及。不过不能用‘府菜’的名目，有人便叫它‘满汉全席’。总督衙门的厨子，常常为人借了去做菜，这何厨的爷爷，因此落籍，成为广东人。”

正谈到这里，鱼翅上桌，只见何厨头戴红缨帽，开席前来请安。这是上头菜的规矩，主客照例要犒赏，胡雪岩出手豪阔，随手拈了张银票，便是一百两银子。

“这盘鱼翅，四个人怎么吃得下？”

罗四姐说：“我真有点替七姐心痛。”

鱼翅是用二尺五口径的大银盘盛上来的，十二个人的分量，四个人享用，的确是太多了，七姑奶奶有个计较，“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她说，“留起一半吧！”

就一半也还是多了些，胡雪岩吃了两小碗，摩腹说道：“我真饱了。”接着又问，“这何厨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最近才从广州来。”古应春答说，“自己想开馆子，还没有谈拢。”

“怎么叫还没有谈拢？”

“有人出本钱，要谈条件。”

“你倒问问他看，肯不肯到我这里来。”胡雪岩说，“我现在就少个好厨子。”

“好的。等我来问他。”

吃完饭围坐闲谈，钟打九点，七姑奶奶便催胡雪岩送罗四姐回家。在城开不夜的上海，这时还早得很，选歌征色、纸醉金迷的几处地方，如画锦里等等“市面”还只刚刚开始。不过，胡雪岩与罗四姐心里都明白，这是七姑奶奶故意让他们有接近的机会，所以都未提出异议。

临上轿时，七姑奶奶关照轿夫，将一具两屉的大食盒，纳入轿箱，交代罗四姐说：“我们家请人吃晚饭有规矩的，接下来要请吃消夜。今天我请我们小爷叔做主人，到你府上去请。食盒里一瓷坛的鱼翅，是先分出来的，不是吃剩的东西。”

“谢谢，谢谢，”罗四姐说，“算你请胡大先生，我替你代做主人好了。”

“随便你。”七姑奶奶笑道，“哪个是主，哪个是客，你们自己去商量。”

于是罗四姐开发了佣人的赏钱，与胡雪岩原轿归去。

到家要忙着做主人，胡雪岩将她拦住了。

“你不必忙，忙了半天，我根本吃不下，岂不是害你白忙，害我自己不安。依我说，你叫人泡壶好茶，我们谈谈天最好。”

“那么，请到楼上去坐。”

楼上明灯灿然，春风骀荡，四目相视，自然逗发了情思，罗四姐忽然觉得胸前有透不过气的感觉，急忙挺起胸来，微仰着脸，连连吸气，才好过些。

“你今年几岁？”她问。

“四十出头了。”

“看起来像四十不到。”罗四姐幽幽地叹了口气，“当初我那番心思，你晓得不晓得？”

“怎么不晓得？”胡雪岩说，“我只当我们没有缘分，哪晓得现在会遇见，看起来缘分还在。”

“可惜，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人老珠黄不值钱’。”

“这一点都不对，照我看，你比从前更加漂亮了，好比柿子，从前又青又硬，现在又红又软。”胡雪岩咽了口唾沫，“吃起来之甜，想都想得到的。”

罗四姐瞟了他一眼，笑着骂了句：“馋相！”

“罗四姐，”胡雪岩问道，“你记不记得，有年夏天，我替你送会钱去，只有你一个

人在家？”

罗四姐当然记得，在与胡雪岩重逢那天晚上就回忆过，那天，是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萨生日，插了地藏香，全家都出去看放荷花灯，留她一个人看家，胡雪岩忽然闯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会钱。”胡雪岩说，“今天月底，不送来迟一天就算出月了。信用要紧。你们家人呢？”

“都看荷花灯去了。”罗四姐又说，“其实，你倒还是明天送来的好。因为我这笔钱转手要还人家的，左手来，右手去，清清爽爽，你今天晚上送来，过一夜，大钱不会生小钱，说不定晚上来个贼，那一来你的好意反倒害人。”

“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早知如此，我无论如何要凑齐了，吃过中饭就送来。”胡雪岩想了一下说，“这样子好了，钱我带回去，省得害你担心。这笔钱你要送给哪个，告诉我，明天一早，我替你去送。”

“这样太好了。”罗四姐绽开樱唇，高兴地笑着，“你替我赔脚步，我不晓得拿啥谢你？”

“先请我吃杯凉茶。”

“有，有！”

原来是借着插在地上的蜡烛光，在天井中说话，要喝茶，便须延入堂屋。她倒了茶来，胡雪岩一吸而尽，抹抹嘴问道：“你说你不晓得拿啥谢我？”

“是啊！你自己说，只要我有。”

“你有，而且现成。”胡雪岩涎着脸，“罗四姐，你给我亲个嘴。”

“要死！”罗四姐满脸绯红，“你真下作！”

如果罗四姐板起脸叫他出去，事便不谐，这样薄怒薄嗔，就霸王硬上弓，亦不过让她捏起粉拳，在他背上乱捶一通而已。

主意打定，一个猛虎扑羊势，搂住了罗四姐，她挣扎着说：“不要，不要！我的头发。”一听这话，胡雪岩知道不必用强，略略松开手说道，“不会，不会。不会把你的头

发弄乱。”

说着，手在她腰上紧一紧，将嘴唇凑了上去，哪知就在这时候，门外有人大喊：“罗四姐，罗四姐！”

罗四姐赶紧将他一推，自己退后两步，抹一抹衣衫，答应一声：“来了！”同时努一努嘴，示意胡雪岩躲到一旁。

来的是邻居，来问一件小事，罗四姐三言两语，在门外把他打发走了。等回进来时，站得远远地，胡雪岩再要扑上来时，她一闪闪到方桌对面。

“你好走了。刚刚那个冒失鬼一叫，我吓得魂灵都要出窍了。”罗四姐又说，“快，快，快点走。”

两人都回忆着十年前的这一件往事，而且嘴角亦都出现了不自觉的笑意，只是罗四姐的笑意中，带着明显可见的怅惘与落寞。

“这句话有十年了吧？”

“十一年。”罗四姐答说，“那年我十六岁。”

“那么，欠了十一年的债好还了。”胡雪岩笑道，“罗四姐你欠我的啥，记得记不得？”

“不记得了。”罗四姐又说，“就记得也不想还。”

“你想赖掉了？”

“也不是想赖。”罗四姐说，“是还不到还的时候。”

“要到啥时候呢？”

“我不晓得。”罗四姐忽然问道，“你看我的本事，就只配开一家绣庄？”

问到这句话，胡雪岩的绮念一收，“我们好好来谈一谈。”他说，“你的本事，十几岁我就晓得了，那时候‘摇会’，盘利息，哪个都没有你精明。说实话，你如果是男的，我要请你管钱庄。”

“卖高帽子不要本钱的。”罗四姐笑道，“不过你说一定要男的才好管钱庄，这话我倒不大服气。”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本事不如男的，是女人家不大方便，尤其是你这样子漂亮，下面的伙计为了你争风吃醋，我的钱庄就要倒灶了。”

“要死！”罗四姐的一双脚虽非三寸金莲，但也是所谓“前面卖生姜，后面卖鸭蛋”裹了又放的半大脚，笑得有些立足不稳，伸出一只手扶桌沿，却让胡雪岩一把抄住了。

“不要说伙计，”胡雪岩笑道，“就是我，只怕也没心思在生意上头了，一天到晚担心，哪个客人会把你讨了去。”

杭州人叫“娶亲”为“讨亲”，这最后一句话，又勾起罗四姐的心事，“不要说了！”她夺回了手，坐到一旁，幽幽地说，“总怪我自己命苦。”

“我也难过啊！”胡雪岩以同感表示安慰，“我迟两年讨老婆就好了。”

“哼！”罗四姐微微冷笑，“你嘴里说得好听。”

“好听不好听，你等着看将来。”胡雪岩说道，“言归正传，你说你的本事不止于开一爿绣庄，那么，还有啥大生意好做？你说来我听听看。”

罗四姐不做声，低着头看桌面，睫毛不住眨动，盘算得好像出神了。

“明天再说。”罗四姐抬眼说道，“你明天来吃便饭好不好？”

“怎么不好？我明天下半年早一点来，好多谈谈。”

“不！你明天来吃中饭，下半年早一点走。晚上总不方便。”

胡雪岩想了一下说：“明天中午我有两个饭局，有一个是要谈公事，不能不到。这倒麻烦了。”

“那么后天呢？”

“后天中午也有应酬，不过可以推掉的。”

“那就后天。”

胡雪岩无奈，只好答说：“后天就后天。”

“后天我弄两个杭州菜给你吃。”罗四姐又说，“现在我代七姑奶奶做主人，请你吃消夜。”

胡雪岩胃口不太好，本不想吃，但想到第二天不能会面，便有些不舍之意，借吃消夜盘桓一会也好，便点点头：“不必费事！”

“现成的东西。”罗四姐说，“到楼下去吃好不好？”

原要在楼上小酌才够味，但那一来比较费事，变成言行不符，只好站起身来，跟着罗四姐下楼。

“你吃什么酒？”

“随便。”胡雪岩说，“我又不会吃酒，完全陪你。”

“谢谢。既然你陪我，就陪我吃我自己泡的药酒。”

“喔，我倒想起来了——”

“慢点！”罗四姐说，“等我把桌子摆好了再说。”

桌子上摆出来四个碟子，火腿、脆鳝、素鸡、糟白鲞是七姑奶奶送的。罗四姐另外捧来一个白瓷坛，倒出来的药酒，颜色不佳，但香味扑鼻，发人酒兴。

“你这酒看样子不坏，有没有方子？”

“有。名叫周公百岁酒。你要，我抄一个给你。”

“有这种方子，越多越好。”胡雪岩说，“我想开一家药店，将来要卖药酒。”

罗四姐不由得诧异，“怎么忽然想起来要开药店？”她问。

“其中有好些缘故。有个缘故是有人要我办各样成药，数量很大，我心里在想，不如自己开一家药店，既方便，又地道。”

“这个人是哪个？要那许多成药，做啥用场？”

原来左宗棠的西征将士，已发现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寄信到上海转运局，要采办大批

丸散膏丹，因而触发了胡雪岩自己设一座大规模的药铺的构想。目前已请了一道陕甘总督衙门所发、请予免税的公文，派人到生药最大的集散地，直隶安国县采办地道药材去了。

对于这个计划，胡雪岩最感兴趣，认为是救世济民、鼓励士气最切实的一件事，一谈起来，滔滔不绝。罗四姐很用心地倾听着，遇有他说得欠明白之处，会要言不烦地提出疑问。这表示她不但能够领会他的计划，而且也关心他的事业，胡雪岩便越加兴奋了。

一谈谈到三更天，胡雪岩发现左右邻居看她家半夜里灯火辉煌，门前轿班高声谈笑，都好奇地在张望，不免抱愧，也不好意思再作流连。

“好了，后天中午再来。”胡雪岩站起身来说，“再谈下去，邻居要骂人了。”

到得第三天上午，胡雪岩照例先到阜康钱庄办事，有人告诉他说，“维记”来提了九千两银子，开出数目大小不等的十七张庄票。胡雪岩记在心里，并未多问。

由于那天到罗四姐家，自觉太招摇了，这天只带了一个跟班，亦未乘轿，而是坐了一辆“亨斯美”马车，在罗家弄口下车，将马车打发回去，步行赴约。本未过午，罗家客厅里还坐着七八个客户在等候发落。

“胡大先生请座。”罗四姐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我马上就好了。”

“不忙，不忙！你尽管请治公。”

胡雪岩捧着一杯茶，悄悄坐在一边，看罗四姐处事，口讲指画，十分明快，她的客户似乎也服她，说如何便如何，绝无争执，所以不过一盏茶的工夫，都打发走了。

“佩服，佩服。”胡雪岩笑道，“实在能干。”

“能干不能干还不晓得。等我替你买的地皮涨了价，你再恭维我。”

胡雪岩摸不着头脑，“罗四姐，”他问，“你在说啥？”

“等等吃饭的时候再同你讲。你请坐一坐，我要下厨房了。”

厨房里菜都预备得差不多了，炉子上炖着鱼头豆腐，“件儿肉”在蒸笼里，凉菜盐水虾、葱焖鲫鱼和素鸡，是早做好了，起油锅炸个“响铃儿”，再炒一个芥菜春笋，就可以开饭了。

“没有啥好东西请你。”罗四姐说，“不过我想，你天天鱼翅海参，大概也吃腻了，

倒不如清清爽爽几样家常菜，或许反倒可以多吃一碗饭。”

“一点不错。”胡雪岩欣然落座，“本来没有啥胃口，现在倒真有点饿了。”

罗四姐笑笑不做声，只替他斟了一杯药酒，然后布菜，胡雪岩吃得很起劲，罗四姐当然也很高兴。

“你刚才说什么地皮不地皮，我没有听懂。请你再说一遍。”

罗四姐点点头，“你给我的折子，我昨天去提了九千两银子。”她问，“你晓得不晓得？”

“他们告诉我了。”

“从前年英租界改路名的辰光，我就看出来，外国人办事按部就班，有把握的，马路修到哪里，地价涨到哪里，可惜我没有闲钱来买地皮。前两个月还有人来兜我，说山东路——”

“慢点！”胡雪岩问道，“山东路在啥地方？”

“就是庙街。”

原来英租界新造的马路，最初方便他们自己，起的是英文名字，例如领事馆集中之处，名为Consulate Road，江海关所在地名为Customs Road。上海在战国时，原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当时为了松江水患，要导流入海，春申君开了一条浦江，用他的姓，称为黄浦江，或称黄歇浦，此外春申浦、春申江、申江，种种上海的别称，都由此而来。后人为了崇功报德，曾建了一座春申侯祠，又称春申君庙，但年深月久，遗址无处可寻。

相传建于明朝，地在三茅阁桥，供奉“三茅真君”的延真观，原来就是春申君庙，英国人便将开在那里的一条马路，称为Temple Street，译成中文便是“庙街”。

英租界的地名很乱，二部局早就想把它统一起来，将界内的马路，分为两类，横的一类从东到西，用中国主要的城市命名，纵的自南至北，以中国的省份命名，因此领事馆路改名北京路，而第二个大城市是南京，便将外滩公园向西延伸的马路，改名南京路。

庙街是南北向，改名山东路。那是前两年的事，胡雪岩未尝留意于此，所以罗四姐提起这个新地名，他茫然莫辨。

庙街他是知道的，“呃，”他问，“有人兜你买庙街的地皮？”

“庙街现在是往南在造马路，那里的地皮，一定会涨价，所以我提了九千两银子出来，买了二十多亩地皮，已经成交了。”

胡雪岩大为诧异，求田问舍，往往经年累月，不能定局，她居然一天工夫就定局了，莫非受人哄骗不成？

罗四姐看他的脸色，猜到他的心理，“你不相信？”她问。

“不是我不相信，只觉得太快了。”胡雪岩问，“你问的地皮，有没有啥凭证？”

“怎么没有，我有‘道契’，还有‘权柄单’。”

胡雪岩更为惊异，“你连‘小过户’都弄好了？”他说，“你的本事真大。”

“你不相信，我拿东西给你看。”

于是罗四姐去取了三张“道契”来。原来鸦片战争失败，道光二十二年订立《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洋人纷纷东来，但定居却成了疑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的土地是不能卖给洋人的，这就不能不想个变通办法了。

于是道光二十五年由英国领事跟上海道订立了一份《地皮章程》，规定了一种“永租”的办法。洋人跟土地业主接头，年纳租金若干，租得地皮，起造房屋，另外付给业主约相当于年租十倍的金额，称为“押手”，实际上就是地价。

租约成立后须通知邻近的地主，由地保带领，会同上海道及领事馆所派人员，会同丈量，确定四至界限，在契纸上附图写明白，由领事转送上海道查核。如果查明无误，即由上海道在“出租地契”加盖印信，交承租人收执，这就是所谓“道契”。

这种“道契”，产权清楚，责任确实，倘有纠葛，是非分明，比中国旧式的地契，含糊不清，一生纠葛，涉讼经年，真是“有钱不置懊恼产”，悔不当初。因此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请洋人出面代领道契，这原是假买假卖的花样，所以在谈妥条件，付给酬劳以后，洋人要签发一张代管产业，业主随时可以自由处置凭证，名为“权柄单”。而这种做法，称之为“挂号”，上海专有这种“挂号洋商”。地皮买卖双方订约成交之前，到“挂号洋商”那里，付费改签一张“权柄单”，原道契不必更易，照样移转给买方，一样有效。这就叫“小过户”。

罗四姐这三张道契，当然附有三张“权柄单”，是用英文所写，胡雪岩多年跟洋人打交道，略识英文，一看洋人所签的“抬头”是自己的英文名字，方始恍然，怪不得罗四姐有“我替你买的地皮”的话。

“不要，不要！地皮是你的。”胡雪岩将道契与权柄单拿到手中，“我叫人再办一次‘小过户’，过到你的名下。”

“你也不必去过户，过来过去，白白挑洋人赚手续费。不过，你把三张权柄单去拿给七姐夫看看，倒是的。他懂洋文、洋场又熟悉，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趁早好同洋人去办交涉。”

“我晓得了。”胡雪岩问道，“罗四姐，我真有点想不通，你哪里学来的本事，会买地皮，而且一天工夫把手续都办好了。说真的，叫专门搞这一行的人去办，也未见得有你这么快。”

“没有的话。洋人做事情最爽快，你们双方谈好了，到他那里去挂个号，签个字就有多少银子进账，他为啥要推三阻四？不过搞这一行的人，一定要拖两天，为啥呢？为的是显得他的脚步钱赚得辛苦。像我——”

罗四姐拿她自己的经验为证。谈妥了山东路的那块地皮，找个专门替人办“小过户”的人要去挂号，讲妥十两银子的“脚步钱”，却说须五天才能办得好。罗四姐听人讲过其中的花样，当即表示只请他去当翻译，她自己跟洋人打交道，脚步钱照付，果然，一去就办妥当了。

“我还说句笑话给你听，那个洋人还要请我吃大菜。他说他那里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中国的女人家上门过。他佩服我胆子大，要请请我。”

“那么，你吃了他的大菜没有呢？”胡雪岩笑着问说。

“没有。”罗四姐说，“我说我有胆子来请他办事，没有胆子吃他的饭，同去的人翻译给他听了，洋人哈哈大笑。”

胡雪岩也笑了，“不要说洋人，我也要佩服。”他紧接着又说，“罗四姐，我现在才懂了，你是嫌开绣庄的生意太小，显不出你的本事是不是？”

“也不敢这样子说。”罗四姐反问一句，“胡大先生，你钱庄里的头寸很多，为啥不买一批地皮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买地。”

胡雪岩说他对钱的想法，与人不同，钱要像泉水一样，流动才好，买了地等涨价，就好比池塘里的水一样，要靠老天帮忙，多下几场雨，水才会涨。如果久旱不雨，池塘就干涸了。这种靠天吃饭的事，他不屑去做。

“你的说法过时了。”罗四姐居然开口批评胡雪岩，“在别处地方，买田买地，价涨得慢，脱手也不容易，钱就变了一池死水。在上海，现在外国人日日夜夜造马路，一造好，马路两边的田就好造房子，地价马上就涨了。而且买地皮的人，脱手也容易，行情俏，脱手快，地皮就不是不动产而是动产了。这跟你囤丝囤茧子有啥两样？”

一听这话，胡雪岩愣住了，想不到她有这样高明的见解，真有自愧不如之感。

“我要去了。”胡雪岩说，“吃饭吧！”

罗四姐盛了浅浅一碗饭来，胡雪岩拿汤泡了，唏哩呼噜一下子吃完，唤跟班上来，到弄口叫了一辆“野鸡马车”到转运局办公会客。晚上应酬完了，半夜来看古应春夫妇。

“说件奇事给你们听，罗四姐会做地皮生意，会直接跟洋人去打交道。你们看！”

古应春看了道契跟权柄单，诧异地问道：“小爷叔，你托她买的？”

“不是！”胡雪岩将其中原委，细细说了一遍。

“这罗四姐，”七姑奶奶说道，“真正是厉害角色。小爷叔——”她欲言又止，始终没有再说下去。

胡雪岩有点听出来了，并未追问，只跟古应春谈如何再将这三块地皮再过户给罗四姐的事。

“这个挂号的洋人我知道，有时候会耍花样，索性花五十两银子办个‘大过户’好了。”

胡雪岩也不问他什么叫“大过户”，只说：“随便你。好在托了你了。”

“罗四姐的名字叫什么？”

“这，把我问倒了。”

“罗四姐就是罗四姐。”七姑奶奶说，“姓罗名四姐，有啥不可以？”

胡雪岩笑道：“真是，七姐说话，一刮两响，真正有裁断。”

古应春也笑了，不过是苦笑，搭讪着站起来说：“我来把她的名字，用英文翻出来。”

等古应春走入书房，胡雪岩移一移座位靠近七姑奶奶，轻声说道：“七姐，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自从两个小的，一场时疫去世以后，内人身子又不好，家务有时候还要靠老太太操心，实在说不过去。这罗四姐，我很喜欢她，不晓得——七姐，你看有没有法子好想？”

“我已经替你想过了，罗四姐如果肯嫁你，小爷叔，你是如虎添翼，着实还要发达。不过，她肯不肯做小，真的很难说。”

“七姐，你能不能探探她的口气？”

“不光是探口气，还要想办法。”七姑奶奶问道，“‘两头大’呢？”

“‘两头大’就要住两处，仍旧要老太太操劳。”胡雪岩又说，“只要她肯在名分上委屈，其余的，我都照原配看待她。”

“好！我有数了。我来劝她。好在婶娘贤惠，也决不会亏待她的。”

“那么——”

“好了，小爷叔！”七姑奶奶打断他的话说，“你不必再关照，这件事我比你还心急，巴不得明天就吃这杯喜酒。”

七姑奶奶言而有信，第二天上午就去看罗四姐，帮她应付完了客户，在楼上吃饭，随意闲谈，看她提到胡雪岩，神气中有着一种掩抑不住的仰慕与兴奋，知道大有可为，便定了一计，随口问道：“你属蛇，我是晓得的。”七姑奶奶闲闲问道，“月份呢？”

“月份啊？”罗四姐突然笑了起来，“七姐，我的小名叫阿荷——”

“原来六月里生的。”七姑奶奶看她笑容诡异，话又未完，便又问说，“你的小名怎么样？”

“我小的时候，男伢儿都要跟我寻开心，装出老虎吃人的样子，嘴里‘啊啻’、‘啊

喘’乱叫，又说我大起来一定是雌老虎，所以我一定不要用这个小名。那时候，有人有啥事情来寻我帮忙，譬如来一脚会，如果叫我阿荷，就不成功。这样子才把我罗四姐这个名字叫开来的。”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掌故。”七姑奶奶笑道，“说起来，雌老虎也不是啥不好的绰号，至少人家晓得丈夫怕你，也就不敢来欺侮你了。”

“我倒不是这种人。为啥要丈夫怕？”罗四姐摇摇头，“从前的事不去说他了！现在更谈不到了。”

“也不见得。一定还会有人怕你。”

罗四姐欲言又止，不过到底还是微红着脸说了出来：“七姐，你说哪个会怕我？”

七姑奶奶很深沉，点点头说：“人是一定有的，照你这份人才，普普通通的人不配娶你，娶了就怕你也是白怕。”

“怎么叫白怕？”

“怕你是因为你有本事。像你这种人，一看就是有帮夫运的，不过也要本身是块好材料，帮得起来才能帮。本身窝窝囊囊，没有志气，也没有才具，你帮他出个一等一的好主意，他懒得去做，或者做不到，心里觉得亏欠你，一味是怕，这种怕，有啥用处？”

罗四姐听得很仔细，听完了还想了想，“七姐，你这话真有道理。”她说，“怕老婆都是会怕。”

“就是这个道理。”七姑奶奶把话拉回正题，“运是由命来的，走帮夫运，先要嫁个命好的人，自己的命也要好。有运无命，好比树木没有根，到头来还是空的。”

“七姐，命也靠不住。”罗四姐说，“我小的时候，人家替我算命，都说命好，你看我现在，命好在哪里？”

“喔，当初算你的命，怎么说法？”

“我也不大懂，只说甲子日、甲子时，难得的富贵命。”

“作兴富贵在后头。”

“哪里有什么后头，有儿子还有希望，好比白娘娘，吃了一世的苦，到后来儿子中了

状元，总算扬眉吐气了。我呢？有啥？”

“你不会再嫁人，生一个？”七姑奶奶紧接着又说，“二马路有个吴铁口，大家都说他算命灵极了，几时我陪你去看看他。”

“七姐，请他算过？”

“算过。”

“灵不灵呢？”

“当然灵。”七姑奶奶说，“他说我今年上半年交的是‘比劫运’，果然应验了。”

“什么叫‘比劫运’？”

“比劫运就是交朋友兄弟的运，我跟你一见就像亲姐妹一样，不是交比劫运？”

罗四姐让她说动心了，“好啊！”她问，“哪一天去？”

“吴铁口的生意闹猛得不得了！算命看流年，都要预先挂号的。等我叫人去挂号，看排定在啥辰光，我来通知你。”

七姑奶奶回到家，立刻就找她丈夫问道：“二马路的吴铁口，是不是跟你很熟？”

“吃花酒的朋友。”古应春问道，“你问他是为啥？”

“我有个八字——”

“算了，算了！”古应春兜头浇了她一盆冷水，“完全是江湖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相信他就自讨苦吃了。”

“我就是要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有个八字在这里，请他先看一看，到时候要他照我的说法。”

“照你的说法？”古应春问道，“是什么人的八字？”

“罗四姐的。她属蛇，六月望生日。甲子日、甲子时。”

古应春有些会意了，“好吧！”他说，“你要他怎么说？”

“你先不要问我，我要问你两件事，第一，他肯不肯照我的话说；第二，说得圆不圆？”

“好，那么我告诉你，第一，一定肯照你的话说，不过润金要多付。”

“这是小事，就怕他说得不圆，甚至于露马脚，那就误我的大事了。”

“此人鬼聪明，决不会露马脚，至于说得圆不圆，要看对方是不是行家。”

“这是啥道理呢？”

“行家会挑他的毛病，捉他的漏洞。他们这一行有句话，叫做‘若要盘驳，性命交脱。’”

“你叫他放心，他的性命一定保得住。”

第三天下午，七姑奶奶陪了罗四姐去请教吴铁口。他住的二马路，英文名字叫做 Rope Walk Road，翻译出来是“纤道路”，当初洋泾滨还可以通船，不过水浅要拉纤，这条纤路改成马路，就叫纤道路。本地人叫不来英文路名，就拿首先开辟的 Garden Lane 叫做大马路，往南第二条便叫二马路，以下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一直到洋泾滨，都是东西向。前两年大马路改名南京路，二马路改名杭州路，有人跟洋人说，南京到杭州的水路是两条，一条长江、一条运河，南京是长江下游，要挑个长江上游的大码头当路名，跟南京路才连得起来，因而改为九江路，三马路也就是“海关路”，自然成为汉口路。不过上海人叫惯了，仍旧称做大马路、二马路。

二马路开辟得早，市面早就繁华了。吴铁口“候教”之处在二马路富厚里，进弄堂右首第一家就是，二座石库房子打通，客堂很大，上面挂满了达官巨商名流送的匾额，胡雪岩也送了一块，题的是“子平绝诣”四字，挂在北面板壁上，板壁旁边有一道门，里面就是吴铁口设砚之处。

那吴铁口生得方面大耳，两撇八字胡子，年纪只有三十出头，不过戴了一副大墨晶眼镜，看上去比较老气，身上穿的是枣红缎子夹袍，外套玄色团花马褂，头上青缎小帽，帽檐上镶一块极大的毗霞，手上留着极长的指甲，左手大拇指上套一个汉玉扳指，右手无名指上还有一枚方钻白金戒指，马褂上又是黄澄澄横过胸前的一条金表链，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

“古太太，”吴铁口起身迎接，马褂下面垂着四个大小荷包，他摘下眼镜笑道，“你

的气色真好。”

“交比劫运了，怎么不好。”七姑奶奶指着罗四姐说，“这位是我的要好姐妹，姓罗。吴先生，你叫她罗四姐好了。”

“是，是！罗四姐。两位请坐。”

红木书桌旁边，有两张凳子，一张在对面，一张在左首，七姑奶奶自己坐了对面，示意罗四姐坐在吴铁口身旁，以便交谈。

吴铁口重新戴上墨晶眼镜，在那张红木太师椅上落坐，挽起衣袖，提笔在手，问明罗四姐的年月日时，在水牌上将她的“四柱”排了出来：“己巳、辛未、甲子、甲子。”然后批批点点，搁笔凝神细看。

这一看，足足看了一刻钟，罗四姐从侧面望去，只见他墨晶镜片后面的眼珠，眨得很厉害，心里不由得有些发毛。

“吴先生，”她终于忍不住了，“我的命不好？”

吴铁口摘下眼镜，看着罗四姐说，“可惜了！”接着望对面的七姑奶奶，加重语气说，“真可惜！”

“怎么？”七姑奶奶说，“吴先生，请你实说。君子问祸不问福，罗四姐很开通的，你用不着有啥忌讳。”

吴铁口重重点一点头，将眼镜放在一边，拿笔指点着说：“罗四姐，你是木命，‘日元’应下一个‘正印’，时辰上又是甲子，木‘比’‘印’庇，光看日时两柱，就是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上造’。”

罗四姐不懂什么叫“上造”，但听得出命是好命，当即说道：“吴先生，请你再说下去。”

“木命生在夏天，又是巳火之年，这株树本来很难活，好得有子水滋润，不但可活，而且是株大树。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备，‘财’‘官’‘印’‘食’四字全，水是正官正印，这个八字，如果是男命，就同苏州的潘文荣公一样，状元宰相，寿高八十，儿孙满堂，荣华富贵享不尽。可惜是女命！”

罗四姐尚未开口，七姑奶奶抗声说道：“女命又怎么样？状元宰相还不是女人生

的？”

“古太太，你不要光火！”吴铁口从从容容地答道，“我说可惜，不是说罗四姐的命不好。这样的八字如果再说不好，天理难容了。”

听这一说，七姑奶奶才回嗔作喜，“那么，可惜在哪里呢？吴先生，”她说，“千万请你实说。”

“我本来要就命论命，实话直说的，现在倒不敢说了。”

“为啥呢？”

“古太太火气这么大，万一我说了不中听的话，古太太一个耳光劈上来，我这个台坳不起。”

“对不住，对不住！”七姑奶奶笑着道歉，“吴先生，请你放心。话说明白了，我自然不会光火。”

说完，吴铁口叫小跟班拿水烟袋来吸水烟，又叫小跟班装果盘招待堂客。七姑奶奶一面连声：“不客气，不客气。”一面却又唤小大姐取来她的银水烟袋，点上纸媒，好整以暇地也“呼噜呼噜”地吸将起来。

她跟吴铁口取得极深的默契而扮演的这出双簧，已将罗四姐迷惑住了，渴望想听“可惜”些什么？见此光景，心里焦急，而且有些怪七姑奶奶不体谅她的心事，却又不便实说，只好假装咳嗽，表示为水烟的烟子呛着了，藉以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把窗户开开。”吴铁口将水烟袋放下，重新提笔，先看七姑奶奶，将她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方始开口说道，“女命跟男命的看法不同。女命以‘克我’为‘夫星’，所以男命的‘正官’、‘偏官’，在女命中都当丈夫来看。这是一句‘总经’，要懂这个道理，才晓得罗四姐的八字，为啥可惜。”

七姑奶奶略通命理，听得懂他的话，罗四姐不十分了了，但为急于听下文，也微微颌首，表示会意。

“金克木，月上的这个‘辛金’，就是‘甲木’的夫星。坏就坏在时辰上也有个甲，这有个名堂，叫做‘二女争夫’。”

七姑奶奶与罗四姐不约而同地互看了一眼，罗四姐有所示意，七姑奶奶也领会，便代

她发言。

“吴先生，你是说另外有个女人，跟罗四姐争？”

“不错。”

“那么争得过，争不过呢？”

“争得过就不可惜了。”吴铁口说，“二女争夫，强者为胜。照表面看，你是甲子，我也是甲子，子水生甲木，好比小孩打架，这面大人出来帮儿子，那面也有大人出来说话，旗鼓相当扯个直。”

“嗯，嗯。”罗四姐这下心领神会，连连说道，“我懂了，我懂了。”

“罗四姐，照规矩说，时上的甲子本来争不过你的，为啥呢，你的夫星紧靠在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应该你占上风。可惜‘庚子望未’，辰戌丑未‘四季土’，土生金，对方就是‘财星官’，对夫星倒是大吉大利，对你大坏，坏在‘财损印’！好比小孩子打架，一方面有父母，一方面父母不在了，是个孤儿。你想，打得过人家、打不过人家？”

这番解说，听得懂的七姑奶奶觉得妙不可言：“吴先生，我看看。”

吴铁口将水牌倒了过来，微侧着向罗四姐这面，让她们都能得见。七姑奶奶细看了一会，指点着向罗四姐说：“你看，庚下这个未，是土，紧靠着你的那个子，是水，水克土。水是财、土是印，所以叫做财损印。没有办法，你命中注定，争不过人家。”

“争不过人家，怎么样呢？”罗四姐问。

这话当然要吴铁口来回答，“做小！”两字斩钉截铁。

罗四姐听他语声冷酷无情，大起反感，提高了声音说：“不愿意做小呢？”

“克夫。”

“克过了。”

“还是要做小！”

“偏要做大！”

“做大还是要克，嫁一个克一个。”

罗四姐脸都气白了：“我倒不相信——”

一个铁口，一个硬碰，看看要吵架了，七姑奶奶赶紧拉一拉罗四姐的衣服说：“宁可同爷强，不可同命强，你先听吴先生说，说得没有道理再驳也不迟。”

“我如果说得没有道理，古太太、罗四姐请我吃耳光不还手。”吴铁口指着水牌说，“罗四姐克过了，八字上也看得出来的，‘印’是荫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印是个靠山，丈夫去世，不就是靠山倒了？”说着，抬眼去看。

罗四姐脸色比较缓和了，七姑奶奶便说：“为啥还是要做小呢？”

“因为未土克了第一个子水，过去就克第二个子水了，逃不掉的。真的不肯做小，也没有办法，所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不过，这一来，前面的‘财’、‘官’、‘食’就不必再看了。”

“为啥不必再看？”

“人都不在了，看它何用？”

罗四姐大吃一惊，“吴先生，”她问，“你说不肯做小，命就没有了？”

“当然。未土连克子水，甲木不避，要跟它硬上，好，木克土，甲木有帮手，力量很强，不过你们倒看看未土，年上那个己土是帮手，这还在其次，最厉害是巳火，火生土，源源不绝，请问哪方面强？五行生克，向来克不到就要被克。这块未土硬得像块石头一样，草木不生，甲木要去斗它，就好比拿木头去开山，木头敲断，山还是山。”

听得这番解说，罗四姐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刚才那种“偏要做大”的倔强之气，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心里却仍不甘做小。

于是七姑奶奶便要从正面来谈了，“那么，做了小就不要紧了？”她问。

“不是不要紧。是要做了小，就是说肯拿辛金当夫星，然后才能谈得到前面那四个字的好处。”

“你是说，年上月上那四个字？”

“是啊！土生金好比母子，木既嫁了金，就是一家眷属，没有再克的道理——”

“吴先生，”七姑奶奶打断他的话说，“我是问那四个字的好处。”

“好处说不尽。这个八字顶好的是巳火那个‘食神’，八字不管男女，有食神一定聪明漂亮。食神足我所生，食神生己、未两土之财，财生辛官，这就是帮夫运。换句话说，夫星显耀，全靠我生的这个食神。”

“高明、高明。”七姑奶奶转脸说道，“四姐，你还有什么话要请教吴先生？”

罗四姐迟疑了一下，使个眼色，七姑奶奶知道她说悄悄话，随即起身走向一边，罗四姐低声说道：“七姐，你倒问他，哪种命跟我合得来的？”

“我晓得。”七姑奶奶回到座位上问道，“吴先生，如果要嫁，哪种命的人最好？”

“自然是金命。”

“土命呢？”说着，七姑奶奶微示眼色。

吴铁口机变极快，应声而答：“土生金更好。”

“喔。”七姑奶奶无所措意似的应声，然后转脸问道，“四姐，还有啥要问？”

“一时也想不起。”

说这话就表示她已经相信吴铁口是“铁口”，而且要问的心事还多。七姑奶奶觉得到此为止，自己的设计，至少已有七八分把握，应该适可而止，便招招手叫小大姐将拜匣递上来，预备取银票付润金。

“吴先生，今天真谢谢你，不过还要请你费心，细批一个终身。”

“这——”吴铁口面有难色，“这怕一时没有工夫。”

“你少吃两顿花酒，工夫就有了。”

吴铁口笑了，“这也是我命里注定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满路桃花’的命，不吃花酒，就要赴阎罗王的席，划不来。”

“哼！”七姑奶奶撇撇嘴，作个不屑的神情，接着说道，“我也知道你忙，慢一点倒不要紧，批一定要批得仔细。”

“只要不限辰光，‘慢工出细活’一定的道理。”

“那好。”七姑奶奶一面捡银票，一面问道，“吴先生该酬谢你多少？”

“古太太，你知道我这里的规矩的。全靠托贵人的福，命不好，多送我也不算，命好，我又不好意思多要，随古太太打发好了，总归不会让我白送的。”

“白送变成‘送命’了。”七姑奶奶取了一张五十两银票，放在桌上说道，“吴先生，你不要嫌少。”

“少是少了一点。不过，我决不嫌。”

“我也晓得依罗四姐的八字，送这点钱是不够的。好在总还有来请教你的时候，将来补报。”

告辞出门，七姑奶奶邀罗四姐去吃大菜、看东洋戏法。罗四姐托辞头疼，一定要回家。七姑奶奶心里明白，吴铁口的那番斩钉截铁的论断，已勾起了她无穷的心事，要回去好好细想，因而并不坚邀，一起坐上她家的马车，到家以后，关照车夫送罗四姐回去。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古应春与胡雪岩相偕从宝善街妓家应酬而回。胡雪岩知道七姑奶奶这天陪罗四姐去算命，是特为来听消息的。

“这个吴铁口，实在有点本事。说得连我都相信了。”

要说罗四姐非“做小”不可，原是七姑奶奶对吴铁口的要求，自己编造的假话，出于他人之口，居然信其为真，这吴铁口的一套说法，必是其妙无比。这就不但胡雪岩，连古应春亦要先闻为快了。

“想起来都要好笑。吴铁口的话很不客气，开口克夫，闭口做小，罗四姐动真气了，哪知到头来，你们晓得怎么样？”

“你不要问了。”古应春说，“只管你讲就是。”

“到头来，她私底下要我问吴铁口，应该配什么命好？吴铁口说，自然是金命。我说土命呢？”七姑奶奶说，“这种地方就真要佩服吴铁口，他懂我的意思倒不稀奇，厉害的是脱口而出，说土生金，更加好。”

“小爷叔，”古应春笑道，“看起来要好事成双了。”

“都靠七姐成全。”胡雪岩笑嘻嘻地答说。

“你听见了？”古应春对他妻子说，“一切都要看你的了。”

“事情包在我身上！不过急不得。罗四姐的心思，比哪个都灵，如果拔出苗头来，当我们在骗她，那一来，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所以，这件事我要等她来跟我谈，不能我跟她去谈，不然，只怕会露马脚。”

“说得不错。”胡雪岩深深点头，“我不急。”

“既然不急，小爷叔索性先回杭州，甩她一甩，事情反倒会快。”

胡雪岩略想一想答说：“我回杭州，过了节再来。”

“对！”七姑奶奶又说，“小爷叔，你不妨先预备起来，先禀告老太太。”

“老太太也晓得罗四姐的，一定会答应。”

“婶娘呢？”

“她原说过的，要寻一个帮手。”

“小爷叔，你一定要说好。”七姑奶奶郑重叮嘱，“如果婶娘不赞成，这件事我不会做的。多年的交情，为此生意见，我划不来。”

七姑奶奶能跟胡家上下都处得极好，而且深受尊敬，就因为在这些有出入的事情上，极有分寸。胡雪岩并不嫌她的话率直，保证跟婶娘说实话，决不会害她将来为难。

“那么，我等你的信。”

“好的。我大概过三四天就要走了。”胡雪岩说，“你看，我要不要再跟她见一次面？”

“怎么不要？不要说一次，你天天去看她也不要紧。不过千万不要提算命的话。”

一直不大开口的古应春提醒他妻子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你也不要自以为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罗四姐对她的终身，真的有什么打算，一定也急于想跟你商量，不过，她不好意思移樽就教，应该你去看她，这才是体谅朋友的道理。”

七姑奶奶欣然接受了丈夫的建议，第二天上午坐车去看罗四姐，到得那里，已经十点多钟，只见客堂中还坐着好些绣户，却只有老马一个人在应付。

“你们东家呢？”

“说身子不舒服，没有下楼。”老马苦笑着说，“我一个人在抓瞎。”

“我来帮忙。”

七姑奶奶在罗四姐平日所坐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来过几次，也曾参与其事，发料发钱、验收货色，还不算外行。有疑难之处，唤小大姐上楼问清楚了再发落。不过半个钟头，便已毕事。

“我上楼去看看。”七姑奶奶问小大姐，“哪里不舒服？”

“不是身子不舒服。”小大姐悄悄说道，“我们奶奶昨天哭了一晚上，眼睛都哭肿了。”

七姑奶奶大吃一惊，急急问道：“是啥缘故？”

“不晓得，我也不敢问。”

七姑奶奶也就不再多话，撩起裙幅上楼，只见罗四姐卧室中一片漆黑，心知她是眼睛红肿畏光，便站住了脚，这时帐子中有声音了。

“是不是七姐？”

“是啊！”

“七姐，你不要动。等我起来扶你。”

“不要，不要！我已经有点看得清楚了。”七姑奶奶扶着门框，慢慢举步。

“当心，当心！”罗四姐已经起来，拉开窗帘一角，让光线透入，自己却背过身去，“七姐，多亏你来。不然老马一个人真正弄不过来。”

“你怕光。”七姑奶奶说，“仍旧回到帐子里去吧！”

罗四姐原是如此打算，不独畏光，也不愿让七姑奶奶看到她哭肿了眼睛，于是答应一声，仍旧上床，指挥接续而至的小大姐倒茶、预备午饭。

“你不必操心。我来了也像回到家里一样，要吃啥会交代他们的。”七姑奶奶在床前一张春凳上坐了下来，悄声说道，“到底为啥啰？”

“心里难过。”

“有啥放不开的心事？”

罗四姐不做声，七姑奶奶也就不必再往下问，探手入帐去，摸她的脸，发觉她一双眼睛肿得有杏子般大，而且泪痕犹在。

“你不能再哭了！”七姑奶奶用责备的语气说，“女人家就靠一双眼睛，身子要自己爱惜，哭瞎了怎么得了？”

“哪里就会哭瞎了？”罗四姐顾而言他地问，“七姐，你从哪里来？”

“从家里来。”七姑奶奶喊小大姐，“你去倒盆热水，拿条新手巾来，最好是新的绒布。”

这是为了替罗四姐热敷消肿。七姑奶奶一面动手，一面说话，说胡雪岩要回杭州去过节，就在这两三天要为他饯行，约罗四姐一起来吃饭。

“哪一天？”

“总要等你眼睛消了肿，能够出门的时候。”

“这也不过一两天事。”

“那么，就定在大后天好了。”七姑奶奶又说，“你早点来！早点吃完了，我请你去看戏。”

“我晓得了。”刚说得这一句，自鸣钟响了，罗四姐默数着是十二下，“我的钟慢，中午已经过了。”接着便叫小大姐，“你到馆子里去催一催，菜应该送来了。”

“已经送来了。”

“那你怎么不开口。菜冷了，还好吃？”

罗四姐接着便骂小大姐。七姑奶奶在一旁解劝，说生了气虚火上升，对眼睛不好。罗四姐方始住口。

“你把饭开到楼上来。”七姑奶奶关照，“我陪你们奶奶一起吃。”

等把饭开了上来，罗四姐也起来了，不过仍旧背光而坐，始终不让七姑奶奶看到她的那双眼睛。

“你到底是为啥伤心？”七姑奶奶说，“我看你也是蛮爽快的人，想不到也会这样想不开。”

“不是想不开，是怨自己命苦。”

“你这样的八字，还说命苦？”

“怎么不苦。七姐，你倒想，不是守寡，就要做小。我越想越不服气！我倒偏要跟命强一强。”

“你的气好像还没有消，算了，算了。后天我请你看戏消消气。”

“戏我倒不想看，不过，我一定会早去。”

“只要你早来就好。看不看戏到时候再说。”七姑奶奶问道，“小爷叔回杭州，你要不要带信带东西？”

“方便不方便？”

“当然方便。他又有人、又有船。”七姑奶奶答说，“船是他们局子里的差船，用小火轮拖的，又快又稳当。”

罗四姐点点头，不提她是否带信带物，却问到胡雪岩的“局子”。七姑奶奶便为她细谈“西征”的“上海转运局”。

“克复你们杭州的左大人，你总晓得啰？”

“晓得。”

“左大人现在陕西、甘肃当总督，带了好几万军队在那里打仗。那里地方苦得很，都靠后路粮台接济，小爷叔管了顶要紧的一个，就是‘上海转运局’。”

“运点啥呢？”

“啥都运。顶要紧的是枪炮，左大人打胜仗，全靠小爷叔替他在上海买西洋的枪炮。”

“还有呢？”

“多哩！”七姑奶奶屈着手指说，“军装、粮食、药——”

“药也要运了去？”罗四姐打岔问说。

“怎么不要？尤其是夏天，藿香正气丸、辟瘟丹，一运就是几百上千箱。”

“怪不得。”罗四姐恍然大悟。

“怎么？”

“那天他同我谈，说要开药店。原来‘肥水不落外人田’。”

“肥水不落外人田的生意还多。不过，他也不敢放手去做。”

“为啥？”罗四姐问。

“要帮手。没有帮手怎么做？”

“七姐夫不是一等一的帮手？”

“那是外头的。内里还要个好帮手。”七姑奶奶举例以明，“譬如说，端午节到了，光是送节礼，就要花多少心思，上到京里的王公大老倌，下到穷亲戚，这一张单子开出来吓坏人。漏了一个得罪人，送得轻了也得罪。”

“送得重了也要得罪人。”罗四姐说，“而且得罪的怕还不止一个。”

“一点不错。”七姑奶奶没有再说下去。

到了为胡雪岩钱行的那一天，七姑奶奶刚吃过午饭，罗四姐就到了。一到便问：“七姐，你有没有工夫？”

“啥事情？”

“有工夫，我想请七姐陪我去买带到杭州的东西。还有，我想请人替我写封家信。”

七姑奶奶心想，现成有老马在，家信为什么要另外请人来写？显见得其中另有道理，当时便不提购物，只谈写信。

“你要寻怎样的人替你写信？”

“顶好是——”罗四姐说，“像七姐你这样的人。”

“我肚子里这点墨水，不见得比你多，你写不来信，我也写不来。”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这样，买东西就不必你亲自去了，要买啥你说了我叫人去办。写信，应春就要回来了，我来抓他的差。”

“这样也好。”

于是，七姑奶奶把她的管家阿福叫了来，由罗四姐关照，吃的、用的，凡是上海的洋广杂货，在内地都算难得的珍贵之物，以至于阿福不能不找纸笔来开单子。

“多谢管家。”罗四姐取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刚要递过去，便让七姑奶奶拦住了。

“不必。我有折子。”

阿福不肯接，要看主妇的意思。七姑奶奶已猜到她所说的那个取货的折子，必是胡雪岩所送。既然她不肯用，又不愿要别人送，那就不必勉强了。

“好了，随你。”

有她这句话，阿福才接了银票去采办。

恰好古应春亦已回家，稍微休息一下，便让七姑奶奶“抓差”，为罗四姐写家信。

“这桩差使不大好办。”古应春笑道，“是像测字先生替人写家信，你说一句我写一句呢？还是你把大意告诉我，我写好了给你看，不对再改。”

“哪种方便？”

“当然是说一句写一句来得方便。”

“那么，我们照方便的做。”

“好！你请过来。”

到得书房里，古应春铺纸吮笔，先写下一句：“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然后抬眼看着坐在书桌对面的罗四姐。

“七姐夫，请你告诉我娘，我在上海身子很好，请她不要记挂。她的肝气病好一点没有？药不可以断。我寄五十两银子给她，吃药的钱不可以省。”

“嗯、嗯。”古应春写完了问，“还有。”

“还有，托人带去洋广杂物一网篮，亲戚家要分送的，请老人家斟酌。糖食等等，千万不可让阿巧多吃——”

“阿巧是什么人？”古应春问。

“是我女儿。”

“托什么人带去要不要写？”

“不要。”

“好。还有呢？”

“还有。”罗四姐想了一下说，“八月节，我回杭州去看她。”

“还有？”

“接到信马上给我回信。”罗四姐又说，“这封信要请乌先生写。”

“古月胡，还是口天吴？”

“不是。是乌鸦的乌。”

“喔。还有呢？”

“没有了。”

古应春写完念了一遍，罗四姐表示满意，接下来开信封，他问：“怎么写法？”

“请问七姐夫，照规矩应该怎么写？”

“照规矩，应该写‘敬烦某某人吉便带交某某人’下面是‘某某人拜托’。”

“光写‘敬烦吉便’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古应春是因为她说不必写明托何人带交，特意再问一遍，以便印证。现在可以断定，她是特意不提胡雪岩的名字。何以如此，就颇耐人寻味了。

罗四姐一直到临走时，才说：“胡大先生，我有一封信，一只网篮，费你的心带到杭州，派人送到我家里。”她将信递了过去。

“好！东西呢？”

“在我这里。”七姑奶奶代为答说。

“胡大先生哪天走？”

“后天。”

“那就不送你了。”罗四姐说。

“不客气，不客气。”胡雪岩问，“要带啥回来？”

“一时也想不起。”

“想起来写信给我。或者告诉七姐。”

等送罗四姐上了车，七姑奶奶一走进来，迫不及待地问她丈夫：“罗四姐信上写点啥？”

“原来是应春的大笔！”胡雪岩略显惊异地说，“怪不得看起来字很熟。”

“我做了一回测字先生。”古应春说，“不过，我也很奇怪，这样一封信，平淡无奇，她为什么要托我来写。平常替她写家信的人到哪里去了？”

“当然有道理在内。”七姑奶奶追问着，“你快把信里的话告诉我。”

那封信，古应春能背得出来，背完了说：“有一点，倒是值得推敲的，她不愿意明说，信和网篮是托小爷叔带去的。”

“她有没有说，为啥指明回信要托乌先生写？”

“没有。”

胡雪岩要问的话，另是一种，“她还有个女儿？”他说，“她没有告诉过我。”

“今天就是告诉你了。不过是借应春的嘴。”

“啊，啊！”古应春省悟了，“这就是她故意要托我来写信的道理。”

“道理还多呢！”七姑奶奶接口，“第一，要看小爷叔念不念旧？她娘，小爷叔从前总见过的，如果念旧，就会去看她。”

“当然！”胡雪岩说，“我早就想好了，信跟东西亲自送去。过节了，总还要送份礼。”

“这样做就对了。”七姑奶奶又说，“小爷叔，她还要试试你，见了她女儿怎么样？”

“嗯！”胡雪岩点点头，不置可否。

“还有呢？”古应春这天将这三个字说惯，不自觉地滑了出来。

“指明信要托乌先生写，是怕测字先生说不清楚，写不出来，马马虎虎漏掉了，只有乌先生靠得住。”

胡雪岩觉得她的推断，非常正确，体味了好一会，感叹地说：“这罗四姐的心思真深。”

“不光是心思深，还有灵。我说送礼送得轻了得罪人，她说送得重了，也要得罪，而且得罪的不止一个。”七姑奶奶接来说，“小爷叔，你要不要这个帮手，成功不成功，就看乌先生写信来了。”

胡雪岩心领神会，回到杭州先派人去办罗四姐所托之事，同时送了一份丰厚的节礼。然后挑了个空闲的日子，轻装简从，潇潇洒洒地去看罗四姐的母亲。胡雪岩仍旧照从前的称呼，称她“罗大娘”，但罗大娘却不大认得出他了。陌生加上受宠若惊、惶恐不安，胡雪岩了解她的心情，跟她先谈罗四姐的近况，慢慢地追叙旧事，这才使得罗大娘的心定了下来，这心一定下来，自然就高兴了，也感动了，不断地表示，以胡雪岩现在的身份，居然纡尊降贵，会去看她，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

巧牵红线

十天以后，罗四姐接到了家信，罗大娘照她的话，是请乌先生代写的。这乌先生是关帝庙的庙祝，为人热心，洞明世事，先看了罗四姐的来信，心头有个疑问，何以回信要指定他来写。再听罗大娘眉飞色舞地谈胡雪岩来看她的情形，恍然大悟，罗四姐大约不能确定，胡雪岩会不会亲自来看罗大娘，所以信中不说信件等物托何人所带。不过胡雪岩的动静，在她是很关心的，既然如此，就要详详细细告诉她。她之指明要自己替罗大娘写回信，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完全猜对了罗四姐的心思，因此，他的信也就深符她的期待了。乌先生的代笔，浅显明白，罗四姐先找老马来念给她听过，自己也好好下了一番工夫，等大致可以看得懂了，才揣着信去看七姑奶奶。

“七姐，”她说，“我有封信，请你给我看看。”

“哪个的信？”

“我娘的信。我一看信很长，当中好像提到胡大先生，我怕有要紧话在里头，不方便叫老马给我看。”

“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看不明白，我也未见得看得懂。不过，不要紧，一客不烦二主，当初你是托应春替你写的，现在仍旧叫他来看好了。”

“七姐夫在家？”

“在家。”七姑奶奶答说，“有个洋人要来看他，他在等。”

于是将古应春找了来，拿信交了给他，他一面看，一面讲：“东西都收到了，胡大先生还送了一份很厚的礼，一共八样，火腿、茶叶、花雕——”

“这不要念了。”七姑奶奶插嘴问道，“你信里称小爷叔，是叫胡大先生？”

“是啊！杭州人之中，尊敬小爷叔的，都是这样叫他的。”

“好！你再讲下去。”

“五月初七胡大先生去看你母亲，非常客气，坐了足足有一个时辰，谈起在上海的近况——”讲到这里，古应春笑笑顿住了。

“咦！”七姑奶奶诧异地问，“啥好笑？”

“信上说，你母亲知道你认识了我们两个，说是‘欣遇贵人’。”古应春谦虚着，“实在不敢当。”

“我娘的话不错。你们两位当然是我的贵人。”罗四姐问道，“七姐夫，信上好像还提到我女儿。”

“是的。你母亲说，胡大先生很喜欢你女儿，问长问短，说了好些话。还送了一份见面礼，是一双绞丝的金镯子。”

“你看！”罗四姐对七姑奶奶说，“大先生对伢儿们，给这样贵重的东西，不过，七姐，我倒不大懂了，大先生怎么会将这双镯子带在身边？莫非他去之前，就晓得我有个女儿？”

“不见得。”七姑奶奶答说，“我们小爷叔应酬多，金表、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遇到要送见面礼，拿出来就是。”

“原来这样子的。”罗四姐的疑团一释，“七姐夫，请你再讲。”

“你娘说，你说要回去，她也很想念你，如果你抽不出工夫，或者她到上海来看你。”

罗四姐还未开口，七姑奶奶先就喊了出来，“来嘛！”她说，“把你娘接了来歇夏，住两三个月再回去。”

“上海是比杭州要凉快些。”罗四姐点点头，“等我来想想。”

“后面还有段话，是乌先生‘附笔’，很有意思！”古应春微笑着，“他说，自从胡大先生亲临府上以后，连日‘庙中茶客议论纷纷’，都说胡大先生厚道。照他看，胡大先生是你命中的‘贵人’，亦未可知。”

这话触及罗四姐心底深处，再沉着也不由得脸一红，七姑奶奶非常识趣，故意把话扯了开去，“什么‘庙中茶客’？”她问，“什么庙？”

“关帝庙，就在我家邻近。替我娘写这封信的乌先生，是那里的庙祝，靠平常摆桌子卖茶、说大书，关帝庙的香火才有着落。”

正谈到此处，洋人来拜访古应春了。在他会客时，罗四姐与七姑奶奶的话题未断，她也很想接她母亲来住，苦无便人可以护送。七姑奶奶认为这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写信给胡雪岩就是。

“不好！”罗四姐只是摇头，却不说为何不好，及至七姑奶奶追问时，她才答说，“我欠他的情太多了。”

“已经多了，何妨再欠一回。”

“我怕还不清。”

“那也有办法——”

七姑奶奶想一想，还是不必说得太露骨。罗四姐也没有再问，这件事就暂且搁下来了。

谈了些闲话，到了上灯时分，七姑奶奶提议，早点吃晚饭，饭后去看西洋来的马戏。罗四姐答应在她家吃饭，但不想去看马戏，因为散戏已晚，劳她远送回家，于心不安。

“那还不好办？你住在我这里好了。我们还可以谈谈。”

罗四姐想了一下，终于接受邀约。饭后看马戏回来，古应春也刚刚到家。

“阿七，请你替我收拾收拾行李。”他说，“今天来的洋人，是德国洋行新来的总管。他说要专程到杭州去拜访小爷叔，顺便逛逛西湖，我只好陪他走一趟。”

“怎么？”七姑奶奶高兴地说，“你要到杭州！好极，好极！你把罗四姐的老太太带来了来。”

古应春愣了一下，想到罗大娘信中的话，方始会意，欣然答说：“好、好！我一定办到。”

他们夫妇已经这样作了决定，罗四姐除了道谢，别无话说。接着便谈行程，古应春计

算，来去约需半个月。七姑奶奶便又出了主意。

“你索性搬到‘大英地界’来住，我们来去也方便。”她说，“寻房带搬家，有半个月尽够了。”

“嗯，嗯。等我想一想。”

“你不必想。等我来替你想。”七姑奶奶是在想，有什么熟人的房子，或租，或买，一切方便，思索了一会，想到了，“老宓不是在造‘弄堂房子’？”她问，“完工了没有？”

“老早完工了。”

“他那条弄堂，一共二十四家，算是条很长的弄堂。我想一定有的。”

“那好。”七姑奶奶转脸对罗四姐说，“老宓是阜康的工伙，现在也发财了。是他的房子，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搬进去住。”

“看看，看看！”罗四姐急忙否定，“我想另外寻，比较好。”

“为啥呢？”

罗四姐不答，只是摇头，七姑奶奶终于想到了，在此她跟胡雪岩的关系，正当微妙的时刻，她是有意要避嫌疑，免得太着痕迹。

七姑奶奶觉得罗四姐人虽精明能干，而且也很重义气交情，但不免有些做作。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遇到这种情形，有她一套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是罗四姐所做不到的。

“我不管你那颗玲珑七巧心，九变十转在想点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你搬家是搬定了。房子呢，或租、或典、或买下来，我替你作主，你不必管。”

罗四姐反倒服贴了，“七姐，”她说，“我就听你的话，一切不管，请你费心。”

于是七姑奶奶独断独行，为她买了阜康钱庄二伙老宓新造的“弄堂房子”。这条弄堂名叫富厚里，二十四户，望衡对宇，两面可通。七姑奶奶挑定的一户，坐北朝南，楼下东西厢房，大客厅，后面是“灶披间”、下房、储藏室。扶梯设在中间，楼上大小五个房间，最大的一个，由南到北，直通到底，是个套房，足供藏娇。另外四间，一间起坐、一间饭厅、两间客房，家具摆饰，亦都是七姑奶奶亲自挑选，布置得富丽堂皇，着实令人喜

爱。

前后不过十天工夫，诸事妥帖，七姑奶奶自己也很得意。第十一天早上，派马车将罗四姐接了来，告诉她说：“房子我替你弄好了。现在陪你去看看。”

一看之下，罗四姐又惊又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断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只怕我没有福气，住这么好的房子。”

七姑奶奶不理她这话，光是问她还有什么不满意之处，马上可以改正，罗四姐倒也老实说了，还应该加上窗帘。

“窗帘已经量了尺寸，叫人去做了，明天就可以做好。”七姑奶奶接着又问，“你哪天搬？”

“慢点！”罗四姐拉着她并排坐下，踌躇了一下说道，“七姐，说实话，房子我是真欢喜。不过，我怕力量办不到，房子连家具，一起在内，总要四千银子吧？”

“四千不到。我有细账在那里。”七姑奶奶说，“你现在不必担心买不起。这幢房子现在算是我置的，白借给你住，到你买得起了，我照原价让给你。”

“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吗？”

“你不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呢！”七姑奶奶笑道，“看起来，吴铁口的话要应验了。”

罗四姐记得很清楚，吴铁口断定她要“做小”，如果“偏要做大”就会“嫁一个克一个”。假使不愿“做小”，又不能“做大”，本身就会遭殃，性命不保。倘或如此，八字中前面那四个字的“财”、“官”、“印”，自然都谈不到了。所以只有心甘情愿“做小”，才会有福气。这样一想，七姑奶奶话中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

话虽如此，罗四姐却不愿表示承认，可也不愿表示否认。这一来，唯一的办法便是装作未听清楚而忽略她的弦外余音，故意言他。

“七姐，搬家是件麻烦的事，恐怕——”

“你用不着顾前想后。这里家具摆设都有了，你那里的木器，能送人的送人，没人可送，叫个收旧货的来，一脚踢。收拾收拾衣服、首饰、动用器具，不过一天的工夫，有啥麻烦？”

“我那班客户呢？”

“这倒比较麻烦。”七姑奶奶沉吟了一会，说，“我劝你也不必再做了——”

“不！”罗四姐抢着说道，“不光是为我自己。人家也是养家活口的一项行当，我不能不管。”

“那也容易，你找个能干的人，做你的替手。说不定，还可以要一笔‘顶费’。”七姑奶奶又说，“新旧交替，难免接不上头，老马可以慢慢搬过来。或者老马投了新东家，你就更加省事了。”

听七姑奶奶为她的打算，简捷了当却又相当周到，罗四姐实在无话可说了，“七姐，我真服了你了。”她说，“如今只剩下一件事，挑日子。”

“对。”七姑奶奶说，“到我那里去，一面挑日子，一面再好好商量。”

回到古家，略为息一息，七姑奶奶叫人取了黄历来挑日子。很不巧，一连八九天都不宜迁居，最快也得十天以后。

“那时候老太太已经来了。”七姑奶奶说，“我的想法是，顶好这三四天以内就搬停当，老太太一来就住新房子，让她老人家心里也高兴，而且也省事得多，四姐，你说呢？”

“话自然不错。不过，日子不好，没有办法。”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有办法。俗语道得好，拣日不如撞日。撞到哪天是哪天，你说好不好？”

“怎么撞法？”

“以老太太到上海的那天，就算你撞到的日子。老太太到了，先在我这里歇一歇脚，马上进屋，你也把要紧东西先搬运了来，晚上摆两桌酒，叫一班髦儿戏，热闹热闹，顺便就算替老太太接风，不是一举两得？”

罗四姐觉得这样安排也很好，便即问道：“七姐夫不晓得哪天回来？”

“快了。大概还有四五天工夫。”

古应春回来了。使得罗四姐深感意外的是，她的母亲没有来，倒是乌先生来了。

那乌先生有五十多岁，身材矮胖，满头白发，长一个酒糟鼻子，形容古怪，但那双眼睛极好，看人时，眼中两道光芒射过来，能把人吸引住，自然而然地觉得此人可亲且可信赖。因此，七姑奶奶一会便对他有好感。

在古应春引见以后，自然有一番客套，七姑奶奶问到罗四姐的母亲何以不来，乌先生乘机道明了来意。

“罗四姐的娘因天气太热，又是吃‘观音素’，到上海来作客，种种不方便，所以不来。不过她娘倒有几句要紧话，要我私下跟她说，所以沾古先生的光，携带我到上海来开开眼界。”

“蛮好，蛮好。”七姑奶奶说，“罗四姐，我跟她一见如故，感情像亲姐妹一样，乌先生是她敬重的人，到了这里，一切不必客气。现在乌先生看，是把罗四姐接了来呢？还是你去看她。”

“他娘还有点吃的、用的东西给罗四姐，还是我去好了。”

“那么，我来送你去。”

“不敢当，不敢当，决不敢当。”

“乌先生，你不要客气。为啥要我亲自送你去呢？这有两个缘故。”说到这里，七姑奶奶转眼看着丈夫说，“你恐怕还不晓得，罗四姐搬家了，是老宓的房子，我一手替她料理的。”

“好快！”古应春说了这一句，便又对乌先生说，“罗四姐的新居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那就非内人送你去不可了。”

“我送了乌先生去，顺便约一约罗四姐，今天晚上替乌先生接风，请她作陪。”

听得这么说，乌先生除了一再道谢以外，再无别话，于是舍车坐轿，一起到了罗四姐那里。七姑奶奶把人带到，又约好罗四姐晚上陪乌先生来吃饭，随即匆匆忙忙赶回家，因为她急于要听古应春谈此行的经过。

“他是女家的‘大冰老爷’——”

原来胡雪岩一回杭州，略得清闲，便与老母妻子谈罗四姐的事。本来娶小纳妾，胡雪

岩原是自己可以作主的，但罗四姐的情形不同，好些有关系的事，都要预先谈好，最要紧的，第一是虚名，第二是实权。杭州官宦人家的妾侍，初进门称“新姑娘”，一年半载亲党熟悉了，才会称姓，假如姓罗，便叫“罗姑娘”，三年五载以后，才换称“姨奶奶”的称呼。至于熬到“姨太太”总要进入中年，儿女成长以后。可是胡雪岩却为罗四姐提出要求，一进门就要称“太太”。

“那么，”胡老太太问道，“你的元配呢？这个也是‘太太’，那个也是‘太太’，到底是叫哪个？”

“一个叫‘二太太’好了。”

胡老太太沉吟了一会道：“她怎么说呢？”胡老太太用手遥指，这“她”是指胡太太。

“我还没有跟她谈到这上头。先要娘准了，我再跟她去说。”

胡老太太知道，媳妇贤惠而软弱，即使心里不愿，亦不会公然反对，但她作为一家之主，却不能不顾家规，所以一时不便轻许，只说：“我要好好儿想一想，总要在台面上说得过去才可以。”

“台面上是说得过去的。为啥呢？”胡雪岩正好谈“实权”，他说，“目下这种场面，里头不能没有一个人来‘抓总’，媳妇太老实，身子又不好，以至于好些事，还要老太太来操劳，做儿子的心里不安。再说句老实话，外头的情形，老太太并不清楚，有时候想操心，也无从着力。我想来想去，只有把罗四姐讨了来当家。既然当家，不能没有名分，这是所谓‘从权办理’。台面上说得过去的。”

“你要她来当家，这件事，我就更加要好好想一想了。你总晓得，当家人是很难做的。”

“我晓得。罗四姐极能干，这个家一定当得下来。”

“不光是能干。”胡老太太说，“俗语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做当家人要吃得起哑巴亏。丫头老妈子、厨子轿班，都会在背后说闲话，她有没有这份肚量，人家明明‘当着和尚骂贼秃’，她只当没有听见，脸上一点懊恼的神气都没有？”

“这一点——”胡雪岩说，“当然要跟她说明清楚，她一定会答应的。”

胡老太太大摇其头，“说归说，答应归答应，到时候就不同了。”她说，“泥菩萨都有个土性，一个忍不住闹了起来，弄得家宅不和，那时候你懊悔嫌迟了。”

这是各人的看法不同。胡老太太以前也见过罗四姐，但事隔多年，是何面貌都记不清楚了，当然只就一般常情来推测。胡雪岩心想，这不是一下子可将老母说服的，唯有多谈一谈罗四姐的性情才具，渐渐地让母亲有了信心，自然水到渠成。

就在这时候，古应春陪着洋人到了杭州，谈妥公事，派人陪着洋人去逛六桥三竺，古应春才跟胡雪岩详谈罗四姐所托之事，以及乌先生代笔信中的内容，认为事机已成熟，可以谈嫁娶了。

“我们老太太还有顾虑。”胡雪岩说，“老太太是怕她只能任劳，不能任怨。”

“那么，小爷叔，你看呢？”

“这要先看我们怎样子待人家，”胡雪岩说，“罗四姐不肯拉倒，如果肯了，她总也知道，我不能拿元配休了，讨她做大太太，而只有做小。做小称太太，又让她掌权，她只要这样想一想，就算有闲言闲语难听，一口气咽得下去，自然心平气和了。”

“小爷叔的话很透彻。”古应春自告奋勇，“我来跟老太太说。”

说当然有个说法，根本不提胡雪岩，只谈七姑奶奶跟罗四姐如何投缘，以及罗四姐如何识好歹，因为七姑奶奶待她，所以言听计从，情如同胞姐妹。

胡老太太很尊重患难之交的古应春夫妇，对七姑奶奶更有份特殊的感情与信心，当时便说：“七姐中意的人，一定不会错的。这个媒要请七姐来做，我也要听了七姐的话才算数。”

一桩好事，急转直下，看来成功在望了。但古应春心思细密，行事谨慎，觉得乐观的话以少说为宜。

“老太太也不要太高兴，人家肯不肯，还在未知之数。”

古应春接下来细谈七姑奶奶陪罗四姐去算命，几乎与吴铁口吵架的趣事，当然，他决不会透露，这是他们夫妇事先跟吴铁口说通了的秘密。

胡老太太听得很仔细，而且越听笑意越浓，“原来她有这样一副好八字，看来真是命中注定了。”她接着又说，“这种人的脾气是这样的，要嘛不肯，要肯了，说的话，一定

有一句算一句。”

“小爷叔，”古应春又想到一件事，“不知道婶娘的意思怎么样？”

“她肯的。”胡老太太接口，“我跟她谈过了，她要我作主，现在，七姐夫，这桩事情，我就拜托你了。”

“只要老太太作主，婶娘也不会埋怨，我同阿七当然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办圆满来。”

于是古应春为胡雪岩策划，男家的媒人是七姑奶奶，女家的媒人不妨请乌先生承乏。胡雪岩自然同意，便发了一份请帖，请乌先生吃饭。

这在乌先生自有受宠若惊之感，准时到胡家来赴宴，做主人的介绍了古应春与其他的陪客，敬过一杯酒，托辞先离席了。

席间闲谈，不及正事，饭罢到客座喝茶，古应春才将乌先生邀到一边，笑着说：“乌先生，你我神交已久。”

乌先生愕然，及至古应春提到彼此为罗四姐一家代笔的事，乌先生方始明白，人虽初识，笔迹早熟，这就是神交，因为如此，一切都好谈了。

“照此看来，事情已经定局了。”七姑奶奶很高兴地说，“这乌先生看起来很关心罗四姐，不晓得他看了她的新房子，心里是怎么想？”

乌先生等七姑奶奶一走，从房子看到摆饰，在他心目中无一不新，无一不精，想不到她如此阔气，只因有七姑奶奶这个初会面的堂客在，不便现于形色，怕人家笑话他没有见过世面，此时就不再需要任何矜持了，毫不掩饰地显出艳羨惊异的神态。

“罗四姐，我真没有想到，你年纪轻轻一个女人家，会闯出这样一个场面来！上海我也来过两回，说实话，这样漂亮的房子，我还是头一回见。”他紧接着又说，“古家当然是有身份的人家，房子虽比你的大，不过没有你的新，摆饰家具也比你多，可惜有细有粗，有好有坏，不比你的整齐。”

听他这样夸赞，罗四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服，人生得意之事，无过于从小相亲的熟人，看到此人肯争气、有出息、青云直上，刮目相看。她此时的心情，亦大有衣锦还乡之

感，不过紧接着而来的感觉，却是美中不足的空虚。

“房子、家具都不是我的，我哪里就到得了能这样子摆场面的地步？”

这话在乌先生并不觉得全然意外，略想一想说道：“就算是胡大先生替你置的，既然用了，就算是你的了。”

“也不是他，是七姑奶奶的。”

“七姑奶奶？”乌先生诧异，“你们罗家哪里跑出来这样一位姑奶奶？”

“乌先生你缠到哪里去了？”罗四姐笑道，“就是古太太，娘家姓尤，行七，大家都叫她七姑奶奶，我叫她七姐。”

“啊，啊，原来是她。”乌先生眨着眼想，越想越糊涂，“那么，古家两夫妇，怎么叫胡大先生‘小爷叔’？上海人叫叔叔叫‘爷叔’，胡大先生怎么会是他们的小叔叔？”

“其中有个缘故，我也是前几天才听七姑奶奶谈起，她的哥哥行五——”

罗四姐告诉他说，尤五是松江漕帮的当家。尤五的师父跟胡雪岩是朋友，交情很厚。漕帮中人，极重家规，所以尤五年龄虽比胡雪岩大，却尊他为长辈，七姑奶奶和古应春亦都跟着尤五叫胡雪岩为小爷叔。

“照七姑奶奶说，松江漕帮称为‘疲帮’。他们这一帮的漕船很多，是大帮，不过是个空架子，所以当家的带帮很吃力，亏得胡大先生帮他们的忙。为此，胡大先生在杭州到上海的这条水路上很吃得开，就因为松江漕帮的缘故。”

乌先生听得很仔细，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想他自己的事。他虽受托来做媒，但仔细想想，不是什么明媒正娶，他这个媒人也没有什么面子，所以一路上抱定一个主张，如果罗四姐本人不甚愿意，或者胡雪岩的为人，在杭州以外的地方，风评不佳，那就说不得打退堂鼓了。此刻看来，自己一路上的想法，似乎都不切实际了。

既然如此，就不妨谈正事了。“罗四姐，”他说，“你晓不晓得，我这趟为啥来的？”

这样问法，罗四姐不免有些发窘，不过这是自己的终身大事，不能因为羞于出口，以致弄成误会，所以很沉着地说：“是不是我娘有什么话，请乌先生来跟我说。”

“是的。我原来的意思，你娘即使不能来，写信给你，也是一样，你娘不赞成。她的话也有道理，写信问你，等你的回信，一来一去个把月，倒不如我来一趟，直接问个明白。”

“娘要问我的是什么话？”

“问你对胡大先生怎么样？”

这一下，罗四姐的脸有些红了，“什么怎么样呢？”她用埋怨来遮掩羞涩，“乌先生的话，说得不清不楚，叫我怎么说？”

乌先生在关帝庙设座卖茶，一天见过三教九流的人不知多少，阅历甚丰，不过做媒人却是第一次，因而有时不免困惑，心想，大家都说“媒人的嘴”是最厉害的，成败往往在一句话上，到底如何是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却始终无法模拟。不想，此时自然而然就懂了——他在想，只要答一句：“胡大先生要讨你做小。”罗四姐必然既羞且恼，一怒回绝，好事就难谐了。

如果乌先生对胡雪岩的印象不佳，他就会那样说，但此刻已决心来牵这根红线，便要拣最动听的话来说：“罗四姐，胡大先生要请你去当家。”

这话让她心里一跳，但却不大敢相信，“哪里有这回事？”她说，“大家都叫胡大先生是‘财神’，他家那样大的排场，我怎么当得了他的家？”

“罗四姐，我劝你不要客气。你的能干，从小就看得出来的，胡大先生向来最识人，他说要请你去当家，当然看准了你挑得起这副担子。”

看来不像是随口玩笑的话，罗四姐不由得回一句：“真的？”

“当然是真的。没有这句话，我根本不会来。”乌先生说，“名分上你已经吃亏了，没有别的东西来弥补，你想我肯不肯来做这个媒？”

乌先生的话说得很巧妙，用“名分上已经吃亏了”的说法，代替听者刺耳的“做小”二字，罗四姐不知不觉便在心里接受了。

“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乌先生催问着，“如果你没有话，晚上我就要跟古太太去谈了。当然，我是女家的媒人，一定会替你争。”

“怎么？为啥要跟七姑奶奶去谈？”罗四姐问，“莫非她是——”

“她是男家的媒人。”

“我娘的意思呢？”

“你娘情愿结这门亲的。”

罗四姐心潮起伏，思前想后，觉得有些话是连在乌先生面前都难出口的，考虑了好一会说：“乌先生，你晓得的，七姑奶奶跟我像同胞姐妹一样，我看，我自己来问问她。”

“让我做个现成媒人，那再好都没有了。”乌先生说，“不过，罗四姐，你娘是托了我的，你自己跟古太太谈的辰光，不要忘记了替你娘留一条退路。”

何谓“退路”？罗四姐不明白，便即问说：“乌先生，我娘是怎么跟你说的？”

乌先生有些懊悔，“退路”的话是不应该说的。所谓“退路”是以罗四姐将来在胡家的身份，她母亲不会成为“亲家太太”，也就不会像亲戚那样往来，这样，便须为她筹一笔养老的款子，才是个“退路”。但看目前的情形，且不说罗四姐，即便是胡雪岩也一定会想到，他那句话便是多余的了。

因此，他就不肯再说实话，只是这样回答：“你娘没有说什么，是我想到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你要替你娘打算打算。”

“原来是这一层！”罗四姐很轻松地答说，“我当然有打算的。”

“那好，我也放心了。等下到了古家，你自己跟古太太去谈好了。”

为了替乌先生接风，古应春稍微用了些心思。乌先生既是生客，应该照通常的规矩，男女分席，但主客一共四个人，分做两处，把交情都拉远了，而且说话也不方便，因此古应春决定请乌先生“吃大菜”。

在人家家里“吃大菜”，乌先生还是第一回。幸好做主人的想得很周到，“吃大菜”的笑话见得多了，刀子割破舌头虽是夸大其词，拿洗手指的水当冷开水喝，却非笑话。至于刀叉乱响，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所以古应春除了刀叉以外，另备一双筷子。选的菜，第一，避免半生的牛排；第二，凡是肉类都先去骨头；第三，调味少用西洋的作料。不过酒是洋酒，也不分饭前酒、饭后酒，黄的、白的、红的，摆好了几瓶，请乌先生随意享用。

“乌先生！”七姑奶奶入座时就说，“自己人，我说老实话，用不惯刀叉，用筷子好了。”

“是！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老实了。”乌先生欣然举箸。

“乌先生看见罗四姐的新房子了？”

七姑奶奶有意将“子”字念得极轻，听去像“新房”。在她是在开玩笑，乌先生却误会了，以为将来罗四姐会长住上海，她目前的新居，将来便是双栖之处。心想，如果是这样子，又怎么让罗四姐去当家？

心里有此疑问，却不暇细思，因为要回答七姑奶奶的话，“好得很。”他说，“我听罗四姐说，是古太太一手经理的。”

“乌先生，”罗四姐不等他说完，便即说道，“你叫七姐，也叫七姑奶奶好了。”

“好！七姑奶奶，真是巾帼英雄！”

“怎么会想出这么一句话来？”罗四姐笑道，“恭维嘛，也要恭维得像才是。七姐又不是‘白相人嫂嫂’，怎么叫巾帼英雄？”

乌先生自己也觉得拟于不伦，便即说道：“我来之前，‘大书’说岳传，正说梁红玉擂鼓破金兵，‘巾帼英雄’这句话听得多了，才会脱口而出。”

“乌先生喜欢听大书，明天我陪你。”古应春爱好此道，兴致勃勃地说，“城隍庙的两档大书，一档‘英烈’，一档‘水浒’，都是响档。乌先生不可错过机会。”

“苏州话，”罗四姐说，“乌先生恐怕听不懂。”

“听得懂，听得懂。”乌先生接着用生硬的苏白说道，“阴立，白坐。”

大家都笑了。

“乌先生不但懂，”古应春说，“而且是内行。”

原来“阴立，白坐”是“英烈，白蛇”的谐音，是书场里挖苦刮皮客人的术语，有的阴阴地站在角落，不花一文听完一回书，名为“阴立”；有的大大方方坐在后面，看跑堂的要“打钱”了，悄悄起身溜走，名为“白坐”。

由于彼此同好，皆有喜遇知音之感，大谈“大书”，以及说书人的流派。罗四姐见此光景，轻轻向七姑奶奶说道：“乌先生这顿酒会吃到半夜，我们离桌吧！”

七姑奶奶亦正有此意，找个空隙，打断他们的谈锋，说了两句做女主人应有的门面话，与罗四姐双双离席。

七姑奶奶将她带到楼上卧室。这间卧室一直为罗四姐所欣赏，因为经过古应春设计，改成西式，有个很宽敞的阳台，装置很大的玻璃门，门上加两层帷幕、一层薄纱、一层丝绒，白天拉开丝绒那一层，阳光透过薄纱，铺满整个房间，明亮华丽，令人精神一爽。晚上坐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亦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像这种夏天，在阳台上纳凉闲谈，是最舒服不过的一件事。

“你是喝中国茶，还是喝洋茶？”

所谓“喝洋茶”是英国式的奶茶。七姑奶奶有全套的银茶具，照英国规矩亲自调制，而且亲自为客人倒茶，颇为费事，罗四姐此刻要谈正事，无心欣赏“洋茶”，便即说道：“我想吃杯菊花茶。”

黄白“杭菊花”可以当茶叶泡来喝，有清心降火之功，七姑奶奶笑着问道：“你大概心里很乱？”

“也不晓得啥道理，心里一直烦躁。”

“我们到阳台上来坐。”

七姑奶奶挑到阳台上去密谈，是替罗四姐设想，因为谈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她难免腴腆，阳台上光线幽暗，可以隐藏忸怩的表情，就比较能畅所欲言了。

名分之争

等小大姐泡了菊花茶来，背光坐着的罗四姐幽幽地叹口气说：“七姐，只怕我真的是命中注定了。”

“喔，”七姑奶奶问道，“胡家托乌先生来作媒了，他怎么说？”

“他说的话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说胡大先生的意思，要我去替他当家。”

“不错，这话应春也听见的。”

“这么说，看起来是真的！”罗四姐心里更加踏实，但心头的疑虑亦更浓重，“七姐，你说，我凭啥资格去替他当家？”

七姑奶奶心想，胡雪岩顾虑者在此，罗四姐要争者亦在此，足见都是厉害角色，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必中要害。不过，她虽然已从古应春口中摸透了“行情”，却不愿轻易松口，因为不知道罗四姐还会开什么条件，不能不谨慎行事。

于是她试探地问道：“四姐，你自己倒说呢？要啥资格，才好去替他当家。”

“当家人的身份，身份不高，下人看不起，你说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七姐，你说，这个家我怎么当？”

“是的。这话很实在。我想，我们小爷叔，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他总有让下人敬重你的办法。”

“啥办法？”罗四姐紧接着问，“七姐夫怎么说？”

“他说，胡老太太托我来做媒。不过，我还不答应。”

罗四姐又惊又喜，“原来是胡老太太出面？”她问，“胡太太呢？”

“他们家一切都是老太太作主。胡太太最贤惠不过，老太太说啥就是啥，百依百顺的。”

听得这一说，罗四姐心头宽松了些，不过七姑奶奶何以不敢答应做媒？这话她却不好意思问。

“我为啥不敢答应呢？”七姑奶奶自问自答地说，“因为我们虽然一见如故，像同胞姐妹一样，到底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没有跟我详详细细谈过，我不晓得你心里的想法，如果冒冒失失答应下来，万一做不成这个媒，反而伤了我们感情。”

“七姐，这一层你尽管放心。不管怎么样，你我的感情是不会伤的。”

“有你这句话，我的胆就大了。四姐，除了名分以外，还有啥？请你一样一样告诉我。看哪一样是我可以答应下来的，哪一样我能替你争的，哪一样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

“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事，我也不会说。”罗四姐想了一下说，“七姐，我顶为难的是我老娘。”

她老娘何以会成为难题？七姑奶奶想一想才明白，必是指的当亲戚来往这件事。以她的看法，这件事是否为难，主要的是要看罗四姐自己的态度，倘或她坚持要胡老太太叫一声：“亲家太太。”这就为难了！否则胡家也容易处置。

谈到这里，话就要明说了，“四姐，你的意思我懂了。”她说，“还有啥，你一古脑儿说出来，我们一样一样来商量。”

“还有，你晓得的，我有个女儿。”

“你的女儿当然姓她老子的姓。”七姑奶奶说，“你总不见得肯带到胡家去吧？”

“当然，那算啥一出？”

“既然不带到胡家，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不管你怎么安排，胡家都不便过问的。这件事可以不必谈，还有啥？”

“还有，我只能给老太太一个人磕头。”

“是不是！”七姑奶奶马上接口，“我不敢答应，就是怕你有这样的话，叫我说都不便去说的。”

罗四姐自己也觉得要求过分了一些，不过话既已出口，亦不便自己收回，因而保持沉默。当然，在七姑奶奶看，这就是不再坚持的表示，能商量得通的。

“四姐，我现在把人家的意思告诉你，第一是称呼，下人都叫你太太；第二进门磕一个头，以后都是平礼；第三生了儿子着红裙。这三样，是老太太交代下来的。”

罗四姐考虑了一会，觉得就此三事而言，再争也争不出什么名堂来，不如放漂亮些，换取对方在他处的让步。

于是她说：“七姐这么说，我听七姐的。不过，我进他家的门，不晓得是怎么个进

法？”

七姑奶奶心想，这是明知故问。妾侍进门，无非一乘小轿抬进门，在红烛高烧之下，一一磕头定称呼。罗四姐问到这话，意思是不是想要坐花轿进门呢？

当然，照一般的办法，是太委屈了她，但亦决无坐花轿之理。七姑奶奶觉得这才真的遇见难题了。

想了又想，七姑奶奶只能这样回答：“这件事我来想办法，总归要让你面子上看得过去。你明天倒问问乌先生，看他有啥好办法？”

正事谈到这里，实在也可以说是很顺利了。做媒本来就要往返磋商，一步一步将双方意见拉近来，罗四姐明白事缓则圆的道理，因而很泰然地答说：“事情不急，七姐尽管慢慢想。”

“你是不急，小爷叔恐怕急着要想做新郎倌。”七姑奶奶笑着将她的脸扳向亮处，“不晓得你妆扮成新娘子，是个啥样子？”

这话说得罗四姐心里不知是何滋味，说一句，“七姐真会寻开心。”一闪站起身来，“乌先生不知道吃好了没有？”

“我们一起下去看看。”

两人携着手复回楼下，只见古应春陪着乌先生在赏鉴那些西洋小摆设。七姑奶奶少不得问些吃饱了没有之类的客气话，然后问到乌先生下榻之处。

“客栈已经定好了。”古应春问道，“不知道罗四姐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有事要跟乌先生谈？”

“今天太晚了。”罗四姐答说，“有事明天也可以谈。”

“那么，我送乌先生回客栈。明天一早我会派人到客栈陪了乌先生到罗四姐那里。下午我陪乌先生到各处逛逛。”

等古应春送客回来，七姑奶奶还没有睡，等着要将与罗四姐谈论的情形告诉他，最后谈到罗四姐如何“进胡家的门”。

“一顶小轿抬进门，东也磕头，西也磕头，且不说罗四姐委屈，我们做媒人的也没有面子。”

“为小爷叔，没有面子也就算了。”古应春说，“你不要把你的想法也摆进去，那一来事情就越发摆不平了。”

“好！那么罗四姐，总要让她的面子过得去。”

“这有点难办。又有里子，又要面子，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七姑奶奶也觉得丈夫的话不错，不过已经答应罗四姐要让她“面子上过得去”，所以仍在苦苦思索。

“睡吧！我累了。”古应春旅途劳顿，一上床，鼾声即起，七姑奶奶却无法合眼，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而且自己觉得很得意，很想唤醒古应春来谈，却又不忍，只好闷在心里。

第二天一早，古应春正在漱洗时，七姑奶奶醒了，掀开珠罗纱的帐子，探头说道：“不要紧了！我有法子了。”没头没脑一句话，说得古应春愣在那里，好一会才省悟，“你是说罗四姐？”他问。

“对。”七姑奶奶起床，倦眼惺忪，但脸上别有一种兴奋的神情，“他们的喜事在上海办，照两头大的办法，一样可以坐花轿、着红裙。”她问，“你看呢？”

“小爷叔在杭州有大太太的，无人不知，人家问起来怎么说？”

“兼祧！”七姑奶奶脱口回答，“哪个去查他们的家谱？”

“这话倒也是。不知道小爷叔肯不肯？”

“肯不肯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做媒人的，是有交代了。”七姑奶奶又说，“我想他也不会不肯的。”

古应春考虑了一会，同意了她的办法，只问：“回到杭州呢？”

“照回门的办法，先到祖宗堂磕头，再见老太太磕头。”

“这不是啥回门的办法，是‘庙见’，这就抬举罗四姐的身份了。”古应春深深点头，“可以！”

“你说可以就定规了。下半天，你问问乌先生，看他怎么说。”

“能这样，乌先生有什么话说？至于你说‘定规’，这话是错了，要小爷叔答应了才能定规。”

“你这么说，那就快写信去问。”

古应春觉得不必如此匆促。不过，这一点他觉得也不必跟爱妻去争，反正是不是写了信，她也不会知道，所以答应着说：“我会写。”

乌先生上午去看了罗四姐，下午由古应春陪着他，坐了马车去观光，一圈兜下来，乌先生自己提出要求，想到古家来吃晚饭，为的是谈罗四姐的亲事。

“我跟她谈过了，她说她的意思，七姑奶奶都晓得。不过，既然我是媒人，她说有些话，要我跟七姑奶奶来商量。”

“是的。乌先生你说。”

“第一件，将来两家是不是当亲戚来往，现在暂且可以不管。不过，她的女儿，要胡太太认做干女儿，将来要到胡家来的，下人要叫她‘干小姐’。”

“胡太太的儿女，还要叫她妹妹。”七姑奶奶补充着，极有把握地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第二件比较麻烦，她说七姑奶奶答应了她的，要我请问七姑奶奶，不晓得是啥办法？”

“办法是想到一个，不过，还不敢作主。这个办法，一定要胡大先生点了头才能算数。”

“是的，做媒本来要双方自己愿意，像七姑奶奶这样爽快有担当，肯代胡大先生作主，真是难得。”乌先生说，“不过，先谈谈也不要紧。”

这件事很有关系，七姑奶奶心想，倘或自己说错了一句话，要收回或更改就不漂亮了，不如让她丈夫去谈，自己在一旁察言观色，适时加以纠正或者补充，比较妥当。

于是古应春便在她授意之下，讲他们夫妇这天清早商量好的办法。讲得一点不错，七姑奶奶认为无须作何修正。倒是乌先生的态度，让她奇怪，只见他一面听，一面锁紧眉头——她不知道这是乌先生在用心思索一件事时，惯有的样子，只当他对这样的办法还不满

意，心里不免大起反感。

于是等古应春讲完了，她冷冷地问：“乌先生觉得这个办法，还有啥欠缺的地方？”

“不是欠缺，我看很不妥当。”

这就连古应春都诧异了，“乌先生，请你说个道理看。”他问，“何以不妥当？”

“胡大先生现在是天下闻名的人，佩服他、赞成他的人很多，妒忌他、要他好看的人也不少。万一京里的御史老爷参上一本，不得了。”

“参上一本？参胡大先生？”

“这我就不懂。”七姑奶奶接着也说，“犯了啥错？御史要参他。”

“七姑奶奶，请你耐耐心，听我说——”

原来乌先生的先世是杭州府钱塘县的刑房书办，已历四代，现在由乌先生的长兄承袭，《大清律例》是他的家学，对《户婚律》当然亦很熟悉，所以能为古应春夫妇作一番很详细的解释。

他说，以“兼祧”为娶“两头大”的借口，是习俗如此，而律无明文，不过既然习俗相沿，官府亦承认的，只是兼祧亦有一定的规矩，如俗语所说的“两房合一子”，方准兼祧，这在胡雪岩的情形，显然不合。

“你们两位请想，既称‘胡大先生’就有‘胡二先生’，好比合肥李家，有‘李大先生’李瀚章，就一定有‘李二先生’李鸿章。胡大先生既然有兄弟，就可以承继给他无子的叔伯，何用他来兼祧？”

“这话说得有道理，‘胡大先生’这个称呼，就摆明了他是有兄弟的。”古应春对他妻子说，“兼祧这两个字，无论如何用不上。用不上就不能娶两房正室。一定要这么办，且不说大清律上怎么样，论官常先就有亏了，这叫做‘宠妾灭妻’，御史老爷一本参上去，事实俱在，逃都逃不了的。”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吓出一身冷汗，“真是亏得乌先生指点，”她说，“差点做错了事情，害我们小爷叔栽个筋斗。”

“筋斗倒也栽不大，不过面子难看。”乌先生又说，“讲老实话，胡大先生还在其

次，我先要替罗四姐想一想，倘或因为她想坐花轿、穿红裙，弄出来这场麻烦，胡老太太、胡大先生一定很不高兴，说风凉话的人就会说：‘一进门就出事，一定是个扫帚星。’七姑奶奶你倒想，罗四姐以后还好做人？”

“乌先生，你想得真周到，见识真正高人一等。”七姑奶奶由衷地佩服，“而且人家本来不知道罗四姐是啥身份，这一来‘妾’的名声就‘卖朝报’了。”

“卖朝报”是句杭州的俗话，还是南宋时候传下来的，老百姓的名字忽然在“朝报”上出现，一定出了新闻，“卖朝报”的人为扩招徕，必然大声吆喝，以至于大街小巷，无人不知。如果胡雪岩因为“宠妾灭妻”而奉旨申斥，上谕中就会有罗四姐的名字——清朝的“宫门钞”就是南宋的“朝报”，所以七姑奶奶的这个譬喻，十分贴切。

“是啊！”乌先生说，“那一来，不但杭州上海，到处都知道了，真正叫做‘求荣反辱’。我想我只要一说明白，罗四姐一定也懂的。”

“是，是！”古应春急忙接口，“那就拜托先生跟罗四姐婉言解释。只要这一层讲通了，我想我们的这个媒就做成功了。”

罗四姐自然能够体谅其中的苦衷，但总觉得快快有不足之意，不过对七姑奶奶极力帮她讲话出主意，非常感激，因而也就更觉得可以说知心话，所以反而拿乌先生向她解释的话，来跟七姑奶奶商量。

“四姐，我想劝你一句话，英雄不怕出身低，一个人要收缘结果好，才是真正的光。你不是心胸不开阔的人，不要再在这上头计较了。”七姑奶奶又说，“我当你陪嫁的奶妈，送了你去，你看好不好？”

江浙风俗，富家小姐出阁时，贴身的侍女、哺育的乳母，往往都陪嫁到夫家，而且保留着原来的称呼，罗四姐听七姑奶奶用这样的说法，表示就算委屈，她亦愿意分担这份情意，求之于同胞姐妹，亦未见得必有，应该能够弥补一切了。

“七姐，”罗四姐眼圈红红地说，“我也不知道前世敲破了多少木鱼，今生才会认识你。”

“认识我没有啥了不得，倒是你嫁我们小爷叔，真是前世修来的。”七姑奶奶说，“做个女人家，无非走一步帮夫运，天大的本事，也是有限制的，丈夫是个阿斗太

子，哪怕你是诸葛亮，也只好叹口气。我们小爷叔的本事，现在用出来的，不过十之二三，你能再把他那六七分挖出来，你就是女人家当中第一等人物。何必在乎名分上头？”

听这一说，顿时激起罗四姐的万丈雄心，很兴奋地说：“七姐，我同你说心里的话，我自己也常在想，我如果是个男的，一样有把握创一番名堂出来，只可惜是个女的。如今胡大先生虽说把个家交给我，我看他倒也并非一定只限制我把家当好了就好了，在生意上头，如何做法，他也会听我的，我倒很想下手试一试。”

“是的。”七姑奶奶很婉转地说，“不过，这到底在其次，你出了主意，是好的，他一定会听，那就等于你自己在做，并不一定要你亲自下手。照我看，你的顶大的一桩生意是开矿，开人矿。这话你懂不懂？”

“不懂。七姐，”罗四姐笑道，“你的花样真多。”

“我是实实在在的话，不是耍花样。我刚刚说道，你要把我们小爷叔没有用出来的六七分本事，把它挖出来。如果你做得到，你就是开着了一座金矿！别的都算小生意了。”

罗四姐先当七姑奶奶是说笑话，听完了细细思量，方始领悟，庄容说道：“七姐，你的这番道理我懂了。不过，以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要逞自己的本事，现在才晓得，我要逞本事，一定要从胡大先生身上去下工夫。”

“对啊！”七姑奶奶高兴地拍着手说，“你到底聪明，想得透，看得透。”

除了“亲迎”的花轿以外，其余尽量照“六礼”的规矩来办，先换庚帖，然后下聘，聘礼是两万现银，存在杭州阜康钱庄生息，供罗四姐为老娘养老之用，当然还有一座房子，仍旧置在螺蛳门外。罗四姐在上海的新居，亦已过户在她名下，七姑奶奶所垫的房价及其它费用，自然是由胡雪岩结算。

聘礼最重首饰，只得四样，不过较之寻常人家的八样，还更贵重，新穿的珠花、金刚钻的镯子、翡翠耳环、红玉簪子，其实是罗四姐自己挑的——胡雪岩关照古应春，请七姑奶奶陪罗四姐去选定了，叫珠宝店直接送到上海阜康钱庄，验货收款。

置备嫁妆

“四姐，应春昨天跟我说，你们情同姐妹，这一回等于我们嫁妹子，应该要备一份嫁妆。这话一点都不错。”七姑奶奶说，“我想，仍旧你自己去挑，大家的面子，你尽管拣好的挑，不要客气。说老实话，几千两银子，应春的力量还有。”

罗四姐心想，只要嫁到胡家，将来一定有许多机会帮古应春的忙，藉为补报，所以不必说客气话。不过，也不好意思让他们多破费，因而这样答说：“七姐跟姐夫这番意思，我不能不领。不过，东西也不在乎贵重，只要欢喜就好，你说是不是？”

“正是。”七姑奶奶说，“先挑木器。明天你空不空？”

“空。”

“那就明天下半天。仍旧到昌发去好了。”

昌发在南市，是上海最大的一家木器行，罗四姐新居的家具，就是在那里买的，“好！就是昌发。”罗四姐说，“今天家里会有客人来，我要走了。”

等七姑奶奶用马车将她送到家，罗四姐立即关照老马，另雇一辆马车，要带小大姐到南市去办事。

到得南市在昌发下车，老板姓李，一见老主顾上门，急忙亲自迎了出来招呼：“罗四小姐，今天怎么有空？请里面坐，里面坐。”

“我来看堂木器。”

“喔，喔！”李老板满脸堆笑，“是哪里用的？”

“房间里。”

所谓“房间里”是指卧房，首要的就是一张床，但既称“一堂”，当然应该还有几椅桌凳之类，李老板便先问材料：“罗四小姐喜欢红木，还是紫檀？”

“当然是紫檀。”

“罗四小姐，你既然喜欢紫檀，我有一堂难得的木器，不可错过机会。”

“好！我来看看。”

李老板将她领入后进入一个房间，进门便觉目眩，原来这些堂檀木器，以螺甸嵌花，有耀眼的反光，以致眩目。

细细看去，华丽精巧，实在可爱，“这好像不是本地货色。”罗四姐说，“花样做法都不同。”

“罗四小姐，到底是顶呱呱的行家，”李老板说，“一眼就识透了。这堂木器是广东来的，广东叫酸枝，就是紫檀。光是广东来的不稀奇，另外还有来历，说出来，罗四小姐，你要吓一跳。”

“为啥？”

“这本来是进贡的——”

“进贡？”罗四姐打断他的话说，“你是说，原来是皇帝用的。”

“不错。”

“李老板，”罗四姐笑道，“你说大话不怕豁边？皇帝用的木器，怎么会在你店里？”

“喏，罗四小姐，你不相信是不是？其中当然有个道理，你请坐下来，等我讲给你听。”

李老板请罗四姐在一张交椅上坐了下来，自己在下首相陪。他很会做生意，用的伙伴、徒弟亦很灵活，等罗四姐刚刚坐定，现泡的盖碗茶与四个高脚果碟，已经送了上来。罗四姐存心要来买木器，生意一定做得成，所以对昌发的款待，坦然接受，连道声谢都没有。

“罗四小姐，请你先仔细看看东西。”

她原有此意。因为所坐的那张交椅，小巧玲珑，高低正好，靠背适度，一坐下来双肘自然而然地搭在扶手上，非常舒服，本就想仔细看一看，所以听得这话，但低头细细赏鉴，工料两精，毫无瑕疵。

看完交椅，再看椅旁的长方套几，一共三层，推拢了不占地位，拉开了颇为实用，一碗茶、四只果碟摆在上面，一点都不显得挤。

“东西是好的。”罗四姐说，“不过花样不像宫里用的，宫里用的应该是龙凤，不应该是‘五福捧寿’。”

“罗四小姐，你驳得有道理，不过你如果晓得用在哪里，你就不会驳了。宫殿有各式各样的宫殿，何止三宫六院？看地方、看用场、陈设大不相同，统统是龙凤的花样，千篇一律，看都看腻了。你说，是不是呢？”

“话倒也不错。那么，这堂木器是用在哪里的呢？”

“是要用在圆明园的——”

“李老板，你真当我乡下人了！哪个不晓得，洋鬼子把圆明园烧掉了。”

“烧掉了可以重造啊。当然，真的重造了，这堂木器也不会在我这里了。”

据李老板说，有班内务府的人，与宫中管事的太监，因为洪杨之乱已经平定，捻军亦都打败了，不足为患，因而怂恿慈禧太后说：“再过三四年，皇帝成年，‘大婚’、‘亲政’两桩大典一过，两宫太后应该有个颐养天年的地方，大可以将颐和园恢复起来。太后‘以天下养’，修个花园，不为过分。”

慈禧太后心动了，十二三岁的小皇帝更为起劲，风声一传，有个内务府出身、在广东干了好几任肥缺的知府，得风气之先，特制酸枝嵌螺甸的木器进贡，而在由海道北运途中，事情起了变化。

原来这件事，在私底下已经谈了好几个月，当政的恭亲王大不以为然，不过不便说破，只是在两宫太后每天例行召见时，不断表示，大乱初平，百废待举，财政困难，意思是希望慈禧太后自动打消这个念头。

哪知恭王正在下水磨工夫时，忽然听说有这样一个知府，居然进贡木器，准备在颐和园使用，不由得大为光火，授意一个满洲的御史，臚列这个知府贪污有据的劣迹，狠狠参了一本。恭王面请“革职查办”，慈禧太后不便庇护，准如所请，那知府就此下狱。贡品自然也就不必北运了，押运的是那知府的胞弟，将木器卸在上海变卖，是这样归于昌发的。

“木器一共三堂，一堂客厅，一堂书房，都卖掉了。现在剩下这一堂，前天有个江西来的候补道来看过，东西是欢喜得不得了，银子带得不够，叫我替他留十天，他没有下定洋，我就不管他了。罗四小姐，你要中意，我特别克己。”李老板又说，“我再说句老实

话，这堂木器，也没有啥人用得起，你们想，房间里用这样子讲究的木器，大厅、花厅、书房应该用啥？这就是我这堂木器，不容易脱手的道理。”

罗四姐心想，照他的话看这堂木器似乎也只有胡雪岩家用得起。不想居然也还有那么一个阔气的江西候补道，转念又想，胡雪岩也是江西候补道，莫非是他叫人来看过？

于是她问：“那个江西候补道姓啥？看来他倒也是用得起的。”

“姓朱。”李老板又说，“朱道台想买这堂木器也不是自己用，是打算孝敬一位总督的老太太的。”罗四姐心中一动，随即问说，“你这堂木器啥价钱？”

“照本卖，一千五百两银子。其实照本卖，已经把利息亏在里头了。好在另外两堂，我已经赚着了，这一堂亏点本也无所谓。”

“李老板，我还你一个整数。”

“罗四小姐，”李老板苦笑着说，“三分天下去其一，你杀价也杀得太凶了。”

“本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折拦腰贯’的生意还多得是。”

“罗四小姐，听你口音是杭州人？”

“不错。你问它作啥？”

“你们杭州人杀价厉害，‘对折拦腰贯’四分天下去其三。世界上哪里有这种生意。罗四小姐，你总要高升高升吧？”

高升又高升，讲定一千二百两银子。罗四姐是带了银票来的，取了一张四百两的，捏在手中，却有一番话交代。

“李老板，你要照我的话，我们这笔交易才会成功，明天我带个人来看，问你啥价钱，你说八百两银子。”

“这为啥？”

“你不要管。”罗四姐说，“你要一千二百两，今天我付你四百，明天再付你八百，一文不少。”罗四姐又说，“你要在收条上写明白，一定照我的话，不照我的话，交易不成，加倍退定洋。”

“是，是！我照办。”

于是李老板收下定洋，打了收条。等罗四姐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个老主顾。

“唷，唷！古太太，我财神又临门了。今天想看点啥？”

“看了再说。”

李老板领着她一处一处看，看到那堂螺甸酸枝木器，站住脚问：“这堂木器啥价钱？”

“对不起，古太太，刚刚卖掉了——”

七姑奶奶大失所望，却未死心，“卖给哪个？”她说，“哪有这么巧的事？”

见此光景，李老板心里在转念头，他原来的话，还有一句：“就是罗四小姐买的。”那知话未说完，让“古太太”截断了，看她的样子，有势在必得之意，如果说破“罗四小姐”，她一定会跟人家去商量情让，那一来事情就尴尬了。“罗四小姐”人很厉害，少惹她为妙。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不答腔，七姑奶奶却是越看越中意，就越不肯死心，“你卖给人家多少钱？”她问。

“既然卖掉了，古太太也就不必问了。”

“咦，咦！”七姑奶奶放下脸来，“当场开销，”她说，“问问怕啥，李老板你是生意做得大，架子也大呢？还是上了年纪，越老越糊涂？做生意哪有你这个做法的，问都问不得一句！”

“古太太你不要骂我。”李老板灵机一动，顿时将苦笑收起，平静地问道，“我先请教古太太两句话，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

“古太太想买这堂木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

“送人。”

“送哪个？”

“你不要管。”

“古太太，你告诉我了，或许有个商量。”

“好。”七姑奶奶说，“喏，就是上回我同她来过的那位罗四小姐。”

这下，李老板会意了，“罗四小姐”所说要带个人来看，此人就在眼前。于是他笑着说道：“古太太，你说巧来真是巧！刚刚那个买主，就是罗四小姐。”

七姑奶奶大感意外：“她来过了？”

她急急问说：“买了你这堂木器？多少钱？”

“八百两。”

七姑奶奶点点头，“这个价钱也还公道。”她又问，“付了多少定洋？”

“没有付。”

“没有付？”七姑奶奶气又上来了，“没有付，你为啥不卖给我？”

“做生意一句话嘛！罗四小姐是你古太太的来头，我当然要相信她。”

七姑奶奶觉得他这两句话很中听，不由得就说了实话：“李老板，我老实跟你说了吧！罗四小姐要做新娘子了，我买这堂木器陪嫁她，她大概不愿意我花钱，所以自己来看定了。这样子，明天我陪她来，你不要收她的银子，要收我的。”

“是，是！”

“还有，你答应她八百两，当然还是八百两，不过我要杀你的价。杀价是假的，今天我先付你二百两，明天我杀价杀到六百两，你就说老主顾没办法，答应下来。这样做，为的是怕她替我心痛，你懂不懂？”

“懂啊！怎么不懂？罗四小姐交到你这种朋友，真正前世福气，买木器陪嫁她，还要体谅她的心。这样子厚道细心的人，除了你古太太，寻不出第二个。”

七姑奶奶买了这堂好木器，已觉踌躇满志，听了他这几句话，越发得意，高高兴兴付了定洋回家，将这桩称心如意的事，告诉了古应春。

第二天，罗四姐来了，七姑奶奶一开口就说：“你昨天到昌发去过了？”

罗四姐不知她何以得知，沉着地答说：“是的。”

“你看中了一堂木器，价钱都讲好了？”

“是的。讲定八百两银子。”

“那再好都没有。”七姑奶奶说，“你真有眼光！我们走。”

于是一车到了昌发，老板早已茶烟、水果、点心都预备好了。略坐一坐，去看木器。

“罗四小姐说，价钱跟你讲好了，是不是？”

“是的。”

“那是罗四小姐买，现在是我买。”七姑奶奶说，“李老板，我们多年往来，你应该格外克己，我出你六百两银子。”

“古太太，我已经亏本了。”

“我晓得你亏本，无非多年往来的交情，硬杀你二百两。”

“下回我一定讲交情。这一回。”李老板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价钱，讲出算数，决不能改。”

如此绝情，七姑奶奶气得脸色发白，真想狗血喷头骂他一顿，但一则是喜事，不宜吵架，二则也是舍不得这堂好木器，只好忍气吞声，连连冷笑着说：“好，好！算你狠。”说完，取出八百两银子的银票，往桌上一摔。

“古太太，你请不要生气，我实在有苦衷，改天我到府上来赔罪。”

“哪个要你来赔罪。我告诉你，这回是一闷棍的生意。”

说完掉头就走，李老板追上来要分辩，七姑奶奶不理他，与罗四姐坐上马车回家，一路气鼓鼓的，话都懒得说，罗四姐也觉得好生无趣。

一到家，在起坐间中遇见古应春。他一看爱妻神色不怡，便含笑问道：“高高兴兴出门，回来好像不大开心，为啥？”

“昌发的李老板不上路！”七姑奶奶的声音很大，“以后再也不要做成他生意了。你说要带洋人到他那里定家具，省省！挑别家。”

“怎么不上路？”

“他，”七姑奶奶想一想说，“硬要我八百两银子。”

“你照付了没有呢？”

“你倒想！”

七姑奶奶预先付过“差价”，是告诉过古应春的，他心里在想，李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而且人虽精明，却很讲信用，似乎不至于硬吞二百两银子，其中或者另有缘故，只是当着罗四姐，不便深谈，只好沉默。

于是罗四姐便劝七姑奶奶：“七姐，东西实在是好的，八百两银子是真正不贵。你先消消气，我要好好跟你商量，这堂木器有个用法。”

七姑奶奶正要答话，让小大姐进来打断了。她是来通报，李老板来了，要见七姑奶奶。

“不见。”

“我见。”古应春接口，“等我来问他。”

去了不多片刻，古应春笑嘻嘻地回进来，手里拿着个红封套，七姑奶奶接过来一看，封套签条上写“贺仪”二字，下面是李老板具名，贺仪是一张二百四十两的银票。

“这算啥？”

“不是送你的。”古应春说，“你不是告诉他，罗四姐要做新娘子了，人家是送喜事的贺礼。”

听这一说，七姑奶奶与罗四姐相顾愕然，事出突兀，都用眼色催古应春说下去，但古应春却是一副忍俊不禁的神气。

“你笑啥？”七姑奶奶白了丈夫一眼，“快说啊！”

“怎么不要好笑？这种事也只有你们心思用得深的人，才做得出来。”古应春看了罗

四姐一眼，向妻子说道，“你晓得这堂木器多少钱？一千二百两。”

“唷！”罗四姐叫了起来，“七姐夫，李老板告诉你了？”

“当然告诉我了，不然，他另外收了二百两银子的定洋，硬不认账，这话怎么交代呢？”

“啊？”罗四姐问说，“七姐，你已付过他二百两？”

七姑奶奶愣了一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反问一句：“你先付过他四百两？”

“是的。”

“为啥？”

“我不愿意你太破费。”

“两个人走到一条路上来了。”七姑奶奶哈哈大笑，“我晓得你不愿意我太破费，所以预先付了他二百两。我道呢，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罗四姐也觉得好笑：“七姐夫说得不错，心思用得深，才会做出这种事来。你瞞我，我瞞你，大家都钻到牛角尖里去了。不过，”她说，“李老板也不大对，当时他就让二百两好了，何苦害七姐白白生一场气。”

“他也有他的说法。”古应春接口答道，“我拿李老板的话照样说一遍，他说：‘那位罗四小姐，看起来是很厉害的角色，我不能不防她，收条上写明白，报价只能报八百两，改口的话，加倍退还定洋。万一我改了口，罗四小姐拿出收条，一记“翻天印”打过来，我没话说。所以我当时不松口，宁可得罪了古太太，事后来赔罪。’”

七姑奶奶前嫌尽释，高兴地笑道：“这个人还算上路，还多送了四十两贺礼。”说着将红封套递给罗四姐。

“我不要。”罗四姐不肯接，“不是我的。”

“莫非是我的？”七姑奶奶开玩笑，“又不是我做新娘子。”

罗四姐窘笑着，仍旧不肯接，七姑奶奶的手也缩不回去，古应春说：“交给我。二百两是退回来的定洋，四十两送的贺礼，我叫人记笔账在那里。”

于是七姑奶奶将红封套交了给古应春，接着便盛赞那堂酸枝嵌螺甸的家具，认为一千二百两银子，实在也不算贵。

由此便谈到这堂木器的来历，它之贵重，已经不能拿银子多寡来论了。罗四姐因此有个想法，觉得自己用这堂木器，虽说出于“陪嫁”，亦嫌过分，难免遭人议论，因而私下跟七姑奶奶商量，打算把这堂木器，孝敬胡老太太。

“我这个念头，是听了李老板的一句话才转到的，他说，有个江西的朱道台，想买这堂木器孝敬一位总督的老太太。我心里就在想，将来我用这堂木器，胡老太太用的不及我，我用了心里也不安，倒不如借花献佛，做个人情。七姐，你不会怪我吧？”

“哪里，哪里！”七姑奶奶异常欣慰地，“说实话，你这样子会做人，我就放心了。胡家人多口杂，我真怕你自己觉得行得正、坐得正，性子太直了，会得罪人。”

“得罪人是免不了的。只要有几个人不得罪就好了。譬如胡老太太，一定要伺候得好。”

七姑奶奶暗暗点头，心里在想，罗四姐一定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不但会做人，还会做“官”，替她担心，实在是多余的。

第六章 胡雪岩宴请四方，荣华背后危机四伏

帮夫行运

自从罗四姐嫁到胡家，真是走了一步帮夫运，胡雪岩的事业，如《红楼梦》上所形容的“鲜花着锦”般兴旺。当然，兴旺的由来是他恃左宗棠为靠山，左宗棠视他为股肱，只要左宗棠西征，节节胜利，所请在朝廷无有不准，胡雪岩水涨船高，亦就事事顺手了。

原来从道光年间开始，君暗臣愚，激出内忧外患，西北的回乱，亦是贪官污吏激荡而成。其时所谓“甘回”共有西、南、北三大支，三大头目，西面的叫马朵之，盘踞在青海的西宁；南面的叫马占鳌，以甘肃与青海的河州，也就是临夏为根据地；北面叫马化隆，是三大头目中最狠的一个，势力范围在宁夏、灵武一带，老巢名为金积堡，这个地方就是“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河套的起点，擅茶、马之利以外，东面有个盐池叫花马池，更是一大财源。

金积堡周围有五百多个寨子，众星拱月般环卫着马化隆的金积堡，此人狡诈百出，专门煽动善良的回民，与汉人为敌，但表面却对宁夏将军穆图善很恭敬。左宗棠却看穿了此人的底蕴，所以西征的第一目标就是攻下金积堡。

在攻金积堡之前，先要隔断捻军与甘回的勾结。捻军分为两大股，称为“东捻”、“西捻”——曾国藩解释捻军之捻说：“捻纸燃脂，故谓之捻”，凡是用薄纸搓成条状，如吸水烟用的纸煤等等，都叫做捻子，捻军的特性在于易聚易散，但看起来像乌合之众，而流窜不定，飘忽千里，令人疲于奔命，亦很厉害。僧格林沁的黑龙马队，追奔逐北，捻军见了就逃，但一停下来，周围不知如何，就会冒出无数捻军来，僧王就是这样阵亡的。僧王打的是东捻，西捻的头子叫张总愚，自河南至陕西，由河南横渡黄河，直上延安、米脂，南北战线拉长到一千多里，目的就是希望与马化隆由西往东，也有千把里的

这条战线交会。

只要一接上头，西捻不复可制，回乱亦不知何时才能平定，所以左宗棠西征的初步战略，就在隔离西捻与甘回，不让他们“会师”。罗四姐嫁到胡家时，正当西捻初平，两宫太后召见左宗棠，天语褒嘉，左宗棠自陈五年可以平定回乱之时。左宗棠最初驻军西安，然后往西北逐步推进，大营先移乾州，再移甘肃境内的泾川，然后往北打，克复镇原、庆阳，收容降众及饥民十七万人，行屯垦之法，种子、农具，都由胡雪岩的转运局采办好了，运到甘肃。

及至左宗棠的前锋逼进灵武，马化隆看老巢有被剿之虞，于是又施狡计，“上书乞抚”，抚是安抚，表示愿意投降，但部众或者收编为官军、或者遣散、或者为他们谋个生计。戡乱剿匪，有此化干戈为玉帛的结果，本来是最理想的办法，但造反作乱的，狡诈者多，诚实者少，平洪杨那几年，其他义军乘机窃起，就抚而又反复者，不知多少。左宗棠阅历极丰，而马化隆又有善于翻覆的名声，他可以玩弄穆图善，而左宗棠决不会受他的愚，所以置之不理，备妥三月行粮，进攻金积堡。

指挥此役的大将是刘松山。此人是曾国藩的小同乡，行伍出身，积功升至总兵。咸丰十年，英法内犯，僧格林沁提兵勤王，东南没有这一支剽悍的马队，战局大受影响，那时太平军李秀成，刚开始为洪秀全所重用，在芜湖召集军事会议，分道进兵，李秀成本人自率大军，由芜湖南下，攻占皖南黟县，另外太平军悍将李世贤、黄文金、李继远等，相继陷宁国、下徽州，又占江西浮梁、都昌、饶州。驻节祁门的曾国藩，西面则来自湖北的接济，因江西粮道中断而绝，东面则有二李亲领的骄兵相逼，重重围困，一筹莫展，最后听从幕宾建议，反攻徽州以期打通浙江的运道。于是曾国藩移军祁门以北、徽州以西的江宁，有一天太平军夜袭，诸营皆溃，只有刘松山在月下列队迎敌，太平军不敢相逼，其余溃散各营，月夜看不真切，以为太平军拦截，掉头要逃，及至刘松山打出旗号，大家才知道大营未失，“老师”无恙，惊魂始定。祁门一役，是曾国藩靖江兵败，投水遇救以后另一次的大危机，他连遗书都写好了，结果转危为安，都由刘松山之功，从此以国士相待。

及至左宗棠受命西征，这是一场大战役，非地方性的军务可比，各军理当协力，曾国藩将他最重视的刘松山一军，交给左宗棠指挥。左宗棠本由曾国藩所提携，以后由于争饷而存意见，复以曾国荃破金陵，纵容洪秀全之子逃遁，直言讦奏，因而失和，不通音问已久，到这时，左宗棠才知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将刘松山一军交他节制，比作曾国藩“嫁女”，对刘松山的重用，自不待言。

刘松山真亦不负曾国藩的知遇及左宗棠的期许，打西捻、平甘回，几乎战无不胜、攻

无不克。他从军以前，在家乡就已定下亲事，聘而未娶，在军中十几年，只因招兵，回过一次家乡，直到西捻既平，方在洛阳成婚，新郎新娘都三十多岁了。

蜜月只得十天，刘松山便即入陕，肃清榆、延、绥、鄜四州以后，进军灵武，一战而克。马化隆惊恐万状，一面再次求抚，一面四处求援，但西宁、河州、临洮、靖远各地的回子，震于刘松山的威名，都坐视不顾，于是刘松山大举进攻，同治九年正月，攻金积堡外围一个寨子，中炮坠马，因而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同年十一月终于克复了金积堡。

西征军能够胜多败少，着着进展，是因为器械利、士气旺、纪律好。胡雪岩得古应春之力，西洋凡有新式枪械，以及其它精巧的军事装备，只要能用得上的，不必向左宗棠请示，先就办了来，加以补给适时，从无粮饷不继之虞，士气自然就旺盛了。这是西征军将士都佩服，也感激胡雪岩的，但纪律好亦应归功于胡雪岩，就只有左宗棠最明白了。

从咸丰末年，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祖父赛尚武丧师失律，浪掷了一笔发自部库的二百万两银子的军饷以后，仗都是地方上自己在打，因此有楚军、湘军、淮军、浙军、粤军等等名号，都称之为“官军”。这些官军，来源不一，“回乡招募”的子弟兵固占多数，但也有不少是土匪或者太平军投过来的，出身不同，队官的作风各异，军纪大有区别。湘军中以彭玉麟部下纪律最严，鲍超一军最糟糕，这就是带兵的看法不同之故，不过鲍超骁勇善战，是曾国藩的“爱将”，所以诸事宽容。

左宗棠所部，亦是杂牌军队，但都能恪守纪律，一半是左宗棠治军较严，一半亦由于心悦诚服，不忍违犯纪律。论心悦诚服之所起，就不能不推服胡雪岩了，“湖湘子弟满天山”而无后顾之忧，都由于胡雪岩靠他广设钱庄、通汇便利，按时得能接济官兵家属。至于阵亡将士，恤死养生，不用左宗棠关照，他就派人去做了，大家都道“侯爷”如此爱护部下，何忍犯他的军纪？却不知是胡雪岩在助“侯爷”维持纪律。

胡雪岩能够公私兼顾，钱庄、典当、丝号一家接一家开张，生意越做越大，“财神”的名气越来越响，从胡老太太起始，都认为是“螺蛳太太”的功劳——原来为了避免用“二太太”之名，却又想不出更合适的称呼，有个通人说：“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芝麓，娶了秦淮出身的顾眉生，龚芝麓的元配称她为‘顾太太’。仿照这个例子，拿‘罗四姐’的‘姐’字改为‘太太’，有何不可？”于是，“罗四太太”就此叫开了。下人不明其理，只当她娘家住在螺蛳门外的缘故，叫成“螺蛳太太”。

但最为乡党称道，而且使得胡雪岩自觉对螺蛳太太有愧，既爱且敬的是，她有个“大贤大德”的名声，为胡雪岩娶了十一房姨太太。

约莫嫁后一年，螺蛳太太向到杭州三天竺来烧香的七姑奶奶诉苦。原来胡雪岩精力过人，只她一个人“当夕”，有些力不从心，因而也就觉得乐不敌苦了。于是胡雪岩不免流连花丛，本来欢场中应酬，在胡雪岩几乎是每天的例课，以前仅止于“吃花酒”，渐渐地以勾栏为行馆，经常整夜不归，甚至在“堂子”里接见宾客，料理公事，这件事就可忧了。

“七姐，”螺蛳太太说，“他现在正在风头上，这步桃花运走不得，第一，伤身体；第二，耽误正事；第三，名声不好听；还有第四，伙伴们看东家的样，个个狂嫖滥赌，怎么得了？就算不学他的样，也会灰心，辛辛苦苦帮他创业，哪知道他是这样子不成材！”

七姑奶奶知道最后两句话，是她“夫子自道”的牢骚，不过，她也有些怀疑，“小爷叔对这个‘色’字看不破，是大家都晓得的。不过，”她问，“又何至于‘好’到这个程度呢？”

“喏，”螺蛳太太不免有些怨言，“都是我们那位刘三叔！”

原来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店。他本早有此心，恰好又受了气——去年夏天胡老太太受暑发痧，土法子是用铜钱刮痧，刮出一条条鲜红的血痕，病势顿去。胡老太太的痧刮得很透，本来已经不要紧了，只是胡雪岩不放心，请“郎中”来看了以后，开方打药，一再关照下人要快！仍旧去了两个时辰才回来，胡雪岩对有关老母的事异常认真，当下大发了一场难得一见的脾气。

下人等他骂完，方始声诉，原来这年时疫流行，打药的人排着队等，一等等了个把时辰，他忍不住挤上前去，像看病“拔号”似的，要求先配他的方子。

“请你快点。我们老太太等在那里要吃呢！”

“哪家没有老太太？”药店伙伴答说，“你要快，不会自家去开一爿药店？”

挨了骂的那人，一股怨气发泄在药店伙伴头上，加油添酱地形容了一番，将胡雪岩的火气挑拨了起来，当时顿一顿足说：“好！我就开一爿给他看。”

于是刘不才受命筹备，即日北上到直隶去采办药材，顺便带回来几百帖“狗皮膏药”，供胡雪岩试用。

这“狗皮膏药”是“房中药”的一种。刘不才在采买药材时，由于他的豪爽风趣，结

识了好些朋友，酒酣耳热之际，少不得谈谈风月。其中有个苏州人，谈起上一科的状元，现任河北学政的洪钧，说他最近写信回苏州，托人买妾，信中说得很坦率，娶妾无非及时行乐，用不着找什么理由，没有儿子，一定说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单身在外，说是没有人照料起居，这些话，无非自欺欺人而已。他说，及时行乐，这句话，要分做两面来谈，一面是及时，娶妾就要娶得早，人到中年，渐形衰颓，美色当前，力不从心，不但自误，而且误人；一面是行乐，当然要娶美妾，才有乐趣可言。大家听他说得诚恳，亦以诚恳相待，终于替他觅到了一个上海的名妓，国色天香的赛金花作妾。

于是另有一人感叹，说少年创业，精力过人，就是没有钱，及至创业已成，钱是有了，精力却嫌不足，姬妾满眼，广田自荒，说不定还会戴上绿帽子，人生憾事，莫过于此。

这些话提醒了刘不才，想起胡雪岩或许亦有此憾。因而打听，有没有好春药，只壮阳，不伤身。当时便有人指点，北京鼓楼有一家小药店，可以买到外用的“狗皮膏药”，药性王道，不似内服的春药，竭泽而渔那样霸道。不过这家小药店的主人，颇以制售此药为耻，须有跟他交情很深的人介绍，而且只特制，不零售。刘不才的人缘不错，居然找到了适当的介绍人，出重金订制了一批。胡雪岩试用之下，床第之间，便就此放纵了。

“这是没法子的事。”七姑奶奶说，“除非你想得开。”

这意思是，螺蛳太太可能容许胡雪岩另外纳妾来分她的宠？她心里在想，自己是半正半侧的身份，老太太固然宠信有加，大太太也能相安无事，但做当家人难免为下人憎厌，倘或娶进一房姨太太来，为人厉害，又为下人撺掇，联络大太太，不顾“先进门为大”这个规矩，明枪暗箭，处处作对，虽不见得怕她，但免不了常常生气，这却是不可不虑的事。

正在沉吟之时，七姑奶奶又开口了：“去年秋天，应春生了一场伤寒，病好调养，不能出门，在家也实在无聊不过，请了个说书的‘出堂会’来解闷，每天下半天两个钟头，说的一部书叫做《儿女英雄传》，讲女人家吃醋，实在有点道理。”

“喔！”螺蛳太太问道，“说书的怎么说？”

“他说，吃醋分会吃、不会吃两种，每种又分三等。不会吃醋的，吃得可笑、可怜、可怕，譬如——”

“七姐，”螺蛳太太打断她的话说，“不会吃的，就不要去谈它了。”

“好，讲会吃的，也分三等，叫做常品、能品、神品。常品，也不必谈，先说能品，譬如说像你，一等人的人才，小爷叔再娶了一个来，就算能胜过你，只要你宽宏大量，声色不动，而且照样处处关心小爷叔的饮食起居，他心里存了个亏欠你的心，依旧是你得宠。这就是会吃醋的能品。”

螺蛳太太在想，照此说来，大太太就是个能品，只不知神品又是如何？心里转着念头，口中便问了出来。

“你问神品，说穿了也没有啥稀奇，像你这样能干，做起来也不费事，一句话，恩威并用！她安分守己，是好的，你比小爷叔还要宠她，她有不守规矩的地方，你尽管说她、管她。将来有了儿女，你比她生母还要知痛痒，还要会教训。那一来，上上下下哪个不服你？哪个不说你贤惠？这样子吃醋，真吃得神了！”

七姑奶奶的话，句句打入螺蛳太太心坎，而且别有领会，如今一家的主人，第一是“老太太”，第二是“老爷”，第三是“太太”，第四才轮到她，除了下人，只有管她的，而没有她管的。倘或亲自经手挑选，替胡雪岩多娶几房姨太太，照七姑奶奶所说的，拿“恩威并用”四个字来调教，叫她们心服口服，那时才真正显得出当家人的威风气派。

这样想着，不自觉地脸上绽开了笑容，七姑奶奶便也笑道：“怎么样？四姐，你也想吃一吃这种看不出来是吃醋的醋？”

“只怕我不会吃。”螺蛳太太说，“七姐，你也帮我留意留意。”

一听这话，七姑奶奶知道她决心照她的话去做了。本来是闲谈，即令有为她策划的意思，亦须从长计议，不道她从善如流，立刻就听信了！实在出人意外。

转念到此，她顿感肩头沉重，俗语说的“若要家不和，娶个小老婆”，像螺蛳太太这样的情形，实在少而又少，再说罗四姐是胡雪岩自己看中的，即令进门以后不如意，也怪不到她头上。现在不同了，竟完全像是她出的主意，将来倘有风波，从胡老太太起，都会怨她。因而不能不好好替螺蛳太太想一想。

“四姐，”她想到就说，“凡事想得蛮好，做起来不太容易。小爷叔如果要讨堂子里的人，你不可以许他，堂子里的人有习气，难管。”

“是的。要讨总要讨好人家的女儿。”螺蛳太太又说，“我要先同大先生说明白，他尽管自己去物色，人一定要让我看过。”她紧接着又说，“其实用不着他自己去物色，我先托人替他去挑。”

螺蛳太太说到做到，三四年工夫，陆续物色，加上胡雪岩自己选中的，一共娶了十一房姨太太，连她自己在内，恰好凑成十二金钗之数。

眷属一多，又加上生意发达，不断添人，原有的房子虽然一再扩充，始终不敷所需，到后来基地所限，倘非彻底翻造，就得另辟新居。胡雪岩便与螺蛳太太商量，打算另外觅地建一所住宅，将他的两个胞弟，连同各式办事人等一起迁了出去，空出来的房子拆掉，改做花园，另外要造一座“走马楼”，将“十二金钗”集中一起。

螺蛳太太对造一座走马楼，倒颇赞成，但对另建新宅却有异议。

“请二老爷、三老爷搬出去，会伤老太太的心，亲戚也会说闲话。这件事，老爷还要斟酌。”

听说会伤老母之心，胡雪岩立即打消了原议，不过，“房子不够住，总要想法子。”他说，“你有啥好主意？”

“我听说隔壁刘家的房子要卖，后门口米店老板死掉了，两个儿子分家争产，米店归哪个管，一直在吵，也想卖了房子分现款，不如拿这两家的地皮买过来，打通围墙，不是可以联在一起？”

这下又激起了胡雪岩好摆排场的意兴，恰好这年丝价大涨，胡雪岩操纵“洋庄”，结算下来三个月的工夫，赚了四十万银子，决定大治园林。

“譬如我没有挣到这笔款子，”他这样对螺蛳太太说，“我照你的意思来做，不过范围要做得大，前后左右都要临街，方方整整一大片，像王府的气派才好。”

这是有面子的事，螺蛳太太当然高兴。于是胡雪岩派人到周围人家去游说，动以厚利，其中除了两家，都愿意迁让。

这两家一家是酒栈，说存酒搬运不便，无法出让，态度虽然坚决，说话却很客气，另一家就不同了。

这一家是个极小的剃头店，位置恰好在元宝街与望仙桥直街转角之处，为出入所必经，整片房子，在此交通要道上缺了一块，而且是家破破烂烂的剃头店，就像绝色美人，瞎了一只眼那样令人难以忍受。

“她是啥意思？”胡雪岩说，“她如果想卖好价钱，尽管说，要多少就多少好了。”

她，是指剃头店的“崔老太婆”。老板是她的儿子，脾气虽然也很僵，但经不住胡家下人三天两头去说好话，又看在钱的份上，意思倒有些活动了，可是崔老太婆执意不允。原来她是年轻守寡，孤苦无依，好不容易将儿子抚养成人，也只是个剃头匠，她不怨自己当初不该叫儿子去学了这一行，只说老天无眼，慢慢养成了乖僻的脾气，最恨有钱人，越有钱越恨，因此，胡雪岩说到“要多少就多少”这句话，恰恰犯了她的忌。

“你同你们东家去说，他是财神，我们是穷鬼，打不上交道。他发财是他的，他又不是阎王、判官，我也用不着怕他。”

去打交道的是胡雪岩门下的一个清客，名叫张子洪，以脾气好出名，此时也忍不住生气，说了一句：“他虽不是阎王判官，不过是个道台。”

“道台莫非不讲王法？”崔老太婆答说，“我们娘儿两个两条命，随便他好了。”

这番话传到胡雪岩耳朵里，气得一天没有吃饭。门下清客、账房、管事，还有听差打杂的，议论纷纷，而且出了好些主意，有的说请县里的差役来跟她说话，有的说放火烧掉她的房子再说，有的说造张假契约跟她打官司，但胡雪岩终觉不忍，螺蛳太太也怕逼出人命案子来，约束下人，不准胡来。以至于一直到巨宅落成，元宝街也重新翻修过，那家剃头店始终存在。

落成之日，大宴宾客，共分三日，第一天是“三大宪”，杭州府、仁和、钱塘两县，以及候补道，邀约在籍的绅士作陪。入席之前，主人亲自引导游园，曲曲折折，转过假山，只见东南方树木掩映之中，矗起一座高楼，华丽非凡，令人不解的是，四周雕栏，金光闪耀，远远望去，谁也猜不透是何缘故。

“雪翁，”巡抚杨昌浚问道，“那是个什么所在？”

“是内人所住的一座楼。”

听说是内眷住处，杨昌浚不便再问，私下打听，才知道那座楼名为“百狮楼”。栏杆柱子上，用紫檀打磨出一百个狮子，突出的狮目，是用黄金铸就，所以映日耀眼，令人不可逼视。

“太太们住的地方，怎么叫百狮楼，莫非‘河东狮吼’这句话，他都不懂？”

“不是。因为那位太太称为螺蛳太太，所以胡大先生造了这座楼给她住。”

杨昌浚再问“螺蛳太太”之名如何而起，是何出身。打听清楚了觉得未免过分，便悄悄写了一封信给在肃州的左宗棠，颇有微词。

哪知左宗棠对他的看法，颇不以为然，只是不便明言，恰巧他的长子来信，亦批评了胡雪岩，正好借题发挥，说一个人的享用，求其相称，胡雪岩的功劳，世人不了解，他很清楚，西征军事之能有今日，全亏得有胡雪岩，享用稍过，自可无愧。他又提到他的儿女亲家，也是平生第一知己的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时，他的女婿胡林翼，以翰林在江宁闲住，每天选歌征色，花的都是老丈人的“养廉银”，内账房有一次向陶澍表示，胡林翼挥霍无度，是否应该稍加节制？陶澍告诉他说：“尽管让他花！他将来要为国家出力，有钱亦没有工夫去花。”胡雪岩跟胡林翼的情形虽有不同，但个人的享用，比起为国家所谋的大利来，即令豪奢亦不足道。

这话辗转传到浙江，胡雪岩感激在心，对左宗棠自然越发尽忠竭力，但螺蛳太太却心生警惕，与七姑奶奶私下谈起来，都认为“树大招风”，应该要收敛了。可是胡雪岩只问一句：“怎么收法？”螺蛳太太却又无词以对。因为胡雪岩所凭借的是信用，信用是建立在大家对他的信心上面，而信心是由胡雪岩的场面造成的，场面只能大，不能小，否则只要有人无意间说一句：“胡大先生如今也不比从前了。”立刻就会惹起无数猜测，原来有仇恨的、无怨无仇只是由于妒嫉的，就会推波助澜，大放谣言，那一来信用就要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大摆寿宴

因为如此，螺蛳太太的心境虽然跟胡雪岩一样，不同往年，还是强打精神，扮出笑脸，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年。接着便又要为胡老太太的生日，大忙特忙了。

生日在三月初八，“洁治桃觞，恭请光临”的请帖，却在年前就发出去了。到得二月中旬，京中及各省送礼的专差，络绎来到杭州，胡府上派有专人接待。送的礼都是物轻意重，因为胡雪岩既有“财神”之号，送任何贵重之物，都等于“白搭”，唯有具官衔的联幛寿序，才是可使寿堂生色的。

寿堂共设七处，最主要的一处，不在元宝街，而是在灵隐的云林寺。铺设这处寿堂时，胡雪岩带着清客，亲自主持，正中上方高悬一方红地金书的匾额：“淑德彰闻”，上铭一方御玺：“慈禧皇太后之宝”，款书：“赐正一品封典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胡光墉之母朱氏”。匾额之下，应该挂谁送的联幛，却费斟酌了。

原来京中除了王公亲贵，定制向不与品官士庶应酬往来以外，自大学士、军机大臣以下，六部九卿，都送了寿礼。李鸿章与左宗棠一样，也是一联一幛，论官位，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久居首辅，百僚之长，应该居中。但胡雪岩却执意要推尊左宗棠，便有爱人以德的一个名叫张爱晖的清客，提出规劝。

“大先生，朝廷名器至重，李合肥是首辅，左湘阴是东阁大学士，入阁的资格很浅，不能不委屈。这样的大场面，次序弄错了，要受批评，如果再有好事的言官吹毛求疵，说大先生以私情乱纲纪，搞出啥不痛快的事来，也太无谓了。”

“你的话不错。不过‘花花轿儿人抬人’，湘阴这样看得起我，遇到这种场面，我不捧他一捧，拿他贬成第二，我自己都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

“话不是这么说。大先生，你按规矩办事，湘阴一定也原谅的。”

“就算他原谅，我自己没法子原谅。张先生，你倒想个理由出来，怎么能拿湘阴居中。”

“没有理由。”张爱晖又说，“大先生，你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李合肥。”

胡雪岩不做声，局面看着要僵了，那常来走动的乌先生忽然说道：“有办法，只要把下款改一改好了。”

“怎么改法？”胡雪岩很高兴地问。

“加上爵位就可以了。”

原来左宗棠送的寿幛，上款是“胡老伯母六秩晋九荣庆”，下款是“秃头”的“左宗棠拜祝”，平辈论交，本来是极有面子的事，乌先生主张加上左宗棠的爵位，变成“恪靖侯左宗棠拜祝”，这一来就可居李之上了，因为李鸿章的下款上加全衔“武英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肃毅伯”，伯爵次侯爵一等，只好屈居左宗棠之次。

那乌先生是个庙祝，只为他是螺蛳太太的“娘家人”，胡雪岩爱屋及乌，将他侧于清

客之列，一直不大被看得起，此时出此高明的一着，大家不由得刮目相看了。

“不过大先生，我倒还要放肆，胡出一个主意。如果左湘阴居中，李合肥的联幛只好挂在东面板壁，未免贬之过甚，是不是中间挂一幅瑶池祝寿图，拿左、李的联幛分悬上下首，比较合适？”

胡雪岩看乌先生善持大体，便请他专管灵隐这个最主要的寿堂，而且关照他的一个外甥张安明，遇事常找乌先生来商量，张安明是胡府做寿，综揽全局的大总管。

张安明自然奉命唯谨，当天就请乌先生小酌，诚意请教，“有件事，不晓得乌先生有啥好主意？”他说，“寿堂虽有七处，贺客太多，身份不同，挤在一起，乱得一场糊涂，一定要改良。”

“寿堂是七处，做寿是不是也做七天？”

“不错。大先生说，宫里的规矩‘前三后四’，要七天。”张安明轻声答说，“不过，这话对外面不便明说，只说老太太生日要‘打七’，所以开贺也是七天。”

“打七”便是设一坛水陆道场，是佛门中最隆重的法事，称为“水陆斋仪”，亦名“水陆道场”，俗称“打水陆”。斋仪又有繁简之分，讽经礼忏七七四十九日称为“打水陆”，为了祝厘延寿，通常只须七日，叫做“打七”。

“有七处寿堂，又分七天受贺，大可分门别类，拿贺客错开来，接待容易，而且酒席也不至于糟蹋。”

“这个主意好。我们来分他一分。”于是细细商量，决定第一天请官场，三品以上文武大员，五品以下文武职官，占了四个寿堂，此外是现奉差委的佐杂官，与文武候补人员各一，留下一处专供临时由外地赶到的官员祝寿之用。

第二天请商场，丝、茶、盐、典、钱、药、绸各行各业的伙友，分开七处。第三天是各衙门的司事，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书办，第四天是出家人的日子，第五天、第六天请亲戚朋友，一天“官客”一天“堂客”。第七天是寿辰正日，自然是自己人热闹热闹。

这样安排好了，去请示胡雪岩，他不甚满意，“自己人热闹热闹，用不着七处寿堂，而且光是自己人，也热闹不起来。”他说，“我看还要斟酌。而且我的洋朋友很多，他们来了，到哪里去拜寿？”

“这样好了，专留一天给洋人。”乌先生说，“一到三四月里，来逛西湖的很多，大先生索性请个客，这一天的洋人，不论识与不识，只要来拜寿，一律请吃寿酒。”

“洋人捏不来筷子。”胡雪岩说，“要请就要请吃大菜。”

“这要请古先生来商量了。”

请了古应春来筹划。由于洋人语言不尽相同，饮食习惯，亦有差异，好在有七处寿堂，决定英、法、德、美、日、俄、比七国，各占一处。

“应春，”胡雪岩说，“这七处接待，归你总其成。大菜司务，归你到上海去请。”

“好。”古应春说，“要把日子定下来，我到上海，请《字林西报》的朋友登条新闻，到时候洋人自然会来。”

“妙极！”张安明笑道，“外婆生日，洋人拜寿，只怕从古以来的老太太，只有外婆有这份福气。”

果然，胡老太太听了也很高兴。胡家的至亲好友，更拿这件事当作新闻去传说，而且都兴致勃勃地要等看见洋人拜寿。

这年杭州的春天，格外热闹，天气暖和，香客船自然就到得多，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胡老太太做生日，传说如何如何豪华阔气，招引了好些人来看热闹。何况光算外地来拜寿的人，起码也增加了好几千人。

到得开贺的第一天，城里四处，城外三处，张灯结彩，“清音堂名”细吹细打的寿堂周围，车马喧阗，加上看热闹的闲人、卖熟食的小贩，挤得寸步难行。只有灵隐是例外，因为三大宪要来拜寿，仁钱两县的差役以外，“抚标”亦派出穿了簇新号褂子的兵丁，自九里松开始，沿路布哨弹压，留下了极宽的一条路，直通灵隐山门。

从山门到寿堂，寿联寿幛，沿路挂满，寿堂上除了胡雪岩领着子侄，等在那里，预备答谢以外，另外请了四位绅士“知宾”。一位是告假回籍养亲的内阁学士陈怡恭，专陪浙江巡抚刘秉璋；一位是做过山西臬司，告老回乡的汤仲思；另外两位都是候补道，三品服饰，华丽非凡，是张安明受命派了裁缝，量身现做奉赠的。

近午时分，刘秉璋鸣锣喝道，到了灵隐。藩臬两司，早就到了，在寿堂前面迎接，轿

子一停，陈怡恭抢上前去，抱拳说道：“承宪台光临，主人家心感万分。请，请！”

肃客上堂，行完了礼，刘秉璋抬头先看他的一堂寿序，挂在西壁前端，与大学士宝鏊送的一副寿联，遥遥相对，这是很尊重的表示，他微微点头，表示满意。

这时率领子侄在一旁答礼的胡雪岩，从红毡条上站起身来，含笑称谢：“多谢老公祖劳步，真不敢当。”

这“老公祖”的称呼，也是乌先生想出来的。因为胡雪岩是布政使衙的道员，老母又是正一品的封典，自觉地位并不下于巡抚，要叫一声“大人”，于心不甘，如用平辈的称谓，刘秉璋字仲良，叫他“仲翁”，又嫌太亢。这个小小的难题跟乌先生谈起，他建议索性用“老公祖”的称呼，地方官是所谓父母官，仕绅对县官称“老父母”，藩臬两司及巡抚则称“老公祖”，这样以部民自居，一方面是尊重巡抚，一方面不亢不卑反而留了身份。

刘秉璋自然称他“雪翁”，说了些恭维胡老太太好福气的话，由陈怡恭请到寿堂东面的客座中待茶，十六个簇新的高脚金果盘，映得刘秉璋的脸都黄了。

稍坐一坐，请去入席。寿筵设在方丈之西的青猊轩。这座敞轩高三丈六尺，一共六间，南面临时搭出极讲究的戏台，台前约两丈许，并排设下三席，巡抚居中，东西藩臬，大方桌前面系着平金绣花桌围，贵客面对戏台上坐，陈怡恭与胡雪岩左右相陪，后面另有四席，为有差使的候补道而设。偌大厅堂，只得七桌，连陪客都不超过三十个人，但捧着衣包的随从跟班，在后面却都站满了。

等安席既罢，戏台上正在唱着的《鸿鸾禧》暂时停了下来，小锣打上一个红袍乌纱、玉带围腰、口衔面具的“吏部天官”，一步三摆地，走到台前“跳加官”。这是颂祝贵客“指日高升”、“一品当朝”，照例须由在座官位最高的人放赏，不过只要刘秉璋交代一声就行了，主人家早备着大量刚出炉的制钱，盛在竹筐中，听得一个“赏”字，便有四名健仆，抬着竹筐，疾步上前，合力举起来向台上一泼，只听“哗喇喇”满台钱响，声势惊人。

接下来便是戏班子的掌班，戴一顶红缨帽，走到筵前，一膝屈地，高举着戏折子说道：“请大人点戏。”

“点戏”颇有学问。因为戏名吉祥，戏实不祥，这种名实不符的戏文很多，不会点会闹笑话，或者戏中情节，恰恰犯了主人家或者哪一贵宾的忌讳，点到这样的戏，无异公然

揭人隐私，因而成不解之仇者，亦时有所闻。刘秉璋对此外行，决定藏拙，好在另有内行在，当下吩咐：“请德大人点。”

他指的是坐在东面的藩司德馨，他是旗人，出身纨绔，最好戏曲，当下略略客气了两句，便当仁不让地点了四出不犯忌讳而又热闹的好戏，第一出是《战宛城》，饰邹氏的朱韵秋，外号“羊毛笔”，是德馨最赏识的花旦，演到“思春”那一段，真如用“羊毛笔”写赵孟頫字，柔媚宛转，令人意消。

正当德馨全神贯注在台上时，有个身穿行装的“戈什哈”悄悄走到他身旁，递上一封信说：“师爷派专人送来的。”

陈师爷是德馨的亲信，此时派专人送来函件，当然是极紧要的事，因而当筵拆阅，只见他面现诧异之色，挥一挥手遣走“戈什哈”，双眼便不是专注在“羊毛笔”身上，而是不时朝刘秉璋那边望去。

他是在注意胡雪岩的动静，一看他暂时离席，随即走了过去，将那封信递了过去，轻声说道：“刚从上海来的消息。”

刘秉璋看完信，只是眨眼在思索，好一会才将原信递给陈怡恭：“年兄，你看，消息不巧，今天这个日子，似乎不宜张扬。”

“是！”陈怡恭看完信说，“这一来，政局恐不免有一番小小的变动。”

“是的。”刘秉璋转脸问德馨说，“请老兄在这里绷住场面，我得赶紧进城了。”

德馨也想回衙门，听刘秉璋如此交代，只能答应一声：“是。”

于是刘秉璋回身招一招手，唤来他的跟班吩咐：“提轿。”接着向陈怡恭拱一拱手，正待托他代向主人告辞时，胡雪岩回来了。

“怎么？”他问，“老公祖是要更衣？”

“不是！”刘秉璋歉意地说，“雪翁，这么好的戏、好的席，我竟无福消受，实在是急事，马上得回城料理。”

“呃、呃。”胡雪岩不便多问，只跟在刘秉璋后面，送上轿后方始问德馨，“刘中丞何以如此匆匆？到底是什么急事？”

“此处不便谈。”德馨与胡雪岩的交情极厚，以兄弟相称，“胡大哥，有个消息，不便在今天宣扬，不过，消息不坏。”

胡雪岩点点头不做声，回到筵前，直待曲终人散，才邀德馨到他借住的一间禅房中，细问究竟。

“为什么今天不便宣扬呢？”德馨说道，“李太夫人在武昌去世了。”

去世的是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的老母。胡老太太做生日，自然不便宣布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消息。但这一来，李氏兄弟丁忧守制，左宗棠暂时去了一个政敌，对胡雪岩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亦可说是喜事，不过只能喜在心里而已。

“一下子两个总督出缺，封疆大吏要扳扳位了。不晓得哪个接直隶，哪个接湖广？”

这一问，恰恰说中德馨的心事。总督出缺，大致总是由巡抚调升，巡抚有缺，藩司便可竞争，刘秉璋与德馨，各有所图，所以都急着要赶进城去打听消息。不过德馨既有巡抚嘱咐，又有胡家交情在，不便就此告辞，心想何不就跟胡雪岩谈谈心事。

“湖广，我看十之八九是涂朗轩接，直隶就不知道了。”涂朗轩就是湖南巡抚涂宗瀛，他替曾国藩办过粮台，与李瀚章昔为同事，今为僚属，由他来接湖广总督，倒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湖南巡抚呢？”胡雪岩笑着掉了句文，“阁下甚有意乎？”

“只怕人家捷足先登了。”

“那也说不定。”胡雪岩想了一下说，“你先要把主意拿定了，才好想办法，倘或老大哥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也就不必去瞎费心思。”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岂能无意。不过鞭长莫及，徒唤奈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胡雪岩说，“等我来打个电报给汪惟贤，要他去寻森二爷探探‘盘口’。”此事不便假手于人，胡雪岩又拿不起笔，因而由他口述，让德馨执笔，电报中关照汪惟贤立即去觅宝森，托他向宝鏊探探口气，藩司想升巡抚，该送多重的礼。

德馨字斟句酌，用隐语写完，看了一遍说：“宝中堂他们兄弟不和，森二爷或许说不上话。是不是请汪掌柜再探探皮硝李的口气？”

“好！我赞成。”

于是德馨改好了电报稿子，胡雪岩叫进贴身小跟班阿喜来，他专替主人保管一个一离家就要带着的西洋皮包，内中有一个密码电报本，胡雪岩与德馨亲自动手，将密码译好，夕阳已经衔山了。

“我本来不打算进城，现在非回去一趟不可了。”胡雪岩说，“电报要送到上海去发，我派一个妥当的人去，叫他在上海等回电，如果是两三万银子，我先替你垫。多了就犯不上了。”

“是，是。一切拜托，承情不尽。”

于是胡雪岩与德馨一起进城，两人品秩相同，但胡雪岩曾赏穿黄马褂，所以仪从较现任藩司的德馨，更为显赫，只是他的“高脚牌”只作陈列之用，出行只是前面一匹顶马、后面四匹跟马、八抬大轿的轿班，一共三班，轮流换肩——胡雪岩的轿班，在家亦是“老爷”，一回家就会听见丫头在喊：“老爷回来了，赶快打水洗脚。”不过替胡雪岩抬轿虽是好差使，却很难当，因为既要快，又要稳，快到能跟着顶马亦步亦趋，稳到轿中靠手板上的茶水不致泼出来。因此，两人虽是同时动身，胡雪岩的轿子起步就领先，很快地将德馨在身后抛得老远了。

回到元宝街，老远就看到张灯结彩，灯烛辉煌，但寿堂中却颇安静，因为既已排定贺寿的日期，除了极少数的至亲以外，不会有人贸然登堂。胡雪岩下了轿，在寿堂中略作寒暄，随即着手处理德馨谋官之事。

正唤来得力的家人在交代时，只见螺蛳太太扶着一个小丫头的肩，悄然而至，看到胡雪岩有事，她远远地在一张丝绒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你明天一大早就动身，在上海等消息，等北京的回电一到，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

等家人答应着走了，螺蛳太太一面起身走近来，一面问道：“你不在灵隐陪老太太，怎么回城来了？”

“出了两个总督的缺，连带就会出两个巡抚的缺，德晓峰想弄一个，我只好进城来替他料理。”说到这里，胡雪岩发觉螺蛳太太神色有异，定睛看了一下问道，“怎的，你哭过了？”

“不要乱说！老太太的好日子，我哭什么？”

螺蛳太太紧接着问：“客人来得多不多？”

“该来的都来了。”胡雪岩说，“三品以上的官，本来没有多少，从明天起就要一天比一天忙了。我最担心后天，大家都说要去看热闹，不晓得会不会有啥笑话闹出来？”

原来贺寿的日期，已经重新安排，第三天轮到外宾。“洋人拜寿”这四个字听起来，就会逗人好奇，都说不知道洋人拜寿是怎么个样子，是磕头还是作揖？吃寿面会不会用筷子，不会用用啥？叉子叉不住，只怕要用手抓。诸如此类等着看笑话的议论，不免使胡雪岩不安，怕闹出笑话来失面子。

“喔，”螺蛳太太倒被提醒了，“有份礼在这里，你倒看看。”说着，便向窗外喊一声，“来人！”进来的是螺蛳太太的亲信大丫头瑞香，她已经听到了螺蛳太太的话，所以进门便说：“洋人送的那份礼，送到老爷书房里去了。”

胡雪岩心想，这个把月来，所收的寿礼，不知凡几，独独这份礼送到他书房，可知必有来历，便即问说：“是哪个送的？”

“我也不清楚。”螺蛳太太说，“是拱宸桥海关送来的，我想大概不是洋行里的人，是个洋官，所以叫他们送到书房里，等你来看，有份全帖在那里，你一看就晓得了。”

“好！我到书房里去看。”

“对！外面要开席了，我也要去照个面，敷衍敷衍。你呢？在哪里吃？”

“太累，吃不下什么，吃点粥吧。”

“老太太的寿面不能不吃。”螺蛳太太转脸吩咐，“瑞香，你关照小厨房下碗鸡汤银丝面，鸡汤太浓，要把浮油撇干净。”

于是主仆三人各散，胡雪岩一个人穿过平时就沿路置灯、明亮好走的长长的甬道，来到他的书房镜槛阁。

这镜槛阁是园中一胜，前临平池、后倚假山，拾级而上时，那扶手是以铁杆为芯，外套是在景德镇定烧的，朱翠相间，形如竹节的瓷筒，阁中有一面极大的镜砖，将阁外平池、池中鸳鸯、池上红桥、池畔垂杨，一齐吸入镜中，这是仿北京玄武门外，什刹湖畔恭亲王的别墅鉴园的规模所造，而精巧过之。

胡雪岩进得阁来，在镜砖面前站了一会儿，看远处楼阁、近处回廊，都挂着寿庆的灯彩，倒影入池，复又重生于镜，镜中有镜，影中有影，疑真疑幻，全不分明了。正看得出神时，听得有个娇嫩的声音：“老爷，房门开了。”

胡雪岩抬头看时，这个小丫头仿佛见过，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梅。”

“喔，你是新派过来的吗？”

“不！我老早就在这里了。”

“老早在这里？为啥不常看到你？”胡雪岩一面说，一面踏进书房，触目一大堆礼物，便顾不得跟小梅说话，先找全帖来看。

全帖的具名是“教愚弟赫鹭宾”。原来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此人在华二十多年，说得一口极好的京腔，也识汉文，仰慕中华文化，兼且是朝廷的有顶戴的客卿，所以用他的英文名字的发音，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赫鹭宾”。

全帖以外还有礼单。寿礼一共四样，全喜精瓷茶具、一个装糖果的大银碗、整匹的呢料，另外一个老年人用的紫貂袖筒。

“来啊！”

他心目中使唤的是专管镜槛阁的两个大丫头，巧珠、巧珍两姐妹，但来的却是小梅。

“两巧一巧都不巧。”小梅答说，“都跟老太太到灵隐去了。”

胡雪岩看她语言伶俐，料想也能办事，便即说道：“你也一样。你去寻两个人来，把这四样东西搬到外面，叫人马上送到灵隐给老太太看。说是——”

这要说赫鹭宾就是赫德，这位“洋大人”戴的也是红顶子，那就太噜苏了，怕传话的人说不清楚，所以停了下来。

“老爷要啥？”

“我要写字。”

小梅听说，立刻走到书桌前面，掀开砚盖，注了一小杓清水，细细研墨。胡雪岩便坐

了下来，提笔蘸墨，很吃力地在全帖上批了六个字“即总税司赫德”。

小梅因为墨洇未干，便拿起全帖，嘟起小嘴朝字上吹气。正吹得起劲时，瑞香来了。

见此光景，她先是一愣，接着便呵斥小梅：“出去！这地方也是你来得的？”

原来胡家也学了一套豪门世家的规矩，下人亦分几等，像小梅这种“做粗生活”的小丫头，是走不到主子面前的，否则便是僭越。

这瑞香平日自恃是螺蛳太太的心腹，目中无余丫，人缘不好，小梅不大服她，此时无辜受责，大感委屈，她人小嘴利，当即反唇相讥：“巧珠、巧珍不在，老爷来了，莫非我就不伺候？这又不是我瞎巴结差使，何用你来吼我？”她说，“大家都是低三下四的人，摆你千金小姐的威风，摆给哪个看？”

“啊！”瑞香脸都气白了，“你在嚼什么嘴？”说着，奔上去就要打。

小梅毫不示弱，又快又急地说：“今天老太太的好日子，你敢打人？”

瑞香被吓阻住了，一只手好不容易放了下来，咬牙切齿地骂道：“不看老太太的好日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小×！你等在那里，看我不收拾你。”

这下小梅害怕了，瑞香的威风，她自然识得，情急之下，向胡雪岩双膝跪倒，“老爷，你看。”她说，“请老爷作主。”

“好了，好了！”胡雪岩劝解着，“原是我叫她磨墨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必告诉你太太。”

主人出面说情，瑞香总算扳回面子，出了口气，当下喝道：“你还跪在这里想讨赏是不是，赏你一顿‘毛笋炒腊肉’！滚！”看见小梅盈盈欲泪，瑞香便又警告，“今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你敢哭出来！”

小梅果然不敢哭，噙着两泡眼泪，退了出去。胡雪岩好生不忍，却不便当着瑞香去抚慰小梅。不过，眼前恰有一条现成的调虎离山之计，便是安排那份寿礼，送到灵隐。

等瑞香下阁子去唤人时，胡雪岩便走到廊上，轻声说道：“小梅，你不要怕，不要难过，明天我跟太太说，提拔你。”

胡雪岩对下人说太太，多半是指螺蛳太太，“我不要。”小梅答说，“在瑞香手下，

哪有好日子过？”

胡雪岩正待再问时，不想瑞香来得好快，原来她一下阁子，就看到胡家四大管家婆之一，专管稽察花园出入的杨二太，亲自打一盏宫灯，领着古应春来见主人。于是瑞香便跟她换了差使，各自回头，一个去找人来料理赫德的礼，一个便领着古应春入阁。

“你怎么回来了？”胡雪岩问。

古应春原是预定留在灵隐，预备第二天接待来拜寿的英国人，只为得到赫德忽然到了杭州的消息，特为赶了来探问究竟。

“我也是刚刚看了拜帖才晓得是赫德，喏，”胡雪岩指着那四样礼物说，“正预备送到灵隐，请老太太去过目呢。”

于是古应春赏玩了礼物，点点头说：“照洋人来说，这份礼送得很重了。”

这自然是人家看重的缘故，胡雪岩不免得意，想了一下说：“他不晓得住在哪里？今天晚了，来不及了，明天一大早，我同你先去拜访。这也是我们做主人该尽的道理。”

“他住在梅藤更那里。”

梅藤更是个英国教士，也是医生，到杭州传教，在中城大方伯开了一家医院，大方伯这个地方有一座桥，在宋朝叫广济桥，因此这家医院题名就用了双关的“广济”二字。

梅藤更开设广济医院时，胡雪岩捐过一大笔钱，所以他跟梅藤更亦算是老朋友，当即说道：“既然是住在梅藤更那里，我派人去通知一声，请他转告赫德，说我们明天一早去看他，请他问一问赫德什么时候方便。”

“不必叫人去。好在晚上去看医生，不算冒昧，我自己去一趟，比较稳当。”

“也好！辛苦，辛苦。”胡雪岩问道，“你吃了饭没有？”

“忙得肚子饿都忘记了。实在也不饿。”

“我也不饿，我等你回来一起吃。”

“好！”

“瑞香，你送古老爷下去。”胡雪岩忽又问道，“这礼是啥辰光送来的？”

“未末申初。”瑞香答说，“梅院长派人送来的。”

“那个时候！”胡雪岩蹙着眉说，“照道理要送席。”

“席是没有送。”瑞香接口，“送了个一品锅、四样点心，还有一篓水蜜蟠桃。太太叫我包了一个赏封，打发来人，请他告诉梅院长，我们老爷在灵隐，所以不晓得这位洋大人的身份，不过总归是我们老爷的好朋友。梅院长是像自己人一样的，请他费心代为款待，明天我们老爷回来了，再当面同他道谢。”

瑞香咕咕呱呱一口气说下来，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胡雪岩觉得螺蛳太太处置得颇为得体，很满意地说：“亏得我不叫她到灵隐去。不然，没有人料理得来。”

“也亏得强将手下无弱兵。”

瑞香听出来是在夸赞她，向古应春嫣然一笑，随即把头别了开去。古应春也笑，笑得眼角露出两条鱼尾纹。

等瑞香送了古应春回来，向胡雪岩说道：“面想来不要了。我已经关照小厨房，弄几样精致爽口的菜，请老爷的示，在哪里开饭？”

“就在这里好了。”胡雪岩又说，“我倒不晓得你这么凶！女人厉害，可以，凶，不可以，自己吃亏。”

“太太当家，总要有个人来替她做恶人。莫非倒是太太自己来做恶人，我们在旁边替人家说好话？”

胡雪岩觉得她的话竟无可驳，想了一下说：“就做恶人也犯不着撒蠢，什么小×不小×，难听不难听？”

瑞香涨红了脸，欲待分辩，却又实在没有理由，以至于僵在那里有些手足无措的模样。

胡雪岩便又掉了一句文，“‘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他说，“如果人家回你一句，我‘小’你‘大’！你一个大青娘，脸上挂得住、挂不住？”

杭州人叫妙年女郎为“大青娘”，是最多愁善感的时候，瑞香又羞又悔，眼圈红红的，要哭出来了。

“咦，咦，咦！”胡雪岩大为诧异，“你叫人家不准哭，自己倒要哭了，为啥？莫非我的话说得重了。”

一听这话，瑞香顿时收泪，抽出腋下的一方白纺绸绣一枝瑞香花的手绢，擤一擤鼻子，答说：“哪个哭了？”

“不哭最好。你把牙牌拿来，再到前面看看，坐席坐到啥光景了？”

瑞香答应着，取出一盒牙牌，倒在红木方桌上，然后下了阁子。胡雪岩一个人拿牙牌“通五关”打发辰光，连着几副不通，便换了起数问前程。

于是照牙牌神数的歌诀，“全副牙牌一字开，中间看有几多开，连排三次分明记，上下中平内取裁。”头一次得了十六开，第二次更多，竟有二十一开，第三次却只得一副对子，一副分相，共计六开。

胡雪岩是弄熟了的，一算是“上上、上上、中下”。诗句也还约略记得，但“解”与“断”，却须找书来看。

找到《兰闺清玩》的《牙牌神数》，翻开来一看，那首诗是：“一帆风顺及时扬，稳度鲸川万里航。若到帆随湘转处，下坡骏马早收缰。”

一面念，一面心想：“有点意思。”再往下看，“解曰，谋为勿忧煎，成全在眼前，施为无不利，到处要周旋。”

看到最后一句，不由得蓦然里一拍桌子，大声自语：“今天这个数起得神了！”

语音刚终，有人接口：“你在做啥？”抬眼看时，前面螺蛳太太手扶小丫头的肩，正踏进门来，后面跟着瑞香。

“客散了？”

“还没有。不过每桌都有人陪。”螺蛳太太说，“我是听说七姐夫来了又出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啥要紧的事，所以我特别来看看。”

“他到梅藤更那里去了，说一句话就回来的。”胡雪岩接着又往下看“解”了以后的“断”。

“断曰：黄节晚香，清节可贵，逝水回波，急流勇退。”最后这四个字，胡雪岩是懂

的，而且这也正是内则老母，外则良友在一再劝他的。此刻不自觉地便仔细想了下去。

螺狮太太也常看他起数，但都不似此刻这么认真，而且是上了心事的样子，当然深感关切。

“瑞香，去调一杯玫瑰薄荷露来，我解解酒。”说着，在胡雪岩对面坐了下来问道，“你起的数，倒讲给我听听。”

“今天起的这个数，我越想越有道理。”胡雪岩说，“先说我一帆风顺，不过到时候要收篷。啥时候呢？‘帆随湘转处’，灵就灵在这个‘湘’字上，是指左大人，到左大人不当两江总督了，我就要‘下坡骏马早收缰’了。”

“还有呢？”

“还有这两句，也说得极准，‘施为无不利，到处要周旋。’拿银子铺路，自然无往不利路路通了。”

“还有呢？”

“那就是‘急流勇退’。”

螺狮太太点点头，喝了一大口玫瑰薄荷露说：“我看只有‘急流勇退’四个字说得最好。又是‘下坡’又是‘骏马’，你想收缰都收不住。”

新式丝厂

胡雪岩正要回答，只听外面人在报：“古老爷回来了。”

“瑞香，”螺狮太太一面站起来，一面说，“带人来开饭。”

“讲妥当了？”胡雪岩也站了起来，迎上去问。

“讲好了。明天上午八点钟去看赫德。然后他料理公事完毕，中午到灵隐去拜寿。”

“吃饭呢？”螺蛳太太急忙问说。

“这就要好好商量了。”

“对，对，好好商量。”胡雪岩扬一扬手，“我们这面来谈。”古应春跟到书桌旁边坐定了说：“我不但见了梅藤更，还见了赫德，他说他这一次一则来拜寿，二则还有事要跟小爷叔约谈。”

“什么事？汇丰的款子，应付的本息还早啊！”

“是茧子的事。”

“这个，”胡雪岩问，“怡和的大老板怎么不来呢？”

“已经来了，也住在梅藤更那里。”

“这样说，是有备而来的。我们倒要好好儿想个应付的办法。”

“当然。”古应春又说，“小爷叔，你哪天有空？”

“要说空，哪一天都不空。”胡雪岩答说，“他老远从北京到这里，当然主随客便，我们只有看他的意思。”

“既然小爷叔这么说，明天中午等他到灵隐拜了生日，请他到府上来吃饭，顺便带他逛逛园子。”

“我也是这么想。”胡雪岩问，“吃西餐，还是中国菜？”

“还是西餐吧。”古应春说，“我这回带来的六个厨子，其中有一个是法皇的御厨，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坍台的。”

“来，来！”螺蛳太太喊道，“来坐吧！”

“来了！”胡雪岩走过来说道，“明天中午总税务司赫德要来吃饭，吃西餐，厨子应春带来，席摆在哪里方便，要预备点啥，顶好趁早交代下去。”

“有多少人？”

“主客一共四位。”古应春答说。“应春，”胡雪岩问，“你是说，怡和的大老板也

请？”一听这语气，古应春便即反问：“小爷叔的意思呢？”

“我看‘阳春面加重，免免’了！”

“我看预备还是要预备在那里。”螺蛳太太插进来说，“说不定赫德倒带了他来呢？”

洋人没有挟带不速之客的习惯。螺蛳太太对这方面的应酬规矩不算内行，不过多预备总不错，或许临时想起还有什么人该请，即不至于捉襟见肘。因此，胡雪岩点点头说：“对，多预备几份好了。”

说着，相将落座，喝的是红葡萄酒，古应春看着斟在水晶杯中、紫光泛彩的酒说：“这酒要冰了，味道才出得来。”

“那就拿冰来冰。”

原来胡家也跟大内一样，自己有冰窖。数九寒天，将热水倒在特制的方形木盒中，等表里晶莹，冻结实了，置于掘得极深、下铺草荐的地窖，到来年六月，方始开窖取用。此时胡雪岩交代，当然提前开窖。

这一来不免大费手脚，耽误工夫，古应春颇为不安，但已知胡雪岩的脾气越来越任性，劝阻无用，只好听其自然。

趁这工夫，胡雪岩与古应春将次日与赫德会谈，可能涉及的各方面，细细研究了一番。其时螺蛳太太已回到前面，等席散送客。镜槛阁中，凿冰冻酒，检点肴馔，都是瑞香主持，只见她来往倩影，翩翩如蝶，不时吸引着古应春的视线移转。

胡雪岩看在眼里，越发觉得刚才胸中所动的一念，应该从速实现。等入了座，他先看一看桌上的菜，问道：“还有啥？”

“还有锦绣长寿面、八仙上寿汤。”瑞香答说，“古老爷跟老爷还想吃点啥？我去交代。”

“够了，够了。”古应春说，“两个人吃八样菜，已经多了，再多，反而看饱了吃不下。”

“什么叫八仙上寿汤？”

“就是八珍汤。”瑞香笑道，“今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所以我拿它改个名字。”

“好，晓得了。”胡雪岩答说，“我想吃点甜的，你到小厨房去看看，等弄好了带回来。”

这是胡雪岩故意遣开瑞香，因为他要跟古应春说的话，是一时不便让瑞香知道的。

“老太太说，这回生日样样都好，美中不足的，就是七姐没有来。”

“要美中不足才好。”古应春答说，“曾文正公别号叫‘求阙斋’，特为去求美中不足，那才是持盈保泰之道。醇亲王从儿子做了皇帝以后，置了一样古董，叫做‘欹器’，盛水不能满，一满就翻倒了。”

胡雪岩并未听出他话中的深意，管自己问道：“七姐现在身子怎么样？”

“无非带病延年。西医说，中风调养比吃药重要，调养第一要心静，她就是心静不下来。我怎么劝也没用。”

“为啥呢？”胡雪岩问，“为啥心静不下来？”

“小爷叔，你晓得她的，凡事好强。自从她病倒以后，家里当然不比从前那样子有条理了，她看不惯，自己要指挥，话又说不清楚，丫头老妈子弄来总不如她的意。你想，一个病人一天到晚操心，还要生气，糟糕不糟糕？”说到这里，古应春叹口气，将酒杯放了下来。

提起不愉快的事，害得他败了酒兴，胡雪岩不免歉然，但正因为如此，更要往深处去谈。

“还有呢？”

“还有，就是她总不放心我，常说她对不起，因为她病在床上，没法子照料我的饮食起居。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没法子的事，再说，有丫头老妈子，我自己会指挥。她说，没有体己的人，到底不一样。又说：‘中年丧妻大不幸，弄个半死不活的老婆在那里，你反而要为我操心，是加倍的大不幸。’当时谈得她也哭，我也哭。”说着，古应春又泫然欲涕了。

“应春，你说得我也想哭了。你们真正是所谓伉俪情深，来世也一定是恩爱夫妻。不过，既然七姐是这样子的情形，我的想法倒又改过了。”

“小爷叔，你有啥想法？”

“我在想，要替你弄个人。这个人当然要你中意，要七姐也中意。人，我已经有了，虽说有把握，你们都会中意，不过，女人家的事情，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尤其是讨小纳妾，更加要慎重，所以我想过些日子，叫罗四姐到上海去一趟，当面跟七姐商量，照现在看，我想这件事，可以定局了。”

一番话说得古应春心乱如麻，不知是喜是惧，定定神，理出一个头绪，先要知道，胡雪岩心目中“已经有了”的那个人是谁？

等他一问出来，胡雪岩答道：“还有哪个，自然是瑞香。”

古应春又惊又喜，眼前浮起瑞香的影子，耳边响起瑞香的声音，顿时生出无限的遐思。

“应春，”胡雪岩问说，“你看怎样，七姐会不会中意她？”

“我想，应该会。”

“你呢？”

古应春笑笑不答，只顾自己从冰箱中取酒瓶来斟酒。

“我说得不错吧！这个人你们夫妻俩都会中意。”

“话也不能这么说。”古应春将七姑奶奶得病以来说过的话，细细搜索了一遍，有些悲伤地说，“小爷叔，有件事，我不能不提出来。阿七从来没有提过，要替我弄一个人的话。”

这使得胡雪岩一愣，心中寻思，七姑奶奶既然因为无法亲自照料丈夫的饮食起居而深感抱歉，同时也觉得没有一个得力的帮手替她治家，那么以她一向看得广、想得深的性情，一定会转过替古应春纳妾，兼作治家帮手的念头。有过这样的念头，而竟从未向古应春提过，这中间就大可玩味了。

“应春，”他问，“你自己有没有讨小的打算？”

古应春仔仔细细地回忆着，而且在重新体认自己曾经有过的感想以后，很慎重地答说：“如果说没有，我是说假话。不过，这种念头只要一起，我马上就会丢掉，自己告诉

自己，不要自讨苦吃。”

“这种心境，你同七姐谈过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谈过？”

“从没有。”

“有没有露过这样的口风呢？”

见他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古应春倒不敢信口回答了，复又想了一下，方始开口：“没有。”

“好！我懂了。”胡雪岩说，“讨小讨得不好，是自讨苦吃，讨得好，另当别论。我料七姐的心事，不是不想替你弄个人，是这个人不容易去觅。又要能干，又要体贴，又要肯听她的话，还要相貌看得过去，所以心里虽有这样的念头，没有觅着中意的人之前，先不开口。七姐做事向来是这样的。我晓得。”

古应春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倒不妨探探妻子的口气。旋即转念，此事决不能轻发！倘若妻子根本不愿，一说这话，岂非伤了感情？

“能干、体贴、听话、相貌过得去，这四个条件，顶要紧是听话。七姐人情世故熟透，世界上总是听话的老实无用，能干的调皮捣蛋，她一个病人，躺在床上，如果叫人到东，偏要到西，拿她有啥法子？那一来，不是把她活活气死？七姐顾虑来，顾虑去，就是顾虑这个。应春，你说对不对！”

“是的。”古应春不能不承认，“小爷叔把阿七的为人，看得很透。”

“闲话少说，我们来谈瑞香。四个条件，她贴了三个，体贴或许差一点，不过那也是将来你们感情上的事，感情深了，自然会体贴。”

“哪里就谈得到将来了？”古应春笑着喝了口酒说，“这件事要慢慢商量。”

“你说谈不到将来，我说喜事就在眼前。”胡雪岩略略放低了声音，“贤惠，瑞香当然还谈不到，不过，我同罗四姐两个人一起替你写包票，一定听七姐的话。你信不信？”

古应春何能不信，亦何能不喜，但总顾虑着妻子如果真的有妒意，这件事就弄巧成拙

了。

看他脸上忽喜忽忧的神情，胡雪岩当然也能约略猜到他的心事。但夫妻之间的这种情形，到底只有同床共枕的人，才能判断。所以他不再固劝，让它冷一冷，看古应春多想一想以后的态度，再作道理。

于是把话题扯了开去，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瑞香亲自提来一个细篾金漆圆笼，打开来看，青花瓷盘中，盛着现做的枣泥核桃桂花奶酥，是醇亲王府里的厨子传授的。

接着，小厨房另外送来寿面跟“八仙上寿汤”，寿面一大盘，炒得十分出色，但胡雪岩与古应春都是应应景，浅尝即止。

“多吃点嘛！”瑞香劝道，“这么好的寿面，不吃真可惜。”

“说得不错。”古应春答说，“我再来一点。”

于是她替他们各自盛了一小碗，古应春努力加餐，算是吃完了。胡雪岩尝了一口说道：“吃剩有余！”

“糟蹋了实在可惜。”瑞香向外喊道，“小梅，你们把这盘寿面拿去，分了吃掉，沾沾老太太的福气。”说着，亲自将一盘炒面捧了出去。

胡雪岩看在眼里，暗自点头。等饭罢喝茶时，螺蛳太太亦已客散稍闲，来到镜槛阁休息，当然还有许多杂务要料理，走马换将，都交给瑞香了。

“我刚刚跟应春谈了一件大事，现在要同你商量了。”

商量的便是嫁瑞香之事，不等胡雪岩话毕，螺蛳太太便即说道：“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七姐夫，只要七姐一句话，我马上来办。”

“就是这句话为难。”古应春答说，“我自己当然不便提，就是旁人去提，也不大妥当。”

“何以见得？”

“人家去说，她表面上说不出不愿意的话来，心里有了疙瘩，对她的病，大不相宜。”

“我看七姐不会的。”胡雪岩对螺蛳太太说，“下月我到上海，你同我一起去，当面

跟七姐谈这件事。”

“那一来，她怎么样不愿意，也装得很高兴。”古应春大为摇头，“不妥，不妥！她决不肯说真心话的。”

“我倒有个办法，我要由七姐自己开口。”

此言一出，古应春、胡雪岩一齐倾身注目，倒要听听她是何好办法，能使得七姑奶奶自愿为丈夫纳妾。

“办法很容易。”螺蛳太太说，“我把瑞香带了去。只说我不放心她的病，特为叫瑞香去服侍她，帮她理家的。只要瑞香服侍得好，事事听她的话。她自然会想到，要留住瑞香只有一条路，让她也姓古。”

“此计大妙！”胡雪岩拍着手说，“准定这么办。”

古应春也觉得这是个很妥当的办法，但螺蛳太太却提出了警告：“七姐夫，不过我劝你不要心急，你最好先疏远瑞香一点。”

“人逢喜事精神爽”，古应春这一夜只睡了两个时辰，一觉醒来，天还没有亮透，看自鸣钟上一直线，恰好六点钟响。他住的是胡家花园中的一处客房，名叫锁春院，花木甚盛，揭开重帘，推出窗去，花香鸟语，令人精神一振，心里寻思，这天洋人拜寿，是他的“重头戏”，宁可赶早去巡查，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须先改正，庶几不负至交所托。

于是漱洗早餐，随即带了跟班，坐着胡家替他预备的轿子，先巡视了设在城里的六处寿堂，一一检点妥当，然后出钱塘门到灵隐，不过九点刚过。

这灵隐的寿堂，原规定了是英国人来拜寿的地方，只是洋人闹不清这些细节，有的逛了天竺、灵隐，顺便就来拜寿，人数不多，倒是看的人多，指指点点，嘻嘻哈哈，乱得很热闹。

不久，胡雪岩到了，拉着古应春到一边说道：“我看原来请到我那里吃西餐的办法行不通了。”

“怎么办呢？”

“赫德到杭州来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德方伯派人通知我，说要来作陪，他是好意，我怎么好挡驾？”胡雪岩又说，“这一来，邀赫德到家，似乎不太方便。”

古应春想了一下说：“不要紧，中午在这里开席，晚上请他到府上好了。”

“只好这样。”

刚说完，已隐隐传来鸣锣喝道之声，料想是德馨到了。胡雪岩迎出去一看，方知来的是赫德，原来此人极其醉心中国官场的气派，特为借了巡抚的绿呢大轿，全副“导子”，前呼后拥，趁机会大过了一番官瘾。

他穿的自然是二品补服。红顶花翎的大帽子后面，还装了根乌油油的大辫子，胡雪岩是见过的，不足为奇，其他游客闲人，何曾见过洋人有这样的打扮？顿时都围了上来，好在胡家的下人多，两面推排，留出一条路来，由胡雪岩陪着，直驱寿堂。

于是“清音堂名”，哩吗啦地吹打了起来，赫德甩一甩马蹄袖，有模有样地在红毡条上跪了下去，磕完头起身，与陪礼的胡雪岩相互一揖，方始交谈。

“恭喜，恭喜。”赫德说得极好的一口京片子，“老太太在哪里，应该当面拜寿。”

胡雪岩略有些踌躇，有这么一个戴红顶子的洋大人去见老母，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但一进去了，女眷就得回避，不免会有屏风后面，窃窃私议，失礼闹笑话就不妙了，因而答说：“不敢当，我说到就是了。”

赫德点点头，回身看见古应春说：“昨天拜托转达雪翁的话，想必已经说过。”

“是的。”古应春开门见山地答说，“雪翁的意思，今天晚上想请阁下到他府上便饭，饭后细谈。”

“那就叨扰了。”赫德向胡雪岩说，“谢谢。”

于是让到一边待茶。正在谈着，德馨到了，他是有意结纳赫德，很敷衍了一阵。中午一起坐了面席，方始回城。

这天原是比较清闲的一天，因此来拜寿洋人，毕竟有限。到得下午三点钟，古应春便已进城，略息一息亲自去接赫德，顺便邀梅藤更作陪，这是胡雪岩决定的。

到时天还未黑，但萃锦堂上的煤油打汽灯，已点得一片熠熠白光。那萃锦堂是五开间

的西式洋楼，楼前一个大天井，东面有座喷水池，西面用朱漆杉木，围成一个圆形栅栏，里面养着雌雄一对孔雀，一见赫德进来，冉冉开屏，不由得把他吸引住了。

“这只孔雀戴的是‘三眼花翎’。”赫德指着雀屏笑道，“李中堂都没有它阔。”于是入座以后，便谈李鸿章了。赫德带来最新的消息，直隶总督是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湖广总督果然是由湖南巡抚涂宗瀛升任。

“那么，两广呢？”

“现在还不知道。”赫德答说，“听说曾九帅很有意思谋这个缺。”

“湖南，”胡雪岩又问，“湖南巡抚不晓得放的哪个？”

“这倒没有听说。”

就这时候，瑞香翩然出现，进门先福一福，拢总请了一个安，然后向胡雪岩说道：“太太要我来说，小小姐有点发烧，怕是出痧子，想请梅先生去看一看。”

“喔，”胡雪岩皱着眉说，“梅先生是来作客的，皮包听筒也不晓得带了没有？”

“带了，带了。”梅藤更是一口杭州话，“听筒是我的吃饭家伙，随身法宝，哪里会不带。”说着，从口袋中掏出一副听筒，向瑞香扬一扬说，“我们走。”

“小小姐”是螺蛳太太的小女儿，今年七岁，胡雪岩爱如掌珠，听说病了，不免有神思不属的模样，幸而有古应春陪着赫德闲谈，未曾慢客。

“怎么样？”一见梅藤更回来，胡雪岩迎上去问，“不要紧吧？”

“不要紧，不要紧。”

当梅藤更在开药方，交代胡家的管家到广济医院去取药时，赫德已开始与古应春谈到正事，刚开了一个头，因为入席而将话题打断了。

进餐当然是照西洋规矩。桃花心木的长餐桌，通称“大餐桌”，胡雪岩与古应春分坐两端主位，胡雪岩的右手方是赫德，左手方是梅藤更。菜当然很讲究，而酒更讲究，古应春有意为主人炫耀，命侍者一瓶一瓶地将香槟酒与红葡萄酒取了来，为客人介绍哪一瓶为法国哪一位君王所御用，哪一瓶已有多少年陈，当然还有英国人所喜爱的威士忌，亦都是英国也很珍贵的名牌。

这顿饭吃了有一个钟头，先是海阔天空地随意闲谈，以后便分成两对，梅藤更跟胡雪岩谈他的医院，说诊务越来越盛，医院想要扩充，苦于基地不足，胡雪岩答应替他想想办法，又说门前的路太狭，而且高低不平，轿马纷纷，加以摊贩众多，交通不便，向胡雪岩诉了许多苦，胡雪岩许了替他修路，但梅藤更请他向杭州府及钱塘县请一张告示，驱逐摊贩，胡雪岩却婉言谢绝了。

另一对是赫德与古应春，继续入席以前的话题，而是用英语交谈，谈的是广东丝业的巨头陈启沅。

这陈启沅是广州府南海县人，一直在南洋一带经商，同治末年回到家乡，开了一家缫丝厂，招牌叫继昌隆，用了六七百女工，规模很大，丝的品质亦很好，行销欧美，很受欢迎。

“他的丝好，是因为用机器，比用手工好。”赫德说，“机器代替人工，是世界潮流。我在中国二十年，对中国的感情，跟对英国一样，甚至更为关切，因为中国更需要帮助，所以，我这一回来，想跟胡先生谈怡和丝厂开工一事，实在也为中国富强着眼。”

“是的。我们都知道你对中国的爱护，不过，英国讲民主，中国亦讲顺应民情，就像继昌隆的情形，不能不引以为鉴。”

原来陈启沅前两年改用机器，曾经引起很大的风潮，陈启沅不能不设法改良，制造一种小型的缫丝机，推广到农村，将机器之利，与人共享。赫德在宣扬机器的好处，古应春承认这一点，但隐然指出，想用机器替代人手，独占厚利是行不通的。

及至席散，梅藤更告辞先行，赫德留下来，与胡雪岩正式商谈时，赫德的话又不同了。

“雪翁！”他用中国官场的称呼，“你能不能跟怡和合伙？”

胡雪岩颇为诧异，怡和洋行是英国资本，亦等于是英国官方的事业，何以会邀中国人来合伙？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他不愿表示态度，只是含蓄地微笑着。

“我是说怡和洋行所办的丝厂。”赫德接下来说，“他们愿意跟你订一张合同，丝都由你供应，市价以外，另送佣金。”

还是为了原料！原来怡和丝厂，早在光绪元年便已开设，自以为财大势雄，派人到乡下收购茧子，价钱虽出得不坏，但挑剔得也很厉害，软的不要，湿的不要，每每与客户发

生争执，甚至大起纠纷，恼了自浙江嘉兴与苏州一带，丝产旺地的几家大户，相约有丝不卖与怡和，有机器、无原料，被迫停工，闲置的机器，又因保养不善，损坏的损坏，生锈的生锈，只好闭歇。

但就这两三年，日本的机器缫丝业，大为发达，怡和丝厂在去年重整旗鼓，新修厂房，买了意大利造的新机器，准备复业。此外，有个澄州人叫黄佐卿，开一家公和永丝厂，向法国买的机器，亦已运到，另有公平洋行，亦打算在这方面投资。这三家丝厂一开工，需要大量原料，丝价必定上涨，胡雪岩早就看准了。

可是，他是站在反对丝厂这方面的，因为有陈启沅的例子在，机器马达一响，不知道有多少养蚕做丝的人心惊肉跳。

第七章 帮左宗棠购置军火，胡雪岩商场树敌

婉拒合作

江浙的养蚕人家，大部分是产销合一的。茧子固然亦可卖给领有“部帖”的茧行，但茧行估价不高，而且同行公议，价格划一，不卖茧则已，卖茧子一定受剥削，再则收茧有一定的日子，或者人等不及，急于要钱用，或者茧子等不及，时间一长蚕蛾会咬破茧子，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或者别有盘算，总是自家养蚕、自家做丝，这就要养活许多人了，因为做丝从煮茧开始，手续繁多，缫丝以后“捻丝”、“拍丝”，进练染房练染，纬丝捻成经丝，还有“掉经”、“牵经”等等名目，最后是“接头”，到此方可上机织绸。

一旦出现了机器缫丝厂，茧子由机器这头进去，丝由那头出来，什么“拍丝”、“牵经”都用不着了，这一行的工人，亦都敲破饭碗了。更为严重的是，江浙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缫丝的纺车，妇女无分老幼，大都恃此为副业，孤寒寡妇的“棺材本”，小家碧玉的“嫁时装”，出在一部纺车上的，比比皆是，如果这部纺车一旦成为废物，那就真会出现“一路哭”的场面了。

因此，早就不断有人向胡雪岩陈情，要求他出面控制机器缫丝厂，就因为他的力量太大，手头经常握有价值三百万两银子的一万包丝在手里，可以垄断市场，所以怡和洋行竟搬动了“二品大员”的赫德来谈条件。

条件是很好。所谓“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便是两笔收入，因为“市价”中照例每包有二两五钱的佣金，由介绍洋行买丝的中间人与红纵栈对分，如果“另送佣金”，每包至少亦有一两，坐享厚利，在他人求之不得，而胡雪岩却只好放弃。

麻烦的是，赫德的情面不能不顾，至少要想个虽拒绝而不伤赫德面子，让他能向怡和

洋行交代的说法。转了转念头，决定采取拖延的手段。

“鹭翁，”他从从容容地答道，“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在商言商’，怡和这样好的条件，在我求之不得。不过，鹭翁总也晓得广东的情形，缫丝的机器都打坏了，如果我同怡和订了合同，起了风潮，不是我一个人的损失，地方上亦要受害。鹭翁，请你想一想，外到我们浙江巡抚，内到军机处，总理衙门，岂不都要怪我？‘都老爷’的厉害，鹭翁在京多年，总也晓得，他们会饶得了我？”看看是水都泼不进去了，不道胡雪岩突然一转，“不过，”他的语声很重，“鹭翁，你不是替怡和做说客，你是为了我们中国富强，这件事情，一定要弄它成功。等我同各方面筹划出一个妥当办法出来，只要不起风潮，不弄坏市面，原来靠养蚕缫丝的人家，有条生路，我一定遵鹭翁的吩咐，只跟怡和一家订约。至于额外的佣金，是鹭翁的面子，决不敢领。”

这番话说得很漂亮，但赫德有名的老奸巨猾，对中国的人情世故，摸得透熟，心想不起风潮，不坏市面，还要养蚕人家有生路，要避免这三点的“妥当办法”，花十年的工夫也未见得能筹划得出来。然则什么“只跟怡和一家订约”，额外佣金“不敢领”，无非是有名无实的“口惠”而已。

话虽如此，他仍能体谅胡雪岩的苦心，明明是办不到，或者说他不肯抹杀良心，不顾利害去做的事，有他刚才前半段的话，也就够了，而还有后半段“不过”以下的补充，是一种很尊重客人的表现。其意还是可感的。

因此，他深深点头，“雪翁真是明理的人，比京中那几位大老，高明得太多了。”他说，“我总算也是不虚此行。”

“哪里，哪里！”胡雪岩答说，“都像鹭翁这么样体谅，什么都好谈。”侍者上菜，暂时隔断了谈话。这道菜是古应春发明的，名为“炸虾饼”，外表看来像炸板鱼，上口才知味道大不相同，是用虾仁捣烂，和上鸡胸肉切碎的鸡绒，用豆腐衣包成长方块，沾了面包粉油炸，做法仿佛杭州菜中的“炸响铃”，只是材料讲究得太多了。

赫德的牙齿不太好，所以特别赞赏这道菜。这就有了个闲谈的话题，赫德很坦率地说，他舍不得离开中国，口腹之欲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董大人常常请我吃饭。”他不胜神往地说，“他家的厨子，在我看全世界第一！”

“董大人”是指户部尚书董恂，在总理衙门“当家”，他是扬州人，善于应酬，用了两个出身于扬州“八大盐商”家的厨子，都有能做“全羊席”、“全鳝席”的本事。董恂

应酬洋人，还有一套扬州盐商附庸风雅的花样，经常来个“投壶”、“射虎”的雅集。有时拿荷马、拜伦的诗，译成“古风”或“近体”。醉心中国文化的赫德，跟他特别投缘。

“白乐天在贵处杭州做的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为此湖’，我倒想改一改，‘未能抛得中华去，一半勾留是此，此——’赫德有点抓瞎，搔着花白头发“此”了好一会，突然双眉一掀，“肴！一半勾留是此肴。”

胡雪岩暗中惭愧，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古应春倒听懂了一半，便即问道：“听说赫大人常跟董大人一起做诗唱和，真是了不起！”

“唱和还谈不到，不过常在一起谈诗、谈词。”赫德又说，“小犬是从小读汉文，老师也是董大人荐来的，现在已经开手做八股了，将来想在科场里面讨个出身，董大人答应替我代奏，不知道能准不能准。”

这番话，胡雪岩是听明白了。“洋娃娃”读汉文、做八股，已经是奇事，居然还想赴考，真是闻所未闻了。

“一定会准。”古应春在回答，“难得贤乔梓这样子仰慕中华，皇上一定恩出格外。”

“但愿能准。”赫德忽然说道，“我想起一件，趁现在谈，免得回头忘记。雪翁，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怡和洋行派人到湖州去买丝，定洋已经付出去了，现在有个消息，说到新丝上市，不打算交货了。将来真的这样子，恐怕彼此要破脸了。”

胡雪岩隐约听说过这回事，其中还牵涉到一个姓赵的“教民”，但不知其详，更不知谁是谁。不过赫德话中的分量，却是心里已经掂到了。

“鹭翁，”他问，“你要我怎么帮怡和的忙，请你先说明了，我来想想办法。”

“雪翁一言九鼎。既然怡和付了定洋，想请雪翁交代一声，能够如期交货。”

胡雪岩心想赫德奸滑无比，他说这话，可能是个陷阱，如果一口应承，他回到京里说一句，养蚕做丝的人家，都只凭胡某人一句话，他们的丝，说能卖就卖，说不能卖，谁也不敢卖。那一来总理衙门就可能责成他为了敦睦邦交，一定要让怡和在乡下能直接买丝，这可是很大的难题。

于是胡雪岩答说：“一言九鼎这句话，万万不敢当。丝卖不卖，是人家的事情，我姓胡

的，不能干预，干预了他们亦未必肯听。不过交易总要讲公道，收了定洋不交货，说不过去，再有困难，至少要还定洋。鹭翁特为交代的事，我不能不尽心尽力去办。这样，”他沉吟了一下说，“听说其中牵涉到一个姓赵的，在教堂做事，我请应春兄下去，专门为鹭翁料理这件事。”

“承情之至。”赫德拱拱手道谢。

“请问赫大人，”古应春开口问道，“能不能让怡和派个人跟我来接头？”

“怡和的东主艾力克就在杭州。”赫德用英语问道，“你们不是很熟吗？”

“是的，很熟。而且听说他也到杭州来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他。”

“你到我这里来好了。”梅藤更插进来说。

“好。”古应春答说，“我明天上午到广济医院去。”

送走了客人，胡雪岩跟古应春还有话要谈。酒阑人散，加以胡家的内眷，都在灵隐陪侍老太太，少了二三十个丫头，那份清静简直就有点寂寞了。

“难得，难得！今天倒真是我们弟兄挖挖心里话的辰光。应春！今天很暖和，我们在外面坐。”

“外面”指的镜槛阁的前廊，因为要反映阁外的景致，造得格外宽大，不过凭栏设座，却在西面一角，三月十一的月亮也很大了，清光斜照，两人脸上都是幽幽的一种肃散的神色。

“应春，”胡雪岩说，“我这几天有个很怪的念头，俗语说‘人在福中不知福’，这句话不晓得对不对？”

古应春无从回答，因为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很怪的念头”。

“我们老太太常说要惜福，福是怎么个惜法？”

“这——”古应春一面想，一面说，“无非不要太过分的意思，福不要享尽。”

“对，不过那一来就根本谈不到享福了。你只要有这样子一个念头在心里，喝口茶，

吃口饭都要想一想，是不是太过分？做人做到这个地步，还有啥味道？”

古应春觉得他多少是诡辩，但驳不倒他，只好发问：“那么，小爷叔，你说应该怎么样呢？”

“照我想，反倒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才真是在享福。”

“小爷叔，你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必惜福？”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享福归享福，发财归发财，两桩事情不要混在一起，想发财要动脑，要享福就不必去管怎么样发财。”

“小爷叔，”古应春笑道，“你老人家的话，我越听越不懂。”

胡雪岩付之一笑，“不但你越听越不懂，我也越想越不懂。”他急转直下地说，“我们来想个发财的法子——不对，想个又能发财，又要享福的法子。”古应春想了一会，笑了，“小爷叔，”他说，“法子倒有一个，只怕做不到，不过，就算能够做到了，恐怕小爷叔，你我也决不肯去做。”

“说来听听，啥法子？”

“‘嫖能倒贴，天下营生无双。’那就是又发财、又享福的法子。”

“这也不见得！”胡雪岩欲语不语，“好了，我们还是实实惠惠谈生意。今天我冒冒失失答应赫德了，你总要把这个面子绷起来。”

“那还要说！小爷叔说出去了，我当然要做到。好在过了今天就没有我的事，明天上半天去看艾力克，下半天来开销我带来的那班人，几天就可以动身。”

“要带什么人？”

古应春沉吟一会说：“带一个丝行里的伙计就够了。要人，好在湖州钱庄典当，丝行里都可以调动，倒是有一样东西不可不带。”

“是啥？”

“藩司衙门的公事——”

“为啥？”胡雪岩迫不及待地追问。

“这道公事给湖州府，要这样说：风闻湖州教民赵某某，仗势欺人，所作所为都是王法所不容，特派古某某下去密查，湖州府应该格外予以方便。”

“古某某”是古应春自称。他捐了个候补通判的职衔，又在吏部花了钱，分发到浙江。实际上他不想做官，又不想当差，只是有了这样一个衔头，有许多方便，甚至于还可以捡便宜，这时候就是用得到的时候了。

“我有了这个奉宪命查案的身份，就可以跟赵某人讲斤头了，斤头谈不拢，我再到湖府去报文，也还不迟。”

“这个法子不坏！”胡雪岩说，“明天上午我们一起去见德晓峰。”

“上午我约好要去看艾力克，是不是下午看德藩台？”

“只怕公事当天赶不及。”胡雪岩紧接着，“晚一天动身也不要紧。”

“好，那就准定后天动身。”

“应春，”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你明天见了艾力克，要问他要账，他到底放出去多少定洋，放给什么人，数目多少，一定要他开个花名册。”

“这——”，古应春迟疑着，“只怕他开不出来，账都在他洋行里。”

“不要紧，等他回上海再开。你告诉他，只要花名册开来，查过没有花账，一定如数照付，叫他放心好了。”

“小爷叔，”古应春郑重警告，“这样做法很危险。”

“你是说风险？”胡雪岩问，“我们不背风险，叫哪个来背？”

古应春想了一想说：“既然如此，何不索性先把款子付了给他，也买个漂亮。”

“我正是这个意思，也不光是买个漂亮，我是要叫他知难而退，而且这一来，他的那班客户都转到我手里来了。”

“还是小爷叔厉害。”古应春笑道，“我是一点都没有想到。”

谈到这里，只见瑞香翩然而至，问消夜的点心开在何处？胡雪岩交代：“就开到这里来！”古应春根本就吃不下消夜，而且也有些疲累，很想早早归寝，但仿佛这一下会辜负

瑞香的一番殷勤之意，怕她会觉得扫兴，所以仍旧留了下来。

不过一开了来，他倒又有食欲了，因为消夜的只是极薄的香梗米粥，六样粥菜，除了醉蟹以外，其它都是凉拌笋尖之类的素肴。连日饱沃肥甘，正思清淡食物，所以停滞的胃口又开了。

盛粥之先，瑞香问道：“古老爷要不要来杯酒？”

“好啊！”古应春欣然答说，“我要杯白兰地。”

“有我们太太用人参泡的白兰地，我去拿。”说着，先盛了两碗粥，然后去取来浸泡在水晶瓶里的药酒，取来的水晶杯也不错，是巨腹矮脚，用来喝白兰地的酒杯。

这就使得古应春想到上个月在家请客，请的法国的一个家有酒窖的巨商，饭前酒、饭后酒，什么菜配红酒，什么菜配白酒，都有讲究。古应春原有全套的酒杯，但女仆不懂这套规矩，预备得不周全，七姑奶奶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在床上空着急。如果有瑞香在，她便可以不必操心了。

这样想着，不自觉抬头去看瑞香，脸上自然是含着笑意，瑞香正在斟酒，不曾发觉，胡雪岩冷眼旁观，却看得很清楚。

“湘阴四月里要出巡，上海的制造局是一定要去看的，那时候我当然要去等他。应春，我想等老太太的生日一过，让罗四姐先去看七姐，到时候我再跟他换班，那就两头都顾到了。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古应春答说，“这回罗四姐去，就住在我那里好了。”

“当然，当然，非住你那里不可的，不然就不方便了。”

古应春觉得他话中有话，却无从猜测，不过由左宗棠出巡到上海，却想到了好些事。

“湘阴到上海，我们该怎么预备？”

“喔，这件事我早想到了，因为老太太生日，没有工夫谈。”胡雪岩答说，“湘阴两样毛病，你晓得的，一样是好虚面子，一样是总想打倒李二先生。所以我在想，先打听打听李二先生当年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到上海，是啥场面？这一回湘阴去了，场面盖罩李二先生，他就高兴了。”

“我记得李二先生是同治四年放江督的，十几年的工夫，情形不大同了。当年是‘常胜军’，算是他的部下，当然要请他去看操，现在各国兵舰派在上海，是人家自己的事，不见得会请他上船去看。”

“提起这一层，我倒想到了。兵舰上可以放礼炮，等他坐船到高昌庙的时候，黄浦江里十几条外国兵舰一齐放礼炮，远到昆山、松江都听得到，湘阴这个面子就足了。”

“这倒可以办得到，外国人这种空头人情是肯做的。不过，俄国兵舰，恐怕不肯。”

这是顾虑到伊犁事件中，左宗棠对俄国采取敌对态度之故。但胡雪岩以为事过境迁，俄国兵舰的指挥官，不见得还会记着这段旧怨。

“应春，这件事你要早点去办，都要讲好。俄国人那里，可以转托人去疏通，俄国同德国不是蛮接近的吗？”

“好。我会去找路子。”

“我想，来得及的话，罗四姐跟你一起去，倒也蛮好。”

胡雪岩说了这一句，眼尖瞥见瑞香留心在听，便招招手将她唤了过来，有话问她。

“瑞香，”他说，“太太要到上海去看七姑奶奶，你要跟了去。”

“是。”

“我再问你一句话，太太有这个意思，想叫你留在上海，帮七姑奶奶管家，你愿意不愿意？”

“要说管家，我不敢当。七姑奶奶原有管家的。”

“那么，照应七姑奶奶的病呢？”

“这，当然是应该的。”瑞香答说，“只要老爷、太太交代，我当然伺候。”

“伺候不敢当。”古应春插进来说，“不过她病在床上，没有个人跟她谈得来的，心里难免闷气，病也不容易好了。我先谢谢你。”说着，站了起来。

“不敢当，不敢当。”瑞香想按他的肩，不让他起立，手伸了出去，才想到要避嫌疑，顿时脸一红往后退了两步，把头低着。

“好！这就算说定规了。”胡雪岩一语双关地说，“应春，你放心到湖州去吧！”

排解纠纷

胡家自己有十二条船，最好的两条官船，一大一小，古应春一行只得四个人，坐了小的那一条，由小火轮拖带，当天便到了湖州以北的南浔。

这个位于太湖南岸的市镇，为东南财赋之区的精华所聚，名气不大，而富庶过于有名的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就因为这里出全中国最好的“七里丝”。古应春对南浔并不陌生，随同胡雪岩来过一回，自己来过两回，这一次是一年之中，再度重临，不过去年是红叶乌桕的深秋，今年是草长莺飞的暮春。

船是停在西市梢，踏上石埠头，一条青石板铺的“纤路”，却有一条很宽的死巷子，去到尽头才看到左首有两扇黑油铜环，很气派的大门，门楣上嵌着一方水磨砖嵌字的匾额，篆书四字：“莲池精舍”。

“这里就是了。”古应春向跟在身后的同伴雷桂卿说，“如果我一个人来，每回都住在这里。”

说着，找到门上有个扣环，拉了两下，只听门内琅琅铃响，不久门开，应门的是二十来岁的女子，穿着淡青竹布僧袍，却留着一头披到肩下的长发。

雷桂卿在船上就听古应春谈过“莲池精舍”这座家庵，与众不同，他处家庵大多是官宦人家老主人的姬妾，年纪有比“少爷”、“少奶奶”还轻的，老主人下世，既不能下堂求去，又嫌在家拘束，往往由小主人斥资造一座家庵，置百十亩良田，供她长斋礼佛，带发修行。唯独这座莲池精舍的“住持”，原是苏州自立门户的一个名妓，只为先后结过两个已论嫁娶的恩客，一个病故，一个横死，勘透情关，造了这座莲池精舍，奉莲池大师的“净土宗”，忏悔宿业。

这法名悟心的住持，在家时便以豪爽善应酬，驰名于十里山塘，出了家，本性难改，有谈得来的男客，一样接待在庵里住，但不能动绮念。倘不知趣，她有王熙凤收拾贾瑞的

手段，叫人吃了哑巴亏而无可奈何。

古应春是当她在风尘中时，便曾有一面之缘，第一回到南浔来，听人谈起，特地来访。古应春文雅而风趣，肚子里的“杂货”很多，谈什么都能谈出个名堂来，加以善于体贴，在花丛中是到处受欢迎的客人，到了“方外”，亦复如是，悟心跟他很投缘，第一次作客莲池以后，坚约以后到南浔来，一定要以她这里为居停，不过这一回却有负悟心的好意了。

“小玉，”古应春向应门的女子说，“这位是雷三爷。”

“雷三爷请。”小玉一面关门，一面问道，“古老爷，怎么不先写封信来？”

“临时有事才决定到湖州来一趟。”古应春问道，“你师父呢？那只哈巴狗怎么不见？”

悟心有条善解人意的哈巴狗，每回听到古应春的声音——哪怕是脚步声，都会摇着颈下的金铃，蹒跚地跑来向他摇尾巴大吠，此时声息全无，所以他诧异地问。

“师父让黄太太请了去了。”小玉答说，“大概也快回来了，请到师父的禅房里坐。”

悟心的禅房是一座五开间的敞轩，正中铺着佛堂，东首是两间打通的客座，收拾得纤尘不染。小玉肃客落座，随即便有一个十二三岁，与小玉一般打扮的小姑娘，走来奉茶。

“是你的师弟？”古应春说，“去年没有见过。”

“今年正月里来的。”接着便叫，“阿文，这位古老爷，这位雷三爷。”

阿文腼腼腆腆地叫了人，向小玉说道：“三师兄，老佛婆说师父今天在黄家，总要吃了斋才回来，她也要回家看孙子去了。”

古应春知道这里的情形，所以懂她的意思，老佛婆烧得一手好素菜，这天不在庵里，回头款客的素斋，便无着落，特意提醒小玉。

因此，古应春不等小玉开口，先抢着说道：“我们不在这里吃饭。船菜还多得很，天气热了，不吃坏掉也可惜。喔，还有，这一回我不能住在你们这里，我同雷三爷回船去睡。”

“古老爷，”小玉微笑答道，“都等我师父回来了再说。”

古应春点头，问些庵中近况。不一会阿文来上点心，家庵中的小吃，一向讲究质地，不重形式，端出来的枣泥方糕，不甚起眼，但上口才知道香甜无比，本以初次作客，打算浅尝即止的雷桂卿忍不住一连吃了三块。

吃得一饱，正待告辞。悟心翩然而归，一见便有惊喜之色，等古应春引见了雷桂卿，少不得有一番客套。雷桂卿看她三十五六年纪，丰神淡雅，但偶尔秋波一转，光如闪电，别有一股摄人的魔力，雷桂卿不由得心旌摇摇。

及至悟心与古应春说话时，开出口来，让雷桂卿大感惊异，悟心竟是直呼其名，“应春！”她问，“你不说二月里会来吗？何以迟到现在？”

“原来是想给胡老太太拜寿以前，先来看看你。哪知道一到杭州就脱不了身。”

“这话离奇。”悟心说道，“胡老太太过生日，前后七天，我早就听说了。今天还在七天当中，你怎么倒脱身了呢？”

“那是因为有点要紧事要办。”古应春问道，“有个人，不知道听说过没有？赵宝禄。”

“你跟我来打听他，不是问道于盲吗？”

“听你这么说，我大概是打听对了。”古应春笑道，“你们虽然道不同，不过都是名人，不应该不知道。”

“我算什么‘名人’？应春，你不要瞎说！让雷先生误会我这莲池精舍，六根不净。”

“不，不！”雷桂卿急忙分辩，“哪里会误会。”

“我是说笑话的，误会我也不怕。雷先生，你不必介意。”悟心转脸问道，“应春，你打听赵宝禄为点啥？”

“我也是受人之托。为生意上的事。”古应春说，“这话说起来很长，你如果对此人熟悉，跟我谈谈他的为人。”

“谈到他的为人，最好不要问我。”接着便向外喊道，“小玉，小玉！”等把小玉唤

了来，她说，“你倒讲讲，你家婶娘信教的故事。”

小玉一时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古应春便提了一个头：“我是想打听打听赵宝禄。”

“喔，这个吃教的！”小玉鄙夷不屑地说，“开口耶稣，闭口耶稣，骗杀人，不偿命。”

“骗过你婶娘？”

“是啊。说起来丢丑——”

看小玉有不愿细谈的模样，古应春很知趣地说：“丑事不必说了。小玉，我想问你，他是不是放定洋，买了好些丝？”

“定洋是有，没有放下来。”

“这话是怎么个说法？”

“他说，上海洋行里托他买丝，价钱也不错，先付三成定洋，叫人家先打收条，第二天去收款子。”小玉愤愤地说，“到第二天去了，他说要修教堂，劝人家奉献，软的硬的磨了半天，老实的认了，厉害的说，没有定洋没有丝。到时候打官司好了。话是这么说，笔据在他手里，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那应该早跟他办交涉啊！夜长梦多，将来都是他的理了。”

“古老爷，要伺候‘蚕宝宝’啊。”

其实，不必她说，古应春便已发觉，话问错了，环绕太湖的农家，三四月间称为“蚕月”，家家红纸黏门，不相往来，而且有许多禁忌。因为养蚕是件极辛苦的事，一个照料不到，生了“蚕瘟”或者其它疾病，一年衣食就要落空了。所以明知该早办交涉，也只好暂且抛开。

“应春，”悟心问道，“你问这件事，总有缘故吧？”

“当然，我就是为此而来的，他受上海怡和洋行之托，在这里收丝，放出风声去，说到时候怕不能交丝，说不定有场官司好打，闹成‘教案’。人家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外国人，不喜欢闹教案，想把定洋收回，利息也不必算了。我就是代怡和来办这件事的。”

“难！人家预备闹教案了，存心耍赖，恐怕你弄他不过。”

“他不能不讲道理吧？”

悟心沉吟了一会说道：“你先去试试看。谈不拢再说。”

看这情形，悟心似乎可以帮得上忙，古应春心便宽了，向雷桂卿说：“我们明天一早进城，谈得好最好，如果他不上路，我们回来再商量。”

“好！”悟心接口，“今天老佛婆不在庵里，明天我叫她好好弄几样素菜，请雷先生。”

话虽如此，由小玉下厨整治的一顿素斋，亦颇精致入味，加以有自酿的百果酒，色香俱佳，雷桂卿陶然引杯，兴致极好。古应春怕他失态，不让他多喝，匆匆吃完，告辞回船。

到了第二天清晨，正待解缆进城时，只见两乘小轿，在跳板前面停住，轿中出来两个书生，仔细看时，才知是悟心跟小玉。

由于她们是易装而来的，自以不公然招呼为宜，古应春只担心她们穿了内里塞满棉花的靴子，步履维艰，通过晃荡起伏的跳板会出事，所以亲自帮着船夫，把住伸到岸上，作为扶手之用的竹篙，同时不断警告：“慢慢走，慢慢走，把稳了！”

等她们师徒战战兢兢地上了船，迎入舱中，古应春方始问道：“你们也要进城？”

“对！”悟心流波四转，“这只船真漂亮，坐一回也是福气。小玉，你把纱窗帘拉起来。”

船窗有两层窗帘，一层是白色带花纹的外国纱，一层是紫红丝绒，拉起纱帘，舱中仍很明亮，但岸上及别的船却看不清舱中的情形了。

于是悟心将那顶帽后缀着一条假辫子的青缎质皮帽摘了下来，头晃了两下，原来藏在帽中的长发便都披散下来，然后坐了下来，脱去靴子，轻轻捏着脚趾。

这样的行径，不给予人以风流放诞的感觉。古应春不以为奇，雷桂卿却是初见，心中不免兴起若干绮想。

“你知道我进城去做甚？”悟心问说。

“我也正要问你这话。”古应春答说，“看你要到哪里，我叫船老大先送你。”

“我哪里也不去。等下，我在船上等你们。”悟心答说，“你们跟赵宝禄谈妥当了最好。不然，我替你们找个朋友。”

原来是特为来帮忙的，雷桂卿越发觉得悟心不同凡俗，不由得说道：“悟心师太，你一个出家人，这样子热心，真是难得。”

“我也不算出家人。就算出了家，人情世故总还是一样的。”

“是，是。”雷桂卿合十说道，“我佛慈悲！”

那样子有点滑稽，大家都笑了。

说笑过了，古应春问道：“你要替我找个怎么样的朋友？”

“还不一定。看哪个朋友对你们有用，我就去找哪个。”

此言一出，不但雷桂卿，连古应春亦不免惊奇，看来悟心交游广阔，而且神通广大。但这份关系是如何来的呢？

雷桂卿心里也存着同样的疑问，只是不便出口，悟心却很大方，从他们脸上，看到他们心里，笑笑说道：“你们一定在奇怪，我又不是湖州人，何以会认识各式各样的人？说穿了，不足为奇，我认识好些太太，都跟我很谈得来，连带也就认识她们的老爷了。”

“喔，我倒想起来了。”古应春问，“昨天你就是到黄太太那里去了？”

“是啊。”悟心答说，“这黄老爷或许就能够帮你的忙。这黄老爷是——”

这黄老爷单名一个毅字，是个候补知县，派了在湖州收竹木税的差使。同治初年曾国藩派遣幼童赴美时，他是随行照料的庶务，在美国住过半年，亦算深通洋务，所以湖州府遇到有跟洋人打交道的事，不管知府还是知县都要找他，在湖州城里亦算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

“那太好了。”古应春很高兴地说，“既然替湖州府帮忙办洋务，教会里的情形一定熟悉，赵宝禄不能不买他的账。悟心，你这个忙帮得大了。”

到了湖州城里，问清楚赵宝禄的教堂在何处，就在附近挑个清静之处泊舟。古应春与雷桂卿带着一个跟班上岸，悟心在船上等，她带来一个食盒，现成的素菜，在船上热一下便可食用。正整治好了尚未动箸，不道古应春一行已经回船了。

“怎么这么快？”

“事情很顺利。不过太顺利了。”

“这是怎么说？”悟心又说，“我总当你们办完事下馆子，我管我自己吃饭了，现在看样子，你们也还没有吃，要不要先将就将就？”

“我们也还有点船菜，不必再上岸了。我要把经过情形告诉你，看有什么法子，不让赵宝禄耍花样。”

原来古应春到得教堂，见到赵宝禄，道明来意，原以为他必有一番支吾，哪知他绝口否认有任何耍赖的企图。

“做人要讲信用，对洋人尤其重要，我吃了多年的教，当然很明白这层道理。两位请放心，我收了怡和洋行的定洋，丝也定好了，到时候大家照约行事，决无差错。”

“可是，”古应春探询似的说，“听说赵先生跟教友之间，有些瓜葛？”

“什么瓜葛？”赵宝禄不待古应春回答，自己又说，“无非说我逼教友捐献。那要自愿，他不肯我不好抢他的，总而言之，到时候如果出了差错，两位再来问我。现在时候还早。”

明知道他是敷衍，也明知他将来会耍赖，但却什么劲都用不上，直叫无可奈何。古应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所以神色之间，颇为沮丧。

“你不要烦恼！”悟心劝慰着说，“一定有办法，你先吃完了饭再说。”

古应春胃口不开，但经不住悟心殷殷相劝，便拿茶泡了饭，就着悟心带来的麻辣油焖笋，匆匆吞了一碗，雷桂卿吃得也不多，两个都搁下筷子，看悟心捏着三宝镶乌木筷，慢慢在饭中拣稗子，拣好半天才吃一口。

“这米不好，是船老大在这里买的。”古应春歉意地说，“早知道，自己带米来了。”

悟心也省悟了，“对不起，对不起。”她说，“我吃得慢，两位不必陪我，请宽坐用茶。”

雷桂卿却舍不得走，尤其是悟心垂着眼皮注视碗中时，是个恣意贪看的好机会，所以接口说道：“不要紧，不要紧，你尽管慢用。”

悟心嫣然一笑，对她的饭不再多挑剔，吃得就快了。

等小玉来收拾了桌子，水也开了，沏上一壶茶来，扑鼻一股杏子香，雷桂卿少不得又要动问了。

“那没有什么诀窍。”悟心答说，“挑没有熟的杏子，摘下来拿皮纸包好，放在茶叶罐里，隔两天便有香味了。不但杏子，别的果子，也可以如法炮制。”

“悟心师太，”雷桂卿笑道，“你真会享清福。”

悟心笑笑不做声，转脸问古应春：“你的心事想得怎么样了？”

古应春确是在想心事，他带着藩司衙门的公文，可以去看湖州知府，请求协助，但如传了赵宝禄到案，他仍旧是这套说法，那就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落一个仗势欺人的名声，太划不来了。

等他说了心事，悟心把脸又转了过去，“雷先生，要托你办件事。”

“是，是。”雷桂卿一迭连声地答应，“你说，你说。”

“我写个地址，请你去找一位杨师爷，见了面，说我请他来一趟，有事求他。”悟心又加了一句，“他是乌程县的刑名师爷。”

做州县官，至少要请两个幕友，一个管刑名、一个管钱谷，权柄极大。请乌程县的刑名师爷来料理此案，不怕赵宝禄不就范。雷桂卿很高兴地说：“悟心师太，你真有办法！把这位杨师爷请了来对付赵宝禄，比什么都管用。”

“也不见得。等请来了再商量。”

于是悟心口述地址，请古应春写了下来，船老大上岸雇来一顶轿子，将欣欣然的雷桂卿抬走了。

“你要不要去睡个午觉？”悟心说道，“雷先生要好半天才会回来。”

“怎么？那杨师爷住得很远，是不是？”

“不但住得远，而且要去两个地方。”

“为什么？”

悟心诡秘地一笑说道：“这位雷先生，心思有点歪，我要他吃点小苦头。”

“什么苦头？”古应春有点不安，“是我的朋友，弄得他惨兮兮，他会骂我。”

“他根本不会晓得，是我故意罚他。”

原来这杨师爷住在县衙门，但另外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私下接头讼事之用，为了避人耳目，房子租在很荒僻的地方，又因为荒僻之故，养了一条很凶的狗。雷桂卿找上门去，一定会扑空，而且会受惊。

“怎么会扑空呢？”悟心解释，“除非杨师爷自己关照，约在那里见面，不然，他就是在那里，下人也会说不在，有事到衙门去接头。”

“扑空倒在其次，让狗咬了怎么办？”

“不会！那条狗是教好了的，来势汹汹把人吓走了就好，从不咬人。”

听这一说，古应春才放下心来，他知道悟心有午睡的习惯，便即说道：“我倒不困，你去打个中觉。”

“好！”悟心问说，“哪张是你的铺？”

“跟我来。”

后舱一张大铺，中间用红木榻子隔成两个铺位，上铺洋式床垫，软硬适度，悟心用手掀一掀床垫，又看一看周围的陈设，不由得赞叹，“财神家的东西，到底不同。”

“这面是我的铺。”古应春指着右面说，“你睡吧，我在外面。有事拉这根绳子。”

悟心将一根红弦绳一拉，前舱的银铃琅琅作响，小玉恰好进前舱，闻声寻来，一看亦有惊异之色。

“真讲究！”小玉抚摸着红木榻子说，“是可以移动的。”

“索性把它推了过去。”古应春说，“一个人睡也宽敞些。”

小玉便依言将红木榻子推到一边。古应春也退了出去，在中舱喝茶闲眺，心里在盘算，杨师爷来了，如果谈得顺利，还来得及回庵，倘或需要从长计议，是回庵去谈呢？还是一直谈下去，夜深了上岸觅客栈投宿，让悟心师徒住在船上。

转念未定，听得帘挂钩响动，是小玉出来了，“古老爷，”她说，“你请进去吧，我师父有事情商量。”

到得后舱，只见悟心在他的铺位上和衣侧卧，身上半盖着一条绣花丝被，长发纷披，遮盖了大半个枕头，一手支颐，袖子褪落到肘弯，奇南香手串的香味，越发馥郁了。

“你有事？”古应春在这一面铺前的一张红木骨牌凳上坐了下来。

“杨师爷很晚才回来。”悟心说道，“恐怕要留他吃饭，似乎要预备预备。”

“菜倒是有。”古应春说，“船家一早就上岸去买了菜，只以为中午是在城里吃了，你又带了素菜来，所以没有弄出来。你闻！”

悟心闻到了，是火腿炖鸡的香味，“你引我动凡心了。”她笑着又说，“酒呢？”

“那更是现成，一坛花雕是上船以后才开的。我还有白葡萄酒，你也可以喝。”古应春又说，“倒是有件事得早早预备，今晚上你跟小玉睡在船上，我跟雷桂卿住客栈，得早一点去定妥当了它。”

“不！”悟心说道，“睡在船上不妥当，我还是回庵，不过船家多吃一趟辛苦。”

“那没有什么。好了，说妥当了，你睡吧！”

“我还不困，陪我谈谈。”说着，悟心拍拍空铺位，示意他睡下来。

古应春有些踌躇，但终于决定考验自己的定力，在雷桂卿的铺位横倒，脸对脸不到一尺的距离。

“古太太的病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还是那样子。总归是带病延年了。”

“那么，你呢？”悟心幽幽地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也不方便。”

古应春想把瑞香的事告诉她，转念一想，这一来悟心一定寻根究底，追问不休，不如不提为妙。

“也没有什么不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什么事都好省，这件事省不得，除非——”悟心忽然笑了起来。

这一笑实在诡秘，古应春忍不住问：“话说半句，无缘无故发笑，是什么花样？除非什么？”

“除非你也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那件事才可以省，不然是省不了的。”

“这话也没有啥好笑啊！”

“我笑是笑我自己。”

“在谈我，何以忽然笑你自己。”古应春口滑，想不说的话，还是说了，“总与我有关吧？”

“不错，与你有关。我在想，你如果出家做了和尚，不晓得是怎么个样子？想想就好笑了。”

“我要出家，也做头陀，同你一样。”

“啥叫头陀？”

“亏你还算出家，连头陀都不懂。”古应春答说，“出家而没有剃发，带发修行的叫做头陀，岂不是跟你一样。”

“喔，我懂了，就是满头乱七八糟的头发，弄个铜环，把它箍住，像武松的那种打扮？”

“就是。”

“那叫‘行者’！不叫头陀，我那里有本《释氏要贤》说得清清楚楚。”

原来她是懂的，有意相谑，这正是悟心的本性，古应春苦笑着叹了口气，无话可说。

“应春，我倒真希望你是出家的行者。”

“为什么？”

“那一来，你不是一个人了吗？”

古应春心一跳，故意问说：“一个人又怎么样了呢？”

“你不懂？”

“我真不懂。”

“不跟你说了。”悟心突然一翻身，背着古应春。

古应春心想，这就是考验自己定力的时候了，心猿意马地几次想伸手去扳她的身子，却始终迟疑不定。

终于忍不住要伸手了，而且手已快碰到悟心的身子了，突然听得扑通一声，是重物落水的声音，古应春一惊缩手，随即听见有人大喊：“有人掉到河里去了！”

悟心也吓得坐了起来，推着古应春说：“你去看看。”

等他出去一看，失足落水的一个半大孩子，已经被救了起来，是一场虚惊。

回到后舱，略说经过，只见悟心眼神湛然，脸色恬静，从容说道：“刚才‘扑通’那一声，好比当头棒喝。”

绮念全消的古应春，亦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当悟心“面壁”而卧时，居然亦跟他一样意马心猿，却使他感到意外。

“我在想一个人能不做坏事，也要看看运气。”悟心一翻身拉开丝绒窗帘，指着透过纱窗，影绰绰看得到的一座贞节牌坊说，“我不相信守寡守了几十年的人，真正是自始至终，冰清玉洁，没有动过不正经的念头，不过没有机会，或者临时有什么意外，打断了‘好事’而已。如果因为这样子，自己就以为怎样了不起，依我说，是问心有愧的。”

这番话说得古应春自惭不如，笑笑答道：“你睡吧！我不陪你‘参禅’了。”

雷桂卿直到黄昏日落，方始回船，样子显得有些狼狈，一双靴子溅了许多烂泥，古应春心知其故，也有些好笑，但不敢现于形色，只是慰劳地说：“辛苦，辛苦。”

“还好，还好！”雷桂卿举起脚说，“路好难走，下了轿，过一顶独木桥，又是一段烂泥路，好不容易找到那里，说杨师爷在县衙门。”

“那么，你又到县衙门？”

“当然。”雷桂卿说，“还好，这一回没有扑空。人倒很客气，问我悟心是不是有什么事找他？我说，请你来了就知道了。他说还有件公事，料理完了就来。大概也快了。”

正在谈着，悟心翩然出现，脸上刚睡醒的红晕犹在，星眼微伤，别具一种媚态。雷桂卿一看，神情又不同了。

“交差，交差。”他很起劲地，但却有些埋怨地，“悟心师太，你应该早告诉我，杨家有条大狗——”

“怎么？”悟心装得吃惊地，“你让狗咬了？”

“咬倒没有咬，不过性命吓掉半条。”雷桂卿面有余悸，指手画脚地说，“我正在叫门，忽然发现后面好像有两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回头一看，乖乖，好大一条狗，拖长了舌头，朝我喘气。这一吓，真正魂灵要出窍了。”

“唷，唷，对不起，对不起！”悟心满脸歉意，“我是晓得他家有条狗，不晓得这么厉害。后来呢？”

“后来赶出来一个人，不住口跟我道歉。问我吓到了没有？我只好装‘大好佬’，我说：没有什么，我从前养过一条狗，比你们的狗还大。”

“好！”古应春大笑，“这牛吹得好。”

悟心也笑得伏在桌上，抬不起头来，雷桂卿颇为得意，觉得受一场虚惊，能替他们带来一场欢乐，也还值得。

“你看！”他指着远远而来的一顶轿子，“大概杨师爷来了。”

果然，轿子停了下来，一个跟班正在打听时，雷桂卿出舱走到船头上去答话。

“是不是杨师爷？”

于是杨师爷下轿，古应春亦到船头上去迎接，进入舱内，由悟心正式引见。那杨师爷

是绍兴人，年纪不大，只有三十四五岁，不过绍兴师爷一向古貌古心，显得很老成的样子，所以骤看竟似半百老翁了。

彼此请教名字，那杨师爷号叫莲坡，古应春便以“莲翁”相称，寒暄了一会，悟心说道：“你们喝酒吧！一面喝，一面谈。”

于是摆设杯盘，请杨莲坡上坐，悟心不上桌，坐在一旁相陪。

话题当然也要她开头，“老杨！”她说，“雷老爷我是初识，应春是多年的熟人，他有事请你帮忙。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晓得。”杨莲坡答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就不说，我也要尽心尽力，交个朋友。”

“多谢、多谢！”古应春敬了一杯酒，细谈此行的来意，以及跟赵宝禄见面的经过。

杨莲坡喝着酒，静静听完，开口问道：“应翁现在打算怎么办？”

“这要问你啊！”悟心在一旁插嘴，“人家无非要有个着落。”

“所谓着落有两种，一是将来要他依约行事；一是现在就有个了断。不知道应翁要哪一样？”

“这个人很难弄，将来一定会有麻烦，不如现在就来个了断。”古应春说，“此刻要他退钱，不知道办得到，办不到？”

“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如果他钱已经用掉了，想退也没法子。”

这是实话，不过古应春亦并不是要赵宝禄即时退钱不可，怡和洋行那方面，只要将与赵宝禄所订的契约转过来，胡雪岩已承诺先如数退款，但将来要有保障，赵宝禄有丝交丝，无丝退还定洋。只是要如何才有保障，他就知道了。

“最麻烦的是，他手里有好些做丝人家写给他的收据，一个说付过钱了，一个说没有收到，打起官司来，似乎对赵宝禄有利。”

“不然。”杨师爷说，“打官司一个对一个，当然重在证据，就是上了当，也只好怪自己不好。如果赵宝禄成了众矢之的，众口一词说他骗人，那时候情形就不同了。不过上当的人，官司要早打，现在就要递状子进来。”

“你也是。”悟心插嘴说道，“这是啥辰光，家家户户都在服侍蚕宝宝！哪里来的工夫打官司？”

杨师爷沉吟了一会说道：“办法是有，不过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都要走到。赵宝禄有没有‘牙帖’？”

交易的介绍人，古称“驢侏”，后汉与四夷通商，在边境设立“互市”，到唐朝，“互市”扩大，且由边境延伸到长安，特设“互市监”，掌理其事。“互市”中有些“互郎”，即是“驢侏”，互市之物，敦贵孰贱，孰重孰轻，只凭他一句话，因而得以操纵其间，是个很容易发财的行业，不过第一，须通番语，第二，要跟互市监拉得上关系。所以胡人当互郎的很多，如安禄山就是。不过胡人写汉字，笔画不真切，互字不知如何写成“牙”字，以讹传讹，称为“牙郎”，后世简称为“牙”，一个字叫起来不便，就加一个字，名之为“牙行”。

“牙行”是没本钱生意，黑道中人手里握一杆秤，在他的地盘上强买强卖，两面抽佣，甚至于右手买进、左手卖出，大“戴帽子”。所以有句南北通行的谚语：“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车夫、船老大、店小二、脚夫，无非欺侮过往的陌生旅客，只有牙行欺侮的不是旅客而是本地人。

当然也有适应需要，为买卖双方促成交易、收取定额佣金的正式牙行，那要官府立案，取得户部或者本省藩司衙门所发的执照，称为“牙帖”，方能从事这个行当。赵宝禄不过凭借教会势力，私下在做牙行，古应春推测他是不可能领有牙帖的。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有。”杨师爷说，“怡和洋行想要有保障，要写个禀帖来。县衙门把赵宝禄传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好，叫他拿牙帖出来看看。没有牙帖，先就罚他。”

“罚过以后呢？”

“要他具结，将来照约行事。”杨师爷说，“这是怡和跟他的事，将来要打官司，怡和一定赢。”

“赢是赢了，就是留下刚才所说的，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他如果既交不出丝，又还不出定洋，莫非封他的教堂？”

“虽不能封他的教堂，可以要他交保。那时如果受骗上当的人，进状子告他，就可以办他个‘诈伪取财’的罪名。”杨师爷又说，“总而言之，办法有的是。不过‘凡事预则

立’，刑名上有所谓‘抢原告’，就是要抢先一步，防患未然。你老兄照我的话去做，先叫怡和洋行写禀帖来，这是最要紧的一着。”

“是，是！多承指点，以后还要请多帮忙。”

正事谈得告一段落，酒也差不多了。杨师爷知道悟心还要赶回庵去，所以不耽误她的工夫，吃完饭立即告辞，古应春包了个大红包犒赏他的仆从，看着杨师爷上了轿，吩咐解缆回南浔。

归寝已是三更时分，雷桂卿头一着枕，突然猛吸鼻子，发出“嗤、嗤”的响声，古应春不由得诧异。

“怎么？”他问，“有什么不对？”

“我枕头上有气味。”

“气味？”古应春更觉不解，“什么气味？”

“是香气。”雷桂卿说，“好像悟心头发上的香气。你没有闻见？”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

古应春心想，这件事实在奇怪，悟心并没有用他的枕头，何以会沾染香味？这样想着，不免侧脸去看，一看看出蹊跷来了。雷桂卿的枕头上，有一根长长的青丝，可以断定是悟心的头发，然则她真的用过雷桂卿的枕头？

“不对！”雷桂卿突然又喊，“这不是我的枕头，是你的。”他仰起身子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对鸳鸯枕，你的绣的花样是鸳，我的是鸯，现在换过了。”

古应春恍然大悟，点点头说：“不错，换过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个换的？”

“莫非是悟心？”

“不错，一定是她。她有打中觉的习惯，原来睡的是我的枕头，现在换到你那里了。”

“这——”雷桂卿惊喜交集地，“这，这是啥意思？”说着将脸伏下去，细嗅枕上的香气。

古应春本来不想“杀风景”，见此光景不能不扫他的兴了，“‘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桂卿，”他说，“你要想一想，两样资格，你有一样没有？”

“我不懂你的意思。”

古应春的意思是说，除非雷桂卿觉得在年轻英俊，或者博学多才这两个条件占有一个，就难望获得悟心的青睐。而悟心一向好恶作剧，他去请杨师爷所吃的苦头，就是悟心对他的轻佻所予的惩罚。如今将留有香泽的枕头换给他，是一个陷阱，也是一种考验，雷桂卿倘或再动绮念，后面就还有苦头吃。

雷桂卿倒抽一口冷气，对悟心的感觉当然受过了，不过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古应春所说的话，到底不及他脑中“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印象来得深刻，所以仍为枕上那种非兰非麝，似有似无的香味，搅得大半夜六神不安。

第二天醒来，已是阳光耀眼，看表上是九点钟，比平时起身，起码晚了两个钟头，出舱一看，古应春静静地在看书喝茶。

“昨晚上失眠了？”他问。

雷桂卿不好意思地笑一笑，顾而言他地问：“我们怎么办？”

“你先洗脸。”古应春说，“悟心一早派人来请我们去吃点心，我在等你。”

雷桂卿有点迟疑，很想不去，但似乎显得心存芥蒂，气量太小，又怕自己沉不住气，脸上现出悻悻之色，因而不置可否，慢慢地漱洗完了，只见小玉又来催请了。

那就容不得他再多作考虑，相将上岸，到了莲池精舍，仍旧在悟心禅房中的东间坐落，那只小哈巴狗只往雷桂卿身上扑，他把它抱了起来，居然不吠不动，乖乖地躺在他怀里。

“它倒跟你投缘。”

雷桂卿抬头一看，悟心含笑站在门口，哈巴狗看见主人，从雷桂卿身上跳了下来，转入悟心怀中，用舌头去舐主人的脸。

“不要闹！”悟心将狗放了下来，“到外面去玩。”

狗通人性，响着颈下的小金铃，摇摇摆摆地往外走去，雷桂卿笑道：“这只狗真好

玩。”

“你喜欢，送了给你好不好？”

雷桂卿大感意外，不知道她这话是真是假，更不知道她说这话的用意，由于存着戒心之故，就算她是真话，他亦不敢领受这份好意。

“谢谢，谢谢！君子不夺人之所好。”

“我是真的要送你。”

“真的我也不敢领。”雷桂卿说，“而且狗也对你有感情了。”

这时点心已经端出来，有甜有咸，颇为丰盛。一直未曾开口的古应春便说：“悟心，我想赶回去办事，中午的素斋，下次来叨扰。好在吃这顿点心，中饭也可以不必吃了。”

“喔，”悟心问道，“你总还要回来，哪一天？”

这就问到古应春为难之处了。原来他在来到湖州之前就筹划好了的，在湖州的交涉办得有了眉目，未了事宜由雷桂卿接下来办，以便他能脱身赶到上海，安排迎接左宗棠出巡。如今照原定计划，应该由雷桂卿在怡和洋行与杨师爷之间任联络之责，可是这一来少不得还是要托悟心居间，他怕雷桂卿绮念未断，与悟心之间发生纠纷，因而不知如何回答。

“咦！”悟心问道，“你怎么不开口？”

“我在想。”

“怎么到这时候你才来想？”

这样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得古应春有些发窘，只好再想话来搪塞。

“这件事很麻烦，我要跟桂卿回去以后，跟怡和商量以后再说。”

“依我说也不必这么费事。”

“你有什么好办法？”

“依我说，你回去办怡和洋行的禀帖，雷老爷不妨留下来，‘蚕禁’马上要过了，做

丝虽忙，说几句话的工夫总有，哪个收了赵宝禄多少定洋，大家算算清楚，说说明白，如果要进状子告赵宝禄，里面有杨师爷，外面有雷老爷，事情就好办了。”悟心又说，“这是昨天晚上我跟小玉商量出来的办法。她有好几家亲戚，我也有几个熟人都跟赵宝禄有纠葛，难得你们替怡和来出面，大家是一条线上的。”

这个意外的变化，不但古应春想不到，雷桂卿更感意外，心里有好些话要说，但照理应该由古应春先表示意见，所以默然等待。

古应春是完全赞成悟心的办法，但先要说好一个条件，“不错，内有杨师爷，外有雷老爷。”他说，“不过，你也不要忘记，中有悟心师太，都要靠你联络。”

“那当然。”

“你怎么联络法？”古应春说，“雷老爷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再遇到那么一条吓坏人的狗，不是生意经。”

“不会了。”悟心答说，“我保险不会再遇到。”说罢嫣然一笑。

这一笑又让雷桂卿神魂飘荡了，不过这一回古应春却不再担心，他担心的是悟心会出花样，既然她如此保证，而且要靠雷桂卿办事，也不敢再恶作剧。至于雷桂卿这面，已经对他下过警告，倘或执迷不悟，那是他自己的事。

转念到此，便向雷桂卿笑道：“这一来我也放心了。你虽不是曹植、韩寿，不过做了鲁仲连，反而更吃香了。”

悟心不知道他为雷桂卿讲过“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两句诗的典故，便叩问说：“你在打什么哑谜？”

“不错，是个哑谜，你要想知道，等我不在的时候，你问他好了。”

悟心这下大致可以猜到了，这个哑谜与她有关。此时当然不必再问，一笑置之。

“我们谈谈正事。”古应春说，“悟心，我准定照你的办法，今天吃过中饭，我就回杭州，桂卿一半帮你们的忙，照应他的责任，都在你身上。”

“那当然。我庵里不便住，我另外替雷老爷找个好地方借住，一定称心如意。”

刚谈到这里，小玉来报，说船老大带了个陌生人来觅古应春。此刻人在大殿上，请去

相见。

出去一看，才知道是胡雪岩特遣的急足来投信。信上说，左宗棠已自江宁起程，一路视察防务、水利，在镇江、常州、苏州都将逗留，大概十天以后，可到上海，在杭州所谈之事，希望古应春即速办理，可由湖州径赴上海，省事得多。

这一来，计划就要重新安排了，古应春吩咐来人回船待命，随即拿着信报找悟心与雷桂卿去商量。

“左大人出巡到上海，胡大先生要替他摆摆威风，这件事我要赶紧到上海托洋人去办。桂卿，我看，你要先回一趟杭州，把情形跟胡先生说清楚了再回来。”

“怡和的禀帖呢？”雷桂卿问，“你在上海办妥了，不如直接寄湖州，似乎比寄到杭州多一个周折来得妥当。”

“好！湖州寄到哪里，是——”

古应春的话犹未完，悟心抢着说道：“寄给杨师爷，请他代呈好了。”

“可是信里说些什么，桂卿不知道啊！”

“杨师爷知道，莫非不能问他。你如果再不放心，抄个底子寄我这里转，也可以。不过，光寄封信，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吧？”

“你说，你说！你要啥，我给你寄了来。”

“敲你一个小竹杠，到洋行里买一包洋糖给我寄来。”

“还有呢？”

“就这一样。”

“好了。我知道了。”古应春对雷桂卿说，“你坐一会，我回船去写了信再来。”

“何必回船上去写？我这里莫非连纸墨笔砚都没有？”说着，悟心抬一抬手，将古应春带到后轩，是她抄经做功课的所在。

“到上海往东走，回杭州往南走，船你坐了回去。”古应春向悟心说道，“能不能请你派人打听一下，往上海的船是啥辰光有？”

“每天都有。几点钟开，我就不晓得了。我去问。”

等悟心一走，古应春向雷桂卿笑道：“这是意外的机缘。悟心似乎有还俗的意思，你断弦也有两年了，好自为之。”雷桂卿笑笑不做声，不过看得出来，心里非常高兴。

“我只劝你一句，要顺其自然，千万不可心急，更不可强求。”

“我明白，你放心好了。”

恭迎左帅

胡雪岩替老母做过了生日，第二天就赶往上海，那是在古应春回家的第六天。

一到当然先去看七姑奶奶，絮絮不断地谈了好久，直到吃晚饭时，才能谈正事：“左大人已经到苏州了，预定后天到上海，小爷叔来得正是时候。”

“他来了当然住天后宫。转运局是一定要来的，你看应该怎么接待？”

“左大人算是自己人，来看转运局是视察属下，我看不必弄得太客气，倒好像疏远了。”

“太客气虽不必，让他高兴高兴是一定要的。”胡雪岩说，“我想挑个日子，请他吃饭，陪客除了我们自己官面上的人以外，能不能把洋人的总领事、司令官都请来。”

“这要先说好。照道理，请他们没有不来的道理。”古应春又说，“放礼炮的事，已经谈妥当了，不过，日子不晓得哪一天。”

“何不到道台衙门去问一问？”

古应春不做声，胡雪岩看出其中别有蹊跷，便即追问是怎么回事？

“‘排单’是早已来了，哪天到，哪天看哪个地方，哪天什么人请客，都规定好了，就是我们转运局去要排单，推说没有。”

胡雪岩不由得生气，“他们是什么意思呢？”他问，“我们转运局一向也敬重他们的。明天我倒要去看看邵小村，听他怎么跟我说。”

古应春始而默然，继而低声说道：“小爷叔，你不要动意气。我听到一个说法，不晓得是真是假。据说李合肥已经派人通知邵小村，关照他跟盛杏荪联络，不许左湘阴的势力伸到上海。有人在邵小村面前献计，说左湘阴容易对付，就是胡某人不大好惹。要防左，先要防胡。”

胡雪岩听完，不大在意这话，“他们防我也不止今天一天了。”他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不必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

看他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古应春不免兴起一种隐忧，但此时不便再多说什么，自己私下打了一个主意，要为胡雪岩作耳目，多方注意李鸿章与左宗棠在两江明争暗斗，倘或有牵涉及于胡雪岩的可能时，更要预先防备，弭祸于无形。

由于古应春的极力活动，同时也由于左宗棠本身的威望，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工部局，以及各国驻沪海军，都以很隆重的礼节致敬，经过租界时，派出巡捕站岗、仪队前导，尤其是出吴淞口阅兵时，黄浦江上的各国兵舰，都升起大清朝的黄龙旗，鸣放十三响礼炮，声彻云霄，震动了整个上海，都知道左宗棠到上海来了。

行馆设在天后宫，上海道邵友濂率领松江知府及所属各县庭参，接着是江海关税务司及工部局的董事拜会，在上海的文武官员谒见。然后是邵友濂联合在上海有差使的道员，包括胡雪岩、盛宣怀在内，“恭宴爵相”，散席时，已经起更了。

胡雪岩与古应春当然留在最后，“大人今天很累了，”胡雪岩说，“请早早安置，再来请安。”

“不、不！”左宗棠摇着手说，“我明天看了制造局，后天就回江宁了。有好些事情跟你谈谈，不忙走。”

胡雪岩原是门面话，既然左宗棠精神很好，愿意留他相谈，自是求之不得，答应一声，坐了下来。

“陆防、海防争了半天，临到头来，还是由我来办，真是造化弄人。”说罢，左宗棠仰空大笑，声震屋瓦。

这一笑只有胡雪岩明白，是笑李鸿章。原来同治十一年五月，俄国见新疆回乱，有机可乘，出兵伊犁。十三年三月，日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派军入侵台湾，一时陆防、海防，相继告警，因而出现了陆防与海防孰重的争论，相争两方的主角，正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

左宗棠经营西北，李鸿章指挥北洋，各有所司，亦各有所持，朝廷认为兹事体大，命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其时湖南巡抚王文韶，正好回杭州扫墓，胡雪岩便问他：“赞成陆防，还是海防？”

王文韶反问一句：“你看呢？”

“你当湖南巡抚，自然应该帮湖南人讲话。”

“不错。为政不得罪巨室。”王文韶说，“我为这件事，一直踌躇不决，现在听老兄一句话，算是定了主意。李大先生的交情，暂时要搁一搁了。”

原来王文韶跟李鸿章的关系很深，为了在湖南做官顺利，王文韶决定赞成陆防，复奏说道：“江海两防，及宜筹备，然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关键则在西陲军务，俄人据我伊犁，强有久假不归之势，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就因为这个奏折，使得陆防论占了上风。不久同治驾崩，争端暂息。光绪元年，争议复起，慈禧太后命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海防事宜。李鸿章上折请罢西征，左宗棠当然反对，最后是由于文祥的支持，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显然的，海防论又落了下风。

不过陆防之议，实际上是由伊犁事件而来，及至曾纪泽使俄，解决了中俄纠纷，陆防论就不再有人提起。到得左宗棠西征收功，内召入军机，不久又外放两江，李鸿章旧事重提，这回大获全胜，海防的计划，朝廷完全同意，首先要办的是三件事，一是在营口设营，编练新式海军；二是筹款续造“钢面铁甲”兵轮，招商局原应归还的官款，暂缓归还，拨作购铁甲船之用；三是南北洋各紧要海口修船坞，修炮台，同时并举。

哪知正在干得如火如荼之时，李太夫人病歿汉口，李鸿章丁忧回籍，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督，筹设海防一事，便暂时搁下来了。

“海防，北洋可管，南洋又何尝不可管，而且经费大部分出在两江，南洋来管，更觉名正言顺。我现在想先从船坞、炮台这两件事着手。已经派人去邀彭宫保了，我要赶回江宁，就因为他从长江上游巡阅下来，日内可到江宁，客临主不在，未免失礼。”左宗棠一

口气说到这里，突然叫一声，“雪岩！”

“大人有什么吩咐？”

“福克在不在上海？”

“在。”胡雪岩答说，“他本来要回国了，因为听说大人巡视上海，特为迟一班轮船走。明天一定会来见大人。”

“喔，他回德国以后，还来不来？”

“来，来。”

“那好。正好趁他回国之便，我们再商量商量，看有什么新出的利器，托他采办。”

胡雪岩正待回答，只见一名戈什哈掀帘而入，手里持着一个卷夹，走到左宗棠面前，一言不发，只将卷夹打了开来，里面有张纸，左宗棠拿起来看完，随手便递了给胡雪岩。

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密电的译文，“申局探呈左爵相，（亨密）沅帅督粤，即明发。”署名是一个“云”字，胡雪岩知道，是徐用仪发来的密电。

这“沅帅”当然是指号沅甫的曾国荃，胡雪岩笑道：“两广是好地方。曾九帅这回不会像去年那样，陕甘总督当不到半年，就因为太苦而一定要求去了。”

左宗棠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徐徐说道：“叫曾老九到两广，可见张振仙是不会回任，要真除直督了。雪岩，我要乘此机会，大加整顿，南洋的归南洋，北洋的归北洋，把李少荃那只看不见的‘三只手’消除出去。”

“是。”胡雪岩心想李鸿章在南洋的势力，已有根深蒂固之势，要清除不容易，但真的办到了，将来另有一番局面，这件事值得出一番大气力。

“明天我去看制造局，你最好跟我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可以改良的地方。”

“是。我明天一早来伺候。”

辞出行辕，不过九点多钟，十里洋场正是热闹的时候，上车时，古应春的车夫悄悄说道：“老爷，七小姐那里的约会今天。”

“你倒比我记得还清楚。”古应春说道，“是不是七小姐特为关照，要你到时候提醒我？”

那车夫笑嘻嘻地不做声，只扬鞭驱车，往南而去。

“七小姐是哪个？”胡雪岩问。

“爱月楼老七。”古应春答说，“刚从苏州来的。”

“人长得怎么样？”

“不过大方而已。应酬功夫可是一等。”

“看样子不止于应酬功夫。”胡雪岩笑道，“扎客人的功夫也是一等。”

“小爷叔看了就知道了。”

转眼之间，马车在宝善街兆荣里停了下来，爱月楼老七家就在进弄堂右首第二家，相帮高喊一声：“后厢房。”即时便有一名娘姨迎了出来。

古胡二人便站在天井中等，只见那名娘姨插了满头红花，擦一脸白粉，丑而且怪，真是所谓鸪盘茶，但开出口来，那一口娇滴滴的吴侬软语，恰如十七八女郎，这就是苏州人所说的“隔壁西施”！

“喔唷，古老爷，耐那哼故歇才来介？七小姐等是等得来。”及至发现胡雪岩，越发大惊小怪，“喔唷唷唷，难末事体大格哉！啥叫财神老爷还请得来哉介？”

她这一喊不打紧，楼上纷纷开窗，探出好几张俊俏面庞，往天井中探望，其中有一个大声喊道：“胡老爷，胡老爷，耐阿记得我介？奴是湘云老四，晏歇到倪搭来坐。”

胡雪岩涉历花丛，阅人甚多，记不得有这么一个湘云老四，只连声答应：“好！好！”

当下随着娘姨上楼，只见后厢房门口，有个花信年华的女子，打起门帘，含笑等待，等一进门，古应春说道：“老七，你大概没有见过胡老爷？”

“啥叫麴见过歇？奴见过格。”说着敛衽见礼，口中说道，“胡老爷，耐发福哉。”

“喔，”胡雪岩问道，“七小姐，我们在哪里见过？”

“山塘嘅！是大前年年脚边浪格事体哉。格日子是勒抚台格大少爷请客。胡老爷还转过奴一个局，耐末贵人多忘事，奴是一直记好勤心里浪问。”说着，便上前来替胡雪岩解钮扣，卸马褂。

胡雪岩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记起有这么一回事，那年年底路过苏州，江苏巡抚勒方锜的长子，在上海便是稔友，特地在虎丘一家书寓中请客，仿佛是在席间转过局，面貌依稀，但名字却记不起，但绝不是三个字。

“那时候你不叫爱月楼吧？”

“伊个辰光叫惜芳。”

“怪不得了。”胡雪岩笑笑寒暄，“这几年还好吧？”

“为仔好嘞，混到上海滩来格。”爱月楼老七向古应春膘了一眼，“自从古老爷来捧仔场，慢慢叫好起来格哉。”

“今朝日脚，勿壳张财神菩萨驾到，格末加二要好格哉嘅！”

插嘴的是那鸪盘茶，胡雪岩与古应春是听惯了这种奉承话，不以为意，倒是爱月楼老七听得刺耳，当即说道：“耐闲话那哼介多介？”说着，又使个眼色，让她退了出去。

这时果盘已经摆上来了，等胡雪岩与古应春坐了下来，爱月楼老七一面敬瓜子、敬茶，一面寒暄。

“胡老爷是落里一日到格介？”

“来是来了两三天了。”古应春代为回答，“不过今天头一回出来吃花酒。”

“啊唷！头一转就到奴搭，格是看得起奴嘅！多谢、多谢。”

“早知道你们是老相好，我昨天就请我们小爷叔来了。”

“那哼叫小爷叔？古老爷，耐姓半个胡嘅，啥叫是叔侄辈子？”

“妙！”胡雪岩笑道，“应春，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你姓半个胡。”

古应春也笑了，回顾一班小大姐说：“你们以后就叫我半胡老爷好了。”

“格就既趣哉！”爱月楼老七接口道，“吃酒末吃半壶，碰麻雀末一和还勿和。阿要作孽？”

胡雪岩看她心思灵活、口齿便给，颇有好感，古应春看出他的心思，便即说道：“小爷叔，今天这个客，你来请了吧？”

胡雪岩跟他走马章台，已历多年，间或也有这种“让贤”之举，正在考虑是否接受此番美意时，爱月楼老七却开口了。

“勿作兴格！古老爷，耐今朝格台酒那哼好赖？停吃得有兴末，翻台到前厢房，胡老爷耐看阿好？”

“前厢房？”胡雪岩问，“是湘云老四那里。”

“蛮准！”

既然人家都已划好道了，逢场作戏惯了的胡雪岩毫无异议，只问古应春：“请哪些人？”

“小爷叔想看哪些人？”

于是胡雪岩随口报了四五个名字，都是青楼中善会凑趣的人物，古应春下笔如飞，写好了请柬，点一点主客一共七人，便即说道：“我们来个八仙过海。”说着，又写一张请柬，“飞请三马路长发栈，沙大爷印一心，惠临一叙。”赘上名字以后，另外又用小字注了一行：“有贵客介见，千请勿却。”

巧得很，偏偏就是这个特邀的客人，因病未能赴约。不过今雨不来旧雨来，有个胡雪岩与古应春都认识的兵部司官林茂先，外放福建的知府，路过上海也住在那家客栈，得知古应春请吃花酒，这是照例可以闯席的，逆旅无聊，便作了不速之客。

“好极，好极！”古应春颇为欢迎，因为这林茂先也是很有趣的人，谈锋极健，肚子里掌故很多，声色场中宴饮，必得要这样一个人，席面上才不会冷落。

台面铺设好了，名为“双台”，其实仍是一张圆桌，爱月楼老七拿一方簇新的白洋布，裹着一把镶银象牙筷，走到古应春面前问道：“客人可曾齐？”

“还差一位。不过开席吧！”

这时胡雪岩便发话了，因为勾栏虽非官场，但席次也讲身份地位，胡雪岩名正言顺是首座，他不等人家来请，抢着前面逊谢。

“今天这个首座，林茂翁推都推不掉的——”

“雪翁，雪翁！”

“足下听我说完，如果不在道理上，你再驳我。”胡雪岩挥手拦住他说，“第一，你是远客，第二，你有喜事，第三，除我跟应春以外，其余跟足下都是初会，理当客气。”

话一完，大家都说道理很通，林茂先便拱拱手说道：“有僭、有僭。”等爱月楼老七安了席，首先落座。

次席当然胡雪岩，其余都是稔友，不分上下，只留了主位给古应春，等他一坐下，小大姐立即捧上一个黑木盘，内中笔砚以外，便是一叠局票。

“茂翁，你叫哪位？”

“这里我是外行，而且昨天刚到，今天是第一回来观光，请你举贤吧！”

“叫湘云老四好了。”胡雪岩说，“我记得她那张嘴很能说，跟茂翁的谈锋倒相配。”

古应春略想一想，写了下来，便又问道：“小爷叔你自己呢？”

胡雪岩的相识可是太多了，笑笑说道：“你替我作主好了。”

古应春点点头说：“我替小爷叫两个，一个是好媛老九，一个是——”

“不，不！我想起来。”胡雪岩说，“另外一个叫娇凤老五。”

“何必叫她呢？”古应春皱着眉说。

“你不要管，我找她有事。”

于是一一写好局票，发了出去，首先来的是近在前厢房的湘云老四，小足伶仃，扶着十三四岁的一个大小姐的肩膀，进门问道：“落里一位是林老爷？”

“喏、喏！”胡雪岩指着说道，“就是这位京里来的林老爷，现任的知府大人。老

四，我特为给你做这个媒！”

湘云老四因为胡雪岩没有叫她，心里老大不悦，现在才知道是有意把她推给别人，越发生气，“谢谢耐！”她说得极快，同时将一双杏儿眼往旁边一瞟，谁都看得出来，她是生气了。

原来这也是胡雪岩待客的一番苦心，这林茂先在京中亦是一个嫖客，但喜欢逛“茶室”。因为“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犹如上海的“长三”，而“茶室”则相当于“么二”，前者号称“卖嘴不卖身”，非花钱花到相当程度，不能为入幕之宾；后者则比较干脆，哪怕第一次“开盘子”，只要条件谈拢了，便可灭烛留髡。林茂先走马章台，喜欢图个痛快，这就是他常逛茶室的缘故。

因为如此，他举荐湘云老四，因为她在长三中以“裤带松”出名。胡雪岩心想难得与林茂先客途相逢，要为他谋一夕之欢，所以作此安排，但湘云老四未必明白其中的委屈，索性向她说明了吧。

打定主意，自以趁好媛、娇凤未来以前，速办为宜。因此，等湘云老四照例一一敬酒、交代门面话，绕圈子下来最后到次席的胡雪岩时，他便含笑问道：“我转你一个局好不好？”

“随便耐！奴是啥人介？高兴来，招招手就来，不高兴来，一脚踢到仔东洋大海。”

胡雪岩笑一笑，向林茂先说道：“茂翁，对不起，老四跟我为了别人的事，有点误会，我转个局跟她说清楚了，完璧归赵。如何？”

“啊唷唷！”有个惯在花丛中混，除非大年三十不回家的“洋行小鬼”江罗勃，学着苏白说道：“格是出新闻哉！啥叫我倪湘云老四是清倌人畹！”

大家都知道这是故意曲解“完璧”取笑湘云老四，她不懂这个典故，但知道是在开她的玩笑，索性老一老面皮，学四马路“野鸡”的口吻，回敬江罗勃：“不错，阿拉是的刮刮的清水货。‘酱萝卜’，你来啥！”

就在满座轰笑声中，胡雪岩将湘云老四拉到一边，促膝密语，“老四，”他说，“我替你做这个媒，你看怎么样？”

“奴那哼好说弗好？耐胡老爷又看我弗起，吃仔格碗把势饭来，有啥办法？”

胡雪岩原来欠了她一个情——有一回答应捧她的场，结果忘掉了，这天恰有机会补这个情，也应酬了林茂先，所以此时开门见山地问：“林老爷要到福建去上任，只怕没有工夫到你那里‘做花头’，你能不能陪陪他？”

“那哼陪法？”

“这还要说吗？”

湘云老四脸一红，“既拨格号规矩格！”她说，“传仔出去末，奴落里还有面孔见人介？”

“当然也不是一个花头都不做，等下翻台过去，是我做主人，明天下午，他到你那里碰和，晚上摆个双台，下来‘借干铺’。你看好不好？”

“借干铺”是长三中对恩客的一种掩耳盗铃的手法，意思只是客人喝醉了，或者路太远，天时突变，临时借宿一宵，规矩是开销六两银子。当然，到底是干是湿，是没有人问的。

湘云不做声，看意思是有点活动了，胡雪岩便趁机补情，“老四，”他说，“林老爷是我的朋友，你就算委屈一回，林老爷人很爽快的，出手不会太小气。另外，你到大马路方九霞去挑一副金镯头，算是我送你的。”

声色场中，向来黄金能买美人心，湘云老四想一想说道：“胡老爷，耐为朋友，格能操心法子，实头少见笃。不过格是胡老爷的想法，你兴俚到看奴不入眼呐？我啊弗能掙上去畹。”

胡雪岩懂她的意思，是怕万一好事不成，金镯落空，当即答说：“总归我是心尽到了，只要林老爷今天上船到福建，明天你就到方九霞去挑镯头。好了，就这样说定。”话完，胡雪岩先站起来回席。

其时莺莺燕燕，陆续来到，而且都带了“乌师先生”，笙歌嗷嘈，热闹非凡。就在这个时候，听得楼下“相声”高喊：“后厢房客人。”

“必是沙一心赶来了。”古应春连忙起身，迎出门外，果然就是沙一心。

“应春兄，”沙一心在楼梯口拉住他说，“我的行李已经下长江轮船了，天亮就要上船。因为你说要替我引见一位朋友，所以特为赶了来，不知道是什么朋友？倘或本来是住

在上海的，等我半个月以后，从广州回来再见面，好不好？”略停一停，他接着又说，“实不相瞒，我还要回去过瘾。”

古应春考虑了一下说道：“我要替你引见的这位朋友，就是胡雪岩胡大先生。这样，你进去先见个面，跟大家招呼一下，然后，我替你说明缘故，放你回长发栈，等你从广州回来，如果胡大先生还在上海，我们再畅叙如何？”

“这倒行。”

于是古应春将他引到筵席，一一介绍，其中一大半是初识。这沙一心三十多年纪，丰神俊朗，说一口带川音的京腔，音吐清亮，颇予人好感。胡雪岩很喜欢这个新朋友。

他是候补同知的班子，所以彼此以官衔相称，“胡观察名满天下，今天才能识荆，可见孤陋。不过，到底也拜见了一尊大菩萨，幸何如之。”他举杯说道，“借花献佛。”说完，一饮而尽照一照杯。

“不敢，不敢。”胡雪岩声明，“第一回，我不能不干。”

“胡观察吃花酒是有规矩，向不干杯。”江罗勃说道，“今天是沙司马的面子。来，来，大家都干一杯。”

沙一心人本谦和，看面子十足，赶紧站起来说：“承各位抬爱，实在不敢当，理当我来奉敬。”说着，自己满斟一杯，干了酒不断地说，“谢谢！”

这时写局票的木盘又端上来了，古应春便看着沙一心问：“仍旧是小金铃老三，如何？”

“不，不！应春兄，我今天豁免了吧！你知道的，我今天的情形不一样。”沙一心又说，“而且偷此片刻之暇，不向胡观察好好讨教一番，虚耗辰光，也太可惜。”

“也好。”古应春点点头，“回头我另作安排。”

“我已经有安排了。”胡雪岩接口说道，“等一等我们翻到前厢房，替林太尊、沙司马钱行。”

“不敢当，不敢当。”林茂先、沙一心异口同声地说。

古应春已经知道胡雪岩要为林茂先与湘云老四拉拢的本意，而他的另作安排是看胡雪

岩与沙一心颇为投缘，要匀出工夫来让他们能作一次深谈，这一下正好合在一起办，当即说道：“各位听见了。我代胡大先生作主人。老四，你现在就回去预备吧。”

湘云老四喜孜孜地站起身来，先含笑向胡雪岩说：“格末奴先转去，拨台面先端整起来。”接着，提高了声音说，“各位老爷，晏歇才要请过来，勿作兴溜格噢！江大少，格桩事体末，我拜托仔耐哉晚！”

“包拉我身浪，一个勳缺。不过，老四，耐那哼谢谢我呐？”

“耐讲！”

“香个面孔阿好？”

“瞎三话四，讲讲就既淘成哉！”说着白了江罗勃一眼，翩然而去。

林茂先久居北方，见惯了亢爽有余，不解蕴藉的北地胭脂，这天领略了娇俏柔媚、妖娆多变的南朝金粉，大为着迷。大家都知道，这天的主客的是林沙二人，同时也从古应春“代作主人”的宣布中，意会到胡雪岩与沙一心，或许有事要谈，便趁机起哄，都道不如此刻就翻台过去。

“这样吧！”古应春正好重新安排，“一心兄，你就请在这里过瘾，胡大先生陪你谈谈。我先陪大家过去，回头过足了瘾再请过来。”说着，站起身来，客人因为就在前厢房，倒省了一番穿马褂、点灯笼，出门进门的麻烦。

爱月楼老七却仍守着她送客的规矩，站在房门口一一招呼，等该走的客人都走了，回身向胡雪岩说道：“胡老爷搭沙老爷请过来吧！”

后面是爱月楼老七的卧室，靠里一张大铜床，已在床中间，横置了一个烟盘，两条绣花湖绉面的被子，叠成长条，上面摆了两只洋式枕头。胡雪岩虽不抽鸦片，却知道抽烟的人向左侧卧，为的是右手在上，动作方便，因而道声“请”，让沙一心躺了下来，自己在烟盘对面相陪。

“沙老爷！”爱月楼老七手上持着一只明角烟盒，走来说道，“既拨啥好个烟膏请耐，只有云土’，勳晓得阿好迁就？”说着，拖张小凳子床前坐了下来。

“蛮好、蛮好。七小姐，我自己来，不敢劳动。”

“既拨格号规矩格晚！”

“老七，”胡雪岩便说，“你就不必客气了。我晓得你打烟也不怎么在行。既然沙老爷这么说，你就让沙老爷自己来。”

“格末奴也只好恭敬勿如从命哉。”说着，将烟盒放下，检点了煮热茶、糖果，又去削了一盘水果来，然后说道，“有啥事体末，招呼一声末哉。奴就来浪前头。”

等她放下门帘离去时，沙一心已揭开盒盖，自己拿烟签子在水晶“太谷灯”上开始打烟泡了，右手烟签、左手象牙小砧，一面打，一面卷，手法干净利落，不一会打成一个“黄、高、松”三字俱全的大烟泡，装在斗门上，又转过来，转过去，一面烘，一面捏，装好了用热烟签在烟泡中间打个到底的眼子，然后侧过来将烟枪伸向胡雪岩。

“请，请。”胡雪岩急忙摇手，“我没有享‘福寿膏’的福气。”

听此一说，沙一心便不再客套，对准了火“沙、沙、沙”地一口气抽完，拿起烫手的山茶壶嘴对嘴喝一口热茶，眼睛闭了一下，才从鼻孔中喷出淡白色的烟雾来。

这一筒烟下去，沙一心才有谈话的精神——实在是兴致。谈起胡雪岩很熟的一个人，为人骂作“汉奸”的龚孝拱。

此人是道光年间大名士龚定庵的儿子。龚家是杭州世家，龚定庵的父祖都是显宦，他本人才气纵横，做得极好的诗，而又不仅辞章，幼年受他外祖父金坛段玉裁之教，于“小学”——文字之学，亦有极深的造诣。但中举以后，会试不利，几番落第，原来宣宗的资质性情，很像明朝的末代皇帝思宗，他倒是有心做个英主，但才具甚短，而又缺乏知人之明，信任的宰相曹振镛，是个嫉贤妒能、瞒上欺下的庸才，专门劝宣宗吹毛求疵，察察为明，所以政风文风，两皆不振，试卷中的文章好坏在其次，最要紧的是格式不能错，错了就是违犯“功令”，文章再好，亦遭摒弃。龚定庵几次名落孙山，都是为此。

好不容易会试中了，大家都说他必点“翰林院庶吉士”，哪知殿试卷子因为书法不佳，不与翰林之选。龚定庵牢骚满腹，无可发泄，叫他的姨太太、丫头都用“大卷子”练书法，真有写得“黑、大、光、圆”四字俱全，极好的“馆阁体”的，每每向人夸耀，说“此举如能赴试，必点翰林。”

其时有个满洲才女，叫“西林太清春”，做的词与纳兰性德齐名。她是贝勒奕绘的侧福晋，住宅在京城西南角的太平湖，就是后来的醇王府，也就是光绪皇帝出生的“潜邸”。龚定庵因为在宗人府当差，又因为深通文字音韵之学，会说满洲话及蒙古话，所以不但为了“回公事”，经常出入亲贵府邸，而且亦颇得若干亲贵的赏识。奕绘人很开通，

不禁西林太清春与朝贵名士唱和，龚定庵就是与西林太清春诗笺往还最密的一个人。

龚定庵因为科名晚，到了四十多岁，还只是一个“司官”，前程有限，俸禄微薄，便动了解官之念。那时江淮的盐商还很阔，而盐商又多喜附庸风雅，像龚定庵这样名动公卿的人，“打秋风”亦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主意一定，毅然而行，不道京城里已起了谣言，说他解官是迫不得已，因为与西林太清春之间，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倘不辞官出京，便有不测之祸。不幸的是，辞官不久，就了一个书院的山长，一夕暴毙，实在是中风，而传说他是被毒死的。

龚孝拱是龚定庵的长子，名字别号甚多，晚年自号“半伦”，据说他自己以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之中，无一可取，不过有一个爱妾，勉强好说尚存“半伦”。由这个别号，可以想见是个狂士。

龚孝拱天资甚高，由于遗传及家学，亦精通满洲、蒙古文字，比他父亲更胜一筹的是，还会英文。咸丰年间，龚孝拱住在上海，由一个姓曾的广东人介绍，得识英国公使威妥玛。英法联军之役，威妥玛北上，带了龚孝拱治文书、备顾问。及至英法联军破京城，火烧圆明园，传说是龚孝拱领的头，而且趁火打劫，盗取了一批珍宝，在上海租界上作寓公，挥霍无度，穷困而死，这就是他为人骂作“汉奸”的由来。

“这是冤枉他的。”胡雪岩答说，“我同他很熟。狂是有的，不过还不至于做汉奸。”

“说得是。此人很可惜！”沙一心说，“现在讲究洋务，真正能够摸透洋人性情的并不多，龚孝拱是其中之一，他如果不是自暴自弃，在现在可以替那班有心学洋人长处，或者真想做一番事业的督抚，帮许多忙。”

“那么照一翁看，当今督抚之中，哪几位是真想做一番事业的？”胡雪岩随口问说。

“像张振轩就是。”

张振轩便是现署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提到此人，胡雪岩不能不关心，因为左宗棠既然有意要驱逐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眼前就会跟张树声直接发生利害冲突，有机会倒要打听打听这个人。

“听说张制军是秀才的底子，由军功起家。现在京里一班清流，架子大得不得了，行伍出身的老粗，能吃得消他们？”胡雪岩又说，“以前在广东，还可说是天高皇帝远，现在驻扎天津，南来北往由海道经过那里的翰林不知多少，他这个总督恐怕很头痛吧！”

“张振轩倒不算老粗。他是廪生出身——”

“原来是廪生。”胡雪岩觉得说张树声是行伍出身的老粗，未免失言，因为他知道廪生在秀才之中，仅仅次于拔贡，一县之中只有几个，在县衙门里可以领一份钱粮，童生入学，亦须廪生作保，照例亦须送一份谢礼，所以资深的秀才，不但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品行也要端正，否则学政是不肯将这个有限名额而有丰富收入的廪生，轻易畀予的。

“张振轩这个廪生出身，后来占了很大的便宜。”沙一心继续谈张树声的经历，“他起先在李合肥的淮军中，名气不但比不上程学启、刘秉璋、郭松林、刘铭传，甚至还不及潘鼎新。可是由军功保到五品，改了同组，由武入文，这就占便宜了。同治四年夏天署理淮海道，刘六麻子是直隶总督，官拜一品，可是他情愿不要这个一品官员，回合肥老家去吃闲饭。雪翁，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这道理胡雪岩懂。“刘六麻子”是刘铭传的外号，他的故事，胡雪岩也听人谈过。原来一省绿营兵的最高武官是提督，通称“军门”，在军队里很神气，一遇见督抚就矮了半截，因为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巡抚挂兵部侍郎衔，都算是兵部的“堂官”，也都是提督的上司，一品的提督要受二品的巡抚的节制，而且正式见礼时，要用“堂参”的大礼。刘铭传自命为儒将，刻过一部《大潜山房诗集》，认为武官即使一品亦不值钱，所以告病开缺，潜居在他的“山房”中。

“是的，武官不值钱。张振轩那时虽只是一个道员，可是一升直隶臬司，一帆风顺，同治十年就以漕运总督署理两江总督。他之得意，李合肥自然很提携他，关系交情不同泛泛，所以这回李合肥丁忧开缺，特保张振轩署理，自然是有作用的。”

“啊，啊，我懂了。”胡雪岩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替李合肥暂且看家。”

“正是。不过，李合肥不知道，昔日部属，已非吴下阿蒙，张振轩跟清流结交上了，那是大前年——”

大前年——光绪五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沈葆楨病歿在任上，朝命以两广总督刘坤一调任两江，留下来的缺，由张树声以广西巡抚升任。

广州是八旗驻防之地，广州将军叫长善，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他他拉氏。此人很风雅，乐于奖掖后进，尤其是没有满汉的畛域之见。将军署的后花园，颇有花木之胜，长善常常邀请广州的一班少年名士作文酒之会。前年庚辰科会试，闱中由工部尚书翁同龢主持，实学真才多能脱颖而出，其中广东的梁鼎芬，广西的于式枚，便常常作长善座上客，

而且都点了翰林。

在广州时，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亦常受长善的招邀，所以跟于式枚、梁鼎芬，还有一个文名盛于于、梁，但廪生会试不幸落第的江西人文廷式，都是极熟的朋友。这时张华奎随父到直隶总督任上，便经常进京，与于、梁、文等三人盘桓。虽说他乡遇故，旧雨情深，但张华奎却是另有企图。

原来这几年言路的势力极大，尤其是一班兼讲官的翰林，一言九鼎，连慈禧太后及恭王都不能不听，这班人就是“清流”，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号为“翰林四谏”。于式枚、梁鼎芬虽是翰林后辈，但文名久著，所以亦常与清流有往还，而张华奎便是借助了于、梁的关系，得以上交张佩纶、盛昱这一班响当当大清流。

这张华奎是个举人，年纪虽轻，人很能干，而且赋性谦和可亲，加以“北洋公所”积存的“公款”很多，凡是应酬京官，无不可以报销，使得张华奎越发长袖善舞。清流们集会，不论是在松筠庵，还是“畿辅先哲寺”，或者陶然亭、崇效寺这些名胜之处，乃至八大胡同“相公”的下处，筵宴所需，都是他来备办，有事需要奔走联络，张华奎更是义不容辞，因而得了个“青牛腿”的外号。

“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民间家家有“青牛图”，春为东、东为木、木色青，所以“青牛”也就是春牛。画春牛图时，头、身、角、耳、腹、尾、胫、蹄，部位分明，因而好事者，用青牛的各部分，来形容清流中人，牛头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他门下两张——张之洞、张佩纶是牛身、牛腹。也有人说，李鸿藻是驱牛的勾芒神，张佩纶才是牛头，因为他头上的一对角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华奎因为替清流效奔走之劳，所以名之为“腿”，但有人说，他连“清流腿”都不够资格，只是“清流靴子”为“清流腿”服务而已。

不管是“清流腿”还是“清流靴子”，张华奎很受人瞩目是事实。不过因此而引起了李鸿章门下的敌视，认为他“图谋不轨”，第一是因为他常巴结翁同和，而翁同和一向是与李鸿章不睦，同时清流多为北派领袖李鸿藻门下，而翁同和是南派巨擘，对政事的见解，一向是有差异的；第二，张华奎拼命拉拢清流，显然是在为他父亲培养声名，目的是想取李鸿章而代之。

这些加油添酱的谗言，不断传到合肥，在“闭门读礼”的李鸿章不由得也动了疑心。他的一班徒党，因而开始谋画逐张迎李之计，不久便找到了可乘之机。

原来张佩纶满腹经纶，颇有用世之志，张华奎便向他父献计，仿照当年左宗棠奏调袁葆恒来提高本人声望的办法，不妨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事务”，专门督办水师。张树声同意以后，张华奎极力向张佩纶游说，那时北洋的水师，已拥有好几艘铁甲兵轮，规模壮阔，前程无量，张佩纶怦然心动，终于同意了。

于是天津、保定等处，很快地传出消息，还说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后，将大加整顿，“四道八镇”，一律要参。直隶总督属下，有四名道员，八名总兵，总兵驻防之地称为“镇”，四道八镇便是直隶文武官员的经制，当然全部都是李鸿章所派的。

不道在此要紧关头，张树声父子一则操之过急，二则不明京朝掌故，以至于走错了一步。原来封疆大吏，准许奏调京官到省任职，但不准奏调翰林，这个禁例在乾隆年间更为严格。因为翰林如兼日讲起居注官，随侍在皇帝身边，一言一动，无不深知，而且有机会看到各种奏章，参与国家机密，如为疆吏所奏调，便有泄密之虞，因而有此厉禁。

到得洪杨以后，禁例虽不如以前之严，但第一要看请奏调的人，够不够分量；第二，要看奏调的时机，是否确有需要。当年左宗棠是封侯拜相的勋臣，奏调袁葆恒总理粮台，又有正当大举西征，用兵深资倚赖的理由，自然容易照准。如今张树声的资格远不如左宗棠，且亦非军务所必需，因而请奏调张佩纶的折子一到军机处，竟奏旨驳斥。这一下不但张树声以封疆大吏碰这个硬钉子，大伤威望，张佩纶的面子更加难看。

照张佩纶的想法，他应该是“诸侯之上客”，张树声应该北面以师礼相事，如今答应帮办北洋军务，已嫌委屈，张树声果然有心延揽，应该设法疏通军机，用“特旨”派他到北洋，才够面子。如今上谕中责备张树声“冒昧”，确是太冒昧了。

李鸿章一系的北洋官僚，看到张树声碰钉子，自然高兴，又听说张佩纶对张家父子有不满的表示，更是大喜过望，认为挑拨离间的良机，决不可失。恰好张树声上奏的那天有“考差”——两榜出身的京官，须经考试合格，才能放出去当乡试主考，一任考官，所得可以维持一两年的生活，所以绝少有人放弃考差，但张佩纶因为有丧服在身，不能派任考官，考差自然不必参加。这个原故，外人不会知道，因而别有用心者，就可以造他一个谣言，说他故意避考，在家等待准为张树声所请的上谕，以便走马上任。这个中伤的谣言，传布很快也很广，张佩纶的清誉大损，不免恼羞成怒，自然是迁怒到张家父子身上。

“丰润学士的气量小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定会复仇，张振轩弄巧成拙，直督一定保不住。”沙一心说，“现在只是在找一个可以让李合肥夺情回任的理由，这个理由一找到，张振轩就要交卸。”

这段内幕，对胡雪岩很有用，原以为李鸿章即会回任，也是父母之丧二十七个月以后的事。不过只要有理由，随时可以回任。照此看来，左宗棠想驱逐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应该加速推行才是。

其时沙一心的瘾已过足，便由胡雪岩陪着到湘云老四妆阁中，飞觞醉月地闹了一回酒，沙一心起身告辞，余客亦知胡雪岩与古应春第二天一早要陪左宗棠巡视制造局，都说要走。只有林茂先在湘云老四那里“借干铺”。

“沙一心这个人很有用，”在归途中，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你以后不妨跟他多联络联络，他对淮军及北洋的情形很熟，有事可以请他打听。”

“我的原意就是如此。小爷叔放心好了，我会安排。”

巡视防务

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县城外，濒临黄浦江的高昌庙，本来是一片荒地，自从曾国藩奏请设制造局以后，人烟日起，造一条石子马路，东通县城南门。不过左宗棠这天仍旧是在天后宫行辕前面下船，沿黄浦江直达制造局的专用码头，制造局的总办，候补道李勉林用他的绿呢大轿，将左宗棠接到大堂，然后引见属员，一一参谒。接下来请示：先看哪一处？

“先看船坞吧！”左宗棠说，“我去年陛辞出京，上头特别交代，洋防要紧，要我分外留意。制造局的船坞，规模虽不及福建，到底是中国第二个造船厂，能人尽其用、地尽其用、物尽其用，对洋防亦颇有裨益。”

这一段开场白，便有些教训的意义，李勉林听入耳中，当然不很舒服，脸上不免有尴尬之色，见此光景，胡雪岩便在一旁替李勉林说好话，总算将场面圆过来了。

船坞中乱糟糟一片，看不出一个名堂来，左宗棠只好问了：“彭宫保整年巡阅长江海口，江防、洋防的形势，周览无遗，写信给我，以兵船不敷调度为虑，说至少要添造小火轮十号，照我看，十号亦还不够，最好再能仿造新式快船五艘，你看你这里能不能造？”

“小火轮能造，新式快船，限于机器，力所不逮。”

“那么，造小火轮每一号要多少钱呢？”

“这要估起来看。”

话又有些碰僵了，幸好左宗棠没有在意，只问：“要多少日子才能估得出来？”

“估价欲求精确，还得找福建船政局，他们那里图说全备，材料的行情也比较准。大人如果决意要造，局里马上派人到福建，大概有一个月的工夫，细账就可以出来了。”

“好！请你马上就办。”

船坞旁边就是枪炮厂，左宗棠对这里很感兴趣，因为西征得力就在器械精良，尤其是对洋枪，他已经很内行了，但看得多，用得少，洋枪如何制成，却还是初次见识，所以从炼钢厂看起，每一部门都看得很仔细。

最后到了检验处，附设有个靶场，乒乒乓乓地声音很热闹。左宗棠一踏了进去，坐在高凳上的一个老头子跳了下来，躲到一边，李勉林便喊：“姚司务，见见左大人！”

这姚司务面红似火，发白如银，一双眼一大一小，大的那只右眼，炯炯有神，手臂亦是一粗一细，侷不相伦。左宗棠平生阅历甚富，看过不少异人，一看这姚司务形相古怪，不由得便加了几分注意。

等姚司务磕过一个头起身，李勉林便看着左宗棠说：“这姚司务是制造局一宝，不管什么枪，经他手里出去的，‘准头’一定好。”

“喔，”左宗棠对军械的兴趣最浓，当下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问，“这就是你验枪的所在？”

“是。”李勉林代为回答。

“怎么验法？”

“说起来大人恐怕不信，他只是瞄一眼、开一枪就知道了。”

“这倒是神乎其技了。”左宗棠欣然说道，“我倒要见识见识。”

“是。”李勉林转脸对姚司务说，“你演练演练给大人看。”

姚司务似乎很木讷，连一声“是”都不会答应，只点一点头去掇开那张高凳，意思是站着验枪。

“不，不！”左宗棠急忙阻止，“你照平常一样。平常坐着，现在还是坐着。”

姚司务不敢答应，仍旧须李勉林说一声：“你照大人的吩咐。”

姚司务这才又将高凳搬回原处，踩着凳上所附的踏级，坐了上去。他面前是用墙砌出来的，狭长的一条弄堂，尽头处是个六个同心圆的靶子，中心弹痕累累，姚司务便大声喊道：“换个靶！”

枪靶后面有人在照料，顿时换了新靶。左宗棠看他左面摆着两个长木箱，右面又有两个大箩筐，里面乱堆着枪枝。长木箱中是刚修好的枪，有个人在照管。

“来！”

听得姚司务这一声，那人便取一枝枪，抛了上去，姚司务左手接住，交到右手，眯起眼睛看了一下，便即听得“砰”地一声，接着又听得“彭”地一声，那枝枪已为他扔在前面那个箩筐里了。

左宗棠根本没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单手在扣扳机，不过新靶上正中红心有个小洞，却看得很清楚。

听这时又是“砰砰彭彭”好一阵，有的枪丢在外面箩筐，有的枪丢在里面箩筐，不过外面少，里面多。

“是这样，”李勉林为左宗棠解释，“丢在外面的，没有修好，拿回去重修，丢在里面的，是修好了的。”

左宗棠有些不大相信，“就这么看一眼、放一枪，就能听得出来？”他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是！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确实如此。”

“我倒有点不明白。”左宗棠便趁空隙喊道，“姚司务！姚司务！”

那姚司务纹风不动，恍若未闻，李勉林赶紧又解释：“他重听，耳鼓让枪声震坏。平时说话，只看人的嘴。”接着，他走上前去，拍一拍姚司务的身后，让他下来。

“姚司务，”左宗棠问，“你今年多大？”

“六十六岁。”

“你玩枪玩了多少年了？”

姚司务屈指算了一下：“四十八年。”

左宗棠也在心里略为算了一下说：“这么说，你在道光年就干这一行了？”

“是。”

“你跟谁学的？”

“先是德国人，后来是英国人。”

“喔！”左宗棠问，“你说德国的枪好，还是英国枪好？”

“德国。”

听这一说，左宗棠便回身去看，胡雪岩知道是找他，便从一大堆官员中挤上前去。

“雪岩，”左宗棠问道，“福克来了没有？”

“没有。”胡雪岩问，“大人有什么吩咐？我马上告诉他。”

“我是要找一枝‘温者斯得’的枪——”

“呃，”胡雪岩答说，“我已经分派给新兵，在用了。”

“好、好！拿一枝来。”

这枝枪交到姚司务手里，问他见过没有？答说没有。不过他只略为看了一下，便转开一个螺丝，接着一样一样拆了下来，不过几分钟的工夫，一枝新枪成了一堆零件。

这显出真工夫来了，左宗棠不能不服他，当下问道：“这枪好不好？”

那姚司务竟不回答，只看着李勉林。左宗棠不知是怎么回事，胡雪岩却看出来了，姚司务一说好，左宗棠说不定马上就会交代，购买那一枝。那一来，岂不断了采购委员的财路。

因此，胡雪岩便说一句：“只怕不见得好。”

谁知李勉林恰好相反，连连说道：“好、好，好得很。”

表面彼此客气，实际上已等于短兵相接，也是彼此猜忌。本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的禁脔，不管自造也好，外购也好，都轮不到胡雪岩来插手，所以他之说“怕不见得好”，便有不愿跟制造局“抢生意”的意味在内，反过来说，他如果要“抢生意”，唾手可得。这就使李勉林深深感到，劲敌当前，必须小心了。

这笔买“温者斯得”来复枪的生意，自然还是归了胡雪岩，但大发利市的却是福克。

原来这种枪的在华代理权，属于福克洋行，第一批进了五百枝，四处兜销，只卖去一百多，起初亦并未想到左宗棠，因为他知道西征军中来复枪极多，左宗棠甚至还送了一批给醇王，供神机营使用。及至听说胡雪岩要到上海，心想左宗棠的“小队”，也许要用这种比较精良的新枪，送了二十枝当样品，估量着，即使能做到这笔生意，充其量也不过百把枝，库存还有一半，不知销场何在。

哪知由胡雪岩转来的消息，说要买两千五百枝，预备分发江南各防营使用。福克喜出望外，却又发愁，因为能够供应的现货，连个零头都不足。

“胡先生，”福克透过古应春的翻译，向胡雪岩说，“我拿库中存货先交，其余的，准备三个月内交齐，我回国去一趟，专门办这件事。”

胡雪岩便跟古应春商量，他亦看出李勉林对他深具戒心，认为不宜一开始就树敌，免得以后的障碍越来越多。这笔军火是左宗棠亲自交代，不能不办，正愁着李勉林会“吃味”，难得福克供应不足，恰好打消了这笔生意，避免得罪李勉林。

他将他的意思告诉给了古应春，又说：“我看就此推掉为妙。你跟他说，马上要用，要现货，没有现货就免谈了。”

“这话他不会相信的。”古应春说，“小爷叔在左大人面前讲话的分量，他不是不知道，哪一次买军火都是先送样品，看中意了再下定单，如今说全部都要现货，不是明明为难他？”

“这话倒也是。”胡雪岩踌躇了一会，说，“这样，你叫他自己去左大人。而且我们

要避嫌疑，你叫他先到制造局去看李观察，请李观察带他去见左大人。生意成不成，看他自己的运气。”

“这办法！行得通吗？”古应春不免怀疑，“我们犯不着把自己的路子，交给人家。”

“不！现在他们怕我们，防得厉害，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做成个死对头。不如现在大方一点，以后办事，反而顺手。”

古应春心想，这是欲取姑与的手法，亦未尝不可用。两千五百枝枪的佣金，虽至少有五千佣金，别人看来是个大数目，但在胡雪岩眼中，却是小事，既然他要“大方”，就照他的意思办好了。

但胡雪岩的顾虑与打算，福克是怎么样也无从知道的，因此一听古应春的话，大感困惑，多年合作得好好地，何以有这种见拒的态度？莫非胡雪岩在左宗棠面前，说话已经没有力量了，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当下率直向古应春发问。古应春当然不能跟他说实话，只说胡雪岩是尊重江南制造局。这话在福克半信半疑，他在华多年，官场中的情形，亦相当了解，向来是谁有办法，谁就可以争权夺利，权责并不分明，尊重更是假话。

福克做事很老练，先去打听胡雪岩在左宗棠那里的“行情”，所得到的答复是绝未失宠。这一来，他就不能不怀疑，另有人在钻军火生意的路子，想取他而代之，胡雪岩是一种让他知难而退的态度。

去问古应春，古应春绝口否认。这一下，福克释然了，中国官场不足跟外人道的花样很多，不必去多打听。反正自己仍旧抱定利益均沾的宗旨，将胡雪岩拉紧了，保持多年合作的关系，总是不错的。

于是福克便带了一名翻译到制造局求见李勉林。那时的官场，对洋人都是另眼看待，何况福克是上海洋商领袖之一，所以名刺一报进去，正在花厅中会客的李勉林，丢下他人，在签押房接见福克。

动问来意，福克透过翻译说道：“左大人要买两千五百枝温者斯得来复枪，可是我现货只有三百多枝，其余准三个月内交足。胡观察说不行，要我来见李观察，请你带我去见左大人当面谈。”

听得这话，李勉林不免诧异，订购西洋军火，向来都是期货，目前内外无事，又不是打仗遇到劲敌，急需精良武器才足以克制，何必一定非现货不可？

仔细想一想，显然是胡雪岩不愿意经手这件事。但又为什么不愿意呢？唯一的缘故是左宗棠已非西征统帅，而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两个头衔中一“江”、一“南”，就彰明较著地表明了，这一案应该由江南制造局主办。

对于胡雪岩的能守分际，李勉林颇为佩服，胡雪岩的手腕很厉害，但还是“上路的”。当下欣然答应：“可以，可以！左大人明天动身回江宁，我本来就要去见他，我们一起去好了。”

于是约定当天下午三点钟，在天后宫行辕见面。到时候会齐李勉林先递奏本谒见，然后找个谈话的空隙，说福克在外，等候接见，有事面禀。

左宗棠已经接到胡雪岩的报告，认为胡雪岩所说，此案由江南制造局承办，一切签约、付款等等手续，都比较方便的看法不错。所以听得李勉林的话，立即接见福克。

他跟福克很熟，也很欣赏福克的有条理，温言相接，颇假以词色，谈到买枪一事，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先交若干现货，余数立定期限，陆续解交。价格方面，由福克与李勉林细谈。

“这两千五百枝枪是交绿营用的。”左宗棠交代李勉林，“你收到枪，马上交给李朝斌好了。”李朝斌的官衔是江南提督，绿营的最高长官。

“是。”

“听说你要回国。”左宗棠转脸问福克，“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回来？”

“十天以后动身，两个月就回来。”

“我现在要整顿水师，水师的利器，是鱼雷不是？”

“是的。”

“我想买一批鱼雷，你有没有？”

“有、有。”福克答说，“左大人知道的，东西洋各国凡有新出的利器，一定把样品跟说明书，送到我洋行里来的。尤其是这趟我回德国，可以亲自打听到最新式的运了

来。”

“能不能连技师一起请了来？”

“当然。凡是采购中国从前所没有的新式武器，一定有技师派来，教导如何燃放。这是必有的规矩，不会错的。”

“喔，你没有弄清我的意思，我是说能制造鱼雷的技师。”

“那也有。”福克答说，“不过要先看制造局，有没有能造鱼雷的机械。”

“你跟李观察商量。”左宗棠又问，“还有种‘碰雷’，作何用处？”

“是——”福克向翻译弄清楚了“碰雷”二字的意思，方始回答，“那叫水雷，是专门为了防备对方兵舰用的。譬如一个港口，不愿意对方兵舰闯进来，就可以在港口海面上布下水雷，船一碰到就会爆炸。”

“自己的船呢？”

“自己的船，一样也会爆炸。”福克又说，“水雷的威力很大，麻烦是不长眼睛，所以非遇到与外国交锋，打算断绝水路交通，不用水雷。”

“事后呢？”

“事后要清理。专门有种船叫扫雷艇。”

“照此说来，这件事牵涉很广，暂作罢论，你只管替中国采购最新式的鱼雷好了。细节你跟李观察去商议。”

“是！”

看看没有话了，福克在翻译示意之下，起身告辞。李勉林虽被留了下来，但从头到底没有能容他说一句话，内心万分不悦。

至于左宗棠将李勉林留了下来，是要谈半公半私的事。不过私事倒也不是他的个人之私，是为了曾国藩的小女婿聂规缉。

原来曾国藩的欧阳夫人，共生三子六女，长子及五女，自幼夭折，在的有两子五女，长子纪泽，文章政事俱是第一流，而且由自修而通英文，为国藩所看重，后来袭封侯爵，

以钦差大臣，出使西洋，与郭嵩焘都是真正懂洋务的大才。

次子纪鸿中举以后，会试一直不利，曾国藩也知道“场中莫论文”，考试要碰运气，但功名之念，横亘胸中，期望亦未免过切，总说他的次子不用功。偏偏运气也真坏，直到曾国藩去世，始终是个举人，以后也一直没有能够中进士，与长兄相较，境遇大不相同，以至于在京郁郁以终，身后还是左宗棠替他料理的。

比起曾纪鸿来，他的姐妹们的境遇，又更不如他了，有的婆婆太凶，有的丈夫没出息。曾国藩持家极严，说他见过许多名门之女，贪恋母家富贵，往往不肯在夫家尽子妇之道，到后来都无好结果，因此他的女儿们虽都遇人不淑，但因曾国藩不许她们归宁，只好在夫家受罪，个个都是终日以泪洗面。其中四小姐嫁得不错，偏又青年守寡，所以曾国藩生前常说，他的“坦运不佳”。

六小姐是最小的女儿，湖南人称为“满小姐”，名叫曾纪芬，她是曾国藩去世后才嫁的。本来由她叔叔“九帅”做媒，许婚于衡山聂家，定在同治十一年出阁，不意就在这年二月初，曾国藩中风歿于两江总督任上，到得服满已是光绪年间。

曾纪芬的女婿聂规缉，字芸台，他家是衡山世家，先世以行善出名。但聂规缉却连个举人没有考上，以至于只能混个小差使，他有个姐夫为之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为“筹防局总办”，聂规缉单身跟到江宁，在筹防局当差，只得八两银子的车马费，但却要接着。原来聂规缉到了江宁，才知道曾国藩真是门生故吏满天下，将他妻子以“曾文正的满小姐”这个“头衔”搬出来，在裙带上着实能拖出来一点好处，这就是他接着的打算。

果然，曾纪芬照她丈夫的嘱咐，由湖南坐船经武昌时，特为去拜见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夫人，稍为谈一谈丈夫的境况，聂规缉立即被委为湖南督运局驻江宁的委员，月支津贴五十两，日子过得很舒服了。

及至左宗棠接刘坤一的手，到了江宁不久，便将曾纪芬接到总督衙门叙旧。曾国藩生在嘉庆十六年辛未，左宗棠生在壬申，小一岁，因而以叔父自居。左宗棠在曾国荃克江宁后，与曾国藩失和，有三四年不通音问，但当左宗棠奉命西征，曾国藩命湘军刘松山相助，大为得力，使得左宗棠大为感动，而况平生功名，关键所在是曾国藩知道他的才具，派他独当一面，收复浙江，与曾氏兄弟同时封爵。拜相封侯，位极人臣，饮水思源，亦不能不感激曾国藩，所以表面上倔强如昔，仍旧处处要批评曾国藩，私底下的态度，却已大为改变。曾国藩歿后，他致送的挽联，道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等于认输，以左宗棠的性情来说，是很难得的事。

至于照应曾国藩的后人，是为了要证实他的挽联中的下一句：“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与曾国藩是为国事而争，私交丝毫无损。特别是老年人，往往有一种将朋友的女儿看作自己掌上珠的通性，爱屋及乌，对聂规缉亦就另眼相看，派了他营务处的差使，每天中午会食，一定找聂规缉，对他的肯说实话，留心西学，颇为赞许，有心要培植他。

这回左宗棠出省阅兵，聂规缉作随员，李勉林跟他是熟人，左宗棠故意相问：“勉林，你跟聂粮台熟不熟？”

李勉林各州兴锐，早年曾替曾国藩办过粮台，当即答道：“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当然很熟。”

“那就再好没有。我看你也很忙，我想派他来当你的会办。”

“大人眷念故人，要调剂调剂聂仲芳，这番至意，我们当然要体仰，我想，每个月送他五十两银子薪水，仍旧在大人那里当差好了。”

左宗棠一听愕然，“怎么，勉林，”他问，“你不欢迎聂仲芳？”

“不敢欺大人，聂仲芳在大人那里，亲自教导督责，他不敢越轨，到了我这里，也许会故态复萌。他是曾文正的满女婿，我不便说他，耽误了公事，大家不好。”

这一说，原来有些生气的左宗棠，心平气和地问说：“你说他‘故态复萌’，请问，是什么故态？”

“聂仲芳是纨绔，他比满小姐小三岁，光绪元年成婚，到光绪四年，才二十四岁，已经娶了姨太太。”

“这件事我知道，他的那个早就遣走了。”左宗棠问，“还有呢？”

“还有，曾劼刚那年奉派出使英、法两国，二小姐的姑爷陈松生跟聂仲芳都想跟去当随员，结果劼刚带了陈松生，没有带聂仲芳。劼刚路过上海的时候，我问他同为妹婿，何以厚此薄彼。劼刚说，我带了他去是个累。又说，你看了我的日记就知道了。”李勉林又说，“他们郎舅至亲，尚且如此，大人倒想，我怎么敢用他？”

“喔，”左宗棠问，“你看了劼刚的日记没有呢？”

“看了。”

“日记中怎么说？”

“我录得有副本，回头送来给大人看。”

“好！请你送来我看看。”

李勉林答应着，一回去马上将曾劼刚日记的副本，专程送到天后宫行辕。左宗棠灯下无事，细细看了一遍，其中有条对聂规缉的批评不好，一条记于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接家报，知聂仲芳乖张已甚，季妹横被凌折，忧闷之至。”

这是家务，清官难断，另外有一条记于当年九月十五日，说他不用聂仲芳的原因：“午饭后，写一函答妹婿聂仲芳，阻其出洋之请，同为妹婿，挈松生而阻仲芳，将来必招怨恨，然而万里远行，又非余之私事，势不能徇亲戚之情面，苟且迁就也。松生德器学识，朋友中实罕其匹，同行必于使事有益。仲芳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又性根无定，喜怒无常，何可携以自累，是以毅然辞之。”

左宗棠心想，这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毛病。如果当时聂规缉如曾纪泽所言，现在看来却无此毛病，正好说明此人三四年以来，力矫前失，肯求上进。李勉林在制造局有许多毛病，怕落在聂规缉眼中，故而拿曾劼刚作挡箭牌，不必理他。

主意虽定，但因第二天便须启程江宁，无法与李勉林面谈，因而亲自执笔写了一封信说：“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纪鸿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轻。上年弟在京寓，目睹纪鸿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殓殮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于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

写到这里，自觉有些强词夺理，以他的地位，便是仗势欺人，所以凝神细想了一会，想出一番说得过去的道理。

“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不难，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诃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鼓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致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即有以对曾文正矣。”

左宗棠自觉这段话说得光明正大，情理周至，但意思还不足，因而又添了一段：“弟

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送走了左宗棠，李勉林刚回制造局，便收到了左宗棠的信及送还的曾纪泽的日记。信上一篇大道理，不但坚持原意，而且隐隐责备他不肯照顾聂规缉，反而离间人家郎舅至亲的感情，对不起曾国藩生前栽培之德。李勉林自然很不高兴。

没有法子！他心里在想，不怕官，只怕管，左宗棠要派聂规缉来当会办，是他的职权，写信解释，还是客气的做法。接下来又想，左宗棠赏识聂规缉，是因为他肯说实话，而且肯留心“西学”，不用说，制造局造船造枪械，他不会是个外行，不是外行又肯说实话，制造局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就瞒不住了。左宗棠派此人来当会办，说不定就是专门来捉他的毛病的。

这样转着念头，不免心事重重，但还是得强打精神来应付，当即将亲信的文案、庶务都找了来，宣布聂规缉即将来当会办，关照文案备禀请派任的公事，措词要客气、要夸奖。然后交代庶务两件事：第一，替会办找个宽敞的公馆，陈设布置，务求华美；第二，派专人携带三个月的薪水，到江宁去接“聂会办”夫妇来上任。

这个庶务叫王伯炎，是李勉林的心腹，名为庶务，并不只管制造局的冗杂小事，他不但可以干预工程及购料，甚至还是李勉林的智囊，随时可以提出建议，当然，他也是李勉林的耳目，外界对制造局的批评，一直很注意的。

将李勉林交代的事，办妥了来复命时，王伯炎提到福克，“跟福克的那张合约，”他问，“总办是打算自己跟他谈呢，还是等聂会办来谈？”

“你看呢？”

“这要看总办的意思。”王伯炎说，“各有各的好处。等聂会办来谈，好处是左大人的面子十足，聂会办也很高兴，而且，聂会办如果弄了好处，就有个把柄在总办手里，以后不怕他不就范。”

“嗯、嗯！”李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

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

“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易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越多越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己，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

“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透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

“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

“我是头一回，总要让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么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

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待。”

“那么，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

“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

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地，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份，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爵”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

“李合肥这趟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样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

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决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濂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

“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

“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同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饬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帖”说得冠冕堂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认为言之有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局势突变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昞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宫，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廷。

朝廷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既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袁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数录用。”

吴长庆大为诧异，不好骂他荒唐，斥之为冒昧。当下派了一名军官携带银票，到旅舍里，将他的同伴好言资遣。当然，袁世凯是被留下来了。

“你进了学没有？”

“没有。”

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不过捐了个监生，照例可应北闱——顺天乡试，吴长庆便叫他在营读书，拜张謇为师。此人号季直，是南通的名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参赞军务，同时也是吴长庆次子吴保初的业师。

既然要应考，张謇当然教他做八股文。袁世凯兴趣缺缺，但陪着张謇谈谈时事，以及用人驭士的手段，却头头是道，很得张謇的赏识。吴长庆幕府中，还有个朱铭盘，也是南通人，与张謇及另一个诗做得极好的范肯堂，号称为“通州三生”，这朱铭盘对袁世凯亦颇有好感，因此，当张謇保荐袁世凯时，而朱铭盘在一旁帮腔以后，吴长庆便委袁为营务处帮办，而且派了两名勤务兵给他。这是前年——光绪六年四月间的事。

及至朝鲜发生内乱，张树声派丁汝昌特召吴长庆议事。吴长庆带同张謇，在天津密商三日，定策平乱。这年壬午，“子午卯酉，大比之年”，袁世凯奉命入京乡试，恰好也在天津，听说要出兵朝鲜，便去见张謇，想弃文就武，不赴乡试而赴朝鲜。张謇答应了，为他向吴长庆要求，如愿以偿。

到了烟台以后，吴长庆回登州去调兵遣将，在烟台派船征粮，预备辎重，由张謇负责，事多且杂，张謇顺理成章地找了袁世凯做帮手，由吴长庆下札子委为“前敌营务处”，居然独当一面。

七月十二日黄昏，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由烟台抵达朝鲜仁川，可是日本海陆军已经早一小时到达。只是天色已晚，中日两军都住在船上，预备天亮登陆。

哪知就在夜色苍茫中，闵妃所遣的密使到了。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也像光绪皇帝一样，是旁支入继，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便等于醇亲王，所不同的是，“大院君”摄政。李熙成年以后，“大院君”归政，而李熙懦弱，大权落入王妃闵氏手中，“大院君”自然看不过去，便与闵妃争权。那闵妃像慈禧太后一样，非常能干，心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只要倾心结交中国官吏，自然就占上风。此时日本的野心日炽，看朝鲜两派对

立，各不相下，便蓄心要找机会，作为入侵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了。朝鲜内政不修，人民困苦，士兵的饷欠了好几个月，一再“闹饷”，发又发得不足数，于是便常有造反作乱之事，日本人便买通乱党，故意让他们抢劫日本领事馆，日本便以保护领事馆为名，酝酿出兵朝鲜。

闵妃得到消息，向中国官吏告密，驻日公使亦有急电到北洋，中日双方军队都想抢个先着，但同时到达，不分先后，而闵妃的密使一来，情势就不同了。

这个密使谒见吴长庆、丁汝昌，说日本与李昶应已有勾结。哪一个的军队先到朝鲜京城汉城，哪一国便控制了整个局势。这就像楚汉相争，先入咸阳为胜是一样的道理。

“为今之计，我们劝天朝大军，乘黑夜登陆，由间道入汉城，一昼夜可以抵达。这条间道捷径是日本人所不知道的。”

“主意是很好，可是这一昼夜的供应呢？士兵不能不吃饭啊！”

“请放心。”闵妃的密使说，“沿途都设备好了。”

吴长庆大喜，立即召集张謇及马建忠密议，决定接受闵妃的计划，先派五百人连夜登陆，另派一千人在黎明下船，其余守在船上待命。

密议既定，吴长庆在招商局轮船的大餐间点兵发令。

这本来应该是士气昂扬，踊跃争先的一个场面，不过吴长庆下达了命令，肃静无声，约有五分钟之久，这一下气氛便显得很僵硬了。

终于有个姓刘的帮带，凑到吴长庆面前低声说道：“本营都是陆军，从来没有出过海，现在轮船刚停下来，弟兄晕船的很多，能不能请大帅体谅，让大家休息一夜，到天亮再上岸。”

此言一出，吴长庆即时变色，偏偏另外还有同样的请求，吴长庆勃然大怒，拍桌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敢不遵我的命令，莫非不知道军法？”说着，要拔令箭斩那个刘帮带。

张謇在旁，不等他再开口抢着说道：“大帅，刘帮带不宜再带兵了，另外派人吧！”

“派谁呢？”

“我看袁世凯可以接替。”

“好！”吴长庆向左右说道：“把姓刘的先看管起来，等我办完了大事再来处置。”

这时袁世凯已得到通知，进来行了礼，张謇说道：“大帅有差使派给你，你仔细听着。”

吴长庆接口下令：“刘帮带不遵命令，我已把他革职看管，现在派你为帮带，接管他的队伍，即刻预备，半点钟以后，先领一营人，坐朝鲜派来的船登陆，由朝鲜向导带领，连夜行军。袁世凯，这个差使，你担当得下来，担当不下来？”

“能担当。”

“好！你部下如有人不遵命，违反军法，准你先斩后报。”说着，吴长庆将手中的令箭，往前一递。

袁世凯接令在手，高声答道：“遵大帅将令。”

半点钟不到，袁世凯已扎束停当，草鞋短裤，干净利落，进来向吴长庆禀报：“已经跟朝鲜的译官商量决定，登陆后连夜行军，天明到果山早饭，在那里恭候大帅驾临。”

辞行既毕，立即下船。到得天亮，吴长庆亲统两营，接续前进，中午抵达果山，袁世凯下马迎谒，说已派先锋五百人，由营官率领先走，他特为在此候驾。

“路上怎么样？”

“一路平安，朝鲜的供应很完备，一切请大帅放心。”

“好！”吴长庆又问，“还有什么事要报告的？”

“士兵的纪律不大好，抢民间的东西，还有对妇女无礼，王师戡乱，这样子会让人家看不起，世凯已遵大帅将令，就地正法了七个人。”

一听这话，吴长庆放心了。原以为他不会带兵，现在看来，倒真不愧将门之后，当下慰勉了一番，关照袁世凯继续前进。

当天深夜，先锋五百人到了汉城，在南门扎营。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吴长庆亲统的一千人，亦复疾驰而至，在距汉城七里的屯子山，扎下大营。其时“大院君”李昰应已经得到消息，派了他的儿子大将军李载冕来见吴长庆，表示慰劳。吴长庆亦很客气地敷衍了

一番，等李载冕一走，立刻进城去拜访李昱应，作礼貌上的周旋。

出城回大营以后，吴长庆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及幕僚密商。马建忠建议，擒贼擒王，等李昱应来回拜时，设法扣留，送往天津，以寒乱党之胆。倘或乱党不受安抚，再行进剿。

吴长庆认为此计大妙，其余的人众都同意，于是秘密部署，设下了陷阱只等李昱应来自投。

李昱应来回拜时，是在下午四点钟，带的卫队有数十名之多，接入帐内，由张謇与马建忠二人，与李昱应笔谈，这样交换意见，即令是泛泛的寒暄，一来一往，亦很费事。等营外李昱应的卫队，被隔离开来，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吴长庆便即说道：“本人奉朝廷之命传旨，着贵藩亲自到北京，面陈乱党的一切。”

说完，也不管李昱应听得懂听不懂，由马建忠扶起李昱应出营，外面有一顶轿子，将他塞入轿内，抬起便走，健卒百余人前后夹护，连夜冒雨急驰一百二十里，第二天一早到南阳港口，登上威远兵轮，李昱应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一个目标是李昱应的长子，亦即韩王李熙的胞兄李载冕。据说，乱党是由他指挥的。吴长庆派袁世凯领兵入城，逮捕了李载冕，而乱党却已逃散了。

当天晚上，吴长庆接到李熙的密报，乱党屯驻在两个地方，一个叫利泰院，一个叫枉寻里。枉寻里就在吴长庆大营附近，便由他亲自出马，利泰院的任务派了袁世凯，乘黑夜奇袭，抓了一百多人，其余的乌合之众，纷纷走避，枉寻里的情形亦差不多。等日军三千人，沿大路开到汉城，局势已经平定了。

这一来，日军便没有再进城的理由，为了避免与清军冲突，驻扎在城外。日本驻韩公使花房义质亦回汉城，向韩国提出赔偿的交涉，这不是吴长庆的事，他将大营移驻东门外关帝庙以后，随即行文北洋，奏请论功行赏。

第八章 身陷政治斗争，胡雪岩遭李鸿章暗中算计

移花接木

这本来是件好事，但袁世凯却怀着鬼胎，但亦无法，只好等纰漏出来以后再来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为吴长庆办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周家禄，将他找了去有话问。

“慰亭，”他问，“你是中书科中书？”

“怎么样？”袁世凯不置可否，先打听出了什么事。

“你看！”

是北洋来的公事，说庆军保奖一案，中书科中书袁世凯，保升同知，业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档册，中书科中书并无袁世凯其人，请飭该员申复云云。

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平地起楼台，搞了个五品同知，这个职务是武职，故别称“司马”，但官却是文官，前程无量，比二、三品的副将、参将还值钱；忧的是资历上的中书科中书原是假冒的，这个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梦也就落空了。

心里七上八下，表面却很沉着，“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说，“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着猜，你当初拿来的那张捐官的‘部照’，姓不错，是袁，名字不是，当然是借来的。”

“是，是，周先生明见万里。这件事，”他打了个千说，“请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说，据实呈复，连庆公都要担个失察的处分。”周家禄紧接着说，“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容易，一个麻烦，要你自己挑。”

“那请周先生指教，是怎么样的两个办法。”

“先说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禄说，“这个办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我也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凯为袁某某的改名，恢复原名即可。”

袁世凯不愿用这个容易方便的法子，因为他在韩国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关系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总理衙门章京，都知道有个在朝鲜立了功的袁世凯，一改名字，区区同知，有谁知道。

不过他拒绝的理由，却不是这么说，“周先生，实不相瞒，”他说，“原来的部照，是我一个堂侄子的，此人业已去世，恢复原名，有许多意外的纠葛。请说难的那个办法吧！”

“难的那个办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动。吏部那些书办，花样之多，意想不到，他们一定有办法，不过‘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你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办。”

“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办。”

“好！我暂且把公事压下来，等你到吏部活动，看结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谢、多谢。”

“慰亭！”周家禄笑道，“我有一首打油诗送你。”

说完，拈起笔来，就桌上拿起公文的稿纸，一挥而就。袁世凯接过来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一时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等他念完，周家禄哈哈大笑，袁世凯也只好陪着干笑几声，以示洒脱。

回到自己营帐，袁世凯自然而然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个举人，办事很扎实，托他去活动，万无一失。只是照周家禄说，花费须一千两银子，款从何出，却费思量。

想来想去，只好去找张謇。他兼管着支应所、粮饷出入，大权在握，只要他点头，一

千两银子就有着落了。

见面招呼，一声“张先生！”张謇便是一愣，原来他称周家禄是“周先生”，叫张謇一向只“老师”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还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时不便责问，只冷冷地答一声：“有何见教？”

袁世凯也发觉自己错了，但亦不愿再改口，只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的困难，请张謇“成全”。

“成全不敢当，不过既然是朋友，理当相助。支应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给你，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你的公费每月二百两，你写五张‘领结’来，我把你的五个月公费先发给你。”

“好！请问领结如何写法？”

本来“印结”之结，当作承认事情已经结束来解释，辞句上不大好听，没有人去理会，只是袁世凯心里有病，将张謇所开的印结式样，拿回去一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领到某月份公费银二百两，当面点清，成色分两，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决不致提出任何补偿的要求。

倒像防他会耍赖似的，心里已经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当作作官秘诀来用的《六部成语》，其中“吏部”有一条常用的成语，叫做“甘结”，注解是：“凡官府断案既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画花押，谓之甘结”。顿时大为光火，原来所谓印结是这么一种做低服小的表示，不过画花押改为钤印而已，他觉得支应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

“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闱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份，赴北闱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那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是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歿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领据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之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忞，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祠，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璃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虔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

“这好像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今科恐怕无望。”

“不然。”柯绍忞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透’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闱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闱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子“连三元”来

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嘻，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徐世昌指着签词，“‘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世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定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是不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

“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器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

“这事吏部文选司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司很吃得开。不过不

知道在不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

“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结他，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

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

“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

“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

“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

“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八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过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

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像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遭人算计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经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像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饜，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翦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拨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同。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楨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师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

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账，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咱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像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义，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共三百五十万，组织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就还，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

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拨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

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采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唯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赫德阻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妨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它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邇来华，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

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

当时疆臣亦多主战，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

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像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

“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劳师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有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肥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

“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么，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胡

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岩的估计很正确，李鸿章果然奏请暂驻上海，统筹全局，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意思是江南防军如果力量不足，无法南调，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请准如所请，于是李鸿章在三月底专轮到了上海，驻节天后宫行辕。

第九章 市面巨变，胡雪岩钱庄资金周转无力

危机逼近

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吓了一跳，他人瘦得落形了。

“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二十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已经积费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

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它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作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如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歿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主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账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

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诀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

“股本算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

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的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林，让他回国去招股。但是徐润的房地产，照实价只值一百五十万两，还要再买价值七十万两的地皮，才能凑足二百二十万两，合足五成半之数。

“应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这七十万两，你来入股如何？”

古应春筹划了一下，愿意出五十万银子。这是去年年底的话，到今年二月里，地皮买足数了，可是顾林却出了事。

原来顾林回到伦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请的狩猎会中，马失前蹄，人从马上倒栽出去，头先着地，脑子受了重伤，请了两个名医诊治，性命虽已保住，但得了个癫痫症，合作设大公司的事，就此无疾而终。

这一来徐润跟古应春大受打击，因为中法在越南的纠纷，法国政府不惜推翻已经达成和解的协议，准备动武，且已派水师提督孤拔，率舰东来，同时国会通过，拨款五百万法

郎，作为战费。因此上海谣言纷纷，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法国军舰不断巡弋在吴淞口外，决定要攻制造局。胆小的人已经开始逃难，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房地产根本无人问津。

“我那五十万银子，其中三十五万是借来的，现在银根紧到极点，上海三十几家钱庄，催得心惊肉跳，只怕再来一个风潮，大家提存挤兑，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实在是急！每天都有钱庄里的伙计上门坐讨，只好不断同人家说好话。”古应春又说，“还有一层，我怕阿七晓得了着急，还要时时刻刻留心瞒住她。小爷叔，你想，我过的是啥日子？”

胡雪岩听了他这番话，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惻然心伤，“应春，你放心！”他拍一拍胸脯说，“我来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应春迟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说，现有人替他一肩担承，他应该高兴才是，何以有此显得困惑的神情？

“应春，”他问，“还有啥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情，你还有啥在我面前说不出口的话？”

“小爷叔，”古应春顿了一下问道，“莫非上海的市面，你真的一点都不晓得？”

“怎么？市面有好有坏，这也是常有的事。”

古应春愣住了，好一会方始开口：“看起来你老人家真的不晓得。我现在说实话吧，来催讨欠款，催得最厉害的，就是老宓。”

此言一出，胡雪岩脸上火辣辣地发烧，真像上海人所说的“吃耳光”一样，一时心里七上八下，竟开不得口了。

原来古应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岂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

这一转念间，惊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说道：“应春，你晓得的，这几年，阜康的事，我都交给老宓，难得问一问，照现在看，阜康的银根好像比哪一家都紧，你倒同我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小爷叔，你从江宁来，莫非没有听左大人跟你谈上海的市面？”

“怎么？上海市面，莫非——”

“从来没有这么坏过。小爷叔，你晓得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多少？”

“有多少？”

“这个。”古应春伸一指相示。

“一千万？”

“一百万。”

胡雪岩大吃一惊，“真的？”他问。

“你问老宓就晓得了。”

胡雪岩仍旧有点不大相信，“市面这么坏，应该有人告诉左大人啊！”他说，“我在江宁，跟左大人谈起上海。他说因为法国兴兵，上海市面多少受点影响，不过不要紧。”

“哼！”古应春冷笑一声，“现在做官的，哪个不是瞒上欺下，只会做喜鹊，不肯当乌鸦。”

“走！”胡雪岩说，“我们一起到集贤里去。”

阜康钱庄设在英租界集贤里，与胡雪岩的公馆，只隔一条马路，他经常是安步当车走了去的。正要出门时，女管家陈嫂赶出来问道：“老爷，啥辰光回来？”

“现在还不晓得。”

“刚刚宓先生派徒弟来通知，他说晓得老爷已经来了，吃夜饭辰光他会来。”陈嫂又说，“今夜难得买到一条很新鲜的鲥鱼，老爷回来吃夜饭吧！”

一听宓本常要来，胡雪岩倒有些踌躇了，古应春便即说道：“既然如此，不如等老宓来，有些话也是在家里谈，比较方便。”

胡雪岩听这一说，便从纱背心口袋中，掏出打簧表来看，已经四点半了，便点点头说：“那就叫人去说一声，请宓先生早一点来。”

于是重回客厅去密谈。胡雪岩此时最关心的是要还汇丰银行第一期的本银五十万两。陕甘总督衙门出的“印票”，不过是摆个样子，还款来源是各省交上海道衙门代收的协饷，数目如果不够，他可以代垫，但银根如此之紧，代垫恐有不能，需要及早筹划。

“应春，”他问，“汇丰的款子，月底要交，你晓不晓得，邵小村那里已经收到多少了？”

“前十来天我听说，已经收到半数了。这几天，总还有款子进来。差也不过差个百把万，不过，现在全上海的现银只有一百万，”古应春吸着气说，“这件事恐怕也是个麻烦。”

胡雪岩的心一沉，“我的信用，伤不得一点点。应春，”他说，“只有半个月的工夫了。你有没有啥好主意？”

“一时倒还没有。”古应春答说，“且等老必来了再说。”

必本常一直到天黑才来。据他说，一接到通知，本来马上就要赶来，只为有几个大客户提存，调度费时，所以耽误了工夫。

胡雪岩知道，所谓调度，无非先开出银票，问客户到何处提款，然后通知兑付的联号。譬如客户要提五万银子的存款，说要到江宁去提，使用最快的方法通知江宁的阜康。如果江宁“头寸”不足，再查何处有多余的“头寸”——上海阜康是总号，各联号存款进出的情形，都有账可查，查清楚了，透过同行的汇划，以有余补不足。

不过这是近来的情形，早些日子说要提现银，还要照付，胡雪岩便查问那些现银都到哪里去了？

“都分散到内地去了。”必本常说，“不靠水路码头的联号，存款都增加了。不过照我计算，转到别处只占十之六七，还有十之三四，是摆在家里了。这些现银，要到市面平空了，才会派到市面上。”

“喔，”胡雪岩沉吟了好一会儿说道，“这十之三四的现银，也要想个法子，早点让它回到市面上。你开个单子给我，看哪几处地方，存款增加了。”

“我说过了，只要不是水路上的大码头，存款都比以前多。”

“那是怕中法一开仗，法国兵轮会到水路大码头。”胡雪岩问，“京里怎么样？”

“加了很多，而且都是大数目。”宓本常说，“文中堂的三十万都提走了。不过，北京存了四十六万。”

文中堂便是前年升了协办大学士的刑部尚书文煜，提三十万存四十六万，表示他对阜康的信心十足，胡雪岩自然深感安慰。

“难怪大家都想做官。”胡雪岩说，“他调到京里，也不过三四年的工夫，倒又积了十六万银子了。”

“不！”宓本常说，“其中十万两是他的本家的。”

“不管他了，总是他的来头。”胡雪岩又问，“上海几十家钱庄，现银只有一百万，大家是怎么应付的呢？”

“全靠同心协力，在汇划上耍把戏。”

“喔，”胡雪岩从受知于左宗棠开始，一面要办西征粮台，一面又创办了好些事业，而且做生意的兴趣，集中在丝上，对于钱庄的经营，差不多完全交给宓本常主持，钱庄的制度，有所改变，亦很隔膜，“汇划”上能够“耍把戏”，却不甚明白。在过去，他可以不求甚解，现在出现了危机，他就非问问清楚不可了。

“说穿了，一句话，等于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一样，赌得再大，不过赌筹码，今天我输他赢，明天你赢他输，听起来很热闹，无非数数筹码，记一笔账，到时候结一结就轧平了。不过，这只好常常在一起的朋友这么办，夹一个外头人进来，赢了一票，要拿现款走，这个把戏就要不下去了。所以——”

所以上海的钱庄，由阜康领头，联络了十来家“大同行”，成立了一个“汇划总会”，仿照日本在明治十二年所设立的“手形交换所”的办法，用交换票据来代替现银收解。

票据交换，不能私下办理，一定要送总会。凡是汇划钱庄，到期的银票，一律先送总会，分门别类理齐，派老司务送到各钱庄“照票”。如果不误，这家钱庄便将银票收了下來，另外打出一张收据，名为“公单”，规定以五百两为基数，不足五百两，或用现金找补，或者记账另外再算。

这些“公单”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都已集中到总会，算盘一打，立刻可以算出哪家该收多少，该付多少，譬如，阜康应收各庄银票共计一百万，本号开出的银票只有八十四

万，有十六万头寸多。

有多就有少，由总会开出“划条”交阜康向欠头寸的钱庄先收现银。时间规定是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以前。

那么，缺头寸的钱庄怎么办呢？不要紧，第二天上午可以到公会，向有头寸多的同行去拆进，利息以日计，称为“银拆”，这种一两天的同业借款，不必打收据，由公会记一笔账就可以了。

至于利息的计算，又分两种，不打收据的拆借，称为“活拆”，利息高低视银根松紧而定。另外一种同业长期的拆借，称为“呆拆”，要立票据，议定利息，在此期间，不受每天挂牌的“银拆”的影响。

“这种打‘公单’的法子，就好像赌钱发筹码，所不同的是，第一，赌场的筹码，只有头家可以管，公单只要是汇划钱庄，家家可开；第二，赌场的筹码，不能拿到外面去用，公单可以化成本号的银票，到处可用。说实了，无非无中生有，凭空生出几千万银子来，所以现银不过一百万，市面上的大生意照样在做。这就是耍汇划的把戏。”

接下来便谈到丝茧的情形。丝茧业下乡收值，多仰赖钱庄放款，胡雪岩也就因为有钱庄在手，所以成为丝业领袖，这两年因为抵制新式缫丝厂，收的茧子与丝更多。宓本常虽非胡雪岩经营丝业方面的档手，但从各联号存放款进出的总账中，看出存货有多少。

“大先生，”宓本常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存丝总有六七千包，茧子更多，我看用不着这么多存货。”

“你是说吃本太重？”

“是啊。”宓本常说，“粗估一估差不多有三百万银子的本钱压在那里。不是因为这样子，古先生的十万银子，我也不好意思来讨。”

“呃！”胡雪岩立即接口，“这十万银子转到我名下。”他紧接着又转脸对古应春说，“另外的，再想办法。好在你有地皮在那里，不过现金一时周转不开而已。”

古应春满怀忧虑一扫而空，但自己虽不愁了，又为胡雪岩发愁，“小爷叔，”他说，“现在三家缫丝厂都缺货，你何妨放几千包茧子出去，新式机器，做丝快得很，一做出来，不愁外洋没有买主，那一来不就活络了？”

“古先生这话一点不错。”宓本常也说，“今年‘洋庄’不大动，是外国人都在等，等机器做的丝，凭良心说，机器做的丝，比脚踏手摇土法子做的丝，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我也晓得。”胡雪岩用低沉的声音说，“不过，做人总要讲宗旨，更要讲信用，说一句算一句，我答应过的，不准新式缫丝厂来抢乡下养蚕做丝人家的饭碗，我就不能卖茧子给他们。现在我手里再紧一紧，这三家机器缫丝厂一倒，外国人没有想头了，自然会买我的丝，那时候价钱就由我开了。”

古应春与宓本常，都认为他打的是如意算盘。不过，古应春是好朋友的身份，而宓本常是伙计，所以只有古应春还可以劝他。

“小爷叔，如果那三家新式缫丝厂倒闭了，洋商当然只好仍旧买我们土法子做的丝，可是那三家厂不倒呢？”

“不倒而没有货色，跟倒了有啥两样？”

“还有一层，小爷叔要想到，茧子虽然烘干了，到底也还是摆不长的。一发黄就卖不起价钱了。”

“这话是不错。不过，你说上海现银不到一百万，我就放茧子出去，也换不出现银。”

“有英镑、有花旗票就可以了。”宓本常接口来的快，“譬如说，现在要还汇丰五十万，如果大先生有卖茧子的外国钱在汇丰，就可以折算给他，收进五十万现银，周转不就活络了？”

胡雪岩沉吟了好一会说：“为了维持我的信用，只好抛茧子，这话我说得响的。明天我去看邵小村，看看这五十万两银子，到底收得齐收不齐？如果银数不够，决定照你们的办法，卖茧子来拿它补足。不然，我另有主意。”

“小爷叔，你是啥主意？”

胡雪岩笑笑，“天机不可泄漏。”他说，“是蛮狠的一着。”

吃完了饭，宓本常告辞，古应春却留了下来，因为胡雪岩刚到上海，尚未露面，到第

二天消息一传，应酬就会忙不过来，那时候就没有工夫去细谈了。

当然胡雪岩也要跟他谈谈近况，第一个关切的是七姑奶奶，“怎么样？”他问，“七姐好点了？”

“好得多了。”古应春的神气不同了，显得很有生气的模样，“本来右半身完全瘫了，现在有点知觉了。”

“那好！说不定还会复原呢！”

这一说，使得古应春很不安，只好老实说了，“小爷叔，我心里有个疙瘩，从瑞香一进门，没有几天就有消息。顾林在英国女皇的行宫外面，从马上摔下来，把脑子摔坏了。”他迟疑着说，“我怕她跟我八字上不大相配。”

“嘻！”胡雪岩大不以为然，“你满洋派的人，怎么也相信这个。要不然，你拿你们两个人的八字，叫吴铁口去合一合看。”

提到吴铁口，不免令人失笑，当初罗四姐去合八字，原是七姑奶奶跟他串好的一出双簧。胡雪岩也知道其中的奥妙，竟真的相信吴铁口是真的铁口，岂非自欺欺人？

“你笑点啥？”胡雪岩说，“你当我荒唐？实在说一句，假的说成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铁口。”

听他说得像绕口令似的，古应春不由得好笑：“好，好！我听小爷叔的话，叫吴铁口去合她的八字，不过，”他说，“她的八字我不晓得。”

“我来问她。”

“慢慢，总要等阿七有了表示以后。”

“当然。”胡雪岩说，“我明天去看了七姐，包你当天就有好消息。”

“怎么？”古应春问，“小爷叔是打算当面跟她明说？”

“当面是当面，不是明说。你到明天就晓得了。”

“复原是办不到，只望她能够起床就好了。”古应春又说，“谈到这一点，实在要谢谢瑞香。”

“对了！”胡雪岩谈到他第二件关心的事，“七姐对瑞香怎么样？”

“那没有话说，当她自己妹子一样。当然这也一半是看罗四姐的面子。”

“照这样说，应该是照她的锦囊妙计，一步一步走拢来，七姐对你有没有表示？”

“有。不过我没有答腔。”

“咦！”胡雪岩大为诧异，“为啥？”

“小爷叔，你看我现在弄得这样焦头烂额，哪里还有讨小的意思。”

“这倒也是实话。”胡雪岩问，“阜康的十万是不必再提了，你还差多少头寸？”

古应春想了一下答说：“还差十二三万。”

“差的是现款，能够变现就好。”胡雪岩说，“我再借五百包丝给你，你洋行里的朋友多，总可以卖得掉。”

古应春打的正是这个主意，踌躇好久，难于启齿，不想胡雪岩自己说了出来，心里的那份感激与痛快，难以形容了。

“小爷叔，你真是杭州人说的，是我的‘救命王菩萨。’”他说，“我把道契都抵给你——”

“不必，不必，我们弟兄何在乎此？不过应春，你开价不能太低，不然，有个盘口在那里，以后我就抬不高了。”

“是的。”古应春凝神想了一下说，“这样，小爷叔，你索性再借两百包给我，七百包丝抵押十四万银子，一定可以，那就什么都摆平了。”

“好！光押不卖，就不算把行情压低。准定如此。”胡雪岩紧接着说，“你现在有心想瑞香了吧？”

这一点，古应春还是不能爽爽快快地答复，沉吟未答之际，胡雪岩少不得要追问了。

“这件事老太太都蛮关心的。罗四姐更不用说，应春，你要晓得，不光是你，她对瑞香也要有个交代。”

第二天一大早，胡雪岩就到了古家。七姑奶奶已知道胡雪岩要来，叫瑞香替她栉发梳妆，又关照预备菜留胡雪岩吃饭，大为兴奋。

胡雪岩一来，当然请到病榻前面，“七姐，”他很高兴地说，“看起来精神是好得多了。”

“是啊，都要谢谢四姐。”

“为啥？”

“不是四姐派了瑞香来帮我的忙，我不会好起来，小爷叔你看！”七姑奶奶将右手提高了数寸，“现在手能够动了，都是瑞香，一天给按摩多少遍。”

“喔！”胡雪岩看一看瑞香，想要说话，却又住口，仿佛有难言之隐似的。

七姑奶奶虽在病中，仍旧神智清明，察言辨色的本事，一点也不差，殷殷地从胡老太太起，将胡雪岩全家大小都问到了。

直到瑞香离去，她才问道：“小爷叔，刚才提到瑞香，你好像有话没有说出来。”

“是的。我有句话，实在不想说，不过又非说不可。”

“那么，小爷叔，我们两家是一家，你说嘛！”

“这句话是罗四姐要我带来的。”胡雪岩说，“瑞香是好人家出身，他哥哥现在生意做得还不错，想把他妹子赎回去。”

“赎回去？”七姑奶奶脸色都变了，“当初不是一百两银子卖到胡家的？”

“不是。罗四姐弄不清楚，我也记不起来，检出老契来一看，才知道当初是典的一百两银子，规定八年回赎，今年正好是第八年。”

“那，四姐的意思呢？”

“四姐当然不肯，尤其听说在你这里还不错，更加不肯了。”

“四姐待我好。”七姑奶奶用殷切盼望的眼色，看着胡雪岩说，“她晓得我离不开瑞

香，应该替我想想办法。”

“办法何尝不想。不过，她哥哥说出一句话来，四姐就说不下去了。”

“喔，一句什么话？”

“她哥哥说，要为她妹子的终身着想。意思是把瑞香赎回去，要替她好好寻个婆家。”

“真的？”

看七姑奶奶是不信的语气，胡雪岩也就正好说活络话，“哪晓得他是真是假？不过，”他又把话说回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算他是假话，也驳不倒他。三个人抬不过去一个理字。七姐，你说呢？”

“依我说，”七姑奶奶微微冷笑，“小爷叔，你手下那么多人，莫非就不能派一个能干的，去打听打听他哥哥的情形，是真的为瑞香着想呢，还是说好听话，拿他妹子赎回去，另打主意？”

“打啥主意？”

“知人知面不知心。照瑞香这份人才，在她身上好打的主意多得很。”

胡雪岩不做声，这是故意作出盘马弯弓的姿态，好逼七姑奶奶往深处去谈。

七姑奶奶此时心事如麻，是为瑞香在着急，盘算了好一会，方又开口说道：“小爷叔，你同四姐决不可以让瑞香的哥哥，把她赎回去。不然会造孽。”

“造孽？”胡雪岩故意装出吃惊的神气，“怎么会造孽？”

“如果瑞香落了火坑，不就是造孽？”

“七姐，”胡雪岩急急问说，“你是说，她哥哥会把她卖到堂子里？”

“说不定。”

胡雪岩想了一下说：“不会的。第一，瑞香不肯，第二，她哥哥也不敢。如说我胡某家的丫头，会落到堂子里，他不怕我办他一个‘逼良为娼’的罪？”

“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小爷叔，你既然想到你的面子，何不早点想办法？”

“对！”胡雪岩很快地接口，“大姐，你倒替我想个法子看。”

“法子多得很。第一，同他哥哥去商量，再补他多少银子，重新立个卖断的契——”

“不，不！这点没有用。”胡雪岩说，“如果有用，罗四姐早就办了。我不是说过，人家生意做得蛮好，赎瑞香不是打钱的主意。”

“好！就算他不是打钱的主意，诚心诚意是为瑞香的终身，不过，他替他妹子到底挑的是什么人？男家好不好要看一看，瑞香愿不愿意也要问一问。如果是低三下四的人家，瑞香又不愿意，小爷叔，那就尽有理由不让他赎回去了。”

“这话——”胡雪岩不便驳她太武断，急转直下地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他为瑞香好，我们也是为瑞香好，替瑞香好好找份人家，只要瑞香自己愿意，他哥哥也就没话说了。”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小爷叔，我想请四姐来一趟，请她来劝一劝瑞香。”

“劝啥？”胡雪岩答说，“莫非我就不能劝她？”

“我怕小爷叔说话欠婉转，瑞香是怕你，就肯答应，也是很勉强的。这种事，一勉强就没有意思了。”

“什么事要瑞香答应？而且要心里情愿？七姐，你何妨同我实说，你晓得的，我们家的丫头都不怕我的，倒是对四姐，她们还有忌惮。”

“既然如此，我就实说吧！小爷叔，我在瑞香来的第二天，心里就在转念头了，我一直想替应春弄个人，要他看得上眼，要我也投缘，像瑞香这样一个拿灯笼都寻不着的人，四姐替我送了来，我心里好高兴，本想等小爷叔你，或者四姐来了，当面求你们，哪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层曲折，真叫好事多磨了。”

“七姐，你说实话，我也说实话。”胡雪岩很恳切地答道，“我们也想到，你要有个好帮手，凡事能够放心不管，病才好得起来。不过你们夫妻的感情，大家都晓得的，这件事只有你自己来发动，我们决不好多说。如今七姐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同四姐没有不赞成的。不过，这件事要三方面都愿意——”

“哪三方面？”七姑奶奶抢着问说。

“你，应春，还有瑞香。”胡雪岩紧接着说，“瑞香我来劝她，我想，她一定也肯的。”

“小爷叔，你怎么晓得她一定肯？”

“我们家常常来往的女太太，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少说也有二三十位，一谈起缘，瑞香总说：‘要算七姑奶奶’，从这句话上，不就可以晓得了？”

胡雪岩编出来这套话，使得七姑奶奶面露微笑，双眼发亮，显然大为高兴。

“七姐，”胡雪岩问说，“现在我要提醒你了，你应该问一问应春愿意不愿意。”

“他不愿也要愿。”七姑奶奶极有把握地，“小爷叔你不必操心。”

“不见得。”胡雪岩摇摇头，“去年他去拜生日，老太太问过他，他说他决不想，好好一个家，何苦生出许多是非？看来他作兴不肯讨小。”

七姑奶奶“哈”一声笑了出来，“世界上哪个男人不喜欢讨小？”她说，“小爷叔，你真当我阿木林？”“阿木林”是洋场上新兴起来的一句俗语，傻瓜之意。胡雪岩听她语涉讥嘲，只好报以窘笑。

“倒是瑞香家里，小爷叔怎么把它摆平来。”

“我想——”胡雪岩边想边说，“只有叫瑞香咬定了，不肯回去。他哥哥也就没法子了。”

“一点不错。小爷叔，请你去探探瑞香的口气，只要她肯了，我会教她一套话，去应付他哥哥。”

于是，胡雪岩正好找个僻静的地方，先去交代瑞香，原是一套无中生有的假话，只要瑞香承认有这么一个哥哥，谎就圆起来了。

至于为古应春作妾，是罗四姐早就跟她说通了的，就不必费辞了。

等吃完了饭，胡雪岩与古应春一起出门，七姑奶奶便将瑞香找了来，握着她的手悄悄问说：“你们老爷跟你说过了？”

瑞香想了一下才明白，顿时脸红了，将头扭了过去说：“说过了。”

“那么，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瑞香很为难，一则是害羞，再则是为自己留点身份，“愿意”二字怎么样也说不出口，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一句很含蓄，也很巧妙的话：“就怕我哥哥作梗。”

七姑奶奶大喜，“这么说，你是肯了。”她说，“瑞香，我老早就当你妹子一样了，将来决不会薄待你。”

“我晓得。”瑞香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七姑奶奶是真的怕瑞香觉得作妾委屈，在胡雪岩跟她谈过此事以后，便叫小大姐把她的首饰箱取了来，拣了一只翡翠镯子、一只金刚钻戒藏在枕下，此时便将头一侧说道：“我枕头下面有个纸包，你把它拿出来。”

枕下果然有个棉纸包，一打开来，宝光耀眼，瑞香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然，她要将首饰交到七姑奶奶手里，“来！”七姑奶奶说，“你把手伸过来。”瑞香不肯，七姑奶奶使用另一只不甚方便的手，挣扎着要来拉她的手，看那力不从心的模样，瑞香于心不忍，终于将手伸过去了。

帮七姑奶奶的忙，翠镯套上左腕，钻戒套入右手无名指，瑞香忍不住端详了一下，心头泛起一阵无可形容的兴奋。

“妹妹！现在真是一家人了——”

“七姑奶奶，这个称呼不敢当。”

“有啥不敢当，我本来就一直拿你当妹子看待。”七姑奶奶又说，“你对我的称呼也要改一改了。”

“我，”瑞香窘笑道，“我还不知道怎么改呢？”

“一时不改也不要紧。”七姑奶奶接下来说，“我们谈正经。将来你哥哥、嫂嫂来，我们当然也拿他们夫妇当亲戚看待。眼前，你有没有想一想，怎么样应付他？”

“我还没有想过。”瑞香迟疑地说，“我想只有好好跟他商量。”

“商量不通呢？”

“那，我就不晓得怎么说了。”

“我教你。”七姑奶奶问道，“《红楼梦》你看过没有？”

瑞香脸一红，“我也不认识多少字。”她说，“哪里能够看书？”

“听总听人说过？”

“是的。”瑞香答说，“有一回听人说我们胡家的老太太，好比贾太君，我问我们大小姐贾太君是什么人，才知道出在《红楼梦》上。”

“那么贾宝玉你总也知道？”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都听说过的。”

“袭人呢？”

“不是怡红院里的丫头？”

“不错。袭人姓花，她的哥哥叫花自芳，也是要来赎他妹妹，袭人就说，当初是家里穷，把我卖到贾家，既然如此，何苦现在又要把我赎回去？我想，你也可以这样跟你哥哥说。如果他说，现在把你弄回去，是为你着想，你就问他当初又何以不为你着想！看他有什么话说？”

“嗯，嗯！”瑞香答应着，“我就这样子同他说。”

“当然。我们还要送聘金——”

“这一层，”瑞香抢着说，“奶奶同我们老爷谈好了。”

无意中改了口，名分就算从此而定了。

胡李会晤

胡雪岩去看邵友濂扑了个空，原来这天李鸿章从合肥到了上海，以天后宫为行馆，邵

友廉必须终日陪侍在侧，听候驱遣。

非常意外地，胡雪岩并未打算去看李鸿章，而李鸿章却派人送了一封信到转运局去邀胡雪岩，请他第二天上午相晤，信中并且说明，是为了“洋药”进口加税一事，有些意见想请他转达左宗棠。

“洋药进口加税，左大人去年跟我提过。我还弄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李合肥明天跟我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似乎不大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我记得你有个亲戚是土行大老板，他总清楚吧？”

他所说的是古应春的远房表叔，广东潮州人，姓曾，开一家烟土行，牌号就叫“曾记”，规模极大，曾老板是名副其实的“土财主”。古应春跟他不大有来往，但为了胡雪岩，特地到南市九亩地去向他请教。

“实不相瞒，你问我，我还要问人。我们账房吴先生最清楚。”曾老板说，“胡大先生，我久已仰慕了，不过高攀不上，应春，你晓得的，我一个月吃三回鱼翅，今天碰得巧，能不能请胡大先生来吃饭，由吴先生当面讲给他听，岂不省事？”

“不晓得他今天晚上有没有应酬？”古应春因为胡雪岩不大愿意跟这些人来往，不敢代为答应，只说，“我去试试看。”

于是曾老板备了个“全帖”交古应春带回。胡雪岩有求于人，加以古应春的交情，自无拒绝之理，欣然许诺，而且带了一份相当重的礼去，是一枝极大的吉林老山人参。

曾老板自是奉如上宾，寒暄恭维了好一阵，将账房吴先生请了来相见，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谈起来才知道是秀才，在这烟土行当账房，似乎太委屈了。

“鸦片是罂粟熬炼出来的。罂粟，中国从古就有的，出在四川，苏东坡四川人，他做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汤里加蜜，是当调肺养胃的补药服的。”

“到底是秀才。”胡雪岩说道，“一开口就是诗。”

“吴先生，”古应春说，“我们不必谈得这样远，光说进口的鸦片好了。”

鸦片进口，最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规定要收税，是当药材用的，鸦片治痢疾，万试万灵。

不过明末清初，吸食鸦片是犯禁的，而且当时海禁甚严，鸦片亦很少进口。到了康熙

二十三年，放宽海禁，鸦片仍准当作药材进口，收税不多，每十斤征税两钱银子。以后吸鸦片的人慢慢多了，雍正年间，曾下禁令。有句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鸦片亦是如此，越禁得严，走私的越多，从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出口贸易，当作国家的收入，走私的情形就更严重了。

走私的结果是“白的换黑的”，鸦片进口，白银出口。

乾隆三十年前，进口的鸦片，不过两三百箱，末年加到一千箱，道光初年是四千箱，十年工夫加到两万三千多箱。至于私运白银出口，道光三年以前，不过数百万两，到道光十八年增加到三千万两，这还是就广东而言，此外，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亦有数千万两，国家命脉所关，终于引起了鸦片战争。

“至于正式开禁抽税，是在咸丰七年。”吴秀才说，“当时是闽浙总督王懿德，说军需紧要，暂时从权，朝廷为了洪杨造反，只好允许。第二年跟法国定约，每百斤收进口税三十两。鸦片既然当作药材进口，所以称做‘洋药’，在云南、四川出产的，就叫‘土药’。不论洋药、土药，在内地运销，都要收厘捐，那跟进口税无关。”

但左宗棠却认“税”跟“厘”实际上是一回事，主张寓禁于征，每百斤共收一百五十两。胡雪岩拿这一点向吴秀才请教，是分开征收的好，还是合并为宜。

“以合并为宜。”吴秀才说，“厘捐是从价征税，土药便宜洋药贵，如果拿洋药冒充土药，税收就减少了。”

“不错，不错。这个道理很浅，也很透彻，不过不懂的人就想不到。”胡雪岩很高兴地说，“多谢，多谢，今天掉句文真叫‘获益良多’。”

胡雪岩有个习惯，每到上海，一定要到宝善街一家叫渭园的茶馆去吃一次茶，而且一定带足了十两六十两的银票——这是他本性仁厚、不忘老朋友的一点心意。他有许多老朋友，境况好的在长三堂子吃花酒见面，在渭园见到的，大致境况并不太好，问问近况，量人所需，捏两张银票在手里，悄悄塞了过去，见不到的他会问，一样也托人带钱去接济。所以他有好几个老朋友，经常会到阜康或者转运局去打听：“胡大先生来了没有？”

这天到渭园来的老朋友很多，大多是已经打听好了来的，一周旋，不知不觉到了十点钟，古应春提醒他说：“小爷叔，你的辰光快到了，这个约会不能耽误。”

李鸿章的约会怎好误时？胡雪岩算好了的，约会是十一点钟，从渭园到天后宫，不过一刻钟的工夫，尽来得及。

“还早，还早！”

“不，小爷叔，我们先到转运局坐一坐。”古应春说，“刚才我在这里遇见一个朋友，打听到一个蛮要紧的消息，要先跟你谈一谈。”

“好！我本来要到转运局去换衣服。”胡雪岩不再逗留，相偕先到转运局，在他的“签押房”中密谈。

“我在渭园遇见海关上的一个朋友，据他告诉我，各省的款子大致都到了，就少也极有限。不过，听说邵小村打算把这笔现银压一压，因这一阵‘银拆’大涨，他想套点利息。”

胡雪岩点点头，沉吟了一会说：“套利息也有限，邵小村还不至于贪这点小利，说不定另外有花样在内。”

“不管他什么花样，这件事要早点跟他去接头。”

“不！”胡雪岩说，“他如果要耍花样，迟早都一样，我就索性不跟他谈了。”

“那！”古应春诧异，“小爷叔你预备怎么办呢？”

“我主意还没有定。”胡雪岩说，“到天后宫回来再商量。”

换了公服，到天后宫递上手本。李鸿章关照先换便衣相见，他本人服丧，穿一件淡蓝布长衫，上套黑布马褂，形容颇为憔悴。

胡雪岩自然有一番慰问，李鸿章还记得他送了一千两银子的奠仪，特地道谢，又说礼太重，但又不便退回，只好捐了给善堂。寒暄了好一阵，方始谈入正题。

“鸦片害人，由来已久。不过洋药进口税是部库收入的大宗，要说寓禁于征，不如说老实话，还是着眼在增加税收上面，来得实惠。”

一开口便与左宗棠的宗旨相悖，胡雪岩无话可说，只能答应一声：“是。”

“增加税收，加税不是好办法，要拿偷漏的地方塞住，才是正本清源之计。”李鸿章又说，“同治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普鲁士的领事反对，说加厘有碍在华洋商贸

易。这话是说不通，加厘是我们自己的事，与缴纳进口税的洋商何干？当时总署驳了他，不过赫德说过，厘捐愈重，走漏愈甚，私货的来路不明，正当的洋商生意也少了。所谓加厘有碍在华洋商贸易，倒也是实话。”

“是。”胡雪岩答说，“听说私货都是香港来的。”

“一点不错。”李鸿章说，“我这里有张单子，你可以看看。”说着，从桌上随手拿起一张纸，递了过来。胡雪岩急忙站起，双手将单子接了过来，回到座位上去看。

单子上写明：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香港的洋药，每年自八万四千箱至九万六千箱不等，但运销各口，有税的只有六万五千箱到七万一千箱。光绪五年到港十万七千箱，有税的只有八万六千箱，每年走私进口的，总在两万箱以上。

“洋药进口税每箱收税三十两，厘捐额定二十两，地方私收的不算，合起来大概每箱八十两。私货有两万箱，税收就减少一百六十万。”李鸿章急转直下地说，“赫德现在答应税厘一起加，正税三十两以外，另加八十两，而且帮中国防止走私，这个交涉也算办得很圆满了。”

“大人办洋务，当今中国第一。”胡雪岩恭维着说，“赫德一向是服大人的。”

“洋人总还好办，他们很厉害，不过讲道理。最怕自己人闹意气，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此。”

显然的这所谓自己人闹意气，是指左宗棠而言，胡雪岩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一声，不表示任何意见。

“我想请你转达左爵帅，他主张税厘合征，每箱一百五十两。赫德答复我说，如果中国一定要照这个数目征，他也可以承认，不过他不能担保不走私。雪岩，就算每年十万箱，其中私货两万五千箱，你倒算算这笔账看。”

胡雪岩心算极快。十万箱乘一百十两，应征一千一百万两银子，照一百五十两征税，七万五千箱应征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两，仍旧多出二十五万两银子。

“二十五万两银子是小事，防止走私，关系甚大，有赫德保证，我们的主权才算完整。不然以后走私越来越多，你跟他交涉，他说早已言明在先，歉难照办，你又奈他何。所以请你劝劝左爵帅，不必再争。”李鸿章又说，“目前局势不好，强敌压境，我们但求交涉办得顺利，好把精力工夫，用到该用的地方。雪岩，你觉得我的话怎么样？”

“大人为国家打算真是至矣尽矣，左大人那里我一定切切实实去劝，他也一定体谅大人的苦心的。”

“这就仰仗大力了。”

“言重，言重！”胡雪岩掌握机会，转到自己身上的事，“不过，说到对外交涉上头，尤其是现在我们要拉拢英国对付法国，有件事要请大人作主。”

“喔！”李鸿章问，“什么事？”

“汇丰的借款，转眼就到期，听说各省应解的协饷，差不多都汇到了，即使相差也有限。我想求大人交付小村，把这笔款子早点拨出来，如果稍为差一点，亦请小村那里补足。现在上海市面上现银短缺，只有请海关拿库存现银放出来调剂调剂。小村能帮这个忙，左大人一定也领情的。”

“我来问问小村。”李鸿章的话说得很漂亮，“都是公事，都是为国家，理当不分彼此。”

话漂亮，而且言行相符，当天下午，胡雪岩就接到邵友濂的信，说各省应解款项只收到四十七万，不足之数奉谕暂垫，请他派人去办理提款手续。

“还款是在月底。”宓本常很高兴地说，“这笔头寸有几天可以用，这几天的‘银拆’很高，小小赚一笔。”

“不必贪小。”胡雪岩另有打算，“你明天去办个转账的手续，请他们打汇丰的票子，原票转账，掉回印票，做得漂亮点。”

宓本常是俗语说，“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物，觉得胡雪岩白白牺牲了利息，未免太傻。不过东家交代，惟有遵命。第二天一早就把转账的手续办妥当，领回了盖有陕甘总督衙门关防的印票。胡雪岩便将印票注销，交代转运局的文案朱师爷，写信给左宗棠，报告还款经过以外，将李鸿章所托之事，切切实实叙明，最后特别指到，李鸿章很够意思，请左宗棠务必也卖他一个面子。

这封信很要紧，胡雪岩亲自看着，到下午四点多钟写完，正要到古家去看七姑奶奶，哪知古应春却先来了。

“小爷叔，”他手里持着一份请柬，“汇丰的‘康白度’曾友生，亲自送帖子来，托

我转交，今天晚上请小爷叔吃饭，特别关照，请小爷叔务必赏光。”

“喔！”胡雪岩智珠在握，首先问说，“他还请了哪个。”

“除了邀我作陪，没有别人。”

“地方呢？”

“在虹口泰利。”

“那不是只有外国人去的馆子？”

“不错。”古应春说，“我想他为的是说话方便，特为挑这家中国人不去的法国菜馆。”

“喔！”胡雪岩沉吟了一会，捻一捻八字胡子微笑道，“看样子不必我开口了。”

“小爷叔，”古应春说，“你本来想跟他开口谈啥？”

“你想呢？”

古应春仔细想了想说：“我懂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6·悲凉醒世大结局》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胡雪岩不愿看到洋商长期霸占中国生丝出口的市场，动员国内丝商团结起来，要求洋商提高收购价格。他带头囤积了价值六百万两白银的生丝（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欲逼洋商就范，百年企业史上第一次中外大商战打响了。但新式缫丝技术的潮流不可遏制；中法战局又使得上海人人自危、交通阻断、贸易停顿，胡雪岩吃本太重，资金周转不灵，被逼入全面崩溃的边缘。此时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政敌暗中散布胡雪岩资金不足的消息，储户纷纷到胡雪岩钱庄提现，挤兑风潮暴起，几天的时间内，胡雪岩一手经营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一代巨商胡雪岩，最终无力回天，破产抄家，其凄凉晚景令世人唏嘘不已。

敬请阅读《红顶商人胡雪岩6·悲凉醒世大结局》。

红顶商人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

从计划到大商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极端的暴利生存的安全陷阱；从权的暴利权力的禁区所在。

胡雪岩

高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6

悲凉醒世
大结局



目录

红顶商人胡雪岩6：悲凉醒世大结局
第一章 最后一步救命棋，胡雪岩收购新式缫丝厂
改弦易辙
幕后老板
家有喜事
内鬼败事
第二章 危机暴起，胡雪岩钱庄遭遇挤兑风潮
甲申之变
政敌暗算
挤兑风潮
绝地求生
第三章 平息风潮，胡雪岩稳住阵脚筹对策
平息风潮
夜访藩司
第四章 情势巨变，胡雪岩着手破产清算
死中求活
破产清算
第五章 查封典当，局中设局斗心斗智
大封典铺
美人设局
诡计败露
壮士断腕
第六章 大势已去，胡雪岩革职散家
少年绮梦
革职查办
遣散姬妾
第七章 人去楼空，一代商圣成旧梦
赠妾酬友
人去楼空
掘宝异闻
第八章 宝物遭人掠取，一线生路变绝路
奸人贪宝
烟消云散
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顶商人胡雪岩. 6, 悲凉醒世大结局 /高阳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9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5563-6

I. ①红...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1908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灯火楼台（下）》）

书 名 红顶商人胡雪岩. 6, 悲凉醒世大结局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姚 丽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张福建 吴 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35千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63-6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33608311（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红顶商人胡雪岩6：悲凉醒世大结局

第一章 最后一步救命棋，胡雪岩收购新式缫丝厂

改弦易辙

汇丰银行的买办曾友生，为人很势利，喜欢借洋人的势力以自重。他对胡雪岩很巴结，主要的原因是，胡雪岩跟汇丰银行的“大班”，不论以前是否认识，都可以排阔直入去打交道，所以他不敢不尊敬，但胡雪岩却不大喜欢这个人，就因为势利之故。

但这次他是奉了他们“大班”之命，来跟胡雪岩商量，刚收到五十万现银，需要“消化”，问胡雪岩可有意借用？

“现在市面上头寸很紧，你们这笔款子可以借给别人，何必来问我这个做钱庄的？”

“市面上头寸确是很紧，不过局势不大好，客户要挑一挑。论到信用，你胡大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金字招牌。”曾友生陪着笑说，“胡大先生，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请你挑挑我。”

“友生兄，你言重了。汇丰的买办，只有挑人家的，哪个够资格来挑你？”

“你胡大先生就够。”曾友生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除了你，汇丰的款子不敢放给别人，所以只有你能挑我。”

“既然你这么说，做朋友能够帮忙的，只要办得到，无不如命。不过，我不晓得怎么挑法？”

“无非在利息上头，让我稍稍戴顶帽子。”曾友生开门见山地说，“胡大先生，这五

十万你都用了好不好？”

“你们怕风险，我也怕风险。”胡雪岩故意问古应春，“王中堂有二十万银子，一定要摆在我们这里，能不能回掉他？”

古应春根本不知道他说的“王中堂”是谁，不过他懂胡雪岩的意思，是要表示阜康的头寸很宽裕，便也故意装困惑地问：“呀！小爷叔，昨天北京来的电报，你没看到？”

“没有啊！电报上怎么说？”

“王中堂的二十万银子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天津，都存进来了。”古应春又加一句，“莫非老宓没有告诉你？”

“老宓今天忙得不得了，大概忘掉了。”胡雪岩脸看着曾友生说，“收丝的辰光差不多也过了，实在有点为难。”

“胡大先生，以你的实力，手里多个几十万头寸，也不算回事，上海谣言多，内地市面不坏。马上五荒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阜康有款子，不怕放不出去，你们再多想一想。吃进这笔头寸，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胡雪岩点点头停了一下问道：“利息多少？”

“一个整数。”曾友生说，“不过我报只报八五。胡大先生，这算蛮公道吧？”

“年息还是月息？”

“自然是月息。”

“月息一分，年息就是一分二。这个数目，一点都不公道。”

“现在的银根，胡大先生，你不能拿从前来比，而且公家借有扣头，不比这笔款子你是实收。”

胡雪岩当然不会轻信他的话，但平心而论，这笔借款实在不能说不划算，所以彼此磋商，最后说定年息一分，半年一付，期限两年，到期得展延一年。至于对汇丰银行，曾友生要戴多少帽子，胡雪岩不问，只照曾友生所开的数目承认就是。

胡雪岩原来就已想到，要借汇丰这笔款子，而汇丰亦有意贷放给胡雪岩。彼此心思相同，加以有胡雪岩不贪小利，提前归还这很漂亮的一着，汇丰的大班，越发觉得胡雪岩确

是第一等的客户，所以曾友生毫不困难地将这笔贷款拉成功了，利息先扣半年，曾友生的好处，等款子划拨到阜康，胡雪岩自己打一张票子，由古应春转交曾友生，连宓本常都不知道这笔借款另有暗盘。

司行中的消息很灵通，第二天上午城隍庙豫园的“大同行”茶会上，宓本常那张桌子上，热闹非凡，都是想来拆借现银的。但宓本常的手很紧，因为胡雪岩交代，这笔款子除了弥补古应春的宕账以外，余款他另有用途。

“做生意看机会。”他说，“市面不好，也是个机会，当然，这要看眼光，看准了赚大钱，看走眼了血本无归。现在银根紧，都在脱货求现，你们看这笔款子应该怎么用？”

古应春主张囤茶叶，宓本常提议买地皮，但胡雪岩都不赞成，唯一的原因是，茶叶也好，地皮也好，投资下去要看局势的演变，不能马上发生作用。

“大先生，”宓本常说，“局势不好，什么作用都不会发生，我看还是放拆息最好。”

“放拆息不必谈，我们开钱庄，本意就不是想赚同行的钱。至于要发生作用，局势固然有，主要的是看力量。力量够，稍微再加一点，就有作用发生。”胡雪岩随手取过三只茶杯，斟满其中的一杯说，“这两只杯子里的茶只有一半，那就好比茶叶同地皮，离满的程度还远得很，这满的一杯，只要倒茶下去，马上就会流到外面，这就是你力量够了，马上能够发生作用。”

古应春颇有领会了，“这是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他说，“小爷叔，你的满杯茶，不止一杯，你要哪一杯发生作用？”

“你倒想呢？”

“丝？”

“不错。”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因为胡雪岩囤积的丝很多，而这年的“洋庄”并不景气，洋人收丝，出价不高，胡雪岩不愿脱手，积压的现银已多，没有再投入资金之理。

“不！应春。”胡雪岩说，“出价不高，是洋人打错了算盘，以为我想脱货求现，打算买便宜货，而且，市面上也还有货，所以他们还不急。我呢！你们说我急不急？”

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古应春与宓本常都不知如何回答了。

“你们倒说说看，怎么不开口？”

“我不晓得大先生怎么样。”宓本常说，“不过我是很急。”

“你急我也急，我何尝不急，不过越急越坏事，人家晓得你急，就等着要你的好看了。譬如汇丰的那笔款子，我要说王中堂有大批钱存进来，头寸宽裕得很，曾友生就越要借给你，利息也讨俏了，只要你一露口风，很想借这笔钱，那时候你们看着，他又是一副脸嘴了。”

“这似乎不可以一概而论。”古应春总觉得他的盘算不对，但却不知从何驳起。

“你说不可一概而论，我说道理是一样的。现在我趁市价落的时候，把市面上的丝收光，洋人买不到丝，自然会回头来寻我。”

“万一倒是大家都僵在那里，一个价钱不好不卖，一个价钱太贵，不买。小爷叔，那时候，你要想想，吃亏的是你，不是他。”

“怎么吃亏的是我？”

“丝不要发黄吗？”

“不错，丝要发黄。不过也仅止于发黄而已，漂白费点事，总不至于一无用处，要攒到汪洋大海。”胡雪岩又说，“大家拼下去，我这里是地主，总有办法好想，来收货的洋人，一双空手回去，没有原料，他厂要关门。我不相信他拼得过我。万一他们真是齐了心杀我的价，我还有最后一记死中求活的仙着。”

大家都想听他说明那死中求活的一着是什么，但胡雪岩装作只是信口掩饰短处的一句“游词”，笑笑不再说下去了。

可是当他只与古应春两个人在一起时，态度便不同了，“应春，你讲的道理我不是没有想过。”他显得有些激动，“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加好了，叫做‘无商不奸’。我如果不是懂做官的诀窍，不会有今天。你说，我是不是老实话？”

“不见得。”古应春答说，“小爷叔光讲做生意，一定也是第一流人物。”

“你说的第一流，不过是做生意当中的第一流，不是‘四民’当中的第一流。应春，你不要‘晕淘淘’，真的当你做生意的本事有多大！我跟你说一句，再大也大不过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为啥？他是一个国家在同你做生意，好比借洋款，一切都谈好了，英国公使出面了，要总理衙门出公事，你欠英商的钱不还，就等于欠英国女皇的钱不还。真的不还，你试试看，软的，海关捏在人家手里；硬的，他的兵舰开到你口子外头，大炮瞄准你城里热闹的地方。应春，这同‘阎王账’一样，你敢不还？不还要你的命！”

胡雪岩说话的语气，一向平和，从未见他如此锋利过。因此，古应春不敢附和，但也不敢反驳，因为不管附和还是反驳，都只会使得他更为偏激。

胡雪岩却根本不理会他因何沉默，只觉得“话到口边留不住”，要说个痛快：“那天我听吴秀才谈英国政府卖鸦片，心里头感慨不少。表面上看起来，种鸦片、卖鸦片的，都是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英国政府在操纵，只要对东印度公司稍为有点不利，英国政府就要出面来交涉了。东印度公司的盈余，要归英国政府，这也还罢了。然而，丝呢？完全是英国商人自己在做生意，盈亏同英国政府毫不相干，居然也要出面来干预，说你们收的茧捐太高了，英商收丝的成本加重，所以要减低。人家的政府，处处帮商人讲话，我们呢？应春，你说！”

“这还用得着我讲？”古应春苦笑着回答。

“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政府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们大清朝比明朝要好得多，照明朝末年皇帝、太监那种荒唐法子，明朝不亡变成没有天理了。但是，货要比三家，所谓货比三家不吃亏，大清朝比明朝高明，固然不错，但还要比别的国家，这就是比第三家。你说，比得上哪一国，不但英法美德，照我看比日本都不如——”

“小爷叔，”古应春插嘴说道，“你的话扯得远了。”

“好！我们回来再谈生意。我胡某人今天，朝廷帮我的忙的地方，我晓得，像钱庄，有利息轻的官款存进来，就是我比人家有利的地方。不过，这是我帮朝廷的忙所换来的，朝廷是照应你出了力、戴红顶子的胡某人，不是照应你做大生意的胡某人，这中间是有分别的。你说是不是？”

“小爷叔，你今天发的议论太深奥了。”古应春用拇指揉着太阳穴说，“等我想一想。”

“对！你要想通了，我们才谈得下去。”

古应春细细分辨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后问道：“小爷叔的意思是，朝廷应该照应做大生意的？”

“不错。”胡雪岩说，“不过，我是指的同外国人一较高下的大生意而言。凡是销洋庄的，朝廷都应该照应，因为这就是同外国人‘打仗’，不过不是用真刀真枪而已。”

“是，是。近来有个新的说法，叫做‘商战’，那就是小爷叔的意思了。”

“正是。”胡雪岩说，“我同洋人‘商战’，朝廷在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要说冷话、扯后腿，你想，我这个仗打得过打不过人家？”

“当然打不过。”

“喏！”胡雪岩突然大声说道，“应春，我胡某人自己觉得同人家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明晓得打不过，我还是要打。而且，”他清清楚楚地说，“我要争口气给朝廷看，教那些大人先生自己觉得难为情。”

“那，”古应春笑道，“那不是争气，是赌气了。”

“赌气同争气，原是一码事。会赌气的，就是争气，不懂争气的，就变成赌气了。”

“这话说得好。闲话少说，小爷叔，我要请教你，你的这口气怎么争法？万一争不到，自搬石头自压脚，那就连赌气都谈不到了。”

这就又谈到所谓“死中求活的仙着”上头来了。胡雪岩始终不愿谈这个打算，事实上他也从没有认真去想过，此时却不能不谈不想了。

“大不了我把几家新式缫丝厂都买了过来，自己来做丝。”

此言一出，古应春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胡雪岩一向不赞成新式缫丝厂，现在的做法完全相反，实在不可思议。

然而稍微多想一想，就觉得这一着实在很高明。古应春在这方面跟胡雪岩的态度一直不同，他懂洋文，跟洋人打交道的辰光也多，对西方潮流比较清楚。土法做丝，成本既高，质量又差，老早该淘汰了，只因为胡雪岩一直顾虑乡下丝户的生计，一直排斥新式缫丝，现在难得他改变想法，不但不反对，而且更进一步，自己要下手做，怎不教人既惊且喜。

“小爷叔，就是洋人不跟你打对台，你也应该这样做的。你倒想——”

古应春很起劲地为胡雪岩指陈必须改弦易辙的理由，第一是新式缫丝机器比手摇脚踏的“土机器”，要快好几倍，茧子不妨尽量收，收了马上运到厂里做成丝，既不用堆栈来存放干茧，更不怕茧中之蛹未死，咬出头来；第二，出品的匀净、光泽，远胜于土法所制；第三，自己收茧，自己做丝，自己销洋庄，“一条鞭”到底，不必怕洋人来竞争，事实上洋人也无法来竞争。

这三点理由，尤其是最后一点，颇使胡雪岩动心，但一时也委决不下，只这样答一句：“再看吧！这不是很急的事。”

但古应春的想法不同，他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进行。胡雪岩手里有大批干茧，如果用土法做成丝，跟洋人价钱谈不拢，摆在堆栈里，丝会发黄，如果自己有厂做丝直接外销，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了。

因此，他积极奔走，去打听新式缫丝厂的情形，共有五家，最早是法国人卜鲁纳开设的宝昌丝厂，其次是美商旗昌洋行附设的旗昌丝厂。

第三家去年才开，名为公和永，老板是湖州人黄佐卿。此外怡和、公平两家洋行，跟旗昌洋行一样，也都附设了丝厂。

这五家丝厂，规模都差不多，也都不赚钱，原因有二：第一，是干茧的来路不畅，机器常常停工待料；第二，机器的效用不能充分发挥，成品不如理想之好。据说，公和永、怡和、公平三家打算联合聘请一名意大利有名的技师来管工程。其余两家，已有无意经营之势，如果胡雪岩想收买，正是机会。

古应春对这件事非常热衷，先跟七姑奶奶商量，看应该如何向胡雪岩进言。

“新式缫丝厂的情形，我不大清楚，不过洋丝比土丝好，那是外行都看得出来的，东西好就不怕没有销路。”古应春说，“小爷叔做什么生意，都要最好的，现在明明有最好的东西在那里，他偏不要，这就有点奇怪了。”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我来跟他说。”

幕后老板

“七姐，不是我不要。我也知道洋丝比起土丝来起码要高两档。不过，七姐，做人总要讲宗旨、讲信用，我一向不赞成新式纛丝，现在反过来自己下手，那不是反复小人？人家要问我，我有啥话好说？”

“小爷叔，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世界天天在变。我是从小生长在上海的，哪里会想到现在的上海，会变成这个样子？人家西洋，样样进步，你不领盆，自己吃亏。譬如说，左大人西征，不是你替他买西洋的军火，他哪里会成功？”

“七姐，你误会了，我不是说洋丝不好——”

“我知道，我也没有误会。”七姑奶奶抢着说，“我的意思是，人要识潮流，不识潮流，落在人家后面，等你想到要赶上去，已经来不及。小爷叔，承你帮应春这么一个忙，我们夫妇是一片至诚——”

“七姐，七姐，”胡雪岩急忙打断，“你说这种话，就显得我们交情浅了。”

“好！我不说。不过，小爷叔，我真是替你担足心思。”七姑奶奶说，“现在局势不好，听说法国人预备拿兵舰拦在吴淞口外，不准商船通行，那一来洋庄不动，小爷叔，你垫本几百万银子的茧子跟丝，怎么办？”

“这，这消息，你是从哪里来的？”

“是替我看病的洋大夫说的。”

“真的？”

“我几时同小爷叔说过假话？”

“喔，喔，”胡雪岩急忙道歉，“七姐，我说错了。”

“小爷叔，人，有的时候要冒险，有的时候要稳当，小爷叔，我说句很难听的话，白相人说的‘有床破棉被，就要保身家’。小爷叔，你现在啥身家？”

胡雪岩默然半晌，叹口气说：“七姐，我何尝不晓得？不过，有的时候，由不得自

己。”

“我不相信。”七姑奶奶说，“事业是你一手闯出来的，哪个也做不得你的主。”

“七姐，这你就不大清楚了，无形之中有许多牵制。譬如说，我要一座新式缫丝厂，就有多少人来央求我，说‘你胡大先生不拉我们一把，反而背后踢一脚，我们做丝的人家，没饭吃了。’这一来，你的心就狠不下来了。”

七姑奶奶没有料到，他的话会说在前头，等于先发制人，将她的嘴封住了。当然，七姑奶奶决不会就此罢休，另外要想话来说服他。

“小爷叔，照你的说法，好比从井救人。你犯得着犯不着？再说新式缫丝是潮流，现在光是销洋庄，将来厂多了，大家都喜欢洋机丝织的料子，土法做丝，根本就没人要，只看布好了，洋布又细又白又薄，到夏天哪个不想弄件洋布衫穿？毛蓝布只有乡下人穿，再过几年乡下人都不穿了。”

“这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为啥不可以，事情是一样的。”七姑奶奶接着又说，“从井救人看自己犯得着犯不着是一桩事，值得不值得救，又是一桩事。如果鲜龙活跳一个人，掉在井里淹死了，自然可惜，倘或是个骨瘦如柴的痨病鬼，就救了起来，也没有几年好活，老实说，救不救是一样的，现在土法做丝，就好比是个去日无多的痨病鬼。”

她这个譬仿，似乎也有点道理，胡雪岩心想，光跟她讲理没有用处，只说自己的难处好了。

“七姐，实在是做人不能‘两面三刀’，‘又做师娘又做鬼’。你说，如果我胡某人是这样一个人，身家一定保不住。”

七姑奶奶驳不倒他，心里七上八下转着念头，突然灵机一动，便即问道：“小爷叔，照你刚才的话，你不是不想做新式缫丝厂，是有牵制，不能做，是不是？”

“是的。”

“那么牵制没有了，你就能做，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

“那好，我有一个法子，包你没有牵制。”

“你倒说说看。”

“很容易，小爷叔，你不要出面好了。”

“是——”胡雪岩问，“是暗底下做老板？”

“对！”

胡雪岩心有点动了，但兹事体大，必须好好想一想。见此光景，七姑奶奶知道事情有转机了，松不得劲，当即又想了一番话说：“小爷叔，局势要坏起来是蛮快的，现在不趁早想办法，临时发觉不妙，就来不及补救了。几百万银子，不是小数目。小爷叔，就算你是‘财神’，只怕也背不起这个风险。”

这话自然是不能当为耳边风的，胡雪岩不由得问了一句：“叫哪个来做呢？”

要谈到委托一个出面的人，事情就好办了，七姑奶奶说：“我在想，最好请罗四姐来，我的身子风瘫了，脑子没有坏，也可以帮她出出主意。”

“她一来，一家人怎么办？”胡雪岩说，“除非七姐你能起床，还差不多。”

“我是绝不行的。要么——”她沉吟着。

“你是说应春？不过应春同我的关系，大家都晓得的，他出面同我自己出面差不多。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大妥当。”

“我不是想到应春，我光是在想，哪里去寻一个靠得住的人。”七姑奶奶停了一下说，“小爷叔，你自己倒想一想，如果真的没有，我倒有个人。”

“那么，你说。”

“不！一定要小爷叔你自己先想。”

胡雪岩心想，做这件事少不了古应春的参预，而他又不能出面，如果七姑奶奶举荐一个人，就等于古应春下手一样，那才比较能令人放心。

这样一转念头，根本就不去考虑自己这方面的人，“七姐，”他说，“我没有。如果你有人，我们再谈下去，不然就以后再说吧！”

这是逼着她荐贤。七姑奶奶明白，这是胡雪岩加重她的责任，因而重新又考虑了一下，确知不会出纰漏，方始说道：“由我五哥出面来做好了。”

尤五退隐已久，在上海商场上，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他在漕帮中的势力仍在，由他出面，加以有古应春做帮手，这件事是可以做的。

“如果五哥肯出面，我就没话说了。”胡雪岩说，“等应春回来，好好商量。”

古应春专程到松江去了一趟，将尤五邀了来，当面商谈。但胡雪岩只有一句话：事情要做得隐秘，他完全退居幕后，避免不必要的纷扰。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尤五的话很坦率，“不过，场面出来以后，生米煮成熟饭，就人家晓得了，也不要紧。”

“这也是实话，不过到时候，总让我有句话能推托才好。”

“小爷叔你不认账，人家有什么办法？”

七姑奶奶说道：“到时候，你到京里去一趟，索性连耳根都清净了。”

“对，对！”胡雪岩连连点头，“到时候我避开好了。”

这就表示胡雪岩在这桩大生意上是完全接受了古应春夫妇的劝告。买丝收茧子，在胡雪岩全部事业中，规模仅次于钱庄与典当而占第三位，但钱庄与典当都有联号，而且是经常性的营业，所以在制度上都有一个首脑在“抓总”，唯独丝茧的经营，是胡雪岩自己在指挥调度钱庄、典当两方面的人，只要是用得着时，他随时可以调用，譬如放款“买青”，要用到湖州等地阜康的档手；存丝、存茧子的堆栈不够用，他的典当便须协力；销洋庄跟洋人谈生意时，少不了要古应春出面。丝行、茧行的“档手”，只是管他自己的一部分业务，层次较低，地位根本不能跟必本常这班“大伙”相比。

多年来，胡雪岩总想找一个能够笼罩全局的人，可以将这部分的生意，全盘托付，但一直未能如愿。如今他认为古应春应该是顺理成章地成为适当的人选了。

“应春，现在我都照你们的话做了，以后这方面的做法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既然如此，丝跟茧子的事，我都交了给你。”胡雪岩又说，“做事最怕缚手缚脚，尤其是同洋人打交道，不管合作也好，竞争也好，贵乎消息灵通，当机立断，如果你没有完全作主的权

柄，到要紧关头仍旧要同我商量，那就一定输人家一着了。”

他的这番道理说得很透彻，态度之诚恳，更令人感动，但古应春觉得责任太重，不敢答应，七姑奶奶却沉默无语，显得跟他的感觉相同，便越发谨慎了。

但他不敢推托，因为坚持不允，便表示他对从事新式缫丝并无把握，极力劝人家去做，是何居心？光在这一点上就说不通了。

于是他说：“小爷叔承你看得起我，我很感激，以我们多少年的交情来说，我亦决无推辞之理。不过，一年进出几百万的生意，牵涉的范围又很广，我没有彻底弄清楚，光是懂得一点皮毛，是不敢承担这样大的责任的。”

“这个自然是实话。”胡雪岩说，“不过，我是要你来掌舵，下面的事有人做。专门搞这一行的人，多是跟了我多年的，我叫他们会集拢来，跟你谈个一两天，其中的诀窍，你马上就都懂了。”

“如果我来接手，当然要这么做。”古应春很巧妙地宕开一笔，“凡事要按部就班来做，等我先帮五哥把收买两个新式缫丝厂的事办妥当了，再谈第二步，好不好？”

“应该这样子办。”七姑奶奶附和着说，“而且今年蚕忙时期也过了，除了新式缫丝厂以外，其余都不妨照年常旧规去办。目前最要紧的是，小爷叔手里的货色要赶紧脱手。”

她的话，要紧的是最后一句，她还是怕局势有变，市面越来越坏，脱货求现为上上之策。但胡雪岩的想法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办了新式缫丝厂，不愁茧子没有出路，则有恃无恐，何不与洋商放手一搏？

胡雪岩做生意，事先倒是周咨博询，不耻下问，但遇到真正要下决断时，是他自己在心里拿主意。他的本性本就是如此，加以这十年来受左宗棠的熏陶，领会到岳飞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道理，所以七姑奶奶的话，并未多想，也不表示意见，只点点头显示听到了而已。

“现在我们把话说近来。”胡雪岩说，“既然是请五哥出面，样子要做得像，我想我们要打两张合同。”

“是的，这应该。”尤五答说，“我本来也要看看，我要做多少事，负多少责任。只有合同上才看得清楚。”

“五哥，”胡雪岩立即接口，“你有点误会了，我不是要你负责任。请你出来，又有应春在，用不着你负责任，但愿厂做发达了，你算交一步老运，我们也沾你的光。”

“小爷叔，你把话说倒了……”

“甯，甯，大家都不要说客气话了。”七姑奶奶性急，打断尤五的话说，“现在只请小爷叔说，打怎样两张合同？”

“一张是收买哪两个厂，银子要多少，开办要多少，将来开工、经常周转又要多少？把总数算出来，跟阜康打一张往来的合同，定一个额子，额子以内，随时凭折子取款。至于细节上，我会交代老宓，格外方便。”

“是的。”古应春说，“合同稿子请小爷叔交代老宓去拟，额子多少，等我谈妥当，算好了，再来告诉小爷叔。现在请问第二张。”

“第二张是厂里的原料，你要仔细算一算，要多少茧子，写个跟我赊茧子，啥辰光付款的合同。”胡雪岩特别指示，“这张合同要简单，更不可以写出新式缫丝厂的字样。我只当是个茧行，你跟我买了茧子去，作啥用途，你用不着告诉我，我也没有资格问你。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怎么不懂？”古应春看着尤五说，“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把小爷叔的名字牵连到新式缫丝厂。”

“这样行，我们先要领张部照，开一家茧行。”

“一点不错。”胡雪岩说，“这样子就都合规矩了。”

“好的，我来办。”古应春问，“小爷叔还有啥吩咐？”

“我没有事了。倒要问你，还有啥要跟我谈的？”

“一时也想不起了。等想起来再同小爷叔请示。”

“也不要光谈新式缫丝厂。”七姑奶奶插进来说，“小爷叔手里的那批丝，不能再摆了。”

“是啊！”古应春说，“有好价钱好脱手了。”

“当然！”

听得这一声，七姑奶奶心为之一宽。但古应春心里明白，“好价钱”之“好”，各人的解释不同，有人以为能够保本，就是好价钱，有人觉得赚得不够，价钱还不算好。胡雪岩的好价钱，绝不是七姑奶奶心目中的好价钱。

正在谈着，转运局派人来见胡雪岩，原来是左宗棠特派专差送来一封信，上面标明“限两日到”，并钤着“两江总督部堂”的紫泥大印，未曾拆封，便知是极紧急的事。果然胡雪岩拆信一看，略作沉吟，起身说道：“应春，你陪我到集贤里去一趟。”

“集贤里”是指阜康钱庄。宓本常有事出去了，管总账的二伙周小棠，一面多派学徒，分头去找宓本常，一面将胡雪岩引入只有他来了才打开的一间布置得非常奢华的密室，亲自伺候，非常殷勤。

“小棠，”胡雪岩吩咐，“你去忙你的，我同古先生有话谈。”

等周小棠诺诺连声地退出，胡雪岩才将左宗棠的信，拿给古应春看。原来这年山东闹水灾，黄河支流所经的齐河、历城、齐东等地都决了好大的口子，黄流滚滚，灾情甚重。山东巡抚陈士杰，奏准“以工代赈”——用灾民来抢修堤工，发给工资，以代赈济。工料所费甚巨，除部库拨出一大笔款子外，许多富庶省份，都要分摊助赈，两江分摊四十万两，但江宁藩库只能凑出半数，左宗棠迫不得已，只好向胡雪岩乞援，信上说：“山东河患甚殷，廷命助赈，而当事图兴工以代，可否以二十万借我？”

“真是！”古应春大为感慨，“两江之富，举国皆知，哪知连四十万银子都凑不齐。国家之穷，可想而知了。”

“这二十万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胡雪岩说，“索性算我报效好了。”

“不！”古应春立即表示反对，“现在不是小爷叔踊跃输将的时候。”

“喔，有啥不妥当？”

“当然不妥当。第一，没有上谕劝大家捐款助赈，小爷叔何必自告奋勇？好像钱多得用不完了；其次，市面不好，小爷叔一捐就是二十万，大家看了眼红；第三，现在防务吃紧，军费支出浩繁，如果有人上奏，劝富商报效，头一个就会找到小爷叔，那时候报效的数目，只怕不是二十万能够过关的。小爷叔，这个风头千万出不得！”

最后一句话，措词直率，胡雪岩不能不听，“也好。”他说，“请你马上拟个电报稿

子，问在哪里付款。”

于是古应春提笔写道：“江宁制台衙门，密。赐函奉悉，遵命办理。款在江宁抑济南付，乞示。职道胡光墉叩。”

胡雪岩看完，在“乞”字下加了个“即”字，随即交给周小棠，派人送到转运局去发。

其时必本常已经找回来了，胡雪岩问道：“那五十万银子，由汇丰拨过来了？”

“是的。”

“没有动？”

“原封未动。”必本常说，“不过先扣一季的息，不是整数了。”

“晓得。”胡雪岩说，“这笔款子的用途，我已经派好了。左大人同我借二十万，余数我要放给一个茧行。”

这两笔用途，都是必本常再也想不到的，他原来的打算，是想用这笔款子来赚“银拆”，经过他表弟所开的一家小钱庄，以多报少，弄点“外快”。这一来如意算盘落空，不免失望，但心里还存着一个挽回的念头。

因为如此，便要问了：“左大人为啥跟大先生借银子？”他说，“左大人有啥大用场，要二十万？”

“不是他借，是江宁藩库借。”

如果是左宗棠私人借，也许一时用不了这么多，短期之内，犹可周转，公家借就毫无想头了。

“茧行呢？”他又问，“是哪家茧行？字号叫啥？”

“还不晓得啥字号。”

“大先生，”必本常越发诧异，“连人家字号都不晓得，怎么会借这样一笔大数目？”

“实在也不是借人家，是我们自己用，你还要起个合同稿子。”胡雪岩转脸又

说，“应春，经过情形请你同老必说一说，稿子弄妥当，打好了合同，我就好预备回杭州了。”

必本常不做声，听古应春细说了收买新式缫丝厂的计划，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自己觉得是胡雪岩的第一个“大伙”，地位在唐子韶之上。而且丝跟钱庄有密切关系，这样一件大事，他在事先竟未能与闻，自然妒恨交加。

“你看着好了！”他在心里说，“‘倒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

家有喜事

合同稿子是拟好了，但由于设立茧行需要呈请户部核准，方能开张，必本常便以此为借口，主张等“部照”发下来，再签合同。胡雪岩与古应春哪里知道他心存叵测，只以为订合同只是一个形式，只要把收买新式缫丝厂这件事谈好了，款子随时可以动用，所以都同意了。

在上海该办的事都办了，胡雪岩冒着溽暑，赶回杭州，原来胡三小姐的红鸾星动，有人做媒，由胡老太太作主，许配了“王善人”的独养儿子。

王善人本名王财生，与胡雪岩是多年的朋友，年纪轻的时候，都是杭州人戏称为“柜台猢猻”的商店伙计，所不同的是行业，王财生是一家大酱园的“学徒”出身。

当胡雪岩重遇王有龄，青云直上时，王财生仍旧在酱园里当伙计，但到洪杨平定以后，王财生摇身一变，以绅士姿态出现，有人说他之发财是由于“趁火打劫”，有人说他“掘藏”掘到了“长毛”所埋藏的一批金银珠宝。但不管他发财的原因是什么，他受胡雪岩的邀约，同办善后，扶伤救死，抚辑流亡，做了许多好事，博得个“善人”的美名，却是事实。杭州克复的第二年，王财生得了个儿子，都说他是行善的报应。

那年是同治四年乙丑，所以王财生的这个独子，小名阿牛，这年十九岁。王财生早就想跟胡雪岩结亲家，而胡雪岩因为阿牛资质愚鲁，真有其笨如牛之概，一直不肯答应，不道这年居然入学成了秀才，因而旧事重提，做媒的人说，阿牛天性淳厚，胡三小姐嫁了他

一定不会吃亏，而况又是独子，定受翁姑的宠爱。至于家世，富虽远不敌胡雪岩，但有“善人”的名声弥补，亦可说是门当户对，所欠缺的只不过阿牛是个白丁，如今中了秀才，俗语说“秀才乃宰相之根苗”，前程远大，实在是良缘匹配的好亲事。

这番说词，言之成理，加以胡老太太认为阿牛是独子，胡三小姐嫁了过去，既无妯娌，就不会受气，因而作主许婚，只写信告诉胡雪岩有这回事，催他快回杭州，因为择定七月初七“传红”。

回到杭州，才知道王家迎娶的吉期也定下了，是十一月初五，为的是王善人的老娘，风烛残年，朝不保夕，急于想见孙媳妇进门，倘或去世，要三年之后才能办喜事，耽误得太久了。这番理由，光明正大，胡老太太深以为是，好在嫁妆是早就备好了的，只要再办一批时新的洋货来添妆就是了。

但办喜事的规模，却要等胡雪岩来商量，这件事要四个人来决定，便是胡雪岩与他的母、妻、妾——螺蛳太太。而这四个人都有一正一反的两种想法，除了胡雪岩以外，其余三人都觉得场面应该收束，但胡老太太最喜欢这个小孙女儿，怕委屈了她；胡太太则认为应该一视同仁，她的两个姐姐是啥场面，她也应该一样地风光；螺蛳太太则是为自己的女儿设想，因为开了一个例子在那里，将来自己的女儿出阁，排场也就阔不起来了。至于胡雪岩当然愈阔愈好，但市面不景气，怕惹了批评。因此谈了两天没有结果，最后是胡雪岩自己下了个结论：“场面总也要过得去，是大是小，相差也有限，好在还有四个月的工夫，到时候再看吧。”

“场面是摆给人家看的。”螺蛳太太接口说道，“嫁妆是自己实惠。三小姐的陪嫁，一定要风光，这样子，到时候场面就小一点，对外，说起来是市面不好，对内，三小姐也不会觉得委屈，就是男家也不会有话说。”

这番见解，真是面面俱到，胡老太太与胡太太，听了都很舒服，胡雪岩则认为唯有如此，就算排场不大，但嫁妆风光，也就不失面子了。

“罗四姐的话不错。嫁妆上不能委屈她。不过添妆也只有就现成的备办了。”

“那只有到上海去。”胡太太接着她婆婆的话说，同时看着罗四姐。

罗四姐很想自告奋勇，但一转念间，决定保持沉默，因为胡家人多嘴杂，即使尽力，必定也还有人在背后说闲话，甚至造谣言：三小姐不是她生的，她哪里舍得花钱替三小姐添妆。

胡雪岩原以为她会接口，看她不做声，便只好作决定了，“上海是你熟，你去一趟。”他说，“顺便也看看七姑奶奶。”

“为三小姐的喜事，我到上海去一趟，是千该万该的。不过，首饰这样东西，贵不一定好，我去当然挑贵的买，只怕买了来，花样款式不中三小姐的意。我看，”螺蛳太太笑一笑说，“我陪小姐到上海，请她自己到洋行、银楼里去挑。”

“不作兴的！”胡老太太用一口地道的杭州话说，“没有出门的姑娘儿，自己去挑嫁妆，传出去把人家笑都笑杀了。”

“就是你去吧！”胡雪岩重复一句。

螺蛳太太仍旧不作承诺，“不晓得三小姐有没有兴致去走一趟？”她自语似的说。

“不必了。”胡太太说，“三丫头喜欢怎么样的首饰，莫非你还不清楚？”

最后还是由胡老太太一言而决，由螺蛳太太一个人到上海去采办。当然，她要先问一问胡三小姐的爱好，还有胡太太的意见，同时最要紧的是，一个花费的总数，这是只有胡雪岩才能决定的。

“她这副嫁妆，已经用了十几万银子了。现在添妆，最多再用五万银子。”胡雪岩说，“上海银根很紧，银根紧，东西一定便宜，五万银子起码好当七万用。”

到了上海，由古应春陪着，到德商别发洋行里一问，才知道胡雪岩的话适得其反。国内的出产，为了脱值求现，削价出售，固然不错，但舶来品却反而涨价了。

“古先生，”洋行的管事解释，“局势一天比一天紧，法国的宰相换过了，现在的这个叫茹斐理，手段很强硬，如果中国在越南那方面不肯让步，他决定跟中国开仗。自从外国报纸登了法国水师提督古拔到越南的消息以后，各洋行的货色，马上都上涨了一成到一成五，现在是有的东西连出价都买不到了。”

“这是为啥？”螺蛳太太发问。

“胡太太，战事一起，法国兵舰封住中国的海口，外国商船不能来，货色断档，那时候的价钱，老实说一句，要多少就是多少，只问有没有，不问贵不贵。所以现在卖一样少一样，大家拿好东西都收起来了。”

“怪不得！”螺蛳太太接着玻璃柜子中的首饰说，“这里的東西，没有一样是我看上眼的。”

“胡太太的眼光当然不同。”那管事说道，“我们对老主顾，不敢得罪的。胡太太想置办哪些东西，我开保险箱，请胡太太挑。”

螺蛳太太知道，在中国的洋人，不分国籍，都是很团结的，他们亦有“同行公议”的规矩，这家如此，另一家亦复如此，“货比三家不吃亏”这句话用不上，倒不如自己用“大主顾”的身份来跟他谈谈条件。

“我老实跟你说，我是替我们家三小姐来办嫁妆，谈得拢，几万银子的生意，我都作成了你。不然，说老实话，上海滩上的大洋行，不是你别发一家。”

听说是几万银子的大生意，那管事不敢怠慢，“办三小姐的嫁妆，马虎不得。胡太太，你请里面坐！”他说，“如果胡太太开了单子，先交给我，我照单配齐了，送进来请你看看。”

螺蛳太太是开好了一张单子的，但不肯泄漏底细，只说：“我没有单子。只要东西好，价钱克己，我就多买点。你先拿两副钻镯我看看。”

中外服饰好尚不同，对中国主顾来说，最珍贵的首饰，就是钻镯。那管事一听此话，心知嫁妆的话不假，这笔生意做下来，确有好几万银子，是难得的一笔大生意，便越发巴结了。将螺蛳太太与古应春请到他们大班专用的小客厅，还特为找了个会说中国话的外籍女店员招待，名叫艾敦，螺蛳太太便叫她“艾小姐”。

“艾小姐，你是哪里人？”

“我出生在爱丁堡。”艾敦一面调着奶茶，一面答说。

螺蛳太太不知道这个地名，古应春便即解释：“她是英国人。”

“喔！”螺蛳太太说道，“你们英国同我们中国一样的，都是老太后当权。”

艾敦虽会说中国话，也不过是日常用语，什么“老太后当权”，就跟螺蛳太太听到“爱丁堡”这个地名一样，瞠目不知所对。

这就少不得又要靠古应春来疏通了：“她是指你们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就跟我们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

“喔，”艾敦颇为惊异，因为她也接待过许多中国的女顾客，除了北里娇娃以外，间或也有贵妇与淑女，但从没有一个人在谈话时会提到英国女皇。

因为如此，便大起好感，招待螺蛳太太用午茶，非常殷勤。接着，管事的捧来了三个长方盒子，一律黑色真皮，上烫金字，打开第一个盒子，蓝色鹅绒上，嵌着一双光芒四射的白金钻镯，镶嵌得非常精致。

仔细看去，盒子虽新，白金的颜色却似有异，“这是旧的？”她问。

“是的。这是拿破仑皇后心爱的首饰。”

“我不管什么皇后。”螺蛳太太说，“嫁妆总是新的好。”

“这两副都是新的。”

另外两副，一副全钻，一副镶了红蓝宝石，论贵重是全钻的那副，每一只有四粒黄豆大的钻石，用碎钻连接，拿在手里不动都会闪耀，但谈到华丽，却要算镶宝石的那副。

“什么价钱？”

“这副三万五，镶宝的这副三万二。”管事的说，“胡太太，我劝你买全钻的这副，虽然贵三千银子，其实比镶宝的划算。”

螺蛳太太委决不下，便即说道：“艾小姐，请你戴起来我看看。”

艾敦便一只手腕戴一样，平伸出来让她仔细鉴赏，螺蛳太太看了半天转眼问道：“七姐夫，你看呢？”

“好，当然是全钻的这副好，可惜太素净了。”

这看法跟螺蛳太太完全一样，顿时作了决定，“又是新娘子，又是老太太在，不宜太素净。”她向管事说道，“我东西是挑定了，现在要谈价钱，价钱谈不拢，挑也是白挑。我倒请问你，这副镯子是啥时候来的？”

“一年多了。”

“那么一年以前，你的标价是多少？”

“三万。”

“我不相信，你现在只涨了两千银子，一成都不到。”

“我说的是实话。”

管事的从天鹅绒衬底的夹层中，抽出来一张标签说：“古先生，请你看。”

标签上确是阿拉伯字的“三万”，螺蛳太太也识洋数码，她的心思很快，随即说道：“你刚才自己说过，买全钻的这副划算，可见得买这副不划算。必是当初就乱标的一个码子，大概自己都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只涨了一成不到，是不是？”

“胡太太真厉害。”管事的苦笑道，“驳得我都没有话好说了。”

螺蛳太太一笑说：“大家驳来驳去，尽管是讲道理，到底也伤和气。这样，镯子我一定买你的，现在我们先看别的东西，镯子的价钱留到最后再谈，好不好？”

“是，是。”

于是看水晶盘碗、看香水、看各种奇巧摆饰，管事的为了想把那副镶宝钻镯卖个好价钱，在这些货色上的开价都格外公道。挑停当了，最后再谈镯价。

“这里一共是一万二。”螺蛳太太说道，“我们老爷交代，添妆不能超过四万银子，你看怎么样？”她紧接着又说，“不要讨价还价，成不成一句话。”

“胡太太，”管事的答说，“你这一记‘翻天印’下来，教我怎么招架？”

“做生意不能勉强。镯子价钱谈不拢，我只好另外去物色，这一万二是谈好了的，我先打票子给你。”

管事的愣住了，只好示意艾敦招待螺蛳太太喝茶吃点心，将古应春悄悄拉到一边，苦笑着说：“这胡太太的手段我真服了。为了迁就，后来看的那些东西，都是照本卖的，其中一盏水晶大吊灯，盛道台出过三千银子，我们没有卖，卖给胡太太只算两千五。如果胡太太不买镯子，我这笔生意做下来，饭碗都要敲破了。”

“她并不是不买，是你不卖。”

“哪里是我不卖？价钱不对。”

古应春说：“做这笔生意，赚钱其次，不赚也就是赚了！这话怎么说呢？胡财神嫁女儿，漂亮的嫁妆是别发洋行承办的，你想想看，这句话值多少钱？”

“原就是贪图这个名声，才格外迁就，不过总价四万银子，这笔生意实在做不下来！”

“要亏本？”

“亏本虽不至于，不过以后的行情——”

“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古应春抢着说道，“说老实话，市面很坏，有钱的人都在逃难了，以后你们也未见得有这么大生意上门。”

管事的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了句：“这笔生意我如果答应下来，我的花红就都要赔进去了。”

古应春知道洋行中的规矩，薪金颇为微薄，全靠售货的奖金，看他的神情不像说假话，足见螺蛳太太杀得太凶，也就是间接证明，确是买到了便宜货，因而觉得应该略作让步，免得错过了机会。

“你说这话，我要帮你的忙。”他将声音放得极轻，“我作主，请胡太太私下津贴你五百两银子，弥补你的损失。”

管事的未饜所欲，但人家话已说在前面，是帮他的忙，倘或拒绝，变成不识抬举，不但生意做不成，而且得罪了大主顾，真正不是“生意经”了。

这样一转念头，别无选择，“多谢古先生。”他说，“正好大班在这里，我跟他去说明白。古先生既然能替胡太太作主，那么，答应我的话，此刻就先不必告诉胡太太。”

古应春明白，他是怕螺蛳太太一不小心，露出口风来，照洋人的看法，这种私下收受顾客津贴的行为，等于舞弊，一旦发觉，不但敲破饭碗，而且有吃官司的可能。因而重重点头，表示充分领会。

于是，管事的向螺蛳太太告个罪，入内去见大班。不多片刻，带了一名洋人出来，碧眼方颐，留两撇往上翘的菱角须，古应春一看便知是德国人。

果然，是别发的经理威廉士，他不会说英语，而古应春不通德文，需要管事的翻译。经过介绍，很客气地见了礼。

威廉士表示，他亦久慕胡雪岩的名声，爱女出阁，能在别发洋行办嫁妆，在他深感荣

幸。至于价格方面，是否损及成本，不足计较，除了照螺蛳太太的开价成交以外，他打算另外特制一只银盘，作为贺礼。

听到这里，螺蛳太太大为高兴，忍不住对古应春笑道：“有这样的好事，倒没有想到。”

“四姐，你慢点高兴。”古应春答说，“看样子，另外还有话。”

“古先生看得真准。”管事的接口，“我们大班有个主意，想请胡太太允许，就是把胡三小姐的这批嫁妆，在洋行里陈列一个月，陈列期满，由我们派专差护送到杭州交货。”

在他说到一半时，古应春已经向螺蛳太太递了个眼色，因此，她只静静地听着，不置可否，让古应春去应付。

“你们预备怎么样陈列？”

“我们辟半间店面，用红丝绳拦起来，作为陈列所。”

“要不要作说明？”

“当然要。”管事的说，“这是大家有面子的事。”

“不错，大家有面子。不过，这件事我们要商量商量。”古应春问道，“这是不是一个交易的条件？”

管事的似乎颇感意外——在他的想法，买主绝无不同意之理，因而问道：“古先生，莫非一陈列出来，有啥不方便的地方？”

“是的。或许有点不方便。原因现在不必说，能不能陈列，现在也还不能定规，只请你问一问你们大班，如果我们不愿意陈列，这笔交易是不是就不成功了？”

管事的点点头，与他们大班用德国话交谈了好一会，答复古应春说：“我们大班说，这是个额外的要求，不算交易的条件。不过，我们真的很希望古先生能赏我们一个面子。”

“这不是我的事。”古应春急忙分辩，“就像你所说的，这是大家有面子的事，我亦很希望能陈列出来。不过，胡大先生是朝廷的大员，他的官声也很要紧。万一不能如你们

大班的愿，要请他原谅。”

一提到“官声”，管事的明白了，连连点头说道：“好的，好的。请问古先生，啥辰光可以听回音？”

古应春考虑了一会答道：“这样，你把今天所看的货色，开一张单子，注明价钱，明天上午到我那里来，谈付款的办法。至于能不能陈列，明天也许可以告诉你，倘或要写信到杭州，那就得要半个月以后，才有回音。”

“好的，我照吩咐办。”管事的答道，“明天我亲自到古先生府上去拜访。”

对于这天的“别发”之行，螺蛳太太十分得意，坐在七姑奶奶床前的安乐椅上，口讲指画，津津乐道。古应春谈到私下许了管事五百两银子的津贴，螺蛳太太不但认账，而且很夸奖他处理得法。见此光景，七姑奶奶当然亦很高兴。

“还有件事，”螺蛳太太说，“请七姐夫来讲。”

“不是讲，是要好好商量。”古应春谈了陈列一事，接着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我看没有啥不可以。”螺蛳太太问道，“七姐，你说呢？”

“恐怕太招摇。”

“尤其，”古应春接口，“现在山东在闹水灾，局势又不大好，恐怕会有人说闲话。”

听得这话，螺蛳太太不做声，看一看七姑奶奶，脸色阴下来了。

“应春，”七姑奶奶使个眼色，“你给我摇个‘德律风’给医生，说我的药水喝完了，再配两服来。”

古应春会意，点点头往外便走，好容她们说私话。

“七姐，”螺蛳太太毫不掩饰她内心的欲望，“我真想把我们三小姐添妆的这些东西陈列出来，让大家看看。”

七姑奶奶没有想到她对这件事如此重视，而且相当认真，不由得愣在那里说不出话。

在螺蛳太太，做事发议论，不发则已，一发就一定要透彻，所以接着她自己的话又

说：“那个德国人，不说我再也想不到，一说，我马上就动心了。七姐，你想想，嫁女儿要花多少工夫，为来为去为点啥？为的是一个场面。办嫁妆要叫大家都来看，人越多，越有面子，花了多少心血，光看那一天，人人称赞、个个羡慕，心里头就会说，‘喏，这就叫人生在世。’七姐，拿你我当初做女儿的辰光，看大户人家嫁女儿，心里头的感想，来想想‘大先生’现在的心境，你说，那个德国人的做法，要不要动心？”

七姑奶奶的想法，开始为她引入同一条路子了。大贵大富之家，讲到喜庆的排场，最重视的是为父母做寿及嫁女儿，但做寿在“花甲”以后，还有“古稀”，“古稀”以后还有八十、九十，讲排场的机会还有，只有嫁女儿，风光只得一次，父母能尽其爱心的，也只有这一次，所以踵事增华，多少阔都可以摆。七姑奶奶小时候曾看过一家巨室办嫁妆，殿后的是八名身穿深蓝新布袍的中年汉子，每人手里一个朱漆托盘，盘中是一本厚厚的毛蓝布面的簿子，这算什么陪嫁？问起来才知道那家的陪嫁中，有八家当铺，那八名中年汉子，便是八家当铺的朝奉，盘中所捧，自然是那当铺的总账。这种别开生面的“嫁妆”，真正是面子十足，令人历久难忘。

如今别发洋行要陈列胡三小姐的一部分嫁妆，在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有这样一件新闻，会震动云贵四川，再僻远的地方也会有“胡雪岩嫁女儿如何阔气”这么一个传说，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一件事，难怪螺蛳太太要动心。

“大先生平生所好的是个面子，有这样一件有面子的事，我拿它放过了，自己觉得也太对不起大先生了。七姐，你说呢？”

“那，”七姑奶奶说，“何不问问他自己？”

“这不能问的。一问——”螺蛳太太停了一下说，“七姐，你倒替他设身处地想一想呢！”

稍为想一想就知道行不通。凡是一个人好虚面子，口中决不肯承认的，问到他，一定拿“算了，算了”，这些不热衷但也不反对的语气来答复。不过，现在情势不同，似乎可以跟他切切实实谈一谈。

念头尚未转定，螺蛳太太却又开口了，“七姐，”她说，“这回我替我们三小姐来添妆，说实话，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价钱高低，东西好坏，没有个‘准稿子’，便宜不会有人晓得，但只要买贵了一样，就尽有人在背后说闲话了。现在别发把我买的東西陈列出来，足见这些东西的身价，就没有人敢说闲话了。至于对我们老太太，还有三小姐的娘，胡家上上下下我也足足可以交代了，我要教大家晓得，我待我们三小姐，同比我自己生的

还要关心。”

最后这句话，打动了七姑奶奶，这件事对螺蛳太太在胡家的声名地位很重要。由于别发洋行陈列了胡三小姐的嫁妆，足以证明螺蛳太太所采办的都是精品，同时也证明了螺蛳太太的贤惠，对胡三小姐爱如己出。

从另一方面看，有这样一个出风头的机会，而竟放弃了，大家都不会了解，原因是怕太招摇，于胡雪岩的官声不利，只说都因为是某些拿不出手的不值钱的东西，怕人笑话，所以不愿陈列。这一出一入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太重要了。

七姑奶奶沉吟了好一会说：“别发的陈列，是陈列给洋人看的，中国人进洋行的很少，陈列不陈列，不生多大的关系。所以别发陈列的这些东西，我看纯然是拿给洋人看的。既然如此，我倒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你说。”

“陈列让他陈列，说明都用英文，不准用中国字。这样子就不显得招摇了。”

螺蛳太太稍想一想，重重地答一声：“好。”显得对七姑奶奶百依百顺似的。

于是七姑奶奶喊一声：“妹妹！”

喊瑞香为“妹妹”，已经好几个月了，瑞香亦居之不疑，答应得很响亮，但此时有螺蛳太太在座，却显得有些忸怩，连应声都不敢，只疾趋到床前，听候吩咐。

“你看老爷在哪里？请他来。”

瑞香答应着走了，螺蛳太太便即轻声说道：“七姐，我这趟来有三件事，一是我们三小姐添妆，二是探望你的病，还有件事就是瑞香的事。怎么不给他们圆房？”

“我催了他好几遍了——”

这个“他”是指古应春，此时已经出现在门外，七姑奶奶便住了口，却对螺蛳太太做个手势，递个眼色，意思是回头细谈。

“应春，我想到一个法子，四姐也赞成的。”七姑奶奶接着便说了她的办法。

古应春心想，这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的办法，不过比用中文作说明，总要好些，当下点点头说：“等别发的管事来了，我告诉他。不过——”

他没有再说下去。七姑奶奶却明白，“只要不上报，招摇不到哪里去了。”她说，“你同‘长毛状元’不是吃花酒的好朋友？”

“对！你倒提醒我了，我来打他一个招呼。”古应春问道，“还有什么话？”

“就是这件事。”

“那，”古应春转脸说道，“四姐，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吃饭。我同必本常有个约，很要紧的，我现在就要走了。喔，还有件事，他也晓得你来了，要请你吃饭，看你哪天有空？”

“不必，谢谢他啰。”螺蛳太太说，“他一个人在上海，没有家小，请我去了也不便。姐夫，你替我切切实实辞一辞。”

等他一走，螺蛳太太有个疑团急于要打开，不知道“长毛状元”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姓王，叫王韬，你们杭州韬光的韬。长毛得势的时候开过科，状元就是这个王韬。上海人都叫他‘长毛状元’。”

“那么，上报不上报，关长毛状元啥事情？”

“长毛状元在申报馆做事，蛮有势力的，叫应春打他一个招呼，别发陈列三小姐的嫁妆那件事，不要上报，家里不晓得就不要紧了。”

“原来如此！”螺蛳太太瞄了瑞香一眼。

七姑奶奶立即会意，便叫瑞香去监厨，调开了她好谈她的事。

“我催了应春好几次，他只说，慢慢再谈。因为市面不好，他说他没心思来做这件事。你来了正好，请你劝劝他，如果他再不听，你同他办交涉。”

“办交涉？”螺蛳太太诧异，“我怎么好同姐夫办这种交涉？”

“咦！瑞香是你的人，你要替瑞香说话啊！”

“喔！”螺蛳太太笑了，“七姐，什么事到了你嘴里，没理也变有理了。”

“本来就有理嘛！”七姑奶奶低声说道，“他们倒也好，一个不急，一个只怕是急在

心里，嘴里不说。苦的是我，倒像亏欠了瑞香似的。”

“好！”螺蛳太太立即接口，“有这个理由，我倒好同姐夫办交涉，不怕他不挑日子。”

“等他来挑，又要推三阻四了。不如我们来挑。”七姑奶奶又说，“总算也是一杯喜酒，你一定要吃了再走。”

“当然。”螺蛳太太沉吟着说，“今天八月二十八，这个月小建，后天就交九月了。三小姐的喜事只得两个月的工夫，我亦真正是所谓归心如箭。”

“我晓得，我晓得。”七姑奶奶说，“四姐，黄历挂在梳妆台镜子后面，请你拿给我。”

取黄历来一翻，九月初三是“大满棚”的日子。由于螺蛳太太急于要回杭州，不容别作选择，一下就决定了九月初三为古应春与瑞香圆房。

“总要替她做几件衣服，打两样首饰，七姐，这算是我的陪嫁，你就不必管了。”

“你陪嫁是你的。”七姑奶奶说，“我也预备了一点，好像还不太够，四姐，你不要同我客气。”说着，探手到枕下，取出一个阜康的存折，“请你明天带她去看看，她喜欢啥，我托你替她买。”

彼此有交情在，不容她客气，更不容她推辞，螺蛳太太将折子接了过来，看都不看，便放入口袋了。

“七姐，我们老太太牵记你得好厉害。十一月里，不晓得你能不能去吃喜酒？”

“我想去！就怕行动不便，替你们添麻烦。”

“麻烦点啥？不过多派两个丫头老妈子照应你。何况还有瑞香。”

七姑奶奶久病在床，本就一直想到哪里去走走，此时螺蛳太太一邀，心思便更加活动了，但最大的顾虑，还在人家办喜事已忙得不可开交，只怕没有足够的工夫来照料她。果然有此情形，人家心里自是不安，自己忖度，内心也未见得便能泰然。因此任凭螺蛳太太极力怂恿，她仍旧觉得有考虑的必要。

“太太，”瑞香走来说道，“你昨天讲的两样吃食，都办来了。饿不饿？饿了我就开

饭。”

“哪两样？”螺蛳太太前一天晚上闲话旧事时谈到当年尝过的几种饮食，怀念不置，不知瑞香指的是哪两样，所以有此一问。

“太太不是说，顶想念的就是糟钵头，还有菜圆子？”

“对！”螺蛳太太立即答说，“顶想这两样，不过一定要三牌楼同陶阿大家的。”

“不错，我特为交代过，就是这两家买来的。”瑞香又说，“糟钵头怕嫌油腻，奶奶不相宜，菜圆子可以吃。要不，我就把饭开到这里来。”

“好！好！”七姑奶奶好热闹，连连说道，“我从小生长在上海，三牌楼的菜圆子，只闻其名，没有见过，今天倒真要尝尝。”

“三牌楼菜圆子有好几家，一定要徐寡妇家的才好。”

“喔，好在什么地方？”

原来上海称元宵的汤圆为圆子。三牌楼徐寡妇家的圆子，货真价实，有那省俭的顾客，一碗肉圆子四枚，仅食皮子，剩下馅子便是四个肉圆，带回家用白菜粉条同烩，便可佐膳。

但徐寡妇家最出名的却是菜圆子，“她说有秘诀，说穿了也不稀奇。”螺蛳太太说，“我去吃过几回，冷眼看看，也就懂了。秘诀就是工要细，拣顶好的菜叶子，黄的、老的都不要，嫩叶子还要抽筋，抽得极干净，滚水中捞一捞，斩得极细倒在夏布袋里把水分挤掉，加细盐、小磨麻油拌匀，就是馅子。皮子用上好水磨粉，当然不必说。”

“那么，”七姑奶奶恰好有些饿了，不由得咽了口唾沫，惹得螺蛳太太笑了。

“七姐，我老实告诉你，那种净素的菜圆子，除了老太太以外，大家都是偶尔吃一回还可以，一多，胃口就倒了。”螺蛳太太又说，“我自己也觉得完全不是三牌楼徐家的那种味道。”

糟钵头是上海地道的所谓“本帮菜”，通常只有秋天才有，用猪肚、猪肝等等内脏，加肥鸡同煮，到够火候了，倾陶钵加糟，所以称之为“糟钵头”。糟青鱼切块，与黄芽菜同煮作汤菜，即是“川糟”。

“那么，你觉得比陶阿大的是好，还是坏？”

“当然不及陶阿大的。”螺蛳太太说，“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想了。”

“只怕现在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子好。”

“喔，”螺蛳太太问道，“莫非换过老板？”

“菜圆子我没有吃过，县衙前陶阿大的糟钵头，我没有得病以前是吃过的。去年腊月里五哥从松江来了，还特为去吃过。人家做得兴兴旺旺的生意，为啥要换老板？”

“那么，”螺蛳太太也极机警，知道七姑奶奶刚才的话，别有言外之意，便即追问，“既然这样子，你的话总有啥道理在里头吧？”

七姑奶奶想了一下说：“我是直性子，我们又同亲姐妹一样。我或者说错了，你不要怪我。”

“哪里会！七姐，你这话多余。”

“我在想，做菜圆子，或者真的有啥诀窍，至于糟钵头，我在想，你家吃大俸禄的大司务，本事莫非就不及陶阿大？说到材料，别的不谈，光是从绍兴办来的酒糟，这一点就比陶阿大那里要高明了。所以府上的糟钵头，绝不会比陶阿大来得差。然而，你说不及陶阿大的糟钵头这是啥道理？”

“七姐！”螺蛳太太笑道，“我就是问你，你怎么反倒问我？”

“依我看，糟钵头还是当年的糟钵头，罗四姐不是当年的罗四姐了。”七姑奶奶紧接着说，“四姐，我这话不是说你忘本，是说此一时，彼一时。这番道理，也不是我悟出来的，是说书先生讲的一段故事，唐朝有个和尚叫懒残——”

讲了懒残和尚煨笋的故事，螺蛳太太当然决不会觉得七姑奶奶有何讽刺之意，但却久久无语，心里想得很深。

这时瑞香已带了小大姐来铺排餐桌，然后将七姑奶奶扶了起来，抬坐在一张特制的圈椅上，椅子很大，周围用锦垫塞紧，使得七姑奶奶不必费力便能坐直，前面是一块很大的活动木板，以便放置盘碗，木板四周镶嵌五分高的一道“围墙”以防汤汁倾出，不致流得到处都是。

那张圈椅跟“小儿车”的作用相同，七姑奶奶等瑞香替她系上“围嘴”以后，自嘲地笑道：“无锡人常说，‘老小、老小’，我真是越老越小了。”

“老倒不见得。”螺蛳太太笑道，“皮肤又白又嫩，我都想摸一把。”说着便握住她的手臂，轻轻捏了两下，肌肉到底松弛了。

“是先吃圆子，还是先吃酒？”瑞香问说。

菜圆子已经煮好了，自然先吃圆子，圆子很大，黄花细瓷饭碗中只放得下两枚，瑞香格外加上几条火腿后，两三片茼蒿，红绿相映，动人食欲。

“我来尝一个。”七姑奶奶拿汤匙舀了一枚，嘘几口气，咬了一口，紧接着便咬第二口，欣赏之意显然。

螺蛳太太也舀了一枚送入口中，接着放回圆子舀口汤喝，“瑞香，”她疑惑地问，“是三牌楼徐寡妇家买的？”

“是啊！”瑞香微笑着回答。

看她的笑容，便知内有蹊跷，“你拿什么汤下的圆子？”她问。

“太太尝出来了。”瑞香笑道，“新开一家广东杏花楼，用它家的高汤下的。”

“高汤？”

在小馆子，“高汤”是白送的，肉骨头熬的汤，加一匙酱油，数粒葱花便是。这样的汤下菜圆子能有这样的鲜味，螺蛳太太自然要诧异了。

“杏花楼的高汤，不是同洗锅水差不多的高汤，它是鸡、火腿、精肉、鲫鱼，用文火熬出来的汤，论两卖的。”

“怪不得！”七姑奶奶笑道，“如说徐寡妇的菜圆子有这样的味道，除非她是仙人。”

“瑞香倒是特别巴结我，不过我反而吃不出当年的味道来了。”

“那么太太尝尝糟钵头，这是陶阿大那里买回来以后，原封没有动过。”

螺蛳太太点点头，挟了一块猪肚，细细嚼，同时极力回忆当年吃糟钵头的滋味，可是

没有用，味道还不如她家厨子做的来得好。

“七姐，你的话不错。我罗四姐，不是当年的罗四姐了。”

七姑奶奶默不做声，心里还颇有悔意，刚才的话不应该说得那么率直，惹起她的伤感。

瑞香却不知她们打的什么哑谜，瞪圆了一双大眼睛发愣。罗四姐便又说道：“瑞香，你总要记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瑞香仍旧不明她这话的用意，只好答应一声：“是。”

“话要说回来，人也不是生来就该吃苦的。”七姑奶奶说道，“有福能享，还是要享。不过——”她觉得有瑞香在旁，话说得太深了也不好，便改口说道，“就怕身在福中不知福。”

“七姐这句话，真正是一针见血。”螺蛳太太说，“瑞香，你去烫一壶花雕来，我今天想吃酒。”

螺蛳太太的酒量很不错，烫了来自斟自饮，喝得很猛，七姑奶奶便提了一句：“四姐，酒要吃得高兴，慢慢吃。”

“不要紧，这一壶酒醉不倒我。”

“醉虽醉不倒，会说醉话，你一说醉话，人家就更加不当真的了。”

这才真正是哑谜，只有她们两人会意。螺蛳太太想到要跟古应春谈瑞香的事，便听七姑奶奶的劝，浅斟低酌，闲谈着将一壶酒喝完，也不想再添，要了一碗香梗米粥吃完，古应春也回来了。

先是在七姑奶奶卧室中闲话，听到钟打九下，螺蛳太太便即说道：“七姐，只怕要困了，我请姐夫替我写封信。”

“好！到我书房里去。”

等他们一进书房，瑞香随即将茶端了进来。胡家的规矩，凡是主人家找人写信，下人是不准在旁边的，她还记着这个规矩，所以带上房门，管自己走了。

“姐夫，写信是假，跟你来办交涉是真。”

“什么事？”古应春说，“有什么话，四姐交代就是。”

“那么，我就直说。姐夫，你把我的瑞香搁在一边，是啥意思？”

看她咄咄逼人，确有点办交涉的意味，古应春倒有些窘了。本来就是件不容易表达清楚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更是讷讷然无法出口。

罗四姐原是故意作此姿态，说话比较省力，既占上风，急忙收敛，“姐夫，”她的声音放得柔和而恳切，“你心里到底是啥想法？尽管跟我说，是不是日子一长，看出来瑞香的人品不好——”

“不、不！”古应春急急打断，“我如果心里有这样的想法，那就算没良心到家了。”

“照你说，瑞香你是中意的？”

“不但中意——”古应春笑笑没有再说下去。

“意思是不但中意，而且交关中意？”

“这也是实话。”

“既然如此，七姐又巴不得你们早早圆房，你为啥一点都不起劲？姐夫，请你说个道理给我听。”螺蛳太太的调子又拉高了。

古应春微微皱眉，不即作答，他最近才有了吸烟的嗜好——不是鸦片是吕宋烟，打开银烟盒，取出一支“老美女”，用特制的剪刀剪去烟头，用根“红头火柴”在鞋底上划燃了慢慢点烟。

霎时间螺蛳太太只闻到浓郁的烟香，却看不见古应春的脸，因为让烟雾隔断了。

“四姐，”古应春在烟雾中发声，“讨小纳妾，说实话，是我们男人家人生一乐。既然这样子，就要看境况、看心情，境况不好做这种事，还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心情不好，就根本谈不到乐趣了。”

这个答复，多少是出人意外的，螺蛳太太想了一会说：“大先生也跟我谈过，说你做房地产受了姓徐的累，不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心情也应该不同了。”

“恰恰相反。事情是过去了，我的心情只有更坏。”

“为啥呢？”

“四姐，小爷叔待我，自然没有话说，十万银子，在他也不会计较。不过，在我总是一桩心事，尤其现在市面上的银根极紧，小爷叔不在乎，旁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最后这句话，弦外有音，螺蛳太太不但诧异，而且有些气愤，“这旁人是个？”她问，“旁人的想法，同大先生啥相干？你为啥要去听？”

古应春不做声，深深地吸了口烟，管他自己又说：“小爷叔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想替小爷叔尽心尽力做点事，心里才比较好过。上次好不容易说动小爷叔，收买新式缫丝厂，自己做丝直接销洋庄，哪晓得处处碰钉子，到今朝一事无成。尤五哥心灰意冷，回松江去了。四姐，你说我哪里会有心思来想瑞香的事？”

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螺蛳太太深为同情，话题亦就自然而然地由瑞香转到新式缫丝厂了。

内鬼败事

“当初不是筹划得好好的？”她问，“处处碰钉子是啥缘故，碰的是啥个钉子？”

“一言难尽。”古应春摇摇头，不愿深谈。

螺蛳太太旁敲侧击，始终不能让古应春将他的难言之隐吐露出来。以至于螺蛳太太都有些动气了。但正当要说两句埋怨的话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激将法。

“姐夫，你尽管跟我说，我回去决不会搬弄是非，只会在大先生面前替你说话。”

一听这话，古应春大为不安。如果仍旧不肯说，无异表示真的怕她回去“搬弄是非”。同时听她的语气，似乎疑心他处置不善，甚至怀有私心，以致“一事无成”。这份无端而起的误会，亦不甘默然承受。

于是，古应春抑制激动的心情，考虑了一会答说：“四姐，我本来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有委屈自己受。现在看样子是非说不可了！不过，四姐，有句话，我先要声明，我决没有疑心四姐会在小爷叔面前搬弄是非的意思。”

“我晓得，我晓得。”螺蛳太太得意地笑道，“我不是这样子逼一逼，哪里会把你的话逼出来？”

听得这话，古应春才知道上当了，“我说是说。不过，”他说，“现在好像是我在搬弄是非了。”

“姐夫，”螺蛳太太正色说道，“我不是不识轻重的人。你告诉我的话，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我当然也会想一想。为了避嫌疑不肯说实话，就不是自己人了。”

最后这句话，隐然有着责备的意思，使得古应春更觉得该据实倾诉：“说起来也不能怪老宓，他有他的难处——”

“是他！”螺蛳太太插进去说，“我刚就有点疑心，说闲话的旁人，只怕是他，果不其然。他在阜康怎么样？”

“他在阜康的情形我不清楚，我只谈我自己。我也弄不懂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宓，有点处处跟我为难的味道——”

原来，收买缫丝厂一事，所以未成，即由于宓本常明处掣肘、暗处破坏之故。他放了风声出去，说胡雪岩并无意办新式缫丝厂，是古应春在做房地产的生意上扯了一个大窟窿，所以买空卖空，希图无中生有，来弥补他的亏空。如果有缫丝厂想出让，最好另找主顾，否则到头来一场空，自误时机。

这话使人将信将疑，信的是古应春在上海商场上不是无名小卒，信用也很好。只看他跟徐愚斋合作失败，而居然能安然无事，便见得他不是等闲之辈了。

疑的是，古应春的境况确实不佳，而更使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胡雪岩一向反对新式缫丝，何以忽然改弦易辙？大家都知道，胡雪岩看重的一件事是：说话算话。大家都想不起来，他做过什么出尔反尔的事。

因为如此，古应春跟人家谈判，便很吃力了，因为对方是抱着虚与委蛇的态度。当然只要没有明显的决裂的理由，尽管谈判吃力，总还要谈下去，而且迟早会谈出一个初步的结果。

其时古应春谈判的目标是公和永的东主黄佐卿。他跟怡和、公平两洋行同时建厂，规模大小相仿，都有上百部的丝车，买的是意大利跟法国的丝车，公平洋行的买办叫刘和甫，提议三厂共同延请一名工程师，黄佐卿同意了，由刘和甫经手，聘请了一个意大利人麦登斯来指导厂务、训练工人，此人技术不错，可是人品甚坏，最大的毛病是好色。

原来那时的工人，以女工居多，称之为“湖丝阿姐”。小家碧玉为了帮助家计，大致以帮佣为主，做工是领了材料到家来做，旧式的如绣花、糊锡箔，新式的如糊火柴匣子、缝军服，但做“湖丝阿姐”，汽笛一声，成群结队，招摇而过，却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看湖丝阿姐上工、放工，成了一景。这些年轻妇女，抛头露面惯了，行动言语之间，自然开通得多，而放荡与开通不过上下床之别，久而久之便常有荡检逾闲的情事出现，至于男工，“近水楼台先得月”，尤其是“小寡妇”，搭上手的很多。当然这是“互惠”的，女工有个男工作靠山，就不会受人欺侮，倘或靠山是个工头，好处更多，起码可以调到工作轻松的部门。相对地，工头倘或所欲不遂，便可假公济私来作报复，调到最苦的缫丝间，沸水热汽，终年如盛暑，盛暑偶尔还有风，缫丝间又热又闷，一进去要不了一顿饭的工夫，浑身就会湿透，男工可以打赤膊，着短裤，女工就只好着一件“湿布衫”，机器一开就是十二个钟头，这件火热的“湿布衫”就得穿一整天。夏天还好，冬天散工，冷风一吹，“湿布衫”变成“铁衣”，因而致病，不足为奇，所以有个洋记者参观过缫丝间以后，称之为“名副其实的活地狱”。

工头如此，工程师自然更可作威作福，麦登斯便视蹂躏湖丝阿姐为他应享的权利，利用不肖工头，予取予求，黄佐卿时常接到申诉，要求刘和甫警告麦登斯，稍微好几天，很快地复萌故态，如是几次以后，黄佐卿忍无可忍，打算解雇麦登斯，哪知刘和甫跟人家订了一张非常吃亏的合约，倘或解雇需付出巨额的赔偿。为此黄佐卿大为沮丧，加以生意又不好做，才决定将公和永盘让给古应春。

条件都谈好了，厂房、生财、存货八万银子“一脚踢”。古应春便通知宓本常，照数开出银票，哪知所得的回答是：“不便照拨。”

“怎么？”古应春诧异，“不是有‘的款’存在那里的吗？”

当初汇丰借出来的五十万银子，除了左宗棠所借的二十万以外，余数由胡雪岩指明，借给尤五出面所办的茧行，作为收买新式缫丝厂之用，这一点宓本常并不否认，但他有他的说法。

“应春兄，‘死店活人开’，大先生是有那样子一句话，不过我做档手的，如果只会听他的话，像算盘珠一样，他拨一拨，我动一动，我就不是活人，只不过比死人多口气。

你说是不是呢？”

古应春倒抽一口冷气，结结巴巴说：“你的话不错，大先生的话也要算数。”

“我不是说不算数，是现在没有。有，钱又不是我的，我为啥不给你？”

“这钱怎么会没有？指明了做这个用途的。”

“不错，指明了作这个用途的。不过，应春兄，你要替我想一想，更要替大先生想一想。几次谈到缫丝厂的事，你总说‘难，难，不晓得啥辰光才会成功。’如果你说，快谈成功了，十天半个月就要付款，我自然会把你这笔款子留下来。你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能怪我？”

“你不必管我有没有把握，指明了给我的，你就要留下来。”

这话很不客气，必本常冷笑一声说道：“如果那时候你请大先生马上交代，照数拨给你，另外立个折子，算是你的存款，我就没有资格用你这笔钱。没有归到你名下以前，钱是阜康的。阜康的钱是大先生所有，不过阜康的钱归我必某所管。受人之禄、忠人之事，银根这么紧，我不把这笔钱拿来活用，只为远在杭州的大先生的一句话，把这笔钱死死守住，等你不知道哪天来用，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

这几句话真是将古应春驳得体无完肤，他不能跟他辩，也不想跟他辩了。

可是必本常却还有话：“你晓得的，大先生的生意越做越大，就是因为一个钱要做八个钱、十个钱的生意。大先生常常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以现在市面上的现款来说，岂止八个坛子七个盖？顶多只有一半，我要把他搞得不穿帮，哪里是件容易的事？老兄，我请问你，今天有人来提款，库房里只有那二十几万银子，我不拿来应付，莫非跟客户说，那笔银子不能动，是为古先生留在那里收买缫丝厂用的？古先生啊古先生，我老必跟你，到那时候，不要说本来就是阜康的钱，哪怕是两江总督衙门的官款，明天要提了去给兄弟们关饷，我都要动用。客户这一关过不去，马上就有挤兑的风潮，大先生就完完大吉了。”

“四姐，老必的说法，要是真的，就算不肯帮忙，我亦没话说。因为虽然都是为小爷叔办事，各有各的权限，各有各的难处，我不能怪他。”

“那么，”螺蛳太太立即钉一句，“你现在是怪他啰？”

古应春老实答道：“是的。有一点。”

“这样说起来，是老宓没有说真话！不然你就不会怪他。”螺蛳太太问道，“他哪几句话不真？”

“还不是头寸？”话到此处，古应春如箭在弦，不发不可，“他头寸是调得过来的，而且指定了收买缫丝厂的那笔款子，根本没有动，仍旧在汇丰银行。”

一听这话，螺蛳太太动容了，“姐夫，”她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动过？”

“我听人说的。”

“是哪个？”

“这——”古应春答说，“四姐，你不必问了。我的消息很靠得住。”

螺蛳太太有些明白了，阜康管总账的周小棠，跟宓本常不甚和睦，也许是他透露的消息。

“姐夫要我不问，我就不问。不过我倒要问姐夫，这件事现在怎么办？”

“收买缫丝厂的事，已经不必再谈了。现在就有八万银子，也买不成功，人家黄佐卿看我拿不出现银，另外寻了个户头，卖了九万五千银子。”古应春说到这里，摇一摇头，脸色非常难看，“四姐，我顶难过的是，在上海滩上混了几十年，听了一句叫人要吐血的话。”

“噢！”螺蛳太太大为同情，“你说出来，我来替你出气。”

“出气？”古应春连连摇头，“那一来变成‘窝里反’了，不好，不好。”

“就算我不响，你也要说出来，心里有委屈，说出来就舒服。”

古应春沉吟了说：“好，我说。那天——”

那天——螺蛳太太到上海的前两天，黄佐卿发了个帖子请古应春吃花酒。买卖不成，朋友还是朋友，古应春准时赴约，场所很热闹，黄佐卿请了有近二十位的客，两桌麻将，一桌牌九，打了上千大洋的头。接下来吃花酒，摆的是“双双台”，客人连叫来的局，不

下五十人之多，须将整楼三个大房间打通，才摆得下四桌酒。

主客便是收买公和永的潮州帮“鸦片大王”陈和森，古应春也被邀在这一桌坐。笙歌嗽嘈之余，黄佐卿举杯向古应春说道：“应春兄，我特为要敬你一杯酒，如果十天之前不是你头寸不便，我就不会跟‘陈大王’谈公和永，也就少卖一万五千银子了。说起来这一万五千两，是你老哥挑我赚的，我是不是应该敬杯酒？”说完哈哈大笑，管自己干了酒。

讲完了这一段，古应春又说：“四姐，你想，这不是他存心给我难堪？当时，我真正是眼泪往肚子里流。”

螺蛳太太亦为他难过，更为他不平，“这件事，大先生晓不晓得？”她问。

“这件事，我怎么好告诉大先生？不过收买公和永不成这一节，我已经写信给大先生了。”

“我在杭州没有听说。”

古应春想了一下说：“算起来你从杭州动身的时候，我的信还没有到。”

“好！这一节就不去谈它了。至于老宓勒住银子不放，有意跟你作对，这件事我一定要问问他。”

“不！”古应春说，“请四姐一定要顾大局，现在局势不大好，全靠大家同心协力，你一问他，必生是非，无论如何请你摆在心里。”

“你晓得的，我也同七姐一样，有不平的事，摆在心里，饭都吃不下的。”螺蛳太太说，“我只要不‘卖原告’，他哪里知道我的消息是哪里来的。”

看她态度非常坚决，古应春知道无法打消她的意向，考虑了一会：“四姐，你以为不提我的名字，他就不会疑心到我，那是自己骗自己。你总要有个合情理的说法，才可以瞒得过他。”

“你讲，应该怎么个说法？”

“在汇丰银行，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螺蛳太太想了一下说道：“有个张纪通，好像是汇丰银行的。”

“不错，张纪通是汇丰银行的‘二写’。”古应春问，“四姐跟他熟？”

“他太太，我们从前是小姐妹。去年还特为到杭州来看过我。”

“好！那就有说法了。四姐，你如果一定问这件事，见了老宓就这样子说，你说，古应春告诉我，阜康的头寸紧得不得了，可是，我听张纪通的太太说，阜康有二十几万银子，一直存在汇丰没有动过。看他怎么说。”

“我懂了，我会说得一点不露马脚，明天早晨我先去看张太太，做得像真的一样。我看他一定没话可说，那时候我再埋怨他几句，替你出气。”

“出气这两个字，不必谈它。”

“好，不谈出气，谈你圆房。”螺蛳太太急转直下地说，“这件事就算不为你，也不为瑞香，为了七姐，你也要趁我在这里，请我吃这杯喜酒。”

古应春终于答应了。于是螺蛳太太便将与七姑奶奶商量好的计划，一一说知，事到如今，古应春除了唯唯称是以外，别无话说。

第二天早饭既毕，螺蛳太太便催瑞香出门。这是前一天晚上就说好的，但瑞香因为一出门便得一整天，有好些琐屑家务要安排好，因而耽误了工夫，七姑奶奶帮着一催再催，快到不耐烦时，方始相偕登车，看表上已经十一点了。

“刚刚当着七姑奶奶，我不好说，我催你是有道理的，先要到张太太家去一趟，稍微坐一坐到阜康去开银票。现在辰光不对了，吃中饭的时候去了，一定留住，下半天等去了阜康，就办不成事了。看首饰不能心急，不然十之八九要后悔。现在，没法子，张家只好不去了。”

“都是我不好。”瑞香赔笑说道，“太太何不早跟我说一句？”

“我也不晓得你这么会磨！摸东摸西，忘记掉辰光。喔！”螺蛳太太特为关照，“回头我同宓先生说，我们是从张家来，你不要多说什么，免得拆穿西洋镜。”

瑞香答应着，随同螺蛳太太坐轿子到了阜康，宓本常自然奉如上宾，他的礼貌很周到，从胡老太太起，胡家全家，一一问到。接下来又敷衍瑞香，笑嘻嘻地问道：“瑞姑娘，哪天请我们吃喜酒？”

瑞香红着脸不答，螺蛳太太接口：“快了，快了！”她说，“今天就是为此到钱庄来的，我想支两千银子。七姑奶奶也有个折子在这。”

取出七姑奶奶的折子来一看，存银四千五百余两，螺蛳太太作主，也提二千，一共是四千银子，关照宓本常开出数目大小不等的十来张银票，点收清楚，要谈古应春的事了。

“宓先生，”她闲闲问说，“这一晌，上海市面怎么样？”

“不好，不好！银根越来越紧了。”

“我们阜康呢？”

“当然也紧。”

“既然紧，”螺蛳太太摆出一脸困惑的神情，“为啥我们有二十几万银子摆在汇丰银行，动都不动？”

一听这话，宓本常心里一跳，正在难于作答时，不道螺蛳太太又添了一句话，让他松了口气。

“这笔款子是不是汇丰借出来的？”

“是的。”

“汇丰借出来的款子，当然要出利息，存在汇丰虽也有利息，不过一定放款利息高，存款利息低，是不是？”

“是的。”

“借他的钱又存在他那里，白贴利息的差额，宓先生，这把算盘是怎么打的，我倒不太懂了。”

这时宓本常已经想好了一个很巧的理由，可以搪塞，因而好整以暇地答说：“罗四太太，这里头学问很大，不是我吹，其中的诀窍是我跟了大先生十几年才摸出来的。我们先吃饭，等我慢慢讲给罗四太太你听。”

已是午饭辰光，而且宓本常已有预备，螺蛳太太也就不客气了。不过既无堂客相陪，而瑞香的身份不同，不肯与螺蛳太太同桌，却颇费安排，最后是分了两样菜让瑞香在另一处吃，宓本常陪螺蛳太太一面吃一面谈。

“罗四太太，阜康有款子存在汇丰，想来是应春告诉你的？”

“不是。”螺蛳太太从从容容地答说，“今天去看一个张太太，他们老爷也在汇丰，是她告诉我的。”

“呃，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

“弓长张。”

“那么是张纪通？”

“对的，他们老爷叫张纪通。”

宓本常心想，螺蛳太太明明是撒谎。张纪通跟他也是朋友，前一天还在一起打牌，打到深夜一点钟，张纪通大输家，“扳轿杠”一定要再打四圈。

当时就有人说：“老张，你向来一到十二点，一定要回去的。今天夜不归营，不怕张大嫂罚你跪算盘珠，顶马桶盖？”

原来张纪通惧内，所以这样打趣他，哪知他拍一拍胸脯说：“放心，放心，雌老虎前天回常熟娘家，去吃她侄儿的喜酒去了。”

这是所谓“欲盖弥彰”，越发可以证实，汇丰存款的消息，是古应春所泄漏。不过他绝不说破，相反地，在脸上表现了对古应春抱歉的神态。

“螺蛳太太，阜康的存款、放款都有账可查的，存在汇丰的这笔款子当然也有账，不过每个月倒贴的利息，在账上看不出是亏损。啥道理呢？这笔利息的差额是一厘半，算起来每个月大概要贴四百两银子，我是打开销里面，算正当支出。”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看螺蛳太太的表情。

她当然是面现讶异之色，“是正当开支？”她问，仿佛自己听错了似的。

如果她声色不动，宓本常便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把他的的话听了进去，而惊讶却是正常的，他就更有把握能将她的疑团消除了。

“不错，是正当开支，好比逢年过节要应酬官场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当开支。”他说，“螺蛳太太，你晓得的，阜康全靠公家同大户的存款，阜康的利息比人家低，为啥愿意存阜康，就因为可靠。如果有人存点疑惑怕靠不住，来提存款，一个两个不要紧，人又多，消息一传，那个风潮一闹开来，螺蛳太太我就只有一条路好走。”

“喔！哪一条路？”

“死路。不是一条绳子，就是三钱鸦片烟。”宓本常说，“我只有来生报答大先生了。”

螺蛳太太再精明，也不能不为宓本常蓄意表示尽忠负责的神态所感动，“宓先生，你不要这么说！只要你实心实力，一定不会没有好结果。”她说，“你的忠心，大先生晓得的。”

“就为了大先生得罪了人也值得。”宓本常马上又将话拉回来，“螺蛳太太，有阜康这块金字招牌，存款不必我去兜揽，自会送上门来。我的做法，就是要把我们的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晶光锃亮，不好有一点点不干净的地方。款子存在汇丰，倒贴利息，就是我保护金字招牌的办法。”

“嗯！嗯！”螺蛳太太想了一会，说，“你的意思是阜康有二十几万银子存在汇丰，不去动它，显得阜康的头寸很宽裕，人家就放心不来提存了。”

“一点不错。螺蛳太太，你真是内行。”宓本常举一举杯，自己喝了一大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原来有这样一招在里面。说起来也是迫不得已。”

“先是迫不得已，后来我才悟出诀窍，实在是正当的做法，就银根不紧，也应该这么办。有一回法大马路周道台的五姨太来提款，我说，你是不是要转存汇丰？如果要存汇丰，我打汇丰的票子给你，转账不但方便，而且进出不必‘贴水’，比较划算。螺蛳太太，你道她听了我的话怎么说？”

“我猜不着，她怎么说？”

“她说，算了，算了。我们老爷说，现在市面上银根紧，阜康只怕要紧要慢的时候没有现银，不如存到外国银行。现在听你这样子说，我倒不大好意思了。还是存在你们这里好了。螺蛳太太，我当时悟出一个诀窍，我们这块金字招牌，要用外国货的擦铜油来擦。啥叫外国货的擦铜油，就是跟外国银行往来，我要到所有外国银行去开户头，像遇到周家五姨太那种来提存的户头，我问她要哪家外国银行的票子，说哪家就是哪家，这一下阜康的招牌不是更响了？”

螺蛳太太因为他的话中听，所以能够深入，这时听出来一个疑问：“法子蛮好，不

过这一来不是有大笔头寸搁在那里了？”

“哪里，哪里！”宓本常乱摇着双手，“那样做法不是太笨了？”

“不笨怎么办？”

“这里头又有诀窍了。每家银行开个户头，存个三两千银子，等开出票子，我先一步把头寸调足送进去，就不会穿帮了。”

“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喏，这就是德律风的好处，拿起话筒摇过去，说有这么一回事，那里的行员，自会替我们应付。”

螺蛳太太听他的谈论，学到很多东西，中国钱庄经营的要诀，她听胡雪岩谈过几回，并不外行，但外国银行的情形，却不知其详，这时听宓本常说得头头是道，遇事留心的她，自然不肯放弃机会，所以接上来便问，是如何应付？人家又为什么会替阜康应付？

“应付的法子多得很，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拖一拖辰光，等我们把头寸调齐补足。”

“万一调不齐呢？”

“不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种情形，从来没有过，不过不能不防。说到这上头，就靠平常的交际，外国银行的‘康白度’，我都有交情的，那班‘洋行小鬼’，平时也要常常应酬，所以万一遇到头寸调不齐，只要我通知一声，他们会替我代垫。这是事先说好了的，代垫照算拆息，日子最多三天。”宓本常特为又重复一句，“不过，这种情形从来没有过。”

“喔，”螺蛳太太又问，“我们跟哪几家外国银行有往来？”

“统统有。”

接下来，宓本常便屈指细数。上海的外国银行，最有名的是英文名称叫做“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的汇丰银行，但最老的却是有利银行，咸丰四年便已开办，不过后来居上的却是麦加利银行。这家银行的英文名称叫做：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但香港分行与上海分行的译名不同，香港照音译，称为渣打银行，上海的银钱业嫌它叫起来不响，而且顾名不能思义，所以用他总经理麦加利的名字，称之为麦加利银

行。

“麦加利是英国女皇下圣旨设立的，不过这家洋行是专门为了英国人在印度、澳洲，同我们中国经商所开的，重在存放款跟汇兑，纯然是商业银行，跟汇丰银行带点官派的味道不大一样。”宓本常又说，“自从左大人到两江，大先生亦不经手偿洋债了，我们阜康跟汇丰的关系就淡了。所以我现在是向麦加利下工夫。这一点顺便拜托螺蛳太太告诉大先生。”

“好的，我晓得了。”

螺蛳太太对宓本常的长袖善舞，印象颇为深刻，观感当然也改变了，觉得他是为了本身的职司，要对得起老板，就免不了得罪朋友。不过，自己是在古应春面前夸下海口，要来替他出气。如今搞成个虎头蛇尾，似乎愧对古应春。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自不免流露出为难的神气。善于察言观色的宓本常便即问道：“螺蛳太太，你是不是有啥话，好像不大肯说，不要紧的，我跟大先生多年，就同晚辈一样，螺蛳太太，你是长辈，如果我有啥不对，请你尽管说！我是，我是——掉句书袋，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螺蛳太太听他的话很诚恳，觉得稍微透露也不妨，于是很含蓄地说：“你没有啥不对，大先生把阜康交给你，你当然顾牢阜康，这是天经地义。不过，有时候朋友的事，也要顾一顾，到底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这一下等于是泄了底，螺蛳太太是为了他勒住该付古应春的款子来兴师问罪，宓本常当即认错，表示歉意：“是！是！我对应春，是想到阜康是大先生事业的命脉，处理得稍微过分了一点，其实公是公、私是私！我同他的交情是不会变的。如今请螺蛳太太说一句我应该怎么样同他赔不是，我一定遵命。”

“赔不是的话是严重了。”螺蛳太太忽然灵机一动，“眼前倒有个能顾全你们交情的机会。”她朝外看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宓本常稍微想一想，便能领悟，是指古应春纳宠而言。她刚才看一看，是防着瑞香会听见。

“我懂了。我来办，好好替他热闹热闹。”

说送一份重礼，不足为奇，如果是宓本常自告奋勇来为古应春办这场喜事，费心费

力，才显得出朋友的交情。螺蛳太太非常满意，但怕他是敷衍面子，不能不敲钉转脚加一句：“宓先生，这是你自己说的噢！”

“螺蛳太太请放心，完全交给我，一定办得很风光。”宓本常接着很郑重地表示，“不过，公是公，私是私。我刚才同螺蛳太太谈的各样情形，千万不必同应春去讲。”

“我晓得。”

宓本常一面应酬螺蛳太太，一面心里在转念头。原来他也有一番雄心壮志，看胡雪岩这么一片“鲜花着锦”的事业，不免兴起“大丈夫当如是耶”的想法，觉得虽蒙重用，毕竟是做伙计，自己也应该创一番事业。此念起于五年以前，但直到前年年底，方成事实。

原来他有个嫡亲的表弟叫陈义生，一向跟沙船帮做南北货生意，那年押货到北方，船上出事，一根桅杆忽然折断，砸伤了他的腿，得了残疾，东家送他两千银子，请他回宁波原籍休养，宓本常回家过年，经常在一起盘桓，大年三十夜里谈了一个通宵，谈出结果来了。

宓本常是盘算过多少遍的，如果跟胡雪岩明言，自己想创业，胡雪岩也会帮他的忙，但一定是小规模重头做起，而又必须辞掉阜康的职务。不做大寺庙的知客，去做一个小茅庵的住持，不是聪明的办法——他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利用在阜康的地位，调度他人的资本，去做自己的生意，但决不能做钱庄，也不能做丝茧，因为这跟“老板”的事业是犯冲突的。他的难题是：第一，不知道哪种生意回收得快。因为要调集三五十万，他力量是够得到，只是临时周转，周而复始，看不出他在挪用公款，期限一长，少不得要露马脚。其次，他不能出面，一出面人家就会打听，他的资本来自何处，更怕胡雪岩说一句：“创业维艰，一定要专心，你不能再替我做档手了。不然‘驼子跌跟斗，两头落空’，耽误了你自己，也耽误了我。”那一来，什么都无从谈起了。

这两个难题，遇到陈义生迎刃而解。他说：“要讲回收得快，莫如南北货，货色都是须先定好的，先收定洋，货到照算。南货销北，北货销南，一趟船做两笔生意，只要两三个来回，本常哥，你马上就是大老板了。”

“看你讲得这么好，为啥我的朋友当中，做这行生意的，简直找不出来？”

“不是找不出来，是你不晓得而已。”陈义生说，“做这行生意，吃本很重，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至于真正有钱想做这行生意的，又吃不起辛苦。做南北货生意，如果不是内

行，不懂行情，也不会看货，哪怕亲自下手押船，也一定让人家吃掉。所以有钱的人，都是放账叫人家去做，只要不出险，永远都是赚的。”

“对了，汪洋大海出了事，船沉了，货色也送了海龙王了，那时候怎么办？”

“就是这个风险。不过现在有保险公司也很稳当。”

“从前没有保险呢？”

“没有保险，一样也要做。十趟里面不见得出一趟事，就算出一趟事，有那几趟的赚头，也抵得过这一趟的亏蚀。”

听得这一说，宓本常大为动心，“义生，”他说，“可惜你的脚跛了。”

“我的脚是跛了。”陈义生敲敲自己的头，“我的脑子没有坏。而且伤养好了，至多行动不大方便，又不是病倒在床起不来。”

宓本常心想，如果让陈义生出面，由于他本来就干这一行，背后原有好些有钱的人撑腰，资本的来源绝没有人会知道。就怕他起黑心，因而沉默不语。

陈义生当然也看出宓本常的心意，很想乘此机会跟他合作，一个发大财、一个发小财，见此光景，不免失望。但他有他的办法，将他的老娘搬请了出来。

陈义生的娘是宓本常的姑母，年初四那天，将宓本常请了去说：“阿常，你同义生是一起长大的，你两岁死娘，还吃过我的奶。这样子像同胞手足的表兄弟，你为啥有话不肯同义生说？”

宓本常当然不能承认，否则不但伤感情，而且以后合作的路子也断了，所以假托了一个理由：“我不是不肯同义生说，钱不是我的，我总要好好儿想一想，等想妥当了再来谈。”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怕风险。风险无非第一，路上不顺利，第二，怕义生对不起你。如果是怕路上出事，那就不必谈，至于说义生对不起你，那就是对不起我。今天晚上烧‘财神纸’，我叫义生在财神菩萨面前赌个咒，明明心迹。”

这天晚上到一交子时，便算正月初五，财神菩萨赵玄坛的生日，家家烧财神纸，陈义生奉母之命，在烧纸时立下重誓，然后与宓本常计议，议定一个出钱，一个出力，所得利润，宓本常得两份，陈义生得一份，但相约一年之内，彼此都不动用盈余，这样才能积累

起一笔自己的本钱。

于是陈义生又到了上海，在十六铺租了房子住下来。等宓本常拨付的五万银子本钱到手，开始招兵买马，运了一船南货到辽东湾的营口，回程由营口到天津塘沽，装载北货南下，一去一来恰好两个月，结算下来，五万银子的本钱，除去开销，净赚三千，是六分的利息，而宓本常借客户的名义，动支这笔资金，月息只得二厘五，两个月亦不过五厘。

宓本常之敌视古应春，就为自己做了亏心事，怕古应春知道了会告诉胡雪岩，所以不愿他跟阜康过于接近。但现在的想法却大大地一变，主要的是他有了信心，觉得以自己的手腕，可以表现得大方些，再往深处去想，胡雪岩最信任的就是螺蛳太太与古应春，将这两个人笼络好了，更是立于不败之地，局面越发得以开展。

就这一顿饭之间，打定了主意，而且立刻开始实行，自告奋勇带个伶俐的小徒弟，陪着螺蛳太太与瑞香，先到他们宁波同乡开的方九霞银楼去看首饰，然后到抛球场一带绸缎庄去看衣料。宓本常在十里洋场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奉命唯谨地侍奉在两个堂客左右，不但螺蛳太太觉得面子十足，瑞香的观感亦为之一变——平时听古应春与七姑奶奶谈起宓本常，总说他“面无四两肉”，是个难缠的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

到得夕阳西下，该置办的东西都办齐了，账款都归宓本常结算，首饰随身携带，其余物品，送到阜康钱庄，凭货取款，自有随行的小徒弟去料理。

“螺蛳太太，辰光不早了，我想请你同瑞姑娘到虹口去吃一顿大菜。”宓本常又说，“今天月底，九月初三好日子，喜事要连夜筹备才来得及，我们一面吃，一面商量。”

“多谢、多谢。吃大菜是心领了。不过商量办喜事倒是要紧的。我把你这番好意，先同应春说一说，你晚上请到古家来，一切当面谈，好不好？”

“好、好！这样也好。”

宓本常还是将螺蛳太太与瑞香送回家，只是过门不入而已。

螺蛳太太见了古应春，自然另有一套说法，她先将宓本常是为了“做信用”、“叫客户好放心”，才在汇丰存了一笔款子的解释说明白，然后说道：“他这样做，固然不能算错，不过他对朋友应该讲清楚。这一点，他承认他不对，我也好好说了他一顿。”

“这又何必？”

“当然要说他。世界上原有一种人，你不说，他不晓得自己错，一说了，他才晓得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心里很难过。宓本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补情认错，他说九月初三的喜事，归他来办，回头他来商量。”螺蛳太太紧接着说，“姐夫，你亦不必同他客气。我再老实说一句：他是大先生的伙计，你是大先生的好朋友，要他来当差，也是应该的。”

听得这一说，古应春唯有拱手称谢。但也就是刚刚谈完，宓本常已经带着人将为瑞香置办的衣物等等送到，见了古应春，笑容满面地连连拱手。

“应春兄，恭喜、恭喜。九月初三，我来效劳，日子太紧，我不敢耽误工夫，今天晚上在府上叨扰，喜事该怎么办？我们一路吃、一路谈，都谈妥当了它，明天一早就动手，尽两天办齐，后天热热闹闹吃喜酒。”

见他如此热心，古应春既感动又困惑——困惑的是，宓本常平时做人，不是这个样子的，莫非真的是内疚于心，刻意补过。

心里是这样想，表面上当然也很客气，“老宓，你是个大忙人，为我的事，如此费心，真正不安、不敢当。”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这种闲心思，只为内人催促、螺蛳太太的盛意，不得不然，只要像个样子，万万不敢铺张。”

“不错，总要像个样子。应春兄，你也是上海滩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喜事的场面不可以太俭朴，不然人家背后会批评。原是一桩喜事，落了些不中听的闲话，就犯不着了。”

这话倒提醒古应春了。七姑奶奶是最讨厌闲言闲语的，场面过于俭朴，就可能会有人说：“古应春不敢铺张，因为讨小老婆的场面太热闹了，大老婆会吃醋。”倘若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传到七姑奶奶耳朵里，她会气得发病。

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古应春很感谢宓本常能适时提醒，让他有此警惕。因而拱着手说：“老宓，你完全是爱护我的意思，我不敢不听。不过到底只有两天的工夫预备，也只好适可而止。”

“当然、当然，一定要来得及。现在第一件要紧的是，把请客的单子拟出来。你的交游一向很广，起码也要请个十桌八桌，我看要另外借地方。”

“不，不！那一来就没有止境了。请客多少只能看舍间地方大小而定。”

于是细细估量，将内外客厅、书房、起坐间都算上，大概只能摆七桌，初步决定五桌

男客，两桌女客。

“本来天井里搭篷，还可以摆四桌，那一来‘堂会’就没地方了。”宓本常说，“好，准定七桌，名单你开，帖子我叫我那里的人来写，至晚明天下午一定要发出。菜呢，你看用哪里的菜？”

“请你斟酌，只要好就好。”

“不但要好，还要便宜。”宓本常又问，“客人是下半年四五点钟前后就来了，堂会准定四点钟开场，到晚上九点钟歇锣，总要三档节目，应春兄，你看，用哪三档？”

“此道我亦是外行，请你费心提调。”

“我看？”宓本常一面想，一面说，“先来档苏州光裕社的小书，接下来弄一档魔术，日本的女魔术师天胜娘又来了，我今天就去定好了，压轴戏是‘东乡调大戏’，蛮热闹的。”

古应春称是，都由宓本常作主。等他告辞而去，古应春将所作的决定告诉七姑奶奶，她却颇有意见。

“我看堂客不要请了。”她说，“请了，人家也未见得肯来。”

本来纳宠请女客，除非是儿孙满堂的老封翁，晚辈内眷为了一尽孝心，不能不来贺喜见礼，否则便很少有请女客的。上海虽比较开通，但吃醋毕竟是妇人天性，而嫡庶之分，又看得极重，如果是与七姑奶奶交好的，一定会作抵制。古应春觉得自己同意请女客，确是有欠思量。

“再说，我行动不便，没法子作主人，更不便劳动四姐代我应酬。”七姑奶奶又说，“如果有几位堂客觉得无所谓的，尽管请过来，我们亦就像平常来往一样不拘礼数，主客双方都心安，这跟特为下帖子是不同的。你说是不是呢？”

“完全不错。”古应春从善如流地答说，“不请堂客。”

“至于堂会热闹热闹，顺便也算请四姐玩一天，我赞成。不过，东乡调可以免了。”

原来东乡调是“花鼓戏”的一种，发源于浦东，所以称为“东乡调”，又名“本滩”，是“本地滩簧”的简称。曲词卑俚，但连唱带做，淫冶异常，所以颇具号召力，浦东乡下，点起火油灯唱东乡调的夜台戏，真有倾村来观之盛，但却难登大雅之堂。

“‘两只奶奶抖勒抖’，”七姑奶奶学唱了一句东乡调说，“这种戏，怎么好请四姐来看？”

看她学唱东乡调的样子，不但古应春忍俊不禁，连下人都掩着嘴笑了。

“不唱东乡调，唱啥呢？”

“杭州滩簧，文文气气，又弹又唱，说是宋朝传下来，当时连宫里都准去唱的。为了请四姐，杭州滩簧最好，明天倒去打听打听，如果上海有，叫一班来听听。”

“好！”古应春想了一下说，“堂客虽不请，不过你行动不便，四姐可是作客，总要请一两个来帮忙吧！”

“请王师母好了。”

王师母的丈夫王仲文是古应春的学生，在教堂里当司事，也收学生教英文，所以称他的妻子为“师母”，七姑奶奶也是这样叫她。但七姑奶奶却不折不扣地是王师母的“师母”，因此，初次听她们彼此的称呼，往往大惑不解。

螺蛳太太即是如此，那天王师母来了，七姑奶奶为她引见以后，又听王师母恭恭敬敬地说，“师母这两天的气色，比前一晌又好得多了。”便忍不住要问：“你们两位到底哪个是哪个的师母？”

“自然是师母是我的师母，我请师母不要叫我小王师母，师母不听，有一回我特为不理师母，师母生气了，只好仍旧听师母叫我小王师母。”

一片叽叽喳喳的师母声，倒像在说绕口令，螺蛳太太看她二十五六岁年纪，生就一张圆圆脸，觉得亲切可喜，自然而然地便熟悉得不像初见了。

尤其是看到小王师母与瑞香相处融洽的情形，更觉欣慰。原来瑞香虽喜终身有托，但在好日子的这一天，跟一般新嫁娘一样，总不免有凄惶恐惧之感，更因是螺蛳太太与七姑奶奶虽都待她不坏，但一个是从前的主母，一个是现在的大妇，平时本就拘谨，这一天更不敢吐露内心的感觉，怕她们在心里会骂她“轻狂、不识抬举”。幸而有热心而相熟的小王师母，殷勤照料，不时嘘寒问暖，竟如同亲姐妹一般，瑞香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才能踏实，脸上也开始有笑容了。

在螺蛳太太，心情非常复杂，对瑞香，多少有着嫁女儿的那种心情，但更重要的是古

家的交情。因此，她虽了解瑞香心里的感觉，却苦于没有适当的话来宽慰她，如今有了小王师母能鼓舞起瑞香的一团喜气，等于自己分身有术，可以不必顾虑瑞香，而全力去周旋行动不便的七姑奶奶，将这场喜事办得十分圆满。

当然，这场喜事能办得圆满，另一个“功臣”是宓本常。对于他的尽心尽力，殷勤周到，不但螺蛳太太大为嘉许，连古应春夫妇都另眼相看了。

果如七姑奶奶的估计，堂客到得极少，连一桌都凑不满，但男客却非常踊跃。当堂会开始时，估计已经可以坐满五桌了。

由于是纳妾，铺陈比较简单，虽也张灯结彩，但客堂正中却只挂了一幅大红缎子彩绣的南极寿星图，不明就里的，只当古家做寿。这是七姑奶奶与螺蛳太太商量定规的，因为纳妾向来没有什么仪节，只是一乘小轿到门，向主人主母磕了头，便算成礼。如今对瑞香是格外优遇，张灯结彩，已非寻常，如果再挂一幅和合二仙图，便像正式结缡，礼数稍嫌过分，所以改用一幅寿星图。

瑞香的服饰，也是七姑奶奶与螺蛳太太商量过的。妇人最看重的是一条红裙，以瑞香的身份，是没有资格着的，为了弥补起见，许她着紫红夹袄，时日迫促，找裁缝连夜做亦来不及，仍旧是宓本常有办法，到跟阜康钱庄有往来的当铺中去借了一件全新的来，略微显得小了些，但却更衬托出她的身材苗条。

到得五点钟吉时，一档《白蛇传》的小书结束，宾客纷纷从席棚下进入堂屋观礼。七姑奶奶由仆妇背下楼来，纳入一张太师椅中，抬到堂前，她的左首，另有一张同样的椅子，是古应春的座位。

于是便有人起哄地喊道：“新郎倌呢？新郎倌！”

“新郎倌”古应春为人从人丛中推了出来，宝蓝贡缎夹袍，玄色西洋华丝葛马褂，脚踏粉底皂靴，头上一顶硬胎缎帽，帽檐正中镶一块碧玉，新剃的头，他是洋派不留胡子，越显得年轻了。

等他一坐下来，视线集中，自然而然地看到了七姑奶奶，下身百褶红裙，上身墨绿夹袄，头上戴着珠花，面如满月，脸有喜气，真正福相。

再看到旁边，扶着七姑奶奶的椅背的一个中年妇人，一张瓜子脸，脂粉不施，天然丰

韵，一双眼睛，既黑且亮，恍如阳光直射寒潭，只觉得深不可测，令人不敢逼视。她穿的是玄色缎袄，下面也是红裙，头上没有什么首饰，但扶着椅背的那双手上戴着一枚钻戒，不时闪出耀眼的光芒，可以想见戒指上镶的钻，至少也有蚕豆瓣那么大。

“那是谁？”有人悄悄在问。

“听说是胡大先生的妾。”

“是妾，怎么着红裙？”

“又不是在她自己家里，哪个来管她？”

“不！”另有一人说，“她就是胡家的螺蛳太太，着红裙是胡老太太特许的。”

那两个人还想谈下去，但视线为瑞香所吸引了。只见她低着头，但见满头珠翠，却看不清脸，不过长身玉立，皮肤雪白，已可想见是个美人。

她是由小王师母扶着出来的，袅袅婷婷地走到红毡条前立定，古家的老王妈赞礼：“新姑娘见老爷、太太磕头：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兴！”

小王师母便将瑞香扶了起来，七姑奶奶抬抬手喊一声：“你过来！”

老王妈便又高唱：“太太赏新姑娘见面礼。”

这时螺蛳太太便将一个小丝绒匣子悄悄递了给七姑奶奶，她打开匣子——也是一枚钻戒，拉起瑞香的手，将戒指套在她右手无名指上。

“谢谢奶奶！”瑞香低声道谢，还要跪下去，却让螺蛳太太拉住了。

这就算礼成了，不道奇峰突起，古应春站起身来，看着螺蛳太太说道：“四姐，你请过来，应该让瑞香给你磕头。”

“没有这个规矩，这算啥一出？”

说着，便待避开，哪知七姑奶奶早就拉住了她的衣服，适时瑞香竟也走上前来，扶着她说：“太太请坐。”

小王师母与老王妈亦都上前来劝驾，螺蛳太太身不由主，只好受了瑞香的大礼。乱轰轰一阵过去，正要散开，奇峰又起，这回是宓本常，站到一张凳子上，举双手喊道：“还

要照照相，照照相。”

这一下大家都静下来，听从他的指挥，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古应春、七姑奶奶并坐，瑞香侍立在七姑奶奶身后，一张是全体合照，螺蛳太太觉得自己无可站位置，悄悄地溜掉了。

照相很费事，第二张镁光不亮，重新来过，到开席时，已经天黑了。

女客只有一桌，开在楼上，螺蛳太太首座，七姑奶奶因为不耐久坐，行动也不便，特意命瑞香代作主人，这自然是抬举她的意思。螺蛳太太也觉得很有面子，不由得又想到了必本常，都亏他安排，才能风风光光嫁了瑞香，了却了一桩心事，成全了主婢之情。

第二章 危机暴起，胡雪岩钱庄遭遇挤兑风潮

甲申之变

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觊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中国正因平洪杨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中国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攻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梟，咸丰年间，洪杨乱起，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所拘禁，被迫订了廿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授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若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章去主持战局，而实际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凋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衅，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擐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荃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于和战之际，犹疑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连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工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和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和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昊，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铃铛当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

打听一个地名，元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头而去。像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嫌我噜苏，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份，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唯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

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供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一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

那匹“菊花青”是旗营中淘汰下来的老马，驯顺倒很驯顺，但脚程极慢——马通灵性，为人雇乘太久，出发时知道负重任远，一步懒似一步，因为走得越快越吃亏，及至回程，纵不说如渴骥奔泉，但远非去路可比，昂首扬鬃，急于回槽。那匹菊花青，正是这样一个马中的“老油条”。

当书办的，十之八九是“老油条”，这一下“老油条”遇着“老油条”，彼此得其所哉。卜书办款款徐行，后随五名武官，亦步亦趋，倒像是他的跟马。杭州的文武官员，品级最高的是“将军”，其次是巡抚，本身虽都是红顶子，但出行的随从，从无戴红顶子的。因此，卜书办满脸飞金，得意之状，难描难画，尤其是一路上遇着熟人，在马上一会儿抱拳扬臂，一会儿弯腰点头，同时一定要高声加一句：“我带他们去看胡大先生。”有几次得意忘形，几乎掉下马来，急急扳住马鞍上的“判官头”，才能转危为安。这样丑态百出，惹得路人笑逐颜开，而高乐山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快到元宝街时，卜书办在转角之时，向前扬一扬手，示意暂停，自己却双腿夹一夹马腹，催快往前，直到胡府大门前勒住了马。

“老卜，”胡家门前的下人中，有一个认得他，“你来做啥？”

“我来报信，两江总督左大人，派了红顶子的武官来看胡大先生，一进城门，是我领路来的。”

“在哪里？”

“在后面。”

那人抬眼一看，果然有五匹马在后面，红蓝顶子在明亮的秋阳中看得很清楚。这一来，胡家门前的十几个人都紧张了。

原来左宗棠派红顶子的戈什哈传令是常事，但当初是陕甘总督，公私事务派专差只到上海转运局。直接派到胡家却是头一回，少见自然多怪，顿时便有机灵的，不看热闹，抢先报到上房。

螺蛳太太一听吓了一跳。原来胡家为了红顶子，花了好大的气力，胡雪岩本身是道员加按察使衔，三品顶戴蓝顶子，倘或胡雪岩肯做官，放一任实缺的道员，左宗棠保他加布政使的衔，是一定办得到的事，无奈胡雪岩只能做一个“官商”，如果真的“商而优则官”，必须“弃商从官”，不但“做此官，行此礼”，胡雪岩受不了那种拘束，而且也绝不会是一个出色的官。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有自知之明，凡是爱护他的，亦莫不认为胡雪岩要是真的去做官，便是舍长就短，最为不智。

因为如此，要摆官派，只有拿钱来做官，本身捐官有限制，到三品便是“官居极品”，但父母的荣衔，却是花钱可以买体面的，十余年来每逢水旱灾荒，胡雪岩总是用胡老太太的名义，捐银、捐米、捐棉衣、捐药材，好不容易才得了个“一品夫人”的封典，胡雪岩“子以母贵”也能戴红顶子了。

红顶子是如此珍贵，在螺蛳太太的记忆中，红顶子的文武大员登门拜访，没有几次，每一次都是事先得到信息，如何迎接、如何款待、如何打发从人，都要好几天筹划，临时郑重将事。像这样突然来了个红顶子的武官，自然要吓了一跳，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胡雪岩却是司空见惯的，高乐山又是熟人，不妨从容以礼款接，当下先交代了螺蛳太太一番，换了官服到花厅相见。

一个称“雪翁”，一个称“高军门”，平礼相见，又到走廊上向高乐山的从人，请教了姓氏，寒暄了一阵，另外派人接待，然后说道：“请换便衣吧！”

话刚说完，已有一名听差，捧着衣包，进屋伺候——官场酬酢，公服相见是礼，便衣欢叙是情，但总是客人忖度与主人的交情，预料有此需要，自己命跟班随带衣包，像这样由主人供应便衣的情形，高乐山不但是第一次经验，而且也是闻所未闻。

不过，想到胡雪岩以豪阔出名，那么类此举动，自亦无足为奇。当下说道：“雪翁亦请进去换衣服吧！”

“是，是，换了衣服细谈。”

等胡雪岩换了衣服出来，只见高乐山已穿上簇新的一身铁灰的绉夹袍，上套珊瑚扣的贡缎马褂，头上一顶红结子的青缎小帽，而且刚洗了脸，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衣服倒还合身？”

“多谢，多谢。比我自己叫裁缝来现制还要好。我也不客气了，雪翁，多谢，多谢！”说着高乐山又连连拱手。

“左大人精神还好吧？”

听这一说，高乐山的笑容慢慢收敛，“差得多了。”他说，“眼力大不如前，毛病不轻。”

“请医生看了没有呢？”

“请了。”高乐山答说，“看也白看！医生要他不看公事，不看书，闭上眼睛静养。雪翁，你想他老人家办得到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医生也说不上来。左眼上了翳，右面的一只迎风流泪。”

“会不会失明？”

“难说。”

“我荐一个医生。”胡雪岩说，“跟了高军门一起去。”

“是。”高乐山这时才将左宗棠的信拿了出来。

信上很简单，只说越南军情紧急，奉旨南北洋的防务均须上紧筹划，并须派兵援越，因而请胡雪岩抽工夫到江宁一晤。至于其它细节，可以面问高乐山。

胡雪岩心想，这少不得又是筹械筹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并未受两江总督衙门的任何委任，倘须效劳，纯粹是私人关系，这一层不妨先向高乐山说明白。

“高军门晓得的，左大人说啥就是啥，我只有‘遵办’二字。不过，江宁不是陕甘，

恐怕有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是的。”高乐山答道，“左大人亦说了，江宁有江宁的人，胡某替我办事，完全是交情，论到公事，转运局是西征的转运局，我只有跟他商量，不能下札子。这就是要请雪翁当面去谈的缘故。”

“喔，不晓得要谈点啥？”胡雪岩问，“是钱，是械？”

“是枪械。”

“嗯，嗯。”胡雪岩稍稍放了些心，“不谈钱，事情总还好办。”

“雪翁预备哪天动身？”

“这还要跟内人商量起来看。”胡雪岩率直回答。他所说的“内人”，自然是指螺蛳太太。接下来又问：“左大人预备派哪位到广西？”

“是王大人。”

“王大人？”胡雪岩一时想不起来，左宗棠手下有哪个姓王的大将。

“是，王闳帅。”

“喔，是他。”

原来高乐山指的是王德榜，他跟高乐山一样，有个很雅致的别号叫闳青，是湖南永州府江华县人，这个偏僻小县，从古以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出色的人物，但王德榜在湘军中却是别具一格，颇可称道的宿将。

此人在咸丰初年，毁家练乡团，保卫家乡颇有劳绩，后来援江西有功，早在咸丰七年，便叙文职“州同”，改隶左宗棠部下后，数建奇功，是有名的悍将，赐号“锐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同治四年积功升至藩司，从左宗棠征新疆，功劳不在刘松山叔侄之下，但始终不得意，藩司虚衔领了七八年，始终不能补实缺。

原来王德榜是个老粗，当他升藩司奉召入觐时，语言粗鄙，加以满口乡音，两宫太后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而名为藩司，当的却是总兵的职司。光绪元年丁忧回籍，六年再赴新疆，不久左宗棠晋京入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他的部下兴修畿辅水利，挑泥浚河，做的是苦工而毫无怨

言，因而亦颇得醇王赏识。

左宗棠当然深知他的长处，但他的短处实在也不少，只能为将，不能做官。这回彭玉麟向左宗棠求援，他想起王德榜，认为可以尽其所长，因而奏请赴援两广，归彭玉麟节制，并答应接济军械，找胡雪岩去，便是商量这件事。

了解了经过情形，胡雪岩心里有数了，“高军门，”他说，“你在这里玩两天，我跟内人商量好了，或许可以一起走。”

“如果雪翁一起走，我当然要等，不然，我就先回去复命了。左大人的性子，你知道的。”

“你想先回去复命亦好。哪天动身？”

“明天。”

当下以盛筵款待，当然不用胡雪岩亲自相陪，宴罢连从人送到客房歇宿，招呼得非常周到。第二天要动身了，自然先要请胡雪岩见一面，问问有什么话交代。

传话进去，所得到的答复是，胡雪岩中午请他吃饭，有带给左宗棠的书信面交。到了午间，请到花园里，又是一桌盛筵，连他的从人一起都请，厅上已摆好五份礼物，一身袍褂、两匹机纺、一大盒胡庆余堂所产的家用良药，另外是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两个。额外送高乐山一块打簧金表、一支牙柄的转轮手枪。

“本来想备船送你们回去，只怕脚程太慢，说不得只好辛苦各位老哥，仍旧骑马回去了。”

“雪翁这样犒赏，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高乐山连连搓手，真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慨。

“小意思、小意思！请宽饮一杯。”

高乐山不肯多喝，他那四个部下，从未经过这种场面，更觉局促不安，每人闷倒头扒了三碗饭，站起身来向胡雪岩打千道谢兼辞行。

由于红顶子的关系，胡雪岩自然开中门送客，大门照墙一并排五匹马，仍是原来的坐骑，不过鞍辔全新，连马鞭子都是新的。胡雪岩自己有一副“导子”，两匹跟马将高乐山一行，送出武林门外，一路上惹得路人指指点点，都知道是“胡大先生家的客人”。

高乐山走后，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止。

“第二批洋款也到期了，我想先到上海料理好了，再到江宁。”胡雪岩说，“好在王闿青也不过刚从京里动身，我晚一点到江宁也不至于误事。”

“不好，既然左大人特为派差官来请，你就应该先到江宁，才是敬重的道理。至于上海这方面，有宓本常在那里，要付的洋款，叫他先到上海道那里去催一催，等你一到上海，款子齐了，当面交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海的市面，我也不大放心，想先去看看。”

“那更用不着了，宓本常本事很大，一定调度得好好的。”螺蛳太太说，“你听我的话没有错，一定要先到江宁，后到上海，回来办喜事，日子算起来正好，如果先到上海，后到江宁，万一左大人有差使交派，误了喜期，就不好了。”

政敌暗算

在天津的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张佩纶才高志大，资格又好，决心要收他做个帮手。张佩纶的父亲在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做过官，叙起来也算世交，便遣人专程将他接了来，在北洋衙门长谈了几次，原来李鸿章也有一番抱负，跟醇王密密计议过，准备创办新式海军。他自己一手创立了淮军，深知陆军是无法整顿的了，外国的陆军，小兵亦读过书看得懂书面的命令，中国的陆军，连营官都是目不识丁，怎么比得过人家？再说，陆军练好了，亦必须等到外敌踏上中华国土，才能发生保国卫民的作用，不如海军得以拒敌于境外。因此，李鸿章已悄悄着手修建旅顺港，在北洋办海军学堂，这番雄图壮志，非十年不足以见功，而且得在平定的局势之下，方能按部就班，寸寸积功。

这就是李鸿章力主对法妥协的原因，忍一时之愤图百年之计，张佩纶觉得谋国远虑，正应如此，因而也作了不少献议，彼此谈得非常投机。

“老夫耄矣！足下才气纵横，前程远大，将来此席非老弟莫属。”

这已隐然有传授衣钵之意。张佩纶想到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他当年遣散湘军，扶植淮军，便是找到了李鸿章作替手。想来，李鸿章以湘乡“门生长”自居，顾念遗训，找到他来作替手。这番盛意，关乎国家气运，当仁不让，倒不可辜负。

由于有了这样的默契，张佩纶在暗中亦已转为主和派。同时有人为李鸿章设计，用借刀杀人的手法，拆清流的台——将清流中响当当的人物，调出京去，赋以军务重任，书生都是纸上谈兵，一亲营伍，每每债事，便可借此收拾清流，而平时好发议论的人，见此光景，必生戒心，亦是钳制舆论的妙计。

李鸿章认为是借刀杀人，还是登坛拜将，视人而异，像张佩纶便属于后者，决定设法保他督办左宗棠所创办，沈葆楨所扩大的福建船政局，作为他将来帮办北洋海军的张本。此外就不妨借刀杀人了。

但这是需要逐步布置，循图实现的事，而眼前除了由张佩纶去压低主战的高调以外，最要紧的是，要让主战的实力派，知难而退，这实力派中，第一个便是左宗棠，得想法子多方掣肘，叫他支持彭玉麟的计划，步步荆棘，怎么样也走不通。这就是李鸿章特召邵友濂北上要商量的事。

“左湘阴无非靠胡雪岩替他出力。上次赈灾派各省协济，两江派二十万银子，江宁藩库，一空如洗，他到江海关来借，我说要跟赫德商量。湘阴知难而退，结果是问胡雪岩借了二十万银子。湘阴如果没有胡雪岩，可说一筹莫展。”

“胡雪岩这个人，确是很讨厌。”李鸿章说，“洋人还是很相信他，以至于我这里好些跟洋人的交涉，亦受他的影响。”

“既然如此，有一个办法，叫洋人不再相信他。”邵友濂说，“至少不如过去那样相信他。”

“不错，这个想法是对的。不过做起来不大容易，要好好筹划一下。”

“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借款，到了第二期还本的时候了！

当邵友濂谒见李鸿章，谈妥了以打击胡雪岩作为对左宗棠掣肘的主要手段时，胡雪岩

不过刚刚到了江宁。

原来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程，螺蛳太太力主先到江宁，后到上海，胡雪岩觉得她的打算很妥当，因为由于螺蛳太太的夸奖，他才知道宓本常应变的本事很到家，这样就方便了，在南京动静要伺候左宗棠，身不由主；到了上海，是宓本常伺候自己，即令有未了之事，可以交给宓本常去料理，欲去欲留，随心所欲，绝不会耽误了为女儿主持嘉礼这一件大事。

于是，他一面写信通知宓本常与古应春，一面打点到江宁的行李——行李中大部分是送人的土仪。江宁候补道最多，有句戏言叫做“群‘道’如毛”。这些候补道终年派不到一个差使，但三品大员的排场，不能不摆，所以一个个苦不堪言，只盼当肥缺阔差使的朋友到江宁公干，才有稍资沾润的机会。胡雪岩在江宁的熟人很多，又是“财神”，这趟去自然东西是东西、银子是银子，个个要应酬到，银子还可在江宁阜康支用，土仪却必须从杭州带去，整整装满一船，连同胡雪岩专用的坐船，由长江水师特为派来的小火轮拖带，经嘉兴、苏州直驶江宁。

当此时也，李鸿章亦以密电致上海道邵友濂，要他赴津一行，有要事面谈。上海道是地方官，不能擅离职守，所以在密电中说明，总理衙门另有电报，关照他先作准备，等总理衙门的公事一到，立即航海北上。

公事是胡雪岩从杭州动身以后，才到上海的。但因上海到天津的海道，费时只得两天一夜，所以邵友濂见到李鸿章时，胡雪岩还在路上。

这南北洋两大臣各召亲信，目的恰好相反，左宗棠主战，积极筹划南洋防务以外，全力支持督办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李鸿章则表面虽不敢违犯清议，但暗中却用尽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削弱主战派的力量及声势。第一个目标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因为他是主战派领袖大学士李鸿藻的谋主，制服他亦就是擒贼擒王之意。

就压制主战派这个目的来说，收服张佩纶是治本，打击胡雪岩是治标。可是首当其冲的胡雪岩，却还蒙在鼓里，到了江宁，先到他自己所置的公馆休息。

胡雪岩在通都大邑，都置有公馆，但一年难得一到，江宁因为左宗棠的关系，这年是第二次来住。这个公馆的“女主人”姓王，原是秦淮“旧院”钓鱼巷的老鸨，运气不佳，两个养女，连着出事，一个殉情，一个私奔，私奔的可以不追究，殉情的却连累老鸨吃了人命官司，好不容易才得无罪被释，心灰意懒再不愿意吃这碗“把势饭”了。

既然如此，只有从良之一途。这个王鸩，就像《板桥杂记》中所写的李香君的假母那样，虽鸩不老，三十出头年纪，风韵犹存，要从良亦着实有人愿量珠来聘。

但秦淮的勾栏中人，承袭了明末清初“旧院”的遗风，讲究饮食起居，看重骚人墨客，而看中她的，腰有万金之缠，身无一骨之雅，她看中的，温文尔雅，不免寒酸。因而空有从良之志，难得终身之托。

这是三年前的事，江宁阜康新换一个档手，名叫江德源，此人是由阜康调过来的，深通风月，得知有王鸩这么一个人，延聘她来当“胡公馆”的管家，平时作为应酬特等客户的处所，等“东家”到江宁，她便是“主持中馈”的“主妇”。当然，这“主妇”的责任，也包括房帙之事在内。

王鸩为胡公馆的饮食起居舒服，且又不受拘束，欣然同意。那年秋天，胡雪岩到江宁，首先就看中了她的裙下双钩，纤如新月，一夕缱绻，真如袁子才所说的“徐娘风味胜雏年”，厚赠以外，送了她一个外号叫做“王九妈”，南宋发生在西湖上的，有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的故事，其中的老鸩就叫王九妈。

这王九妈已得到江德源的通知，早就迎合胡雪岩的喜好，除饮食方面有预备以外，另外还打听了许多新闻，作为陪伴闲谈的资料。

这些新闻中，胡雪岩最关切的，自然是有关左宗棠的情形。据说他衰病侵寻，意气更甚，接见僚属宾客，不能谈西征，一谈便开了他的“话匣子”，铺陈西征的勋业，御将如何恩威并用，用兵如何神奇莫测。再接下来便要骂人，第一个被骂的曾国藩，其次是李鸿章，有时兼骂沈葆楨。这三个人都是左宗棠的前任，有好些旧部在江宁，尤其是曾国藩故旧更多，而且就人品来说，左宗棠骂李鸿章犹可，骂曾国藩则不免令人不服，因此，曾国藩的旧部，每每大庭广众之间批评他说，“大帅对老师有意见，他们之间的恩怨，亦难说得很。就算老师不对，人都过去了，也听不见他的骂，何必在我们面前噜苏。而且道理不直，话亦不圆，说来说去，无非老师把持饷源，处处回护九帅，耳朵里都听得生茧了。”

胡雪岩心想，也不过半年未见左宗棠，何以老境颓唐至此？便有些不大相信，及至一问江德源，果然如此，他说：“江宁现在许多事办不通。为什么呢？左大人先开讲，后开骂，一个人滔滔不绝，说到时候差不多了，戈什哈把茶碗交到他手里，外面伺候的人马上喊一声‘送客’。根本就没法子谈公事。”

“这是难得一次吧？”

“哪里？可说天天如此。”江德源说，“左大人有点‘人来疯’，人越多他越起劲，大先生亦不必讲究礼节，‘上院’去见，不如就此刻在花厅或者签押房里见，倒可以谈点正经。”

原来督抚接见“两司”——藩司、臬司以及道员以下的僚属，大致五天一次，“衙参”之期定在逢三、逢八的日子居多，接见之处，称为“官厅”，而衙参称之为“上院”。胡雪岩到的这天是十月十七，原想第二天“上院”，如今听江德源这一说，决定接受他的建议，当即换了官服，坐轿直闯两江总督的辕门。

辕门上一看“胡财神”到了，格外巴结，擅作主张开正门，让轿子抬到官厅檐前下轿，随即通报到上房，传出话来：“请胡大人换了便服，在签押房见面。”

于是跟班打开衣包，就在官厅上换了便服，引入签押房，左宗棠已经在等了，胡雪岩自然是行大礼请安，左宗棠亲手相扶，延入客座，少不得有一番寒暄。

胡雪岩一面说话，一面细看左宗棠的眼睛，左眼已长了一层白翳，右眼见风流泪，非常厉害，不时拿一块绸绢擦拭，于是找一个空隙说道：“听说大人的眼睛不好，我特为配了一副眼药来，清凉明目，很有效验。”说着，将随身携带的一个小锦袱解开来说，“还替大人配了一服膏滋药，如果服得好，让大人交代书启师爷写信来，我再送来。”

“多谢，多谢！”左宗棠说，“我现在多靠几个朋友帮忙，不但私务，连公事都要累你。上次山东闹水灾，两江派助赈四十万，藩库只拿得出一半，多亏你慷慨援手。不过，这笔款子，两江还无法奉还。”

“大人不必挂齿。”胡雪岩原想再说一句，“有官款在我那里，我是应该效劳的。”但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这一回越南吃紧，朝命彭雪琴督办广东军务，我跟他三十年的交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而况我奉旨筹办南洋防务，粤闽洋务，亦在我管辖之下，其势更不能兼筹并顾。可恨的是，两江官场，从曾湘乡以来，越搞越坏，推托敷衍，不顾大局，以至于我又要靠老朋友帮忙了。”

“是。”胡雪岩很沉重地答应着。

“王闿青已经出京回湖南去招兵了，打算招六千人，总要有四千枝枪才够用，江宁的军械局，为李少荃的大舅子搞得一塌糊涂，交上海制造局赶办，第一是经费尚无着落，其

次是时间上缓不济急，所以我想由转运局来想法子。雪岩，你说呢？”

“转运局库存洋枪，细数我还不知道。不过大人既然交代要四千枝，我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办齐。”

“好！”左宗棠说，“我就知道，跟你商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最痛快不过。”

“光墉，”胡雪岩称名谦谢，“承大人栽培，不敢不尽心尽力伺候。”

“好说，好说。还有件事，王闿青招来的兵，粮饷自然由户部去筹划，一笔开拔费，数目可观，两江不能不量力相助。雪岩，你能不能再帮两江一个忙？”如果是过去，胡雪岩一定会问：“要多少？”但目前情形不同，他想了一下说：“回大人的话，现在市面上银根紧得不得了，就是不紧，大人要顾到老部下。如今我遵大人的吩咐，要多少筹多少，到了陕甘接济不上时，就变成从井救人了。”

所谓“老部下”是指刘锦棠，而胡雪岩又是西征转运局的委员，在他的职司有主有从，如两江筹饷是额外的差使，行有余力，不妨效劳，否则他当然要顾全西征军为主。左宗棠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不有所顾虑，想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明天我再找藩司来想法子，如果真有难处，那就不能不仰赖老兄拔刀相助了。”

“大人言重。”胡雪岩问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请示？”

“请示”便是听回音，左宗棠答说：“很快、很快，三两天之内，就有信息。”

于是胡雪岩起身说道：“我听大人的指挥办理，今天就告辞了。”

“嗯，嗯。”左宗棠问，“今天晚上没事吧？”

胡雪岩知道要留他吃饭，急说道：“今天晚上有个不能不去的饭局。”

“既然如此，我不留你了。我知道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等有了信息，我自然会派人来请你。”

于是胡雪岩请安辞出。接着便转往秦淮河河房去赴宴会，在座的都是江宁官场上提得起来的人物，消息特别灵通，胡雪岩倒是听了许多内幕，据说李鸿章已向总理衙门正式表明他的看法，中国实力不足，对越南之事应早结束，舍此别无良法。

但总理衙门主张将法国对中国种种挟制及无理的要求，照会世界各国，以明其曲在

彼。如果法军来犯，即与开战。李鸿章虽不以为然，无奈他想谈和，连对手都没有，法国的特使德理固已转往日本去了。

“中国的苦恼是，欲和不敢和，欲战不能战。”督署的洋务委员候补道张凤池说，“现在是彼此‘耗’的局面，就不知道谁耗得过谁了。”

“那么，照凤翁看，是哪个耗得过哪个？”

“这一层很难说。不过，在法国，原来只有他们的外务部长最强硬，现在意见已经融洽了，他们的内阁总理在国会演说，决心在越南打到底。而我们呢，朝廷两大柱石，纵不说势如水火，可是南辕北辙，说不到一起，大为可虑。”

所谓“朝廷两大柱石”，自是指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座的虽以两江的官员居多，但其中跟李鸿章渊源甚深的也不少，谈到李、左不和，是个犯忌讳的话题，如果出言不慎，会惹麻烦上身，所以都保持着沉默。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是山东的一个候补道，名叫玉桂，蒙古旗人，原来在两江候补，署道实缺，也当过好些差使，资格甚老，年纪最长，大家都叫他“玉大哥”。此人理路很明白，勇于任事，本来是应该红起来的一个能员，只以心直口快，妨了他的官运。这回是奉山东巡抚所派，到江宁来谒见左宗棠，商议疏浚运河，哪知来了半个月，始终不得要领，以致牢骚满腹，一提到李左不和，忍不住要开口了。

“左、李两公，勋业彪炳，天下仰望，朝廷酬庸有功，封侯拜相，过去的战功是过去了，可以不谈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必呢？”

这明明是在说左宗棠，八座咫尺，忌讳益甚，更没有人敢置一词。

有了三分酒意的玉桂，只当大家默许他的议论，因而就更起劲了：“如说打仗，兵贵神速，倘或一天到晚说空话，正事不办，到得兵临城下，还在大谈春风已度玉门关，各位倒想，那会弄成怎么一个局面？”

听得这番话，座客相顾失色，有跟玉桂交情比较深的，便很替他担心，因为这话一传到左宗棠耳朵里，就一定会找了他去，如果只是痛斥一顿倒还罢了，就怕找了他去质问：你说“兵临城下”是什么兵？是法国军队吗？一怒之下，指名严劾，安上他一个危言惑众、动摇民心士气的罪名，起码也是一个革职的处分。

于是有人便乱以他语：“玉大哥、玉大哥，今宵只可谈风月，喝酒，喝酒。”

玉桂还想再说，作主人的张凤池见机，大声说道：“玉大哥的黑头、黄钟仲吕，可以醒酒，来，来，来一段让我们饱饱耳福。”

“对！”有人附和，“听玉大哥唱黑头，真是痛快淋漓。快，快，‘场面’呢？”

文场、武场都现成，很快地摆设好了，“乌师”请示唱什么，张凤池便说：“玉大哥最拿手的是‘探阴山’跟‘上天台’。我看先上天台，后探阴山吧！”

“不！”玉桂答说，“今天我反串，唱‘胡子’，来段‘斩谿’。”

等打鼓佬下鼓槌领起胡琴，过门一到，玉桂变了主意。“我还是唱上天台吧。”他说。

原来玉桂编了一段辙儿，想骂左宗棠如失街亭的那个蜀中大将，“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但想想身居客地，而左宗棠到底是年高位尊，过于嚣张，实在也不很相宜，所以不为己甚。

这些情形看在胡雪岩眼中颇有感触，回想当年左宗棠意气风发，连曾国藩都不能不让他几分，哪知如今老境颓唐，为人如此轻视，这样转着念头，一面为左宗棠悲哀，一面也不免兴起急流勇退的念头。

在江宁已经十天了，左宗棠始终没有派人来请他去见面。由于他事先有话，胡雪岩不便再去求见，只有托熟人去打听，但始终不得要领。

好不容易左宗棠来请了，一见面倒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地说：“雪岩，陕甘那面我另有部署，你把转运局的官款，拨二十五万出来。”

这笔款子自然是拨给王德榜的，不加商量，直接交代，胡雪岩除了唯唯称是以外，别无话说。

“这笔钱能不能在这里拨？”左宗棠问。

“大人要在哪里拨就哪里拨。”

“好，就在这里拨好了。你替王闳青立个折子。”

“是。”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直在候大人的命，既然有了交代，我想明天就走。”

“对了，你要回去办喜事。”左宗棠问，“令媛出阁，我已经告诉他们备贺礼了。你是患难之交，我不能去喝喜酒，心中未免歉然。”

“大人言重了。”

“我想再送点什么别致的贺礼。雪岩，你倒替我想想，不必客气。”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如果有大人亲笔的一副喜联，那就真的是蓬荜生辉了。”

“这是小事。”左宗棠答说，“不过今天可来不及了，反正喜期以前，一定会送到。”

“大人公务太忙，我这个实在算是非分之求。既蒙大人许了，我把喜堂最上面的位置留下来了。”

这是变相的坚约，左宗棠不可言而无信，否则喜堂正面，空着两块不好看。左宗棠理会得这层意思，便喊一声：“来啊！”

“喳！”

厅上一呼，廊上百诺，进来一名亮蓝顶子的材官，站在他身旁待命。

“胡大人的小姐出阁，我许了一副喜联，你只要看我稍为闲一点儿，就提醒我这件事，免得失礼。”左宗棠又说，“你要不断提醒我。”

“是。”

“好！就这么说了。”左宗棠又问，“你先到上海？”

“是的。”

“有什么事要我替你招呼？”

胡雪岩心里不放心的是，那笔到期还本的洋债，为限已近，但看必本常并无信来，谅

想已经办妥，就不必再请左宗棠费事了。

“等有事再来求大人。”

“好！”左宗棠说，“这回你来，我连请你吃顿饭的工夫都抽不出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大人太客气了。”胡雪岩问，“不知道大人在上海、在杭州，有什么委办的事没有？”

左宗棠想了一下说：“就是王闿青的那四千枝枪。”

“这件事，我一定办妥当。”

“别的就没有了。”左宗棠说，“就要你那句话，想起来再托你。”

胡雪岩告辞而出，又重重地托了那些材官，务必提醒喜联那件事。当然，少不得还有一个上写“别敬”的红包奉送。

一到上海，胡雪岩才失悔在江宁荒废的日子太多了。上海也仿佛变了一个样子，真所谓市面萧条，熟人一见了面，不是打听战事，就是相询何处避难最好。这些情形在江宁是见不到的。

做钱庄最怕遇到这样局势，谣言满天，人心惶惶。而且遇到这种时候，有钱的人都相信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因此，钱庄由于存款只提不存，周转不灵而倒闭的，已经有好几家。阜康是块金字招牌，所受的影响比较小，但暗中另有危机，只是必本常守口如瓶，不让胡雪岩知道而已。

但即令如此，已使得胡雪岩大为头痛。首先是供应王德榜的四千枝洋枪，转运局的库存仅得两千五，尚少一千五百枝，需要现购，每枝纹银十八两，连水脚约合三万两银子，这倒还是小事，伤脑筋的是，他在左宗棠面前，已经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如果交不足数，信用有关。

“小爷叔亦不必过分重视这件事，将来拿定单给左湘阴看就是了。”

“应春，”胡雪岩说，“我在左湘阴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而且，这回也只

怕是最后一两回替他办差了，为人最要紧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湘阴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像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大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这件小事砸掉。应春你倒替我想，无论如何要帮我一个忙。”

办军火一向是古应春的事，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客气话，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无论如何要帮忙”的话，古应春心里当然也很不是味道。

他盘算了好一会说：“看看日本那方面有没有办法好想，如果有现成的货色，日子上还来得及，不过枪价就不能谈了。”

“枪价是小事，只要快。应春，你今天就去办。”

古应春依他的要求，奔走了两天，总算有了头绪，急于想要报告胡雪岩，哪知寻来寻去，到处扑空，但到得深夜，古应春正要归寝时，胡雪岩却又不速而至，气色显得有点不大正常。

“老爷只怕累坏了。”瑞香亲自来照料，一面端来一杯参汤，一面问道，“饿不饿？”

“饿是饿，吃不下。”

“你去想想看，”古应春交代，“弄点开胃的东西来消夜。”

等瑞香一走，胡雪岩问：“七姐呢？睡了？”

“是的。她睡得早。”

“那就不惊动她了。”胡雪岩又问，“听说你寻了我一天。”

“是啊！”古应春很起劲地说，“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小爷叔，枪有着落了。”

“这好！”胡雪岩也很高兴，“是哪里弄来的？”

“日本。说起来很有意思，这批枪原来是要卖给法国人的。”

“那就更妙了，怎么个来龙去脉？”

原来法国仓促出兵增援，要就地在东方补充一批枪枝，找到日本一个军火商，有两千

支枪可以出售。古应春多方探查，得到这么一个消息，托人打电报去问，愿出高价买一千五百支。回电讨价二十五两银子一支，另加水脚。

“那么，敲定了没有呢？”

“敲定了，照他的价钱，水脚归我们自理，已经电汇了一万银子去了。”古应春又说，“半个月去上海交货。”

“二十五两就二十五两，总算了掉一桩心事。”

胡雪岩忽然问道：“应春，你有没有听说，老宓瞒住我私底下在做南北货？”

古应春稍一沉吟后说：“听是听说了，不晓得详细情形。”

“据说有一条船碰到法国人的水雷沉掉了，损失不轻。”

“损失不会大。”古应春答说，“总买了保险的。”

胡雪岩点点头，脸上是安慰的神情，“应春，”他问，“你看我要不要当面跟老宓说破？”

这一点关系很大，古应春不敢造次，过了好一会却反问一句：“小爷叔看呢？”

“只要风险不大，我觉得不说破比说破了好。俗话说‘横竖横、拆牛棚’。一说破了，他索性放手大做，那一来，我就非换他不可！苦的是，找不到合适替手。”

接下来，胡雪岩谈他的另一个烦恼，应还洋商借款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即在十月底，宓本常是十月初就不断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所得的答复是：各省尚未汇到。及至胡雪岩一到上海，去拜访上海道邵友濂，答复如旧，不过邵友濂多了一句话：“老兄请放心，我尽力去催，期限前后，总可以催齐。”

“只能期前，不能期后。邵兄，你晓得的，洋人最讲信用。”

“我晓得。不过钱不在我手里，无可奈何。”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一句话将胡雪岩堵得开不出口，“他的话没有说错，我垫一垫当然无所谓，哪晓得偏偏就垫不出。”胡雪岩说，“不巧是巧，有苦难言。”

何谓“不巧是巧”？古应春要多想一想才明白，不巧的事凑在一起，成为巧合，便是“不巧是巧”。细细想去，不巧的事实在很多，第一是市面不景气，银根极紧；第二是，屯丝屯茧这件事，明知早成困局，力求摆脱，但阴错阳差，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未能成功，目前天津、上海都有存丝，但削价求售，亦无买主；第三是左宗棠先为协赈借了二十万银子，如今又要拨付王德榜二十五万两，虽说是转运局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调度的头寸；第四是十一月初五的吉期在即，场面大，开销多，至少还要预备二十万银子；最后就是必本常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存款去做南北货生意，照古应春的估计，大概是十万银子左右。

“今天十月二十五了。这个月小建，到十一月初五，十天都不到。”胡雪岩说，“这笔头寸摆不平，怎能放心去办喜事。”

“小爷叔亦不必着急，到底只有五十万银子，再说，这又不是小爷叔私人的债务，总有办法可想的。”

“要想就要早想。”

古应春沉吟了一下说：“如今只有按部就班来，一面催上海道，一面自己来想法子调头寸，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如意，还有最后一着，请汇丰展期，大不了贴利息。”

“这一层我也想到过，就怕人家也同邵小村一样，来一句‘你先垫一垫好了’。我就没有话好说了。”

“不会的。洋人公私分明，公家欠的债，他们不会叫私人来垫的。如果他们真的说这样的话，小爷叔回他一句：‘我垫不如你垫，以前汇丰要放款给阜康，阜康不想用，还是用了，如今仍旧算阜康跟汇丰借好了。’看他怎么说。”

“这话倒也是。”胡雪岩深深点头。

“小爷叔愿意这样做，我就先同汇丰去说好了它。小爷叔不就可以放心了？”

“慢慢、慢慢！”胡雪岩连连摇手。

原来他有他的顾虑，因为请求展期，无异表示他连五十万银子都无法垫付。这话传出去，砍他的金字招牌，不但左宗棠对他的实力与手腕，会生怀疑，十一月初五那一天，盈门的贺客少不得会谈论这件事，喜事风光，亦将大为减色。

“我们先走第一步同第二步。”胡雪岩说，“第一步我来，第二步托你。”

第一步就是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第二步“自己想法子来调度”。这一步无非督促必本常去办，古应春因为有过去的芥蒂，不肯做此吃力不讨好，而且可能徒劳无功的事，因而面有难色。

“怎么样？”

“我想跟小爷叔调一调，头一步归我，第二步小爷叔自己来。”古应春说，“小爷叔催老宓，名正言顺，我来催老宓，他心里不舒服，不会买账的。”

“也好。”胡雪岩说，“事情要快了。”

“我明天一早就去，上海道衙门我有熟人。”古应春说，“小爷叔明天中午来吃饭，听消息。”

“好。”胡雪岩说，“这几天我们早晚都要碰头。”

第二天中午，古应春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各省协助的“西饷”已快收齐了，最早的一笔，在十月初便已汇到。

“有这样的事！”胡雪岩大为困惑，“为啥邵小村同我说，一文钱都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哪里来的？”

“我有个同乡晚辈，早年我照应过他，他现在是上海道衙门电报房的领班。”

“那就不错了！”胡雪岩既喜且怒，“邵小村不晓得在打什么鬼主意，我要好好问他一问。”

“小爷叔不必如此。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请左大人打个电报给邵小村。”原来古应春从他同乡晚辈中，另获有很机密的消息，说是李鸿章正在设法打击左宗棠，因而想到，邵友濂对胡雪岩有意留难，是别有用心。但这个消息，未经证实，告诉了胡雪岩，反而会生出是非，只有用左宗棠出面，措词严厉些，带着警告的意味，让邵友濂心生顾忌，在期限之前拨出这笔代收的款子，了却胡雪岩的责任，最为上策。

但胡雪岩又何从去了解他的用心，他仍旧是抱着在左宗棠面前要保持面子的用心。在

江宁时，左宗棠原曾问过他，有什么事要他出面，意思就是指上海道代收“西饷”这件事，当时如说请他写封信催一催邵友濂，是很正常的回答，左宗棠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已经回答没有什么事要他费心，而结果仍旧要他出面，这等于作了垫不出五十万银子的表示是一样的。

因此，他这样答说：“不必劳动他老人家了，既然各省都快到齐了，我去催他。”

胡雪岩一向沉得住气，这一次因为事多心烦，竟失去了耐性，气匆匆地去看邵友濂，门上回答：“邵大人视察制造局去了。”吃了个闭门羹，心中越发不快，回到转运局命文案师爷写信给邵友濂，措词很不客气，有点打官腔的味道，而且暗示，邵友濂如果不能如期付款，只好请左宗棠自己来料理了。

这封信送到江海关，立即转送邵友濂公馆，他看了自然有些紧张，因为“不怕官、只怕管”，自洪杨平定后，督抚权柄之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左宗棠是现任两江总督，如果指名严参，再有理也无法申诉，而况实际上确也收到了好几省的“西饷”，靳而不予，也是件说不过去的事。

因此，他很不情愿地作了个决定，将已收到的“西饷”开单送交转运局，为数约四十万两，胡雪岩只须垫十万银子，便可保住他对洋人的信用。

但就在写好复信，正发出之际，来了一个人，使得他的决定整个儿被推翻。

这个人便是盛宣怀，由于筹办电报局大功告成，不但成了李鸿章面前有数的红人，而且亦巴结上了醇亲王的关系。此番是衔李鸿章之命，到上海跟邵友濂来商量，如何“救火”。

“救火”是盛宣怀形容挽救眼前局势的一个譬喻，这也是李鸿章的说法，他认为由越南危局引起的中法冲突，他有转危为安的办法，但主战派的行动，却如“纵火”，清流的高调，则是火上浇油。但如火势已灭，虽有助燃的油料，终无所用。意思就是打消了主战的行动，清流便不足畏。

那么，谁是“纵火”者呢？在李鸿章看，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玉麟。至于西南方面如云贵总督岑毓英等，自有办法可以控制，即使是彭玉麟，倘无左宗棠的支持，亦可设法让他知难而退。换句话说，擒贼擒王，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到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小村兄，你不要看什么‘主战自强’、‘大奋天威’、‘同仇敌忾’，这些慷慨激昂的论调，高唱入云，这不过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听不见的声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中堂如果不是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也犯不着跟湘阴作对——湘阴老境颓唐，至多还有三五年的富贵而已，何必容不得他？反过来说，如果容不得他，就一定有非去他不可的缘故在内。小村兄，中堂的心事，你先要明白。”中堂是指李鸿章。

盛宣怀的词令最妙，他将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态度，说得忠厚平和，一片恕词，但在邵友濂听来，是非常明白的，李、左之间已成势不两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是的。”邵友濂矍然警觉，“我明白。不过，我倒要请问，是哪些听不见的声音？”

“第一是当今大权独揽的慈禧皇太后，她辛苦了大半辈子，前两年又生了一场死去活来的大病，你想，五十岁的老太太，哪个不盼望过几年清闲日子的，她哪里要打什么仗？”

“既然大权独揽，她说个‘和’字，哪个敢不奉懿旨？”

“苦就苦在她什么话都好说，就是这个字说不出口。为啥呢？洪杨戡定大乱，自古以来，垂帘的太后，没有她这样的武功，哪里好向廷臣示弱？再说，清流的论调，又是如此嚣张，只好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懂了，这是说不出的苦。”邵友濂又问，“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当政的恭王，他一向主张跟洋人打交道，以和为贵，如今上了年纪，更谈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了。”

“英法联军内犯，恭王主和，让亲贵骂他是‘汉奸’，难怪他不敢开口。可是，醇王一向主战，怎么也不做声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今的醇王，不是当年的醇王了，这几年洋人的坚甲利兵，”盛宣怀停下来笑一笑说，“说起来倒是受了湘阴的教，西征军事顺手，全靠枪炮厉害，这一点湘阴在京时候，跟醇王谈得很详细。醇王现在完全赞成中堂的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正在筹划一个辟旅顺为军港，大办海军的办法，醇王对这件事，热衷得不得了，自然不愿‘小不忍则乱大谋’。”

“嗯！嗯！有这三位，中堂足足可以择善固执。”

“提到择善固执，还有个人不能忽略。小村，你是出过洋的，你倒说说看，当今之世，论洋务人才，哪个是此中翘楚？”

“那当然是玉池老人。连曾侯办洋务都得向他请教。”

“玉池老人”是郭嵩焘自署的别号，“曾侯”指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事实上不仅曾纪泽，连李鸿章办洋务亦得向他请教，因为李鸿章虽看得多，却不如郭嵩焘来得透彻，同时亦因为李鸿章虽然亦是翰林，而学问毕竟不如郭嵩焘，发一议，立一论，能够贯通古今中外而无扞格，以李鸿章的口才，来解说郭嵩焘的理论，便越觉得动听了。

“现在彭雪琴要请款招兵，王闿青已经在河南招足了四千人，这就是湘阴派出去‘纵火’的人，一旦祸发，立刻就成燎原之势。中堂为此，着急得很，不说别的，只说法国军舰就在吴淞口外好了，人家已经亲口告诉中堂了，随时可以攻制造局，这是北洋的命脉之一，你想，中堂着急不着急？”

听得这话，邵友濂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中法如有冲突，不在广西，便在云南，如果进攻高昌庙的制造局，便是在上海作战，他是上海道，守土有责，岂不是要亲自上阵跟法国军队对垒？

转念到此心胆俱裂，结结巴巴地说：“上海也有这样的话，我总以为是谣言，哪知道人家亲口告诉了中堂，是真有这回事！”

“你也不要着急。”盛宣怀安慰他说，“人家也不是乱来的，只要你不动手，就不会乱挑衅，你要动手了，人家就会先发制人。”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邵友濂立即答说：“无论如何不可让湘阴把火烧起来。放火要有放火的材料，没有美孚牌煤油，没有一划就来的火柴，火就放不起来。杏荪兄，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这就叫釜底抽薪。”

“要釜底抽薪，只有一个办法。”邵友濂说，“煤油、火柴都在胡雪岩手里，没有胡雪岩，湘阴想放火也放不成。江宁官场都不大买湘阴的账，他说出话去，多多少少要打折扣，只有一个人，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胡雪岩，譬如——”

譬如山东水灾助赈，江宁藩台无法支应，左宗棠向胡雪岩借银二十万，如响斯应，这一回王德榜募兵援越，不但四千杆洋枪由胡雪岩筹划供给，补助路费亦由雪岩负责等等，

邵友濂举了好些实例。

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挤兑风潮

“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限期，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

“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着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小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

“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账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账了？总有四十万上下。”

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

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透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跟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喔，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向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妙，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像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饷，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伙计看苗头不对，陪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必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

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宓，宝盖下面一个宓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哪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二万多两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沮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账跟流水账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七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

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账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首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灼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大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扬，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忙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喔，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朱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愣，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地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么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

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了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陪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一见面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日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从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账？”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掬木梢’，就不像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唯有赔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宓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杜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

“这里怎么办？”

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阿章说了句：“只好上排门。”

绝地求生

螺蛳太太已经上床了，丫头红儿来报，中门上传话进来，说阜康的档手谢云青求见。

“这时候——”螺蛳太太的心蓦地里往下一落，莫非胡雪岩得了急病？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太太！”红儿催问，“是不是叫他明天早上来？”

“不，”螺蛳太太说，“问问他，有什么事？”

“只说上海有电报来。”

“到底什么事呢？去问他。”螺蛳太太转念，不是急事，不会此刻求见，既是急事，就不能耽误工夫，当即改口，“开中门，请谢先生进来。”她又加了一句，“不要惊动了老太太。”

红儿一走，别的丫头服伺螺蛳太太起床，穿着整齐，由丫头簇拥着下了楼。

她也学会了矫情镇物的工夫，心里着急，脚步却依旧稳重，走路时裙幅几乎不动——会看相的都说她的“走相”主贵，她本人亦颇矜持，所以怎么样也不肯乱了脚步。

那谢云青礼数一向周到，望见螺蛳太太的影子，老远就垂手肃立，眼观鼻、鼻观心地等候着，直到一阵香风飘来，闻出是螺蛳太太所用的外国香水，方始抬头作揖，口中说道：“这样子夜深来打扰，实在过意不去。”

“请坐。”螺蛳太太左右看了一下，向站在门口的丫头发话，“你们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客人来了，也不倒茶。”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接得一个消息，很有关系，不敢不来告诉四太太。”

“喔，请坐了谈。”说着，她摆一摆手，自己先在上首坐了下来。

“是这样的。”谢云青斜欠着身子落座，声音却有些发抖了，“刚刚接到电报，上海挤兑，下半天三点钟上排门了。”

螺蛳太太心头一震，“没有弄错吧！”她问。

“不会弄错的。”谢云青又说，“电报上又说，宓本常人面不见，据说是到宁波去了。”

“那么，电报是哪个打来的呢？”

“古先生。”

古应春打来的电报，绝不会错，螺蛳太太表面镇静，心里乱得头绪都握不住，好一会儿才问：“大先生呢？”

“大先生想来是在路上。”

“怎么会有这种事？”螺蛳太太自语似的说，“宓本常这样子能干的人，怎么会撑不住，弄成这种局面？”

谢云青无以为答，只搓着手说：“事情很麻烦，想都想不到的。”

螺蛳太太蓦地打了个寒噤，力持平静地问：“北京不晓得怎么样？”

“天津当然也有消息了，北京要晚一天才晓得。”谢云青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明天这个关，只怕很难过。”

螺蛳太太陡觉双肩有股无可比拟的巨大压力，何止千斤之重？她想摆脱这股压力，但却不敢，因为这副无形中的千斤重担，如果她挑不起来，会伤及全家，而要想挑起来，且不说力有未逮，只一动念，便已气馁，可是紧接着便是伤及全家，特别是伤及胡雪岩的信誉，因而只有咬紧牙关，全力撑持着。

“大先生在路上。”她说，“老太太不敢惊动，另外一位太太是拿不出主意的，谢先生，你有什么好主意？”

谢云青原是来讨主意的，听得这话，只有苦笑。他倒是有个主意，却不敢说出来，沉默了一会，依旧是螺蛳太太开口。

“谢先生，照你看，明天一定会挤兑？”

“是的。”

“大概要多少银子才能应付？”

“这很难说。”谢云青说，“阜康开出去的票子，光是我这里就有一百四十多万，存款就更加多了。”

“那么钱庄里现银有多少呢？”

“四十万上下。”

螺蛳太太考虑又考虑之后说：“有四十万现银，我想撑一两天总撑得住，那时候大先生已经回来了。”

谢云青心想，照此光景，就胡雪岩回来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否则上海的阜康何至于“上排门”，不过这话不便直说，他只问道：“万一撑不住呢？”

这话如能答得圆满，根本就不必谢云青夤夜求见女东家，“谢先生，”螺蛳太太反问道，“你说，万一撑不住会怎么样？”

“会出事，会伤人。”谢云青说，“譬如说，早来的、手长的，先把现银提走了，后来的一落空，四太太你倒设身处地想一想，心里火不火？”

这是个不必回答的疑问，螺蛳太太只说：“请你说下去。”

“做事情最怕犯众怒，一犯众怒，官府都弹压不住，钱庄打得粉碎不说，只怕还会到府上来吵，吵成什么样子，就难说了。”

螺蛳太太悚然而惊，勉强定一定心，从头细想了一遍说：“犯众怒是因为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不公平了！索性大家都没有，倒也是一种公平。谢先生，你想呢？”

“四太太，”谢云青平静地说，“你想通了。”

“好！”螺蛳太太觉得这副千斤重担，眼前算是挑得起来了，“明天不开门，不过要对客户有个交代。”

“当然，只说暂时歇业，请客户不必惊慌。”

“意思是这个意思，话总要说得婉转。”

“我明白。”谢云青又说，“听说四太太同德藩台的内眷常有往来的？”

德藩台是指浙江藩司德馨，字晓峰，此人在旗，与胡雪岩的交情很深，所以两家内眷，常有往还。螺蛳太太跟德馨的一个宠妾且是“拜把子”的姐妹。

“不错。”螺蛳太太问，“怎么样？”

“明天一早，请四太太到藩台衙门去一趟，最好能见着德藩台，当面托一托他，有官府出面来维持，就比较容易过关了。”

“好的，我去。”螺蛳太太问，“还有什么应该想到，马上要做的？”

一直萦绕在螺蛳太太心头的一个难题是：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大变化，要不要跟大太太说？

胡家中门以内是“一国三公”的局面，凡事名义上是老太太主持，好比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大太太仿佛恭亲王，螺蛳太太就像前两年去世的沈桂芬。曾经有个姓吴的翰林，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做“小姑叹”，将由山西巡抚内调入军机的沈桂芬，比作归宁的小姑，深得母欢，以致当家的媳妇，大权旁落，一切家务都由小姑秉承母命而行。如果说天下是满洲人的天下，作为满洲人的沈桂芬，确似归宁或者居孀的姑奶奶，越俎代庖

在娘家主持家务。胡家的情形最相像的一点是，老太太喜欢螺蛳太太，就像慈禧太后宠信沈桂芬那样，每天“上朝”——一早在胡老太太那里商量这天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通常都是螺蛳太太先提出来，胡老太太认可，或者胡老太太问到，螺蛳太太提出意见来商量，往往言听计从，决定之后才由胡老太太看着大太太问一句：“你看呢？”有时甚至连这句话都不问。

但是，真正为难的事是不问胡老太太的，尤其是坏消息，更要瞒住。螺蛳太太的做法是，能作主就作主了，不能作主问胡雪岩。倘或胡雪岩不在而必要作主，这件事又多少有责任，或许会受埋怨时，螺蛳太太就会跟大太太去商量，这样做并不是希望大太太会有什么好办法拿出来，而是要她分担责任。

不过这晚上谢云青来谈的这件事是太大了，情形也太坏了，胡老太太如果知道了，会受惊吓，即令是大太太，只怕也会急出病来。但如不告诉她，自己单独作了决定，这个责任实在担不起，告诉她呢，不能不考虑后果——谢云青说得不错，如今要把局势稳住，自己先不能乱，外面谣言满天飞都还不要紧，倘由胡家的人说一句撑不下去的话，那就一败涂地，无药可救了。

“太太！”

螺蛳太太微微一惊，抬眼去看，是大丫头阿云站在门口，她如今代替了瑞香的地位，成为螺蛳太太最信任的心腹，此时穿一件玫瑰紫软缎小套夹，揉一揉惺忪的倦眼，顿时面露惊讶之色。

“太太没有睡过？”

“嗯！”螺蛳太太说，“倒杯茶我喝。”

阿云去倒了茶，一面递，一面说：“红儿告诉我，谢先生半夜里来见太太——”

“不要多问。”螺蛳太太略有些不耐烦地挥着手。

就在这时更锣又响，晨钟亦动，阿云回头望了一眼，失惊地说：“五点钟了，太太再不睡，天就要亮了。今天‘大冰太太’来吃第十三只鸡，老太太特为关照，要太太也陪，再不睡一会，精神怎么够？”

杭州的官宦人家称媒人为“大冰老爷”，女媒便是“大冰太太”，作媒叫做“吃十三只半鸡”，因为按照六礼的程序，自议婚到嫁娶，媒人往还于乾坤两宅，须十三趟之多，

每来应以盛饌相飨，至少也要杀鸡款待，而笑媒人贪嘴，花轿出发以前，还要来扰一顿，不过匆匆忙忙只来得及吃半只鸡，因而谓之“吃十三只半鸡”。这天是胡三小姐的媒人，来谈最后的细节，下一趟来便是十一月初五花轿到门之前吃半只鸡的时候了。

螺蛳太太没有接她的话，只叹口气说：“三小姐也命苦。”紧接着又说，“你到梦香楼去看看，那边太太醒了没有？如果醒了，说我要去看她。”

“此刻？”

“当然是此刻。”螺蛳太太有些发怒，“你今天早上怎么了？话都听不清楚！”

阿云不敢做声，悄悄地走了，大太太住的梦香楼很有一段路，所以直到螺蛳太太喝完一杯热茶，阿云方始回来，后面跟着大太太的心腹丫头阿兰。

“梦香楼太太正好醒了，叫我到床前问：啥事情？我说：不清楚。她问：是不是急事？我说：这时候要谈，想来是急事。她就叫阿兰跟了我来问太太。”

螺蛳太太虽知大太太的性情一向迟缓，但又何至于到此还分不出轻重，只好叹口气将阿兰唤了进来说：“你回去跟太太说，一定要当面谈，我马上去看她。”

一起到了梦香楼，大太太已经起床，正在吸一天五次第一次水烟。“你倒真早！”她说，“而且打扮好了。”

“我一夜没有睡。”

大太太将已燃着的纸煤吹熄，抬眼问道：“为啥？”

螺蛳太太不即回答，回头看了看说：“阿兰，你们都下楼去，不叫不要上来。”

阿兰愣了一下，将在屋子里收拾床铺里衣服的三个丫头都带了出去，顺手关上房门。

螺蛳太太却直到楼梯上没有声响了，方始开口：“谢云青半夜里上门要看我。他收到上海的电报，阜康‘上排门了’。”

大太太一时没有听懂，心想上排门打烊，不见得要打电报来，念头尚未转完，蓦地省悟，“你说阜康倒了？”她问。

“下半天的事，现在宓本常人面不见。”

“老爷呢？”

“在路上。”

“那一定是没有倒以前走的。有他在，不会倒。”大太太说了这一句，重又吹燃纸煤，“呼噜噜、呼噜噜”地，水烟吸个不停。

螺蛳太太心里奇怪，想不到她真沉得住气，看起来倒是应该跟她讨主意了，“太太，”她问，“谢云青来问，明天要不要卸排门？”说到这里，她停下来等候大太太的反应。

有“上排门”这句话在先，“卸排门”当然就是开门做生意的意思，大太太反问一句：“是不是怕一卸排门就上不上了？”

“当然。”

“那么你看呢？”

“我看与其让人家逼倒，还不如自己倒。不是，不是！”螺蛳太太急忙更正，“暂停营业，等老爷回来再说。”

“也只好这样子。老爷不晓得啥辰光到？”

“算起来明天下半天总可以到了。”

“到底是明天，还是今天？”

“喔，我说错了，应该是今天。”

“今天！”大太太惋惜地说，“就差今天这一天。”

她的意思是，胡雪岩如能早到一天，必可安渡难关，而螺蛳太太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到底是结发夫妻，对丈夫这样信任得过，可是没有用！她心里在说，要应付难关，只怕你还差得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又起了争强好胜之心，也恢复了平时处事有决断的样子，“太太，”她首先声明，“这副担子现在是我们两个人来挑，有啥事情，我们商量好了办，做好做坏，是两个人的责任。”

“我明白。你有啥主意，尽管拿出来，照平常一样。”

照平常一样，就是螺蛳太太不妨独断独行。

当然此刻应该尊重她的地位，所以仍是商量的语气。

“我想，这个消息第一个要瞒紧老太太，等一下找内外男女总管来交代，是你说，还是我说？”

“你说好了。”

“说是我说，太太也要在场。”

“我会到。”

“今天中上午请大冰太太。”螺蛳太太又说，“老太太的意思，要我也要陪，我看只好太太一个人做主人了，我要到藩台衙门去一趟。”

“是去看他们二姨太？”

“不光是她，我想还要当面同德藩台说一说，要在那里等，中午只怕赶不回来。”螺蛳太太提醒她说，“老太太或者会问。”

“问起来怎么说？”

“德藩台的大小姐，不是‘选秀女’要进京了。就说德太太为这件事邀我去商量。”

“噢！我晓得了。”

螺蛳太太站起身来说：“太太请换衣服吧！我去把她们叫拢来。”

“叫拢来”的是胡家的七个管家四男三女，要紧的是三个女管家，因为男管家除非特别情形，不入中门，不怕他们会泄漏消息。

见面的地方是在靠近中门的一座厅上，胡家下人称之为“公所”，男女总管有事商量都在此处，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重要话要交代，螺蛳太太也常用到这个地方。但像这天要点了蜡烛来说话，却还是头一遭。

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没来由的恐惧，而且十一月的天气，冷汛初临，那些男女总

管的狐裘，竟挡不住彻骨的晓寒，一个个牙齿都在抖战。

两行宫灯，引导着正副两太太冉冉而至，进了厅堂，两人在一张大圆桌后面坐了下来，卸下玄狐袖筒，阿兰与阿云将两具金手炉送到她们手里，随即又由小丫头手里接过金水烟袋开始装烟。

“不要！”螺蛳太太向阿云摇一摇手，又转脸看一看大太太。

“你说吧！”

于是螺蛳太太咳嗽一声，用比平时略为低沉的声音说：“今天初二，大后天就是三小姐的好日子，大家多辛苦，一切照常。”

“多辛苦”是应该的，“一切照常”的话由何而来？一想到此，素来有咳嗽毛病的老何妈，顿觉喉头发痒，大咳特咳。

大家都憎厌地望着她，以至于老何妈越发紧张，咳得越凶，但螺蛳太太却是涵养功深，毫无愠色，“阿云，”她说，“你倒杯热茶给老何妈。”

不用她吩咐，早有别的小丫头倒了茶来，并轻声问道：“要不要搀你老人家到别处去息一息？”

“马上就会好的。”螺蛳太太听见了，这样阻止，又问咳已止住的老何妈，“你的膏滋药吃了没有？”

“还没有。”老何妈赔笑说道，“三小姐的喜事，大家都忙，今年的膏滋药，我还没有去配呢！”

“你不是忙，是懒，”螺蛳太太喊一声，“阿高！”

“在。”

“你叫人替老何妈去配四服膏滋药，出我的账好了。”

阿高是专管“外场”形同采办的一个主管，当下答一声：“是。”

等老何妈道过谢，螺蛳太太又说：“你们都是胡家的老人，都上了年纪了，应该进进补，有空就到庆余堂去看看蔡先生，请他开个方子，该配几服，都算公账。”

这种“恩典”是常有的，照例由年纪最大，在胡家最久的福生领头称谢，但却不免困惑，这样冷的黎明时分把大家“叫拢来”，只为了说这几句话？

当然不是！不过看螺蛳太太好整以暇的神情，大家原有的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倒是减轻了好些。

再度宣示的螺蛳太太，首先就是解答存在大家心头的疑惑，“为啥说一切照常，莫非本来不应该照常的？话也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昨天上海打来一个电报，市面不好，阜康要停两天——”

说到这里，她特为停下来，留意大家的反应——反应不一，有的无动于衷，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还是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是如何不得了；有的却脸色如死，显然认为败落已经开始了；有的比较沉着，脸色肃穆地等待着下文，只有一个人，就是跑“外场”管采办的阿高，形神闪烁，眼珠滴溜溜地转个不定，螺蛳太太记在心里了。

“昨天晚上谢先生告诉我，问我讨办法，我同太太商量过了，毛病出在青黄不接的当口，正好老爷在路上。老爷一回来就不要紧了。你们大家都是跟老爷多年的人，总晓得老爷有老爷的法子。是不是？”

“是。”福生代表大家回答，“老爷一生不晓得经过多少大风大浪，这一回也难不倒他的。”

“就是当口赶得不好！”螺蛳太太接口道，“如今好比一只大船，船老大正好在对岸，我们要把这只船撑过去，把他接到船上，由他来掌舵，这只船一定可以稳下来，照样往前走。现在算是我同太太在掌舵，撑到对岸这一点把握还有，不过大家要帮同太太的忙。”

“请两位太太吩咐。”仍然是由福生接话。

“有句老古话，叫做‘同舟共济’，一条船上不管多少人，性命只有一条，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这一层大家要明白。”

“是。”有几个人同声答应。

“遇到风浪，最怕自己人先乱，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一个要回头、一个要照样向前，意见一多会乱，一乱就要翻船。所以大家一定要稳下来。”螺蛳太太略停一停问说，“哪个如果觉得船撑不到对岸，想游水回来，上岸逃生的尽管说。”

当然不会有人，沉默了一会，福生说道：“请螺蛳太太说下去。”

“既然大家愿意同船合命，就一定要想到，害人就是害己。我有几句话，大家听好，第一，不准在各楼各厅，尤其是老太太那里去谈这件事。”

“是！”

“第二，俗语说的‘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们自己先不要到处去乱说，如果有人来打听这件事，要看对方的情形，不相干的人，回答他一句：‘不晓得。’倘或情分深，也是关心我们胡家的，不妨诚诚恳恳安慰他们几句，市面上一时风潮，不要紧的。”

看大家纷纷点头或者颇能领悟的表情，螺蛳太太比较放心了，接着宣布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仍旧是用一句俗语开头：“俗语说‘树大招风’，大家平时难免有得罪了人的地方，所以阜康不下排门，一定会有人高兴，或者乘此机会出点什么花样。‘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听见有人在说闲话，不必理他们，倘或发现有人出花样，悄悄儿来告诉我，只要查明了确有其事，来通风报信的人，我私下有重赏。”说到这里，螺蛳太太回头叫一声，“阿云！”

“在这里。”阿云从她身后转到她身旁。

“不管是哪一个，如果到中门上说要见我，都由你去接头，有啥话你直接来告诉我，如果泄漏了，唯你是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不但阿云听明白了，所有的人亦都心里有数，只要告密就有重赏，不过一定要跟螺蛳太太的心腹阿云接头，不但不会泄漏机密，而且话亦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转达。

“太太有没有什么话交代？”螺蛳太太转脸问说。

大太太点点头，吸完一袋水烟，拿手绢抹一抹口说：“这里就数福生经的事多，长毛造反以前，福生就在老爷身边了，三起三落的情形都在他眼里。福生，你倒说说看，老爷是怎样子起来的？”

“老爷——”福生咳嗽一声，清一清喉咙说，“老爷顶厉害的是，从不肯认输，有两回大家看他输定了，哪晓得老爷像下棋，早就有人马埋伏在那里，‘死棋肚子里出仙着’。这一回，老爷一定也有棋在那里，不过我们不晓得，等老爷一回来就好了。”

“你们都听见了。”大太太说，“三小姐的好日子马上到了，大家仍旧高高兴兴办喜

事，‘天塌下来有长人顶’，你们只当没有这桩事情好了。”

未到中午，好像杭州城里都已知道阜康钱庄“出毛病了”！“卖朝报”的人也很不少——奔走相告，杭州人谓之“卖朝报”。固然有的是因为这是从洪杨平定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新闻，但更多的人是由于利害相关，胡雪岩的事业太多了，跟他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的人，不知道多少，最着急的是公济典总管唐子韶的姨太太月如，原来先是有胡家周围的人，以胡家为目标在做生意，螺蛳太太很不赞成，但胡雪岩认为“肥水不落外人田”，而且做生意是各人自由，无可厚非。这样久而久之，成了一种风气，月如见猎心喜，也做过一回生意，那是胡老太太过生日，大排筵席，杭州厨子这一行中有名的几乎一网打尽，月如跟一个孙厨合作，包了一天，赚了四百多两银子，非常得意。这回胡三小姐出阁，喜筵分五处来开，除了头等客人，由胡家的厨子自行备办以外，其余四处都找人承办，阿高跟唐子韶走得很近，月如当然相熟，托他设法包了一处，午晚两场，一共要开一百二十桌，仍旧跟孙厨合作，一个出力，一个垫本，如今阜康一出毛病，胡三小姐的喜事，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排场了。

月如家住公济典后面，公济典跟阜康只隔几间门面，所以阜康不卸排门，挤兑的人陆续而来，高声叫骂的喧嚣情形，月如听得很清楚，正在心惊肉跳，想打发人去找孙厨来商量时，哪知孙厨亦已得到消息，赶了来了。

“你的海货发了没有？”

“昨天就泡在水里去发了。”孙厨答说，“不然怎么来得及。”

“好！这一来鱼翅、海参都只好自己吃了。”

“怎么三小姐的喜事改日子了？”

“就不改，排场也不会怎么大了！”月如又说，“就算排场照常，钱还不知道收得到收不到呢。”

孙厨一听愣住了，“那一来，我请了二十个司务，怎么交代？”他哭丧着脸说。

月如一听有气，但不能不忍，因为原是讲好了，垫本归她，二十名司务的工钱，原要她来负责，不能怪孙厨着急。

“唐姨太，”孙厨问说，“你的消息总比我们灵吧，有没有听说胡大先生这回是为啥出毛病？”

“我哪里晓得？我还在梳头，听见外面人声，先像苍蝇‘嗡嗡’地飞，后来像潮水‘哗哗’流，叫丫头出去一打听，才晓得阜康开门以来，第一回不卸排门做生意。到后来连公济典都有人去闹了。”月如又问，“你在外头听见啥？”

“外头都说，这回胡大先生倒掉，恐怕爬不起来了！爬得高，掉得重，财神跌跤，元宝满地滚，还不是小鬼来捡个干净？等爬起来已经两手空空，变成‘赤脚财神’。”

光是谓之“赤脚”，财神连双鞋都没有了，凄凉可知，月如叹口气说：“真不晓得是啥道理，会弄成这个样子。”

“从前是靠左大人，现在左大人不吃香，直隶总督李中堂当道，有人说，胡大先生同李中堂不和，他要跌倒了，李中堂只会踹一脚，不会拉一把。”

“这些我也不大懂。”月如把话拉回来，“谈我们自己的事，我是怕出了这桩没兴的事，胡家的喜事，马马虎虎，退了我们的酒席。”

“真的退了我们的酒席，倒好了，就怕喜事照办，酒席照开，钱收不到。”

“这，”月如不以为然，“你也太小看胡大先生了，就算财神跌倒，难道还会少了我们的酒席钱！”

“不错！他不会少，就怕你不好意思去要。”孙厨说道，“唐姨太你想，那时候乱成什么样子，你就是好意思去要，也不晓得同哪个接头。”

一听这话，月如好半晌做声不得，最后问说：“那么，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现在，”孙厨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说，“第一要弄清楚，喜事是不是照常？”

“我想一定照常。胡大先生的脾气我晓得的。”

“喜事照常，酒席是不是照开？”

“那还用得着说。”

“不！还是要说一句，哪个说，跟哪个算账，唐姨太，我看你要赶紧去寻高二爷，说个清楚。”

“高二爷”是指阿高。这提醒了月如，阿高虽未见得找得到，但不妨到“府里”去打听打听消息。

月如近年来难得进府。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怕见旧日伙伴，原是烧火丫头，不道“飞上枝头作凤凰”，难免遭人妒嫉，有的叫她“唐姨太”，有的叫她“唐师母”，总不如听人叫月如来得顺耳。尤其是从她出了新闻以后，她最怕听的一句话就是，“老爷这两天有没有到你那里吃饭？”

这天情势所逼，只好硬着头皮去走一趟，由大厨房后门进府，旁边一间敞厅，是各房仆妇丫头到大厨房来提开水、聚会之地，这天长条桌上摆着两个大箩筐，十几个丫头用裁好的红纸在包“桂花糖”——杭州大小人家嫁娶都要讨“桂花糖”吃，白糖加上桂花，另用玫瑰、薄荷的浆汁染色，用小模子制成各种花样，每粒拇指大小，玲珑精致，又好吃、又好玩，是孩子们的恩物。

胡三小姐出阁，在方裕和定制了四百公斤加料的桂花糖，这天早晨刚刚送到，找了各房丫头来帮忙。进门之处恰好有个在胡老太太那里管烛火香蜡的丫头阿菊，与月如一向交好，便往里缩了一下，拍拍长条桌说：“正好来帮忙。”

月如便挨着她坐了下来，先抬眼看一看，熟识的几个都用眼色默然地打了招呼，平时顶爱讲话的，这天亦不开口，各人脸上，当然亦不会有什么笑容。

见此光景，月如亦就不敢高声说话了，“三小姐的喜事，会不会改日子？”她先问她最关心的一件事。

“你不看仍旧在包桂花糖。”阿菊低声答说，“今朝天蒙蒙亮，大太太、螺蛳太太在‘公所’交代，一切照常。”

“怎么会出这种事？”月如问说，“三小姐怎么样？有没有哭？”

“哭？为啥？跟三小姐啥相干？”

“大喜日子，遇到这种事，心里总难过的。”

“难过归难过，要做新娘子，哪里有哭的道理？不过，”阿菊说道，“笑是笑不出来的。”

“你看，阿菊，”月如将声音压得极低，“要紧不要紧？”

“什么要紧不要紧？”

“我是说会不会——”

“会不会倒下来是不是？”阿菊摇摇头，“恐怕难说。”

“会倒？”月如吃惊地问，“真的？”

“你不要这样子！”阿菊白了她一眼，“螺蛳太太最恨人家大惊小怪。”

月如也自知失态，改用平静的声音说：“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说不定会倒？”

“人心太坏！”

话中大有文章，值得打听，但是来不及开口，月如家的一个老妈子赶了来通知，唐子韶要她赶紧回家。

“那几张当票呢？”唐子韶问。

月如开了首饰箱，取出一叠票，唐子韶一张一张细看。月如虽也认得几个字，但当票上那笔“鬼画符”的草书，只字不识，看他检出三张摆在一边，便即问道：“是些啥东西？”

原来唐子韶在公济典舞弊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满当货上动手脚以外，另外一种看满当的日期已到，原主未赎，而当头珍贵，开单子送进府里，“十二楼”中的姨太太，或许看中了要留下来，便以“挂失”为名，另开一张当票；此外还有原主出卖，或者来路不明，譬如“扒儿手”扒来，甚至小偷偷来的当票，以极低的价钱收了来，都交给月如保管，看情形取赎。

这捡出来的三张，便是预备赎回的，一张是一枚帽花，极大极纯的一块波斯祖母绿，时价值两千银子，只当了五百两；一张是一副银台面，重六百两，却当不得六百银子，因为回炉要去掉“火耗”，又说它成色不足，再扣去利息，七折八扣下来，六百两银子减掉一半，只当三百两，可是照样打这么一副，起码要一千银子。

第三张就更贵重了，是一副钻镯，大钻十二、小钻六十四，不算镶工，光是金刚钻就

值八千两银子，只当得二千两，是从一个小毛贼那里花八千两银子买来的，第二天，原主的听差气急败坏来挂失，唐子韶亲自接待，说一声：“实在很对不起，已经有人来赎走了。”拿出当票来看，原主都说“不错”，但问到是什么人来赎的，又是一声：“实在对不起，不晓得。”天下十八省的当铺，规矩是一样的，认票不认人，来人只好垂头丧气去回复主人。

“这三张票子赶紧料理。”唐子韶说，“阜康存了许多公款，从钱塘、仁和两县到抚台衙门，都有权来封典当，不赎出来，白白葬送在里面。”

“阜康倒了，跟公济典有啥关系？”

“亏你问得出这种话！只要是胡大先生的产业都可以封。”说完，唐子韶匆匆忙忙地去了。

月如送他到门口，顺便看看热闹。她家住在后街，来往的人不多，但前面大街上人声嘈杂，却听得很清楚，其中隐隐有鸣锣喝道之声，凝神静听，果然不错，月如想起刚才唐子韶说过的话，不由得一惊，莫非官府真的来封阜康钱庄与公济典了？

她的猜测恰好相反，由杭州府知府吴云陪着来的藩司德馨，不是来封阜康的门，而是劝阜康开门营业。

原来这天上午，螺蛳太太照谢云青的建议，特地坐轿到藩司衙门去看德藩台的宠妾。相传这座衙门是南宋权相秦桧的住宅，又说门前两座石栏围绕的大池，隐藏着藩库的水门，池中所养的大鼋，杭州人称之为“癞头鼋”，便是用来看守藩库水门的，这些传说，虽难查证，但“藩司前看癞头鼋”，是杭州城里市井中的一景，却是亘百数十年不改。螺蛳太太每次轿子经过，看池边石栏上，或坐或倚的人群，从未有何感觉，这天却似乎觉得那些闲人指指点点，都在说她：“喏，那轿子里坐的就是胡大先生的螺蛳太太，财神跌倒，变成赤脚，螺蛳太太也要抛头露面来求人家了。”

这样胡思乱想着，她心里酸酸的，突然觉得眼眶发热，赶紧拭去眼泪，强自把心定下来，自己对自己说，不要紧的！无论如何自己不可先摆出着急的样子。

于是她将平日来了以后的情形回忆了一下，警惕着一切如常，不能有甚异样的态度。

由于她那乘轿子格外华丽，更由于她平时出手大方，所以未进侧门以前，不待执帖家人上前通报，便有德藩台的听差迎了出来，敞开双扉，容她的轿子沿着正厅西面的甬道，在花园入口处下轿。

德藩台的宠妾，名叫莲珠，在家行二，她们是换帖姐妹，莲珠比螺蛳太太大一岁，所以称之为二姐，莲珠唤她四妹，出来迎接时，像平时一样，彼此叫应了略作寒暄，但一进屋尚未坐定，莲珠的神情就不一样了。

“四妹，”她执着螺蛳太太的手，满腹疑惑地问，“是怎么回事？一早听人说，阜康不开门，我说没有的事，刚刚我们老爷进来，我问起来才知道上海的阜康倒了，这里挤满了人，怕要出事。我们老爷只是叹气，我也着急，到底要紧不要紧？”

这一番话说得螺蛳太太心里七上八下，自己觉得脸上有点发烧，但力持镇静，不过要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却怎么样也办不到了。

“怎么不要紧？一块金字招牌，擦亮来不容易，要弄脏它很方便。”螺蛳太太慢条斯理地说，“怪只怪我们老爷在路上，上海、杭州两不接头，我一个女人家，就抛头露面，哪个来理我？说不得只好来求藩台了。”

“以我们两家的交情，说不上一个求字。”莲珠唤来一个丫头说，“你到中门上传话给阿福，看老爷会客完了，马上请他进来。”

阿福是德馨的贴身跟班，接到中门上传来的消息，便借装水烟袋之便，悄悄在德馨耳际说了一句：“姨太太请。”

德馨有好几个妾，但不加区别仅称“姨太太”便是指莲珠。心想她有什么要紧事，等不及他回上房吃午饭时谈？一定是胡家的事。这样想着，便对正在会见的一个候补道说：“你老哥谈的这件案子，兄弟还不十分清楚，等我查过了再商量吧！”

接着不由分说，端一端茶碗，花厅廊上的听差，便高唱一声：“送客！”将那候补道硬生生地撵走了。

看“手本”，还有四客要接见，三个是候补知县，一个是现任海宁州知州，他踌躇了一会，先剔出两个手本，自语似的说：“这两位，今天没工夫了。”

阿福取手本来一看，其中一个姓刘送过很大的一个门包，便即说道：“这位刘大老爷是姨太太交代过的。”

“交代什么？”

“刘大老爷想讨个押运明年漕米的差使，姨太太交代，老爷一定要派。”

“既然一定要派，就不必见了。”

“那么，怎么样回他？”

“叫他在家听信好了。”

“是。”

“这一位，”德馨拿起另一份手本，沉吟了一下，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连海宁州知州的手本，一起往外一推，“说我人不舒服，都请他们明天再来。”

说完，起身由花厅角门回到上房，径自到了莲珠那里，螺蛳太太一见急忙起身，衿衽为礼。德馨跟胡雪岩的交情很厚，私底下管他叫“胡大哥”，对螺蛳太太便叫“罗四姐”，他一开口便问：“罗四姐，雪岩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下半天。”

“唉！”他顿一顿足说，“就差这么一天工夫。”

意思是胡雪岩只要昨天到，今天的局面就不会发生。螺蛳太太不知道他能用什么办法来解消危机，但愿倾全力相助的心意是很明显的。

患难之际，格外容易感受他人的好意，于是螺蛳太太再一次衿衽行礼，噙着泪光说道：“藩台这样照应我们胡家，上上下下都感激的。”

“罗四姐，你别这么说，如今事情出来了，我还不知道使得上力，使不上力呢。”

“有什么使得上使不上？”莲珠接口说道，“只要你拿出力量来，总归有用的。”

“我当然要拿力量出来。胡大哥的事，能尽一分力，尽一分力。罗四姐，你先请回去，我过了瘾，马上请吴知府来商量。”德馨又说，“饭后我亲自去看看，我想不开门总不是一回事。不过，事也难说。总而言之，一定要想个妥当办法出来。”

有最后一句话，螺蛳太太放心了，莲珠便说：“四妹，今天你事情多，我不留你了。”说着，送客出来，到了廊上悄悄说道，“我会盯住老头子，只要他肯到阜康，到底是藩台，总能压得下去的。”

“是的。二姐，我现在像‘没脚蟹’一样，全靠你替我作主。”螺蛳太太又放低了声音说，“上次你说我戴的珠花样子好，我叫人另外穿了一副，明后天送过来。”

“不必，不必，你现在何必还为这种事操心？喔！”莲珠突然想起，“喜事呢？”

“只好照常，不然外头的谣言更多了。”螺蛳太太又说，“人，势利的多，只怕有的客人不会来了。”

“我当然要来的。”

“当然、当然。”螺蛳太太怕她误会，急忙说道，“我们是自己人。且不说还没有倒下来，就穷得没饭吃了，二姐还是一样会来的。”

“正是这话。”莲珠叮嘱，“胡大先生一回来，你们就送个信来。”

“他一回来，一定首先来看藩台。”

“对！哪怕晚上也不要紧。”

“我晓得。”螺蛳太太又说，“我看珠花穿好了没有，穿好了叫他带来，二姐好戴。”

回到家，螺蛳太太第一件要办的，就是这件事。说“叫人另外穿一副”是故意这样说的，螺蛳太太的珠花有好几副，挑一副最莹白的，另外配一只金镶玉的翠镯，立即叫人送了给莲珠。

这份礼真是送在刀口上。原来德馨在旗员中虽有能吏之称，但出身纨绔，最好声色，听说胡家办喜事，来了两个“水路班子”——通都大邑的戏班，都是男角，坤角另成一班，称为“髦儿戏”，唯有“水路班子”男女合演，其中有一班叫“福和”，当家的小旦叫灵芝草，色艺双全，德馨听幕友谈过这个坤伶，久思一见，如今到了杭州，岂肯错过机会，已派亲信家人去找班主，看哪一天能把灵芝草接了来，听她清唱。

也就是螺蛳太太辞去不久，德馨正在抽鸦片过瘾时，亲信家人来回复，福和班主听说藩台“传差”，不敢怠慢，这天下午就会把灵芝草送来。德馨非常高兴，变更计划，对于处理阜康挤兑这件事，另外作了安排。

就这时莲珠到了签押房，她是收到了螺蛳太太一份重礼，对阜康的事格外关切，特意来探问究竟，德馨答说：“我已经派人去请吴知府了，等他来了，我会切切实实关照他。”

“关照他什么？”

“关照他亲自去弹压。”

“那么，”莲珠问道，“你呢？你不去了？”

“有吴知府一个人就行。”

“你有把握，一定能料理得下来？”

“这种事谁有把握？”德馨答说，“就是我也没有。”

“你是因为没有把握才不去的？”

“不是。”

“是为什么？”

“我懒得动。”

“老头子，你叫人寒心！胡雪岩是你的朋友，人家有了急难，弄得不好会倾家荡产，你竟说懒得动，连去看一看都不肯。这叫什么朋友？莫非你忘记了，放藩台之前，皇太后召见，如果不是胡雪岩借你一万银子，你两手空空，到了京里，人家会敷衍你，买你的账？”莲珠停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你如果觉得阜康的事不要紧，有吴知府去了就能料理得下来，你可以躲懒，不然，你就得亲自去一趟，那样，就阜康倒了，你做朋友的力量尽到了，胡雪岩也不会怪你。你想呢？”

德馨正待答话，只听门帘作响，回头看时，阿福兴匆匆地奔了进来，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一见莲珠在，立即缩住脚，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什么事？”莲珠骂道，“冒冒失失，鬼头鬼脑，一点规矩都不懂！”

阿福不做声，只不住偷看着德馨，德馨却又不住向他使眼色。这种鬼鬼祟祟的模样，落在莲珠眼中，不由得疑云大起，“阿福！”她大声喝道，“什么事？快说！”

“是，”阿福赔笑说道，“没有什么事。”

“你还不说实话！”莲珠向打烟的丫头说道，“找张总管来！看我叫人打断他的两条狗腿。”

藩台衙门的下人，背后都管莲珠叫“泼辣货”，阿福识得厉害，不觉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姨太太饶了我吧。”他说，“下回不敢了。”

“什么下回不敢，这回还没有了呢！说！说了实话我饶你。”

阿福踌躇了一会，心想连老爷都怕姨太太，就说了实话，也不算出卖老爷，便即答说：“我来回老爷一件事。”

“什么事！”

此时德馨连连假咳示意，莲珠冷笑着坐了下来，向阿福说道：“说了实话没你事，有一个字的假话，看我不打你，你以后就别叫我姨太太。”

说到这样重的话，阿福把脸都吓黄了，哭丧着脸说：“我是来回老爷，福和班掌班来通知，马上把灵芝草送来。”

“喔，灵芝草，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阿福磕一个头站起身来，德馨把他叫住了，“别走！”他说，“你通知福和班，说我公事忙，没有工夫听灵芝草清唱，过几天再说。”

“是！”阿福吐一吐舌头，悄悄退了出去。

“老头子——”

“你别噜苏了！”德馨打断她的话说，“我过足了瘾就走，还不行吗？”

“我另外还有话。”莲珠命打烟的丫头退出去，“我替老爷打烟。”

这是德馨的享受，因为莲珠打的烟，“黄、高、松”三字俱全，抽一筒长一回精神，但自她将这一手绝技传授了丫头，便不再伺候这个差使，而他人打的烟总不如莲珠来得妙，因此她现在自告奋勇，多少已弥补了不能一聆灵芝草清唱之憾。

莲珠暂时不做声，全神贯注打好了一筒烟，装上烟枪，抽腋下手绢，抹一抹烟枪上的象牙嘴，送到德馨口中，对准了火，拿烟签子替他拨火。

德馨吞云吐雾，一口气抽完，拿起小茶壶便喝，药烫得常人不能上口，但他已经烫惯了，舌头乱卷了一阵，喝了几口，然后拈一粒松子糖放入口中，悠闲地说道：“你有话说吧！”

“我是在想，”莲珠一面打烟一面说，“胡雪岩倒下来，你也不得了！你倒想，公款有多少存在那里？”

“这我不怕，可以封他的典。”

“私人的款子呢？”莲珠问说，“莫非你也封他的典？就算能封，人家问起来，你怎么说？”

“是啊！”德馨吸着气说，“这话倒很难说。”

“就算不难说，你还要想想托你的人，愿意不愿意你说破。像崇侍郎大少爷的那五万银子，当初托你转存阜康的时候，千叮万嘱，不能让人知道。你这一说，崇侍郎不要恨你？”

“这——这，”德馨皱着眉说，“当初我原不想管的，崇侍郎是假道学，做事不近人情，替他办事吃力不讨好，只为彼此同旗世交，他家老大，对我一向很孝敬，我才管了这桩事。我要一说破，坏了崇侍郎那块清廉的招牌，他恨我一辈子。”

“也不光是崇侍郎，还有孙都老爷的太太，她那两万银子是私房钱，孙都老爷也是额角头上刻了‘清廉’两个字的，如果大家晓得孙太太有这笔存款，不明白是她娘家带来，压箱底的私房钱，只说是孙都老爷‘卖参’的肮脏钱。那一来孙都老爷拿他太太休回娘家。老头子啊老头子，你常说‘宁拆八座庙，不破一门婚’，那一来，你的孽可作得大了！”

叽哩呱啦一大篇话，说得德馨汗流浹背，连烟都顾不得抽了，坐起身来，要脱丝棉袄。

“脱不得，要伤风。”莲珠说道，“你也别急，等我慢慢儿说给你听。”

“好、好！我真的要请教您这位女诸葛了！”

“你先抽了这筒烟再谈。”

等德馨将这筒烟抽完，莲珠已经盘算好了，但开出口来，却是谈不相干的事。

“老头子，你听了一辈子的戏，我倒请问，戏班子的规矩，你懂不懂？”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甭管，你只告诉我懂不懂？”

“当然懂。”

“好，那么我再请问：一个戏班子是邀来的，不管它是出堂会也好，上园子也好，本主儿那里还没有唱过，角儿就不能在别处漏一漏他的玩艺。有这个规矩没有？”

“有。”德馨答说，“不过这个规矩用不上。如今我是不想再听灵芝草，如果想听，叫她来是‘当差’，戏班子的规矩，难道还能够拘束官府吗？”

“不错，拘束不着。可是，老头子，你得想想，俗语说的‘打狗看主人面’，人家三小姐出阁，找福和班来唱戏，贺客还没有尝鲜，你倒先叫人家来唱过了，你不是动用官府力量，扫了胡家的面子？”

莲珠虽是天津侯家浚的青楼出身，但剖析事理，着实精到，德馨不能不服，当下说道：“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

“不必再提的事，我何必提。我这段话不是废话，你还听不明白，足见得我说对了。”

“咦！怪了，什么地方我没有听明白？”

“其中有个道理，你还不明白。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不但要顾胡雪岩的交情，眼前你还不能让胡雪岩不痛快。你得知道，他真的要倒了，就得酌量酌量为人的情分。他要害人，害那不顾交情，得罪了他的人，如是平常交情厚的人，他反正是个不了之局，何苦‘放着河水不洗船’？你要懂这个道理，就不枉了我那篇废话了。”

话中有话，意味很深，德馨沉吟了好一会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想想你的话是不错，我犯不上得罪他，否则‘临死拉上一个垫背的’，我吃不了，兜着走，太划不来了。来、来、你躺下来，我烧一筒烟请你抽。”

“得了！我是抽着玩儿的，根本没有瘾，你别害我了。”莲珠躺下来，隔着烟盘说道，“阜康你得尽力维持住了，等胡雪岩回来，你跟他好好谈一谈，我想他也不会太瞞你。等摸清了他的底，再看情形，能救则救，不能救，你把你经手的款子抽出来，胡雪岩

一定照办。那一来，你不是干干净净，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妙啊妙！这一着太高了。”

于是两人并头密语，只见莲珠拿着烟签子不断比画，德馨不断点头，偶尔也开一两句口，想来是有不明白之处，要请教“女诸葛”。

阿福又来了，这回是按规矩先咳嗽一声，方始揭帘入内，远远地说道：“回老爷的话，杭州府吴大人来了。”

“喔，请在花厅坐，我马上出来。”

“不！”莲珠立即纠正，“你说老爷在换衣服，请吴大人稍等一等。”

“是。”

阿福心想换衣服当然是要出门，但不知是便衣还是官服，便衣只须“传轿”，官服就还要预备“导子”，当即问道：“老爷出门，要不要传导子？”

“要。”

阿福答应着，自去安排。莲珠便在签押房内亲手伺候德馨换官服，灰鼠出风的袍子，外罩补褂，一串奇南香的朝珠是胡雪岩送的，价值三千银子，德馨颇为爱惜，当即说道：“这串朝珠就不必挂出去了。”

他不知道这是莲珠特意安排的，为了让他记得胡雪岩的好处，这层用意当然不宜说破，她只说：“香喷喷，到处受欢迎倒不好？而且人堆里，哪怕交冬了，也有汗气，正用得着奇南香。”

“言之有理。”

“来，升冠！”莲珠捧着一顶貂檐暖帽，等德馨将头低了下来，她替他將暖帽戴了上去，在帽檐上弹了一下，说道，“弹冠之庆。”

接着，莲珠从丫头手里接过一柄腰圆形的手镜，退后两步，将镜子举了起来，德馨照着将帽子扶正，口中说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换顶戴？”

藩司三品蓝顶子，换顶戴当然是换红顶子，德馨的意思是想升巡抚，莲珠便即答说：“只要左大人赏识你，换顶戴也快得很。”

第三章 平息风潮，胡雪岩稳住阵脚筹对策

平息风潮

杭州府知府吴云，一名吴世荣，到任才一个多月，对于杭州的情形还不十分熟悉，德馨邀他一起去为阜康纾困，觉得有几句话，必须先要交代。

“世荣兄，”他说，“杭州人名为‘杭铁头’，吃软不吃硬，硬碰的话，会搞得下不了台，以前巡抚、学政常有在杭州吃了亏的事，你总听说过？”

“听说过‘万马无声听号令，一牛独坐看文章’。”

吴世荣是听说有一个浙江学政，赋性刻薄，戏侮士子，考试时怕彼此交头接耳，形同作弊，下令每人额上贴一张长纸条，一端黏在桌上，出了个试帖诗题是：“万马无声听号令，得瘖字”。这明明是骂人，哪知正当他高坐堂室，顾盼自喜时，有人突然拍案说道：“‘万马无声听号令’是上联，下联叫做‘一牛独坐看文章’。”顿时哄堂大笑，纸条当然都裂断。那学政才知道自取其辱，只好隐忍不言。

“老兄知道这个故事就好。今天请老兄一起去弹压，话是这么说，可不要把弹压二字，看得太认真了。”

这话便不易明白了，吴世荣哈着腰说：“请大人指点。”

“胡雪岩其人在杭州光复之初，对地方上有过大功德。洪杨之役，杭州受灾最重，可是复原得最快，这都是胡雪岩之功。”

“喔，大人的意思是杭州人对胡雪岩是有感情的。”

“不错。嫉妒他的人，只是少数，还有靠胡雪岩养家活口的人也很多。”

既是靠胡雪岩养家活口，当然站在他这一边，而更要紧的一种关系是，决不愿见胡雪岩的事业倒闭，吴世荣恍然有悟，连连点头。

“照此看来，风潮应该不会大。”

德馨认为吴世荣很开窍，便用嘉许的语气说：“世荣兄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兄弟不胜佩服之至。”

话中的成语，用得不甚恰当，不过类此情形吴世荣经过不是第一次，也听人说过，德馨虽有能员之称，书却读得不多，对属下好卖弄他腹中那“半瓶醋”的墨水，所以有时候不免酸气，偶尔还加上些戏词，那就是更酸且腐的一股怪味了。

这样转变念头，便觉得无足为奇了，“大人谬奖了。”他接着问道，“府里跟大人一起去弹压，虽以安抚为主，但如真有不识轻重、意图鼓动风潮的，请大人明示，究以如何处置为恰当？”

“总以逆来顺受为主。”

“逆”到如何犹可“顺受”，此中应该有个分寸，“请大人明示！”他问，“倘有人胆敢冲撞，如之奈何？”

“这冲撞么，”德馨沉吟了一会，说，“谅他们也不敢！”

吴世荣可以忍受他的言语不当，比拟不伦，但对这种滑头话觉得非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

“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形呢？”吴世荣也降低了措词雅饰的层次，“俗语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能不防。”

“万一冲撞，自然是言语上头的事。你我何必跟小民一般见识？有道是忍得一时气，保得百年身，又道是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贵府是首府，就好像我们浙江的一个当家人一样。”

能做到这样，需要有极大涵养，吴世荣自恐不易办到，但看德馨的意思，非常清楚，一切以平息风潮为主。至于手段，实在不必听他的，能迁就则迁就，不能迁就，还是得动用权威，只要大事化小，又不失体统，便算圆满。

他考虑了一下，觉得有一点不能不先说清楚，“回大人的话，为政之道，宽猛相济，不过何人可宽，何人可猛，何时该宽，何时该猛，一点都乱不得。照府里来想，今天的局面，大人作主，该猛应猛，交代严办，府里好比当家的豕妇，少不得代下人求情，请从轻发落。这样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出戏才唱得下来。”他接着往下说，“倘或有那泼妇刁民，非临之以威不足以让他们就范，那时候府里派人锁拿，大人倒说要把他们放了，这样子府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会、不会！”德馨连连说道，“我做红脸、你做白脸，你如果做红脸，我决不做白脸。总而言之，你当主角我‘扫边’，我一定捧着你把这出戏唱下来。”

话很客气，但这一回去平息阜康风潮的主要责任，已轻轻套在他头上了。吴世荣心想，德馨真是装傻卖乖的老狐狸！

有此承诺吴世荣才比较放心，于是起身告辞，同时约好，他先回杭州府，摆齐“导子”先到清和坊阜康钱庄前面“伺候”，德馨随后动身。

两人拟好辰光，先后来到阜康，人群恰如潮汐之有“子午潮”，日中甫过，上午来的未见分晓，坚持不去，得到信息的，在家吃罢午饭，纷纷赶到，杭州府与仁和、钱塘两县的差役，看看无从措手，都找相熟的店家吃茶歇脚，及至听得鸣锣喝道之声，听说吴知府到了，随后德藩台也要来，自然不能躲懒，好在经过休息，精神养足，一个个挺胸凸肚，迎风乱挥皮鞭，一阵阵呼呼作响，即时在人潮中开出一条路来。

清和坊是一条大街，逼退人潮，阜康门前空出来一片空地，足容两乘大轿停放。谢云青是已经得到螺蛳太太的通知，官府会出面来料理，所以尽管门外人声如沸，又叫又骂，让人心惊肉跳，他却如老僧入定般，闭目养神，心里在一层深一层地盘算，官府出面时，会如何安排，阜康应该如何应付。等盘算得差不多了，吴世荣也快到了。

这要先迎了出去，如果知府上门，卸排门迎接，主顾一拥而入，就会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他关照多派伙计，防守边门，然后悄悄溜了出去，一顶毡帽压到眉际，同时装作怕冷，手捂着嘴跟鼻子，幸喜没有人识破，到得导子近前，他拔脚便冲到轿前，轿子当然停住了。

这叫“冲道”，差役照例先举鞭子护轿，然后另有人上前，看身份处理，倘或是老百姓，可以请准了当街拖翻打屁股，谢云青衣冠楚楚，自然要客气些，喝问一声：“你是干什么的？”

谢云青在轿前屈膝打千，口中说道：“阜康钱庄档手谢云青，向大人请安。”

“喔，”吴世荣在轿中吩咐，“停轿。”

“停轿”不是将轿子放下地，轿杠仍在轿夫肩上，不过有根带桠槎的枣木棍，撑住了轿杠，其名叫做“打杆子”。

这时轿帘自然亦已揭起来了，吴世荣问道：“你就是谢云青？”

“是。”

“你们东家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晚上，一定可到。”

吴世荣点点头说：“藩台马上也要来，我跟他在你店家坐一坐，好商量办法。”

接着，德馨亦已驾到，仍旧是由谢云青引领着，由边门进入阜康钱庄的客座。这里的陈设非常讲究，广东酸枝木嵌螺甸的家具，四壁是名人书画，上款差不多都是“雪岩观察大人雅属”，最触目的是正中高悬一幅淡彩贡宣的中堂，行书一首唐诗，字有碗口那么大，下款是“恭亲王书”，下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皇六子”三字，左右陪衬的一副对联是左宗棠的亲笔。

客座很大，也很高，正中开着玻璃天窗，时方过午，阳光直射，照出中间一张极大的大理石面的八仙桌，桌上摆了八个大号的高脚盘，尽是精巧的茶食，但只有两碗细瓷银托的盖碗茶，自然是为德馨与吴世荣预备的。

“赶紧收掉！”德馨一进来便指着桌上说，“让人见了不好。”

“德大人说得是。”吴世荣深以为然，向谢云青说道，“德大人跟我今天不是来作客的。”

“是，是。”谢云青指挥伙计，收去了高脚盘，请贵客落座，他自己站在两人之间，等候问话。

“不开门，总不是一回事。”德馨问吴世荣，“我看应该照常营业。”

此言一出，吴世荣无以为答，谢云青更是一脸的苦恼。能够“照常营业”，为何不下排门？这话是真正的废话。

德馨也发觉自己的话不通，便又补了一句：“不过，应该有个限制。”

这才像话，吴世荣接口说道：“我看怎么限制，阜康总不至于库空如洗吧？”

“不错，限制要看阜康的库存而定。”德馨问道，“你们库里有多少现银？”

库存有四十余万，但谢云青不敢说实话，打一个对折答道：“二十万出头。”

“有二十万现银，很可以挡一阵子。”德馨又问，“胡观察的事业很多，他处总还可以接济吧？”

“回大人的话，我们东家的事业虽多，我只管钱庄，别处的情形不大清楚。”

“别处银钱的收解，当然是跟阜康往来，你怎么会不清楚？”吴世荣说，语气微有斥责的意味。

“回大人的话，”谢云青急忙解释，“我之不清楚是不清楚别处有多少现银，不过就有也有限的，像间壁公济典，存银至多万把两，有大笔用途，都是临时到阜康来支。”

“那么，”德馨问道，“你们开出去多少票子，总有账吧？”

“当然，当然！哪里会没有账？”

“好！我问你，你们开出去的票子，一万两以下的有多少？”

“这要看账。”谢云青告个罪，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叫伙计取账簿来，一把算盘打得飞快，算好了来回报，“一共三十三万挂零。”

“并不多嘛！”

“大人，”谢云青说，“本号开出去的票子不多，可是别处地方就不知道了。譬如上海阜康开出去的票子，我们一样也要照兑的。”

“啊，啊！”德馨恍然大悟，“难就难在这里。”

这一来只好将限制提高。尽管德馨与吴世荣都希望五千两以下的银票，能够照兑，但谢云青却认为没有把握，如果限额放宽，以致存银兑罄，第二次宣布停兑，那一来后果更为严重。

这是硬碰硬毫无假借的事，最后还是照谢云青的要求，限额放低到一千两。接下来便要研究一千两以上银票的处理办法。

“我们东家一定有办法的。”谢云青说，“阜康钱庄并没有倒，只为受市面影响，一时周转不灵而已。”

德馨想了一下说：“也不能说胡观察一回来，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总也给他一个期限来筹划。这个期限不宜太长，但也不宜太短，三天如何？”

吴世荣认为适宜，谢云青亦无意见，就算决定了。但这个决定如何传达给客户，却颇费斟酌，因为持有一千两以上银票的，都是大客户，倘或鼓噪不服，该怎么办？必得预先想好应付之计，否则风潮马上就会爆发。

“这要先疏通。”吴世荣说，“今天聚集在前面的，其中总有体面绅士，把他们邀进来，请大人当面开导，托他们带头劝导。同时出一张红告示，说明办法，这样双管齐下，比较妥当。”

“此计甚好！”德馨点点头说，“不过体面绅士要借重，遇事失风的小人也不可不安抚，你我分头进行。”

于是，谢云青派了两个能干的伙计，悄悄到左右邻居，借他们的楼窗，细看人潮中，有哪些人需要请进来谈的。

要请进来的人，一共分三类，第一类是“体面绅士”，第二类是惯于起哄的“歪秀才”，第三类是素不安分的“撩鬼儿”——凡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唯恐天下不乱，好从中浑水摸鱼，迹近地痞无赖的人，杭州人称之为“撩鬼儿”。

当这两名伙计分头出发时，德馨与吴世荣已经商定，由杭州府出面贴红告示，这种告示，照例用六言体，吴世荣是带了户房当办来的，就在阜康账房拟稿呈阅。告示上写的是：“照得阜康钱庄，信誉素来卓著，联号遍设南北，调度绰绰有余，只为时世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无须张皇失措，兹奉宪台德谕：市面必求平静，小民升斗应顾，阜康照常开门，银票亦可兑付，千两以下十足，逾千另作区处，阜康主人回杭，自能应付裕如，为期不过三日，难关即可度过。切望共同体艰，和衷共济应变，倘有不法小人，希冀混水摸鱼，或者危言惑众，或者暗中煽动，一经拿获审实，国法不贷尔汝。本府苦口婆心，莫谓言之不须！切切此谕。”

德馨与吴世荣对这通六言告示的评价不同，德馨认为写得极好，但有两点要改，一是

提存与兑银相同，皆以一千两为限，二是银根太紧，到处都一样，不独沪杭为然。

但吴世荣一开头就有意见，说阜康信誉卓著，说胡雪岩一回来，必能应付裕如之类的话，不无过甚其词，有意袒护之嫌，倘或阜康真的倒闭了，出告示的人难免扶同欺骗之咎，因而主张重拟，要拟得切实，有什么说什么，才是负责的态度。

“世荣兄！此言差矣！”德馨答说，“如今最要紧的是稳定民心。不说阜康信誉卓著，难道说它摇摇欲坠？那一来不等于明告杭州百姓，赶紧来提存兑现？而且正好授人以柄，如果阜康真的挤倒了，胡观察会说，本来不过一时运转不灵，只为杭州府出了一张告示，才起的风潮。那时候，请问你我有何话说？”

吴世荣无以为答，只勉强答说：“府里总觉得满话难说，将来替人受过犯不着。”

“现在还谈不到个人犯得着犯不着这一层。如今最要紧的是把局面稳下来，胡雪岩号称‘财神’，‘财神’落难，不是好事，会搞成一路哭的凄惨景象。世荣兄，你要想想后果。”

“是。”吴世荣越发没话说了，而德馨却更振振有词。

“就事论事，说阜康‘信誉素来卓著’，并没有错，他的信用不好，会大半个天下都有他的联号？所以要救阜康，一定要说胡雪岩有办法。老实说，阜康不怕银票兑现，只怕大户提存，如果把大户稳住了，心里就会想，款子存在阜康，白天生利息，晚上睡觉也在生利息，何必提了现银，摆在家里？不但大钱不会生小钱，而且惹得小偷强盗眼红，还有慢藏诲盗之忧。世荣兄，你说我这话是不是？”

“是——是！”吴世荣完全是为他说服了，尤其是想到“慢藏诲盗”这一点，出了盗案，巡抚、按察使以下至地方官，都有责任，唯有藩司不管刑名，可以置身事外。照此看来，德馨的警告，实在是忠告。

于是传言告示定稿，谢云青叫人买来上等梅行纸，找了一个好书手，用碗口大的字，正楷书写，告示本应用印，但大印未曾携来，送回衙门去钤盖，又嫌费时，只好变通办法，由吴世荣在他自己的衔名之下，画了个花押，证明确是杭州府的告示。

其时奉命去邀客的两个伙计，相继回店复命，却是无功而返，只为没有适当的人可邀，倒是有自告奋勇，愿意来见藩台及知府的，但争先恐后，请这个不请那个，反而要得罪人，只好推托去请示了再说。

从他们的话中听得出来，挤兑的人群中，并没有什么有地位的绅士，足以号召大众，而争先恐后想来见官府的，都是无名小卒。既然如此，无足为虑，德馨想了一下，看着吴世荣跟谢云青问道：“有没有口才好的人？声音要宏亮，口齿要清楚，见过大场面，能沉得住气的。”

吴世荣尚未开口，谢云青却一迭连声地说：“有、有，就是大人衙门里的周书办。”

“周书办。”德馨问道，“是周少棠不是？”

“是、是！就是他。”

“不错，此人很行。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跟我们东家是早年的朋友，今天听说阜康有事，特为来帮忙的。”

其实，此人是谢云青特为请来的。原来各省藩司衙门，都有包办上下忙钱粮的书办，俗称“粮书”，公文上往往称此辈为“蠹吏”，所谓“钱粮”就是田赋，为国家主要的收入，其中弊端百出，最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亦无法彻底整顿，所以称之为“粮糊涂”。但是这些“蠹吏”另有一本极清楚的底册，这本底册，便是极大的财源，亦只有在藩司衙门注册有案的粮书，才能获得这种底册。粮书是世袭的职务，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外，亦可以顶名转让，买这样一个书办底缺，看他所管的县分而定，像杭州府的仁和、钱塘两县的粮书，顶费要十几万银子，就是苦瘠山城，亦非两三万两莫办。这周少棠原是胡雪岩的贫贱之交，后来靠胡雪岩的资助，花了五万银子买了个专管嘉兴府嘉善县的粮书，只有上下忙开征钱粮的时候，才到嘉善，平时只在省城里专事结交，生得一表人才能言善道，谢云青跟他很熟，这天因为阜康挤兑，怕应付不下来，特为请了他来帮忙，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了。

当时将周少棠找了来，向德藩台及吴世荣分别行了礼，然后满面赔笑地肃立一旁，听候发落。

“周书办，我同吴知府为了维持市面，不能不出头来管阜康的事，现在有张告示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我们的苦心了。”

“是，是！两位大人为我们杭州百姓尽心尽力，真正感激不尽。胡大先生跟两位大人，论公是同事，论私是朋友，他不在杭州，就全靠两位大人替他作主了。”

“我们虽可以替他作主，也要靠大家顾全大局才好。说老实话，胡观察是倒不下来

的，万一真的倒下来了，杭州的市面大受影响，亦非杭州人之福。我请你把这番意思，切切实实跟大家说一说。”

周少棠答应着，往后退了几步，向站在客座进口处的谢云青，使了个眼色，相偕到了柜房，阜康几个重要的伙计，以及拟六言告示的户房书办都在。周少棠一进门就说：“老卜，你这支笔真呱呱叫！”说着，大拇指举得老高。

“老卜”是叫户房书办，他们身份相同，走得极近，平时玩笑开惯的，当下老卜答说：“我的一支笔不及你的一张嘴，现在要看你了。”

“你不要看我的笑话！倒替我想想看，这桩事情，要从哪里下手？”

“要一上来就有噱头，一噱把大家吸住了，才会静下来听你吹。”老卜说道，“我教你个法子，你不是会唱‘徽调儿’？搬一张八仙桌出去，你在上面一站，像‘徐策跑城’一样，捞起衣袍子下摆，唱它一段‘垛板’，包你一个满堂彩。这一来，什么都好说了。”

明明是开玩笑，周少棠却不当它笑话，双眼望着空中，眼珠乱转乱眨了一阵，开口说道：“我有办法了，要做它一篇偏锋文章。来，老谢，你叫人搭张八仙桌出去。”

“怎么？”老卜笑道，“真的要唱‘徐策跑城’？一张桌子跑圆场跑不转，要不要多搭张桌子？”

“你懂个屁！”周少棠转脸对谢云青说，“这开门去贴告示，就有学问，没有预备，门一开，人一挤，马上天下大乱。现在这样，你叫他们从边门搭一张桌子出去，贴紧排门，再把桌子后面的一扇排门卸下来。这一来前面有桌子挡住，人就进不来了。”

“你呢？”老卜接口，“你从桌子后面爬出去？”

“什么爬出去？我是从桌子后面爬上去。”

“好、好！”谢云青原就在为一开门，人潮汹涌，秩序难以维持发愁，所以一听这话，大为高兴，立即派人照办。

等桌子一抬出去，外面鼓噪之声稍微安静了些，及至里面排门一卸，先出去两名差役，接着递出红告示去，大家争先恐后往前挤，大呼小叫，鼓噪之声变本加厉了。

“不要挤，不要挤！”周少棠急忙跳上桌子，高举双手，大声说道，“杭州府吴大人

的告示，我来念。”

接着他指挥那两名差役，将红告示高高举了起来，他就用唱“徽调”念韵白似的，“照得”云云，有板有眼地念了起来。

念完又大声喝道：“大家不要乱动！”

他这蓦地里一喝，由于量大声宏，气势惊人，别有一股慑人的力量，居然不少人想探手入怀，手在中途停了下来。

“为啥叫大家不要乱动？扒儿手就在你旁边！你来不及想摸银票来兑现，哪晓得银票摆在那里，已经告诉扒儿手了。铜钱是你的总归是你的，阜康的银票，就是现银，今天不兑，明天兑，明天不兑后天兑，分文不少，哪天都一样。不过人家阜康认票不认人，你的银票叫扒儿手摸了去，朝我哭都没有用。”

夹枪带棒一顿排杠，反而将人声压了下去，但人丛中却有人放开嗓子说道：“周少棠，你是唱‘徽调儿’，还是卖梨膏糖？”

此言一出，人丛中颇有笑声，原来周少棠早年卖过梨膏糖，这一行照例以唱小调来招揽顾客，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不但要一副极好的嗓子，而且还要有一点捷才，周少棠随机应变的本事，便是在卖梨膏糖那两年练出来的。

尽管有人讪笑，他却神态自若，游目四顾，趁此机会动动脑筋。等笑声停住，他大声说道：“黄八麻子，你不要挖我的痛疮疤！我周少棠，今天一不唱徽调儿，二不卖梨膏糖，是来为大家打抱不平的。”

最后这句话，又引起窃窃私议，但很快地复归于平静，那黄八麻子又开口了：“周少棠，你为哪个打抱不平？”

“我为大家打！”周少棠应声而答。

“打哪个？”

“打洋鬼子！”他说，“洋鬼子看我们中国好欺侮，娘卖×的法国人，在安南打不过刘永福，弄两只灯笼壳的铁甲火轮船，在吴淞口外晃啊晃。上海人都是不中用的‘铲头’，自己吓自己，弄得市面大乱，连带金字招牌的阜康都罩不住。说来说去，是法国人害人！不过，法国人总算还是真小人，另外杀人不见血，还有比法国更加毒的洋鬼子。”

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下来，看看反应，只听一片“哪一国，哪一国”发问的声音。

“要问哪一国，喏，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样都不毒，最毒英国人。”

对这两句话，大家报以沉默，此一反应不大好，因为广济医院的梅藤更，颇获杭州人的好感，而此人是英国人。

“你们只看见梅藤更，”周少棠把大家心里的疙瘩抓了出来，“梅藤更是医生，医家有割股之心，自然是好的，另外呢？第一个是赫德，我们中国的海关，归他一把抓，好比我们的咽喉给他卡住了！”说着他伸手张开虎口，比在自己脖子上作个扼喉的姿势，“他手松一松，中国人就多吃两口饭，紧一紧就要饿肚皮！这个娘卖×的赫德，他只要中国人吃‘黑饭’，不要中国人吃白饭。”

说到这里，恰好有个涕泗横流的后生，极力往外挤，引起小小的骚动，给了他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你看你，你看你！”他指着那后生说，“年纪轻轻不学好，吃乌烟！瘾头一来，就是这鬼相。不过，”他提高了声音，“也不要怪他，要怪杀人不见血的英国人！没有英国人，今天阜康没有事。”

“周少棠，你不要乱开黄腔，阜康显现形，跟英国人啥相干？屙不出屎怪茅坑，真正气数。”

责问的是黄八麻子，词锋犀利，周少棠不慌不忙地答道：“你说我开黄腔，我又不姓黄。”

话一出口，立刻引起一阵爆笑，还有拍手顿足，乐不可支的。这又给周少棠一个机会，等笑声略停，大声向黄八麻子挑战。

“黄八麻子，你说屙不出屎怪茅坑，是要怪茅坑不好，你敢不敢同我辩一辩？”

“别人怕你的歪理十八条，我姓黄的石骨铁硬的杭铁头，偏要戳穿你的西洋镜。”

“你是杭铁头，莫非我是苏空头？放马过来！”

大家一看有好戏看了，自动让出一条路来，容黄八麻子挤到前面，便有人大喊：“上去，上去！”更有人将他抬了起来，周少棠很有风度，伸手拉了他一把，自己偏到一边，腾出地位来让他对立。

经此鼓舞的黄八麻子，信心更足了，“周少棠，我辩不过你输一桌酒席。”他问，“你输了呢？”

“我输了，一桌酒席以外，当场给大家磕头赔不是。”

“好！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答不出来算输。你先问。”

周少棠本就想先发问，如下围棋的取得“先手”，所以一听黄八麻子话，正中下怀，当即拱拱手说：“承让、承让！”

“不必客气，放马过来。”黄八麻子人高马大，又站在东面，偏西的阳光，照得他麻子粒粒发亮，只见他插手仰脸，颇有睥睨一世的气概。

“请问，现在有一种新式缫丝的机器，你晓得不晓得？”

“晓得。”黄八麻子看都不看地回答。

“这种机器，一部好当一百部纺车用，你晓得不晓得？”

“晓得。”

“既然一部机器，好当一百部纺车用，那么，算他每家有五部纺车，二五得十，加十倍变一百，就有二十家人家的纺车没用处了，这一点你晓得不晓得？”

“晓得。”

“二十家的纺车没有用处，就是二十家人家没饭吃。这一点，你当然也晓得。”周少棠加了一句，“是不是？黄八麻子请你说。”

“这有啥好说的？”黄八麻子手指着周少棠说，“这件事同阜康要上排门，有啥关系？你把脑筋放清楚来，不要乱扯。”

“你说我乱扯就乱扯，扯到后来，你才晓得来龙去脉，原来在此！那时候已经晚了，一桌酒席输掉了。”

“哼，哼！”黄八麻子冷笑着说，“倒要看看是我输酒席，还是你朝大家磕头。”

“好！言归正传。”周少棠问，“虽然是机器，也要有茧子才做得出丝，是不是？”

“这还用你说？”

“那么没有茧子，他的机器就没有用了，这也是用不着说的。现在，我再要问你一件事，他们的机器是哪里来的？”

“当然是外洋来的。”

“是哪个从外洋运的？”

“我不晓得，只有请教你‘万宝全书缺只角’的周少棠了。”

“这一点，倒不在我‘缺’的那只‘角’里面，我告诉你，怡和洋行，大班是英国人。”周少棠这时变了方式，面朝大众演说，“英国人的机器好，就是嘴巴大，一部机器要吃掉我们中国人二十家做给人家的饭。大家倒想，有啥办法对付？只有一个办法，根本叫他的机器饿肚皮。怎么饿法，不卖茧子给他。”

这时台底下有些骚动了，“喻、喻”的声音出现在好几处地方，显然是被周少棠点醒，有些摸到胡雪岩的苦衷了。

这样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否则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一分散，他的话就说不下去了，因此找到一个熟人，指名发问。

“喂，小阿毛，你是做机坊的，你娘是‘湖丝阿姐’，你倒说说！”

在家络丝，论件计酬，贴补家用的妇女，杭州人称之为“湖丝阿姐”，小阿毛父子都是织造衙门的织工，一家人的生计都与丝有关，对于新式缫丝厂的情况相当清楚，当即答说：“我娘先没有‘生活’做，现在又有了。”

“是啥辰光没有‘生活’做？”

“上海洋机厂一开工，就没有了。”

“现在为啥又有了呢？”

“因为洋机厂停工。”

“洋机厂为啥停工？”

“我不晓得。”

“你晓不晓得？”周少棠转脸问黄八麻子，但不等他回答，自己说了出来，“是因为不卖茧子给它。”然后又问，“养蚕人家不卖茧子，吃什么？茧子一定要卖，不卖给洋鬼子，总要有人来买。你说，这是哪一个？”

黄八麻子知道而不肯说，一说就要输，所以硬着头皮答道：“哪个晓得？”

“你不晓得我告诉你！喏！”周少棠半转回身子，指着“阜康钱庄”闪闪生光的金字招牌说，“就是这里的胡大先生。”

“周少棠，你又捧‘财神’的卵泡了！”黄八麻子展开反击，“胡大先生囤的是丝，茧子没有多少，事情没有弄清楚，牛皮吹得哗打打，这里又没有人买你的梨膏糖。”

“我的梨膏糖消痰化气。你倒想想看，那时节，只要你晚上出去赌铜钱到天亮不回来，你娘就要来买我的梨膏糖吃了。”

这是周少棠无中生有，编出来的一套话，气得黄八麻子顿足戟指地骂：“姓周的，你真不要脸，乱说八道，哪个不晓得我姓黄的从来不赌铜钱的？”

这时人丛中已有笑声了，周少棠却故意开玩笑说：“你晚上出去，一夜不回家，不是去赌铜钱，那就一定去逛‘私门头’。这一来，你老婆都要来买我的梨膏糖了。”

台下哄然。黄八麻子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周少棠仍是一副惫懒的神情，相形之下，越发惹笑。

“你不要生气！”周少棠笑道，“大家笑一笑就是消痰化气。老弟兄寻寻开心，不犯着认真，等一息，我请你吃‘皇饭儿’。现在，”他正一正脸色，“我们话说回头。”

接下来，周少棠又诉诸群众了，他将胡雪岩囤丝，说成是为了维护养蚕做丝人家的利益，与洋商斗法。他说，洋商本来打算设新式缫丝厂，低价收买茧子，产丝直接运销西洋，“中国人只有辛辛苦苦养蚕，等‘蚕宝宝上山’结成茧子以后，所有的好处，都归洋鬼子独吞了！”他转脸问黄八麻子，“你们说，洋鬼子的心肠狠不狠？你有啥话好帮他们说？”

这句话惹火了他的对手，“周少棠，你不要含血喷人，我哪里帮洋鬼子说过好话？只有你，捧‘财神’的卵泡！”黄八麻子指着他说，“你有本事，说出阜康收了人家的存款，可以赖掉不付的道理来，我佩服你。”

“黄八麻子，你又乱开黄腔了！你睁开眼睛看看红告示，我们杭州府的父母官说点啥，藩台大人又说点啥？胡大先生手里有五万包丝，一包四百两，一共两千万，你听清楚，两千万两银子，五十两一个大元宝，要四十万个，为啥要赖客户的存款？”

“不赖，那么照付啊！”黄八麻子从怀中取出一叠银票在空中扬一扬说，“你们看，阜康的银票，马上要‘擦屁股，嫌罪过’了。”

他这一着，变成无理取闹，有些泼妇的行径了，周少棠不慌不忙地将手一伸：“你的银票借我看看！你放心，当了这么多人，我不会骗你，抢你的。”

这一下，黄八麻子知道要落下风了，想了一下硬着头皮将银票交了过去，“一共五张，两千六百多两银子，看你付不付。”他心里在想，周少棠绷在情面上，一定会如数照付，虽然嘴上吃了亏，但得了实惠，还是划算的。

周少棠不理他的话，接过银票来计算了一下，朝后面喊道：“兑一千四百四十两银子出来！听到没有？”

谢云青精神抖擞地高声答应：“听到。”

“对不起！现在兑不兑不是阜康的事情了，藩台同杭州府两位大人在阜康坐镇，出告示一千两以下照付，一千两以上等阜康老板回来，自会理清楚，大人先生的话，我们只有照听不误。”他检出一张银票递了回去，“这张一千二百两的，请你暂时收回，等胡大先生回来再兑，其余四张，一共一千四百四十两，喏，来了！”阜康的伙计抬上来一个箩筐，将银子堆了起来，二十八个大元宝，堆成三列，另外四个十两头的元丝。都是刚出炉的“足纹”，白光闪闪、耀眼生花。

“先生，”谢云青在方桌后面，探身出来，很客气地说，“请你点点数。”

“数是不要点了，一目了然。不过，”黄八麻子大感为难，“我怎么拿呢？”

“照规矩，应该送到府上。不过，今天兑银票的人多，实在抽不出人。真正对不住，真正对不住！”说着，谢云青连连拱手。

“好了，好了！”人丛中有人大喊，“兑了银子的好走了，前客让后客！大家都有份。”

这一催促提醒了好些原有急用、要提现银的人。热闹看够了，希望阜康赶紧卸排门开

始兑银，所以亦都不耐烦地鼓噪，黄八麻子无可奈何，愤愤地向周少棠说：“算你这张卖梨膏糖的嘴厉害！银子我也不兑了，银票还我！”

“对不起，对不起！”谢云青赔笑说道，“等明天稍为闲一闲，要用多少现银，我派‘出店’送到府上。喏，这里是原票，请收好了。”

“八哥、八哥！”周少棠跳下桌，来扶黄八麻子，“多亏你捧场。等下‘皇饭儿’你一定要赏我个面子。”

周少棠耍了一套把戏，黄八麻子展示了一个实例，即便是提一千两银子，亦须有所准备，一千两银子五十五斤多，要个麻袋，起码还要两个人来挑，银子分量重，一个人是提不动的。

这一来，极大部分的人都散去了，也没有人对只准提一千两这个限额表示异议，但却有人要求保证以后如数照兑。既不必立笔据，无非一句空话，谢云青乐得满口答应。不过要兑现银的小户，比平常是要多得多，谢云青认为应该做得大方些，当场宣布，延时营业，直到主顾散光为止，又去租来两盏煤气灯，预备破天荒地做个夜市。

偌大一场风波，如此轻易应付过去，德馨非常满意。周少棠自然成了“英雄”，上上下下无不夸奖。不过大家也都知道，风潮只是暂时平息，“重头戏”在后面，只待“主角”胡雪岩一回来便要登场了。

夜访藩司

胡雪岩船到望仙桥，恰正是周少棠舌战黄八麻子，在大开玩笑的时候，螺蛳太太午前便派了亲信，沿运河往北迎了上去，在一处关卡上静候胡雪岩船到，遇船报告消息。

这个亲信便是乌先生。他在胡家的身份很特殊，既非“师爷”，更非“管事”，但受胡雪岩或螺蛳太太的委托，常有临时的差使，这个当螺蛳太太与胡雪岩之间的“密使”自

然是最适当的人选。

“大先生，”他说，“起暴风了。”

不说起风波，却说“起暴风”，胡雪岩的心一沉，但表面不露声色，只说：“你特为赶了来，当然出事了。什么事？慢慢说。”

“你在路上，莫非没有听到上海的消息？”

等乌先生将由谢云青转到螺蛳太太手里的电报拿了出来，胡雪岩一看色变，不过他矫情镇物的功夫过人，立即恢复常态，只问：“杭州城里都晓得了？”

“当然。”

“这样说，杭州亦会挤兑？”

“罗四姐特为要我来，就是谈这件事——”

乌先生把谢云青深夜报信，决定阜康暂停营业，以及螺蛳太太亲访德馨求援，德馨已答应设法维持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胡雪岩静静听完，第一句话便问：“老太太晓得不晓得？”

“当然是瞒牢的。”

“好！”胡雪岩放心了，“事情已经出来了，着急也没有用。顶要紧的是，自己不要乱。乌先生，喜事照常办，不过，我恐怕没有工夫来多管，请你多帮一帮罗四姐。”

“我晓得，”乌先生突然想起，“罗四姐说，大先生最好不要在望仙桥上岸。”

胡雪岩上船下船，一向在介乎元宝街与清河坊之间的望仙桥，螺蛳太太怕惹人注目，所以有此劝告。但胡雪岩的想法不同。

“既然一切照常，我当然还是在望仙桥上岸。”胡雪岩又问，“罗四姐原来要我在啥地方上岸？”

“万安桥。轿子等在那里。”乌先生答说，“这样子，我在万安桥上岸，关照轿子仍旧到望仙桥去接。”

胡雪岩的一乘绿呢大轿，华丽是出了名的，抬到望仙桥，虽然已经暮色四合，但一停下来，自有人注目。加以乌先生了解胡雪岩的用意，关照来接轿的家人，照旧摆出排场，身穿簇新棉“号挂子”的护勇，码头上一站，点起官衙灯笼，顿时吸引了一大批看热闹的行人。

见此光景，胡雪岩改了主意。

往时一回杭州，都是先回家看娘，这一次怕老娘万一得知沪杭两处钱庄挤兑，急出病来，更加不放心。但看到这么多人在注视他的行踪，心里不免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是阜康的客户，又会作何想法？

只要一抛开自己，胡雪岩第一个念头便是：不能先回家！多少人的血汗钱托付给阜康，如今有不保之势，而阜康的老板居然好整以暇地光顾自己家里，不顾别人死活，这口气是咽不下的。

因此船一靠岸，他先就询问：“云青来了没有？”谢云青何能不来？不过他是故意躲在暗处，此时闪出来疾趋上前，口中叫一声：“大先生！”

“好、好！云青，你来了！不要紧，不要紧，阜康仍旧是金字招牌。”他特意提高了声音说，“我先到店里。”

店里便是阜康。轿子一到，正好店里开饭，胡雪岩特为去看一看饭桌，这种情形平时亦曾有过，但在这种时候，他竟有这种闲情逸致，就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天气冷了！”胡雪岩问谢云青说，“该用火锅了。”

“年常旧规，要冬至才用火锅。”谢云青说，“今年冬至迟。”

“以后规矩改一改。照外国人的办法，冬天到寒暑表多少度，吃火锅，夏天，则多少度吃西瓜。云青，你记牢。”

这是稳定“军心”的办法，表示阜康倒不下来，还会一年一年开下去。谢云青当然懂得这个奥妙，一迭连声地答应着，交代“饭司务”从第二天起多领一份预备火锅的菜钱。

“阜康的饭碗敲不破的！”有人这样说。

在听谢云青细说经过时，胡雪岩一阵阵胃冷，越觉得侥幸，越感到惭愧。

事业不是他一个能创得起来的，所以出现这天这种局面，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失，但胡雪岩虽一想起宓本常，就恨不得一口唾沫当面吐在他脸上，但是，这种念头一起即消，他告诉自己，不必怨任何人，连自己都不必怨，最好忘掉自己是阜康的东家，当自己是胡雪岩的“总管”，胡雪岩已经“不能问事”，委托他全权来处理这一场灾难。

他只有尽力将得失之心丢开，心思才能比较集中，当时紧皱双眉，闭上眼睛，通前彻后细想了以后说：“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这是一句总诀。云青，你记牢！”

“是，我懂。”

“你跟螺蛳太太商量定规，今天早晨不开门，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不必再谈。不过，你要晓得，拆烂污的事情做不得。”

“我不是想拆烂污——”

“我晓得。”胡雪岩摇摇手阻止他说，“你不必分辩，因为我不是说你。不过，你同螺蛳太太有个想法大错特错，你刚才同我说，万一撑不住，手里还有几十万款子，做将来翻身的本钱，不对，抱了这种想法，就输定了，永远翻不得身。云青，你要晓得，我好像推牌九，一直推得是‘长庄’，注码不管多少都要，你输得起，我赢得进，现在手风不顺，忽然说是改推‘铲庄’，尽多少铜钱赌，自己留起多少，当下次的赌本。云青，没有下次了，赌场里从此进不去了！”

谢云青吸了口冷气，然后紧闭着嘴，无从赞一词。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起来。”

“大先生这样气概，从古到今也没有几个人有。不过，”谢云青迟疑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做生意到底不是推牌九。”

“做生意虽不是推牌九，道理是一样的，‘赌奸赌诈不赌赖’，不卸排门做生意，不讲信用就是赖！”

“大先生这么说，明天照常。”

“当然照常！”胡雪岩说，“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拿存户的账，好好看一看，有几个户头要连夜去打招呼。”

“好。我马上动手。”

“对。不过招呼有个打法，第一，一向初五结息，现在提早先把利息结出来，送银票上门。第二，你要告诉人家年关到了，如果要提款，要多少，请人家交代下来好预备。”

“嗯、嗯、嗯。”谢云青心领神会地答应着。

能将大户稳定下来，零星散户，力能应付，无足为忧。胡雪岩交代清楚了，方始转回元宝街，虽已入夜，一条街上依旧停满轿马，门灯高悬，家人排班，雁行而立，仿佛一切如常，但平时那种喧哗热闹的气氛，却突然消失了。

轿子直接抬到花园门口，下轿一看，胡太太与螺蛳太太在那里迎接，相见黯然，但只转瞬之间，螺蛳太太便浮起了笑容，“想来还没有吃饭？”她问，“饭开在哪里？”

这是没话找话，胡雪岩根本没有听进去，只说：“到你楼上谈谈。”他又问，“老太太晓得不晓得我回来了？”

“还没有禀告她老人家。”

“好！关照中门上，先不要说。”

“我晓得。不会的。”胡家的中门，仿佛大内的乾清门一般，禁制特严，真个外言不入，螺蛳太太早已关照过了，大可放心。

到得螺蛳太太那里，阿云捧来一碗燕窝汤，一笼现蒸的鸡蛋糕，另外是现沏的龙井茶，预备齐全，随即下楼，这是螺蛳太太早就关照好了的，阿云就守在楼梯口，不准任何人上楼。

“事情要紧不要紧？”胡太太首先开口。

“说要紧就要紧，说不要紧就不要紧。”胡雪岩说，“如今是顶石臼做戏，能把戏做完，大不了落个吃力不讨好，没有啥要紧，这出做不下去，石臼砸下来，非死即伤。”

“那么这出戏要怎样做呢？”螺蛳太太问说。

“要做得台底下看不出我们头上顶了一个石臼，那就不要紧了。”

“我也是这样关照大家，一切照常，喜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场面是可以拿铜钱摆出来的，只怕笑脸摆不出来。”

“难就难在这里。不过，”胡雪岩加重了语气说，“再难也要做到，场面无论如何要好好儿把它吊绷起来，不管你们用啥法子。”

胡太太与螺蛳太太相互看了一眼，都将这句话好好地想了一下，各有会心，不断点头。

“外头的事情有我。”胡雪岩问说，“德晓峰怎么样？”

“总算不错。”螺蛳太太说，“莲珠一下午都在我这里，她说，你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看看德藩台。”

“晚上，恐怕不方便。”

“晚上才好细谈。”

“好，我等一下就去。”

胡雪岩有些踌躇，因为这时候最要紧的事，并不是去看德馨，第一件是要发电报到各处，第二件是要召集几个重要的助手，商量应变之计。这两件事非但耽误不得，而且颇费功夫，实在抽不出空去看德馨。

“有应春在这里就好了。”胡雪岩叹口气，颓然倒在一张安乐椅，头软软地垂了下来。

螺蛳太太吃一惊，“老爷、老爷！”她走上前去，半跪着摇撼着他双肩说，“你要撑起来！不管怎么样要撑牢！”

胡雪岩没有做声，一把抱住她，将头埋在她肩项之间，“罗四姐，”他说，“怕要害你受苦了，你肯不肯同我共患难？”

“怎么不肯？我同你共过富贵，当然要同你共患难。”说着，螺蛳太太眼泪掉了下来，落在胡雪岩手背上。

“你不要哭！你刚才劝我，现在我也要劝你。外面我撑，里面你撑。”

“好！”螺蛳太太抹抹眼泪，很快地答应。

“你比我难。”胡雪岩说，“第一，老太太那里要瞞住；第二，亲亲眷眷，还有底下人，都要照应到；第三，这桩喜事仍旧要办得风风光光。”

螺蛳太太心想第一桩还好办，到底只有一个人，第二桩就很吃力了，第三桩更难，不管怎么风光，贺客要谈煞风景的事，莫非去掩住他们的嘴？

正这样转着念头，胡雪岩又开口了，“罗四姐，”他说，“你答应得落，答应不落？如果答应不落，我——”

等了一会不听他说下去，螺蛳太太不由得要问：“你怎么样？”

“你撑不落，我就撑牢了，也没有意思。”

“那么，怎么样呢？”

“索性倒下来算了。”

“瞎说八道！”螺蛳太太跳了起来，大声说道，“胡大先生，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胡雪岩原是激励她的意思，想不到同时也受了她的激励，顿时精神百倍地站起身来说：“好！我马上去看德晓峰。”

“这才是。”螺蛳太太关照，“千万不要忘记谢谢莲珠。”

“我晓得。”

“还有，你每一趟外路回来去看德藩台，从来没有空手的，这回最好也不要破例。”

这下提醒胡雪岩，“我的行李在哪里？”他说，“其中有一只外国货的皮箱，里头新鲜花样很多。”

“等我来问阿云。”

原来胡雪岩每次远行，都是螺蛳太太为他收拾行李，同样地，胡雪岩一回来，行李箱亦照例卸在她这里，所以要问阿云。

“有的。等我去提了来。”

那只皮箱甚重，是两个丫头抬上来的，箱子上装了暗锁，要对准号码，才能打开，急切间，胡雪岩想不起什么号码，怎么转也转不开，又烦又急，弄得满头大汗。

“等我来！”螺蛳太太顺手捡起一把大剪刀，朝锁具的缝隙中插了下去，然后交代阿云，“你用力往后扳。”

阿云是大脚，用脚抵住了皮箱，双手用足了劲往后一扳，锁是被撬开了，却以用力过度，仰天摔了一跤。

“对！”胡雪岩若有所思地自语，“快刀斩乱麻！”

一面说，一面将皮纸包着的大包小包取了出来，堆在桌上，皮箱下面铺平了的，是舶来品的衣料。

“这个是预备送德晓峰的。”胡雪岩将一个小纸包递给螺蛳太太，又加了一句，“小心打碎。”

打开来一看，是个乾隆年间烧料的鼻烟壶，配上祖母绿的盖子，螺蛳太太这几年见识得多，知道名贵，“不过，”她说，“一样好像太少了。”

“那就再配一只表。”

这只表用极讲究的皮箱子盛着，打开来一看，上面是一张写着洋文的羊皮纸，揭开来，是块毫不起眼的银表。

“这只表——”

“这只表，你不要看不起它，来头很大，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用过的，我是当古董买回来的。这张羊皮纸是‘保单’，只要还得出‘报门’，不是拿破仑用过，包退还洋，另加罚金。”

“好！送莲珠的呢？”

“只有一个金黄蔻盒子。如果嫌轻，再加两件衣料。”

从箱子下面取出几块平铺着的衣料出来，螺蛳太太忽生感慨，从嫁到胡家，什么绫罗绸缎，在她跟毛蓝布等量齐观，但一摸到西洋的衣料，感觉大不相同。

这种感觉形容不出。她见过的最好的衣料是“贡缎”，这种缎子又分“御用”与“上用”两种，“御用”的贡缎，后妃所用，亦用来赏赐王公大臣，皇帝所用，才专称为“上用”。但民间讲究的人，当然亦是世家巨族，用的亦是“上用”的缎子，只是颜色避免用“明黄”以及较“明黄”为暗的“香色”，“明黄”只有皇帝、太上皇帝能用，“香色”则是皇子专用的颜色，除此以外，百无禁忌，但争奇斗妍，可以比“上用”的缎子更讲究，譬如上午所着与晚间所着，看似同样花样的缎袍，而暗花已有区分，上午的花含苞待放，下午的花已盛开。这些讲究，已是“不是三世做官，不知道穿衣吃饭”的人家所矜重，但是，比起舶来品的好衣料来，不免令人兴起绚烂不如平淡之感。

螺蛳太太所捡出来的两件衣料，都是单色，一件藏青、一件玄色，这种衣料名叫“哗叽”，刚刚行销到中国，名贵异常，但她就有四套哗叽袄，穿过了才知道它的好处。

这种在洋行发售，内地官宦人家少见，就是上海商场中，也只有讲时髦的阔客才用来作袍料的“哗叽”，在胡家无足为奇，胡雪岩爱纤足，姬妾在平时不着裙子，春秋佳日用“哗叽”裁制夹袄夹裤，稳重挺括，颜色素雅，自然高贵。她常说：“做人就要像哗叽一样，禁得起折磨，到哪里都显得有分量。”此时此地此人，想到自己常说的话，不由得凄然泪下。

幸好胡雪岩没有注意，她背着灯取手绢擤鼻子，顺便擦一擦眼睛，将捡齐了的礼物，关照阿云用锦袱包了起来，然后亲自送胡雪岩到花园的西侧门。

这道门平时关闭，只有胡雪岩入夜“微行”时才开。坐的当然也不是绿呢大轿，更没有前呼后拥的“亲兵”，只由两个贴身小跟班，前后各擎一盏灯笼，照着小轿直到藩司衙门，由于预先已有通知，德馨派了人在那里等候，胡雪岩下了轿，一直就到签押房。

“深夜过来打搅晓翁，实在不安。”胡雪岩话是这么说，态度还是跟平时一样，潇洒自如，毫不显得窘迫。

“来！来！躺下来。”刚起身来迎的德馨，自己先躺了下去，接过丫头递过来的烟枪，一口气抽完，但却用手势指挥，如何招待客人。

他指挥丫头，先替胡雪岩卸去马褂，等他侧身躺下来，丫头便将他的双腿抬到拦脚凳上，脱去双梁鞋，然后取一床俄国毯子盖在腿上，掖得严严的，温暖无比。

“雪岩，”德馨说道，“我到今天才真佩服你！”

没头没脑的这一句话，说得胡雪岩唯有苦笑，“晓翁，”他说，“你不要挖苦我了。”

“不是我挖苦你。”德馨说道，“从前听人说，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鸡鸣狗盗，到了紧要关头，都会大显神通。你手下有个周少棠，你就跟孟尝君一样了。”

周少棠大出风头这件事，他只听谢云青略为提到，不知其详，如今听德馨如此夸奖，不由得大感兴趣，便问一句：“何以见得？”好让德馨讲下去。

“我当时在场，亲眼目睹，实在佩服。”德馨说道，“京里有个丑儿叫刘赶三，随机应变、临时抓眼是有名的，可是以我看来，不及周少棠。”

接着德馨眉飞色舞地将周少棠玩弄黄八麻子于股掌之上的情形，细细形容了一遍，胡雪岩默默地听着，心里在想，这周少棠以后有什么地方用得着他。

“雪岩，”德馨又说，“周少棠给你帮的忙，实在不小。把挤兑的那班人哄得各自回家，犹在其次，要紧的是，把你帮了乡下养蚕人家的大忙，大大吹嘘了一番。这一点很有用，而且功效已显出来了，今儿下午刘仲帅约我去谈你的事，他就提到你为了跟英国人斗法，以至于被挤，说应该想法子维持。”

刘仲帅是指浙江巡抚刘秉璋，他跟李鸿章虽非如何融洽，但总是淮军一系，能有此表示，自然值得珍视，所以胡雪岩不免有兴奋的语气。

“刘仲帅亦能体谅，盛情实在可感。”

“你先别高兴，他还有话：能维持才维持，不能维持趁早处置，总以确保官款为第一要义。雪岩，”德馨在枕上转脸看着胡雪岩说，“雪岩，你得给我一句话。”

这句话自然是要胡雪岩提供保证，决不至于让他无法交代，胡雪岩想了一下说：“晓翁，我们相交不是一天，你看我是对不起人的人吗？”

“这一层，你用不着表白。不过，雪岩，你的事业太大了，或许有些地方你自己都不甚了了。譬如，你如果对你自己的虚实一清二楚的话，上海的阜康何至于等你一走，马上就撑不住了？”

这番话说得胡雪岩哑口无言，以他的口才，可以辩解，但他不想那样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就是不诚。

“雪岩，你亦不必难过。事已如此，只有挺直腰杆来对付。”德馨紧接着说，“我此刻只要你一句话。”

“请吩咐。”

“你心里的想法，先要告诉我。不必多，只要一句话好了。”

这话别具意味，胡雪岩揣摩了半天，方始敢于确定，“晓翁，”他说，“如果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一定先同晓翁讨主意。”这话的意思是一定会维护德馨的利益，不管是公是私。

“好！咱们一言为定。现在，雪岩，你说吧，我能替你帮什么忙？”

“不止于帮忙，”胡雪岩说，“我现在要请晓翁拿我的事，当自己的事办。”

这话分量也很重，德馨想了一下说：“这不在话下。不过，自己的事，不能不知道吧？”

“是。我跟晓翁说一句：只要不出意外，一定可以过关。”

“雪岩，你的所谓意外是什么？”

“凡是我抓不住的，都会出意外。”胡雪岩说，“第一个是李合肥。”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原以为左大人到了两江是件好事，哪晓得反而坏了。”

“喔，这一层，你倒不妨谈谈。”

谈起来很复杂，也很简单，左宗棠一到两江，便与李鸿章在上海的势力发生冲突。如果左宗棠仍有当年一往无前、笼罩各方的魄力，加上胡雪岩的精打细算，则两江总督管两江，名正言顺，李鸿章一定会落下风。无奈左宗棠老境颓唐，加以在两江素无基础，更糟糕的是对法交涉，态度软硬，大相径庭，而李鸿章为了贯彻他的政策，视左宗棠为遇事掣肘、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而又以翦除左宗棠的羽党为主要手段，这一来便将胡雪岩看作保护左宗棠的盾牌，集矢其上了。

“我明白了。”德馨说道，“怨家宜解不宜结，李合肥那方面要设法去打个招呼。这一层，我可以托刘仲帅。”

“这就重重拜托了。”胡雪岩问，“刘仲帅那里，我是不是应该去见一见？”

“等我明天‘上院’见了他说。”德馨又说，“你倒想一想，李合肥如果要跟你过不去，会用什么手段？”

“别的我都不在乎，”胡雪岩说，“最怕他来提北洋属下各衙门的官款，提不到可以封我的典当，那一来就要逼倒我了。”

“封典当，影响平民生计，果然如此，我可以说话。”

“正要晓翁仗义执言。不过后说不如先说，尤其要早说。”

“好！我明天就跟刘仲帅去谈。”

“能不能请刘仲帅出面，打几个电报出去，就说阜康根基稳固，请各处勿为谣言所惑，官款暂且不提，免得逼倒了阜康。”

“说当然可以说。不过，刘仲帅一定会问，是不是能保证将来各处的官款，分文不少？”德馨又加一句，“如果没有这一层保证，刘仲帅不肯发这样子的电报。”

胡雪岩默然半晌，方始答说：“如果我有这样的把握，也就根本不必请刘仲帅发电报了。”

这下是德馨默然。一直等将烟瘾过足，方又开口：“雪岩，至少本省大小衙门存在阜康的官款，我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不会提。”

“只要一个月之内，官款不动，就不要紧了。”胡雪岩说，“我在天津的丝，可以找到户头，一脱手，头寸马上就松了。”

“上海呢？”德馨问道，“你在上海不也有许多丝囤在那里吗？”

“上海的不能动！洋人本来就在杀我的价钱，现在看我急须周转，更看得我的丝不值钱。晓翁，钱财身外之物，我不肯输这口气，尤其是输给洋人，更加不服。”

“唉！”德馨叹口气，“大家都要像你这样子争气，中国就好了。”

正在谈着，闪出一个梳长辫子的丫头，带着老妈子来摆桌子，预备吃消夜。胡雪岩本想告辞，转念又想，应该不改常度，有几次夜间来访，到了时候总是吃消夜，这天也应该照常才是。

“姨太太呢？”德馨问道，“说我请她。”

“马上出来。”

原来莲珠是不避胡雪岩的，这天原要出来周旋，一则慰问，再则道谢。

及至胡雪岩刚刚落座，听得帘钩微响，扭头看时，莲珠出现在房门，她穿的是件旗袍，不过自己改良过了，袖子并不太宽，腰身亦比较小，由于她身材颇长，而且生长北方，穿惯了旗装，所以在她手握一方绣花手帕，一摇三摆地走了来，一点都看不出她是汉人。

“二太太！”胡雪岩赶紧站起来招呼。

“请坐，请坐！”莲珠摆一摆手说，“胡大先生，多谢你送的东西，太破费了。”

“小意思，小意思。”胡雪岩说，“初五那天，二太太你要早点来。”

“胡大先生，你不用关照，我扰府上的喜酒，不止一顿，四姐请我去陪客，一前一后，起码扰你三顿。”

原来杭州是南宋故都，婚丧喜庆，有许多繁文缛节，富家大族办喜事，请亲友执事，前期宴请，名为“请将”，事后款待，名为“谢将”。莲珠是螺蛳太太特为邀来陪官眷的“支宾”。

“雪岩！”德馨问道，“喜事一切照常？”

胡雪岩尚未答话，莲珠先开口了，“自然照常。”她说，“这还用得着问？”

“你看！”德馨为姨太太所抢白，脸上有点挂不住，指着莲珠，自嘲似的向胡雪岩说，“管得越严了，连多说句话都不行。”

“只怕没有人管。”胡雪岩答说，“有人管是好事。”

“我就是爱管闲事，也不光是管你。”莲珠紧接着又说，“胡大先生的事，我们怎么好不管？有件事要提醒你，到了好日子那天，要约了刘抚台去道喜！”

这正是胡雪岩想说不便说，关切在心里的一句话，所以格外注意德馨的反应，只听他答了一句：“当然非拉他去不可。”顿觉胸怀一宽。

“胡大先生，我特为穿旗袍给你看，你送我的哗叽衣料，我照这样子做了来穿，你说

好不好看？”

通家之好，到了这样的程度，似乎稍嫌过分，胡雪岩只好这样答说：“你说好就好。”

“好是好，太素了一点儿。胡大先生，我还要托你，有没有西洋花边，下次得便请你从上海给我带一点来。”

“有！有！”胡雪岩一迭连声地答说，“不必下一次。明天我就叫人送了来。”他接着又说，“西洋花边宽细都有，花式很多，我多送点来，请二太太自己挑。”

“那就更好了。”

“别老站着。”德馨亲自移开一张凳子，“你也陪我们吃一点儿。”

于是莲珠坐了下来，为主客二人酌酒布菜，静静地听他们谈话。

“雪岩，我听说你用的人，也不完全靠得住。你自己总知道吧？”

“过了这个风潮，我要好好整顿了。”胡雪岩答说，“晓翁说周少棠值得重用，我一定要重用。”

“你看了人再用。”莲珠忍不住插嘴，“不要光看人家的面子，人用得不好，受害的是自己。”

“是，是！二太太是金玉良言。”胡雪岩深为感慨，“这回的风潮，也是我不听一两个好友的话之故。”

“其实你不必听外头人的话，多听听罗四姐的话就好了。”

“她对外面的情形不大明白。这一点，比二太太你差多了。”

听得这话，莲珠颇有知己之感，“胡大先生，你是明白的。不比我们老爷，提到外面的事，总说：‘你别管。’一个人再聪明，也有当局者迷的时候，刚才你同我们老爷谈话的情形，我也听到了一点儿。”说到这里，她突然问道，“胡大先生，上海跟杭州两处的风潮，左大人知道不知道？”

“恐怕还不晓得。”

“你怎么不告诉他？”

“告诉他？”胡雪岩有些茫然，多少年来，凡是失面子的事情，他从不告诉左宗棠，所以阜康的风潮一起，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左宗棠。

“为什么不告诉他？”莲珠说道，“你瞒也瞒不住的。”

“说得不错。”德馨也说，“如果左大人肯出面，到底是两江总督部堂！”

这个衙头在东南半壁，至高无上，但到底能发生什么作用，却很难说。哪知道莲珠别有深心，“胡大先生这会心很乱，恐怕不知道该跟左大人说什么好。”她随即提出一个建议，“是不是请杨师爷来拟个稿子看看？”

那杨师爷是苏州人，年纪很轻，但笔下很来得，而且能说善道，善体人意，莲珠对他很欣赏，德馨只要是莲珠说好就好，所以对杨师爷亦颇另眼相看，此时便问胡雪岩：“你的意思怎么样？”

“好是好！不过只怕太缓了。”

“怎么缓得了？发电报出去，明天一早就到了。”

“我的密码本不在这里。”

“用我们的好了。”莲珠接口。

“对啊！”德馨说道，“请杨师爷拟好了稿子，就请他翻密码好了。小妾也可以帮忙。”

“这，怎么好麻烦二太太？”

“怕什么？我们两家什么交情。”

真是盛情难却，胡雪岩只有感激的份儿，在请杨师爷的这段时间中，离座踱着方步，将要说的话都想好了。

“杨师爷，拜托你起个稿子，要说这样子几点：第一，请左大人为了维持人心，打电报给上海道，尽力维持阜康；第二，请两江各衙门，暂时不要提存款；第三，浙江刘抚台、德藩台很帮忙，请左大人来个电报，客气一番。”

“客气倒不必。”德馨说道，“要重重托一托刘抚台。”

“是！是！”杨师爷鞠躬如也地问，“还有什么话？”

“想到了，再告诉你。”莲珠接口说道，“杨师爷，你请到外面来写，清静一点儿。”

莲珠很热心地引领着杨师爷到了外屋，悄悄嘱咐了一番。他下笔很快，不到半个钟头，便将稿子送了上来，除了照胡雪岩所要求的三点陈述以外，前面特为加一段，盛称德馨如何帮忙，得以暂渡难关，实在令人感激，同时也说了些德馨在浙江的政绩。着墨不多，但措词很有力量，这当然是莲珠悄悄嘱咐的结果。

胡雪岩心里雪亮，德馨曾透露过口风，希望更上层楼，由藩司升为巡抚，做一个真正的方面大员，而目标是江西。

这就需要两江总督的支持了。原来所谓两江是明朝的说法，安徽是上江，江苏是下江，两江总督只管江苏、安徽两省，但江西与苏皖密迩，两江总督亦管得着，犹之乎直隶总督，必要时能管山东。将来江西巡抚出缺，如果左宗棠肯保德馨，便有一言九鼎之力，所以电报中由胡雪岩出面，力赞德馨如何帮忙，实际上即是示好于左宗棠，为他自己的前程“烧冷灶”。

当然胡雪岩是乐于帮这个惠而不费的忙，而且电报稿既出于杨师爷之手，便等于德馨作了愿全力维持的承诺，更是何乐不为？

因此，他看完稿子，口中连声说道：“好极，好极！杨师爷的一支笔实在佩服。”

“哪里，哪里！”杨师爷递过一支毛笔来，“有不妥的地方，请胡大先生改正。”

“只字不改！都是我心里的话，为啥要改？”说着，接过毛笔来，写了个“雪”字，表示同意。

正谈到这里，只见阿福掀帘入内，悄悄地走到德馨身边，送上一个卷宗，口中轻声说道：“刚到的。”

“喔！”德馨将卷宗掀开，内中只有一张纸，胡雪岩遥遥望去，看出是一通电报，字迹却看不清楚。

“我的眼镜呢？”德馨一面说，一面起身找眼镜，藉此走到间壁，杨师爷即跟了过

去。

胡雪岩有点心神不定，深夜来了电报，是不是有关阜康的消息？如果是阜康的消息，德馨应该告诉他才是，这样想着，双眼不由得一直注视里间。

“胡大先生——”莲珠说道，“你不要着急，有什么为难的事，你不便出面，让罗四姐来跟我说，我来告诉我们老爷。”

“是，是，多谢二太太。”

莲珠还有话要说，但德馨已经出来了，她跟胡雪岩都盯着他看，希望他宣布深夜来电报，是何事故。但德馨却不作声，坐了下来，举杯徐饮。

“哪里来的电报？”莲珠问说。

“不相干的事。”只说了这句又没话了。

原来这个电报是宁波海关监督候补道瑞庆打来的，说他得到密报，上海阜康钱庄的档手必本常潜回宁波来筹现银。阜康在宁波的联号，共有两家，一家叫通泉钱庄，一家叫通裕银号。但因宁波市面亦以越南战事的影响，颇为萧条，通泉、通裕都无从接济阜康。而且通泉的档手不知避匿何处，通裕银号的档手则自行请求封闭，因此，瑞庆即命鄞县知县查封通裕，请德馨转知通泉、通裕的东主，即速清理。

德馨对通泉、通裕的情况还不清楚，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因而就不便公开这通电报。直到胡雪岩告辞以后，才跟莲珠商量。首先问她，这个消息暂且瞒着胡雪岩，是不是做错了？

“当然错了！”莲珠问道，“你为什么当时不说？”

“我一说，雪岩当时就会要我复电请老瑞维持，通泉启封，那两家庄号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现在一启封，一定挤兑，撑不住出了事，还是要封，那又何苦？”

“你把他看错了，他决不会这么冒昧，让你做为难的事。”莲珠又说，“你说那两家庄号的情形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人家原主知道啊！听他说了，看要不要紧，再想办法。你现在瞒着他不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请问怎么回复人家？公事哪有这样子办的？”一顿排揎，将德馨说得哑口无言，“看起来我是没有做对。”他问，“如今该怎么弥补？”

“只有我去一趟，去看罗四姐，就说你当时怕胡大先生心境不好，没有敢说，特为要

我通知罗四姐，看是要怎么办才妥当。”

“好！”德馨答说，“不过也不必今天晚上，明儿一大早好了。”

“不！这跟救火一样，耽误不得。”

“好吧！那就辛苦你了。”

“辛苦小事，你得给我一个底，我才好跟人家去谈。”莲珠又说，“我的意思是你能给他担多少风险？”

“这要看他们的情形，譬如说一二十万银子可以维持住的，我就打电报请宁波关代垫，归藩库归还。窟窿太大，可就为难了。”

“那么，到底是十万呢？还是二十万？”

“二十万吧！”

于是先遣阿福去通知，随后一乘小轿，悄悄将莲珠抬到元宝街。其时三更已过，胡雪岩在百狮楼上与螺蛳太太围炉低语，谈的却不是阜康，也不是丝茧，而是年轻时候的往事。

这是由扶乩谈起来的，“乌先生接了你回来，你到阜康，他回家，顺路经过一处乩坛，进去看了看，也替我们求了一求，看前途如何，哪晓得降坛的是一位大忠臣，叫什么史可法。乌先生知道这个人，说是当初清兵到扬州殉难的。”螺蛳太太问道，“老爷，你晓得不晓得这个人？”

“听说过。”胡雪岩问，“史可法降坛以后怎么说？”

“做了一首诗。喏，”螺蛳太太从梳妆台抽斗中取出一张黄纸，递给胡雪岩说，“你看。”

黄纸上写的是一首七绝：“江黑云寒闭水城，饥兵守堞夜频惊。此时自在茅檐下，风雨萧萧听柝声。”胡雪岩将这首诗吟哦数过，方始开口。

“乌先生看了这首诗，有没有给你破解？”

“有的。乌先生说，这首诗一定是史可法守扬州的时候做的，情形是很危险，不过为人要学史可法，稳得住！管他兵荒马乱，自自在在睡在茅檐下，听风听雨，听城头上打

更。”

“他人是很稳，不过大明的江山没有稳住。我看这首诗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老爷你说，是啥意思？”

“那时候史可法手里有几十万人马，可惜史可法不是曾文正、左大人，兵多没有用，真正叫一筹莫展。早知如此，不如不要当元帅、带兵马，做个一品老百姓，肩上没有千斤重担，就困在茅檐下面，自自在在一颗心是安逸的。”胡雪岩声音凄凉地说，“罗四姐，如果当年你嫁了我，我没有同王抚台的那番遭遇，凭我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安安稳稳吃一口饱饭，哪里会有今天的苦恼。”

由此开始，细数往事，又兴奋、又悲伤，但不管兴奋悲伤都是一种安慰。正在谈得入神时忽然得报，说莲珠马上要来，不由得都愣住了。

莲珠此来，目的何在，虽不可知，但可断定的是，一定出于好意，而且一定有极紧要的事谈。因此，要考虑的是在什么地方接见，胡雪岩应该不应该在场。

在这时候，当然不容他们从容商议，螺蛳太太本想在那间专为接待贵客，装饰得金碧辉煌的“藏翠轩”接见，但时已隆冬，即令现搬几个大火盆过去，屋子也一时暖和不起来，所以稍想一想，当机立断地对胡雪岩说：“你先从后楼下去，等一下从前楼上来。”

胡雪岩点一点头，匆匆而去，螺蛳太太便亲自下楼接了莲珠上来，一大群丫头围绕着，捧凤凰似的将莲珠安置在靠近火盆的一张安乐椅上，手炉、脚炉、清茶、水果一一送到面前。螺蛳太太顾不得跟她说话，只是指挥着丫头招待客人，直待告一段落，丫头都退了出去，她才开口。

“有啥事情，打发人来通知我一声，我去看你就是。这么冷的天，万一冻出病来，叫我们心里怎么过意得去？”

“你我不分彼此，与其请你来，多费一层周折，我也仍旧是耽误工夫，倒不如我亲自来一趟。”莲珠四面看了一下问，“胡大先生不在这里？”

“去通知他了，马上就会来的。”

“趁胡大先生不在这里，我先跟你说了吧！胡大先生在我们那里，不是来了电报？是宁波打来的，通泉、通裕都出毛病了！我们老爷怕他刚回杭州，心境不好，没有敢告诉

他，特为让我来一趟，跟你来谈。”

螺蛳太太心里一跳，但不能不强自镇静，“多谢、多谢！”她还要再说下去时，只听楼梯上有脚步声，便停了下来。

“老爷来了！”有个丫头掀开门帘说。

“罗四姐！”莲珠问说，“要不要当着他的面谈？”

“瞒也瞒不住的。”

“好！”

其时胡雪岩已经衣冠整齐地一路拱手、一路走进来说道：“失迎、失迎！二太太这么晚还来，当然是为我的事，这份情分，真正不知道怎么说了！”

“自己人不必说这些话。”莲珠说道，“刚刚宁波来的电报，没有拿给你看的缘故，我跟罗四姐说过了，她说不必瞒你，那就请你先看电报。”

宁波的情形，在胡雪岩真所谓变起不测，因为必本常在那里，他维持不住上海的阜康，莫非连宁波的“两通”都会撑不起来？

但也因此使他想到，这或许是必本常的运用，亦未可知，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必本常本来就已有“拆烂污”的迹象，如果自己再出头去管宁波的事，越发会助长他“天塌下来有长人顶”的想法，因此，他觉得如今首要之着，是借重宁波官场的势力，逼一逼必本常，让他把所有的力量拿出来。

于是他说：“不瞒二太太说，这回的事情，总怪我有眼无珠，用错了人。上海阜康的档手叫必本常，他是宁波人，瞒着我私下同他的亲戚做南北货生意，听说有两条沙船在海里，叫法国兵船打沉了，亏空的是阜康的款子，数目虽然不大，而在目前银根极紧的当口，就显得有关系了。此刻他人在宁波，通泉、通裕的情形，是不是他弄出来的，我不敢说。不过，以他的手面，要维持通泉、通裕是办得到的。藩台肯替我垫二十万银子，实在感激不尽，不过，倒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说实话，徒然连累好朋友，并不是好办法，做事要做得干净、彻底，我胡某人最好面子，如今面子撕了一条缝，补起来容易，就怕这里弥补了，那面又裂开，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先要保住没有裂开的地方。二太太，请你

先替我谢谢藩台，同时请你把我的意思，同藩台说一说。”

听他长篇大套地在谈，莲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能领会他的意思，等他说完，随即答道：“胡大先生的做法是对的，我一定把你的话，同我们老爷说到，帮你的忙，要从大处去落墨。不过，宁波的事，你还没有说出一个办法来！”

“是。”胡雪岩答说，“宓本常在宁波，找到宓本常，就可以责成他来维持。请藩台就照意思拟复电好了。”

“如果宓本常不听呢？”莲珠问说，“是不是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这便是说，是否可以拘禁到讯？螺蛳太太对宓本常犹有好感，深恐他吃亏便即说道：“打狗看主人面，他虽做错了事，到底是我们的人。这一点——”她顿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一点，我们都很明白，不过，人家不知道，电报当中也很难说得清楚。”莲珠想了一下说，“是不是胡大先生请你的师爷拟个稿子，我带回去，请我们老爷照发？”

胡雪岩答应着，下楼而去。莲珠目送他走远了，执着螺蛳太太的手，欲言又止，脸上是万般无奈的神情，让螺蛳太太反过来不能不安慰她了。

“我晓得你替我们难过，不过，你请放心，不要紧的，船到桥头自会直。”

“罗四姐，”莲珠叹口气说，“我同我们老爷，真是恨不得能凭空发一笔大财！”

“你不要这样子说。”螺蛳太太极其感动地，也紧握着她的双手，“我同胡大先生最难过的，也就是连累藩台同你替我们担心。这份人情债，只怕要欠到来生了。”

听得这话，莲珠悚然动容，紧盯着她看了好一会，方始问道：“罗四姐，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螺蛳太太愕然，好一会才明白她的意思，“你倒说说看，”她反问一句，“应该怎么个打算？”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总应该仔细想一想。罗四姐，”莲珠是极冷静的语气，“我们是自己人，旁观者清，我见到了不能不提醒你。”

这话就大有文章了，螺蛳太太急急问说：“是不是藩台有什么消息？”

“不是他有什么消息，如果他有了什么消息，事情只怕就来不及了。”

螺蛳太太心一沉，怔怔地思索了好一会问说：“藩台是不是有什么话？”

“话是没有。不过他着急是看得出来的。”

迂回吞吐，说了好一会，螺蛳太太方始明白莲珠的意思，是暗示她如果觉得有将财物寄顿他处的必要，她可以效劳。

莲珠一向言辞爽脆深刻，隐微难达之情，在她往往三五句话，便能直透深处。唯独这件事如此难于出口，其中的道理，在同样善体人情的螺蛳太太，不难明白，正因为交情厚了，才不易措词。

因为，要谈这件事，便有一个不忍出口的前提，就是阜康的风潮，会牵连到许多衙门来提公款，倘或无以应付，即可查封财产备抵，而犹不足，不可避免地就会抄家。

莲珠一面说，一面心里就有一种顾忌，是设想螺蛳太太听了她的话以后的想法：什么！已经看得我们胡家要抄家了？照此看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存着好心。

如果再谈到寄顿财物，似乎坐实了她没有存着好心，胡家抄家于她有什么好处？不就可以吞没了寄存的财物了吗？不但抄家，最好充军、杀头，才能永绝后患。

在这样的顾虑之下，稍微聪明些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但像这种寄顿家财，以防籍没的事，时机最要紧，愈早部署愈好。莲珠必是想到了这一点，正见得是为好朋友深谋远虑的打算。

转念到此，螺蛳太太异常感动，“莲姐，不枉我们同烧过一炉香。真正是急难何以倚靠，比同胞还亲的姐妹。”她声音急促地说，“不过，莲姐，我现在只能作我自己的主，我有点首饰，初五那天还要戴，过了这场喜事，我理好了送到你那里来。”

这一说莲珠反倒推辞了，她主要的是要提醒螺蛳太太，应该有最坏的打算。如今看她显然已领会到了，那就不必亟亟。“罗四姐，你懂我的意思就好。”她说，“现在也还不到那步田地，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愿你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今天的这番心里的话，完全是多余的。”

“莲姐，算命的都说我命中有‘贵人’，你今天就是。但愿如你金口，等这场风潮过了，莲姐，我们到普陀去烧香，保佑藩台高升抚台，你老来得子，生个白胖儿子。”

“不要说笑话了。”莲珠的脸一红，嗫嚅了好一会说，“不知道你们胡庆余堂，有没有好的调经种子丸？”

“有，有！我明天叫人送来。”

“不要、不要！”莲珠连连摇手，“传出去笑死人了。”

“那么，改天我亲自带来。”

于是促膝低语谈了许多房帙间的心得，一直到胡雪岩重新上楼，方始结束。此时此地居然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且不说螺蛳太太，连莲珠亦觉得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稿子是拟好了，请二太太看看，有不妥当的地方，再改。”

“唷！胡大先生我哪里看得懂。你说给我听听好了。”

“大意是——”

大意是告诉宁波关监督瑞庆，说胡雪岩的态度光明磊落，通泉、通裕的倒闭，虽非始料所及，但一定会负责到底，而且以胡雪岩的实力，亦必能转危为安。但阜康受时潮的影响，事出无奈，为了维持市面，只可尽力协助，不宜逼迫过急，反生事端。接着提到必本常在宁波，希望瑞庆即刻传他到案，责成他料理“两通”，但所用手段，宜以劝导为主。语气婉转周至，而且暗示瑞庆，若能费心尽力，料理妥当，德馨会面陈巡抚，今年的年终考绩，必有优异的“考语”。

“好！好！”莲珠满口答应，“我请我们老爷，马上发出去。”

“是！多谢二太太。”

“我要走了。”莲珠起身说道，“你们也早点休息，初五办喜事，一定要把精神打起来。”

第四章 情势巨变，胡雪岩着手破产清算

死中求活

从第二天起，阜康照常开门，典当、药店、丝行，凡是胡雪岩的事业，无不风平浪静，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初五那一天胡家的喜事，阜康的风潮为一片喜气所冲淡了。

迎亲是在黄昏，但东平巷从中午开始，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各式各样的灯牌、彩亭，排出去两三里路，执事人等，一律蓝袍黑褂，抬杠的夫子是簇新的蓝绸滚红边的棉袄，气派非凡。

其时元宝街胡家，从表面来看，依旧是一片兴旺气象，里里外外，张灯结彩，轿马纷纷，笑语盈盈，只是仔细看去，到处都有三五人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议，一见有生人经过，不约而同都缩口不语，茫然地望着远处，看在眼里，令人无端起不安之感。

这种情形，同样地也发生在花园中接待堂客之处，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看不见“新娘子”，也就是三小姐，不知道躲在何处，据老妈子、丫头们悄悄透露的消息，说是三小姐从这天一早就哭，眼泪一直没有停过。“新娘子”上花轿以前舍不得父母姐妹，哭一场原是不足为奇的事，但一哭一整天，就不能不说是罕见之事了。

不过，熟知胡家情形的客人，便觉得无足为奇。原来这三小姐的生母早逝，她跟胡雪岩在杭州二次陷于“长毛”时，曾共过患难，因此贤惠的胡太太将三小姐视如己出，在比较陌生的堂客面前，都说她是亲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加以从她出生不久，胡雪岩便为左宗棠所赏识，家业日兴，都说她的命好，格外宠爱，要什么有什么，没有不如意的时候，但偏偏终身大事不如意，在定亲以后，才慢慢知道，“新郎倌”阿牛，脾气同他的小名一样，粗鲁不解温柔，看唱本，听说书，离“后花园私订终身”的“落难公子”的才

貌，差得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原本就一直委屈在心，不道喜期前夕，会出阜康钱庄挤兑的风潮，可想而知的，一定会有人说她命苦。她也听说，王善人想结这门亲，完全是巴结她家的财势，如果娘家败落，将来在夫家的日子就难过了。

她的这种隐痛，大家都猜想得到，但没有话去安慰她，她也无法向人诉苦，除了哭以外，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使她心里稍为好过些。当然，胡太太与螺蛳太太都明白她的心境，但找不出一句扎扎实实的话来安慰她，事实上三小姐的这两个嫡母与庶母，也是强打精神在应酬贺客，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苦，自己都希望怎么能有一个好消息稍资安慰，哪里还能挖空心思来安慰别人？“不要再哭了！眼睛已经红肿了，怎么见人？”胡太太只有这样子一遍一遍地说，双眼确是有点肿了，只有靠丫头们一遍一遍地打了新手巾来替她热敷消肿。

及至爆竹喧天，人声鼎沸，花轿已经到门，三小姐犹自垂泪不止，三催四请，只是不动身，胡太太与螺蛳太太还有些亲近的女眷，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螺蛳太太有主意，请大家退后几步，将凳子拉一拉近，在梳妆台前紧挨着三小姐坐下，轻声说道：“你老子养到你十九岁好吃好穿好嫁妆，送你出门，你如果有点良心，也要报答报答你老子。”

这一说很有效验，三小姐顿时止住了哭声，虽未开口而看着螺蛳太太的眼睛却在发问：要如何报答？

“你老子一生争强好胜，尤其是现在这个当口，更加要咬紧牙关撑守。不想‘爷要争气，儿要撒屁’，你这样子，把你老子的锐气都哭掉了！”

“哪个说的？”三小姐胸一挺，一副不服气的神情。

“这才是，快拿热手巾来！”螺蛳太太回头吩咐。

“马上来！”丫头答得好响亮。

“三小姐！有一扣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折，一万两银子，你私下藏起来，不到要紧时候不要用。”螺蛳太太又说，“我想也不会有啥要紧的时候，不过‘人是英雄钱是胆’，有这扣折子，你的胆就壮了。”说着，塞过来一个纸包，并又关照，“图章是一个金戒指的戒面，上面一个‘罗’字。等等到了花轿里，你顶好把戒指戴在手上。”

她说一句，三小姐点一点头，心里虽觉酸楚，但居然能忍住了眼泪。

胡家的喜事，到新郎馆、新娘子“三朝回门”，才算告一段落。但这三天之中，局势又起了变化，而且激起了不小的风潮。

风潮起在首善之地的京城。十一月初六，上海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再传到北京，阜康顿时被挤，汪惟贤无以应付，只好上起排门，溜之大吉。地痞起哄，半夜里打开排门放抢，等巡城御史赶到，已经不成样子了。

第二天一早来挤兑的人更多。顺天府府尹只好会同巡城御史出安民布告，因为京城的老牌钱庄，一共四家，都开在东四牌楼，字号是恒兴、恒和、恒利、恒源，有名的所谓“四大恒”，向来信用卓著，这时受了阜康的影响，亦是挤满了要兑现银的客户。“四大恒”如果一倒，市面不堪设想，所以地方官不能不出面维持，规定银票一百两以下照付，一百两至一千两暂付五十两，一千两以上暂付一百两。

不过四大恒是勉强维持住了，资本规模较小的钱庄，一挤即倒，市面大受影响。同时银票跌价，钱价上涨，本来银贱钱贵，有益于小民生计，但由于银票跌价、货物波动，家无隔宿之粮的平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种情形惊动了朝廷，胡雪岩知道大事要不妙了。

其时古应春已经由上海专程赶到杭州，与胡雪岩来共患难。他们相交三十年，但古应春为人极守分际，对于胡雪岩的事业，有的了解极深，有的便很隔膜，平时为了避嫌疑，不愿多打听，到此地步便顾不得嫌疑不嫌疑了。

“小爷叔，且不说纸包不住火，一张纸戳个洞都不可以，因为大家都要从这个洞中来看内幕，那个洞就会越扯越大。”他很吃力地说，“小爷叔，我看你索性自己把这张纸掀开，先让大家看个明白，事情反倒容易下手。”

“你是说，我应该倒下来清理？”

“莫非小爷叔没有转过这个念头？”

“转过。”胡雪岩的声音有气无力，“转过不止一次，就是下不了决心。因为牵连太多。”

“哪些牵连？”

“太多了。”胡雪岩略停一下说，“譬如有些人当初看得起我，把钱存在我这里，如今一倒下来，打折扣还人家，怎么说得过去？”

“那么，我倒请问小爷叔，你是不是有起死回生的把握？拖一拖能够度过难关，存款可以不折不扣照付？”

胡雪岩无以为答。到极其难堪的僵硬空气，快使得人要窒息了，他才开口。

“市面太坏，洋人太厉害，我不晓得怎么才能翻身。”他说，“从前到处是机会，钱庄不赚典当赚，典当不赚丝上赚，还有借洋债、买军火，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会穿帮，现在八个坛子只有四个盖，两只手再灵活也照顾不到，而况旁边还有人盯在那里，专挑你盖不拢的坛子下手。难，难！”

“小爷叔，你现在至少还有四个盖，盖来盖去，一失手，甚至于旁边的人来抢你的盖子，那时候——”古应春迸足了劲说出一句话，“那时候，你上吊都没有人可怜你！”

这话说得胡雪岩毛骨悚然。越拖越坏，拖到拖不下去时，原形毕露，让人说一句死不足惜，其所谓“一世英名，付之流水”，那是胡雪岩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事。

“来人！”

走来一个丫头，胡雪岩吩咐她将阿云唤了来，交代她告诉螺蛳太太晚上在百狮楼吃饭，宾主一共四个人，客人除了古应春以外，还有一个是乌先生，立刻派人去通知。

“我们晚上来好好商量，看到底应该怎么办。”胡雪岩说，“此刻我要去找几个人。”

明耀璀璨，炉火熊熊，佳肴美酒，百狮楼上，富丽精致，一如往昔，宾主四人在表面上亦看不出有何异样，倘或一定要找出与平日不同之处，只是胡雪岩的豪迈气概消失了。他是如此，其余的人的声音也都放低了。

“今天就我们四个人，大家要说心里的话。”胡雪岩的声音有些嘶哑，“这两天，什么事也不能做，闲工夫反而多了，昨天一个人独坐无聊，抓了一本《三国演义》看，诸葛亮在茅庐做诗：‘大梦谁先觉？’我看应春是头一个从梦里醒过来的人。应春，你说给乌先生听听。”

古应春这时候的语气，倒反不如最初那么激动了，同时，他也有了新的想法，可以作为越拖越坏，亟宜早作了断的补充理由。

“阜康一出事，四大恒受挤，京城市面大受影响，只怕有言官出来说话。一惊动了养心殿，要想像今天这样子坐下来慢慢商量，恐怕——”他没有再说下去。

大家都沉默着，不是不说话，而是倒闭清算这件事，关系太重了，必须多想一想。

“四姐，”胡雪岩指名发问，“你的意思呢？”

“拖下去是坏是好，总要拖得下去。”螺蛳太太说，“不说外面，光是老太太那里，我就觉得拖不下去了。每天装得没事似的，实在吃力，老太太到底也是有眼睛的，有点看出来，一再在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到有一天瞒不住了，这一个晴天霹雳打下来，老太太会不会吓坏？真正叫人担心。”

这正也是胡雪岩下不得决心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时候他的态度有些改变了，心里在想的是，如何能使胡老太太不受太大的惊吓。

“我赞成应春先生的办法，长痛不如短痛。”乌先生说，“大先生既然要我们说心里的话，有件事我不敢再摆在心里了，有人说‘雪岩’两个字就是‘冰山’，前天我叫我孙子抽了一个字来拆——”

“是为我的事？”

“是的。”乌先生拿手指蘸着茶汁，在紫檀桌面上一面写，一面说，“抽出来的是个‘五嶽归来不看山’的‘嶽’字。这个字不好，冰‘山’一倒，就有牢‘獄’之灾。”

一听这话，螺蛳太太吓得脸色大变，胡雪岩便伸出手去扶住她的肩膀，安慰着说，“你不要怕。冰山没有倒，就不要紧。乌先生一定有说法。”

“是的。测字是触机，刚刚听了应春先生的话，我觉得似乎更有道理了。‘獄’字中间的‘言’就是言官，现在是有座山压在那里，不要紧，靠山一倒，言官出头，那时候左面是犬，右面也是犬，一犬吠日，众犬吠声，群起而攻，怎么吃得消。”

说得合情合理，胡雪岩、古应春都认为不可不信，螺蛳太太更不用说，急急问道：“乌先生，靠山不倒莫非一点事都没有了？”

“事情不会一点没有，你看左面这只犬已经立了起来，张牙舞爪要扑过来咬人，不过

只要言官不出头就不要紧，肉包子打狗让它乖乖儿不叫就没事。”

“不错，一点不错！”胡雪岩说，“现在我们就要做两件事，一件是我马上去看左大人，一件是赶紧写信给徐小云，请他务必在京里去看几个喜欢讲话的都老爷，好好儿敷衍一下。”

这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策略，不过，乌先生认为写信缓不济急，要打电报。

“是的。”胡雪岩皱着眉说，“这种事，不能用明码，一用明码，盛杏荪马上就知道了。”

“德藩台同军机章京联络，总有密码吧？”

“那是军机处公用的密码本，为私事万不得已也只好说个三两句话，譬如某人病危，某人去世之类，我的事三两句话说不清楚。”

“只要能说三两句话，就有办法。”古应春对电报往来的情形很熟悉，“请德藩台打个密电给徐小云，告诉他加减多少码，我们就可以用密码了。”

“啊，啊！这个法子好。应春，你替我拟个稿子。”胡雪岩对螺蛳太太说，“你去一趟，请德藩台马上替我用密码发。”

于是螺蛳太太亲自去端来笔砚，古应春取张纸，一挥而就：“密。徐章京小云兄：另有电，前五十字加廿，以后减廿。晓峰。”

这是临时设计的一种密码，前面五十字，照明码加二十，后面照明码减二十，这是很简单的办法，仓促之间瞞人耳目之计，要破还是很容易，但到得破了这个密码，已经事过境迁，秘密传递信息的功用已经达到了。倒是“另有电”三字，很有学问，电报生只以为德馨“另有电”，就不会注意胡雪岩的电报，这样导人入歧途，是瞒天过海的一计。

于是胡雪岩关照螺蛳太太，立刻去看莲珠，转请德馨代发密电，同时将他打算第二天专程到江宁去看左宗棠的消息，顺便一提，托他向驻在拱宸桥的水师统带，借一条小火轮拖带坐船。

“你去了就回来。”胡雪岩特地叮嘱，“我等你来收拾行李。”

接下来，胡雪岩请了专办笔墨的杨师爷来，口述大意，请他即刻草拟致徐用仪的电报稿，又找总管去预备次日动身的坐船。交代了这些杂务，他开始跟古应春及乌先生商议，

如何来倚仗左宗棠这座靠山，来化险为夷。

“光是左大人帮忙还不够，要请左大人出面邀出一个人来，一起帮忙，事情就不要紧了。不过，”古应春皱着眉说，“只怕左大人不肯向这个人低头。”

听到这一句，胡雪岩与乌先生都明白了，这个人指的是李鸿章。如果两江、直隶，南北洋两大臣肯联手来支持胡雪岩，公家存款可以不动，私人存款的大户，都是当朝显宦，看他们两人的面子，亦不好意思逼提，那在胡雪岩就没有什么好为难的了。

“这是死中求活的一着。”乌先生说，“无论如何要请左大人委屈一回。大先生，这步棋实在要早走。”

“说实话！”胡雪岩懊丧地敲自己的额头，“前几天脑子里一团乱丝，除了想绷住场面以外，什么念头都不转，到了绷不住的时候，已经筋疲力竭，索性赖倒了，听天由命，啥都不想。说起来，总怪我自己不好。”

“亡羊补牢，尚未为晚。”乌先生说，“如果决定照这条路子去走，场面还是要绷住，应该切切实实打电报通知各处，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维持。好比打仗一样，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守到底。”

“说得不错。”胡雪岩深深点头，“乌先生就请你来拟个电报稿子。”

乌先生义不容辞，桌上现成的文房四宝，铺纸伸毫，一面想一面写，写到一半，杨师爷来交卷了。

杨师爷的这个稿子，措词简洁含蓄，但说得不够透彻，胡雪岩表面上自然连声道好，然后说道：“请你放在这里，等我想一想还有什么话应该说的。”

也就是杨师爷刚刚退了出去，螺蛳太太就回来了，带来一个颇令人意外的信息：“德藩台说，他要来看你。有好些话当面跟你谈——”

“你为啥不说，我去看他？”胡雪岩打断她的话问。

“我怎么没有说？我说了。德藩台硬说他自己来的好。后来莲珠私下告诉我，你半夜里到藩台衙门，耳目众多，会有人说闲话。”

听这一说，胡雪岩暗暗心惊，同时也很难过，看样子自己是被监视了，从今以后，一举一动都要留神。

“德藩台此刻在抽烟，等过足了瘾就来。”螺蛳太太又说，“密码没有发。不过他说他另有办法，等一下当面谈。”

“喔。”胡雪岩又问，“我要到南京去的话，你同他说了？”

“自然说了。只怕他就是为此，要赶了来看你。”

“好！先跟他谈一谈，做事就更加妥当了。”胡雪岩不避宾客，握着她的冰冷的手，怜惜地说，“这么多袖笼，你就不肯带一个。”

螺蛳太太的袖笼总有十几个，紫貂、灰鼠、玄狐，叫得出名堂的珍贵皮裘她都有，搭配着皮袄的种类花式来用，可是在眼前这种情形之下，她哪里还有心思花在服饰上？此时听胡雪岩一说，想起这十来天眠食不安的日子，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赶紧转身避了开去。

“罗四姐，你慢走。”胡雪岩问道，“等德藩台来了，请他在哪里坐？”

“在洋客厅好了。那里比较舒服、方便。”

“对！叫人把洋炉子生起来。”

“晓得了。”螺蛳太太答应着，下楼去预备接待宾客。

洋客厅中是壁炉，壁炉前面两张红丝绒的安乐椅，每张椅子旁边一张椅子，主位这面只有一壶龙井，客位这面有酒、有果碟，还有一碟松子糖、一碟猪油枣泥麻酥，因为抽鸦片的人都爱甜食，是特为德馨所预备的。

“这麻酥不坏！”德馨拈了一块放在口中，咀嚼未终，伸手又去拈第二块了。

在外面接应待命的螺蛳太太，便悄悄问阿云：“麻酥还有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我是说湖州送来的猪油枣泥麻酥。”

“喔，”阿云说道，“我去看看。”

“对，你看有多少，都包好了，等下交给德藩台的跟班。”

阿云奉命而去，螺蛳太太便手捧一把细瓷金炼的小茶壶，贴近板壁去听宾主谈话。

“你要我打密电给徐小云，不大妥当，军机处的电报，盛杏荪手下没有不照翻的，这种加减码子的密码，他们一看就明白了。”德馨又说，“我是打给我在京的一个朋友，让他去告诉徐小云，你有事托他，电报随后就发。”

“那么，我是用什么密码呢？”

“用我的那本。”德馨说道，“我那个朋友心思很灵，编的密码他们破不了的。”

胡雪岩心想，照此一说，密码也就不密了，因为德馨不会把密码本借给他用，拟了稿子交出去，重重周折，经手的人一多，难免秘密泄漏，反为不妙。

与其如此，不如干脆跟他说明白，“晓翁，我想托徐小云替我在那些都老爷面前烧烧香，快过年了，节敬从丰从速，请他们在家纳福，不必管闲事，就是帮了我的忙。这些话，如果由晓翁来说，倒显得比我自己说，来得冠冕些。”他问，“不晓得晓翁肯不肯帮我这个忙？”

“有何不可？”

“谢谢、谢谢！”胡雪岩问，“稿子是晓翁那里拟，还是我来预备？”

德馨此来是想定了一个宗旨的，胡雪岩的利益，到底不比自己的利益来得重要，但要顾到自己眼前利益，至少要顾到胡雪岩将来的利益。换句话说，他可以为胡雪岩的将来做任何事，藉以换取胡雪岩保全他眼前的利益。所以对于致电徐小云的要求，不但一口答应，而且觉得正是他向胡雪岩表现义气的一个机会。

因此，他略一沉吟后问：“你请一位笔下来得的朋友来，我告诉他这个稿子怎么拟。”

笔下当然是杨师爷来得，但胡雪岩认为古应春比较合适，因为德馨口述的大意，可能会有不甚妥当的话，杨师爷自然照录不误，古应春就一定会提出意见，请德馨重新斟酌。

“我有个朋友古应春在这里，晓翁不也见过的吗？”

“啊，他在这里！”德馨很高兴地说，“此君岂止见过？那回我到上海很得他的力！快请他来。”

于是叫人将古应春请了来与德馨相见。前年德馨到上海公干，古应春受胡雪岩之托，招待得非常周到，公事完了以后，带他微服冶游，消息一点不露，德馨大为满意，而且一

直认为古应春很能干，有机会要收为己用。因此，一见之下，欢然道故，情意显得十分殷勤。

“我们办正事吧！”胡雪岩找个空隙插进去说，“应春，刚才我同德藩台商量，徐小云那里，由德藩台出面托他，第三者的措词，比较不受拘束。德藩台答应我了，现在要拟个稿子，请德藩台说了意思，请你大笔一挥。有啥没有弄明白的地方，你提出来请教德藩台。”

古应春对这一暗示，当然默喻，点一点头说：“等我来找张纸。”

“那里不是笔砚？”

“不！”古应春从身上掏出一支铅笔来，“我要找一张厚一点的纸。最好是高丽笺。”

“有、有！”螺蛳太太在门口答应。

话虽如此，高丽笺却一时无处去觅，不过找到一张很厚的洋纸，等古应春持笔在手，看着德馨时，他站起来背着手踱了几步，开始口述。

“这个电报要说得透彻，第一段叙时局艰难，市面极坏，上海商号倒闭，不知凡几，这是非常之变，非一人一家之咎。”

古应春振笔如飞，将第一段的要点记下来以后，抬头说道：“德公，请示第二段。”

“第二段要讲雪岩的实力，跟洋商为了收丝买茧这件事，合力相谋，此外，还有一层说法，你们两位看，要不要提？”德馨紧接着说，“朝廷命沿省疆臣备战，备战等于打仗，打仗要钱，两江藩库空虚，左爵相向雪岩作将伯之呼，不能不勉力相助，以至于头寸更紧，亦是被挤的原因之一。”

“不必，不必！”胡雪岩表示异议，“这一来，一定得罪好些人，尤其是李合肥，更不高兴。”

“我亦觉得不提为妙。”古应春附和着说，“如果徐小云把这话透露给都老爷，一定节外生枝，把左大人牵涉进去，反而害他为难。”

“对，对！就不提。”德馨停了下来，等古应春笔停下来时，才讲第三段。

第三段是说胡雪岩非常负责，但信用已受影响，维持格外吃力，如今是在安危成败关头，是能安度难关，还是一败涂地，要看各方面的态度而定。如果体谅他情非得已，相信他负责到底，他就一定能无负公私存户；倘或目光短视，且急于提存兑现，甚至唯恐天下不乱，出以落井下石之举，只怕损人不利己，胡雪岩固然倒了下来，存户只怕亦是所得无几。

这一段话，胡雪岩与古应春都认为需要推敲，不过意见是古应春提出来的，说“落井下石”似乎暗指李鸿章，而损人不利己，只怕所得无几，更足以引起存户的恐慌，尤其是公款，可以用查封的手段保全债权，而私人存户，势力不及公家，唯一的自保之计是，抢在前面，先下手为强。那一来不是自陷于危地？

“说得也是。”德馨趁机表明诚意，“我完全是说公道话，如果你们觉得不妥，怎么说都行。”

“我看，只说正面，不提反面。”

这就是说，要大家对胡雪岩，体谅情非得已，相信负责到底。德馨自然同意，接下来讲第四段。

这一段说到最紧要的地方，但却要言不烦地只要说出自己这方面的希望，在京处于要津的徐用仪，自会有透彻的了解，但接下来需要胡雪岩作一个安排，应该先商量好。

“马上过年了，”他看着胡雪岩说，“今年的炭敬、节敬，你还送不送？”

“当然照送。”胡雪岩毫不迟疑地回答，还加了一句，“恐怕还要多送。”

“你是怎么送法？”德馨问说，“阜康今年不能来办这件事了，你托谁去办？款子从哪里拨？”

这一问，胡雪岩才觉得事情很麻烦，一时意乱如麻，怔怔地看着德馨，无以为答。

这时古应春忍不住开口了：“事到如今，既然托了徐小云，索性一客不烦二主，都托他吧。”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德馨说道，“雪岩如果同意，咱们再商量步骤。”

“我同意。”

“好！现在再谈款子从哪里拨。这方面我是外行，只有你们自己琢磨。”

于是胡雪岩与古应春稍作研究，便决定了办法，由汇丰银行汇一笔款子给徐用仪，请他支配，为了遮人耳目，这笔款子要由古应春出面来汇。当然，这一点先要在密电中交代明白。

要斟酌的是不知道应该汇多少，胡雪岩想了一会说：“我记得去年一共花了三万有余、四万不到。”胡雪岩说，“今年要多送，就应该汇六万银子。”

“至于哪个该送多少，汪惟贤那里有单子，请小云找他去拿就是。”胡雪岩说。

德馨点点头说：“电报上应该这么说，雪岩虽在难中，对言路诸公及本省京官卒岁之年，仍极关怀，现由某某人出面自汇丰汇银六万两至京，请他从汪惟贤处取来上年送炭敬、节敬名单，斟是加送，并为雪岩致意，只要对这一次阜康风潮，视若无事，不闻不问，则加以时日，难关定可安度。即此便是成全雪岩了。至于对雪岩有成见、或者素好哗众取宠者，尤望加意安抚。”

这段话，意思非常明白，措词也还妥当，古应春几乎一字不更地照录，然后又将全稿细细修正，再用毛笔眷出清稿，请德馨与胡雪岩过目。

“很好！”德馨将稿子交给胡雪岩，“请你再细看一遍。”

“不必看了。拜托、拜托。”胡雪岩拱拱手说。

于是等德馨收起电报稿，古应春道声“失陪”，悄悄退下来以后，宾主复又开始密谈。

“雪岩，咱们的交情，跟弟兄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话没有什么忌讳，否则反倒容易误事。你说是不是？”

一听这段话，胡雪岩心里就有数了，他是早就抱定了宗旨的，不论怎么样，要出以光明磊落。

生意失败，还可以重新来过，做人失败不但再无复起的机会，而且几十年的声名，付之东流，这是他宁死不愿见的事。

于是，他略想一想，慨然答说：“晓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今天晚上肯这样来，就是同我共患难。尤其是你刚才同我说的一番话，不枉我们相交一场，晓翁，我完

全是自作孽，开头把事情看轻了，偏偏又夹了小女的喜事，把顶宝贵的几天光阴耽误了。从现在起，我不能再走错一步，其实，恐怕也都嫌晚了，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趁现在我还能作主的时候，晓翁，你有话尽管说，我一定遵办。”

德馨巴不得他有这句话，当即说道：“雪岩，咱们往好处想，可是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我有张单子在这里，你斟酌，只要你说一句‘不要紧’，这张单子上的人，都归我替你去挺。”

这张单子三寸高，六七寸宽，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胡雪岩一拿到手，先就烦了，欲待细看，却又以老花眼镜不在手边，将那张单子拉远移近，总是看不清楚，头都有些发晕了。这一阵的胡雪岩，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只以虚火上炎，看来依旧红光满面，其实是硬撑着的一个空架子，此时又急又气，突然双眼发黑，往后一倒，幸亏舶来的安乐椅，底座结实，纹风不动，但旁边茶几上的一碗茶，却让他带翻了，细瓷茶碗落地，碎成好几片，声音虽不大，但已足以使得在隔室的螺蛳太太吃惊了。

“啊呀呀！”她一奔进来便情不自禁地大嚷，而且将杭州的土话都挤出来了，“甲格地、甲格地？”

这是有音无字的一句乡谈，犹之乎北方人口中的惊诧，“怎么啦？”她一面说，一面上前来掐胡雪岩的“人中”。

鼻底唇上这道沟名谓“人中”，据说一个人昏厥需要急救时，掐人中是最有效的办法。不过胡雪岩只是虚弱，并未昏厥，人虽倒在安乐椅上，仿佛呼吸都停了似的，其实心里清楚得很。此刻让螺蛳太太养了多年的长指甲死命一掐，疼得眼泪直流，像“炸尸”似的蹦了起来，将德馨吓了一跳。

吓过以后，倒是欣喜，“好了！好了！”他说，“大概是心境的缘故。”

螺蛳太太已领悟到其中的原因，“也不光是心境不好，睡不熟、吃不好，人太虚了。”接着便喊，“阿云，阿云！”

将阿云唤了进来，是吩咐“开点心”，燕窝粥加鸽蛋，但另有一碗参汤，原是早就为胡雪岩预备着的，只以有贵客在，她觉得主人不便独享，所以没有拿出来，这时候说不得了，只好做个虚伪人情。

“那碗参汤，你另外拿个碗分作两半，一碗敬藩台。”

这碗参汤，是慈禧太后赐胡老太太的吉林老山人参所熬成的，补中益气，确具功效，胡雪岩的精神很快地恢复了，拿起单子来只看最后，总数是三十二万多银子。

“晓翁，”他说，“现款怕凑不出这许多，我拿容易变钱的细软抵给你。”

“细”是珠宝，“软”指皮货字画，以此作抵，估价很难，但德馨相信他只会低估，不会高算，心里很放心，但口头上却只有一番说词。

“雪岩，我拿这个单子给你看，也不过是提醒你，有这些款子是我跟小妾的来头，并没有打算马上要。事到如今，我想你总账总算过吧，人欠欠人，到底有多少，能不能抵得过来？”

问到这话，胡雪岩心里又乱又烦，但德馨深夜见访，至少在表面上是跟朋友共患难，他不能不定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作个比较恳切的答复。

当然，“算总账”这件事，是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不过想想就想不下去了，所以只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思绪，此时耐着性子，理了一下，才大致可以说出一个完整的想法。

“要说人欠欠人，两相比较，照我的算法，足足有余，天津、上海两处的存货——丝跟茧子，照市价值到八百万，二十九家典当，有的是同人家合伙的，通扯来算，独资有二十家，每家架本算它十万两，就是两百万，胡庆余堂起码要值五十万。至于住的房子，就很难说。”

“现住的房子不必算。”德馨问说，“古董字画呢？”

提到古董字画，胡雪岩唯有苦笑，因为贗鼎的居多，而且胡雪岩买古董字画，只是挥霍，绝少还价。有一回一个“古董鬼”说了一句：“胡大先生，我是实实惠惠照本钱卖，没有赚你的钱。”胡雪岩大为不悦，挥挥手说道：“你不赚我的钱，赚哪个的钱？”

有这段故事一传，“古董鬼”都是漫天讨价，胡雪岩说一句：“太贵了。”人家就会老实承认，笑嘻嘻地说：“遇到财神，该我的运气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真的要价要得太离谱，通常都是写个条子到账房支款，当然账房要回扣是必然的。

他的这种作风，德馨也知道，便不再提古董字画，屈着手指计算：“九百加两百一千一，再加五十，一共是一千一百五十万。欠人呢？”

“连官款在内，大概八百万。”

“那还多下三百五十万，依旧可算豪富。”

“这是我的一把如意算盘。”胡雪岩哀伤地说，“如果能够相抵，留下住身房子，还有几百亩田，日子能过得像个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怎么办呢？”

“毛病就在丝上——”

原来胡雪岩近年来做丝生意，已经超出在商言商的范围，而是为了维护江浙养蚕人家几百万人的生计，跟洋商斗法，就跟打仗一样，论虚实，讲攻守，洋商联合在一起，实力充足，千方百计进攻，胡雪岩孤军应战，唯有苦撑待变。这情形就跟围城一样，洋商大军压境，吃亏的是劳师远征，利于速战，被围的胡雪岩，利于以逸待劳，只要内部安定，能够坚守，等围城的敌军，劳师无功，军心涣散而撤退时，开城追击，可以大获全胜。

但自上海阜康的风潮一起，就好比城内生变，但兵不厌诈，如果出之以镇静，对方摸不透他的虚实，仍有化险为夷的希望。这就是胡雪岩照样维持场面，而且亦决不松口打算抛售存货的道理。

“一松口就是投降，一投降就听人摆布了。九百万的货色，说不定只能打个倒八折——”

“雪岩，我没有听懂。”德馨插嘴问道，“什么叫‘倒八折’？”

“倒八折就是只剩两成。九百万的货色，只值一百八十万。洋商等的就是这一天。晓翁，且不说生意盈亏，光是这口气我就咽不下。不过，”胡雪岩的眼角润湿了，“看样子怕非走到这一步不可了！”

德馨不但从未见胡雪岩掉过眼泪，听都未曾听说过，因此心里亦觉凄凄恻恻地，非常难过，只是无言相慰。

“像我这种情形，在外国，譬如美国、英国，甚至于日本，公家一定会出面来维持。”胡雪岩又说，“我心里在想，我吃亏无所谓，只要便宜不落外方，假如朝廷能出四百五十万银子，我全部货色打对折卖掉，或者朝廷有句话，胡某人的公私亏欠，一概归公家来料理，我把我的生意全部交出来，亦都认了。无奈——唉！”他摇摇头不想再说下去

了。

“这倒不失为一个光明磊落，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德馨很兴奋地说，“何不请左爵相出面代奏？”

“没有用！”胡雪岩摇摇头，“朝廷现在筹兵费要紧，而况阎大人管户部，他这把算盘精得很，一定不赞成。”“阎大人”指协办大学士阎敬铭，以善于理财闻名，而他的理财之道是“量入为出、省吃俭用”八个字，对胡雪岩富埒王侯的生活起居，一向持有极深的成见，决不肯在此时加以援手的。

“那么，”德馨有些困惑了，“你不想请左爵相出面帮你的忙，你去看他干吗？”

“也不是我不想请他出面，不过，我觉得没有用，当然，我要看他的意思。晓翁，你晓得的，左大人是我的靠山，这座靠山不能倒。”接着胡雪岩谈起乌先生拆那个“嶽”字的说法。

不道德馨亦深好此道，立即问说：“乌先生在不在？”

“不知道走了没有。”

胡雪岩起身想找螺蛳太太去问，她已听见他们的话，自己走了进来说：“乌先生今天住在这里，就不知道睡了没有。”

“你叫人去看看。”

“如果睡了，就算了。”德馨接口，“深夜惊动，于心不安。”

其实这是暗示，即便睡了，也要惊动他起身。官做大了，说话都是这样子的，螺蛳太太识得这个窍门，口中答应着，出来以后却悄悄嘱咐阿云，传话到客房，不论乌先生睡了没有，请他马上来一趟。

破产清算

乌先生却还未睡，所以一请就到，他是第一次见德馨，在胡雪岩引见以后，少不得有一番客套，德馨又恭维他测字测得妙，接下来便要向他“请教”了。

“不敢当、不敢当！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乌先生问，“不知道德大人想问什么？”

“我在谋一件事，不知道有成功的希望没有，想请乌先生费心替我卜一下。”

“是！请报一个字。”

德馨略想一想说：“就是‘謀’字吧。”

一旁有现成的笔砚，乌先生坐下来取张纸，提笔将“謀”字拆写成“言、某”两字，然后搁笔思考。

这时德馨与胡雪岩亦都走了过来，手捧水烟袋，静静地站在桌旁观看。

“德大人所谋的这件事，要托人进‘言’，这个人心目中已经有了，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个‘某’。”乌先生笑道，“不瞒德大人说，我拆字是‘三脚猫’，也不会江湖诀，不过就字论字，如果说对了，一路拆下去，或许谈言微中，亦未可知。”

“是、是！”德馨很客气地，“高明之至。”

“那么，请问德大人，我刚才一开头说对了没有？不对，重新来。请德大人不要客气，一定要说实话。”

“是的，我一定说实话：你老兄一开头就探骊得珠了。”

乌先生定睛细看一看他的脸色，直待确定了他说是的实话，方始欣慰地又说：“侥幸、侥幸。”然后拈起笔来说道，“人言为信，这个人立在言字旁边，意思是进言的人要盯在旁边，才会有作用。”

“嗯、嗯！”德馨不断点头，而且不断眨眼，似乎一面听，一面在体味。

“现在看这个某字，加女为媒，中间牵线的要个女人——”

“请教乌先生，这个牵线的女人，牵到哪一面？”

“问得好！”乌先生指着“信”字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进言，一个纳言，牵线

是牵到进言的人身上。”

“意思是，这个为媒的女子，不是立在言字旁边的那个人？”

“不错。”

“我明白了。”德馨又问，“再要请教，我谋的这件事，什么时候着手？会不会成功？能够成功，是在什么时候？”

“这就要看某字下面的这个木字了。”

乌先生将“某”下之“木”涂掉，成了“甘言”二字，这就不必解释了，德馨便知道他所托的“某”人，满口答应，其实只是饴人的“甘言”。

因此，他问：“要怎么样才会失掉这个木字？”

“金克木。”乌先生答说，“如果这件事是在七八月里着手，已经不行了。”

“为什么呢？”

“七月申月、八月酉月，都是金。”

“现在十一月，”胡雪岩插嘴，“十一月是不是子月？”

“是的。”

胡雪岩略通五行生克之理，便向德馨说道：“子是水，水生木，晓翁，你赶快进行。”

“万来不及。”德馨说道，“今天十一月十六日，只半个月不到，哪来得及？”

“而且水固生木，到下个月是丑月，丑为土，木克土不利。”乌先生接下来说，“最好开年正月里着手，正月寅、二月卯，都是木，三月里有个顿挫，不过到四五月里就好了，四月巳、五月午都是火——”

“木生火，”胡雪岩接口，“大功告成。”

“正是这话。”乌先生同意。

“高明、高明，真是心悦诚服。”德馨满面笑容将水烟袋放下，“这得送润笔，不送

就不灵了。”

一面说，一面掀开“卧龙袋”，里面束着一条蓝绸汗巾作腰带，旗人在这条带子的小零碎很多，他俯首看了一下，解下一个玉钱，双手递了过去。

“不成敬意，留着玩。”

乌先生接过来一看，倒是纯净无瑕的一块羊脂白玉，上镌“乾隆通宝”四字，制得颇为精致，虽不甚值钱，但确是很好的一样玩物，便连连拱手，口说“谢谢、谢谢！”

“这个不算，等明年夏天我谋的事成功了，再好好表一表谢意。”

等乌先生告辞退出，胡雪岩虽然自己心事重重，但为了表示关怀好朋友，仍旧兴致盎然地动问，德馨所谋何事？

“还不是想独当一面。我走的是宝中堂的路子，托他令弟进言。”德馨又说，“前年你不是邀他到南边来玩，我顺便请他逛富春江，约你作陪，你有事不能去。你还记得这回事不？”

“嗯嗯。我记得。”胡雪岩问说，“逛富春江的时候，你就跟他谈过了？”

“不！那时候我刚升藩司不久，不能作此非分之想。”德馨说道，“我们这位宝二爷看中了一个江山船上的船娘，向我示意，想藏诸金屋，而且言外之意，自备身价银了，不必我花费分文。不过，我刚刚到任，怎么能拉这种马？所以装糊涂没有答腔。最近，他跟我通信，还没有忘记这段旧情，而那个船娘，只想择人而事，我已经派人跟她娘老子谈过，只要两千银子，宝二爷即可如愿。我一直还在犹豫，今晚上听乌先生这一谈，吾志已决。”

这样去谋方面大员，胡雪岩心里不免菲薄，而且他觉得德馨的路子亦没有走对。既然是朋友，不能不提出忠告。

“晓翁，”他问，“宝中堂跟他老弟的情形，你清楚不清楚？”

“弟兄不甚和睦是不是？”

“是的。”胡雪岩又说，“宝中堂见了他很头痛，进言只怕不见得有效。”

“不然。”德馨答说，“我跟他们昆仲是世交，他家的情形我知道。宝中堂对他这位

令弟一筹莫展，唯有安抚，宝二爷只要天天在他老兄面前噜苏，宝中堂为了躲麻烦，只有听他老弟的话。”

听得这一说，胡雪岩只好付之一笑，不过想起一件事，带笑警告着说：“晓翁，这件事你要做得秘密，让都老爷晓得了，参上一本，又出江山船的新闻，划不来。”

所谓“又出江山船的新闻”，是因为一年以前在江山船上出过一件新闻：“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放了福建的主考，来去经由杭州，坐江山船溯富春江而上入闽，归途中纳江山船的一个船娘为妾，言官打算抨击，宝廷见机，上奏自劾，因而落职。在京的大名士李慈铭，做了一首诗咏其事，其中有一联极其工整：“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宝廷是宗室，也是名士，但加一“草”字，自是讽刺。下句则别有典故，据说江山船上的船户，共有九姓，皆为元末陈友谅的部将之后，朱元璋得了天下，为惩罚此辈，不准他们上岸居住，只能讨水上生涯。而宝廷所眷的船娘，是个俗语所说的“白麻子”，只以宝廷近视，咫尺之外，不辨人物，竟未发觉，所以李慈铭有“美人麻”的谐谑，这两句诗，亦就因此脍炙人口，传为笑柄。

德馨当然也知道这个故事，想起言官的气焰，不免心惊肉跳，所以口中所说“不要紧”，暗地里却接受了胡雪岩的警告，颇持戒心。

一夜之隔，情势大变，浙江巡抚刘秉璋接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密电，说有直隶水灾赈款六十万两银子，存在阜康，被倒无着，电请刘秉璋查封胡雪岩所设的典当，备抵公款。于是刘秉璋即时将德馨请了去，以电报相示，问他有何意见。

德馨已估量到会有这种恶劣的情况出现，老早亦想好了最后的办法，“司里的愚见，总以不影响市面为主。”他说，“如果雷厉风行，丝毫不留情面，刺激民心，总非地方之福。至于胡雪岩本人，气概倒还光明磊落，我看不如我去劝一劝他，要他自作处置。”

“何以谓之自作处置？”

“让他自己把财产目录、公私亏欠账目开出来，捧交大人，请大人替他作主。”

刘秉璋原以为德馨的所谓“自作处置”，是劝胡雪岩自裁，听了德馨的话，才知道自己误会了，也放心了。

“好！你老哥多费心。”刘秉璋问，“什么时候可以听回音？”

“总得明儿上午。”

当夜德馨又去看胡雪岩，一见哽咽，居然挤出一副急泪，这就尽在不言中了。胡雪岩却很坦然，说一声：“晓翁，说我看不破，不对，说我方寸不乱，也不对。一切都请晓翁指点。”

于是德馨道明来意，胡雪岩一诺无辞，但提出一个要求，要给他两天的时间，理由是他要处分家务。

德馨沉吟了好一会说：“我跟刘中丞去力争，大不了赔上一顶纱帽，也要把你这两天争了来。但望两天以后，能把所有账目都交了给他。”

“一言为定。”

等德馨一走，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关紧了房门，整整谈了一夜。第二天分头采取了几项行动，首先是发密电给汉口、镇江、福州、长沙、武昌各地的阜康，即日闭歇清理；其次是托古应春赶紧回上海，觅洋商议价出售存丝；第三是集中一把现银，将少数至亲好友的存款付讫，再是检点一批首饰、古玩，约略估价，抵偿德馨经手的一批存款。当然，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开列财产目录。

密密地忙到半夜，方始告一段落，胡雪岩累不可当，喝一杯人参浸泡的葡萄酒，正待上床时，德馨派专人送来一封信，信中写的是：“给事中邓承修奏请责令贪吏罚捐巨款，以济要需，另附一片，抄请察觉。”所附的抄件是：“另片奏：闻阜康银号关闭，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所存该号银数至七十余万之多，请旨查明确数，究所从来，等语，着顺天府确查具奏。”

这封信及抄件，不是个好消息，但胡雪岩亦想不出对他还有什么更不利之处，因而丢开了睡觉。一觉醒来，头脑清醒，自然而然地想到德馨传来的消息，同时也想到了文煜——他是满洲正蓝旗人，与恭王是姻亲，早在咸丰十一年就署理过直隶总督，但发财却是同治七年任福州将军以后的事。

原来清兵入关，虽代明而得天下，但南明亡后，浙东有鲁王，西南有永历帝，海外有郑成功，此外还有异姓封王的“三藩”，手握重兵，亦可能成为心腹之患，因而在各省冲要枢纽之地，派遣旗营驻防，藉以防备汉人反清复明。统率驻防旗营的长官，名为“将军”，上加地名，驻西安即名之为西安将军，驻杭州即名之为杭州将军。

各地将军的权责不一，因地因时制宜，福建因为先有郑成功父子的海上舟师，后有耿

精忠响应吴三桂造反，是用兵的要地，所以福州权柄特重，他处将军，只管旗营，只有福州将军兼管“绿营”。此外还有一项差使，兼管闽海关，起初只是为了盘查海船，以防偷渡或私运军械，到后来却成一个专门收税的利藪，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英、法、美、日各国商人都在福州设有洋行，闽海关的税收大增，兼管海关亦成了有名的美差。

文煜从同治七年当福州将军，十年兼署闽浙总督，直至光绪三年内调，前后在福州九年，宦囊丰盈，都存在阜康银号。及至进京以后，先后充任崇文门正监督、内务府总管大臣，亦都是可以搞钱的差使，所以存在阜康的款子，总数不下百万之多，是胡雪岩最大的一个主顾。

这个主顾的存款，要查他的来源如何，虽与胡雪岩无关，但因此使得阜康的倒闭更成了大新闻，对他大为不利。但这亦是无可奈何之事，胡雪岩只有丢开它，细想全盘账目交出以后的情形。

账都交了，清理亦无从清理起。不是吗？胡雪岩这样转着念头，突然精神一振，不可思议地，竟有一种无债一身轻之感。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交出全部账目，等于交出全部财务，当然也就交出了全部债务，清理是公家的责任。当然，这在良心上还是有亏欠的，但事到如今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不过，胡雪岩还存着万一之想，那就是存在上海、天津的大批丝货，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偿还全部债务。这件事，虽托了古应春，但他的号召力不够，必得自己到上海，在古应春协助之下，才有希望。照这个想法来说，他交出全部账目，债务由公家来替他抵挡一阵，等于获得一段喘息的时间，得以全力在丝货上作一番挣扎。

这样一想，他多日来的忧烦与委靡，消失了一半，趿着鞋，悄悄到房里去找螺蛳太太。

她也忙到半夜，入睡不过一个多时辰。胡雪岩揭开皮帐子，一股暖香直扑鼻观。螺蛳太太鼻息微微，睡得正酣，胡雪岩不忍惊醒她，轻轻揭开丝棉被，侧身睡下，不道惊醒了螺蛳太太，一翻身朝里，口中说道：“你真是不晓得死活，这时候还有心思来缠我。”

胡雪岩知道她误会了，忍不住好笑，而且心境不同，也比较有兴来开玩笑，便扳着螺蛳太太依旧圆润温软的肩头说：“这就叫黄连树底下弹琴，苦中作乐。”

“去！去！哪个同你作乐？”话虽如此，身子却回过来了，而且握住了胡雪岩的手。

“我刚刚想了一想。”胡雪岩开始谈正事，“我见了刘中丞，请他替我一肩担待。我正好脱空身体到上海去想办法。你看我这个盘算怎么样？”

听得这话螺蛳太太睁开双眼，坐起身来，顺手将里床的一件皮袄披在身上，抱着双膝，细细思量。

“他肯不肯替你担待呢？”

“不肯也要肯。”胡雪岩说，“交账就是交产，原封不动捧出去，请他看了办。”

“你说交产？”螺蛳太太问，“我们连安身之处都没有了。”

“那当然不是。”胡雪岩说，“我跟你来商量的，就是要弄个界限出来。”

“这个界限在哪里？”

“在——”胡雪岩说，“在看这样东西，是不是居家过日子少不了的，如果是，可以留下来，不然就是财产，要开账，要交出去。”

“这哪里有一定的界限，有的人清茶淡饭，吃得蛮好；有的没有肉呢不下饭。你说，怎么来分？”

“当然这里伸缩性也蛮大的。”

螺蛳太太沉吟不语。她原来总以为只是胡雪岩的事业要交出去，私财除了金块、金条、金叶子以及现银以外，其它都能不动。照现在看，跟抄家也差不多了。

一想到“抄家”，心里发酸，不过她也是刚强明达一路人，仍能强忍住眼泪想正经。只是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头绪来，因为细软摆饰、动用家具、一切日常什物，诚如胡雪岩所说的伸缩性很大，似乎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评估一番，才能区分。

“这样一片家业，哪里是即时之刻，开得出账目来的？”螺蛳太太说，“我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同刘抚台声明，私财的账目太琐碎，一时没法子开得周全，一个是只开大数，自己估个价，譬如说红木家具几堂，大毛皮统子多少件，每一项下面估个总数。”

“我看照第二个办法比较好。”

“不过，估价也很难，譬如说我们的住身房子，你倒估估看？”

“这只有把造价开上去。数目也好看些。”

为了求账面好看，不但房子照造价开，其它一切亦都照买进的价钱开列。第二天又忙了大半天，诸事齐备，胡雪岩去看德馨，约期晋见巡抚刘秉璋。

“最好是在今天晚上。”他说，“这不是啥有面子的事，最好少见人。而且，晚上可以穿便衣。”

“我看不必，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而且，刘中丞是翰林出身，很讲究这些过节，晚上谈这件事，倒仿佛私相授受似的，他一定不愿意。准定明天上午上院吧。”

“是。好！”胡雪岩只得答应。

“穿便衣也不必。倒像有了什么罪过，青衣小帽负罪辕门似的。不过，雪岩，你的服饰也不必太华丽。”

这是暗示，红顶花翎都不必戴。胡雪岩当然会意，第二天循规蹈矩，只按道员三品服色穿戴整齐，带着从人上轿到佑圣观巷巡抚衙门。

其时德馨已先派了人在接应，手本一递进去，刘秉璋即时在西花厅延见，胡雪岩照官场规矩行了礼，刘秉璋很客气地请他“升炕”。平时他来看刘秉璋，本是在炕床上并坐的，但这天却再三谦辞，因为回头德馨要来，如果他升了炕，德馨只能坐在东面椅子上，未免委屈，所以他只坐在西面椅子上，留着上首的位子给德馨。

此时此地，当然不必寒暄，胡雪岩开门见山地说：“职道没有想到今天。公私债务，无从料理，要请大人成全。”

“言重、言重！”刘秉璋说，“如今时局艰难，一切总以维持市面，安定人心为主，在这个宗旨之下，如果有可为雪翁略效绵薄之处，亦是我分内之事。”

谈到这里，花厅外面有人高唱：“德大人到。”

于是刘秉璋站了起来，而胡雪岩则到门口相迎，听差打开门帘，德馨入内，先向刘秉璋行了礼，然后转身道：“雪翁，你请这面坐！”说着，他占了胡雪岩原来的位置，将上首留给胡雪岩。

“不、不！晓翁请上坐。”

两人辞让了好一会，刘秉璋忍不住发话：“细节上不必争了。雪翁就坐在这面，说话比较方便。”

听得这话，胡雪岩方始在靠近刘秉璋的东首椅子上坐了，向对面的德馨问道：“我账目已经带来了，是不是现在就呈上刘大人？”

“是、是，我看现在就呈吧！”

胡雪岩便起身将置在一旁的一厚叠账簿，双手捧起，送上炕床，德馨也站起来帮着点交，账簿一共六本，第一本是阜康钱庄连各地分号的总账；第二本是二十九家当铺的档手及架本数目清账；第三本是所有田地一万一千亩，坐落的地点及田地等则的细账；第四本是丝茧存货数量地点的清册；第五本是杂项财产，包括胡庆余堂药店在内的目录；另一本便是存户名册。但各钱庄所开出的银票，列在第一本之内。

刘秉璋只略翻一翻，便即搁下，等胡雪岩与德馨归座以后，他才问道：“雪翁这六本账的收支总数如何？”

“照账面上来说，收支相抵，绰绰有余，不过欠人是实数，人欠就很难说了。”

“所谓‘人欠’，包括货色在内。”德馨补充着说，“雪翁的丝茧，因为跟洋人斗法的缘故，将来只怕必须出之以‘拍卖’一途，能收回多少成本就很难说了。”

“何谓‘拍卖’？”

“这是外国人的规矩。”胡雪岩说，“有意者彼此竞价。有底价叫起，只要有两个人出价，就一路往上叫，叫到没有人竞价，主持人拍一拍‘惊堂木’，就敲定了。”

“这样说，洋人可以勾通好，故意不竞价。”

“不但故意不竞价，甚至不出价，那一来就只好把底价再往下压。”

“照此而言，雪翁的丝茧值多少银子，根本无从估计？”

“是！”

“难。”刘秉璋转脸问道，“晓翁看，应该如何处理？”

“只有先公后私，一步一步清理。”

“也只好如此。”刘秉璋说，“现在朝廷的意思还不知道，我亦暂时只能在‘保管’二字上尽力。”他又问道，“雪翁，一时不会离开杭州？”

这句话问出来，暗含着有监视他的行踪的意味在内，胡雪岩略想一想，决定据实而陈。

“回大人的话，职道想到上海去一趟，能够让丝茧不至于拍卖，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呃，你要去多少时候？”

“总得半个月。”

刘秉璋微微颌首，视线若不经意似的转向德馨，却带着一种戒备与征询的神色。然后又转过脸来说：“雪翁，这半个月之中，万一有事一定要请你来面谈，怎么办？”

胡雪岩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一时愣在那里，无从答言，不想德馨却代他回答了。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请大人告诉我就是。”

“好！”刘秉璋很爽快地答应，“雪翁，你干你的正经去吧！但望这半个月之中，你能料理出一个眉目来，只要公款不亏，私人不闹，我又何必多事？”

“是，是。”胡雪岩站起身来，垂手哈着腰，“多仗大人成全。”

“言重，言重！”说着，刘秉璋手已摸到茶碗上。

站在门口的戈什哈随即一面掀帘，一面向外高唱：“送客——”

等胡雪岩一走，刘秉璋回到签押房，随即将一本由吏部分发到浙江的候补知县的名册取了出来，细细检阅，这本名册除了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到省年月以外，另有两项记载：一项是曾派何差，如某年月派案某、某年月派解“京饷”之类；再一项便是此人的关系，是刘秉璋亲笔所注，如某中堂表亲，某年月日某尚书函托等等。刘秉璋现在要派二十九员候补知县的差使，根据四个条件来考虑。

第一个条件是出身，正途优先，假使是“榜下即用”的新科进士，一时无缺可补，甚至连署理都没有机会，当然毫不考虑地，先派这个差使。一翻名册，这种情形只有三个

人，当时在名册上一勾，还剩下二十六个人要派。

两榜出身的进士以外，举人当然比军功保举及捐班来得占便宜，但须看第二个条件，即是其人的关系，如果曾有朝中大老的“八行”推荐，当然是在候选之列，但还要看第三个条件，最近派过差使没有？派的差使是苦是美？最近派过苦差使，为了“调剂”起见，不妨加以考虑，否则就要缓一缓了。

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将一张名单拟妥，即时派戈什哈个别通知，翌日上午到巡抚衙门等候传见，同时另抄一张全单，送交德馨作参考。

接到通知的二十九名候补州县官不敢怠慢，第二天一大早，都备好了“手本”，齐集在抚院厅待命。这天逢“衙参”之期，刘秉璋接见藩、臬二司、盐道、巡道、首府、首县——杭州知府及钱塘知县，一直到午牌时分，才轮到首班候补州县官进见，在座的还有德馨。知县见巡抚照例是有座位的，但人数太多，没有那么多椅子，值堂的差役去端了几张长条凳来，二十九位“大老爷”，挨挨挤挤地坐了下来，却还有两个人无处容身，一个赌气，退到廊下去听消息；一个做官善于巴结，看刘秉璋因为他还没有安顿好，不便开口，觉得让“宪台”久候，不好意思，便蹲了下来，臀部临空，双手按膝，仿佛已经落座似的。

“今天邀各位老哥来，有个差使要请各位分头去办。”刘秉璋说，“各位想必都已经在《申报》上看到了，胡观察的阜康银号倒闭，市面大受影响。阜康的存款之中，官款很多，不能没有着落。胡观察自愿拿他所开设的二十九家当铺，请我查封，备抵官款。现在就要请各位老哥，每人查封一家。”

此言一出，无不诧异，但却不敢发问，只有刚才虚蹲着的那人，因为双腿酸得无法忍受，正好装作发言，站起来舒舒筋骨。

“回大人的话，这种差使，从来没有人当过，卑职不知道怎么样当法？”

“喔，”刘秉璋看了他一眼问道，“老哥贵姓？”

“卑职姓马。”

“他叫马逢时，陕西人，刚到省不久。”德馨在一旁悄悄提示。

刘秉璋点点头说：“马大哥的话不错，这种差使，我也是头一回遇到。不过，人不是生而知之的。各位莫非没有想到过，将来退归林下，也许会设典当谋生？收典跟开典当是

一样的，不外验资、查账而已。”

“再要请示。”马逢时又问，“验资、查账以后，是不是封门？”

“不是，不是。验资、查账，如果毫无弊病，责成典当管事，照旧经营。各位只要取具管事甘结，承认该典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交差了。”

原来名为查封，其实是查而不封。接下来便由德馨主持抽签，马逢时抽到的，却正好是作为总号的公济典。

其时已在午后未末申初，当天查封，时间已不许可。马逢时领了公事回头，一个人坐着发愣，心里在想典当里又是账目，又是“当头”，账目则那笔龙飞凤舞字，比张旭、怀素的草书还要难识；“当头”则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自己一个人只手空拳，如何盘查封存？而况公济典既然是总号，规模一定很大，倘或照顾不过来，查封之际出现了虚冒走漏等等情事，责任非轻。

转念到此，愁眉不展，马太太不免困惑，一早兴匆匆上院，说有差使，看起来今年这个年是可以过得去了。不道一回来是这等神气，岂不可怪？

这一来，少不得动问缘由，马逢时叹口气说：“派了个从来没有干过的差使，去查封胡财神的公济典。光是查账验资，典当仍旧照常开门。你想，我连算盘都不会打，这个差使怎么顶得下来？”

马太太的想法不同，“到浙江来候补，只派过一个解饷的差使，靠典当过日子，朝奉的脸真难看。”她兴高采烈地说，“想不到你会派这个差使，让我也出口气。”

马逢时破颜一笑，“真正妇人之见。”他说，“这个差使好处没有，倒霉有份。”

“怎么会倒霉？”

“查账、验资！如果我们动了手脚，将来责任都在我头上，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不懂你说的什么。”马太太想了一下说，“你何不去请教请教杨大哥？”

这倒提醒了马逢时。原来这“杨大哥”是仁和县礼房的书办，住得不远，马逢时夫妇为人都很随和，并不看轻他的身份，平时“杨大哥、杨大哥”叫得很亲热。杨书办受宠若惊，也很照应马逢时，每年学台院试发榜，是他最忙的时候，有些土财主家的子弟中了秀才，请客开贺，总希望来几位有功名的贵客，壮壮门面，于是杨书办就会来通知马逢时，

穿上官服，去当贺客，酒足饭饱，主人家有一个红包，最少也有二两银子。一年像这样的机会总有七八次，在马逢时也算受惠不浅了。

因此，听了马太太的话，愁颜一展，唤他的儿子去请“杨伯伯”。杨书办这天正好没有应酬，一请就到，动问何事。

“我有个差使，不知道怎么办，还是内人有主意，说要请教杨大哥。”

“喔，马大老爷，”杨书办倒是按规矩称呼，“是啥差使？”

“查封当铺。”

杨书办一愣，旋即笑道：“恭喜、恭喜！马大老爷，你好过个肥年了。”

此言一出，马逢时的表情，又惊又喜地问：“杨大哥，你这话怎么说？”

“我先请问，是不是查封胡大先生当铺？”

“是啊！”

“哪一家？”

“公济。”

“嘿！那马大老爷，你这个年过得越发肥了。”

马逢时心里越喜，但也越困惑，搔搔头问：“我，我是看得到，吃不下。”

“这话怎么说？”杨书办立即又是省悟的神情，“喔，马大老爷，你是说，不晓得怎么样下手，是不是？”

“不错。”马逢时紧接着说，“要肥大家肥。杨大哥，你是诸葛亮，我是刘先主。”

“不敢、不敢！等我想想，有个朋友，一定帮得上忙——”

“杨大哥，你这位令友，今天找得找不到？你要知道，明天一早就要动手。”

杨书办想起一个朋友，便是周少棠。从他在阜康门前“登台说法”，为胡雪岩解围以后，名气大为响亮，马逢时也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很乐意向他请教，但怕时间上来不及，因为查封一事，次日上午便须付诸行动。

“不要紧，不要紧！”杨书办看一看天色说，“这时候去正好，他在大井巷口隆和酒店吃酒。”

大井巷在城隍山脚下，有口极大的甜水井，井的对面，就是隆和酒店，周少棠每天傍晚在那里喝酒，即令有饭局，也一定先到隆和打个照面，所以这时候去了，即令他不在，也会知道他的行踪。

当下安步当车，走到隆和，其时华灯初上，隆和正在上市。吃“柜台酒”的贩夫走卒，各倚着柜台，人各一碗，悠闲自在，其中识得杨书办的人很不少，纷纷招呼。杨书办一面应答，一面往里走——里面是一座敞厅，摆了十几张方桌，已上了七成座，杨书办站定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周少棠，便拉一个伙计问讯。

“周先生来过走了。不过，停一停还要来。”伙计问道，“你老是等他，还是留话？”

“我等他好了。”

于是挑了一张位在僻处的桌子，两人坐了下来，要了酒慢慢喝着，喝到第三碗酒，周少棠来了。

“少棠、少棠！”杨书办起身叫唤，将他拉了过来说道，“我们等你好半天了。我先来引见，这位是马大老爷。”

周少棠是很外场的人，对马逢时很客气地敷衍了一阵。等酒到微酣，杨书办方始道明来意，马逢时随即举杯相敬：“我对当铺一窍不通，接了这个差使，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全要仰仗周先生指点。”

“好说，好说。”周少棠一面应答，一面在肚子里做工夫。他跟公济典的唐子韶，只是点头之交，但阜康的谢云青，却跟他很熟，最近的过从更密，从谢云青口中，知道了紧邻公济典的好些秘密，这当然也就是唐子韶的秘密。

周少棠很看不起唐子韶，同时因为与胡雪岩是贫贱之交，情分不同，所以对唐子韶在胡雪岩遭遇这样沉重的打击，不想平日所受的提携，拿出良心来共患难，反而乘人于危，趁火打劫，在公济典中大动手脚，暗中侵吞，大为不平。如今恰有这样一个马逢时可以去查账的机会，岂可错过？

“马大老爷，人家都说我周少棠好说大话，做起事来不扎实。所以，查封公济典这件

事，我不想多说啥，只有一句话奉告，马大老爷把我这句话想通摸透，包你差使办得漂亮。”周少棠停了一下说，“这句话叫做：‘看账不如看库，验资不如验货。’”

马逢时一愣，因为周少棠的两句开场白颇为突兀，有点发牢骚的意味在内，因而嗫嚅着说：“周先生我们今天是初会，我从没有说过那些话——”

“啊，啊，误会了误会了。马大老爷，我不是说你，也不是说杨大哥，不过因为今天正好有人这样子说我，顺便一提。”周少棠又说，“马大老爷，你不是要我指点？我刚才那两句话，就是把‘总筋’指点给你看，你要看清楚，想透彻。”

原来刚才那种近乎牢骚的话，是周少棠为引起对方注意的一种方式，经此折冲，马逢时已将“看账不如看库，验资不如验货”十二个字深印入脑中，当即作出受教的神色说道：“周先生，你这两句话，从字面上说，就有大学问在里头，索性请你明明白白地开导一番。”

“言重、言重。”周少棠问道，“马大老爷，典当的规矩，你懂不懂？”

“我刚才说过，一窍不通。”

“那就难怪了——”

“老周，”杨书办忍不住了，“你不必城头大出丧，大兜大转了。马大老爷明天去查封，要留意哪几件事，请你细说一说。”

“是的。”马逢时接口，“还有，一去要怎样下手？”

周少棠心想，查封胡雪岩的典当，是为了备抵存在阜康的公款，能多保全一分，胡雪岩的责任即轻一分，因此，能将唐子韶在公济典侵吞的款子追出来，对胡雪岩就是最直接、也最切实的帮忙。转念到此，他决定插手干预。

于是他问：“马大老爷去查封公济典，有没有委札？”

“有。不过交代是抚台交代，委札是藩台所出。”

“那一样，都是宪台。”周少棠又问，“领了封条没有？”

“领了。”

“几张？”

“两张。”

“怎么只领两张呢？”

“我以为查封是封前后门，所以只领了两张。”马逢时又说，“后来想想不对，抚台交代，查封归查封，当铺还是照常取赎，既然如此，封了门，岂非当主不能上门了。”

“不独当主不能上门，公济的人也不能进出了。”周少棠想了一下说，“不过不要紧，马大老爷今天就去刻一个长条戳，上面的字是：‘奉宪谕查封公济典委员候补知县马’。凭这个长条戳，马大老爷自己就可以封。”

“嗯，嗯，”马逢时一面想一面点头，“我应该有这个权柄。”

“当然有。”

“周先生，”马逢时问道，“明天我去了，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请你给我说一说。”

“这，这要看情形，现在很难说。”说着，周少棠望一望杨书办。

一直很冷静在旁听的杨书办，知道该他说话了：“马大老爷，我看你要请少棠去帮忙。”

“是啊，是啊！”马逢时一迭连声地说，“我就有这样一个打算，不过不知道合不合公事上的规矩。”

“怎么会不合？譬如马大老爷你‘挂牌’放了实缺，起码要请刑名、钱谷两位师爷，现在请少棠去帮忙，也是同样的道理。”

“是，是！这个譬仿通极。”马逢时双手举起酒杯，“周先生，请你帮忙。不过，惭愧的是，现在还谈不到什么敬意，只有感恩在心里。”

于是商定几个步骤，其实也就是周少棠在发号司令，马逢时要做的是，连夜将长条戳刻好，第二天一早在开市以前，便须到达公济典，首先要贴出一张告示：“奉宪谕查封，暂停营业一天。”然后分头查封，最要紧的是库房跟银柜。

“这就要看账了。‘看账不如看库，验资不如验货。’此话怎讲？因为账是呆的，账面上看不出啥。到库房看过，再拿账来对照，真假弊病就一目了然了。”

“是，是。请教周先生，这姓唐的有哪些弊病？”马逢时问。

“我也是听说，到底如何，要明天去看了才晓得。”周少棠说，“第一种是满当的货色上动脑筋，当本轻、东西好，这也有两种脑筋好动，一种是掉包，譬如大毛的皮统子，换成二毛的，还有一种——”

“慢慢，周先生，请问这个弊病要怎么查？”

“容易。一种是看账，不过当铺里的账，总是好的写成坏的，所以不如估价。”周少棠说，“朝奉的本事就在看货估价，绝不会走眼，大毛是大毛的价钱，二毛是二毛的价钱，你拿同样的货色来比较，问它同样的当价，为啥一个大毛，一个是二毛？他说话不清楚，里头就有弊病了。”

“我懂了。请问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说是赎走了，其实是他占了满当的便宜。要查封这种弊病也不难，叫他拿销号的原票出来看，有，是真的赎走了，没有，就是当主根本没有来赎。”

处理满当货的弊端，马逢时大致已经了解，但是否还有其它毛病呢？问到这一点，周少棠的答复是肯定的，而且词色之间，颇为愤慨。

“这个姓唐的，真是狗彘不如！今日之下，他居然要趁火打劫，真正丧尽天良。”

原来唐子韶从阜康出事以后，认为胡雪岩之垮只是迟早间事，公济典当然也保不住了，既然如此，且趁眼前还能有所欲为之时大捞一笔。

“他的手法很毒，不过说穿了一个钱不值，弄个破铜表来算是金表，一当十两、八两银子，马大老爷，你说，这是不是放抢？”

“太可恶了！”马逢时亦是义形于色，“在满当货上动手脚，还可以说是取巧，因为东家的本息到底已经收回了，只不过没有占到额外的好处而已。像这样子，以假作真，以贱为贵，诈欺东家，是可以重办他的罪的。”

“当然应该重办。”周少棠冷笑一声，“他自以为聪明，假货要到满当没人来赎，盘库日验货，才会发现，那时他已回徽州老家了，你就告他，他也可以赖，说当初原是金表，不晓得怎么掉包了。也没有想到，偏偏会遇到你马大爷，又遇到我，不等满当，就要办它一个水落石出，这叫‘人有千算，天只一算。’”

谈到这里杨书办插嘴了，“唐子韶总还有同党吧？”他说，“朝奉是很爱惜名誉的，如果有为唐子韶勾结、欺骗东家这个名声在外，以后就没有人敢请教他，只好改行了。”

“老杨，你问得好。唐子韶自然有同党，不过这个同党，同他的关系不同，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外甥。”

“嗯，嗯！这就是了。唐子韶预备卷铺盖了，当然也要带了他一起走。”

“一点不错。”周少棠转脸说道，“马大老爷，你明天去了，就要着落在唐子韶的外甥身上，追究真相。要格外留心最近的账，拿当得多的几笔，对账验货，如果货账不符，再问是哪个经的手，第一步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你是说当时不要追究？”

“对，当时不要追究，因为当时一问，唐子韶一定有番花言巧语，打草惊蛇，不是聪明的办法。”

“那么，怎么是聪明的办法呢？”

“把唐子韶的外甥带走，另外找个地方去问。那些小后生禁不起吓，一吓什么都说出来了。”周少棠又说，“最好到县衙门里借两名差役带了去，威风更足，事情也就更容易办了。”

“是，是。这倒容易，仁和县的王大老爷，我很熟。”马逢时越听越有兴趣，很起劲地问，“问出来以后呢？是不是再传唐子韶来问？”

“用不着你去传他，他自己会到府上来求见。”

“何以见得？”

“这——”周少棠迟疑了一会，说声，“对不起！我先同老杨说句话。”

他将杨书办拉到一边，悄悄问他跟马逢时的关系，杨书办据实以告，周少棠便另有话问了。

“快过年了，马大老爷当然要弄几个过年盘缠是不是？”

“当然。”杨书办问，“你的意思是要他敲唐子韶一笔？”

“不错。不过，公私兼顾，他可以同唐子韶提条件：第一，要他拿原当赎回去，这是公；第二，要弄几两银子过年，数目他自己同唐子韶去谈——或者，同你谈。如果唐子韶不就范，报上去请他吃官司。”

杨书办盘算了一下，觉得其事可行，笑笑说道：“你对胡大先生倒是满够朋友。”

“贫贱之交不可忘。”周少棠掉了句文，虽然有些不伦，却不能说他这句话不通。

两人再深入地谈了一下，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演变，即是襄助马逢时的工作，由周少棠移转到杨书办身上。不过周少棠仍在幕后支援，商定他在阜康钱庄对面的一家安利茶店喝茶，公济典近在咫尺，有事随时可以接头。

等相偕回到原座，周少棠作了交代，“马大老爷，”他说，“你同杨书办很熟，明天请他陪了你去，有啥话说起来也方便。其中的窍门，我同杨书办说过了，这桩差使，一定可以办得漂亮。”说着起身告辞而去。

其时已是万家灯火，酒客络绎而至，热闹非凡，说话轻了听不见，重了又怕泄漏机密，杨书办提议另外找个地方去喝酒。

“到哪里？”

“你跟我去，不过，”杨书办声明在先，“马大老爷，到了那个地方，我不使用尊称，一叫马大老爷，露了相不好。”

“不要紧，你叫我老马好了。”

“最好连姓都不要用真的。你们老太太尊姓？”

“姓李。”

“我就叫你老李了。离这里不远，我们走了去。”

第五章 查封典当，局中设局斗心斗智

大封典铺

杨书办记了账，带着马逢时穿过两条街，进入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在巷底有一家人家，双扉紧闭，但门旁有一盏油灯，微弱的光焰，照出一张褪了色的梅红笺，上写“孙寓”二字。

“这是什么地方？”马逢时有些不安地问。

“马——”杨书办赶紧顿住，“老李，这个地方你不能告诉李大嫂。”

一听这话，马逢时不再做声，只见杨书办举手敲门，三急三缓，刚刚敲完，大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半老徐娘，高举着“手照”说：“我道哪个，是你。算算你也应该来了。”接着，脸上浮满了笑容又问，“这位是？”

“李老板。”杨书办紧接着问，“楼上有没有客人？”

“没有。”

“楼下呢？”

“庆余堂的老朱同朋友在那里吃酒，就要走的。”

“他们东家遭难，他倒还有心思吃花酒。”杨书办又说，“你不要说我在这里。”

“多关照的。”那半老徐娘招呼“李老板”说，“请你跟我来。走！”

于是一行三人，由堂屋侧面的楼梯上楼，楼上一大两小三个房间，到了当中大房间，

等主人剔亮了灯，杨书办方为马逢时引见。

“她姓孙。你叫她孙干娘好了。”

马逢时已经了然，这里是杭州人所说的“私门头”，而孙干娘便是鸨儿，当即笑嘻嘻地说道：“孙干娘的干女儿一定很多？”

“有，有。”孙干娘转脸问杨书办，“先吃茶是先吃酒？”

“茶也要，酒也要，还要吃饭。”说着，杨书办拉着孙干娘到外房，过了好一会才进来。

“这个孙干娘，倒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怎么？你倒看中她了！我来做媒。”

“算了，算了！我们先谈正事。”

这话正好符合杨书办的安排，他已关照好孙干娘备酒备饭，要讲究，但不妨慢慢来，以便跟马逢时先谈妥了明日之事，再开怀畅饮。

“你的事归我来接下半段。我先问你，你年底有多少账？”

马逢时一愣，约莫估计了一下说：“总要五六十两银子才能过关。”

“我晓得了。”杨书办说，“明天我陪了你去，到了公济典，你看我的眼色行事。”

何谓看眼色行事？马逢时在心里好好想了一会问道：“杨大哥——”

“慢点，慢点。”杨书办硬截断了他的话，“明天在公济典，你可不能这样叫我。”

“我明白。做此官，行此礼，到那时候，我自然会官派十足地叫你杨书办，你可不要生气。”

“不会，不会。这不过是唱出戏而已。”

“这出戏你是主角。”马逢时问，“你认识不认识唐子韶？”

“怎么不认识，不过没有什么交情。”

“你认识最好，我想明天我做红脸，你做白脸，遇见有不对的地方，我打官腔，你来转圜，唐子韶当然就要找上你了，什么事可以马虎，什么事不能马虎，我都听你的语气来办。”

“一点不错。”杨书办很欣慰地，“我们好好儿来唱他一出‘得胜回朝’。”

谈到这里，楼梯上有响声，只见帘启处，孙干娘在前，后面跟着女佣，手中端一个大托盘，四样酒菜，两副杯筷。

“怎么只有两副？”杨书办问。

“我怕你们要谈事情，不要旁人来打搅。”

“谈好了，再去添两副来。”杨书办去问，“巧珍在不在？”

“今天没有来。”孙干娘说，“阿兰在这里，不晓得李老板看得中看不中？”

杨书办心中一动，因为看到马逢时目不转睛地看着孙干娘，决心成全他们这一段露水姻缘，当即说道：“等一等再说。你先陪我们吃两杯。”

于是又去添了杯筷来，孙干娘为客人布菜斟酒，颇为周到，马逢时不住地夸赞酒好、菜好，杨书办只是微笑不语。

看看是时候了，他问：“庆余堂的老朱还没有走吧？”

“还没有。”

“我下楼去看一看他。”杨书办站起身来，对孙干娘说，“你陪李老板多吃几杯，我的好朋友，你要另眼相看。”

于是杨书办扬长下楼，叫相帮进去通知，庆余堂的老朱，满脸通红地迎了出来，“老杨、老杨！”他拉着他的手说，“请进来吃酒。”

“方便不方便？”

“方便，方便。不是你的熟人，就是我的熟人。”

进去一看，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不认识，请教姓名，才知道是老朱的同事。

杨书办之来闯席，一则是故意避开，好让马逢时有跟孙干娘勾搭的机会，再则便是打听庆余堂的情形，尤其使他困惑而又好奇的是，胡雪岩的全盘事业，都在风雨飘摇之中，何以老朱竟还兴高采烈地在这里寻欢作乐。

席间一一应酬过了，一巡酒下来有人提起阜康的风波，这是最近轰动南北的大新闻，凡是应酬场中，几乎无一处不资以为谈助。杨书办只是静静地听着，等到谈得告一段落时，他开口了。

“老朱，你在庆余堂是啥职司？”

“我管查验。”

“查验？”杨书办问，“查验点啥？查验货色？你又不是药材行出身，药材‘路脚’正不正，你又不懂。”

“货色好坏不懂，斤两多少还不会看？等看货的老先生说药材地道，过秤时就要请我了。”老朱又说，“不过，我顶重要的一项职司，是防备货色偷漏。”

“有没有抓到过？”

“当然抓到过，不过不多。”

“你说不多，只怕已经偷漏了的，你不晓得。”

“不会。”老朱停了一下说，“老实说，你就叫人偷漏，他们也不肯。你倒想，饭碗虽不是金的、银的，至少也是铁的，一生一世敲不破，工钱之外有花红，遇到夏天有时疫流行，上门的主顾排长龙等药，另外有津贴。再说家里大人、小伢儿有病痛，用药不管丸散膏丹，再贵重的都是白拿，至于膏滋药、药酒，收是收钱，不过比成本还要低。如果贪便宜，偷了一两枝人参，这些好处都没有了，你想划得来，划不来？”

“你的话是不错，不过这回恐怕要连根铲了？”

“你是说胡大先生的生意怕会不保？别的难说，庆余堂一定保得住。”

“为啥？”

“有保障。”老朱从从容容地说，“这回阜康的事情出来，我们的档手同大家说，胡大先生办得顶好的事业，就是我们庆余堂。不但挣钱，还替胡大先生挣了名声，如果说亏

空公款，要拿庆余堂封了抵债，货色生财，都可以入官，庆余堂这块招牌拿不出去的。庆余堂是简称，正式的招牌是胡庆余堂，如果老板不姓胡了，怎么还好用庆余堂的招牌？所以官府一定不会封庆余堂，仍旧让胡大先生来当老板。大家要格外巴结，抓药要地道，对待客人要和气，这只饭碗一定捧得实，不必担心。”

听到这里，杨书办心中浮起浓重的感慨，胡雪岩有如此大的事业，培植了不知道多少人才，是可想而知的事，但培植人才之始，如果只是为他自己找个不问手段，只要能替他赚钱的帮手，结果不是宓本常，就是唐子韶，因为水涨船高，“徒弟”升伙计，伙计升档手，这时候的档手心里就会想：“你做老板，还不是靠我做徒弟的时候，洗尿壶、荡水烟袋，一步一步抬你起来的？伙计做到啥时候？我要做老板了。”

一动到这个念头，档手就不是档手了，第一步是“做小货”，有好生意，自己来做，譬如有人上门求售一批货色，明知必赚，却多方挑剔，最后明点暗示，到某处去接头，有成交之望，其实指点之处就是他私下所设的号子。

其次是留意人才，伙计、徒弟中看中了的，私下刻意笼络，一旦能成局面，不愁没有班底。最后是拉拢客户，其道孔多，但要拉拢客户，一定不会说原来的东家的好话，是一定的道理，否则客户不会“跳槽”。

因此，只要有了私心重的档手，一到动了自立门户的念头，就必然损人以利己，侵蚀到东家的利益，即令是东家所一手培植出来的，亦不会觉得自己忘恩负义，因为他替东家赚过钱，自以为已经报答过了。

庆余堂的档手能够如此通达诚恳，尽力维持庆余堂这块金字招牌，为胡雪岩保住一片事业，这原因是可想而知的。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虽起于西征将士所需成药及药材，数量极大，向外采购不但费用甚巨，而且亦不见得能够及时供应，他既负责后路粮台，当然要精打细算，自己办一家大药店，有省费、省事、方便三项好处，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

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医，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由于当初存心大公无私，物色档手的眼光，当然就不同了，第一要诚实，庆余堂一进门，供顾客等药休息之处，高悬一幅黑漆金字的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

其次要心慈。医家有割股之心，卖药亦是如此，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刻刻顾到药的质量。最后当然还要能干，否则诚实、心慈，反而成了易于受欺的弱点。

这样选中的一个档手，不必在意东家的利润，会全心全力去经营事业，东家没有私心，也就引不起他的私心，加以待遇优厚，亦不必起什么私心。

庆余堂能不受阜康的影响，细细考查来龙去脉，自有种善因得善果的颠扑不破之理在内。

念头转到这里，不由得对那连姓名都还不知道的庆余堂的档手，油然而起敬慕之心。于是在把杯闲谈之际，杨书办向老朱问起此人的生平，据说庆余堂的档手姓叶，当初是由胡雪岩的一个姓刘的亲戚去物色来的，性情、才干大致证明了杨书办的推断，这就更使他感到得意了。

“你们的档手对得起胡大先生，也对得起自己，不比公济典的那个黑良心的唐子韶，我看他快要吃官司了。”

“怎么？”老朱问说，“你这话是哪里来的？”

这一问才使杨书办意识到酒后失言了。他当然不肯再说，支支吾吾地敷衍了一会，重回楼上。

楼上的马逢时与孙干娘，还在喝酒闲谈，彼此的神态倒都还庄重，但谈得很投机，却是看得出来的，因而杨书办便开玩笑地说：“老李，今天不要回去了。”

“你在同哪个说话？”孙干娘瞟眼过来问说。

杨书办尚未开口，马逢时却先笑了，这一笑自有蹊跷在内，他就不做声了。

“明明是马大老爷，你怎么说是李老板？”孙干娘质问，“为啥要说假话？”

“对不起！”马逢时向杨书办致歉，“她说我不像生意人，又问我哪里学来的官派，所以我跟她说了实话。”

“说了实话？”杨书办问，“是啥实话？除了身份还有啥？”

“没有别的。”

杨书办比较放心了，转脸对孙干娘说：“你要识得轻重，不要说马大老爷到你这里来

玩过。”

“这有啥好瞒的？道台夫人都到我这里来吃过酒。”

“你不要同我争，你想我常常带朋友来，你就听我的话。”杨书办又说，“今天要走了，马大老爷明天有公事，改天再来。”

“哪天？”孙干娘问，“明天？”

“明天怕还不行。”马逢时自己回答，“我等公事一完了，就来看你。”

“条戳没有到，今天晚上也找不着人了，明天一早就去请教刻字店。”杨书办说，“总要到中午，一切才会预备好，我看准定明天吃过中饭去查封。”

“好！一切拜托，我在舍间听你的信。”

于是相偕离座出门，走在路上，杨书办少不得有所埋怨，而马逢时不断道歉，他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了。

第二天是“卯期”，杨书办照例要到“礼房”去坐一坐，以防“县大老爷”有什么要跟“学老爷”打交道的事要问，好及时“应卯”。礼房有现成的刻字匠，找了一个来，将一张马逢时的临时衔名条交了给他，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已经刻好送来，看看无事，起身回家，预备伴随马逢时到公济典去查封。

一进门跨进堂屋，便看到正中方桌上堆了一条火腿，大小四个盒子，门口又是五十斤重的一坛花雕，知道是有人送礼，便喊：“阿毛娘，阿毛娘！”

阿毛是他儿子的乳名，“阿毛娘”便是叫他的妻子。杨太太应声而至，不等他开口便说：“有张片子在这里，是公济典的姓唐的。我们跟他没有来往，送的礼我也不敢动。”

说着，杨太太递过来一张名片，一看果然是唐子韶，略一沉吟，杨书办问道：“他有什么话？”

“说等等再来，”杨太太答说，“看他吞吞吐吐，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不肯说似的。”

“我晓得了。这份礼不能收的。”

杨书办坐了下来，一面喝茶一面想，唐子韶的来意，不问可知。他只奇怪，此人的消

息，何以如此灵通，知道他会陪马逢时去查封公济？是不是已经先去看马逢时，马逢时关照来找他的呢？倘是如此，似乎先要跟马逢时见个面，问一问他交谈的情形，才好定主意。

正这样转着念头，听得有人敲门，便亲自起身去应接。他跟唐子韶在应酬场中见过，是点头之交，开门看时，果然是他，少不得要作一番讶异之状。

“杨先生，”唐子韶满脸堆笑地说，“想不到是我吧？”

“想不到，想不到。请里面坐。”杨书办在前头领路，进了堂屋，指着桌上说，“唐朝奉，无功不受禄，你这份礼，我决不收。”

唐子韶似乎已经预知他会有这种态度，毫不在乎地说：“小事、小事，慢慢谈。”

杨书办见他如此沉着，不免心生警惕，说声：“请坐。”也不叫人倒茶，自己在下首正襟危坐，是不想久谈的神情。

“杨先生，听说你要陪马大老爷来查封公济典？”

见他开门见山的发问，杨书办却不愿坦然承认，反问一句：“唐朝奉，你听哪个说的？”

“是辗转得来的消息。”

辗转传闻，便表示他不曾跟马逢时见过面，而消息来源，只有两处，一是周少棠，一是庆余堂的老朱。细想一想，多半以后者为是。

“请问，你是不是庆余堂那边得来的消息？”

这也就等于杨书办承认了这件事，唐子韶点点头说：“是的。”

“那么，老兄就是打听这一点？”

“当然还有话要请教杨先生。”唐子韶问，“请问，预备什么时候来？我好等候大驾。”

“言重！言重！这要问马大爷。”

由于话不投机，唐子韶不能吐露真意，不过他送的那份不能算菲薄的礼，始终不肯收

回，杨书办亦无可奈何，心头不免有欠了人家一份人情，协助马逢时去查封公济时，较难说话的困惑。

“杨先生，”唐子韶起身预备告辞时，忽然问出一句话来，“我想请问你，同周少棠熟不熟？”

杨书办沉吟了一下，只答了一个字：“熟。”

“他同马大老爷呢？”

问到这句话，显得此人的交游很广，路子很多，也许前一天他与马逢时、周少棠曾在酒店中一起聚晤这件事，已有人告诉了他，然则用一句“不大清楚”来回答，便是故意说假话，受了人家一份礼，连这么一句话都不肯实说，唐子韶自然会在心里冷笑。

以后如何是以后的事，眼前先让唐子韶这样的人对他鄙视，未免太划不来了。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说了实话：“不算太熟。”

唐子韶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微笑着说：“打扰，打扰。改天公事完了，我要请杨先生、马大老爷好好叙一叙。”

正当杨书办在马逢时家，准备出发去查封公济典时，他家里的女仆匆匆奔了来，请他回家，道是：“太太有要紧事要商量。”

杨书办还在踌躇，马逢时开口了，“你就先请回去吧！”他说，“商量好了马上请过来，我在这里等。”

好在离得近，杨书办决定先回去一趟，到家一看，非常意外地是周少棠在等候，明明是他要请他来说话，却作了托辞，显然的，周少棠来看他，是不愿让马逢时知道。

“事情有了变化。”周少棠停了一下说，“我说实话吧，唐子韶来看过我了。”

“喔，”杨书办问，“啥辰光？”

“就是刚刚的事，他寻到阜康来的。”周少棠说，“他的话也有点道理，公济的事一闹出来，又成了新闻，对胡大先生不利，而且查封的事，一生枝节，官府恐怕对胡大先生有更厉害的处置。我想这两点也不错，投鼠忌器，特为来同你商量。”

杨书办想了一下答说：“他先到我这里来过了，还送了一份礼。事情很明白的了，他在公济确有毛病，而且毛病怕还不小。现在你说投鼠忌器，是不是放他一马，就此拉倒？”

“那不太便宜他了？他亦很识相，答应‘吐’出来。”

“怎么吐法？”

“这就要看你了。”

周少棠的意思是，杨书办陪了马逢时到公济典，细细查库、查账，将唐子韶的毛病都找了出来，最好作成笔录，但不必采取任何行动，回来将实情告诉周少棠，由他跟唐子韶去办交涉。

杨书办心想，这等于是一切由周少棠做主，他跟马逢时不过是周少棠的“伙计”而已。不过，只要有“好处”，做“伙计”亦无所谓。

当然，这不必等他开口，周少棠亦会有交代：“这样做法，不过是免了唐子韶吃官司，他再想要讨便宜，就是妄想。我们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一方面是帮胡大先生的忙，一方面我们三个，你、我、老马，弄几两银子过年。”

“你我倒无所谓。”杨书办说，“老马难得派个差使，而且这件事也要担责任，似乎不好少了他的。”

“一点不错。你叫他放心好了。”

“你做事，他也很放心的，不过，最好开个‘尺寸’给他。”

尺寸是商场的切口，意指银数，周少棠答说：“现在有‘几尺水’还不晓得，这个尺寸怎么开法？”

“几尺水”者是指总数。唐子韶侵吞中饱几何，能“吐”出来多少，目前无从估计，周少棠不能承诺一个确数，固属实情，但亦不妨先“派派份头”。

等杨书办提出这个意见以后，周少棠立即说道：“大份头当然是归胡大先生。如果照十份派，胡大先生六份，老马两份，你我各一份。怎么样？”

杨书办心想，如果能从唐子韶身上追出一万银子，马逢时可得两千，自己亦有一千两

进账，这个年可以过得很肥了。于是欣然点头：“好的，就照这样子派好了。”

由于事先已有联络，马逢时由杨书办陪着到了公济典，不必摆什么官派，只将预先写好的，暂停营业三天的告示贴了出去，等顾客散尽，关上大门，开始封库查账。

唐子韶先很从容，看马逢时态度平和，杨书办语气客气，以为周少棠的路子已经走通了，及至看到要封库，脸色已有些不大自然，再听说要查账，便无法保持常态了。

“杨先生，你请过来。”他将杨书办拉到一边，低声问道，“今天中午，周少棠同你碰过头了？”

“是的。”

“他怎么说？”

杨书办不免诧异，不过他的念头转得很快，知道周少棠下了一着狠棋，因而声色不动地问说：“你同他怎么说的？”

原来唐子韶托谢云青居间，见到周少棠以后，隐约透露出，请他转托杨书办及马逢时，在查封公济典时，不必认真，同时许了周少棠三千银子的好处，“摆平”一切。复又央请谢云青作保，事过以后，三千银子分文不少。谢云青也答应了。

但他不知道周少棠有意要助胡雪岩，并非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有为胡雪岩不平的意味在内，这就不关钱的事了。当时周少棠满口应承，实是一个“空心汤圆”，而犹一直不曾醒悟，只以为周少棠自己吞得太多，杨书办嫌少，故而有意刁难，说不得只好大破怪囊了。

“杨先生，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有话好说，不要做得太难堪。”情急之下，他口不择言了，“快过年了，大家都有账要付，这一层我知道的。除了原来的以外，我另外再送两千银子，马大老爷那里，只要你老大哥摆平，我不说话。”

什么是原来的？杨书办略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不过还是要打听一下：“原来多少？”

等将唐子韶与周少棠打交道的情形问清楚以后，杨书办觉得很为难。他为人比较忠厚，觉得唐子韶可怜兮兮的，不忍心像周少棠那样虚与委蛇，让他吃个“空心汤圆”，当然，要接受他的条件，也是决不可能的事。

“杨先生，”唐子韶近乎哀求地说，“你就算交我一个朋友。我知道你在马大老爷面前一言九鼎，只要你说一声，他就高抬贵手，放我过去了。”

谈到“交朋友”，杨书办倒有话说了，“朋友是朋友，公事是公事。”他说，“只要马大老爷公事上能过得去，我当然要顾朋友的交情。唐朝奉，我答应你一件事，今天决不会让你面子难看，不过，我只希望你不要妨碍公事。至于查封以后，如何办法，我们大家再商量。”

这番话是“绵里针”，唐子韶当然听得出来，如果自己不知趣，不让马逢时查账，变成“妨碍公事”，他是有权送他到县衙门的“班房”去收押的。好在还有以后再商量的话，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敷衍好了杨书办，再作道理。

“杨先生，你这样子说，我不能不听，一切遵吩咐就是。”

唐子韶也豁出去了，不但要什么账簿有什么账簿，而且问什么答什么，非常合作，因此查账非常顺利。只是账簿太多，这天下午只查了三分之一，至少第二天还要费一整天才能完事。

等回到家，杨太太告诉丈夫：“周少棠来过了，他说他在你们昨天吃酒的地方等你。”

“喔！”杨书办问，“光是指我一个人？”

“还有哪个？”

“有没有叫老马也去？”

“他没有说。”

“好。我马上去。”杨书办带着一份记录去赴约。

“胡大先生怎么不要倒霉！”周少棠指着那份记录说，“光是这张纸上记下来的，算一算已经吞了三四万银子都不止了。”

“你预备怎么个办法？”

“还不是要他吐出来。”周少棠说，“数目太大，我想先要同胡大先生谈一谈。”

“这，”杨书办为马逢时讲话，“在公事上不大妥当吧？”

“怎么不妥当？”周少棠反问。

杨书办亦说不出如何不妥，他只是觉得马逢时奉派查封公济典，如何交差，要由周少棠跟胡雪岩商量以后来决定，似乎操纵得太过分，心生反感而已。

“公事就是那么一回事，你老兄是‘老公事’，还有啥不明白的？”周少棠用抚慰的语气说，“总而言之，老马的公事，一定让他交代得过，私下的好处，也一定会让他心里舒服。至于你的一份，当然不会比老马少，这是说都用不着说的。”

当然，周少棠的“好处”亦不会逊于他跟马逢时，更不待言。照此看来，唐子韶的麻烦不小，想起他那万般无奈，苦苦哀求的神情，不由得上了心事。

“怎么？”周少棠问，“你有啥为难？”

“我怎么不为难？”杨书办说，“你给他吃了个空心汤圆，他不晓得，只以为都谈好了，现在倒好像是我们跟他为难。他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当然会来第二次，我怎么打发他？”

“那容易，你都推在我头上好了。”

事实上这是唯一的应付办法，杨书办最后的打算亦是如此，此刻既然周少棠自己作了承诺，他也就死心塌地，不再去多想了。

第二天仍如前一天那样，嘴上很客气，眼中不容情，将唐子韶的弊端，一样一样，追究到底。唐子韶的态度，却跟前一天有异，仿佛对马逢时及杨书办的作为，不甚在意，只是坐在一边，不断地抽水烟，有时将一根纸煤搓了又搓，直到搓断，方始有爽然若失的神情，显得他在肚子里的工夫，做得很深。

约莫刚交午时，公济开出点心来，请马逢时暂时休息。唐子韶便趁此时机，将杨书办邀到一边有话说。

“杨先生，”他问，“今天查得完查不完？”

“想把它查完。”

“以后呢？”唐子韶问道，“不是说好商量？”

“不错，好商量。你最好去寻周少棠，只要他那里谈好了，马大老爷这里归我负责。”

唐子韶迟疑了好一会说：“本来不是谈好了，哪晓得马大老爷一来，要从头查起。”

语气中仿佛在埋怨杨书办跟周少棠彼此串通，有意推来推去，不愿帮忙。杨书办心想，也难怪他误会，其中的关键，不妨点他一句。

“老兄，你不要一厢情愿！你这里查都还没有查过，无从谈起，更不必说啥谈好了。你今天晚上去寻他，包你有结果。”

唐子韶恍然大悟，原来是要看他在公济典弄了多少“好处”然后再来谈“价钱”。看样子打算用几千银子“摆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树倒猢猻散”，不如带着月如远走高飞，大不了从此不吃朝奉这一行的饭，后半世应可衣食无忧。

就这刹那间打定了主意，就更不在乎杨书办与马逢时了。不过表面上仍旧很尊敬，当天查账完毕，要请他们吃饭，马逢时当然坚辞，杨书办且又暗示，应该早早去觅周少棠“商量”。

唐子韶口头上连声称“是”，其实根本无此打算，他要紧的是赶回家去跟月如商量，约略说了经过，随即透露了他的决心。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从现在开始，就要预备，最好三五天之内料理清楚，我们开溜。”

月如一愣，“溜到哪里？”她说，“徽州我是不去。”

唐子韶的结发妻子在徽州原籍，要月如去服低做小，亲操井臼，宁死不愿，这一层意思表明过不止一次，唐子韶当然明白。

“我怎么会让你到徽州去吃苦？就算你自己要去，我也舍不得。我想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再有一个是扬州，我在那里有两家亲戚。”

只要不让她到徽州，他处都不妨从长计议，但最好是能不走，土生土长三十年，从没有出过远门，怕到了他乡水土不服住不惯。

“不走办不到，除非倾家荡产。”

“有这么厉害？”

“自然。”唐子韶答说，“这姓周的，良心黑，手段辣，如今一盘账都抄了去了，一笔一笔照算，没有五万银子不能过门。”

“你不会赖掉？”

“把柄在人家手里，怎么赖得掉？”

“不理他呢？”

“不理他？你去试试看。”唐子韶说，“姓马的是候补县，奉了宪谕来查封，权力大得很呢！只要他一句话，马上可以送我到仁和县班房，你来送牢饭吧！”

月如叹口气说：“那就只好到上海去了。只怕到了上海还是保不得平安。”

“一定可以保！”唐子韶信心十足地，“上海市场等于外国地方，哪怕是道台也不能派差役去抓人的，上海县更加不必谈了。而且上海市场上五方杂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只要有钱，每天大摇大摆，坐马车、逛张园、吃大菜、看京戏，没有哪个来管你的闲事。”

听他形容上海的繁华，月如大为动心，满腔离愁，都丢在九霄云外，细细盘算了一会说道：“好在现款存在汇丰银行，细软随身带了走，有三天工夫总可以收拾好，不动产只好摆在那里再说。不过，这三天当中，会不会出事呢？”

“当然要用缓兵之计。杨书办要我今天晚上就去看周少棠，他一定会开个价钱出来，漫天讨价，就地还钱，一定谈不拢，我请他明天晚上来吃饭，你好好下点工夫——”

“又要来这一套了！”月如吼了起来，“你当我什么人看！”

“我当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看。”唐子韶说，“这姓周的请我吃空心汤圆，你要替我报仇。”

“报仇？哼，”月如冷笑，“我不来管你的事！你弄得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我白白里又让人家占一回便宜，啥犯着？”

“你真傻，你不会请他吃个空心汤圆？两三天一拖拖过去，我们人都到上海了，他到哪里去占你的便宜？”

“万一，”月如问说，“万一他来个霸王硬上弓呢？”

“你不会叫？一叫，我会来救你。”

“那不是变成仙人跳了？而且，你做初一，他做初二。看起来我一定要去送牢饭了。”

唐子韶不做声。月如不是他的结发妻子，而且当初已经失过一回身，反正不是从一而终了，再让周少棠尝一回甜头，亦无所谓，不过这话不便说得太露骨，只好点她一句。

“如果你不愿意送牢饭，实在说，你是不忍心我去吃牢饭，那么全在你发个善心了。”

月如亦不做声，不过把烧饭的老妈子唤了来，关照她明天要杀鸡，要多买菜。

周少棠兴匆匆地到了元宝街，要看胡雪岩，不道一说来意，就碰了个钉子。

“说实话，周先生，”胡家的门上说，“生病是假，挡驾是真。你老倒想想，我们老爷还有啥心思见客。我通报，一定去通报，不过，真的不见，你老也不要见怪。”

“我是有正事同他谈。”

“正事？”门上大摇其头，“那就一定见不着，我们老爷一提起钱庄、当店、丝行，头就大了。”

“那么，你说我来看看他。”

“也只好这样说。不过，”门上一面起步，一面咕哝着，“我看是白说。”

见此光景，周少棠的心冷了。默默盘算，自己想帮忙的意思到了，胡雪岩不见，是没法子的事。唐子韶当然不能便宜他，不妨想想看，用什么手段卡住他的喉咙，让他把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过年了，施棉衣、施米、做做好事，也是阴功积德。

这一落入沉思，就不觉得时光慢了，忽然听得一声：“周先生！”抬头看时，是门上在他面前，“我们老爷有请。”

“喔，”周少棠定定神说，“居然见我了？”

“原来周先生是我们老爷四十年的老朋友。”门上赔笑说道，“我不晓得！周先生你不要见气。”

“哪里，哪里！你请领路。”

门上领到花园入口处，有个大丫头由一个老妈子陪着，转引客人直上百狮楼。

“周先生走好！”

一上楼便有个中年丽人在迎接，周少棠见过一次，急忙拱拱手说：“螺蛳太太，不敢当，不敢当！”

“大先生在里头等你。”

说着螺蛳太太亲自揭开门帘，周少棠是头一回到这里，探头一望，目迷五色，东也是灯，西也是灯，东也是胡雪岩，西也是胡雪岩。灯可以有多少盏，胡雪岩不可能分身，周少棠警告自己，这里大镜子很多，不要像刘姥姥进了怡红院那样闹笑话。因此，进门先站住脚，看清楚了再说。

“少棠！”胡雪岩在喊，“这面座。”

循声觅人，只见胡雪岩坐在一张红丝绒的安乐椅上，上身穿的小对襟棉袄，下身围着一条花格子的毛毡，额头上扎一条寸许宽的缎带，大概是头痛的缘故。

“坐这里！”胡雪岩拍一拍他身旁的绣墩，指着头上笑道，“你看我这副样子，像不像产妇坐月子？”

这时候还有心思说笑话，周少棠心怀一宽，看样子他的境况，不如想象中那么坏。

于是闲闲谈起查封公济典的事，源源本本、巨细靡遗，最后谈到从唐子韶那里追出中饱的款子以后，如何分派的办法。

“算了，算了。”胡雪岩说，“不必认真。”

此言一出，周少棠愣住了，好半天才说了句：“看起来，倒是我多事了？”

“少棠，你这样子一说，我变成半吊子了。事到如今，我同你说老实话，我不是心甘情愿做洋盘瘟生，不分好歹、不识是非，我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为了哪一个？”周少棠当然要追问。

“唐子韶姨太太——”

“喔，喔！”周少棠恍然大悟，他亦久知胡雪岩有此一段艳闻，此刻正好求证，“我听说，唐子韶设美人局，你上了他的当？”

“也不算上当，是我一时糊涂。这话也不必去说它了。”胡雪岩紧接着说，“昨天我同我的几个妾说，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愿意走的自己房间里东西都带走，我另外送五千银子。想想月如总同我好过，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想放她一马。不过，这是马逢时的公事，又是你出了大力，我只好说一声：多谢你！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不敢多干预。”

“原来你是这么一种心思，倒是我错怪你了。”周少棠又说，“原来是我想替你尽点心，你不忘记老相好，想这样子办，我当然照你的意思。至于论多论少，我要看情形办，而且我要告诉人家。”

“不必，不必！不必说破。”胡雪岩忽然神秘地一笑，“少棠，你记不记得石塔儿头的‘豆腐西施’阿香？”

周少棠愣了一下，从尘封的记忆中，找出阿香的影子来——石塔儿头是地名，有家豆腐店的女儿，就是阿香，艳声四播，先是周少棠做了入幕之宾，后来胡雪岩做了他的所谓“同靴弟兄”，周少棠就绝迹不去了。少年春梦，如今回想起来，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只是奇怪胡雪岩何以忽然提了起来。

“当初那件事，我心里一直难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不该割你靴腰子。现在顶好一报还一报。”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月如是匹扬州人所说的‘瘦马’，你倒骑她一骑看？”

听此一说，周少棠有点动心，不过口头上却是一迭连声地：“笑话，笑话！”

胡雪岩不做声，笑容慢慢地收敛，双眼却不断眨动，显然有个念头在转。

“那么，少棠，我说一句决不是笑话的话，你要不要听？”

“要的。”

“年大将军的故事，你总晓得啰？”

“年大将军”是指年羹尧。这位被杭州人神乎其词地说他“一夜工夫连降十八级”的年大将军，在杭州大概有半年的辰光，他是先由一等公降为杭州将军，然后又降为“闲散章京”，满洲话叫做“拜他喇布勒哈番”，汉名叫做“骑都尉”，正四品，被派为西湖边上涌金门的城守尉，杭州关于他的故事极多，所以周少棠问说：“你是问哪一个？”

“是年大将军赠妾的故事。”

这是众多年羹尧的故事中，最富传奇性的一个。据说，年羹尧每天坐在涌金门口，进出乡人，震于他的威名，或者避道而行，或者俯首疾趋，唯有一个穷书生，早晚进出，必定恭恭敬敬地作一个揖。这样过了几个月，逮捕年羹尧入京的上谕到了杭州，于是第二天一早，年羹尧等那穷书生经过时，喊住他说：“我看你人很忠厚，我此番入京，大概性命不保，有个小妾想送给你，让你照料，千万不要推辞。”

那个穷书生哪里敢作此非分之想，一再推辞，年羹尧则一再相劝。最后，穷书生说了老实话，家徒四壁，添一口人实在养不起。

“原来是为这一层，你毋庸担心，明天我派人送她去。你住哪里？”

问了半天，穷书生才说了他的住址。下一天黄昏，一乘小轿到门，随携少数“嫁妆”。那轿中走出来一个风信年华的丽人，便是年羹尧的爱妾。

穷书生无端得此一段艳福，自然喜心翻倒，但却不知往后何以度日。那两人一言不发，只将带来的一张双抽屉的桌子，开锁打开抽屉，里面装满了珠宝，足供一生。

“我现在跟年大将军差不多。”胡雪岩说，“我的几个妾，昨天走了一半，有几个说是一定要跟我，有一个想走不走，主意还没有定，看她的意思是怕终身无靠。我这个妾人很老实，我要替她好好找个靠得住的人。少棠，你把她领了回去。”

“你说笑话了！”周少棠毫不思索地，“没有这个道理！”

“怎么会没有这个道理。你没有听‘说大书’的讲过，这种赠妾、赠马的事，古人常常有的。现在是我送给你，可不是你来夺爱，怕啥？”

周少棠不做声，他倒是想推辞，但找不出理由，最后只好这样说：“我要同我老婆去商量看。”

第二天一大早，周少棠还在床上，杨书办便来敲门了。起床迎接，周少棠先为前一日晚上失迎致歉，接着动问来意。

“唐子韶——”杨书办说，“昨天晚上就来看我，要我陪了他来看你。看起来此人倒满听话，我昨天叫他晚上来看你，他真的来了。”

“此刻呢？人在哪里？”

“我说我约好了你，再招呼他来见面，叫他先回去。你看，在哪里碰头？”

“要稍微隐蔽一点的地方。”

“那么，在我家里好了。”杨书办说，“我去约他，你洗了脸，吃了点心就来。”

周少棠点点头，送杨书办出门以后，一面漱洗，一面盘算，想到胡雪岩昨天的话，不免怦然心动，想看看月如倒是怎么样的一匹“瘦马”。

到得杨家，唐子韶早就到了，一见周少棠，忙不迭地站了起来，反客为主，代替杨书办招待后到之客，十分殷勤。

“少棠兄，”杨书办站起来说，“你们谈谈，我料理了一桩小事，马上过来。中午在我这里便饭。”

这是让他们得以密谈，声明备饭，更是暗示不妨详谈长谈。

但实际上无须花多少辰光，因为唐子韶成竹在胸，不必抵赖，当周少棠出示由杨书办抄来的清单，算出他一共侵吞了八万三千多银子时，他双膝一跪，口中说道：“周先生，请你救救我。”

“言重，言重！”周少棠赶紧将他拉了起来，“唐朝奉，你说要我救你，不管我办得到办不到，你总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我才好斟酌。”

“周先生，我先说实话，陆陆续续挪用了胡大先生的架本，也是叫没奈何！这几年运气不好，做生意亏本，我那个小妾又好赌，输掉不少。胡大先生现在落难，我如果有办法，早就应该把这笔款子补上了。”

“照此说来，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不是，不是。”唐子韶说，“我手里还有点古董、玉器。我知道周先生你是大行

家，什么时候到我那里看看能值多少？”唐子韶略停了一下又说，“现款是没有多少，我再尽量凑。”

“你能凑多少？”

“一时还算不出。总要先看了那些东西，估个价，看缺多少，再想办法。”

原来这是唐子韶投其所好，编出来的一套话。周少棠玩玉器，在“茶会”上颇有名声，听了唐子韶的话信以为真，欣然答说：“好！你看什么时候，我来看看。”

“就是今天晚上好不好？”唐子韶说，“小妾做的菜，很不坏。我叫她显显手段，请周先生来赏鉴赏鉴。”

一听这话，周少棠色心与食指皆动，不过不能不顾到杨书办与马逢时，因而说道：“你不该请我一个。”

“我知道，我知道。马大老爷我不便请他，我再请杨书办。”

杨书办是故意躲开的，根本没有什么事要料理，所以发觉唐子韶与周少棠的谈话已告一段落，随即赶了出来留客。

“便饭已经快预备好了，吃了再走。”

“谢谢！谢谢！”唐子韶连连拱手，“我还有事，改日再来打搅。顺便提一声：今天晚上我请周少棠到舍下便饭，请你老兄作陪。”

说是“顺便提一声”，可知根本没有邀客的诚意，而且杨书办也知道他们晚上还有未完的话要谈，亦根本不想夹在中间。当即亦以晚上有事作推托，回绝了邀约。

送走唐子韶，留下周少棠，把杯密谈，周少棠将前一天去看胡雪岩的情形，说了给杨书办听。不过，他没有提到胡雪岩劝他去骑月如那匹瘦马的话，这倒并非是他故意隐瞒，而是他根本还没有作任何决定，即便见了动心，跃跃欲试，也要看看情形再说。

“胡大先生倒真是够气概！”杨书办说，“今日之下，他还顾念着老交情！照他这样厚道来看，将来只怕还有翻身的日子。”

“难！他的靠山已经不中用，人呢，锐气也倒了，哪里还有翻身的日子？”周少棠略停一下说，“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你看唐子韶吐多少出来？”

“请你作主。”

周少棠由于对月如存着企图，便留了个可以伸缩的余地，“多则一半，少则两三万。”他说，“我们三一三十一。”

美人设局

唐子韶家很容易找，只要到公济典后面一条巷子问一声“唐朝奉住哪里？”自会指点给他看。

是唐子韶亲自应的门，一见面便说：“今天很冷，请楼上坐。”

楼上升了火盆，板壁缝隙上新糊的白纸条，外面虽然风大，里头却是温暖如春，周少棠的狐皮袍子穿不住了，依主人的建议脱了下来，只穿一件直贡呢夹袄就很舒服了。

“周先生，要不要‘香一筒’？”唐子韶指着烟盘说。

“谢谢！你自己来。”周少棠说，“我没有瘾，不过喜欢躺烟盘。”

“那就来靠一靠。”

唐子韶命丫头点了烟灯，然后去捧出一只大锦盒来，放在烟盘下方说道：“周先生，你看几样玉器。”

两人相对躺了下来，唐子韶抽大烟，周少棠便打开锦盒，鉴赏玉器。那锦盒是做了隔板的，第一层上面三块汉玉，每一块的尺寸大致相仿，一寸多长，六七分宽，上面刻的篆字，周少棠只识得最后四个字。

“这是‘刚卯’。”周少棠指着最后四个字说，“一定有这四个字：‘莫我敢当’。”

“喔，”唐子韶故意问说，“刚卯作啥用场？”

“辟邪的。”

“刚卯的刚好懂，既然辟邪，当然要刚强。”唐子韶说，“卯就不懂了。”

“卯是‘卯金刀刘’，汉朝是姓刘的天下。还有一个说法，要在正月里选一个，所以叫刚卯。”

“周先生真正内行。”

“玩儿汉玉，这些门道总要懂的。”说着周少棠又取第二方，就着烟灯细看。

“你看这三块刚卯，怎么样？”

“都还不错。不过——”

唐子韶见他缩口不语，便抬眼问道：“不过不值钱？”

“也不好说不值钱。”周少棠没有再说下去。

唐子韶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几万银子的亏欠，拿这些东西来作抵，还差得远，因而也就不必再问了，只伸手揭开隔板说道：“这样东西，恐怕周先生以前没有见过。”

周少棠拿起来一看，确是初见，是很大的一块古色斑斓的汉玉，大约八寸见方，刻成一个圆环，再由圆环中心向外刻线，每条线的末端有个数目字，从一到九十，一共是九十条线，刻得极细极深极均匀。

“这是啥？像个罗盘。”

“不错，同罗盘差不多，是日规。”

“日规？”周少棠反复细看，“玉倒确是汉玉，好像出土不久。”

“法眼，法眼！”唐子韶竖起大拇指说，“出土不过三四年，是归化城出土的。”

“喔，”周少棠对此物颇感兴趣，“这块玉啥价钱？”

“刚刚出土，以前也没有过同样的东西，所以行情不明。”唐子韶又说，“原只要当一千银子，我还了他五百，最后当了七百银子。这样东西，要遇见识货的，可以卖好价钱。”

“嗯。”周少棠不置可否，去揭第二块隔板，下面是大大小小八方玉印，正取起一块把玩时，只听得楼梯上有响声，便即侧身静听。

“你去问问老爷，饭开在哪里？”

语声发自外面那间屋子，清脆而沉着，从语声的韵味中，想象得到月如是过了风信年华，正将步入徐娘阶段的年龄。这样在咫尺之外，发号司令，指挥丫头，是不是意味着她不会露面？转念到此，周少棠心头不免浮起一丝怅惘之感。

此时丫头进来请示，唐子韶已经交代，饭就开在楼上，理由仍旧是楼上比较暖和。接着，门帘启处，周少棠眼前一亮，进来的少妇，约可三十上下年纪，长身玉立，鹅蛋形的脸上长了一双极明亮的杏眼，眼风闪处，像有股什么力量，将周少棠从烟榻上弹了起来，望着盈盈含笑的月如，不由得也在脸上堆满了笑容。

“这是小妾月如。”在烧烟的唐子韶，拿烟笼子指点着说，“月如，这是周老爷，你见一见。”

“喔，是姨太太！”周少棠先就抱拳作揖。

“不敢当，不敢当！”月如衿衽作礼，“周老爷我好像哪里见过。”

“你自然见过。”唐子韶说，“那天阜康门口搭了高台，几句话说得挤兑的人鸦雀无声，就是周老爷。”

“啊！我想起来了。”月如那双眼睛，闪闪发亮，惊喜交集，“那天我同邻居去看了热闹回来，谈周老爷谈了两三天。周老爷的口才，真正没话说，这倒还在其次，大家都说周老爷的义气，真正少见。胡大先生是胡财神，平常捧财神的不晓得多少，到了财神落难，好比变了瘟神，哪个不是见了他就躲，只有周老爷看不过，出来说公道话。如今一看周老爷的相貌，就晓得是行善积德，得饶人处且饶人，有大福气的厚道君子。”

这番话说得周少棠心上像熨过一样服贴，当然，他也有数，“得饶人处且饶人”，话中已经递过点子来了。

“好说，好说！”周少棠说，“我亦久闻唐姨太太贤惠能干，是我们老唐的贤内助。”

唐子韶一听称呼都改过了，知道周少棠必中圈套，“随你奸似鬼，要吃老娘洗脚

水”，心中暗暗得意，一丢烟枪，蹶然而起，口中说道：“好吃酒了。”

其时方桌已经搭开，自然是请周少棠上坐，但只唐子韶侧面相陪。菜并非如何讲究，但颇为入味。周少棠喜爱糟腌之物，所以对糟蒸白鱼、家乡肉、醉蟹这三样肴馔，格外欣赏，听说家乡肉、醉蟹并非市售，而是月如手制，便更赞不绝口了。

周少棠的谈锋很健，兴致又好，加以唐子韶是刻意奉承，所以快饮剧谈，相当投机。当然，话题都是轻松有趣的。

“老唐，”周少棠问到唐子韶的本行，“天下的朝奉，都是你们徽州人，好比票号都是山西人，而且听说只有太谷、平遥这两三府的人。这是啥道理？”

“这话，周先生，别人问我，我就装糊涂，随便敷衍几句，你老哥问到，我不能不跟你谈来历。不过，说起来不是啥体面的事。”

“喔，怎么办呢？”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我们徽州人，叫汪直，你晓得不晓得？”

“我只晓得嘉靖年间有个‘打严嵩’的邹应龙，不晓得啥汪直。”

“你不晓得我告诉你，汪直是个汉奸。”

“汉奸？莫非像秦桧一样私通外国。”

“一点不错。”唐子韶答说，“不过汪直私通的不是金兵，是日本人，那时候叫做倭寇。倭寇到我们中国，在江浙沿海地方一登了陆，两眼漆黑，都是汪直同他的部下做向导，带他们一路奸淫掳掠。倭寇很下作，放抢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不过有的带不走，带走了，到他们日本也未见得有用，所以汪直动了个脑筋，开爿典当，什么东西都好当，老百姓来当东西，不过是幌子，说穿了，不过替日本人销赃而已。”

“怪不得了，你们那笔字像鬼画符，说话用‘切口’，原来都有讲究的。”周少棠说，“这是犯法的事情，当然是用同乡人。”

“不过，话要说回来，徽州地方苦得很，本地出产养不活本地人，只好出外谋生，呼朋招友，同乡照顾同乡，也是迫不得已。”

“你们徽州人做生意，实在厉害，像扬州的大盐商，问起来祖籍一大半是徽州。”周

少棠说，“像汪直这样子，做了汉奸，还替日本人销赃，倒不怕公家抓他法办？”

“这也是有个原因的，当时的巡按御史，后来做了巡抚的胡宗宪，也是徽州人，虽不说包庇，念在同乡份上，略为高一高手，事情就过去了。官司不怕大，只要有交情，总好商量。”唐子韶举杯相邀，“来，来，周先生干一杯。”

最后那两句话，加上敬酒的动作，意在言外，灼然可见，但周少棠装作不觉，干了酒，将话题扯了开去，“那个胡宗宪，你说他是巡按御史，恐怕并没有庇护汪直的权柄。”他又问了一句，“真的权柄这么大？”

“那只要看《三堂会审》的王金龙好了。”

“王金龙是小生扮的，好像刚刚出道，哪有这样子的威风？戏总是戏。”

谈到这方面，唐子韶比周少棠内行得多了，“明朝的进士，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进士，如果不是点翰林或者到六部去当司官，放出来不过是个‘老虎班’的知县。明朝的进士，一点‘巡按御史’赏尚方宝剑，等于皇上亲自来巡查，威风得不得了。我讲个故事，周先生你就晓得巡按御史的权柄了。”

据说明朝有个富人，生两个女儿，长女嫁武官，次女嫁了个寒士，富人不免有势利之见，所以次婿受了许多委屈。及至次婿两榜及第，点了河南的巡按御史，而长婿恰好在河南南阳当总兵。御史七品，总兵二品，但巡按御史“代天巡狩”，地位不同，所以次婿巡按到南阳，第二天五更时分，尚未起身，长婿已来禀请开操阅兵，那次婿想到当年岳家待他们连襟二人，炎凉各异，一时感慨，在枕上口占一绝：“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于今应识诗文贵，卧听元戎报五更。”

既然“有诗为证”，周少棠不能不信，而且触类旁通，有所领悟，“这样说起来，《三堂会审》左右的红袍、蓝袍，应该是藩司同臬司？”他问，“我猜得对不对？”

“一点不错。”

“藩司、臬司旁坐陪审，那么居中坐的，身份应该是巡抚？”

“胡宗宪就是由巡按浙江的御史，改为浙江巡抚的。”

“那就是了。”周少棠惋惜地说，“胡大先生如果遇到他的本家就好了。”

这就是说，胡雪岩如果遇见一个能像胡宗宪照顾同乡汪直那样的巡抚，他的典当就不

至于会查封。唐子韶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愿意接口。

“周先生，”唐子韶忽然说道，“公济有好些满当的东西，你要不要来看看？”

周少棠不想贪这个小便宜，但亦不愿一口谢绝，便即问说：“有没有啥比较特别，外面少见的东西？”

“有，有，多得很。”唐子韶想了一会，说，“快要过年了，有一堂灯，我劝周先生买了回去，到正月十五挂起来，包管出色。”

一听这话，周少棠不免诧异，上元的花灯，竹篾彩纸所糊，以新奇为贵，他想不明白，凭什么可以上当铺？

因此，他愣了一下问道：“这种灯大概不是纸扎货？”

“当然。不然怎么好来当？”唐子韶说，“灯是绢灯，样子不多，大致照宫灯的式样，以六角形为主。绢上画人物仕女，各种故事，架子是活动的，用过了收拾干净，折起包好，明年再用。海宁一带，通行这种灯。周先生没有看过？”

“没有。”

“周先生看过了就晓得了。这种灯不是哄小伢儿的纸扎走马灯，要有身份的人家，请有身份的客人吃春酒，厅上、廊上挂起来，手里端杯酒，慢慢赏鉴绢上的各家画画。当然，也可以做它多少条灯谜，挂在灯上，请客人来打。这是文文静静的玩法，像周先生现在也够身份了，应该置办这么一堂灯。”

周少棠近年收入不坏，常想在身份上力争上流，尤其是最近为阜康的事，跟官府打过交道，已俨然在缙绅先生之列，所以对唐子韶的话，颇为动心，想了一下问道：“办这么一堂灯，不晓得要花多少？”

“多少都花得下去！”唐子韶说，“这种灯，高下相差很大，好坏就在画上，要看是不是名家，就算是名家，未见得肯来画花灯，值钱就在这些地方。譬如说，当今画仕女的，第一把手是费晓楼，你请他画花灯，他就不肯。”

“那么，你那里满当的那一堂灯呢？是哪个画的呢？”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康熙年间的大人先生，请他画过‘行乐图’的，不晓得多少，他是扬州人，姓大禹的禹，名叫禹之鼎，他也做过官，官名叫鸿胪寺序班。这个官，

照规矩是要旗人来做，不晓得他怎么会做了这个官——”

“老唐，”周少棠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不要去管他的官，谈他的画好了。”

于是唐子韶言归正传，说禹之鼎所画的那堂绢制花灯，一共二十四盏，六种样式，画的六个故事：西施沼吴、文君当垆、昭君出塞、文姬归汉、宓妃留枕、梅杨争宠，梅是梅妃，杨是杨玉环，所以六个故事，却有七大美人。

“禹之鼎的画，假的很多，不过这堂灯绝不假，因为来历不同。”唐子韶又说，“康熙年间，有个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名叫高江村，他原来是杭州人，后来住在嘉兴府的平湖县，到了嘉庆年间，子孙败落下来，这堂灯就是高江村请禹之鼎画的，所以不假。周先生，这堂灯，明天我叫人送到府上。”

“不，不！”周少棠摇着手说，“看看东西，再作道理。”

唐子韶还要往下说时，只见一个丫头进来说道：“公济派人来通知，说‘首柜’得了急病，请老爷马上去。”

典当司事，分为“内缺”、“外缺”两种，外缺的头脑，称为“首柜”，照例坐在迎门柜台的最左方，珍贵之物送上柜台，必经首柜鉴定估价，是个极重要的职司，所以唐子韶得此消息，顿时忧形于色，周少棠也就坐不住了。

“老唐，你有急事尽管请。我也要告辞了。”

“不！不！我去看一看就回来。我们的事也要紧的。”接着便喊，“月如，月如。”

等丫头将月如去唤了来，唐子韶吩咐她代为陪客，随即向周少棠拱拱手，道声失陪，下楼而去。

面临这样的局面，周少棠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胡雪岩中美人计的传说，起了几分戒心。但月如却落落大方地，一面布菜斟酒，一面问起周少棠的家庭情形，由周太太问到子女，因话搭话，谈锋很健，却很自然，完全是不拘礼的闲话家常，在周少棠的感觉中，月如是个能干贤惠的主妇，因而对于她与胡雪岩之间的传说，竟起了不可思议之感。

当然也少不得谈到胡雪岩的失败，月如更是表现了故主情殷，休戚相关的忠悃。周少棠倒很想趁机谈一谈公济的事，但终于还是不曾开口。

“姨太，”丫头又来报了，“老爷叫人回来说，首柜的病很重，他还要等在那里看一

看，请周老爷不要走，还有要紧事谈。”

“晓得了。你再去烫一壶酒来。”

“酒够了，酒够了。”周少棠说，“不必再烫，有粥我想吃一碗。”

“预备了香粳米粥在那里，酒还可以来一点。”

“那就以一壶为度。”

喝完了酒喝粥，接着又喝茶，而唐子韶却无回来的消息，周少棠有些踌躇了。

“周老爷，”月如从里间走了出来，是重施过脂粉了，她大大方方地说，“我来打口烟你吃。”

“我没有瘾。”

“香一筒玩玩。”

说着，她亲自动手点起了烟灯，自己便躺了下去，拿烟签子挑起烟来烧。丫头端来一小壶滚烫的茶、一盘松子糖，放在烟盘上，然后一语不发地退了出去。

“烟打好了。”月如招呼，“请过来吧！”

周少棠不由自主地躺在月如对面，两人共享一个长枕头，一躺下去便闻到桂花油的香味。

魔障一起，对周少棠来说，便成了苦难，由她头上的桂花油开始，鼻端眼底，触处无不是极大的挑逗，“周少棠啊周少棠！”他在心中自语，“你混了几十年，又不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了，莫非还是这样子的‘嫩’？”

这样自我警告着，心里好像定了些，但很快地又意乱神迷了，需要第二次再提警告，就这样一筒烟还没有到口，倒已经在内心中挣扎了三四回了。

月如终于打好了一个“黄、长、松”的烟泡，安在烟枪“斗门”上，拿烟签子轻轻地捻通，然后将烟枪倒过来，烟嘴伸到周少棠唇边，说一声：“尝一口看。”

这对周少棠来说，无异为抵御“心中贼”的一种助力，他虽没有瘾，却颇能领略鸦片的妙处，将注意力集中在烟味的香醇上，暂时抛开了月如的一切。

分几口抽完了那筒烟，口中又干又苦，但如“嘴对嘴”喝一口热茶，把烟压了下去，便很容易上瘾，所以他不敢喝茶，只取了块松子糖送入口中。

“周老爷，”月如开口了，“你同我们老爷，原来就熟悉的吧？”

“原来并不熟，不过，他是场面上的人，我当然久闻其名。”

“我们老爷同我说，现在有件事，要请周老爷照应，不晓得是什么事？”

一听这话，周少棠不由得诧异，不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呢，还是真个不知，想一想，反问一句：“老唐没有跟你谈过？”

“他没有。他只说买的一百多亩西湖田，要赶紧脱手，不然，周老爷面上不好交代。”

“怎么不好交代？”

“他说，要托周老爷帮忙，空口说白话不中用。”月如忽然叹口气说，“唉，我们老爷也是，我常劝他，你有亏空，老实同胡大先生说，胡大先生的脾气，天大的事，只要你老实说，没有不让你过门的。他总觉得扯了窟窿对不起胡大先生，‘八个坛儿七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周全，到头儿还是落个没面子，何苦？”

“喔，”周少棠很注意地问，“老唐扯了什么窟窿？”

接下来，月如便叹了一大堆苦经，不外乎唐子韶为人外精明、内糊涂，与人合伙做生意，吃了暗亏，迫不得已在公济典动了手脚，说到伤心处，泫然欲涕，连周少棠都心酸酸地为她难过。

“你说老唐吃暗亏，又说有苦说不出，到底是啥个亏，啥个苦？”

“同周老爷说说不要紧。”月如问道，“胡大先生有个朋友，这个姓很少见的，姓古。周老爷晓不晓得？”

“听说过，是替胡大先生办洋务的。”

“不错，就是他这位古老爷做地皮，邀我们老爷合股，当初计算得蛮好，哪晓得洋人一打仗，市面不对了。从前‘逃长毛’，都逃到上海，因为长毛再狠，也不敢去攻租界，一到洋人要开仗，轮到上海人逃难了，造好的房子卖不掉，亏了好几十万，周老爷你想

想，怎么得了？”月如又说，“苦是苦在这件事还不能同胡大先生去讲。”

因为第一，唐子韶当年曾有承诺，须以全副精力为胡雪岩经营典当，自己不可私营贸易。这项承诺后来虽渐渐变质，但亦只属于与胡雪岩有关的生意为限，譬如收茧卖丝之类，等于附搭股份，而经营房地产是一项新的生意。

“再有一个缘故是，古老爷是胡大先生的好朋友，如果说跟古老爷一起做房地产亏了本，告诉了胡大先生，他一定会不高兴。为啥呢？”月如自问自答，“胡大先生心里会想，你当初同他一起合伙，不来告诉我，亏本了来同我说，是不是要我贴补呢？再说，同古老爷合伙，生意为啥亏本，有些话根本不便说，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胡大先生还以为有意说古老爷的坏话，反而会起误会。”

“为啥？”周少棠问道，“是不是有不尽不实的地方？”

月如不做声，因为一口烟正烧到要紧的地方，只见她灵巧的手指，忙忙碌碌地一面烘一面卷，全神贯注，无暇答话，直待装好了烟，等周少棠抽完，说一声：“真的够了，我是没有瘾的。”月如方始搁下烟签子，回答周少棠的话。

“周老爷你想，人在杭州，上海的行情不熟，市面不灵，怕胡大先生晓得，还不敢去打听，这种生意，如果说会赚钱，只怕太阳要从西面出来了。”

这话很明显地表示，古应春有侵吞的情事在。周少棠对这话将信将疑，无从究诘，心里在转的念头是：唐子韶何以至今未回，是不是也有设美人局的意思？

这又是一大疑团，因而便问：“老唐呢？应该回来了吧？”

“是啊！”月如便喊来她的丫头关照，“你走快点，到公济看老爷为啥现在还不回来。你说，周老爷要回府了。”

丫头答应着走了。月如亦即离开烟榻，在大冰盘中取了个天津鸭梨，用一把象牙柄的锋利洋刀慢慢削皮，周少棠却仍躺在烟榻上，盘算等唐子韶回来了，如何谈判。

正想得出神时，突然听得“啊唷”一声，只见月如右手捏着左手拇指，桌上一把洋刀，一个快削好的梨，不用说，是不小心刀伤了手指。

“重不重，重不重？”周少棠奔了过去问说。

“不要紧。”月如站起身来，直趋妆台，指挥着说，“抽斗里有干净帕儿，请你撕一

条来。”

杭州话的“帕儿”就是手绢。周少棠开抽斗一看，内有几方折得方方正正的各色纺绸手绢，白色的一方在下面，随手一翻，发现了一本书。

“这里还有本书。”

周少棠顺口说了一句，正要翻一翻时，只听得月如大声急叫：“不要看，不要看！”

周少棠吓一大跳，急忙缩手，看到月如脸上，双颊泛红，微显窘色，想一想恍然大悟那本不能看的书是什么。

于是他微笑着抽出一条白纺绸手绢，拿剪刀剪一个口子，撕下寸许宽的一长条，持在手上，另一只手揭开粉缸，伸两指拈了一撮粉说道：“手放开。”

等月如将手松开，他将那一撮粉敷在创口上，然后很快地包扎好了，找根线来缚紧。“痛不痛？”周少棠问，但仍旧握着她的手。

“还好。”月如答说，“亏得你在这里，不然血一定流得满地。”说着，她在手上用了点劲想抽回去，但周少棠不放，她也就不挣扎了。

“阿嫂，你这双手好白。”

“真的？”月如问道，“比你太太怎么样？”

“那不能比了。”

“你说你的太太是填房，这么说年纪还轻。”

“她属猴的，今年三十六。”周少棠问，“你呢？”

“我属牛，她比我大五岁。”

“看起来大了十五岁都不止。”周少棠牵着她的手，回到中间方桌边，放开了手，各自落座。

“梨削了一半——”

“我来削。”周少棠说，“这个梨格外大，我们分开来吃。”

“梨不好分的。”月如说道，“你一个人慢慢吃好了。梨，化痰清火，吃烟的人，冬天吃了最好。”

“其实，我同你分不分梨无所谓。”周少棠说，“只要你同老唐不分梨就好了。”

“梨”字谐音为“离”，彼此默喻，用以试探，月如抓住机会说了一句切中要害的话。

“我同老唐分不分离，完全要看你周老爷，是不是阴功积德了。”

“言重，言重。我哪里有这么大的力量。”

“不必客气。我也听说了，老唐会不会吃官司，完全要看周老爷你肯不肯帮忙，你肯帮忙，我同老唐还在一起，你不肯帮忙，我看分离分定了。”

周少棠这时才发现，她对唐子韶的所作所为，即使全未曾参与，定必完全了解，而且是唐子韶安排好来跟他谈判的人。然则自己就必须考虑了，要不要跟她谈，如果不谈，现在该是走的时候了。

但一想到走，顿有不舍之意，这样就自然而然在思索，应该如何谈法？决定先了解了解情况再作道理。

于是他问：“阿嫂，你晓得不晓得老周亏空了多少？”

“我想，总有三四万银子吧？”

“不止。”

“喔，是多少呢？”

“起码加个倍。”

一听这话，月如发愣，怔怔地看着周少棠——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生平最凄凉的事，居然挤出来一副“急泪”。

周少棠大为不忍，“阿嫂，你也不必急，慢慢商量。我能帮忙，一定帮忙。”他问，“老唐眼前凑得出多少现银？”

“现银？”月如想了一下说，“现银大概只有两三千，另外只有我的首饰。”

“你的首饰值多少？”

“顶多也不过两三千。”

“两个两三千，就有五六千银子了。”周少棠又问，“你们的西湖田呢？”

“田倒值一万多银子，不过一时也寻不着买主。”

“西湖田俏得很，不过十天半个月，就有买主。”

“十天半个月来得及来不及？”

这句话使得周少棠大为惊异，因为问到这话，就显得她很懂公事。所谓“来得及来不及”，是指“马大老爷”复命而言，既受藩宪之委，当然要克期复命，如果事情摆不平，据实呈复，唐子韶立即便有缙继之灾。

照此看来，必是唐子韶已彻底研究过案情，想到过各种后果，预先教好了她如何进言，如何应付。自己千万要小心，莫中圈套。

于是他想了一下问说：“来得及怎么样，来不及又怎么样？”

“如果来得及最好，来不及的话，要请周老爷同马大老爷打个商量，好不好把公事压一压，先不要报上去？”

“这恐怕难。”

就在这时，周少棠已经打定主意，由于发现唐子韶与月如，是打算用施之于胡雪岩的手法来对付他，因而激发了报复的念头，决定先占个便宜再说。

“阿嫂，”他突然说道，“船到桥头自会直，你不必想太多。天塌下来有长人顶，等老唐来了，商量一个办法，我一定帮你们的忙。不过，阿嫂，我帮了忙，有啥好处？”

“周老爷，你这话说得太小气了。”月如瞟了他一眼，“好朋友嘛，一定要有好处才肯帮忙？”

“话不是这么说，一个人帮朋友的忙，总要从心里发出来的念头，时时刻刻想到，帮忙才帮得切实。不然，看到想起，过后就忘记了，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小气。”

“那么，你说，你想要啥好处？”

“只要阿嫂待我好就好了。想起阿嫂的好处，自然而然就会想起阿嫂交代我的事。”说着，周少棠伸出手去，指着她的拇指问，“还痛不痛？”

“早就不痛了。”

“我看看。”周少棠拉住她的手，慢慢地又伸手探入她的袖筒，她只是微笑着。

“好不好？”她忽然问说。

“什么好不好？”

“我的膀子啊！摸起来舒服不舒服？”

“舒服，真舒服。”

“这就是我的好处。”月如说道，“想起我的好处，不要忘记我托你的事。”

“不会，不会！不过，可惜。”

“可惜点啥？”

“好处太少了。”

“你要多少好处？”说着，月如站起身来，双足一转，索性坐在周少棠的大腿上。

这一下，周少棠自然上下其手，恣意轻薄。不过他脑筋仍旧很清楚，双眼注意着房门，两耳细听楼梯上的动静，心里在说，只要不脱衣服不上床，就让唐子韶撞见了也不要紧。

话虽如此，要把握得住却不大容易，他的心里像火烧那样，一次又一次，按捺不住想做进一步的行动的意念越来越强，到快要真的忍不住时，突然想到了一个法子，推开月如，将在靠窗一张半桌上放着的一杯冷茶，拿起来往口中就倒，“咕嘟、咕嘟”一气喝完，心里比较舒服了。

但他不肯就此罢手，喘着气说：“阿嫂，怪不得胡大先生见了你会着迷。”

“瞎说八道。”月如瞪起眼说，“你听人家嚼舌头！”

“无风不起浪，总有点因头吧？”

“因头，就像你现在一样，你喜欢我，我就让你摸一摸、亲一亲，还会有啥花样？莫非你就看得我那么贱？”

“我哪里敢？”周少棠坐回原处，一把拉住她，恢复原样，但这回自觉更有把握了，“好，既然你说喜欢你就让我摸一摸、亲一亲，我就照你的话做。”说着，一手搂过她来亲她的嘴。

月如很驯顺地，毫无挣扎之意，让他亲了一会，将头往后一仰问道：“我给你的好处，够不够多？”

“够多。”

“那么，你呢？”

“我怎么？”

“你答应我的事。”

“一定不会忘记。”

“如果忘记掉呢？”月如说道，“你对着灯光菩萨罚个咒。”

赌神罚咒，在周少棠也很重视的，略作盘算以后说道：“阿嫂，我答应帮你的忙，暂时让马大老爷把你们的事情压一压，不过压一压不是不了了之。你不要弄错，这是公事，就算马大老爷是我的儿子，我也不能叫他怎么办，他也不会听我的。”

“这一层我明白，不过，我倒要问你，你打算叫他怎么办？”

“我叫他打个折扣。”

“几折？”

“你说呢？”

“要我说，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你肯这样做，我再给你好处。”

周少棠心中一动，笑嘻嘻地问道：“什么好处？”

月如不做声，灵活的眼珠不断地在转，周少棠知道又有新花样了，很冷静地戒备着。

突然间，楼梯上的响动打破了沉默，而且听得出是男人的脚步声，当然是唐子韶回来了。

“周老爷，”月如一本正经地说，“等下当着我们老爷，你不要说什么疯话。”接着，起身迎了过去。

这一番叮嘱，使周少棠颇有异样的感觉，明明是他们夫妇商量好的一档把戏，何以月如又要在她丈夫面前假作正经，而且她又何以会顾虑到他在她丈夫面前可能会说“疯话”？这都是很值得玩味的疑问，但一时却无暇细想，因为唐子韶已经回来了，他少不得也要顾虑到礼貌，起身含笑目迎。

“对不起，对不起！”唐子韶抢步上前，抱拳致歉，“累你久等，真正不好意思。”

“没有啥，没有啥！”周少棠故意说疯话，“我同阿嫂谈得蛮投机的，削梨给我吃，还害得她手都割破了。”

“是啊！”唐子韶转脸看着月如，“我刚刚一进门就看见了，你的手怎么割破的？要紧不要紧？”

“不要紧。”月如关切地问，“赵先生怎么样了？”

赵先生便是公济典得急病的“首柜”，唐子韶答说：“暂时不要紧了。亏得大先生给我的那枝好参，一味‘独参汤’总算扳回来了。”接下来他又说，“你赶快烧两筒烟，我先过瘾要紧。来，来，周先生，我们躺下来谈。”

于是宾主二人在烟盘两旁躺了下来，月如端张小凳子坐在两人之间，开灯烧烟，唐子韶便谈赵先生的病情，周少棠无心细听，支支吾吾地应着，很注意月如的神情，却看不出什么来。

等两筒鸦片抽过，月如开口了，“刚刚我同周老爷叹了你的苦经，亏空也是没办法。”她说，“周老爷很帮忙，先请马大老爷把公事压一压，我们赶紧凑一笔钱出来，了这件事。”

“是啊！事情出来了，总要了的，周先生肯帮我们的忙，就算遇到救星了。”

“周老爷说，亏空很多，只好打个折扣来了。我们那笔西湖田，周老爷说，有十天半个月就可以脱手。你如今不便出面，只好请周老爷代为觅个买主。”月如又说，“当然，

中人钱或许周老爷，我们还是要照送的。”

谈来谈去，唐子韶方面谈出来一个结果，他承诺在十天之内，凑出两万四千银子，以出售他的西湖田为主要财源，其次是月如的首饰、唐子韶的古董。如果还不够，有什么卖什么，凑够了为止。

现在要轮到周少棠说话了，他一直在考虑的是，马逢时呈报顺利接收的公事一报上去，唐子韶的责任便已卸得干干净净，到时候他不认账又将如何？当然，他可以要唐子韶写张借据，但“杀人偿命”，有官府来作主；“欠债还钱”两造是可以和解的，俗话说，“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唐子韶有心赖债，催讨无着，反倒闹得沸沸扬扬，问起来“唐子韶怎么会欠你两万四千银子，你跟唐子韶不过点头之交，倒舍得把大笔银子借给他？”那时无言以对，势必拆穿真相，变成“羊肉没有吃，先惹一身臊”，太犯不着了。

由于沉吟不语的时间太久，唐子韶与月如都慢慢猜到了他的心事。唐子韶决定自己先表示态度。

“周先生，你一定是在想，空口讲白话，对马大老爷不好开口，是不是？”

既然他猜到了，周少棠不必否认，“不错，”他说，“我是中间人，两面都要交代。”

“这样子，我叫月如先把首饰捡出来，刚才看过的汉玉，也请你带了去，请你变价。至于西湖田，也请你代觅买主，我把红契交了给你。”

凡是缴过契税，由官府钤了印的，称为“红契”。但这不过是上手的原始凭证，收到了不至于另生纠葛，根本上买卖还是要订立契约，没有买契，光有红契，不能凭以营业，而况唐子韶可用失窃的理由挂失，原有的红契等于废纸。

唐子韶很机警，看周少棠是骗不到的内行，立即又补上一句：“当然，要抵押给你，请老杨做中。”

周少棠心中一动，想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同老杨一起到公济典来看你，商量一个办法出来。”

“好，好！我等候两位大驾。”

“辰光不早，再谈下去要天亮了。”周少棠起身说道，“多谢，多谢！明朝会。”

“这一盒玉器，你带了去。”

“不，不！”周少棠双手乱摇，坚决不受，然后向月如说道，“阿嫂，真正多谢，今天这顿饭，比吃鱼翅席还要落胃。”

“哪里，哪里。周老爷有空尽管请过来，我还有几样拿手菜，烧出来请你尝尝。”

“好极，好极！一定要来叨扰。”

诡计败露

由于有事，回到家只睡了一忽，周少棠便已醒来，匆匆赶到杨家，杨书办正要出门。

“你到哪里去？”

“想到城隍山去看个朋友——”

“不要去了。”周少棠不等他话完，便即打断，“我有要紧事同你商量。”

于是就在杨家密谈。周少棠将昨夜的经过情形，细细告诉了杨书办，问他的意见。

“卖田他自己去卖好了，月如为啥说唐子韶不便出面？”

“对！我当时倒忘记问她了。”

“这且不言。”杨书办问道，“现在马大老爷那里应该怎么办？”

“我正就是为这一点要来同你商量。月如打的是如意算盘，希望先报出去，顺利接收，那一来唐子韶一点责任都没有了。不过，要等他凑齐了银子再报，不怕耽误日子。如今我倒有个办法，”周少棠突然问道，“你有没有啥路子，能够借到一笔大款子？”

“现在银根紧。”杨书办问，“你想借多少？”

“不是我借。我想叫唐子韶先拿他的西湖田抵押一笔款子出来，我们先拿到了手，有多少算多少。”

杨书办沉吟了好一会说：“这是出典。典田不如买田，这种主顾不多，而且手续也很麻烦，不是三两天能办好的。”

周少棠爽然若失，“照此看来，”他说，“一只煮熟的鸭子，只怕要飞掉了。”

“这也不见得。如果相信得过，不妨先放他一马。”

“就是因为相信不过。”周少棠说，“你想他肯拿小老婆来陪我——”

周少棠自知泄漏了秘密，要想改口，已是驷不及舌。杨书办笑笑问道：“唷，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月如上过阳台了？”

“没有，没有。”周少棠急忙分辩，“不过嘴巴亲一亲，胸脯摸一摸。总而言之，唐子韶一定在搞鬼，轻易相信他，一定会上当。”

“我晓得了。等我来想想。”

公事上到底是杨书办比较熟悉，他认为有一个可进可退的办法，即是由马逢时先报一个公事，说是账目上尚有疑义，正在查核之中，请准予暂缓结案。

“唐子韶看到这样子一个活络说法，晓得一定逃不过门，会赶紧去想法子，如果他真的想赖掉，我们就把他的毛病和盘托出。虽没有好处，至少马大老爷也办了一趟漂亮差使。”

“好极！就是这个办法。”周少棠说，“等下我们一起到公济典，索性同唐子韶明说，马大老爷已经定规了。事不宜迟，最好你现在就去通知马大老爷。”

“他不在家，到梅花碑抚台衙门‘站班’去了。”

原来巡抚定三、八为衙参之期，接见藩臬两司及任实缺、有差使的道员，候补的知县佐杂，都到巡抚衙门前面去“站班”，作为致敬的表示，目的是在博得好感，加深印象。这是小官候补的不二法门，有时巡抚与司道谈论公事，有个什么差使要派人，够资格保荐的司道，想起刚刚见过某人，正堪充任，因而获得意外机缘，亦是常有之事。

“你同唐子韶约的是啥辰光？”

“还早，还早。”周少棠说，“我们先到茶店里吃一壶茶再去。”

“也不必到茶店里了。我有好六安茶，泡一壶你吃。”

于是泡上六安茶，又端出两盘干点心，一面吃，一面谈闲天，杨书办问起月如，周少棠顿时眉飞色舞，不但毫不隐瞒，而且作了许多形容。

杨书办津津有味地听完，不由得问道：“如果有机会，月如肯不肯同你上床？”

“我想一定会肯。其实昨天晚上，只要我胆子够大，也就上手了。”

“你是怕唐子韶来捉你的奸，要你写‘伏辩’？”

“不错。这是三个人的事，我不能做这种荒唐事，连累好朋友。”

“少棠，你不做见色轻友的事，足见你够朋友。”杨书办说，“我倒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同月如困一觉？”

“想是想，没有机会。”

“我来给你弄个机会。”杨书办说，“等下，我到公济典去，绊住唐子韶的身子，你一个人闯到月如楼上，我保险不会有人来捉你们的奸。”

“不必，不必！”周少棠心想，即令能这样顺利地真个销魂，也要顾虑到落一个话柄在杨书办手里。这种傻事决不能做，所以又加了一句：“多谢盛情。不过我的胆还不够大，谢谢，谢谢。”

杨书办倒是有心想助他成其好事，看他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便再说，只是付之一笑。

“不过，你倒提醒我了，我还是可以到月如那里去一趟，问问你提出来的那句话。”

“这样说，仍旧我一个人到公济典？”

“不错，你先去，我问完了话，随后就来。”

“那么！”杨书办问，“我在唐子韶面前，要不要说破？”

“不必，你只说我随后就到就是。”

近午时分，两人到了公济典旁边的那条巷子，暂且分手，周少棠到唐家举手敲门，好久没有回音，只好怏怏回身，哪知一转身便发现月如冉冉而来，后面跟着她家的丫头，手里挽个菜篮，主婢俩是刚从小菜场回来。

“碰得巧，”周少棠说，“如果你迟一步，或者我早来一步，就会不到面。”

“周老爷，你也来得巧，今天难得买到新鲜菌子，你在我那里吃了中饭走。”

“不，不！杨书办在公济典等我——”

“那就请杨书办一起来。”

“等一息再说。阿嫂，我先到你这里坐一坐，我有句话想问你。”

其时丫头已经去开了大门，进门就在客堂里坐，月如请他上楼，周少棠辞谢了，因为他不想多作逗留，只说两句话就要告辞，觉得不必累人家费事。

“阿嫂，我想请问你，你昨天说卖西湖田，老唐不便出面。这是啥讲究？”

不想问的是这句话，月如顿时一愣，同时也提醒她想起一件事，更加不安。看在周少棠眼里，颇有异样的感觉，心头不由得疑云大起。

“周老爷，你请坐一坐，我是突然之间想起有句话要先交代。”接着便喊，“阿翠，阿翠，你在做啥，客人来了也不泡茶。”

“我在厨房里，烧开水。”阿翠高声答应着，走了出来。

“你到桥边去关照一声，家里有客人，要他下半天再来。”

阿翠发愣，一时想不起到“桥边”要关照什么人。

“去啊！”

“去，去，”阿翠嗫嚅着问，“去同哪个说？”

“不是我们刚刚去过？叫他们老板马上来？”

“喔，喔！”阿翠想起来了，“木器店、木器店。”说着，转身而去。

“真笨！”月如咕哝着，转身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周老爷，你刚才要问我的那

句话，我没有听清楚。”

“老唐卖田，为啥不便出面？”

月如原来是因为唐子韶忽然要卖田，风声传出去，惹人猜疑：莫非他要离开杭州了，是不是回安徽老家？这一来会影响他们开溜的计划，所以不便出面。如今的回答，当然改过了。

“公济典一查封，我们老爷有亏空，大概总有人晓得，不晓得也会问，为啥卖田？如果晓得卖田是为亏空，就一定会杀价，所以他是不出面的好。”

理由很充分，语气亦从容，周少棠疑虑尽释，“到底阿嫂细心。”他站起身来，“我就是这句话，清楚了要走了。”

出了唐家往公济典，走不多远，迎面遇见阿翠，甩着一条长辫子，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周老爷，”她开口招呼，“要回去了？”

“不，我到公济典去。”

“喏，”阿翠回身一指，“这里一直过去，过一座小桥，就是公济典后门。”

周少棠本来要先出巷子上大街从公济典前门入内，现在既有捷径可通后门，落得省点气力，“谢谢你。”他含笑致谢，“原来还有后门。”

“走后门要省好多路。”阿翠又加了一句客气话，“周老爷有空常常来。”

见她如此殷勤，周少棠想起一件事，昨夜在唐家作客，照例应该开发赏钱，因而唤住她说：“阿翠你等等。”

说着，探手入怀，皮袍子口袋中，有好几块碎银子，摸了适中的一块，约莫三四钱重，递向阿翠。

“周老爷，这做啥！”

“这个给你。昨天我走的时候忘记掉了。”

“不要，不要——”

“不许说不要。”周少棠故意板一板脸，“没规矩。”

于是阿翠笑着道了谢，高高兴兴地甩着辫子回去，周少棠便照她指点，一直往前走，果然看到一座小石桥，桥边一家旧货店，旧木器都堆到路上来了。

周少棠心中一动，站住脚细看了一会，并没有发现什么木器店，不由得奇怪，莫非月如所说的木器店，即是指这家旧货店？

这样想着，便上前问讯：“老板，请问这里有家木器店在哪里？”

“不晓得。”旧货店老板诧异，“从没有听说过这里有一家木器店。哪个跟你说的？骗你来‘撞木钟’。”

“是——”周少棠疑云大起，决意弄个水落石出，“只怕我听错了，公济典唐朝奉家说这里有家木器店，要同你买木器。”

“你不是听错了，就是弄错了。不是买木器，是要卖木器，叫我去看货估价。”

“她为啥要——”周少棠突然将话顿住了，闲事已经管得太多了，再问下去，会惹人猜疑，因而笑一笑，说一声，“是我弄错了。”扬长而去。

到了公济典，只见唐子韶的神情很难看，是懊恼与忧虑交杂的神情。可想而知的，杨书办已将他们所决定的处置告诉他了。

不过，看到周少棠，他仍旧摆出一副尊敬而亲热的神情，迎上前来，握着周少棠的手说：“老大哥，你无论如何要帮我一个忙。”

“啥事情？”周少棠装作不知，一面问一面坐了下来，顺便跟杨书办交换了一个眼色，相戒谨慎。

“老杨告诉我，马大老爷预备报公事，说我账目不清。”唐子韶话说得很急，“公事上怎么好这样说？”

“这也无所谓，你把账目弄清楚，不就没事了吗？”

“话不是这样说，好比落了一个脚印在那里，有这件案底在衙门里，我以后做人做事就难了。”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咦！”唐子韶手指着说，“周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的，请马大老爷暂时把公事压一

压？”

“压也不过一天半天的事。”杨书办插了一句嘴。

“一两天哪里来得及？”唐子韶说，“现在银根又紧。”

“好了。我晓得了。”周少棠说，“老唐，外头做事，一定要上路，不上路，人家要帮忙也无从帮起。这样子，你尽快去想办法，我同老杨替你到马大老爷那里讨个情，今天晚上再同你碰头。”说完，他已经站了起来，准备离去。

“不忙，不忙！”唐子韶忙说道，“我已经叫人去叫菜了，吃了饭再走。”

“饭不吃了。”周少棠灵机一动，故意吓他一下，“说实话，我们到你这里来，已经有人在盯梢了，还是早点走的好。”

这一下，不但唐子韶吃惊，也吓了杨书办，脸上变色，悄悄问道：“是哪里的人？在哪里？”

“杭州府的人，你出去就看到了。”说着，往外就走，杨书办紧紧跟在后面。

“两位慢慢！”唐子韶追上来问，“晚上怎么样碰头？”

“我会来看你。”

“好，恭候大驾。”

于是周少棠领头扬长而去，出了公济典，不断回头看，杨书办神色紧张地问：“人在哪里？”

周少棠“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对不起，对不起，害得你都受惊了。”他说，“我们到城隍山去吃油蓑饼，我详细告诉你。”

上了城隍山，在药师间壁的酒店落座，老板姓陈，是周少棠的熟人，也认识杨书办，亲自从账桌上起身来招待。

“这么冷的天气，两位倒有兴致上城隍山？难得，难得。”陈老板问，“要吃点啥？”

“特为来吃油蓑饼。”周少棠说，“菜随便，酒要好。”

“有一坛好花雕，卖得差不多了，还剩下来三斤，够不够？”

“中午少吃点。够了。”

“我上回吃过的‘一鸡四吃’，味道不错。”杨书办说，“照样再来一回。鸡要肥。”

“杨先生放心好了。”

于是烫上酒来，先用现成的小菜，发芽豆、茶油鱼干之类下酒。这时周少棠告诉杨书办，根本没有人盯梢，只是故意吓一吓唐子韶而已。

“不过，有件事很奇怪，月如不晓得在搞啥花样。”

等周少棠细说了他发现唐家要卖木器的经过，杨书办立刻下了一个判断：“唐子韶要带了他的小老婆，逃之夭夭了。”

周少棠也是如此看法，“逃到哪里呢？”他问，“不会逃回徽州吧？”

“逃回徽州，还是可以抓回来的。只有逃到上海，在租界里躲了起来，只要他自己小心，不容易抓到。”杨书办又说，“我看他用的是缓兵之计，卖田最快也要十天半个月，要开溜，时间上足足够用。”

“嗯，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杨书办亦无善策，默默地喝了一会酒，突然之间，将酒杯放下，双手靠在桌上，身子前倾，低声说道：“我同你说实话，你刚刚开玩笑，说有人‘盯梢’，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难过极了。俗语说得，‘日里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发横财也要命的，强求不来，这件事，我们作成马大老爷立一场功劳，关照他据实呈报，唐子韶自作自受，不必可惜。你看如何？”

周少棠想了一下，点点头：“我同意。不过数目要打个折扣。”

“为啥？”

“噢！我不是同你讲过，胡大先生要报月如的情，我们原来预备分给他的一份，他不要，算是送月如。所以唐子韶作弊的数目不能实报。”

这段话中的“胡大先生”四字，不知怎么让陈老板听到了，便踱过来打听他的消息，

少不得嗟咨惋惜一番。

周少棠他们的座位临窗，窗子是碎锦格子糊上白纸，中间嵌一方玻璃，望出去一株华盖亭亭的不凋松，春秋佳日，树下便是极好的茶座。陈老板指着说道：“那株松树下面，就是胡大先生同王抚台第一次来吃茶吃酒的地方。王抚台有一回来过，还特为提起，这句话十七八年了。”

“王抚台如果晓得胡大先生会有今天这种下场，只怕他死不瞑目。”杨书办感慨不止，“这样子轰轰烈烈的事业，说败就败，真同年大将军一样。”

“比年大将军总要好得多。”周少棠说，“至少，性命之忧是不会有。”

陈老板接口说道：“就算没有性命之忧，活得也没意思了。”

“是啊！”杨书办深深点头，“爬得高，跌得重，还是看开点好。”

就这样一直在谈胡雪岩，直到酒醉饭饱，相偕下山，周少棠方又提到唐子韶，“我答应过他，只算两万四千银子。”他说，“你同马大老爷去说，要报就报这个数目好了。”

“好的。”杨书办说，“不过，你应该同胡大先生去说说清楚，现在是照他的意思，看在唐子韶小老婆份上，特为少报。我们三个人是随公事。不然，他只以为我们从中弄了多少好处，岂不冤枉？”他又加了一句，“这句话请你一定要说到。”

由于杨书办的态度很认真，周少棠决定到元宝街去一趟，胡雪岩已经不会客了，但对周少棠的情分不同，仍旧将他请了进去，动问来意。

“你说的那匹‘瘦马’我见过了，亦就是见一见，没有别的花样。”周少棠说，“他亏空至少有八万银子，照你的意思，打了他一个三折，公事一报上去，当然要追。追出来抵还你的官款，也不无小补。”

一听这话，胡雪岩的眼圈发红，“少棠，”他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从出事到现在，再好的朋友，都是同我来算账的，顶多说是打个折扣，少还一点，没有人说一句：我介绍来的那笔存款，不要紧，摆在那里再说；帮我去弄钱来的，可以说没有。其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古应春，帮我凑二三十万银子，应付上海的风潮，再一个是你。古应春受过我的好处，大家原有往来的，像你，该当凭你本事去弄来的外款不要，移过来替我补亏

空，虽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过，我看来这两万四千银子，比什么都贵重。”

“大先生，你不要这样说。从前我也受过你的好处。”周少棠又说，“今天中午，我们在城隍山吃油蓑饼，还提起你同王抚台的交情，只怕王抚台听得你有这一场风波，在阴司里都不安心。”

提到王有龄，帐触前尘，怀念故友，胡雪岩越发心里酸酸地想哭，“真正是一场大梦！”他说，“梦终归是梦，到底是要醒的。”

“一个人能够像你这样一场梦，古往今来，只怕也不过数得出来的几个人。”

这话使得胡雪岩颇受鼓舞，忽然想到他从未想过的身后之名，“不晓得将来说书的人，会不会说我？”他问，“说我又是怎样子地说，是骂我自作孽，还是运气不好？”

“说是一定会说的，好比年大将军一样，哪个不晓得？”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年大将军赠妾的故事，心中一动，便笑一笑说：“我哪里比得上年大将军？不讲这些了。老弟兄聊聊家常。少棠，你今年贵庚？”

“我属老虎，今年五十四。”

“嫂夫人呢？”

“他属羊，比我小五岁。”周少棠说，“照道理，羊落虎口，我应该克她，哪晓得她的身子比我还健旺。”

“你也一点都不像五十几岁的人。”胡雪岩说，“嫂夫人我还是年纪轻的时候见过。那时候，我看你就有点怕她。现在呢？”

“都一把年纪了，谈啥哪个怕哪个？而况——”

“怎么不说下去？”胡雪岩问。

这是因为说到周少棠伤心之处了，不愿多谈，摇摇头说：“没有啥。”

“一定有缘故。少棠，你有啥苦衷，何妨同我讲一讲。”

“不是有啥苦衷。”周少棠说，“我们的独养儿子——”

周少棠的独子，这年正好三十，在上海一家洋行中做事，颇得“大老板”的器重，当此海禁大开，洋务发达之时，可说前程似锦。哪知这年二月间，一场春瘟，竟尔不治。

周太太哭得死去活来，周少棠本来要说的一句话是：“而况少年夫妻老来伴，独养儿子死掉了，我同她真正叫相依为命。”

原来是提到了这段伤心之事，所以说不下去，胡雪岩便问：“你儿子娶亲了呢？”

“没有。”

“怎么三十岁还不成家？”

“那是因为他学洋派，说洋人都是这样的，三十岁才成家，他又想跟他们老板到外国去学点本事，成了家不方便，所以就耽误下来了。如今是连孙子都耽误了。”

“是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胡雪岩说，“嫂夫人倒没有劝你讨个小？”

“提过。我同她说——”

周少棠突然顿住，因为他原来的话是：“算了，算了，‘若要家不和，讨个小老婆。’”

话到嘴边，想起忌讳：第一，螺蛳太太就是“小老婆”；第二，胡雪岩家“十二金钗”，“小老婆”太多，或许就是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的原因。总之，令人刺心的话，决不可说。

于是他改口说道：“内人虽有这番好意，无奈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只好敬谢不敏了。”

“这倒是真话，要有合适的人，是顶要紧的一桩。‘若要家不和，讨个小老婆’，大家总以为指太太吃醋，其实不然！讨小讨得不好，看太太老实好欺侮，自己恃宠而骄，要爬到大太太头上。那一来大太太再贤惠，还是要吵架。”

周少棠没有想到自己认为触犯忌讳的那句俗话，倒是胡雪岩自己说了出来。不过他的话也很有道理，螺蛳太太固然是个现成的例子，古应春纳妾的经过，他也知道，都可以为他的话作脚注。

“少棠，你我相交一场，我有力量帮你的时候，没有帮你什么——”

“不，不！”周少棠插嘴拦住，“你不要说这话，你帮我的忙，够多了。”

“好！我现在还要帮你一个忙，替你好好儿物色一个人。”

“大先生！”周少棠笑道，“你现在倒还有闲工夫来管这种闲事？”

“正事轮不到我管，有刘抚台、德藩台替我操心，我就只好管闲事了。”

满腹牢骚，出以自我调侃的语气，正见得他的万般无奈。周少棠不免兴起一种英雄末路的苍凉之感。再谈下去，说不定会掉眼泪，因而起身告辞。

胡雪岩握着他的手臂，仿佛有话要说，两次欲言又止，终于松开了手说：“再谈吧！”

壮士断腕

半夜里叩中门，送进来一封信，说是藩台衙门的专差送来的，螺蛳太太将胡雪岩唤醒了，拿一盏水晶玻璃罩的“洋灯”，让他看信。

看不到几行，胡雪岩将信搁下，开口说道：“我要起来。”

于是螺蛳太太叫起丫头，点起灯火，拨旺炭盆，服侍胡雪岩起身，他将德馨的信置在桌上细看，一张八行笺以外，另有一个抄件，字迹较小，需要戴老花眼镜，才看得清楚。

抄件是一道上谕：“谕内阁：给事中郎承修奏请，责令贪吏罚捐巨款，以济要需一折，据称该给事中所开赃私最著者，如已故总督瑞麟、学政何廷谦、前任粤海关监督崇礼、俊启，学政吴宝恕，水师提督翟国彦，盐运使何兆瀛，肇庆道方浚师，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潮州府知府刘淮年，廉州府知府张丙炎，南海县知县杜凤治，顺德县知县林灼之，现任南海县知县卢乐戍，皆自官广东后，得有巨资，若非民膏，即是国帑等语，着派彭玉麟将各该员在广东居官声名若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这跟胡雪岩无关。

另有一个附片，就大有关系了：“另片奏：闻阜康银号关闭，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所存该号银数至七十余万之多。请即查明确数，究所从来。据实参处等语，着顺天府确查具奏。”

接下来再看德馨的亲笔信，只有短短的两行：“事已通天，恐尚有严旨，请速为之计。容面谈。”

“你看！”胡雪岩将信递了给螺蛳太太，“话没有说清楚，‘容面谈’是他来，还是要我去？”

“等我来问问看。”螺蛳太太将递信进来的丫头，由镜槛阁调过来的巧珠唤了来，关照她到中门上传话，赶紧到门房去问，藩司衙门来的专差，是否还在？如果已经走了，留下什么话没有？

这得好一阵工夫才会有回话，胡雪岩有点沉不住气了，起身蹀躞，喃喃自语：“严旨，严旨！是革职还是抄家？”

螺蛳太太一听吓坏了，但不敢现诸形色，只将一件大毛皮袍、一件贡缎马褂堆在椅子上，因为不管是德馨来，还是胡雪岩去，都要换衣服，所以早早预备在那里。

“‘速为之计’，怎么‘计’法？”胡雪岩突然住足，“我看我应该到上海去一趟。”

“为啥？”

“至少我要把转运局的公事，弄清楚了，作个交代，不要牵涉到左大人，我就太对不起人了。”

“光是为这件事，托七姐夫就可以了。”

“不！还有必本常，我要当面同他碰个头，看看他把上海的账目清理得怎么样了。”

商议未定之际，只见巧珠急急来报，德馨已经微服来访，胡雪岩急忙换了衣服，未及下楼，已有四名丫头，持着宫灯，前引后拥地将德馨迎上楼来。胡雪岩在楼梯口迎着，作了一个揖，口中不安地说：“这样深夜，亲自劳步，真正叫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自己弟兄，不必谈这些。”德馨进了门，还未坐定，便即说道，“文中堂怕顶不住了。”

“文中堂”便是文煜，现任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所以称之为“中堂”。他是八旗中有名的殷实大户，发财是在福州将军任上。海内冲要重镇，都有驻防的将军，位尊而权不重，亦谈不到什么入息，只有福州将军例外，因为兼管闽海关，五口通商以后，福州亦是洋商贸易的要地，税收激增，所以成了肥缺。文煜因为是恭王的亲戚，靠山甚硬，在这个肥缺上盘踞了九年之久，及至内调进京，又几次派充崇文门监督，这也是一个日进斗金的阔差，数十年宦囊所积，不下千万之多。在阜康，他是第一个大存户，一方面是利害相共，休戚相关，一方面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很厚，所以从阜康出事以后，他一直在暗中支持，现在为邓承修一纸“片奏”所参，纸包不住火，自顾不暇，当然不能再替胡雪岩去“顶”了。

“雪岩，”德馨又问，“文中堂真的有那么多款子，存在你那里？”

“没有那么多。”胡雪岩答说，“细数我不清楚，大概四五十万是有的。”

“这也不少了。”

“晓翁，”心乱如麻的胡雪岩，终于找到一句要紧话，“你看，顺天府据实奏报以后，朝廷会怎么办？”

“照定制来说，朝廷应不会听片面之词，一定是要文中堂明白回奏。”

“文中堂怎么回奏呢？”

“那就知道了。”德馨答说，“总不会承认自己的钱来路不明吧？”

“他历充优差，省吃俭用，利上滚利，积成这么一个数目，似乎也不算多。”

“好家伙，你真是‘财神’的口吻，光是钱庄存款就有四五十万，还不算多吗？”

胡雪岩无词以对，只是在想：文煜究竟会得到怎么一种处分？

“文中堂这回怕要倒霉。”德馨说道，“现在清流的气焰正盛，朝廷为了尊重言路，只怕要拿文中堂来开刀。”

胡雪岩一惊，“怎么？”他急急问道，“会治他的罪？”

“治罪是不会的。只怕要罚他。”

“怎么罚？罚款？”

“当然。现在正在用兵，军需孔急，作兴会罚他报效饷银。数目多寡就不知道了。”德馨语重心长地警告，“雪岩，我所说的早为之计，第一步就是要把这笔款子预备好。”

“哪笔款子？”胡雪岩茫然地问。

“文中堂的罚款啊！只要上谕一下来，罚银多少，自然是在他的存款中提的。到那时你就变成欠官银子，而且是奉特旨所提的官款，急如星火，想拖一拖都不成。”

“喔！”胡雪岩心想，要还的公私款项，不下数千万，又何在乎这一笔？但德馨的好意总是可感的，因而答说，“晓翁关爱，我很感激，这笔款子我这回一到上海，首先把它预备好，上谕一到，当即呈缴。”

“这才是。”德馨问道，“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来不及，后天走。”

“哪天回来？”

“看事情顺手不顺手。我还想到江宁去一趟，看左大人能不能帮我什么忙。”

“你早就该去了。”德馨紧接着说，“你早点动身吧！这里反正封典当这件事正在进行，公款也好，私款也好，大家都要看封典当清算的结果，一时不会来催。你正好趁这空档，赶紧拿丝茧脱手，‘讲倒账’就比较容易。”

“讲倒账”便是打折扣来清偿。任何生意失败，都是如此料理，但讲倒账以前，先要准备好现款，胡雪岩一直在等待情势比较缓和，存货就比较能卖得较好的价钱，“讲倒账”的折扣亦可提高。但照目前的情势看，越逼越紧，封典当以后，继以文煜这一案，接下来可能会有革职的处分，那时候的身份，一落千丈，处事更加困难，真如德馨所说的，“亟应早为之计”。

因此，等德馨一走，胡雪岩跟螺蛳太太重作计议，“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说，“有句话叫做‘壮士断腕’，我只有斩掉一条膀子，人虽残废，性命可保。你看呢？”

“都随你！”螺蛳太太噙着眼泪说，“只要你斩膀子，不叫我来动手。”

“虽不叫你来动手，只怕要你在我的刀上加一把劲，不然斩不下来。这一点，你一定要答应我。”

螺蛳太太一面流泪，一面点头，然后问道：“这回你到上海，预备怎么办？”

“我托应春把丝茧全部出清，款子存在汇丰银行，作为讲倒账的准备金。再要到江宁去一趟，请左大人替我说话，官款即全不能打折扣，也不要追得那么紧，到底我也还有赚钱的事业，慢慢儿赚了来还，一下子都逼倒了，对公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怎么？”螺蛳太太忽有意会，定神想了一下说，“你是说，譬如典当，照常开门，到年底下结账，赚了钱，拿来拉还公账，等还清了，二十几家典当还是我们的？”

胡雪岩失笑了，“你真是一只手如意、一只手算盘，天下世界哪里有这么好的事？”他说，“所谓‘慢慢儿赚了来还’，意思是赚钱的事业，先照常维持，然后再来估价抵还公款。”

“这有啥分别呢？迟早一场空。”螺蛳太太大失所望，声音非常凄凉。

“虽然迟早一场空，还是有分别的。譬如说，这家典当的架本是二十万两，典当照常营业，当头有人来赎，可以照二十万两算，倘或关门不做生意了，当头只好照流当价来估价，三文不值两文，绝不能算二十万两，不足之数，仍旧要我们来赔，这当中出入很大。这样子一说，你明白了吧？”

“明白是明白。不过，”螺蛳太太问道，“能不能留下一点来？”

“那要看将来。至少也要等我上海回来才晓得，现在言之过早。”

螺蛳太太前前后后想了一遍，问出一番极紧要的话来：“从十月底到今天，二十天的工夫，虽然天翻地覆，总当作一时的风波，除了老太太搬到城外去住以外，别的排场、应酬，不过规模小了点，根本上是没有变。照你现在的打算，这家人是非拆散不可了？”

听得这话，胡雪岩心如刀割，但他向来都是先想到人家，将心比心，知道螺蛳太太比他还要难过，一泡眼泪只是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而已。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该先安慰螺蛳太太，“我同你总归是拆不散的。”他说，“不但今生今世，来世还是夫妻。”

螺蛳太太的一泡强忍着的眼泪，哪禁得起他这样一句话的激荡？顿时热泪滚滚，倚着

胡雪岩的肩头，在他的湖绉皮袍上，湿了一大片。

“罗四姐，罗四姐，”胡雪岩握着她的手说，“你也不要难过。荣华富贵我们总算也都经过了，人生在世，喜怒哀乐，都要尝到，才算真正做过人。闲话少说，我同你商量一件事。”

这件事，便是遣散姬妾，两个人秘密计议已定，相约决不让第三者——包括胡太太在内，都不能知道，只等胡雪岩上海回来，付诸实行。

“你看，”胡雪岩突然问道，“花影楼的那个，怎么样？”

花影楼住的是朱姨太，小名青莲，原是绍兴下方桥朱郎中的女儿，朱郎中是小儿科，只为用药错误，看死了周百万家三房合一子的七岁男孩，以致官司缠身，家道中落。朱郎中连气带急，一病而亡，周百万家却还放不过，以至于青莲竟要落入火坑，幸而为胡雪岩看中，量珠聘来，列为第七房姬妾。

螺蛳太太不明白他的话，愣了一下问道：“你说她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我从哪里说起？”

“我是说她的为人。”

“为人总算是忠厚的。”螺蛳太太答说，“到底是郎中的女儿，说话行事，都有分寸。”

“你看她还会不会生？”

问到这话，螺蛳太太越发奇怪，“怎么？”她问，“你是不是想把她留下来？”

“你弄错了。”胡雪岩说，“你光是说她会生不会生好了。”

“只要你会生，她就会生。圆脸、屁股大，不是宜男之相？”

“好！”胡雪岩说，“周少棠的独养儿子，本来在洋行里做事，蛮有出息的，哪晓得还没有娶亲，一场春瘟死掉了。周少棠今年五十四，身子好得出奇，我想青莲如果跟他，倒是一桩好事。”

“你怎么想出来的？”螺蛳太太沉吟了一会，说，“好事是好事，不过周太太愿意不愿意呢？”

“愿意。”胡雪岩答得非常干脆。

“你问过他？”

“是啊。不然我怎么会晓得？”

“这也许是他嘴里的话。”

“不！我同少棠年纪轻的时候，就在一起，我晓得他的为人，有时候看起来油腔滑调，其实倒是实实惠惠的人，对我更不说假话。”

“那好。”螺蛳太太说，“不过青莲愿意不愿意，就不晓得了。等我来问问她看。”

“我看不必问，一问她一定说不愿。”胡雪岩用感慨的声音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别的不必说了，到时候，她自会愿意。”

胡雪岩是早就打算好了的，到了上海，哪里都不住，到城里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为的是隐藏行迹。租界上熟人太多，“仕宦行台”的茶房头脑，更是见多识广，岂能没有见过鼎鼎大名的“胡财神”？所以要遮掩真相，只有隐身在远离租界的小客栈中。

安顿既定，派跟班去通知古应春来相会。古应春大出意外，但亦不难体会到胡雪岩的心境，所以尽管内心为他兴起一种英雄末路的凄凉，但见了面神色平静，连“小爷叔为啥住在这里”这么一句话都不问。

“七姐怎么样？身子好一点没有？”

“还好。”

“我的事情呢？”胡雪岩问，“她怎么说？”

“她不晓得。”

“不晓得？”胡雪岩诧异，“怎么瞒得住？”

“多亏瑞香，想尽办法不让她晓得。顶麻烦的是报纸。每天送来的《申报》，我先要看过，哪一张上面有小爷叔的消息，就把这张报纸收起来，不给她看。”

“喔！”胡雪岩透了一口气，心头顿感轻松，他本来一直在担心的是，见了七姑奶奶的面，不知道说什么话来安慰她，现在不必担心了。

接下来便谈正事。胡雪岩首先将他所作的“壮士断腕”的决定，告诉了古应春，当然也要问问他的看法。

“小爷叔已下了决心，我没有资格来说对不对，我日日夜夜在想的是，怎么样替小爷叔留起一笔东山再起的本钱——”

“应春，”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痴心妄想了。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功的。试问，天时、地利、人和，我还占得到哪一样？就算占全了，也不会再有那样两个机会了。”

“小爷叔说的两个机会是啥？一个大概是西征，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海禁大开。当时懂得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几个，现在呢？懂洋务的不晓得多少，同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不但晓得他们的行情，而且连洋人那套吃中国人的诀窍都学得很精了，哪里还轮得到我来做市面。再说，中国人做生意要靠山——”胡雪岩摇摇头换了个话题，“你说要替我留一笔钱起来，我只好说，盛情可感，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的全部账目都交出去了，像丝茧两样，都有细数，哪里好私下留一部分？”

“办法还是有。”古应春说，“顶要紧的一点是，丝茧两项，小爷叔一定要坚持，自己来处理。”

“我懂你的意思。不过现在一步都错不得，东西虽然在我手里，主权已经不是我的了。我们有户头，卖不卖要看刘抚台愿意不愿意，他说价钱不好，不卖，我们没有话说。”

“价钱好呢？”

“好到怎样的程度？”胡雪岩脱口相问，看古应春不做声，方又说道，“除非价钱好到足抵我的亏空有余，我马上可以收回，自己处理。无奈办不到，只有请刘抚台出面来讲折扣，那就只好由他作主了。”

“不过，刘抚台一时也未见得找得到主顾。”

“不错，我也晓得他找不到。我原来的打算是，他找不到，就拖在那里，拖它个几个月，或者局面好转了，或者洋商要货等不及了，行情翻醒，或许我们可以翻身。不过照目前的情形看，再拖下去，会搞得很难看。”

于是胡雪岩将言官参劾，可能由文煜的案子，牵连到他受革职处分的情形细说了一遍，接着又细谈此行的目的。

“我这趟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丝茧的买主，你有没有？”

“有。就是价码上下，还要慢慢儿磨。”

“不要磨了。我们以捐客的身份，介绍这生意。刘抚台答应了，佣钱照样也要同他说明。”

“那么刘抚台呢？”古应春问，“佣金是不是也要分他一份？”

“当然，而且应该是大份。不过，这话不便同他说明，一定要转个弯。”

“怎么转法？是不是先跟德藩台去谈？”

“不错，要先同德晓峰谈。我同他的关系，你是晓得的，既然你有了户头，我们马上打个电报给他。”

“这要用密电。”

“是的。”胡雪岩说，“临走以前，我同他要了一个密码本，而且约好，大家用化名。”

“那就很妥当了。”

接下来，古应春便细细地谈了他所接洽的户头，有个法国的巨商梅雅，开的条件比较好，胡雪岩听完以后，又问了付款的办法、担保的银行，认为可以交易，但仍旧追问了一句：“比梅雅好的户头还有没有？”

“没有。”

“好！就是他。”胡雪岩又说，“至于佣金，你的一份要扣下来，我的一份，归入公账。”

“我的也归公账。”

“不必，不必！我是为了显我的诚心诚意，你又何必白填在里头？如果说，折扣打下来，不足之数仍旧要在我身上追，你这样做，让我少一分负担，犹有可说，如今总归是打

折了事，你这样做，于我没啥好处，连我都不必见你的情。至于旁人，根本不晓得你不要佣金，就更不用谈了。”

“我是觉得我应该同小爷叔共患难——”

“好了，好了！你不必再说了。”胡雪岩拿他的话打断，“铜钱贯到水里还听个响声，你这样子牺牲了都没有人晓得，算啥？”

“好吧！”古应春另外打了主意，不必说破，只问，“电报什么时候打？”

“现在就打，你先起个稿子看。”

古应春点点头，凝神细想了一会说：“佣金的话，怎么说法？”

“这先不必提，你只报个价，叙明付款办法，格外要着重的是，没有比这个价钱更好了。如果刘抚台有意思，由你到杭州同他当面接头，那时候再谈佣金。”

“小爷叔，你自己回去谈，不是更妥当吗？”

“不！第一，我要到江宁去一趟；第二，这件事我最好不要插手，看起来置身事外，德晓峰才比较好说话。”

“好！我懂了。”

于是唤茶房取来笔砚，古应春拟好一个电报稿，与胡雪岩斟酌妥当，然后取出密码本来，两人一起动手，翻好了重新誊正校对，直到傍晚，方始完事。

“我马上去发，不发，电报局要关门了。”古应春问，“小爷叔是不是到我那里去吃饭，还是苦中作乐，去吃一台花酒？”

“哪里有心思去吃花酒？”胡雪岩说，“我们一起出去逛逛，随便找个馆子吃饭，明天再去看七姐。”

“也好。”于是胡雪岩连跟班都不带，与古应春一起出了客栈，先到电报局发了密电，安步当车，闲逛夜市。

第六章 大势已去，胡雪岩革职散家

少年绮梦

走过一家小饭馆，胡雪岩站住了脚，古应春亦跟着停了下来，那家饭馆的金字招牌，烟熏尘封，已看不清是何字号。进门炉灶，里面是一间大厅，摆着二三十张八仙桌，此时已将歇市，冷冷清清的，只有两桌客人，灯火黯淡，益显萧瑟，古应春忍不住说：“小爷叔，换一家吧，或者到租界上去，好好找家馆子。这家要打烩了。”

“问问看。”

说着，举步踏了进去，跑堂的倒很巴结，古应春亦就不好意思打断人家的生意了。

“两位客人请坐，吃饭还是吃酒？”

“饭也要，酒也要。”胡雪岩问道，“你们这家招牌，是不是叫老同和？”

“是的。老同和。”

“老板呢？”胡雪岩问，“我记得他左手六个指头。”

“那是我们老老板，去世多年了。”

“现在呢？小开变老板了？”

“老老板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是我们的老板娘。”

“啊！”胡雪岩突然双眼发亮，“你们老板娘的小名是不是叫阿彩？”

“原来你这位客人，真正是老客人了。”跑堂的说道，“现在叫得出我们老板娘名字的，没有几个人。”接着，便回过去，高声喊道，“老板娘，老板娘！”

看看没有回音，古应春便拦住他说：“不必喊了。有啥好东西，随意配几样来，烫一斤酒。”

等跑堂离去，胡雪岩不胜感慨地说：“二十多年了！我头一回到上海，头一顿饭就是在这里吃的。”

“小爷叔好像很熟嘛！连老板女儿的小名都叫得出来。”

“不但叫得出来——”胡雪岩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这种欲言又止的神态，又关涉到一个“女小开”，很容易令人想到，其中必有一段故事。如此寒夜，如此冷店，听这段故事，或者可以忘忧消愁。

就这样一转念间，古应春便觉得兴致好得多了，等跑堂端来“本帮菜”的白肉、乌参，一个“糟钵头”的火锅，看到熊熊的青焰，心头更觉温暖，将烫好的酒为胡雪岩斟上一杯，开口说道：“小爷叔，你是什么都看得开的，吃杯酒，谈谈当年在这里的情形。”

正落入沉思中的胡雪岩，啜了一口酒，夹了一块白肉送入口中，咀嚼了一会说：“不晓得是当年老板的手艺好，还是我的胃口变过了，白肉的味道，大不如前。”

“说不定两个原因都有。”古应春笑道，“还说不定有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

“是啊！当年还有阿彩招呼客人。”

“她不管招呼，只坐账台。那时我在杭州钱庄里的饭碗敲破了，到上海来寻生意，城里有家钱庄，字号叫做源利，有个得力的伙计是我一起学生意的师兄弟，我到上海来投奔他，哪晓得他为兄弟的亲事，回绍兴去了，源利的人说就要回上海的，我就住在一家小客栈里等。一等等了十天，人没有等到，盘缠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孵豆芽’——”

囊底无钱，一筹莫展，只好杜门不出，上海的俗语叫做“孵豆芽”。但客栈钱好欠，饭不能不吃，他每天到老同和来吃饭，先是一盘白肉、一碗大血汤，再要一样素菜，后来减掉白肉，一汤一素菜，再后来大血汤变为黄豆汤，最后连黄豆汤都吃不起了，买两个烧饼、弄碗白开水便算一顿。

“这种日子过了有七八天，过不下去了。头昏眼花还在其次，心里发慌，好像马上就要大祸临头，那种味道不是人受的。这天发个狠，拿一件线春夹袍子当掉，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来‘杀馋虫’，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吃饱惠账，回到小客栈，一摸袋袋，才晓得当票弄掉了——”

“掉在老同和了？”古应春插嘴问说。

“当时还不晓得。不过，也无所谓，掉了就掉了，有钱做新的。”胡雪岩停下来喝口酒，又喝了两瓢汤，方又说道，“到第二天，出了怪事，有个十二三岁的伢儿，手里捧个包裹，找到我住的那间房，开口说道：‘客人、客人。你的夹袍子在这里。’一看，这个伢儿是老同和小徒弟，我问他：‘哪个叫你送来的？’他说：‘客人，你不要问。到我们店里去吃饭，也不要讲我送衣服来给你。’我说：‘为啥？’他说：‘你不要问，你到店里也不要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然有人会打死我。’”

“有这样怪事！”古应春兴味盎然地问，“小爷叔，你总要逼他说实话啰！”

“当然。”胡雪岩的声音也很起劲了，“我当时哄他，同他说好话，就是不肯说，逼得我没法子，只好耍无赖，我说，你不说，我也要打死你，还要拿你当小偷，送你到县衙门去打屁股。你说了实话，我到你店里吃饭，一定听你的话，什么话都不说。两条路，随你自己挑。”

“这一来，当然把实话逼出来了？”

“当然，那个小徒弟叫阿利，是阿彩的表弟，我的夹袍子，就是阿彩叫他送来的。原来——”

原来胡雪岩掏钱惠账时，将当票掉落在地上，至晚打烊，阿利扫地发现，送交账台。阿彩本就在注意胡雪岩，见他由大血汤吃到黄豆汤，而忽然又恢复原状，但身上却变了“短打”，便知长袍已送入当铺，悄悄赎了出来，关照阿利送回。特为交代，要守秘密，亦望胡雪岩不必说破，倒不是怕她父亲知道，是怕有人当笑话去讲。

“照此说来，阿彩倒真是小爷叔的红粉知己了。”古应春问道，“小爷叔见了她，有没有说破？”

“从那天起，我就没有看见她。”胡雪岩说，“当时我脸皮也很薄，见了她又不能还她钱，尴尬不尴尬？我同阿利说，请你代我谢谢你表姐。她替我垫的钱，我以后会加利奉还。”

不道此一承诺竟成虚愿。大约一年以后，胡雪岩与王有龄重逢，开始创业，偶然想到其事，写信托上海的同业，送了一百两银子到老同和，不道竟碰了一个钉子。

“那次是怪我的信没有写对。”胡雪岩解释其中的缘故，“信上我当然不便说明缘故，又说要送给阿利或者女小开阿彩，人家不知道是啥花样，自然不肯收了。”

“那么，以后呢？小爷叔一直在上海，莫非自己就不可以来一趟？”

“是啊！有一回我想起来了，用个红封袋包好五百两银子一张银票，正要出门，接到一个消息，马上把什么要紧的事，都攒在脑后了。”

“什么消息？”古应春猜测着，“不是大坏，就是大好。”

“大好！”胡雪岩脱口答说，“杭州光复了。”

“那就怪不得了。以后呢？以后没有再想到过？”

“当然想到过。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方不对。”

“这话怎么说。”

“譬如半夜里醒过来，在枕头上想到了，总不能马上起床来办这件事，这是辰光不对；再譬如在船上想到了，也不能马上回去，叫人去办。凡是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想到了，总觉得日子还长，一定可以了心愿，想是这样想，想过忘记，等于不想。到后来日子一长，这件事就想了起来，也是所谓无动于衷了。”

古应春深深点头，“人就是这样子，什么事都要讲机会。明明一定办得到的事，阴错阳差，教你不能如愿。”他心里在想，胡雪岩今日的遭遇，也是一连串阴错阳差的累积，如果不是法国挑衅，如果不是左宗棠出军机，如果不是邵友濂当上海道，如果不是宓本常亏空了阜康的款子——这样一直想下去，竟忘了身在何地了。

“应春！”

古应春一惊，定定神问道：“小爷叔，你说啥？”

“我想，今天辰光、地方都对了。这个机会决不可以错过。”

“啊，啊！”古应春也兴奋了，“小爷叔你预备怎么样来补这个情？”

“等我来问问看。”当下招一招手，将那伙计唤了来先问，“你叫啥名字？”

“我叫孙小毛。”

“喔，”胡雪岩向古应春问道，“你身上有多少洋钱？”

“要多少？”

“十块。”

“有。”古应春掏出十块鹰洋，摆在桌上。

“孙小毛！”胡雪岩指着洋钱说，“除了惠账，另外的是你的。”

“客人！”孙小毛睁大了眼，一脸困惑，“你说啥？”

“这十块洋钱，”古应春代为回答，“除了正账，都算小账。”

“喔唷唷！太多，太多，太多了。”孙小毛仍旧不敢伸手。

“你不要客气！”胡雪岩说，“你先把洋钱拿了，我还有话同你说。”

“这样说，我就谢谢了。客人贵姓？”

“我姓胡。”

“胡老爷，”孙小毛改了称呼，“有啥事体，尽管吩咐。”

“你们老板娘住在哪里？”

“就在后面。”

“我托你去说一声，就说有个还是二十多年前，老老板的朋友，想同她见个面。”

“胡老爷，我们老板在这里。”

“也好！先同你们老板谈一谈。”

孙小毛手捧十个鹰洋，转身而去，来了这么一位阔客，老板当然忙不迭地来招呼，等走近一看，两个人都有些发愣，因为彼此都觉得面善，却记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不是阿利？”

“你这位胡老爷是——”

“我就是当年你表姐叫你送夹袍子的——”

“啊，啊！”阿利想起来，“二十多年的事了。胡老爷一向好？”

“还好，还好！你表姐呢？”胡雪岩问道，“你是老板，你表姐是老板娘，这么说，你娶了你表姐？”

“不是。”阿利不好意思地说，“是入赘。”

“入赘也好，娶回去也好，总是夫妻。恭喜、恭喜！”胡雪岩又问，“有几个伢儿？”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一盆花，好极、好极！”胡雪岩转脸向古应春说道，“我这个把月，居然还遇到这样巧的一件事，想想倒也有趣。”

看他满脸笑容，古应春也为之一破愁颜，忽然想到两句诗，也不暇去细想情况是否相似，便念了出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孙小毛远远喊道：“老板、老板你请过来。”

“啥事体？我在陪客人说话。”

“要紧事体，你请过来，我同你说一句话。”

阿利只好说一声：“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等他去到账台边，孙小毛又好奇又兴奋地说：“老板你晓得这位胡老爷是啥人？他就是胡财神。”

“胡雪岩？”

“是啊。”

“哪个说的。”阿利不信，“胡财神多少威风，出来前前后后跟一大班人，会到我老

同和来吃白肉？”

“是一个刚刚走的客人说的。我在想就是因为老同和，他才进来的。”孙小毛又说，“你倒想想看，正账不过两把银子，小账反倒一出手八九两。不是财神，哪里会有这样子的阔客？”

“啊！啊！这句话我要听。”阿利转身就走，回到原处，赔笑说道，“胡老爷，我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老人家就是胡财神。”

“那是从前，现在是‘赤脚财神’了。”

“财神总归是财神。”阿利非常高兴地说，“今天是冬至，财神临门。看来明年房子翻造，老同和老店新开，我要翻身了。”他又加了一句，“我们老丈人的话要应验了。”

“呃！”胡雪岩随口问说，“你老丈人怎么说？”

“我老丈人会看相，他说我会遇贵人，四十岁以后会得发，明年我就四十岁了。”

胡雪岩算了一下，他初见阿利是在二十七年前，照此算来，那时的阿利只有十三岁，而阿彩至少有十六七岁，记得她长得并不丑，何以会嫁一个十三岁的小表弟？一时好奇心起，便即问道：“你表姐比你大几岁？”

“大四岁。”阿利似乎猜到了胡雪岩的心思，“阿彩眼界高，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到二十七岁，老姑娘的脾气怪，人人见了她都怕，只有——”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不肯再说下去了。

“只有你不怕？”

“不是我不怕。我是从小让她呼来喝去惯了的，脾气好是这样，脾气坏也是这样，无所谓。”阿利停了一下又说，“后来我老丈人同我说，我把阿彩嫁给你，你算我女婿，也算我儿子。你嫌不嫌阿彩年纪大？”

“你老丈人倒很开通、很体恤。”胡雪岩问道，“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说，只要阿彩不嫌我年纪小就好了。”

胡雪岩与古应春都哈哈大笑，“妙、妙！”胡雪岩说，“再烫壶酒来。”

“胡老爷，我看，你如果不嫌委屈，请你同这位古老爷，到我那里坐坐。今天做冬

至，阿彩自己做了几样菜，你倒尝尝看。”

胡雪岩还未有所表示，古应春已拦在前面，“多谢，多谢！”他说，“辰光晚了，我们还有事，就在这里多谈一息好了。”

这话矛盾，既然有事，何以又能多谈？阿利听不出话中的漏洞，胡雪岩却明白，因为他们以前与洋人谈生意、办交涉是合作惯了的，经常使用这种暗带着机关的话，当面传递信息。胡雪岩虽不知道他的本意何在，但暗示必须谢绝，却是很明白的，因而顺着他的语气说：“不错，我们还有要紧事情，明天再说吧！”

“那么，明天一定要请过来。”阿利又说，“我回去告诉了阿彩，她一定也想见一见胡老爷。”

“好，好！”胡雪岩将话题宕开，“你们的房子要翻造了？”

“是的。要造马路了。房子前面要削掉一半。不过，地价有补贴的，左邻右舍大家合起来，平房翻造楼房，算起来不大吃亏。”

“翻造楼房还要下本钱？”

“是啊！就是这一点还要想法子。”

“翻造要花多少钱？”

“那要看情形。如果拿后面的一块地皮买下来，方方正正成个格局，总要用到一千五百银子。”

“你翻造了以后，做啥用场？老店新开，扩大营业？”

“想是这样想，要看有没有人合股。”阿利又说，“老店新开，重起炉灶，一切生财都要新置，这笔本钱不小。”

“要多少？”

“总也还要一千五百银子。”

“那么，你股东寻着了没有？”

“谈倒有两三个在谈，不过谈不拢。”

“为啥？”

“合伙做生意，总要合得来才好。”阿利停了一下说，“阿彩不愿意。她说，店小不要紧，自己做老板、自己捏主意，高兴多做，不高兴少做，苦是苦一点，人是自由的。一合了伙，大家意见不合，到后来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不错！”胡雪岩深深点头，“阿彩的话你要听。”

“是啊，没办法，只好听她的话。”

“听她的话才有办法。”古应春接口说了一句，举杯复又放下，从大襟中探手进去，从夹袄表袋中掏出金表，打开表盖来看了看说，“小爷叔，辰光到了。”

在看表的这个动作中，胡雪岩便已得到暗示，此时便顺着他的语气对阿利说：“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事，辰光到了，明天再来。”

“明天来吃中饭。”古应春订了后约，“请你留张桌子。”

“有，有！”阿利一迭连声地答应，“胡老爷、古老爷，想吃点啥，我好预备。”

“我要吃碗‘带面’。”胡雪岩兴高采烈地说，“拣瘦、去皮、轻面、重洗、盖底、宽汤、免青。”

所谓“带面”便是大肉面，吃客有许多讲究，便是“拣瘦”云云的一套“切口”。

胡雪岩并不是真想吃这样一碗面，不过回忆当年贫贱时的乐事，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而且颇以还记得这一套“切口”而兴起一种无可言喻的愉快。

顺路买了四两好茶叶，古应春陪胡雪岩在小客栈住夜长谈，他们都同意，这是此时此地，为胡雪岩排遣失意无聊最好的法子。

“应春，你为啥不愿意到阿彩那里去吃饭？”

古应春原以为他能默喻他的深意，不想他还是问了出来，那就是不能不提醒他了。

“小爷叔，阿彩为啥‘高不成，低不就’？你想想她替你赎那件夹袍子，还不明白？”

胡雪岩一愣，回想当时情景，恍然大悟，低徊久久，才说了句：“看起来是‘落花有

意，流水无情’。”

古应春很少听到胡雪岩用这种“文诌诌”的语意说话，不由得笑了，“小爷叔，”他故意开玩笑，“如果你当时娶了阿彩，现在就是老同和的老板，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后来的一番事业。”

“那就不晓得了。不过，”胡雪岩加重了语气说，“如果我是老同和的老板，我一定会把它弄成上海滩上第一家大馆子。”

“这话我相信。”

胡雪岩多日无聊，此时突然心中一动，想小施手段，帮阿利来“老店新开”，要轰动一时，稍抒胸中的块垒。但念头一转到阜康，顿时如滚汤沃雪，自觉是可笑的想法。

看他眼神闪烁，脸上忽热忽冷，古应春大致也能猜到他心里，此时此地，心思决不可旁骛，因而决定提醒他一番。

“小爷叔，我刚才的话没有说完。其实到阿彩那里去吃一顿饭，看起来也是无所谓的事，不过，我怕阿彩冷了多少年的一段旧情，死灰复燃，而小爷叔你呢，一个人不得意的时候，最容易念旧，就算不会有笑话闹出来，总难免分你的心。是不是呢？”

“是的。”胡雪岩深深点头。

“还有，看样子当初阿彩也是不得意才嫁阿利，她总有看得阿利不如意的地方，事隔多年，老夫老妻，也忘记掉了。不过，‘人比人，气煞人’，有小爷叔你一出现，阿利的短处，在阿彩面上又看得很清楚了——”

“啊，啊！”胡雪岩很不安地说，“亏得你想到，万一害他们夫妇不和，我这个孽就作得大了。”他停了一下又问，“应春，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古应春想了一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要送阿利三千银子。我来替你料理妥当。不过，小爷叔，你明天要搬地方，省得纠缠。”

“搬到哪里？”

“还是搬到我那里去住，一切方便。”

“好！”胡雪岩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于是古应春回去安排，约定第二天上午来接。胡雪岩静下来想一想，三千两银子了却当年的一笔人情债，是件很痛快的事，所以这一夜很难得地能够恬然入梦。一觉醒来，漱洗甫毕，古应春倒已经到了。

“你倒早。”

“想陪小爷叔去吃碗茶。”古应春问道，“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交关好，一觉到天亮。”

“大概是路上辛苦的缘故。”

“也不光是这一点。”胡雪岩说，“实在说，是你提醒了我，这笔人情债能够了掉，而且干干净净，没有啥拖泥带水的麻烦，我心里很痛快，自然就睡得好了。”

“银票我带来了。”古应春又说，“我这么早来，一半也是为了办这件事。请吧，我们吃茶去。”

城里吃茶，照常理说，自然是到城隍庙，但胡雪岩怕遇见熟人，古应春亦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走到街上，找到一家比较干净的茶馆，也不看招牌，便进去挑张桌子，坐了下来。

哪知“冤家路窄”，刚刚坐定便看到阿利进门。吃他们这行饭的，眼睛最尖不过，满面堆笑地上前来招呼：“胡老爷、古老爷！”

“倒真巧！”古应春说，“请坐，请坐，我本来就要来看你。”

“不敢当，不敢当！古老爷有啥吩咐？”

古应春看着胡雪岩问：“小爷叔，是不是现在就谈？”

“稍微等一等。”

阿利自然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只很兴奋地告诉胡雪岩：阿彩得知昨夜情形以后，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当掉夹袍子来吃白肉的客人，竟然就是天下无人不知的“胡财神”。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胡老爷，”阿利又说，“阿彩今天在店里，她是专门来等你老人家，她说她要看看胡老爷比起二十多年前，有啥不同的地方。”

“有啥不同？”胡雪岩笑道，“头发白了，皮肤皱了，肚皮鼓起来了。”

阿利忽然笑了，笑得很稚气，“胡老爷，”他说，“你不是说你自己，是在说阿彩，头发白了，不多，皮肤皱了，有一点，肚皮鼓起来了，那比胡老爷要大得多。”

“怎么？”胡雪岩说，“她有喜了？”

“七个月了。”阿利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得意之情，现于词色。

“恭喜、恭喜！阿利，你明年又添丁、又发财，好好儿做。”胡雪岩站起身来说，“我到街上逛一逛，等下再来。”

古应春知道他的用意，将为了礼貌起身送胡雪岩的阿利拉了一把，“你坐下来！”他说，“我有话同你说。”

“是！”

“阿利，遇见‘财神’是你的运气来了！可惜，稍为晚了一点，如果是去年这时候你遇见胡老爷，运气还要好。”说着，他从身上掏出皮夹子，取出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头，伸了过来，“阿利，你捏好，胡老爷送你的三千银子。”

阿利愣住了！首先是不相信有人会慷慨到萍水相逢，便以巨款相赠的事，不过，“胡财神”的名声，加上昨夜小账一赏八九两银子，可以改变他原来的想法。

但疑问又来了，这位“财神”是真是假？到底是不是胡雪岩？会不会有什么害人的阴谋诡计在内？

这最后的一种想法，便只有上海人才有，因为西风东渐以来，上海出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花样，譬如保险、纵火烧屋之外，人寿保险亦有意想不到的情节，而且往往是在穷人身上打主意。有人认丐作父，迎归奉养，保了巨额的寿险，然后设计慢性谋杀的法子，致之于死，骗取赔偿。这种“新闻”已数见不鲜，所以阿利自然而然会有此疑虑。

不过，再多想一想，亦不至于，因为自问没有什么可以令人觊觎的。但最后的一种怀疑，却始终难释，这张花花绿绿的纸头，是啥名堂？何以能值三千两银子？

原来古应春带来的是一张汇丰银行的支票，上面除了行名是中国字以外，其余都是蟹行文。阿利知道钱庄的庄票，却从未见过外国银行的支票，自然困惑万分。

古应春当然能够了解他呆若木鸡的原因，事实是最好的说明，“阿利！”他说，“我们现在就到外滩去一趟，你在汇丰照了票，叫他们开南市的庄票给你。”南市是上海县城，有别于北面的租界的一种称呼。

原来是外国银行的支票，阿利又惭愧，又兴奋，但人情世故他也懂，总要说几句客气话，才是做人的道理，想一想答道：“古老爷，这样大的一笔数目，实在不敢收，请古老爷陪了胡老爷一起来吃中饭，等阿彩见过了胡老爷再说。”

“谢谢你们。胡老爷今天有事，恐怕不能到你们那里吃饭。你先把支票收了，自己不去提，托钱庄代收也可以。”古应春问道，“你们是同哪一家钱庄往来的？”

“申福。”

“喔，申福，老板姓朱，我也认识的。你把这张票子轧到申福去好了。”

这一下越见到其事真实，毫无可疑，但老同和与申福往来，最多也不过两三百两银子，突然轧进一张三千两的支票，事出突兀，倘或申福问到，这张票子怎么来的，应该如何回答？

“怎么？”古应春看到他阴阳怪气的神情，有些不大高兴，“阿利，莫非你当我同你开玩笑？”

“不是，不是！古老爷，你误会了。说实话，我是怕人家会问。”

这一下倒提醒了古应春。原来他替胡雪岩与洋人打交道，购买军火，以及他自己与洋商有生意往来，支付货款，都开外国银行的支票，在钱庄里的名气很大。他的英文名字叫William，昵称Billy，那些喜欢“寻开心”的“洋行小鬼”，连他的姓在内，替他起了个谐音的外号叫“屁股”。申福钱庄如果问到这张支票的来历，阿利据实回答，传出去说胡雪岩的钱庄倒了人家的存款，自己依旧大肆挥霍，三千两银子还一个人情债，简直毫无心肝。这对胡雪岩非常不利，不能不慎重考虑。

情势有点尴尬，古应春心里在想：人不能倒霉，倒起霉来，有钱都会没法子用。为今之计，只有先把阿利敷衍走了，再作道理。

于是他说：“阿利，你先把这张支票拿了。回头我看胡老爷能不能来。能来，一起来，不能来，我一个人一定来。支票是轧到申福，还是到汇丰去提现，等我来了再说。”

“古老爷，”阿利答说，“支票我决不敢收，胡老爷一定要请了来，不然我回去要‘吃排头’。”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他怕老婆，所以他对可能会挨阿彩的骂，亦无须隐讳了。

“好！好！我尽量办到。你有事先请吧！”

等阿利殷殷作别而去，胡雪岩接着也回来了，古应春将刚才的那番情形，约为提了一下，表示先将胡雪岩送回家，他另外换用庄票，再单独去赴阿利之约。

“不必多跑一趟了，我带了十几张票子在那里，先凑了给他。我们先回客栈。”

到得客栈，胡雪岩打开皮包，取出一叠银票，两张一千、两张五百、凑成三千，交到古应春手里时，心头一酸，几乎掉泪——自己开钱庄，“阜康”这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如今分文不值，要用山西票号的银票给人家，真正是穷途末路了。

古应春不曾注意到他的脸色，拿起四张庄票，匆匆而去，在客栈门口，跨上一辆刚从日本传来的“东洋车”，说一声“老同和”，人力车的硬橡皮轮子，隆隆然地滚过石板路。拉到半路，听见有人在叫：“古老爷，古老爷！”

一听声音，古应春心想，幸而是来替人还人情，倘或是欠了人家的债，冤家路狭，一上午遇见两次，真是巧了。

“停停，停停！”等东洋车在路边停了下来，阿利也就迎上来了。

“车钱到老同和来拿。”车夫是阿利认识的，关照了这一句，他转脸对古应春说，“古老爷，我家就在前面弄堂里，请过去坐一坐。胡老爷呢？”

“他有事情不来了。”古应春问，“你太太呢？”

“现在还在家，等一下就要到店里去了。”

古应春心想，在他店里谈这件事，难免惹人注目，倒不如去他家的好，于是连连点头：“好！好！我到你家里去谈。”

于是阿利领路走不多远，便已到达。他家是半新不旧的弄堂房子，进石库门是个天井，阿利仰脸喊道：“客人来了！”

语声甫毕，楼窗中一个中年妇人探头来望，想必这就是阿彩了。古应春不暇细看，随

着阿利踏进堂屋，楼梯上已有响声了。

“阿彩，赶紧泡茶！”

“是你太太？”

“叫她阿彩好了。”

阿彩下楼，从堂屋后面的一扇门，挺着个大肚子闪了出来，她穿得整整齐齐，脸上薄施脂粉，含笑问道：“这位想来是古老爷？”

“不敢当。”

“胡老爷呢？”

“有事情不来了。”是阿利代为回答。

阿彩脸上浮现出的失望神色，便如许了孩子去逛城隍庙，看变把戏，吃南翔馒头、酒酿圆子，新衣服都换好了，却突然宣布，有事不能去了那样，真可谓之惨不忍睹，以至于古应春不能不将视线避了开去。

不过阿彩仍旧能若无其事地，尽她做主妇的道理，亲自捧来细瓷的盖碗茶，还开了一罐虽已传到上海，平常人家还很少见的英国“茄力克”纸烟，显然的，她是细心安排了来接待胡雪岩的。

但如说她是“接财神”，古应春便觉得毫无歉意，探手入怀，将一把银票捏在手里，开口问道：“阿利老板，你贵姓？”

“小姓是朱。”

“喔，”古应春便叫一声，“朱太太，听说你们房子要翻造，扩充门面，胡老爷很高兴，他有三千两银子托我带来给你们——”

其实阿彩亦非薄漂母而不为，而是“千金”与“韩信”之间，更看重的是后者。从前一天晚上，得知有此意外机缘之后，她就有种无可言喻的亢奋，絮絮不断地跟阿利说，当时她是如何看得胡雪岩必有出息，但也承认，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创这么一番大事业，而这番大事业又会垮于旦夕之间，因而又生了一种眼看英雄末路的怜惜。这些悲喜交集的复杂情绪夹杂在一起，害得她魂梦不安了一夜。

及至这天上午，听阿利谈了他在茶馆中与胡雪岩、古应春不期而遇的经过，以及他对那张汇丰银行支票的困惑，阿彩便嗔怪他处理不当。照她的意见是，这笔巨款尽可不受，但不妨照古应春的意思，先到汇丰银行照一照票，等证实无误，却不必提取，将古应春请到老同和或家里来，只要缠住了古应春，自然而然地也就拉住了胡雪岩。

她的判断不错，古应春一定会来，但胡雪岩是否见得到，却很难说，因而患得患失地坐立不安。到此刻她还不肯死心，心里有句话不便说出来：“你三千两银子除非胡老爷亲手送给我，我不会收。”

就因为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她并未表示坚辞不受，彼此推来让去，古应春渐渐发现她的本意，但当着阿利，他亦不便说得太露骨，只好作个暗示。

“朱太太，”他说，“胡老爷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心境我很清楚，如果早些日子，他会很高兴来同你谈谈当年落魄的情形，现在实在没有这种心情，也没有工夫。你收了这笔银子，让他了掉一桩心事，就是体谅他，帮他的忙，等他的麻烦过去，你们老同和老店新开的时候，我一定拉了他来道喜，好好儿吃一顿酒。”

“是的，是的。”阿彩口中答应着，双眼却不断眨动，显然只是随口附和，心中别有念头，等古应春说完，她看着她丈夫说，“你到店里去一趟，叫大司务把菜送了来，请古老爷在家里吃饭。”

“不必，不必！”古应春连连摇手，“我有事。多谢，多谢！”

“去啊！”阿彩没有理他的话，管自己催促阿利。

阿利自然奉命唯谨，说一声：“古老爷不必客气。”掉头就走。

这是阿彩特意遣开丈夫，有些心里的话要吐露，“古老爷，”她面色深沉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今生今世，还会遇见二十几年前的老客人，更没有想到，当年当了夹袍子来吃饭的客人，就是名气这样子大的胡财神。古老爷，不瞒你说，我昨天晚上没有睡着，因为这桩事情，想起来想不完。”说着，将一双眼睛低了下去，眼角微显晶莹，似乎有一泡泪水要流出来。

古应春当然能体会她的心情，故意不答，他觉得既不能问，更不能劝慰，只要有这样一句话，她的眼泪就会忍不住，唯有保持沉默，才能让她静静地自我克制。

果然，停了一会，阿彩复又抬眼，平静地说道：“古老爷，请你告诉胡老爷，我决不

能收他这笔钱，第一，他现在正是为难的时候，我收了他的这笔钱，于心不安；第二，我收了他的这笔钱，变成我亏欠他了，也没有啥好想的了。”

古应春觉得事态严重了，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严重，这三千两银子，可能会引起他们夫妇之间的裂痕。转念到此，颇为不安，也深悔自己多事。

细细想去，要割断她这一缕从云外飘来的情丝，还是得用“泉刀”这样利器，于是他说：“朱太太，我说一句不怕你见气的话，如果说，胡老爷现在三千两银子都花不起，你未免太小看他了。”

“朱太太，”古应春将声音压得低低的，同时两眼逼视着她，“我有两句肺腑之言，不晓得你要不要听？”

“当然要听。”

“只怕我说得太直。”

“不要紧，没有旁人在这里。”

这表示连阿利不能听的话都能说，古应春便不作任何顾忌了，“朱太太，”他说，“三千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而况是号称财神的胡老爷送你的，更何况人家是为了还当年的一笔人情债，送的人光明正大，受的人正大光明。朱老板如果问一句：你为啥不收？请问你怎么同他说？”

阿彩根本没有想到阿利，如今古应春提出来一问，才发现自己确有难以交代之处。

见她语塞，古应春知道“攻心”已经生效，便穷追猛打地又钉一句：“莫非你说，我心里的那段情，万金不换，三千两算得了什么？”

“我当然有我的说法。”

这是遁词，古应春觉得不必再追，可以从正面来劝她了。

“不管你怎么说，朱老板嘴里不敢同你争，心里不会相信的。这样子，夫妇之间，就有一道裂痕了。二十几年的夫妻，你肚皮里还有个老来子，有这三千两银子，拿老同和老店新开，扩充门面，兴兴旺旺做人家，连你们死掉的老老板——在阴世里都会高兴。这种好日子不过，要自寻烦恼，害得一家人家可能会拆散，何苦？再说，胡老爷现在的处境，几千银子还不在于，精神上经不起打击，他因为能先还笔人情债，心里很高兴，昨天晚上

睡了个把月以来从没有睡过的好觉。倘或晓得你有这种想法，他心里一定不安，他现在经不起再加什么烦恼了。总而言之，你收了这笔银子，让他了掉一桩心事，就是帮他的忙，不然，说得不客气一点，等于存心害他！朱太太，你不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了，而且有儿有女，闹出笑话来，不好听。”

这长篇大套一番话，将想得到的道理都说尽了，阿彩听得惊心动魄，终于如梦方醒似的说了一句：“我收！请古老爷替我谢谢胡老爷。”

“对啊！”古应春大为欣慰，少不得乘机恭维她几句，“我就晓得你是有见识、讲道理、顾大局的人。朱太太，照你的面相，真所谓‘地角方圆’，是难得的福相，走到一步帮夫运，着实有一番后福好享。”

说着，他将捏在手里的一把银票摊开来，三张“蔚丰厚”，一张“百川通”，这两家票号在山西帮中居领袖地位，联号遍布南北，商场中无人不知的。

“朱太太，你收好。”

“古老爷，其实你给我阜康的票子好了。”

阿彩也知道阜康已经在清理，票款能收到几成，尚不可知，所以如此说法，亦依旧是由于一种不愿接受赠款的心理。古应春明白这一点，却正好借此道出胡雪岩的心境。

“朱太太，这四张银票，是胡老爷身上摸出来的。不过一个多月以前，阜康的名气比蔚丰厚、百川通响亮得多，而现在，只好用人家的票子了。你倒想，换了你是他，还有啥心思来回想当初当了夹袍子来吃白肉的情形？”

阿彩爽然若失，慢条斯理地一面理银票，一面说道：“胡老爷自然不在乎这三千银子，不过在我来说，总是无功受禄。”

“不是，不是！我想你在城隍庙听说书，总听过韩信的故事，一饭之恩，千金以报，没有哪个说漂母不应该收。”

“那，我就算漂母好了。人家问起来——”

“喔，喔，”古应春被提醒了，急急打断她的话说，“朱太太，有件事，请你同朱老板一定要当心，千万不好说，胡财神送了你们三千银子。那一来，人家会说闲话。这一点关系重大，切切不可说出去。千万、千万！”

见他如此郑重叮嘱，阿彩自然连连点头，表示充分领会。

“古老爷，”阿彩说道，“我晓得你事情忙，不留你吃饭了。不过，古老爷，你要把府上的地址告诉我，改天我要给古太太去请安。”

“请安不敢当。内人病在床上，几时你来陪她谈谈，我们很欢迎。”

古应春留下了地址，告辞出门，回想经过，自觉做了一件很潇洒的事，胸怀为之一宽。

革职查办

见了七姑奶奶，彼此都有隔世之感，两人对望着，忍不住心酸落泪——一个月不见，头上都添了许多白发，但自己并不在意，要看了对方，才知道忧能伤人，尤其是胡雪岩，想到病中的七姑奶奶，为他的事焦忧如此，真忍不住想放声一恸。

每一回见了面，七姑奶奶第一个要问的是胡老太太，只有这一次例外，因为她怕一问，必定触及胡雪岩伤心之处，所以不敢问。但螺蛳太太却是怎么样也不能不问的。

“罗四姐呢？只怕也老了好多。”

“怎么不是！如今多亏她。”胡雪岩接下来谈了许多人情冷暖的境况，七姑奶奶的眼圈红红的，不时有泪珠渗出来。

“息一息吧！”瑞香不时来打岔，希望阻断他们谈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最后终于忍不住了，用命令的语气说，“要吃药睡觉了。”

“喔、喔！”胡雪岩不免歉疚，“七姐，你好好儿息一息，心放宽来，有应春帮我，难关一定过得去。”

于是古应春陪着胡雪岩下楼，刚在书房中坐定，听差来报，有客相访，递上名片一看，是电报局译电房的一个领班沈兰生。

“大概是杭州有复电来了。”古应春将名片递给胡雪岩，“此人是好朋友，小爷叔要不要见一见？”

“不啰！”胡雪岩说，“我还是不露面的好。”

“也好！”古应春点点头，出书房到客厅去会沈兰生。

书房与客厅只是一墙之隔，房门未关，所以古、沈二人交谈的声音，清晰可闻，“有两个电报，跟胡观察有关，我特抄了一份送来。”是陌生的声音，当然是沈兰生。

接下来便没有声音了。胡雪岩忍不住从门缝中去张望，原来没有声音是因为古应春正在看电报。

“承情之至。”古应春看完电报对沈兰生说，“如果另外有什么消息，不分日夜，务必随时见告。老兄这样子帮忙，我转告胡观察，一定会有酬谢。”

“谈不到此。我不过是为胡观察不平，能效绵薄，聊尽我心而已。”

“是，是。胡观察这两天也许会到上海来，到时候我约老兄见见面。”

“好，好！我告辞了。”

等古应春送客出门，回到书房时只见他脸色凝重异常，显然的，那两个电报不是什么好消息。

“应春，”胡雪岩泰然地问，“电报呢？怎么说？”

“意想不到的事。”古应春将两份电报递给了他。

这两份电报是《申报》驻北京的访员发来的两道上谕，第一道先引述顺天府府尹周家楣，以及管理顺天府的大臣，左都御史毕道远的复奏，说奉旨彻查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在阜康存款的经过，指出有一笔存银四十六万两，其中十万两为前江西藩司文辉所有，而据文辉声称，系托文煜经手代存，另外三十六万两，账簿上只注“文宅”字样，是否文煜所有，不得而知。

像这样的案子，照例“着由文煜明白回奏”。文煜倒说得很坦白，他在这二十年中，曾获得多次税差，自福建内调后，又数蒙派充“崇文门监督”，廉俸所积，加上平日省俭，故在阜康存银三十六万两。

上谕认为他“所称尚属实情”，不过“为数稍多”，责成他捐出十万两，以充公用。这十万两银子，由顺天府自阜康提出，解交户部。

“应春，”胡雪岩看完这一个电报以后说，“托你跟京号联络一下，这十万两银子，一定要马上凑出来，最好不等顺天府来催，自己送到户部。”

“小爷叔，”古应春另有意见，“我看要归入整个清理案去办，我们似乎可以观望观望。”

“不！这是一文都不能少的，迟交不如早交。”

“好！既然小爷叔这么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好了。”古应春又说，“请先看了第二个电报再说。”

一看第二个电报，胡雪岩不觉变色，但很快地恢复如常，“这是给左大人出了一个难题。”他沉吟了一会问，“左大人想来已接到‘廷寄’了？”

“当然。”

“这里呢？”胡雪岩说，“明天《申报》一登出来，大家都晓得了。”

“明天还不会，总要后天才会见报。”

胡雪岩紧闭着嘴沉吟了好一会：“这件事不能瞒七姐。”

“是的。”古应春停了一下又说，“她说过，就怕走到这一步。”

“她说过？”

“说过。”古应春还能举出确实日期，“四天以前跟我说的。”

“好！”胡雪岩矍然而起，“七姐能看到这一步，她一定替我想过，有四天想下来，事情看得很透彻了，我们去同她商量。”

于是古应春陪着他复又上楼，脚步声惊动了瑞香，蹑着足迎了出来，先用两指撮口，示意轻声。

“刚睡着。”

古应春还未答话，胡雪岩已拉一拉他的衣服，放轻脚步踏下楼梯，回到书房的胡雪岩，似乎已胸有成竹，说话不再是瞻顾踌躇的神气了。

“应春，你替我去跟沈兰生打个招呼，看要怎么谢他，请你做主。顶要紧的是务必请他不要张扬。”

“我刚才已经关照他了。”

“再盯一盯的好。顺便到集贤里去一趟，告诉老宓，我住在这里。”胡雪岩又说，“我趁七姐现在休息，好好儿想一想，等你回来，七姐也醒了，我们再商量。”

卧室中只有三个人，连瑞香亦不得其闻，七姑奶奶果然心理上早有准备，当胡雪岩拿电报给她看时，她平静地问：“是不是京里打来的？”

“是军机处的一道上谕。”古应春说，“让你说中了。”

“我变成乌鸦嘴了。”她问她丈夫说，“上谕不是啥七个字一句的唱本，我句子都读不断，总还有不认识的字，你念给我听！”

于是古应春缓慢地念道：“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多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行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多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并闻胡光墉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茧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置浙省。着该督咨行该省督抚一一查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念完问道，“听明白没有？”

“这还听不明白？”七姑奶奶抬眼说道，“小爷叔，恭喜、恭喜！比我原来所想的好得多。”

胡雪岩一愣，古应春亦觉突兀，脱口问道：“喜从何来？”

“朝廷里把小爷叔的案子交给左大人来办，还不是一喜？”七姑奶奶说，“这是有人在帮小爷叔的忙。”

这一说，胡雪岩首先领悟，“真是旁观者清。”他说，“如说有人帮忙，一定是文中堂，他同恭王是亲戚。”

“嗯、嗯。”古应春问他妻子，“你说比你原来所想的好得多，你原来怎么想的？”

“事情过去了，不必再说。”

“不！”胡雪岩的声音很坚决，“到这步田地了，而且还要同你彻底商量，有话不必忌讳。”

“我原来以为革职之外，还要查抄。现在只左大人‘严行追究’，而且不是勒令完清，是勒令‘清理’。后面又说要左大人去公事给各省督抚，查明办理，照这样子看，浙江刘抚台要听左大人的指挥，要他查才查，不要他查就不查。这个出入关系很大。”

经七姑奶奶一说破，胡雪岩领悟到，其中大有关系。因为目前负清理全责的浙江巡抚刘秉璋，他虽出身淮军，但本人也是翰林，所以不愿依附李鸿章，话虽如此，由于与淮军的关系很深，不免间接会受李鸿章的影响。胡雪岩既为李鸿章认作左宗棠的羽翼，必须加以翦除，那么期望刘秉璋能加以额外的援手，便等于缘木求鱼了。如今朝廷将阜康所欠公私各款交左宗棠逐一清理，左宗棠便可直接指挥德馨办理，这一来对胡雪岩自然非常有利。

“七姐，你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如今该怎么办，请你这位女诸葛发号施令。”

“小爷叔不要这么说。我出几个主意，大家商量。第一，应该打个电报给德藩台，让他心里有数，刘抚台管不到那么多了。”

“不错，这个电报马上要打。”

“左大人那里当然要赶紧联络。”七姑奶奶问，“小爷叔，你是自己去一趟呢，还是让应春去面禀一切？”

“我看我去好了。”古应春自告奋勇，“小爷叔没有顶戴不方便。”

这话在胡雪岩正中下怀。奉旨革职的人，当然只能穿便衣，这对左宗棠来说，倒是无所谓的事，但江宁是全国候补道最多的地方，为人戏称“群道如毛”。一到华灯初上，城南贡院与秦淮河房一带，碰来碰去的称呼都是“某观察”，人家当然还是照旧相呼，但胡雪岩不知是默受，还是要声明，已是一介平民？这种尴尬的情势，能避免自然求之不得。

因此，他即时说道：“对！应春请你辛苦一趟。见了左大人，你是第三者的地位，比较好说话。”

“是！我明天一早就走。还有啥话要交代？”

“你特别要为德晓峰致意，他很想走左大人的路子，左大人能在封疆大吏中多一个帮手，也是好的。”

古应春也知道，德馨对升巡抚一事，非常热衷，如果能找机会为他进言，并取得左宗棠的承诺，保他更上层楼，那一来德馨自然就会更加出力来帮胡雪岩的忙。

“不过，德藩台的复电，不是今天、明天一定会到，洋人那面，接不上头，似乎不大好。”古应春说，“丝能脱手，到底是顶要紧的一件大事。”

“现在情形不同了，归左大人清理，这批丝能不能卖，就要听他的了。”胡雪岩紧接着说，“所以你到江宁去最好，可以当面跟左大人谈。”

“如果德藩台复电来了，说可以卖呢？”

“那也要听左大人的。”

“事情不是这样办的。”七姑奶奶忍不住开口，“如今是洋人这面重要，价钱谈不拢不必谈，谈拢了又不能卖，要请示左大人，时间上耽误了，洋人或许会变卦。”

“七姐的话不错。”胡雪岩马上作了决定，“丝是一定要脱手的，现在不过价钱上有上落，日子也要宽几天。应春，你明天先把买主去稳住，你同他说，交易一定做得成，请他等几天。现在洋人也晓得了，一牵涉到官场，做事情一定要有耐心，几天的工夫不肯等，根本就没有诚意，这种户头，放弃了也没有什么可惜。”

“好！我明天一早就去，去了回来就动身。”古应春忽然发觉，“咦，老宓怎么还不来？”

原来古应春去看沈兰生时，照胡雪岩的嘱咐，顺道先转到集贤里，阜康虽已闭歇，宓本常与少数伙计还留守在那里。宓本常听说胡雪岩来了，即时表示，马上就会到古家来“同大先生碰头”。这句话到此刻，将近三个钟头了，何以踪影不见？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他会来的。小爷叔吃消夜等他。”七姑奶奶说，“消夜不晓得预备好了没有？”

“早就预备好了。”瑞香在外面起坐间中，高声回答，接着进了卧室，将坐在轮椅上的七姑奶奶推了出去。

消夜仍旧很讲究，而且多是胡雪岩爱吃的食物，时值严寒，自然有火锅，是用“糟钵

头”的卤汁，加上鱼圆、海参、冬笋，以及名为“胶菜”的山东大白菜同煮。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老同和。

“应春，”他问，“你看见阿彩了？”

“看见了。”

“哪个阿彩？”七姑奶奶问，“好像是女人的名字。”

胡雪岩与古应春相视而笑。由于胡雪岩现在的心境，倒反而因为京里来的消息而踏实了，所以古应春觉得谈谈这段意外的韵事，亦自不妨，当即开玩笑地说：“小爷叔如果当时再跟阿彩见一面，说不定现在是老同和的老板。”

以这句笑谈作为引子，古应春由昨夜在老同和进餐，谈到这天上午与阿彩的对话，其间胡雪岩又不时作了补充。这段亘时二十余年的故事，近乎传奇。七姑奶奶与瑞香都听得津津有味，胡雪岩藉此也了解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甚至想象不到的情节，尤其是阿彩如此一往情深，大出他的意料，因而极力追忆阿彩当年的模样，但只有一个淡淡的、几乎不成形的影子，唯一记得清楚的是纤瘦的身子与一双大眼睛。

这顿消夜，吃到午夜方罢。宓本常始终未来，“算了！”胡雪岩说，“明天早上再说，睡觉要紧。”

这一夜睡得不很舒适，主因是古家新装了一个锅炉，热汽由铅管通至各处，这是西洋传来的新花样，上海人称之为“热水汀”，胡雪岩元宝街的住宅虽讲究，却尚无此物。但虽说“一室如春”，胡雪岩却还不甚习惯，盖的又是丝棉被，半夜里出汗醒了好几次，迫不得已起床，自己动手，在柜子里找到两条毛毯来盖，才能熟睡。

醒来时，红日满窗。瑞香听得响动，亲自来伺候漱洗，少不得要问到胡家上下，胡雪岩只答得一句：“都还好。”便不愿多谈，瑞香也就知趣不再问下去了。

上楼去看七姑奶奶时，已经摆好早餐在等他了，照例有一碗燕窝粥，胡雪岩说道：“谢谢！七姐你吃吧。”

“为啥不吃？”七姑奶奶说，“小爷叔，你不要作践自己。”

“不是作践自己。我享福享过头了，现在想想，应该惜福。”

七姑奶奶未及答言，只听楼梯上的脚步声，异常匆遽，仿佛是奔了上来的。大家都定

睛去看，是古应春回来了。

“小爷叔，”他说，“老宓死掉了！”

“死掉了？”胡雪岩问，“是中风？”

“不是，自己寻的死路，吞鸦片死的。”古应春沮丧地说，“大概我走了以后就吞了几个烟泡，今天早上，一直不开房门，阿张敲门不应，从窗子里爬进去一看，身子都僵了。”阿张是阜康的伙计。

“是为啥呢？”胡雪岩摇摇头，“犯不着！”

“小爷叔，你真真厚道。”七姑奶奶说，“他总觉得祸都是他闯出来的，没有脸见你。他来过两回，一谈起来唉声叹气，怨他自己不该到宁波去的。那时候——”

七姑奶奶突然住声不语，胡雪岩便问：“七姐，你说下去啊。”

七姑奶奶没有答他的话，只问她丈夫：“你怎么晓得你一走了，他就吞了几个烟泡？”

“他们告诉我，昨天我一走，他就关房门睡觉了，那时候只有八点钟，大家都还没有睡。”

“那么，”七姑奶奶紧接着问，“大家倒没有奇怪，他为啥这样子早就上床？”

“奇怪归奇怪，没有人去问他。”古应春答说，“阿张告诉我，他当时心里就在想，不是说要去大先生，怎么困了呢？他本来想进去看一看，只为约了朋友看夜戏，中轴子是杨月楼的‘八大锤带说书’，怕来不及，匆匆忙忙就走了。看完夜戏吃消夜，回来就上床，一直到今天早上起来去敲门，才晓得出事了。”

七姑奶奶不做声了，但脸上的神色却很明显表示出，她另有看法。

“阜康的人也还有好几个，当时就没有一个人会发现？”胡雪岩又说，“吞鸦片不比上吊，要死以前，总会出声，莫非就没有一个人听见？”

“我也这么问他们，有的说一上床就睡着，没有听见，有的说逛马路去了，根本不知道。”

“这也是命中注定。”七姑奶奶终于忍不住开口，“不是人死了，我还说刻薄话，照

我看是弄假成真。”

“你是说，他是假装寻死？”古应春问。

“你又不是不晓得，他随身的那个明角盒子里，摆了四个烟泡，在人面前亮过不止一回。”

“喔，”胡雪岩很注意地问，“他是早有寻死的意思了？”

“是啊！”七姑奶奶看着古应春说，“我不晓得你听他说过没有？我是听他说过。”

“他怎么说？”胡雪岩问。

“他说，我实在对不起胡大先生，只有拿一条命报答他。”

“七姐，你倒没有劝他，不要起这种念头？”

“怎么没有？我说，古人舍命救主的事有，不过赔了性命，要有用处。没有用处，白白送了一条命，对胡大先生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又怎么说呢？”

“他说，不是这样子，我对胡大先生过意不去。”七姑奶奶又说，“他如果真的是这样想老早就该寻死了。迟不死，早不死，偏偏等到要同你见面了，去寻死路。照我想，他是实在没有话好同小爷叔你说，只好来一条苦肉计。大凡一个人真的不想活了，就一定会想到千万不要死不成，所以要挑挑地方，还要想想死的法子，要教人不容易发现，一发现了也死不成。他身上的烟泡，照我想，阜康的伙计总也见过的，莫非他们就没有想到？说了要来看大先生，忽然之间关了大门睡觉，人家自然会起疑心，自然会来救他。这样子一来，天大的错处，人家也原谅他了，他也不必费心费力说多少好话来赔罪了。哪晓得偏偏人家留心不到此，看戏的看戏，逛马路的逛马路，睡觉的睡觉，这都是他想不到的。小爷叔你也不必难过，他这样子一死，不必再还来生债，对他有好处的。”

“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掉了。”胡雪岩说，“他的后事，要有人替他料理，应春，我晓得他对你不大厚道，不过朋友一场，你不能不管。”

“是的。我已经叫阜康的伙计替他去买棺材了。尽今天一天工夫，我把他的后事料理好，明天动身。”古应春又问，“是不是先打个电报给左大人？”

“应该。”

于是古应春动笔拟了个由胡雪岩具名，致左宗棠的电报稿说：“顷得京电，知获严谴，职谨回杭待命，一闻电谕，即当禀到，兹先着古君应春赴宁，禀陈一切。”胡雪岩原执有左宗棠给他的一个密码本，为了表示光明磊落，一切遵旨办理，特别交代古应春用明码拍发。

“洋人那里呢？”胡雪岩又问。

“谈妥了。”

“好！”胡雪岩向七姑奶奶征询，“七姐，你看我是不是今天就动身？”

“要这样子急吗？”

“我是由必本常寻死，联想到杭州，《申报》的消息一登，一定有人会着急，不晓得会出什么意外。所以我要赶回去，能在《申报》运到之前，赶回杭州最好。”

“说得一点不错。”七姑奶奶答说，“昨天晚上我们光是谈了公事，本来今天我还想同小爷叔谈谈家务。现在小爷叔已经想到了，就不必我再说。赶紧去订船吧。”

“我来办。”古应春说，“订好了，我马上回来通知。”

等古应春一走，胡雪岩又跟七姑奶奶秘密商量，一直到中午，古应春回来，说船已订好，花三百两银子雇了一只小火轮拖带，两天工夫可以回杭州。

遣散姬妾

胡雪岩专用的官船，大小两号，这回坐的是吃水浅的小号，小火轮拖着，宛如轻车熟路，畅顺无比，黄昏过了海宁直隶州，进入杭州府境界，当夜到达省城，在望仙桥上岸，雇了一乘小轿，悄然到家。

“这么快就回来了？”螺蛳太太惊讶地问，“事情顺手不顺手？”

“一时也说不尽。”胡雪岩问，“老太太身子怎么样？”

“蛮好。就是记挂你。”

“唉！”胡雪岩微喟着，黯然无语。

“我叫他们预备饭，你先息一息。”螺蛳太太唤着阿云说，“你去告诉阿兰，叫她禀报太太，说老爷回来了。”

这是她守着嫡庶的规矩，但胡雪岩却拦住了，“不必，不必！”他说，“等我们谈妥当了，再告诉她。”

这一谈谈到四更天，胡雪岩方始归寝。螺蛳太太却不曾睡，一个人盘算了又盘算，到天色微明时，带着阿云去叩梦香楼的房门，与胡太太谈了有半个时辰，方始回来，唤醒胡雪岩，伺候他漱洗已毕，开上早饭来，依旧食前方丈。

“从明天起，不能再这样子摆排场了。”

螺蛳太太急忙解释：“原是因为你头一天回来，小厨房特别巴结。”

“小厨房从明天起，也可以撤销了。”

“我晓得。”螺蛳太太说，“这些事我会料理，你就不必操这份心吧！”

胡雪岩不做声了，朝餐桌上看了一下说：“到大厨房去拿两根油炸桧来。”

古来奸臣无数，杭州人最恨的是害死岳飞的秦桧，所以将长长的油条称之为“油炸桧”，意思是他在十八层地狱下油锅，又写做“油灼脍”。胡家下人多，每天大厨房里自己打烧饼、炸油条，从来不尝的胡雪岩，忽然想到此物，无非表示今后食贫之意。螺蛳太太觉得太委屈了他，也怕下人加油添酱作新闻去传说，或者还有人会骂他做作，所以当面虽未拦阻，却向阿云使个眼色，这俏黠丫头，自能会意，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说：“已经歇火不炸了，冷油条最难吃，我没有要。”

“没有要就不要了。”螺蛳太太说道，“老爷也快吃好了。”

胡雪岩不做声，吃完粥站起，恰好钟打八下，便点点头说：“是时候了。”

“阿云！”螺蛳太太开始发号施令，“你叫人把福生同老何妈去叫来。随后通知各房姨太太，到二厅上会齐，老爷有话交代，再要告诉阿兰，请太太也到二厅上。”

她说一句，阿云应一句，不一会，男女总管福生与老何妈应召而至，螺蛳太太吩咐福生，在二厅上升火盆，然后将老何妈唤到一边，密密交代了好些话。

胡家这十年来，“夜夜元宵，朝朝寒食”，各房姨太太此时有的刚刚起身，正在漱洗，有的还在床上。其中有两个起得早的，都从丫头口中得知胡雪岩已于昨夜到家，一个素性懒散，听过丢开，只关心她的一架鹦鹉，一缸金鱼，天气太冷，金鱼冻死了两条，令人不怡。另一个性情淳厚，服侍胡雪岩，总是处处想讨他的欢心，深知胡雪岩喜欢姬妾修饰，所以梳洗以后，插戴得珠翠满头，换了一件簇新的青缎皮袄，打算着中午必能见到胡雪岩——每逢他远道归家，必定召集十二房姨太太家宴，如今虽非昔比，她认为老规矩是不会改的。

因为如此，等丫头一来传唤，她是首先到达二厅的。胡雪岩觉得眼前一亮，“唷！”他说，“你一大早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好像要赶到哪里去吃喜酒，是不是？”

宋姑娘在胡家姬妾中排行第五。胡雪岩一向喜欢她柔顺，加以性情豁达，虽遭挫折，未改常度，所以这样跟她开玩笑地说。

宋姑娘却不慌不忙地先向胡太太与螺蛳太太行礼招呼过了，方始含笑答说：“听说老爷回来了，总要穿戴好了，才好来见你。”

“对，对！”胡雪岩说，“你穿戴得越多越好。”

一句刚完，螺蛳太太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仿佛怪他说错了话似的。

宋姑娘当然不会想到他话中另有深意，一眼望见人影说道：“福建姨太太来了。”

福建姨太太姓杨，家常衣服，虽梳好了头，却连通草花都不戴一朵，进得厅来，一一行礼，心里还在惦念着她那两条死掉的金鱼，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接着其余各房姨太太陆续而来，螺蛳太太看是时候了，便向胡雪岩说一句：“都到齐了。”

于是胡雪岩咳嗽一声，里里外外，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胡雪岩却怔怔地看

看这个，看看那个，好久都无法开口，而且眼角晶莹，含着泪珠了。

他此时的心境，别人不知道，胡太太跟螺蛳太太都很清楚。这十一个姨太太，都是他亲自选中的，或者量珠以聘，或者大费周折，真所谓来之不易。何况一个有一个的长处，不管他在官场、商场、洋场遭遇了什么拂逆之事，一回到家，总有能配合他的心情，让他暂时抛开烦恼的人相伴，想到一旦人去楼空，如何狠得下这个心来？

螺蛳太太当机立断，“请太太跟大家说吧！”接着便想吩咐站在胡太太身后的阿兰，将胡雪岩扶了进去，但一眼瞥见行七的朱姨太，灵机一动，改口说道，“七妹，你送老爷到后头去。”

朱姨太心知别有深意，答应着来扶胡雪岩，他一言不发，摇摇头，掉转身子往里就走。不过朱姨太还是抢上两步，扶着他的手臂。

“老爷是昨天晚上回来的。”胡太太说道，“消息交关不好，我也不必细说，总而言之，树倒猢狲散，只好各人自己作打算了。”

此言一出，里外一阵轻微的骚动，胡太太重重咳嗽一声，等大家静了下来，正要再往下说，不过有人抢在她前面开了口。

此人是排行第二的戴姨太太，“我今年四十岁了。”她说，“家里没有人，没有地方好去，我仍旧跟太太，有饭吃饭，有粥吃粥。我跟老爷、太太享过福，如今吃苦也是应该的。”

“戴姨太，你不要这样说——”说到这里，胡太太发觉螺蛳太太拉了她一把，便即停了下来，转眼等她开口。

螺蛳太太是发觉对戴姨太要费一番唇舌，如果说服不了她，事情便成了僵局，所以轻声说道：“太太，我看先说了办法，一个一个来问，不愿意走的，另外再说。”

胡太太听她的话，开口说道：“老爷这样做，也叫做没办法。现在老爷已经革职了，还要办啥罪名，还不晓得，为了不忍大家一起受累，所以只好请大家各自想办法。老爷想办法凑了一点现银，每人分五百两去过日子。大家也不必回自己房里去了，‘将军休下马，各自奔前程’，就在这里散了吧！”

一听这话，第一个福建籍的杨姨太太，扶着一个丫头的肩，急急奔出厅去，去到花园门口，只见园门紧闭，挂了一把大锁，老何妈守在那里。

“开门！开门！”杨姨太说，“我要回去拿东西。”

“杨姨太，进不去了，没有钥匙。”

“钥匙在哪里？”

“在老爷身上。”

“我不相信。”

“不相信也没有办法。”老何妈说，“杨姨太，算了吧！”

“我，我，”杨姨太哭着说，“我的鹦鹉、金鱼还没有喂。”

“你请放心。”老何妈说，“自有人养，不会死的。”

杨姨太还要争执，但老何妈寒着脸不开腔，看看无法可想，只好委委屈屈地重回二厅。

二厅上聚讼纷纭，有的在商谈归宿，有的在默默思量，有的自怨自艾，早知如此，该学宋姑娘，将所有的首饰都带在身上。当然，表情亦各各不同，有的垂泪，不忍遽别；有的茫然，恍如铍羽；亦有欣然色喜，等一开了笼子，就要振翅高飞的。

厅外聚集的男女仆人，表情就更复杂了，大多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议，有人脸上显得兴奋而诡异，那就不难窥见他们的内心了，都是想捡个现成便宜，尤其是年纪较轻而尚未成家的男仆，仿佛望见一头天鹅，从空而降，就要到嘴似的，这种人财两得的机会，是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乱过一阵，大致定局，除了戴姨太坚持不走，决定送她去陪老太太以外，其余五个回娘家，四个行止未定，或者投亲，或者在外赁屋暂住，一共是九个人。胡太太当即交代总管，回娘家或者投亲的雇车船派人护送；赁屋暂住的，大概别有打算，亦自有人照料，就不必管了。

此外就只剩有一个朱姨太了。她是由胡雪岩亲自在作安排，“老七，”他说，“你是好人家的女儿，所以我对您一向另眼看待，您自己也晓得的。”

“我晓得。”朱姨太低着头说。

“在我这回去上海以前，罗四姐跟你谈过周少棠，您的意思怎么样？”

“我根本没有想过。”朱姨太说，“我只当她在说笑话。”

“不是笑话。”胡雪岩很委婉地说，“我也晓得你不愿意出去，不过时势所限，真叫没法。俗语说得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你要想开一点。”

“哪里想得开？我跟老爷八年，穿罗着缎，首饰不是珍珠，就是翡翠，这样的福享过，哪里还能够到别人家去过日子？”

口气是松动了。胡雪岩像吃了萤火虫似的，肚子里雪亮，略想一想，低声说道：“我同太太她们定规的章程是，每人送五百两银子，不必再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对你，当然是例外。”

朱姨太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当即盈盈下拜：“谢谢老爷。”

“起来，起来。”胡雪岩问道，“你有多少私房？”

“也没有仔细算过。而且老爷赏我的都是首饰，也估不出价钱。”

“现银呢？”

“我有两万多银子，摆在钱庄里。”

胡家的姨太太，都有私房存在阜康生息。阜康一倒，纷纷提存，胡雪岩亦曾关照这些存款，都要照付。不过朱姨太还存着两万多两，不免诧异。

“怎么？你没有把你的款子提出来？”

“我不想提。”

“为啥？”

“老爷出了这种事，我去提那两万多银子，也显得太势利了。”

“好！好！不枉我跟罗四姐对你另眼相看。”胡雪岩停了一下，“你的存折呢？”

“在房间里。”

“等一下你交给我，我另外给你一笔钱。”

“不要啦！”朱姨太说，“老爷自己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

接下来，胡雪岩便谈到周少棠，说他从年纪轻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一张嘴能说善道，似乎有些油滑，但做事却实实在在。又谈周太太如何贤惠，朱姨太嫁了过去，一定能够和睦相处。

朱姨太却一直保持着沉默，甚至是不是在倾听，都成疑问，因为她不是低着头，便是望着窗外，仿佛在想自己的心事似的。

这使得胡雪岩有些不大放心了，“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他问。

“我，”朱姨太答说，“我想问问我哥哥。”

“初嫁由父，再嫁由己。你老子去世了，你哥哥怎么管得到你？”

朱姨太沉吟未答，就这时候听得房门轻轻推开，出现在门口的是螺蛳太太。

“都弄好了？”

“只有戴姨太，一定不肯走，情愿去服侍老太太。”

“喔。”胡雪岩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宋姑娘呢？”

“她回娘家。”螺蛳太太说，“她要进来给你磕头，我说见了徒然伤心，不必了。”

“她倒也是有良心的。”胡雪岩又指着朱姨太说，“她有两万多银子存在阜康，上个月人家都去提存，她没有提。”

“喔。”螺蛳太太没有再说下去。

就这时只听有人叩门，求见的是福生，只为拿进来一份刚送到的《申报》。报上登着胡雪岩革职，交左宗棠查办的新闻，还有一段“本埠讯”：

“本埠英租界集贤里内，胡雪岩观察所开设之阜康庄号执事人必本常，因亏空避匿，致庄倒闭等因，已刊前报。兹悉必本常初至原籍宁波，继到杭州，然未敢谒胡观察，今仍来沪。胡观察于日前至沪，约见必本常，不意必于当夜服毒身死。至前日清晨，始被人发现，已寻短见，惟察其肚腹膨弯，且有呕血之痕迹，疑吞西国药水身死。”

必本常如何身死，已无足关心，胡雪岩所关心的是另外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题目叫

做《胡财神因奢而败》。其中有一段说：

“胡在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订规禁制，仿西法，屡毁屡造。厅事间四壁皆设尊罍，略无空隙，皆秦汉物，每值千金，以碗沙捣细涂墙，扞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园内仙人洞状如地窖、几榻之类、行行整列。六七月胡御重裘偃卧其中，不知世界内，尚有炎尘况味。”

看到这里，胡雪岩笑出声来，螺蛳太太与朱姨太围了拢来，听他讲了那段文章，螺蛳太太问道：“什么叫‘重裘’？是不是皮袍子？”

“就算不是皮袍子，至少也是夹袄。假山洞里比较凉快是有的，何至于六七月里要穿夹袄。我来看看是哪个胡说八道？”

仔细一看，这篇文章有个总题目，叫做《南亭笔记》，作者为李伯元。又有一段说：

“胡尝衣敝过一妓家，妓慢之不为礼，一老姬殷殷讯问，胡感其诚，坐移时而去。明日使馈老姬以蒲包，启视之，粲粲然金叶也。妓大悔，复使老姬踵其门，请胡命驾，胡默然无一语，但拈须微笑而已。胡尝过一成衣铺，有女倚门而立，颇苗条，胡注目观之，女觉，乃阖门而入，胡恚，使人说其父，欲纳之为妾，其父靳而不予。胡许以七千圆，遂成议。择期某日，燕宾客，酒罢入洞房，开尊独饮，醉后会女裸卧于床，仅擎巨烛侍其旁，胡回环审视，轩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为？’”

看到这里，胡雪岩复又大笑，“你们看，这个李伯元，说我一把胡子。”接着将那段笔记，连念带讲地告诉了她们。

“嚼舌头！”螺蛳太太说，“哪里有这种事！”

“而且前言不搭后语。”朱姨太是医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指出李伯元的矛盾，“一会‘拈须微笑’，一会‘轩髯大笑’，造谣言造得自己都忘其所以了。”

“不错。”胡雪岩说，“不过后面这一段倒有意思，好像晓得有今天这样的收场结果似的。”

“喔，”螺蛳太太问，“他怎么说？”

“他说，‘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诘旦遣姬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女如言获二万余金归诸父，遂成巨富。’”

“这个人眼孔也太小了。”朱姨太说，“两万多银子，就好算巨富了？”

胡雪岩不做声，螺蛳太太问道：“你说，要多少才好算巨富？”

朱姨太将自己的话回味了一下，才发觉自己的无心之言，已经引起螺蛳太太的猜疑了，想了一下答说：“我是笑他这个姓李的眼孔比我还小，他把两万多银子看得大得不得了，我有两万多银子，情愿不要。”

这是指她的那笔阜康存款而言，再一次表示放弃。当然，她不妨说漂亮话，而胡雪岩认为不须认真分辨，只要照自己的办法去做就是。螺蛳太太更觉不便多说什么，不过朱姨太不想多争财货的本心，却已皎然如见，因而对她又添了几分好感。

这时厅上已经静了下来，只是螺蛳太太与胡太太，照预定的计划，还有遣散男女佣仆的事要安排，所以仍是朱姨太太陪着胡雪岩闲坐。

“我们进去吧！”胡雪岩说，“这里太冷。”

“园子门还不能开，老爷再坐一息。我去叫人再端一个火盆来。”

一去去了好半天，没有人来理胡雪岩，想喝杯茶，茶是冷的，想找本书看，翻遍抽屉，只有一本黄历，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语：“年三十看黄历，好日子过完了。”

朱姨太终于回来了。原来当十一房姨太太，奉召至二厅时，由老何妈与阿云，随即将多处房门上锁，丫头、使女都被集中到了下房待命。

朱姨太的一个大丫头春香也在其中，她先找到春香，由春香四处去寻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篮木炭，这一下耽误的工夫便大了。

火盆上续了火炭，坐上铜铍子烧开了水，胡雪岩才能有热茶，身上也不冷了，但腹中咕噜噜一阵响，便即问道：“在哪儿吃饭？”

“只好在这里。”朱姨太关照春香，“你到小厨房去交代，老爷的饭开到这里来。”

“我去交代没有用。”春香答说，“有规矩的，小厨房要螺蛳太太的人才算数。”

“那你去找阿云。”

春香答应着去了，不一会回来复命：“小厨房我同阿云一起去的。刘妈说，小厨房今天不开伙，也不晓得老爷已经回来了，没有预备。不过，她没有事做，把明天要吃的腊八

粥倒烧好了，问老爷要不要吃？”

“为啥今天小厨房不开伙？”胡雪岩问。

“这当然是螺蛳太太交代的。”朱姨太答说。

胡雪岩会意了，这也是螺蛳太太迫不得已的下策，伙食断绝，大家自然非即时离去不可。胡雪岩大不以为然，摇摇头说：“这也太过分了。出去的人说一句：我是饿了肚子出胡家大门的！你们想，这话难听不难听？”

“没法子的事。老爷也不要怪螺蛳太太。”

“我不怪她，我只怪我自己，我应该想到的。”

朱姨太不再做声，等刘妈带着人来开饭，居然还能摆出四盘四碗来，不过都是现成材料凑付，而且还有一个火锅，当然是什锦火锅。

世家大族一年到头，不断有应时的食品，而况胡家已是钟鸣鼎食之家，兼以胡老太太信佛，所以每年这顿腊八粥，非常讲究，共分上中下三等，中下两等，为执事人等及下人所用，由大厨房预备，上等的由小厨房特制，除了“上头人”以外，只有宾客与少数“大伙”才能享用。这腊八粥的讲究，除了甜的有松仁、莲子、桂圆、红枣等等干果，咸的有香菌、笋干等等珍品以外，另外还加上益中补气的药材。今日之下，艳姬散落如云，满目败落的景象，只有这两种腊八粥，依然如昔，这便又引起了胡雪岩的感慨，但也是一种安慰，因而很高兴地说：“甜的、咸的我都要。”

“先吃咸的，后吃甜的。”朱姨太说，“先吃了甜的，再吃咸的就没有味道了。”

“对！”胡雪岩说，“要后头甜。”

等盛了粥来，刚扶起筷子，忽然想起一件事，立即将筷子又放了下来。

“怎么？”

“老太太那里送去了没有？”

“这，倒还不知道。”朱姨太急忙喊道，“刘妈、刘妈！”

在外待命的刘妈，应声而进，等朱姨太一问，刘妈愣住了，“螺蛳太太没有交代。”她嗫嚅着说。

胡雪岩从阜康出事以来，一直没有发过怒，这时却忍不住了，蓦地将桌子一拍，“没有交代，你就不管了！”他咆哮着，“你们就不想想，老太太平时待你们多少好！她不在家，你们就连想都想不到她了，忘恩负义，简直不是人！”

一屋的人，都没有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朱姨太见机立即跪了下来，她一跪，其余的人自然也都矮了半截。

“老爷不要生气。今天是初七——”

“今天初七，明天不是腊八，你以为可以耽误到啥辰光？”

朱姨太无缘无故挨了骂，自然觉得委屈，但不敢申辩，更不敢哭，只要言不烦地说：“马上就送上山去，我亲自送。”

有了这句话，胡雪岩方始解怒，但却忍不住伤心，回想往事，哪一回不是腊月初七先试煮一回，请胡老太太尝过认可，方始正式开煮？如今连她人在何处，都没有人关心了！他这做儿子的，怎不心如刀绞？

其时螺蛳太太已经得报，说“老爷为了没有替老太太送腊八粥去，大发雷霆。”自知疏忽，急急赶了来料理。

事实上等她赶到，风波已经过去，但胡雪岩心里气尚未消，是她所想象得到的。好在刘妈平日受她的好处很多，不妨委屈委屈她，来消胡雪岩的余怒。

因此，她一到便摆脸色给刘妈看，“今天腊月初七，不是吃腊八粥的日子，”她问，“你把腊八粥端出来作啥？”

“我是问阿兰，腊八粥烧好了，老爷要不要尝一碗。”刘妈嗫嚅着说，“不是我自己要端出来的。”

“你还要嘴强！”螺蛳太太大喝一声，“你烧好了，自然要吃，不吃莫非倒掉。哪年的腊八粥，都是晚上一交子时才下锅，你为啥老早烧出来？”

“我是因为今天不开伙——”

“哪个跟你讲今天不开伙？”螺蛳太太抢着责问，“不开伙，难道老爷就不吃饭了？我怎么关照你的，我说今天有事，乱糟糟的，老爷只怕不能安心吃饭，迟一点再开，几时

说过今天不开伙？”

声音越来越高，仿佛动了真气似的，刘妈不敢做声。胡雪岩倒有点过意不去，正想开口解劝时，不道螺蛳太太却越骂越起劲了。

“还有，常年旧规你不是不晓得，每年腊八粥总要请老太太先尝了再煮。今年老太太住在山上，我还打不定主意，腊八粥是送了去，还是带了材料到山上去煮，你就自作主张，不到时候就煮好了。”说着，螺蛳太太将桌子使劲一拍，“你好大胆！”

到了这个地步，胡雪岩不但余怒全消，而且深感内疚，自悔不该为这件小事认真，因而反过来解劝螺蛳太太，安慰刘妈。

“好了，好了！你也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总怪我不好。”他又对刘妈说，“你没有啥错，螺蛳太太说你两句，你不要难过。”

“我不敢。”

朱姨太与阿兰也来打圆场，一个亲自倒了茶来，一个绞了手巾，服侍螺蛳太太。一场风波，霎时间烟消云散。

“粥还不坏。”胡雪岩说道，“你也尝一碗。”

“我不饿。”螺蛳太太脸色如常地说，“等我去料理完了，同太太一起去看老太太。”

“你们两个人都要去？”

“怎么不要？家里这么一件大事，莫非不要禀告她老人家？”螺蛳太太又说，“戴姨太一去，老太太自然也晓得了，心里会记挂。”

这一下提醒了胡雪岩，此是家庭中极大的变故，按规矩应该禀命而行，如果老母觉得他过于专擅，心里不甚舒服，自己于心何安？

转念到此，便即说道：“我也去。”

“你怎么能去？”螺蛳太太说，“如果有啥要紧信息，不但没有人作主，而且大家都上山，会接不上头。”

“这倒也是。”胡雪岩接着又说，“我是怕老太太会怪我，这么大一件事，说都不跟

她说一声。”

“不要紧！我有话说。”

“你预备怎么说法？”

螺蛳太太看朱姨太不在眼前，只有阿兰在，但也不宜让她听见，便即问说：“刘妈呢？”

“回小厨房去了。”

“你叫她来一趟。”

“是。”

等阿兰走远了，螺蛳太太方始开口：“我打算跟老太太这么说，这件事如果来请示老太太，心里一定不忍，事情就做不成功了。倒不如不说，让太太跟我两个人来做恶人。”她接着又说，“倒是纱帽没有了这一层，我不晓得要不要告诉老太太？”

提起这一层，胡雪岩不免难过，“你说呢？”他问。

螺蛳太太想了个折中的说法，不言革职，只道辞官，胡雪岩无可无不可地同意了。

其时只见阿雪悄悄走了来，低声说了一句：“差不多了。”

“喔，”螺蛳太太问道，“太太呢？”

“肝气又发了，回楼上去了。”

“要紧不要紧？”

“不要紧。太太自己说，是太累了之故，歇一歇就会好的，到‘开房门’的时候再去请她。”

“人都走了？”

螺蛳太太所说的“人”指遣散的男女佣仆。人数太多，有的在账房中领取加发的三个月工钱，有的在收拾行李，还有的要将经手的事务，交代给留用的人，总要到傍晚才能各散。

不过，这与“开房门”不生影响，因为花园中自成天地，螺蛳太太考虑了一会，发觉一个难题，皱着眉问：“有没有人学过铜匠的？”

一直不曾开口的胡雪岩，诧异地问道：“要铜匠做啥？”

“开锁啊！”

胡雪岩不做声了，阿云亦能会意：“在门房里打杂的贵兴，原来是学铜匠生意的。不过，他也是要走的人。”她问，“要不要去看看，如果还没有走，留他下来。”

“要走的人，就不必了。”

“那么去叫个铜匠来。”

“更加不妥当。”螺蛳太太沉吟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你叫福生预备斧头、钉锤！劈坏几口箱子算什么。”

原来这天一早，各房姨太太与她们的丫头，一出了园子，房门随即上锁，开房门有钥匙，房间里锁住的箱子，却无钥匙，需要找铜匠来开。但用这样的手段来豪夺下堂妾的私蓄，这话传出去很难听，所以螺蛳太太考虑再三，决定牺牲箱子。

“老爷，”螺蛳太太说，“你可以进去了。”

人去楼空，还要劈箱子搜索财物，其情难堪，胡雪岩摇摇头说：“我想出去走走。”

“预备到哪里？”螺蛳太太建议，“要不去看看德藩台？”

照道理说，早该去看德馨了，但一去要谈正事，胡雪岩心力交瘁，不敢接触严肃的话题，所以摇摇头不答。

“要不去看看亲家老爷？”

螺蛳太太是指他的新亲家“王善人”，胡雪岩一去了，客气非凡，那些繁文缛节实在吃不消，“我懒得应酬。”胡雪岩说，“顶好寻个清静地方，听人讲讲笑话。”

“那就只好去寻周少棠了。”

“对！”胡雪岩矍然而起，“去寻少棠。”

“慢点！”螺蛳太太急忙说道，“我们先谈一谈。”

第七章 人去楼空，一代商圣成旧梦

赠妾酬友

两人并座低声谈了好一会方始结束。胡雪岩戴了一顶风帽，帽檐压得极低，带了一个叫阿福的伶俐小厮，打开花园中一道很少开启的便门，出门是一条长巷，巷子里没有什么行人，就有，亦因这天冷得格外厉害，而且西北风很大，都是低头疾行，谁也没有发觉，这位平时出门前呼后拥的胡财神竟会踽踽凉凉地，只带一个小厮步行上街。

“阿福，”胡雪岩问道，“周老爷住在哪里，你晓得不晓得？”

“怎么不晓得？他住在龙舌嘴。”

“对！龙舌嘴。”胡雪岩说，“你走快一点，通知他我要去。”

“是。”阿福问道，“如果他不在家呢？”

“这么冷的天，他不会出门的。”胡雪岩又说，“万一不在，你留句话，回来了到城隍山药王庙旁边的馆子里来寻我。”

阿福答应一声，迈开大步往前走，胡雪岩安步当车，缓缓行去。刚进了龙舌嘴，只见阿福已经走回头路了，发现主人，急急迎了上来。

“怎么样，不在家？”

“在！”阿福回头一指，“那不是？”

原来周少棠特为赶了来迎接。见了面，胡雪岩摇摇手，使个眼色，周少棠会意，他是

怕大声招呼，惊动了路人，所以见了面，低声问道：“你怎么会来的？”

这话问得胡雪岩无以为答，只笑笑答说：“你没有想到吧？”

“真是没有想到。”

胡雪岩发觉已经有人在注意了，便加快了脚步，反而走在周少棠前面，一直到巷口才停住步，抬头看了一下说：“你府上有二十年没有过来了。我记得是坐南朝北第五家。”

“搬到对面去了，坐北朝南第四家。”

“不错、不错！你后来买了对面的房子，不过，我还是头一回来。”

“这房子风水不好。”

何以风水不好？胡雪岩一时无法追问，因为已到了周家。周少棠的妻子，在胡雪岩还是二十几年前见过，记得很清楚的是，生得非常富态，如今更加发福，一双小足撑持着水牛般的身躯，行动非常艰难，但因胡雪岩“降尊纡贵”，在她便觉受宠若惊，满脸堆笑，非常殷勤。

“不敢当，不敢当！”胡雪岩看她亲自来敬茶，摇摇晃晃，脚步不稳，真担心她会摔跤，所以老实说道，“周大嫂，不要招呼，你法身太重，攒一跤不是当耍的。”

“是不是！你真好省省了。胡大先生肯到我们这里来，是当我们自己人看待，你一客气，反而见外了。”周少棠又说，“有事叫阿春、阿秋来做。”

原来周少棠自从受了胡雪岩的提携，境遇日佳，他又喜欢讲排场，老夫妇两口，倒有四个佣人，阿春、阿秋是十年前买来的两个丫头，如今都快二十岁了。

“恭敬不如从命。”周太太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跟胡雪岩寒暄，“老太太精神倒还健旺？”

“托福，托福。”

“胡太太好？”

“还好。”

看样子还要问螺蛳太太跟姨太太，周少棠已经知道了胡家这天上午发生了什么事，怕

她妻子过于噜苏，再问下去会搞得场面尴尬，所以急忙打岔。

“胡大先生在我们这里吃饭。”他说，“自己预备来不及了，我看只有叫菜来请客。”

“少棠，”胡雪岩开口了，“你听我说，你不要费事！说句老实话，山珍海味我也吃厌了，尤其是这个时候，你弄好了，我也吃不下。我今天来，是想到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日子，吃得落、困得着，逍遥自在，真同神仙一样，所以，此刻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做客人，你一客气，就不是我来的本意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本来不懂，你一说我自然就懂了。”周少棠想了一下说，“可惜，张胖子死掉了，不然邀他来一起吃‘木榔豆腐’，听他说荤笑话，哪怕外头下大雪，都不觉得冷了。”

提起张胖子，胡雪岩不免伤感，怀旧之念，亦就越发炽烈，“当年的老朋友还有哪几个？”他说，“真想邀他们来叙一叙。”

“这也是改天的事了。”周少棠说，“我倒想起一个人，要不要邀他来吃酒？”

“哪个？”

“乌先生。”

胡雪岩想了一下，欣然同意，“好的、好的。”他说，“我倒又想起一个人，郑俊生。”

这郑俊生是安康名家——杭州人称滩簧为“安康”，生旦净末丑，五个人坐着弹唱，而以丑为尊，称之为“小花脸”，郑俊生就是唱小花脸的。此人亦是当年与胡雪岩、周少棠一起凑份子喝酒的朋友。只为胡雪岩青云直上，身份悬殊，郑俊生自惭形秽，不愿来往，胡家有喜庆堂会，他亦从不承应。胡雪岩一想起这件事，便觉耿耿于怀，这一天很想弥补这个缺憾。

周少棠知道他的心事，点点头说：“好的，我同他有来往，等我叫人去请他。”当即将他用了已经十年的佣人贵生叫了来吩咐，“你到安康郑先生家去一趟，说我请他来有要紧事谈，回头再去请乌先生来吃酒。喔，你到了郑先生那里，千万不要说家里有客。”这是怕郑俊生知道胡雪岩在此不肯来，特意这样叮嘱。

交代完了，周少棠告个罪，又到后面跟周太太略略商量如何款客。然后在堂屋里坐定

了陪胡雪岩围炉闲话。

“你今天看过《申报》了？”客人先开口。

“大致看了看。”周少棠说，“八个字的考语：加油添酱，胡说八道。你不要理他们。”

“我不在乎。你们看是骂我，我自己看，是他们捧我。”

“你看得开就好。”周少棠说，“有句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只要看得开，着实还有几年快活日子过。”

“看得开，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的话。这一个多月，我常常会有个怪念头，哪里去寻一种药，吃了会教人拿过去忘记掉。”胡雪岩又说，“当然不能连自己的时辰八字、父母兄弟都忘记掉，顶好能够把日子切掉一段。”

“你要切哪一段呢？”

“从我认识王有龄起，到今天为止，这段日子切掉，回到我们从前在一起的辰光，那就像神仙一样了。”

周少棠的心情跟他不同，觉得说回到以前过苦日子的辰光像神仙一样，未免言过其实。所以笑笑不做声。

“少棠，”胡雪岩又问，“你道我现在这种境况，要做两件什么事，才会觉得做人有点乐趣？”

周少棠想了好一会儿，而且是很认真地在想，但终于还是苦笑着摇摇头说：“说老实话，我想不出，只有劝你看开点。”

“我自己倒想得一样。”

“喔！”周少棠倒是出自衷心地想与胡雪岩同甘苦，只是身份悬殊，谈不到此，但心情是相同的，所以一听胡雪岩的话，很兴奋地催促着，“快！快说出来听听。”

“你不要心急，我先讲一桩事情你听。”他讲的就是在老同和的那一番奇遇，讲完了又谈他的感想，“我年年夏天施茶、施药，冬天施粥、施棉袄，另外施棺材，办育婴室，这种好事做是在做，心里老实说一句，叫做无动于衷，所谓‘为善最乐’这句话，从没有

想到过。少棠，你说，这是啥道理？”

“我想，”周少棠说，“大概是因为你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好比每天吃饭一样，例行公事无所谓乐不乐。”

“不错，发了财，就应该做这种好事，这是钱用我，不是我用钱，所以不觉得发财之可贵——”

“啊、啊！我懂了。”周少棠插嘴说道，“要你想做一件事，没有钱做不成，到有了钱能够如愿，那时候才会觉得发财之可贵。”

“你这话说对了一半。有钱可用，还要看机会，机会要看辰光，还要看人。”

“怎么叫看人？”

“譬如说，你想帮朋友的忙，无奈力不从心，忽然中了一张彩票，而那个朋友又正在为难的时候，机会岂不是很好？哪知道你把钱送了去，人家不受。这就是看人。”

“为啥呢？”周少棠说，“正在需要的时候，又是好朋友，没有不应的道理。”

“不受就是不受，没有道理好讲的。”

“那，”周少棠不住摇头，“这个人一定多一根筋，脾气古怪，不通人情。”

“换了你呢？”

“换了我，一定受。”

“好！”胡雪岩笑着—指，“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你不要赖！”

周少棠愕然，“我赖啥？”他说，“胡大先生，你的话说得我莫名其妙。”

胡雪岩笑笑不答，只问：“乌先生不是住得很近吗？”

原来乌先生本来住在螺蛳门外，当年螺蛳太太进胡家大门，周少棠帮忙办喜事，认识了乌先生，两人气味相投，结成至交。螺蛳太太当乌先生“娘家人”，劝他搬进城来住，有事可以就近商量，乌先生托周少棠觅屋，在一条有名曲折的十三弯巷买的房子，两家不远，不时过从，乌太太与周太太还结拜成了姐妹。胡雪岩是因为周少棠提议邀他来喝酒，触机想起一件事，正好跟他商量，因而有此一问。

“快来了，快来了。”

果不其然，不多片刻，乌先生来了，发现胡雪岩在座，顿感意外，殷勤致候，但却不便深谈。

“少棠，”胡雪岩说，“我要借你的书房一用，跟乌先生说几句话。”

“啊唷，胡大先生，你不要笑我了，我那个记账的地方，哪里好叫书房？”

“只要有书，就是书房。”

“书是有的，时宪书。”

时宪书便是历本。虽然周少棠这样自嘲地说，但他的书房却还布置得并不算太俗气，又叫阿春端来一个火盆，也预备了茶，然后亲自将门关上，好让他们从容密谈。

“乌先生，我家里的事，你晓不晓得？”

“啥事情？我一点都不晓得。”乌先生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不安。

“我把她们都打发走了。”

“呃，”乌先生想了一下问，“几位？”

“一共十个人。”

胡雪岩的花园中，有名的“十二楼”，遣走十个，剩下两个，当然有螺蛳太太，此外还有一个是谁呢？

他这样思索着尚未开口，胡雪岩却换了个话题，谈到周少棠了。

“少棠的独养儿子死掉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没有另外纳妾的意思？”

何以问到这话？乌先生有些奇怪，照实答道：“我问过他，他说一时没有适当的人。”

“他这两个丫头，不都大了吗？”

“他都不喜欢。”乌先生说，“他太太倒有意拿阿春收房，劝过他两回，他不要。”

“他要怎么样的人呢？”

“这很难说。不过，看样子，他倒像袁子才。”

“袁子才？”胡雪岩不解，“袁子才怎么样？”

“袁子才喜欢年纪大一点的，不喜欢黄毛丫头。”乌先生又念了一句诗：“徐娘风味胜雏年。”

乌先生与周少棠相知甚深，据他说，在周少棠未有丧子之痛以前，贤惠得近乎滥好人的周太太，因为自己身驱臃肿不便，劝周少棠纳妾来照应起居，打算在阿春、阿秋二人中，由他挑一个来收房，周少棠便一口拒绝，原因很多。

“他的话，亦不能说没有道理。”乌先生说，“老周这个人，做事不光是讲实际，而且表里兼顾，他说，他平时嘴上不大饶人，所以他要讨小纳妾，人前背后一定会有人糗他，说他得意忘形，如果讨了个不三不四，拿不出去的人，那就更加会笑他了。既然担了这样一个名声，总要真的享享艳福，才划算得来。只要人品真的好，辰光一长，笑他骂他的人，倒过来羡慕他、佩服他，那才有点意思。”

“那么，他要怎么样的人呢？”

“第一，当然是相貌，娇妻美妾，说都说死了，不美娶什么妾；第二，脾气要好，不会欺侮周太太。”

胡雪岩点点头赞一声：“好！少棠总算是有爱心的。”

“现在情形又不同了。”乌先生接着又说，“讨小纳妾是为了传宗接代，那就再要加个第三：要宜男之相。”

“那么，我现在说个人，你看怎么样？我那个第七，姓朱的。”

乌先生愣住了，好一会才说：“大先生，你想把七姨太送给老周？”

“是啊！”胡雪岩说，“年大将军不是做过这样的事？”

“也不光是年大将军，赠妾，原是古人常有。不过，从你们府上出来的，眼界都高了，大先生，这件事，你还要斟酌。”

“你认为哪里不妥当？”

“第一，她会不会觉得委屈？第二，吃惯用惯，眼界高了，跟老周的日子过得来过来不来？”

“不会过不来。”胡雪岩答说，“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不但叫罗四姐问问她，今天早上我同她当面都提过，不会觉得委屈。再说，她到底是郎中的女儿，也知书识字，见识跟别人到底不同，跟了少棠，亦就像罗四姐跟了我一样，她也知道，我们都是为她打算。”

“那好。不过老周呢？你同他谈过没有？”

“当然谈过。”

“他怎么说？”

胡雪岩笑一笑说：“再好的朋友，遇到这种事，嘴上推辞，总是免不了的。”

“这话我又不大敢苟同。”乌先生说，“老周这个人外圆内方，他觉得做不得的事，决不会做。”

“他为啥不会做，你所说的三项条件，她都有的。”胡雪岩又说，“至于说朋友的姨太太，他不好意思要，这就要看旁人了，你们劝他，他会要，你们不以为然，他就答应不下。今天你同郑俊生都好好敲一敲边鼓。还有件事，我要托你，也只有你能办。”

“好！大先生你说。”

“要同周太太先说好。”

“这！”乌先生拍拍胸脯，“包在我身上，君子成人之美，我马上去。”

“好的！不过请你私下同周太太谈，而且最好不要先告诉少棠，也不要让第三个人晓得，千万千万。”

“是了！”乌先生答说，“回头我会打暗号给你。”

于是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往前的胡雪岩走到厅上，恰好遇见郑俊生进门，他从亮处望暗处，看不真切，一直上了台阶，听见胡雪岩开口招呼，方始发觉。

“原来胡大先生在这里！”他在“安康”中是唱丑的，练就了插科打诨、随机应变的本事，所以稍为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怪不得今天一早起来喜雀对我叫，遇见财神，我

的运气要来了。”

胡雪岩本来想说，财神倒运了。转念一想，这不等于说郑俊生运气不好，偏偏遇见正在倒霉的人？因而笑一笑改口说道：“不过财神赤脚了。”

“赤脚归赤脚，财神终归是财神。”

“到底是老朋友，还在捧我。”胡雪岩心中一动，他这声“财神”不应该白叫，看看有什么可以略表心意之处？

正这样转着念头，只听做主人的在说：“都请坐！难得胡大先生不忘记老朋友，坐下来慢慢儿谈。”

“我们先谈一谈。”郑俊生问道，“你有啥事情要关照我？”

“没有别的，专诚请你来陪胡大先生。”

“喔，你挑陪客挑到我，有没有啥说法？”

“是胡大先生念旧，想会会当年天天在一起的朋友。”

“还有啥人？”

“今天来不及了，就邀了你，还有老乌。”周少棠突然想起，“咦！老乌到哪里去了。”

“来了，来了。”乌先生应声从屏风后面闪了出来，“我在后面同阿嫂谈点事。”

“谈好了没有？”胡雪岩问。

“谈好了。”就在这一句话的交换之间，传递了信息，周少棠懵然不觉，郑俊生更不会想到他们的话中暗藏着玄机。胡雪岩当然亦是不动声色，只在心里盘算。

“老爷！”阿春来请示，“菜都好了，是不是现在就开饭？”

“客都齐了。开吧！”

于是拉开桌子，摆设餐具。菜很多，有“宝饭儿”叫来的，也有自己做的，主菜是鱼头豆腐，杭州人称之为“木榔豆腐”，木榔是头的歇后语，此外有两样极粗的菜，一样是

肉片、豆腐衣、青菜杂烩，名为“荤素菜”；再一样，是虾油、虾子、加几粒虾仁白烧的“三虾豆腐”。这是周少棠与胡雪岩寒微之时，与朋友们凑份子吃夜饭常点的菜，由于胡雪岩念切怀旧，所以周少棠特为点了这两样菜来重温旧梦。

家厨中出来的菜，讲究得多，一个硕大无朋的一品锅，是火腿煮肥鸡，另外加上二十个鸽蛋，再是一条糟蒸白鱼，光是这两样菜，加上鱼头豆腐，就将一张方桌摆满了。

“请坐，胡大先生请上座。”

“不！不！今天应该请乌先生首座，俊生其次，第三才是我。”

“没有这个道理。”乌先生说，“我同俊生是老周这里的常客，你难得来，应该上坐。”

“不！乌先生，你们先坐了，我有一番道理，等下再说，说得不对，你们罚我酒，好不好？”

乌先生听出一点因头来了，点点头说：“恭敬不如从命。俊生，我们两个人先坐。”

坐定了斟酒，烫热了的花雕，糟香扑鼻，郑俊生贪杯，道声：“好酒！”先干了一杯，笑笑说道，“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待得秋天冬已到，一杯老酒活神仙。”

大家都笑了，胡雪岩便说：“俊生，你今天要好好儿唱一段给我听听。”

“一句话。你喜欢听啥？可惜没有带把三弦来，只有干唱了。”

“你的拿手活儿是‘马浪荡’，说多于唱，没有三弦也不要紧。”

“三弦家伙我有地方借，不要紧！”周少棠高高举杯，“来、来，酒菜都要趁热。”

有的浅尝一口，有的一吸而尽，郑俊生干了杯还照一照，口中说道：“说实话，我实在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同胡大先生一淘吃酒。”

这句话听起来有笑胡雪岩“落魄”的意味，做主人的周少棠，为了冲淡可能会发生的误会，接口说道：“我也没有想到胡大先生今天会光降，难得的机会，不醉无归。”

“难得老朋友聚会，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说。”胡雪岩停了下来，视线扫了一周，最后落在郑俊生身上，“俊生，你这一向怎么样？”

郑俊生不知他问这句话的用意，想一想答说：“还不是老样子，吃不饱、饿不杀。”

“你要怎样才吃得饱？”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话，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一点，愣了一下，忽然想到曾一度想过，而自以为是胡思乱想，旋即丢开的念头，随即说出口来：“我自己能弄它一个班子就好了。”

“喔，”胡雪岩紧接着问，“怎么个弄法？”

“有钱马上就弄起来了。”

“你说！”

这一来，周少棠与乌先生都知道胡雪岩的用意了，一起用眼色怂恿郑俊生快说。

郑俊生当然也明白了，胡雪岩有资助他的意思，心里不免踌躇，因为一直不愿向胡雪岩求助，而当他事业失败之时，反而出此一举，自觉是件不合情理之事。

“你说啊！”周少棠催他，“你自己说的，胡大先生虽然赤脚，到底是财神，帮你千把银子弄个班子起来的忙，还是不费吹灰之力。”

“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而且自己觉得有点于心不甘。此话怎讲？”郑俊生自问自答地说，“想想应该老早跟胡大先生开口的，那就不止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他特别提高了声音，下个转语，“我要早开口，胡大先生作兴上万银子帮我，那是锦上添花，不如现在雪中送炭的一千两银子，情意更重。”

周少棠听他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发笑：“熟透了的两句成语，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你这样拿来用，倒也新鲜。”

“不过，”乌先生接口道，“细细想一想，他也并没有用错，胡大先生自己在雪地里，还要为人家送炭，自然更加难得。来、来，干一杯，但愿俊生的班子，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

“谢谢金口。”郑俊生喝干了酒，很兴奋地说，“我这个班子，要就不成功，要成功了的话，你们各位看在那里好了，一定都是一等一的好角色。”

“不错！我也是这样子在想，凡事要嘛不做，要做就要像个样子。俊生，你放手去

干，钱，不必发愁，三五千两银子，我还凑得出来。”

郑俊生点点头，双眼乱眨着，似乎心中别有盘算，就这时，阿秋走来，悄悄在周少棠耳际说了句：“太太请。”

“啥事情？”

“不晓得，只说请老爷抽个空进去，太太有话说。”

“好！”周少棠站起身来说，“暂且失陪。我去去就来。”

等他一走，郑俊生欲言又止地，踌躇了一会，方始开口，但却先向乌先生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细听。

“胡大先生，我有个主意，你算出本钱，让我去立个班子，一切从宽计算，充其量两千银子，不过你要给我五千，另外三千备而不用。”说着，他又抛给乌先生一个眼色，这回是示意他搭腔。

乌先生是极细心、极能体会世情的人，知道郑俊生的用意，这三千银子，胡雪岩随时可以收回，亦隐隐然有为寄顿之意——中国的刑律，自有“籍没”，亦就是俗语所说的抄家这一条以来，便有寄顿资财于至亲好友之家的办法，但往往出于受托，由于这是犯法的行为，受托者每有难色，至于自告奋勇，愿意受寄，百不得一。乌先生相信郑俊生是见义勇为，决无趁火打劫之意，但对胡雪岩来说，这数目太小了，不值一谈，所以乌先生佯作不知，默然无语。

其实，郑俊生倒确是一番为胡雪岩着想的深刻用心，他是往最坏的方面去想，设想胡雪岩在革职以后会抄家，一家生活无着，那时候除了这三千两银子以外，还有由他的资本而设置的一个班子，所入亦可维生，郑俊生本人只愿以受雇的身份，领取一份薪水而已。

胡雪岩自是全然想不到此，只很爽快地答应：“好！我借你五千银子。只要人家说一声：听滩簧一定要郑俊生的班子。我这五千银子就很值得了。”

胡雪岩接着又对乌先生说：“你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除了俊生这件事以外，我另外还有话同你说。”

谈到这里，只见周少棠去而复回，入席以后亦不讲话，只是举杯相劝，而他自己却有些心不在焉的模样，引杯及唇，却又放下，一双筷子宕在半空中，仿佛不知从何下箸。这

种情形，胡雪岩、乌先生看在眼里，相视微笑，郑俊生却莫名其妙。

“怎么搞的？”他问，“神魂颠倒，好像有心事？”

“是有心事，从来没有过的。”周少棠看着胡雪岩说，“胡大先生，你叫我怎么说？”

原来刚才周太太派丫头将周少棠请了进去，就是谈胡雪岩赠妾之事。周太太实在很贤惠，乐见这一桩好事，虽然乌先生照胡雪岩的意思，关照她先不必告诉周少棠，但她怕周少棠不明瞭她的心意，人家一提这桩好事，他一定会用“我要先问问内人的意思”的话来回答，那一来徒费周折，不如直截了当先表明态度。

在周少棠有此意外的姻缘，自然喜之不胜，但就做朋友的道理来说，少不得惺惺作态一番。这时候就要旁人来敲边鼓了，乌先生在胡雪岩的眼色授意之下，便向郑俊生说道：“我们要吃老周的喜酒了。”

“喔，喔，好啊！”郑俊生见多识广，看到周少棠与胡雪岩之间那种微妙的神情，已有所觉，“大概是胡大先生府上的哪个大姐，要变成周家姨太太了。”

“大姐”是指丫头，乌先生答说：“你猜到了一半，不是赠婢是赠妾。我们杭州，前有年将军，后有胡大先生。”接着便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大大地将朱姨太太夸赞了一番。

“恭喜，恭喜！又是一桩西湖佳话。”郑俊生说，“谈到年大将军，他当初拿姨太太送人是有用意的，不比胡大先生一方面是为了朋友传宗接代，一方面是为了姨太太有个好归宿，光明正大，义气逼人。这桩好事，要把它维持到底，照我看，要有个做法。”

“喔，”胡雪岩很注意地问，“请你说，要怎么做？”

“我先说当初年大将军，拿姨太太送人，也不止在杭州的一个，而且他送人的姨太太，都是有孕在身的——”

原来年羹尧的祖先本姓严，安徽怀远人，始祖名叫严富，两榜及第中了进士，写榜时，误严为年。照定例是可以请求礼部更正的，但那一来便须办妥一切手续后，方能分发任官，未免耽误前程，因而将错就错，改用榜名年富。

年富入仕后，被派到辽东当巡按御史，子孙便落籍在那里。及至清太祖起兵，辽东的汉人，被俘为奴，称为“包衣”。“包衣”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上三旗的包衣隶属内务府，下五旗的包衣则分隶诸王门下，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长兄年希尧及他本人，在康熙朝皆为雍亲王门下，雍亲王便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年羹尧的妹妹，原是雍亲王的侧福晋，以后封为贵妃。包衣从龙入关后，一样也能参加考试，而且因为有亲贵奥援，飞黄腾达，往往是指顾问事。

年遐龄官至湖广巡抚，年希尧亦是二品大员，年羹尧本人是康熙三十九年的翰林，由于雍亲王的推荐，出任四川总督。其实，这是雍亲王为了夺嫡布下的一着棋。

原来康熙晚年已经选定了皇位继承人，即是雍亲王的同母弟，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禛，当他奉命以大将军出征青海时，特许使用正黄旗纛，暗示代替天子亲征，亦即暗示天命有归。恂郡王将成为未来的皇帝，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恂郡王征青海的主要助手便是年羹尧，及至康熙六十一年冬天，皇帝得病，势将不起，急召恂郡王来京时，却为手握重兵的年羹尧所钳制，因此，雍亲王得以勾结康熙皇帝的亲信，以后为雍正尊称为“舅舅”的隆科多，巧妙地夺得了皇位。

雍正的城府极深，在夺位不久，便决定要杀隆科多与年羹尧灭口。因此，起初对年羹尧甘言蜜语，笼络备至，养成他的骄恣之气，年羹尧本来就很跋扈，自以为皇帝有把柄在他手里，无奈其何，越发起了不臣之心，种种作为都显出他是吴三桂第二。

但时势不同，吴三桂尚且失败，年羹尧岂有幸理。雍正用翦除他的羽翼以及架空他的兵权的手法，双管齐下，到他乞饶不允，年羹尧始知有灭门之祸，因而以有孕之妾赠人，希望留下自己的骨血。

这番话，在座的人都是闻所未闻，“那么，”乌先生问说，“年羹尧有没有留下亲骨血呢？”

“有。”郑俊生答说，“有个怪姓，就是我郑俊生的生字，凡姓生的，就是年羹尧的后代。”

“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怪姓？”

“这也是有来历的，年字倒过来，把头一笔的一撇移到上面，看起来不就像生字？”郑俊生说，“闲话表过，言归正传。我是想到，万一朱姨太太有孕在身，将来两家乱了血胤，不大好。”

“啊、啊！”乌先生看着胡雪岩说，“这要问大先生自己了。”

“这也难说得很。”胡雪岩沉吟了一会，说，“老郑的话很不错，本来是一桩好事，将来弄出误会来倒不好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倒有个办法，事情我们就说定了，请少棠先找一处地方，让她一个人住两个月，看她一切如常再圆房。你们看好不好？”

“对，对！”郑俊生与乌先生不约而同地表示赞成。

“那么，两位就算媒人，怎么样安排，还要请两位费心。”

原来请乌先生跟郑俊生上坐的缘故在此。事到如今，周少棠亦就老老脸皮，不再说假惺惺的话，逐一敬酒，头一个敬胡雪岩。

“胡大先生，我什么话都用不着说，总而言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倘或我能不绝后，我们周家的祖宗，在阴间都会给胡大先生你磕头。”

“失言，失言！”胡雪岩说，“你怎么好说这样的话，罚酒。”

“是，是，罚酒。”周少棠干了第二杯酒以后，又举杯敬乌先生。

“应该先敬他。”乌先生指着郑俊生说，“不是他看得透，说不定弄出误会来，蛮好的一桩事情，变得糟不可言，那就叫人哭不出来了。”

“不错！”胡雪岩接口，“提到这一层，我都要敬一敬老郑。”

“不敢当，不敢当。”三个人都干了酒，最后轮到乌先生。

“老周，”他自告奋勇，“你的喜事，我来替你提调。”

“那就再好都没有。拜托拜托。”

这一顿酒，第一个醉的是主人，胡雪岩酒量不佳，不敢多喝，清醒如常，散席后邀乌先生到家里作长夜之谈。乌先生欣然同意。两人辞谢主人，又与郑俊生作别，带着小厮安步回元宝街。

人去楼空

走到半路，发现迎面来了一乘轿子，前后两盏灯笼，既大且亮，胡雪岩一看就知道了，拉一拉乌先生，站在石板路正中不动。

走近了一看，果然不错，大灯笼上，扁宋字一面是“庆余堂”，一面是个“胡”字。

问起来才知道螺蛳太太不放心，特意打发轿子来接，但主客二人，轿只一乘，好在家也近了，胡雪岩吩咐空轿抬回，他仍旧与乌先生步行而归。

一进了元宝街，颇有陌生的感觉，平时如果夜归，自街口至大门，都有灯笼照明，这天漆黑一片，遥遥望去，一星灯火，只是角门上点着一盏灯笼。

但最凄凉的却是花园里，楼台十二，暗影沉沉，只有百狮楼中，灯火通明，却反而显得凄清。因为相形之下，格外容易使人兴起人去楼空的沧桑之感。

这时阿云已经迎了上来，一见前有客人，定睛细看了一下，惊讶地说：“原来是乌先生。”

“乌先生今天住在这里。”胡雪岩说，“你去告诉螺蛳太太。”

阿云答应着，返身而去，等他们上了百狮楼，螺蛳太太已亲自打开门帘在等，一见乌先生，不知如何，悲从中来，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赶紧背过身去，拭一拭眼泪，再回过身来招呼。

“请喝茶！”螺蛳太太亲自来招待乌先生。

“不敢当，谢谢！”乌先生看她神情憔悴，不免关心，“罗四姐，你现在责任更加重了。千万要自己保重。”

“唉！”螺蛳太太微喟着，“真像一场梦。”

“嘘！”乌先生双指撮唇，示意她别说这些颓丧的话。

“听说你们是走回来的？这么大的西北风，脸都冻红了。”螺蛳太太喊道，“阿云，赶快打洗脸水来！”

“脸上倒还不太冷，脚冻僵了。”

螺蛳太太回头看了一眼，见胡雪岩与阿云在说话，便即轻声问道：“今天的事，你晓得了？”

“听说了。”

“你看这样做，对不对呢？”

“对！提得起，放得下，应该这么做。”

“提得起，放不下，今天是提不动，不得不放手。”螺蛳太太说，“乌先生，换了你，服不服这口气？”

“不服又怎么样？”胡雪岩在另一方面接口。

乌先生不做声，螺蛳太太停了一下才说：“我是不服这口气。等一下，好好儿商量商量。”

她又问道：“乌先生饿不饿？”

“不饿、不饿。”

“不饿就先吃酒，再开点心。”螺蛳太太回身跟胡雪岩商量，“乌先生就住楼下书房好了？”

“好！”胡雪岩说，“索性请乌先生到书房里去吃酒谈天。”

这表示胡雪岩与乌先生要作长夜之谈。螺蛳太太答应着，带了阿云下楼去安排。乌先生看在眼里，不免感触，更觉关切，心里有个一直盘桓着的疑团，急于打破。

“大先生，”他说，“我现在说句老话：无官一身轻。你往后作何打算？”

“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无官’不错，‘一身轻’则不见得。”

“不轻要想法子来轻。”他问，“左大人莫非就不帮你的忙？”

“他现在的力量也有限了。”胡雪岩说，“应春到南京去了，等他来了，看是怎么个说法。”

乌先生沉吟了好一会，终于很吃力地说了出来：“朝廷还会有什么处置？会不会查抄？”

“只要公款还清，就不会查抄。”胡雪岩又说，“公款有查封的典当作抵，慢慢儿还，我可以不管，就是私人的存款，将来不知道能打几折来还。一想到这一层，我的肩膀上就像有副千斤重担，压得我直不起腰来。”

“其实，这是你心理不轻，不止身上不轻，你能不能看开一点呢？”

“怎么个看开法？”

“不去想它。”

胡雪岩笑笑不做声，然后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乌先生，你不要忘记少棠的事，回头同罗四姐好好谈一谈。”

“唉！”乌先生摇摇头，“你到这时候，还只想到人家的闲事。”

“只有这样子，我才会不想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事管不了，只好管人家的闲事，管好人家的闲事，心里有点安慰，其实也就是管我自己的事。”

“这就是为善最乐的道理。可惜，今年——”

“我懂，我懂！”胡雪岩接口说道，“我亦正要同你商量这件事。今天去看少棠，去也是走路去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发痛，我心里就在想，身上狐皮袍子，头上戴的貂帽，脚下棉鞋是旧的，不过鞋底上黑少白多，也同新的一样。这样子的穿戴还觉得冷，连件棉袄都没有的人，怎么样过冬？我去上海之前，老太太还从山上带口信下来，说今年施棉衣、施粥，应该照常。不过，乌先生，你说，我现在的情形，怎么样还好做好事？”

“我说可惜，也就是为此。你做这种好事的力量，还是有的，不过那一来，一定有人说闲话说得很难听。”乌先生叹口气，“现在我才明白，做好事都要看机会的。”

“一点不错。”胡雪岩说，“刚才同你走回来，身上一冷，我又想到了这件事。这桩好事，还是不能不做，你看有什么办法？”

“你不能出面，你出面一定会挨骂，而且对清理都有影响。”

“对！”胡雪岩说，“我想请你来出面。”

“人家不相信的。”乌先生不断摇头，“我算老几，哪里有施棉衣、施粥的资格。”

正在筹无善策时，螺蛳太太派阿云上来通知，书房里部署好了，请主客二人下楼用消夜。

消夜亦很丰盛。明灯璀璨，灯火熊熊，乌先生知道像这样作客的日子也不多了，格外珍惜，所以暂抛愁怀，且享受眼前，浅斟低酌，细细品尝满桌子的名酒美食。

直到第二壶花雕烫上来时，他才开口：“大先生，我倒想到一个法子，不如你用无名氏的名义，捐一笔款子，指定用途，也一样的。”

话一出口，螺蛳太太插嘴问说：“你们在谈啥？”

“谈老太太交代的那件事。”胡雪岩略略说了经过。

“那么，你预备捐多少呢？”

“你看呢？”胡雪岩反问。

“往年冬天施棉衣、施粥，总要用到三万银子。现在力量不够了，我看顶多捐一万。”

“好！”胡雪岩点点头说，“这个数目酌乎其中，就是一万。”

“这一万银子，请乌先生拿去捐。不过，虽说无名氏，总还是有人晓得真正的名字。我看，要说是老太太捐的私房钱，你根本不晓得。要这样说，你的脚步才站得住。”

胡雪岩与乌先生都深以为然。时入隆冬，这件好事要做就不能片刻延误，为此，螺蛳太太特为离席上楼去筹划——她梳妆台中有一本账，是这天从各房姨太太处检查出来的私房，有珠宝，也有金银，看看能不能凑出一万银子。

“大先生，”乌先生说，“你也不能光做好事，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留起一点儿来。”

胡雪岩不做声，过了一会，突然问道：“乌先生，你喜欢字画，趁没有交出去以前，你挑几件好不好？”

原以为乌先生总还要客气一番，要固劝以后才会接受，不道他爽爽快地答了一个字：“好！”

于是胡雪岩拉动一根红色丝绳，便有清越的铃声响起，这是仿照西洋法子所设置的叫人铃，通到廊上，也通到楼上，顷刻之间，来了两个丫头，阿云亦奉了螺蛳太太之命，下楼来探问何事呼唤。

“把画箱打开来！灯也不够亮。”

看画不能点烛，阿云交代再来两个人，多点美孚油灯，然后取来钥匙，打开画箱。胡雪岩买字画古董，真假、精粗不分，价高为贵，有个“古董鬼”人人皆知的故事，有人拿了一幅宋画去求售，画是真迹，价钱也还克己，本已可以成交，不道此人说了一句：“胡大先生，这张画我没有赚你的钱，这个价钱是便宜的。”

“我这里不赚钱，你到哪里去赚？拿走、拿走，我不要占你的便宜。”交易就此告吹。

因此，“古董鬼”上门，无不索取高价，成交以后亦必千恩万谢。乌先生对此道是内行，亦替胡雪岩经手买进过好些精品，庆余堂的收藏，大致有所了解。在美孚油灯没有点来以前，他说：“我先看看帖。”

碑帖俗名“黑老虎”，胡雪岩很兴奋地说：“我有一只‘黑老虎’，真正是‘老虎肉’，三千两银子买的。说实话，我是看中乾隆皇帝亲笔写的金字。”

“喔，我听说你有部化度寺碑，是唐拓。”乌先生说，“宋拓已经名贵得不得了，唐拓我倒要见识见识。”

“阿云，”胡雪岩问道，“我那部帖在哪里？”

“恐怕是在朱姨太那里。”

“喔，”胡雪岩又问，“朱姨太还是住她自己的地方？”

“搬在客房里住。”阿云答说，“她原来的地方锁起来了。”

“这样说，那部帖一时拿不出来？”

“我先去问问朱姨太看。”

等阿云一走，只见四名丫头，各持一盏白铜底座、玻璃灯罩的美孚油灯，鱼贯而至。书房中顿时明如白昼。胡雪岩便将一串画箱钥匙，交到乌先生手里，说一句：“请你自己

动手。”

乌先生亦就像处理自己的珍藏一样，先打量画箱，约莫三尺高，四尺宽，七尺长，樟木所制，一共八具，并排摆在北墙下，依照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编号。钥匙亦是八枚，上镌数字，“一”字当然用来开天字号画箱，打开一看，上面有一本册子，标明“庆余堂胡氏书画碑帖目录”字样。

“这就省事了。”乌先生很高兴地说，“我先看目录。”

目录分书法、名画、墨拓三大类，每类又按朝代来分，书法类下第一件是：“西晋陆机平复帖卷纸本”。乌先生入眼吓了一跳，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胡雪岩诧异地问。

“西晋到现在，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年了！居然还有纸本留下来，这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贵重。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唐太宗带到棺木里去了，想不到还有比他再早的真迹，真正眼福不浅。”

胡雪岩笑一笑说：“你看了再说。”

于是乌先生兢兢业业地从画箱中，将“陆机平复帖卷”取了出来。这个手卷，装潢得非常讲究，外面是蓝地花鸟缂丝包衬，羊脂白玉卷轴，珊瑚插签，拔去插签摊了开来，卷前黄绢隔水，一条月白绢签，是宋徽宗御题：“晋陆机平复帖”六字，下钤双龙玺，另外又有一条极旧的绢签题明：“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士衡书”。

纸呈象牙色，字大五分许，写的是章草，一共九行，细细观玩，却只识得十分之一，不过后面董其昌的一行跋，却是字字皆识：“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董其昌的字，乌先生见过好几幅，仔细观察，判定不真，但不便直言论断，只将那个手卷卷了起来。胡雪岩便问：“怎么样？”

“似乎有点疑问。”

“你的眼光不错，是西贝货。”胡雪岩指着目录说，“你看几件真东西。”

原来这些字画，胡雪岩曾请行家鉴别过，在目录上做了记号。记号分三种，单圈是假货，双圈则在真假疑似之间，或者虽假也很值钱，譬如宋人临仿的唐画之类：至于没有疑

问的真迹，则印上一朵小小的梅花为记，在目录上，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于是，乌先生挑了一部《苏氏一门十二帖》来看，内中收了苏老泉、东坡、子由及东坡幼子叔党的十二封信，入眼即知不假。

“不必看原件，我在目录上挑好了。大先生，你打算送我几件？”

“你自己说。”

“你要我说，有梅花印记的我都要。”乌先生紧接着又说，“我是替你保管。大先生，你相信不相信我？”

乌先生的本意如此，是胡雪岩所意料不到的。但这便是私下藏匿资财，有欠光明磊落，他考虑了一会，断然决然地答说：“乌先生，这不必。我仍旧送你几件，你再细细挑。”

乌先生是一番好意，胡雪岩既然不受，他亦不便再多说什么。但仍旧存着能为他保全一分算一分的想法，因而除了《苏氏一门十二帖》以外，另外选了一部《宋徽宗瘦金体书千字文》，一幅董元的《风雨出蛰龙图》，一个赵孟頫的《竹林七贤图》手卷。合计这四件书画，就值上万银子。

于是丫头们在胡雪岩指挥之下，开启三只画箱，将送乌先生的字画找齐捆扎妥当。螺蛳太太与阿云亦相继而回，那部“唐拓化度寺碑”，一时无从找起，也就罢了。捐给善堂的一万银子，已经凑齐，都是银票，即时点交乌先生收讫，然后摆开桌子，酒食消夜。

“摆三双杯筷！”胡雪岩关照阿云，“一起坐。”

这是指螺蛳太太而言。她视乌先生如亲属长辈，不必有礼仪上的男女之别。入座以后，用一小杯绿色的西洋薄荷酒，陪乌先生喝陈年花雕，胡雪岩仍旧照例喝睡前的药酒。

“老七搬到客房里去了？”胡雪岩问。

胡雪岩有时管朱姨太叫老七，“她自己提出来的。”螺蛳太太说，“她说，平时大家热热闹闹的，突然之间，冷冷清清，她会睡不着。”

胡雪岩点点头，眼看乌先生，示意他开口。于是乌先生为螺蛳太太细谈这天在周少棠家情形，最后提出郑俊生的见解。

“不会的。”螺蛳太太说，“大先生哪天住在哪里，都在黄历上记下来的，我查过，住在朱姨太那里，最后一次是两个多月以前。至于——”她本来想开个小小的玩笑，说胡雪岩与朱姨太是否私下燕好过，可就知道了。但这时候都没有说笑话的心情，所以把话咽住了。

“还是小心点的好。再等一个月看，没有害喜的样子再送到周家也还不迟。”

“也好。”螺蛳太太问，“这一个多月住在哪里呢？”

“住在我那里好了。”

“这就更加可以放心了。”胡雪岩作个切断的手势，“这件事就算这样子定规了。”

“我知道了。”螺蛳太太说，“我会安排。”

于是谈肺腑之言、根本之计了，首先是乌先生发问：“大先生，你自己觉得这个跟斗是裁定了？”

“不认栽又怎么样？”

“我不认栽！”螺蛳太太接口说道，“路是人走出来的。”

“年纪不饶人！”胡雪岩很冷静地说，“栽了这个跟斗，能够站起来，就不容易了，哪里还谈得到重新去走一条路出来。”

“不然，能立直，就能走路。”乌先生说，“大先生，你不要气馁，东山再起，事在人为。”

“乌先生，你给我打气，我很感激。不过，说实话，凡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说东山再起，我就不晓得东山在哪里。”

“你尽说泄气的话！”螺蛳太太是恨胡雪岩不争气的神情，“你从前不是这样子的！”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胡雪岩也有些激动了，“我现在是革了职的一品老百姓，再下去会不会抄家都还不晓得，别的就不必说了。”

提到抄家，乌先生又有一句心里的话要说：“大先生，你总要留点本钱起来。”

胡雪岩不做声，螺蛳太太却触动了心事，盘算了好一会，正要发言，不道胡雪岩先开了口。

“你不服气，我倒替你想到一个主意。”胡雪岩对螺蛳太太说，“有样生意你不妨试一试。”

“莫非要我回老本行？”螺蛳太太以为胡雪岩是劝她仍旧做绣货生意。

“不是。”胡雪岩答说，“你如果有兴致，不妨同应春合作，在上海去炒地皮、造弄堂房子，或者同洋人合伙，开一家专卖外国首饰、衣料、家具的洋行。”

“不错。这两样行当，都可以发挥罗四姐的长处。”乌先生深表赞成，“大先生栽了跟斗，罗四姐来闯一番事业，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以后我要靠你了。”胡雪岩开玩笑自嘲，“想不到我老来会‘吃拖鞋饭’。”

“难听不难听？”螺蛳太太白了他一眼。

乌先生与胡雪岩都笑了，“不过，这两种行当，都不是小本生意。大先生，趁现在自己还能作主的时候，要早早筹划。”

这依旧是劝他疏散财物、寄顿他处之意，胡雪岩不愿意这么做，不过他觉得有提醒螺蛳太太的必要。

“她自己的私房，自己料理。”胡雪岩说，“我想，你要干那两样行当，本钱应该早就有了吧？”

“没有现款，现款存在阜康，将来能拿回多少，不晓得。首饰倒有一点，不过脱手也难。”

“你趁早拿出来，托乌先生带到上海，交给应春去想办法。”

“东西不在手里。”

“在哪里？”胡雪岩说，“你是寄在什么人手里？”

“金洞桥朱家。”

一听这话，胡雪岩不做声，脸色显得很深沉。见此光景，螺蛳太太心便往下一沉，知

道不大妥当。

“怎么了？”她说，“朱家不是老亲吗？朱大少奶奶是极好的人。”

“朱大少奶奶人好，他家的老太太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角色。”

“啊！”螺蛳太太大吃一惊，“朱老太太吃素念经，而且她们家也是有名殷实的人，莫非——”

“莫非会吞没你的东西？”

“是啊！我不相信她会起黑心。”

“她家本来就是起黑心发的财。”

“这话，”乌先生插嘴说道，“大概有段故事在内。大先生，是不是？”

“不错，我来讲给你们听。”

掘宝异闻

胡雪岩讲的是一个掘藏的故事。凡是大乱以后，抚辑流亡，秩序渐定，往往有人突然之间，发了大财，十九是掘到了藏宝的缘故。

埋藏金银财宝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原为富室，遇到刀兵之灾，举家逃离，只能带些易于变卖的金珠之类，现银古玩，装入坚固不易坏的容器中，找一个难为人所注目的地方，深掘埋藏，等待乱后重回家园，掘取应用。如果这家人家，尽室遇害，或者知道这个秘密的家长、老仆，不在人世而又没有机会留下遗言，这笔财富，便长埋地下，不知多少年以后，为那个命中该发横财的人所得。

再一种就是已得悖入之财，只以局势大变，无法安享，暂且埋藏，徐图后计。同治初年的“长毛”，便不知埋藏了多少悖入之财。

“长毛”一据通都大邑，各自找大家巨室为巢穴，名为“打公馆”。凡是被打过“公馆”的人家，乱后重归，每每有人登门求见，说“府上”某处有“长毛”埋藏的财物，如果主人家信了他的话，接下来便是分账，或者对半，或者四六——主人家拿六成，指点的人拿四成，最少也得三七分账。掘到藏的固然也有，但投机的居多，反正掘不到无所损，落得根据流言去瞎撞瞎骗了。

杭州克复以后，亦与其它各地一样，纷纷掘藏。胡雪岩有个表叔名叫朱宝如，颇热衷于此，他的妻子便是螺蛳太太口中的“朱老太太”，相貌忠厚而心计极深，她跟他丈夫说：“掘藏要有路子，现在有条路子，你去好好留心，说不定时来运转，会发横财。”

“你说，路子在哪里？”

“善后局。”她说，“雪岩是你表侄，你跟他要个善后局的差使，他一定答应。不过，你不要怕烦，要同难民混在一起，听他们谈天说地，静悄悄在旁边听，一定会听出东西来。”

朱宝如很服他妻子，当下如教去看胡雪岩，自愿担任照料难民的职司。善后局的职位有好有坏，最好的是管认领妇女，有那年轻貌美，而父兄死于干戈流离之中，孤苦伶仃的，有人冒充亲属来领，只要跟被领的说通了，一笔谢礼、银子上百；其次是管伙食，管采买，亦有极肥的油水；此外，抄抄写写、造造名册，差使亦很轻松，只有照料难民，琐碎繁杂而一无好处，没有人肯干，而朱宝如居然自告奋勇，胡雪岩非常高兴，立即照派。

朱宝如受妻之教，耐着心跟衣衫褴褛、气味恶浊的难民打交道，应付种种难题，细心听他们在闲谈之中所透露的种种秘闻，感情处得很好。

有一天有个三十多岁江西口音的难民，悄悄向朱宝如说：“朱先生，我这半个多月住下来，看你老人家是很忠厚的人，我想到你府上去谈谈。”

“喔，”朱宝如印象中，此人沉默寡言，亦从来没有来麻烦过他，所以连他的姓都不知道，当即问说，“贵姓？”

“我姓程。”

“程老弟，你有啥话，现在这里没有人，你尽管说。”

“不！话很多，要到府上去谈才方便。”

朱宝如想到了妻子的话，心中一动，将此人带回家，他进门放下包裹，解下一条腰带，带子里有十几个金戒指。

“朱先生、朱太太。”此人说道，“实不相瞒，我做过长毛，现在弃暗投明，想拜你们两老做干爹、干妈，不知道你们两老，肯不肯收我？”

这件事来得有些突兀，朱宝如还在踌躇，他妻子看出包裹里还有花样，当即慨然答应：“我们有个儿子，年纪同你差不多，如今不在眼前，遇见你也是缘分，拜干爹、干妈的话，暂且不提，你先住下来再说。”

“不！两老要收了我，当我儿子，我有些话才敢说，而且拜了两老，我改姓为朱，以后一切都方便。”

于是，朱宝如夫妇悄悄商量了一会，决定收这个干儿子，改姓为朱，由于生于午年，起了个名字叫家驹。那十几个金戒指，便成了他孝敬义父母的见面礼。

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了，朱宝如去卖掉两个金戒指，为朱家驹打扮得焕然一新。同时沽酒买肉，畅叙“天伦”。

朱家驹仿佛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好日子，显得非常高兴，一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面谈他做长毛的经过。他是个孤儿，在他江西家乡，被长毛“拉夫”挑辎重，到了浙江衢州，长毛放他回家，他说无家可归，愿意做小长毛。就这样由衢州到杭州，但不久便又开拔了。

那是咸丰十年春天的事，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使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二月初由皖南进攻浙江，目的是要将围金陵的浙军总兵张玉良的部队引回来，减轻压力。二月二十七日李秀成攻入杭州，等三月初三，张玉良的援军赶到，李秀成因为计已得售，又怕张玉良断他的归路，弃杭州西走，前后只得五天的工夫。

朱家驹那时便在李秀成部下，转战各地，兵败失散，为另一支太平军所收容，他的“长官”叫吴天德，是他同一个村庄的人，极重乡谊，所以他跟他的另一个同乡王培利，成了吴天德的贴身“亲兵”，深获信任。

以后吴天德在一次战役中受了重伤，临死以前跟朱家驹与王培利说：“忠王第二次攻进杭州，我在那里驻扎了半年，‘公馆’打在东城金洞桥。后来调走了，忠王的军令很严，我的东西带不走，埋在那里，以后始终没有机会再到杭州。现在我要死了，有样东西交给你们。”

说着，他从贴肉的口袋中，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张藏宝的图，关照朱家驹与王培利，设法找机会到杭州去掘藏，如果掘到了，作三股分，一股要送回他江西的老家。又叫朱家驹、王培利结为兄弟，对天盟誓，相约不得负义，否则必遭天谴。

“后来，我同我那位拜兄商量，把地图一分为二，各拿半张，我们也一直在一起。这回左大人克复杭州，机会来了，因为我到杭州来过，所以由我冒充难民，先来探路，等找到地方，再通知找王培利来商量，怎么下手。”

“那么，”朱宝如问，“你那姓王的拜把兄弟在哪里？”

“在上海。只要我一封信去，马上就来。”

“你的把兄弟，也是自己人。”朱宝如的老婆说，“来嘛！叫他来嘛！”

“慢慢、慢慢！”朱宝如摇摇手，“我们先来商量。你那张图呢？”

“图只有半张。”

朱家驹也是从贴肉的口袋中，取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半张地图保存得很好，摊开在桌上抹平一看，是一张图的上半张，下端剪成锯齿形，想来就是“合符”的意思，另外那半张，上端也是锯齿形，两个半张凑成一起，吻合无间，才是吴天德交来的原图。

“这半张是地址。”朱家驹说，“下半张才是埋宝的细图。”

这也可以理解，朱家驹在杭州住过五天，所以由他带着这有地址的半张，先来寻觅吴天德当初打公馆的原址。朱宝如细看图上，注明两个起点，一个是金洞桥，一个是万安桥，另外有两个小方块，其中一个下注“关帝庙”，又画一个箭头，注明：“往南约三十步，坐东朝西。”

没有任何字样的那一个小方块，不言可知便是藏宝之处。

“这不难找。”朱宝如问，“找到了以后呢？”

“或者租、或者买。”

“买？”朱宝如踌躇着，“是你们长毛打过公馆的房子，当然不会小，买起来恐怕不便宜。”

“不要紧。”朱家驹说，“王培利会带钱来。”

“那好!”朱宝如很高兴地,“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家驹!”他老婆问说,“里面不晓得埋了点啥东西?”

“东西很多——”

据说,埋藏之物有四五百两金叶子、大批的珠宝首饰。埋藏的方法非常讲究,珠宝首饰先用棉纸包好,置于瓷坛之中,用油灰封口,然后装入铁箱,外填石灰,以防潮气,最后再将铁箱置于大木箱中,埋入地下。

朱宝如夫妇听得这些话,满心欢喜。当夜秘密商议,怕突然之间收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干儿子,邻居或许会猜疑,决定第二天搬家,搬到东城去住,为的是便于到金洞桥去觅藏宝之地。

等迁居已定,朱宝如便命义子写信到上海,通知王培利到杭州,然后到金洞桥去踏勘,“家驹,”他说,“你是外乡口音,到那里去查讯,变成形迹可疑,诸多不便。你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去。”

朱家驹欣然从命,由朱宝如一个人去悄悄查讯。万安桥是杭州城内第一座大桥,为漕船所经之地,桥洞极高,桥东桥西各有一座关帝庙,依照与金洞桥的方位来看,图上所指的关帝庙,应该是桥东的那一座。庙旁就是一家茶馆,朱宝如泡了一壶茶,从早晨坐到中午,静静地听茶客高谈阔论,如是一连三天,终于听到了他想要听的话。

当然他想听的便是有关长毛两次攻陷杭州,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形,自万安桥到金洞桥这个范围之内,长毛打过公馆的民宅,一共有五处,方位与藏宝图上相合的一处,主人姓严,是个进士。

这就容易找了。朱宝如出了茶店,看关帝庙前面,自北而南两条巷子,一条宽、一条窄,进入宽的那条,以平常的脚步走了三十步,看到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以此为坐标,细细搜索坐东朝西的房屋,很快地发现了,有一家人家的门楣上,悬着一块粉底黑字的匾额,赫然大书“进士第”三字,自然就是严进士家了。

朱宝如不敢造次,先来回走了两趟,一面走,一面观察环境:这一处“进士第”的房子不是顶讲究,但似乎不小,第二趟经过那里,恰好有人出来,朱宝如转头一望,由轿厅望到二门,里面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厅。

为了怕惹人注目，他不敢多事逗留。回家先不说破，直到晚上上床，才跟他老婆密议，如何下手去打听。

“我也不能冒冒失失上门，去问他们房子卖不卖，顶多问他们，有没有余屋出租？如果回你一句：没有！那就只好走路，以后不便再上门，路也就此断了。”

他的老婆计谋很多，想了一下说：“不是说胡大先生在东城还要立一座施粥厂。你何不用这个题目去搭讪？”

“施粥厂不归我管。”

“怕啥？”朱家老婆说，“公益事情，本来要大家热心才办得好，何况你也是善后局的。”

“言之有理。”朱宝如说，“明天家驹提起来，你就说还没有找到。”

“我晓得。我会敷衍他的。”

朱家老婆真是个好角色，将朱家驹的饮食起居，照料得无微不至，因此，对于寻觅藏宝之地迟迟没有消息，他并不觉得焦急难耐。而事实上，朱宝如在这件事上，已颇有进展了。

朱宝如做事也很扎实，虽然他老婆的话不错，公益事情要大家热心，他尽不妨上门去接头，但总觉得有胡雪岩的一句话，更显得师出有名。

在胡雪岩，多办一家施粥厂，也很赞成，但提出一个相对条件，要朱宝如负责筹备，开办后，亦归朱宝如管理。这是个意外的机缘，即便掘宝不成，有这样一个粥厂在手里，亦是发小财的机会，所以欣然许诺。

于是兴冲冲地到严进士家去拜访，接待的是他家的一个老仆叫严升，等朱宝如道明来意，严升表示他家主人全家避难在上海，他无法作主，同时抄了他家主人在上海的地址给他，要他自己去接头。

“好的，”朱宝如问道，“不过，有许多情形，先要请你讲讲明白，如果你家主人答应了，这房子是租还是卖？”

“我不晓得。”严升答说，“我想既然是做好事，我家老爷说不定一文不要，白白出借。”

“不然。”朱宝如说，“一做了施粥厂，每天多少人进进出出，房子会糟蹋得不成样子。所以我想跟你打听打听，你家主人的这层房子，有没有意思出让？如果有意，要多少银子才肯卖？”

“这也要问我家老爷。”严升又说，“以前倒有人来问过，我家老爷只肯典，不肯卖，因为到底是老根基，典个几年，等时世平定了，重新翻造，仍旧好住。”

于是朱宝如要求看一看房子，严升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一所坐东朝西的住宅，前后一共三进，外带一个院落，在二厅之南，院子里东西两面，各有三楹精舍，相连的两廊，中建一座平地升高、三丈见方的亭子。院子正中，石砌一座花坛，高有五尺，“拦土”的青石，雕镂极精。据严升说，严家老太爷善种牡丹，魏紫姚黄，皆为名种，每年春天，牡丹盛放时，严老太爷都会在方亭中设宴，饮酒赏花、分韵赋诗，两廊墙壁上便嵌着好几块“诗碑”。当然，名种牡丹，早被摧残，如今的花坛上只长满了野草。

朱宝如一面看、一面盘算，严家老太爷既有此种花的癖好，这座花坛亦是专为种牡丹所设计，不但所费不赀，而且水土保持，亦有特别讲究，所以除非家道中替，决舍不得卖屋。出典则如年限不长，便可商量，逃难在上海的杭州仕绅，几乎没有一个为胡雪岩所未曾见过，有交情亦很不少，只要请胡雪岩出面写封信，应无不成之理。

哪知道话跟他老婆一说，立即被驳，“你不要去惊动胡大先生。”她说，“严进士同胡大先生一定有交情的，一封信去，说做好事，人人有份，房子定在那里，你尽管用。到那时候，轮不着你作主，就能作主，也不能关起大门来做我们自己的事！你倒想呢？”

朱宝如如梦方醒，“不错，不错！”他问，“那么，照你看，应该怎么样下手？”

“这件事不要急！走一步，想三步，只要稳当踏实，金银珠宝埋在那里，飞不掉的——”

朱家老婆扳着手指，第一、第二地，讲得头头是道：

第一，胡雪岩那里要稳住，东城设粥的事，不能落到旁人手里。

第二，等王培利来了，看他手上有多少钱，是现银，还是金珠细软，如果是金珠细软，如何变卖？总要筹足了典当的款子，才谈到第三步。

第三步便是由朱宝如亲自到上海去一趟，托人介绍严进士谈判典屋。至于如何说词，看情形而定。

“总而言之句话，这件事要做得隐密。胡大先生这着棋，不要轻易动用，因为这着棋力量太大，能放不能收，事情就坏了。”

朱宝如诺诺连声。遇到胡雪岩问起粥厂的事，他总是以正在寻觅适当房屋作回，这件事本就是朱宝如的提议，他不甚起劲，胡雪岩也就不去催问了。

不多几天王培利有了回信，说明搭乘航船的日子，扣准日子，朱宝如带着义子去接到了，带回家中，朱家驹为他引见了义母。朱宝如夫妇便故意避开，好让他们密谈。

朱家驹细谈了结识朱宝如的经过，又盛赞义母如何体贴，王培利的眼光比朱家驹厉害，“你这位干爹，人倒不坏。”他说，“不过你这位义母我看是很厉害的角色。”

“精明是精明的，你说厉害，我倒看不出来。”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王培利问，“地方找到了没有？”

“听我干爹说，有一处地方很像，正在打听，大概这几天会有结果。”

“怎么是听说？莫非你自己没有去找过？”

“我不便出面。”朱家驹问，“你带来多少款子？”

“一万银子。”

“在哪里？”

“喏！”王培利拍拍腰包，“阜康钱庄的票子。”

“图呢？”

“当然也带了。”王培利说，“你先不要同你干爹、干妈说我把图带来了，等寻到地方再说。”

“这——”朱家驹一愣，“他们要问起来我怎么说法？”

“说在上海没有带来。”

“这不是不诚吗？”朱家驹说，“我们现在是靠人家，自己不诚，怎么能期望人家以诚待我？”

王培利想了一下说：“我有办法。”

是何办法呢？他一直不开口，朱家驹忍不住催问：“是什么办法？你倒说出来商量。”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人地生疏，他要欺侮我们很容易，所以一定要想个保护自己的办法。”王培利说，“我想住到客栈里去，比较好动手。”

“动什么手？”

“你不要管。你只要编造个什么理由，让我能住到客栈里就行了。”

“这容易。”

朱家驹将他的义父母请了出来，说是王培利有两个朋友会从上海来找他，在家不甚方便，想到客栈里去住几天，等会过朋友以后，再搬回来住。

朱宝如夫妇哪里会想到，刚到的生客，已对他们发生猜疑，所以一口答应，在东街上替王培利找了一家字号名为“茂兴”的小客栈，安顿好了，当夜在朱家吃接风酒，谈谈身世经历，不及其它。

到得二更天饭罢，朱家拿出来一床半新旧洗得极干净的铺盖，“家驹，”她说，“客栈里的被褥不干净，你拿了这床铺盖，送你的朋友去。”

“你看，”忠厚老实的朱家驹，脸上像飞了金似的对王培利说，“我干妈就会想得这样周到。”

其实，这句话恰好加重了王培利的戒心，到得茂兴客栈，他向朱家驹说：“你坐一坐，就回去。你干妈心计很深，不要让她疑心。”

“不会的。”朱家驹说，“我干妈还要给我做媒，是她娘家的侄女儿。”

王培利淡淡一笑，“等发了财再说。”他还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你不要中了美人计。

“现在谈谈正事。”朱家驹问，“你说的‘动手’是动什么？”

王培利沉吟了一会。他对朱家驹亦有些不大放心，所以要考虑自己的密计，是不是索性连他亦一并瞒过。

“怎么样？”朱家驹催问着，“你怎么不开口？”

“不是我不开口。”王培利说，“我们是小同乡，又是一起共过患难的，真可以说是生死祸福分不开的弟兄。可是现在照我看，你对你干爹、干妈，看得比我来得亲。”

“你错了。”朱家驹答说，“我的干爹、干妈，也就是你的，要发财，大家一起发。你不要多疑心。”

王培利一时无法驳倒他的话，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继续再劝下去，朱家驹可能会觉得他在挑拨他们义父母与义子之间的关系。大事尚未着手，感情上先有了裂痕，如果朱家驹索性靠向他的义父母，自己人单势孤，又在陌生地方，必然吃亏。

于是他摆出领悟的脸色说道：“你说得不错，你的干爹、干妈，就是我的，明天我同你干爹谈。你半张图带来了没有？”

“没有。那样重要的东西，既然有了家了，自然放在家里。”朱家驹又问，“你是现在要看那半张图？”

“不是，不是。”王培利说，“我本来的打算是，另外造一张假图，下面锯齿形的地方，一定要把你那半张图覆在上面，细心剪下来，才会严丝合缝，不露半点破绽。现在就不必了。”

“你的法子真绝。”朱家驹以为王培利听他的开导，对朱宝如夫妇恢复了信心，很高兴地说，“你住下去就知道了，我的干爹、干妈真的很好。”

“我知道。”

“我要走了。”朱家驹起身说道，“明天上午来接你去吃中饭。”

“好！明天见。”王培利拉住他又说，“我对朱家老夫妇确是有点误会，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刚刚两个人说的话，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不好意思住下去了。”

“我明白，我明白。”朱家驹连连点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不识得轻重。”

等朱家驹一走，王培利到柜房里，跟账房借了一副笔砚，关起门来“动手”。

先从箱子里取出来一本“缙绅录”，将夹在书页中的一张纸取出来，摊开在桌上，这张纸便是地图的一半。王培利剔亮油灯，伏案细看，图上画着“川”字形的三个长方块，上面又有一个横置而略近于正方形的方块，这个方块的正中，画出骰子大小的一个小方块，中间圆圆的一点便是藏宝之处。

看了好一会，开始磨墨，以笔濡染，在废纸上试了墨色浓淡，试到与原来的墨迹相符，方始落笔，在地图上随意又添画了四个骰子大的方块，一样也在中间加上圆点。

画好了再看，墨色微显新旧，仔细分辨，会露马脚。王培利沉吟了一会，将地图覆置地上，再取一张骨牌凳，倒过来压在地上，然后闩上了房门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头一件事便是看那半张地图，上面已沾满了灰尘，很小心地吹拂了一番，浮尘虽去，墨色新旧的痕迹，却被遮掩得无从分辨了。

王培利心里很得意，这样故布疑阵，连朱家驹都可瞒过，就不妨公开了。于是收好了图，等朱家驹来了，一起上附近茶馆洗脸吃点心。

“我们商量商量。”朱家驹说，“昨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干爹问我，你有没有钱带来？我说带来了。他说，他看是看到了一处，地方很像。没有钱不必开口，有了钱就可以去接头了。或典或买，如果价钱谈得拢，马上可以成交。”

“喔，”王培利问，“他有没有问，我带了多少钱来？”

“没有。”

王培利点点头，停了一下又说：“我们小钱不能省，我想先送他二百两银子作为见面礼。你看，这个数目差不多吧？”

“差不多了。”

“阜康钱庄在哪里？”王培利说，“我带来的银票都是一千两一张的，要到阜康去换成小票子。”

“好！等我来问一问。”

找到茶博士，问明阜康钱庄在清和坊大街，两人惠了茶资，安步当车寻了去。东街到清河坊大街着实有一段路，很辛苦地找到了，大票换成小票，顺便买了四色水礼，雇小轿

回客栈。

“直接到我干爹家，岂不省事？”

“你不是说，你干爹会问到地图？”王培利说，“不如我带了去，到时候看情形说话。”

“对！这样好。”

于是，先回客栈，王培利即将那本“缙绅录”带在身边，一起到了朱家，恰是“放午炮”的时候，朱家老婆已炖好了一只肥鸡，在等他们吃饭了。

“朱大叔、朱大婶，”王培利将四色水礼放在桌上，探手入怀，取出一个由阜康要来的红封袋，双手奉上，“这回来得匆忙，没有带东西来孝敬两位，只好折干了。”

“没有这个道理。”朱宝如双手外推，“这四样吃食东西，你买也买来了，不去说它，折干就不必了。无功不受禄。”

“不！不！以后打扰的时候还多，请两老不要客气。”王培利又说，“家驹的干爹、干妈，也就是我的长辈，做小辈的一点心意，您老人家不受，我心里反倒不安。”

于是朱家驹也帮着相劝，朱宝如终于收了下来，抽个冷子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二百两银子的银票，心里很高兴，看样子王培利带的钱不少，便掘宝不成，总还可以想法子多挖他几文出来。

一面吃饭，一面谈正事：“找到一处地方，很像。吃过饭，我带你们去看看。”朱宝如问，“你那半张地图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王培利问，“朱大叔要不要看看？”

“不忙，不忙！”朱宝如说，“吃完饭再看。”

到得酒醉饭饱，朱家老婆泡来一壶极酽的龙井，为他们解酒消食。一面喝茶，一面又谈到正事，王培利关照朱家驹把他所保存的半张地图取出来，然后从“缙绅录”中取出他的半张，都平铺在方桌上，犬牙相错的两端，慢慢凑拢，但见严丝合缝，吻合无间，再看墨色浓淡，亦是丝毫不差，确确实实是一分为二的两个半张。

这是王培利有意如此造作，这样以真掩假，倒还不光是为了瞒过朱宝如，主要的还在

试探朱家驹的记忆，因为当初分割此图时，是在很匆遽的情况之下，朱家驹并未细看，但即令只看了一眼，图上骰子大的小方块只有一个，他可能还记得，看图上多了几个小方块，必然想到他已动过手脚，而目的是在对付朱宝如，当然摆在心里，不会说破，事后谈论，再作道理。倘或竟不记得，那就更容易处置了。

因而在一起看图时，他很注意朱家驹的表情，使得他微觉意外的是，朱家驹虽感困惑，而神情与他的义父相同：莫名其妙。

“画了小方块的地方，当然是指藏宝之处！”朱宝如问，“怎么会有这么多地方？莫非东西太多，要分开来埋？”

“这也说不定。”王培利回答。

“不会。”朱家驹接口说道，“我知道只有一口大木箱。”

此言一出，王培利心中一跳，因为快要露马脚了，不过他也是很厉害的角色，声色不动地随机应变。

“照这样说，那就只有一处地方是真的。”他说，“其余的是故意画上去的障眼法。”

“不错、不错！”朱宝如完全同意他的解释，“前回‘听大书’说《三国演义》，曹操有疑冢七十三，大概当初怕地图万一失落，特为仿照疑冢的办法，布个障眼法。”

王培利点点头，顺势瞄了朱家驹一眼，只见他的困惑依旧，而且似乎在思索什么，心里不免有些嘀咕，只怕弄巧会成拙，而且也对朱家驹深为不满，认为他笨得跟木头一样，根本不懂如何叫联手合作。

“我在上海，有时候拿图出来看看，也很奇怪，懊悔当时没有问个明白。不过，只要地点不错，不管它是只有一处真的也好，是分开来藏宝也好，大不了多费点事，东西总逃不走的。”

听得这一说，朱家驹似乎释然了，“干爹，”他说，“我们去看房子。”

“好！走吧！”

收好了图，起身要离去时，朱家老婆出现在堂屋中，“今天风大，”她对他丈夫说，“你进来，添一件衣服再走。”

“还好！不必了。”朱宝如显然没有懂得他老婆的用意。

“加件马褂。我已经拿出来了。”说到第二次，朱宝如才明白，是有话跟他说，于是答一声“也好”，随即跟了过去。

在卧室中，朱家老婆一面低着头替丈夫扣马褂钮扣，一面低声说道：“他们两个人的话不大对头，姓王的莫非不晓得埋在地下的，只有一口箱子？”

一言惊醒梦中人，朱宝如顿时大悟，那张图上的奥妙完全识透了，因而也就改了主意，到了严进士所住的那条弄堂，指着他隔壁的那所房子说：“喏，那家人家，长毛打过公馆，只怕就是。”

“不知道姓什么？”

“听说姓王。”朱宝如信口胡说。

“喔！”王培利不做声，回头关帝庙，向朱家驹使个眼色，以平常脚步，慢慢走了过去，当然是在测量距离。

“回去再谈吧！”朱宝如轻声说道，“已经有人在留意我们了。”

听这一说，王培利与朱家驹连头都不敢抬，跟着朱宝如回家。

原来朝廷自克复金陵，戡平大乱以后，虽对长毛有“胁从不问”的宽大处置，但此辈的处境，实在跟“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异。同时“盘查奸宄”，责有攸归的地方团练，亦每每找他们的麻烦，一言不合便可带到“公所”去法办，所以朱家驹与王培利听说有人注目，便会紧张。

到家吃了晚饭，朱家驹送王培利回客栈，朱宝如对老婆说：“亏你提醒我，我没有把严进士家指给他们看，省得他们私下去打交道。”

“这姓王的不老实，真的要防卫他，”朱家老婆问道，“那张图我没有看见，上面是怎么画的？”

“喏！”朱宝如用手指在桌面上比画，“一连三个长方块，上面又有一个横的长方块，是严进士家没有错。”

“上面写明白了？”

“哪里！写明白了，何用花心思去找？”

“那么，你怎么断定的呢？”

“我去看过严家的房子啊！”朱宝如说，“他家一共三进，就是三个长方块，上面的那一个，就是严老太爷种牡丹的地方。”

“啊、啊，不错。你一说倒像了。”朱家老婆又问，“听你们在谈，藏宝的地方好像不止一处，为啥家驹说他看到的只有一个木箱？”

“这就是你说的，姓王的不老实。”朱宝如说，“藏宝的地方只有一处，我已经晓得了。”

“在哪里？”

“就是种牡丹的那个花坛。为啥呢？”朱宝如自问自答，“画在别处的方块，照图上看，都在房子里，严家的大厅是水磨青砖，二厅、三厅铺的是地板，掘开这些地方来藏宝，费事不说，而且也不能不露痕迹，根本是不合情理的事。这样一想，就只有那个露天之下的花坛了。”

“那么，为啥会有好几处地方呢？”

“障眼法。”

“障眼法？”朱家老婆问道，“是哪个搞的呢？”

“说不定是王培利。”

朱家老婆想了一下说：“这样子，你先不要响，等我来问家驹。”

“你问他？”朱宝如说，“他不会告诉王培利？那一来事情就糟了。”

“我当然明白。”朱家老婆说，“你不要管，我自有道理。”

当此时也，朱家驹与王培利亦在客栈中谈这幅藏宝的地图。朱家驹的印象中那下半幅图，似乎干干净净，没有那么多骰子大的小方块，王培利承认他动了手脚，而且还埋怨朱家驹，临事有欠机警。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当时应该想得通的，有什么不大对劲

的地方，尽管摆在肚子里，慢慢再谈，何必当时就开口，显得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有点不搭调！”

朱家驹自己也觉得做事说话，稍欠思量，所以默默地接受他的责备，不过真相不能不问，“那么，”他问，“到底哪一处是真的呢？”

王培利由这一次共事的经验，发觉朱家驹人太老实，他也相信“老实乃无用之别名”这个说法，所以决定有所保留，随手指一指第一个长方块上端的一个小方块说：“喏，这里。”

“这里！”朱家驹皱着眉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你问我，我去问哪个？”王培利答说，“今天我们去的那家人家，大致不错，因为我用脚步测量过。那里坐西朝东，能够进去看一看，自然就会明白。现在要请你干爹多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子让我进去查看，看对了再谈第二步。”

“好！我回去跟我干爹说。”

到得第二天，朱宝如一早就出门了，朱家驹尚无机会谈及此事，他的干妈却跟他谈起来了，“家驹，”她说，“我昨天听你们在谈地图，好像有的地方，不大合情理。”

“是。”朱家驹很谨慎地答说，“干妈是觉得哪里不大合情理？”

“人家既然把这样一件大事托付了你们两个，当然要把话说清楚，藏宝的地方应该指点得明明白白。现在好像有了图同没有图一样。你说是不是呢？”

“那，”朱家驹说，“那是因为太匆促的缘故。”

“还有，”朱家老婆突然顿住，然后摇摇头说，“不谈了。”

“干妈，”朱家驹有些不安，“有什么话，请你尽管说。”

“我说了，害你为难，不如不说。”

“什么事我会为难？干妈，我实在想不出来。”

“你真的想不出来？”

“真的。”

“好！我同你说。你如果觉得为难，就不必回话。”

“不会的。干妈有话问我，我一定照实回话。”

“你老实，我晓得的。”

意在言外，王培利欠老实。朱家驹听懂了这句话，装作不懂。好在这不是发问，所以他可以不做声。

“家驹，”朱家老婆问，“当初埋在地下的，是不是一口箱子？”

“是。”

“一口箱子，怎么能埋好几处地方？”

这一问，朱家驹立即就感觉为难了，但他知道，决不能迟疑，否则即便说了实话，依然不能获得信任。

因此，他很快地答说：“当然不能。昨天晚上我同王培利谈了好半天，我认为藏宝的地方，只有一处，至于是哪一处，要进去查看过再说。培利现在要请干爹想法子的，就是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恐怕不容易，除非先把房子买下来。”

“买下来不知道要多少钱？”

“这要去打听。”朱家老婆说，“我想总要两三千银子。”

“两三千银子是有的。”朱家驹说，“我跟培利来说，要他先把这笔款子拨出来，交给干爹。”

“那倒不必。”朱家老婆忽然问道，“家驹，你到底想不想成家？”

“当然想要成家。”朱家驹说，“这件事，要请干妈成全。”

“包在我身上。”朱家老婆问说，“只要你不嫌爱珠。”

爱珠是她娘家的侄女儿，今年二十五岁，二十岁出嫁，婚后第二年，丈夫一病身亡，就此居孀。她所说的“不嫌”，意思便是莫嫌再醮之妇。

朱家驹却没有听懂她的话，立即答说：“像爱珠小姐这样的人品，如说我还要嫌她，那真正是有眼无珠了。”

原来爱珠生得中上之姿，朱家驹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不住地偷觑，事后谈起来赞不绝口。朱家老婆拿她来作为笼络的工具，是十拿九稳的事，不过，寡妇的身份，必须说明。她记得曾告诉过朱家驹，但因为轻描淡写之故，他没有听清楚，此刻必须再作一次说明。

“我不是说你嫌她的相貌，我是说，她是嫁过人的。”

“我知道，我知道。干娘跟我说过。这一层，请干娘放心，我不在乎。不过，”朱家驹问，“不知道她有没有儿女？”

“这一层，你也放心好了，决不会带拖油瓶过来的。她没有生过。”

“那就更好了。”朱家驹说，“干妈，你还有没有适当的人，给培利也做个媒？”

“喔，他也还没有娶亲？”

“娶是娶过的，是童养媳，感情不好，所以他不肯回江西。”

“既然他在家乡有了老婆，我怎么好替他做媒？这种伤阴鹭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一句话就轻轻巧巧地推脱了，但朱家驹还不死心，“干妈，”他说，“如果他花几个钱，把他的童养媳老婆休回娘家呢？”

“那，到了那时候再说。”朱家老婆说，“你要成家，就好买房子了。你干爹今天会托人同姓王的房主去接头，如果肯卖，不晓得你钱预备了没有？”

“预备了。”朱家驹说，“我同王培利有一笔钱，当初约好不动用，归他保管，现在要买房子，就用那笔钱。”

“那么，是你们两个人合买，还是你一个人买？”

“当然两个人合买。”

“这怕不大好。”朱家老婆提醒他说，“你买来是要自己住的，莫非他同你一起住？”

朱家驹想了一下说：“或者我另外买一处，藏宝的房子一定要两个人合买，不然，好

像说不过去。”

“这话也不错。”朱家老婆沉吟了一会，说：“不过，你们各买房子以外，你又单独要买一处，他会不会起疑心呢？”

“干妈，你说他会起什么疑心？”

“疑心你单独买的房子，才真的是藏宝的地方。”

“只要我的房子不买在金洞桥、万安桥一带，两处隔远了自然就不会起疑心。”

听得这话，朱家老婆才发觉自己财迷心窍，差点露马脚。原来她的盘算是，最好合买的是朱宝如指鹿为马的所谓“王”家的房子，而朱家驹或买或典，搬入严进士家，那一来两处密迹，藏宝之地，一真一伪，才不会引起怀疑。幸而朱家驹根本没有想到，她心目中已有一个严进士家，才不致于识破机关，然而也够险的了。

言多必失，她不再跟朱家驹谈这件事了。到晚来，夫妇俩在枕上细语，秘密商议了大半夜，定下一条连环计，第一套无中生有，第二套借刀杀人，第三套过河拆桥，加紧布置，次第施行。

第二天下午，朱宝如回家，恰好王培利来吃晚饭，他高兴地说：“路子找到了，房主不姓王，姓刘，我有个‘瓦摇头’的朋友，是刘家的远房亲戚，我托他去问了。”

杭州人管买卖房屋的掮客，叫做“瓦摇头”，此人姓孙行四，能言善道，十分和气，朱宝如居间让他们见了面，谈得颇为投机。提到买刘家房子的事，孙四大为摇头，连声：“不好！不好！”

“怎么不好？”朱家驹问说。

“我同老朱是老朋友，不作兴害人的。刘家的房子不干净。”

“不干净？有狐仙？”

“狐仙倒不要紧，初二、十六，弄四个白灼鸡蛋，二两烧酒供一供就没事了。”孙四放低了声音说，“长毛打公馆的时候，死了好些人在里头，常常会闹鬼。”

听这一说，王培利的信心越发坚定，“孙四爷，”他说，“我平生就是不相信有鬼。”

“何必呢？现在好房子多得很。刘家的房子看着没人要，你去请教他，他又奇货可居了，房价还不便宜，实在犯不着。”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王培利只好以眼色向朱宝如求援。

“是这样的，”朱宝如从容说道，“我这个干儿子同他的好朋友，想在杭州落户，为了离我家近，所以想合买刘家的房子。他们是外路人，不知道这里的情形，我是晓得的，刘家的房子不干净，我也同他们提过，他们说拆了翻造，就不要紧了。啊，”他突然看着王培利、朱家驹说，“将来翻造的时候，你们到龙虎山请一道张天师的镇宅神符下来，就更加保险了。”

“是，是！”朱家驹说，“我认识龙虎山上清宫的一个‘法官’，将来请他来作法。”

“孙四哥，你听见了，还是请你去进行。”

“既然有张天师保险，就不要紧了。好的，我三天以后来回话。”

到了第三天，回音来了，情况相当复杂：刘家的房子，由三家人家分租，租约未满，请人让屋要贴搬家费，所以屋主提出两个条件，任凭选择。

“房价是四千两，如果肯贴搬家费每家二百两，一共是四千六百两，马上可以成契交屋；倘或不肯贴搬家费，交屋要在三个月之后，因为那时租约到期，房子就可以收回。”

朱宝如又说：“当然，房价也不能一次交付，先付定洋，其余的款子，存在阜康钱庄，交产以后兑现，你们看怎么样？”

“干爹，你看呢？”朱家驹问，“房价是不是能够减一点？”

“这当然是可以谈的。我们先把付款的办法决定下来。照我看第二个办法比较好，三个月的工夫，省下六百两，不是个小数。”

“到了那时候，租户不肯搬，怎么办？”王培利问。

“我也这样子问孙老四，他说一定会搬，因为房主打算让他们白住三个月，等于就是贴的搬家费。”朱宝如又说，“而且，我们可以把罚则订在契约里头，如果延迟交屋，退回定洋，再罚多少，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付定洋，等他交产，余款付清。”王培利问，“何必要我们把余款存在钱庄里？”

“其中有个道理——”

据说姓刘的房主从事米业，目前正有扩充营业的打算，预备向阜康钱庄借款，以房子作抵，但如出卖了，即无法抵押。但如阜康钱庄知道他有还款的来源，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存了这笔款子在阜康，就等于替他作了担保，放款不会吃账，阜康当然就肯借了。”朱宝如又说，“我在想，款子存在阜康，利息是你们的，并不吃亏，而且这一来，我们要杀他的价，作中的孙老四，也比较好开口了。这件事，你们既然托了我，我当然要前前后后，都替你们盘算到，不能让你们吃一点亏。”

“是，是。”王培利觉得他的话不错，转脸问朱家驹，“就这样办吧？”

“就这样办。”朱家驹说，“请干爹再替我们去讲讲价钱。”

“好，我现在就同孙老四去谈。晚上我约他来吃饭，你们当面再谈。”

朱宝如随即出门，他老婆为了晚上款客，挽个菜篮子上小菜场，留着朱家驹看家，正好让他把存在心里已经好几天的话，说了出来。

首先是谈他预备成家，同时也把他请他干妈为王培利作媒的话，据实相告，“我们是共患难的兄弟，我一直想同你在一起。”朱家驹说，“我们做过长毛，回家乡也没有面子，杭州是好地方，在这里发财落户，再好都没有。你另外娶老婆的事，包在我身上，一定替你办好。”

这番话说得很动听，而且由于朱家老婆这些日子以来嘘寒问暖的殷勤，王培利的观感已多少有所改变，因而也就起劲地跟朱家驹认真地谈论落户杭州的计划。

“刘家的房子，死了那么多人，又闹鬼，是一处凶宅，绝不能住人。等我们掘到了宝藏，反正也不在乎了，贱价卖掉也无所谓了。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王培利说，“与其翻造，还不如另外买房子来住。”

“就是这话啰！”朱家驹急转直下地说，“培利，我成家在先，要我成了家，才能帮你成家。所以我现在就想买房子，或者典一处，你看怎么样？”

“这是好事，我没有不赞成之理。”

“好！”朱家驹非常高兴地说，“这才是患难弟兄。”

王培利点点头，沉吟了一会说：“你买房子要多少钱？”

“目前当然只好将就，够两个人住就可以了。培利，我想这样办，我们先提出一笔款子，专门为办‘正经事’之用，另外的钱，分开来各自存在钱庄里，归自己用。当然，我不够向你借，你不够向我借，还是好商量的。”

王培利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带来一万银子，还剩下九千五，提出四千五作为“公款”，开户用图章。剩下五千，各分两千五，自行处置。

这一谈妥当了，彼此都有以逸待劳之感，所以当天晚上跟孙四杯酒言欢时，王培利从容还价，而孙四是中间人的地位，只很客气地表示，尽力跟房主去交涉，能把房价压得越低越好。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当然谈得十分投机，尽欢而散。

等孙四告辞，王培利回了客栈，朱家驹将他与王培利的协议，向干爹干妈和盘托出。

朱宝如有了这个底子，便私下去进行他的事，托辞公事派遣到苏州，实际上是到上海走了一趟，打着胡雪岩招牌，见到了严进士，谈到了典房的事，严进士一口应承，写了一封信，让他回杭州跟他的一个侄子来谈细节。

一去一回，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朱家驹与王培利买刘家房子的事，亦已谈妥，三千四百两银子，先付零数，作为定洋，余下三千，在阜康钱庄立个折子，户名叫“朱培记”，现刻一颗图章，由王培利收执，存折交朱家驹保管。草约亦已拟好，三个月之内交屋，逾期一天，罚银子十两，如果超过一个月，合约取消，另加倍退还定洋。

“干爹，”朱家驹说，“只等你回来立契约。对方催得很急，是不是明天就办好了它？”

“不忙，不忙！契约要好好看，立契也要挑好日子。”

事实上，是三套连环计要第二套了，朱宝如刚刚回来，需要好好布置一番。

这样拖延了四天，终于在一个宜于立契置产的黄道吉日，订了契约，王培利亦已决定搬至朱家来住。哪知就在将要移居的第一天，王培利为团练局的巡防队所捕，抓到队上一问，王培利供出朱家驹与朱宝如，结果这义父子二人亦双双被捕。

第八章 宝物遭人掠取，一线生路变绝路

奸人贪宝

胡雪岩谈朱宝如夫妇的故事，话到此处，忽然看着乌先生问道：“你晓得不晓得，是哪个抓的朱宝如？”

“不是团练局巡防队吗？”

“不是。是他自己。这是一条苦肉计，巡防队的人是串出来的。”胡雪岩说，“朱宝如一抓进去，问起来在我善后局做事，巡防队是假模假样不相信。”

“朱宝如就写了张条子给我，我当然派人去保他。等他一保出来，戏就有得他唱了。”

据胡雪岩说，他释放之前，向朱家驹、王培利拍胸担保，全力营救。其时这两个人，已由巡防队私设的“公堂”问过两回，还用了刑，虽不是上“夹棍”或者“老虎凳”，但一顿“皮巴掌”打下来，满嘴喷血，牙齿打掉了好几颗，出言恫吓，当然不在话下——朝廷自平洪杨后，虽有“胁从不问”的恩诏，但长毛余孽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非投诚有案，倘为私下潜行各处，地方团练抓到了仍送官处治。因此，朱家驹、王培利惊恐万状，一线生机，都寄托在朱宝如身上，朝夕盼望，盼到第三天盼到了。

朱宝如告诉他们，全力奔走的结果，可以办个递解回籍的处分，不过要花钱。朱家驹、王培利原有款子在阜康钱庄，存折还在，他说，这笔存款不必动，他们回到上海仍可支取。至于刘家的房子，出了这件事以后，眼前已经没有用处，不如牺牲定洋，设法退掉，存在阜康的三千银子提出来，在团练局及钱塘、仁和两县，上下打点，大概也差不多了。好在宝藏埋在刘家，地图在他们身边，等这场风波过去，再回杭州，仍旧可以发财。

到此境界，朱家驹、王培利只求脱却缱绻，唯言是从，但朱宝如做事，显得十分稳重，带着老婆天天来探监送牢饭，谈到释放一节，总说对方狮子大开口，要慢慢儿磨，劝他们耐心等待。

这样，过了有十天工夫，才来问他们两人，说谈妥当了，一切使费在内，两千八百两银子，剩下二百两还可以让他们做路费，问他们愿意不愿意。

“你们想，”胡雪岩说，“岂有不愿之理？存折的图章在王培利身边，交给朱宝如以后，第二天就‘开笼子’放人了。不过，两个人还要具一张甘结，回籍以后，安分守己做个良民，如果再潜行各地，经人告发，甘愿凭官法办。”

“好厉害！”乌先生说，“这是绝了他们两个人的后路，永远不敢再到杭州。”

“手段是很厉害，不过良心还不算太黑。”乌先生说，“那两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要他们把存折拿出来，五千银子全数吞没，亦未尝不可。”

“不然！朱宝如非要把那张合约收回不可，否则会吃官司。为啥呢？因为从头到底都是骗局，那家的房主，根本不姓刘，孙四也不是‘瓦摇头’，完全是朱宝如串出来的。如果这张合约捏在他们两个人手里，可以转给人家，到了期限，依约付款营业，西洋镜拆穿，朱宝如不但要吃官司，也不能做人了。”

“啊，啊！”乌先生深深点头，“这个人很高明。不吞他们的五千银子，放一条路让人家走，才不会出事。”

“不但不会出事，那两个人还一直蒙在鼓里，梦想发财——”

“对了！”乌先生问，“严进士家的房子呢？”

“我先讲他骗了多少。”胡雪岩扳着手指计算，“房价一共三千四百两，付定洋四百两是孙四的好处，整数三千两听说巡防队分了一千，朱宝如实得二千两，典严家的房子够了。”

“典了房子开粥厂？”

“是啊！朱宝如来同我说，他看中严家房子的风水，想买下来，不过现在力量不足，只好先典下来，租给善后局办粥厂。他说：‘做事情要讲公道，粥厂从头一年十一月办到第二年二月，一共四个月，租金亦只收四个月，每个月一百两。’我去看了房子，告诉他

说：“这样子的房子，租金没有这种行情，五十两一个月都勉强，善后局的公款，我不能乱做人情。不过，我私人可以帮你的忙。”承他的情，一定不肯用我的钱。不过办粥厂当然也有好处。”

“那么，掘藏呢？掘到了没有？”

“这就不晓得了。这种事，只有他们夫妇亲自动手，不曾让外人插手的。不过，朱宝如后来发了财，是真的。”

“大先生！”乌先生提出一大疑问，“这些情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有些情形是孙四告诉我的。他只晓得后半段，严家房子的事，他根本不清楚。”谈到这里，胡雪岩忽然提高了声音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过了有四五年，有一回我在上海，到堂子里去吃花酒，遇见一个江西人，姓王，他说，胡大先生，我老早就晓得你的大名了，我还是你杭州阜康钱庄的客户。”

“不用说，这个人就是王培利了？”

“不错。当时他跟我谈起朱宝如，又问起万安桥刘家的房子。我同他说，朱宝如，我同他沾点亲，万安桥刘家，我就不清楚了。”胡雪岩接着又说，“堂子里要谈正经事，都是约到小房间里，躺在烟铺上，清清静静私下谈，席面上豁拳闹酒，还要唱戏，哪里好谈正事？所以我说了一句：有空再谈。原是敷衍的话，哪晓得——”

“他真的来寻你了？”乌先生接口问说。

“不是来寻我，是请我在花旗总会吃大菜。帖子上写得很恳切，说有要紧事情请教，又说并无别客。你想想，我应酬再忙，也不能不去——”

胡雪岩说，他准时赴约，果然只有王培利一个人，开门见山地说他做过长毛，曾经与朱宝如一起被捕。这下胡雪岩才想起他保释过朱宝如的往事，顿时起了戒心。王培利似乎知道胡雪岩在浙江官场的势力，要求胡雪岩设法，能让他回杭州。

“你答应他没有呢？”乌先生插嘴发问。

“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我不好做这种冒失的事。”胡雪岩说，“我同他说，你自己具了结的，我帮不上忙。不过，你杭州有啥事情，我可以替你办。他叹口气说：这件事非要我自己去办不可。接下来就把掘藏的事告诉我。我一面听、一面在想，朱宝如一向花

样很多，他老婆更是个厉害角色——。”

说到这里，乌先生突然发觉螺蛳太太神色似乎不大对劲，便打断了胡雪岩的话问：“罗四姐，你怎么样，人不舒服？”

“不是，不是！”螺蛳太太摇着手说，“你们谈你们的。”她看着胡雪岩问，“后来呢？”

“后来，他同我说，如果我能想法子让他回杭州掘了藏，愿意同我平分。这时候我已经想到，朱宝如怎么样发的财，恐怕其中大有文章。王培利一到杭州，说不定是要去寻朱宝如算账，可是，这笔账一定算不出名堂，到后来说不定会出人命。”

“出人命？”乌先生想了一下说，“你是说，王培利吃了哑巴亏，会跟朱宝如动刀子？”

“这是可以想得到的事。或者朱宝如先下手为强，先告王培利也说不定。总而言之，如果把他弄到杭州，是害了他。所以我一口拒绝，我说我不想发财，同时也要劝你老兄，事隔多年，犯不上为这种渺茫的事牵肠挂肚，如果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帮你忙，替你寻个事情做。他说，他现在做洋广杂货生意，境况过得去，谢谢我，不必了。总算彼此客客气气，不伤感情。”

“这王培利死不死心呢？”

“大概死心了。据说他的洋广杂货生意，做得不错。一个人只要踏上正途、勤勤恳恳去巴结，自然不会有啥发横财的心思。”胡雪岩说，“你们几时见过生意做得像个样子的人，会去买白鸽票？”

“这倒是很实惠的话。”乌先生想了一下，好奇地问，“你倒没有把遇见王培利的事，同朱宝如谈一谈？”

“没有。”胡雪岩摇摇头，“我从不挖人的痛疮疤的。”

“你不挖人家，人家要挖你。”一直默默静听的螺蛳太太开口了，“如果你同朱宝如谈过就好了。”

这一说，便连乌先生都不懂她的意思，与胡雪岩都用困惑的眼光催促她解释。

螺蛳太太却无视于此，只是怨责地说：“我们这么多年，这些情形，你从来都没有跟

我谈过。”

“你这话埋怨得没有道理，朱宝如的事跟我毫不相干，我同你谈它作啥？”胡雪岩又说，“就是我自己的事，大大小小也不知经历过多少，有些事已经过去了，连我自己都记不得，怎么跟你谈？而况，也没有工夫，一个人如果光是谈过去，我看，这个人在世上的光阴，也就有限了。”

“着！”乌先生击案称赏，“这句话，我要听。我现在要劝胡大先生的，就是雄心壮志，不可消沉。你的精力还蛮旺的，东山再起，为时未晚。”

胡雪岩笑笑不做声。就这时听得寺院中晨钟已动，看自鸣钟上，短针指着四时，已是寅正时分了。

“再不睡要天亮了！”胡雪岩说，“明天再谈吧。”

于是等丫头们收拾干净，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向乌先生道声“明朝会”，相偕上楼。

到了楼上，螺蛳太太还有好些话要跟胡雪岩谈，顶要紧的一件是，十二楼中各房姨太太私房，经过一整天的检查，收获极丰，现款、金条、珠宝等等，估计不下二三万银子之多，她问胡雪岩，这笔款子，作何处置？

“我没有意见。”胡雪岩说，“现在已经轮不到我作主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牢骚，不过螺蛳太太明了他的本意，“你也不要这样说，现在你还可以作主。”她说，“过两三天，就难说了。”

“你说我现在还可以作主，那么，请你替我作个主看。”

“要我作主，我现在就要动手。”

“怎么动法？”

“趁天不亮，请乌先生把这些东西带出去。”螺蛳太太指着一口大箱子说，“喏，东西都装在里面。”

“喔！”胡雪岩有些茫然，定定神说，“你刚才怎么不提起？”

“现在也还不迟。”

胡雪岩重新考虑下来，认为不妥，此举有欠光明磊落，于心不安，因而很歉疚地表示不能同意。

“罗四姐，”他说，“我手里经过一百个二三十万都不止，如果要想留下一点来，早就应该筹划了，而且也绝不止二三十万。算了，算了，不要做这种事。”

螺蛳太太大失所望，同时听出胡雪岩根本反对将财物寄顿他处，这就使得她担心的一件事，亦无法跟他谈了。

“我真的困了。”胡雪岩说，“明天起码睡到中午。”

“你尽管睡。没有人吵醒你。”

螺蛳太太等他吃了炖在“五更鸡”上的燕窝粥，服侍他上床，放下帐子，移灯他处。胡雪岩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睡？”

“我还有两笔账要记。你先睡。”

“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随你，不管你了。”

果然，片刻之后，帐子里鼾声渐起，螺蛳太太虽也疲乏不堪，可是心里有事，就是不想上床。当然也不是记什么账，靠在火盆旁边红丝绒安乐椅上，半睡半醒地突然惊醒，一身冷汗。

到得清晨，只听房门微响，她睁开酸涩的眼看，是阿云蹑脚走进来，“怎么？”她惊异地问，“不上床去睡？”

“啥辰光了？”她问。

“七点还不到。”

“乌先生起来了没有？”

“还没有。”

“你留心，等乌先生起来，伺候他吃了早饭，你请他等一等，上来叫我。”

“晓得了。”阿云取床毛毯为她盖上，随即而去。

一半是累了，一半是想到乌先生，浮起了解消心事的希望，螺蛳太太居然蜷缩在安乐椅上，好好睡了一觉，直到十点钟方由阿云来将她唤醒。

“乌先生起来一个钟头了。”阿云告诉她说，“他说尽管请你多睡一会，他可以等，我想想，让他多等也不好意思。”

“不错。”螺蛳太太转过身来让阿秀看她的发髻，“我的头毛不毛？”

“还好。”

“那就不必重新梳头了，你打盆脸水来，我洗了脸就下去。”

话虽如此，略事修饰，也还花了半个钟头，到得楼下，先问乌先生睡得如何，又问阿云，早饭吃的什么。寒暄了一会，使个眼色，让阿云退了出去，方始移一移椅子，向乌先生倾诉心事。

“朱宝如同我们大先生是‘一表三千里’的表叔，他太太，我记得你见过的？”

“见过，也听说过，生得慈眉善目，大家都说她精明能干，做事情同场面上的男人一样，很上路。”乌先生紧接着说，“昨天晚上听大先生谈起，才晓得她是好厉害的一个角色。”

“我昨天听他一谈，心里七上八下。”螺蛳太太迟疑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乌先生，我有件事，只同你商量，我不晓得朱太太会不会起黑心，吞没我的东西？”

乌先生问说：“你寄放在她那里的是啥东西？”

“是一个枕头——”

当然，枕头里面有花样，第一样是各色宝石，不下四五十枚，原来胡雪岩是有一回在京里听人谈起，乾隆年间的权相和珅，一早起来，取一盘五色宝石要看好些辰光，名为“养眼”，回家以后，如法炮制，这一盘宝石，起码要值十万银子。

第二样是螺蛳太太顶名贵的两样首饰，一双钻镯、一个胸饰，中间一枚三十多克拉重的火油钻镯，周围所镶十二粒小钻，每粒最少亦有两克拉，是法国宫廷中流出来的珍品，胡雪岩买它时，就花了二十五万银子。

第三样的价值便无法估计了，是十枚“东珠”。此珠产于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的混同

江中，大如桂圆、匀圆莹白，向来只供御用。采珠的珠户，亦由吉林将军严密管制，民间从无买卖，所以并无行情。这十枚“东珠”据说是火烧圆明园时，为英国兵所盗取，辗转落入一个德国银行家手中，由于胡雪岩为“西征”借外债，这个银行家想做成这笔生意，特意以此为酬，以后胡雪岩就没有再收他的佣金。

乌先生体会到此事如果发生纠纷，对螺蛳太太的打击是如何沉重，因此，他认为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慰抚。

“罗四姐，世事变化莫测，万一不如意，你要看得开。”他紧接着说，“这不是说，这件事已经出毛病了，不过做要往最好的地方去做，想要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螺蛳太太心里很乱，“乌先生，”她答非所问地说，“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商量。”

“那么，我现在有几句话要问你：第一，这件事是你自己托朱太太的，还是她劝你这么做的？”

“是我自己托她的。不过，她同我说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意思是我自己要有个打算。”

“嗯嗯！”乌先生又问，“你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这种事怎么好让人看见？”

坏就坏在这里！乌先生心里在想，“你交给她的时候，”他问，“有什么话交代？”

“我说，枕头里面有点东西，寄放在你这里，我随时会来拿。”

“她怎么说呢？”

“她说，我也不管你里头是什么东西，你交给我，我不能不替你存好，随便你什么时候来拿。不过，我收条是不打的。”

“当然，这种事，哪有打收条之理？”乌先生说，“现在瞎猜也没有用，你不放心，把它去拿回来就是。”

“我——”螺蛳太太很吃力地说，“我怕她不肯给我。”

“你说她会不认账？”

“万一这样子，我怎么办？”说着，螺蛳太太叹了口气，“我真怕去见她。”

不是怕见朱太太，是怕朱太太不认账，她当时就会承受不住。既然如此，乌先生自觉义不容辞了。

“我陪你去，或者，我代你去，看她怎么说？”

“对，你代我去，看她怎么说。”螺蛳太太说，“你带两样东西给她，她就晓得是我请去的，会跟你说实话。”

螺蛳太太随即唤阿云来，命她去开药箱，取来两个锦盒，一个内贮一枝吉林老山人参，是当年山西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旱，胡老太太特捐巨款助赈，山西巡抚曾国荃专折请奖，蒙慈禧太后颁赐一方“乐善好施”的御笔匾额，及四两人参，由于出自天家，格外珍贵，这是螺蛳太太为了结好，自动送朱太太的。

另外一个锦盒中，只残存了两粒蜡丸，这是朱太太特为跟她索取的。“我们家大少奶奶、二小姐，各用了一个，还剩两个舍不得送人。朱太太跟我要了几回，我说不知道放在哪里了，等找出来送她。如今也说不得了，舍不得也要舍得。”螺蛳太太又说，“但愿她想到，要为子孙修修福，阴功积德，才不会绝后。”

原来还有这样深意在內，螺蛳太太真可说是用心良苦，乌先生点点头说：“我拿这两样东西去给她，等于是信物，她会相信，我可以做你的‘全权代表’。好，我今天就去。”

“乌先生，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螺蛳太太要商量的，便是从各房姨太太住处查寻到的私房，本来装一只大箱子，想托乌先生寄顿，胡雪岩虽不赞成，螺蛳太太心却未死，想检出最值钱的一部分，打成一个不惹人注目的小包裹，交付给乌先生，问他意下如何。

“既然大先生不赞成，我不能做。”乌先生又说，“不但我自己不做，罗四姐，我劝你也不要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朱太太那面的事，就是你没有先跟大先生商量，自己惹出来的烦恼。如果你再这样私下自作主张，将来不但我同大先生没有朋友做，连你，他都会起误会。”

螺蛳太太接受了他的劝告，但这一来便只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乌先生身上了，谆谆叮嘱，务必好好花点心思，将寄放在朱太太处的那个“宝枕”能收了回来。

乌先生不敢怠慢，回家好好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起身破例不上茶馆，在家吃了早餐，泡上一壶上好龙井，一面品茶，一面细想螺蛳太太所托之事，假设了好几种情况，也想好了不同的对策。到得九点多钟，带一个跟班，坐轿直到朱家。

跟班上前投帖，朱家的门房挡驾，“老爷出去了。”他说，“等我们老爷回来了，我请我们老爷去回拜。”

其时，乌先生已经下了轿，他已估计到朱宝如可能不在家，所以不慌不忙地说：“我是胡家托我来的。你家老爷不在，不要紧，我看你家太太。有两样胡家螺蛳太太托我送来的东西，连我的名帖一起送进去，你家太太就知道了。”

门房原知主母不是寻常不善应付男客的妇道人家，听得此一说，料知定会延见，当时想了一下，哈着腰说：“本来要请乌老爷到花厅里坐，只为天气太冷，花厅没有生炉子，乌老爷不嫌委屈，请到门房里来坐一坐，比外面暖和。”

“好，好，多谢、多谢。”

坐得不久，门房回出来说：“我家太太说，乌老爷不是外人，又是螺蛳太太请来的，请上房里坐。”

上房在三厅上，进了角门，堂屋的屏门已经开了在等，进门便是极大的一个雪白铜炭盆，火焰熊熊，一室生春。门房将乌先生交给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关上屏门，管自己走了。

“阿春！”朱太太在东面那间屋子里，大声说道，“你问一问乌老爷，吃了点心没有，如果没有，马上关照厨房预备。”

“吃过，吃过。”乌先生对阿春说，“谢谢你们太太，不必费心。”

他的话刚完，门帘掀处，朱太太出现了，穿一件灰鼠皮袄，花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小小一个发髻上，一面插一支碧玉挖耳，一面佩一朵红花，脸上薄薄地搽一层粉，双眼明亮，身材苗条，是个“老来俏”。

“乌老爷，好久不见了，乌太太好？”她一面说，一面挽手为礼。

“托福，托福！”乌先生作揖还礼，“宝如兄不在家。”

“天不亮，去料理施粥去了。”朱宝如多少年来都是善堂的董事，公家有何赈济贫民的惠政，都有他一份。

“可佩，可佩！”乌先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也难说。”朱太太停了一下，未毕其词，先尽礼节，“请坐，请坐！”接着又在茶几上望了一下，已有一碗盖碗茶在，便不做声了。

“朱太太，我今天是螺蛳太太托我来的。昨天我去，她正好把你买的药找到，顺便托我送来。另外有一支人参，就算送年礼了。”

“正是！”朱太太不胜歉然，“胡大先生出了这种事，她还要为我的这点小事情操心，又送这么一支贵重的人参，我受是受了，心里实在说不出的，怎么说呢，只好说，实在是说不出的难过。”

“彼此至交，总有补情的时候。喔，还有件事，螺蛳太太说有一个枕头寄放在你这里。”

说到这里，乌先生很用心地注视她的反应，直到她点了头，他一颗心才放了下去。

“有的。”她问，“怎么样？”

“螺蛳太太说，这个枕头，她想拿回去。”

“好极！”朱太太很快地答了这两个字，然后又说，“乌老爷，说实话，当初她带了一个枕头来，说要寄放在我这里，她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明晓得是犯法的，我也只好替她挺。挺是挺了，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担心会出事。现在要拿回去，在我实在是求之不得。乌老爷，你请稍为坐一坐，我马上拿出来，请你带回去。”说着，起身便走。

这一番话，大出乌先生的意料，在他设想的情况中，最好的一种是：朱太太承认有此物，说要收回，毫无异议，但不是她亲自送去，便是请螺蛳太太来，当面交还。不过她竟是托他带了回去。

要不要带呢？他很快作了一个决定：不带。因为中间转了一手，倘或有何差错，无端卷入是非，太不划算了。

因此，他急忙向刚掀帘入内的朱太太说道：“朱太太，你不必拿出来，我请螺蛳太太自己来领回。”

于是朱太太走了回来，等乌先生将刚才的话，复又说了一遍，她平静答说：“也好！那就请乌老爷告诉螺蛳太太，请她来拿。不晓得啥时候来？”

“那要问她。”

朱太太想了一下说：“这样，她如果有空，今天下午就来，在我这里便饭。胡大先生的事，大家都关心，想打听打听，又怕这种时候去打搅，变成不识相，既然她要来，我同她谈谈心，说不定心里的苦楚吐了出来，也舒服些。”

情意如此深厚，言词如此恳挚，乌先生实在无法想象她会如胡雪岩所形容的那种阴险的妇人。

然而，胡雪岩的知人之明是有名的，莫非竟会看走了眼？

这个内心的困扰，一时没有工夫去细想，他所想到的，只是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螺蛳太太，因而起身说道：“朱太太，我不打搅了。”

“何不吃了便饭去？宝如也快回来了，你们可以多谈谈。”

“改天，改天。”

“那么——”朱太太沉吟了一会，说：“螺蛳太太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照规矩是一定要‘回盘’的。不过，一则不敢麻烦乌老爷，再则，我同螺蛳太太下半天就要见面的，当面同她道谢。请乌老爷先把我的意思说到。”

馈赠仪物，即时还礼，交送礼的人带回，称为“回盘”，朱太太礼数周到，越使乌先生觉得胡雪岩的话与他的印象不符。坐在轿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最后获得一个折中的结论，胡雪岩看人不会错，自己的印象也信得过，“仓廩实而知礼节”，这朱太太从前是那种人，现在发了财要修修来世，已经回心向善了。

他不但心里这样在想，而且也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螺蛳太太，她当然很高兴，使得胡雪岩很奇怪，因为她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在他已感觉到很陌生了。

“有啥开心的事情？”

螺蛳太太觉得事到如今，不必再瞒他了，“我同你老实说了吧！我有一个枕头寄放在朱太太那里。现在可以拿回来了——”她将整个经过情形细说了一遍。

胡雪岩不做声，只说了一句：“好嘛，你去拿了回来再说。”

“对，拿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她想了一下说，“或者拿到手不拿回家，就寄放在乌先生那里，你赞成不赞成？”

“赞成。”胡雪岩一口答应，他对这个枕头是否能顺利收回，将信将疑，倘或如愿以偿，当然以寄存在乌先生处为宜。

带着阿云到了朱家，在大厅檐前下轿，朱太太已迎在轿前，执手问讯，她凝视了好一会，“你瘦了点！”接着自语似的说，“怎么不要瘦？好比天坍下来一样，大先生顶一半，你顶一半。”

就这句话，螺蛳太太觉得心头一暖，对朱太太也更有信心了。

到得上房里，盖碗茶，高脚果盘，摆满一桌，朱太太又叫人陪阿云，招呼得非常周到。乱过一阵，才能静静谈话。

“天天想去看你，总是想到，你事情多，心乱。”朱太太又说，“你又能干好客，礼数上一点不肯错的，我去了，只有替你添麻烦，所以一直没有去，你不要怪我。”

“哪里的话！这是你体恤我，我感激都来不及。”

“我是怕旁人会说闲话，平时那样子厚的交情，现在倒像素不往来似的。”

“你何必去管旁人，我们交情厚，自己晓得。”螺蛳太太又加了一句，“交情不厚，我也不会把那个枕头寄放在这里了。”

“是啊！”朱太太紧接着她的话说，“你当初把那个枕头寄放在我这里，我心里就在想，总有点东西在里头。不过你不说，我也不便问。今天早晨，乌老爷来说，你要拿了回去，再好没有，我也少背多少风险。喔，”她似乎突然想起，“你送我这么贵重的一枝参，实在不敢当。螺蛳太太，我说实话，大先生没有出事的时候，不要说一枝，送我十枝，我也老老脸皮收得下，如今不大同了，我——”

“你不要说了。”螺蛳太太打断她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也要老实说，俗话说的是，‘穷虽穷，家里还有三担铜’，送你一枝参当年礼，你不必客气。”

“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安心了。不过我‘回盘’没有啥好东西。”

“你不要客气！”螺蛳太太心里在想，拿那个枕头“回盘”，就再好都没有了。

就这时丫头来请示：“是不是等老爷回来再开饭？”

“老爷回来了，也是单独开饭。”朱太太说，“菜如果好了，就开吧！”

这倒提醒了螺蛳太太，不提一声朱宝如，似乎失礼，便即问说：“朱老爷出去了？”

接下来便是闲话家常，光是胡家遣散各房姨太太这件事，便谈不完，只是螺蛳太太有事在心，只约略说了些，然后吃饭，饭罢略坐一坐，该告辞了。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大先生一定在等，我就不留你了。等我把东西去拿出来。”朱太太说完，回到后房。

没有多久，由丫头捧出来一个包裹，一个托盘，盘中是一顶貂帽，一只女用金表，包裹中便是螺蛳太太寄存的枕头，连蓝布包袱，都是原来的。

“‘回盘’没有啥好东西，你不要见笑。”

“自己人。”螺蛳太太说，“何必说客气话。”

“这是你的枕头。”朱太太说，“说实话，为了你这个枕头，我常常半夜里睡不着，稍为有点响动，我马上会惊醒，万一贼骨头来偷了去，我对你怎么交代。”

“真是！”螺蛳太太不胜歉疚地，“害你受累，真正过意不去。”

“我也不过这么说说。以我们的交情，我同宝如当然要同你们共患难的。”

这句话使得螺蛳太太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朱家驹与王培利，他们不也是跟他们夫妇共患难的吗？

这样转着念头，接枕头时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其中的内容，但也只有掂一掂分量——很大的一个长方枕头，亮纱枕套，内实茶叶，但中间埋藏着一个长方锡盒，珍藏都在里面，她接枕头时，感觉到中间重、两头轻，足证锡盒仍在，不由得宽心大放。

“多谢、多谢！”螺蛳太太将枕头交了给阿云，看朱太太的丫头在包貂帽与金表时，微笑着说，“这顶貂帽，我来戴戴看。”

是一顶西洋妇女戴的紫貂帽，一旁还饰着一枝红蓝相间，十分鲜艳的羽毛。她是心情愉快，一时好玩，亲自动手拔去首饰，将貂帽覆在头上。朱太太的丫头，已捧过来一面镜子，她左顾右盼了一番，自己都觉得好笑。

“像出塞的昭君。”朱太太笑着说，“这种帽子，也只有你这种漂亮人物来戴，如果戴在我头上，变成老妖怪了。”

就这样说说笑笑，满怀舒畅地上了轿，照预先的约定，直到乌家。

胡雪岩已经先到了。乌太太已由丈夫关照，有要紧事要办，所以只跟螺蛳太太略略寒暄了几句，便退了出去，同时将下人亦都遣走，堂屋里只剩下主客三人。

“拿回来了。”螺蛳太太将貂帽取了下来，“还送了我这么一顶帽子，一个金表。”

胡雪岩与乌先生都很沉着地点点头，默不做声，螺蛳太太便解开了蓝布包袱，拿起桌上的剪刀准备动手时，乌先生开口了。

“先仔细看一看。”

看是看外表，有没有动过手脚，如果拆过重缝，线脚上是看得出来的，一个枕角只角，前后左右上下都仔细检查了，看不出拆过的痕迹。

“剪吧！”

剪开枕头，作为填充枕头的茶叶落了一桌，螺蛳太太捧起锡盒，入手脸色大变，“分量轻浮多了！”她的声音已经发抖。

“你不要慌！”胡岩依旧沉着，“把心定下来。”

螺蛳太太不敢开盒盖，将锡盒放在桌上，自己坐了下来，扶着桌沿说：“你来开！”

“你有点啥东西在里面？”胡雪岩问说。

“你那盘‘养眼’的宝石，我的两样金刚钻的首饰、镯子同胸花。还有，那十二颗东珠。”

胡雪岩点点头，拿起锡盒，有意无意地估一估重量，沉吟了一下说：“罗四姐，你不看了好不好？”

“为啥？”螺蛳太太刚有些泛红的脸色，一下子又变得又青又白了。

“不看，东西好好儿在里面，你的心放得下来——”

“看了，”螺蛳太太抢着说，“我就放不下心？”

“不是这话。”胡雪岩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一次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我总以为你也应该看开了。”

“怎么？”螺蛳太太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听他规劝，双手往前一伸，鼓起勇气说道，“就算她黑良心，我总也要看个明白了才甘心。”

说着，捏住盒盖，使劲往上一提，这个锡盒高有两寸，盒盖、盒底其实是两个盒子套在一起，急切间哪里提得起来，螺蛳太太心急如焚，双手一提，提得盒子悬空，接着使劲抖了两下，想将盒底抖了下来。

“慢慢、慢慢，”乌先生急忙拦阻，“盒底掉下来，珠子会震碎。等我来。”

于是乌先生坐了下来，双手扶盒盖，一左一右地交替着往上提拔，慢慢地打开了。

盒子里塞着很多皮纸，填塞空隙，螺蛳太太不取皮纸，先用手一按，立即有数，“我的钻镯没有了！”她说，“珠子也好像少了。”

乌先生帮她将皮纸都取了出来，预期的“火油钻”闪辉出来的炫目的光芒，丝毫不见，不但钻镯已失，连胸饰也不在了。

螺蛳太太直瞪着盒子，手足冰冷，好一会才说了句：“承她的情，还留了六颗东珠在这里。”

“宝石也还在。”胡雪岩揭开另一个小木盒，拿掉覆盖的皮纸说。

“什么还在？”螺蛳太太气急败坏地说，“好东西都没有了。”

“你不要气急——”

“我怎么能不气急。”螺蛳太太“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旋即警觉，用手硬掩住自己的嘴，不让它出声，但眼泪已流得衣襟上湿了一大片。

任凭胡雪岩与乌先生怎么劝，都不能让她把眼泪止住。最后胡雪岩说了句：“罗四

姐，你不是光是会哭的女人，是不是？”

这句话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螺蛳太太顿时住了眼泪，伸手从衣袖中去掏手绢拭泪，窗外的阿云早就在留意，而且已找乌家的丫头，预备了热手巾在那里，见此光景，推门闪了进来，将热手巾送到她手里。螺蛳太太擤鼻子，抹涕泪，然后将手巾交回阿云，轻轻说了句：“你出去。”

等阿云退出堂屋，乌先生说道：“罗四姐，你的损失不轻，不过，你这笔账，如果并在大先生那里一起算，也就无所谓了。”

“事情不一样的。做生意有赚就有赔，没有话说。我这算啥？我这口气咽不落。”螺蛳太太又说，“从前，大家都说我能干，现在，大家都会说我的眼睛是瞎的；从前，大家都说我有帮夫运，现在大家都会说，我们老爷最倒霉的时候，还要帮个倒忙，是扫帚星。乌先生，你说，我怎样咽得落这口气？”

乌先生无话可答，好半天才说了句：“罗四姐你不要输到底！”

“乌先生，你是要我认输？”

“是的。”

“我不认！”罗四姐的声音又快又急，带着些负气的意味。

“你不认！”胡雪岩问，“预备怎么样呢？”

“我一直不认输的。前天晚上，你劝我同七姐夫合伙买地皮、造弄堂房子，又说开一家专卖外国首饰、衣料、家具的洋行，我的心动了，自己觉得蛮有把握，你倒下去了，有我来顶，这是我罗四姐出人头地的一个机会。”螺蛳太太加重了语气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你在场面上，我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抛头露面，现在有了机会，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是你上千万银子的家当，一夜工夫化为灰尘换来的。好难得噢！”

原来她是持着这种想法，胡雪岩恍然大悟，心中立刻想到，从各房姨太太那里搜集到的“私房”，本要寄顿在乌先生处而为他所反对的，此刻看起来是要重新考虑。

“有机会也要有预备，我是早预备好的。”螺蛳太太指着那个锡盒说，“这一盒东西至少值五十万。现在呢，东珠一时未见得能脱手，剩下来的这些宝石，都是蹩脚货，不过值个一两万银子。机会在眼前，抓不住，你们说，我咽得落咽不落这个气？”

“机会还是有的。”胡雪岩说，“只要你不认输，总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螺蛳太太摇摇头，“无凭无据，你好去告她？”

“不是同她打官司，我另有办法。”胡雪岩说，“我们回去吧！不要打搅乌先生了。”

“打搅是谈不到的。”乌先生接口说道，“不过，你们两位回去，好好儿商量商量看，是不是有啥办法，可以挽回？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唯命是听。”

“多谢、多谢！”胡雪岩加重了语气说，“一定会有麻烦乌先生的地方，明天我再请你来谈。”

“是、是！明天下午我会到府上去。”

于是，螺蛳太太将阿云唤了进来，收拾那个锡盒，告辞回家，一上了百狮楼，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胡雪岩无从解劝，阿云虽约略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关系太大，不敢胡乱开口，只是一遍一遍地绞了热手巾让她擦眼泪。

终于泪声渐住，胡雪岩亦终于打定了主意，“我明白你心里的意思，你不肯认输，还想翻身，弄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就算规模不大，总是证明了我们不是一蹶不振。既然如此，我倒还有一个办法，不过，”他停了一下说，“你要有个‘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想法。”

“‘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螺蛳太太问说，“生路在哪里？”

“喏！”胡雪岩指着那口存贮各房姨太太私房的箱子说，“如今说不得了，只好照你的主意，寄放在乌先生那里，你同应春炒地皮也好，开洋行也好，一笔合伙的本钱有了。”

螺蛳太太不做声，心里却在激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的觉悟，虽还谈不到，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念头，油然而生，配合她那不认输的性格，心头逐渐浮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憧憬。

“现在也只好这样子了！”螺蛳太太咬咬牙说，“等我们立直了，再来同朱家老婆算账。”

“好了！睡觉了。身子要紧，”胡雪岩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阿云！”螺蛳太太的声音，又显得很有力、很有权威了，“等老爷吃了药酒，服侍老爷上床，老爷睡楼下。”

“为什么叫我睡楼下？”胡雪岩问。

“我要理箱子，声音响动，会吵得你睡不着。”螺蛳太太又说，“既然托了乌先生了，不必一番手续两番做，值得拿出去的东西还多，我要好好儿理一理。”

“理一只箱子就可以了！”胡雪岩说，“多了太显眼，传出风声去，会有麻烦。”

“我懂，你不必操心。”

烟消云散

第二天下午，乌先生应约而至，刚刚坐定，还未谈到正题，门上送进来一封德馨的信，核桃大的九个字：“有要事奉告，乞即命驾。”下面只署了“两浑”二字，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授受之间，心照不宣。

“大概京里有信息。”胡雪岩神色凝重地说，“你不要走，等我回来再谈。”

“是、是。”乌先生说，“我不走、我不走。”

这时螺蛳太太得报赶了来，忧心忡忡地问：“听说德藩台请你马上去，为啥？”

“还不晓得。”胡雪岩尽力放松脸上的肌肉，“不会有啥要紧事的，等我回来再说。”

说完，匆匆下楼，坐轿到了藩司衙门，在侧门下轿，听差领入签押房，德馨正在抽大烟，摆一摆手，示意他在烟榻上躺了下来。

抽完一筒烟，德馨拿起小茶壶，嘴对嘴喝了两口热茶，又闭了一会眼睛，方始张目说道：“雪岩，有人跟你过不去。”

“喔。”胡雪岩只答了这么一个字，等他说下去。

“今儿中午，刘中丞派人来请我去吃饭，告诉我说，你有东西寄放在别处，问我知道不知道？”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是不是朱宝如夫妇在捣鬼？胡雪岩心里很乱，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雪岩，”德馨又说，“以咱们的交情，没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胡雪岩定一定神，想到刘秉璋手中不知握有什么证据，话要说得活络，“晓翁，你晓得的，我决不会做这种事。”他说，“是不是小妾起了什么糊涂心思，要等我回去问了才明白。”

“也许是罗四姐私下的安排。”德馨踌躇了一下说，“刘中丞为此似乎很不高兴，交代下来的办法，很不妥当，为了敷衍他的面子，我不能不交代杭州府派两个人去，只当替你看门好了。”

很显然的，刘秉璋交代的办法，一定是派人监守，甚至进出家门都要搜查，果然如此，这个台坍不起。到此地步，什么硬话都说不起，只有拱拱手说：“请晓翁成全，维持我的颜面。”

“当然，当然，你请放心好了。不过，雪岩，请你也要约束家人，特别要请罗四姐看破些。”

“是、是。谨遵台命。”

“你请回吧！吴知府大概就会派人去，接不上头，引起纷扰，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胡雪岩诺诺连声，告辞上轿，只催脚夫快走。赶回元宝街，问清门上，杭州府或者仁和县尚未派人来过，方始放下心来。

“如果有人来，请在花厅里坐，马上进来通报。”

交代完了，仍回百狮楼，螺蛳太太正陪着乌先生在楼下闲谈，一见了他，都站起身来，以殷切询问的眼色相迎。

想想是绝瞒不过的事，胡雪岩决定将经过情形和盘托出，但就在要开口之际，想到还

有机会，因而毫不迟疑地对螺蛳太太说：“你赶快寻个皮包，或者帽笼，捡出一批东西来，请乌先生带走。”

“为啥？”

“没有工夫细说，越快越好。”

螺蛳太太以为抄家的要来了，吓得手软心跳，倒是阿云还镇静，一把拉住她说：“我扶你上楼。”

“对！阿云去帮忙，能拿多少是多少，要快。”

螺蛳太太咬一咬牙，挺一挺胸，对阿云说道：“拿个西洋皮包来。”说完，首先上楼。

“怎么？”乌先生问，“是不是京里有消息？”

“不是。十之八九，是朱宝如去告的密，说罗四姐有东西寄放在外面。刘中丞交代德晓峰，要派人来——”

一句话未完，门上来报，仁和县典史林子祥来了。

“有没有带人来？”

“四个。”

胡雪岩提示了一个警戒的眼色，随即由门房引领着，来到接待一般客人的大花厅，林子祥跟胡雪岩极熟，远远地迎了上来，捞起衣襟打了个千，口中仍旧是以往见面的称谓：“胡大人！”

“不敢当，不敢当！四老爷。”县衙门的官位，典史排列第四，所以通称“四老爷”，胡雪岩一面拱手还礼，一面说道，“现在我是一品老百姓了，你千万不要用这个称呼。”

“胡大人说哪里话，指日官复原职，仍旧戴红顶子。我现在改了称呼，将来还要改回来，改来改去麻烦，倒不如一仍旧贯。”

“四老爷口才，越来越好了。请坐。”

揖客升炕，林子祥不肯上座，甚至不肯坐炕床，谦让了好一会，才在下首坐下，胡雪岩坐在炕旁一张红木太师椅上相陪。

“今天德藩台已经跟我谈过了，说会派人来，四老爷有啥吩咐，我好交代他们照办。”

“不敢，不敢！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县大老爷交代，我们仁和县托胡大人的福，公益事情办得比钱塘县来得风光，叫我不可无礼。”林子祥紧接着说，“其实县大老爷是多交代的，我带人到府上来，同做客人一样，怎么好无礼？”

这话使得胡雪岩深感安慰，每年他捐出去“做好事”的款子不少，仁和县因为是“本乡本土”，捐款独多。如今听县官的话，可见好歹还是有人知道的。

“多谢县大老爷的美意。”胡雪岩说，“今年我出了事，现在所有的一切，等于都是公款，我也不敢随便再捐，心里也满难过的。”

“其实也无所谓，做好事嘛！”林子祥说，“哪怕抚台晓得了，也不会说话的。”

“是，是！”胡雪岩不知如何回答。

“现在辰光还来得及。”林子祥说，“今年时世不好，又快过年了，县大老爷想多办几个粥厂，经费还没有着落。”

“好！我捐。”胡雪岩问，“你看要捐多少？”

“随便胡大人，捐一箱银子好了。”

胡雪岩只觉得“一箱银子”这句话说得很怪，同时一心以为县官索贿，却没有想到人家是暗示，可以公然抬一个箱子出去，箱子之中有夹带，如何移转，那是出了胡家大门的事。

“现银怕不多，我来凑几千两外国银行的票子。等一息，请四老爷带回去。”

林子祥苦于不便明言，正在思索着如何点醒胡雪岩，只见胡家的听差进来说道：“仁和县差人请四老爷说话。”

差人就在花厅外面，从玻璃窗中望得见，林子祥怕胡雪岩疑心他暗中弄鬼，为示坦诚，随即说道：“烦管家叫他进来说。”

这一进来反而坏事，原来乌先生拎着一个皮包，想从侧门出去，不道林子祥带来的差人，已经守在那里，乌先生有些心虚，往后一缩，差人拦住盘问，虽知是胡家的客人，但那个皮包却大有可疑，所以特来请示，是否放行？

“当然放。”林子祥没有听清楚，大声说道，“胡大人的客人，为啥盘问？”

这官腔打得那差人大起反感，“请四老爷的示，”他问，“是不是带东西出去，也不必盘查？”

“带什么东西？”

“那位乌先生带了个大皮包，拎都拎不动。”

这一说，胡雪岩面子上挂不住，林子祥也发觉自己在无意中弄成一个僵局，只好继续打官腔：“你不会问一问是啥东西？”

“我问过了，那位乌先生结结巴巴说不出来。”

见此光景，胡雪岩暗暗叹气。他知道林子祥的本意是要表明他在他心目中，尊敬丝毫不减，但形禁势格、今非昔比，要帮他的忙，只有在暗中调护，林子祥将差人唤进来问话，便是一误，而开口便打官腔，更是大错特错，事到如今，再任令他们争辩下去，不特于事无补，而且越来越僵，面子上会弄得很难看。

转念到此，他以调人的口吻说道：“四老爷，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忠于职守，并没有错。那皮包里是我送我朋友的几方端砚，不过也不必去说他了，让我的朋友空手回去好了。”

“不要紧，不要紧！”林子祥说，“几方端砚算啥，让令友带回去。”

胡雪岩心想，如果公然让乌先生将那未经查看的皮包带出去，那差人心里一定不服，风声传出去，不仅林子祥会有麻烦，连德馨亦有不便，而刘秉璋说不定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面子难看且不说，影响到清理的全局，所失更大。

因此，他断然地答一声：“不必！公事公办，大家不错。”

他随即吩咐听差：“你去把乌先生的皮包拎进去。”

林子祥老大过意不去，“令友乌先生在哪里？”他说，“我来替他赔个不是。”

对这一点，胡雪岩倒是不反对，“不是应该我来赔。”说着，也出了花厅。

林子祥跟在后面，走近侧门，不见乌先生的踪影，问起来才知道已回到百狮楼楼下了。

结果还是将乌先生请了出来，林子祥再三致歉以后，方始辞去。

面子是有了，里子却丢掉了。乌先生一再引咎自责，自嘲是“贼胆心虚”。螺蛳太太连番遭受挫折，神情沮丧，胡雪岩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而且还有件事，不能不说，踌躇再四，方始出口。

“还要凑点钱给仁和县。快过年了，仁和县还想添设几座粥厂，林子祥同我说，县里要我帮忙，我已经答应他了。”

螺蛳太太先不做声，过了一会才问：“要多少？”

“他要我捐一箱银子，我想——”

“慢点！”螺蛳太太打断他的话，“他说啥？‘一箱银子’？”

“不错，他是说一箱银子。”

“箱子有大有小，一箱是多少呢？”

“是啊！”胡雪岩说，“当时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怪。”

“大先生。”一直未曾开口的乌先生说，“请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遍看。”

“我来想想看。”

胡雪岩思索当时交谈的经过，将记得起来的情形，都说了出来。一面回想，一面已渐有领悟。

“莫非他在‘豁翎子’？”乌先生说。“豁翎子”是杭州俗语，暗示之意。

暗示什么呢？螺蛳太太明白了，“现在也还来得及。”她说，“趁早把林四老爷请了回来，请乌先生同他谈，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了。”

乌先生不做声，只看着胡雪岩，等候他的决定，而胡雪岩却只是摇头。

“事情未见得有那么容易。箱子抬出去，中间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耽搁，把东西掉包掉出来，做得不妥当，会闯大祸。”他停了一下，顿一顿足说，“算了！一切都是命。”

这句话等于在濒临绝望深渊的螺蛳太太身后，重重地推了一把，也仿佛将她微若游丝的一线生机，操刀一割，从那一刻开始，她的神思开始有些恍惚了，但只有一件事，也是一个人的记忆是清楚的，那就是朱宝如的老婆。

“阿云，”她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一口气咽不下，哽在喉咙口，我会发疯。我只有想到一件事，心里比较好过些，我要叫起黑心吞没我活命的东西，还狠得下心，到巡抚衙门去告密的人，一辈子会怕我。”

阿云愕然，“怕点啥？”她怯怯地问。

“怕我到阎罗大王那里告状告准了，无常鬼会来捉她。”

“太太，你，”阿云急得流眼泪，“你莫非要寻死？”

螺蛳太太不做声，慢慢地闭上眼，嘴角挂着微笑，安详地睡着了。

这一睡再没有醒了，事后检查，从广济医院梅藤更医生那里取来的一小瓶安神药，只剩了空瓶子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全文完

后记

写完《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后一章，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本书自连载未几，即谬承读者奖饰有加。单行本出版后，行销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甚至还有许多外国读者，他们不识中文，特为请他们的中国朋友讲解。但说来让我有些啼笑皆非，这些外国读者是想从拙作中，学得胡雪岩的经商技巧，实为始料所不及。

《胡雪岩》三部曲的写作过程，跟小女的年龄相仿佛。在这十余年之间，我们经济发展的情势，使得我在写作中途，不断产生新的感慨，其中最深刻的是：第一、胡雪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之将没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胡雪岩非见不及此，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之下，因而在反垄断的孤军奋斗之下，导致了周转不灵的困境。胡雪岩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资本家，如果在现代一定会获得政府的支持，但当时的当政者并无此种意识。所以他的失败，可说是时代的悲剧。

第二、胡雪岩失败后，态度光明磊落，不愧为我乡的“杭铁头”。看到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经济犯罪事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胡雪岩身上记取若干警惕与感化？

最近重游香港，使我又有了第三个浓重的感慨，胡雪岩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争议发展路线下的牺牲者。从事投资，要看投资环境，而其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政治稳定。